

## 三侠剑

《三侠剑》 第一回（上） （清）张杰鑫 著

目录

目录

第一回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第二回丢钦差失而复见

捉秦尤大闹台湾

第三回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第四回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第五回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第六回僧道较艺梅花庄

英雄暗探白莲寺

第七回隐逸楼胜英盗金印

九龙山五女救三侠

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侠义凛古今，威名动鬼神。一心扶赵魏，百战胜赢秦。

为国同坚楚，悠然思废吟。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生。

此篇评词，乃侠义之作。由大明起，至崇祯失败，闯王李自成造反，倾国害民，百姓遭了涂炭，二十里之遥，不见人烟，奸淫杀戮，良民苦不可言。惊动总兵吴三桂，在关东盛京，钻刀山，喝血酒，请清兵。九千岁多尔衮，在北京赶走李闯王，未登大宝，让与阿哥顺治（阿哥即顺治称谓），更年改月，属为大清国。一统华夷十八年，顺治皇爷驾崩，二帝康熙嗣位。

紫气东来，有道明君，马上皇帝，君正臣良，父慈子孝。

皆因南七省，逢山藏寇，遇岭窝贼；商贾百姓，遭遇艰难。

商家货物银钱不能运转，百姓遭了抢劫。引起一位老英雄侠肝义胆，替天行道，解厄安良，一世不为己，空为他人忙。设立十三省总镖局，恐孤立难成，聘约僧、道二高明，俱是师兄弟。

道者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僧者本是千佛山真武顶弼昆长老。各带门人，共立三教会，僧、道、俗三教归一。红花白藕青荷叶，自古三教是一家

。外请天下英雄，有神刀将李刚等。

镖行设立章程，公平交易，不准欺压客商，商贾之家运输便利。

镖局之内，有水牌二方，各路走镖来往日期，以镖牌为凭。倘

遇风雨之天，作为误工，往返循规蹈矩，毫无因循弊窦。所以商民人等莫不乐意与之交易，除风雨天气之外，真是时刻不移，可称得起信用昭著。

这一日胜英派三太查看镖牌，走南省的十二路镖，邱成保镇江府的镖（缎行），计算日数，前三日邱成的镖应当回来，时已过了三日，还不见邱成回来。胜爷恐怕邱成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心中很是踌躇不安。诸葛道爷在一旁站起身来，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邱成如果今天不回来，贫道不辞劳瘁，愿去镇江府走一遭。我想小徒邱成秉性刚暴，也许是出了什么差错。”李刚道：“虽然是邱成保镖，然而镖车上的旗号打的是十三省总镖局‘胜’字，想镇江一带谁人不知道我弟兄的名誉？谅绝无人大胆，敢动我弟兄的镖车。”诸葛山真道：“世事无所不有，师弟切莫小看天下之事。小兄计算今日已经误了三日，果然出了差错，也未可知。”

话言未了，邱成从外面进来，面上并无惊恐之色。四老观看邱成光景，大概镖车不至有了差错，遂向邱成问道：“镖车为什么误了三日，使我等放心不下。”邱成说道：“沿路上并无差错，货物交齐领了收据，镖车回来路过镇江河沿，见一老者投河自尽，徒儿我想哪有见死不救之理？于是徒儿遂派趟子手，将那老者从水中救出，徒儿细问根由，老者道，姓范名叫永升，乃是范家庄人氏。徒儿问他有什么急难大事，乃至投河身死呢？那老者道：‘小老儿有一姑娘，许配王家寨王姓王子云为妻。前日将女儿接到家下住了几日，小老儿今日将女儿送归婆家，不想路过前边，该处芦苇深处忽然闯出三十余人，披头散发，锅烟子抹脸，各使刀枪，一齐拥闯上船来，将小女儿抢去。也是小老儿自幼学会一点凫水，凫上岸来，一看小女踪影不见。想小老儿，只此一女，依以为生，今被匪人抢去，只

剩小老儿孤独一身；且小老儿家无隔宿之粮，从此冻饿在所难免；而且对于亲家那方，无法交代。小老儿细想与其冻饿而死，倒不如投河一死，万事皆休，也可落得个干干净净。壮士将我救上岸来，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但是小老儿找不着小女，终归还是一死，简直壮士是害了小老儿了。并不是小老儿说话不讲情理，人逢急难不可解之时，真是死了还比活着爽快呢。’老者将话说完，两眼流泪，痛哭不止，还要投河一死。徒儿看此情形，想救人哪有不救到底之道理？徒儿遂将那老者拦住，并应允与他寻找姑娘，叫老者上车，将镖车赶到店内，并与他换上一身干衣服，遂同老者四出访查，耽误三日之久。不想距抢人之处，相隔一里之遥，有一座高山，名叫二郎山。此山中有四家匪首，自

称江西四霸天，内有大盗飞贼五十余名，俱能日走千门，夜到百户，内有亡命喽兵五百余名。小侄年轻，未敢深入，将范老者用镖车载回镖局。小侄心想，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如此大事？欲要办理此事，我想胜老伯父当然能以胜任。”

胜英听至此处，遂问邱成道：“那老者可曾一同前来？”

邱成答道：“那老者现在镖局门外。”胜爷飘髯笑道：“邱成，你还要全始全终嘛。叫三太、香五迎接老者。”胜爷向来爱老怜贫，遇贫寒者登门，急速迎请。工夫不甚大，三太在前，香五在后，将老者请进镖局。邱成引见：“这就是我胜老伯父。”

胜爷看老者，年过半百，眼含痛泪，跪倒恳求：“胜老恩公，救我父女之命！如小女找不回来，小老儿无有生路。有小女在，藕断丝连，骨肉团聚；倘无小女，姑爷亲家焉能照顾？小老儿家无隔宿之粮，一贫如洗，老恩公作德，怎样办理？”胜爷笑道：“我徒侄将老兄救到，胜英不能袖手旁观，有胜某三寸气在，绝不能叫奉公守法良民受那不白之冤。老兄在镖局忍耐十天半月，我亲到镇江府二郎山走上一遭，踩探踩探也可。如令

媛落在二郎山时，我必将令媛救回，你父女骨肉团圆，将抢人之凶徒拿住，你二人归镇江府起诉成词；如没落在二郎山，老兄不必为难，有我十三省总镖局一日存在，老兄莫愁衣食，五湖四海，皆为弟兄。”

胜爷说毕，当时起身，嘱咐镖行之人，千万多多照应落难之人。遂带少年英雄十数人，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欧阳德、张凯、李智、邱成、贾明等引路，当时起程。诸葛山真道：“胜施主，二郎山势派甚重，三太、邱成等学而未成，艺业不佳，怕是众寡不敌，何不多带人去呢？”胜爷道：“小弟带三太等此去，不过教他们见见世面。小弟到得山上，拜见众寨主，当以好言相劝，令他献出范氏。如果众寨主不懂礼义，真真要拆散鸳鸯，使人夫妇不能团圆，那时小弟全凭三只金镖，甩头一子，一口鱼鳞紫金刀，用三太他们不着。”胜爷说罢，各带兵刃、暗器、小包袱，当时起身。

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日天光日偏西时，前边有一镇店，胜爷问三太道：“前边之镇店，你认识吗？”三太答道：“侄儿不认识。”胜爷说：“此乃镇江府所辖的边界，头一个大镇店，名叫飞龙镇。”南北大街，长约五里半，进镇店观看，人烟稠密，买卖繁华茂盛。胜爷问邱成：“此处离二郎山多远？”

邱成说道：“二三十里之遥。”忽听金头虎贾明嚷道：“到了二郎山，把抢人的小子，抽个大嘴巴子，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胜爷回头照着傻小子摆手暗道：“不许大呼小叫，要叫山上踩盘子的喽卒听去，反为不美。还不

知道被抢的少妇在山不在山呢？”那知道内有二郎山踩盘子头目，扮作乡下人，如赶集上店的样子，此人正是二郎山踩盘子头目陈琦，随后跟上胜爷。胜爷行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镇店北口不远，看见座东一座大店，字号是黑地金字：隆合店。匾上有三个小

金字：丁家铺。大门道内影壁墙设摆大刀阔斧。胜爷明白，此店带设把势场。走了不远，座西招商店匾上写“义合店”。上边三个小金字：丁家铺。店门道内影壁前设摆着镗练搦棒，此店也是带设把势场。胜爷留心掐数目，由北镇店口，到南镇店口不远，招商店设把势场的共有十七家，全是合字当中，如福合、茂合、义合、成合、升合、宝合、兴合。胜爷说道：“三太、香五，老父五六年未到此处，此镇店出了出色的人物。”

三太问老师道：“恩师何以知道？”胜爷说道：“进北镇店口，至南镇店口，老父暗数共有十七家店，俱带设把势场。你弟兄留神观看，必还有一家招商店带设把势场。既有十七家，当然还得有一家。”

话言未了，香五用手指点：“师父请看，那不座西还有一家吗？”胜爷进前观看，是三间门脸，黑地金字匾三块，北边匾上写“侠义刚强”，南边匾上是“英雄老店”，正当中匾上三个大字：丁家铺。红牌黑字，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写：“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批：“盖世奇才”。胜老者看罢，“啊”心中不悦：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为何大话挂在牌匾之上？岂不是藐视天下英雄？

三太打尖住店。三太问道：“店里有人吗？”当时店里出来一个伙计，问：“住店吗？”三太说道：“住店，有北上房吗？”店家说道：“北跨院有北上房三间，一明两暗。”三太说道：“很好。”店中伙计观看，十数位年轻之人，俱是武士打扮，胖的傻气，瘦的俏皮，丑的真丑，俊的真俊，一个个俱是十字绊英雄带，外罩大褂，头上壮帽。内有一老者，头戴翠蓝缎色鸭尾巾，一横一道正当顶门衬黄菊花，顶门上突突乱颤；肋下衬黄云缎镖囊，周围青缎色卧鱼，正当中有青缎色挖就一

大“镖”字。下衬五色衣线网子。又衬五色衣线灯笼穗。看老者细腰窄背，双肩抱拢，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累，白发苍苍，精神百倍。

伙计问：“众位爷们，哪行发财呀？”三太说道：“保镖为业。”胜爷说道：“三太，取出镖旗来。”三太打开小包裹，取出镖旗，递与店里伙计说：“劳驾，你找个竹藤杆棍都行，将镖旗挂在匾上。”伙计打开镖旗一看，不认识字，走进柜房递给账上先生。先生观看，一行小字鸡卵大小，上书：“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大字一个“胜”字，斗大小。先生说道：“老三，你可留神伺候。这是胜三爷镖局子之人。”伙计出来遂与众人格外殷勤：“请达官

爷们到上房坐吧。”

众人进北上房，伙计打净面水漱口水，烹茶，十分殷勤，垂手旁边侍立。胜爷问伙计：“你贵姓啊？”“在下姓刘，排行在三。”“你为何不伺候别的住店的呢？”伙计说道：“天气尚早，没有住店的呢。”胜爷明知故问：“贵东家贵姓啊？”

伙计说道：“匾上没字号，字号匾在柜房之内。敝东人姓丁，草字桂芳。”胜爷问：“府上哪儿住呢？”伙计说道：“三合店北边不远，座西的胡同，路北的宅院。”胜爷又问道：“贵东人牌匾是你们柜上掌柜的挂的吗？”伙计说道：“我家敝东人也不敢眼空四海，柜上掌柜的也不敢造次，原本这飞龙镇五里半长街，绅耆地方保甲、举贡生员公送的匾，我家敝东人不挂，忙乱了好几天，众举贡生员绅耆等非挂不可，我家东主无可奈何，不得已挂了此匾。我家敝东人，在本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息事罢讼，因此大众抬爱，公送此匾。”胜爷说道：“贵东人就开此店一座吗？”伙计说道：“本镇十八家俱是联号，均设立把势场，敝东家乃本镇绅董。”胜爷问道：“武学的绝艺，有何工夫？”伙计道：“老达官爷，您是老达官，在

下也不敢给敝东家夸口，我家敝东主，马上步下，短打长拳，水旱两面十八样大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铜锤抓镗练搦棒，件件精熟。十八样短家伙无不精通，廿四路家伙，带尖的，带翅的，带钩的，带刃的，带锁子的，带环的，无一不晓。”

胜爷说道：“也不算盖世无双。文学呢？”伙计说道：“我家敝东主，提笔能作八股文章，字法能写真草隶篆。习学名人字法，王羲之及颜柳欧苏，米蔡赵黄，各家字体如出一手，分毫不差。”胜爷叹道：“文学比我高之千倍，可称名士也。”胜爷遂又说道：“老三，你辛苦一趟，到贵东家府上，就请在下前去拜访。”伙计问道：“老达官您贵姓啊？”胜爷说道：“我在北六省宜化府黄羊山胜家寨落户，由顺治三年移居在直隶莫州古城村居住，现在南京江苏省西门外千佛山真武顶下，设立十三省总镖局，在下姓胜名英字子川，绰号神镖将是也。”伙计控背躬身行礼道：“您原来是胜爷呀！谁人不知，失敬失敬。”胜爷说道：“您是买卖生意，不可这样恭敬。”堂倌说道：“您略等片时，我就前去。”

刘三回到柜房之内，说道：“先生，掌柜的，可了不得啦，那白胡子老者，正是胜三爷。”写账先生说：“为挂一副牌匾，三天两头，好武的由此经过，一看牌匾，三三两两，一伙一伙的，俱是保镖护院教场之人，住居吃饭，净找碴儿，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好些个不合算。看吧，这回又来啦。东家自有安置，你去给东家送信吧。”

刘三赶奔丁宅，进了大门，有三五个家人门道里问话，说：“三哥有事吗？”刘三问：“老当家在家吗？”门上人道：“现在书房看书，你自己去吧。”刘三进了二道院书房外，问：“老当家在房吗？”丁爷说道：“老三，你进来吧。铺中有事吗？”

刘三说道：“现在店里有几位少年壮士同一位老者，看见咱铺中牌匾，打尖住店，小人问他们哪行发财，说是镖行为业，取出镖旗，挂在匾上。镖旗上写：‘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斗大一个‘胜’字。住在北跨院北上房，问我东家贵姓，我说姓丁；问台甫，我说双字桂芳；又问老当家的文武奇才，小人对他实说一遍。他说要前来拜访。小人问他贵姓高名，他说姓胜名英，乃十三省总镖头是也。”丁桂芳听罢，说道：“今朝才得高人来。老三急速到店中，就说我父子这就拜见。”丁爷吩咐家人：“去叫二位少爷，随我到店中拜见胜老英雄。”

家人来到东跨院，见大少爷丁龙、二少爷丁虎正在习练武术。丁虎说道：“兄长，你看这三百六的制子石，我举之毫不费力。”丁龙说道：“你看这大力弓，我能拉十八起落。”家人说道：“二位少爷，别练啦，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到书房。”

三合店内来了个胜英，外有十数位年轻之人，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随同前去拜望。”弟兄二人闻听，即到上房，见了天伦丁桂芳，整理长大衣服。丁爷命二子带着大红帖前去店内拜见胜英，二子说道：“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孩儿服其劳。皆因咱店中挂‘侠义刚强，英雄老店’之匾，好武之人多有不忿，住店、吃饭、喝茶，挑眼造次。三三两两，五七个人，被孩儿打跑无数，今天来了怎一个胜英，何必你老前往？孩儿等把胜英打跑就算完啦。”说话间甩大氅，要到店中比试输赢。丁桂芳大怒道：“孺子不可造次！尔弟兄萤火之光，焉比皓月当空？”

二子问道：“老爷子，何为萤火之光？怎叫皓月当空？”“说你兄弟好比暑热天气，黑暗之处，一小小萤火虫，如同小米粒大小，拿在手中不热；胜老达官，好此一轮皓月照当空，天下扬名，四海皆闻，一跺脚十三省乱颤，乃侠士也。孺子随老父拜见高明，见面之时，少说话，多磕头。如胜老义士高抬贵手，当时不摘牌匾，给你我父子留些体面，等胜老英雄走三五天，

自摘牌匾，省得招惹是非，你我父子也好有些光彩。”丁龙、丁虎敢怒而不敢言，自可随父前往。父子三人到了店中房柜之内，掌柜与众伙计，俱各站起身躯，说道：“老当家少当家都来啦。”丁爷问：“先生有新笔吗？”先生说道：“有新笔。”

皆因东家好写，笔下阔，时常与人写条幅对联，先生预备整封新笔。将墨

研浓，新笔蘸开。丁爷取双红帖两纸，提七寸毛锥，皆因丁爷好写，向来不刷印名帖，所以遇事都是研墨现写名帖。

当时写了两个名帖，遂叫道：“老三，你先将名帖递进去，就说我家主人，恐怕胜老英雄路上劳乏，如果胜老英雄劳乏，我父子不敢惊动，等到明天再拜。”堂倌接过名帖，拿到北跨院上房，恭恭敬敬将名帖递与胜三爷，并将东家嘱咐之话，对胜老英雄学说了一遍。胜爷接过名帖一看，帖上的墨迹尚且未干，真是笔走龙蛇，活跃纸上，胜老英雄不住的暗暗赞服。又见帖上写的，一个是丁桂芳，一个是丁桂芳率侄男丁龙、丁虎顿首拜。胜老遂含笑说道：“老三，求你请丁老先生当时相见。”

堂倌当时在跨院门口说道：“老当家的，少当家的，胜老达官有请！”这且不言。

再说胜爷遂对三太、香五说道：“人敬人高，斯抬斯敬。

既然丁绅董这样恭敬，咱师徒礼当迎请。”胜爷在前，三太、香五等在后跟随，到了北跨院门口，丁家父子已到，彼此对面观看，丁桂芳看胜老英雄须发苍白，活泼泼一团精神气；胜爷观看丁桂芳年过半百，墨髯半部，二位少爷雄赳赳，气昂昂，父子俱是一派正气，彼此心中相敬相爱。丁爷提大氅磕膝点地：“胜老明公光临敝店，在下不知，未得远迎，胜老明公多要恕过。久闻名公大名，如洪雷灌耳，皓月当空，远近皆闻，今日得见高明，三生有幸。”胜爷还礼道：“老夫子文武兼备，宇内扬名，胜英久慕大名，今日得见，真乃大幸也”二老者彼此

谦逊一回，携手而行，来到上房，分宾主落座。堂倌献茶，吃茶谈话。丁爷说道：“今天我要高攀。”吩咐丁龙、丁虎：“拜见你胜老伯父。”胜爷说道：“既是丁老夫子错爱，三太你等拜见你丁叔父。”三太等就要跪倒行礼，惟有金头虎贾明说道：“三哥且慢，住店还磕头叫叔父，还要店钱不要呢？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没有胜三大伯在此，我早就拿竹杆子，把他豁拢啦。我打家中一出门，我家大人嘱咐，净占便宜不吃亏。”三太道：“人家少爷给我老师叩头，口称伯父，你我只可与丁绅董论左右呀？要不然我老师必然着急。”贾明说道：“倒了霉啦！你头里跪着。”傻英雄是个大舌头，字眼儿说不真确，直喊：“磕头小子们，磕头小子们！”贾明这傻小子不但傻，舌头还大，说出话来稀里糊涂，就好似喝粥一般。丁爷一见众人叩头，遂以半礼相还：“众位少壮士，丁某担当不起。”谦让完毕，二老者此时坐下谈话，话到投机处，见面如故人。胜爷说道：“丁老夫子如不憎嫌，胜英高攀，你我结为盟弟兄。”丁爷说道：“如此甚遂我愿。”

胜三爷与丁桂芳谈话之际，丁桂芳问：“胜三爷不在江苏，来在镇江，不

知有何贵干？”胜爷说道：“此处有一座二郎山吗？”丁爷答道：“不错，有一座二郎山，离此南镇口西南角，有二三十里地之遥。”胜爷说道：“此山之内，可有一个山大王？为首之人，自称镇江四霸天，大约贤弟你左近百姓，断不了受此山中贼人涂炭吧？如墩包头，放响箭，打杠子，套白狼，大喊一声留被套，明伙路劫，无恶不作。”丁爷说道：“方近三四十里地，一草一木不动。”胜爷听罢，微然笑道：“好一个一草一木不动。却是抢人家有夫之妇，生生打开鸳鸯棒，活活拆散连理枝。邱成你过来，对你丁叔父学说一遍。”邱成遂把抢人之事，从头至尾对丁桂芳学说一遍。丁桂芳听罢，不觉

面红过耳。胜爷复又说道：“贤弟，有胜英三寸气在，绝不使良善之人受此不白之冤，致使山贼涂炭百姓，逍遥法外。我必到二郎山中走上一遭，如有范家姑娘，我必将范氏救回，使他父女骨肉团圆。”丁桂芳说道：“如此您给我们地方除害，我父子必当出来帮助。”胜爷笑道：“我这可是冷言冷语，愚兄不用仁弟父子相帮，我镖局之中有的是宾朋伙计，我皆未曾带来。现在我将三太、香五等带来，不过是叫他们见见世面，开开眼界而已。”丁爷见胜爷说话刚直磊落，并不多言，遂说道：“胜三哥，明天一早不必起身，小弟略表寸心，在小店中吃完早饭，弟有要言相劝。”胜爷点头道：“尊敬不如从命，明天劣兄定要骚扰。”说罢，丁家父子告辞。胜老将丁桂芳送到门口，各道请字。胜爷回到上房，叫三太、香五：“你们另要酒菜吃饭吧。”金头虎贾明见胜爷出离上房时，自己坐在上座，说道：“怎么个穷开店的，耽误我们喝酒吃饭，馋得我直流哈拉子。跑堂的，先给我来一百壶酒，六十桌菜！”杨香五说道：“老爷子现在院中呢，你别大惊小怪的。”三太遂叫跑堂的另要酒菜，跑堂把酒饭端上，傻小子贾明抢吃抢喝，酒饭已毕，烹上茶来。胜爷喝茶，众英雄两边侍立，傻英雄贾明叨念：“走一天道啦，还得站班，家无常礼呀，又困又累，我要知道这样，我不来。”胜爷一听，这孩子太咬牙咬嘴，遂说道：“你们上东西暗间去休息去吧。”黄三太等五位在东暗间，杨香五、金头虎等五位在西暗间。三太问老师道：“您老在哪里呢？”胜爷说道：“明间有小藤床一张，老父可以安歇。”工夫不见甚大，即听西暗间贾明打呼噜，说睡语：“小子，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我抽你大嘴巴子！”胜爷闻听，哑然而笑：“这傻孩子，有什么事说睡语，全喊出来。”胜爷养了一养神，站起身躯，隔着青布单门帘，听三太等已然睡熟，西暗间香五

等也均睡着。胜爷自己思索：三太等年轻，不达时务，官面拿贼，总得有赃有证啊。你我师生打的是抱不平，不见赃证，焉能直入山寨？胜爷想罢，遂扎绑停妥，兵刃暗器带好，外带水衣水靠。此时一看蜡烛燃去二寸有余，胜爷又换好整烛一枝，将隔扇对好，出离上房户北跨院并无宿店之人，拧身上房



，躡房越脊，滚脊爬坡，如踏平川之地。出离飞龙镇南镇口不远有松林一带，方向西南，老英雄施展夜行之术，陆地飞腾之法，脚尖着地，磕膝盖一拱，腰儿一伸劲，直奔二郎山去了。

胜爷行十数里，缓了口气，歇息歇息，又往前行走。只见隐隐山林，当空皓月，观看前边，陡壁山崖，峻岭高峰；又往山西边观看，波浪滔滔，银蛇乱窜，汪洋一片大水，浪头花打出海水江牙。胜爷心中暗想：此处山口必有喽兵把守，遂不走出去，踏山坡而行。曲曲弯弯，高高矮矮，走至东西黄墙一带。

大墙高有丈余，拧身上墙，左胳膊肘一跨，瞧看里边，只见黑黝黝，鸦雀无声。胜爷从兜囊中取出问路石一块，向下一掷，只听叭哒一声，石子落地，一听里边并无有埋伏，遂两条腿往里一顺，跃墙而下。墙里边有怪石横叠一片，胜老英雄直奔大寨而去，在东敞厅避住身躯，见一对对挂灯照耀如同白昼，只见大厅内四张金交椅，胜爷不问可知，乃是镇江四霸天。北边头一张金交椅，坐着一家寨主，面如紫玉，紫中透亮，年岁约在四十上下；二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脸面黑中透亮，青缎帽子，青洋绉大氅，里衬青色短靠，背后背着一对镔铁铜，正当顶颤巍巍衬着一朵墨莲花压顶；第三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头戴绛紫壮帽，身披紫大氅，一脸的疙里疙瘩，怪肉横生，背后背朴刀一口；第四张金交椅，一位寨主面如白玉，一身吉祥白的衣服，品貌俊俏，年纪不过二十余岁，背后背着翘尖式钢刀一口。东西两廊下，有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丑丑俊俊，俱

是武士打扮，有五十余人，俱是绿林道飞贼。厅前站着三十六对削刀手，一个个俱站立两边，乃是宰活人的。胜爷思索：“怨不得丁家父子不来。”南配厅前，摆设各样兵刃无数，样样俱全。胜爷暗暗点头，心中说道：“此处恰似五殿阎罗，杀人战场。正是：要得心腹事，单听他人背后言。但不知那被抢的少妇，在山中不在？”

忽然见二张金交椅黑脸面寨主站起身躯，说道：“今夜请众位聚在厅前，皆因这几天众伙计喽罗三三两两，交耳接舌。

我问众位有什么事情，才知离此不远出了一案，掠抢行路之少妇。今有踩盘子头目陈琦，扮作赶集上市之人，他在飞龙镇北镇店口见一老者，随同十余人，俱是武士打扮，内有一人，梳着冲天杵小辫，雷公嘴，狗蝇眼，哑嗓喊叫：‘小子，到二郎山，把抢小媳妇的人抽个大嘴巴子，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那老者摆手送目：‘乳子不要多言，叫他人听去，反为不美，这是秘密之事。’那傻小子才不大声喊叫。陈头目跟下去了，跟到飞龙镇南镇店口，那老者到店门，看见店中牌匾是‘侠义刚强’、‘英雄老店’，店门的牌对，上联：‘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批是

：‘盖世奇才’。老者看罢，叫道：‘三太，咱们打尖住店。’进了店内，工夫不见甚大，悬挂镖旗于匾额之上，镖旗上写：‘十三省总镖局’，斗大个一个‘胜’字。我想陈头述言的这个老者，鸭尾巾，英雄髻，肋下衬镖囊，海下银髯，必是胜英矣。

此人替天行道，除恶安良，济困扶危，知道了此事，既然夜宿丁家店，今天不来，明天准到，必然下帖拜望。如问此事，你我纸里包不住火，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我到了那时，何言对答？众位来到二郎山，三年二载，五七年不等，我与众位说过，方近不可作案，俗语说，兔儿不吃窝边草。哪位作的

案？如若不言，胜三爷找到门上，追问此事，何言对答？此事已不能隐瞒啦。”

话言未了，第三张金交椅三寨主站起身躯，说道：“二哥，此案是小弟所作。难道说你我占山为王，能断子绝孙吗？你我四位弟兄并无妻室。我作此案，绝不会破案，锅烟子抹脸，披头散发，抢来少妇，就是那乡下老者在县署公厅、镇江府衙喊冤，官面无处拿人，州府县衙自有马快三班办理此案，胜英何如人也，他管辖不着哇。我与胜英有杀族兄之仇，我家兄秦天豹，与老儿胜英歃血为盟，排行在八，老胜英明清八义，排行在三。老胜英外善而隐恶，皆因我族兄武艺高强，胜英故用镖打。我那族兄一死，我之族嫂苦守孤孀二十余年。我那秦尤侄儿如今长大成人，必要子报父仇。秦氏门中，与老儿胜英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胜英不来，是老儿的造化；如来到二郎山，我把胜英拿住，碎尸万段，刮骨熬油，把老儿用布缠好，点天灯！我不怕老匹夫！”骂得耳不忍闻。胜爷在东敞厅上听得真而且真，实难忍受，自己思索：“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我今夜前来，乃是救那被抢的少妇，是成全他父女骨肉团圆，送回婆家小夫妻破镜重圆，丧而复聚，余愿足矣。此来并未打算伤人。”此贼辱骂，耳不忍闻，顿使老英雄怒从心头起，气由胆边生，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左手一按阴阳瓦，右手套挽手，按鱼鳞紫金刀，要纵下东敞厅，单刀会群贼，忽听得厅上说道：“三弟，不要暗地骂人。你作的此事太不对了，不应当抢有夫之妇。财色非君子所爱，你不会用银钱买妻娶妻？抢夺行路之少妇，也有损伤阴鹭呀。那胜老者侠肝义胆，也许是被抢少妇、婆家娘家与胜英有什么认识，拜请胜老者前来，亦未可定。三弟口出不逊，张口骂人，强词夺正理。胜老者今夜既住飞龙镇，如果要深夜探山，

你背言骂人，也不算为高明。如果胜老者要是听见，尚佯为不知，老英雄要来去明白，明天下帖来拜，你我自然接拜。如在茶水之前，胜老者必然先礼而后兵，以好言对答。贤弟，那少妇现在何处？”三寨主说道：“小弟婚姻不

凑，少妇惊吓成病，现在昏迷不省。派喽卒请了一个名医，今调治病症。又是在山下叫喽卒们，找了个卖花的婆子，服侍病人，待等病愈，才能再成其美事。这不是婚姻不巧吗？”二寨主说道：“胜老者今日不到，明日准来。如要这两天不来，老朋友也许偷探偷探，闻知你我弟兄名声甚大，也许不来了。你暗地骂人，不算好汉，事情作得太无情理。未曾水来先打坝，如见面之时，胜老者好言相劝，当献出少妇，何必打抢人正凶的官司？如其不献，以武力对待，咱弟兄四位何人能敌住那位胜老英雄？”大寨主站起身躯：“我这九节链子锤，不能克那鱼鳞紫金刀。”二寨主说道：“我这四楞铁铜分量加重，能对鱼鳞紫金刀。奈他有三只金镖，百发百中，概不空发，实非我所能破。”四寨主站起身躯：“我的刀能对胜英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我能躲闪。

惟有甩头一子，大罗神仙难挡。”众人问道：“三弟你呢？”

三寨主说：“我力量过人，咱那月台上有铁香炉一个，重五百斤，按古时宝鼎样儿所造。皆因楚汉争雄，刘邦进咸阳，刀不刃血；霸王进咸阳，杀秦始皇之王孙，孩童子婴怒恼秦家宗族不愤。霸王怒杀秦氏宗族八百余人，火焚阿房宫二百余里，火焚传国之宝鼎，惟一鼎腾空而起，飞入海中，八鼎俱焚。由西汉至今断去九鼎，后来大庙宇之前，有能人按此鼎样式重铸此鼎，鼎上有山水人物奇禽异兽，俗名叫铁香炉。小弟吃两粒大力丸，能举此鼎。我想老儿胜英，年到古稀，老迈残年，我与他举鼎赌输赢，可以赢这老儿。如其不行，你我弟兄五十余位寨主，你我弟兄四位一拥而上，量老儿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

可就把老儿乱刃分尸。”二寨主说道：“你口出不逊，则为不高明，何必背地骂人呢？天气不早啦，你我大家安歇，各自留神。兵刃预备齐整，山口里外，叫喽卒预备梨刀，窝刀，乱绞刀，绊马索，绷腿绳，陷坑，预备停妥。”暗中交代，这四霸天之中，就是二寨主韩天魁人正，武艺超群，所以此山大众无不佩服。霎时间各位寨主喽罗安歇去了，留下五六个喽罗，将两廊下对对纱灯熄灭，也归下房去了。胜爷一看，庭前清肃肃，静落落，一人皆无。胜爷方想，以武力金镖甩头，我不让群雄；以力量举铁香炉，幼年之时人称胜昆仑，这几年，年近古稀，未拿重大的物件，趁此无人，我且试一试。如若能举铁香炉，明天可以下帖来拜；如若举不起，再想良策。老英雄遂飘然纵下东敞厅，走至铁香炉近前，将左胳膊往后一背，右手托头层底，丹田一用气，飘银髯，三绺须，将鼎托平，轻轻放归原处。

一只手能托，两只手则能举，明天赴此东敞，无忧无虑。

胜老者复又拧身，轻车熟路，往北走去，见高耸耸怪石墙，墙里有怪石横叠一片，高矮大小不一。胜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离此寨墙不远，忽见墙上

一道黑影，落在大墙之上。胜爷往西一闪身。手挎卧牛石，避住身躯。怕银髯显露，胜爷面向南，以目而视之。此黑影一飘身，纵下墙来，由胜爷东边，自北往南而去。容他往南去了丈数来往，胜爷面向南看此人，鹿伏鹤行，脚底下甚快，但有一件，他可未看见胜爷。胜爷思索，本山的群雄知道我夜宿丁家店，也许此人去到丁家店偷探于我？

拿住此人便知分晓。胜爷脚尖一按劲，强行几步，往前一纵身，左手托此人颞下，右手一拢头巾，底下用腿一蹙，将此人按倒，小声说道：“你要嚷，我就一刀。”一摸此人囊中有飞抓，取出绒绳，将此人捆好，扯此人衣襟，大拇指一顶鼻子，把此人将口塞住，肋下一挟，挟至北墙根之下。胜爷取出自己飞抓，

将此人飞皮挂好，纵身躯上墙跨马式，带绒绳，将此人提至在墙外轻轻放下。胜爷将飞抓收套捋下，纵下墙外，取火一照，胜爷一愣：原来是飞龙镇的绅董丁桂芳！胜爷弯腰，取出口中物件，亲解其缚，伸手相搀：“贤弟，多要担待，愚兄实是不知。”丁爷说道：“原是胜三哥，小弟惭愧惭愧，小弟实不如兄之艺。”胜爷说：“哪里话来。贤弟未及留神，愚兄猛急多疏，贤弟别往心里去。”丁爷说道：“我之所学不及兄长百分之一耳。”来到休息处，自知武艺不高，因此唉声叹气。胜爷劝道：“你我自己弟兄，何必惭愧？此事你我弟兄知之，你就是摔愚兄三个筋斗，我也不惭愧，也就是你知，如背地言友，何足为英雄？贤弟多要担待。你到此何干？”丁爷说道：“既在店中款留胜三哥，明天早晨，弟兄有要言相叙，所为此事。

弟耳闻二郎山人多势重，未知虚实，今夜晚间前来偷探，为的是与兄长说明确实的来历。”胜爷闻听，哑然而笑，说道：“贤弟，二郎山为首四霸天，飞贼大盗五十余名，亡命徒匪人喽卒，共有四五百号。愚兄方才均已探清，贤弟多有受累，愚兄足感盛情，你我弟兄回去吧。被抢少妇确是在此山之内，被三寨主所抢，愚兄自有办法。”

二老者踏着山崖而下，由西南奔东北，回飞龙镇。胜爷在前，丁桂芳在后，施展夜行术，陆地飞腾之法。胜爷回头一看，丁爷脚力跟不上。胜爷思索，我要落下他，愈叫他脸面挂不住，我焉能这样对待朋友呢？自可慢点行走。不觉三更已过，风吹浮云散，皓月照当空。胜爷说道：“贤弟，你往前边看，前边一道白线，雪花白相似，鹿伏鹤行，脚底下甚快。”丁爷问：“胜三哥，这是何如人也？”胜爷说道：“我夜宿贤弟三合店，二郎山之贼俱已知之，大概是被踩盘子的探去啦，因此众贼各有防范，也许是该山艺业高强之贼，奔贤弟店内暗算于我。贤

弟请看，他要到店内北跨院暗算愚兄，我让他要出了贤弟之店，我枉为十

三省总镖头。”丁爷问：“此人为何穿一身白呢？”

胜爷笑道：“此人绝非你我弟兄岁数，他必然狂傲无知，必然年轻。如要窃取偷盗，三五顷地之家，绝然他不偷盗。除非无穷富贵，宅院之中有护院之人，他才窃取偷盗。为的是让人看见，如其动手，以武术不是他敌手；如若逃走，人追不上他。

应当夜行人穿衣裳，或灰，或青，他诚心敬意穿雪白的衣服，这叫狂傲无知。”

弟兄说话之间，已到飞龙镇南镇店口。要进飞龙镇须穿林而过，贼人未进树林，往正东去了。胜爷捋髯道：“啊？这不是暗算愚兄的。贤弟是本处的绅董，大概地理必熟，此处十里，二十里，有无穷的富贵大财主人家没有？”丁爷说道：“此处正东五里之遥，有一村庄，名叫周家屯。有一乡宦周姓，由大明官居显爵，一到大清国，当了闲员啦，家有百万之富。”胜爷问道：“是依仗作官欺压商民哪？还是和睦商民哪？”丁爷说道：“善良之士，人称周善人。冬施棉衣，夏舍暑汤，买鸟放生，修桥补路，千万人来往，点路灯，照他人之光明，无善不为。”胜爷说道：“愚兄有一种情性，好打抱不平。你我弟兄今夜无事，今夜追下他去，他要窃盗良善之家，你我弟兄与那善家护院，要良善之家不丢失财物；他要偷盗强掠霸道刻薄之家，你我弟兄看看热闹。”丁爷笑道：“胜三哥，真乃侠肝义胆。”弟兄遂向东去。

不多一时。来到周家屯西村口，眼瞧一道白线，纵在村口庄门之上，跃身入村中去了。胜爷说道：“等他走出几丈去，咱再纵在庄门上去，怕他回头看见。”二老者站不多时，看此穿白之人，由打南墙根向东行，皆因月在正南，照不到南墙根下。二老者跳下庄门，也顺着南墙根向北而去。看是穿白之人，

走到村子当中，打着火折，面向南，照着火折点头。胜爷问道：“贤弟，这周乡宦家，门口可是座南吗？”丁爷说道：“大门座北，座南是八字影壁，此人照的是影壁墙。”胜爷说道：“他这是白天留下暗记，今晚必来，借火折照着记号。”此人将火折熄灭，扭项转身向北，拧身形纵上座北群墙，二老者急速跟到北墙根下。胜爷说道：“贤弟，容他进二层院，咱弟兄再上房。他走似蛇行，别跟随紧了。”二老者拧身躯上房，看穿白之人蹿房越脊，滚脊爬坡，如踏平川之地一般，在三道院房上，未曾落下房来。胜爷低声说道：“丁贤弟，他未必是偷盗窃取，如要窃取物件，必在二道院书房。陈设玩物，准在书房摆设，他窃取金银财物，必在三道中院。你看现时他竟奔四层院去了。”有一道雪白粉壁墙，贼人跃上粉墙，飘身而入。胜爷说道：“此人并非窃取偷盗，怕是采花淫贼。丁贤弟，愚兄一生一世专恨万恶淫为首，如遇明伙路劫

之人，我能容让他三次。

往往遇见行路之人被劫，看见被劫之人痛苦哀求，我必上前相劝；如贼人不听，我才与他动手，将他打倒，令他放走行路之人，我绝不伤他性命。如他改过为善，五行八作，择一而为，干什么不能吃饭呢？路劫常仗，打杠子，倘有不幸，叫官厅拿去，岂不是身罹法网？既然劝他放走行路之人，我还劝他改邪归正，这是愚兄平生的毛病。赶到问他为什么不作个小生意呢？

他说家中贫寒，无有本钱，我看他身材外表，问他姓字名谁，我能周济他三十两、五十两，作个血本。如遇二次，还能劝解与他；再有第三次，我才伤他。惟有采花淫贼，奸淫良家妇女，我必当杀之。”

说罢，二老者纵上花墙，看见正北高耸绣楼一座，当中江石子甬路一条，两边栽种奇花异草，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又有醉醺醺清香异味，花园中有醉仙桃九棵，由春

至秋后，醉仙桃之味不断。此时穿白之人在楼口下向上一纵。

二老者纳闷，宦家之楼大而且高，不能纵上去呀！原来贼非是向上纵，纵在楼栏杆扶手上，拿起一个大顶，双手捋扶手，蝎子横爬，头向下，足向上，拿着大顶，两手攀扶手而上，到楼上一个燕子翻身，轻轻落于楼板，轻巧非常。胜爷叫道：“贤弟，他自己何必玩飘呢？”二老者隐在翠竹林下观看贼人。贼人到了楼口，楼门双隔扇，没有推开。背后伸手，掏挽手，压刀，就听咯嘣一响，此刀耀眼铮明，递到隔扇缝里，将楼门撬开，以右肩靠门而入，进到里边，又将隔扇关闭。二老者登楼梯，蹑足潜踪上楼。楼口外两棵明柱，胜爷在西，丁爷在东，楼口外站立。忽然楼房屋中明亮，原来贼打着火折啦。二老者手沾唾津，将隔扇纸打破观看。穿白之人奔东里间绣花帘，不知道尚未关门，还是撬开的门。看此人左手打火折，右手去掀绣花帘，进东暗间去了。胜爷与丁桂芳转身到了东暗间窗户外，手沾唾津，打破窗棂纸，往里观看：顶柜，竖柜，描金柜，珠翠绕围。一阵异味，兰麝薰人。胜英与丁桂芳低声说道：“要做真富贵，还是官宦家。”靠南窗户，一张床，雪青的幔帐带飞沿，五色苏绣网子，垂灯笼穗，幔帐放得严严实实，可不知是少妇，还是长女。靠床西板墙。有一张茶几，楠木作成，墨玉面，贼人用火折点银灯，将灯点着，火折熄灭。二老者观看此贼：头带白云缎，六楞抽口壮帽，周围品蓝碎海棠花，正当顶一道素绒球，按一朵小小的花儿。壮帽上绣五福捧寿；身穿白云缎短靠，上绣三蓝正福捧寿大蝴蝶；白云缎武裤，燕云快靴，前后绿云头；上有半遮风，金丝绕银丝拧的活翅膀，一走一颤，不亚如靴面上落个大花蝴蝶一般。进东暗间，然后将刀还鞘，刀鞘米色鲨鱼皮，白银的饰件，白银吞口，米色灯笼穗，蓝绒绳打十字绊，胸前蝴蝶扣，四个灯笼穗。左右二肩头后飘

飘摆摆，一巴掌宽英雄带上绣三蓝蝴蝶闹梅，暗藏八宝，前有云罗伞盖，后绣花冠鱼肠。脸上两道宝剑眉，黑森森；一双俊目，黑眼珠多，白眼珠少，黑似点漆，白如粉脂，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似涂朱，面如冠玉，年在十八九岁，细腰窄背，双肩抱拢。胜爷叹道：“惜哉，惜哉。这要身归正道，比我徒弟三太、香五等胜强百倍啊。”看此贼掀起幔帐，挂在如意钩上，床上躺卧一位姑娘，已然睡着，枕的是绣花鸳鸯枕。怎么知道是姑娘呢？按老年说，姑娘是梳的馓子把的抓髻，荷花色绒绳系顶；按今时说，连在下我也认不出来啦：东洋头，西洋头，北洋头，实在不似往年，以梳抓髻，可以辨别得了。

话说胜爷此时有心要亮刀往楼外叫贼，想贼人来的时候那样纯熟，世上事无所不有，怕其中别有隐情。贼人一拍绣花鸳鸯枕：“小姐醒醒。”姑娘贸然间坐起，姑娘现出上身，雪白粉嫩。藕荷色的兜肚，鹦哥绿兜肚嘴，玫瑰紫围鹤，赤金的兜肚链。有被窝相盖，下体看不见。再说宦家少妇长女，都有睡裤着身。被褥宽大，小姐将两个被窝角向脖颈上两手一拉，上身也看不见了。一手揉杏眼，十指尖尖，雅似春笋一样，二目观看，并无惊恐之色。床下站立一人，一身白素素短靠，背后背钢刀一口。姑娘说道：“贼人，你要窃取偷盗，躺箱卧柜之内，有的是细软物件，珠翠的首饰，绸缎衣服，你就拿去，为何唤醒于我？”贼人笑嘻嘻说道：“我并非窃取偷盗。因白昼后半天，小姐坐乘四人小轿，未挂轿帘，我见小姐如花似玉，万种风流，引动我七魄三魂，遂跟小姐轿子而来。小姐又在府门内，丫环婆子搀扶，姑娘下轿，我在对过大门南影壁上画下暗记。今夜晚间，但求片刻之欢，姑娘有怜香惜玉之心，赏赐颠鸾倒凤，我夜夜前来。小姐要用珠翠金银首饰，绸缎的衣服，我能奉进。”小姐闻听大怒。丁爷在外抽兵刃，要捉拿采花淫

贼。胜爷低声叫道：“丁贤弟，沉住气，看看姑娘贞节如何。

莫非其中必有隐情，也未可知。”只听姑娘说道：“贼人，我有心大喊几声，我家护院把势匠，也有十数余人，男女下人二三十名，将你拿住，大清国的法律不饶人，你罪大弥天。但恐怕坏我宦家的名声，失了我闺中的体态。痴心贼，你略站片刻，你小姐有金石良言相劝于你！像你们为男子者，就当晓得三纲五常；像我们为妇女者，就宜晓得贞烈贤德。像你身为贼寇，必有莫大本领，很大的胆量，我宅院高楼坚墙，你能来到楼上，即有惊人的能耐。货卖帝王家，如入武科场，能求功名富贵，能中举人、秀才、进士、状元、榜眼，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扬名声，显父母，何等的荣耀！你身为贼寇，则为家门无德，上为贼父、贼母，下是贼子、贼妻，终必自己身罹法网。”

胜爷在窗户外心说，好厉害小姐，辱骂三辈，不带脏字。

又听姑娘说道：“既为奇男子大丈夫，就宜晓得三纲五常，孝悌忠信。岂

不知，鸫鸽呼雏，乌鸦反哺，大乌鸦生小乌鸦，大乌鸦哺喂小乌鸦，俟小乌鸦能展翅飞腾，大乌鸦一弱，小乌鸦飞出窝里打食，反哺孝顺父母十八天，仁也。蜂见花而聚其众，鹿得草而鸣其群。蜂如见花，鸣鸣而叫，群蜂相聚；鹿若得草，饥饿之甚，而鸣叫大鹿、小鹿、老鹿，而共其食，乃为义也。

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羊羔下生，先拜天地，后拜四方，跪倒吃乳，乃为礼也。蜘蛛网罗而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那蝼蚁遇降大雨之日，蝼蚁必先知之，聚众掩塞穴口，以保群蚁不伤；蜘蛛以网罗而为食，凡遇蚊蝇上网乃是自入网罗，非是戕害蚊蝇，则为智也。鸡非晓而不鸣，燕非祉而不至，乃为春社秋社，分为寒来暑往，乃为信也。”贼人一听，小姐张口成文，贼拜说道：“岂不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乃十八九岁的女子，我乃十八九岁男子，岂不闻月殿嫦娥爱少年？世界上风流事，

最乐头一宗。小姐赏赐片刻之欢，我当夜夜前来；如其不从，我必当杀之。”姑娘叹曰：“自古红颜多薄命，我宁可一死，不能辱我世代簪缨之名誉，不能失去闺中贞节。”姑娘遂一低头，贼人左手压刀柄，右手挽住小姐抓髻，钢刀离鞘，横于颈上。低头观看，白润润粉颈，黄橙橙赤金兑肚链，黻子把的抓髻，黑黪黪乌云青丝，元宝耳，衬赤金坠圈，绿阴阴翡翠的大艾叶，十分俊美。贼人说道：“小姐若非长得如花似玉，我即当杀之。你不闻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逛灯一女子，闭月羞花，逛灯完毕回家，我跟下他去，耗至三更后，我拨门撬户，入他屋中，姑娘不从美事，我举刀而杀之。前几天，清明佳节，有上坟之妇女，我看见一少妇，身穿重孝，哭之甚恸，我等他烧纸已毕，寡妇回家，我跟随在后头，记着某村庄、某门、某户，晚间我入他家去求欢乐，寡妇不但不从，而且破口大骂，我举刀而杀之。似你这样姑娘，姿容貌美，我不忍杀之；如其不从，管叫你头身两分！”姑娘说道：“杀则快杀，何必多言？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姊妹，己之姊妹。谁家没有父母姊妹，何必絮絮叨叨？汝要再多言，我要胡骂于你。你家小姐惟有速求一死。”贼人羞恼变成怒，箭眉一挑，二眸子一瞪，黑白眼珠乱转，牙关一错，脸上通红，钢刀一起。

胜爷在窗楼外低声说道：“丁贤弟，此女可为九烈三贞，如其不救，性命休矣。”遂低声叫道：“贤弟，你我结为自己弟兄，非是兄长我夸自己的威风，灭贤弟的锐气，此贼已然自认命案两条，必是杀人不展眼，我要报报名姓，此贼必由后窗户逃遁。贤弟你报名姓，不要大声喊叫，最要紧是小姐名节，要他本家都不知道，把他诱哄出去，宅院外边去打他。”丁爷说道：“胜三哥，真乃高明。”丁爷遂痰嗽一声，叫道：“贼人不要强奸不遂，刀伤人命，现在飞龙镇丁桂芳在此。”贼人



一听，将小姐抓髻放开，咯登一响，钢刀还鞘，回将银灯熄灭，哈哈冷笑，说道：“原来是飞龙镇十八家招商店俱铺把式场老儿丁桂芳！你开店，狂言大话，挂于匾上，‘侠义刚强’，‘英雄老店’，牌对联上写‘孟尝君子店，文惊宰相’，下联是‘千里客来投，武比廉颇’，横匾‘盖世奇才’。小太爷有心火焚老儿之店房，不得闲暇，是便宜老儿，今夜老儿敢耽误小太爷美事，先杀老儿，后与小姐追欢取乐。”说着话，脚踏楼板，腾，腾，腾，足下声音响亮，直奔外间而来。丁爷在楼门口西，胜爷在楼门口东；丁爷亮钢刀，贼人在屋叫道：“老儿丁桂芳，小太爷看你有多大本领？”说罢，只见一条黑影从屋中而出，丁爷用力拿刀便刺，因用的力量过猛，将刀刺空，贼人由打丁爷后身蹿出来？书中暗表，丁爷所见之黑影，乃是贼人抖绣花门帘。这个门帘要是平人抖它，它打卷，惟独人家会武的人抖起来，不打卷，可以抖得那门帘，在黑暗中犹如人影相似。

丁爷听贼人喊叫，亮出钢刀，原本想暗算贼人，那丁爷见影刺去，用的力量又猛，将自己身躯带出两三步。胜爷那时站在东边，心中暗道：“一个小毛贼，何用暗算于他？”丁爷一刀刺空，贼人打丁爷背后跃到楼栏杆边，左胳膊一跨，跃楼而下，脚踏尘埃，一扭项，面向北楼口，点首叫道：“楼上狭窄，下楼动手。”胜爷暗中说道：“好大胆的贼人，我想丁桂芳是本地绅董，官府之事能够管辖，贼人竟丝毫不惧。”然而此时，丁桂芳刀没刺上贼，胜爷观看，丁爷有些惭愧。丁爷随顺楼梯而下，手亮钢刀。贼人丁字步站立，并不亮刀，面无惧色。因是皓月当空，所以看得真切。丁爷够上部位，半个裹花，一刀剁去，直奔贼人头上。贼人不但不还手，一伏身往里一跟步，反手将丁爷刀让盘过去，持住刀柄，往怀里一带，抬腿一脚，正踹于丁爷胸前华盖穴。丁爷往后一退，噗咚坐在尘埃。贼人

欲要踢丁爷手腕，丁爷手一扶地，站起身躯，照准贼人肚脐一刀。贼人一闪身，用靴就踢，丁桂芳早已留神，撤步用刀一横，贼人脚不敢近刀。

胜三爷在楼口上，双手分定银髯，观看贼人手脚甚快，不知是哪门的传手？好像自己本门的武学。心中暗道：“我别叫好朋友为难啦，人家是为我的事。”胜爷痰嗽一声：“丁贤弟，你与毛贼动手，是大意未及留神，待愚兄捉拿此贼。”胜三爷飘银髯，按鱼鳞紫金刀，顺楼梯而下，要捉拿采花淫贼。胜爷下得楼来，借着皓月，见贼人未亮刀，胜爷也未亮出刀来。胜爷说道：“乳黄未退，胎毛未干，黄口的婴儿，乳头上摘下来的娃娃。你敢因奸不遂，出刀威吓，用刀杀人，你有多大本领？”说着话，贼人向前一进身，抡拳就打。胜爷一拿他腕子，贼人左拳晃，右拳打，胜爷一把拿空，两人插拳动手。远长拳，近短打，或贴身挨挤傍靠，腕胯肘膝间，手眼身法步，打拳要准，发招稳

，纵者似风，站者如钉，伸出手来雅似瓦垄，打出掌来恰似卷饼。二人蹿高纵矮，抖转升还，拳脚叭叭连声急响，斗战了二三十个回合。胜爷心中纳闷，不知此贼哪位弟兄所传，竟是本门中之人。胜爷思索，我若与他久战，叫丁绅董小看于我，久后要叫，侠客剑客一时都知道，要小看我胜英，不如使进手招法，将乳子打倒。遂使了个跨虎式，二龙吐须，二指对准贼人二目点去，贼人没见过此招，用手一避，胜爷下面钩挂连环腿，贼人靴尖点地，向上一纵，连环腿钩空。贼人手脚真快，胜爷便钩挂连环腿，趁势右腿伸出等贼，贼人纵起四尺多高，半空中站不住，还得落下来，老英雄连环腿在那等他。胜爷青缎色靴面，钩住贼人燕云快靴后边，往怀里一带，上面老君推鼎，靠山掌，连手掌带胳膊，在贼人胸前上向外一推，贼人两腿向前栽，身形向后仰，一栽筋斗，一个滚，贼人叠腰又

纵起来，双拳双风灌耳。胜爷双胳膊一并，用了个野马分鬃，将贼人双手腕捋住，往怀里一带，又将腿一伸，贼人匍匐倒地，来了个狗吃屎。贼人又叠腰跳过来，照胜爷肚脐一脚踢来。胜爷伸左手，将贼人脚揽跟拿住，右手照软肋一掌，贼人栽倒。

胜爷说道：“淫贼站起来。摔你一百个筋斗，百草花的名，如有重样，莫非老英雄也。”为何胜爷不报名姓呢？怕吓跑了淫贼。贼人为何也不报名姓呢？皆因本处有两条人命重案，而且作的是脏事，镇江府衙、县署公厅正一体严拿。贼人叫胜爷摔下三个筋斗，头晕眼花，不敢进前动手，有心逃走，舍不得楼上的姑娘姿容貌美。心想一计：我假意逃走，银髯老儿必然追我，我发两只暗器，把老儿打死，再把丁桂芳杀了，上楼与小姐颠鸾倒凤。大户人家起得晚，日上三竿我再走，岂不美哉？

贼人色心未退，遂转身形，往西花墙逃奔：“老儿不要追赶，小太爷去也！”胜爷说道：“丁贤弟，你我追赶于他，万恶淫为首，绝不可饶恕。”胜爷又对丁桂芳说道：“你在愚兄背后，离远些，淫贼身上零碎暗器必多。”胜英乃久经大敌之人，留神追赶。贼人故意脚底下走得慢，胜爷离贼人丈数来远，反背抬胳膊，一拢簧，嘎叭一声响，放出一只袖箭，直取胜爷哽嗓咽喉。胜爷一顺身，左手抄袖箭。贼人趁势左手一镖，直奔胜爷心口窝打来。胜爷再一翻身，右手接镖，两只暗器俱为接过。

胜爷将袖箭掷在地下，右手一掂此镖的分两，足够一斤重，原来是我胜家所传。遂捋髯大笑道：“娃娃，圣人门口，别卖百家姓。连教给你那个人，大概不如我多多矣。”贼人一见，胆裂魂飞：递拳脚，连摔我三个筋斗；发两只暗器，俱被他接去。

别贪恋楼上的姑娘啦，吃饭的家伙要紧！把这淫贼贪淫好欲之心，吓得赴

于东洋大海去了。贼人直奔西花墙，跃墙而走。

胜爷说道：“丁贤弟，要追他，别打他跃墙而过的地方追

赶。你往南跃墙，我往北跃墙，恐怕贼人在墙外暗算。”二老者跃墙而过，由西首胡同，出南口乃是周家屯大街。往西看，一道白线，跃西庄门上而出。二老者也跃西庄门上，追出周家村，眼看一道白线直奔正西逃走，二老者从后面追赶。恶贼慌忙忙如丧家之犬，急速速如漏网之鱼，工夫不大，追出二十余里。忽然间贼人止住脚步，转身面朝东，冲着胜爷冷笑道：“白胡子老儿，你再来追赶？”胜爷纳闷，为何贼人回头冷笑呢？长身躯往西观看，离贼人西边不远，波浪滔滔，银蛇乱窜，原来是镇江府的江岔子。”啊？前边波浪滔滔，后边我等追赶，贼人反作狂笑，必然此贼会水吧？”追至近前，贼人纵身跳下水去，在江中踩着水，点手叫道：“老儿下水来，比赛输赢！”

递拳脚小太爷不是你的敌手，暗器也未打中于你，水面比赛输赢。”胜爷解背后小包裹，内有油子包裹一个，内有水衣水靠。

因夜探二郎山，那山西连镇江大江，胜爷由丁家店起身时，把水靠带来。油绸子包裹一抖，铺在河坡，要换水靠。丁桂芳说道：“三哥，我由家中带来水靠了，我下水拿贼。”胜爷说道：“不必，在旱地上，他一脚踢你一个筋斗，一拳砸你个咕噜，你我练武的身子强壮，不至于受伤。水面上万一失脚，就有性命之忧。”说着话，胜爷坐在油绸子包袱之上，撤去鸭尾巾。

青缎子纳帮靴子，撤刀，解镖囊，油绸子绢帕绷头，外罩月牙分水莲子箍，下身三叉通口鱼皮套，分水裙，上身水靠，狮子扣绷分水巾，包耳护取软虎壳脑，分水裙下压镖囊，绷着鱼鳞紫金刀。收拾好了零碎，抬了抬胳膊，活了活腿，没有绷落地方，三道鹿筋绷脖领，三道鹿筋掐袖箍，使水不能灌入。胜爷跃身，金蝉脱壳，头朝下，二足向上，手掌一劈水，跳在江内。

此时贼人离岸五七丈远，胜爷破风踏浪，离着贼人相近。

贼人借月色一看，老儿水性在我以上，使刀不能赢他，非使我

独门一家水面家伙不可。一提短靠，由腰中皮套之内，取出一对兵刃，在水面往两下一分，水滴溜溜打了两个漩。此兵刃长七寸七，有三环套月，倒竖蛾眉针。水面使短家伙，自然得力。

胜爷一看，贼人打的那只镖，我已然接住没抛，带于囊中，知道是我本门之人，不知哪一位相传？此时贼人亮出兵刃，才知是那一位所传。有心将他杀死江中，我那个师弟甚傲情，怕他死无对证。大概此子未出师，找着教给他本事的那个人质对明白，再杀不迟。胜爷叫道：“小冤家，我有心把你杀在长江之中，怕你们家大人强辞夺理。我把你的传授那个人找着，质对明白，再杀你不迟。”贼人说道：“老儿不要倚老卖老，你要认识我这一对家伙，你方为高

明。”胜爷说道：“我知此家伙之时，教给你那个人还年轻呢！此名叫作三环套月避水颯。”

贼人心中说道：“这对家伙非本姓不传，我拜我的老师为义父，许其养老送终，扛幡哭灵，为何老儿知道呢？啊，也许年老多知事，我且问老儿姓什名谁。”想罢，贼人大声叫道：“嗨，老儿通上名来，小太爷手下不死无名之鬼。”胜爷闻听，哈哈笑道：“小冤家，你要问我名姓，说出来我的名姓，吓破你的狗胆！”贼人冷笑道：“小太爷不怕，你姓什名谁吧？快快说出。”胜爷说道：“你踩水站稳些。老夫姓胜名英，字子川，号为神镖将。”贼人在水面一个冷战，颜色更变，浑身立抖，战战兢兢。战战是惊惧，兢兢是恐惧。“哎呀”一声，遂将身形往水内一缩，欲借水遁逃走。可惜这一身白云缎的短靠，三盖的五福捧寿花蝴蝶，二色俱都娇艳，往后要不将此衣更换，蓝的也不蓝啦，白的也不白啦，简直就成了雪青的啦。

胜英踏水登岸，丁爷气愤：“为何胜三哥不拿住他呢？”

胜爷叫道：“丁贤弟，适才在那周宅，他打我一袖箭、一镖，我暗将他的那只镖用手一搭，此镖的分量足够一斤重，所以我

才知道他是本门之人。在水面他又亮出一对三环套月避水颯，即知此贼乃是我之师弟所传。我那师弟”胜爷说到这里，咬牙道：“此人太短见，说话不让人，行事不让人，太矫情之甚。如要将他杀死在长江之中，日后见面，我要提起此事，我之师弟必狡辩此事。再者死后无凭，您说他杀死二人，何以为凭呢？谅此贼人未出师傅门户，离此必不远，我容淫贼三五天，面见我那师弟对质明白。我弟兄有二十余年过节，当面对明，再杀不迟。因何贼人惧怕逃走呢？我上三门有规矩，如收徒弟之时，方近者，师伯、师叔、师兄、师弟、徒弟、徒侄，摆上酒席，分次序后，师傅言明：我收你为门下，门户之中规矩，头一宗先给一朵黄菊花。如戴头巾，系于顶门之上；如不戴头巾，带于兜囊之中。门户之中头一宗：‘戴花不采花，采花不戴花。如若戴花再采花，人人都可杀。’不论师叔、师伯、徒侄、师祖，人人都可杀，死在乱刃下。如若杀死之后，采花之人有家眷人口，大众供养。”您道那胜三爷是上三门，门户之首领，因此贼人魂飞魄散，借水遁逃走。丁爷问道：“他是何人的门徒呢？”胜爷答道：“你我弟兄初次相交，我门中之事，家丑不对外人言。贤弟，俗语说，要正人先正己，扫不尽自己门前之雪，焉能管他人瓦上之霜？我先清理门户，暂不到二郎山救被抢的少妇，再说那少妇已然惊吓成病，卧床不起，大概不致失落贞节。我先清理我之门户，然后再救那被抢之人。正是，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要先打二郎山，贼人若质问于我，许你们采花杀人，难道说不许我们抢行路之妇吗？那时候愚兄何言对答？所以我先清理门户。三两天贤

弟必有耳闻。”

丁桂芳听胜爷说话直爽，不敢再往下问。胜爷说道：“天气不早啦，愚兄由贤弟店中来时，三太他们不知。”丁爷说道：“我打家中出来，您弟妇与您小侄他们也是不知。我在书房安歇，

我来时并未与他们言讲。”

说话之间，胜爷撤去水靠，换上短打衣服，将水靠折叠已毕，背后背刀，肋下系镖囊，将零碎东西包好，二老者回归飞龙镇而来。及至鸡鸣犬吠，东方发亮，二位进了南镇店口。胜爷道：“贤弟，你打宅院来，你仍回宅院而去。愚兄由三合店而来，我仍回三合店去。我们行侠仗义之人，不现本来形色。”

说罢，胜爷回归三合店北跨院，丁爷他回家去了。胜三爷穿房跃脊，滚脊爬坡，进了三合店北跨院，天才东方闪亮。临行之时，由外边将双隔扇倒掩，回来用右肩头将隔扇一推，隔扇大开，由里边又将隔扇对严，往东间青布帘外侧耳一听，黄三太、李煜等尚在酣睡之间。又在西暗间青布单帘外侧耳一听，杨香五等也在酣睡之际；惟有金头虎贾明呼声震耳，尚且说梦语，骂道：“拿贼！拿贼！为何抢人家小媳妇？”胜爷哑然笑道：“他们年轻，不达时务，官面拿贼，还得有赃有证。我们打抱不平，如不见赃证，如何进山拿贼？”

胜爷在明间小铜床上打坐盹睡，忽一小觉，睡醒来一看，窗棂纸上已见太阳，大约日上三竿。胜爷心说：三太等总得什么时候经心，老夫探二郎山，又拿采花淫贼，多少事情，他们尚在酣睡。胜爷想罢，遂痰嗽两声，东暗间房惊醒三太，叫茂龙、李煜等：“快醒醒，天不早啦。”西暗房杨香五叫欧阳德、邱成、贾明等：“醒醒，醒醒。”惟有金头虎贾明，吃饭不知饥和饱，睡觉不知晚和早，浑浊闷愣，尚且还是一个劲的睡。

他与杨香五玩笑，杨香五抽他两个嘴巴子，傻小子翻了个身，说道：“喝，好大跳蚤。”仍然还是睡。杨香五知道他是金钟罩，傻小子就怕揉鼻子，揪耳朵。杨香五一揉他鼻子，揪他耳朵，傻小子才醒，遂叫道：“杨香五小子，为什么睡觉你还不安定啊？闹什么毛病呀？”杨香五说道：“你看窗户影上太阳，

天气不早啦，我师傅在外间屋中咳嗽哪。”傻小子喊道：“欧阳德、邱成、杨香五、张凯，快起！怎么还睡呀？”翻身下床，来到明间屋中叫道：“胜三伯，他们睡着了，叫不起来。”胜爷在外间屋早听明白，傻小子是卖乖，胜爷也不理他。

黄三太等开门，店家有规矩，店中伙计见客人起来，当即给收拾屋子，打

净面水、漱口水，烹茶等。三太给胜爷倒了一杯茶。胜爷喝着茶，问道：“邱成，你天伦弟兄三人，俱跟我是莫逆之交，大约有五七年都未曾相见。”邱成两眼含泪，说道：“胜老伯父，我天伦跟您行侠仗义十数余年，不知因何削去头发，身入空门，出家为僧，现今不知下落。”胜爷捋髯一笑：“我之贤弟看破红尘，出家为僧，逍遥自在。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出家乐清闲。虽然不能成佛作祖，耳不听干戈心不烦，也算知己知彼，真乃大英雄也。你二叔呢？”邱成说道：“也跟您创立多年，如今在宣化府玄豹山，开垦种地，隐于林下。”胜爷说道：“一百二十行，莫如庄农当先，土内求食，年头收成，粮食筑成囤，仓房满满当当，也为知进知退，真乃达于时务者。你三叔呢？”邱成黄眼珠一转，因幼年黄眼珠，到后文《彭公案》上，在北京六必居，康熙万岁御口钦封，报应金眼雕是也。邱成暗想：大清早晨背家谱？我胜三大伯黑夜之间爱走黑道，我三叔离此不远，铺着把势场，传了十数个徒弟，俱学的是高来高去，夜行之术。我想年轻之人，有品行不端者，作下无礼之事，叫我胜三大伯看见。我要说明我三叔之住处，我三叔担架不起。不如我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也没不是。遂说道：“我那三叔跟您至友之交，闯荡江湖多年，不是在南七省，就是在北六省，背插钢刀，浪迹天涯，我不知在于何处。”胜爷说道：“昨晚夜探二郎山回来，见一穿白衣之贼，我与店主人，即你那丁叔

父，追下穿白衣之贼。到了某某宦家楼上，此贼在楼内采花，亮刀威吓。丁爷在楼窗户外把贼人叫下楼来。贼人色胆大如天，与老夫比较拳脚，老夫摔下贼人三个筋斗。贼人假意败走，老夫后面追赶，他反背就给老夫一镖一袖箭，俱被老夫接住。我一掂此镖，足够一斤重，心想此贼必是咱本门之人。后来追到江边，贼人下水逞能，老夫下水拿他，他亮出一对三环套月避水刃，我知道是你们邱家门上之人。如今邱氏门中，都要失传此等家伙了，非邱家无有此物。你不学水，眼看失传，老夫见此家伙，必是你邱家的子弟。适才我看此镖上，有你叔父名字，必是你三叔所传。你看此镖，镖上刻着邱璉二字。你三叔不识人，教这样的徒弟，贤愚不分，徒弟作此伤天害理之事，污辱上三门，败坏我一世英名，这是你三叔干的好事。”邱成说道：“三伯，我跟杨香五等在店中睡觉，我不知道哇。”

胜爷怒气未息，听外边有脚步声，痰嗽一声。问道：“胜三哥起来吗？”胜爷站起身躯，原来是丁桂芳。丁爷见面，遂说道：“胜三哥，小弟惭愧惭愧。”胜爷说道：“贤弟，为我受累，愚兄感谢不尽。”二位落座吃茶，丁爷说道：“我方才告诉灶上厨师傅，预备两桌酒席。”说着话，酒席摆上。二老者入座，酒至半酣，胜爷说道：“丁贤弟，你是武学的高明，又是本处之人

，我动问动问，有个朋友，也是武举之人，此人姓邱名璉，人称入地昆仑，贤弟可认识此人吗？”丁桂芳说道：“胜三哥，此人铺把势场，大大有名的。离着飞龙镇十五六里之遥，是铺把势场的师傅，此村改为侠义庄，所教弟子十余名，俱是艺业精奇，高来高去，水旱两路，大有名声。”邱成黄眼珠乱转，心中暗道：“我没敢说出，他都说啦。”胜爷说道：“昨天采花之人，应是邱三之弟子。我先奔侠义庄，清理门户，后打二郎山，再救那被抢少妇不迟。”

饭毕，胜老者站起身躯，要大闹侠义庄，捉拿采花淫贼。

丁爷告辞走后，三太看胜爷面带怒容，遂说道：“老师，您许下给范老者找女儿，莫若咱先到二郎山，救被抢的少妇，使他父女相见，夫妻团圆；然后再到侠义庄，您与我邱三叔，有什么事再办不迟。”胜爷听罢，说道：“正人先正己，不要多言。”三太不敢往下再言语，遂出了北跨院，直奔柜房，算店饭钱。柜上先生说：“胜老达官爷，您是高明之人，请看账本。

我们敝东人不成敬意，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店饭银共合十两零六钱，连酒钱，我敝东亲笔写账，取您店饭银连同酒钱在内，共合收纹银十二两，已经由我东人支付纹银十二两。”胜爷看罢，微然而笑：“贵东人交朋好友，太至诚了，替我胜英谢过。”

先生说：“还有一件事。”遂打开银柜，拿出四包散碎银两，说：“这是散碎白银二百两，我们敝东人与众位达官爷不成敬意，你各位买酒不醉，吃饭不饱，作为喝杯茶，你们众位爷们作为零用，我敝东人略表寸心。”胜爷说：“店饭银我已经扰啦，请替胜英道谢。惟有这二百两纹银，我们由打镖局出来时，带的盘费甚多，原银璧回。”胜爷又叫三太：“拿二十两银子给掌柜、灶上及众位伙计们酒钱，如其不受，可是嫌少？”柜上先生一看胜爷直言豪爽，说：“伙计们，胜爷给二十两银子酒钱。”众伙计谢过不提。可见，光棍走道钱引路，平常宿膳酒钱也就是几钱银子。掌柜同众伙计等道：“胜爷要由此处经过，您千万可进来。”胜爷说：“我如打此处经过时，我必前来探望大家。”

胜爷与店中众人客气一番，遂率众人出离南镇店口，直奔侠义庄。逢人遂向侠义庄的路径，走有十余里，到了侠义庄西庄口，见村西有松林一片，村前有倒栽垂杨金线柳，房屋整齐，道路平坦。胜爷说：“三太，每逢大人物，先要整理村房。凡

遇邻近房屋，有破坏不堪、无力修补者，必量力资助之。这是大人物的行为，为的是高亲贵友，从远方所来之人，看着雅观。”

胜爷说着话，率众进了松林丛中，说：“你们小弟兄进村中，打听邱三爷把势场在那个门户。”傻小子金头虎贾明说道：“我去。”胜爷说：“不要造

次，此人比你天伦岁数长，是你邱三大伯，可不许造次。”傻小子说：“不造次。”遂进了村口。

见一拾粪的老者，傻小子绕在拾粪老者身后，把粪筐一拖，扣在老者头上。好在是方拾的三滩骡马粪，扣了老者一身。那老者大怒，说：“这是怎么回事？”傻英雄说：“借光借光。”

老者说：“有这样借光的吗？弄我一身。幸亏是骡马粪，这要是人粪有多脏啊？”傻小子说道：“老头别着急。百里不同风，吾们那村问拾粪的话，非扣在脑袋上不是规矩。”老者问道：“你是什么村的？”傻小子说：“我是哥姑村的。”老头问：“哥姑村归那县管呢？”傻小子说：“棉花线管。”老头说：“你问什么吧？”傻小子说：“我打探一个人，有个铺把势场的小子，叫邱三，在哪儿住哇？”老者说：“你别是半疯吧？”

你敢叫邱三？我门本村绅董秀士、举贡生员，都称邱三爷，凭你这个长像就敢大声喊叫邱三？幸亏问到小老儿我的身上，如果你要问到邱三爷的徒弟身上，岂不是一顿暴打？”傻小子说：“喝，好厉害家伙。不问啦！”遂转身就走。老者一想，这是个半疯之人，回家洗洗衣服，庄稼人能忍能耐。傻小子心中思索着，打冲天杵从里往外冒坏，心说我给两个老头拴个对，俩人要动手打起来，我抱邱三的腿。傻小子遂进松林，胜爷见傻小子回来，遂问道：“你可曾打听明白？”傻小子说：“好厉害家伙，我进村见一老者，过去作揖，那老者说：‘你问什么事？’我说：‘问铺把势场的邱三在哪个门口住？’老者说：‘你活得不耐烦了？我们称呼邱三太爷，打个嚏喷，我们这村

不敢吃饭。如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俊美，三太爷要说这姑娘媳妇长得不错，本主就得给邱三太爷送到家去。要看见谁家房舍盖得是样，本房主将房契就得给送去，还得说：三太爷，这房归您吧。如看见谁家田地长的庄稼好，三太爷说这块地真长好庄稼，本主就得赶快将地契给三太爷送去。为什么得给他送去呢？如若不送，就杀人放火。好厉害啦！抢男霸女，霸占人家少妇长女，房产事业，岂不是万恶滔天？”

胜爷听罢，当时不悦，一捋银髯，说道：“邱三因何老不知自爱？”又一想：他年青之时，很是仁义之人哪，上了年岁倒这般万恶？又一想，傻小子说话不实。邱成在一旁拿黄眼珠瞪傻小子，说道：“你真把我们爷们改透啦，如无此事，我定然不能饶你。”胜爷说道：“带银子钱带少啦，带话带多啦。

我为何不进村庄，自己访问呢？”遂消释怒气，叫道：“三太随我来。”

胜爷说着话，已经进了村口。到村子当中一看，座北大门，一汪清水的房舍，均是磨砖对缝，大门道内，影壁前设摆大刀阔斧等各样的兵刃。胜爷遂走进大门，一看座东的门房挂青布单门帘，胜爷问道：“门房有人吗？”门帘起



处，已然答道：“有哇，你找谁呀？”胜爷观看此人，年在三十余岁，黄白的脸面，头带青布随风倒，青皂布大氅，青皂布靴子，很和气的。

胜爷心中思索，如要是恶霸之从人，必是立目横眉呀，看此人很和善。胜爷遂问道：“贵上人姓邱吗？”此人答道：“不错不错。”胜爷说道：“这是邱三太爷的宅院吗？”此人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家主人，人称邱三爷，原本是乡邻抬爱，太爷二字实在担不起。”胜爷说道：“你贵姓啊？”那家人答道：“在下姓计，名叫永强。”胜爷又问：“邱三太爷在家吗？”

那人答道：“在家呢。”胜爷说道：“劳驾，您给回禀一声吧。”

三太爷高兴，我师徒拜见；邱三太爷如不高兴，我们师徒改日再来叩拜。”家人问道：“你老人家贵姓高名啊？”胜爷说道：“在下姓胜，小名胜英。”那家人一听，过来请安：“原来是胜老师伯。我在门房看门，带学徒，实有师生之义，我老师时常赞老伯父，与我恩师情同骨肉，胜似手足，还用什麼回禀吗？”胜爷说道：“不用多话，三太爷如若不高兴，改日登门叩拜。”计永强不知其中之事，说道：“胜三大伯，这是跟何人生气啦？”转身回到二道院把势房，说道：“老师，你朝思暮想、时常惦念的我的胜三大伯来了，不知跟何人呕气，面带怒容。”邱三爷说道：“你这乳子，初逢乍见，嗔怪长者。你胜三伯是正面的人物，还跟你递个和气吗？送你几两银子门包，拿点花销哇？乳子真乃无知，叫你师兄弟大众，随我迎请你胜三伯父。”邱三爷率领众徒弟等迎接出去。到了大门口，一看胜爷面带不悦之容，仰面朝上。邱三爷赶奔进前，提大氅磕膝点地请安，叫道：“胜三哥一向可好，别来无恙？小弟不知，未得远迎，老恩兄当面恕过。”

胜三爷硬着心肠，假为不知，回头叫三太，说道：“三太爷的府第全是细磨的房屋，门道的柱石都雕刻花活，左边是喜鹊登枝，右边是万福流云。”邱三爷闻听一愣，心中暗道：我与我胜三哥八九年未曾相见，未行大礼，故此见怪，遂跪在胜爷面前，叫道：“胜三哥，小弟邱璉叩头下拜！”胜爷回头叫三太，说道：“你看三太爷的府第，修造的太阔呀！你看门道内椽子，都是松柏大漆漆的。”三太在胜爷背后居心不忍，心说：我师傅乃是心慈面善之人，请安不答，磕头又假为不知。黄三太遂说道：“老恩师，我三叔给你行礼磕头哪。”胜爷心中暗想：三太已面软心慈了，久后此子必要露脸。一个大活人在我眼前跪着，我焉有看不见之理？胜爷低头假意观看：“哎呀！原来是三太爷！胜英担待不起。邱三太爷，损了胜英的寿数。三太爷请起。”邱三老不

知内中之事，叫道：“胜三哥，有话家里说吧。”随着弟兄携手，让到二道院把势房。胜爷观看后檐墙有条案一张，前面摆设八仙桌，当中太师椅两张，二老者并肩而坐。邱爷叫道：“你们大家过来给你胜老师伯磕头。”胜爷观

看，丑俊胖瘦不一，连看门的计永强，整十数名，跪倒磕头拜见。胜爷半礼相还，说道：“邱三太爷的高徒，我胜英担待不起。三太、香五、李煜、茂龙等，给你邱三叔叩头。这是咱上三门增光长脸，给你我整理门户的邱三叔磕头。”惟有邱成不与大众一同叩拜，皆因他们是亲叔侄，另行拜见叔父。邱三爷半礼相还：“众位达官，这样抬爱，实是不敢当。”行礼已毕，从人献香茗茶水。邱三爷道：“胜三哥，你骂完了没有？小弟要有小过处，当面唾我；如有大过处，你责打于我。我要脸面一红，我邱璉就算忘恩负义！你我弟兄孩童起首，八拜结交，你又收我为师弟，弟之武学，满为恩兄所授，发财致富，扬名露脸，都是由恩兄身上所起，为何你辱骂我三太爷？这叫什么称呼？”

邱三爷说着话，眼含痛泪。胜爷说道：“三弟，你教了多少露脸出色的高徒？”邱三爷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徒弟招惹的是非。老弟兄二人说着话，门房的计永强已经回门房去。邱三爷真是光棍一点就透，知道是徒弟惹祸，说道：“老恩兄，我所传者，在本场有十余人。”胜爷说道：“啊？这话说得不对，十几个，究竟是多少？十八九个，也是十数个；八九个，也是十数个。有准数目没有呢？”邱三爷说道：“有十一个徒弟。”

胜爷说道：“适才与我行礼十个人。你那一个徒弟呢？必是资格重，程度高，为何我没有看见呢？”邱璉说道：“那一个不但是徒弟，尚且是小弟的义子螟蛉。”胜爷问他姓什么呢？邱三答道：“姓高，名叫双青，绰号玉面豸狼。”胜爷捋髯一笑：“你这个义子，外号可高明。玉面豸狼，哪里去找红粉佳人去

吗？”邱三爷道：“此孩爱穿白素的衣服。”胜爷说道：“对啦，我就是找他来啦。”邱三爷说道：“此子由去年，我看他神色不正，把他驱出门外。”胜爷说道：“也倒罢了。”老英雄伸手由兜囊中，取出一支镖来，说道：“三弟，请看此镖。”

邱璉接在手中一看，镖上刻着“邱璉”二字，说道：“三哥，这是我的镖哇。”胜爷说道：“你的镖因何他用呢？你不是已经将他逐出门外了吗？”邱三爷说道：“临行之时，他把我的镖由兜囊之中窃去。”胜爷说道：“实不相瞒，我昨夜晚间，住在飞龙镇丁家店，夜探二郎山，见有一道白线，鹿伏鹤行，我与店主人丁桂芳追下穿白之贼人。他到了某某村中，蹿房跃脊，在某宦家楼上，拨门撬户，进了楼房之内，戏谑小姐。那小姐九烈三贞，宁死不从，贼人因奸不允，持刀威吓，要刀杀人命。我与丁桂芳，在窗户外叫他，我与淫贼楼下动手，我踢了他三个筋斗，他才逃跑。愚兄与丁桂芳后面追赶，贼人反背，左手一袖箭，右手一镖，被我全都接住。用手一掂，镖够一斤重，才知道乃是本门之人，但不知是哪一位弟兄门徒。又追到长江边，贼人跳入水去。愚兄

下水拿他，那贼亮出三环套月避水刃，我才知是你邱氏弟兄所传。像他这样徒弟，非奸女子则淫妇人，刀杀人命，人人痛恨。常言说，未曾寻及徒弟先问师傅。我想人生在世，俱是父精母血，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像他这种徒弟，与你我门户实实有碍，人家要是辱骂是哪一门之人，我这个岁数，不能叫人家辱骂。你快把高双青献将出来，如隐匿不献，我要亮刀。”邱三爷说道：“莫非你要杀害小弟吗？”胜爷说道：“我跟你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我焉能杀害于你？我跟你割袍断义，画地绝交，我然后再拿那采花淫贼，碎尸万段。”二老者正谈至此处，邱三爷心中不觉有些溺爱不明之意，遂说道：“老恩兄莫要着急，我明天帮着你捉拿于

他。”

话言未了，只见门房的计永强前来说道：“老当家的，我师弟高双青回来了。”邱三爷闻听，对着计永强以袍袖遮面，暗打手势，意在令其逃跑。计永强错会意啦，心中暗想：我们老当家说话，向来声音嘹亮干脆，今天怎么指手画脚呢？

莫不是嫌我说的声音不清？想罢，复又大声说道：“老当家的，我师弟高双青出门去了四五天，你不是派人找他吗？今天回来连大衣裳都没啦。”胜爷在旁捋髯一笑：“三弟别瞒着啦，叫他进来吧。”邱三爷无奈，叫永强：“唤你师弟高双青进来。”

工夫不甚大，恶淫贼高双青走进。只见那高双青身上衣服变色，白云缎短靠也不白啦，三蓝五福捧寿的花蝴蝶也不蓝啦，因在水中缩蒙之时叫水泡的。可是背后还插着钢刀，肋下衬镖囊。

胜爷一看，捋银髯，打开小包袱，亮鱼鳞紫金刀，要捉拿采花贼。邱三爷控背躬身，叫道：“胜三哥，你先高抬贵手。”又叫道：“双青，给你师伯磕头！”您道，那采花贼因何来迟呢？

因为借水中逃走，在河沿上晒晒衣服，因此来迟。这一见面，听他义父吩咐，仰面一看，在他义父上垂手，坐定一位银髯老者；在东边站立十数余人，内有梳着一个冲天杵小辫的矮胖子，跟一个带马尾透风巾、瘦小枯干的人，指手画脚，说道：“这小子来啦！这小子来啦！”恶淫贼心中思索，这不定是哪路的保镖的由此经过，拜望我们爷们来啦，我义父给我介绍，不得不见见。遂提腰围子，跪在胜爷面前，叫道：“老伯父，高双青拜见。”老英雄一见淫贼行礼，站起身躯，右手扶着八仙桌，左手捋银髯，虎目圆睁，剑眉倒竖，向下问道：“你可认识我吗？”淫贼说道：“我不认识，不知您是那路保镖的？我没有保过镖。”胜爷闻听说道：“怎么你不认识我呢？昨天你在宦家楼上威逼小姐，因奸不允，你要刀伤人命，老夫将你叫下楼

来动手，老夫摔了你三个筋斗。你跃墙而逃，老夫在后面追赶，你暗算老夫，施放袖箭，继之以镖，老夫接袖箭，抄金镖，你吓得望影而逃。前有横江一道，你跃入水中，在水中与老夫卖乖，并且掏出三环套月避水刃，对老夫示威，并问老夫的名姓。

怎么着你又不认识了？老夫就是昨天在水中对你报名的那个神镖将，姓胜名英，字子川。哈哈！今天你不认识老夫了？”

贼人闻听，颜色更变，浑身立抖。他跟胜爷用了个喜怒忧思悲恐惊，眼珠子一转，两眼假意垂泪，说道：“胜老伯父，我昨天多贪几杯水酒，酒后无德，作出那样伤天害理之事。胜老伯父，恕过小侄男这一次，我知过必改，得恩莫忘。”胜爷说道：“有人传说侠义庄飞龙镇方近处，因有奸淫不允、刀杀命案两条。老夫闻有此事，所以够奔前来，访问此处。杀命之人，我略知八九，你诚心改过，吐露实情，说明诚心改过，我饶恕你这条性命；如口是心非，定然不能饶恕。”列位，皆因在宦家楼上，他与姑娘发威，无心中之话，胜爷早已听了个明白。恶贼心中乱跳，皆因屈死冤魂缠绕，此时不知身在何处，一闭眼间，见有守节寡妇姑娘，面前索命。此系屈死冤魂不散，因此贼人心中突突的乱跳不息。贼人心说，也许胜英来访已清，哪想头一次就遇见胜英啊？当时贼人把素日的灵机巧辩俱已忘却，遂口称：“胜老伯父我由打去年十八岁，见少妇长女，心中所爱，不敢动手。今年正月元旦佳节，逛灯的年轻少妇长女甚多，我见一美貌女子十分俊俏，我遂跟在她的后面，姑娘逛灯回家，我认准了她家的门户，后半夜拨门撬户，进了姑娘房中，求其欢乐，姑娘大声喊叫，小侄男一怒，持刀威吓，忽然间手起刀落，姑娘头尸两分。前几天清明佳节，上坟烧纸的少妇长女甚多，侄小男在郊外游玩，见一妇人身穿重孝，在坟莹之中哭得甚痛，小侄男远远窥望，等他烧纸已毕，随后跟她到

了某某村庄，记准门户，等到夜间入她卧室，追欢取乐，不但寡妇不从，尚且破口大骂。小侄男举刀威吓，谁知刀快，一挨脖颈，寡妇头尸两分。又周家屯，这是第三案。小侄男从今以后改过，伯父饶恕我吧！小侄男从今以后，再不敢作伤天害理之事。”胜爷说道：“邱三弟，你可曾听见吗？”邱三爷暗中着急，跺脚捶胸道：“你比府县衙门画供还厉害呀！”胜爷说道：“邱三弟，你义子已刀杀三命。第三案，如愚兄与丁桂芳不到宦家楼上，九烈三贞的小姐性命休矣。一命抵一命，你有何话说？”邱三爷溺爱不明，年老惜子，遂说道：“胜三哥，你面软心慈，留他一条活命，把他双腿折断，我养他残废罢了。”

胜爷说道：“邱三弟，你可曾记得，你弟兄廿年的过节？

想当初我弟兄八人在逢虎山，啣中指，歃血为盟，吾之大拜兄镇九江屠粲

，二拜兄火德真君孔华阳，愚兄胜英排行在三，四弟神刀将李刚，五弟山西华家庄华谦字子远，六弟登山豹子杨义臣，七弟钻云太保贾斌久，八弟展翅蝴蝶银面鬼秦天豹。山上大旗一面，上书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学梁山宋江及时雨之故事。派喽卒下山踩探，如有赃官、劣绅、土豪、恶霸，即当除之。踩盘子喽卒回山报告，有某赃官刮尽地皮，酷害良民，与那闯王李自成勾手，陷城卖国，卸任回籍，要打常松林经过，乃是此山必由之路。我们弟兄哪一位去劫这一批赃银，劫来亦好周济旱潦不收之难民。那时节秦八爷挺身而出，说道：‘小弟愿往。’遂带喽卒二百余名下山，在常松林等候。等到赃官到此，金银十数车，后边有驮轿等。秦八爷迎头拦住，要买路金银。赃官呼唤：‘护院之人，将强人拿住！’秦八爷武艺超群，将护院之人打走。赃官破口大骂：‘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白昼间敢劫国家官吏？’秦天豹八爷大怒，亮钢刀，要刀刀斩

尽，人人诛绝，杀赃官十三口。后面有驮轿一乘，内坐一美人，乃是赃官之侧室，苦苦哀求，说道：‘好汉爷，我并非赃官之妻妾，也非用钱买来的侧室，乃是赃官霸抢。望好汉爷施恻隐之心，饶恕奴之性命，我情愿给好汉爷铺床叠被。’秦八爷看此妇人千娇百媚，不忍杀害，遂将十数车金银，提出三千两银子，在乡村典房一所，作为外宅。又将十数车金银压回逢虎山，我们弟兄八个，共点清数目，封锁起来。这项金银，专待等旱潦不收之年，周济被大水所淹之难民，方为杀富济贫。秦八爷或在逢虎山住几日，或在外宅住几日，我们七位弟兄不知道。

忽然一日，三弟你到逢虎山，想你与他们几位并非至交，愚兄设摆酒席款待于你，我弟兄八个俱在酒席筵前。你说话，一点情面不留，你在酒席筵前叫道：胜三哥，把逢虎山大旗撤去，我们另改字号，‘替天行道’改为‘伤天害理’。愚兄问道：‘你何出此言？’你说：‘杀赃官，因他刮尽地皮，酷害良民，勾串闯王李自成造反，一气同谋。’杀他一家老少十三口，为何把赃官的姨奶奶霸为外宅？你们比赃官恶之多多矣。’愚兄当时问你：‘哪位做的此事？’你说秦八爷所为。我在酒席筵前问道：‘八爷秦天豹，果有此事吗？’秦八爷在众目之下，说道：‘并无此事。’你说道：‘在某村庄，座南清水脊门楼小四合房，你敢同去质对？’秦八爷闭口无言。当面我数落八爷几句。秦天豹羞恼变成怒，说道：‘胜三哥，儿大不由父母，女大不由爷娘。他是赃官之侧室，并非明媒正娶，胜三哥为何管之甚紧？’老弟秦八爷羞恼变成怒，那时节你在酒席筵前和劝几句，那事也就了结啦。你不但劝，反在旁边微微的冷笑。

我弟兄寒极似火，骑虎难下。秦八爷说道：‘胜三哥，你这是以大压小。

’愚兄说道：‘咱乃是明清八义，因各有绝艺一手，旁人抬爱，才有明清八义。’秦八爷怒道：‘胜三哥，你不献

绝艺不姓胜；我不献绝艺不姓秦。’你在旁边一言不相劝，反作狂笑。愚兄事出无奈，三只金镖，迎门三不过，镖打厅前明柱，黑漆的滴溜圆一围之大，上过五七道漆。头一只镖打在明柱之上。二只镖惊吓盟弟秦八爷，还是镖打明柱。秦八爷由东往西一闪，拜兄无意打拜弟，他却误中哽嗓咽喉而死。邱贤弟，你还与淫贼求情？”

邱三爷说道：“三哥，你将他废了，我养活残废之人，还不成吗？”胜爷说道：“邱贤弟，镖打秦天豹，现在秦天豹之子已经二十余岁，他要报不共戴天之仇，你有何法应付？你再要与淫贼求情，我与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胜爷遂又对淫贼说道：“小冤家如想活命，认母投胎，来世再见。”淫贼在地跪着，心中异常愤恨，心说道：我采花没上胜家去，镖打秦天豹事，在前二十余年，说了半天我全不知道呀。现在我养父哀求于你，你是铁打心肠，毫不怜惜，非要结果我这条性命，方算遂你心头之愿。并且我跪在地下半晌的工夫，苦苦哀求，你是完全没有听见？小太爷好乐，与你姓胜的何事？你是前来无事寻非。淫贼想到这里，心中说道：我与他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恶淫贼想罢，在地下跪着，伸手暗暗取镖，照定胜爷哽嗓咽喉，“嗖”一镖打去。胜爷正与邱三爷谈着话，见贼人忽然仰腕，胜爷乃久经大敌之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胜爷岂能遭此暗算？说时迟，那时快，胜爷猛见金镖来到，急忙一闪身躯，只见鲜血淋漓，红光崩现。书中暗表，胜爷与邱三爷说话的时候，见淫贼跪地哀求，面带怒容，牙关咬紧，胜爷心中说道：不好，这小子要出故事。在这个时候，胜爷遂往邱三爷那边凑身躯。邱三爷认为胜爷气急啦，直往我这边就乎，为是说话好解恨。哪知正适淫贼跪在就地，暗暗取镖，此时胜爷已经在邱三爷身前站定，看金镖到处，胜爷赶紧

一闪身躯，可就把邱三爷的脸面全露出来啦。胜爷闪过金镖，邱三爷哪里知道呢？只见金镖恰恰中在邱三爷左腮之上，所以红光崩现，鲜血淋漓，正是淫贼误打邱三爷。这也是邱三爷全身的武艺，一腔热血，留给淫贼的好处。原来邱氏门中在邱三爷这代，只有大爷、二爷、三爷，三爷即邱三爷，大爷只生邱成一子，邱氏门中哥儿三位，只有邱成一人。但是绝幼门，不绝长门。虽然哥儿三个，邱三爷尚且无子，有一年遇着逃难之人，有一人怀抱三四岁幼子，因为逃难不能养活，口口声声要卖此子。也是地方绅董爱管闲事，遂将此子说合卖与邱三爷。

邱三爷半生无子，定然望子心切，遂将此子买下。此子生得聪明俊秀，三四岁时即颇解人意，所以邱三爷视如亲生一般。后来此子长大，邱三爷供给读

书，传授武艺，此子一学便成，邱三爷更是爱惜。所以适方才邱三爷对胜三爷说此子自幼无父无母，小弟将他收为螟蛉义子，原因即是如此。且邱三爷虽见此子做下那不道德之事，顾景生情，自幼恩养传授精艺，焉有不加爱护之理？况且此子幼年时，对邱三爷之承欢色笑，无不迎合心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所以此时邱三爷对胜爷说道：“您把他废了，小弟愿养残废之人。”然而胜爷一生一世，光明磊落，作事一秉大公，从无暗昧之事，今日又勾起镖打秦天豹一段伤心历史。想当初镖打秦天豹时，若不是邱三爷在一旁奚落明清八义，胜爷岂能将秦天豹打死？所以今天胜爷对于淫贼是非杀不可。这也是想当初邱三爷对于秦天豹之事，不但不加调解，反倒从中怂恿胜爷行凶，并且对胜爷说过：“小弟如有收下不法之人，倘若采花偷窃，三哥你将我嘴巴子翻过来打，打我里面腮帮，打出疙瘩来，不算三哥你欺辱我。”今天胜爷并没有打邱三爷腮帮子，邱三爷却无形中中了一镖，这也是前因后果，想是当初邱三爷对秦天豹的过处。

且说邱三爷中镖，大声喊叫，手指淫贼骂道：“你在三四岁上，我把你养大成人，你会拿镖打我啦？好无天良的乳子！”

恶淫贼牙关紧咬，心中暗道：我反又落个得艺忘本，故意亡师，镖打义父。遂站起身躯，背后抽刀，按着八仙桌往前一纵身，欲要刀劈胜三爷的顶梁。胜三爷椅子后面是条案，老英雄往后不能躲，胜三爷在这时候只可往前一探身，让过贼人的刀盘，左手捋住贼人手腕，将贼人提起，右脚由桌前上探过，左手捏人的手腕，用力一脚将贼人踹出足有三四尺之遥。贼人握住刀柄，死不放松，被脚一踹，趁势一溜就地十八滚，滚出书房之外。胜爷一声嚷喊：“三太、香五等，你们不拿此贼，等待何时？”三太、香五等这才甩大氅，脱长衣，抄家伙趁势跟出书房，捉拿采花贼，亮刀枪锤铜，在当院之中将贼人团团围住。

贼人使那地躺招，就地十八滚，燕青十八翻，全凭腕胯肘膝间，钢刀随身团转，如没学过这套工夫的，进之必输。惟有三人可能拿他，一个是邱成，念其是三叔之义子，未免动了骨肉之情，暗暗不往前进。一个欧阳德有金钟罩，唔呀唔呀直嚷。傻小子金头虎贾明说道：“黄三哥，滚地雷的儿子滚地真有个玩艺儿。”杨香五找便宜，原来香五身体轻巧，进前曲腰用刀一扎，贼人在杨香五双足下一滚，使了一个地躺招，名曰“镇镰割谷子”，伸左脚勾杨香五的脚后跟，右脚踢五爷的迎面骨。内有欧阳德喊叫一声：“唔呀！杨五爷快闪，要不然腿要折。”书中暗表，欧阳德在真武顶学武时，听见弼昆长老念叨过此招，原来贼的左脚一勾对方的脚后跟，右脚紧跟着一踢迎面骨，这一脚要是踢上，对方的腿准得折断无疑。今天贼人一伸脚，欧阳德早已看出此招法，幸

亏欧阳德这一喊，如其不然，杨五爷的腿就许叫贼人踢废了。杨五爷闻听喊叫，赶紧向上一纵身，将迎面骨将将躲过，恰恰正踢于脚面之上，将脚面踢肿了一大

块。杨五爷一溜滚，贼人刀柄一点地，纵身形由，杨香五身后跃过，遂使了个燕子两抄水，到西房檐下，拧身形蹿上西房。

皆因贼人是在此院自幼长大，时常出入，都是高来高去，地理很是熟的，回头叫道：“黄三太，小太爷去也！君子报仇时来不晚。”黄三太呐喊一声：“众弟兄，追！”

你道，胜三爷为何不出来拿贼呢？皆因邱三爷误中金镖，胜三爷当时取出刀伤药，在书房中与邱三爷敷药。并且胜爷心中想道：十数个徒弟，难道还拿不住一个淫贼吗？焉知其中有碍于情面不进身的，又加傻小子一路的嘲笑，因此贼人逃走。

众英雄一见淫贼逃走，趁势蹿房跃脊，追出侠义庄村西。采花淫贼舍命奔逃，追过两道树林，再看贼人踪影皆无。众英雄说道：“拿不着此贼，如之奈何？”三太答道：“咱们怎见我那老师？”

贼人此时逃出林外，自己一想，又是恼，又是怒，心中说道：小太爷必要再杀上几个少妇长女给他们看看，岂不毁他们上三门的德行？暂且不表。且说众人正在议论，拿不着采花淫贼如何回去见恩师的话，三太遂说道：“我师傅因为夜探二郎山，巧遇淫贼，此次淫贼逃跑，必定逃奔那二郎山而去。咱们弟兄赶紧奔二郎山追赶。”大家商议已妥，遂往正西去了四位，西北去了三位，所以怕贼人奔飞龙镇；西南三位分为三路追赶。

杨香五说道：“谁敢奔二郎山呢？”三太说道：“我敢奔西南二郎山。”因此三太直奔西南而去。那黄三太一出世时胆量就最大，刀山油锅也敢往前去闯。三太追到二郎山外，太阳已然不高，先在山外树林之中歇息歇息，等到夜深的时候好入山探贼。及至太阳将落，忽然看见贼人由东北而来，黄三太亮出朴刀，一声呐喊：“呔！高双青你往哪里逃走？黄三爷在此久候多时。”说罢，上前迎头挡住贼人去路。贼人一看有人挡住去

路，遂抹头往西而逃。三太后面追赶，往西不远，只见前边乃是镇江府的大江，淫贼顺着江堤往南而逃，三太仍在后面紧追不舍。贼人顺江逃走不远，转入二郎山口，直奔山里面而去。

山口内外树木丛杂，三太追进了山口之内，再找贼人，踪影不见。

此时三太在山口内不远东张西望，正自观看之际，忽听树林内一声呼哨，当啷啷铎声响亮，纵出二十余人，全是花带子缠腿，绢帕绷头，燕排翅摆开。当中为首一个贼寇，身高七尺，面如乌炭，身穿青皂缎衣服，手中一条虎尾



三节镗铁棍，一抖棍，哗唧唧钢环乱响，一声呐喊：“什么人敢前来偷探我家二郎山？”黄三爷见问，将刀往后一背，说道：“某非是来探二郎山，实不相瞒，皆因为我们门户之中出了一件下贱之事，我们为是清理门户，追人至此。皆因我有个堂师弟，姓高名双青，在外边欺女子妇人，采花奸淫，刀伤人命。我们本门的规矩，绝不容留这样作恶之人。我是奉我师傅金镖将胜英之命，追贼至此，所以冒犯寨主。”那贼闻听，一声冷笑，说道：“高双青乃是我的盟弟，在外作案，刀伤人命，有的是官面拿贼，文官武汛，于你等何干？你若识时务，赶紧退出山去，万事皆休；如其不然，在大王镗铁棍下作鬼。那胜英老儿是你师傅，本山怕他何来！难道你还拿那胜英老儿来吓本山大王不成？”三太听到这里，不由心中恼怒，往前一进步，照着山贼劈头盖顶剁将下来。那山贼见刀来至切近，不忙不慌，也不躲闪，举手一棍。黄三爷捋刀不及，当唧一响，钢刀磕出一丈有余，幸亏未套挽手。黄三爷抹头往北一败，贼人后面追赶，相离切近，黄三太迎背就是一镖，说一声“着”，贼人闪躲不及，正中左井肩穴下，就听“叭哒”一声，镖落尘埃，将贼人青缎色短靠，靠身白绉子小褂，打了一个窟窿，打得肉皮一个白点。贼人一

阵狂笑：“这是你们爷们的拿手戏？你家寨主，有金钟罩铁布衫，善能避刀枪。”黄三爷年轻未经过大敌，又是初次遇事，即遭下风，不觉脸面一红，抹头往山口外要打算逃走。复又一想，像我老师一跺脚，天下乱颤，四海皆闻，五洲共晓，我要一逃，岂不给我师傅丢了英名？黄三太此时心里这么一犹疑，被贼人由背后一把抓住，往后一带，将黄三爷摔倒尘埃，叫喽卒拿绳子捆，拧胳膊捏腿，寒鸭鳧水，四马倒攒蹄。山贼哈哈一阵冷笑：“这就是胜英的徒弟呀？阵前没百合的久战，何足为英雄？”黄三爷仰面骂道：“蠢贼，三爷的镖打着没有？你虽把三爷拿住，你敢动三爷吗？我老师胜爷不久就到。”山贼被骂大怒，遂说道：“你拿胜英吓唬人吗？先要小儿你三太的性命，后拿老匹夫胜英。”拿起虎尾三节棍，哗啦一声响，手起棍落。黄三太腹中思忖：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悔不听老娘教训，我之先父，大明朝守备之职，皆因天伦去世，我那娘亲教训我弃武习文。七岁读书，十三岁习武，拜名师访高友，拜我老师胜三爷，日期未久，学而未成，路逢绝地，闭目等死。那贼人身体高大，扬起棍，直奔三太后脑海打来。

就在这时，由北边大树后，一道黑影，两纵身躯由黄三太身上跃过。贼人身高七尺，这一位大英雄身高四尺，贼人仰手举棍时，这位大英雄一声呐喊：“且慢哪！”山贼低头一看，此人身量矮小，其貌不扬，短头发一寸余长，长头发起缕子，挽了一个疙瘩髻，面黄饥瘦，一脸的油泥，燕尾黄胡须，当

中是齐的，身穿一件脏破的大夹衣服，下身穿的袜子泥皮一样，足下破鞋一双，形如乞丐，神似病夫。山贼喊叫：“闪开了！”

不看寨主拿棍把你碰死？”此英雄原是清真回回大爸，他抱腕当胸说道：“寨主贵姓啊？”贼人说：“我乃二郎山查山寨主赛存孝于尘埃。”大爸说道：“寨主，刀快杀的是有仇的，王

法重不杀无罪之人。适才你们二位交谈，我俱已听明，黄三太是我师弟，奉我老师所派，拿的是我门户之人堂师弟高双青。

皆因那高双青，因奸不允，刀杀人命，坏我门户之中的规矩，与二郎山无有交涉。”山贼闻听道：“你也是胜英的徒弟吗？”

你在第几位徒弟之内？”大爸说道：“我老师收我头一个，在下别号一粒洒金钱胡景春是也。我跟我师博学艺十数年，出外在甘肃宁夏府。宁夏府地界我们回回甚多，我在十万练军队中为教长，教练十万兵将武学。我出师三五年时，我师傅胜三爷寄了一封信去，说给我收了三太、李煜等几个师弟。因为十数年未见我之老师，这才回中华大国，到镖局拜望我老师。听见镖行人说，我老师在二郎山救人来了，因此今日来此。”

山贼闻听，怪叫道：“你是胜英的徒弟，应当把你拿住，看你病得这个样子。”遂叫道：“病夫，你逃命去吧，不要唠叨。”胡景春说道：“蠢贼，眼空似海，目中无人。你拿棍打一打我试一试吧。”那胡景春原是上三门长门之大弟子，不但是胜爷徒弟，还是聋哑仙师铁牌道人、红莲罗汉弼昆长老、三门长教的大弟子，年过半百、金身不坏的童子功。山贼因见其貌不扬，手起棍落，景春由三太南让开三太之身，说道：“咱们这边来。”往西闪开一丈多远。大爸点头说道：“我试一试你棍法如何？”山贼一进步，搂头盖顶就是一棍。景春使那缩小绵软灵巧的工夫，站立得如同笔管一般，往后一仰身，直挺挺躺于地上，如同棉花落地一般，并无一点声音。山贼曲腰手起棍落，又直奔面门打来，只听“澎”一声，将沙土震起二尺余高。皆因此处有白沙土，足有一寸多厚。山贼再看，不见人的踪影。贼人狂笑：“哈哈，病夫，叫寨主一棍打没了，打化了。”正在此时，就听西边地下说道：“蠢贼，某家在此。”

原来胡景春反身蹿出一丈有余，在树下蹲着呢。山贼赶步进前，

又是一棍，景春拧身又纵出一丈余远。山贼虎尾三节棍上下翻飞，景春运用小六招，抹蹿、钩闪、兔滚、鹰翻、鹿伏、鹤行。

此时三太被捆仰面观看，才知确实是大师兄：“我们拜师之时，大师兄艺业学成，已然出师五七年之久。用此小六招，总得少年的苦学，像我三太这步灾难脱过，得再尽心苦学二十余年。

真是学到方休处，才知艺不高。”只见胡景春闪、展、腾、挪、抖、转、

升、还，蹿高纵矮，贼人的虎尾三节棍连衣服都沾不着。忽听大爸说道：“你这条虎尾三节棍还打一夜吗？有口气的人，你也打不着哇，喘气的人，你更打不着啦。”山贼说道：“你为何不亮家伙？”景春笑道：“我要跟你一亮家伙，怕污辱我老师胜三爷的名誉。胜三爷长门的大弟子与小毛贼动手，还用亮家伙吗？要像足下资格，也就是端鸡笼，拔烟袋，偷铁锨，隔着窗户拿被褥，拉不巧妙，叫犬咬得狼号鬼哭，值不得亮家伙。适方才我那师弟，一镖没打动你，你就狂傲无知。你将身站稳，我在你顶梁上击三掌，如打不动你，我自备其缚，将我师兄弟搭到聚义厅碎尸万段，如若打倒了你，你把我师弟三太一放，我们师兄弟去把我师傅请来，到你们山寨自有办理。”

山贼一听，怪叫如雷，吼道：“病夫，你剁寨主三刀！”

你要没家伙，我们喽卒有。”大爸含笑说道：“如若亮家伙，辱我老师一世之英名。你站稳了吧，三掌赌输赢。”山贼一掇虎尾三节棍，一挺脖颈，叫道：“病夫你打！”此时恰在掌灯的时候，喽卒在南边约有五七丈远，雁翅站立。”大爸一伸右胳膊，施展一粒混元气，金砂掌，银砂掌，铁砂掌，重手法，还有绵砂掌，惟有绵砂掌是软硬兼施的功夫。假若一刀绵纸，百十余张，用四个钉钉在墙上，当中一掌，这一百余张绵纸，第一张不坏，靠墙底下那张能见五个手指印。景春运动击石法，

跃起身躯，在贼人头顶上手起一掌，耳轮中只听叭的一声响，打得贼人晃了三晃：“嗷呀，铁巴掌啊！”你道，因何未把贼人打倒呢？只因贼人身有金钟罩铁布衫，油锤冠顶的工夫，这才叫硬碰硬。景春又运动十分的力量，再击一掌，贼人腰身一晃，喊道：“好大力量！”大爸说道：“扛你两掌啦，还有一掌，这一掌可要赌输赢了。”此时大爸左手指指划划，右手暗揭自己夹衣，悄悄取出一物，套在手指之上，往上一纵身。这一掌并不叫力，只见一道寒光，贼人忙一仰面，大爸用中指在贼人眉缦正中一按，景春遂即往后一退身，贼人眉缦的血痕蹿出一尺多远，犹如小孩溺尿一般。原来大爸中指上套着一颗子午问心钉，上有三分三长钢针一个，钉铁可以打入三分三，此物专破金钟罩。以子午钉将贼人十三横练之功破去，皆因子午钉已入贼人骨头一分有余。贼人此时眼前一发黑，脑袋发昏，身体乱晃，只听哗啦一响，撒手虎尾三节棍，登时翻身栽倒尘埃，昏迷不省人事。

此刻那二十余名喽卒向北观看，齐声喊道：“我们寨主刀砍斧剁不惧，三掌就给打倒在地。”因此时正掌灯之时，那些兵卒离得太远，未能看真，遂喊道：“了不得啦，咱们快进山给四位寨主爷送信吧！”大爸用手一指贼人道：“蠢贼，贤愚不分，为何要我师弟三太的性命？我鹰爪力一把抓你个骨断筋折，皮牙肉碎！”大爸这种鹰爪力，门板桌面，要是薄点，一把准得抓个窟窿

。又先破了贼人的金钟罩，这一掌下去，山贼性命难保。黄三太说道：“大师兄，手下留情。”景春回头观看，心中说道：我师弟三太年轻，真有容人之量。赶奔过来，亲解其缚，搀起三太。黄三爷站起身形，将身上尘土掸去，叫道：“大师兄，请受小弟一拜！”景春说道：“师弟，我们回回不受礼。”三太说道：“哪里话来，你不救我之命，还应当

磕头呢，何况有救命之恩，又是我的大师兄。”大爸伸手搀起三太，三太自己将刀鏢拾起，然后将鏢放入鏢囊之内，将刀插于背后刀鞘之中。三太遂问道：“兄长，适方才我听师兄打贼人两掌，声音洪大，后来这一掌，贼人栽倒，反倒未听见多大的声音。但不知师兄是用如何妙法，竟破了贼人之金钟罩？”

大爸遂伸左手，由右手中指上取下一物，递给三太。三太仔细一看，比那妇女作活的顶针宽一点，正当中外面，有一钢尖。

三太问道：“若是冬天，穿皮棉的衣裳能打得透吗？”景春说道：“逢强者智取，见机而作。像这样浑人、引颈受苦，要与精明之人，那暗器打他脸面，或打他的手，能破金钟罩。师弟，我破了他的横练，要结果他的性命，你为何与他讲情呢？”三太说道：“此人不过山中贼寇，愚鲁之人，师兄给他留性命。”

大爸点头：“我师弟真能不念旧恶，屈己从人，可称品性端方。”三太问道：“大师兄，你由何处来呢？”景春说道：“由甘肃宁夏府练军所而来。因久不见恩师之面，故回归中华大国，打探北六省有鏢行之人，才知恩师在江宁府设立十三省总鏢局。

我已到松棚英雄会拜望老师，才知已经不在鏢局之内。适才你见那只暗器，就是二师伯诸葛山真所传，名曰子午问心钉。”

三太问道：“咱老师有此暗器没有？”景春答道：“老师三只金鏢、甩头一子，暗器别无他物。因我是清真之人，二师伯是玄门道长，我们爷儿俩吃斋常在一处，二师伯故此相传此钉。”

二人说着话，三太接续又问景春何以到此的根由。大爸答道：“因在鏢局问过师叔师伯，才知老师奔二郎山救被抢的少妇来了。也是愚兄放心不下，随后跟来，一路之上未曾追及，我故此夜探此山寨，巧遇贤弟与贼人动手。以后千万不可大意，贤弟为何拿性命当儿戏呢？鏢打不动此贼，就当败走，军家胜负乃其常事，不足为耻。”三太说道：“大师兄有惊人的绝艺，

你我弟兄二人进山，拿高双青，救被抢的少妇，破山拿贼，一举三成。”景春闻听，微然一笑：“贤弟你把此事看得太轻啦。

方才之于尘埃，他只是二郎山巡山的寨主，你尚不是他的对手；那四霸天

乃为首之贼，必然武艺超群，你我弟兄未必是他的对手。你我乃是一师之徒，贤弟不可高傲，纵使八个黄三太十六个胡景春，也不如老师来个名帖。岂不闻英雄天下晓，名重好题诗？老师行侠仗义一世，名扬天下，四海皆闻。贤弟，我且问你，老师现在何处？”三太说道：“老师现在侠义庄。因淫贼镖打老师未中，误伤邱三叔；贼人又跟着一刀，但叫老师一脚，把贼人踢倒。我们十余人在院中，把贼人包围，贼人用地躺的招数，把杨香五踢了一溜滚，贼人才纵出圈子外，上房逃走。大概老师给邱三叔敷药哪。因我们兄弟十数人追赶，未曾追上，大概老师直奔飞龙镇，晚晌必探二郎山。”景春说道：“咱弟兄二人去请老师。老师要到此山，胜似你我弟兄百倍。”

三太说道：“你我弟兄都走，高双青要逃出山来，逃往他处，岂不是反为不美吗？昔者师傅时常提念你，说大师兄日行七百里，有鹰爪力的工夫。大师兄脚底下甚快，你先奔飞龙镇丁家店，找座西挂着侠义刚强、英雄老店匾的丁家铺去请老师。如其不在丁家店，再奔侠义庄邱三叔把势场去请。小弟三太在那山坡上陡壁山岩、树木交杂之处，蔽住身躯，暗中把住山口，别让淫贼高双青脱逃。”景春说道：“你我虽是一师之徒，初次相见，看师弟秉性刚直，愚兄良言难劝好宾朋。我有两句话相劝，贤弟千万可别进二郎山。你要进到寨内，愚兄送给你几句话：汝好比三国白马坡颜良文丑断关公，插标卖首耳。贤弟，愚兄去也。”黄三太有些心中惭愧，说道：“学到方休处，才知艺不高。我大师兄年过半百，三十年的苦工夫，比我高着百倍。”自己思索着，遂上了西出坡树林之中蔽住身形，往山口

下留神观看。

工夫不见甚大，忽听人声呐喊，只见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由里边闯出四十余人，喊叫捉拿三太与病夫。大众用火把灯笼一照，看见赛存孝于尘埃倒卧在地，尚且昏迷不省。四个喽卒遂上前扶起，众喽卒齐说道：“拿那黄三太与矮矬之人！”由山口里外寻找，不见踪迹。因黄三太避在山坡上树林丛中，群贼看他不着。大众说道：“两个人都跑啦。”众群贼遂进二道山口去了。工夫不见甚大，由里边出来两个人，站在山口，神头鬼脸，探头缩脑，南张北望。片时，又进二道山口里去了。

将有喝杯热茶之时，两个人又神头鬼脸观看。片刻，又进二道山口里边去了。如此一连三次。三太心说：“这是干什么的呢？”你道，三太原是宦门子弟，不知作贼的规矩，这叫诱人入山。三太第三次遂下山坡，跟那二人进了头道山口内。转在茂林丛中，再找二贼，却踪影不见。

忽然间呼哨一声响，锣音交杂，见有三四十人，灯笼火把，照如白昼，雁飞翅排开，俱使刀枪棍棒。只见当中现出一家寨主，身穿素白的衣服，面白如

玉，手使一条素杆亮银枪，一声呐喊，叫道：“什么人扰闹二郎山！莫非你就是胜英的门徒三太吗？”三太见问，抱拳当胸，答道：“不错，在下乃是黄三太是也。我乃奉我老师之命，追拿高双青。因他采花杀命，败坏我上三门的规矩，我并非与你二郎山有什么纠葛，寨主你不要多疑。”贼人说道：“我们在二郎山结义为友，我弟兄三人，大拜兄赛存孝于尘埃，被你等破去金钟罩；我之三拜弟高双青，被你们追得狼狈不堪。我乃排行在二，玉面小罗成银枪将刘智是也。三太你若识时务，束手被擒，省得我刘寨主费事。不然我先拿三太小儿，后拿老儿胜英。”三太闻听，勃然大怒，背后压朴刀，说道：“刘智小儿休出狂言！”三太往前一步。这

家伙使动素杆亮银枪，一点三太眉心，二撩阴，三扎盘手，四分心，吞、吐、撤、放，撤步抽身。三爷的朴刀，闪、砍、劈、剁、绷、扎、握、挑，朴刀翻飞，二人斗战二三十个回合。冒然间刘智枪法一乱，步眼一散，虚点一枪，纵出圈子外，说道：“三太小儿杀法真勇，本寨主去也。”刘智抹头往南而败，进了二道山口。众寨主与喽卒三四十人雁翅排着，纹丝不动。三太见贼人刘智败进二道山口，即随后追逐。追出不远，迎面有一山坡，高有十数余丈，方圆亦在十数余丈。贼人刘智由北铲坡败上山坡，转身面朝北，将素杆枪往山坡上一插，枪尖入土约有半尺余深。你道，三太自入罗网，已经插翅难飞。贼人此时叫三太往北看，三太回头观看，二道山口外，三四十个贼人跟进二道山口内，俱换兵刃，每人两壶箭，一张弓，在二道山口内，面朝南，俱都张弓搭弦。三太此时有心再出二道山口，必然是乱箭齐发。

三太倒吸一口凉气，悔不听大师兄胡景春之言，果然又上了贼人之当。心中暗想：如要再想出山，非把贼人拿住，走马换将。我要把他拿住，叫他将我送出山口，不然万难出山。你道，三太此时欲学单刀赴会之故事，心中思索，遂压刀由北山坡追上去。贼人见三太追来，赶紧撤枪，转身从南面败将下去。

十余丈高之山坡，走至离平川地约有一丈余远，贼人用枪一点地，那枪尖一滑，撒手扔枪，从山坡滚将下来。贼人一个翻身，一纵身躯，滚出去有七八尺远。黄三太一看，以为贼人脚底下登滑啦，遂一伏腰，跟着下去，要打算在贼人肉厚的地方，砍他两刀背不至害命，好持住他的衣服，让他在前，自己在后，将自己送出山去，也不伤他性命。遂往下一纵，脚踏平川之地。

脚下觉着一软，脚尖一叫劲，扑咚一声响，三太掉入了陷坑。

三太说声：“不好！”将手中刀一抛，两只手一拢磕膝盖，掉

下有一丈余深。那陷坑下石灰铺底，上边黄土蒙盖，白天看之仍是平川地；将人掉下时，土往下一落，石灰面往上扬起，将英雄双眼一眯。只听贼人刘

智对着陷坑中狂笑两声，伸手从兜囊中取出呼哨，三声哨响，树林丛中埋伏的喽卒十数名，俱打灯笼，每人长把勾杆子一条，先把陷坑上盖顶的席，用勾杆拉出，后将三太也用勾杆搭将上来。英雄想要睁眼，非得用眼泪冲出石灰，不能睁目。那喽卒将三太搭出陷坑，如鸭凫水，四马倒攒蹄一捆，将绳子挽上套，拿木杠子一穿，两个喽卒一抬，杠子颤颤微微，抬着走了。刘智与众群贼前后护随，两个人抬着，进三道寨栅门，聚义厅东角门外。两个喽卒把杠子一推，将黄三爷摔在尘埃。刘智说道：“你们大众看守此人，我回禀四位寨主爷。”

刘智进东角门，向前躬身，说道：“四位寨主，我在山口外救回查山寨主于尘埃，拿住胜英的徒弟黄三太。”四霸天问道：“怎么将黄三太拿住？”刘智说道：“我将他诱进二道山口，又将他诱入陷坑。”二寨主韩天魁问道：“三太现在何处？”刘智说道：“现在东角门外，将他捆好，听候寨主发落。”

二寨主说道：“喽卒们，将三太足下绑绳挑去，倒捆二背，好好搀扶进来。你等不许奚落于他。”二郎山的山规，拿住三太之时，三太的刀仍旧还于鞘内，插于背上。三太背囊中镖与金银，一概不敢给动。这是二郎山的山规。那喽卒闻听二寨主吩咐，遂将三太足下绑绳解开，将三太满身的灰尘，皆给掸去，两个人搀扶三太。三太说道：“你等闪开，三爷还用搀架吗？”

三太大踏步进了聚义厅。一看正北面摆着四张金交椅，不问可知，必是镇江府四霸天。东西两边五千余名江洋大盗，俱是壮帽大氅，狮子绊英雄带，胖瘦丑俊不一，俱是日走千门，夜盗百户，可称得起江洋大盗。又见聚义厅下站立二十四对削刀手，

俱使朴刀一口，那都是宰活人的，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排班站立。三爷面向北，对着四霸天一站，面不更色，态度沉静。

那削刀手嚷道：“跪下！姓黄的，上面是四位寨主爷，一怒将你乱刃分尸，剁成肉泥！”三爷不闻不问，削刀手又连连喊叫：“你是傻啦？还是聋啦？怎么不答言呢？”此时第二张金交椅上二寨主站起身形道：“你等不要大呼小叫。”二寨主站起身躯，观看黄三太：头上戴古铜色壮帽，茶青短靠，细腰圆背，足登青缎大肚窄腰包头靴子，黄白脸面，五官清明，天庭饱满，剑眉朗目，地格方圆，背插朴刀一口，肋下衬镖囊，年纪不过二十余岁。二寨主遂对三太说道：“三太，你们师徒走镖，我们身为绿林盗，两无交涉，为何无故的搅闹我们二郎山，打伤我的查山寨主于尘埃？你既被获遭擒，就当跪倒求饶，寨主有恻隐之心，饶恕你的性命。为何你怒目横眉？”黄三太冷笑，说道：“你是此山哪一个寨主？”二寨主答道：“我乃本山二寨主韩天魁是也。”三太说道：“我看足下之外表，倒像英雄的模样，为何说话不知体谅？你家

三爷世代簪缨，锦囊秀士，宦家儿郎。吾之老师胜三爷，乃替天行道，剪恶安良，称为侠客。我乃侠义之门下，黄三爷身价乃泰山之重。你们占山为王的贼寇，出身低，分量轻，像你们这类人，占三个字：抢、劫、偷。明伙路劫，窃盗杀掠，二郎山老少俱是一堆贼寇，并无良善之人。”二寨主韩天魁被三太给骂的黑脸发赤，一班众群贼大怒。二寨主说道：“小儿三太嘴尖舌巧，出口伤人。岂不闻沙子之内澄黄金，绿林盗内有英雄；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盐车困良骥，深滩隐蛟龙？好汉不怕出身低，身贫莫言祖宗贵。

你说绿林盗出身贱，我们有杀人之权，能宰活人，一句话，把你挫骨扬灰，剁肉成泥。”三太闻听，冷笑道：“此话是你顺口胡说，还是出于本心？你们要杀三爷，我要皱一皱眉头儿，

我就不是我黄门子弟，胜家的门徒！我老师不久就到，要知我被群贼所害，那时候我恩师念师生之情，亮鱼鳞紫金刀，把你们老少群贼，刀刀斩净，个个杀绝。那时节我三爷死在九泉之下，也心平气和。怕你们不敢动黄三太。”四霸天闹了个骑虎难下，怒急如火。韩天魁吩咐一声道：“众寨主，将黄三太乱刃分尸！”众寨主同喽卒约有百十余人，各甩大氅，亮出刀枪剑戟，如同蝴蝶乱飞，将黄三太团团围住。三太面不更色，微微冷笑。

正在此时，忽听聚义厅上痰嗽一声，叫道：“众寨主刀下留人！俺胜英来也。”众群贼抬头观看，见一人由聚义厅上飘然而下，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皱纹堆累，白发苍苍，头戴鸭尾巾，背插鱼鳞紫金刀，肋下趁黄缎镖囊。这就是胜三爷单刀会群贼，独斗四霸天，扫平二郎山。且说众寨主闻听刀下留人，众群贼往东西两下一分，闪开三四丈远。胜爷稳住群雄，转身面朝北，对着四霸天控背躬身，说道：“四位寨主请了！”

俺胜英来得鲁莽，衣服不齐，未备礼物，四位寨主多有包涵。”

书中暗表，你道胜爷怎样来由？要等胡景春奔飞龙镇侠义庄请胜爷，则救之不及了。皆因景春听三太要把住山口，只得自己直奔飞龙镇。景春腿快，二郎山距飞龙镇三十余里，走出十数里，天在定更的时候，正往东北鹿伏鹤行，忽然间看见由东北向西南飞来一道黑影，黑夜之间其行甚快，银髯飘洒。景春原是童子功，眼神最足，胡景春思索，看这道银髯，大约是我师傅追下来了。遂趴伏在地，看着黑影相离切近，风吹飘摆银髯。

相隔一丈远，景春站起身躯，遂问道：“来者老人家，乃何人也？”胜爷止住脚步，答道：“老夫胜英是也。”景春赶紧向前行礼，说道：“弟子拜见老恩师。”胜爷打火折一照，说道：“原来是景春，你从何处而来？”景春答道：“门下由二郎山

巧遇我师弟三太，被贼人拿获，弟子将山贼金钟罩已破，救了我师弟三太



，问明你老人家，才知不在侠义庄，必在飞龙镇。

我要随同我师弟三太拜望老师，破山拿贼，我师弟执意不肯。

他遂把住山口，隐藏在山口上树林丛中，怕高双青逃走。”胜爷说道：“汝师弟秉性刚暴，他乃阔少的性情，万一有失，如何是好？我急速进山，保护三太要紧。他如进了二郎山，凶多吉少。你赶紧到飞龙镇，进南口座西向东丁家店，拜见你丁叔父丁桂芳。那丁桂芳是为师口盟弟兄，你邱三叔跟那把势场学艺之人，俱在丁家店。你师弟香五、茂龙、李煜、贾明等也俱在丁家店。你如见着大众，就说是老夫聘约，三更过了的时候，俱到二郎山，为师恭候。有你邱叔父，我好与群贼辩理。”将话说完，胜爷够奔西南二郎山去了，景春则往东南飞龙镇。胜爷轻车熟路，仍然不走山口，踩陡壁山崖爬山，跃过寨子墙，直奔聚义厅。蹚房跃脊，将到聚义厅后，就听聚义厅四霸天说：“将三太倒捆二背，搀进厅来，你等不许奚落。”胜三爷听得明白，如要来迟，三太必受大害。胜三爷这一到，是黄三太祖上阴功，父母的德行，前因后果的感应。老英雄心中思索，三太作事很有些刚直，他初遇此险，我倒要品一品此子，他要软弱，怕死贪生，苦苦的哀求，我也救他，救出二郎山，叫三太回归故里，从今后不许他说是我胜英的徒弟；他要刚强志气，我要救了他，可称得起是我胜英的徒弟。胜爷在聚义厅上窃听，听到三太与四霸天对答时，刚直之甚，面不更色。胜爷暗中说道：“罢了，此子着实可爱，真是胜英的门下。”正在群贼怒恼之时，要乱刃分尸，胜英心中暗道：“此时不救，等待何时？”因此痰嗽了一声，飘然纵下聚义厅。可称得起英雄天下晓，名重好题诗。

众群雄闪于东西两旁。胜爷说道：“众宾朋刀下留人。”

先稳住群雄，转向北面才与四霸天交谈。四霸天不由得站起身形，抱拳说道：“胜老达官，你老人家大驾光临敝山，我等不知，未能远迎明公，当面错过。胜老达官，来在小山敝寨，不知有何事故？”胜爷说：“提起此事，胜英惭愧之甚。在下有一盟弟，在侠义庄铺把势场。在下同师弟共学十数年粗拳笨脚，大概众位寨主如不认识，也该有个耳闻。离此宝山三十里地，铺场在侠义庄，此人姓邱名璉，别号人称入地昆仑。我之盟弟不识贤愚好歹，收下一个义子，名叫高双青。此子行为不正，在侠义庄左近所在，于正月十五杀死逛灯的女子，又清明佳节因奸不允，杀死上坟回家的守节寡妇。此事确是那贼人亲口所言。又在某某宦家楼上，因奸不允，揪着小姐发髻，持刀威吓，是我胜英亲眼所见。像我们上三门户之中，最要者，万恶淫为首。我当时追到侠义庄捉拿于他，小冤家镖打他的义父，得艺忘本，未出艺忘师。万恶淫为首，可杀不可留。因此我派我的小徒弟等十数人追拿，追至寨主的二郎山。三太年轻无知，言语之中不知慎重，未曾把此事说明，才得罪寨主。众位寨主高抬贵手，我

前来赔礼。”大寨主说道：“胜老达官，你就为高双青吗？此人跟我弟兄四人，对面不相识，是跟我们别位寨主拜兄弟，我们弟兄并不认识。老达官清理门户，你门中之人与我们无干。还有别的事没有呢？”胜英说道：“在下有三件事相求。头一件要出高双青，清理我们上三门门户，省得民家的少妇长女被杀。第二件大概不是你们四位寨主所为，人多心不齐，前几日乡下老人送姑娘回婆家，离二郎山西北数里之遥，忽然由船上抢去少妇范氏，少妇娘家的天伦难以为情，要投长江一死，被我们保镖伙计救回镖局子去了。我已探听明白，被抢少妇确落在此山之内。像你们众位寨主，抢了有夫之妇，岂不是生生打散鸳鸯对，活活折断连理枝？你们四位寨主，高抬

贵手，将少妇赏赐于我，我将送回家去，让少妇父女骨肉团圆；再送回婆家去，让小夫妻散而复聚，破镜重圆。”四霸天说道：“请问那第三件呢？”胜爷含笑说道：“第三件事，难以启齿。”

寨主说道：“明公有话讲在当面。”胜爷说道：“我看你们四位仪表身材。正是当世英雄，为何身归绿林？众位交我这个朋友，你们大家分散金银，有家投家，有故投故，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你们大家散去。”二寨主低头不语。大寨主站起身形说道：“姓胜的，你要那高双青，原是你的人，我们给你哪。

要那被抢的少妇，我们也献出来。你叫我们散山，你凭什么呢？

你是文官还是武官？你简直把我们哄散了吧。”胜爷说道：“我并非是害众位呀！你们回归故里，改邪归正，一家老少欢欢乐乐，弃暗投明。如若要问凭什么？全凭三只金镖，甩头一子，鱼鳞紫金刀一口。”

大寨主道：“姓胜的，你要赢了我们四人，任凭你栽培；如不是我们敌手，难逃出二郎山！叫喽卒看我的九节链子锤。”

胜爷捋银髯，压鱼鳞紫金刀，要单刀战群贼，独斗四霸天。胜爷这才说道：“寨主，要单打独斗，马上步下，水旱两面，十八样大兵刃，十八样短家伙，挑出几样来我奉陪。要群殴，把我的衣服，一寸半寸损伤，我自备其缚，众位亮家伙，把我碎尸万段，不怨众寨主杀之无礼，怨我胜英经历不到，学艺不高。

如若不肯伤我，在下隐姓埋名，再不出世。”你道，胜老者原是先礼后兵，到聚义厅之时，三五句话，本来已将三太的绑绳解开。但后来说话，越说越不投机，大寨主九节练子锤，对着胜爷双锤砸于顶门，胜老者一闪身躯，双锤打空。二招使双风贯耳，锤头有茶碗口大小，胜爷一缩头项，只听咔嚓一声响。

第三招双锤一抖，奔于面门，胜爷又一闪身，三招六锤俱空。

大寨主说道：“姓胜的，为何三招不还手呢？”胜爷答道：

“俺胜英垂暮之年，鬓发已苍，每逢会战英雄，先让三招。”

大寨主韩天祺说道：“不用你相让。”胜爷听罢，随手压刀。

此刀未曾离鞘，一抽刀，那刀真金钢口，咔嚓一声响，蓝汪汪的蓝油，紫微微的鱼鳞。此刀明似水，杀人不见血，爱杀人，更慈善，专把世上不平管。大寨主韩天祺第四招八锤，挟肩带背；胜爷刀法还招，绷、扎、窝、挑，神出鬼没。众群雄观看，老胜英刀法绝伦，名不虚传，耳闻莫如眼见。但有一件，胜三爷好货不贱卖，不过略施小艺而已。此时心中思索，来到聚义厅之时，三言五语，将三太绑绳解开。我叫他西北角站立，因他是少年青春，学而未成。虽然他刀镖在身，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此战场三太不能动手，就是我一敌群贼，战得工夫大了，怕我气力不敌。为何不使个人前显耀，鳌里夺尊？见贼人双锤一抖，正打心窝，胜爷闪身躯，让过九节练子锤，用刀一剪大寨主双手腕。二寨主观看，心中暗想；我兄长大寨主双手要断！刀离大寨主胳膊半尺有余，胜爷一反手腕，一偏刀顺着抽将下去，正打在大寨主手腕之上。大寨主疼痛难忍，一甩手将九节练子锤抛于尘埃，两手腕肿起一指多高。胜爷又随手横着一刀，奔大寨主面门之上。未及沾皮肉，只听那刀刷啦一响，一股寒气，大寨主一闭眼睛，心中说道：“我命休矣！”刀刃离面门切近，胜爷撒臂抽刀，道：“你我素无仇恨，我不肯伤你的性命。”

二寨主说道：“兄长退下来，军家胜负常理。”二寨主说罢，甩青绢大氅，背后套挽手，压四楞镔铁铜，说道：“胜老达官，我奉陪走上几趟。”胜爷答道：“二寨主请上招。”头一招双插花，奔于鸭尾巾绒上。胜爷脚尖一滑地，闪出六尺有余。第二招玉带围腰，照定胜爷双肋便打，胜爷纵起有六尺多高。第三招一只点面门，一只点华盖穴，那铜一寸多圆，一寸

多宽，见楞见角，如点上一只，必然骨断筋折，胜爷脚尖一滑地闪开。连让三招六铜，二寨主韩天魁说道：“明公，因何不还招呢？”胜爷说道：“每逢会战英雄，必让三招。”二寨主说道：“明公不用相让。”双铜再递招，胜爷用刀接招。双铜分量太重，招术是上绷下砸，里撩外滑。胜三爷刀法精巧，招数出去七面清。这一招出去，刀尖、刀背、刀柄、刀刃，落刀盘，献刀把，明看灯笼穗，一刀出去真是七面见清。但有一件，不许敌人兵器砸在刀上。如若碰在刀上，刀一撒手，可就污辱了一世英名。战够二三十个回合，胜爷便回光反照，绝命三刀。

头一手独龙探爪，扎二寨主胸前，刀划两肋。二寨主一看，刀背朝上向下奔于胸口之上，二寨主双铜一挡，使了一招，分金锉骨。胜爷用真假虚实玄中妙，双铜将对上刀，胜爷将刀撤回，双铜落了空。胜爷一扬手腕，裹手一刀

，二寨主低头不及，胜爷暗暗高抬贵手，只见头大一物落在尘埃，原来是二寨主青缎色壮帽，内里青绉绸帕，被胜爷一刀削落，发髻蓬松。胜爷撤刀，向怀中一抱叫道：“二寨主，承让，承让。”二寨主黑脸面一红，说道：“胜老明公，刀下留情，我甘拜下风。”二寨主仓皇而退。

三寨主秦天祥站起身躯，甩大氅叫道：“胜英不必卖狂！”

我三寨主与老儿有杀族兄之仇。我乃太仓州人氏，我近门当族兄长秦天豹，跟你歃血为盟，老胜英嘴甜心苦，镖打我的族兄秦天豹，当时废命，使我当族嫂嫂苦守孤孀十数余年。我侄儿刻下二十余岁，已然长大成人，必要子报父仇。今天仇家对头见面，秦三爷焉有不报仇之理？老胜英你看看这是什么所在？”

胜三爷捋髯冷笑，说道：“你拿着你们二郎山当铁壁铜城，虎穴龙潭，刀山油锅？据我姓胜的一看，不以为然。小山不能居虎豹。寸尺之山，焉能居虎豹？浅水半尺之深，焉能隐蛟龙？”

我姓胜的刀一点，二郎山弹丸之地，何足道哉！”三寨主背后伸手，亮出大朴刀，说道：“胜英何必动唇齿之才？今日有秦三爷没有胜英，有胜英没有秦三爷。咱二人强存弱死，真在假亡！”秦天祥亮刀，奔胜爷头上砍来，胜三爷忙一闪身，贼人又拦腰一刀，胜爷脚尖一滑地闪开，胸前紧跟着又扎了一刀，胜爷也躲过。胜爷道：“秦老三，你是抢少妇的正凶，本不当让你三招。我看在我死去的秦八弟面上，你们是当族的兄弟，关顾着苦守孤孀，我那守节的八弟妇，故此让你三招。再要动手，我要得罪啦。”贼人挟肩带背，对着胜爷又是一刀，胜爷鱼鳞紫金刀急架相迎。论说那秦天祥刀法很高，但有一件，好货就怕样子比。这些绿林人都是行家，胜爷刀递出去，招招式式，抬胳膊递腿，无一处不绝妙。众群雄观看，胜爷比三寨主刀法，高之千倍。人言胜英刀法绝伦，真乃名不虚传。二人战至二十余合，贼人刀劈胜英之顶门，老英雄一低头，往里一跟步，一矮身躯，往里又一进步，一翻左手，将贼人刀盘让过去，捋住刀把及手腕，往怀中一带，贼人连刀带人，跟进胜爷身前，此时胜爷右手之刀，要扎要砍，随胜爷自便。刀在贼人的壮帽上一晃，随把刀往回一撤，抬右腿，照定软肋梢上用脚尖一点，左手放过贼人刀把手腕，贼人往后一仰身形，朴刀抛于尘埃。

三爷说道：“秦老三，你逃命去吧。白昼劫抢行路之少妇，这样官司你打不起。”秦天祥叠腰站起身形，说道：“老胜英，我与你誓不两立！”遂转身躯往南便跑，跑到兵刃架子前，提出一条花枪，转身再战。胜爷思索：本山的三寨主，他是脸面挂不住呀。再来交战，我看他枪法如何？贼人使花枪用招，一点眉心，二撩阴，三扎盘肘，四分身，吞吐撒放，撤步抽身。

胜老者看他使了几枪，知了门路，胜三爷暗忖：我这口鱼鳞紫金刀专克青白蜡杆子。看贼枪刺心窝，胜爷闪身，遂用刀一错

那花枪，花枪断去二尺余长，连枪尖带赤缨白蜡杆落地下二尺多。贼人一怒，将多半截枪杆子一抖掉过头来，一裹手用枪柄照定胜爷右太阳穴打去。胜三爷低头闪身，刀刃向外一推，就听哧的一声响，又削折白蜡杆二尺来长。贼人又用棍招泼风十八打，庄稼六棍，对胜爷一棍跟着一棍。胜爷又裹手一刀，又将蜡杆削去一尺余长。贼人遂将蜡杆当作木棒使用，照定胜爷打去，胜爷翻手一刀，又削去一尺余长。贼人的枪杆剩了二尺余长，还要死战。胜爷跟步翻背一刀，对着贼人左肋梢下去，贼人将枪杆一立，胜爷刀刃已到肋际，二尺来长的杆子，一分两断，刀刃将英雄带抹破。为什么将英雄带抹破呢？皆因胜爷暗施慈悲，不肯伤他性命。胜爷将刀抽回时，遂叫道：“秦老三，逃命去吧。我的刀到你肋上时，我要不撤刀，你已腰断两截了。我念其与你族兄秦天豹歃血为盟，八拜结交，不肯伤害你的性命，你逃命去吧，不必恋战啦。”秦天祥高声喊叫：“有胜英没有我秦三爷！”转身往南，又奔兵刃架子而去。胜老者掀髯大怒，心中暗道：“我姓胜的但得容人且容人，容至再一、再二、再三、再四，此贼仍不识时务。我看这个战场，不杀人镇不住群贼。我与此贼，今生之对头，来世的冤家，我要再让，叫我徒弟三太看着我太软弱啦。”遂一声呐喊：“无知的匹夫，看刀！”对贼人后腰就是一刀，贼人往西一闪。胜爷这刀本是虚晃，容他往西一闪身，只见挟肩带背，又是一刀。

鱼鳞紫金刀起处，红光崩现，鲜血淋漓。这刀俗名叫王瓜拌葱，大斜碴，筋骨皮肉，迎刃而过。胜爷赶紧撤刀，纵出一丈有余。

杀人不沾血，抬腿在靴底下，三擦鱼鳞紫金刀。擦毕往怀里一抱道：“众位寨主可曾看见？我可让之再再，我不得已而为之。”

此时二寨主低声跟大寨主说道：“三弟也是逼迫人家太过，

你我弟兄无言与人家对答。”四寨主在旁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一甩大氅，背后抽出一把雁翎鞘铜式钢刀，冷森森耀人眼，明亮亮透寒胆，一步跃过道：“胜老达官，我们为首的拜兄弟四个，汝已战败我家大寨主，二寨主，力劈我之兄长三寨主，我要与我三哥报仇。”胜三爷观看此人，面如白玉，一身吉祥白的衣服。胜爷笑道：“大寨主二寨主已然相让，三寨主抢人家有夫之妻，理当死于非命。此时就剩四寨主一人，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像足下你，不贪淫，不好欲，不杀人，不防火，曾闻你冬天穿雪青绸子吊面皮袄，夏令天拿团扇穿两截大褂，是一位仁义的英雄。姓胜的刀快，不能伤你少年豪杰。你如不相让，也是徒伤和气。我敬你是位英雄，算我胜英承让了吧，承让了吧。

”四寨主听毕，臊得玉脸通红，脑筋崩起多高来，说道：“胜老明公，你是屈

已从人。但而有一件，我大拜兄，二拜兄，已然甘拜下风，三寨主已死，我要不奉陪动手，叫绿林人谈论起来，岂不笑破唇舌？叫人家说，为首的四人，大寨主、二寨主已败，三寨主被胜老者一刀劈死，四寨主不敢动手，岂不叫人耻笑我柳天真怕死贪生，畏刀避箭？我与你动手，你不伤我，我也不承情；我要伤了老达官，不算我意狠心毒。”胜爷听罢，哈哈大笑：“寨主说话，真是口应心，真乃英雄也。

柳寨主，在我姓胜的致命处砍来，一刀要伤了胜英之命，不怨寨主意狠心毒，怨我胜英经历不到，学艺不高，寨主自管放心。

胜英就是三只金镖，甩头一子，鱼鳞紫金刀一口，别无他物。

我的兵刃暗器，如要伤寨主，是点到而已，略受微伤；要把寨主伤重了，胜英就是匹夫之辈。”四寨主说道：“胜老者你不伤我，我是绝不承情。”说着话，摆刀就砍，胜爷又连让三刀。

第四刀鱼鳞紫金刀急架相迎，两口刀上下翻飞，各使平生艺业。

胜老者观看，四寨主虽然年轻，刀法绝妙，看他年纪二十余岁，

天然的奇才。就应了那句话啦：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有志不在年高，无才空活百岁。二人战了四十余个回合，胜老者腹中思忖，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擒。胜爷想到这里，故意刀法一乱，步眼一散，虚晃一刀，纵出圈外叫道：“四寨主杀法骁勇，胜英力不能敌。”四寨主说道：“胜老者衣服皮肉没有受伤，未分胜败，某家要追赶！”追出数丈之远，追至离着胜爷丈数来远时，燕云快靴一点地，又纵进八尺有余，柳寨主胸前离胜爷二尺有余。柳天真手起钢刀落，耳轮中就听澎的一声响，红光皆冒，翻筋斗栽倒尘埃。不知胜老者性命如何？你道，原本是胜爷败中取胜，反臂一镖，说一声：“着！”一晃镖奔于面门，四寨主一闪身，胜爷一低手腕，那镖恰打在柳爷左腿上。胜老者十成力量，用了三成，打的还是串皮镖。四寨主柳天真往后一仰身，刀尖一点地，一挺力量，肉皮一凸将镖崩出。

皆因为胜英打得轻，是串皮镖，故此一挺劲，将镖给崩了去来。

胜爷弯腰捡镖，在靴底下擦一擦血迹，将镖带在囊中，刀往怀中一抱说道：“四寨主多有包涵，我胜英暮景残年，已届古稀，眼目昏花，收招不住，误伤贵体，寨主多多恕过。”四寨主控背躬身说道：“胜老明公，镖下留情，如打在肚腹肾囊之上，焉有我的命在？你这一镖，指教我成人，我要早与明公会过面，我也不至于身入绿林道。从今后绿林之中，没有我柳天真，在下回归故里，以庄农买卖为业。”又叫道：“大寨主、二寨主，小弟非是怕死贪生。胜老明公以大义劝人，我也不用银盆洗手，从今后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你我弟兄，青山不改，翠竹常存，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如再见小弟，庄稼买卖地去

见，绿林道算没有小弟柳天真了。”说着话，英雄一转身，由西角门，只见一道白线，回归故里去了。胜爷捋髯大笑两声道：“这才叫知己知彼，知进知退，真英雄也。”

胜爷抱腕当胸道：“大寨主、二寨主，这不算胜英的本领，这算诸位寨主相让。三寨主已死，四寨主已走，二位寨主把高双青献出来，与黎民百姓除害，整理我们的门户。你们大众，分散金银，回归故里去吧。”二寨主韩天魁低头不语，大寨主低声叫道：“贤弟，就这样散山吗？十数余年之山寨，非为容易。单打独斗，你我不是他的敌手，五六十位宾朋，你我弟兄二人，与他一齐动手，决不善舍此山。”遂吩咐众寨主亮家伙齐上，群寇各把兵刃亮出。此时三太在西北角站立，一看五六十号江洋大盗各自逞强，我的老师这样年纪，焉能敌得了这群贼寇？遂抽背后朴刀，要想帮助恩师动手。刀刚离鞘，胜爷叫道：“三太，休要逞强！在一旁站立，老夫独斗群雄。”你道，胜爷为什么不叫三太动手呢？皆因他学业未成，恐怕敌挡不住群贼，怕有性命之忧，因此拦阻三太。胜爷拦住三太，遂叫道：“众位寨主，我是前来救人，与众位并无仇恨，抢少妇之秦天祥已死，与大众无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你们众位，依仗人多势众，在下我不能瞑目受死，只怕钢锋起处人头滚，鱼鳞紫金刀到处鲜血崩；怕是削瓜切菜，血溅聚义厅。你我大家素无仇恨，难道说众位家中没有妻儿老小吗？我既来此，哪怕你们人多？实无杀命之仇，众位请看，我鬓发皆白，残年无多，不必强存弱死。我与众位比一宗两不伤损之战法，就你们月台上这个铁香炉，此炉重有四五百斤，以此物赌输赢，将此香炉举起来，走多远出去，原放旧处。如有比胜英走得远者，也放在原处，我胜英甘拜下风，我师徒自备其缚，让众位寨主杀害，岂不美哉？”众群雄一听，看胜爷偌大年纪，面上皱纹堆累，说道：“胜老达官请你试一试吧。”胜爷走至铁香炉前，左手往后一背，右手伸开虎掌，在头层底下，单手一托，一掀银髯。你道，真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胜爷运动平生

之力，将炉托起，离地约有三尺余高，前进三步，后退三步，然后将香炉轻轻仍放旧处。银髯一掀，气不涌出，面不改色。

胜老英雄抱拳说道：“哪一位寨主也能如此，我胜英甘拜下风。”众群雄面面相觑。有人说：“哪位寨主能够这样托起香炉？”大家俱都摇头摆手，低言说道：“胜老者这大年纪，真是年老筋骨壮。我山中有二位能有此力量，三寨主已死；于尘埃有此力，但被胜英徒弟破了金钟罩，在床上养伤，行动尚且不能。其余者并无如此力量。”胜爷抱腕当胸，说道：“大寨主，二寨主，众位朋友；这不是姓胜的能为，众位这算相让胜英。你们大家回归故里，一家老少欢欢乐乐，岂不胜似绿林道吗？大家落个奉公守法，逍遥自在，岂不美哉

？”二寨主低声叫道：“大寨主兄长，胜老者并非是以强暴压力用事，不如哈哈一笑，你我散去罢。”大寨主说道：“二弟，那老胜英这叫打草惊蛇，敲山震虎。俗所谓，你我绿林道打杠子的，不听鼓儿词。咱一个人拿不起铁香炉，如若五个人拿得起来不能呢？”

现在厅前六十余位，俱是武学的宾朋，为何咱们不以多为胜呢？

依我还是群殴。众位寨主，亮家伙齐上！”

你道胜老者为何举炉震群雄呢？为的是等候时辰。正在此时将要群殴之间，忽听见东敞厅下说了一声：“唔呀，不要群殴，我在这旮旯里等候多时啦。”话言未了，又听西敞厅上喊道：“小子们，不要人多势众，我们保镖的来了二百多位啦！”

说罢，大声说道：“众位下去动手拿贼呀！金头虎贾明来也！”

正在此时，只听聚义厅上有人痰嗽叫道：“胜三哥，我弟兄在此。”言毕，飘然而下。东西南北四面，陆续纵下有三十余号，都明晃晃手拿刀枪。内中有个梳着冲天杵小辫的喊叫：“北边这两个，是两个贼头哇？好好，我先拿这两个小子。”内中有三位年老的，原来是丁桂芳与邱三爷邱璉及胡景春，余下俱都

是年轻之人。内中又有五七个人，就是金头虎贾明为首，要拿大寨主韩天祺，二寨主韩天魁。胜爷抖着精神，说道：“你等不要造次，二位寨主是朋友，哪一个敢往前进？”胜爷遂向二位寨主抱拳，说道：“二位寨主，这半夜斗战，哪一位碰了胜英衣裳襟一点？我姓胜的不愿与众位为仇，我来的这些朋友，怕他们没有容人之量。二位寨主，不是姓胜的本领高，实是二位寨主相让。在下也不是陷害众位，此山中是无穷的富贵吗？”

你们大家分散金银，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均散匀摊，各归故里，无忧无虑，安享富贵。”那二寨主低声叫道：“大兄长，胜老者并不责辱人，给你我好场面，不如就着台阶下；如若用武力对待，恐怕难以取胜了。”大寨主也看事不佳，心中暗道：“人家来了爷儿两个，都没有把人家怎样，何况现在又来了许多的人呢？”暗料绝无取胜之理。想到这里，遂对二寨主说道：“你就开发吧。”二寨主又说了几句场面话：“胜老达官，原本因抢人家少妇一案，我们服罪认输。胜老明公高抬贵手，你要把我们拿送官厅，就拿我弟兄两个，余下俱是山中的宾朋，我弟兄是为首之人。”胜爷听到这里，不由得捋髯大笑：“我胜英并非文武官面之人，我若拿住二位寨主，我往哪里去交代？再者，抢少妇之人乃是三寨主秦天祥所作，他今已死，死了死了，我焉能连累好朋友？我还有一事相求二位寨主，你把被抢的范氏献将出来，预备软榻一张，用幔帐罩好，派喽卒搭送飞龙镇，我再把被抢少妇之父唤来，令他父女骨肉团圆



。还拜求一事，你们寨主爷们，金银无数，为寨主的，少分三两二两；喽卒伙计们，也少分个一两八钱的，匀出来五百两银子。

众位积德，皆因范氏被抢，他娘家天伦投河求死，被我镖行之人救上来。乡下老人范永升一贫如洗，无有隔宿之粮，实在难活于世上，这事算你们众位寨主恤老怜贫，救了苦难。速五百

两银子，给与那贫寒的范老者，你们爷们急公好义，我胜英内中如若克扣分文，我胜英莫非为人类。”二寨主说道：“胜老达官，你老人家既有作德之意，慢说五百两银子，就是千两也不吝惜，均皆小事。但有一件，你要那被抢的少妇，我等理当献出，惟有捉拿高双青一事，他现在东跨院客所，请明公自己去拿，我们实不能帮助。”胜爷闻听，说道：“那事也不用劳动众位，我们自前去捉拿。”胜爷又说道：“二位寨主，我给寨主先介绍几个朋友。二位贤弟请过来。”胜爷遂用手一指大寨主、二寨主，说道：“这是本山二位寨主，大寨主韩天祺，二寨主韩天魁；二位寨主，这是我的我口盟拜弟，在此飞龙镇开设十八家招商大店，铺十八个把势场的丁绅董，号叫桂芳。这位是侠义庄铺场子教师，姓邱名珪，排行在三，人称绰号入地昆仑。因他不识贤愚，收了一个义子螟蛉高双青，不料此子作下伤天害理之事，采花杀命，多叫众位寨主见笑。”众位寨主道：“胜老明公说的哪里话来？俗所谓，圣人不敢保其亲族贤愚。师傅领进门，品行在自己。”胜爷说：“惭愧，惭愧。”

又道：“四位多亲多近，你我和平办理，再不可锱铢较量。你我从此结为至交契友，再不可以武力对待。”胜爷又道：“二位寨主，派人把我领在后跨院客所，怕我们与众英雄误会。”

二寨主说道：“此乃份所当然。”遂派了两名精明的喽卒道：“你们把胜老明公陪到东跨院客厅。”胜爷问道：“你们小弟兄谁同老夫去拿高双青？”言还未毕，金头虎贾明说道：“胜三大伯，我同我大师兄胡景春、黄眼珠邱成及我师兄欧阳德，我们弟兄四个，情愿跟同你老人家前往，皆因我们都是金钟罩。”胜爷暗想：这个孩子粗中有细，他们四个人俱是横练，浑身上下善避刀枪。胜爷想罢，点头说道：“既然你们愿往，就此前去。”于是爷儿五个，跟着两个老成喽卒在前引路，胜

爷等直奔东二道跨院。工夫不大，来到东二道跨院，两个喽卒用手一指，低声道：“这北上房就是客厅。”胜爷点头，一摆手道广你们二位回聚义厅去吧。”金头虎低声对喽卒道：“你们两个小子快跑啦，碰死可不管哪。”

且说众英雄观看北上房，乃是明三暗五，里边灯烛辉煌。

又听西暗间有人说道：“二兄长适方才我派人探听，说那老儿胜英战败大寨主、二寨主，此时三寨主亮刀与老儿动手。二哥，你再派人打探。”只听淫

贼说道：“如若三寨主拿着胜英，我到聚义厅将老儿碎尸万段，方消我胸中之恨。”胜爷听到这里，一捋银髯，暗说：冤家，你是我徒侄，又是盟弟之义子，你要做些好事，我跟我徒弟三太、香五等岂不一体疼爱于你？你此时不思己过，反恨老夫。金头虎贾明也听得明明白白，高双青在屋发威。遂对胜爷说道：“师傅别生气，一喊嚷他就跑啦。”

对欧阳德说道：“你藏在西暗间后窗户外，邱成你在西暗间窗户外。你若念他是你义弟的情面，如将采花贼放走，两条命案的官司你打。大师兄胡景春，你是三大门长门弟子，你在外间屋门口外避住。因为你能日行七百里，放走采花贼，两条命案官司你打。胜三大伯，咱爷俩进屋里拿贼。我在头里，他要是发暗器，由里往外扔东西，我是刀剃斧砍，全都不惧，破出我这身衣裳，我皮肉不至伤损。”胜爷暗中思索：这孩子太坏啦，恶淫贼插翅难逃。遂先派人二面堵住，量贼人绝无可逃之处。

傻英雄派三位埋伏已好，遂高声呐喊：“采花贼小子，你剃我胜三大伯十刀八刀，我杵你一百杵！”傻英雄一喊，忽然西暗间灯烛俱灭。傻英雄又喊道：“小子，你吹灯也跑不了！胜三大伯你打着火折。”胜三爷听罢，左手打着火折，右手压鱼鳞紫金刀，贾明在前，用一只镔铁杵，把脸面护住，然后把茶青绸子门帘扯下，爷俩进了西暗间。拿火折一照，只见方才说话

的二人踪影不见。胜爷又用火折把蜡烛点着，不见二贼哪里去了，金头虎喊叫：“豆腐皮欧阳德，打你后窗户走啦！”欧阳德说道：“唔呀，臭豆腐，王八羔子，后窗户未动。我在后窗外用刀堵着，这昏晃里丝毫未动，贼人焉能打那昏晃里走呢？”

金头虎又喊道：“黄眼珠邱成，打你前窗户跑啦！”前窗户外邱成说道：“我用刀早就堵住啦，并没见人出来。”傻英雄道：“胜三大伯，这是瓮里走龟。要不然这贼是闻太师的儿子；地遁啦？”胜爷道：“胡说，焉有攻乎异端？”胜爷遂用刀在床底下慢慢的一拨，床底下无人。遂用刀把床托起来，仍然不见二贼踪迹。胜爷将火折熄灭，遂端着烛灯，复又细照床下。此屋中方砖最大，只见在西南角似有衣襟擦的尘土之痕，又见东南角一块方砖未曾对严，胜爷遂又用手一按，此方砖忽然掘起，紧靠于东板墙，胜爷拿灯往下一照，原是倒下阶脚石。金头虎贾明一见，不由得大声喊道：“敢情那两个贼钻了狗洞子啦。”

且说胜爷用烛一照，遂说道：“这是地道。”贾明听罢，哈吧着他的罗圈腿说：“下那地道追拿贼人。”胜爷一手揪住，说道：“明儿，且慢，里边要有埋伏怎么办哪？”金头虎说道：“咱爷们金钟罩护体呀，刀枪不怕。”胜爷摇头说道：“倘若贼人将你拿住呢？”傻英雄说道：“要被他们拿住可就干啦

胜三伯你说怎么办呢？”胜爷说道：“此事总得两人下去为妙，前面一人追赶，后面一个保护，方无危险。”金头虎向外喊叫：“欧阳德师兄，你打窗户进来吧！”欧阳德一脚将后窗户踹开，遂纵身形进了西暗间，说道：“唔呀，小子，你叫我作什么？”

金头虎说道：“你是我师兄，我是你师弟，当头的蚂蚱先受苦，你在头里下地道，我在后面保护着你。”欧阳德说道：“唔呀，王八羔子臭豆腐，我是不能哪。你在头里走，我在后面保护着你，别要挤兑我。”金头虎笑道：“豆腐皮你不吃亏。你保着

我大驾。”贾明这才哈吧着罗圈腿，下了地道。十三层阶脚石极窄，半尺来宽，贾明体大身笨，两脚一滑蹬空，由石阶上滚将下去。欧阳德脚尖一滑；一伏腰亦落下去，直落到十三层以下。贾明问道：“师弟怎样了？”欧阳德说：“这倒爽快。省得一层一层的往下哈吧。”贾明说道：“师兄，地道里边黑，你可别打火折，若是一打火折，恐怕贼人顺着火亮儿，可就看见咱们啦。要不打火折，定一定眼神，咱们弟兄都是童子功，眼神最足。你我二人千万别喊叫，贼人他要在地道之内，我有主意拿他。”傻英雄这才占全了那十个字：奸、滑、懒、馋、坏、浑、浊、猛、愣、偷。二英雄往北追赶，追出约有半里之遥，眼神也定足啦。往西一拐弯，只见一道白线，白素素，又现露出匕首刀一口。金头虎一看明白，心中暗道：“这小子别着拿刀要扎我呢。”贾明想到这里，自己暗道：“我先稳住了这小子。”贾明早摸了摸地道两边干磨的方砖。傻英雄打冲天杵小辫里往外冒坏气，遂假意喊叫：“不追吧，胜三大伯不饶。

这样黑的地方，睁眼不见物，简直往哪里去拿呀？”喊罢，遂成心往砖墙上一撞。因为他叫金头老虎，三声叫不开门，拿脑袋撞开，有油锤冠顶的工夫。”噯呀！撞了一个大疙瘩。真要是不追吧，胜三大伯还是真不答应，这是真倒运啦，我头发根子直发乍，心里直跳。”贼人打算暗算金头虎，如今一听贾明这一喊叫，心中说：“这小子心惊肉跳，大约他是该死啦。我匕首刀刺他胸前，或砍肋梢，一刀将他刺死。”那知道机灵贼上了傻小子的当啦。金头虎未曾往西拐，两条胳膊早伸出来了，竟等自己抱贼。贼人看着敌人身临切近，遂伸手就是一刀，刀扎在大肚子之上。但有一件，金头虎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刀箭不入。金头虎趁势两手一摆，把贼人抱住，虽然肚腹上扎了一刀，划了约有半尺多长，不过将衣服挑破，黑肉皮上落了

一条白道而已，反倒把贼人抱住，底下用腿一兜，贼人闹了一个仰面朝天。贾明力量又大，赶紧爬在贼人身上，口中不住的喊叫：“师兄欧阳德呀，咱

把采花淫贼给拿住啦！”欧阳德一听，乐得肚子直疼，急忙向前，协力相帮。欧阳德过去伸手就是用力一按，金头虎喊道：“喝，这是我呀！使刀的那才是贼哪。”欧阳德这才明白，是傻小子抱着贼哪。遂将贼人腕子一拧，将贼人手中刀夺过，师兄弟二位将贼人的飞抓取出，将贼人捆绑已好。金头虎贾明对欧阳德说道：“天下英雄属谁？”

欧阳德问道：“你说属谁？”金头虎道：“除去三个老头，就得数我。”欧阳德说道：“哪三位老头呢？”贾明说道：“头一位胜三大伯，第二位诸葛二师伯，第三位老师傅弼昆长老，除去这三位，天下英雄就得属我。在周家屯胜三大伯与丁桂芳大叔，没拿住采花淫贼；在二郎山多少人没拿住高双青；在地道之中，我将采花贼拿住。天下英雄谁敢比我？给黎民百姓除害，整理门户，乃是我贾明也。”欧阳德说道：“师弟不用夸口，你乃事逢恰巧。”遂打起火折一照：“啊呀！不用夸口，你拿错了。淫贼乃是一身金镶白的短靠，白素素的脸面，年在二十余岁。你拿的不对了，这还逞的什么能呢？”原来不是采花贼。贾明听罢，低头细看，果然不是淫贼高双青。遂对他说道：“小子，你可冤苦了我啦！”弯腰抽了那贼两个嘴巴子，说道：“原来不是高双青啊。”打得贼人顺嘴流血，欧阳德说道：“你不用吹了。拿了这么一个假采花贼，你还要说大话，藐视天下的英雄，若叫我看，简直你成了狗熊啦。何必说这个大话呢？”金头虎一听，竟被师兄奚落一番，不由得可就急啦，遂说道：“蛮子，不用小视我，拿不住真的，至死不见你面。”你道，因何拿住一个假淫贼呢？只因方才屋内有两人说话，他们两个人原是一同跑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真的。且说金

头虎贾明对欧阳德说道：“我就此再追真的去吧，真的拿不回来，我不算英雄，就算狗熊，至死再不见你的面。我贾明就追了哪。”说罢此话，遂由地道追下去了。

又追出一里多地，遂上了阶脚石，追到外面，原是二郎山西北山坡下。金头虎一看，有巨石一块，原是盖地道口的一块破碾盘。金头虎举目观看，原来东北是飞龙镇，东南是侠义庄，正南就是二郎山，贼人必由西北镇江府江沿而去，我给他个一条道追到天亮。金头虎想罢，遂顺着江沿，往西北追下去。追出十数余里，遂祷告道：“佛祖保佑，多保佑，牛王爷，马王爷，保佑着我追上采花贼，我把他拿住扛回来，我好露脸。”

正自叨念着，忽然间看见河沿有片杨柳树林，只见就一道白线直奔西北而去。贾明心中暗喜，说道：“造化哟，贼真奔这来了。”顺着河沿追出不远，踩迹寻踪，又追出几里地，一道白线又不见了。金头虎一想，还是跟着踪迹。追出到天光闪烁，追至镇江府大江，水流向西。又看了一看，见西北角峻岭

高峰，陡壁山崖，较比二郎山五六个大，山上悬旗吊斗。贾明追至山口，自己思索，大概追出一千多里地了。又一思索；我一天才跑二百多里地，这半夜的工夫，大概也就五六十里地。贾明自言自语，抬头一看，山南外俱是松林，金头虎遂暗暗坐在大树之下思索：追不着怎么回二郎山去见大众呢？遂又祷告：“佛祖保佑我将采花贼拿住，我回去露脸，好见大众。”正自思索，一看采花贼由东口顺河沿而来。你道贾明为何追到头里来了呢？

皆因那采花贼绕路逃走，走的是弓背；金头虎斜插着追赶，走的是弓弦，因是已追至前头来了。金头虎一看见贼人，心中欢喜。采花贼此时可不知道暗里被人看见。采花贼走到了山口，无精打采，灰心丧气，自己思索：有心进此山，此山为首的寨主与我秉性不同；有心不进此山，却又无处栖身。因此心中犹

豫，遂慢慢的进了山口。且说金头虎在暗中看准采花贼，这才悄悄地在后跟随，心中暗想：我在后面将他抱住，扛回二郎山，也好见大众，先叫欧阳德、杨香五等看看，到底姓贾的将此贼擒回来了。那时我够多么露脸哪！我此时可别嚷。你道贼人此时正在愁烦之际，金头虎追至距离五六尺远，两只手一伸，往前一扑，遂不知不觉喊道，“小子哪里走！”贼人一闻听后面有人喊叫，贼人伏腰，鹿伏鹤行，往山里逃奔。金头虎心里说：“别喊别喊，没等抱着他，怎么又喊呢？”遂自己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且说头里跑的是采花贼，后面金头虎追赶，那山口里外俱是翠柏苍松。进了山口不远，忽然间就听呼哨一响，仓啷啷锣音一片，闪出二十余名喽卒，每人一口拦马刀一横，将去路拦住。原来这座山乃是南七省八大名山中首一座山寨。此山的规矩，不穿长大衣服不许进山；外边落了人命重案不许进山；有官人马快班头在后面追赶者不许进山。比喻说，州府县马快班头官人办案，探明此凶犯，若是落在此山，官人得下帖拜望。

无论那个衙门的官人，本寨主都迎请招待，接到大客厅以酒席款待。酒席筵前，必问官差在办的是什么案？如若是明伙路劫，抢财伤主，实在案情重大，问明凶犯姓什名谁，本寨主再与官差要出批票观看。本寨主再派查山的寨主查问本山是否有此凶犯。查山寨主若说有这么一个人，本寨主即将此人唤至面前，说道：“这是办案的官人老爷。你为何明伙路劫，还伤人家事主？罪不容让。”然后吩咐喽卒，把他捆了，再问明官人那府那县，本寨主就帮着把那凶犯送到该管地方，依法治罪。如果明伙路劫，抢去二三十两银子的东西，本寨主说情于官：“他们虽然抢这一点钱财物件的案子，到了官厅也不能保全性命

上差老爷，你作德吧。”将此话说罢，然后叫过明伙路劫之人，

给办案的磕三个头，求办案的给他留条活命，并且本寨必拿出二三百两银子交给办案之人。回衙将银子交到官厅，就说把赃银追回，求官厅别追就算完事啦。马快班头如若说不行，那办案官人必难出此山。此寨主在南七省乃是头一名的人物，此人横推八匹马，倒拽九牛还，真有万夫难当之勇，南七省年轻的英雄，压倒一切，属其第一。此寨主名誉甚高，山规甚严。

闲言抛开，且说这二十余名把守头道山口，看见淫贼穿着短衣巾，小打扮，背后插刀。喽卒先对淫贼用刀一横，挡住淫贼去路，遂问道：“叻！你往山里找谁？”淫贼见问，忙抱腕当胸道：“众位宾朋，我找贵山的二寨主，他是我八拜结交的弟兄。”那喽卒头目名叫沈匡，遂问道：“你有命案没有？”

淫贼答道：“在下没有命案。”又问道：“你有官人追着没有？”贼人说道：“没有，没有。”又问道：“为何你这样的景况呢？”贼人说道：“我惹点小事，因此后边有人追赶下来，人到难处想宾朋，我请二寨主我的盟兄给我了结此事。”那头目又问道：“我家二寨主姓什名谁？”贼人说道：“此人绰号人称紫面判官，姓邱名锐，邱二爷是也。”喽卒头目听淫贼说的二寨主名字全对，然后放贼人进山去了。傻英雄金头虎贾明在后面一个劲地喊叫：“要你们将贼给我拦住，你们不拦住。

你们都得闪开，我自己拿他。”众喽卒闻听，不由得生起气来，遂用双手带一横拦着贾明，大声问道：“你找谁呀？”贾明答道：“我拿那个穿白衣服的贼人。”喽卒头目问道：“你是哪衙门的官人？带有批票海捕公文吗？”贾明说道：“拿贼甚么叫批票？什么叫公文母文？简直我全都不懂呀，不用说你们都是小贼呀，你们山里必有大贼。你们赶快告知你们大贼，把那穿白的贼人给我送出来，给我磕三个头，叫三声金头虎爷爷。

如其不然，我要杀进山去，杀个鸡狗不留。”贾明口出不逊，

那当喽卒的，还有什么安善的良民么？遂互相说道：“这个东西，一句人话不说，咱们给他点苦吃。”那头目沈匡遂暗暗绕到贾明背后，用双手带的刀背，打算把他砸躺下，大众饱打他一顿，也不伤他的性命，因为绿林道的人专忌讳这个贼字。且说这个头目由南边绕在贾明背后，前面这些喽卒故意对着贾明指手划脚。那傻英雄母狗眼，眼神最足，早看见一个人由南面绕到自己背后。金头虎看得明白，心中说道：“小子，你绕到我背后，把我打躺下，大众好打我？我向来净沾便宜，不吃亏的。”那头目沈匡，悄悄来到贾明身后，用刀背在贾爷肩头上往下使力一砸，金头虎早有准备，忙反臂用镔铁杵一绷，那头目的刀，就听当啷一声响，头目沈匡双手带飞出一丈有余。皆因为贾爷力量太大，镔铁杵分量加重，那个头目焉能招架得住呢？因此双手带就给崩飞了。金头虎心里明白，若照面门一打喽卒，此喽卒必有性命之忧，我扫他一下吧。遂

用镔铁杵，照着那个喽卒面门上一晃，这一晃微扫上一点，此喽卒闹了个满脸飞花，鲜血淋漓。众喽卒一看，头目受伤，这才一拥齐上。

金头虎掌中的镔铁杵上绷下砸，只见喽卒的双手带碰着就飞，挨着就抛。皆因贾朋力量过大，镔铁杵分量又重，又有金钟罩护体，专打三角毛、四门斗的二把刀把势，工夫不大，将那三十余名把守头道山口的喽卒，打了个五零四散，头破血出。此事本不大要紧，可从此以后，可就给胜三爷惹下塌天大祸，暂且不提。单表金头虎贾明，打完了喽卒，自己一晃冲天杵小辫，遂说道：“嘿，看看咱们有多大能耐。”

不言贾明大闹头道山口，打伤喽卒，单说采花贼高双青，进了二道山口，又有二十余名长箭手，大家一看淫贼背后插刀，未穿长大衣服，喽卒将淫贼拦住，叫道：“慢走，你是找谁的？”恶淫贼抱拳说道：“辛苦众位，我找二寨主的。”喽卒

又问道：“有官人追下来没有？”贼人答道：“没有。”又问道：“二寨主与你是亲戚，还是朋友呢？”高双青答道：“我们乃是结义兄弟，我前来有事相求。”众喽卒听罢，遂将他放进了二道山口。贼人又到三道寨栅栏门，有一老者，同着十数个年轻之人，把守寨子门。老者一见淫贼，迎头拦住问道：“你找谁呀？”高双青说道：“我与二寨主邱锐邱二爷，八拜结交，我有一事相求。”老者说道：“我们本山寨主立的规矩，有人命案，有官人追着，不穿长大衣服，不要进山。”贼人说道：“一概皆无。在下因为好事，与他人打了个小吵子，前来拜求二寨主给我了结。”老喽卒老成练达，一看贼人狼狈不堪的样子，又是一身短衣服，并且面带惊恐之色，遂又问道：“你贵姓啊？”贼人说道：“我姓高，草字双青。”老者又问道：“除去二寨主之外，你还认识别位吗？”贼人说道：“一概不认识。”老者本是精明强干之人，说道：“请你候一候吧，我给你回禀一声。我们二寨主好游山逛景，采猎行围，不定在大厅不在大厅，如其不在山内，你就另投别处去吧。”老喽卒原本是一个托辞，原来二寨主在山里呢，如果二寨主主要是不见；好打发他走了。那老卒遂叫道：“众弟兄们，你们陪着这位高寨主。”其实暗着是把他看上啦。老者说罢此话，遂半开栅栏门，过了前寨奔聚义厅。

此时三位寨主俱在大厅之上，三张金交椅，大寨主林士佩，坐在正中，左有二寨主紫面判官邱锐，右有三寨主八臂玉面小哪咤邱钰，三位寨主俱在当场。老喽卒单腿打千儿报道：“回禀三位寨主爷得知，三道山口栅栏门外来了一人，自称姓高，名叫双青，拜见二寨主爷，给他了结是非。我看他短打，身上狮子绊英雄带，背插单刀一白，有些狼狈不堪之状，我怕二寨主为难，我同他支吾几句。二寨主爷如若见他，如当迎请他；

如其不见，就说不在山内。”大寨主林士佩听到这里，未等二寨主答言，遂先问道：“二弟，你有个姓高的朋友吗？”二寨主答道：“倒是有这么一个朋友。”大寨主问道：“此人如何？”

邱锐说道：“此人好品貌，好能耐，好门户。他乃是侠义庄邱老教师之门徒，又是义子，惯使三只金镖，一口单刀，武艺超群。尚且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上三门胜英门中之人。”

大寨主说道：“二弟，你素常间耳软心活，交朋友不识人。人生在世，何在人的品貌与门户？俗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知由打春正月间，侠义庄飞龙镇有绿林道传说，出了因奸不允、刀杀人命两案。我有心率领十位八位寨主，在侠义庄飞龙镇在那方前后左右之处，访查此案何人所作。要踩探明白，把因奸不允刀杀人命之贼拿住，乱刃分尸，一来给百姓除害，二则省得绿林道的英雄跟他受惊。你出去要问一问他，如其有人命之事，你往愚兄身上推说，概不存留。要是好朋友，有什么是非，你我弟兄出头了结，为朋友份所当然。我要有无知的朋友，如若不见时，也往二位贤弟身上推托。如是好朋友，不生坏品行之事，问明来历，必当请进大寨。”

二寨主听罢，遂站起身躯，老喽卒跟随；出离聚义厅，走过前寨，来到栅栏门之内。寨门早开，一看高双青实在是狼狈景象，叫道：“高贤弟，怎么落得这样的景况呢？”吩咐喽卒赶紧大开栅栏门。此时恶淫贼看见二寨主，如同见了亲人一般，急忙向前请安叹道：“唉，盟兄，提起小弟之事，实在一言难尽。”淫贼便妄造黑白，将胜英怎样破了二郎山，自己怎样黑夜逃出来的话，从头至尾胡说了一遍。遂又叫道：“兄长，小至今实无立足之地，望求二哥设法救我。”二寨主问道：“贤弟何事，当面请讲。”恶淫贼见问，不由得双眉紧皱，二目乱转，心中暗想，若将采花杀命之事说出，怎对朋友言讲？遂平

地起孤丁，无中生有，便扯个大谎说道：“二哥，你不知我在二郎山结拜三位弟兄吗？”邱锐说道：“我知道，咱们不是联盟吗？不是大爷赛存孝于尘埃，二爷玉面小罗成银枪将刘智，你们弟兄三位吗？”恶淫贼说道：“对对。只因前五七天，我弟兄三人客所饮酒，忽然听见山口外喊镖，喊得字眼甚狂，我大拜兄于尘埃本是粗鲁之人，遂说道：‘三弟，你听此镖喊得有多狂，你敢劫此镖吗？’小弟那时节多贪了几杯水酒，我遂答道：小弟敢劫。遂带了三十余名喽卒，在山口外可就把镖挡住。原来是十二个骡驮子，俱驮的是绸缎白银箱子。那保镖之人，见了小弟道字号，他说道：‘我乃是十三省总镖局之镖，我乃黄三太，老胜英的门徒是也。’我二人答话之间，言语之中，可就僵了火啦，彼此亮家伙动手。小弟把黄三太踹了两个筋斗，黄三太败走，十二个骡驮子，我留下两个。谁知三太连夜赶奔十三省总镖局，把老胜英找来。胜英在



二郎山口对山大骂，骂毕，然后四霸天四位寨主出头了结，说道：‘我们这个朋友原是初至山寨，酒后无德，误将老明公镖银与货物绸缎留下。未敢动了一点，愿将原物交还。’胜英说道：‘此事不成，你们污厚了我的名誉啦。’四位寨主说道：‘叫我那劫镖朋友磕头赔礼。’胜英还是不应允，四位寨主又苦苦哀求：‘要不然，叫劫镖之人，在你十三省总镖局跪门赔不是。’胜英仍说：‘不成，我非将劫镖之人结果性命不可。’四位寨主见此事不能了结，可就与胜英僵了火啦，彼此用武力对待。老胜英刀法武艺实在绝伦，竟将四位寨主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二郎山被胜英扫平。所以小弟连夜投奔二哥之处，望求兄长搭救小弟才是。”二寨主邱锐听了恶贼这片谎话，暗中思想，遂与恶贼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处，随愚兄到聚义厅再说。”二寨主同着淫贼走过前寨，赶奔聚义厅。恶淫贼一看，两廊下英雄也有

一百余位。恶淫贼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他遂抱腕当胸，说道：“众位哥们辛苦辛苦。”绿林道群雄一看他身穿短靠，背后插刀，满身衣服上皆有花活，白也不白，蓝也不蓝，众群雄暗中谈论：“此人穿衣服满带蓝蝴蝶，二寨主还有说不明的事吗？”

内中就有说闲话之人，说道：“咱们跟他姊妹论羞吧，你们看，简直是大姐姐打扮么。”高双青掩耳盗铃，心中说道：“唉，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二寨主邱锐将贼人陪到大寨主跟前，遂说道：“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大兄长震八方林士佩。”又对大寨主说道：“兄长，这是我拜弟高双青。”恶淫贼提起腰围子，赶紧跪在下面，说道：“大寨主开天地之恩，救我的性命，我给寨主牵马搬镫，报效犬马之劳。”林寨主遂问道：“足下因何坠落得这景况？”高双青又拿蒙混二寨主的那套谎话，来蒙大寨主林士佩，遂说道：“唉，提起此事，一言难尽。我在二郎山吃酒带醉，劫了胜英的徒弟一只镖，十二个骡驮子留下两个。黄三太败走，连夜奔那十三省总镖局，将胜英搬来，来到二郎山，破口大骂。韩天祺、韩天魁、秦天祥、柳天真四位寨主出头了结，对胜英言道：‘这位姓高的初到山寨，因酒贪杯，酒后无德，虽然劫了两个骡驮子，绸缎丝毫未动，原物交还，阁下看在我弟兄面上，叫他认罪赔礼，从此了结就是了。’胜英说道：‘不行，若是劫了我的镖，那就是污辱我的名誉。’四位寨主说道：‘若不然将劫镖的本人当时叫出，同着大众给你磕头赔礼？’胜英还是不应。四位寨主又说：‘叫他到你的十三省总镖局跪门！’胜英说道：‘那也不行，不论何人劫镖，我非要他性命不可。’四寨主见此事未能了成，因此将火激起，两下遂以武力对待。胜英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甩头一子，艺业绝伦，四霸天四位寨主死的死，伤的伤。胜英扫平二郎山

，我

由地道逃走，胜英派人追赶，至死也不放。我听说大寨主名传南七省。求你老人家，看在我二哥面上，搭救我的性命，我生生世世不忘。”大寨主林士佩察颜观色，看贼人说话之时，只见二眸子乱转，并无精神，满脸的凶气。英雄听罢，不觉一笑，说道：“你说这些言语，大约有点不实吧？我久闻胜老者乃是一个舍命交友，屈己从人的人。你吃酒带醉，劫他两个骡驮子，原物交还，又由二郎山四位寨主了结。胜英已把四位寨主伤的伤，死的死，难道说，还要吃了事人之肉吗？息事罢辞，乃是君子，绝不能伤了事人的性命。你说此话不实。我看你十八九岁，正在少年，美色人人所爱，像那好乐之人，必得烟花柳巷，用那银钱取乐。你我皆是高来高去，有那飞檐走壁的能为；如看见美女少妇，无论州城府县，庄村镇店，到了晚间进到那妇女屋中，追欢取乐，临行之时，打开箱柜，将那细软金银绸缎衣服，任意而取，岂不美哉？我比足下你大几岁，这等便宜乐事，我也断不了的。财色君子一齐所爱，你要真有此事，实话对我说明，我好想主意，搭救于你，你别拿我当冤家。胜老者对此事二贯视为脏事，他说是万恶淫为首，你要是诚心求救，可吐露实情。”恶淫贼闻听此话，心中突突乱跳，因为正说在毛病上。淫贼暗想：寨主也好此乐，大约我办的那件事，他也不能憎恶。你道，这淫贼杀死的守节妇女，屈死冤魂，缠绕于他，恶淫贼素日的灵机巧辩，已然吓忘了。俗语说，心中有病，就怕冷言敲。恶淫贼思索，刀杀人命之事不可言，说道：“大寨主明鉴，在下前几天，多贪几杯水酒，路过周家屯，遇见一个姑娘，坐着四人小轿，轿帘未挂。我一看此女子姿容貌美，便随在轿子后面，跟进村内，来至大门道内，看见丫环婆子，搀扶着小姐进了内宅去啦。那时节引动了我的七魄三魂，我在他家影壁墙上画下暗记，原本是座北的大门，路南的八字影壁。

我等到三更天，暗进下周宅内院，去到绣楼之上，拨门撬户，夜入姑娘寝室，追求欢乐？姑娘至意不从，我实出无奈，亮刀威吓，小姐仍然不从。正在威吓之时，老胜英与那飞龙镇绅董丁桂芳在楼窗外叫唤于我，我们两下动手，我不是胜英的敌手。

我败走之时，那老胜英后面追赶，我逃回侠义庄，老胜英追到侠义庄。我师傅、义父入地昆仑邱璉，也惧怕老儿胜英三分，不能护救于我，反倒帮助胜英拿我。我实无立足之地，又逃到二郎山，胜英又率领人追至二郎山，将四霸天杀得伤的伤，死的死，扫平二郎寨。我由地道内逃遁，到此已无栖身之地，因此逃奔你这峻岭高峰。久闻寨主英名，望求寨主念那绿林道的义气，搭救我之性命，永生不忘大恩大德。”林士佩闻听，面沉似水，用手拍桌案，冷笑一声，说道：“你有周家屯一案，再有人命重案，也是被你所杀。那胜老者乃

是替天行道，除恶安良。像你采花奸淫良家之妇女，人人痛恨，所以万恶淫为首。

我要早知你有此恶事，不用胜老者由江苏远来，我带领几十位林道的朋友，将你圈住，乱刃分尸，给绿林道除害，免得良家妇女被你奸淫杀戮。”叫道：“众位寨主，亮家伙，将这万恶的淫贼，乱刃分尸。”又说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大寨主话言未了，众群雄各甩大氅，犹如蝴蝶乱舞一般，一个个亮出兵刃，约有百十余位绿林之人，将高双青团团围住。贼人思索，我前来求救，不但不救，反要杀害于我。

别看百十余人，如若单打独斗，不准有几个比我艺业高的。我要死在莲花峪，可不如死在侠义庄，我义父他必将好好成殓。

到此时我不能瞑目受死，我也身带着兵刃啦，我也能剁几个。

心中想定，遂一回手，将刀抽出。

正在此时，只听有一人叫喊：“众寨主刀下留人！”原来国有国治，如若大臣谤君，当今万岁大怒，旨下推出午门斩首，

有众大臣，或是一位大臣，叫道”刀下留人”，则此谤君之臣即不能斩。说话的臣宰，当时启奏万岁，说是此人忠君爱国，直言无隐，君有过，臣当善谏，父有过，子当婉劝，请万岁开恩宽宥。万岁如若息怒，下旨放还；那天子如若盛怒不息，必须再下旨处斩。又大帅用兵，如战将犯了军规，大帅一怒，推出斩首，把他推出之后，有众战将说声刀下留人，此时即不能杀，候众将恳求，说道：“大帅，此人南征北战，东杀西伐，实有功于国家，他乃一时冒昧，求元帅宽恕。元帅息怒，下令放还；元帅如怒气不息，必得二次下令，方能处决。这山亦有山规，若有人喊”刀下留人”，亦不能杀。况二寨主乃一人之下，千人之上，见大寨主要乱刃分高双青之尸，遂喊道：“刀下留人！”众人闻听，遂止住刀枪。二寨主分开众人，来至人群当中，正看高双青伸手压刀，二寨主用右手一推他，低声说道：“别亮家伙。”这才又转身出来分开众人包围高双青之处，控背躬身叫道：“寨主兄长暂息雷霆之怒。高双青前来求救，如不救他，让他向别处逃命去，何必杀他呢？”大寨主说道：“他既有周家屯一案，则别处所杀之少妇长女，别无他人。万恶淫为首，可杀不可留。谁家无有少妇长女？奸淫已毕，亮刀而杀，断不能留此人。二弟不要多言，我意已决。”二寨主邱锐闻听，冷笑两声，说道：“兄长，你老人家不敢不杀他，胜英拿我们绿林英雄看如草芥，你老人家如不杀他，乃是惧怕胜英找上山来。把他杀了，等到胜英找来，推个干干净净，你是惧怕胜英啊！”大寨主闻听，冷笑道：“胜英保镖，愚兄占山，两无瓜葛，我怕他何来？如若是胜老者来到莲花峪，他讲情说理，说他们门户之中出了这下贱之事，采花杀命，污辱他，拜

求咱们门户的把伤天害理之人赏给他，他好整理门户。那时节愚兄也是得给他，那时节我若不给他，叫我跟胜英说什么？难

道我是爱采花贼吗？不如此时将采花贼杀了，倒叫胜英重视咱们。皆因万恶淫为首，人人得而杀之。”二寨主听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遂说道：“那胜英以仁义言语对待咱们，咱们当然把高双青献出。此时咱将高双青杀完啦，胜英他来到时，若是以强压弱，他说咱们如不献出高双青，他必扫平山寨。其实是把高双青杀啦，他反以为咱是惧怕他，岂不是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大寨主闻听，冷笑道：“贤弟，你乃糊涂人也。

胜老者，乃是长者，敬老怜贫，作事大仁大义，如见街上乞丐讨饭之人，他尚且尊敬，慢说是你我弟兄。”二寨主说道：“他要以强压弱，不讲情理，你我弟兄倒是怎样办理呢？”大寨主道：“他要以强压弱，不讲情理，小视你我，我跟他誓不两立。”二寨主说道：“兄长，叫高双青多活两天，等胜英来到之时，咱们看他是什么样的情形，好是不好呢？”大寨主听罢，说道：“也好。”遂吩咐把高双青兵刃暗器，一律搜了，用毛练大锁锁套脖颈，将他锁住。派五位艺业高强的，将高双青押送后寨。你道，哪五位呢？就是那张强、李勇、王智、徐忠、卞祥。大寨主说道：“如若高双青逃走，有多少人命案件官司，你们五位替他打去。”五位寨主说道：“高双青如要逃走，有多少人命案件，我们五个人投案打官司。”恶淫贼当时可阔啦，五位跟班的伺候着，如若更衣出恭，或睡觉时，一个人捋着毛练锁，四个人跟着。

刚把贼人拉下去，忽然听外面一阵大乱，只见喽卒前来报道：“寨主爷，可了不得啦！”后头紧跟着又跑进二十余人，内有一人，满脸飞花，血人一般，四个人搀架。大寨主一看，俱是把守头道山口的喽卒，头破血出者不少。大寨主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喽卒说：“忽然间有一人，手中掌着明晃晃的兵刃，直往山口里闯。我们向前阻拦于他，问他找谁，

此人满嘴不说人话。大寨主爷，我们有事不能不禀报，无事不敢乱传。他管我们叫小贼，说寨主爷是大贼，要把那穿白衣服之贼献出，要寨主爷给他磕三个头，叫他三声金头虎爷爷。如其不然，他要杀进寨来，鸡犬不留。我们一拦他，他亮出一把镔铁杵，先将头目沈匡打伤，后又打伤我们。我们挡他不住，因此禀报。”紫面判官邱锐二寨主听罢，在旁边冷笑道：“兄长，胜英拿我弟兄挂在心上吗？官面办案，大清国的国法，一人作罪一人当，为兄长的犯明伙，不与弟有关，儿子明伙，不与天伦相干。胜英拿你我弟兄不当人，兄长此事怎样办理？”

正在此时，喽卒头目沈匡说道：“寨主爷，老寨主在世，我即在此山侍奉。现在寨主为此山之领袖，前后二三十年，寨主爷没有责备过我。现如今小人

伤势甚重，我心里发慌。小人死后，寨主爷多照管我那六十三岁老母，三十二岁结发之妻，四五岁怀抱之幼子，小人死于泉下，当感盛情。”说着话，往后一仰身，昏死过去。二寨主邱锐在一旁冷笑，说道：“兄长，这样你看可怜不可怜？”大寨主正在怒气未息，说道：“众位英雄，谁敢在我莲花峪辱山大骂，伤了头目寨主？大约非是软弱之辈。

若在山口我们甘拜下风，反叫他人耻笑。二弟你带上丧门螺丝棍，三只紫金镖；三弟你带上亮银钉钉狼牙棒，三只亮银镖。”

遂又叫喽卒：“看过我的兵刃暗器，十二颗镖枪，三只点穴镞。”原来这三只点穴镞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又预备了阴阳二剑。三位寨主，扎绑停妥，带上兵刃暗器，一不许钟响号鸣，二不用喧哗喊叫。

三位寨主出离聚义厅，越过前寨，过了头道寨子门，来到了二道山口，见喽卒们在那里，向着那人张弓扣箭，堵住二道山口。皆因为傻英雄打进头道山口，到二道山口，长箭手用箭堵住，不能前进。傻英雄正在那胡言乱语，说道：“小子们闪

开，我进山拿贼！”二道山口喽卒头目谢士奎说道：“你候一候，我家寨主必然来见你。你这样无情无理，必有一个乐儿。”

贾明说道：“我本来找乐来了。”喽卒说道：“你往前进，我们就放箭。”傻小子贾明说道：“我不往前进，净等你们贼头。”正在此时，大寨主林士佩来到长箭手背后一看长箭手们，一个个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弓已拉满。大寨主痰嗽一声道：“你等撤去长箭。”喽卒回头一看，见三位寨主均已到来。傻小子问大寨主：“你是何人，老爷棍下不死无名之辈。”

大寨主说：“本寨主姓林，草字士佩，号称震八方。”傻小子道：“什么？你叫震八方？震九方我也不管。我要抽你嘴巴子。”英雄闻听大怒，甩去大氅，套挽手，压剑把，亮阴阳双剑。贾明有性命之忧。

二寨主在旁说道：“兄长且慢，你等那胜英来到时，动手不迟。看此人才不压众，貌不惊人，不知道那儿的这么一个傻小子。杀鸡焉用宰牛刀。”二寨主说罢，甩大氅，亮出丧门螺丝棍，对着金头虎道：“傻小子，报上名来，你家寨主棍下不死无名之鬼。”贾明见问，遂答道：“你不认识我吗？”二寨主道：“我不认识你。”贾明说道：“我们家里都认识我。”

二寨主道：“你们家要不认的，你还活个什么劲呢？”金头虎说道：“你且听来：高山点灯头明亮，大海栽花根底清。鞋帮破了底儿正。我老师千佛山真武顶红莲罗汉弼昆长老。你是二寨主哇？咱爸爸明清八义排行在七，人称钻云太保。子不言父名，我有个弟弟，叫花驴贾亮，你怕不怕，小子？”二寨主说道：“这些个我没听说过。”金头虎对二寨主说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二寨主答道：“我乃是莲花峪二寨主紫面判官邱锐是也。”金头虎说道：“原来你叫判官哪，我也有个外号，人称阎王爷，闲着没事专打判官。”二寨主一听，傻小子

骂人，心中大怒，亮出螺丝棍，棍打悠身式，双根插花盖顶。

你道，此件兵刃非少林寺没有，棍似鸭卵粗，三尺来长，外有螺丝拐子，六寸长。金头虎一看，心中说道：“这个棍是竹子的，铁棍哪能那么粗呢？我拿镔铁杵给他崩劈了。”此时二寨主之棍照定贾明迎头打去。贾明的意思，拿杵一横，碰在竹子棍上，一定给人家崩劈了。傻小子这一崩，只听当唧唧一声响亮，只见火星四处乱飞。贾明往后一闪，说了声：“啊？好家伙，原来是铁的呀！”金头虎乃是十余年的苦功，跟那弼昆长老所学，有三十六手进手的招法，极其高明，三十六手招数使完了，他就算老太太熬粥，混搅一回。自可用三十六手好招法，急架相还。一杵破双棍。战了十数余个回合，大寨主林士佩在边观看，不由得心中大怒，遂叫道：“二弟，这样其貌不扬之人，十数余个回合尚且你还不能赢他。”怒着气说道：“二弟，你退下来，待愚兄拿他。”贾明一听：我要干，这还不中用吗？

我还要招架不住呢。二寨主虚晃两棍，急速闪开。

大寨主将要动力，三寨主说道：“兄长且慢，我二哥使螺丝棍滴溜圆，此人使的一字杵，三尖两刃，各不相克。待小弟拿他！”那三寨主手使一对钉钉亮银狼牙棒。此兵器一尺两寸的棒头，一尺四寸长的亮银把；棒头有茶碗口粗细，把有鸡卵粗细；棒头上三趟狼牙钉，一寸余长，一趟钉的是六个。此兵器专克单刀、花枪、宝剑、链子锤、链子枪。这几种兵器，要是撞上，那算是甘拜下风，此兵器出手很重。闲言少叙。三寨主向前，用左手棒一晃，赶奔贾明的顶梁打来；贾明心中暗想：此人的兵器大约是跟唱戏的借来的，是个木头棒，唱棒打无情郎用的那根棒。金头虎正在思想之际，眼见棒已到了面门。金头虎一看，说声：“不好！”急忙用杵对着三寨主左手之棒一举，只见一道火光，耳轮中就听仓唧唧乱响。此时三寨主右手

之棒，已经打在贾明的右肩头之上。这下子不要紧，把金头虎衣服划破，黑肉上划了一道白痕。皆因金头虎是金钟罩护身，一身的横练，如其不然，这一棒傻小子可就完了。金头虎遂大声喊道：“小子，我的衣裳可坏啦！这要是没有金钟罩，我这膀子不就给卸下去啦？我可留神吧，原来这小子的兵器是铁的，不是木头的。”金头虎说罢，遂用三十六手进手招。横拦竖架，上崩下砸，护住了自己的身体，又跟三寨主战了十余个回合。

大寨主在一旁，一声喊叫：“三弟，你也是无用之人哪！退下来，待愚兄拿他。”贾明心中说道：“我的姥姥，这还嫌没用哪？要有用还把我刷喽哪

？这个贼头过来，我倒好办啦，他用的是宝剑哪，崩上就飞。”

你道，傻小子真是不识时务，二寨主与三寨主两人也没有大寨主武艺高。两人一动手，大寨主左手剑一点贾明面门，金钟罩练下到五官上，贾明见左手剑到了面门，赶紧用一字镔铁杵往外一推。大寨主右手剑在金头虎肚脐左边一划，哧拉一声。

傻小子嚷道：“怎么剑又奔这儿来啦，小子。”双剑玉带围腰，奔左右二肋梢。金头虎用杵一横，大寨主左手之剑一晃，右手剑剁在贾明软肋梢。此剑为什么叫作阴阳二剑呢？一只剑在上，一只剑在下；一只剑在左，一只剑在右。如若敌人顺身，一只剑向前，一只剑向后。转眼之间，金头虎身中六剑，十字绊也断啦，英雄带也挑啦。傻英雄右手使杵，左手将狮子绊英雄带，一赌气全都扯下去啦。傻小子喊道：“我就大光溜，我也跟你滚滚！”大寨主一看，心中暗想：我拿剑别挑他下身啦，凭我这样的英雄，我怎么跟大光溜动手呢？遂用宝剑使招数，裹住金头虎前后左右中。贾明遂喊道：“我要归位，逃也逃不出去剑圈。”想到这里，遂由冲天小辫里得往外冒坏。忽然间把大肚皮一拍，叭叭叭，拍得山响，口中喊叫：“小子看我的法宝

取你！”林寨主听他一喊法宝二字，一怔神，急忙往外一纵，纵出一丈来远。英雄未曾见过法宝，趁此时，金头虎抹头往东就跑。林寨主一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心中说道：“那有这样没羞没臊之人？打了我喽卒头目，搅闹我的山口，我焉能放他逃走？”大寨主随后就追，说道：“你往哪里逃走？”金头虎大声喊道：“不用你管，我有地方逃走。”林寨主说道：“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金头虎喊道：“我的命不给你。”

喊罢，跑出不远，金头虎回头一看，追得相隔已近。你道，林士佩乃是日行八百里，金头虎日行二百里，焉有追不上的道理呢？追得相离切近，此时已日光东升，金头虎思索：若被他们把我拿进山去，我又讨人嫌，山贼们岂肯饶我？不如落个本儿，一反臂喊道：“小子，着法宝！”林寨主一看，此物约有三尺余长，横着赶奔面门而来。林寨主手快眼快身法快，急忙往旁边一纵身，此物落空，掉在尘埃，把土砸了一个坑子。林寨主一看，原来是傻小子一字镔铁杵。林寨主不由得大怒：这要打在脸上，鼻碎腮塌！他要苦苦哀求，本寨主可恕过于他，竟敢暗下毒手。林寨主想罢，复又伏腰往前追赶，一声喊叫：“寨主非要你的命不可。”金头虎又说道：“非不给不可。”

看看又要追上，金头虎一反臂，又喊道：“着法宝！”，林士佩闪身一看，借着太阳真光上照，此物光搭搭，冒金花，落于尘埃，原来是一锭银子。林寨主说道：“你太无廉耻啦，寨主追上，非要你命不可，真斗人生气。”看看又要追上，金头虎又一反臂，说道：“你看看是法宝不是法宝？”林寨主一听

，华啦啦直响，遂闪开身躯，用宝剑尖一挑，哗啦啦落于地下，原来是只钱串，串着三二百康熙、顺治两帝小制钱。金头虎喊道：“你是念喜歌的儿子。”你道，金头虎真坏，他扔的钱，倒说人家是念喜歌的，他真是好顽皮。林寨主一看，更火儿啦，

仍然紧追。眼看要追到头道山口，金头虎一摸兜囊，敢情里面空空如也，再脱足下靴子，也来不及啦。一想有啦，我抓土扰他，他一迷眼，必定揉眼，我就可以跑出山口去啦。金头虎一曲腰，林士佩赶到，就在贾明的背后一脚，金头虎趴伏在地，被获遭擒。林寨主正在气恼之间，在贾明左肩头剁了两剑，只见肩头上两道白痕，未曾剁动。那林寨主双眉紧皱；适才扎他六剑，未伤他的皮肉，此人有金钟罩横练，我何必又砍他两剑呢？囊中现有点穴镞，想罢，双剑还匣，抽出点穴镞。金头虎回头观看，说道：“那个可使不得，回头我就得归位。”原来金头虎受过高人传授，在千佛山真武顶学艺之时，听红莲罗汉弼昆长老提念过，曾对他说道：“你有金钟罩，不可逞强，专有破金钟罩之物，点穴镞有七十二样。”林士佩原本是一位当时的英雄，惟独稍有忌妒之心，手提点穴镞，思索半天，此人虽然顽皮，可功夫很好，他能战我弟兄三人，我有心手起镞落，此人必当时死于非命。有心不伤他，我之二寨主以为我惧怕胜英。唉！什么叫兴邦与丧邦？瓦罐难离井口破，英雄难免刀枪之下把身亡。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不毒不狠，不算英雄好汉。大寨主想罢，剑眉倒竖，二目圆睁，钢牙紧交，一下腰手起镞落。金头虎一看不好，大声喊叫：“我要归位，驾返天台！”

正在此时，忽听山口外松林丛中，痰嗽一声：“林寨主，镞下留情，在下胜英来也。”林士佩抬头一看，只见胜三爷头戴鸭尾巾，身穿英雄氅，背插鱼鳞紫金刀，肋下趁镖囊，面上皱纹堆累，白发苍苍，颌下飘洒银髯。林士佩虽闻名，未见过胜爷面，当时转身，可就不追贾明啦。一回头面朝西，后面二寨主、三寨主及十数余名喽卒在场，有拿绳杠的，有把大寨主衣服折叠好了在胳膊上搭着的。林士佩这才点手叫过拿着衣服

之人。伺候林寨主的喽卒，本是精明强干，一见大寨主用手点叫，那喽卒赶奔前，将大衣抖开，递与林士佩，林士佩将大衣披好。

你道胜三爷怎样的来由呢？因由二郎山东客厅拿贼，那高双青借着地道逃走，胜爷与邱成、胡景春在外等候。工夫甚大，欧阳德由地道而出，扛着一个贼寇，四马倒攒蹄捆绑。胜爷借灯光之下观看此贼，穿着一身白素素的衣服，口角有血迹，遂问欧阳德：“这是何人？”欧阳德说道：“这是贾明在地道中拿错了。”胜爷问道：“贾明哪里去了？”欧阳德说道：“贾明因为擒拿贼人夸口，拿住这个假的之后，我拿火折一照，我说他：‘拿了个假采花贼，你



还夸口，你怎算是英雄？简直成了狗熊啦。’贾明说道：‘我再拿真的去。’若是拿不回来真的，他说至死也不见吾，因此他追下去了。”胜爷闻听：“啊？”

你不知他二花头吗？他要是追到莲花峪的边界，他本是浑浊猛愣，要是惹出是非来，还不受害。你不知你师弟他愚昧吗？”

胜爷遂又问此被获之人：“你姓甚名谁？”贼人说道：“我既被你们拿住，杀剐存留，任凭于你们，何必多问呢？”胜爷说道：“朋友，我胜英与你素无冤仇，我焉能杀害于你？我问你名姓。”贼人说道：“我姓刘名智，别号玉面小罗成银枪将。”

胜爷又问道：“怎么姓高的逃啦，将你拿住呢？”刘智说道：“我们本是把兄弟，我二人由地道正南往北去，往西一拐弯，我盟弟听地道中有脚步声，想必是胜英派人追下来了，说道：‘兄长，我本是胜英败兵之将，我在头里等候，你在拐弯地方等候，亮匕首刀扎死一个；再有人就不敢追赶了。’”胜爷微然而笑：“刘寨主你被他陷害了，这叫借身换影。你把我镖行之人扎死，给他报仇；你若被获遭擒；他就跑啦。岂不是借身换影吗？你年轻的交朋友，不可滥交，要择人。我看你相貌

外表甚美，正在二十余岁，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回归故里。作什么事不吃饭呢？何必身为绿林，埋没终生？”胜英叫道：“邱成，你把刘寨主绳扣解开。你赶紧逃命去吧。”用好言相劝，放刘智而逃。胜爷遂同胡景春、欧阳德、邱成等来到聚义厅，见了大众，说道：“大寨主、二寨主，天棋、天魁，今天咱已然和平交好。你们大家众位，拿出五百两纹银，周济被抢少妇娘家的天伦，作为济老怜贫，我胜英足领盛情。将被抢范氏，用软榻幔帐罩着，派年迈之喽卒搭送到飞龙镇。”回头又叫道：“丁贤弟，此少妇在店住着不便，可以搭在贤弟宅院，请名医调治，那不是作德吗？”又叫邱璉三弟同三太等，在后护随。”你们在店中等候于我。一怕贾明惹祸，我亲自追下去；二怕拿不佳采花贼高双青；还怕采花贼再四外杀人。”

胜爷当时一抱拳，说道：“二位寨主多有成全，你我结为朋友，我追贾明、高双青去了。”胜爷因此头一位先出二郎山。追至莲花峪山口外，天光已然东方大亮的时候，老英雄思索；焉能这么早进山呢？等到日上三竿，我再下名帖拜望。遂在山口外树林丛中，打一盹睡。皆因为头一夜探二郎山，第二夜打二郎山，两夜未曾睡觉，年老之人，一时乏困。天光一亮，忽然一阵凉风，胜爷把大氅抖开披好，身靠一棵大树。皆因老英雄劳乏睡着了，忽然间听一声“着法宝！”把胜三爷惊醒。遂站起身躯，向山口里一看，金头虎光着大膀子，正往外跑，后边追赶的是一家寨主，手执双剑，仪表不俗，追之甚急。胜老

者心中暗道：傻孩子处处讨人嫌，我要露面，贾明赤膊露身，未免与脸上不好看。胜爷躲在树后观看，眼看要追上，金头虎正往下曲腰时，胜爷也不知道他是要干什么。正在此时，被那寨主一脚踹得趴伏在地，寨主用右脚一踏，踏住金头虎背后，用剑要劈贾明二肩头。胜爷知道贾明有金钟罩，刀砍斧剁不惧。

胜爷看着又是疼，又是恨，他要不讨人嫌，人家不能拿剑剁他，胜爷仍未及答言。又见双剑还匣，取出点穴镞，才知是林士佩。

胜爷心说：“你这大人物；跟我们这傻孩子，何必下这样毒手呢？我要再不答话，我怎对得起傻孩子的父母及明清八义我盟弟贾七爷？我又怎对得起弼昆我那师弟？贾明原本是我盟弟之子，师弟之门徒啊！”胜三爷这才痰嗽一声，由树后转过身躯，说道：“林寨主，镞下留情，我胜英来也。”你道，只因金头虎殴打喽卒，二寨主激火，才引出南北英雄会，暂且不表。

且说林士佩一看胜爷，闻名不如见面，看那胜老者和颜悦色，林士佩不由得心中钦佩。遂一撒腿转身面向西，此时喽卒将衣服递过，林士佩赶急整壮帽披大氅，抱拳对着胜爷说道：“明公至小山敝寨，久慕大名，如雷灌耳。老明公替天行道，剪恶安良，自恨无福，尚未得会高人，今日驾临敝山，林士佩真是三生有幸。”胜爷说道：“寨主哪里话来？在下胜英久慕寨主英名，沙子内的黄金，绿林道内的英雄，南七省压倒一切，属其第一，我胜英早就有意拜望。皆因为小行道保镖，以身为业，实不得闲暇，未能到高山来拜，今日得见寨主，俺胜英不幸中之大幸。”此时金头虎贾明大声喊道：“胜三大伯，亮家伙宰吧。”胜爷说道：“胡说！与我后站，不许多言。”胜爷又说道：“寨主，此子碌碌庸才，不会说话，得罪寨主，俺胜英前来赔礼，说话不明招惹寨主生气。”林士佩说道：“胜老明公，这是你令高徒吗？”胜爷说道：“非也，原本是我的盟侄男。”寨主说道：“明公恕过，不知者不怪罪。要知道是你镖行之人，不用说不敢，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动手。”金头虎又喊道：“胜三大伯，他们知道，三个毁我一个人。”胜爷对贾明说道：“少废话，不要多言。”胜爷道：“寨主，此子说话嘹亮，提起此事，胜英脸面实无光彩。人不说不知，木不钻

不透。皆因在下有个师弟，又是我之盟弟，在侠义庄铺把势场。

提起此人，与寨主未见过面，大概阁下也有耳闻，此人姓邱名珺人称入地昆仑，排行在三。此人不识贤愚好歹，收了一个徒弟，又认为义子，姓高名叫高双青，此子行为不端，贪淫好欲。

在那正月十五有一逛灯的女子回家，后半夜这冤家拨门撬户，暗进那女子卧室，逼奸不允，被小冤家高双青将那女子杀死。

前十数天清明佳节，有一上坟守节之少妇，也被冤家高双青看见，随到人家村庄，看准寡妇门户，黑夜之间拨门而入，进到寡妇卧室，逼奸不允，被冤家高双青杀死。那日我又在宦家楼上，我与我口盟兄弟、飞龙镇的绅董丁桂芳，因我弟兄二人探二郎山回来，随下此子。那时他穿的是一身白衣，我弟兄二人，跟着小冤家，到了宦家楼窗户外，冤家点上灯光，逼迫奸情，宦家小姐真乃是九烈三贞，令人钦佩。此女至死不允。高双青持刀威吓，小姐执意不从，贼人羞恼变成怒，举刀要杀宦家千金。那时我将他叫出楼房动手，冤家不是在下之敌手。不料小冤家逃遁，在水中我又与他水战，他亮出避水双镢，我才知是我上三门邱家所传子弟。我一报名姓，小冤家借水遁逃走，我才上岸，回在店房。第二天赶奔侠义庄，小冤家高双青镖打他义父，得艺忘本，故意亡师。我与我邱三弟追至二郎山，四霸天护庇于他，不分贤愚，我们两下说碴啦，在下独斗四霸天，扫平二郎山，高双青由地道逃走。我派我徒侄下地道追拿于他，他奔峻岭高山而来。我徒侄贾明后面追赶，是他不会说话，得罪寨主，大寨主高抬贵手，我胜英前来赔礼。”

林寨主说道：“胜老明公，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小山敝寨有几条规矩，有人命案不许进山；马快班头追着不许进山；穿短衣的手持兵器不许进山。你这位贾镖头，手使兵器撞进山口，把山喽卒阻拦，他把我的喽卒头目打得头破血出，伤痕轻

重不等。他们跑进大寨报告，也是在下年轻，无有容人之量，因此两下动手。”胜爷一听，又惹了祸啦！遂说道：“寨主高抬贵手，受伤的伙计，用好药将养，如其伤痕甚重者，倘有差错”胜爷说至此处，回头用手指着贾明，“要小冤家抵偿还命。”贾明一听，心说要糟，我打算打死贼不偿命呢。林寨主说道：“胜老明公，保镖的与绿林道这两行人，不讲抵偿还命；不讲打官司。我的把山头目名叫沈匡，如若死了，怨他命短，那有偿命之理？”胜爷说道：“我当面谢过寨主。请问寨主一言，高双青落在你的宝山没有？如其没落在宝山，请寨主赏一言，我们别处去找；如落在宝山之中，也请你赏赐一言。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英雄以信义为本，寨主乃当时的英雄，绝不能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落在此山，你把他赏赐与我，清理我这门户，又给黎民百姓除害，又省得官厅多出些人命重案，被杀的苦主家感寨主之恩；被杀的姑娘与守节之寡妇、屈死冤魂，感寨主大恩大德。请问寨主，高双青可在你的山寨没有？赏赐一言。”林士佩闻听，箭眉倒竖，俊目圆睁，心中思索：好厉害的胜老者，说话有刚有柔，而且抬举我。要说高双青，我有心把他献出山来，我二弟邱锐说我惧怕胜英。想罢，遂抱腕当胸，说道：“胜老明公，高双青确落在我的山寨，我看他狼狈不堪，问他因何落到这般光景，他一派谎言对答

。我拿话一挤兑他，他说周家屯宦家楼上，捋住小姐发髻，持刀威吓，明公与绅董在楼窗户外叫他，有这一案。我说你既有一案是你作的，再有十案八案也是你所为。我吩咐我山中的众宾朋，把他乱刃分尸。他与在下并不认识，与我二弟邱锐八拜结交，我二弟阻拦，说他前来求救，如其咱们不救，由他再投奔别处而去，反倒要杀他，你是惧怕胜老者，你是不敢不杀高双青。

皆因胜老者能以武力压人，我才把高某幽囚莲花峪，高双青如

打我敝寨逃走，胜老达官，恶贼人命的官司我打啦。有心我不押高双青，一来对不住明公，二则我收留采花淫贼何用？再者说，我小山敝寨尚且有女眷，让我反贴门神左右难。”胜爷捋髯说道：“大寨主，这话是含糊其词呀。要押高双青，又怕二寨主耻笑，说你惧怕胜英。你我是外场的朋友，谁还有怕谁的道理吗？有心不献高双青，又怕对不住胜英，这不是含糊其词吗？人物说话，总要爽快，是献那高双青不献呢？寨主要摆一个道，我胜英当百依百随。”林士佩听罢，箭眉一挑，说道：“胜老明公，咱拿高双青取一个笑。你先前久走北路镖，原是北六省人氏，现如今我们莲花峪在南，咱二位立个南北英雄会。

我预备一二百封红白帖，你把你十三省镖局的，僧、道、俗、回汉两教保镖的，替我代请。我这个敝寨现有寨主朋友等，约有一百余名，我再转请莲花湖的宾朋。我与莲花湖总辖寨主韩秀（四十寨总辖）八拜结交，那莲花湖与我这敝寨乃同气连枝。

明公将众镖头请到时，我预备水酒小宴恭候，天下英雄见面，我把高双青在酒席筵前献出来。你要是按你门户规矩，任凭你处治；要愿将他送到官厅，我给你套车送去。你要是来，你方为十三省总镖头；如其不来，你立下一张字据，把十三省总镖局一收拾，南七省地界，一脚不许你蹬，你就回家纳福去吧。”

胜老者闻听，心中思索：此话善中藏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为这一个采花贼，惹出多大是非？如若是来，一世的名誉，没于今日。如若是来，绿林道山大王见着保镖的，自然气愤；保镖见着绿林道，自然不悦，我们这两行，冰炭不同炉。自古会无善会，宴无好宴。岂不闻五霸之中，晋文公九合诸侯践土会盟，各无好意？这好比，西汉的鸿门宴，楚汉争雄的九里山，后汉三国的五月十三，大宋朝的金沙滩，都是杀人的战场。事到如今，难以为情，我能叫名在人不在，不叫人

在名声坏。常言说得好，阎王造就三更死，何能留到五更亡？

遂说道：“寨主，不用你红白帖，我能聘请镖行英雄，五日内必来高山打扰。”林士佩说道：“你如其不来呢？”胜爷答道：“咱是开买卖，我就给你

立合同啦；咱要是置房产，可以给你立张房契；南北英雄会，还能写字据吗？”林士佩说道：“如此你我三击掌可也。”胜爷说道：“很好。击掌之后，五日内胜英不到，我非为人也，犬豕不如。”胜爷说罢，遂举起左掌，林士佩接掌相还，二位三击掌。此事大不要紧，胜三爷几乎把八十余位保镖的英雄性命，断送在此山，暂且不提。且说林寨主说道：“您赶紧回镖局请人去，我也不敢把您再让到小寨之内茶酒相待啦。”胜爷说：“好好，五日内必要骚扰，何必当时呢？您我交朋友，人长天也长。”说罢，彼此抱拳道个请字而别。

此时金头虎贾明在胜爷身背后叫道：“胜三大伯，我的衣裳被他们划破，自爷们就光着膀子走吗？”林士佩说道：“胜老明公，我自顾与明公说话啦，忘了这位贾镖头了。您略等片刻。”林士佩遂招手叫喽卒：“你们腿快的，急速进寨，把身矮体胖的寨主全身的衣服，取一身来。”喽卒答应一声，转身飞跑进山。胜爷与林士佩谈古论今，说些闲话。工夫不见甚大，喽卒手提一青绸子包裹回来，当面打开，遂说道：“贾镖头，您换衣服吧。”贾明一看，头巾绢帕大衣，短靠靴袜，腿带狮子绊，英雄带，全身的小衣服一套。金头虎说道：“这倒不错，下身衣服未动，我穿上细白绸子褂，绢绸短靠，剩下衣服我拿着走哇。”胜爷说道：“不许，你伤损的衣服换上就得啦，为甚么还拿人家别的衣服呢？”又见一名喽卒说道：“贾爷，这是您的法宝，给您送来啦！”原来是那一字镇铁杵，一锭银子，二三百小制钱。“够不够？请您多包涵点吧。”可见其当喽卒

的，没有安善良民，金头虎心里也明白，遂叫道：“小子，别说损话，给我我就要。”胜爷当面谢过寨主，说道：“多承寨主海涵，胜英足感盛情。”林士佩说道：“明公，哪里话来？”

您这是赏脸呀！些须小事，何足挂齿？”二人遂抱拳，各道请字。

胜爷出高山口，带着贾明。此时金头虎心满意足，自己思索：要换不了衣服哇，就上他山上去骂街，再打些个喽卒，就可以换了新衣服啦。贾明实在无知，要不是胜三爷到，焉有贾明的性命？且说老胜英气愤愤来到飞龙镇镇店口，早有三太、香五等在镇店口张望。天色已然大平西，杨香五眼神最快，遂叫道：“黄三哥，老师把傻小子找回来啦！”杨五爷又说道：“黄三哥，贾明换了新衣服啦！贾明原那衣裳甚脏，您看换了新的衣裳啦。”临至近前，黄三太遂叫道：“老师，您在那儿找回贾明兄弟来啦？”胜爷听罢，遂“唉”了一声。贾明说：“黄三哥，杨香五，热闹着呢，我把小贼打啦，大贼把我打啦。

看看我要归位时，我胜三大伯到啦，拍了拍巴掌，三击掌，也不知是什么会？热闹极啦。”香五说道：“黄三哥，大概贾明又惹了祸啦。”胜爷接着说

道：“这个祸还不小。你们大家甚么时候回到飞龙镇？”香五说道：“四更来天我们由二郎山回来。被抢的少妇，已由山中寨主，派了十几名老喽卒，幔帐罩着藤床软榻，我邱三叔与店主人丁绅董，我们大众护随，外有五百两白银。我们大众归了丁家店，皆因范氏少妇店中住着不便，搭往我丁叔父宅院去了。自有丫环婆子服侍，又请名医诊脉治病。丁叔父真乃君子哪。寨主言而有信，他们大众分散金银，散了山寨，各归故里。”师徒说着话，进了丁家三合店北跨院。邱、丁二老与大众问在那里找来的贾明，胜爷就把莲花峪三击掌，五日内在莲花峪赴南北英雄会之事，说了一遍。二

老闻听，邱三爷先说道：“南北英雄会赴不得，林寨主之武艺，千人不挡，万人不敌。”丁桂芳又说道：“此人力有吕布之勇，面如子都之姣，三国东吴周郎之毒。咱镖行之人到他山寨，凶多吉少。”胜爷捋髯一笑，遂说道：“愚兄胜英不能失信于他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二位贤弟不要多言。三太、香五吃了饭没有？”三太说道：“我们大众都在我丁叔父店中吃的饭。”工夫不大，胜爷吩咐道：“你弟兄二人急速起身，连夜赶奔咱十三省总镖局。沿路上渴了不许在茶铺喝茶，或在河沿，或在饮马的马槽，喝点凉水；饿了不许在饭馆子吃饭，或者买套烧饼果子，或者买个馒头，走着路就吃了；晚上不许住店，树林内歇歇。请你大师伯，你李四叔，千万别误五日内。

你们两个人见着，就提老夫请你师伯、你师叔、你李四叔，我拜托他们三位，当面问明众镖头，要是有妻儿老小者，不能割舍，别赴南北英雄会来。有不怕死的，并无牵挂，五日以内，必须赶到。”

三太、香五奉了老师之命，急忙起身，按胜爷分派而行。

当时上路，连夜而行，第二日掌灯时，赶到十三省总镖局。二位进了镖局，蓬头垢面，拜见三老，局中正坐着李四爷李刚，左有聋哑仙师，右有弼昆长老。一见三太、香五满身满脸尘土，聋哑仙师问道：“你师傅攻打二郎山，莫非遭厄受困不成？”

三太道：“非也，皆因我老师夜探那二郎山，回了飞龙镇丁家店，路上遇见一个采花淫贼。”就把高双青采花命案，宦家楼上逼奸，他师傅追拿淫贼，到了侠义庄，他邱三叔的义子螟蛉、贼人由侠义庄遁走，又追到二郎山。”我师傅单刀会群贼，破了二郎山，贼人又打地道逃走。金头虎由地道追到莲花峪，殴打喽卒，惹出是非。我师傅与林士佩三击掌，五日内南北英雄会。今天可是二日，我师傅派我弟兄二人连夜而来，我老师拜

托您三位，师叔、大师伯、李四叔，你们问镖行的众位师傅，家有妻儿老小，不能割舍，千万别赴南北英雄会，原本是杀人战场；如若无有牵挂不怕的，再赴南北英雄会。”李四爷一问，大众面面相觑，英雄未免负气。待了一会

，才有人站起身形，这位说：“李老镖头，我去。”那位说：“李四爷，我去。”

这位又说：“李四叔，我也去。”好汉就怕比较，再说镖行之人俱是武夫，八十余位俱各立起身躯，皆因有十三省总镖局，闲住、拜望朋友来的；就有几十位。惟有聋哑仙师站起身躯，口念无量佛，遂说道：“众位英雄，去者也没有什么便宜，不去者也没有包涵，咱作的是买卖，焉有都去之理呢？总得留个三二十位，率由旧章，作买卖要紧。咱要都去，各带兵刃，地面上观之不雅，又怕百姓黎民受惊。”对三太、香五道：“你们先净面喝茶，吃点东西。”

三太、香五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吃喝完毕。喘喘气，歇了歇，他二人这才起身，回归飞龙镇丁家店。三太说道：“大概两天工夫，我们准到。”聋哑仙师说道：“你二人回去，见着你的师傅胜三爷，就说我们老弟兄三个商议已妥。不说是五日内赴南北英雄会吗？我们四天之内准到。头一伙假扮镖车十数辆，赶车的也是保镖的，喊趟子的也是保镖的，客人也是保镖的，二十多人不甚为多。第二伙叫你师叔弼昆，扮作十个二十个骡驮子，也算一只镖，赶骡驮子的、趟子手、客人、保镖的，也俱是保镖的。第三伙你四叔李刚，也扮作镖一只，俱插十三省保镖局镖旗。今天是第二日，明后天四天之内，准到飞龙镇丁家店聚齐。”

且说黄三太、杨香五，正在第四天刚到晌午之时，他们弟兄二人，可就进了丁家店了。见过胜三爷，胜三爷问道：“你二人可曾见着你的师叔与师伯？你那李四叔对于此事是怎样办理的？”三太说道：“我那诸葛大师伯说的，今天是第四天的

日期，今日准到我丁叔父之店内。他们扮作三只镖，大概镖行之人来者，约在六十余位之数。”胜爷说道：“好好，够用的了。你弟兄一路辛苦，下面歇息歇息去吧。吃完饭，同张茂龙、李煜在北镇店口迎请，来一拨，陪一拨。”又说道：“丁贤弟，你交愚兄这个朋友，您得多伤些银钱，久后咱弟兄算一笔清账。

这现有二十余位，再来六十余位，我得骚扰几日，你告知伙计，此三合店就别住其他客商们啦。”丁绅董说道：“胜三哥，您要来二百位朋友，我能供给一年的吃用，十八家招商店，我给您腾出两号来。胜三哥，这点小事何足挂齿？”胜爷说道：“很好，很好。”遂拿两杆镖旗，叫伙计插在匾上。您道，这可称得起侠义刚强，英雄老店。等到太阳平西，三太、香五同着镖车进店，十数辆车，十数个赶车的，俱是保镖的打扮，连客人等俱都来到，聋哑仙师也扮作老客模样。胜爷听说镖车已到，胜爷赶紧迎接进店，店家预备茶水，就在北跨院摆开桌案。

此时因在三月半的时候，大家净面喝茶，及至太阳剩了不高的时候，李煜、张茂龙二人又领弼昆长老来了一只镖车，连赶驮子的带客人，俱都是保镖的，也有二十来位。胜爷接进，安置在北跨院。天至落太阳时，又把神刀将李刚，李四爷陪进来。

众英雄在北跨院茶毕，摆酒，胜爷说道：“三太，你点点咱人们的数目，朋天要早起身，够奔莲花峪赴会。”丁桂芳说道：胜三哥且慢，先别点数。我十八家招商店内有十八个把势场，十八个场子之内练把势的，连十八家店中掌柜、账房先生，都要跟哥哥赴南北英雄会。”胜爷闻听，控背躬身，口称：“丁贤弟，十八个场子的乡亲习武之人家中都有妻儿老小，十家店内的伙计都是拿贤弟你的月钱。这赴会是刀枪山，剑戟林，原本是杀人的战场，倘有差错，我担待不起。贤弟要看重胜英，你与两个贤侄前往可也，余下者一位我也不敢拜领。”又叫道：

“三太，你邱三叔场子内有十数余人；我前次与你们同来者十数余人；你丁叔父父子三位；又来的这三拨镖共点清众位的数目。”三太说道：“老师，共八十四位。”胜老者点头道：“足以够用。”胜爷又叫道：“丁贤弟，你府上种着几十顷地，骡马可能有多少？”丁绅董说道：“胜三哥，你两个小侄丁龙、丁虎，他们有走骡快马二十余匹。”胜爷说：“用不了，可以备六匹马来，俱要鞍鞴鲜明，你我老弟兄六位各乘一匹。头一位诸葛道兄，第二是愚兄胜英，第三位弼昆长老，第四位李刚李四爷，第五位邱三爷邱琏，第六位就是贤弟你。”聋哑仙师划策：“吃完饭早早安歇。丁施主，你把那十七家招商店的灶上大师傅，多请几位来，四更来天，就要酒饭备齐。咱们八十余人起身，各带兵刃，怕惊动铺户住户，致使他人受惊恐，也省得官面盘查。”大家说道：“此事倒也高明，四更天要起身，铺户住户尚未起来，省却好些个是非。”丁桂芳说道：“伙计刘三，你到宅院告知管马号的，挑选六匹强壮肥大的好马拉到店里，细草细料好好喂起来，明天起早备用。”大家这才依计而行。众位睡了一觉，养了养精神，天到四更，伙计赶紧将大家叫起，遂说道：“达官爷们，酒饭齐啦。”众英雄饱餐一顿，店里伙计将那六匹马备好，六位老者乘上坐骑。聋哑仙师叫道：“胜施主，咱这一起身，也得有个准规矩呀。别管走多快，或是走多慢，贫道的门下邱成，弼昆的徒弟欧阳德，他们二人并肩紧紧督后，千万不可乱行。”六位老英雄这才上马，出离飞龙镇，赶奔而行。金头虎说道：“杨香五、欧阳德，要不是我，你们那里看这么大的热闹呢？”欧阳德说道：“唔呀，臭豆腐，此一去不定有谁没谁呢。”傻英雄道：“死生由命，你怕死别去呀。”说说笑笑，八十四位英雄往莲花峪赴会去了。

且说六老者乘跨坐骑并行，行到天至巳时了，远远就见莲



花峪陡壁山岩，高耸耸绿树荫浓，流水潺潺，途次碧绿盈野。

山连山，山山不断；岭套岭，岭岭相连。山坡上悬挂雕斗。离山口切近，忽听呛啷啷锣声一棒，有喽卒由山口内一字长蛇闯出山口。山口乃是座西向东，出离山口，一排排，一行行，分为二龙出水式，南北垂手侍立，每人一口双手带，借太阳真光一照，真是明耀耀夺人二目，二百名削刀手南北站着。胜三爷等六匹座骑停住观看，那二百名喽卒好似刀裁似的齐整。北边排班站立的面朝南，南班站立的脸朝北，整整齐齐一百对，鸦雀无声。此时六老者留神观看，忽然间听山口内，马踏銮铃响，闯出一匹白龙驹，马上正是大寨主林士佩，左右两家寨主勒住嚼环。林士佩要把他那寨主的威风，在众人之前显露出来。只见他头戴粉莲色六楞抽口壮帽，周围品蓝海棠花，当顶衬白芙蓉花一朵；身披一件粉莲色大氅，背后十二颗镖枪，衬红绸子烈火苗；银灰短靠，绣花囊中明露着点穴镞三只。林士佩马至六老英雄前，林士佩在马上站起身躯，双手夹绷缰绳，如不然在马上站不起来。白龙驹由鬃至尾雪花白，可是三道肚带，要不然在马上也是不能站起来。胜爷叫道：“三太、香五等接马！”

林士佩说道：“且慢，喽卒接马。把胜老明公的马接去，细草细料饮喂牵遛。”又说道：“明公请。”胜爷说道：“寨主请。”胜爷背后八十三位英雄，林士佩背后四十余家寨主。胜、林二位说说笑笑，林士佩假好假谊，面上欢悦心内仇。胜老者这一进莲花峪，好比那虎穴龙潭，刀山油锅，铁壁铜城，天罗地网。林士佩挖下壕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胜老者、八十四位英雄进山寨容易，再想出山，势比登天还难。此时在林士佩身后紧紧跟随着四十余家寨主，一个个俱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面带杀气，各执长短家伙不一。且说林士佩来至胜爷跟前的时候，在马上站起身躯，举目一望，留神观看。今日这

一看胜老者，与五老并马比肩而行，胜老者虽然年过古稀，皱纹堆累，白发苍苍，但精神百倍，不减英年气概。林士佩此时心中暗暗打量胜爷：人言老胜英武艺绝伦，刀法精强，侠肝义胆，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仁人义士，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可称得当世之英雄。又一看胜爷身后跟随的那七八十位保镖的打扮，个个也是精神百倍，虽数十里而来，毫无倦怠气象，胖胖瘦瘦，高高矮矮，俊丑不一。林士佩在马上站着，正自暗想，已然马临胜爷身前。林士佩恭敬英雄之诚，露于外表，赶紧在马上端壮帽，整大氅，甩镫离鞍下了座骑，对着胜爷抱腕当胸，控背躬身，虚心下气，说道：“胜老明公，今日不辞劳瘁，来到小山敝寨，我林士佩得聆清音，真是三生有幸。老达官可算是言而有信，林士佩未能远迎，疏客之罪，尚祈老达官当面恕过。”胜爷答道：“寨主说的哪里话来？胜英久仰大名，恨不得一亲雅教，久有此心，奈无由

问候，今日谬蒙寨主见招，得瞻峻岭崇山，不特胜某一人有幸，敝局镖行众人也三生之幸也。寨主幸勿谦恭，你我乃一见如故。”胜爷说着话，甩镫离鞍，五老相继跳下座骑。与林士佩略事周旋，胜爷又说道：“今日敝局人众，来到贵山，他们俱是镖行一介武夫，对于贵山寨规多有不晓，望寨主海涵一切，不胜万幸矣。”林士佩说道：“老达官太过周到了，望老达官对于小寨人等，不加见笑足矣。”林士佩与胜爷谈着话，遂向山内相请，二人谦逊一回，林士佩说道：“小山敝寨有这么一个规矩；宾朋远来，必须朋友在先而行。”说罢，林士佩对着胜爷，道了一个请字，于是胜爷在先，林士佩在后，直往山寨里面而行。

正行走中间，胜爷留神观看，见头道山口站立着二百名削刀手，俱各双手使手带，对面排班站立，分为一百对，相对站立，俱是两人相对着擎起大刀，将刀搭在一起，两刃竖着朝下，

人若打此经过，必须由双手带底下钻过。胜爷一看，心中暗想：这那是排班迎客？这简直是刀山一般。您道，那削刀手俱各手擎大刀，竖着刀柄，刀刃朝下，两人用力紧错，只听得刀错刀的声音，仓啷啷的响亮，一个个横眉立目，活赛杀人夜叉，别说是由双手带底下钻过，就这么一看，简直可以把人吓掉胆魂。

胜爷正在心中暗想，林士佩在后说道：“亮开队伍，迎接宾客。”

胜爷心中说道：“亮开队伍迎客，也不是什么样儿？”林士佩说毕，只见削刀手，一个个紧错钢刀，较前不过又加上一分劲儿。这一百对削刀手一加劲儿，那钢刀相错音响声不觉震人耳鼓，凶恶的气焰较前又加上数倍。胜爷一看，心中说道：“大丈夫生在世上，若不留下个名儿，岂不是虚度此生？古人曾说过，君子既没世，而名不称焉。想我胜英年过古稀，正在暮景残年，能有几何？自有生以来，那个不晓之为人？慢说你是刀山，就是油锅在前，俺胜爷若有半点惧怕，岂不减却一世威名？”胜爷此时与林士佩谈笑自若，往前而行，虽前面刀山迎客，那胜老者眼中犹如无人一般。走到削刀手切近，胜爷钻过头一对削刀手。您道胜爷的身躯乃是五尺有余，不及六尺，那削刀手架着刀，最高的度数，距地不过五尺有余。胜爷往里钻着，恰恰刀碰鸭尾绒巾，只听得刀碰鸭尾绒巾的声音嚓嚓乱响，好不吓人也！胜爷钻至第二队削刀手，心中想道：古人有钻刀山之事，我是耳闻未见。明家末叶，闯王李自成造反，总兵吴三桂钻刀山喝血酒，关东盛京请清兵。大清老佛爷九千岁多尔袞在北京赶走闯王李自成，未登大宝，让与阿哥顺治登基，更年改月，才为大清国一统华夏，吴三桂得了平西王之位。像我胜英为拿一个采花贼，一来整理门户，二则给黎民百姓除害，我虽不敢比那总兵吴三桂，我胜英焉可自馁？胜爷钻至第三

对上，只听鸭尾绒巾碰得嚓嚓直响。林士佩在北面上定目观看胜

老者，只见他神色不移，气不涌出，一腔雄壮气概，显露表外。

林士佩心中暗暗佩服，心中说道：我观看老胜英之为人，真不亚如三国时之五虎上将黄汉升。林士佩想到这里，遂一声呐喊：“削刀手撤队！”此时胜爷手提英雄斃，刚刚钻过第三对削刀手。那削刀手一听林寨主呐喊撤队，一个个俱皆将刀竖起，往肩膀上一扛，脸朝南的转身形面朝北，脸朝北的转身形面朝南，一个个俱皆背对背而立，一时间，只见肃肃威严，鸦雀无声。

林士佩赶紧走至胜爷跟前，并肩而行。两人口中说的是些知心之语，然而可是嘴头上的假好儿，其实心里林士佩暗藏奸诈，恨不得含一口凉水，将胜爷吞下去，才对他的心事。皆因为绿林道与保镖的乃是冰炭一般，向来是复仇的。绿林道专讲究劫掠，保镖的专为是保护商贾买卖，这岂不是冰炭焉能同呢？故此林士佩表面上跟胜爷表示出假好假谊的样儿，心中却是一腔虎狼之心。

林、胜二位在前说说笑笑而行，后面跟随着镖行之人八十三位，绿林道英雄四十余位，俱各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正走在中间，来至在二道山口，胜爷抬头观看，只见迎面上有长箭手六十人，迎头排队而立，一个个俱是张弓搭箭，弓弦儿拉得如同满月一般，整整的六十名长箭手直对胜老者，简直如同箭林一般。您道，林士佩他为什么这宗举动呢？皆因他素常听说过胜三爷的为人，光明磊落，胆量过人，故此今天偏要看看胜爷的胆量如何。哪知胜老者抱定一种宁叫名在人不在，不叫人存名不传，把那死生二字，都已置之度外。如果要是胆量小的，不用说钻刀山，就是一看，吓也吓糊涂了。及至来到长箭手切近，一个个张弓待发，倘有不测，岂不是乱箭攒身？哪知胜老者与林士佩往前行走，来至弓箭手切近；仍然说说笑笑，目中犹如无物一般。林士佩一看胜老者，真是胆大如天，面不

更色，毫无一点惧怯情形。林士佩遂叫道：“弓箭手撤队！”

那弓箭手闻听寨主吩咐，一个个撤矢还弦，将箭灌在壶中，急忙跨于背后，散开一条道路，让林士佩与胜老者及后面百十余位过去。行走至三道山口栅栏门外，胜爷举目观看，只见有六十名挠钩手，在前排开队伍，挡住去路。那六十名挠钩手，俱是南北站立，北边的面朝南，南边的面朝北，各执一把钩镰枪，都是藤子枪杆，六尺余长，核桃粗细，颤颤巍巍，上安钩镰枪，枪头六寸多长，外有倒须钩二个，红缨相趁，在对面站着，枪尖对定枪尖，当中留着一条道路一尺余宽，人要从当中一走，那枪尖必得将人挂成肉泥一般。胜老者看得明白，心中暗想：削刀手俺胜英钻了三对，长箭手却迎头撤去，到第三道寨栏门，又有挠钩手，挡住去路。慢说你是挠钩手，你就是枪林箭雨，我胜英岂能惧哉！书要简短，胜爷走至挠钩手切近，林寨主又是一声呐喊：“挠钩手撤

队！”那挠钩手一个个也是犹如削刀手一样，各自将挠钩抱于怀内，转身而立，当中让出五尺余宽一条大路。林士佩与胜老者并肩前行，打开栅栏门直奔前寨。

胜爷观看两边栽种青松翠柏，相隔两丈宽，树木茂盛，绿叶森森，清气袭人，精神不觉为之一爽。真好似世外桃源，仙乡异景，若非天然异景，何有如是之佳境？虽有人力，一半也出乎天然。当中大道，俱是三合土垫地，平平坦坦。走出不远，林士佩在后面道：“胜老明公，您的人到齐了没有？”胜爷闻听，这才止住步回头观看。留神一看自己镖行之人，但见欧阳德、邱成二人在最后压着队伍紧紧跟随。皆因诸葛道爷在飞龙镇临行时，曾划策说过，欧阳德、邱成二人在后面不许擅离；若一离开本队，就是本队的人有没到的。胜爷一听，林士佩问胜爷的人齐了没有，胜爷故此往后观看。见欧阳德与邱成在后，并肩而行，知道自己人是齐啦，遂对林寨主答道：“敝镖行之人

俱皆来齐。”林士佩问胜爷的时候，自己也回头看自己背后的人，看了看自己的查山寨主在后面跟随。那位查山寨主面如白玉，身穿灰素的衣服，真是精神百倍。胜爷与林士佩说完自己镖行之人俱已来齐的话，林士佩对着胜爷点了点头，遂吩咐查山喽卒道：“打里边三道山口传下山令，就说寨主有令，三道山口挠钩手，二道山口长箭手，头道山口削刀手，个个把住山口，对于镖行之人，不许私自放走。如有镖行之人出入者，须有本山腰牌，喽卒护送，方许出入。若有私自放走镖行之人，或者与镖行之人旧日亲朋，徇私违令，暗暗放走时，定按山规行事，碎尸万段，将首级挂在山口。”林士佩吩咐完毕，回头叫道：“胜老英雄，您的人一位不缺吧？”胜爷说道：“不错，不错，一位不缺。”林士佩面带笑容，遂对胜老者说道：“镖行之人进了此山，大概来则容易，想要出此山中，许是有点费事吧？”胜爷听罢，对着林士佩捋着银髯哈哈大笑道：“林寨主，我胜英既来之则安之。如果是胜某怕出不去此山，大量着胜英还不来呢。林寨主你是沉不住气哇，就算是龙潭虎穴，胜爷何惧之有呢？”林士佩遂笑道：“胜老达官，我跟你说的不过是玩笑话耳。”

二人说着话，仍旧往前行走，并肩而行，越过前寨直奔聚义厅。胜爷观看，聚义厅内并无一人，内设摆琴桌，对桌、月牙桌、六人桌、八仙桌、翘头案，上面设摆古董玩物，奇珍异宝。上面悬挂黑地金字一块大匾，上书“群英俱至”。西廊下有一百四五十人，老少丑俊不一，俱是十字绊英雄带，外罩大氅。林士佩背后尚有四十余人，必然也归西廊下，共计二百来往的人数。东廊下一溜条桌板凳，并无一人。东廊下东北角有大六人桌一张，三面绣花围桌，上绣龙出水风离窝，团花朵朵。

西廊下面北角，有大六人桌一张，也是三面花围桌。胜爷观看

已毕，心中明白，这必是我与林士佩二人的主座，此聚义厅宽阔广大之至，比今时大戏园子不小。林士佩说道：“胜老明公，我聘约您来，俱是您的高朋宾客。在下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在下既是本山的寨主，将您的宾朋请到此山，在下就算是主人。

西敞厅来者，但是本山的宾朋敝友，在下俱已安置在西敞厅了。

您的高亲贵友，现有东敞厅；在下早与您预备齐了。请将老达官您的人俱都让到东敞厅，大家一路劳乏，也好歇息歇息。”

胜爷对林士佩道：“如此多有屈尊您的高朋贵客了。”林寨主说道：“哪里话来，份所当然。”语毕，遂将镖行所来之人，向东敞厅相让。你道，东敞厅内中比戏园子尚大，宽阔已极，胜爷镖行之人，来了八十多位，要是进了东敞厅，大家连一小半地方全都占不过来。林士佩此时对胜爷说道：“胜老达官，此次我将您贵行之人请到，没有别的，朋友千个不为多。请您给我将您镖行的朋友介绍几位，我林士佩也好多认识几位高明。”

胜爷听罢，哈哈大笑，遂用手一指诸葛山真说道：“道兄，道兄请过来，我给你老人家介绍一位朋友。这是莲花峪林寨主林士佩，乃是南方的人物，武艺高强，南方属其第一，压倒一切的林寨主，人称震八方者是也。”又对林士佩说道：“这是我师兄，复姓诸葛，双名山真，蒙众人抬爱，人称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老道打稽首，口念无量佛：“贫道指佛穿衣，赖佛吃饭。胜施主聘请，本不当再染红尘，不得已前来打扰。”胜爷抱拳说道：“师弟请过来。这一位是我之师弟，千佛山真武顶庙里出家，法名弼昆，人称红莲罗汉。”又指着林士佩说道：“这是震八方林寨主，二位多亲多近。”和尚打问讯，口念阿弥陀佛说道：“贫僧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应当我打扫寺院，敬奉佛经。胜施主约我前来，出家人万不得已，来在高山打扰。”

林士佩说道：“赏脸赐光。这是胜施主情面，在下宝敕跪门，

还请不了来呢。”胜爷又给林士佩介绍第三位，胜爷又说道：“四弟请过来。这位是南七省震八方林寨主，号士佩。”又对寨主说道：“这是我四弟，姓李名刚号为神刀将，二位要多亲多近。”又介绍第四位，叫道：“丁贤弟请过来，与林寨主二位相见。这位乃是飞龙镇绅董，铺十八个把势场丁桂芳丁绅董。”

二位彼此说了几句外场话，胜爷又叫道：“邱三弟，你请过来。

林寨主，这就是侠义庄的教师，姓邱名，珪，绰号人称入地昆仑。邱三爷是我师弟，又是我的盟弟，可惜他有眼无珠，不识好歹，收下义子，非奸女子即淫妇人。采花之人高双青，就是他义子螟蛉，玷污我们之门户。”邱三爷闻听，脸面发赤，对林士佩道：“见笑见笑。”林士佩说道：“邱老教师说哪里

话来？常言说得好，圣人不保其亲族。师傅领进门，品行在自己。”

胜爷说道：“就是我弟兄六位，余下请寨主不必一一都介绍啦。您把有名的寨主，给我胜英介绍几位，我也多认识几位高明。”

林士佩说道：“敝山之中，就是我弟兄三人，别人不必相见。”

遂说道：“二弟请过来。这就是本山我之二弟，紫面判官邱锐。

他与高双青八拜结交，我与高双青素不相识。高双青逃至敝山，我问他因何事这样狼狈不堪，他用谎言答对，句句不实。我拿话从中一挤兑他，他这才说了实话。原来他在周家屯一案，采花逼奸，被胜老达官与丁绅董二位看见，在楼窗外叫他。在下一听，既有一案，再有采花杀命之案，俱是高双青所做。我当时命我之众寨主将采花淫贼高双青乱刃分尸，我二弟阻拦，他言说我惧怕胜老达官，不敢不杀高双青。二弟你跟胜老达官见一见吧。”胜爷听罢，捋银髯哈哈冷笑两声，说道：“足下就是二寨主邱锐吗？久仰大名。”林士佩又叫道：“三弟请过来。

这是胜老明公，这是我之三弟，八臂玉面小哪咤邱钰。余下不必再见了，皆因为朋友太多，老达官多要原谅。请坐吃茶吧。”

林士佩这才回归西廊下正坐，早有喽卒献过香茗，二位英雄先谈古论今，然后武力对待，南北英雄会，才有一场血战。

谈古论今者，先讲论三坟五典，治世者有四位先贤。玄元黄帝请老彭，尧王访舜，舜请大禹，禹王让汤，汤请伊尹，兴周灭纣的姜尚。可叹姜于牙，三生六死，与周朝打下了八百余年天下。前四百年太平天下，乃是英明之主；后四百年君弱臣强，各国逞雄，有五霸七雄闹春秋。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七雄者，七大国争地盘，秦、楚、燕、韩、赵、魏、齐。战国又有四位名帅起、翦、颇、牧，用军最精。武安君白起，杀生百万，王翦兵吞六国，李牧能战，廉颇能守。王翦与始皇打下一统华夷，始皇统一四十余年，又有楚汉争雄。林士佩与胜爷又对答说道：秦家天下四十余年，始皇南开五岭，东填苦海，西赶高山。秦始皇专信神佛，求过长生不老之丹，未曾得着。始皇扶乩问神，问秦家江山失于何人之手？焚香已毕，乩笔动转，乩语上“秦氏江山，丧于胡手”，始皇才修万里长城。那知胡乃始皇二子，胡亥是也。胡亥尚且在年轻，乃一小童耳。后来楚汉争雄，刘邦进咸阳，刀不血刃。

霸王进咸阳，先杀始皇之孙孩子童婴，秦家金枝玉叶宗族不愤，霸王杀秦家宗族两千余人，坑秦军二十万，杀得血流成河。火焚阿房宫二百里，焚烧传国宝鼎九个，惟有一个腾空而起，飞入海内，霸王焚其八鼎，可谓暴虐已极。又有出世奇才，汉张良，买剑二口，一口天子剑，一口宰相剑，韩元帅平秦灭

楚，陈平六出奇计，才成为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汉刘邦三尺剑，打下四百年天下，二百年就遭王莽劫篡，酒鸩孝平皇帝。王莽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杀得金马牛三姓不分，姓刘的多改为姓金。逃走了孤儿刘秀刘文书，王莽派能臣画成人图，贴在各官厅地界，有人拿着孤儿刘秀，赏千金，封万户侯，一根头

发一匹马，一寸骨头一寸金。眼睁睁大汉江山将要灭，又有高明三老。头一位严光严于陵，第二位田欧力，第三位蔡寿翁。

三母者，姚期之母，岑彭之母，吴汉之母。重整汉业，汉光武中兴。又二百年终于献。后有卧龙先生诸葛亮，凤雏庞统庞士元，徐庶等，又有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天命当终，司马师的后人司马炎，把东吴西蜀北魏一扫而平，改为大晋。

晋文皇帝后来又起隋唐，老杨陵一对秋龙棒，隋炀帝纳暑行舟，欺嫂杀兄。天下英雄群起，罗成、秦琼、程咬金、徐茂恭、魏征等，打下大唐一统天下。又谈宋室年间，开基正业者赵太祖。

兴宋者，杨家将、高家将，到后来有铁面无私的包公、胡家将，岳家父子精忠报国，被奸相秦桧在风波亭把岳家父子，铁链缠身皮麻拷，岳元帅父子、岳爷的姑爷张宪一同归西。元末明初元顺帝为君不正，为臣不忠，空有老太师脱脱孤立难成。老太师脱脱奏明元顺帝，加一恩科，暗藏十条绝户计，要把天下反王烟尘盗寇一网打尽。天不绝人，常遇春马跳贡院墙。常遇春座骑卷毛狮子一丈黑，在武科场，良驹战马撒了一泡尿，将地雷药线浇湿。天下英雄要出城，老太师吩咐落下千斤闸，常遇春力托千斤闸，天下英雄都打常遇春的两胳膊底下逃走。众英雄逃在卢沟桥，脱脱太师派一家达王，手使青铜锤，堵住桥口，天下英雄，不能通过卢沟桥。赶考的举子之中，撞出兴明一员老达官，姓吴名贞，别号童背猿猴，坐骑一匹粉白叫驴。达王坐骑赛鹿锤花豹，马头与驴头一锤撞，双双插花，被吴贞一剑削三矢，达王的人头，两个锤头。天下英雄撞过卢沟桥，常遇春到良乡，马踏七十二座连营。开平者，常遇春、胡大海，划策者伯温先生。文韬武略，徐元帅姓徐名达，字国显，数百余阵打下南北两京，八黑赶元，将元太子追到天现铜桥，定大明一统华夷。明朝十三帝，二百余年，十三帝崇祯优柔不断，不

能用其臣宰，那时节反了闯王李自成，黎民百姓遭了涂炭。总兵吴三桂钻刀山喝血酒，请清兵，太汗老佛爷九千岁多尔袞在北京赶走闯王李自成，定为大清国，一统华夷。九千岁未登大宝，让与阿哥顺治，才为一统天下。

胜爷与林士佩对谈良久，问一答一，问二答二，林士佩暗暗打量胜老者，真是博古通今，可谓当今武人之中铮铮者。胜爷也暗暗称赞林寨主广览多读

，在南方绿林道中首屈一指，可惜身为绿林，占山为王，走入歧途，殊为可惜。二人谈着话，连同绿林道中之人及镖行之人，听得目瞪口呆。胜爷遂又说道：“林寨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我畅谈多时，不过替古人饶舌，胜某此来不过为的是多认识几位朋友，二者求寨主将那高双青赐与胜某，胜某方好清理门户。现在天下英雄聚齐，均在莲花峪，还求寨主将那高双青赐与胜某，求寨主原谅直言之罪是幸。按我门户的规矩，将他乱刃分尸，给黎民百姓除害，给绿林道除却害群之马，给被杀守节寡妇之家，以及长女被杀之家，两家报仇，给那黄泉下的寡妇及长女雪恨。

如此不但胜某感激寨主，就是生者死者，亦必感激寨主大德也。”

林士佩道：“胜老达官，您看现在两方的英雄不下三百位之多，我就这样将那高双青献与老达官吗？”胜爷道：“寨主的高见，怎样方能献那高双青呢？”林士佩道：“请您把出手的绝艺献一献。您三只金镖压绿林，甩头一子镇住十三省，鱼鳞紫金刀纵横天下。我西廊下，众群雄久闻大名，没见过高明的绝艺。

如若俱都甘拜下风，慢说是献那高双青，就是莲花峪，任足下开消分散，从此哈哈一笑，将我敝山二散，在所不惜。您如果赢不了众群雄，明公应当怎样办法？”胜爷答道：“既承林寨主及众群雄抬爱胜某，胜某敢不奉陪？现在备有马匹在此，任凭林寨主你及众群雄吩咐，马上步，胜某均能奉陪。十八路长

家伙，十八路短家伙；马上的，步下的，二十四路外伍家伙；带钩的，带刃的，带翅的，带绒绳的，带锁练的，带蛾眉针的。

陆上则陆战，水内则水战。如果寨主及众群雄赢了胜英，打胜英一拳，踢胜英一脚，把胜英衣服撕一个口儿，那时胜英不但不要高双青，胜英认罪服输，将镖行一千人众带回江苏十三省总镖局。我就此立给寨主一张字据，将十三省总镖局一关门，从此南七省之道路，胜英当一尘不染，从此回归故里莫州，隐姓埋名，不问世事，世上算没有胜英这么一个朋友。林寨主，你以为如何？”林寨主说道：“好好好，我们就会会高艺吧。”

胜爷说道：“我久闻寨主英名，十二颗镖枪，百发百中，三只点穴镞，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一对阴阳双剑，招术精妙绝伦。你我可以当场比较。”林士佩说道：“很好，我当奉陪。”

林士佩甩大氅，掂了掂十二颗镖枪，勒狮子绊，腰系英雄带，抬胳膊踢腿，没有绷吊的地方，套挽手压剑把，二刃双剑离匣。

胜爷甩大氅，掂了掂三只金镖、甩头一子，套挽手，压刀把，鱼鳞紫金刀离鞘，蓝汪汪紫微微的鱼鳞，尖长背厚刃飞薄。胜爷一捋银髯，由东往西一进



步。林士佩二刃双锋双剑，冷森森耀人眼，明晃晃透胆寒，利锐锋霜快，由西往东要进步。

正在此时，二寨主邱锐站起身形，说道：“胜老明公，暂息雷霆之怒。”又叫道：“大寨主兄长，也莫发虎狼之威。您为我交了无知的朋友，引起南北英雄会。二位身价重大，资格高尚，如其动手，必然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因小节而伤大义。

不必二位拼命争持，胜老明公，我们敝山百十余位寨主，春秋两季，闲暇无事，以打猎为乐，所得些奇禽异兽。寨子后西南角有兽圈一处，由头年冬十月，我们得了一只八叉梅花鹿，此兽善能斗虎。我们众弟兄以此物作乐，我家大寨主兄长请木匠作得栅栏底盘，又制造三十六块木头栅栏，一丈高，八尺宽。

把底盘在聚义厅前圈好，上好了木头栅栏，将鹿笼拉在里面，将栅栏圈好，连底盘带栅栏一丈二高。将鹿由笼中放出，我们敝寨中之宾朋以打鹿为乐。今天以打鹿赌斗输赢：把圈围好，将鹿放出笼来，木头圈内宽阔，二十八丈方圆，你老人家镖行的达官下圈打鹿，三阵赌输赢，若三阵将鹿打死，我们就献出高双青，你老人家乐意整理门户规矩，将高双青乱刃分尸；不乐意当时杀之；您乐意往哪府哪县，我预备车辆，你老人家护着，我们给您送去。乐意叫我们守山寨，我们在此久居；如其不乐意，叫我们散此山寨，我们各归故里。”胜爷说道：“很好，很好。您就此预备吧，三阵如其不能打鹿，我按前约实行，就算胜英甘拜下风，我隐居田里。”邱锐二寨主遂吩咐喽卒先上好木头底盘，后搭三十六扇木头栅栏。喽卒不敢怠慢，遂奔那木头栅栏屋中而去。来到木头栅栏屋子，将大门落下两扇，个个落环子，搬动底盘。那底盘乃是一丈宽二尺高，犹如铁床的形式，下有铁腿，可以插在地内。木头栅栏一丈高，二尺宽厚，俱是卯对卯，笋对笋，上有铁活管着，用螺丝上好，坚固异常，风刮人推，俱都不倒。二十八丈方圆，恰似那大演武场儿一般，宽绰豁亮异常。喽卒们人多势众，工夫不大，将那木头底盘稳好。您道，大栅栏稳好之后，北面有一大门，两边铁槽插榫，可以随便开关。将那鹿笼拉进大栅栏内，将门一闭，然后人再进去将鹿放出。

却说那匹鹿乃是头一年冬月所得，山寨主将鹿得着以后，皆因鹿乃义兽，岂不闻鹿得草而鸣其群吗？故此鹿在山里，虽然看见人，它却不伤害人，反而怕人，见着人它必跑。那么一尽鹿可有什么难打的呢？这鹿却不然，自从打了来之时，每逢喂它的时候，却把那草装在一个木头人的肚腹之内。那木头人肚内满装上青草之后，那木头人肚子作成了活动的。那鹿初次

见人肚内有草，它还有不吃的意思，因为这鹿它不沾荤腥东西。

以后将鹿饿得实在难忍了，那鹿却向木人的肚内去吃草，那鹿向木人肚内吃草惯了，可就不怕人啦。然后他们却将那木人的肚子口儿合上，里头装着草，鹿见了木人，却拿鹿角去撞那木人的肚子，挑开了吃。久而久之，却给那木人穿上喽卒的破衣服，里面还是装草。那鹿见了人，它也毫不惧怕了，却用鹿角就去挑那人的肚子。那鹿好吃肚内的青草，日子长了，那鹿可就见着人它就撞啦。皆因为它是在人的肚子里吃草，它并不是害人，它为的是撞开肚子好吃草儿。这就是山贼的阴恶，为是放出那只鹿来，教镖行人打鹿。会武术的还把一只鹿放在心上吗？岂知道这只鹿见了人，可就红了眼啦，必得将人的肚子撞开了为止。这就是山贼要害镖行之人，明着是打鹿三阵赌输赢，暗着就是杀人不用刀。

且说鹿圈俱已稳好，喽卒五六十人，俱都拿着钩锁皮带，来到鹿笼近前。那鹿笼乃一丈二长八尺宽，打造得如木车式，当中有门可以关开，那鹿在车中可以随意转身。喽卒们在前边拉着，在后边推着，将那鹿车拉至在鹿圈当中，放好以后，喽卒们全出了鹿圈。二寨主邱锐，施展陆地飞腾之术，一丈二尺高的鹿圈，二寨主一纵身形，身轻如燕，蹿至在鹿圈之内。二寨主来至在鹿车近前，用手开开锁头，将那车的门哗啦一声响亮，用力拉开。您道，这个鹿可并不认识人，皆因他平日在人肚中吃草，他是见人用角就挑。又因为南北英雄会，林士佩与胜爷定的五日之期，胜爷走后，林士佩就早早吩咐喽卒们，由第二日起，就不给那鹿青草吃啦，为的就是暗算镖行之人。那鹿今天已经三天没吃草啦，简直饿得眼睛全都红啦，所以二寨主邱锐开开鹿车之门，遂赶紧跑至鹿圈切近，一纵身跳出圈外，说道：“众位英雄，哪位可以前去打鹿？”大众站起身形观看，

此鹿好比那乡下的二号驴大小，一身的灰色毛，满身白梅花儿，一角有八叉，在笼楞上擦得铮亮，由笼中纵出木圈以外。众喽卒包围着栅栏，俱是手使大枪白蜡杆子钩镰套锁。那鹿一晃八叉梅花角，四蹄趟开，在圈内来往打盘。二寨主邱锐说道：“胜老明公，您派您镖行之人打鹿吧。”胜爷在东廊之下，面向南抱腕当胸，遂说道：“哪位可以前去打鹿？”话言未了，内中闪出一位少年镖头，面如白玉，一身蓝绢绸短靠，说道：“胜老伯父，小侄男愿往打鹿。”胜爷一看，原来是赵谦。那赵谦乃东路镖头，人称双铜将赵谦是也。胜爹说道：“贤侄留神小心。”赵谦说声“晓得”，遂绷十字绊，勒英雄带，掂了掂双铜，进圈打鹿。二寨主邱锐说道：“镖头且慢。我与胜老达官，有个交代。”遂叫道：“胜老达官，鹿乃义兽，鹿得草而鸣其群，不吃人，不咬人。打鹿者，一位不行，再换一位，三阵赌输赢，是以拳脚打鹿，您这位朋友，身带兵器不能下圈。”胜爷说道：“咱们所言者，三阵打鹿，并没有提用刀使枪

，或使拳脚。即在众朋友的面前，我胜英但得容人且容人。”

遂叫道：“赵贤侄，你能以拳脚打鹿吗？”赵谦道：“小侄对付而已。”赵谦说罢，遂将兵器由背后抽下，说道：“哪位受累，给我拿一会儿家伙？”傻小子金头虎嚷道：“赵哥们我给你拿着吧。你可要多留点神哪，那鹿儿可厉害。”赵谦说声“晓得”，遂转身形，直奔木头栅栏而来。喽卒往两旁一闪，赵谦拧身形，纵在上边，左胳膊一挎，两腿一顺，纵在里边。

此鹿善能斗虎，四足甚快，见人进去，由南往北，四蹄翻开。

赵谦年轻，未经过此阵，本打算鹿临切近，再施展武学的招术，谁知此鹿行走如箭，往右边一闪，未及闪开，八叉角正往赵谦的左肋梢挑去。此一挑力量甚大，赵谦躲闪不及，由赵谦左肋梢挑入，鹿角挑进肋梢半尺有余，那鹿又往上一扬头，就听哧

哧一声响，将左肋条挑折。顷刻之间，鲜血直流，赵谦躺在地下，哼了一声，一命呜呼。

大众英雄一看，赵谦已死，胜爷颜色一变，自己说道：“喝，伤了一位少年镖头。我此盟侄，如因保镖丧命，倒是买卖规矩呀，我带人家孩子，赴这南北英雄会，叫人家孩子死于非命。他家中年迈的父母，耳鬓的娇妻，此人只二十三岁，可叹他年轻丧命。”胜爷捋髯，颜色一变。二寨主在旁叫道：“胜老明公，此鹿横骨插心，乃是野兽一只。如果是我山中的寨主，跟您镖行动手，也不好意思伤你老人家的头目。因为是野兽，你老人家多包涵吧。单等南北英雄会输赢已毕，再请高僧高道超度赵镖头的灵魂。”胜爷听罢，将银髯一捋，冷笑道：“寨主你是雨后送伞。请僧道超度灵魂，若非保镖护院之人。

你们绿林道也不能请僧道超度灵魂，烧纸风刮了，念经和尚饱，只见活人奠酒，不见死人饮半滴。我盟侄赵谦怨他命短；我再请一位二阵。”二寨主忙派喽卒拿长把钩竿子，将赵镖头死尸搭出来。胜爷同着大众观看，血淋淋死尸，搭着走了。林士佩遂说道：“后寨花园有过厅一所，内有五七口寿木，择选上等的把赵镖头成殓起来。”胜爷再问：“哪一位朋友，二阵下圈打鹿？”言还未了，又闪出一位少年镖头，黄白脸面，穿一身青短靠，背后一条竹节钢鞭。原本是被鹿方才挑死的赵谦之盟兄，一心要给拜弟报仇，乃是西路镖头李勋是也。甩大氅，伸手撤去钢鞭，遂说道：“那位受累给我拿一拿兵刃？”红旗李煜接过竹节单鞭。李勋转身，抬腿伸胳膊没有绷吊的地方，来到木圈以前。众喽卒闪开身躯，起身往上一纵，胳膊一挎，纵身跳入里面。鹿在里边打盘，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饿了几天，方来下圈之人，撞破肚子，无草无料。这个又来了，大概有草有料。您道这个人哪，乃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俗语说得却

好，经一番挫折，长一番阅历。那李勋一看那鹿过来了，暗道：“适才我的拜弟，叫那鹿给挑死啦。我离那鹿远远的，我就闪身躯，等着叫他撞空了，我再用招数打他。”单说李勋心中打量已好，方一纵进栅栏内，那鹿就四蹄蹬开，犹如箭头一般，直奔李勋而来。李勋未等鹿到身前，赶紧向旁边一闪身躯。那鹿按足了劲，着实的一挑，却被李勋闪过。您道，李勋方然闪开，那鹿见人闪开，未等脚步站稳，却横着一晃头角，偏着又奔李勋的软肋梢去挑，那李勋赶紧闪躲开了。这头一撞，脚步尚未站稳，冷不防横着又是一角，李勋这次可躲闪不及了。说时迟，那时快，这横着一角，却挑在李勋软肋上，只见红光一冒，鲜血淋漓，满肚五脏流于地上。李勋第二阵入圈打鹿，又死于非命。胜爷一看，复又一惊，口中说道：好横的鹿，真比人的拳脚快之百倍。那二寨主邱锐对胜爷说道：“这鹿乃是野兽，横骨插心，要是我们山里宾朋，就是项生三头，膀长六臂，也绝不敢伤你老人家的镖头，请你老人家多多原谅吧。”遂又吩咐喽卒：“拿钩竿子将李镖头的死尸搭将出来，仍用上好的棺木成殓。一俟南北英雄会已后，再请高僧高道超度二位少镖头的灵魂。”二寨主说毕，喽卒们又用竿叉钩子，将李勋的死尸由栅栏之内搭将出来，抬到后院花园子过厅，用棺木成殓去了。胜爷一见李勋又死于非命，不觉万分悲伤，胜爷心中暗想：为我清理门户，捉拿高双青，引起南北英雄会，为什么叫旁人跟着遭劫呢？如果为保镖而死，那是买卖生意，分所当然，人家本是吃的保镖之饭，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今为我与绿林道打赌，这一见面，打这么一只鹿，就死两位少年镖头，将来人家的父母妻子问我，我何言答对？这不过打鹿，少时要是肉搏血战，刀枪齐举，还不知要损伤多少人的性命呢？唉！有句俗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这不是自寻苦恼吗？既

然是我自寻之苦，豁出我自己也就算完啦，何必多损伤旁人呢？

胜爷想到这里，自己又是恨，又是气。恨的是邱三爷有眼无珠，不识贤愚好歹，收下这样败坏门户的淫贼；气的是傻小子贾明天真烂漫，不知人情事态，到处惹祸。要不是贾明殴伤喽卒，光起火来，林士佩不至出这样苦辣手段，暗害镖行之人。胜爷悲恼交加，捋银髯对着邱三爷“嘿嘿”冷笑两声，这才甩大氅，摘下鱼鳞紫金刀，肋下撤镖囊，就要进圈打鹿。

正在此时，只见胜爷背后一人大声喊嚷：“胜三大伯！别生气，慢着，我有话跟你老人家说。”胜爷回头观看，原来是金头虎傻小子贾明。并且傻小子那里还咕念着哪：“胜三大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侄服其劳。”胜爷看罢，遂对金头虎贾明说道：“你要下圈打鹿吗？”贾明说道：“就凭这么一只鹿，还能劳动三大伯您的玉体吗？”胜爷说道：“明儿，须要小心。”傻小子说道：“不用小心，咱爷们有造化，就是不怕撞。”

胜爷说道：“打鹿还用造化吗？”傻小子叫道：“胜三大伯，你老人家不知小侄儿有金钟罩铁布衫护身，十三套横练工夫，刀枪不惧？难道说，还怕一个鹿角扎吗？等到躲闪不及之时；叫他扎上，也就是肉皮上划道白印儿就完啦。”贾明说罢，对着胜三爷晃了晃冲天杵小辫。胜三爷看着傻小子，不觉转怒为喜，遂笑道：“总要小心为是。”贾明说道：“晓得。”您道，这个傻小子还是真会冒坏，人家别人下圈打鹿，摘家伙空着手进圈，这傻小子对着胜三爷说着话，由东敞厅就往西边直溜，可是背后那只一字镗铁杵并未摘下来。这个傻小子原来是心里有数，为的是背着兵器，溜到栅栏近前，拧身纵到里面，摘下一字镗铁杵，照着那鹿一杵，不就完了事啦？您道，金头虎会冒坏，嘿嘿，还是针尖对上麦芒啦！自从金头虎喊叫要打鹿的时候，那紫面判官邱锐却早就看上他啦，知道贾明要打鹿去，

却不摘下兵器，为的是拿兵器打鹿。那金头虎刚走到离着栅栏切近，那紫面判官邱锐一个箭步由西过来，对着贾明说道：“贾镖头，您要干什么？”金头虎对着二寨主，仰着脸儿说：“我是真镖头。”二寨主说道：“我没问你真的假的，你是要干什么？上哪儿去？”贾明说道：“打鹿哇。”二寨主说道：“你怎么不摘兵器呢？”金头虎贾明说道：“喝，我怎么忘了这手儿啦？”二寨主说道：“不错，我早就给您想着哪。贾镖头摘下来吧。”那贾明还是不懂得什么叫面子，简直满不在乎，这才说道：“谁给拿着家伙呀？”旁边杨香五说道：“我给你拿着。”金头虎说道：“好好好，就是你拿着吧。”金头虎由背后懒怠懒怠的将那只一字镗铁杵摘下，递给了杨香五，口中说道：“看看咱们贾明有多大架子，未曾一出门，不管干点什么，总有当差的跟着，给咱们拿着零零碎碎的。”金头虎在一旁念念叨叨，也没有人理他，喽卒们听着，个个都是抿着嘴暗笑。也有低声耳语的说：“这个傻小子，多么没羞没臊？打算哈巴着罗圈腿溜进鹿圈门，带着兵器要打鹿，咱们二寨主爷还会吃这个亏吗？”不表喽卒们你言我语，且说金头虎贾明哈吧着罗圈腿，晃悠着这冲天杵小辫，来到栅栏跟前，拧身往上用力一蹿，这一蹿不要紧，贾明这个乐儿可就大啦！皆因为金头虎身子横宽，又胖，肚子又大，那鹿圈一丈二尺高。他蹿的时候，就有点胆怯。金头虎贾明心中说道：我有心打门里进去，又说不出口来，就是说也是白费，一开门那鹿要是跑了呢？所以贾明用尽了平生膂力，往上蹿去，这一蹿还不错，倒是蹿上去啦。金头虎正打算拿左胳膊一挎，然后往里一纵身，就跳到里面去啦。那知道傻小子往上蹿的时候，恐怕蹿不上去，他把劲儿用猛啦，蹿得高一点，还是过了头啦，往下一落，打算抓住栅栏板夹子，可就来不及啦。恰恰把贾明给夹在栅栏板墙的

空儿里头啦，这一夹把贾明还真给夹住啦。皆因为金头虎肚子大，贾明被

空儿夹住，一着急用手一搬栅栏板墙。用力一晃悠，只听噗咚一声响，脑袋向下，就栽倒鹿圈里面啦。金头虎奔鹿圈来的时候，嘴里边还穷叨念，管着那把守鹿圈喽卒们直叫小贼。喽卒同着大寨主林士佩忍气吞声，挨了贾明的骂，谁也不敢言语，这一回贾明栽在鹿圈里面，可就给喽卒招了乐啦，也解了恨啦。贾明栽倒里面，口中喊了一声：“他妈的倒霉！往上一蹶，使过了劲啦，还挨了一下子摔，这给小贼们可解了恨啦。”

不说金头虎嘴里胡说，且说那鹿挑死了两个人，都鲜血直流，腹破肠出，并没有一点儿草料。那鹿已经挨了三天饿啦，挑开两个人肚子，连一口草料也没吃着，急得那鹿在圈里不住的蹬开四蹄，直打盘旋。那鹿一见贾明从板墙上跌将下来，肚子还是真大，那鹿以为里头必有草料啦。那鹿即由西边往东而来，金头虎是由东面上摔下去的，金头虎对着那鹿说道：“这回大概你可要倒了运啦！这回你犯了名讳啦。三国时风雏庞士元死在落凤坡，就是犯地名。我叫金头虎，你是鹿，老虎专能降鹿，这回你的死期来到啦。”那鹿在圈内打盘旋，跑得如同箭头一般，还能容贾明说这些话吗？不过贾明是由在栅栏上夹着的时候就说，口中不住气的呐喊，一会儿叫鹿给撞上的时候，他还是直喊叫呢。贾明站起身躯，正在自己扑身上的尘土，那鹿即由南面上蹬开四蹄而来。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怎么挑了两个，也没有草料呢？这个肚子大，大约准有草料。”金头虎叫道：“鹿儿好小子！你不用摇头晃脑，撇唇咧嘴，七叉八叉，带着半份套驾，鹿老二你可倒了运啦！犯了地名啦！晦气，背气，带丧气。你叫小鹿，我乃金头老虎，老虎吃鹿，老等着你。我告诉你鹿老二说，大将怕犯地名。”金头虎口中取笑，

正在此时，那鹿一晃八叉角，四蹄蹬开，奇快无比。金头虎自不如已死的两个镖头快，皆因为他是罗圈腿，又是个大肚子坠着，展眼间鹿角已到胸口上。鹿前劲太大，金头虎闪躲不及，鹿角一沾皮肉，金头虎往后一仰身，来个仰面朝天，栽倒尘埃。

金头虎急忙用双手护住五官。此时鹿在圈内，跑到了北边栏圈跟前；喽卒们在圈外，用大竿子挠钩套锁，砸得叭叭乱响。那鹿转身抹头，又向南跑。金头虎站起身躯，自己说道：“真倒运。”前胸的衣服被鹿角挑破，黑皮上划了半尺多长一个白道儿，刚换上几天的衣服就坏啦。鹿在南边回头观看，连挑了三四个，并无一点草料，那意思是要回头再撞他。贾明说道：“小子，还回头看哪？我在千佛山学艺之时，我师傅老和尚，在禅堂之中无事谈论，言说这鹿有前劲没后劲。”金头虎一晃冲天杵小辫，直奔前去。那鹿方要回头，金头虎把两条后腿搂住，用尽平生的力量，往两下一劈，那知鹿的筋骨皮肉坚固，未曾劈开。金头虎用右脚往鹿裆里一踢，鹿由粪门之中，连血带粪一齐冒出。皆

因贾明别号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两膀一晃，约有四五百斤的膂力。鹿已经不能活了，贾明搂住两条鹿腿，将那鹿抖将起来，冲着东面向上摔去。随后又将鹿抖将起来，头朝西摔去。也就一二百斤重，金头虎这么一摔梅花鹿不要紧，原来是方砖铺地，那鹿已经七窍冒血，两条前腿蹬了几蹬，那鹿可就鸣叫几声，被金头虎将鹿摔死。

此时西廊下群雄一乱，只听喊叫声音：“好呀！梳冲天杵小辫的力劈梅花鹿，好大力量！”林士佩站起身形，遂说道：“打鹿此公乃是贾明。”金头虎不知公字当什么讲；林士佩乃是人物，要说打鹿是贾明，有点不大好听，所以又加上一个公字。然而林士佩把话说连啦，鹿字底下又多加上一个公字，贾明不知公字何用，遂对林士佩说道：“林寨主，公事我不含

糊。”喽卒见鹿已死，将栅栏门打开，金头虎由里面出来，那面上与身上全是鹿血鹿屎，面向西又说道：“公事我不含糊呀！”

你们不服，咱们比较比较？除去他三个贼头，这三位比不得。”

贾明意思是就这三位厉害。胜英说道：“贾明不要造次，退回来。”贾明这才退回东敞厅。贾明对杨香五说：“露脸不露脸？”

杨香五一乐：“你是歪打正着，碰巧啦。”贾明说道：“杨香五小子，你怎么不碰巧了呢？”胜爷一看喽卒七手八脚将死鹿搭往后院去了，又有喽卒用黄沙土，将人的血迹和鹿的血迹掩埋好。胜爷说道：“林寨主，第三阵我盟侄将鹿打死，寨主可能成全胜英文将高双青献出吗？不是三阵赌输赢吗？”林士佩未及答言，二寨主邱锐接言说道：“胜老达官，这算不输不赢。

要说咱赢啦，鹿撞死您二个镖头；要说您输啦，那个梳冲天杵小辫的将鹿摔死。这为不输不赢。胜老达官，您说但得容人且容人。我请问一言，四条腿的走兽，是那一物厉害？”胜爷说道：“不独我胜英，就是在此的高朋贵友，人人所知，兽中之王，则猛虎也。昔日东汉千岁刘秀，年七岁上被老丞相窦荣放出潼关，大刀苏献后面追赶，追到山坡以下，千岁将要被获，正在急难之间，一只猛虎将刘千岁救去，才有骑虎登山，乌鸦引路，将汉刘秀救到白水村，隐姓埋名。后来才有千岁起兵，走马并南用，汉光武中兴。皆因救驾之功，封他为兽中之王，所以猛虎发威镇山林，人所共知；走兽之中首领者猛虎也。”

邱锐说道：“此言非也。俗语云，九狗生一狸，三虎出一豹。

豹要长大，将虎一口咬死，衔起来就走，豹能食母。我们头年冬至月，下大雪之时，得了一只土豹，每日打猎回来，将飞禽走兔，用铁叉往笼里一递；要不然一只鹿腿拿铁叉递入笼内，连皮带骨头一齐嚼。如要大打猎之日，喂他牛羊肉三四十斤，要他垫垫饥，现今有木栅栏圈仍然未动。打鹿之事，作为

罢论，

咱们现在三阵打豹以赌输赢。”胜爷说道：“寨主，我有话在先，但得容人且容人。要三阵打了豹呢？还能反复吗？”二寨主邱锐说道：“那就不能够啦。”胜爷说道：“当着天下英雄，将话言明，下圈打豹，拿着兵器吗？”二寨主说道：“兵刃暗器随便。”胜爷说道：“那豹现在何处？”二寨主说道：“也在笼内装着呢。”胜爷说道：“既然如此，请将豹笼拉出来吧。”

二寨主吩咐喽卒：“把豹笼拉出来。”喽卒答应一声，忙把豹笼拉至聚义厅前；由西廊而过。

工夫不见甚大，只听西跨院咕噜噜山响，众人拉着豹笼，约有二十余名喽卒，用锁练皮条带在前面拉着，后面二十名喽卒推着。胜爷同众英雄观看，此笼宽有一丈二，长有两丈有余，四面笼楞用铁叶包裹，上边钉着铁帽圆钉，笼楞宽厚四寸，见楞见角。您道，此笼如若不包铁叶，被豹咔嚓咔嚓几口就给咬断啦，因为铁叶包裹，铁帽钉钉着，咬不动。下面四个木轮，比大车的车轮还大，外面铁瓦，约有二寸余厚，走在方砖地上，一个劲的乱响。栅栏门两扇，开开了是一丈六尺宽。众喽卒将豹笼拉在木头圈内，放在南面，将豹笼转过笼门朝外，叫人好打豹。此时众喽卒将皮绳锁练摘开，安放停妥，出离了木头圈，将双栅栏一闭，然后用木头上好。二寨主将喽卒挑选一百余名，多预备虎叉，将栅栏外边包围住，怕那豹由里头跑出来，虎叉专能降虎豹。林士佩叫道：“二弟，你到里面开笼放豹吧。”

二寨主在一旁佯作未闻，低头不语。林士佩遂大声说道：“二弟，你进圈开笼呀！”二寨主遂红着紫脸面，向林士佩说道：“大寨主兄长，我可不能去放豹，你再派别人去放吧。”林士佩说道：“咱们不开笼放豹，人家镖行之人怎么进圈打豹呢？”

遂即说道：“哪位去到里面放豹呢？”绿林道众人闻听。俱都默默无语。林士佩遂对胜爷笑说道：“胜老明公，多叫您见笑。

没有别的，还得我自去放豹。”林士佩说毕，遂甩大氅，绷一十字英雄绊，伸胳膊动腿，没有崩吊的地方，一个箭步，就有一丈多远。一连二个箭步，用那燕子三抄水的工夫，将身纵至在木头圈的切近。又用一个燕子钻云式，嗖，纵至木头栅栏板墙之上，左手踏住板墙一顺身，飘然而下。真是身轻如燕，落地无声，恰如一团棉花，由高处落下一般；其快少有。您道林士佩为什么要用燕子三抄水的工夫呢？这就是同着镖行的人，说句俗语，就是卖一手给大家看看。林士佩这一纵身形，旁边众人一看，个个俱都暗暗佩服林士佩的武艺，惟有诸葛道爷对着胜爷说道：“林寨主可谓少年的英雄也。就这二十几岁的人，能将功夫练到这样的纯熟，真是天下罕有。除非是童子功，这燕子三抄



水，与那燕子钻云的功夫，那是绝不能行的。按现在咱们镖行之人说，除非贫道与三弟你能够燕子三抄水与那燕子钻云工夫，就是弼昆四弟，他都办不了。无怪乎人言，南七省属其第一，真英雄也。”道爷说到此处，遂叹了一口气，说道：“后生可畏。”胜爷也是暗暗称赞林士佩，对着诸葛道爷夸奖林士佩连连点头称是。您道，这燕子三抄水跟燕子钻云的功夫，么非童子功不行呢？皆因为往前纵时，平常有会武术的，他只可一纵，纵到地方，必得两腿落地。那燕子三抄水往前纵时，头一纵，纵出一丈多远；第二纵以脚垫脚，借着脚的劲再纵身形。那燕子钻云呢？是直着往空中拔劲，往上起的劲头，完全在腰上，这宗工夫，非由童子时候学练不可，还得是天生来的骨力。所以林士佩今天当着天下众英雄，把这宗功夫显耀显耀。

再者，邱锐怎么不去开豹笼呢？皆因为那豹三天没喂啦，一开笼门的时候，人是稍微慢一点，那豹要撞出笼来，不用说是吃，一爪就把人要了命啦。紫面判官邱锐是何等奸诈！他那能上这宗当呢？所以他臊得脸通红，还是不去开笼。且说那林士佩由

板墙飘身落下，一个箭步纵到豹笼跟前，右手提豹笼门上的铁条，左手拉着铁环，那豹笼的门乃是鸡蛋粗的铁条管着木头笼门，笼门上镶着铁环，用铁条串着，要是开笼门时，用手将铁环提起，一手再抽铁条，那门就不用人开，豹打里面一撞将门撞开，就跑出来啦。林士佩一手拉着铁环，一手拔定铁条，只听哗啦一声响，林士佩赶紧撤步转身，一个箭步向北纵去，纵至栅栏墙根，仍用燕子钻云的功夫，纵至板墙之上，飘然而下，面不更色，气不涌出。那豹在笼内时，看见人到了跟前。恶狠狠向笼门撞去，林士佩一开笼门，一转身的时候，就听笼门哗啦一声响。那豹撞出笼外；直奔木头栅栏而来三此时外面的喽卒们拿定虎叉白蜡杆子，敲动栅栏，外面要没有人把守，没有虎叉震着，那豹就可以打里面蹿出来。皆因一物降一物，虎叉这宗家伙，是专能降虎豹，虎豹看见它，就不敢前进。这豹在笼圈内用力一打盘，尾巴直抽地，将方砖地抽得叭叭乱响。镖行之人及众群雄看着，真是胆破魂飞，毛骨悚然。

且说林士佩出得圈来，走回西敞厅落座。那邱锐遂对胜爷红着紫脸面，说道：“胜老明公，豹已经放出来啦，胜老明公请你老人家派人打豹吧。”胜三爷答道：“自然派人。”胜爷遂扭项回头，对镖行众位英雄说道：“此物之猛，甚于猛虎，在深山中百兽惧怕，如要像打鹿的那宗本领，千万可别进圈。

交朋友不尽愚义，对君王不尽愚忠，千万不可勉强而为，不但白白送了性命，而且灭却镖行威风。”胜爷话言未了，东敞厅有一人离座答言，遂叫道：“胜三叔，小侄男愿进圈打豹。”

胜爷举目观看，此人原是明清八义镇九江屠粲得意的门生，双刀将王玉成

。胜爷遂对王玉成说道：“贤侄留神小心。”王玉成点头答应。此人年纪约有二十余岁，黄白的脸面，身穿品蓝的短靠，青十字绊，勒着英雄带，背后插双刀，绛紫挽手，趁

着灯笼穗，伏腰来在木头栅栏圈外。众喽卒一闪身，王玉成拧身形，纵上栅栏，左胳膊一跨栅栏板，顺身而下。那豹此时正在南面，见人由打北面进圈，豹遂转身形，直对着双刀将，前爪绷，后爪蹬，尾巴搅土，好似恶虎扑食势，直奔双刀将而来。

有句俗语，虎跟猫学艺，豹与虎学艺，所以那豹行走跳蹦，亦如猛虎一般。那王玉成年少英雄，武艺精强，素日刚愎用事，哪还将那豹放在心上？岂知道大凡兽类，都有个心眼儿。比如猫拿老鼠的时候，那老鼠在穴门旁站着的时候，那猫见着老鼠，他却不直奔那老鼠去，那猫必先向老鼠的穴门扑去。那猫一奔老鼠穴门奔去，那老鼠却无处跑了，然后那猫才再扑至老鼠跟前，用爪抓住呢。所以武术中的名词，有猫蹿、狗闪、兔滚、鹰翻，种种的架势。比如人要是用棍打狗，一棍打去，看看那棍落在狗身上啦，那狗却轻轻的一闪，棍必落空了，这就是兽类的天然一宗伶俐的地方。且说那豹用恶虎扑食的势儿扑来，距离着王玉成有两丈远的时候，那王玉成遂亮出双刀，使了个双裹花的势子，护住自己身形。看看那豹来至切近，王玉成一闪身形，那豹遂扑了一个空。那豹这一扑空，噌的一声，四爪绷住，却纹丝而不动。那王玉成当时闪开身形，一见那豹四爪绷住，遂就着双裹花的势子，一顺双锋，对着那豹前半身剁去。

那豹见双刀齐下，并不躲闪，那豹反倒往前一伏身，前爪紧跟着竖起，王玉成的双刀尚未刺到，那豹的两爪已经直奔王玉成的手腕抓来。此兽力量甚大，王玉成见势不好，赶紧往后倒退两步，此时豹的双爪业已将王玉成的双刀一齐崩出。那豹爪登山掘地，犹如铁爪一般，人的筋骨皮肉，那能抵得住呢？王玉成当时将双刀撒手，只听呛啷啷一声响亮，双刀落地，往后倒退两步，抹头要跑。那豹就着劲一口咬去，上嘴叉咬定前胸脯，下嘴叉咬定后胸脯，吼了两声，浑身上下的皮毛倒竖，好似那

猫儿得着耗子一般，咬定王玉成，遂直奔南边豹笼跑去。来至豹笼西面，一张口，人落尘埃，抬前爪蹭蹭就是两爪，将王玉成的鞋袜腿带底衣扯去，连皮带骨一齐咬，照定王玉成的下半身吃起来。可惜一位少年英雄，正在血气方刚之际，死于非命。

此时胜三爷在栅栏外东敞厅站起身形，看得明明白白。及至那豹将王玉成下半身，一口一口，连皮带骨嚼的那声音，栅栏外的喽卒们及东西两厅下的众英雄，看着莫不面带悲容。惟独胜三爷，此时心中如同万把钢锋刺在心头一般

，遂急忙撩起英雄氅，掩住自己脸面，不忍观看。胜爷为什么对于王玉成之死于非命，却这种的悲伤呢？原来这王玉成，更比不了赵谦、李勋二位镖头，那赵谦、李勋乃本镖行镖头，虽然是死于非命，还是镖行之人，南北英雄会要是战败了，镖行之人的荣厚，当镖头的多少还算有点关系。惟独这双刀将王玉成，他并不是十三省总镖行之人，那王玉成本是由九江去到江苏拜望朋友，来到十三省总镖局，顺便看望看望镖行的朋友。当时镖行中的人遂将王玉成给留在十三省总镖行里小住几天，为的是朋友们在一块儿盘桓盘桓，那王玉成可就在十三省总镖局里住下啦。恰恰南北英雄会，王玉成正赶上，一定要跟着赴南北英雄会，所以当时王玉成之死，胜三爷又是悲痛，又是后悔。悲痛的是武术方学成了的时候，未见日光月光，死于非命；后悔的是南北英雄会正叫王玉成赶上，那时有心不叫他下圈打豹，当着众人之下，岂不是叫王玉成脸上挂不住吗？当时王玉成死于非命。日后怎对得起大拜兄镇九江屠粲？将来见着大拜兄的时候，屠大爷要是问到我胜英几句，叫我胜英跟屠大爷何言答对？胜三爷想到此处，自己遂暗地说道：“打鹿打豹，连伤三位。我若再请别位，大概也是白白送了性命。”此时那豹在木圈中，吃着双刀将王玉成，已经由脚上吃磕膝盖了，只见血水淋淋，染红

《三侠剑》 第一回（下） （清）张杰鑫 著

了方砖地一大块。

胜爷悲痛之际，并不言语，自己主意打定，遂甩大氅，压鱼鳞紫金刀，掂了掂三只金镖，甩头一子，刚要进圈打豹，耳轮中只听得一声喊叫：“胜三大伯，打豹不是你老人家的事，杀鸡焉用宰牛刀？还是侄男服其劳。”胜爷回头观看，原来又是傻小子、金头虎贾明。胜爷说道：“明儿，此物可实在是厉害。”傻小子答道：“不要紧，您看我师老和尚，教给我高招啦。”傻小子遂抬起一只脚，给胜爷观看。原来金头虎穿的这双靴子。名叫九环剑靴，专踢金钟罩、铁布衫。这种靴子两帮上，一共有四个铁环子，当中一个铁环子，名为九环剑靴。要是与对方动手的时候，双脚踢出去，那当中铁环内出来一只剑，这铁环与剑可是在靴子里面暗藏着，人并看不见，如要踢上物件，就是那铁板，可以踢进去三四分深。所以这宗东西在暗器中最厉害无比，故此金头虎贾明抬起腿来给胜爷看。胜爷一看傻小子的脚，胜爷可就明白啦，原来贾明穿着九环剑靴呢。胜爷说道：“明儿千万可要小心。”金头虎对胜爷又说道：“你老人家放心，不要紧，我如果要打不了那豹，叫豹把我吃了，不是才第二阵吗？第三阵您再下圈打豹，还不晚呢。再者小的到在圈里，要是打不了豹，叫豹将我按在地下吃我的时候，我有金钟罩护身，我拿手把脸面护住了，我就喊和尚师傅、胜三大伯快救小侄男啊！那时节您跟我师傅再去救我，不是还能将我

救出来吗？”胜爷说道：“等到那时岂不就晚了？还是要多留神小心，千万不可大意了，此物不比他兽，此物善能吃虎，在深山中百兽畏惧。”金头虎说道：“侄儿知道啦，咱爷们有造化。”金头虎说罢，这才向杨香五要家伙，对杨香五说道：“我方才劈了鹿，你说我是碰巧啦。这回我要再打死豹，那就不是碰巧啦。”杨香五也不理他，将那一字镔铁杵递给了傻小

子。金头虎接过兵器，勒了勒英雄带，绷了绷狮子绊，伸伸胳膊，踢了踢腿，没绷吊的地方，金头虎这才由北面奔栅栏圈而来。他哈巴着罗圈腿，假意的走歪斜啦，来至栅栏切近，对着那保护栅栏圈的喽卒说道：“小贼们还不闪开！你们不知道金头虎来了吗？”那喽卒们一个个看见贾明，俱各牙根咬碎，恨入骨髓。喽卒们心中说道：“要不是这个傻东西，怎么会引起南北英雄会来？这回这小子进圈打豹，好歹叫豹给吃了吧，好给大家解解恨。”

不言喽卒们胡思乱想，且说金头虎贾明，来到栅栏跟前，喽卒们让开一条道，金头虎自说道：“这回可别使过了劲啦。

再用过了劲，叫栅栏再要给夹住了，摔到里面，又给小贼们解了恨招了乐啦。”金头虎口中叨念着，遂往上一纵身形。这一下子，恰恰又纵过了劲啦，金头虎心中着急，恐怕栅栏板墙夹住，哪知又来了个外甥打灯笼照舅舅——照旧，又将金头虎栽到里面。此时那豹在栅栏里正吃着王玉成呢，已经吃过磕膝盖了。

那豹一见金头虎贾明，由栅栏上跌了下来，那豹对着贾明一龇牙，哼了一声。金头虎由地下爬起来，遂对着豹叫道：“啊，豹老二，你还吃人哪？啊，你别吃啦，这回该着你倒运啦。”

金头虎嘴里喊着，哈巴着罗圈腿，奔着那豹往前走。豹在笼后吃着人，见着金头虎直往前来，遂大吼了两声，把王玉成给扔下，四条腿蹬开，尾巴卷地，抽得方砖地叭叭直响，对着金头虎贾明撞来。金头虎那有死的王玉成身法快呢？见豹来得非常之猛，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啦。那豹此时已经来至金头虎胸前，噌的一声响，对着金头虎胸前就是一爪。皆因为贾明身量矮，那豹一扬爪，正抓在金头虎胸口上。金头虎被豹这一抓，外带着撞劲，金头虎一仰身，可就栽倒啦。金头虎栽倒在地，赶紧用手护住了脸面，那豹可就由打金头虎身上走过去啦。金

头虎翻起身来，自己往胸前一看，说道：“这可真倒运，黑肉皮上又闹了五条白印。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大的劲呢？大概这回我贾明许要归位啦？”不说金头虎嘴里乱嘟囔，且说那豹将金头虎撞倒，由贾明身上踏过去，跑到北面栅栏，外边的喽卒虎叉砸得栅栏当啷啷的响亮，那豹又抹头往南，转身又回来，奔金头虎又是恶虎扑食的撞来。贾明看着豹对着自己撞来，贾明心中道

：“头一下子，将我撞得脑袋直发晕，这一回再要撞上，我可就玩命啦。没有别的，我就是剩了一招啦，用上就行啦，用不上我就得死在豹的口内。那时节我再喊救人，等到我胜三大爷与和尚师傅进来，大概我就跟王玉成作伴去啦。”您道金头虎是哪一招呢，原来就是那九环剑靴。这九环剑靴，本是童子功，金头虎在千佛寺真武顶学习这一招的时候，净筋斗栽了足有三千六百个。原来这种九环剑靴，往上踢的时候，乃是双足齐起，完全是腰上的劲儿，双足踢起来时候，必得指那儿踢那儿，要是踢准了，可就用上啦；如果要踢不准，一下踢了空，自己立时跌倒，岂不叫豹给按倒在地上吗？所以金头虎说道，就只一招了。那豹来至贾明近前，金头虎早就别准了劲儿啦，对着那豹的双睛，一抬阴阳童子腿，双足齐举，奔着双睛踢去。

那豹的双睛正中九环剑靴，豹眼珠带血流将出来，金头虎往后倒退两步，几乎摔个大仰叉。金头虎往旁边又一闪身，那只瞎豹咕咚一声撞在北面栅栏上。外边的喽卒们用虎叉白蜡杆一阵乱打，豹又转身头朝南。贾明此时在东边站着，豹由北往东南瞎着二目跑去，金头虎悄悄的顺着豹尾后一追，追至近前，在豹尾后胯，一伸手抓住黑不黑灰不灰的豹尾，那豹用尾巴一卷，叭的一声，金头虎又找了一个乐子，这一尾巴竟将贾明打出足有八九尺远，跌得傻英雄直喊叫：“好大力量！我的妈呀！错非是我，要是别人，就这一尾巴，准得去见阎王爷去。我的脑

袋还直发晕呢！”此时那豹瞎着二目，疼痛难忍，尾巴不住叭叭的直搅地，方砖乱响，在圈中亦不知东南西北了，一路瞎撞。

金头虎又站起身形，追上前去。那豹正在往南跑的时候，金头虎由豹东边，左手一捋住豹脖颈上的毛，右腿一抬，纵上豹脊背去。裆口一合劲，那豹一回头咬他，金头虎忙松了右手，又用左手将那豹右耳朵捋住，右手抽出一字镗铁杵。豹头也回不过来啦，此时贾明的右手，可把一字镗铁杵亮出来啦。此时金头虎可放了心啦，左手抓着豹的耳朵，右手执定镗铁杵，两腿一合劲，金头虎可就卖开邪啦，遂对着外面喊道：“杨香五，臭豆腐，你们看看，有一个赵公明骑老虎，金头虎贾明骑豹！”

杨香五小子，这回我又是碰巧了吗？”金头虎口中喊着，遂运足了生平的膂力，扬起一字镗铁杵，照定那豹的天灵盖，叭一声响亮。这一杵下去，那豹的天灵盖已经砸碎了，金头虎连着叭叭又是两杵，那豹疼痛难挨，往前一栽，冷不防将金头虎由豹身上摔下来了约有七八尺远。金头虎赶紧站起身躯，双手抱定镗铁杵，用尽平生的膂力，叭叭一连又是二十几杵，将豹头打碎，只见那豹脑浆崩流，血溅一片，豹的四条腿蹬了几蹬，尾巴搅得方砖地叭叭乱响，吼叫了几声，呜呼哀哉了。

此时两廊群雄一阵呐喊道：“梳冲天杵的，力劈梅花鹿，又将豹打死啦！”金头虎贾明此次在莲花峪镇住群雄，到后来贾明打鹿打豹的威名，惊动南北，扬名天下，暂且不表。喽卒们将栅栏门开开，金头虎一身的血迹，由栅栏里哈巴着罗圈腿，走了出来。两廊下群雄无不喝彩：“打豹者又是贾明贾鏢头也！”

金头虎对着西廊下众群雄说道：“不错，是我。你们那位不服？”

咱们比试比试。可有一宗，除去这三位贼头不行。”方说至此，胜三爷说道：“贾明不要胡说，还不退回来。”贾明这才退归东敞厅，对着杨香五说道：“这回也是碰巧啦？打鹿打豹全是

碰吗？”杨香五对着贾明直乐，也不理他，傻小子是洋洋得意，乐得直晃悠冲天杵。

胜爷遂问林寨主道：“我们两阵将豹打死，寨主可将高双青献出来吗？”林寨主对着胜爷低头不语，皆因为当着天下英雄，不好说了不算，林士佩低头不语，白脸臊得通红。正在此时，二寨主邱锐憋着紫黑的脸面，站起身躯，对胜爷说道：“胜老达官，这算不输不赢。”胜爷闻听，捋髯冷笑，对邱锐说道：“邱寨主，不是三阵打豹吗？我们两阵把豹打死，怎么叫不输不赢呢？我胜英不懂人情世态；请您将不输不赢的理由说与胜某听听。”邱锐说道：“我们大寨主，请您原本是英雄会。凭胜老达官一跺脚，天下乱颤，扬名四海，天下皆闻。这是英雄会，并不是走兽会，凭您能同横骨插心披毛带掌的走兽赌输赢吗？这原本人跟人赌输赢啊。请问胜老达官，我背后这一宗物件，您可晓得吗？”胜爷笑道：“那乃是丧门螺丝棍。”

邱锐说道：“实不相瞒，我大寨主兄长，并不认识高双青，那高双青原本与我邱某是盟兄弟。胜老达官，你欲要此人不难，你能赢了我这对兵刃，我们将高双青献出来；如赢不了丧门螺丝棍，胜老达官，来者容易，去者难，就怕邱某双棍下无情。”

胜爷说道：“邱寨主你不要耀武扬威的，你不是姓胜的对手。”

邱锐说道：“你不要倚老卖老，拉上线看活。”胜爷叫道：“邱寨主！你丧门螺丝棍不落于地，我不姓胜。”邱锐说着话，抽出双棍，进步晃棍，对着胜爷就打。胜爷撤步闪开双棍，邱锐双棍又对着胜爷华盖穴点去。胜爷又将身形闪开，双棍落空。

复又使了千招玉带围腰，直奔胜爷的二肋梢下去。胜爷双脚点地，纵起足有六尺多高，又一闪身躯，纵出六尺多远。胜爷对邱锐说道：“二寨主，胜英这是让你三招，再要动手，我要得罪寨主了。”邱锐说道：“寨主何用你相让？”说着话，双棍

又奔胜爷二肩头打来，胜爷鱼鳞紫金刀，这才还招。刀棍并举，胜老者单刀破双棍，战至三十余个回合，双棍并举，一点胸前接二肋，胜爷一闪身，顺着双棍用鱼鳞紫金刀一剪邱锐双腕。

说时迟那时快，鱼鳞紫金刀看看要剁在邱锐胳膊肘之上。大寨主林士佩、三寨主邱钰，旁观者清，心说二寨主双手必然断落。

看着鱼鳞紫金刀离着二寨主胳膊五七寸远时，只见胜爷一偏刀，鱼鳞紫金刀对着邱锐两个胳膊拍去，只见邱锐胳膊立时凸起一指余高。二寨主疼痛难忍，急忙一撒手，双棍落地。胜爷随手一刀，直奔邱锐头顶砍去，刀刃已近壮帽。邱锐一看，胜爷的刀已经到了跟前啦，邱锐想要闪躲，也来不及啦。此时邱锐倒想开啦，也顾不得发坏啦，惟有闭目等死而已。哪知胜爷反将鱼鳞紫金刀抽回。二寨主一声呐喊：“胜英我与你誓不两立！”

转身形往南配厅外走到兵刃架子前，那兵刃架子之上摆着十八般大兵刃，二寨主提起一条大白蜡杆子，转身由南面翻身回来，与胜爷再比较胜败。胜爷暗想：他乃是此，山二寨主，叫我给破了他的双棍，脸面上当然不挂，要再找个场面。我看他大杆子招数如何？您道，那大杆子乃百兵之祖，邱锐这一抄起大蜡杆子，拚着命一递招。邱锐用的是进手招十手：划、拿、崩、扒、压、批、砸、盖、挑、扎，对着胜爷一招连着一招。胜爷鱼鳞紫金刀上下翻飞，胜爷这口鱼鳞紫金刀，恰似宝剑一般，专克白蜡杆子，容贼人使过招数十余手，那邱锐大杆子又奔胜爷的咽喉点去，胜爷往旁一闪，在大杆子上用力一削，将杆子削去了二尺余长。那梢杆是细的，削去二尺余长，就颤不开啦，邱锐一撤身，又一反手奔胜爷挑去，胜爷的刀此时在怀中，怀中抱月的式子，正等邱锐这手哪。那大杆子来到胜爷面前，胜爷一闪身形，向前一进步，用刀对着大杆子砍去，哧的一声响亮，将杆子又削落地下一尺余长。贼人又赶紧抽身，此时那白

蜡杆子可就成了木棍长短啦，贼人又用泼风十八打庄稼六棍，对着胜爷一棍紧跟着一棍打去，贼人的白蜡杆子，又被胜爷给削成两截，削得那大杆子剩了二尺余长。胜爷道：“二寨主算了吧，别不自爱啦。”邱锐闻听，勃然大怒，遂一抖手，照定胜爷撒手打去。胜爷一闪身躯，用刀背往外一磕，杆子已落尘埃。胜爷又说道：“二寨主算了吧。”胜爷说罢，急往后一退，站在聚义厅明柱前。二寨主抹头往南走去，胜爷心中以为他是败阵，向南走去，未及防备，那知贼人反背就是一镖，直奔胜爷面门打来。胜爷忙一低头，急用缩项藏头法，将鸭尾巾绒穿了两开，就听嘭的一声，将明柱打入一寸有余。这一镖要打在胜爷的面门上，焉有胜爷的命在呢？当时胜爷大怒说道：“我但得容人且容人。谁容我呀？难道说他们绿林道是人命，我们镖行之人就不是父精母血吗

？我要不伤邱锐，我对得起死去的三个盟侄赵谦、李勋、王玉成吗？这个战场不杀人也镇不住。”

胜爷想至此处，遂叫道：“邱锐别走！”胜英进步，背后一刀扎去，贼人往旁一闪。胜爷背后这一刀，本是假的，容邱锐这一闪之际，胜爷再翻手一刀，挟肩带背，筋骨皮肉，迎锋而过，外号就叫黄瓜拌大葱，大斜碴。胜爷紧跟着一坐腰，向圈外一纵身，纵出五七尺远。抬起腿来，在靴底下急忙擦了擦鱼鳞紫金刀，对着西敞厅众群雄说道：“众位寨主，我胜英可让之再三，实不得已而为之，这才伤了二寨主。”此时林士佩心中暗道：“邱二弟，你是挤兑胜英太甚啦，人家让之再二，再二，你的家伙落地，就算输啦。胜英的刀眼看着削了你的双腕，你就该说几句场面话退下来，不就算完啦？唉，有句俗语，不能醒悟于机先，徒至痛悔于事后，未了闹的身首异处。死或轻于鸿毛，生或重于泰山，二弟呀，你死得值吗？为一个采花贼，竟闹出了这几条人命。那采花淫贼来在莲花峪之时，愚兄欲将

他乱刃分尸，你无故僵火。再说人家胜英捉拿采花贼名正言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咱们虽然占山为寇，难道不讲究天理吗？事到如今，再献高双青吧。二弟，愚兄怎对得起你的英灵？欲待不献高双青吧，事到如今，胜英岂能善罢甘休？”

不表林士佩心中难过，暗中埋怨二寨主邱锐，且说那三寨主邱钰，一见兄长死于鱼鳞紫金刀下，不由得无名火起，脑筋绷起多高，一声喊叫：“喽卒们，看我的钉钉亮银狼牙棒！”

内中有两个喽卒将狼牙棒递过。三寨主甩大氅，绷了绷十字英雄绊，伸伸胳膊，递递腿，接过了钉钉亮银狼牙棒，对着胜爷说道：“胜老者，邱某要与兄长报仇。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天地间有姓胜的，没有胜邱的；有姓邱的，没有姓胜的。”胜爷闻听，哈哈大笑道：“三寨主你可眼见耳闻，我姓胜的这口鱼鳞紫金刀？我姓胜的也久慕大寨主林士佩、三寨主你均是当时的英雄。二寨主邱锐，乃是星星跟着月光走，借着二位之光，在南七省略有个人名。因他不识好歹，倒行逆施，收留淫贼，僵起南北英雄会。今二寨主死于非命者，乃天理难容，非我胜某意狠心毒，我胜英让二寨主三招之后，才与他略事周旋。动起手来，胜英犹有不忍之心，不愿伤害人命，如果要是伤害他，岂容他几十个回合吗？虽然容他数十余个回合，他仍然一味蛮横，然后胜某以为他败阵而走，胜某并不追赶，任他逃走，不就算完了吗？岂知胜英满腔仁德之心，反倒招出二寨主一镖来，这一镖几乎断送了胜某之命，竟将鸭尾绒巾，一镖分为两开。

由此看来，胜英无论容让至何时，二寨主绝不能知足而退，言归于好，以



献高双青那淫贼。所以胜某实迫于不得已，才伤他性命。现在天下英雄齐集莲花峪，不下三百余位，我胜某如果有一点不够朋友的地方，大家如指点出来，胜某枉活六十余年。

三寨主，咱们无仇无隙，更无嫌怨，你要再思再想，难道说绿

林道是人，我们镖行就不是人吗？打鹿打豹，三阵赌输赢，断送了镖行三年少的镖头，二寨主他竟强词夺理，在众人跟前，腆着脸硬说不输不赢。而且开口伤人，什么走兽会等等不堪入耳之言。邱三寨主，你乃高明人物，你要三思而后行，以免杀人流血。姓胜的刀快不伤好人，忠臣孝子，人人所敬。姓胜的此来，为的是会一会天下群雄，多认识朋友，不是为杀人来的。

为的是与那贞节烈妇报仇，为的是给本门除去败坏门风的淫贼，为的是给绿林道除去害群之马。三寨主如抬爱胜某，钉钉亮银狼牙棒请向胜某致命之处来打，一棒伤了胜某之命，那是胜某学艺不到，经师不高英雄难免刀下死，大将难免阵前亡。可有一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苍天有眼，绝不护佑作恶之人。

想我胜英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甩头一子，自出世以来，保护的是九烈三贞，忠臣义士，不欺孤不凌寡，走遍天下，顺天理，近人情，不分亲疏远近，恶者诛，强者杀，替天行道，保护孤寡，不敢说是济困扶危，大概三寨主你也有个耳闻。明清八义，替天行道，我八弟与胜英情同手足，只为杀了赃官之后，我八弟年轻不知好歹，那赃官之妾苦苦哀求，我八弟一时将事作错，收之为妾。此人乃是赃官之妾，苦苦哀求，愿欲与我八弟结为夫妇，我二弟邱瑛将此事报告于我，我想明清八义，海誓山盟，共同成其义举，半路途中出了这宗败坏门风之举，未曾正己，焉能正人？我竟将我八弟送命于金镖之下。此事量寨主必有所闻，我胜英绝非虚语。识时务者为俊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三寨主当此英年，奋发有日，耀祖光宗亦人也，骂名千载亦人也。三寨主如能容纳胜英之言，还是不动手为是。

从此回归故里，合家团聚，得享人生之乐。占山为寇，杀人流血，岂能得好下场哉？邱锐二寨主之死，乃是背天理，逆人情，死有余辜。虽为同胞手足，而贤者愚者不一，一母生九子，子

子各别。虽然俗语，大有深意。不是胜某饶舌，胜某看三寨主你面带忠厚，一团和气，不像令兄面带奸诈，口是心非，鱼鳞紫金刀实不欲伤二寨主耳。”胜爷对三寨主邱钰说话时，东西两敞厅下绿林道及镖行之人，真是鸦雀无声，俯首敬听。有那秉性忠厚的绿林道之人，交头接耳，俱说二寨主自寻死路，胜老达官让之再三，二寨主不知自爱，人家愈让他，他反用暗器伤人家，真是不怨胜老达官，二寨主太反复无常了。有句俗语：理字谁也抬不过去。哪一

行中都有好人，身为盗寇的也有的是好人，胜三爷与二寨主邱钰动手的时候，众目之下，全是武术家，人家都看得明白，这就叫道路不平众人铲。

不言众人交头接耳，且说三寨主邱钰对着胜爷说道：“胜老达官，您是忠厚长者，我邱钰心中也没垒着坏。我兄长与高双青是八拜之交，来到小山保护是应当的。您一者清理门户，二者是给被强奸含冤的妇女报仇，各有各人的志向。我兄长也不是应该死的，总而言之，怨他学艺不高，经师不到。父兄之仇绝无不报之理。胜老达官，你的鱼鳞紫金刀，二只金镖，甩头一子，如要动起手来的时候，不向邱某要害打来，邱某绝不知情。你说你的刀不过点到而已，那是以嘴压人，邱某盼望你向要命之处下手，你才是邱某的知己。邱某为兄报仇，虽然死于你手，邱某死得名正言顺。邱某的钉钉亮银狼牙棒，就知道报的是父兄之仇，邱某绝不会伶牙俐齿，以大言欺人。”邱钰说着话，晃起手中的兵器，向前照定胜三爷打去。胜爷一连又让过三招，邱钰遂大声叫说：“胜老者，你为何不亮兵器？你亮出兵器，能将你三寨主伤害了，那才算英雄呢！”胜爷说道：“三寨主你有所不知，胜某每与宾朋动手，向来先让三招。”

三寨主仍是一棒紧跟着一棒，胜爷闪转腾挪，身轻如羽，落地无声。三寨主恨不得一下结果了胜爷性命，上下翻飞，刻不容

缓。胜爷让过三招之后，抽出鱼鳞紫金刀，这才急架相还。这个钉钉亮银狼牙棒这宗兵刃，是专克单刀、花枪、蜡杆子、挠钩套锁，要动手的时候，对方的兵刃要是碰在钉钉亮银狼牙棒上，准得磕出去无疑。胜爷的刀，一边动着手，一边还得留着神，别说是输了招术，要是叫棒给磕在刀上，这一世的英名，就算完啦。那三寨主的棒法，还真是精妙绝伦，邱钰与胜爷战至四十余个回合，胜爷的鱼鳞紫金刀只有虚刹虚砍，并未用那进手招法。胜爷在与三寨主动手的时候，一看三寨主这对钉钉亮银狼牙棒，还真是神出鬼没，世所罕有。胜爷有一宗毛病，要是遇见武艺精强的，不但不伤他，还有一种怜爱的心肠，必要用那武术叫他口服心服，这就是胜爷以道德服人的地方，所以成为一代的伟人，留芳于后世。闲言少叙，那邱钰豁出死命的一棒紧跟着一棒，已经与胜爷战至四十余个回合，胜爷心中暗忖，这对狼牙棒愈战愈勇，年少的英雄气力又壮，我既不欲伤他性命，与他战长了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况且鱼鳞紫金刀与棒对战，难以进招，我何不以暗器教训教训他？胜爷想到这里，鱼鳞紫金刀虚晃一刀，假意败走，跳出圈外，遂说道：“三寨主真乃绝艺也！胜某年迈苍老，不是高明的对手。”胜爷走出二十余步，三寨主看看赶到，手起棒落，奔胜爷后顶梁打去。只听澎的一声响，红光崩现，鲜血淋漓，不知胜老者性命如何。原来胜爷乃是佯输诈败，三寨主举定双棒奔胜爷后顶梁打去，胜爷耳轮中听得金锋声响，那三寨主已经身临胜老者切近，胜三爷反臂说声：“着！”镖奔

邱钰面门。三寨主邱钰见镖奔面门时，急将双棒一并，闭住脸面，一闪上身。谁知胜老者掏出镖来，照定三寨主面门说打时，本是虚晃一镖，待三寨主用棒一避脸面一闪身的时候，胜爷的镖却奔三寨主邱钰右腿打去。三寨主右腿中了胜爷一镖，将身躯倒退几步，亮银棒

一点地，大腿一绷劲儿，那镖已经落于尘埃。胜三爷当时对着邱钰控背躬身道：“三寨主，多有得罪！俺胜英垂暮之年，眼力不佳，一时收招不住，误伤贵体，望寨主海涵。”三寨主邱钰闻听胜爷之言，臊得面红过耳，抱拳对胜爷说道：“胜老达官，我心中明白，您高抬贵手，不伤邱某性命，感激之至了。

老达官真乃高明也。”胜爷说道：“三寨主，胜英承让啦。”

邱钰翻身直奔西敞厅，对着林士佩说道：“林寨主大兄长，我弟兄自莲花峪团聚已来，如手如足，万想不到半途遭此凶恶。

我兄今者已死，小弟也看透了，绿林道上，终久难得好下场也。

弟愿回归故土，务农为本，庄农买卖以了余生。非是小弟情薄，半途而废，抛却大兄长他去，皆因艺浅无能，兄仇不能报，有何脸面立于此山？昔者我弟兄在此莲花峪，小弟以为我弟兄之本领，可以横行天下，无所畏惧，不料一会高明，始知萤虫之火，不及皓月之光。不是小弟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胜老达官今日这镖暗中留情，要奔小弟要害打来，已经无小弟命在。

小弟此时不过苟活人世而已，复有何面目再与人家争上下呢？”

三寨主邱钰又叫声：“喽卒们！”喽卒们答应了一声：“有！”

三寨主有何吩咐？”邱钰说道：“将你家二寨主之尸体，赶紧用铁篋子架起，用火烧之成灰，装在瓷坛之内，用红布蒙口。

速速办理去吧。”那喽卒们五七人，七手八脚，将二寨主之尸体抬往后山而去，燃起火来。不大工夫，已经烧成灰烬。三寨主对林士佩将话说完，又对着众喽卒们抱拳说道：“青山不改，绿水常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邱某无能，从此回归扬州邱家堡去了。”又对着胜爷控背躬身说道：“胜老达官，你老人家这一镖，不伤邱某之命，指教邱某成人，年高德厚，不愧侠肝义胆。

”说罢，转身形直奔后山而去。此时喽卒们已将二寨主尸体收拾完毕，交与三寨主邱钰。邱钰将二寨主尸体背好，

从此回归故里去了。

且说胜爷刀劈邱锐，镖打邱钰，这二人乃是莲花峪首屈一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真乃上等英雄。俗所谓能敲金钟一声响，不击破锣千百声。胜爷见三寨主走后，遂抱刀躬身说道：“大寨主请西廊下众宾朋，那位欲要比赛，胜某奉陪。以武会友，刀快不伤无仇之人，动手的时候，仍旧是点到而已。

像那饱学之士，以文章会宾朋，你我乃是武学之人，以拳脚刀枪会高友。正人君子，胜英绝不下毒手。”林士佩说道：“众位寨主，可听得胜老者言词？那一位跟胜老者比较输赢？”众群雄一看，二寨主被胜爷刀劈而死，三寨主被胜爷金镖打伤。那二寨主与三寨主乃武艺绝伦，棒棍精奇，尚且不是胜老者对手，何况我们大家呢？众人想到此处，皆暗暗服惧。不敢出头较量。

林士佩见众人俱皆面面相觑，默默不语，遂又问道：“那一位奉陪胜老者？这不过以武会友，何以无人答话呢？”正在此时，忽听得西跨院一声喊叫：“林寨主不要长他人锐气，灭自己的威风。老儿胜英不要逞能，大太爷当取老儿胜英项上白发苍苍的人头。”此人喊叫声音未已，已经来到西敞厅切近，大叫：“众寨主闪开了！”众群雄闪身躯，让开一条道路，此人已经走过西敞厅，来到聚义厅前。胜爷举目观看此人：面如熟蟹盖，一脸面疙哩疙疸，满面凶煞之气；头上戴宝蓝色六楞抽口壮帽，正当中插桃花一朵，桃花压耳乃是下五门贼人；一身姜黄的短靠，足登薄底快靴，年在三十余岁，背后背着朴刀一口。胜爷问道：“朋友，我与你素不相识，咱是过打不不过骂。朋友你家住哪里，姓什名谁？”贼人说道：“老儿胜英，大太爷祖居京南雄县人氏。现在十二连桥赵北口，谢家村人氏，大太爷名叫谢洪亮。”胜爷听罢，捋髯一笑：“原来是赵北口谢家村坐地分赃的毛贼。我住在直隶莫州古城村，离谢家村二十余里之

遥。这几年我开设十三省总镖局，事情太忙，未得回家，我若回家，早就将你这小小的窑口哄散。你手下不过有三两名小毛贼，不过也就是打杠子，套白狼，脸上抹灰，端鸡笼子，拔烟袋，偷铁锨，盗柴草之辈，你也敢跟胜三爷跟前较量？南七省的人物，没有阁下你这一号。我告诉你明白明白，莲花峪林寨主，三寨主邱钰，皆为出众的人物；莲花湖四十寨总辖寨主，万丈翻波浪韩秀，乃是当时的人物；黑水湖的胜天王曹荣曹子山，澎湖的王忠，巢湖的李豹，则为当时的豪杰；萧金台老寨主闵世琼，二位少寨主闵德润、闵德俊，是绿林道的好汉；萧玉台袁家弟兄，袁龙、袁虎；萧风台夏家弟兄，称为八大名山之人物。像你这小小的毛贼，无能之辈，我要与你比较，你不称染污我的鱼鳞紫金刀。我打发一个学三天半的小徒弟，就能拿你啦。”东廊下众英雄一听谢洪亮先骂胜爷，众英雄莫不愤怒。西廊下林士佩暗道：“谢家哥们，何必口出不逊？你看胜英骂人，不带脏字。打人莫好手，骂街没净口。谢家哥们先骂人家，他算个英雄吗？”谢洪亮在赵北口十二连桥五路都盟主坐地分赃。雄县白沟河莫州新安段村一带，五路有明伙路劫之人，如劫一千两银子，有谢家二百两；如劫一万银，有谢家三千两。没地方住，就在谢家居住，谢家弟兄师徒均为万恶之辈。

他有一个二弟，名叫谢洪山，别号八背玉面小哪咤，有横练金钟罩的功夫，武艺高强。又有家人跟他弟兄学艺，名叫谢禄。

主仆三人路劫，遇见骑马坐车之人，如若一哀求，用刀就扎就剁。被抢之家孩子大人，要是一哭叫，亮刀就宰。在当年春间开河之时，由保定府在天津办货来的廿只船，他主仆弟兄三人，一只小船当河一横。头一只船下锚打住。如其船不站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那船站住之后，他弟兄主仆三人上船，将办货的资本、银钱抢掠一空。那办货之人，多有挪借来的血本，

跪在船上苦苦哀求道：“你老人家开恩吧，你老人家都给拿去，我们一家老小就绝了生活啦。”他主仆一闻此话，亮刀就扎就砍。把头只船搜索空了，令开船放走，再搜索第二只。主仆弟兄劫了廿只船，得了无数金银，尚用刀扎剁了五个人，三人当时毙命，两个因伤身死。办货的客人中有两位有人情的在直隶督办处告了。那个年月，直隶督在保定府衙署，公事下来，派马步队围剿谢家庄。此贼谢洪亮因案件甚重，他往南七省而来，正赶上胜爷林士佩南北英雄会。他在西跨院客所听喽卒说，胜三爷刀劈邱锐二寨主已死，镖打三寨主，邱钰已逃，此贼心中不服，才越众当先，口出不逊，辱骂胜爷。胜爷则骂他几句毛贼之血，不称染胜三爷的刀，我派我小徒弟出来就能拿你。此

时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欧阳德、邱成、一粒洒金

钱胡景春、张凯、李智，一个个俱都大怒。金头虎这就挽袖子，大声喊道：“众位，我可占下这个姓谢的啦，就看我这一身血，胜三大伯要一呼唤，谁要抢着过去，我可不饶谁啊。”忽然间胜爷一回头，无意中叫道：“三太你们小弟兄！”三太答了一声：“有！”随着一个箭步纵出东敞厅。胜爷说话的意思，并非叫三太出来，乃是说三太你们小弟兄，那个来会这谢洪亮？

皆因为胜爷素常最爱惜三太，故说话时一张口，便把三太说在头前。且说那金头虎一听胜爷叫的是三太，人家三太应声而出，傻小子满心不愿意，也没有法子啦。要是别人出来，金头虎还可以搅合，惟独三太素常跟贾明分外有个宽洪大量的地方，花钱吃饭，全不计较，故此贾明也就没有法子啦。金头虎遂对黄三太说道：“黄三哥我先说啦，那谢洪亮是我先占下啦。要是欧阳德臭豆腐他们，我非得把他们扯回来不可。三哥既是你，咱弟兄没有说的，让给你吧。”那黄三太也不理他，越众当先，来到聚义厅前喊道：“姓谢的不要口出狂言！凭汝一个小小的

毛贼，也敢在天下英雄面前摇摇摆摆，厚骂我的恩师？现有浙江绍兴府黄三太在此，来取你项上的首级，你不要耀武扬威。”

谢洪亮抬头一看，“嘿嘿！”不由冷笑两声：“你乃三太小儿，黄口孺子，先杀孺子，后杀胜英。”谢洪亮说罢，亮出单刀就剁，黄三太的朴刀急架相

还。贼人谢洪亮乃是下五门的工夫，黄三太乃是上三门的学术，两口刀上下翻飞，两下各不相让。

二太的刀法迟，那贼人的刀是异常轻巧。但是有一件，那贼人下五门多是采花好色之徒，惟独好色之徒，身体多不强壮。然而三太虽是血气方刚，究竟年幼，工夫一大，三太也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贼人恨不能一刀将三太结果了性命。黄三太此时脸上已微见汗迹，虚晃一刀，纵出圈子外，往东廊下败去。谢洪亮本是杀人不眨眼之贼，不知道伤了多少安分守己的良民。

要说三太败走，那谢洪亮就不当再追啦，贼人一见三太败走，一声呐喊：“小儿三太，将你的首级给谢太爷留下！”背后紧追不舍。追之切近，遂由背后扬起朴刀，直奔三太后脑海砍去。

三太就听得背后金刀劈风，当即反臂就是一镖。您道，胜爷打三寨主邱钰，十成力量，用了三两成；黄三太年轻，用足了十分的力量，一镖打中贼人右华盖穴上。此镖可以穿皮透骨，贼人“嗷呀”一声，翻身栽倒埃尘，将刀撒手。黄三太还刀奔贼人头上，就是一刀，竟将谢洪亮的脑袋给剩下一半来。刀到处一抬身，往外一纵，抬腿蹭刀，谢洪亮死尸已经倒在尘埃。黄三太对着谢洪亮的死尸说道：“此乃一小小坐地分赃之贼，何足道哉！”林士佩在旁看得真切，心中大为不悦，心中暗道：“那谢洪亮与你有何仇恨？既用镖暗打伤了人，也就可以了，你又回手紧跟着又是一刀，你也太不晓得世情了。”林士佩想到这里，遂站起身躯，要与胜爷辩理。胜爷此时已看出林士佩那宗神气来了，胜爷遂往前抢行几步，遂大声叫道：“三太孺

子！你小小年纪，就这样险恶吗？既用镖打了人家，怎么用刀伤害人家呢？你岂不记得为师谆嘱之言，但得容人且容人吗？

再者，那十二连桥谢家庄，人多户众，这岂不是结下世代之仇吗？这乃是英雄会，乃是以武会友，不过点到而已，难道说你学会了本领，专以杀人为能吗？如此岂不教天下英雄耻笑于你？

哼，我看你将来一点容人之量全无。武艺愈精，你的恶处愈深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要是一心以杀人为能，凭你的本领一准行吗？有句俗语，逢刚必折，骄敌者败。年轻人作出事来，总要以宽洪大量为怀，须知你有容人之量，旁人自有容汝之情。谦受益，满招损。不杀人者，人不杀之，汝好杀人，人亦杀汝。倘若如此的行为，将来岂能成名于世？终归落个傲慢的小人而已。”胜三爷教训三太，东西两廊下众英雄全都听得明明白白，莫不心中暗含着佩服胜爷。三太垂手而立，连声诺诺。胜爷又道：“还不起镖下去？”说罢，瞪了黄三太一眼，复又说道：“这还了得！”黄三太这才曲腰起下了金镖。退归东敞厅，默默无语。且说胜爷遂又对林士佩躬身抱拳说道：“林寨主多

有原谅，小徒黄三太年轻，不谙人情世态，一时收招不住，误将您的高朋谢寨主伤害了性命。但是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小徒三太已经败下来，有句俗语，穷敌莫追，欺敌者败。

谢氏就该收住招术，战胜了不就算了吗？谢洪亮不但不收住招术，反由背后追去，眼看手起刀落，三太性命难保，所以三太才用镖伤他。即使三太不伤他，他必杀三太。明公请想，那一刀要是落在三太头上，那岂不是也分为两半吗？小徒年轻无知，望大寨主多要原谅。”林士佩没听胜爷教训三太的时候，是满心眼不乐意，然后一听胜爷训说三太，句句入理，语语中听，林士佩心里的话，被胜爷给说出一多半来，所以林士佩也就无言答对了。林士佩遂对胜爷说道：“胜老达官，那是谢家弟兄

无有本领，不怨令徒意狠心毒。虽然是以武会友，打架没好手，骂街无好口，谢家弟兄不该口出不逊，有伤朋友的感情。”林士佩忙派手下之人，赶紧将谢洪亮的尸首搭将下去，用一口上好的棺木成殓起来，将各寿木上用纸条粘上，上写各死者的名姓。您道，此时已经死了五口。二寨主的死尸，已被三寨主背走，其余这四口死尸，就是那赵谦、李勋、王玉成、谢洪亮等。

喽卒们将谢洪亮死尸搭往后山成殓去了，这且不提。

胜爷怀中抱刀，遂又说道：“林寨主，请西廊下众宾朋以武相会。此时西廊下群雄，如其不愿战啦，算众位承让；有愿比较者，在下奉陪。但有一件，胜英贤愚有分，如若比较者，绿林道的好朋友，胜英绝不能伤害。我要会一会绿林道的高友，久后见面也可以谈谈论论，谁与谁递过手，过过刀，岂不美哉吗？”林士佩剑眉一皱，心中忖度：老胜英他又叫阵，他刀劈邱锐，镖打邱钰，断去我左膀右臂。南北英雄会，我并未与胜英有什么恶感，事到如今，他竟将我的左膀右臂断去。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要叫你镖行八十余人，走脱此山一个，那就是我林士佩软弱无能，也对不过死去的二弟，逃亡的三弟，与那谢家弟兄。我林士佩若不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愚兄非为人也。南北英雄会。并不是林士佩的本意，原本是邱锐为护庇采花淫贼僵起来的火，故此林士佩跟胜爷毫无仇隙。打鹿打豹，镖行人也伤了，高双青仍然不献出来，胜爷闹得骑虎难下。邱锐是非与胜爷作对不可，胜爷出于不得已，杀了邱锐。镖打邱钰之事，胜爷犹有好生之德，不忍结其深仇。及谢洪亮口出不逊，与黄三太动手，被三太所杀，胜爷教训黄三太，仍是不愿与林士佩结仇作对。无奈林士佩在莲花峪占山为王。横行南七省，左右心腹只有邱氏弟兄。至于谢洪亮虽与林士佩是联盟弟兄，今日谢洪亮死在三太之手，林士佩并不以为如何。这里头

原故，那谢洪亮乃下五门的人，奸淫杀命，林士佩虽然是绿林人，并不袒

护淫恶之辈，那谢洪亮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咬牙痛恨，欲将镖行八十余位英雄完全要灭尽者，皆因邱锐、邱钰二人所致。实是寒急似火，其仇已愈结愈深了，胜爷不论怎么以仁德的心肠感化，也是无济于事了。不言林士佩心中暗想，那林士佩此时已经抱腕当胸，对着西廊下众宾朋道：“众宾朋可都听见胜老者所言？咱武学之人，以刀剑会友；念书的人，以文章诗词会友。哪位寨主跟胜老者过过招？”西廊下众英雄默默无言。林士佩说道：“这非是拚命，以武学会高明，乃是会武术的壮举。”莲花峪的人已输三阵，这三阵动手的人，死的死，亡的亡。可有一件，这三个乃是莲花峪武学超群之辈。

在本山中出众之人，尚且俱各死伤，故此无人答言。林士佩一见，并无一人答言，冷笑两声道：“本山的众寨主，我林士佩有些浅薄；那位至我敝山之中，身不带一文钱，在我这一住，一年半载，三年五年，我皆待之如上宾，临走之时，我奉送富余的盘费。常言说得好，养军千日，用军一时。难道说一位与胜老者比较的都没有吗？我用红白帖请来的众位，难道说也袖手旁观吗？我请来的众位，莫不成喝酒吃茶来的吗？没有出头者，我林士佩接后场。”

话言未了，只见西廊下三层人后，有人痰嗽一声，叫道：“众位寨主闪开了！”群雄往两旁一闪，这人越众当先，乃是一位惊天动地白面长髯，一位老英雄。一声叫道：“胜三哥别来无恙，一向可好？”胜爷捋髯一看，只见此人：头戴青缎子随风倒帽子，青绢绸大氅，青缎子短靠，青缎子快靴，背后斜插一把削铁如泥的折铁宝刀，白素素一张脸面，长眉朗目，真是面白如玉，颌下飘有半尺余长的墨髯，正当顶相衬墨莲花一朵。胜爷看罢，原来是莲花湖的老寨主、宝刀将韩殿魁。前在

二郎山之韩天祺、韩天魁，乃是他当门的族弟，刻下已然归于莲花湖了。胜爷叫道：“原来是韩贤弟，久违久违。”原来此人在莲花湖五十二寨为第二位老寨主，刀法绝妙。胜爷遂叫道：“贤弟，你看南北英雄会，两下各有死伤。这个场面，贤弟承让了吧，不可交手递刃。你抬举我为胜三哥，我尊敬你是韩贤弟，如若动手，举手难留情。不想昔日你我弟兄一锅吃饭之情吗？”韩殿魁说道：“胜三哥，你我弟兄在一处，是前二十余年，您在真武顶开设镖局，我与兄长同事当伙计二载有余。你我弟兄分手，我回到莲花湖，我侄男韩秀，乃四十寨总辖寨主，内有十一家老寨主，共合五十二寨，我居之第二位。刻下二十余年，未与三哥晤面，今日之事，也是兄弟赶上啦。再者莲花湖蒙林寨主下帖聘请，也是义不容辞。皆因我侄男韩秀与林寨主八拜结交，南北英雄会，五日内两家比赛输赢。我侄男韩秀接了林寨主的请帖，这才鸣锣聚齐，招集四十寨寨主当面对大众言讲：‘五日南北英雄会之事，因有林寨主之请，莲花湖那位，可以带人前去，拔刀相助，以尽朋友之交、绿林道的义气。’我侄男



韩秀将话说完，四十寨人众，俱各默默无言。我侄男韩秀出于无法，遂站起身躯说道：‘没有别的，这个南北英雄会，请叔父您带领几十位寨主，前去辛苦一趟吧。非您的折铁宝刀，不能敌老胜英的鱼鳞紫金刀。’皆因我莲花峪与莲花湖，有同气连枝之义，唇亡齿寒的关系。莲花湖虽然靠山近水，莲花峪控陆路之要塞，岂有不互相倚倚之气？我与三哥您昔日东伙之情，今日在此山对于南北英雄会之事，我乃是尽的朋友之义。

况且又受我侄男所托，实告诉三哥您说，我此来带了三十六名寨主，四名喽卒，前来此山赴五日南北英雄会。方才您没听林寨主说吗？他说难道所请来的宾朋，都为的是前来喝茶吃酒的吗？没有别的，胜三哥，我前来是赴会来的，既然来到啦，胜

负如何，必得要比较比较，以尽我侄男韩秀之托，又尽林寨主下帖邀请之情。胜三哥您不必谦逊，小弟愿奉陪您的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甩头一子，如要是把小弟给伤了，那是三哥您成全小弟。”韩殿魁将话说完，胜三爷冷笑道：“韩贤弟，刀创药虽好，不如不刺口子。昔日你我弟兄朝朝相聚，夜夜倾谈，今日之事，虽然此山与莲花湖有连带关系，贤弟你独丝毫不念你我同桌共食，同榻共眠，你我就忍兵刃相见吗？望贤弟三思之，你我弟兄俱已垂暮之年，能有几时相见？倘若动起手来，岂不令天下英雄耻笑？”韩殿魁说道：“小弟既然出头露面，绝无空回之理。小弟心意已决，必要与三哥走上几个回合，以应南北英雄会之点。三哥您纵有苏秦、张仪之舌，贾谊、邝生之才，我是心如铁石，非得递招不可。”胜爷道：“贤弟，非是愚兄说话烦絮，贤弟还是事要三思而后行。”韩老寨主说道：“三哥不必多言，我意已决矣，绝无挽回之理。胜三哥你就是说得天花地坠，岂能打动我心！”胜爷说道：“贤弟呀，常言说得却好，当场不让父，举手不留情。”韩殿魁说道：“三哥说的哪里话来？两无相让，各尽其所能。”胜爷说道：“贤弟既然如此，请脱大氅，亮宝刀吧。”韩殿魁这才甩大氅，后面的喽卒接过去，韩老寨主遂亮出折铁宝刀，将宝刀向怀中一抱，说道：“胜三哥请上手。”胜爷说道：“贤弟请上手。”二老者这才留行门，走过步，都是脚尖找地，磕膝盖一拱，鹿伏鹤行，来往盘还二次。此时傻小子金头虎在一旁说道：“两个老头转什么弯儿呀！”杨香五说道：“你真是傻小子，韩殿魁那是活动身子腿脚腰哪。”二位盘还了三次。韩殿魁折铁宝刀，真是削钢剁铁；胜三爷的鱼鳞紫金刀虽快，可不能削钢剁铁。

韩殿魁一进步叫道：“胜三哥看刀！”胜爷的刀可不能相让啦，对于别人可以让三招，惟独对于韩殿魁可不能让啦。皆因为韩

殿魁与胜爷共事数年，胜爷知道韩殿魁的武学乃是绝伦之手；再者要是让

韩殿魁三招，反倒惹朋友不愿意啦，岂不是看不起老朋友了吗？二老者一招一势，两口刀真是单摆浮搁，一刀出去，俱都是手眼身法步，腕胯肘膝间，比画上画出的画谱全都好看。二廊下英雄观看，无有不称赞的。先前刀慢，到后来一刀紧似一刀，一来一往，聚义厅前，会战六十余个回合，只见刀光灿烂，照人二目。二位战得恰似一团，一道银髯，一道黑髯，来往飘摆，韩殿魁的折铁刀，能找胜爷的鱼鳞紫金刀，胜爷的鱼鳞紫金刀，躲避着韩殿魁的折铁刀，因此二老者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胜爷心中暗想：韩老寨主真乃英雄也，浑身上下，宝刀避住身体，鱼鳞紫金刀递不进去。胜爷蚕眉紧皱，心中思忖：我刀劈二寨主邱锐，鏢打三寨主邱钰，他二人乃是出色的本领，韩殿魁与我学业不差往来，他五十余岁，俺胜英七十来岁，工夫要战大了，怕气力不敌。胜爷虚晃一刀，纵出圈子外，说道：“韩贤弟的折铁宝刀，神出鬼没，愚兄年迈苍苍，力不能敌，承让了吧。”韩老寨主说道：“胜三哥，不分胜负，焉能罢战？不怕老哥衣服上受点伤呢，才算分出胜负呢。”说罢遂跟后面追赶。那韩殿魁腹中方忖：我跟胜英，东伙在一处二三载的工夫，胜英绝艺，我俱都知道，除去鱼鳞紫金刀，就是三只金鏢，甩头一子，我能躲闪甩头，接金鏢，怕他何来？

遂追到背后。总是绿林道老人物，折铁宝刀未下毒手，在胜爷左大腿上，点了一刀，如其点上，也不至于废命。胜老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往前逃走的时候，右手的刀暗暗交于左手，刀把点住心口窝，右手可就将甩头一子撤出来啦。正在此时，韩殿魁在背后用刀照着胜爷胯上点去，胜爷此时耳轮中忽听有金刃劈风的声音，知道韩殿魁的宝刀要扎到啦，老英雄一转身躯，韩殿魁在胜爷的背后，这一刀扎去，实指望准得扎上，因为胜

爷背后整个的身形全交给韩殿魁啦，这一刀那有扎不上之理呢？

所以古人有云，骄敌者败，韩殿魁这就是骄敌之故，满心中净存着一个露脸取胜，那知道胜爷这一翻身，韩老寨主的刀扎了一个空。胜三爷转身躯的时候，刀在左手，甩头在右手拿着，身子是由左向右转的，方将身子闪过，紧跟着甩头一子，赶奔韩殿魁的左太阳穴打去。这个暗器，本来就是偷空用的东西，要是在迎面直打，接也好接，躲也好躲，胜爷一闪身躯的时候，韩殿魁的刀正扎空了，招术用空了，就是输下招术啦。韩殿魁正在往回收招的时候，胜爷的甩头一子恰巧奔太阳穴打来，欲待躲闪，已经来到啦，顺势用右手宝刃向外往左边一避，为的是甩头到了，就是铁练子缠在刀上，也不致有性命之忧，不过落一个输了而已。韩殿魁右手的刀往左面太阳穴这一避，把全面的身躯可就闪出来，交给胜爷啦。胜爷甩头奔左太阳穴打去的时候，本是虚点，韩殿魁用折铁宝刀避甩头的时候，那甩头已经向面门上两眉间打去，韩殿魁只顾及太阳

穴，甩头奔面门去的时候，可就顾不及啦。您道，那甩头是长方形的，四楞见角，胜爷奔眉中间打去，本是用的甩头的方楞，两眉中间皮肉最薄，甩头的方楞稍一沾肉皮，立将眉中划了一寸长的一个口子，只见鲜血随着甩头到处，可就流将下来啦。韩殿魁往后一仰身，用宝刀一点方砖地，胜爷抱腕当胸：“韩贤弟多有包涵，愚兄眼目昏花，收招不住，误伤贵体。”韩殿魁脸面一红，说道：“胜三哥甩头下留情，小弟甘拜下风。小弟此生只输与兄长之手，败军之将，不足论战。”韩殿魁等胜爷将话说完，又对林士佩道：“林寨主您可曾看见啦？韩某并非袖手旁观，也不是专为吃酒喝茶来的，我乃艺业不精，不是胜老达官之敌手。

方才胜英的甩头一子，暗中留了一分情面，不然我已死于非命，焉能逞强恋战，貽笑天下英雄？”林士佩一听，默默不语，脸

面现出一种愁容惨淡的样子。韩殿魁遂与三十六家寨主，四名喽卒，同回西跨院，出了寨门，四十余位寨主回归莲花湖去了。

胜三爷怀中抱刀，对林士佩说道：“哪位愿与胜某比较，即请寨主替胜英与众位英雄让一让。”林士佩心中暗道：胜英年老精神足，艺业精强，已经战败了数位，俱都是武艺超群之辈，那老胜英还是毫无倦容，我若再请人与胜英较量，恐怕仍然不是胜英敌手，岂不是徒献其丑吗？我也看透啦，再让也没人出来与胜英动手啦，倒不如我亲会胜英。林士佩思索至此，遂对胜爷说道：“胜老明公武学绝伦，量绿林内宾朋也不是老达官的敌手。没有别的，我林士佩给您接招吧。”话言未了，屏风后有一人高声呐喊：“大寨主不要动手！树打根由起，盐由那儿咸，醋由那儿酸。此事皆我一人而起，无故将我拜兄断送了性命。事到如今，莲花峪因我走死逃亡，我当与老胜英争持拚命。”众人留神观看，乃是那贼中之首，恶中之魁，身带着铁练大锁，后面四人跟随，就是那采花杀命的淫贼高双青是也。林士佩不看便罢，一看此人，不由得无名火起，钢牙咬碎，将脚向方砖地上一跺，将那块方砖震出好几道裂纹儿。心中恨愤后悔，口内又不好明言，故此林士佩非常的恼怒。林士佩此时有心将高双青数骂一番，方要出口，自己又暗道：此时莲花峪所遭的祸事皆因高双青一人而起，我虽食其肉，寝其皮，饮其血，不足解我胸中万一之恨。我若当着天下英雄，数骂他一番，又当得了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用老胜英的拳头，堵老胜英的嘴呢？我将高双青放开，命高双青与老胜英动手，那高双青如将老胜英战败，那时节我亮双剑，将高双青乱刃分尸，以与我泉下的拜弟邱锐报仇雪恨，也可以令我那逃亡的三弟邱钰心平气合。如其高双青不是老胜英的敌手，又可分老胜英一分精神，那时节将老胜英累乏了，我却兜底与老胜英动手，大量老

胜英已经战得筋骨疲乏，也不易逃出我的阴阳双剑。林士佩思索至此，遂对高双青面带笑容说道：“高贤弟那里话来？若不是贤弟你看重我这敝山，我这敝山何以会见镖行众位高明？贤弟不要心中难过。喽卒们，将高贤弟的锁头打开，原刀交还，看看高贤弟的武术如何。”喽卒答应一声，将高双青的铁练大锁，哗啦啦一声响亮，落将下来，又将淫贼的单刀递与他手。

淫贼将刀接过，来到聚义厅前，伸胳膊，递腿脚，在聚义厅前走了两趟。皆因高双青被锁了数日，浑身上下不得自由，所以他这才活动活动筋骨。淫贼活动已毕，勒了勒英雄带，绷了绷十字绊，刀鞘扔在地上，迈步来到院中，对着胜爷道：“胜英老匹夫，小太爷采花杀命之事，现在当着天下的英雄，将话说明。小太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月元旦佳节，逛灯回家的姑娘，叫小太爷看见，小太爷见他姿容秀丽，跟到他的家中，夜深更深，小太爷进了姑娘房中，追逼欢乐，那姑娘不肯相从，小太爷一刀杀死。清明之日，又有上坟的寡妇，长得貌美风流，小太爷一时心动，跟将下去，夜深入户求欢，那寡妇执意不从，也被小太爷所杀。宦家楼上，你又误了小太爷的美事。所有采花杀命之事，小太爷敢作敢当。老胜英你可听明白了，小太爷并没去你们姓胜的家里去追逐欢乐，与你姓胜的何干？你是无事生非，多管闲事。你派你的镖行之人到处捉拿小太爷，使小太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师傅惧怕于你，软弱无能，你逼我师傅帮你捉拿于我。在侠义庄时，小太爷用镖本是打你，你故意卖弄精神，满腔子奸诈，你假意站立我师傅面前，待我的镖打出去，你却躲闪一旁，几乎断送了我恩师的性命。我与我恩师是义子螟蛉，情同骨肉，我焉能得艺忘师？皆是你一人奸诈所致。老儿不死是为贼，一点全都不差。你还处处讲什么侠肝义胆，你完全是口言仁义，满腔男盗女娼。小太爷今日与你

誓不两立，与你拚命相争，弱死强存。”胜爷一见高双青满口乱道，在众人面前又公然认了采花杀命之事，心中十分忿怒，说道：“小冤家，你只要同着镖行及绿林道人说了实话，叫大家都知道你的行为，知我胜英不是无故杀人流血，叫你这个小冤家先痛快痛快口头儿。一会儿我若不叫小冤家你死在鱼鳞紫金刀下，那算小冤家你不是肉长的，除非小冤家你是铁铸的。”

胜爷捋髯冷笑，遂叫道：“孩子，我不能骂你，我恐怕挑刺儿碍着好肉。小冤家，你要是逃得出去我这口鱼鳞紫金刀，那算是孩子你采花反得着好报应啦。我要是不将你乱刃分尸，我就不姓胜啦，我姓你小冤家的姓。”高双青说：“老贼你不要逞强卖老！”说罢，抡刀就剁，直奔胜爷头顶而来。胜爷鱼鳞紫金刀，还刀接架。别位都让三招，惟有淫贼，胜爷绝不能让。

胜爷一用招，就是胜家门独门刀法：追魂绝命八卦刀。胜爷这些老弟兄，知道胜家刀的妙处，邱三爷一看说道：“道兄，弼昆，二位兄长，胜三哥与

别位动手比赛，未用这追魂绝命刀，跟孩子这一动手，就使了进手的绝招。追魂绝命刀，神鬼难逃，二位兄长慈悲善念，美言几句，将此子双足断去，留他活命，我养他残废之人。”列位，这就是年老惜子女，溺爱不明；红莲罗汉弼昆长老低头不语。聋哑仙师铁牌道人打了一个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邱三爷闻听，长叹一口气：“二位出家人慈悲慈悲吧。一句美言不提，高双青性命休矣。”邱三爷不忍观看，扭项向东，胜爷八卦刀使了四十余手，用到回光反照，绝命三刀招术，胜爷心说：“我有心与他久战，岂不要被天下英雄耻笑胜爷反手刀扎胸前，挂二肋，贼人一翻身，用刀扎在贼人左肋梢上，就听扑哧一声，刀扎入半尺有余。贼人喊叫一声，忙将刀抛于地上。胜爷一看离东敞厅切近，老英雄用双手托定刀把，托着贼人，往

西走了两步。胜爷的二目不住的观看贼人，此时高双青脸面俱青，眼珠瞪圆，金头虎这时可就又说啦：“我去看看去吧。”

皆因为贾明身体矮小，趴着观看，喊了一声：“喝，扎进毕尺多去！”胜爷要不抽刀，血迹不冒出来，胜老者抽刀，往南一纵，纵出丈数来远。金头虎身量矮小，趴着看高双青，胜爷这一抽刀，贼人的血迹溅出多远。金头虎可就沾上光啦，贼人的血迹，可就溅了金头虎一脸面一身。金头虎喊道：“真倒运哪！”

这身衣服犯了什么忌啦？这个血腥味，腥气。”说着话，两手直抹脸上的血迹，闹了个血人相似。不说傻小子直喊倒运腥气，胜爷飘髯抬腿蹭刀，贼人在地下乱滚。胜爷叫道：“三太、香五、欧阳德，你们大家把此冤家乱刃分尸！”黄三太等咬牙齿愤恨填膺，少年英雄转过去二十余位，用刀把贼人乱刃分尸，骨肉翻飞，剁成肉泥。剁毕，胜爷对林士佩说道：“林寨主，请你派几位，将高双青尸身取拾起来，搭将下去吧。要是绿林道的好朋友，我绝不能这样对待，下这样的毒手。皆因为采花之贼万恶滔天，因为他一个人，现在死了若干的好人。”林士佩遂派了几名喽卒，将高双青的死尸打扫下去。那喽卒们三五人过去，有拿铁锨的，有拿簸箕的，七手八脚，将高双青的死尸，收将起来；用黄土将血迹渗干。那高双青的死尸遂弄到后山坡，倒在山坡之上，被那乌鸦喜鹊、豺狼虎豹，啄的啄，吃的吃，白骨现天，这就是淫贼的下场。那喽卒们为什么偏将高双青的死尸，倒在山坡之上呢？皆因为万恶淫为首，人人痛恨；又因为他引起南北英雄会，死了若干好人，所以喽卒们也是痛恨他。

林士佩说道：“胜老明公也不必请我别的朋友啦，二寨主已死，三寨主已逃，剩下我一个人，好似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我看绿林道实无好下场。但有一件，我是请会的，您是赴会的，

我要是不奉陪明公走上几趟，恐其天下的英雄耻笑我无能。我给你老人家接招，如果我要赢了，明公偌大年纪，我还能够下毒手伤害你老人家吗？我也赢不了明公。再者我若是赢的了，我也散山；我要输给明公，我也散山。你老人家乃年高有德之人，您还能伤我吗？兵器无非是点到而已。你老人家的刀，甩头，金镖，一点上我，我就散山。无非我奉陪你老人家走几趟，我的面子上好看一点，众宾朋为我还死的死伤的伤呢，我岂能反倒袖手旁观，就算完事呢？老明公乃走遍江湖之人，对于林士佩这点意思，想必明白的了。”胜爷说：“寨主真乃大仁大义。如若是寨主赢了胜某，两口双锋剑，十二颗镖枪，三只点穴镞，尽管在胜英致命处上打来。一剑将胜英扎死，一镖将胜英打死，决不怨寨主情薄心毒，那是胜英学艺未到。我要赢了寨主，刀镖甩头，决意是点到而已，我要把寨主你伤重了，我姓寨主你的林。”林士佩一听，同着天下英雄三百余位，胜英盟誓，绝不能伤我。他既在众人面前把大话说出，量他绝不能口是心非。既然如此，动起手的时候，我林士佩绝无危险。林士佩心中思索：我要是赢了胜英，用宝剑把他劈为两半；剑要是扎上他，由前心我刺到他的后心，由左肋梢刺透右肋梢；一挥剑，我将他腰断两截；裹手一剑，我将他头尸两分。他要伤我一定是点到而已，伤重了我，他改为姓林，如此这般，我的危险是一点也没有啦。那林士佩用奸诈的言语，将胜爷稳住，他却心中如此的狠毒，这就是小人的心肠，口是心非。书云：“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林士佩就是小人之类。胜爷乃是诚实君子，口中说出话来，一定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林士佩与胜爷动起手来的时候，照着胜爷一招一下毒手，一剑恨不能将胜爷结果性命。那林士佩想到有赢无有输这个门上，遂自己心中说道，今日之战，好似三国时的长坂坡，我好比常山赵子

龙，胜英好似那许褚，只许赵云伤他，不许他伤赵云。我决然无有性命之虞了。斗战胜英时，我若将他结果了性命，从此岂不落得扬名天下？又可以与我那死去的兄弟报了仇恨。老胜英他已经赢了四阵，刀劈二寨主，镖打三寨主，甩头打伤了我的韩叔父，扎死高双青，那四人的武艺，都是出类的本领，胜英此时焉有不乏之道理？如今我已将他用话给稳住，十成我占九成九得赢他。列位，这林士佩如此的嫉妒，嘴甜心苦；胜爷如此的宽洪大量，屈己从人。林士佩与胜爷二人互相说着话之后对胜爷道了一个请字，遂套挽手，压双剑，阴阳剑一并，遂叫道：“胜老明公，请上垂首。”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躬身控背，遂说道：“还是寨主请上垂首。”此时东廊下金头虎说道：“黄三哥，杨香五，看看两个头儿，比较胜败，林士佩是个贼头儿，我胜三大伯是南七北六省的保镖的独占鳌头儿，咱们开开眼吧。”且说二英雄在聚义厅前留行门，走过步，盘还三次，林士佩阴阳双剑在胜老头上一晃，遂说道：“老明公看

剑！”胜爷一闪身形，刀未还招。林士佩第二招，一只剑扎面门，一只剑奔胜爷肚脐，胜老者脚尖一滑方砖地，又闪开了三尺多远。林士佩第三招玉带围腰，奔胜爷的二肋梢，胜爷将身躯纵起五六尺余高，躲开了双剑。林士佩说道：“胜老明公，我递三招六剑，因何不还招呢？”胜爷说道：“我敬重寨主，好比明珠一颗土内埋，浮云遮蔽栋梁材。寨主乃当世的英雄，可惜身为绿林道，因此我让您三招。”林士佩说道：“胜老达官，不用承让，请分胜负。”林士佩第四招双剑在胜爷右边，挟肩带背剁去；胜爷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迎。二英雄在聚义厅前各逞绝艺，两剑一刀，单摆浮搁。剑是六面清；剑尖、剑柄、剑刃，明看绿色灯笼穗，现剑把，露剑都，真乃世上罕有超群的剑法。胜爷鱼鳞紫金刀，刀尖、刀背、刀柄、刀刃，瞧刀盘，

现刀把，明看灯笼穗，七面清。一来一往，会斗四十余个回合。

此时早惊动了两廊下众英雄，大家目不转睛，雅俗共赏，无不喝彩，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双剑起处风云吼，鱼鳞紫金刀到处神鬼惊。丧门遇吊客，凶神战太岁。动手之间，天色已近黄昏，林士佩叫喽卒急忙掌上灯笼火把伺候。北聚义厅南配厅，东西两廊，一对对纱灯，好似四条火龙，照耀如同白日一般；外面立灯四对，四角明明煌煌，真乃剑警识家，刀会明公。

二位的名誉、艺业、外表，真可谓英雄遇豪杰也。二人又战至六十个回合，还是未分胜负。林士佩用着剑招，高声喊叫：“胜老者，你我二位比较胜负，已经战了六十余个回合，咱们还换一换人不换呢？”胜爷道：“林士佩，要用人替换于我，胜英乃匹夫也。”二人斗战工夫一大，胜爷鼻凹鬓角微见汗迹，汗珠含着，可未曾落下来。那汗珠含着未落，有一个比语，聊斋上有这么一句：有女郎，汗如湍，而未落。又有这么一家阔财主，有一个少爷，要去外边做事去。新婚伉俪，正在甜蜜之乡，骤然分离，小佳人未免情极。及至少爷将行李往外用车拉的时候，那小佳人在一旁瞧着，心中未免难过。眼看着丈夫就要走啦，小佳人不忍卒视，同着公婆又不好哭哭啼啼，那小佳人遂暗含着泪回过头来，面向墙壁。人家那么一伤心，眼泪儿可就现出来啦。那眼泪儿可是在眼皮底下含着，并未落将下来，这就叫泪如湍而未落。列位，这并不是耍贫嘴，这本是比方林士佩与胜爷的武艺超群。胜爷战了一天，并没有见汗，与林士佩战了六十余个回合，遂微微见汗啦，可见林士佩的武学，足够胜爷的敌手。因为世上之事，都有个情由，花好总得绿叶陪衬。要是小小毛贼跟胜爷对上手，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闲话少说，书归正文。话说林士佩看胜爷微见汗迹，遂用平生绝招，一剑紧似一剑，双剑削耳撩腮，神鬼难测，胜老者

汗洙往下一落，未免稍有喘息之声。皆因胜爷战了半天，四位都是武术高

强，林士佩专请别人斗战，将胜爷的招术又都看在眼里，又休息了半天，所以跟胜爷动上手，心中非常坦然。林士佩又是年轻之人，杀法骁勇，胜爷年过古稀，已经累乏了，故此汗珠儿落下来啦，鼻中又见了喘息之声。林士佩这一看，心中可就高了兴啦。再说胜爷跟他盟下誓，决不能将他伤重了，如要伤重了，就姓他的林，所以林士佩愈战愈勇，毫无惧怕之意了。林士佩此时一剑跟着一剑，恨不能剑剑透骨，剑剑透肉。

二英雄战到百十余回合，胜老者热汗淋漓，衣巾湿透，喘息不止。此时惊动东廊下胜爷的盟弟神刀将李刚、入地昆仑邱琏。

那邱三爷道：“道兄，我胜三哥非是艺业不佳，乃是年过古稀，气力不敌。我们弟兄两个，不论哪位将我胜三哥换下来。”聋哑仙师念声无量佛，对邱琏道：“人怕久挨金怕炼。你胜三哥的平生秉性，你们二位知道吗？他要与人动手，概不许朋友替换，如其替换，无论胜负，如拜兄弟他必割袍断义，划地绝交。再说你我老弟老兄，说句不客气话，你们二位的刀法，不及你胜三哥。你们自管观阵，吉人自有天相，何必多言呢？”

金头虎贾明，在弼昆长老背后大声喊道：“我胜三大伯怎么得罪老道啦？过去个三五位，给林士佩来个公牛阵，一齐上就得啦。”弼昆长老一回头口念阿弥陀佛：“孺子胡言乱道。彼众我寡，他绿林道二百余人，咱们镖行之中八十余人，山中又有喽卒不下两千余人，怕是众寡不敌。孺子不要多言，后站。”

傻小子还是叨念：“我胜三大伯把和尚老道全都得罪啦。”红莲罗汉回头瞪他一眼，说道：“后退，还多说什么？”此时胜三爷力尽疲乏，想要败走，林士佩上下左右阴阳剑蔽住胜爷，胜爷心中虽欲败走，实有不能之势。胜爷与林士佩斗战至一百二十余合，已经力尽声嘶，胜爷此时用了一招是仙人解带拦腰

斩，林士佩一躲胜爷的鱼鳞紫金刀，胜爷这才趁势纵出圈子外，说道：“林寨主剑法真是精奇，我胜英残迈之人，气力不敌。”

林士佩说道：“胜老达官不可如此，我你未见胜负，不能罢战。

或者您的衣服受点伤，也算分出胜负啦，这样您败下去，决不是真的。”林士佩说着话，已随后追去。此时林士佩在后面追着，不住心中思想：老胜英必是败中取胜，他的刀镖甩头的用法，我已然看得明白，就凭我十二颗镖枪，三只点穴镞，大概也不至输与那老胜英。再者我能接你的镖，又能躲你的甩头，他若打暗器时，我的宝剑也就到了他的身上啦。他此时热汗直流，衣襟湿透，大概跑也跑不出去，他是气力不敌了。林士佩一边思想，仍是在后面持着双剑追赶，十分的留神小心。此时胜爷败下去的时候，是向东南跑下去的，面



朝东南，背朝西北，林士佩在胜爷身后紧紧追赶，胜爷此时手中鱼鳞紫金刀，蓝汪汪的蓝鱼，紫微微的鱼鳞，在灯光之下，十分好看。胜爷的左手五个手指伸着，胳膊向下搭拉着，往前跑的时候，胳膊不住的甩搭。列位，武艺家被人家战败了，逃走的时候，本没有伸着手指，搭拉着胳膊跑的，胜爷这样败走时，为的是表明伸着手指头，搭拉着胳膊，叫林士佩放心追赶，为是叫他知道决不用暗器打他。此时林士佩在后面看得明白，故此放心追赶。林士佩在胜爷背后追至离胜爷一丈来远的时候，林士佩心中暗道：老胜英果然英雄也，鱼鳞紫金刀的刀背，挨着脖颈，刃朝外横着，胳膊搭拉着，手指伸着，毫无一点暗算的形迹。我若向前紧跟一步，手起剑落，将老胜英由头顶剁下去，叫老胜英立刻死于非命。林士佩想到这里，不觉又有了不忍之心，心说老胜英偌大年纪，行侠作义，济困扶危，武术绝伦，南北共晓，我若一剑将他劈为两段，岂不可惜？随又自思道：南北英雄会，老胜英将我二弟劈死，又镖打我的三弟，我若不下绝手，岂能

对得过我那死去的二弟？再说老胜英若在世上，镖行与绿林道之中，决不能显出我林士佩来，两英雄怎么能够并立？英雄难免刀下死，大将难免阵前亡。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林士佩思想至此，那脚尖一点方砖地，向前一纵，此时已离着胜爷背后二三尺远。钢牙咬错，箭眉直竖，绷起了双锋宝剑，双剑一并，照着胜爷头顶劈去，手起剑落，只听得呛啷啷一声响，斗大一物，落于尘埃，鲜血淋漓，红光崩现。列位，胜爷在前跑着，忽听得有金刃劈风的声音，知道林士佩已经赶到啦，及至林士佩双剑并着往下落的时候，胜爷可就转过来身形啦。未等双剑落下，鱼鳞紫金刀已向上横着迎去，双剑恰恰落在鱼鳞紫金刀之上，呛啷一声响亮，钢锋对碰，只见半空中火光乱冒。

两廊下众英雄看得真真切切，眼看着林士佩的双剑下去，胜爷必有性命之忧；及至林士佩的剑看看落下时，就见胜爷忽然一翻身，鱼鳞紫金刀向上迎去，呛啷啷一声响亮，震得神鬼皆惊。

两廊下群雄看着，莫不毛骨悚然，无不暗暗惊服胜爷的武学，真是神出鬼没，令人不可忖度。林士佩双剑与胜爷鱼鳞紫金刀相碰，林士佩大吃一惊，不由得注目一看宝剑。胜爷乘势用了一个顺风扫败叶的招术，鱼鳞紫金刀平着赶奔林士佩咽喉颈去。

林士佩见鱼鳞紫金刀来得凶猛，赶紧一低头，鱼鳞紫金刀却扫于粉莲色六折袖口壮帽之上，竟将壮帽扫落尘埃，里面雪青绢帕包头，与头发一缕，亦被扫下，将肉皮片下有铜钱一块大小，当时鲜血流下。胜爷跳出圈子外，双手抱刀，叫道：“林寨主，多有得罪。俺胜英年迈苍苍，眼目昏花，收招不住，误伤贵体，望明公海涵为幸。”林士佩臊得桃花脸通红，颜色更变，气得浑身上

下乱抖，对着胜爷说道：“老明公刀下留情，不必谦恭，我林士佩服老明公了。”正在此时，东廊下傻小子叫了一声：“好！就会打我，那算什么能耐？尝尝我胜三大伯的。”胜爷

叫道：“贾明不要信口乱道！孺子可恶已极。再要多言，定不轻饶。”遂又对林士佩抱拳控背说道：“林寨主不要见笑，傻孩子不懂世态人情，祈寨主海涵。这是寨主看我鬓发皆苍，让胜英一招。”林士佩说道：“明公说的哪里话来？还是明公刀下留情了，林某甘拜下风。我与明公有言在先，我输与明公也是散山，我赢了明公，我也是散山，请明公略待片刻，我去去就来。”林士佩遂又叫道：“喽卒们，与胜老达官打净面水泡茶，伺候胜老明公。”喽卒们答应一声，去与胜爷打脸水的打脸水，泡茶的泡茶，伺候胜爷。胜爷与林士佩道了一个请字，林士佩由聚义厅屏风后出去，回奔后寨去了，又有喽卒将林士佩被胜爷鱼鳞紫金刀扫掉的壮帽、绢帕也收拾起来。

林士佩去不多时，满面红光的转来，头上已经换了新壮帽，宝剑也换了一对新的，来到东敞厅，对着胜爷满脸含笑说道：“老英雄赴南北英雄会，路上劳乏，今日老明公与众位会战一日，未得休息。没有别的，我林士佩现在预备了几桌水酒，请老明公对坐谈心，我林士佩并且有事相求，求老明公容纳一切。”胜爷说道：“寨主乃少年豪杰，出言诚实不欺。我胜英曾说过，但得容人且容人，今日之事，寨主有话讲在当面，只要胜英办得到的，没有不办之理。”林士佩与胜爷谈着话，喽卒们七手八脚，将西敞厅内桌凳调摆齐整，工夫不大，将酒席摆上，胜爷与林士佩分宾主落座。林士佩谦恭温逊，毫无嫉妒之态，与胜爷酒过三杯，林士佩站起身形，对胜爷说道：“胜老明公，我这小山现有喽卒不下两千余人，寨主二百余位，在此山俱已多年，金银衣物存的不在少数，既今散山，必须将所存之物，给大家匀摊分散，也不枉大家跟我林某相处一回。没有别的，求老明公暂容一时，我山内现有能写能算之人，叫他们大家将各种物件，通盘收束一堆。皆因堆积金银的地方有五

七处之多，然后把此银物分散，我叫大家此时一齐收拾，大概明日即可收拾完毕。我就赶紧叫大家一分，将此山一散，各奔他乡，皆因为我林士佩有言在先，必践前言。可有一宗，虽然我将此山散啦，绿林道之中，从此我也算抛开啦，你老人家的这个朋友，我当然要交的。老达官今日劳乏已极，大家用完饭，可决不能就此下山，要是那么一办，胜老明公，您那是不愿意交我林士佩这个朋友。皆因为我们大家虽然是介绍过啦，但是我还未与大家坐定了谈一句话呢。您若是就此一走，我与众镖头日后若是见了面，仍然还是谁也不认识谁。我的意思，欲请众镖头在此盘桓一日，大家坐在一块儿都互相谈谈，也不枉南北英雄会一场，总算我林士佩交了朋友啦。敝山西跨院有一座逍遥亭，地方

极其宽阔清静，那是敝山招待朋友之处，今日即请老明公与众镖头在那里休息休息。”胜爷说道：“既蒙寨主抬爱，俺胜英即当叨扰。”酒饭已毕，林士佩站起身躯，对胜爷说道：“胜老达官，就请您镖行众位宾朋到西跨院逍遥亭休息休息吧。”胜爷与镖行一千人众，大家站起身形，出离西敞厅，早有手下人等提着灯笼火把，在前引路，往西跨院逍遥亭而去。

往西行走，越过两道寨子，往北转去。又越过一道寨子，再往北行走，又有一道翠竹林，西边绿竹荫浓，清风习习，当中一条道路，平坦异常。穿过竹林有座北朝南的一所房舍，座北朝南的红漆大栅栏门。林士佩陪着胜三爷进了栅栏门，迎面四扇屏门，绿洒金花林士佩将镖行众位英雄让进院内，胜爷与大众留神观看，正当中一座五间五角亭子，油漆彩画，堆金腻粉，横着一块匾额，蓝地上写斗大的金字三个：“逍遥亭。”

将众英雄往亭内一让，只见亭子墙上，悬挂名人字画，翘头案上，设摆着许多古瓷花盆，栽种奇花异草。有对桌、琴桌、月

牙桌。两家九十余人走进亭内。林士佩一看，九十余位，若是全都让在亭子内落座，天气炎热，人多气味重，未免地势窄狭一点，于是林士佩遂对着胜爷说道：“胜老明公，大家要是都在亭子里落座，也可以将就啦。但是人多气味多，天气也很热的，咱们大家可以分开了落座，也好休息。现在东西厢房，分着一坐，胜老明公您以为如何呢？”胜爷道：“很好，就请寨主随便向东西厢房去让吧。”林士佩遂叫喽卒们提着纱灯，将镖行八十余位分为三处，东厢房让进二十余人，西厢房让进二十余人，逍遥亭内四十余人。大家俱都落座已毕，喽卒将茶水泡好，伞人俱都安坐吃茶，说说笑笑。林士佩对待镖行人表面虽然异常和气，毫无嫉妒之形，但此时镖行人众却已身逢绝地，八十余位尚在睡梦之中。原来莲花峪这座逍遥亭修盖的乃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阵，那中央逍遥亭地方，早已埋伏下地雷火药，若将药线点着，可以将此亭炸成齏粉。且说林士佩与胜爷言语周旋已毕，遂对胜爷说道：“老明公请吃茶，休息休息吧。我看看我们众寨主将一切金银物件收拾齐了没有，我们大家就此办理散山的事情。我失陪胜老明公啦。”胜爷遂说道：“寨主不要客气，请寨主即办理山内的事去吧。”林士佩说了几句客气话，随即又叫道：“喽卒们，你们在此好好伺候胜老明公及镖行的宾朋。”胜爷在旁说道：“林寨主，我们大家在此歇息歇息，随随便便，不必叫喽卒们在此伺候。再说大家分散金银物件，独他们十二位在此，岂不是有点不合乎情理吗？请寨主您就此同着十二位，一同回归前寨，大家公道分散金银。我们镖行之人自己张罗着更方便。”林士佩道：“胜老明公，真是博爱为怀。”遂叫道：“喽卒们还不谢过胜老明公？”那十二名喽卒向前与胜爷各道了一个谢，遂同着林士佩走出逍遥亭。

胜爷在后相送，喽卒们在前，林士佩在后，胜爷送至屏风门外，

与林士佩抱拳说了一声：“请。”林士佩说道：“胜老明公多多包涵，太不恭敬了。”胜爷说道：“林寨主请放心办理山内之事。我们既然已是朋友，无论什么事全都没有说的。”二人抱拳而别，暂且不提。且说金头虎贾明一进逍遥亭的时候，叫道：“杨香五，黄三太，臭豆腐，咱们在这儿待一会儿，少一会，我怎么心惊肉跳的？贼头满脸的仁义道德，心里不定藏着什么奸诈呢？”金头虎正与杨香五等说着鬼话，就看见林士佩跟胜爷说要走。金头虎遂对杨香五说：“这小子要是一走，咱们大家可就干啦。这小子不定出什么坏主意去，我暗中跟着他，我看这小子做什么去？他要是害咱们，我就先把他毁了。”傻小子将话说完，胜爷已经往外送林士佩哪，这傻小子可就暗中跟下去啦。胜爷送林士佩至屏风门回来的时候，金头虎早就暗暗在屏风门旁边大墙后头藏着呢，等到胜爷回到逍遥亭，金头虎可就走出屏风门，后跟着林士佩与那十二名喽卒去了。林士佩与喽卒等仍由原路走出了栅栏门外，这时候金头虎贾明可就来到栅栏门啦，贾明一拉栅栏门，拉了好几下，也没有拉开。

贾明心中明白：这必是外边锁上啦，这小子一定去设法害我们去啦，我快回去告诉我胜三大伯去吧。那林士佩与那十二名喽卒，在前走出栅栏的时候，林士佩遂由兜囊中掏出一把大铁锁头，将栅栏门倒锁上啦。林士佩锁上了栅栏门，遂回头对逍遥亭把头点了一点，心中说道：“胜英啊，胜英啊，我叫你镖行八十余人，一会儿皆死于非命！无论你有金钟罩的，铁布衫的，我叫他化成肉泥血水。三更之后，就是你们八十余人的死时，我将火线燃着时，那座逍遥亭及东西厢房必定成为灰烬。”林士佩一旁心中暗想，咬牙切齿，复又对着亭子冷笑了两声，抹身同着喽卒去了。那金头虎贾明赶紧跑回来，进到亭子里面，遂叫道：“胜三大伯，可了不得啦！敢情那贼头回去害咱们来

啦。方才你老人家往外送他时候，我就在后头暗暗跟着呢，我要看看那贼头做什么去。我跟到栅栏门，那贼头临出去的时候，将栅栏倒着由外面给锁上啦，我推了半天也没推开。胜三大伯，你老人家想，这贼头既然将栅栏门锁上，那一定是不叫咱们出去啦。”胜爷听着贾明指手画脚，不由得捋髯一笑，说：“傻孩子，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以好心待他，他焉能加害于我们？”

他就是把栅栏门锁上啦，你想想咱们镖行八十余位，俱都会蹿房越脊，凭一个栅栏门就能把咱们挡住吗？傻孩子，快上一旁歇息去，不许多言乱道。”贾明说道：“可不吗，胜三大伯，你老人家看着哟，反正待一会儿少一会儿啦。”胜爷说道：“胡说，什么待一会儿少一会的？还不与我滚开！”金头虎一听，不敢言语，遂慢慢走至杨香五、黄三太面前，又跟香五、三太胡云一回，大家俱都说闲话，也没人理他。

胜爷向来大仁大义，不会奸巧阴谋，总想：我用仁义待人，人家决没有坏心害我。所以胜爷毫不疑惑，还是安然吃茶休息。

其余镖行的人，俱都是一勇之夫，惟有诸葛山真在一进屏风门的时候，抬头一看这座逍遥亭，不由得吃了一惊，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因为诸葛山真自幼读书学艺，医卜星相之学无一不精，一看这座逍遥亭修盖的是中央五间亭子，按金木水火土，四面东西南北，八面都是房子，乃是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用八卦的式样所盖，合而观之，乃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阵。既然盖成阵式，决不是平常居住之所，那当中的逍遥亭五间，又是水火既济之阵式。林士佩外表面示优容，一定内里藏着奸诈之心。诸葛山真一边观看阵式，一边向前行走，进屏风门，方遇门坎儿，诸葛山真脚下一着重，就听得地下有空洞的声音。此时诸葛山真遂在后面暗暗不往前走了，观着林士佩与胜爷往逍遥亭里面走的时候，诸葛山真就没敢往亭里面去。皆因为镖行

八十多位，再加上十二名喽兵，共合一百多位，往逍遥亭里乱走，聋哑仙师趁着乱，可就绕着向逍遥亭后面隐藏去了。这镖行八十多位后来得逃出险地而未死于非命，幸有聋哑仙师看出了逍遥亭的破绽，暗暗破了地雷；如其不然，三更之后，林士佩将药线点着，镖行这八十多位能人，必然死在睡梦之中，这且不表。

再表那林士佩带领十二名喽卒等来到聚义厅，独坐金交椅上，左没有二寨主邱锐，右没有三寨主邱钰；不觉得心中一阵难过，不由得怨恨胜爷：这都是老胜英断去我的左膀右臂，如今空叫山在人不在，眼看着莲花峪从此瓦解冰消。老寨主费尽多少心血，才创造得此山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喽兵不下三千余名，寨主不下二百来位，不想到了我林士佩之手，竟将莲花峪无名无利的断送在胜英之手。胜英啊，胜英啊，少时我叫你镖行八百余人，俱都化为齑粉！林士佩想到这里，遂叫那十二名喽卒：“赶紧请各位寨主及众喽卒齐集在聚义厅，就说大寨主有密事相商，不可高声喊叫。”众喽卒答声：“晓得。”遂将二百余位寨主，不大工夫，俱已请到，齐集在聚义厅上。林士佩见众寨主及喽卒俱都会齐，遂叫道：“众位寨主，切莫高声喊叫。现在我将老胜英稳在逍遥亭内。”林士佩说至此处，举目向四外观看，看毕，遂派了四位艺业高强的寨主，将聚义厅四面把住，恐怕胜英之人前来窥探，如被人家听去，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了？林士佩派遣四位寨主走后，遂又对着众寨主低声说道：“现在我将老胜英镖行一千人众，俱都稳在逍遥亭内。少时三更时分，我就点着药线，约三更半时，那地雷必然爆炸，胜老儿镖行一千人众必然死在睡梦之中。皆因为恐怕众位寨主有不知道的，到了时候千万不要向逍遥亭方近处行走。地雷爆炸之力甚大，可将逍遥亭一带炸得地裂山崩，大家

务要谨记在心。量来胜老儿难逃此劫，故此方才我打发四位寨主，把住聚义厅的四角，恐怕镖行有人前来窥听，闹得打草惊蛇。众位寨主千万秘密此事，切莫高声喊叫，千万别泄漏了消息。你们大家就此快将那金银细软之物分散，大家俱都是在一处吃饭多年，千万不要乱抢乱夺，吵闹喧哗。须知道当初自老寨主在世的时候，你们大家效力老寨主，老寨主死后，你们大家又维持着我无能的林士佩，因为分散东西，切莫忘了义气。

现在已经一更多天，你们大家至三更时候，也就将那金银物件可以分散完啦。你们大家分完之后，有愿意再跟林士佩一锅吃饭的，你们大家可以奔萧金台那里。有愿意去水寨的，现有小船四十只，俱已预备停妥，你们就赶奔莲花湖。你们到了那儿，就说莲花峪已经付之一炬，我们寨主随后就到。现在有愿意去的，我这里有名帖，任大家自择，拿着我的名帖到了那里，必得待为上宾，决不能小视你我弟兄。如其不愿意往水、旱两寨去的，也可以回转家乡，务农为业。我林士佩跟大家相处一回，对于众位寨主喽卒，向来可没有骄傲慢待的，皆因为我们大家也有追随老寨主多年的，也有后到的，或有朋友介绍来的，或有慕名前来的。也没有看不起我林士佩的，我林士佩对于大家情面上，不说是如同手足相待，我可没有轻看众位。现在虽说是散山，大家要是看得重我林士佩，我们日后定有相聚的那一天。”林士佩将话说毕，不由得英雄泪下，遂说了一句：“大家就此赶紧收拾去吧，他日相见，后会有期。”众寨主齐声叫道：“林寨主不要悲伤，我们大家定有聚会之日。”说罢，俱各站起身躯，直奔后寨，大家分散金银财物去了。列位，占山为寇的俱都是抢哥们，大家来到后寨将细软的东西与金银贵重物品，不大的工夫俱已分散完毕，其余粗物也就是一扔而已。

各寨主有回家为民的，有拿着林士佩的名帖奔萧金台去的，也有奔莲花湖去的，不到三更天，大家已经各奔一方去了。

林士佩在聚义厅看着大家走后，自己无精打采来到后寨。

举目一看，只有小妹与乳母二人，好不凄凉。林士佩被胜爷战败，更换壮帽宝剑的时候，就吩咐后寨的婆子丫环老喽卒们，将一切细软之物收拾停妥，先行运往莲花湖去。早有小船四只，在山外等候，并嘱咐他们到莲花湖时，见了韩寨主，就说莲花峪已破，今夜三更后，莲花峪化成灰烬，我家大寨主与姑娘三更起身，也奔莲花湖而来。林士佩吩咐已毕，那丫环婆子们即时收拾停妥，四只小船早向莲花湖去了。那时后寨之内，只留下无双女林素梅，与一个老乳母在旁伺候姑娘，其余者已经奔莲花湖去了。那老喽卒们到了莲花湖，就将林士佩所嘱之话，对着韩秀寨主说了一遍。那韩秀听说莲花峪已失，遂自己乘坐小船出离莲花湖，前去迎接林氏兄妹，暂且不提。且说无双女林素梅

，年方一十七岁，生来姿容秀丽，聪明智慧，自幼与兄长林士佩学习武术。兄妹二人又是大名家一位文举授业，故林士佩与其妹无双女林素梅，俱都是满腹文章，广览多读。无双女自老寨主死后，幽居后寨，除去读书习武之外，不出后寨一步，颇有大家风范，可称得起文武双全。且为人秉性贞静，那丫环婆子们见姑娘磊落大方，待仆妇人等非常宽厚，才给姑娘起名字叫做无双女。闲言抛开，且说无双女虽在后寨深居，自有丫环婆子老喽卒们伺候，后寨有事由老喽卒们报知前寨，前寨有什么事，那老喽卒们也可报告后寨，丫环婆子们虽都不出后寨之门，自有老喽卒往返传说，故此无论什么事，后寨没有不知道的。那南北英雄会方一预备的时候，就早有老喽卒报告了内寨，姑娘早已知道了。比至胜爷带领镖行八十余位来到莲花峪时，姑娘可就不由得替兄长担惊害怕。皆因为姑娘自幼习武，对于当世的武术家，早就听父兄讲过，胜爷的武学，姑娘

早有耳闻，所以南北英雄会，姑娘异常担惊害怕，故此姑娘在后寨打发两名老喽卒往返报告。所以打鹿打豹，胜爷刀劈邱锐，镖打邱钰，三太镖打谢洪亮，又将谢洪亮一刀劈为两段，胜爷甩头伤了韩殿魁，鱼鳞紫金刀伤了自己兄长林士佩之事，姑娘完全打听在心内。今晚一见兄长进得后寨满脸凶煞之气，唉声叹气，遂问道：“兄长意欲何为？现在都打发走了，只留下小妹与乳母二人。”林士佩说道：“妹妹你还不知道呢，现在南北英雄会，邱钰二弟已死，邱钰三弟已散，刻下兄长已将莲花峪的众寨主完全散去。单等三更后点着药线，地雷一响，镖行八十余俱各化为肉泥血水，你我兄妹从此够奔莲花湖，莲花从此休矣。”林士佩说至此处，英雄脸面惨淡，叫了一声妹妹：“这都是哥哥无能，将前人万苦千辛缔造下铜墙铁壁的莲花峪，一旦断送于胜英老儿之手，从此我兄妹闹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既然家败人亡，我岂能叫那胜英老儿回归故土？所以愚兄先叫喽卒将细软金银押送莲花湖，现在山后僻处尚有轻船一，单等燃着药线，你我兄妹出离后寨，登船往莲花湖进发。大约我兄妹走出三五里地，那地雷也就响啦，老胜英及镖行八十余，也就死于非命了。”无双女林素梅一听林士佩之言，遂叫道：“哥哥，千万不可！胜老者镖行八十余位，赴南北英雄会，并不是胜老者以强压弱，无事生非，来到莲花峪与兄长寻衅。乃事出邱锐二哥，护庇采花淫贼高双青，兄长听邱锐二哥之话，将淫贼留在山中，暗中起意害好人，保护万恶的淫贼。

南北英雄会镖行来到了，我们山寨之人不与人家比试武艺，而用计打鹿三阵赌输赢。人家第三阵将鹿打死，就应放出高双青，叫人家清理门户。那邱锐二哥反复无常，又叫人家镖行之人打豹，打豹三阵赌输赢。人家第二阵又将豹打死。打鹿人家死了两位镖头，打豹人家死了一位镖头，邱锐二哥就应将淫贼

放出，

言而有信，岂不百事皆无？邱锐二哥不但不放高双青，反倒口出不逊，言说这是南北英雄会，不是走兽会，凭胜老者你跟那横骨插心、四条腿的走兽赌输赢吗？既口出不逊，又非与人家动手不可，及动上手的时候，胜老者让之再再，邱锐二哥就应当认输就完啦，不但不认输，并且与人家没死赖活的玩弄花招。

后来一败再败，仍毫无羞耻，用镖暗中打人家，将胜老者鸭尾巾绒打为两开。胜老者实不得已，这才刀劈邱锐。那邱钰动手的时候，胜老者金镖一点而已，邱钰三哥可算识时务之人，败阵而走。韩老寨主也输与了胜老者而走，虽然战败，不失人格。

高双青那淫贼后被胜老者一刀扎死，乱刃分尸。两家各有伤亡，镖行并未占着便宜。兄长与胜老者动手，八卦转环刀削去兄长头巾壮帽，将兄长顶上发髻削去一缕，铜钱大的肉皮，这就是胜老者暗中留情，不愿与兄长结下深仇。可见人家胜老者是以德待人，并不是以强压弱，兄长不知以恩报德，反要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兄长岂不知报应昭昭，青天难欺吗？”

林素梅语至此，林士佩遂说道：“妹妹你乃女流之家。什么叫青天？什么叫报应？财主的大门碰开了进去就抢，行路之人，大喊一声，褥套留下。老实厚道，到不了绿林道里；好人保不了镖。那老胜英满口仁义，谁看见他的心啦？这也是他报应临头，愚兄我是非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不可，妹妹不要多言。”

林素梅见兄长执迷不悟，非将镖行之人害尽不可，苦口良言，劝了多时，兄长仍无回心转意。林素梅又叫道：“兄长，您不听妹妹之言，恐怕终有大祸临身。镖行八十余位，谁无父母？

谁无兄弟？谁无妻子？谁无姐妹？小妹恐怕人容天不容。”

林素梅语至此处，遂双膝跪在尘埃，拉住林士佩的衣襟，苦苦哀求。林士佩一见妹妹如此模样，不由得无名火起，刷啦啦亮出了阴阳双锋宝剑。无双女见兄长林士佩亮剑，遂叫道：“兄

长，莫非欲杀小妹不成吗？”林士佩说道：“妹妹乃读书明礼之人，并未作下寡廉鲜耻之事，兄长为何杀小妹呢？妹妹如欲哥哥不放地雷，哥哥惟有自刎一死。你岂不闻三国周郎说过：‘既生瑜，何生亮？’两雄岂能并立？南七省北六省，有胜英，不显哥哥；有哥哥，不显胜英。哥哥自出世以来，谁敢动动哥哥的衣服？在南七省北六省，提起哥哥之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今被老胜英将愚兄壮帽削去，伤了顶梁发髻皮肤，当着天下英雄，为兄我栽这样的筋斗，有何面目活于人世？”此时无双女见林士佩仍不能挽回，遂将林士佩衣



襟放开，叫道：“哥哥，小妹乃是女流之家。常言说得好，有父从父，无父从兄。若为保全人家，逼死兄长，岂不是亲疏不分了？哥哥不必如此，请哥哥自便。”林士佩这才将双剑还匣，转身形来到里屋，由兜囊中取出一个油纸包，那纸包里面乃是手指粗的一颗大香。此事本是早有预备，皆因为药线有鸡卵粗，用粗香一点，立时就可点着。林士佩将那油纸包打开，用火将大香点着，一伏身躯钻在姑娘床下，将盖药线口的木瓦、铜瓦、铁瓦，一层一层掀开。林士佩伸胳膊对准药线用香火一晃，就听得刷啦一响，未见火星。林士佩抽出香火一看，那香火已被水浸二寸余长。林士佩心中明白，地雷必被镖行之人所破，立时吓得颜色更变，由床下退出；来到外屋。姑娘一看林士佩脸面颜色更变，唇似白纸一般，问道：“哥哥为何这等模样？”林士佩方要开口，不由得一口浊痰上涌，翻身栽倒于地，立时人事不知。姑娘一看哥哥栽倒尘埃，这才赶紧用手搀扶，捶胸砸背。那老乳母站在一旁，不敢向前搀扶林士佩，那姑娘一个人手忙脚乱，顾得了胳膊，顾不了腿，遂叫道：“乳娘为何袖手旁观呢？”

那乳娘说道：“大寨主向来内外严肃，男女有别。倘若大寨主醒来，岂不是多有不便吗？”姑娘说道：“事至如今，还讲什

么内外严肃？您乃是我的乳母，抚养我多年，如同生身母亲一样。我哥哥乃二十多岁之人，您已经五十多岁，难道还怕我哥哥不成吗？”列位，那林士佩虽然占山为寇，却是男女都有界限，内寨里除去丫环婆子之外，就是那老喽卒在内院服役，为的是后寨有事，令那老喽卒来往传达。至于丫环婆子，是不准去到前寨一步的，所以今日林士佩昏厥过去，那老乳母都不敢上前去搀扶。一个人要是昏厥过去，一个人是忙不了的，所以姑娘出于没法，这才请老乳母帮忙。那老乳母被姑娘央求得无法，这才帮着姑娘给林士佩捶胸盘腿，喊叫多时，这才喊叫过来。少时只听林士佩“嗷呀”了一声，又喘了一口长气，喊道：“痛死我也！”浊气一降，这才吐出一口痰来，气息回转。睁目一看，只见老乳母与妹妹素梅在旁相扶，自己坐在尘埃，林素梅两目中止不住落下泪来。林士佩问道：“妹妹这是为何？”

林素梅见哥哥苏醒过来，遂说道：“兄长你还不知呢，若不是小妹与乳母将兄长救活，兄长此时量已不在人世了。兄长为何这样急躁呢？只见兄长由内屋出来，面如白纸一般，就昏厥过去了。”林士佩此时心中已经明白，遂自己站起身形，不由得一阵难过。姑娘说道：“兄长切莫悲伤，难道兄长就不以小妹为念吗？”

林士佩说道：“妹妹有所不知，当初为兄在隐贤山与盟伯学艺时，父亲病势沉重，将我唤下山来。那时节为兄星夜回山，来到山寨，父亲的病体已异常

沉重。他将哥哥叫至跟前，说道：‘父亲不久于人世，你要多多照看你那苦命的妹妹，孝顺你的母亲。’那时哥哥在父亲面前，宽慰父亲养病要紧，岂知父亲竟医药无灵，抛下母亲你我兄妹而去。父亲临危之时曾说过，半世心血，创造此山，虽然房屋不十分齐整，山寨却异常巩固，叫我继续父亲之职，守此山寨。父亲将话说完，遂两眼一闭，

他老人家辞世去了。那时母亲悲痛万分，忧劳成疾，又相继去世，抛下你我兄妹，伶仃孤苦，形影相依，兄长遂承父亲遗业，占据山寨。那年劫了赃官一水买卖，银钱无数，兄想这山上房屋不甚齐整，要用此款翻盖聚义厅后寨房屋。那时有一江洋大盗在山上与兄盘桓，我二人非常亲近，兄遂将此话与那江洋大盗说了一遍。那江洋大盗遂与我说道，他说宁夏国有十二名瓦匠，俱是能人所传，善于修造，意欲与兄荐来，兄遂当时托他将那十二名瓦匠请来，修盖山寨房屋。那江洋大盗走后，不多日子遂将十二名瓦匠请到。那十二名瓦匠到了之后，兄令他十二人，单独修盖房屋，经一番试验之后，令选两名手艺出众的瓦匠，督率众人，这才动了大工。三年之久，将山寨房屋俱已修毕，兄夸奖那十二名瓦匠的手艺精妙绝伦。那瓦匠中有一人说道：‘大寨主，这不过是平常的修盖而已，算得了什么本领。

实不相瞒，我们的长技并不在此，若是您要修造夹壁地沟阵图的时候，大寨主您赏给我弟兄一个信，我弟兄给您帮个忙儿。’那时哥哥遂问他们会造什么阵，那瓦匠遂取出一本建筑图来，给我观看。说：‘这图乃是八卦火攻阵。’兄遂令他们在聚义厅前用白粉将地盘划出地沟、铁筒、药线、地雷、中央亭五间，东西南北八面按八卦，中央按五行。我一看此阵图非常精妙，遂令那十二名瓦匠动工修造。那地盘为药线密切之处；完全由他十二人动手，不令旁人观看。叫喽卒们当小工修盖，费工半年之久，才将那五行八卦火攻阵修造完毕。修完之后，那十二名瓦匠就要回归宁夏。即时为兄我遂生了疑心，心想：这火攻阵本是秘密之事，他十二人之中，兄长若有待之不周者，他们离开了山寨，到外面传说出去，将机关泄漏了，岂不是白费心机？于是为兄心生一计，将那十二名瓦匠一网打尽，以灭其口。

兄遂将他们留在北跨院，与他们十二人饯行，并且每人送给二

百两纹银，预备了两桌上等酒席鸡鸭燕翅，一者作为庆贺五行八卦火攻阵修成，二者给他饯行。将酒席摆好，兄长入座也陪着他们痛饮，那十二各瓦匠一看兄长待他们如此厚道，毫不疑心，酒席摆好，遂大家落座。方一落座，由前寨来了一名喽卒，说道：‘大寨主，前寨有紧要之事，请大寨主赶紧到前寨。二寨主、三寨主有请，叫您就此快去。’那时兄长遂站起身躯说道：‘我本欲与大家痛饮庆贺，不想前寨有急事来请。大家先喝着，我去去就来。’十二

人信以为真，遂大吃大喝。酒至半酣，那毒药酒性发作起来，十二人个个腹痛难忍，全躺在地上打滚，工夫不大，那十二人均七窍流血，可怜他等一命呜呼去了。那时兄长早在山后挖了一个深坑，那十二人死后，遂叫喽卒们将他们抬至山后推于深坑之内，掩埋去了。兄长为修盖此阵，害了十二条人命，不想事到如今竟成画饼，叫镖行之人，竟将此阵破了。兄长在南七省压倒一切，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今被胜英将山一破，一败涂地，兄长尚有何颜苟活人世？”林士佩说至此处，伸手抽剑，即要自刎。

姑娘遂一手拉住，跪在尘埃叫道：“兄长千万不可行此短见。胜败乃其常事，难道兄长一死，就不管苦命的小妹了吗？”

父母早死，妹妹所倚靠者惟兄长一人，兄长如此，将置小妹于何处？”林士佩说道：“妹妹，三寸气在千般用，口眼一闭万事休。兄长自有生以来，没有栽过筋斗，事至如此，有胜英没有哥哥，有哥哥我就没有胜英。”说罢，用手压剑，仍要自刎。

姑娘说道：“兄长不必如此，小妹有与兄长报仇之计。既然点地雷不成，现在三更将过，那镖行之人道路劳乏，想已在酣睡之间，兄长与小妹何不去行刺？”林士佩说道：“贤妹，那胜英手下能人甚多，胜英之本领又在你我兄妹之上，倘若被人看破，反为不美。就是你我兄妹一齐动手，也不是胜英的敌手。”

姑娘说道：“兄长何见之愚也？既然是行刺，当然不是他的敌手，本领若是在他人以上，还用得着行刺吗？这行刺本为暗中的事，秘密所作，原是看风驶船。他在明处，咱在暗处，他要是醒着，我们还许不上前呢。这宗事情，本来是以弱敌强，以智取而不以力敌。兄长岂不闻先父在时所讲的故事吗？那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荆轲刺始皇，想那庆忌与秦王之辈，俱都是手下能人围绕，尚有被人所暗算者。以位至极品，面南背北，那行刺之人尚不畏惧，何况胜英乃一勇之夫呢？兄长与小妹二人，虽明着不是他的敌手，若在暗中，岂不易如反掌？”

林士佩一听姑娘的话，颇觉有理，这才将宝剑还匣，说道：“妹妹，事不宜迟，你我兄妹就此前去行刺。”林素梅立刻扎绑停当，兄妹二人出离了北上房。

那北上房往南就是逍遥亭，奔北上房后坡，上了东北房，由东北房来到东厢房。兄妹二人趴伏在东房的前坡，往院中观看，院中鸦雀无声，静静悄悄。再往四外观看，东厢房俱都黑暗，并无灯烛，逍遥亭内灯烛影影绰绰。姑娘说道：“我与兄长在此巡风，兄长下去就动手吧。”林士佩说道：“愚兄方才闭

过气去，此时尚且头目昏沉，况且已经败于胜英之手。小妹你的本领不在愚兄以下，我与贤妹巡风，还是你下去动手。”

那林素梅说道：“我知道哪个是胜英？我不认识于他，为之奈何？”林士佩说道：“胜英在当中座位，年在七十来岁，白发苍苍，面上皱纹堆累，胸前飘洒银髯，背后插着鱼鳞紫金刀，肋下衬镖囊，贤妹一看即知，非常好认。”林素梅今被兄长逼迫不过，遂暗暗长叹一声，这才飘身下了东房，蹑足潜踪，脚尖点地，在院内绕了几个圈子，然后轻轻地走到逍遥亭，上了五层阶脚石。在逍遥亭门外，伸首往屋内观看，见正当中八仙桌坐定一人，苍苍白髯飘洒胸前，背后背着鱼鳞紫金刀，肋下

衬镖囊，头上鸭尾巾，当顶衬着一朵黄菊花，微微颤动，坐在当中合目盹睡。姑娘提着一口气，来至亭门切近，看了一会，复又退回，姑娘的意思是看看亭内有人醒着没有，所以一再伸首观看。姑娘看之再四，亭内并无惊醒之人，这才脚尖找地，进了亭内。此时胜爷已经低着头，闭着眼，俨然熟睡的样子。

姑娘一看，胜爷右边一位老者，伏几而睡，东边一位黑髯老者，也在那里盹睡。左边这位乃是弼昆长老，东边那位是邱三爷邱琏，胜爷右边一张凳子空着。姑娘又往四外看了一看，俱都伏几而睡，并无惊醒之人。姑娘不知自己在这逍遥亭院内绕弯的时候，亭内的李刚李四爷可就看见啦。姑娘她本是留的一宗心眼儿，在院内一绕弯，亭里及东西房内如果有人醒着，必要问院内是什么人，如果要有问，姑娘由院内就走啦。哪知李四爷首先看见，就伸手压刀，黄三太也看见啦，也伸手压刀。胜爷此时对着李四爷及黄三太二人，赶紧暗暗摆手。乘着姑娘往东西厢房看的时候，胜爷说道：“如果是刺客，她向谁下手谁动手；如果不是行刺的，也许其中别有隐衷。”李四爷、黄三太这才重又低头假睡。其实，亭中四十余人全都醒着呢，姑娘上阶脚石的时候，大家可就全都装睡了。皆因为凡事不能造次，又恐怕其中别有枝节。就是有三两位睡着了的，那就是心中不会存事之人。请想，双方死的死，亡的亡，在此权且休息一夜，谁能够趴在桌子上就睡觉了呢？惟有金头虎，两条板凳一并，呼声震耳，已经睡熟。闲话少说，书归正文。且说姑娘到了亭内，一看胜爷在八仙桌正面盹睡，意欲下手，皆因那桌子挡着，很不便利，恐怕够不上，弄得打草惊蛇，反为不美。皆因为先年那种八仙桌子都比现在的尺寸大，大金交椅，大八仙桌，不似现在的桌子，一伸手就能够着啦。姑娘看了一会，遂脚尖一滑地，伸手轻轻一按桌儿，纵在桌子之上，身轻如羽，落地无

声，跳到桌子面上，伸手撤出鸡爪镰，对着胜爷银牙咬错，将鸡爪镰举起。胜爷此时是假装盹睡，看得明明白白。胜爷看着姑娘的鸡爪镰举起，先向着

胜爷竖目咬牙，后来又对着胜爷点头，复又将鸡爪镰撤回。林素梅行刺本是被哥哥所使，如不将胜爷刺死，则哥哥万不欲生，并不是姑娘的本意，起心杀害胜爷。所以先将鸡爪镰举起，对着胜爷欲要下手，继而一看，胜爷年迈苍苍，鬃发皆白，又是行侠仗义的好人，姑娘故此又将鸡爪镰撤回。胜爷一见姑娘将鸡爪镰复又撤回，心中暗想：这姑娘本不欲杀我。正在此时，只见姑娘又将鸡爪镰举起，银牙紧咬，杏眼圆睁，十分凶恶。胜爷的刀不杀妇女，金镖甩头不打妇女，拳头脚不能伤妇女，第二次胜爷见姑娘满脸凶气已现，看看就要手起刀落。胜爷心中正自打量之际，只见身旁有一个小圆凳在那里放着，胜爷心说：“你要是真下手时，我使用此凳子打你。”此时姑娘虽欲下手，仍然自己暗暗惭愧，犹有不忍之心，那姑娘将家伙举起者三次，心中暗道：“我若不杀胜英且，我兄则死。礼义出于富户，良心丧于困危。”想到此处，牙关一咬，手起双镣落下，只听咯噔一声响，翻筋斗栽倒尘埃。

胜爷见姑娘第三次又将兵刃举起，银牙咬得已经有了声音，知道姑娘是要下毒手啦，胜爷的右手紧靠着那张凳子，及至姑娘兵刃正往下落时，胜爷的凳子可就打上来啦。这一凳子，正打在姑娘胸际之上，姑娘疼痛难忍，翻身栽了一个筋斗，由八仙桌之上栽倒尘埃。当时那凳子打在姑娘的身上，倒没有多大的响声，可那凳子由桌子上又往地下咕噜，只听得唧哩咕噜的声音可就大啦，亭中四十余位一听凳子声音，可就全都抬起头来啦。黄三太喊了一声：“有刺客！”胜爷见大家俱都站起身躯，甩大氅，压家伙，急忙喊道：“千万不可动手！”胜爷遂用手一拍八仙桌子，一纵身躯，蹿至亭门，脸面朝外，双手插住亭

门道：“众位不要大声喊叫。行刺的是一女子，我们岂能与女子一般见识？叫她逃命去罢。”当时东西厢房也都大哗，欲要动手捉拿刺客。胜爷且叫道：“东西厢房的宾朋，千万不要出屋。我们不能与妇女动手，任她自己逃罢。”众镖头一听胜爷喊叫不让动手，俱都遵命，谁也不敢造次。惟有杨香五心中愤恨刺客，因老师不叫出去捉拿刺客，也不敢违背。杨香五心生一计，见金头虎在两条板凳上正自熟睡，还直打呼噜，杨香五一伸手，暗暗将板凳一拉，就把那板凳给拉倒啦。傻小子在梦中挨了下手，可就摔醒啦。傻小子揉着眼一看，杨香五正在他跟前，遂叫道：“杨香五！”杨香五对傻小子一挤眼说道：“贾明别睡啦，有了刺客啦。”金头虎说道：“怎么有了刺客啦？”杨香五此时用手往院内一指，一使眼色儿，傻小子说道：“我知道啦。”这就伸手抽出一字镗铁杵，呐喊一声道：“我去杵他去！”胜爷见傻小子要出去，急忙说道：“贾明，不许你胡说。那刺客乃是女子。”傻小子说道：“女子呀，我也得杵她一百杵，我不管什么叫女子。胜三大伯，您要拦我，我踹开隔扇出去啦

。”胜爷见贾明非要出去不可，遂叫道：“弼昆，你还不拦阻贾明吗？”弼昆长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叫道：“贾明，你胜三大伯以仁义为怀，宽宏大量，你不要违背他老人家的命令。”说罢，遂一伸手将贾明拉住。贾明说道：“真倒了运啦。往后要是再有刺客来行刺，就看着他刺吗？”弼昆长老说道：“贾明不要如此任性。”然后又向贾明一瞪眼。贾明一看，弼昆不许他造次，遂退下去了。此时无双女疼痛难忍，已经由五层阶脚石上，用就地十八滚的工夫，滚到了阶石之下，到在院中，已经缓过一口气儿来啦，遂甩双足一点地，一纵身形，可就纵上了东厢房。林士佩在房上看得真真切切，一见妹子由房中滚将出来，知道妹子必遭了毒手，败兵之将又不敢下

来动手，皆因为胜爷一人自己还不是敌手，若是镖行八十余位，那岂不是白送其死吗？林士佩爬在房上；好似木雕泥塑一般。

及至见姑娘纵上房来，镖行之人并不追赶，这才稍稍放下心去。

可是见了妹子惭愧交加，一语全无。林素梅见哥哥林士佩伏在那里，好似傻人一般，遂拉了林士佩一把，叫道：“哥哥，咱们走吧。你方才看见啦，胜英是何等的大仁大义？倘若镖行之人出来，年轻之人甚多，如要将小妹捉住，你一言，我一语，你我兄妹这个筋斗栽得起吗？再说要是动了手，人家一奚落，叫我还怎么活着呢？哥哥走吧。”林士佩一语全无，站起身形，与姑娘仍由原路回归后寨。您道林士佩怎么连一句话都不会说啦？这就应了那句话啦：理亏如山倒，胜者王侯败者囚。所以对着姑娘无话可说啦，哪有足不出户的十七八岁大女子行刺的道理呢？二人来到后寨，老乳母尚在那里呆立相望，正在放心不下之时，一见林士佩兄妹进来，遂对姑娘问道：“姑娘怎样了？”姑娘叹了一口气说道：“一言难尽。不要提啦，乳娘，就此与我兄妹逃走吧。”林士佩遂与乳娘、小妹三人，匆匆直奔后山而来，来到后山坡，此时早有轻船一只，两名老喽卒在那里等候。主仆三人登船，直奔莲花湖而去。

再表逍遥亭内八十余位，乱成了一团。胜爷说道：“大家且勿喧哗，不要喊叫。且看看咱们镖行人数，都在此处否？”

于是大家这才齐集逍遥亭院内，查点人数，暂且不表。且说金头虎贾明尚未等查点完毕，即大声喊道：“胜三大伯，了不得啦！咱们镖行之人，怎么单单不见诸葛师伯呢？我方才心里就直纳闷，诸葛道爷一定叫贼头给害啦。”胜三爷闻听傻小子喊叫，留神一看，果然就没有诸葛道爷。胜爷心中暗想：方才打那行刺的女子，我用那个凳子本是诸葛道爷之座位。傻小子在一旁还是口中直嚷：“咱们快去寻找诸葛师伯去啦。”胜三

爷说道：“贾明不要胡喊。你那诸葛师伯本是心细如发，博古通今，聪明智慧的人物，怎能叫贼人给害了呢？大家不要惊慌，诸葛道爷绝不会有危险的

。大家仍旧各归屋中，只要其他人都不缺，就不用喊嚷慌乱啦。”大家遂各归了屋中，仍然落座。

胜爷也回到逍遥亭内，心中暗想：诸葛道爷怎么这半日工夫没见了呢？莫非果然有什么危险吗？胜爷遂对李刚李四爷说道：“咱们坐在屋中这半日的工夫，就没留神诸葛道兄。此时固有刺客，大家这一乱，方才想起诸葛道兄。按说道兄要是上哪里去，总得言语一声。这是什么原故呢？”李刚李四爷说道：“诸葛道兄聪明一世，决无危险之事。大概许是自己暗探林士佩他们散山的情形去了。三哥不必挂心，诸葛道兄必有所为。”

原来，诸葛道爷一进屏风门的时候，脚踏方砖地，只听里面空响，自己就觉心中一惊。及至一看，那逍遥亭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阵，不觉毛骨竦然，遂自己暗暗走到亭子后面隐藏去了。到一更余天的时候，来到亭子后面隐藏一会儿，遂拧身蹿到逍遥亭上，往四外观看，看那阵的机关在于何处。只见后山北方一片汪洋白水，有一座院落，在那里孤立，诸葛道爷遂来至后寨姑娘住的卧房。道爷一看，心中就明白了。只见由姑娘那院有一条方砖道，接连不断的，那方砖上有古钱大的窟窿。

道爷心中明白，那五行八卦火攻阵，必是暗埋地雷，那方砖地上有古钱窟窿，必是药筒子的道路，为的是流通空气，不叫那药线受了潮湿之故。道爷看罢，复反身来到姑娘住的房上，往下一看姑娘的房屋，乃是紧靠江水，房后的江水，与莲花湖接连，姑娘住的房子底座，乃是用柏木桩砸在水中，后房檐傍水处，用三合土砸成，上铺石头。道爷心中暗想：那五行八卦火攻阵，必是在姑娘房中埋伏机关药线，要是进屋破阵被人看破，不但作不成，反倒栽了筋斗啦。道爷思索多时，心说那五行八

卦火攻阵，乃是取水火既济之义，姑娘房后是水，后房檐处，必有痕迹。思至此遂脱下道服，换上水衣水靠，将衣服包好，跃入水内，往后房山近处一摸，那后房山底下六尺余高，柏木桩砸着，本是空的。道爷往里行走，半人深的水，直通莲花湖的水路，走到山根用宝剑一敲，那房山里面本是空的，外面柏木的木板。用宝剑将木板划开，那木板里面又现出一层铁板；又用宝剑尖慢慢的刺那铁板，一会工夫，将那铁板刺下半尺见方的一个窟窿，一看里面又有一层铜板。道爷的宝剑削铁如泥，那铜板更不用费事啦，几下子将铜板划开，伸进胳膊往里一摸，原来里面是一尺粗的大铁筒子。道爷暗暗念了一声无量佛，自语道：“果然是药线所在。”道爷用宝剑将铁筒刺开，那铁筒里面又是一层铜筒；将铜筒刺开，里面又有一层竹筒；将竹筒刺开，用手一摸，已经摸着里面的药线，俱是核桃粗的药线，一共五颗，十字花搭着。道爷将药线用手掙着往外一扯，扯出有数尺之长？又用宝剑将药线缠住用力一扯，扯出有一丈

余长。

然后又用宝剑将外面的铁板窟窿开长了，那莲花湖的水遂流入了地沟之内。只听哗啦哗啦声音，工夫不大，将那地沟也就满了。道爷复转身形退出，来到那江水深处，用水将身上的泥迹洗濯一番，这才由水中出来，来到岸上。将水衣水靠脱了，换上了道服，将面上的泥痕也洗干净，遂对着逍遥亭念了一声无量佛。镖行八十余位命不该绝，不然此时已死于飞焰炮火之下了。道爷心中寻思着说：“我再看看嫉妒的小儿林士佩去。”

遂蹿房跃脊，来到聚义厅上，往屋中观看，一人皆无。道爷又来至前后各寨，皆已杳无人迹。道爷心说：“好一个万恶的林士佩，山寨之人俱都遣散一空，单等更深夜静，放地雷将镖行一网打尽。毒恶至此，可谓极矣。”寻思至此，复又笑道：“林士佩呀，少时你点地雷的时候，叫你如同水中捞月，镜里观花，

用尽心机，白费一回。”道爷自思：我再看看那忠厚朴诚的胜三弟去。三弟你只知忠义化人，谁可怜你呀？也是天不绝我辈，邀天之幸，被我看破机关，不然，三弟你此时与众镖头及逍遥亭已化为齏粉了。险哉险哉！道爷来到逍遥亭切近，拧身蹿至逍遥亭上，往屋中窥看胜三爷，正赶上胜三爷与李刚李四爷叨念自己。道爷遂念了一声无量佛：“贫道来也。”只见那诸葛道爷跃身而下，来至逍遥亭内与胜爷见面。诸葛道爷说道：“胜三弟，英雄不落险地。”胜爷闻听，遂叫道：“道兄，何出此言？你看这座逍遥亭清洁雅致，设摆齐整，林寨主对待朋友总算是周到。”诸葛道爷冷笑一声，叫道，“胜三弟！咱们镖行八十余位，几乎断送在嫉妒小儿林士佩之手。三弟此时你还在梦中呢！”叫道：“杨香五、黄三太，将八仙桌搭开！”

杨香五、黄三太遂站起身躯，走至八仙桌前，二人将八仙桌搭开。诸葛道爷叫道：“三太，你将这八仙桌底下的四块方砖起将下来。”三太、香五二人遂将那桌底下的四块方砖起下。一看那方砖底下有。一层木板，那木板乃是活的，将木板揭起一看，底下是一个大木箱子，那箱盖用铁锁锁着。将箱子撬开，只见里面西瓜大的一个大地雷，那箱中装着硫磺火种，可箱中已经灌了半箱子水啦。大家一看，心中早已明了，若不是诸葛道爷破地雷，大家必然死已多时了。诸葛道爷叫道：“三弟你看，这个地雷要炸了，这座逍遥亭岂不成为灰烬？你再看那箱外通着东西厢房，尚有两个铁筒，也是药线，东西厢房内也有地雷。这林士佩对三弟你外示优容，内藏奸诈，三弟你只知忠恕待人，诚实为怀，焉知道人家却是暗算于你？”胜爷看罢，不觉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遂大声骂道：“好一个畜生林士佩，狠毒至此，宜杀不宜留。”遂叫道：“大众亮家伙，去各处捉拿林士佩，将他捉住，碎尸万段，与那死去的镖头



## 报仇

雪恨！”大家一闻此言，全都亮出兵刃，捉拿林士佩，暂且不表。

再说胜爷由逍遥亭直奔正南而去，方来到后山坡时，举目往四外观看，只见皓月当空，满天星斗，山水荡漾，精神不觉为之一振。胜爷心中暗道：“林士佩小儿逃走，必奔莲花湖而去，大约此时走之不远。”胜爷寻思至此，遂注目向西北观看，只见离此山约有半里之遥，江面上有灯火闪烁，似乎船在江中，可是并未行动。胜爷心中暗想：“这必是贼子林士佩向莲花湖逃走，此时风大又是逆流，不能前进。”胜爷还是真猜着啦，果然就是林士佩的船。皆因为林士佩生性嫉妒，他那只船上的艄公乃是两个老喽卒，年已六七十岁了。他为什么用两个老喽卒呢？皆因为林素梅是十七岁的女子，若是年轻的喽卒，多有不便。所以那船走得非常之慢，再遇上漩涡逆流，就走不动啦。

再者说，往前行走，看看已经到了那水深之处，那片水乃是鹅毛沉底，船不能行，那水流乃是漩涡。那位说啦，这水既是漩涡逆流，鹅毛沉底，方才你说林士佩已坐着小船数只，叫喽卒们押着金银细软之物送往莲花湖去了，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

原来莲花湖的水路，乃是四通八达，并不是这一条水路可以进莲花湖。林士佩因点地雷失败，恐怕镖行之人捉拿于他，所以急不择路。先到莲花湖的人，已经将林士佩所嘱之语，报告了韩秀寨主。那韩秀寨主善于游泳，自幼生在水地，这片江水虽然鹅毛沉底，韩秀他能由这片水鳧得过来，其余还有两个人能鳧过此水，暂且还表不到呢。话说胜爷看罢，由身上摘下油绸子包袱，撤下头上鸭尾巾，换上了油绸子水帽，脱去英雄大氅青缎靴，穿上水衣水靠，将衣服包好，背插鱼鳞紫金刀，收拾好了零碎，跃身入水，直奔那只小船，施展游泳之术。工夫不大，已来到小船切近。胜爷露出水面，往船中观看，微闻船内

有悲泣之声，细听乃是女子的声音。胜爷心中明白，那女子必是行刺之人。来到小船切近，胜爷一手捋着船舵，一手扶着船尾，听那女子悲泣道：“哥哥，这黑夜之间，船不能前进，兄长你要叫小妹上哪里去？”就听林士佩说道：“奔莲花湖去。”

那女子又道：“那莲花湖是个什么地方？”林士佩说道：“莲花湖乃是我盟弟韩秀的山寨，我那盟弟韩秀乃是总辖寨主。水八寨，旱八寨。前八寨，后八寨，中央八寨。外有一十二寨，乃是十二家老寨主统辖，那十二家老寨主是钱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共五十二寨，喽卒万余，寨主数百，犹如铜墙铁壁一般，较之莲花峪，胜强远矣，不啻世外桃源，可称富贵无疆。我那贤弟乃是总辖四十寨寨主，与兄八拜结交，情同手足，小妹到那里，较比你独自居住莲花峪后寨热闹多矣。那里山寨规矩谨严，与莲花峪不异，他们寨主又多有家眷

，贤妹到在那里，与各寨主夫人可以谈谈论论，毫不寂寞，是何等的痛快？小妹怎么又哭哭啼啼起来了？这不是叫哥哥我为难吗？”林素梅答道：“兄长，小妹绝不叫哥哥为难。古人说得好，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但是小妹在山内，怎样苦劝哥哥，哥哥不听，哥哥如要听了小妹之言，何至于落得如此模样？小妹跪劝哥哥别点地雷，忠言逆耳，哥哥不听，非点地雷不可。地雷炸了吗？只闹得画虎不成。然后哥哥又逼迫小妹去行刺，多亏胜老者大仁大义，不追赶小妹。虽然逃出了虎口，哥哥又往那贼窟里送小妹去。”

林士佩道：“妹妹，为何出此言？哥哥占山为王，人家也占山为王呀。”林素梅说道：“我说此话，哥哥你还没有听明白，不是小妹不知羞耻，哥哥你为什么自父母死去，直到如今不给小妹打算终身之事？你又不娶嫂嫂，只教老妈子在后寨与小妹作伴。除去婆子丫环之外，连一个亲近之人都没有，如果小妹若是有个嫂嫂，无论上哪里去，小妹也可以追随作伴。哥哥你

此时连妻子都没有，小妹又在青年，小妹方出了贼巢，又入贼巢，把小妹一个青年的姑娘，怎么安置呀？想当初我曾说您占山为寇无有好下场，哥哥虽不够百万之富，回原籍尚可置田园作生意，并且尚有叔婶在世，叔婶何异于父母？骨肉团聚，得其善终。哥哥你此时还想得起此话吗？我也不必累坠哥哥你，妹妹乃是美玉无瑕，就此投江一死，生者对得过哥哥，妹妹良言劝了多少，哥哥不听；小妹死在泉下，也对得起我那故去的父母，没给父母丧了廉耻。”语毕，无双女就要投江自尽。老乳母知道姑娘秉性贞烈，早将姑娘一把拉住。林士佩看罢，遂叹气道：“妹妹别挤兑哥哥啦，哥哥到了什么时候啦。事情错啦，犹如覆水难收，贤妹此时就当怜恤哥哥这是落难之时，贤妹要是那么一来，岂不是逼哥哥一死吗？哥哥此时亲近之人还有谁呢？妹妹真就这样吗？我方才不是跟妹妹你说了吗？莲花湖老寨主那儿有姑娘仆妇们，贤妹到在那里，终日欢乐，强于莲花峪多了。贤妹你先到那里看看，如不舒适，兄长必当将贤妹送归故里。”林士佩又说道：“贤妹你看，前边那只莲花红灯船破浪而来，那就是四十寨统辖寨主我的拜弟韩秀，前来迎接咱们来了。贤妹到了那里，必然舒适。”胜英暗道：“占山为寇之家，竟有这样节烈之女。”此时胜老英雄不觉暗暗叹息，心中暗想：我要是一上船捉拿林士佩，姑娘必定投江而死。胜爷遂动了恻隐之心，心中说道：“我为怜恤此女，我放了小儿林士佩。”又听船上林士佩用手指着前面道：“贤妹，你看那对彩莲灯，光色夺目，已经来到啦。那就是我之拜弟韩秀，那船到了漩涡之处，也是不能前进，我韩贤弟总得晃过漩涡，前来接我兄妹。”胜爷心中暗想：我久闻韩秀走马观碑，路视群羊，提笔能作八股文章，文韬武略，精明强干。我一来多认识一位朋友，二来我将人情送给韩秀。如其不然，我既是追到啦，

焉有空回之理？胜爷正在心中暗想，那韩秀此时已经由那只彩莲灯船上跃入水中。工夫不见甚大，只见林士佩船前水声哗啦啦一响，由水内冒出一人，林士佩留神观看，正是盟弟韩秀。

那韩秀两腿一搅水，右手一按船头，跃身上船。韩秀遂问林士佩道：“兄长，莲花峪如何？”林士佩说道：“一言难尽了，昆冈失火，玉石俱焚。”林士佩遂又扭项回头叫道：“妹妹，这就是韩秀韩贤弟。”又叫道：“韩贤弟，这就是小妹素梅姑娘。”韩秀闻听，抱腕当胸，遂向姑娘施礼，姑娘也向韩秀道了个万福。姑娘对韩秀遂说道：“我们兄妹日暮途穷，多蒙韩兄长前来解救。”韩秀说道：“姐姐何出此言？我与林仁兄情同骨肉，莲花峪与莲花湖有唇亡齿寒之关系。”胜爷此时在船后观看韩秀，那韩秀头戴荷花色壮帽，包耳护项，软护克脑，荷花色的分水裾，背后绷着亮银双刀。此刀与众不同，别人的刀，刀柄有藤线缠的，有丝绦缠的，韩秀的刀乃是能工巧匠所做，细自足纹银镶着五个大字，乃是“天地君亲师”。此人颇知三纲五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下体荷花色分水裾，三叉通口水裤。在脸面上一看，面如敷粉桃花，黑真真宝剑眉抱于桃花脸上，一双俊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似涂朱，两耳垂轮，三山得配，五岳相停，那像个四十寨统辖的山大王，分明是个风流秀才，儒雅的学生，惜哉身为绿林道。再看林士佩与他二人相见，姑娘呼韩秀为兄长，韩秀呼姑娘为姐姐，皆因二人未叙年庚。林士佩说道：“你把姑娘急速背过漩涡水去，然后再背愚兄。胜英水路镖头不少，倘若追来反为不美。”韩秀答道：“谨遵兄命。”姑娘素梅往后一退，说道：“兄长落难之时，何以不顾廉耻？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兄长请想，韩兄长二十余岁，小妹乃年方十七岁之人，岂能叫韩兄长背之？小妹宁死不能叫韩兄背渡此水。”韩秀闻

听，不由得桃花脸通红，遂叫道：“贤姐勿要多想，小弟天胆也不敢搀扶姐姐。”林士佩说道：“贤妹，你韩兄长是我生死之交，你我在落难之时，何必多疑？我盟弟韩秀有柳下惠之品，人正不怕影儿斜。胜英的镖头会水的甚多，如果工夫一大，必定追来，那时节反为不美了。贤妹成全哥哥我落难之时吧。”

胜爷在船后，一只手挎住船沿，一只手扶着船尾，心中暗道：“我别叫男女三人为难啦，我既是开笼放鸟，为何不给他们一个痛快呢？”胜爷遂用两腿一晃水，纵身形上船，一抖分水裾，水珠不沾。遂大声说道：“对面来者是莲花湖五八四十寨总辖韩寨主吗？俺胜英来也。”林士佩一听，大吃一惊。列位，林士佩这样的英雄，为何如此呢？这就叫败军之将，不足以论战。

皆因地雷一破，林士佩准知道镖行将地雷挖将出来，胜英来必定拚命决战

，遂叫道：“韩贤弟！胜英追到了，亮家伙！”韩秀套挽手亮出亮银双刀，林士佩压双剑。林素梅将斗篷脱去，套护手亮鸡爪双镰，说道：“胜老者，我兄妹一败涂地；何至于赶尽杀绝？”惟有韩秀借着明月及船上的灯光，观看胜爷脸面之上毫无怒容，遂把双刀一抱，说道：“久闻明公海量宽宏，屈己从人，我拜兄山败人亡，何必苦苦追赶？”胜爷刀未离鞘，说道：“总辖寨主，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有话说与明理的君子。我追林寨主本欲拚命争持，胜者存，败者亡，我听姑娘哭得可怜，要投大江一死，在下胜英遂生侧隐之心，才不与林寨主比较，打算放他兄妹逃走。恰巧统辖寨主接到，我得以见到高明，三面相对，我们二人之事，请求总辖寨主与我们两下评论评论，谁是谁非于提起此事，胜英有些惭愧，我们门户之中出了下贱子弟，名叫高双青。凡女子及妇人，因奸不允，即拔刀杀未出闺阁的女子，守节之寡妇。他又在某宦家楼上，捋住小姐的发髻，九烈三贞的小姐，不允奸情，小冤家持

刀威吓。我与我盟弟二人亲自看见，将小冤家叫下楼来，我捉拿于他，小冤家不是我之敌手，他才要想逃命，我在后面追赶，小冤家借水逃走，我觅迹寻踪，追到侠义庄。此孺子是我师弟邱璉之义子螟蛉，我弟兄就要捉拿高双青，万恶滔天之淫徒竟镖打他的义父，得艺忘本，昧义忘师。在下胜英遭到二郎山，四霸天庇护于他，在下扫平二郎山，小冤家高双青由地道逃走，我派我镖行之人，由地道追拿。追到莲花峪时，我之傻盟侄要追进莲花峪去，喽卒众人阻拦，口角分争，打伤了几名喽卒，林寨主亲自出寨，要将我那盟侄结果性命。我给寨主赔礼，拜求寨主放出高双青。林寨主即提出请我赴南北英雄会，我要不赴南北英雄会，叫我将十三省总镖局关门，南七省一脚之地，不叫我姓胜的站立。总辖寨主请想，南北英雄会我是赴与不赴？”

韩秀说道：“慢说胜老明公名扬天下，四海皆闻，有人要请在下韩秀，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前往。”胜爷说道：“姓胜的率领八十余位赴南北英雄会。到了莲花峪，人不跟人比赛，先叫我们下圈打鹿，三阵赌输赢，伤了我二位镖头。第三阵将鹿打死，邱锐反复无常，他硬说不算输赢，又叫我们三阵打豹，两阵将豹打死，二寨主仍然说不算输赢。二寨主又口出不逊，又要人与人比赛，胜英让之再再，刀劈二寨主，镖打三寨主，我胜英连赢数阵。末了我与林寨主比赛，一百余个回合，我反背转环刀，未肯伤害林寨主之性命，削去他的壮帽绢帕，头顶削去铜钱大的一缕发髻，皮肉略见一点血迹。林寨主意狠心毒，将我们稳在逍遥亭暂宿一夜，三更天暗点地雷，要将我们镖行八十余位一网打尽。天不绝人，被我等识破，掘阻地雷。大众一见愤怒，追赶林寨主。韩寨主你是明理的君子，我们二人谁是谁非？请阁下公论。”好一位精明强干的韩秀，对着胜爷控背躬身，深施一礼叫道：“胜老达官，千错万错，是我盟兄林

士佩的错，您春秋鼎盛，年纪高迈，多容多让。我们弟兄年轻，做事不周，明公高抬贵手，我拜兄到莲花湖时，我当苦苦相劝，必然悔悟，不但他兄妹承情，我韩秀也感激非浅了。胜老达官，您高指责手吧。”胜爷说道：“咱们保镖的买卖，全仗绿林道朋友照应。我的镖车镖船，骡驮子，来到南七省的时候，大家不给我动，就是赏我们饭吃啦。总辖寨主，您迎接林寨主兄妹回归莲花湖去吧，船可以绕着走，不必渡此漩涡。我胜英暂回莲花峪，有我镖行之人追来，我将他们迎回莲花峪。”韩秀说道：“明公，我欲请您到我莲花湖，你我盘桓几日，也可使我顿开茅塞，长些见识，我等得与高人共语，也是三生之幸也。”

胜爷说道：“总辖寨主说的那里话来？莲花湖的高朋贵友和气如云，滴汗似雨，什么高明皆有，胜英有意拜访，皆因莲花峪尚有八十余人，怕他们放心不下。你我人长天也长，改日再到贵寨拜会众位。”彼此道请字，胜爷踏水花回莲花峪去了。

不到一里之遥，胜爷回到莲花峪，忽然抬头一看，只见莲花峪四面火起，烈焰腾空，满天照如白昼，火光达于霄汉。风借火势，火借风威，真好似战国春秋火烧棉山，烧死了忠臣介子推。胜爷弃水登山，将油绸子包裹打开，包裹铺在山坡之上，由油布口袋内取出鸭尾巾，英雄氅，青缎子快靴和一切零碎物件，撤去通身水靠，提起一抖，水珠不沾，挽好发髻，绢帕绷头，带好鸭尾巾，背插鱼鳞紫金刀，肋下衬镖囊，将零碎东西包好，背后一背。火势已大，胜爷不能进寨，由北山坡遂往东行去，由东而南，来至头道寨外。胜爷只听头道寨门大众喧哗，人声鼎沸，金头虎贾明喊叫：“诸葛道爷，怎么咱们镖行之人，单单不见我胜三大伯？我由昨天就心惊肉跳，一定将我胜三大伯烧死在山内啦。”聋哑仙师闻听，微然一笑：“傻孩子不要胡说，你胜三大伯难道说是傻子？岂能见火起，还能在山内等

着烧死？”复又听金头虎说道：“点火的时候，就应当找找我不三大伯，连言语都没言语，就将火点着啦，真要是烧死我胜三大伯，我看你们怎么办？也不是我点的，反正没有我是罪辜。”

胜爷在山口外听得明白，心中说道，“金头虎无时无刻不挂念着我，真令人可爱。”胜爷眼望众人走至近前，此时贾明一眼看见胜爷，遂大声喊道：“胜三大伯来了。三大伯，你老人家上哪里去啦？这大工夫才回来，我们好不放心。”胜爷看着贾明微然一笑，遂问道：“这火是何人点的？”只见大众面面相觑，一语全无。胜爷又接连着问了好几次，并无一人答言。金头虎在旁有点别不住劲啦，遂说道：“胜三大伯，你老人家别问啦，大家都商量好啦，等胜三大伯回来时，别告诉是谁点的火。我也不告诉你老人家是谁点的火

，李四大伯知道。”此时聋哑仙师微然而笑。李四爷站在一旁，面容惨淡。胜爷看着莲花峪，不由得唉声叹气，胜爷一听贾明说出李四爷知道，不言语，不问可知，那火一定是李四爷点的。胜爷遂对李刚李四爷道：“四弟，这火是您点的吗？”李四爷见问，不觉面红过耳，遂对胜爷说道：“不错，是小弟我点的。”胜爷说道：“四弟，你看这座莲花峪大房好几百间，里面桌椅木器，花梨紫檀的甚多，您这点火不要紧，损坏多少银子、物件？现在有绅董丁桂芳丁贤弟在此，咱们大家回归飞龙镇之后，由丁贤弟报告官面，叫居民们将那砖瓦木料拆去，内中的桌椅玩物，或归官家，或归丁贤弟设法报官售卖，要是作一种慈善的事业，有何不可？”

你这一烧，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四弟你这样刚愎，恐其将来不得善终。”李四爷被胜爷这一数说，听着胜爷说的句句有理，不觉心中也是难过，遂对胜爷勉强答道：“谁叫他们要点地雷呢？林士佩要是点着地雷，这座山寨不也是得化为灰烬了吗？”

莫若我替他点着了就完啦。”列位，有句俗语，无论何人拗不过这个理字去。李四爷这就叫无话可说啦，说了这么两句不通情理的话。胜爷又说道：“四弟你作事太绝啦，恐怕人容天不容。你岂不闻但得容人且容人吗？林士佩阴毒奸险，打算叫咱们镖行八十余位全都死在逍遥亭内。他的打算，是以为必成啦，哪知道人叫人死，那是万万不能的，诸葛道兄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那地雷给破啦。凡事都有天作主，不是人想怎么，就可以成的。”诸葛道爷听胜爷说话，愈说愈多，李四爷又不是好脾气，诸葛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胜施主不要多说啦，李四爷因为小儿林士佩做事太坏啦，所以才给他来个斩草除根。况且这山寨窝藏盗匪，于人民毫无利益，李四爷这一烧，这就是由根本上给百姓们除害啦。”诸葛道爷又问胜爷道：“您追赶嫉妒小儿林士佩，可曾追上吗？”胜爷说道：“林士佩小儿由水路逃奔莲花湖去，他那只船方行出不到一里之遥，已到漩涡之处，就不能前进啦。因为他逃走心急，早有人去到莲花湖送信，有人前来迎接于他。我追至船前，我闻他那船中有女子哭泣之声，我就在船后仔细窃听，那哭泣之人，正是小儿林士佩的妹子。不想他那妹子倒是个九烈三贞之女，在船上埋怨他哥哥作事不仁，不该点地雷害人，历数他哥哥的罪状，并言及小弟我侠肝义胆，宽宏大量，行刺时并不追赶等情，说至伤心之处；泣不成声。姑娘真是读书明理之人，并且要当着他的哥哥投江一死。我听到此处，我遂起了不忍之心。我想我要是一上船捉拿小儿林士佩；姑娘必定一死，故此我未忍上船拿他。正在此时，就见上流有一只彩莲红灯小船破浪而来。林士佩就劝解姑娘说道：‘妹妹，前面那只彩莲红灯小船，就是我拜弟韩秀前来迎接咱们来啦。’我听到这里，心中一想，既久闻韩秀

之名，为何不借此机会，也会一会绿林的人物？乐得我就将此人情送与韩秀倒也不错。工夫不大，韩秀那只船可就来到那片

漩涡之处啦，那韩秀跃入水中，遂晃到了林士佩的船头。我在船后一看韩秀，哪像上山为寇的寨主呢？那韩秀长得面如敷粉，五官清秀，俨然是一位文生公子。我一见之下，心中不由得起了爱敬之心。那时节我遂纵上船去，小儿林士佩见我上船，遂叫道：‘韩贤弟亮家伙，胜英追到了！’林姑娘也亮出家伙，小儿林士佩压着剑哪。此时韩秀见我上得船来，并不动手，韩秀遂对我控背躬身叫道：‘胜老明公，他兄妹已到此时，为何赶尽杀绝呢？’我此时遂对韩秀说道：‘并非我们镖行之人无故生非。’我就将南北英雄会，林士佩要点地雷暗害咱们镖行之事，与韩秀略略说了一遍。那韩秀虽然年轻，倒是一个聪明之辈，听我将话说完，遂对我控背躬身，替林士佩小儿认了许多的不是。语至此，我遂与韩秀告辞。”胜爷说到这里，诸葛道爷口念无量佛：“胜三弟宽宏大量，但得容人且容人。”胜爷又接着说道：“此山已经烧啦，咱们大家也不能进山啦。但是咱那惨死的镖头尸首，可曾运出来了吗？”诸葛道爷答道：“那死去的镖头棺木，都在山环之内，火不能焚，万无一失。”

胜爷又问道：“咱们那几匹马呢？”诸葛道爷答道：“那马现在山坡吃草呢。”胜爷与道爷说着话的时候，忽听山崩地裂一声响，乃是那地雷爆炸的声音，众人听着不觉毛骨悚然。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李刚李四爷说道：“三哥，您听这地雷在平地上爆炸的声音，还如此之大，若是在地里埋着，还不知有多大的力量呢。林士佩小儿这样的狠毒，我们正应当烧毁他的山寨，三哥还叹息什么？要不是诸葛道爷，咱们大众比此山惨之万倍呢。”胜爷说道：“凡事都是天数，四弟你但多行好事，自然默默中有十分报施。”胜爷遂即叫道：“三太、香五，你二人就此将马备好，咱们大众这儿也没有什么事啦。咱们镖行之人，俱都一日一夜未得休息，赶奔回飞龙镇去，大众也好休

息休息。”三太、香五赶紧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将马匹备齐。

六匹马牵到六老跟前，六老者上了座骑，六匹马并行，众镖头在后面跟随，浩浩荡荡往飞龙镇而来。在路途上六老者并马而行，口中谈论南北英雄会之事，说到伤心之处，胜爷不觉潸然泪下。李四爷问道：“胜三哥，为何哭泣呢？我们此时将一座莲花峪毁为灰烬，寇盗四散，林士佩望影而逃，咱们大家得胜而归，方乐之不暇，何泣之有？”聋哑仙师在旁念了一声无量佛：“李四爷有所不知，贫道可以猜着胜三弟的心肠。南北英雄会，大众由飞龙镇起程的时候，咱们镖行亲朋来的是八十四位，现在回去剩八十一位了。死去的赵谦、李勋、王玉成三位少年的镖头，俱都是上撇双亲，下抛妻子。胜三弟想起他们三人，所以泣耳。”诸葛道爷语至此，遂叫道：“胜三弟，凡事皆有天定，三弟

你也不要伤心悲泣。对于他们三位的家属，咱们大家回到镖局之内，自有相当的待遇，生者，死者，必都有安置，也就对得起他们了。三弟你空自悲泣，于事毫无裨益。”

弼昆长老与李四爷、邱三爷、丁绅董大家都说道：“道爷说得有理，胜三哥不必悲哀，只要厚待死者家属，也就是了。”

大家在路上，你一言，我一语，解劝着胜爷。此时已经日上三竿啦，胜爷被大家劝解，方才止住泪痕。抬头往前观看，只见有两匹马迎头撞来，那马上之人俱都便衣打扮，直向镖行这边加鞭策马而来。胜爷一看，心中一动：旷野荒郊，前面就是莲花峪，商人买卖决不由此路经过。胜爷想至此处，遂叫道：“诸葛道兄，你看这两匹马迎头而来，必有原故。”诸葛道爷答道：“我也如此思想，三弟之言与我相合。”说着话，那马已来至近切，那二人将马绷住，遂对镖行之人问道：“你们众位之中有十三省总镖头胜英胜老达官吗？”胜爷见问，遂将座骑往旁边一兜，叫道：“黄三太前去答话，就说胜英在此。”

黄三太赶奔前去，二位已然下了座骑。三太向那二位控背躬身说道：“那位白胡须老者，就是我的老师。”那二位答道：“你将那胜老者请过来吧，我们有公事在身，也不必客气。这一位是院衙的差官王千总老爷，在下我是江宁府守备，姓李名守仁，奉钦差大人堂谕而来。我们先到你们十三省总镖局去了一趟，镖行人说，你们大众奔镇江府而来，我们这是随后追来的。在飞龙镇上，我们打尖的时节，我们曾向招商店打探你们众位行踪，据说你们大家奔莲花峪而来，我们故此也奔这条道来了。”此时胜爷听得明白，遂来至二位差官面前问道：“二位大老爷，有何公事呢？”那二位差官答道：“现在有人在当今皇上面前，将胜老达官你告下来啦。”守备李守仁叫道：“王老爷，您将公事拿出来吧，叫胜老达官看看。”王千总遂将背后小黄包裹打开，里面有一个黄油纸包儿，又将纸包拆开，将公事双手递与胜爷。老英雄打开观看，乃是半行半草的字据，好似小学生的笔迹，上面写得是：“飞檐走壁逞刚强，天下第一某无双。鼠踏山峰如平地，盗宝之人在两江。”在一旁有一行小字：“百拜明君圣主：如明此案，捉拿十三省总镖头便知分晓。”胜爷看罢，吓得魂飞胆裂，面无人色，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断缆崩舟。那二位差官又说道：“胜老达官，不必惊慌。此案虽然重大，当今万岁知道盗宝之人与胜老达官为仇作对，即将此案派老达官您为原办啦。”胜爷问道：“当今圣上失去何物呢？求二位差官大人指示明白。”那二位差官答道：“圣上的多宝阁内失去九龙杯，九龙盏；皇宫内院正宫国母失去珍珠汗衫一件。此案发现之时，当今万岁遂下了一道谕旨，命钦差大人王羲办理此事。”那位钦差大人乃是先斩后奏，代天巡守，声震儒林，满腹经纶，熟读五车，有生而知之之才。人都是学而



知之，哪有生而知之的道理呢？诸公，说起

这王羲的历史，内中还有一段迷信。那王羲生前本是一位教读的老先生，为人忠厚朴实，正直无私。由四十余岁时，教读为业，年至八十余岁，他老先生所教的学生中了举人、秀才、进士的很是不少。那一日老先生在书斋伏几而眠，天在午正的时候，却得了一梦，梦见已故去学生数人，在他跟前站立。他就问道：“你们有什么事，都在我面前站立？为何不语呢？”那学生中有一人答道：“老师，咱们门外来了一位道者，一位僧人。他二人在门前站立，我们与他说话，他二人低头不语。”

他老先生一闻此言，遂说道：“待我出去看看。”说毕，遂同着那几位故去的学生来在门外一看，果然是一位僧人与一位道人在门前站立。老先生遂问道：“当家人，你二位有什么事？”

请到书斋喝一杯茶吧。”那僧道并不言语，抹头就走。老先生见那二人来得有些蹊跷，遂尾随而行，只见僧道二人走至江边，投江自尽了。老先生一见僧道投江，遂叫道：“徒弟们你们大家怎么见死不救呢？赶紧救人！”那学生们并不行动，在老先生身后说道：“先生你也下去吧。”说罢，用力一推，就将老先生推入江中去了。老先生落在江中，随波逐浪而去，只见那二位一僧一道，如身驾祥云一般，在前引路，老先生在后面跟随。正在水中随那僧道飘飘遥遥而行之际，忽听得波浪滔天，一声响亮，抬头不见那僧道向何方而去，心中突然一阵阵惊慌，伸出手来一看自己的手，却似小儿之手一般，自己遂说道：“我的手怎么这样的小了呢？”方一说话，就有一位妇人在他头顶击了一掌，说道：“别说话。”自己这才知道身已故去，乃是认母投胎，生在王氏门中。自从被那妇人打了一掌，自己可就不敢说话了，年至七岁的时候尚不能言，家人认为他是个哑子，无论怎么和他说话，他也不言语。以后他的姨母来到他的家中，遂将他唤至跟前，问道：“你怎么不会说话呀？”他

才说了一声：“我怕你打我。”他的姨母这才恍然大悟，想起在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曾说道：“我的手怎么这样小呢？”那时他的姨母在姐姐跟前，一听初生小儿说话，恐怕不祥，就打了他一掌。所以他姨母听他说怕打之话，这才明白他的来历，遂说道：“你说话，我不打你了。”他从此这才说话。送入学堂读书，老师给他起的名字叫王羲。皆因他聪明睿智，上书房的时候，老师给他念一遍，他就背诵无遗，这就是他生而知之的来历。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老师曾给他出了一个对儿，出对的时候，正在天降大雨，院外有钟楼一座，先生信口说道：“雨打金钟声声响。”那王羲不加思索答道：“雪射铙钹点点清。”可见王羲的聪明过人了。

闲言抛开，且说胜爷听那二位差官之话，蒙当今恩典奉命拿脏，心中这才

稍微止住惊慌，遂对二位差官说道：“既然如此，您将我徒弟带去几名作为押账，在下胜英拿住盗宝之人，将人赃交与钦差王大人，然后再将我徒弟赎回。”那二位差官说道：“钦差王大人奉旨之后，曾在江苏调查你的为人品格，地面上多说你为人正大光明，救困扶危，开设镖局子商贾人民颇有益处。钦差大人遂将你的为人奏明圣上，并且保举你为原办案之人。若不是钦差王大人这样清洁廉明，胜老达官，您这场官司吃得起吗？什么也不用，您就此赶紧拿贼，百日内如能将人赃俱获，百事皆无。我们二人还得赶紧回去销差。”语毕，与胜爷道请字，搬鞍认镫，一抖嚼环，走下去了。胜爷看着二位差官走后，站立在道旁犹木偶一般，呆默默发怔，许多工夫，才缓过一口气来，遂叫黄三太：“你将那诗文与大家大声诵读一遍，让大家听听，是何人偷去圣上宝物与老夫作对？”三太听毕，遂将诗文与大众朗诵一遍。黄三太念毕，大众俱都面面相觑，一语全无，弼昆长老发怔，聋哑仙师微微冷笑。胜爷遂

问道：“大家可曾听得此诗？上三门，下五门，中七门，外六门，散二十四门，可曾有这路人没有？”大众俱都无语，惟有聋哑仙师笑而不语。胜爷问道：“道兄为何发笑呢？道兄云海四游，募化八方，莫非知道此人？”道爷答道：“此诗乃是冠顶诗。第一句‘飞檐走壁逞刚强’，读一字‘飞’。第二句‘天下第一某无双’，读一‘天’字；第三句‘鼠踏山峰如平地’，读一‘鼠’字；第四句，‘盗宝之人在两江’，读一‘盗’字。

合而读之，乃是‘飞老鼠盗’。你们大众想想‘飞老鼠’是何如人呢？”胜爷一听，心中甚为欢喜，对道兄说：“既有了人名，就不难办理了。但不知果是何人？如何是好呢？还请大家思想思想，‘飞老鼠’是何如人也？”杨香五听毕，对着胜爷说道：“老师，弟子知道此人。”胜爷说道：“你既知道此人，你快快讲来。”杨香五说道：“弟子今年春正月间与朋友在江苏酒楼上吃酒谈心，曾有一位朋友对我问道：‘现在出了小哥三个，号为三鼠，你可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那朋友说道：‘这三鼠结为异姓兄弟，无所不为，狼狈为奸。头一位姓秦名尤，外号飞老鼠；第二位姓柳双名玉春，人称入地鼠；第三位盗粮鼠姓崔名通，三人结为八拜之交。弟子我想这飞老鼠，必是秦尤无疑。并听说飞老鼠秦尤与莲花湖四十寨总辖寨主也是八拜之交。那秦尤盗去国宝，必投莲花湖韩秀那里隐藏。’

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香五言之有理。那诗上末句写的是‘盗宝之人在两江’。”胜爷闻听，气愤交加，对着邱三爷冷笑，叫道：“三弟，你听见没有？想当初明清八义，被你一席话说得我与秦八弟动了手，秦八爷被我镖打而死，太仓州明清八义由此遂星散了。现在秦八爷的后人秦尤，子报父仇，将当今圣上的国宝盗去，题诗与为兄我为仇作对。高双青又是你的义子，你

将平生的本领，全都传授与他，他却与老夫拚命争

持，二郎山、莲花峪杀人流血，现在又出了这样逆事。三弟呀三弟，你看这样的滔天大祸，皆由你一人所起。秦尤孺子，他要子报父仇，可以直接找我。他不直接找我，盗去国宝，这小冤家岂不是倒行逆施吗？慢说是害不了我，就是将我害了，当今万岁岂能饶得了小冤家呢？这幸是遇着廉明的王大人，如其不然，老夫年近七旬，难免身入囹圄，受那铁窗风雨之苦。你们大家俱都在场，千万记住老夫之语，老夫乃年迈之人，行将就木了，决不给大家坏道儿走的，千万凡事都要退一步想，但得容人且容人，自然默默中托福无量。”聋哑仙师在一旁说道：“事已至此，三弟你也不要埋怨邱三弟了。邱三弟为人，对于兄长毫无错处。也是他不识人之故，才出这等下贱子弟。高双青已死，秦八爷之事，乃是已往之事，既往不咎，三弟你要再说这些话，岂不是叫邱三弟难过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你没听那差官说吗？限百日之内拿住盗宝之人吗？空发牢骚无益于事。既然知道盗宝之人的来历，还是速为打算进行捉拿贼人之策。”邱三爷连连唉声叹气，叫道：“三哥不必为难，事虽因小弟而起，小弟赴汤蹈火，绝不辞其劳苦。小弟与兄长情同骨肉，无论如何，小弟无有败坏上三门门风之事，小弟居心无愧而已。”胜爷对邱三爷说道：“为兄并非埋怨我弟，为兄不过教导他们小弟兄作事不许刚愎，不要无事生非，善保其身。”

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在旁说道：“还是道兄说的有理，胜三哥还是进行捉拿盗宝的贼人。”胜爷说道：“如此既知秦尤落在莲花湖之内，咱们大家就此奔莲花湖而去，捉拿盗宝之人。”大众闻听，俱各脱长大衣裳，亮出兵刃，就要杀奔莲花湖去。诸葛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胜三弟且慢。想那莲花湖寨主韩秀虽然为寇，乃是读书明理之人，秦尤虽与他八拜结交，那国宝非同别物，秦尤如果投去，那韩秀未必收留。如果我们到在那

里，那韩秀并未收留秦尤，或者秦尤未投那里，无故的我们又得罪绿林道一群朋友吗？倘或到了那里再僵起火来，出了什么是非，岂不又是一场血战？那时候还不知再出多少条人命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并且那是香五在酒楼上听的闲话，万一不实，就算不出别的事，也是徒劳往返。”胜爷闻听，说道：“多亏道兄之言提醒了小弟，如其不然，又弄出一场是非。依道兄之见，应当如何办理呢？”诸葛道爷说道：“依小兄愚见，我们大家就此仍回飞龙镇去，在飞龙镇休息一天两天，我们再回归镖局。您仍然与三太、香五、茂龙、贾明等前去窃探莲花湖。如秦尤果然在那里隐藏，三弟你下名帖拜望韩秀寨主，晓之以大义，说之以厉害，那韩秀乃读书明理之人，决不会护庇大逆之贼。他如能将秦尤献出，交还国宝

，一场风波化为乌有，转祸为福，岂不美哉？”金头虎贾明在旁喊叫鼓掌道：“三大伯，还是我先进去打小贼，将大贼引出来，三大伯您就跟他要宝贝要人，他要是不给，咱再跟他们热闹杀一场。”胜爷瞪了傻小子一眼，说道：“贾明不要乱道。遇事你不知好歹，在莲花峪，你打伤喽卒，引起南北英雄会，我还不曾责罚你呢。此次探莲花湖，不要你去。若将你带去，必然又得惹祸。凡事你不听嘱咐，可恶之极。”金头虎一听胜爷不叫自己去，遂央求道：“三大伯，这回您叫我去，您说话我记着，我绝不打人。”

胜爷说道：“你不许口是心非。”金头虎连连点头。胜爷又对诸葛道爷说道：“既然如此，道兄与大家就此回飞龙镇。我们爷儿几个仍是探二郎山的原人，一齐去探莲花湖。”诸葛道爷与弼昆长老、丁桂芳、邱三爷、李四爷等，与胜爷各道请字。

胜爷又与大众控背躬身，说了一些客气言语，诸葛道爷与大家回飞龙镇去了。胜爷与三太、香五、茂龙、贾明、李煜等十数人直奔莲花湖而去。

且说众人分头走去，胜爷与三太等十余人由旱路奔莲花湖。

走出二十余里之遥，爷儿几个喝茶打尖，休息一夜。第二日太阳平西时候，爷几个来到莲花湖东岸。东岸出入就是一道桥，外桥口倒栽春阳金线柳，柳荫下有几条板凳，俱是细黑漆的，数十个老喽卒在那里把守。如有人上桥，老喽卒必伺找谁，无论找哪位寨主，必须报与总辖寨主韩秀。韩秀再问过了，来的人是否品行端正？如是有不正行为者，立即打发走了，就不叫进寨。里边桥口有三十六名长箭手、削刀手把守。胜老者叫三太等蔽于松林之内，胜爷在桥口外绕了两个弯。列位，莲花湖的规矩，不上桥没人管。在桥口外作买作卖随随便便，那喽卒们公买公卖，有时要是因为买东西口角，作小卖买的倒敢喊嚷；喽卒却不敢大声言语。胜爷在桥口外绕了几个弯，遂来到松林里面，与黄三太、杨香五等顺着河坡又往南走下去了。胜爷站在河沿岸上，三太等十余人站在胜爷背后，观看莲花湖的水面，波浪滔滔，水围莲花湖，山连水；水连天，山水天恰似相连。

山上悬旗吊斗，山下绿水潺潺，真乃山青水秀。山连山，山山不断；岭套岭，岭岭相连。黑森森，翠叠叠，怪壁悬岩，好一座山寨。胜爷留神观看，桥上过往之人俱都是本山之人，外人要是进去，也非得从桥口经过不可。要是一由桥口经过，必得受喽卒们盘诘。胜爷站在桥外，呆呆发怔，不知所措。皆因为欲要进山，非由此桥经过不可，若是不从此桥经过，就得由水路过去。那桥下之水，乃是漩涡，鹅毛沉底，胜爷半路学的水性，要不是鹅毛沉底的漩涡，胜爷还可以晃十里八里的，惟独这漩涡之水，慢说是没晃过，就是看见过的人都很少的。胜爷一看水流旋环，不得已又往南走出有半里之遥。胜三爷遂叫

道：“三太，你家住浙江绍兴府结义村望江岗上，生在水地，想必能凫水吧？”黄三太见问，控背躬身答道：“老师，弟子自幼

虽生在水地，对于水性却是没练过。弟子幼时洗澡，都在家中澡房内，有时与同学偷着去洗澡去，弟子不过在大江边上会凫狗刨而已。此水乃是漩涡环转，鹅毛沉底，弟子实不能凫此水。”胜爷又问香五道：“你的水性如何？”香五向前笑答道：“老师，我还不如我三哥呢，我连狗刨儿都不会。”胜爷又叫道：“欧阳德，你是江南人，你的水性能成罢？”欧阳德答道：“我更不成，我是坛子凫，下去就满。”胜爷一听众人俱都不能凫水，胜爷一抬头，看见傻小子还在旁边呢，遂叫道：“贾明，你的水性如何？”金头虎贾明见问，遂叫道：“胜三大伯，艺不压身。小侄住在贾柳村黑驴寨，我们村南就是大江。自幼最好凫水洗澡，有时候洗至黑天时不家去，我母亲雇几只船用网去拉我去。不是跟三大伯您吹，二十里不见底的水，无论多深，小侄都能凫得过去，要说瞎话是匹夫。”胜爷说道：“贾明，你何必起誓呢？会水就会水，谁教你起誓呢？”胜爷遂指着那漩涡之水说道：“贾明，你凫一回这片水，看能凫不能凫？”傻小子闻听，遂来到江边，蹲在江沿上面向水里一看，贾明可就跑上来啦。来到胜爷跟前，叫道：“胜三大伯，别的水我都能凫，这个水我可不能凫。这水的水流是倒着流，直转圆圈，这水我可凫不了。这不是中国水，这是外国水，这是坏水。”胜爷闻听，遂打了一个唉声，心中暗想：我既来探莲花湖，无论如何，我总得到里面看看去呀。我若来到莲花湖，我不到里面去看看，我回去怎么见大家呢？再说就是能见镖行的朋友，那圣上的三宝与秦尤落在何处，我若是不知道，我是怎么交代呢？就凭我胜英，进不去莲花湖？胜爷心中一面思索，慢慢的在江边行走。胜爷走至江边，找了一块石头站稳，胜爷将鸭尾巾往上一托，由头顶上揪下一根头发，胜爷用两指捏着那根头发，方向水中一投，就看那根头发打着漩儿，沉下去了。

胜爷一看此水如此厉害，头发扔下去立刻沉底，暗暗倒吸了一口凉气。胜爷退回岸上，不住的唉声叹气。

正在此时，就见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由南而来。那童子通身上下就穿着一裤衩儿，光着背膀，光着脚，柳树枝儿系着裤子。那童子走至离着胜爷不远，只见他将腰间柳枝儿向上一提，就将裤衩儿脱下来啦，向身后那棵柳树上一挂。胜爷此时以为那小孩子必是要下江洗澡，心中暗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大人不知道严防，叫小孩子上这里来洗澡。要是下去，必定死在水里，连个影儿都看不见。”胜爷正在思索，只见那小童已经来到水边啦。胜爷方说：“小孩别”那“洗澡”二字尚未出口，那小孩将身向水面一伏，双手劈水，踪影不见了。

胜爷见那小孩落下水去，遂叫道：“黄三太、杨香五，你们看这是谁家的孩子？家教不严。此子下去，立刻不见了。”三太、香五在旁不住的叹息。傻小子在旁说道：“胜三大伯，我们几个人是小孩子，没有什么经验，您比我们圣明多啦；您看要是失足落水，或者淹死里头，那水面上必见水泡，因为他到在水内必得喝水，水上面必得冒泡。您看人家那小孩跳下水去的时候，用手一劈水，一条线似的沉入水去，水上面只见一个圈儿，随着漩涡而散。他怎么是不知道此水厉害洗澡呢？”胜爷一听金头虎说得有理，不觉笑道：“真是的，我这大年纪，还不如傻小子呢。”贾明与胜爷正在说着话的工夫，那小童此时可就由水里钻出来了。那小童钻出来，仍由原路奔回岸上，只见那小童腰间围绕着五尾金色鲤鱼，全是一斤来重，那鲤鱼是一般大，金眼睛努着，犹如用手挑的一样。那小童到了岸，将鲤鱼由腰间解下，来到柳树前将五尾鲤鱼挂在树枝之上，复又翻身来到江边，用手撩水洗掉身上的鱼鳞。将身上的鱼鳞洗净，遂登在江边石头上，两手抱住两肩，凉风吹着，那种意思为是用

风吹干了身上水，好穿上裤子。胜爷看了多时，只见那小童浑身肉皮黑紫色，两个黄眼珠儿向外努着。胜爷一看此童如此水量，不觉心中暗暗羡慕，心中说道：“我何不问问此子家住哪里？姓什名谁？”胜爷的意思，乃爱才之心，谁知胜爷上前一问，正是老友高氏后人。且说胜爷想罢，遂上前紧行几步，躬身抱拳问道：“阁下贵姓大名？”那小童正在石头上蹲着，见胜爷过来，如此的恭恭敬敬，问他家乡姓氏，那童子将黄眼珠一翻，看了胜爷一眼，遂佯作不睬地答道：“我住在莲花湖东南浑河套内高家村，我姓高名恒。”语毕，也不看胜爷，也不问胜爷，仍在石头上蹲着。胜爷一听那小童说是高家村的人氏，姓高名恒，胜爷心中一动，想起了一位朋友，想当初曾在一锅吃饭，保镖为业，多年不见的老友，正是高家村的人氏。胜爷心中暗祷道：“倘若此子果是高竹坡之后人，这岂不是天助我一膀之力？”胜爷想至此处，遂问道：“壮士，我打探您一位朋友，此人也是浑河套高家村的人氏，不知道您晓得吗？”那小童未等胜爷说完，遂答道：“高家村四十余户，俱都姓高，但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位？”胜爷说道：“我这位朋友，至今已经多年未见啦。想当初曾与我在一处作过事，后来他回归故里了，遂不通音信。提起此人，赫赫有名，此人姓高名竹坡，人称双刀将者是也。但不知壮士知晓吗？”高恒一听，把黄眼珠一翻，看了胜爷一眼，答道：“那怎会不知道呢？那本是我的家严。”胜爷闻听，心中一喜，遂说道：“真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贤侄有这样的绝技，诚不愧高氏之子。”

胜爷心中十分喜悦，遂叫道：“原来正是贤侄。”小童闻听，将黄眼珠儿一瞪，叫道：“且慢，您这大的年岁，胡子都白啦，叫我是贤侄，可算不了什

么。但是我家严没有给我和您介绍过，您贵姓高名呢？”胜爷见问，不觉面红过耳，笑说道：“老夫

唐突了，壮士莫怪。愚下原籍宜化府黄羊山胜家寨的人氏，顺治三年移居直隶莫州，现下在南京千佛山真武顶下设立松棚英雄会，开办十三省总镖局，愚下姓胜名英字子川，号为神镖将是也。”小童听毕，在江沿上站起身躯，说道：“胜老伯父，小侄语言不周，求您不要见怪。我之天伦每每对我提念你老人家，想不到在此江沿跟老伯遇见啦。”语毕，裸体对胜爷行礼。

胜爷赶紧用手相扶，叫道：“贤侄少礼，蒙贤侄不弃，老夫幸甚幸甚。”胜爷遂回头指着三太、香五等说道：“贤侄我给你见见几个朋友。”高恒闻听说道：“胜老伯父，你老人家等我穿上裤子，再给我引见朋友吧。”胜爷此时可就笑了。高恒伸手将裤子由树枝上摘下穿好，这才过来与众小弟兄们相见。胜爷指着黄三太道：“这是你黄三哥。”又指着高恒道：“这本是浑河套高家村高竹坡之子，你的高恒贤弟。”黄三太与高恒彼此见过了礼，遂又指杨香五道：“这是明清八义杨六爷杨义臣之子，这是双刀将高竹坡之子。你们弟兄要多亲多近。”胜爷与高恒陆续见毕，遂到了傻小子这几啦。胜爷说道：“这是贾柳村黑驴寨明清八义贾七爷之子贾明。”又指高恒说道：“这是双刀将高竹坡之子。”高恒叫道：“兄长，小弟有礼。”贾明说道：“得啦，不用磕头啦，小子。”胜爷说道：“贾明不要胡说，你们乃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世交。

”高恒心中不悦，翻了傻小子一眼，遂对胜爷说道：“众弟兄与老伯来到莲花湖有什么事情呢？”胜爷举目一看，四下并无外人，遂对高恒说道：“贤侄你知晓我与你天伦八拜结交吗？”高恒说道：“我天伦时常对我言讲，每提念你老人家，必称您为老恩兄，跟你老人家乃是生死之交，换命的弟兄。”胜爷说道：“贤侄你既知我与你天伦是至友，老夫之事，就不能与你隐瞒了。现有大胆飞贼，在北京皇城宫内院盗去皇家三宝：九龙杯、九龙盏、珍珠

汗衫。并在多宝阁题诗，留于皇帝御前，诬告老夫。圣上旨下派钦差王羲办理此案，钦差大人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派老夫帮办拿贼，找回三宝，拿住盗宝之贼，将功赎罪。老夫耳闻盗宝之人落在莲花湖，未见的确，我同你哥哥三太等，要暗探莲花湖卧底。奈此水鹅毛沉底，我等不能深入其寨。正在进退两难之间，巧遇贤侄在此摸鱼。你知我跟你天伦是至好之交，你能受点累，将我们背过漩涡水去？”高恒说道：“我天伦时常与旁人言说，发财致富，成名露脸，都从老大伯您身上所起。

小侄男由九岁起在此摸鱼，莲花湖的水，我都摸遍啦。由河坡往西三十余丈远，俱是稻田地，至山坡附近深不过一尺有余。

要用小侄男帮你老人家探莲花湖，我万死不辞，小侄不嫌烦。”

此时天已到掌灯之时，老少英雄遂都换上水衣水靠，高恒先背胜爷，胜爷面带惭愧。小孩背人的时候，仍然将裤子脱去。

胜爷在河坡下一伏腰爬在小孩背后，小孩顺身下水，两只手一托胜爷磕膝盖，胜爷两手一拢小孩二肩头，一道水线，只见高恒两条腿一并，两条腿三攀两蹬，破浪踏漩涡，眼看着出去十数丈远。金头虎说道：“黄三哥、杨香五，你看这小子两条腿一并，身子一晃，像大鱼尾巴不像？高恒准是鱼精的儿子，粘鱼姥姥是高恒的舅妈。高恒这小子就怕纪小堂。”三太说道：“贾贤弟，你这是怎么回事？是自己弟兄啊。”傻小子说道：“我跟他不是弟兄，他是水怪鱼精的儿子。”说话之间，高恒早把胜爷背到了稻田地去，那稻田地水深一尺来往，胜爷自己可就能趟那水啦。高恒放下胜爷，又凫水回来，上了东岸，又将三太背起，三十余丈远，工夫不大已经凫到。又返身来背杨香五，一位一位都背到稻田地水内，最后才背金头虎贾明。金头虎往高恒背后一趴，高恒说道：“你怎么这么重啊？”金头虎说道：“千金小姐吗，怎么会不重呢？”高恒一回头，看傻

小子肚大腰粗，鼻涕哈啦子滴了高恒一脖子。高恒遂破风踏浪，三十余丈到稻田地，背出有十余丈去，高恒在水内一打漩，金头虎说道：“你这是怎么啦？”高恒说道：“胜老伯父给介绍，我称谓你贾大哥，你说：‘小子，不用磕头啦。’连礼都不还；你说我是水怪的儿子有七次。你喝水不喝水呀？”贾明说道：“高恒，咱是父往子交。你爸爸跟我爸爸有交情，咱是自己弟兄。”高恒说道：“我没听说过。你喝点水吧。”贾明说：“得啦，我不会说话，我是浑人。”高恒说道：“你浑为什么不骂你自己呢？”高恒又说道：“傻小子你洗澡不洗呀？”金头虎说道：“我搂住你的脖子。”高恒说道：“你搂住我脖子，我缩下去。”金头虎说道：“你要缩下去，我就干啦。你要什么面子？你就说吧。”高恒说道：“你脆脆的叫三声高大叔，我就将你背到稻田地去。”贾明说道：“别呀，高贤弟，那黄三太、杨香五都和我玩笑，我一叫你高大叔，以后他们均该笑我啦。”高恒说道：“不叫，我就叫你洗澡、喝水。”金头虎说道：“我慢慢叫吧。”高恒说道：“不成，非得大声音不可，总得叫胜老伯和大众都听见。”金头虎喊叫：“胜三大伯，小孩要在水内耍我！”胜爷心中思索：我叫他贤侄，他还挑眼呢，你骂他他焉能饶你呢？遂叫道：“高贤侄，把他恕过了吧！水火无情。”金头虎又喊道：“黄三哥给讲讲情吧！高恒耍我呢。”三太说道：“高贤弟，将他背过来吧，看在我们爷们面上。”金头虎在高恒背后说道：“得啦，兄弟，老的少的面子，还不背过去吗？”高恒遂用双手一分水，将金头虎背至稻田地。

高恒一晃身，贾明就站在尺深的水内，遂又说道：“高恒小子，你是我的



高大叔哇？我是你的爷爷。小子，咱俩滚滚吧。”高恒用手一指东岸道：“你还得回去呢，你出得去吗？”金头虎当时这就忙给高恒作揖道：“兄弟我错啦，我忘了还得回去啦。”

胜爷说道：“高贤侄，会凫此水，就是你一人吗？”高恒答道：“胜老伯父，我知道的就有三个人。第一位，台湾省国王张奇善。那台湾省有黑水潭，有白水潭，有漩涡之水。张奇善有金背劈水电光宝刀，他会凫漩涡之水。第二位就是莲花湖四十寨总辖寨主万丈翻波浪韩秀。第三位就是小侄男我了。除去我们三人之外，再不知有谁会凫此水。江洋大盗善于游泳者，腰间拴上绳子，人入水中，都上不来，必得要用绳子提上来。胜老伯父，由此往西三里之遥，俱都是稻田地，直达山根，并无险阻。小侄男我将您送进去如何？”胜爷说道：“这倒不必。皆因贤侄你出来工夫很大啦，恐怕你的天伦挂念。我们爷儿几个只可慢慢进去，但是今晚四更天，贤侄你可千万来接我们，秦尤与国宝无论在此山中否，我们四更天一定要出莲花湖。你到那时候千万可前来，将我们接出去。你如果要是来接我们，我们就如同失了手足一般。贤侄这台戏，全仗着你唱呢，千万你可别不来呀，到了时候别叫我们大家失望。”高恒答道：“胜老伯父，你老人家不愿意叫我跟着进山，我也明白，您恐怕我出什么差错。”胜爷闻听，捋髯笑道：“好一个聪明智慧的贤侄，真木愧竹坡的后人。如此你就回家吧，以免你的父母挂念，到时候必来接我们。”胜爷又说道：“贤侄千万别忘了。”

高恒说道：“胜老伯父，说一句不幸之话，到了那时候，我家中就是出了塌天之祸，火烧着房子，我也不能误您的事，我也得来接你老人家来。因是我父与您是换命的朋友，您用得着小侄男，小侄男就是死了，都不怕的。咱爷们还是在这地方见面，不见不散。”高恒说毕，对着大家施礼：“小侄男就此回家去了。”胜爷说道：“你见了你的天伦，就提神镖将胜英问候。

你天伦要问你我来此的原因，你告诉你天伦一遍，到四更时分，你天伦好放你出来接我们。并告诉你天伦，千万别上莲花湖来。

皆因为你们祖籍于此，食毛践土，倘事一露，恐其与韩寨主结下仇恨，诸多不便。千万千万。”高恒连连点头，复与胜爷抱拳，翻身跳下水去。金头虎喊叫：“高恒准是水怪的儿子，粘鱼姥姥的外孙子，就是怕纪小堂。”三太说道：“你叫他听见，你又得矮下一辈去。”金头虎说道：“那可没准，平了莲花湖，打桥上过去，又用不了鱼怪的儿子啦。”三十余丈远之河，高恒一个猛子，已经到了东岸啦，对着胜爷大家点了点头，伸手摘下五尾金色鲤鱼，连蹦带跑的回家去了，暂且不提。

列位，金头虎说高恒是鱼精的儿子，还真叫傻小子给猜着啦。那么高恒十

三四岁的小孩子，为何这么大水性呢？有人急待要问，那高恒的水性乃是生而知之，并不是练来的水性吗？

且听下文慢慢表来。那高竹坡曩者曾与胜爷在真武顶山上开设镖局，高竹坡为人精明强干，武技超群。胜爷向来爱才，见了艺业精强、品行端正的人，必要亲近，分财多与，在所不惜。

高竹坡的为人更是廉爽自爱，东伙在一处情投意洽，遂结了金兰之好。那镖行人的规矩，都是三年一回家，胜爷因为高竹坡年轻，并且膝下后嗣犹虚，却叫他一年一回家。不但一年一回家，而且分金多与，胜爷对老兄弟更有钱财上一份厚道，是以高竹坡与胜爷相聚数载之久，居然成为富室了。且说这一年高竹坡又到了回家之期，那年镖行的生意还是特别兴隆。算了大账，胜爷又另外赠了些个盘费。高竹坡回到家中，到了大奶奶何氏房中，夫妻二人谈起外方的闲话儿来啦。何氏大奶奶问道：“你们镖行的生意，今年怎样呢？”高竹坡答道：“今年的生意盛于往年，胜三哥对待咱们十分厚道，轻财仗义，算大账应得之外，又多给了咱们二百两银子。今年非常之好。”何氏大奶奶又问道：“这镖行中的买卖用本钱不用呢？”高竹坡答道：“这宗买卖用什么本钱呢？骨头肉就是本钱。给人家商人保上

金银货物，平平安安到了所在地就算没有事。要是遇上不幸的事，抄家伙就是肉搏血战，胜者存，败者亡，有什么本钱呢？”

何氏大奶奶又问道：“你自保镖以来，遇上什么事儿没有？”

高竹坡说道：“怎么今天我方一进门，你就这样牢骚？镖行就忌讳这个，你怎么偏要问起这个来呢？你叫我喘息喘息，吃几杯茶好不好呢？”大奶奶说道：“并不是我牢骚，干这宗买卖要是遇上事，出了人命，不就损阴德吗？我问问，你也平安，人家也平安，并没有什么伤害人家，不是全都好吗？”高竹坡遂说道：“提别了吧，镖行中事平安。”大奶奶看着丈夫嫌自己讨厌，遂说道：“你不爱听这个，现在有一件事，恐怕更不爱听呢。倘若你不爱听，我也不能隐瞒，皆因为你脾气不好，等你自己看出来，出了什么事，那时说就晚啦。”高竹坡闻听，将双睛一瞪说道：“你怎这么麻烦？吞吞吐吐，就好似有什么不可对人说的事情一般。咱们家中只有你我与贤妹赛花三口儿，贤妹与你向来性情相投，也没有什么说的。再者其余就是丫环仆妇，我不在家，你是作主人的，叫他们怎么着就怎么着，还有什么难办的吗？你别半吞半吐的，真是叫我发糊涂。有什么你就直接着说吧。”大奶奶闻听说道：“说了你可不许暴躁，你可总得要慎重，这宗事情，我都莫明其妙。”高竹坡听到这里，急得抓耳挠腮，遂叫道：“大奶奶你快快说吧，天塌了有地接着，我决不着急的。快说吧，快说吧，别叫人糊涂啦。我方一进门累得腰腿还疼呢，别叫我

得慢症啦。”何氏大奶奶这才对丈夫说道：“现在贤妹赛花可有了半年的身孕啦。我要是不告诉你，一会儿贤妹过来，你必然看得出来，等到你看出来，你不是反倒得了慢症了？”高竹坡闻听此言，不由得一怔，说道：“贤妻，岂有此理，咱们家中向来不许闲杂人等串门人房，三姑六婆，巫医星相，向来我们不招致的。家中我不在家，只

有你与贤妹相依，老家人偌大年岁，自咱父母在日，就在咱家做工，老诚朴实，我是尽知。父母去世时曾嘱咐你我，好好照看贤妹，贤妹知三从晓四德，自幼性情高洁，虽然婆子丫环，向无嬉戏情事，焉能有此怪事？你是作嫂嫂的，须看在父母面上，不要这样胡言乱道。我高竹坡也没作下伤天害理之事，岂有此理？”何氏大奶奶说道：“贤妹虽然有了身孕，在这三四个月之中，我也曾留心访查。因为你不在家，我是作嫂嫂的，要是出了丧廉耻之事，我这作嫂嫂的也难辞其咎，并且也对不住你在外霜风劳苦，慢说是对不住你，就是死去的公婆，我也对不起呀。皆因为这宗事情奇怪极啦，贤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再四留心观察，贤妹毫无不规矩之事，就是我也纳闷。

先前我认为是病，现在一日比一日肚子见大，脸上毫无病容，所以知道必是身孕，不然我也不敢贸然告诉于你。一会见贤妹赛花过来，你一看便知道啦，已经显出来啦。可有一宗，贤妹乃是刚烈的女子，你可不许着急，就是我这作嫂嫂的还没敢问他呢。”高竹坡闻听，唉声叹气。夫妇正说着话，赛花姑娘同着丫环，可就由后院过来看哥哥来了。赛花方一进门，高竹坡留神一看，何尝不是呢？腹形如釜，乳已涨大。姑娘来到房中，对着哥哥道了一个万福，在一旁可就坐下了。高竹坡方待要问，一看丫环仆妇在侧，家丑怎能同着外人谈论？高竹坡遂将丫环仆妇打发出去，遂向赛花姑娘说道：“贤妹今年多大了？”赛花说道：“哥哥怎么连小妹岁数都不知道了？小妹今年十九岁了。”高竹坡又道：“我不在家中，家中之事，全都是你嫂嫂与贤妹分心，咱们家可曾有外人来往吗？”赛花姑娘见问，不由得面红过耳，遂答道：“哥哥，小妹我明白了。哥哥不在家中，慢说是外人不能来到咱家，就是亲朋向来也没有进内院的，哥哥必然看见小妹的形迹啦。”姑娘话未说完，眼泪儿可就掉

下来啦，叫道：“哥哥，此事一言难尽了。”高竹坡说道：“有什么事，妹妹只管说来，为兄绝不为难贤妹。父母去世，只有你我这一点骨血，媳妇是外姓人，墙上泥皮揭一层又一层，你嫂嫂有什么事你也只管说来。”赛花答道：“兄长错会意了，我嫂嫂待小妹向来如同骨肉一般看待，知疼知爱，问暖问寒，一点错处也没有。提起此事，今日实在不能瞒着兄嫂了。先前小妹曾用布条将肚腹扎束着，后来一日大似一日，小妹也就不需要布条扎束了。这也是小妹红颜薄命，造下前世之孽，今生受此不白不明之报。小妹本打算自尽一死

，惟恐死而不明，遗臭名于泉下，所以忍辱以观水落石出。又恐嫂嫂害怕，故不肯早日告诉嫂嫂，专待哥哥归来。提起这宗秽事，真是令人难过，人生一世，遭此不幸，世上只小妹一人而已。”说着话，呜咽之声，令人酸鼻。高竹坡一看如此光景，不但不嗔怪，反倒百般安慰道：“贤妹不必伤心，自有哥哥作主。”姑娘说道：“起居饮食，当然用丫环婆子伺候，惟独闺中秽物，难道还用人家伺候吗？小妹自十七岁那年始见天癸，每逢洗那秽物，都是小妹自己去做。咱们后花园中那个多年的老井，那井水非常清洁，小妹每洗秽布，自己辄用辘轳打水。有一天小妹又去洗涤秽物，将水打上来之时，就觉得头目昏沉，眼前一阵发黑，栽倒尘埃，霎时不省人事。迷离中觉得有一个五六尺长、一抱粗的一个黑物，近了小妹之身。少许工夫，就听得耳际风声响亮，那物已经不见了。小妹的精神可就恢复原状了，小妹无精打采，回到房中。及至夜晚三更更多天，又听得一阵狂风，门窗户壁不动，那物到在屋里，即与小妹同榻而眠。”高竹坡听至此，双眉倒竖，虎目圆睁，说道：“怪物乱神之事，向来我所不信，气有此理，贤妹您自己做的事自己要明白。”高竹坡语至此，未等姑娘开言，何氏大奶奶在一旁说道：“夫君不要着

急，贤妹人格品行，我所素知，决无妄语蒙混夫君。方才我曾说过，不叫你着急。你看看，未等贤妹将话说完，你便什么不信异类，攻乎异端的来啦。贤妹乃是刚烈女子，你不可用言语挤兑；你若用言语挤兑贤妹，贤妹倘若有了差错，那时节你对得起谁呀？”高竹坡答道：“你先别派我的不是，我没有和妹妹暴躁，不过我是与那妖怪生气。像这宗事情，我只听说过，并未经过，怎么单单就临到我的头上来了？”何大奶奶说道：“那可没有法子。你虽然听说过，没看见过，大概既听说过，就不是虚的了，必然是有的了。”高竹坡又对赛花姑娘问道：“贤妹，此物是夜夜来至贤妹房里，还是隔日不定呢？”姑娘答道：“此物无夜不至，三更之后，就听由后花园一阵怪风，小妹身旁就有此物了。”高竹坡点了点头道：“贤妹不要伤心，愚兄自有法儿治他，请贤妹休息休息去吧。”姑娘遂站起身躯，这才与兄嫂告辞，回归自己绣房去了。姑娘走后，高竹坡遂对何氏说道：“攻乎异端，信乎异类，这些事情每逢我一听说，我就生气。人为万物之灵，妖怪岂能感人？这不是祸从天上降吗？此事将来要是传说出去，叫我怎样见人哪？真是祖上无德，出这宗叫人一生罕见的怪事。方才我看贤妹说话那宗形色，诚于中，形于外，毫没有一点亏心的样儿，想必是真的了。”

何氏说道：“贤妹自幼不会说谎语的，决没有胡诌之事。贤妹既然是说那妖怪天天三更之后必到房中，你为何不暗中窥探窥探，自然就明白了啊。”高竹坡说道：“那是自然，方才我问贤妹的时候，我就为的是夜间窥探。我倒要

开开眼呢。”夫妻二人又说了些家常话儿。

等到夜间天还不到一更的时候，高竹坡便背插双刀来到姑娘房坡之上。趴伏多时，天色将近三更，忽然间就听得由后花园内一阵怪风，卷沙飞石，直奔姑娘寝房而来，并未看见有什

么东西进了姑娘屋内。高竹坡定一定神儿，由房上蹿至院中，蹑足潜踪，走至姑娘窗外，先向屋中窃听，并无动静。然后用舌尖将窗纸慢慢湿破铜钱大的一个窟窿，向屋中窥视。高竹坡不看则可，这一看不要紧，只吓得英雄倒吸了一口凉气，头发根根竖起，脊背中冒了一阵凉风，往后倒退了数步。高竹坡心中虽然是害怕，因为有武术在身，还助着一点胆儿，若是平常人，这一看就许给吓坏了。高竹坡乃是武艺绝伦之人，并且向来为人中正无私，所以害怕之中，还有一种正气。就应了那句俗语啦，邪不侵正。高竹坡不觉又将胆儿壮起来啦。英雄一怒，钢牙咬错，心中暗道：“光天化日之下，何能容此妖物惑人？”

思索至此，遂套挽手，压双刀，就要踢窗户进屋结果妖物。方至窗前，自己又一思索：人怎能与妖怪动手呢？那妖怪来时狂风大作，倘然我到屋中；那妖怪就是不与我怎么样，他要是逃走时一阵风，就可将我刮糊涂了。再者，胜三哥常常谈过，事要三思而后行，不可任意而为。英雄思索至此，转身形垂头丧气，仍然回归前院去了。来到了大奶奶房中，唉声叹气，坐在椅子之上，低头不语。何氏自从丈夫去后，就在屋中胡思乱想，又怕丈夫与妖怪打起来，被妖怪伤了；又怕姑娘说的是诳语，没有那么一回事，何氏也担着处分。何氏正在屋中心跳不安之际，天已经到了三更时分啦。三更过去，工夫不大，心中说道：“妖怪一定是来啦，不然大爷也就回来啦。”思索至此，恰巧高竹坡来到屋中。何氏一看丈夫如此模样，遂上前伺道：“你看见妖怪没有呢？”高竹坡说道：“看见啦。你也去看看，此物足有五六尺长，一抱粗，浑身上下是黑色。”高大奶奶答道：“我听着还害怕呢，我可不敢看去。你还不安歇吗？”

既然如此，想个法儿除却他，你何必着急生气呢？着急生气无济于事啊！”高竹坡听何氏劝得有理，这才撤下双刀，脱去长

大衣服，夫妻二人这才安眠，一夜晚景过去。第二日清晨，夫妻二人早早起得身来，遂商议捉拿妖怪之法。高竹坡正与何氏说话之际，那赛花姑娘可也就来到啦，见了哥哥道了万福，一旁落座。高竹坡遂问道：“贤妹，那妖怪来时，你还害怕吗？”

姑娘答道：“先前将小妹吓得死去活来，日子长啦，可就不害怕啦。现在已经半年的工夫啦，更不害怕了。”高竹坡说道：“贤妹，你可以用手摸他吗？”姑娘答道：“摸他他也不动，可以任意摸他。”高竹坡听了，遂点了点头

，叫道：“贤妹且请后院休息去吧，少时有事叫丫环婆子去请贤妹。妹妹不要着急生气，哥哥自有良法捉他。”姑娘走去之后，高竹坡遂与何氏说道：“我想咱们住在浑河套子之内，也许是鱼精怪物。咱们买几斤好丝线缠作一团，等到那妖怪来时，叫贤妹暗暗系在他的身上，看看此物归于何处，然后设法便了。”何氏闻听，甚以为是，遂遣人买二三斤丝线，就用丝线缠成圆球，然后将赛花姑娘叫至前院来，兄嫂二人嘱咐姑娘，说道：“待那妖怪来到之时，便将丝线头儿拴在妖怪身上，任他自去，不要言语。”

姑娘听罢，答应一声，这才回归绣房。等那妖怪三更之后来时，姑娘就将那丝线缠在妖怪身上。那妖怪走后，及至天明高竹坡起得身来，来到姑娘房中观看，只见那丝线绳儿顺着内屋门缝，由外屋门缝出去，直接来到后花园井内。”高竹坡一看，心中明白，这必是鱼精水怪无疑。将那丝线暗暗剪断，告诉姑娘不许声张。高竹坡回到房中，遂对何氏将那丝线入井的话说了一遍。夫妇二人商议，多雇大车购买石灰，就说修理花园墙壁，待石灰拉齐，将那老井一填，不论是什么妖怪，也就将它堵死在井内了。夫妻二人商议已毕，遂雇了许多大车，将花园墙壁打开一条道路，将那石灰卸在老井旁边。二三十辆车拉石灰，一日的工夫，已经堆积如山。将石灰拉毕，高竹坡遂对众人说

道：“众位乡亲，我拉石灰并不修理墙壁房屋。皆因为有人给我看看阴阳宅，此井主子单传，辈辈都是独子，命我将井堵塞，将来可以人旺财旺。大家别走，给我帮个忙儿，就此将石灰填在井内。”高竹坡早将铁锨木铲预备好了。大家闻听，齐声说道：“那有什么呢，一会儿就可以填死这井啦。”说毕，抄起家伙，人多好做活，果然不会一儿将井填死。那鱼精在水内被石灰这一烧，可就出不来啦，皆因他道行浅，只能污人而已。

自从将井填死之后，姑娘房中可就不见那妖物了。

且说姑娘肚腹从此日见其大。又过了半年时光，这日清晨，此时姑娘觉得肚腹一阵疼痛，此时丫环婆子们早将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好啦，平平安安，可就降生下来了。只听得呱呱的声音，姑娘仔细一看，还是一个男孩，身体胖大，啼哭之声异于平常小儿。那丫环婆子们一看姑娘生了一个男孩，俱都欢喜异常，全都来到高大爷房中，与大爷大奶奶道喜。高竹坡一听婆子们给道喜，不觉面红过耳，说道：“你们去吧，道什么喜。”

且说姑娘自己心中暗想：作姑娘的生子，尚有何颜苟活人世？

虽然不是败坏门风，作下苟且之事，但是叫亲戚朋友们知道了，传说出去，叫哥哥怎样在众人跟前站立？哥哥乃是要脸面之人，为我这件事，哥哥倘然要有好歹，那时节我何以为人？况且我既有此举，必然老死闺中。姑娘思索至此，遂叫道：“婆子你到前院将大爷请来，大爷如要不来，你就说姑娘有要事

相商，求大爷无论如何见妹子一面。”婆子遂来到前院，将姑娘之话报告了大爷一遍。高竹坡听毕，叹息一声道：“我是个男子，焉能到产房中去呢？”何氏在旁说道：“妹妹为人秉性清高，既然叫你前去，必有话说。你如果要是去，怎么对得起妹妹？”

倘然妹妹因你不去，出了甚么差错，咱们怎对得起泉下父母？

再说此事乃是家门不幸。祸从天上起，并不是妹妹自己不要脸，做了下贱之事。你不能进产房，你不会在窗外与妹妹说话吗？

我本应当去看看去，皆因为我那次生产造了那种罪孽，我一听街房邻居有生养小孩的，就要呕吐两三天，所以不能前去。妹妹知道我的毛病，妹妹也不能心中不满意我。”原来，何氏过门后曾生养过一次，乃是横生，稳婆给用割刺的手术生下来的，所以何氏每闻有生小孩的便呕吐数日，故此何氏不能去到妹妹房中看视。高大爷一听何氏相劝，遂叹了一口气道：“没有法子，这都是祖上无德呀，才叫我高竹坡遇上这宗怪事呢。将来传说出去，怎么叫我见人哪？”何氏说道：“你别到妹妹跟前说这些闲话，你就是用好言安慰妹妹，妹妹还不定生死呢。”

高竹坡垂头丧气来到了后院，站在姑娘窗户之外。婆子来到姑娘房中叫道：“姑娘，大爷来啦，现在窗户外头站着呢。”姑娘遂问道：“哥哥来了吗？”高竹坡在窗外答道：“来啦，妹妹你有什么话说吧。”姑娘说道：“您近前些。”高竹坡答道：“我就在窗前呢。”姑娘遂叫道：“婆子，你将窗户撕破一点，隔着窗户叫大爷看看这个孽障，说话也好听得真切。”婆子遂将窗纸撕一个窟窿。高竹坡隔着窗户向屋中一看，只见此子胖硕异常，啼声洪亮，就是两个眼睛向外努着。高竹坡到了此时，心中倒生了怜爱之意了，叫道：“妹妹好好保养身体吧，为兄我看见了。用不着什么言语，并有丫环婆子伺候，还屈着妹妹吗？你嫂嫂实不能进产房，妹妹不要怪。妹妹生产此子，乃是天命，也不要悲伤。”高竹坡说毕，转身就要走去。姑娘说道：“兄长别走，小妹与哥哥尚有要言付托。”高竹坡一听，心中非常诧异，叫道：“妹妹怎么说出付托之言？莫非妹妹要寻短见？妹妹若有此举，哥哥我决不能独生。父母去世，只有兄妹相依，别无亲近，妹妹若怜惜为兄孤独，千万不要作出意外之事。”姑娘答道：“兄长不可多想，妹妹决无短见之事。妹妹

有一片伤心之话，此时必须对哥哥说了，请哥哥稍在窗外站立一会儿。

高竹坡答道：“妹妹有话请讲吧。”赛花姑娘这才对高竹坡说道：“小妹自从怀孕以来，一年有余，每次自行短见，以洗此耻。复思死则更无以自明，适足以增羞，故忍厚以延喘息，观其究竟，看看果生何物。今幸生产一子，但是血胞未干，抚养须人，妹妹乃闺中待字之人，岂能腆颜乳哺？复思哥哥半世飘

泊，膝前子女犹虚，嫂嫂娠损成疾，恐将来不能生养。此子乃无父之子，妹妹拟寄养在兄嫂膝下。我与哥哥乃是一母同胞，妹妹所生，何异嫂嫂自养？如能长大成人，亦可以接续高氏香烟。不幸遭此孽果，妹妹实无意于人世，从古来红颜多薄命，正小妹之谓也。但愿妹妹死后，每到十月一日及清明扫墓，候此子长大成人时，兄长领他到小妹坟前烧上几张纸钱，祭奠祭奠小妹，指小妹之孤坟，告诉他此汝姑母之墓，勿忘祭扫，小妹在泉下即瞑目矣。小妹与兄骨肉之情，兄能不忘小妹之托，小妹虽死，亦感兄长大恩大德矣。小妹死后，求兄长牺牲一块三五亩之地，与小妹立一孤女坟。”语至此，姑娘已泣不成声，高大爷在窗外也是呜咽而泣，丫环婆子莫不落泪。

高大爷方要解劝姑娘，说时迟，那时快，姑娘由褥子底下取出了一把剪刀，照定哽嗓咽喉，只听噗哧一声，刺入咽喉。婆子伸手夺剪刀，已经来不及了，只见鲜血淋漓，姑娘已经不能挽救了。高竹坡站在窗外一看，见妹妹这般光景，英雄叫了一声：“我那贤德的妹子，疼死为兄了！”高竹坡回到自己屋中，何氏问道：“贤妹怎么样了？”高竹坡说道：“果然不出你之所料，贤妹自尽了。”何氏闻听，放声大哭，丫环婆子解劝多时，方才止住泪痕。大爷说道：“既然如此，也是贤妹命里造就。”

遂将丫环、婆子、苍头等，均都唤至面前，嘱咐不许对外人言讲，并打发从人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外人若问，就说姑娘患

了急症。下人将棺材买来，把姑娘成殓已毕，遂埋在一块地头上，立了一块石碑，上书“赛花之墓”。葬埋已毕，按下不提。

且说高竹坡将姑娘遗言对何氏说了一遍。何氏说道：“那是应当这么办的。我倒有一个法子，不但不叫外人疑惑，并且免去亲友物议。我假装坐娠，请亲朋做三日弥月，你看如何呢？”

高大爷闻听，甚为赞成。遂做三日弥月，亲朋并不疑惑，外人全不知晓。那高氏对待奴仆向来宽厚，奴仆们亦都严秘不语。

高大爷在做三日的时候，给此子起了名字，叫做高恒。起名之意，恒与横同音，皆因姑娘横死故也。高大爷遂与胜三爷写了一封书信，书中的意思，言说家中需人，不能分身，将镖行之事辞却。胜爷答复高爷，言说贤弟如有需款之时，愚兄必然照办等语。高爷与胜爷交情可见一斑了。

且说高大爷雇一乳母乳哺高恒。高恒长到五岁时，尚不能言语。高大爷与何氏半生无子，视高恒如己出，爱高恒如掌上明珠一般。高恒至七岁上，始能言语。高大爷一时不能离开，出去就在后头跟随，皆因为住在浑河套子里，离水太近，恐怕有什么危险，何氏也嘱咐高大爷好好看守孩儿，如出了差错，就得拚命，简直高大爷就成了老妈子啦。但是那高恒就应了傻小子那句话啦



——鱼精的儿子，生来的好戏弄水儿。高大爷一眼看不见，他就跑啦，到了外面与邻家孩子们跳在浑河水里就洗澡。水性是天生来的，大孩子，小孩子，全都没有他的水性大，一个猛子扎下去，半天不出来。日子长啦，高大爷也就没有法子啦，哪一天都得洗几回澡不可。他每逢洗澡的时候，扎下猛子去，由水中冒上来，先露出两只眼睛来。他那眼睛向外努着，犹如鱼眼一般，那群小孩们遂喊道：“鱼眼睛冒上来啦。”

故此他的外号叫“鱼眼高恒”。日子长啦，那群小孩们看他水性甚大，遂叫道：“鱼眼睛，你敢上莲花湖洗澡去吗？你要到

莲花湖洗澡去，那才算你水性大呢。”高恒说道：“我敢洗，你们同我去吧。”那群小孩就将他领到莲花湖漩涡水去。高恒到了莲花湖，噗咚就跳下水去。那群小孩一见他跳下去啦，可就都吓跑啦，内中大孩子就告诉小孩子可别言语，别告诉人家的家里，要是告诉人家的家里，可得同你们打官司。那知道第二天高恒又到浑河套里去洗澡去啦。日子长啦，就有知道的啦，有跟高大爷有交情的，就告诉高大爷：“您这少爷可要多留神，听说他去莲花湖漩涡水里去洗澡去。”高大爷闻听，就吓了一个倒栽葱，心说这小子真是水怪的根儿，竟敢上莲花湖洗澡去。

高大爷闻听，可就留上神啦，高恒一出去，他就在后头暗暗跟随。这一日高恒又从家里偷着跑出来，高大爷在后头可就跟上啦。高大爷就看他直奔莲花湖跑去，到在莲花湖，噗咚就跳下水内去啦。高大爷一看他跳下去，约有一袋烟的工夫，还未上来，高大爷可就着了急啦。自己心中暗想：妹妹为他横死，只留下这一点骨血，自己又无子嗣，将来就仗他接续高氏香烟，想不到他还死在水内。想至此，遂蹲在江岸上，忍不往落下了几点伤心之泪，又是悲伤妹子，又是疼儿子，不住的用衣袖擦抹眼泪儿。正在此时，高恒可就由水内翻上来啦，提着一尾一尺多长的金色鲤鱼。高恒一看，高大爷在那里直擦眼泪，可就问道：“爹爹，您哭什么？”高大爷一抬头，一看儿子上来啦，真是喜出望外，答道：“我未曾哭，沙子迷了我的眼啦。你到水里怎么上来的？”高恒说道：“我到这水里，如在浑河里一样，那水里的鱼见了我都不敢动，老实极啦。”高大爷心里可就明白啦，他乃是水怪之种，鱼见他都不敢动，再比这水厉害，也不要紧。高大爷遂叫道：“恒儿，你再下去摸一尾大的来，要金眼睛的，可快上来，咱们爷俩好回家。”高恒说道：“水底下的鱼多极啦，马上就拿上来。”高大爷说道：“好好，你

拿来我看看。”高恒复又下水，一袋烟的工夫，就由水中抱上来一尾鲤鱼，足有四五斤重，把一个高大爷乐得简直不知东西南北了。父子二人回到家中，高大爷命厨夫将鱼熬熟，喝着酒，看着高恒，遂告诉高恒什么鱼好，什么鱼

贵重。从此高恒遂日日摸鱼，也许卖个三吊五吊的，爷俩儿零花。高大爷暇时，自己栽花植树为乐，真是渔樵耕读，享其晚年之乐。这就是高恒水性之大一段历史，要不然怎么十三四岁的孩子，会有这么大的水性呢？

且说胜爷等到了稻田地内，爷儿几个找了一个僻静所在，隐住了身躯。待至天色已晚，胜爷遂问道：“探莲花湖你们小弟兄谁愿意进去？”胜三爷言还未已，一人答道：“恩师，弟子愿往。”胜三爷抬头观看，不是别人，正是二郎山上夜遭三险，几乎断送了性命的黄三太。胜爷捋髯含笑，说道：“三太，你对绿林道的情形，毫不知晓，而且你的武术亦不够探莲花湖的程度。二郎山你几乎断送了性命，你不称其职。”黄三太说道：“弟子看风驶船，看着有危险，弟子多加小心。”胜爷一声不语，以目视三太，三太低头不语。胜爷又问道：“还有谁敢探莲花湖中央大寨？”张茂龙站起身形道：“弟子愿往。”

胜爷摇头说道：“不中，不中。”杨香五站起身形说道：“弟子去探莲花湖，可能称其职吗？”胜爷说道：“你也是不称其职。”众位英雄俱都陆续告过了奋勇，惟有金头虎贾明始终坐在地下不言语。他一看众人俱都要去，胜爷都说他们不成，就剩我一个人啦，不用说啦，我要是站起来一说去，准成！傻小子还真会猜，胜爷真是等着他呢。哪知道傻小子这回想起前账来啦。在莲花峪差不多叫林士佩用点穴镢给毁了金钟罩，这回要是进去，再碰上点穴镢，我的姥姥，我可就要完啦。金头虎想到这里，低下头去装傻，始终不言语。黄三太心中早就明白

胜爷的意思，一看金头虎在那儿装傻，黄三太与金头虎可就说啦：“贾明贤弟，我们都要探莲花湖，我老师不叫去，就是你不敢说去探莲花湖。你怎么这回胆子小啦？连话都不敢说啦？”

贾明说道：“你们本事都大，胜三大伯都不叫去，我说去，三大伯也是不叫去，也是白栽筋斗哇。”三太说道：“你问问哪。

不然叫我恩师看着你够多没有胆量啊？再说你要不问问我之恩师叫你去不叫你去，你就会蹲着装傻，那么你算干什么来的呀？”金头虎说道：“三太小子，你又要我呢，我怎不敢探莲花湖呢？我这就问：“胜三大伯，叫我去探莲花湖吗？”胜三爷一听，捋银髯点了一点头，说道：“你倒可以。”贾明将母狗眼一翻，说道：“胜三大伯，您跟我过不去吗？他们都比我先说的，要去探莲花湖，您都不叫去。怎么我末了说，您倒叫去了呢？”胜爷笑道：“傻孩子，你有所不知，探莲花湖非你不可。皆因为你与此山中一位寨主有一点关系，你到山内遇事，会有许多的照应。”金头虎将母狗眼一翻说道：“有甚么关系？

你老人家告诉我，我好知道哇。”胜爷说道：“山内五十二寨第一位老寨

主，乃是你的母舅，你若是蹭蹬失脚，第一位老寨主必然知晓，那时老寨主看见，必有甥舅之情。所以你去探山，暗中有一分照应。”金头虎说道：“看见我也不认识啦。倒是有这么一个舅舅，我母亲常常叨念他，言说这十余年来没有通信啦。还是我小时候，他往我们家中去过，那时候他还抱着我玩耍呢。

”金头虎说至此，黄三太在旁边笑着撇嘴。金头虎说道：“你笑什么？我小时候长得漂亮极啦，好看极啦。十三四岁出天花，才得了个烂红眼，罗圈腿，浑身上下大麻子。你以为我小时候就这样？”胜爷说道：“贾明不要说闲话啦，你就此探山去吧。到了里面，可不许惹祸，不许爱人家东西。有国宝与秦尤，你也三更之后出来；无国宝与秦尤，你也三更之后

出来。千万要小心，不要造次。”金头虎说道：“您就叫我一个人去吗？您得给我一个作伴的行不行啊？”胜三爷说道：“这些人任你挑选吧，你愿意叫谁去，就叫谁同你去。”杨香五在旁边一听，可就哑心啦，心说每回有事，金头虎总扯着我，这回他必然又叫我去。反正跟着他，无论干什么去，也是栽筋斗。

杨香五遂蹲在黄三太背后，暗中躲着去啦。金头虎将母狗眼一翻，一看杨香五暗暗藏起来啦，叫道：“杨香五，藏着也跑不了你！我要是活不了，决不能叫你活着。”遂叫道：“三大伯，叫杨香五跟我去吧。”胜爷闻听，叫道：“香五哪里去啦？跟贾明探莲花湖，你去不去呀？”杨香五哪敢说不去！站起身躯道：“弟子愿往。”金头虎道：“胜三大伯，我跟杨香五探莲花湖，好有一比，好比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胜爷怒道：“未曾上阵，先说不利之言。快去！”金头虎又说道：“胜三大伯，我跟杨香五到莲花湖，及至出太阳时，我们要是不回来，你老人家就打发人给我们家送信去，叫我们家里给请和尚念经超度超度。”胜爷闻听，遂说道：“孺子快走吧，不要胡说了。”金头虎说道：“杨香五跟着我走哇。错非是你，我谁也不拉着去。咱们俩人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这都是人缘呀。”

杨香五说道：“谁要愿意跟你去，骂他不是人。咱们俩人去可是去，莲花湖能人甚多，到里面时，千万你可不要大呼小叫。”

这二人才施展夜行术，踩陡壁，跃山崖，直奔正东而去。

来到后寨子墙，举目观看，高耸耸，黑压压，四顾无人，杨香五打开两页火折，一看大墙高有丈余，墙根俱都是石头砌成，上面是磨砖对缝，青水砖。杨香五遂说道：“傻兄弟，你上去吧。”贾明说道：“我有时候傻，有时候不傻。上去，要是消息呢？我们家里木头鸡会打鸣，木头马会拉车，木头驴会拉磨。上去要是消息，不遭飞弩即落陷坑。飞弩打在眼上，金

钟罩就干啦；落在陷坑里，就叫人家事着啦。我要作伴的是干什么的？你

在头前走，我在后头跟着。”杨香五一拧腰，施展童子功，跳上墙去，左胳膊挎住墙头，右手取出问路石，问了问没有消息埋伏。金头虎看杨香五纵上墙去，随后跟着也纵上墙去。杨香五说道：“贾明你下去吧。”金头虎说道：“我下去要是落在陷坑里出不来？你先下去，没有毛病，我才下去呢。”杨香五说道：“我跟着你啦，我算认了命啦。”杨香五这才纵身到内墙，金头虎跟着跳下来啦。金头虎说道：“你就在前头走吧，你要是中了埋伏，我就往来路跑。”杨香五叫道：“贤弟，不要玩笑，你要处处留神。”杨香五与金头虎二人这才拧身上房，站在房上一看，大厦千间，黑暗暗房宇交错，接连不断。杨香五心中暗想，看这座莲花湖的势派，不亚如大镇店一般，黑压压哪里去找中央大寨呀？杨香五这才与金头虎低声说道：“你看房宇相连，哪里是中央大寨呢？”金头虎说道：“你还是不成，咱们跟老和尚学的心眼儿多。大凡阔人物住的房子必阔，咱们奔阔地方去，哪儿房子高大，咱们就奔哪儿去。”

杨香五与金头虎二人这才奔正北而去，蹚房越脊，滚脊爬坡，来到了一座高房。只见高搭天棚，北上房五间，天棚下挂着一对红纱灯，天棚下四角方的放着头号大瓷缸一个，缸里栽着醉仙桃一株，一尺余粗，有七八尺高，醉薰薰香气袭人。东西厢房前设摆古瓷花盆，红油漆架子，栽种奇花异草，香风扑鼻，南配房前山石影壁，活水流通，水声潺潺。金头虎道：“咱俩人上影壁墙口巴，你看上房有灯柱。二英雄一摸影壁墙，冰凉。

那影壁墙乃是天然长成，由影壁墙中往外流水，泉眼通达莲花湖，满墙绿苔，野草奇花，好似花山一般。二英雄爬在影壁墙上，看那东西厢房，那纱灯蜡花，全部结彩啦，不甚明亮。二人看着东西厢房黑暗无光，惟有北上房灯光闪烁，条案上设摆

明晃晃的东西，不知何物。又看东墙壁上挂着一口宝刀，紫鲨鱼皮鞘，黄橙橙赤金饰件，赤金吞口，刀出鞘尺半，冷森森耀人眼。西壁上挂着一口宝剑，米色鲨鱼皮鞘，银饰件雪花剑离匣半尺，明晃晃透胆寒。傻英雄说道：“那刀是赤金饰件吗？”

杨香五说道：“你看光色夺目，是赤金的。”贾明一听是赤金的，可就犯了财迷啦。又问道：“宝剑是银饰件吗？”杨香五说道：“是银的。你问这个干吗？”金头虎说道：“你偷那口宝剑，我偷那口刀，怎样？”杨香五说道：“睹物思人。你看看这刀剑的主人，岂是软弱之辈？并且我之恩师临来时嘱咐你我不要爱人家的东西，你又犯了财迷啦？”说着话，杨香五往东面一看，还有一人在那里坐着呢。金漆八仙桌子，太师椅子，那人左手捋髯，右手端着一碗香茶。那人头上戴古铜色鸭尾巾，蓝如意飘带，赤红脸面，半尺长的墨髯。

二英雄正在观看之际，只见此人已经站起身形，杨香五用手一指，叫道：“贾贤弟，你看屋中还有人呢。”金头虎一看，说道：“莲花湖的贼，还戴我胜三大伯那样的帽子呢。”只听那老者说道：“大姑娘，二姑娘，我诚心不答理你们。”金头虎在影壁上说道：“杨香五，他叫咱俩呢。”杨香五说道：“你别骂人啦，咱俩是姑娘吗？你照照镜子，别不知羞耻啦。”

又听那老头说道：“你们姐俩这四五天一点功夫也不练啦？看情形似乎你两人的工夫已经够程度啦？文武乃是圣人之学也，学然后知不足。久练久熟，不练不熟。老夫在莲花湖压倒一切，还不敢安逸偷闲呢，我天天还练工夫呢。”金头虎低声说道：“杨香五你看，这老头多美呀，我下去抽他个大嘴巴子。”又听那老者说道：“举人秀才老先生，三年不写字，再拿起笔来，手腕哆嗦；把势匠老师傅，三五年不练工夫，拿起家伙来，手脚不随合。慢说你们俩姑娘，老夫天天还练呢。不用说老夫我，

就是南北十三省总镖头，我那胜三哥，天天还要演习演习武工呢。你们俩武学就算练到家了吗？”金头虎在山石影壁上低声说道：“杨香五，我得下去抽这个老贼，他找咱们便宜呢，我是莲花湖老贼他爷爷。”杨香五说道：“这是为什么呢？”金头虎说道：“杨香五你不识数吧？这老贼说我胜三大伯是他哥哥。胜三大伯，你的师傅我的大伯。他是占咱们大辈。”杨香五说道：“人家那大年纪，这也不算什么。”金头虎说道：“你不怕吃亏吗？”二人说着话的时候，就听得东暗间内燕语莺声道：“老爷子，前几天我姐姐跟我练武，累了一身汗，叫风吹着啦，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昨天已然出了汗啦，因此三四天没练功夫。我姐姐现在已经好啦，我们姐俩认罚，你老人家将我兄弟叫过来，叫丫环婆子老家人打开兵器房，我们姐俩先递拳脚，然后再递十八样短兵刃；短兵刃递完了，再过十八样大兵刃。我们姐俩三四天没练，算归一天都练啦。”那老者笑道：“以后加以多练就好啦。”老者语毕，放下茶杯，掀竹帘由屋内来到院中，遂说道：“龙儿，虎儿，这早就睡了吗？”金头虎说道：“这是叫我哪。”杨香五说道：“人家叫你干什么？”

金头虎说道：“那不是叫虎儿吗？”只听西房厢内答道：“我们没睡呢。”只见房门一开，走出二人。杨香五一看，就是一怔：两个人俱都在十三四岁，身穿海棠色裤褂，各梳着小抓髻，脸面上点着三个红点儿，散着裤角儿，白绫袜子，福字履，缎镶的鞋，两个婴童，一般高的身材，一样的五官貌相，一样的衣服，杨香五尚且看不出这两个小孩哪个大哪个小。

原来这两个童子是双生一对，哥哥比兄弟大一个时辰。由小孩的时候，一样的穿着打扮，一样的长相，后来长大在莲花湖桥口外，时常的顽皮。莲花湖桥口做小生意的甚多，不许莲花湖寨主喽卒扰闹。这两个小孩出去一个，买些

鲜货：“回头

我就给你送钱来。”卖烧饼果子的也拿两套：“回头一齐送钱来。”这个进了莲花湖，那个小孩出来。卖鲜货的说道：“你给我鲜货钱哪？”卖烧饼果子的说道：“少爷给我两套烧饼果子钱哪？”小孩说道：“我没拿你的烧饼果子呀？”卖烧饼果子的说道：“你吃一套，拿着一套走的，没给钱哪。”小孩笑说道：“你认准了是我吗？”卖烧饼果子的说道：“认准啦，那是错不了哇。”小孩说道：“你等等，我再叫一个来，你看看倒是谁？”卖烧饼果子的说道：“不用看哪？我认准了是你呀。”这小孩将那个小孩叫了出来，对着卖烧饼果子的说道：“你看看是谁吧？”两个小孩齐说道：“卖鲜伊的，卖烧饼果子的，谁拿鲜货，吃了烧饼果子啦？”卖鲜货的说道：“卖烧饼掌柜的，你看看这两个小孩，哪个是拿东西的？”卖烧饼果子的说道：“不知道啦，两个一样。”那两个小孩一乐，鲜货果子钱给完了，嘻笑而去。因此二位少寨主，面貌分不清谁是谁了。杨香五一看，真是奇特。

两童子由西厢房出来，走至北上房廊檐下，说道：“老寨主有何吩咐？”墨髯老者说道：“你们弟兄两个到后头院，把老婆子、丫环、老家人呼唤出来。你大姐姐、二姐姐三四昼夜未练武学，今夜晚间认了罚啦，先比试拳脚，后过三十六路家伙。”二童子笑道：“我两位姐姐可累着啦。”老者说道：“不受累，不精心练。”两个童子由上房往西，又往北拐，出离了月亮门。工夫不见甚大，两名老家人，两个婆子妈妈，两名丫环，两名童子，由月亮门出来。金头虎、杨香五二人趴在山石壁上看得明白，金头虎低声说道：“他们都一对一对的。

两个老头六七十岁，两个婆子五十余岁，两个丫环十五六岁，这两个小孩十三四岁，四对。连咱俩人是五对，他们都论对。”

眼看八个人，把东厢房门开开，已然点上灯烛，搭出兵器架子，

两头绒绳拴套，两条杆子，如红轿杠相似。四个人搭着十八样家伙，搭在西厢房红油漆架子古瓷花盆前边。又进东厢房将十八样大兵刃空架子，搭在东厢古瓷花盆前，皆因为大兵刃搭不动。又进东厢房，六件大兵刃一捆，共捆三捆，也都搭将出来，解开绒绳。十八样大兵刃，都架在架子之上，俱都是大刀阔斧、大杆子、画杆戈戟。婆子丫环进了上房，又点了三支蜡烛，将红油漆架子古瓷花盆，往一块合并，三支蜡烛放在一处。遂将太师椅子搬出来放于廊檐下，老者进了上房。杨香五、金头虎在影壁墙看得真真切切。那老者到了屋中，甩大氅，勒十字绊，撤英雄带，然后又将大氅披上，复又出来坐在太师椅子之上。

两个老家人与两个童子在老者面前站立，两个婆子、两个丫环在老者身背

后站立，这叫四门斗。十八样短家伙列于两边，十八样大兵刃摆于东首，老英雄在北太师椅上一坐，众人并不知影壁墙上伏着二人。

那老苍头遂说道：“二位姑娘，场子设摆好啦。”只听竹帘叭哒一响，由上房屋中纵出一女子。丫环婆子往两旁一闪，不用说讨厌鬼金头虎、杨香五也是爱看。这三支蜡灯，还是异常明亮，二英雄观看，这姑娘红绢帕绷头，双桃红汗巾系腰，双桃红短裙，与磕膝盖打齐，双桃红底衣，双桃红缎子小鞋，软皮底，窄窄金莲，脂粉敷面，犹如天然的一般，不亚如月殿嫦娥、广寒宫的仙子，国色天姿。又听竹帘叭哒一响，白素素一道白线，在老者背后左边一站。杨香五与贾明一看，此女子银灰绸子绢帕绷头，银灰汗巾系腰，银灰短裙与磕膝盖打齐，银灰底衣，银灰缎子小鞋，金莲窄小，青水脸不涂脂粉，乃淡装素扮。二女子在老者背后左右一站，老英雄一回头，说道：“场子亮好啦，姐俩比赛输赢吧。”二位姑娘当场比赛。二位姑娘动手多时，未见胜负。忽然大姑娘照定二姑娘当头一拳，

二姑娘反玉腕，将大姑娘腕子捋住，往怀中一带，一脚踢在大姑娘胸前。大姑娘往后一退，翻筋斗栽倒，说道：“丫头，你真踢我？”爬起来转身往西跑到兵刃架子旁，撤出花枪。二姑娘一看说道：“这就急啦？”二姑娘遂使了一招燕子抄水，一个箭步，到兵刃架子旁提起一口单刀。大姑娘花枪一点眉心，二撩阴，三扎盘肘，四分心，吞、吐、撒、放，撤步抽身；二姑娘单刀闪、砍、劈、剁，上下翻飞。金头虎低声说道：“杨香五你看，他们两个人急啦，拚命哪，刀是真剁，枪是真扎。”

杨香五说道：“傻小子，这是套子活，单刀破花枪。”未见胜负，又见大姑娘往外一纵道：“婆子、妈妈接枪。”说毕，抖手横着将枪一掷，婆子、妈妈接枪往怀中一抱。金头虎说道：“杨香五，你看那小子会掷，这小子会接。”大姑娘又在兵刃架子上撤下双铜，二姑娘叫丫环接刀，将刀往丫环面上一掷，丫环一捋刀把，往怀中一抱。金头虎又对杨香五说道：“你看他们都会几手花活儿。”只见二姑娘一伸手由兵刃架子上抽出亮银单鞭，姐妹二人，单鞭破双铜，泼风八打，未见输赢。大姑娘又将双铜扔去，婆子、妈妈双手接过；二姑娘将单鞭向外一扔，小丫环在旁一伸手捋住。十八样兵刃，二位姑娘俱都递毕，未见胜负。杨香五在影壁墙上看着二位姑娘动手之际，真是神出鬼没，巧妙灵活，形似鼠，胆如虎。杨香五暗暗称赞，这二位女子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十八样兵刃件件精通。此时大姑娘粉面通红，说道：“二丫头，今天非与你见输赢不可。”遂转身形，往东大兵刃架子前，伸玉腕，将大蜡杆子一抖提起，那大蜡杆子有一丈余长，分量加重，将大蜡杆子三颤。杨香五心中思索：这样身体窈窕的姑娘，焉能用得了这样家伙呢？又见二姑娘手提画杆描

银戟，大姑娘一看二姑娘提起画杆描银戟，即皱眉道：“谁也没你难惹，那戟乃百兵之帅。”

贾明此时遂叫道：“杨香五，这是狐狸缘吧？这都是妖精。杨香五你也没有媳妇，我也没媳妇，你要穿桃红的，他大两岁，我要穿银灰的，小两岁，咱们二人闹个媳妇。”杨香五说道：“你怎么这样轻薄下贱哪！咱们门户中专忌淫字，万恶淫为首。”

贾明说道：“我说着玩哪，谁要那个玩艺儿？搽胭脂抹粉，那么点小脚儿。他们都是妖精，看热闹吧。咱俩下去帮一帮场子吧？”杨香五说道：“你要命不要命哇？”大姑娘的大杆子犹如蛟龙出水，滑、拿、绷、扒、压，将大杆子颤活啦；二姑娘的画杆戟玉蟒翻身，劈、砸、盖、挑、扎，两条家伙缠绕在一处。金头虎说道：“大杆子要砸脑袋去啦，干啦，干啦。要死，要死。闪开啦，闪开啦。”二姑娘画杆戟又直刺大姑娘哽嗓咽喉。傻小子又说道：“得啦，穿桃红的活不了啦。你看又躲开啦。别看这两女子，这样有能为，我下去一踩小脚，他们就得趴下。”杨香五说道：“你也得踩的着哇。你别大声说话，要叫人家听见，我们是甘受其苦。”杨香五语至此，遂由山石影壁飘身下来，绕到东房，由东房又来到北上房前坡。那北上房前出廊檐后有厦，遂打瓦檐上往下一滚，绷在椽子头下，头朝东，一只手扶着瓦檐，一只手掙着椽子头，两洒鞋尖绷住西边椽子，使了个珍珠倒挂式。金头虎还自言自语说道：“杨香五，这大杆子横腰，那位姑娘腰要折。”贾明说着话，抬头留神一看，杨香五在北房椽子头上绷着呢。金头虎心中暗道：“这小子多巧哇，我要那么一绷，叭哒就许掉下来。不管他呀，我还是看热闹呀。”就看那二姑娘在东南用画杆戟一点大姑娘胸前，大姑娘在西北用大杆子往下一砸，一丈有余的大杆子刚往下砸的时候，二姑娘的画杆戟早就抽回去了。二姑娘那条戟往大姑娘胸前点去的时候，本是虚的，大姑娘的大杆子手一砸的时候，二姑娘早将身形向北一纵，画杆戟直奔大姑娘粉颈点去。画杆

戟看看点到大姑娘粉颈之上，大姑娘将大杆子向肘后一撤，托天式向上一抬，将二姑娘画杆戟托出二尺余高。贾明此时看得如醉如痴，看到妙处，竟忘了身在何处，不由得叫了一声：“好！”这一声好喊叫出去，二位姑娘忽听有生人喊好，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忙将家伙放于尘埃，二人纵在老者背后，臊得粉面通红。此本是后寨，向来清静，没有外人进来，除去苍头与小童、丫环、婆子之外，更无闲人。贾明这一喊好，老者心中诧异，遂大哼了一声：“什么人这样大胆，在此放肆无礼！”贾明在影壁墙上就答了话啦：“是我呀，问什么？”老者抬头一看，急忙甩大氅，方要奔影壁墙捉拿傻小子，金头虎一拍手指着杨香五说道：“老头别奔我来，你看房檐上那个离着你有多近哪，你为



何舍近求远哪？”老者向房檐上抬头一看，说道：“就是他吗？”用手一指，只见杨香五随手而落，栽倒尘埃。过去二位姑娘比武打恼了，都是老者给排解。老者排解的法子，常常用袖箭打那三个蜡灯的蜡花。不将蜡灯打灭，专将蜡花打去，那蜡灯明亮异常，大家一乐。或者老者抄起大兵刃，耍两趟绝艺，也许大刀，也许大枪。要不然两个姑娘，姊姊不让妹妹，妹妹不让姊姊，打得是难解难分。这老者必得了一回事，才算完。所以方才对杨香五一抢手，指着说道：“就是他吗？”老者的袖箭暗中打出去啦。打灯花都能够成，若是打人还打不上吗？所以杨香五随着老者手一扬，就落下来啦。

杨香五身穿夜行衣靠，绸子靠身，系着硬腰带子，老者这一袖箭打巧啦，正打在杨香五软肋梢上，五层绸子都打透啦。杨香五一觉疼痛，打了一个寒战，由椽子头上掉下来啦。掉在尘埃，一挺腰，就地十八滚，方要起来，二姑娘过去说道：“躺下吧。”窄窄金莲，正踢在杨香五腰上。杨香五方要起来，又闹了一个爬虎儿。两个老苍头，两个丫环过来，将杨香五寒鸭凫

水，四马倒攒蹄捆上。老寨主一看杨香五瘦小枯干，咬牙切齿。

此时贾明见香五被获遭擒，遂奔东南蹿房越脊，拚着命跑下去了。一童子上前要追，那老寨主说道：“你们二人不必追他，他奔东南方跑去，他那是给你哥哥送礼去啦。就凭这样人，才不压众，貌不惊人，也敢窃探莲花湖吗？”此时那小童与老苍头都齐声说道：“跪下！”杨香五心中暗想：胜三爷的门人，为什么跪一个山大王山贼之辈？倘若要是给山贼下了跪，就算是山贼将我放了，岂不辱没了我老师的威名？此时，姑娘、婆子们已经都进到上房屋中去了，杨五爷的袖箭，在由房檐掉在地上的时候，自己就拔下去啦。且说老寨主一看，杨香五立而不跪，说话强横，一打量他浑身上下，只见他头戴马尾透风巾，鱼鳞倒洒千层浪，青缎色绑身短靠，寸排白骨头纽子对襟，一掌宽的青缎子英雄带，青绉绸腰围子，青缎色滚裤，青缎子裹腿，青缎子护膝，软绒的青袜子，青缎的搬尖鱼鳞大洒鞋，倒纳着千层底，身不满四尺，瘦小枯干，短眉毛，似有如无，三角眼，黄眼珠，高颧骨，大下颈，身体枯干如柴，两腮无肉。

老者一看其貌不扬，心中不悦。一看腰围子凸凸壅壅，倒剪着二背站立在众人之下，毫无惧怯的情形。老寨主叫道：“龙儿，虎儿，搜搜他的腰，看看有什么东西没有？”二童子过来一搜，由杨香五腰中搜出火折、火扇子、问路石，又搜出薰香盒子一架。两个小童不懂得什么是薰香盒子，遂递给老寨主说道：“老寨主，您看这是什么物件？”老寨主接在手中，将螺丝盖拧开，一开里面有薰药味，不由得飘髯大怒道：“啊？”老寨主啊了一声，心中暗道：“这贼必非好人，不然身带薰香盒子？”

带此物的贼人，多是下五门采花之辈。现在我这有如花似玉的两个大姑娘，不用说啦，这小子一定是前来采花来啦。”老英雄思索至此，不由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万恶淫为首，遂

叫道：“将这混帐东西架到南边，绑在柱子上。”两个老喽卒遂将绳子找来，将杨香五架到明柱旁，用绳子先将杨香五两腿捆在明柱之上，又将两条胳膊，也绑在明柱之上。老喽卒绑完了杨香五，老寨主又吩咐道：“龙儿，虎儿，去取牛耳尖刀，养鱼的木盆，木盆内盛满了净水。将醋盆亦都拿来，大脏水桶也预备好了。再取剪子一把，小钩子一个，将这厮开膛破腹摘心，老夫要饮酒取乐。”两个小童不知道为什么要将杨香五这样处死，惟有两名老喽卒心中明白。当时七手八脚预备齐整，又要雨衣一件。两个老喽卒心中说道：“这样一个瘦小枯干的孩子，长得连尺寸都不够，还要找便宜呢？”杨香五心中恼怒：连话都不问，他已然说开膛破腹。我要说出我师傅胜三爷在后山，傻小子贾明卖了我啦，我不能卖了我师傅与我师兄弟。也就是一死方休呀，我死后倘有魂魄，阎罗殿前告傻小子两状。

杨香五思索至此，遂闭目等死。又听两个老喽卒说道：“咱们老寨主都有二十年不吃这个菜啦。咱们这位大师父，也没做过这个菜。”

原来，这开膛总得冷水浇头，由肚脐上，牛耳尖刀一扎，递进不到半尺，刀刃朝上往上一挑，心肝肺自然就落下来啦。

拿小钩子将心钩住，那心中有一大血管，有手指粗细，把血管剪断，在凉水盆里一洗，将鲜血拔出，放到醋盆之内。醋盆中有盐碱花椒，用醋一泡，然后拿到厨房去，再做成菜。且说那老喽卒对着另一个老喽卒说道：“将心摘下来，咱们二人还得上厨房去一个人。皆因为这位大师傅没做过这个菜，叫大师傅给切成薄片，再用凉水拔白了，然后再用炒菜的小锅，将小磨香油熬开。花椒、大料、葱、姜、蒜全都预备好了。葱要半寸多长，独头蒜切成薄片儿，把人心片先往锅内一倒，盖上锅盖，要不然活人心片往外跳。用点白酱油团粉，倒点汤一溜，此物

外脆里嫩，比羊肉、牛肉、鹿肉都嫩，这才叫醋溜人心片。要做人心汤，锅里水先熬开了，将人心片向里一倒，见一个开儿，倒在海盆之内，里边放点酸菜末、韭菜末，加点香菜末，再放上胡椒面儿。这两样菜乃是大补之物，比人参肉桂汤强之百倍。”杨香五听得明明白白，心中不住思索：贾明你可要了我的命啦，我可不能提出别人来。老喽卒语毕，手拿木瓢，盛凉水要浇头。那个老喽卒道：“把头巾绢帕给他摘去，你别忙啊。”这个喽卒遂放下水瓢，将杨香五头巾绢帕摘下，往旁边一扔，十字绊英雄带解开，青缎色短靠寸排骨头纽对襟。哪有工夫解纽扣？由领窝那里一伸手，连靠身的细白绸子小褂子

，用手一扯，撕为两开，将衣服往左右一掖，露出前胸。这个老喽卒，遂又盛了一瓢凉水，往杨香五头上一浇，又盛第二瓢从头上又往下一浇。冷水浇头，不亚如怀抱冰，杨香五心中突突乱跳，眼往西南一看，心中叫道：“老恩师，黄三哥，我要与众位永别了。”再浇第三瓢水，杨香五心中可就糊涂了。两个老喽卒将脏水桶提在香五胸前，一个老喽卒提着雨衣，放在脏水桶中一尺有余。雨衣放在脏水桶中做什么呢？皆因为开膛的时候，牛耳尖刀往肚脐眼中一扎的时候，那血必然往外一喷，那雨衣为着是挡着血，不叫喷在人身上。且说这老喽卒用瓢盛凉水给杨香五浇头，浇到第三次上，杨香五已经晕过去啦。只见那老喽卒用手指一点杨香五的肚脐眼儿，牛耳尖刀刃朝下一顺刀，刀背朝上，方要递刀之际，就听“嗷呀”一声怪叫，噗咚一声响，由房檐上落下一物。老喽卒赶紧撤刀抽身，将身形一闪，要不然此物落在老喽卒身上，必得将这老喽卒砸死无疑，幸亏老喽卒躲闪得快，未将老喽卒砸死。此时老喽卒可就顾不得开膛啦，就听一声喊叫：“小子，盖这么高的房子，将爷爷屁股都给墩坏啦。”老寨主一听，有人喊叫的声音，遂过来问

道：“方才叫好是你吗？”傻英雄答道：“不含糊，不错，是我。老贼咱俩滚滚吧。”

贾明因何去而复返呢？因捆杨香五的时候，傻英雄纵下山石影壁，往东纵上房去，往东南蹿房越脊，奔命逃走。越过三层房去，一看东南西北中俱都是寨子，金头虎心中暗道：“这别就是四十寨吧？我不去啦。俩姑娘比武，因为我叫好，把杨香五叫人家给拿住啦，我回去看看杨香五去吧。”傻英雄思索至此，仍由旧路绕到北上房后坡，跃身上房，来到前坡，往下观看，什么也看不见。金头虎遂趴伏在瓦檐上，探头往下一看，正在给杨香五凉水浇头。傻小子心说：“这是给杨香五洗澡呢。”又看老喽卒右手提牛耳尖刀，左手二指一点杨香五心口窝，撤二指，右手递刀。金头虎说道：“要干，这要是把杨香五宰了，我到后山见了我胜三大伯我说什么呢？”金头虎往下一探身，大肚一沉，脑袋朝下，离地三四尺，往上一叠腰，屁股落地，“啊呀”一声，喊叫道：“这么高的房，把屁股墩坏啦！小子们。”老寨主一听声音，这才问道：“方才叫好是你吗？”金头虎遂答道：“不含糊，是我。老贼咱俩滚滚哪？”

老英雄甩大鳖，纵身形对着金头虎当头一掌。金头虎一看，心中说道：“我把老贼的腕子一捋，捋住就把他抛出去啦。”拍手一捋老英雄腕子，那知老英雄头一掌乃是虚招。老寨主下边一腿，直奔金头虎踢去，靴尖一点金头虎的肚腹，金头虎借着灯光，看得明白，遂说道：“老贼小子，还弄花招呢？我拿肚子一拱，把老贼拱个屁股墩。”金头虎思索至此，不但不躲，拿大肚

子向前一拱。金头虎觉得腹中疼痛，往后一退，金头虎倒闹了一个屁股墩儿，咕咚一声，坐在尘埃。金头虎纳闷道：“老贼小子，你是大力神哪？”老英雄过来一捋他头巾，金头虎头巾绢帕俱都没有，老寨主抓住金头虎冲天杵小辫。金头虎

一晃脑袋，没有晃动，老寨主往怀中一带，金头虎闹了一个狗吃屎，趴伏在地。老寨主抬腿一踢他的后脊背，金头虎喊道：“老贼别踢啦，我上吐下泻，大肚子要破啦！”老寨主遂说道：“拿绳子来捆他。”两个老喽卒与两个小童拿过绳子来捆贾明，金头虎喊道：“你们不用手忙脚乱，大家动手，给你们捆吧。”

金头虎自己将胳膊向后背，老喽卒用绳子将金头虎缚住二臂。

老喽卒又要捆腿，老寨主说道：“不用捆他的腿啦，就此把他捆那边柱子上吧。”两个老喽卒将他扶起来，往西一推。金头虎说道：“你们不用推，不含糊，我自己走过去吧。”金头虎自己走至西边明柱，两名老喽卒先将金头虎二手绑在明柱之上，又将双腿也捆在明柱之上，又要将他头发打开。老喽卒一看，金头虎头发甚短，金头虎的冲天杵约四寸余长头发，不能向明柱上拴。老喽卒叫道：“老寨主，他的头发半尺来长，拴不了明柱上。”老寨主说道：“不用拴他头发啦。一个人心有了炒菜啦，没有作汤的，这回两个人心，可就够用的啦。”金头虎头发未拴在明柱上，脑袋还能够随便晃摇，仰着头看杨香五道：“小子你睡着啦？你怎么不言语啦？”又叫道：“老贼你看我有多胖？我的心大。你看那小子瘦小枯干，他哪有心哪？”老寨主闻听，怒目而视说道：“先开他的膛。”金头虎说道：“你开吧，绷了你的刀。你有那么快的刀吗？”老寨主闻听，心中诧异，怎么还绷了刀哇？遂站起身躯走到金头虎面前观看。老寨主借着灯光观看金头虎：雷公嘴，狗蝇眼，一脸面黑麻子，正顶门上黄不黄白不白一个圈。老寨主心中方忖：此人必有金钟罩。凡金钟罩都是童子功，横练不能贪淫，我这大年纪，别误伤了好人。老寨主皆因为从瘦小枯干那人腰中搜出了薰香盒子，所以认为他们是采花之贼，因此才要将他开膛破肚。采花之人哪能有金钟罩横练之功？这个矮胖子决非采花之人，别误

杀了好人，采花之人决不能与不采花的好人走一堆去。

老寨主思索至此，遂对着金头虎大声叫道：“老寨主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傻英雄说道：“小子吓我一跳。你不认得我呀？我们家里都认识我。”老寨主说道：“你们家里若不认识你，你活着有什么意味？你姓什名谁？家住哪里？”傻英雄遂说道：“老贼你要问我的姓名？你站稳些，别吓坏了你。咱祖居贾柳村黑驴寨，姓贾名明，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外号金头虎。我有一个兄弟，叫贾亮，你怕不怕？小子。”金头虎说话字句不正，老英雄一听他说得糊

涂不清，因问道：“你是贾柳村黑驴寨的人氏吗？”金头虎说道：“小子，你要唱戏吗？我是贾柳村黑驴寨人氏呀。”老寨主又问：“贾柳村黑驴寨，我有一门子至亲，你可认识吗？”金头虎说道：“贾柳村姓贾的多，外姓的少，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老寨主说道：“我的亲戚那是赫赫有名。因南七省有我兄长胜英，不显我的亲戚；我那胜三哥不在南七省，我的亲戚在南七省就数一数二了。我那亲戚是少居逢虎山，明清八义排行在七，姓贾人称钻云太保，双名斌久。你认识吗？”金头虎不说人话了，好诙谐，答道：“那要不认识，还活个什么意味呢？”老寨主问道：“你说话我听不明白，你也姓贾吗？那是你近门当户，还是远门当家？”

金头虎笑道：“那是我们家中的手艺人。”老英雄闻听，一飘黑髯，心中说道：“姐夫啊，姐夫啊，你专能作消息埋伏。走轮转弦，自行人，自行车，自行马。十数年你我弟兄未见，大概你是家中贫寒，给人家作了消息埋伏啦。此梳冲天小辫的说道，你是他家之手艺人。”老英雄思索至此，遂问道：“给你家里作的都是什么埋伏消息？”金头虎笑道：“莲花湖的老贼，那是咱们俩人的爸爸。”老英雄唾他一口：“呸，你是那个明儿吗？”金头虎说道：“我兄弟叫亮儿啦。”老英雄闻听，说

道：“比你小，比亮儿大，你有个妹妹名叫贾秀英吗？”金头虎说道：“不错呀。”老寨主说道：“你母亲于氏太太呢？”

傻英雄说道：“不含糊呀，我姥姥家也姓于呀。”老英雄回思旧景，十二年姐弟未曾来往，不觉暗暗伤情。

诸位要问因何亲娘舅外甥对面不相识呢？皆因十二年前压寨夫人病故，只留下二女，大姑娘金凤六岁，二姑娘银凤四岁。

老寨主四十余岁，中年丧妻，疼爱两个姑娘，不肯续弦，在莲花湖办完丧事，带着两个姑娘、婆子乳母和两名老喽卒，两个姑娘坐着轿车，于爷骑着座骑，探视赶奔贾柳村。两个姑娘到了姑妈家，自有贾宅丫环、婆子、于氏太太，迎请姑娘与乳母到了内宅。贾七爷与于丰恒姐夫舅在前院书房，喝茶吃酒谈心。贾七爷叫道：“贤弟，你中年丧妻，大不幸也。大概你们占山为王，必有损伤阴德之事。贤弟，莲花湖为首人多心不齐，你不如弃了莲花湖，归贾柳村。你愿意咱们弟兄在一块住，可以你我弟兄一宅分为两院，外甥是甥儿，娘舅是舅父，再说有二位姑娘，女婿有半子之劳，久后必有扛幡架灵之人。如贤弟你不愿意，西边有宽阔之地一段，兄弟那无穷的富贵，盖上十间二十间房，可以乐守田园。为绿林道无有前程。”于爷说道：“姐夫，我是初创莲花湖之人，以水旱田园为业。水旱地有几百顷，不劫不抢，不窃取偷盗，一年的出产，二年用之不尽，岂容易一旦割舍？”贾七爷身量矮小，心中有点辣，又是

姐夫内弟，喝着酒偶然闲谈，贾七爷不觉带气道：“贤弟，你要在莲花湖为山大王，这个地方你来大不方便哪。我家中来往者，俱是侠客剑客，当时的豪杰，保镖护院的师傅，没有山大王来往，大王的俗名就是山贼。”于爷闻听，面上有点不好看，说道：“姐夫，我非来在贾宅求贷，我带着两个姑娘是探亲而来。

姑娘看望姑妈来的，我是看望姐姐来的。您府上门限高，不在您这里住，也不是不成啊。”姐夫郎舅偶然说僵啦，于爷跟喽卒叫家人：“套车，咱们回莲花湖。”于氏太太一看丈夫和亲兄弟俩人僵上火儿啦，可就为了难啦，说丈夫不好吧，又怕对不起丈夫；说兄弟不好吧，又怕对不起兄弟。他们俩人当时都在火儿正大的时候，这样藕断丝连的至亲，真是没有法子说话。

于氏太太心中暗想，还是叫兄弟暂回莲花湖吧。所以后来，于爷总没有上贾柳村去。因为莲花湖距离贾柳村二百余里的旱路，姑娘也已经长大成人啦，出远门也太不便利。比如不要紧的亲戚，愈走动来往愈亲近；亲姐妹，亲兄弟，虽然是至亲，您不走动来往就冷淡了，因此十二年没有来往。此事胜爷并不知道，于、贾两家乃是骨肉至亲，胜爷若知此事，于丰恒乃是胜爷的盟弟，贾斌久乃是明清八义的七爷，也是胜爷的盟弟，胜爷也就给两下了结啦。但是胜爷不知道他们两家的事情，因此两下弄成骑虎难下啦，谁也不好意思先看望谁。于丰恒在莲花湖年老，思想亲戚骨肉，就有这一门至亲，思想起来，暗中落泪。在十二年前的时候，与贾柳村黑驴寨时常的来往，大外甥贾明，小黑胖子，长得很俊，那知道贾明十四岁上出天花，生了一脸面的大麻子。练金钟罩练横啦，练成了矮胖子，怎么不像人样。

他这么打扮，梳着冲天杵小辫。小时候极好看的孩子，怎么长糟了呢？今日也是合该甥舅相见，金头虎夜探莲花湖被获遭擒，老寨主有一分好生之德，看出金头虎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皆因为练金钟罩铁布衫的人，不会是采花奸淫，故此老英雄问他为何来到莲花湖。若不是有金钟罩，老英雄也就不问啦，必然以为是采花贼，也就给宰啦。老寨主这一问，金头虎说出姓名，老寨主一听，吓了一跳，几乎将亲外甥开膛。老英雄一伤心，落了几点英雄之泪。皆因为甥舅父的关系，老英雄叫道：“啊呀，甥儿啊！”金头虎说道：“好说，孙子，你找我

的便宜？”老英雄说道：“孺子不要胡说，我乃是你的亲娘舅于丰恒。”老英雄赶奔近前，亲解其缚。金头虎说道：“爷是舅舅哇？我早就看着像我的舅舅似的。我给舅舅磕个头吧。”

金头虎说毕，跪在尘埃，给老寨主磕了一个头。

老英雄眼含痛泪，说道：“你那母亲，我那姐姐可曾安好？”

你天伦，我的姐丈身体可曾健壮？”金头虎答道：“都好哇，问爷好呢。您宰我是真宰呀？”老寨主说道：“我也得认识你呀。方才我是不认识你之故，所以要宰你。为什么你说应当宰你呢？”金头虎说道：“他们唱大鼓书的常唱。”老英雄问道：“唱些什么？”金头虎说道：“东庄不敢上西庄去，怕姥姥锅里煮外甥。”老英雄说道：“冤家胡说。”老英雄遂叫：“化龙、化虎过来，见过你表兄。”又说道：“贾明，这是我堂兄弟去世留下这两个小孩，乃是双生之子，一个叫于化龙，一个叫于化虎。”老者语至此，遂指着两个小童道：“你们三人乃是表兄弟。”二位少寨主过来请安，拜见了表兄。金头虎说道：“小子，不用磕头啦。”二位少寨主说道：“这叫什么话？”

金头虎说道：“我是浑小子，兄弟，我不会说话。”于爷这才手指东边明柱问道：“明儿，这是何人？”金头虎说道：“你不认识这个瘦小子吗？他叫杨香五。他可坏极啦，你将他宰了吧。”于爷说道：“你们两个人不是一同来的吗？”金头虎说：“不错呀。”于爷说道：“既是一同来的，岂能害他？他是何如人也？”金头虎说道：“他是明清八义、我六大爷的儿子，还是我胜三大伯的徒弟。”于爷说道：“贾明你不说人话，此人乃我杨六哥之子，又是胜三哥的徒弟，我敬还敬不到呢，我焉能杀他呢？”于爷遂叫两个喽卒快去解开绑绳，搀扶着在院中走遛。两个老喽卒遂将杨香五由明柱上解下来。杨香五干枯的身子，虽然冷水浇头，也只是昏迷一时，解下来自然还能

动作。金头虎遂对杨香五说道：“要没我，你就叫人家给宰啦。”杨香五说道：“你不用答理我，没有你，我还叫人家拿不着呢。”老寨主于丰恒过去说道：“香五，我可不知你是我六哥之子，不要怪罪老夫，不知者不怪罪。”又说道：“你们二人深夜来此莲花湖有何事呢？要是别人，我不能向屋里让。”

遂叫道：“二位少寨主，将你杨五哥陪到西厢房，给你杨五哥找一身干净衣服换上，把撕的衣服缝好了。”二童子把杨香五领到西厢房，等杨香五换好衣服，老寨主这才将杨香五与金头虎让到上房屋内。老寨主说道：“明儿，方才比武那两个姑娘，乃是你之表妹。叫他们出来，我给你们表兄表妹引见引见。”

金头虎说道：“舅舅，你别招呼那个玩艺出来，也别给我们引见，我向来不见娘们。”老寨主闻听，贾明说话天真烂漫，不知道南北，老寨主也乐啦，遂说道：“明儿不要胡说，那是你的表妹，乃是姑娘。”金头虎说道：“姑娘长大了，还不是媳妇吗？您别给我引见，我见人害羞。”杨香五见老寨主说那二位姑娘乃是贾明的表妹，杨香五可就想起山石影壁墙上的话来。

皆因为在影壁墙上贾明说玩笑话，他说穿桃红的给杨香五作媳妇，穿灰色的金头虎自己要作媳妇。到了此时，方知道是至亲表兄妹，杨香五此时一想金头虎在影壁墙上的话，向着金头虎可就笑了。金头虎一看杨香五在那里笑，心中明白，遂对杨香五说道：“你要乐，我打你。杨香五小子，你满心里找我便宜。”老寨主于丰恒不知道金头虎、杨香五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遂问贾明道：“什么事，明儿？”：“金头虎闻听，那说得出口来呢，遂答道：“舅舅，您别问我们俩人的事。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那里乐是找我的便宜，您别问啦。”金头虎又对杨香五说道：“你要再乐，我跟你滚滚。”杨香五一看金头虎真要火啦，赶忙说道：“我不乐啦，你别又滚滚，有本事别跟

我，咱们干什么来的说说吧。”老寨主遂又问道：“明儿，你们俩人究竟这黑夜之间来在莲花湖有什么事呢？”金头虎遂说道：“我们是探莲花湖来的。我胜三大伯叫人家给告啦。那个原告叫什么小老鼠，那小老鼠将皇上的什么玩艺给偷来啦，将那玩艺拿到莲花湖来啦。有一个大官叫我三大伯给拿那个小老鼠，把皇上的玩艺给找回去，如若我三大伯找不着玩艺儿，拿不着小老鼠，那大官就得拿我三大伯治罪。”老寨主闻听金头虎说话，糊里糊涂，也不问金头虎什么小老鼠，是怎么一回事啦。老寨主遂又问他说道：“探莲花湖是你们二位来的吗？还有别人呢？现在我胜三哥在哪里呢？”金头虎答道：“就是我们俩人，谁敢来呀？我们来好些个人呢。”杨香五见金头虎都要说出来，杨香五乃是精明强干之人，遂暗中向金头虎摆手，不叫金头虎说出后山那些人来。金头虎一看杨香五摆手，遂说道：“杨香五你不用摆手，这是我舅舅，告诉我舅舅怕什么的？”遂又接着说道：“我们来了十余位呢，我三大伯也来啦。

黄三太、张茂龙、李煜、臭头腐都来啦，现在后山呢。我三大伯叫我们俩人先进来探探，有小老鼠那个贼没有，要是有小老鼠那个贼，我三大伯他们再进来拿贼。”老寨主见金头虎说话不明白，遂问杨香五道：“你们大家是怎么进来的莲花湖呢？”

杨香五未及答言，金头虎接口说道：“您要问我们怎么进来的莲花湖？说起来太巧啦，莲花湖的漩涡水，我们爷几个谁也不敢凫。我三大伯正在为难进不来的时候，可巧来了个摸鱼的儿子。我三大伯一问他，他说姓高，还是我三大伯的侄子辈呢，我三大伯叫他将我们一个一个的背过来的。都说好啦，三更天后，他还来把我们背出去呢。”老寨主闻听说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真有如此水性之人哪？”老寨主遂又向杨香五说道：“杨贤侄，我与胜三哥都是至友，与你父都是莫逆之交。

方才明儿所说的话，我听之甚不明白，你将内中情形从实对我言讲一遍，我自然叫你回去，对你恩师有个交代。”杨香五闻听，遂又向前施礼答道



：“于老寨主既与我之恩师八拜之交，又与我天伦是至友，岂敢隐瞒老寨主？皆因为现有飞天鼠秦尤盗去当今万岁爷的国宝、正宫国母的珍珠汗衫，在多宝阁题诗，将我之恩师告下。钦差大人清洁廉明，暗中访察，知道我之恩师侠肝义胆，贼人有心陷害我之恩师，钦差大人奏闻当今圣上，即命我之恩师为原办案之人，我之恩师现在奉了圣旨捉拿盗宝的贼人。”老寨主问道：“怎样告下你的老师呢？”杨香五说道：“那贼人由多宝阁将宝盗去，在多宝阁内留下诗句：‘飞檐走壁逞刚强，天下第一某无双。鼠踏山峰如平地，盗宝之人在两江。’下有一行小字：‘百拜明君圣主，如明此案，捉拿十三省总镖头便知分晓。’乃是四句冠头诗：飞天鼠盗。我之恩师听说飞天鼠是秦尤的绰号，那秦尤却是替父报仇，秦尤与韩寨主有金兰之好，大概此贼必然落在莲花湖内，所以我的恩师带领我们兄弟前来夜探莲花湖。不想被老寨主拿获了。”

老寨主闻听说道：“胜三哥来晚啦，飞天鼠秦尤果然落在此山。但是现在走了三天啦，胜三哥要早来三日，可就将他堵在莲花湖了。那秦尤于春正月间，曾由莲花湖起身他去，由前五六日回归莲花湖。他对韩秀说道，他有无价之宝，欲送与莲花湖总辖寨主韩秀，作为压寨之宝。并叫韩寨主约请五八四十寨寨主，以及各寨宾朋，十二寨老寨主，他必须当着众寨主面前献出此宝。韩秀闻听，遂问他此宝由何得来？并问他这些日期上哪里去了？他对韩秀说道，由春正月去到北京，并在北京作下了一件惊天动地之事。韩秀因为朋友之面难却，他非要当着莲花湖众寨主献宝不可。第三日韩秀遂邀齐五十二寨寨主，齐聚在聚义厅上。秦尤当着众寨主，由身上取出黄包裹一个，

打开黄包裹，内有硬木小匣一只，将硬木匣抽开，取出一杯一盞，又由包裹内取出一件珍珠汗衫。那秦尤当众说道：‘此杯乃是九龙杯，此盞乃是九龙盞，此汗衫乃是正宫国母之珍珠汗衫。愚兄此次去到北京，在当今万岁多宝阁内盗出杯盞，又到深宫院内盗出国母珍珠汗衫。愚兄只身飘流，要此物无有用处，愚兄愿将此物奉送与贤弟。贤弟乃是莲花湖总辖寨主，德高望重，收下此宝作为压寨之物，愚兄一点微忱，盼望韩贤弟当着众寨主收下此宝。’韩秀闻听，当时面沉似水，对秦尤说道：‘秦仁兄，非是小弟胆小，不敢收留此物。你想当今万岁丢了心爱之物，必然十三省一体严拿。此物关系重大，将来事犯，慢说是正犯，小弟就是打一场嫌疑官司，都打不起。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小弟不敢收留国宝。’当着众寨主之面，韩秀这一席话说出，秦尤脸面之上甚为难堪。韩秀语毕，秦尤遂抽出匕首尖刀，断去桌角，说道：‘我与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国宝我带着走，从此算韩寨主你没有姓秦的我这个朋友。’飞天鼠秦尤语毕，遂出离莲花湖，今日已经走了三日啦。当时秦尤走后，正值莲花峪寨主林士佩山破人亡之际，韩秀将林士佩兄妹接到莲花

湖内，韩秀遂将此事与林士佩说。林士佩道：‘要是捉拿秦尤，必然委托胜英无疑。倘若胜英来到，传谕四十寨寨主，将埋伏预备停妥，如有捉住胜英者赏银千两。’老夫此话，俱都是实言，毫无虚语。你们兄弟赶紧回到后山，告诉胜三哥赶紧走，秦尤不在此处了。倘若被韩秀知道，必然追赶。莲花湖势大人多，喽卒万余，寨主四百余位，众寡不敌，那时为之奈何？我在此山身为老寨主，茶来张口，饭来伸手，我若是帮助韩秀，失去了我与胜三哥缔盟之义；我若是帮助胜三哥，岂不叫本山的寨主笑骂我不仁不义？

你们告诉胜三哥赶紧出山，就说我也不看望胜三哥啦，你们给

胜三哥带两句话去，就说我奉送的。你们大众出了莲花湖之时，如同撞破玉笼飞彩凤，扭断金锁走蛟龙。若是身在莲花湖内，好似鲤鱼落在千层网，彩凤投入钢铁笼。你们哥俩快出后寨见胜三哥，替我请安问候吧，我实不能拜见，叫胜三哥多多原谅我之苦衷。”贾明道：“咱是舅舅外甥，也不管顿饭吗？”老寨主道：“韩秀探子太多，我若多留你在此，叫韩秀探去，岂不是反不美了？咱爷们不在吃顿饭。”贾明道：“不给饭吃，您给弄几十两银子也是好的。”杨香五道：“于叔父您别理他啦，他向来不说人话。”于爷说道：“我看你们还由此处出莲花湖后寨，千万谨慎小心。杨贤侄，愚叔不多嘱咐了。

”二英雄这才拜辞于丰恒老寨主，由原路而归。

杨香五在前，蹿房越屋，滚脊爬坡，出离后寨墙，向西南而去。忽然由对面来了一个黑影，杨香五叫道：“贾明，前面来了一个人。”金头虎说道：“不用问啦，必定是莲花湖的贼，我拿石子砍他。”杨香五低声道：“别砍别砍。咱们人都在后山呢，也许是咱们人。”那对面之人，遂问道：“来者是杨五弟、贾贤弟吗？”杨香五一听，对面是三太的口声，遂问道：“对面可是黄三哥？”三太答道：“是我。恩师放心不下，派我前来探探。”金头虎说道：“喝，黄三哥，里面热闹极啦。

我一叫好，叫人家给抓住啦。”三太说道：“刻下四更将近，老师放心不下，皆因为你们二位去的工夫太大啦。”弟兄三位说着话，即奔后山松林内，来到胜爷面前。胜爷一看杨香五、贾明甚为不悦，遂问道：“你二人为何这时才回来？叫我放心不下。”金头虎一看胜爷，着急说道：“胜三大伯，杨香五惹了祸啦。人家姑娘妹妹比武，他在暗地叫好，叫人家抓住啦。”胜爷说道：“香五乃是细心之人，他不敢叫好，你这傻孩子说瞎话吧？必是你叫好了吧？”金头虎说道：“大杆子破

画杆描银戟，我看到妙处，心里一叫好，嘴里喊出来啦，叫人家拿住啦，将我二人要开膛摘心饮酒。那老头一问姓名，一问我叫什么东西，三大伯还是您高明，原来是我的舅舅。我舅舅一听说我是贾明，赶紧就将我们放啦，杨

香五是我舅舅的盟侄。把我让至上房内，说小老鼠把皇上玩艺给那个贼头，那个贼头不敢要，小老鼠把桌子断了一角，割袍就走啦。”胜爷说道：“你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傻小子要是砸锅的时候，他说话办事，明白极啦。杨香五接言道：“我于叔父要出寨拜望您，尤有许多的不便，叫我们代表给你请安呢。那秦尤前五日由京中回到莲花湖，韩秀问那秦尤上哪里去了，秦尤说道：‘我方由北京回来。’那秦尤对韩秀说道：‘小弟在北京得了三种无价之宝，明天聚集众位寨主，愚兄当众献宝。’次日中央大寨齐集各寨寨主。各位寨主齐集在中央大寨酒席筵前，总辖寨主问道：‘宝在何处？’秦尤打开黄包袱取出三种物件，两件雅似小茶杯，玲珑透体，光华夺目，世间罕有。秦尤说道：‘这是康熙万岁的九龙杯，这一宗是康熙万岁的九龙盏。’又取出了一件宝珠的汗衫，说：‘这是康熙万岁正宫国母的珍珠宝衫。这三宗宝物万金难得，我将此三宝，奉送贤弟镇压莲花湖。’韩秀一看，满面通红，遂说道：‘身为绿林已经犯了法啦，再作这宗大罪弥天的案子，那还了得？康熙圣主乃是一代明君，岂能容此？必然旨意下来，十三省一体严拿。

我要收下此三宝，乃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我要与你打一场嫌疑的官司，我都吃罪不起。兄长速将此宝拿去，并且不可久往莲花湖。’秦尤恼羞成怒，遂亮出匕首，竟将桌角断去，言说割袍断义，划地绝交，叫道：‘韩贤弟，哥哥这就走。’我于叔父说前三日秦尤出了莲花湖，携宝而遁，不知所往。我于叔父说道：‘秦尤已走，您跟莲花湖没有什么

交涉。秦尤走后，林士佩即到了莲花湖，残败的喽卒也都归在莲花湖啦。林士佩知道此事，遂对韩秀说道：‘此案必然胜英办理无疑。’林士佩悬赏千两，如果拿着胜英者，领赏千两，各寨预备埋伏，俱都预备好啦，专等你老人家呢。于叔父说道：多多拜上胜三哥，赶紧出寨，实不能面见你老人家，倘然起了交涉，恐怕众寡不敌，反为不美。我于叔父又说，要帮着咱爷们动手，他乃是莲花湖头一位老寨主；要帮着莲花湖打，他乃与你八拜之交，又与贾明甥舅之情，这岂不是为难吗？我于叔父拜劝你老人家，说咱爷们身在莲花湖，好比鲤鱼在网内，飞鸟投入笼中。若是出离莲花湖，我于叔父送给咱爷们两句话：撞破玉笼飞彩凤，扭断金锁走蛟龙。”胜爷闻听笑道：“三太，你等来看，老夫结交天下宾朋，到处有用。莲花湖已探明白，你我爷几个快走。”

爷儿十数位将站起身形，忽然后山岭一阵风沙，江水荡漾。

金头虎喊道：“天气晴和，满天明亮，忽然刮起怪风，这是闹鬼吧？我可怕神怕鬼。”胜爷说道：“哪有此事？这是后山大虫，龙虎斗，虎豹兴风。”话言未了，出岭上撞出一只猛虎，张牙舞爪，盆大之口，两只眼睛似两盏明灯，由山岭上跑将下来。金头虎叫道：“杨香五快上树吧！要不然拿你们当点

心吃了哇！”杨香五道：“你在莲花峪打豹，怎么打来着？”傻小子道：“打豹是在圈里，老和尚给我九环剑靴啦。此是山野，真老虎要吃金头虎。”胜爷一看，他们小弟兄俱有惊恐之色，遂说道：“此物乃山中群兽之王，人皆畏惧，你们小弟兄不要害怕。三太你学了一会子镖，咱爷们迎门三不过，三只金镖专降猛虎。”说着话老英雄转身迎将上去，虎由上向下飞跑，胜爷由下向上迎去，人虎对面，相隔至三五丈远，胜爷转面向东，转身掏出两只金镖。胜爷向外掏镖的时候，那虎已距离老英雄

两丈余远，前腿一绷，后腿一蹬，两只眼睛犹如电光闪闪。尾巴一搅，卷起沙石，风声震动山林。小弟兄们见此光景，俱各替老英雄担惊受怕，个个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老英雄掏出两只金镖，那只猛虎真是饿虎扑食的架势，前爪一仰，后爪一蹬，直向老英雄胸前扑来，眼看着老英雄斜身一仰双腕，只见那只猛虎扑于尘埃，复又向上蹿起，连蹿数次，尾巴卷地，搅得山石乱飞。老英雄赶紧套挽手压鱼鳞紫金刀，那猛虎头朝东，尾朝西，老英雄鱼鳞紫金刀直奔那虎脖颈剁去，钢锋递进，连皮带肉一尺余深，抽刀撤身，顺势一纵，纵出一丈余远，抬腿三擦鱼鳞紫金刀。老英雄叫道：“三太你们小弟兄看见了？咱爷们三只金镖迎门三不过，专降猛虎，你们弟兄俱都亲眼得见，切要谨记。”胜三爷与小弟兄说话，自然是得意，语至高兴之处，老英雄对着小弟兄们哈哈一笑，鱼鳞紫金刀插于背后。

老英雄这一笑不要紧，在后山中笑出了一场是非。只见由树林丛中出来一条大汉，凶若瘟神，猛似太岁，手使一条三股烈焰叉，一声呐喊，叫道：“白胡子老头，你打死了虎，你还敢洋洋自夸？”胜爷心中思索，既然揭了面啦，也不能躲避啦，这必是莲花湖的一名寨主，遂向前问道：“足下是莲花湖那一寨寨主？”此人答道：“俺非是莲花湖的寨主，俺是在山后打猎砍柴，后山就是俺一人出入，别人不许进山。”胜爷心中暗道：恶人必有恶人魔。胜爷又一转想：韩秀乃四十寨总辖，岂能畏一樵夫？胜爷遂问道：“壮士意欲何为呢？”那大汉说道：“老头，你不用跟我弄文，我跟着老虎好几天啦，砸他好几叉没砸动他，你为甚么给打死？”胜爷说道：“壮士既然打猎，我替壮士将虎打死，壮士就将虎拿去。岂不美哉？”那大汉答道：“不成，你将虎给我打坏啦。你用镖打，把虎眼给穿瞎啦，就是虎眼值钱，你给把虎弄瞎啦，你得赔我活的。你又将虎脖子

给刺断啦，那虎皮也碎啦，这个虎就没有值钱的地方了。不成，你非赔不可。”胜爷一听，这是个浑人，岂有此理？胜爷遂说道：“壮士将就一点吧，把虎拿了去吧。俗语说得好，人死还不能复生呢，既是打死啦，那里去找活的呢？也是我胜英一时粗心，恐怕此虎伤人，所以误将壮士的虎给打死，壮士

多多原谅吧。”胜爷语至此，只见那大汉哇呀一声怪叫，将三股烈焰叉抖得哗啦啦乱响，遂问道：“你姓什么？你再说一回，我仔细听听。”胜爷乃是一时的粗心，将自己真名实姓说出，再要隐瞒，也来不及啦，胜爷遂答道：“壮士，在下姓胜名英字子川，乃十三省总镖头是也。”那大汉一听，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人人都说你是高人，原来你并不高，耳闻不如眼见哪。”此时金头虎贾明在旁说道：“高人是认着是身量高哇？”

身量高当什么？身量高接骆驼屎去呀！我跟你滚滚吧。”未等胜爷说话，杨香五说道：“贾明，你不要多管闲事，我老师自能安置他。”过去一把将金头虎拉住。又听那大汉说道：“现在我在山里头听人家说，莲花湖来了一位寨主，姓林名叫林士佩，拿一千两银子的赏格，叫捉拿胜英，谁要把胜英拿住，给林寨主送去，一千两银子现给不赊。这也是我走时气，他们谁也碰不上，单单给我送来啦。你也不用叫我费事，你就跟着我走，我将你交于林士佩之手，我就得那一千两银子，我将咱老娘背出去，再置上几所房子，开上几个当铺，我就不在此山打柴啦，也用不着挨饿啦。你比老虎值钱多，你赔我活老虎，我也不要啦。”胜爷闻听，微微冷笑。那大汉说道：“老头，你不用笑，你要是真有能为，我不叫你赔虎还不算，我还将你送出去。”胜爷心中暗想，这样浑人，决不能用言语将他说得不动手，非得动手，将他打服了不成。小弟兄们闻听那大汉说话，俱各愤愤不平，面带怒气。列位，这大汉是谁呢？为何莲花湖

后山单许他一人出入打柴呢？喽卒们出入还得有腰牌呢。原来这大汉是一个孝子，韩秀乃是恤老怜贫之人，他进山打柴，原是韩秀特许的。并不是韩秀畏惧于他，皆因为他有七十余岁的老母。他终朝每日在浑河套里摸鱼为生，但是他的膂力过人，他的饭量非常之大，他有六七百斤的膂力，他每日这一担子柴禾总有五六百斤之重，所以他一顿饭要是吃饱了，总得七八斤面。摸鱼吃不饱，便要饭吃，每日他要来饭，将那好的与他老娘用砂锅烩软和了，再给他的老娘吃，剩下他再自己吃，有多吃多，有少吃少，每天总得饿着。有一天有几位老头在莲花湖外闲游，看见他在那里用砂锅给他老娘烩饭吃，他老娘吃完了，他将那饭倒在盆内，一大堆干饽饽，他狼吞虎咽，立刻就吃完啦。那好事的老者就问他说：“你怎么吃那些个呢？”他站起来说道：“俺这还吃不了半饱呢，天天挨饿。”那老者说道：“你为什么挨饿？你怎么不会干点活去呢？”那大汉说道：“干活因俺饭量大，没人要俺呢。”那老者说道：“你不会上莲花湖打柴禾去吗？你吃的多力气必大呀。”大汉说道：“俺没有家伙，怎么打柴呀？”老者说道：“我给你凑点钱，你买斧子，买担子，上莲花湖后山拾柴禾去，挑出来卖了，你们娘儿俩就不用挨饿啦。”列位，万恶淫为首，百善孝

当先。圣人教人千言万语，不离孝字，凡孝敬父母的人，自然不会为非作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为非作歹，身受刑法，为父母者心何以安？岂不是非孝吗？败坏先人的名誉，辱没己身，都叫人家笑骂父母，岂不是非孝吗？所以孝是做人的根本，凡身人下流，貽祖宗以骂名，都是不孝之人。凡是孝敬父母的，必然不会狡猾，不会欺诈，凡事都由天理中作出来，从来成伟人，齐家治国之人，死后落下好名誉的，他事亲必孝，所以为国才尽忠呢。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大节义之人，莫不孝其父

母。这大汉一点孝心，那老者看之可怜，所以才给他银子怜恤他，给他银子为的是不叫他老娘挨饿，要不然年轻力壮，要饭都没有人给他。

闲话少说，书归正文。且说众老者，你三钱，我五钱，给他凑集了三四两银子。他将银子接过，揣在腰中，连道谢都不懂得，还是他的老娘，对着众人千恩万谢。众人知道他是痴人，敬重他孝亲，谁还挑他的眼呢？他拿了银子买了一把铁板斧，又买了一个大筐、柴担子，剩下的银子交给了他的老娘，他就挑着担儿，去上莲花湖打柴去啦。那莲花湖的规矩，外人谁也进不去，那大汉向前走，守桥口的喽卒就把他拦住啦，问他上里头找谁？他说不找人，拾柴禾去。喽卒对他说道：“不准拾柴禾。”他说：“不准拾柴禾不行，人家给我银子叫我拾柴禾。”喽卒往外一推他，他用力一推喽卒，就将那喽卒推了一个大筋斗，一连气将喽卒们推倒了好几十个。喽卒们没法，遂对他说道：“你等一等，一会儿叫你进去。”原来莲花湖的规矩，喽卒们不许打人，有事必须报告寨主之后，听寨主的吩咐。

那喽卒们一看，他是一个憨子，喽卒遂到里面报告韩秀寨主去啦。韩秀遂打发老喽卒：“到桥口看看什么人，敢在莲花湖桥口打喽卒。不许和他喧哗，回来报我知道。”老喽卒来到桥口一看，原来是一个憨子，遂问他进莲花湖后山干什么？他答道：“进山打柴禾养活老娘，摸鱼要饭吃不饱。”老喽卒见他说话诚实，平常日也常常看见他在桥口外侍奉他的老娘，知道他是个孝子，遂回到里边，在韩秀面前给他美言几句。韩秀为人仗义轻财，恤老怜贫，听说他是个孝子，遂动了怜爱之心，遂叫老喽卒到桥口外告诉把守桥口的喽卒，准他进后山打柴，但不许再带别人进山。憨子从此遂进后山打柴，每日打一担柴，卖个一吊五六百钱；下雨天道路泥泞，卖个半吊八百的，

好天就吃饱了，下雨天就吃半饱。日子长了，把他老娘背到山神庙内居住，又打了一根三股烈焰钢叉，打完柴禾打猎。以后有阴天下雨时候，由山内往外挑柴禾，却巧叫韩秀碰上啦，韩秀问他：“你一担柴禾卖多少钱？”他答道：“卖个一吊五六百文钱，下雨卖七八百文钱。”韩秀说道：“以后下雨的天，你就将柴禾挑在我的大厨房里去吧，怪费力气的，不用往外头挑啦。”那大

汉果然下雨之天就将柴禾挑大厨房去，韩秀仍然给他一吊五六，也不少给他钱。这就是大汉进莲花湖的历史，后文书黄三太遇难于大江之中，大汉曾数次救护。

且说这日那大汉追虎遇见胜爷将虎打死，非叫胜三爷赔虎不可。比及胜三爷道出姓名，大汉一听，又动了财迷之念，以胜爷为奇货，非要发财不可。胜爷一看，他原来是一个不识数的憨子，不以力服，不能了事，胜爷说道：“您就动手吧。”

大汉并不客气，抖起三股烈焰钢叉，照准胜爷当胸就刺。胜爷见叉到来，一斜身躯，大汉的叉可就刺空了，胜爷乘势让过大汉的叉盘，右手一捋叉杆，说道：“你躺下吧。”大汉用力甚猛，将叉刺空，可就收不住脚啦，况且又是在山坡上，被胜爷这一持叉杆，向下一带，大汉可真听说，将叉可就交给胜爷啦，往前走了四五步，闹了一个狗吃屎。大汉摔在尘埃，一翻身站起来说道：“这回不算，不是你的本事，是我自己用力太大啦。

凭力气你摔不倒我。”说着话，双风贯耳，两个拳头照定胜爷两太阳穴打去，胜爷用了个野马分鬃，将大汉双手腕一捋，往前一拉，说声：“躺下吧！”大汉来了一个外甥打灯笼——照旧。

大汉趴伏在地，复又爬起来说道：“这回我没留神。”胜爷说道：“你再来的。”大汉站起身形，一伸腿对着胜爷踢去，胜爷一闪身形，伸手将大汉的脚后跟拿住，往上一提。大汉这回可趴不下啦，因为胜爷没往前带他，是向上提的，这回大汉

闹了一个仰面朝天。胜爷叫道：“朋友，你站起来，摔一百个筋斗要是有重样的，我就不姓胜啦。”大汉这回躺在尘埃说道：“我不起来啦，起来还得躺下。我打不过你，我认你一个老师吧？”胜爷一听，可就笑啦，暗道：天下什么人都有，像这一类的人，真是天真烂漫。大汉又说道：“他们都说你是高人，我以为你身量高呢，原来你的能为真高。我认你为老师成不成？”胜爷闻听，伸手相搀。大汉起来，遂将身上泥土挥去，说道：“你收了我这个徒弟啦。”胜爷说道：“收徒弟那有这么草草的？我就收了徒弟啦。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大汉说道：“我家没有别人，就有一个老娘啊，七十多岁啦。”胜爷说道：“你要认了我这师傅，就得跟着我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有七十多岁的老娘，岂能离开你呢？”大汉说道：“你别跟我转文，转文我不懂，你是收不收吧？”胜爷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大汉说道：“我叫于兰。地。我就是水里能为大，人称我为混江龙。旱地不行。”胜爷遂说道：“我收你一个记名的徒弟吧。等你老娘百年后，黄金人柜，你到十三省总镖局找我去。现在你老娘离不开你。”于兰闻听说道：“什么叫百年后黄金人柜呀

？”胜爷说道：“就是人死后入土。”于兰说道：“啊？就是死了？那么也好。”胜爷又向于兰道：“你在此山打柴，每日够你的用度吗？”于兰答道：“够哇。好天的时候，我卖来的钱，买十五斤面，我连吃饭再拿饽饽进山打柴，剩下的钱，我老娘收起来，留着阴天的时候不能进山打柴，买面作饽饽。可是阴天下雨八九斤面，我娘吃饱了，剩下我吃。”胜爷说道：“现在你的老娘在哪里居住呢？”于兰答道：“我的老娘现在山神庙内居住。”胜爷一看于兰这个粗人，颇能孝亲，并且说话诚实，心中暗道：“这才是我的徒弟呢。”

胜爷遂叫道：“于壮士，我收你为记名的徒

弟。老夫乃年迈之人，今天上床脱了鞋一双，明天不知穿不穿。

我给你引见几个师兄，以后老夫若是不在，你兄弟们好有个互相照应。

胜爷遂指着黄三太等说道：“于兰，这是你师兄黄三太，乃是浙江绍兴府的人氏。这是张茂龙、李煜、杨香五等，彼此都见过礼吧。”胜爷引见已毕，遂问道：“黄三太，你们都谁带着散碎银两呢？与师弟凑一点，也可以帮助阴天下雨之时，不能进山打柴之用。你们留下三两二两的零花，剩下给你师弟。

黄三太、张茂龙、李煜等十余位，这个三两，那个二两，凑了二三十两。金头虎在旁说道：“我是瓷公鸡，拔不下毛来，一文也没有。生意人的习气，我不吊空杵。”胜爷见大家凑了二三十两，胜爷伸手一摸兜囊，掏出约有二十余两，共凑五十余两。胜爷遂用蓝绸手巾一包，递给了于兰，说道：“你将此物拿回去，交给你的老娘，以后再有大雨的时候，可以多买面了，不用挨饿啦。

于兰接银在手，遂将银子向兜囊一装，一伸手又将那钢叉拾起，说道：“我走啦。”胜爷说道：“这还有一只虎呢，你不要吗？”于兰说道：“你不要吗？”

胜爷说道：“我不要，你弄了去吧。”于兰说道：“您不要我要。虎眼坏啦，就是虎眼值钱。虎皮我卖钱，虎肉我吃，比狼肉鹿肉都好吃。”话毕，将虎尾向手腕上一缠，往后脊背一背，又将连皮未断的虎头，用手一揪，扛起来就要走。胜爷说道：“且慢。”胜爷赶奔近前，由虎目中将两只金镖起下，擦了血迹还入囊中。于兰说了一句：“你真是好人。”大英雄背虎而去，连一个谢字都没有。金头虎说道：“你们真是傻人，还说他是憨子。你们这几十两银子花的多冤哪，要给我零花，我还感你们的情呢。”爷几个在此闲谈，暂且不表。且说于兰当年六月染病，多亏胜爷给的银子，医药治病。然后于兰报恩，在二打莲花湖时。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于兰走后，胜爷与众贤徒遂来到东山坡松林深处，众人换上水衣水靠，收拾好了零碎，复由原路回归稻田地内。来到漩涡水处，天将五更了，并不见高恒的踪影。胜爷仰天叹息：“高恒年轻误事，怎么这时候还不见到来？”金头



虎直骂街：“水怪的儿子，把咱们给冤苦啦。他要是不来，咱们出不去。”

正在此时，只听锣声震天，鼓响如雷，喊杀之声不绝于耳。众英雄回头观看，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八只采莲大船，船桅上有号灯，白纱大灯笼红字，桅顶上有青龙旗一面，上书斗大“韩”字，乃是韩秀偕同水八寨的寨主喽卒。众喽卒寨主，各执水战兵刃弩箭、七股鱼叉、青钢刺勾镰枪，乘船破浪而来。

金头虎大声喊叫：“你们看西北角上大星落地，我就归位啦！”

我要驾返天台，龙归沧海，我可要归位了！”欧阳德说道：“坑了我啦，害了我啦，水怪的儿子要了我的命啦，”张茂龙说道：“要相距十丈二十丈远，乱箭齐发，我就成了大刺猬啦。

会水的扎猛子，大鱼叉扎蛤蟆。”十数位少年英雄俱有惊恐之状。胜爷说道：“你们小弟兄们全都盘蹲在稻田地内，不要惊喊，老夫迎上船去。”三太叫道：“老恩师，你老人家水内怎避弩箭、七股鱼叉？”胜爷说道：“老夫到船前报上姓名，那韩秀未必放箭。”胜爷虽口出此言，心中哪里知道韩秀他放箭不放箭呢？胜爷心中思想，不过一死而已。正在大船将近危险之际，胜爷就要近前答话，会战群雄，不叫小弟兄上前，胜爷真称得起侠肝义胆。久后徒弟们谈道，谁不钦佩胜英？不像今世的英雄，我这有三把刀，八把手叉子，真到动手的时候，他跑啦。要在往常时，杀七个宰八个，等到自己遇上点事，主意也都拿不过来，给鞋底子磕头啦。且说胜老英雄一飘银髯，面向西南要迎韩秀的战船。正在此时，稻田东忽然水底一响，鹅毛沉底的水中现出一人，口中叫道：“胜老伯父，不必迎战，

小侄男高恒久待多时。”胜爷叫道：“贤侄你来迟了，我要迎上前去独斗群雄。你快救你哥哥等黄三太去吧。”高恒说道：“我将您与众兄长背到东岸去，韩秀的船尚到不了呢。胜老伯父您看，他的大船由西南奔东北来，他还得绕道呢，直接不能来到。此处向西南方有一里余地，都是稻田，半尺之深的水，他的船进不来，他的船得由西南方绕到北面，方能至此。”胜爷说道：“贤侄地理很熟悉，甚是甚是。如此先背你黄三哥。”

高恒说道：“长幼有序，我还是先背老伯父。如有差错，小侄男负咎。”高恒语毕，遂将胜爷背起，胜爷一看，不是方才摸鱼的样儿啦，通身水靠，背后背定劈水刀。把胜爷背到东岸，破风滔浪返身回来，再背三太等弟兄，在水中犹如快马相似，将众弟兄俱都背过去，只剩下金头虎一人。金头虎道：“韩秀的战船到啦，贤弟快将我背过去啦。”高恒一见贾明说话低声下气，也就不好意思再吓唬他，未了这才把贾明背到东江岸。

贾明道：“高恒你多背我一回吧。”高恒说话：“已经到了早路，我还背

你干什么？”金头虎说道：“你不知道，到贾柳村，我弟男子侄常背着我。水里我干不过你，高恒小子，咱们俩滚滚哪？”胜爷闻听，一飘银髯怒道：“无知的贾明，你兄弟受了这大的累，将咱们大家背过，你怎么还与你兄弟开玩笑哇？”

贾明说道：“他跟我玩笑，我不理他，我让他好些句啦。”胜爷说道：“后退，撤水靠，赶紧换衣服去。”大众俱各撤水靠，换上短打衣服。此时韩秀战船到了正西，紧靠稻田地，直隔二三十丈远，对面彼此观看。列位，韩秀因何追至呢？皆因胜爷打虎收徒弟，耽误工夫太大啦。早有踩盘子喽卒报告了韩秀，韩秀放心不下，不知镖行果然来了多少人，所以韩秀亲自带队来追。英雄站在船头，向东岸上一看，此时天光方亮，还看不甚真，约有十数余人，其中有一位白发苍苍老者。韩秀吩

咐水八寨的八位寨主，鸣金收队。水八寨八位寨主，大寨主朱甘棠，二寨主神抓将张林及众寨主愤怒，大家说道：“总辖寨主爷，东江坡只十余人，为何鸣金收队，不去捉拿？”韩秀笑道：“你等乃一勇之夫，实无学问。胜英手下高人甚多，鹅毛沉底之水，尚有高人可以来往。你们八位寨主，谁能晃过此水？船若绕十余里靠岸，胜英已然远去。我能晃此水，我追将过去，我也未必赢得了胜英。不如权且作一小面子，放他们一走，暗中还存一分感情。”八位寨主闻听，俱各佩服，遂说道：“总辖寨主高明，我等不及多多矣。”

且说东岸上黄三太等问道：“老师，怎么韩秀鸣金收队呢？”

不向东岸坡追赶呢？”胜爷答道：“总辖寨主韩秀乃是文韬武略之人，比你们小弟兄高之十倍。列位不能晃过此水，韩秀自己能晃此水，他未必是老夫敌手，因此鸣金收队耳。我们二人，这是一个暗暗的过节。”胜爷叫道：“高贤侄，进莲花湖劳贤侄接送，受此大累，那秦尤前三天已经逃出莲花湖，拐走三宝，不知下落。我有心拜望你父，奈因我的官司甚重，秦尤不知何往，你见你天伦，替老夫多多拜上，就提胜英有事在身，不能前去会晤。”胜爷又问道：“你父在家近来作何事业？”高恒答道：“我父现在每日上山打柴为业，小侄捕鱼，我父子渔樵生涯，粗衣淡饭耳。”胜爷心中暗想，高竹坡可称得起高人也，武艺超群，来无踪，去无影，而能甘守清闲，不问世事。若我虽有微名，终日在刀山鼎镬之中过此生活，不及我高贤弟多矣。

胜爷思索至此，不住地叹息道：“贤侄，替愚伯代问候你父，求你父子原谅愚伯可也。”高恒答道：“我昨夜回家，对我天伦将您的事情细说了一遍。我父欲要前来，帮助伯父探莲花湖，然后我父又一想，与莲花湖水面上的朋友有八位相识，倘若叫人家看出来，与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我父未能前来。我临来的

时候，我父对我说道，您探完莲花湖，就此到我们家里住上几日，老弟兄十余年未见面，要盘桓几日呢。”胜爷说道：“老夫公事在身，心绪如麻，实不能耽搁日期。多多拜上你父，后会有期。”高恒又道：“我父说您以后要有用我们父子之时，您赏赐一信，我父子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胜爷说道：“以后若有用高明之处，老夫必然请贤侄出山相助。”语毕，高恒与胜爷彼此施礼告辞。

胜三爷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率领众人返回镖局。走出莲花湖三四十里，师徒众人来到镇店打尖吃茶，次日返回十三省总镖局。来到距离镖局三十余里，神刀将李刚李四爷，率领镖局三十余位镖头迎接胜爷，胜爷与李四爷一同回归镖局，皆因为李四爷等放心不下，前来迎接胜爷。众英雄回到十三省总镖局，聋哑仙师问胜爷探莲花湖之事如何，胜爷说道：“贾明、香五夜探莲花湖，巧遇盟弟于丰恒，贾明甥舅相认，于爷将秦尤之事俱都说明。秦尤果然将三宝怀归莲花湖，欲送与韩秀，那韩秀未收。韩秀并说：‘秦仁兄，你惹下塌天大祸，我不跟你打这官司。你将三宝带走，我莲花湖实不敢收留。’秦尤恼羞成怒，当时亮出匕首断桌一角，割袍断义，划地绝交。秦尤遂遁出莲花湖，并将三宝拐去，至今不知投往何处。好一个韩秀，可谓知己知彼之类，真大英雄也。”又将莲花湖后山打虎，收下一个寄名徒弟之事，与聋哑山师细说一遍。

胜爷又派胡景春，将范老者送到丁家店，并将搭救难女之事，与范老者略述一遍，并修书一封，求丁绅董将范老者送归家内，以尽终始，好叫他小夫妻破镜重圆，散而复聚。

胜爷休息半日，第二日与大众再议访拿秦尤之策。大家吃完早膳后，忽闻镖局外一阵大乱，只见门房探子跑进三四个人来，口中说道：“胜老达官爷，外面来了两个武职官，一位守

备李廷仁，一位院衙王千总。府县衙门的官人，他们要拜见胜老达官，言说有要事面呈。”胜爷说道：“大概是皇上丢宝的案子追得甚急，要锁拿我胜某进京吧？”胜爷又说道：“这也是胜某情屈命不屈。”将话说罢，胜爷站起身形，率领众英雄迎出镖局。来到大门外，一看守备千总与县府之人，俱都颜色更变，面带惊慌之色，其中又出一桩惊人的差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三侠剑》 第二回（上） （清）张杰鑫 著

第二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捉秦尤大闹台湾

且说胜爷向前请安行礼，说道：二位差官大人，莫非欲将胜英拿往北京问

罪吗？”守备、千总答道：“非也。现在江苏省官员俱都丢官罢职，院衙中出了意外之事。昨夜晚间三更将过，钦差大人正在书房中痰嗽，有书童上前道：‘大人要喝茶吗？’连问数声并无一人答言。大人书房中内外门俱皆洞开，童子一看，不见钦差大人踪影，遍处寻找大人，不知下落。唤醒管家二爷，又与差官门房各处送信，众差官大家各处寻找大人，一看大人卧房枕头边上，有血痕数十点、枕头上有发髻一缕，这才知道失去大人。遂与文武衙门去送信，阖城文武官员俱都来到院署。江宁县台大人命给镖局送信，把钦差找回。”

胜爷闻听。吓得真魂出窍。暗想：这大概我夜探莲花湖，韩秀孺子气愤不出，追我未曾追上，绕道来至江苏，将钦差大人盗走，与我胜英为仇作对。胜爷思索至此，回头叫道：“三太，去到里面，速请你叔叔、师大伯，就此随老夫杀奔莲花湖，与那韩秀小儿要秦尤与国家三宝、钦差大人。”正在此时，大门道内出来二人，口念无量佛道：“且慢。”胜爷回头观看，原来是道爷与和尚。遂说道：“道兄，这二位是差官大人。”

道爷与和尚，对那二位差官各施一礼。守备、千总观看，一位是弃锦离尘，一位道骨仙风。道爷说道：“胜施主，事到如今，话不能不说。你夜探莲花湖捉拿秦尤找三宝，那秦尤前三天已然遁出莲花湖。秦尤将三宝奉送韩秀，那三宝价值连城，韩秀不受，可谓财义分明，礼法的君子，他焉能窃盗钦差大人？依贫道所见，南京乃是藏龙卧虎之地，必是另有贼人，别有他情。”

钦差大人决无妨害，他既然血迹在枕边上，又有发髻一缕，由此想来，大人必无性命之忧，你们府院衙门之人，应当细察检验。”王差官说道：“真有先见之明，实有神谋，我们院衙之人、当差的莫不纳闷，大人每日整容，无有一日脱闲。大人发长四尺，漆黑明亮。这枕头边上的发髻半尺多长，又黄又茸，院衙门之人俱都纳闷异常。”诸葛道爷接口说道：“胜施主请想，发髻甚长，何以剪下一缕？亦可用刀割下。想那大人发髻乃是漆黑，此枕旁之发何以又黄又茸？其中当然必有别情了。”

又说道：“二位大老爷，贫道冒言，我们是保镖小本经营之买卖，丢了钦差大人，与我们平民百姓无有关连。”王千总答道：“找镖局非为别事，拜托众位达官，帮着给寻找寻找。”胜爷说道：“我前场官司尚未了结，还须帮官家办理此案。我派出几十位镖头，一则捉拿飞老鼠秦尤，找三宝归案；二则顺便寻找大人的下落。”聋哑仙师道：“你们官面之人在城内外以及四厢，别出五十里外找寻大人，数日之内，必有佳音。我们镖行之人也帮着办理。”王千总说道：“道爷何以知之呢？”聋哑仙师口念无量佛说道：“为国为民的忠臣

，大清国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两袖清风。再者大人之聪，有生而知之之能，学富五车，位至极品。忠臣孝子决无危险，三五天内必有好音也。”守备、千总闻听点头称是，说道：“你们镖行众位如若将大人寻着，岂不是奇功一件？”语毕，遂与胜爷、道爷告辞，这才回归院衙去了。

胜爷率众回至镖局，抱腕当胸，向众位说道：“你们大家多要受累。”遂派出五十余位保镖之人，俱各在南京城外四厢，一来寻找忠臣大人，二则寻拿秦尤，找皇家三宝。钦差大人的形貌，众镖头多有相识者。镖行之人因何认识钦差大人呢？皆因为钦差大人过堂、问案的时候，大堂口下百姓们，三教九流之人，可以随便听看，不拦闲人；坐轿出衙，百姓们也随便观看，并不驱逐闲人，因此黎民百姓多有认识的。镖行之人，三位一伙，五位一群，惟有三太小弟十余人聚在一处商议。

杨香五叫道：“黄三哥，咱们小弟兄这回不要金头虎。”傻小子说道：“这回不要我不行，我有造化。黄三哥，你们知道大人叫谁背走啦？”三太说道：“我不知道。”金头虎说道：“我知道。你们揣情度理。”三太说：“谁呢？”贾明说道：“就是小老鼠秦尤。他将三宝送与韩秀，韩秀不要，这场官司韩秀说他跟着打不起，叫小老鼠走啦。小老鼠恼羞变成怒，小老鼠赌气，大声喊叫：‘韩秀你怕打官司？我先把大官偷走了！’到了院衙门，他不敢害大人，把大人给背着走啦。背着大人走累啦，皆因为大人身量大。在树林子里歇着，小老鼠打盹，大人发怒。你们借我的造化，我进树林子，给小老鼠一个倒拿毛，杨香五帮助我把他捆上，小老鼠腰里有包袱，是皇上家的玩艺。

我扛着小老鼠，我师兄臭豆腐欧阳德背着大人，黄三哥带好皇上家的玩艺，咱就回来啦，一举三成。”杨香五说道：“你这是说梦话呢？找着大人，乃是奇功一件；访着秦尤落在何方，也是大功一件。你还要一举三成？”黄三太说道：“二位别开玩笑啦，咱们走吧。”小弟兄出离了镖局子，大家商议去向。

金头虎说道：“向莲花湖那方去。买卖人、大财主不偷钦差大人，莲花湖那方贼多，非有能为的才能办这个事呢。”黄三太大众闻听点头，出离镖局向西去了。村庄、镇店、庵观、寺院，

找寻踪迹，向西走出四十余里，金头虎一晃冲天杵，叫道：“黄三哥，人是官的，肚子不是官的。”三太用手点指：“你看西北角上有黑鸦鸦一个大村庄，那里必有茶饭馆，咱们到那里再吃茶打尖。”

弟兄们走至东村口，三太在先，见一乡下老人，黄三太上前施礼说道：“借问长者，你这贵庄叫什么村庄？”老者一看三太和颜悦色，笑容可掬

，遂答道：“壮士爷，敝庄叫侯家集。

每月九天集日，初二，初五，初八，十二，十五，十八，廿二，廿五，廿八。集场的日子，大车小辆满市皆是，粮食堆积如山。

今天是闲日子，不甚热闹。”三太又问道：“此处有茶饭铺吗？”

老者答道：“此处倒有四家茶铺，比赛作买卖，吃食非常鲜美，尚且不贵。你们众位要喝酒，那是炒菜出名。吃饭多是赶集、上店、斗秤、牙行之人，买个火烧都要掂三掂。您想贵了谁买呀？”三太说道：“谢过长者。”彼此施礼而别。众英雄进东村口，向西不远，就听饭铺之中刀勺一阵乱响，大概是煎炒烹炸，醋溜酱爆，放出清香之味。金虎头对杨香五说道：“快跑吧。若没有我的造化，饿死你瘦小子。”杨香五说道：“不错，要没有你就怕不上饭馆子。”金头虎说道：“没有我你就找不着饭馆。慢说你们都是命小福薄之人，你们没听说过孔夫子绝粮在陈蔡吗？孔仲尼老先生饿得眼前发黑，子路饿得直不起腰来，饿坏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伯弓、子游、子夏。”黄三太说道：“你们俩人怎么老捣乱哪？快走吧。”傻小子向头里跑，进饭馆子大声喊叫：“跑堂的小子，给我先来六百壶酒！”

跑堂一看贾爷的貌相，头上梳着一个冲天杵小辫，大肚子好似牛犊，两条罗圈腿，一脸面的大黑麻子，红眼圈，烂眼边，鼻涕哈啦子直滴哒。跑堂一看，心中大不欢悦，对着金头虎说道：“你喝茶吃饭是财神爷？因什么进门就叫小子？”金头虎答道：

“你不是小子，你是姑娘啊？”跑堂说道：“不是姑娘，是小子。”金头虎说道：“对呀，还是小子哪。”黄三太赶奔前去，说道：“您多包涵，我这傻兄弟半疯。”皆因为集场的饭铺没有圆桌面，两张桌对在一块，众弟兄落座。三太说道：“你们给用大一点的壶，先给我们泡两壶茶。将应时的菜，再给我们配八个菜，来十壶酒。”贾明一翻母狗眼，将讨人嫌的话全给打住啦，要不然他要爆炒蚊子心、跳蚤胆，一个饺子整个的盛三个碗。三太一要酒菜，就将金头虎的话给打消啦，三太到处叫人敬，金头虎处叫人嫌。黄三太遂问道：“跑堂的，你们这本集场有把势场吗？”跑堂答道：“我们这侯家集是两道街，我们南边这道叫前街，北边那道叫后街。后街座北是我们联庄会的会头，设摆把势场，教徒弟百十余名。我们这集场首户财主在后街正当中座北，大门道里面摆着各样长短家伙，东边青水脊门楼，西边红油漆大栅栏门，三个门口是一家，真称得起武学超群。此人姓侯，大家称为侯当家的。我们这村姓侯的多。”

金头虎说道：“敢情你们这村子里净是猴儿头哇。”跑堂说道：“你们村里净败家呢。”三太说道：“掌柜的您别理他，愈答理他，他愈闹疯魔。”众

英雄酒饭已毕，这才暗探侯宅，巧得忠良，暂且慢表。

且说黄三太开发完了酒饭钱，十位英雄出离饭馆，由打横胡同直奔后街。众人举目一看，街道平坦，房屋整齐，座北有一所大宅院，大门道里边，影壁前头，列着大刀阔斧、大杆子、画杆戟，明明是把势场，东边清水脊门楼，西边大栅栏门，车马出入。黄三太说道：“你们看这三个门口，原是一家。”金头虎说道：“并肩子把势水深哪，水深必然鱼旺，浑天下池子入窑儿，捞一捞。”黄三太说道：“你疯啦？我说这三个门是一道线拉下来的。”杨香五观看清水脊，只见门楼旁边贴着一

个红字笺，杨香五心中暗想：这个门房难道说还寄卖什么药吗？

三太此时已走上前去，观看字笺，上边提着四句白话，看那字迹，乃是学生笔迹。只见上写道：“钦差大人落此门，好汉英雄非绿林。有人要把忠臣找，比试学业见假真。”三太说道：“众位请看。”金头虎说道：“我先看看。”金头虎念道：“大人门。”列位，傻小子就认得这三个字。黄三太从头念了一遍，金头虎一听，说道：“是我造化吧？诸位亮家伙砸门，见着男女老少全宰呀！”金头虎说着话，打包裹亮一字杵。杨五爷说道：“黄三哥您拦阻他，别人拦不住他，要是出了人命就糟啦。”三太遂上前拦住贾明道：“贤弟，千万不要粗鲁。”三太说罢，将金头虎兵刃包袱急忙抢过来啦。此时金头虎手中没有兵刃，走上前去要推门，人家那门里面上着拴呢，金头虎未能推开，金头虎遂用油锤冠顶的工夫，用脑袋撞门，撞得那响声，比砸门踹门的声音都响，大声喊叫：“小子，你们快出来吧！你们的官司犯啦！”他连喊带撞，若是平常的大门，也就叫他撞开啦，侯家的门板四寸多厚，所以傻小子没撞开。金头虎正撞着呢，就听院内脚步声，噤噤直响，遂问道：“这是谁碰门哪？什么人敢在这个门前大胆造次？将门带子都碰坏啦。

什么人哪？”傻小子说道：“小子们，门带坏啦？一会连人都得坏啦。快出来吧，小子们！”只见双门一开，由里面走出一位英雄。众位观看，此人头上放光。原本是一个秃老美，脑门照得见人，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可是重眉毛，大眼睛，年岁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身穿蓝绉绸大氅，纺绸的短靠，十字绊英雄绦，蓝绸子腰围子，青缎子薄底靴子，马蜂腰，窄背膀，那个样子就好似旁若无人一般。金头虎过去伸手就抓，叫道：“老美你好大胆子！”美爷一开门，说道：“朋友，且慢动手。

看见那个字笺没有？我写的。这是我的宅院，钦差大人落在我

的院中呢。好汉英雄非绿林，众位请看，我永远不戴帽子，头上没有垛子。”把袖口又往上一捋道：“胳膊上没有蓝字，净胳膊，净身子，我也不是水旱两面的绿林道。有人要见忠臣，跟姓侯的比赛比赛，一脚踹我一个筋斗，一

拳打我一个趔趄，赢了姓侯的，将钦差大人请归院署。”说着话，美爷眼珠一转，看了看他们来了整十位，一看十位英雄，丑的真丑，俊的真俊，遂说道：“我看你们众位不是官面呀？”金头虎答道：“不是官面，好爷们是保镖的。”美爷道：“你说句人话。什么叫好爷们？你们是哪一个镖局子保镖的？”贾明答道：“十三省总镖局保镖的。你怕不怕？”美爷说道：“更好啦。你们十余人如果不成，另去请高明。”贾明道：“老美小子，我就是高明。

我可不姓高，我叫贾明。我将老美你先弄两个筋斗吧。”金头虎说着话，就伸手要捋美爷的十字绊。美爷用胳膊一挡说道：“且慢，我要在我家门口赢了众位，不算高明。侯家集西四五里地，莲花湖的湖汉子，离水不远，有一片大松林，茂林比武，立见输赢。”

说着话，美爷转身面向西，提大擎一伏腰，鹿伏鹤行，脚底下甚快。金头虎大声喊叫：“黄三哥、杨香五快追，别叫老美跑了哇！”李煜说道：“你别胡喊啦，人家那么大的财主，为什么人家跑哇？”众英雄一看，老美走下去啦，众英雄随后可就跟上去啦，出了西村口不远，就将众位英雄给落在后头啦。

美爷在头前站立等候，金头虎哈吧着罗圈腿，奔命似的向前跑，工夫不大，到了茂林深处。美爷进了树林，正北一站，先抢了上首。众英雄进了树林一看，向西不远，树林外波浪滔滔。十位英雄一看，老美站了上首，十位英雄只可在南面下首一站。

老美一晃秃脑袋，脑皮铮亮，真是照得见人。老美说道：“那位请过来动手？”金头虎说道：“三哥，你看这老美多狂啊？”

我可占下这个老美啦，谁抢我功劳，我可说别的。”黄三太说道：“这叫什么功劳呢？”金头虎说道：“拿住他，把钦差大人请回去，这不就是功劳吗？黄三哥抢我的小包裹，还不给我吗？你看这老美多狂哪？”三太心中不悦，就将包袱给金头虎。

金头虎手执一字杵，叫道：“老美小子，你那里跑哇！”美爷说道：“这叫什么话？比赛拳脚，一脚踢个筋斗，一拳打个趔趄，各无伤损哪。你亮兵刃那干什么？你怎么不通人情哪？”

金头虎说道：“什么叫情理？你将大官弄到你们家里来，还说什么理？”美爷闻听笑道：“人言十三省总镖局替天行道，侠肝义胆之人甚多。原来如此！耳闻不如见面。”你道，贾明欺人家未拿着兵刃，他是得着理啦，所以他这才亮兵刃找便宜，举起一字镋铁杵，上前就要动手。只见秃老美将大衣一脱，拧成一团，往外一扔，双手一提蓝腰围子，哗啦啦乱响。贾明暗道：“他没有家伙，怎么腰间乱响啊？”又一看老美将皮套往手腕上一挽，哗啦一抖，原来是九节练子枪，抖起来犹如棍儿一般。金头虎一看，心中暗道：我听师



傅言说，三节鞭抖直了得三年的工夫，这九节练子枪要是抖直了，总得三年三年又三年。我要是跟他动手，我的镔铁杵是直的，不会拐弯，他的练子枪会拐弯。我要是一横镔铁杵，他的练子枪一拐弯，打在我的眼上，要是真叫他打上，我得闹个单眼虎，两个眼全打上，我就闹个双眼瞎。金头虎思索至此，心眼儿可就来啦，回头叫道：“黄三哥，我不成。你是头儿，你来吧。谁不知浙江绍兴府黄三爷黄三太？你上来吧。”列位，十个老美九个狂。一听说是黄三太，遂说道：“你就是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吗？胜三爷的高徒？请过来吧。莫非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这不是仇敌的恶战，这是以武会友。姓黄的你不敢过来吗？”黄三太一看老美摇头晃脑的，三太闻言大怒，问了问三只金镖，由小包

裹里亮出朴刀道：“你这老美狂傲无知，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夜到院署窃盗钦差大人，又在门口粘贴字笺。难道说，你不怕王法吗？”说着话，抡刀就剁。老美是会家子，常言说得好，会的不忙，忙的不会。等着三太的刀临头切近，左手练子枪一缠，将三太的刀缠住；右手练子枪一崩刀柄，只听当啷啷一声响，三太的刀幸未套挽手，刀崩出去六七尺远。这是老美人前显耀，鳌里夺尊。三太赶紧回头掏镖，未及打镖，老美脚底下甚快，在三太身子后来了个裹脑缠头，三太头上斗大一物落于尘埃，发髻蓬松。列位，三太败下来方要掏镖，美爷的九节练子枪奔头上缠去，三太急忙将头一缩，不料那练子枪已将三太的头巾绢帕打下来。金头虎在旁一吐舌头道：“我的姥姥，多亏我没动手呀。”说道：“杨香五，该着你露脸啦！”杨香五道：“你真没羞没臊，你仰着脸还说话呢？人家递拳脚，你亮兵刃。你可见硬就回。”杨香五一晃透风巾，忙压匕首：“老美战败我师兄，休要发威，赛毛遂杨香五来也。”说罢，将身形一纵，在老美面门就是一刀，老美忙用练子枪一缠，杨香五一看不好，这才放步抽刀。列位，杨香五身法轻快，他专用那蹿闪跳踹之法。那练子枪裹脑缠头，吞吐收散，五七个照面，老美左手的练子枪将杨香五匕首缠住，右手练子枪一点，把杨香五的透风巾点了个铜钱大窟窿，说道：“姓杨的，咱们无冤仇，点到而已。哪位再请过来？”

老美战败了数位英雄，杨香五败下来，遂对金头虎说道：“贾明也该上去试试啦。”贾明答道：“你们都叫人家给战败啦，我哪办得了呢？”杨香五说道：“人家递拳脚，你亮兵刃。”

挤得人家亮出兵刃来，你又退下来，叫别人动手。别人都栽了筋斗啦，你想要脱开，那是办不到的。你有能为没能为？你总得跟人家递递手。”金头虎听毕，将一字杵拿起，遂走上前去，

大声叫道：“美哥哥，贵姓高名啊？”侯爷闻听，可就乐啦。

侯爷心中的意思，黄三太、杨香五等俱都是精明强悍的样子，他们全都没问我名姓。看起来人不可貌相，这个傻小子倒知道先问问姓名。老美答道：“在下胜侯，人称千里独行侯华璧。”

金头虎说道：“侯放屁呀？”老美说道：“我叫侯华璧，华美之华，玉璧之璧。”金头虎说道：“还是叫你老美吧，倒痛快，也省得绕脖子。老美同咱有仇恨吗？”美爷说道：“无仇恨呀。”

金头虎又说道：“我把你的孩子扔井啦？”侯爷说道：“胡说，我把你孩子扔井啦？”金头虎说道：“无仇无恨，你看我这只杵好几十斤重，照你脑袋上一掬就开了瓢啦。你那练子枪带拐弯的，杵了眼睛上，我就成了单眼虎啦。咱俩递一趟拳脚，你不说是手一挨地，你就将大人献出来吗？咱俩既然没有仇恨，你看这么办好不好呢？”侯爷闻听说道：“好极啦，咱俩就递拳脚吧。”金头虎叫道：“杨香五闪开了，打死不管哪！”说着话，将杵向外一抛，抛出三四丈远，遂叫道：“老美，你把练子枪也抛了吧。”侯爷说道：“我的兵刃不会抛。”侯爷遂一提腰围子，将练子枪向腰里一缠。金头虎一乐，心中暗道：“老美上了我的当啦。他打我，我不怕，我打他，他可受不了。”

老美把兵刃收起，这才挥拳动手。侯爷与贾明一递手，不觉暗中喝彩：别看是傻小子，好俊的罗汉拳啦！二人短打长拳，挨帮挤靠，金头虎向来是越打越没招，三十六招完了，就没有啦。

金头虎暴打三拳三十六招，三十六招要是打到剩了三五招的时候，他就该胡打乱抓啦。工夫不见甚大，杨香五在旁说道：“黄三哥，你看傻小子完了招数啦。”金头虎喊道：“我可真急啦！”说着话，照着侯爷的面一把抓去，伸手又掬侯爷的英雄带，两条胳膊又直去搂抱侯爷。侯爷一看，说道：“这叫什么把势呀？胡抓乱抱搂，怎么全都上来啦？把势全凭的架势呀。”

傻英雄是没有了玩艺啦。侯爷等金头虎抓完了，抱完了，侯爷这才用拳一晃，底下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踢在金头虎的肚子上，金头虎喊叫：“不躺下不算输！”侯爷这一脚踢上，心中可就纳闷啦：打他踢他，怎么他满不在乎？隔着鞋袜，踢他踢得我脚趾疼痛，拳头也觉疼痛。金头虎原是金钟罩护体，刀剁斧砍，尚且不惧，何况拳脚？此时欧阳德、杨香五众人一看，大家个个大笑不止。欧阳德说道：“该打这王八羔子，他总是钻在前头惹祸。”金头虎闻听，一晃冲天杵，心中说道：我挨打，他们倒取笑。好好好，常言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舍不得媳妇，不能得和尚。我豁出老美打我，我将他搂住，底下一腿，就叫他倒下啦。侯爷双拳灌金头虎二肩头，贾明见两拳来到，将二目一闭，伸出胳膊去，闭着眼睛，伏着腰，向前又去搂去啦。侯爷一看，这是什么武术？侯爷身体又快，心眼又坏，一看金头虎闭眼搂来，侯爷急忙一垫

步，可就绕到金头虎身后，照定他的后腰就是一脚。金头虎向前栽了一栽，头朝地噗咚一声，可就栽倒尘埃。他乃是油锤冠顶的功夫，将地撞了一个坑子。站起身形，遂大声叫道：“老美，你真狠哪！我非抽了你的骨头，扒了你皮不可，你真踢我呀？”说至此，哈吧着罗圈腿，又来递手。侯爷一脚又将金头虎踢了一个筋斗，没等金头虎站起来，一伸手将贾明冲天杵小辫抓住。金头虎晃悠冲天杵也晃悠不开。金头虎满嘴里胡说乱道，不说人话，老美长，老美短，急得侯爷气往上撞，用力一提冲天杵，又用手将金头虎英雄带捋住，一用力将贾明举起。金头虎叫人家抬举起来，可就骂起街来啦。侯爷说道：“你骂街，我摔你。”金头虎说道：“你摔，我要你的命。你打听打听镖行的贾爷，你敢摔？你要摔将你发出去。”侯爷一看金头虎真顽皮，要是不给他一个厉害，他是满嘴里没完的骂街。侯爷举着他来到一棵大树前，遂

说道：“我撞你。”金头虎说道：“你敢撞吗？”侯爷叫傻小子激气火啦，举定金头虎照着树上可就撞去。侯爷说道：“我不将你撞晕，不算完。你说了好听的，我才不撞你。”金头虎说道：“侯头，你撞吧。”侯爷用力举着贾明又往树上撞去。

侯爷举着金头虎，原是一手抓着冲天杵，一手抓着英雄带。贾明身体矮，两条腿短，侯爷抓着他的英雄带，他的两只脚正靠着侯爷的脸。冷不防金头虎左脚向侯爷下颏一踹，右脚面向侯爷脖子后头一勾。侯爷正在用力向树上撞的时候，金头虎乘势也就使上劲啦，左脚一绷，右脚往回一带，侯爷可就上了当啦。

侯爷的手也顾不得松手啦，皆因为侯爷举着他呢。金头虎这一用力，使了一个燕子翻身，侯爷鼻子一酸，金头虎一挺身，侯爷的手可就松开啦。金头虎就势燕子翻身，一挺腰可就起来啦，仰起右手，照定侯爷顶梁上，可就打来啦。侯爷一看贾明恶狠狠打来，赶紧用两手做成十字花势，向上一封。哪知道侯爷上了贾明的当啦，金头虎这一招乃是虚晃，并不是真打，底下的腿可就飞起来啦，照定侯爷前胸就是一脚，侯爷身不由己往后一退，来了一个仰面朝天栽倒尘埃。金头虎说道：“老美，这回你别发狂啦，我将你踢躺下啦，你可将钦差大人献将出来吧。

这话不是由你嘴里说的吗？手一挨地，就将大人献出。你不但手扶地，整个的身子都躺下啦，还有什么话说吗？”侯爷说道：“你这叫什么招？”金头虎说道：“这是外国招，当时的灵机巧变。别管我这是什么招，你躺下没有？你要说你没躺下，我骂那个躺下的。问我招干什么？没有招就不算躺下吗？一言一句，朋友，你就把大人献出就算完啦。”黄三太、杨香五、欧阳德等在旁边笑个不止。本来也真招笑，金头虎真算坏得出了圈啦，将侯爷踢倒，晃

悠着冲天杵，对着侯爷发坏，败中取胜外国招，故意激侯爷的火。欧阳德说道：“这个王八羔子，真

是贼星发旺，老美上了他的当啦，输得真冤哪。”侯爷一听，臊得面红过耳，叫道：“傻小子你别发威，就算我输啦。”贾明道：“就算输啦成吗？我叫你给打倒下好几次，算倒下行吗？

倒下就得啦，别算倒下，将大人献出来就完啦。”侯爷道：“那可不行，你们镖行的朋友叫我都给赢啦。我末了叫你给踹倒下啦，咱算不输不赢。陆地上咱算没戏，水里去战。”贾明道：“好好好。”老美道：“你看那边莲花湖江汉子，咱们水里比赛输赢，你若是在水里赢了我，到那时我认罪服输，我将大人献出来，你们愿意自己回去，自己回去；你们不愿意自己回去，我套车将你们众位送回去。我姓侯的一言出口，绝不食言。”金头虎说道：“你不到河边不心死。水里战别说是你，就是那龙王水怪，都不是我的对手。别说闲话，就依着你，咱们水中去战。水里你要是输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侯爷说道：“那是自然，水里我要输了，没有第二句话说，我就献出钦差大人。你们如果不行的时候，你们回去再另请高明。”金头虎说道：“好，咱们就水里比赛输赢吧。”

语毕，老美在前，金头虎在后，前面树林不远，就是江汉子，二人来到江边。秃老美就将身上衣服脱去，解开腿带，又脱去袜子鞋，下身只穿着一条绢绸的底衣，将九节练子枪往腰中一缠，又将绣花百宝囊带在腰间。金头虎也将通身上下脱了一个干净，裸体拍着屁股笑道：“老美，你看光溜不光溜哪？”

又指着裆中说道：“你看着这个小老美。”侯爷“呸！”唾了金头虎一口，说道：“什么东西！你是人吗？水里头教训教训你。”侯爷双手一分水，跃入水中。金头虎跟着也跳到水里，用巴掌将水一推，喊道：“着水箭！”老美赶紧往旁边一闪，恐他手中放暗器呢，侯爷一看，什么也没有。金头虎说道：“老美你带着九节练子枪、百宝囊，你可不许动家伙、放暗器。”

侯爷说道：“你不用害怕，咱们是无仇无恨，决不能动暗器伤人。”说着话，侯爷向水深处就鳧，金头虎在水面上飘着，仰面朝天，也跟着往当中鳧。侯爷心说道：“我到深处，将他的腿扯住了，往水底一扯，我先叫他喝饱了水算完。”侯爷知道，此江哪里深哪里浅，金头虎跟在后面，离着约有两丈余远往里鳧去，金头虎可不知道深浅。侯爷踏着水将到水深之处，就觉得脚下有人用手直拉侯爷。侯爷一看金头虎离着还有两丈来远呢，侯爷心中纳闷，暗说道：“这是什么缘故？傻小子离我那么远，我怎么腿底下有人呢？”侯爷正纳闷呢，就觉得一个身子可就随着下去啦。侯爷这一缩下去，自己就知道不好，皆因为此处水深有十余丈，水性小的不敢到这里，既然在水底能将我拉下去，必

然水性甚大。思想至此，侯爷赶紧用手将自己鼻子一堵，嘴一闭。那人在水底用力晃悠侯爷，一看侯爷堵着鼻子，闭着嘴，那人可就来了主意啦，皆因水底那人在水中能开目视物。那人赶紧用一只手捏住侯爷左腿，一只手挠侯爷的脚心，连挠脚心带晃悠。老美这么一发痒，嘴也闭不住啦，鼻子也堵不住啦，一喘气，一个酸鼻，老美这回可美足啦。金头虎在旁边一看，老美在水底下喝上水啦，水波上直起水泡。金头虎说道：“不好，我快走吧。这离莲花湖甚近，一定是莲花湖的水贼。要不然，灌完了老美，该着灌我啦。”金头虎赶紧晃回岸上。黄三太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老美怎么喝上水啦？”

贾明你快下去，把他捞上来吧，水火无情，一会儿就淹死啦。

人家老美是个朋友，将咱们弟兄都战败啦，连点油皮都没有伤损咱们。”杨香五接言道：“贾明你这是怎么闹的？你快快下去捞去吧，一会儿老美没命啦。”贾明说道：“我才不下去呢。

我要使出法子来，就叫他死。我一看他水性甚大，我念动七字真言，催来四海龙王，鱼鳖虾蟹，大灌秃老美。”杨香五说：

“你别挨骂啦，你快救人去吧。”贾明道：“你去救他吧，我救不了他，连我也得喝。这是什么地方？你也不想想，这乃是莲花湖附近之处，莲花湖的水贼就许在水里哪。我下去也不是水贼的敌手，连我的命也得送了。”众英雄正在互相谈论，就见水面一发浑，往上一冒，只见由水里呼咙一声，就将秃老美由水底扔在江坡上来啦。众人留神细看，并不见水内有人，水花一转，踪迹皆无。老美喝得凸着肚子，瞪着眼，倒在江岸上不能动转。黄三太一看，说道：“美爷这是怎么啦？喝得这样。

香五你抱着美爷的头，我挟着美爷的腿，赶紧给美爷往外控水吧，要不然一会儿美爷没有气啦。”黄三太本是最爱清洁的人，到了此时实在没有法子啦，也顾不得肮脏啦，用右手将美爷双腿一挟，头朝下，杨香五将美爷的头一抱，黄三太右胳膊挟着美爷的双腿，左手给美爷由小肚子往上赶水。少许工夫，只听美爷肚子里头咕噜，那水可就由口内吐出来啦。工夫不大，美爷将水吐完，此时也就苏醒过来了。幸亏是会武术的人，气力足壮，要是平常之人，这一下子可就给灌死啦。美爷苏醒过来，香五、三太二人把他扶到水边，用那清水给美爷将身上的泥洗涤干净，美爷自己用脚布将身上擦干，仍然三太、香五二人架着，给美爷将衣服穿上，大鳖也披在身上。

美爷真是气愤填膺，对黄三太说道：“姓黄的，你不够朋友。咱们在陆地比武，我姓侯的我并没下毒手伤了那位。为甚么水里比武，你们先遣人在水内埋伏，在水深之处将我双腿抓住，拉到水底灌我？我不喝水，用力晃悠，晃悠得我闭不住嘴，也堵不住鼻子眼，然后又用手挠我的脚心，我一发痒痒，还会

不喝吗？竟将我灌得几乎没有气啦，才将我托上来。咱们可无冤无仇，我看姓黄的不是个朋友。”黄三太听了一愕，遂叫道：“侯爷您看，我们方才在您门前就是十个人，方才侯爷您下水

的时候，我们九个人在旁边观看。贾明跟着您下水，我们并没有动手，您看看我们九个人身上，谁要身上有一个水珠，那就是预先埋伏下人啦。我身上这泥水，是方才给您控水的时候沾在身上的。侯爷您是朋友，我们决不能这么办。”侯爷一看，本来众人身上，没有一个带着下水的样子，就是贾明还在那里大光溜站着发坏呢。黄三太又接着问道：“侯爷，咱们扔下远的说近的，钦差大人果然在您家吗？”侯爷说道：“那不含糊，一定是在我家呢。门口的条儿我自己写的，那么我还能说瞎话吗？”黄三太又道：“侯爷是怎样将大人盗去的呢？与钦差大人有什么过节呢？您乃是当地的财主，为什么做这个事呢？比不了绿林道，可以妄作非为，您是富家翁，为什么惹这个乱子呢？”侯爷说道：“我这个富家翁比不了别的富家翁。实不相瞒，在下就凭这一双九节练子枪，由十六七岁起，纵横天下，偷富济贫。杀赃官，除恶霸，济困扶危。敬的是忠臣孝子，杀的是土豪劣绅。长这么大，什么样的高人我都会过。不是在下说句大话，姓侯的没有栽过筋斗。方才在水内倒是怎么回事？”

真叫姓侯的不明白。”三太道：“侯爷你就不必多心啦，如果要是我们弟兄办的事，我跟你起个誓，我们要做那宗不朋友之事，我们就是你的晚生下辈，我姓黄的不姓黄啦，我姓蓝。”

三太又说道：“侯爷盗钦差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我们说一说。”老美说道：“咱们既然交友投情，咱们是一见如故，有话慢慢说。你们众位也不能回去啦，咱们大家都到我家里坐一坐，喝杯茶，我一定将大人的事，对大家说明白了。”黄三太说道：“那么阁下由十六七岁身为绿林，为什么现在落在侯家集呢？”侯爷说道：“我想绿林道哪有好下场？虽然偷富济贫，终归算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一查家谱，我的祖籍乃是侯家集的人氏，于是我做了几水大买卖来到侯家集，我认祖归宗。

先盖了些房子，置了二三顷良田，遂一狠心洗手不干啦。”贾明在旁道：“原来你是贼呀！”老美道：“姓贾的，你别理我，就算我死啦。”黄三太说道：“侯爷你别跟他生气，他不懂人情世态。”侯爷接着道：“我以后又陆续置了几顷良田，娶了妻室。但是街坊邻居，不论有什么事，婚丧嫁娶，过不去年的，三十两，二十两，求到我跟前，没有驳了的。借去有了就还我，没有就不还我，我也不计较那些事。”贾明在旁插口道：“偷来的么，一千舍出八百去，还剩二百呢。”侯爷一看贾明就有气，因贾明一说话，就堵侯爷的嗓子眼。侯爷一听贾明说话，那火大啦，说道：“姓贾的，你看我姓侯的不够朋友

，你不会别交我这个朋友吗？这是何必呢？”三太道：“贾明你这就不对了，侯爷跟咱们是朋友啦，你就不该这样啦。”贾明道：“侯大哥，我老贾不会说话，叫你着急。大哥你还与我一般见识吗？”老侯说得正在高兴时候，叫贾明一杠子，将话头也给打断啦。三太对老美道：“你真可称得起侠义心肠了。”老美本来就是高傲的性情，一听三太称赞可就提起高兴来啦，遂对三太说道：“也不敢称侠义，反正咱们不作伤天害理的事情。别看偷人家，财主家趁一万的，咱们偷上三千五千的，还是救那贫人去。非赃官恶霸，咱们决不下毒手。咱们对于街坊四邻都仗义轻财，那乡亲们还有不敬咱们的吗？所以庄上出了什么修桥补路，种种慈善的事，都是先得知会咱们，拿钱咱拿头一份的，末了不够的时候咱完全担负。庄中大众看咱仗义，又将咱举为会头。咱当这个会头可不白当，侯家集这一带都敞着大门睡觉。我夜间也常睡不着觉，出来遛遛。在我一洗手不干的时候，我夜间总是睡不着觉，翻来复去，总得起来到街坊邻居院中，不怕拿一棵柴禾棍来呢，然后我才能睡觉呢。我也是毛病。”金头虎道：“老美你是贼根吗！”老美用眼瞪了金头虎

一眼，说道：“你还是个人吗？”金头虎说道：“我不是个人，我是个贼。”

大家在道上说着话，工夫不大，已经来到侯家集老美的门首啦。老美上前用手砸门，里面管家还没开，老美火儿啦，骂道：“你们都是吃饱啦？招呼这半天，还不开呢。”列位，老美被水灌的，不知道拿谁出气啦。只听管家哗啦一拔门闩，将双门开放，管家一看，外面来的人很多，遂问道：“共多少人哪？”老美说道：“管多少人呢，有多少人算多少人。”说着话，老美在先，众人在后跟随，来到院内，一看有大客厅五间。

老美也不客气，自己进了客厅，向当中正座一坐，小弟兄们俱在四外相陪。老美被水灌得一肚子气，坐在当中正座，趾高气扬，满面傲气，对黄三太说道：“方才我不是说，我深更半夜常常出去吗？前天黑夜里，我又到庄子外面去闲逛去啦。村西有个三官庙，我正围着庙绕弯哪，忽然有一道黑影，由打西边墙内蹿出来啦。我心中一纳闷，暗想我这庄子里向来没有人敢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名望的知道我秃老美的不少，无名望的他不敢来，怎么这庙里住下绿林道的人，我会不知道呢？”

我想到这里，我就跟下去啦。那条黑影还是甚快，我见他直奔庙前，施展夜行术，迅速就走下去啦，我在后面这么一跟他，他就奔庙南树林子下去啦。也是我一时大意啦，那条黑影进了树林子，我再找可就找不着啦，围着树林我找有一个时辰，也没有找着，我就无精打采的回家睡觉啦。第二天又到二更来天，我将我这老美的脑袋用绢帕可就包上啦，十字绊英雄带收拾停妥，我可就

又奔三官庙来啦，我隐藏在三官庙后，就等着。工夫不见甚大，就听得三官庙内，天花板咯吱一声响，只见那条黑影由西箭道蹿出来啦。我这回可就留神啦，前天我将他追丢啦，今天我可不能将他再追丢了，今天他无论这一夜走到那里

去，我也不能放了他。我在家里扎绑停妥，兵刃暗器我全都带好啦，我是一定要看看他是怎么回事。这回我在后头，他在前头，只见他施展夜行术，直奔江宁府下来啦。来至城墙，那贼人脸朝外，脚后跟与手掌着墙，此贼轻巧非常，他用那蝎子倒爬墙功夫，毫不费力，他可就上去啦。顺着马道下了城墙，我也由马道下的城墙，跟着他下了城墙，直奔院衙门走下去了，我在后面紧紧的跟随。他到了院衙门，一纵身上了院墙，由墙上飘身而下，他下来用脚尖点地，奔东跨院北上房去啦。来到北房的东屋窗前，那贼人一掏兜囊，将窗纸撕破，此时我在东厢房看着他呢，原来他掏出来的是薰香盒子，对着撕破的窟窿，就往屋里打那薰香。工夫不大，就听那屋中打了一个喷嚏，那贼人将薰香盒子收起，来到外屋门前，由背后牛皮鞘抽出一把匕首尖刀，撬门伶俐异常，一时将外屋撬开了，大概里边隔扇门敞着呢。这时候我也纵下东房，赶紧来到东屋窗外，由贼人撕破的那个地方，我往里观看，只见屋中灯光一亮，乃是贼人拨烛花呢。贼人将烛花拨明，伸手由背后皮软鞘往外压刀。一看贼人要杀忠良，我要是由外屋门进到里间去救忠良，那可就来不及啦，也是急中生巧，正在贼人将刀抽出一半的时候，我的镖可就掏出来啦。要是打镖还比得了你们爷们吗？也是忠良的洪福齐天，我这镖真打巧啦，他的脊正朝外，我这一镖打去，正打在他的肩膀骨环下边，贼人用手起镖起不下来，压刀也压不出来，正打在骨环缝上啦。我遂堵了鼻子，由外屋门进到里间，用手一给他起镖，底下一腿，可就将他踢倒啦。我将他踢倒在地，趁势用绳子将他两臂膀给捆上。我遂问他：‘你因为什么要害忠良？忠良与你何仇何恨，你要做此罪大弥天的案子？’他一见我这般打扮，以为我也是贼哪，他就给我跪下哪，说道：‘合字的，亲不亲，咱们野鹿獐狍一家人，为什么帮着

赤字的跟合字的为仇作对呢？我杀害忠良，这里头有段情节。

忠良并不是跟我有仇有恨，皆因为我与十三省总镖头胜英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要将忠良杀死，留下字柬，就说此案是老胜英所作，叫那老胜英打这场人命官司。’赤字就是官面，合字就是贼。我就问他：‘胜英为人忠厚，因什么与你有杀父之仇？’他就将当初明清八义，胜英镖伤他父，他母守节立志将他养大成人，他要报杀父之仇等语说了一遍。我就说：‘你这也是天网恢恢，你就打这场官司吧。我把你交给本院官人。’那贼一听，向我连连磕头，苦苦哀求道：‘想当初我父被胜英打死，我母二十余岁守寡，将我养大成人，母子相



依为命。你要是把我交于本院衙门，我一死不要紧，我那老娘奉养无人，痛子心切，必然也随我一死。你积一分恩德把我放了，救我一命就是两命，咱们无仇无恨，你算积一分德。你把我放了，大清国我也不能立足啦，我从此出离大清国，够奔台湾，我永不回大清国。杀父之仇，我也不能报啦。’那贼说话的时候，两目流泪，惨不忍闻。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叫他将我哀告得真是心软啦，我一想，为什么无故的害两条人命呢？我就跟他说啦：‘我将你放了不难，我恐怕你以后再做法之事，我遇上了你我认不清楚。没有别的，我给你作一个记号吧。’我把他寒鸭凫水捆着，把他头上包巾打开，我用左胳膊把他挟起，挟至大人枕头前，我用匕首刀，把他顶梁发髻削下一缕，微带一点肉皮，削下来之后，遂把血迹往大人枕头旁滴了数滴，把那缕黄头发就放在大人枕头前边啦。之后我把他绑绳解开，那贼犹如漏网之鱼逃命去了！”

老美说到这里，黄三太、杨香五顿足捶胸道：“怎么你把他给放啦？”老美说道：“不错，我把他放啦。”黄三太说道：“你这一放不要紧，这贼逃至台湾，我的恩师这场官司可就不

好啦。那贼名叫飞老鼠秦尤，他将当今万岁的三宝盗去，在多宝阁题诗，将我恩师在当今万岁驾前告下，钦差大人代天巡守，先斩后奏，命我之恩师带罪拿贼，限期交还三宝。你这一放，不知何时才能将此贼拿住，交回三宝。”侯爷闻听答道：“不错，那贼腰间有一蓝布包裹，那蓝布包裹外边，露着一个黄包裹角儿，想必是国家三宝了，我想既然放他，要他东西何用？

百宝囊等物，我全都没给他动。将他放走之后，我有心想将院衙之人惊动醒了，就算完啦；然后我一想，他们院衙之中，当差的护院的，这些个人们全都不知道忠良遇险，要是那么一将他们惊醒了，就把大人交给他们，他们往后更不经心啦，莫若我将大人背走，叫他们着一回急，以后他们遇事，也好知道用心。

主意拿定，我就将大人背起来啦，用大氅一裹，来到院墙。我用飞抓绷在墙头，脸朝里揪着绒绳上了院墙，下墙的时候也是如此，将飞抓抖下来带好，来到城墙。顺着马道上去倒很容易，下墙的时候，仍是用飞抓抓住了倒坡砖，脸朝里揪着绒绳下来，然后投下了飞抓。江宁府距离侯家集四十里之遥，我背着大人一气跑到侯家集，四十里远，累得我热汗直流。我一叫门，家人一看，问我背的是什么东西，我遂说道：‘住言，不必多说。’然后我将大人背到内书房，用凉水将大人灌醒，大人睁开二目，遂问道：‘我这是来到甚么所在？’我听大人这一问，就赶紧跪在大人跟前，摘下壮帽，露出我这老美的脑袋，说道：‘小民罪该万死，这是小民的住宅。皆因为院内有贼人要谋害大人，小民一看院衙之内静静落落，寂寂无声，三班人役全然不晓。

小民遂将贼人赶走，小民一时狂傲无知，把大人请到我的家中来啦。小民为的是惊醒惊醒院衙之人，以后多多留神。’说完了话，我与大人磕头。那钦差大人微微笑道：‘侯义士何罪之有？你将本院送回院衙去吧，功高不如救驾，拒毒莫如绝粮，

本院必然保你高官得作，骏马得骑。’我遂答道：‘回大人得知，小民福小命薄，大人要保举小民有了前程，恐怕多病多灾。’大人一笑，说道：‘你们行侠仗义之人，不爱做官。侯义士把本院送回院衙去吧，恐怕衙中又生出是非。’我又叩头道：‘青天大人屈尊两日。’大人也无可如何。我才亲笔写字笺，说钦差大人落在我家里，好汉并不是绿林，有人要见着忠良的面，总得比比学业，看看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姓侯的自出世以来，没栽筋斗，众位方才大叶茶的苦水，叫我实喝不下去。”说着话，觉着腰里勒得不舒服，就将练子枪解下来，趾高气扬的向桌上一摆，说道：“我由十四岁，这对练子枪没遇上过敌手。落居侯家集，十余年来，设立联庄会，我本村远近的所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财主家晚晌睡觉都敞着门睡，如丢一根草棍，姓侯的赔一根金条。”傻英雄金头虎说道：“这路不拾遗，是把姨娘丢了没有人拾吗？”侯爷说道：“傻小子你胡说。拿着物件，或背着包袱走累啦，放在道路之上，划一个圆圈。有人从此经过一看，有一个包袱，要拾起来，一看人家划着圈哪，就知道是人家放在这儿啦，都不能拾。”金头虎说道：“老美，你们这一方不丢东西呀？”老美说道：“不丢东西。就凭姓侯的在这里，还会丢东西吗？”金头虎说道：“那么要有绿林道从此经过要作一分买卖呢？”老美说道：“他总得拿耳朵闻闻，有姓侯的在此居住，他也不敢。”金头虎又说道：“如果要是年轻的愣头青从此经过呢？”老美说道：“年轻的小毛孩子，闻名丧胆，不敢落下。”金头虎说道：“如有人在暗处听见你在这儿吹呢？”老美说道：“我咳嗽一声，就将他吓坏了。”金头虎说道：“老美真高哇。”老美晃悠着头道：“那是自然哪。咱们不但武学，而且博古通今，广览多读，古今之事，无一不知，能写能画。”杨香五、金头虎五位

等在西边坐着；黄三太、张茂龙五位等在东边坐着；老美在正中坐着。杨香五、金头虎二人附耳低声说了几句话，金头虎遂问老美道：“你这西板墙这张大横额是什么？”老美说道：“没告诉你，咱们能写能画吗？这是咱们画的八骏马呀。”金头虎问道：“什么叫八骏马呀？”老美说道：“要讲古八骏，大周朝周天子有八骏马。”金头虎说道：“今八骏呢？”老美说道：“今八骏哪，就是三列国东西汉，唐宋元明清，那位大将的骏马，我都能画。”金头虎说道：“那匹白马蒜瓣毛是谁骑的？”老美说道：“傻小子你念过书没有？”金头虎说道：“老美，我没在圣人厕所出过恭，没喝过墨水。”美爷说道

：“这就是啦，原来你没念过书呀，我与你讲说讲说吧。此马出在东汉时，二十宿闹昆阳。王莽雄兵百万，围困殿下刘秀，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有山东青州府贾家寨贾军门，四蹄王营百万大队，来往四次，掌中画杆戟，坐乘此马。”金头虎说道：“罢了，罢了，老美真多读多闻。”老美说道：“没告诉你们众位吗？古今之事无一不知。”贾明又说道：“老美你这儿看看，太远，我不真切，你这里来。”一拉老美的衣服，拉到西板墙，指着一匹白马道：“这匹白马没备鞍鞮，脊背上有一块圆光子，这是谁骑的？”美爷说道：“这匹马乃是汉殿下刘秀四位先行，头一位姚期，二位马武，三位岑彭，这是岑彭所骑。此马名叫金鸡闪电白龙驹。”金头虎说道：“真有两下子。”

老美又晃悠着脑袋说道：“无一不知。”金头虎说道：“那么这匹红的呢？”老美说道：“三国水淹下邳，白门楼杀吕奉先，那曹操将此马赐与关公。关公遇害，马不吃草，随主而亡，这就是那匹赤兔马。”贾明道：“那匹黄的呢？露着肋条，那么瘦。那是主人穷，没草没料吧？”老美道：“傻小子你胡说乱道。这是大唐家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叔宝秦环秦二爷，舍命交友，

乘跨的透骨兽黄骠马。你没听说过那出戏吗？当铜卖马。”金头虎又问道：“老美，那匹青的呢？”老美说道：“那是大宋朝泥马渡康王，那匹马将康王渡过黄河，康王一看，乃是泥马。

救驾之功不可没也，康王封这马为海月青风驹。”金头虎又问道：“老美，那匹卷毛黑的呢？”老美说道：“那是大明朝常遇春座下的那匹卷毛狮子一丈黑。”贾明跟老美正讲究八骏马呢，金头虎一看老美的练子枪没有啦，叫道：“老美，你的练子枪哪里去啦？”侯爷一回头，只见八仙桌上那九节练子枪踪影不见。侯爷一抱拳，说道：“众位兄弟们，哪位将练子枪给我收起来啦？别跟我玩笑。”金头虎道：“老美，我们十个人，可没有能为，我们可不敢吹大话。就算我们十个人，谁要拿你练子枪，谁是你的晚生下人。别人我们可管不着，你要再跟我们要练子枪，你就是我们五代的贤孙。老美，你练子枪丢啦，你的百宝囊呢？”老美说道：“百宝囊在皮带上还会没了吗？”

老美说着话，低头一看，那百宝囊竟不翼而飞。侯爷一思索，方才傻小子拉我看八骏，我觉着百宝囊一挨桌子，我疑是桌子角碰的，原来是将我的百宝囊给刺去了，双皮条都给割断啦。

老美伸手摸着刺断的那节皮带，顺着秃脑袋往下直流汗。一拍桌案，说道：“要跟姓侯的有过节，言语一声，偷我干什么？”

老美话言未了，就看着八仙桌往上直起。金头虎说道：“老美吹牛吹的，八仙桌子不服啦，八仙桌子要悬起来，要跟老美斗斗。谁也不许说别的，谁要说别的，我可骂街呀。”只见由桌子底下一条黑影，燕子抄水，由打八仙桌

子底下蹿到院中，一纵身一道黑线，漆黑铮亮，纵到西厢房上。又听那人喊道：“老美，别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遂又叫道：“老美，你的练子枪、百宝囊，都在小太爷这里呢！不服，跟小太爷走上一趟！”侯爷闻听一怒，遂甩大氅，纵身形。侯爷只顾着急啦，

可就空着手出去啦，墙上的挂刀也没顾得摘。侯爷来到院中，眼看着那道黑影纵往头道院去了，到了头道院清水脊卡子墙，越墙而出，侯爷开门追出去。为什么侯爷出门往外追呢？列位，侯爷方才回家的时候，是搀扶来的，叫水给灌得周身不济，所以他气力不足，开门出去省点力气。

这条黑影是谁？小弟兄们都知道，在一进门的时候，这条暗黑影就在后面跟着呢。家人问侯爷一共多少人，侯爷一肚子气，遂说道：“你别管多少人哪？有多少算多少。”那时候这条黑影，就在侯爷身后头呢。侯爷来到客厅，自己大大咧咧，来了一个首座，坐在中间，大吹而特吹，又骄又傲，旁若无人。

小弟兄们看他自大傲慢，都有不平之意，所以那条黑影钻到桌子底下，众英雄佯装不知。然后杨香五在金头虎耳边说私话，就是叫金头虎拉老美看画，为是叫那条黑影好得手戏耍老美，这就是杨香五在金头虎的身边说话的根由。说到这里，将杨香五在金头虎耳边私语也表明啦，算是没有漏事。再说老美追到门外，黄三太跟大家说道：“告诉老美吧，别叫老美着急啦。”

金头虎说道：“谁要告诉他，我可骂街。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正应当教训教训他。”侯爷追出来，再一看黑影，踪迹不见。杨香五说道：“侯爷，你看那条黑影在南墙根底下呢。”

只见这道黑影站起来，顺着南墙根往西就跑，侯爷也看见啦，随后就追。金头虎说道：“黄三哥咱们跟着看热闹呀，这都是没遇上敌手的武艺超群的人。”侯爷追出约有三五里之遥，气力有点不佳，蹲在地上歇息喘喘。那道黑影一看，侯爷蹲在地上啦，那道黑影站在前面等着。侯爷歇息歇息，站起来又追，那道黑影一见侯爷起来又追，他就又往前跑。紧追紧跑，慢追慢跑，众英雄都在后面跟随。追出有二十余里，追到莲花湖桥北，老美心中明白，前面莲花湖是漩涡之水，鹅毛沉底。老美

此时也追到啦，老美往前一捋那人，只见那人双手一分水，噗咚一声，那人跃入水中去了。此人纵在漩涡水中，破风踏浪往前鳧出六七丈远，遂点手叫道：“老美，你敢下来吗？”老美摇头说道：“我不下去，下去不用灌我，我就得自己喝。”金头虎说道：“老美下去吧，人家等着你哪，水旱两面无敌手。”

侯爷说道：“我不下去。”金头虎一看老美不敢下水，遂说道：“老美，从今以后，你别目中无人，这是我们镖行的人，是我的盟弟。谁要急了，连

女子都不如。二人较量较量，服不服？

老美，你若不服，下去动手；要是服了，我跟我兄弟给你将百宝囊、练子枪要回来。”千里独行侠侯爷说道：“真是你们保镖的吗？”金头虎说道：“那还能说谎话吗？这实在是我盟弟呀。”老美把脸一红道：“完啦，我姓侯的输啦。”金头虎说道：“兄弟，请上来吧。”水中那人距离岸上有十丈来远，晃着身形，将练子枪与百宝囊等向岸上一扔。侯爷一看，双皮带用刀给刺断啦，侯爷将皮带一接，又带在腰间，练子枪也系于腰间。那人晃上岸来，纵到众人跟前，金头虎说道：“杨香五将火折打着。”美爷一看，乃是十四五岁一个小童，身穿青绸子水靠，背后背定一口劈水刀。这人的水靠，乃是生油熟油油得铮亮，衣服又合体又瘦小，那夜行衣穿着更利便。美爷一看，原来我栽筋斗栽到小孩手里啦。美爷想到此处，心里头一阵难过，面上还有点真挂不住。侯爷问道：“盗练子枪、百宝囊，就是足下吗？”那人说道：“不错。不但盗此二物，连在水中挠阁下的脚心，都是在下。”侯爷说道：“水里我是不成的，旱地递手怎样？”高恒说道：“我奉陪呀。”金头虎说道：“对啦，你们旱地上滚滚吧。”三太说道：“岂有此理。我给你们二位见见。”遂指着小英雄说道：“高贤弟请过来。”又指老美说道：“这是侯大哥。救钦差大大虎驾的就是此人，姓

侯字华璧，人称千里独行侠。”三太又指高恒说道：“这是我盟弟，姓高名恒。高贤弟过来见见，都是自己弟兄。高贤弟，你向前给大哥赔个不是。”高恒闻听，过来给侯爷施礼，口中叫道：“大哥，小弟实是年轻，在老哥哥面前放肆了。”老美一晃秃脑袋说道：“得啦，自己哥们，没什么说的。”侯爷嘴里虽然是这么说，面上可有点害羞的样子，心中道：“不想我姓侯的栽给小孩手里啦。”遂叫道：“高贤弟，这样鹅毛沉底之水，就是你能晃吗？”高恒说道：“非也。我耳闻还有二位能晃此水，头一位台湾省称孤道寡的王子张奇善，独立在台湾，占据三千余里，王子张奇善用一把金背劈水电光宝刀，台湾省有黑水洋、白水洋，有漩涡鹅毛沉底之水。第二位本莲花湖四十寨总辖寨主，人称万丈翻波浪韩秀，他也能晃此水。其余海洋江洋大盗，都不能晃此水。”老美眼珠一转，一晃悠秃脑袋，心中说道：“我将他伸短喽，我也找个场面。”遂说道：“高爷，那神镖将胜老明公，跟你怎么论哪？”高恒答道：“胜三爷与我父情同骨肉，义同生死，那是我胜老伯父。”侯爷说道：“胜爷现下官司在身，兄弟你知道吗？”高恒答道：“此事我知之最详，乃是被秦尤所告。我那胜三大伯头探莲花湖，乃是小弟送进去、接出来的。”侯爷说道：“高贤弟，秦尤拐三宝逃往台湾。借着你的水中本事，我在台湾做过两次生意，咱们追赶秦尤。若追上将他拿住，我能认识他，我给他作下暗号啦。

那时节咱找回三宝，给胜三爷了结官司。你敢去不敢去？”高恒答道：“为我胜三大伯的官司，慢说上台湾，就是上太阳南边八万里地，我不能含糊。”金头虎说道：“好朋友，我也去。”

这才是好朋友呢，我实在是佩服。”黄三太一看，老美与高恒二人僵上火啦。黄三太为人乃是精细之辈，凡事谨慎，虽然小弟兄们都是年轻之人，惟有黄三太比别位倒是稳重些。且说高

恒这一僵老美的火，老美说道：“此事甚好，咱们还是说话就起身。”黄三太在旁一看，遂说道：“侯爷且慢，你想那台湾距此道路遥远，那秦尤纵然逃到那里，也不是咱们私自可去的。

倘若到了台湾闹出事来，引起战争，康熙皇帝乃马上之君，一旦间御驾亲征，黎民涂炭，百姓不安。划了战区的地方，人们有钱的也得跑，无钱的也得跑，大兵发到台湾，路途之上百姓得遭多少损失？俗语说得好，兵过篱笆破。此事关系重大，千万不可大意。侯爷你是财主富家翁，为甚么不在家享些清闲幸福？高恒贤弟年方幼小，高大叔膝前只有贤弟你一人承欢色笑，以娱高大叔之暮景，倘若去到台湾，一有差错，那时节叫高大叔及婶母心何以安？贤弟不要僵火，这也不是外人，侯爷为人是外面的朋友，往后兄弟们都得多亲多近，有事互相帮助。那秦尤将国宝盗去，现在侯爷业已看见黄包裹，算是有真赃实犯啦，可以在钦差大人面前请侯爷说一说始末缘由，大人必然设法拿贼。咱们要是私自去台湾，到在那里，要是惹出是非来，关系国家大事，谁人担负得起？”老美与高恒一听，俱都低头不语。列公，老美的本意并不是要往台湾，他为是将高恒较量短了，奚落高恒几句，好出出心中的怨气。那知高恒年纪虽然幼小，胆量可不小，并且生来的慧根，说话犹如利刃一般，比老美还加一倍的骄傲。老美当时再说不算，也真翻不过口去啦，所以听了黄三太这些话，才低头不语了。他二人心中暗暗佩服三太这番话啦。高恒闻听黄三太之话，也打动了肺腑，本来父母俱都半百之年，只有他自己一人，并且我的母亲一时一会都离不开的。

二人这一低头不语，那金头虎在旁一听黄三太这些话，不由得可就恼啦。黄三太将话说罢，未等别人说话，金头虎可就说话啦，叫道：“黄三哥，你别给我胜三大伯丢人啦！我胜三

大伯是何等的胆量？刀山都要钻，油锅在前都敢跳。想不到教出徒弟来，俱都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之辈。可惜我三大伯英雄多半世啦，教了这些胆小的徒弟。我三大伯摊上这场官司，终日叹息不止，倒在床上说道：‘这条老命保不住啦。找不回国家三宝，拿不住贼人秦尤，必然得受那铁窗风雨之苦。’愁得他老人家真是寝食不安。现在知道秦尤逃往台湾，别人不走，咱们还得

哀告人家，求人家前去，给我三大伯完这场官司。现在别人都要替胜三大伯完这场官司，不以道路遥远，不怕艰难困苦，去往台湾捉拿小老鼠，找回皇家玩艺，那时候给咱镖行之人露脸，也好给三大伯完这场官司，不想咱们反不敢去啦。

黄三哥，你只可不出浙江绍兴府，在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别处你千万可别去。”黄三太闻听金头虎这席话，臊得脸面通红，虎目圆睁，双眉倒竖，叫道：“贾明，你怎么得着谁就是谁？”

慢说是台湾，无论是甚么地方，黄三太没有不敢去的。二郎山中应遭之险，刀剑临头，我黄三太也没有皱过眉头。慢说是死，就是刀山油锅，为老师的事，我也不能后人。”金头虎闻听，遂说道：“黄三哥你敢去呀？”黄三太说道：“若不去就是匹夫。”金头虎说道：“这才是胜三大伯的徒弟呢。天地君亲师，师在五伦之一，有事弟子服其劳。好好，三哥去啦，我也去。”

遂叫道：“秃老美，你是惯说大话使小钱，你老实在家当富家翁吧。别看你首先发表的，你还得首先退缩，说说算了吧。”

老美说道：“大英雄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侯爷要说不字，非为人也。”金头虎一看，老美上了圈套啦，遂又叫道：“高贤弟，赶紧给老美磕头，你就说我年轻离不开父母，我不敢上那么远去，我害怕。”高恒闻听，“呸！”唾了贾明一口，说道：“高爷为胜三大伯赴汤蹈火，挫骨扬灰，在所不惜。”贾明一听，高恒也翻不了案啦，遂叫道：“三哥你听见了？老美

去，高恒去，我去。你也去呀？”三太说道：“我要后退我不姓黄，姓蓝，姓绿。”金头虎说道：“好好好，谁要是翻口，我也不骂他是鸡犬啦，我要骂，我就连狗猪都不如了。”说罢此言，复又叫道：“张茂龙、李煜，你二人去不去？”张茂龙、李煜说道：“贾明，你怎么绕弯骂上我们两人来啦？要不去除非你不去。”金头虎闻听，哈哈一笑，遂叫道：“杨香五，你当然得去啦。”杨香五说道：“杨五爷跟着走，说上哪儿就哪儿。”金头虎又问道：“臭豆腐，你可不能去呀？”欧阳德一听金头虎骂街，叫道：“贾明混帐王八羔子，哪旮旯里都敢去。”

金头虎说道：“好好，咱们一共十二个人，全都去啦。咱们大家也该回侯家集啦，老美你将家中之事办理办理。咱们大家就是你有钱，没有别的，这一路的盘费钱可是你的。”老美说道：“那是自然，盘费钱算不了什么。”金头虎说：“对啦，走在道上要没钱，你还会偷呢。”老美说道：“你要拿我取闹，我可用练子枪打你。”

不表贾明玩笑，单说众人在河坡计议已毕，大家遂翻身奔侯家集而来。大家在路上说说笑笑，工夫不大，已经来至侯家集庄上。侯爷叫门，里面将门开

放，仍是侯爷在前，众人在后，跟随来到上房之内，大众落座。侯爷说道：“众位，咱们去追秦尤，现在钦差大人在我家内，怎么办呢？”金头虎说道：“老美，你这是找台阶呢？你要不追秦尤，钦差大人现在你家，难道还用你背回去吗？你打发一个人，写上一封信，送到十三省总镖局，信中就说钦差大人现在侯家集侯宅。我胜三大伯见信必然给院衙门送信，院衙门见信还不来接大人吗？老美拿盘费钱吧，别说无用的话啦。”侯爷遂吩咐从人，用茶盘往客厅托着散碎银子。侯爷说道：“大家随便带盘费钱，只要看得起老美是朋友，咱们不论交到那儿去，都如同自己弟兄一样。”

众人闻听，毫不客气，俱向托盘内去取银子装在兜囊之内，每人取了有三四十两散碎银子。惟有金头虎见财眼开，左伸手，右伸手，不住的往兜囊里装银子，将兜囊装满啦，还用手往里头塞碎银子呢。杨香五说道：“贾明，侯爷跟咱们是朋友，别不知自爱。为什么没死赖活的拿人家银子？”金头虎说道：“杨香五，你们都是废物。他这银子不是好来的，多拿他点算不了什么。”黄三太遂对侯爷说道：“咱们明日起身吧。”金头虎说道：“黄三哥你别找台阶。明天胜三大伯来了，要是知道啦，一定不教咱们去，黑天更清静；再说老美是贼，惯会走黑道。”老美说道：“你从这儿别跟我说话，你是土匪。”侯爷叫过老家人吩咐道：“明天备上一匹快马，去到十三省总镖局拜见胜三爷，就提说钦差大人现在侯宅，请胜三爷给院衙送信，叫他们迎请钦差大人。胜爷要问黄三太等向哪里去了，就说他们大家现在追下秦尤去啦。胜三爷若问向哪方追去，就说不知道，千万不要告诉我们大众的去向。”侯爷将话说完，十二位英雄当时扎束停妥起身，每人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的是兵刃暗器。

当夜由侯家集起身，及至天亮，走出有五十里地。十二位英雄晓行夜宿，追迹寻踪，非止一日，由江苏至苏州，由苏州至杭州，俱不见秦尤的踪影。茶铺酒馆，庵庙寺院，乡村府店，大家细心访察，并无秦尤。越过浙江，追到建宁，追了一月之久，到了福建地面，已然到了四月中旬啦。众英雄非常败兴。

侯爷说道：“再往前追，可就是台湾。众位兄弟，我到台湾两次，乃是二位贩卖珠宝大商贾，我是保的他们的镖，赚了银钱三股匀分，路上若有差错，我担护。像咱们十余人，台湾关津渡口，有马步军队大小三军把守，如要进城，有把门的城兵。

咱们这十位的形迹，我是个老美，杨五爷瘦小枯干，贾明冲天

杵小辫大肚子，台湾把关的官人若问咱们是干什么的，你我以何言对答呢？”金头虎说道：“老美，千山万水，快到台湾啦，你又拉勾找台阶，头几天我把我这罗圈腿累得直疼，好容易这几天才歇过来，简直你是少才无智，无用



之物啊。这地方叫甚么地名？”侯爷说道：“是福建。”金头虎问道：“有大估衣铺没有？”侯爷说道：“估衣铺，新衣庄，银号等，全都有，这乃是省城。”金头虎说道：“咱们找个招商店住下，先买十身买卖人的衣服。在木作铺再做十个四方楠木的匣子，扮作十个买卖人，卖红货的，其余二人作为保镖的。老美与黄三哥你二人俱都用本来的面目，作为保镖的。黄三哥包裹里面有镖旗，十三省总镖局镖旗可以通行天下，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杨香五说道：“这个主意出得真好，这盘费钱恐怕不敷用的。”

金头虎说道：“有钱。我由老美家中带的钱，在道上没动。吃饭住店都是你们替我给钱，我没舍得花。这回不就用上了吗？”

杨香五说道：“还是你能事。”说着话，十二位英雄住了招商客店。遂在大估衣铺买了十身买卖人的衣服，又在楠木铺做了十个四方楠木匣子，三天要做成。又在大鞋店买了十余双福字履镶滚缎双脸缎鞋。众人中有因走道，把鞋走坏了的，所以多买几双。又在绸缎店内买了茶青绸子，缝做包裹。三日之内置买停妥，但是没有红货，将匕首刀、镖、练子锤、练子枪，俱都装在硬木匣子之内。众英雄说道：“咱们换衣服吧。”金头虎说道：“别在店里换。咱们那样进来的，回头三天工夫，都变了样啦，叫店里给哄嚷出去，官人该拿咱当坏人办啦。”十二位英雄开发完了店饭钱，大众走出了店门，来到荒郊野地，找了一个僻静所在，大树林之内，这才大家更换衣服。黄三太、侯爷仍然本来的面目，其余十位，俱都是买卖人打扮，惟有金头虎、杨香五二人不像买卖人的样子。金头虎青绸子大褂，青

缎双脸鞋，冲天杆小辫；杨香五蓝绸子大褂，福字履镶缎鞋，不像卖红货的。张茂龙、李煜等真像买卖人的样子。傻英雄说道：“有像买卖人的就行啊，就可以把杨香五跟我掺杂里头啦。”

这不是相姑爷。”众英雄的零碎俱都收拾完毕，大家相视一阵好笑。走到大江口，一看有许多船家，大家说道：“这里有出洋的大船吗？”船家遂问道：“众位客官哪行发财？”黄三太说道：“我们乃是十位卖红货的先生。”又指老美说道：“我二人是保镖的。”船家问道：“你们是哪省镖局的？”黄三太说道：“大清国十三省总镖局。”说着话，三太已经打开小包裹取出了镖旗，叫道：“管船的，你找一根竹竿，将镖旗插在船头上。”管船的打开镖旗一看，此旗乃是白镖旗红火焰，上写“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当中斗大一个“胜”字。三太说道：“船家，说说船价吧。”船家说道：“你们这十三省总镖局向来优待脚行。不用说价啦，达官爷看着给价钱吧。”三太说道：“先明后不争。咱们论天，每天多少钱，有多少天算多少天，酒钱在外。”船家说道：“我们六七个人的船，你每天给一两银子，酒钱在外随你赏。”三太说道

：“不多不少。”

众英雄上船，当时开船。船行至黑水洋，没风就有七八尺高的浪，天连水，水连天。贾明在船头上一站道：“妈妈的，我的姥姥，这船一翻就沉底呀。就是我们三个活得了哇，老美跟我，还有一个水怪的儿子高恒。”高恒说道：“好说水怪的孩子。”

欧阳德、邱成、李煜，你们全都得归位呀。”船家说道：“你们卖红货的先生们，都是文明人哪，我们船上忌讳翻船，作饭烙饼都说打个张呢。”金头虎说道：“我往日里坐船，我们三人在船上，我问那位道：‘你贵姓啊？’那位说道：‘我姓陈，叫陈到底。’我又向那位贵姓，那位说道：‘我姓莫，我叫莫了桅’。”船家说道：“真有你的，你们的红货是本钱，我们

船是产业。你为什么老念丧呢？”杨香五道：“船家别理他，他不是好人，他有点病，这时又犯了病啦。”

不说众人在船上捣乱，且说这日来到了台湾，此处乃是水旱总关口，有三十位穿着号衣把守津渡的台湾兵夫，有一文一武，两名官长。台湾兵一看，有一只大船由上水而来，就大声呐喊道：“来者是客船，还是货船？”管船的问道：来了十位卖红货的，两个保镖的。”台湾兵喊道：“拢岸验货，领单过关。”众英雄闻听一怔：本来就没有红货呀，拿什么验货呢？

且说把守关隘的兵问道：“是哪省镖局保来的镖？”管船的说道：“是江苏十三省总镖局保的镖。”又一个兵说道：“哪有那么大工夫跟他闲谈？将他的镖旗撤下来。”皆因为台湾兵不认得字，将镖旗拔下来，就递给那名文官啦，说道：“回禀老爷得知，大清国来了十位卖红货的，两名保镖的。”那文官接过镖旗一看，乃是江苏十三省总镖头胜英的镖旗，那文官遂对武官说道：“李老爷请看，这是江苏十三省总镖头胜爷的镖到啦。咱们二千岁常常提念此人，言说此人乃侠肝义胆，济困扶危，杀赃官，除恶霸，乃是大清国武人中第一位好人。咱家二千岁都是赞美景仰人家，人家的镖来到啦，咱也得给一个好面子。忠孝之人，人人得敬。”那武官答道：“既然如此，王老爷，咱们不用验了，就撕给他们验行的票吧。”那文官遂晓谕官兵道：“将验行票子撕给他们吧，这是江苏胜老达官的镖到啦。放行吧，将镖旗原物交还。”那官兵接过镖旗，撕了一张放行的执照，来到船前，对那船家说道：“老爷有谕，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免验，就此放行啦。”三太闻听，赶紧来到船头，对着那名官兵施了一礼，道了一个谢字。你道，众弟兄闻听验货，正在心惊肉颤之际，一听说是十三省总镖头的镖免验啦，真好似吃了凉药一般。金头虎叫道：“杨香五，无什么事，福

小命薄不成，我金头虎无论干什么都有造化。官兵若是一验红货，哪里有

一点红货？完全是黑货。”杨香五说道：“你真有福呀，在莲花峪，后脑海上都要着了点穴，我的恩师偏赶到啦。你也伶俐，到这时候就知道喊救人。

”金头虎说道：“杨香五小子，你同外人说我的短处。你要以后再说这话，找处与你滚滚。”说话之间，船已到了码头，大家下船，开发了船钱，另外又给了酒钱，船在原处等候，皆因为雇的是来回的船。

众人上了岸，天色已晚。大家商议进了店房，那店家遂问道：“众位爷们，哪一行发财呀？”金头虎喊道：“十个卖红货的，两个保镖的。所卖的货，俱是翡翠、碧玉、猫儿眼、牛黄、狗宝、金沙子、钻石、核桃大的珠子。一个匣子可值百万黄金。”说罢，金头虎又问道：“你们有跨院吗？我们包下，不许再住别人。要失迷了我们的红货匣子，连你们内掌柜的卖了，全都赔不起。”掌柜的一听金头虎说话近于诙谐，卖红货都是文明先生，怎么玩笑啊？说着话，伙计将众人领到南跨院三间上房之内。众人净面吃茶已毕，又要了一桌上等酒席。众英雄互相商议，那秦尤逃到台湾，必然投奔王子张奇善那里献宝。杨香五说道：“那秦尤作下这样重案，盗三宝，杀钦差，全国一体严拿。他既然来到台湾，当然将那宝物献与重要之人。

台湾有会贤亭，聚义厅，悬挂招贤榜，招贤纳士。凡四海英雄豪杰，杀人凶犯，盗匪之流，在中国不能容身者，来到台湾，见了国王张奇善，那张奇善必然量材取用，大开招贤之门，网罗海内贤豪，招贤务尽。大概秦尤一进三宝，那张奇善必然以礼相待，委以官职，以为安身之处。秦尤从此在台湾安居乐业，也就永远不回去啦，他绝不会把三宝暗中隐藏。”列公，在前清的时候，犯人脱逃，由这县逃到那县，就不容易捉拿。文书公事，不知道得费多少笔墨，终归还不定拿得着拿不着。因为

早年没有火车、飞艇、汽船，一天不过行百八十里路，所以那做下案子的，逃出几百里路去，就可以隐住啦。不像现在的军阀们，把民脂民膏绞尽啦，往外国一跑，就算完事，皆因为现在交通便利，一天就可以行千里。闲话抛开，且说大众酒饭已毕，安歇睡觉，清晨起床梳洗已毕，算完了昨天的店饭账。众人一看吃喝便宜，价钱不甚贵，又在店内吃完了早饭，复又将店饭钱算清。

十二位英雄起身，侯爷头前引路。正往前行走，忽见有许多善男信女，老老少少，俱往东南走去，络绎于途。杨香五对金头虎说道：“这里有什么热闹，是有野台戏，这都是赶庙的啦。”金头虎说道：“待我问问行路的。”金头虎来到众人跟前，贾明见一少妇怀中抱着一个小娃子。金头虎摘去绢帕，露出冲天杵小辫，金头虎将胳膊一横，拦住那少妇的去路，大声喊叫：“孩子，你上哪里去！”那少妇吓了一跳，几乎将孩子掉在地下，少妇说道：“哟，你管

我们上哪里去呢？把我们孩子给吓哭啦。”杨香五说道：“黄三哥，快过去管管他吧，他要在台湾省惹祸。”三太赶奔近前，大声叫道：“贾明，你还不快闪开！”三太遂上前施礼道：“大娘，别生气，我这兄弟是疯子，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了。”妇人也没言语，遂抱着孩子走了。三太刚把少妇央求走了，金头虎又将七十多岁一个老头拦住啦，叫道：“老小子，你上哪里去呀？”老头闻听一怔，一看金头虎冲天杵小辫，矧胖子，愤怒说道：“你管我干什么去呢，吓我一跳。”金头虎说道：“我管定了你啦。”三太急速赶到老者跟前，叫道：“贾明你要这样惹祸，咱就不用走路啦。退后去。”三太又对那老者拱手说道：“老大爷你多原谅吧。”又指着贾明说道：“他有点病，他是半疯。老大爷我借问你哪，我们乃是远方的人，初次到你贵宝地，这些老少男女

都往东南去，是有甚么热闹呢？”老者一看三太壮士打扮，遂说道：“壮士爷，像你这么说话，无论到哪里去，也没有包涵哪。”老者又说道：“离我们这二里多地，赵家峪村西，有一九天圣母娘娘庙，出了一段新闻。九天圣母娘娘显圣，发放药水，百病全治，无论有何奇病，可以当时就好，并且还是分文不取，所以这些人全去讨药水去。”此时金头虎在旁一听，遂叫道：“黄三哥闪开，我抽他大嘴巴子，看老头妖言惑众。我们大清国庙里是泥塑的像，这台湾省怎么有了活神仙啦，大概是由天上掉下来，怎么没把他摔死了呢？老头这是胡言乱道，煽惑人心。”三太说道：“老大爷你请吧，你多担待，他实在有病。”金头虎说道：“黄三哥，咱们跟着看看去。”三太说道：“到那儿你好惹祸呀？”金头虎说道：“我不惹祸。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我倒要看看圣母娘娘是怎么回事。他要是别的事，我这条命豁出扔在台湾，我就跟他拚命。打出人命来，台湾也有官面，他们问我那方人氏？我就说大清国的。你们来了多少人哪？我就说来十二个，有一个老美姓侯，有一个瘦小枯干的，姓杨叫杨香五，有一个蛮子叫欧阳德。打人命官司，我们一块打。”金头虎叫道：“黄三哥，你想想圣母娘娘哪里有活的呢？这分明不是妖言惑众吗？咱们去看看。我决不惹祸，人家打我，我不还手；骂我，我不言语。我开开眼界。”杨香五说道：“黄三哥，咱们去看看吧。金头虎要不惹祸就行啊。”

大家也俱都愿意前去。三太闻听此言，把头一点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随着众人奔九天娘娘庙走上一趟。”

工夫不见甚大，大家已经来到庙前。众英雄一看，正山门闭啦，东西角门开着呢，人烟稠密，男左女右出入。小姑娘老太太少妇幼女，都由右边出入，年轻的男子老者，由左边出入，行人让路和气谦恭。张茂龙、李煜说道：“台湾高人甚多。中

华大国野台戏，逛灯上庙多，男女混杂。诸位你们看台湾街道、庙宇，行

走男女尚不混杂，清清楚楚。”金头虎说道：“好哇，清楚不乱，真是规矩。我偏打娘们那边走，他要问我，我就说我不属你们这边管辖，我们那里有皇上。非打娘们这边走不可。”

杨香五闻听，笑道：“众位别拦贾老爷，你们不知贾老爷的性情，坐怀不乱，能比柳下惠。凭贾爷这样英雄，哪能同老太太一块走？岂不失了贾爷的身份。”金头虎笑道：“对啦，打男子这边走吧。”黄三太心中暗笑，杨香五真坏，这一抬举他，叫他撞了钉子啦。众英雄遂进左角门，一看月台下男女老幼。

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动。佛殿就是一层，外边的隔扇俱用青幔帐罩着，月台上设立香坛，桌子北有张椅子，用青布罩着，坛桌上设摆香炉香筒、黄钱纸、朱砂笔砚、宝剑一口。金头虎问道：“黄三哥，桌子上的东西是干什么的？”三太说道：“那是坛桌，预备圣母娘娘到神坛的。”金头虎说道：“圣母娘娘还投来，我先升坛吧。”三太说道：“贾贤弟，你别扰乱人家，人家这是修好的。”众英雄闻听有几个老者谈论，有一位老者问那位老者道：“你昨天上庙没有？”那位老者答道：“昨天不但来啦，还开了眼啦。有一位求药的男子，二十余岁，原来是个哑子，哇哇哇，半天说不出话来。圣母娘娘给了一粒药，吃下药去，哇哇直吐，眼看着吐出铜钱大的一块白骨头来，当时就明白能说话啦，磕了三个头走啦，分文不取。又有一个大肚子痞，还是两个人架着来的，肚子好似草包一般，娘娘用圣手一点，叭嘎一声，你看着月台上湿的那一大片，真有半桶多黄水流出来了，那肚子将水流出，立刻就凹啦。一个瘸子架着双拐，坐车来的，有人把他搀下车来，圣母娘娘给了一粒药吃，当时站起身形，他将双拐一抛，说道：‘圣母娘娘，明天弟子必有重谢。’圣母娘娘说道：‘分文不取。’大慈大悲，

消灾治病。”黄三太闻听，对大众说道：“诸位弟兄你们都听见没有？真闷死我也。看这几位老者，俱是奉公守法之人，这不是成了活神仙治病吗？”杨香五说道：“黄三哥，你是阔少爷。三哥，你附耳过来。那些治病的，都是圣母娘娘的稔子，那不会说话的是他们的人，装作不会说话。那大肚子痞是用牛尿泡，里边灌上米汤，绑在肚子上，圣母娘娘用手一点，那是用小刀扎的，扎破了米汤流出来啦。那瘸子架双拐，也是装作的。”金头虎说道：“香五，黄三哥，附耳低言都说些什么呢？”

杨香五说道：“我与黄三哥说圣母娘娘还没来呢。”正在此时，外边有人喊道：“圣母娘娘驾到啦！”只见山庙东跨院出来一个婆子，四位道姑，婆子大声喊叫：“圣驾到啦，快来接驾吧！”那婆子脚大脸丑，穿一身蓝布裤褂。金头虎说道：“是什么驾？是王八呀，还是甲鱼呀？”众英雄也不理他，遂跟

随他出了左角门，一看由山城墙北，来了一乘四人的小轿，圣母娘娘坐轿，轿帘未挂，不用说是众位英雄观看，众人没有不观看的。众人一看圣母娘娘，原来是二十余岁的少妇。漆黑的青丝，高挽发髻，白玉簪别顶，白银耳圈，相衬着白玉的柳叶，青水脸，未施脂粉，不见说话下颏动，大概樱桃口里含着是豆蔻槟榔。茶青绸子衫，茶青绸子裙，在轿子里坐着，左腿搭在右膝盖上，茶青缎子小鞋，粉白底，雪白铮亮，两只杏眼滴溜溜乱转，观看众人。金头虎一看，说道：“原来是一个小娘们呀。”遂叫道：“杨香五，我也没有媳妇，你给我说一说，叫他给我作媳妇，你看怎样？”杨香五说道：“你别挨骂啦，人家这是普济为怀，以救万民。”说着话，轿子已经落平。那老婆子说道：“圣母娘娘，今天求药的太多，请娘娘快消灾治病吧。”说着话，已经将圣母娘娘搀扶下轿，圣母娘娘秀腕扶着那婆子肩头，遂轻移莲步，雅赛风摆柳似的。金头虎说道：

“可要了我的命啦。”

不表金头虎在此胡说乱道，且说圣母娘娘坐在坛桌正面，四个道姑各执一把拂尘，圣母娘娘也手擎拂尘，闭目合睛养神。

金头虎又问道：“黄三哥，圣母娘娘干什么呢？”黄三太答道：“那是升坛呢。”金头虎说道：“不是登殿吗？”少许工夫，站起身形，三层拂尘，然后说道：“台湾军民人等听真，我神奉玉帝敕旨牒文，降下天台。台湾省五月间瘟疫大作，人死七成，派我神降下天台，给台湾军民人等，消灾治病。诸般病症，七症八瘕，咳嗽痰喘，远年近日新病老病，我神著手成春。送礼不要，分文不取。”话言未了，由左边闪出一人，口中喊道：“众位先生们借光啦，让条道吧！我求药治病。”黄三太大众一看，此人白面书生，年在十八九岁，文质彬彬，面如白玉，齿白唇红，俊美之极，文生公子的打扮。只见那学生上了月台，提起衣服，双膝跪倒，口称：“圣母娘娘圣寿无疆！我学生家母卧床不起，圣母娘娘大发慈悲，舍药一服，给我家母治好病症，我与圣母娘娘修盖庙宇，塑化金像。”圣母娘娘说道：“求药之人不要多言，吾神早已算就，你姓王啊，你叫王宝灵。

吾神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家住在王家峪，你家的住宅是三合房，你房为主。你娘亲住东暗间，你在西暗间读书，侍奉你的老娘。你娘亲现时三天水米未曾沾唇。你宅院是五鬼闹宅，有瘟疫在身。本处五月间瘟疫大作，你也有瘟疫，你年轻力壮，瘟气不能入，往后你比较你娘病体尤重。现在此处还不能给你治，必须画符斩邪除祟，总得把你带到我家中去治，得画符吃汤药。”回头一看，四个道姑，一边站立两个。圣母娘娘看完了道姑，又对众人说道：“台湾人等听真，我将瘟气一献，大家看看如何？这学生年轻，瘟气尚

未深入呢。”说毕，遂叫过一名道姑，吩咐把药取来，现出瘟病大家观看。遂用两

个手指，左指一下，右指一下，道姑点头，遂将殿上的茶青幔帐用手一掀，进去取药。此时杨香五站在殿外朝着幔帐留神细看，只见那名道姑到了里面，打开药箱子，拉开里面抽屉，取出药瓶，倒出一点白药面，放在掌心之上，自己闻了一点。又拿一张四方白纸，又倒了一点红药面，用手心托着，由佛殿里出来。遂叫学生站起身形，道姑托着药纸与药面，左手托着，右手一按药纸，用口一吹药面，学生打了一个嚏喷，只见黑白眼珠一发直，怔怔的站在那里，不知人事。圣母娘娘叫道：“台湾人等，你们来看瘟病发现了，将他带到我家中去疗治。”

遂叫那吹药的道姑，领他家去医治。道姑转身就走，王宝灵在后面默默的跟着就走。此时老少男女，全都信以为真，不知是假，惟有黄三太等十二位英雄俱都明白。金头虎说道：“这那是现瘟病？这是迷魂药啊。”遂叫道：“杨香五、张茂龙、李煜、黄三哥、秃老美，咱们亮家伙拿这采花贼呀！”杨香五说道：“黄三哥，你快拦阻他吧，别人拦不了他。适才那老胖婆子，由东跨院用蓝布卷着一大卷东西，抱在佛殿里去了，里边必然是兵刃暗器。要按这个绿林道的买卖，不定有多少人呢。

男的混入在左边，女的混入右边，咱们兄弟十二位一亮兵刃，男女贼再一亮兵刃，你看左边的男子里面，上年纪老者不少，妇女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有柔弱的少妇长女，地势窄小，人太多啦，咱们两下里混战，必然要误伤了好人。像此贼的下处，必然不远，咱们先探探底，然后将这一群贼拿住，也好给台湾省除去祸害，此处他们必有命案。”黄三太将杨香五所说之话，又对着金头虎说了一遍，金头虎说道：“杨香五，你与圣母娘娘有心思吧？”杨香五说道：“你看此处地小人稠，要亮兵刃动手，必然伤了好人。”好容易才将贾爷劝止动手。且说男女老幼一看，好端端的一个学生，给弄傻啦，就都不敢再求药啦。

黄三太说道：“五弟呀，闷死我也。他怎么知道小孩的家乡住处，姓什名谁呢？”杨香五答道：“三哥，你怎么闷死呢？”

三太说道：“你听听众人谈论，言说此小孩果然姓王，名叫宝灵，圣母娘娘所说的真的一点不差。由此看来，岂不成了活佛神仙了吗？”杨香五说道：“三哥你附耳过来。这个学生昨天求药来啦，女贼言说药已经舍完啦，明天再来吧，那学生就走啦。那女贼且派他的伙计男贼，暗中跟下去，跟至村庄，进了门口，再打听本村的小孩们，这家姓什么，小孩必然告诉。然后再派男贼夜晚入院，窃看病人在哪屋中，住的是什麼房，院中的一切物件，俱都记在

心里，然后来到下处，报告了女贼。

学生品貌岁数女贼都记在心里啦，这就是采花贼，俗名就叫倒采花。”

杨香五与黄三太说着话呢，金头虎叫道：“老美，你求点药去，长点头发。”美爷说道：“你别同我说话。”金头虎又叫道：“瘦小子杨香五，你求点药去，省得瘦小枯干的，长点肉有多好。”又叫道：“邱成，你也求点药，叫你的黄眼珠变黑了好不好呢？”三位说道：“傻小子你别不说人话啦。”金头虎说道：“你们看，此时圣母娘娘闷闷的坐在那里无事，我求点药去，省得他闲着。”语毕，遂将大衣脱去，披上大氅，将绢帕摘去，露出了冲天杵，将冲天杵故意弄歪了。又将缎鞋脱下，穿了靴子，将包袱交给欧阳德，叫欧阳德给拿着。遂高声呐喊：“台湾省的小子们都闪开，咱也求点药吃。”老少人等没有不瞪他的。他哈吧着罗圈腿上了月台，走到坛桌之前道：“圣母娘娘在上，我小子在下，给圣母娘娘作揖啦。”列位，金头虎生来就不爱磕头，见人家磕头他还骂街呢。道姑说道：“求药还不跪下？那有站着的？赶紧跪下吧。”金头虎说道：“跪不了啦。”道姑问道：“怎么跪不了啦？”金头虎说道：

“两个膝盖长了两个小疮，疼得难受。”圣母娘娘闻听一愣：这小疮长得真巧，磕膝盖上一边一个。又一看贾爷的貌相，冲天杵小辫，雷公嘴，狗蝇眼，红眼边，烂眼圈，鼻涕哈啦子直往下流，一脸大黑麻子，大草包的肚子，两条罗圈腿。圣母娘娘一看，心中不悦，一点人才都没有，圣母娘娘心中直恶心，简直就要作呕啦。圣母娘娘说道：“你姓什么叫什么，给谁求药哇？”金头虎说道：“我是上家村的，姓上，小名叫三辈。”

圣母娘娘说道：“原来是上三”说至此处，可没将“辈”

字说出口来。贾明说道：“圣母娘娘，你未到先知。我听我老娘说，没有我的时候，我父母缺儿少女，东庙烧香，西庙许愿，才生下我这么一个孩子。分娩下来，抱在门外闯名。怎么向外抱我呢？软软的小孩，我家大人有一双青布靴子，将我放在靴桶里啦。遇见隔壁杂货铺老西跟我们家大人玩笑，在后边一伸手：‘啊，我抠你三辈！’我家大人打了老西三棒锤，因此小名叫三辈。”三太太大众无有不笑的，胡拉乱扯，闹得还真有趣。

圣母娘娘道：“你倒是给谁求药呢？”金头虎说道：“给咱小媳妇求药。”你道，圣母娘娘乃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淫贼，见了这个贾明倒来了高兴啦，只听圣母娘娘问道：“你说得多嫩哪，媳妇就媳妇得啦，还小媳妇。你媳妇多大啦？”金头虎道：“我媳妇八十三啦。”看热闹之人一听，金头虎才二十多岁，他媳妇有八十多岁？圣母娘娘说道：“你媳妇得的什么病啊？”

金头虎说道：“产后风。”圣母娘娘一听，八十三岁得了产后风啦？他这不是要钱的，是换局的，招得那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无不大笑。圣母娘娘明知



道他是打搅，叫道姑给他拿点药。这回圣母娘娘用一个手指向道姑一指。方才给那王宝灵拿药是两个手指，左一指，右一指。这回一个手指向道姑一指，可就不跟方才的药一样啦，用手指那是暗号。这回道姑进去拿药，杨

香五顺着帐棚留神观看，只见那道姑到了里面，用一张白纸，倒出点白药面，用手掌托着，转身出来，递给贾爷。金头虎伸左手接药，右手堵着鼻子。他是怕用迷魂药吹他，哪知道人家不要你，他长得太好看啦。此时金头虎右手接过药来，用左手将药一按，就势作揖道：“谢谢，谢谢。”遂转身形下了月台。

金头虎叫道：“欧阳德，老美，你二人闻一闻！”欧阳德说道：“我不闻那个东西，你是王八羔子。”金头虎连纸与药面，向地下一扔，用脚一踏，说道：“黄三哥，咱十二位准是英雄吗？”

黄三太道：“弟兄十二位，皆是豪杰。”贾明道：“也配称得起英雄？英雄者，贾明也。圣母娘娘在那坐着呢，除去贾明谁敢求药？浙江绍兴府黄三太，也就是在浙江装不错，有胆子敢求药去吗？”三太道：“贤弟，你小看愚兄了。我要求药，说话的时候，出于三太之口，入于众位之耳，总得说出话来，合乎情理。你说的那是人话吗？小媳妇有八十三岁，得了产后风啦，让众位笑破唇舌。三太说话准有情有理。”金头虎说道：“黄三哥，你心里哆嗦不哆嗦？”黄三太说道：“我要惧怕，我不姓黄。”金头虎说道：“你给圣母娘娘跪下磕头哇？”三太说道：“决不能够。”金头虎说道：“黄三哥，我给你拿着包裹，你去。”

三太上了月台，来到坛桌之前，控背躬身，说道：“娘娘圣寿无疆，弟子姓黄排行在三，皆因我的至友出门办事，在路上受了热气，到家中一脱大衣服，在房檐下凉爽，冒然间中了一阵贼”三太语至此，圣母娘娘站起身来问道：“贼什么？”黄三说道：“中了一阵贼风，贼风灌入脑髓。恳求圣母娘娘舍药一剂，给我的朋友治好偏头疼，我给你修盖庙宇塑化金身。”圣母娘娘说道：“你那朋友不是偏头疼，乃是瘟病。

连你脸上也有瘟气。”三太闻听，暗暗痛恨：好大胆的女贼！

三太遂对圣母娘娘道：“你说台湾瘟灾大作，我是大清国的人，才到台湾。”圣母娘娘说道：“你方才来到台湾，也能受瘟气。

那瘟病本从水土而生，你来到台湾吃喝寝宿，就算受了瘟气啦。

你若不信，吾神现出瘟灾你来看。”只见圣母娘娘用两个手指，左一指，右一指，遂叫道姑取药来，好给他的朋友治疗瘟病。

那道姑闻听，走入殿内。赛毛遂杨香五一看：要坏，圣母娘娘又伸的是两个手指头，必要将三太迷住。杨香五又隔着帐棚留神细看，果然那道姑又倒手

中一点白面，先自己闻了，又倒出了一点红药面，用一张方白纸放在手上，将药倒好啦，掀开青幔帐出来。此时黄三太一看，又是红药面，黄三太心中明白，这红药面必是迷人的，方才那个王宝灵，就是闻的这个红药面迷过去的。那道姑走至黄三太跟前，黄三太往外赶紧迈两三步，用袍袖将鼻子一堵，伸出一只手来，向那道姑扭着脸说道：“拿药来啦。”圣母娘娘在坛桌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合字的人，上这儿来搅扰。“我来吧。”圣母娘娘心中暗道：“你就是有托天的本领，今天我也要带着你走。你一人搅扰我，倒算不了什么；如果要是被此地人知道了，嚷传出去，官兵必然前来干涉。到了那时，如何是好？”列位，那圣母娘娘乃是女淫贼，又见黄三太长得眉目清朗，背插单刀，肋下挂镖囊，好一个武士模样，若是带了回去，岂不是个好的帮手？圣母娘娘将拂尘向左袖中一递，那拂尘是白马尾的，上有一个白银钩，马尾是白的，银钩也是白的，众人哪里看得出来？将拂尘递进袍袖，那袍袖里边有一条口袋，那口袋中暗藏迷魂帕，用拂尘将迷魂帕勾将出来，原来是一块茶青绸子，二尺余长，一尺余宽。圣母娘娘一挺腰，脚尖一点地，纵到黄三太跟前。黄三太离此坛有二丈多远，面向东站立，一只手接药，一只手堵着鼻子，面向东，为的是迎风站立迷魂药好刮不过来。哪知那圣母娘娘骤

然纵到背后，黄三太回头看，圣母娘娘用拂尘顶着那块迷魂帕，在黄三太眼前一抖，说道：“你来看。”黄三太用袍袖一挥那块迷魂帕，就听得一声嚏喷，只见两眼发直。圣母娘娘仍然回归原位，对大家说道：“你们众位来看，台湾的瘟灾，到了五月间，人人如此。此人就是瘟灾发了，将他带到我家用汤药调治，画符镇邪。”语毕，将拂尘递给道姑，道姑接过拂尘，扬起拂尘一晃悠，黄三太跟着那道姑就走下去了。此时金头虎道：“可了不得啦，黄三哥叫贼人给迷去啦，没有命啦。众位，咱们十二个人来的，可不能回去十一个，要死都死在这儿，要回去都回去，亮家伙吧。”杨香五赶过来，对着金头虎拦阻道：“贾明贾贤弟，你看，那女贼横着一纵，纵出两三丈远，武艺不俗可知。那女贼岂止一人呢？男女贼人不定有多少呢？男的在男的那边，女的在女的那边。如果咱们一亮兵刃，那群贼必然也得亮兵刃。再者，庙中这些少男少女，到了动手的时候，必然一阵大乱，不用说家伙碰着，就是人踩人，也得踩死。况且咱们才十一个人，人家不定有多少人呢，动起手来，必不是人家的敌手。咱们暗中跟随他们，看着他的下处在哪里，咱先卧好了底，夜间咱们自有道理。”傻小子说道：“杨香五，你敢保女贼不将黄三哥给弄坏了吗？”杨香五说道：“贾明你真傻，圣母娘娘是女的，黄三哥是男的，他怎么会弄坏了呢？不要紧，你沉住了气，准保管黄三哥坏不了。”金头虎被杨香五这么一说，方才沉住了气。

且说看热闹的众人，一看好端端的两个人上坛求药，无故的都迷惑啦，中了瘟病啦，谁还敢去治病求药？大家纷纷议论，俱都不敢求药。圣母娘娘在坛上看得明白，遂找了一个台阶，对众人说道：“吾神今日退坛疗疾，大众没求着药的，吾神明日重登坛施药，分文不取，拯救众生，大慈大悲。”语毕退坛，

仍是众人抬轿，道姑可剩了两个啦，那两个道姑，一个带王宝灵走啦，一个带着黄三太走啦。圣母娘娘上了轿，十一位英雄在后边跟随。杨香五说道：“众位可别跟紧了，如果跟紧了，恐叫淫贼看出来，多有不便。他要是有了预备，咱们可就费了事啦。”且说大家在后边远远跟随，此时圣母娘娘的轿由东墙转过去，奔东北，抬着轿如飞走下去了。工夫不大，走出约有五六里地，来到一个小小村落。这个村落也就是五七家人家，圣母娘娘的轿落在一个桃杏林的门首。院内隐深，外边桃林杏林，清雅异常，百鸟唧唧，红红绿绿，好一所宅院！只见圣母娘娘被道姑相搀走入院中去了。杨香五一看，乃是五七家一个小小村落，门外无人，清静沉寂，杨香五遂由兜囊中掏出粉石，在圣母娘娘粉壁墙上画了一朵菊花。列位，这画菊花是夜间必来，无论遇上什么事是不能失信的，刮风下雨亦得来。杨香五画好了暗记，围着房子看了看道路，桃杏林当中的砖房，如进院内必得由桃杏林而过。杨香五转身形与众英雄说道：“你们看看女贼，这样的势派，人是一定少不了的。这女贼每逢做上买卖，就是若干万，非大财主家不偷。皆因他是女的，能装神治病，往往遇上大财主家将他请去，无论姑娘太太的屋子，他都能进去。白天治病看好了道路，夜间带着男贼女贼前去偷盗，一偷就准，不用打算偷空了，绿林道中什么买卖也没这路买卖大。这路贼到了哪儿都能联合本地绅耆，置地盖房子，一住就是三年五载，做了几宗大买卖，然后将房屋一扔，就远走高飞了，房屋地基也不要啦。”

众人说话之间，已经来到了庙前，在附近找了店房住下，准备夜晚拯救三爷与那孝子王宝灵。众人找店住下，金头虎喊道：“我们是卖红货的，东西太多，我们得用一个清静跨院。

我们这红货价值连城，都是猫眼、玛瑙、翡翠，核桃大的珠子，

要是丢一样，你们赔不起。”店家一看金头虎那宗神气，人家也不理他，店家将杨香五等领到了一所西跨院，上房三间。众英雄来至屋内，店家打来洗脸水，泡了两壶茶，复又问道：“众位达官爷吃什么饭呢？”杨香五说道：“只要得吃的给我们开上两桌，不怕多，剩下我们也一并给钱。”金头虎道：“愈多愈好，先给我来二百壶酒。”店家也不敢惹他，也不理他，连连答应：“是是。”走下去啦。工夫不大，将酒饭开来。

大家围绕一坐，侯爷还是不客气，自己没等众人相让，他就坐在上座啦。十一位英雄吃喝已毕，天色可就黄昏时候啦。店家掌上灯光，金头虎说道：“你们再给我们沏上两壶茶，够不够你们就不用管啦。有事我们再叫你们就是了，没事你们也不用来。”店家应声：“是是。”伙计又与大家沏了两壶茶来，这才退下去了。张茂龙对大家说道：“绿林的规矩，咱们应当二更半前去，惟独这群淫贼们，咱们可不能按规矩，恐怕那女贼回去，将黄三哥弄到房中调笑逞威。三哥乃是财色木迷的君子，到了那个时候，三哥不从，一定泼口大骂淫贼，淫贼恼羞成怒，那时三哥必有性命之忧。”金头虎说道：“不错不错，黄三哥能比柳下惠，坐怀不乱，他不能办那宗事。”遂叫道：“张茂龙快去替黄三哥去。圣母娘娘长得玲珑俊俏，不着脂粉，布衣素服，就那样的可人，张七爷长得又俏皮，真比那潘安宋玉子都之辈，这才是佳人配才子。张七哥你快去吧，别误了美事，赶不上着急。”张茂龙一听，也乐啦，侯爷大众也俱都乐啦。

张茂龙说道：“傻兄弟，你别玩笑，倘若黄三哥有了差错，那就晚啦。不论你说什么，我也要先去的，我到那里看看光景，也好有个准备。”

张七爷说至此，急忙扎绑停当，带好零碎，不走大门，蹚房越脊，直奔圣母娘娘房舍去了。过桃杏林，进了村庄，就是

座北圣母娘娘的房，由清水脊门楼走，跳墙越过，直奔第三道院，纵上房坡，留神向屋内观看，只见黑暗间灯烛辉煌。后窗户是纱窗，英雄在瓦檐上一顺身？两只脚绷住阴阳瓦，珍珠倒挂帘，头朝下，隐在纱窗外，向西间屋中观看。借灯光看得真切，屋中又摆顶箱立柜，描金柜，珠翠围绕，兰麝薰人。靠南窗户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美人，不亚如酒醉的一朵石榴花，半躺半卧。秀腕托着香腮，一条腿伸着，一条腿攀着，面向南，身穿粉红色裤褂，头上漆黑的青丝，高挽美人髻，翡翠横顶；翡是真红，翠是碧绿。张茂龙仔细一看，正是那女贼圣母娘娘，此女贼原来变了妆了。张茂龙心中暗道：他这是夜间俏妆打扮，白天舍药是青水脸，晚间他擦抹胭脂粉，连耳坠都换啦，真金耳圈，大翡翠的艾叶，瘦小的裤褂，没扎腿带，散着裤角，窄窄金莲，雪青缎子小鞋，木底雪白铮亮，真是妖淫的景况，杏眼乱转，张茂龙心中暗道：好俊的姿容。又见女贼袖口之中，取出一块桃红的绢帕，递在樱桃口内，用银牙咬着帕角，十指来回捋这块绢帕。张茂龙看罢，心中明白啦，这贼淫兴来啦。

又见女贼忽然间嗤的一声笑啦，口中说道：“我为什么放着白面饼挨饿呢？”张茂龙心中说道：“我可管不着。”女贼说毕，翻身坐起，坐在床沿之上叫道：“干娘啊，你将王宝灵带来。”

只见外面竹帘二响，走进一个胖婆子，捋着王宝灵的衣服，把王宝灵推到

女贼屋甲。张茂龙心中暗道：“他们桃杏林的家规就是这样，夜间婆子给干女儿往房中推男子。”那女贼站起身形，将王宝灵两只胳膊一捋，拉到茶桌旁椅子上。此时王宝灵两眼还是发直，怔怔的就坐在椅子上啦，皆因为王宝灵还被迷魂药迷着呢。那女贼将王宝灵推到椅子上坐定，她就回身来到梳妆台前，一拉抽屉匣，取出一点药面，自己先闻了，然后又取出了一点药面，用纸托着，走到王宝灵身旁，对着王宝灵的

鼻子一吹。那王宝灵一闻药面，打了一个喷嚏，鼻涕哈啦子流了下来。那圣母娘娘由袖口中，摸出桃红小绢帕，给王宝灵擦了擦鼻涕哈啦子。列位，痴心的女子负心郎，这女子他若是爱上了男子，无论有多肮脏，他也不嫌，皆因为爱情的魔力，比什么都大，死生在所不惜。闲言少叙，且说这女贼给王宝灵擦完鼻涕哈啦子，遂往床边上一坐，手托着香腮，微睁杏眼，右腿压着左腿，直看王宝灵。王宝灵闻了解药啦，心中也明白过来啦，东看看，西望望，遂说道：“我这是来到哪里啦？”圣母娘娘对着王宝灵一撇嘴：“你还不知道哪？你问谁呢？你还装糊涂呢？”王宝灵一听声音，心中这才明白，原来是圣母娘娘。女贼说道：“我是妇女，你是男子，我大慈大悲，舍药济众，你为甚么黑夜间入我的卧室？”王宝灵闻听，惊慌失色，不知所以，遂对圣母娘娘哀告道：“弟子家母染病在床，只知求圣母娘娘舍药救苦救难，以疗家母之病，实不知因为何故来到圣母娘娘的所在，望求娘娘大发慈悲，将弟子送回家去，弟子好得母子相见。”语毕，落泪不止。张茂龙闻听，暗暗钦佩，王宝灵真是一位读书知礼的君子。圣母娘娘闻听王宝灵之言，冷笑道：“我们女子的私室，无故的你闯进来啦，还得我们将你送回去，你想着什么呢？你们家里也有少妇长女，无故的黑夜之间，去一个野男子闯进屋中，你就将他好好送出去就算完了吗？你既是读书的人，难道你不明礼节吗？男女授受不亲，你跑到我屋中，你倒是打算干甚么来啦？你一定白天在庙上见了我圣母娘娘，起了淫心，黑夜间偷着闯着进屋中。来到屋中，你见我醒着呢，你不敢向我无礼，是我的正气，将你那邪气给闭住啦。学生，我说此话对也不对？”王宝灵闻听此言，把他可就吓坏啦，口呼：“圣母娘娘，弟子不敢那样存心，实在不知怎样来到圣母娘娘的屋中的？望求娘娘念弟子无知，饶恕了

弟子吧。”此时女贼听罢，“嘿嘿”一阵冷笑，遂叫道：“王宝灵，你是胡说乱道，没有那么便宜。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是认打认罚吧？”王宝灵问道：“圣母娘娘，认打怎样？认罚怎样？”女贼说道：“你们台湾省也有文武地方官，乃是有王法所在，你要是认打，将你送在当官，治以私入闺房之罪。

你要是认罚呀”女贼语至此，杏眼斜视王宝，往下不言语了。王宝灵连忙

问道：“认罚怎样呢？”圣母娘娘闻听，噗哧就笑啦，伸出秀腕，将王宝灵的手一掬，叫道：“学生，你真是呆子。我问你窈窕淑女，你爱也不爱？”王宝灵方要后退，哪里动转得了，口中叫道：“圣母娘娘，我的手疼，娘娘快撒手吧。我学生读书知礼，不敢妄为。圣人云：‘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我母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求圣母娘娘将我送回家去，舍药不舍药，没有关系。倘若我学生一步去迟，我的母亲若有不测，罔极深恩，不能报其万一。

别的事情，我学生实不敢为。”圣母娘娘闻听，说道：“书呆子，我奉玉皇敕旨，下界临凡，与你有一分姻缘。你若应了我的要求，咱俩一夜颠鸾倒凤，我再同你到家，与你母亲治病，保你母之病立时痊愈。”王宝灵只是摇头不允，哀求放回家去。

女贼一看王宝灵执意不允，不由怒从心头起，说道：“我给你一个厉害，你也不知道哇。”说罢，一仰手由墙上摘下一口双锋宝剑，对着王宝灵头上，就是几晃。王宝灵只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下苦苦央求。圣母娘娘说道：“只要圣母娘娘愿意，那怕你驴儿不拉磨？”王宝灵跪在地下，只知央求饶命啦，那还听得见圣母娘娘说什么。那女贼见王宝灵如此模样，遂说道：“可惜你长得这样人材，为什么这么软呢？我有心将你的瓢摘了，可惜今天是大喜日子，你看人家那姓黄的有多骨力呀？”

语至此，遂叫道：“干娘啊，你将他推回去，太软的没有用处啦，你把那姓黄的推进来。”

张茂龙在房上双脚绷着瓦檐，头朝下，看着圣母娘娘要杀王宝灵的时候，美英雄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又见王宝灵叫道：“天哪，天哪，何人搭救我王宝灵？”张茂龙心中说道：“世界上俱都是男欺女，那有这女子反欺男的道理？”

美英雄思索至此，遂翻身上房，直奔前坡。来到前坡，方要纵下之时，又听得圣母娘娘说道：“我今天是大喜日子，要不然我摘你的瓢。那姓黄的有多骨力呀。”张茂龙一听，心中明白，原来是先不杀王宝灵，叫胖婆子去推黄三太去。张茂龙暗道：“这倒是个机会，我们小弟兄中谁也没有黄三太嘴硬，今天我倒要看黄三太怎么样。”那胖婆子遂将王宝灵推推拥拥，由西屋出来，工夫不大，由跨院将黄三太推到了圣母娘娘的屋中。

张茂龙仍来到后房檐，双脚绷在瓦檐上，珍珠倒卷帘势，向屋中观看。那胖婆子将三太推到屋中，转身出来。圣母娘娘仍将三太推到王宝灵坐的那张椅子上，面朝西北坐定。此时那女贼又取出一点药面来，自己先闻了，然后又用纸托着一点药面，来到黄三太面前。方要给三太吹药之际，女淫贼眼珠一转

，向三太肋下一看，暗吃一惊：原来此人还带着镖囊呢。淫贼看毕，遂说道：“可不给他吹药啦。”遂将药放在条案头上，翻身奔立柜而来，将立柜开开，取出一条绸子汗衫，将三太的两臂一结倒着捆上啦。然后将三太腰中搜了搜，没有匕首；又将三太靴口摸了摸，也没有叉子；然后将三太镖囊摘下。那镖囊乃是鸳鸯扣，一摘就下来，皆因为是行家子，那扣一拉就开。由镖囊中取出一只金镖，用手一掂，自言自语道：“好重的镖哇。”说罢，搬了一个凳子，将顶柜上皮箱打开，然后将镖囊藏在箱子里面，用锁锁好。三太此时尚被迷魂药蒙着呢，张茂龙在外面看得明白。只见圣母娘娘用解药向三太面上一吹，三

太登时打了两个喷嚏，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鼻涕哈啦子往下一流，女淫贼用手帕一擦，三太二眸子一转，心中明白。圣母娘娘此时在床沿一坐，三太站起身形观看，遂说道：“你不是舍药的圣母娘娘吗？”女淫贼答道：“不错，是我。”三太说道：“好一个无羞耻的女子，黑夜之间，你将三爷带到你家，却要怎样？你拿黄三爷当作何人？吾乃十三省总镖局保镖的黄三太是也。我的老师姓胜名英，字子川。”女贼闻听笑道：“好好好，咱们是乡亲哪，这乃是月下老人拴就的红线，你我当有鱼水之欢。你跟我在此安居乐业，较比保镖胜强十倍。”

三太闻听大怒，遂叫道：“女淫贼！休要胡说乱道！三爷乃是书香门弟，宦家之子，侠义门徒。你乃是倒采花的女淫贼，水性杨花，不如班子里的妓女，三爷岂能与你这下贱之辈有染？”

女淫贼闻听，说道：“姓黄的，你不用大呼小叫，我这里也没有街坊邻居。咱俩个红萝卜就烧酒，嘎嘣脆。摇头不算，点头算。”语毕，伸手拿剑，口中叫道：“姓黄的，你要是一点头，管保你丰衣足食一辈子，这个屋子，这个床帐，你我恩恩爱爱；你若是不乐意，我就手起剑落。”语至此，遂用宝剑向三爷头颈上一横，笑嘻嘻的道：“姓黄的，你是怎样吧？”列位，黄三太岂是畏刀避剑之人？能叫名在人不在，不叫人在名誉坏。

三爷只是摇头不肯，女贼恼羞变成怒，眼看着女贼手起剑落。

正在此时，后窗户窃看的张茂龙大吃一惊，只顾看热闹啦，此时再想进去救人，可来不及啦。英雄一发怔，打了一个冷战，衣裳一扫纱窗楞子，“刷拉”一声响。女贼方挽起手腕来，就听窗户一响，杏眼一转。列位，女贼本是威吓黄三太，并不是真要杀黄三太，张茂龙这一害怕，衣服一扫窗楞子，自己又发慌，这时女贼可就看出后窗外有人啦。遂平着宝剑向三太肩头上拍了几拍，说道：“你不乐意，就算完啦？有布还怕做不了

衣服？”遂叫道：“干娘啊，你将这姓黄的带下去吧。那王宝灵软弱无能

，这个太横啦。今天晚上自己睡吧。”张茂龙在后窗户外，暗中赞美黄三太财色分明，王宝灵孝义双全。此时又听里屋竹帘一响，只见那胖婆子进了西暗间，把三太十字绊一掬，说道：“我们姑娘自己睡啦。”圣母娘娘说道：“干娘且慢，你附耳过来。”在胖婆子耳旁说了几句话，张茂龙可听不真切，隐隐的听说寡妇睡不着觉；抛在床底下二百钱，摸钱去就睡着啦。只见那婆子又将三太十字绊英雄带用力一掬，说道：“跟我走吧。”那婆子衣服甚是肥大，用力一掬黄三太，可将灯就熄灭啦。屋中灯光一灭，那女淫贼遂说道：“哟，干娘你怎么这样慌呢？你有什么毛病啊？”那胖子说道：“哟，我五十多岁啦，有什么毛病啊？你不知道这几日也不知是怎么的，我每夜里梦见你干爹一脸的血迹来找我，所以我心神恍惚。”

张茂龙闻听，原来这婆子也不是好人，是谋害亲夫，我必当杀之。此时张茂龙在房檐上珍珠倒卷帘，两足尖挂着瓦垄，方要往上翻身的时候，就听前房坡有声音，说道：“你下去吧。”

那张茂龙正在头朝上起的时候，无有还手之能，就听“噗咚”

一声响，将张茂龙扔在尘埃。张茂龙一提气，可没摔着，方要爬起来，女贼跟着也纵下来啦，照定张茂龙腰上就是一脚，说道：“呆子，你躺下吧，哪里去呀？”

列位，方才屋中灭灯，那本是女贼故意叫婆子弄灭了了的，为的出来好拿张茂龙。这一脚将张茂龙踢倒，由腰中掏出一条绳来，将张茂龙二臂一拢，来了个寒鸭鳧水，捆了一个结实，用手提着张茂龙奔前院来了。来到上房门前，叫道：“干娘，点灯吧，拿住啦。这必是鹰爪哇。”提到西暗间屋中，将张茂龙往地上一放，叫道：“干娘，你拿木盆用油布裹着，将他馈了吧。”馈了就是宰了。接着又说：“这要是回了赤字窑，咱

们这里站立不住啦。”那婆子将木盆取来，放在地下，这木盆三尺多高，五尺多长。然后将油布往盆中一铺，那油布出木盆外三尺多长，为的是不叫血向人身上溅。女淫贼下令：“干娘你将他馈了吧。”婆子说道：“我这两天心惊肉颤，黑夜睡不着觉，你动手吧。”女淫贼说道：“哪年不馈十个八个的？我馈就我馈吧，也不用牛耳尖刀啦，就用我这口宝剑吧。”女贼举剑方要下手，那婆子说道：“姑娘且慢动手。”女淫贼说道：“他是鹰爪，你还给他讲情吗？”婆子说道：“你看看他盘尖不尖哪？”盘就是脸，尖不尖就是好不好看。张茂龙心中暗道：“不好不好，王学生和黄三哥他二位晶貌比我差得远。我低头不扬头，不叫他看见。”女贼宝剑交到左手，右手一推张七爷的太阳，女淫贼本是要杀人的神气，怒容满面，见了张七爷俊美出众，反怒容换笑脸。打量美英雄：黑漆漆两道宝剑眉，一双俊目，好似朗星，鼻如悬胆，齿白唇



红，大耳垂轮，面如白玉，真真可爱。遂问道：“这位爷台，你贵姓啊？”张七爷说道：“无名氏。何必多问？”女贼笑道：“可惜你这奇男子、大丈夫，少姓无名，我们妇人还有某门某氏呢。听你口音也是大清国的人氏，我原籍江苏省尹家川，我乃尹凤霞是也。这也是姻缘有分哪，难道说你无名无姓吗？”七爷一听大怒，说道：“我乃凤凰张七爷张茂龙。”女淫贼闻听，嘻嘻笑个不止，遂说道：“怨不得长得俊呢，原来是凤凰。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我们这没有梧桐树，哪里引得凤凰来呢？七爷，这也是前世的姻缘，该当你我成为夫妻。”张七爷闻听，心中思索，适才与王宝灵奉玉皇爷敕旨牒文，与我黄三哥月下老人拴就的红线，这又与我姻缘有分。工夫不大，就有了三个啦。七爷想到这里，说道：“女贼你胡说！我乃堂堂英雄，岂能与你这女贼成其夫妇？”女淫贼说道：“咱是照方吃药。若没有你在房坡，我就

将姓黄的宰啦。”宝剑横在张七爷脖颈之上，眉目传情，木头底子乱响，站立不稳，五官挪位，万种风流，说道：“张七爷你一点头，咱俩是一世的欢乐，吃的是珍馐美味，饮的是玉液琼浆，身穿绫罗绸缎；你若不允，我手起剑落，叫你落个他乡之鬼。世界上风流鬼，谁不乐意？你要一点头，愿意在台湾住，咱们在台湾买地盖房；如不愿意在台湾居住，咱们就回归大陆，我与你快乐三年五载，生产一男半女，咱们就是一家子人哪。”

张茂龙一看女贼真是十分俊美，心中思索：若不然我就应允吧？

又一寻思，我来的时候，杨香五他还要来呢，杨香五腿底下比我快，如果他若是来了，暗地观看，叫他给传说出去，岂不是栽一辈子筋斗？黄三太人家就宁死不应哩！想到此处，心中说道：“仍是不应的为对。”女淫贼又问道：“七爷，你应不应啊？”张茂龙摇头道：“不应，杀吧。”女贼又道：“七爷，你心眼活动点。”张茂龙道：“没有活动，不应。”女贼道：“我可要杀啦，休怨我无情。”张茂龙说道：“你杀吧。”女贼说道：“我手起剑落，你小命就完了。”张茂龙说道：“爱杀就杀，何必多问呢？”女贼笑道：“我怎么舍得呀？”张茂龙道：“你随便吧。”女贼道：“我也不杀你，也不剁你，也不宰你。我将床帐收拾好了，我叫干娘脱了你的衣服，叫你裸体，我用手摸你。”张七爷一听，说道：“那可不成。”女淫贼又说道：“我这就脱你的衣服啦。”说着话就要向前去脱。

此时急得美英雄没有法子啦，眼珠一动，计上心来，笑道：“美人，我不是保镖的，若是保镖的，来到台湾干什么来呢？

我是吃横梁子的。白天我看你在坛上舍药，我看美人长得太好啦，引动我七魄三魂，今夜晚间我特意前来，会会美人。你如果是不杀我，真心实意爱我，咱们是白头到老的夫妻，为什么三天两天呢？你将我解开吧。”女贼闻听

，笑道：“你们小白

脸不可交，嘴赛蜂蜜心赛刀。咱二人成其美事，你说山西煤是白的，我都信。你此时说话，我有点不信。我得将你身上的兵刃搜出来。”遂将张茂龙练子锤兵刃等物搜清，叫道：“干娘将他的兵刃包起来，藏在暗间屋中去。”又叫道：“七爷，我将你解开，你若是一跑，我用飞抓抓你。我还有迷魂帕，我可将你脱光溜摸你。”张茂龙说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叫我走，我也不走。”女贼说道：“既然如此，咱就收拾床帐，安歇睡觉吧。”张茂龙说道：“那有这么忙的？我此时还没吃没喝呢。”女贼说道：“那还不好办吗？”说着话叫道：“干娘，放好了墨石面的茶几，沏上一壶好茶叶。”胖婆答应一声，把茶桌放好，复又来到厨房，沏了一壶茶。女贼又吩咐干娘道：“你给我们预备点菜。”胖婆子说道：“你们吃什么呢？”女贼说道：“溜肝，炒肚，佛手疙瘩炒里脊，再来一碗冬笋汤，两壶酒。”女贼又对张茂龙说道：“你在西面坐，我在东面坐。

你要在外面我不放心，我怕你跑了。”胖婆子去不多时，将杯箸摆好，菜也摆齐。女贼在东面坐定，将宝剑放在身旁，闭住了东暗间门。女贼说道：“张七爷，咱二人得猜两拳。”张茂龙说道：“我不会猜拳。”女贼说道：“你那是胡说，绿林道的人，哪有不会猜拳的？不要客气，以后你是七爷，我是七奶奶，夫妇之间，还客气什么？”张茂龙一想，猜拳也不错，心中说道：“杨香五他们二更半天准来，我们二人猜拳，也好耽误工夫，等杨香五、贾明、侯爷他们来了，就好办啦。”张茂龙想到这里，说道：“咱们猜两拳吧。”女贼遂将手伸出来啦，张七爷臊得桃花脸通红，女贼是常和男子喝酒的，满不在乎。

二人猜着拳，女贼借着酒力，淫邪可就来啦，将脚顺着桌子底下，可就伸过去啦。张七爷赶紧一闪身形说道：“夫妻之间，毕敬毕恭，你岂不闻举案齐眉吗？咱俩乃是长久夫妻，不要轻

薄了。”女贼被欲火烧的。哪里还听得进张七爷说什么？张七爷一伸手，正喊道：“五魁手呀！”女贼伸着一个手指喊道：“凤凰咱俩好哇！”

正在此时，就听房上有人喊道：“咱三人好吧！”说罢，遂叫道：“张茂龙小子不是东西，你给我丢人啦！”说着话，只听得窗户咕咚一声响，进来一个人。女贼手擎宝剑一顺身由屋里就纵出去啦。你道来者是谁？正是傻小子贾明。为什么贾明先来啦？咱们慢慢再表。贾明上了炕，扬起手来，照定张七爷就是一个嘴巴。张茂龙的桃花脸哪里经得住他这金钟罩的手呢？张七爷一仰身叫道：“表弟，你拿女贼要紧，你打我干什么？”金头虎遂喊道：“女贼你跑不了！我从窗户进来的，我还从窗户出去。”女贼在院内二听，还打窗户出来

，心中暗想：你只要打窗户出来，就跑不了你。女贼遂手持宝剑，站在窗户旁边，单等金头虎一探头，就是一剑。哪知道贾明是金钟罩，剁上也白剁。金头虎由窗户果然往外一钻，脑袋刚一钻出窗户，女贼手起剑落，就是一剑。金头虎并不躲闪，一抬头，这一剑正正剁在天灵盖上，只听咯崩一声响，将女贼的手腕子倒给闪了。女贼赶紧蹿上房去要跑，金头虎说道：“你会上房，我也会上房。”女贼先上房，遂用剑将瓦挑下十几块，拿在手中。

金头虎来至近前，向房上一纵，女贼一扬手，那十几块瓦就砍下来啦。金头虎正纵至半截，哪能躲闪？哗啦啦正砍在金头虎头上。贾明说道：“好小子，你真砍哪。”说着话，还往上纵。

女贼一看，砍不动他，翻身就跑，金头虎在后紧紧跟随。来到二道院内，女贼用剑照定金头虎面门便刺，金头虎赶紧用手护着面门，说道：“那可不行，就是五官怕着家伙。”女贼心中明白，这小子原来是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于是用剑照定金头虎的下身便刺。金头虎用杵护住，遂说道：“小金头虎也怕家

伙。”女贼一听，嗤的一声笑啦，心中说道：“我叫凤凰将我迷住啦？我心里净惦着凤凰呢。他无论是什么功夫，他也得怕迷魂帕。”女贼想到这里，遂跳出圈外，将剑交于左手，右手向左袖中一摸，用中指将帕环一勾，将迷魂帕勾出，对着金头虎刷啦一抖迷魂帕。金头虎一晃悠冲天杵，也不打喷嚏，对女贼说道：“那不管事。”女贼心中暗想：他怎么不怕呢？必是药没抖在他的面门上。于是又向金头虎紧紧抖了几下，金头虎还是说话，两眼也不发直。女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啦，心中一纳闷，嘴里可就说出来啦：“你怎么不怕迷魂帕呢？”金头虎说道：“那叫迷魂帕呀？告诉你吧，白天在庙上，你用迷魂帕迷人，我早就看出来啦。我方才来的时候，我早将鼻子跟堵住啦，你怎么抖也不怕。女贼你为什么在庙上将小白脸迷来，不将我迷来？今天你走到哪里，我追到哪里，我与你死冤家活对头没完。”女贼一看金头虎是软也不怕，硬也不怕，真是没有法子。心中想道：“我若是往外一跑，他就不能追我啦。我这里有的是金银，他们为的是发财。”寻思至此，女贼遂跃上清水脊卡子墙。金头虎在后面跟着也往上纵，女贼一伸手将金头虎冲天杵小辫揪住，右手掏出飞抓将金头虎小辫就给抓住啦，一松手将金头虎摔在地下。女贼心说，我用力一拉飞抓，将他的头发给拉下来，一见血迹，金钟罩就算破啦。女贼想罢，遂用力就拉飞抓，金头虎用手持住飞抓练子，一只手一横一字杵，将铁练子就别断啦，女贼几乎闹一个大翻身落将下去。女贼急忙将飞抓套从手腕上摘下来，跳下清水脊卡子墙，往外就跑。

金头虎头上抓着飞抓，带着三尺多长的铁练子，他也不往下摘，在头上挂

着往前就追，两只脚还直踏那铁练子，金头虎就将铁练子绕在脖颈之上。前边圣母娘娘木头底叽咕咯哒；后边金头虎脖子上的铁练子唏啦哗啦。出了桃杏林子就是山道，皆因圣

母娘娘穿的是木底鞋，在前面跑着，一踏石头，恰巧将木底鞋给蹩折啦。圣母娘娘本来比金头虎快，木底鞋这一折，有绳子连着，虽掉不下来，可就慢啦，要不然金头虎也就将圣母娘娘追丢啦。圣母娘娘脚底下这一慢，金头虎在后面可就跟上了。

圣母娘娘在前，金头虎在后，正在向前奔走之际，只见从旁来了三条黑影，鹿伏鹤行，直奔金头虎来啦，金头虎忙道：“谁呀？”只听有一人答道：“我。”“干什么，臭豆腐？”金头虎就说道：“蛮子，奸情出人命，咱们弟兄同堂学艺，可别因娘们犯了心病。”欧阳德说道：“王八羔子，谁跟你争娘们？”

帮着你拿贼。”第二位就是老美侯爷，金头虎说道：“侯爷，圣母娘娘我可占下了，谁可也不许夺我的功劳。”侯爷说道：“是啦，一定叫你拿。”杨香五说道：“贾贤弟，没人夺你的功劳。女贼甚快，怕你一个人拿不着，我们来帮着你拿。我们三个人上前面围住了圣母娘娘，女贼见我们在前面，必然得回来，你再迎头拿他，你可别用我们帮着你动手。”贾明说道：“如果要用你们帮着动手，我就不姓贾。”杨香五与侯爷附耳说了几句话，此时圣母娘娘已经奔西南跑下去啦。西南上就是树林子，杨香五与欧阳德也奔西南树林子就走下去啦。女贼进了树林子，打算越过树林逃走，女贼是由北面进的树林，打算由南面逃走。女贼将走至树林南口，只见两道金光耀眼，叫道：“女贼哪里走？千里独行侠侯华璧在此。”圣母娘娘一看，打了一个冷战，转身往东便跑。又见树林东出来一道黑影，掌中一口明亮匕首短刀，一声呐喊：“呔！女贼休要往东来，小毛遂杨香五在此。”圣母娘娘抹头往西便跑，树林西面又一人呐喊：“女贼不要上这里来，欧阳德在此。”手中拿着明亮亮一口雁翎钢刀。圣母娘娘一看，三面都有人把守，转身回去吧，遂又向北跑去。忽听北面又有人喊叫：“小子，你作法都钻不

出去，四门堵你。”众英雄东西南北四面围住，捉拿倒采花女淫贼。女贼在树林之中，口中说道：“你们这群人也太难以为情啦，我乃是妇人之辈。”遂抬左腿，用宝剑将木头底削去，宝剑又交于左手，一抬右腿，又将右腿木头底削去，将宝剑抛出了树林，女贼抱住一棵松树，叫道：“你们拿吧，我不能走啦。”杨香五用火折一照，原来圣母娘娘抱住了一棵松树。杨香五遂喊道：“贾明你拿吧！”傻英雄说道：“你们三个人拿吧。”杨香五说道：“你叫我们三个人一动手，你就不姓贾啦。

我们给你围住啦，还是你去拿吧。”金头虎说道：“我拿就我拿。”金头虎来到树林内，口中说道：“小娘们，这树跟你有什么过节呢？”此时贾明心中暗想：这个小娘们长得很好，我将他拿活的，交给他们三个人。傻英雄又一想：我睁着眼去抱小娘们，我害臊，我闭着眼去抱她，我咬两口肉解解恨。想到此处，金头虎遂将眼一闭，双手扬起，对着女淫贼抱去，张开口就奔女贼咬去。那女贼见金头虎抱来，一闪身形，由北面就走啦。金头虎这一口，正正咬在松树上啦，牙床子也破啦，血也流下来啦，将松树皮咬下一大块来。那位说，傻英雄金钟罩不能见血，若是见血，金钟罩岂不破了么？列位，牙床子是赖肉，能见血，因为有金钟罩铁布衫，牙是坏不了的，并破不了金钟罩。金头虎自己也笑啦，遂叫道：“杨香五，女贼哪里去？”杨香五说道：“你问谁哪？北面上无人，女贼由北面走啦。你是怎么拿的呀？”金头虎说道：“我是闭着眼去抱的，我打算连人带树都抱住了，狠狠的咬一口解解恨，未想到一口咬在树皮上啦，把我的牙床子都咬破啦。真倒运，女贼也没拿住。”杨香五说道：“女贼也走啦，咱们回去看看黄三哥、张茂龙他二人怎样啦。”金头虎说道：“对啦，咱们赶快回去吧，女贼屋里有顶箱立柜。方才只顾跟女贼滚啦，我也忘了发财啦，

快回去吧。”说着话，遂奔桃杏林而来。侯爷脚底下甚快，侯爷看女贼脱身走了的时候，就先奔桃杏林走下来啦。金头虎与杨香五、欧阳德三人，远远就看见桃杏林烈焰腾空，金蛇乱窜，张茂龙、黄三太与侯爷、邱成大众等在桃杏林外站立。金头虎问道：“谁放的火？女贼屋中顶箱立柜，还有银子呢。你们放火没将银子拿出来吗？”张茂龙说道：“银子拿出来啦。”金头虎说道：“银子拿出来就算完啦。走吧，咱们上树林子里头分银子去。”大众这才来到树林之内，将银子分作两堆。金头虎说道：“我一个人分一堆，你们大家分一堆。我用脑袋撞窗户，出窗户时候，还挨了女贼一剑，在院中叫女贼用瓦还打了我一下子。你们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啦。”杨香五说道：“就是叫你分一半吧，你不用不合算，依你挑，这两堆你拥一堆。”金头虎挑了一堆多的，遂向兜囊就装，兜中也装不了啦，用手巾包好带在腰间。大众又将贾明拣剩下的这堆，人人拿点装入兜囊之内。要按着规矩说，这宗钱应当施舍，作慈善之事。

大众皆因为来在台湾，道路甚远，叫金头虎都带着，用钱的时候，他也得向外拿，此时他带的多，不过多受点累。大家分完了钱，杨香五遂对黄三太、张茂龙说道：“这桃杏林已经点着啦，也没有什么事啦。那学生王宝灵可曾救出来么？”张茂龙说道：“王宝灵也救出来啦，还救出几个少年来，都是与女淫贼有染的。将肥胖婆子也杀啦，还杀了一个丫环，杀了一名男的，其余都四

散逃走了。那几个年轻之人，都是此地人氏，离此俱都不远，叫他们都自己回家去了。桃杏林这一烧，于本地面省了好些事，要不然地方官还得验尸拿贼。”杨五爷闻听，点头说是。金头虎在旁说道：“张茂龙小子，你为什么与女淫贼喝酒猜拳，给我栽筋斗？”张茂龙说道：“我与女贼猜拳喝酒，为什么给你栽筋斗？我那是不得已，女贼有迷魂帕，将我

拿住啦。他要与我成为姻缘，我执意不允，他就用宝剑威吓，将剑放在我的脖子上，我也没答应。以后他又不杀我啦，要将我捆着，扒去衣服作贱我。我实在无法啦，我才应允。我跟女贼喝酒，为的是耗时间，等着你们来好救我们。”杨香五在一旁向金头虎直笑，也不言语。侯爷说道：“杨五爷别叫贾爷给磕头啦，张七爷并不是有邪念与女贼喝酒。”原来，金头虎与杨香五二人在店里说闲话，杨香五说道：“此时张七爷与圣母娘娘准对面吃酒呢。张七爷都慌神啦，等不得啦，非要先去不可。”金头虎说道：“不能够。”杨香五说道：“你要不信，你去看去，张茂龙要没跟圣母娘娘对面吃酒，我就给你磕一百个头。”金头虎说道：“我去看去。”杨香五说道：“他要是果然跟圣母娘娘在一堆喝酒呢？”金头虎说道：“他要是与圣母娘娘在一处喝酒，你就不要给我磕头啦。”杨香五说道：“我不给你磕头，你可得给我磕一百个头。”金头虎说道：“好吧，他要真跟圣母娘娘在一处喝酒，我就给你磕一百个头。”杨香五说道：“咱们空口无凭，你得找一个保人，我也找一个保人。”杨香五的保人当时就有啦，可没有人保着傻小子。金头虎问了半天，还是没有人答话。老美跟贾明是朋友，遂说道：“我保着贾爷。”贾明这才先奔桃杏林。所以贾明此时不依张茂龙，因为杨香五叫他磕头。还是黄三太给说合啦，三爷说道：“张茂龙要是真与女贼有邪念，还能够大声喊闹喝酒吗？香五你别取笑啦。”贾明这才说道：“女贼也跑啦，那被难的人咱们也给救啦。咱们大家还不就此奔王府，探听小老鼠的下落吗？”黄三太、杨香五等听罢此话，就要起身奔王府。侯爷说道：“且慢，此地距离王府还有一百多里地呢，这个事也不是忙的。”大众一听侯爷说的有理，这才由树林奔店房而来，仍不走店门，蹿房越脊，来到屋中，大家休养精神。

至天光大亮，三爷早早起来，穿好了衣服，由后墙出去。

等到店家开了门啦，遂来到柜房，叫道：“掌柜的，昨天有一伙计卖红货的住在贵处啦。劳您驾，您给回一声，就说有姓黄的来找，我们是在一处作买卖的，昨天他们将我落在后头啦。”

店家答应一声，转身来到里面一说，侯爷这才出去将三爷迎进店去。列位，这是为的遮掩众人的眼目。昨天住的是十一位，今天出去十二位，岂不叫店家生疑吗？且说大众俱都梳洗吃茶已毕，金头虎叫道：“店家，有什么好吃的

？你给我们开两桌，愈好吃愈好，我请客不怕多花钱。”

众英雄早饭已毕，开发了饭钱店钱，仍是两位保镖，十个卖红货的打扮，侯爷在前，三太在后，一路无事。这日大家来到了台湾省城北下关，在茶饭铺喝茶吃饭，侯爷说道：“我前次来过两次，进台湾省城，有护城兵把守，必须验了货才能放咱们过去。要是进城，人家一验货，咱们没有货，那可怎么办呢？”金头虎说道：“没有货让他赔咱们。”侯爷说：“这不是胡搅的事。”金头虎说道：“老美，你这就没有主意啦？咱们不会不走城门吗？咱们今天先在城外游玩一天，等到夜晚的时候，咱们爬城进去。”侯爷说道：“还有护城河呢。”金头虎说道：“高恒会水，你我会水，咱们将他们背过护城河去，还不行吗？”天至掌灯时候，十二位顺北门外堤坡向西走去，将衣服及红货匣子打成了两个包儿，十二位英雄就在堤坡换了水衣水靠。高恒先下水试探深浅，约有二十余丈的护城河，当中有五六丈深。高恒先皂到城根，一看城根是三合土砸的，岸上垂杨柳非常好看。高恒复又转身回来，将此水深浅说与大家听了。于是高恒、侯爷、金头虎，每人背三位，这才将众人背过护城河。

来到城墙根，黄三太先用飞抓搭住城墙倒把砖，顺着绒绳

上了城墙。伏在墙顶，向里一看，黄三太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抹身下了城墙，对着众人说道：“咱们这趟台湾白来啦。”

众人忙问道：“怎么白来了呢？”三爷说道：“城内的护城兵帐棚，全是十丈来远一个，帐棚上高挂号灯，号灯上写着号头。

咱们上墙这儿，正是三百八十三号，再向两旁观看，三百八十四号，三百八十二号。咱们如何下得去呢？岂不是白来一趟吗？”

金头虎说道：“怎么着，白来一趟？千山万水，我这两条罗圈腿，可实在不容易。咱们十二人之中，谁有主意谁可快说出来，谁要不说，我可要骂街啦。”杨香五说道：“你骂谁呀？”金头虎说道：“我骂你。”杨香五说道，“你为什么骂我呢？”

金头虎说道：“你有主意不办去，我就要骂你呀。”杨香五说道：“我有什么主意？”金头虎说道：“你身体灵便，你有损阴丧德的薰香盒子。一个帐棚里也就是有六七个人，你用薰香盒子，将三百八十三号的帐棚里头兵先薰过去，然后我们就打三百八十三号的帐棚后就下去啦。”杨香五一听，金头虎比谁都伶俐，比谁都想得到。杨香五对侯爷、黄爷等说道：“贾贤弟说的甚是，要说用薰香盒子，我连着薰倒十个帐棚的兵，都用不了多大的工夫。就是我先爬过城墙去，先将那三百八十三号的兵薰过去，然后我一拍掌，你们就下城墙。咱们进城，尽如反掌。”侯爷、黄爷众人等点头称是。杨香五遂用飞抓抓住城墙倒把砖，上了城墙。众人随后也俱都用飞抓，抓住倒把砖，上了墙顶

，摘下飞抓，趴伏在墙顶之上。杨香五先爬到女儿墙，用飞抓抓住倒把砖，脸朝外，足后跟蹬着墙，下得墙来，一抖绒绳，摘下了飞抓，装入兜囊，悄悄地来到三百八十三号帐棚一看，里面有四位护城兵，正在里面斗纸牌呢。又听那一位老者说：“兄弟，你别看热闹啦，你还不去接口号去？”就听那看热闹的弟兄答道：“老兄，你放心斗牌吧。我刚接得口号来，

再斗一个时辰都不要紧。”那老者此时已经将牌抓起来啦，那看热闹的兵在旁说道：“老哥这把牌真好。”那老者说道：“今晚一把也没和，好什么？还是和不了。”说着话，忽然喊了一声：“什么气味？”手中牌立刻就掉在地上啦。旁边那位刚要说你怎么把牌掉啦？话还没说出来，咕咚一声栽倒啦。那三位斗牌的也都东倒西歪，不知人事了。列位，小毛遂杨香五下得城来，一看里面有人斗牌，自己遂闻上解药，薰香盒子装好了薰香，将仙鹤嘴向外一抽，遂由帐棚后面将仙鹤嘴插入帐棚，一抽仙鹤尾巴，两翅膀一扇，那薰香就进去啦。杨香五一看，里面众人俱都东倒西歪啦，遂来在城根下，对着城上慢慢拍掌。

城上众弟兄听得城下掌声，众人遂由三百八十三号帐棚后面，在墙上挂好了飞抓，顺着绒绳而下。下得城来一抖飞抓，摘将下来，俱都装在兜囊之内。侯爷乃是熟路，于是侯爷在前，众人在后，向正南走去。走出有二里之遥，前面黑暗暗一片树林，侯爷对大众说道：“前面树林可以藏身。此处离王府一里多地，咱们先在树林之内隐藏吧，现此时天光尚早。那王府不比别处，里面能人甚多，那王子张奇善上山擒猛虎，入海捉蛟龙，手执一把宝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咱们大家必须夜静更深方可前去。”黄三太等大众闻听，点头称是，众人遂来到树林之内。

且说金头虎昨日在桃杏林得了不少金银，将兜囊俱都装满，还用手巾包了一个包儿，掖在腰间，白天这一天的工夫，将贾明给追得浑身是汗。此时来到树林之内，听说就要探王府啦，傻小子说道：“黄三哥，我身上这些银子太重啦，怎么办呢？”

黄三太说道：“贾贤弟，那淫贼的金银乃是不义之财，应当将此钱施散了就完啦，那能要这不义之财呢？”傻小子闻听此言，遂将母狗眼一翻，说道：“给别人可不行，我还没爱完呢。”

黄三太说道：“你可以将银子藏起来。如不然到了王府，府墙

高大，院子极深，你身上带着那些东西，岂不耽误事吗？”金头虎说道：“对啦，我将这银子藏在树林之内，完事我再来取。”语毕，遂往树林深处走去，并对杨香五说道：“杨香五，你要偷着看我埋银子，我可跟你滚滚。

”杨香五说道：“你白给我，我都不要。”金头虎哈吧着罗圈腿来到树林深处



。一看那面还有芦苇，往里走着地皮已经软啦，再要往前走，可就禁不住人啦。金头虎遂拔下一字镔铁杵，刨了一个坑，将银子埋好，口中还自言自语道：“真是好东西，无论干什么，没他办不了事。”他将银子埋完了，又用杵将泥一平，扯过来两缕苇子，系了一个扣儿，为的是回来好找。作完了记号，遂走出了苇塘，叫道：“杨香五，你猜我藏在哪儿啦？”杨香五说道：“我管你藏在哪儿呢。”金头虎说道：“我扔在水里啦。这回可轻点啦，白天没将我累死，出了一天汗哪。”

众人又休息了一会儿，天色已经到了二更来天，侯爷道：“天色已到时候啦，咱们起身吧。”大众站起身形，就要奔王府。杨香五道：“黄三哥且慢。你们大家都没吃过贾明苦子，我可上过他的当。他不论在什么地方，要是不对他心意，他就乱喊乱闹。等到叫人家知道啦，他先跑啦，他就不管别人啦。”

金头虎说道：“我这回不言语，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净听你们的，还不行吗？”三太说道：“贾贤弟，进了王府千万不许大呼小叫。王府不比别处，如果闹出事来，关系非常重大。况且咱们就是十二位，若是叫人家拿了，连救应都没有。”

金头虎说道：“我决不惹乱子，黄三哥你就放心吧。”众人这才奔王府而来。来到府墙东面，众人举目一看，府墙甚高，不似城墙一般，也没有倒把砖，用飞抓搭住里面墙，脚尖点墙，两只手捋着绒绳而上。众人俱都上了府墙，一看里边，楼台殿阁，金碧交辉。金头虎说道：“这是庙啊？”黄爷说道：“这

乃是王府银安殿。”侯爷说道：“当今万岁驾座金銮殿，王子驾座银安殿。”十二位英雄蹿房越脊，来到银安殿南配殿上，伸手一摸，那瓦七寸宽，一尺四寸长。正恰巧王子张奇善夜升银安殿，两廊下俱都是杏黄纱灯。十二名王官，身带绿皮鞘红毛铜宝刀；十二名俱是古铜色跨马服。再一看东廊下有二三十位，俱都是文质彬彬，身穿便服打扮，手拿团扇，看光景乃是台湾省的文官；西廊下俱都武士打扮，三十余位，胖者杀气，瘦的俏皮，年老的精神百倍，俱都是赳赳武夫，有千人之敌。

再看张奇善面向南而坐，他前头这张桌子名叫闹龙案。三面围桌，左右围桌，上绣龙出水，凤离窝，团花朵朵；正当中、围桌上绣着五爪金龙，下绣海水江牙。古铜色的大氅，腰系黄龙丝带，肋下配着一只金背劈水电光宝刀，黄白的脸面，颌下半尺余黑髯飘洒。这十二位英雄身入王府银安殿，好似打在了天罗网内，再想出离王府，势比登天还难。

再说王子张奇善身背后站着二人，左边一人背后背着银镗，右边一人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火红丝绦，背后背定宝剑一口。一位招讨大帅二千

岁石朗，一位是台湾省的大谋士王道修。此时银安殿上鸦雀无声，只见张奇善忽然站起身形，回头叫道：“石贤弟！”二千岁控背躬身道：“王驾千岁，有何吩咐？”张奇善道：“贤弟，此次上大清国去，可称得起顺利。要是别位去，总得一个多月，兄弟你怎么廿多天就回来啦？”

二千岁答道：“臣将差事装在车内，臣扮作保镖之人，假作了几杆镖旗。臣乘座骑，赶车的俱都是臣当差之人。晓夜兼程，所有保护犯人的差官，俱都马步全军内挑选的，每日能行二三百里。陆行骑马，水路坐船，昼夜不停，是以甚速。到了大清国地界，因有镖旗，无人阻拦，差事物件俱都送到十三省总镖局，将三宝与飞天鼠秦尤以及轿车，都送与胜英了。胜老镖头

千恩万谢，对臣说道：‘这场官司完了，亲身到台湾面谢，此生不忘大恩大德。’”张奇善闻听，捋髯一笑：“哈哈！这位胜老达官便宜了。”列位，王子张奇善与文武官员说话是低声的，不能大声喊嚷。说到送秦尤至大清国，交与了胜英，哈哈一笑，说话可就洪亮了。金头虎贾明遂对大家说道：“你们全都听见没有？他骂胜三大伯呢，他说胜三大伯好占便宜。

我下去抽他两个大嘴巴子，将他赶走了，我也作几天皇上吧。”

黄三太一听，赶紧摆手说道：“贾贤弟，千万不要造次。这乃是王府，能人甚多。滴汗如雨，哈气如云。你要是下去，就休想逃走。不但一人被获遭擒，连我们大家也得被获。”杨香五说道：“你看看你的德行，你也要作皇上？”金头虎说道：“我说着玩呢，我上你们身后头藏着去，我哪儿也不去。”语毕，遂走至大家身后。此时大家正在南配殿上趴伏着，窃听正殿内王子张奇善说话，金头虎由众人身后暗暗的可就下了配殿啦。

因为配殿距离正殿甚远，说话听不真切，金头虎要上正殿上去窃听去，遂下了南配殿，来到正殿后。一看大殿太高，上不去，金头虎着急骂道：小子们盖这么高的房子，我也上不去。”金头虎骂着街，在殿后来回走。抬头一看，只见前边有一个梯子，金头虎用手一摸，那梯子还用布裹着呢，金头虎自言自语道：“旧磨了我的衣服，还包着布呢。”原来王府中办喜事，高搭彩棚，用杉槁绑的梯子，办完了喜事，将彩棚拆啦，那梯子还没拆呢，单单叫金头虎遇上啦。他这才顺着梯子，可就爬上大殿去啦。到了大殿之上，金头虎向下一看，更看不见里面啦，听话也听不着啦。因为大殿前出廊，后出厦，往殿内看，那能看得着呢？金头虎心中说道：“杨香五小子，常用两脚挂着屋檐，身体探下去，向屋内观看，我也跟他学，要是平常的瓦，可挂不住我，这穷房子的瓦真厚，准能挂得住我。”金头虎思

索至此，遂走到瓦檐，慢慢将身子先顺下一半来，然后松了手，双足一着瓦，金头虎这个乐子可大啦，就听得噗咚一声，金头虎掉在大殿前边。金头虎

由正殿上掉下来，用两手摸着屁股，喊道：“小子们盖这么高的房，将爷爷屁股给摔啦！”众兄弟在南配殿上看得真切，黄三太说道：“可了不得啦，贾贤弟怎么跑到大殿前边去啦？嘴里还骂街呢。连咱们十一个人，一个也跑不了。可有一宗，咱们十二个人可是一同来的，又不是奉恩师之命，然后咱们完全回去了，就将他留在台湾，咱们怎么去见恩师？要走你们走吧，我与贾贤弟祸福共之，我决不能走。”

杨香五说道：“您若是不走，我们十个人谁肯抛下您与贾明呢？”

我们谁也不能走啦。”

且说金头虎掉在殿前大声喊叫，银安殿上文武官员俱都毛骨悚然。但是张奇善不吩咐拿人，谁也不敢动手。武的俱各压刀，可不敢出来拿人。张奇善听得外边有人喊叫，遂单手一拍龙案，一个箭步由殿上纵到外边，伸手压刀，咯吧一声，绷簧响亮，借着纱灯观看，明亮耀眼，犹如电光一般。王子张奇善来到金头虎面前，一看金头虎的长相，张奇善将刀还鞘，哈哈大笑，心中说道：“就凭你这样长相，也敢黑夜之间进了王府。”遂对金头虎问道：“什么人在王府扰闹？”金头虎一看张奇善由打殿内往外纵的时候，说道：“好小子，还会飞呢？”

我是拿贼的。”张奇善一听，不由怒从心头起，说道：“真有你的，上我王府拿贼来啦？”说着话，上边用拳二晃，底下一脚奔金头虎踢去。您道，金头虎专以力气敌人，见张奇善的脚到啦，遂喊道：“好小子，上边虚晃，底下真踢。”不但不躲，用大肚子奔脚迎去啦。要是平常人，贾明可以用肚子将人家碰个筋斗，那张奇善上山擒猛虎，下海捉蛟龙，武技超群，真有万夫不当之勇，金头虎哪里是张奇善的敌手？这一脚正踢在贾

明肚子上，贾明一退两退，噗咚闹了一个大屁股墩子，坐在了尘埃。口中喊道：“好小子，大力神哪？”方要爬起来，张奇善一伸手，将冲天杵抓住。金头虎一晃悠脑袋，没晃悠出去，喊道：“真有力气呀！”张奇善往前一拉，将金头虎拉了一个狗吃屎，一抬腿将金头虎腰眼踩往，叫道：“王官们捆上他。”

这王官们听得王子张奇善吩咐，这才出殿用绳捆傻小子，此时张奇善还踩着他呢。金头虎自己将胳膊向后退，说道：“不用踩着，给你们捆。”王官将金头虎胳膊捆上，又要捆腿，张奇善说道：“不用捆他的腿，他乃是无能之辈。将他推到殿上去。”众王官将金头虎推到了殿内，立时张奇善入座。众王官喝道：“跪下。”金头虎说道：“大清国之人，那能在台湾给人家跪着？那个多丢人哪。”张奇善坐在上面问道：“你来到台湾拿贼，你有公文吗？”金头虎说道：“我没有公文。”张奇善又问道：“我看你这样不像官人哪，你是

干什么的？”金头虎说道：“咱是保镖的，咱不是官人啊。”张奇善问道：“镖行我有一位朋友，你可知道？”贾明说道：“镖行有名的，没有咱们不知道的。你说吧。”王子张奇善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想当初孤曾与此人共席谈话。那时节我还没占守台湾呢。”贾明说道：“你说吧。”张奇善说道：“此人姓胜名英，字子川，乃十三省总镖头是也。”贾明闻听，将母狗眼一转，心中暗想：他与我三大伯是朋友，弟兄相称。我若是说是我三大伯的徒侄，他就占了我的大辈啦。想至此处，对张奇善说道：“那还不知道吗？胜英那是咱磕头弟兄。”张奇善一听，遂吩咐道：“速将绑绳解开。”王官等一听，此人说与神镖将胜爷是磕头弟兄，武的用袍袖遮着脸暗笑，文的用团扇遮脸好乐。又听王子张奇善命与解开绑绳，遂过来两名王官给贾明解绳。金头虎说道：“劳驾劳驾，解开吧。”王官这才将绑绳解

开。张奇善又命王官：“给金头虎搬个座来。”那王官遂给金头虎搬过来一个座，放在龙案前边，金头虎并不客气，遂一屁股坐下，两旁文武官员莫不暗笑。又听张奇善问道：“你贵姓啊？”金头虎说道：“咱是粗人，不会转文，我姓上。”张奇善又问道：“台甫呢？”金头虎说道：“你又转文，没告诉你咱是粗人吗？咱没有名号，小名叫三辈。”张奇善说道：“上”说至此处，可就不向下说呢，遂改口说道：“原来是上镖头。阁下来到敝省有何公干呢？是胜老达官派你来的，还是大清国官面派你来的呢？”金头虎说道：“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张奇善说道：“上镖头有何事相商？请当面言讲吧。”

金头虎说道：“你先站起来，你将胳膊背在背后去，先将你捆上。”张奇善说道：“捆上孤家有何用呢？”金头虎说道：“将你捆好，我将你扛着走，扛到大清国，我进北京城，找我们皇上去，将你交到我们皇上手内，皇上必得给我一个官做。那时节咱们就抖起来啦。”张奇善一听，气得颜色更变，浑身立抖：“孤家台湾水旱二千余里，雄兵二十余万，战将几百员，孤家自缚叫你扛去？你看看你扛得去吗？你一句人话不说，你怎么来的台湾？你怎么过的天津渡口？”金头虎说道：“傻小子，你打算就是我一个人哪？你看看南配殿上，还有十一个人呢。”张奇善抬头一看，果然南配殿有十数人。张奇善大怒，心中暗道：“胜英啊，胜英啊，我待你情高义重，将秦尤捉住，将国宝诓到我的手中，俱都给你送到十三省总镖局。恐其路上有失，特派我之大帅石朗护送，连轿车都送给你啦，你不知恩报德，你反倒派人扰闹我的王府！你好没有天良，称得什么侠义？”王子张奇善思索至此，甩大氅，用手压宝刀。这一压刀，张奇善“啊哟”一声，叫道：“不好！石贤弟，我的宝刀没有啦。”张奇善颜色更变，必中暗想：他们镖行的人，南配殿上

尚有十一个人，这一定是老胜英遣人卧底探台湾。那老胜英与官面有联络

，必是大清国命他设法扰我的台湾。我待老胜英恩高义重，他不想报德，还与我为仇作对。我明白啦，三国时水淹下邳，吕布被擒，先盗画杆戟，后盗赤兔马。这是先将我宝刀盗去，动手时我没有家伙，他们好将我擒获。我若叫你镖行之人走了一个，我就不是台湾王子张奇善啦。我豁出我台湾省十万大兵，战将百员，我非得与老胜英弄个你死我活不可。张奇善思索至此，钢牙紧咬，一拍龙案纵出殿外，举目向南配殿上一看，果然上边有十余位英雄。张奇善这才叫道：“镖行之人，若是有名有姓的人，请下来与孤家动手。如不然，待孤家纵上殿去，一脚一个踢下殿来，我叫你们这群毛孩子插翅也难飞出王府！”列位，黄三太乃是性暴如烈火之人，如何听得下去张奇善破口大骂呢？一时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就要纵下殿去，要与张奇善在王府内较量输赢。

张奇善为何痛恨镖行这样深呢？皆因为秦尤行刺钦差未成，被老美拿住，他苦苦哀求老美，老美将他放了之后，他就星夜奔台湾进三宝，以求安身之处。那秦尤来到台湾境内，见了水陆关口的官人，那官人一盘问他，他遂说道：“我是中华国的小民，特来贵省求见王爷献宝，并有机密的大事。”官人遂将他带到了王府，见了王官，述说了秦尤的来历，那王官遂禀报王子张奇善，说道：“现有大清国小民飞老鼠秦尤，拜见王爷千岁，有国宝奉献，并有机密的大事。”王子张奇善闻听，遂与大帅石朗商议道：“现有大清国小民飞老鼠秦尤来见孤家，言说有机密大事，并有国宝奉献。”大帅石朗说道：“这飞老鼠三字，就不是良善之辈。飞鼠盗仓粮，必不是好人，王爷别在会贤厅见他，王爷在待宾厅见他，臣在内室听他说些什么，然后再定夺收与不收之策。”王爷闻听点头称是，遂传与王官，

王爷在待宾厅内候见。王官遂来至府门，叫道：“秦义士，王爷在待宾厅内候见，请秦义士就此进内面见王爷。”秦尤闻听，心中甚喜，遂跟随王官来至待宾厅。见了王爷，跪倒身躯行礼，口中说道：“久闻王爷大开招贤之门，招贤纳士，四野豪杰，莫不归顺王爷，小民秦尤现有三宝奉上。”语毕，遂由腰间解下蓝布包裹，用手打开，取出黄布包裹，说道：“此乃康熙万岁九龙杯、九龙盏，正宫国母珍珠汗衫。小民夜入宫内，由多宝阁将此宝盗出，愿将此宝献与王爷，小民只求安身之处足矣。”语毕，将黄包裹递与王官，王官接过，双手递与张奇善。

张奇善一看，真是光华夺目，甚为喜悦，方要将宝收下，就听密室当中有人痰嗽，出来一位王官说道：“有请王爷。”王爷站起身形，遂叫道：“秦义士且候片时。”王子张奇善遂来至密室，见了石朗大帅。石朗大帅对张奇善说道：“适才臣见王爷甚爱此宝，莫非欲将此宝收留，与那献宝之人官职吗？”张奇善说道：“此宝价值连城，真乃世间罕有之物，孤家甚为爱惜。孤家

拟将此宝收下，给那进宝之人小小的官职，元帅以为如何呢？”石朗答道：“那贼人既然是由多宝阁盗出此物，必然有原因，决不是无故前去盗宝。王爷问明他盗宝的来历，倘若其中别有原因，那康熙皇帝乃是马上之君，倘若知道盗宝之人落在台湾，必然动起交涉，那时咱若是护庇盗宝之人，必然动起干戈。台湾兵精粮足，国家澄平，为一个盗宝的贼人动起干戈，黎民涂炭，臣窃以为不可，未知王爷以为如何？”王子说道：“依元帅之意应当如何呢？”石朗大帅道：“王爷将他稳住了，将三宝诳到手中，然后问他为什么盗国宝？他若是说出盗国宝的来历，王爷就说他目无法国，台湾与中华素常亲善，必将他送回中华。他若动手，就将他拿了，打入轿子，连同国宝送往大清国，以表两国之好。”王子张奇善点头称是，遂由

密室出来。此时国宝在桌案之上，王子张奇善遂交与王官道：“将此宝拿到密室，收藏起来。”那王官将国宝拿走，张奇善遂对秦尤说道：“秦义士盗取国宝，其中别有原因，还是专为送与孤家呢？”秦尤闻听，得意洋洋的就把如何陷害胜英，如何刺杀钦差，如何被人拿住，大清国无有容身之处，故此来到台湾献宝，愿效力王爷驾下，永远不回大清国。张奇善听毕，在上面冷笑两声，遂叫道：“秦义士，你太目无法国了！用心陷害好人，无父无君，孤家岂能容留？没有别的，我也不在台湾治你的罪，我将你送到大清国，国宝交与胜英原案。”秦尤在下面一听，当时就是一怔，遂说道：“秦某前来献宝。王爷收则收下，不收则将宝交还，秦某再逃向别处避难。”张奇善在上面哈哈一笑，说道：“秦尤你是走不了啦。”秦尤闻听，不由得心中大怒，遂由包袱内取出匕首尖刀。众王官不敢动手，那秦尤亮出匕首，直奔王爷，纵身一直向王爷面门刺去。王爷一伸虎腕，将秦尤右手捋住，一抬腿将秦尤踢了一个筋斗，吩咐王官：“将秦尤捆了。”王官动手将秦尤捆好，遂交到地面官，将刑具带好收监。张奇善复又来到密室，与石朗说道：“谁去大清国护送秦尤与国宝呢？”石朗答道：“臣愿往大清国走一遭。”于是暗暗将秦尤装在轿车内，石朗扮作镖行模样，星夜送往大清国，交与十三省总镖局，连轿子都送与胜英。原来此事小弟兄完全不知道。他们由打侯家集来的，今天夜探王府，贾明被擒，贾明招出南配殿上尚有十一位呢，王子张奇善一想：这一定是胜英老儿探台湾，要夺取台湾。想罢，然后站起身形，一摸宝刀，那宝刀又没有啦。所以张奇善更恼怒啦，一拍龙案纵出正殿，向房上一招呼，黄三太遂由南配殿上跃下，来到院中与王爷动手。

三太自己报了名姓，大声叫道：“张奇善，你乃一省之主，

为何口出不逊？大清国那有无名少姓之人？”王爷问道：“胜英是你什么人？”黄三太答道：“胜英是我之恩师。”张奇善说道：“原来是晚生下辈。

”黄三太说道：“好说晚生下辈。”

三太说着话，抡刀就要动手。张奇善说道：“你不用动家伙，你就束手就擒吧，王爷若是跟你走上三个回合，就将台湾王让给你啦。”黄三太亮刀向前进步，用了半个裹花，劈头盖顶，对着张奇善就是一刀。张奇善一下腰，向里一跟步，将三爷手腕捋住，虎头战靴，一脚将三爷踢了一个筋斗，只听当唧唧一声，单刀出手。张奇善叫道：“王官们，捆！”王官过来，将黄三太倒剪二臂绑好，将刀仍然给三太还于鞘内，二位王官架着，将黄三太推到二道银安殿。那二道银安殿大柁上有铁环子，铁环子上拴着绳子，将黄三太倒剪二臂拴在绳上，两足踏地，将胳膊可给吊起来啦。金头虎在头道银安殿上看得明白，叫道：“我的姥姥，并不是我不成，原来黄三太也不行。”金头虎语毕，遂向东面上文官那边退去，又叫道：“杨香五，你们十几个人都不管我，难道你们还不管黄三哥吗？”杨香五一飘身，由南配殿上纵下身躯，犹如一个团儿一般，就到了地下啦。张奇善一看，身体矮小，歪带透风巾，人不压众，貌不惊人。只听杨香五喊道：“呔！，张奇善，你贤愚不分，将我黄三哥拿住，意欲何为？现有小毛遂杨香五在此。”说罢，亮出匕首刀，纵起身形，照心就刺。张奇善赤手空拳，以拳脚接架相迎，杨香五匕首刀递不进去，一看张奇善果然艺业精奇，虚晃一刀，纵出圈外，就要逃走。张奇善在后面一跟步，扬手一掌，对杨香五头上打去，这一掌将马尾透风巾打掉，杨香五头一晕，张奇善底下一脚，将杨香五踢一个筋斗，叫道：“王官们捆！”

照样将杨香五推到二道银安殿，吊在三太一处。第三位张茂龙二声呐喊，纵下南配殿，口中叫道：“张奇割！你好不知自爱，

你将我两位师兄俱都拿下。现有凤凰张七张茂龙在此。”张奇善一看，真是俊俏人物，眉清目秀，桃花脸雪白粉嫩，张奇善心中甚为爱惜。张茂龙练子锤往上一递，张奇善将身一闪，让过练子锤，张茂龙方要往回收练子锤，早被张奇善将锤练捋住，往前一带练子锤，那张茂龙像小鸡儿一般，趴伏在地，张奇善恐怕摔了张茂龙脸，赶紧将双练锤向上一提。张茂龙的手一扶地，方要起来，张奇善向张茂龙腰间用脚一点，张茂龙复又趴伏在地。王官过来捆了，仍然推到二道银安殿，将链子锤给缠在腰间。此时红旗李煜一见张茂龙被擒遭获，不由得一声呐喊，纵下南配殿叫道：“张奇善你为何连拿我三位师兄？”说着话练子枪抖起，直奔张奇善面门点去。三四个照面，被张奇善一脚踢倒，王官捆了，推到二道银安殿去了。金头虎大声喊叫：“秃老美！就是你的能为大，你还在上头忍着吗？你手中的练子枪无敌天下，这回你试试吧！”侯爷一听，一飘身纵下南配殿：“张奇善休要逞能！今有千里独行侠侯华璧在此。”张奇善一看，就是一愣：此人脑皮铮亮，手使九节练子双枪，穿一身绸子裤褂

，精神百倍。侯爷的练子枪吞吐撒放，泼风八打，与张奇善战了有十几个回合，被张奇善将九节练子枪捋住，一脚踢去，侯爷练子枪松手，也被王官拿住，仍将练子枪缠在腰间，推入二道银安殿去了。金头虎又喊道：“师兄欧阳德你还不下来吗？”欧阳德跳下南配殿，亮出钢刀，口中叫道：“唔呀，臭豆腐！你连拿了我五六个朋友，今有欧阳德在这旮旯里。”说着话，与张奇善动手，未走几个回合，被张奇善一脚将刀踢飞。欧阳德转身要跑，背后一脚踢了一个筋斗，王官过来捆了，推入二道银安殿去了。最后高恒下来动手，三五个照面，也被拿住。十一位英雄俱都被获遭擒。

金头虎在头道银安殿一看不好，自己说道：“我得逃走。”

他这才一纵身形，上了东配殿。原来王爷如不吩咐，没有人追赶。石朗甩大氅就追，王子张奇善叫道：“石贤弟你要如何？”

石朗说道：“臣要捉拿此贼。”张奇善说道：“十二个被孤家捉住十一个，你要再将他拿住，谁给大清国送信去？”石朗说道：“王爷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傻东西连一句人话都不曾说，台湾省关津渡口，他岂能过得去呢？今天不送到王驾面前，明天准能将他送到王驾面前。”张奇善一听，连连称是，遂吩咐道：石贤弟赶紧派人乘骑快马，与关津渡口传谕，凡见此入者，不准拦阻。并将此人相貌晓谕把关之人，如有拦阻者，按军法治罪。”石元帅这才派了四名王官，到处送信，不准拦阻贾明出关。贾叨由打台湾省横行无忌，平平安安出了台湾。

不表石元帅派人晓谕地面关津渡口，且说张奇善叫道：“石元帅，你说胜英侠肝义胆，仗义交友，你每年去大清国一次，你都是夸奖胜英的为人。现在你将秦尤与三宝都送给胜英，这是多大的情面？胜英不但不以朋友相交，反派人前来卧底，暗探台湾，与孤家为仇作对。”石朗元帅遂对张奇善说道：“王驾千岁，臣往大清国送秦尤与三宝，在镖局子之内，一百多位相见，并未见着这十二位的面。想必这十二位不是镖局之人，也未可知。或者果是镖局之人，他们来时尚不知道臣将秦尤与国宝交还胜英。现在这些人俱都被擒，王爷何不招来盘问？”王爷怒气冲冲道：“将那第一名黄三太，第二名杨香五，第三名张茂龙，第四名李煜，先将他们四名带上来。不许推推拥拥，看不起人。”王官下去来到二道银安殿，抬头观看十一名被获之人，踪影皆无。王官慌忙走至王子张奇善驾前，叫道：“王驾千岁，大事不好！”王爷忙问道：“何事？”王官说道：“那被获之人踪影不见，梁上绳子俱被割断。王驾闻听，不觉愕然，叫道：“石贤弟，咱们台湾省必有重要之人与大清国镖行之人

勾串，要谋夺孤家的台湾省。如其不然，外来的人决没这样快，几句话的工夫，竟将十一个人救走。”王爷说着话，一拍龙案，眼前喝水的茶杯，竟踪



影不见。原来王子张奇有一个心爱的茶杯，乃是白玉的，里面刻着两条翡翠的龙，倒下水时，龙在里面犹如活的一般，是以王爷时刻不离，最为珍爱。王爷这一拍龙案，向龙案上一看，那茶杯竟不翼而飞。王爷遂对石元帅说道：“孤家的玉杯何在？怎么一时没有了？石贤弟，你们在我身旁，时刻未离，别人不知，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石元帅答道：“适才王爷擒贼，臣等随在驾后拿贼，是以臣等不知失杯之故。”王爷闻听，长叹一声道：“宝刀在孤家身上带着丢了，尚且不知，何况桌上之物？石贤弟呀，留神孤家项上的人头。”

君臣正在谈话之际，就见龙案向上悬起来了，张奇善心中明白，盗刀之人未走，君臣正在一怔神之际，就看龙案围桌帘哗啦翻起，由打龙案底黑糊糊一物，平身纵出，这一纵就纵到了殿外，又一纵上了南配殿外。张奇善看得真切，一拍龙案，跟踪纵到殿外，一看此人纵上南配殿而去。张奇善遂大声喊道：“盗刀之人哪里逃走？想要离开王府万万不能。”说着话，纵上南配殿。只见前面那人手提着衣襟，将脸遮住，也看不真切所穿的衣服是皮的还是棉的，看着毛儿烘烘。张奇善方上了南配殿，那人已经到了三层大殿；张奇善跟着上了三层大殿，那人又跳到尘埃；张奇善方跟到地下，那人又纵在四层大殿上去了，站在大殿殿脊之上，仍然用衣襟遮着脸面。张奇善穿的是厚底虎头战靴，方纵到大殿之上脚刚踏殿，就见那人向后一翻身，只听得叭哒咯哒一阵响声，张奇善跟到前厦一看，此人踪影不见。

张奇善站在四层大殿之上，不由得呆呆发怔，心中暗想：此人太快啦，孤家眼看着他奔前厦滚下来啦，怎么追到跟前竟追丢了呢？思索至此，遂叹了一口气，无精打采，回到了银安殿。

见了石元帅说道：“贼人被孤家追丢了。”石元帅问道：“怎样追丢了贼人？”王爷遂将四层殿上追丢了贼人的情形，向石朗说了一遍。石元帅说道：“王爷上了贼人的当啦。那大殿乃是前出廊檐后出厦，贼人滚到檐前，将身形绷在廊底下椽上啦。”王爷闻听，恍然大悟，遂叫道：“众王官们赶紧提着灯笼，去到四层殿廊檐下捉拿贼人。”比及众王官来至四层殿一看，哪里还有个人影儿呢？且说张奇善当时在银安殿上对石元帅说道：“明日贤弟传令，派七员大将，带领马步三军，先查城内，后查四乡村庄，如有收留黄三太等十一人者，按叛反治罪，灭门九族。”石元帅说了一声：“遵令。”第二日发下人马大队，台湾省被十二位英雄闹得天翻地动，暂且不提。

单说金头虎贾明，由王府奔命逃出，正在更深夜静，也辨不出东西南北，金头虎遂奔一条南胡同走去。方进了南胡同，就见前面查夜的官兵提着灯笼迎面走来。金头虎一看，心中说道：“不好不好，要干。前面官兵要看见我，我就逃不了啦。

佛祖保佑我回大清国，给佛祖烧香上供。”列位，金头虎看见官兵啦，官兵其实也看见金头虎啦。那查夜的军官向胡同里一看，就看见金头虎冲天杵啦，那军官遂对兵士说道：“前面这人就是王爷方才传令放行的那个人，你们看看是冲天杵不是？”

众官兵一看，果然是梳冲天杵小辫的矮子，那官军遂带队奔别的巷口去了。金头虎一看，查夜的不进胡同啦，金头虎自言自语道：“还是我贾明造化大，祖上德行也大，官军没有看见我，他们奔别的胡同去啦。”金头虎看官军去远，遂爬起来出了胡同北口，又向东南走去。方才穿过了两个胡同，只见前面又来了一队查夜官。金头虎赶紧伏在地下，心中祝念佛祖保佑，千万别叫官军看见我。其实官军早看见他啦，这队查夜也奔别处去啦。金头虎又起得身来，绕着弯又跑，一气儿跑到了城门。

金头虎一看城门那儿正有官军演操呢，金头虎说道：“这回可坏啦，官军在此处正堵着门口演操，我可怎么过去呢？”金头虎可为了难啦，也不敢往前走啦。正在此时，那名军官可就看见金头虎啦，那名军官一看金头虎的长相，正是王爷传令放行，不准阻拦的那个梳冲天杵小辫的。那名军官心中暗道：“这小子伏在地下，还以为我没看见他呢。要不是王爷有令，你飞也飞不出城去。”那军官看他伏地地下，连动也不敢动，不由得心中暗笑，遂将军队向城门两旁退去，闪开了有半里远。金头虎一看，可欢喜啦，自己暗道：“这真是佛祖灵验，将他们的眼都给蒙上啦，我这么大一个人，全都看不见啦，他反将军队调开城门半里地远。”金头虎满心欢喜，爬起身来，直奔城门走去，走到离着城门不远，金头虎可不敢走城门，城门也没开呢，金头虎顺着马道爬上城去，爬到城顶上用飞抓抓住倒把砖，顺着绒绳下来。此时天色也就要亮啦，金头虎也看不出东西南北来，也不知出的是哪个门，来到护城河，方要换水衣水靠，自己又说道：“别换衣服啦，一会儿时候天亮啦，再叫人家拿住有多冤哪，好容易逃出了城，这就算到了大清国啦。”金头虎也没换衣裳，双手一分水，下了水内，破风踏浪晃到岸上，将靴子脱下来，拧了拧水，将身上衣服抖了抖，拚命的就逃下去啦。金头虎跑了半天，天光也亮啦，只见太阳由南边出来啦，金头虎一看太阳，可辨出方向来啦，原来金头虎出的是南门，直奔南方跑下去啦。台湾的道路又不好走，金头虎一奔南方跑去的时候，净走的是深山，树木交杂，极其不好走，金头虎一看走得不对，原来愈走离着大清国愈远啦，遂自己骂道：“混蛋！”自己一生气，又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复又说道：“临危过河的时候，你要求佛祖保佑，领着奔大清国走，管保不能走错啦。这一下子白跑了好几百里地，有多冤哪。”贾明坐在

石头上休息了一会儿，用手一摸兜囊，金头虎遂说道：“哎呀，可坏啦

！连王母娘娘的银子和我自己的银子，全都埋在草塘子里面啦，连一文都没有。大清国离此处还远着呢，我拿什么吃饭住店？此时天光也亮啦，要是黑夜，先找一个财主偷点银子吃饭。这可怎么办呢？唉，发愁也是不行，我先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再说。”

金头虎遂辨别了方向，向北方绕着走下去了。方走出深山来，就见前面黑乎乎的一片树林，金头虎心中欢喜，说道：“这可好啦，我先奔这片树林子去，过了树林子，必有人家。”

前面这片树林子乃是平地，不是山道啦，金头虎直奔树林子而来。来至树林北面一看，原来有一片庄院。金头虎直奔了庄村，进了庄村一看，有一家座东向南大瓦房，如一片清水一般。金头虎走至门前，一看有一副对联，是红地黑字，刻好了的对子挂在门上的。上联都写的是什么呢？金头虎不认识。下联倒认得两个字：“南北”。横额四个字，金头虎认识两个：“无双。”金头虎看完了，心中明白啦，原来此家姑娘没有婆家，妈妈守寡，要不然怎么写着无双呢？不用问啦，那两个字必是“孤寡”，放在一处念，就是“孤寡无双”。这样的大财主，家里连一个男子都没有，我要弄他两个钱作盘费，那是准成。列位，这副对联，上联乃是“脚踢条河两岸”，下联是“拳打南北二京”，横额是“盖世无双”。金头虎是醉雷公，不认识字，胡批一阵。原来此家乃是铺把势场子的一家财主，武艺超群，名震天下，与王子张奇善对兵不斗将，南半壁的成名人物。金头虎是全然不知，硬要讹诈盘费。且说金头虎一看黑漆大门铮光瓦亮，门外打扫得干净异常，清雅洁静，连一片树叶儿都没有。金头虎用手一推大门，原来大门关着呢，天光方亮的时候，人家还都没起来呢。金头虎不用手推门，用脑袋向大门上撞去，

金头虎正撞着门呢，就觉得肚子里一阵疼痛，皆因昨天分了圣母娘娘好些银子，贾明一路胡吃，落花生虾蟹鸡鱼烂肉，吃了一肚子，然后再喝点凉水，此时肚子一阵疼痛，原来是要出恭。

金头虎一看，台阶上面非常干净，说道：“这儿出恭倒干净，还省得走别处去，回来人家开开门找不着我。”金头虎将裤子往下一脱，对着大门噗哧拉了一大滩。金头虎吃的多拉的多，拉了一台阶，拉完了也不擦屁股，将中衣往上一提掖好了，然后对着大门用力撞去。金头虎油锤冠顶的工夫，撞门比砸的都响，叭叭叭，一连就是二十多下，里面的人可就听见了。金头虎还正撞着呢，就听里面门咣啷一声，门分左右，大门开处，现出一人，只见那人头上乌纱经线网子绷头，里边两个抓髻，荷花色大蝴蝶的牌子，外衬五色线灯笼穗，杏子眼，通鼻梁，瓜子脸，长就的女相，年在十三四岁，身穿生丝罗的两截大褂，青绉绸裤子，福字履，镶缎的鞋。此人将门一开，方要往外伸腿，将脚

又撤回去啦，说道：“这个狗真可恶，大清早晨在门前拉屎。”遂叫道：“家人在哪里？赶紧打扫去，用石灰渗干了。”金头虎母狗眼向上一翻，说道：“你怎么开口伤人哪？”

那位少年拱手说道：“我怎么开口伤人啦？您不要多心哪。我说这狗真没有出息，专在门前拉屎，如果不留神一迈脚，就得踩人一脚狗屎。”金头虎说道：“小子，你瞎了眼啦？你为什么说是狗屎呀？”那位少年学生答道：“莫非是你拉的屎吗？”

金头虎说道：“不但是我拉的，还不能白拉，你还得给拉屎钱。

我没有盘费钱啦，你给几两银子。”学生闻听说道：“你要在这门口扰闹，你也没拿耳朵摸摸，若不是我天伦时常教训我，我将你双腿立刻砸折了。倘论人物，南走一千，北走八百，在家门口吃亏让人，对于乡亲邻里存一分厚道。你还不快快滚开，要不然少爷教训你。”金头虎说道：“我时常教训你的话，你

倒记着呢，养不教是我的错，我既然教训你啦，我就没有错啦。”学生一听，气得浑身直抖，说道：“你是成心扰乱我？”

金头虎说道：“我不是成心，我假装着玩呢。”金头虎心中暗道：“我将这小孩子打哭了，然后我在影壁墙上就撞头，我就说小孩打了我啦，我不活着啦，我非撞死不可，叫你们家打一场人命官司。他家大人一害怕，必得给我几个钱，我再走就有盘费啦。”金头虎想到此处，一伸手奔学生打去，口中说道：“小子，我先抽你一个大嘴巴子。”学生往旁边一闪，金头虎就抽空啦。少爷说道：“哟，圣人门前你还要卖百家姓吗？”

学生遂解纽子，摘香串。金头虎一看，人家里面穿的是荷花色的短靠，金头虎说道：“原来你是外边文雅呀。好啦，咱俩滚滚吧。”两人遂在大门道内挥拳，金头虎一递手，少爷一怔，心中说道：“好俊的罗汉拳哪。”金头虎向来愈打愈松，三十六招罗汉拳打完了，就没有玩艺啦。三十六招完了之后，伸手乱抓，上前就搂，拳来了用脑袋就顶。少爷说道：“这是什么把势呀？”金头虎说道：“就是这个玩艺，要是叫我抓上就不轻。”金头虎被少爷挤得连着直往后退，退来退去，可就退到影壁墙了。少爷打了金头虎几拳，踢了他两脚，反将少爷手脚震得生疼。少爷心中暗想：这小子原来是金钟罩护体，这小子是踢场子来啦。既然是踢场子来的，必得给他一个厉害。将金头虎挤到了影壁墙边道，少爷上面虚晃两拳，底下对准金头虎裆中就是一脚。少爷心想：这一脚踢在他的肾囊之上，就将他的肾囊给踢碎啦。皆因为铺把势场遇着踢场子的，打死白打，少爷也气急啦，金头虎连一句人话都不说，所以少爷才下此毒手。哪知道金头虎比猴都灵，早就提防着这一招呢。金头虎一看，少爷上面的拳

是虚的，就说了话啦：“小金头虎可办不了，踢上就干啦。”少爷的脚到了，金头虎一个旱地拔葱，就纵起

来啦。皆因为金头虎是童子功，要不是童子功，挤在墙上啦，就纵不起来啦。少爷用力太猛啦，未提防金头虎会这一手，心想这一脚将他送姥姥家去就完啦，哪知冷不防他纵起来啦，少爷这双脚，可就吃了苦子啦，直接着就踢在影壁墙上啦，就听叭一声，影壁墙里的水磨砖，被少爷这一脚踢裂了三块。金头虎两足着地，说道：“咱俩人是瘸拐李，把眼挤，你赚我，我赚你。”少爷这一脚没踢着金头虎不要紧，少爷的鞋也裂啦，袜子也震破啦，金头虎还跟少爷说便宜话。少爷虽然鞋破啦，仍是一拳紧过一拳，金头虎一看少爷鞋破啦，精神可就来了，劈挂腿，迎面掌，紧跟着将把势又都想起来啦。

少爷与金头虎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就听里面一声痰嗽，来到外面叫道：“龙儿，大清早晨跟谁呀？家门口动这个干什么？”少爷闻听，赶紧虚晃一拳，纵出圈外，垂手站立，不敢多言，那老者对着少爷恶狠狠的瞪了两眼。金头虎一看，这位老者精神百倍，面带威风，金头虎心中说道：“原来不是孤儿寡妇，家里有人哪。不用说这老头也会把势，这个小孩非是他教的武艺不可，这小孩我都打不过，这老头我更不行啦。”金头虎想到这里，一看小孩在旁边垂手站立，不敢言语，金头虎又来了主意啦，心说：“我要是不说话，等老头一问小孩，小孩说了实话，老头非毁我不可。我先说几句谎话，教老头将小孩喝旁边去，我就挨不了毁啦。”金头虎思想至此，遂对老头作揖行礼。老头赶紧还礼，言道：“您为什么与犬子生气，动起手来？壮士看在老夫的面上吧。”金头虎心说：有门，老头真和气，小孩不敢说话啦。遂说道：“老头，咱是外乡人，来到您这宝地啦，咱还敢生气吗？皆因为方才我走到您这门口啦，我一看您是一家大财主，我是走路没有盘费钱啦，我打算在您这儿求一顿饭吃，好前去赶路？一推您的大门，您大门还没开

呢，我就在门口等候开门，出来人我好说话。方才您那少爷就将门开啦，他开开门就蹲在门前出恭，我一看干干净净的台阶，我过来就劝，我说：‘少爷您别在门前拉屎，在门前拉屎有多肮脏。’少爷言说：‘你管不着，这是我们自己门口，想拉就拉。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少爷将屎拉完了，愈说愈有气，对着我面门上就是一个大嘴巴子。行路的外乡人哪敢惹祸呀？被少爷打急啦，这才还手。”少爷在一旁气得嘴唇都白啦，心中说道：这小子真会倒打一耙，大清早晨我这是遇着丧门神啦。

金头虎跟老者将此话说完，老头对着少爷呸的一口唾去，大声说道：“畜生长愈长愈不像样啦。”少爷也不敢分辩，恐其天伦再怒上加怒，还得受一番重责，惟有低头忍受，暗骂金头虎而已。老头说道：“壮士不要生气，犬子无知

，您多原谅吧。养子不教父之过，您到里面喝碗茶吧。”金头虎顺口答道：“喝您一碗吧。”老头本是一句客气话，原是虚让他，他当实啦，喝您一杯吧，老头怎么还能说不行？金头虎遂提小包裹跟着老头往里就走。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金头虎将小包裹往桌上一放，就将桌子砸得咕咚的一声。老头一看，这包裹里是家伙呀，遂问道：“您是哪一行发财呀？”金头虎答道：“跟你说吧，咱是大清国的卖珠宝玉器的，来到您这台湾卖红货来啦。”

老者说道：“原来是卖红货掌柜的。”金头虎说道：“不敢哪。”说着话，从人献上茶来啦。金头虎一看，茶碗里飘着几根茶叶棍，水黑青色的，金头虎一喝，清香味美，真好啦，遂对从人说道：“好喝好喝。再斟一碗，再斟一碗。”从人又给金头虎倒了一碗。老头又问道：“掌柜的，你贵姓啊？”金头虎答道：“不敢，不敢。我是粗人，您别转文，转文我可不懂。

我姓上啊。”老头又问道：“台甫呢？”金头虎说道：“你又转文，买卖人没有名字，我小名叫三辈。”老头说道：“原来

是上掌柜的。阁下作买卖是初次到台湾，还是每年必到台湾一次？”金头虎说道：“咱是初次到台湾哪，要不然，怎么将红货都扔了呢？皆因为道路不熟，住店起早啦，迷迷糊糊从店里走出来啦，除去山就是山，在山里就乱转一回，愈转山愈多。

我也走累啦，忽然间失了脚啦，就将我掉在山涧里啦，红货匣子顺水就走啦。幸亏我会几步水，鳧上山坡，要不然货也失啦，人也回不了大清国啦。

”老头看金头虎说话东拉西扯，愈看金头虎的长相愈不像买卖人，方才金头虎向桌子上放一字杵的时候，将桌子砸得咕咚的一下子。老头遂问道：“上掌柜的，你这包裹里大概是家伙吧？”金头虎笑道：“老头你真好眼力，可不是家伙吗。”老者说道：“红货掉水里，你的家伙怎么没掉水里呢？”金头虎说道：“家伙在身上背着呢，没掉下去。

红货匣子在胳膊上挎着，所以掉下去啦。”老头向贾明一笑，说道：“我看你这样打扮，不像买卖人。要是卖红货的，不能身带家伙。”金头虎一听，将母狗眼一转，冲天杵一晃悠，说道：“老头真瞒不了您，您真是高明。我本来不是卖红货的呀，告诉你实话吧，我乃是保镖的。”老头闻听，说道：“保镖的？”

要提起保镖来，后面拙荆的裹脚条子，都是保镖来的。”金头虎说道：“你后面有妖精？”老头说道：“不是妖精，是老夫的内人。老夫房地产业俱都是保镖来的。”金头虎说道：“原来咱是一家人哪。”老头又说道：“上掌柜的，镖行我有一个朋友，你可知道？”贾明说道：“老头你问镖行之人，只要有点名气，没有咱不知道的。”老头说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

是江苏镇江府十三省总镖局的，姓胜名英，字子川，号称神镖将的，我那胜三哥。你可曾认识吗？”贾明一听，又矮下一辈去。我胜三大伯，是他老三，我还得管他叫叔叔？那我可不干，向来我不愿当小辈。金头虎思索至此，一晃悠冲天杵

小辫，狗蝇眼一翻：“胜老镖客那怎么会不认识呢？那是咱磕头的，是我胜三哥。”老头闻听，离了座位叫道：“原来是贤弟到了。龙儿过来，见过你的老叔。”少爷赌气走将过来，向贾明作了一个揖。金头虎说道：“得啦，小子，不用磕头。”

少爷也不敢还言，惟有心里生气而已。行完了礼退下去，站在一旁，听着他的天伦跟金头虎说话。老头跟金头虎说着话，心中暗想：我胜三哥老少朋友可是都有，没有这么一个姓上的呀？

我胜三哥怎么交这样的人呢？老者遂又问贾明道：“上贤弟，我胜三哥朋友之中，没有姓上的呀，阁下是哪人氏？”金头虎说道：“不姓上哟，姓贾。”老头闻听，说道：“姓贾？我问你一个人你可知道？黑驴寨贾柳村的人氏钻云太保贾七爷，乃是胜三哥之盟弟，你可知晓？”金头虎一听，心中说道：“干啦，这回不说实话不行啦。”遂笑道：“您问贾七爷呀？”

那怎么会不认识呢？那是我的老头。”老者问道：“贾七爷就是你的天伦吗？”金头虎点头道：“对啦。”老者“呸”唾了金头虎一口，遂叫道：“龙儿！见过你的贾兄长。”少爷又走过来，口中叫道：“大哥，小弟有礼了。”金头虎说道：“兄弟你别怪我，刚才我害热病，没出了汗，叫汗将我憋得满嘴里说胡话。”说完了，复又向老者作了一个揖道：“大伯，你老人家别怪我，我不会说人话。”老者说道：“贾明你好大胆子，你打银安殿上掉下来，被人家将你拿住，你为什么将黄三太他们都招出来呢？”金头虎说道：“您怎么知道呢？”老头说道：“我若不知道，焉有你们大家的命在？”遂叫道：“龙儿，去到后院，将你黄三哥他们大家唤来。”龙儿去不多时，将黄三太一千人众俱都唤来。杨香五一见贾明，气可就来啦，叫道：“老侯，咱们毁了傻东西就完啦。”黄三太拦阻道：“这是朋友地方，别打吵子。”杨香五气恨恨的站在一，心中暗骂贾明。

黄三太问道：“贾贤弟，你怎么来到这里啦？”贾明说道：“这是我的造化，糊里糊涂，我就走到这里来了。你们怎么也来到这里呢？”三太道：“你就别问啦。”贾明又对老头说道：“您这是变戏法吧？”老者说道：“贤侄，若不是变戏法，你们大家就回不去大清国啦。”金头虎说道：“这都是我傻小子的造化，若不然，哪有这么巧的事？老头你跟我胜三大伯是盟兄弟，您跟我爹呢？”老者说道：“方才我已跟你说过，胜三哥是我盟兄，贾七爷是我盟

弟。”金头虎说道：“无论怎么论辈，我都得小一辈吧？”老者说道：“当然你得小一辈。”金头虎说道：“盟伯我饿啦，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啦。”老者说道：“只顾说话啦。”叫道：“龙儿！告诉厨房摆酒。”工夫不大，摆上酒席，大家团团围绕，饮酒谈话。金头虎站起身形，说道：“说了半天，盟伯你贵姓啊？你倒是谁呀？”大家一听，俱都笑啦。老者也笑啦，伸手一捋胡须叫道：“贾贤侄，明清八义之中的三侠，你可知晓？”金头虎说道：“我知道哇。第一位是我胜三伯，第二位就是九头狮子孟铠，第三位乃是镇三江萧杰。”老头闻听，哈哈一笑。金头虎说道：“您就是萧三大爷？”列位，这就是金头虎误走萧家寨，三侠客萧杰昨夜晚间救出十一位少年英雄，一段倒插笔的文字。皆因为王府的王官与三侠素常都有联络，其中又有两名王官是三侠的家人。秦尤盗三宝的事告下了胜英，俱都被王官报告了萧杰。萧杰得到此信，遂对少侠萧银龙说道：“秦尤盗宝告了你胜三大伯，他逃到台湾，镖行必然有人追下来。王子张奇善上山擒猛虎，下海捉蛟龙，镖行里若别位到来，必然不是他的对手。我与你胜三大伯义同生死，咱们爷们既然知道啦，可不能袖手旁观，咱爷们必得暗中帮忙才是。”于是单日三侠夜入王府前后打探一遭，双日少侠夜入王府暗探一遭。这日十一位英雄被擒，正被三侠

赶上，所以将黄三太等十一位盗出，这就是救黄三太一千人众的来由。

且说大家喝着酒，金头虎说道：“萧三大伯，您得给我几百两银子，见面分一半。”萧三侠不知道贾明说的是哪回事，遂问道：“什么事见面分一半？”贾明说道：“三大伯，张奇善那口金背劈水电光宝刀，值二千两银子不值呢？”老侠客说道：“那口宝刀可称无价之宝。”贾明说道：“三大伯，你将那口宝刀得到手中，还不给我弄三百四百银子吗？见十抽一，也得弄三百两银子呀。”老侠客闻听一怔，遂说道：“这是何人呢？”列位，三侠进王府来到银安殿西配殿，一拐角的时候，老英雄倒是看见前边有一道黑影，老侠客在后面一追，那条黑影转过西配殿去，可就踪影不见了，恰巧赶上贾明打正殿上就掉下来啦。工夫不大，小弟兄们就由南配殿上下来动手，俱都被张奇善拿获，老侠客可就顾不的那条黑影了。等候将十一人捉拿完毕，张奇善与石朗说话的工夫，老侠客将十二个人救了，遂够奔萧家寨而来。那位盗刀之人，老侠客并不知道是谁，此时老侠客闻听张奇善丢宝刀啦，这才想起进王府的时候那道黑影，大概盗刀之人必是此人。萧银龙在旁说道：“此事恐其闹大了，张奇善的宝刀爱如珍宝一般，寝食不离左右，一旦间被人盗去，岂能善罢甘休？倘若父亲的兵刃被人盗去，请问你老人家容忍吗？”老侠客说道：“那岂能忍受。”萧银龙又说道：“如果真有此事，大人必然揣度绿林道有名的人物，武术超群的能人，笨家子决不敢办这宗事。事怕反比，张奇善丢了宝刀，必然想到咱



们父子这里，若是想到咱们这里，必然假说捉拿大清国的奸细，前来搜索。那时节十二位兄弟们俱都在此，如何是好呢？”老侠客闻听说道：“吾儿所说深有道理。现在趁早设法将你十二位兄长救出台湾，然后有什么事，再作道理。”

萧银龙问道：“怎样救出台湾呢？”老侠客说道：“江中却有小船，你们主仆先扮作打鱼模样，前去暗探一番，看去大清国的要路有官人把守没有，然后再作道理。”少爷去不多时，打扮出来，青布褂裤，白袜云鞋，两个小抓髻，真似渔郎一般。

老家人扮作一个老渔翁的模样，主仆二人遂够奔江口，来到江口，登了渔船，直奔去大清国的关口打听消息。原来水旱关津渡口，俱都官兵把守，水泄不通，凡出口的船搜索以后才能放行。主仆二人看的明白，急忙将船驶回，天到晌午的时候，主仆二人回到萧家镇。少爷遂将水路情形，如何官人把守严密，难以出关的事情，与老侠客及众兄弟们说了一遍。老侠客闻听，甚是为难，思索多时，遂说道：“你众弟兄决不能在此久待，倘有疏漏，必难逃出台湾。老夫倒有一计：现在萧家寨猎户甚多，每日行围采猎，你众弟兄可以扮作猎人模样，再请寨内各家猎户，一同出围采猎，你众弟兄混在其中，不难混出台湾。”

众弟兄闻听此言，俱都说道：“老侠客此计甚妙，如此就赶紧办理吧。”老侠客遂打发老家人去借猎人衣服，家人去不多时，抱来有十几身猎衣，众人俱都更换衣服。黄三太将要更换衣服之时，就听家人进来报告道：“员外爷，大事不好，现有石元帅带领三千马步军队，前来搜庄，声称如有隐藏大清国的奸细者，一律同罪。”老侠客闻听一怔，遂说道：“石元帅来的好快呀。待老夫上隐身楼看动静。”原来三侠客盖了一座楼房，名为隐身楼。此楼四面有板，板上有胡椒眼窟窿，人在里面可以往外看，外面的人可看着里边。老侠客够奔隐身楼，众位弟兄在后跟随。来到楼上，只见石朗率领大队人马，尘灰连天，奔庄而来，人喊马鸣，地动山摇。蜈蚣旗直摆，皂盖旗乱翻，旌旗遮住萧家镇。老英雄一看，不由大怒，叫道：“老家人，取过老夫金背折铁宝刀，三只紫金镖，三只紫金毒药飞叉。”

复又叫道：“三太贤侄，随我杀出萧家镇，倒反台湾省！”金头虎喊道：“对啦，这才好呢！这就叫官逼民反！宰一个够本，宰两个赚一个。亮家伙！”此时三太拦阻道：“贾贤弟不要如此。你能豁出去啦，萧叔父在此居住多年，房地产业俱都在此，倘若与官兵动手，一家老少俱有性命之忧。”金头虎说道：“那么咱就叫人家捆去吧，我可怕台湾省的人啦。”萧银龙说道：“众位兄长，不必如此，大家商议万全之策。”即叫一声：“父亲，事要三思而后

行。如若出庄动手，就是父亲可以与石大帅动手，石大帅那一对银妆铜，武艺超群，无敌天下，我弟兄十三人，也不是人家一人之敌手。况且还是众寡不敌。你老人家若是与石元帅动起手来，人家马队回省城内，报与张奇善，那张奇善秉性甚暴，必然派大队前来。咱这萧家镇乃是弹丸之地，平了之后，放火烧杀，三百余户，必然化为灰烬，到了那时后悔晚矣。”萧三侠听罢此言，不由得长叹一口气道：“孩儿，我岂不知？无奈事情挤到这儿啦，有为父三寸气在，焉能叫你黄三哥被人拿去？”少爷说道：“您且息怒。依孩儿之见，父亲可以出庄迎将上去，面见石元帅，求石元帅不必搜庄，以免惊动百姓。石元帅乃是高明之人，爱民如子，父亲若是以好言哀求，石元帅不进庄村，也未可知。倘若石元帅非此不可，那时节再与他动手，还不为迟呢。”老英雄遂叫道：“银龙，将你十二位兄长全都隐藏在密室之内。”语毕，遂下了隐身楼，叫道：“家人，你去到庄中约请庄中几位父老，就说老夫有请，有要事相商。”老家人答应遵命，去到庄中，约请了八位上岁数的老头。那八位老者来到萧宅，老侠客迎请入内，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已毕，老英雄站起身形，控背躬身说道：“现有石元帅带领三千马步三军前来搜庄，声称捉拿大清国镖行的奸细。倘若石元帅带领大兵进得庄中，咱这萧家镇三百余户，难

免惊慌。况且大兵搜宅时，必有一番损失。男女老幼无故受此惊恐，如何是好？老夫拟协同众位老兄，前去面见石朗，请石元帅大兵不进村庄。不知众位老兄可肯协同小弟前去吗？”那八位老者齐声答道：“萧老侠客，此言甚合我等之意。咱这镇中三百余户人家，向来奉公守法，又不曾欠下皇粮国税，为什么大兵汹汹，何故搜索居民住宅？现在百姓老幼一闻石元帅大兵到来，俱都吓得无处藏躲，不知何故搜索居民？老侠客不招我们前来，我们还要与你老人家相商呢。面见石元帅，请他将大兵退去，以免百姓惶恐。咱们就此前去面见石朗。”内中又有一位老者说道：“石朗若是不听美言相劝，拚着我这条老命不要啦，也要与他理论的。这不是反了吗？过好好的日子，无缘无故的大兵将庄村围绕，按户搜索，这还了得吗？”三侠说道：“老兄不必如此着急，大概石朗必然能顺从民意。皆因为石元帅素常爱民为怀，台湾的国政，俱都是石元帅一人的谋画，所以他决不能暴虐的。”

众老者商议已毕，遂出离了萧宅。早有庄丁打探，现在石元帅在西庄门外，众位老者遂够奔西庄门而来。来到西庄门一看，只见众庄丁全都亮出兵刃，在庄门内雄赳赳，气昂昂，未开栅栏门。石元帅的马在庄门外站着，大兵将萧家镇围得风雨不透。老侠客来到众人面前，遂说道：“你们欲要何为？现在王爷的兵马围绕庄村，又是石元帅统领，你们竟敢在庄内亮出来兵刃，这岂不成了叛逆吗？还不将兵刃收起？下去。”列位，萧三侠在萧家镇上乃是首户

，众庄丁都是与三侠学艺的，三侠要说出话来谁敢不听？庄丁们一听三侠叫退下去，全都唯唯而退。老家人将西栅栏门开了，三侠在前，八位老者在后，走出了庄门。三侠一看，石元帅身穿便服，十字绊英雄带，背插一对银妆铜。那八位老者够奔石元帅马前，跪倒于地，在马前哀

求石元帅，请免大兵进庄，以免百姓惊慌。三侠一看八位老者跪在石元帅马前，三侠心中暗想：石元帅虽然是官职在身，他穿的乃是便服。他既穿便衣，我就不能跪他，老英雄思索至此，一飘银髯叫道：“石元帅，小民萧杰不知元帅驾到，有失远迎，当面请罪。”石元帅一看，萧杰单腿点地，马前行礼。石朗赶紧翻身下马，遂叫道：“老当家的免礼。石某便服，不便行礼。

老当家的出得庄来，不知有何事故？昨夜王府突然来了大清国十二位保镖的大闹王府，俱被王爷拿获，几句话的工夫，那十二位保镖的不知被何人救走，并将王爷的宝刀盗走。若是不将王爷宝刀盗去也不能闹得这样翻天覆地。所以王爷令下，先在城内按户搜查，如有藏匿镖行十二人者，一体问罪。石某带兵前来，不过是搜查奸细。百姓父老们不必惊慌。”石朗说着话，将八位老者俱都挽起，复又说道：“众位老者，恕石某少礼。”

列位，石元帅乃是二千岁，又是领兵的大元帅，他与百姓们就这样的良善，可见昔日的官宰非常亲民了。石元帅又说道：“并不是萧家镇如此，各处俱都一律搜查，乡老们千万不要惊恐，搜的是奸细，良民决不能受损的。”老英雄在旁说道：“元帅素常爱民如子，有口皆碑，现在虽有王命在身，仍求元帅体恤百姓，网开一面。我萧杰保镖为业，三十余年，现在有大清国的镖行之人，大闹王府，盗去王爷的宝刀，此事固然关系重大，但是萧家镇上百姓素常奉公守法，俱都是安善之民，镖行的人决不能与萧家镇上的百姓有关系。萧杰既然保镖为业，或者能与镖行之人有关，望求王爷免搜镇上百姓之家。王爷请听，现在百姓妇女们不知何故，忽然大兵围庄，哭得实在可怜，慢说是盗刀的奸细，就是大清国来了宾客，也不敢隐瞒，必得报告官面，注户口册子。王爷请想，岂能暗藏大清国的奸细？

就请王爷搜我一家，其余决不能有敢收留奸细者。”石朗闻听

萧杰说话，察言观色，萧杰并没有一点惊恐之色，真是谈笑自若，说出话来，全是在情在理。石朗心中暗想：三侠客乃是成名的人物，他既然要求我，我若是非搜不可，他决不能善罢甘休。他们行侠作义之人，岂是畏刀避剑之辈？这老头子说话之中，柔里有硬，他叫我搜他，不必搜别人，我若是由他府中将那十二名保镖的搜出来，他就叫我带着走吗？他必然与我动手较量，那时节我与他一动手，马军必然与王府报信。王爷乃是刚愎之人，立刻发下号令，再发大兵将萧家镇抄灭，老少鸡犬不留。萧家镇黎民百姓无故遭此涂炭，岂

是爱民之道？再说我昨天看黄三太、杨香五等俱都福寿之相，并没有一点轻薄之态，将来必都成其大器。我也是大清国的人，常言说得却好，水流千里归大海，我何必与大清国的人为仇作对呢？石元帅思索至此，遂叫道：“队官们何在？”只见过来四名带队的官长，与石元帅躬身行礼道：“末将在此。”大帅遂吩咐道：“萧家镇内百姓，素常奉公守法，耕读猎户最多，你们可晓得此处居民，可有与大清国镖行的人来往的吗？”内中有一位队官答道：“队下素知萧家镇黎民百姓全都安分守己，无有与大清国镖行之人往来的。”石朗说道：“既然如此，就将萧当家的府上搜上一搜吧，黎民住户就不必搜了。”四位队官答道：“大帅明鉴，谨遵大帅之命。”石元帅又说道：“搜索萧府，不许搅扰，一草一木不许动人家的；如有违命的兵士，本帅必以军法治罪。”

四名队官遂带了四十名兵士，直奔萧宅而来。这四名队官之中，有两位是萧三侠的徒弟，还有两位借过萧三侠钱的。皆因为萧三侠仗义轻财，又好结交官面的朋友，上至军官，下至兵士，有求必应，所以王府里的当差的没有不认识萧三侠的，没求过萧三侠的很少，今日萧三侠占便宜，可就因为素日轻财的好处啦。萧三侠一看派的这四位队官，两位跟三侠学艺的，两位与

三侠素有来往的，萧三侠心中可就有把握了，遂对四位队官抱拳说道：“四位大老爷，欲要搜我的宅院，我有一句话要对四位大老爷说明，求四位大老爷原谅。黎民百姓素日奉公守法，无故的搜拿奸细，如果搜着奸细，当然是罪有应得，拿到当官治罪，如果要是搜不着奸细呢？请问四位大老爷应当怎么办？”

列位，萧三侠这就叫不说理，对石朗要求不搜全庄百姓，单搜自己的宅院，石朗应允；派四名队官要搜去，萧三侠又与官人言说搜不出奸细来应当怎样？石朗在旁听得明明白白。皆因为人的声名大，说话有价值，若平常之人，不用说与官面不说理；就是说理，官面都未必听。皆因三侠威镇南半壁，无人不知，声价太重了，要不然大队早就进庄院啦，还容絮叨吗？这四位队官一听，三侠说话有点不叫搜查的意思，四位队官面面相看，全都不好意思的去到庄内实行搜查三侠的宅院。还是三侠的徒弟开口道：“众位老爷，咱与元帅回禀，就说萧老侠客决不能容留匪人，要是搜不出来，大家都不好看。”那三位队官一听，齐声说道：“元帅如果允了咱们的要求，那就于咱们与老侠客的面子上都好看了。”四位队官就将此意与石元帅一回禀，石元帅说道：“你们敢保萧当家的，就不用搜啦？但是有了差错，你们必须负责。”四位队官说道：“回到王府，元帅就将搜查萧家镇的责任，放在队下的身上，如果若是有了差错，队下等情愿负责。”石元帅说道：“你们大家既是都保萧当家的不会容留奸细，本帅就不搜了。”语毕，石元帅这才上了驢，在马上对萧三侠说道

：“萧老侠客，你太护庇乡亲了。”石元帅此时心中早已明白，镖行的人一定在萧三侠的家中呢，要不然萧三侠决不能不叫搜。但是石朗可不是惧怕三侠，他也是爱惜镖行十二位人才，又与胜英是明友，三侠又是当时的人物，为的是暗中交三侠这个朋友。这都是三侠素日为人光明正大，仗义

轻财的好处，所以石元帅才有这样对待。石元帅上了马，这一句“萧老侠客，你太护庇乡亲了”，萧三侠闻听此言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控背躬身道：“小民立志不交无益友，存心当报有恩人。”石朗说道：“老侠客莫忘了存心当报有恩人。”语毕，传下令去，三千马步军队，犹如风卷残云一般，够奔省城去了。萧三侠一回头，只见那几位老者战战兢兢，在那里呆呆的发怔。三侠说道：“众位老兄，且请各自回家。再有何事，兄弟必然约请众位老兄相商办理。”那几位老者，齐声说道：“还是老侠客威名远镇，石元帅今日这个人情，都送与老侠客了。若不是老侠客，咱这萧家镇难免这一场大祸。”萧三侠抱拳说道：“诸位老哥哥抬爱了。”语毕，众老者各自回家不提。

且说三侠与石朗说话之际，早有家人们报告了少爷。少爷及十二位弟兄得到了此信，大家来到前院客庭，仍旧张罗更换衣服，打扮打猎的模样。少时，老侠客由庄外回来，众位小弟兄俱都打扮完毕。老侠客打发送家人去请猎户之人。萧家镇三百余户俱都是猎户，一听说去大清国行围打猎，老侠客少侠客俱都前去，谁不乐意前去呢？家人去了工夫不大，就请来百十余位。老侠客一看，人数太多啦，恐其出关费事，遂对众人说道：“现在大清国泰安府来了十余位打猎的朋友，约请老夫前去游玩游玩，所以老夫请众位一同前去，为的是在路上人多热闹。但是人也不要太多了，一拨四五十位，就可以行的。咱们现在先去三四十位，没去的第二拨再去。”少爷遂由这百十余位之中，挑选了三十余位武艺高强的，大家忙乱了一夜。皆因为出远门，乡亲邻居们都去送行，谁没有三位两位朋友？都得问问大清国有什么可带物件没有。不说众人忙碌，且说三侠与少爷商议道：“现在既然咱父子俱都奔大清国，台湾地方咱不定何日回来，惟有汝母一人在家，诸事也不方便。再说张奇善

若知道你我父子，将镖行十二位送往大清，那时节他岂能善罢甘休？他一定抄没咱们的家产无疑。所以将你母亲必须安置一个万全之地为妙。”少爷闻听，说道：“咱们奔大清国，将我母亲送往孟家寨去，不知天伦以为如何？”三侠说道：“此意正与我合。”遂派家人仆妇等，套好了车辆，将老太太送往孟家寨去了。众人将打围采猎的一切物件，全都预备齐全。杨香五扮作牵着细犬，贾明扮作架着黄鹰；老美将头罩好，背着猎枪；张茂龙、高恒、李煜等，也有带着弓箭的，也有背着猎枪的。将他们十二位夹在当中，萧家寨打猎人在前后两头。老侠客乘坐黄骠马，背插金背折铁宝刀，鸭尾巾英雄髻，外罩

斗篷，在前领路。少爷乘跨白龙驹，背后背定判官笔一对，在后面督队而行。两辆大车拉着粮米锅灶帐篷等物。第二日黎明，大家遂出离了萧家寨，直向大清国出发。老侠客早预算好啦，当日晚间，再过水旱路，出台湾的总关口，因为晚间掌灯的时候，容易混过去。由萧家寨出来，工夫不大，遂来到头道关口。三侠一看，就是一愣，平日这个关口只有三五人把守，今日忽然增加十余位把守关口之人。老侠客在马上来至头道关口。把守关口之人。迎头将三侠拦住，只见那把关口的军官说道：“什么人？可有出关的执照吗？”比及三侠来至那位军官切近，那位军官原来也认识三爷，遂叫道：“老当家的，您怎么单这个时候出关哪？”三侠说道：“自春三月间，我的街坊邻居就欲上大清国行围采猎，因为人没有凑齐。众位上差请看，各人都是黄鹰、细犬、火枪、线枪、弓矢等物，一来是游玩中华行围采猎，二则拜望宾朋。在下大清国朋友甚多，众位差官是知道的，故此今日过关奔中华。”把关的兵士闻听此言，遂说道：“前夜晚间有大清国十二位保镖的搅扰王府，盗去王爷的宝刀、龙玉茶杯一盏，王爷大怒，因此王谕下来，这几天无论何人，

不准出入关口。老当家的暂且请回，您等候三五日，将大清国十二位保镖的拿住，或是收禁监狱，或是斩首示众，您再过关。”三侠说道：“众位差官，我由庄中起身，连三尺童子都知道我是奔大清国行围采猎；我若是回去，于我的脸上不好看。”把关的兵士问道：“您来了多少位呢？”萧三爷说道：“敝村中的乡亲跟我练粗拳笨脚的四十八位，我父子二人，共五十人。”把关的的说道：“老当家的，您报一报四十八位的名姓吧。”萧三侠遂将真猎户的名姓报了十余位，家中人口几位，姓什名谁，清清楚楚告诉了一遍。守关之人说道：“您这四十八位之中，没有干别的生业的？”萧三侠道：“那决没有错的。”

守关人道：“只要没有外人，我们落不了不是，您就过关吧。”

又过了三道关口，都是原辞，俱都平平安安渡过。天至掌灯之后，路过水旱总关口。只见永旱总关口灯笼火把，照如白昼，大队雁排翅亮开，俱是弓上弦，刀出鞘，四位带队的武职官，跨着绿鲨鱼鞘腰刀。老英雄一看，心中暗道：“这道关口好比鬼门关一般。如若闯过去这道关口，七八里地，就是大清国地界。”老英雄来至四位差官面前，弃了座骥，将斗篷脱下，搭在马鞍鞘上，控背躬身道：“四位大老爷请了。”那四位武职官齐声说道：“老当家的，要过水旱关口吗？这个面子驳了您啦。里面四道关口已经有快马飞报，您要过关奔大清国行围采猎，看望朋友。无奈王谕两番下来，无论何人，不准路过水旱总关口。老侠客暂且请回萧家镇，等五七天，将大清国十二位保镖的拿住，或是号令斩首，或是入了狱，老当家的再请过关。”萧三侠施礼说道：“我

四道关口，俱都过了，已经受过检查，没有外人。来到此处，四位大老爷若是不叫过关，我回去对于那几道关口的朋友，面上也不好看；对于我之乡党，我也实无光彩。四位大老爷行一个方便，我到大清国时，将台湾

没有的物件，买一两银子的送与四位大老爷，总算四位大老爷交了我萧某人这个朋友了。四位大老爷高抬贵手吧，我实无脸面再回萧家镇。”语毕，对着四位差官躬身施礼。那四位差官说道：“老当家的，这四十八位之中，可没有外人？”萧三侠说道：“四位大老爷放心，决没有别的事情，叫四位大老爷多包涵。”老英雄语毕，抱腕当胸，披斗篷上了座骥。带队官说了一声：“老当家的请吧。”老英雄靴尖一点镫，一勒嚼环，真是马踏大桥如擂鼓。后面十八个猎户，黄三太十二位在当中，后面又是十八名猎人，两辆大车拉着行囊锅灶，少爷萧银龙坐跨了龙驹，督于后面。

过了水旱关口，俱都是深林茂密，萧三侠在马上仰面朝天，冷笑两声：“台湾省雄兵二十万，战将几百员，我父子略施小策，竟平安闯出台湾省，直奔大清国。”少爷银龙马向前一催，叫道：“老人家不可发笑，这才出了水旱关口半里多地。再走六里地，才出了台湾，的过界牌，过界牌以北二里地，还是两国不管的地方。古人云：侥幸之事不可高傲。天伦岂不闻曹孟德兵败华容道，八十余万人马，只剩了百余人。至华容道时，曹操仰面狂笑：‘都说是诸葛亮六略三韬，我看诸葛亮少才无智。如果华容道把住一支人马，曹某插翅难飞。’话犹未了，号炮一声，现出人马，正是关公把守华容道。孟德一看，吓得魂飞魄散，马上控背躬身：‘君侯开一线之恩，曹某待君侯不薄。昔日在曹营，上马金，下马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十名美女，敬送君侯，君侯岂忘之耶？’关公闻听，马上紧皱双眉，叫道：‘周仓、关平摆开一字长蛇阵！’曹孟德身后大将张辽张文远说道：‘丞相，君侯摆的长蛇阵有头有尾，有枪有刀，乃是暗放你我逃走之意。’那关公方才要放曹贼走，周仓、关平在一旁落痛泪，说道：‘君侯您与诸葛丞相赌头争印，曹孟

德不走华容道，相印归于君侯；如走华容道，君侯不能捉住，就得输了项上魁首。’关公马上卧蚕眉紧皱，说道：‘关某宁死白刃下，曹贼的人情我不欠着。’关公后来才占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字。”

少爷萧银龙三国的典故未曾说完，忽听迎头正北一声号炮响，惊天震地，东北、西北又响了两声，前边树林中灯光好似绣球一般，来回乱摇。号炮不响时，人不喧哗，马撤銮铃；号炮一响时，人喊马号，地动山摇，灯笼火把，喊杀连天。萧三侠抬头一看，迎面撞出三匹座骥。头一匹马，金鞍玉佩，杏黄缰绳，马上乃是一省之主、王子张奇善，马鞍鞞得胜钩，挂着红毛铜的搅钢枪。马后边有黑白二骥，白马上石大元帅，黑马上三千岁金锤无敌将曹士彪

，迎头撞来。三匹马后，步下百余人，全都是二十万人马之中挑选的能打之人，各执应用的刀矛器皿。看正北、西北、东北，三面兵将不计其数，约四千余人。

萧三侠勒住座骑，在马上将身站起，绷住了镫绳，这才抬头一看：兵似兵山，将似将海，实在难以闯出台湾。听后面说道：王子亲统大军阻拦，老当家的，咱们赶紧回萧家镇吧。”三十六位猎户全都吓得胆破魂飞，一个个不敢前进。列位，像打猎，这三十余人，乃是本村的字号，一看王子张奇善亲统马步三军，实在害怕了。萧三爷说道：“咱若回去，那关口此时也亮出队伍了。众位随我前进，无论出了什么事，全都有我调停。再说又有大帅在场。”三侠遂抖嚼环，直撞王子的艾叶青发豹。二马相隔三丈来往，老英雄心中思索：张奇善乃是一省之主，我乃是百姓，礼法要紧。老英雄弃了座骥，脱了斗篷，挂在马鞍鞘上。张奇善乃是便服，头戴鸭尾巾，身披英雄氅。萧三侠提着大氅，磕膝点地施礼，口中叫道：“王驾千岁虎驾在此，小民不知，冒犯虎威。千岁统领马步全军去向哪里征伐？”张奇

善说道：“老当家的不要多问。足下等五十余人，出台湾奔大清国，人数是五十名，早有五次探马飞报孤家。孤家请问一言，你父子不必隐瞒，那四十八位之中，有黄三太十二个人没有？

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里头包不住火。你可得对得起你三侠的名誉。你这大年纪，一世英名，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物皆以信义为本，你老当家的年过花甲，口可要与心同。

就凭一句话，你这四十八位之中，倒是有黄三太没有？”萧三爷闻听，双眉紧皱，说道：“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问的是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高恒、贾明等，他十二位俱在其内，还是一个不少。”张奇善闻听，笑道：“老当家的，你将他十二人俱都献出来吧。孤家将他十二人拿住，在台湾省、大清国两交界地方，埋十二根杆子，将他十二人号令。孤家因何这样对待此十二人呢？扰闹我王府，情尚可恕，不该盗去孤家宝刀、玉杯。我豁出我的台湾十万大兵，三年粮草，我斗一斗十三省总镖头胜英。”萧三侠说道：“王驾千岁，黄三太等十二人中，我胜三哥的门徒甚多，余下有民子的盟侄。有萧杰的命在，你动三太、香五一根毛发都不成，我们是自家爷们。”张奇善说道：“老当家的。”萧三爷说道：“王驾千岁。”张奇善说道：“老义士。”萧三爷说道：“千千岁。”张奇善说道：“萧杰。”萧三爷用手点指叫道：“张奇善！”张奇善说道：“老当家的，你打算出得了我这台湾么？”萧三侠说道：“有民子三寸气在，不能叫王爷你将我侄儿三太、香五等绑去。”张奇善说道：“我孤家还不依仗人多势众，我孤家与你单打独斗。



马上步下，短打长拳，你若赢得了孤家，孤家放三太他们回归大清国。”肃三侠说道：“王驾千岁，你说一刀一刀刺，我都不含糊。”张奇善说道：“我孤家若用红毛铜搅钢枪赢你，不算孤家的本事。因为你是短兵器，孤家不能用长兵器赢你。”

又叫道：“石贤弟！将银妆铜借与孤家一用。”石大帅将铜撤下，双手递与张奇善。张奇善接过，遂套挽手。萧三侠压金背折铁宝刀，二人就要比试输赢。石元帅因见黄三太等乃是福寿绵长之相，不由得心中爱惜。倘若张奇善与三侠动起手来，后面这四十余位必然命丧于此。因为张奇善背后有三千岁在那里带队，倘若动起手来，三千岁乃是性烈之辈，无论胜负，一时火起，大喝一声，队伍齐上，萧三侠等五十位焉能是大众的对手？无论有多大本事，也打不出台湾去。石朗思索至此，遂心生一计。王爷方将银妆铜套好了挽手，石元帅遂对王爷说道：“王家千岁暂息雷霆之怒，老当家的也暂息虎狼之威。王爷乃是一省之主，萧三侠乃是成名的侠客，倘若动起了手来，万一有伤损，如何是好？依臣愚见，老侠客与王爷不如递一趟拳脚，王爷若是胜了老侠客，老侠客就将黄三太他们十二人当面献出，任凭王爷治罪；老侠客若赢了王爷，就放三太他等过关。俱都是练武的，递一趟拳脚分出胜负，两无伤损，岂不美哉？”萧三侠闻听，心甚是感激石朗。萧三侠心内明白，若是动了家伙，明知道凶多吉少，众寡不敌，焉能是张奇善的对手？石朗的心意，因为知道萧三侠终日练习拳脚，铺着把势场子，教着徒弟；张奇善乃是一省之主，他不能当着文武官员练拳脚，他的拳脚必然生疏。一递上手，张奇善若是输了，当中有石元帅说得来的人说情，必然得将黄三太他们放了。那知道石元帅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张奇善不同着人练拳脚，他在宫内可天天练，石元帅可不知道。王子张奇善闻听石朗言说递拳脚比较胜负，甚为喜悦，心中说道：“还是石贤弟偏向着我。”遂将银妆铜又递给石朗，萧三侠折铁宝刀仍然还鞘。二位这才亮开架势，短打长拳，挨帮挤靠，各使平生学业。一位是老侠客武艺超群，一位是王子张奇善上山擒猛虎，下海捉蛟龙，有万人不当之勇。

这才是棋逢对手。金头虎在一旁大声喊道：“死了也不冤啦，开了眼啦！我将冲天杵露出来吧，我还蒙着干什么？”且说二位战了五六十个回合，未见胜负。张奇善乃是少林门的武术，将萧三侠英雄带捋住，死不放手；萧三侠一绕张奇善的手腕，大拇指一点张奇善寸关尺，张奇善五指俱松，三十六把左右拿，七十二手破法，一招一势，摘、揭、撕、劈、打、抓、拿，死中求活。二人的胳膊腿咯嘎咯嘎乱响，各无胜负。金头虎说道：“我的姥姥，若是我，早让他扔到云南去啦。”张奇善纵出圈子外，说道：“老当家的拳法闭着，孤家递不进去；孤家闭着，老当家的你也递不进来。咱们二位还是动家伙比

较。”遂叫道：“石贤弟将兵刃借与孤家，不要多言。”石朗暗中思索：我看黄三太他们俱是长寿之相，怎么搭救不了呢？张奇善接过兵刃，双手左右一分。萧三侠套挽手压金背折铁宝刀，回首捻髯，往南观看，心中暗想：黄三太等十二位，猎户三十余位，你们四十九个人，若有命，苍天见怜，老夫胜了张奇善，咱们平安出关；若是输了张奇善，咱们爷儿五十个，休想活命。老英雄思索至此，抬腿擦折铁宝刀，刚要动手，西南角树林丛中，有一棵枯树，两围来粗，由树孔之中，就听有一人大声呐喊，童子声音，叫道：“呔，萧老三你拚命，你有几条命？老朽来也！”

萧三侠、张奇善二人忙回头观看，只见此人扎煞着背膀，在当中一站，面向南大声说道：“后站！老三，你不就是一条命吗？后站！”萧三侠一看，将刀一横，叫道：“老兄长！”

那老者说道：“什么老兄长，后退吧！”萧三爷诺诺连声，往后而退。老者转身形面向北叫道：“王驾千岁，老朽拜见。古语云，大将必有容人之大量，千岁爷高抬贵手，饶恕他们五十人的性命。萧杰学而未成，三太等武学的功夫，不过练了十年

八载，实无惊人的本事，老朽拜恳，王爷可以恕过他们。”张奇善双铜交于左右，捻髯观看：此老者其貌不扬，头如麦斗，身材三尺高，头上短发不过三寸，长头发起缕子，挽着髻儿，一脸的油泥，苍白胡须扎里扎煞；身穿蓝布破棉袍，青布一块，月白布一块，灰布一块，补丁层层叠叠，雅赛和尚的袖头似的；腰间这条带子，破布条与草绳拧的，背后背定一个草帘，三尺余长，大概是大河洗脸，庙中睡觉，晚间打开草帘当褥子；足下穿生麻草鞋，麻梗线串红头绳系着，没穿袜子，脚面肉皮与地皮颜色一样，形如乞丐。张奇善一看，四五千人的战场，来了一位要饭的了事。张奇善看罢，心中暗道：“我可别小看他。”张奇善遂对那老头说道：“事关重大，不必了解。”老者说道：“天下人可了天下人的事。我看你们双方兵刃并举，焉有袖手旁观之理呢？”张奇善遂说道：“老者贵姓高名？”

老者说道：“二十余年未曾提过名姓，偶尔之间，还是真想不起来啦。”张奇善说道：“老者不要取笑，世界上哪有忘去名姓的呢？请道出尊姓大名。”老者说道：“王驾千岁，我有几位师弟、盟弟，他们俱都在大清国有点名气。老朽乃是残年暮景，已成废人了。”张奇善问道：“你老人家的师弟、盟弟都是何人？”老头答道：“大明家未没之时，有四大镖头是吾之盟弟。头一位南侠王陵；北路镖头胜英，胜英不但是我盟弟，还是我师弟；东路镖头石俊山；西路镖头钱士中，这都是我之盟弟。明末清初镇九江屠粲、火德真君孔华阳、胜英、李刚、华谦华子远、登山豹子杨义臣、钻云太保贾斌久，秦天豹八

爷早故，这都是我的盟弟。再说三侠，孟铠、萧杰、胜英，我们师兄弟四个，我是大师兄。诸葛山真、胜英、弼昆，我这三个师弟带艺投师，吾之老师不欲教传，师兄代师传师弟武技。他们三人与我学艺二十余年，我这群盟弟、师弟，俱是无能之

辈。”张奇善一听，他将大清国有名的人物，都拔出来啦，全是他的盟弟、师弟。张奇善遂说道：“请问老义士贵姓高名？”

不要取笑。”老头答道：“王驾千岁，如若问老朽，复姓夏侯，双名商元，人称绰号震三山撼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水面有一个小小别号，叫赶浪无丝。”大众一听，俱各伸舌头。金头虎说道：“叫甚么玩艺？一说一大片，我就记住一句，虎头大王加么六，大头鬼吗？”张奇善闻听，当时一怔，说道：“原来是剑客老义士。听人传说，老义士有二十宗绝艺，人不能学。”

老剑客闻听，摆手说道：“王驾千岁，非也。提起我的出身，唉，人生我白驹，阳世三间混水鱼。想起我之来历，至今老朽伤心，恍然一场大梦。我六岁之上，我那生身的养娘，拍着我的脑袋说道：‘孩子，为娘没生下你时，你天伦盼儿盼女，盼的为娘生下你来，头如饭碗大小，身子半尺来长。你天伦大怒，言说为娘生下怪物，快快用土埋了吧。’欲要将我活埋。为娘哭泣对我天伦说道：‘他投爹投娘来了一场，有五官有四肢，就是头大一点。养他几年，他若是会说会道，咱再抚养于他。’五年的景况，为娘受了五年的折磨，你天伦见着你，他就怨恨为娘，六岁上你才学会说话，你天伦又说出绝话，他问到为娘：你是有夫妻之义，你是有母子之情？为娘问道：当家的，怎为夫妻之义？怎为母子之情？你的天伦拍着我的脑袋对我说道：你若有母子之情，你领着你的儿子去过日子去，咱夫妇离散；你若有夫妻之情，将他活埋了，咱夫妻度日。我那老娘亲哭泣着说道：‘咱夫妇乃是嫡配，岂能半途离散呢？咱将孩子扔去还不行吗？何必害他性命呢？’我那狠心的严父，将我挟至离家二十余里，扔在开洼。我寻茶讨饭，谁见了我都给我钱。

一日，我在荒郊啼哭，遇着我那慈善的老恩师，他问道：‘小孩，你为何在野地啼哭呢？’我遂答道：‘我想我的父母。’

我那老恩师说道：‘你怎么不回家呢？’我就将我天伦如何嫌我貌丑，我要回家，必得将我活埋，我就将不敢回家的话说了一遍。这位道爷用手量了量我的脑袋、身子、腿，遂说道：‘你跟我当道童去好不好呢？’我说：‘你老人家要给我吃饱饭，我就跟你老人家去当道童。’我那慈善的老师，将我带至武昌府江夏县，范文正公坟后松竹观，万松山。我在庙中学徒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出师，酒色财气，抛去三个半，还好点气，终朝每日寻茶讨饭。我要饭倒好要，人家看我这废人的样子，全都给我。我在大河内洗脸庙里睡，吃饱了我

就在庙里学习。

今年小老儿还年轻呢，才八十四岁。我学练了七十八年，断子绝孙。别位谁也舍不得这么练功夫；别位要是舍得练功夫，俱都比我强，我乃废人也。老朽的软功夫，不论茶碗饭碗摆好了，碗上排碗，我在碗上走一趟，那碗纹丝儿不动；硬工夫，两根柱脚石，老朽一脚，可以跺碎。老朽纵远能纵一丈七尺，若是三丈宽的河，老朽能纵过去。拾几根柴禾棍，老朽将柴禾绑成，抛在水中，老朽头一纵，脚尖一点柴禾把，第二纵就可以纵到彼岸。黄三太他们十二人之中，有一名叫欧阳德的，他的天伦常与我开玩笑，将老朽破棉袍掀开，用手拱老朽，老朽双股一挟，他的手就拿不出去。老朽外肾囊，可以用石头砸，犹如铁的一般。老朽练的铁裆，油锤冠顶，两太阳砸砖，铁尺排肋。

王驾千岁，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工夫。老朽拜求王家开天地之恩，他们老少五十人，家中都有妻子老婆孩，何必叫他们俱都骨肉分离呢？”

张奇善闻听，心中暗想：“前二十年前，孤家耳闻有这么一位剑客，近二十年来，总未听说剑客的行踪。看他的长像，其貌不扬，这样大事，就凭他三言五语，就给完了？我必得要考较考较他的能为武技如何。”张奇善遂将兵刃交于左手，口

《三侠剑》 第二回（下） （清）张杰鑫 著

中叫道：“我们事关重大，老义士不要多管。”张奇善口内说着好话，右手用了一个靠山掌，照定老剑客胸前打去。张奇善武学超群，膂力过人，冷不防这一掌要是打上，就可以打出多远去。张奇善这一掌方伸出去，就看老剑客将手向下一顺，叫道：“王驾千岁，不得无礼！”这一掌立着下去了，正打在张奇善的手背上。老剑客乃是童子功，鹰爪力，这一掌打得张奇善直甩搭手，将手背打凸出来一条肉杠。张奇善可就火啦，遂说道：“你这不是了事来的，你是勾串胜英，盗孤家宝刀，扰闹孤家的台湾。你就是剑客，无论你是谁人，孤家也要武力对待，见个胜负输赢。”语毕，将银妆铜双手一分，就要与老剑客动武。老剑客不慌不忙，叫道：“张奇善，我知道你的根底，你乃是占山为王出身，霸住了台湾省。老朽怕你抢了我的棉袍去，你别看老朽棉袍破，还是冬暖夏凉的宝衣。”说着话，直奔西南，一片卧牛青石去了。到了卧牛青石旁，老剑客撤去背后背着草帘子，脱去油棉袍，拿破棉袍将草帘一裹。众人一看老剑客，身上的肋骨一根一根的，全都在外面露着，肉皮向下垂着，底下破蓝绉绸的裤子，一条一条的。只见老剑客将衣服放在一块卧牛青石旁，将腰向下一伏，用手将那块卧牛青石一抓，磕膝盖一顶那块卧牛青石，两肩头一用力，将那块青石掀起，用手将棉袍填在石头底下，用青石压住。那块石头四角见方，足有千余斤重，老剑客鹰爪力的功夫，将石头这一抓，看着毫不费力

，就将棉衣放在石头底下，众人看着莫不惊奇。

四千余名马步三军，老剑客这一抓石头不要紧，可就那些三军们，全都给镇住了。老剑客也为的是先将众人镇住，要不然将衣服放在石头底下，人家一个人搬不起来，还需用十个人搬呢。老剑客放好了衣服，说道：“这回你们偷也偷不去，抢也抢不去。”金头虎说道：“这才是大力神呢。我长这么大，头

一次看见有劲头的。”老剑客转身形来到张奇善面前，张奇善亮开架势，手擎银妆铜，就与老剑客动手。老剑客一看，张奇善真是要拚命的样子。老剑客叫道：“张奇善你要与老朽动手，老朽没有法子，老朽今年八十四岁了，我还能再活八十四岁吗？”

没有别的，老朽年迈无能，只有跟你拚命。你打上老朽，老朽就死。张奇善，你可晓得七十不打，八十不骂？老朽乃是将死之人，你何必与老朽这样呢？”张奇善道：“你了事，能了你便了；不能了，你便不了，你为什么强要排解？你就是剑客，孤家豁出去台湾不要啦，也得与你分个上下，事是决不能了的。”老剑客说道：“你为什么要杀镖行十二个徒弟？老朽年暮之人，死了也没有人管。镖行那十二位，乃是胜英的徒弟，胜英在大清国是个人物，你若将他十二名徒弟杀了，他焉能与你善罢甘休呢？”张奇善说道：“老义士你有所不知，镖行十二人夜入王府，扰闹孤家，情尚可原，决不该将孤家宝刀盗去。

没有孤家的宝刀，谁要出来了解此事也办不了。”老剑客一听，向张奇善笑道：“我打算王驾千岁为的是什么呢，原来为的是一把破刀哇。如果要是有了刀呢？”张奇善说道：“如果有了孤家的宝刀，万事皆休。”老剑客说道：“王驾千岁，如果有了宝刀，将黄三太他们十二人放了，你还与我三弟萧三侠为仇不为仇呢？萧老三乃是住居台湾，是王驾千岁的子民，倘若千岁与萧老三再为仇作对呢？”张奇善说道：“老当家的住居台湾，奉公守法，息事宁人，排难解纷，乃是忠厚长者，我焉能与老当家为仇作对？君子一言出口，决无反悔。”老剑客说道：“谢王驾千岁。”语毕，转身形够奔青卧牛石而来。来到青卧牛石前，用肩头一扛石头，一伸手将破棉袍卷取出。这回可省力啦，那块石头是活动的，故用肩头一扛，就掀起来了。老剑客拿着破棉袍卷，来到张奇善面前，扔在地上，将棉袍打开被

身上，一看里面那个破草帘用绳捆得左一道，右一道，捆了好几十道。老剑客要用手一道一道的解，可就费了事啦，老剑客用手指头竖着一打，就好像拿刀裁的一般，登时将帘打开。复又将草帘一层层的揭开，只见张奇善那口绿鲨鱼皮鞘，金背劈水电光刀，真金饰件；真金吞口，双垂灯笼穗，耀人眼目。老剑客一下腰，拾起宝刀，当唧唧一按崩簧，金背劈水电光宝刀出鞘，抛于地

下。王爷一看宝刀，如获斗大的一颗明珠，真好似完璧归赵一般，叫道：“老义士，我与你师弟乃是朋友，我待他不薄。大清国的秦尤盗了皇家三宝，来到台湾献宝，欲要在台湾隐身。我若是将三宝留下，我给秦尤一个小官职，胜英如何能破得了此案？皆因为都是知名的朋友，我派我的石大元帅，将秦尤与那三宝，暗地送到胜英面前，我这个朋友也就算不含糊了，怎么他还暗地打发徒弟来扰闹王府？扰闹的我王府，我还可以原谅，不该将我的宝刀、玉杯盗去，叫我对于交友太伤心了。”老剑客微笑说道：“王驾千岁，扰闹王府是他十二个人，盗宝刀并不是他们。王驾千岁有所不知，我兄弟胜英乃是有良心之人，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他们十二个来在台湾，祸头是那个梳冲天杵小辫的猴团子，就应当将他一个人宰了。此事胜英丝毫都不知道，我必然叫他们将王驾千岁的天高地厚之恩，对胜英学说了。”张奇善说道：“请问老义士一言，我肋下宝刀你老人家怎样盗去？求老剑客对我说明，我也好长些见识。”老剑客笑道：“皆因王驾千岁传谕去请文武官员时，银安殿内无人，老朽在闹龙案底下。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千岁议论事，猴崽子贾明从那银安殿上掉下来，王驾千岁将他拿住，他说了些胡言乱语。王驾千岁问他，他说是保镖的，小冤家假充大辈，问起胜英，他说是他盟兄，王驾千岁恩施格外，将他绑绳打开。傻小子不说人话，让王驾千岁自缚，他扛

到大清国找皇上去。王驾千岁气得站起来，及至千岁坐下气的时候，老朽我也有气。那时王驾千岁的宝刀在腰间乱晃，老朽将刀把抓住，用匕首将带刺断。及至王爷与大众等出去拿黄三太等时候，老朽一看闹龙案上那茶杯很好，必是王驾千岁心爱之物，老朽遂伸手将茶杯取下来。王爷拿住黄三太十一个人的时候，反倒放了祸首贾明。王爷回归座位一看，玉杯失去，王家言说胜三弟恩将仇报。大帅从中美言，命将黄三太提上来，王家审讯。八个王官去提黄三太等，进门一看，人已失去，那时就被我萧三弟将人已经救走了。老朽盗刀的原因，老朽恐怕黄三太他们出不了台湾，献宝刀恳求王爷放了他们。古语云：君子不夺人之美。王爷在银安殿上一拍闹龙案说今夜晚间好怪哉时候，老朽遂用秃脑袋将闹龙案顶起，老朽纵出去，王爷纵出去了。皆因为老朽日行千里，王爷日行七八百里，故此王爷追不上老朽。老朽在殿上用破棉袍挡着脸，为的是王爷当时看不出来是谁。老朽跑到四道殿脊上，老朽从脊上往下一滚，滚到檐子底下，绷在椽子上啦。临事则迷，一时朦住王爷。王爷来到头道银安殿的时候，老朽将玉盞仔细一看，乃是稀世之珍，恐怕带在身上给王爷损坏，无法赔偿，老朽遂直奔三道殿内，将玉盞搁在三层殿东北角第一块天花板内。老朽持绒绳上去搁的，王爷取杯的时候，可多要留神，摔了老朽可不管。王驾千岁格外施恩，请王爷鸣金收队吧。”张奇善说道：“老义士，孤家言而有信

，此事就算老义士了解。我欲请老义士与萧三侠同到省城，与孤家盘桓几日，孤家得与老剑客会谈会谈，好叫孤家顿开茅塞。”老剑客说道：“王驾千岁，招贤馆，会贤亭，文武齐备，何短老朽一人？改日再与王驾千岁盘桓。”张奇善一看老剑客诚意不去，也不便勉强，遂传下号令，大队人马回归省城。忽听锣鼓一响，大队人马犹如风卷残云一般，全都回

归省城去了。

萧三侠这才来到老剑客身前，控背躬身说道：“谢过老兄长解围救命之恩。”老侠客说道：“你我是老弟兄，何必言谢？”萧银龙过来对着老侠客磕头行礼，老侠客伸手相搀。一看银龙是女相，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涂朱，瓜子脸，元宝耳朵，真是女相。老剑客遂问道：“贤侄妙龄几何？”

银龙答道：“小侄男十四岁。”老剑客说道：“咱爷俩同庚，我八十四岁。”回头叫道：“萧三弟，令郎面似少女，不知道的看他又文明，又老实，其实这孩子又毒又狠又辣。贤侄，老朽礼貌不周，老朽有几句话，要贤侄牢记：久后作事，十分伶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伶俐都使尽，恐怕后辈儿孙不如人。”金头虎道：“对啦，又损又坏，要踢我小金头虎。”

黄三太等遂都过来请安，俱以老师伯呼之，说道：“侄男辈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高恒、侯华璧等拜见师伯。”

老剑客半礼相还，遂说道：“诸位请起，贾明跪着。”贾明说道：“老头，我色儿不好哇？一锅怎么做两锅饭？为什么他们都起来，单叫我一个人跪着呢？”剑客说道：“猴囤子你惹祸根子。二郎山惹祸也是你。莲花湖暗探秦尤去，你给人家大姑娘喊好，老寨主将你拿住，你又将杨香五指出来，香五被获遭擒，然后你也被获，老寨主看在亲情面上，将你等放回。圣母娘娘采花害人，为侠客应当除暴安良，将女贼除了总算对了，你偏说好些个损话。到了王府，你掉下殿来被获，你为什么将黄三太他们十一个都告诉张奇善？处处你砸祸坏事，你有多大能为？”金头虎闻听，一晃悠冲天杵说道：“告诉你老头，要提本领大啦，就这一支胳膊要是伸出去，七套大车打我的胳膊上轧过去，连个白印都没有。你要不信，老头咱俩比试比试，就这只胳膊，可以叫你盘杠子。”老剑客闻听，不由得心中暗

笑道：“你师傅和尚跟我学艺，你还要跟我比试比试？没有别的，今天我替你师傅教训教训你。”老剑客道：“好好，我就在你胳膊上盘一回杠子吧。”金头虎伸着胳膊，晃悠着脑袋说道：“不含糊，你来盘吧。”老剑客一伸手，照定金头虎的寸关尺，用两个手指捏，金头虎这回可遇上钉子啦，只听“噯呀噯呀”，可就喊开了。列位，老剑客是鹰爪力，青铜钱三寸来长，用两个手指一捏，无论有多大膂力的人夺不出去，然后松了手，那铜钱就得坏一半。这

一捏金头虎，金头虎如何禁得住？

可有一宗，老剑客捏金头虎，用的也就是五七成劲；若是用十成劲，金头虎的胳膊就折啦。老剑客捏着，金头虎的脸上大黑麻子坑里汗珠可就流下来了，叫道：“快松手！快松手！这儿没有金钟罩，办了。”老剑客恨金头虎太顽皮了，哪能松手呢？

工夫一大，金头虎可实在受不了啦，说道：“你要再不松手，我可管你叫祖宗啦。”老剑客一想，他若是叫祖宗，太不像样子啦，遂将两指一松，金头虎直抖胳膊。杨香五说道：“你再跟大师伯比试比试？”金头虎说道：“你别挨骂啦，谁去找打去？”黄三太说道：“大师伯，你上我们镖局子去一趟吧？我们也好在路上侍奉您。”老剑客说道：“张奇善约我去招贤馆我也不去；你萧三叔叫我上萧家镇我也不去；你们叫我上大清国，我也不能去。回头告诉你师傅，张奇善待镖行之人不薄，处处都够朋友，你师傅可千万自己诸事留神小心，可别栽筋斗。”语毕，披着破棉袍，踢哩踢啦，走出几步去，踪迹不见了。黄三太等拜辞萧三侠，说道：“萧三叔受累受惊，小侄男没齿不忘大德。”萧三侠道：“自己爷们，谈不到报德。见了你师傅，替我请安问好。我们父子与众乡亲回家去了。”萧银龙道：“父亲你老人家回家，孩儿打算跟黄三哥他们上大清国去一趟。”萧三侠闻听，说道：“孩儿，非是为父拦阻你，皆因你娘一时离不开你。你再长上三五岁，然后再上大清国，跟黄三哥走镖去，也不为晚。”萧银龙虽然愿欲去，也不敢强去，皆因为三侠家规素严。银龙杏眼含泪，说道：“何时等到三五年呢？”三太一看说道：“兄弟不要如此。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就是三五年，你我弟兄自有在一处相聚之时。”

又对萧三侠大众抱拳道：“你们大众请回萧家镇去吧。我们弟兄十二位，回归大清国去了。”香五道：“贾爷，咱三月间由大清国起身上台湾，现在已经是五月了。你想想，恩师不知怎样的放心不下呢，咱们得快着点走。”欧阳德说道：“唔呀，师弟贾明要施展起飞毛腿来，谁也跟不上。”红旗李煜说道：“打死豹，力劈梅花鹿，谁人不知，那个不晓？行路还会慢了吗？”侯爷说道：“贾爷不能含糊。”大家说着话，脚底下俱都加劲的走。傻小子哈吧罗圈腿，累得浑身是汗。杨香五说道：“贾爷的腿还没放开呢。”贾明说道：“杨香五，你一辈子也长不了肉。都要把我累死啦。”

十二位英雄在路途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这一日是五月二十二日，大家来到镖局子。神镖将胜爷正与聋哑仙师、弼昆长老、李刚李四爷，在一处叨念此事呢，忽然间黄三太等由打外面进来。胜爷一看，一飘银髯叫道：“黄三太，你们这些日子，往哪里去了？”胜爷方要



抱怨黄三太，举目一看，后面有侯爷、高恒二人，当着朋友，胜爷可就不能抱怨徒弟了，恐其朋友们脸上挂不住。胜爷一看，只见老美侯爷脑皮铮光瓦亮，胜爷就知道是侯华璧。皆因为他们十二位走后，胜爷终日惦念，时常上侯家集打探，侯宅的家人就将侯爷与众位追秦尤去的话说了一遍，可是不知道他们奔哪一方追下去了。

胜爷怎么知道去由侯家集打探呢？因为他们临走的时候，将救钦差的事给胜爷写了一个名帖，胜爷接到名帖，遂赶紧给院衙

门送信，院衙门的官人，将钦差接回了院衙。过了好几天，胜爷仍不见三太等回来，老头子可就着急了，遂遣人四外打探，始终无有下落。这日正与李刚李四爷、聋哑仙师、弼昆长老在一处议论此事。胜爷与弼昆说道：“三太他们十二人，想必不在了。那三太性情傲慢，向来不服人，贾明是砸锅匠，到处惹祸。他们十二人也许走到深山里，遇见占山的贼寇，将他们十二人俱都害了。”弼昆长老说道：“胜施主不要乱想，三太他们俱都是福寿之相，闲暇无事的时候，我给他们批过八字，三太福寿绵长，杨香五八十余岁之寿，贾明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弼昆长老话言未了，就见黄三太他们一块进来。胜爷一看，又是欢喜，又是生气。一飘银髯，方要抱怨黄三太；一看侯爷在后，又有高恒，胜爷可就回嗔作喜说道：“三太你这些日子哪里去了？”三太等给胜爷与弼昆长老、李四爷大家行完了礼。

千里独行侠侯华璧此时与胜爷行礼，口中叫道：“伯父，千里独行侠侯华璧与胜老伯父行礼。”胜爷赶紧站起身形，叫道：“侯义士不要如此称呼，胜英担待不起。侯义士请起。”侯爷说道：“胜老伯父不必客气，我与三太、香五他们是弟兄，您当然是长辈。您若看得起我侯华璧，您就认下我这个侄子。”

胜爷说道：“侯义士，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功高莫如救驾，嫉妒莫如绝粮。侯义士此次功劳浩大，美名不朽，与胜英弟兄相称，增光不少了。”三太在一旁说道：“恩师就不用客气了，侯爷与我们弟兄情同骨肉，义同生死，你老人家就与侯爷伯侄相称吧。”侯爷又与胜爷彼此谦逊了一回，侯爷仍是以侄辈自居。高恒过来也与胜爷行礼，行礼已毕，胜爷遂与侯爷给大家引见，又给高恒与大家引见，胜爷夸奖了高恒一回水性。此时遂问黄三太去台湾的事，黄三太垂手站立，不敢言语。金头虎贾明在旁边憋不住劲啦，遂叫道：“三大爷我告诉您吧。我们

由侯家集上台湾，乃是高恒与老美愿意去，杨香五在旁边骂街激火。我还直劝他们都不听，谁要不去，谁就中誓。没有法子，我就跟他们去啦。到了台

湾，夜间偷着上王府银安殿，叫张奇善知道了。”金头虎说到这儿，黄三太、杨香五一听，金头虎要推干净身子，三太、香五遂将傻小子如何骂街激火，到台湾傻小子怎么银安殿上掉下来，十二位被获遭擒，兵困萧家镇，老剑客盗刀献刀解围一切之事，与胜爷细细说了一遍。胜爷闻听，不由得大怒，叫道：“弼昆你听见没有？你徒弟净这么惹祸可怎么了？萧家镇三百余户，几乎被大兵给洗了庄村。猎户与萧家父子五十位，与张奇善若是动起手来，焉能有萧家父子与大众的命在？张奇善待我恩高义重，他们这一来，岂不叫张奇善看咱们不够朋友？现在人家将秦尤送来二十余日了，送差的是石大元帅，这个人情够多重？咱们镖行的人到了台湾，闹得地覆天翻，全都是你徒弟的过处。”弼昆长老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遂叫道：“贾明，还不跪下！今天非叫你跪二天一夜不可，你到处惹祸砸锅。”贾明心中暗道：“走道累得罗圈腿都要折啦，好容易来到镖局子，人家喝茶洗脸吃饭，我还得跪着，真倒了运啦。”此时酒席已经摆好，侯爷、高恒上座，胜爷与李四爷、弼昆长老、诸葛山真、黄三太等，大家相陪。

金头虎在下边跪着，向着侯爷用嘴打呼噜，使眼色，偷着指胜爷。侯爷心中明白，小子这是叫我给他请情呢。侯爷看着金头虎在下面跪着，也真怪可怜的，侯爷遂站起身形，口中叫道：“胜老伯父，探台湾是我们十二个人，此时你老人家叫贾贤弟一人跪着，我实在心中不安。请求老当家的多发慈悲，叫贾明贤弟起来吧，看在小侄我的面上。”胜爷遂说道：“弼昆你看，侯义士给他求情，你看在侯义士的面上，叫他起来吧。”弼昆长老叫道：“贾明，侯义士与你胜三大伯给你请情，起来吧。”

还不谢过侯施主与你胜三大伯？此后再要惹祸，将你双腿砸折。”

贾明遂站起身形，谢完了胜三爷，又叫道：“老美，我也谢谢你。”侯华璧说道：“我给你求情，你还叫我老美？”

胜爷又叫道：“三太，你们以后出外，不可任性，这一趟台湾，几乎断送性命。为人总得立品修身，学子由、子夏。你们这一扰闹台湾，叫我怎么对得住张奇善？人家将三宝与秦尤送来二十多天。”说罢，又吩咐：“将秦尤架来。”三太、香五、茂龙、李煜到后院，工夫不大，将秦尤搀来。老英雄一看，秦尤带着全副刑具，蓬头垢面，黄头发挽着发髻。虽然镖局有人给他吃喝，谁给他洗脸理发？所以不像人样了。胜爷叫道：“秦贤侄，你认识老夫吗？贤侄呀，我不说你也不知，我与你父弟兄八位逢虎山歃血为盟，山头上大旗飘摆替天行道。

我们派喽卒头目四下踩探，有清朝一个奸官，刮尽地皮，苦害良民，贪赃受贿，卸任回籍，踩盘子的探明，上山来报。那时节你天伦秦八爷带领喽卒

，堵住赃官必由之路，赃官有十余辆车在前面行走，被那秦八爷劫住。赃官有护院的被八爷将家伙打飞，赃官口出不逊，你父大怒，将赃官一家大小十三口刀刀斩尽。杀到赃官的爱妾，那女子跪在尘埃，央求你的天伦饶命。

那女子说自己是赃官霸占的，并不是赃官的妻室。你父遂将赃官爱妾留下，将赃银取出数千两，在村庄暗置房产，收留为妾，从此你天伦在逢虎山住几日，在家住几日。事机不密，被你邱三叔知晓，你邱三叔将此事向我报告，酒席筵前，我劝你天伦几句，我说：‘你杀赃官家一十三口，为什么霸占赃官的爱妾？

岂不成土豪恶霸了？’你天伦性情高傲，在酒席上弟兄僵了火。

你天伦说道：‘胜英你不献绝艺，你不姓胜；我不献绝艺，我不姓秦。’老夫被迫无奈，遂施展迎门三不过，头一镖打在明柱之上，第二镖又奔明柱打去，汝父一躲闪，正中哽嗓咽喉，

拜兄无意打拜弟，误伤汝父之命。老夫哭得死去活来，目中流血，明清八义从此各自回籍。老夫押灵回太仓，见了我那弟妇，老夫说话准心口如一，老夫就将误伤盟弟之事，对我那贤德弟妇说了一遍。你母言说老夫向来有容人之量，何以不能容盟弟？

老夫遂对你母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弟妹你如我亲胞妹，秦尤如我亲弟男子侄一般，有胜英一天，不能叫你母子受饥寒之苦。那时汝尚幼小，不大记忆。二十年来，汝母子赡养，俱是老夫供给。秦尤你现在二十余岁，你拿过一文钱养你那娘亲吗？

你子报父仇，其志可嘉。你有本事，你可以找胜英啊，你为什么盗皇家的宝物，刺杀钦差，作此大罪弥天、不可挽回之事呢？

秦尤啊，你母守你二十余年，倘若知道你作此大罪弥天之事，岂不将你母生生吓死？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你就是老夫的弟男子侄，叔叔大伯，老夫也不能拯救于你。将你送到院衙堂讯后，必然送往京都交到督察衙门，必然问成死罪，轻者杀，重者刖。秦尤呀，到了那时，你可别怨恨老夫啊。你的娘亲自有老夫年供柴月供米。”秦尤听至此处，将身上的刑具一晃悠，哗啦哗啦乱响，叫道：“老匹夫！你别雨后送伞。将小太爷送到北京，斩杀存留，小太爷不能含糊。若是小太爷的命在，不杀老匹夫胜英，誓不为人！”胜爷低头不语。后面怒恼神刀将李刚：“小冤家，你天伦在世，也不敢辱骂胜三爷。

你这个小冤家，竟敢口出不逊，辱骂长者。”叫道：“三太，你们大家亮家伙，将小冤家剁了！”三太、香五大家闻听那秦尤辱骂胜三爷，就气得恨不能将秦尤生吞活咽了，一听李四爷吩咐，叫将秦尤剁了，正中了小弟兄们的心

意，哗啦啦兵刃亮出，将秦尤围在当中。胜爷叫道：“三太、香五，你们哪一个敢动手？谁要动秦尤一块肉皮，盗三宝刺杀钦差的官司，谁就得打去。”小弟兄们一见胜爷恼怒，全都将兵刃收起，一个个

不敢违命。胜爷又对李四爷说道：“秦尤是你我侄辈，还能跟他一般见识吗？你的性情太刚了，看在死者秦八弟的面上，也不能将他怎样啊。况且镖局也没有杀人的权力呀，如果将他杀了，这场官司谁去打啊？”李四爷被胜爷这么一说，只是闭口无言。胜爷遂令三太等，将秦尤仍然搀到后院去了。暗暗派三太、香五二人去给院衙门送信，就说秦尤与三宝俱都拿到，并报告秦尤系台湾官面所获，皆因为与镖局胜英是朋友，故此台湾的武官将秦尤给送到镖局。

院衙门得到此信，急忙派遣差役前来提差。三太、香五就进了镖局子的门，院衙门的王千总随着亦就到了，带领差役四十余人，来到镖局后院门。秦尤提到外面上了大车，胜爷面向王千总躬身施礼说道：“秦尤与三宝俱都交付千总老爷啦。还求千总老爷一事，官刑胜英不敢多言，对于秦尤，千万，千总老爷，可别加以私刑。若是往北京送的时候，定是千总老爷解差，在路途之上，饮食起居，还求千总老爷多多照应，别给他罪受。”王千总闻听，心中暗想：秦尤陷害胜英，胜英还托情叫照应秦尤，人言胜老达官有容人之量，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到底大人物作事，不与量小的人一样。王千总思索至此，遂对胜爷抱拳道：“胜老达官您请放心，私刑决不能给他受的。

在路途之上，若是在下解差，决不能叫秦尤受一点委屈。胜老达官你老人家请放心吧。”胜爷又叫道：“王老爷，还求您替小民代禀钦差大人，就说胜英贱恙在身；不能前去面见大人。

胜英向来法官，求大老爷多多费神，将下情上禀钦差大人。”

王千总点头应允，众人将秦尤搭在车上。守备李廷仁乘跨座骥在前，王千总押后，车上四名差官抱着兵刃，架着秦尤来到城里。进了西院门，值日的差官向里面回话，差官房回事的回明钦差大人，堂谕下：夜晚审讯秦尤。随堂站班的阖城文武官员，

俱都前来伺候钦差大人升堂。正当中供着圣旨，大人偏坐，公案桌上两条九曲葫芦棍，桌子上摆着九头狮子烈火印。列位，钦差大人是先斩后奏，代天巡守。那两条九曲葫芦棍，是皇家钦赐的，遇有大事，虽然有圣旨下，若用九曲葫芦棍，向圣旨点三点就可以抗旨行事，是皇上准许抗旨。九头狮子烈火印，可以先斩后奏。

闲言少叙，且说钦差大人升了座位，守备李廷仁早在堂上伺候，向钦差大人请安，说道：“现在秦尤带到。回禀大人，秦尤将皇家三宝盗去，逃到台湾献宝，皆因为台湾省的武职官与胜英有交情，将秦尤恶贼连同三宝，送到了镖

局。胜英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前来，并且胜英言说不敢见官。”钦差大人闻听，微微笑道：“保镖的行侠作义，焉有不敢见官之理？他是不贪功受赏啊。将秦尤带上堂来。”守备李廷仁答应一声，来到外面差官房，派四名差官架着秦尤，来到丹墀之下，秦尤跪在丹墀，低头不语。钦差在上面将虎威一拍，说道：“下面跪的是何人？”秦尤答道：“罪民秦尤。”钦差大人说道：“抬起头来。”秦尤说道：“小民有罪，不敢抬头。”钦差大人说道：“恕你无罪。”秦尤抬起头来，钦差大人向下观看，见秦尤蓬头垢面，二十多岁的年纪，五官长得不丑，黄头发蓬松散乱，钦差问道：“你家住哪里？”秦尤答道：“罪民是太仓州的人氏。”钦差大人又问道：“你家中尚有什么人？”秦尤答道：“罪民家有守寡的老母。”钦差大人又问道：“你为何夜入皇宫内院盗取皇家国宝？同伙尚有多少人？作了多少案子？”

从实招来。”秦尤闻听，心中暗想：我若是将老胜英攀出来，恐怕白白皮肉受苦，老胜英与官面联手办事，官面必不听我一面之辞。莫若我自己承当，斩杀存留，听天由命而已。秦尤思索至此，遂对钦差大人说道：“罪民并无同伙之人，夜入皇宫

乃是罪民一人所为。”钦差问道：“盗宝有何用处？”秦尤答道：“罪民以为皇家的东西必然值钱，故尔偷盗。”钦差又问道：“秦尤你为何刺杀本都院？”秦尤答道：“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钦差闻听，将虎威一拍道：“胡说！我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你为甚么还要谋杀本院呢？”秦尤说道：“皆因为罪民盗皇家三宝，是钦差大人办案，十三省一体严拿，罪民无有容身之处。”说至此处，向上叩头道：“罪民万死。”钦差在上面冷笑了两声，叫道：“秦尤你回头看看，本都院过堂，向来不禁止百姓观看，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道人等，随意听着。本都院又不曾刮尽地皮，又不曾枉法害民，你无故刺杀本都院。就刺杀本院这场官司，你就是死有余辜；何况又有入深宫禁地盗三宝的案情。”语止，将供状递给守备李廷仁，叫秦尤画了供，传刑房将秦尤由打台湾带来的刑具砸掉，换上大国的刑具，当堂传谕守备李廷仁、王千总，定明日将秦尤押送京都交督察院衙门。守备李廷仁与王千总二人奉了钦差之命，将秦尤由大堂上带到差官房。钦差大人退堂，文案处办好了奏折，将奏折与三宝打成一个黄包裹。交付了解差官李守备、王千总。二人奉了上谕，来到了差官房，王千总与李守备说道：“李老爷，那秦尤案情重大，大罪弥天。钦差派你我二人解差，五十名马队护送。我想秦尤既然敢夜入皇宫，决不是软弱之辈，他虽然当堂供认无有伙伴，咱们焉知道他真有真没有呢？此去北京道路遥远，山道崎岖，林木丛丛的所在，不知道得经过多少。咱俩人的武学，要跟人家绿林盗高来高去的动上手，咱俩人那是白给人家。倘若秦尤要是

有余党潜伏在山谷要路，连解差的兵士五十二个人，不够人家绿林道的人三五个人杀的。山道人家比咱熟，武技人家比咱强，再加上深夜之间，不用说动手，大声喊一声，就得给人家将囚车留下。可不是灭咱自己的

锐气。”李守备闻听点头说道：“王老爷所说的甚是，大人传的时候，我心里也想到这儿了。秦尤这宗案子比不了别的案子，我也是正在为难此事呢，但不知王老爷有何良策？”王千总说道：“事情是咱们二人的，必须咱们二人想法子。我倒有一个主意，我说出来，可不知道对不对？大人此时方才退堂，在外书房喝茶呢。李老爷你可以回禀大人，求大人给传谕，叫镖局子胜老达官派几名保镖的帮助咱们。他们吃镖行的，都与绿林道的人有互通声息的，分明是在道上遇见事得动手，绿林道的人要听说有镖行的跟随保护，就许不敢动手啦。再说秦尤的案子与胜爷有关系，出了差错，胜英也得有麻烦。李老爷你就此禀明大人，大人必能照办。”李守备闻听王千总说的话，很有道理，遂连连答道：“好好好，我就此去禀见大人，谅大人必能应允。”语毕，出了差官房，来到回事处。回事处回明大人，大人正在外书房更完了衣服喝茶呢，立刻传见。李廷仁见了大人，请完了安，遂对钦差大人说道：“现因秦尤的案情关系重大，他这宗贼，乃是日走千门，夜盗百户，绿林道中最有本领的贼人。大人派标下解差，标下细心思索，北京路途遥远，道路险阻，标下等武技微末，白天倒许出不了什么差错，惟恐夜间住在旅店之中，出了差错，标下微末之躯，实在担待不起。

求大人传谕镖局，叫胜老达官派上几名镖头，在路途之上加以保护，准保出不了意外之事。未知大人以为如何？”大人闻听，微笑道：“你们作武官的欠学问。咱们是作的国家的官，保护的是黎民百姓；人家作的是买卖，保镖凭的是武技。咱们吃的是国家俸禄，人家没吃国家的俸禄，咱们凭什么传谕人家呢？

你这主意倒是很好，不能用本都院的名义传谕人家，可以用你们私人的名义，要求胜镖头给派人帮忙。人家保镖的有月薪，去多少日子，咱们给人家多少钱，或由本都院发给，或由你衙

门发给。这么办，镖局的人必然无有怨言。要不然镖行必得说官面仗势欺人，不去不行，欺压百姓。”李守备闻听，赶紧请安说道：“标下少才无智。那么标下就此前去，求胜英给派人帮助，将差使解到北京，回来的时候，由标下衙门给他们月薪，决不能亏负人家。”语毕，请安退出外书房。来到差官房，李、王二人乘跨座骥，出离了院衙，带着两名当差的，奔镖局子而来。

来到镖局子门口，天到一更多天，镖局子还未休息呢，李守备来到镖局子门房，递了名帖。门房之人拿着名帖来到里面递给了胜爷，胜爷一看是李守备

、王千总的名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胜爷心中暗想：这必是秦尤将我攀了，要我打这场官司。想罢，胜爷赶紧出来相见，见了李、王二位差官，向前躬身施礼道：“二位上差大人多辛苦，必是秦尤将我攀上了。”

李、王二位笑道：“非也。秦尤过堂，干干净净，一人也未牵挂。大人昨天派我们二位解差去京，我们二人是前来求老达官来了，奉烦您派遣几位保镖的，白天倒不要紧，恐怕夜晚有绿林人劫抢囚犯。没有别的，求老达官多费神帮忙，派几位保镖的在路上帮忙，给保护保护。镖头应当多少薪水，由在下衙门发给，求老达官速定为幸。”胜爷闻听，心中暗想：光棍不斗势力，秦尤就告了我一个十三省总镖头，并没有提出名姓，我就受这么大的牵挂。将秦尤交给他们了，还不算完，解差还得镖行给保护。官面的事，就是这样，他这是用私人的名义，以朋友面子求我帮忙，我就应允了他，乃是双方感情作用，俱都好看；不然的话，他由院衙门要一个公文，硬迫我镖行护送，我也得照办。胜爷思索到这儿，遂对李、王二人说道：“北京乃天子辇毂之下，监察御史甚多，送秦尤乃是官家的事，若是连上镖行的人，恐怕有好事的言官，捏辞奏闻圣上，不但镖局

担待不起，二位大老爷的前程恐怕也有妨碍。咱们这么办，我派几名伙计沿路上在后跟随，夜晚共宿一店，暗着是保护囚车，明着是与解差的官人同路而行，夜晚住在一处。所有花消倒用不着二位大老爷惦念，决不能叫官家开发薪水，我的镖局子闲人甚多，在局子也是闲着。”王、李二位差官听罢，向着胜爷控背躬身施礼，说道：“多仰仗老达官帮忙了。明日就是起解的日期，我们就要告辞了。”王、李二人出离了镖局子，上了座骑，胜爷送出镖局子外，双方抱拳施礼，王、李二人这才回归衙中。

胜爷来到里面道：“暗护囚车，你们小弟兄们都谁愿往？”

金头虎闻听，一晃悠冲天杵，一翻狗蝇眼喊道：“三大爷我去！”胜爷说道：“贾明又要上北京惹祸去？京畿乃辇毂之下，比不得别的地方。在台湾省你惹上大祸，几乎将萧三侠父子与庄客等五十位俱都丧命，这北京决不能叫你去。”贾明闻听，嘴里直嘟噜：“好容易有这么一个上北京的机会，我也开开眼，不叫我去啦。不叫去就不去。”不表贾明口中念念叨叨，再说胜爷叫道：“三太、香五、茂龙、李煜，押解囚车之事，派你们四人前去，明日早晨在江宁府北门外候等囚车。在路途之上，白天你们在后头坠着，夜晚共宿一店。秦尤并没有多大本事，他这宗大罪弥天的案子，也不准有敢劫抢囚车的。虽然如此，在道上也要处处小心谨慎，不许贪杯误事。到了北京更不可流连，北京乃是人才荟萃之地，能人甚多，比不得别的地方。在道上与秦尤结个鬼缘，虽然不能救他，也不可嫉妒于他，他乃是明清八义你秦八叔之子。看在已故去的

秦八叔面子，白天你们在后头跟着；夜晚住店的时候，你们四个人跟秦尤一同吃饭，多要鸡鱼鸭肉。他是犯人，解差的食剩下才给他一口吃；解差的不剩下，就不给他吃。你们四个人别难为他，别叫做受委屈。”

四位小弟兄闻听恩师之言，俱各点头答应：“是是是。”

到了第二日清晨，将马备好，四人出了十三省总镖局，来到江宁府，就在附近茶饭铺等候。工夫不大，就听城里一阵大乱，看热闹的百姓，人山人海，齐喊道：“差使来啦，闪开！”

闪开！”前边马队守备李廷仁座下马手中枪，后边王千总座下马掌中刀，背后背着黄包袱，就是三宝与折子。杨香五一看，秦尤在囚车内东瞧西望。杨香五叫道：“黄三哥，你看秦尤有多么威风？”三爷说道：“贤弟你别说事不干己的话。此时威风，出红差的时候，还耍威风吗？”囚车出去半里之遥，三太开发了茶饭钱，四位英雄遂乘跨座骥跟下去了。在道路之上，或在车前，或在车后，夜晚解差官住了店，黄三太也赶到店房。

三太来到店房，伙计将马接过去，三太等问过了解差官住在上房，弟兄四人遂面见解差官，言说在暗中保护囚车之事。解差官与三太等彼此见礼已毕，三太遂对王、李二位差官说道：“秦尤案情甚重，白天在路上，有军队护送，不至于出错；夜晚人们睡了觉，打更的也许睡觉了，万一出了错，谁担得起来？”

我们四个人打算与秦尤住在一屋之内，轮流看守，方不至于误事。”二位解差官的心意，正愿意他们四个人夜间给看守呢。

李廷仁遂说道：“如此四位多受累啦。四位吃饭住店，全由我们这里开发，四位千万别自己开发店饭钱。”三太说道：“我们由镖局子起身的时候，我之恩师给了我们来回的路费，富富余余，决不用二位上差给钱。”三太与王、李二位差官将话说完，四人遂来至东厢房，一看秦尤住东厢房内，蓬头垢面，无精打采。三太走上前去，叫道：“秦贤弟，我们去北京有点要紧之事，恰巧住在一个店里。沿路之上，咱是一处同行，吃喝之事，兄弟你赏给我们一个脸。”秦尤一想，路上解差剩下就给点吃，不剩下就吃不着。既是有人给吃，实在感恩不浅了。

少时要上酒菜，五个人坐在一处吃饭。秦尤手上带着捧子，吃饭的时候，秦尤的手腕疼得咬牙切齿。黄三太问道：“秦贤弟，这捧子是官刑是私刑？”秦尤说道：“原是私刑。”黄三太来到上房，见了守备李廷仁、王千总，说道：“求二位大老爷赏给小民一个面子，秦尤的手捧子可以给他下去吗？”守备李廷仁笑道：“秦尤的案子可重啊。”三太说道：“如要有了差错，小民愿担负责任，走了秦尤，小民打这场官司。”守备李廷仁传知掌刑的



，给秦尤将手捧子下去，五个人共桌而食，同榻而眠。这日夜间又住了店房，天已过三更时候，黄爷出去小便，刚一出房门，就看一道黑影像在瓦檐上珍珠倒卷帘势，往屋内窥看。三爷再一看，那人至房帘一卷，踪迹就不见了。三太跟着纵上房去，向四外寻找，杳无踪影。三爷进得房来，对杨香五一说，杨五爷又出去找了一回，仍不见影儿。由此三爷出的主意，每夜二人睡觉？二人看着秦尤，还是真留神，不敢大意。

在路途之上，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北京西路飞虎厅，路过卢沟桥，进了彰仪门，打听五城都察院的去路，囚车进了顺治门。

黄三太说道：“二位大老爷找一个清静所在，将队伍亮开，打开黄包裹看看公文折篇三宝，一进城就没有差错了，我们四个就要回去了。”守备李廷仁说道：“四位差官，岂有此理？无论如何，也得跟着我们在北京散逛几日。前门有新开的戏园子，繁华之甚，你们几位听两天戏，下两天馆。我们投文挂号领回批乃是美差事，我们回到南京，净等擎功受赏。”黄三太说道：“我师傅嘱咐我们，北京言官御史甚多，您照应我们，回到南京您再费心吧。”李守备说道：“暑热的天气，四位多有受辛苦啊。”说了几句感激的话，遂各自分手。

三太对香五道：“天气才平西，咱们哥四个出彰仪门，住卢沟桥，明日回南。”杨香五道：“人家做官的还逛两天呢，

咱们带的盘费又富余，为甚么不逛几天呢？”张茂龙道：“我曾来过一次，也没在北京散逛散逛。”三太说道：“都要住几天，咱们就住几天。一不傲众，百不随一。”四位遂拉着马出门，住在西河沿庆丰店，住了上房。伙计搬行李牵过马匹，伙计又给打上净面水，沏了一壶茶，四位吃完茶要了酒饭，一路的劳乏，当日早早安歇。惟独杨香五永远不睡长夜的觉，天光刚亮，杨香五将三太等叫起，四人起得身来，出离店房，来到前门大街散逛。日出东升的时候，弟兄们找了茶饭铺，大家喝茶吃饭。北京的茶饭铺风俗，原来是早晨喝茶就卖饭，茶饭已毕，算清账目，杨香五向伙计问明戏园子的去路，伙计说道：“进大栅栏向西去，再南拐，坐西向东就是戏园子。”四位英雄由茶馆出来，直奔戏园子而来，及至来到戏园门首，三太抬头一看，乃是“广德茶楼”。老年的戏园子，全都写茶楼，杨香五说道：“这不是戏园子，你们看看，这是茶楼。”弟兄四位进去一看，里面摆些板凳，杨五爷说道：“真倒霉，没有戏。”

四位英雄正在谈话之际，由打后院出来一人，问道：“四位找谁呀？”黄三爷说道：“我们听戏来啦。”那人闻听一乐，说道：“您没到北京来过吧？北京不比乡下，十二点钟才开戏呢。”三太闻听，不由得脸上一红。杨香五

说道：“我们是由此处路过看看，我们是办事去。”那人说道：“您等十二点开戏再来吧。”四位出了戏园子一阵好笑，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弟兄四位在前门大街、天桥一带游玩一回，天到十二点来钟的时候，又来到戏园子。一看池子与楼上全都满座了，黄三爷说道：“五弟，咱在哪边听呢？”杨五爷说道：“咱就在正面楼上吧。”戏园子甚大，杨五爷以为正面是好呢，那知道正面楼上是可看戏，不能听戏。四位遂到了楼上，正面楼上正当中有两张桌子，分外的洁净，这两张桌子，原来十天有八天不

卖座，专预备给王爷府、公爷府、侯爷府、伯爷府、中堂衙门、提督衙门要官坐的。三太四位不知是官座，四位落座，看座的拿过细壶细碗，沏上一壶好茶叶。四位坐下方要喝茶，就听楼梯响亮，说话是男子口音，上来两个人，乃是一老一少。香五一看，对黄爷道：“并肩子，扭瓢昭儿把合。苍孙，绝衬，呼为并肩子；月马福字里闭着青字。”五爷这几句话就是让众位哥们回头看看，苍孙绝衬并肩子，就是一老一少论弟兄。月马福字里闭着青字，就是包裹里有刀。三爷一伸手将香五的嘴可就给堵住了，说道：“兄弟，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在天子脚底下说开黑话啦？”列位，方上楼这二位也不是北京久住的人，来到正面楼下垂手，可就落座了。一看那位老者，紫宁绸绢帕绷头，绛紫大氅，品蓝的短靠，深红的底衣，十字绊，一把掌宽的英雄带，青缎子薄底快靴，马连坡大草帽，蓝缎子包裹，细长身材，横打蝴蝶扣，燕尾黑胡须。看那少年之人，雪青绢帕绷头，粉莲色大氅，兜裆滚裤，燕云快靴，十字绊，腰系英雄带，马连坡十八盘小草帽，上边满带花活，米色的小包裹，横打蝴蝶扣。只见他二人上得楼来，在正面楼上下垂手那张桌子坐定，看座的伙计给沏上茶来，这二位道：“四位这边喝吧。”

三太说道：“请吧。”

此时台上方打头通，忽然楼梯一声响亮，登、登、登，“二爷、三爷、五爷、七爷、九爷、十三爷，请请请。”十六七个人，为首一人，一身青绉绸小衣服，青洋绢大褂在胳膊上搭着，手拿着古瓷的鼻烟壶，鼻子上头抹着大蝴蝶，身材矮胖，青绢帕绷头。后面众人有穿浅蓝裤褂，有紫裤褂，有月白裤褂，全都是左太阳贴着太阳膏，右太阳贴着太阴膏，有小辫步步紧倒卷子钩的，有松三把的辫子挽在肩头上的，俱是短衣服，小打扮，腰内都掖着家伙，七节鞭、九节鞭、手梢子、匕首刀、

手叉子。只听头一位叫道：“看座的！”看座的一看，立时颜色更变，急速请安道：“王老爷您才来呀。”那人道：“我今天请朋友听戏，将正面楼给我腾出来。”看座的叫道：“王老爷您要官座，您赏给我一个信，今天正面楼上都卖啦。明天我给您留正面楼上官座。”那人说道：“猴囤子，王老爷请朋

友听戏，明天不成。正面楼听戏的，连胳膊带腿一齐往下拿。要武力对待，现在砸你戏园子；要讲文明到官面，二指宽的条给你封门。”北京城的买卖人、居民、听戏的，二听那人说话，俱都害怕。铺面住户五行八作，手艺工人，买卖地的人，就听乱叫道：“王掌柜，李掌柜，这事可惹不起，咱们赶紧走。”

又有一群山东老哥们叫道：“王师傅，李师傅，咱们走吧。简直的惹不起，跟咱铺子借钱，没借给骂了两天。”本北京的人说道：“二爷，三爷，咱们也走啊，爱听咱们上池子听去。”

正面之人全都下楼，惟有正上的黄三太四位，与方才上来的一老一少，俱各不动。就听矮胖子说道：“看座的，拿肉嘴说人话，赶紧腾座吧。”黄三太甩大氅，杨香五直晃透风巾，看座的一看，心中暗道：“这几位全气儿都不小。”那看座的看那一老一少，那张桌子必是好说话，看座的遂来到老头与那位小孩跟前，脸上不笑强笑的样儿，说道：“你老二位请池子听一会吧。”老头不语。小孩子看那照顾座的不笑强笑的样子，说道：“看座的，你要咬人哪？”那看座的假装没听见，说道：“您看二位呀，我跟您商议商议，您二位高升一步。”小孩说道：“我们又不是作官的，为什么高升一步？”看座的说道：“我给您两面楼找得听的地方。”小孩一点手，叫道：“你过来，我问你，他们听戏给钱不给？”看座的说道：“一文不给。”

他张嘴就骂，伸手就打，看见好茶壶拿着就走。我们今天正面楼零钱算没有啦。”小孩闻听一拍桌案，高声喊道：“小太爷

请我的老哥哥听戏，无论多高戏价，听戏给票钱，三头六臂来了，也不能让给他坐。你不是卖票的吗？太爷给票钱，我们喝茶听戏花钱。别废话，滚开这儿！”

看座的不敢言语，矮胖子可就答话啦：“这是跟看座的发威呀，是跟王老爷不含糊呢？野老乡夫，没有北京韵，也敢较话把么？小猴囤子，拿耳朵摸摸，老爷是干什么的？我请的是东西南北城的人物听戏。东城朋友仓库吃两面，西城的红黄两根带，北城外的骡马贩，南城外的混混儿穿绸褂着缎。凭你猴囤子较话把？”说着话，奔小孩而来。北京城讲究伸手就打嘴巴子。小孩见那人过来，急忙将草帽交给老头，将大衣脱下拧成绳，往腰中一围。列位，那矮胖子是谁呢？原来是五城都察院的管家，姓王名成，他倚仗着督察大人的势力，素常欺压良善。带着的这十余人，俱都是北京的土棍，并没有吃仓库的黄红带子，这十数人不过跟他帮吃帮喝。他每日如此，北京城的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叫王老虎。这王老虎够奔小孩，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打去。小孩将腕子一拢，由底下一脚，王老虎往后一坐，将楼板压得一颤巍。王老虎说道：“喝，猴囤子还会把势。

老哥们上，将他腿砸折了，拿盐水洗，洗完了再砸。留一个活口，官司好打。”黄三太就要上前动手，杨香五说道：“您别忙，老头捻髯端着茶碗，嘻嘻的直笑，您等小孩吃亏，咱再动手帮着打不为迟。人家没有金钢钻，也不敢揽瓷器活。”黄爷被杨香五拦阻，遂又坐下看这个热闹。第一个土豪，七节鞭一抖，斜肩带背打去，小孩反去一捋鞭穗子，往怀里一带，用脚一踢一个筋斗；那个恶霸手使双叉子，够奔小孩井肩穴，小孩一个野马分鬃，底下一脚，踹了一个坐墩；这个地癞匕首刀扎小孩左胳膊，小英雄一脚一溜滚踢出去了。眼看小英雄指东打西，犹如虎入羊群，净滚楼梯的四五个。众土豪见事不好，全都逃走；惟有王老虎不走，骂道：“猴囤子，你会把势，王老爷非废了你不可。”说着话，够奔小英雄近前，恶虎掏心，就是一拳。小孩将腕子一捋，往上一拧，往后一带，竟将王老虎鼻子脸面全都打破啦。王老虎爬在楼板上，还是一个劲的破口大骂。这一骂不要紧，可就将小孩骂急啦，一手捋住王老虎的青绸子腰带，一手捋住发髻，将王老虎举起。王老虎骂得耳不忍闻，并且说：“你要动王老爷一根毛发，叫你这野孩子赔一根旗杆。北京大宛二县，营城四方，五营二十四汛，叫你打三年的官司，二年十一个半月，你完不了。一个野孩子敢动王老爷？”小孩举着他，心中暗想：我与他无仇无恨，我是打抱不平，若有人劝我，我就将他放下。列位，楼上就是黄三太四位，还打算帮着打呢，那有人去劝呢？楼上这一乱，池子的人都站起来看热闹了。是开戏园子的都是外场人，戏园子掌柜的高声喊道：“楼上打架了！众位外场的爷们给上去排解排解去。”

内中有几位不但不了，还在人丛中呐喊：“谁要上楼一了事，谁是王老虎的九代贤孙！”这都是王老虎素常伤人大重啦，这一喊不要紧，谁还上楼呢？小孩举着王老虎，若有人一劝解，他也就放下啦，无奈就是没有人劝解。王老虎还一个劲的破口大骂，小孩就好比羞刀难入鞘，胳膊也麻啦，小孩眯缝着眼睛，少时把眼一瞪，黑白眼珠分明。小孩心中暗想：我打南七省来北京找祸来啦？是福不是祸，这也是冤家对头。想到此处，转身来到楼口，将王老虎脑袋朝下，抖手一扔。北京城戏园子楼高，正楼下边有三层阶脚石，王老虎脑袋朝下，正碰在当口中阶脚石上，耳轮中就听“噗咚”一声，万朵桃花开，脑髓皆崩。戏园子方要开戏的时候，听戏的一拥而散，拥倒了的，掉鞋的不计其数。听戏的大众喊叫：“掌柜的，我大褂没了！”

又一人说道：“我钱口袋丢了。”这人说道：“我的草帽没了。”

那位说道：“我的鞋丢了。”有那好相交的人，拾了一抱鞋，来戏园子门口外嚷道：“大家认鞋吧！”这个说双脸鞋是我的，那个说福字履缎镶的是我的，又一个说单脸挂是我的，大家纷纷乱喊，这且不言。单说正面楼上，小英

雄脸一发红，老者端着一杯茶说道：“并肩子别凸盘，落了把不要紧。”老者说的话，就是哥们别红脸，死了不要紧。小孩闻听，将气沉了一沉，忽然间就听楼下喊道：“好么，摔的好！还是藏龙卧虎之地，天子脚底下真有打抱不平的。哪位摔的？”小孩在楼上答道：“我摔的。”那人说道：“小英雄你请吧，这场官司我替你打啦。”黄三太众人闻听一怔，北京城真有出奇的人。就看楼梯登登登响，上来一个人，口中叫道：“小英雄快走吧，一会官人来了走不了啦。快走，我替你打这场官司。”小英雄眼珠一转，说道：“我摔死人，为什么你替我打官司？能打贼情盗案，不伤人命干联。”黄三太等观看，此人一身青色衣服，黑脸面，五官端正，眉目朗秀。黄三太正在看着稀奇的时候，就见那人走到小孩切近，又说了一句：“官司我替你打啦。”一伸手，哗啦一声，一抖锁练照着小孩脖颈套去。小孩一看，原来是官人来办案的。看看铁练来到，小孩用两手蔽住脸面说道：“我死人，应当我打官司，我不能含糊。你既是充好朋友，你就替我打两天官司吧。”将锁练捋过，一翻手套在那官人的脖颈之上。小孩一转身形，由楼窗户燕子抄水势纵出窗外，来到楼外，叠腰上了楼房。那官人一见小孩逃走，吓得黑脸发紫，赶紧推开楼窗户观看，此时那小孩踪影皆无，吓得这个官人浑身立抖。

您道此人是谁？他乃南城坊的差役，今日带着四名伙计弹压戏园子，看见小孩摔死五城督察院的管家，上楼来拿小孩，在楼下说：“官司我替你打啦，”本是稳重计，恐怕小孩跑了，来到楼上用锁练一锁小孩，小孩反给他将锁练套在脖子上，小孩

走啦。慢说是摔死五城督察院的管家，就是摔死平民百姓，这个头目他也担不起，皆因为他是弹压戏园子的，园子出了事情，他得负责任。小孩这一走不要紧，锁练在那差人脖子上套着，他也顾不得摘了，站在楼上简直吓傻了。又见上来了三四个官人，内中有一人道：“您凡事净较话把，人家小孩摔死人，您上来哄着人家。叫人家打官司不就完了么，您偏说您替人家打这场官司，话把较老啦，人家走了。您是头目，我们可担不起。

项上的锁练您还不摘下来吗？您原来将您自己办啦。”又叫道：“照顾座的那里去啦？”看座的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只见那位老者端着茶，仍然喝着水，一手端着碗，一手捻着胡须。差人过来对老头问道：“方才那小孩跟您是自己爷们，还是朋友呢？”

老头说道：“三个字文章，不认得。”那差人说道：“您别不认得，老大爷您给打一个甘证口巴，到衙门去一趟。”老头说道：“我为什么要打甘证呢？我又跟他非亲非友。你要叫我打甘证，小孩打东窗户走的，我打西窗户走，更比他走得快。”

楼上正在乱喊呢，就听下面有人喊道：“摔死人的小爷爷来啦。”小英雄因何去而复返呢？原来，小英雄由楼窗户纵出去，上了楼房，蹿房越脊奔西去，过了两层房子，见下边有一胡同，异常清静。纵下房来，将大衣服由腰间解下，抖开一披，出胡同奔大栅栏口。有一个车夫问道：“少爷上哪里去？坐车走吧。”小英雄说道：“先到广德楼戏园找个人，不定找得着找不着，然后再奔南城坊，南城坊衙门找个人，再进城奔五城督察院衙门，得半天工夫。赶车的，你要多少钱？”答道：“您给两吊钱吧。”小孩道：“我这有一块银子，二两来重。”赶车的欢乐非常说道：“您就误一天也不要紧。”赶车的将车拨过来，直奔广德楼戏园子，赶车的来到戏园子门首，问道：“您找那位？少爷。”小英雄说道：“你给言语一声，就说方才在

楼上打架的那位来啦。”赶车的闻听，乃是摔死人的凶手，说道：“小爷爷，我可不敢。”小英雄说道：“你要不给里面言语一声，我就说摔死人是您帮凶。”赶车的闻听，吓得胆破魂飞，遂说道：“小爷爷不要如此，俺去说就是了。”赶车的本是吓傻啦，站在戏园子门口喊道：“方才那位打架的小爷爷回来啦！”掌柜的班头与伙计黄三太等众人下得楼来，一看小孩在车上跨辕，班头上前笑嘻嘻地说道：“少爷您回来啦。”小英雄说道：“我要不回来，你担的起吗？久后办案别这么着，我们打死人，我们打官司，我们并不逃跑，你们何必说好些个无用的话呢？”小英雄又对那带着锁练的班头道：“将锁练给我带上吧。”那一位班头道：“您是好朋友，到衙门里过堂的时候，就说口角分争，将他从楼上推下去，这是误伤，您打两月官司就完啦。”小孩说：“你不用动生意口。人命官司两月就完了？锁练给我带上吧。”班头将锁练由自己脖子摘下来，给小孩套在脖子上，将锁头一插，就听嘎叭一声。班头问道：“少爷您是坐车里，您是跨辕呢？南城坊离此不远。”小孩道：“我就跨辕吧。”黄三太等大家在后面跟随，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工夫不大，来到南城坊，那李班头进内一回话，只听里面喊道：“将凶手带上堂来。”小英雄跪在大堂之下，南城坊官问道：“你姓什么？”小孩说道：“我姓王。”南城坊官说道：“抬起头来。”小孩说道：“小民有罪不敢抬头。”南城坊官说道：“恕你无罪。”小孩将头抬起，南城坊官一看，小孩本是圆方脸，长得精神可爱。又问道：“你家住在哪里？”小孩说道：“小民家住江苏上苑县，皆因父母早亡，小民身无倚靠，投往北京而来，要找个乡亲熟人，找个事情作，一天好混两顿饱饭吃。来到北京半月有余，一个熟人也未曾找着，心里头烦

闷，去上戏园子听戏。正在听戏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恶霸，叫我们腾正面楼，小民不给腾，那恶霸伸手就打，小民情急，将恶霸推下楼去，并非是斗

毆。小民与恶霸素不相识。”南城坊官一看，此子十六七岁，白面书生，焉能无故敢摔死人呢？

南城坊官遂对小孩说道：“本坊也不难为你，人命重案，本坊也不能保护你。你打死的这个人，他乃是五城督察院衙门的管家，本坊备公事将你送到五城督察院，有甚么话到那里过堂再说去。”南城坊说罢此话，遂将小孩带下堂来。南城坊退了堂，赶紧备了公文，仍由话把班头李解差，原来的轿车，二十余名衙役护送。正向五城督察院而来，就见前面来了两名骑马的官人，来到切近，话把李一看，原来是五城督察院的上差，话把李遂问道：“上差大老爷，有何公干？”那二位上差说道：“皆因为广德楼听戏的，将五城督察院管家打死，上谕传下，派我们到南城坊要凶犯去。”话把李说道：“现在我们就是送差去。摔死人的凶手，就在车上坐着呢。”五城督察院的差官，将马拨回，一同行走，工夫不大，来到五城督察院。五城督察院大人坐了大堂，话把李回话，与督察院大人将戏园子之事说了一遍。退下堂来，话把李道：“朋友下车吧，督堂大人坐了堂啦。”小孩说道：“下车倒容易，还没给人家车钱呢。”话把李心中暗道：“若是不给赶车的钱，小爷爷不下车。没法子，总得认倒运。”话把李打兜囊中掏出了有两吊钱，递给了赶车的，小英雄这才下车，赶车的欢欢喜喜的而去。小英雄由打车上下来，直接来到大堂之上。督堂大人坐在上面，将南城坊的公事，全都看完了。小英雄跪在丹墀下，督堂大人仔细观看，早见小孩圆方脸俊俏人物，就是两只眯缝眼。督堂大人说道：“你们究竟多少人打死本堂的管家？”小英雄说道：“我本是外乡人，并没有三亲六故，只是小民一人来到此地。因为正在

听戏之时，叫小民腾座，小民不腾，王老虎举手就打，小民失手将王老虎推下楼去。”督堂大人说道：“素不相识，为什么你知道他叫王老虎？南城坊的公事，本写的是王成。”小英雄说道：“皆因为他死之后，戏园子听戏的众人一声喊嚷，‘王老虎摔死啦！’故此小民知道他叫王老虎。”督察院在上面说道：“作官的都是向着活的，本督院备公事给你轻轻的办理。

明天本督院五更上朝。”语毕，站堂的将供纸拿下，叫他画供，小英雄道：“回大人的话，小民没打过官司。怎么画供？”督堂说道：“你念过书没有？”小英雄说道：“我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督堂说道：“你用笔在你名字底下画上十字，再用大拇指头沾上墨，按上两个斗记。”小英雄闻听，心中暗想：咱俩瘸拐李，把眼挤，你哄弄我，我哄弄你。按一个斗记是十年充军，按两个斗记，还有我的脑袋？你叫我按多少，我就按多少。小英雄想罢，将供画了，按上斗记，当时在大堂上，就将全副刑具给他砸上，暂且下了牢狱。小英雄一看，原来是大屋子，并不是死囚的单间。小英雄心中暗道：“当官的

他焉能不向着他的管家？走公事的时候上一个谋杀，就没有我的命了。”且说那狱中的班头，口中叫道：“小孩，你没打过官司吗？”小英雄说道：“我没打过官司。”班头说道：“打官司的一进大狱，总得请一请狱中的难友，叫作贺笼。”小英雄说：“我是初次来到北京，举目无亲，我拿什么请客呢？就求你们几位照应照应吧。”那班头说道：“我怎么照应你？朋友你若是拿出几个钱来，我与大家说说，好叫大家照应你。”那狱中的三班头又说道：“不用跟他废话，等夜晚他就明白啦。”小英雄道：“打死人偿命，夜晚睡觉，有什么得明白的？”天到了夜晚，狱中各班头搭铺，一张床上睡八个人犯，睡不下班头用磕膝盖，挤那犯人的后腰，向下硬填。众囚一个一个咬牙咧

嘴，小英雄躺在众囚犯的脚底下，脖项用杠子稍微堕着一点，杠子串在铁环里。犯人头齐脚不齐，将大杠子用铁练子一锁，磕膝上也有一条大杠子铁练锁着，压在犯人的腿上。小英雄躺到二更来天，用双手将杠子一托，就听哗啦一声响，小英雄的头就出来了，坐起身形，说道：“众位大老爷，这个罪实在不好受。”那几个班头说道：“朋友，打官司没有好受的。”领班一看他起来说话呢，遂喊道：“不好，不好，要走！”小英雄说道：“没有别的，南城坊我也到案了，督察院我也到案了，我就此失陪吧。”说着话，两手一叫劲，将全副刑具一抖，哗啦一声，全都落下来了。领班的三头将罩刀一擎，口中说道：“你要出来，我拿刀剁你。”说罢，向前用刀一晃，小英雄一矮身，向前一跟步，连刀盘带刀柄，一把捋过。这位三头姓宋，外号就叫送刀，此时刀到小英雄之手，大声喊道：“你们在狱里当一分小差使，养老养少，每月赚上三两五两的，挡我者死，避我者生。”狱中领班头说道：“众位别叫他走了，这可是重要的案子。”众人一拦，小英雄这口刀上下翻飞，闪砍劈剁，一连气砍倒下四五个人，但是刀可有眼睛，扎大腿，剁肩头，并不伤人性命。狱卒一看伤了四五位，谁还敢再上前？小英雄趁着此时，纵出栅栏门。打官司的囚犯一看这宗景况，齐抖身上的刑具。狱中人喊道：“赶紧关栅栏门，别叫犯人跑了！”

小英雄方纵出栅栏门外来到院中，就听房上有人说道：“并肩子离了窑吗？落池吗？”这句话就是哥们出来了吗？到院中没有？您道房上说话的是谁呢？就是白天听戏的老者。小英雄一听房上有说话，遂说道：“并肩子出水啦。”列位，前清的刑律，凡问成死罪的重要犯人，全都打在单间狱内。正在此时，就听第五间死囚牢有人答话：“老合要出水，连着点。我是被屈含冤的官司，我家中有全心老髦。”这句话就是我有守寡的

老娘。又听说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者在房上答道：“你是太仓州的吗？”房中答道：“正是。”老者说道：“并肩子为你来的。”老



者说道，由房上纵下来，亮出折铁宝刀，奔第五间死囚牢，用宝刀将牢门铁锁剁落。老者进去，用火折一照，只见飞老鼠秦尤身着手铐脚镣，象鼻大锁，锁练上边有环子，在房梁上吊着。老者熄灭了火折，用宝刀将秦尤的全身刑具砍断，问道：“秦尤能走吗？”秦尤说道：“并未受伤，可以能走。”秦尤手中提着砍断的镣子，小英雄此时在狱门外用刀蔽着，狱中三十余人，不敢进前。老者在前面，纵上狱房，秦尤第二纵上房去，小英雄压刀，狱中那三十多人，眼看着三个人上房走了。老者来到狱墙跟前，用百练如意锁飞抓，抓住狱墙砖，两只手倒绒绳，脚踏墙砖。狱墙上枣树枝子，荆棘上搭着一条棉被，三折叠着一尺多厚，老者跨在棉被之上，遂又叫秦尤倒绒绳而上。工夫不大，老头子、秦尤二人上了墙头，俱各纵在尘埃。小英雄此时也来到狱墙，倒绒绳而上，飘身向下一纵，离地五六尺高，用了一个鹞子翻身的架势，脚踏实地。老者叫道：“并肩子将飞抓摘下么？”小孩将飞抓摘下来，缠好了递与老者，三人伏腰够奔前门而来。由西马道上城外，顺城里向西去，约有半里之遥，城根外是西河沿，再往西就是庄田地菜园子了。老者用飞抓搭住城墙倒扒砖，用手一按抓钩，顺绳而下，秦尤与小英雄二人，在后紧随着也倒绒绳而下，小英雄也顺绳而下，三人遂出了城，脚踏实地，小孩一抖绒绳，将飞抓抖下，仍交与老者。秦尤此时犹如惊弓之鸟，来到城外，心中稍安。秦尤说道：“二位救秦尤不死，恩同再造，但不知二位是谁？”老者说道：“孩呀，你还没认出是谁呢？”

若不是自己爷们，谁能前来救你？”老者说着话，打开火折叫道：“秦尤你细看看。”秦尤仔细一看，“嗷呀”一声，“原来

是叔父到了！”老者说道：“我为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没有宝刀怎能盗狱？自从你犯了官司，我先到莲花湖，与老寨主韩殿奎借折铁宝刀，老寨主不借。你这孩子性情太暴哇，韩秀皆因为你前次在莲花湖与韩秀割袍断义，划地绝交，大仁大义，在老寨主跟前说些好话。我又往萧金台聘请此公，此位有卸锁之法，这是萧金台第二少寨主爷，姓闻名德俊，别号人称玉面小如来。过来见见，你谢谢活命之恩吧。”秦尤闻听，赶紧跪倒谢恩，要以叔父呼之。小英雄说道：“在下不敢当，我才十六岁。五湖四海皆是兄弟。”

二贼只顾在此说话引见，那知道城根东边有四位英雄暗暗窃听。这四位英雄是谁呢？原来就是三太、香五、茂龙、李煜四人。皆因为差使交归五城督院衙后，这四位在后头跟着看热闹，就没回店。四位英雄眼看将小孩带到督堂衙门，工夫不大，值堂站班的在衙门口提念：“王三没打过官司，大人并未拷他，他就画供按斗记，按的还是双斗记。砸上刑具啦，小孩的命算完啦，真没打过官司。”黄三太一听，不由得唉声叹气。杨香五低声说道：“您抱着琵琶掉

泪，白替古人担忧。咱哥四个出前门赶紧休息吃饭，晚上咱来看热闹，小孩一越狱，老头盗狱。”四位英雄遂出前门回至庆丰店，喝茶用饭，累了一天也没捞着听戏，杨香五说道：“咱们早早睡觉吧，睡醒一觉，咱们早早爬城去。

”弟兄们吃完饭，早早安歇休息，这一觉睡过了时候啦，杨香五一睁眼，三更多天啦。四位将上房门上好，由后窗户出去，带好了兵刃暗器，由房上奔西而去。在西河沿西边城根方要爬城，就看见有人由墙上坠绳而下。黄三太说道：“怪哉，怎么三个人呢？”杨香五说道：“盗狱的，越狱的。”

杨香五方说至此，就听有人说道：“救吾之命何人也？”又听说道：“孩子，你还没认出来呢？你看看。”火折就亮啦。四

位英雄借着火折一看，正是在正面楼上白天听戏的老者，一身夜行衣，背后十二颗镖枪，斜插一口宝刀。就听秦尤叫了声叔父，跪在尘埃磕头。黄三太说道：“这老头是谁呢？”杨五爷说道：“恩师不是常提过吗？太仓州的老寇飞镖秦义龙。”又听引见了小孩是谁，四位这才知道那摔死人的是萧金台的二少寨主，沿路上要动手劫车，看黄爷等护送，未得其便，来到北京，故此才动手。张茂龙、李煜二位是朴实人，说道：“咱亮家伙拿他三个人吧？”杨香五说道：“拿不着他三个人，他三个还不将咱四个拿住？”黄三太点头说道：“解秦尤的时候，老恩师擦眼泪说道：老师这场官司，若是将秦尤交到院衙，就没有老恩师事啦。差使由南京到北京，投文挂号，销了差啦。

秦尤从此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回归太仓州，母子骨肉团圆，也好好奉养咱那八婶娘，岂不是一件美事？咱们一声不语，回店安歇，明天咱们回南京去算完事。这就好比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香自主张。”

四位英雄仍然回至庆丰店，开了后窗户进了屋中，四位休息及至天光发亮，叫伙计算了店饭钱，四匹马扣鞴安牢，四位英雄起身出了彰仪门，走西路飞虎厅卢沟桥，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行船过渡，非止一日，来到江苏溧水县。

。

离着镖局子五六十里之遥，正当晌午之时，天气异常之热，四匹马通身是汗，杨香五体瘦最不爱出汗，衣服都湿透啦。黄三太说道：“众位，前面有镇店，咱们先奔镇店，找茶馆先喝点水，候平西一气就跑到镖局子了。”四位拉着马，进北镇店口。行走不远，果然座西有绿竹栅栏，两根竹竿挂着茶牌子，上写“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竹栅栏外有几棵垂杨柳，柳树上拴着走绳，若有行路之人喝茶吃饭，好将骡马拴在走绳上。四位英雄一看，里面有四五棵垂杨柳，柳树枝与柳树枝搭

在一堆，透风不透太阳，柳树下有二十余张小条桌，里面有西房三间，锅灶上刀勺乱响，煎炒蒸炸，树下高朋满座。那宗年月，几个铜钱的茶钱，行路

之人，凉爽凉爽，不喝茶都便宜。

茶饭馆代卖炒菜，四位英雄心中欢悦，将马拴在走绳之上，三爷叫道：“掌柜的，有人看着马没有？”伙计说道：“有人，有人！您哪。马遛不遛？”三爷说道：“我走了好几里地，不用遛啦。”跑堂的给找了一张桌子，四位英雄先喝茶，然后要酒菜。正要喝酒之时，四位英雄年轻，好打抱不平，就听各桌上茶饭座提念：“好容易盼前任知县卸任走啦。刮尽地皮，苦害良民，外号叫钱串。咱们百姓一打官司，一过堂先问家种多少地，原告说道：‘我种三十亩地。’被告说道：‘我种一顷地。’被告的官司就算赢啦。百姓被害得真苦，好容易盼卸了任，又升来一位赵县太爷，这位太爷一上任，先拿过点卯簿来，传唤三班六房的人役，可不许你们想百姓黎民一文私钱。将鸣冤鼓架在影壁前，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如要伸冤，不许阻拦。”

把前任的案卷都提出来，从新过堂审讯，真乃是清似水，明似镜，两袖清风的官。就有一宗，清官作不长久，新上任两个来月，这十数天之内，城里关厢出了五条命案，俱是大姑娘小媳妇，杀完了少妇长女，用血迹还要题六句诗，五家若主皆是一样的诗句，都有一朵白如意花。”三太黄爷四位英雄一听，百姓怨恨，有要搬家的，又有愿搬家搬不起的。三太心中大怒，叫道：“五弟，咱找店住下，不怕三个月五个月，咱拿住采花贼，救七品县令，给黎民百姓除害，给被杀的苦主家报仇。”

杨香五三位点头：“拿不住采花贼，半年也不回镖局子。”那知道此茶饭铺内，巧遇采花贼，此时黄三太四位英雄，看见恶淫贼摔酒壶，杨香五就要动手捉拿采花贼。黄三爷说道：“五弟，你先别忙，沉住了气，别把五条人命的采花贼惊跑了。”

喝茶吃饭的大众，一看这宗情况，可就没人敢言语了。惟有茶座中县衙的二位班头，在那里正喝着酒呢，舌头都喝短啦，就听张头说道：“采花贼若是叫咱拿住，将恶淫贼大筋给狗娘养的挑了。采花杀命，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父精母血，难道说这东西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吗？”二位班头，懊骂愈难听，恶淫贼此时实在忍耐不住了，将手中的酒壶又摔了一个，站起身来奔二位班头而去。杨香五说道：“三哥，你看要凸盘。”凸盘就是脸上挂不住啦。

恶淫贼来到二位班头面前说道：“二位上差，是本处县衙门的吗？”二位班头答道：“不错，是县衙门的呀。”恶淫贼说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二位头儿答道：“我们是办案的。”恶淫贼又问道：“是办什么案的？”二位头儿说道：“我们办的是因奸不允，刀伤五命。这小子太损阴丧德啦。”

恶淫贼说道：“别带脏字。您知道采花杀命那人是谁吗？”二位头儿说道：“要知道是谁，早将王八羔子捉着了。”恶淫贼说：“别带脏字，怎么又骂

街？我告诉你们俩人，杀命的就是本处在，不是外人，为韵是叫你们知县搬搬家。”二位头儿说道：“叫知县往哪里搬呀？”恶淫贼说道：“叫他回家抱孩子去。我告诉明白你们二位，因为什么作五条命案呢？因为赃官上任半月有余，办了一案，是在南关的钱粮行，带着套子抹着脸，伤了钱粮行两个人，抢去银钱财物。办案的拿住五个差使，到县衙用刑具一拷，五个人招了案啦，内中有一人是作一条命案的表兄。刀杀五命这位，家中豪富，用一千多两银子，运动县署公厅，运动县衙门三班六房，大家俱都应允，提出这位刀杀五命的表兄来。惟有赃官执意的不允，他言说全都是强盗，单提出一个去，那四位怎么办哪？怒恼了这位豪富的英雄，城里关厢给他作了五条命案，作五条命案之人，今年十九岁。为

什么杀人留下白如意呢？皆因为爱穿白衣服。”用手一指自己头上说道：“你们二人来看，那杀人的金镶白绢帕绷头，横打象鼻疙疸，金镶白的短靠，蓝绒绳打十字绊。”用手指自己的胸前的十字绊，又指背后的四个灯笼穗，一把掌宽宝蓝缎色英雄带，上绣蝴蝶闹梅，暗藏八宝。并指着腰间说道：“你二位看那人，前有轮罗伞盖。”又转过去指着背后腰伺：“后有花冠鱼肠。”又指脚底下说道：“足下燕云快靴，快靴上绣三蓝的绒珠，靴面上半劈蜂。”抬起腿指着说道：“半劈蜂金丝绕银丝颤巍巍，此人细高挑身材。”又指着自已脸说道：“你二人看，白素素长方脸，二鼻洼有十几个黑痣。小包裹大衣服草帽，全都在那张桌头上放着呢。二位明白吗？”俩饭桶班头答道：“明白啦，再看见那样的就拿他个小子。”淫贼说道：“酒在坛子里放着，一点事也没有，到了肚子里就糊涂啦？”

拍着胸脯叭叭直响，说道：“就是你二太爷。”两个班头说道：“闹了半天就是你呀。哪儿跑！”曹六打开了包裹，亮出铁尺，向贼人身上就落，被贼人捋住腕子，底下就是一脚，曹六一退两退，闹了一个仰面朝天，后边桌子也翻了个啦，铁尺也松手了。李瑞明李头，手使一口单刀，照定贼人肩窝一扎，贼人闪身形，捋单刀，跟着一脚，把桌子又撞倒了一个，李头也倒下啦。贼人殴打差人，将办案之人摔得头破血出，喝茶吃饭之人全都往外乱跑。黄三太四位坐在那里看热闹，眼看桌子板凳倒了十数张，二位差官倒下起来，起来倒下。四位英雄大怒。黄三爷高声呐喊：“好大胆的恶淫贼！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白昼之间，茶饭铺殴打拒捕，自认五条命案。我弟兄并非文武官面，也非文衙武汛，我们今天要打个抱不平。恶淫贼，五条命案拒捕殴差的官司，你打了吧。”贼人闻听一阵冷笑，说道：“我看见那瘦小枯干的挤鼻子弄眼。你等姓什名谁？”三爷答

道：“我乃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在十三省总镖局是保镖。”

淫贼说道：“无怪乎方才有许多不开眼的乡民赞扬你们师徒呢。

小儿黄三太，咱们是在这儿打呀，咱们还是找宽阔地方去呢？

若不在这儿打，镇店北口西北去不远，有一片松林，咱们松林子里头比武。”杨香五说道：“就在这儿打吧。”三爷说道：“别在这儿打，二十多张桌砸了一半啦，咱哥四个再一动手，这茶饭铺就干净啦。”黄爷与恶淫贼双方这一较话把，两个班头爬将起来说道：“你等着，小子，老爷回去叫人。”三爷说道：“咱们还是松林去比试较量输赢。”采花贼说道：“赢了二太爷，采花杀命、拒捕殴差的官司我打啦。倘若你们输给二太爷时，二太爷必要你们两个首级。”黄三爷说道：“若输给你，我们四人随你杀刚存留。”恶淫贼遂提起小包裹草帽等，出离茶饭铺。四位英雄将大衣服，全都放在茶饭铺，出了饭铺找到垂杨柳前，由马上摘下小包裹。跑堂的此时可就吓傻啦，说道：“三爷您几位也走哇？满堂的茶饭座都没给钱，三爷您也不给茶饭钱啊？”黄三爷说道：“你真不开眼，我们四匹马、衣服，全都在你们这里呢。”跑堂的说道：“三爷您别怪我，我吓糊涂了。”

四位英雄提着小包裹追下贼去，跟随恶淫贼出了北镇店口。

西北角一片大坟地，树林俱是松柏树，恶淫贼进了树林，首先将衣服草帽一扔，打开小包裹，将刀背于背后。三太四位站在南面，各打小包裹，各亮出兵刃，贼人也亮出钢刀。此时正在太阳大平西的时候，借太阳一照，只见刀上有血线，杀五条人命的热血吃入刀内。恶淫贼说道：“小儿黄三太，打抱不平的单打独斗，还是你们四人一齐上呢？”三太黄爷说道：“拿你这恶淫贼，还用四位齐上吗？凭三爷一个人，就跑不了你这淫贼。”淫贼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你若是不行，再叫那瘦

小枯干与那小白脸他们一齐上来。”黄三爷说道：“若是一齐动手，三爷就不姓黄啦，改为叫蓝三太。”恶淫贼一阵冷笑，抡刀就剁，三太黄爷亮刀急架相迎。三爷的刀一晃说道：“淫贼，三爷家住浙江绍兴府，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这小辈自称富户大家，还有个名姓没有？恶淫贼你不如豕鸡鸭犬，守节的妇人都某门某氏，可惜你父母生下你来，少姓无名，你乃是黑人。敢说出名姓，你算人。你敢说名姓吗？三爷到处都是黄三太。你别红脸，你姓什么叫什么？”恶淫贼八九天之内，刀杀五命，未敢回家，就在破庙之中，与乡下店暗暗藏身，每夜一合眼，就见有五个屈死冤魂在眼前索命。也是报应昭彰，按说没有报真名姓的；也是冤魂不散，叫黄三爷拿话一挤兑，恶淫贼脸上一发烧，可就报了真名实姓啦，说道：“小儿三太你听着，你家二太爷家住溧水城县东北二十余里地方某村，二太爷姓方名叫子华，别号人称灯前无影。作五条命案，全都有白如意。”说着话一摆刀，直奔三爷顶梁劈去，三爷急忙接架相迎

，两口刀上下翻飞，闪砍劈剁，各使平生艺业。杨五爷旁观者清，杨香五说道：“李二哥，张贤弟，你们看他这刀法步眼，好似咱们的人哪。”张茂龙说道：“五哥，你可把咱门户之人改透啦，那有这样下贱之人哪？”杨五爷说道：“贤弟，前者那高双青不是咱邱三叔的义子吗？焉知道咱门户就出这样的人呢？师傅领进门，品格在自己。”三位英雄说着话观看，贼人身体轻巧，刀法灵活，黄三太的刀份量重，迟慢一点。但是贼人采花杀命，贪淫好欲，气力可不及三爷，三爷的刀虽然迟一点，气力可顶得住，因此二人杀个棋逢对手，高下不分。惟有天气炎热，二人拚命的杀，可全都热汗直流。忽然间贼人往圈外一纵，卧牛势躺下啦，遂改用地躺刀的招术，就地十八滚，燕青十八翻，净取三太的下三路。三太凭着力气，工夫不大，

衣襟湿透。学到方休处，才知艺不高，心想：这若是我师傅胜爷，师伯聋哑仙师，李刚李四爷，他们都专破这地躺刀。不表三太心中暗想，且说杨香五三位英雄，在旁边观看贼人换了地躺招，杨五爷可就想起在侠义庄被高双青钝镰割谷子踢了一脚，将脚面踢伤，半个月的工夫才好了。张茂龙、李煜练子枪、练子锤不能近前。黄三太被地躺招所迫，力尽声嘶，心中说道：不当与贼人起誓，单打独斗。要撒腿逃走，岂不给我师傅丢一世的英名？打抱不平的被人追跑，有何面目再见天下的英雄？

宁可死在贼人之手，决不能给黄门现世。恶淫贼一看三太刀法愈不济事了，心中说道：“若扎死三太，那三人必然惊惧了。”

恶淫贼正在得意洋洋之际，黄三太正在急难之间，眼看着黄三太就要受伤，忽然间听东北坟山子后有人痰嗽一声，说道：“三太、香五、茂龙、李煜四个娃娃，莫要惊恐，恶淫贼不要逞能，老夫胜英来也。”恶淫贼刀把一点地，站起身形，颜色更变，浑身立抖，战战兢兢，向西北撒腿就跑，小包裹草帽衣服也不敢要啦，犹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向西南逃命去了，贼人连头都没敢回。

黄三太扶着松树喘息，眼看恶淫贼踪迹皆无，惟有胜爷说完话没露面。杨五爷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贼没有影儿了，师傅怎么没露面？我到坟后看看去。”杨香五方到坟山子，打后边转出一人，哈吧着罗圈腿，乃是金头虎贾明。杨五爷问道：“我师傅呢？”傻小子一拍胸口说道：“这不是你师傅吗？”

杨五爷说道：“你挨什么骂，你是谁的师傅？”金头虎说道：“我看见贼滚地雷地躺招，黄三哥招架不住啦，所以我变了嗓音。我黄三哥是我好哥哥，若是你我就不管啦。贼人滚地雷，我也不行啊，要扎我小金头虎我怎么办呢？故此我吓他一下子。

杨香五小子，我还会更变嗓音呢，跟胜三大爷久在一处么。你

不信再听听：老夫胜英来也。小子你听听，像不像？”杨香五说道：“你这骂算挨到家啦。”贾明说道：“我不怕挨骂，我将贼吓跑啦，小包裹草帽可得算我的。”三太黄爷此时也喘过气来啦，遂叫道：“贾贤弟你打哪儿来呀？这离镖局子五六十里地呢。”金头虎说道：“咱镖局子正吃早饭呢，一个小子下名帖拜访我胜三大爷，我胜三大爷迎接出去，迎接到镖局子。”

我胜三大爷问道：‘哪的人氏？’答道：‘是溧水县三班的都头，姓黄叫黄士荣。’我记不住跟黄三哥你是当家，给我三大爷直请安，他说他是县衙的三班都头，他们溧水县城内关厢，不到十天，黑夜刀杀五命，全都是大姑娘小媳妇，苦主俱在县衙门喊冤。县官爱民如子，三、六、九日，追问这马快班头，两堂挨了三千板子。若是拿不了采花贼，他们县官得丢，他们三班都头得革了。被杀的大姑娘小媳妇家中之人，天天上县衙门里哭去，非我胜三大爷，拿不住采花贼小子。我三大爷说：‘上差，你先回衙门去，我派我镖行之人捉拿采花淫贼。如若拿住，给送到班房里面，您交差交票，我们不见知县；要是拿不住你也别烦恼。’这位都头给胜三大爷磕了一个头走啦。我在旁边一听，我可就火啦，我家里有一个妹妹贾秀英，要叫贼给宰了，不是要了我命么？”三太说道：“不要这样的比法。”

金头虎说道：“有一句俗语：‘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姊妹，己之姊妹。’这都头走后，我一着急，说：‘三大爷，我拿采花贼去吧。’我胜大爷说道：‘你不行，你是浑孩子。你认得采花贼吗？’我说：‘我可看着不顺眼，我就拿。’我三大爷说不行，不叫我来，我假装小便去，就溜出来啦。黄三哥知道咱永远兜里没钱，天气又热，又渴又饿，越走越着急。走到山环一个湾，我看见一个茶馆，那茶馆还是真热闹，来到茶馆跟前，我一看有四匹马在垂杨柳的幌绳上拴着，那马我还不

认识吗？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们四个人的马，我走至马跟前，打算掏出钱来，我买吃买喝。我过去一伸手掏兜，茶馆里的人说道：‘您怎么掏人家的褥套呀？’我说：‘骑马的人与我有交情。’茶馆里人说道：‘您等人家回来时候再掏吧，不然人家回来时候，我们赔不起。’我就问他，那四位干什么去啦；他们告诉我，说你们上树林子里头拿采花贼呢，故此我来到这儿。

我黄三哥跟贼动手，贼人是滚地雷的儿子，我也不行。我又看三哥愈战愈气力不佳，所以在太坟山子后头，假充我胜三大爷，将贼给吓走啦。若是杨香五叫贼给困住，我就不管啦，黄三哥是我的好朋友。可有一宗，贼可是我吓跑了的，小包裹衣服是贼抛下的，可得给我。”金头虎说着话，将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十多两散碎银子，金头虎装在兜囊之内，说道：“这才是造化呢。”粉莲色大氅向身上一披，金头虎因衣服长，走道衣服扫地。又将草帽向头上

一戴，这个帽子太大，将母狗眼都盖上啦，金头虎又摘下来说道：“草帽大，不能戴，留着卖几两吧。”

众英雄将家伙包好，仍回茶馆。五位英雄来到茶饭铺，金头虎喊道：“茶铺掌柜的你看看，我们是朋友不是朋友？一同回来啦。”伺候座的说道：“四位来啦，您把马拉去我们都不管。”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贾明等人，五位坐在一张桌子上，三爷叫道：“伙计，你给我们五个人炒点得吃的菜，烫上几壶酒来，我们还没有用饭呢。”伙计说道：“三爷，我们这买卖干不成了。实不相瞒，我们的买卖乃是小本经营，每日见利，东伙一分，拿回家去养家。今天这马快班头，一拿采花贼，贼打官人，官人打贼，把家俱壶碗给毁掉了一多半，茶座也没给钱，全都吓跑啦，明天我们就开不了张了。”三太问道：“摔了的碗，砸坏了的桌子，连买碗带修理桌子，一共

得多少钱呢？”跑堂的的说道：“三爷，大约总得百十余吊，我们这买卖，一个月也赚不出来。”黄三太说道：“伙计可不要紧，损失多少东西，完全由我们给你包赔。”伙计闻听，真是喜出望外，口中叫道：“三爷，您那可修了好啦！我们是三家的买卖，灶上与先生，还有一分。三一三十一，三家都是数口之家，就仗着这个买卖吃饭，您可积了大德啦。”三爷说道：“这倒不算什么积德，百八十吊钱，好在我们能办的到。没有别的，我们还得吃饭，你给我们配几样得吃的菜吧。”伙计连连答应，灶上又重整刀勺，给五位做了几样菜。傻小子吃着直夸奖菜蔬做的味美。杨香五说道：“敢情好吃，吃完了得给人家一百多吊。”杨香五说着话，用眼直看三太，指着金头虎的兜囊。傻小子将母狗眼一翻，遂说道：“那可不行。我向来钱就是命，命倒不算什么。茶饭钱谁也不认识谁，要吃我一个人，我可不干。”黄三太说道：“贾贤弟，何时短少你花的钱呢？”

花零钱三哥没叫短少过。再者，采花贼奸淫杀命，開箱子就拿钱，贤弟你将他吓跑啦，那三十多两银子，理应周济穷人，无义之财，作为有义之用。倘若咱们带着花了，那岂不是采花贼之第二么？贤弟你只管将钱拿出来，算三哥我暂借，你几时用钱，再跟三哥要，决不能短了你零钱花。”金头虎虽然心里不愿意，无奈黄三太的面子重，平日又常花人家的零钱，没有法子，咬着牙说道：“三哥，我可看在你的面子上，若是杨香五，一文钱都不行。”强打精神将银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三爷大众说着话，酒饭也用完了，遂将伙计叫过来说道：“你方才说损坏的东西，总得百十余吊，现在这有三十余两银子，你们拿去作个富裕本吧。”伙计将银子接过，对着五位英雄，全都千恩万谢。外面的马，伙计早给喂好了，四位将马备好，这才奔镖局子。但是五位四匹马，傻小子没有马，他哪能干呢？黄三



太说道：“四匹马五个人换班乘骑。”金头虎说道：“那可不行，我得骑杨香五那匹马，我不换班。”杨香五说道：“那是为什么呢？”金头虎说道：“你吃的是我的饭，若不然你将酒饭给我吐出来。我骑你的马，我还不承你的情。三十多两银子叫你给找了婆家，吃饭的时候，你用手指我的兜囊，叫三哥向我借银子。”杨香五知道金头虎不好惹，离镖局子，只有几十里路，怎么着还不能对付吗。金头虎又说道：“杨香五，一定得叫你走。我好不容易发个小财，你叫我闹个猫咬尿泡虚欢喜，竹篮打水落了一场空。我给你来一个别人冻死不下驴，我是饿死不下马。”三爷说道：“贾贤弟骑黑马，五兄弟骑黄马，我先走几步。”弟兄们这才起身赶路。黄三爷走了有十余里之遥，张茂龙说道：“我走几步，三哥骑我的马吧。”黄三太遂又骑张茂龙的马。如此四位换班骑马，金头虎真不下马，一气走到镖局子，天到掌灯之后，趟子手接过马去不提。

五位英雄进了镖局子，胜爷一看，三太回来了，遂问北京之事如何办理，三太就将北京之事，如此如彼，学说了一遍。

胜爷闻听，心中欢喜，说道：“秦尤由北京越狱逃走，不与南京相干。将来此子弃暗投明，娶妻生子，接续你秦八叔之香烟，你秦八婶有人俸养，真是一件喜事。”黄三太并将在溧水县茶饭铺遇见采花贼，乡老辱骂采花贼，班头被打，坟山后拿贼，黄三太被贼所困，金头虎吓走贼人说了一遍。胜爷问道：“那贼人姓什名谁，可曾知晓？”黄三太说道：“那贼人采花杀命完毕，留下六句诗，在松林坟山后并报出姓名。”胜爷说道：“淫贼留下什么诗句？姓什名谁呢？”三太说道：“在酒馆之内，乡老们曾背读诗句，徒儿将诗句也记下了，贼人那诗乃是：‘背插单刀走天涯，山村古庙是吾家。白昼遇见多娇女，一到夜晚去会他。云雨不允刀杀死，临行留得如意花。’在坟山后，

贼人自报姓名住址，家住溧水县城东北，离城二十余里，姓方名子华，别号灯前无影白如意。”黄三太话毕，胜爷问道：“诸位老少亲友，可知道这个淫贼是那一门的人？上三门，下五门，中七门，外六门，如有知道的，告诉我，我去找他传授的师傅。”众镖头闻听，全都摇头摆手。胜爷一回头叫道：“道兄，弼昆贤弟，你二位云游天下，募化四方，无所不知，此人是那一门之徒？”聋哑仙师低头不语。列位，在座的是胜爷居中，僧道居左右，胜爷背后是李四爷李刚的座位。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右袍袖挡着左手，往背后指李刚李四爷。胜爷一看，心中明白，一回头叫道：“四弟，这样万恶滔天的徒弟，为何知而不言，隐瞒大众呢？”李四爷闻听此言，颜色更变，心中暗说道：“红莲罗汉弼昆，念穷佛伸出四个手指头，扎我干什么？”李四爷没有法子，遂说道：“胜三哥不要着急，这是我的徒弟。

”胜三爷捋髯冷笑：“哈哈，李四你的徒弟比邱三的徒弟露脸啊。高双青才宰一个寡妇、一个姑娘，你徒弟宰了五个，拒捕毆差，真露脸。若有外人谈论到这儿，未曾寻徒先找师，是你传的他武艺不是？你去将你徒弟拿住，交与县署公厅。你若护庇不拿他，愚兄亮鱼鳞紫金刀！”四爷说道：“三哥，要杀害小弟吗？”胜爷说道：“你我弟兄歃血为盟，我岂能杀害吾弟？我不过与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胜爷又叫道：“四弟，天气已晚，明天一早；你到方家村去拿方子华，拿住送到县署公厅。如若念师生之情，纵放淫贼，我跟你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李四爷回到安歇的下房，翻来覆去，思索收这么个徒弟，招惹些是非。原本李四爷是很咬牙的人，话不吃亏。翻来覆去，一夜未得睡觉，天光一亮，带着六个徒弟，见着胜爷遂说道：“我这就起身奔方家村。”胜爷说道：“不行，派杨香五、欧

阳德二人跟随，我才放心。我在镖局子听信。”等到太阳落了，他们还未回来，皆因来回百十来里地。李四爷带领众人由方家村回来，胜爷问道：“四弟怎样？”李四爷说道：“胜三哥，小弟到方家村一拜望，大先生方子荣迎接出来，把吾们请在待客厅款待酒饭。我问他兄弟如何不见，子荣说道：‘我兄弟出去半月有余，未曾回归，我派家人去找，踪迹杳然。’小弟问道：“大先生你没有个耳闻吗？县城里关厢，十夜之内，刀杀五命，非女子即妇人，临行拿妇人的血迹，在粉墙上写六句诗，或枕头，或幔帐上印着如意花一朵。五家苦主到县署喊冤，五家苦主俱是如此。尚且在茶铺酒馆拒捕毆差，自称五条命案。

跟我徒侄三太等，尚且动手较量，自说家乡住处姓名，你如若不献不行。’大先生说道：‘李老师傅，我是念书之人，不敢撒谎，如其不信，老师傅您只管搜寻。虽然我是深宅大院，也不是三街六市，您只管搜找，我学生实不敢撒谎。’小弟我看此景况，小冤家方子华实没在家。兄长如不信，您问您的徒弟杨香五、欧阳德他们二人。”杨香五说道：“老师，看此景况，方子华实没在家。”欧阳德说道：“唔呀，胜老伯父，大先生文质彬彬，直赌誓。大概采花贼方子华实没在家。”胜爷说道：“四弟，我也别挤兑你，我拿不住采花贼，十三省总镖局子闭门，我不干啦。有胜英三寸气在，我不能叫黎民百姓受这清白之冤。”聋哑仙师诸葛道爷见他哥儿俩变了目，遂说道：“胜施主，谅他一个采花贼，还拿他不住吗？何必着急呢。吩咐他们摆晚饭喝酒吧。”遂搬开桌案，摆酒用饭。惟有金头虎贾明，跟黄三太坐一个桌凳，每天傻小子抢吃抢喝，今天则不然，喝了两杯酒，说道：“黄三哥，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遂把三太大擎一拉：“咱们哥儿俩外边说句话。”三太心中思想：我也不跟你玩

笑，他往外叫我有何事呀？随着傻小子来到西跨

院。这个跨院白天都没人去，二人来到院内，贾明说道：“黄三哥，你恨采花贼不恨？”三爷说道：“乱臣贼子十大恶，人人可恨。”傻英雄说道：“黄三哥，我李四大爷咬牙傻嘴，他必然是疼徒弟呀。大先生子荣，他必然疼兄弟，就是他兄弟在家，他也不献。深宅大院，怎藏不了一个人哪？如把他兄弟献出来，拿住送到县衙门，蛤蟆的儿子得剐。咱们哥儿俩直奔方宅，要得心腹事，但听背后言。”三爷说道：“你说的对，咱们不认得方家村哪。”金头虎说道：“白天杨香五与欧杨德在方宅吃的饭，让他们哥儿俩跟着咱们同去。”金头虎说罢，又来到客厅，此时杨香五与欧阳德正吃饭呢，金头虎把二位衣裳一拉，一努嘴。蛮子说道：“臭豆腐看着我有错吗？”杨香五道：“这小子吃好好的饭，犯什么毛病啦？”二位跟着金头虎出了客厅，够奔厕所的西跨院。贾明说道：“二位，咱们别玩笑，说正经的，你们恨采花贼不恨？”欧阳德与香五说道：“刀杀五命，拒捕殴差，恨他入骨髓。”贾明道：“你们两个人引路，我同黄三哥拿他去好不好？”杨五爷说道：“很好。

他有地躺刀，咱们拿不了他。”金头虎说道：“我有主意啦，豁着我这身衣裳。他不是会地躺刀吗？他就前后的乱滚，我就抱住他，往地下就按，你们拿绳子一捆，还不行吗？”杨香五直乐，说道：“好好好。”

四位拿着兵刃暗器，悄悄溜出镖局子。镖局子外一片大松林，四位在松林之中扎绑停妥，兵刃暗器全都带好，杨香五说道：“贾爷侠肝义胆，为拿采花贼，由镖局子到方家村，六十余里地，咱们弟兄四位得走快点，晚了人家都睡了觉啦，可就探不出事情来啦。”四位一伏腰，金头虎是两条罗圈腿，又是个大肚子，走得非常的慢，比这三位腿慢得多，跑得热汗直流，好容易跑到方家村西，累得喘不上气来啦。杨香五说道：“到

啦，天才二更，尚且早呢，咱们再往北跑十几里地，再回来好不好？”金头虎说道：“杨香五小子，你别损啦，我都喘不上来气啦，上前走不了啦。”三爷说道：“咱们别开玩笑啦，咱们休息休息，再进庄吧。”杨香五头前带路，四位英雄到方宅大门外，杨香五遂拿手一指，四位英雄拧身形上房，便蹿房越脊来到三道院。一看北上房五间，高垂细竹帘，观看明间西暗间，各有灯光。黄三太、杨香五在西暗间前坡，脚尖绷着瓦垄，身子一趁势，使了个珍珠倒挂势。窗户上面糊的是纱。欧阳德在后坡瓦檐上，一滚脚尖，绷着瓦垄，脑袋朝下。金头虎说道：“前坡两个，后坡一个。我挂不住，肚子碍事，我也犯不上，我们家里没有饭倒吊有。”金头虎跃下后坡，大纱绷子上边糊纱，下边糊细纸，窗户台上一尺多宽的红漆踏板，金头虎爬在踏板之上，把窗户纸舐了一个窗户眼。要按行侠作义的，原是打一个月牙空，金头虎舐了碗大的一个窟

窿，那屋里要是有武学功夫的，还有不见吗？往里边一看，顶箱竖柜，珠翠围绕。

靠南窗户一张床，床上躺卧一个小孩，大约有五六岁，乃是个小姑娘，耳垂赤金圈，盖着红绫子被单，是睡着了的样子。西边茶几，两边有凳子，上面对坐着男女二人吃茶。这男子杨香五、欧阳德认识，原来是大先生子荣。风流才子，手拿团扇，发际黑真真挽了一个发纂，足登厚底夫子履鞋，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下手有一人，年有三十来岁，稳重端庄，头紧脚紧。

大先生叫道：“娘子，他二叔惹下塌天大祸，今天乱了一天啦。

李老镖头瞪眼睛跟我要兄弟，我说我兄弟实没在家，学生不敢撒谎，如其老师傅不信，学生我只得对天盟誓。方把李老镖头哀求走后，县衙门马快班头又来了，我说我兄弟未在家。马快说道：‘不行，您得跟我们到县衙门。刀杀五命，把我们班头也给打啦。’多蒙本村绅士、地方保正等大众言说，都说大先

生跟二先生分居多年，决无纵弟行凶之理。大众连环保，大概了事人还给了几两银子，当差的回衙署去了。我料着他二叔白天也不敢回家，假若回家，必定是晚晌来。娘子实颇有些才干，你给我划一计策才好。”听妇人说道：“相公，为妇人家，不能离间手足之情。妻妾儿女，如墙上之泥皮，揭一层还有一层；兄弟如手足。事到如今，惟有你别痛那银钱啦。他二叔黑夜要回来，给他备上一匹快马，行囊之中，多装金银，奇珍异宝，起早让他逃奔在外，出去三千里二千里，让他二叔隐姓埋名，在外面待个三二年，此地知县必去。及至换了别的知县来，此案可清啦，他二叔出去三年，他才二十二岁。回到家来，那财主家的姑娘，给他挑选品貌俊俏的，给他娶一妻，再与他买上二妾，将他绊住，就省得外面杀人采花去了。”夫妻正在商议救淫贼之际，黄三太在前坡正在珍珠倒挂之时，就觉着有人提他鞋沿，黄三太珍珠倒卷帘往房上一看，乃是杨香五，遂说道：“黄三哥，你看前道院一道白线，大概淫贼回来啦。”

二位英雄避在瓦垄之中，只见这道白线由二道院进三道院。

恶淫贼见屋中点着灯，一看他哥嫂正在那儿谈话，那恶淫贼心眼多，狗肺狼心，窃听他哥嫂讲说些什么，他就慢慢来到窗前。

也是大先生家门不幸，就听大先生说道：“娘子，那李老镖头再要找来呢？倘若那官人前来要他二叔呢？”李氏娘子说道：“那不是现成的话吗。”恶淫贼一听，心中说道：“原来他二人正谈论我哪。好好好，我倒要听上一听。”复又听李氏娘子说道：“那李老达官要来了，就说我们那下贱兄弟半个多月未曾回家，或是早晚回到家来，我们兄弟好酒贪杯，我拿酒把他灌醉了，叫家

人把他捆绑，叫地方保甲。我家里有车，我亲自押着车辆，把那下贱兄弟送到县署。父母去世，长兄也能送逆。

我们诗书门第，礼乐之家，不要这下贱兄弟，这就是长兄送逆。”

恶淫贼一听，心中想道：“好狠的妇人。我再听听我哥哥怎么回答。”就听大先生说道：“娘子高才，咱们就这样办理。”

恶淫贼听罢，一咬牙说道：“我看你怎样下科场？你还作文章来呢？净听妇人之言，不顾手足之情。”淫贼复又一想，啊呀，我兄长素日最疼我之甚，因何改变心肠？啊，是了，大概为的是图霸家产哪。把我送至县里，百万之富，都是他一个人的啦。

是贪妻恋子，不顾手足之情，你不仁，我不义，我给你家产尽绝。我先到后面西书房小院，把你十三岁的少爷，我先给你杀了，然后再把狠毒的嫂嫂杀了。心中自己思想，一不作，二不休，把五六岁的侄女，我也杀了。复又思想，杀一人也是杀，杀二人也是杀，要不然，那丫环仆妇人工等，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再备快马一匹，行囊之中多多的带着金银，临行之时，点火一烧，咱哥俩什么也不必留。此话未出唇外，转身形往西去，往北一拐弯，出月亮门，往西跨院角门。杨香五对黄三太说道：“他干什么去啦？他大概是解手去吧？谁跟着他？”三太说道：“我跟着他。”容贼人进了西跨院，三爷从后坡下去，奔东跨院的东房后坡前拧身上房。此时贼人已进西跨院，一看十三岁的少爷正在那儿练刀呢。恶淫贼还喜爱他，这个侄子是他自己传授的刀。大户人家少爷过十岁，不能跟父母同室安眠，少爷十三岁，很聪明伶俐。书房之中，有书童家人伺候，少爷皆因天气炎热，睡觉睡不着，遂扎绑利便，在院中练刀。少爷正练得高兴之际，忽听有人叫道：“茂儿你练刀吗？”茂儿猛然间一怔，遂说道：“叔叔您回来啦。白天有好些个人找您来啦，我问我娘什么事，我娘说道：‘小孩子家少要说话。’”恶淫贼说道：“那都是我的朋友。孩儿呀，你这个刀全练错啦。”

茂儿说道：“您不是半个多月没有回来吗，我忘了两招。”方子华说道：“你拿刀来，我教给你。”茂儿把刀双手递与他二

叔父。此刀是铮光明亮，此刀未曾开口，尖不尖，刃不薄。所因何故呢？少爷娇爱，怕刺了手。恶淫贼一拢刀背，茂儿在旁看着，他二叔说道：“你看着这一手叫藏刀势。”第二刀一晃，够奔茂儿头顶虚晃了一刀，第三刀够奔哽嗓咽喉，恶狠狠的扎去。原来少爷练了半年的工夫，见刀明光铮亮来至切近，急忙一闪身，未曾扎上，可就正扎在并肩穴。少爷“哎呀”一声，来了一个仰面朝天，翻身栽倒地下。恶淫贼赶奔过去，不管上下身，就将茂儿当当踹了三脚。少爷昏死过去，恶淫贼冷笑道：“不怨叔叔心肠狠，怨你那下贱娘亲。

”黄三太由后坡来到前坡，就听贼人冷笑，心中想道：“他跟谁说话啦？”恶淫贼拿着少爷这把刀，出西角门，转身往南去，进月亮门，就是哥嫂的三道院。恶淫贼把少爷那把刀，顺着放在南墙根下，他又站在三道院的门口，在这儿假意说道：“哥哥您还没有睡觉呢？”

大先生在屋中说道：“娘子不出你所料，他不白天回来，他真晚上回来啦。更深夜晚你就不便出去啦。”大先生把茶壶、茶碗端在外间屋来，放在八仙桌上，转身形由打上房屋出来，说道：“子华回来啦。你怎么半个多月没有回来？是你在溧水县城厢一夜之内，黑夜之间刀杀五命吗？啊，您错，你还在茶饭铺拒捕殴差吗？咱是善家，兄弟你怎么那么狠心哪？”恶淫贼说道：“哥哥，两个字的文章。”大先生说道：“但不知两个字是什么文章呢？”那淫贼说道：“错了就是一个错，县衙门人拿我分所当然。最可恨这些个穷保镖的，他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比官人还厉害呢。白昼间我不敢回家啦，晚上回到家来，跟兄长商议商议，我怎样能避此祸？”大先生说道：“我跟你嫂子商议半天啦。”恶淫贼说道：“我嫂嫂疼我，真是我的贤德的嫂子呀。”弟兄二人进了上房，太师椅上落座，大先生说道：“子华，那壶里还有多半壶茶啦，你喝茶吧。”大先

生又说道：“把婆子妈妈叫起来，到厨房把厨师傅叫醒了，给你作饭。”恶淫贼说道：“我也不渴，我也不饿。哥哥您是文章手儿，您想想怎么救我？”大先生子荣说道：“我与你嫂嫂已经商议多时啦，叫你挑选一匹快马，给你打点行囊，多装金银，值个五千两六千两的，你赶早逃走。出去三千里四千里，隐姓埋名，避难三年二载，苦主一上控，这个县官必定得走，另换了县令，你这个官司可就减轻啦。你出去三年二载的再回来，及至那时兄弟你才二十一二岁呀，咱们乃是诗书门第，将那大户人家俊美的姑娘，给你再定下一门亲，要你亲自去相看，定要品貌俊美的。咱弟兄二人下趟苏杭州，多带几千两纹银，你亲自挑选，给你买两房爱妾，在家中绊住贤弟你，兄弟你纳享清福，那时节兄弟你可就千万不可出去杀害人命啦。”恶贼子华一听，忽然大怒，说道：“兄长，一匹快马，几千两价值的细软，岂不可惜的吗？我又好贪怀中之物，您把我灌醉了，你又是本村的绅董，地方保甲是你手下的人，把我捆绑，咱家又有大车小辆，把我送到县署公厅，我有五条命案，兄送弟逆问成死罪，百万之富让您独霸家产。但有一件，父母生下你我弟兄二人，你我是二一添作五。你疼妻爱子，不顾手足之情，简直我跟你说道，咱两个人的家产，谁也不必留。我把你十三岁儿子方茂儿早杀啦，我再杀你妻女，再杀害男女下人等，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放火把宅院一烧，我远走高飞，咱二人落一个家产尽绝！”恶贼大呼小叫，西暗间屋中李氏娘子将话听了个真而且真。虽然是贤

德的妇人，对于这种狠心贼，知道他说得出来就办得到，李氏娘子一着急，启帘栊而出，遂说道：“我把你这狠心的强盗，我们大人不对，孩子怎么得罪于你？”

你哥哥三十余岁，就有这么一个男孩。你爽快把我也杀了吧。”

恶贼一冷笑，说道：“你还打算活呀？我这就是杀你来的。”

贼人由背后伸手抽刀，大先生子荣一看，杀了爱子，又要杀娇妻，不由得一阵滚油烹心，站在叔嫂当中，说道：“子华，你先别杀你嫂嫂，你先把哥哥给杀了吧。”恶贼一伸左手，将大先生发际掣住。大先生乃文明秀才，恶淫贼将大先生往怀里一带，刀模在大先生颈上。恶贼横刀思索：自己从三四岁的时候，没有爹娘，是我哥哥将我养大成人，疼爱我如掌上明珠。所以刀未曾往下落。恶贼略有一点人心，所以刚他的时候，就少刚他六刀。大先生一着急，一撞他，恶淫贼抬腿一脚，正踢在大先生的胸前，大先生仰面朝天。大先生连疼妻子，再加上踹了这一脚，也就昏死过去了。李氏娘子一看丈夫昏死过去，往前一扑恶贼，恶贼一闪身，娘子扑伏在地，随着给娘子背后一刀，红光崩现，八仙桌儿上壶盘茶碗俱都掉在地下。壶碗一摔，茶盘一响，将西暗间屋中睡觉的小姑娘惊醒，恶贼遂提刀进西暗间，西暗间屋中的小姑娘年五六岁，很聪明伶俐，见他叔叔提刀进来，小姑娘遂说道：“叔父您拿着刀干什么？我害怕。”

恶贼说道：“我把你哥哥一刀杀死啦，我把你天伦一脚踢死啦，又把你娘一刀给劈啦，留你这小冤家何用？趁你萌芽出土，我给你连根带叶扫平。”此时小站娘叫叔叫得震心，淫贼不理，纵身形上了床。就在这个时候，小姑娘可就躲在床的西南角上去啦。贼人把刀交与左手，将要伸手，就听噗的一声，鲜血淋漓。原来是他要抓姑娘小辫，忽由外面打进一只镖，正打在恶贼的胳膊上。此镖乃是穿皮镖，就听窗户外有人呐喊：“好狠心的恶淫贼！杀嫂灭侄欺兄，又要杀死侄女，气死我也！三太黄爷我非要与你拚命不可！”又有人口内喊道：“呸，好恶狠的淫贼！小毛遂杨香五跟你拚命！”又有人呐喊：“唔呀，龙眼王八羔子！臭豆腐，我跟你拚命！”又听有人说道：“小子，我要胡骂你啦！”三太黄爷说道：“别骂街。他一门良善，

就他那么一个万恶之人。”

原来，方子华由后面来到前面，进至他哥嫂的屋中，他哥嫂让他饮茶，子华与他哥哥商议脱逃避难那个时候，黄三太、杨香五等可就在窗户根听着啦。及至他与他兄嫂翻脸，杀嫂踢兄，黄三太等可未曾知道。子华复又进至西暗间，要杀他的五六岁的侄女，就听姑娘说道：“我害怕。”子华说道：“已经踢死你天伦，杀死你娘亲。”就在这个时候，三太等可就听见啦，遂舐破了窗户

，往里面观看，正见贼人上床要杀他侄女。

三太等可就急啦，遂抖手一镖，正打在贼人的胳膊上，所以就听噗的一声，鲜血流出。恶贼当的一脚，将窗户踢开，纵身形，由窗户出来。黄三太气得钢牙乱错，跳起来，照定贼人就是一刀，恶贼闪身用刀一架。杨五爷由软肋梢扎去，贼人一闪身，躲过杨五爷这一刀。此时欧阳德脑后摘巾，脖子后给他一刀。

贼人一低头，一闪身，金头虎迎面就是一杵，说道：“杵到啦，小子！”贼人独斗四位英雄，而且胳膊上有镖伤，恶贼说道：“小儿三太，你是单打独斗哇，还是群殴？”金头虎说道：“我三哥不能作主。我们跟好人可以单打独斗，跟你这万恶淫贼，我们有多少人都得拿你。”淫贼一人难敌四位，遂虚晃一刀，方子华巧打卧云势，又用地躺刀就地十八滚，燕青十八翻。金头虎傻小子一乐，说道：“又用滚地雷的儿子。黄三哥、杨香五你们闪开，待我一人拿他。”遂把一字镔铁杵插在背后，自己往贼身上一扑，贼人往旁边一滚，傻英雄贾明一扑，扑了一个空。贾爷一滚身，站起身躯，方子华滚到左边，贾爷一斜身，又往贼人身上一扑，恶淫贼又滚在贾爷后边。贾爷转身又一扑，恶淫贼又滚在右边。傻英雄喊叫，说道：“小子，我爬到你身上，你不会拿刀扎我吗？”恶淫贼方子华说道：“那焉能够呢？”

傻英雄是罗圈腿，又哈吧着，贼人一刀扎在贾爷的臀股之上，

复又一刀扎在腿腕之上。贼人又一刀崩在迎面骨上，贾爷觉着筋骨疼，贾爷要不是幼学的童子功，不死也得带点重伤。贾明大声喊叫：“破着我这一条裤，与你滚上没有散！”贾爷复又高声呐喊，道：“要报无报终无报，他将无私确有私。采花淫贼刀杀五命，拒捕殴差，欺兄杀嫂，用刀扎死亲侄子，他要摔死五六岁的小侄女，这样万恶淫贼打胜仗，我们弟兄打抱不平，反倒挨揍！”金头虎贾明喊道：“我要骂老天爷啦！”黄三太在旁边说道：“贾贤弟，你骂老天爷作什么？”正在此时，忽听东厢房上嘎嚓一响，响的声音是用脚踩碎阴阳瓦的声音。就听东厢房上有人咳嗽一声，喊叫说道：“三太、贾明、杨香五、欧阳德，无用的冤家！你们四人在本宅，为何让淫贼欺兄杀嫂，扎死亲生侄子？还要摔死五六岁的侄女，气死老夫胜英！”

恶淫贼闻听，想道：“前次在茂林丛中，我用地躺刀要扎死小儿黄三太，有人报名姓，胜英来也，吓得我奔命脱逃，到后来听说是金头虎假冒胜英。今天在我自己家中，何故胜英又至？大概许又有人假冒，我可不怕了。”贼人虽然心中方才忖量，抬头观看，借着皓月当空，一看此人藏在东厢房之上，看得甚真。一看此人头戴翠蓝缎色鸭尾巾，背后背刀，肋下衬黄绒缎镖囊。胜三爷跳下房来，一伸手由背后亮出鱼鳞紫金刀，刀一离鞘，刀柄儿一磕真金吞口



，呛唧唧一响，蓝汪汪的一片鱼鳞，紫微微一片蓝鱼。恶淫贼刀把一点地，站起身形，抹头就往二道院跑。金头虎贾明一乐，叫道：“小子！我胜三大爷可真来了。”众英雄追到二道院，采花贼直奔西厢房，上了台阶，来到门口，用手一推隔扇未开，用手一摸，隔扇锁着啦，恶淫贼往后一退步，当当两脚，将隔扇踢开，蹿在屋中去了。

胜爷思索：他怎么往屋中跑呢？胜爷说道：“三太、香五、欧阳德，把窗户闭上。”为什么恶淫贼的书房由外面锁闭呢？皆

因为恶淫贼五七天未曾回归，大先生叫伺候恶淫贼的书童老家人，把二爷屋中打扫干净，由外面锁好，他屋中古玩甚多，恐怕失遗，因此才把房门封锁。黄三太、杨香五、欧阳德闭住前后的窗户，金头虎贾明说道：“胜三大爷，咱爷俩上屋中堵他去。你看看我这身衣裳，就是他由打里面用瓷瓶茶罐茶壶茶碗砍我，我也不怕，只要顾住我的脸。”胜爷在金头虎贾明后面，一手打着火折，一手提着鱼鳞紫金刀，爷俩个进到屋中，用火折子一照，再一看贼人，踪影皆无。三间西厢房，三间一明两暗，往南暗间一照，也没有人，往西暗间一照也没有人。傻小子喊道：“这采花贼是闻太师的儿子，会五遁之术。”胜爷说道：“傻小子你胡说。朗朗乾坤，岂能有攻乎异端？”傻小子说道：“那么着贼往哪里去了呢？”胜三爷是久经大敌的老侠客，一看北暗间对着门口，悬挂一张大挑山，画的是水墨的渔楼耕读，上下套着一根绒绳，上边的浮土有痕迹。原来是前后窗户糊纱，恶淫贼半个多月没有回家，有许多的尘垢。胜爷赶奔近前，用手一拉绒绳，这张画就卷起来啦，一松绒绳，画就落下来啦。左右有青铜环子，把这张画一拉，拉到上边去，把这根绒绳一系扣，挂在青铜环子上，此画可就不往下落啦。胜爷用鱼鳞紫金刀把刀往墙上一点，乃是木板的声音。胜爷又把左边的青铜环子一拉，右边一拉，稍微一响，却原来是一个荷叶门开开啦。随手就用火折一照，原来是夹壁墙。北山墙墙内约有六尺宽，一边二尺宽的墙皮子，当中三尺宽的道。胜三爷看着真是纳闷，心中暗想：占山为盗可以安夹壁墙，此家诗书门第礼乐之家，岂能造夹壁墙呢？原来，皆因为恶淫贼方子华，由打十七岁见了美女少妇皆起淫心，年少不敢动手，回家后对哥哥说：“咱家深宅大院，要下了大雨，出水不灵通，就筑一道院作下水沟，出水可以灵通。”大先生说道：“咱家有的是

瓦匠头，有的是银子，叫瓦匠头商议，随便修盖。”“能与瓦匠商议，打我这书房内北山墙修一道夹壁墙，直通到后面花园内，里面安设两道门，一道石门，一道铁门。由里往外可以开得开，由外往里可开不开。”胜爷打着火折在前，金头虎在后，此夹壁墙有石门一道，外面可将此门对不严，开石门出去往下去，可以出阶脚石下得去。顺着地道往北去，半里之遥，再要往北去，到

上阶脚石，只可蹿出一个人去，恰如一个大水沟。

此时胜爷蹿出去一看，金头虎贾明伏着腰也蹿出去。出去了石门，原来外边是本宅的大麦场。爷儿俩出去，再看恶淫贼踪迹皆无，胜爷说道：“别怨三太他等将贼没拿住，我也没拿住哇。”遂叫道：“明儿，咱们打房上回去吧！”爷儿俩个蹿房越脊，到了方宅的三道院。进了三道院，一听上房屋中男女哭声可惨了。胜爷说道：“贾明你把二道院的杨香五、欧阳德、黄三太叫进来。”贾明遂把他们三个人叫进来。胜爷说道：“三太，你问他们有主事人没有？就说我师傅神镖将胜英来啦，我师傅把你们二当家的赶跑啦，你们不用哭啦。”忽听帘栊一响，老家人鬓发皆苍，哭得像泪人似的，手打灯笼，由屋中出来。

三太用手一指胜英，对老家人说道：“这是我师傅神镖将胜三爷。”老家人遂跪在胜爷面前说道：“胜老恩公，爷您如若不到，此时我全家男女上下人等，俱有性命之忧。”胜爷问道：“你家中伤了几条人命呢？”老义仆答道：“我家二主人，扎了我家大少爷井肩穴一刀，鲜血淋漓。我们用小藤床搭到上房西里间屋内，已然缓过气来，哭得略有点声音啦。我家主母被我家二主人背后剁了一刀，尺余长刀伤口，鲜血直流。我家大主人也被二主人一脚踢昏，他缓过气来啦，两个书童已然搀着在屋中遛哪。我家二主人，又要把大主人的五六岁小姑娘扎死，多亏这一镖，搭救了小姐性命。”胜爷闻听，心中稍安。老义

仆正跟胜爷说话，大先生子荣打屋中出来，两个书童搀着。老义仆对大先生子荣说道：“主人公，这是胜老达官爷。”大先生往前一扑，跪在胜爷面前，说道：“胜老恩公如不到，我家男女下人长工月工，丫环婆子，他要全都杀死，他再放火烧了宅院，他才远走高飞。”胜爷说道：“咱们到上房去，我看看少爷的伤痕。”大先生子荣遂让胜爷进了上房屋中，在明间屋分宾主落座，胜爷说道：“大先生，我胜英如今已是残年之人，我可不能离间你手足之情。我可顾他不了哇，你破了产尚且还有性命之忧，五条人命，大清国律绝不能饶。大先生你明天自己写张呈子，命你家人送到县署公厅，县衙门得派官人验伤。”

大先生说道：“胜老恩公，前次官人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跟我兄弟分居多年。”胜爷说道：“虽然是分居多年，兄弟在外边采花杀人，哥哥也得劝管教训哪。良言善劝不听，反倒杀嫂灭侄，要摔死侄女，长兄也当送逆呀。”胜爷又说道：“大先生您把少爷搭出来我看看。”大先生遂叫婆子妈妈老家人，把少爷搭出来，老家人与婆子妈妈遂由里间屋，把少爷搭出来。胜爷吩咐，丫环婆子，把上身衣服撤下去，刀口仍然是鲜血直流。胜三爷一看小孩眉清

目秀，五官端正，皆因血流的多啦，雪白的脸面，略有一点哭的声音。一看大先生子荣、婆子、妈妈眼泪汪汪，胜爷不由得见景伤心，英雄泪在眼圈之中打了两个转：慢说是亲叔啦，就是外路之人，不认识也不愿给他这么一刀。胜爷说道：“拿不住采花贼，我誓不为人也。”

胜爷遂把背后小包裹解下来，在八仙桌上打开小包裹，取出绵纸包打开，拿出金疮药止痛散，给少爷上在刀伤之上，刀口的血迹当时就止住了。剩了一多半药，叫大先生把药拿去，给丫环婆子拿去与那贤德的妇人上药。胜爷说道：“明天大先生你可千万写呈子，我们要告辞走啦。”大先生子荣说道：“胜三

爷，我那狠心的兄弟，要再回来怎么样呢？”胜爷说道：“我自有安置，决不让你一家担惊受怕。”叫道：“三太、香五、欧阳德、贾明你们进来，跟大先生见见。香五、三太、欧阳德你们大家好好护守宅院，你们三人护守方家宅院，贾明你跟我回镖局子。”贾明说道：“胜三大爷怎么单教我回镖局子？他们三人怎么在这儿呢？”胜爷说道：“人家宅院有这些烦恼事，你跟着搅合？不要多言，走。”金头虎撇着雷公嘴说道：“跟胜三大爷走不敢玩笑，一玩笑就得挨揍。”大先生陪着胜三爷、贾明出离上房，黄三太三位在二道院，方宅男女上下人等千恩万谢。此时门公开门，大先生把胜爷、贾明爷儿俩送出大门，胜爷说道：“大先生，我到镖局子里头，把我四弟李刚换回来，让他给您护守宅院。十年拿不住令弟，让他给护宅院十年。李刚到您宅院，叫黄三太他们三人急速回镖局子。”大先生子荣说道：“预备车辆送您去好不好？”胜爷说道：“不必，我们走着随便。”出离到方家村西，胜三爷气恼之间，一伏腰，后面金头虎贾明喊道：“三大爷呀，您累死我啦！我跟不上。”

胜爷一想，贾明他腿慢。胜爷就走慢点啦，金头虎还得紧跟着跑，累得热汗直流。天光一亮，胜爷进了镖局子，此时李刚李四爷方才起来漱口。李刚说道：“胜三哥您哪里去了？”胜爷说道：“我到您露脸的徒弟家去啦。你徒弟刀杀五命，采花淫贼殴差，在他家中他还杀嫂灭侄，一脚把亲哥哥踢昏，还要摔死五六岁的小侄女。愚兄要赶不到方宅，他还要把男女下人刀刀斩尽，杀死了还要火烧宅院。四弟没别的说，你可以给他护院去，一世拿不住采花贼，你给他护一世院，伤一个男女下人，你给他偿命。”李四爷遂收拾兵刃暗器，要由镖局子起身去到方宅，临行之时说道：“众位徒弟，可得留神啦。这是我教徒弟的那么一点好处。”

李四爷走后，太阳平西，黄三太、杨香五、欧阳德回家，胜爷道：“三太，你四叔把你们换回来的吗？”三太说道：“不错。”你们告诉门房去，告诉他们上门，买卖不做啦。有我三寸气在，不能教安分守己的良民受不白之冤。

“聋哑仙师诸葛道爷站起身形道：“胜施主且慢，为一个淫贼不可误大事。那是买卖规矩，明天你们派人到溧水县，在城里关厢庄镇店，埋伏着五十位六十位，前去捉拿淫贼。让三太告诉众位，淫贼的岁数长相武装打扮。”遂说道：“三太，与众位学说学说。”

三太遂说道：“众位叔叔、大爷、仁兄、贤弟，采花贼今年十九岁，极其好认，细高的身材，长方脸，在鼻洼有十几颗黑痣，爱穿白衣服，使一口窍剪势的刀，米色鲨鱼皮鞘，银饰件，银吞口，米色灯笼穗。会打镖。”胜爷说道：“众位，千万留神认准了，极其好认啦。”镖局子百十余位镖头，连苦主的朋友，遂派出五六十人出去，三位一班，五位一班，有独行一位的。

胜爷说道：“众位出去拿贼，多者五日，少者三日，千万不可日子多了。”众位前去拿贼，胜爷在镖局子听信。三天回来五班，胜爷说道：“可曾见着采花贼啦？”众人说道：“无影无形。”五天回来七班，胜爷问道：“可曾下落？”众人说道：“无有踪迹。”胜爷唉声叹气说道：“这样淫贼，都拿他不住，气死我也。”遂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诸葛道爷从中劝解，对胜爷道：“胜施主，暑热的天气，你受了急怎么办哪？恨这放火的淫贼该当一百天破案，九十九天也拿不着他。”正在劝解胜爷之时，由镖局子外进来一人，正是胜爷的长门大弟子、清真教的回回胡景春。胜爷对胡景春问道：“你出去这许久，可找着采花贼踪迹了没有？”胡景春答道：“为是给老师来送信，我寻找到萧金台山口，里外俱是松柏树，天气炎热，弟子觉着又累又乏，一看大树上四个大叉，我就爬到上面，靠着树打

一盹睡。听树下有人说话，他们说的春典，说是：‘并肩子，入啦凑字，老瓢把子能收留我吗？’又有一人答话：‘老瓢把子是我老师，这是半春典的说话，凭兄弟你这个岁数武学，焉能不收你呢？’黑话之中并肩子，就是哥们；入啦凑字是进山；老瓢把子是老寨主；老师是师傅。他们两个人说的话，是半春半典。愚门人往树下一看，有一人三十来岁，紫微微的脸面。有一人就跟我师弟黄三太所言之人仿佛，十八九岁，细条条的身材，长方脸，二鼻洼上有十数颗黑痣，此人必是采花贼方子华。这二人站起身躯，进了门口，弟子在山口外转弯，不见两个人出山。有心进山去找，听见老师时常提念，闵家父子武艺超群，怕有危险，急速回镖局子来，回禀老师，采花淫贼方子华落在萧金台。”胜爷说道：“率众亮家伙，杀奔萧金台，去要采花贼。”聋哑仙师说道：“且慢，采花贼投奔萧金台，老寨主年长之人，他未必能收留他。你赶紧派人去卧底，打探打探，如果贼人留在萧金台，咱们再想主意。”胜爷说：“淫贼若在萧金台，还是要他去，还是拿他去？”聋哑仙师说道：“等到晚间吃晚饭的时候，摆座时咱们与在座的众位商议商议，问一问那一位肯辛苦一

趟。”酒至三杯，胜爷问道：“我的门生胡景春知道采花贼落在萧金台啦，等到吃完了晚饭，哪位肯去卧底？”百十余位镖头并无一人答言。胜爷又说道：“我不是教你们拿贼呀，我是叫你们去卧底。你们如若探出贼人落在萧金台，回来给我送个信；如若采花贼没在萧金台，咱们大家再想别的主意。贼人真在萧金台，我就有主意拿他。”仍然还是没有人答话。胜爷又说道：“这两天我拿不住采花贼，我有点受急，郁闷不舒，头昏眼发黑，我要安歇去啦，你们几位喝酒吧。”

胜爷遂到镖局子后院五间的北上房，进到屋中，躺在藤床

之上，翻来覆去，心中想道：我想那个被杀的苦主之家，岂不哭天怨地吗？老英雄遂又站起身形，扎绑停妥，将兵刃暗器带好，这才打后窗户出去，蹿房越脊，出离十三省总镖局子，奔萧金台而去。走了有个二十余里地，偌大的年纪，就得歇歇缓缓气，皆因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好在此日是六月十五日，皓月当空，老英雄见面上有汗迹，遂紧走到了山口。胜爷思索：此处必有喽卒把守。此时在二更时分，胜爷遂由山坡而上，老英雄走的是陡壁山岩，树木交杂，眼目观看寨墙高耸，胜爷往上一纵身，胳膊肘一垮墙沿，由兜囊之中取出一块问路石，往里一边打，就听“叭哒”一声，知道里边没有埋伏，胜爷遂越墙而下。一看一处处一层层寨子无数，大房足有几百间。蹿房越脊，滚脊爬坡，寻找聚义厅，在聚义厅东敞厅上避着身形往下观看，灯光照如白昼。复又一看东西两廊下，飞贼约有一百五六十号，年青俊品人物有五六十个。为灯光之下认不出来采花贼在场没在场，因在他家中只看见后身，没看见前脸。此时，聚义厅上雁排翅站立，四十八位削刀手，每人一把明亮亮朴刀。

俱都雄赳赳，气昂昂。聚义厅里，老寨主独坐在金交椅上，头戴绛紫的鸭尾巾，上横一道蓝绒，长眉朗目，颌下花白胡须，精神百倍，腰板不塌，黑灰头大髻。在老寨主的桌前，对坐二人，东边此人站起身形，虎体彪躯，约有八尺高，头戴窟窿骨的象牙冠，身穿真金线缝的百鸟朝凤，足下看不真切，两道浓眉，一双怪眼，秤砣鼻子，四方海口，四个大牙出于唇外，紫微微的脸面，一脸面的疙瘩，凶若瘟神，猛似太岁。在一旁龙头风尾的架子上戳着一条金鼎龙头擗，加重的分量，黄森森有八尺余长，分量加重又加重。这条擗虽不能扎山崩，扎地地裂，但刀枪剑戟一碰上就飞。在西面坐着一位少年英雄，白生生的脸面，圆方脸，小白胖子，一对眯缝眼。胜爷一看，不问

可知，此子必是在北京前门外戏园子，正面戏楼摔死五城都察院管家，自行投首到案打官司，晚上越狱，又盗狱搭救秦尤，就是此子。他父子三人皆是武艺超群。

胜爷正在观看之间，俱是鸦雀无声，忽然老寨主站起身躯，说道：“今天

晚上请众位寨主议事，皆因我徒弟赵仁，同了一位投山入伙的来。我问入伙的那个人：‘你是哪里人氏？’这朋友说道：他本是溧水县方家村的人氏。我又问他：‘你是哪门户的人？’这个朋友说道：他是上三门神刀将李刚的徒弟。

我又问道：‘你为何弃镖行入绿林道呢？’镖行规矩太多，绿林道随随便便。’我又问这个朋友：‘你有命案没有？’这个朋友说道：他没有人命案。但有一件，有命案谁也不说有命案哪。近来我耳闻有人传说，前十数日夜内县城里出了刀杀五命的一案，我打算明天派定三位或五位，去到该县探问刀杀五命行凶之人姓什名谁。今天晚上我请大众在此，咱们大家共议，皆因为在三月间，八大名山头一座山，我盟侄林士佩收留了一个保镖徒弟，此人也是上三门的人，逃往莲花峪。胜英派人在莲花峪捉拿高双青，林士佩与胜老达官寒极生火，才引出了一段南北英雄会。胜老者刀劈二寨主邱锐，镖打三寨主邱钰，两造里彼此各伤了人命。到后来林士佩与胜老者战百十余个回合，被胜老者反背转圆刀，将林士佩头巾削去，林士佩一败涂地弃山而遁，逃至在莲花湖。镖行之人放火将莲花峪焚烧，整着了四天四夜，莲花峪化为灰飞。现如今此人，又是神刀将李刚的徒弟，恐怕又引出是非来，所以我才与大家合议。”

话言未了，大少寨主站起身形，一声吼叫，说道：“天伦老寨主，你老人家既占山为王，哪路的朋友都可以收留，为何惧怕胜英呢？你老人家为何长胜英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前次南北英雄会，老儿胜英刀劈二寨主邱锐，镖打三寨主邱钰，

二寨主与三寨主全是孩儿的盟兄弟。胜英的徒弟黄三太，刀劈了十二连桥赵北口的谢洪亮，他也是孩儿联盟的兄弟。林寨主带领着众喽卒弃山而遁，多一半归了莲花湖了，少一半归我们萧金台这儿。胜英镖行之中，又引火烧莲花峪，烧了四日四夜。

他不该把山寨烧得片瓦无存，孩儿闻听此事，我就亮了金鼎龙头搠，要奔那十三省总镖局，将老儿胜英连保镖的镖头，杀他个干干净净，我全都把他们砸成了肉泥，我再放火烧他十三省总镖局子。那时节天伦阻拦，不让孩儿去，现在咱们要收这个朋友，为何怕老儿胜英呢？老胜英要是不来，是他的造化；若是来到咱这萧金台，孩儿亮家伙，给我死去的拜兄报仇。您要打算要死胜英，孩儿用钢刀把他砸成肉泥；老寨主你老人家要活胜英，我把他一把抓住，夹在肋下，活着把他携来，拿到聚义厅，将老儿胜英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再拿老胜英把他用布裹起来，再蘸上油，将他点天灯，以消孩儿心头之恨。”遂又泼口大骂，骂得耳不忍闻。胜三爷在东敞厅上闻听大怒。正在气恼之间，要打算纵下东敞厅，单刀会英雄，忽然间听见二少寨主说道：“哥哥您且住口。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根本为源。

您在咱们这儿聚义厅内泼口大骂，胜老者跟咱父子何仇之有？”

大山寨主说道：“胜老儿与咱们仇深似海。前者在莲花湖，将咱们大师兄，打得万朵桃花开，脑髓皆崩；将咱们二师兄打得口吐鲜血；又把我拜兄弟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二山寨主说道：“长兄，莲花湖那是怨咱们两个师兄。南北英雄会破莲花峪，怨咱林大哥。林大哥请胜老达官去赴南北英雄会，胜老达官如若不去，南七省一脚之地不许人家来了。比如说有人请您赴会，您去不去？”大山贼大山寨主说道：“有请我赴会的，就是刀山油锅，我是不含糊。”二山寨主德俊说道：“您不含糊，胜老达官更不含糊。南北英雄会，众人打了对头，人不跟

人比赛输赢，下圈三阵打鹿；镖行三阵打了鹿不算，又叫镖行之人三阵打豹；镖行又两阵将豹打死，又不算；人又跟人赌输赢。胜老者跟大寨主动手，让之再再，二寨主逼人甚急，胜老者难以为情，遂刀劈邱锐。镖打三寨主邱钰是略见微伤，这是胜老者屈己从人之处。兜底战林大哥，胜老者已然用刀削在林大哥头上，遂高抬贵手没伤林大哥性命，削去头巾，那是警告林大哥。林大哥假意认罪服输，将八十余位镖头引至逍遥亭，三更天点地雷，欲将八十余位镖头一网打尽，岂不意狠心毒吗？

地雷被镖行人识破，镖行人大怒，胜英亲自追林大哥，追到了莲花湖的地界，被胜爷追上，胜爷必跟林大哥有一场恶战，你想追上就能饶了么？方要动手，韩秀兄长打接应来了。韩秀与胜爷说了几句好话，胜老者哈哈一笑，放林大哥归莲花湖，这总是胜老者海涵之处。哥哥您口出不逊，是何道理？您想这是什么时候？三月间胜老者打二郎山亲自探山，咱们这儿离着镖局子几十里地，真若是胜老者来了，您在这儿泼口大骂，胜老者若晓得你暗地里骂人，若到明天，人家胜老者名正言顺，拿帖要来拜访，您得出去。”大山寨主说道：“那是自然啦。”

二山寨主又说道：“请问兄长一言，林大哥能为怎样？”大山寨主说道：“林大哥是南七省绿林道压倒一切，可称首屈一指。”

二山寨主说道：“尚且败于胜老者手下，我哥哥要明天与人家比试呢？人家胜老者人老刀可不老，您要杀了人家，人家不言语啦；您要败在人家手下，人家胜老者要说，昨天你不是在聚义厅说，要活胜英是要死胜英吗？人家胜老者要说你就是这样能为呀，您岂不羞愧吗？不用别的，您自己就得拿刀抹了脖子啦。再说，那守山口的那些喽卒，看守山口，人家胜老者不许不走山口吗？人家就由山坡而来啦，咱们一百余位，这不是也闲着吗？顶好你们那一位腿快的，在聚义厅房上四围把守巡

查。如有看见有一个白胡须老头，你们可别跟他动手较量，你们可不是人

家的对手。现在不是正在二更多时吗？赶到了三更多的时候，你们再换一班。若到了四更天，人家可就走啦。若是看见有胡白须老头，你们就打呼哨，你们千万可别跟他动手。”

话言未了，西廊下闪出一家贼寇，说道：“大寨主、二寨主，不用您为我的事搅嘴，我现在上聚义厅上防范。”复又说道：“我方子华在聚义厅上巡查到了三更天，无论请那位再换我。”此时胜英在东敞厅观看，心中想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反不费工夫，你还要防范老夫我吗？”一看恶淫贼身穿一身吉祥白的短靠，背后背着一个小包裹，往后一倒步一拧身上了西敞厅，只见一道白线，绿林道群雄赞道：“好快的身子。”

那位说：“他是神刀将李四爷的徒弟么。”胜爷看见恶淫贼由西敞厅往北去，胜爷奔南配厅前绕到西敞厅，就随着贼人追下去了。越过四五道寨子，到了西北角，贼人抹头往东，此处是后寨，到东北角，抹头往南那可就是左寨，又到东南角抹头往西就是前寨，由西南角抹头往北就到了右寨了。绕了四面，胜爷心中说道：“小冤家好快的身法，怪不得叫灯前无影呢。”

此时已然三更天过啦，胜爷恐怕再换别位呀，心中想道：“适方才老寨主没说一句不好的话，二少寨主很通达情理。大少寨主出口不逊，我何必跟浑小子一般见识呢？不如我将恶淫贼方子华引出去倒好，用调虎离山计，把他调出来拿他。”想到这里，往南一看，有个山子石的影壁，贼人在北边，胜爷由东边绕到影壁前头去，此后胜爷在影壁的南边，淫贼方子华在北边，大约贼人离着影壁有一丈多远。此时胜爷遂纵身形上了影壁，飘洒银髯，就势用两只手将银髯由当中一分。恶贼一看，往前扑，将身形趴伏在地，心中想：“白胡老头他真来啦。大概老儿他没看见了我，我不如先给他一镖。”贼人又一想，老儿胜

英人称神镖将，我怕打不着。他又一思索：会者不防，防者不会，绝艺必死在绝艺下。贼人方子华想到这里，遂对着胜爷哽嗓咽喉抖手一镖，就见胜爷翻筋斗栽下影壁以南去了。原来胜爷看见贼人在地下，趴伏着有了工夫啦，恐怕他出了别的毛病，胜爷这个工夫猛见贼人冲着自己咽喉抖手一镖，胜爷见飏的一声镖临且近，急忙向旁一闪身将镖抄住了。恶淫贼一看，心中暗道：“大概这个镖没打在老儿的咽喉，大概是打在井肩穴了。”

若是没打着，怎么我没听见镖落地声音呢？”恶淫贼遂由影壁转过去，仔细观看，心中说道：“胜英老儿老奸巨猾，如若此镖打在他上身之处，他脚底一定不稳。”贼人转过影壁一看，此时就见胜英晃晃悠悠往南跑去。恶淫贼一见，心中想道：“我这一镖，一定是打在老儿的身上了，就是老儿你往前跑，你跑不了一里之遥，药镖毒气一发，你必栽倒，那时我再拿你还算迟吗



？”遂又一想，我见着了老儿胜英他中了我一镖，我也不用打呼哨啦，我在后边跟随着，等他身上镖一发药性，我自己一人拿住他，岂不是一件美事？方子华在后跟随胜英，就见胜英蹿房越脊，身体乱晃，就在这个时候，胜爷回头一看，就见后面贼人紧紧跟随。自己一想，不能由山口出去，皆因山口有喽卒把守，遂打定主意，由寨子墙越出去，顺山坡而下。此时又一看，贼人也随出寨子墙。胜爷因何身体乱晃呢？皆因贼人的镖是毒药镖，遂假意装着身体乱晃，遂越出寨子墙。贼人后面紧紧的追赶，贼人看见胜爷走陡壁山崖，仿佛脚下不稳。

此时贼人见胜爷由山坡下去，下山坡又走出去了半里来地，贼人心中纳闷，想道：“老儿中了这一毒药镖，怎么还不躺下呢？”

啊，大概是老儿是个练家子，血气足的缘故。”胜爷跑着，借月色扭项一看，见两旁有废石两块，其大如坟墓，胜爷遂用贼人的那支镖往石头上一撇，就见当啷一声响亮，后面贼人可就

错想啦。他想的是什么呢？贼人想的是老儿大概把他的刀拿不住，掉在地下啦。又一看胜英扑伏在地，头朝东脚朝西躺下啦，贼人急忙追至近前。贼人一伸手由背后亮出刀来，泼口大骂，骂道：“老儿胜英，你也有今日呀！二太爷好乐，刀杀五命，那与你何干呢？你们镖行的人拿我是好比压沙求油，你家二太爷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今天二太爷拿着你老儿，这白发苍苍的人头，够奔萧金台聚义厅，方显你家二太爷我的能为。”胜爷窃看贼人手提钢刀，胜爷两只手掌扶着地，两只脚尖也点着地。贼人拿着刀思想：老儿既中了毒药镖扑伏在地，我取他的人头何必忙呢？列位，原来胜爷扑伏在地，他老人家本是假装着的，此时一见恶淫贼一下腰，手起刀临且近，胜爷遂赶紧绷脚尖，手掌一使劲使了一个挺身势。贼人方一落刀，不觉吃了一惊，再看胜英踪迹皆无。恶淫贼复又往西南三面仔细观看，实在连胜英的影子也没有。此时贼人猛听得他自己的身背后有人，一声哈哈大笑，遂又听说道：“小冤家方子华，你再想进萧金台，你得认母投生。”恶淫贼遂大悟，心中也就明白了，原来上了老儿的当了。遂急忙亮刀，冲着胜爷肚腹，用力就是一刀。胜爷手中原没拿着刀，此时再拿刀也来不及啦，遂急用脚尖一踢贼人的手腕，说道：“撒手！”贼人的刀可就被胜爷这一脚给踢飞拉，胜爷的刀可就拿出来啦。贼人一见心中害怕，抹头就向南跑。胜爷心中说道：“你越跑越离山口远，那是求之不得啦，那不是更拿清静的吗？”胜爷手拿鱼鳞紫金刀后面追赶，追出半里之遥。原来恶淫贼没有胜爷腿快，看看就要追上，贼人可就急了，遂反臂又打出了第二只镖，此镖直奔胜爷面门打来。皆因胜爷在后面追赶的时候，自己早就留神啦，这个时候忽见寒光一道，直奔面门打来，遂用鱼鳞紫金刀的刀柄儿一磕

，就听当啷一声，就将鏢磕出去了。胜爷说道：

“恶淫贼，你敢在圣人门口卖百家姓吗？连你师傅李刚他都是跟我学的。”贼人连害怕带累，简直累得是热汗直流，正在急难之间，忽然月被云朦阴了天啦，贼人此时一看东南有黑鸦鸦一片松林，贼人一想，胜英他比我腿快，我再也跑不出他手去，非跑在树林之间，借着黑暗可以逃走。此时贼人赶紧向树林中跑去。胜爷说道：“小冤家你既进了树林啦，我为行侠作义之人，我就不能追你啦。但有一件，你太狠毒啦，你刀杀五命，拒捕毆差，欺兄杀嫂，扎了侄子又要摔你小侄女，你进了树林，老夫我也非拿你不可。贼人看看离树林约有一两丈远啦，忽然间就听树林之中呛啷啷锣声响亮，倒叫胜爷吃了一惊，皆因连胜爷也没听过这样的锣声音，大概锣要碎啦。就见由树林中纵出十数余人，全都手持明亮刀枪，头一位拿着一口大朴刀，高声呐喊道：“此树是我栽，此道是我开，有人要经此处过，急忙留下买路财！牙绷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绵羊孤雁，快留下买路金银！”贼人一咬牙，心中说道：“这就是越渴越食盐，越热越出汗，越穷越为难。怎么那么巧，单遇上了劫道的呢？这十数余人，我也不惧，我所怕者，就是后面胜英追赶前来。不如我说几句黑话，逃命要紧。”遂说道：“老合并肩子，我也是合字，线上的朋友。”这两句黑话，就是他说，哥儿们，我也是绿林道。“亲不亲，野鹿獐兔，咱们也是一家人。

旋儿风紧我要扯乎。”这两句黑话是说，我也是干这个的，后头还有人追着我呢。这使刀的人不能对答，皆因使朴刀的人他不会说黑话，遂回头向后观看，由打后边闪出一人，此人是哈吧罗圈腿，遂大嚷道：“小子，你也是贼呀。贼吃贼更肥，狼吃狼，冷不防！”遂叫道：“黄三哥、杨香五、张茂龙、李煜、老美、高恒、欧阳德、邱成、张凯，哥儿们亮家伙，咱们拿！”

十位英雄将恶淫贼团团围住。胜爷一听，原来是黄三太他们来啦，遂捻银髯抱着刀在旁边一站，心中想道：“黄三太是鲠直之人，这套行话大概是杨香五、贾明教给他的。”胜爷又一想，十个人把贼人已经围住啦，要论贼人他的门户呢，他乃是李刚的徒弟，他还是外人吗？十个人既将他围上，贼人他又没有刀，我还能过去吗？我在旁边站会吧，看着他们怎么样吧。

这十几位英雄因何至此呢？皆因为胜三爷在鏢局子酒席之间，问哪一位可肯上萧金台前去卧底，探一探贼人方子华落在那里没有，并没有一人答话。胜爷又说道：“拿不住采花贼，我心中着急，有点郁闷不舒，头晕眼花。我先去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自从打胜爷安歇后，可是胜爷一举一动，也瞒不过聋哑仙师诸葛道爷，诸葛道爷说道：“三太，香五，你师傅没睡觉去。他不是方才在酒席之前问两次，何人肯去探山去，并无一人答言，此时他一定自

己要探山去。如其不信，香五，你看看你师傅是安歇睡觉去了吗？”杨香五遂到镖局子后院，来到北上房在门前呼唤师傅，叫之不答，呼之不应，心中想道：“大概我师傅真去探山去啦。”遂由窗户进去，一看果然胜爷走啦，连刀镖囊也都带走啦。杨香五这才急速开门出来，直奔前面客厅，诸葛道爷说道：“二师伯，果然不出您预料，我师傅真出去啦。”诸葛道爷连忙说道：“无量佛，善哉，善哉。”心中说道：“胜爷你好比杉木杆子，宁折不弯。为别人的事情，你何必这样的尽心？但有一件，你与老寨主二位见了面，总得先礼后兵，如若单打独斗也得战半夜的工夫。”遂向香五众人说道：“你们若有腿快的，赶紧追随下去，要是胜爷他在山里打起来，急速回来给我送信，我再带人去打接应。”

杨香五说道：“咱们这一次去个十几位，可就是不带着金头虎去，他走得太慢。”金头虎说道：“小子，你不带我去不行，我有造化。”三爷说道：“别捣乱，咱们快走。”大众遂到了

前边柜房，金头虎贾明一看，在柜房墙壁上挂着铜锣，傻小子遂登着椅子摘下响铜锣，揣在怀中。杨香五、贾明说道：“你干什么？”“没有零钱花啦，卖个吊儿八百的。”“小子，你是保镖的，有偷伙计的东西的吗？”傻小子说道：“咱要追到萧金台，我胜三大爷要跟人动了手，你我在那儿乱嚷，作贼的就怕官兵，我在高处打锣，我就喊：‘马步队前来抄山喽！’我再搅合他们。俗语有句话：搅合的他们，让他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黄三太接着说道：“你别在这一个劲的捣乱啦，咱们快走吧。”十余位英雄这才出离了镖局子。来到树林之中，杨香五说道：“贾爷血心义胆，为我师傅胜爷的事，今天他才要施展绝艺啦。脚上得快着点，把夜行术施展出来，能日行千里。”老美侯爷又说道：“我耳闻贾爷脚底下很快。”邱成说道：“们众位要是找着栽筋斗。众位你们不知吗？贾爷不是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师叔的徒弟吗，贾爷脚下要放着一半，咱们也跟不上哪。贾爷您先慢跟着点。”欧阳德说道：“唔呀，你们说的全不对，要赶我胜三伯，谁在头里？吾师弟贾明不能让这个。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咱十数余人谁要是走到头里，谁就算是露脸的英雄；谁要是走落在后边，谁就是混账王八羔子。”十位英雄一伏腰，这位抬举贾明，那位奉承贾明，贾明这个美就不用提啦。贾爷最喜欢有人奉承，他奔着命的，哈吧着罗圈腿，跟大众一齐紧跑，累得傻英雄热汗直流，都喘不上气来啦。大家走至在离萧金台约有里余，他就见前面有黑压压一片松林，忽然月被云朦，天也黑啦。贾爷进了树林就坐在地下啦，遂说道：“我可走不了啦，谁要再抬举我，我就跟你们滚上啦。”黄三太说道：“大家别取笑啦，天气这样黑，咱们都歇歇吧。”大众正在树林之中歇息，忽然间山西北角有人呐喊，喊道

：“恶淫贼！你由树林而走，应该行侠作义之人不追

你。恶淫贼你万恶滔天，你欺兄杀嫂，用刀扎死亲侄，刀杀五命，拒捕殴差，你跑到哪儿我也得追你，也得拿住你！”就这个时候，黄三太十数余人往外一看，在头前跑的正是采花淫贼方子华，后面胜爷压鱼鳞紫金刀紧紧跟随。众英雄一看贼人奔树林而来，金头虎贾爷发坏，说道：“黄三太，咱们装劫道的劫他。黄三哥你听我的锣一响，你就往外纵。”三太说道：“那么我说什么呢？”贾明说道：“你这个都不会？人家乡下人都会。你就说：‘此树是我栽，此道是我开，有人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绷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绵羊孤雁，留下买路金银。’正在说着话的时候，恶淫贼可就离树林不远啦。傻小子这才把响铜锣取出来，说道：“哟，忘了没拿锣锤来。等着我看看锣上带着锤没有。”傻英雄一看没有锣锤，遂一下腰从地下摸上来一块石头子，叫着劲一砸这个锣，当啷一声响亮，松林外连胜爷都吓了一跳。锣响过去，众位英雄亮兵刃往外一纵，黄三太可把傻小子教给他的那几句俗话一说，恶淫贼一答黑话，黄三太没答上来，遂回头看贾明，贾明哈吧着罗圈腿由打黄三太背后绕过来，说道：“贼吃贼更肥，狼吃狼，冷不防。黄三哥，众位上！”胜爷这才知道是黄三太他们来了，遂在旁边一站，心中说道：“黄三太他是正直之人，哪学来那么一套话？大概是金头虎贾明与杨香五出的主意。”又一想，他们十数个人把贼人围住，还拿不住他吗？所以才在旁边一站，抱刀观看。黄三太等恨贼人入骨髓，把刀擎着，恨不能刀刀见血，片片透肉，练子枪嘎唧唧直响。恶淫贼是蹿高纵矮，闪展腾挪，皆因手中没有兵刃的缘故。胜爷在旁边说道：“尔等弟兄不要伤了他的性命，拿着活的，你们换着班的，把他扛到县署，交三班总头，县太爷审讯好有活口供。”金头虎喊道：“胜三大爷，咱们拿活的呀？”胜爷说道：“拿活的。”十位英雄

可就费了大事啦，皆因不能往贼人致命处打，如果要是拿死的，喝杯茶的时候，就把他结果性命了，这个活的就不好拿啦。岂不闻后汉三国长坂坡，徐庶在曹营一策不划，唯有长坂坡八十余万人马困住赵子龙，徐庶在曹孟德一旁说道：“丞相要打算图王霸业，收下勇将赵子龙，天下可定。”曹孟德合掌大笑，说道：“先生真乃高策也。”曹孟德号令一下，命大小三军，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违令者杀。要不是徐庶几句话，八个赵云也杀不出去，皆因他怀揣着阿斗啦。《三侠剑》这段书，胜爷要不是说命众人拿活的，他们大家将恶淫贼方子华，岂不碎尸万段吗？

正此时，忽听西北角人喊马嘶，地动山摇的一般，胜爷连忙回头观看，原来是萧金台的贼人追出山口来了。皆因为巡山喽卒，在山坡树林丛中查山，就看见银髯一位老者，将那新投山入伙的方子华引出山寨去了。喽卒报告老寨主

，老寨主闻听，心中暗道：“想必是胜英来了。”这才派寨中喽卒三百余人退出山外。再者胜英回头一看，就见灯笼火把，亮子油松，众人下山而来，再借着亮光一照，就仿佛千余人之众，哪知是三百余人。老英雄急忙叫道：“三太，萧金台的贼人追下山来啦，老夫我迎着他们独挡群贼。你拿住采花贼方子华，千万可别伤了他的性命，扛到县署之中，交给三班总头，自然有班头交票交差，你们不可见县令，急速回镖局子。”金头虎往西边一看，喊叫：“我的姥姥，来了多少人哪？他们要一到了，我可就要归位了。”胜爷说道：“老夫我迎将上去，无论多少人，老夫我定能独挡，你们千万可别叫方子华逃走了。”

”贾明说道：“胜三大爷您挡着那一群贼人去吧，你只管放心，贼人方子华若跑了，有我贾明替他打这场刀杀五命、拒捕殴差、欺兄杀嫂灭侄的官司啦。”

”胜爷往西又转身，扭项向三太等说道：“三太，

你等小弟兄们留神他左手打镖。”金头虎贾明说道：“三大爷您快迎上去吧，他要是跑了，什么官司我都替贼人打啦。”不提胜爷迎战众贼，单表恶淫贼战得热汗直流，二睛乱转，贼人心中想道：“不怕十人拿，就怕一个看。老儿胜英在旁边一站，我这条性命大概十成有九成保不住，老胜英一走，我有八成脱逃得了。”遂闪转腾挪，右手取出一支药镖来，方子华原本是六支镖，适方才打了胜英二支皆未能中，他这才又把第三支镖抽出来啦。十位英雄包围着淫贼，就好像走马灯的样势，贼人左手抽出镖来，一抖手，恰巧直奔杨五爷的面门。杨五爷一见，急忙往后一退，往旁边一闪身，贼人跟着往外一纵，纵出圈外去，又用了个燕子两抄水势，抱头鼠窜，不敢回萧金台，往东北逃命去了。金头虎贾明说道：“杨香五，小子！”蹦起冲着杨香五头上就是一杵。黄三太拿刀一拦说道：“贾爷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是要疯啊？”傻英雄说道：“你方才没听见吗？我跟胜三爷说，贼人若是跑了，多少官司全都得我打去。这些命案的官司我打啦，蛤蟆的儿子不就把我刮啦吧？我打算把杨香五打死，我一抹脖子，我们两个人，谁也不用活着。”三太说道：“贾爷，咱们先追采花贼去，如若追不上，你再跟杨五爷拚命。”十位英雄这才急忙追赶恶淫贼而来。追出了约有三二里之遥，一看在前面又有一片树林子，众英雄穿林而过，再找恶淫贼，踪影皆无。金头虎一看说道：“杨香五，咱们是抹脖子，还是上吊？一条线拴两个蝗虫，跑不了你，飞不了我。”

黄三爷说道：“贾贤弟你先别着急呀，往东北去有个大镇店，名曰华家镇店，该镇中有一位北路的老镖头，官称华四爸，咱们到那儿找老前辈，求他老人家帮着咱们捉拿采花贼，如若拿不着，你再跟五爷算账还不行吗？”

不出三太所料，恶淫贼真逃往华家镇去了。恶贼奔命逃在

华家镇南镇店口外树林丛中，已然东方发亮，自己一看一身夜行衣靠，背

后有刀鞘没有刀，自己心中想道：“我在萧金台，把大氅搭在聚义厅横杆上了，老胜英用调虎离山计，把我引出山来。此时天光一亮，我这一身短靠夜行衣，县衙门马快班头，在各庄村镇店，俱有官人捉拿于我。最可恨这些个穷保镖的，拿我拿得比官人还厉害。”遂自叹道：“我不该在溧水县城里关厢刀杀五命。我三岁上没有父母，我哥哥抚养我长大成人，我嫂嫂待我恩高义重，当时性情一急，我把我十三岁的侄儿一刀扎死，大概孩子是活不了啦，又劈我嫂嫂一刀，眼看着红光皆冒。都是我一时淫心顿起，所以闹出刀杀五命之祸。这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我兄嫂屡次给我定亲，我决意不要，到如今作出这样祸来。我家中无穷的富贵，现如今我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从今后我改过自新，再见美色，万不可起淫心。”自己低头一看，一身金镶白短靠，进了村庄镇店，各有马快班头，如何走的开呢？又一看胸前系着一个蝴蝶扣的小包裹，解开小包裹，一看有一件丝罗两截褂。此两截褂是在溧水县北门外采花刀杀一少妇，该少妇的丈夫在北京缎行作买卖，三月回家，六月回归北京铺中去了。临行之时，对妇人说道：“两截褂我有几件，我带两件走，其余的那两件，你把洗一洗，搭在杆上晾着，千万别让日光晒着。”恰巧晚上闹采花贼，妇人不从，一刀杀死，贼人正在惶恐之间，看见杆上搭着一件两截褂，贼人把两截褂拿下来，赶紧打点一个小包裹，就在胸前系了个蝴蝶扣。这几天贼人行止不定，在那儿就和衣而卧，所以总没想起来，今天把包裹解下来，一看那件两截褂有点褶，自己急忙穿在身上。皆因原先那个穿两截褂之人，身量矮小，可贼人细高身材，把两截褂穿在身上，自己一看，方过膝盖。两截褂这件衣裳，原来是文明衣服，衣不能大短，贼

人低头一看，下边仍然露着兜裆裤。燕云快靴，头上米色壮帽，穿着两截褂不合样，自己就觉着不像人样。遂伸手把背后刀鞘摘下来，又一摸兜囊之中有匕首刀、火折子、火扇子、五钩如意飞抓，遂用包两截褂的包裹，把这些兵刃连刀鞘包在一块儿，把小包裹手中一提。此时已然天光大亮，这才够奔华家镇南镇口而来。

进了南镇口，走到十字街的北街。在北街座西有两间门脸，一家门面上悬着黑地金字匾一块，上面写着“聚兴成老铁铺”，学买卖的在门外扫地，同事的伙计在掌柜内，用鸡毛掸子掸栏柜。原来那个年月开铁铺的，都代卖刀枪，在这铺子里面架子搭着两架刀枪，花枪也有，枪杆与枪尖子单另放着的，架子上又摆着护手钩、铁尺。恶淫贼心中一想，我就买一把寻常的刀吧，如果黄三太他们追来，我可以拿刀护身。贼人遂进了铁铺，对铺子里伙计说道：“掌柜的，您拿刀我看看。”伙计刚要从架子上拿刀，此时忽然柜房里边青布单帘一起，走来一老者，赤红的脸面，两络黑髯当中齐着，是清真回回大爸，正拿

细汤布手巾擦脸呢，转身把手巾扔在桌儿上，老者从架子上拿下五六口刀。老者隔着栏杆一看恶贼方子华，白生生长方脸儿，二鼻洼有十几颗黑痣，面带杀气；又见在栏杆上放着一个小包裹，包裹细长，老者心中想道：“大概他包裹里有刀吧。”老者扶着栏杆一看，贼人身穿两截褂，下半身露着兜裆裤，燕云快靴，上面金镶白缎色壮帽。老者心想：这个人是怎么打扮哪？遂向方子华问道：“您买刀哇？”贼人方子华说道：“我买刀。”

老者把刀搁在栏杆上，淫贼向老者问道：“这口刀卖多少钱？”

老者说道：“三两银子一口刀，言无二价。”贼人方子华一看绿鲨鱼皮鞘，黄铜饰件，黄铜吞口。贼人把刀抽出了鞘，一看是寻常的铁片刀，说道：“老掌柜的，我这里有刀鞘，我配一

配看看。”贼人方子华遂在栏杆上把小包裹打开。老者一看包裹里边有撬门拨户的匕首刀、火折子、火扇子、五钩如意飞抓，这些物件全不要紧，老者一看有薰香盒子。老者本是个大行家，老者一看就明白了，心中想到这里，他大概也许是个飞贼，也许是盗财主之家，让护院的赶跑啦，跑到我这儿买刀来啦。贼人遂说道：“老掌柜的，您看我这刀鞘怎么样？”老者一看，此鞘是米色鲨鱼皮鞘，白银饰件，白银的吞口，这刀鞘儿就值十两二十两银子。恶淫贼说道：“掌柜的，我打算拿您的刀配我的这个刀鞘儿。”遂亮出一把寻常的刀来，往刀鞘里一插，原来不合，下不去。又亮出一把窄点式样的往下一插，就觉得很旷的，皆因刀鞘宽，刀是窄的。恶淫贼说道：“您这些刀不对我的鞘儿。”老掌柜的早看出他不是好人，是拿他取笑，说道：“那个刀价是数来银子一把，跟您要三两，言无二价。”又说道：“有三种刀，我卖两种，有一种我不敢卖。”恶淫贼又问道：“您卖哪两种刀？”老者说道：“卖六扇门里、六扇门外、当官差的爷们，还卖一路保镖护院使的刀。有一种明火路劫窃取偷盗的使用的刀，我们不敢卖。”原来老掌柜的拿他取笑，保镖的、当官差的刀，难道说就不许贼人带吗？方子华接着说道：“掌柜的，我不怕价钱贵，这刀的钢口太不好。”老掌柜的说道：“有宝刀您买不买呀？”方子华问道：“宝刀在何处？”

老掌柜的说道：“我有个朋友，保了一世镖，这人年已到八十，手眼已迟，家中非常贫苦，在我这儿寄卖这口宝刀。”淫贼一听，心中非常的欢悦，心说道：“如若我得了这口宝刀，我可不怕黄三太。他们要追我来，我怎么也宰个三个五个的。”想罢，恶贼说道：“掌柜的，您拿来我看看。”老掌柜的说道：“这把刀在里头院呢，我给你取刀去。”工夫不大，老掌柜的将刀取来。老者双手托刀，放在栏杆上说道：“你看看吧。”

贼人一看此刀，乃是绿鲨鱼皮鞘，古铜饰件，古铜吞口，蓝丝线挽手，双

垂灯笼穗，比朴刀尺寸小点。淫贼双手拿刀一掂，遂说道：“这把刀份量太重，有点笨。”老者微笑而不言，心中说道：“毛贼你手根本没有劲啊。”恶淫贼遂把刀托起来，左手压刀鞘，右手压刀把，用力两三次抽不出这口刀来，恶淫贼说道：“老掌柜的，您这把刀大概锈住了吧？”老者说道：“您外行啊？俗语说：‘匣中宝刀休用磨，劝君休求二娇娥。’”

园中有井口要小，后户紧闭不通河。僧道尼姑休来往，堂前没走卖花婆。诸公且记六件事，积善人家福寿多’。”老者把刀托在手中，左手托刀，右手一压崩簧，“嘎吧”一响，栏柜上打了一道电闪。淫贼问道：“怎么金贵呢？”老者说道：“削钢剁铁，吹毛可过。有试验。”叫道：“李掌柜你把母子拿来。”

同事的李掌柜把刀母子递给老掌柜的，刀母子是三尺来长、半尺来宽黑糊糊。老掌柜的接过来，拿在手中，站在栏柜里边，左手拿刀，把刀母子放在栏柜上，老掌柜的遂用宝刀将刀母子一刮，就见刀母子的铁，刮下来约有一指之厚。连刮下几次，刀母子可原有半尺来宽，这一刮就只有寸余来宽了。老者又把刀刃朝上，刀背朝下，把自己头发揪下一根，放在刀刃上，跟着口中一吹风，那根头发断了，这就是吹毛可过。淫贼一看说道：“好刀，好刀。老掌柜的，您卖多少银子？”老掌柜的一看，淫贼身穿两截褂，又窄又瘦，小包裹打开又没有钱，就是有银子也就是十两八两的，老者说道：“此刀寄卖的，要高足银五十三两，少分文不卖。”正在此时，听后头院木头底砖地响，唧噤咯噤脚步走路的声音。恶淫贼一听，必有妇人在后院，看得两眼发直，往里边观看，就看青布单帘一起，一阵兰麝薰人，异味清香。恶贼一看，原来是一位大姑娘，梳着一个歪抓髻子，满头的珠翠，藕荷色的彩衣，藕荷色的百褶裙，裙下微

露窄窄金莲，真是如花似玉，百媚千娇。在柜的里边燕语莺声，叫道：“老爷子，那把刀卖了没有？若是没卖，拿回去吧。”

老掌柜一看恶淫贼两眼发直，老者将宝刀还入鞘内，叫道：“姑娘，拿刀去吧。”姑娘一接刀，藕荷色绸衫向下一层，露出玉腕，比白莲藕还透玲，赤金镯串鲜明，恶贼有心将栏柜挤倒了，恐怕打铁的用大锤打他。姑娘手托宝刀，杏眼一转，一看淫贼，方子华此时真魂出窍，心中思索：我十八九岁正在少年，也许姑娘看我中意。姑娘转身掀起青单帘，进了二道屋，由二道屋直奔住宅。贼人站在柜前两眼发直，好似木雕泥塑。老掌柜大不欢悦：我们姑娘早进了内宅啦，这贼为何还二目发直？遂说道：“嘿，你是成心找碴？”恶淫贼说道：“我是买刀。”遂将褂子底襟一提，摸出三块银子，两大块，一小块，两大块有六两多，小块一两多，又将小块带在囊中，恶淫贼叫道：“老掌柜，我



买一口薄铁片的刀，交现钱。那口宝刀我先交三两定银，明天我再交五十两纹银，我再取宝刀。”老掌柜说道：“我的买卖是现钱交易，概不收定银。既卖五十三两，您交五十二两九钱九分都不行。”淫贼说道：“我并不是不诚心买，我先交定钱，明天一定完全交齐取刀。现在我身上的刀鞘，也放在您这儿作抵押怎样？”掌柜的说道：“不行。”恶淫贼道：“得啦，你老人家成全一点吧。”语毕，转身形向外就走。

恶淫贼出离了铁铺，回头观看，铁铺门上挂着两块匾，是聚兴成老铁铺。看了看门口的情形，心中说道：“铁铺老儿，二太爷明天拿五十两银子取刀来？今夜晚间入你铁铺，一来盗刀，二来与姑娘追欢取乐。”恶淫贼今夜晚间前来取刀，犹如自投罗网一般，淫贼此时净寻思姑娘貌美，可就忘了三太他们在后头追下来了。贼人转身形来到十字街东口，座北有一个茶饭铺，淫贼此时又渴又饿，贼人来到茶饭铺，上了小楼。刚出

太阳的时候，来在楼上一看，真是高堂满座。恶贼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跑堂的给沏了一壶茶，淫贼叫道：“伙计，我先喝着茶，你给我配四个菜。我是佛教人，你们这儿没有贴着对联，你们这是回回买卖吧？”跑堂答道：“不错，我们是清真教的买卖。您这就要菜吗？”跑堂一看恶贼很漂亮，遂说道：“给您配几个得吃的菜，爆三样、汤爆肚、溜腰花、炒里脊，再来一个东瓜片，好不好，您哪？”恶贼连连点头称善。工夫不大，恶贼喝了一壶茶，跑堂的将酒菜俱都摆上，方子华有酒想起无酒事，端起酒杯，可就想起姑娘来了。喝着酒，想姑娘拿刀的时候，藕荷衫向外一露，玉腕伸出多长来，雪白粉嫩，谁看见过九天仙女，恰好似月殿嫦娥。恶淫贼在酒楼上酒方入肚，就如同喝醉了一般，愈想姑娘愈得意，喝着酒，用手学铁铺姑娘从老头手里接刀的式样，又学姑娘转身形奔内里走的架式。

恶淫贼这一学姑娘转身，胳膊肘正碰在跑堂的胸脯子上。跑堂方才在他身旁站着，看他指手画脚的，跑堂的心中暗道：“这小子别有毛病吧？怎么刚一喝酒就挤鼻弄眼的？”及至恶贼的胳膊捣了跑堂的一下子，跑堂的可就说了话啦：“客官您有什么毛病吗？怎么神不守舍？”恶贼抬头一看，自己也笑啦，遂叫道：“堂倌，你不去照顾座，你为什么在我身旁站立？柜上这些位吃茶饭的，你单站在我的跟前干什么？”伙计笑道：“我们是两个人伺候座，各管各部分。我这里今天清静，他那里很忙，所以我在这儿伺候您哪。”恶贼一看跑堂说话很和气，问道：“伙计，我跟你打听一个买卖，你晓得吗？”跑堂的说道：“您打听的谁家买卖呢？华家镇上的买卖，回回不少，差不多回回买卖我都能知道。”恶贼说道：“有一个聚兴成铁铺你可知道吗？”跑堂的说道：“那怎么会不知道呢？聚兴成铁铺，跟我们这儿联号。”恶贼笑道：“他那

铁铺里有一个大姑

娘，你知道吗？”跑堂的闻听，暗道：这小子原来是惦念着大姑娘哪。我看这小子不是好人，我骂上这小子几句，无故的为什么打听人家姑娘？跑堂的寻思至此，遂答道：“您问的是那个大姑娘呀，我跟您将那大姑娘的来历细说上一说。”恶贼方子华闻听，又向跑堂的身旁凑了凑道：“愿闻愿闻。”跑堂的说道：“您不是问那个穿藕荷色衣服的大姑娘吗？”恶贼说道：“不错呀。”跑堂的说道：“您今天看见几次啦？”恶贼说道：“就看见一次。”跑堂的说道：“您要看三次，您这酒就喝不下去啦。您要再看见第二次，就该换鹦歌绿的衣裳了。每日准是三换，晚间换上青衣服青绸子小鞋，俏皮到了极点啦。不但俏皮，姑娘还有点毛病。”恶贼一听更乐啦，急忙问道：“姑娘有什么毛病？”跑堂的答道：“姑娘这种毛病怪极啦，看见斯文秀士，无论长得多好，他都正眼不瞻；若是看见轻薄浪子，那算跟姑娘有缘分啦，姑娘一使眼神，您就跟着姑娘走吧。”

恶贼问道：“姑娘上哪里去呢？”跑堂的说道：“镇店北口有片苇塘子，跟着姑娘到苇塘子里，不用你自己费事，姑娘就给将底衣脱下来。”恶贼说道：“姑娘还有这个毛病吗？”跑堂的说道：“可有一宗，姑娘给人脱底衣，可是打后边脱，脱下来之后，姑娘有一把秫秸棍，全得给他打肛门塞进去。”恶贼说道：“伙计你怎么骂人哪？”跑堂的说道：“我骂的都不是人，都是禽兽。谁家没有姐妹？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姐妹，己之姐妹。你这么大个子怎么长的？打听人家大姑娘干什么？到我们这儿吃饭来，就是财神爷，我们不能慢待了。我明明告诉你，铁铺跟我们这联考，你偏提起姑娘来，说便宜话。

怎么长的？那么大个子。”恶贼有心要跟跑堂的动武，又一思想，自己命案在身，心中又惦念着姑娘，没有法子，遂说道：“我不过打听打听，你何必这样强横呢？”跑堂的说道：“您

是财神爷，您吃饭吧。我们犯不上跟您强横，我们招待的好，你老人家多照顾我们几次；我们招待不好，你老人家少上我们这儿来。”跑堂的说罢，一甩袖子出离了屋中。工夫不大，恶贼用毕酒饭，将跑堂唤至面前，问道：“共该多少饭钱？”跑堂的说道：“一吊六百八。”列位，在那个时代，恶贼吃的饭不过该五六百钱，跑堂的一算账，多算了恶贼三分之二。恶贼并不嫌多，由兜囊中将剩下的那块银子掏出来说道：“这块银子也就是一两六七。”跑堂说道：“好吧，给您合钱去。”恶贼说道：“不用找钱啦，剩下是你的酒钱。”堂倌心中暗道：哪找这样的贱骨头去？多算了两倍不嫌多，还给这么些个酒钱。

跑堂的接钱在手，说了一声“好吧”，连一个谢字都没有。

恶贼方子华此时心中只惦记姑娘，走出茶饭铺，直奔北镇店口走去，走出北镇店口不远，果然有片苇塘子。时当盛暑，天气炎热，淫贼一进苇塘子，好似蒸笼一般，采花心盛，哪里顾的炎热？将两截大褂向苇塘子里一铺，躺在里面睡去。天到午时刚过，恶贼翻身起来，自己喊道：“晚了！晚了！天都亮啦！”细一看天，才午时方过。自言自语说道：“秦始皇修长城，一天七十二顿饭，天都黑不了。”擦了擦周身的汗，复又睡去。天将黑了，工夫不大，淫贼又醒了，翻身爬起，将铁片刀带好，火折、问路石、镖囊收拾已毕，两截大褂拿着嫌累赘，扔在苇塘子之内，这才出离苇塘，进了北镇店口。到了铁铺门脸一看，拧身形上房，由门脸过了二道腰房，到了中院看观，高搭天棚，大四合瓦房，五间北上房，五间南上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各屋俱无灯火。恶贼心中说道：“铁铺人睡的很早，正合吾意。”恶贼正思索，忽听天棚下四五只大犬狂吠，恶贼一看，皱眉暗道：你这个买卖养活狗干甚么？绿林道还怕大狗吗？恶贼由兜囊中掏出几个纸包，打开纸包，拿出来一块药饼。

您道那药饼是什么物件呢？本是牛筋、羊筋和上几宗药制的，这宗东西犬若吃下去立时麻木，不能鸣吠，总得过一个时辰方能鸣吠。恶贼将药包打开四五个，散开了扔下去，犬将药饼吃下去，就不乱吠了。淫贼心中思想：姑娘必在上房屋中。恶贼遂悄悄的来到上房西里间窗户外，屋里没灯，异常黑暗。倾耳细听，就听里面有人说话，乃是妇人的声音，只听叫道：“老当家的，早养儿子早得福，早娶儿妇多生气。大少掌柜、二少掌柜和两房媳妇，净讲究衣服穿着打扮、屋中的陈设。咱设立这两个小买卖，种几顷地，倘若年景不好，买卖萧条，若没了咱老夫妻，他们怎么过日子？”就听老头子说道：“儿孙自有儿孙福，何用爷娘置马牛？命里造就。睡觉吧，叫儿子儿妇听见不愿意，干什么！”恶贼听毕，转身形又奔东厢房，窗户外站立了片时，就听屋中燕语莺声说道：“大掌柜的脑袋一沾枕头就着，就好似火绒子碰上火镰似的。你看老当家都偏向小的，二奶奶，二兄弟，制衣服，买陈设，老当家看着欢喜，什么话都不说。”只听女子说话，男子并未答话，恶贼一想：“这是大少掌柜小两口说话，我进去干什么？姑娘必在西厢房。”淫贼遂转身形够奔西厢房窗户外而来，站在窗户外一听，就听有女子说话的声音：“二爷你成了睡狮啦？你一点精神也振不起来。经手三分肥，大哥经营钱财，哥哥有钱向嫂嫂屋中拿，你全不过问，长此咱们就不用过了。你与老太太说说，咱们跟大娘们分家吧。”就听屋中男子大声喊道：“你这不贤德的娘们，离间我兄弟手足之情。再往下说，我打你这个贱人！”贼人在外面一听，心中暗道：“多厉害，我可不进去，进去挨打去？”

我还是找我那心上的人儿去。大概姑娘必在南配房吧？”南配房五间，一明两暗，一明一暗相连，淫贼在窗外一听，就听屋里说话的声音，似乎都没有门牙啦。就听里面说道：“大姐姐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又一个老婆答道：“我今年还小哪，七十八岁啦。妹妹你多大岁数啦？”这个老婆答道：“六十九岁啦。穷命啊，独自一人，无倚无靠，伺候人的命，也不死。”

淫贼在外面一听，心中说道：“我真倒了霉啦，遇着两个老妪，全都够百来岁啦。姑娘必在后院了。”恶贼急得擦拳磨掌，忽听琴音响亮，恶贼暗道：“抚琴者必姑娘也。”淫贼遂由上房门奔西去，向北拐，来到一个月亮门，乃是第四道院。花园一所，北上房三间，当中石子甬路，六尺余宽，两旁栽种奇花异草，琴音由北上房呜呜铮铮。恶贼一伏腰，来到竹帘外，上房屋中灯烛明亮，向屋中观看，姑娘坐在高凳上，茶几子摆着一张瑶琴，姑娘穿着一身小衣服，头上歪抓着，正辫子已经散开了，黑真真的青丝挽着一个发纂，翡翠别簪，元宝耳赤金坠圈，大翡翠艾叶，清水脸不施脂粉，一身双桃红的小衣服，敞着裤角，窄窄金莲，贼人一看，俊美异于白昼。抚琴为昭君娘娘寒宫自叹，恶贼自思道：“今日他抚这曲儿，莫非思春？”只见姑娘未语樱口动，大概口中含着香砂槟榔呢。列位，康熙年间还没有青果呢。姑娘抚琴正在高兴，欲笑非笑，似语未语。

恶贼看得入神之际，忽听月亮门南痰嗽，“啊哼”一声，踢哩蹋啦，向恶贼这边走来。淫贼一看，正是铁铺老掌柜的，身穿绵绸褂，伏着腰，提着灯笼，白纸黑字，上写着“聚兴成老铁铺”，来到竹帘外止住脚步，叫道：“姑娘，你要好乐，可以白天。你一抚琴，你的大嫂二嫂都愿听你的琴？他们白天俱都异常忙碌，夜间一听你的琴，白天做活就该打盹啦。况且连柜上的人也都听琴睡不着觉。”姑娘闻听：星中琴音当时止住。淫贼一看，心说不好，老东西若看见我，必然打我。淫贼遂纵身蹿上房，趴伏在瓦垄之内，就听姑娘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没睡觉呢？”老头答道：“我睡什么觉？净听你抚琴啦。”姑娘说道：“得啦，不抚琴啦，抚会儿琴还这么麻烦。”

老头遂转身形奔前院，进了月亮门，老头自言自语说道：“姑娘家不知道好歹，黑更半夜抚的那家子琴？扰得大家睡不着觉，白天好耽误事。”恶淫贼见老者走后，遂由房上纵下，老者并未看见。淫贼再向帘内观看，姑娘将琴已经收在盒内。淫贼自语道：“我红鸾星照命，一夜之间刀杀五命，没有这样貌美的佳人。今夜得会佳人，这样富户没有丫环婆子，我更得其方便。”又一看姑娘转身往外而行，木底鞋声音直响，竹帘一响，由上房出来，将竹帘卷起，用玉别子别好，转身向南，脚踩江石子甬路走俏步。贼人隐在墙根下扭项南

看，姑娘仰面看天，自言自语道：“今日天气清和，看五斗望三曹，紫微星明亮，主于国家之祥瑞。观七星常旋北斗，看不见三尺剑，威镇南阳。”仰面朝天，向空中观看。这贼人一听，心中说道：“姑娘还会天文呢？通达诗文。”又见姑娘用玉腕向空中指道：“一道天河冲斗牛，东北西南水长流。牛郎织女犯何罪，阻隔条河两岸头。一年一个七夕会，夫妻见面泪交流。神仙都有思凡意”第八句，姑娘打了一个唉声，说道：“可惜我也生世秋。”恶贼一听，心中说道：姑娘心内思春呢。你不用自叹孤枕，今晚就有颠鸾倒凤之乐。姑娘念完诗句，进上房去了，到了屋中将双隔扇关闭。恶贼打破隔扇纸向里观看，姑娘左手端银灯，右手掀绣花帘，进东暗间去了。恶贼又向东去，到东暗间窗户外，舐破东暗间窗纸，向屋中观看：顶柜、竖柜、描金柜珠翠围绕，靠南窗户一张床，在床西面，山墙靠着一张茶桌，墨玉的面，楠木框，姑娘银灯放在茶桌上。床上幔帐是玫瑰紫绸子的，四面有五色衣绵网子，帐子上面相衬飞沿，四个竹杆头上挂着方放蕊的鲜花，冰麝之香，再加上刚放蕊鲜花之味，真是香气袭人。床上铺着细藤席，用鬃扫帚一扫床，又拿粉红

掸子将床一掸，把椅枕靠枕绣花鸳鸯枕放好，由被架上抽出闪缎薄棉被一条，抬腿上床，盘腿坐在床上，伸出玉腕，解开腿带，两根晶蓝带，两根雪青带。恶贼注目观看姑娘沙木底鞋，脚裹得十分紧。恶淫贼一想，这个佳人若脱了衣服，就好似白羊一般，我有多大艳福啊！贼人看得正在出神之际，幔帐忽然一落下来了，幔帐放下之后，只隔着看见一个人影儿。恶淫贼心说：“我若看见他脱衣服，身上的肌肤，我就是死了都不冤啦。”就听里面哧啦啦啦响，贼人思索，大概是缠足呢。又一看姑娘分开了幔帐，露出两只玉腕，一点头，噗，将灯吹灭了，屋中黑漆漆连一个人影儿都看不见了。就听屋中床上咯吱咯吱直响，淫贼心中说道：“姑娘钻了被窝啦。”又听“咯哒”一声，床下一响，淫贼暗说道：这是姑娘将鞋放在床下了。恶贼心中暗想，天气不早啦，遂取出薰香盒子，将螺丝盖打开，用火折燃着薰药，又将螺丝捻好。刚要打薰药，恶贼自己打了一个寒战，说道：“几乎坏了事，我怎么没闻上解药？”遂拿出一块解药闻在鼻内，一拉仙鹤尾巴，一股青烟吹向屋中。恶贼心中暗道：怎么听不见嚏喷？啊，姑娘本是童女，血气足，又是个练家子。工夫不大，就听屋中打一个嚏喷，声音非常之粗。

恶贼心中转念道：姑娘抚了半天琴，没有喝茶，喉中干渴，故此声音粗。我管声音粗细呢，长得美就好。恶贼遂用手推窗户，一看窗户两旁有插关，恶贼将插关拔下，按下扇，托上扇，一下腰钻到屋中。恶贼进到屋中一看，床很大，幔帐小，床还空着一块地方，有心用火折将银灯燃着，又怕老头来了见屋中有亮，将事看破。又一想眼看姑娘脱衣睡觉，又何必点灯呢？但是姑娘昏迷

不醒有什么乐趣呢？回头一看，桌子上放着一个瓷茶壶，用手一摇壶内还有凉茶，恶贼心中喜悦：真是天遂人愿，我上得床去，将衣服一脱，口中含着凉茶，待我将他搂在怀中

之后，用凉茶将他喷醒，姑娘也就不能说什么了。恶贼遂含了一口口水，放下茶壶，在床沿上将衣服脱下。恶贼也是被色所迷，聪明伶俐一时蒙住，你倒用火折照一照哇，你再钻进去。他脱完了衣服，撩开帐子，放心大胆就钻入帐子之内，掀开了闪缎被子，向姑娘身旁就躺，伸手一摸姑娘，胳膊根子非常之粗，恶贼心中道：姑娘是一个练家子，当然不像平常女子一般，恶贼故不怀疑，放心大胆就躺了一个稳当。又一想，男女交媾不能草率，必须要将姑娘身子放平了。再一摸姑娘的胳膊不但粗，还一胳膊的疙疸。啊啊，老掌柜一定爱惜姑娘，传授姑娘武功，这疙疸是练出来的。此时姑娘可就摸着贼的手腕了，贼人暗道：薰迷过去了，怎么还摸我的手腕呢？啊啊是啦，方才作着诗，是想男子，此时必是心中明白。恶贼正在自己愚弄自己，就见姑娘将恶贼两只手腕都拿过去了，恶贼没有姑娘力量大，顺着姑娘的手，就将自己的胳膊背在背后了。姑娘一只手捋住恶贼两只手，姑娘一个张飞大骗马，骑在贼的腰上，姑娘练就打虎的皮拳，一只手捋住两个腕子，一只手扬起向下就打，打得叭叭山响，就好似擂牛一般。恶贼咬住牙挨打，不敢声张，若是喊出来，恐怕打铁的哥们都来拿铁锤打他。姑娘打人也不言语，由定更多天打到三更已过，打了有好几百拳。净打的是背后肉厚的地方。贼人一翻脸，一拳正打在脸面上，鲜血直流。姑娘打人打得没有劲啦，姑娘这才高声喊道：“你跑这儿找便宜来啦？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姑娘他哥哥！”恶贼美大发啦，把好色贪淫之心，打得赴于外国去了。姑娘的哥哥高声高叫道：“黄三哥、李二哥、侯大哥、贾明兄弟、高恒兄弟，抓住淫贼啦！”外面十几位英雄哈哈大笑。大英雄骂道：“凭你这臭贼也敢上姑娘床上来。”伸手一摸贼的十字绊英雄带，用十字绊捆住胳膊，英雄带捆住了腿，就听“叭哒”一声，将恶贼抛于

床下。又道：“众位哥们进来吧，抓住了臭贼啦。”金头虎贾明喊道：“华老大，你不开门，我们怎么进屋呀？”大少爷华智龙皆因在妹妹屋中，穿着一条裤子，全身的衣服小包裹包着放在床底下了。一下腰拿出包裹，打开了包裹来到外间屋，在外间屋中有藤床一张，大爷华智龙打脚布子，穿袜子，上身白绸子小褂，青缎色短靠，挽发际，勒英雄带，登上青缎子靴子，披好了大氅。金头虎在外面喊叫：“华老大！你与采花贼小白脸，两个人在屋中干什么呢？”黄三太说道：“贾贤弟你别胡说乱嚷，这是姑娘的屋子。”贾明说道：“姑娘早奔前院去啦，没在屋中。”黄爷说道：“那也不可胡说。”华大爷衣帽整齐，才将房门开放。黄三太十数位英雄进到上房，点着了字号的灯笼

，杨五爷问道：“华大哥，贼人呢？”华爷说道：“在东暗间屋中呢。”杨香五又用火折点着姑娘的银灯，拿灯来到东里间一照，采花贼踪影皆无。金头虎喊道：“华老大，你要了我们的命啦！”三太忙问道：“怎么样？”香五答道：“恶贼踪影皆无。”老掌柜的来到东里间屋一看，叫道：“众位不要着急，恶贼走不了。人无衣服不能行，鸟无翎毛不能飞，恶贼的衣服家伙全在床上呢，大概恶贼走出不远，大家可以分头去追。东南上去几人，西南上去几人，东西上去几人，华家镇正北老夫与写账先生去追，本柜先生也会武学。正北方还是要路，皆因为出去华家镇三里多地，有一道桥，此桥乃是必由之路，贼人若打此经过，必然被获遭擒。”且说华智龙一见淫贼由东里间踹开后窗户跑的，大少掌柜脑筋绷起多高，说道：“这个淫贼真是活该多活几天，我打了他好几百拳，还将他捆上抛在地下，我换衣服的工夫，他竟会跑啦。”老掌柜的说道：“该报不报，时刻未到。他无论怎样的有本事，他裸体不能行路，你们大家只管追，绝跑不了他。”说着话，大众出离了华

宅，分头去追赶采花贼。傻小子说道：“不穿衣服跑的更快，身上轻而灵便。”杨香五说道：“贾明你别挨骂啦。”傻小子说道：“贼因为没穿衣服，跑出去三里五里，看见大户人家，进去就采花，不更省得脱衣服吗？采完了花，偷一身衣服穿上就走啦，哪里追去呀？”

且不言众人分头去追采花贼，先表黄三太大众是怎么来到华家镇的呢？原来，在树林之内，杨香五一躲镖走了采花贼，金头虎贾明与杨五爷拚命，非叫杨五爷打这场官司不可。黄三太遂上前劝道：“贾贤弟不要如此，杨香五他还愿意放走贼吗？”

咱们在这儿口搅无有意味，咱们捉拿淫贼要紧，早拿着一天是咱们大家的造化，省得大家受累。离此不远东北方有一个大镇店，名叫华家镇，咱们追到那里，若是追不上淫贼，那里还有恩师的朋友，可以相求帮忙。”于是大家奔华家镇而来。众人来到华家镇上，遂直奔华宅而来，来到聚兴成铁铺，黄三太叫小伙计给回禀了老掌柜的，此时老掌柜在心中不悦，遂问道：“干什么的？还来了十几位。”小伙计答道：“此人二十来岁，俊品人物，他说是十三省总镖局的，姓黄叫三太，他师傅姓胜名英字子川的便是。”老头一听，遂笑说道：“我当是何人？”

原来是老恩兄之徒儿到了。快去，就说老夫有请。”说着话，由四道院走出来，迎请黄三太等。老掌柜来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三太、香五、茂龙、李煜等，其余老美、高恒众人，老掌柜没见过，并不认识，遂由黄三太介绍，叫道：“贾明，这是华四爷华四叔。”贾明一听，当时就行了一个礼，叫道：“华四叔父，可了不的啦！”华清泉一听，闹了一怔，还以为是镖局子出了什么事

呢，遂问道：“三太贤侄，有何大事？”贾明未等三太说话，遂说道：“皆因为我们大家捉拿采花贼，我跟我三大爷夸下口啦，如若采花贼跑了，刀杀五命欺兄灭嫂的案子，

我替采花贼打去。杨香五放走了采花贼，我必得替打这场官司。”说着话，将华四爸的大腿搂住啦：“四叔，您快救我的命吧！”大家一看这个神气，贾明似疯如癫，招的大家俱都乐啦。华四爸说道：“贾明贤侄，不要为难，老夫帮忙捉拿采花贼，咱们大家柜房里面谈话。”华四爸将众人让到柜房里面，小伙计沏了一大壶茶，大家喝着茶，黄三太遂叫道：“侯爷、高恒贤弟，我给你们二位引见引见，这是华四叔。”又指着侯爷对华爷说道：“这是千里独行侠侯华璧，侯家集的人；这是高恒，他乃是高竹坡之子。”华四爷与大众一一见过礼，黄三太又将采花贼的事，本本源源对华四爷谈了一遍。华四爷说道：“贤侄你们大家来巧啦，据你所说采花贼的穿着打扮，老夫已经认识此人，大概今夜晚间必到老夫这里来，拿贼的事情包管办得到。”

原来，华清泉白天见采花贼鬼鬼祟祟的走了，遂来到后宅埋怨女儿说：“你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家，前边卖刀你何必出去？”

那贼看你看得眼睛都直啦。我看恶贼包裹之中有薰香盒子，必不是好贼，一定是采花淫贼。近来外边传说溧水县有刀杀五命的采花贼，大概还许是此人。咱跟你胜三大爷学一回打抱不平，他夜间不来便罢，他夜间若是来，咱将他拿住送到溧水县，他若不自投罗网就算完事。但是有一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不是你到外面勾引他，他绝不能来。”姑娘说道：“天伦您还埋怨我？您无故的拿宝刀勾引他，不用说是贼人，就是练家子，那有不借宝刀的？贼人今夜不来便罢，若是来了，我用刀剁他，扒了猴囤子的皮。”老英雄说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女儿，你焉能跟贼人动手？咱们今夜晚间是放下香饵钓金鳌。你夜晚在四道院，一更来天的时候你抚琴，将他引到屋中，你进到帐子里面，叫你哥哥由帐子后面夹壁墙进去，将你替出去。前院之

人知道淫贼进院的时候，叫他们都在屋中说话，恶贼必在窗外窃听，他一听不是姑娘，他必奔琴音而来，那时节稳稳当当将他拿住。”老英雄遂打发阖家人等早早安歇，将四条大犬由窝内放出，为的是贼人进院犬吠好知道。老英雄安派完毕，方要休养精神，正赶上三太他们来到，故此将三太他们俱都迎到内宅，将白天贼人买刀的情形跟三太一学说，三太等众人一听，俱各欢喜非常。于是从新安置，大媳妇与丫环在东厢房装夫妇，二媳妇是两口子在西厢房假装打架，婆子在南配房明间装老妪，黄三太等在南房暗间。老英雄又取出一个白玉瓶，瓶中装的是药丸，老头说道：“此药乃是当初在镖局子配的，总没有用着，配了一料，我与你诸葛道爷、胜三大爷平均分的。此药无论多少少年若不



走味气，俱能应用。贼人今夜晚间必用薰香。”遂叫道：“智龙，你进姑娘房的时候，含上一粒，贼人的薰香就不中用了。”大家商议安排已定，遂各归房内，单等拿贼。列位，究竟华清泉与胜爷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华爷当初给胜爷在镖局保镖，走的是北路。华爷为人刚愎自用，惟独对于胜爷言听计从，兄弟处在一堆，很合脾气，遂向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但是华爷的性情刚愎好杀，在北路走镖的时候，遇见马鞞子就杀，杀人无数，胜爷一看华清泉与马鞞子结下深仇，恐怕以后华爷丧在鞞人之手，遂将华爷的职务给取消啦。彼时镖行非常富裕，给了华爷不少的银子，连华爷自己存的钱，也就够过的了。胜爷遂对华清泉说道：“保镖为生，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我弟与鞞子结下不解之仇，将来恐怕出了什么危险。哥哥的意思，打算叫兄弟你回家，置买田园，开上一个买卖，乐其晚年，家庭幸福享受享受。”华爷一看胜老者言出于衷，并不推辞，遂将银两收下，收拾行囊，来到华家镇落户。先是华大少爷、华二少爷俱都练金钟罩，不娶媳妇，老头子一看，他们二人若俱都

练金钟罩，我华门岂不绝嗣吗？练金钟罩都是童子功，不能破身。于是遂叫大少爷娶妻，叫二少爷练金钟罩，无奈哥俩全不听，老头子没有法子啦，遂给两儿子都娶了媳妇了。二位少爷都有妻子，遂将金钟罩的功夫都扔啦，故此大少爷智龙胳膊上练得还有大疙疸呢。淫贼被色所迷，摸着胳膊上的大疙疸还不醒悟，这就叫色不迷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

再说那淫贼是怎么走的呢？皆因为大少爷捆贼人的时候，用的是十字绊英雄带，那十字绊英雄带乃是丝线的，大少爷捆完了在外屋换衣服的时候，贼人遂将扣退下来啦，皆因为丝线扣缓。大少爷打贼人的时候，打的是肉厚之处，虽然打得不轻，但并未打他的致命处，故此贼人将绳扣松开，由后窗户逃走，当时华大少爷若不是穿衣服耽误工夫，贼人可就跑不了啦。贼人这一跑，华老英雄吩咐众人，四出拿贼。那贼人走的时候，裸体跣足，脚上并且还有带手，跣足呱哒呱哒直响，贼人赤条条，犹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蹿房越脊，奔西北而逃。走出不远，将足掌之皮俱都磨破。跑到南镇店口，将脸上的血迹用手擦了一擦，来到树林丛中。自己伸手一摸，背后伤甚重，贼人思索，周身上下无条线，少时天光一亮，这叫什么样子？再说马快班头镖行之人，捉拿甚紧，想我是何等的身家，落得这样景况，只闹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悔不该又到铁铺去找便宜。黄三太他们必追逐于我，赤条条我向哪里去奔？在树林中歇息歇息，又跑出一里之遥，贼人自觉脚掌疼痛，自己又一思索，两夜一天，在饭铺喝了几杯空心酒，尚且未吃饱饭，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在我家中三伏天，白绸子褂裤，尚且还穿大氅，此时落得大光溜，寒风刺骨。斗殴打伤，当时气攻着不觉疼痛，此时气也不攻着啦，身上可就疼起来啦。又挣扎着跑半里多

地，贼人直打寒战，抬头一看，有一片树林子，遂进了树

林子。进了树林子风更大，刮的是东风，贼人遂找了一棵大树，蹲在西面避风。贼人正在为难之际，真是愁烦人巧遇愁烦人，此时有一人，坐在一块卧牛青石下，唉声叹气：“唉，露多大脸现多大眼，五天的期限，叫我哪里去找？踏破铁鞋无觅处。

现在将我家中老少收在狱中。唉，天啊。”此人正在叹气，就听树林子东边有人叫道：“好冷的天哪！”此人站起身躯，一看树林西边，有一人赤条条，此人说道：“朋友，你好赌钱也留条裤子。”淫贼说道：“我不是耍钱的，我是保镖的。皆因为我脾气不好，我们保镖的是四个人，他们夜间要将我害了，将我四马倒攒蹄捆住，他们一看天光尚早，将我拿被子盖好，也是我命不该绝，他们都睡着啦，我将绳扣退开，我一时情急，没顾拿衣服。”此人一听说道：“好厉害保镖的。朋友你贵姓啊？”贼人说道：“我姓方。”此人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道：“你不是溧水县的方二少爷方子华吗？”贼人说道：“不错，我就是方子华。”此人说道：“我与令兄是莫逆之交，你这样上下无条线怎么走啊？”贼人说道：“既然是朋友，您得救我。您有富余衣服，您送给我一身，必当重报。”此人说道：“巧啦，我那边有一小包袱，里面有的是衣服。您跟我到那边，穿衣服去吧。”贼人此时踉跄而行，随着此人来到卧牛青石旁，就见此人说道：“你还打算走哇？溧水关厢刀杀五命、灭兄杀嫂、扎伤侄子，县太爷派我捉拿，因为拿不着贼人，将我合家大小俱都下在囹圄。头一次打了我一千板子，二次打了我一千六百板子，此次五天期限看看要满，我正在为难发愁呢。你哪里跑？我就是三班都头黄士荣，你请打这场官司吧。”淫贼闻听转身就跑，三班都头随后提刀就追，贼人光溜赤足跑得更慢，走出几十步去，被三班都头黄士荣赶上，照定右肩头，用刀背尽力一砸，将贼人砸倒，班头用磕膝盖一顶贼人的后腰，伸手

抄起贼人的右脚，贼人的脚面一挺，将贼人右脚大筋挑断，又将左脚大筋挑断，将贼人的两个膀子也给卸了，遂说道：“冤家你跑吧。”转身走到卧牛石旁，由小包袱里面取出绳子，将贼人五花大绑捆好了。

正在此时，就听面前有人喊道：“咱看看在这个树林子没有，这小子准得在树林里。”班头抬头一看，只见前面来了十余人，内中有一个梳冲天杵小辫的，班头心中暗想：不问可知，这群人一定是贼的余党。见众人来至切近，班头遂站定身躯，刀向怀中一抱。此时金头虎看见贼人在地下爬着呢，遂说道：“淫贼睡着啦？”黄三太说道：“你别胡说啦，还有这样睡觉的？”傻小子说道：“黄三哥，你看这小子，一定是贼的同伙，抱着刀直不含糊。”说着话，三班都头来到黄三太跟前，躬身施礼说道：“您贵姓啊？为什么来到此处

“有何贵干？”黄三太遂答道：“愚下姓黄名三太，十三省总镖局胜三爷是我恩师。”

不知道您贵姓高名？”三班都头闻听此言，将刀当啷啷抛于尘埃，向前施礼说道：“愚下不知，多有得罪。愚下乃溧水县三班里一分当差的，今天走在树林，一时心中为难，正在树林内卧牛青石上歇息，巧遇采花贼方子华。多蒙众位的帮助，幸将淫贼拿获。”黄三太说道：“我们追贼已经一天一夜啦。由打萧金台我之恩师，将贼人引下山来，在树林中动手，我之恩师有命令不许伤损贼人，贼人打了一镖，复又逃至华家镇，多蒙华老员外帮忙，夜间设计拿贼，华大少爷打了贼人三百余拳，将贼人捆绑好啦，不料想贼人又趁隙脱逃，在此树林阁下巧遇，不然阁下一个人也是拿不着此贼。”三班都头闻听，心中这才明白贼人后背的伤痕。三班都头黄士荣对三太说了不少的场面话。三太说道：“淫贼若是被我们拿住，我之恩师有言，也将淫贼送到三班里去，然后交县太爷升堂，我们镖行的人并不见

官，为的是除害救民。既然被阁下拿获，这就更好啦，省得我们拿住还得我们往贵县送。”三班都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交了差以后，我必到十三省总镖局登门拜谢胜老达官。现在我这是美差，一交差诸事全完，保住了七品县令，救了我合家大小，都是众达官爷的力量。”语毕，竟将贼人扛起就要走。三太说道：“贵上差且慢，淫贼现在上下无条线，您扛起来就走，溧水县离此数十里，您扛得到吗？再说溧水县刀杀五命的案子阖县皆知，一听说破案啦，谁不争先来看，看热闹的少男少妇都短不了，淫贼赤身露体，那是什么样子？再者于造化上也有关系呀。您要有富余衣服，您给他穿上一身，您若没有衣服，我将我里边的衣服脱下一身来，给淫贼穿上。”班头黄士荣闻听也乐啦，说道：“我是拿着淫贼欢喜得糊涂了，多亏您提醒了我，要不然这是甚么样子？我那边小包袱里有衣服。”语毕，走到卧牛石的西边，将小包裹取了来，打开包裹拿出一身月白色的单衣服。班头出来办案，乃是有期限的，不到期满不能回去，所以带着便衣。将衣服给淫贼缠在身上，将刀拾起来，小包裹挎在身上，将恶贼复又扛起，来到华家镇找了地方，雇了车将恶贼拉到溧水县下在狱中，暂且不提。

且说黄三太等大家回到华家镇，见了华四爸，又与华老太太都见了面，大家用过了酒饭，告辞华四爸，众人回归镖局子。

走着道，傻小子乐，由鼻子里直冒泡。杨香五生气。为什么香五生气呢？要是拿不住淫贼，傻小子就宰杨香五。大家顺着大道正向前走，离镖局子约有三二里地，杨香五向前一看，前边有二人，离着众人约有十几丈远，这俩人穿着打扮特别，一个身高六尺多，一个身高约有五尺。身高六尺的这人，青绢

帕绷头，绢帕上青毡帽青缎子沿边，青棉袍，纽子没扣着，里面青小棉袄，十字绊英雄带，青布棉袍，白袜子也是棉的，棉鞋。

身高五尺这位，灰棉袍，灰毡帽，灰小棉袄，棉鞋棉袜子。这二人挨肩向前行走，每人背后背着包裹，看光景包裹一个轻，一个重，不像良民走路。这二人走得甚快，鹿伏鹤行，杨香五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俩人必不好斗。冬天要穿单的，夏天要穿棉，这路人很奇特，我斗不了这俩人，我叫傻小子挨顿打吧。

杨香五叫道：“贾爷。”贾明答道：“真爷吗。”杨香五说道：“我不跟你玩笑，拿住采花贼你欢喜不欢喜？”贾明说道：“我欢喜。”杨爷又说道：“你猜我呢？”贾爷说：“我管不着你呀。”杨爷说道：“你也就是欺辱我姓杨的。”贾明说道：“谁都一样。”杨爷说道：“谁都一样吗？你敢斗斗前面走道的那两个人吗？”傻小子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汉奸。”

杨香五说道：“你也就是慢慢的叫汉奸，你敢大声的叫汉奸吗？”贾爷说：“不但大声喊叫，我还得追他俩，若不追他俩人喊汉奸，我就是匹夫。”黄三太说道：“杨五弟，你别叫贾贤弟惹祸。”杨香五说道：“黄三哥，你别管，叫他挨顿打，我好出出怨气。”杨香五与三太说着话，傻小子紧向前跑，距离前边那二人约有七八步远，大声喊道：“汉奸！”前边那二人仍然向前行走，并不答理，不知道后边是谁与谁玩笑呢。傻小子说道：“嘿，我说穿棉袍戴毡帽的，这么热的天，穿单衣服还流汗呢，你们穿棉的，不成了汉奸吗？别走啦，再走要撒鹰啦，我要放枪啦。”二人一回头，那穿青的说道：“你管得着吗？”贾明说道：“为什么大热天你穿棉袍？”那人答道：“我们愿意。”金头虎说道：“我专管十三省汉奸。”那人问道：“你姓什么？”金头虎答道：“好老爷姓贾叫贾明，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你是干什么的？”那人答道：“二太爷姓谢，名叫谢洪山。我奉我嫂夫人之命，千里寻兄，去找哥哥。”贾明说道：“你不用找啦，你哥哥归位啦。”谢洪山问道：“我

的哥哥什么病？”贾明说道：“皆因为南北英雄会，林士佩聘请绿林道，我胜三大爷赴南北英雄会，林士佩要与我胜三大爷动手，你的哥哥不含糊，要跟我胜三大爷比试，我胜三大爷焉能与他动手？遂命我黄三哥与他较量，我三哥佯输假败，给你哥哥一镖，后又跟着一刀，将脑袋劈开了，你哥哥就归了位啦。

你要不报仇还罢了，你要报仇，你就找他罢。”说着即指黄三太。谢洪山说道：“此人就是黄三太吗？”三太此时说不了不算，遂答道：“问你家黄三太爷却要怎么？”谢洪山遂回头叫道：“鹿儿！还不捉拿三太小儿，与你家大主人公报仇雪恨！”

那穿灰的闻听，透亮出钉钉亮银狼牙棒。列位，狼牙棒这宗兵刃最厉害不过，专能克三节鞭、九节鞭、白蜡杆子、单刀花枪。

鹿儿亮出兵刃叫道：“三太小儿！你们爷们有多大本事，为何将我家大主人公害了？”黄三太向来不让人，甩了大氅，亮出单刀，说道：“谢洪山既然是你的大主人，你一定与他同党，也不是好东西，你也是前来送死。”语毕，亮刀就照定鹿儿剁去，鹿儿不慌不忙，刀离切近，一歪身躯，用狼牙棒一捋黄三太的刀背，又一棒照定三太手腕打去，三太欲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竟将单刀松手，当啷啷一声响，单刀出去多远。杨香五大众一看，只吓得魂飞千里，就知道这小孩有点能为。黄三太的刀撒手，并不逃走，黄三太心有老主意：我们爷们有高招，可以用镖打他。黄三太遂伸手由囊中取镖。列位，聪明反被聪明误，黄三太与敌人对面，敌人能够容他取镖吗？谢鹿一看三爷取镖，大怒，说道：“你又拿镖哪？你将我大主人用镖打死，你又拿镖打我吗？”遂叫道：“小儿三太着棒吧！”说着话狼牙棒就过来了。黄三太刚登镖，还没取出来呢，狼牙棒双锋贯耳，照着三太两太阳穴就过来了。三太此时躲狼牙棒，可就低头不及，双棒将三爷的壮帽夹住，狼牙棒向怀中一带，壮帽落

于尘埃，发髻篷松，竟将三太的眼给遮住了，三太的镖也顾不得向外登了，只好闭目等死。谢鹿可得手啦，狼牙棒杆照定三太就砸。为什么三太不跑呢？皆因为同着众人，要是一跑，将来叫大家议论，所以宁死不跑。狼牙棒尚未落下，小毛遂杨香五可就纵过来了，杨五爷喊了一声：“毛贼不要发威，杨五爷过来了！”照定谢鹿咽喉就是一刀。杨香五说着话，一连气就是几刀，谢鹿此时可就顾不得用棒去砸三太了，只可与香五动手。杨香五竟这样救了三太好几次。黄三太一看，杨五爷与贼人动了手，自己得了性命，遂长叹一口气，将发挽了挽，戴上壮帽，拾起单刀插于背后，站在大众跟前给杨香五助威。杨五爷与谢鹿二人见了十几个照面，杨香五拿刀一扎人家华盖穴，谢鹿的棒将杨五爷刀捋住，杨香五撒手扔刀，甘拜下风。列位，人有贤愚好歹，木有花梨紫檀，黄三太宁死不跑，杨香五跑得可快，撒开腿向回就跑。那贾明一看可就乐啦，遂说道：“小子，杨香五贪生怕死，畏刀避剑。”杨香五瞪了贾明好几眼，心中暗恨贾明。谢鹿并未追赶香五，大声喊道：“那位不怕死？

请过来比赛输赢！”好货就怕样子比，张茂龙一看师兄弟败回来两位啦，要是不过去还等待何时？这才向前报了名姓，一抖练子锤就打。谢鹿接架相还，二人见了五六个照面，谢鹿将张茂龙练子锤捋住，向怀中一带，张茂龙身不由己，闹了一个爬虎，站起身躯，甘拜下风。邱成一看，甩大氅亮刀，报了名姓动手，三个照面败回。鱼眼高恒见邱成败回，亮出兵刃，未及五个照面也败回来了。众人与谢鹿动手，俱都甘拜下风，只有金头虎贾明、红旗李煜、千

里独行侠侯华璧三人尚未动手。侯华璧一看，众人俱都不是贼人的敌手，遂抖九节练子枪，与谢鹿动手。侯爷与谢鹿见了二十余个照面，侯爷的练子枪也被狼牙棒捋住，侯爷一看，心中暗道：“不好！”撒了练子枪，甘

拜下风。十位败了八位，尚有李煜与贾明二人未曾动手，贾明乐啦，说道：“小子，是我遇着，没有好斗的，又要包了儿。”

杨香五大怒，叫道：“欧阳贤弟，拾刀来剁他！大家是甘拜下风，他倒笑啦。”欧阳德与杨香五拾刀，谢洪山并不理会，心中说道：“你们就是拾起刀来，也是自伤和气。”杨香五瞪着眼，欧阳德生着气，直奔贾明而来，欧阳德大骂不绝声：“宰你个王八羔子！豆腐！”杨香五叫道：“贾明，今天我跟你誓不两立！”金头虎说道：“杨香五别动手，臭豆腐别剁人，有能为跟人家打去。打不过人家，找我干什么？软的欺负硬的怕呀？”杨香五说道：“祸是你惹的，人家走好好的道，你管人家叫汉奸。惹完了祸，我们都被人家战败啦，你不去打仗去，你为什么还乐呢？”贾明说道：“谁不打仗？”杨香五说道：“你不打仗。”傻小子说道：“我是大将督后阵，你们全不是人家敌手，看我的。”杨香五叫道：“欧阳贤弟，看他敢打仗去，就不必剁他。”金头虎贾明遂将大氅脱下，亮出一字镗铁杵，直奔谢鹿而去。谢鹿正在洋洋得意。您道，贾明怎么敢过去呢？众人都以为金头虎真傻，其实他并不傻，他是装傻。他知道若是不出去动手，杨香五、欧阳德一定剁他，就是有横练剁不死，衣服也得坏了，金头虎不得已过去。贾明来到谢鹿眼前，装没看见，竟向谢鹿身旁走去，离着切近，谢鹿高声叫道：“站住！”金头虎说道：“别喊，把我吓着呢！”谢鹿一看傻小子，几乎笑了，一看傻小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三尺多高，二尺来宽，一尺多厚，红眼边，烂眼圈，一脸的大麻子，一身青缎子衣服。谢鹿问道：“你干什么来啦？”贾明说道：“跟你打仗。”谢鹿说道：“你不用伤和气，你这个样的有什么能为？”金头虎说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谢鹿说道：“报出你的名姓，我手下不死无名之鬼。”金头虎说

道：“方才不是报了姓名了？姓贾名明，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

莲花峪赴过南北英雄会，打死梅花鹿，力劈土豹子，你怕不怕？”

说着话，照着谢鹿咽喉就是一杵。谢鹿心中暗道：“这小子说好话就动手。”遂用狼牙棒接架相还。傻小子三十六招，一杵紧似一杵，二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别看金头虎长得不好看，能为还是真不含糊。可有一宗，招数少，就是敌人有托天的能为，贾明的三十六杵不用完了，也赢不了贾明。千佛山真武顶老和尚传授金头虎八年功夫，就是这三十六杵，三十六手罗汉拳，千招会不如一招熟，他每日三十六拳，三十六杵，总得练八回，若是知道他的好

赢他，不知道的一看就得吓一跳。

知道他根底的，他用招时别打他，净躲他，单等他三十六杵完事再打他，他就一招也没有啦，向来他是马后松，三十六杵完事，老太太熬粥混搅合。金头虎走行门，遛过步，一招一招如同得着理一般，那一招那一式，都是地方，谢鹿还真吓了一跳。

谢鹿心中说道：“这么一个丑鬼，这样好能耐，大概这小子得有八百回合的能为。”列位，就是三十六招，多一招不会。谢鹿可不知道，谢鹿猫蹿狗闪，兔滚鹰翻，闪躲腾挪，金头虎三十六杵不会儿完事，一点拿手也没有了，遂喊道：“我急啦！”

照定谢鹿面门就是一杵，谢鹿用狼牙棒一架，金头虎撒杵就跑，叫道：“回头再见！”谢鹿将棒交于左手，向囊中伸手，掏出一个纱布口袋，这纱布口袋长四寸有余，粗似鸭卵一般，金头虎正向回跑，抖手就是一纱布口袋。黄三太看得真切，大众并不害怕，知道贾明刀枪不人，什么暗器都不惧的，焉知道纱布口袋厉害，正打在贾明脊背上，就听“噗哧”一声，纱布口袋顺着金头虎后背落于尘埃，此时贾明躺在尘埃，周身麻木外带着疼痛，母狗眼直流泪。列位，这个纱布口袋乃是谢家独门的暗器，名叫子午断魂沙，口袋里面有药，打在人的身上，药力

可以走骨肉，若是冬天棉衣厚，就得向手上或脸上打。金头虎这一躺在地下打滚，谢鹿举起双棒照定贾明头上就砸，李煜一看不好，抖练子枪接架相迎。杨香五、欧阳德将贾明搀起来，红旗李煜说道：“谢洪山，你要不报仇，哈哈一笑；你要一定报仇，我红旗李煜也不是好惹的，就凭我这对练子枪、三只金镖。”谢洪山说道：“谢鹿别听闲话，拿他。”李煜说道：“你主仆这是要自找其祸，你也没打听打听，我师傅神镖将胜英三只金镖压倒绿林，甩头一子横行天下，鱼鳞紫金刀谁人不知？

你看看十三省总镖局就在眼前，十三省总镖头名扬天下，谢鹿你来看，胜爷来啦。”谢鹿一回头，李煜抖手一镖，正中谢鹿哽嗓咽喉，谢鹿翻身栽倒。

谢洪山一看，哇呀怪叫，说道：“这都是你师傅传授你们的？”谢洪山闪棉袍亮出凤凰双轮，这宗兵刃是短兵刃，杆有鸭卵粗，专捋敌人的兵刃，轮头是一圆圈。李煜双练子枪向上一递，谢洪山用轮杆一绷，李煜就觉着虎口发麻，往后倒退。

欧阳德与杨香五搀着贾明溜达，贾明说道：“决跑吧，三十六招，走为上策。”黄三太说道：“多现世。”贾明说道：“现世就是咱们知道，别人还知道得了吗？”千里独行侠侯华璧与红旗李煜二人，两双练子枪，车轮战，与谢洪山动手，这边欧阳德、杨香五架着金头虎就跑，眼看追上，杨香五说道

：“贾明咬着牙紧走，要追上。”金头虎用力紧跑，跑出有半里来地，侯爷叫道：“李贤弟，扯乎。”扯乎就是跑。谢洪山说道：“谢二爷必当刃刃诛绝。”看看又要赶上，侯、李二人又迎上去抵挡，如此三次，已然跑到十三省总镖局。杨香五叫道：“趟子手，长箭手，削刀手，若有穿青棉袍的来到镖局子，别叫他进来。”杨五爷、欧阳德等众人遂进了镖局子，杨香五来到里面，胜爷一看杨香五蓬头垢面，遂问道：“你们十个人都回来了？”

贾明喘着说道：“三大爷不好啦，我们在路上遇着两个穿棉袍的在前面鹿伏鹤行，杨香五骂人家。”胜爷道：“杨香五虽讨人嫌，他也不至于无故骂人，许是你骂人家吧？”金头虎说道：“可不是我吗。”胜爷问道：“你问他姓什么没有？”金头虎说道：“他姓谢名洪山，还跟我转文，他说千里寻兄，我说你不用寻啦，他早归位啦。”胜爷说道：“刀劈谢洪亮可提不得。”金头虎说道：“我告诉他啦。”胜爷说道：“人家答应吗？”贾明说道：“哪答应啊？动手都叫人家打败了，全输给人家，最后红旗李煜说诈语，就说三大爷您来啦，谢鹿一回头，李煜一镖正中谢鹿哽嗓咽喉。谢鹿先打了我一纱布口袋，正打在后脊骨上，就觉着周身痒痒难受。谢洪山就急啦，亮出双轮就追我们，李煜跟侯华璧俩人挡着谢洪山，我们才跑回来了。

外边已经埋伏下，削刀手、趟子手、弓箭手，不叫他追进来。”

胜爷说道：“他要知老夫之名，他也就走了。”金头虎说道：“不会走，现在准在外头骂街呢。”爷儿几个正说着话，趟子手进来报告：“现在门外有谢洪山，自称谢二太爷在门口大骂，他说叫将黄三太等献出，在镖局子门口碎尸万段，要是迟延，他杀进镖局子，鸡犬不留。”胜爷说道：“好一个坐地分赃的贼首！久惯杀人放火，敢在十三省镖局子泼口大骂。”胜爷又一思索，现有两条命案，我给他几句好话，堂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遂说道：“撤去长箭手。”胜爷来到门口，叫道：“原来是十二连桥赵北口谢二当家的，谢二寨主。”这话乃是两说着，二当家的是抬举他，二寨主原本表明他是一个贼。谢洪山将双轮向两下一分，说道：“你就是老胜英？你可听你手下余党告诉于你？你把红旗李煜、黄三太捆出来，二太爷将他碎尸万段。一不许你求情，二不许你哀告，不许你啼哭，二太爷将他二人碎尸万段。如有半字迟延，将你保镖的轮轮斩尽，

刃刃诛绝，火焚十三省总镖局。”胜爷叫道：“谢二寨主！人死不能再生。要将我徒弟李煜、三太乱刃分尸，令兄贵驾也活不了哇。二寨主，你若有恻隐之心，叫我徒弟李煜、三太跪在二寨主面前，我再烦请十位八位朋友，将贵驾与令兄尸骨送回原籍。我虽然是穷买卖，花多花少全是我的，我再拿出七百两八百两与令嫂守节之用。如二寨主以为面上不好看，无有光彩，我再约出朋



友作为了事的，押灵送回十二连桥赵北口。”谢洪山说道：“千余两银子买两条人命？二太爷家里银子上斗量，何希罕你的七八百银两？你要想了结，有三件事，你能办到就算成。”胜爷问道：“哪三件？”谢洪山道：“头一件，叫我哥哥与谢鹿复生；第二件，将红旗李煜、黄三太剁成肉泥；第三件，你要不依二太爷要求，刀刀斩尽。”胜爷说道：“谢洪山，你杀过人没有？”谢洪山说道：“二太爷时常杀人，二太爷若是抢人财物，他若哀求，二太爷就杀。”胜爷说道：“你杀人偿命吗？”谢洪山说道：“二太爷向来杀人不偿命。”胜爷说道：“你杀的都是行路君子，奉公守法的良民，尚且不能偿命，我们杀贼非偿命不可？依我良言相劝，怕是你也要跟你哥哥学，动手时收招不住，尔有性命之忧，你三思之。”胜爷遂甩大氅，飘银髯，背后抽出鱼鳞紫金刀，就要刀劈谢洪山。

背后闪出一人，口中叫道：“胜三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弟服其劳。胜三哥，小小毛贼，何足道哉！”胜爷一看，乃是神刀将李刚。胜爷叫道：“四弟过来。”神刀将李刚走至在胜爷跟前，胜爷说道：“四弟，但得容人且容人。”李四爷答应一声，直奔谢洪山而来。谢洪山遂说道：“你乃是胜老儿的替死鬼，通上名来。”李四爷微然一笑：“毛贼，我少居逢虎山学艺，与我胜三哥共处，你不认识神刀将李四爷？”谢洪山说道：“先杀李刚，后杀胜英。”凤凰轮挟肩带背奔李四爷砸

去，老英雄反手握刀，用刀背蔽住凤凰轮，就听当啷一声响，将李四爷的刀绷起二尺余高，两条轮杆一绷，足有三百斤的力量。李四爷暗说道：“无怪我黄三太贤侄大众败于毛贼之手，若论力量，连我也不是此人敌手。”列位，李四爷的刀法纯熟，要不然还真不是贼人的敌手。二人各使平生的学业，胜爷与聋哑仙师、诸葛道爷观阵，年青的都在三老者背后。胜爷对诸葛道爷说道：“若非李四爷，还真胜不了贼人。”道爷说道：“李四爷体胖，战长了也不是人家的敌手。”战到五六十个回合，李四爷且战且退，谢洪山使了个野马分鬃式，向前跟步。

向前跟步者得利，向后倒退者不便，李四爷向后退着，脚下一滑，身体向后仰，反手甩刀，将刀扔在左大腿旁半尺有余，刃向外，直挺倒在平地。谢洪山一看李四爷倒下，真是得理不让人，双轮照面门剁去。李四爷躺在平地，谢洪山奔李四爷砸去，必得下腰，两腿向两旁分。李四爷为什么叫神刀将李刚呢？原来是地躺刀有绝艺。李四爷见贼人奔自己而来，遂左手一按地，两足跟着一蹬地，使了一个鲤鱼打挺，人未起刀先起来啦，蹿在贼人裆内，撩档一刀，就听哧的一声，贼人翻身栽倒，大腿劈下一条来。老英雄翻身纵出圈子外，说道：“坐地分赃的毛贼，何足道哉！”胜爷说道：“四弟你这是何苦来呢

？一句话未曾说，你就将他用刀劈了，倘此贼若有后人，岂能与姓黄的善罢甘休？你是给你侄子了事，还是给你侄子结仇？”人死不结仇，胜爷叫道：“三太！叫老趟子手，将谢洪山成殓起来，将谢鹿也搭回来成殓，在西院墙外将材停妥。谢家若有报仇的，咱们再接着。”

且不言胜爷埋怨神刀将李四爷，单表淫贼方子华被班头黄士荣拿住，知县坐了大堂，淫贼自知难逃法网，将刀杀五命、采花灭侄、欺兄杀嫂之事一一招承。按说这宗大罪弥天的案子，

知县应当奏闻当今，接着当今万岁回批，再依国法治罪，现在因为王羲王大人，乃是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先斩后奏，这宗案子正管。知县遂将方子华的罪状，呈文送到江宁县，案院衙门接到公事，将恶贼方子华提到天宁县，钦差大人过了一堂，遂将方子华定成刚罪。大清国的法律，非当今皇上不能定此重大之罪，钦差王大人代天巡守，先斩后奏，所以才能定恶贼方子华的罪孽。方子华的罪孽定出之后，黎民百姓们可就都知道了，皆因为钦差过堂，僧道俗、三教九流、黎民百姓可以任意观看。黎民百姓这一喧嚷，可就将信传到镖局子去了。神刀将李四爷劈完了谢洪山，胜爷对大众说道：“从此闲事不管，安心作生意。我已经将就木之人了，为管闲事，给小弟兄们结下不少的冤仇，这是何苦来呢？像谢洪山这宗事情，本是由三太身上所起，将来谢家若有后人，岂不找三太报仇？别看是李四爷劈的谢洪山，李四爷与我都这大年岁，他们就是找老弟兄们报仇，也未必能报得了呀。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大家正在闲谈之际，就听外面传说，江宁县明日刚万恶滔天的淫贼方子华。胜爷遂对诸葛道爷说道：“萧金台的贼人追下山来，我迎去之时，他们又返回去了，我遂回了镖局子。为此贼几乎与萧金台的贼人闹出是非来。凡事要有始有终，江宁县刚淫贼方子华，恐恶贼尚有余党抢劫法场，咱们去十位八位的暗中保护法场。”诸葛道爷答道：“三弟，这倒不必，淫贼这宗案子，决没有劫法场的。愿意看热闹，倒可以同黄三太他们去看热闹。”

胜爷闻听点头称是。第二天师徒数人直奔江宁府法场而来，在路上就听黎民百姓传说，胜三爷的公德太大啦，采花贼方子华若不是镖局子出来捉拿，咱这一方大姑娘小媳妇连门都不敢出了，看见就得采花。胜老镖头真是给百姓们造福，除恶安良。

道路之上三三两两，莫不谈道胜爷师徒之德。胜爷与三太等来

到法场，见人山人海，将法场围的水泄不通，皆因为这宗案子，百八十里地的人都来看热闹。胜爷师徒数人来到法场，工夫不大，就见西北角上一阵大乱，胜爷以为是劫法场的，按鱼鳞紫金刀，直奔西北方而来，三太等小弟兄在后跟随。来至切近一看，原来是方大爷子荣，带着茂儿前来祭奠方子华来了

，监斩官不叫进法场，子荣大先生大哭。胜爷一见于荣大先生，遂上前相劝。子荣一看，原来胜爷到了，遂叫道：“胜老达官，我父子前来祭奠，监斩官不叫进法场。求胜老达官的情面，给求一求监斩官，容我父子与子华活见一面，这个事情非你老人家不可。”胜爷闻听，打了一个唉声，遂来到二位监斩官面前说道：“求二位县太爷赏给愚下胜英一个面子，容大先生父子进法场见方子华一面。”二位监斩官，一位江宁县知县，二位是溧水县知县，一见胜爷求情，二位知县心中暗想：此案原是镖行给办的，就是钦差大人在此，也得给胜老达官一个面子。二位知县思索至此，遂说道：“这宗案子实在不能容他进法场，倘若出了差错，谁人担待得起？”胜爷说道：“二位大人念方门乃是诗书门第，大员外方子荣修桥补路行善之人，二位大人行一方便，愿二位大人辈辈居官，子孙荣盛，求二位大人格外施恩。”胜爷语毕，控背躬身与二位县太爷施礼，二位知县赶紧还礼，说道：“若是别人定然是不成的，你乃是此案原办，就命他父子前来祭奠吧。”大先生与茂儿遂进了法场。一见淫贼此时已经昏迷不醒，大先生一看，当时也昏迷过去。遂将大先生叫醒，淫贼被茂儿呼唤也苏醒过来，只见淫贼涕泪双流说道：“茂儿，你尚在人世？叔父不仁，禽兽不如，一言难尽了。”

但愿吾侄孝顺双亲，光大门楣，不仁的叔父死有余辜。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幸吾侄性命尚在，叔父虽死亦瞑目了。”此时大先生已经苏醒过来，哭泣叫道：“贤弟，愚兄不

能教弟，致有此祸。事已如此，为兄实在顾不了兄弟了。”语毕，泪如雨下。少爷在旁斟了一杯酒，双手递到方子华嘴边，叫道：“叔父饮侄儿这一盅酒吧，侄儿再不能孝敬叔父了。”

说话之时，眼泪流到酒盅之中。恶淫贼方子华将酒一饮而尽，说道：“为叔死后，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也？”大先生与茂儿哭得真是死去活来，难舍难离。胜爷此时站在旁边，也洒痛泪，观看热闹之人莫不落泪。忽听追魂大炮响了一声，恶贼当时复又昏去，大先生与茂儿仍是哭泣。二位监斩官叫道：“胜老达官！时刻将到，请他父子速出法场吧！”护决兵遂将大先生与茂儿架出了法场。大先生昏迷过去，跟来的婆子将大先生呼唤苏醒，此时追魂大炮响三声，刽子手将恶淫贼刷完，方家父子痛哭一场，然后收尸而还，这就是淫贼方子华的收缘结果。

胜爷与三太师徒回了镖局子，一到镖局子，工夫不大，趟子手进来报告，说道：“外面现在有一个黑大汉，言说是找三大爷，问他找姓什么的三大爷，他说忘了姓什么啦。”胜爷闻听微笑道：“三太，你到外面看看是什么人，不要造次。”黄三太答应一声，赶紧来到镖局子外面一看，是一个黑大汉

，身高八尺有余，面如锅底一般，三太问道：“你找哪一位？”那人说道：“小子，找三大爷。小子你姓什么？”黄三太答道：“在下姓黄，名叫三太。你贵姓啊？”那人闻听三太之名，遂大声说道：“原来是黄三太！”一伸手将三太抓起，离地有三尺多高。三太说道：“这是怎么的？”那人又说道：“原来是三哥。我姓孟，我叫孟金龙，小子你认识不认识？”三太说道：“你先将我放下，有什么再说，我受不了哇。”孟金龙哈哈一笑，说道：“放下你可别跑了，领着我见三大爷。”将三太放在地下，三太说道：“你是哪里人氏？”金龙说道：“咱是台湾村的人。”三太说道：“有一个台湾省，没有台湾村。你找

的是胜三大爷吧？”金龙说道：“不错，是找咱胜三大爷。”

三太说道：“你怎么叫我黄三哥？”傻小子金龙说道：“大闹台湾省，我听我爸爸说的，有一个黄三哥。那时咱没见着，若是咱们见了面，我将台湾的兵都摔死就完啦。”三太一看孟金龙比贾明还糟，遂叫道：“金龙！你跟着我到里面认三大爷去吧。”傻小子在后跟着，三太在前，来到里面，孟金龙一看，有一个老头在当中坐着呢，遂叫道：“胜三大爷！我保镖来啦。”胜爷问道：“你贵姓啊？”傻小子说道：“我姓孟，名叫金龙，人称混海金鳌。”胜爷又问道：“你是哪里人氏？”

孟金龙答道：“我是台湾村的人啊。”胜爷道：“哪里有台湾村？你父是谁？”孟金龙说道：“我之天伦九头狮子孟铠，我之师傅震三山夏侯商元。”胜爷一听，原来是盟弟之子，师兄之高徒，遂笑道：“你干什么来了？”孟金龙说道：“我保镖来了。”胜爷一听，不由得就笑啦，哪有这样保镖的？还不将客人吓死？胜爷说：“你就在此住着吧。”傻小子与胜爷共桌而食，共榻而眠，住了六七天。

这一晚间未曾上门的时候，定更来天，镖局门外又来了一条大汉，担着几条鹿腿、野鸡，进了镖局门，要拜见胜三爷。

趟子手禀告。胜爷叫道：“三太，你去到外面看看去。”三太到了外面，将那人迎到大厅，那人将野鹿腿、野鸡俱都放下，胜爷也来到大厅，问道：“壮士何如人也？”那大汉说道：“我是您徒弟，我姓于名蓝，您在三月间莲花湖山后收我为徒，还给我几十两银子。您走后我母子就病了，多亏您给我钱，我母子得以生活。”胜爷问道：“你来此何干？”于蓝说道：“皆因为现在有一个萧银龙探莲花湖，现在被人拿获下了水牢，我告诉我母亲此事，我母亲说道：‘有恩不报非君子，萧银龙是你恩师的盟侄，现在有难，你总得给你师傅送一个信去，我出

山的时候，假扮卖野味下山，为是叫他们不疑惑我。”胜爷问道：“此事

你何由知晓？”于蓝说道：“我打柴禾累啦，在山坡上躺下歇着，喽卒以为我睡着了，他们谈道此事，被我听见的。”胜爷又问道：“萧银龙下在水牢几天了？”于蓝说道：“昨日晚间下的水牢。”三太在旁叫道：“恩师！我银龙兄弟落难，咱们必须设法拯救。我弟兄探台湾被困之时，多亏我萧三叔父子救我等性命。我三叔为我们之事，不以合家性命为重，能够豁出全家的性命，救我们十数人的性命，现在萧三叔只此一子，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救萧银龙。”胜爷说道：“萧三侠救你们都是老夫的情面，此时银龙有难，老夫决不能袖手旁观。

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高恒、贾明、混江龙于蓝、邱成、

欧阳德、傻小子孟金龙，咱们前去搭救萧银龙！”这段节目，乃是二打莲花湖，剑客解重围，热闹非常，若要知如何搭救萧银龙，请看第三回便晓。

《三侠剑》 第三回（上） （清）张杰鑫 著

第三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却说老趟子手闻听于蓝报告，萧银龙在莲花湖遇难，遂将萧银龙之事，对傻小子孟金龙学说了一遍。金龙闻听说道：“萧银龙是我兄弟，我非将莲花湖的贼都摔死不可。”说着话向外就跑，谁要阻拦他，碰上就倒。孟金龙跑出镖局子，不知东南西北，跑出有一里多地，复又返回，向众人问道：“莲花湖在哪里？”胜爷说道：“金龙不许胡闹，跟老夫一同前去。”

孟金龙答应一声，说道：“就跟三大爷一同去，非将莲花湖的贼脑袋拧下来不可。”大众一看孟金龙这样，没有不笑的。列位，孟金龙这样浑浊猛愣，他怎么来到的大清国呢？孟二侠对于这样的儿子，为什么还打发出来呢？这里面尚有一段事情，未能说出。

皆因为孟金龙这一日由家中出来闲游，走到邻村赵家峪，正碰上赵家峪的地方伙计赵三，跟他妻子打架，乡亲们劝解不开，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孟金龙一看，乃是男女二人打架，遂上前劝道：“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

赵三一看是孟大少爷，本来认识，说道：“大少爷您别管，这是我的妻子。

她骂我，我才打她。”孟金龙说道：“不行，妻子也不许打。”

赵三不听，金龙一着急，照定赵三嘴巴子打去，金龙乃是金钟

罩的功夫，这一掌震动了脑海，赵三立刻身死。金龙一看赵三倒在尘埃，回头往家中就跑。众乡亲们一看，孟金龙将人打死，遂在后头跟着他，金龙回头一看有人跟着，遂说道：“谁要跟着我，我将他摔死。”大众一听，谁也不敢在后头跟着他，回到庄中，报告了地方保甲，地方保甲遂来到孟家寨。见了孟二侠，将金龙打死人之事说了一遍。二侠闻听，吓得目瞪口呆，叫老家人

快将大少爷找来。老家人说道：“大少爷有话，员外要是找他，就说他上外祖母家去啦，不叫招呼他。若是招呼他，就拎起来摔死。”员外一听，又气又乐：“打死人啦，上姥姥家去就完了吗？”员外遂说道：“就说员外招呼，要是不来，我架火烧他。”金钟罩铁布衫不怕枪刀，就怕火烧。老家人去到后花园，将金龙唤出来，一说员外生气啦，要是不去，就用火烧。金龙没有法子，这才跟随家人来到客厅。一见赵家峪的绅耆，傻小子金龙心中就明白了，叫道：“爸爸，永远我也不打人了！我没使劲，地方伙计就死了。”员外说道：“胡说！”

打死人偿命。永远不打人就算完了吗？”叫道：“家人！将逆子捆上！”傻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二侠的家法，叫怎么着就怎么着，向来不敢违背。金龙闻听，自己将胳膊向后一背，说道：“捆吧。”若不是二侠在跟前，谁也不敢捆他，就是捆上他，他一用力绳子就得断。因为有二侠的话，老家人不敢不捆，这才过来将少爷绳缚二背。二侠将少爷交与众绅耆，叫道：“金龙，到衙门里你不许无法无天，你若是无法无天，跑到家来，我将你用火烧死，然后我自己一死。”傻小子哭着说道：“我给您磕一个头，报报您的养儿子的恩吧。”二侠闻听此言，不觉动了爱子之情，两行泪下。此时老安人也来到了客厅，叫道：“儿呀，但愿上苍怜佑，保我母子还有见面之日。”金龙说道：“孩儿若有灵，半夜三更给您托梦。”母子痛哭，众

绅耆莫不泪下，母子痛哭一场，这才将金龙送到本地衙门。本地衙门过堂，传尸主赵三之妻，赵三之妻与赵三夫妻终日吵闹，赵三被人打死，他的妻子并不追求抵偿，在本地衙门供的只求官准嫁人，别的事满不过问。赵三又无有家属。本地方官向上司衙门详文，说凶手与赵三本无仇隙，因劝架误伤人命，尸主只求官准改嫁等语，上司衙门也是原词，送到了王爷府。王子张奇善，无论大小案件，都是亲自审理，接到了这件公事，一问傻英雄，傻小子乃是一个浑人，看公文并无仇隙，遂与大帅石朗说道：“此案本应抵偿，无奈尸主不追求抵偿。人都向着活的，还有向着死人的吗？二千岁辛苦一趟，到乡里调查调查，想法子叫他们私下了解，若是官断不偿命，于国法不合。”二千岁闻听，遂道：“小弟愿往。”带了几名差官，遂说着就来到赵家峪私访，均改扮商人模样。就听百姓们三三两两坐在一处，谈论赵三，有一个老者说道：“火神爷赵三死啦，咱这一方从此得少着几把火呀。”又一个年轻的说道：“孤坟也得刨的少哇。前些日子非跟我借十吊钱不可，我说现在没有钱，等麦子收下来再给，他也答应啦，当日夜间我的柴禾园子就着火啦，您看够多万恶滔天啊。孟大少爷可给咱们除害了。”又一位老者说道：“孟大少爷这场官司可不好打，可惜孟二侠就一位少爷，还是傻老小子。若是给这宗恶人偿命才冤哪。

”石朗将此话听毕，心中暗说：“这宗万恶之人，无怪乎他妻子都不追求抵偿。”带差官回到王府，将私访之事，对王子张奇善说了一遍。王爷闻听，叫道：“二千岁，既然如此，还得二千岁从中私自约出乡老，协同赵家峪绅耆了结此事。”二千岁私自拿出一千两纹银，约出赵家峪的乡老，给少爷孟金龙了结官司。

列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若不然石家后世子孙昌盛，世代簪缨？这就是祖上之德，天之厚报也。了完官司，将傻小子

打了一百板子，去了凶气，放回家来。孟二侠从此可就不敢叫孟金龙出门了，将他锁在屋中。

这一日萧三侠父子看望孟二侠，闻听金龙锁在屋中，三侠劝孟二侠放出少爷，不然恐其锁坏了，岂不成为废人？净锁着不成，总得慢慢的感化。孟二侠也恐怕日久锁坏，遂将金龙放出了，金龙见了三侠与银龙，说了一句：“谢谢三叔。”又叫道：“银龙兄弟，咱们出去玩去！”二侠与三侠两人一听，也乐啦，二侠说道：“萧贤弟，你看这傻东西，将来怎么办呢？”

三侠说道：“咱们哥俩没有胜三哥德行大，您看人家胜奎，又精明，又强干，少年老成，一看就是大器之子。您的儿子太傻啦，我的儿子太精鬼啦，俩人若搀合搀合都好了。”老哥俩在客厅闲谈，金龙跟银龙二人到了后花园，银龙可就给孟金龙出了坏主意啦。银龙跟孟金龙说道：“大哥，二大爷从这儿总不叫你出院，前后门都锁着，那够多难受呀？”孟金龙说道：“没有法子。”银龙说道：“我给你出一个好法子，你可谁也别告诉。您偷点银子，上大清国十三省总镖局子找咱胜三大爷，到那里跟黄三哥在一块儿有多好哇。省得您一个人在家里，就好似坐狱一样，连一个人跟你作伴都没有。”孟金龙说道：“我不认识大清国。”银龙说道：“您多偷点银子，先坐船，船到了陆地就下来。有人就打听千佛山真武顶十三省总镖局子神镖将胜三大爷，到了大清国没有不知道的。您先去，随后我还上镖局去呢。”孟金龙听罢，说道：“对啦，若不是兄弟你教给我这好法子，我总在家里，生生的就将我闷死啦。”萧银龙将主意给孟金龙说完了，二人仍然来到客厅，大家用完了酒饭，萧三侠辞别二侠，回归了萧家镇。

再说傻小子孟金龙，到了夜晚，二侠与安人睡着了，傻小子遂暗暗将箱子打开，偷了不少散碎银两。偷的可是小块的，

孟金龙有一个心眼，小块的花着省事。孟金龙平常买东西，无论该多少钱，全都是小块银子，不懂得合，所以偷银子专偷小块的，为是花着方便。将散碎银两装了一兜囊，又用手巾包了一包，拿了两身衣服，孟金龙偷着开开房门，来到后花园。一看后花园锁着呢，有心将门劈开，恐怕叫家人听见，报告他

的天伦，皆因为孟金龙不会高来高去。孟金龙看了半天，想了一个急法子，拿了三条板凳，两条在底下，一条放在上头，登着板凳上了墙头。里边登板凳上来啦，外面可下不去了，孟金龙没有法子，一歪身躯，“咕咚”一声，掉在墙外，将地砸了一个坑。站起身形，将身上尘土掸了下去，也不管东西南北，往前就走，自己说道：“走得离着家越远越好，不然追上用火烧了。”孟金龙走到东方发亮，来到水旱关口。台湾的兵有认识他的，叫道：“大少爷！您上哪里去？”孟金龙说道：“我上大清国玩去。”台湾兵说道：“台湾人不许私自上大清国，少爷你有公文吗？”孟金龙说道：“我不懂得什么叫公文。”台湾兵一想，他是一个愚人，叫他去吧，管他呢。那兵卒于是并不答理他。孟金龙走到船上，船家问道：“你上哪里去？”孟金龙说道：“咱上大清国找三大爷去。给你船钱。”将手中小包裹里银子完全递给了船家。船家一看，原来是一个傻子，将银子收下十余两，剩下又给了孟金龙。赶巧啦，船家已经够载了，当时开船。船到大清国岸口，孟金龙下了船，逢人便问找三大爷，行路的看他是一个傻子，用手一指道：“三大爷在那边。”孟金龙就走，饿了就吃，吃完饭不管多少，就是一块银子，到了夜间不住店，在山坡荒草里就睡。这一日孟金龙来到一个镇店上，将银已经花没了，饿了两天，实在饿得没法子，遂走进一个新开市的饭馆子，进屋就吃，吃完了没钱，站起就走。这个饭馆子是一个武举开的，他吃完就走，武举上前将他

拦住，说道：“你为什么吃饭不给钱？”孟金龙说道：“我饿急了，没有钱啦。”武举叫道：“伙计们，给我打这个傻东西！”

伙计们闻听，如狼似虎，棍棒交加，孟金龙向地下一躺，将头一抱，呼呼睡着啦。打完了翻身起来，说道：“你们都没吃饭，打不动人。”武举没有法子，打死人得偿命，不照致命处打不动他，武举遂说道：“你不用卖味儿，你要是敢抢人家的褥套，饭算你白吃。”孟金龙说道：“我敢抢，抢完了你别要钱。”

武举说道：“那是自然。”

正在说着话，就见正南上来了一位老者，身上披着皮袄马褂，手中提着一个小包裹，孟金龙走到老者跟前说道：“给我将小包裹放下，将皮袄脱下来。”老头说道：“要小包裹倒行，别脱皮袄，受了风了不的。朋友，是线上的吗？吾也是合字的。”孟金龙说道：“不懂，脱皮袄吧。”老头说道：“我小包裹里有好东西，珍珠、猫眼、璧玉。”说着话放下了小包裹。孟金龙一下腰解小包裹，老头一伸手指，照定孟金龙点去，只见孟金龙随手而倒，瞪着眼睛不能动转，上气不接下气。老头说道：“王八羔子，吃到我这儿来了。我是贼魔，我还不知道吃谁呢？”提起小包裹，踢啦踢啦走去，孟金龙躺在地下不能动



转，众人看着莫不咋舌。这老者走出不远，复又返回来，向孟金龙肩头上拍了一下，孟金龙翻身爬起，也不敢要皮袄小包裹。老头问道：“你姓什么？为什么在此劫道？”孟金龙说道：“我姓孟叫金龙，还叫混海金鳌。”老头问道：“你天伦叫什么名字？”孟金龙说道：“咱爸爸叫孟铠。”老头说道：“混帐！你爸爸，怎么是咱爸爸呢？你再要这样说，我还用手指点你。你的师傅是谁？”孟金龙说道：“我师傅是夏侯商元。”

老头闻听说道：“臭豆腐的徒弟，好没出息，原来是我的盟侄。

你因为什么劫道？”孟金龙说道：“我吃饭没钱，他们叫我抢

褥套。”老头说道：“混帐王八羔子，大白天叫我侄子劫道，犯了罪就是杀。放火烧这王八羔子！”老头又一想，吃饭不给钱，为什么烧人家？回思一想，饶了他吧。遂问道：“你上大清国干什么来了？”孟金龙说道：“我找三大爷来了。”老头问道：“你找哪个三大爷？”孟金龙说道：“我忘了姓什么啦。”老头说道：“你还记得是干什么的吗？”孟金龙想起来萧银龙告诉他神镖将三个字，但是还没记清楚，又说道：“我记得是镖神三大爷。”老头说道：“你若不遇我，一辈子你也找不着。走吧，跟着我走，到了那里不许提我；若是提我，我还用手点你。”孟金龙说道：“我不说。”老头领着孟金龙来到镖局门口，用手指给金龙，孟金龙这才来到镖局子，要不然孟金龙见人就问三大爷，一辈子也来不到镖局子。这是孟金龙来到镖局子一段倒插笔。胜爷本打算顺便将他送回台湾，不想今日又遇见萧银龙莲花湖遇难，下在水牢，于蓝报信，师徒暗探莲花湖。胜爷、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邱成等，收拾好了零碎，胜爷并与高恒起了名字，叫高俊龙，从此大家俱以高俊龙呼之，不许叫高恒。高恒跪倒身躯，谢过胜爷赐号，爷儿十一位起身直奔莲花湖。

来到莲花湖河坡，胜爷大众举目观看，山上悬旗吊斗，山下荷花盛开。胜爷说道：“咱们前者到莲花湖时，天光已黑，这次到莲花湖，天光大亮；前者是窃探，此次要来明去白。但不知你兄弟吉凶祸福如何。”杨香五在旁叫道：“恩师，那边来了一只小船。”这船是看守稻田的船，只见那船划动桨橹，由东向西而来。此时高恒已将胜爷等背过漩涡之水，送在稻田地内。看看小船来至切近，金头虎叫道：“高俊龙，孟金龙，咱们下水抓船！”三人凫水过去，混海金鳌孟金龙，伸出虎掌将小船捋住，船上喽卒一看，吓了一跳。有一个喽卒说道：

“朋友，我们的瓢把子，东北风。”东北风即黑话之韩字。金头虎说道：“我知道，你们贼头韩秀。你将船拢到稻田岸吧，你看见那边白胡子老头没有？那是我胜三大爷神镖将胜英。我们也不杀害你们，借你们的船用，我们进莲花湖。”水手闻听，不敢怠慢，金头虎、高俊龙、混海金鳌孟金龙三人站在

船上，水手将船拢至东岸，胜爷率大众上了船，胜爷遂问船上的水手道：“贵姓啊？”这一个水手答道：“在下姓王叫王命。”那一个水手答道：“在下姓吴叫吴生。”胜爷道：“王、吴二位壮士，愚下胜英跟你二位打探一件事，二位可不许隐瞒。现在在下听说莲花湖水牢内困住一位少年，姓萧名叫银龙，二位本是莲花湖的人，必然知道的。”喽卒说道：“您若问此事，提起来话可就长啦，莲花湖自残骨肉。我们韩寨主前日将萧银龙拿住，下在水牢，老寨主于丰恒暗将萧银龙救出，欲要弃山而逃。事被总辖寨主闻知，调队把住清江湖口。老寨主叔侄父女跟萧家父子，一只大船，五只小船，正向清江湖口出发，偏被韩寨主拦住，老寨主于丰恒与总辖寨主僵了火，在清江湖口动手，萧杰父子也加入助战，现在杀得难解难分。”胜爷闻听萧杰萧三侠也来到战场，心中暗道：“这个事情可闹大啦。怎么萧三侠也来到了呢？”列位，韩秀乃是仁人君子，读书知礼之士，虽然是占山为寇，颇知尊卑长上。韩秀之父临死之时，曾对于丰恒托孤，并告诉韩秀说道：“我死之后，汝亲于叔父如汝父，千万不许慢待，凡事听汝于叔父指教，不许自暴自弃。

如要违背汝于叔父之命，即是违背汝父之命。”韩秀站在床前，哭泣着说道：“父亲千秋之后，孩儿必当奉于叔父如父，不敢违天伦之嘱。”语毕，银枪手韩殿兴老寨主遂歿。韩秀葬了父亲，承父遗业，为莲花湖总辖寨主。老寨主于丰恒乃是第一位老寨主，是事不问，在山中享其幸福。闲暇无事，教授两个女

儿、两个侄子的武艺。韩秀对于老寨主于丰恒，敬重真如乃父一般，不敢怠慢，韩秀岂敢跟老寨主于丰恒动手呢？有一句俗语，不怕乡党无好事，就怕当乡无好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皆因为林士佩住在莲花湖内，知道了于老寨主救了萧银龙，欲暗自弃山而逃。遂在韩秀跟前搬弄是非，言说胜英遣萧家父子暗探莲花湖，事情败露，萧银龙被获，老寨主故此弃山而遁。老寨主走与不走没有问题，绝不能叫萧家父子走去，纵虎归山，必定伤人。况且萧家父子果然平安出了莲花湖，岂不叫天下英雄藐视莲花湖没有能人？韩秀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时间被林士佩愚弄，又加以众寨主俱都不服老寨主之所为，韩秀实出于无法，遂调齐大队赶奔清江湖口，截住于丰恒去路。韩秀焉敢与老寨主交手？林士佩出头作恶人，不叫老寨主出清江湖口，老寨主焉能容林士佩呢？遂大骂林士佩搬弄是非，故此在清江湖口摆开战船，萧家父子、于丰恒叔侄父女与林士佩遂动起手来。

幸亏于蓝报信，胜爷赶到，要不然萧三侠与于家父女必为林士佩所困。

且说胜爷问明喽卒，遂叫喽卒将船奔战场驶去，鱼眼高恒高俊龙与于蓝藏在水底保护小船，孟金龙藏在船舱里面，上面用船板盖满。您道，大热的天孟

金龙为何藏在船舱里呢？这是金头虎教给孟金龙的，不叫孟金龙在船上站立。贾明是假装傻，其实更伶俐，专会出坏主意，孟金龙是真傻，可有一宗，他专听金头虎的话，贾明叫他怎办，他就怎么办。金头虎说道：“你要是在船上站着，莲花湖的贼一看见你，就都吓坏啦。你在舱里藏着，听我的信，等到打仗的时候，我喊你，你就钻出来。”孟金龙真听他的话，就藏在舱内了。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金头虎贾明、邱成等站在船后，胜爷站在船头，船奔清江湖口而来。来至清江湖口，就见大小船桅，犹如高粱地一般，

旌旗招展，绣带飘扬。水手停船不敢前进，胜爷说道：“向战船近处开船。”水手不敢怠慢，向大战船近处开船。来至战船切近，只听得人声呐喊，里三层外三层的船只，围着当中的战船。站在小船上，向里看不清楚，胜爷甩了大槓，攀援上了船桅，向当中战船上观看。只见三层大船前面，是韩秀的采莲大船，压着阵角。韩秀左有水八寨八只战船，右有旱八寨八只战船，后有中平八寨八只战船。左右站立着四员猛将，人称四猛，左有韩忠、韩孝，右有韩勇、韩猛，抱着金银钢铁八只大锤。

韩秀身背后有宝刀将韩殿魁。能打的英雄，怀抱着兵刃有一百多位，不到二百位。韩秀船前，四只大船联在一处，下着锚。

这四只大船联在一处，方圆二十来丈宽阔，萧三侠与林士佩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韩秀之船在南，萧三侠、于丰恒之船在北面，当中四只大船就是战场，萧三侠银髯乱飘，热汗直流。林士佩耀武扬威，手使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钻，此兵刃九尺九寸长，当中三尺三寸的杆，两头有纂，纂下锯齿狼牙，在莲花湖请高等技师所造，为的是专敌上年纪的老英雄，刀枪剑戟碰上就飞。

此人真是生来的狠毒，林士佩正在闪、砍、劈、剁，将狼牙钻按三尖两刃枪招数使用，但见得，一点眉纒，二撩阴，三扎盘肘，四分心。萧三侠摘、截、撕、捋，接架相还。林士佩按棍的招数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又换大枪的招数，滑、拿、绷、把、握，劈、砸、盖、挑、扎，若是别人，刀早就撒手啦。萧三侠刀虽未撒手，怎奈年迈之人，热汗往下直流，衣衫湿透，老英雄气力不敌，喘息不止。胜三爷心中暗道：“我盟弟虽然年迈，刀法精奇，然而气力不敌，倘若刀一撒手，就有性命之忧。”两条腿一松，下了船桅，叫道：“水手向采莲船前开船。”水手说道：“胜三爷，再向前开船，小船头就要撞在大船尾上了。”胜爷说道：“离大船近了，我自有主意。”遂亮

出鱼鳞紫金刀，胜三爷丹田叫劲，痰嗽一声。胜爷年纪虽大，血气甚足，遂大声喊道：“莲花湖的寨主喽卒众位听真，现有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来也！”众寨主与喽卒张目观看胜三爷，只见头戴一顶鸭尾巾，肋下衬镖囊，怀抱鱼鳞紫金刀，皱纹堆累，白发苍苍，刀似蓝汪汪的蓝鱼，一身紫微微的

鱼鳞，老英雄一团精神，不怒而自威。莲花湖的喽卒呐喊：“胜三爷来啦！快把船闪开当子啊！船联在一处，摘不开呀！用解手刀将绳割断吧！”喽卒们将船的铁钩摘开，绳子割断，闪开有六尺余宽，胜三爷兵不血刃，船进重围，由东向西赶奔大战船而来。

来至战船切近，胜爷叫道：“三弟罢战，林寨主不要得理不让人，胜英来也！”萧三侠虚晃一刀，向北一纵，一看胜三爷，心中暗道：“您若晚来一时，我们男女老少俱都丧于此矣。”林士佩向东一看，果然是胜英到了。林士佩心中暗道：“怎么如此之巧？老胜英来了。我平生只输与此人反背转环八卦刀下。”林士佩也收了招，纵到小船上，回到韩秀采莲船去了。萧三侠由北面纵到小战船上，回北面于丰恒船上去了。金头虎向北边一看，看见了他亲娘舅于丰恒之船，二老背后有萧银龙、于化龙，后面小船上两个姑娘扶着小孩的死尸，鲜血淋淋。金头虎一看，正是表弟于化虎死了，金头虎用杵照定吴生头上就是一杵，将死尸一脚踹下船去。王命一看，大吃一惊，翻身跳下水去。胜爷说道：“明儿，他们受了半天累，为何打死人家呢？”金头虎说道：“后边小船死的那个小孩，是叫林士佩用钻穿死的。我宰不了大贼，杵死小贼，为是给我表弟报仇。”林士佩若不用钻穿死于化虎，焉有吴生、王命死的死，逃的逃呢？韩秀一看，心中说道：“我的船，我的人，将他们送到地方，将人打死。”韩秀想到此处，遂叫道：“胜老明公！”

您莫非派萧家父子暗地勾串我家于寨主吗？”胜爷摆手叫道：“寨主！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胜英残年之人，我跟寨主素无仇隙，我又不是官人，又不是文武衙门，我打莲花湖有何好处！”

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叫人不闻，除非己莫说。我听朋友谈论，我盟侄在莲花湖受水牢之苦，我前来拜求寨主高抬贵手，萧银龙乃是十三四岁之孩童，请寨主勿为宵小所愚，放了萧银龙。现有跟我胜某为仇作对的，给你我挑拨是非。但听君子话，莫闻小人言。跟我姓胜的有过节，开镖局子有地点，住家有门户，愚下住家直隶莫州古城村，座南的大门，松棚英雄会在江苏，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开着门经营。他不敢斗胜英，借刀杀人，寨主乃当世的英雄，为何给小人利用？寨主请看，我盟弟萧家父子困在莲花湖这份可怜，于家父女，老的老少的少，爷儿五人死了一人。请寨主施恻隐之心，撤了队伍，放于家父女、萧家父子，不独萧、于两家感激，胜英也感德非浅。就是寨主拿住于家父女，怎样处治呢？不如寨主开一线之恩，两全其美，何必自残骨肉呢？”韩秀一听，真是金石良言。韩秀心中暗说：“我早想结交胜英，岂不是天假其便？好事不如无，胜老者替天行道，我若交了这个朋友，增光不少。再说胜英并不强暴。”林士佩在韩秀背后叫道：“总辖寨主，老胜英老奸巨猾，以

口舌之才，要说出莲花湖去，叫他耻笑莲花湖没有高人。老胜英就是一人，身背后那七位都是学而未成，咱能战的英雄二三百位，老胜英知道打不出去莲花湖，故以口舌之才。

莲花湖的英雄能战的有二百余位，把胜英困死于莲花湖。他背后那七个我都认识，狼牙钻一扫，结果他们的性命。寨主请看，小船只有八人。”韩秀一看，果然是八个人，怀抱令字旗道：“胜老明公，我意欲跟您和平办理，皆因我的手下人他们不服。

久闻名公三只金镖压倒绿林，甩头一子纵横天下，一口鱼鳞紫

金刀镇住十三省，我的手下人都要会会您的高艺。明公若能战胜了莲花湖众群雄，我将萧家父子、于家叔侄放行，众位愿欲往哪走，随众位之意。”胜爷说道：“韩寨主要讲好朋友，咱哈哈一笑，两罢干戈；欲要斗输赢，我胜某也只好奉陪。寨主若能和平办理，我胜英感激盛情；如以武力对待，我也不能说不可。寨主与莲花湖的宾朋，短打长拳，马上步下，我姓胜的不含糊。如若群殴，一拥齐上，要将在下胜英乱刃分了尸，我也就管不了盟弟与盟侄了。要将胜英捉住，碎尸万段，那是胜英艺业不高，不怨寨主意狠心毒。韩寨主可派能战的动手，在下奉陪。”

胜爷语至此，飘银髯要握鱼鳞紫金刀。贾明喊道：“胜三大爷！将舱里藏货弄出来吧！”贾明向船内喊道：“大小子出来吧！”就听船舱里面喊道：“好热呀！”将盖舱的板子撞在水内，猛英雄出一头露面，呐喊一声，惊天动地，跺一脚房倒屋塌。大英雄一看，南面上人多，北面上人少，叫道：“三大爷！我先打那边？”南面上人多，又一看北面有萧三侠，大英雄叫了一声：“三叔您来啦！银龙兄弟你也来啦！”北面于寨主遂打发水手，将胜爷的船撑在大船切近，胜爷上了大船，萧三侠说道：“老哥哥晚来一会，我们众人俱都丧于此处了。”

此时黄三太大众等也上了大船，站在三老背后。孟金龙打一小船上一跳，将大船砸得直晃荡，几乎翻了船。胜爷说道：“金龙，你认识于老寨主吗？”孟金龙说道：“我不认识。”胜爷说道：“这是您于叔父。”金龙说道：“他是我叔父？我是他大爷！”胜爷说道：“不许胡说！于叔父与你父乃是结义弟兄。”孟金龙说道：“您给我引见，我就磕头吧。”孟金龙一磕头，将船砸得当当山响，胜爷说道：“别磕头啦。”韩秀此时举目观看金龙，心中一怔，暗说道：“羊群里出了骆驼啦？”

身長八尺有余，头如麦斗，项短而粗，豹眉虎眼，虎背熊腰。

头戴绛紫六轮抽口壮帽，身穿绛紫绸子短靠，皮带扎腰。三层皮子缝在一处，若是一层皮子，金龙用力一扎腰就折啦。两条大腿如同房柱，青缎靴子

，一尺六七长，黄中透亮的脸面，背后背着降魔宝杵，如意柄一掐粗细，平常人的手攥不过来，后腰下坠一个大皮囊。只听金龙厉声叫道：“我打南边的！”胜爷道：“不许混战，单打独斗，抱令字旗的是寨主。你上小船，送到战船上去打战。”小船贴在三老的船东面，孟金龙向小船上跳，金头虎叫道：“大小子！打仗的时候，见一个打死一个，一个也别留！”水手叫道：“大少爷，你慢着点，船要翻！”

孟金龙说道：“我没有使劲。”水手摇开花槽，到了战船北面，离战船约有三四尺远，大英雄不会纵远，小船贴在大船帮，大英雄向船上跳，犹如砸地脚一般。大英雄跳在船上，用目观看韩秀身后，四猛将捧定金银铜铁八只大锤。大英雄叫道：“四个使锤的小子过来！咱们滚滚！”胜爷在北面上说道：“金龙说话，愚鲁之甚。韩寨主乃当世的英雄，焉能两人打一人？单打独斗。”韩秀令字旗三展，说道：“水八寨、旱八寨、中平八寨，二十四位寨主，哪一位临敌？”由韩秀大船东边，有人说道：“总辖寨主，我弟兄要捉拿镖行的大汉。”这二位，一位是旱八寨的三寨主花枪将柳士永，一位是旱八寨的四寨主花刀将柳士猛：“我弟兄愿往。”韩秀一看，说道：“可不许坏莲花湖的规矩，单打独斗，违令者斩。”二位寨主答应一声：“知道了。”柳家弟兄由打大船上了小船，柳士永颤花枪，柳士猛抽出大刀，弟兄在一只小船并肩而立。小船由南向北而去，距战船相隔六七尺远，柳士永叫道：“贤弟与愚兄观敌助阵，我拿镖行猛汉！”说罢此言，一抖花枪，纵到大战船之上。大英雄叫道：“小子！你叫什么玩艺？怎么不叫使锤的来，弄一个

小破枪干什么来啦？”柳士永叫道：“傻小子！某家乃旱八寨三寨主柳士永，人称花枪将是也！三寨主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大汉姓什名谁？”孟金龙答道：“姓孟名叫金龙，别号人称混海金鳌。”大英雄并不亮降魔宝杵，自己向自己胸前一拍，叫道：“扎吧！小子！”大英雄一拍胸脯，向前一撞，柳士永的枪正刺在肚脐左边。大英雄向前一凸肚子，将花枪绷弯，柳士永向后倒退了好几步，心中暗道：“这大汉不好则傻，原来是卖弄十三道横练呢。”柳士永知道大个金钟罩横练，前把一高，后把一低，奔哽嗓咽喉刺去。孟金龙伸手掙出降魔宝杵，左手指着自已咽喉，说道：“小子，向这儿扎。”枪临切近，就听当啷一声响，贼人的枪犹如一条活龙一般，出去好几丈远。柳士永直甩手，顺着十指流紫血，甩着手向南跑。大英雄腿长步儿大，追在贼人背后就是一杵，只听噗的一声，杵扎入背后五寸来深，贼人吼了一声，大英雄虎爪一使劲，把贼人死尸托起有四五尺高，贼人颜色白似雪霜，大英雄托在南船帮，伸左手向下一掙死尸，扔在水内，说道：“这个小孩有四两重。”胜爷叫道：“金龙！莲花湖朋友甚多，以武会友，点到而已，不许伤人。”孟金龙说道：“三

大爷，我没使劲，他背后原来的窟窿。”胜爷说道：“胡说。”韩秀抱着令旗观看，水中一股红水。韩秀叫道：“水手们！快用挠钩将死尸打捞上来，不许冲出湖口去。”

柳士猛一看，哥哥死在大个猛汉的手下，柳士猛提刀纵到战船说道：“蠢汉你为何伤了我兄之命？早八寨四寨主柳士猛要替兄长报仇雪恨！”柳士猛够上大英雄，摘刀头立刀纂。大英雄用左手指指自己脑袋说道：“小子，向这儿剁，要是不剁是匹夫。”用手指着一低头，孟金龙将机灵鬼给愚弄啦，柳士猛果然迎头剁去。刀临切近，大英雄一抬杵，将刀磕出三四丈

高。柳士猛开腿就跑，胜爷说：“不许害命，拿活的。”孟金龙答道：“捉活的。”一伸手摘皮套，取出龟背驼龙爪，将杵扔在船上。此爪龟背有茶盘大小，上面有碗大的一个钢环子，钢环子上头有五六尺长的铁练，铁练接着一丈五六尺长的绒绳，龟背下有五把钢钩，共有二丈余长。抖手一抓，将柳士猛头巾绢帕抓住，大英雄一带绒绳，五把钢钩向肉内钩去。大英雄一晃肩膀，将柳士猛悬在空中，离船板七八尺高，柳士猛在空中乱转，脖颈伸出来有一尺多长。胜爷叫道：“金龙快放下！”

孟金龙闻听，往后倒退，一松绒绳，“噗哧”一声，摔在船板之上，柳士猛哼了一声，七窍流血而亡。大英雄说道：“三大爷，这个可不怨我，他长的太糟了。”老英雄一飘银须说道：“莲花湖英雄豪杰，都是朋友，连伤二命，为何不听老夫之话？”孟金龙答道：“三大爷，小小子贾明告诉我啦，一个也不留，见一个打死一个。”胜爷说道：“不许听贾明之话，再要伤人，老夫不许。”

韩秀令字旗一晃，说道：“若像柳家弟兄，不要临敌。英雄不尽愚义。”水八寨大寨主铁棍无敌将朱甘棠、二寨主神抓将张林，黑白二英雄。神抓将张林白素素的脸色，紫灰色的短靠，身材不足六尺，手使五钩如意亮银抓；朱甘棠身高七尺，黑脸面，黑中发亮，猛勇非常，掌中虎尾三节镇铁棍，两膀一晃有四五百斤膂力，莲花湖的打手。二人并肩上了小船，小船距离大战船不足一丈，朱甘棠说道：“张贤弟，你给我观敌助阵。”一飘身躯，纵上大船，一晃虎尾三节棍，金龙问道：“你叫什么呀？”朱甘棠答道：“愚下水八寨大寨主朱甘棠是也。”

神镖将胜三爷又叫道：“金龙！莲花湖俱都是朋友，以武会友，点到而已，不许伤人。”孟金龙答道：“知道啦，三大爷。”

语毕，将降魔杵插在背后，叫道：“棠儿，拿棍向头上打，要躲你就是匹夫。”朱甘棠纵身形抖虎尾三节棍向金龙头上砸去，胜爷一怔，心中暗道：“金钟罩闭不住虎尾三节棍。”大英雄孟金龙眼看着虎尾三节棍

到了脑门，傻英雄说道：“金钟罩闭不了这个家伙。”向下一下腰，矮下有二尺多去，一伸左手，将棍梢子掳住，连人带棍俱都提起，说道：“你看这条腿。”

一腿踢去，踢在朱甘棠软肋梢上，震动了五脏六腑，一松手将朱甘棠摔在船上。朱甘棠咬着牙，就地十八滚，燕青十八翻，在东南角一声跳下水去。神抓将张林，一见朱甘棠落水，纵身形跃上船去，报了名姓，亮出五钩如意亮银抓，六尺六寸亮银链子，一摔手向傻英雄而来。傻英雄一笑：“小抓将啊。要跟我的抓比较，你是孙子辈。”张林说道：“你算什么人物？张口骂街。”一抖五钩如意神抓，奔傻英雄面门抓去。孟金龙伸虎爪一抓，说道：“小子，迎面抓啊？”张林未等孟金龙将抓抓住，又向左肩头抓去。孟金龙说道：“左穿花呀？”又用虎爪抓五钩如意抓。张林乃是久临大敌之人，岂容他将抓抓去？

黑狗钻裆，又奔下身抓去。孟英雄闪身躯仍用虎爪去抓，张林的抓也抓不着孟金龙，孟金龙也得不着张林的抓。胜爷背后贾明说道：“大小子有勇无谋，终无大用。怎活那么大个子？生生世界上无用，他也抓不着你，你也得不着抓。你是金钟罩，抓一下子怕什么？抓上你，你就得着抓。怎么活着来呢？”神抓将张林也听不出贾明说的是什么，孟金龙可听明白了，伸出来大腿，说道：“别抓大腿呀，别抓大腿呀。”列位，他伸出大腿不叫人家抓，岂有此理呢？神抓将一抖五钩如意抓，又奔孟金龙大腿抓去，正抓在裤子上。这一抓上，可就撤不回去抓啦，孟金龙伸手将抓得住，说道：“小子，将抓拿过来吧。”

神抓将张林岂舍得家伙呢？孟金龙一用力，神抓将张林身形可就站不住了，再想撒手也来不及啦，竟将张林举起六尺余高。

张林赶紧一甩手腕，皮套将手背上的肉皮捋下，鲜血淋漓，奔命的逃跑，跑到南船帮，跳下水去。孟金龙道：“三大爷，怎么得活的？小崩豆跳下水去啦。”神抓将张林借水遁逃回韩秀采莲大船，张林此时疼得直咧嘴。韩秀叫道：“张寨主快去敷上药调治！想不到连输四阵，死的死伤的伤。”大英雄暗中埋怨林士佩，英雄惟有牙落了咽在腹中，胳膊折在袖内而已。自己暗道：“人家胜老者闯入重围，恭而敬之，以仁义待人，我当时欲与胜老者相和，你言说胜老者只背后七人，除去胜老者俱是学而未成之辈，不足忧虑，谁知船舱内藏着如此的人物？”

凭我韩秀，若与胜老者和平办理，两全其美，你言说胜英孤掌难鸣，想不到连败四阵。”韩秀此时愈思想，心中愈不好过，大有悔意。

林士佩蛊惑之事，皆因为萧银龙来到莲花湖，林士佩得施其蛊惑之伎俩。其实银龙来到莲花湖，并不是另有作用，皆因为在台湾，侠客献宝刀解重围后



，银龙与三太不忍相离，欲同三太同到大清国。萧三侠只此一子，岂能远离？遂将萧银龙拦阻，萧银龙当时未能与三太同到大清国。后来银龙终日与父要求，非上大清国不可，昼夜思念三太等，累次央求老太太。孩子磨母亲乃世上常有之事，银龙每逢吃饭的时候，都举着碗叫黄三哥，日子长了，老太太恐怕银龙想三太成病，遂对萧三侠说道：“你看银龙终日思想三太，将来若是想出病来，如何是好？不如叫他到大清国一趟。”萧三侠遂说道：“若叫银龙去大清国，我还有一件心事。前者我去过莲花湖，拜望于丰恒老寨主，我二人在酒席上叙起家常，于老寨主说道：‘萧三哥，你移居在台湾多年，未请教三哥有几位令郎？’我遂告诉于老寨主道：‘就有一个犬子，今年才十一岁。我跟你嫂嫂很放心不下，此子长的女相，瓜子脸，细弯眉，元宝耳。念书可称得

起过目成诵；武学的功夫，传教两三回，永远不忘，无论什么一看就会。我跟你嫂嫂恐怕此子才高命短。’于贤弟说道：‘我嫂嫂吃斋念佛，哥哥你行侠作义，积福积寿积儿女，绝没有短命之理，不用兄嫂放心不下，养儿女是父母的德行。三哥，我的贤侄叫什么名字呢？’我遂告诉于贤弟：‘此子乳名叫银龙，众乡亲送给的外号赛北观音萧银龙。’我又问道：‘贤弟，你有几位令郎？’咱盟弟说道：‘我实不如哥哥您哪，我只有两个侄子，我哥嫂已经弃世。我哥嫂临死时嘱咐我，将来承继我膝下一子，一子与我哥嫂扛幡架灵。’我遂答道：‘贤弟说的那里话来？侄儿何异亲生？两个女儿将来出了阁，姑爷有半子之劳，也可娱乐晚年。’于贤弟遂将姑娘叫到桌前。大姑娘稳重庄严，向我道了一个万福，我给了姑娘一锭银子，说道：‘我是穷盟伯，这一锭银子留你买点心吃吧。’大姑娘又道了谢，回归东屋里了。二姑娘又过来拜见我，我一看二姑娘年在十二三岁，面上不施脂粉，姿容秀丽，稳重端庄，也道了一个万福，我问道：‘二侄女叫何名字？’二侄女答道：‘我叫银凤。’我喝着酒可就乐了，于贤弟问道：‘三哥您乐什么？’我答道：‘你小侄叫银龙，令媛叫银凤，此二人一龙一凤。’于贤弟遂说道：‘我有两句话，可难以启齿，求三哥原谅。’我遂说道：‘贤弟，有话讲在当面，何须客气？’于贤弟说道：‘我有心与兄结为秦晋之好，但是我出身太低。’我说道：‘好汉不言出身低，身贫不言曾祖贵。何必客气？贤弟此言，正合吾意，咱弟兄就此换杯。我可没带定礼。’于贤弟说道：‘咱们是一言为定，候至三年二年，咱再过大礼不迟。’因此我在莲花湖又多住了几天，才回的台湾，我也跟安人提过几次。这孩子一心要上大清国去，乘此六月，湖海江河之水涨发，坐船甚便，由台湾奔福建，由福建奔浙江，由浙江奔苏杭，至清江湖口到

莲花湖，叫于贤弟也看看咱孩儿的品貌和聪明。叫他在莲花湖住几日，莲花湖离镖局子几十里地，叫于贤弟遣人将孩儿再送到镖局子，便中再将定礼带

回来。”

您道，老俩口子说话，少侠在窗外听着呢。心中暗说：“允许我上大清国，可先叫我上莲花湖看媳妇去。我也遵父母之命，我到莲花湖先拢岸，然后我再行上镖局子。”那知道小侠客到了莲花湖，竟惹出了一场是非。老俩口子说着话，遂叫婆子去唤少爷。少爷萧银龙闻听，假装由后院向前院跑，婆子一出房门，正迎着少爷，将少爷唤至居内，三侠遂对少爷说道：“你欲去大清国，必须叫老家人萧福跟你同去。你可以先到莲花湖你于叔父那里住上几天，于叔父与胜三大爷也是磕头弟兄，在那住上几天，再叫于叔父遣人将你送到镖局子。”少爷点头答道：“谨遵天伦之命。孩儿打算明天早晨起程。”萧三侠又说道：“老家人与我共患难多年，你可不许以仆人相待。老家人忠心耿耿，你必须言听计从。”萧三侠当日遂派了十名水手，连老家人共合十二人，一只大船，第二日遂由台湾起身，直奔大清国。少爷临行之时，老安人放心不下，萧三侠说道：“银龙，你此去必须诸事小心，不可招惹是非，以免你母放心不下。”

语毕，将金背折铁宝刀由墙上摘下，遂说道：“为父数十年创业，全凭此刀。今将宝物交于你手。千万谨慎，切记切记。”

少爷答道：“只要有孩儿命在，就失不了宝刀。”萧三侠一听银龙说话不祥，有心再将宝刀要回，又恐怕少侠心中难过。安人与婆子等俱都嘱咐少爷小心谨慎。少侠诺诺连声叫道：“母亲放心，孩儿记下了。”安人又说道：“银龙，你若在大清国日期多了，有顺便之人，可千万与为娘带信，以免为娘挂念。”

母子分别，银龙与家人上船，真是风顺船快如马。

这日正向前而走，大江中有一道山，十数里之山洞。水手

一见十几里之山洞，俱都害怕。老家人说道：“从此处奔大清国，路途甚近，若是没走过此路的，可不敢走，我与员外向来上大清国都由此路经过。”正行走间，忽听水声滔滔，水手齐心努力，将船闯进清江湖口。进了清江湖口半里多地，风平浪静。老家人叫道：“少爷！您久欲上大清国，咱此时已经到了莲花湖啦。”少爷出了大舱，站在船头，一看莲花湖山青水秀，山上悬旗吊斗，山下绿水清流，荷花鲜色，有水竹，有稻田，有江苇，青红满目，景致异常好看。少爷看得心旷神怡，不由得赞美说道：“莲花湖占山为王，胜似督府提镇。若将船拢在山坡，游玩这样真山真水，也倒是真有兴趣。”少爷遂叫道：“老管家！咱暂将船拢岸，我欲游山望景如何？”水手将船拢到山坡，少爷带好兵刃暗器，披上大氅，老家人说道：“您可千万留神，倘若遇见查山之人，恐其不便。”银龙说道：“此事无妨。”少爷梳着抓髻，挎着宝刀，自己

嫌不好看，遂将宝刀插在背后，这才下了大船。老家人说道：“老奴跟随少爷游玩如何？”少爷说道：“您腿脚迟慢，还是我自己去倒方便。”

少爷自己顺步走到树木交杂之处，青草萋萋，少爷行走之处，都用粉石在树上画好暗记。银龙游得甚是高兴，山风一吹，甚是清凉。忽听有妇女喊嚷之声：“拿呀！拿呀！”少爷一听，心中甚为纳闷：“莲花湖后山，何以有妇女之行踪呢？”少爷转过一个山环，向西一看，有七八个婆子丫环，各执兵刃，俱都绢帕包头，围着一只野兽。银龙一看，并不知此兽叫什么名儿，只见一身黑毛，长五尺有余，银龙自幼惯走围场，在台湾没见过此物。萧家镇的人二百多家，全都以打猎为生，萧银龙在六七岁上，冬天萧三侠带领本村的众猎人，年年放火焚林，银龙对于各样飞禽走兽见过无数，就是没看见过这种野兽。丫环婆子枪刀齐上，也就是剃下几根黑毛来。银龙偶然想起此兽，

常闻人言有一种狗熊，此物能与虎斗，变戏法的将此物牙打落，将爪用火烙了，故能驯顺。此物专与虎斗，虎若是败了就走，这狗熊他不走，他仍在山坡等候。丫环婆子围绕着狗熊，那狗熊横冲竖撞。又听一婆子说道：“二姑娘快来吧。”就听那姑娘说道：“你们都是废物，若遇着虎应当怎办？那还不吓死呢？”银龙扭项向北观看，只见此女子银灰绢帕包头，银灰汗巾扎腰，外罩银灰斗篷，金莲窄小，银灰缎子软底鞋，在旁立着素袍亮银枪。伸手脱下斗篷，搭在松树枝上，伸玉腕将枪提起，由北向南奔黑熊而去。丫环婆子向两旁一闪，黑熊叫丫环婆子打得向前一撞，前爪绷，后脚蹬，姑娘亮银枪奔熊项上刺去，刺下一缕黑毛，黑熊两条前腿奔姑娘扑去，姑娘用枪杆照定黑熊后腿打去；黑熊又奔姑娘扑去，姑娘甩枪向熊头上砸去；黑熊向上一蹿，枪杆正打在黑熊脖颈之上。婆子在旁喊道：“咱们走吧，此物皮粗肉厚，打不了的。常言说得却好，为人不跟畜类生气。”姑娘用枪照定黑熊头上刺了一枪，向后倒退。先是人赶熊，到了此时黑熊赶人，有一丫环十三四岁，金莲窄小，走得慢点，黑熊向上一扑，将丫环左臂咬住。丫环哭叫：“众位姐姐婶子大娘救命！”内中有一个大脚的婆子，掌中一口大朴刀，照着黑熊头上一连就是三刀，熊头略微见点血迹。此时黑熊又奔大脚婆子扑来，那婆子撒腿就跑，黑熊在后面追赶不舍。正走在山坡下，银龙在山坡上看的真真切切，心中暗想：我可不当出头，我是出外的人，再说他们又是妇女们。又一思想，丫环、婆子又要被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今年才十四岁，还有什么嫌疑吗？思索至此，少爷是侠肝义胆，遂将大氅脱下，拧成绳向腰间一围，一声呐喊：“黑熊不要伤人，少爷在此！”黑熊由南向北追人，银龙由山坡东面过来，正将黑熊挡住。伸手握宝刀，无奈刀长抽不出来，抽出半尺有

余，仍然又将折铁宝刀还鞘，由绣花囊中取出毒药亮银叉。说时迟，那时

快，一丈二的绒绳，六尺的银练子，套好了挽手藏在背后。黑熊前腿一绷，后腿一蹬，饿虎扑食，直奔少爷扑来。

少爷双手背着，抖手放出双叉，照定黑熊双睛打去，将叉抖回，摘下双叉，向绣花囊中而装。当时少爷也是忙啦，装在绣花囊内一只，那一只只将叉翅装入一个，翻手由背后撤出金背折铁宝刀，照定黑熊脖颈剃去，只听哧的一声，将黑熊剃为两段。

少爷向外纵身，抬腿用靴底擦刀，将宝刀擦毕，向背后插刀时，一歪身躯，绣花囊中的叉掉落尘埃。少爷也是斩了黑熊高兴，亮银叉落地并未留神，转身向南而去，又向东走去，不见少爷形影。

北面上姑娘与丫环看少爷失落了一宗暗器，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明说告诉人家。丫环将叉拾起，叫道：“姑娘，您看这宗暗器真好看！拿到后寨，咱们练去吧。”姑娘说道：“人家男子的物件，咱们不能要。”丫环说道：“您要吧。”姑娘说道：“我不要。”丫环说着话，将叉装在姑娘兜囊之内。

且说小侠客低头一看，亮银叉丢了一只，想起方才斩熊向背后插刀时，许是掉在那里。小侠客复又返回原路寻找亮银叉。

姑娘见少爷萧银龙走来，遂对丫环说道：“你快将那亮银叉给人家送去吧。”丫环说道：“您怎么不给人家送去呢？”姑娘说道：“我是个姑娘，焉能在山内跟外来男子说话呢？”丫环说道：“您是姑娘，我也是姑娘。”说着话转身走去。姑娘无法，将叉由兜囊中掏出，影着身子递叉，小侠客用手提着大擎接叉。姑娘背着脸举着叉，说道：“你哪，接叉。”小侠客说道：“你就松手吧。”姑娘一松手，将叉扔在尘埃。姑娘站在下山坡，银叉向下滚，正滚在姑娘脚面上。银龙一看窄小的金莲，银灰缎子小鞋，上绣万字不到头。小侠客心中暗道：“姑

娘你走，我好拾叉啊。”姑娘心里的意思，打算小侠客拾起叉来，姑娘好走。正在此时，忽由树林中纵出一人，说道：“你们俩人好约会？别将我忘了。”小侠客此时可就顾不得嫌疑啦，由姑娘脚面上将亮银叉拾起，转身走去。恶淫贼见小侠客走开，对姑娘说道：“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你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姑娘说道：“我不认识他，你不要胡说。”淫贼说道：“你不认识他，你为何叫他摸你的手，摸你的脚？我都看见啦，姑娘你不用害羞。”姑娘说道：“恶贼趁早走去，别找无趣。

我是莲花湖于丰恒老寨主的二姑娘。”淫贼说道：“我不是莲花湖的人，我是来给朋友办事来啦。你若从了我，我必秘密不言，要什么样的首饰衣服都有。”说话伸手要持姑娘玉腕，姑娘向后退着，甩了斗篷，提起亮银枪，照定贼人当心就刺。贼人说道：“啊，姑娘凸盘啦？就爱小孩，他也得明白人事

啊。”

贼人一甩大氅，亮出戥窠皮。戥窠皮这宗刀是圆顶的，没有尖，无论什么家伙，都不容易捋刀。姑娘因打熊身体已经乏了，见贼人接架相迎，恐其不是贼人的敌手，虚晃一枪向北而跑。姑娘一上了北山坡，脚底下一滑，摔倒尘埃。淫贼打算调戏姑娘，并没有跟姑娘动手的心，戥窠皮还鞘，伸手奔姑娘而去，意欲将姑娘抱起调情，忽听脑后有金刃劈风的声音，贼人向南一闪。

原来，萧银龙在山环内看见贼人调戏姑娘，小侠客以为是湖寨的姑娘，必不是好人。后来一看姑娘与贼人动手，小侠客这才明白贼人是调戏姑娘，赶奔进前，向贼人脑后劈去。贼人闻听金刃劈风的声音，面朝东南横着往外一纵。此时小侠客的刀劈空，姑娘在地下躺着，小侠客这一刀若落下去，必将姑娘砍为两段，小侠客此时收招不住，惟有向前探身，这一探身躯，向前走了两步，就从姑娘身上迈过去。姑娘站起身躯，斗篷也顾不得拾啦，亮银枪也不要了，蓬头散发跑去，直奔寨中去了。

贼人说道：“小孩，你将穿灰的姑娘霸占了，你是色欲薰心。”

少爷说道：“胡说！我并不认识这位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贼人说道：“我姓张名德寿，绰号人称玉面小银蝶。我是到莲花湖拜望朋友的。”贼人说道：“你是干什么的？”少爷说道：“我是游山玩景的。”贼人亮兵刃向前就剁，少爷金背折铁宝刀接架相还。恶贼心中说道：“小孩怎么使这大的朴刀呢？我有心与他久战，恐怕姑娘走远了。”此时贼人的戥窠皮一碰少爷的金背折铁宝刀，二刃向一块一碰，火光冒出多高。各跳出圈子外看自己的兵刃，金背折铁宝刀并无伤损，贼人戥窠皮碰了一指宽的一个裂纹。贼人此时假装败了，向东跑去，贼人并不是落败，还是追赶姑娘的必胜。少爷一看，贼人向正东而逃，少爷心中暗道：“贼人必然还是追赶姑娘。”小侠客遂在后面紧紧追赶淫贼，贼人回头观看，小孩在后面追赶，贼人将戥窠皮交于左手，右手暗暗由兜囊中登镖，故意的跑得慢啦。少爷追至贼人背后约有一丈来远，贼人一反臂，就听哗啦一声响，鲜血淋漓。原来少爷早看出贼人暗中登镖，少爷在后面将宝刀交于左手，摘下亮银叉，及至贼人切近之时，贼人方一反臂，少爷抖手一叉，正叉在贼人左肩头上，三个大窟窿。贼人就觉着好似火烧的一般，心中发麻。列位，贼人的镖可并没撒手，反受了毒药叉，贼人此时色心全无，向南而逃，赶紧由兜囊中掏出一粒止毒丸放在口中嚼了。少爷在后面并不追赶，心中暗道：“你就是吃药哇，你就是有仙丹也不成。三日准得毒气归心而死。”贼人跑到莲花湖寨内，自己又敷上了止疼散。少爷以为贼人没有活路，哪知道贼人专用毒药暗器，将药敷上，当时止住了疼痛麻木。

且说小侠客抬头一看，天光将晚，自己说道：“我净顾与贼人动手，天光

到有此时，岂不叫老家人放心不下？”少爷心

思至此，遂由原路而归。老家人萧福正在山头张望，见少爷回来，问道：“少爷，为何去了半天才回来？叫老奴好不放心。”

少爷答道：“莲花湖的山景真好，我只顾看景致啦，可就耽误工夫了。”老家人萧福说道：“少爷游山的工夫，我们打了六七条金色鲤鱼，给少爷做好饭多时了。”说着话主仆上船，老家人说道：“咱的船就在此处下锚吧。”少爷说道：“不能在此下锚。方才咱来的时候，由此向西去，有一片荷花江苇，那儿的景致极好，咱将船在那里拢岸。”老家人遂吩咐水手将船靠到水竹江苇之处，真是又清雅，又凉爽。少爷叫道：“老管家的，将船头向南，船尾向北，下了底锚，我在船上喝酒。”

老管家的又给少爷铺好凉席，又将蚊帐支起，茶桌竹椅子俱都摆好，擦抹桌案，摆好了小菜，将酒热好，菜蔬上齐。老家人给少爷斟好了一杯酒，少爷喜悦，赏月观花，看竹饮酒。少爷饮酒想起没酒的事，心中想起莲花湖的姑娘，又稳重又端庄，莲花湖山大王的姑娘真有这样的人品。少爷想到这里，自己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我父言说于老寨主之次女许与我萧银龙为妻，于老寨主之次女若有此女之品貌端庄稳重，我萧银龙也不枉人生一世。”自己又笑道：“别胡思乱想，喝酒喝酒。”嘴里虽然是这么说，心中仍想在山内几乎将姑娘腰断两节，由姑娘身上迈过去的事。此时老家人站在少爷身旁叫道：“少爷！这一瓶酒不少啦，您还喝吗？”少爷说道：“你岂不闻人生朝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去还能觅，光阴过去何处寻？老管家您再给我热一瓶酒来。天也不早啦，您也该休息去了。”老管家无法，又给少爷热上一瓶酒，把蒸食端上两碟，老家人遂安歇去了。少爷杯杯净，盏盏干，背后折铁宝刀背着觉着甚重，遂取下放在桌上。喝完酒，吃了几个蒸食，站起身形，觉着腹内发热，遂伏几而卧。似睡非睡

之时，就觉着左颊微疼，好似有人用手掐的一般，遂招呼水手家人，又听船舱内的人沉睡不醒，少爷见众人不醒，可就不招呼了。又一转想，左颊疼痛，必是有邪魔来扰。思索至此，自己又说道：“我父折铁宝刀能避邪，绝没有妖魔鬼怪之事。”

正在此时，抬头一看，折铁宝刀踪迹不见，少爷吓得三魂皆冒。

定了定神，心中暗想：这一定是莲花湖的贼人前来盗我的宝刀。

我白天在莲花湖后山斩熊救姑娘，与淫贼动手，有人看见我的宝刀啦。既然是丢了，我喊叫也是白费，更栽筋斗。少爷寻思至此，复又伏在桌子上窃看湖水，就见船近水花一转，上来一个小孩，年在十三四岁，背后背着这口金背折铁宝刀，伸手奔萧银龙左颊，又要掐萧银龙的嘴巴子。萧银龙心中明白，方

才我左颊疼痛，一定是这孩子的把戏。这回他掐我，我将他抓住，拿着才算贼呢。他仍然眯着双眼，假装没看见，那小孩的手看看伸到银龙左颊，银龙一伸右手，向那小孩手腕上捋去，遂大声喊道：“哪里跑！”您道，水衣水靠是滑的，萧银龙一伸手未曾捋住，只见那小孩“噗咚”一声，跃入水中，泼风踏浪奔南边竹林而去。萧银龙心中暗说：“只要看着你，你就跑不了。”银龙一拍船板，叫道：“老管家，有贼了！我去追贼。”

语毕，下水追去。只见那小孩奔竹林近处，银龙心中暗想，竹子有四五寸粗，一根挨着一根，他决钻不进去。哪知道小孩来到竹子前，双手一分竹子，进了竹林。银龙心中纳闷：竹子一根挨着一根，他怎么进去的呢？来到竹林前一看，原来里边有一条水道，二尺多宽。银龙打算也由这水道去追，又恐怕这条水道中有埋伏，遂由竹林旁边，绕道迎头去追。来到北口一看，白汪汪一片大水，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

银龙心中暗想：我将宝刀失去，我绝不能回家，豁出我这条命去，我去早寨去寻此贼。晃到山下，将身上水摔了摔，奔

山里走去。走出不远，就见前面有一片松林，少爷就听松林外有人说道：“这孩子的刀可真有点来历，将我戩窠皮损坏。小冤家这一叉叉了我三个窟窿。”又一人说道：“你太不对啦，兔儿不吃窝边草。莲花湖的姑娘还有外人吗？”少爷以为宝刀必是此人得去啦，出了树林，够奔这三人面前叫道：“山贼快献金背折铁宝刀！”张德寿一看少爷，分外红眼，说道：“你要什么刀？”少爷说道：“金背折铁宝刀。”张德寿说道：“你要赢了张寨主，什么刀都有。”此时柳玉春亮出鬼头刀，张德寿亮出戩窠皮，崔通亮出朴刀，小侠客亮出判官双笔，与三寇在树林前动手，摘戳撕捋，接架相还。张德寿一撤刀，纵出圈子外，口中叫道：“二位兄长别动手啦。”复又叫道：“小冤家，咱们别在此处动手啦，咱们找一个宽阔之地，单打独斗，你若是赢了张寨主，可就有你的刀。”说罢此话，张德寿遂奔西南而去。小侠客说道：“龙潭虎穴，你家少爷也不惧。”跟随三寇奔西南而来，出去半里多地，只见前面有一片菜园子，有一二百畦菜，可是空畦，并没种着菜，畦内青草长得约有一寸多高，有人走的鞋底印，马踏的蹄印。张德寿来到菜园前与萧银龙又动手，二人战了五六个回合，张德寿被小侠客点了一笔，张德寿败阵而逃。萧银龙在后面紧紧的跟随，张德寿跑过了一个菜畦，假意摔倒。张德寿由第一个菜畦背上，假装绊了腿啦，向前用力一扑，就扑到第三个菜畦去了。小侠客不知是计，在后面追赶，及至到了第二个菜畦，只听咚的一声，落在陷坑，扔了双笔，将眼一闭。一丈六尺的深坑，坑底满铺石灰，少爷紧闭双睛。上面张德寿一看，哈哈一阵冷笑，叫道：“崔贤弟！柳贤弟！还不将小冤家用飞抓搭上来。”崔通不

言不语，也不动手，柳玉春由腰中摸出飞抓，将少爷英雄带抓住，二人用力将少爷提出坑来，寒鸭凫水，四马倒攒蹄，将少爷捆好。

张德寿说道：“我与小冤家仇深似海，煮熟的鸭子他给弄飞啦。”恶狠狠举起手中兵刃就要往下落。小英雄话未出口，心中暗想：悔不听父母之言。由家中起身之时，父母告诉我先拜见五十二寨老寨主，明是拜望盟叔，暗是拜望岳父。若先到在那里，焉有此祸？只为游山观景，多管闲事，夜间在船上失去金背折铁宝刀，不想又身逢绝地。少爷思索至此，遂杏眼一闭，等死而已。列位，张德寿刀落之时，被崔通用手将腕子托住，说道：“你知道秦尤与韩秀寨主因为什么割袍断义，断桌一角吗？皆因为秦尤盗来国宝意欲奉送韩寨主，韩寨主不要，秦尤面上不挂，竟绝交而去。韩秀为人只是公正自居，无论什么高朋贵友，不许破坏他的山规。你若是在莲花湖杀人，韩秀岂能轻饶？”正在说话之际，来了查山的喽卒，叫道：“众位在此何干？”打开火折一照，原来捆着一个小孩，张德寿举刀欲杀，崔通拦阻不让杀。喽卒说道：“莲花湖不许杀人。这个少年是干什么的？”张德寿无言可答，顺口说道：“他是探莲花湖的。”

喽卒说道：“若是探莲花湖的，将他搭到大寨，交与寨主发落。

在此杀人，我们担待不起。”张德寿无法，遂将刀还入了鞘内，喽卒用杠子将少爷搭起，直奔中平大寨而来。

来至大寨前将少爷由杠子上向下一捋，将少爷摔在平地，少爷恐怕摔了桃花脸，将头向上一扬。旁边一个头目说道：“你们何必故意摔他？慢慢放在地下多好。若是摔破脸面，叫寨主看见，岂不被申斥？莲花湖的规矩，拿着人不许伤损，你们怎么更不知道守规矩了？”语毕，喽卒头目走到韩秀座前，单腿打千，说道：“现有张寨主、柳寨主、崔寨主，三位寨主拿一个探莲花湖的。”韩秀问道：“怎样拿住的？”张德寿答道：“在菜畦前动手，将他引到陷坑，落在陷坑之内拿获。”

今日乃是山中喽卒头目比武之日，大家正在大寨比武。韩秀说

道：“大家不要比赛了，将他足下绑绳挑开，不准动他身上的东西。”喽卒头目将少爷的判官笔仍然插在背后，打开足下绑绳，又给少爷将身上灰尘掸净，露出了本来面目：五色线网子绷头，面似桃花，荷花色短靠，玫瑰紫的绒绳十字绊，荷花色的裤子，福字履缎镶缎鞋，一看好似女相，年在十四五岁。这位喽卒头目姓崔行三，在此山多年，人极正大光明，一看少爷萧银龙如此美貌，心中暗想：张德寿、柳玉春二人最下贱不过，这是由哪儿弄来的小学生？崔头目思索至此，遂叫道：“学生，你见了我们总辖寨主，不要害怕。你别看刀枪剑戟好似树林，可并不伤人。你是干什么来的，只管说实话，总辖寨主



不能责备你。”萧银龙点头说道：“多承长者美意。”跟随崔头目迈步进了中平大寨。少爷杏子眼一转，向东廊下观看，只见十六个大栅栏，每一个栅栏有一间屋子大，上面悬着黑地金字匾，匾上头均有三个小字（前八寨），三个大字（第一寨、第二寨、第三寨、第四寨、第五寨、第六寨、第七寨、第八寨），八块大匾。再看西面十六个栅栏，是旱八寨，第一寨至第八寨。向南一看，东面上四个栅栏，西面上四个栅栏，乃是中平八寨，正当中挂着一架座钟，名叫聚众钟，有水缸大小，莲花湖若有大事，一敲此钟，合山寨主俱到。再向北看，有一人独坐金交椅，荷花色老虎帽，正当中荷花一朵，身披桂州绸坐氍，那张脸面真好似荷花放蕊一般，剑眉朗目，三山得称，背后背着亮银双刀，此人乃万丈翻波浪韩秀是也。在韩秀身背后站着四个大汉，左边两个大汉，怀抱八楞亮金锤，八楞亮银锤；右边两个大汉，怀抱八楞青铜锤，八楞镔铁锤。在韩秀桌前两张金交椅，左边坐定一位老者，白面长髯，背后背折铁宝刀，乃是韩秀之叔，宝刀将韩殿魁；右边金交椅上坐的是震八方林士佩，背后十二颗镖枪，相衬烈火苗，绣花囊内别定三双点穴镞，在一旁龙头

凤尾架子上，戳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聚义厅下站立四十八位削刀手，韩秀佯装不理的样子，连头都不抬。削刀手说道：“小孩给总辖寨主爷跪下。”萧银龙佯作未闻，削刀手又喊道：“你聋啊！怎么装听不见？”韩秀说道：“你等不要大呼小叫。”萧银龙观看韩秀，韩秀观看萧银龙，猛一看好似姑娘的样子，细看原来是一个小学生。韩秀心中暗说：这一小孩，男长女相，好似陈塘关的三太子。韩秀遂问道：“小童子姓什名谁，因何至此？”萧银龙答道：“我乃无名氏。被你们拿获，何必多问？杀剐存留，任凭于你。”韩秀说道：“原来是少姓无名的小孩子。将绑绳松开。”韩秀口中可说解开绑绳，并没有人给解绳。少爷桃花脸一红，说道：“少爷名姓资重格高，你这是用话挤兑我。你家少爷姓萧名叫银龙。子不言父名，吾之家严震三江萧。”韩秀一怔，问道：“胜英是你何人？”萧银龙答道：“胜三爷与我天伦八拜结交，他老人家是我胜三伯父。”韩秀闻听说道：“不问可知，你是胜英所使。胜英前者探莲花湖，我曾率众追赶，他渡过漩涡之水，我不欲结仇，未曾穷追。你既是萧杰之子，胜英之盟侄，你就该跪倒求饶，本寨主有恻隐之心，不伤你的性命。”银龙说道：“久闻你是精明强干之人，原来闻名不如见面，连一句知道羞耻的话都不会说。你们本是一群贼，少爷乃是侠义之子，焉能跪你们贼人？

像你们莲花湖之人，寨主、喽卒之名，不过比贼好听点。你们本来是抢劫之徒，若能抢富人济贫人，那还算有点良心，像你们这群贼，就知道肥己的，都不是好人，贼父、贼母、贼子、贼孙、贼妻。”少爷这几句话，说得群贼大怒。韩秀桃花脸通红，说道：“小乳子嘴尖舌巧，绿林道不得一样。岂不闻

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寒门生贵子，茅屋出公卿；盐车困良骥，深潭隐蛟龙；沙子里边澄黄金，绿林道中出英雄。本寨主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财色分明。小娃娃口出不逊，你说绿林身价轻，我能宰活人，我一句话将你剁成肉泥。”少爷闻听，微然冷笑，遂说道：“韩秀，少爷若有半字哼哈，不是萧门之后。你要是敢伤了少爷，此处离镖局子几十里地，我胜三伯父如要知道，必然杀到莲花湖，将众贼杀得干干净净。少爷那时虽死在九泉下，也心平气和。量你们不敢伤少爷。”总辖寨主韩秀闹得骑虎难下，说道：“乳臭小儿，竟敢开口伤人。”遂吩咐道：“群寨主亮家伙，将此子乱刃分尸！”

少爷冷笑两声，叫道：“韩秀！你看少爷脸面改色没有？你空有韩小帅之名，不晓得用兵之策。你是贤愚不分，不称韩小帅三个字。闻名不如见面，你完全是山大王野蛮脾气，何足为英雄？”韩秀一看少爷坦然自若，谈笑如常，遂叫道：“众寨主且停刀枪！”又叫道：“娃娃，你说我人多势重，我将你放开，咱俩递手如何？”少爷说道：“灭高人有罪，递手我不是你的敌手。”韩秀说道：“咱俩作篇文章如何？”少爷说道：“作文章，我没有才学。”韩秀说道：“为何你说寨主不称韩小帅，不晓得用兵之策呢？”少爷说道：“你本来少才无智，不分贤愚好歹。十三省总镖局什么人才都有，怎么就单用少爷探莲花湖呢？少爷本是游莲花湖来的，现在山外有船为凭。少爷游湖观景，多贪了几杯酒，你们山里贼人看见少爷金背折铁宝刀，将少爷的宝刀偷来啦。”韩秀问道：“你那宝刀什么样？”银龙答道：“我那宝刀乃是金背折铁，刀柄上有字：震三江萧。”

韩秀吩咐查山寨主，赶紧到各寨查看，若隐匿不献，当时号令斩首不贷。查山喽卒到各寨查找宝刀，四十寨俱都未见此刀。

莲花湖的规矩，无论谁得着东西，都得交到总寨，不许隐藏。

韩秀问林士佩道：“此事应当怎样办理？”林士佩欲要公报私仇，遂答道：“这孩子杀也杀不得，放也放不得。”韩秀问道：

“如何办呢？”林士佩说道：“他若不是探莲花湖来的，将他杀了，叫人谈论起来，莲花湖寨主跟小孩子一般见识；若是放了，他要真是探莲花湖来的，莲花湖的事叫他探去一半去。依我之意，将他暂且幽囚起来，若是胜英打发他来的，三日内必有动静。”林、韩二人商议完毕，遂将少爷下在梅花亭下水牢之内，外人无论有多少人也找不着。韩秀遂说道：“林大哥与朱大哥朱甘棠大寨主辛苦一趟吧。”林士佩站起身躯，手中执定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朱甘棠执定水叉，林士佩一拍少爷的肩膀：“有一个幽雅的地方，你歇息歇息去吧。你是走着去，还是用绳捆上搭着去呢？按说你是侠客的儿子，不用费事。”

少爷说道：“凭少爷还用你们搭着吗？龙潭虎穴，少爷也不惧，少爷有几句话，总得说完了。”林士佩说道：“有什么话你说吧。”少爷说道：“我好比猛虎离山被犬欺，蛟龙出水被虾戏。

得时狸猫雄似虎，退毛的凤凰不如鸡。可恨可恼我那心慈面软的胜伯父，三月间莲花峪南北英雄会，反臂转环八卦刀，那时节反臂转环八卦刀，要将林士佩一刀杀死，焉有后患？”林士佩一听，心中暗说：“就败与胜英一次，他都说出来了。”羞恼变成怒，摘钻头，立钻纂，按三尖二刃的大砍刀，照定少爷脖颈砍去。少爷面不更色说道：“这都是我伯父爷给我们后人遗留后患。”林士佩狼牙钻向下一落，就听噗的一声。原来，林士佩将钻扬起，宝刀将韩殿魁，一把将林士佩的腕子托住说道：“慢动手，先将他押在水牢，等候胜英探山，再作道理。

此时若伤了孩子的性命，岂不弄得真假难明？”朱甘棠执定水叉在前，少爷萧银龙在后，林士佩手擎狼牙钻在少爷背后跟随，真是小人得志不让人，押着少爷奔水师营而来。

少爷一看，水面船桅雅赛高粱地一般，朱甘棠由兜囊中取出呼哨吹了三声，水师营的喽卒由战船下来，叫道：“大寨主

有何吩咐？”朱甘棠说道：“现在拿住了探莲花湖的奸细，押往水牢，你撑两只小船来。”少爷由旱寨奔水寨，下山坡倒缚着二臂，少爷纵身形上了小船，众喽卒如狼似虎，开船够奔西南。银龙心中暗道：“既然被获，只可任这群贼蹂躏而已。”

不表银龙心中乱想，再说两只小船奔西南出去约有有一里余地，见正当中有座凉亭，座西向东，南面是栏杆，北面也是栏杆，西面是石墙，东面是石头门。朱甘棠叫道：“小侠客请到里面吧。”少爷纵身形登阶脚石上亭子。少爷一看，心中暗道：“好阔的一座亭子。”汉白玉矾石头的柱子，亭子当中，大石头的月牙桌，西面放两张青石的椅子，南北两张青石板凳，幽雅清洁，连一个尘土星儿都没有。四外观看，波浪滔滔，惟有东南角有一片大苇塘，苇子有一丈余高，西北角有一片小苇塘子，除去这两片苇子，一望无际，俱都是水。少爷又听林士佩说道：“将水牢打开请他进去吧。”少爷闻听，心中说道：“我以为就在此亭内呢，死了也落一个幽雅干净。原来水牢在亭子底下呢。”喽卒将大月牙桌抬在一旁，月牙桌底下有一块大青石板，上有铁环子。将青石板撬开，用铁棍支好，喽卒换好水衣，打着灯笼在前，倒下台阶，先进了水牢。林士佩也换上水衣，下了水牢，然后将少爷推入水牢。那水牢内的水约有二尺多深，少爷用脚一踢，四周围俱都是巨石，如同石头屋子一样。二尺多高的水，是由石壁的四角，有二寸多宽的缝儿，水由四外流入。虽然不见天日

，可是活水。当中有木桩子，木桩子上下有铁环，上边有铁环，为的是吊头发的，下边的铁环是捆脚腕子的。林士佩吩咐，先将少爷的腿腕子捆在木桩上，又吩咐喽卒将少爷发髻打开，吊在上边铁环之上。老喽卒头目说道：“叫少爷多活两天吧。咱们这辈子当喽卒，下辈子还当喽卒吗？”

列位，喽卒这明明是骂林士佩呢，无奈林士佩是客情，不好意思

思答话，于是只捆了二足，没吊起发髻。喽卒们与朱甘棠等出了水牢，说道：“咱们两只船共来了十二位，此处留下六名喽卒，每日换班看守。”林士佩与朱甘棠等回归大寨。喽卒们见林士佩、朱甘棠走后，大家遂将小船撑到苇丛中赌博去了，暂且不表。

且说少爷下在水牢之内，到了第二日午刻，就听水牢上面青石板掀开。少爷抬头向上观看，见一位白胡子老头，穿着一身青衣服，外罩水衣，托定一个四方托盘。水牢内黑暗，少爷看不甚真。老者背后有个十五六岁之人，也是一身青衣服，外罩水衣，手提一个小锡壶，端着一瓷杯。一老一少顺着阶脚石而下，二人下得水来，老者说道：“我们总辖寨主说，没有饿死之罪。”用手一指少爷说道：“你看我们给你送吃食来啦。

我可不敢放开你，我用筷子喂你。”少爷说道：“你是何人？”

老者答道：“我是瓢把子的老家人韩福是也。”又一指后面少年说道：“他是书童韩喜。”少爷一笑说道：“原来是两个贼奴呀。少爷不吃，快滚出吧。不吃贼饭，怕污了少爷的五脏。”

韩福说道：“你不要开口骂人啊。饿你三天，看看你有本事没有？”遂说道：“喜儿咱走，真不识好人呀。”一老一少上了亭子，将托盘放在月牙桌上，将青石板放好，少爷仍在水牢受罪，并未饮食。少爷方下水牢的时候，有火气助着，不觉水凉，后半日火儿消下去啦，可就觉着凉啦，筋骨皮肉痛麻，少爷也不知黑天白日。天有定更来天，少爷自己思索：“想我有生以来，父母何等的疼爱？婆子下人，终日伺候着，还嫌不自由。

悔不该在莲花湖贪玩，失去宝刀，被人拿住，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身在水牢之内。”杏子眼一转，泪如雨下。“我若死在水牢之内，若被我父母知道了，岂不疼死？久后萧氏门中绝了香烟，谁是后代根苗？可惜我今年才十四岁，生有处，死有地。”

少爷自己正在叹息之时，就听上面青石板钢环子响，咔嚓一声，将青石板掀开。少爷抬头一看，一道绿火光，借火光一看，有一人青脸红发，压耳红毫半尺余长，火筒绷在左肩头上，红胡须扎煞，好似赤线一般。萧银龙叹道：“命强人欺鬼，时衰鬼摸人。莲花湖果有妖魔鬼怪，叫妖怪吃了倒好，省得受水牢之罪。”就听阶脚石登登登，下了水牢，来到近前。少爷思索：“妖怪

若是吃人，必先吃脸面。”遂闭目等死。那人在少爷背后轻轻拍了一掌说道：“你闭眼干什么？我前来救你来了。”

少爷问道：“足下何人？”睁目一看，吓得少爷又将眼当时闭上，暗道：“压耳红毫，令人可畏。”只听答道：“我是你二大爷。非自己爷们，谁来救你？”少爷心中暗想：我们原是大清国的人，迁居台湾只有十余年耳。我父结交天下英雄，大清国我父朋友甚多，未听有这么一位蓝脸红须的二大爷。少爷寻思至此，遂对那人问道：“您既是我二大爷，您可知道我是何人吗？”蓝脸之人说道：“你不是龙儿吗？大名叫银龙。自幼看着你长起来的，焉能不知呢？”少爷闻听，叫道：“二大爷，不错，不错，我是您小侄龙儿。”只见那红胡须人亮出匕首刀，把桩上绳子挑断，胳膊上绳儿解开，叫道：“银龙，你活动活动吧，大概被泉水浸坏了。”说着话，向前搀扶着银龙，来回活动了一会，银龙这才觉着身体轻爽。那人说道：“赶紧出水牢吧。”银龙说道：“我的腿有点麻木不仁，请二大爷将我抱出水牢吧。”那蓝面之人说道：“少时可抱着，如今这大年岁怎么抱呢？我用飞抓将你英雄带抓住，将你提出水牢吧。”银龙说道：“那更好啦。”遂将英雄带用飞抓抓好，那蓝面之人将银龙向上一提，提到刚见天时候，银龙向上一直腰，将蓝面人的鬼脸胡子撞落。少爷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大姑娘。银龙忙问道：“你何人？前来救我。”姑

娘说道：“事已至此，也不必瞒着啦。我前来救你可是偷着来的，你若到了大寨，千万可不许说咱俩人在此接谈。我本是五十二寨头寨老寨主踏雪于丰恒的二姑娘。”银龙闻听，原来是自己未过门的妻子，不由得脸儿一红。又听姑娘说道：“咱们既是夫妻，又是家长爱好结亲，早晚你别闹小脾气就好啦。可有一宗，在此处咱能说话，若是到了大寨，我可绝不能跟你接谈。咱们快逃走吧，我扶你走几步儿，现在小苇塘有我的小船。”

银龙说道：“我的四肢无力，不能凫水呀，一步儿都走不了。”

姑娘无法，说道：“那么待我呼唤水手。”由兜囊中掏出呼哨一吹，哪知道水手孙三在船上睡着啦，愈吹呼哨，愈不见孙三到来。原来孙三有个外号，叫睡不醒，他是有空儿就睡。姑娘来的时候，还嘱咐他你可千万别睡，他见姑娘向水牢凫去，当时他躺在小船上就睡着啦。姑娘吹着呼哨，不见孙三到来，姑娘遂对萧银龙说道：“那个水手孙三本是睡不醒，想必他又睡着啦。咱不可在此耽误，倘若出了是非，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虽未受重伤，在水牢内被水泡的当时不能动转，如果查山喽卒前来，他们人多势众，咱们是自受其苦。况且我是偷着来的，传说出去，于名誉上很不好看。你既然不能凫水，那可没有法子。孙三该死的睡着啦，只好我背你奔芦苇内小船吧，好在十几丈远，我也

许背得了你。”少爷萧银龙处在这个光景，真是英雄气短，不由得打了一个唉声。姑娘一下腰，少爷趴伏在姑娘背后，姑娘两手将少爷两腿一拢，跃入水中，少爷两手将姑娘的粉颈搂了一个结实。姑娘说道：“银龙你要将我勒死？我喘不出气来啦。我背后有鸡爪双镰，你两手搂住鸡爪镰，可别勒我的脖子啦，我实在喘不出气来啦。”少爷闻听，这才松了手，捋住鸡爪镰。但是姑娘的水性本来平常，年幼的时候跟于老寨主学的一点水性，自己在水里晃着还费劲呢，如今身后又

背一个人，哪有前进的力量呢？在水内挣扎着晃了三五丈远，就觉着浑身无力，骨软筋麻，不能前进。姑娘回头叫道：“银龙，你能够慢慢晃两步吗？我在水里搀扶着你行不行啊？我实在晃不动啦，您看我都要累死啦。”银龙说道：“此时我觉着稍微有点力气，大概你扶着我许能行。”姑娘说道：“只要你上身晃悠着不沉底就行，我就能拉着你走。”语毕，银龙由姑娘背后下来，姑娘用手搀着，银龙尚能支持着晃，不至于沉底。

正在此时，就见前面一只战船破浪而来，鼓声喧天，锣音震耳，船头上站立一人，手擎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钻。姑娘抬头一看，只吓得浑身立抖，少爷萧银龙此时惟有听天由命，一语全无。

看看林士佩战船赶到，姑娘叫道：“银龙！事已至此，只可拚命而已。宁可死于贼人之手，绝不能生还。你是不能动手了，我迎上前去与贼人动手，杀一个我够本，杀两个咱俩人全都不白死，杀三个咱们赚一个。林士佩这样恶贼，是跟咱们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语毕，姑娘撤出鸡爪双镰，直奔林士佩的战船迎击。此时，萧银龙在水内必定得淹死了。列位，萧银龙在水牢内，被水浸得筋骨麻木不仁，此时由水牢内出来，稍微活动活动，在水内可以勉强支持，晃悠着上身，也就是不能沉底而已。

闲言少叙，且说姑娘迎到林士佩大船切近，看看两下兵刃相接，正在此时，就听见东南方上一声痰嗽，叫道：“林寨主不要动手！萧银龙不是外人，乃是老夫的表侄。姑娘不要造次，老夫于丰恒来也！”姑娘一见天伦到了，忙转身向苇丛中晃去，并用手点着萧银龙道：“你看看，这都是为你，有多不好看哪。”

银龙说道：“谁叫你来的？”不表未过门的夫妻互相埋怨，再说于老寨主对水八寨寨主说道：“萧银龙是我之表侄，他是来到莲花湖游山观景来啦，并没有什么作用。皆因为丢了宝力，

一时的情急，故此在山内与绿林道的人动手。”水八寨八位寨主俱各低头不语。林士佩说道：“昨天将萧银龙拿获的时候，他也没提您一句。莲花湖乃是铜帮铁底的山寨，就怕有里应外合的人，闹出是非来。”老寨主于丰恒一听

，林士佩说话有点藐视老寨主，老寨主心中大为不悦，叫道：“林士佩！莲花湖是我的山寨，我是老寨主，你在莲花湖是客情，你管得着莲花湖的事吗？想当初你父千辛万苦创造的莲花峪，你子承父业，不能率众，莲花峪冰消瓦解，你弃山而遁，苟延残喘，逃奔莲花湖。你若是识时务的君子，你就当隐姓埋名。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英雄？在莲花湖要住着，住一个仁义水甜，也不枉是朋友，何必挑拨是非，多管闲事？终久落一个小人。莲花湖都是正人君子，规规矩矩，没有你这样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朋友。

何必多管闲事呢？萧银龙乃是个十四岁的孩子，探莲花湖还打发孩子来吗？你不必借刀杀人，有本事自己报仇雪恨，上能对你亡故的父亲，下能对你莲花湖的宾朋。要想借刀杀人，可以不在莲花湖。莲花湖以你是好朋友，我以为你是当时的英雄，知礼知义的君子，原来你是不知尊敬长上、任性胡为的小人。”

水八寨八位寨主一见老寨主大骂林士佩，俱各低头不语。林士佩有心要与老寨主翻脸，无奈又恐怕韩秀不依，况且自己是避难的时候，倘若弄僵了火，更不方便了。林士佩思索至此，脸上一阵红，一语全无。

正在此时，就听西北上锣音响亮，一只采莲大船破浪而来，船桅上旌旗飘摆，上书斗大一个韩字，只见韩秀站在采莲大船船头上，怀抱令字旗。林士佩正在无地可容之际，见韩秀到来，返身直奔韩秀采莲船舫去，来到采莲船头，用狼牙钻一点船岸，纵上船去。来到韩秀的大船上。韩秀问道：“林大哥，是保镖的前来搭救萧银龙吗？”林士佩答道：“非也。镖局子就是来

了千军万马也不足为虑，就恐怕你莲花湖的人里应外合，勾谋外人，莲花湖难免危险。你看，现在老寨主于丰恒来了。并且是姑娘搭救萧银龙，姑娘背着萧银龙由水牢内出来的时候，我正赶上，要不然人不知鬼不觉，已将萧银龙盗走多时了。况且姑娘背萧银龙，恐怕于你莲花湖的名誉不好听啊。此事关乎你莲花湖的内事，愚兄不便多言，贤弟可不要受了里应外合之计。”

韩秀闻听，微然一笑，叫道：“兄长且请船后休息。老寨主与我父亲生死之交，我父亲临终之时，曾托付于老寨主，老寨主与我是自己爷们，绝无他意。兄长不要过虑，小弟自有办法。”

林士佩羞惭退到采莲大船后面去了。

于老寨主见林士佩在韩秀耳旁说了半天话，心中明白，这小子必定是挑拨是非。跟着也奔采莲大船而来。来到船旁，韩秀双手一拉老寨主的手腕，将于丰恒拉上大船，叫道：“于叔父！您这是何必呢？莲花湖您怎么还带着家伙出来呢？”老寨主叫道：“韩秀！你不用和我动生意口。有事但听君子讲，是非休听小人言。要说近可是咱爷们近，林士佩方才在你耳旁说些什么？萧银龙本

是我的表侄，他是前来望看我来啦。他没直接到老后寨去，他贪玩莲花湖的景致，在后山上游玩，夜晚在船上多吃了几杯酒，你兄弟于化龙与他玩笑，将他金背折铁宝刀盗去，他醒来不见宝刀，遂追下船来，他没追着你兄弟，误落陷坑被获。也是他年幼无知，未提我是他表叔，被你将他下在水牢，现在宝刀在我的后寨呢。昨天是十五日，你在中平大寨演武，今日休息很早，故此我未惊动你。我本意先将银龙救出水牢，明天我再到中平大寨给你一个信，又因为我这几日眼睛上点火，所以我叫你妹妹跟我来的。正在救萧银龙的时候，水八寨八位寨主赶到，我那小船上的水手害怕，将船藏在苇丛之内，我去找船去啦，你妹妹此时就要与林士佩动手，幸亏我

当时赶到啦，你妹妹未遭毒手。韩秀，我且问你，萧银龙是我的表侄，被你下在水牢，我若是今天将他救走，明日我到中平大寨给你送信，行不行呢？”韩秀叫道：“叔父！事从两来，莫怪一人。他并没提您是他表叔，他若提您是他表叔，侄儿焉敢将他下水牢？侄儿应当以上宾相待。换一句话说，就是侄儿的亲朋，若是误入后寨，被您拿获，他要不提便罢，他要提起与侄儿是亲朋，您也不能加害呀。萧银龙本是一个小孩子，皆因为他父与胜英是盟兄弟，前者镖行窃探莲花湖，侄儿曾追到漩涡水处，他们已经渡过河去。若是没有胜英前次窃探莲花湖，侄儿今日也不能多这个心哪。既然是您的表侄，我小侄当到后寨赔礼，那就没有别的问题啦。但是不知道就是萧银龙一人前来，还是另有别位？或是有镖行之人呢？”于老寨主答道：“现有一只大船，还在山坡上停着呢。十名水手，一位管家，并无别物。”韩秀说道：“既然如此，您就请回吧。我用船将您送回如何？”老寨主答道：“我现在有一只小船在苇丛之内，倒不用你送我啦。”语毕，于爷由采莲大船上纵下，破风踏浪，奔萧银龙而来。

再说，姑娘方要与林士佩拚命，只见父亲到了，姑娘遂奔苇塘中晃去。到苇塘子里一看，孙三睡得正在甜蜜之际，还直打呼声呢。姑娘气得杏眼圆睁，扬起玉腕照孙三嘴巴子打去，一个嘴巴子将孙三打醒。孙三揉了揉眼睛，说道：“什么事呀？”

姑娘说道：“我还嘱咐你别睡觉，你这一会儿工夫就睡着啦。

你看闹出多大是非来？韩秀的大船也来啦，水八寨八只大船也来啦，你看闹得天翻地覆，几乎闹出几条人命来。得啦，你快救那个小孩去吧。”语至此，姑娘用手向水面上指萧银龙。萧银龙此时在水内晃悠着身躯，只可不能沉底，可不能向前进。

孙三将船急忙摇至萧银龙的跟前，将萧银龙拉上船来。萧银龙

心中明白，姑娘方晃到苇塘之内，就由里面出来一只双橹小船，不问可知



，一定是来救自己的。上了船问道：“姑娘呢？”水手孙三答道：“鳧水回归大寨去了。”孙三一看少爷长得真漂亮，心内说道：“无怪乎姑娘偷着来救呢，长的这样好，真爱人儿，连我都爱看。”

不表孙三心中胡思乱想，且说于老寨主此时已经到了小船切近，上了小船。萧银龙叫道：“于叔父！小侄给你老人家行礼。”说着话，趴在船上磕头。于老寨主看着银龙被水浸得脸儿粉白，可是眉清目秀，真不亚如处女一般。于丰恒赶紧用手相搀叫道：“侄儿免礼！”接着说道：“贤侄，你来到莲花湖，为何不先到老夫的后寨？你若先到老夫的后寨，见了我，然后你再往各处游玩，你用镰将荷花都给打了也没有说的。你这一来，几乎断送了性命。你父亲不放心你来，昨日你父亲来到啦。”

萧银龙一听，心中一怔，说道：“我父在台湾，怎么来到这里呢？”于寨主说道：“皆因你走后，你母亲放心不下，终日啼哭，你的父亲无法，遂用一只小船，四名水手，星夜追赶，恐怕你有差错。不料想，果然不出你的母亲所料，竟闹出这样的大事情来。”银龙叫道：“叔父！我父亲若是不来，什么事都好办啦，我父亲这一来，可就不好办啦。明天韩秀若是到后寨送酒席，明着是给您赔礼，暗着是窃探有镖行之人没有。明天他到后寨，见了我父亲，他必然得问，您必得给介绍，皆因为我父是成名的侠客，绝没有隐藏的道理。他若知道了我父前来，这里头可就有了是非啦。”于爷说道：“咱先回到后寨再作定夺。你父此时心中不定有多么不放心呢。”说着话，来到了后寨。萧三侠闻听银龙与于老寨主来到，赶紧从屋中向外跑。列位，为老人的疼儿子，全都是这样。萧三侠迎出来，一见银龙被水浸得脸上雪白，嘴唇是黄色的啦，心中不由得难过，打算

要数说儿子几句，又恐怕儿子心中不好过。来到上房，银龙换好了衣服，于爷叔侄与萧三侠父子爷儿五位摆好酒席，入座饮酒，银龙献策，于爷要弃山而走。银龙叫道：“二位老人家，韩秀所讲到后寨赔礼压惊者，一定是暗查老寨主后寨。那时节要查出我父在此，韩秀不跟您直接反对，必叫别人跟您反对，咱们爷儿几位，打不出莲花湖去。”少爷这一席话，正对于爷的心意。前十余年，贾七爷就劝于爷弃山归正，教子读书，当时于爷不舍山寨，致与贾七爷僵了火，十余年两家未通音信，骨肉之亲，竟因此断绝来往。今日银龙又说话，于爷深为赞成。

饭毕，于爷与二位姑娘相商，惟独大姑娘不愿意，大姑娘说道：“我们俱都生于此处，若是搬到别处去，没有在莲花湖便利。”

二姑娘银凤对姐姐说道：“咱们搬到大地地方去，与萧大爷一宅分两院，住在一处有多好哇。在山上怎么好也是山大王，终久不能出头露面。”爷儿俩劝

了大姑娘多时，大姑娘这才点头。

丫环婆子搬运东西，五条小船，一只大船，天到五更来天，才将物件搬运完毕。萧家父子与于家叔侄在大船上，后面小船姑娘丫环婆子，直奔清江湖口而来。船行一里余地，就听高山上的钟响如雷。萧爷问道：“于贤弟，这是什么响亮？”于爷说道：“这是高山上聚众钟，此钟在中平大寨，莲花湖有紧要之事，鸣此钟时，五十二寨寨主俱都到中平大寨。没有紧要之事，不可鸣此钟。”于爷叫道：“水手！诸位赶紧用力开船！出去六七里地，撞出清江湖口，就没有事了。”向西又去一里多地，前面有一片水竹，过了水竹可以直往清江湖口。方过了水竹，就见清江湖口内，大小船桅雅赛高粱地一般，战船一只挨着一只，用大绳联在一处，排了两层战船。韩秀采莲大船船头向北，桅上挂着大旗：“莲花湖韩”，斗大之字，韩秀独坐金交椅，怀抱令字旗。水八寨八只战船列于韩秀大船西，旱八寨八只大

船列于韩秀大船东，中平八寨八只大船列于韩秀大船后。韩秀左右站着四位大汉，怀抱金银铜铁八只大锤。韩秀背后站定宝刀将韩殿魁，背定折铁宝刀，白面长髯，威风凛凛。韩殿魁背后站立绿林英雄二百多位，俱是黑白两道、水旱两面江洋大盗。

这个战场大小战船约有二百余只，喽卒各执分水青铜刺，弓上弦，刀出鞘，有两千余人。

再说，于寨主收拾细软的时候，韩秀早派人窃探老后寨，探子见老后寨搬运东西，遂回归中平大寨报告韩秀。韩秀又遣林士佩打探虚实，林士佩回中平寨，对韩秀道：“老后寨现有一个戴鸭尾巾的老头，大概许是胜英。必然是里应外合，前来攻打莲花湖，见事不佳，他们弃山而逃。韩贤弟早作准备。”

韩小帅说道：“林大哥，我怎能与我于叔父反目呢？”林士佩叫道：“韩贤弟，这有何难！不必与老寨主变脸，他们打清江湖口走，咱们只要戴鸭尾巾的老头与萧银龙，不与老寨主相干啊。”韩秀说道：“此计甚好。”遂传出号令，叫二十四寨寨主奔清江湖口，由打四更多天，就到了清江湖口。于爷到湖口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正向前走之际，只见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密林，撑船的水手不敢前进。于爷说道：“船向前进，都有我呢。”于爷大船来至韩秀采莲船切近，韩秀叫道：“叔父！

意欲何往？”老英雄手捻黑髯，叫道：“韩秀！你率领众寨主，要去哪里？”韩秀说道：“您欲何往？”于寨主说道：“我回归故里，要为民去了。船上的东西都是老后寨的，别位东西，一草一木都没有。”韩秀说道：“叔父不欲占山为王，您要是给我一信，我必然送您走；您不给我信，我也不敢拦阻。您并肩那位老头是何人？”于爷答道：“你问此公啊？震三江萧三侠，他乃是

我的盟兄。我弟兄背后这三个小孩你都认识，萧银龙与化龙、化虎。”韩秀笑答道：“您乃是我之叔父，虽然异

姓，您与我父情同手足，我不敢慢待长者。您老人家走与不走，我不加可否，你老人家得将萧家父子给我留下。三月间胜英探莲花湖，我没追上，震三江萧三侠与胜英乃是金兰兄弟。”于爷说道：“不错，我也与胜三哥是盟兄弟。”韩秀说道：“叔父，你老人家就将萧家父子留下吧。”于爷不大欢悦，说道：“实对你说吧，萧三侠与我是盟兄弟，又是儿女亲，萧银龙是我小婿。慢说是给你留下他们父子，你就是动一动他们衣服都不行。”韩秀和颜悦色叫道：“叔父！我可不敢跟您如何，恐怕众人不服啊。”于寨主道：“哪一个不服，与老夫较量短长。”

韩秀说道：“叔父若如此，小侄无法了。”令字旗三展，由东面来两只大船，每船八名水手，将四只大船并在一处，方圆二十丈宽阔，四个铁锚下在东西南北。于爷之船在北面，韩秀之船在南面，韩秀吩咐四条小船，将三十二名水手接下大船。韩秀又叫道：“众寨主，哪一位临阵？”林士佩此时正在韩秀背后，说道：“愚兄临阵，捉拿萧家父子、于家叔侄。”此时林士佩正要公报私仇，转过船头，将狼牙钻戳在护船木上，甩了粉莲色大氅，十字绊英雄带紧了紧，问了问背后十二颗镖枪，囊中三只点穴镞，正了正粉莲色壮帽，银灰色短靠，蓝绳十字绊，胸前折叠蝴蝶扣，吉祥白的腰围子，银灰的底衣，足登燕云快靴，细腰窄背，剑眉朗目，不亚如三国的吕奉先，列国的子都，真有三国周郎的毒狠。北面船上萧、于二位老者身后，就是三位小爷，俱都十四岁，后面船上两个姑娘。林士佩这明明是以强压弱，欺负老的老小的小。早有一只小船横在韩秀大船头前，林士佩起下狼牙钻，纵到小船，由南向北送。小船离大船相隔一丈来往，纵到大战船之上。林士佩应当站在战场当中，他直接就纵到战船的北面，抖丹田一声呐喊：“萧家父子、于家父女，哪个不怕死，前来战船迎战？”萧三爷闻听此言，

忙将大氅一脱，摸了摸紫金毒药叉紫金镖，伸手握刀。原来，于化龙盗去宝刀，在老后寨已经还归故主。于爷说道：“老兄长你要何为？不论在哪里打仗都是您先动手，惟独在莲花湖得叫小弟临敌。”五只载家具的小船，腾了一只，于爷上了小船，四个水手送到大船，离战船一丈远，于爷一纵身上了战船，一声呐喊：“鼠辈小儿林士佩！你敢在莲花湖逞能。”韩秀在南面大船上压住阵角，高声呐喊：“林士佩，可不许伤我于叔父！”

于爷行龙过步，点钢镞奔林士佩就打，林士佩闪身形并未还招。

于爷第二招二龙吐须，奔林士佩二目，林士佩向东一闪身躲过。

于爷又双锋贯耳点去，林士佩向西又一纵身，说道：“老儿，我让你三招

。”于爷第四招连肩带背又点去，林士佩一横钻，用尽平生膂力，向上一绷，紧跟着一推，就听当唧唧声音响亮，于爷点钢双镢出手，绷出一丈多远，点钢镢落水，于爷虎口震破，臂膀发麻。林士佩摘钻头立钻纂，奔于爷脖颈打去。于爷将头一伸说道：“林士佩小儿打来。”韩秀一看于爷要有性命之忧，遂叫道：“林士佩，不许伤他老人家的性命！”钻到脖颈，林士佩将钻停住，用钻杆推于爷说道：“老儿逃命去吧！”

于爷由大船上纵入水去，将镢摸起，破风踏浪，奔北面皂来。

萧爷一捋于爷的手腕说道：“贤弟如何？”于爷说道：“略带微伤，虎口震破。”萧爷闻听，勒十字绊，紧英雄带，要奔小船。

此时于化虎早纵到小船之上，水手送到大战船去了，及至于爷看见，化虎早到战场啦，对林士佩骂道：“林士佩小儿，敢战败我的爸爸，于化虎要与爸爸报仇！”手中拿着藤子双蛇。

此兵刀二尺多长，两头三寸长的尖子。林士佩一看是小孩，脸上还点着红点呢，林士佩向后退了几步，将狼牙钻一横，并不答应。化虎直奔林士佩面前，藤子双蛇奔面门点去，林士佩狼

牙钻往上一横，将双蛇崩飞。化虎翻身奔北而逃，林士佩随后赶上，狼牙钻奔后心刺去，噗的一声，将化虎由后心钻到前心，举起来走到船边，说道：“有不怕死的，前来应敌，别打发小孩来现世。”说着话将手腕一抖，死尸落下水去。萧银龙叫道：“水手，赶紧打捞上来！”水手将死尸打捞上来，送到姑娘的船上，姐俩扶定死尸痛哭。银龙叫道：“于叔父，您告诉他们姐俩别哭。这样的战场，死生不定，何必哭呢？”于爷吩咐姑娘不许哭泣，姑娘眼泪汪汪，扶尸呜咽而泣，不敢出声。

萧三侠上了小船，送至战船。林士佩向后退了几步，见三侠上来，阴阳把一扣狼牙钻，按三尖两刃枪，扎胸前挂二肋，萧三侠一闪身形，躲过狼牙钻，剪林士佩的腕子带拦腰斩。这一刀非常的厉害，顺着狼牙钻先剪林士佩的腕子，若是剪不着腕子，还可以斩腰。林士佩狼牙钻向上一绷，萧三侠撤刀。林士佩是一力降十会，二人大战五六十个回合，萧三爷这大年纪，心悬两地，鼻涕鬓角见汗。红日当空，万里无云，林士佩得势不让人，一钻紧似一钻，一势强愈一势，萧爷热汗直流，衣襟湿透。林士佩抖威风，要卖弄武艺，狼牙钻先按三尖两刃刀，后又换枪的招数，又换棍的招数，又按本钻用招，巨齿狼牙，摘劫撕捋，萧三侠喘息不止。非是萧三爷艺业不济，实乃气力不敌。正在此时，一阵大乱，胜三爷赶到。胜三爷船头站立，背后七位年轻的英雄。胜爷进了重围，先礼而后兵。要依韩秀是与胜英和平办理，怎奈震八方林士佩蛊惑，胜爷方要上战船动手，金头虎喊道：“将藏货弄出来吧！”大汉上船战了四

位英雄，前文书已经表过，兹不再叙。

且说韩秀令字旗三展，遂说道：“哪位寨主去战大汉？”

莲花湖英雄俱各低头不语。天到晌午，莲花湖又来第二拨战船，三十只战船，三十位寨主，又送来鲜货点心茶食，又随来了三

位朋友：萧金台老寨主派大徒弟桑燕彪、桑燕豹，叫秦尤给陪来啦。原来，柳玉春、崔通、张德寿先来到莲花湖，就是给秦尤与韩秀疏通。韩秀已然点头，故此萧金台老寨主闵士琼，派来二桑，叫秦尤送来入伙。到了莲花湖，知道韩秀在战场，直接来到战场。秦尤见了韩秀，赔了礼，彼此说些客气场面话。

韩秀说道：“秦大哥，咱是盟兄弟，不过言语不合，一时的误会。”彼此哈哈一笑，言归于好。韩秀趁无人答话之际，就将连败四阵之话，对秦尤说了一遍。秦尤说道：“贤弟，放着真佛你不礼拜，现有高明在此。”总辖寨主叫道：“贤弟，何人也？”秦尤用手一指说道：“此位捉猛汉犹如探囊取物。”秦尤指的是后面中平八寨第三只战船上的一位道人。韩秀一看，原来是一位道人，背后背定七口宝剑：左右二肩头两口长剑，当中五口短剑，杨木道冠，赤金簪别顶，黑真真发髻，豆青的道服，白袜云履，颌下四寸长的黑髯，黄白脸面。总辖寨主韩秀说道：“那是莲花湖中平八寨三寨主的朋友，我焉能奉烦他人呢？”秦尤叫道：“韩贤弟，那有何难？此人，和我至厚，我去请他。”秦尤说着话，来到后边船上，叫声：“道爷，您过采莲船上去。”老道遂与秦尤同到了韩秀的船上。秦尤说道：“赵道爷，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道来。胜英带来的大个力大无穷，道爷能仗义相助吗？”老道微然一笑，遂说道：“我拿猛汉与胜英，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恐怕总辖寨主不能见用耳。”秦尤说道：“哪里话来？我们都是自己人哪。”韩秀吩咐小战船送道爷上大战船，捉拿猛汉。一看老道上船，胜爷叫道：“于贤弟！此老道在莲花湖何如人也？”于爷说道：“胜三哥，莲花湖没有老道。这是中平八寨第三寨主的朋友。”

胜爷又问三侠，三侠也不认识此人。胜三爷说道：“此人乃下五门第三门掌门徒弟，七星真人赵昆福。先者发卖薰香蒙汗药，

奸淫劫盗，后来耳闻他取童子紫河车，有身怀六甲的孕妇，他将孕妇开膛。万恶滔天，惯使薰香蒙汗药之贼。我寻拿他几次，未曾找着此人。傻小子连赢四阵，怕受恶道的暗算，将金龙唤回，愚兄临敌。”遂叫道：“金龙连赢四阵，快回来吧！老夫临敌！”孟金龙遂喊道：“刚战得高兴！我打三天两天再说吧！”

胜爷说道：“胡说！快回来，老夫临敌。”大英雄心中暗想：“连我父亲

都听胜三大爷的话，没法子，回去吧。”于是遂转身形来到北岸，由大船往小船一纵，离着有一丈多远，没纵到小船上去，噗咚一声，落在水里啦。傻英雄破风踏浪鳧至三老船上，在水内犹如快马一般，就是没有飞檐走壁的能耐。鳧至船头前，不能向上纵，胜爷伸手将他拉上船去。大英雄到在船上一站，将胜爷与萧三侠二人俱都引笑啦。胜爷说道：“金龙，你累不累呢？”傻英雄说道：“不累，劲儿没使开呢。”胜爷说：“你要不累，再去战去。”说着话，胜爷由兜囊中取出宝马平安散，倒在手心中，叫金龙闻药。金龙说道：“我怕打喷嚏。”胜爷说道：“不打喷嚏。”傻英雄用手指沾点，闻至鼻内。傻英雄说道：“麻木凉香，真好！我再闻点吧。”胜爷说道：“你再回去可坐船，可别鳧水，别将闻药洗去。”此时老道来至战船上。傻英雄可就回去啦。候了一候，金龙坐船又回来了。大英雄来到战船，老道说了一声：“无量佛，认识贫道吗？”金龙说道：“我不认识杂毛。”老道说：“你死在眼前，你还不知？”说着话，恶道一伸手由鹿皮囊中取出一对锤来，七寸长，锤头有鸡卵大小，上有七个小孔，如人的七窍一般。

金龙说道：“老道，给我一个捣蒜去吧。”老道说道：“你死在眼前，还装傻充愣呢？”说着话，两个锤头一碰，一股黄烟奔金龙而来，老道说道：“倒下吧。”大英雄笑道：“小子，不倒下。”老道心中思想：这药是母子所配，无论什么金钟罩

也得倒下。大概莲花湖的湖风硬，猛汉未曾闻去，离近点再碰锤。老道遂向前一伏腰，又对大英雄一碰双锤说道：“看你倒下不倒下。”大英雄说道：“还是不倒下。”老道又向前走几步，离金龙四五尺远，叭叭叭，一连碰了几下锤头，打到金龙脸上黄烟不少。金龙说道：“老道你还有多大的能耐？你将黄烟给我点当闻药闻吧，三大爷早给白面闻啦。”老道心中一想，无怪老胜英将他唤回呢，还是老胜英经的多见的广。带上双锤，抽出双剑，大英雄抽出降魔宝杵，口中说道：“碰飞了你这铁片剑。”恶道撒步亮双剑。恶道武艺超群，二人战了四十余个回合，老道虚晃一剑，一个败势，奔东南而去。傻英雄随后紧追，方要用杵去打老道，老道一反身，将背后的小宝剑抽出，照定傻英雄面门打去。傻英雄赶紧闪躲，正中在肩头之上，衣服破了，黄肉皮白了一道。就听胜爷背后有人喊叫，莲花湖的人听不明白，胜爷与三侠、于爷也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原来是金头虎喊叫，金头虎说话，就是金龙明白，老道连一个字也没听明白。金头虎喊的是：“傻小子你真傻，小宝剑钉在眼上就得瞎，钉在胸口窝就得死，金钟罩蔽不住。你不会用飞抓抓他呀？”孟金龙一听明白啦，将杵向背后一插，将飞抓掏出，一伸虎爪，套好了皮套，向外带绒绳抖开一丈五六长，有核桃粗细，钢练子也有核桃粗细，龟背驼龙抓真有冰盘大小，龟

背下面五把钢钩，上面一个大钢环子，如饭碗大小，钢练在环子上绷着，一抖手喊叫：“杂毛！你脑袋戴个铁帽子吧！”老道一看来了一物，一纵身躯，躲开飞抓。金龙又带回飞抓，一抖钢环子，奔老道裆里而去，说道：“小杂毛！看抓！”大英雄的抓招招有法，仙人踢毬、黑狗蹿裆、左右串花。剑客的传授，一百单八抓抓不着，另外还有二十抓。七星真人闪转腾挪，五六十抓未曾抓着，老道累得通身是汗。又听胜爷背后有人喊：

“大小子活个什么劲！无用之物。没有见个兵书战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指上抓下，指东抓西呀。”老道听不明白，孟金龙可听得明白，大英雄一晃飞抓叫道：“小杂毛看抓！”老道一纵身，金龙没松手，等老道脚方一落地，直奔道冠抓去：“大杂毛哟！”这一抓可将老道给抓住啦，恶道缩项藏头。列位，龟背驼龙抓，越抓越向里入。大英雄将绒绳向背后一背，拉着绒绳，口内直哇哇，学着山东号子拉船。老道这个乐子可大啦，鼻子脸被船擦得都破啦。金龙拉出去五六丈远，老道的金簪也掉啦，头发也出来啦。幸亏老道头发是假的，真头发四寸来长，拉的工夫一大，将头发可就拉掉下来啦。傻英雄正向前拉呢，老道头发一掉下来，傻英雄闹了一个大爬虎。老道就地十八滚，鼻子脸流血，滚到水内，逃命去了，回到采莲大船，韩秀加以安慰，喽卒将老道搀扶到后边战船敷药调养去了，暂且不在话下。

韩秀令字旗三展，遂说道：“哪一位临敌？”无人答言。

韩秀心中思索：胜老者欲和平办理，林大哥你非打不可，到如今你临阵退缩，若不叫你临敌，韩秀非为英雄。回头看着林士佩说道：“哪位临敌？”林士佩面上一红，叫道：“韩贤弟，愚兄临敌。”韩秀说道：“非大哥不能战猛汉。”林士佩挺身而出，胜爷背后有人喊道：“大小子留神哪！这个小子可厉害，跟胜三大爷战过一百二十八个回合。”小船送林士佩到了大战船切近，林士佩一纵身形，纵到大船上，狼牙钻斜插柳擎着，大英雄连跑带跳来到林士佩切近，扬起降魔杵，运动平生的膂力向下就砸，林士佩向西闪身，用钻向上一挡，就听“当啷”

一声响亮，林士佩心中说道：“好大的膂力。”孟金龙一跟步，横着又是一杵，林士佩一闪身形，向外一磕。孟金龙紧跟着泰山压顶，照定林士佩头上又是一杵，口内喊道：“杵上就完！”

林士佩运动平生的膂力，用狼牙钻向外磕去。孟金龙说道：“好家伙，小子，三杵真没倒的呀。”林士佩心中说：“反正我不跟你碰家伙啦，我的臂膀虎口都发麻啦。”您道，林士佩以为他狼牙钻六十二斤半重，在南七省可以压倒群雄，哪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又来了一位比他胳膊根还粗的，林士佩可就不敢碰家伙啦。但是林士佩钻法纯熟，上下翻飞。孟金龙说道：“好小子

，净使花招不敢碰啦？上中下三十六杵，都打不倒你，咱师傅教给的以外还有二十杵呢。”韩秀回头对绿林众人说道：“可千万别拿猛汉当笨汉，杵法精奇，招数受过高人的传授。”二人正在战得热闹之时，林士佩虚晃一钻，纵出圈子外，一个败势，大英雄喊道：“别走哇！好容易遇上对手。”

大英雄照定林士佩就是一杵。林士佩此时将钻交于左手，反臂照定金龙面门上的一镖枪，孟金龙闪身不及，就听哧的一声，镖枪打在井肩穴下。孟金龙喊道：“怎么你扔开零碎啦！卖冰的儿子扔冰钻，中！”孟金龙衣服损伤，肉上落一个白印。林士佩一看镖枪不中用，心中暗想：“我这有点穴镢呀，专破金钟罩。”此时胜爷背后有人呐喊：“大小子！留神点穴镢呀，专破金钟罩，点穴镢打上可就没了命啦！”林士佩又返身用钻交战，二人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林士佩又一个败势，向南一纵，摸出点穴镢，奔大英雄点来。大英雄一看点穴镢奔面门而来，一低头蹲在船上，点穴镢离金龙头上二尺高，打在船板上三寸余深。胜爷背后又有人喊：“大小子！点穴镢打上啦就归位！”

你怎么不拿大抓抓他呢？”列位，贾明说话团着舌头，别位听不明白，孟金龙可听得明白。大英雄遂由兜囊中掏出龟背驼龙飞抓，降魔宝杵向身后一插，用皮卡子卡住，对林士佩说道：“你来戴个帽子吧。”林士佩一闪身形，大英雄又将抓带回，又一反手，说道：“小林士佩看抓吧！”林士佩闻听，心中暗

道：“这东西真可恶，奔我裆里抓来，还叫我小林士佩。”孟金龙的抓，黑狗钻裆，浪子踢毽，左串花，右串花，一抓跟着一抓，得势不让人，一百单八抓抓不着，外有二十抓绝艺。林士佩被抓抓得热汗直流，狼牙钻不敢碰飞抓，恐怕被抓抓住兵刃，林士佩没有猛汉的膂力大，惟有闪展腾挪。

此时天光已然平西，飞天鼠秦尤叫道：“总辖寨主韩贤弟，莲花湖的英雄，至勇莫过于林大哥，胜老英雄能战之人，莫如孟金龙，这就如同两根台柱子碰在一块似的，林寨主的衣襟湿透，若叫猛汉给抓倒下，莲花湖可就栽筋斗啦。我有一策，将大汉置于死地，筋骨皮肉化为灰尘。等到掌灯之时，总辖寨主先将林大哥替下来，您的艺业高强，与金龙可以延迟工夫，叫水八寨的寨主暗中率领喽卒，将战船南、东、西，三面撒下铜铁网。总辖寨主将他诱到水中，先留下一口，你钻于水底，用铜铁网将猛汉卷住，别出水，将他拉到西南山头上，用干柴架起他来，点着烈火，将他烧成飞灰。胜英等自然恐惧，再拿他们那十余人不迟。”韩寨主闻听，摇头叫道：“秦大哥，英雄单打独斗。若将金龙用阴谋置于死地，我于心不忍。”秦尤说道：“当断不断，必然生乱。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莲花湖的朋友寨主叫他伤了多少啦？你岂不闻殷纣王不杀西伯侯，后来出了个武王伐纣；鸿门宴霸王不杀刘邦，然后楚项羽自刎于



乌江。”韩秀被小人这一蛊惑，遂将令字旗交与韩殿魁之手，叫道：“叔父，你给压住阵角！”遂叫水六寨寨主挑选精明喽卒三十六名，将铜铁网下在战船南、东、西三面。水有四丈多深，将网下在两丈当中，在西北角留了一孔，衬上假菱的牌子。

韩秀将诸事吩咐已毕，口中叫道：“叔父压住阵角，若有乱山规者，斩首！”韩秀扶了扶背后的亮角双刀，右肩头上绷了绷千斤屯。千斤屯乃是低头锦背花装弩。又问了问亮银镖、墨雨

飞蝗石，抬胳膊递腿，灵便异常。四名水手，赶紧摇动花槽，只见那采莲小船向北送去，工夫不大，离大船相隔切近。韩秀高声呐喊：“林大哥退下来，将猛汉让与小弟吧，您且退下。”

林士佩正在热汗直流，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有心要败下去，怕莲花湖众人耻笑，总辖寨主这一临敌，正对林士佩心意，心中想道：六略三韬的学问，我可不如韩秀；讲武学的工夫，韩秀可不如我。韩寨主这一临敌，必有捉拿猛汉之法。林士佩趁势虚晃一钻，赶紧跳出圈子外，回归小船去了。大英雄问道：“你这小白脸叫什么？”韩秀答道：“猛汉，我乃总辖寨主韩秀是也。”胜爷在北面大船上喊道：“金龙！可不准伤韩寨主寸皮，你要伤了韩寨主，我可不依你！林士佩与韩寨主这二位可不许伤损，他们二位都是当世的英雄。”大英雄叫道：“小韩秀你听，咱大爷那说啦，我不能伤你。来吧，我将你捆上吧，你干不干？”韩秀说道：“猛汉你不必装傻，本寨主前来拿你。”双刀离鞘，明亮亮透胆寒。韩秀一晃刀，孟金龙用杵向上一碰，韩秀的刀早回去啦，韩秀的刀绷扎窝挑，净使巧招，孟金龙仗着膂力大，用降魔杵遮前挡后。韩秀动着手，叫道：“各寨喽卒，速点灯笼火把伺候！”船桅上系起号灯，船上点起灯笼火把。灯笼火把这一照，再向水里看，什么也看不见啦。大战船船头之上站立一个水手，通身水靠，手中拿一个铁丝罩篱，有冰盘大小，一个藤杆子，有二尺多长。韩秀正在与金龙战得不可开交之处，就见那名水手扬起铁丝罩篱，对着韩秀一晃，韩秀一看，心中明白。原来，韩秀方才在采莲船上吩咐水六寨六位寨主，三十六名有能为的水手，下在水内，围着战船三面撒开了铜铁网。将水内铜铁网放好，上来一名水手，对着韩秀晃悠罩篱，那罩篱是暗号，就是告诉韩秀埋伏已毕。

韩秀虚晃一刀，纵出圈子外，叫道：“孟金龙，你且住手！你

叫混海金鳌，本寨主叫万丈翻波浪，你敢在水内与本寨主动手吗？”孟金龙说道：“哪儿都敢去。你们莲花湖湖眼在哪儿？”

小子，咱俩上海里打三天去，谁要含糊，谁不是英雄。”韩秀说道：“好好好，你算英雄，与本寨主水中去战吧。”语毕，亮银双刀还鞘，噗咚一声跃

入水内。傻小子就要下水，胜爷在北面上看的明白，胜爷一见韩秀临下水的时候，双刀还鞘，胜爷心中疑惑，为什么在水里动手，韩秀怎么他将双刀还鞘呢？

胜爷遂叫道：“金龙不要入水去战，水内必有埋伏！”傻英雄说道：“要是不下水，咱们爷们就栽啦。龙宫里面也敢跟他去动手。”说着话将身一横，一纵身跃入水内，一按水缩入水底。

韩秀一看傻英雄跃入水中，奔假菱角牌子皂去，那假菱角牌子是用绿缎子作的，与真菱角牌子一样。韩秀皂到菱角牌子处，底下有一个网口，由网口钻出去，将网合在一处。网上有铁环铁钩，将网合在一处，由水底皂走。傻小子正碰在第八块网上，向下缩了一丈多深，就撞在网上啦。喽卒将左右的网赶紧向上面一盖，用铁环钩子卡好。三十六块网将傻英雄层层围住，由打水底下将孟金龙拉走，拉到东南坡下，出了水面，用青水刺，将孟金龙身上的网钉在山坡下。

孟金龙一出水面，大声喊道：“小子们，你们将穷网打开，咱们出来干干！”喽卒们说道：“没听那么说过，出来你就跑啦。候等总辖寨主来到，再将你发落。”工夫不大，由西北来了一只船，其行甚快，船头上站立一人，来到山坡跳下船来，大众一看，原来是秦尤。其中有认识的，叫道：“秦爷，给您道惊。”秦尤说道：“多承挂怀，多承挂怀。”秦尤又说道：“这是愚下出的主意，你们寨主乃是妇人之慈，若非我出主意，莲花湖的人就得跟大汉都拚了命。将他向东面山顶上拉吧。”

孟金龙此时头朝东脚朝西，大声喊道：“拉到哪儿也不怕你们，

随你们治吧！”秦尤说道：“此处离水师营甚近，你们去几位，找三颗毛练大绳，六颗川钉，一把大锤。”喽卒答应一声，去不多时，扛着大锤、毛练大绳而来。头一条大绳横在腰间，那两条大绳，头一根，脚上一根，两头用大铁钉钉在地内。三条大绳俱都绷紧完毕，秦尤遂派喽卒搬运柴草。一层树枝子，一层芦苇，堆了一人多高，雅赛一堆柴禾一般。又派人将硫磺火硝取来，去了两名喽卒，将硫磺火硝取来有五六斤，俱都抛在柴禾堆上。秦尤说道：“你可曾将引火之物取来？”喽卒答道：“你没告诉我们，未曾取来。”秦尤笑道：“为兵卒者不能为帅，小人办不了大人的事。不取引火之物，焉能点着火呢？”

列位，当喽卒的那有好人呢？一看秦尤说话不恭，遂有一喽卒说道：“三月间割袍断义走啦，这时又回来当少寨主来啦？谁不知道自爱。”秦尤明知道喽卒是藐视他，无奈客情的关系不好还口，只可忍在肚子里而已。内中有一名老实的喽卒说道：“我去取火种吧。”秦尤说道：“此时再取火种，来回好几

里地，胜英余党甚多，若来人救走，岂不晚了？我这儿有火折子。”语毕，掏出火折子，对着金龙说道：“小太爷姓秦名叫秦尤，祖居太仓州。小太爷与胜英有杀父之仇，跟你可没有仇隙，谁叫你替胜英充光棍呢？”说着话将火折子摇着。孟金龙隔着柴禾堆的缝儿向外一看，红绿火苗甚亮，孟金龙一看，暗道：“这回可干啦，就怕这一手儿，我可不能活啦。”英雄泪如雨下：“我一死不要紧，我父母只生我一人，若叫我父母知道了，岂不活活痛死？再说我若一死，我胜三大爷与萧三叔、龙儿他们都出不了莲花湖。没有别的能力，我若死后真有魂灵，我必保护着我胜三大爷出莲花湖。”列位，大英雄是血气男儿，临到将死，还不忘保护胜爷他们呢。忠臣义士有危难，必有救星，正在此时，秦尤晃悠着火折奔柴禾堆走去，秦尤离着柴禾

堆一丈来远，就听西面树上有人喊道：“秦尤小儿，不要伤害我的门下，老朽来也！”忽见树枝一颤，脑袋朝下，向下一落，离地有尺来远，一叠腰站住身躯，奔秦尤而来。秦尤一看大脑壳如斗一般，秦尤此时可就急啦，再要想够奔柴禾堆去点火，恐怕来不及啦。距离柴禾堆两丈来远，秦尤将火折奔柴禾堆用力抛去。剑客一看，可真着了急了，没想到秦尤扔火折，剑客也是急劲，一纵身躯，够奔火折而去，竟将火折伸手接住。列位，秦尤抛火折是顶风，要是顺风，剑客可抓不回来。这二三十位一看这人长得奇怪，俱都下水而逃。秦尤喊道：“来者何人？”剑客答道：“震三山撼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水中别号叫赶浪无丝。”秦尤用匕首刀奔面门就刺。剑客思索：此小冤家是秦八爷之子，八弟妇苦守冰霜二十余载，我若不看我死去兄弟的面上，我就将小冤家损坏了。剑客思索至此，一闪身躯，手掌立着照定秦尤手背上就是一掌，秦尤疼痛难当，撒手扔刀，翻身就跑，跑出约有六七丈远，剑客追上，一抬腿将秦尤踢倒，秦尤腰节一发麻，趴伏在地。剑客取出秦尤的飞抓，将秦尤寒鸭凫水捆上，提着离柴禾堆切近，咚咕扔在尘埃。

大英雄此时叫喊：“老师救人吧！”剑客一伸两手将柴禾堆分开，剑客鹰爪力的工夫，树枝柴禾等不能扎手，将柴禾分为两堆，露出铜铁网，三道绳子将大英雄绷在地上，剑客将大川钉晃悠活动了，拔下大钉，拉着锁练大绳向西去，旁边有秦尤匕首刀，拿过匕首刀，将大绳挑开，铜铁网的钩环摘开，一层一层的网，连人带网六七百斤，若不是剑客的力量，还办不了。猛金龙由网内出来，拿起降魔宝杵，奔秦尤而来，叫道：“秦尤小子！我若不将你钉在山里去，我不是英雄是狗熊。小冤家，这就是你葬身之地！”双手执定降魔宝杵就要动手。剑客捻髯观看，心中暗想：秦尤是寡母孤儿，金龙是杀人不闭眼

的手儿，这一杵必将秦尤钻个透心。剑客思索至此，叫道：“金龙，且慢动手！”孟金龙将杵停住，剑客说道：“秦尤你闭眼睛干什么？你睁开眼睛看

看我，我有话对你说。你不认识老夫？我与你父秦八爷乃是联盟弟兄，老朽复姓夏侯名商元。

你从此必须改邪归正，老朽不忍观看你与你胜三大爷结仇，你得在老朽面前对天起誓，一不许你扰闹官面，二不许你与你胜三大爷结仇，三不许你为盗。你若不作贼，不扰官面，你不犯王法。你若不与你胜三大爷结仇，你胜三大爷必照管你，你娶妻生子接续香烟。你若不对天起誓，我不放你。”秦尤心中暗想：我若不起誓，他们不能放我。不扰官面也成，不作贼也成，惟独不与胜英结仇那不成。我起个誓，外号叫牙疼咒。秦尤思索至此，遂说道：“我若再作贼扰闹官面及与我胜三大爷为仇作对，久后我走在三岔路口，一镖将我打死，中我哽嗓咽喉。”

剑客说道：“金龙将他放开。”金龙道：“不能放他，久后是何时？走到三岔路口，一镖打死，哪有那么巧的？哪里来的镖呢？我不放他。”剑客道：“秦尤呀，离地三尺有神知，未曾起意神必知。你可记得当初你读书时候，夜间你打着灯笼往后院去，你曾在后院拾得一个包袱，内有纹银五十两，你母子欣幸，就是老夫暗中与你母子送去的。你须知道老夫是好心好意，绝没有不好的道儿给你走，你今天起誓，可不许口是心非。你可知道昔日周纣交兵，殷纣王杀妻诛子，次行无道，将大太子殷郊绑出午门，欲要斩首，真人施行佛法，一阵黑风，天际乌云遮日，待至天晴云散，不见太子殷郊。真人将殷郊救出，传与法术，后来真人命殷郊下山，投姜子牙麾下，保武王立国。

真人说道：‘殷纣天下将亡，你不许逆天而行，你下山若真诚去保武王，我赐你天下无敌的法宝。但是我恐怕你口是心非，下山仍然扶保你父殷纣王，你必须对天起誓，不然我不赐你法

宝，任你自由。’殷郊当时闻听真人之言，心中犹疑：我师傅为何叫我与父皇作对，下山时跟我父皇打仗，保人家坐天下？

殷郊寻思至此，计上心来：我起一个牙疼咒，绝不能中誓，遂对真人说道：‘我下山若不扶保武王，叫二山将我夹住，木犁将我的三头耕下。’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遂将叩天钟、晃魂幡赐与殷郊。殷郊下得山来，心中尚在犹豫，不知保谁为对，有心要保殷纣王，又恐怕真中了誓。正在此时，适逢机会，申公豹由打山下路过，抬头看见太子殷郊，问道：‘太子意欲何往？’殷郊答道：‘我欲投姜尚麾下，扶保武王。’申公豹问道：‘你为何与你父为仇作对？’太子备言真人赐宝起誓之事。申公豹说：‘岂有此理？你师傅不是真人，是假人，你为什么听他的话？我请来各路散仙，还给你家打天下呢，你反向别人去，岂不落个不孝之名？’殷郊闻听申公豹之言，遂投了纣王，到姜子牙营中骂阵。头阵金叱、木叱，殷郊一摇晃魂幡，金叱、木叱昏

迷倒在尘埃；二阵黄脸大汉手使三尖两刃刀，乃是二郎杨戩，太子一摇晃魂幡，二郎杨戩借火遁而逃；三阵哪吒上阵，太子一摇晃魂幡，哪吒乃是莲花化身，没有魂灵，二人一场大战。太子累得通身是汗，败走一座高山，正在山上休息，忽听咕咚一声，二山山崩地裂，将太子夹在当中，只露三头。正赶上老祖木犁青牛耕山，太子喊道：‘老师傅别耕，这里有人。’老祖答道：‘特来耕人。’咔嚓一声，三头俱落。这就是起誓应誓，丝毫不爽。秦尤你可不要口是心非。”

语至此，剑客下腰，给秦尤解开绳子，匕首刀仍还与秦尤，秦尤反身爬起，对着剑客磕了一个头，转身形够奔大寨去了。剑客以为秦尤必然回奔太仓州，哪知道秦尤又到大寨送信，搬取喽卒，前去战场打接应去了。

再说，剑客何以来到莲花湖呢？原来，萧金台老寨主，打

发三寇送秦尤到莲花湖与韩秀见面，坐的是大车，正赶上在路途行走，三寇在车上说话，桑燕彪叫道：“秦贤弟，你到莲花湖与韩秀赔个不是。虽然是盟兄弟，你岁数大些，究竟这场事情，不是韩秀对不过你，是你脾气太暴了，以后做事不要这样刚愎。”秦尤诺诺连声。剑客一听三寇要上莲花湖，剑客心中一动，我为什么不随着他们到莲花湖看看呢？剑客遂打树林中出来，钻在大车底下横木上，仰着身形，绷在车底下。来到莲花湖桥口，桑燕彪、桑燕豹道了辛苦，叫喽卒们给回禀，喽卒们说道：“你们哥三位还用回禀吗？现在寨主没在中平大寨，在清江湖口呢，此时正在与胜英的那边大汉交锋呢。死了两位寨主，败了四阵，你们三位就此到战场观看去吧。”剑客在车底下闻听，心中一怔：大汉莫非说是我徒儿金龙吗？我必要到战场看看。大车走到清静地方，剑客遂由横木钻出来，奔了树林去啦。剑客在树林内隐藏着，就听喽卒们来回的传说：“胜英那边有一个大汉，手使降魔宝杵，龟背驼龙抓，莲花湖的人都不是大汉的敌手。”剑客闻听，心中纳闷：我徒儿在台湾，怎样来到这儿呢？使降魔宝杵、龟背驼龙抓，绝没有第二人，那必是我徒儿无疑。剑客在树林中工夫大啦，喽卒来回报告，剑客听了个明白。然后剑客听到韩秀用计，下铜铁网要捉拿猛汉。剑客心中暗想：金龙是傻小子，必然受了暗算。剑客由打树林内出来，方要下水，就见水面上露出二十余人，向山坡拉网，剑客赶紧回到树林内，上了大树观看。工夫不大，就见从水内将金龙拉出，金龙喊叫，秦尤道名姓，骂金龙，派喽卒搬运柴禾。剑客有心当时下来搭救金龙，剑客心中暗说：“叫傻小子受一回惊险，然后再遇着事，也叫他长心眼。”故此剑客遂在树上隐藏着，观看秦尤指挥。比及秦尤派人取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方才将硫磺焰硝洒在柴禾堆上，秦尤就晃火折子，剑

客可就吓坏啦，不想秦尤腰里带着火折呢，故此赶紧纵下树来，正赶上秦

尤向柴禾堆走，剑客遂喊道：“老朽来也！”秦尤一抛火折，剑客一时急劲，又是顶风，故此将火折抓回。

再说剑客放了秦尤，金龙遂趴在地下与剑客磕了一个头，

叫道：“师傅您快跟着我到战场救我三大爷与萧家父子、于家

叔侄去吧！我拿杵给他们来个乱打，将他们莲花湖的贼都平了就完啦。

”剑客遂说道：“金龙，老夫我已经八十多岁啦，我救人还来不及呢，我还能够杀人吗？你先回去，你三大爷若出得去莲花湖更好，若出不去莲花湖时，我再露面给你们解围。

你认得战场吗？”孟金龙说道：“认识。您可别偷着走了，我们出不去莲花湖。”剑客说道：“有你三大爷受困，我焉能走呢？你回去吧。”孟金龙将杵插在背后皮卡子里，双手一分水，跳入水中，破风踏浪，奔战场而来，暂且不表。

且说韩秀由水内三层船底逃到后寨，由水中出来，在后寨休息饮酒。天至二更多天，大约金龙已经被焚，遂整好衣襟，乘坐小船够奔采莲大船，宝刀将韩殿魁将令字旗交与韩秀之手。

胜爷见韩秀一人回来，遂问道：“韩寨主，你与我金龙侄儿水战，胜负如何？”韩秀答道：“胜老者，你今生休想见猛汉之面。我施一小计，将猛汉用铜铁网拉到树林之内，用干柴架起，已经烧作飞灰了，你今生今世休想见你侄儿金龙了。”韩秀语至此，脸上发红。胜爷说道：“韩秀，你不算英雄。你若是英雄，一枪一刀的杀，你将我侄子千刀万剐，我胜某不能红脸；你用阴谋伤人，你不配称韩小帅三字。胜某讲的是仁人君子，不讲暗算。”语至此，胜爷回头叫道：“于贤弟，萧三弟，咱们怎见孟二侠？不想金龙偷来大清国，将性命送与莲花湖。还不齐集与他们群殴，决一死战！”老道对韩秀说道：“他们群殴，没有他们的便宜。叫林士佩敌住老胜英，其余不足为虑。”

众寨主齐上，林士佩坐定小船，来到大战船上，叫道：“胜英，这条狼牙钻就是为你打的！”胜爷的大船在先，于爷、萧爷的船在后，韩秀的战船方要前进，就见当中一个水花，带起多高的水来，由水中冒出一人，一声呐喊，声如巨雷：“胜三大爷，小侄男来也！”胜爷一看，孟金龙破风踏浪，毫无伤损。胜爷叫道：“水手，将船退回！不必前进，仍回本位。”金龙喊道：“莲花湖的群贼，我扎猛子到水底下，将你们的船都扎漏了！”

韩秀一看，也是一怔，将战船也退归本位。林士佩在当中船上站立着说道：“大汉又回来啦。”金龙喊道：“小子你别逞能，这回咱打上没有完！再水战我就将船杵沉底！”林士佩双眉紧皱，心中暗道：“若容他上了船，我绝不是他的对手，一连三杵，我的膀子必定发麻。”此时孟金龙虎目瞪圆，向船上

爬，林士佩照定面门就是一钻，傻英雄伸虎爪，将狼牙钻捋着，大英雄若不捋住狼牙钻，这一钻戳个鼻碎腮塌。林士佩一看，大英雄大把抓钻，林士佩心中暗道：“我若下水去战，我这样六个也不是大汉的敌手。”孟金龙趁势两脚踏着船帮，向下揪林士佩，林士佩向下一随，向上一拉，孟金龙脚底下一滑，落在水中，鼻孔一发辣，喝了一口水。若在船上，或在地上，可是金龙力量大，林士佩捋定钻杵，大英雄持的是三尖两刃钻尖，故此大英雄滑落水中。大英雄冒上来，大声喊道：“你不叫我上贼船，咱们俩怎么打呀？头一次小韩秀冤我，用铜铁网将我拉走，在山坡上架火烧我。”林士佩问道：“你怎么回来的呢？”

金龙说道：“小子，我师傅将我救回来啦。一会我师傅就来，我师傅比我高一半，脑袋有车轮大小，大蒲扇巴掌三尺六寸长，两只脚四尺八寸长。我师傅回头就到。”说着话，大英雄用手向东点叫：“师傅来吧！”林士佩向东观看，孟金龙一扶船头，蹿上大船，叫道：“小子，哪有我师傅？上来吧！”韩秀用令

旗一遮脸，噗哧一乐：“林大哥叫傻小子给冤啦。”胜爷也乐啦，心中说道：“傻孩子，你真上了船啦。”林士佩狼牙钻阴阳把一扣，三尖二刃，扎胸前，挂二肋，大英雄闪身躯用降魔宝杵用力向下一砸，当啷一声磕出。林士佩狼牙钻凤凰单展翅拦腰斩，大英雄狼牙钻一推，就听“当啷”一声，火光直冒。

大英雄斜插兜跟着就是一杵，林士佩向外一推，当啷啷响亮。

孟金龙喊道：“还是三砸啊！”林士佩又觉虎口发酸，膀子发麻，林士佩只可用巧招抵挡。孟金龙施展三十六杵完了，又跟着一百二十八杵，在战船上斗了三十余个回合。正在此时，忽听胜爷战船上三老背后，有人喊叫，林士佩听不明白，又是金头虎说话：“大小子有勇无谋。他有点穴镢，战工夫大了，眼也花啦，一点穴镢就算完事。先下手的为强，你忘了你有抓啦？”

金龙心中说道：“可不是忘了抓啦。”想罢，向圈外一纵，遂把降魔宝杵往背后一插，由囊中取出龟背驼龙抓，一抖手奔壮帽而去，叫道：“大林士佩，看好东西！”林士佩忙向旁一躲，孟金龙将抓带回，抓着龟背钢环子，一反臂叫道：“小林士佩，看黑狗钻裆！”震八方林士佩不敢用钻抵抗，恐怕被抓将钻抓住，不是他的敌手，只可闪展腾挪，大英雄一力降十会，林士佩热汗直流。

工夫一大，莲花湖第三拨的接应已到，飞天鼠秦尤又带来三十只战船，在三层战船后扎住，二十位寨主，五百名喽卒。

正在此时，忽听韩秀背后有人叫道：“韩贤弟，又是对台柱相争！林大哥

若输与猛汉，莲花湖泄气。为何不用人将林大哥换下来？”韩秀说道：“谁能力敌猛汉呢？”秦尤说道：“现在就有。”遂用手一指桑氏兄弟说道：“谁不知道闵士琼老寨主的大徒弟呢？”韩秀叫道：“秦大哥，咱们莲花湖好几百位寨主，怎能烦别人呢？”秦尤说道：“与我有交情，我能奉烦。”

秦尤叫道：“桑家二位兄长能仗义相助吗？咱都是联盟弟兄。”

桑氏兄弟本是浑浊猛愣，遂说道：“我弟兄有心相助，无奈没带家伙来。”秦尤说道：“已经将您的家伙带来啦。”叫道：“喽卒！将两条五色览云幡取来。”此兵刃十分厉害，比白蜡杆长，把有鸭卵粗细，钢尖子有一尺半长，有镗金挡八个，分八轮，见八角，上有乌金红绸子套二尺多长，无论大杆子、大枪，若被套住就得松手，若套住敌人的脑袋，立刻趴下。两名喽卒提着两条览云幡，桑家兄弟叫道：“总辖寨主！我弟兄将林大哥替下来，先拿猛汉，后拿胜英！”甩大氅，勒皮带，一个凶如瘟神，一个猛如太岁；身材魁伟，力大无穷；一个面似生羊肝，一个面如熟蟹盖。接过览云幡，韩秀预备采莲小船送战。韩秀叫道：“二位桑寨主兄长，单打独斗！”二人并肩纵到采莲小船上，大声叫道：“林寨主！我拿猛汉吧！请暂退下，让给我弟兄捉拿猛汉。”林士佩是精明强干的人，本来不是大汉的敌手，无奈不好意思落败，恐怕被众人耻笑，一见二桑采莲小船来到，纵出圈子外，直接纵到二桑采莲小船上。神镖将胜爷问道：“于贤弟，这两家寨主何如人也？”于爷说道：“这不是我们莲花湖的人，这是萧金台闵士琼老寨主的大徒弟、二徒弟。”

胜爷说道：“咱盟侄战了一天一夜啦，久战必败，将他唤回，愚兄临敌。”遂叫道：“金龙回来，久战必乏，老夫战船迎敌！”

孟金龙说道：“三大爷您战几阵，我一会儿就休息过来啦，咱爷俩轮流着战。”大汉金龙转身形跳在小船送回来，胜爷候金龙回来，再坐小战船去赴大战船。您道，后面小弟兄们还是闹玩笑，杨五爷说道：“欧阳德，你看人家有多露脸哪，战了一天一夜，净打胜仗。你看有一个人跟金龙一样，他不敢临敌。”

欧阳德说道：“唔呀，我师弟不吃僵，骂他他也不敢临敌，就是跟你我有能为。”金头虎贾明闻听，可就火儿啦，遂说道：

“小子，我若不敢临敌我不姓贾。”此时接战小船将金龙接回，胜爷甩大氅，按鱼鳞紫金刀。贾明背后喊道：“三大爷，杀鸡焉用宰狗刀？有事小侄男服其劳。”胜爷回头一看，叫道：“明儿，这是大敌呀。”贾明说道：“三大爷，咱爷们有造化，我有金钟罩。我要不行，您再临敌呀。”金头虎说着话纵上小船，小船送战。桑燕彪此时早上了大战船，桑燕彪手执五色览云幡，与胜爷战还不高兴，一心要拿猛汉金龙，一看北面送来一个小矧子，梳冲天杵小辫



，三尺多高，其貌不扬。为何胜英不前来迎敌？桑燕彪说道：“来人姓什名谁？你敢前来送死？”金头虎说道：“小子站稳了，提起我名字，吓破你的胆。祖居贾柳村黑驴寨，姓贾名明，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有一个兄弟叫贾亮，你怕不怕，小子？”桑燕彪的五色览云幡，阴阳把扣着，金头虎冷不防跑到跟前，跳起来就是一杵，桑燕彪一反手，览云幡向上一绷，金头虎向后倒退三四步。金头虎要惹杀身之祸，五色览云幡吞吐撤放，灵妙无穷，贾明身体笨，躲之不及，脑袋被览云幡锁住。桑燕彪说道：“躺下！”金头虎贾明倒也听说，“噗咚”一声，爬在船板之上。五色览云幡向右一拧，照定贾明背后扎去，一尺长一道白印，幡尖子扎在船板之上。金头虎连爬带蹿来到北船干，赶紧纵入水中，小船方要去接，贾明说道：“不用接啦，我会水。”说着话晃到胜爷船头，胜爷问道：“贤侄，受伤没有？”贾明说道：“没受伤，咱爷们有金钟罩。”随着爬上船去。贾明骂杨香五、欧阳德：“你们两个小子解恨了吧？败回来啦，筋斗也栽啦，称你们俩小子的心了。”杨香五说道：“打鹿打豹那个事没有啦？这算栽什么筋斗？子午混元砂，打了一个大爬虎。若不是和尚给疗治，金钟罩早就破啦，小命早就见阎王爷了。栽筋斗是常事，并不是一次。”金头虎将母狗眼一翻，遂说道：“杨香五小子，谢鹿人

家走好好的道，你教我骂人家，这回又是你僵我的火临敌。咱俩离开莲花湖，有死有活。”杨香五说道：“我是败兵之将，一打就倒，跟我干什么？”欧阳德说道：“那是人家长技。”

欧阳德、杨香五二人将贾明耍笑一回。

不表贾明暗中生气，此时大汉金龙在舱里，狼吞虎咽吃了四五斤点心，由大舱内钻出来，喊道：“小小子贾明别现世啦！活个什么劲啊！”贾明说道：“大小子，你去给我报仇去吧。”胜爷说道：“可给他们留命。”孟金龙跳到小船送战，金龙大声喊道：“弄幡的小子们快来受死！”桑燕彪一看大汉来啦，心中欢悦：拿着大汉，在莲花湖算露脸啦。金龙上了大战船，叫道：“小子！你姓什么？”桑燕彪答道：“某家萧金台大寨主桑燕彪是也。”金龙说道：“你叫大桑啊？这个名字不好。你使的那个玩艺，大杆子带套，前头还带铁尖，那叫什么玩艺呀？”贼人说道：“此名五色览云幡。”大英雄道：“小子，你倒了霉啦，大桑扛幡出殡吧。”您道，桑家寨主身高七尺，凶若瘟神，金龙身高八尺有余，览云幡奔金龙胸前华盖穴刺去，大英雄叫了劲说道：“我将你这穷棍子砸折了吧。”贼人览云幡一裹手，拦腰就打，大英雄将杵竖着向横推去，览云幡打去三四尺远。桑燕彪又用幡奔大英雄头上套去，红绸套核桃粗，竖着幡杆，直接套来。金龙将杵横着放在脑袋上，杆长套儿小，套不进去。又横着幡杆套去，金龙又竖着杵顶在头上，还是套不进去。一连好几次没套上

去，北边胜爷背后有人喊嚷：“大小子，真浑！你拿杵横着竖着，他老套不上你，一辈子你得不着幡啊，你叫他套上就将他的幡夺过来啦。他将我套上，我摔倒啦，那是我力气没他的大，你力气比他大得多。”孟金龙闻听，伸出脖子说道：“小子，你套吧。”五色览云幡将脑袋套住，桑燕彪向下一按道：“躺下！”孟金龙一挺脖子，力

大无穷，桑燕彪力气不敌，按不倒下，大英雄脖子好似柏木桩一般。金龙身体向前一探，推不动拉不动，按也按不倒下。金龙一转身，带着览云幡向后一拉，将桑燕彪拉出五六丈远，两人一较劲，将绸子绷开了一头，览云幡可真成了幡啦，绸子条搭落着二尺多长。览云幡按大枪使，吐放吞撒，大英雄上绷下砸，桑燕彪就是不叫砸上家伙，闪躲灵便。北面战船上胜爷背后又有人喊道：“大小子，还不拿大抓抓览云幡？大抓若是抓在幡上，哪里逃走？”大英雄闻听，遂向圈外一纵，亮出龟背驼龙抓，口中说道：“大桑！”桑燕彪忙闪身躯，连中下一百单八招，左串花，桑燕彪没闪开，用大杆子一横，驼龙抓将大杆子缠上，有镗金铛挡着，愈拉愈结实。孟金龙一使劲，桑燕彪就松手了，若不然孟金龙就成了耍人的啦。桑燕彪的大杆子一松手，大英雄就将大杆子悠起来了，离地一丈来高，悠得风声直响。桑燕彪方要向南跑，金头虎喊道：“悠矮着点，打太阳穴！”孟金龙向下一矮胳膊，大杆子直奔桑燕彪头上打去，噗的一声，万朵桃花开，桑燕彪死于非命。韩秀一看，叹道：“秦大哥你看，我怎对得起闵老寨主哇？莲花湖有的是人，何必叫桑家弟兄临敌呢？”

且说桑燕豹见兄长死于金龙之手，一纵身躯上了战船，说道：“你敢战死我兄？”大英雄说道：“你先别忙，你叫什么名字？”桑燕豹答道：“我是二寨主桑燕豹。”金龙道：“你们俩人，一样的名字。”桑燕豹答道：“胡说，我兄长叫桑燕彪。”孟金龙说道：“你也得扛幡啊。”北面上胜爷说道：“金龙为何又伤人命？莲花湖朋友甚多。”金龙说道：“小小子叫我都打死他们。”胜爷说道：“不许听他的话。”金龙说道：“三大爷别生气，这个得活的。”二寨主桑燕豹览云幡斜插柳擎着，大英雄连蹿带跳，赶奔近前，运动平生的膂力，照定桑

燕豹头上就是一杵，桑燕豹一横白蜡杆，将白蜡杆子砸得犹如弯弓一般，桑燕豹向后退了三五步，身躯乱晃。金龙向前一进身，拦腰裹手一杵，白蜡杆子一竖，砸得“当啷”一声，白蜡杆子一弯，桑燕豹横着走三四步出去，身躯几乎栽倒。金龙又反腕子一杵，桑燕豹又用蜡杆子立起来一搪，只听“噗咚”一声，连人带杆，全都倒在船上。头一杵桑燕豹的虎口就破啦，第二杵五脏六腑就震动了，第三杵筋骨皮肉发麻，躺在船上不能站起。金龙一进身，照定脑袋上打去。胜爷高声喊道：“金龙，不许打脑袋，留命！”金龙道：“三大

爷的面子，不伤你这条命吧。”说着话，用杵照眉头上一擦，桑燕豹扶着蜡杆子站起，面向南看韩秀不能说话，忽然口吐鲜血。韩秀思索半天说道：“秦大哥，你可害了我啦，这是闵伯父的大徒弟、二徒弟，俱都伤死在莲花湖，叫我怎么交代呀？”大寨主只好将桑燕彪成殓起来，送至后山去了，二寨主用软床搭到小采莲船上，送到韩秀的采莲大船。韩秀叫道：“胜老达官，你别专用猛汉临敌，你我可以比赛输赢。”胜爷闻听，正对胜爷的心意，若将韩秀一人战败，胜似战败莲花湖群贼。胜爷遂答道：“久仰大名，正要领教。”遂叫道：“金龙，你且罢战，老夫临敌！”

金龙叫道：“胜三大爷，您先打两仗，我歇息歇息，吃点东西，回头我再打他们！”说罢，金龙转身够奔北船帮。金头虎叫道：“大小子，将我的杵带回来，我的镔铁杵还在船上呢！”孟金龙将金头虎的杵拾起来，向腋下一夹，跳上小船，回归北面大船。

韩秀此时甩了大鳖，问了问锦背花装弩，墨雨飞蝗石。韩秀方要登采莲小船临敌，斗战胜三爷，忽听后面有人喊道：“韩寨主！杀鸡焉用牛刀？我兄弟二人，愿将胜英白发苍苍的人头，献到采莲大船前。”韩秀回头一看，乃是老道七星真人的弟子。

美英雄一思索，久仰胜英刀法绝伦，先用他二人先探探道。韩秀思索至此，叫道：“二位寨主，莲花湖的规矩，乃是单打独斗，不许双上。”此时胜爷上了大船，等候韩秀决战，不想韩秀又不临敌，送战小船送来了两家贼寇，够奔大战船而来。相隔切近，借灯光观看，甚为真切，一个穿吉祥白缎子短靠，头戴吉祥白壮帽，壮帽上正顶中一朵桃花，花上落着一个白蜜蜂，面如瓦灰。下垂手一家贼寇，穿一身青，青壮帽，正当顶桃花上落着一个蚂蜂，背后背定一对短柄钢斧。胜爷一看，心中不悦，暗说道：“韩秀，你为何用下五门淫贼前来会战我胜某呢？”

胜爷此时面沉似水。二贼寇小船离大船相近，穿白的贼人叫道：“贤弟，你给我观敌，我捉拿胜英老儿！”黑脸面的贼人叫道：“师兄，留神小心！”穿白的贼人伸手背后握刀，举目观看胜爷，不怒自威，贼人不觉先有惧怕之心，这就是一正避三邪。

胜爷叫道：“来者寨主姓甚名谁？”贼人说：“本寨主要与恩师报仇雪恨。”胜爷问道：“汝师何人？”贼人答道：“七星真人赵道爷乃是吾之恩师。”胜爷一听，更大不悦，说道：“下五门的贼人，报上名姓，胜三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列位，胜爷为何说出此言呢？皆因为心恨淫贼，已非一日了。贼人说道：“本寨主姓韩。”老英雄一听，问道：“你与总辖寨主当族吗？”贼人说道：“我与总辖寨主同姓不同宗，你家寨主叫玉蜜蜂韩福云。”贼人说着

话，向前一进身，照定胜爷鸭尾巾就是一刀，胜爷一闪身，遂用裹脑缠头势，还了一刀。贼人一看紫洼洼蓝鱼几乎将壮帽扫去，贼人心中一想：我绝不是胜英的敌手。没敢还招，向南败去。胜爷在后追去，追到贼人背后，刀在贼人脖项，使了一个顺风扫败叶，咔嚓一声，贼人头尸两开。胜爷向东一纵，纵出一丈有余，抬腿擦鱼鳞紫金刀。胜爷本是逞威，刀并不沾血，胜爷抱刀当胸，叫道：“韩寨主，我

给你清理莲花湖！”韩秀闻听，遂把令字旗一遮脸，一语全无。

正在此时，南边小船穿黑的那个贼人一纵身，纵到大战船，撤出短柄夹钢斧，一声呐喊：“白天猛汉将我师傅道冠抓落，把脸面擦破，你又杀我师兄。”胜爷说道：“你报上名来，与你师兄一同奔黄泉路上去吧。”黑脸面贼人说道：“胜英你少要胡言，我乃是赛李魁黑蚂蜂薛凤歧是也。”说罢此话，黑贼行龙过步，够奔近前。他一看胜爷偌大年纪，精神百倍，不由得心中乱颤，有心不动手，已经上了战船啦，又怕众人耻笑。想到这里，照面就是几斧子，不是胜爷敌手，抹头就跑，跑出去三四丈远，回头又照胜爷面门劈来，胜爷躲开双斧，鱼鳞紫金刀起处，寒光闪烁，一剪贼人腕子，贼人右手躲过，左手一迟，就听“当啷”一声响，夹钢斧落地，左胳膊已断，半截胳膊在船板直哆嗦。贼人不叫赛李魁啦，好似武松单臂擒方蜡了。贼人抹头又向南跑，胜爷随后追上，照定后腰横着一刀，腰断两节，胜爷向东横着一纵，身上连一个血点都不溅。

胜爷说道：“韩寨主，胜某不是以杀人为能事，这是给阁下清理湖寨。好朋友临敌，咱是以武会友，绝不伤害。”韩秀闻听胜爷之言，遂吩咐再去一只小船，将死尸兵器俱都取回，两个贼人尸首共合五块，俱搭在小船之上。韩秀纵上采莲小船，四名水手都在二十几岁，船上有两对采莲灯，明亮异常。采莲小船距大船相隔切近，韩秀纵到大战船上，这就是胜三爷莲花湖会战万丈翻波浪。韩秀叫道：“胜老达官，你我本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是为朋友，您也是为朋友，我不能不与您动手。莲花湖的亲朋，全都替我牺牲性命，我要不与您动手，于理不合。但是我绝不能赢您，就是我能赢您，也是点到而已，大概胜老达官您也不能伤我。如果我能赢了您，您将萧家父子给我留下；我若是输与老达官，咱是哈哈一笑，我放萧家父子

出莲花湖。在下韩秀敢说是公正自恃，所为不放萧家父子者，乃是莲花湖亲朋的意见。”胜爷观看韩秀荷花色老虎帽，荷花色短靠，正当顶有荷花一朵，一寸多长荷花梗，莲花瓢倒有二寸来长，黑真真宝剑眉，抱在桃花脸上，鼻如悬胆，口似涂朱，大耳垂轮，三山得配，五岳相匀，一张桃花脸，美玉一般。胜爷叫道：“韩寨主！在下久慕寨主，素知阁下是财色分明真君子，今日观

看寨主相貌，还是童子之身。俗语云，有麝自然香，何必迎风站？我与寨主比赛输赢，在下胜英一口鱼鳞紫金刀，三只紫金镖，甩头一子外，并无他物，兵刃暗器点到而已，要伤寨主寸皮，胜英非为人也。寨主的兵刃暗器，只管向胜英要害处打，胜英死于非命，怨胜英学艺未到，经师不高。寨主只管上招。

”韩秀套挽手，抽出亮银双刀，此刀耀眼争光，夹钢打造，利刃锋快，与别位的刀大不相同，别位的刀把有丝绒缠的，有藤子缠的，韩秀刀柄镶细白银字：“天地君亲师。”韩秀虽然莲花湖为寨主，颇知三纲五常，孝悌忠信，故此后来会斗侠客义士，因为刀柄上有“天地君亲师”，都不能伤他的双刀。韩秀抽双刀，遂将双刀一晃，奔胜爷鸭尾巾上，胜爷一闪身，脚尖滑船板。胜爷闪开三次，韩秀说道：“胜老达官，何不还招？”胜爷说道：“我会英雄，先让三招。绿林道内，我所敬重的，就是二位。”韩秀问道：“俱都是谁？”胜爷说道：“第一位就是阁下，第二位震八方林士佩林寨主。你二位虽然占山为绿林，好比明珠一颗土内埋，浮云遮蔽栋梁材。你我三人，好比大宋朝三位古人。”韩秀问道：“明公，咱三人比作何人？”胜爷答道：“我胜英不敢比岳元帅，你二位好比勇将杨再兴、陆文龙。”韩秀又道：“老明公不敢比岳元帅，我二人焉敢比杨再兴、陆文龙？”韩秀道：“明公请上招。”胜爷答道：“韩寨主请上招。”第四招韩秀迎头就是一刀，胜爷这

才还招，鱼鳞紫金刀遮前挡后，护往身体。韩秀闪砍劈剁，恨不能刀刀见血，片片透骨。胜爷心中思索：“小白脸真辣，不伤你寸皮，也能赢你。你少年的英雄，四十寨总辖，栽了筋斗怪可惜的，二十有零的岁数。”遂将刀更改路数，胜家独传追魂八卦刀，将韩秀引得眼花缭乱，上下左右俱是鱼鳞紫金刀，双刀避不住胜爷的刀啦，桃花脸热汗直流。胜爷用回灯反照绝命三刀，胜爷第一刀刺韩秀胸前，韩秀用双刀一砸胜爷的刀背，胜爷将刀往回一抽，韩秀的刀没砸上鱼鳞紫金刀，胜爷一偏刀，在韩秀桃花脸上一擦，韩秀觉脸上发凉，总辖寨主双目一闭，心中暗惊道：“吾命休矣！”胜爷撤鱼鳞紫金刀，叫道：“韩寨主请看。”韩秀举目观看，只见飘飘一物，落于船板之上，乃是戒淫花坠落于船板，伸手一摸头上，不见荷花。韩秀说道：“胜老明公刀下留情，我韩某甘拜下风。”胜爷说道：“哪里话来？这是总辖寨主让老朽一招。”胜爷复又说道：“请总辖寨主鸣金收队，你我两下结好。”韩秀低头思索：我与胜英未战之时，有言在先，现如今怎能强词夺理？就在胜老者方到时，两下一和，哈哈一笑，省得伤了若干寨主与朋友，凭我二十多岁之人，若与胜老者结为朋友，岂不三全其美？林大哥煽惑，说胜老者船上只有七八位少年学而未成的人，哪知舱中尚有藏货孟金龙，打得莲花湖寨主与亲朋等死的死，亡的亡。秦尤又荐举桑家弟兄，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口吐鲜血。到如今和平

办理，哪如先前胜英来时和平办理为美？但是我有言在先，不然，与胜老者和了吧。

此时韩殿魁压阵角，抱令字旗，背后林士佩、老道七星真人、朱甘棠等齐说道：“老寨主您看，总辖寨主要与胜英言归于好。老寨主，令字旗在您手呢，你老人家是主事之人，您拿令字旗将总辖寨主唤回。”韩殿魁说道：“我侄乃是言而有信

之人，胜英以仁义待人，我怎能将韩秀唤回呢？”七星真人与林士佩说道：“老儿胜英嘴甜心苦，假仁假义。您忘却莲花峪之事了？与老寨主呼兄唤弟，老寨主与他比赛，老寨主宝刀能敌胜英，与老胜英战至六十余个回合，老儿败中取胜，甩头一子，滑破老寨主眉金一道血槽，那事老寨主岂须臾忘记？”这几句话说得韩殿魁心如刀搅，平生栽了一回筋斗，韩殿魁脸面通红，遂把令字旗三展，口中叫道：“总辖寨主，和与不和，回来大家商议！”令字旗三展，韩秀脸上一红，叫道：“胜老明公！莲花湖人众让我与大家商议，老明公略候片时。”胜爷说道：“总辖寨主如其不和，派能打的来，胜某奉陪。”韩秀羞惨惨，纵上采莲小船，回归采莲大船，叫道：“我若不和，何以对胜英？”林士佩说道：“总辖寨主，彼寡我众，莲花湖能战的英雄二三百位，喽卒数千，将胜英老少男女困死在莲花湖。”老道又说道：“总辖寨主，您的四猛八大锤何用？您就说莲花湖人众，我四位哥哥要斗胜老者。胜英的鱼鳞紫金刀，焉能是八大锤的敌手？叫八大锤车轮战，换着轮战胜英。”韩秀脸面通红说道：“莲花湖人众，他们不欲讲和，我四位哥哥要会斗胜老明公。”韩忠、韩孝、韩猛、韩勇四人齐声说道：“老胜英要与总辖寨主和平办理，我们四人不愿和平办理。”

胜爷一看韩忠、韩孝、韩勇、韩猛四人，并肩纵上两只小船，胜爷心中暗道：“我一口刀，怎敌八只锤？”胜爷此时可说不出不好来，握刀要会战八大锤，就听北面萧三侠船上一声喊叫，如同巨雷，叫道：“胜三大爷，您回来，我战八大锤去！我正愿意跟这四个小子干干呢。”胜爷微然一笑，心中说道：“韩秀你有八大锤，我有孟金龙。”胜爷连赢三阵，转身躯纵上小船，回北边大船而去。

孟金龙纵到小船上，手擎降魔宝杵，水手将金龙送到大战

船上，大英雄高声呐喊：“你们小子一块过来！”胜爷在北面大船痰嗽一声：“金龙乳子，胡言乱语！韩家寨主乃是君子之战，单打独斗；若两打一个，岂不是小人之战，灭了韩氏英名？”

胜三爷老人物，明是抬举韩家，暗中怕两打一个。南边两只小船，韩家四猛，浑浊猛愣，听了群小的煽惑，用车轮战，换拨打法。韩忠叫道：“三位贤

弟，与愚兄观敌助阵，我会斗猛汉！”

双锤向两下一分，纵上打仗的大船，要会斗猛英雄孟金龙。北面船上三老观看，韩忠头上茶青色六楞袖口壮帽，茶青色短靠，面似淡金，黄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阔目，亮金锤分八楞，真是见楞见角，二尺六寸长亮金柄，茶青色挽手双垂灯笼穗，茶青色的颜色黄澄澄，老年茶叶是黄颜色。锤是双插花的架势，向前一纵，孟金龙降魔宝杵向下一迎，就听当啷一声，火星乱爆，双锤绷起有二三尺高。大英雄孟金龙喊道：“金杵破金锤！”韩忠身高七尺，要比金龙还短一尺来高，二人战了四十余个回合，韩忠力气不敌，脸面见汗。二爷韩孝说道：“大寨主兄长气力不敌，林大哥与七星真人有话，若见气力不敌时，急速换拨。三弟，四弟，与我观敌助阵，我将大寨主兄长替下来。我若是气力不敌时，你二人想着将我替下来。”二爷韩孝喊道：“大寨主兄长拿金龙不下，请暂退回，让与小弟！”韩忠虚晃两锤，向圈外一纵，由战船纵在小船之上。二爷韩孝一飘身，纵上战船：“猛汉你认识二寨主韩孝吗？”金龙答道：“你跟抱小旗子那个小孩是一个名字？”韩孝答道：“那是我兄弟总辖寨主韩秀，我叫韩孝。”金龙说道：“我不认识字，你过来吧，小子。”韩孝亮银锤照定金龙面门打去，金龙用降魔宝杵向外一推，就听当的一声，二爷韩孝退出好几步去。亮银锤上下飞舞，银花闪烁。列位，韩家兄弟四位，就是二寨主矧，身体六尺多高，为人稍明白一点事故，弟兄四人之中，就

是二寨主娶妻生子了，韩忠、韩勇、韩猛弟兄三位，俱都童身，未曾娶妻生子，后来三打莲花湖，韩孝后人出世，暂且不表。

二寨主长得面似银盆，俊美异常，胜爷与三侠、黄三太等，看着莫不爱惜。头上银灰色壮帽，身穿银灰色短靠，短衣巾小生打扮，要是顶盔贯甲，一身灰白，不亚如大唐家锤震四平山的裴元庆。怎奈韩孝战了几十个回合，仍然不是金龙的敌手。傻英雄高声喊道：“金杵破银锤！”三四十个回合以后，银粉脸热汗直流。三寨主韩勇叫道：“四弟，二哥热汗直流，不是金龙敌手，我去将他替下来。我若不是猛汉敌手，四弟你再将我替下来。”三爷遂喊叫道：“二哥退下，将猛汉让与小弟吧！”

三寨主古铜色壮帽，古铜色短靠，青虚虚脸面，手中八楞青铜锤，身高七尺，膀阔三停。二爷虚晃双锤，纵下战船。三爷纵上大船，青铜锤一晃，挟肩带背。傻英雄降魔宝杵向外一挡，三寨主向外退了三四步。金龙喊道：“小子，金杵破铜锤！”

三爷与金龙又战了四十余个回合，金龙战了一天零半夜，又会了三位大锤汉子，借着灯球火把观看，金龙鼻洼也见了汗啦。

恶道七星真人在韩秀背后说道：“总辖寨主，请看，贫道之计成矣。三寨

主已然见汗，猛汉也热汗直流，四爷再替去，就赢啦。”林士佩遂叫道：“四寨主还不上战船，等待何时？”三寨主韩勇虚晃两锤，纵出圈子外。大英雄右手执杵，左手擦汗，说道：“怎么不战啦？小子。”三寨主说道：“我四弟前来拿你。”大英雄说道：“你们还有多少人哪？”三寨主说道：“还有我四弟韩猛。”金龙说道：“小子，你走吧，叫他来。”韩勇遂纵下打仗战船。四寨主韩猛哇呀怪叫，掌中镔铁锤“当当当”，自己先碰了三碰。大众一看，半截黑塔相似，碰得火星子乱蹿。万丈翻波浪心中说道：“真浑，有那力气留着打仗用多好？”就听四寨主猛小子喊道：“猛汉吃我二百锤！”胜爷、

三老及三太大众等一看，赛似三国的张飞，唐朝的敬德，梁山上的李逵，头顶上有白印一道，乃是油锤冠顶的功夫。喊声洪亮，纵上大船，双锤奔右肩头打去。金龙用杵一横，绷出锤三尺多远。又拦腰两锤，头上两锤，俱被金杵绷出，共合三杵，升出十二锤。金龙力敌四猛，工夫一大，觉着虎口发酸。四寨主韩猛自己思索：“锤柄怎么热了？”金龙心中说道：“我不跟他碰家伙了。”真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二人各用纯熟的招法，但是金龙热汗直流，韩猛尚没出汗。

北面战船上三老与三太等观看真切，胜爷说道：“众位，他们这是车轮战法，工夫大了，金龙必输无疑，或者受伤被擒。

然后再战我，也用车轮战法，将我战败，然后咱们老幼必然被获遭擒。彼众我寡，此必然之理，不如一拥齐上，咱弟兄与他们大杀一阵，也能伤他莲花湖的寨主几人。”胜爷说道：“韩寨主，你这车轮战法，我们必输。咱们不如群殴，我们也落得宰几个。”胜爷对韩秀说罢，遂叫道：“水手，开船前进！三弟、于贤弟、三太等，咱们一齐动手。韩秀这是以为我们不识数，用车轮战暗算。”韩秀回头说道：“众位，人家看破啦，都说出来了，这如何是好？”老道说道：“群殴有何不可？彼寡我众，贫道自有良谋。他们若是群殴，叫铜锤与铁锤战猛汉，金锤、银锤敌住胜英，老胜英一口刀，怎敌两锤？林士佩敌于丰恒与萧杰，贫道率领大众捉拿三太等一干小儿。此必胜之理也，畏他群殴何来？萧三侠已然是几乎败了之辈，准输不能赢啊，贫道还拿不了三太他们初出之牛犊吗？男女老少，一个不留，连丫环婆子及水手，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留下一个就是祸害，准叫清江湖，水染成红。”老道遂高声喊道：“铜锤、铁锤战猛汉，金、银二锤战胜英，林士佩战于、萧二老儿，贫道率众捉三太等小儿之辈。赶紧开船进攻！”韩秀令字旗一展，

二十多只大战船，由南向北；胜爷等一只大船，二姑娘一只小船，由北向南，就要群殴。

莲花湖二十多只大船各向前进一船之远，忽然就听东南三层船上一阵大乱



，喽卒齐声呐喊：“妖精来啦！快闪开呀！”

南面三层上之人，向第二层船上拥挤，二层船上的喽卒向头层船上拥挤，头层船上的喽卒打船上向水里跳下有一二百人。就看船上有一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大脑袋犹如麦斗，身体矮小，穿着一件破棉袍，踢啦踢啦，掌中四把钩连枪，打透三层船。胜爷看得明白，大师兄剑客已到。震三山怎么个来由呢？前文已经表过，剑客曾对金龙说道：“你们若打不出去时，我与你们解围。”金龙回归大战船，剑客遂破风踏浪，晃到三层船后面窃听。忽听人声呐喊，要与胜爷群殴，剑客一想：若群殴，像黄三太他们必难保性命，胜三爷与于爷、萧爷，他三人当然是不要紧，本事小的必然俱都死于非命。剑客遂由水内钻出，高声呐喊：“老朽来也！不可群殴！”扶着舵要上船。

挠钩手一看，剑客要上船，挠钩遂奔大脑壳二肩头。剑客一伸手捋住了四把钩镰枪。这宗兵刃是莲花湖的出产，钩杆藤子比核桃粗细，六尺长的藤子杆，六寸长的铁尖，带钢钩，衬赤袍血点红。剑客要上船时，捋住四杆钩镰枪，借着劲就上了三层战船啦，四个人将钩镰枪松手，钩镰枪的尖子在手中捋着，用枪杆乱打。喽卒、寨主夏天都穿的是单衣服，打上就是两道肉杠子。喽卒、寨主不知是人是鬼，他们全都是乱蹿，三层的向二层船上跳，二层的向头层船上跳，头层船上没有地方跳，遂向水里拥挤。剑客进了重围，也跳下水去，喊道：“孟儿别动手啦，老朽来也！”金龙一看师傅到了，将杵虚晃一招道：“不打啦，我师傅来了。”遂纵出圈子外。列位，剑客要献绝艺，力解重围。此时震三山直奔韩秀采莲大船而来，在水内身

体不动，露着磕膝盖而行。韩秀水性绝伦，观看剑客在水内如此情形，实在莫明其妙，忽然在水内又露出腰来。剑客来到采莲大船且近，在水内一抱拳叫道：“寨主请了！”秦尤叫道：“韩贤弟，此人就是孟金龙的师傅，胜英的大师兄。”语毕，躲在众人丛中去了。韩秀叫道：“老义士莫非是前来攻打莲花湖吗？”剑客道：“韩寨主，非也。老朽今年八十四岁了，我打莲花湖有什么用处？残年之人，难道说还要当寨主吗？我看你与我兄弟胜英要群殴，决一死战，胜英、萧杰虽然学而未成，那两口刀若是混杀起来，请问得伤多少条人命？总辖寨主人多，必然伤的多；莲花湖的寨主、喽卒，多有带家眷的，那时节死尸堆满战船，莲花湖水染成红水，老朽看着于心何忍？老朽前来拜求寨主，好事不如无，堂前生瑞草。恳求寨主罢战，以免杀人流血。寨主若欲群殴，两下俱都不利。我兄弟胜英与萧杰乃是外场的朋友，寨主鸣金收队，两下哈哈一笑。”韩秀闻听，低头思索：此时讲和，哪有胜英方来时讲和为美？莲花湖少伤了多少寨主及外来的朋友？林大哥害了多少人啊，飞天鼠秦尤将桑氏送了性命，叫我怎么回复闵老伯父？韩秀叫道：“老义士！我有心和平办理，怎

奈莲花湖伤人甚众，我恐怕大众不服。

我听说老义士有二十余招绝艺，我莲花湖众寨主宾朋等，都要看看老义士的绝艺。如果大众不是敌手，我情愿两罢干戈，哈哈一笑，言归于好。”夏侯商元说道：“总辖寨主，聪明反被聪明误。老朽一废人耳，自五六岁上学艺，现今八十余岁。自出世以来，终朝每日寻茶讨饭，大都在险庙里睡，吃饱了就练艺。要像老朽这宗功夫，世上人多有不能牺牲的，世人多喜贪妻财子禄，我老朽将这些事情俱都置之度外。总辖寨主请看。”

说着话将嘴一张，满口牙齿，一个未落。说道：“终朝每日，兜囊中连二百钱都不存。我老师说修炼未到家，还好点气，

酒色财都抛开啦。老朽所学的二十多手技艺，别位谁也舍不得这宗工夫，我学艺学得已经成了无用之人了。若讲短打长拳，老朽练的年头比别位多点，先别说短打长拳，老朽若是动手，那叫倚老卖老。蹿高纵远，老朽能一叠腰纵一丈六七；若讲硬功夫，一块柱脚石放在地下，一掌能碰碎了；讲软功夫，将鸡卵放在地上，老朽在鸡卵上走，鸡卵不能碎破。还有一件玩笑的功夫，欧阳德的父亲与老朽玩笑，用一个指头抠老朽，老朽一运气，他那手指回不去了。若将老朽双肾子用绳拴上，拉出半尺长，还能自己缩回去；黑夜之间，不点灯火，老朽能写楷书；无论春夏秋冬，老朽能日行千里。我要施展这个本事，还算我倚老卖老。我施展一件贱艺。”说着话遂奔韩秀船头而来，不见身体动摇，如同驾云一般。采莲大船头有护船木，木头上有铜环子，一揪铜环子，飘身上了韩秀采莲大船。林士佩乃是妒嫉之见，怕剑客暗算韩秀，其实剑客焉能作出无礼之事呢？

剑客来到船上，将破棉袍一提，棉袍上连一个水珠都没有，皆因为油泥太厚啦。腰中围着一个破皮囊子，下身是蓝绸子底衣，打磕膝盖下，破得一条一条的，足登草鞋，没穿袜子，脚面颜色与泥皮一样，粗绣线绑缠着腿肚子，借灯光火把，看得故此非常真切。韩秀船干上挂着四对彩莲灯，大船上落下一根针都看得见，两船干四对彩莲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剑客说道：“老朽要暴殄天物，要用彩莲灯，试试老朽的贱艺。”一提破棉袍，拿出两个铜铁球，如同鸡卵大小，都上了锈啦，剑客两个球一碰，当当直响，冒火星子。剑客说道：“老朽这两个铁球，带了三十余年啦，我若将钢卵含在口内，可不能说话。”

剑客将铁球放入口内一个，丹田一叫劲，一粒混元气，说了一个吞字。未吞铁卵之时说道：“我这招工夫莲花湖若有能会的，我将胜英与萧二侠陪到采莲大船，您收八十多岁一个徒弟，七

十来岁的两个徒弟，生死任凭寨主，到那时镖行之人，自然依寨主处治。

老朽这一手儿，莲花湖的朋友寨主若是不行，请寨主鸣金收队，哈哈一笑，两罢干戈。”韩秀说道：“夏侯老义士，在下虽然年轻，不能无情。”韩秀将话说明，老剑客遂将铁球吞入腹中，老剑客七七四十九转，外有十三道横练。人生在世，吃七口饭，换一粒血水；七粒血水，换一粒胆水；七粒胆水，换一粒清水；七粒清水换一气；七气换一神。剑客十三道横练，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击石法、重手法、棉沙掌，两只脚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西方金刚经，达摩老祖易筋经，踢柏木桩子的工夫，大脑壳一晃，油锤冠顶，两太阳砸砖，铁尺排肪。一运一粒混元气，离彩莲灯四五尺远，将铁卵吐出，正打向彩莲灯，只听“叭叉”一声，彩莲灯粉碎。老剑客五脏六腑，用一粒混元气向下一压，铁卵落在船干上，剑客捡在手中。剑客叫道：“总辖寨主请看，铁卵上一身血丝！”剑客说道：“众位寨主，哪位若有此功夫，老朽这里还有一个未用的铁球，还有七个彩莲灯呢。哪位若有此工夫，我和胜英拜他为师。”韩秀叫道：“列位寨主！有练过此功夫的吗？”大众俱各低头不语。剑客铁卵打碎彩莲灯，镇住两下的英雄，群雄纷纷议论。金头虎说道：“吞铁球我以为是变戏法耍钱呢，原来不是。这手功夫，我是老和尚看嫁妆，我是下世再见。”只见剑客躬身施礼，对韩秀说道：“凭总辖寨主少年英俊，交下我们这群老朋友，寨主岂不美哉？不是老朽逞能，请寨主鸣金收队，两下解和。”韩秀说道：“老义士以德爱人，这是成全我们两方，德莫大焉。老义士将胜老明公及萧老义士，您替我约请，到中平大寨，我要薄备水酒，咱们痛饮一回。”剑客说道：“韩寨主，你们两下打得血染战船，若到中平大寨饮宴，若有言语不周，反为不美。若打算交我师弟胜英，人长天也长，我

兄弟是好交友的人，请改日再会吧。”韩秀说道：“老义士，您能保胜老者永远不打莲花湖吗？”剑客说道：“这个我不敢保。我与胜英是弟兄，我最知道他，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总辖寨主乃是正人君子，非礼勿视，我师弟胜英焉能再打莲花湖呢？寨主朋友甚众，若有不肖之徒，抢男霸女，我师弟就许打抱不平。那时我管不着。”韩秀思索：我不是老剑客的敌手，说话又甘又辣，真不愧剑客之名。思索至此，说道：“老义士，我鸣金收队，将您送出莲花湖吧。”剑客说道：“这倒不必，我会水，还是我自己打水中走吧。”说着话，遂一转身跳入水中，仍然挺立身躯，不用破风踏浪，直向北面去了。韩秀吩咐鸣金收队，有喽卒将大战船的锁链毛绳打开，大小船只风卷残云一般，俱归水师营去了，惟有由稻田载过胜爷来的王命、吴生的小船不要了。

此时剑客已然到了胜爷大船头，剑客身体矮小，萧爷和胜爷在船头上下腰，一人捋住剑客一只胳膊，水花一冒，水中钻出二位英雄，原来是鱼眼高恒高

俊龙、混江龙于蓝。与剑客相见之后，暗中二人托着剑客的双足，故此剑客在水中露出多半截身体来。二龙遂上了大船。贾明喊道：“怎么我大爷在水中露磕膝盖呢？原来水中有抱粗腿的！”胜爷给大家介绍了一回，于蓝与大众相见，胜爷叫道：“萧三弟，于贤弟，若不是我徒弟于蓝送信，我可到不了莲花湖，全赖我这贫寒徒弟送信，才知此事。他在莲花湖后山打柴，后山山神庙有他娘亲居住，莲花湖耳目甚多，久后若走漏风声，我徒弟母子大有不便。萧三弟，于贤弟，你们四只大船一只小船，都是饱载，你们可以周济周济我穷徒弟，叫他将他的老娘背出莲花湖去，以免久后他母子受害。”于丰恒说道：“这是分所当然。若不是令徒，焉有我们全家的命在？”遂叫二位姑娘：“与你于蓝兄打点细软

物件奉送。”又腾出一只箱子，将化虎死尸成殓起来，在莲花湖河坡掩埋。于爷又说道：“我与萧三哥在苏杭买地造房，萧三哥也将家眷接回大清国。”胜三爷由莲花湖东回镖局子，老少男女众英雄，分道出离莲花湖，于爷的船出清江湖口，胜爷奔东去，没有会使船的，金龙说道：“三大爷，我拉着船吧。”

胜爷叫道：“于蓝，你由水中回山神庙，候三两天将你娘背出莲花湖去，住在西门外，别住大栈房，住一个单间房子，慢慢的将珠翠换成银子，置几间小房子，开一个小买卖，好好侍奉你的娘，候你娘百年后，你再到镖局子。我乃残年之人，倘若老夫不在世上，自有你黄三哥、杨五哥、张七哥等照应你。”

萧银龙道：“父亲，我不出清江湖，我跟我三大爷回镖局子。”

震三江萧三侠并不阻拦，银龙遂上了胜爷的船，萧三侠、于爷的船也就出清江湖口去了。胜爷与剑客大众，就用莲花湖王命、吴生的船，够奔东面而去。孟金龙下水拉着锁链，其行甚快，将船拉到稻田地，高恒先将剑客背过漩涡水，然后又背胜爷、黄三太、孟金龙、萧银龙等，背到东河坡，俱都更换衣服。胜三爷遂请安叫道：“师兄，请您在镖局子住几天吧，二师兄、四师兄常常提念您，很想念您的。”剑客叫道：“胜三弟，我暂且不上镖局子去，我有几句良言劝你，你在直隶莫州古城村已经置了几顷地，又在镇上设立几个小买卖，贤弟你够过啦，就当急流勇退。岂不闻古人云：伍子胥不听孙武之言，官至吴国大丞相，吴王夫差卒赐子胥湛卢剑自刎；越国大丞相不听范蠡之言，越王勾践亦赐剑自刎。官大则险，树大招风，贤弟你名高天下，四海皆闻，你栽了筋斗就没有小的。一家饱暖千家恨，自古冰火不同炉。贤弟你若有急难大事，愚兄若知道，一千里二千里，我必赶到，给你兄弟了解；我若不知呢，愚兄可就无法了。”胜爷叫道：“老恩兄金石良言，胜英非是不知，

无奈三太等年轻，李四爷秉性刚愎，他们顶立不住十三省镖局之事，我再给他们整理一二年，小弟回家，落一个无忧无虑的乡下老儿。”剑客闻听，长叹一口气，叫道：“贤弟，你这千金担子真放不下呀，三弟你诸事留神小心，大人物可要处处留神，你我改日再见吧！”破草鞋踢啦踢啦，霎时间踪影皆无。

胜爷叹道：“真乃是高人也！”遂率领金龙、银龙、高俊龙大众等回镖局子去了，分明是五龙二侠一位剑客，大闹莲花湖。

离镖局子剩二三十里地，沿路上吆吆喝喝，不必细表。正向前行走，由东北来了二三十人，正是李刚率人前来接应，李刚将胜爷迎上，共同回返镖局子，沿路上大概说说莲花湖之事，工夫不大，大家来到镖局子内。众人进了镖局子客厅，胜爷给大众引见。聋哑仙师问莲花湖之事，胜三爷细说剑客解重围，铁弹打碎彩莲灯。胜爷叫道：“道兄，我从此闲事不管，公平交易做买卖！”

胜爷回镖局子方才五六天，这日正然吃完早饭，忽然间镖局子大门外一阵大乱，趟子手回报：“胜三爷，大事不好了，今有江宁府的守备李大老爷、院衙门千总王老爷，带领江宁府的都头马快三班，有要紧的公事，见胜老达官。”老英雄闻听，捻髯思索，胜爷心中说道：“我近来闹恶声气甚大，闲居的朋友好几十位，也许是官面前来查访，查我的镖局子。我不免借事为由，将亲朋散去，留下三太等照管买卖。”胜爷遂站起身躯出门迎接，守备、千总俱各认识。见二位武官，胜爷向前请安行礼，说道：“二位大人有何公事？”守备、千总叫道：“胜老达官，这场官司够你打的！这不是讲话的所在。”胜爷遂请众人来到镖局子待客厅，路过东跨院，胜爷问道：“二位大人，但不知什么人将我告下？”守备李廷仁叫道：“王老爷，拿出公事来给胜老达官看看！”李廷仁叫道：“胜老达官，州府县

的官司好打，此事事关重大。”王千总将背后包裹打开，取出公事，乃是黄纸一张，递给胜爷观看。上面的字体乃是半行半草的八句诗，写得是很纯熟：“铁胆赃官王勋元，勾串镖行太不堪。诬害良民无其数，死走逃亡真可怜。愤气来到京城地，内院皇宫走一番。龙恩若降胜英罪，盗去宝灯定然还。”阅者诸君，这首诗句是江洋大盗所为，并没有平上去入。胜爷看罢，躬身说道：“二位大老爷明言赐教，我不明白什么是宝灯。”

守备说道：“头一句是状告钦差大人，大人的玉号就是勋元，皆因君臣办完朝事，谈论治国安邦之策，万岁圣主叫道：‘卿家，我国第一大臣，开国元勋！’王大臣驾前谢过龙恩。第二句说是钦差大人勾串保镖的，害的良民百姓太多啦，死逃甚众，因此一愤到了北京，才夜入皇宫内院。就是第七句，胜老

达官大有关系，龙恩若降胜英罪，盗去宝灯定然还。”胜爷闻听，颜色变更，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浑身立抖，说道：“二位大老爷，是锁拿小民胜英到院署吗？”守备说道：“这道懿旨一下，摆香案接旨开读，万岁特派钦差大人办理此案，一百天万寿灯与贼人一并入都。若有灯，没有盗灯的贼人，不必专折上奏；拿住盗灯的贼没有灯，也不必专折上奏。宝灯与贼人解往京都，不是康熙万岁审问，就是太后佛爷亲审。此宝灯来历甚重，皆因为吴三桂赶走闯王，李太罕老爷未登大宝，让与阿哥顺治，更年改月，屠大清国，一统华夷，口外四十八家达王进宝，大小宝珠有千余颗。有大臣派能工巧匠，攒成传国之宝，翠玉珠宝攒成，名曰‘九凤珍珠百宝灯’，价值连城，世间罕有。太后老佛爷办万寿，在万寿宫悬挂此灯。今年老佛爷办万寿，头日挂上此灯，第二日不见灯影了，万寿宫的太监启奏万岁，万岁母子御览宫墙上题的这八句诗，万岁下旨派翰林院将此诗套写下来，康熙万岁的圣旨，太后老佛爷的懿旨，加紧的

公事，派钦差王大人办理此案。”胜爷说道：“我情屈命不屈，小民只可听审。”守备说道：“接到懿旨时，合城文武官俱都惊惶，惟有钦差大人谈笑自若。大人派我二人来请胜老达官到院署，共议此事。”胜爷说道：“二位大老爷，我胜英乃是百姓，这样的重案，太后与圣主俱都知道小民胜英，若说请小民去院署，岂不是藐视国法吗？二位大老爷，请与小民带刑具，不然小民可不敢从命。”李廷仁说道：“胜老达官知礼君子。”

遂叫道：“头目，给胜老达官挂上线吧！”府中都头遂叫道：“胜老达官，您屈尊点吧！”胜爷说道：“公事公办。”一低头，都头取出钢练子，耀眼铮光，一抖钢练，锁到脖项。胜老者一飘银髯，说道：“闷在镖局坐，祸从天上来。未想到我胜英成了犯法之人了。”

正在此时，由东跨院门外，跑来二十余人，头一位身高八尺半有余，第二位身量矮小，大声喊叫：“将胜三爷锁啦！打啊！”您道，来者二人是谁？头位乃大汉金龙，第二位乃金头虎贾明。班头一看，默默发怔。胜爷一飘银髯，用手点指：“你们哪一个向前进，双腿砸折！你们俱都退去。”金龙、贾明说道：“杨香五小子，这都是你的坏主意。”二人诺诺而退。

胜爷躬身施礼，叫道：“二位大老爷恕过百姓无知，他们俱都是吃酒带醉，素常奉公守法，骤然听说立拘锁拿，不知何事，故此唐突众差官老爷。二位大老爷请暂坐一时，我将镖行之人俱都唤至面前，将我的官司告诉他们大家，以免他们挂念猜疑。”

胜爷遂叫道：“三太，将你的叔叔大伯兄弟哥哥们，俱都请来、向众差官行一个礼，不许多言，老夫有话说。”三太去不多时，先来了三位老者，一位

道人，慈眉善目，道骨仙风，另有一分出尘逸世的表面，蓝布的道服，向二位武官打了两个稽首：“无量佛，贫道稽首过去。”语毕，遂向东边站立。又一位赤红脸

的老和尚，向守备、千总打了两个问讯，遂说道：“阿弥陀佛，贫僧问讯过去了。”语毕，向西边站立。一个魁伟大个的老者，面带不悦之容，向守备、千总作了一揖，遂说道：“在下李刚，拜见差官大老爷。”语毕，站立东面。其余丑丑俊俊、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俱都向二位千总、守备施礼，共合有百十余位，站在两边。胜爷叫道：“三太，我与众位高亲贵友，将话说完，你将公事高声诵念一遍。”黄三太遂将公事拿起，高声诵道：“铁胆赃官王”念至此，不敢念钦差的名字，念了“大人”二字，“勾串镖行太不堪。诬害良民无其数，死走逃亡真可怜。愤气来到京城地，内院皇宫走一番。龙恩若降胜英罪，盗去宝灯定然还。”三太念毕，胜爷叫道：“老少高亲贵友，这不是江宁府的官司。现有大胆飞贼状告于我，江宁府文武大老爷不能护庇我，因为是太后懿旨，康熙的御旨，我是情屈命不屈，谁人敢抗旨不遵王法？要将我打在木笼囚车，解在北京御审。大概康熙是明君，老太后是慈善的太后，大概不能刚我这样年迈之人，不是杀就是绞罪。你们众位都有武学的工夫，知道我胜英冤枉，若是扰闹官方，叫旁人谈论胜英打了官司，他的朋友不法，扰闹文武衙门，我胜英担此叛逆之名。众位，我这大年纪，众位不能帮我别的，真个帮我一个叛逆之名吗？

我若解往北京，无论老少亲友，跟去三两位，带上一二百银子，要是绞了，可就省事了；若是杀，恳求官人刽子手，四针缝上头，你们给我买一口薄木的棺材，横竖不要多花银钱。或买两匹骡马，或雇两匹骡车，将我搭在骡车上，将我寿木驮到直隶莫州古城村，交给我那苦命冤家胜奎，我死在九泉下，感众位亲友之盛情了。那时节镖局子一关门，三太老少等众位各归故里，从今后安分守己，纳享清福，道兄、弼昆贤弟，二位各归庙去，从今后我与众位老少亲友永诀矣，再不能相见了。”胜

爷语至此，一飘银髯，泪如雨下。诸公，可不是胜爷畏死贪生，胜爷是舍命交友之人，如今他老人家这一落泪，可是舍不得众位宾朋。胜爷遂叫道：“二位上差，请带胜英院衙赴审去吧！”

胜老者与众官人到了镖局子大门外，大门外早有大车三辆，胜爷抱腕当胸，叫道：“二位大老爷，小民要上车了！”胜爷一跨外辕，转身向车当中一坐，叫道：“众位上差，请上车来看守小民！二位大老爷请上尊骥。”守备与千总坐下马，掌中枪，前后跟随，府县的马快班头，各抱单刀花枪、七节鞭、九节鞭，围绕护着车。李廷仁坐下马，掌中枪，在头前引路；王千总坐下马，掌

中刀，后面跟随，车行如飞。老少镖头站在镖局门口张望，没有敢多说一语的，惟有黄三太用右衣袖遮住了自己脸面，暗中擦泪。只见车辆被尘土遮住，由大路进城院署公厅去了，由西院门进院衙门，守备、千总二人说道：“胜老义士，请下车吧。”胜爷答道：“且慢，等提差的时候，我再下车。”回事处差官房出来了五六位，大家俱都叫胜爷下车，说道：“胜老义士请下车来，过堂提差再说。”胜爷下车，进差官房落座。大众正在谈话之际，由外面进来一人，年在四十来岁，差官对胜爷说道：“这是管家二爷。”胜爷站起身躬行礼道：“求管家老爷多多照拂。”管家说道：“胜老义士哪里话来？”说着话管家看了看，遂出离了差官房，工夫不见甚大，回来说道：“大人有话，不过堂，叫胜老义士书房相见。”胜爷心中暗想：不过堂，是什么意思呢？不由得一阵发愣。大众说道：“胜三爷请书房去吧。”管家二爷引路，众人陪着来到书房门口外，差官说道：“这就是大人的书房。”管家二爷启帘拢向里回话，遂来到大人面前回禀道：“十三省总镖局镖头胜英到啦。”就听书房说话声音洪亮，说道：“有请胜老达官！”

管家二爷赶紧掀着帘子说道：“胜老义士，大人有请。”胜爷

此时低头暗想：大人有请，是何缘故？我焉能担得请字？遂低头不语。督府提辖在一旁跟着站立，大家说道：“胜老义士请吧。”胜爷伸手将鸭尾巾绢帕撤下放于尘埃，将大氅整了整，将发向后一推，众差官看着莫不起敬。胜爷一进书房门口，匍匐在地，肘膝而行，口中叫道：“大人在上，草民胜英拜参虎驾！”忠良爷说道：“胜老义士，一家饱暖千家怨，这场官司并非是告老义士一人，头一句是告本督院。本督院未曾刮削地皮，贪赃受贿，此贼天良丧没，胆大包天，诬告你我，虽然是诬告，也如同百姓起诉一样。当今万岁不重用本督院，焉能钦派我王羲查办南七省？臭贼就这样告状，难道本督院还丢官罢职不成？本督院专折上奉，折篇上多说几句话，保镖的公平交易，对于商民有莫大的关系，贼人不能得其逞，诬告良民，以便贼人朋伙抢劫，这都是我办理不善，才有这江洋大盗，叫百姓受此不白之冤。胜老达官，你站起来，本督院与你说话。”

胜爷说道：“小民斗胆也不敢。”忠良低头一看，胜爷明煌煌锁套脖颈，大人说：“我叫你们去请胜老达官，为何加刑？快打了去。”差官当面将刑具给胜爷撤去。钦差大人说道：“事到临头不得自由，本督院奉烦老义士为原办，公事三两天之内差官必送到镖局子。府里明文，县里批票，本督院堂谕，老达官找万寿灯，捉拿盗灯之贼，镖行人如不敷用，本督院派差官帮助胜老达官去办理。太后老佛爷的懿旨，当今万岁的圣旨，一百天贼灯一并入都，老义士急速办理。老义士请到差官房，与众差官们饮酒去吧。”胜爷磕头谢恩



，然后跪着倒退，到了书房门口。差官伸手相搀，胜爷不敢正面看忠良，回头以白眼观看，忠良虽然便衣，严肃正气令人可畏。书房中陈列帅印，故此令人胆寒。众差官陪着胜爷来到差官房，众差官道：“老义士，大人吩咐，咱在差官房喝酒吧。”胜爷说道：“不敢不

敢，若不是众位差官大人的维持，忠良爷怎么知道我是好人？”

这都是众位大人的维持，要不然胜英的老命堪虞。”此时院衙内人山人海，俱都来看热闹。早有绅耆等要递连环保，众绅耆也不知道是什么官司，全都替胜爷担忧。工夫不大，见众差官老爷陪着胜爷出离书房，犹如众星捧月一般，来到西院门，胜爷与差官施礼告辞。胜爷一看西院门外人群之中，早有黄三太、张茂龙蔽往西院门外，胜爷瞪了三太一眼，三太等随在胜爷背后，出离西院门不远，欧阳德、邱成再向西去到西门沿，杨香五、贾明蔽住西门，胜爷说道：“你们快随老夫回镖局子。”

西门外侯华璧、高俊龙也来迎胜爷。走到西下关，胜爷对众人道：“这是忠良爷为国为民，真是明镜高悬。若不分贤愚好歹，打在木笼囚车，定有是非，小弟兄们必然拚命。”忠良爷这一派胜爷原办之人，把胜爷性命保住。

胜爷回到镖局子，老少镖头俱都一怔，这样重大的案子，胜爷安然而归，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

又说道：“众位都要去扰闹院衙，又有预备砸木笼囚车的，你们看胜施主安然而归。”诸葛道爷问道：“胜施主怎么过的堂？”

胜爷说道：“并没过堂，大人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以恩德待人，派我为原办，捉拿盗灯之贼寻找万寿灯。打探万寿灯与贼人之时，倘若镖局子人少，钦差大人派差官帮办。”诸葛道爷又问道：“公事呢？”胜爷说道：“大人三两日内派差官送来，府里县里都有公事，大人亲下堂谕。”聋哑仙师说道：“此事必须先派镖行大众出去访察。”胜爷遂派了三人一拨，五人一伙，出去访察，三五日回来报告，不许耽误工夫，胜爷在镖局子听信。三日回来一拨，五日回来一伙，俱都不知贼人下落，宝灯何在，无影无形。胜爷闻听，唉声叹气道：“为我一个百姓，大人若是丢官罢职，有多冤哪。胜英生不如死。”老英雄

终日愁眉不展，聋哑仙师劝解说道：“事缓则圆，胜施主若受了急，此事更不能办了。”胜爷说道：“公事已然送到，这几天尚无下落，可哪里去找？连一点踪影没有，岂不难死我也。”

大家正在谈话之际，看门的趟子手慌慌张张向里跑，叫道：“老达官爷，外边有汉奸拜见你老人家！”胜爷说道：“镖局子真是不能久长，你们这看门的连话都不会说了，什么叫汉奸来拜望啊？”趟子手说道：“此人自称汉奸

，老达官爷您不信，您亲自看去，真正是汉奸，错了管换。”胜爷嗔道：“你们这叫怎么说话？”老趟子手说道：“现在这热的天气，戴皮帽子，穿狐皮马褂，棉鞋，白绫子棉袜子，掀开皮衿给我看看，老羊皮的桶子。”聋哑仙师在旁微微冷笑说道：“胜施主喜信来了。”胜爷说道：“道兄，您也拿我取笑吗？我都急得誓不欲生啦。”聋哑仙师说道：“不然。这不是欧阳天佐，就是欧阳天佑，不是欧阳德的父亲，就是欧阳德的大伯。这二位专管南七北六十三省江洋大盗，不论什么贼都瞒不过他二人去，别号叫贼魔。”胜爷说道：“如此说来必须迎请，这都是我换命的朋友。”胜爷在前，三老及僧道俗在后，迎至镖局子大门，就听有人喊叫辱骂：“这个镖局子人杂乱，这镖局子有秃和尚，叫什么红莲罗汉，法名叫弼昆吗？还又叫长老，我看他是秃驴。

有个老道吗？叫什么聋哑仙师装聋哑，我看他是一个杂毛。有个胖子叫李刚，我看是大肚子四儿。除去我胜三哥，没有好人，都是王八羔子。”胜爷在前一看，原来是大义士天佐。胜爷抢行几步上前，说道：“大义士来也。”蛮子提起皮袄，跪在胜爷的面前：“唔呀，老哥哥可好？久违久违。”胜爷伸手相换。

蛮子见了和尚、老道，说道：“杂毛，秃驴，我给你们磕头不磕头？”说着话，与胜爷拉着手，来到大厅。胜爷叫道：“欧阳贤弟请坐！”欧阳天佐说道：“不能，不能。有老哥哥，我

不能上座。一边老道，一边和尚，那边李四，这边是我。”从人献过茶水，李四爷性急，遂说道：“蛮子，休要取笑，胜三哥正在急难之间，你可曾知晓珍珠灯落在何人之手？”欧阳老爷说道：“怎么我来就有病？我从此路过，探望哥哥，我知道什么灯啊宝啊？”弼昆长老说道：“你别取笑啦，大众都在焦急之间，皇上的万寿灯被贼人盗去，状告胜施主。”欧阳天佐答道：“我焉能知道什么叫万寿灯啊？”诸葛道爷说道：“你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啦，太后老佛爷的万寿灯。”欧阳爷说道：“你别挤兑我，我给打个金灯，金灯换银灯，炮打襄阳城。”

胜爷站起身躯，捋住欧阳天佐的袖子道：“你若知道宝灯的下落，就救了愚兄残年了。”欧阳爷说道：“你有所不知，我要不知道，我还不来呢。若提起盗灯之事，他们乃是三个人做的活，一个人盗灯，一个人巡风，一个人题诗，我没有追上，现在落在萧金台闵家父子之手。我追到萧金台暗探，萧金台闵士琼老寨主乃是久经大事之人，两日夜不提灯的事情，他们若提出一个灯的字，我就盗来啦，还用老哥哥你着急？千真万真，珍珠万寿灯落在萧金台了。”胜爷闻听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道兄，咱大众亮家伙，杀奔萧金台！”聋哑仙师说道：“且慢。胜施主，大家从长计议，和平办理

为是。

闵老寨主年过六十，占据高山四十余年，自李闯王造反，占据山林，原是好武之家大财主，因反乱不得已而为寇，如今成为南七北六十三省总瓢把子，十三省绿林道俱都属他辖管。两个虎狼之子，万人不挡。徒弟四十余名，俱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山中寨主百十来位，喽卒有三千余众。此人乃是绿林英雄，沙子里的黄金。如没有前次攻打莲花湖之事，此事好办；打莲花湖时孟金龙打死他长门大弟子桑燕彪，打伤他二弟子桑燕豹，内中闵寨主必然怀恨在心。若没有这二人死伤之事，自然好办，

如以武力对待，要讲拚命，凉刀子碰热肚子，山大王不惧；若以礼而敬之，此事倒好了结。胜施主名誉，大概闵士琼早有耳闻，你们二位可称天下英雄之魁，你要下帖拜望他，他许看在朋友的场面，你面见本人，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好言安慰，他许将珍珠灯献出来。经官面就不好办啦，他还得献出两个徒弟来，他再求你，不叫官面严刑拷问，就说一个盗灯，一个巡风，解到北京，过堂之时，成了案以后，当堂抖家伙一走，给原办销案。有金龙打死他大徒弟之事，可就不走这样办的了啦。

先去拜望他，胜施主乃能言之人，不用贫道嘱咐。再者，还得防患未然，倘若他翻了脸，胜施主孤身深入，多有不便，咱们必须去上三十位四十位，俱都衣帽齐整，暗带兵刃。”胜爷说道：“去多少人呢？”道爷说道：“去三十六位。黄三太与三大门的徒弟等都去，可别叫金龙去。”胜爷遂点了三十六位，各穿长大衣服，就没有孟金龙。金龙说道：“三大爷，我也去。”

聋哑仙师、李四爷二人说道：“你去不得。”金龙说道：“我去得。怎么去不得？”欧阳大义士喊道：“不要你王八羔子去！”

金头虎说：“大小子，你怎么怕汉奸哪？”金龙说道：“小小子，你可别闹，他用手一点，可就出不来气。”

当时三十六位老少英雄去萧金台下帖，五老当先，聋哑仙师在前，胜爷与弼昆、李刚等在后，来到萧金台山口，三十六位一看，陡壁山崖。方要进山口，忽听锣音响亮，呼啸一鸣，二十余名喽卒，每人执定双手带，遂问道：“什么人闯进山口？”

胜爷回头叫：“三太，拿老夫的名帖投递，可要规规矩矩。”

三太闻听，手捧名帖，叫道：“哪位是报事的头目？”喽卒回头叫道：“四头目，有人来找。”由山口里面出来一老者，年逾花甲，衣帽齐楚，见了三太，举目观看，不过二十余岁。三太说道：“我们十三省总镖局子来的。”说着话，回头指胜爷

说道：“这是我老师神镖将胜英，拜见闵老寨主，有紧要之事，与萧金台

有好处无损处。”老喽卒头问道：“您贵姓？”黄三太答道：“在下姓黄名叫三太。”喽卒头说道：“胜三爷的名帖给我，我就此进去回报。要是别人的，我还得压一压。”又叫道：“喽卒们，将双手带横起来，不许慢待！这是胜老达官，与老寨主俱都是朋友。”胜爷一看，喽卒抱定双手带恭敬异常，胜爷心中甚喜。但是老头目去了多时，不见回报，等下有一个时辰，胜爷心中未免着急。还好，山口外翠柏苍松，遮蔽天日，要是太阳晒着，还真不好受。胜爷正在着急，忽听山口里马踏銮铃响，犹如电转星驰，撞出一只红毛兽来，高声呐喊：“喽卒们闪开，碰死不管！”凶恶非常。跳下马来，虎体彪躯，身高八尺，头戴枯龙骨的象牙冠；身穿真金线缝就的英雄氅，能工巧匠的手艺，上绣百鸟朝凤；奶子皮的皮鞋，扣就亮金铠。

脸面上看，两道竹叶眉，蓝汪汪一张脸面，连鬓带腮的红胡子，半寸来长，压耳红毫倒有三寸来长，四个大牙露于唇外，一脸疙瘩。高声呐喊：“老胜英为何要见我家老寨主？”左手勒丝缰，右手擎定金鼎龙头搦，四块铜板做成，宽有八寸，长有一尺六，上边打透眼，有十八个枣核钉，钉有一尺六寸长，有鸭卵粗细，两头是尖，三道金箍，头上能工巧匠做的龙须。此兵刃份量沉重，虽不能砸山崩地裂，但刀枪剑戟，砸上就飞。此人别号挟山太保，乃是本山的大少寨主，名叫闵德润，又叫天门白玉虎。顶门上有一个白圆圈，南七省八大名山，头一位力大绝伦的人，乃是山中的野人。喽卒全都向后退，此人在五老身前马打盘旋，高声呐喊：“要能赢了大寨主手中这件兵刃，再见我家老寨主！若不是大寨主的敌手，要见老寨主，势比登天还难！”说罢此话，马走搦飞，真是人欢马跃，人似猛虎，马似蛟龙。五老背后怒恼了三太，三太厉声说道：“我

们下帖拜望闵老寨主，他们反以武力对待！”三太甩去大氅，打开小包裹，亮出朴刀，问了问三只金镖，握刀在五老背后，绕到前面，一声呐喊：“呔！山野之贼，不讲礼义！我们爷们下名帖来拜望，不知情理，以野蛮对待。”山贼一看，一扶判官头，打马上跳下来，有喽卒将马接过，拉到山口里边去了。

皆因为马、步有别，故此贼人跳下马来步战，黄三太跳起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山贼不慌不忙，刀离象牙冠，看看切近，贼人裹手一挡，将三太的刀磕出两三丈去。三太回头向南，败中取胜，抖手一镖，贼人向外闪身，未曾躲开，中于华盖穴左边，就看真金线一裂，已然打透贴身的短靠，肉皮上一个白点。贼人冷笑道：“你家寨主有金钟罩，铁布衫。”说着话，又够奔黄三太打去。杨香五一晃透风巾，说道：“山贼莫要逞能。”

杨香五身体矮小，三尺多高，照定贼人下部就是一刀，遂叫道：“三哥快

走！”贼人忙用手中兵刃一避，杨香五撤步抽身，忙向旁边一躲，此时杨香五蹿高纵矮，五六个照面，抽刀不及，被搠把刀绷出去了。傻小子贾明在弼昆身后喊叫：“张茂龙表兄，该你啦！黄三太、杨香五完啦！”张茂龙跃众争先，掌中八楞练子亮银锤，山贼一看暗暗喝彩：“好俊的人品！”面如冠玉，五官清秀，八楞练子亮银锤雪花白，行龙过步，锤打悠身势，战了三五个回合，练子锤绕于搠杆之上，张茂龙身不由己，向前一伏身躯，自知力量不行，将皮套扔了练子锤，败阵而回。红旗李煜李二爷跃众当先，与贼人交手，三五个回合，将枪撒手，败了回来。贾明喊道：“师兄欧阳德，该你啦！”“唔呀，你这个臭豆腐！都该我们啦，你是干什么的？”贾明说道：“我不算数，他叫我我也不出去。你是我师兄，骂是先骂你，谁不晓得欧阳德呀？我是笨家子，没人跟我一般见识。”蛮子跃众当先，口中说道：“唔呀，山贼你不要逞能，有欧阳德在

这杳晃里！”欧阳德五官清秀，亮尖势钢刀上下飞翻，又挟肩带背，跳起一刀，贼人用搠杆一绷，当的一声响，欧阳德的刀飞出一丈余远，败归五老背后。金头虎又喊道：“老侯，你的能为大，你还不出去吗？”侯华璧纵出来，抖九节练子枪。大少寨主一看，铮光明亮，侯爷与大少寨主战了二十余个回合，练子枪绕在搠杆之上，撒手败回来了。侯爷与大少寨主战的工夫甚大，大众已经将绷飞了的家伙拾回。赛北观音箫银龙露面，五色线网子绷头，飘挂灯笼穗，荷花色短靠，男子女相，俨然少女一般，脸上点三个红点。大少寨主说道：“小娃娃乳黄未退，不怕寨主将你碰死？”此时大少寨主横着搠，少爷纵起身躯，双笔直点二目，山贼用搠，向上一绷，少爷双笔又奔下身点去，二人战了五六个照面，双笔绷飞，向南而跑。大少寨主一笑：“小娃娃，我不追你。”银龙回头一看不追，复又返回，将飞叉皮套套于手腕，照定大少寨主脸上叉去，山贼躲之不及，叉于脸上，三个白印，飞叉落地。少爷捡回飞叉，返身而逃。

山贼大怒，叫道：“胜英！你净用无能之辈，有何用处？没有百十个回合，不用现丑！”胜爷无可奈何，甩大氅，三太接衣服，套挽手，握鱼鳞紫金刀。鱼鳞紫金刀亮出一尺有余，就听山口外一声呐喊，如同巨雷相似：“三大爷别动手，我来啦！”

众英雄观看，混海金鳌孟金龙来了，聋哑仙师一笑说道：“胜施主净做绵长事，遇到天不绝人。”列位，孟金龙怎么来的呢？皆因为五老出镖局子，就没有管得了金龙的啦。胜爷方出镖局子门，他就在背后跟上啦，镖行人拦他，他说：“谁要拦我，摔死他。”谁也不敢拦他啦，故此他随在胜爷背后而来。

俱都到了萧金台时，孟金龙在口外树底坐定观看，工夫一大，大英雄站在高处张望，看见银龙打了败仗，看胜爷握刀方一离鞘，大英雄已经赶到，叫道：“三大爷我来啦！”胜爷刀仍还

鞘，孟金龙跃众当先，说道：“山贼好大个呀！咱俩比比你还矮一头呢。你这身衣服真好，送给我吧，小子！”孟金龙福大造化大，山贼命小福薄，是魏文丑的挨刀的脖子。大个向前一撞，山贼一看，孟金龙好大身材。大山寨主问道：“你是那闹莲花湖的孟金龙吗？”傻英雄答道：“对啦，就是我。你叫什么？小子。”大山寨主答道：“你家寨主叫挟山太保闵德润。

你敢与大山寨主战一百个回合吗？”金龙说道：“小子，咱们战三百个回合，没有完。”列位，大山寨主向来没遇见过敌手。

金龙说道：“小子，咱背的这个，叫降魔宝杵，禁得住三下的都少。”大山寨主说道：“我是树大影遮山地。”金龙说道：“咱是根深不怕风摇。”大山寨主说道：“我叫挟山太保。”

孟金龙说道：“我叫混海金鳌。”大山寨主说道：“我有举鼎挟山之力。”金龙说：“我眨眼地动山摇。地动就是我眨眼来着。”大山寨主说道：“我是天门白玉虎。”傻英雄说道：“你是白玉虎，咱叫孟金龙啊。咱俩人是汉高祖平秦楚，龙争虎斗，你猛虎焉敢斗蛟龙？”傻英雄降魔宝杵奔上前去，刚要动手，正在此时，就听山口里马踏銮铃响，一匹茶叶青鬃豹，马上老寨主闵士琼，绛紫鸭尾巾上衬一朵蓝绒花，顶门嵌定芙蓉花，绛紫的大氅，青缎子靴子，扣住亮金镫。后面又一匹马，马上乃是二山寨主，真乃少年俊品人物，年纪不过二十来岁，小白胖子，眯缝眼，此人就是越狱盗狱救了秦尤之人。老寨主在马上一声呐喊：“胜老达官下帖，是抬爱我父子，孺子太不知情理，何以用武力对待？如若不听父命，按山规治罪！”大少爷诺诺而退，口中叫道：“金龙，我家老寨主不叫我与你打仗。”

孟金龙一声呐喊：“好容易找了对，不打可不行！”语毕，在后追赶。胜爷叫道：“金龙，不许追赶！”金龙叫道：“三大爷，我脱他这身衣服！”胜爷说道：“胡说！”孟金龙止住脚

步。老寨主弃镫离鞍，一看五老当先，闵士琼控背躬身，叫道：“胜老明公抬爱我父子，来到小山敝寨下名帖，我父子担待不起。不才的犬子搜查山寨，跟明公的朋友以武力对待，这都是养子不教父之过，愚下实是教子无方，明公多要原谅，胜老明公如不悦，我必当面责打犬子。”胜爷抱腕当胸，说道：“我们来了三十余人，多有年轻性暴的，两造话不投机，虽然动手，均无损伤，老寨主看胜英面上，不要责备令郎。无事我也不敢造次来到高山峻岭，皆因有绿林朋友，不知哪一位到北京城皇宫内院，在万寿宫盗去老佛爷宝灯，在

宫墙上题诗八句，上面诗写的是：‘铁胆赃官王勋元，勾串镖行太不堪。诬害良民无其数，死走逃亡真可怜。愤气来到京城地，内院皇宫走一番。

龙恩若降胜英罪，盗去宝灯定然还。’太监启奏圣上，康熙圣主、太后老佛爷母子御览，康熙的圣旨，太后老佛爷的懿旨，派王大人办理此案。钦差大人本应将我锁拿解往京都，爱民如子的忠良，怕屈了小民，派我为原办，寻找此灯，限百日灯、贼一并入都。钦差大人派胜英原办，找着珍珠灯，获住贼人，将功折罪。我有几位朋友各处巡查，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叫人不闻，除非己莫说。听说万寿灯落在老寨主兄长之手，我斗胆来到高山峻岭，请问自古皆信义，民无信不立。请问老兄长一言，凭老寨主南七北六省赫赫大名，大概不能有而言无，无则言有。如万寿灯落在老寨主之手，虽然价值连城，皇上家的宝灯，也不能善罢甘休。寨主乃无穷的富贵，何爱一万寿灯呢？老兄若能献出万寿灯，救了胜英暮景之年，你我结为至交之友。”闵士琼捻定花白胡须，说道：“明公，纸里包不住火，宝灯落于我手。这几日我很为难，明知其祸不小，我有心聘请明公，将灯双手奉上，要经官面时，我派两个小徒弟到案，再拜托胜老明公，不要大刑拷问，一个盗灯正犯，一个帮犯，解

往北京，北京过堂，无论在什么地方拷问，我两个小徒弟必然承认，成案之后，抖开刑具一走，给原办销案。但有一件，前次我派了两个小徒弟到莲花湖办事，我的长门弟子桑燕彪，二徒弟桑燕豹，适逢胜老明公与我盟侄韩秀较量短长，我两个徒弟碌碌庸才，不当帮莲花湖与镖行争斗，与镖行大汉孟金龙比武，将我长门弟子一杵打得万朵桃花开脑髓皆崩，我二弟子桑燕豹口吐鲜血。韩秀派人将我两个门人，一个用寿木成殓，一个用软床送到萧金台，我打开棺材观看，我的大弟子死得真可怜，二徒弟口吐鲜血，现在每日咯血两茶杯有余，命在旦夕。

我若再献珍珠灯，再派人打官司，岂不叫绿林道耻笑我软弱无能？因此这几天我左右为难。”胜爷说道：“依老寨主该当怎样办理呢？”闵老寨主说道：“胜老明公，咱以珍珠灯为题，老达官镖行的人献绝艺。在下小山敝寨内，二道寨门里，有一座五方飞蛇阵，阵内有一座飞蛇楼，将珍珠灯挂于楼上，十三省镖局子高人甚多，咱定一个日期盗灯。在下明末清初占山，改朝换帝，我得的奇珍异宝甚多，在楼下存放。在下有一个老朋友，妙手灵心，给我修造此楼，楼上楼下，俱是消息埋伏，有走轮转弦、自行人、自行车、自行马，有窝弓劲弩，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天干地支，景死惊开，相生相克，并没有攻乎异端。你我定一个日期，如将珍珠灯盗去，我将盗灯之人捆出来奉献与明公，我父子自缚其背，打场窝主官司，明公将我父子及正凶帮凶，一同送往官面。明公至期如盗不出珍珠灯，此事怎样办理呢？最好明公多定日期，或三个

月，或五个月。”胜爷说道：“万岁限百日灯与贼人入都，不能久延日期。今天是六月十四，不论大小月，七月十四，若天光一亮，就算过期，将珍珠灯奉送老寨主，胜英到北京投案，杀刚存留，不怨老寨主，怨胜英无能。”闵士琼说道：“君子一言。”胜爷说道：

“快马一鞭。”闵士琼说道：“何以为凭呢？”胜爷说道：“你我二人三击掌。”闵老寨主说道：“由今天起，我将头道山口、二道山口喽卒撤去，老明公愿夜间就夜间来，愿白天就白天来，无人拦挡。我可不能奉陪，我派四名喽卒，将你陪到阵门外高阜处，观看阵形。”胜爷与闵士琼皆挥拳说个“好”字，闵士琼吩咐查山喽卒俱都撤去，就派了四名喽卒同胜爷前往阵地。

四个喽卒带路，来到了二道山口，进二道山口，向西北去。

道长一察看便言道：“胜施主，此阵凶险之甚，四外高岭，当中有十余里平地。胜施主你向西北观看，俨然烟雾相似，此处能屯兵几万，杀气冲空。”胜爷点头，聋哑仙师医卜星相术理无一不晓，进了二道山口不远，正西面横山阻路，高有三十余丈，山坡陡斜，车马轿子上不去，若无武学的工夫也上不去。

四个喽卒头前带路，胜爷三十七位，惟有金头虎呐喊：“倒霉啦！这座穷山没法上，我也笨。金龙，咱俩对付着上吧。”大众上了山梁，平坦异常，山顶上翠柏苍松，胜爷对喽卒道：“四位多受累啦，四位请回吧。”五老在前面向西捻髯观看，下山坡西，离着阵门不到一丈远，就见高耸耸一道大墙，双门关闭，里面三道小蓝门，如进到四层蓝门，高耸耸三层楼了。

聋哑仙师道：“东方甲、乙、木，是蓝门四道；北方壬、癸、水，是黑门四道；西方庚、辛、金，是白门四道；南方丙、丁、火，是朱门四道；中央戊、己、土，是黄旗一面。此为八卦一角，六十四门。这是一角，名为三绝阵。”胜爷问道：“道兄，何为三绝阵？”道爷说道：“三弟，你看阵的四周围，连一棵青草皆无，俱都是白沙土，蜘蛛、蝼蚁、飞蝗全都没有，这是一块绝地；此阵是绝阵，非死主要的人不可；摆阵之人，非是养儿养女之辈，不是和尚就是老道。绝人、绝地、绝阵，若不谙消息埋伏，轻者带伤，重者必死，金钟罩之体，打上骨肉翻

飞。走到相生的阵内被获遭擒，走到相克之地必定死。楼上三十六天罡，三十六路消息；七十二地煞，七十二路消息。不明埋伏消息，进阵出不来。”胜爷闻听说道：“道兄，这灯不能盗啦？”聋哑仙师说道：“我观看此阵，想起一位朋友来，此人跟您换命之交，贾柳村黑驴寨，去聘请贾七爷。他一世绝艺，专作走轮转弦、精妙的消息；他一口宝剑‘秋风落叶扫’，可以切金断玉，金银铜铁全都能削。他知道哪是副弦，哪有正弦，由哪破阵，他全都明



白。”胜爷说道：“道兄，明清八义我们七爷，忍了十数年啦，纳享清福。倘若请他出世，他告病不出，我要派人请他，赴汤蹈火，他也得急速前来。此阵凶险之甚，倘若我盟弟蹭蹬失脚，我有何面目见人家老少？皇宫内院盗珍珠灯，是状告小弟胜英，我何必又连累好朋友？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我何恋此余生？”胜爷说到此处，甩大氅，一伏腰下山坡，要头探飞蛇阵，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遭。聋哑仙师一伏腰，追上胜爷，一把捋住十字绊，遂说道：“里面要紧消息，你我不过略知一二。你舍命交友，有急难之事才用朋友呢，什么锁头得用什么钥匙开，不投簧的钥匙开炸簧。你与贾七爷换命之交，为何不请高明破阵？”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大义士欧阳二爷、神刀将李刚等，全都来到山坡。二蛮子说道：“若没有消息，他有一千人看着，我也能偷；有消息我不行。为何不请贾矮子王八羔子？”李四爷叫道：“兄长，咱七弟一世专作精妙消息，请七爷，他必然随帖而到。”胜爷被大众相劝，难以为情，一同大众下山梁，有兴而来，败兴而返。三十七人出离了山口，回归十三省总镖局。

来到镖局子，已经是掌灯之时，大众擦脸漱口吃茶，诸事已毕，然后摆上酒席。单有一桌素斋，诸葛道爷、弼昆长老、一粒洒金钱胡景春，他们爷儿三个吃素。聋哑仙师说道：“景

春，你辛苦一趟，你拿名帖连夜够奔黑驴寨贾柳村，聘请你贾七叔，见面务必同你前来镖局。”景春答应一声，带着胜爷名帖当时起身，多带盘费。到了天明，就是六月十五日，胜爷晨起，叫三太派人预备洗脸水、漱口水，叫之不答，呼之不应。

又叫道：“香五何在？”杨香五答道：“弟子在这里。”胜爷问道：“你师兄黄三太哪里去了？”香五说道：“天气暑热，山坡树林休息去了。”遍找三太踪迹不见，遂请大众点查人数，少二人不在场，三太与银龙不知哪里去了。胜爷问道：“众位可曾看见黄三太、萧银龙吗？”贾明说道：“胜三大爷，我知道他二人，昨天他二人吃饭吃的快，吃完饭他们二人就走了，到镖局子外，见两道影向北去了，我没追上，回来我就睡觉了。”

胜爷说道：“你为何不言呢？”贾明说：“他们盗出灯来好做官，不带我去，我生气睡觉啦。”胜爷说道：“道兄，这二人都是千顷地一棵苗，黄三太他叔父神拳无敌将军没有后人，他是一门两不绝，萧银龙就是他一人，倘有差错如何是好？我就起身够奔萧金台追赶。”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他们昨天掌灯之后走的，今天日上三竿，追之何及？”胜爷愁眉不展，聋哑仙师叫邱成预备朱砂笔砚，用净水研浓，提蓝布道服取出青铜盒子，摇三摇，晃三晃，一连六次。黄三太二十六岁，年月日時；萧银龙十四岁，年月日時。诸葛道爷常常给他们算卦，故知他们生辰八字。将卦排成，道爷一笑，说道：“胜施

主请看，黄三太逢凶化吉，萧银龙遇难呈祥。为有萧银龙，贫道与他批八字，与众不同，他必要扬名声显父母，必有功名富贵在身，命内有武官的前程。凡人八个字造就，黄三太终成大器，他二人绝无妨碍。再说请贾七爷，今天不到明天准来。你印堂上有煞气，能忍能耐方为真君子。”遂吩咐杨香五，叫厨下摆酒，叫李四爷解劝胜爷饮酒。

酒至半酣，忽听趟子手来报：“华家镇的北路老镖头华四爸到。”胜爷吩咐将酒席一概撤去。诸葛道爷说道：“且慢，他一位到，焉能撤去酒席？好几十位朋友的饭都耽误啦。咱镖局子有素锅灶，可以吃素斋。”胜爷方要迎请，华老镖头性情急躁，没等请就到了大厅啦，手提蓝绸子包裹一个，棉绸的大氅，腰系十字绊英雄带。胜爷急速站起身躯道：“贤弟没容迎接，愚兄当面谢过。前次在你贵宅，帮你徒侄拿灯前无影方子华，连少爷姑娘多有受累。贤弟可称的起侠肝义胆，给溧水县黎民百姓除害。若非贤弟帮办，焉能凌迟处死采花贼？我当面谢了。”华四爸叫道：“胜三哥，咱们孩提之交，说不着道谢。

恩兄，皆因为二蛮子贼魔，昨晚定更来天，到咱铁铺之中面见小弟，言说我不知交友之大义：‘胜三哥与萧金台老寨主闵士琼三击掌，要给皇上家盗万寿灯，你知而不问。’我说明天一早起身。蛮子不容，要在咱铺中上吊放火。你侄女爱莲打内宅出来，说道：‘欧阳叔父，我父亲明日即早起身，绝不失信。’哀求得蛮子无法，他才走了。他说南七省给您连我请朋友。他说：‘为寨主的会请朋友，咱镖行就不会请天下的英雄吗？’三哥果有盗灯一事吗？”胜爷道：“确实不假。昨晚吃完晚饭，三太、银龙两小冤家未与愚兄信，暗去盗灯，昨天一夜，今天快到巳分时啦，这两个冤家凶多吉少，愚兄放心不下。道兄派胡景春去下帖请贾七爷斌久去了。大众昨天观阵，道兄言说此阵凶恶非常，带翅膀的飞进阵去，都不能出来，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惧，打在阵里，骨肉翻飞，此阵十分凶恶。”华四爸闻听不悦，说道：“三哥一世英名，年纪高迈太软弱了，作贼的皇宫内院盗宝灯，敢与三哥击掌，这乃藐视王法。我与老哥哥走北路镖十余年，全凭一口折铁刀，全身的武学，我不懂什么叫消息埋伏，那也就是冤人之法呀，我就知道有文武奇才，

我不知道什么叫消息埋伏。隔教不隔礼，我跟老哥哥换命之交，这件事情交小弟办理，萧金台离华家镇几十里，我知道路程，我进阵将珍珠灯盗出，献与三哥面前，如若盗不来珍珠灯，至死不见恩兄之面。胜三哥，我就此起身。”胜三爷说道：“华贤弟，略坐片时，大家从长计议。”华四爸说道：“三哥，我若等着，就受了急啦。”胜爷说道：“大众千万拦住四弟，别叫他去。”神刀将李刚在外边将华四爸拦住，说道：“与道兄商议。”华四爸说道：“李刚你别拦我，你们畏刀避剑，我不怕那些个。你要拦着我，我说别的。

李四爷脸一红，华四爸甩手而去。胜爷说：“我追赶华四弟一路同往。”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人怕久挨金怕炼，你愈劝他他愈急。他扎刀子拚命，你给他了解过多少次？你要跟随他去，到阵门他一直向里跑；你要不跟他，他倒加以小心。碰了钉子无脸面回镖局子，他也许由阵内出来回家去。”前人就有这个理，一个街房，他要打吵子，人若劝他，他五天也完不了；要是不劝他，他自己也算完啦。华清泉也是这路脾气，此次不听大众之言，前去探阵，好比长江水，一去不回还。

掌灯之后，胜爷愁眉不展，李四爷说道：“天色已晚，咱先摆酒吃饭。”吩咐下去，工夫不大，摆上酒席。李四爷给胜爷斟满了一杯酒，胜爷端起酒杯，就觉心惊肉颤，泪浇杯中，不能下咽，对大众说道：“不是三太、银龙，就是清泉四爷被害。我心惊肉颤，我暂且休息片时。”道爷说道：“无论如何，我也不叫你今天探阵。贾七爷今晚必到。”道长说着话，遂叫：“邱成，跟随胜爷左右，不许离开。你胜三大爷要去探阵，你就告诉我。”邱成跟随胜爷到镖局子后院五间上房之内，胜爷在西暗间藤床上一倒，枕着竹子枕头，邱成坐在床沿上。胜爷说道：“邱成，我心中烦闷，你到外屋去坐。”邱成来到西暗

屋，西暗间挂着茶青单帘，胜爷盖上夹被，邱成一会儿掀帘子看胜爷，胜爷心中说道：“这孩子真是实心任事。”邱成将单帘放下，胜爷由被隔上拿了一条棉被，打了一个卷盖上，带好镖刀零碎，打床上下来，在后墙底条案下一避身。邱成又一掀帘一看，老头睡着啦，放下帘子。胜爷遂由后窗户出去，出离十三省镖局。胜爷在镖局子外大树林中看萧金台的方向，看了多时，一伏腰奔萧金台而去。七十余里之遥，天气炎热，一轮皓月当空，走了十里、二十里，缓缓气歇歇，来到萧金台已经二鼓之后。进山口，清静异常，并无一人。胜爷又进了二道山口，向西北上了山梁，飘银髯向西观看：东方甲、乙、木四道门大开，心中纳闷：“三太、银龙，能进得了四道阵门吗？清泉不懂消息，焉能进四道阵门？”胜爷顺东阵门大墙向南去，绕到南门丙、丁、火，借皓月细看，红漆门上有三道刀印，横竖刀印，每刀剁进三四寸，胜爷心中明白，这是华清泉宝刀没劈开南门。胜爷遂又向西去，向北拐来到西门，西门雪霜白，白漆漆的。胜爷又一想，西方庚、辛、金，金能生水，胜爷遂用力推门，用尽平生之力，推之不开。忽然想起，带艺投师的时候，听老师提念过，是消息埋伏之门，消息绷簧俱在门的上限上。遂亮出鱼鳞紫金刀，用刀背磕门上限，一连好几下，碰动绷簧，双门大开。向里一看，方砖铺地，平坦异常。是行侠作义的，对于消息多半晓得。来至二道阵门，用刀背一磕，双门大开，有十二块脏板，十二块净板，十二块梅花板，俱像是粗消息，胜爷略知一二。到三门用刀

背磕上限，三道门又下开，胜爷由西向东走，看不清三道阵门的消息，东西十余丈，正走在当中，登动走轮转弦，脚底咕喽喽乱响。打三道门进来之时，一丈六确然是方砖铺地，再向前去是假方砖铺地，用刀一点，咚咚直响。脚尖找地，磕膝盖着地，正向前走，“咯哒”一声

响，阳板一落，阴板一起，一块木板四尺宽六尺长，板上有一匹蓝马，四蹄是四个走轮，蓝马由东向西正迎胜爷而来。老英雄遂向南一转身，正南阴板一托，阳板一起，里边四尺宽六尺长，一声转弦板，板上红马，马的四蹄四个钢轮，由南向北而来。胜爷转身向西去，西面上阴板一托阳板，出来一匹白马，四蹄四个铜轮，由西向东迎胜爷而来。胜爷抹头向北，北方壬、癸、水，一匹黑马，向南而来。胜爷旋身躯一打转，中央戊、己、土，现出黄马。胜爷左手捋髯，右手握刀，老英雄思索：“人生如白驹，阳世之间混水鱼。想当年三十余岁，带艺投师，自知学业不高，我大师兄夏侯商元，二师兄诸葛山真，四师弟弼昆，我老师对我们曾说过：‘久后你弟兄若遇上阵势埋伏，留神五马阵。入进五马阵，不死也遭殃，金木水火土五行。’那时节净练武学，没工夫学阵，没向心里去，惟我二师兄当时问道：‘怎样出入？’黄马管接管送，我也试一试五方阵的厉害。”思索至此，遂取了一块问路石，照定红马腰间掷去，只听“咯吧”一响，马的腰骨绷开半尺，向外冒焰火，先是微火，被风一吹，火苗上蹿，向两边分有数丈，有核桃大小之火球。

胜爷相隔两丈远，将不能打到身上；若打到身上，愈燃火愈大，里边有焰硝松香之类，会金钟罩者也能皮焦肉烂。胜爷等火过去之后，拾回问路石砸黑马，也是先冒黑水，向东西溅丈余远，若溅到人身上一个黑点，此名为五毒水，子午不到头准死。那三匹马不问可知，必是毒药箭、毒药弩之类。胜爷遂奔黄马前，长脖小耳朵，胜爷将刀一扣，一捋马耳朵，马头一低，胜爷纵上马脖，咕隆隆一阵响，送到四道阵门。胜爷脚踏实地，一揪马耳朵，那马将头一低，胜爷翻身下马。胜爷心中暗道：“摆阵之人真是妙手慧心也。”胜爷又用刀背磕阵门上限，四道阵门大开，胜爷用刀点地，再向里去，两三丈远，已到楼口。三

十余层楼梯，座北向南，东西两边的栏杆，贴栏杆的扶手，胜爷用刀柄一点楼梯，“唧唧”一响，楼梯的颜色红汪汪，直向北上十八道转环铡刀，向南上也是十八道转环铡刀，一共三十六口转环铡刀。胜爷心中并不惊慌，然后用鱼鳞紫金刀问了问楼栏杆，没有动静，遂脚登栏杆而上，上了一十八道楼梯。楼梯一拐弯，又是十八口转环铡刀，胜爷仍脚登栏杆而上。来到楼口，有隐身板一块，胜爷遂探身向里观看，楼不甚大，五角五方五间，正北面有大赤金佛龕一座，上达天花板，佛龕前边，供桌一个，上边凤毛铜夹五金的蜡扦子、香

炉等，不用擦拭，铮光明亮。南北一根架海，东西一根架海，架海当中有一铜锅，内盛棉油，这一锅油能点七日，棉花捻子。七天油也干啦，捻子也燃完了，有人上去添油添捻。阅者问道，添油之人岂不被消息埋伏伤了吗？您道，摆阵一事，必有出入之路，若是按图出入，犹履平地一般，绝不能受消息埋伏之害。胜爷观看完毕，暗暗点头，翻身上了供桌，举日向架海上面观看，架海距天花板尚有三尺余，灯的前面悬挂一物，真金锁链吊着，锁链核桃粗细，只见此物耀眼睛光，夺人二目，胜爷心中暗道：“不问可知，必是万寿灯无疑。”

您道，别说是胜爷，就是外方的官僚，平生也看不见万寿灯，除非当内庭的差使，赶上圣上办万寿，能够看见此物。并不是灯的样子，乃是一个花篮，花篮外探出荷花，四外金线沿边，荷花叶是一块天然的绿翠作成，四外凤凰口衔珍珠，都有核桃大小，真是价值连城，希世之宝。

胜爷看罢珍珠灯，遂向佛龕内观看，供的乃是五祖之像，胜爷看罢，跪倒身躯，心中祷告道：“弟子草野愚民胜英，今因被人所告，前来盗圣上万寿珍珠宝灯，叩求佛祖保佑弟子成功，将珍珠灯盗出完案，弟子从此回归莫州为民，是事不问，若再行侠作义，叫弟子生不能还乡，死作异域之鬼。”祷告已毕，

纵上供桌，欲纵上佛龕，然后再由架海盗取宝灯。此时胜爷一看，蜡扦、五供布满桌面，恐怕碰下去损坏，遂将蜡扦香筒慢慢的取将下来。胜爷此时站在地下供桌前，取那供桌上的东西。

最后一搬香炉，那香炉两面是耳子，用两手一搬耳子，用尽平生之力，搬之不动。胜爷心中暗说道：“我在二郎山举鼎，尚且没费这样的力气。”又一较劲，香炉两个耳子脱落，出来两条锁链，先将胜爷左手锁上，胜爷右手扣着刀，锁链未能套入，胜爷赶紧一抬右胳膊，左手较劲，抽不出来，遂用鱼鳞紫金刀剃香炉上的锁链，将锁链剃断，香炉自己就落下去了。胜爷心中纳闷，不明白何故，遂低头向香炉落下之处观看。正在此时，忽然一道黑气眯了胜爷二目，胜爷方用手揉眼，就听锁链声音向上蹿来。说时迟，那时快，一条锁链正套胜爷项颈，胜爷方要向后退时，这条锁链向下坠去，胜爷力气不敌，只可随着同供桌前进，将头拉到距香炉窟窿约有一尺余远，遂不向后坠了。

胜爷定了定神，用目细看，核桃粗的链子锁在项颈。胜爷心中暗道：“摆阵之人，你太不知时务了，就凭这样的锁链子，还搪得住刀剃吗？”胜爷遂用鱼鳞紫金刀，当当当，连剃了三刀，就见火星乱蹿，链子上连一个刀印都没有，胜爷没法，复又将供桌剃了几刀，仍然是火星乱冒，那供桌乃是生铁铸成的，上有二层凤毛铜的叶子包着，刀不能入，宝刀宝剑俱都不怕。

胜爷正在急难之间，忽听有人顺栏杆而上，口中说道：“无量佛，你是什

么人大胆，竟敢上楼来盗灯。”胜爷回头一看，原来是道人，杨木道冠，苍白的发髻，赤金簪别顶，颌下苍白胡须，白袜云履，背后背定宝剑。一看胜爷鸭尾巾，正当顶颤巍一朵黄菊花，老道看罢，问道：“你是神镖将胜英吗？”胜英答道：“然也。”老道说道：“你认识贫道吗？我乃是摆阵之人，妙手真人许道成。”说罢，伸手亮宝剑要杀胜爷，胜爷

面向北，在供桌佛龕前锁着，锁链松着一尺有余。老道说道：“胜英，你跟我們下五门无故作对，在莲花湖你杀我心爱的两个徒弟，孟金龙抓去我师弟道冠，今天我给下五门之人报仇。

萧金台老寨主闵士琼聘请天下英雄与八大名山寨主言说，谁要拿住胜英，坐头把金交椅。贫道将你拿获，我就坐头把金交椅，我有心想将你活捉，你的余党甚多，恐其睡多了梦长。”要解心头恨，亮剑斩仇人。老道伸出宝剑，由西面奔胜爷脖颈砍去，手起剑落，就听噗的一声，红光崩现。书中代言，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见老道用剑砍来，老道的身躯，挨着胜爷二尺多远，胜爷的刀由胳膊底下奔老道右肋梢刺去，老道向后一退，刀已刺进半尺有余，老道一觉疼痛，退到楼口，碰了铡刀的消息，三十六口铡刀，将老道铡的如同肉泥一般。胜爷一看，长叹一口气，心中暗道：“都说胜英吃亏让人，看起来我非好人也，到了这个时候，我还刺死摆阵之人。老道是棋胜不顾家，要不然就是在平地上比武，我也扎不死老道哇。一会群贼上楼，一看老道的死尸，必然多上来人，他们若用钩杆将我钩住捆了，他们自有开锁之法，将我拿下楼去，捆到聚义厅，我必开口大骂，群贼必然将我乱刃分尸。我这大年纪，还有多少年的活头？

身逢绝地，我一死倒也干净。”胜爷思索至此，遂要亮刀自刎。

胜爷目观鱼鳞紫金刀，自己心中暗说道：“此刀杀了多少乱臣贼子，救了多少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不想我也丧于此刀。我就这样收缘结果吗？我自幼读书，孝顺双亲，懂得交朋友之时，我就吃亏让人，平生未做过亏心之事。又想起众位宾朋，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出家落清闲。我恩师已到百岁，尚且在世；我大师兄八十四岁，将功名富贵看破，无忧无虑，走遍天涯；我二师兄诸葛山真，慈心待我，屡屡相劝，派徒弟看守，不叫我进阵，金石良言，我不能从命，自找其祸，我要不请道爷弼

昆，人家在千佛山真武顶修真养性。从今后再不能见明清八义众弟兄，再不能见四大镖头，老盟兄王灵、三弟东路镖头石俊山、四弟西路镖头钱士忠。三太、银龙、华贤弟，你们爷在阵中不知吉凶祸福？”胜爷又想起亲生之子、娇儿胜奎，父子欲要相见，除非鼓打三更，老父若有魂魄，回到直隶莫州梦中相见。想到此处，胜爷心似刀搅，英雄的眼泪不轻落。列位，每逢老年人若是

有了病，平时总说，叫老少伺候，不如死了；及至病入膏肓，他自己就该叫人给请名医了。先生诊完脉说道：“您的病最好静养，不用吃药啦，就可以好啦。”您道，自己也知道病不能好啦，可就怕死了，于是临死的时候，必落几点伤心之泪。胜爷此时，就是这宗景况，身逢绝地，欲逃不能，惟有一死而已，想起平生所作所为，并没有欺天害理之事，为何落得自刎而死？

正在此时，就听楼下有人答道：“胜三哥，休行拙志，小弟救护来迟。”胜爷低头一看，一道黑影顺着楼栏杆扶手而上，跪在胜爷一旁。胜爷留神观看，此人跪在地下，如同小儿一般，小脸好似烧饼一般。列位，康熙年的烧饼四两半重。胜爷下腰相搀，原来是明清八义贾七爷。胜爷说道：“贤弟进阵，足尽明清八义歃血为盟之情，小兄感激了，请贤弟下楼回家去吧。”

贾七爷说道：“我连夜赶来，原为救兄长来的，小弟岂能回家呢？”胜爷说道：“此锁链坚固异常，宝刀宝剑不能切断。”

贾七爷说道：“各物都有破法，胜三哥你看这道锁链是什么的？”

胜爷说道：“似铜非铜，似铁非铁，也不是金银的颜色，非常沉重。”贾七爷道：“三哥，此乃五金之首，有制造专家，俱都是高明之辈所作。造此物时，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金银铜铁锡，按五行陶熔，打成宝链，宝刀宝剑当然不能损坏的。小弟这口剑，兄长所知，善能断坚固之物。这条锁链，湛

庐、巨阙、紫电诸剑等，全都不能断，就怕鱼肠剑与小弟这口剑。胜三哥请看。”说着话，由背后撤出削金断玉斩铜铿铁的宝剑，名叫“秋风落叶扫”，此剑在树底下一晃摇，嗖嗖树叶乱落。贾七爷说道：“三哥闭眼吧。”胜爷将眼一闭，就听嗖的一剑，锁链由胸口下斩断。又一揪胜爷脖颈之锁链，用手避着，嗖的一剑，就斩断了。胜爷脱离大难，叫道：“贾贤弟请上，受我一拜！”贾七爷向旁一闪，叫道：“恩兄，那有兄拜弟之理！恩兄救我之时，不胜枚举，小弟不过略尽微劳耳。”

胜爷说道：“贾贤弟，可是你徒侄胡景春请你来的？”贾七爷答道：“非也，我未见徒侄胡景春。这是欧阳爷之约。”

贾七爷是怎样来的呢？您道，贾七爷已十余年不出世了，在贾柳村黑驴寨，已经纳享清福，妻财子禄，乃是该村的首户。

宅院之中有于氏安人，大贤德之人，二少爷贾亮，姑娘秀英。

闲暇无事，教子女武学与消息埋伏，老英雄享渔樵耕读之乐。

有朋友聘约，俱都告病不出，学业愈高，愈不问世。六月间天气炎热，这日在书房看阵图、消息谱，忽然家人慌慌张张向内而来，说道：“老当家的，外面有人找您。小人有事，不敢不报，无事焉敢乱禀？此人乃是前来索债

，育说您欠他数十万银子，二十余年本利未归，利钱不重，是大加六钱，也算不清本利多少啦。老当家的可别生气，他言说房产事业，小姐少爷都给他也不够。”贾七爷闻听大怒：“我焉能还得清这样的账？”

这是个大生意，敲诈良善！”遂摘下镇宅的宝剑，佩于肋下，此剑甚长，贾七爷身量矮，走道儿剑鞘哗啦哗啦，划得地直响。

贾七爷一听，要账之人口出不逊，骂道：“混帐王八羔子贾矧子，欠钱不还！你的房产与活人都还我也不够。”贾七爷大怒，宝剑“呛啾啾”一响，出匣尺余，来到大门道一看，宝剑咯啾啾赶紧还匣，满面笑容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欧阳贤

弟。”只见他头上戴毡帽，大红绒球，蓝缎飘带，金线沿边，狐皮马褂翻穿着毛向外，青缎面皮袄肥大异常，足登棉鞋，白绫棉袜，红嘴唇，脸上有皱纹，跟他哥哥欧阳天佐一样长相，若认他非看脸上皱纹不可。大义士是整身的童子，这位二爷娶妻生子了，老哥俩，就是一位少爷欧阳德。贾七爷看罢，变怒为喜，控背躬身，说道：“原来是欧阳二弟。哪一阵香风将贤弟吹到贾柳村？愚兄不知，未能远迎。贤弟一向可好，别来无恙？”蛮子闻听，说道：“贼偷，假斯文，文质彬彬，姓贾就叫假斯文。大明家未完之时，咱们俩人在扬州偷那赃官家宝珠十六颗，金条八根，散碎银两五百多两，咱俩人匀分！”贾七爷一看，大众乡亲观看，他将老底同众人都抖出来啦！现在是本村首户贾员外爷，谁不知道？蛮子喊开作贼之事了，贾七爷遂用话掩饰道：“欧阳二贤弟不要取笑，家里坐吧。”欧阳爷说道：“我没带着钱，怎么家里坐呢？”贾七爷说道：“蛮子，我这是让你，你要是再作诙谐，我可就不让你啦。”二位老义士携手进了大门，来到内宅。家人一看，心中说道：“我们员外大概是短人家钱，不然我们老当家怎么这样柔和呢？”年轻的家人那知道，贾七爷与欧阳二爷是换命交情，欧阳爷一世顽皮耍笑。二位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从人献过香茗，贾七爷吩咐厨下摆酒，蛮子说道：“唔呀，等一等，等一等，给活人摆酒作什么？我不是酒肉的宾朋。”贾七爷说道：“你说什么？”

蛮子说：“我不是酒肉的宾朋，今天你请我吃饭，明天我请你下馆，那叫换嘴头子。贾矧子上炕认的老婆子，下炕认的搬尖大洒鞋，你还懂得交朋友吗？”贾七爷说道：“蛮子，我让你好些个句话啦，要讲义气，你不行。我们弟兄人称明清八义，你这还叫明清八义吗？”蛮子说道：“矧子，我打探一个人你认识吗？”贾七爷说道：“何人？”蛮子说道：“就是神镖将

我哥哥胜英，你可认识？”贾七爷说道：“蛮子你不是东西。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那是我换命的朋友，我二人妻子不避，穿房过屋，可称刎颈之交。”蛮子说道：“若胜三哥有事，非你不行，你去不去呢？你不是借口五痨



七伤哪？就是咳嗽痰喘哪，你不是手眼迟钝呀？你不是脑袋痛、肚子痛哪？”贾七爷说道：“蛮子你是找碴，你都说啦，我还说什么？蛮子你别绕弯子，别人有事另议；若胜三哥有事，赴汤蹈火，舍命我也不怨烦。”蛮子遂将五方飞蛇阵之事，并那楼中的埋伏消息一说：“非你去不可，你要推诿，我这就放火烧房，在你这旮旯里搬梯子上吊，叫你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贾七爷闻听，遂说道：“你我就此前往。”贾七爷这才收拾零碎物件起身，要探五方飞蛇阵。二位出离了贾柳村，贾七爷说道：“我同你一处行。”那蛮子二爷说道：“你去你的，王八羔子。我先到九江府去请大王八羔子去，我将大王八羔子请出来，我还去请别位呢，你别以为你自己到阵，就全办啦。哪一位要是不去，我就放火烧他的宅子。”语毕，由兜囊中掏一打请帖，给贾七爷观看，说道：“你去盗灯，我请朋友。”贾七爷说道：“罢了，罢了，兄弟。”欧阳二爷又说道：“胜三哥性子急，你快去罢。”

贾七爷遂够奔江苏省。贾七爷路途之上，饿了买两个烧饼果子吃，渴了河沿捧点水喝，或是饮马的马槽喝水，一百余里地，贾七爷来到镖局子。贾七爷在前十几年南几省都走遍了，道路纯熟，当日赶到千佛山，镖局子门道有灯，一看有一块匾，上书金字“松棚英雄会”。贾七爷进门房问道：“神镖将胜三哥在家么？”伙计说道：“在镖局子呢。”贾七爷说道：“劳驾请给回禀一声，就说贾斌久来到啦。”门房之人回禀进去，三老出来接迎，李刚与和尚、老道三位，贾七爷先给李刚行礼，后给和尚、老道行礼。老道说道：“七爷来的真快哪。”贾七

爷问道：“三哥呢？”老道说道：“三爷今日愁闷，休息去了。”

贾七爷说道：“四哥快预备酒饭，我还没吃饭呢。”又说道：“我胜三哥睡如何这样早？盗灯之事怎样了？”四爷答道：“昨天掌灯之后，萧银龙与三太暗去探阵；今天吃早饭，北路镖头华四爸进萧金台五方飞蛇阵盗灯，也去而未返，胜三哥烦闷，非要自去盗灯不可，道爷不容他去，劝他吃饭喝酒，三哥泪洒于杯中，没吃饭安歇去了。”贾七爷说道：“不是暗自走了？”

李四爷说道：“邱成看守着呢，决走不了。”贾七爷说道：“李四爷你去请胜三哥去吧，就说小弟来了，咱好商议盗灯之策。”

李四爷遂叫杨香五道：“去请你师傅，就说你贾七叔来啦。”

杨香五遂到后院胜爷安歇的屋子，邱成在西暗间屋外避住门口，杨香五说道：“邱成，我师傅睡了吗？”邱成说道：“大概许睡着啦。”杨香五说道：“贾七叔来啦，请我师傅到前院客厅，商议盗灯之计。”二位遂进了里间屋，胜爷在藤床上盖着夹被，横着枕头。杨香五说道：“老师，我贾七叔来啦。”叫之不应，杨香五一掀夹被，只见里面盖着一条棉被，一看恩师踪迹不见

；一看刀鏢零碎，也全都不见；又见后窗户敞开未关，胜爷必然后窗户而走。二人遂奔前院客厅，邱成说道：“胜师叔由后窗户走了。”道爷厉声道：“我叫你看着，你怎么不知道你师叔走呢？”邱成就将当时的情形，跟道爷说了一遍。贾七爷闻听此言叫道：“四哥，我吃点心喝水就行啦，五方飞蛇楼太险恶，恐怕三哥受了害。”贾七爷吃了几个点心，喝了几口水，就起身奔萧金台五方飞蛇楼。来到五方飞蛇楼门口，正赶上胜爷持刀自叹道：“想不到胜英落得自刎而死。”故此赶紧上楼，亮宝刀断飞蛇。

胜爷说道：“一事不劳二驾，先将珍珠灯取下来吧。”贾七爷道：“三十六块天花板有飞弩利刃，非会金钟罩、铁布衫

不能取。大概三更后必有十位八位前来，会金钟罩的必然来到。”

胜爷问道：“你怎晓得？”贾七爷说道：“我从鏢局子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定好约会。”二人正在楼上说话，就听东方甲、乙、木方位上有人喊叫：“香五踩脚印走，登动了消息，你小子腿折胳膊断！”贾七爷说道：“您傻侄子来啦，看看他们来了多少人。”贾七爷由楼口探头观看，就见来了八位，会金钟罩的有六位，不会金钟罩的两位。聋哑仙师、弼昆和尚，有达摩老祖易筋经横练；年轻的，欧阳德、邱成、胡景春、贾明等，俱都有金钟罩；李四爷、杨香五二人，不会金钟罩；胡景春是请贾爷未遇，返身又追回来的。众人到楼口下，一阵血气味，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不好，伤了人啦。”遂叫杨香五打火折观看，大众看血饼子之中，有道冠赤金簪，苍白胡须。

金头虎喊道：“死的是杂毛！”弼昆长老一推贾明，傻小子说道：“我说的是死杂毛，没说我师大爷。”贾七爷在楼上说道：“道兄，我久候多时了。”金头虎下腰将老道头上赤金簪拔下说道：“杨香五小子，这簪子是真的吗？”杨香五说道：“是真的。”贾明说道：“要是真的，我分给你小子一半。”列位，贾七爷先上的楼，怎么不知道是赤金的簪子呢？因为有胜爷在楼上叹气欲自刎，所以贾七爷顾不得别的，这是贾七爷忠心于友。但是贾七爷不取，也没到别人手里，给少爷留着呢。贾七爷说道：“你们可走栏杆。”聋哑仙师行扶手，叫道：“你们大家跟着我的脚印走，千万别踩楼梯！”大众都跟着脚印上楼，惟杨香五、金头虎二人在后面还未上楼，金头虎说道：“香五小子，咱们为什么不走楼梯呢？平平的楼梯多好。”杨香五说道：“对啦，贾明非走楼梯不可。”傻小子迈步一上楼梯，就听咯噔一声，就在傻英雄迎面骨上铡了一刀，傻小子双裤腿俱伤，迎面骨上一边一道白印。傻英雄赶紧退回，说道：“没有

金钟罩，腿折啦。”杨香五说道：“贾爷非走楼梯不可。”傻小子说道：“你才走楼梯呢，别挨骂啦。”二人遂登栏杆而上。

楼上十位英雄，聋哑仙师说道：“贾施主早到了吗？”贾七爷说道：“我由镖局子起身的时候，我打算将胜爷追回来，或者走在三哥前边。我走的三十多里中路，来到莲花湖湖岔子；又走的水路耍戏莲花湖群贼一回，所以我来迟一点。”

原来贾七爷来到莲花湖湖岔子，打开油绸子包袱，取出水衣水靠，撤去马尾透风巾，鱼鳞大洒鞋，穿好了水衣水靠，带上月牙分水莲子箍，三道鹿筋猴筋，卡好了脖领，系分水裙，绷分水套，在水里半日，身上都不见一点水珠。分水裙下皮囊之中带好暗器，背后分水套，绷住了秋风落叶扫，将零碎东西包好放在油布口袋之内，将口袋嘴系好，油绸子包皮外面一包，背后一背，胸前打蝴蝶扣，翻身形金蝉脱壳纵入水中，破风踏浪，够奔西北角萧金台。看见陡壁山崖，贾七爷在水中其行甚快，在水中听见前边噗隆一声，距贾七爷有数丈远，贾七爷一看，心中暗道：有六尺长来往，身上红忽忽，莫非说是鲤鱼吗？

那有这么大的鲤鱼呢？贾七爷定睛细看，原来是一个人，本是荷花色水靠，莲花瓣的水帽。贾七爷心中暗赞：“好俊的水量！”

也是奔西北萧金台去的，我跟他一路同行，可不知此人是绿林道，还是镖行之人？水流随着他打转，此人水量比我高得多，真乃是一辈新人换旧人。”贾七爷随在此人背后而行，听水的声音哗啦啦响声，贾七爷一看，前面有一道大墙在水里边，波浪打墙砖，水响原是墙中龙沟的声音。贾七爷借月色观看，墙出水皮上三尺高，看见穿荷花色水靠的在前，在水中一低头，遂进龙沟。贾七爷晃到跟前，心中暗想：墙在水内，怎么立得稳呢？由墙下伸手一摸，底下乃是柏木桩，有七八寸粗，用夯砸进去的，柏木桩上半尺厚的石板，上有半尺厚的木板，木板

上干摆细磨，磨砖对缝砌的大墙。原来，每逢湖水涨时，水到墙根，不过就是三两个月，就在六七月湖水涨发的时候，到八九月白露后，水就落下去啦，一年之中大墙被两三个月的水。

老英雄心中思索：“我也进水龙沟。”破风踏浪，承流而人，进墙内在墙根下隐住身躯。贾七爷一看，西北角有采莲船二十只，船桅上有号灯，白纱灯红字，四个大字：“莲花湖韩。”

贾七爷纳闷，萧金台怎么还有莲花湖的号灯？眼看穿荷花水靠之人够奔大船而去，二十只船头上站起若干人，大家齐声问道：“总辖寨主爷回来啦？总辖寨主爷回来啦。你到湖岔子东边探了吗？到了东岸没有？”此人说道：“我已到东岸探门，皆因为怕镖行人有知这条道路的，大概保镖的也许不知这条水道，他们可就走萧金台山口了。”众人说道：“往返二十多里地，你比船可快的多。”此人说道：“二十多里水路，不是犹如儿戏一般吗？”贾七爷心中思

索：“既要卖，头朝外。”想到这里，脚一蹬墙，双手急忙一分水，此时这位总辖寨主还没上船呢，分水转身而向南，在水皮上露着三尺来高，皆因为贾七爷身体短小。贾七爷奔采莲船而来，叫道：“足下是哪里的寨主？”

此人答道：“我乃莲花湖的四十寨总辖，万丈翻波浪韩秀是也。”

韩秀问道：“足下何人？”韩秀以为是一童子，细一看贾七爷左手捻燕尾胡须，都苍白了。贾七爷说道：“在下祖居江苏贾柳村黑驴寨，少居逢虎山，破中指饮血酒，人抬举明清八义，在下排行在七，姓贾双名斌久。”韩秀一听，心中思索：这也是明清八义之人，莲花湖我输与胜英，今天拿住贾七，以报打莲花湖之仇。贾七爷说道：“我久闻你是当世的英雄，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原来你是抱粗腿的英雄。”韩秀问道：“在下怎样抱粗腿了？”贾七爷说道：“你与我胜三哥有过节，你可以找我胜三哥。计不出此，暗中帮着萧金台，岂不是抱粗腿之辈

呢？”韩秀闻听，白脸一红，说道：“贾老义士，你干什么来了？”贾七爷答道：“我前来探阵盗万寿灯来啦。”韩秀说道：“听你之言，你也是捧臭脚来啦。万寿灯本是有关胜英之事，于阁下何与？”贾七爷说道：“寨主言之差矣，我们明清八义乃是八拜之交，金兰之好。”韩秀说道：“如此说来，阁下乃是只知正人，而不知正己。我们乃是子一辈父一辈之交情，在下是奉红白帖请来的，咱们各为朋友，不必套言。现在我这是五百二十人，老义士要能赢了我这五百二十人，你由东大墙过去，就看见五方飞蛇阵西阵门啦，你要赢不了群雄，你就打水沟出去，由别处行走，我不管你走道，此寨是我管辖。”贾七爷闻听此言，笑道：“总辖寨主，莲花湖五百余人，水战旱战，在下总奉陪，如要群殴，请阁下一齐拥上。久闻你善于排兵布阵，不然你就摆一个阵势，我站在当中，要将我衣服损伤一点，我打水沟出去，我再学本事去，我学好了能为，再来救我三哥盗万寿灯。”韩秀说道：“老义士，你再向北晃一晃。”韩秀遂上了大船，传下命令：二十只大船之后，俱有小船一只。众人遂布了一个八卦阵势，八只小船，每只船上八个人，后边四个水手，前边四个喽卒，四个喽卒每人一把钩镰枪，六尺长的藤子杵，六寸长的尖子带钢钩，衬赤袍。八只小船排在正南、正北，东南、东北，将贾七爷团团围住。贾七爷一看，乃是八卦阵，老英雄不慌不忙，此时水寨当中，四尺多深的水，贾七爷身体短小，可够不着底。这八卦阵要叫胜爷碰上，衣服损伤，皮肉受刑；遇上聋哑仙师，多少也得带点伤；单遇上摆阵的姥姥贾七爷，莲花湖的寨主活该栽筋斗。韩秀令字旗一展，八只小船齐上，四面八方钩镰枪，俱奔贾七爷而来，正东的船向西来，正西的船向东来，南面的奔北面，北面的奔南面，东南的船奔西北，西北的船奔东南。贾七爷宝刃出匣，水皮上一道霞

光，宝剑递入水内，直奔正北凫去，其余的可就够不上贾七爷了。正北面船上四个喽卒奔贾七爷搭来，贾七爷宝剑在水中，由东向西，顺风扫败叶，四把钩镰枪的枪尖子，俱都噗咚噗咚落于水中，也有削去一半杆子的，四个喽卒俱都拿着三尺多长的藤子杆。贾七爷用右胳膊一垮船头，纵上船去，宝刃一晃道：“八个喽卒，逃命去吧！”八个喽卒俱都跳入水中，贾七爷手擎秋风落叶扫面向南，对韩秀说道：“总辖寨主，这是八卦阵啊，我们明清八义小时上学的时候，就拿这个阵玩耍，到了莲花湖，就以这个阵为绝艺了。”韩秀心中暗说：“贾七爷这叫得便宜卖乖。”韩秀说道：“贾老义士，你那口剑是宝刃吧？”

贾七爷说道：“正是宝刃。”韩秀说道：“贾老义士，水战我们甘拜下风。东墙根有旱路，我们与老义士陆地比赛输赢。”

贾七爷闻听此言，笑答道：“寨主，步战正合我意。”

老英雄说罢，由船跳下来，够奔正东，贾七爷来到东墙根，一看东墙根是三合土砸的，一丈多宽的旱岸，靠水俱都是木板柏木桩砸的，非常坚固，贾七爷一扶柏木桩纵上旱岸。刚上了岸，宝剑方要还匣，就听有一阵金风奔后脑海而来。贾七爷若是回头，必然脸面受伤，况且也来不及，贾七爷赶紧缩颈藏头，就见一只亮银镖嗖的一声，打在砖墙之上。贾七爷回头一看，见韩秀的大小战船，相距三十余丈，要是打镖也就是三四丈准，为何此镖将方砖打落一块？此镖从何处而来呢？贾七爷正在疑惑之际，就看离河岸不到一丈，由水里冒出一人，贾七爷心中明白，原来是由水里打来的镖。此人一身银灰色的水靠，白脸面，二十岁数挂零，贾七爷说道：“就是你打的镖吗？”此人答道：“不错，就是我。”贾七爷说道：“真乃人面兽心也。”

我与你何仇之有？你下此毒手。你叫什么名字？”此人答道：“我乃莲花湖水八寨的三寨主、分水兽张义龙是也。”贾七爷

倒退身躯，说道：“你上来吧。”张义龙上了岸，一抖分水裙，水珠不沾。张义龙伸手由背后撤出藤子蛇，此兵刃三尺多长，藤子棍两头钢尖子，一抖二龙吐须，奔贾七爷的双目刺来，贾七爷一纵身形，又双插花够奔头上，第三招双锋贯耳，贾七爷缩项藏头。张义龙说道：“老义士怎么不还招呀？”贾七爷说道：“我这是二次出世，对于鸡头鱼刺，死猫死狗，小毛贼子们，我先让他三招。”第四招贾七爷用剑将双蛇切断，张义龙拿着两只长管铁尖笔，一只笔奔面门，一只笔奔胸前，又打将过来。奔面门的笔，贾七爷一低头，奔胸前的笔，贾七爷用宝剑平着向下一压，两只笔俱都点空。张义龙方要向水中跳，贾七爷兜后一剑，将衣服刺破，入皮肉五分余深，贾七爷又向上一挑，斜插柳挑了半尺长一道血槽，说道：“张义龙，我给你留个记号，你别忘了我姓贾

排行在七，人称贾七爷。”

韩秀观看，说道：“贾七爷的本事高强，非我不能敌。”

韩秀遂将令字旗交与宝刀将韩殿魁，说道：“贾老义士，我奉陪您走一趟吧。”韩秀遂破风踏浪，抖擞精神，直奔贾七爷而来。贾七爷观看，心中欢喜，擒贼先擒王，能敲金钟一下，不打破锣千百声，打败韩秀胜似打败莲花湖群贼。韩秀遂纵上河坡，说道：“贾老义士，我要输给您，您过此大墙就是阵门，咱二人素无仇隙，各为朋友，如果闵老寨主责备我，我也有话说，因为我甘拜下风，不能不假道于贾老义士也。彼此谁也不能伤谁，点到而已，哈哈一笑。”韩秀乃是欺人手段，此时贾七爷是满听不提，遂说道：“我要赢得了寨主，叫寨主受点微伤。”韩秀闻听，遂亮出双刀，说道：“贾老义士，请看我刀柄有五个字。”贾七爷一看，乃是“天地君亲师”。韩秀又说道：“在下向来不作非礼之事。”贾七爷说道：“素慕美名。

有麝自然香，不必迎风站，请寨主上招。”韩秀将双刀一晃，

贾七爷闪身，并不还招，第二招点面门扎胸前，贾七爷又躲过，第三招刀贯双肩，贾七爷一闪身向外一纵。韩秀问道：“老义士为何不还招？”贾七爷说道：“我二次出世，每逢会英雄时，我必先让三招。”第四招第八刀，贾七爷宝剑还招，不过招招架架。韩秀双刀上下翻飞，贾七爷一看，他恨不能刀刀见血，片片透肉。贾七爷心中暗道：“你是找着人前现丑，我不肯伤你年少的英雄。”贾七爷遂将招数更改门路，遂用八仙阴阳剑，剑光一领韩秀，韩秀两目迷离，上下前后，全都是宝刃，双刀蔽不住宝剑，韩秀热汗直流。贾七爷真是：“拐李先生剑法高，果老寨主削凤毛。仙姑摆下绝命阵，湘子追魂不能逃。”此时贾七爷在韩秀脸上平着剑一滑，韩秀本打算将宝剑给砸飞了，双刀砸下去之时，老义士宝剑向后一撤，双刀砸空，抽剑翻手，剑奔脖项而来，韩秀心说道：“我命休矣。”老英雄撤剑，双指一点韩秀胸口，说道：“我给你留一颗绿阳魁首。”韩秀桃花脸一红，说道：“见过兵刃，我算输啦。我跟您赖一赖，咱俩过一过暗器。”贾七爷说道：“寨主言之差矣，过暗器咱俩面对面，谁叫谁打着？”韩秀脸一红说道：“咱们再过过兵刃吧。”贾七爷说道：“好好。”韩秀双刀并举，二人又战了二十余个回合。韩秀说道：“我甘拜下风。”语毕，向南败走。

贾七爷心中说道：“我方才说打暗器，脸对脸打不着，他这就要败中取胜发暗器。我追他！”韩秀见贾七爷一追，心中暗道：“这回你可输啦。”刀向左手一交，右手一只手打了两只暗器。

韩秀成心跑得慢，贾七爷成心快追，及至相离一丈来往，韩秀一反臂，“咯吧”一声，一只花装弩奔面门打去，贾七爷一低头，方躲开花装弩，韩

秀二指一按绷簧，“咯吧”一只袖箭，直取贾七爷的胸口窝。贾七爷宝剑交于左手，伸手一接，将袖箭接在手中，哈哈一笑，韩秀脸儿一红。贾七爷说道：“韩寨

主，这不算你输。你站稳了，我也不败中取胜，我打你一下子，这是玩艺，也算不了暗器，打着你，我出大墙奔阵门；打不着你，我出水沟回家再学艺去。”韩秀一听，这回矧子要输，我双手打暗器，双手接暗器，他面对面明着焉能打得着我呢？韩秀遂将双刀归鞘，贾七爷宝刀还匣，二位面对面相隔一丈来地。

贾七爷分水裙下一伸手，由兜囊中掏出一个铁弹儿，槟榔大小，用铁沙子与胶水黏在一处的，掏出来之后，藏在手心中，用最后的两个手指扣着，说道：“韩秀招暗器！”韩秀一躲，又说道：“韩秀招暗器！”韩秀又一躲，还是不见暗器，一连三次，贾七爷俱都是先伸着两个手指打的，并不见暗器，韩秀说道：“老义士不要取笑，那有暗器呀？”此时贾七爷暗将铁弹扣到大拇指尖，说道：“再看！”韩秀冷不防以为贾七爷手中无物，骤然间一物打来，韩秀就觉眉攒发烧，一退两退，躺于尘埃，两眉中间打了一个紫泡，直向下滴血珠儿。再看贾七爷，已越墙而过。

贾七爷向东一看，看见阵门不到半里地之远，就是西阵门，一道大门三道小门俱都大开，老英雄心中纳闷：三太、银龙与华四爷、吾兄胜三哥乃是三探飞蛇阵，不知是那拨人进了西方庚、辛、金的阵门？老英雄遂打开油绸子小包裹，又打开油布口袋，取出衣服，坐在油绸子包裹上，脱下水靠，换好青短靠，穿好攀尖大洒鞋，短靠衣服俱穿好，青绢帕绷头，带好马尾透风巾，伸胳膊递腿，灵便异常，背后背好秋风落叶扫、火折子、问路石，零碎物件包好，放在兜囊之中。贾七爷进西阵门，如踏平川之地，进了二道阵门，贾七爷不踏走轮转弦，消息不能动转。进了三道阵门，贾七爷心中一怔：五马阵全都在阵位。

奔黄马而去，黄马奔人而来，七爷一拢黄马双耳，黄马脖子向下一低，贾七爷两腿骑上马脖子，马一打转向东而去，送到西

道阵门，两条腿向下一落，用手一推，马回中央戊、己、土。

进了四道阵门三四丈远，来到楼口下，贾七爷一闻，一阵血气，贾七爷打着火折一照，一个血饼子在楼梯下，头上杨木道冠，黄澄澄赤金簪，满身是血迹，苍白胡须，手中捋住一口宝剑。

贾七爷以为是自己这边的人呢，正在此时，贾七爷上楼梯救了胜三爷，诸葛山真、弼昆长老等，大家全都上楼。贾七爷遂问老道是何人，胜三爷备言老道上楼欲杀自己，如何用刀将老道冷不防刺死，及老道自言摆阵之事。胜爷遂

说道：“就烦七弟盗灯吧。”贾七爷说道：“楼顶上三十六天罡，内藏弩箭埋伏，非会金钟罩者，不能盗取宝灯。”

胜爷正在为难之时，诸葛道爷等大家上了楼来。贾七爷叫道：“道兄，盟兄弟近哪，还是师兄弟近呢？”道爷说道：“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师兄弟与盟兄弟，全都形如一体。”贾七爷说道：“既然如此，就请您发慈悲，将灯盗下来吧。”老道说道：“上有窝弓硬弩没有？”贾七爷说道：“不但有窝弓硬弩，并且还有转轮刀。皆因我没有金钟罩，故此烦您盗取宝灯。”

道爷说道：“转折上奏时，可得修造十节宝塔。”胜三爷说道：“道兄，若将灯盗下，我必恳求钦差大人照办。”老道仰面一看架海，距离天花板一尺余，聋哑仙师说道：“你们众位向西闪，恐怕弩箭打下来，伤了众位。”老道解下身上蓝布包裹，摘下宝剑，脱去白袜云鞋，腿带护膝全都解下，蓝布裤肥大，向上一卷，卷到上面磕膝盖，用腿带一缠。金头虎说道：“老道大爷要脱光屁股。”老道叫道：“贾七爷！我的宝剑长，在架海上不得用，贾施主将秋风落叶扫借我一用。”贾七爷将三角眼一翻，说道：“这是第三层天，下边还有第二层人，再向下就是地，要是打下去，连宝剑全完。为我胜三哥的事，脑袋都给你。”摘下宝剑递与道爷，道爷接过宝剑插在背后，控好

如意钩，恐怕宝剑掉下去。诸葛道爷一看，架海距地板有一丈四高，架海是四楞的，向上一纵，两手一分，手掌与头平着，一粒混元气，一挺身爬在架海上面。十字架海东面是万寿灯，黄澄澄夺目，上有行龙卧龙彩凤，珠宝大小一百余粒，凤口凤尾上的宝珠有核桃大小，真金丝夺人的眼目。诸葛道爷细一看，有三个古钢钉管住锁链，道爷伸手一摘锁链，背向上一挤，碰了天花板，天花板中坠下一股钢丝，有黄豆粒粗细，上头是钢轮子来回乱搅，金钟罩搅上也得骨肉翻飞。老道用秋风落叶扫，将那钢轮剁断，立时乱弩齐发，老道上身用宝剑蔽住，下身乱箭打在腿上就是一个白点。工夫不大，将乱弩放尽，道爷伸手一捋锁链，用剑将古铜钉斩断，锁链向口中一含，一个倒挂，脚挂大梁。金头虎喊道：“宝灯要摔！可了不的啦！”贾七爷说道：“你喊什么？”金头虎再一看，说道：“原来是玩出手的呢。”就见老道向下一挺头，向下一落，离地有四尺来高，一叠腰站起，用手一提珍珠灯。

此时就听楼板下有声音：“救人哪！救人哪！”聋哑仙师与大众听着全都纳闷，不知是由何处来的声音。贾明道：“许是闹鬼吧？”聋哑仙师说道：“贾七爷，你看看是哪一块板落下去了？”贾七爷一看，珍珠灯的北面，一块楼板六尺宽一丈余长，贾七爷一按这块翻板绷簧，这块板可就起来啦，邱成、欧阳德二人用兵刃支起楼板，大众向下观看，有一丈多深，下边的板也翻着呢。这十位都有飞抓，将两把飞抓接在一块，抓住火折放下去一照，只见铜网



角上，西北角绷住黄三太，西南绷住萧银龙。大众一看，原来二人在这儿呢。金头虎喊道：“二位相好！一块住店来啦？”网上有铜钩铁钩搭住，两夜一天，他二人水米未下咽。聋哑仙师说道：“飞抓倒吊着系下人去。”

红莲罗汉说道：“贾七爷救胜三爷，道兄盗灯，贫僧无尺寸之功，将我系下去救他们二人吧。”红莲罗汉脱去僧袍，又将自己飞抓接在一块，将红莲罗汉当腰缠好。红莲罗汉说道：“贾七爷，我也得借宝剑一用。”李四爷揪着飞抓，将和尚奔银龙系下去，又系下两把飞抓，为是救银龙。弼昆长老用飞抓抓银龙英雄带，上面人向上一提，弼昆长老将铜铁网已经斩断了，上面人将银龙提上来，将网上的倒须钩摘下。萧银龙叫道：“三大爷，饿倒好受，这渴可真难受。”金头虎喊道：“你渴啦？”

我打镖局子带来一瓶水，还有二斤点心。”银龙说：“太好了，快给我点水喝吧。”金头虎说道：“我打算要带来，忘啦。”

又将三太同样拉上来，李四爷又将和尚也拉上来，金头虎喊道：“四大爷，别撒手将和尚师傅扔下去呀。”早有人将二人身上带着的网给摘下来，黄三太还挣扎得了，银龙可受不了啦，连腰都直不起来啦。共合十二位英雄，贾七爷、胜三爷在先，弼昆长老、李四爷在后，其余聋哑仙师等在中，十二位鱼贯而行，大家踩双楼栏杆，到楼梯以下，楼上衣物全都取下，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指着摆阵的老道说道：“道友，你太绝啦，可惜你这样妙手灵心，摆这样绝阵，终归送了你自己的性命。”

众位出了东方甲、乙、木的阵门，十二位出了东阵门，胜爷说道：“道兄，你们众位大家，沿路护灯回归镖局子去。”大众问道：“您要何往？”胜爷说道：“我进南方丙、丁、火四道阵门，北方壬、癸、水，西方庚、辛、金，十二道阵门，我寻找我那刚直的盟弟。一探飞蛇阵的三太、银龙救出来啦，三探飞蛇阵的我胜某也救出来啦，惟有二探飞蛇阵我那盟弟还未见面，我要设法救我那二探飞蛇阵的盟弟华清泉。”聋哑师仙说道：“胜施主，这十数余人拚命舍死亡生，全都是为你盗珍珠灯，你要进阵找华四弟，大众也得随你进阵。再说他要盗不了灯，他就许回家去了，要受了害，一天一夜工夫，已经早受了

害啦。”胜爷眼望飞蛇阵叫道：“华四弟，你要有了差错，愚兄若不给你报仇非人也！”贾明喊道：“三大爷，您就华四爷一个朋友吗？大众就不是您的朋友吗？”胜爷被大众所劝。正在此时，阴云密布，日被云朦，大众向东去奔山坡。三十来丈，刚到山坡，只见树林中有一道黑影一晃，胜三爷说道：“树林中有人，大概是山中的寨主前来暗探。众位大家止住步，我进树林观看。”眼看黑影进了树林，一看踪迹皆无。胜爷恐怕贼人暗算，伸手登出一只

金镖，就听大树后喊道：“唔呀，胜三哥，不要用冰钻穿我！”大树后欧阳大  
大义士转过身躯，毛毛烘烘，皮袄马褂，叫道：“胜三哥，珍珠灯怎样？”胜爷  
说道：“好难盗的珍珠灯啊！弯弓弩箭，转轮消息，一言难尽了。大义士请到  
山坡吧，俱都是咱们人。”欧阳大义士问道：“胜三哥，谁拿着灯呢？”胜爷  
答道：“道兄拿着珍珠灯呢。”欧阳大义士说道：“在哪里盗的？”胜爷将楼  
上盗灯情形，又说了一遍。大义士说道：“唔呀，我得要看看。”胜三爷说道  
：“你回镖局子再看吧。”大义士说道：“我就要看。”胜爷这才打开包裹  
，解开绒绳，露出盛珍珠灯的龙盒。蛮子说道：“不对啦，这灯许是假的。  
”胜爷掀开盒盖，提着花篮把儿与大义士观看。大义士骂道：“杂毛，你是有  
眼无珠，贼矧子假高明，李刚是全都不懂，这个宝珠要有一颗真的，挖了我的  
眼睛。白子玉的藕芽，翡翠的荷花叶，那都是琉璃的；那真金丝都是铜的镀的  
金。大小宝石有一块真的，我不姓欧阳。”胜爷闻听大义士之言，仔细观看  
，果然都是假的，胜三爷一抖手，将假灯摔了个粉碎。胜爷说道：“费尽九牛  
二虎之力，忘生舍死，落一个假灯。众位仁兄贤弟三太等，咱们亮兵器杀奔聚  
义厅，不给珍珠灯，与他拚命争持！”聋哑仙师说道：“你我受了一夜的辛苦  
，他既然悬挂假灯，你以武力对待，那是枉然。一个月

限这才两天，再想良策。”欧阳天佐大义士相劝道：“我等俱都劳乏。  
”萧银龙说道：“我与黄三太二人，两天一夜水米未曾沾唇。”贾七爷说道  
：“他既挂假灯，他必有预备。咱暂且回镖局子再谋上策。”胜爷被大家相劝  
，遂下了东山坡，够奔二道山口。

走出三二里地，就听正北山岭上锣声响亮，鼓声如雷，锣鼓不响，人声静  
寂，锣鼓一响，喊杀连天，只见高阜闵士琼乘跨艾叶青鬃豹，本山有千余人  
，各执兵刃，弓上弦，刀出鞘；正南方锣鼓大作，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号灯  
上写着“黑水湖曹”，坐下马，掌中枪，真是千人不挡，万人不敌，喽卒寨主  
，也是弓上弦，刀出鞘；正西方锣声响亮，灯笼火把，号灯上写着“莲花湖韩  
”，韩忠、韩孝、韩勇、韩猛，宝刀将韩殿魁、韩秀压住阵角，喽卒寨主五六  
百人；正东方喊杀连天，震八方林士佩率众把住东方。东北角萧玉台的袁龙、  
袁虎，率领喽卒，把住东北角；西北方萧凤台的夏金辉、夏金彪，把住西北  
；东南角彭湖的王忠，把住东南；西南角巢湖的李豹，手执祖传的护手紫金钩  
，把住西南。八大名山的群雄，喽卒寨主有三千余人，喊杀连天，围得水泄不  
通。聋哑仙师说道：“果然他们有预备。”胜爷说道：“你们众位随我来。四  
面八方都是长箭手，咱们就撞他东南的山口，山口不是本山的大少寨主，咱就  
撞得出去，帮拳的不能卖命。”语毕，胜爷握鱼鳞紫金刀在先，走出有五里之  
遥，到了二道山口。刚打山口里出来，二里之遥，迎头来了一群人马，三四十

人，头匹马乃是红沙兽撞将前来，正是本山大少寨主挟山太保闵德润。胜爷说道：“太巧啦，单单碰上他了。”马到十三位切近，马打盘旋，在胜爷十三位眼前，左手扣丝缰，右手合着金鼎龙头搠，一声喊叫：“你们要识时务，束手被擒！如其不然，大太爷马走搠飞，将你等碰成

肉泥！”此时胜爷背后欧阳德、杨香五他们用话激金头虎。杨香五说道：“这要是大小子在，必有一场鏖战。有本事在这时露面。”欧阳德说道：“就是跟你我有本事，在这晃杵他还敢露头吗？指名骂他，他也不敢言语。”傻小子一晃冲天杵小辫，大声说道：“你们两个小子成心跟我过不去！我若不敢露面是匹夫！”胜三爷正在问鏢之时，傻小子喊道：“胜三大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侄男服其劳！”胜三爷说道：“这是大敌。”贾明说道：“咱爷们有造化。”傻小子哈巴着罗圈腿，越众当先，翻开母狗眼一看，大少寨主人高马大，人似猛虎，马如蛟龙，这小子跳下马来有八尺高。金头虎看罢，哈吧着腿，心中暗道：“我遛到近前，照定马腿上一杵，将马弄倒了，他必摔下来，照他脑袋上三杵。”你道，大寨主身后还有三十多人，傻英雄到了切近，内中有人喊道：“大寨主爷留神！这小子没羞没臊。”皆因为内有林士佩手下两名寨主，知道金头虎坏。大少寨主闻听，跳下马来。金头虎心中说道：“完了完了，打不着马啦。”大少寨主一看，贾明三尺多高，大草包肚子，罗圈腿，大少寨主说道：“搠下不死无名之鬼，报上名来。”

贾明说道：“你不认识我？你站稳，别吓躺下。”大少寨主闵德润面向西北，单手执定龙头搠，金头虎说道：“鞋要破了底儿偏，大海栽花根底深，高山点灯明而亮。祖居贾柳村黑驴寨，姓贾名明，人称恨地无环铁霸王，金头老虎。我有一个兄弟叫贾亮。提咱爸爸，姓贾排行在七，子不言父名，叫钻云太保贾七爷。咱在莲花湖打死豹子，力劈梅花鹿，莲花湖内叫过好，大闹台湾省银安殿。咱们师傅在千佛山真武顶，红莲罗汉弼昆长老。”用手一指老道：“你看那赤红脸的便是咱们师傅。”

说着话，冷不防跳起来，照定大少寨主顶门上就是一杵，大少寨主裹手一抬，将杵给绷出两丈多远，贾明撒腿向回就跑。大

少寨主随后就追，说道：“你算什么英雄？”傻小子腿短跑得慢，看看追上，用手拍着大肚子道：“招法宝！”大少寨主一怔神，金头虎又跑。大少寨主道：“真无廉耻，给你爸爸现世。”

贾七爷面上有点挂不住，一晃透风巾，握宝刃，要临敌会斗挟山太保。聋哑仙师道：“贾施主要临敌吗？”贾七爷道：“你看你侄子，叫人家骂的不堪入耳。”聋哑仙师道：“贾施主，你的剑是无价之宝，贼的兵刃太笨重，他要损坏了你的宝刃，岂不可惜？你在鏢局子内告诉我们带应手的家伙，邱成、欧

阳德他们二人背着虎尾三节棍呢。”欧阳德道：“我这有三节棍。”欧阳德由背后撤下蓝布卷儿打开，现出虎尾三节棍，那三节棍有四十余斤重，非有四五百斤力量，耍不出花儿来。

道爷说道：“贾七爷在家十数年，恐怕使不动。如果使不动，贫道动手战猛汉。”贾七爷接过虎尾三节棍，使了一个开山势，一裹手顺风扫败叶，三节棍当啷啷一响，聋哑仙师一看，就知道贾七爷的工夫没搁下。贾七爷一伏腰，够奔山贼，山贼仰面看胜爷与和尚老道，贾七爷已到大少寨主跟前。大少寨主低头一看，方要说小孩你干什么来啦，贾七爷那一只手拿着三节棍，一只手捋胡须呢。大少寨主说道：“你这个矮老头，何必送死？”贾七爷哈哈冷笑两声，然后又报了姓名。大少寨主一笑说道：“你也是明清八义呀，矮地丁！你有什么本领？”贾七爷一纵身形，离地六尺多高，棍打悠身势。贼人一裹手当啷啷一擗，把三节棍梢子还回来了。虎尾三节棍泼风八打，上下翻飞，金鼎龙头擗一百单八招，将贾七爷连棍带人，全都被龙头围住。天气炎热，贾七爷热汗直流，鼻洼鬓角全都见汗，皆因为贾七爷腹内空空，累得业已疲乏，故此出汗了。胜爷看得真而切真，恐怕贾七爷失手被害。聋哑仙师看得明白，叫道：“胜施主你要替贾七爷吗？”胜爷说道：“然也。”聋哑仙师说道：

“你的刀要叫贼人兵刃碰上就飞啦，贫道上阵吧。邱成你将钢枪解下来。”邱成急忙撤去皮带，解下钢枪，此枪九节，每节八寸有余，一节螺丝，一节卡口，共合是九节，第九节一尺来长的鸭子嘴，衬素袍，有鸡卵粗细，像螺丝的口稍微有点空隙。

老道将九节钢枪上好，这条枪是十三省总镖局子头一条家伙，保镖的护院的多有用不了此枪的，拿起颤不圆，大铁板能扎进几分去，专破金钟罩，碰上骨断筋折，金钟罩蔽不住。

胜爷见老道将枪上好，伸手由老道手中拿过来，拧了三拧，钢枪颤得犹如车轮。胜爷道：“还是我临敌，我还能使这条枪。”

胜爷紧了紧英雄带，绷了绷十字绊，胜爷绷十字带时候，枪插在地下，伸胳膊递腿，没有绷掉的地方，将枪拿起，胜爷叫道：“贾贤弟！你与闵大少寨主战得不输不赢，请暂退下，愚兄领教领教闵大少爷！”贾七爷翻眼珠心中暗道：“我实不能赢此山贼，道兄的点穴法也不准行，人家金鼎龙头擗蔽住身躯啦。

你的甩头与镖倒许能赢。”贾七爷思索至此，纵出圈子外，虚晃一棍。胜爷说道：“大少寨主，你要藐视镖行的英雄，胜英来也。”山贼一笑道：“我正要会斗你呢。”胜爷不答言，握前把长后把，运动平生之力，照定胸前就是一枪，大少寨主向外一绷，犹如地动山摇一般，胜爷的枪前把松了手啦。胜爷

心中暗说：“好大力量！”胜爷可就不敢跟他碰家伙啦，胜爷用纯熟的招数，一点眉攒二撩阴，三扎盘肘四分心，吞吐撒放，撤步抽身，两个人战到四五十个回合，胜老者鼻洼鬓角见汗。

一来是胜爷盗灯劳乏，二来茶饭少用，这些老少宾朋全都累乏了，山贼故此占了上风。八大名山群雄，严加防范，各守汛地，不准乱动，四面八方俱都围住。挟山太保心中有底，他早探明啦，盗灯的只十数人，他告奋勇捉拿盗灯之人，胜爷要东去有林士佩，向南去有曹荣，向西去有莲花湖韩秀，向北去有本山

老寨主，犹如铁壁铜墙一样，严肃异常，并无乱动者。胜爷热汗直流，忽听头道山口一阵大乱，二道山口外也跟着乱啦，叫苦哀哉，兄不能顾弟，弟不能顾兄，只恨爹娘没生出翅膀儿来。

一人打九层围子手，撞到二道山口，高阜处一看，此人心中暗道：“我胜三大爷怎么使枪呢？”一声呐喊，如同巨雷：“胜三大爷，我来啦！”大众一看，一个血人，满身点桃花，降魔宝杵上鲜血淋漓。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天不绝胜英。”

遂说道：“胜施主且退，金龙来了。”大英雄跑到切近，胜三爷虚晃一枪，纵出圈子外，将枪插在山坡，手扶枪杆，老英雄直喘。山贼一看，金龙一身血迹。

列位，众老者探阵盗灯，大英雄见众人走后，在镖局内呐喊：“头一拨探阵的黄三哥、萧银龙没回来，二次探阵的赤红脸也没回来，三探阵的我三大爷打窗户走的，四探阵的小矧老头也没回来，五探飞蛇阵的去了八个人也没回来，叫贼人全给得着啦？我去吧！”众人说道：“你不会消息埋伏。”金龙说道：“我不会消息，我给他砸了。谁要不叫我去，我把他摔死！”

众位老者全都走啦，谁也不敢拦他。但是傻英雄不认识道儿，央求人送去，谁也不敢答话，高俊龙也是好奇心盛，说道：“我跟你去。”傻英雄说道：“好好，咱俩我是大龙，你是小龙。”俩人遂出了镖局子，高恒玩耍傻大个，知道大个不会夜行术，高恒一伏腰，向北走出三里之遥，将大个落在后头一里多地，高恒回头一看，孟金龙在后面紧跑。高恒等了一会，大个好容易追上，大英雄赶上高恒说道：“我是大马，你是小驴，你怎么快，我也追的上。你就跑吧，不用等着我。”高恒一听，心中暗说道：“你我二人都是畜类。”二人说说笑笑，来到萧金山山口外，一看山口内灯笼火把，照如白昼。高俊龙说道：“我是不能临大敌，兄长快去吧，里边打上啦，我隐在树林子

内。”大英雄说道：“好好，我进山口。”孟金龙晃晃悠悠进了头道山口。把守山口的喽卒一看，好大个儿，遂互相说道：“这许是寨主爷请来的。

”遂问道：“是老合吗？外人不许进山。”孟金龙不懂黑话，不能答言，喽卒们可就有明白的了，大概是镖局子的大个吧，遂对大英雄说道：“不是老合，别向前走啦。”大英雄说：“什么叫老合呀？”仍然奔山口而来。

山口梆子一响，乱箭齐发，大英雄降魔宝杵蔽住脸面，前身大腿上中了三只箭，抹头向回就跑，跑在树林中，叫道：“小龙，不好办，麻杆咬人！”将降魔宝杵向腋下一挟，拔下箭来，咔嚓就折了。高俊龙说道：“长箭手管远不管近，你只管向前进，别管他。”英雄说道：“射在身上不要紧，也就是扎在衣服上；要射在眼上，不就成了独眼龙了？”高俊龙说道：“用手将眼盖住，就留着一个眼，用降魔宝杵再挡着。你一到喽卒跟前，他们就都跑啦。”大英雄遂左手盖着眼睛，右手用降魔宝杵打雕翎，长箭手管远不管近，撞到跟前，一杵砸倒下五六个，打倒了两个，碰倒了三个，大英雄打得长箭手东奔西逃。削刀手上来乱剁，剁到大英雄身上一道道白印，后面挠钩手搭到大英雄身上也是一道道白印，大英雄杵到处，一倒下就是两三个，骨断筋折。长箭手先打散了，后边的削刀手也跑了，撞飞了挠钩手，大英雄降魔宝杵上下翻飞，真好似雪花流水一般，喽卒们死的死亡的亡。头道山口内，二道山口外，又来了接应的喽卒，大英雄照旧的砸打，只打得喽卒们叫苦哀哉，喊杀连天，九层围子手，共合二百六十人，死伤了多一半，逃走了少一半。撞进二道山口，找高处一看，山贼挟山太保大少寨主与胜三爷杀得正在难分难解之处。孟金龙看着新鲜，心中说道：“我胜三大爷怎么使枪啊？”一声呐喊，赶奔前来。

被困的十三位英雄一看，大英雄犹如血人一般，聋哑仙师

叫胜爷退下，胜爷虚点一枪，纵出圈子外。金龙说道：“小子，你又逞威风哪？”大少寨主说道：“来者是孟金龙吗？”金龙答道：“对啦。咱是君子打，还是小人打？”大少寨主说道：“此话怎讲？”孟金龙说道：“北面是你们的老贼？”闵德润说道：“不许胡说，那是老寨主。”傻英雄又用杵向西一指：“那不是韩家八大锤？东边那个我们俩滚过，那小子叫林士佩。

南边那个好些骑马使枪的，都是什么东西？你们有能耐的贼有多少吧？”大少寨主说道：“连本山带外请的有三百余人。”

大英雄大声说道：“我们保镖的下请帖请来的七百余位！要是君子打，咱们单打独斗；要是小人打，我将那七百多位都叫进来，咱是猛牛阵群殴！”大少寨主本是浑小子，认以为真，心中说道：“许是有七百多人，胜三爷一下请单，保镖的护院的都得来。”闵德润思索至此，遂说道：“大少寨主跟你单打独斗。”孟金龙说道：“好朋友，咱是文打，咱是武打？”傻英雄此时愚弄了大少寨主啦。闵德润问道：“怎样文打，怎样武打？”孟金龙说道：“文打有文打的招数，武打有武打的招数。

你使的那是什么家伙？”大山寨主说道：“我使的叫金鼎龙头搦。”金龙问道：“你有多少招？”大山寨主说道：“一百二十八招。”金龙说道：“我们老头是侠客，子不言父名，二侠。”

我师傅是剑侠客大脑袋。你不信，你打听打听，我师傅教给我一千八百六十四招。”山贼一听，信以为真，遂说道：“文打怎样？”金龙说道：“若是文打，咱俩一对三下的，看看咱俩谁气力大。你不是叫挟山太保吗？看看挟山太保有劲，还是混海金鳌有劲。”众贼人都看得着，可听不见孟金龙与挟山太保说话。闵德润说道：“咱还是文打吧。”金龙说道：“好朋友，别看我们是外来的，行侠作义有容人之量，你先打我三下吧。”

闵德润说道：“还是你先打我为对，外来的是朋友。”金龙说道：“好吧，那么就我先打你三下。”大山寨主将金鼎龙头搦一横，说道：“你打吧，小子。”金龙运动十三太保横练，对准搦杆就是一杵，就见半空中冒起多高的火星子，闵德润晃了两晃。孟金龙向后退了两退，口中喊道：“山贼这小子好大劲儿呀！”列位，孟金龙十三太保的横练，闵德润有金钟罩。正在此时，就听弼昆长老背后喊道：“大小子，少才无智！你打他搦杆当中，他是俩手的劲头，一定搪得住；你打他左手那头，他左手没劲，必向下一塌，就打在脑袋上啦！打死他，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金龙第二杵果然奔左胳膊那头砸去的，大山寨主一看杵来不正，向后一退，就“当啷”一声。闵德润胳膊可就麻啦，问道：“你这是怎么打的？”金龙说道：“歪啦，再砸砸正了。”金头虎又喊：“大小子浑蛋！你砸完了人家，不叫人家砸你，你多现世呀？拿杵一领他眼神，给他一羊头，将他撞死就完啦。”金龙第三杵一晃悠，闵德润说道：“你倒砸呀。”金龙说道：“运劲呢。”金龙一晃悠杵，德润一抬头的工夫，当啷一头奔胸口撞去。这一头足有一千五六百斤的力量，闵德润一退两退，闹了一个仰面朝天。金龙将闵德润撞倒，将杵向背后一插，拿起金鼎龙头搦，就要奔那闵德润头上砸去。

此时闵德润可昏过去了。胜爷说道：“不可。”李四爷说道：“为什么不打死他？”此时金龙一回头，人家将大山寨主抢走。

胜爷叫道：“金龙，奔山口杀去吧！”金龙左手金鼎龙头搦，右手降魔宝杵，胜爷左手鱼鳞紫金刀，右手九节钢枪；贾七爷右手秋风落叶扫，左手三节虎尾棍；其余大众都亮出家伙。孟金龙在前无人敢当，从此提起金龙之名，星斗无光彩，三江水倒流，八大名山群贼闻名丧胆，后山的虎豹提起金龙魄散魂飞。

撞出二道山口，头道山口无人阻拦，到树林中，撞见高恒，老少十五人够奔十三省总镖局，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三侠剑》 第三回（下） （清）张杰鑫 著

到了镖局子，大众更换衣巾，净面漱口喝茶吃饭等事，不能细表。胜爷饱餐一顿，饭毕，胜爷说道：“咱们是明日上萧金台，还是今日上萧金台？”道爷说道：“欧阳二义士作了若干的假名帖聘请宾朋，胜爷且稍安勿躁，稍待两日必有宾朋到来。”大众也都以此言相劝，等到第四天，忽然趟子手报告：“镇九江屠大爷到来，并带领十二位弟子。”胜爷闻听，不胜之喜，胜爷率领大众迎接出来，一看屠大爷这匹马，通身红的，脑门上有一块白点，此马名为枣骝红，又叫千里独行一盏灯。

胜爷见面躬身施礼，屠大爷叫徒弟见胜三爷，过来三个徒弟，一个叫张锤，一个叫张丰，一个叫张镇。屠大爷说道：“这三位虽然是我的弟子，另有点口技，他们会学鸡鸣犬吠，如有用着之处，必定效劳。”胜爷说道：“如有用处，必定奉烦。”

说着话，胜爷与屠大爷携手进了大客厅。屠大爷上座，胜爷说道：“屠大爷怎么来得这样快？”屠大爷说道：“别提啦，二蛮子王八羔子立逼我前来，如不前来，他就放火上吊。”胜爷派人预备了酒席。第二天，趟子手报告：“门外来了三老，一位少年的英雄。”胜爷率众迎接，乃是孟铠孟二侠、镇三江萧杰萧三侠、踏雪于丰恒，少年乃是于化龙。陆续又有侠义庄头邱琏，带领年青的徒弟六七位。第四拨又有飞龙镇的丁绅董，带着二子丁龙、丁虎。一连来了十余拨，都是蛮子请来的，共合二百来位。胜爷叫道：“道兄，咱上萧金台去，人够用的了。”

聋哑仙师说道：“请人的还没来呢，再等一两天不迟。”正在此时，忽然有趟子手报告：“门外现有萧金台姓赵的，奉闵老寨主之命前来。有名帖，还有一封信，必须面递。”众英雄闻听一愣，齐声说道：“好大胆的贼人，给原办案的下帖。”只见名帖上书“闵士琼”。胜爷叫三太、香五、茂龙、李煜等出去迎请。工夫不大，只见三太、香五等在前，茂龙、李煜后面

相陪，进来一位寨主，此人身穿黑青色大氅，蓝缎短靠，黄中透煞的脸面，二十以上的岁数。三太用手点指胜爷说道：“赵寨主，这是我的老师。”胜爷站起身形，此人向胜英一抱拳，说道：“胜老明公，萧金台闵老寨主派我前来，现有书信。”

语毕，由兜囊中取出。三太接信到手，转递与胜爷。胜爷拆开书皮一看，内写道：“字奉十三省总镖头胜老明公台览，弟不才闵士琼顿首百拜：前因珍珠灯一事，致与明公击掌。飞蛇楼上悬挂万寿灯，弟士琼确实挂的是宝灯，吾之道友许道成自逞奇才，做假灯悬挂，掉换真灯，弟实在不知，事后经小弟调查明白，始悉楼上乃是假灯。士琼言而无信，有负胜老明公，今特遣小徒



赵仁，奉帖聘请明公与众位镖行的老师，二十六日驾至小山敝寨，弟预备水酒恭候，珍珠灯之事面谈。来者君子，不来者小人。年月日时。弟闵士琼手启。”

胜爷看毕，说道：“赵寨主，多承你们师徒美意，后日二十六日必到，如有失信，胜英非为人也。”胜爷叫三太下边预备酒席，与赵寨主畅饮一番。此人叫道：“胜老明公，多承美意，我家老寨主与八大名山群雄，在小山内甚为盼望回音。”

胜爷说道：“如此请赵寨主即速回山，二十六日胜某必到。”

又说道：“三太、香五，你们送赵寨主。”赵仁刚一转身，孟金龙一手揪住赵仁胸前，将赵仁提到三四尺高，赵仁唬的颜色更变。金龙说道：“我打算抛他墙外去，还叫他走吗？”胜爷说道：“快放下，如不听我话，双腿砸折。”金龙说道：“若不是三大爷拦阻，我非摔死你不可。”胜爷说道：“三太，好好将赵寨主送出镖局子，不许造次。”此人出了镖局子，抱头鼠窜而去。镖行大众，有的说将赵仁剁了的，有的说送往官家的。胜爷说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二十六日，咱还要赴

会呢，要将他斩了，怎见闵老寨主呢？”聋哑仙师说道：“现在屠大爷在场，你也不与大众商议商议，就应允他了。你曾看见八大名山群贼之势吗？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分明是杀人的战场。老弟兄十几位，你都不相商。”胜爷说道：“他不请我，还要破他的山呢，他既请我，这岂不是天假之便吗？”老道点了点头，叫道：“胜施主，你附耳过来，平常的本事不必赴会。”

聋哑仙师遂低声说道：“所去之人，依我之意，屠大爷与贫道，及你们三侠、李刚、贾七爷、邱链、丁桂芳、于丰恒、欧阳天

佐、三大门的门人，共合八十四位。惟有孟金龙可得嘱咐，别愈打愈成仇。”孟二侠叫道：“金龙，你若不听话时，我将你活埋啦。”金龙说道：“我明白啦，你们叫我摔死谁，我就摔死谁。”二侠嘱咐完了金龙，胜爷遂催下边摆酒席。四更多天，大众吃喝已毕，由镖局子起身，够奔萧金台赴会。八老在前，列位，哪八老？第一位胜三爷、第二位镇九江屠粲、第三位诸

葛道爷、第四位李四爷李刚、第五位弼昆长老、第六位孟二侠

孟铠、第七位萧三侠萧杰、第八位汉奸蛮子欧阳天佐。后面三大门徒弟，最后邱链、于丰恒等诸老者，八十四位浩浩荡荡出了镖局子，真是高高矮矮，丑俊不齐。走出二十多里地，大众热汗直流，惟有蛮子大声喊道：“冷得很哪！冷得很哪！”

众英雄走到辰时已过，看见峻岭高峰，山口外东首，高搭一座彩棚，红、绿、蓝、黄五色彩绸，八个红绸子彩灯，不亚如办喜事的一般。贾明喊道

：“香五你看，这别是谁娶媳妇吧？”

香五说道：“这哪是娶媳妇？傻小子，这是闹丧呢。”贾明说道：“你小子是怕打仗？要害怕，别来呀，本来就是闹丧。”

只见由彩棚之中出来一位少年寨主，领着三十余个老喽卒，全都衣帽齐楚，这位寨主正是下帖的赵仁。迎到八老面前，控背躬身，叫道：“胜老明公！前日多蒙招待，我回到敝山，与我

恩师学说明公的大仁大义，众家寨主无不赞成，各位寨主欢悦非常。大众问我镖行的人众有多少位，我对他们报告，不差二百来位。可不知老师傅来了多少人呢？我们小山请来的高亲贵友三百余位，明公与明公镖行的师傅引见，当时没有工夫喝茶用饭，你们各位暂在彩棚内稍微吃点点心喝点茶，打完茶尖，再请明公等进山不迟。众位达官幸勿推却。”胜爷道：“多承美意，难得你们师徒，这样抬爱我等。”胜爷八十余人遂进了彩棚。到里边一看，金漆八仙桌子三十余张，预备二百来人的座位，胜爷等来了八十四位，连一半座儿也占不了。正北的首座，胜爷、萧三侠、孟二侠、屠粲、李刚等六老一张桌，东边

第二张桌聋哑仙师、弼昆和尚、欧阳义士天佐、贾七爷、胡景

春、萧银龙等，其余众英雄坐在东南的一排桌。当时那位寨主派人擦抹桌面。列位要知道，康熙年间，细瓷非常的讲究，每桌上一个官窑瓷茶壶，六个茶碗。按桌满了茶，大碗的酃茶，虽然不是扬子江心水，真是蒙山顶上茶，真是清香扑鼻。众位起五更来的，走了一清早晨，正在思水之际，茶是最洁净之物，众英雄俱都喝茶，金龙要了三个大杯。工夫不大，喝了有三壶，大家心中甚为畅快。由彩棚东北角，后面有厨房，就听煎炒烹炸，刀勺乱响。喽卒将壶碗撤去，擦抹桌面，摆上杯筷，先上了干鲜果品苹果梨，全都去皮打成片，盘底铺壶冰，鲜果上洒上白糖。每桌上一个广锡酒壶，六个大酒杯，喽卒们俱都给斟满酒。众英雄观看，酒杯雪霜白，热酒非常清亮，热气一冒，闻着是正气味，这酒内若是有药，色必发浑，或者热气发腥，令人呕心。大家全都留神观看，就是有一桌不喝酒的，都是谁呢？和尚老道与回回大爸胡景春。贾七爷与欧阳天佐二位虽然好喝，今天也不喝，其余都爱喝酒的。惟有金头虎一见干鲜果品、热酒香气袭人，馋的直流哈拉子，金头虎说道：“我先喝

两杯吧，这小子们真孝顺。”黄三太说道：“贾贤弟，哪有这样忙的？你看前边六位老前辈喝时，咱们再喝不迟。”说着话，只见六老者，左手捻髯，右手擎杯，杯方沾唇，萧银龙忽然站起身形喊道：“众位叔叔大爷，千万别喝酒。”六老闻听，全都放下酒杯。银龙说道：“俗云，主不饮，客不食。这位寨主既抬爱我们，必须陪着咱们痛饮。赵寨主乃是老寨主的高徒，此席足可

代表主人，赵寨主你替我喝了这一杯吧。”赵仁答道：“少镖头，我方才吃完饭，不胜酒力了。”银龙又说道：“三十余位不论哪位，请替我饮这一杯。”大众说道：“我们都不会喝酒。”小侠客一笑，说道：“怎么三十多人都不会喝酒呢？”

既为绿林道，都不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再说赵寨主二十多岁，吃完饭也可以喝一杯。这里边无私也有弊，你若不喝此酒，便是酒中有毛病，我胜三大爷本不是真要喝，不过试试你们让酒的喝不喝。别以为我们爷们当愚痴之辈，如若酒里没有意外之物，你是非喝这一杯不可。”银龙杏子眼乱转，上下打量赵仁，只见赵仁颜色更变，说道：“我们山里有的会喝的，我给少侠客请几位陪饮。”贼人遂转身形出彩棚，向西走进山口，在山坡东又转身向北去了。萧银龙一转身，紧靠欧阳德那张桌，遂低言说道：“如此如此。”欧阳德喊道：“我肚子疼，我要在旮旯里大便！”老和尚说道：“去去去，外面去。”北面桌是胡景春，银龙又低言道：“如此如此。”胡景春也出了彩棚。

银龙又对孟金龙说道：“如此如此。”金龙喊道：“谁伺候我这张桌？”一个长髯的老卒遂答道：“我伺候你这张桌。”金龙问道：“你姓什么？”喽卒答道：“我姓阴。”金龙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子。”老喽卒说道：“我叫阴不搭。”金龙说道：“你给我取一个大碗来，我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喽卒遂答道：“我给你拿大碗盛酒去。”这位老喽卒也是一个

头目，暗中他恨孟金龙，金龙撞山口之时，打死他一个侄子，叫阴显，被金龙一杵砸得万朵桃花开，暗中他要替他侄子报仇，热腾腾的斟一大碗酒，给金龙端了来。孟金龙左手接酒，说道：“还是好酒哇？”老喽卒说道：“这是我们老寨主用大车由烧锅拉来的，在地窑子大缸中藏了二年，暴气味都没有啦。”金龙说道：“好哇，好酒你替我喝吧，小子。”语毕，一把将阴不搭下颌掐住，说道：“小子，你要不喝，我掐死你。”列位，金龙是多大的膂力？阴不搭如何禁得住这一把抓呢？阴不搭此时身不由己，仰着脖儿，咧着嘴，金龙端着碗向嘴里一灌，阴不搭本来不愿意喝，没有法子，连喝带洒，喝下有半碗去。喝完了之后，金龙抓着胸前的衣服说道：“小子，你哪儿也别去，我看着你狗娘养的。这叫害人如害己，杀人不用刀。”说着话，只见阴不搭浑身立抖，颜色更变，叫道：“胜三爷！你叫你的镖头将我放开吧，叫我躺着死吧。”胜爷叫道：“你放开他吧。”金龙说道：“叫你小子倒下死，这是我胜三大爷恩典你。”语毕，将阴不搭松开，阴不搭倒在就地，七窍流血，工夫不大，气绝身亡。

胜爷说道：“银龙，你看出破绽来，为何叫赵仁走了呢？”

银龙说道：“赵仁走不了，我欧阳德哥哥假装解手儿追出去啦，胡景春大哥也追出去啦。”胜爷说道：“你小小的岁数，怎么看出酒中有毛病呢？”银龙说道：“非是小侄男的细心，乃是诸葛道爷叫我办的。”胜爷控背躬身说道：“道兄真是见事多明，这酒怎么这样大的力量呢？请道兄明言赐教，叫三太他们也好长些见识。”老道说道：“有一宗恶鸟，有一宗孝鸟，乌鸦反哺，乃是孝鸟。恶鸟就是枭鸟，小枭鸟能飞，大的就不能啦，小鸟虽能飞，它可不去打食吃，它吮大鸟之血，吮完了血，它便吃肉与肺腑，两个小鸟将大鸟的毛皮架出窝去，挂在树枝

上。有一宗鸟名仙鹤，专吃五毒长虫、蝎子等，蝎子、长虫苦钻在窝里，它能用嘴刨出来食之，毒气都归在冠子上，若用针刺冠子一下，人要一舐，当时即死。有一宗鸱鸟，还有一宗鸩鸟，公鸟名运目，它专吃乌头蛇，黑头的长虫，乌头蛇被鸩吃下去，鸩鸟也不能活，他落在树上，双爪抓住树枝，头朝下流哈啦子，哈啦子沾在树皮上，那树就腐烂了，变成一种黑炭，人要得着那宗炭，价比黄金，向宝刀上一擦，就是毒药刀，向镖上一擦，就是毒药镖。那宗鸩鸟，他专吃五毒，他那翅膀管里有毒，若是用他的翅膀翎毛向酒缸内一扫，这一缸就是毒酒了，人要吃下去立刻七窍流血而死。”老道正在谈论药酒之事，就看欧阳德由外面进来，扛着赵仁，胡景春在后面跟随着。欧阳德问道：“三大爷，老喽卒怎么死的？”胜爷说道：“用酒灌的。”欧阳德说道：“唔呀，我要喝了酒，我也干啦。”胜爷问道：“怎么拿住的赵仁？”欧阳德说道：“他出彩棚向东去，走的慌慌张张，他又看我在后面追赶，他遂紧跑，我大师兄绕到前面树林子之中，将他截住，大师兄跟他要买路钱，他亮刀，被我大师兄拿住。”胜爷叫道：“三太！将赵寨主足下绑绳解开搀起来。”贼人面向胜爷一站。胜三爷叫道：“赵寨主！”

你于前日二十四，在镖局子下帖，依我镖行的朋友，有要将你碎尸万段的，有要将你送到官面的。我姓胜的派人远送，又与你预备酒席，你不扰，我姓胜的可对得起你。你下帖要我二十六日赴会，在下应约而至，未进山寨，先在彩棚中用毒药酒之计，酒内藏毒药杀人不用刀，我们若一大意，吃下酒去，立刻死于非命，老少八十余人。你们居心太狠啦！”赵仁说道：“我家老寨主派我预备茶饭，我自知好茶好酒，我不知里面有毒药没有，现在将我们头目灌死，当然酒中有毛病。你等既然看出破绽，杀刚随便，何必多问。”胜爷道：“足下年轻的，真

是胆子大，面不更色。我若将你放了，你能学好吗？”赵仁说道：“你如不杀我，我仍回萧金台。我跟老寨主师生之谊，不忍背之，生死绝无二心。”胜爷说道：“不杀你者，恐怕负了你少年英材。”恶贼是耗子舐猫鼻，寻死

。列位，他要是说两句软话，胜爷也就不杀他啦，他日后不是还能回萧金台吗？年轻的英雄全都亮出兵刃，将彩棚围住，又有二十多位将赵仁围住，就等胜爷发言，将赵仁乱刃分尸。胜爷捋银髯不语。萧银龙在赵仁背后，对胜爷一摆手，跟三太等又一摆手，说道：“赵寨主不愧硬汉。”当时将贼人二背解开，大汉孟金龙说道：“你要放他，我摔死你！”银龙说道：“赵寨主，你真乃英雄，可佩可敬。我三大爷最爱硬汉，朋友，你请吧。”胜爷心中暗道：“我没说放赵仁，银龙敢放他，这孩子必有良谋。”银龙语毕，向贼人背后一纵身，照定赵仁左肋梢，噗的一声，扎进有七寸多深，贼人大喊一声，少爷双手托刀柄，两条胳膊伸直，挑着向外走。金头虎看了，说道：“我看看扎进多深去？”贾明爬在跟前观看，少侠客一抽刀，向东南一纵七八尺远，这股血，溅了傻小子一脸一身。傻英雄说道：“我真倒运，溅我一身血，好血腥味。”小少爷抬腿擦刀，身上血点不溅。胜爷叫道：“银龙！这是何道理？为何暗算他呢？”少侠客笑道：“三大爷，你看贼人多横啊，你要一说刎他，他必然破口大骂。你老人家是什么资格，岂能叫他破口大骂？他药酒没用上，我的短刀可用上啦，这就是短刀对药酒么。”贾明喊道：“短命鬼！”

你可活长寿的？你没溅一个血点，我可闹了一身血一脸血。”

萧银龙说道：“众位弟兄，还不刎他？好解一解心头之恨。”

黄三太等大家上前，将贼人刎得骨肉翻飞，一霎时刎成肉泥一般。此时众人将西南的八仙桌都移开了，大众说道：“将这伙老喽卒也刎了吧。”三十多老喽卒跪倒地下磕头，如同鸡啄碎

米似的。胜爷动了恻隐之心，叫道：“大众不许伤老喽卒，叫他们逃命去吧。”三十多老喽卒抱头鼠窜，如同丧家之犬。胜爷说道：“咱们大众杀进山口，跟闵士琼要珍珠国宝万寿灯。”

聋哑仙师阻拦道：“未进山寨先有药酒一计，山内必更有奸谋。”

咱们大众暂且回镖局子，与他下书改日再会，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动作。”贾七爷、屠大爷等俱道：“此计为上。”胜爷被众英雄所劝，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众英雄八十四位遂回镖局子。

此时太阳平西，众人漱口喝茶摆酒吃饭，酒至三杯，大家商议，明天下帖，哪位可去，聋哑仙师说道：“贫道不敢派人，恐出差错，胜施主可以问何人愿去。”胜爷酒至五杯，抱腕当胸对大众说道：“哪一位明日萧金台下帖，另定日期赴会？哪位辛苦一趟？”当时不下二百余位，俱各默默无言，连问两次，无人答言。胜爷面带难色，说道：“下名帖传书，我本人实不能自去。”话言未了，闪出一位刚直的男儿三太道：“老师不必为难，弟子三太愿往下书。”聋哑仙师站起身形说道：“三太，你去不得，你不称其职。”三太闻听，脸

上一阵红潮，叫道：“师伯！我怎么去不得？莫非说小侄男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么？”聋哑仙师说道：“此事秉性刚愎者不成。你乃世代簪缨，少爷脾气，此事非性烈者所能。”三太说道：“山大王难道见人就杀吗？”聋哑仙师道：“作此事，得有勇有谋，能柔能刚。你性如烈火，焉能称职？三太你不要多言。”聋哑仙师道：“胜施主，你再向下问。”胜爷又向下问道：“哪位去萧金台下书，替我胜英为力？”话言未了，闪出一位少侠客萧银龙来，叫道：“三大爷，愚小侄愿往！”胜爷问诸葛道爷：“萧银龙可去吗？”老道用袍袖一遮脸面，用手暗指萧三侠。胜爷会意，问道：“萧三弟，令郎愿往可乎？”萧三爷一笑说道：

“老夫只此一子，犹如掌上明珠，千顷地一棵苗，要说我舍不的，桌面上我说不出来。他既愿去，就叫他去吧。”银龙一笑说道：“我去有三可，黄三太有三不可。黄三太性暴一不可也；不能言二不可也，能为武技不成三不可也。我若去，第一为的是万寿灯；二则为胜三大爷；三则我见了闵老寨主，我不能强横，我还不能软弱，给众位老英雄丢脸。话是开心的钥匙，再者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在莲花湖三天三夜，尚能未死，何况这一点小事呢？作事要是恐惧畏缩，怎能称为侠客义士？”

我意已决，明天早晨，我够奔萧金台下书。胜三大爷你就写信吧，将珍珠灯之事交代清楚，信后面留点地方，写上我的名姓，塞北观音萧银龙，书呈闵老寨主，好叫他们知道我的姓名。今天用毒药酒灌死老喽卒，拿赵仁是我将他扎死的，我叫众兄长将赵仁乱刃分尸，放走的喽卒，必与闵士琼学说，老匹夫必然怀恨于我，他若见了我必然分外眼红。到了那时，小侄男见机行事，绝不能坠入他的圈套中，我能安然回归镖局子。未思进，先思退，我若在萧金台受了害，为皇上的宝灯，为三大爷的官司，也算千古留芳，死重于泰山。”当时差役取来文房四宝，胜爷与聋哑仙师相商，书目以上写闵老寨主台览，封好了之后，次日萧金台下帖。吃完晚饭，少侠客早早安歇。

次日早晨，六月廿七，少爷梳洗喝茶吃点心，打开包裹，取出一身新衣服穿好，桃花脸满面红光。胜爷与大众正在大厅吃茶，少爷来到大厅，与胜爷要名帖与书信，少爷由兜囊中取出绿皮子护书，将书信夹好，带在腰间，叫道：“众位叔父伯父！”又叫道：“父亲，孩儿下帖去了！”胜英、孟铠、萧杰等，俱都以袍袖遮面，不忍视看，惟有胜爷叫道：“贤侄，你可保重些！”银龙说道：“三大爷，明天我若不回来，与三大爷就难以相见了。”语毕，笑嘻嘻出了镖局子大门而去。黄三

太叫道：“兄弟，我本愿去下书信，怎奈长者不叫去，奈何奈何！兄弟你才一十四岁，愚兄放心不下。”语至此，三太眼泪围眼圈直转。银龙说道

：“哥哥不必放心不下，小弟此去，安如泰山。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我兄弟乃是侠客的子弟。兄长岂不闻宋朝有一位岳元帅，忠君爱民，领兵征讨，与金兀术两阵对圆，金兀术带精兵二百余万，兵强势大。外有强敌，内有奸臣，宋朝中的秦丞相，悬秤鬻官，非亲不取，非财不用，当时有一位新科状元张九成，无有金银打点秦丞相，秦桧奏明圣天子，说徽、钦二帝被掳于金邦黄龙府，风传在金邦坐井观天，非有胆识过人之辈，不能到金邦请安问候，新科状元张九成可称其职。秦桧因为新科状元不肯打点金银以肥己，故说新状元可称其职，为的是送了新科状元之命。秦桧将本奏上，宋天子不明真相，遂遣张九成够奔黄龙府问安，张九成先过岳营，岳元帅接待钦差张九成，岳元帅问道：‘钦差大人有何公干？’钦差说道：‘我奉旨到番邦黄龙府请问徽、钦二帝之安。’岳元帅说道：“这必是秦丞相之谋，皆因钦差无钱打点秦丞相。’钦差说道：‘大帅不知，我乃一介寒儒，焉有余资孝敬秦丞相？’岳爷问道：‘钦差带了多少随从来？’钦差张九成答道：‘二百余人。我打算将随从寄在元帅营中，我单人独马自闯番营。’岳爷说道：“钦差大人此去凶多吉少。’钦差说道：‘君叫臣死，臣不死，则为不忠。’岳元帅叹道：‘真忠臣也。’岳爷又言道：‘帐前众位将军，哪一位保护钦差大人穿番营而过？’帐下一人厉声曰：‘末将愿往！’岳爷举目观看，乃是勇将汤怀。岳元帅问道：‘将军带多少人马？’汤怀答道：‘末将一人一骑，随定钦差，我要闯番营。’二位来到金营，有八大路酋长、都督、太保，报与四殿下金兀术。金兀术问明来历，亲自出营观看，果然是一文一武，问明情由，兀术暗地说道：‘一

文一武要穿营而过，真是好样的。’兀术遂传令：放二位一文一武穿营而过，如有放冷箭暗算者，必要军法从事。二百万大队列于两边，一文一武穿营而过，汤怀将钦差送过了金营，有番兵番将接待钦差，汤怀拨马而归，金兀术暗传号令，二百万大队要捉活汤怀，不要死汤怀，谁要将汤怀捉住，封他大大一个官爵。汤怀单人独马杀了一天一夜。列位，兵到十万，无边无沿，兵到二十万，扯地连天。二百来万大兵，如何杀得出去？

汤怀只杀得力尽声嘶，在马上谢过了宋天子之恩，岳元帅保举之德，遂亮佩剑自刎在二百万大队之中，宋元明五七百年后仍留美名。众位兄长，小弟不能比先烈，咱也是侠义之后，岂能自暴自弃？我若死在萧金台，美名亦可传千载；小弟若命不当绝，再与众位兄长聚会一处。众位兄长请回吧。”语毕，小豪杰转身形够奔萧金台去了，萧银龙头也不回，黄三太唉声叹气。

少侠客由巳分时到了萧金山山口，一进山口，呼啸一响，三五十名喽卒，每人一口双手带一横，挡住去路：“你这学生好大胆子，敢向山内乱闯？”美英雄一抱拳，说道：“哪位是报事的头目？”把山口的喽卒一听，心中

暗想：“这个孩子，长得真好看哪。”遂有一个喽卒叫道：“头目，外面有人找！”

只见由削刀手后面过来一名报事的喽卒，问道：“什么事？”

喽卒说道：“有一幼童来找您。”老头目说道：“大家不要取笑。”遂问道：“这位小少爷进山何事？”小少爷掏出护书说道：“现有一名帖，请您转呈老寨主，并有书信一封，必须当面呈递。”老喽卒接帖一看，原来是胜三爷的名帖，上书“胜英字子川。”老喽卒问道：“小少爷贵姓？”银龙答道：“在下姓萧。”老喽卒遂叫：“众位兄弟们陪着少爷，我到里面递名帖去。”老喽卒拿着名帖，来到聚义厅，单腿打千，口中说道：“报老寨主爷，外面来了一位下帖的，是一个小孩，先递

名帖，要紧书信面呈本人。”老寨主接帖一看，说道：“众位寨主，咱下帖请他，他又下帖不知何事？”语至此，遂叫德俊带领头目迎请下书之人。这一迎请真是神仙接神仙，玉面小如来，迎接塞北观音。报事的喽卒带路，来到山口，报事的喽卒用手点指银龙说道：“这就是下帖之人。”闵德俊一看，心中暗想：“胜英，你这不是藐视我们山中无人吧？十三省镖局子什么人没有，为何单派一个小孩来呢？”闵少爷又一转念：“他既然敢来下书，必有点来历。”银龙抬头一看，不问可知，曾听黄三哥提过，此人必是在北京摔死五城都察院管家的闵二少爷，越狱救秦尤就是此人，此人艺业甚高，年龄较比我大三四岁。银龙正在思索，老喽卒给二位介绍，问道：“少爷台甫？”

银龙说道：“在下姓萧名银龙。”老喽卒又指德俊说道：“二位见见吧。”银龙问道：“寨主贵姓？”闵德俊答道：“在下姓闵名叫德俊。在下年轻，礼貌不周，少镖头多要原谅。”银龙答道：“岂敢岂敢。在下不明贵寨的规矩，还祈多加指导。”

德俊一听，银龙虽然年幼，言谈不俗，遂答道：“哪里话来？”

贵步踏贱地，多蒙抬爱我们父子。镖头这一来，萧金台枯草生辉，增光不少。少镖头请。”萧银龙答道：“寨主请。”二位并肩慢慢向前行走，他二人说着话，真是对答如流，如宾如友，各自暗中敬重。萧银龙走着道儿，杏子眼乱转，只见头道山口是削刀手，二道山口长箭手，一排排一行行，全都站立两边。

三道寨门挠钩手，有四五十人，抱定挠钩，俱都核桃粗的杆子，带钢钩，赤袍血点红。进了寨门，来到聚义厅的东跨院角门外，萧银龙止住脚步。二少寨主暗中佩服，口中说道：“喽卒们，你们大家陪着镖头，请少镖头略待片刻，我到里面回禀。”萧银龙连声答应，杏子眼向里偷看，聚义厅高搭天棚一座，天棚过房一尺有余，铜铁网罩着四周，铜铁丝都有黄豆粒粗细，窟



窿有鸭卵大小，东敞厅外，墙上俱钉的是茶碗大曲钢环子，网在钢环子上挂着，想要出入，非从东西角门不可，聚义厅好似天罗地网一般。二寨主到聚义厅内，回禀老寨主道：“孩儿已将十三省总镖局的少镖头接到。”若是喽卒们报事，可得单腿打千，因为他是少寨主，故此鞠躬报事。只听上面说道：“来者必是一位说客。”吩咐一声：“有请下帖之人。”少寨主遂翻身出来对银龙说道：“少镖头，我家老寨主有请。”少爷抖了抖英雄氅，大摇大摆，走到聚义厅，银龙眼珠一转，一看正北居中，五间大厅，明五暗七，老寨主闵士琼当中正座；西廊下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三台的寨主；后边是三山五岳，黑白两道，水旱两面，有一百五六十位，俱各威风凛凛；东廊下莲花湖、黑水湖、澎湖、巢湖，绿林道群雄百十余位。东廊外有三五张桌，银龙一看，不由得一怔，这一拨人是台湾省的，皆因银龙是台湾省生人，故此认识。有二千岁石朗，有三千岁金锤无敌将曹士彪，带领着有招贤馆、会贤庭的一干英雄，俱都是武学出众，惟有这一拨人物，不屑大清国管辖的，就是胜爷见着，也得以礼相待，俱都是闻名的朋友。又看老寨主桌前有两张金交椅，左有镇八方林士佩，右有大少寨主挟山太保闵德润，二人更是威风，里面兵刃架子上，戳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聚义厅下站立二十八队削刀手，各抱朴刀，雄赳赳气昂昂。聚义厅的地方，足有大戏园子的大小，内中台湾省的二千岁石朗，乃是奉张奇善之命前来，石朗上知天文，下达地理，中晓人和，真有观天下在掌中之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乃是台湾省第一的人物。虽然前来赴会，石朗暗暗嘱咐台湾之人：“咱台湾的人是坐山看虎斗的宗旨，可别逞能帮拳，咱看一看大清国的龙虎风云会。”闲话不提，且说削刀手喊道：“来者跪下！跪下！上边是老寨主爷，老寨主一怒，将你乱刃分尸！”

削刀手喊着，银龙佯作未闻，削刀手说道：“傻啦？怎么不知道跪下呢？”此时老寨主站起身形观看，细打量塞北观音萧银龙，头上五色绒线网子绷头，里边黑漆漆的发髻，梳着两个小抓髻，荷花色绒绳，打着蝴蝶牌子，下面五色丝线垂短灯笼穗，两道细弯眉，一双杏子眼，含着两汪水，黑眼珠多，白眼珠少，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似涂朱，瓜子脸元宝耳，长得是女相，年纪也就在十三四岁，身披粉莲色大氅，内衬荷花色短靠，十字绊英雄带，下边荷花色底衣，福字履镶缎的鞋，白绫子袜子，面上满绣花活，半遮蜂金丝绕银丝的活翅膀，一走活翅膀一颤，俨然袜面上落着一个花蝴蝶，要说是陈塘关的哪吒没登风火轮。

老寨主看毕，心中忖度：胜英为何单打发一个小孩前来下书呢？

遂问道：“你这下帖的有书信转达么？”银龙略一抱拳道：“老寨主，下书人拜见。”遂一伸手取出绿皮子护书，打开护书取出书信，递与二少寨主

，二少寨主转递与闵士琼。只见书皮上写面呈闵士琼老寨主启，后面年、月、日，老寨主打开书皮，取出信笺，上写：“字呈于萧金台老寨主台览，小弟不才胜英顿首百拜：皆因二十六日，多承美意，下帖来请，胜英六月二十六日应约而至，未进宝山，山口外彩棚之中，有药酒一计，被吾等识破，寨主虽有毒计千条，我命由天，岂能奈我何？我们大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非是我等言而无信。故今遣人送信与老寨主，另改日期赴会。今日二十七日，明天二十八日，我等到宝山，当面议珍珠灯之事。如二十八日我等不到宝山，胜英则为言而无信之小人。别无他叙，一言为定。年月日时。”

后写了“遣下书人塞北观音萧银龙，呈阅老寨主台览。”

老寨主特念两遍，念毕，不由得心中大怒，便将书信向桌上一拍，大声说道：“昨天识破药酒一计，你们用药酒灌死阴头目，然后又将我的徒弟赵仁拿住，用匕首刀扎死，三十多名

喽卒逃回山中，言说是萧银龙办的此事。昨日坏我大事，今日还敢来下帖！”老寨主向萧银龙问道：“你就是萧银龙吗？”

萧银龙答道：“然也。”老寨主又问道：“你们十三省总镖局有几个萧银龙？”小侠客杏眼一转，说道：“大清国南七北六十三省，就是一个十三省总镖局，镖行之中只有一个萧银龙，并无二个。”老寨主大怒：“昨日彩棚之事，都是小娃娃你所做的吗？”银龙微然笑道：“不错，正是。”老寨主说道：“你莫非吃了熊心豹胆？今天我恨不得将你当时拿获，给我们被害之人报仇雪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今日你来下帖，不畏死乎？”萧银龙微然一笑道：“老寨主，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根本为源，你们下帖是聘请我们赴会，在山口外先有药酒一计，酒内藏毒药，杀人不用刀，我们若中了诡计，喝了药酒，岂不八十余人全都丧命？幸被我们识破计策。不错，是我将赵仁用刀扎死的。我们要是吃了药酒，就是八十多条人命，虽然没被害，犹如被害一样，你们的毒心，绝对是想不到我们识破的。一命抵一命，还得八十四条命呢，我们只灌死一个老喽卒，剁了一个赵仁，没将众喽卒俱都杀害，那是我们有好生之德，杀了赵仁是分所当然。”闵老寨主闻听大怒，说道：“小娃娃敢当着天下英雄饶舌，我一句话将你剁成肉泥！你认母投胎！”小豪杰闻听哈哈一笑，说道：“我前来下书，不是胜三大爷叫我来的，是我讨着来的。来者不惧，惧者不来，现在来到你们山里，浑身上下属你们管，千刀万剐随你们便，要有半点惧怕，不是侠客的后人。”老寨主一声吩咐：“大众亮家伙，将小娃娃乱刃分尸！”兵随将令草随风，众寨主一听吩咐，百十余位，齐甩大氅亮家伙，要将银龙乱刃分尸。银龙冷笑两声，遂说道：“老寨主你看，我变颜色没有？怕死我不来。”

但是老寨主你白活七十多岁，可惜老寨主这大年岁，不晓得兵

书战策，古圣轶事。”此时石朗哈哈一笑。石朗这一笑，老寨主面上有点挂不住，口中叫道：“娃娃，我怎不晓得兵书战策，古圣轶事？你且道来。

”银龙答道：“你的寨主下书，我们镖局款待来使，恭恭敬敬。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没有将送殡的埋坟里的，龙争虎斗，没有斩来使的，你没看过兵书战策吗？”

在写下名帖，递回书，你要将我乱刃分尸。老寨主你聘请天下英雄，就为的是萧银龙吗？明天我三大爷来了，你跟他较量啊，跟我一个萧银龙何苦来呢？一刀一刀的就宰萧银龙，萧银龙若哼一声，不是侠义的后代。”老寨主心中说道：“此子好伶俐的口才！”闵士琼遂一声冷笑，计上眉梢，口中说道：“老夫焉能杀你？不过试试你胆子如何耳。”银龙心中说道：“我身在萧金台，性命在你掌握之中，咱们是谁也别愚弄谁。”此时老寨主问道：“明日赴会你来否？”银龙答道：“若不赴会，不是萧门之后。”银龙话虽如此对答，心中思索：明天我若来了，护庇我的有八十多位，他再想害我，是办不到的，三位侠客与我诸葛伯父、欧阳伯父及孟金龙大哥、黄三哥等，全都能为高强，我来了你们不过看看我。老寨主说道：“德俊带几个人，将银龙送出山去。”萧银龙说道：“老寨主别派人相送，我不走。”老寨主问道：“你为何不走呢？”银龙说道：“你要杀我，必须系在明处。当着天下英雄，我虽被害，我亦瞑目于地下；你若暗中加害，我死得不明不白，我还不如正大光明死在天下英雄之面前，也可以给众英雄留作茶余酒后的美谈。

况且为皇家的珍珠万寿百宝灯，为我三大爷的官司，总算正大光明，我愿死明处，不死暗处。”老寨主说道：“你藐视老夫了，我派人将你送出山寨，若有动你一点油皮的，我当时将他号令斩首。”银龙闻听，控背躬身说道：“如此，谢谢老寨主。

老寨主是人物，不能失信。”那石朗心中说道：“这孩子他怕外面山环里有人暗算于他，他用话挤兑老寨主一下子。此子太精明了。

”

正在此时，银龙忽听背后钢风的声音，搂头盖顶而来，银龙急忙用双手一扶桌面，横着向西一纵，就听“咯噔”一刀，剁入桌面内三四寸去。你道，为何剁进去三四寸深呢？皆因此贼是跃起身形向下剁的。少爷一笑，口中叫道：“老寨主，真是令出如山！”闵士琼一看大怒，说道：“冤家赵义好生大胆！”

老夫刚吩咐，谁要暗算银龙，号令斩首。你敢当着老夫面前无礼。来呀，将赵义推出去，人头拿来见我！”过来一对刀斧手，手忙脚乱，将赵义绳缚

二背，就要向聚义厅下推去。有莲花湖的老寨主韩殿魁，澎湖、巢湖的寨主等，上前劝道：“老寨主息怒，虽然令徒违背号令，乃是要给兄长报仇。父兄之仇不共戴天，老寨主看在我等面上，念师生之情，恕过赵寨主吧。”

列位，萧银龙是纸糊的灯笼心里亮：他们大家给赵义划的计策杀我，老寨主要怪下来，他们大家再求情，人情面子重，一定杀不了赵义。少侠客思索至此，遂抱拳说道：“这位是赵仁的弟兄？”老寨主说道：“他与赵仁是同胞兄弟，他叫赵义。”

银龙笑道：“那就奇怪了，与兄报仇，有何不可？看在我的面上，老寨主恕过赵义吧。”众寨主求情，此时还未将赵义推下聚义厅呢，老寨主闻听银龙之言，遂说道：“将赵义推回来，撤去绑绳。”恶贼赵义遂谢过寨主不杀之恩。闵士琼说道：“非是老夫不杀你，众位寨主与你求情，萧银龙不究，他若究问，老夫非杀你不可。”恶贼赵义站在一旁，咬牙切齿，看着小侠客直喘大气。萧银龙又抱腕说道：“老寨主，你令徒赵义有不服之色。当着天下英雄，我与赵义比赛比赛，他要将我一刀剁死，我死而无怨。在下也带着兵刃呢，倘若伤了令徒呢？”语至此，复又说道：“我想起来啦，不比赛啦。”老寨主说道：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为何又不比赛啦？”银龙说道：“并不是我反复，我有点不上算，你的徒弟若将我剁了，那算完事；我若伤了你的徒弟，你若是一怒，就许将我剁了，给赵义抵命。”

闵士琼闻听此言，不由得怒道：“你这就多说了，老夫绝不能无情无理，谁要杀了谁都认命。”银龙又说道：“我还有话要对老寨主说明，我的艺业不精，倘若令徒将我结果了性命，我拜求老寨主，我用的兵刃是判官双笔、亮银叉，老寨主存一分阴德，派人将我双笔、亮银叉送到镖局子。吾之家严与胜三伯父，看见兵刃暗器，如见人一般，我死后也感老寨主之恩德非浅。”闵士琼听罢，遂说道：“你如果受伤，老夫必将你的兵刃暗，一定给你送回，绝不失信。”石朗闻听，暗暗一笑：老头儿上了小孩的当啦，送兵刃的人还能活得了？”银龙遂将大衣脱下，背后的小包裹打开，亮出双笔，绣花囊带好了三只毒药叉、六只亮银镖，又将小包裹包好，背后一背。此时三个喽卒按住桌子，赵义将刀用力拔出来，二人在聚义厅向前一块儿一凑，赵义的鬼头刀用十足的力量奔银龙剁去，少爷双笔一晃躲开，赵义拦腰又是一刀，少爷向旁一闪，又躲过去了，第三刀又向胸前刺去，银龙只是招架，闪展腾挪，笑笑嘻嘻并不用力。天下英雄观看，内中有人道：“小孩胆小不敢动手。”

你道，少爷会大闹莲花湖，韩秀是知道的，韩秀遂对那人说道：“这孩子的胆子比人都大。他哪是胆小？他为了将赵寨主累乏了，他好上招。我若让

小冤家逃出萧金台去，他必说萧金台没有高人，藐视绿林道。要出聚义厅，非东西角门走不可，别处走插翅难飞，我绝不叫小冤家逃出萧金台聚义厅。一会儿他看赵义累了，他该紧上招啦。他在我莲花湖大闹好几天，我是知道的。

”韩秀遂暗暗吩咐水八寨、旱八寨的寨主，水八寨寨主把住东角门，旱八寨寨主把住西角门。十六家寨主遂将东、

西角门把住。果然不出韩秀所料，萧银龙等到赵义剁了二十多刀，赵义的热汗可就流下来啦，判官双笔摘解撕掳，一招跟着一招，可就不放松了。众人一看，好笔法，好身法，恶贼赵义衣襟湿透。此时少爷又且战且退，老寨主心中纳闷：“这孩子怎么又且战且退？”银龙此时可是向东南退，杏子眼乱转，一看东角门有人把守，小侠客认识，都是莲花湖的人，心中说道：“韩秀你太恶啦，东西角门乃是出入的道路，被你全都把住啦。

可惜你叫韩小帅，走马观碑，目视群羊，你绝人的道路啦。累代相传，打仗没有不给人家留走路的，若是兵临城下，围城的时候都闪出一门来，好叫守城的战将与兵卒百姓逃命，如将四门俱都围住，守城的战将与兵卒等，必然拚命。”银龙心中暗道：“韩秀，就因你，我非将姓赵的扎死不可，我逃不了还落个够本，得便我还许走。”此时贼人赵义力尽声嘶，挟肩带背给了少爷一刀，少爷用左手的判官笔倒须钩，将鬼头刀拿住，向外一推，右手的笔向赵义肚脐下一挑，赵义肠肚皆出。

少爷又向外一纵，抬腿擦笔，冷笑道：“这就是令徒哇，这不是现世吗？还要与我胜三大爷比赛。”闵士琼大怒，眼看赵义肠肚皆冒，老寨主说道：“你扎死我徒弟，我并未说别的，你为何夸口，藐视我手下无人？来呀，大众亮兵器拿他！”银龙笑道：“下海必有擒龙力，我必有走法。”遂用八步赶着童子功，一拧身上了东敞厅。天棚离着敞厅五六尺高，天棚是竹杆子搭的，少爷两只手捋住两根竹杆，两只脚登住两根竹杆子，天棚上的网都是黄豆粗的铜铁丝。少爷一声呐喊：“我打铜铁网内钻出去了！”六月间天气暑热，天棚的席可拉开啦，只露着铜铁网。群贼听少爷喊要钻出去，莫不心中纳闷，东角门的贼人遂舍了东角门，奔东敞厅天棚上观看。小英雄一看，八个贼人离了东角门，小英雄两条腿一踹杆子，两手一松，使了一

个燕子掠水式，离地四五尺高，一叠腰站起身形。群雄一怔，小少爷已出了东角门，回头说道：“众位，明天再见！”韩秀嗔道：“你们八位是干什么的？”众人说道：“他说他能打网窟窿钻出去，我们在东角门看不见，所以绕到西面观看。”韩秀说道：“此子若不剪除，绿林道无类矣。”韩秀语毕，遂亮刀追赶。为什么韩秀要追赶呢？皆因为银龙大闹莲花湖，记恨在心。韩秀这一追，飞天鼠秦尤、柳玉春等，随后也就赶下来了。但是银龙明知道由山口走

不了，银龙出了东角门，不向南去奔山口，转向东方躡房越脊而逃，纵过大墙，乃是陡壁山崖，树木丛杂，少爷腿虽然快，无奈四寇后面紧紧追赶。韩秀叫道：“秦大哥，小冤家路逢绝地，萧金台山口里向东去是死路。”

韩秀又追出二里余地，美英雄抬头向东一看，吃惊非小。山道坡有一山涧，有一二百丈深，宽有八九丈，掉在山涧里，必得摔成肉泥。纵远谁也远不过两三丈，就是剑客也就是纵一丈七八远，小英雄无奈何，顺着山坡又往南去，南面横山阻路，直上直下，学业高的也就是上去三五丈，少爷无可如何，又顺南山坡向西去。韩秀心中说道：“向西去就是二道山口，有弓箭手，到在那里乱箭齐发，向南去有横山阻路，东去有深涧一条，北面有我韩秀追赶，看他向哪里逃走？”张德寿大喊道：“拿住小冤家不杀他，先挖他眼睛，后剁他十指，看他含糊不含糊！”

少爷闻听，心中说道：“群贼真狠哪，父母的遗体，为什么叫群贼玩笑？”思索至此，一提腰围子，亮出匕首刀，自己说道：“路逢绝地，不得自由，不如自刎一死。”少爷匕首刀方横于项上，就见陡壁山崖五六丈高处，一声骂道：“王八羔子不要自刎，有吾在此！真不愧侠客儿子。”韩秀一看，心中暗想：“我若被欧阳氏戏耍，我栽不起筋斗。”韩秀回头就跑，秦尤抱头鼠窜，柳玉春雅赛丧家之犬，恶贼张德寿吓得尿流满裤。

欧阳大义士吓退群贼，搭救塞北观音萧银龙。银龙说道：“你早干什么来着？”欧阳大义士道：“我看热闹来着。”银龙又问道：“你打哪过来的？此处山涧三四丈宽。”欧阳大义士说道：“我就打这旮旯里过来的，我会飞。皆因你下帖来的时候，胜三爷愁眉不展，因此吾随下你来，探探吉凶祸福。”说着话，遂向南走了有三五丈远，西山坡上有几棵龙爪树，东山坡上也有龙爪树，有一细绳，上拴一物，比镖长点，山涧东面龙爪树上，拴着绒绳，西面用铁镖钉在树上。大义士说道：“你揪着绒绳，一把一把拉着就过去了。”银龙说道：“不行，那铁镖似要从树上落下来，就将我摔死啦。”欧阳爷说道：“我给你钉在树里，就落不下来啦。”萧银龙遂双手拉绒绳而过，来到东坡，撒手绒绳，欧阳大义士一笑，说道：“小王八羔子，你还得学二十年。你看我。”踩绒绳而过，离东涧坡有五尺远，脚一着劲，纵下绒绳，说道：“银龙，你明白我怎么能踩绳吗？”

银龙说道：“你皮马褂兜风，故此能行。”欧阳爷说道：“对啦，要没有皮马褂可不行，手里得拿着杆子，或者是伞。”又叫道：“银龙，你打这旮旯里往东去，是南北大路，可以奔镖局子而去。”小侠客说道：“谢你活命之恩，叔父受我一拜。”

欧阳大义士说道：“王八羔子，不拜倒也罢了。”小侠客问道：“你绒绳

上那宗物件叫作何物？”欧阳大义士说道：“这是古人所传，叫博浪锥，昔日张良曾用过这种兵刃。”银龙说道：“咱回镖局子吧。”欧阳大义士说道：“我还得过去，将博浪锥钉浅点，然后我再踩过来，抖绒绳取回博浪锥。吾有个外号，人称瓷公鸡。你欧阳二叔，外号叫翡翠猫。我二人一毛不拔，不能丢东西。我过山涧还要办点事，你回去你三大爷要问你，就提我掌灯时必回镖局子。你回去吧，恐怕你胜三大爷放心不下。”萧银龙下了山坡，回镖局子去了，欧阳爷踩绳过山涧而

去，暂且不表。

单言萧银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想起此事，又惊又喜，喜的是大闹群英会，判官笔扎死赵义；惊的是四寇追赶，几乎身逢绝地，欧阳叔父吓退群贼，使我长了不少见识，才知道博浪锥。又思想道：“我怎么没听说过博浪锥呢？我欧阳叔父真是高明之人。”心中思思想想，已经来到镖局子切近。镖局子外那片松林中，走出三五少年，原来是黄三太、张茂龙、李煜等。三太说道：“兄弟你可回来了，我这一天就喝了点闷酒。”

银龙将萧金台之事，对大众说了一遍。三太道：“你刚走工夫不大，欧阳叔父就出了镖局子啦，也不知上哪去了。”小英雄众人一同进了镖局子，方走到大门道，杨香五、金头虎二人在大门道正谈论银龙下书之事呢，金头虎一看银龙，遂喊道：“打鬼！打鬼！冤魂不散，死去的银龙回来啦。”银龙说道：“你才是鬼呢。”银龙又将萧金台之事，又对杨香五与贾明细说一回。金头虎说道：“你别吹牛腿啦，我方打萧金台回来，我拿杵杵死六个，闵士琼直哀求我，我才回来。”银龙说道：“你别是作梦吧？”傻英雄说道：“你真猜着啦。”银龙说道：“你别挨骂啦。”银龙到了大客厅，一见大众，俱都一怔，胜爷说道：“银龙你可回来了。”萧银龙将群英会之事，对众老者说了一遍，并将怎样打东角门逃出，韩秀怎样追赶，未敢走山口，路逢绝地，小侄男方要自刎，幸有欧阳叔父前去搭救，吓退群贼，用博浪锥扎在树内，我攀绒绳而过。英雄将栽筋斗露脸之事，一句不留，全都说将出来。胜爷问道：“你欧阳叔父呢？”

银龙说道：“我欧阳叔父掌灯就回来。”聋哑仙师打了一个稽首，说道：“善哉，善哉，我给银龙袖占一卦，银龙逢凶化吉，必有人解救。银龙走后，欧阳爷出镖局子，我就知道是暗中保护银龙去了。”掌灯之后，欧阳爷果然回来。

吃完晚饭，大家早早安歇，已然分派大众，四更天叫起。

第二日叫起之后，酒席摆好，四更半天吃完了早饭，仍然八十四位，大众起身。八老并肩头前引路，傻小子贾明带着两包点心，并带着水口袋，皆因为

傻小子出门饿怕啦。天至巳分时，走近萧金台山口一片树林，就听大树林中有人喊道：“唔呀，久候多时！”众人抬头观看，就见欧阳二义士出了树林，说道：“胜三爷暂停贵步，我点一点人数够不够。唔呀，小弟我第一拨请的华四爷这老王八羔子怎么没有来呢？”胜爷说道：“我当面谢过，兄弟多有受累，聘请南七省宾朋。华清泉头一拨就到了，五探飞蛇阵盗了一个假灯，华清泉进阵，始终没露面，在他临探阵时，大家拦阻他，他不听，道兄所料，他盗不出灯来，无脸见众朋友，他许回家去啦。”二义士又问道：“贾矧子怎么不见？”胜爷说道：“贾七爷在后边呢。”蛮子点数目说道：“屠粲老王八羔子来啦。”后面贾明骂街：“汉奸老小子，给他个大嘴巴子！”金头虎正在骂得高兴，由后面一个大嘴巴子打来，贾明一看是欧阳德。说道：“咱是亲师兄弟，你怎么打我？”欧阳德说道：“你骂我父亲，为什么不打你呢？”贾明说道：“老少豆腐皮聚会，谁还惹得起呢？”欧阳德说道：“你再要骂，必要管教你。”二义士又说道：“咱弟兄东面四位，西面四位，这样才威武，别都站在一处。”二义士一到，共合九老八十五位，奔山口走去。

离山口不远，就听山口内锣鼓齐鸣，只见山口里面喽卒寨主，一字长蛇的阵式，出了山口，来到山外，分为二龙出水的阵地，一排排，一行行，站立东西，每人一口双手带，精神百倍。胜爷大众停住脚步观看，忽听山口内马踏銮铃响，三匹座骥撞出：头一匹艾叶青鬃豹，马上老寨主闵士琼，后面两匹座骥，左边红沙兽闵德润，右边白龙驹玉面小如来闵德俊。马后

四十余名，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但并没有外人，都是闵老寨主的高徒。师徒父子五十来位，要拚命没有退后的。闵士琼的马离胜爷九老切近，在马上欠身拱手，闵老寨主师徒父子一看东西两边这二位汉奸，一怔：“夏天穿皮袄拿雕翎扇。”闵老寨主一扶马鞍下了座骥，二位少爷见他父亲下马，他二人也赶紧下了座骥。就见闵士琼对胜爷说道：“在下对老明公惭愧之甚，五方飞蛇楼挂的确是真灯，吾之道友妙手真人许道成，自逞奇才，掉换假灯，我实在不知，故此道友死于楼上，滚于楼下，自取灭亡，我细心访察，才将真珠灯找回。又二十六日请明公赴会，在下预备好酒好菜，我小徒赵仁酒内藏毒药，杀人不用刀，伤你我二人之和气。今朝见明公实在惭愧，但愿老达官恕过。”胜爷说道：“老寨主，先前的事莫要重提，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但愿老寨主莫与胜英结仇。”闵士琼说道：“哪里话来，但求老明公勿要记恨在心。”胜爷与闵士琼说说笑笑，够奔山里而来，胜爷背后八十余人，鱼贯而行。进了头道山口，二百名削刀手站立两旁，一点响声没有，真是肃静之甚。大众这一进头道山口，胜爷八十五位老少英雄，好比大鹏金翅鸟打落在天罗网，内有毒计千条，不知胜三爷大众生死存亡？列位，闵士琼与胜三爷完全是假好假厚。大家来



到二道山口，二百名弓箭手勿扣搭弦，排立两边，三道栅栏门，挠钩手每人提着一根钩镰枪。进了三道栅栏门，闵士琼叫道：“胜老明公！你镖行的朋友来齐否？”胜爷回头一看，遂说道：“业已来齐了。”

闵士琼回头向徒弟说道：“查点胜老达官来了多少人？”一家寨主答道：“共来八十五位。”闵士琼叫道：“胜老明公，进萧金台易，出萧金台难。”胜爷哈哈一笑，说道：“既来之则安之。”进了聚义厅，胜爷一看，果然与萧银龙说的一点不差，天棚杆子上铜铁网罩住，除去东西角门，插翅也难飞腾。聚义

厅正北面，廊下当中摆着佛龕，这个佛龕就是五方飞蛇阵的佛龕，前文表过样式，兹不再赘，里边有古佛，茶青绸子帘罩着。

佛龕前摆着香池子，长六尺余，宽三尺余，是青石作的，重有千余斤。西廊下俱都是绿林道八大名山的英雄，有一百六七十位，萧金台的英雄俱在西北。向南再有莲花湖的万丈翻波浪韩秀并那韩家四猛，宝刀将韩殿魁，及水八寨旱八寨的群雄。再向南一看，黑水湖的曹荣、曹子山，澎湖的寨主汪忠，巢湖的寨主李豹，林士佩在黑水湖、莲花湖的人当中。再向南，萧凤台的袁龙、袁虎，再向南，萧玉台的夏金辉、夏金标，再向后看，俱都是三山五岳之绿林道。闵士琼背后尚有四十余人。再看东北角西敞厅外，有五六张桌，是台湾省的大帅石朗，三千岁曹士彪，台湾省的英雄俱都是武艺超群，内有差官数名，共合三四十位。闵士琼道：“胜老明公的人，请在东廊下休息。”

胜爷唯唯称是。胜爷一看台湾省这众英雄，心中实为感念捉秦尤之德，胜爷紧行几步，够奔西敞厅外，来到大帅石朗面前，控背躬身，方要行礼，石朗一看暗道：“胜老达官这一行礼，叫我难以为情。我本是闵士琼寨主约来的，闵士琼与王子张奇善最厚，我又奉张奇善王驾千岁之命前来的，但是我也并不帮打，我不过看看大清国的龙虎风云会耳。”石朗思索至此，遂用大氅一遮脸，对着胜爷一摇头，胜爷心中明白，遂躬着腰走到南廊下，抱腕当胸说道：“众位多辛苦了。”大众俱都还礼，齐声说道：“老明公辛苦了。”闵士琼遂又催促道：“胜老明公请东廊下落座吧。”东廊下靠北面有一张大桌子，预备的是首座，三面绣花围桌；西敞厅内西北角也是一张大桌子，也是三面围桌，上绣龙出水，凤离窝，团花朵朵。胜爷等方才落座，闵士琼站起身来，遂叫道：“胜老明公！你镖行的人物，可以给我介绍介绍？”胜爷左右坐的是八老，再向东南是黄三太大

众等，胜爷遂答道：“多承抬爱，朋友没多了的，我给你介绍几位。”胜爷叫道：“孟二侠。”胜爷用手指着闵老寨主说道：“这是南七省的总瓢把子，姓闵名士琼。”又指着孟铠对闵士琼说道：“此人姓孟名铠，人称九头狮子

孟铠孟二侠。”又指萧杰对闵士琼也介绍了，闵士琼说道：“久仰二位侠客大名，今日得会，实为三生之幸。”萧杰、孟铠也客气了几句，遂归了座位。然后与诸葛道爷及弼昆长老又介绍了，闵士琼说道：“二位当家的可称得起世外高人。”彼此各施一礼。道爷说道：“出家人按理说不能出山问世，兹因胜施主所邀，实出于不得已耳。”语毕，僧、道二人归了座位。胜爷又叫道：“屠大哥、李四弟请过来！”又与闵士琼也引见一回，屠粲与李四爷也有几句谦恭话。又与欧阳氏弟兄引见，闵士琼一看，真透着新鲜，夏天穿皮袄。胜爷与欧阳弟兄介绍完毕，陆续给众人俱都介绍了。闵士琼说道：“小山真是有幸，得蒙众位义士下顾。”欧阳二爷说道：“不敢不敢，鄙人号叫贼魔。”胜爷一听不像话，对着欧阳二爷哼了一声道：“二弟请一旁落座。”胜爷又对闵老寨主说道：“请老寨主落座吧。”二位又谦恭了一回，遂都落了座。有几十名喽卒在左右两廊下伺候茶水，东西两廊下俱有茶桶，如同水缸相似，早将酹茶沏好，喽卒挨位都给满了茶。

茶罢搁盏，端上千鲜果品，俱都是上品佳果，每桌上一把广锡酒壶。此时鏢行八十五位英雄前，俱都满上一杯，欧阳天佐、天佑站起身形，说道：“老寨主，我胜三哥分派吾二人招待亲友。”说着话，一提皮袄底襟，取出象牙小勺，随上的酒菜，蛮子必要用象牙勺搅合搅合，试试有毒物没有，欧阳二位义士皆因为先有药酒一计，故此小心留神。胜爷在东廊下打量闵士琼，年过古稀，言谈话语不俗，闵士琼在西面观看胜爷，虽然是武夫，文雅之甚，二位彼此俱都羡慕。二位喝着酒阔谈一番，

净谈的是历朝古圣先贤，哪朝代龙虎相争；哪朝代奸臣悬秤卖官，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二位老者俱都是口似悬河。又谈论些三坟五典、五帝三皇以及五霸七雄、楚汉相争之事，由盘古氏直谈到唐宋元明，直谈到大清国更年改月一统华夷。闵士琼问，胜爷答；胜爷问，闵士琼答，二位一问一答，对答如流。

闵士琼赞胜爷博古通今，胜爷赞闵老寨主广览多读。

时候谈的甚大，杯盘早已狼藉，胜爷说道：“替古人饶舌，好比纸上谈兵；酒过千杯，不过一醉。请问寨主珍珠灯之事，怎样办理？老寨主可能成全胜英，献了珍珠灯，救小弟一条性命，再生不忘大德。”闵士琼叫道：“胜老达官！珍珠灯是皇上家的，在下实不敢损坏。珍珠灯之事好办，我与明公且盘桓几时。”胜爷又问道：“老寨主果能将珍珠灯献出吗？”闵士琼道：“好办好办。我再请问明公一言，五霸之时，哪位艺业精奇？”胜爷即答道：“古圣先贤，各有奇才异能。”二人谈话的工夫甚大，天已黑暗，喽卒掌起几对纱灯，两廊下照如白日一般。胜爷又说道：“老寨主，在其位，谋其政；干何事

，思何理。也不必替古人饶舌，珍珠灯之事，老寨主怎样办理？”

闵士琼道：“头次盗灯，吾之道友掉换假灯，教我言而无信；二十六日明公赴会，在下预备的是上等酒席，皆因赵仁误事，品行不端，酒内暗藏毒药，大背天理良心，我闵士琼惭愧之甚。

今日十数省高亲贵友在场，咱都是好武的朋友，我闵士琼欲与明公十阵赌输赢，短打长拳，水旱两面，或用兵刃，较量十阵。

如果输赢皆五阵，那算不输不赢，再续十阵；若胜老达官赢六阵，则算你赢啦；若胜老达官赢四阵，那算你输啦。你要赢了我們，我将珍珠灯双手奉献，将正犯帮犯全都献出，我父子自背其缚，打窝主的官司。胜老达官若是输了呢，老明公怎样的办理？请当面见教。”胜爷道：“闵老寨主，我要输了，我自

已到北京。自认我一人盗灯，我就说我是疯魔，将灯盗出，已经摔毁，此时我明白啦，恐怕累及好人，故此我来投案。”闵老寨主道：“第一次我失信用，第二次我之徒弟误事，此次你我当面言讲，量双方决不能失了信用。现有佛龕在此，内供古佛，咱俩各发洪誓，对佛烧香，如要失了信用，天诛地灭，必遭雷击之报，双方对古佛起誓。”胜爷说道：“老寨主真英雄也。好好好，就此起誓。”这一烧香起誓不要紧，八十余位老少英雄，要中五路薰香计。闵士琼叫喽卒取一封黄封香，打开黄封将香捻开，用火燃着，香火一尺余高，递给老寨主，闵士琼接香炷在手，口中说道：“胜老明公，我要烧香起誓。”说着话够奔香池而来，双手捧香，向东廊下观看，心中暗道：“胜英你八十五人，就是铁打铜铸的英雄，大概也难逃五路薰香之计。我必将你等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会金钟罩的，搪不住宝刀。”诸公，这个薰香要是燃着了，难道他们八大名山的人就薰不倒吗？列位，八大名山之人早闻上解药了，台湾省的人，茶中白水中已经给下好解药了。何为五路薰香计呢？乃是下五门的五路薰香，将薰香埋在香池底上，单等插黄封香时，故意将香火碰倒，以燃薰香。单提闵士琼来至香池切近，方要向香炉内插香，就听天棚上铜铁网一响，一声呐喊：“胜三弟留神五路薰香计！”胜三爷闻听，赶紧取出宝马平安散，大众有带着宝马平安散的，也都向外掏瓶子，闻宝马平安散。金头虎喊道：“闻不着药的可堵鼻子！”一句话说破了五路薰香计，闵士琼气哼哼将黄封香插于就地。大众仰面向天棚上观看，就见天棚当中一道闪光，立刻铜铁网掉下一块，人也跟着破网落于就地。众英雄观看：大脑袋犹如麦斗，短头发二寸多长，长头发挽着髻，身穿蓝布棉袍，又肥又大，本色是蓝的，上头补着各色的补丁，油腻多厚，腰间系定一条腰带，是破布条草绳拧

在一块的，足下是麻草鞋，没穿袜子，脚面与地皮一般，麻梗线串绷着草

鞋，皮挺带系腿腕，背后草绳绷着一个紫鲨鱼皮刀鞘，真金饰件，真金吞口，手中执定宝刀。台湾省的石朗站起身形问道：“三千岁，此人所带的宝刀，不是王爷的金背劈水电光宝刀吗？”台湾大众观看宝刀，剑客道：“众位莫疑，这是我暂借一用。皆因为赴会我没有家伙，完了事我还回宝刀，如众位不嫌麻烦，完了事众位给带回去，我借刀时可没有言语，我偷着摘下来的。”又说道：“姓闵的，光天化日之下，不必烧香，要以烧香做暗昧之事，报应得更快。我胜三弟挨肩的九老，是我九个小兄弟，你们说十阵赌输赢，那倒很好。”列位，剑客是怎么来的呢？乃是跟台湾的人一块儿来的，已经来到萧金台两天啦。剑客在萧金台夜间窃听，这是第二条绝户计，如果胜英来时，先叫寨主与他谈古论今，延到掌灯的时候，点五路薰香，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一个不留。剑客听了个真而且真，故此隐在铜铁网上，将铜铁网的窟窿用手一分，又将天棚撕破一个四寸大的窟窿，附耳而听。听完了闵士琼与胜三爷谈古论今，方要向香池中插香，剑客大喊一声：“留神五路薰香计！”将铜铁网用宝刀削断一块，跃下天棚。

剑客与台湾省的人方说完话，对闵士琼道：“十阵比输赢，我先领教第一阵。咱就拿着这个伤天害理的香池先来一来，我将它举起来，我舞一个花，别人能举起来舞一个花，我舞两个花，谁舞的花多，算谁赢。”闵士琼说道：“夏侯老义士，咱一言为定，请老义士不要多想。”闵士琼遂问道：“西廊下哪位举香池？”就听西廊下有人答应一声：“有！”随着声音纵出西廊子。韩秀刚要说兄长不可，韩忠早纵出来啦，拦也来不及啦。只见韩忠甩了大氅，来到石香池切近，那石香池四五尺高，下边的石腿三尺来高，囫囵石头凿的，韩忠下腰一向下蹲，

伸出两只手，要举石香池。东廊下萧三侠、孟二侠、神刀将李刚向聋哑仙师问道：“此人举得起来吗？”道爷摇头道：“他举不起来。这宗东西有千余斤，他身体高，总得蹲下，使不上劲。他伸出手去是端劲，那更端不起来，他是浑人。”韩忠此时托定香池底，用十足的力量较三次劲，石香池一歪，外面两条腿抬起二尺多高，举之不起。韩忠道：“我不得使劲，举之不起。”两廊下英雄哄堂大笑。闵士琼又问道：“哪位还能举石香池？”大少寨主闵德润答道：“孩儿愿往。”勒了勒皮挺带，赶奔石香池前。大少寨主身高八尺，身比韩忠还高一尺，那香池四条腿三尺多高，他是更不得用力，一下腰手心朝上，奔香池底托去。李刚说道：“道兄，他可举起来吧？”道爷说道：“他也外行，不会使劲，也举不起来。”只见他用了两三次力量，四条腿方然离地，他可站不起来，一退步将手撤出说道：“不得用力。”两廊下群雄一阵大笑，大少寨主羞惭惭归于西廊下。这二位没举起来，西廊下的群雄可就都不敢出头了

，精明的人，虽然有力也不敢出头。剑客说道：“胜老三，你问问东廊下的人谁举香池？”没等胜爷问，就听有人答道：“三大爷我举。”剑客一看，乃是孟金龙，剑客狠狠瞪了金龙两眼，心中说道：“师傅摆道，徒弟走，真浑蛋。”孟金龙将杵递与金头虎，金鼎龙头搦递与香五，走到石香池前，孟金龙到了此时就不傻啦，心中说道：“我师傅这是玩花招，他小个得力，我们大个不得力。”遂说道：“师傅，咱们挎起来行不行？”

剑客说道：“你别跟着搅，你要不举退回去。”金龙说道：“我身高八尺半，不得用力，我退下去吧。”口中叨叨念念：“有劲使不上。”遂退归东廊下。此时两廊下三百多位英雄，无人敢举，剑客说道：“没人举啦，看我的。”由背后撤去刀鞘，宝刀还匣，叫道：“金龙，与我拿着宝刀！”金龙说道：“师

傅将宝刀送给我吧。我抢大山贼一个金鼎龙头搦，我自己的降魔宝杵，肋下衬宝刀，我将贼们都宰了。”剑客说道：“胡说！

宝刀是人家的。”剑客解开腰带，脱去棉袍，两廊下众人一看，腰间挎着一个破皮兜囊，下边的裤子破得一条一条的，肋骨条单摆浮搁，肉皮搭拉下多长来，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要叫大风一吹，就许倒下起不来。走在石香池前，剑客身高三尺有余，一下腰钻在石香池底下去了。聋哑仙师说道：“你们看看人家怎样伸手。”众人一看，剑客是扬胳膊托掌朝天去托底，正托香池当中。大脑袋三晃，石香池过于顶梁，举起石香池，先向西敞厅走去，走到西敞厅前，将石香池向上一扔，扔起一尺多高；复又托住向北走去，走到北面众英雄前，又将石香池扔起一尺来高；再托住翻身奔南走来，走了一个十字花，又绕一个圈，后又来到佛龕前，将石香池向地上横着一摔，将香灰摔出，香池底下露出青黄赤白黑五色薰香。剑客道：“山大王没有好良心，香灰都变五色。”语毕，向闵士琼身前来道：“闵士琼，你七十多岁啦，下此毒手，要将镖行一网打尽，你看看镖行十三四岁的小孩有多少？你真忍心哪？老猴崽子。我将你劈了！”说着话，伸手要用鹰爪力抓闵士琼，眼看着就是一场群殴，血溅厅台。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赶紧拦阻。”

胜爷一看剑客的手奔闵士琼去啦，胜爷赶紧将剑客的手捋住，说道：“大师兄且慢，还是十阵赌输赢。”道爷也过来相劝，将剑客劝回东廊下。

胜爷遂与闵士琼商议比赛二阵，第二阵有莲花湖的韩忠、韩勇、韩猛、韩孝，由西廊下出来，叫道：“总辖寨主，咱们跟他镖行摔跤赌输赢如何？”韩秀点头，遂向闵士琼问道：“我四位兄长要与镖行摔跤赌输赢，老寨主以为如何？”闵老寨主说道：“好好好。”遂向胜爷道：“第二阵摔跤赌输赢如

何？”胜爷闻听，双眉紧皱，镖行里哪有摔跤之人？这一干老英雄俱都没

摔过跤，这便如何是好？虽然没有会摔跤的，也不好说出不算来，问道：“你们众位哪位能摔跤？”话言未了，就见后面答道：“我会摔跤，在台湾没人跟我摔，我净跟柏树摔。”语毕，金龙由众人中走出来，将兵刃仍交与金头虎贾明与杨香五，来到韩家弟兄四位面前。韩忠道：“咱是走着摔，还是摔递招呢？”金龙将双腿一叉，站在韩忠面前说道：“你摔吧，随便。”韩忠一看傻英雄摔跤是外行，叉着腿不能护裆，摔跤第一讲究护裆。韩猛向前一进身，将孟金龙皮挺带捋住，孟金龙并不动劲，韩忠捋着这皮带向怀中一拉，纹丝不动，韩忠将右腿伸入金龙裆中，缠住金龙左腿，用肩头一扛，这一招叫倒灌口袋，又叫老牛挺背，扛了三扛，背了三背，还是纹丝不动。大英雄当胸一掌，将韩忠一把抓住，用大腿一夹韩忠的腿，用平生的力气向外一扔，说道：“小子，你出去吧！”这一扔不要紧，底下夹着的腿并没松开，就听咔嚓一声，韩忠右腿带伤。西廊下众英雄俱都一怔。道爷说道：“胜三弟，你拦着金龙别动手，韩忠的腿响的声音，不是折啦，是摘了环啦。”

此时金龙方要动手，胜爷喊道：“金龙不许动手！”胜爷过来说道：“西廊下的宾朋过来两位，将大寨主搀起，在下给他将骨环挂上。”过来两人将韩忠扶起，胜爷伸手给韩忠将骨环捏好挂上。列位，这宗伤虽然不要紧，用手术捏的时候，比什么都疼。韩忠热汗直流，二人搀着韩忠向西跨院去活动去了。金龙喊道：“谁还摔跤，快过来！”列位，谁还敢摔？金龙喊了几声没人过来，金龙说道：“告诉你们，有其师，必有其徒。

那大脑袋就是我师傅，谁不服，过来摔摔。”胜爷道：“金龙不要夸口。”又对闵老寨主道：“二阵也承让了。”

闵老寨主心中难过，说不出话来，此时林士佩过来，对闵

士琼说道：“老寨主不要为难，有林士佩在此。我若赢不了镖行之人，不算英雄。举石香池那不叫比武，比武还有讲笨力的吗？”语毕，甩大氅，勒英雄带，撤去背后镖枪，掏出点穴镞，叫道：“伯父，咱与胜老达官比武讲拳脚，第三阵跟他递拳脚，我奉陪。”闵士琼向胜爷道：“你镖行哪位可与林寨主递拳脚比赛输赢？”胜爷点头，向东廊下问道：“镖行宾朋，哪位可以与林寨主比赛拳脚？”众人无有答言者，都知道林士佩横推八匹马，倒拽九头牛，其勇无比，胜爷连问两次，无人答言。

林士佩微微冷笑道：“不论侠客剑客、回汉两教，有能抬爱我林士佩的，我就能奉陪。”胜爷已经问了两次无人答话，胜爷不得已，自己甩大氅，胜爷方将大衣脱去，只听欧阳二爷喊道：“唔呀，三哥，杀鸡不用宰牛的刀！我与林士佩闹着玩吧。唔呀，吾儿何在？”欧阳德叫道：“父亲，孩儿在此。”欧阳二爷脱了马褂皮袄，交给了欧阳德，又摘了头上的帽子。棉鞋可没脱

，露出里边的衣服，鹿皮袄，鹿皮裤，紧了紧英雄带，跃众当先道：“林寨主，咱俩闹着玩。”林士佩问道：“来者可是大义士吗？”二爷答道：“我不是义士，我是鸡屎。人家待我有救命之恩，我不知报之以德，我还要坏心害人家，哪有这样的义士？我的名字叫天佑，我行二。”林士佩说道：“二义士不要取笑。”此时金头虎问道：“杨香五，二爷有本事吗？”

别净会玩笑吧。”杨香五说道：“有点本事不大，小子你开开眼吧。”此时二爷天佑已与林士佩插拳动手，二人远长拳，近短打，挨帮挤靠，闪展腾挪，蹿高纵远，腰似弯弓，走似蛇行，俨然电光一般，高处一纵一丈多高，矮处一坐，好似落叶，二位的武学平平，二人俱都是大花拳。动着手，欧阳二义士改了八卦行门拳，林士佩心中明白，立刻就换了招数，又按行门八卦拳敌挡；十余回合，二义士又改为少林拳；然后又改弹腿门

的拳，二人又战了十余合，不分胜败；欧阳爷又改为猴拳，小架式。共合战了一百余合，二义士改了十二门拳脚。动着手喊道：“我不行啦！栽了筋斗，现了眼！我不行啦！”列位，武学的规矩，动手时应当提着气，一语不发，欧阳二爷则不然，动着手直喊。喽卒们已将香池搭走，二爷败到古佛东边，有一棵明柱，二爷靠住明柱，挤的欧阳二爷脚底下都踩柱脚石啦。

林士佩暗中皱眉说道：“这是胜英的左右臂，我若将他踢死，也可灭胜英之势力。”就听澎的一声，一脚奔二爷下部踢去。

欧阳二爷使的是旱地拔葱功夫，纵起六尺余高，明柱是圆的，铮光明亮，欧阳二爷不但纵起六七尺高来，还将身形贴在明柱上啦，说了一句：“这忒晃里凉爽。”两廊下众英雄俱各咋舌。

金头虎说道：“这是背后有胶吧？”道爷说道：“这是欧阳门的绝艺，不传外姓。全凭两胳膊的力量，这叫靠山招。”金头虎说道：“能贴一天吗？”道爷说道：“这就是一口气的时间。”

闲言少叙，此时林士佩这一脚正踢在明柱上，要是细柱子，这一下子就可以踢倒啦。林士佩靴子也绽啦，袜子也破了，林士佩右脚疼痛，当时右脚不能着地，左腿向后倒退。欧阳二爷向前一探身，双手一拍明柱跃下，跃下明柱够上林士佩说道：“唔呀，我抽你两个大嘴巴子。”林士佩野马分鬃式，双手一分二爷的胳膊。你道，打嘴巴子是假的，林士佩这一分二爷的手，胸脯子可就交给二爷啦，纵起一脚，正踢在林士佩胸上，林士佩一条腿使劲，焉能站立得住？一退两退，闹了一个仰面朝天。林士佩手一按地，站起身形说道：“你这叫什么招？武学里还有抽嘴巴子吗？”欧阳二爷说道：“这是外国招，倒下了没有？”林士佩长叹了一声，回归西廊下，叫道：“韩贤弟，你看我输的多冤哪！玩玩笑笑，就输给蛮子啦。唉，天要绝绿林道吗？”韩秀说道：“兄长不

必愁烦。”遂附耳低言，说了

几句话，林士佩闻听，立刻精神百倍，变愁容，换笑脸。

你道，韩秀说的也是一条绝户计，萧金台后山，有一个毒水寒泉，非童子不能下泉。韩秀低声告诉林士佩说的是：“后山寒泉其水甚寒，刺人肌骨，人要下去，若毒气入了毛孔必死，我与胜英较量，激他下泉，胜英必不含糊，他若中了此计，其死必矣。”林士佩故此精神百倍说道：“贤弟快用此计。若将胜英置之死地，那真是拔了我眼中之钉，目中之棘。我曾跟贤弟说过，大清国有胜英没有林士佩，贤弟速用此计吧。”等到欧阳二爷归东廊下，韩秀遂跃众当先叫道：“闵老伯父，十阵咱们连败三阵，吾请比赛第四阵。不用马上步下，胜老达官曾头探莲花湖，二打莲花湖，水性甚高，萧金台后山有凉亭，亭子下面有寒泉，我与胜老明公，也不动手，也不打仗，我陪胜老明公探探寒泉，这也算一阵，胜老达官可能赏脸同在下探寒泉吗？”你道，胜爷一世是能折不弯，连忙说道：“韩寨主别说是寒泉，就是那龙潭虎穴，只要有敢下去的，胜某就要奉陪。”

这叫刚强志气，是惹祸招灾的根苗，这要是贾明，一句话就完啦：“我不去。”韩秀以言语又激胜爷，对西廊众人说道：“胜老达官真叫人佩服，咱西廊下的宾朋，请二位到那里观看。”

林士佩明知是计，站起身形说道：“愚兄愿往。”本山的二少寨主闵德俊长叹一口气，心中暗道：“胜老者休矣。可惜风烛残年，丧于寒泉之下。”闵德俊思索至此，叫道：“韩兄长，小弟愿往一观。”林士佩、韩秀、玉面小如来，绿林道三位美英雄，要够奔寒泉。胜爷在东廊下说道：“那位与老夫观敌？”

话言未毕，站起二人：聋哑仙师诸葛山真、红莲罗汉弼昆长老。

老二位站起身形，一个说：“贫道愿往。”一个说：“贫僧愿往。”闵士琼明知胜爷必死，赶紧叫两名喽卒提灯引路，六位后面跟随。胜爷在东廊下抱腕当胸，说道：“夏侯兄长、孟二

侠贤弟、萧三侠贤弟、屠大哥、李四弟、七爷贾贤弟、众位仁

兄贤弟，千万压住了，别叫他们年轻的出首比赛，有什么事，等我回来。”闵士琼此时捻髯窃笑，心中暗道：“今生今世，胜英你回不来了。你探寒泉好比长江水，一去不回头。”二人打灯笼引路，六位后面跟随，出离聚义厅，向西北而去。来到后寨门，开开寨子门，只见有些弓箭手，二少寨主报明喽卒头目，大众出了寨子门，向正北而去。上了北山坡，踏陡壁山崖，走了些羊肠鸟道，出去里许，前面有一山峰，山峰下当中有一凉亭，三面敞着，北面有石头作成的隔扇，东西两面有汉白玉的栏杆，亭子是座北向南，进亭子有汉白



玉的阶脚石，两旁有两棵汉白玉石柱子，俱都犹如麦斗粗细。两个打灯笼的喽卒将灯笼挂在汉白玉石柱子上，韩秀叫道：“胜老明公，换水靠吧！”韩秀打开包裹，将大衣裳脱去，打开水靠。道爷一看，就是一怔：别位的水靠都是鱼皮挂里，油绸子为面，惟独韩秀的水靠则不然，油绸子挂里，鱼皮在外，上身下身相连，就好似连腿裤一般。道爷遂叫道：“胜三爷请亭后换水靠去。”二位到了亭子后，胜爷将包裹放在就地，撤去鸭尾巾，脱去大氅，里面靠身的衣服不脱，穿上三叉口的水靠，上身油绸子绢帕绷头，头戴月牙分水莲子箍，卡好了脖领、袖口，勒上分水套，系上分水裙，水珠不能入内。水靠水衣穿戴齐整，道爷提蓝布道服，由囊中掏出一物，好似一条腰带子，一身的鱼鳞，一丈余长。老道拿着中间一抖，“扑楞”一声，递给胜爷，遂叫道：“三爷，你将此物系在腰间。”胜爷问道：“此物何名？”道爷答道：“这是我自己造的，并不是古人所传，贫道杜撰的名字，叫‘双龙斗杆棒’。一头有子午钉，专扛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一头龙口咬着一颗避水珠，成色虽不十分高，也能避得了水，将此珠放在水内，水不能浸入。”胜爷系在腰间，分水

裙一盖，并不显露，聋哑仙师将胜爷的衣服包好，二人够奔凉亭前。此时韩秀早已换好水衣水靠，韩秀说道：“明公，你先下泉，我先下泉？探一探深浅，绝不动手较量短长。”胜爷说道：“刀山油锅在前，我也不能落他人之后。”胜爷由柱子上摘下一个灯笼，登台阶石。借灯光观看，汉白玉石头铺地，寒泉如同今日乡间的大水井一样，用汉白玉石镶着口，胜爷在东面上向下看，冷气袭人，如同三九天的寒风相似，水距井口一丈三四尺深，水色红混，直向上冒水花。列位，活鱼往里一放，一个时辰，就漂上来而死。胜爷看毕，仍将灯挂在汉白玉柱子上，胜爷此时觉着两腿发木，抬头一看亭子里外，全都油漆彩画，顶上有一根架海，是大红油漆的，此亭子有三间房子大小，那架海上挂一尺多厚的冰霜，乃是寒泉冷气凝结。胜爷心中暗想：此水必然凉能入骨。胜爷平生真没见过这样的泉水，诸公如其不信，上大西洋国去有道河，其水红而混，多大水性的人，下去不能上来。闲言少叙，胜爷看罢，倒吸了口凉气，呆呆发怔。韩秀在亭子外用言语激胜爷，说道：“胜老明公，如惧此水，可另换别位前来探寒泉。”胜爷说道：“我惧怕此水，难道镖行别位就不害怕吗？虎穴龙潭，我胜某自己闯，还能叫别位冒险吗？”老英雄说罢此话，下腰就要下泉，林士佩心中说道：“老匹夫可要完啦。”韩秀心中思索：可惜胜英一世威名，丧于寒泉之内。本山的二少寨主心中难过：胜英可惜，替天行道之人，落得这样下场。道爷口念无量佛。

正在此时，就听山峰西北面一声呐喊，童子声音：“胜三哥别下泉，小弟来也！”胜爷抬头一看，山峰上一人，一下腰跳下。胜爷看此人，一身蓝布衣

服，来至胜爷切近，遂叫道：“三哥，快下亭子！”大众观看此人，一身小衣服，蓝布裤褂，白袜青鞋，手中提着蓝布包裹，年方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白脸面，有句俗语：眉清目秀，性儿柔，柔而不刚。胜三爷与道爷俱都纳闷，此人十五六岁，为何口称胜三哥？胜爷问道：“壮士何如人也？”少年人笑答道：“这道长必是二师兄诸葛兄长，这位和尚必是弼昆师兄。”胜爷闻听，心中更不明白，少年又说道：“三位师兄大概不认识小弟，我有一信，三位兄长一看便知。”说着话遂由贴身衣服内，取出一个白纸包，打开白纸包儿，里面又有一层油纸包儿，打开了油纸包，取出书信，双手捧着，口中说道：“胜三哥观看。”此时已有三更天，纱灯不甚亮，胜爷看不甚真，胜爷遂走至东边柱子底下，借灯光观看，只见上书“胜英贤契收拆”。在一旁有行小字：“寄书之人系汝之师弟叶伯纭。”胜爷看毕，叫道：“道兄！你看看。”

道爷一手拿着书信，一手打稽首，说道：“无量佛，老师的亲笔。弼昆贤弟你看看。”和尚一看，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老师的亲笔。”道爷心中暗想：“三太他们都要收徒弟啦，您还给他们收小师叔呢。老师你当闭门啦。”叶六爷遂说道：“我五哥早来了半月，我五哥叫飞天玉虎蒋伯芳，惯使一条亮银盘龙棍，乃是万人不敌之勇。”胜爷说道：“为何没见呢？”叶伯纭又说道：“老师兄您先别着急，您给我介绍介绍绿林道的朋友。”胜爷说道：“我倒疏忽了。”遂对韩秀说道：“这是我师傅的道童，跟我恩师学了二年技艺，也算是我的师弟。二位见见，要多多亲近。”又给林士佩与本山的少寨主介绍，胜爷说道：“此位是本山的二少寨主，玉面小如来闵德俊。”二人彼此一见，各施一礼，暗中都有相爱之心。叶六爷说道：“韩寨主，探泉乃是小孩的事，我老哥这大年纪，焉有工夫儿戏呢？”

我替我老哥探泉，有大事再叫我老哥出首。”林士佩心中说道：“这是胜英的替死鬼。”叶伯纭又说道：“三位老哥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您下去怎么上来？这不像乡间的井，两足可以

踏井砖而上，这寒泉四外都是泥土，方圆一丈有余；不挂上挽手，怎么上来？我先挂上挽手，然后换水衣水靠。”语毕，由兜囊中取出五钩如意抓，三尺六寸钢链子，有大拇指粗，一丈二的棉花线绳，水深够不着，又接上一根麻绳，五钩如意抓一抖，先将架海上冰霜抓落，然后又一抖抓，五钩深入架海内，将绳往下一放，离水皮一尺有余。韩秀一看，此人太精明啦，还没下去，先打算上来。叶六爷将绳放下去，叫道：“三位兄长，此绳是我之命，若给割断，我命休矣！”嘱咐已毕，又说道：“胜三哥，你探泉先别向井口里看，一向井口低头，寒气先将你的脏腑侵了。”语毕，一纵身来到井口，就要到寒泉。

列位，叶伯纭与蒋伯芳是怎个来历呢？大明末帝，有一位范老大人，官居

文华殿大学士，至明朝十三帝崇祯时，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只闹得天下汹汹，刀兵四起，范老大人屡次上本，崇祯爷不纳，范大人告疾还乡，回到原籍江夏县。老大人乐守田园，施舍济众，冬舍棉衣，夏舍暑汤，买鸟放生，修桥补路，穷不能娶者助资，贫不能葬者助衣裳棺柩，舍义地三顷六十亩。范老大人一日正在书斋看书，忽听铙钹的声音，遂问下人道：“是何处来的声音？”下人答道：“有一位老道，现在在外面化缘，不吃不喝，坐了三昼夜啦。”范老员外命家人送钱送食，俱都不要，只求见老员外一面。下人将此话一说，范老员外说道：“欲见一面，有何不可？”老员外遂出离府门，一看老道在门前打坐，蓝布道服，杨木道冠，杨木簪子别顶，鹤发童颜，道骨仙风，真有逸世离尘之仪容；半尺长的黑髯，娃娃脸，范老员外未看明白，他乃是返老还童。老道遂对员外说道：“唔呀，贵人已至。”范老员外问道：“你要化什么物件？”道者答道：“我要化老员外四口寿木。”员外问道：“出家人化寿木何用？”老道答道：“江夏县南门外有一座庙宇，

内寓难民二十余家，一家男的死了，一家女的死了，活着的还全都染病，贫道给他们诊脉，已经病入膏肓，不能挽救了，故此化您四口寿木。”范老员外答道：“果然是真，我必舍四口寿木。”遂叫老院公同道人前去察看，真是有两家，不但死了一男一女，活着的还病在稻草之中，一家有一个小孩，一个四五岁的，一个五六岁的。老管家遂问那有病的贵姓，那病了的妇人答道：“姓叶，小孩已经四岁了。”又问那家男的病人贵姓，那男人答道：“姓蒋，小孩已经六岁了。”再问家乡住处，可就说不出话来了，两眼一闭，咽了气啦。老管家悲伤之甚，回到府中，多加了些美言，范老员外遂叫老管家买了四口棺材，四身寿衣，给他两对夫妻俱全合了葬，并立了石碑，一叶氏之墓，一蒋氏之墓，两坟相隔一丈余远。安葬之后，就剩下蒋家的孩童六岁，叶家孩童四岁。江夏县有一家中等的财主，是绝户，就有人给财主家送去，那财主家听说，小孩的大人是瘟症死的，恐怕传染，俱都不要。老道将两个小孩携至松竹观万笏山，老道给两个小孩一诊脉，并没有瘟病。道者就是老剑客艾莲迟，平生传了四个徒弟：大徒弟镇三山夏侯商元，二徒弟铁牌道人诸葛山真，三徒弟带艺投师，就是胜三爷，四徒弟红莲罗汉弼昆长老。且说道人将小孩带到庙中，不到两个月，两个小孩身体已经强壮了，闲暇无事，教授武术，给四岁的小孩起名叶伯纭，六岁的起名蒋伯芳。伯芳爱棍，伯纭爱水，两个小孩这一练功夫，又肥又胖，老剑客一欢喜，给叶伯纭起号承龙，伯芳起号飞天玉虎。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蒋伯芳已十五岁，梳着两个小抓髻，六七岁时使木棍，及至十四五岁换了铁棍，在十五岁时，有一日五更天天降大雪，伯芳用竹扫帚打扫山门外的大雪，风刮得雪堆积有七八尺高，伯芳打扫那堆雪，见雪中

埋着一个死人，

伯芳遂报告了老道，老道来到跟前，一摸此人尚有气息，艾道爷说道：“此人有病，与你两人前世有缘，你可以救他，将他搭在空室内，给他灌点姜汤。”伯芳说道：“不用搭，我一个人就将他提到屋中去了。”提到屋中，姜糖水一灌，又用棉被一盖，工夫不大，此人苏醒过来，遂说道：“我是杭州府人氏，在东门外开杂货铺，我由三四岁时得了心口疼之病，都说是心疼。”列位，没有真心疼的，那全都是胃气疼。三国时有一位心疼的，他乃是真心疼，一句话未说完，就心疼而死。真心疼没有法治。闲言少叙，此人姓董，双名世兴。艾道爷诊脉，给开了方子，打发人照方抓了三付药，董世兴虽然苏醒过来，仍然卧床不起，蒋五爷遂给他煎药，侍奉两月有余，病体痊愈，董世兴遂说道：“我的姐夫做外官，给我打来信，叫我到任上另谋生意，我这是前去投亲，杭州的买卖已经关闭。我到了任上，我姐夫又荣升到云南贵州去了，我起早多赶路程，正适天降大雪，来到庙前，天气寒凉，我打算叫开庙门暂避风雪，当时犯了老病，我将小包裹一抛，倒于尘埃。我已经人事不知，道爷救了我的命，我再生不忘。”艾道爷说道：“不是我救的你，乃是我的小徒蒋伯芳救的你。”此人遂说道：“如此我与令徒结为异姓兄弟，请道爷给主盟。”道爷也甚愿意，遂给二人主盟，结为生死之交，董世兴十六岁，长伯芳一岁为兄。世兴遂欲仍返杭州，重整买卖，临别之时说道：“兄弟救我一命，我若有寸进时，必报贤弟之恩。”又说道：“并且我回杭州，川资尚且短少。”伯芳说道：“我有三年的体己钱，现在未花，是我每天十二支点心钱。盟兄你用此钱作盘费吧。”世兴也不客气，将钱接过去，说道：“愚兄将住址给兄弟留下，乃是杭州东门外，座南同义合杂货铺。倘若愚兄发达之日，定不忘贤弟。”董世兴拜参了神像，又谢过道爷，二人才洒泪而别。此

段文字并非闲谈，后来必有用场。

光阴似箭，转瞬三年，伯芳力气已足，艾道爷给打了一条亮银盘龙棍，叫道：“伯芳，你已长大成人，可去江苏十三省总镖局找你胜三哥，你师兄弟六人，就是你胜三哥忠实，现为侠客，你在那里跟他学行侠作义。”蒋伯芳闻听，不忍下山。

老道说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伯芳无法，遂叫老师开了住址，够奔江苏而来。叶伯纭见师兄走去，在庙内无精打采，艾道爷遂说道：“你也该出世啦，你也去十三省总镖局吧，你胜三哥他们都受了戒啦，下山不准回庙，每年我游方，与他们见面。你下山后仍许回庙，为你无家无业。我给你写一封书信，到在那里，你师兄如见我面一般。”伯纭含泪拜别恩师下山，沿路上听说胜三爷萧金台盗万寿灯，英雄心中暗想：我何不到萧金台盗出万寿灯？我

这一出世，岂不是压倒群雄？英雄遂够奔萧金台，不走山口，到萧金台的客厅，闻听闵老寨主与四湖

之人（莲花湖、黑水湖、澎湖、巢湖）韩秀、曹荣等密议：“药酒、薰香若失败，叫韩秀请胜英探毒水寒泉，乃是第三条绝户计。胜英若死，鸟无头不行，他的手下人就乱了。”叶六爷闻听，打了一个冷战，遂先来到后山，自己暗中探明寒泉，单等胜三爷来探寒泉时，我再露面。是夜三更来天，胜爷方要下泉，要紧关节之时，叶六爷出首，替胜爷探泉，镇住万丈翻波浪韩秀。

且说叶六爷一纵身来到泉口，向下一跃，丹田一较劲，下泉用手一托水，一丈有余；三托水到水底，四丈余深，来到水底，开目视物，看一丈四五远。叶六爷在泉一打转，在西北角有斗大一穴，里边有一水蟒，粗一尺有余，红颜色，吐出信子有尺余长，穴口外，透亮白，叶六爷用手一把抓下一块，掀开分水裙，装入油布口袋。列位，叶六爷抓的乃是冰片。抓下之

后，叶六爷用手一按水，向上而起，水蟒昂首奔叶六爷而来，叶六爷已经出水，倒绳而上，乃至上面，回头向下一看，恶蟒脑袋出水二尺余，蟒方打水出来，气力不足，若是缓过气来，恶蟒就可以将人吸回去。叶六爷上了泉口，一纵身形，上了亭子。三老一看叶六爷，美玉脸像似紫茄子，胜爷问道：“六弟，觉着怎么样？”美英雄摇头不语。胜爷换着六爷转了两个大弯，六爷缓过这口气来，说道：“好凉的水呀！”韩秀木雕泥塑，暗中大吃一惊。叶六爷叫道：“韩寨主，此水四丈余深，水底雪花白。”说着话，由口袋内取出冰片说道：“此物为凭。”

递给韩秀，韩秀接过来，就觉着胳膊上冒凉气，韩秀又递与叶六爷，叶六爷带在兜囊中。韩秀问道：“叶镖头，里边有何物件呢？”叶六爷说道：“任何皆无。”韩秀问道：“那块白的从何而来呢？”叶六爷答道：“大概此泉出宝。”原来，韩秀最怕蛇，韩秀若看见尺余长的蛇，就惊惶失措。列位，人生在世，天然的性情，各有所长，叶六爷若告诉韩秀水底有水蟒，韩秀绝不敢下泉。韩秀问叶六爷水底有何物，叶六爷说水底并无他物。韩秀将水衣水靠紧好，叫道：“胜老明公，我就借令师弟这条挽手吧，他若拿下来，我还得再挂挽手。”胜爷说道：“很好很好，何必问呢？”韩秀叫道：“林大哥、闵二弟，这个挽手一断，我命休矣。”胜爷说道：“韩寨主你放心下泉，绝没有动这条绳的。”韩秀来到泉口，丹田闭着气，跃下寒泉。

韩秀跳下寒泉，用手一托水，坠下一丈多去，那水蟒正在水中寻人呢，韩秀向下走的时候，就见大蟒昂首吐信子。韩秀一看，真魂皆冒，赶紧向上起，大蟒随着也跟上来了，韩秀方出泉水，一捋挽手，大蟒也出水了，一张口

，将韩秀左脚腿子咬住，韩秀顾不得别的，仍然向上攀绳，将水蟒带出水五尺余，韩秀左脚一蹬，复又一抖，水蟒落于水内，韩秀的水靠及贴身的裤子俱都被蟒咬断。韩秀上了亭子，桃花脸变成青色，不能动转。

林士佩上亭搀韩秀，搀到亭子外，林士佩搀着韩秀转了十几个大弯，韩秀缓过这口气来，长叹一声：“吓死人也。”韩秀遂向胜爷说道：“明公令师弟可不对，水内有一尺余粗的一条水蟒，长有数丈。”没等胜爷答话，叶六爷说道：“水蟒怎么不伤我呢？”韩秀说道：“你能避五毒。”胜爷叫道：“韩秀寨主！有什么事大厅里面谈吧。”此时，胜爷的水衣水靠也脱了，叶六爷的水衣水靠也脱下去了，惟有韩秀穿着水衣水靠而走，连打灯笼的喽卒，又加上叶六爷，共合九位，奔大厅而来。韩秀跛着一条腿，跟随众人，进了后寨门，来到聚义厅，闵士琼老寨主捻着花白胡须，得意洋洋，净等喽卒前来报老胜英死于寒泉呢，然后再看东廊下八十余人怎么办。老寨主正然暗中思索，就见两个喽卒打灯笼回来，老寨主察颜观色，不问可知，镖行人未受害，只见胜爷面带喜色，又见胜爷身背后有一个小孩，一身蓝布的衣服，俊美异常，再看后面韩秀，通身水靠未脱，跛着一条腿，剑眉直皱，不问可知，三条绝户计，第四阵又输。

胜爷说道：“老寨主，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此人随我恩师学了几天技艺，也算是我师弟。”遂指叶六爷对闵士琼道：“此人姓叶名伯纭，号叫承龙，人称海底捞月。”叶六爷向前打躬，闵士琼抱腕当胸，胜爷又说道：“方才我师弟代我探了寒泉。”叶六爷遂对闵士琼说道：“探泉乃是小事，我替我师兄办了。”语毕，从衣袋中取出冰片，递给老寨主道：“此物为证。”闵士琼接过冰片，就觉着半身发冷。老寨主又问道：“韩寨主探泉如何？”韩秀气得说话都打了哆嗦啦，说道：“老寨主请看。”将腿一伸，就见脚腿子被蛇咬得都脱了皮啦。老寨主问道：“这是怎么的？”韩秀就将探泉的情形报告一回，

西廊下群雄闻听，俱都愕然。胜爷说道：“第四阵探泉，可承让了？”闵老寨主说道：“那是当然镖行赢。”语毕，将冰片递给叶六爷。闵老寨主又说道：“天已不早，请诸位用过酒饭，有什么再说。”胜爷并不客气，归座吃茶。闵老寨主遂暗与八大名山的群雄商议：“如今输了四阵，若十阵赌输赢，必然俱都输与镖行无疑。”闵士琼又说道：“咱们想法子愚弄胜英，不与他十阵赌输赢才好。”此时，众人俱用过了饭，休息的休息，出恭的出恭，东西两廊外面就是厕所，可不能出萧金台。

次日天明二十九日，漱口、净面、吃茶，不必细表。

及至摆好酒席，大众入座，酒过三杯，闵士琼问道：“镖行众英雄因何至此？”胜英答道：“为万寿灯而来，如不得回万寿灯，胜英不出萧金台。”闵

士琼说道：“明公约的高人甚多，我们打皇宫内院窃来万寿灯，胜老明公，你能在敝山也盗万寿灯吗？定一个日期。”胜爷平生不会窃取偷盗之事，胜爷未答一言。大义士天佐答道：“但不知放灯之处，有消息埋伏没有？”闵士琼说道：“并无消息。但是放灯之处非常坚固，不好出入。”大义士说道：“没有消息，我就能偷。你我大家吃完饭，同去看放灯处所。”吃完了饭，胜爷率领镖行三十余位，闵士琼也率领八大名山的出色人物三十余位，胜爷与闵士琼并肩出离了西角门，向西走过三道寨子，再向北有两层院落，再向北去，有翠竹林一道，竹林中有甬路，穿过翠竹林有北房三间，东西南北围着房有八棵天棚竿子，上边有横竖竿，天棚架子相似，天棚竿上挂铜铁网，铜铁丝有绿豆粗细，能工巧匠拧成核桃大的窟窿，四周围刨下坑去，铜铁网入地二尺多深，方砖铺地。闵寨主用手一推天棚竿子，就听四外铃铛响，网之四周有个响铃，网一颤铃铛便响。这八个铃铛在网里面，有鸭卵大小，二少寨主手拿一细白蜡竿。此时已分时候，大众观看

真切之甚，这三间北屋门窗户壁都是铁的，窗棂上不糊纸，乃是青石护窗板，都是妙手石匠所造，那青石板四周都有卡口，空气都不通。老寨主叫德俊用白蜡竿子敲护窗板，护窗板一响，里面有人将护窗板打开。屋中人乃是闵士琼的徒弟，闻听白蜡竿敲开板的声音，遂将青石板向上一托，用钢钩一挂，打开了四五块石窗板。正当中设立一座柏木台，南东西三面红油漆栏杆，打东北角上台，台上有一个八仙桌大的铁箱子，箱子口向外，箱子上有铜饰件，锁头锁着，黏着三寸宽一尺长的封条。

闵士琼叫道：“王强将锁开了，与众位观看珍珠灯！”这守灯的是老寨主第三十七名徒弟，名叫双锤将王强。那王强闻听老寨主吩咐，不敢怠慢，急忙由兜囊中取出钥匙，铁箱旁边有一个水瓶儿，是早预备浸封条的，将封条用水浸湿了，揭下封条，用钥匙将锁开了，一手掀开箱子盖，一手提珍珠灯的金链，大众隔着网向内观看，王强将珍珠灯四面俱都朝外，给大家观看，真是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大义士叫道：“三哥，这回珍珠灯不假。”白子玉的藕芽，璧玺的荷叶，宝珠用真金线穿着，花篮底下，一根金线穿着一颗珍珠的灯笼穗。老寨主对镖行人问道：“众位可曾将灯看明？”大众说道：“已经看明。”闵士琼叫道：“王强，将灯收起来！”王强将灯放在箱内，锁好铁锁，复又黏上封条，然后王强向箱子上一坐。闵士琼对胜爷道：“盗灯时不许用薰香蒙汗药，不准叫网上铃铛响，不准叫屋内的人知道，不许挖窟窿，胜老达官能盗灯吗？”胜爷不谙偷盗之事，未敢答言。大义士说道：“三哥，我能偷，我叫贼魔，专讲究偷盗。但不知多少日期？可得限长才能行呢。”闵士琼说道：“一个月两个月均可。”大义士说道：“日期太长啦，我等不了，我怕受了

急。”闵士琼说道：“十天八天。”大义士说道：“十天八天我也怕受了急。”闵士琼说道：“一个时辰。”

大义士说道：“一个时辰，你看我进去偷去行啦？”闵士琼说道：“大义士自便吧。”大义士说道：“今天是二十七日，七月初一日为限，鸡鸣时偷出来。我若至期盗出，你当如何？”

闵士琼答道：“你如盗出，我父子自备其缚，打正犯帮犯的官司，绝不食言。如果你要至时不能盗灯呢？”大义士答道：“至期盗不出灯来，官司我胜三哥打，就说我三哥自己盗的灯，已经损坏啦。到那时我在聚义厅自刎一死；如若不死，你叫我闵天佐，我就不姓欧阳啦。”闵士琼说道：“咱二人击掌吧。”

大义士说道：“击掌吧。”闵士琼背后林士佩说道：“老寨主别跟欧阳天佐击掌，跟胜英击掌。”大义士举着手，闵士琼又不击掌啦，惹得众人大笑。闵士琼对胜爷道：“我与胜老达官击掌。”胜爷过来击完掌，大义士说道：“你们可得管我吃喝。”

闵士琼说道：“萧金台厨房，随便吃喝。”闵士琼叫道：“德俊，今日传知东北角更夫，定更锣响，人不准下更楼。西北角两点打更，西南角三点打更，东北角四点打更。梆锣一响，俱都不准下更楼，五更止住。蛮子若是装神闹鬼，不必惊恐，由今天夜间起，打到七月初一五更为止。”两造的英雄俱归聚义厅，只留下蛮子，这一来胜爷又被贼人愚弄了，白赢了四阵，作为无效。贾七爷叫道：“三哥！十阵赌输赢，白赢四阵。”

胜三爷说道：“我但得容人且容人。”

两方英雄三百来位，等到掌灯之后，欧阳爷没露面，夜间两廊下英雄换拨打盹。及至三十日，闵士琼又出了计策，谋害金龙。是日吃完早饭，孟金龙在东廊下举着金鼎龙头擗，大声对闵德润喊道：“看这个是什么？”闵德润在老寨主身后，唉声叹气，老寨主问闵德润道：“孺子为何唉声叹气？”大少寨主说道：“父亲，孩儿二十八岁，没打过败仗，前次五方飞蛇楼盗灯，孩儿与金龙动手，孟金龙将孩儿愚弄，几乎将孩儿撞

得吐血。您当着天下英雄与胜爷说明，叫金龙将兵刃还回，孩儿与他战上几百个回合。”闵士琼遂站起身躯说道：“胜老明公，可能叫少镖头把兵刃还回吗？叫他二人当着天下英雄再分胜负。”胜爷答道：“老寨主，这有何不可呢？当着天下英雄，我绝不驳朋友面子。”胜爷遂叫道：“金龙，将兵刃还给人家！”

傻英雄一听要擗，将擗向地下一横，答道：“没拿来呀，在镖局子呢。”胜爷说道：“方才你还拿着呢，赶快还人家。”九头狮子孟二侠道：“小冤



家，你三大爷说话，你都不听啦？给人家。”孟金龙说道：“管我的太多，没法子，给人家吧。这几天我在镖局子睡觉都抱着擀，九尺多长，真好使。”金龙万不得已，将擀向当中一扔道：“再抢过来可就不给啦。”这一扔擀，将铺地的方砖砸碎好几块。大山寨主勒了勒皮挺带，赶奔近前，拾起龙头擀，说道：“金龙敢与大山寨主比赛二百回合吗？”金龙说道：“只要你们山贼管吃，战五百回合，小子。”

闵士琼叫道：“孺子且慢。”又叫道：“胜老达官，他们家伙都重，倘若兵刃走了手，就许伤了众宾朋。让他们二人到山坡空旷之地比赛去。”胜爷捻髯思索：“作贼的没好心，会用毒计。金龙本是愚人，怕他们山坡下有埋伏。”胜爷捻银髯不语。

胜爷未及答言，银龙走到胜爷跟前说道：“您怎么不叫我孟大哥与大山寨主去山坡比赛呢？”胜爷仍不敢放金龙出去，怕被人家谋害。银龙又转到东廊下叫道：“孟二爷，如此如此，万无一失。你老人家发一句话吧。”孟二侠遂站起身躯说道：“我的孩子，跟您的孩子不是一样吗？你老人家叫他去吧。”胜爷仍然不语，孟二侠说道：“闵老寨主，金龙是我的犬子，就叫他们去西山坡下比赛吧。”闵士琼说道：“可有一件您得担保，二人比赛，兵刃出手，躺下算输，不准伤害性命。”孟二侠说道：“这有何难？”遂叫道：“金龙，你与山寨主比赛，兵

刃出手，躺下，就算输啦，不准伤害性命；如若伤害性命，我将你架火烧死！”金龙说道：“我明白，他要将我打倒下，也不许伤我性命。许我扒他衣服不许？”孟二侠说道：“那不在话下。”孟二侠不知金龙爱山贼的衣服。二人遂站起身形，大山贼说道：“走！”金龙说道：“不用横，有你的乐子。”

二猛出离了西角门，够奔后寨门，一开后寨门，喽卒们俱都弓上弦，刀出鞘，大山寨主报告把门的头目说道：“奉老寨主之命，我二人在山坡下比赛输赢。”二人来到西山坡下，茂林深处，大山寨主道：“今天要立见输赢。”孟金龙说道：“不用卖狂，君子打，小人打？”大山寨主说道：“没听说过。”

跳起来就是一擀，大英雄接架相还。二人都是力大绝伦，兵刃碰在一处，叮当乱响，大山寨主力量小点，兵刃应手，孟金龙兵刃短点，是一寸小一寸巧；二人一位是金钟罩、铁布衫，一位是十三太保横练。二人真是棋逢对手，降魔宝杵起处风云吼，金鼎龙头擀砸上神鬼惊。二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就听密林深处一声喊叫：“孟金龙死期至矣，尚且不知！”此人身体七尺余高，掌中虎尾镗铁棍，说道：“金龙你记得莲花湖，你踹了寨主一脚？一脚成仇恨，昼夜记心头。”列位，此人是谁？乃是莲花湖的水八寨主铁棍无敌将朱甘棠。由山坡上撞下来，亮虎尾三节棍搂头就打。大英雄降魔宝杵向上一迎，哗

啦啦一声响，大英雄又听背后金鼎龙头拗砸来，金龙转身相迎，只打得地动山摇。二人打一个，工夫不大，金龙热汗直流。这三个人的兵刃，金钟罩都搪不住，打上就得破了，金钟罩、铁布衫，犹如不管事一样。大英雄心中思索：“短命鬼小龙，你害了我啦。老山贼叫我山坡比武，三大爷不言语，你叫我三大爷说话，三大爷不说话，你叫我父亲说话。”正在此时，就见大树上一人，脑袋朝下，离地三尺来高，一叠腰站起，说道：“黑心贼，

你们又用诡计，俩打一个。”朱甘棠一看，认识是剑客，抹头向南就跑。列位，剑客见金龙与闵德润要往西山坡比赛，剑客就由天棚上走了，早到西山坡等着去啦，银龙早看得明白，故此怂恿孟二侠，叫金龙应战。且说朱甘棠向南就跑，剑客道：“猴崽子，我要叫你跑三里地，那算你本事大，我也不撒鹰放犬。”追出五七丈远，剑客纵起来一脚，正踹在朱甘棠腰脊骨上，贼人身不由己，抛了虎尾三节棍，趴伏在地。剑客上前将朱甘棠按住，一掏腰，朱甘棠有飞抓，剑客将他捆上，左手提着虎尾三节棍，右手提着朱甘棠，转身回来，将朱甘棠向地下一扔。金龙喊叫：“师傅，咱也爷俩毁他！”剑客说道：“我这大年纪，焉能俩打一个呢？”金龙说道：“咱爷们有理，我就说他们俩打一个，将我打急啦，我将我师傅喊来啦。”剑客一生一世就这么一个徒弟，年老惜子女，人之恒情。您道，剑客为何不早下树呢？皆因为叫金龙长长见识。剑客被金龙说得活动了心啦，一抖虎尾三节棍就是一棍，大山贼金鼎龙头拗赶紧相迎，金龙后面叫道：“山贼，杆到后脑勺子啦！”金龙说道：“师傅，你身体矮，专打他腿，我个儿高，专打脑袋。”

师徒双双戏耍大山贼，真是害人如害己，山贼气力不敌，转身奔后山而逃。剑客道：“山贼跑了，完啦。”金龙道：“不行，我爱他的衣服。”剑客也是溺爱不明，跟随金龙就追，追到后山又遇奇事，二猛要捉拿大山寨主闵德润。

单表金龙在前，剑客在后，追过两道山口，树木交杂，现出两条道路，西北去一条道，西南去一条道，金龙说道：“师傅你上西南追，我向西北追。”剑客说道：“傻小子，你追上他，你也拿不了他；我追上他，也不好拿。”金龙说道：“我要追上他，我就喊你；你要追上他，你就喊我。”语毕，爷儿俩分途追赶。金龙向西北去追，追到后山，听见山里咯吱咯吱

乱响，闻着有一股子血腥味儿。忽然又听得猛虎发威的声音，大英雄留神观看，见一只斑斓猛虎吃一个老太太，已将腿吃得剩下一半啦。这个老太太穿着一身蓝布衣服，大英雄心慈，大声喊道：“老虎别吃人哪！”老虎见有人来，恶虎捕食，奔大英雄而来，大英雄一伸胳膊，一口咬在胳膊上，金钟罩咬不动，一扬右手的杵，抡起来就是一杵，这一杵正砸在虎头上，老虎脑浆崩裂

，大英雄一连又是三杵，将虎砸得纹丝不动。大英雄叫道：“老太太！老太太！”岂知老婆早已死去，呼之不应。

大英雄一看，老婆六十来岁啦，大英雄心中酸痛，说道：“跟我的老娘差不了多大岁数。”孟金龙不觉泪如雨下，转身形奔南去了，可就把追贼忘啦。大英雄忽听有人呐喊：“再来一号！”

“威威，再来一号！”大英雄只闻声音不见人，急奔声音而去，见一道旱山涧，一丈多深，看见一位未遇时的樵夫，身高七尺半，短头发一寸多长，长头发挽髻，一脸的油腻，青布大氅，破烂不堪，青皂布的靴子，腰间掖着一把大斧子，一条大绳子捆着中腰，站山涧上面向外拉那树枝子：“威，再来一号呀！”

“喊，再来一号呀！”金龙喊道：“穷小子，拾柴禾呢！”打柴的樵夫一抬头，见是大汉，方要招呼大少寨主，一看不是。金龙说道：“你这儿来，你这儿来。”打柴的樵夫绕到金龙这边，大个爱大个，谁也不怪谁，金龙说道：“咱俩比比谁高？”那樵夫走到金龙跟前，金龙说道：“你还矮着一头呢。你拾柴禾干什么？”樵夫答道：“卖了柴禾养活老娘。”金龙说道：“你老娘是老婆婆吗？”那樵夫答道：“是老太太。”金龙问道：“你老娘在哪住呀？”樵夫答道：“在北边山环里有一个石洞子。”金龙说道：“你老娘死啦。”那樵夫说道：“你胡说。”

金龙说道：“不是胡说，你老娘叫老虎给吃啦，我救的时候，已经腿都剩了半节啦。”樵夫问道：“当真吗？”金龙说道：

“你看看去呀。”樵夫闻听，仰面大号了三声：“娘啊！娘啊！”

“老娘啊！”当时真是欲哭无泪。人要到了真伤心的时候，没有眼泪。樵夫大号了三声，向东就跑，金龙在后面跟随。

列位，战国时有吴起者，杀妻求将，那吴起幼时读书，曾与他老娘说过：“孩儿日后出山，若不得高官，不能回家见老娘之面。”后来吴起游学三年，未得功名，吴起回家，仍是白人，他的老娘遂说道：“你布衣还家，忘却昔日之言乎？你再游学时，不得功名富贵，休见为娘之面。”吴起又游学在外，拜孟子为师。忽然有吴起之家人，报告吴起老娘已死，吴起闻听，仰面大号了三声：“娘啊！娘啊！娘啊！”然后进书斋读书如故。孟子问道：“起何不奔丧？”吴起遂将与母所说之话，对孟子说了一道。孟子不悦，遂不以吴起为徒，因吴起不孝。

后来吴起杀妻求将，可见其忍也。

闲言少叙，樵夫前面走，大英雄后边跟着，来到老婆婆近前，那樵夫一见母亲，双手一抱，大哭：“老娘！你老人家怎么这样了？你老人家打山东逃到

此处，为何遭此惨死？”那樵夫一旁哭着，一旁念叨，孟金龙也跟着啼哭。金龙心中暗想：“此人老母已死，必然身无着落，我何不将他收在镖局子之中，作我一个膀臂？”孟金龙思索至此，遂说道：“傻小子，你哭干什么？为什么不与老娘报仇呢？”此人答道：“我母已死，老虎已经被你打死啦，还报什么仇呢？”金龙说道：“你是浑人。虎打何处来呀？你在此山打柴多少日子啦？”樵夫答道：“一年有余啦。”金龙问道：“你知道本山有一个大个吗？”

樵夫答道：“知道。”金龙说道：“他叫什么？”樵夫说道：“他叫天门白玉虎闵德润。”金龙说道：“你知道他因为什么叫天门白玉虎吗？”樵夫说道：“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金龙说道：“那是自然知道呀，他爱养老虎，才叫的那个名字。”

他方才在山上放虎，我说：‘你别放虎，怕虎吃人。’闵德润说道：‘我们的山，我们要放虎，吃了人你管不着。’他就将虎放出来了，那虎出来就将你老娘吃啦。我去打虎救你老娘，已经晚了，将你老娘的腿都吃了一半了。

樵夫真是一个浑人，闻听金龙这么一说，遂问道：“你怎么不将闵德润捉住？”金龙说道：“他将虎放出来，他就跑啦。”樵夫说道：“好闵德润猴崽子，我将我娘送到山洞里去，我非找他给我老娘报仇不可！”金龙说道：“你找不着他。”樵夫说道：“此山我无一处不知道的，他跑到哪里去，我都找得着他。”樵夫语毕，将他的老娘尸身一托，向北走去，又向东一拐，来到一个石头洞，此洞四尺宽，六尺高，在洞外有一块石板，四尺多宽，六尺多高。樵夫对金龙说道：“我每天打柴去，都将石板堵住洞口，今天我老娘嫌热，不叫堵洞口，这山贼就今天放虎，吃了我的老娘。”说着话，将死尸托入洞内，出来时掌中拿着一对青铜独角娃娃，长有二尺八寸，一条腿伸着，一条腿弯着。出了洞口，将娃娃扔在就地，一手提石板就盖好洞口，拾起青铜娃娃说道：“我找山贼与我母亲报仇。”金龙说道：“那是当然，总得报此仇。父母之仇若是不报，那还算人吗？穷哥哥，我帮你报仇。”二人遂往西南而去。

打柴樵夫腿底下还是真快，踩陡壁山崖，穿过树林，来到一个山峰之下，清风凉爽，樵夫叫道：“大哥你看，此处是山贼歇凉之处，谁都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去找他去。”原来，这个大山贼歇凉之所，有一块卧牛青石，石匠给凿的，可以容下一个人去，躺在上面正好乘凉。真巧，挟山太保闵德润，被剑客与金龙战得热汗直流，果然逃到此处，冤家路窄，就碰见了樵夫。这樵夫由山上下来，进了树林中，来到闵德润面前。

闵德润一看，认识是本山打柴的樵夫，那知道樵夫一见山贼，

分外眼红，用青铜娃娃点指，一声怪叫：“好山贼呀！”大山寨主说道：“你别喊。”樵夫说道：“我不喊，我来问你，你玩什么不好，单玩小老虎

？”大山寨主问道：“什么小老虎？”

樵夫说道：“你还不知道吗？”青铜娃娃举起来就打，大山寨主一看来得太猛，翻身坐起，站起来拿起金鼎龙头搦，二人就打起来了。樵夫是有病才好了不多的日子，与山贼战了几十个回合，热汗直流。金龙在旁喊道：“山贼不通情理，放虎吃人，还跟人家动手。穷哥哥不要发慌，我帮你捉拿山贼。”二猛战一猛，大山贼就要被获遭擒。金龙降魔宝杵凤凰单展翅，照山贼面门打去，樵夫用渔翁搬缙式，奔山贼砸去，一对娃娃上下翻飞。闵德润虎口发酸，金鼎龙头搦虚晃一招，奔西而逃。樵夫后面追赶，金龙喊道：“穷哥哥，可别叫他跑了！我帮你追，我必要全始全终。”追出有二里之遥，迎面有一个山头，四周围高，当中洼，山贼站在山头之上，将搦一横，滚下山头，“噗咚”一声，落水而去。

樵夫痛哭道：“杀母之仇不能报了。”金龙问道：“穷哥哥为什么哭呀？”樵夫说道：“我不会水。”金龙问道：“此水通到何处？”樵夫说道：“这是一个死湖，下大雨时高处的水流下来，都存在这里。周围一里余地，雨水大的时候，总有二三十丈深，雨水小的时候，也有五六丈深。我时常打这路过，在此洗手洗脸。”金龙问道：“穷哥哥，你念过书吗？”樵夫说道：“我没念过书。”金龙说道：“他好比入釜之鱼。穷哥哥你看，我下水捉他。”樵夫说道：“你会水吗？”金龙说道：“到水里那算到咱家啦。”金龙坐在山坡之上，将头巾绢帕摘去，脱了靴子，裤子袜子也都脱去，将皮挺带一卷，腰带子解下，大皮兜子一抖，哗啦啦一声；将龟背驼龙抓抖出来。樵夫说道：“你会打龟背驼龙抓吗？”金龙说道：“那是咱拿手的

戏。”樵夫长叹道：“此乃我家传的武艺。我母子病在招商店，欠下饭钱，店主人将我母子赶出来，我搀扶着我的老娘，出店两天没吃饭，将龟背驼龙抓卖两吊多钱，我娘吃了一顿饱饭，我吃了半顿饭，只落得寻茶讨饭，哭了两场，这一对铜娃娃没舍得卖。你将这抓送给我吧。”金龙说道：“穷人见东西就爱，你会打吗？”樵夫说道：“没告诉你是咱家传吗。”樵夫遂将绒绳抖开，一抖抓环子奔树枝抓去，将抓带回，手捋钢环子。

大英雄一看，说道：“抓的真有门，等拿住山贼咱再商量。你母已死，你也没挂念啦，我将你带到一个地方，每天酒肉管饱。”

金龙说着话，又将皮挺带也解开啦，说道：“我高了兴啦，爽得都脱了吧。”脱了个赤条条，滚下水去，石头锋扎在身上一个白印，大英雄下水奔山贼而去。人在水底下得缓气，水皮上必冒泡。金龙明白水性，奔水泡而去。大英雄一托水一丈余，四托水到了湖底，开目视物，大英雄看一丈四五。大山贼也就是鳧一二里地远，在水底直向上漂，用手一托水，再向下落，闭着眼睛面朝

南，金鼎龙头拗在左腋夹着。大英雄看得明白，心中说道：“我将他的龙头拗先盗走再说。”正在此时，大山贼夹着拗太重，可巧放在旁边了，大英雄可得手啦，将拗拿起，先放到水边，又晃到离山贼六七尺远，大声一喊，山贼伸手拿拗，拗已不翼而飞，山贼托水向上就起。大英雄容山贼方才露出头来，在水底下将山贼腿腕子捋住，向下就拉，大山贼鼻子一辣喝了两口水，如此三四次，大山寨主喝了五六口水。分明金龙是成心灌大山寨主，山贼也明白，喝了几口水，遂向东面上晃，冒上来一回，向东面晃点。穷樵夫在坡上看得明白，心中说道：“你凑到边上，我就拿抓抓你。”金龙在水底向下拉山贼一回，山贼向东岸晃一丈来远，又拉了六七次，山贼已经快晃到边上啦，龟背驼龙抓也能够上啦，樵夫一抖抓，照大山

贼象牙冠抓去，抓住了象牙冠，就向岸上拉，拉了好几次，拉不上来，樵夫纳闷：“怎么山贼在水里我反拉不上来呢？”此时金龙在水底下，拉大山贼也拉不下啦，二人正在纳闷，金龙心中暗说：“我放他出水看看。”金龙这一松手，樵夫可就将山贼用抓拉上来啦。拉到了岸上，那大山贼虽然没死过去，也有点发晕啦。二人遂将大山贼用飞抓绳子捆好。这是大山贼腰间的飞抓。捆完了山贼，穷樵夫就拾起兵刃，奔山贼就要砸。

金龙说道：“别忙，等一等。”樵夫说道：“为什么别忙？杀母之仇，哪有不报之理？”金龙说道：“方才我说的不明白，你听的糊涂。山贼养的是蓝眼的老虎，吃你娘的是红眼虎，不是大山贼养的那只虎。”樵夫说道：“你怎么说话绕弯呢？”

金龙说道：“穷哥哥你贵姓啊？”樵夫说道：“我娘活着的时候，不叫我说真名实姓，因为受了穷啦。我叫独霸山东李永泰。”

金龙说道：“你是独霸山东啊？你为什么来到此地呢？”那樵夫说道：“一言难尽了。我来到此地找人未遇，与我母亲就要了饭啦。”金龙说道：“你找的是哪一位呢？”樵夫说道：“我找的是神刀将李刚。”金龙说道：“李刚是我叔叔，明清八义李四爷，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还真是我的哥哥，从此我就管你招呼穷哥哥了。你跟着我找你叔叔去吧，从此你挨不着饿啦。”樵夫说道：“我衣裳褴褛，如何见人？”金龙说道：“你穿我的衣裳。”樵夫说道：“你穿什么？”金龙说道：“我穿山贼这身。”樵夫遂脱下自己的衣裳，穿上金龙的衣裳。金龙遂与樵夫二人，又扒山贼的衣裳，将山贼的衣服扒下来，金龙完全穿戴齐整，然后将樵夫破衣服给山贼穿上。山贼寒鸭鳧水捆着，也缓过来了，遂破口大骂。金龙撕了一块破衣服，将山贼嘴给堵住。金龙将杵插于背后，提起金鼎龙头拗，哈哈大笑，对樵夫说道：“你将山贼扛到聚义厅，就说你将他拿住的，作

了你的见面礼。”金龙这叫巧支使大个。樵夫将山贼扛起，二人的零碎俱都收拾好了，遂奔聚义厅而来。金龙说道：“快走。”

他二人正在向前走，来到一片树林前，只见一道黑影，金龙说道：“穷哥哥，前面有贼人来啦，你将山贼放山沟里。”

此时黑影已经来到近前，大英雄先闻着一股脂粉味薰人，身临切近，只听燕语莺声说道：“哥哥你跟镖行大个战得怎样？是你赢了还是输啦？”金龙一听直叫哥哥，金龙并不言语。姑娘说道：“我是你妹妹闵秀英，你怎么不言语呢？”金龙仍不答言，姑娘遂着急道：“哥哥怎么不言语？你不是天门白玉虎闵德润吗？”金龙一声怪叫道：“我是猛老虎！”姑娘说道：“哟，你将我哥哥害啦，穿上我哥哥的衣服。你快献出我哥哥，你如不献出我哥哥，姑娘要你的命。”说着话，一伸手摘下柳叶尖刀，说道：“你献出我哥哥没有事。”金龙说道：“金鼎龙头太重，你搪不住，这个降魔宝杵短一点，你怕降魔宝杵不怕？”姑娘一听，不像人话，姑娘回头就跑。金龙说道：“还是怕宝杵，金鼎龙头重，他看惯啦，故此直向前走。”

你道，姑娘从何而至呢？皆因闵士琼是一家富绅出身，被闯王逼得占山为王，带着家眷占山。前者二少寨主救秦尤时，回到萧金台，秦尤并带着珍珠灯进山，闵士琼告诉二少寨主：“不准告诉你娘去北京之事。”二少寨主由北京回来，到后寨见了老娘，刘氏夫人遂问道：“你这些日未到后山，你上哪里去啦？”二少寨主遂答道：“孩儿与朋友行围打猎去啦。”老夫人闻听问道：“你父说你有人请去了，你说你打猎去了，你们爷俩说的怎么两样呢？你必须对为娘说了实话，你若不说实话，活活气死为娘了。”二少寨主乃是孝子，不敢隐瞒，遂将救秦尤之事，并秦尤将万寿灯献与萧金台说了。刘氏夫人闻听，遂说道：“这不是你的过处，这都是你父不明大义，纵子行凶。”

遂打发人到前寨，将闵老寨主请到后山，夫妻二人对坐吃茶。

刘氏夫人问道：“养不教父之过，教子不严，老师之过。你不该纵子行凶，越狱带盗狱，救出秦尤；秦尤不该夜入皇宫内院，盗出康熙老佛爷万寿灯，罪上加罪。大清国的王法，可不饶人。”

闵士琼说道：“你一个妇人家不懂事，秦家叔侄有话，这场官司，秦家叔侄打，绝不叫咱们受牵连。”刘氏夫人说道：“倘若秦家叔侄打了官司，上刑拷问，焉能不将我儿招出？”闵士琼说道：“你妇人家知道什么？老夫一呼千诺，官兵来了我和他们打仗。老夫聘请八大名山的群雄，何惧之有？”刘氏夫人说道：“难道他就不怕王法吗？你赶紧将灯献于当官，赎咱一家之罪。”闵士琼说道：“你胡说，我们绿林道玩票，就讲究把脑袋不要了，绿林道不坐十年大狱，不算好汉，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痕。现如今我请了八大名山的朋友，现

下太忙，没有事时你还别往外寨叫我。”语毕，站起身形向外就走。刘氏夫人遂骂道：“老该杀的，老不守王法的，这就要家破山亡。”闵士琼回头唾了刘氏夫人一口道：“胡说！”刘氏夫人又说道：“不要骂我啦，眼见就要家败人亡，骨肉分离。”闵士琼向外走着，骂着刘氏夫人，刘氏夫人啼哭道：“老天杀的，可要到了山破家亡的时候啦。”此时姑娘已经来到屋中，劝道：“老娘不要生气，气坏了身体反为不美。”刘氏夫人说道：“姑娘啊，我并不是哭的我自己，我也不是哭的你父亲与你大哥；我所哭者，是放心不下你与你兄弟德俊。你父亲与你大哥德润是挨刀的行为，必然要受国家王法，是邪不能侵正，眼看着这座山保不住。你娘舅来了爷儿五个，我已经嘱咐了，事急时求他们将你与你兄弟救走，从今后不许管你父亲与兄长的事情。你姐弟若能逃出火坑，也好接续闵氏后代香烟。”嘱咐了姑娘，遂打发老家人，日日到前厅探听消息，回后山报告。这日老喽

卒在前寨聚义厅打探一切，知道德润与金龙比赛输赢，遂告诉安人。姑娘一听，放心不下，心中暗道：“前次上了镖行大个之当，几乎要了我兄长之命，怎么又叫我兄长去与镖行大个去打呢？”姑娘放心不下，到自己屋中收拾好了兵刃暗器，越过后寨子墙向西去，够奔树林丛中寻找，找了半天没有人，遂又来到山口，意欲询问喽卒，正赶上前面一个大个，头戴象牙冠，手拿龙头棚，金花的衣裳。姑娘一看，认为是自己兄长，赶紧叫道：“兄长回来啦。你跟镖行大汉输了赢了？”金龙一听，心中明白，这姑娘是以我当了他的兄长啦。金龙遂捂着嘴不言语。闵秀英见金龙不语，遂说道：“哥哥怎么不言语呢？”金龙这才说话，姑娘一听不像人话，回头就跑，正向前跑，又迎见一匹艾叶青鬃豹，马上端坐老寨主闵士琼。闵士琼一看是自己姑娘，将马勒住，问道：“姑娘来此何为？”姑娘就将误认兄长之事，与老寨主说了一遍。老寨主点头道：“无妨，你回后寨吧。”姑娘脸面一红而去，闵士琼遂迎了金龙而去。

来到近前，闵士琼一看，果然是孟金龙穿着大少寨主的衣服，遂向金龙说道：“我与胜老明公说得明白，你与我儿比试，谁也不准伤谁性命。如今你将我儿衣服穿在身上，我儿哪里去了？为何你将我儿衣服兵刃得来？”金龙答道：“你家少寨主与我比试，我们二人都比累啦，遂坐在山坡上要钱。没有牌，没有宝盒，作的是良心宝，我作，他押。头一宝我作一个三，他押了一个么孤丁，他输啦；二宝我作了一个四，他押了一个三，他又输啦。就这样一宝一宝的，他将衣服兵刃，就都输给我啦。”闵士琼说道：“胡说！你快将我儿献出，如其不然，你要敢说三声不献出人来，老夫要你的狗命。”金龙说道：“老贼，我将你打马上揪下来，摔你个肉泥烂酱。不献人！不献人！”

你便如何？”闵士琼叫道：“韩忠，韩孝，韩勇，韩猛，四位



贤侄何在？”此时韩家四猛在老寨主左右，齐声答应。韩忠先够奔金龙，二人战了二十来个回合，不是金龙敌手，韩勇见韩忠不是金龙敌手，也跃出来加入战金龙，韩忠、韩勇仍不是金龙的敌手，韩孝又出来，方要加入战金龙，金龙喊道：“穷哥哥快出来吧！俩打一个正合适，要三打一个，我可受不了。”

穷樵夫喊道：“两打一个，我还不愿意呢，三打一个，我更不干啦！”穷樵夫遂亮出一对青铜独角娃娃，协助金龙。韩孝与穷樵夫战不到十余回合，韩猛遂也加入战樵夫，两打一个，战得难解难分。闵士琼在马上心中暗想：“孟金龙之勇猛，提起来没有不惧怕三分的，今又加上这个打柴的樵夫，简直如虎生翼了。”老寨主思索至此，叫道：“韩家贤侄闪开！”韩孝心中明白，叫道：“韩忠、韩勇闪开金龙！”韩家二猛遂向左右一分，俱各闪开。闵士琼问金龙道：“你若不献出我的儿子，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金龙说道：“你胡说！我将你抓下马来，按地里去！”老寨主专打三十六尸毒药弩，专破金钟罩、铁布衫，金龙不知，仍然玩皮。此时老寨主方要打弩，心中思索：“可惜金龙这样好汉，乃是万人之敌，我若将他一弩废命，真是可惜。唉，大将难免阵前亡。”一飘银髯，就要打弩。金龙说道：“你打冰钻，我要躲是匹夫，你打吧？”老寨主一皱眉缦，弩方要出手，见西山坡上痰嗽一声道：“闵老寨主不要下毒手，金龙不要玩皮无知，俺胜英来也。”

列位，胜爷是怎么来的呢？皆因金龙与大少寨主比武的工夫甚大，未回聚义厅，闵士琼打发二少寨主，胜爷打发大弟子胡景春，前去打探，来到山坡一看，见朱甘棠在那里捆着。二少寨主解开绑绳，问道：“朱寨主这是怎么的啦？”朱甘棠说道：“大脑袋将我捆上，他师徒双战大少寨主去了。”胡景春乃是久经事故的人，心中明白，叫道：“朱寨主！不要在此多

说，有话请至聚义厅去说吧。”三人来到聚义厅，朱甘棠报告闵士琼，剑客加入助战。胜爷说道：“不问可知，朱寨主必然是在山坡助大寨主，战吾之盟侄。”朱甘棠也知隐瞒不住，遂说了实话。闵士琼与胜爷俱放心不下，胜爷带着胡景春，闵士琼带着韩家四猛，喽卒打灯笼引路。闵士琼方要打弩，胜爷正然赶到，叫道：“闵老寨主勿下毒手，俺胜英来也！”

闵士琼抬头一看，胜爷白发苍苍，银髯乱飘，走下山坡，叫道：“金龙后退！”金龙喊叫：“穷哥哥，别打啦！三大爷来啦。”无奈韩孝、韩猛二人，仍然围着穷汉痛打。胜爷叫道：“闵老寨主！还不将他们拦住。”闵士琼说道：“韩孝、韩猛还不住手？”韩孝、韩猛这才罢战。穷汉一见胜三爷，跪倒身形，痛哭道：“三大爷，苦死小侄男了。”胜爷心中一怔，说道：“壮士何人也？”穷汉答道：“我乃山东历城李家岗人氏，姓李名永泰的便是。”胜爷

说道：“原来是贤侄。你怎么流落到此？”永泰就将老母被虎伤身而死，自己遭遇，说了一遍。

语毕，大哭不止。胜爷道：“贤侄不要悲伤，愚伯父自有办法，叫你尽人子之道。”闵士琼向胜爷道：“方才说得明白，我儿不准伤金龙，金龙不准伤害我儿。现在吾儿闵德润哪里去了？”

胜爷答道：“待我问来。”胜爷遂叫道：“金龙！你与闵大少寨主比试，闵大少寨主哪里去了？”金龙说道：“要了饭啦。”

胜爷说道：“不要取笑，在哪里呢？快说。”金龙说道：“在那边山沟里呢。”喽卒打着灯笼，跟随金龙来到山沟，胜爷一看闵德润一身破衣服，真跟要饭的一样。喽卒们也不敢乐出来，全都捂着嘴，将大少寨主绑绳解开，掏出口内的东西，闵德润羞愧难当，一句话没说，站起身躯，向后山逃跑去了。胜爷说道：“老寨主，他三人兵刃的份量，砸山山崩，砸地地裂，幸而俱都无恙，真是万幸。这身衣服求老寨主勿要追求啦，金龙

的衣服已经给我穷侄子穿上啦。”闵士琼满面通红，无言答对。

胜爷又叫道：“闵老寨主！有什么话咱们聚义厅再说吧。”喽卒拉着马，闵士琼背后四猛，胜爷背后金龙与李永泰，来到聚义厅，李永泰叔侄见面，李四爷细问底里，李永泰细说后山之事，说话之间，叔侄不觉泪如雨下，众人俱都劝解。胜三爷做绵长德性之事，如春日之草，虽不见长，日有所增；贼人闵士琼霸盗强梁，虽不即死，日有所损。五路薰香计，费尽心思，被剑客一语道破；摔跤韩猛受伤；探寒泉胜爷不但不被害，还收了左膀右臂的叶承龙，韩秀反被蟒所伤；山坡下比武，暗中埋伏，本欲害人，反弄得画虎不成，山贼父子人前受辱。

闲言抛开，单说两造吃茶吃饭，酒饭已毕，大众各自休息。

剑客与胡景春黑夜才回来，吃喝已毕，也休息了。第二日早晨，六月三十日，大众净等盗灯之事，就听噔噔脚步响，大少寨主由角门进来，站在老寨主身旁，大发雷霆。众英雄观看，大少寨主头戴宝蓝色六楞袖口壮帽，身披墨灰大氅，绛紫短靠，皮挺带扎腰，足登薄底青缎子靴子。老寨主问道：“孺子，何以怒气不息？”金龙在东廊下将龙头搦一晃，向山贼说道：“看看兵刃，又到在咱手里啦，象牙冠我也戴着呢。”大少寨主对闵士琼说道：“孩儿衣服不要啦，叫他将搦还回，孩儿要斗斗镖行众人。”老寨主也是不知耻，对胜爷道：“衣服我们不要啦，仍请将搦还回。”胜爷抱腕当胸道：“谢过老寨主。”又叫道：“金龙，将搦给人家！”金龙舍不得给人家，也不答应。

孟二侠说道：“金龙，快将兵刃给人家。衣服送给你啦，这就是面子。”大英雄说道：“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这回我给了，再抢过来，要再托人跟

我要，就是我的孙子！”金龙是剑客的子弟，身大，命大，造化大；闵德润是贼的儿子，命小，注定餐刃之命，早晚此兵刃，仍然落到金龙之手。金龙万不得已，

将搠扔在就地。大少寨主甩大氅，勒英雄带，一声呐喊道：“两打一个，不算英雄。当着十四省英雄之面，讲究单打独斗，不论哪位。”李永泰、金龙二人并肩而立，贾明说道：“两个大个，别装听不见，人家那叫阵呢。”金龙说道：“小小子，你别损，他那龙头搠尺寸长，我的杵短，一人不准赢得了他。”

金头虎说道：“李永泰呢？”李永泰说道：“他比我力大，不准赢了他。”此时闵德润又说道：“不论侠剑客，单打独斗，我必领教。”胜爷回头问镖行之人：“哪位会斗大少寨主？”

连问两次无人答话，胜爷忙将大衣脱下，握鱼鳞紫金刀，要斗大少寨主。

此时就听胜爷肩下第三位，一声无量佛：“胜施主乃是镖行之首，不可轻动。贫道给大少寨主接招数。”语毕，甩道服，摘宝剑，递给邱成，跃众当先说道：“贫道奉陪。”又说道：“邱成，他的搠分量太重，贫道倘有不测，将此剑归汝佩带。此剑五十余年，并未沾过血迹，不要给我错用了。”邱成说道：“谨遵师傅之命。”聋哑仙师遂来到当中，打稽首道：“大少寨主搠下留情，贫道已到晚年，筋骨不堪用了，但愿大少寨主网开一面。”闵德润答道：“老道，你亮家伙吧！”诸葛道爷一提腰围子，取出一物，蓝汪汪一身鱼鳞，两头龙头，手抓着当中一抖，噗隆一声。闵德润问道：“这叫什么兵刃？”

老道答道：“在观中闲暇无事，造了一种玩艺，我自己起的名字，叫双龙头杆棒。”大少寨主冷笑道：“你家大少寨主刀枪不入，玩艺如何应敌？”老道说道：“明知不行，不过给你施主垫垫搠。”大山贼遂举兵刃够奔老道打来，直打道冠。聋哑仙师仙风道骨，飘洒自然，双手合着杆棒，见山贼搠临切近，左手的杆棒一缠龙头搠，右手的杆棒龙头奔山贼打去。大山贼搠法精奇，诸葛道爷天赋奇才，缠就三十六棒。后文书传授邱

成，在彭公案上，邱成七棒打通天下。聋哑仙师三十六棒，上十二，下十二，中十二。上十二棒裹脑缠头，将大山贼脖颈缠住，向外一抖杆棒，山贼有五六百斤力量，龙头搠向地下一扎，两腿一叫劲，恰好似三条腿，道爷抖了两抖，杆棒由颈上捋下来啦；中十二棒玉带围腰，将山贼缠住，向里手一抖杆棒，山贼一叫劲，杆棒又捋了；下十二棒将腿缠住，山贼搠杆二扎地，犹如泰山一样，一抖杆棒，仍然捋了。山贼舞起搠来将身子蔽住，点穴法不能近身，聋哑仙师仍然是三十六棒，上下翻飞，山贼的搠抡起来风声震耳，将道爷及杆棒俱都围住。道爷心中暗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我打算将山

贼用杆棒扔一个筋斗，并不伤他的性命，出家人以慈善为本，哪知道杆棒不行，贫道一生一世没伤过生灵性命。”老道思索至此，双龙头一缠拗头，纵出圈子外，一声无量佛：“贫道甘拜下风，施主让了罢。”山贼说道：“衣服皮肉未受一点伤，那怎叫败了呢？”道爷笑说道：“我气力不敌。”山贼说道：“为何不出汗？”老道说道：“我不爱出汗。”山贼说道：“不爱出汗，将命拿来！”随后就追。道爷心中暗想：“贫道平生不伤性命，你是非要贫道性命不可。”此时道爷走得稍慢，山贼后面一拗压山盖顶打来，老道闻听金风到脑后，一闪身躯，金鼎龙头拗拗空，老道左手一抖杆棒，说声：“着！”山贼见龙头奔头上打来，竖着拗杆向外一搪，老道左手的杆棒一抖，奔山贼面门眉心点去，山贼此时拗杆再想回来，可就来不及啦，杆棒龙头上的子午钉，正打在眉缳之上。金钟罩练不到眉缳上，只见一股子血喷出，山贼头昏眼花，一晃两晃，老道跟着一抖杆棒，一缠山贼双腿，向怀里一带，噗的一声，山贼栽倒。闵士琼此时颜色更变，心中暗想：“悔不听老乞丐之言，只想我父子天下无敌，想不到德润要丧于老道之手，金钟罩见血就回，再挨

一杆棒，必然丧命。”此时只见道爷打稽首说道：“闵老寨主不要惊慌，令郎决无性命之忧。贫道不开杀戒，实出于迫不得已，但能有容让余地，决不肯伤令郎，请老寨主派人搀扶着令郎，赶紧活动活动。”当时过去四名喽卒，搀扶着大山贼往西跨院去活动去了。闵士琼老寨主说道：“也不必再互较量啦，这就是多此一举。”胜爷说道：“胜英实不愿杀人流血，令郎自取耳。咱静候盗灯之人吧，今日已然六月三十日了。”

大众俱都谈古论今，时至掌灯之后，金头虎贾明在胜爷背后念叨：“蛮子别跑了吧？怎么盗灯啊？”弼昆长老嗔道：“你别惑乱人心，还有两夜一天的工夫呢。”金头虎低头不敢再言，两造英雄换拨休息，一夜晚景无话。是日七月初一日，大家梳洗漱口喝茶吃饭，不必细表，天过了午时以后，大义士仍未露面，等到太阳平西，胜爷心中发慌，暗道：“大蛮子，你可以说了不算，哥哥焉能失信于天下十四省英雄之前呢？”老英雄坐立不安，如坐针毡一般，“看看三天两夜了，你盗不出来不要紧，你倒见我一面呀。”胜爷一旁思索，面带愁容。林士佩察颜观色，林士佩南首是曹荣，北首是韩秀，林士佩叫道：“曹、韩二位贤弟，胜英沉不住气了，我给胜英来一个越渴越吃盐，越冷越打战。我此时会斗他三阵，叫天下英雄看看我林士佩的学业。大少寨主输给老道太冤啦，皆因大少寨主太欠聪明，老道那兵刃是软的，他打来的时候，若先闪开，然后再用家伙去搪，他就是十根杆棒又何济事哉？我会斗他们镖行第一著名的人物，就是输了也不冤。”说着话站起身形，问了问背后的镖枪，摸了摸绣花囊中点穴镞，十字绊英雄带紧了三扣，登了登新换的燕云快靴，抬胳膊

踢腿，没有绷吊地方，挽袖面，整壮帽，提起狼牙钻，实有三国吕布之勇。面向东廊下，叫道：“胜老达官！您看看好几百位英雄俱都闷坐无聊，此时才太阳

平西，还有一天多呢。武学的宾朋都讲究短打长拿，马上步下，在下要会一会镖行朋友，单打独斗，多者我会三位。头一位我先会一会道爷的杆棒，会斗道爷完毕，我再战两阵。”原来，林士佩怕战的工夫大了气力不敌，故此只言会斗三阵。且说胜爷叫道：“道兄！林寨主要会一会您的杆棒。”诸葛道爷可说不上不算来，遂答道：“我就奉陪吧。”乃将宝剑、道袍交与邱成，蓝布裤褂，白袜云履，念了一声无量佛：“贫道实无惊人的学业，寨主钻下要多多留情。”林士佩答道：“道爷文韬武略，软硬工夫，日行千里，真可称第一的人物。又是世外高人，出家人不诳言，您怎么说您无本事呢？”道爷答道：“林寨主岂不闻天不厌高，地不厌厚，贫道焉敢自逞其能呢？”遂一提蓝布褂，由腰中拉出双龙头杆棒，诸葛道爷要会斗林士佩。

林士佩一举手中狼牙钻，照定道爷就砸。道爷闪身形抖起杆棒，上十二裹脑缠头，来缠住林士佩；中十二玉带围腰，将林士佩缠住，道爷用力一抖，林士佩钻纂一扎就地，双足叫劲，腰一挺，杆棒捋下来了；下十二棒扫堂棒，又将林士佩缠住，林士佩又把钻向地上一扎，犹如三条腿一样，道爷一抖杆棒，仍然捋将下来。三十六棒过去，再翻回来，仍是三十六棒，林士佩倒将杆棒的招数完全明白了，闪展腾挪，狼牙一钻紧似一钻，倒将道爷的杆棒跟人俱都围住，钢风呼呼直响。胜爷看着惊惧，恐怕道爷有失，遂上前叫道：“道兄退后！小弟会战林寨主。”

诸葛爷道杆棒一晃，纵出圈子外，说道：“林寨主，贫道无能，甘拜下风。”林士佩说道：“衣服皮肉并无伤损，何言落败？”

道爷答道：“贫道年迈之人，久而久之，气力不敌。”林士佩说道：“太谦逊了。那么我陪胜老达官。”遂对胜爷说道：“我可就战二阵。”说着话，那狼牙钻对胜爷砸去，胜爷鱼鳞紫金刀剪林士佩的腕子带拦腰斩，林士佩的钻向上立着一绷胜爷的

刀，胜爷的刀不敢碰林士佩的钻，赶紧撤刀一矮身，奔林士佩下身扫去。林士佩一退身，狼牙钻向下一砸，胜爷一抽刀，照林士佩右肋稍砍去，林士佩的钻向右挑去，胜爷右边的刀没敢向里递，转身形向肋左一刀砍去。林士佩学的武事真得说高，要是别人躲过一招，躲不过去二招。眼看着左肋这一刀看看砍到，狼牙钻一道钢风，向左绷来。胜爷的刀不敢碰钻，撤步抽身，闪展腾挪；林士佩的钻上绷下砸，左挑右滑，六十二斤半重的钻，使得犹如藤杆一般。二人一合了招，林士佩的钻按枪的招数，一点眉缦，两撩阴，三扎盘肘，四分

心，吞吐撒放，撤步抽身；胜爷的刀，闪、砍、劈、剁，上下翻飞，两廊下众英雄看得呆呆发怔。胜爷赢不了林士佩，林士佩也赢不了胜爷，但是胜爷心悬两地，工夫一大，鼻洼鬓角见汗。林士佩一看胜爷见汗，又换了棍的招数，抖擞精神，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胜爷鱼鳞紫金刀，神刀出入，无论如何林士佩的钻砸不上胜爷的刀。林士佩庄家十六棍打完，又使大枪的招，滑、拿、绷、扒、压，劈、砸、盖、挑、扎，胜三爷衣襟湿透，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此时旁观者看得明白，东廊下神刀将李刚叫道：“道兄！胜三哥气力看看不敌，我将三哥替下来如何？”

道爷说道：“四弟，你我师兄弟，我是知道的，你的刀法不如你胜三哥。吉人自有天相，四弟不要临敌。”金头虎在弼昆长老背后叨叨念念：“我三大爷也不知是怎么把老道得罪啦，过去三五个人，把林士佩围住群殴。”和尚回头道：“你这孩子胡言乱语！人家多少人？咱们才八十余人，孺子不许多言，后退！”

傻小子叨叨念念：“三大爷人缘真不好，和尚、老道都给得罪啦。”不表傻英雄自言自语，此时闵士琼捻定花白胡须，得意洋洋，心中暗道：“林士佩与胜英有不解之仇，必然下毒手。”

一钻扎上胜英，由前心透后心，由左肋梢扎透右肋梢，一裹手腰断两节，向外一推，头尸两分。胜英若死在当场，东廊下八十余人，他们就无有主张了。想要出离山口，头道山口三层喽卒，二道山口三层喽卒，三道山口三层喽卒，三道山口共合三百六十人。要想出山，势比登天还难！向东去，有横涧一道；向西去，水内埋伏层层；向北去，后寨犹如天罗地网。我将鏢行八十多人，一网打尽！”胜爷与林士佩战的工夫一大，天已昏黑，喽卒掌上灯笼火把，十四省英雄，莫不赞美林士佩与胜爷的武学，真是鸦雀无声，一语全无，静落落只闻钢风响。

忽然间就听得远远人声鼎沸：“了不得啦！挡不住哇！”

声音隐隐传来。忽然又听喧哗声音距离较近：“快跑哇！别找死呀！”紧跟着再听，更近啦，声音更大，大喊：“了不得啦！快跑哇！”闵士琼闻听，暗吃一惊，正在心中得意洋洋之际，忽听得这种声音，暗暗心中纳闷道：“就是有人撞山口，自有报事的喽卒来报。怎么只闻喊声，不见来报呢？”列位，闵士琼错怪了报事头目啦，撞山口的这位是跑着打，报事的喽卒向里跑时，这位腿底下快，追上一棍，脑浆崩裂。二道山口报事的也给打死啦，三道山口报事的腰上挨一棍，虽然没死也起不来啦，哪还有报事的喽卒呢？老寨主遂叫道：“德俊看看，外面是什么人喧哗喊叫？”二少寨主方要出东角门，撞山之人一个箭步，已经纵进东角门，又一个箭步，进了聚义厅，手擎

一条棍，青纱缠着，进了聚义厅，打开了棍上的布，并没有多少血迹，皆因为是跑着用棍乱扫，喽卒们一看来得凶，就乱了次序啦。大众观看此人，头上戴米色六楞袖口壮帽，身上米色短靠，蓝绒绳打十字绊，胸前衬蝴蝶扣，一巴掌宽的绣花的英雄带，上绣蝴蝶闹海，暗藏八宝，因为短衣服，前有轮罗伞盖，后有花冠鱼肠，银灰绸子腰围子，下穿燕云快靴，虽然漂亮，扮妆的不匪，细腰窄背，双肩抱拢，蚂蚁腰，白素素一张脸面，

五官俊美。灯光下看不甚真切，白昼若是细看，上有一道赤红线，打左眉下直穿左眉上，年纪就在十七八岁。古时赤线穿眉的人，有一个黄巢，他是三道赤红线，两眉两道，鼻中一道。

此人虽不比黄巢，也是该当大开杀戒，专收天下亡命徒。这一出世，一条棍纵横十四省。大众观看，此人将棍上青纱搗开，露出一条亮银盘龙棍，向方砖地上一立，棍齐人的眉际，两头银箍，银箍里面两条银龙，故名亮银盘龙棍。此时胜爷纵出圈子外，站东北角观看，并不认识此人。此人也不认识胜爷，但是此人在松竹观时，常听老师叨念几位师兄的长相并且胜爷用的是鱼鳞紫金刀，此人一打量胜爷，就知道必是胜三哥了，遂对胜爷躬身，说道：“胜三哥，我先拿住小儿林士佩，然后再拜见老师兄。”您道，镖行众人俱都不认识此人，惟有叶伯纭知道，叶伯纭遂与众人报告了来由。单说林士佩观看蒋五爷大为不悦，如何蒋五爷认识林士佩呢？皆因蒋五爷在路上闻听有一个林士佩，与胜三爷是劲敌，蒋伯芳记在心里，不然见了胜三爷也是先找林士佩。此时林士佩观看蒋五爷十七八岁的一个学生，心中说道：“那棍必是竹子的，包着铁皮，绝不是浑铁的。”林士佩右手将钻立于尘埃，对蒋五爷道：“你乃一无名的娃娃，你也拿耳朵摸摸，林士佩何如人也？告诉你明白明白，南七省的绿林道”语至此，用手指黑水湖的曹荣说道：“那是黑水湖的英雄曹荣。”又指着韩秀说道：“这位是莲花湖的韩秀。”又指澎湖汪忠、巢湖李豹以及闵士琼，都表白了，最后手指萧玉台的袁龙、袁虎，也道了字号。复又说道：“镖行之中胜三爷、九头狮子孟二爷、神刀将李刚、屠镖头、萧三侠

等，都是出色的人物，没听说过你这个蒋伯芳。”蒋五爷一听，只气得美玉脸一红，七窍生烟。正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蒋五爷双手合着亮银盘龙棍，先打林士佩，后战十

四省的众群寇。

列位，蒋五爷何以来迟呢？皆因他下山的时候，对艾爷说道：“恩师，弟子不识路程。”艾道爷道：“为师这里有路程单。”蒋五爷又道：“弟子见了师兄不认识，奈何？”艾道爷道：“唉，贫道知汝必开杀戒，汝赤线穿眉，杀人无数，贫道也无法阻止。兹有宝剑一口，此剑乃是雌雄二剑，今赐汝一口佩

带，见了你胜三哥，以宝剑为凭。贫道尚有嘱咐，汝必须牢牢切记，如犯戒时，贫道必取汝首级。一不许你大街卖艺，二不准你偷盗窃取，三不准你贪恋美色，四不许你妄杀好人。此剑贫道佩带七十余载，未尝妄用，今汝佩带此剑犹如师在左右，切勿妄为，切嘱切嘱。”伯芳含泪受命，诺诺连声答应。参罢佛像，拜别了老师，伯芳洒泪下山，临别时艾道爷只给了两吊钱盘费。晓行夜宿，这日伯芳来到杭州，两吊钱早已用完，腹中饥饿难挨，无精打采，躺在庙台阶上睡了一天。已经饿了一天啦，看看不支，又饿了一天，到了夜间，再想睡也睡不着了，翻覆辗转，长夜不眠。列位，多大的英雄也搪不住饿。礼义出于富户，良心丧于困贫，人要是真三天不吃饭，无论是多大英雄也就不英雄了。但是还有一层说法，是君子，无论怎么挨饿，他也不能为非作歹，不这么当初圣人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呢？至于那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又说，饥寒起盗心，那本是下流之辈哟，蒋五爷是什么样的英雄？饿了三天，走道儿就弯着腰了，躺在庙台上，心中思索：“临下山的时候，恩师嘱咐我，不叫我当街卖艺，要是许我卖艺，就凭我这一身本事，棍也有，剑也有，扔在地上，一天我也能弄几两银子。若以偷盗论，像我蒋伯芳能有日行千里之技，盗取杭州的银子易如反掌。”读者问道，蒋五爷日行千里，杭州距万笏山有多远呢？

列位，蒋五爷走的是水路，雇用船只，腰里头没有什么盘费钱，

车船店脚，这宗生意在昔日时最难做不过，不是故意的欺凌旅客，就是绕弯愚弄行旅，蒋五爷又没出过门，长到十八岁，方才下山，犹如白面书生一般，在路途之上应当花十个的，蒋五爷就得花十五个，所以到了杭州地界，盘费就没有啦。在庙台之上一夜无眠，不知所以，又不敢卖艺，又不敢偷盗，不啻釜中之鱼。也是人到难处想宾朋，蒋五爷忽然想起当初，在万笏山时曾有一朋友，此人姓董名世兴，在东门外高台阶开设同义合杂货店，我何不前去访问？果有此人，或可暂济燃眉，借些路费，好够奔江苏十三省总镖局。

蒋五爷一夜无眠，心中乱自打算，忽听金鸡报晓，东方发亮，晃晃悠悠打庙台阶上走下来。走了不远，见有一个摆摊的山东人，蒋五爷来到摊前，一看那摆摊的山东人，手中拿一个铁片尖刀，在石头上磨呢，见蒋五爷到了摊前，那山东人问道：“你买俺磨的这把刀吗？”蒋五爷说道：“我不买你的刀，我卖给你一条棍。”蒋五爷手擎亮银盘龙棍，说道：“卖给你这条棍。”山东人一接棍，没接住，当的一声，掉在尘埃。山东人将眼一瞪，说道：“是铁棍啊？不要。”蒋五爷说道：“少卖俩钱。”山东人说道：“白给俺也不要，我没钱雇人搭棍。

我赚二百钱，还留着一家大小吃饭呢。”蒋五爷打了一个唉声，弯着腰又向前走去。工夫不大，来到东门外一带，一打听董世兴，有人说：“开了大银



楼缎店啦，已不在此开杂货店了。”

蒋五爷无法，又向前走去，走到闹市街前，见有一家大古玩铺，蒋五爷走到台阶之上，进了柜门。那站柜的是一位山西人，看他外表，长得挺漂亮，叩其中空空如也。此人问蒋五爷道：“壮士找人吗？”蒋五爷说道：“我不是找人，我卖给你一口家伙。”

蒋五爷美玉脸通红，将宝剑递给山西人。山西人接在手中，拔不出来，山西人遂说道：“此剑都锈住啦。”蒋五爷答道：“你

岂不闻：匣中宝剑不用磨，劝君休娶二姣娥。园中有井防坠落，后户谨记别通河。僧道尼姑休来往，堂前莫走卖花婆。诸公切记世间事，积善人家福寿多。掌柜你不知此剑来历。”说着话将剑接到手中，左手一按绷簧，右手一拉剑把，一道闪电，霞光夺人二目。老西说道：“啊，你真有耐心烦，磨得真亮。”

蒋五爷说道：“我路过此地，没有盘费啦，我故此卖心爱的宝剑。”老西问道：“你要多少钱？”蒋五爷答道：“我要五十两银子。”老西说道：“五十两银子，打口银剑，包口金剑。”

你抢古玩铺就完啦，何必卖剑呢？”此时就见柜房内茶青单帘一起，出来一位老者，青透地纱马褂，茶青两节大褂，手拿团扇，口中叫道：“李掌柜你又跟谁吵嘴？一天净是你和买主打吵子。”李老西说道：“老掌柜的，你看看这口剑，他要五十两银子，穷疯啦。”老掌柜接过宝剑，用手指一弹剑柄，就听当啷啷一声响亮。老掌柜的打量蒋五爷，四楞抽口青布壮帽，青布裤褂，白袜云鞋，脸上看，眉如弯月，目若朗星，两耳垂轮，一位美貌的少年，好似方出门的大学生。老掌柜的问道：“少壮士，此剑是一口是两口？”蒋五爷答道：“就是一口。”

掌柜的说道：“惜哉惜哉。此剑乃是一对，雌雄阴阳分两口，此剑剩了一口，阴阳不合，雌雄两分，若是两口，二百银子可卖。少壮士，我给你三十两银子。我也不按钢的买，若是按钢的买，可就不值那些钱啦。少壮士如其不卖，你拿到别家再卖，若有三十两价钱的，回头我给你五十两银子。”蒋五爷闻听老头将剑的来历说得明明白白，有心不卖，肚子里饿，大英雄长叹一口气道：“掌柜的，你将剑放在一旁，迟十天半月我再来取剑。”掌柜的摆手说道：“少壮士不懂买卖规矩，我们收下货物，号上条子，放在架子上，明天就许有主顾出重价买去，三十两买的，我们就许号八十两、一百两。若买了货不上架子，

被同业的知道了，一倍罚百倍，还得请同业吃酒赔不是。我们这里比不了当铺，系上号头，你可以凭票赎回。”五爷闻听，不由得心中难过：此剑再无

回归之理。心中说道：“恩师，我要饿死，此剑也得落于别人之手，弟子实出于无法了。”英雄思索至此，长叹一声，一跺脚，地下方砖踏碎。李老西叫道：“我的亲娘祖奶奶，你要拆我们的古玩铺呀？”掌柜的说道：“李掌柜不要大呼小叫，这位壮士是好武之人，碎了一块砖不要紧的。”就听有人说道：“喝，真有力气，一跺脚方砖碎了。”

掌柜的说道：“壮士如不欲卖，请到别家走走。”说着话，掌柜的回头上柜房里面去了。蒋五爷此时站在柜台外面发怔，掌柜的又打屋里出来说道：“少壮士真走时气，我们这里有一位串门子的绸缎银楼的东家，听说少壮士困住，周济你三十两银子盘费，可没有我们万聚号之事。”蒋五爷说道：“你将大德的君子请出来，我当面致谢。”掌柜的说道：“人家不在谢与不谢。”蒋五爷说道：“大礼不能越过。”掌柜的一看蒋五爷是个志诚君子，遂叫道：“董大爷，你出来吧！这位少年要当面致谢。”就见茶青色单帘一起，一股异味清香。列位，男子哪有脂粉味？原来是沉香十八子的气味儿。五爷一看，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年，遂控背躬身说道：“仁德君子周济我落难之人，敢问君子贵姓高名？请道其详，我倘有寸进，必当答报大恩大德。”董世兴道：“壮士，须些小事，何足挂齿？我当初也打难处经过。”蒋五爷道：“仁君子，如不说出名姓，我宁可穷困死，我不能要你银子。”掌柜的说道：“董爷，壮士乃是志诚君子，我告诉这位壮士吧。姓董名世兴，这位董爷是绸缎店银楼的东家。”蒋五爷一听，上下打量道：“原来是兄长。

还认识小弟吗？”董世兴说道：“我看看眼熟，不敢相认。”

蒋五爷道：“你可发财啦。小弟乃武昌府江夏县，万笏山松竹观的蒋伯芳。”董爷说道：“五弟，算我不是。掌柜的别秤银子啦！我弟兄当年曾闲谈过，肩膀齐了为弟兄，要有穷的便不是朋友了。今日五弟故意打扮的穷样，前来和我取笑。这是我的东家，五弟快去家走吧。”

董爷在先，蒋五爷在后，出了古玩铺，蒋五爷饿得弯着腰，慢慢而行。董爷叫道：“贤弟，我也给你娶了嫂子啦，三处生意，上下二百来位同事的。五弟之恩，哥哥岂敢忘记？皆因我打算秋后买卖稍闲，我再去武昌府接你。咱哥俩虽是没打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犹如亲弟兄一样，我敝亲给我银子作的买卖，我的敝亲无儿无女，这个生意就如同咱兄弟二人的一样，比如说买卖要值五十万整，咱哥俩每人二十五万。”蒋五爷问道：“家中离此多远？”董世兴说道：“在兰竹巷。”走了有三四里地，来到一个巷口，清水脊的房子，门外栽种几棵小门槐。

北京的俗语，树小新房画不古。您要看清水脊的新房，门前小树不高，屋中必是挂新画。老财主则不然，门前树大荫凉大，房子也是旧的，书房画也是

旧的。闲言少叙，董爷用团扇打门环，叫道：“刘妈妈开门来！”就听里面有人说话：“大爷回来啦？”董爷答道：“回来啦。”双门开放，刘妈问道：“这位是谁呀？”董爷说道：“这是我的盟弟。”弟兄二人进了门，蒋五爷一看，四合房子，上房五间，高垂细竹帘，天棚下养鱼缸，奇花异草，很是雅观。董爷喊道：“娘子出来，与盟弟会见！”就听上房屋中答道：“哪位盟弟？”董爷说道：“我常跟你提念的盟弟蒋伯芳。”蒋五爷一看，出来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妇，姿容秀美。怎见得？有赞为证：红粉佳人真可瞧，粉面桃腮杨柳腰。身穿衣裳是锦绣，窄窄金莲裙下飘。董爷叫道：“娘子，这是五弟。”又叫道：“五弟，这是你嫂嫂。”娘子道了个万福，遂问道：“你好。”蒋五爷控背躬身叫道：“嫂

嫂，可好？”弟兄遂向堂屋走进，婆子掀起帘子，弟兄前边走，娘子后面跟随。蒋五爷一看屋中陈设雅致，花梨紫檀的家具，非常讲究。董世兴与蒋五爷分宾主落座。娘子在东面几凳落座，董爷说道：“娘子不要谦逊，这如同我亲兄弟一样，不必拘束。”

董爷的岳父家姓王，王氏娘子遂叫道：“刘妈，给五爷沏一壶好茶来！”工夫不大，将茶献上，蒋五爷喝着茶，直皱剑眉，肚子里三天没吃东西了，茶倒好喝，肚子难受，酹茶冲得蒋五爷肚子里咕噜咕噜的直响。王氏杏子眼一转，叫道：“五叔，大概没吃饭吧？”这一句话问得五爷美玉脸通红。按说到了高亲贵友家，没吃饭也得说吃啦，蒋五爷饿了三天啦，大丈夫饥饿难挨，遂答道：“还没有吃呢。”王氏娘子遂叫道：“刘妈！”

五叔不是外人，若是外人就到外面饭庄子吃去啦。既不是外人，就在家中随使用点酒也就行啦。你给溜个腰花，炒个肚丝，配俩凉碟，烫两壶干酒。”刘妈手是真快，工夫不大，将桌子摆好，菜也端上来了。王氏娘子遂手提酒壶说道：“我敬五兄弟一杯酒。”五爷说道：“嫂嫂，我不会吃酒。”王氏娘子说道：“不要客气，你还拿嫂子当外人吗？你弟兄如亲手足一般。”

蒋五爷说道：“实不相瞒，庙中不叫喝酒。”董世兴也想起庙中不叫饮酒了，遂说道：“五弟是不喝酒，你我二人喝酒，五兄弟吃吧。”刘妈遂端来四碟蒸食，五爷一看，四碟蒸食，还不够半顿呢。王氏娘子杏子眼一转，看得明白，蒋五爷不是买主，是吃主。遂又叫道：“刘妈，将那四碟蒸食也端来！”刘妈又将四碟蒸食摆在桌上。蒋五爷狼吞虎咽，吃了八碟蒸食。

王氏娘子又要叫刘妈端蒸食，蒋五爷说道：“小弟饱了。”刘妈端上漱口水，都吃完了饭，说会子闲话，董世兴遂说道：“五弟好清静，后院收拾干净，就叫五弟在后院休息吧。”弟兄二人遂够奔后院，有东房两间，屋中洁净雅致，床帐鲜明，董爷

说道：“贤弟，咱弟兄身材不差多少，我看看你的鞋多大尺码？”

刘妈给沏过茶来，蒋爷喝着茶，董世兴说道：“五弟风尘劳苦已极，就自己喝茶休息吧，刘妈没事别到后院。”董世兴到铺内，带领着学生意的到了新衣庄，买那粉莲色吉祥白的几件大氅。在那个年月，好武的甚多，董爷知道好武之人穿衣服的样式，董世兴又将小衣服买了几身，十字绊英雄带，丝线带子，到帽铺中又买几顶壮帽，大鞋铺买了几双蒸云快靴、福字履、缎镶缎的鞋、白绫子袜子。一切置备齐整，打发学徒的先给送至家中，叫蒋五爷沐浴洁身，更换衣巾已毕，又同董世兴来到缎店，后领了掌柜的及同事的，都叫到了蒋五爷面前。董爷对大众说道：“咱的财东就是这位蒋五爷，所有血本都是他老人家的，我们哥俩是拜兄弟。”董世兴将柜上同人等，都给蒋五爷介绍完了，又打发年轻学徒的叫了裁缝，连夜给五爷先做两箱子大小衣服。两个缎店一个银楼，五爷用什么都随便，又叫同事的到万聚号取几样成色好的刀枪。不到五七天，又给蒋五爷收拾两间书房，文武书斋。董世兴对待蒋五爷无微不至，每日共桌而食。

这日二人正在吃饭之时，董爷叫道：“五弟，要有大户人家的姑娘，品貌俊美的，叫你嫂嫂相看，给你定下亲事，办完事之后，爱与哥哥同居，就在此院内；不欲住在一个院内，就在花园内另盖房屋，样式由兄弟你自己出。”五爷闻听暗道：“哥哥虽然好心，你哪里知道，我正练金钟罩童子功，焉能够娶媳妇呢？”五爷思索至此，叫道：“兄长，我们练武的人，非过廿岁不能娶妻。并且我还不能在兄长家内久住，我本是寻找师兄，路过此处。”董爷问道：“五弟，但不知令师兄何人？”

五爷答道：“现在江苏开设十三省总镖局，姓胜名英字子川，号称神镖将。”董爷道：“此人不是一位老者吗？怎么是你师

兄呢？庙中那位黑髯的不是你师傅吗？怎么徒弟倒比老师还大呢？”五爷道：“胜三爷还是我的三师兄呢，我大师兄都八十余岁啦，二师兄七十余岁，乃是道者，四师兄弼昆长老与我胜三哥岁数不差上下。我老师艾道爷乃是返老还童，胡须头发由白而变黑，现在成了剑客，一百余岁之人了。我老师派我出庙找我胜三哥，做些替天行道、剪恶安良、行侠仗义之事。”董爷道：“贤弟，我盼你如天神似的，将你兄弟盼来，好容易见了面，你又要走，是万不能的。现在有一宗绸子，非我亲身去办不可，我现在就要起身，还得贤弟你给我照看生意呢。候愚兄办货回来，也不能就叫你走，我跟贤弟提过，这三号买卖就是咱们两人的，虽不能同生，但愿久住一处。明天我拨兑银子，后天我就要起身，咱哥俩如同亲弟兄，该喝茶叫你嫂嫂或叫婆子沏茶，该吃饭叫她们给预备饭。”董爷又叫道：“娘子！我与五弟虽非一母所生，如同亲手足一样，我

走后千万不许慢待了。”嘱咐再三，是日董世兴遂办货去了。

一早起身，王氏娘子见丈夫走后，叫道：“五爷！今天早饭得喝点酒吧？”五爷道：“小弟一滴也不能喝。嫂嫂我今天也不能在家中吃饭，三号买卖，俱都吃喝随便。”王氏娘子含笑说道：“五兄弟，你哥哥在家你就在家吃饭，你哥哥不在家，五兄弟你就往外面去吃饭。你哥哥回来，必要问我，你看他文质彬彬的，他脾气很大。你还看不出来？你要一到外面吃饭，嫂子我就担了不是啦。”蒋五爷怕辜负嫂嫂美意，遂在家中用饭，王氏娘子告诉婆子预备了两份杯箸，放在一张桌上。蒋五爷叫道：“嫂嫂！你在炕桌上吃，我在八仙桌上吃。”王氏娘子笑嘻嘻地答道：“家无常礼，何必两桌吃饭呢？”王氏让之再再，蒋五爷年轻，心中甚为不安。酒菜摆齐，王氏娘子指使刘妈向外边买东西，刘妈走后，王氏娘子说道：“五弟，今天

嫂嫂给你满一杯。”美英雄站起身躯说道：“小弟滴酒不能下咽，请嫂嫂自饮吧。”王氏娘子说道：“五弟，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要钱。”蒋五爷说道：“小弟实在不能饮酒。”蒋五爷说了几句闲话，王氏自己饮酒。你道，蒋五爷头一次与王氏见面时，王氏就有爱惜之心，后来蒋五爷又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王氏看着更俊美啦，腹内早怀邪念，恨不得其便，今乘董爷办货出外，婆子又是王氏的心腹，早已不言而喻。王氏借着酒兴，眉目传情，蒋五爷正颜厉色，佯作未知。王氏又叫道：“五弟今年多大岁数了？”蒋五爷站起身形说道：“小弟今年十八岁了。”王氏闻听，笑道：“咱俩同庚啊，你哥哥比咱们大一岁，他十九岁了。”蒋五爷说道：“我二人结拜时他十六岁，我十五岁。”王氏又叫道：“五弟，人过青春没有少年，大兄弟你办了喜事没有？”蒋五爷控背躬身说道：“嫂嫂，我是庙里的道童，身入玄门，不许娶妻。”王氏说道：“怎么诸葛亮还招亲呢？”蒋五爷说道：“我不懂得。”王氏又说道：“和尚老道还有外家呢。”蒋五爷答道：“我更不懂。”王氏又说道：“我许配银楼掌柜的为妻，他不明白世故，你看看我押帖的这副镯子，都老的掉了牙啦，五弟你看看。”说着话，一挽桃红袖口，露出赤金镯子，叫道：“五弟！你看呀。”玉腕雪白粉嫩，好似打了皮的藕棒儿一般。蒋五爷摇头道：“我更不明白这个。”王氏一下腰又将玫瑰紫的裙，掀起来道：“五弟，你看看嫂嫂的鞋，是我自己做的，巧不巧？”五爷道：“这我更不晓得。”王氏说道：“五弟，你都不晓得，你给我打一副镯子行不行？”美英雄答道：“等我哥哥办货回来，你点出样来，叫我哥哥给你打去。”王氏说道：“这宗事别叫你哥哥知道，咱二人暗含着就办啦。”五爷说道：“我手中没有钱。”列位，妇人不可嗜酒，都说赌博为淫盗之媒，美酒更为诲淫之物。董

世兴十九岁，文质彬彬，怎么妇人还能有邪念呢？列位，人要是走正道

，对于色上就差啦，董世兴是三号的买卖东家掌柜的，本来没有这些闲心。若是才子，必用心文章诗赋，对于爱情不大亲近；若是贪赌之人，昼夜豪赌，对于色上也是很轻的。妇人好贪风流，因此看见蒋五爷太阳穴凸着，胸脯翻着，细腰窄背，她可不知道蒋五爷是一位人中豪杰，不但坚壮，并且能横推八匹马，倒拽九牛回。妇人百般调笑蒋五爷，蒋五爷佯作不知，王氏遂上前奔五爷而来。蒋五爷一看神气不好，站起身形，一拍桌面，桌上的陈设几乎都碎了，蒋五爷并没用力，要是用力桌子就碎了。蒋五爷一转身形，说道：“嫂嫂喝醉了，从今后不与嫂嫂共桌吃饭。”蒋五爷走后，王氏坐在太师椅上，双手捋定膝盖，心中暗道：“蒋五莫非是呆子？凭我这样的姿色，就打不动他的心肠？”不表王氏胡思乱想，单说美英雄走出去，来到书房，稍微坐了一会，心中异常烦闷，遂出离了董宅，够奔西湖。路过断桥亭，五爷懒观西湖之景，心中思索：“董兄是大仁大义，知恩报德。像我兄长文质彬彬一个书生，娶了这样不贤之妇，恐怕被妇人所算。唉，我是帮腔的上不了台，管他那些呢。此时我也不能走啦，我游完西湖，或去缎店吃饭，或到小馆吃饭，单等兄长归来，我早离他家，是为上策。”五爷一边走着，一边思索避免嫌疑之计，游完了西湖，到柜上吃饭，叫学生意的给买了一个锁。五爷从此每日掌灯之后回归董宅，每日清晨起来，王氏还未起床时，五爷遂起来，将后宅门一锁，归绸店吃饭，日日如此，才引出来一段奸夫淫妇的笑话，五爷代兄化嫂出了人命，闹得杭州天翻地覆。

这日晚间，天交二更之后，五爷在书斋观看圣经贤传，美英雄心惊肉颤，放下书本，扎绑停当，佩带宝刀，来到院中舞了一回八仙剑。骤然间看盟嫂房中灯光异常明亮，美英雄收住

了招数，忽然又听房中有人痰嗽，五爷心中思索：“莫非兄长回家了？怎么不来见我呢？”想罢，将宝刀还匣，来到后窗户外。五爷思索：“若湿破窗纸，就失了自己的身份，暑热天气，盟嫂或许未穿上身的衣服。”于是蒋五爷侧耳细听，一层窗纸之隔，就听妇人说道：“少爷，你怎么不言不语？你要愿意与我作长久夫妻，可以从我之计；你到不愿作长久夫妻，打这儿一刀两断，从今后你就不必来啦。”就听男子答道：“娘子，你我自从见面之日，如胶似漆，我一时见不着你，就茶饭难咽，为何说这断情绝义之话呢？”又听妇人说道：“我们那口子现在出外办绸缎，一二日就要回来啦，他要是回来时，你在哪里摆呀？你要愿意作长久夫妻，明天早晨我给你几十两银子，你多买点砒霜毒药，我丈夫现在又招来一个无知的朋友，不知道饿了几天啦，饿得弯着腰来的，此人姓蒋名伯芳，在我们家吃了饱饭啦，饱暖生淫欲，前者他还调戏我，我抽了他两个嘴巴子，天天也不敢见我，掌灯回来归后院书房睡觉，早晨起

来就走。多买点毒药，我给他沏茶送去，我给他一个好看，给他将茶满上，他必然不疑，喝下去一死，花几两银子雇几个穷汉，弄一口薄皮棺材装好，搭到城西空地一埋。我那丈夫是外来的，此处也没有近门当户，他回来时，我先将他灌醉，然后酒里也给他下上毒药，他要死了，我就假装披麻带孝痛哭，有人问时，我就说他办货回来，他中了阴寒啦。将他发送了，这三个买卖连住宅，都归大少爷你。”那男子说道：“人命关天啊。”妇人说道：“你要怕人命关天，咱们就一刀两断。”男子又说道：“我岂能辜负娘子的美意呢？明天多拿俩钱，砒霜是很贵的东西。”蒋五爷闻听，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就要拔剑。蒋五爷又一想：奸夫淫妇谋害本夫，于我何干？方然思索到这儿，自己又暗暗叫道：“蒋伯芳！你若这样想就错了。董

世兴待我蒋伯芳是何等的恩高义重，岂能视同旁人？”小豪杰二次按剑把，宝剑离匣半尺有余，要蹿过房去，进屋杀那奸夫淫妇。美英雄方要下手，又想起了老师之戒，凡事必要三思而后行，如果我盟兄回来时，家中出了人命，官面要检验，我兄长乃是体面之人，必然羞臊难当，难以生活，如此岂不是害了吾之盟兄？我必须想个万全之策，叫我兄长不能现丑，给我盟嫂打断了奸夫。英雄遂压下心头之火，转身形够奔书房，自己坐在书房之中，思想多时，主意拿定。打一盹睡，天交四更时分，出了书斋，纵上盟嫂卧房，单等奸夫走时，跟下去办事。

就听盟嫂房中隔扇一响，看见男女二人，拉拉扯扯，一阵凉风将妇人披着的斗篷吹开，内现银灰色的衣服。行侠作义之人最忌看妇人的小打扮，蒋五爷遂扭项不看。奸夫淫妇走到大门道，有不忍割舍的景况，妇人说道：“大少爷留神怀中的银子，我怎么心惊肉跳？这七八天的工夫，许是累的。”男子说道：“我也觉着坐卧不安呢，是何缘故？银子倒不要紧。”说着话，男子出了大门，王氏将门上好，回归自己屋中休息去。

小豪杰在房上看得明白，奸夫不走大街，直奔小巷，蒋五爷蹿房越脊跟下来了。原来，此奸夫乃是杭州落魄的财主，他将家当花尽，学了这么一宗能为，他要看见水性杨花的妇人，他必然有手段达到目的。单说穆大少爷走着道儿，心中暗想：每夜妇人必给我几两银子，他箱子里的衣服随我使穿，我这才叫艳福不浅呢。心中胡思乱想，已经走到西北城角墙根底下，就见树林中纵出一人，手拿宝刀，霞光闪闪，冷气森森，一声喝喊：“站住！”穆大少爷正在心满意足，一见此人，不啻半空打了一个雷似的，遂说道：“城内你敢断道劫人吗？”蒋五爷闻听，唾了穆大少爷一口道：“天气尚早，你来此何为？”

穆大少爷说道：“我跟我亲戚一块喝了几杯酒，故此这般早便

回家了，因为是酒兴，要不然我就住在亲戚家了。”蒋五爷说道：“你与

董世兴之妻有染，要谋害本夫及外来的朋友，我都听见了。告诉你吧，他那朋友就是我。”穆大少爷闻听，吓得急忙跪在就地连连叩头，如同小鸡儿啄米一般。蒋五爷说道：“你与王氏是谁给介绍的？由何日有染？你要说了实话，万事皆休，饶你狗命。”穆大少爷说道：“大太爷，皆因为那一日我游玩街市，见一妇人在门前买花，妇人与卖花之人取笑，我在旁边观看，妇人看了我几眼，含笑而去。婆子出来送钱，我一看那婆子原来认识，我遂问刘妈，此家是干什么的？刘妈告诉我是绸缎银楼东家娘子。我遂托刘妈给我成全，并给刘妈一锭银子，刘妈应许给我成全好事。也是事逢恰巧，因妇人的丈夫出外办货，晚间我跟刘妈入了那院子，我藏在一间空屋子内，刘妈用语一勾引妇人，刘妈又将我暗暗带到娘子屋中，因此我二人有染，今天才七八夜。”蒋五爷闻听，哈哈一笑，遂说道：“奸淫人家妇人，又要谋害本夫，还要谋害人家的朋友，你是可杀不可留！”蒋五爷一个杀字未曾出口，宝剑一裹手，穆大少爷头尸两分，蒋五爷向外一纵，抬腿擦剑，然后将宝刀还匣。

穆大少爷死后，蒋五爷走到死尸跟前，用手指沾血，写在穆大少爷衣服之上，写得是：“此小辈奸淫良家妇女，侠客愤怒，仗剑而诛之。”蒋五爷写罢，转身形要走，又想起奸夫囊中尚有银两，五爷将银子取出，从原道回归董宅后院。

进了书房，蒋五爷写了一封书信，封好了，又将自己衣箱打开，连做的衣服带买的衣服，将心爱的粉莲色、银灰吉祥白的挑选了四身，英雄带十字绊鞋袜等物取了两套，打成卷，用油绸子一包，盘龙棍用青纱缠好，书信带在囊中，又取了三二十两散碎银子，不开后门，越墙而出。天光已然微亮，来到缎店门口一看，还未开门，蒋五爷来回的走了几个弯，缎店这才

开门。蒋五爷进了屋中，大众一看问道：“五爷今天怎这般的早？”五爷说道：“心中烦闷。”说着话走到柜房。掌柜的问道：“五爷有什么急事吗？”蒋五爷说道：“兹因十三省镖局子现在给我带来一信，因有要事赶奔十三省镖局，东家回来时，就说伯芳临行仓卒，不及面辞，我这里有书一封，请交东家。”

掌柜的说道：“你要多少盘费钱呢？”蒋五爷说道：“三二十两散碎银子足矣。”掌柜的说道：“你必须多带点盘费钱，东家回来，也好放心。”蒋五爷说道：“太多了份量重，我也嫌累赘。”

蒋五爷走后，董世兴回到柜上，掌柜的将信交与董世兴，董世兴拆书一看，上写道：“世兴盟兄大人台览：小弟有要事去江苏，临行仓卒，不及面辞，殊为歉意。嗣后兄不可远离家乡，刘妈万不可用。客言不叙，后会有期，此请大安。”董世兴看完书信，痛哭不止。



单说穆大少爷被杀之次日，地方早报告了官面，官面验尸，本城人都认识，乃是穆大少爷被人杀死。穆大少爷的老娘听得凶耗，跑到尸场，抚尸痛哭，死过去三次。众人并且传说，穆大少爷衣服上有字，上写：“此小辈奸淫良家妇女，侠客愤怒，仗剑而诛之。”王氏娘子在家闻听，暗中痛恨叫道：“老五你可太狠啦，但是这件事，我还不能声张。”王氏又一转想道：“蒋老五你还算有点情面，不然，你将我杀了也是白杀。”王氏想至此处，自己叫自己：“王氏，王氏，你娘家也是书香门第，丈夫是买卖之家，董世兴仪表不俗，有何辱没于你？你偏作此下贱之举。”由此王氏痛改前非，与董世兴安心度日。且说董世兴看完书信，回到家中先将刘婆辞去，大闹王氏一场，王氏自己知事情做错，俯首不敢辩论，痛哭哀求丈夫。三年后王氏娘子产生一个男孩。蒋伯芳一出世便将淫乱的盟嫂感化成

了正人，暂且不表。

再说蒋五爷怀中盘费充足，自己在路上恍然大悟，心中暗道：“拙哉蒋伯芳，州城府县，都有镖局子，前者之挨饿，我为何不投镖局子呢？我真乃愚人也。”蒋五爷走到天色将晚，来至热闹城市，见有镖局子，蒋五爷遂道了辛苦，口中说道：“众位镖头，在下因赶路甚晚，我要在贵镖局借住一夜。”镖头问道：“你是那一门之人呢？”蒋五爷说道：“别提门户，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头胜英是我三哥。”这位镖头闻听，上下直打量蒋伯芳，遂说道：“你别找我的便宜吧，胜三爷是我师爷。”蒋伯芳说道：“一点不假。”镖头说道：“咱俩递递手吧。”蒋五爷说道：“好好。”二人一递手，这位镖头就闹了一个仰面朝天，蒋五爷赶紧搀起道：“镖头滑倒下了。”这位镖头闻听，臊得面红过耳，就将蒋五爷让到里面。蒋五爷问道：“此镖局哪位是总镖头？”这位镖头答道：“你怎么明知故问啊？有名的人物都被胜三爷请了赴会去了。”蒋五爷问道：“何事赴会？”这个镖头答道：“只为萧金台的贼人盗皇家的万寿灯，将胜三爷告啦，贼人在萧金台邀胜三爷赴会。”蒋五爷闻听道：“好一个大胆的贼人，欺压镖行，藐视王法。贼人之中哪一个是我胜三哥的硬敌呢？”这个镖头答道：“有一个莲花峪的林士佩，专与胜三爷为仇作对。自莲花峪被胜三爷扫平之后，此人打了一个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专克这群老英雄的兵刃，三只点穴镞，十二颗镖枪，可称百发百中。”蒋五爷听完了，俱都记在心头。住了一夜，第二日起身，天晚时遇镖局住镖局，无镖局住店，在路途之上，所听说的俱是林士佩与胜爷为仇作对之事。沿途之上，非止一日，蒋五爷心中暗道：“我若见我诸师兄时，我非找林士佩小儿不可。”

蒋五爷这日来到了十三省总镖局，问道：“辛苦众位，这是

十三省总镖局吗？”趟子手说道：“是十三省总镖局。你找哪一位？”蒋

五爷说道：“我找胜三爷、诸葛道爷、弼昆长老。”

趟子手道：“镖行主要之人，俱往萧金台赴会去了。”说着话，把五爷让到里面，预备了饭。蒋五爷喝茶吃饭完毕，遂问了问萧金台的去路，趟子手指明白路径，蒋五爷把小包裹一提，奔萧金台而来。工夫不大，来到萧金台头道山口，双手合着盘龙棍，一下腰进了山口，一条棍抡起，打得三道山口的喽卒们纷纷逃命，越过前寨，奔聚义厅，要棍扫群雄。

且说林士佩目中无人，藐视蒋五爷。蒋五爷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抡起亮银盘龙棍，照定林士佩就砸。林士佩见棍来至切近，将身形一闪，闪过了棍，用狼牙钻向上一绷，就听当唧唧一声，火星冒起多高，林士佩倒退了两步。列位，林士佩是文武奇才，他一见蒋伯芳时，他以为那条棍是竹子的包银皮呢，及至动上了手，他先将身形闪开，然后向上绷棍，这就是学问的地方，若不将身形闪开，绷不出棍去，必有性命之忧。五爷裹手又是一棍，林士佩立着钻向外一挑，又横行了两步。蒋五爷凤凰单展翅又奔林士佩打去，林士佩仍然用钻挡棍，三棍过去，林士佩膀臂发麻，心中暗暗吃惊：“十七八岁小儿，有这么大力气，可称神童也。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列位，林士佩因为战了道爷百余回合，又战胜爷百十余合，故此三棍膀臂发麻，若是头一阵与蒋五爷战，三棍绝不至于发麻。

蒋五爷施展八八六十四棍，你道哪六十四棍？亮银神棍达摩传八棍、出手棍火烧天八棍、前八棍风雷震动、后八棍斗转星移、盘龙棍珍珠占地八棍、抱月棍老君坐禅八棍、护身八棍随身乱转、得胜八棍妙法无边。八八六十四棍没赢了林士佩，蒋五爷一怒，一纵身撒手抛棍，一丈有余，绕体彪躯一纵，将棍抄回，改为行者棒。三百八十四棍进手招，银蛇乱蹿，玉蟒翻身，金

龙出水，摆尾摇头。剑客站在桌上站着观看，叫道：“诸葛二弟，弼昆四弟，你看老人都偏着年幼的，我的行者棒没有学全，你看五弟将行者棍学得精妙绝伦。”诸葛道爷叫道：“大师兄，你偌大的年纪还咬牙咬嘴，五弟这是棍使一招熟，老哥哥的绝艺，谁人能比？”剑客不语。此时胜三爷看得真而且真，叫道：“五弟！但得容人且容人。林寨主是南七省出众的人物，棍是点到而已，不可下毒手。”蒋五爷行者棒打了六十余棍，林士佩衣巾湿透，热汗直流。林士佩向南，蒋五爷向北，二人一错身，蒋五爷用一招叶里藏花甩手棍，蒋五爷有心照定林士佩后心打去，因为胜爷说点到而已，蒋五爷遂照膀背下打去。林士佩要用苏秦背剑挡棍，林士佩也是累乏啦，钻没背过去，耳轮中就听叭的一声，一棍打在肩头下，一道紫岗子一寸多高，林士佩向前一栽，狼牙钻出手，趴伏在地。人要是砸豆粒大一个包，就得疼的乱转，还得用针挑开放出血

来。林士佩背后起一寸高一个大肉岗子，直疼得咬牙，汗如雨下。蒋五爷赶奔近前，要兜后脑海一棍，手起棍落，将林士佩砸个脑髓崩流。胜爷一看蒋五爷棍要落下，胜三爷一纵身躯，伸左手托蒋五爷的腕子，右手托棍叫道：“五弟不可！林士佩是当世的英雄，五弟后退！”

蒋五爷不敢违背，遂退将下去。胜三爷将林士佩搀起来道：“我五弟年轻，误伤贵体。”林士佩只疼得浑身立抖，不能答言。

早有人搀到西廊下，万丈翻波浪韩秀用匕首刀将林士佩英雄带挑开，又挑破了衣服，又用匕首刀挑开紫肉岗子，老道七星真人端过一个茶杯，接了多半杯黑血汤子。

神镖将胜三爷回到东廊下，蒋伯芳这才拜见众师兄。叶伯纭遂挨着次序，给五爷引见众侠客义士，黄三太大众又拜见五师叔，金头虎捧臭脚说道：“这是我的五师叔，不是你们的五师叔，棍打林小子，可给我报了仇啦。”胜爷问道：“五弟何

以来迟呢？老兄弟都到了好几日了，你怎么今天才来到呢？”

五爷闻听，就将路过杭州与盟兄相遇，蒙董世兴款留，情不可却，故此在杭州游览几日，故此来迟。并不提及盟嫂下贱之事，背地不言友。“我到镖局时，知道你赴萧金台之会，但不知珍珠灯盗出来没有？”胜爷叫道：“五弟，先是十阵赌输赢，咱们赢了四阵，又作为罢论了，又要三天三夜盗灯。我有一个盟弟，叫欧阳天佐，应允代兄盗灯，三天三夜之期看看已到，现如今三天两夜，这又到了二更天啦，等到东方发晓时，就算过了期啦。愚兄就得投案打官司，你欧阳兄这时还不照面。”蒋五爷说道：“西廊下是绿林道的人，东廊下是镖行之人。但不知西廊下有多少位绿林中的魁首？”胜三爷答道：“不过三百余人。”五爷说道：“小弟凭一条亮银盘龙棍，要将群寇一网打尽，何愁万寿灯不能到手？”五爷将此言说出不大要紧，西廊下众群雄中，先恼怒了台湾省的三千岁曹士彪。那曹士彪不亚如猛张飞，大声说道：“请来的也要拿住？”叫王官递过擂鼓点金锥，莲花湖有八大锤四猛，黑水湖大英雄曹荣曹子山，澎湖的王忠抄起一对紫金鞭，巢湖李豹亮出护手紫金钩，萧玉台的袁龙、袁虎亮出四只青铜锤。东廊下孟金龙叫道：“穷哥哥！贼东西要群殴。”诸葛道爷说道：“胜三爷，非你压不住，你还不说话？”胜爷越众当先，来在聚义厅当中一站，叫道：“蒋伯芳，金龙，永泰，不许造次，全都后退！真正不知自爱。”语毕，又对西廊下抱拳说道：“众位高亲贵友，我五弟不知始末根由，冒言一句，无心中得罪高亲贵友。他说的是盗灯之人，将话说连啦。众位高亲贵友，看在胜英的面上，我给众位高亲贵友赔礼。”胜爷一赔不是，台湾省的二千岁石朗说道：“三弟你可听见？人家师弟将话说错，师兄给赔不是，也

就行了。咱本是被人请来的，原是客情，为什么咱们这方面肇事呢？绿林道做的事，不是俱都合乎情理。三弟请息怒吧。”

曹士彪诺诺连声落座。绿林道大众一看台湾的人不较量短长，大众也就都落座了。

胜爷又回头叫道：“五弟！你才十七八岁，刚才出世，就这样目中无人。你岂不知宁在人前说不会，不在人前显奇能？”

满招损，谦受益。逞能的人哪有真学问的？强中自有强中手，敬人者，人恒敬之。久后不许藐视一切。”蒋五爷答道：“小弟知过必改，再不敢如此。”列位，五爷怎么这样尊敬胜三爷呢？皆因在松竹观中，艾道爷告诉过蒋伯芳，嗣后见了你胜三哥，他若教训你，如同师傅教训你一样，汝必遵命。西廊下一看胜爷教训师弟，莫不从中敬服，众英雄所以俱各无言。惟有莲花湖的韩秀说道：“林大哥，你怎么输的，你知道吗？”林士佩说道：“愚兄不知。”韩秀说道：“你太轻敌啦，你连气战了两位武艺出众之人，你又与蒋战，一个人能有多大气力？”

林士佩打了一个唉声说道：“天丧我也！兄弟你尚有何策可雪此耻呢？”韩秀说道：“趁他萌芽出土，刈之尚易，若待长成，绿林道无类矣。你在莲花湖看见过，孟金龙之勇，被我四位兄长车轮战得热汗直流，今天咱们还学莲花湖的故事，叫我四位兄长也车轮战蒋伯芳。”林士佩点头称善。韩秀遂与胜爷说道：“我四位兄长要会会令师弟的盘龙棍。”胜爷闻听，心中思索：东廊下的群雄都不怎样啦，惟韩秀必要报复。胜三爷无法，遂叫道：“五弟！莲花湖的四猛，要会会贤弟的亮银盘龙棍。”

列位，真是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蒋五爷说道：“他们四个人一齐上来，小弟又何惧战？”胜爷嗔道：“又来了。”蒋五爷低头不语。胜爷又说道：“韩家弟兄谁又不知，那个不晓？”

岂能四个打一个？你这样鄙视人家，正是鄙视自己。以后你遇事必是四个打一个。”列位，谁是人物？还是胜三爷是人物，

这明明是怕韩氏弟兄一拥齐上，故此用话抬举韩家弟兄。蒋五爷双手合着盘龙棍由东向西，金锤无敌将韩忠由西向东，二人够上步位，锤打悠身式，蒋五爷一横盘龙棍，铁门网的架式。

韩忠向后倒退两步，蒋五爷就势向前进身，仍用行者棒，接着打林士佩的招数向下使，打到八十余棍，韩忠气力不敌，喘吁吁，汗淫淫。胜三爷叫道：“五弟！韩家弟兄也是英雄。以武会友，点到而已。”蒋五爷与韩忠动着手，二人一错身，亮银盘龙棍先点韩忠的小腹，韩忠双锤向外一绷，蒋五爷裹手一棍，正打在臂膀之上，韩忠双锤点地，蒋五爷将棍向韩忠后脑海一横，说道

：“毛贼逃命去吧！”韩忠满面通红，败归西廊下。

二爷韩孝亮八楞亮银锤越众当先，说道：“蒋五义士，在下是莲花湖银锤无敌将韩孝，奉陪五义士走几个回合。”蒋五爷举目观看，此人身高六尺半，细腰窄背，头戴银灰色壮帽，正当中衬白莲花一朵，面似银瓶，方面大耳，银灰色短靠，白绒绳打十字绊，横打蝴蝶扣，白云缎的英雄带，银灰的裤子，燕云快靴，掌中合着八楞亮银锤，二尺六寸长的亮银柄，白丝线灯笼穗。二寨主韩孝如若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不亚如锤震四平山的裴元庆。韩孝向上一进步，双锤一并，直奔蒋五爷面门。蒋五爷一横盘龙棍，向外一推，韩孝倒退两步。蒋五爷向前一进身，蒋五爷行者棒的棍法，接续八十余招向下使，二英雄战够四十余合，行者棒用到一百二十余招，蒋五爷用棍一点韩孝右并肩穴，二人一错身，右手一棍，正打在韩孝的太阳穴，二寨主缩项藏头法未曾躲开，蒋五爷暗中留情，一抬棍将白云缎壮帽扫落，韩孝发髻蓬松。五爷说道：“二寨主承让了。”韩孝脸一发红，说道：“蒋五义士棍下留情，我韩孝甘拜下风。”

此时又听西廊下一声怪叫：“蒋伯芳连败我两位兄长，三

寨主韩勇前来拿你！”五爷观看韩勇，古铜色的壮帽，正当顶古铜色莲花压顶，青虚虚的脸面，古铜色一巴掌宽的英雄带，古铜色底衣，青缎子靴子，身高七尺，膀阔三停。韩勇够上步位，双锤悠起，奔蒋五爷左肩头挟肩带背砸来。蒋五爷将棍一立，丹凤朝阳向外一推，当啷啷一声响，韩勇连晃了两晃。蒋五爷棍重，手活招巧，又接续一百二十余招往下使，打到一百六十余棍，韩勇热汗直流，上气不接下气，喘得犹如牛吼一般，双锤上绷下砸，里挑外滑。蒋五爷暗中发笑，说道：“蠢贼，我比你力量大，我还怕你绷砸吗？”蒋五爷一低手腕，棍点韩勇的肾囊，韩勇用双锤来拿蒋五爷的盘龙棍，八楞锤将棍拿住，韩勇心中说道：“将棍拿住，向外一推，再一进身，必然得占上风。”哪知道韩勇推了三次，亮银盘龙棍纹丝儿不动。蒋五爷一较劲，向韩勇左腿腋下点去，韩勇一退两退，噗咚一声，闹了一个仰面朝天。蒋五爷将亮银盘龙棍，向韩勇头上一横说道：“无名的小辈，也在众人跟前逞能。蒋五爷这是棍下留情，小辈逃命去吧！”韩勇臊得满面通红，连头都没抬，奔西廊下去了。

此时就听西廊下又有人怪叫：“小儿蒋伯芳！你敢将我的三位哥哥战败，四寨主将你砸成肉泥！小毛孩能有多大的本领？”原来是四寨主韩猛，一边喊着，自己将双锤先磕了三磕。

当当当，火星子冒起多高。万丈翻波浪韩秀叫道：“四哥！你有气力跟敌人使，先跟自己过不去这是干什么？你自己这三锤就如同与敌人战二三十个回合之力。”韩猛手掌八楞铁锤越众当先，蒋五爷一看，此贼头戴六楞抽口青

缎色壮帽，正当顶一朵墨色莲花，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的脸面，顶梁上有一个白圈，练油锤贯顶砸的，身高七尺，膀阔三停，弟兄四人，惟他有横练工夫，刀剁斧砍不惧，身量高大魁梧，半截黑塔相似，

不亚如三国时猛张飞，恰似唐朝的尉迟公敬德，犹如梁山泊的李逵。来到蒋五爷跟前，奔右肩头挟肩带背打去。五爷合着盘龙棍，用朝天一炷香的架式，向外一绷，当唧唧一声响，火星子冒了三四尺高。五爷一晃身形，韩猛也一晃身形，二人力量不差往来。皆因蒋五爷棍打林士佩，又战韩忠、韩孝、韩勇三人，再战韩猛，有点气力不逮。贼人拦腰又是两锤。蒋五爷闪身形，用棍一砸双锤，韩猛纵身形，双插花照定蒋五爷顶上又是两锤，蒋五爷用铁门网的架式，将锤推出去。韩猛是浑人，十二锤换高三棍，未曾跟人家动手时，自己先碰了三锤，见了面右肩挟肩带背两锤、拦腰两锤、双插花两锤、自己碰了三锤，共合十二锤。蒋五爷共挡了三棍。毛贼此时震得两手发麻，心中思索：“小白脸怎么这么大的力量呢？”蒋五爷思索：“黑贼真是力大绝伦。”合着盘龙棍，虎口发酸，则可用纯熟的招数，不与他碰了。二英雄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就应了锤棍之间不可以力敌啦，彼此都用纯熟的招儿。韩猛愈杀愈猛，蒋五爷抖擞精神。蒋五爷是脸白衣服白，兵器更白；韩猛是脸黑衣服黑，八楞镔铁锤更黑。蒋五爷白如雪霜，韩猛黑得犹如乌铁。

二英雄这一场大战，不亚如玉虎帅巧遇黑煞神。盘龙棍裹住镔铁锤，镔铁锤裹住盘龙棍，正在棋逢对手之时，蒋五爷一咬金牙，剑眉一竖，心中暗道：“胜三哥直说，但得容人且容人。

以武会友，并无仇恨，他弟兄四人，惟有此人口出不逊，我不要他的命，我将他废了，此人力大绝伦，我给镖行除去一害。”

思索至此，蒋五爷遂用上中下绝命进手招三棍，头一棍子午指南针，正点心口窝，韩猛双锤向外一推，蒋五爷是真假虚实，玄中妙的招儿，棍略抽慢一点，叫锤碰上棍，随后丹田气一提，向上一纵身，棍奔顶梁向下一打。贼人双锤一并向上用海底捞明月的招，蒋五爷将棍向回一抽，猛贼捞空啦，身形向上一起，

蒋五爷向后一仰身，巧打卧牛式，裹手一棍，打踝骨。这一棒要打上，横练也蔽不住，准后踝骨断折。贼人身高，双锤再下来，可就来不及啦。猛贼真是武学纯熟，别看他会打人，挨打也真会挨，使了一个倒拧萝卜，一转身躯，这一棍打在腿肚子之上。要是打硬骨头上就折啦，大黑腿肚子有半尺余粗，一棍打上，虽然腿没折，双腿肚子凸起了一寸高的肉岗子。贼人疼痛难挨，向前一栽，跌倒在地，用双锤一点方砖地。五爷将棍在韩猛头上一横道：“小儿韩猛，你快逃命去罢！若不是胜三爷慈悲，再再嘱咐我棍下留情，不

然叫你脑髓崩流！”韩猛站起身躯，哇呀呀的怪叫道：“败了！”这就是蒋五爷棍扫八大锤。

阅书诸君，著书的一枝笔，难说两家话，古今未曾见过这样战场，八大名山及镖行的人看着，犹如木雕泥塑一般。此时已经天交五更，五爷战林士佩时就是二更余天，又战韩忠就三更天了，战韩孝、韩勇时就到了四更，战韩猛工夫甚大，五更天已过。闵士琼叫道：“胜老达官，不要战啦！天已五更，珍珠灯未曾盗出。胜老达官听见五更打过去没有？眼见耳闻，当有天下英雄，五更天一过，胜老者打盗灯的官司，姓欧阳的自刎在聚义厅前。”胜爷叫道：“老寨主自许别位失信，胜英不能言而无信。言定鸡鸣东方发晓时为期，现在东方还未发晓呢。”

正在谈着话，就听西北、正西、西南、东南，一片鸡叫犬吠的声音，有老鸡叫唤，有小鸡叫唤，有大犬吠，有小犬吠的声音。

闵老寨主道：“胜老达官，金鸡已然报晓。”胜爷道：“东方发晓时，在下去北京打官司，珍珠灯盗出来都不要啦。”鸡叫后工夫不大，闵士琼道：“胜老达官，还等出太阳走吗？您还不将众宾朋遣散了？你还叫众朋友跟你上北京打官司吗？”胜老者闻听，心似刀搅，暗暗叫道：“欧阳贤弟！你这壶酒晒的

真热。”胜爷正在为难之际，闵士琼正在得意洋洋，就听天棚上铜铁网一响，说道：“唔呀，老贼不要得理不让人，三哥不要着急，珍珠灯盗出来啦。”天下群雄仰面向上观看，就见皮袄马褂踢啦踏啦。列位，铜铁网上有一圆孔，欧阳爷脑袋朝下，手提珍珠灯的龙盒包裹，离地五六尺，来个云里翻身，头向上，脚踏地道：“珍珠灯来也！”闵士琼说道：“不用打盒，过了期啦，金鸡叫两次啦。”欧阳爷说道：“哎呀，你们是贼使巧计，我叫贼魔，比你们得高一招。你们作贼的有时用调虎离山计，抛砖上吊，我比你们强，不然怎么叫贼魔呢？咱们先看灯，后听鸡叫。”欧阳爷叫：“胜三哥、和尚、老道、孟二侠等，你们过来围着万寿灯，别叫贼给砸了。”将珍珠灯放在当中，四位把守，欧阳爷打开盒子，将珍珠灯放在龙盒之上。黄云缎、红云缎朦着珍珠灯，欧阳爷将朦灯的缎子掀开，十四省之人观看，只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蛮子用手指点说道：“看看这个灯，要有一颗假珠子，挖我的眼。起宝光，放异彩，世间罕有。”大众看完，将珍珠灯放在盒内，仍然是蛮子等看守宝灯。

蛮子说道：“唔呀，看看时候，庄家老没有钟表，还会看七星呢，你们有高明人看看时光？倒是到了什么时候？”列位，石朗乃是上知天文，下达地理，文武奇才，观天下在掌握之中，这回可就用着啦。石朗出离西敞厅，来到西跨院，仰面观天，望五斗，看三参，观七星，视北斗，紫微星明亮。石朗看罢

，叹曰：“紫微星明亮，主于国家祥瑞。我与张奇善治台湾，张奇善言过其实，必被大清国所吞无疑。”石朗看罢七星北斗，进了聚义厅道：“老寨主你输啦，现在三更半已过，不到四更天，要差了时候，石某愿以人头为赌。”一句话提醒了众英雄，韩秀、林士佩、曹荣、闵德俊等出西敞厅仰面观天，大众由西跨院回来叫道：“老寨主！是不到四更天，三更半天已过。”

老寨主闻听，打了一个冷战，叫道：“德俊！你同他们几位看看王强，怎么看的灯？他若失去万寿灯，他输给老父人头！”

玉面小如来率领十几位精明强干之人，手提细白蜡杆，来到翠竹院。一看铜铁网四面并无损坏，拿细白蜡杆由网窟窿伸进去一点护窗板，青石板一响，里边无人答言。闵德俊叫道：“师兄醒来！”里边之人答道：“刚打一盹睡，没睡着。”玉面小如来说道：“你没睡着，珍珠灯没啦。”王强说道：“一点动静无有，焉能失了东西？”说着话，打开三块护窗板，一看封条、锁头、窗门、户壁，俱都未动。玉面小如来说道：“师兄，你说你没睡觉，为什么半尺来长的蜡花儿？”王强说道：“我没打蜡花，实在没睡，丢不了东西，就完啦。”复又说道：“蛮子闹鬼呢？我没动地方，他怎么盗去灯呢？钥匙还在我腰中呢。”韩秀叫打开箱子观看，王强将封皮揭下，开开钥匙，掀开铜饰件，打开箱盖，伸手一摸龙盒，珍珠灯踪影皆无。王强神色改变，浑身立抖，王强说道：“老寨主叫我看珍珠灯，我与老寨主说了大话，如三日夜之内丢了珍珠灯，我的人头见老寨主。”王强又叫道：“韩寨主，闵二弟，你们是高明之人，你们替我看看网的四周，一点没有损坏，箱子封条没动，锁头未开，他怎么会盗出去了？你们众位总得替我分辩。都说南蛮子会别宝，他们这是别去的，不算。”韩秀说道：“王寨主，你先将护窗板放下，咱们先到聚义厅。”韩秀一推铜铁网，八个金铃铛不响了，韩秀心中就有点明白是盗去的，但是韩秀可没言语。他们来至聚义厅，韩秀对闵士琼说道：“铜铁网未动，门窗户壁俱都如故，他们不是盗去的灯，南方蛮子会别宝，他是将灯别去的。”没等闵士琼答言，蛮子在东廊下站起身说道：“臭豆腐王八羔子！我会别宝，我还成了神仙呢！我要有那么大本领，我将这群奸盗邪淫的人头都给别下来。我是油彩漆画

糊、泥水瓦更夫、五行八做，我是无一不会。我打天棚上面，由房顶天鹅下蛋进的屋子，你们没听铜铁网的四外铃铛还响吗？

你们没用手摸，难道你们还没推一推铜铁网吗？你们这群臭豆腐王八羔子，专会反复无常，以小人度君子，我与闵士琼当面讲盗灯的时候，闵士琼要与我姓欧阳的击掌，然后又不与我击掌啦，怕我说了不算。你们打听打听，大丈夫说了不算过吗？



臭豆腐。”

列位，究竟欧阳爷是怎么将灯盗出来的呢？皆因为老寨主当时答应他，许他各厨房吃饭，由二十九日欧阳大义士在厨房吃完了饭，自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会，然后来到放珍珠灯的三间房子前边，围着三间房子打转，口中说道：“唔呀，珍珠灯盗出来了！”看珍珠灯的王强在房中一怔。又待了会见，欧阳爷又喊道：“何必用三天三夜，珍珠灯盗出来了！”王强在屋中就看封条锁头。如此两日两夜，王强在屋中方要打盹，外面欧阳爷就喊，反正王强不用打算睡一会，方一打盹，外面就喊珍珠灯盗出来啦，直喊到三十日晚晌。本来，西廊下群雄都在东西跨院出恭，萧银龙在西跨院围着房子转，找欧阳大义士，只见大义士点首叫银龙：“小王八羔子，倒是个有心之人，快上这边来。”萧银龙问道：“伯父，珍珠灯怎样了？”大义士说道：“我熬大鹰呢。今天明天都不能动手，将鹰熬乏了，七月初一晚上，我才能动手呢。小王八羔子，你可能帮忙吗？”

萧银龙答道：“叔父，小侄男万死不辞。”欧阳爷说道：“明天是七月初一日，你暗将贾矧子秋风落叶扫给我借来。”萧银龙说道：“这有何难？决不有誤。”欧阳爷说道：“还有一件难事，四角的更楼是八个更夫，老贼有言，不叫他们下更楼，由东北角定更，更锣一响，无论谁都不准到那三间房子近前，定更以后，西南打二更，也是如此，不许下楼。二更过去，东

南打三更，如此换班。初一定更时候，你将杨香五唤来，他有鸡鸣五鼓返魂香，把四个更楼的更夫薰倒，薰倒之后，你们二人接着打定更，一更、二更、三更，由二更天时提前打三更、打四更，打至五更天，你二人回东廊下，把张氏三杰给我请来，叫他三人在此一带学鸡鸣犬吠，大鸡叫唤、小鸡叫唤、巴狗吠、大犬吠、老犬吠，叫至金鸡三唱，叫他们也回廊下，我的活就作完了。你们二人的更千万可别打漏了，如果打漏了，时候匀不开，大事可就坏了。”

列位，看守珍珠灯的王强，在屋中自己坐了三天两夜，屋中又黑又热，自己无精打采，他在屋中本来显着黑的早，天还没黑，他那屋中就黑了，他在屋中这二天三夜，不出屋子，简直觉不出黑夜白昼了。到了七月初一日，他就觉着呕心，有人给他用竹筒送的凉茶，他拿起凉茶来，照定房顶一喷，自己仰面接着凉茶，上眼皮直沾下眼皮。贼人在铁箱子上一躺，忽听外面打了五更啦，贼人就如同吃了一服凉药似的，躺在铁箱上就睡着啦，睡得犹如死人一般。欧阳爷此时在房后头脱了大衣服，将秋风落叶扫背在背后，零碎东西带好，遂上铜铁网。列位，大义士上铜铁网就得二十年的苦工夫。你道，大义士怎样上网呢？他是顺着杆子用二手指抠网窟窿，身体不能沾网，若是一沾网铃铛就响。到在上面一看，铃铛在网里头，自己坐在网的上面，提着一口气，伸手由背

后撤秋风落叶扫，秋风落时扫是萧银龙送来的，欧阳爷用秋风落叶扫，将铜铁网刺了一个窟窿，是月牙样式。铃铛向下，大义士用手慢慢的将铃铛提起来，用手抓住铃档，口朝上，由腰中百宝囊内掏出三黄焊药。

三黄焊药乃是黄蜡、松香、黄油这三宗东西配成，见火就软，见风就硬，以火烤也成，用热手烫也成，都能够流油，一见风就脆了。大义士遂将铃铛松手，由东北角用蝎子倒爬的功夫，

顺着天棚杆子爬到西北角上。四面的铃铛俱都是用此法，将铃铛焊住，工夫不大，将活做完。列位，大凡手巧的人，干什么都是快的，还干净，女子作活刺绣，越快越干净，刺出来的东西越漂亮；要是做成拆开了，三个来回，不用穿，不用挂，自然就旧了。

闲文少叙，书接上文。列位，欧阳爷看珍珠灯时，放灯的那三间屋，没有借山板，没有借山墙，放灯的铁箱靠后房檐，放铁箱子的柏木台占一间半屋子的量。欧阳爷在网上头，来在放灯的三间房的东面，拿秋风落叶扫，在东、西、北三面刺了二尺多长一个窟窿，留着的一面不刺。欧阳爷一看房上的瓦是灌浆活，异常坚固，心中甚为欢悦。你道，灌浆的房顶异常坚固，欧阳爷怎么倒欢悦呢？皆因为着不是灌浆活，若用摇山动向下刨，一回只可刨下一块，灌浆活若是用摇山动刨，一回就可以刨下一大块，况且欧阳爷百宝囊中小家伙俱全。摇山动取出来，由瓦垄递进去，一晃摇山动取下五块瓦来，由百宝囊中取出白粉子画上記号，将瓦放在网上，再摇下五块瓦来，仍然画上記号，放在网上。欧阳爷遂由百宝囊中取出吸土伞，这种东西能将土吸在伞内，用土的时候，还可倒出来。将土吸在伞内，轻轻放在网上，土下露出来藤子皮席，用秋风落叶扫刺下一块藤子席，下面又露柏木板，又用秋风落叶扫扎进去，先试探柏木板多厚，一看柏木板六分厚，大义士只将宝剑扎进去六分，将柏木板慢慢割下，又将木头碴用宝刀扫了扫。再向里看，露出大红漆的椽子，椽子有三寸见方，大义士由百宝囊中取出钢丝锯，斜插柳将椽子锯断，为的是临出来好将椽子仍然放好，不能叫椽子向下掉，用钢丝锯将椽子先锯一头，不能锯断了，留一点碴儿，然后再锯那头，将那一头完全锯断，这一头留的那一点碴，恐怕锯那头时倘若失了手，椽子落下去，将山贼惊醒

了，故此留一点碴儿，然后将留的碴儿，又找补锯下来，把椽子轻轻放在房顶上面。要按大义士的工夫，乃是缩小绵软巧，无一不能，椽子四寸宽的当子，锯下一根来，大义士足可下去，因为恐怕珍珠灯灯匣拿不出来，锯完了这一根椽子，又照样放在房顶之上。此时已经露天啦，无有一点障碍了，大义士将宝剑插在背后，将钢丝锯仍然放在腰间百宝囊中，就势取出飞抓，抖开绒绳，系在椽子头上，倒双绒绳而下，一看大山贼在箱子上，呼声震耳。你道，作

山贼的人没有打呼声的，怎么王强会打了呼声呢？皆因为王强二天两夜熬夜熬得上火了，实在乏啦，所以打了呼声了，睡得犹如死人一般，真要是打箱子上将他搬下来，他都不准醒得了。

大义士蹑足潜踪，走到箱子近前，一看封条仍是原样封着，蜡花儿好几寸长。大义士遂由腰间百囊中取出药水来，将封条浸湿，然后用大拇指肚儿，照定锁头门一按，印下锁头门的印来一看，由百宝囊中取出钢丝钢钳子，照样儿拧了一个钥匙，向锁头里一递，如同原钥匙一般不二。欧阳爷将锁开开，慢慢的放在一旁，此时药水的力量，已经行发开了，将封条揭起一个犄角来，向下一捣，就将封条揭下，用吐沫贴在东南板墙之上。此时王强正睡得甜蜜之时，大义士一看贼人此时翻了一个身，向箱子边上滚点，大义士心中暗道：你多滚点，滚到柏木台上可省我的事啦。这也是我胜三哥的福气，这小子偏偏此时就向这边上滚点儿。山贼翻过来这个身，直吧嗒嘴，就好似吃什么东西一般。山贼是实在累乏啦，将胳膊当枕头一枕，睡的真香甜。大义士看了看山贼睡熟，遂由腰间百宝囊中取出一个小纸包儿来，打开了纸包，原来里面是硬猪鬃。大义士检了五七根有劲的，用手指捏着猪鬃的梢，用猪鬃的根向山贼嘴巴子就扎，大山贼正在睡梦中，以为是蚊子咬他呢。原来萧金台树

木丛杂，山上多牲畜，又距离莲花湖很近，每到夏天，蚊子最多，大蚊子都有五六分长，可以将人咬得冒血迹，人被蚊子咬惯了，睡着了蚊子咬，用手就拍，拍完了还照样的睡，习以为常。大义士这棵猪鬃一扎山贼，真如同蚊子咬的一样，别说是累乏了，就不是累乏了，也觉不出是人的把戏，扎他一下子，他向外面滚点，大义士连扎了山贼四五次，山贼向外滚了四五次，“噗咚”一声，滚在柏木台下。大柏木台平坦光滑，山贼也伸得开腿啦，睡得更舒服了。大义士从心中欢悦，暗说道：“好小子，你三天两夜没有睡啦，这可该着你舒服舒服啦，我可要办我的事啦。”读者问道，那么大一个活人，怎么睡得会怎么死呢？人家拿猪鬃扎他，他还不醒，又打铁箱子上掉在柏木台上面，还接续着睡，岂不太悬虚点吗？列位，无论多大精神的人，要三天三夜不睡，除非别叫他睡着了，若是叫他睡着了，你就是将他扛起来就走，他都不能醒。俗语说睡觉如小死，困急了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样。才子念文章，读书不倦，也有学习赌钱的，坐上三天两夜，那是赌的魔力。若是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之中，一点事情也没有，直着脖熬三天三夜，较比赌钱读书尤其难，所以山贼睡得比死人过多一口气儿。

大义士慢慢的将铜饰件开开，左手掀铁箱子盖，一点一点的上掀，恐怕箱子盖中间有什么毛病，或者有响动。将箱盖慢慢托起来之后，向箱子中留神观看，黄包裹里，绣五色围龙，包着珍珠灯的盒子。大义士伸右手微微一提黄包

裹，里面无有消息埋伏，一掂分量，不大的一个盒子，较比平常的东西加十倍的重量，大义士暗道：“这回可得着真的啦。”提出铁箱子将灯盒放在一旁，将箱子盖仍然悄悄放下，铜饰件扣在箱子鼻上，取过来锁头，将钢丝的钥匙拔将下来，装在百宝囊中，又将丝线的绢帕叠了四层，将锁头身子缠好，慢慢一按，就听绷

簧咯吧一声。由板墙揭下来封皮，用蜡火烤开了三黄焊药，向原封条印上一擦，用火折又一烤铁箱子，三黄焊熔化，仍将封条照旧粘上。将一切零碎物件都装在腰间百宝囊之中，用绢帕将锯椽子落下的锯末，都打扫在一堆，由腰间百宝囊中，伸手取出一块硬纸，将锯末打扫在硬纸之上，包好了装在百宝囊中，看了看没有什么形迹，连一个脚印儿都没有，遂提起了黄龙包裹，对大山贼低声说道：“小王八羔子，你睡吧，我要走啦。”

大义士遂用手一提黄包裹，仍然倒绳而上，到在房顶上面，一手援绳，一手将龙盒由窟窿送出去，放在房顶上面，一叠腿，腿朝上，先出了窟窿，将飞抓取下，取过来一棵椽子，对好了用锯锯的斜碴，将椽子稳好，取出三黄焊药，打开了火折子，照定一分厚的锯口上一烤三黄焊药，焊药流在锯口上，将椽子焊住，又将那一棵椽子取将过来，也是照样焊好，由百宝囊中取出红颜色药瓶，将锯口涂上红色，与本来的颜色相差不多，不留神细看，真看不出来锯口。又将柏木板由铜铁网上取下来，放在椽子上，由腰中百宝囊中，取出二寸宽的一围纸条儿，用三黄焊药当浆糊使，将纸粘在刺的剑口上，藤子席取过放在柏木板上，然后又取过吸土伞，一按机关，三合土由伞中完全喷出，一点也不少，填满了窟窿，仍然取过五块瓦来，对好了画的粉笔记，一块块的将十五块瓦稳上，由百宝囊中取出石灰浆糊，将缝儿一涂，也如灌浆一样。人先打铜铁网的窟窿钻出来，然后将龙盒提出。网的四外铃铛已经失了效力啦，此时大义士在网上走，可就没有禁忌啦，如走平地一样。来到后檐，仍然打上来的那儿，用飞抓抓住铜铁网，用手提着黄包裹，仍然援绳而下。穿好了皮袄马褂，穿上破毡鞋，此时天气也就在四更来天的时候。但此时，萧银龙与杨香五二人早打过去五更啦。

欧阳爷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别看熬了三天三夜，用尽了精神，

使碎了心机，此时不但不倦怠，反觉着精神百倍，浑身爽快，如同忘了熬夜一般。取下飞抓缠好了，装在百宝囊之中，提定万寿灯，蹿房越脊，够奔聚义厅而来。

上了铜铁网，俯首向聚义厅当中观看。此时，杨香五与萧银龙、张氏三杰等办完了事，各归本位，早就看见胜三爷愁眉不展，坐立不安，但是三人虽然照欧阳爷计划办完，可不知道欧阳爷究竟盗出万寿灯没有，可不敢将所作之事

告诉胜三爷，恐怕被贼人看出破绽，因为盗灯讲的是蛮子一个人，不许有别人帮助，萧银龙跟贾七爷借宝剑都是暗暗的藏在衣服里，假装出恭带到外面，暗暗交给欧阳大义士的。然后又将杨香五使眼神叫到外面，用鸡鸣五鼓返魂香将四更楼更夫薰倒，窃取梆子，由定更之后，打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五更之后，将梆子放在原处，暗将屠大爷的令徒张氏三杰招呼出来，先围绕聚义厅，有学公鸡叫的，有学犬吠的，有小巴狗叫的。列位，人要是真会学鸡鸣犬吠，学得与真的一般无二，都可以将真鸡真狗引得鸣叫。张氏三杰这一学鸡鸣犬吠，就将萧金台的鸡引得也一齐鸣叫。张氏三杰这也是天生的偏材，前文书已表过，屠大爷与胜三爷一见面时，就对胜爷说过，这三人是能学鸡鸣犬吠的奇材。闲文少叙，您道，镖行及八大名山、台湾、萧金台的人，不下五六百位，难道说就都被张氏三杰朦混下去吗？虽然是张氏三杰学犬吠鸡鸣，究竟蒋五爷的功劳实在不小，皆因为蒋五爷战韩氏四猛时，一条亮银盘龙棍当行者棒使用，打得韩家四猛热汗直流。那韩家四猛在南七省乃是出色的人物，八大名山提起来真得首屈一指，今与蒋五爷车轮战，八大锤对棍，谁看着不精神百倍？所以大家看他四个人陆续战蒋五爷，只看得如醉如痴，又兼着这三天两夜的工夫，就是有睡觉的，不过打一个盹睡而已，镖行这边吃喝眠睡，除去金头虎贾明、孟金

龙、李永泰之辈，全是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不知道何时就是一场群殴。定的三昼夜盗灯，就是许进去取去，都不容易取出来。胜三爷真是提心吊胆，唉声叹气，暗中叫道：“蛮子你凡事诙谐，这宗事也是闹着玩的吗？”正在愁思百结之际，忽听鸡鸣犬吠，五更已过，胜三爷心中不啻刀搅一般，叫道：“蛮子三天三夜盗不出灯来，你也见哥哥一面啊！你怎么连面都不与哥哥见呢？”杨香五、萧银龙、张氏三杰看得明白，可就是不敢言语。鸡鸣犬吠时，慢说是萧金台及镖行人都不知是假，就是上晓天文，下达地理，观天下在掌握之中的台湾大帅石朗，因为看热闹看的都被瞒过去啦。

正在此时，闵士琼见韩家四猛俱都落败，听见五更已过，鸡鸣三唱，遂叫道：“胜老达官！也不必较量武术啦，较量武术是无济于事，五更已过，看看天明，请胜老达官就此立给萧金台字据，起身投案打官司吧！您镖行的亲朋也该遣散啦，难道您还将送殡的埋在坟里吗？欧阳义士盗不出来万寿灯，他也就不到聚义厅见众宾朋啦，难道他还真到聚义厅自刎吗？最大的问题是打万寿灯的官司，欧阳自刎与不自刎倒不成问题。”

胜三爷闻闵士琼这一席话，真好似凉水浇头，五内如焚，无精打采。仰面观看天色，胜爷观罢天色，对闵士琼道：“我胜英当着天下英雄，绝不能食言。死或轻于鸿毛，死或重于泰山，我胜英虽打盗万寿灯的官司，身首异处，不

知情者固不足论；知情者谈起我胜某时，虽然舍生，不能当着天下英雄失了信义。

茶余酒后谈论起来，胜英虽死犹荣。闵老寨主不必怀疑，胜某必践前言。但是天气尚早，若至东方闪烁时，我必然给老寨主立下字据，就此住北京投案，打这场盗灯的官司。我欧阳兄弟就是盗不出灯来，也必得见我一面，绝不能匿而不见。”胜三爷语至此，就听金头虎说道：“十阵赌输赢，我们赢了四阵，

贼们打退堂鼓，这回贼可得着理啦。大蛮子盗不出灯来，从此他还见镖行的人？他非背地跑了不可。玩笑有他，办真事他还办的了？胜三大爷不定跟他有多大的仇呢？他这是借刀杀人，报仇呢。什么叫三天三夜盗灯赌输赢，盗不出来打官司？没那么打过官司的。干脆咱们血肉纷纷乱一阵吧。”道爷说道：“贾明不要胡说，你三大爷为人言而有信，别说是打官司，就是此时刀放在脖子上，也不能食言。孺子无知，胡言乱道，再要饶舌，必受重责。”贾明一翻母狗眼，低声说道：“胜三大爷跟老道也不知有什么深仇哇？不教咱言语，等到天亮时看看，有话你们说，反正我不打算出萧金台。真教我三大爷立字，得先将我宰了再说别的。”不表金头虎嘴里嘟囔，此时黄三太趴伏在桌子上，泪如雨下，心中暗说：“欧阳叔父，你怎么这样荒唐？没有金钢钻，你别揽瓷活。你真就将我恩师送在北京，打盗灯的官司？我之恩师向来事无大小，言出如山，没有失过信。

你盗不出灯来，你倒是见上大众一面啊。”其余镖行之人，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东廊下好似愁云漠漠，凄凉景况充满了庭院。台湾的大帅石朗都暗中替胜三爷为难：这大年岁，行侠作义，落得这样下场。西廊下群贼是喜形于色，除了十三省总镖头胜英，绿林道中拔去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从此绿林道中少了一个劲敌。人心向背，忧喜出于自然。

不表两造众英雄悲悲喜喜，再说闵士琼第三次站起身形，又教胜三爷立字据打官司。胜三爷未及答言，忽听天棚铜铁网上有人叫道：“胜三哥，小弟来也！唔呀，闵老寨主不要得理不容人，三哥不要着急，珍珠灯盗出来啦！”两方的群雄仰面向上观看，就见皮袄马褂，踢啦踢蹋。闵士琼说道：“现在已经天明了，盗出来没有用啦。”欧阳大义士一句话，提醒了台湾的石朗，观看星斗，果然尚且不到四更天。韩秀等又都来到

外面观看，闵德俊对老寨主闵士琼说道：“父亲，孩儿与韩秀大哥观看星斗，果然是四更不到，三更半天将过。”闵士琼闻听，不啻扬子江心翻船，万丈高楼失脚，目瞪口呆，不能作一语，天下众英雄莫不觉着毛骨悚然，暗中称奇，欧阳大义士这一盗出万寿灯来，镇住天下群雄。闵士琼在座上如木雕泥塑

的一般。胜三爷道：“闵老寨主，这一次量不能失信了？没有别的，请你打窝主的官司吧。”列位，大凡人要是真正理短情屈了，被人家若是问住，真正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闵士琼这样的反复，到了此时也是水尽山穷，实在没有反复之余地了，讲的是五鼓鸡鸣，犬吠为止，人家三更半天将灯盗出，当着十四省英雄，要是再说出不算来，那还够人格吗？

闵士琼正在无言以对之时，胜三爷逼闵士琼打窝主的官司，就听后院有脚步声，噤噤噤，脚往前院跑，大声喊道：“就这样的打官司，我家老寨主倒愿意去，我有点不愿意。咱们得见个输赢胜负！”众人举目观看，正是恬不知耻的贼子闵德润，手持金鼎龙头拐，耀武扬威，自己不知自己有多大本领。胜爷一看，是无耻不知自爱的闵德润，遂说道：“孺子看看项上加刀，尚且不知，灭门九族之罪，你父子岂能打得了这样罪大弥天之官司？反复无常的贼子，你有几个脑袋？屡次饶你不死，你不知胜某以恩德待人，真是无耻之徒。

”闵德润说道：“胜英你不要大言欺人，今天胜得了我闵大寨主的金鼎龙头拐，大少寨主便替父替友打这一场盗灯的官司，杀刚存留，不能连累好朋友。大少寨主并非反复无常，我们父子也是为朋友，你无故与绿林道作对，开镖局子是买卖，你破二郎山，火焚莲花峪，绿林道与你誓不两立。萧金台就算打这儿冰消瓦解，只要绿林道不绝迹，就与你姓胜的对付。哪一个不服，过来，与大少寨主较量较量。”胜爷回头向东廊下叫道：“哪一位辛苦辛苦，

将窝主捉住？”胜三爷话言未了，早有一人越众当先，大声答道：“胜三哥，小弟尚无寸功，我愿拿此贼，权当见面之礼。

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胜爷一看，原来是蒋伯芳。胜爷微然含笑道：“此贼乃是要犯，藏匿匪人，窝存赃物，较比盗灯的正犯还要紧呢，拿住活的还得解往京都，千万不可伤了他的性命。拿住之后，经官厅讯出口供，那才算咱交了差，完了咱们的责任呢。五弟多要小心。”蒋伯芳道：“小弟明白了，捉拿此无名小辈，犹如探囊取物耳，何劳嘱咐？”语毕，双手合着亮银盘龙棍，龙行虎步，来到聚义厅当中，真是威风凛凛，精神百倍，八大名山之人闻名丧胆，萧金台神鬼皆惊。蒋五爷叫道：“闵德润小辈，休要猖狂，还不过来受死！”闵德润一见蒋五爷，分外眼红，叫道：“小儿蒋伯芳不必夸口，看拐！”

人到拐到，直奔五爷顶梁上，压山盖顶砸来。蒋五爷不慌不忙，闪开大山贼的龙头拐，仍按行者棒，接续着打韩家四猛的招数向下使。大山贼力大绝伦，金鼎龙头拐上中下、前后左右，围着蒋五爷身形。蒋五爷因为方才战了四猛，不肯与大山贼碰家伙，专使纯熟的招数，一条亮银盘龙棍，舞得如同银蛇乱蹿，只见棍不见人，风雨不透，大山贼的龙头拐，无论如何也递不进去。大山

贼以为蒋五爷不敢碰他家伙，越打越向蒋五爷棍上找。蒋五爷心中暗道：“小冤家，我这一棍要砸上你的搨，我叫你一辈子忘不了姓蒋的。”二人战得正在兴高采烈之际，龙头搨一砸亮银盘龙棍，蒋五爷用尽平生之力向外一棍，棍与搨绷在一处，恰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雷相似，山谷应声，火星子冒起五七尺高。天下群雄，不约而同俱都打了一个冷战，只见大山贼连晃了三晃身躯，脚步站立不稳，虽然没将搨出手，几乎虎口震裂，蒋五爷倒退了两步，棍法仍然不乱，大山贼此时可就有点勉强招架了。胜三爷在旁叫道：“五弟，要活的，棍下留情！”蒋五爷抖擞精神，棍法变招，奔山贼胸前一点，山贼咬着牙，用搨向外一碰棍，蒋五爷未等大山贼找上棍，急忙将棍抽回，大山贼的搨没绷上棍，身形就有点不稳，蒋五爷趁势裹手一棍，奔贼腰间打去，山贼欲待躲闪，可就来不及啦，这一棍正打在腰下臀骨之上。五爷使了三成劲，要使十分劲，就没有山贼的命啦。山贼金钟罩的工夫已然破啦，气力受了硬伤，究竟没有以前膂力大了，要不然与蒋五爷对棍的时候，就是蒋五爷力大，山贼也不至如此不中用。

闲文少叙，一棍将大山贼打倒，兵刃出手，闵德润趴伏就地，并将龙头搨抛出去五七尺远。金头虎贾明卖精神，一声喊叫：“杨香五小子，你还不过去搨！”杨香五一晃马尾透风巾，赶奔近前，金头虎一拢大山贼的胳膊，被大山贼一拨拉，金头虎几乎闹了一个筋斗。杨香五向前一按，大山贼双手扶地，向上一挺，杨香五闹了一个趔趄。金头虎喊叫：“我的姥姥！人家躺下啦，我都办不了。大小子，快过来吧！”孟金龙、李永泰二人过去，这才将山贼四马倒攢蹄捆住，提到东廊下，真是油皮都没有伤损。此时闵士琼在聚义厅金交椅上看得真而且真，花白胡须乱抖，心中犹如刀搅的一般。闵士琼心内暗想：“只想我父子天下无敌，德润力大绝伦，不想今竟被获遭擒！悔不听刘氏夫人之言，前几日他说我父子十天之内，必然山破人亡，到了此时，果然应了夫人之言。”闵士琼思索至此，打下牙来往肚子里咽，后悔不及。天下群雄一语全无，聚义厅上静悄悄，愁云惨惨。少许工夫，只见东西两廊下交头接耳，纷纷议论。

不关心的，道短论长，关心的人替闵家父子担惊害怕，灯被镖行盗出，大少寨主被获遭擒，眼睁睁一座百年事业的萧金台，就要冰消瓦解。此时胜三爷面对闵士琼说道：“闵老寨主，在下胜英几次进忠告，老寨主你不知嘉纳，按说在下与老寨主谈

不到进忠告二字，老寨主身为绿林，在下做保镖的生意，本来冰炭不能相同。但是胜英因素知老寨主出身清白，为乱世所迫，栖身绿林，虽然异路殊途，久有互相仰慕之诚，是以不忍坐视老寨主你的成败，故尔累次饶舌。今者胜



英尚有不得已于言者，不敢言忠告，也不敢望老寨主必听余言，惟有望老寨主你莫悔不听余言而已。盗灯之贼，并不是有气节的男儿，这宗贼专恃血气之勇，不懂大义，以胜某之忠诚待人，尚且不能化此顽梗，他与阁下不过闻名之交，并非通家之好，他今见令郎被擒，珍珠灯已失，他的初志，所为设计陷害人，计不得逞，必然遁去，倘他逃走，没有盗灯的正犯，你一家老少万死不足以偿。”闵士琼理短情屈，不能答一语。胜三爷这一提盗灯之人，天下群雄莫不以秦尤为目标，老寨主闵士琼举目向西廊下三层人后观看秦尤，手捻花白胡须，面沉似水，大丈夫说不出后悔的话，人亡山破，多半世英名丧于秦尤之手，真是有口难诉。

此时西廊下忽有一人越众当先，大声叫道：“老儿胜英！”

不必动唇齿之才，自言仁义，以买人心，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想当初吾兄与汝歃血为盟，明清八义，誓成义举，你中途反目，镖打拜弟，谁人不知？今尚敢在众人面前大言欺人，口是心非！你要想见盗灯之人，势比登天还难！”胜三爷举目观看，此人紫缎色壮帽，长脸膛，燕尾胡须，背后背十二颗镖枪，衬烈火苗，身穿品蓝色短靠，青绸子底衣，青缎子薄底快靴，背后斜插柳背定一口朴刀，握刀够奔聚义厅当中而来，精神百倍，有不可一世之概，年在半百以外。胜爷观罢，心中明白，叫道：“秦老二！你是有始无终，贤愚不分，有眼无珠的小人！”

你聘请本山二少寨主，去北京盗狱救秦尤，成全他寡母孤儿，你是他叔父，分所当然。但是你的用意，未必是只救秦尤，你乃奸乱成性，助秦尤为非，暗害好人。你救出秦尤，你就当同

他回家，叫他寡母孤儿可以安善度日，教训秦尤改邪归正，成为明理的好人，你才够长辈的资格。你计不出此，救出秦尤之后，你怂恿秦尤小儿，二次夜入皇宫内院，盗康熙圣上、太后老佛爷的万寿灯，你与二少寨主题诗巡风，你助纣为虐，使秦尤罪上加罪。秦老二！你是救秦尤，你是害秦尤呢？可惜你身为长辈，不能教化子侄，反陷汝侄于大逆。太后老佛爷的懿旨，康熙圣上的圣旨，十三省一体严拿，务获解究。秦老二，你凭血气之勇，做下大罪弥天之事，你难道不晓得大清国的律例吗？

秦老二，你与我秦八弟是当族弟兄，你又有救秦尤一点热心，不然，我胜某绝不能对牛操琴。这场官司，你有三颗首级都不够打的：第一件越狱，第二件盗灯，第三件聚众行凶。你要识时务，你别在人前逞能，你还不快快逃命去么？”秦义龙听罢，默然良久，心中暗道：“此祸由一人所起，现在大少寨主被擒，万寿灯也被镖行之人盗走，眼见萧金台大势将去，我秦义龙若此时一走，我叫什么朋友？人家闵家父子为朋友，还能牺牲一切呢，我若真个一走

，岂不被天下群雄笑骂我有始无终？

老胜英明着是用良言劝我，暗含着是要我拚命，他言说我是有始无终之辈。”秦义龙思索至此，大声叫道：“胜英！你是胡言乱道，你是人中败类，真称得言行相反。你镖打盟弟，中途变心，你还敢在众人丛中摇唇鼓舌？你就是能将死人说得复生，我也知道你的来历。我秦氏门中与老儿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正是我秦某报仇雪恨之日！若不将老儿碎尸万段，不足以消吾恨。”胜三爷哈哈大笑，说道：“秦老二，你是活腻啦！”秦义龙手擎朴刀，够奔胜三爷，够上步位，将刀一横，拦腰便剁。

胜三爷并不握刀，见刀来至切近，脚尖滑地，横着纵出五七尺远。秦义龙第二刀扎胸前挂二肋，胜爷一闪身形躲开。一连三刀，俱被胜三爷躲过，胜三爷又厉声说道：“老贼你逃命去吧！”

倘若动起手来，收招不住，你难免认母投胎，你不是胜某的敌手。”飞贼秦义龙三刀没剁着胜爷，气得七窍生烟，恨不能刀刀见血，片片透肉，哪里能听胜爷良语相劝？并不答话，一刀紧跟着一刀。西廊下绿林道中有没见过胜爷的，一看胜爷真有容人之量，个个心中起敬，有那宗无知小辈，他还说胜爷怯阵，不是秦义龙的敌手呢。闲文少叙，胜爷一看老贼秦义龙真是不知进退，就是一夜不与他还手，他也不能知止而罢，胜三爷遂亮出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胜爷向来是，愈当着有名的人物动手，愈长精神，这就是好货不贱卖，货卖识家。按老贼秦义龙，也是三十年的苦功，这一跟胜爷对上刀，可就显出不行啦，真是好货就怕样子比。胜三爷手眼身法步，腕胯肘膝间，一招一式，刀递出去七面见清，刀尖、刀背、刀刃、刀柄、灯笼穗，看着清清楚楚，蓝汪汪的蓝鱼，紫微微的鱼鳞，尖长背厚刃飞薄，真可以上画谱。天下群雄莫不暗赞老英雄的刀法绝伦，无怪乎一把鱼鳞紫金刀，纵横南七北六十三省。胜三爷愈杀愈勇，老贼秦义龙是愈杀愈松懈，战不到五六十个回合，老贼的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胜三爷抖擞精神，当着天下群雄，为的是戏耍老贼，老贼欲落败，都跳不出圈去，只累得老贼热汗直流，喘得犹如牛吼，两廊未有不匿笑者。胜三爷故意的刀法一懈劲，老贼趁势劈头探脑一刀砍来，使了个十足劲，胜三爷并不躲闪，反向里进步，看看与秦义龙挨身，一反腕子，连刀柄带老贼的腕子一并捋住，叫道：“老儿，这边来！”胜三爷一叫劲，秦老二随着手过去。胜三爷左手持着老贼的刀柄与腕子，右手的刀，此时是爱扎就扎，爱剁就剁。胜爷的刀临到老贼的面门，未肯下绝情，偏着刀向老贼面门上一按，口中说道：“我本当将你杀了，看在我那故去的秦八弟之面，秦老二你逃命去吧！”刀在老贼面门又一晃，老贼一闭眼，胜爷底下

一脚，正踢在老贼胸下，上边的手一松，秦义龙闹了一个仰面朝天。金头

虎跑将过去，抖开了飞抓就要捆人，胜爷摆手说道：“明儿，不许造次！他是你秦八叔之弟，不许无礼。他有救秦尤一点热心。”贾明不敢违背，诺诺而退。

老贼秦义龙由就地爬起来，满面通红，又羞又恼，厉声说道：“胜英！在下不是你敌手，你的刀法绝伦，人所共晓。我虽然不是你的敌手，我输给你啦，我心中尚不甘服。你有个外号叫神镖将，当着天下英雄，咱俩过过镖，你先打我也成，我先打你也成，你要用镖再赢了我，从今以后，我不再与你为仇作对。你要是一镖将我打死，那算你成全我秦义龙啦，皆因为闵家父子为我叔侄之事，家破山崩，在所不惜，我姓秦的若是临阵而逃，叫天下英雄笑我畏刀避剑。你的镖只管照我致命处打，你一镖打死我，我死而无怨；你要说给我留情不伤我，那是你艺业不高，自诩其能。”胜爷闻听，微然点头笑道：“秦义龙，你不必咬言咋字，你要明白大义，你还不至于教秦尤作下大逆不赦之事呢。今者你既不含糊，我也别埋没你的技艺，我也知道，你镖枪打的好，三十年的苦功，今当天下英雄，叫你献一献绝艺。可是有话说在头里，恐怕没有你的便宜。”

秦义龙道：“胜英，你要赢得了姓秦的镖枪，我便心服口服。”

胜爷说道：“如此还是你先打我，你的镖枪要将姓胜的衣服皮肉伤损一点，我将珍珠灯双手奉献，我替你叔侄与闵家父子，打盗灯及窝主的官司。胜英言而有信，你就献绝艺吧。”秦义龙方要取背后的镖枪，胜爷说道：“且慢，你的镖枪能打多远见准？”秦义龙说道：“我的镖枪能在三丈之外见准。”胜爷道：“咱俩人站好了，你在北面我在南面，北面上有人，南面上没有人，防备打不着我，打着看热闹的。咱俩相距三丈远，你的镖枪自然达得到，你不要慌，沉住了气，露脸成名就在此

一举了。”语毕，胜爷绕到南边，秦义龙转到北面，相距三丈来远，胜爷道：“你打吧。”秦义龙伸右手背后取镖枪。镖枪较比镖长，在背后筒内插着，用的时候伸手撕镖枪的旗子，抽出来就打出去啦，较比用镖还便利，用镖总得打兜囊里向外登，这宗东西一摸旗子就算打出去啦。老贼右手摸镖枪旗，一只镖枪奔胜爷胸前而去，胜爷见镖枪来到胸前，约有半尺远，胜爷一闪身躯，镖枪落地；第二只左手的镖枪，又奔胜爷当中而来，镖枪切近，胜爷向上一纵，纵起五七尺高，镖枪落空；第三只右手的镖枪又照左井肩穴打来。说时迟，那时快，秦义龙左右手撕镖枪，“嗖嗖嗖”，直奔胜爷打去，好似雪花儿一般，鸭尾巾上的镖枪方过去，胸中的又打来。只见胜爷银髯乱飘，方闪开又纵起来，方低头又撤步，在镖枪如狂风骤雨时，胜爷用双脚踢镖枪。一霎时十二只镖枪打完。胜爷身形站稳，哈哈大笑，口中说道：“秦老二多受累了！”说

着话，双手一抱：“我接了你两只镖枪！”列位，天下群雄在秦义龙打镖枪时，俱都微声喝彩，只听东西两廊下，只喝：“打的好哇！躲的好哇！”

谁也没看着胜三爷在什么时间接住老贼的镖枪，就连秦义龙自己都不知道胜三爷在什么时候接住他的镖枪。天下群雄无不纳闷，有说胜三爷真神艺也，无怪乎人称神镖将呢。

秦义龙看着发愣。胜爷说道：“秦老二，我曾打镖，众人抬爱我，称我为神镖将，我接你的镖枪，还不算什么奇事，我再打你，不能使我自己的金镖，仍然使你的镖枪，还是就用接住你的这两只，要用三只镖打着你，那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如果这两只镖枪，俱都打不着你，我将珍珠灯送给你，还是我打盗灯的官司。”列位，胜爷这一句话说出来不要紧，东廊下镖行之人，第一位诸葛道爷先大吃一惊，心中暗道：“胜三弟，这不是自找其祸吗？人家十二只镖枪打不着你，你用两

只镖枪就要打着人家？倘若打不着人家，也不要紧，你为何还用珍珠灯赌赛呢？”不表大众全担惊骇怕，单说秦义龙闻听胜爷用两只镖枪要将自己打着，心中暗道：“我三十年工夫，不但我会打镖，我还会躲镖，别说你两只镖枪，就是三只金镖，也不能让你打着我。你要打不着我，再要反悔，我可就有了理啦。莫非说大话人栽筋斗，都栽在绝艺之下？我还以为我用不了三镖枪，就要将他打倒呢，谁想十二只都无济于事。”老贼思索至此，面带悦色，说道：“一言出口。”胜爷说道：“驷马难追！你也站在南面，我上北面打你。”秦义龙到了南面，胜爷站在北面，伸出左手的镖枪，说道：“胜某打暗器向来不暗算，打的时候必有一个着字，敌人只要有本事就躲得开。我左手这只镖可打不着你，咱先说头里，第一只右手的镖要打你上中下、中上下、下中上，反正这三个部位不定哪儿，可没有准。打上是点到而已，不过取个笑儿，也许衣服扎破，也许伤点肉皮，要是见了血，那就是走了手啦。”秦义龙说道：“不必费唇舌啦，你就打吧。”胜爷左手的镖枪对准老贼说道：“着！”老贼一看，镖枪出来，特别另样，真是货卖识家，老贼心中暗含着佩服，外行可看不出来，外行看着很不出奇，就好像不会打镖一样。皆因为胜爷说的明白，这只镖可不能打着，所以这只出去的非常之慢，枪尖子四平，镖旗笔直。内行人看着可就有了工夫啦，秦义龙的镖枪出去，枪尖子虽然不摆，不能头尾四平，多远出去，都一条直线一般，要不然绝不能指哪打哪。这只镖来到老贼胸前半尺来远，老贼一闪身出去三四尺远。秦义龙本来是能打镖能躲镖，要外行躲镖，离着老远的他就躲闪，未等闪开这一只，那一只又到啦，准得打上。秦义龙倒是行家，镖至胸前才躲闪，闪过去一看，这只镖枪，不偏不倚，正插在方砖地的十字花上，笔杆条直。就这一手工夫，就

可以压倒群雄，慢说是打出去插在方砖地上，就用手直插去，都不准插的那样准，要不然老英雄就敢开口说下大话，打不上奉还珍珠灯，真得说是神鏢。读者问道，你说的太悬虚啦，打的准固然可以，怎么平着打出去，还能扎在地上呢？

列位，古人有一位养由基，人称养一箭，载于《史记》。

养由基在楚共王驾下为臣，又有一个大将潘党，也在楚共王驾前为臣。有一天楚晋交兵，两国俱都出兵，安营下寨已毕，还没有交战时候，将士们闲暇无事，叫大将潘党射鹄，潘党于百步外，一箭正中红光，潘党面有得色，大小将士俱各夸赞潘党，不绝于口。适养由基亦到，身背弓，腰挎箭袋。大众说道：“养叔来啦，也叫他射一回看看。”养由基遂走到大众眼前，说道：“射红鹄不足为奇，我能连发三矢，俱中一处，由红光上一个窟窿射过。”拾箭的小校将箭拾回说道：“三矢俱由一个窟窿穿过。”潘党说道：“巧劲耳。”养由基说道：“射鹄是巧劲，我能于百步之外，箭射杨树叶。”潘党说道：“满树树叶，谁不能之？”养由基说道：“命人将杨树叶画上記号，我到树下看完了，然后我百步之外射之。”潘党遂打发人到树上，将树叶用笔画好黑记，养由基到树下看准，退到百步之外，一箭射去，不见箭落，潘党说道：“箭被树枝架住，不能下落，遑言穿杨树叶呢？”养由基说道：“此箭穿过杨树叶，两头被树枝搭着，可叫小卒上树去取。”打发兵士上树取箭，果然如言。

潘党仍然说是巧啦。养由基说道：“可命小卒记三个树叶，画上一二三，我拿出三支雕翎，也都画上一二三，我这三支箭，不许射错了。”于是打发兵卒上树，如法记好，三支箭发出去，果然都中上，与头一次那箭无异。潘党无言，大众俱都喝彩。

潘党又说道：“我能射透七层甲。”命军士将七层锁甲放在鹄前，潘党也在百步外，弯弓搭箭，嗖的一声射去，果透七层甲，

箭簇看看扎在红鹄之上，大众喝彩，潘党面有得色。大众说道：“看养叔的射法吧。”命小卒取箭，箭透七层甲，小卒取之不下，养由基说道：“我有送箭之法，不用射铠甲，我能一箭射去，将潘将军之箭顶出去。”大家说道：“好。”养由基遂一箭射去，果然不偏不倚，正将潘党之箭送出去，那箭簇也扎在红鹄之上。大众俱都说道：“养由基是神箭手。”事为楚王得知，潘党、养由基二人俱都被楚王唤至面前，楚王将养由基申斥一顿，并将养由基雕翎收回。第二日楚晋交兵，楚王亲督士卒，两军对圆，晋军有一个绿袍虬髯的大将，一箭射中楚王左目，军心一乱，大军败了下去。楚王遂将养叔召至面前说道：“晋军中绿袍虬髯者射了寡人左目，贤卿与寡人报仇。”养叔道：“大王将臣之箭收回，臣如何射之！”楚王遂由宫中取两只雕翎，授与养叔。养叔到

了阵前，正遇绿袍虬髯者追赶楚王，养叔道：“匹夫敢射吾主？看箭！”绿袍虬髯人一仰首，一箭恰中咽喉，堕车而死。大军仍然追赶楚将。养由基把弓弦拽圆喊道：“看箭！”弓弦一响，吓退晋军。养由基对楚王说道：“仗大王之威，一箭射死大王仇人，空拽弓弦吓退晋军。”楚王大悦，乃授雕翎百枝，称养由基为“养一箭”。楚王有一次围猎，树上有一通臂猴猿，楚王命军士射之，乱箭齐发，猿猴伸手接箭，并不逃走。有人喊道：“养由基来也！”猿猴泣下，被养由基一箭射死。此事载于《史记》，可见艺业要是高了，真是神出鬼没。胜三爷的镖，夜间能打香火，能打蜡花，第一只镖将蜡花打歪，第二只镖将蜡花打落，第三只镖将蜡打起来，炮打三盏灯。水旁地下刨一个坑，胜爷藏在里边，大雁飞过来，到水边上就飞得矮了，能用金镖打雁。种种的惊人镖法，一时难以说尽。

闲文少叙，胜三爷右手的镖枪照定秦义龙一晃，说道：

“着！”秦义龙方要闪躲，并没有打出来，胜爷又说道：“着！”

秦义龙认为还是假的，并未躲闪，哧的一声，正中左腿肚子，鲜血淋漓。天下群雄同声喝彩。飞贼秦义龙面上一红，对大众说道：“回头再见！”后来直隶莫州庙，飞贼秦义龙行刺，胜奎完婚大闹洞房，胜三爷二次出世，这是后文书的一大关节，暂且不表。

胜三爷见秦义龙逃走，遂对闵士琼复又说道：“闵老寨主，盗灯的正犯怎么还不露面？”闵士琼未及答育，只见西廊下三层人后，出来一人，大声喊道：“大太爷来也！”众人举目观看，正是二入皇宫内院，盗万寿灯的正犯飞天鼠秦尤，越众当先，握匕首刀。柳玉春见秦尤出头，明知必败，以结拜关系，不好袖手旁观，也随在秦尤背后，握刀而立。崔通不忍坐视，也纵出西敞厅。胜爷一见秦尤，悲从中来，老英雄想起秦八爷只此一个后人，八弟妇苦守冰霜二十余载，故此见了秦尤不忍动手。秦尤耀武扬威，自称大太爷，满不含糊，他哪知道老英雄的苦心？胜爷不得已，遂回头叫道：“东廊下众宾朋，哪位辛苦一回，捉拿盗灯的正犯？”语言未了，一人越众当先道：“小弟愿效微劳。”胜爷一看，仍是蒋五爷。胜爷说道：“五弟要慎重。”五爷道：“这三个小辈，乃是猫狗一流，但不知要死的要活的？”胜爷道：“这是盗灯的正犯秦尤，务必活捉，不可损伤。”蒋五爷答应一声，一只手拿着盘龙棍，直奔聚义厅当中而来。够上步位，飞天鼠秦尤大声喊道：“小儿蒋伯芳，看刀吧！”向上一跟步，照定蒋五爷面门剁来，柳玉春亮截把鬼头刀，同时照定蒋五爷右肩头劈去；崔通同时一刀奔蒋五爷左肩头剁去。三把刀同时剁去，蒋五爷是双手拿着棍，见刀至切近，将棍向上一迎，棍当中正迎秦尤的刀，两头迎崔通、柳玉春的刀，这就是蒋伯芳一棍邀三刀。三鼠一见蒋五爷的亮银

盘龙棍迎将上来，三个小辈赶紧向回撤刀，若是被棍迎到刀上，刀准得飞了。三人将刀撤回，三吊角围住蒋五爷，三把刀上下翻飞，蒋五爷仍用行者棒的招数，亮银盘龙棍，银蛇乱蹿，玉蟒翻身，先是三鼠围蒋五爷，后是蒋五爷一条棍将三鼠围住。

秦尤是心黑手急，恨不得一刀将蒋五爷剁死，贪功心胜，偶不留神，被棍将刀磕出去五七丈远，正打金头虎顶门上飞过去，金头虎说道：“我的姥姥，小耗子使飞刀呢？单打我脑门子上过去。再矮点戳我的眼上，我就得闹个独眼龙。”秦尤刀被磕飞，翻身要跑，哪得能够？蒋五爷向上一进步，用棍一按他的左肋，将秦尤按倒，贾明、杨香五二人过去，掏出秦尤腰间的飞抓，将秦尤捆好，提到东廊下。崔通、柳玉春的刀，也都被五爷磕飞，被获遭擒，仍然是贾明、香五过来捆绑，提到东廊下。三鼠俱都被获遭擒，贾明晃悠冲天杵小辫道：“大小子，李永泰，你们俩人可看好了，这可是窝主与盗灯的正犯，你们两个小子可别打盹，老鼠会啮，他若将绳子啮断了，盗灯的官司可得你们俩替小子打去。”又问道：“天门白玉虎，三个小老鼠，你们就在一块作伴吧？”闵德润闭目不语，秦尤破口大骂，贾明不敢再诙谐，怕胜爷嗔怪，哈吧着罗圈腿走向一旁去了。此时胜爷对闵士琼说道：“闵老寨主，三鼠与令郎俱都被获遭擒，老寨主你还不自备其缚？难道说还等着动手吗？”

闵士琼未及答言，就听由后面踢啦蹋啦，过来一人，口中不住“唔呀！王八羔子！”来到胜三爷跟前说道：“他们作贼的真有点义气，三哥你看看这个东西。”手中托着一本册子，递给胜三爷。胜三爷伸手接过，揭开书皮，定睛观看，原来是八大名山的盟单。第一位盟主闵士琼，第二位宝刀将韩殿魁，第三位莲花湖总辖寨主韩秀，第四位黑水湖的曹荣曹子山，第五位澎湖的王忠，第六位巢湖的李豹，第七位萧金台的袁龙，

第八位萧凤台的夏金辉。各个盟主共带几家寨主、喽卒若干，注得详详细细。胜爷正在观看之际，欧阳天佐说道：“将这本盟单交到官府，就没有咱们的事啦，叫他们按着名字拿去。”

八大名山之人一听，俱大吃一惊！那盟单上将八大名山之寨主喽卒，全都注得明明白白，倘若被官家得去，八大名山纵然不能即破，也无宁日矣。胜爷看了一个大概，对八大名山之人高声说道：“这是八大名山的盟单，今被我欧阳兄弟得来。我胜英交朋友还怕交不到呢，焉能再得罪朋友？诸公不必惊慌，现在因为珍珠灯，就单提珍珠灯，别的事情决谈不到，镖行也不能干预的。盗灯的正犯、帮犯、窝主，俱都被获，与别位毫无关系。”语毕，由腰间百宝囊掏出火折，迎风一晃，摇着火折，将盟单当着群雄之面焚为飞灰。八大名山之人一看胜爷此举，莫不暗暗叹服胜爷大仁大义。列位，胜爷这宗地方，又是

大仁大义，又是无形中收罗人心。倘若真按二蛮子的计划，将盟单送到当官，八大名山之人岂能容呢？当时就许一场群殴，不知道出多少条人命。这一来，不但不出祸，而且暗中还交了不少的朋友，不然怎么胜爷到处逢凶化吉，山穷水尽时，必有救应？

这就是胜爷不做绝事，所以自己遭不上绝事。胜爷焚完了盟单，叫道：“欧阳二弟，你多辛苦了！”欧阳天佐道：“便宜这群王八羔子了。”胜爷又对闵士琼说道：“英雄做了英雄当。你是打仗，还是自缚打官司？”闵士琼仍然无言以对。此时东廊

下贾七爷贾斌久、萧三侠萧杰、孟铠、李刚、屠粲、欧阳大义士等，各亮兵刃说道：“胜三哥闪开，拿他吧，哪有那些良言跟他说？累次害人，黑心贼！”众人一亮兵刃，惊动了玉面小如来，英雄甩大氅，握劈水刀。胜三爷对群雄摆手说道：“大家且慢，我自有办法。”

正在此时，就听西跨院有脚步声，噤噤噤，向前跑来。

此人进了聚义厅，群雄举目观看，此人头戴青布随风倒，身穿青布大氅，青布底衣，足下青皂布靴子，面上皱纹堆累，苍白胡须，年在六七十岁。进了聚义厅，直奔二少寨主玉面小如来而去，一把捋住二少寨主的十字绊，声音凄惨，眼含痛泪道：“我奉夫人之命前来，叫二少爷到内寨见上主母一面，有要言相告。老太太现在哭得死去活来，二少爷不论如何，请至后寨，见上主母一面。老奴我这里跪下。”说着话，将二少寨主之刀还入刀鞘之内，死也不放，泪如雨下。玉面小如来此时心如刀搅，一奶同胞的兄长，被人拿住捆绑在东廊下，天伦被人逼迫非打官司不可，人生最难过的事，最伤心的是生离死别，小英雄眼里含着泪，可没哭出来，对老管家道：“闵福，你看大少寨主被获遭擒，老寨主尚不知吉凶祸福，我岂能独自偷生，被群雄笑骂，怕死贪生？约来的朋友还不能抖手就走呢，闵福你不必拦阻，叫我落一个不孝之名。”闵福说道：“主母之命，少爷不听，也是不孝。你到后面见上主母一面，然后你再拚命，与老奴无干。此时若非动手不可，除非先将老奴结果性命。”

家人闵福又对老寨主哀求道：“老寨主您还不发一言，叫我家二少爷见上主母一面？”闵士琼叹道：“此时我若发言叫德俊走，恐怕镖行不容，我若一发言，镖行的人必然拦阻，岂不是白栽筋斗吗？”闵士琼并不作一语，老家人闵福哭得异常凄惨，胜三爷看着也觉难过，老英雄不由的动了恻隐之心，想道：闵德俊对于胜爷与萧银龙向来情情理理，胜爷头次探萧金台时，闵德俊背地里说话，就很仰慕胜三爷之为人，他又有去北京越狱盗狱救秦尤的好处，胜三爷心中思索：此子我见过两次，对于人情上没有不周到的，莫若我放了此子，给他闵氏门中留下一条后代根苗。胜三爷思索至此，遂对闵士琼说道：“老



寨主何不发言，叫令郎见上尊夫人一面？”闵士琼本来心中愿意德

俊逃走，不敢发言，一听胜爷许可，闵士琼叫道：“德俊！胜老明公许可，你何不到后寨见你母亲一面？”说话时用袍袖遮着手，对闵德俊摆手：“快去快来。”闵士琼以为胜爷是愚人呢？用袍袖遮手，叫德俊别回来，口中可说快来，其实胜爷心中明白，胜爷是从心中愿放他走。

玉面小如来对他父亲一点头，随着闵福向外便走，走到西角门时回头，向东廊看了看胞兄德润，又看看天伦，英雄眼含痛泪，方一出西角门，放声大哭。眼睁睁一家骨肉分离，铜墙铁壁的萧金台，一旦化为乌有，如何不伤心？只哭得眼中流血。

闵福仍然抓着英雄带，二人向后寨走去，穿过五七道寨子，来到后寨，玉面小如来问闵福道：“怎么后寨这样的冷冷清清？”

丫环婆子一个不见，都哪里去了？”老家人闵福说道：“二少爷，你还不知呢，主母将丫环婆子下人等，招集在一室，命众人各奔他乡去了。”原来，后寨刘氏夫人将下人们招在一块儿，所有长支短欠一概不要，每人另外赠五十两银子，首饰衣物叫大众随便取。共合三十七名下人，一霎时走了三十四人，只有闵福与刘夫人及小姐的两个婆子不走，愿共患难。夫人将众人打发走了之后，才遣闵福去叫二少爷。玉面小如来闻听老家人之言，哭得更惨。说着话走到刘夫人住房，少寨主说道：“闵福你撒开我吧，已经来到我母亲的房啦，还用你抓着我吗？”

闵福松了二少寨主，玉面小如来伸手一推外屋门，双门紧闭，二少寨主用刀将外屋门撬开，一推里屋门，也是关闭。小英雄湿破隔扇纸，向屋中一看，不看则可，这一看，只吓得小英雄魂飞千里！急忙叫道：“闵闵闵福，可了不得啦，我那亲爱的母亲悬梁自尽了！”小英雄踢开屋门，进了屋中，可怜一位贤德的刘氏夫人，已经自缢多时，吊在中梁之上。刘氏夫人悬吊在中梁之上，脚底下有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又放着

一个凳子。小英雄纵上八仙桌，一抱老娘大腿，喊道：“姐姐哪里去了！”老太太未上吊之时，先将伊兄刘士曲及刘士英四位少爷，全都叫到跟前，嘱咐刘家父子：“若大势已去，此山不保，你千万将你二外甥救走。”又叫三侄、四侄在后山套车，等候接姑娘秀英与德俊，又叫道：“秀英！你将你心爱之物，速速收拾好了，等候汝表兄接汝逃难。”又将家人、丫环、婆子，俱都招至跟前，加以安慰，给资打发走了。老家人闵福与姑娘的丫环、老太太的婆子等不愿逃走，愿与主人一共祸福，老太太叫闵福去到前寨叫少爷。刘氏太太开发走了众人，这才上好了门，贤德的夫人悬梁自尽。你道，刘氏夫人临上吊时，还题了一首骨肉分离之诗。等到玉面小如来踹开门喊叫姐姐，闵秀英与

丫环这才跑到上房，姑娘亮柳叶刀，由八仙桌向上一纵，割断绳子，玉面小如来在底下紧抱老太太的腿，将刘氏夫人卸下。二少寨主十七岁，姑娘秀英十九岁，年轻之人哪见过这样事？只知叫唤，还不放倒。闵福说道：“姑娘与少爷，不必叫唤老太太啦，老太太眼角已见血迹，不能复生了。”姑娘说道：“闵福，我娘不能活啦？”闵福说道：“主母的舌头都伸出来啦。若是刚吊上，手脚乱动时，还可挽救。快将老太太放下吧，别叫老太太受罪啦。”姑娘两眼发直，当时倒没有眼泪啦，玉面小如来一看姐姐两眼发直，遂叫道：“姐姐，你可别过脸去！”说着话，向东墙上一看那首诗，写的是：“汝父太无义，为娘命运乖。良言难相劝，骨肉两分开。”闵德俊看罢诗文，不由一阵伤心，两眼一发黑，昏厥过去。闵秀英见此光景，这才大哭道：“父亲无故惹下大祸，逼死母亲，抛下你我无依无靠的姐弟，哪里是我们的亲人哪？”下腰将二少爷搀起。姑娘心中一发迷，香躯栽倒。正在此时，婆子丫环来啦，口中叫道：“老太太，东西收拾好了吗？”这句话尚未说完，

婆子低头一看：“哟，这是怎么的啦？”闵福道：“主母已不能救了，快救姑娘、少爷。”老家人将少爷扶起，撅胳膊弯腿，婆子、丫环将姑娘搀起，在屋中一遛，方才把姑娘缓醒来，老家人闵福一人扶住二少寨主，甚不得力，遂叫道：“妈妈还不帮助拯救二少寨主？”婆子说道：“主母在时，内寨男女不准共一语，此时扶抱少爷，如何使得？”老义仆泪如雨下，说道：“妈妈年过半百之人，少爷只十七岁，有什么猜忌呢？好心救主，自有天知。”婆子妈妈无法，这才帮着闵福将少爷扶好，捶胸砸背。少许工夫，二少爷苏醒过来，吐了一口稠痰，大声哭道：“苦命的妈妈，你狠心抛下我姐弟二人，就不管我们了？”

我父亲无故惹祸，真是一家骨肉分离。”姑娘的嗓子变了声音，少爷哭得死去活来，丫环婆子俱都落泪，老家人闵福也哭得好似泪人一般。老义仆说道：“你们哭三天三夜，无济于事，赶紧出后山逃命去吧。”姐弟齐声哭道：“老管家，我娘死尸在地，我们岂有一走之理？不如同我母亲死在一处。”老义仆说道：“此言错了，老夫人尽节，为的是救走了你们姐弟二人。

那一来，岂不叫老夫人枉费了心机吗？你俩快走，咱们将老太太放在床上，自有人成殓。”姑娘仍是不肯走。老义仆说道：“若再不快走，可就负了老太太的心了。”正在此时，刘福祥、刘禄祥二人也跑来啦，一看姑母已死，方要放声大哭，老主管说道：“你们二人不必哭啦，遵遗言将我家少东与姑娘救走，那才是真疼你的姑母呢。”福祥、禄祥二人这才推推扯扯将少爷姑娘推出屋来，奔后山而去。

后寨母子离别，且放下不言，单表聚义厅之事。胜爷叫道：“闵老寨主

，你还等候二令即回来吗？我是明放令郎，他不回来啦。在下胜英不做绝事，给你留下一条根接续香烟，你还不开发邀来的众宾朋吗？你这大年纪，不明白世故吗？”闵士琼

向西廊下对众英雄说道：“众位宾友，请散吧。”胜爷也向西廊下抱拳说道：“众位各回本山，珍珠灯之事完毕，我必当登山拜谢。”闵士琼又再三催促众人散席，二老者将话说完，台湾省的石朗对三千岁曹士彪道：“咱回台湾吧，他们自有他们的事在。”台湾省的起身，莲花湖的人也起了身啦，八大名山的英雄，三山五岳寨主，哄然一声，鱼贯而行，俱都走了。闵士琼一看，西廊下只有六人未走，都是大少寨主的朋友。闵士琼说道：“你们六位不走，还等待挨捆吗？不必义气，这不是那个事。”这六个人闻听，遂也散了。

此时西廊下连闵士琼就剩一个人。胜爷叫道：“老寨主，你是自缚，还是武力对待？单打独斗，绝不双上。”闵士琼低头不语，蒋五爷亮盘龙棍，贾七爷一握秋风落叶扫，萧、孟二侠亮刀叫道：“三哥闪开，还不捉他？”胜爷道：“何必逼迫这样紧呢？后退！”正在此时，又听西角门外放声痛哭，老义仆裸体赤足，进聚义厅哭道：“老寨主爷，夫人已死，少爷、小姐投井，老奴找不着踪迹，前来报告。”闵士琼闻听，犹如刀刺肺腑，滚油煎心，万种凄凉，万种痛恨。列位，人生在世上，万不可无事生非，闵士琼这不是无事生非吗？一家俱尽。

闵士琼说道：“闵福，念主仆之情，快成殓你主母死尸去吧。”

闵士琼面向东廊下观看，心中暗暗说道：“胜英，我家尽绝，我岂肯叫你安生？”心中思索，并未说出唇外，“豁出我长子德润，将你镖行八十余人打成肉泥！”闵士琼此时混身立抖，颜色更变，暗道：“一计不成又一计，计计不成，我还有一计。”

闵士琼思索至此，自己的眼泪向肚子里咽。闵士琼一下腰钻在桌子底下。前文书表过，桌子五尺见方，三面围桌帘。胜爷一看，又可惨，又可笑，遂说道：“老朋友，你钻桌子底下何用？”过去要掀桌帘向外拉闵士琼。贾七爷叫道：“三哥且慢！

他是要拚命，你伸手一拉他，他给你一暗器。”贾七爷向蒋五爷作手语，叫蒋五爷打翻桌子，五爷点头，一棍打翻桌子，一看闵士琼踪影皆无。大众一看桌下的方砖，并无痕迹。聋哑仙师叫道：“贾七爷！你看看他打哪儿走的？桌底下俱都是方砖。”

贾七爷用剑一撬方砖地，原来是四块假方砖，倒下十三层阶脚石。闵士琼最后的计划，孤注一掷，下地道点地雷，八十多位保镖的，都得成了肉泥。蒋五爷顺地道要追，聋哑仙师道：“五弟别追，他方才向东廊下看，神色不正

，察言观色，他不是毒计，便是要跑。我暗派了二位在前山口，欧阳天佐乃日行千里，柔软工夫，黑夜白天均看一般远，已经把住山口要路，他又有闭穴法。后寨有我大师兄夏侯兄长，把住后寨，伸手不见掌他还能写楷字，还能跑得了闵士琼吗？”道爷叫道：“贾七施主，闵士琼走时，直向燃灯古佛看了几眼，不知是何意思？”贾七爷赞成道：“道兄果有先见之明，叫三太、香五将佛龕抬开。”

前文书表过，这就是五方飞蛇楼的佛龕，楠木雕刻，油漆彩画，堆花过梗，东西两面俱有立柱。三太、香五、茂龙、李煜四人搭之不动。黄三太等正在壮年，各都有三百来斤的力量，无论如何用力，佛龕纹丝儿不动。贾七爷叫金龙、李永泰动手，这才搭起。向东面搭出有两丈远，香五向龕底一看：下有十字花石头两块，在龕底上绷着呢。贾七爷用秋风落叶扫剑把一点方砖地，四块方砖当当直响，木头声音。贾七爷用剑向木砖内一刺，四块木砖相连，贾七爷遂叫小弟兄过来，用力撬方砖缝儿。

将假砖撬起，用刀将三合土扫开，露白碴砖木板；四外的方砖又撬开，撤开净土，现露出一个白碴箱子，此箱有现在八仙桌大小，盖儿用钉子管着。撬开箱子盖，北面上有一个圆孔，通着一铁筒，有饭碗粗细，铁筒口露着五七根鸡卵粗的药线，药线挨着硫磺焰硝。箱内南面，有好似小锅两口，一仰一合扣着。

贾七爷说道：“这是地雷。”老年地雷最笨，用火点不着，非用焰硝燃点不可，地雷一响，聚义厅炸为齏粉。贾七爷叫众人将箱子搬出来，人多好做活，不大工夫，刨出铁筒子，直达聚义厅内，贾七爷亮剑斩断铁筒三尺有余，捣出五七根药线，用方砖立着，由斩断的铁筒当中，众英雄一看，全都惊魂失色。

有人说道：“老贼逃走奈何？”道爷说道：“他走不了。绝不能发生效力，也不必惊惧。”

就在此时，忽听地道内有人喊道：“胜三弟！我将老贼捉来啦。”大众向地道口观看，就听噗咚一声，由地道里扔出闵士琼。众英雄一看，寒鸭鳧水捆着，苍白头发蓬松，狼狈之极。

剑客随后由地道纵出。胜三爷问道：“大师兄怎样擒拿此贼？”

剑客说道：“我在后花园子里溜达，见后花园内有一座凉亭，凉亭之中有一人，鬼头鬼脑，在亭子里面一会蹲下，一会站起来，我遂将那人擒住，问他为何站起蹲下，先前他不说话，后来我在他脑门子上磨刀，他遂说了实话，我才知那亭子乃是地道之户。我将他捆绑起来。”剑客一见那人时，先用闭穴法将那人闭住，然后捆上他，又解了闭穴法，遂问那人：“在此处何为？”那人

答道：“我师傅最后的一计，顺着聚义厅八仙桌地道下来。铃铛响一声，是我师傅下地道；响两声，我们便预备火种；三声响点着地雷，将镖行之人一网打尽，我师徒父子等，由此逃走。”剑客遂问道：“他由哪道儿下去？”那人说道：“亭子角上有一个钢环子，一提钢环子，掀起假方砖，便可下去。”剑客遂掀假方砖一看，倒下十三层阶脚石，剑客看明白，复又上来说道：“我有心杀你，我实在不忍。你叫什么名字？你说实话，我就放你。”那人遂答道：“我叫飞云燕子李树林。”剑客说道：“先屈尊点吧，你张开口，我将你嘴堵上。”此贼闻听，不敢不张口，遂张开嘴，剑客撕他一块衣裳，

将嘴给他堵好，捆在亭子明柱之上。剑客遂进了地道，一看地道三尺宽，夏侯老剑客遂由北向南走去，走了有半里之遥，忽听钟音，一连响了两声，原来地道中有五尺来高一个大钟，闵士琼拿起大木槌头，当当敲了两声。剑客赶奔近前，叫道：“闵士琼，老猴崽子！你又闹鬼呢？”闵士琼一看，乃是剑客，随手把大槌头向剑客抛来。六尺高的地道，横限三尺宽，闵士琼的毒药弩百发百中，要是在宽阔的地方，不用说是六只毒药弩，就是有六十只毒药弩，也打不着老剑客，皆因地道太窄，六只毒药弩一连气嗖嗖奔剑客打来。闵士琼乃是久经大敌之人，知道剑客有金钟罩、十三太保横练的功夫，这毒药弩完全奔致命处打的，双睛、肚脐、裆中、心口窝。老剑客无法，只好躲那致命处的弩，六只毒药弩打完了，老剑客身上中了三只，可是皮粗肉厚之处。闵士琼毒药弩也打完啦，老剑客也纵到他跟前，捋住苍白胡须，将闵士琼按倒，用闵士琼的飞抓捆好，顺地道奔聚义厅而来。上至八九层台阶，一看上面地道口有亮，遂将闵士琼抛将出来。剑客说道：“众位快跑！恐怕还有毒计。”

道爷说道：“已经破啦，您看地雷在那里放着呢。”剑客闻听，直奔佛龕前面而去，一看这个地雷，好似两口小铁锅阴阳合着，令人看着真是不寒而栗！

老剑客看罢，对闵士琼唾了一口道：“老猴崽子，你好狠的心肠啊！东廊下现有你的儿子并三鼠，你都毫不顾惜，这个地雷若是一响，镖行八十多位一网打尽，连老朽也逃不了，你们作贼的真是黑心！”老剑客愈说愈有气，聋哑仙师察言观色，见事不妙，叫道：“胜施主！你看大师兄面带煞气，必要闵士琼老猴崽子的命。你赶紧上前去劝，闵士琼是窝主正犯，与其这时要他的命，何如与他打官司好呢？”胜爷唯唯，直奔剑客身旁而来。此时就见剑客向闵士琼身前迈大步，要用鹰爪力，

一把将闵士琼抓死。剑客方一下腰，胜三爷一伸手将剑客拉住，叫道：“大师兄！暂息雷霆之怒，小弟有一言，他是正犯窝主，咱将他交到官面，自有他的罪名。不知大师兄你老人家以为如何？”和尚老道齐声叫道：“大

师兄，不可！他是要犯，交胜施主办理好。”胜爷说道：“贾明何在？”金头虎说道：“来啦。”胜爷说道：“你将他也放在东廊下吧。”贾明伸手将老阎提起，也放在三鼠一块，金头虎说道：“跟你儿子挨着，父子情长。”此时聚义厅上，除去五个要犯，俱都是镖行之人。

金头虎财迷，遂叫道：“杨香五！咱俩发点财吧，到后寨收拾收拾去。这座萧金台这样的阔，后寨必然有的是金银，咱们饱载而归，你愿意不愿意？”杨香五说道：“我早就这个心思，等他们后寨的贼都走净了。你别大声小叫，要被恩师听见，不但发不了财，准得挨处分。”二人待了许久的工夫，贾明对杨香五一挤母狗眼，冲天杵晃了两晃，迈步往外就走，杨香五后跟着也走下去啦。他们二人这一走，就有人出来的啦，张茂龙、红旗李煜跟着也往外走，一时间站起来有三四十个年轻的，都向外跑。胜爷一看大伙向外一走，心中可就明白啦，胜爷问道：“你们大伙这是干什么去？贾明回来！”贾明方走出西角门，被胜爷一招呼，贾明对杨香五说道：“干啦，三大爷看出来啦，要问咱俩干什么去，你低低的声音跟三大爷说，就说出恭去，看李煜他们小子说什么？”胜爷一问贾明，傻小子说道：“三大爷，我是出恭去。你问他们吧。”胜爷说道：“人家人犯王法，物件可不犯法，你们谁也不许动人家一草一木，你们谁要动萧金台的东西，盗灯的官司谁跟着打。”贾明说道：“我要解手去，他们都跟着我，您问他们都干什么去吧。”胜爷知道金头虎贾明满嘴不说实话，胜爷也不答理他，众人也都回来啦，胜爷就不追问了。胜爷又叫道：“三太，你将地雷的箱子盖好

了，仍将佛龕搭回原处。”三太与香五、茂龙、李煜等，即将佛龕搭过来，放在原处。胜爷又说道：“此时也只是五更天，哪一位将珍珠灯挂在燃灯古佛龕之上？”此时，剑客捉回阎士琼，道爷早打发人将欧阳义士请回来了。欧阳大义士闻听胜爷之言，遂答道：“我愿办理。”大义士遂顺着佛龕的柱子先爬上去，在佛龕横梁上拴好了绳子，然后将万寿灯用绳子拴好，走到上面，将万寿灯挂在佛龕之上，大众观看，霞光瑞彩，炫人二目。

正在此时，忽听山口外人声鼎沸，听着好似有几千人马的声音。道爷说道：“大概是群贼去而复返，要前来抢差犯，咱们赶紧先将五个犯人藏在一边。”胜三爷点头称善。大众一看，东廊北面有一间屋子，窗户在东敞厅后檐墙上，胜爷说道：“就将五个盗犯放在那间屋中，众位以为如何？”道爷说道：“很好很好，快快办理。”孟金龙、李永泰二人，每人提起两个贼人，金头虎贾明扛着一个，来到屋门口，一推门，并未关闭，屋中放着许多零碎东西，将屋中的东西搬运到外面，五个贼人俱都放在屋中，口中塞着东西，孟金龙、李永泰二人把守门口。

金头虎说道：“你们俩人千万小心，如要丢了差事，官司可你们打。”孟金龙说道：“小小子，你放心吧，谁要到我跟前，来，我就给他一杵。”大丈夫将灯取下来，看守万寿灯的是聋哑仙师、弼昆长老、欧阳氏弟兄，他们四个人，负看灯之责，萧、孟二侠和贾七爷、屠大爷、胜三爷等准备厮杀，无论出多少条人命，不许自乱。正在打算抵敌之策，外面李四爷笑嘻嘻的进了聚义厅。胜爷问道：“四弟打探得山口外，可是群寇复回吗？”李四爷答道：“山口外乃是官兵来到，在头道山口二道山口中间，与八大名山之贼走了一个碰头，您快看热闹去吧。”

聋哑仙师说道：“李施主说话太不知深浅，还有工夫看热闹？”

双方若是交上手，乱杀乱剁，得多少条人命啊？胜三爷，此事非你不可，你赶紧到二道山口去给了解此事，可别闹扩大了。

官兵与群寇若是打仗，咱们就不能看着，必得帮着官家打仗，那么一来，镖局子可就关了门啦，这一千小弟兄们都是学而未成，武技十分勉强，必有性命之忧。你到前面先稳住了群寇，别叫他们妄动，然后见带兵的官长，要是熟人那就更好啦，若不是熟人，还得多费唇舌。三弟你唇齿也能行，不用贫道多嘱。”

胜爷诺诺连声，带领着一千小弟兄们，出离了聚义厅，赶过前寨，胜爷来到二道山口外，站在高阜处，举目观看。此时业已天光大亮，就见一道山口外，旌旆满目，号带飘扬，弓上弦，刀出鞘，众官军一个个俱准备着厮杀的样儿。官军的人数千余名，再看二道山口内，八大名山的群贼，俱都在山口内扎住队伍，虽然不撞山口，也是与官军两方对峙的意思，官军若是再向前进，可就得起手。官军也不向里开啦，群贼也不向外撞，众贼谈笑自若，可并不把官军放在心上，八大名山的寨主喽卒合计在一处，约有三四千名，要是打仗，官军绝不能取胜，别说还有那些喽卒，就是莲花湖的四猛八大锤要是撞山口，官兵就拦挡不住。曹荣那条皂盖枪，更不用说啦，十个守备、千总一齐上，也不是对手。那么为何群贼就不向山外撞呢？皆因为莲花湖的韩秀在前面阻拦着，是邪不侵正，韩秀是文武全才，虽然占山为王，他胸中有大清的律例，知道要是伤了官军，事情就闹大啦。且说胜爷观看明白，原来带兵的二位武官与胜爷彼此都见过面，这二位带兵官，一位是院衙差官王福盛，一位守备李廷仁。胜爷对群寇说道：“众位宾朋稍安勿躁，在下胜英恳求官兵，给众朋让出一条道路。”胜爷在高阜处看时，群贼中有那胆小的喽卒早就看见胜爷啦，同声哀求道：“胜老达官爷快救命吧，官兵把山围啦。”所以胜爷先安慰喽卒，然后

下了山坡，众小弟兄在后跟随，胜爷紧行几步，直奔王千总、李守备而来。走到马前，胜爷先给二位差官请安道辛苦。二位差官一看，原来是胜三爷

，急忙将兵刃挂在得胜钩上，甩镫离鞍下了座骥，齐声说道：“原来是胜老达官，不敢不敢。”胜爷遂问道：“官家怎晓得镖行之人现在萧金台？”李守备说道：“我们并不知道老达官萧金台赴会，皆因为老达官由镖局子起身之后，第二日镖行就打发人给院衙门送信去啦，言说老达官二十八日赴萧金台之会，寻找珍珠灯，来了一日一夜啦，并无有一人回镖局子。卑职不敢隐瞒，遂将此事回禀了钦差大人，钦差大人念老达官为国家效劳，赴汤投火，无所顾及，很赞成老达官的忠诚，恐怕老达官在萧金台有了危险。但是各衙门的兵额不多，头一天镖行去人送信，钦差不便下谕招集军队，各衙门凑集了两天，人齐马不齐，这才凑了千余名兵士听用。第二日镖行又去人送信，言说仍然无有消息，钦差大人遂遣卑职与王大人，带队前来协助胜老达官。胜明公附耳过来，现在城守营与各衙门集合在一处，率领八九百名兵卒，前来接应老达官来啦。”胜爷施礼说道：“我有几位朋友，舍死忘生，协力相助，拿住盗灯的正凶帮凶，珍珠灯盗回。并不是我胜英一人之力，求二位大老爷网开一面，放他们一条生路，二位大老爷一辈居官，辈辈居官，恩威并行，叫他们有自新之路。”李守备道：“他们聚众成群，不法已极，我们奉堂谕，要各个拿获，以正典刑。看在胜老达官之面。”语至此，叫官兵退出一条道路，说道：“再要不法，必要严拿惩办！”语毕，官兵闪开一条道路，八大名山人，犹如风卷残云一般，逃出头道山口。胜爷控背躬身叫道：“二位大老爷，您派几名官人，请到里面将拿住的正犯提出来。”守备、千总挑选了三十名健壮兵卒，够奔萧金台聚义厅，进二道山口，又到第三道栅栏门，进

了聚义厅。二位差官举目观看，燃灯古佛前面挂着万寿灯，守备、千总向珍珠灯行了大礼，马步队将座位搬来，二位差官坐在东西，当中正位让胜爷落座。胜爷说道：“小民不敢。”胜爷又说道：“您派兵封山内看看有牲口，套几辆大车，将犯人拉走。”兵士到西跨院一看，马棚里俱是瘦弱之马，套了三辆敞车，够奔聚义厅回禀，套好车辆，将珍珠灯取下，装在龙盒之中。胜爷说道：“将五个犯人提出来吧。”金头虎卖乖喊道：“我提差事。”金龙在门口横着搦，见二位差官到来，说道：“谁要前进，我将他砸死！”贾明说道：“这是差官老爷前来提差，你装什么精明？”金龙说道：“没有我的事啦，我要走啦。”黄三太在先，进了屋中，黄三太一进门，就听“唉呀”

一声，嗓音都转啦，随后胜爷、蒋五爷、老道等也进了屋中，一看五个犯人踪迹不见。胜三爷浑身立抖，叫道：“贾七爷！”

你看犯人打哪里走的？”贾七爷摘了一个灯笼一照，见墙犄角有假砖盖着地道口，贾七爷掀假砖一看，倒下阶脚石十三层，五个差事由地道逃走。道爷说道：“胜施主不要着急，五个差事逃的工夫不大，贾七爷与蒋五爷下地道追



赶，他们跑不了多远。就是跑了也好拿，官面拿贼，海捕公文，并不认识贼人，还能拿着呢；这几个贼人，咱们镖行都认识。”说着话，蒋五爷、贾七爷二人下了地道，追赶贼人。工夫不大，蒋五爷、贾七爷回来说道：“追出有五七里远，外面有一座敞厅，出了敞厅，奔东去，有一山涧，搭的跳板是活的，贼人过了山涧，撤去跳板，大概已经远遁了。”聋哑仙师说道：“先将珍珠灯交给二位大老爷带回院衙，咱们安慰安慰忠良爷的心。咱们大家分途追贼，不难将贼拿住。”胜爷叫道：“道兄、李四弟，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将灯送到院衙。”聋哑仙师说道：“他二人不敢见官。”胜爷说道：“有二位大老爷，什么都能办，不用

我们的人见官。”王千总、李守备无可奈何，押着珍珠灯够奔院衙，聋哑仙师、李刚押着车，胜爷说道：“二位大老爷，见了忠良大人，替小民恳求，就说小民胜英追赶贼人去了。若拿不着贼人，交不了差事，小民胜英誓不回去见忠良。”官人走后，胜爷对大众说道：“你们众位赴群英会来的，都不是外人，没有别的，请你们大家成全到底，帮我胜英捉拿贼人，若拿不着贼人，胜英今生今世不回镖局子。”大家齐声答道：“愿与老达官同甘共苦，誓死不二。”胜爷对大众控背躬身说道：“好好好，就此分手吧。”大众遂三三五五，七个八个一伙，分途捉拿漏网之贼，夏侯商元与胜爷是独行追赶。

胜爷出了萧金台，无精打采，走到一座树林中，休息了一会，打了一个盹。正在朦胧之际，听树林北面有人互语，就听说道：“头，您回家呀，还是别投门路呢？”那人答道：“别叫头啦，咱们不干这个啦。胜爷真是大仁大义，除去五个要犯之外，俱都不追。”又听这个说道：“您还不知道呢，五个要犯都潜逃啦。”那人说道：“岂有此理？镖行八十余位，岂能跑了差事？”这个说道：“教大少寨主娘舅给救走的。”那人惊讶问道：“是杭州的寨主吗？”这人答道：“不错不错。人家这个山寨不抢不夺，水旱田种地。那位寨主每年到萧金台一次，可不知在杭州何处？就听说是杭州，要知道地方，咱们就可投奔。”胜爷听得明白，站起身躯，够奔声音而来，来到这几个人跟前，胜爷控背躬身说道：“方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啦，你们可知道此山在杭州何处吗？”众人答道：“我们实在不知道，您没听我们方才说吗？就听说是杭州地界，实在不知他那山的名字及什么所在。胜老达官，你老人家以德待人，我们要是知道实确，决不能不告诉你老人家。”胜爷又问道：“他那内弟本人，你们众位可曾见过？怎样的长相？众位知道

吗？”众人齐说道：“听说每年到萧金台看一回姐姐，萧金台内寨的人都见过，我们前寨的人没有见过。你老人家要到杭州打听去，大概容易。”胜爷一听这几个人俱都不知，也不便再向下问，胜爷遂又对这几个人说道：“众位

都是二十多岁的人，正在年力富强的时候，从此改邪归正，回归故里，骨肉团聚，家庭幸福甚多，万不可再入歧途，遗父母以盼子之忧。当山大王的从古来到如今，哪有得其善终的？愚下胜英言直性憨，诸位幸纳余言，万不可为非作歹。我这里尚有几十两散碎银子，奉送大家做为回家之路费。些须小意思，众位幸勿见却。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罢此话，由兜囊中掏出银子。众人齐声说道：“胜老达官之言，我等必当遵命，这是教我等成为好人。

盘费一层，我们大家俱都富余，请老达官不必费心了。”胜爷一看，众人说话很挚诚，胜爷也不客气，仍然将银子收起，遂与众人抱拳而别，够奔杭州大路而来。

胜三爷晓行夜宿，沿路之上，每逢津关渡口，必要仔细访察，俱都无有闵家父子及太仓三鼠的踪迹。七月初十左右来到了杭州钱塘门，胜爷心中打算：先找一个店住下，休息休息，然后再打探贼人的下落。一边走着，一边思索，抬头一看，正是一座老店，有心进去住，天气尚早，遂又够奔西湖而来。过了断桥亭，胜三爷无心观看西湖的景致，仍回钱塘门住店，在路上一阵困倦，四肢无力，眼前一片树林，清风习习，倒觉怡情悦目，胜爷心中打算歇会儿再走，遂走进了树林，坐在小包裹之上。老英雄真困乏急啦，方才坐下即昏昏睡去。正在睡梦之间，耳旁忽听得有马踏銮铃响的声音，倾耳细听，声音愈近。

胜爷遂向外观看，见一匹白龙驹其快如飞而来，马上端坐一位少年，头上戴马连坡草帽，身穿粉莲色大氅，足下燕云快靴，扣住亮银镫，腰系英雄带，面如白玉，五官像貌不俗，精神凛

凛，气宇轩昂，马鞍鞦得胜钩上挂着一把壳式的钢刀，正在其行如飞之时，忽然将马绷住，只见这少年在马上忽然双眉紧皱，自己与自己生气的样子。胜爷观看此人，有不可一世之概，胜三爷心中暗道：“走好好的道，这是跟谁呢？怎么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胜爷正在心中纳闷，工夫不见甚大，就听后面有小串铃的声音，来在切近，原是驴驮十余个，驮着白碴箱子，后边有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乃是客人，胜爷心中这才明白，此少年原来是一位保镖的达官，可车上没插着镖旗子。胜爷心中暗说：“这本是黑镖，不用说是绿林道看见不叫走，就是洗手的绿林，多年不做买卖的，若是看见也不能放他走呀。”不表胜爷心中纳闷，单说趟子手走到少年的跟前，叫道：“王师傅，你怎么自己跟自己赌气呢？每次到钱塘门外都不喊镖，就平安过去，这一回也不用喊镖，你不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听那少年答道：“为什么不喊镖呢？到钱塘门外，你只管喊镖，有什么事都有我姓王的呢，没有你的事，我为什么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胜爷在树林中看那少年的神气，似乎对于钱塘门这个地方有

什么过节似的，就见那小孩说完话，告诉趟子手一句：“我前边等候你去。”说罢此话，扬鞭打马而去。胜爷心中暗道：“反正我也是往钱塘关去，我为何不在后头跟随着他？”

到底看看究竟如何。要是跟着他的马我也跟得上，早到了也是没用，我就在车后头跟着。”胜爷思索至此，遂站起身形，提起小包裹，让后头的车过去，胜爷走出了树林子，跟着遛达下来啦。

走了工夫不大，来到了钱塘门外，胜爷远远的就望见那个小孩在那里将马绷住，赶到驴驮子到了小孩马前，就听小孩嗔道：“你们怎么还不喊镖呢？”就听那趟子手道：“得啦，王师傅，咱们的镖，一年不知道打这儿过多少次，无论何时也没

有喊过镖，这回你要一喊镖，恐怕倒惹出许多麻烦啦。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马上的少年说：“你只管喊镖，不用絮叨。我今天是非喊不可，出多大的事，姓王的也不能含糊，不用你小心谨慎。”趟子手无法，只得喊镖，喊出一听，原来是南路的镖。此时太阳已落，正是住店的时候，喊完了镖也没有什么问题，赶着驴驮子向前走。进了钱塘门，胜爷一看大小商店林立，招商客店栉比皆是，但是这伙镖赶着驮子向前走，那些个招商店并没有一家招呼住店的。胜爷心中暗想：“怎么招商店不留旅客呢？买卖以和气生财，店小二在门口站着，看见这伙计，连问都不问。出去几十里地接客人还怕接不来呢。路过多少大小客店，没有一个留住的。”正走中间，胜三爷抬头观看，面前有一家客店，门前有一块横匾，上写“英雄客店”。马上的少年绷住了马，叫一声：“伙计们，咱们就住这座英雄店吧！你们看这座店里，倒很干净。”伙计答应一声，将驴驮子奔英雄店大门赶去。此时英雄店门口站立着四个伙计，年纪俱都在二十上下，精神百倍，小打扮，蜷着腰，仰着脸，简直的那宗情形，不是打算作买卖的样子。趟子手方将驴驮子赶到店门口，就见店伙计怒目横眉的向趟子手问道：“干什么的？”趟子手闻听也怔啦，心中暗道：“开店的问客人是干什么的，真是新鲜。”趟子手只好答道：“住店的。”

那几个伙计说道：“我们店里今天不留客人啦，别处住去吧。”

列位，一样的话，好几样的说法，店里这几个伙计说话，简直不像生意买卖人的话，横眉立目，异常野蛮。趟子手无法，遂走到了马前，说道：“王师傅，你看见没有？我看今天要有是非，咱们住店都没有留咱们的。这座大店，就不叫咱们住，这不是成心怄气吗？王师傅你小心点，可不是我胆小，咱们别找麻烦。”马上少年说道：“开店的揽客人还揽不着呢，莫非他

这座店都住满了客人了吗？”趟子手说道：“四十多间房子都空着呢。

”那少年又说道：“你们不留客人，你们将门关上啊。”

就听店伙计说道：“都留住，就是不留你这只镖。你出来保镖，你们家大人也没教训教训你吗？”胜爷一听，这是个硝儿。保镖的说道：“该着什么花什么钱，为什么不叫住？”伙计说道：“不但不叫你住店，你的镖还走不开啦，出不了杭州地界。”

保镖人大怒：“你们这是贼店！不用到杭州野外，你们要将王老爷一脚踢个筋头，十二驮子归你们啦，不用劫。”店伙计大怒：“捣下了！众人。”保镖的闻听纵下马来，胜爷要息事宁人，惹下杀身大祸。他由人群外向里一挤，店里伙计已经跟少年动上手啦，头一个伙计照着少年掏心一拳，被少年一捋腕子，底下一伸腿，伙计闹了一个趴虎；第二个伙计上来就是一个双锋贯耳，那少年使了一招野马分鬃，底下一脚又踢倒下一个；第三、第四两个一齐上来，俱被少年打倒。胜三爷心中暗想：“这个小孩真快，四个伙计全都被他打了。”那被打的伙计向里就跑，工夫不大，由里面出来一老者，黑面钢髯，胜爷一看，心中明白，原来此人与胜爷是结拜的弟兄，姓铁名叫天胜。

铁天胜直奔小孩跟前，说道：“是摔一个趔趄就将十二驴驮子留下吗？”小孩说道：“那是自然。”语毕，铁天胜忙把大衣脱下，与保镖的少年挥拳动手，二位短打长拳，挨帮挤靠，蹿高纵矮，二人战了三十余个回合，不见胜败。忽然铁天胜更门改路。胜爷心中道：“小孩要栽筋斗。”就见铁天胜二指奔少年面门而来，底下一个钩接连环腿，铁天胜的脚面钩住少年的脚后跟，向前一带，那少年闹了一个仰面朝天。看热闹的一喊好，保镖脸上一红，奔白龙驹伸手摘下壳式钢刀。铁天胜说道：“你还要亮家伙吗？”回头叫道：“孩子们给我将兵刃抬来！”伙计们将虎尾三节棍抬来，店主人伸手一接虎尾三节棍，

合着中节，一抖三节棍，店主人由北向南，保镖的少年由南向北，胜爷一看，钢刀起处血溅红，虎尾棍砸上骨肉纷飞，这两造要出人命。胜三爷思索至此，遂赶向前去，大喊一声：“铁天胜！真不知自爱。”铁天胜道：“什么人？”胜爷答道：“你看看吧。”铁天胜一看，喏喏连声而退。列位，铁天胜天不怕地不怕，怎么他见胜爷这样规矩听命呢？皆因叫胜爷给感化得言听计从。铁天胜退下去，胜爷对那少年说道：“少达官，住店，合适便住，不合适便不住。要是有劫镖的，当然拚命，为住店何必呢？”少年也要瞪眼睛，一看胜爷的长相，没敢瞪眼，口中说道：“您别管，他们这是贼店。”胜爷说道：“岂有此理？他若是贼店，在人烟稠密的地方，能容他吗？”胜爷又说道：“看热闹的人很多，也不必细谈。我且问你，令师是哪一位？”少年说道：“我师傅镇九江屠。”胜爷说道：“是屠粲屠大爷吗？你是三十六门人中第几位？”保

镖的答道：“不错，是屠大爷。我是三十一名。”胜爷又道：“有一位胜英，你可认识？”保镖的答道：“那是我胜三叔。我自从拜了师傅，我净在家中练功夫。”胜爷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保镖的答道：“我叫神拳无敌小太保王九龄。我由七八岁上念书学艺。”

胜爷说道：“我乃神镖将胜英是也。”少年闻听，爬在地下就行大礼道：“咱们爷们栽了筋斗啦，你给我找找面子吧。”胜爷闻听一乐，说道：“找什么面子？那是你铁叔父。”胜爷又叫道：“铁贤弟过来，这是屠大爷的高徒。”铁爷说道：“为什么不早说呢？早说将店烧了也不要紧哪。”胜爷又对看热闹的众人说道：“众位乡亲请散了吧，我们这一家人闹着玩哪。”

大众一乐散去，伙计们将驴驮子往里让，镖车归了西跨院，胜爷、王九龄、铁天胜三人，归了上房。这一住店，胜三爷惹下杀身之祸！

《三侠剑》 第四回（上） （清）张杰鑫 著

#### 第四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话说胜爷与铁天胜分宾主落座，保镖的是晚辈，打横一坐，伙计给打洗脸水沏茶。擦完了脸，喝着茶，胜爷向保镖的说道：“你的镖旗哪里去了？”保镖的答道：“在前站下船，我师兄告诉我，到杭州不要喊镖，喊镖恐怕出差错，我将镖旗藏在车里啦。”胜爷说道：“你太傲性啦，你师傅的镖旗镇九江屠，谁人不知？也不是净以武力对待，每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应酬？谁也不好意思劫镖。”胜爷又问道：“你家里大概是富户吧？”

王九龄答道：“小侄男家里有十几顷水田，一二十余顷旱田。”

胜爷闻听，微微一笑，又说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后你要多加小心。你没有镖旗，谁看见也不容你过去。你不闻年年防歉，夜夜防贼？每逢镖人店的时候，夜间必须亲身察看驮子，为的是防备小贼。你要是一傲性，就许将镖多少丢点。比如绸缎镖，夜间有人给你偷出两疋去，到当地交货的时候，客人一看少了两疋绸缎，人家若将此事传扬出去，多不好听啊。”

王九龄闻听此言，连声答道：“是是是，从今后当以小心。”爷儿三个又说了一会闲话，胜爷又叫道：“王贤侄，你与客人一同用饭去吧，我与你铁师叔还有事呢。”王九龄与胜爷、铁天胜行礼告辞。

胜爷叫道：“铁贤弟！你在家中纳福了，天下英雄会，给你下请帖，你都未能一去。”铁天胜闻听，打了一个唉声，叫道：“三哥，提起此事，小弟实在灰心。皆因当时二弟病重，看看要死，兄弟情肠，我如何便抛下他而去？那知道几天的工夫，他就逝世去了。”胜爷闻听，心中暗道：“我错怪铁贤弟啦。”

胜爷遂问道：“发引了没有？”铁天胜道：“现在后花园停灵，拟定明年出殡。”胜爷说道：“今日天气已晚，明天叫伙计领着我，我买一份冥礼，灵前吊祭。”哥俩喝着酒谈话，胜爷说道：“铁贤弟，你我挨肩擦背，已有二十余年，我深知道你的性情骄傲，对于守节的弟妇跟前，你可多要尽心。”铁天胜答道：“胜三哥不用您嘱咐，我绝不能待错了。自从您二弟弃世，我就将家务俱都交给弟妇管理，不叫您的弟妹当家。我那弟妇娘家乃是书香门第，我也曾对他说过：弟妇你愿意在家住，愿意住娘家，来往随便。绝不敢待错。”胜爷问道：“二弟妇娘家何如人也？”铁天胜道：“江苏省罗家岭，姓罗，乃是唐时罗成的后人。二弟妇的胞弟名叫罗文，人称铁掌赛昆仑，表字兴龙，此人上山擒猛虎，下海捉蛟龙，横推八匹马，拽倒九只牛，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日行千里，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要求取功名，武状元犹如探囊取物。此人久读律例，有一日他观闲书，看到他先祖的故事，他知道自古忠臣难免丧身疆场，因此不求功名富贵，隐居不仕，常自比徐达，习学渔樵耕读，看破尘世，故此人称为隐士，那是咱弟妇的胞弟。”胜爷说道：“我耳闻有这位，未曾见过，倘久后有机缘的时候，你给我介绍介绍。”弟兄二人正在谈话之际，有一老者打着白纸灯笼，掀帘笼而入，叫道：“老当家的，二太太娘家来人吊祭。”铁天胜叫道：“老管家，你来见见，这是我胜三哥。”老家人拜见了胜爷，铁天胜道：“你告诉内宅待客，就提我与胜三哥说话

呢。”胜爷说道：“你陪着我说什么话？你先招待客去，明天我叫店伙计领着我，我再去吊祭。”铁天胜不敢违背，站起身躯，跟着老管家奔内宅而去，叫道：“伙计！这是我胜三哥，好好照应。”

店主人主仆走后，胜爷自己独坐，胜爷正在喝着茶，听柜房有人喊道：“将他推出去，若不看你少眼无目，非打你不可。”

胜爷闻听，由上房里出来，心中暗道：“这是吵店子，净打架。”

胜爷来到柜房一看，三四个伙计向外推一位无目先生，身穿旧蓝布大褂，二目之中一点黑眼珠也没有，窄板鞋麻梗线串绑着，手中持着明杖。胜爷说道：“你们快放手，你们要将他推倒摔着怎么办？”伙计不敢违背，放开瞎子。胜爷过去，扶住无目先生的明杖，就听无目人问道：“你是这店掌柜的？”胜爷答道：“非也，我也是住店的。”瞎者说道：“他们这个店太恶哪，打死人白打吗？他们要将我打死，得给我买一口棺材。”

胜爷说道：“老先生，我虽然是住店的，我与店主人有个认识，回头我必叫您顺气。”胜爷拉着瞎子的明杖，进了东跨院上房。

胜爷问道：“老先生贵姓啊？”瞎子说道：“我姓刘啊。”胜爷将瞎子拉到茶几旁边，让瞎子落下座，胜爷给瞎子满了一杯茶。瞎子问道：“您贵姓啊

？”胜爷说道：“我姓胜啊。”瞎子说道：“人要是倒了运，喝凉水都塞牙。三天没开张啦，今天晚半天走到钱塘下关，有一个老太太叫我算卦，我们有公价，二十四文一卦，算完了卦给了二十三文，借了两家都没借着那一文。老太太说道：‘短一文吧，下回算卦再找补吧。’我也没法子，短一文就短一文吧。三天没吃饭啦，赚了这么一分卦礼，还不够。我打算吃点什么，好容易打听到店里，我方才进了店，他们这群伙计不答理我。我说掌柜的给我来一个热汤面吧，他们是成心，半天的工夫，将面端来道：‘面得啦。’我

拿筷子一挑，一碗面只有十来根。没法子，垫垫饿吧，吃完了饭，我问掌柜的：‘你这碗面多少钱哪？’他们说：‘二十四文。’我腰里只有二十文，我说：‘欠你们一文，明天再还，今天我还要住店，也等明天作买卖回来给钱。’他们不说买卖话，他们说：‘等盖好了房子你再住吧。’我跟他们一分辩，他们一堆打我一个人，叫他打死我，我倒有了棺材钱啦。”胜爷说道：“老先生还没吃饭呢？”瞎子说道：“三天没吃饭啦。”

胜爷说道：“老先生，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今天交你一个朋友，咱哥俩在一块吃一块住。明天您走的时候，我再给您十两八两的，您换一换衣服，理一理发，再做买卖就该开张啦。

老先生你看看我，胡子都白啦，你是兄弟，我老哥哥说的这话对不对？”瞎子一翻白眼珠，似要哭的样子，遂说道：“胜大爷子，你管我一顿饭，我至死不忘大德。”胜爷说道：“先生言之太重了。”胜爷遂叫伙计，问道：“你们是什么饭现成？”

伙计答道：“大饼大面清炖牛肉，都是现成的。”胜爷说道：“给我来两碗清炖牛肉，二斤大饼，再配一碗汤。先生喝酒不喝？”瞎子说道：“不会喝酒，一闻酒味，脑袋就痛。”店小说道：“这回瞎子可蒙着啦。”胜爷说道：“不许胡说，快去预备。”瞎子说道：“若不是胜老爷子给我吃，设是我买，这些伙计还许不卖呢。”跑堂的到灶上叫大师傅给盛了两碗牛肉：“要精致点，别叫胜三爷挑眼。”

工夫不大，俱都端到上房，摆上小菜。胜爷心中思索：这位先生也有五十多岁啦，只为无钱，这样狼狈。胜爷不由得可怜瞎子，将瞎子让在正座，瞎子说道：“胜老爷子你也吃呀。”

胜爷说道：“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咱是弟兄，你不要客气，我才吃完了饭，你请吃吧。”瞎子拿起饼来，打了一个卷，一口一个月牙，香甜美味，吃了一个不亦乐乎。胜爷看着，心中暗

道：“这个先生吃得太多了。”胜爷见瞎子吃完了，又问他：“吃饱了没有？”瞎子说道：“吃多啦，你别让啦。”跑堂的打过漱口水，瞎子说道

：“不漱口，一漱口，香味就没有啦。”

胜爷与跑堂的俱都暗笑。胜爷将瞎子让到茶几旁，又给满了一碗茶。瞎子说道：“胜老爷子，这个人要老了也就不值钱啦，我年轻的时候，算一天卦，到店里还要消遣消遣。现在不行了，吃饱了就不爱动弹了，我坐不住啦。”胜爷说道：“西暗间有一张大板床，咱们哥俩足够睡的。”瞎子说道：“你不嫌我脏啊？”胜爷说道：“这是哪里话来，何脏到之有？”胜爷拉着明杖，将瞎子领到西暗间。列位，胜爷是何等身份？居然能服侍要饭的，可见胜爷爱老怜贫。

瞎子到了西暗间，贴西板墙向床上一坐，直打哈欠。胜爷说道：“老先生你困啦，就歇着吧。”瞎子一翻白眼，说道：“胜老爷子，年年防荒，夜夜防贼，你将门关上点，我这钱褡里有一个破托肩的大褂别丢了。”胜爷心中暗笑，遂插上门。瞎子又说道：“你用凳子顶上点。”胜爷说道：“好好。”又拿起凳子将门顶上。瞎子脱了破鞋躺下，工夫不大，打呼噜，说睡语咬牙。胜爷此时也觉劳乏，摘下鸭尾巾，脱了衣服，一切物件俱都包好，胜爷是体面人，每逢住店，夜间出恭，必要出去，青缎靴子未脱。胜爷方才躺下，就听瞎子打着呼噜说睡语，口中说道：“大奶奶，你这个少爷是火命，少奶奶是水命，卦书上有云，水火不相当，夫妻难久长，不独儿女少，纵然不死也离乡。老太太你老人家给我五百钱卦礼，我到店里，夜静更深，我请七十盏红灯花，我给少爷少奶奶祭祭星。”胜爷噗哧一乐，心中暗道：“真是瞎子口，无量斗。他到店里买大面吃，给谁祭星啊？”胜爷也觉一时困倦，可就睡着啦。

正在睡梦中，听窗户叭叭叭三声响，将胜爷惊醒。坐起来

一看窗户，就是三道立闪。胜爷心中暗道：“大概阴天啦，打闪呢。”胜爷又从破窗窟窿向外一看，满天星斗，并未阴天。

又一看屋中蜡灯已灭，也听不见算卦先生呼声。胜爷叫道：“先生。”叫之不答，呼之不应。胜爷以为是瞎子出去解手去啦，将灯扑灭了，然后又用手一摸，果然不见瞎子。胜三爷来到外间屋一看，外间屋灯也灭啦，伸手一摸门闩，并未挪动。再摸东暗间屋门，倒扣着呢。胜爷一想，忘了与店中要火种了，遂取小包袱取火折，到西暗间一摸小包袱，踪迹不见。胜爷心中说道：“我进店之时，看见外屋茶桌底下有火纸。”胜爷伸手摸着火纸、火石、火镰，打着了火，将里外间蜡烛俱都点着，里外间一照，仍不见瞎子。胜爷心中明白，所有一切东西，俱被瞎子盗去了。慢说是我住我盟弟之店，就是住别人的店，我也不能声张，十三省总镖头，被瞎子给将东西偷走啦。胜爷思索之下，三飘银髯，自言自语说道：“我这条老命必要伤在杭州。”胜爷用蜡烛又仔细一照，一看外屋门横楣之上，窗户有一扇半掩着，胜爷又低头一看顶门的小几凳



，有脚踩的印子。

列位，这是诚心叫胜爷知道，要不然一点痕迹也不会留。胜三爷将几凳搬开，开门出去，来到院中四外观看，并无有影儿。

又纵上房去观看，就是东厢房上有一条黑影，胜爷心中欢喜说道：“只要我看见你的影儿，你就跑不了。我若不将刀镖等物追回，我怎见镖行众位？”胜爷遂追赶贼人，胜爷后边追，那人前面跑。出离钱塘关六十余里，那人只相隔胜爷一箭之远。

胜爷紧追，那人紧跑；胜爷慢追，那人慢跑；胜爷不追，那人在前面等着。又追出三十余里，眼前一座峻岭高峰，眼看着此人上了山坡，胜爷随后也追上山坡，上了山坡向北去。一望俱是平坦之地，有几个平台，又向正北半里之遥，山坡下白水滔滔。老英雄追到水边上，胜爷说道：“你还上哪里跑？”此时

天色大亮，那人一回头，胜爷观看此人，眼珠黑白分明，精神异常，背后背着胜爷的小包裹，并未拿明杖。那人道：“胜老达官，你摸摸你项上的六阳魁首还有吗？”胜爷问道：“足下何等人也？”那人道：“行不更名，我在店里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姓刘名叫士英，人称别号闭眼神佛。胜老达官，你追的五个人犯，俱在此山，这座山叫双松岭碧霞山，我父子占据此山。

我救的是闵老寨主与少寨主，老寨主是我之姐夫，少寨主是我之外甥，我并不是救三鼠，皆因那时屋中黑暗沉沉，无有灯光，我一慌忙，将三鼠的绑绳先解开啦，这才将他三人救走，然后又将众人接到碧霞山。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吃酒谈心，我对他们说了一句大话：“若我将胜英置之死地，易如反掌。”他们大家苦苦哀求，非教我给他们报仇不可，逼得我没有法子啦，所以我才够奔店里刺杀你。皆因你有行侠作义之风，并桌上床下伺候我，你真是仁人君子，我将刀亮出了三次，我没肯杀你。

胜老达官，你将珍珠灯已经盗回，差事交官，面子已足，我给你几十两银子盘费，请回贵镖局吧。”胜爷说道：“刘寨主，你将我东西原物交回，我还要那五个差事。”刘士英说道：“胜老达官，我摆一个阵，你要破了此阵，我就将刀镖原物归还。”

胜爷说道：“你摆阵我看吧。”刘士英转身奔西南而去，胜三爷后面跟随，眼前一道大寨子墙，刘士英一吹呼哨，出来几名喽卒，齐声说道：“寨主回来了。”刘士英说道：“胜老达官在外稍候片刻。”胜爷说道：“好好好，请你快出来。”胜爷观看，由打里面出来六十名喽卒长箭手，又出来六十名喽卒削刀手，又出来六十名挠钩手，共合三六一百八十名，俱是精明强干，相貌堂

堂，东西排班而立。又有四名少年的英雄，胜爷一看这四位，都是手擎鸡爪镰，耀眼发光，这四位少寨主乃是刘士英四位少爷。大少寨主刘金祥，年在二十五六岁；二少寨

主刘银祥，二十三岁；三少寨主刘福祥二十一岁；四少寨主刘禄祥十八九岁，俱是方面大耳，五官端正。后面又有二人并肩，林士佩在左，闵德润在右。大少寨主闵德润穿一身青，给他娘穿孝，手中拿着一条金鼎秋龙拐，这条拐比他本身那条拐轻一点。林士佩手执狼牙钻。再向后看，左有闵士琼，怀抱提鹿双枪；右有闭眼神佛刘士英，蓝云缎壮帽，蓝绸子短靠，十字绊上横插十三节点穴枪，插在皮囊里耀眼明光。刘士英说道：“胜老者，你独自一人，焉能打得出去碧霞山呢？”刘士英又道：“你是孤掌难鸣。林寨主能战你百十个回合不能？闵大少寨主也能战百十个回合吧？您能出得去此山吗？看我与姐丈二人能战您百十回合不能？我那四个犬子也能战您百十回合。

胜达官你再向后看看。胜爷一看，后面老道七星真人、张德寿、柳玉春、崔通，俱都抱着应手的兵器，有不可一世之概，本山的三十多位寨主，也都仪表不俗。刘士英又说道：“胜老者，你还没有兵器呢，我赢了你也不高明。”刘士英回头叫喽卒：“将各路的兵刃架子抬来！”工夫不见甚大，众喽卒抬来了十八样长兵器，十八样短兵器，二十四路外武兵器，十八样大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样暗兵器。又有许多镗练棍棒，蜡杆子，都是加重的分量。二十四路外武兵器，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锁的，带环的，带套的，带翅的，带绒绳的。六十样兵刃摆在西南。刘士英说道：“您自己挑一样用吧，您的刀、镖、甩头没有啦。”胜爷一伏腰，刘士英说道：“长箭手，挠钩手，可不许暗算胜老达官。如有暗算者，不论是谁，以军法从事。”胜爷走到大兵器架子前，拿起一把朴刀。胜爷提刀在手，此刀利刃锋利，虽不如自己的鱼鳞紫金刀，杀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老英雄提着刀转身归还正北。他们山上的人围着三面东、西、南，胜爷故此在正北方。胜爷将刀放在山坡之上，

将白发挽好，勒十字绊，绷英雄带，登了登青缎子靴子，抬胳膊递腿，没有绷吊地方。将大朴刀拿起，向靴底擦了一擦，叫道：“刘寨主！单打独斗我奉陪，要群殴就一拥齐上。”刘士英说道：“焉有群殴之理？”刘士英摘皮条带，一抖十三节练子枪，哗啦一声响，二英雄要比赛输赢。

列位，说‘书的一张口，难说两句话。且说群贼何以都到碧霞山呢？皆因群英会，林士佩被蒋五爷打伤，无脸面回莲花湖，他与老道七星真人，够奔杭州，投奔双松岭碧霞山而来。

林士佩本是南七省有名的人物，刘士英故此收留他，打算劝他别跟胜爷结仇。刘家父子是闵老寨主所请，专为在外面打探官兵的消息，因在江苏看见官

兵齐队，遂跑回萧金台，在萧金台待了半夜，没有救闵家父子之策。正在此时，就听山外面一乱，镖行将差事放在空室内。刘士英对二子说道：“合该闵家父子不死，可有救他们的机会了。”爷儿三个遂打山外地道下去，一直进了空房，将闵家父子救走。三鼠是借光啦，不然刘家父子焉能救三鼠？若不是三鼠，还惹不下大祸呢。三鼠要逃回碧霞山，刘士英不允，三鼠遂由旱路也奔双松岭而来。闵家父子上船，此时父子相见，不觉潸然泪下。只因秦尤一人，将一座万年事业的萧金台，一旦冰消瓦解。刘士英道：“事已至此，姐夫你就不必伤心啦，凡事都是天数，决非人力所定。咱们就此快走吧。”说罢此话，急忙开船直奔杭州而去。刘士英说道：“外甥外甥女进了山时，千万别提群英会之事。若是与你二舅一学说此事，他必然找胜英去。没有事时，他总想着与胜英比赛。”船到了杭州碧霞山，姑娘归了内寨，大众寒暄已毕，二老寨主问道：“怎么外甥穿了孝啦？”德俊答道：“我母得暴病而亡，我们父子不愿占山啦，打算回归故里。”当日姑娘在内寨，将舅父、父亲、表兄等请到后寨说道：“我娘临死时遗

言，我与德俊回归舅父原籍，耕田种地为生。”刘士英闻听，非常之喜，说道：“这有何难？”你们愿意几时走就几时走。”

姑娘说道：“就请舅父给我们雇船吧，可雇民船。”刘家父子给将船雇好，闵秀英姐弟二人及婆子家人丫环，登船奔江苏而去，暂且不提。单说聚义厅上摆上酒席，大伙用饭时，刘士英说道：“镖行必到杭州，我能将胜英刺死。”林士佩说道：“寨主为何不给大家除害呢？”三鼠也怂恿刘士英。刘士英一句话出口，不好收回，只可照办。派喽卒买了一身破衣服，一条明杖。当日出来到杭州，第二日就听有人传说，保镖的跟英雄店打起来啦，非出人命不可。又听有人说道：“有胜三爷给了解此事，已经完啦。”刘士英记在心中，遂奔英雄店，故意与伙计打架。胜爷将他让到屋时，刘士英就要刺杀胜爷。他一看胜爷这样谦恭，不忍动手，并且胜爷又管他饭，给他银子，所以夜间刘士英用竹子枕头，将胜爷小包袱替下来。列位，胜爷怎么睡得这样死呢？皆因为好几天没有睡觉啦，劳乏已极。又觉着住盟弟之店还有什么事呢？这就是刘士英盗胜爷东西一段倒插笔，书表前文。

且说二英雄方要动手，七星真人低言叫道：“刘老寨主，你老人家这一给他刀，就坏了事啦，他人老刀不老。依贫道之见，你老人家将他引到鹰愁涧，跟他单打独斗。老胜英能折不弯，你老人家跟他比赛什么，他也不能含糊。你老人家跟他水战，将他引在水里，不费吹灰之力，要他一死。”刘士英闻听七星真人之言，点头称善，遂对胜爷又说道：“群殴我们人多，您只一个人，那如何行呢？我这旁有道涧，我与老达官水战，如若带一名喽卒，那就算我

输啦。”胜爷一看，刘士英已换好水靠，胜爷心中暗道：“刘士英将我水衣盗去，我若跟他要水靠，他绝不能给我。”老英雄思索至此，长叹一声。此时刘士

英已出了寨子，刘士英在前，胜爷在后，二人直奔山坡西方而去。走至二里之遥，工夫不大，来到涧旁，纵身下水，胜爷金蝉脱壳，也入了水中。胜爷见刘士英水没过膝，二英一前一后，乘风踏浪，向西南游去。又有二里之遥，再往南去，水面有一座横山，四面八方都是水。南北长有一里之遥。来到北山根，由北山根往西去，到了西北角，又往南去，刘士英绕到山凹里，探出半节身躯点首叫道：“胜老达官，此处水深，你我二人就在这儿水战。”胜爷此时在东南角，刘士英在东北角，顺着山根过去的，东北角上是一个山凹，他一点首叫胜爷，胜爷遂奔东北而来。刘士英在山凹里早有预备，水底下早下了七八百斤重的大铁锚，刘士英抓住铁锚，一个猛子扎在水中。胜爷不知道，直奔东北角而来，不见刘士英，胜爷心中也以为他扎猛子啦，胜爷遂向水深处游去。方到水深处，就觉着水流力大，从来没遇过这样水流，被波浪一打，胜爷不能抵抗，被浪将胜爷打入鹰愁涧，胜爷暗道：“不好！”此时已经将胜爷打在极深之处。胜爷向山坡游回二尺远，又被波浪打回去一丈多远，如此者四次，胜爷力尽，被水流冲到了滩口。胜爷身下觉着水底有物，踩着很软，就觉小腹上有一条冰凉的铁锁链挡住，胜爷撒手插刀，双手紧紧抓住拦江锁链，死也不放。此时胜三爷长叹一口气道：“胜英，胜英，你就这样的下场？想我胜英自幼读书，孝顺父母，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胜爷又想起老师艾道爷，叫道：“恩师呀，弟子身逢绝地，再不能与师傅见面了！可惜我剪恶安良，替天行道。”又想起镖行之人，自言自语说道：“从今后，再不能患难相共了。”胜爷正在万绪萦怀之际，抬头往山上观看，就见这座山足有三十余丈高，半空中有一泉眼，犹如碾盘大小，黑水往外冒。又见泉上有一块匾，石头刻的，上写：“鹰愁涧。”胜爷看罢，心中说道：“我名

胜英，去到鹰愁涧，绝不能再有生望了。”此时胜爷两手扶住拦江锁，怎奈水流太猛，竟将胜爷打了一个筋斗，由拦江锁上过去了。刘士英探头一看，说道：“胜英老命休矣。可惜这样的好人，临死落一个尸骨无存。”在胜爷没被波浪打过去的时候，刘士英纳闷：“胜英怎么这大的水性呢？十丈八丈的大船，不能存留一会。”刘士英正在纳闷的时候，见胜爷一翻身，扎入水底。

刘士英又由原路而归，转到西山角，由西山根向北，到西北角，破风踏浪，往东北而去。正踩水往前去，东北角上来了一只船，船上有四个人站立，还有四个水手，直奔刘士英而来。

相距不远，刘士英一看，正是四位少寨主。刘士英直奔船头，刚一扶船头

，大少寨主、二少寨主向船上一拉，将刘士英拉到船上。四位少爷齐声问道：“天伦与胜英比武如何？”刘士英说道：“并未比武，道爷划策，是叫我将胜英引到鹰愁涧。”大少寨主问道：“引到急流之处没有？”刘士英说道：“老胜英水性真高，在滩口那儿还挣扎了半天，才冲人大流而去。”大少寨主打了一个唉声说道：“可惜，可惜，老胜英一生一世替天行道，落个临死尸骨无存。”说着话将船拢了岸。刘士英对众人说道：“眼见胜英打人万丈深处，尸骨无存。”林士佩仰面大笑道：“胜英，胜英，你也有今日之下场！”七星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拔了我肉中之刺，目中之钉，从今后我高枕无忧矣。”太仓三鼠全都大笑，闵家父子喜笑颜开。列位，这就叫好人死了，小人随了愿啦。老道又道：“我要借花献佛。您的酒菜，我们给您满酒。”当时大厅前摆下酒席，大众开怀畅饮，刘士英、闵士琼、林士佩等，尤其欢乐。刘士英此时向东面桌上一看，有四位闷闷不乐，若有所思，刘士英一看，不是外人，正是四位少寨主。刘士英道：“你弟兄为何愁眉不展呢？”

一家有事父子商量，国中有事君臣商量，有什么心事可对我说来。”当时大少爷说道：“君有过臣当谏，父有过子亦不可不言。天伦平日很羡慕胜英，此时害他尸骨无存。现在当着姑父，我说出来可别怪我，姑父不该叫二表弟去北京盗狱，都是姑父之过，若不将秦尤救出来，何至有二人皇宫内院盗灯之事呢？”

父亲救我姑父表兄，理所当然，又误救了三鼠。胜老者追到这里，父亲将他较量输了，比什么都强，何至于将胜老者置于死地呢？再说人家胜老达官舍命交友，是一个仁人君子。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事若走漏了风声，要被胜老者镖行中剑侠客等知道消息，他们必然来报仇。咱们这小小的碧霞山，乃是庄家山，喽卒寨主不过五百名。我姑父的萧金台，比咱们山寨大有二十倍，聘请十四省英雄，尚且瓦解冰消，何况咱这一个小小碧霞山？”刘士英闻听大少寨主这一席话，不由得一愣，自己说道：“我未加思索，无故害他一死。你有这话何不早说呢？”大少爷道：“我弟兄在前，父亲在后，大家秘密商议，孩儿如何知晓呢？”七星真人赵昆福站起身来道：“老寨主，无妨无妨。您打店中引出胜英来，店里有人知道吗？”刘士英道：“店中并无一人知道。”老道又道：“店主人伙计都不知是您将胜英引出来的，在胜英那方面，是神不知鬼不觉，他们也找不到碧霞山这里。”刘士英听罢七星真人之言，遂鸣锣聚众，对七星真人赵昆福道：“我传话喽卒，谁要声张将胜英引在鹰愁涧之事，必要以山令实行。”老道点头称善。刘士英这一集众鸣锣不大要紧，倒惹出祸来啦。工夫不大，合山之人俱到，刘士英对大伙说道：“今日集齐，不为别事，只因我在杭州假装无目先生，夜间我将胜英衣服刀镖、暗器零碎等物

，俱都盗来。老胜英追到咱们山内，我与胜英佯言比武，将他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百年尸骨不见。大众对于此事，必要严守

秘密，自今日起三道山口加班，不可疏忽。”刘士英又叫过一名木匠，说道：“你赶快造六十个腰牌，无论何人出入，必须以腰牌为证。”

此时有碧霞山的一名喽卒头目，姓王名兴德，全山喽卒都归他辖管，已经年到六十。年轻的时候，他在蓬虎山给明清八义充当喽卒，人是非常的可靠，但是就有一样，每日必醉几次。

他在蓬虎山也是一个头目。一日王兴德吃酒带醉，他在山口外巡山，忽然间见前面来了一个孤行人，扛着一个大褥套，看那样子褥套很沉重，王兴德酒后无德，他可就急忙走上前去，大声喊道：“行路客官到此留下买路金银，饶尔不死。”说着话亮出刀来，那行路之人只得放下褥套就跑。列位，王兴德心中明白蓬虎山的山令。他遂打发喽卒，扛起褥套，由后寨门走到了自己屋中，将褥套向铺板上一放，用手一摸，里面有银子，非常的欢喜，买酒买菜。这日正是秦八爷查山，见有少年在树林中要上吊，秦八爷赶奔近前，将绳解下来，问道：“你因何在此上吊？”那少年答道：“我打此山路过，这山中出来一个人，将我行李劫去，我也回不了家啦。”秦八爷闻听大怒，遂将少年叫至山口外，令喽卒看守。此时有喽卒们暗中告诉这位少年道：“你就是苦苦哀求秦八爷，就能给你找得回来。这位少年果然对秦八爷苦苦哀求。秦八爷本想将他放在山口外，到寨中问问谁劫少年的行李啦。有就更好，若是没有，不过给上他三十两二十两的。哪知道他这一央求，秦八爷动了恻隐之心，说道：“你跟着我进山吧，你只要认识那人，我便将你东西要回来。”少年闻听，爬在地下就磕了一个头，说着话一同秦爷进了山寨。秦八爷邀出七位盟兄议事，大爷屠粲、二爷火德真

君孔华阳、三爷神镖将胜英、四爷神刀将李刚、五爷华谦字子

阮、六爷登山豹子杨义臣、七爷贾斌久钻云太保，弟兄八位，

归了座位。秦八爷说道：“蓬虎山山口外，现在劫人家褥套，旗子上还写的是替天行道，不如改为强抢强夺。”大爷说道：“劫褥套的这人怎样长像，你可知晓？”那被劫的少年说道：“此人黄白脸面，长腿，酒味扑鼻。”秦八爷与屠大爷俱都心中明白。秦八爷说道：“派四个有力量的喽卒，拿着绳子，我去捆他去。”屠大爷说道：“很好很好。”秦八爷与喽卒来到王兴德的屋中，王兴德又正喝酒呢，一见秦八爷来了，他站起身形说道：“八爷您喝杯。”秦八爷说道：“我不喝。我问你，板床上的褥套是谁的？”王兴德闻听此言，也答不上话来。秦八爷忙叫四名喽卒，将王兴德的二臂捆上，又叫喽卒将褥套扛起，直奔聚义厅而来。工夫不大，来到了聚义厅内，秦八爷道：“三哥最

心慈面善，忠实道德，将此褥套交与胜三哥打开观看。”

胜爷遂问道：“这少年贵姓啊？”那被劫之人答道：“我姓李，我会厨子手艺。”胜爷说道：“你的行李中都是什么？你要实说，说对了，东西仍归你。”李厨子道：“我褥套中有蓝布衣料，有一双新鞋，有散碎银两，整银子一百五十两。”胜爷在聚义厅查看，被劫之人所报的物件，一点也不差，整数的银子尚且原封未动。胜爷道：“将李厨师的行李东西交还，叫他再从新点看，查看缺东西不缺。”少年点查一遍，一物不缺，给大家磕了一个头，打发喽卒送出蓬虎山，欢喜而去。秦八爷说道：“将王兴德推到后山，人头献上来。”胜爷道：“王兴德喝多啦，乱了性啦，从此我给他戒酒。”秦八爷岂敢违背胜爷？遂将王兴德释放，王兴德从此戒酒。列位，王兴德戒了没有半个月，故态复作。这日在山口外又来了一个大敞车，上坐着一个年少的妇人，王兴德赶奔近前，亮出刀来，喝走把式，对妇人说道：“我并不害你，你要愿意活着，跟我到后山，做一个压寨的夫人，你看如何？”妇人闻听，可就哭起来了。此时正赶上秦八

爷查山，又被秦八爷看见，如此数次，都是胜爷将他放了的。

最后他又做出不法之事，秦八爷非杀他不可，并且说道：“谁要给他求情，我将蓬虎山一把火烧了！”胜爷一看，秦八爷正在胜怒之下，也不好意思求情。胜爷将秦八爷用酒灌醉，胜爷亲自到了后山，将看着王兴德的喽卒俱都支出去，胜爷亲自给王兴德解开绑绳，叫道：“王兴德，你赶紧逃命吧！一会儿秦八爷醒了酒，你就走不了啦。”胜爷又给了几十两银子。他从蓬虎山出来，在外面游手好闲，不到半月之久，将钱花尽，遂投奔了碧霞山，充当喽卒总头目。

刘士英这一告诉大家不许声张，众喽卒之中惊动了王兴德，当时几乎昏倒于地。散队之后，来到自己屋中哭哭啼啼，心中暗想：“胜老恩公待我三次活命之恩，我年轻好杯中物，累次惹下杀身之祸，蒙胜老明公三次活命之恩。今日胜老明公死在鹰愁涧万丈深渊，我若不与老恩公报仇雪恨，何以为人？”思索至此，徒步出来，够奔山口，来到山口，把门的喽卒问道：“王头干什么去？”王兴德道：“因老寨主有机密大事，派我星夜前去办事。”喽卒说道：“你有腰牌吗？”王兴德答道：“来得慌忙，忘了领牌啦。”喽卒说道：“没有腰牌过不去，连老寨主没有腰牌也不许过去。”这个喽卒方才说出不叫王兴德出山，旁边那一名喽卒过去就给这个喽卒一个嘴巴子道：“你刚来三天半，就忘了挨饿啦？若不是咱头给你补名字，你早就要了饭啦。”这个喽卒说道：“叫头儿出去就完啦，何必打俺嘴巴子呢？头目你过去吧。”二道山口，也是如此，来到三道山口外，一望无边，俱是松柏树，老头子十几年不出山

，骤然间出山，连东南西北都辨不过方向，在树林内绕了半宵，也没绕出碧霞山去。老头子心中暗想：“我若是夜间出不去碧霞山，等至转天清晨点名时，头一名就是我，一点我没在，必然派人

追我，我现在身体也不健壮啦，绝跑不出去。再说老寨主要问我，我以何言对答？就是老寨主念我在此山中十余载辛劳，还可以饶恕于我，惟独小儿林士佩与太仓三鼠、闵家父子决不饶我，我必难逃性命哪。”思索至此，顿足说道：“我何必惜此残年？今年我已经活六十有余啦，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威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胜三爷，都死在鹰愁涧。知恩不报非君子，若非胜老恩公，我早死了，实在出不去碧霞山，我便一死以酬胜三爷三次救命之恩。”又绕了有一个时辰，仍然不能出山，遂由腰间解带子，找了一个歪脖树，将套拴好，挂在树枝之上，口中说道：“胜老恩公，且慢走一步，魂如有灵，将我王兴德带着一走，我在阴曹地府，伺候老恩公几年，也报答报答你老人家三次救命之恩。”语毕，爬在地下磕了三个头：“胜老恩公，你生而有灵，死而有神，一世聪明睿智，必能有显应也。”

说着话眼流痛泪，伸手摸绳就要上吊，哪知道摸了半天，也没有摸着绳子。王兴德说道：“真是有鬼，还没有上吊呢就来啦。

这是搅我来啦，我不上吊啦，生有处，死有地，我一头撞死树上，闹鬼你也拔不起树来。”向后倒退了有一丈多远，忠心耿耿的王兴德，用衣襟将头一蒙，奔树上撞去，就碰着毛毛哄哄，软如棉花一般，就听有人说道：“噯呀，王八羔子，你将我撞醒啦！我好不容易睡着，你给我一羊头，这是为何？并且你背地里咒骂胜三爷，是何缘故？”王兴德说道：“你是人还是鬼呢？”

“呸！臭豆腐王八羔子！我为什么是鬼呢？你睁开眼看看。”王兴德说道：“您为什么深更半夜在树林之内？我上吊与你什么相干？你将我带子给弄下来干什么？”欧阳大义士说道：“唔呀，我搭救了你，难道说还救出不是来了？臭豆腐，真不说理。

你倒是为什么要行短见？你要告诉我，我能替你出气。你在背地里叨念胜三爷，所为何事？你要说实话，咱们万事皆休；你

要有半句虚言，我就打你这个忘八羔子！”王兴德说道：“我跟你老人家说实话也行，请问你老人家贵姓高名？来此何干？

你老人家也得告诉我实话。你老人家要是不说实话，你就是将我打死，我也不能告诉你老人家真情实话。”欧阳大义士说道：“我姓欧阳，我叫欧阳天佐，外号人称贼魔。你方才咒骂的那个胜英，他乃是我的胜三哥。你说胜老恩公慢慢走，等你一步，所为何事？”王兴德闻听，说道：“啊，原来是大义士！小老儿上了几岁年纪，眼目昏花，耳音有点不中用了。小老儿姓王名兴德



，少年时曾在蓬虎山充当喽卒头目，伺候明清八义。皆因为我年轻之时，好贪杯中之物，酒后无德，累次犯山规，秦八爷要将我斩首，多蒙胜老恩公暗地里周济盘费，将我放走，我遂投在这碧霞山又充当喽卒。我立改前非，终身戒酒，做事小心殷勤。此山的寨主姓刘名叫士英，外号人称闭眼神佛，他见我做事老成，叫我充当喽卒总头目。这座山本是庄家山，并不抢夺，我带领喽卒耕田种地，老寨主很器重我，我在此山已有二十多年。昨日刘士英鸣锣聚众，将大家招集在一处，传山令，原来是萧金台被胜爷扫平，擒住盗灯的贼人及闵家父子，放在空屋之内，五股差事被刘寨主所救，逃到我们这座碧霞山。

胜三爷追贼，住在杭州钱塘关外英雄店，刘士英假扮无目先生，夜间将胜三爷刀镖甩头衣物俱都盗到手中，临出店时将胜爷故意惊醒，胜老恩公在后面追下来了，刘士英将胜爷引到碧霞山。

先说摆阵，叫胜三爷破阵，将喽卒齐集，并不摆阵。又要与胜三爷比武，胜三爷赤手空拳，他将兵刃架子搬出来，叫胜三爷自己挑拣家伙，胜三爷挑出一把大朴刀。刘士英方要与胜爷交手，老道七星真人拦阻，暗暗告诉刘士英，胜爷武艺超群，人老刀不老，这一给他家伙，岂不是自找亏吃？刘士英闻听老道之言，自知失计，遂问计于老道，老道划策，此山北面一道山

涧，名叫鹰愁涧，万丈不见底，老道令刘士英将胜三爷引到鹰愁涧，要害胜爷尸骨无存，给绿林道除去大害。”王兴德语至此，呜咽涕泣，遂说道：“可惜我那仁慈祥善的恩公，误坠奸计，他老人家身归幽冥去了。”欧阳大义士问道：“此话当真？”

王兴德答道：“并无半句虚言。”欧阳大义士说道：“你为何行拙志呢？”王兴德说道：“小老儿欲出山给镖行送信，与我恩公报仇雪恨。皆因为小老儿心绪错乱，不辨路径，出不去碧霞山，绕了半天，绕不出树林。我想天亮，刘士英必然点名，倘若知道我出山，必然派人追赶，将我捉回去，焉有我的命在？”

我一想，倒不如随我那恩公一死，也算我报了三次救命之恩。”

大义士听毕，泪如雨下，眼前一发黑，几乎栽倒尘埃，叫道：“三哥呀！你在阴曹地府助小弟一臂之力！小弟就此进山，将群贼一网打尽！若不能与恩兄报仇雪恨，小弟宁死不出此山！”

大义士说罢此话，踢啦蹋啦，向山里就跑。王兴德急忙一把将大义士揪住，叫道：“欧阳爷，你一人孤掌难鸣，焉能是群贼的敌手？万不可孤身涉险，自取其祸，不但不能给胜三爷报仇，你老人家死在山中，镖行人得不着信啦，永无报仇之日了。”

大义士说道：“就凭我报不了此仇，我跟他们拼了命才对得起胜三哥。你

不要拉着我，我非进山报仇不可！”怎奈王兴德拉住大义士死也不放，哭哭啼啼，跪在尘埃。大义士说道：“依你之见怎样办理呢？”王兴德说道：“若依小人之见，大义士你老人家日行千里，你老人家就此出山，先给镖行送信，然后你老人家再聘请胜老达官生前的好友，他这座碧霞山就算是铜墙铁壁也不难打破。此为万全之策。”大义士说道：“这个主意真倒也不错。我给镖行送信去，你怎样呢？”王兴德说道：“只要你老人家给胜老达官报了仇，我就是一死，也瞑目甘心。你老人家赶快先办大事，不要挂念小老儿了。”大义士说道：“焉

有此理？我能日行千里，我先将你背出几十里地，你藏在一个庄家人的家中，或者住在店里，等候报完了此仇，镖行也就散啦。我说一句话，给你打出来一笔钱，你自己做一个生意，足够你晚年之用。你这样的好心，必然有好报应。”语毕，大义士将身子一伏，说道：“老哥哥你就趴伏在我背上吧！”王兴德趴伏在大义士肩头上，大义士说道：“你看见过人飞没有？

你就闭眼吧。”踢啦踢啦，奔山外走去，到了东方发晓，果然跑出去五六十里地。来到一个镇店，欧阳大义士说道：“老哥哥你下来吧，大白天背着人跑，不像样子。前边有店，你在店中守候我。”王兴德由大义士背后下来，进了店中，大义士说道：“掌柜的！这位老头是我哥哥，在路上受了风，头疼啦，先在你这店住两天，我上家去套车去。”说着话拿出五两银子，交给柜上，店掌柜的连声答应，说道：“你放心吧，决不能慢待这位大爷。”

欧阳爷将王兴德安置在店内，欧阳爷向正北而去。在路上哭哭啼啼，说道：“可惜我胜三哥，尸骨无存。”一边说着，一边流泪。自己又说道：“哎呀，我那老哥哥会水，不要紧，死不了。”复又自语道：“不行，不行，那儿的水太深，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水性，也晃不过去的。唉！可惜我老哥哥仁慈友爱。”列位，大义士平常日子走道儿，到了村庄镇店都是慢走，必须到了开洼野地他才快走，这回大义士因为报仇心盛，举凡村集镇店，俱都走得其快如飞。天到平西时候，走到十三省镖局子大树林外，就听有人叫说：“欧阳叔父，这边凉爽凉爽吧！”大义士抬头一看，原来是三太、香五等人在树林外乘凉呢。欧阳爷哭着说道：“可了不得啦，胜三哥身归阴曹去了。”

众人闻听一声，三太说道：“群英会一散，我恩师追下犯人去了，何以身死？”大义士说道：“我胜三哥追贼，追到杭州碧

霞山，被闭眼神佛刘士英将我三哥引在鹰愁涧，尸骨无存。”

黄三太闻听，唉呀一声，栽倒尘埃，杨香五顿足捶胸，红旗李煜磨拳擦掌，张茂龙咬牙痛骂。大义士将三太扶起，杨香五叫道：“三哥快醒，三哥快醒！”小英雄一口浊痰吐在平地，站起身来叫道：“香五、茂龙！给师傅报仇不

给？”茂龙、香五说道：“若不给师傅报仇，非为人也！”语毕，四人撒腿就跑，大义士一拉三太，也没拉住，心中暗道：“这四个王八羔子，如何能行？”大义士顾不得三太等，仍就奔镖局子而来。大义士一进镖局子门就哭，大声喊道：“哎呀，我胜三哥死了！我胜三哥死了！”众英雄俱各大吃一惊！有人问道：“怎样死的？”

大义士说道：“三哥被杭州碧霞山的刘士英，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尸骨无存。”老道问道：“大义士，你怎样知晓呢？”

欧阳爷遂将王兴德上吊之事说了一遍。大家闻听俱各泪如雨下。

聋哑仙师说道：“各位施主不要惊慌。”遂叫道：“邱成！取过来我的朱砂笔砚。”又由兜囊中取出青铜盒，给胜爷布成一卦，叫道：“欧阳施主，千万不要儿戏，胜三爷身遇大难，在网罗之内，并未曾死。”大义士说道：“杂毛，你别胡说乱道，我怎么不说你死啦？你要再惑乱人心，我要抽你大嘴巴子！”

此时，他们老少众英雄，追那五个犯人，追之不及，内中就有回镖局子的。此时道爷，神刀将李刚、叶伯云、蒋五爷等，大家俱都回镖局子了。蒋五爷说道：“道爷别算卦啦，给我胜三哥报仇就是啦。”拿起盘龙棍向外就跑，保镖的过来几位相拦，俱被蒋五爷推倒在地。道爷说道：“众位施主不要拦他，一勇之夫，将来必栽大筋斗，此次叫他先走，去打头阵。”道爷又叫道：“弼昆、李四弟、伯云老弟，咱四位随后够奔杭州，给蒋五爷打接应。欧阳施主也不必伤心，你眼泡都肿啦，你先喝点茶，吃点东西，我们哥儿四个先在头前走着。”列位，这些

保镖的多有没回来的，就是三太、香五、茂龙、李煜、蒋五爷、道爷、弼昆长老等，他们大家先来的，要是剑客镇三山在场，一听胜三爷尸骨无存，就得急的将房顶撞一个大窟窿。

不言镖行人前去报仇，单说碧霞山刘士英第二日清晨鸣金聚众点名，打开花名册，头一个道：“王兴德！”叫了三遍，无人答应。刘士英说道：“王头目还没起来呢？去到下房找他去。”早有人到下房一找，并不见王兴德，此时把守山口的喽卒头目说道：“夜间他出山去了。”这是头道山口的喽卒头目报告。紧接着二道山口的头目、三道山口的头目，异口同音，也是如此的报告。刘士英捻墨髯思索：他不能说瞎话呀，他是个老诚人啊。又一个喽卒头目叫道：“老寨主，王头儿平日劝我们戒酒、戒淫、莫赌钱，酒后误事。他年轻之时，在蓬虎山吃酒犯过，那胜英救过他三次，莫非他去给镖行之人报信去了？”

老寨主闻听，打了一个冷战。七星真人对刘士英献计说道：“老寨主不要过虑，那王兴德面带奸险，他一定是要卖一山人的性命。但是他年纪已老，筋

经骨衰败，他走不快，此时不过走出一二十里之遥。老寨主赶紧派三拨人，俱各带着兵器追他，追到哪儿，就在哪儿杀他。老寨主千万可别犹豫，他要害合山人的性命。”刘士英点头称善，遂派三拨绿林道，往下追赶王兴德。大家前去分途追赶，追到太阳平西，沿途打探，并没有王兴德踪迹，掌灯之时，俱各回来，报告沿途之上并不见王兴德的踪迹。七星真人赵老道说道：“刘老寨主，王兴德不足虑也，他一定夜间摔死在山涧里啦。”刘士英道：“他既摔死，也得有死尸呀。”七星真人道：“也许是落水淹死啦。”刘士英说道：“为何不见河漂子？”七星真人道：“也许被水冲到鹰愁涧，跟胜英一同赴汪洋大海去了。”虽然老道给刘士英宽心丸吃，刘士英总是放心不下。

自王兴德走后，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也没有事，第三日早晨，饭尚未曾吃完，忽听山口夕卜一阵大乱，三道山口把山的喽卒蜂拥似的跑进山来。刘士英一看，众喽卒均皆焦头烂额，叫道：“老寨主，大事不好！现在山口外有四个人，见人就打，不问青红皂白，他四人这就要来到大厅啦！”喽卒报告未毕，就见由外面进来四个人，蓬头垢面，高声喊道：“哪一个人叫刘士英？赶紧给我师傅抵偿，今天我等来取你的命！”刘士英问道：“来者何如人也？”头一位使刀的厉声喊道：“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杨五爷等，前来给恩师报仇雪恨！”刘士英站起身形，手捻黑髯，冷笑道：“原来是三太。你且勿躁，听吾一言。胜英住在钱塘关外英雄店，我假扮无目的先生，与胜英住在一店，他见我贫寒，在店内管我一顿饭，并将我留在他屋中同眠，夜晚我本要刺杀于他，念他一饭之恩，我未肯下手。

我将他刀镖甩头衣物俱都盗来，盗完了东西，我将他惊醒，然后将他引到我这双松岭碧霞山。我给他一把大朴刀，本打算与他比较短长，七星真人当时划策，叫我将他引到鹰愁涧万丈深处，叫他尸骨不存。事后我已追悔，但是无可奈何了。你们四位代师报仇，其志可嘉，然而你们四个青年无能，不是我的敌手，白白送命，我要在这儿将你四人伤了性命，我居心不忍。

依我良言相劝，你们四位赶紧回镖局子，去请侠剑客前来报仇，不必自找其祸。”七星真人说道：“为何不将他四人拿下？”

刘士英说道：“此四子志向可嘉，我害其师已悔之不及，焉忍再害其徒？但愿我之徒弟与此四子可以并立，我就知足了。”

三太此时眼都红啦，哪能听那一套？举起朴刀，照定刘士英而来。就见刘士英背后纵出一人，手使鸡爪双镰，绕到三太跟前说道：“你且不要动手，我父亲岂能与你这小辈一般见识？”

三太闻听道：“你是刘士英之子？刘士英害了我的恩师，我剁你正合适。”说着话，半个裹花，大朴刀奔大少寨主顶梁砍来。

大山寨主不慌不忙，先闪开身形，左手鸡爪镰向上一迎，用翅将三太朴刀拿住，向外一推，右手鸡爪镰向三太头上剁来。眼看贼人的兵器到了三太头上，复又撤回，摘了左手的鸡爪镰说道：“三太，我天伦有言在先，不叫我伤害你们，你们快去另请高明吧。”三太气得将朴刀往地下一抛，甘拜下风。杨香五一提马尾透风巾纵过来，大山寨主战胜了三太，二山寨主遂挺身跃到战场，香五匕首刀直奔二山寨主剁去，二山寨主闪身形，鸡爪镰一捋匕首刀，香五赶紧撤刀。香五身体轻巧，与二山寨主战五六个回合，二山寨主右手的鸡爪镰捋住匕首，左手的鸡爪镰，将马尾透风巾砍落，香五甘拜下风。张茂龙一抖练子锤，直奔刘士英，三山寨主纵身形挡住张茂龙，战了四五个回合，鸡爪镰捋住练子锤，二人一叫劲，张七不能收回练子锤，赶紧摘了皮套抛练子锤。李煜一抖链子枪，被四山寨主拦住，战不到三四个回合也甘拜下风。师兄弟四人全都被人家战败，黄三太破口大骂道：“刘士英你助纣为虐！闵士琼大罪弥天，纵子行凶。派他二子北京盗狱，救了秦尤，秦尤二次又夜入皇宫内院，盗出万寿灯，留诗告我恩师，闵家父子自找其祸，死有余辜。林士佩丧尽天良，我恩师饶过他几次性命，他不思将恩报，反生忌心，要暗害我之恩师。秦尤罪上加罪，千刀万剐，不能偿其罪。你结交老道七星真人，你为有眼无珠。七星真人赵昆福，发卖薰香蒙汗药，盗取童子紫河车。张德寿非女子则妇人，处处采花杀命，你还要结交张德寿，你可留神你的女眷！你可晓得万恶淫为首？”刘士英被三太骂得脸面发赤。到后来果应三太之言，刘家父子前寨拚命，张德寿后寨采花。闲言抛开，刘士英被三太骂得面上不堪，吩咐：“众寨主，将四个小辈与我乱刃分尸！”列位，他这是一座庄家山，本山的寨主俱都是

良善之辈，闻听刘士英吩咐，俱各不忍下手。恶道七星真人道：“列位寨主，留这四个小冤家何用？我杀小儿三太，林寨主杀香五，太仓三鼠你们杀茂龙、李煜。”恶道赵昆福越众当先，套挽手，合双剑叫道：“三太！你师傅在莲花湖杀我爱徒，出家人今日杀你小冤家，是冤冤相报。小儿三太哪里走！”三爷回头叫道：“三位师弟！咱们不动手，死何足惜？”又叫道：“赵昆福！我若是一冒血，我是什么厉害骂你什么，此时我骂你或带出脏字来，有失侠义的身份。”老道得意洋洋说道：“无量佛！要解心头恨，亮剑杀仇人。”摇头晃脑奔三爷而来。林士佩抖擞神威，摘钻头立钻篡，够奔杨五爷而来。柳玉春、秦尤、张德寿狐假虎威，够奔茂龙、李煜而来。

正在此时，就听西敞厅房上的瓦咯哧咯哧乱响。碧霞山喽卒俱都是良善之人，不该死于非命，原来蒋五爷打东山坡绕来了。只听抖丹田一声呐喊，声若洪钟：“群贼不要逞能，三太、香五四位贤侄不要惊恐，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老道一听，“无量佛！”宝剑几乎撒手，林士佩十成高兴打去七成，三鼠

吓得犹如耗子见猫尿流满裤。五爷要单棍扫群贼。三太等四人下腰拾起兵器，蒋五爷打厅上纵下，对群贼说道：“哪个是刘士英？给我三哥偿命来！”刘士英道：“蒋伯芳不要骄傲，胜英是我所害。此处打仗地势窄小，咱们到西山坡外，地方宽阔，你的棍也使的开。你如不信，叫我四个犬子陪着你。”蒋五爷说道：“我可不会水。”刘士英说道：“你会水也不能水战，只有一个鹰愁涧。”说着话，刘家父子来到一个大栅栏门，出了栅栏门，一马平川。蒋五爷叫道：“三太贤侄，咱们占北面！”

蒋五爷上了北山坡合棍而立，刘家四少站在南面，就听寨中锣鼓喧天，六十名削刀手，三十名站西面，三十名站东面；第二棒锣鼓一响，又出来六十名弓箭手，三十名面向东，三十名面

向西；第三棒锣鼓一响，又出来六十名挠钩手，三十名面向东，三十名面向西。左有林士佩，右有闵德润，由打左边的寨门出来两位老者，左有闵老寨主，右有刘士英，后面太仓三鼠。五爷喊道：“刘士英！这就叫阵啊？简直是儿戏。你还不过来送死？”刘士英方要摘十三节点穴枪，后面老道叫道：“刘爷，且慢！蒋伯芳一勇之夫，比不了死去的胜英。他听说胜英惨死，他打镖局子连夜赶来，镖局至此不下七百余里，沿途上他必然无暇饮食。老寨主可先请林寨主战他，倘林寨王战他不下，再叫闵德润战他，然后再叫你的四位少寨主战他，车轮战法，这六位就可以战他多半天，将他累得筋力疲乏，你再过去战他，十三节点穴枪，千万别留情。”刘士英说道：“车轮战赢了人家，我也不露脸。”老道说道：“蒋伯芳艺精心狠，他可比不了胜英，那胜英还有点假仁假义，你若不下毒手，将来此人就是绿林中的大害。”刘士英不得已，只好照老道的计而行，低言告诉林士佩先战蒋伯芳。林士佩心怀恐惧，也没有法子，一声呐喊，便纵到蒋五爷跟前，将狼牙钻用阴阳把一扣，按三尖两刃枪，照定五爷胸前便扎，五爷用棍一磕，当啷一声，火光乱冒。林士佩紧跟着搂头盖顶又是一钻，蒋五爷将棍一横，挡出钻去，林士佩觉着浑身不适。蒋五爷先使开门棍六十四棍，林士佩的狼牙钻的招数精奇，六十四棍不能赢林士佩。蒋五爷又改为行者棒，与林士佩战到百十回合，林士佩热汗直流，皆因为棍伤未愈。此时就听闵德润喊道：“蒋伯芳害我山破人亡，林士佩退下，待我捉他！”手执秋龙搦，来到蒋五爷切近。闵大少寨主原使的兵刃，分量加重，这条秋龙搦，是他舅舅山中的家伙，四块板是枣木的，枣核钉也短，分量轻得太多，与蒋五爷一交手，被棍磕起来有三尺高。二人战到八九十个回合，看看气力不敌，老道叫道：“大少寨主！赶紧把闵大少寨主换

下来。”刘金祥心中暗想：我父子倒被小人驱使。怎奈父亲有命，没有法子，赶奔近前，亮鸡爪双镰与五爷动手，战到五六十个回合，也是热汗直流。

二少寨主大叫一声：“哥哥退下，待小弟拿他！”声到人也到，二少寨主虽然武学超群，怎奈这条盘龙棍恰好似活龙一般，递不进去鸡爪镰。工夫不大，三少寨主又将二少寨主替下，与五爷动手。三太看的明白，叫道：“香五，学到方休处，才知艺不高。咱们武艺不行，人家是车轮战，咱们若是替蒋五叔，上去就落败。”三太说话之间，焦灼万状，香五直晃马尾透风巾，茂龙不住的喘大气，李煜是束手无策。不表四位小弟兄担心害怕，再表蒋五爷与三少寨主战到六七十个回合，二人俱都热汗直流。老道喜形于色，低声道：“贫道之计成矣，蒋伯芳小儿出汗了。四少寨主赶紧替下三少寨主，然后老寨主再上去，蒋小儿必然被获遭擒。”四少寨主叫道：“三哥退下，小弟拿蒋伯芳！”语毕，亮双镰，够上步位动手，蒋五爷接架相还，双镰摘戳撕掳，精神百倍，蒋五爷衣襟湿透。战到七八十个回合，刘士英一声呐喊：“四个小孩子无能之辈，拿他不下。退下来，老父捉拿于他！”刘士英一抖十三节点穴枪，四少寨主纵出圈子外。蒋五爷一手执棍，一手抹汗，刘士英以言语讥讽蒋五爷，说道：“蒋伯芳，你不是棍扫十四省的英雄吗？怎么出汗呢？”蒋五爷闻听，竖剑眉，睁二目，厉声喊道：“刘士英，蒋某一条盘龙棍，要扫尽天下的毛贼！”五爷原是在镖局子半饱出来的，在路上茶饭懒用，心神不安，又走了两日的路程。来到碧霞山时，天光大亮，救了三太等，此时天气平西，肚内也饿啦，又战了四五百回合，实在是累得不能再战啦，但是心火助着还可以支持。正在此时，就听北面山坡上有人喊道：“蒋五弟，不要惊慌，贫道来也！”

弼昆长老一声呐喊：“贫僧来也！”李四爷大叫一声：“神刀

将李刚在此！”五爷回头一看，长喘了一口气，只觉得浑身发麻，力尽筋疲。

原来，聋哑仙师弼昆长老、神刀将李刚、海底捞月叶承龙等，他们四位由镖局子起身，便星夜赶奔杭州碧霞山。来到山坡，叶六爷见山坡下有一身衣服，白袜子，青布靴子，并不见人在那里，正在纳闷，忽然见水里钻出一个人来，举目观看，正是傻小子金头虎贾明。叶六爷叫道：“明儿在此何干？”贾明答道：“我与高恒追赶五股差事，我们两个昨天夜间住了店啦。今天清早起，高恒叫不醒我，他给了饭店钱，他就走啦。

我一问店家，他也没给我留下钱，我肚子饥饿啦，分文没有，人家店里也不赊给我饭吃。我想起头探莲花湖，高恒摸鱼之事，我也打算找有水的地方，摸几条鱼卖了好吃饭。摸了半天，摸上一条小鲫鱼来，连一文钱都不值。你上这里干什么来啦？”

叶承龙用手向北面一指，遂说道：“明儿你看，那都是谁？”

贾明一看，和尚、老道、神刀将李四爷，都在那儿席地而坐。

贾明跑到三老面前说道：“这回可饿不着了。”和尚对贾明说道：“明儿，你还要笑呢，你胜三大爷过去了。”金头虎说道：“我胜三大爷上哪儿去啦？我怎么没看见呢。”和尚说道：“你三大爷被此山的寨主引到鹰愁涧万丈深渊，身向那世去了。”

金头虎闻听，放声大哭，叫道：“三大爷！你老人家疼爱我，犹如嫡亲子侄一般，侄儿若不与你报仇雪恨，誓不为人！”叶六爷说道：“明儿，你报不了仇，林士佩与刘家父子俱在山内。”

金头虎一翻母狗眼道：“干啦，我办不了。”正在说话之际，见上流来了一只小船，两个水手。原来是本山看稻田的船。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正愁没船呢，那方来了一只小船。明儿与叶六弟将那只船追来，咱们好过去！”贾明说道：“六叔你叫海底捞月，咱爷俩看看谁的水性大？咱去抓船去。”叶六爷换

好水衣水靠，金头虎仍是大光溜，一个猛子奔船而去，叶六爷由船头上去，金头虎由船尾上去。水手不知何故，说道：“我们这是看稻田地的船，什么也没有，就有点吃食。”叶六爷说道：“你们若怕死，就听我的指挥；若不怕死，一剑一个，要你二人之命。”水手说道：“你叫我们干么便于么。”叶六爷说道：“你们看那南岸上有三个老者，是要奔北山坡去。你二人赶快将船驶到那里。”水手答道：“俺以为有什么大事呢？原来这点小事。那有何难？”语毕，二人摇橹，直奔南岸而来。

工夫不大，来到南岸，道爷等纵身形上船，道爷对两个水手说道：“出家人不开杀戒。我问你们一事，你们可不许有半句虚言；若有半句虚言，我必要结果你等性命。”两名水手问道：“你老人家问的是什么事？只要俺知道的，没有不告诉你老人家的。”道爷说道：“有一个神镖将胜英可曾来到这碧霞山？”

两名水手齐声说道：“你老人家问的是胜爷？他老人家被我们本山的寨主由打钱塘关外英雄店引到本山，我家寨主与胜爷水战。告诉你老人家说吧，并非是水战，为的是将胜爷引到鹰愁涧，害三爷尸骨无存。”遂叫道：“道爷，你老人家看！那方江水滔滔，就是鹰愁涧。”道爷闻听说道：“啊？贫道的卦不灵了，果然胜三爷不在人世。”李四爷闻听，拔刀就要结果两个水手性命。道爷急忙拦阻说道：“四弟，你这是何苦？他们这山乃是庄家山，喽卒们就会种地，不抢不夺，你杀他们俩何用？冤有头，债有主，咱们找刘士英拼命去。”道爷又叫道：“水手！你们俩不要害怕，赶紧向北岸开船。我再问你们，镖行有人前来没有？”两个水手答道：“镖行先来了四位，全都武术平常，被我家四位少寨主战败，有一个姓黄的破口大骂，刘寨主要将他们四人乱刃



分尸。此时又来了一个姓蒋的，救了黄爷四位，现在正与林士佩等动手，此时已经战了多半天啦。”

道爷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就此开船，够奔战场！”金头虎喊道：“快开！快开！若是慢了，我将你一杵杵死。”两个水手不敢怠慢，赶紧摇动双橹，够奔北山坡战场而来。工夫不大，由打芦苇中穿过，来到北岸，金头虎催促两个水手，催的太紧啦，到岸时未能拢住，正正撞在山坡上，竟将船当时撞翻。

列位，三老与叶六爷都是武艺超群，要不然这一翻船，全都得扣在底下。三老在前，见船要翻，说时迟，那时快，早已纵到山坡上。叶六爷在后面紧跟着也纵到岸上。惟有金头虎贾明，大肚子罗圈腿，他又是在船后头，只顾催促两个水手快开船，他可就顾不了翻船了，连贾明带两个水手俱都翻在船底下。水手由船底下已经逃命去了，不必细表。金头虎贾明刚穿上的衣服，这一压在船底下，灌了两裤桶子水。本来身体就笨，又添上了水的份量，傻小子可就更中了。聋哑仙师、红莲罗汉与海底捞月叶承龙、神刀将李刚四人纵到山坡，顺着山坡向山上爬去。此山坡非常的高，直上直下，临到傻小子打水里爬出来，再爬山坡，可就费劲啦，两裤腿是水，方爬上一两丈高，噗咚一声，又掉在水里。一连气爬了三次，是怎么爬上去，怎么摔下来。贾明一看上面的三老与叶六爷都站在高阜处观望，也不管他，贾明可就急啦，在山坡下大声喊道：“我贾明可真倒了运啦！净顾催船，把船催翻了的时候，我也没顾的向上跳，扣在水里，弄了一裤桶子水，也爬不上山去啦。”和尚闻听，说道：“明儿到处砸锅，大声小叫的，岂不误事？”语毕，由腰间掏出飞抓顺着山坡扔下去，叫道：“明儿！你将飞抓系在你的腰间，我将你拉上来，不要大呼小叫。”贾明这才将飞抓系在腰间，和尚将贾明提到山头。爷儿五个站在山头上张望，并不见战场在哪里。忽听得一声怪叫，声如洪钟：“五爷这一条棍要扫尽天下群贼！小小的双松岭碧霞山，何足道哉！”道爷

念了一声无量佛：“李四弟，你听见没有？这是蒋五弟的声音。

必然在那里与贼人交手呢。”本来在船上道爷就问两个水手，战场所在何地，水手已经告诉明白了众人啦，因为有树林挡着，故此没看见。爷儿五个顺着声音而去，穿过一个小树林，正看见蒋五爷在那里，一手扶着亮银盘龙棍，一手擦抹热汗。道爷念了声无量佛，叫道：“蒋五弟不要惊惶，贫道等来了！”蒋五爷回头一看，深出了一口气，只觉得周身无力，两膀发麻，不能再战了。你道，聋哑仙师等若是不来，蒋五爷便怎样呢？

列位，蒋伯芳乃是一勇之夫，心火助着，由出镖局子起身够奔杭州，在路上未曾应时饮食，报仇心胜，只想他这一条棍就能扫灭了碧霞山。因为心气壮

的关系，道爷等不来，再与刘士英动手也未尝不可。这一见自己来了帮手，不由得一泄气，所以不堪再战了。

闲文抛开，李四爷握刀，就要够奔刘士英动手。道爷拦阻道：“四弟，贫道平生未开过杀戒，今因给胜三弟报仇，贫道我要大开杀戒！”遂叫道：“四弟后退！”李四爷说道：“我们是明清八义，此时小弟若不先与敌人拼命，有何面目对那明清八义之人？”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在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遂叫道：“二师兄，李四弟，你二位不要争执，明清八义也不为近，师兄弟也不为远，你二人全都后退，贫僧为报仇之事，早拟定大开杀戒之心了，让给贫僧吧！”此时蒋五爷已经退下，刘士英呆呆观看三老与叶六爷、贾明，并未言语。列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刘士英之害胜爷，实非出于本意，且早羡慕胜爷之为人，今见镖行之人，一僧一道，真是道骨仙风，有逸世独立之概，不觉追悔害胜爷一死，无言以对答那镖行之人。三老在说话之际，谁也没防备叶六爷，叶六爷一声未语，一个箭步纵到战场的中心，亮出宝剑就要拼命，大声叫道：“哪个是刘

士英？还不前来受死！”刘士英一看，叶六爷蓝布裤褂，皂布鞋，白袜，五官清秀，居然未出学校门的白面书生。刘士英这一打量六爷，不由的暗暗打了一个唉声道：“我绝不该害了胜老者。人言胜老者舍命交友，言不诬也，十六七岁的小童，居然前来卖命，给胜老者报仇。若不是胜老者待人忠厚和蔼，这一班报仇之人，焉能够这样的心盛？看起来好人是害不得呀。”

刘士英思索至此，说道：“这位书童，胜英是你何人？你前来给胜英卖命。若依我良言相劝，快快退下去，叫别位上来动手，难道说你不怕死吗？”刘士英正用言语讥讽叶六爷之时，就听得身后有人大声怪叫：“啊，好热闹的战场。我来了！”刘士英闻听，心中一怔，前后俱是敌人，如何是好？怎么敌人打后面又来了呢？回头观看，此人已到切近，不是别位，正是本山的二寨王，人称紫面天王刘士雄。身体魁梧，声音洪亮，满面的连鬓络腮黄胡须，手执一对青铜锤，自幼练就的一身金钟罩、铁布衫、十三道横练的工夫，浑浊猛愣，真称得起绿林中的人物。就听叫了一声：“兄长！为何将胜英害死了？留着小弟好与他战二百回合。这样的战场，为何不叫小弟知晓呢？兄长快快退下，让与小弟战上几百回合。”说罢此言，双锤三碰，来到叶六爷跟前。低头一看，不觉惊讶，说道：“啊？原来是一个小娃娃。未出学校的学生，也不躲开，不怕叫双锤碰死？”

刘士雄这一句话不大要紧，激怒了叶六爷剑劈刘士雄。

列位，刘士雄为什么此时才来到战场呢？皆因为他在后寨跨院中正练完了工夫，坐在那里喝水呢，有一个伺候他的喽卒，由打前面慌慌张张跑到了后面

，来到二寨主刘士雄面前叫道：“二寨主！你怎么还在这里这样的沉得住气呢？”刘士雄问道：“何事大惊小怪的？”喽卒说道：“前边好大的一个战场啦，杀得天翻地覆，你怎么不去看看去呢？”刘士雄问道：“跟什么

人杀起来了？”喽卒说道：“原来你都不知道哇，老寨主将胜英由打杭州引到咱们这碧霞山，七星真人给出的主意，叫老寨主将胜英引到鹰愁涧万丈深处，害老胜英一死。镖行人都知道了，来了好些的人，前来报仇。有一个什么虎蒋伯芳，手使一条棍，将我家四位少寨主与林士佩、闵德润都战败了，这就要与老寨主打在一处啦。我来的时候，老寨主跟他讲话呢。”刘士雄闻听喽卒之言，遂大声说道：“宋明！前寨中有这等事，怎么你还不早报告我呢？”站起身形，由打兵刃架子上摘下双锤，直奔前山跑来。昔日刘士雄与他哥哥占山的时候，据刘士雄心中所想，本要抢夺行人，无奈他哥哥不以为然，非种地不可，他别不过刘士英去，只好在本地面不抢不夺。久在北口外作买卖，他在北口外十八路贼匪之中，一对骷髅点金锤，打服了北口外群贼。平月谁要与他说话，言语不合，他是举锤就砸，人人都畏惧他三分。其中就有阴险的人，对刘士雄说道：“北口外的人物就属你老人家，南七北六十三省可属不着你老人家里了。”

刘士雄说道：“南七北六就得属我哥哥。”那阴险的人遂说道：“我要说出来，你老人家可别恼怒。”刘士雄说道：“不属我哥哥属谁？你说吧，我不恼怒。”那人说道：“属神镖将胜英。”

刘士雄闻听，心中不乐，说道：“我现在就回家，一来看望我哥哥，二来会斗胜英，看看我们弟兄武艺高，还是胜英的武艺高？”那人说道：“你老人家要将胜英战败，南七北六十三省就得属贤昆仲了。”刘士雄说完此话，收拾收拾行李，他就由打北口外起身，由正月起的身，在半路上名山胜景之处又留连一回，打了一回猎，三月间到杭州碧霞山。老少寨主迎接出来，迎进聚义厅摆酒接风。吃完了饭，到内寨与嫂嫂、侄媳妇相见。

刘士英道：“贤弟七八年未回家，北六省的名誉你很不好，听说你心不顾时便用锤砸人，杀人可怨，情理难容。你不必出门

啦，你大侄与二侄都娶了妻啦，你愿意要大侄归你就叫大侄归你，你愿不愿要大侄，就将你二侄归你，伺候你起居饮食。”

刘士雄说道：“哥哥，我并非是为回家享福，怎么天下英雄均属不着你我弟兄，为何都说属胜英呢？”刘士英问道：“谁告诉你的？”刘士雄说道：“北六省的人都那样说吗。”刘爷一听，这就是小人蛊惑傻小子，这叫借刀杀人。刘爷遂说道：“兄弟，胜英是好人，替天行道之君子，不可与人家寻仇。”接着又说道：“胜英现在回家啦，因为上年岁了。”刘士雄说道：“我到

他家找他去。”刘士英又说道：“人家因为年老，不干买卖啦。你这是何必呢？”说此话时，胜爷正打莲花峪呢，刘爷都知道，故意用话将他瞒住。刘士雄虽然猛愣，对于他兄长还不敢如何，他就在后跨院练工夫。光阴似箭，转瞬到了五月十几日，萧金台的请帖一到，刘士英告诉喽卒们，千万别跟二寨主提此事。刘士英假托去杭州帮朋友办喜事：“请我爷儿五个去帮忙，咱们交结天下朋友，不能不应酬的。我走之后，你千万可别下山，山中不可一日无主，都交给你啦。”刘士雄说道：“那行，我绝不会下山，兄长结交天下英雄，乃是正事。”

刘士英父子暗暗赴会，七月初三散会，救了闵家父子，回山的时候，都没敢跟他提萧金台之事。前文表过，话不重叙，胜爷之事，他是一概不知。这日他在后跨院喝茶，有一个伺候他的老喽率，将前寨打仗之事，报告了他，他遂提起双锤跑来，正遇上叶六爷亮剑就劈，刘士雄用锤就绷，叶六爷撤剑裹脑缠头，紧跟着砍去，双锤上绷下砸，无奈碰不上宝剑，二人真是棋逢对手。战够多时，叶六爷剑法更门改路。聋哑仙师低声说道：“刘士雄性命休矣。”金头虎问道：“你怎么晓得？”道爷说道：“这是你祖师的颠倒八仙神剑。”怎见得？有赞为证：拐李先生剑法高，阁老骑驴削凤毛。仙人摆下绝命阵，湘子归还

命难逃。只见叶六爷的宝剑向贼人脐下一划，贼人双锤立着，锤头朝下，向外一推，叶六爷裹手一剑，挟肩带背劈来，贼人欲要撤锤，那得能够？只听噗的一声，就见红光崩现，鲜血淋漓，刘士雄命丧战场，筋骨皮肉迎刃而过。抬腿用鞋底擦宝剑，然后用手点指刘士英，叫道：“刘士英，你过来！”刘士英一看兄弟丧命，小弟兄四位惊魂失色！刘士英叫道：“众位寨主！

还不一拥齐上，与你家二寨主报仇雪恨！”镖行之人闻听，大家也都亮兵刃，南面的向北来，北面的向南去。方要接触，就听山头上一声咳嗽，大声喊道：“道兄！千万将镖行之人拦住。

刘寨主不要以多为胜，俺胜英来也！”

只见胜三爷头戴鸭尾巾，身披英雄氅，手握鱼鳞紫金刀，肋下衬镖囊，来到双方当中一站。金头虎喊道：“胜三大爷前来显圣，必要杀尽群贼！”道爷说道：“金头虎不要胡说，你胜三大爷无恙。”此时两方之人一见胜爷，俱各大吃一惊！只听胜三爷说道：“刘士英，你给你兄弟报仇理所当然。但是你应反复思索，杀人流血，我胜某向来恶之。你在钱塘关外，与我共宿一店，将我稳住，盗我的兵刃衣物，那算我不高明，我不恼你。你不该将我引到鹰愁涧，害我尸骨无存，此事你太做的过分了。刘士英，你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你素常名誉很正，我对于办贼之事，一字不来提你，你将五个要犯献出来，我交官

面完案，没有你的事。要不然我回江苏报明官面，然后我回来拿贼，这场官司，你寻思寻思，你打得起打不起？后悔可就晚了。”刘士英听毕微然一笑，厉声说道：“你看看剑劈的那个死尸，是我亲胞弟，萧金台逼死我姐姐，你杀我姐弟二人，我焉能善罢干休？我父母只生我兄弟三人，叫你害了两个，剩我一人，我绝不能独生。现在你还要将我姐丈外甥要去，那是万万不能。你要拿三鼠我不管；你要拿我姐丈、外甥，势比登

天还难！你要胜得了我手中十三节点穴枪，我也被你拿获，情愿与我姐丈、外甥同去出了红差，那时节我刘士英死得也算不屈，为朋友还能牺牲一切呢，何况为亲丁骨肉呢？”正在此时就听西面上一声呐喊：“三大爷我来啦！”手执降魔宝杵，来到切近一看，说道：“喝，这群贼都到这儿来啦。三大爷，我拿杵将他们都杵了吧。”胜三爷说道：“胡说！还不后退！”

金龙向后一退，鏢行此时正是六老六少。刘士英叫道：“喽卒！

将二寨主之尸身与我抬将下去。”过来四个喽卒，两个人抬上截，两个人抬下截，将死尸抬至东南角。

读者问道，胜爷何以未死呢？列位，且听慢慢表来。刘士英眼看胜爷被水流打得头朝下而歿，回山报告众贼，胜爷已死。

哪知道胜爷被水冲下去之时，就觉肚脐有一物，冰凉异常，胜爷双手捋住，死也不放。怎奈水流甚大，将胜爷打了一个翻筋斗，但是胜爷仍然未放松锁链，就觉水底下有物，脚踩着软和。

胜爷正在水中觉着水凉透骨的时候，捋着拦江绳，向上用力一起，露出头来。就见南面上此时也露出一个脑袋来，喊道：“是胜三大爷吗？你老人家千万别撒手拦江绳，要是一撒手，可就没有命啦。你老人家顺着那江绳一把一把的捣，向我这来。过来七八丈远，水流就不急了。”胜爷心中这才明白，水底下的拦江绳必是金龙所为，一把一把的挣扎着向南而来，捣出去七八丈远，就觉水流已慢，水也不那么凉啦，胜爷这才稍微缓过点气。在方才胜爷问金龙时，业已上嘴唇敲下嘴唇，说话都不真切了，若不是水底下有网，双手几乎捋不住拦江绳。胜爷此时捣着拦江绳到水浅之处，觉着不那么冰凉了，自己才喘上气来。若是在正流头工夫大了，无论穿多少紧衬的衣服，都能被水流将衣服冲得破碎而去，就是捋住拦江绳，都不能活的。好在胜爷是有工夫的人，年轻时人称胜昆仑，力大绝伦，要不然

被凉水这一激，就得激糊涂了。胜爷问金龙道：“这位老道姓什么？”金龙说道：“也不是姓真，也不是姓霍。”胜爷说道：“是火德真君孔华阳不是？”金龙说道：“对啦。”胜爷问道：“你怎么到在那里？”金龙说道：“我与小龙追五个要犯，天黑啦，我们两人住店。第二天小龙暗自走啦，我打店里

出来，找小龙萧银龙，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我肚子饿了，走到一个饭馆子吃饭。吃完饭我没有钱，饭馆子掌柜的不教我走，我教他们打我，他们也不敢打我。正在那时，来了一个老道，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叫孟金龙。老道说道：‘正找你呢，你跟着我走吧。’他将饭钱给了人家，我就跟他走到一个山上，他将我领到屋中，又给我饭吃，白米咸菜拌豆腐。我吃完了，他又领到一间空屋子里，屋中放着晃绳大锁链子，他叫我扯着铁链子，他们拉着晃绳，弄到一个小船上，就奔这儿来啦。先将大铁钉子钉在石头缝子里，一头把晃绳系在钉子之上，一头将我腰系上，又将大铁链子也挂在钉子上，又将铁链子头上接上晃绳，打浅水之地绕到南岸。然后再捣晃绳，将铁链捣来，也用大钉子钉在石头缝里，将铁锁链挂在铁川钉上。末了到水中下铜铁网。老道叫我下水，我说我下不去，下去上不来。老道说咱俩人下去，都用绳子系在腰间。捣铁链子下水底，网上早安好了环子钩子，锁链上也早安好了钩儿环子，我们两人将网下好，老道打上流下水，果然冲到这儿被拦江锁挡住。打渔船常有不知道的，冲到这里淹没，老道对我说，为是救打渔的。”胜爷说道：“善哉出家人，我不如也。你还认识那山吗？”金龙答道：“认识，天天回去吃饭去，你跟着我走吧。”爷儿俩绕过了滩口，金龙说道：“三大爷，你揪住我的皮挺带，我下水里带着你走。”胜爷遂下水揪住金龙皮挺带，金龙破风踏浪，够奔宝灵如意观而来。工夫不大，来到万华山前，胜爷举目一看，

奇花异草，满目皆是。又走出一二里之遥，看见翠柏苍松，野草鲜花，天然的清幽古雅。山后边獐狍野鹿往来乱蹿，飞狐走兔打盘旋，百鸟声音，在树上喧。向北去，穿过千年柏，万年松，有翠竹林，碧阴阴绿森森。又走到紫竹林，座北向南现出一座观宇，石头匾，泥金字，上书“宝灵如意观”。胜老英雄心中暗想：“七数年未见，二哥隐在此处，真是仙人洞府，西方极乐之境，可称世外散人也。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人关，日上三竿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我之二哥，闲来坐山看虎斗，困来树下听鸟喧，饿了吃的是松柏子，渴了山下饮清泉，虽然不能成佛作祖，耳不听干戈心不烦。较我胜英高之多矣。”胜三爷心中思索，不觉走到观前，口中叫道：“金龙！

你到里面通报一声。”金龙说道：“一个杂毛，还用通报？”胜爷说道：“胡说！那是你二大爷。”正在此时，见由观内出来一位小道童，胜三爷控背躬身说道：“少道爷，观内可有一位孔道爷，火德真君孔华阳吗？”小道童说道：“不错，正是。”

胜爷说道：“劳驾你进去回禀一声，你就提现有故人胜英来访。”

小道童闻听，急忙控背躬身说道：“原来是胜三大爷。”胜爷说道：“岂敢，岂敢，你们是出家人，愚下担不起。”小道童回去，工夫不大，出来说道

：“我之恩师有请胜三大爷。”胜爷遂同小道童进去，来到鹤轩门外，听里面一声无量佛：“昨晚灯花报喜，今朝果有高人到来。”胜爷抬头一看，心似刀搅，孔二爷赤红的面，黑发髻黑胡子，蓝布道服，青鞋白袜，面上连一点皱纹都没有，精神百倍，气宇不凡。胜爷赶奔近前，双膝跪倒，叫道：“二哥！小弟胜英与兄久违了。一向可好？”

孔道爷伸手相搀道：“三弟老得这样，才十数年不见，竟白发苍苍，皱纹堆累了。”胜爷叫道：“二哥！小弟为愁烦所迫。小弟不敢比古人，兄长岂不闻伍子胥过昭关，宿于东皋公家，七

日夜愁得鬓发皆白。小弟怎比哥哥逍遥自在呢？”老哥俩遂携手进鹤轩，来到鹤轩之内，胜爷落座。孔二爷一看，胜爷衣服尚湿，赤着足，头发蓬松，狼狈之极。孔二爷几乎泪下，忙叫：“道童过来，见过你三叔。”四个道童赶紧跪倒行礼，胜爷伸手相搀，孔二爷说道：“你们赶紧陪着你三叔沐浴房更衣沐浴。”

一个道童遂掀起帘拢，又一个道童在先引路，来到东跨院，有两间东房，室内清雅洁静，有藤床竹椅，有澡盆、镜架、衣架。

胜三爷更衣沐浴，小道童提着一个小白包袱，放在竹椅之上。沐浴已毕，打开小白包袱一看，胜爷发愣，青布大褂，青布裤褂，白袜青靴。胜爷有心不换，自己的衣服已团作一团，抛在地下，万般无奈，只得将青布衣服穿上。胜爷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我初不如归山修行也，从今后不闻世事矣。”自己语毕，咳嗽一声。小道童推门进来，又给胜爷打净面水，胜爷理发洗面，小道童又陪胜爷到鹤轩之内。胜爷飘髯哈哈一乐：“我胜英一旦间变作乡老矣。

”胜爷又叫道：“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谢兄救命之恩。”孔二爷笑道：“咱们明清八义，舐血为盟，何言出救命之恩？我下拦江锁，并不是救的你，因为那儿常常出险，贫道才募化十方，下此拦江锁，以救生灵。胜三弟你作道德的感应，才有今日。”孔二爷问道：“但不知胜三弟因何至此呢？”胜爷见问，不由得长叹一声道：“一言难尽了。”将萧金台群英赴会之事，从头至尾对孔二爷表白一遍。胜爷又叫道：“二哥！小弟有一句不尽情之言，大丈夫榻下，岂容小人酣睡？二哥距此碧霞山咫尺耳，何容此类存在？小弟不解。”

孔二爷叫道：“三弟，你有所不知，刘士英之山，乃是庄家山，少寨主娶妻，俱都乡下大财主之女，并不抢夺。人家占山二十余年，咱们万华山才十数年耳。那闵士琼乃是刘士英姊丈，骨肉至亲，人家焉有不救之理？”胜爷长叹，叫道：“二哥！我

不能出头露面啦，刀鏢甩头，鸭尾巾大氅，俱被人家盗去，我从此修行隐逸，再不闻世事了。”孔二爷道：“我们出家人是断子绝孙之命，你是行侠仗

义者，岂能出家？你的东西，我给你想法子寻找，找不着，咱们再作计较。”二位老人正在谈话喝茶之际，小道童已经摆上杯箸，工夫不大，将饭开好。孔二爷叫道：“胜三弟屈尊一饭，明日小道童打鱼回来，沽酒买肉。”

胜三爷说道：“白米饭就足矣。”孟金龙喊道：“三大爷，又是这个！”胜爷叫道：“金龙！休要闹笑。”用饭已毕，再谈鹰愁涧之事，胜爷遂问拦江锁之事，孔二爷道：“贫道为此事募化三年，才将应用东西备齐，怎奈下拦江锁不得其人。也是事逢恰巧，遇见孟金龙，才助我成全此举。”

孔二爷说罢拦江锁之事，又谈了几句闲话，天色已晚，弟兄二人抵足而眠。次日打发小道童在碧霞山打鱼，并暗中窃听消息。天至晌午，两个小道童回来，又换了两个小道童打鱼探听消息，两个道童又到天已平西方回。孔道爷问道：“为何回来甚早？”两个小道童答道：“皆因为我二人正打鱼之际，忽听河干有人啼哭，声音凄惨，我二人遂将船拢岸，寻觅那人，将那人请到船上，问其所以。他言说寻找朋友十载未遇，哭得眼泪都有十缸啦，找不着朋友，誓不欲生，要投江一死。我二人问他，找的是哪位？他一说，正是你老人家，我二人遂将他带到山内。走过了翠竹林，他变卦啦，他说你老人家短他七八万银子，连本带利十年未能归还，前来要账。”道爷闻听，面沉似水道：“出家人焉能借人家那些钱呢？”胜爷问小道童道：“此人怎样长像？”小道童说道：“穿皮袄马褂，踢啦蹋啦。”

胜爷闻听叫道：“二哥！这不是别人，不是大义士，就是二义士。”孔道爷笑道：“还顽皮呢！”胜爷答道：“上了几岁年纪，益发的甚了。”说着话，哥俩出离鹤轩迎接，来到翠竹林

角门外，就听有蛮子说话口音：“杂毛欠我的钱不还，跑这犄角里藏躲来了？”孔二爷一看，果然是欧阳氏。欧阳二爷一指孔华阳叫道：“杂毛！明家将没之时，咱们两人偷赃官二十余颗珍珠，细软物件，不计其数，咱二人应当均分，你少分给我三粒，你该还我啦！”老道说道：“二弟你别玩笑，现有生朋友在此，我给你介绍介绍。”语毕，用手向自己身后指道：“你看看此人是谁？”蛮子说道：“我要的是钱，不管是谁。”胜三爷哈哈一笑，叫道：“欧阳二弟从何至此？”欧阳天佑一听，乃是胜三爷的语音，不觉愕然问道：“唔呀，三哥何以如此模样？”孔二爷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到鹤轩你问问你三哥是怎么回事？”哥三个走进了鹤轩落座，胜三爷遂将丢东西之事，从头至尾对二义士详细表示一番。谈到身逢绝地，被拦江锁挡住，要不然早身归那世去了。“这是被救到山上沐浴更衣，故此这般景况也，愚兄再不能出世矣。今者贤弟前来，愚兄之幸也。”孔二爷说道：“蛮子，你还叫贼魔？趁早你勾了账吧。胜子川是你三哥，叫人家给偷啦，你叫的是哪一门子贼魔？”欧阳爷



闻听脸红了，叫道：“杂毛！刘士英偷去我三哥的东西，那如同是我三哥当差的一般，那给我三哥存着呢。我这就起身，我将东西盗回，我给他放二百把火，烧他个王八羔子。”列位，孔二爷这是激将之法，要不然蛮子不能走得那样快。胜爷一看二义士脸都红啦，站起身躯就往外走，胜爷伸手相拦道：“二弟不要如此，你与孔二爷原是玩笑，何必芥蒂呢？”

孔二爷又叫道：“三弟，还得你拦他，可别叫他放火，刘家父子是君子。”胜三爷叫道：“二弟！你可听见孔二爷之话吗？水火无情，千万别放火。”弟兄们吃完饭，欧阳爷休息一会，起来时太阳还未落，蛮子道：“我就要起身。慢慢的走，到碧霞山时天也就黑啦。”孔二爷说道：“我给你将小船预备好啦。”

胜爷叫道：“二弟！你到那里千万小心谨慎，今天盗不出来还有明天。这一干贼人俱都是本领高强，二弟保重些，就是成全愚兄了。”二义士点头道：“三哥不要挂心，小弟自知。”欧阳二爷上了船，孔二爷、胜三爷二位以目送之，小道童摇起花橹，奔碧霞山而来。

在船上二义士与小童玩笑，说道：“你们二位脸都很白，娶了妻没有？”小道童道：“二叔真好玩笑，老道还有娶妻的吗？”在船上二义士与两个小道童玩笑，倒觉着不寂寞。工夫不大，将船靠岸，欧阳二义士纵下船去，叫道：“二位道爷，你们就在此处等候，我若被贼人追下来时，我就喊天灵灵，地灵灵，神人救我。”小道童说道：“我们怎样呢？”二义士道：“你们就啊一声，我跳上船，咱们就跑。”两个小道童一路上，被欧阳二爷戏耍得笑断肠子。靠岸之后，就看二义士踢啦塌啦，如飞相似，奔碧霞山里去了。欧阳义士专怕水，因他不会水，恐皮袄马褂一沾水就坏啦。蛮子到山里，转了几个弯子，听不见有人言说刀鏢之事，若是有一人提此事，他就能闻风而去，怎奈就是无人提论此事，前后寨找到二更天，仍不闻有人提刀鏢之事。欧阳爷万般无奈，要使击石问路之法。何为击石问路呢？在没人的地方，用白条写上：“碧霞山的寨主喽卒知悉，刀鏢甩头俱都盗走。明人不作暗事，在下走也。”写完了奔人多之处，包上石头子抛去，必有人出来看是何物，那人一看刀鏢甩头俱都被人盗走，必然惊怪去报信，或到收藏物件之处去看。欧阳二义士找了一个清静所在，一看后院有两间东厢房，屋中灯烛辉煌，欧阳爷本打算写字条击石问路，一看此屋灯光明亮，欧阳爷遂蹑足潜踪，来到窗外，用唾沫湿破窗纸，向屋中观看，屋内有二个年青的，俱在十八九岁。欧阳爷心中暗想：这两个王八羔子在这里干什么？此时就听屋中有人说道：“咱们打开看看，金鏢是金的还是钢的？鱼鳞紫金刀什么样儿？”

就听那年轻的说道：“别提这个，老寨主有话，不教提一个字儿，一会咱

们该换拨啦。”二人在屋喝着茶，直向西面上被架子里看，欧阳爷举目一看，是一个蓝绸子包袱，欧阳爷心中明白，那是我胜三哥的包袱，原来在这犄角哪。欧阳爷遂取出一个小瓶子来，瓶中是白面，此药名为“神仙夺命香”，放在竹筒里面，用火燃着，向屋中一吹烟，将两个年轻之人薰过去，伏几而睡。欧阳爷到屋中一看包袱的样儿，转身出来，又走到西厢房，一看是厨房，就听厨师傅道：“真走运，无故的碧霞山又作夜看山的啦，黑夜里还得伺候饭。”

欧阳爷取出夺命香筒，又向屋中一吹，将两个厨师傅薰倒，进到屋中，将厨师傅的破衣服拿了两件，又拿了一把破朴刀，取了再吊钱，走出来仍回到上房屋中，将蓝绸包袱打开，将胜爷的东西取出，将厨师傅的衣服包在蓝绸子包内，破朴刀换下鱼鳞紫金刀，那两吊钱装在胜爷镖囊之中，将原旧的蓝绸包裹包好，如前一般。欧阳二爷是人得喜事精神爽，叫道：“两个王八羔子，看着破烂吧，我要走啦。”语毕，蹿房越脊，回归山环。上了小船，道童问道：“欧阳爷盗的东西如何？”欧阳爷说道：“里面地方太大，不行，找不着，明天再说。”小道童说道：“您那包袱是什么东西？”欧阳二爷道：“贼不走空，偷了他们点破烂。”

小道童摇橹返回宝灵如意观，工夫不大，来到山下，欧阳二义士弃舟登山，来至养鱼缸前，将东西放在缸底下，欧阳二爷进了鹤轩。孔二爷与胜三爷正在对弈，孔道爷与胜爷一看，蛮子赤手而还，孔道爷问道：“二义士怎样？”欧阳二爷说道：“山内地方太大，找不着。”胜爷闻听，长叹一声说道：“失者容易，寻者难。”欧阳二爷叫道：“胜三哥不要发愁，东西完全找回！”语毕，出离鹤轩，由养鱼缸底下取来，进了鹤轩。胜

爷一看是一个破蓝布包袱，胜爷摇头道：“不对。”欧阳二爷说道：“我这是换皮不换骨，这个蓝布包袱皮是碧霞山厨子的。”

胜爷打开一看，一物不少，一摸镖囊中多了两吊钱，胜爷问道：“二义士，哪里来的两吊钱？”蛮子笑道：“蓝绸包皮没拿回来，我拿了他两吊钱，作为包皮之价。”孔二爷与胜爷俱都大笑。胜爷又到沐浴室内，换好了自己的衣服，全都换完，自己看脚底下，双脸青布皂鞋，胜爷打了一个唉声，说道：“靴子掉在鹰愁涧去，人还在世。”小道童说道：“胜三大爷，我们厨师傅由打杭州买来一双青布靴子，他穿着小点，您穿上试试。”

胜爷点头，小道童将靴子取来，胜爷一穿正合适。衣服鞋袜穿戴齐整，走进鹤轩，胜爷叫道：“孔二哥！现有金龙在此，又有二义士，我的刀镖衣物俱都找回，咱们就此杀奔碧霞山去了。”

孔道爷道：“三弟你且养养精神，先叫小童每日去碧霞山左右打鱼，暗中打探究竟。”胜爷颇以为然，次日又打发小道童探听山中消息。小道童晚晌回

来，就将蒋伯芳报仇之事探听明白，报告了胜爷。胜爷叫道：“孔二哥，我该出世了。”孔二爷道：“你与金龙在先，我与欧阳弟在后。”商议停妥，登船够奔碧霞山。来到碧霞山北山坡，胜爷弃舟登岸，正赶上两方面要群殴拼命，胜爷咳嗽一声：“刘家父子不要以多为能，道兄拦阻镖行人切莫群殴。”刘家父子心中纳闷：胜爷不死尚有可说，为何又是原样的衣服兵刃呢？

不表刘家父子纳闷，胜爷对刘士英说道：“你将我东西偷去，我又得回，咱们双方面谁也不栽筋斗。我的东西已经得回，你赶快将五个犯人交还，不然你打不了这场挂误官司。”刘士英叫了一声：“胜英！你早来一会，尚有可能余地，你看看地下躺着的死尸，那是我之胞弟！叫喽卒将二寨主搭开，非战不可。”胜爷闻听，将刀向地下一插，忙将大衣脱下，遂叫道：“三

太接衣服！”正在此时，正西上一声呐喊，好似巨雷一般，叫道：“三大爷您会飞，我来晚啦！”胜爷道：“胡说。”北面上站着的金龙也无法站在北面，此时两方面的人，俱都一阵大乱。

刘士英叫道：“胜老者！你以仁义待人，我刘士英与众不同。咱俩比赛输赢，你要赢了我，我自备其缚，交还五个犯人，我愿打出红差的官司，我不能后悔。”胜三爷就地拔刀，刘士英抖十三节点穴枪，二人凑到战场，方要交锋，刘士英背后一条白线，蹿到胜爷面前，叫道：“刘寨主且向后退！我林士佩与胜英有山破人亡之仇，请与林某交锋！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就专为姓胜的打的。”胜爷一看，说：“算不上你。”就要动手。

正在此时，胜爷背后一道白影，纵到林士佩面前，叫道：“胜三哥后退！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劳。愚弟愿再斗林士佩。”林士佩一看，正是蒋伯芳，不由得将精神打消了一半，皆因在萧金台被蒋五爷打了一棍，伤还未落。林士佩此时也说不出，只得摘钻头，据钻纂，按三尖两刃向蒋五爷刺去。蒋五爷用棍往外一绷，就听得当啷一声响，火星子冒起五六尺高，这一见面又是三碰。蒋五爷仍用六十四棍，林士佩使用纯熟的招数，二人战了五六十个回合，林士佩就觉伤痕疼痛。蒋五爷六十四棍使完，又换了行者棒，林士佩恶虎掏心一钻，照定蒋五爷刺来，蒋五爷用棍往外一绷，林士佩两膀发麻，招数不由迟慢，被蒋五爷裹手一棍，连肩带背打来。林士佩欲待躲闪，哪得能够？这一棍照样儿打在原伤之上，林士佩身体一晃，栽倒尘埃。五爷钢牙一错，举棍照林士佩头上打去，林士佩倒在尘埃，只可闭目等死。胜三爷两纵身躯，来至蒋五爷背后，欲要伸手，已来不及了，胜三爷一抬腿奔蒋五爷背后蹦去，蒋五爷一伏腰，由林士佩头上纵过去，蒋五爷回头一看，乃是胜三爷，白脸面气得通红，问道：“三哥，这是何意？”胜爷道：

“林士佩是当世的英雄，切莫下此毒手。”五爷敢怒而不敢言。

林士佩趴身起来叫道：“胜英！南七省有你们弟兄，没有我姓林的！”喽卒给拾起狼牙钻，交于林士佩，林士佩从此气定，暂且不提。

且言闵德润见林士佩气定，一声呐喊，口中叫道：“胜英！”

你害我家败人亡，又害我二舅一死，今天大山寨主与你誓不两立！手擎秋龙棚，来到战场。胜爷方要握刀，就听北面上一人喊道：“三大爷！您后退，让给我吧！我们两人是对儿。”金龙举杵够奔战场，大山寨主是急战，跃起来一棚奔金龙砸去，金龙举杵一挡，就听当的一声，将大山寨主的秋龙棚铁箍震落，四块枣木板、枣核钉俱都纷纷落地，金龙要活捉闵大山寨主。

列位，闵德润是急斗，二人战了六七个回合，贾明在胜爷、弼昆长老背后，团着舌头说话，别人可听不明白，遂叫道：“大小子！有勇无谋！一人拼命，百人难敌。你不会用爪抓他？”

金龙闻听，恍然大悟道：“早就将那玩艺忘啦。”金龙遂虚晃一杵，向外一纵，背后一伸手，大皮兜之中取出龟背驼龙爪，纯熟的学业，一伸手将钻练就套在手腕上了，绒绳一抖说道：“抓大白玉虎！”够奔头上而来，大山寨主往旁一闪，金龙将爪赶紧带回，用浪子踢球、仙人踢毬、黑狗钻裆、左穿花、右穿花，一百单八爪，都抓不上人家。外还有二十爪，大山寨主金钟罩才破了几天，力量不敌，不敢用棚杆拦挡，只可闪转腾挪，将大山寨主抓得热汗直流。贾明在胜爷背后又嚷道：“大小子！不懂真假虚实？三国的诸葛亮，列国的范期，添兵减灶，减灶添兵，真是虚实玄中妙。指上抓下，指东抓西！”孟金龙心中暗道：“还是小小子有主意，这回可就将大山贼抓住了。”

大英雄一扬手说道：“看脑袋！”一抖钢环子，哗啦一响，闵大山寨主闻听抓脑袋，遂向西纵来，右脚方一点地，龟背驼龙

抓奔右脚抓去，正抓在脚面之上，闵大山寨主向后一退，噗哧一声，正当中的钩抓入脚内，由脚面透入脚心，大山寨主一疼，噗通躺在就地。金龙用力一拉，脸往北一转，将绒绳背在肩头，向北就拉。金头虎叫道：“五叔帮着我捆他吧！”蒋五爷帮助贾明，将闵大山寨主捆好，只见闵大山寨主脚部血流如注。

老寨主闵士琼一看，心如刀搅，如狼似虎的儿子身带重伤，心中暗想：“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勒十字绊，紧英雄带，摸了摸袖口中的毒药弩，叫道：“胜英！你我两人今天决一死战！”语毕，抖双枪，一只奔胜爷咽喉，一只奔肚脐而来。胜爷握刀，一飘身向东纵去三尺有余，胜爷一横刀，从双枪当中拦腰斩去！老寨主双枪一并，要夹住胜爷的刀，胜爷抽刀反手一刀，又奔闵士琼左太阳穴砍去，闵士琼左手的枪一立，右手的枪向胜爷头上便打，胜爷抽刀躲闪，二人这一合招，闵士琼是一力降十会，胜老者刀花步

眼清亮。闵士琼的心中思索：“人言胜爷的刀法绝伦，果不虚传。若非闵某，早输于鱼鳞紫金刀下。”胜爷心中也是暗夸闵士琼的枪法，二老者互相佩服。胜爷心中暗想：“闵士琼毒药弩百发百中，神鬼难逃。”闵士琼心中暗想：“若容胜英打镖，自己必得输。”二老者俱有用暗器之心，无奈腾不下手来。只见胜爷一递刀，奔闵士琼华盖穴去，闵士琼双枪一并，一拿胜爷刀，将鱼鳞紫金刀刀尖拿住二寸来长。胜爷一较劲，“当啷”一声，抽出刀来，往西北一纵，纵出一丈二尺远去，闵士琼往东南一纵，也纵出一丈二尺远去。胜爷刀交在左手，右手拿镖，转身子扬手腕，闵士琼转身形双枪插在就地，扬手要打三十六只毒药弩。

正在此时，就听台上一声呐喊：“胜老三！你可吓死我也。”

我到镖局子，听说你死在鹰愁涧了，我听得此信，我一着急，往上一纵，大脑袋几乎将房椽撞坏。”说着话够奔前来，叫道：

“胜三弟后退，我拿老猴崽子！”闵士琼一看，心中说道：“天不绝胜英，此时偏偏来了夏侯商元。”闵士琼遂提起双枪，双枪两颤，一只奔面门，一只奔胸前，剑客向上一纵，纵起一丈五六尺高。闵士琼一看，心中说道：“夏侯商元老糊涂啦，你纵五六尺高还不行吗？你纵一丈多高，空中站不住，你还得下来，我用双枪接着你。”果然剑客向下一落，闵士琼双枪照定剑客后腰，用了十分臂力打去，哪知剑客骨软如线，仰面躺在枪上了，双手一按地，脚跟一踢地，又纵起一丈多高。闵士琼双枪吞吐撒放，叭叭直打；老剑客耍弄身法，猫蹿狗闪，兔滚鹰翻，鹿伏鹤行。聋哑仙师叫道：“三太！你看，这是小六招，就得三十年的工夫。”剑客此时又用大六招，龙探爪，蟒翻身，风展翅，蛇吐信，虎扑食，豹搅尾，非六十年的工夫，不能如此。闵士琼连点了四十余枪，剑客说道：“闵老大，你将枪抛了吧，你这枪只可打死人，稍微有点气的人，你打不着。”剑客又道：“我站稳了身子不动，叫你打我两枪，我要是一闪躲，我那就算输啦。”语毕，双手往上一扬，露出肋骨条，一根一根的。闵士琼心中暗想：“我这一枪砸上你，将你砸得骨折筋断！”心中如此思想，双枪左右开弓式，奔剑客砸去。就听“噗咚”一声，剑客的左右手将闵士琼双枪抓住，叫道：“闵老猴崽子，你将双枪借给我一用吧，也该我打你几下啦。”闵士琼说道：“没听那么说过。”二人遂较劲夺那提炉双枪，闵士琼力气还是不强，剑客也不放松，二人相持不下。剑客是双手过膝，胳膊比闵士琼长点，剑客夺不出双枪，将两臂膀向两下一分，闵士琼也随着两臂膀分开，二人面对面，剑客说了一声：“着！”双枪松手，一个羊头撞去，正撞在闵士琼胸部，闵士琼双枪松手，仰面朝天，五脏六腑俱都挪位。剑客过去，伸手一提闵士琼的右腿，向外一抛，抛出去有七八尺远，遂说道：“胜

老三，给你！”此时杨香五、金虎头全跑来，四马倒攒蹄，将闵士琼捆好。金头虎与杨香五搭着闵士琼，来到北面，叫道：“闵士琼，你与你儿子在一处歇会吧！父子亲，夫妇顺。”胜爷叫道：“明儿！不要说无关痛痒之话。”

不表闵士琼被获遭擒，再表刘士英一见姊丈外甥俱都被获遭擒，不由得心中一急，一抖十三节点穴枪，口中叫道：“胜老达官！我姓刘的与众不同，我偏要会斗你神镖将胜英。我若是输在你的手下，我亲自束缚，我打盗灯窝主的官司。你若是叫别位替你，我死也不瞑目，输了也不算！姓胜的，你要是人物，咱俩比赛输赢，你别叫他人帮忙。”胜爷闻听，叫道：“刘寨主！夜下一口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甩头一子，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向来没用过别位帮助。花好不用绿叶扶，我镖行之人，我大师兄、三师兄与我四师弟、五师弟、六师弟、金龙、三太等，若是有一位前来帮忙者，那算我胜某输给你，盗灯的官司胜英去打，三鼠也不拿了。”语毕，回头叫道：“众位师兄师弟，三太等，大家俱都后站，向北退去，我与刘寨主较量，谁也不准上前！只见镖行之人俱都向北退去，退至北面靠水。

刘士英一看，心中说道：“胜英倒是人物，言必信。”刘士英回头叫道：“金祥、银祥、福祥、禄祥，众家寨主，俱都与我后退！我与胜老明公交手，谁要上前一帮助，我使用枪将他挑了，然后我放火焚山，咱们去打官司！”语毕，只见四位少寨主，与众位寨主喽卒“呼噜”一声，退到寨子墙切近，战场中只留灯球火把。刘士英抖十三节点穴枪，行龙过步，够上步位，左手练子枪点胜爷右肩井穴，右手的点穴枪点胜爷的左腿腋，胜爷向左闪身，鱼鳞紫金刀一提，刘士英的双枪一缠胜爷的刀，胜爷赶快撤刀，一双十三节点穴枪，裹脑缠头，吞吐撒放，双枪犹如怪蟒一般，胜爷的刀上下翻飞，双枪一刀，真是

棋逢对手。战了有四五十个回合，点穴枪净点三百六十骨节，七十二穴道，虽然胜爷刀法绝伦，年过七旬之人，因先战闵士琼，又战刘士英，胜爷在宝灵如意观避难三日，每日吃素，气力有些不敌，胜爷鼻洼鬓角见汗，刘士英十三节点穴枪一招紧似一招，胜爷此时已经喘息有声，汗珠下落了。蒋伯芳等一看胜爷力尽声嘶，叫了一声：“道兄！我前去替换胜三哥如何？”

诸葛道爷说道：“你胜三哥向来打仗不用人替换，兄弟替换，划地绝交；徒弟上前替换，驱逐门外。你看着吧，吉人自有天相。”金头虎在老道背后说道：“三大爷又把老道得罪啦，咱们大家跟刘士英群殴，把他收拾了就完了。”老道嗔目说道：“贾明！休要胡言，你胜三大爷与人家说的明白，如要有人帮忙助阵，自去打盗灯的官司。孺子口出此言，好不知道理！”贾明与五爷俱各默默不语。此时胜爷打算败走，无奈一对十三节点穴枪，吞吐撒放，裹脑

缠头，把胜爷围住，竟败走不了。好容易抽了一个冷子，胜爷虚晃了一刀，奔刘士英面门，刘士英双枪一缠，将刀缠住，咯唧一声，胜爷撤刀向西败走，一纵身躯，出去一丈余远。胜爷对刘士英说道：“俺胜某气力不敌，情愿甘拜下风。”刘士英说道：“胜老者，不见胜负，不能罢战。你我二人有言在先，我若战胜了老达官，你放我姊丈父子；我若败了，我甘愿自被其缚。”刘士英口中说着话，心内思索：“打仗你气力不敌，跑你也不行。”刘士英遂在后追赶，二眸子乱转，留神胜爷打镖、打甩头。胜爷败走时，鱼鳞紫金刀刀把插在胸前，刘士英距胜爷一丈一二尺远，脚尖一点地，向前一纵，离胜爷背后三四尺远，二眸子看胜爷刀由右手交在左手，仍然刀把插在胸前，刀尖向外。刘爷思索：“胜老者真忠厚，刀交左手，仍然刀尖朝外，明明示人，要打暗器。我的点穴枪，点他肉厚之处，不能伤他性命，为救我姊丈外甥，不然我不能

赢他。”思索至此，左手点穴枪奔面部，右手点穴枪奔肩头下，一齐点去。胜爷此时，已暗将甩头皮套套在手腕，一提锁链，抖出了甩头，听背后刘士英的链子枪“咯唧”一响，胜三爷往右一转身躯，仍是刀尖朝外，刘士英双枪点空。胜爷这么一转身撤步，又让出三四尺远，距刘士英尚有七八尺远，刘士英双枪点空，向回一抽链子枪的工夫，就听胜三爷说了一声：“打！”

刘士英一看，甩头一子奔太阳穴打来，点穴枪正向回撤之时，见甩头到来，随着就势一抖点穴枪，要缠甩头。刘士英的用意，要用点穴枪缠住甩头，不输不赢，哪知道胜爷是虚招，他就是不用点穴枪缠胜爷的甩头，胜爷也不能下毒手伤他。他的链子枪方然抖直，胜爷的甩头早已撤回，又喊了一声：“打！”甩头奔眉心打去，刘士英欲待躲闪，焉得能够？甩头正打在眉心之上。甩头的犄角正划在眉心当中。刘士英向后一退，靴底一滑，一退两退，“噗咚”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尘埃。刘士英翻身站起，胜爷已将甩头缠好，放于兜囊之中，刀交右手，口中说道：“刘寨主，多有得罪。俺胜某久而久之，眼目昏花，一时收招不住，误伤贵体，承让了。”刘士英此时双手一捋皮套，哗啦啦一声响，将双枪抛在就地，遂说道：“胜老者以仁德待人，我父子有眼无珠，不识贤愚，我刘士英甘拜下风。”语毕，点手叫道：“金祥、银祥、福祥、禄祥，你们四人还不过来，等待何时？”刘家四位少寨主，各抱鸡爪镰，气势汹汹，过来就要动手。刘士英怒道：“犬子！还要无礼吗？赶快给我将兵刃抛了，自受其缚，打这场挂误官司！”四位少寨主敢怒不敢言，将鸡爪镰俱抛于尘埃。刘士英双手一背，叫道：“胜英！我父子自受其缚，前去打官司，有言在先。我为的是我亲戚朋友，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请你带我等到案，我刘家满门，死而无怨。”金头虎叫道：“杨香五小子！还怔着干什

么？还不过去捆吗？要不自己背过手去，咱两人捆不了，一脚就把咱们兜

一溜筋斗。”杨香五一晃马尾透风巾，就要前去捆绑刘家父子。胜三爷一声咳嗽，厉声叫道：“香五！不要无礼！”

刘家父子是朋友。还不后站？”金头虎、杨香五向后倒退，不敢作一语。胜三爷叫道：“刘寨主！你为的是亲戚朋友，份所当然。这场官司你跟着打不了，沾上点嫌疑，就是杀头之罪。

夜入皇宫内院偷盗圣上的万寿珍珠灯，并且又黑夜入院衙刺杀钦差大人，这宗官司了不得。刘寨主没有你的事，我绝不肯将你父子株连重案。私了吧，官不究。回去交差之时，我就报告在杭州捉住的要犯，绝不提碧霞山之事。”刘士英闻听此言，长叹一声道：“我与明公恨相见晚了，我若早与明公相识，绝不至于占山为王。胜老明公既开天地之恩，放我父子，我必将三鼠交出。”语至此，一仰头向南叫道：“三鼠！”刚说出一个三字，鼠字尚未说出，刘士英打了一个冷战，碧霞山之人一个不少，单单少了老道七星真人师徒与太仓三鼠。胜三爷一晃鸭尾巾，黄菊花乱颤，说了一声：“三鼠哪里去了？没有正犯，何以交差？”刘士英道：“胜老明公不要为难，走了三鼠，我刘士英就是三鼠，绝不叫胜老明公为难。”道爷说道：“不要耽误时候，三鼠方才尚在眼前，决不能远走，赶紧四外追赶，尚可拿获。”刘士英遂叫四子拾起兵刃，赶紧追拿三鼠。刘士英对胜爷道：“胜老明公，此山三面是水，决走不了三鼠。”四位少寨主先奔山口追去，工夫不大，回来报告：“把守山口的喽卒并未见三鼠出山。”二英正在为难之间，忽听得西南有人说话：“唔呀，胜三哥，不要着急，正凶已经拿来啦。”众人一看，前面是欧阳天佐，后面是天佑，天佑扛着一个人，二人都是皮袄马褂，扛到刘士英与胜爷面前，向地下一扔，二英一看，正是秦尤。秦尤闭目合睛。胜爷问道：“二位贤弟在哪里

捉住的孺子秦尤？”蛮子说道：“唔呀，胜三哥不要提啦，小冤家给明清八义栽了筋斗，现了眼啦。老哥哥你想想，此事都打他一人身上所起，刘家父子间接着也算为他，他不知以恩报德，反到后寨采花去了。”胜爷闻听一怔，秦尤并未有采花的毛病，今天是怎么啦？胜爷怕刘家父子面上不好看，遂说道：“刘寨主，我给你介绍这两位朋友。”遂指欧阳氏说道：“这位是大义士欧阳天佐，这位二义士欧阳天佑。”又指刘士英说道：“这就是碧霞山寨主，人称闭眼神佛刘士英。大家要多亲多近，幸勿寻仇。”刘士英控背躬身说道：“二位义士，在下刘士英得与二位义士相见，真是三生有幸。”欧阳大义士说道：“我们二人不识义士，我兄弟有眼无珠！结交秦尤，秦尤不知以恩报德，他倒上后寨，调戏刘家的儿妇。”刘士英闻听，气得浑身立抖，上牙直砸下牙，颜色更变。欧阳大义士一挑大拇指道：“你儿妇是个好的，百般调戏，宁死不从，我在后窗户外听得明白，你大儿妇用物打秦尤，秦尤羞恼变成怒，刀



劈你大儿妇，鲜血淋漓。他又调戏你二儿妇，你二儿妇吓得骨软筋麻，瘫在床上。秦尤方要伸手，我在后窗户外咳嗽一声，吓得小王八羔子踹开前窗户就跑，我弟兄在院内拿住秦尤王八羔子的。不信你去到后寨看去，秦尤用匕首刀剁了你大儿妇一刀。”

胜爷此时呆呆发愣，暗道：“秦尤并没干过这宗下贱之事呀，这必是被下贱朋友传染。”

原来，碧霞山正在吃早饭时，三太等前来报仇，打了败仗，正要乱刃分尸之时，蒋五爷赶到。蒋五爷又单棍斗群雄，秦尤喝了好些闷心酒，又有叶六爷剑劈刘士雄之事，秦尤心中更不好过，又多喝了几杯。后来孟金龙又赶到，胜爷未死，老道师徒暗中逃走，张德寿叫道：“秦尤，你看道爷逃走了，镖行之人这么一来，此山怕不能保守，要不然你我弟兄也逃走吧。”秦

尤闻听点头称善，崔通说道：“咱们决不能走。人家闵家父子邀请天下朋友，设摆群英会，只闹得家破山亡，此时又在碧霞山被获遭擒，前者能逃，这次可怕逃不了啦。人家为朋友牺牲一切，真称得起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咱们若是一走，那还叫男子汉吗？死何足惜？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若依我说，咱们不能偷生。刘士英也不是胜英的敌手，一会必得落败；倘若他落败，你还看不出来刘寨主的人格吗？人家决不能出乎尔反乎尔，扎挣着争持，必然自首打官司，那时节咱们别叫人家费事，也自首打官司。大丈夫敢做敢当，秦大哥夜刺钦差，盗宝灯，虽然死了也不白来一世。我与张德寿、柳玉春，我三人虽然不是正凶，能同秦大哥一死，也算义气，后来有人提起三鼠来，真能同生同死，也可留名于后世。”

张德寿说道：“你这是妇人孺子之见。无故的白白送命，死而不能复生。你们要送死你们去，我不能飞蛾投火，自焚其身。”

玉春贤弟更不能作这愚事。为甚么叫胜英那么痛快呢？你要任意孤行，咱们各奔前程。”秦尤、柳玉春也在一旁道：“张贤弟之言甚合乎情理，为甚么自送其死？惹下这样大祸，所受害胜英一死，以报杀父之仇，今不能报仇雪恨，反送了自己的性命，这真叫妇人孺子之见。”崔通一人拗不过三人去，只得随同逃走。张德寿说道：“碧霞山的道路我最知底，先者我曾问过一名老喽卒，东面是寨门，西、北、南三面是水。山内有的是小船，咱们四人都会弄船，由水路逃走，先奔西湖，然后找一个穷乡一躲，叫他们这一辈子完不了案。”秦尤、柳玉春齐声说道：“好好好。”四人遂起身逃走，逃到后寨小树林之内，张德寿说道：“我有一事，要哥哥兄弟们当面相商。咱们此去，再不能出世了，我听说刘士英有二位儿妇，长得最标致不过，咱们将他两个儿媳带走，再作一号大买卖，从此一躲，就算完

事。水路又不大沉重，你们三位以为如何？”没容秦尤、柳玉春说话，盗粮鼠崔通说道：“张大哥，你一说此话，不用实行，你就损十年之阳寿。刘士英父子为咱们拼命，死生不惜，咱们这一来，就不是好朋友了，就叫交朋友的伤心了；然后再乘人家急难之间，将人家儿媳抢走，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你们快去办理，我姓崔的从此远走高飞。青山不改，绿水常流，他年相见，后会可期。但是秦大哥你可知道？你是秦八爷之后，秦八爷是明清八义之一，你可要对得住先人于地下。报杀父之仇，虽然千刀万剐，那算人物；办这宗下贱之事，畜类不如。你要再思再想。”语毕，一道黑影，登山越岭，奔旱路逃走了。秦尤伸手一把未曾拉住盗粮鼠，就要去追，张德寿将秦尤拉住，说道：“他走他的，咱们办咱们的。你还听他那套老生常谈吗？”

弄两个媳妇一走，我一个，柳玉春一个，你也得有洗洗缝缝之用。”秦尤一时酒醉，被张德寿、柳玉春所惑，遂应允此事。

三人商议已毕，站起身形，张德寿是早有此心，已将后山道路踩好。张德寿在前，秦尤、柳玉春在后，遂奔翠柏树林走去。

方进树林之内，就听树林中有人说道：“哥哥办了这些事，我不及哥哥多矣。你还给张茂龙订下亲事，真是好事。”又有一人说道：“咱们先放火烧他个王八崽子吧。”又听一人说道：“哥哥，不要放火，三哥谆谆嘱咐，不教放火烧山，水火无情。”

柳玉春、张德寿二人闻听，吓得尿流满裤，望影而逃。书中代言，秦尤是打东边进的内寨。

又听蛮子说道：“散了英雄会，蒋伯芳、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萧银龙、贾明等，他们爷儿七个在路上走得慢点，我一个人先够奔萧玉台啦。离萧玉台六七里地，有一个镇店，名靳家堡。在那镇店饭馆子里喝酒吃饭，听茶铺酒馆里吃饭的说，有一家办喜事的，埋路灯埋到村口外一里多地，只闹

得老员外要上吊，小姐太太要投河。我一听见这个事情，心中实在忿恨，我就吃不下饭去了，伏在桌子上，我就假装睡觉。

又听有一个吃饭的人说道：‘那老员外怎么不去告状呢？’又一个说：‘谁敢告山大王？’这个又说道：‘要不然聚齐联庄会，跟他打。’那个说道：‘联庄会是笨家子，哪能打得了山大王呢？’这一个又说道：‘姑娘怎么叫山大王看见了昵？’那一个答道：‘唉，别提啦，姑娘因为上姨娘家去，坐着轿车，因为天气炎热，把车帘子敞开后，就被这群贼看见啦。山大王打发四个喽卒就跟下去，打探明白了，是靳百万靳老员外之女，第二日拿了四匹绸子，两锭银子，就来定亲。这是七月初二日晚间之事，初三就要娶亲，如把姑娘

躲藏，就要烧了宅院，杀死一家老少。如老员外不放行，就在靳家合房，初四早晨夫妇再回山。靳家闻听此信，小姐就要投后花园的井，有亲戚朋友解劝，叫小姐舍身救父母之命。’那人又回道：‘萧玉台的什么人这样万恶呢？’这个人答道：‘萧玉台三寨主。别的贼敢吗？这就是行善之家，无故祸从天来。今天晚晌掌灯之后，就来娶亲，谁不担惊害怕呢？’我听到这里，我就气得喘不上气来啦。又听那边低言巧语的说道：‘咱们这个地方离山很近，向来没出过这样之事，’就见那人一伸大拇指道：‘这个现在没在山内，抢亲的就是他。’我听到这里，我想这样大善之家，人称靳善人，兄弟你想想，凭我这身本领，我还救不了靳善人吗？我的饭也没吃，顺着埋截灯的路就找了去啦，我将跑堂的招呼过来，给了几个酒钱，我就走啦。大伙看着我都暗笑。来到大街上，我一打探行路的：‘哪一家是靳员外？’那行路的就指着路灯道：‘你顺着路灯走去就是。’我打听明白，我就一直奔靳宅去了。那人曾问我怎么认识靳老员外，我说我与靳老员外前十余年曾共宿一店，因为言语相投，结为朋友，今天

我打这个地方经过，到他府上看看去。”

大义士来到靳百万门前，一看门前悬灯结采，可是冷冷清清，欧阳爷有心进去，暗想：“我不认识人家，跟人家说什么呢？我不进去啦，我在门外等候着他，抢亲来了，打这王八羔子。”欧阳爷继续说道：“但是天气尚早，我在人家门外站着不方便，我又遇到东村口外。见村口外有一座真武庙，庙后有一片苇塘，我在庙后歇息歇息，娶亲的要来个百八十的，我就打跑王八羔子。我在庙外听见庙内有人说话的声音，我就走到庙里，原来是老和尚正念经呢。老和尚六十多岁，耳音有点不灵啦，他也没看见我，东面有两间禅堂，悬挂旧竹帘，我掀竹帘进到屋中，屋中有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有两部经卷，放着一份法器，八仙桌前放着蒲团，墙上挂着一个棉僧帽，上面好些尘土。我一想，我何不将这些东西偷走，进庄子假装化缘的和尚呢？我就将这些东西都偷出来啦，走到后面大苇塘子里，将我的马褂脱去，摘去我的春秋帽，戴上僧帽，将马褂帽子包好，将我的皮袄大襟向里一折，再进西村口。”

来到靳善人的门口，把蒲团向地下一放，取出经卷，一敲木鱼，念道：“混账王八羔子，臭豆腐！混账王八羔子，臭豆腐！”念了几句，门房里出来一个老家人，叫道：“大师父你改门去化吧！往日我们施茶舍饭，今天因有事，不能照管这个啦。”蛮子说道：“唔呀？你以为我是化小缘的了？”老家人道：“你不是化小缘的，是干什么的？”蛮子说道：“我是越南国的，我在禅堂打坐，心惊肉跳，我掐指一算，江苏省靳善人有难，小姐是红鸾星。我不打救谁来打救？我脚驾祥云来到这个地方。你们要不信，我这里有凭据，你们

这个地方热，我在空中驾云甚冷，我穿的是皮衣服。”大家一看，果然是鹿皮套裤，鹿皮小皮袄，老羊皮大皮袄。蛮子又说道：“我是大发

慈悲，不要三百三，六百六。”老义仆闻听说道：“待我回禀我们老当家的，必然前来迎请你老人家。”老义仆一旁走着道儿，心中暗想：此僧人娃娃脸，黄胡须，穿着皮衣服，一个汗珠都没有。老义仆来到书房，就听书房中老员外说道：“我是书香门第，做官为宦，并没做伤天害地之事，怎么得这样的报应呢？”老员外正在啼啼哭哭，老管家进了书房，叫道：“老员外别着急啦，现在门外来了一个和尚，他说咱家一门良善，身逢大难，他有言说他有解救之法，要救一门良善。”老员外闻听此言，说道：“岂有此理？”老管家说道：“你老人家别不信，人家说啦，也不要三百三，六百六。有病乱投医，你老人家看看去，这也许是你老人家感动了天神。”老员外道：“胡说，我有何德，能感动天神。”老员外遂拄着拐杖出离书房，够奔二道院。来到大门道，老员外在大门道口向外一看，暗道：“唉！哪里来的神仙？”蛮子一看老员外摇头，蛮子说道：“老员外你来了，你心中说我不是神仙？”老员外一听，打了一个冷战，心中暗道：“他怎么知道我心中之话呢？”蛮子又说道：“老员外，我说我是神仙。你要不信，我施展佛法，给你看看，你门前这块上马石有四百来斤重，我能叫他飞起来。”说着话，欧阳爷过去，双手一摆上马石，磕膝盖一拱，运动平生力气，说了一声“起！”只见上马石咕噜咕噜滚出多远去。蛮子急忙又喊道：“别动啦，若再动，恐怕砸着他们。”看热闹之人说道：“这真是活神仙，倘若掐指念咒，这块上马石就飞到天上去了。”老员外半信半疑，遂说道：“仙人能救我一家老少吗？”欧阳爷道：“那是自然哪，我乃是为这个而来的，怎么不能呢？”老员外一听，这才将大义士让到书房，落了座，家人献上茶来。老员外问道：“仙人何以知我家遇难呢？”大义士见问，遂将在饭馆所窃听的话说了一遍，老员外一听，点头

说道：“不错。”遂信以为实。又问道：“你老人家怎样救我满门呢？”蛮子说道：“我会念普渡群迷经，不管什么样的恶人，我一念此经，就能将他规劝得回心转意。”老员外一听，并没有什么凶险，复又问道：“当家的，你是吃素吃荤？”大义士说道：“我一点荤也不吃，连葱都不吃，净吃肉。”老员外一听，和尚是天生的好诙谐，遂打发老管家给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大义士吃了个不亦乐乎。吃到半饱时，就听外面老管家进了书房，口中说道：“外面有一老道，前来找和尚，言道庙里丢了九节玲珑宝塔。”大义士问道：“那道人是怎样的长相？”老管家说道：“那道人雷公嘴，狗蝇眼，罗圈腿。”大义士闻听说道：“叫他进来吧，不错，是我们庙里的。皆因为我好赌钱，我师傅的玲珑塔放在桌子上，我就偷出来啦。”老员外闻听一乐，遂说道

：“神仙还赌钱吗？”大义士说道：“你老人家不知道，赵匡胤输华山，神仙也有好耍钱的。”老员外一听，叫道：“管家的，将那位道爷请进来吧！”

列位，说书一张口，难说两家的话。贾明是打哪里来的呢？

由打萧金台五个要犯逃走后，镖行之人四外追赶要犯，贾明与蒋五爷、萧银龙、黄三太、张茂龙、李煜、杨香五等爷儿七位，追赶要犯，原来金头虎走得慢，众人心急，萧银龙与杨香五出的主意，将金头虎扔在后面，省得坠腿。萧银龙走着道，口中叫道：“贾五哥！欧阳大叔盗灯，我帮着打更送剑，我一夜无眠，我心中有点火，你给我买点白糖，我们在树林内等候你。

我水壶里有开水，回头咱沏糖水喝。”金头虎一看，萧银龙手中托着二百多钱，贾明心中暗想：白糖几十个钱就买一斤，二百多钱，真有剩头。伸手接过钱来说道：“我给你买去。”傻小子哈吧着罗圈腿，就奔村庄去了，到了村子之中，买了五十钱的白糖，跑回树林子一看，众人踪影皆无。金头虎无法，只

得自己单走，来到靳家峪，进了饭馆，跑堂说道：“你喝茶呀？”

傻英雄说道：“咱不爱喝茶，我有白糖，你给我沏点白糖水吧。”

跑堂答应一声，将白糖接过来，遂给沏了一壶白糖水。贾明喝着糖水，就听众人议论靳老员外之事，贾明一听，不是大义士，就是二义士。我正没有钱呢，我何不前去找我欧阳叔父去呢？

金头虎喝完了白糖水，哈吧着罗圈腿出了饭馆子。一打听靳宅，有人指示道路，遂来到靳宅门前。傻英雄一想，我别说找人，我就说和尚偷了庙里的东西啦。遂问道：“你们这儿有和尚吗？”

管家的说道：“我们这儿没有和尚，刚才来了一位当家的。”

傻小子说道：“我就找的是他。”管家的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金头虎说道：“我是伙居道，找他要玲珑宝塔来啦。”管家的遂回到书房报告。大义士一听，必是贾明，遂叫管家的将贾明叫进来。贾明来到书房一看，大义士正在那里吃呢！贾明饿得直流哈啦子，大义士说道：“伙居道你吃饭没有？”贾明说道：“我哪里吃饭啦？摆上饭老师傅就叫我追你来啦。”大义士说道：“你也吃吧。”贾明说道：“吃点就吃点吧。”爷儿俩都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就见管家慌忙而来，说道：“外面来了十个喽兵。”贾明闻听，这就脱衣服要出去打仗。欧阳爷说道：“道爷不要无礼，他们这是探路呢，晚晌他才来抢亲呢。”

正在此时，又来了一个家人报告说道：“外面的喽兵已经走啦，来的时候探头探脑的。”欧阳爷说道：“我说的对不对？”贾明说道：“你佛法无边，我听你的指挥。”蛮子说道：“抢亲的来了，你在二道门把守，只管放他们

进来。老员外别害怕，只管接他们进来，无有错。我上新人的喜房去，你们外院里院的灯火熄灭，他要问怎么不掌灯火，老员外你就说今天日干不好，不宜灯火，等到明天寨主爷将小女抬到山内，不是随便看吗？今天暂且屈尊一夜。”欧阳爷安置已毕，老员外将大义士

领到后院新人的屋中。欧阳爷一进喜房，只闻兰麝薰人，将蒲团放在地下一坐，静等山大王来抢亲。老员外派精细的家人在前院书房等候。探事的家人回报，有百十余人奔庄村而来，抬着一乘小轿。老员外无可奈何，带着两名家人前去接待。山贼衣帽整齐，跨下甘草黄的马，鞍辔鲜明，来到下马石前。老员外战战兢兢的说道：“小老儿请来若干的人，他们都害怕，不敢前来招待。”山大王说道：“岳父大人，我本是山大王，娶过小姐之后，常来常往，他们也就不害怕了。”老员外又说道：“小女现在吉房恭候。”山贼一看，大门前悬灯结彩，前院皆点灯烛，进了二道门，漆黑连灯亮儿都没有。山寨主说道：“岳父大人，多点几枝烛能费几何？”老员外说道：“您没看日干吗？七月初三日大有妨害，据星命家说必须不点灯，方能脱过。”

山贼一听，哈哈笑道：“好先生，一辈子大事，为何叫有妨害呢？”老员外说道：“小女现在西间屋呢。”山贼答道：“岳父大人且请前边休息，明天再受双礼吧。您只管放心，我已告诉喽卒们，不许在村中骚扰。”老员外唯唯而退。山贼摸着瞎，将外屋门上好，进了西暗间，一摸床上没有人，听有呼声，山贼一摸椅子上也没有人，又顺呼声一摸，说道：“小姐在哪里？”

欧阳爷这才惊醒。大义士举目观看山贼，品蓝壮帽，雪青大氅，手持折扇，叫道：“小姐！天气甚热！”摘下头巾向床上一坐，又叫道：“姑娘你在哪里？”欧阳爷遂将木鱼打了两下，山贼说道：“何必顿足？”一伸手奔欧阳爷而来。欧阳大义士一伸手将山贼发髻揪住，举拳便打。山贼说道：“小姐好大的力气。”

原来山贼被色欲所迷，还以为是小姐呢，并不还手。打到三更多天，老员外在院中说道：“大师傅，你老人家不是念善缘经吗？”大义士说道：“我忘了念经啦，拳头来的快。”山贼一听大师傅，原来是和尚，这才用手抓欧阳大义士的脚腕子。大

义士说道：“你咬了我的脚指头啦，好小子，我必打你到天亮。”

列位，欧阳爷是童子功，昼夜看一般远，又有金钟罩的工夫，山贼如何咬得动呢？大义士只打得山贼叫苦哀哉。大义士说道：“你要起了誓，从此不闹靳家堡，我就不打你了。”山贼说道：“我若再来抢亲，必棍打天灵盖而死。”欧阳爷说道：“你可起了誓啦，离头三尺有神明，你要再来，我便要你的命。”欧阳爷遂放开山贼，山贼光着头，狼狈之甚，拔开门闩，哈着腰出来，低

声叫道：“岳父大人，这个和尚是哪里来的？”老员外说道：“他是自己来的，他说会念善缘经，谁想到他打开您啦，这可不是小老儿之过。二道门还有一个小老道呢。”此时已来到二道门切近，山贼说道：“我一会儿连那个老道都打死。”

贾明在二道门蹲着呢，正听见，站起来往上一纵，抓住山贼发髻说道：“伙居道先打你一顿再说吧！”揪住便打，比大丈夫还狠十分。欧阳爷一听贾明暴打山贼，急走出新房来，将金头虎劝开。山贼狼狈出门，上马回山去了，暂且不提。

且说欧阳爷叫道：“老员外，我与伙居道要告辞啦。”老员外闻听道：“当家的，你老人家这一打他，他一会必然带领喽卒前来复仇。你老人家要一走，小老儿合家性命必难保全。”

欧阳爷说道：“那我就管不着啦，我还老管闲事吗？”老员外说道：“你老人家要成全我就成全到底，千万您别走。”欧阳爷连连摇头。老员外一看和尚非走不可，遂央告伙居道。金头虎低声向员外说道：“这个和尚的脾气古怪，你别央求他，你骂他，叫他走，他就不走啦，他外号叫贱骨头。”老员外一听，心中暗说：“我真倒了运啦，什么事都碰上啦。俗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老员外一顿足说道：“和尚！这是应该我满门俱灭，你老人家就请吧！”欧阳大丈夫说道：“我不走啦。你说话很在情理，然而你可得听我指挥，我叫你预备什

么，你便要预备什么。”老员外答道：“小老儿惟命是从，家败人亡，在所不惜。”欧阳爷说道：“花好总得绿叶衬着，你将联庄会齐妥，山贼来时，并不用他们打仗，就叫他们敲锣助威，每人腰间装些沙土，够的上山贼时，用土扬他们就行。”

老员外点头，打发家人鸣锣聚众。乡勇一听说老员外要齐队打仗，莫不乐意，一时间将人齐集了二三百号，准备打仗。欧阳爷问道：“老员外，你有铡刀吗？”老员外说道：“有好几口呢。”欧阳爷说道：“你将大的、快的取过来几口，我挑选两口，伙居道一口，我一口，好与贼人打仗。”

再说三寨主逃回山内，见了三鼠，三鼠问道：“三寨主娶亲如何？”原来，刘士英误救了三鼠，不许三鼠归碧霞山，三鼠归了萧玉台。头天到萧玉台，第二天便是萧玉台的三寨主抢亲之日，三寨主由山里走后，三鼠还在山内静听佳音呢。等到三更多天，三寨主就回来啦。张德寿等迎接出来，一看三寨主袁豹在马上哈着腰，张德寿上前道：“三哥大喜。”袁豹说道：“丧气。”三鼠一愣，众人来到山上聚义厅，袁豹将被打之事，说了一遍。张德寿说：“此事应当如何呢？”袁豹道：“萧金台散会，你们赶到啦，大概我兄长也要来啦

。我兄长有令，在本地不许抢夺，这顿打算白挨啦。”张德寿说道：“怎么着？山大王叫庄家老打啦，就算完事吗？我约我二位兄长帮你的忙，咱们此前去报仇雪恨！”读者问道，刘士英救的是闵家父子与三鼠，何以张德寿与三鼠同到萧玉台呢？列位，这段书的节目最热闹不过，说书的一张口，难说两家的话，不但此是疑问，飞蛇阵中的华清泉，六月十五日探阵殒命，尚且未暇表白呢，只表了一句华清泉此去犹如江水，一去不回头。且说张德寿见萧金台山破，先行逃出萧金台，够奔萧玉台。自己一人在路行走，非常寂寞，来到一个小树林中，他打算休息片刻再走，正

遇上三鼠。张德寿打树林中出来，口中叫说：“三位兄长，被获遭擒，何以至此？”三鼠见了张德寿，遂将被救后要与闵家父子同赴碧霞山，刘士英不能相容，我三人这才信步而行，来到此地，不想与兄长相遇，真是三生有幸，你我兄弟活该会聚。

张德寿说道：“三位兄长言之差矣，何愁无有投奔？萧玉台离此不远，本山的三寨主与我是金兰之交，过命的交情，咱四人投奔那里，必然以礼相待。”三鼠这才偕同张德寿来到萧玉台。

张德寿与三鼠到在萧玉台，交代清楚，仍表前文。

且说三寨主本来不打算复仇啦，恐怕兄长回来责罚。不怕当乡没好事，就怕当乡没有好人。张德寿在旁怂恿叫三寨主报仇，并约三鼠前去，崔通说道：“这种事我可不去，要是正大光明之事，为朋友赴汤投火，姓崔的不能落后，这种事情，临到大寨主回来，不但以咱们当坏人看待，就许不能容咱们。”

张德寿道：“崔通你就是这样，拗别人心。你不去，我们去。”

三寨主从新换好了衣服，扎绑停妥，叫喽卒取过泥金盘龙棍。

萧玉台的大寨主素行仁义，二寨主浑浊猛愣，三寨主无所不为，这回大寨主、二寨主俱赴萧金台之会未回，可就无人管辖三寨主了。将喽卒齐集，下山奔靳家堡而来。张德寿对众喽卒说道：“到靳家焚烧任便，离靳家相隔半里地时，你们就高声喊叫，以张声势。”靳家堡的联庄会闻听山贼呐喊，便敲锣助威，红旗飘扬。袁豹一看，对张德寿说道：“靳老儿真要打仗，齐了队啦。”

张德寿说道：“这是假的。”柳玉春握把鬼头刀，向前一闯。蛮子叫道：“伙居道迎敌！”金头虎说道：“不能含糊。”柳玉春见面前来了一个矧子，举刀便剁，贾明扔了铡刀，用镔铁杵急架相还，二人杀在一处。秦尤在一旁助威。欧阳大义士一手抱着铡刀，一手拉着老员外，恐怕老员外一跑，乡勇也跟着跑。欧阳爷遂信口开河说道：“天灵灵，地灵灵，韦驮

何在？”就听苇塘中一声呐喊：“吾神来也！”话到人到，蛮子打了一个冷战，说道：“要干。”书中代言，要真是韦驮来到，这蛮子先跑。



来者是谁呢？正是黄三太。您道黄三太何以至此呢？且听在下慢慢的讲来。塞北观音萧银龙因为贾明走道太慢，不是睡不醒就走不动，追拿五个犯人，有他是五人，没有他是四人，遂出了一个主意，给贾明二三百钱，叫贾明去买白糖，贾明正好贪小便宜，见萧银龙拿出二三百钱买白糖，至少也得赚他二百钱，买几十钱的白糖，就够大家喝的，别说是萧银龙一个人喝。傻小子托着二百钱走后，萧银龙叫道：“蒋五叔！您老嫌金头虎走得慢，您看看我这个法子好不好？这回咱们追贼，走道就没有坠腿的啦。”蒋五爷道：“恐他离开咱，惹祸吃苦啦，可怎么办呢？”萧银龙说道：“五叔，您老不必忧虑别的，他跟着咱一块走，他故意的装傻充愣，他是假装傻。他们大闹台湾的时候，他大清早晨在我们门口拉屎，我出来一问他，他跟我浑横不说理，我们就动了手啦。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我父亲打里面出来啦，一问他因为什么，他当时就不浑横啦，他说我在门前出恭，他拦我，因这个打起来的。当时我父亲申斥我一顿。您不用多想，他绝不叫他自己吃苦啦。”大家怂恿蒋五爷快走，不叫等候金头虎。蒋五爷无法，遂带领黄三太等向前行走，为的是访察五个犯人之事。原来蒋五爷等人倒走到贾明后头啦，贾明走的是小路。众人来到靳家堡，天色尚早，有心再向前走，一打听再向前走赶不上站头啦，大家在萧金台累得很乏，也不愿意走啦，遂在靳家堡打尖。大众吃着饭，就听店小二说道：“你们快点吃，要吃慢了，这顿饭就许吃不痛快。”蒋五爷问道：“怎么一回事呢？”店小二说道：“我们靳家堡有一家大财主，人称靳善人，冬舍棉衣，夏施单衣，六

月炎热的天舍暑汤，可称得起为善之家。靳员外有一位千金小姐，长得姿容秀美，前天去姨家串亲，天气炎热，轿子打起车帘来啦，被此地萧玉台的山大王看见啦，留下定礼，今天晚晌，在靳员外家合盃，靳员外一家都要自尽。忽然来了一个和尚，是个蛮子，说是会念善缘经，小姐是红鸾星照命，要搭救靳家满门。靳员外是有病乱投医，就将和尚让到书房，给和尚开了一桌上等宴菜席。和尚吃半截饭，又去了一个伙居道，找和尚要玲珑塔，说和尚由打庙里出来，将宝塔偷出来耍钱卖了，和尚遂将伙居道叫至里边书房，二人坐在一块大吃一回。你想想那有会念善缘经，渡化山大王事的道理？一会山大王们来了，必然一场恶战。这个和尚可真有点来历，将靳员外门前的上马石，双手一拢，扔出多远去。靳员外也齐集乡勇给和尚助威。

你想想，你要吃半截儿饭，山大王带领着喽卒由大街一走，街面还会不乱了吗？”五爷与三太等听到此处，俱都心中明白，不是欧阳大义士，便是欧阳二义士。伙居道是傻小子，因为也来到靳家堡，腰里没有钱，与欧阳叔父爷儿俩蒙吃蒙喝去了。

不表大众心中思索，蒋五爷对三太道：“三太贤侄，咱们吃完了饭，落太阳的时候，咱到庄子外边找一个僻静之所，将身形一藏，山贼先来迎娶，必不能多带人，准得被欧阳爷与贾明打跑，再返回来准是一场恶战。咱们看欧阳爷与贾明要打得了山贼更好啦；如果要打不了的时候，咱们再出来帮忙。”大家闻听俱各称善。吃完饭天也就黑啦，遂出离饭馆，够奔村庄以外，恰巧迎面正是苇塘子，一打听上萧玉台的道路正是此处，爷儿六个藏在苇塘子内。工夫不大，果然山贼抬着小轿过去，至二更来天，只见山贼骑着马，轿也没抬回来，大众就知道必然被欧阳爷与贾明二位打回来啦，一会必然齐队前来报仇。工夫不大，果然听村中一棒锣鸣，聚齐乡勇，来到村子北门外，净候

山贼交锋。只见大义士抱着铡刀，贾明一手提着铡刀，一手提着镔铁杵。柳玉春与贾明战到三十余合，秦尤握刀助战，大义士乃是信口开河，果然树林子中出来一位韦驮。

欧阳爷一看，并不是韦驮，原来是黄三太。大义士暗想：“黄三太向来不单走，苇塘中必然还有别位。”大义士遂叫道：“天灵灵，地灵灵，谁恶谁来，飞天白玉虎何在？”只听苇塘中一声呐喊：“飞天玉虎来也！”手擎亮银盘龙棍，哗啦一声由苇塘里纵出来。袁豹见秦尤与柳玉春都为自己拼命，苇塘中又出来一个少年，手擎亮银盘龙棍，气势汹汹，自己倘若不动手，那还对得住朋友吗？三寨主思索至此，跳下马来，与蒋五爷正打照面。他一看蒋五爷这条棍，比他那条棍粗一半儿，他以为蒋五爷那条棍是假的呢。要不然就凭蒋五爷的长相，犹如白面书生一般，焉能使得动那样的棍？他这一认为蒋五爷是假棍不要紧，他可就中誓了。蒋五爷举棍照定三寨主袁豹头上就是一棍。三寨主并不介意，双手托棍向上一挡，你道三寨主哪里挡得住呢？被蒋五爷一棍砸得胳膊向下一塌，亮银盘龙棍的头，正打在天灵盖之上，砸得脑浆迸裂。金头虎与柳玉春动手，黄三太与秦尤动手，张德寿暗中指挥喽卒，分三路进村，放火烧民宅，以乱乡勇之心。欧阳大义士指挥张茂龙等分头去赶杀喽卒。蒋五爷由苇丛中纵出来之后，萧银龙、张茂龙、李煜等也都出来啦，前去抵敌喽卒。欧阳大义士提着大铡刀喊道：“大元帅压住阵角！你们爷儿几个要奋勇去杀！”柳玉春见三寨主一死，他在萧金台知道蒋五爷的猛勇，心中一害怕，招法一乱，几乎叫金头虎贾明的杵将刀磕飞，虚砍一刀，败下去了。

秦尤也被黄三太战败。张德寿趁乱早由苇塘东面，绕奔庄中去了。列位，张德寿乃是色中饿鬼，他打算到靳宅先奸淫小姐，然后杀他的全家。也是事逢恰巧，张德寿正向村中走着，迎头

来了一辆敞车，正是小姐与婆子。张德寿一看姑娘的容颜，与贼人所说相符，遂上前将车劫住，赶车的抛了鞭子就跑，婆子打车后边下来也跑啦。姑娘

一见事情不妙，下车奔北面跑去，在沙土地中逃跑。姑娘跑三步，倒摔两个跤，张德寿看着又好看又好笑，心中暗道：“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我张德寿之手去。”姑娘跑到一个沙土坡，累得气喘吁吁，趴伏就地，不能站起。淫贼张德寿哈哈一笑，说道：“姑娘你怎么不跑啦？”走向姑娘近前，右手托姑娘粉颈，左手托姑娘腰部，打算将姑娘托到前面小树林中，行其兽欲。正在此时，就听有人喊道：“淫贼休要无礼，你的报应到了！”淫贼张德寿闻听，心中暗道：“不好。”就觉着脖子后头有金风声音。淫贼赶紧一伏腰，一只镖嗖的一声，打淫贼头顶上过去，打在沙土地内。恶贼回头问道：“什么人？”萧银龙答道：“塞北观音萧银龙。”恶贼吓得颜色更变，回头就跑。姑娘说道：“好汉爷救命吧。”萧银龙说道：“姑娘不要害怕，婆子现在跑出不远，待我将他唤回，姑娘赶紧回家吧。我们是保镖的，有我们在此，决没有差错。”语毕，萧银龙将婆子唤回，赶车的早看见淫贼吓跑啦，已经将车赶到小姐面前，婆子搀扶小姐上了车，仍然回奔庄中。萧银龙在车后保护，由打东村口进了村庄，不走大道，由胡同穿过去，来到靳宅门前，姑娘下了车，走入上房。老安人问道：“姑娘为何去而复返？”原来，姑娘是打算去姨母家避难，恐怕和尚不是群贼敌手，陷了村庄，故此坐车逃走。若不是萧银龙早来到靳家，暗中保护，姑娘不但脱不了祸，反倒自找其祸了。萧银龙见大众与贼人交手，就暗问乡勇说：“这就是靳宅吗？”也是萧银龙聪明，暗中保护，不然大义士都算栽了筋斗了。姑娘回家将被救之事告诉了老安人，老安人打发人将萧银龙请到上房，向萧银龙道谢。萧银龙答道：

“老太太不要道谢，我们是保镖的，专打抱不平之事。有我们在此，决无差错。”再说众贼人被五爷等追杀得东奔西逃，大义士喊道：“喽卒们听真！你们要不跑，我们就不追你们啦；你们若是跑，跑到山里，也是要你们的命。”又叫道：“伯芳！”

不要追他们，叫他们都站住，我有话说。”喽卒们在前头跑，后边五爷亮银盘龙棍一扫就倒下三四个，眼看着都跑不动了，这时一听欧阳爷说叫站住，就不追啦，喽卒们俱各站住身形，爬在地下磕头。欧阳大义士说道：“你们是认打认罚呢？不要给我磕头啦。”喽卒们说道：“愿凭大师傅吩咐。”欧阳爷说道：“也没有什么难问题，你们将萧玉台的死尸就此埋了，受伤的抬回山去，就算完事。”喽卒们俱各愿意。欧阳大义士叫道：“靳老员外！你叫庄兵将喽卒们的家伙俱收拾起来，以后庄兵就有兵刃了。”喽卒们将死尸埋了，受伤的抬回山去。靳员外将镖行之人让到靳宅外书房内落座，欧阳爷与萧银龙一见面，欧阳爷眼珠一转，骂道：“小王八羔子，你卖我一招儿，我打幌子你卖酒，你早就来保护宅院来啦，对不对？小王八羔子。”银龙闻听，笑道：“大

叔您想，众人都在村内外与贼交手，倘若贼人进了靳宅，靳老员外合家岂不是甘受其苦吗？”萧银龙并将搭救姑娘之事，说了一遍。靳老员外千恩万谢。欧阳大义士说道：“虽然暂时将贼人打跑啦，倘若我们走后，他们再来，靳家堡仍然是受其涂炭。”老员外说道：“这便如何是好呢？求你老人家救人救到底，小老儿没齿难忘。”语毕，就要磕头行礼。欧阳大义士说道：“老员外不要如此，我们镖行向来扶危济困。萧玉台距此甚近，别等他们来，我们去将山平了，从此给靳家堡除去永久之害。”欧阳大义士遂又对蒋五爷等问道：“今夜咱们先去探山，谁愿意去？”大伙俱各无语。萧银龙说道：“咱们听天由命，写几张阉儿，咱们大家抓阉，一

个探山，五个白纸条，谁抓着探山的条儿，谁就前往探山去，不许推诿。欧阳大叔，蒋五叔，众位兄长以为如何？”欧阳大义士与蒋五爷、黄三太等俱各赞成。萧银龙遂作成了阉儿，金头虎一伸手先抢一个，张茂龙抢了一个，其余众人陆续全都抓去，各人打开一看，全都是探山。列位俱都明白，萧银龙闹鬼，全都说：“我这个是白条。”金头虎一翻母狗眼说道：“我探山去，我这个阉儿有字。”张茂龙也先说出来啦：“我这个阉是探山二字。好吧。”遂叫道：“贾明咱俩探山吧！”靳老员外打发家人给众人打了净面水，沏了茶，预备酒席，吃喝完毕，金头虎与张茂龙二人探山去了。

列位，萧玉台的大寨主赴萧金台之会完毕，已经回山，喽卒们将此事告诉了大寨主，大寨主坐在聚义厅金交椅上，将众寨主及三鼠，俱都请到聚义厅。大寨主说道：“方才我一进山，便听喽卒们报告，三寨主不知自爱，破坏山规，带领喽卒去靳家堡抢靳老员外之女，遇见镖行之人，三寨主被蒋伯芳亮银盘龙棍打死，喽卒死伤尚不知若干。这都是我不能教弟，致使我三弟遭此惨死。但是我也有个耳闻，因为有无知朋友怂恿，叫三寨主前去抢亲，若不是被无知的朋友所助，大概也不至于有此凶事。但是我不能报仇。”大家正在商议此事，张德寿一拉秦尤的衣服，秦尤会意，二人到西寨子门，张德寿一敲门，出来一位穿白的妇人，启扉说道：“张大哥你来啦。”秦尤一看这位女子说话气派不正，回头就走。妇人问道：“这是谁呀？”

张德寿说道：“这就是两次入皇宫内院的秦尤。”语毕，张德寿也转身形，跟在秦尤之后，出离内寨。张德寿本意叫秦尤到后寨坐一会，与此妇人谈谈。秦尤向来不贪女色，张德寿没有法子，只得随着秦尤到前寨聚义厅。这时，张茂龙与金头虎二人探完了前寨，二人也来到了后寨，蹿上房去，张茂龙用珍珠

倒卷帘的工夫，探下身形，向屋中观看。金头虎肚子大，珍珠倒卷帘他挂不住，由打房上纵到院中，往屋中观看，就见妇人自己躺在屋中说道：“姓袁

的，你一妻三妾，还不知足，你还要抢人家儿女。你可死啦，我年轻的可能守不着。”金头虎在窗户外面说道：“守不了就嫁人啊。”女子闻听，吃了一惊，遂问道：“外面什么人？”金头虎答道：“是我，你出来罢。”

女子遂将屋内灯火熄灭，由打墙上摘下柳叶尖刀，遂向门外一纵，来到金头虎近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贾明说道：“我是拿贼的。”女子举刀就剁，金头虎并不躲闪，用头迎刀，咯当一声，脑皮上一道白印。女子又用刀扎贾明面部，贾明说道：“女贼你得理不让人，我也有家伙。”说着话由背后撤出一字镋铁杵，接架相还。金头虎喊道：“留神你的刀，磕上就得飞。”女贼一看傻小子杵法精奇，用刀是赢不了他啦，女贼思索至此，遂由袄袖中掏出一物，形同手帕，照定贾明脸上一晃，贾明打了一个嚏喷，两眼发直。张茂龙看的真切，女贼将金头虎熏倒，就要用刀对准金头虎眼睛上扎，张茂龙遂大喊一声，纵下房来。女贼一看，这位长得真好，亚赛潘安、宋玉之美，女贼不由己的一动心，遂问道：“你是什么人？”张茂龙答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张名叫茂龙，号称凤凰张七的便是。”女贼道：“这位张义士，既然深夜偷进内寨，必然有原故。”张茂龙说道：“实不相瞒，我乃是镖行人，由此路过，来到此处看看。”妇人说道：“你要有情有义，你就别走啦，就在我这里住着罢。”张茂龙说道：“你胡说！”一抖十三节链子锤，口中叫道：“淫妇看锤罢！”女贼接架相迎，二人战二十余个回合，未分胜败。女贼向外一纵，撤出身形，由腰间掏出迷魂帕，说道：“你不应也不行。”女贼手中拿着一条绢帕，张茂龙一看，心中暗道：“此事要坏。”方要用手

按鼻子，哪知道手帕已到面前啦，女贼一抖迷魂帕，将张茂龙薰过去了。女贼叫过老妈子，说道：“你们把那个半死不活的，给我捆上。”婆子将贾明捆好，女贼将张茂龙也捆好啦，提到屋中，将张七爷放在床上，用解药与张七爷鼻子上一吹。工夫不大，张七爷长叹一口气，这才缓醒过来，抬头一看，自己说声：“不好！我怎么来到人家屋中？”妇人转身形进了套间。

这时婆子多事，也给贾明把绑绳解开啦，用解药给贾明一闻，贾明也缓醒过来。张茂龙一看妇人进了套间，张茂龙一看后墙有一个窗户，张七爷将后窗户踢开逃走，贾明也随在背后纵出，张茂龙就觉着头晕。正在此时，就听有脚步的声音。张茂龙躲闪不及，进了一间空屋子，一看屋中无人，一张藤子床，张七爷遂钻在藤床底下隐藏。贾明一看有人前来，将身形一伏，爬在墙角底下。就见此人手擎双锤，奔女贼屋中而来，用锤一敲门，厉声喊道：“淫妇！还不出来受死。”女贼迎将出来，口中说道：“呦，您是大伯子，您兄弟已死，我不能守寡，您管不着弟妇之事。”原来来者非是别人，乃是萧玉台的大寨主袁龙，袁豹的胞兄。有一个老喽卒报告袁龙，袁龙一听，心中大怒，提着

双锤来到后院，要将女贼结果性命，不想被淫妇用迷魂帕迷住。妇人将袁龙迷住之后，奔后花园仍追张茂龙而去。

列位，张茂龙进去的这间屋子，乃是萧玉台的女眷沐浴房。

张茂龙方才进了沐浴房，正赶上婆子、丫环同袁龙的妹子进了沐浴房。婆子、丫环将水打好，退到外面去了，张茂龙在床底下，心中暗道：“这可怎么办？怎么这样巧呢？”此时张茂龙趴伏在床底下，纹丝儿也不敢动，大气也不敢喘，静等着姑娘洗完了澡再出去。哪知道女贼眼快，张茂龙奔沐浴房之时，女贼早已看见，故此将袁龙用迷魂帕迷过去之后，直奔沐浴房而来。来到浴房一看，房门紧闭，女贼用刀柄一敲门，口中叫道：

“凤凰你快出来，咱们是一点事也没有；你若是不痛快的出来，再要被我捉住，休想活命！”女贼说至此处，屋中的姑娘叫了一声：“嫂子！您这是干什么？您不知道您妹子在屋中沐浴吗？”

什么凤凰孔雀的。”女淫贼在外边一听，乃是自己小姑子的口音，心中明知道张茂龙进了沐浴房，此时但听小姑子的声音，未听张茂龙答言，女贼怒道：“妹子！你别跟我装傻啦，快快把张茂龙与我放出来，咱们万事皆休；如其不然，我把门砸开，你们可就丑啦！”姑娘一听，更莫明其妙了，叫道：“嫂子，您别是疯了吧！”女贼说道：“你们这宗人，平常专讲究九烈三贞，满嘴的忠孝节义，我煮熟了的鸭子，还能够给你吃吗？”

姑娘在屋中闻听，愈糊涂了，气得浑身直打战。张茂龙在藤床底下，暗暗替姑娘难过，心中说道：“这位姑娘够多冤哪。我张茂龙要是看见姑娘一眼，叫我不得善终。本来男女授受不亲，古有明训。这个下贱的妇人，如果要是将门砸开进来，将我堵住，这位姑娘决不能活。简直是有口难分辩，明明的打床底下拉出一个男子来，这可怎么办呢？”张茂龙心想至此，不由得暗恨贾明：“这都是贾明一个人惹的祸，那下贱淫妇在屋中自己捣鬼，可有你的什么事？这一来不要紧，活活的要了这位姑娘的命啦。”此时淫妇在外面叫门更急，姑娘将衣服已经穿好底衣，披上褂子，方要缠足，外面大寨主与贾明又来啦。大寨主袁龙叫道：“下贱的淫妇！还不过来受死，在此何为？”女贼回头笑道：“姓袁的，你别不要脸啦，奶奶是有死的有嫁的，准名正言顺。你们家未出阁的大姑娘，将张茂龙关在屋中，我招呼他们，还在屋中装好人呢。你先把你妹子教训好了，之后再管别人吧。别装傻啦，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偷汉子，给姓袁的把脸都露足啦。奶奶的事你干预不着，先教训教训你那九烈三贞的妹子吧。”女贼又用手向屋中指道：“凤凰在屋中半天啦，

你要教你妹子给你将门开开，那算你是人物字号。别不要脸啦。”

语毕，向袁龙冷笑两声，说道：“奶奶走了！”纵身形上房，一道白影

，忽然而灭，女淫贼出离萧玉台去了。

且说大寨主一听女淫贼之言，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陵豪气腾空，双锤连砸几下，叭叭叭山响，向屋中唾了一口，说道：“妹妹，母亲临危的时候，叫为兄我好好看待你，嗣后有了相当的人家，给你匹配。我哥哥待你那一点不好？你今不顾廉耻，败坏我的门风。你还不将门开放，等待何时？”姑娘在屋中一听，袁龙在外面说出屋中有人之话，这位姑娘下了藤床说道：“我进来的时候，是婆子与丫环同我来的，屋中若是有人，婆子丫环必然知晓。我将门开放，屋中若是有人，那就是小妹败坏门风；屋中若是没有人，那下贱的嫂嫂与兄长应当如何？”

语毕，走到门前，双手一提门闩。此时张茂龙正在床底下，心中暗说：“若将我搜出来，姑娘闹一个有口难分辩。”未等姑娘把门闩拔下来，张茂龙由打床底下钻出来，踹开后窗户而逃。

袁龙在外面已经听见，姑娘此时将门也开开啦，姑娘站在就地，犹如木雕泥塑一般。袁龙喝道：“妹妹你还有何言？你说屋中没有人，谁将那个后窗户踹开的？你败坏我的家风，尚有何颜活在人世？还不与我自想主意？如其不然，我必然用双锤将你砸死！”姑娘闻听此言，遂说道：“事已至此，兄长不要着急，小妹自有主意，也不用兄长动手。”姑娘说着话，泪如雨下。

婆子丫环过来俱都劝解，遂说道：“我小姐请回上房。”婆子丫环将姑娘搀到内寨上屋房中，姑娘对婆子说道：“自从我父母去世，我与那下贱的三嫂子一语全无，恐怕那下贱妇人心怀歹意，我可也并不管他的事。因为他，我与我三哥都少说了好些个话。他一人败坏了我们袁家的门风，如今他还用计害我，污辱我的名节。我一死算什么，我的名声谁能给我洗清了？进

那沐浴房之时，婆子妈妈给我打的水，然后我将婆子打发出去，屋中连一点动静都没有，谁想到床底下有人呢？这必是那下贱的妇人，预先在沐浴房藏下男子，净等我沐浴之时，他好堵门喊叫。他明知道我大哥脾气不好，决不能容其分辩，好害我一死。我死之后，我必化为厉鬼，活活将那下贱淫妇捉去！想不到我的大哥，竟不想想我平常的行为如何，那贱妇平常行为如何，竟听那淫妇一面之词，非逼我一死不可。我死之后，哥哥你可对的起泉下的双亲？父母临死的时候，怎样托咐于你？教你照看我苦命的妹子，想不到你这苦命的妹子，死得冤屈还不算，还得落一个不洁之名！”姑娘说至此处，站起身形，由墙上摘下柳叶尖刀，照定自己颈就要一抹。列位，方才姑娘在屋中述说的那些话，袁龙在外面俱都听见，袁龙一看姑娘要行短见，赶紧跑到屋中，一把刀柄抓住，叫道：“妹妹且慢！兄长自有道理。现在咱们后寨有一位守备，原是一位明如镜的清官，咱们请他判断此案，他要说妹妹是冤屈，自然就是那贱

妇的过处了。妹妹千万不要行了拙志，为兄怎对得起父母于地下？”

袁龙说罢，遂对那婆子们说道：“你们千万好好看护你家姑娘，不要叫你家姑娘寻死。”袁龙说着话，由打上房屋中出来，工夫不大，来到西跨院中，贾明正在那里大声喊呢：“为这一个凤凰，闹出多大的事来？人家姑娘在屋中洗澡，你为什么往屋子里跑？姑娘才冤哪！袁寨主少才无志，不问青红皂白，就要逼姑娘死。可惜这个哥哥，叫他怎么当来着？凤凰也不是跑那去啦？你倒回来，说明白，不就完了。”

原来，淫妇将袁龙薰过去后，被金头虎所救。女贼放张茂龙，然后又进那套间去了，那乃是藏张茂龙的链子锤。女淫贼是被色所迷，进套间的时候，将解药与迷魂药俱都搁在外间屋啦，被金头虎偷到手中。金头虎将大寨主解救过来，大寨主问

他是何人，金头虎说道：“我是官人。”袁龙问道：“你是什么官人？”金头虎说道：“我是手心。不对不对。”又一翻手说道：“我是手背。”袁龙本来是猛汉，哪懂得手心手背？遂信以为真，故此时想起西寨中有手背大老爷，叫手背大老爷给断案。列位，贾明向来是坏事包，惟独这次贾明做了一件好事，金头虎顺水行舟，将袁姑娘与张茂龙成全了一段姻缘。贾明在西寨这一喊张茂龙，张茂龙本来没敢跑，恐怕出人命，张茂龙遂返回西寨。金头虎叫道：“袁寨主，你看看张茂龙面盘怎样？”

袁龙点头，金头虎叫道：“张茂龙，咱俩咬咬耳朵，张茂龙你附耳遇来。”张茂龙说道：“有话你就说吧。”傻英雄低声说道：“张茂龙你是认打认罚？”张茂龙问道：“认打怎样？认罚怎样？”金头虎说道：“认打姑娘跟你打官司，认罚将姑娘许配于你。你无故的进女沐浴房，应当何罪？”张茂龙说道：“适逢其会。我爬在床底下，连头都没敢抬。”金头虎说道：“人家知道你连头都没抬吗？”张茂龙说道：“自有神知。”贾明又说道：“你不要推诿，你没听胜三大爷说过？萧金台八大名山，就是萧凤台名誉不好，其余都是好朋友。你看姑娘有多么好啊，你要不从，这就有人命；你要从了，袁寨主与姑娘还能帮忙捉拿三鼠。若将三鼠拿住，咱们多露脸呀？”张茂龙欲待不从，又怕真出人命，万般无奈说道：“此事我师傅不在场，谁敢作主？”贾明说道：“都有我呢。”袁龙说道：“大老爷为媒，咱们是名正言顺，必须拿过点定礼来。”贾明说道：“那是自然，张茂龙左胳膊上有一只翠镯子。”说着话，金头虎一伸手，打张茂龙胳膊上摘下来，递给了袁龙。袁寨主接过镯子，递给姑娘，姑娘未接，婆子伸手接过，放在桌上。金头虎说道：“你们得谢谢媒人，我好喝你们的冬瓜汤呀。”袁龙说道：“谢谢大老爷。”张茂龙说道：“什么大老爷？”袁龙说道：“守



备老爷。”张茂龙说道：“别糟改啦，有他这样作官的？”贾明说道：“我说得明白，我是手背，袁寨主拿我当官啦。你看看作官的有我这样的脑袋吗？”袁龙问道：“你们果是什么人？”

贾明说道：“你眼真拙，萧金台赴会，您不认得我吗？我叫金头虎贾明，我们是镖行之人，前来捉拿太仓三鼠来了。”袁龙说道：“原来是镖行之人，我倒愿意了。若是官人，我实在高攀不起。”贾明又说道：“张茂龙是我表兄，咱这就是藕断丝连的亲戚。我做这个媒，我三大爷将来要责备我，为何与山大王结亲？叫我无言可对。您简直也弃暗投明吧，在镖行做一分事情，当山大王哪有好下场呢？”袁龙说道：“我不得其门呀。”

贾明说道：“现在就有好机会。三寨主之死，都因为三鼠给出主意抢亲，现在三鼠在聚义厅，你们哥俩帮着我们捉拿三鼠，张茂龙也可以得个前程，您就作为与镖行见面之礼。”袁寨主闻听点头答应，由打淫妇套间将张茂龙、贾明的家伙取来，袁龙在前，姑娘在后，贾明第三，张茂龙第四，男女四位够奔聚义厅。一进聚义厅，大众一乱，袁龙说道：“众位别乱，太仓三鼠何在？”大伙一看，本山的寨主一位不少，惟独没有太仓三鼠。喽卒报道：“三鼠已走多时，言说一会就回来。”贾明说道：“三鼠远遁了，追也来不及啦，袁寨主就办理本山之事吧。”袁龙遂对大众将弃暗投明之话，说了一遍，要将本山的金银均分，大家一散，放火焚山，大伙俱各愿意。贾明说道：“我们还没吃饭呢？”袁龙说道：“咱们就在聚义厅摆酒。”工夫不大，将酒摆好，大家吃酒谈心。袁龙对贾明、张茂龙说道：“三日之内，我将散山事办完，然后我投镖行。胜爷若收留则收留；若不收留，我也回归故里。”贾明说道：“我三大爷礼贤下士，屈己从人，没有不收留之礼。”将饭吃完，贾明、张茂龙下山，袁龙大众送出萧玉台。贾明、张茂龙回归靳家堡，

方一进村口，正遇黄三太等在村口迎接。此时天光已然大亮，金头虎将萧玉台散山、张茂龙说亲之事，对黄三太说了一遍，黄三太半信半疑。天到晌午，见萧玉台大火冲天，蒋五爷、欧阳爷众人这才认为事实。欧阳爷等大众就此告辞起身，回归镖局子。靳员外给八位老少英雄预备上等酒席，八位老少英雄吃喝完毕，告辞起身，靳员外用茶盘由打内宅端出不少金银作为谢礼，欧阳辞之不受。靳家堡合村之人俱都送行。爷儿几位回归镖局子，见了聋哑仙师，聋哑仙师说道：“你们大伙休息一二日，仍分头去访贼人的下落，便中再访胜爷现在何处。”众人俱各应允，分头出发不在话下。

且说三鼠自萧玉台逃走，崔通说道：“碧霞山刘寨主与我父是联盟，咱们莫若逃奔碧霞山，必能收留。如不能收留，咱再远走高飞。”三鼠遂与张德寿逃奔碧霞山，刘士英本来不愿收留，老道七星真人劝刘士英，叫刘士英收留

，刘士英无法，这才将三鼠与张德寿收留。林士佩等怂恿刘爷假扮无目先生，将胜爷引在鹰愁涧，欧阳大义士镖行送信，蒋五爷、黄三太等到碧霞山报仇，大义士、二义士邂逅于碧霞山内寨，捉拿秦尤，放在刘士英面前，刘士英与胜爷言归于好。

大众一听欧氏弟兄言说秦尤行为，两造英雄俱都忿怒，要亮家伙乱刃分尸。金头虎大声骂道：“谁要不刹秦尤，谁不是人！”胜爷嗔道：“谁要刹秦尤一刀，谁打盗灯的官司。”大众一见胜爷拦阻，俱都诺诺而退。胜爷这一拦阻大众，恼怒了年过古稀的老剑客，老剑客对胜爷说道：“我隐姓埋名三十余载，为你的事，我出头露面，给你解围多少次？你是慈心生祸患，这样下贱之辈，留他何用，从此我不管你的事了！”镇三山夏侯商元一搂大脑袋，向东走下去了。胜三爷一把没揪住，老剑客踪迹不见。欧阳二位弟兄说道：“咱拿贼，胜三哥作好

人，咱们作恶人，咱们从今后也不管胜三哥之事了。”二人语毕，也奔东方而去。胜三爷一飘银髯，泪如雨下。遂叫道：“秦尤小冤家，我为你得罪万金不换的朋友。”胜爷又对众人说道：“我并不是要放秦尤，如果要将他刹了，谁去打二人皇宫内院盗灯的官司？我之本意，叫秦尤打盗灯的正犯，令亲去一位打帮犯，名正言顺，有何不可？”大众这才明白胜爷之意，俱都心平气和。胜爷说道：“将闵家父子足下绑绳打开，两人扶着一个回聚义厅。”金头虎扛着秦尤，大众这才够奔聚义厅。胜爷的人都归东廊下，将秦尤也放在东廊下，闵家父子倒捆二背，在聚义厅当中而站。胜爷叫刘士英落座，刘士英说道：“既蒙释放，焉敢与明公同座？”让之再再，刘家父子与众寨主俱都站在西面。胜爷道：“秦尤打正犯。闵家父子打帮犯，去一位。

放哪一个？刘寨主作主。”闵士琼是绿林人物，要说叫爷俩都去打官司，刷了他他也不能含糊。胜爷这一说放一个，闵士琼心中暗道：“胜爷真是以德待人，我父子不识人，致有今日。”

闵士琼思索至此，跪在聚义厅当中，口中叫道：“胜老明公，从前之事，一笔勾销。我闵某有眼无珠，致有今日。如此请老恩公放了犬子。我年迈之人，还能活上几年？”大少寨主见他父亲跪下，他才跪在他父亲背后说道：“胜老达官，您真是好人，我这才知道。您将我父亲放了吧，我出了红差，也不忘您的大恩大德。”到此时父不忍舍子，子不忍舍父，爷儿俩全愿意去打官司，父子之情由衷所发，谁也不忍舍谁。胜爷此时心如刀搅，叫道：“刘寨主，经由佛口出，您问问他父子，倒是哪位去打官司？”刘士英叫道：“姐夫！别叫三爷为难，你父子谁去打官司？”闵士琼道：“你外甥才二十八岁，我已残年之人，岂能叫儿子去呢？”闵德润说道：“舅父，我兄弟在萧金台

被放，我再从碧霞山一走，哥俩偷生畏死，叫白发苍苍的

老父行刑，这样岂不叫人笑骂？您恳求胜老达官，还是我去打官司，这并不是口是心非，我是非去打官司不可。”胜爷一看他父子的情形，真是伤心落泪。胜爷心中暗道：“无故的我给官家拿贼，贼人也是一家老少，谁肯骨肉分离呢？”胜爷思索至此，口中叫道：“三太、香五！你二人将闵家父子绑绳打开，俱都释放。如其交不了差，秦尤的正犯，我的窝犯。”刘士英说道：“岂有此理？没有办案的替犯人打官司哪。你们父子不要这样，如其不然，我父子五人，替你父子去一个打官司。”

正在此时，把守山口的喽卒前来报道：“外面来了一个年轻之人，将把山的喽卒打得头破血出。”这个报事的喽卒话未说完，小英雄手执判官双笔，已经来到聚义厅，众人一看，正是塞北观音萧银龙，判官双笔一分说道：“那一个害了我的胜三伯父？”

我前来索命。”胜爷叫道：“银龙！不要如此，赶紧收起家伙。

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胜爷遂手指刘士英说道：“这位是闭眼神佛刘士英，乃是碧霞山总瓢把子。”又用手指萧银龙，对刘士英说道：“这位是我盟侄，名叫赛北观音萧银龙。”二人各施一礼。银龙叫道：“胜三大爷！您可吓死小侄男了。我听说你老人家命丧鹰愁涧，小侄男星夜前来报仇。”胜爷说道：“现在犯人俱拿住，打算叫一位去打官司，父不舍子，子不舍父，如何是好呢？”银龙说道：“这有何难？”遂叫道：“刘寨主！您山中可有清静所在？此事不难解决。”刘士英说道：“西跨院有书房，请小侠客西跨院谈话吧。”刘士英在前，胜爷在后，银龙在胜爷之后，进了西跨院书房，刘士英叫喽卒给小英雄打了净面水，小英雄拂尘净面已毕，落座吃茶。银龙叫道：“刘老寨主！此事他父子俱都在场，焉能解决？禽兽尚有情义，何况人乎？故此他父子互相争去打官司。此事经打佛口出，就在您一句话。因为在萧金台，是您救的他父子，要没有

您救他父子，也就没有这场是非了。按理说闵老寨主是年迈之人，决不能叫老寨主去打这样有去无还的官司。先将老寨主释放，将老寨主请在无人之处，您与老寨主相商，叫德润打这场官司。您是高明人，不知您以为如何？”刘士英点头，打发老喽卒叫四子过来，与萧银龙介绍完毕，刘士英叫道：“金祥、银祥、福祥、禄祥，咱七个人同到聚义厅，你四人将你姐夫绑绳解开，就说姑父您要愿打官司也不难，先将您请到后寨，与我父子相商，如您非去不可，就套车送您去。”说着话，将老寨主解开绑绳。老寨主闵士琼不走，对刘士英说道：“这分明是要将我调开，叫你大外甥去打官司，那焉得能够？我是七十多岁之人了，你大外甥才二十八岁，焉能叫你大外甥前去挨刀呢？”刘士英

说道：“您要非去打官司不可，咱们到后寨商议，这也不算解决。”遂叫道：“金祥、银祥、福祥、禄祥，你四人赶紧搀起你姑父去到后寨。”这哥四个一搀闵士琼，不容分说，搀起就走，闵士琼用平生的膂力使千斤坠，无奈四位年轻之人正在血气方刚之时，闵士琼那能争得过四个人呢？搀起来就走。闵士琼说道：“不要如此，我走就是啦，容我与你表兄说上几句话。”刘士英叫道：“金祥，叫你姑父与你表兄将话说完，再走不迟。”刘家四子向左右一分，闵士琼叫道：“德润，为父与你永别了。你在路上可不许闹出别的情形来，到北京也不许私自逃走。胜老达官与咱们并没有仇隙，全是咱们自找其祸。”德润答道：“父亲，你老人家不用多嘱，孩儿视死如归，早就将死生置之度外了。你老人家不要哭哭啼啼，叫别位看着咱们爷们死不起。孩儿谨遵你老人家之命。”语毕，刘家四子将闵老寨主搀起就走，闵士琼一出聚义厅，放声大哭。

列位，世上最难的事，就是生离死别，闵士琼焉能不哭呢？不言闵士琼上后寨去了，且说萧银龙在闵德润背后，一拍闵德润

肩头说道：“少寨主，将你父亲放了，你前去打官司，冤不冤？”

闵德润说道：“我去打官司，我是心服口服。胜老明公恩放我二弟，又放了我父亲，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感胜老达官之大恩大德。胜老达官请上，受我闵德润一拜。”语毕，以头触地，磕了三个头。前文书表的明白，闵家父子俱都在聚义厅前跪着呢，要不然萧银龙拍不着闵德润的肩头。闵德润说道：“你老人家不但饶恕我们父子，并且还放了我舅父全家，我此去安心打官司，天下绿林道都与我父子是朋友，在路上要有劫差的我都不走，我是安心打这场官司，好叫胜老达官早日交差。解在北京问案的时候，叫我打正犯，我就打正犯；叫我打窝主，我就打窝主。临到出红差那一天，要有抢红差的，我不能逃走。

你老人家待我闵家恩高义重，我是以死相报。”胜爷闻听，肝胆皆裂，五内如焚。胜爷心中思索：“我从此若不回家为农，我就算无志之辈。”胜爷心中思索着，不由得泪如雨下，叫道：“香五，快将闵大少寨主搀起！”香五、贾明将闵大少寨主搀起，脚面上敷了金疮药。寨子外早预备了车辆，萧银龙遂与众人说道：“此时闵大少寨主是一时的高兴，因为放了他父亲。

在路上千万可要多多留神，他要一傲性，将胳膊上的绳子一绷就开。”大家闻听，俱都会意，这才将闵大少寨主搀扶到寨外，上了车辆。老道与和尚在车前，蒋五爷、叶伯云在车后，孟金龙与李四爷跨辕，保护着差事走下去了。

萧银龙回归大厅，将保护差事之事，报告胜三爷，胜爷问道：“谁保护秦龙呢？”萧银龙说道：“黄三哥、贾明，再有您跟随，那还有失吗？”胜爷说

道：“我不回镖局子啦，我这几天精神不好。我看刘士英是个朋友，我打算在碧霞山养几天病。”萧银龙说道：“你老人家不去交差，那能行吗？”贾明说道：“银龙你好胆小，小老鼠的本领跟咱们相仿，咱们六个

人还跑得了他？我有巧妙的招儿，神鬼莫测，就把他弄到江苏交差即完啦。胜三大爷，你养养精神吧，秦尤若是跑了，我打盗灯的官司。”贾明又叫道：“刘寨主！我三大爷待人如何？”

刘士英说道：“情高义重。”贾明说道：“我们还没吃饭呢，怎办？”刘士英说道：“只顾别的啦，倒将此事忘了。”遂叫道：“喽卒们！告诉大厨房，聚义厅上预备酒席。”调开桌案，工夫不大，酒席摆好，大家入座。傻英雄抢吃抢喝，傻英雄冒坏，叫道：“萧银龙，你看着，解秦尤走的时候，准能叫神鬼莫测，平安解到江苏按院衙门。”吃喝已毕，傻英雄叫道：“刘寨主，请您打发喽卒领着我，到山内找点东西。”刘士英遂打发喽卒，带领贾明到山内，用什么物件随便取。喽卒遂带领贾明到山内，问贾明要用什么物件？贾明道：“要一个麻袋，一把镰刀，藤子筐一个，一条棉被，毛篮裤褂一身，破鞋破袜子各一双。”

喽卒俱都备齐，同贾明到聚义厅，放在就地。贾明叫道：“香五！你帮个忙吧。”香五走到贾明近前，金头虎打腰间取出两个小瓶，一瓶红药面，一瓶白药面，先倒在手掌上一点白药面，叫道：“香五你闻点。”杨香五不闻，金头虎说道：“我先闻点你看看，我还能给你当上吗？”杨香五闻了点白药面，金头虎又倒了点红药面，在掌心上托着，来到秦尤跟前，向秦尤面门上一吹，秦尤打了一个冷战，昏迷不醒。胜爷问道：“明儿，那是何物？”贾明说道：“这是迷魂药。”胜爷问道：“这是由何处得来的？”贾明遂将萧玉台张茂龙定亲，袁龙改邪归正，得着女贼两瓶药的来历说了一遍。胜爷捻银髯微笑说道：“明儿，日后可不许用此物。”金头虎说道：“由这儿到江苏我就将这两瓶药用完啦，咱爷们还能做伤天害理之事吗？”杨香五帮着贾明将破竹筐给秦尤套在头上，杨香五提着口袋，贾明将秦尤装在口袋之内，头朝下，将口袋嘴一系，用小蓝被又将口

袋一卷，将口袋底用刀扎了几个窟窿，用绳子打成行李卷的样子，破镰刀别在铺盖卷上，傻小子将破蓝布服一穿，换好了破鞋破袜子，用破手巾一包冲天杵。大家一看，金头虎打扮得真像作工的模样，大伙一阵大笑。贾明说道：“银龙、香五在前，三太、茂龙、李煜等在后，我在当中，咱们走吧。”胜爷说道：“你们要多加小心。”金头虎说道：“跑了小老鼠，我打官司。”

此时差事车已经走出三四十里地去了，金头虎扛起秦尤，胜爷送出山口，小弟兄们遂走下去了，出离山口十余里地，细雨纷纷，傻英雄扛着秦尤，自

以为乐呢。

不表小弟兄们路上之事，再表胜爷与刘士英二人在碧霞山聚义厅上，重整酒席，吃酒谈心，二人话到投机处，恨相见之晚。胜爷问刘士英后事怎样办理，刘士英对胜爷答道：“小弟将山一散，回归原籍为民去了。”胜爷说道：“在下也是这样主意。刘贤弟回家纳享清福，承欢有人；愚兄已万事灰心，誓不出世了。”刘士英又说道：“胜老明公，我有一言，不知老恩公肯应否？”胜爷答道：“有事请讲，愚兄所能之事，无不允许。”刘士英说道：“我有心与老明公结为金兰之好，不知老明公以为如何？”胜爷笑道：“正合愚兄之意。”二人在聚义厅上结为金兰之好，又将胜爷请到内寨，见了刘家两个儿妇及刘氏，刘家四少又与盟伯见过了礼。胜爷仍回到聚义厅，叫道：“贤弟！你将文房四宝取来，我写一封信，遣人送到镖局子。”胜爷信中言说在路上遇见家中人，有要事回家去了。镖局之事，大家伙着儿作买卖。书信打发刘金祥送往江苏镖局去了，胜爷也起身回家，刘士英赠路费，兄弟二人洒泪而别。

不表胜爷回奔莫州原籍，刘士英从此携眷回归江苏省陆台县大刘村去了。闵士琼父子相逢骨肉团圆，大少寨主解到江苏院衙，由钦差大人讯毕，带上刑具，人囚车解往北京去了。北

京之事，暂且不表。

且说钦差堂谕下，派人到萧金台拆五方飞蛇楼，没收萧金台山内赃物。镖行人早报告钦差大人，华清泉入阵未回之事，拆阵之时，将毕清泉尸体拆出。官人与华家镇送信，智龙、智虎弟兄二人将伊父尸骨殓回，得回折铁宝刀，后来由钦差保奏华清泉为公丧命，蒙圣上封为毅勇公，并赏恤银千两。

单言金头虎扛着秦尤在路上行走，这日细雨纷纷，点点入地，道路泥泞。萧银龙问道：“夜晚怎办？”金头虎说道：“夜晚住店，也不用吹药，给他点饭吃，他要喊，我就打他。”萧银龙说道：“你可扛着吧，你出的主意。”金头虎说道：“那是自然。谁不知道恨地无环铁霸王？”金头虎到一个时辰，闻一回解药，打口袋底下吹一回迷魂药。走到一个小镇店，打尖吃茶，休息一会，再起程赶路。走到天黑，前面一片树林，细雨下得较前更大啦，望前没有镇店，众人遂走入树林避雨。金头虎将秦尤向地下一扔。萧金龙说道：“该吹药啦。”金头虎说道：“我想别吹啦，咱们打开铺盖卷，将小老鼠放了吧。净叫我一人扛着。”萧银龙说道：“你当着三大爷承认来的，别人谁扛得了呢？你不要着急，咱们慢点走。”说道话，打了一个闪，萧金龙见前面似乎有一片小树林，大众以为是村庄，萧银龙说道：“咱们先奔前面那个庄村，如果没有店，咱们先借庄家人的房子暂住一夜歇息。”金头虎说道：“那好办，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贾明遂扛起秦尤，奔小树林而来。来到近前借闪光一看，原来

是一座古庙，贾明叫开庙门，众人进庙。

这一人庙，众人身罹大难，秦尤遇救。

且说众人来到古庙门前，金头虎打门，叫道：“小子，开门来！”张茂龙说道：“你不是装老赶吗？”金头虎说道：“我忘啦。”就听里面说道：“三更半夜，何人叫门？”金头虎说

道：“怎么水月庵是女庙？”里面答道：“我们水月庵不留男子住夜。

”三太说道：“师傅，您行个方便吧，我们赶路被雨淋啦。”里面的女僧将角门开放，黄三太等进了角门。一看那女僧是带发修行，那女僧说道：“我们庙内俱是女僧，你们男子住在庙内，多不方便。”黄三太答道：“我们在佛殿借宿一夜，明日多给香资，求师傅多多方便吧。”萧银龙留神观看道姑，蓝布袍大领，微露紫色的兜肚嘴，萧银龙心中暗道：“大概不是好庙。”萧银龙虽然猜对啦，他这们一大意，也上了当啦。黄三太又对道姑说道：“求大师傅行个方便吧，您看外面细雨纷纷，我们如何赶路？”那女道姑说道：“我也不敢作主，待我报告我们老师傅。”语毕，翻身直奔西厢房，黄三太等已进佛殿。工夫不大，来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小道姑，打着灯笼来到佛殿，对众人道：“我们老师傅说啦，大殿中是佛堂净地，东面有两间客堂，你们就在客堂内休息一夜吧。”黄三太说道：“明日我们多给香资。”小道姑将众人领到客堂之内，这两间客堂是通连着，并没糊顶棚，当中有一条通山的大柁，顶棚是柳条耙子。众人到屋中一看，当中放着一个破八仙桌子，有一盏半灭不灭的残烛，靠北面有一张大木床，足睡七八个人。小道姑将众人领到屋中，翻身出去，够奔角门，将门闩好，门旁有块青石，约有一百多斤，就见那小道姑，一哈腰将石头顶在门上。萧银龙心中暗道：“一个十七八岁的道姑，好大的手把劲。”此时就听外面一声阿弥陀佛，竹帘起处，进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尼姑，手执拂尘，说道：“众位施主冒雨前来，但不知由何处至此？”三太随应道：“我们由打武昌府而来。”老尼姑问道：“这位施主贵姓？”黄三太答道：“在下姓黄。”老尼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原来是黄施主。”又指张茂龙问道：“这位施主贵姓？”张茂龙说道：“在下姓张，排行在七。”

老尼姑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老尼姑将众人俱都问完，金头虎说道：“老师傅，我们渴了怎么办？”老尼姑答道：“已经给列位施主烧茶呢，一会儿就来。”工夫不大，由外面进来一位道婆，端着一个铜茶盘，提着一个蓝桶子瓷壶，茶盘中放着七个大茶杯，放在八仙桌上。老尼姑说道：“列位施主，大概没吃饭呢？”黄爷答道：“不错，还求老师傅慈悲。”尼姑说道：“我这庙中可没有吃的，给列位施主烙饼咸菜，不知列位施主能用吗？”黄三太说道：“白米白面焉有不能用之理？”

望求老师傅慈悲吧。”尼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叫道：“徒儿，给众位烙饼去！”说着话，老尼姑满了二盏茶，让众人喝茶。金头虎说道：“主不食，客不饮。”老尼姑笑道：“这位施主还客气呢？”老尼姑遂端起碗来喝了几口，又提起壶来向碗内斟茶。金头虎抢吃抢喝，一连气喝了三大碗；黄三太等，有喝了一碗的，有喝了两碗的，惟独银龙不喝。老尼姑让之再三，萧银龙一想：“老尼姑先喝了一碗啦，大概也没有妨害。”

思想至此，端起茶碗喝了半碗。此时金头虎喊道：“不好！怎么天翻地转？我要归位。”这个位字还没说出口来，就栽倒尘埃。黄三太等也俱都趴伏桌上，萧银龙喝了半碗茶，药力还没行开，一看不好，一扬手，茶碗奔道姑砍去，老道姑一闪身躯，哈哈一笑。萧银龙纵到板床前打小包袱，要取宝马平安散，老尼姑说道：“小冤家哪里走？”伸手掷出一物，照定银龙头上抛去，萧银龙就觉一阵清香，头昏眼花，翻身栽倒。老尼姑将迷魂帕拾起，叫道：“姑娘进来吧，活儿做成啦。看看仇人是不是？若不是仇人，也不必害他们。”外面答应一声，进来两个人，一个是袁豹之妻，一个是台湾省装圣母娘娘的尹风霞。

进到屋中一看，遂说道：“可不是这群东西是谁的？这个梳冲天杵的小子，害得我好苦，我在台湾费了多少心血，造盖的桃

杏林，俱被这些东西们给焚烧了。”袁王氏说道：“我之丈夫袁豹，也是被这一群东西所害。这一群东西们就得千刀万剐，才解我心头之恨。”老道姑说道：“这个梳冲天杵的必有金钟罩，先把他捆上，将他用药解过来，用石灰把他的眼揉了，然后放他的血。”小道姑过来用绳子将贾明四马倒攒蹄捆住，解药向脸上一吹，金头虎打了一个喷嚏缓醒过来。抬头一看，黄三太等俱都趴伏桌子，也有倒在地下的，昏迷不醒，自己被捆，不能动转。傻小子道：“这回可干啦。”向袁王氏问道：“你不是萧玉台的袁寡妇吗？你要嫁人，咱俩商量商量。”袁王氏唾了贾明一口，说道：“你是什么东西？道姑去取石灰去，揉他的眼睛。”此时老道姑就见板床麻袋蠕动，老道姑用手一摸，里面很是软和，解开袋口嘴向外一倒，原来是一个人，头上罩着破藤子筐。将绳子解开，摘下藤筐，袁王氏一看，原来是秦尤。袁王氏“呦”了一声，说道：“这不是秦寨主吗？”秦尤说道：“娘子何以认识我？”袁王氏笑道：“您不认识我啦？”

张寨主在萧玉台将您领到后寨，您没有进去就走啦。我就是袁豹之妻。”秦尤说道：“原来是嫂夫人，小弟眼拙，望祈海涵。”

袁王氏说道：“一家人不必客气。”袁王氏叫道：“老师傅，我给您介绍介绍，这就是盗万寿灯的秦寨主。”老尼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秦寨主为



什么落得这般光景？”秦尤打了一个唉声，遂将碧霞山之事说了一遍。小道姑已将石灰取来，秦尤一揪贾明的冲天杵小辫，女贼袁王氏拿起石灰，奔贾明而来。贾明一看不好，大声喊道：“救人哪！女和尚要害人！”女贼笑道：“你喊也白喊，我们这庙，上不靠村，下不靠店。”

正在此时，就见打房梁上噗咚降落下一物，犹如棉花团儿一般，大声叫道：“女贼休要害我长子，贾斌久来也！”秦尤吓得撒手就跑，女贼方要动手，被贾七爷一脚踢倒。秦尤蹿至

外面，叫道：“师傅快跑，贾矧子来了！咱们众人不是他的敌手。”女淫贼遂蹿到外面。贾明一看自己天伦赶到，大声喊道：“你们这群东西，也不知道我们爷们的厉害，一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列位，贾七爷怎么来到此处呢？自萧金台散后，贾七爷追拿五个要犯，各处访察并无下落，贾七爷独自一人，无精打采，遂回到镖局子。来到镖局子一看，众人都未归局，贾七爷遂问镗子手，拿贼之人何以俱都未回来？镗子手遂将碧霞山胜爷遇难之事，告诉了贾七爷。贾七爷痛哭一场，赶奔杭州碧霞山，要给胜爷报仇雪恨。贾七爷到了杭州碧霞山山口，就见喽卒们三三五五，扛着行李下山。贾七爷上前问道：“你们这是何往？”

喽卒们答道：“我们回家为民去了。”贾七爷说道：“何以俱都回家？”喽卒答道：“我们老寨主散了山啦。”贾七爷问道：“何以散山？”喽卒就将二英结拜之事说了一遍。贾七爷问道：“胜三爷在鹰愁涧丧命，怎么又与刘士英结拜呢？”喽卒又将胜英遇救之事，根本源流说了一遍，贾七爷半信半疑。又见喽卒们有离山的，贾七爷又上前再问，喽卒们异口同音，俱都是这样说话，贾七爷这才放心。贾七爷心中暗想：“如此我就不必进山，我何必雨后送伞呢？我与胜三哥不是那样交情。”贾七爷遂又回奔镖局。贾七爷也走到那片大树林子，进树林避雨，贾七爷见天气细雨纷纷，大一阵小一阵的下，可巧眼前有一棵枯树，贾七爷奔枯树前一看，这棵枯树当中有一个大窟窿，贾七爷遂钻入树窟窿。正在避雨之际，就听傻小子喊：“累死我啦，咱把小老鼠放了吧，我扛不了啦。”众人俱都说：“贾爷力劈梅花鹿，打死土豹，名满天下的英雄，还扛不了一个耗子吗？”众人俱都捧小傻子，惟有黄三太不语。贾七爷心中暗道：“除去黄三太不捧小傻子，大家都捧我们傻孩子，给我们傻孩

子亏吃。”此时雨是愈下愈大，借闪光看见前面有一片小树林，大伙欲奔小树林，贾七爷闻听，说道：“我先给这几个孩子打头路去。”贾七爷遂打树窟窿里钻出来，先够奔小树林，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座古庙。贾七爷奔有灯光的屋子一看，那里有几个尼姑，说说笑笑，言语秽褻，不堪人耳。贾七爷暗道：“这七个孩子必得上当。”正在此时，就听外面已经叫门啦。

袁王氏一声说道：“仇人来啦。”打发小尼姑开门，回来一问，果然是镖行的人。贾七爷先隐在大殿佛龕后头，又听见他们要在客屋休息，贾七爷遂先到客屋，一看梁上足可容人，贾七爷遂纵上大梁。就见老尼姑给众人沏茶，七爷以为迷魂药必下在酒饭中，因为老尼姑先端起碗来喝了半碗，哪知老尼姑嘴内含着解药呢。将众人迷过去之时，七爷仍然看其究竟，后来打麻袋之时，贾七爷本欲动手，贾七爷又动了恻隐之心，想起秦八爷只此一子，秦八嫂年青守寡，倘若秦尤打了官司，秦氏香烟断绝，故此七爷未忍下来动手。彼时要揉金头虎之眼，七爷这才纵下大梁，一脚将袁王氏踹倒，救了金头虎。秦尤跑到外面，老尼姑露了亮银方便铲，袁王氏、尹凤霞亮宝剑，两个小道姑亮柳叶刀。秦尤趁乱找了一把单刀，翻箱倒篋，偷了点散碎银子。秦尤此时心中并无欲念，打算无论报得了仇报不了仇，回奔太沧州，侍奉老娘。闲文少叙，且说秦尤提着单刀，来到佛殿前说道：“贾矧子当门而立，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八大名山都被他破了，您这一个水月庵，还能抗的了吗？莫若咱们逃走吧。”尹凤霞说道：“就这么走？没有那个便宜。便叫他们大家搬柴禾围了客堂，贾矧子不出来，咱们烧这群东西吧。”列位，贾七爷此时要出来动手，屋中六个少年的英雄必然烧死。

贾明说道：“爸爸，您将我放开，咱爷们就行啦。”贾七爷闻听，伸手解贾明的绑绳，贾七爷方一伸手，老尼姑一扬手，噗

窿一声，一物直奔贾七爷而来。贾七爷向旁一纵，纵出五七尺远，此物正落在贾明头上，又将贾明薰过去了。贾七爷仍然纵到门前，当门掌剑而立，净看着小道姑与秦尤等搬运柴禾。贾七爷正在焦灼万状之时，就听客堂后窗户有人喊道：“贾矧子，不要着急，我来啦，你先出去拿贼，我保护着这六个小王八羔子。”语毕，踹开客堂的后窗户，端着一大盆凉水，进了客堂道：“我先浇浇这群小王八羔子。萧银龙小鬼子，这回这么输了眼啦？先浇黄三太吧。”

双手捧凉水向黄三太头上拍了几下，黄三太苏醒过来。大义士陆续将六个人俱都救过来，六个人擦了擦脸上的水，打包袱亮兵刃，出庵门帮助贾七拿贼。

再说，碧霞山胜三爷气走三义友，大义士与二义士并未同行，大义士打算奔苏州，出离了碧霞山先找了一片树林子，在树林内休息，方躺下便昏昏睡去，因为这几日劳乏，困倦之极。

睡的正甜之际，小雨纷纷下降，将大义士惊醒，大义士打开小包袱，拿出雨衣，将皮袄马褂罩上，奔大道走下来了。事逢恰巧，上不靠村，下不靠店，来到这座水月庵，大义士遂跃墙而过，进了佛殿，在偏殿的泥像后头睡了。贾七爷进佛殿的时候，是在正座的佛像后头，等候这一干小英雄，故此与大义士没遇见，等到院中人声嘈杂，将大义士惊醒，大义士出来一看，小道姑与秦

尤正在搬运柴草，要焚烧客堂，贾七爷正在狼狈之际。

大义士遂端了一盆凉水，绕到客堂后面，踹开后窗户救了六位小英雄。贾七爷与小弟兄这一拿贼，秦尤听蛮子一喊，他就纵过西大墙逃走，老尼姑、尹凤霞、袁王氏等一见蛮子将众人救醒，也俱都逃走。黄三太埋怨贾明说道：“这都是你出的主意，若用车送多好？你偏要扛着他。咱们怎样回镖局子？”贾明说道：“三哥别着急，我拿不住秦尤，一辈子我也不回镖局子，混黑了算一天。你们都不担罪名，我担着罪名呢。”大义士说

道：“要拿秦尤非萧银龙与香五不可。其余众人，到太仓时，就是见着秦尤，秦八奶奶一央求，谁也下不去手捉他。咱们用涸水拿鱼之法，三面追赶这小王八羔子。叫他们六个人奔西北太仓州，我与贾矧子从偏面追。”大家商议已毕，就要起身，萧银龙说道：“且慢，这座水月庵要它何用？道姑等再回来，仍旧是他们栖止之所，还不给他烧了。”萧银龙遂取了火种，将一座水月庵霎时化为灰烬，众人这才追下秦尤去了。

这日弟兄六人追到苏州府，有一座镇店，名叫榆林镇。金头虎说道：“黄三哥，我饿了，咱们进店打尖吧。”黄三太说道：“咱们就镇店打尖。”方一进镇店之时，有一座酒馆，屋中冷冷清清。金头虎说道：“这是倒霉的买卖，咱们不进去吃去。”众人遂又向前走，抬头观看，有一座福云居，屋中高朋满座，众人遂进了福云居。金头虎问跑堂的道：“你们这个店怎么这样热闹呢？”跑堂的答道：“我们这个店吃食贱，别人家大饼，每斤五十六文，我们这座店五十四文一斤。”杨香五低声对金头虎说道：“这是黑店。”金头虎说道：“你怎么知道？”杨香五说道：“你不信，今天咱们要住在这里就知道啦。”

金头虎也不便再向下问了，遂叫道：“跑堂的，你们这座店有雅座没有？”跑堂的答道：“有雅座。”金头虎说道：“我们在雅座吃去。”跑堂的将金头虎等领到一座凉亭，众人进亭子一看，有一块黑地金字的匾，上书“碧月亭”三字，亭子四周奇花异草，松林茂密，清风习习，百鸟声喧，悦目娱情，好一个清静所在。跑堂的将茶沏来，金头虎不喝，要了六壶梅汤，不大的工夫，就将梅汤喝完啦。金头虎问道：“上等酒席多少钱一桌？”跑堂的答道：“上等的宴菜十二两，中等八两，下等的六两。”金头虎说道：“你给我们来一桌上等宴菜。多加宴菜，以外多给酒钱。”原来，水月庵贼人的银子，小弟兄们

俱都不要，惟有金头虎装了一兜囊，故此傻小子仗义疏财，请大众吃宴菜席。工夫不大，酒席摆好，大家一吃，还是做的真好，贾明正在抢吃抢喝之际，就听翠竹林中唰啦一声响，纵出一人，口中说道：“这群东西，他们上这儿

过年来啦？他们吃过好东西吗？我听说要把南七省的绿林道，一体肃清，害完了人家老子了，又要害人家儿子。这群东西们良心何在？穷保镖的，臭保镖的，张嘴就敢说大话。昔孔仲尼与柳下惠相善，柳下惠之弟名盗跖，坐地分赃，有一日孔仲尼劝盗跖，不叫盗跖坐地分赃，盗跖说：‘我坐地分赃，偷富济贫；您周游列国，净吃人家，’盗跖将孔仲尼问的闭口无言。就凭臭保镖的也要说平了绿林道？绿林道有的是好朋友。我听说什么赛北观音萧银龙，浙江绍兴府黄三太，别不要脸啦，小太爷说的就是这群东西。小二哥，小太爷在这儿骂街，他们掩耳盗铃装听不见。”

金头虎站起身躯，奔这个说闲话的少年背后而去，来到跟前，左手一捋人家的壮帽，右手奔人家左手捋去。这位少年左手带着一个搬指，是翡翠的，金头虎是犯财迷，要捋人家的搬指。

太阳平西的时候，日光的影儿正照金头虎，人家向头上一按贾明的腕子，就着贾明的力量，向前一拉，由头上将贾明捋过来，“噗咚”一声，仰倒就地。贾明爬起来，就踢人家，人家一按贾明的腕子捋住，向后一带，贾明闹了一个仰面朝天。杨香五一看贾明吃亏，过去动手，三五个回合，被人家摔了一个筋斗。

杨香五跑到亭子当中解小包袱亮匕首刀，金头虎亮一字杵，黄三太等也俱都亮出兵器。惟有萧银龙不亮兵器，遂说道：“大伙且慢，待我问他几句，再动手不迟。”萧银龙叫道：“朋友！”

我就是赛北观音萧银龙。阁下受了谁的主使？我们害了谁的大人？又要害谁的后人？你姓什名谁？你也说出来。在下姓萧叫萧银龙，大闹莲花湖，萧金台下过帖，准有名有姓。你说说你

的名姓。”只见这少年脸上一红说道：“你不用口出大言，这时小太爷也不告诉你所以然。今晚小太爷在福盛店等候你们，福盛店有一个大院，我在那里等候你们。你们要赢了小太爷十三节亮银鞭，我就将你们找的那个人交给你们；如果你们不是小太爷的敌手，小太爷必然将你们的首级捎走几个。”语毕，即进竹林，踪迹不见。

三太等吃完了饭，给了饭钱，奔福盛店而来。来到福盛店，直人里面住店，店小二将众人让到北跨院上房，三太拿出镖旗，叫店小二插在门前，店小二看是胜爷的镖旗，异常恭敬，说道：“众位达官，用什么酒饭？”三太说道：“我们在上站遇见朋友，已经吃过饭啦，我们不吃饭，多给酒钱，我们还不定住几日呢。还有一件，北跨院这七间房我们包啦，夜间我们哥几个要练武术，声音要大点，你们不要惊恐。”各人喝了点水，天光已黑，掌上灯光，静候小英雄。等到二更来天，将灯熄灭，工夫不大，就听房上的瓦咔嚓一声，碎了

一块，这叫踏瓦问路。

萧银龙说道：“我们先去答话。”萧银龙出了上房屋，向西房上一看，问道：“小儿来了吗？”房上答道：“小太爷来啦。”

此时黄三太等也俱都来，惟不见金头虎。小英雄在房上问道：“那个梳冲天杵的小子呢？”就听屋中答道：“那小子走啦。”

原来贾明钻床底下去啦。这位少年打房上下来，叫道：“萧银龙！你是单打独斗，还是你们五个人一齐上？”萧银龙说道：“与你一个无名氏，还用齐上？少侠客与你单打独斗。”语毕，二人插拳动手，打在一处，犹如两个蝴蝶打在一堆，一个是一身蓝，一个是一身白。二人打了四十余个回合，少年说道：“萧银龙，你真受过萧三侠传授，咱俩过过兵刃吧。”少年一抖十三节亮银鞭，银龙撤背后判官双笔，二人过兵刃战了二十余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少年虚点一鞭道：“好笔法。咱们再过过

暗器如何？”银龙说道：“过暗器有何不可？”银龙将判官笔插于背后，由兜囊中取出毒药叉，皮套带在手腕之上，扬手打叉，打了三十余叉，少年俱都躲闪开了。那少年说道：“萧银龙，你打了三十余叉啦，还不收回，难道说打一夜的叉吗？你站稳了，也该少爷打你啦。”萧银龙取回毒药叉，说道：“好好，你就发暗器吧。”此时风吹浮云散，皓月当空，就见少年由兜囊中掏物件。可是有一样儿，少年的手是雪白，这一掏暗器，手的颜色变成红的啦，就是三太等俱都没看出来。二人相隔一丈余远，就听少年说道：“萧银龙留神！”叭叭两声，打出两物，如弹丸大小，直放光，萧银龙两闪，俱都落在就地。

少年一反手腕，又打出两只暗器打来。先打的是两井穴，后打的是两肩两腿，萧银龙向上一纵，躲过去了。萧银龙双足方一沾地，说道：“你也没有打着我呀。”一句话尚未说完，少年说道：“还有一个。”奔脚迎面骨打去。银龙脚一沾地，焉能躲闪得开？噗哧一声，银龙中了暗器，就觉着右腿火热。再看穿蓝的英雄，拧身形上房。黄三太大伙就要跟踪追赶，萧银龙叫道：“三哥且慢！小弟身带重伤。”黄三太等这才搀起银龙奔上房屋中。此时就听房上有人说话：“小辈们不来追赶是便宜，今晚小太爷本当结果萧银龙的性命，皆因为此时他心中明白，我不忍动手，明天夜晚小太爷来取萧银龙的首级。”黄三太等此时一看银龙面目改色，就知银龙受伤甚重，也无暇答话。

少年语毕，蹿房越脊走去。

金头虎将店小二叫来，说道：“我们受了伤啦，你给打点白开水来，好给受伤人吃药。”店小二将白开水提来，黄三太与银龙将靴子脱去，就见迎面骨上有五个针眼滴出紫血，黄三太用捏子将针尖拔出，取出胜家五福化毒散，用

白开水化开，与银龙吃了。工夫不大，银龙将药吐出，用药如石投水，黄三

太等束手无策，萧银龙昏迷不醒。贾明到院中，将那少年打出之物，用镊子挟到茶碗之中，端到房中。少年打出来五个，金头虎只寻着三个，丢了两枚。大伙观看，俱都不识此物。店中伙计担惊害怕。三太说道：“店家你们不必害怕，我们住店给店钱，没有你们的事。”三太将店家打发出去，问银龙道：“贤弟你有什么话，就此口尚能言，与为兄说说，日后见了我萧三叔，好与兄弟代达。”银龙说道：“黄三哥，咱弟兄不想中途相别。相见恨晚，何永诀之早也！弟之伤万无痊愈之理，就请兄买一口上等寿木，多买潮脑，将弟尸体培上，回家之时，也好叫我父见我一面。”语毕，泪如雨下，黄三太呜咽而泣。此时金头虎叫店小二把文房四宝取来，用镊子挟着暗器，沾上墨向纸上一印，一看好似梅花，又似蒺藜，金头虎说道：“黄三哥，你没听胜三爷说过吗？四大镖头，东路镖头石俊山，西路镖头钱士忠，北路镖头胜三大爷，南路镖头南侠老王灵。西路镖头钱士忠，祖居江苏钱家堡，有一宗暗器，钱家门上独传，名为药喂毒蒺藜。你们看此物，形象与蒺藜相仿，这必是钱家门上的人，受了秦尤的蛊惑，前来与咱镖行为仇作对。红旗李煜，你看守银龙，我们前去请钱老头去。”

黄三太闻听贾明之言，颇近情理。问了店家钱家堡去的路径，四人起身奔钱家堡。东方发晓时起身，天到晌午，到了钱家堡。进村口一打听钱宅，没有不知道。到了钱宅大门口，将来意报告守门的家人，家人回禀进去，钱士忠迎接出来，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等三人都以叔父呼之，贾明以伯父呼之。

钱爷将众人让到书房，金头虎问道：“钱大爷，你跟前有几位令郎公子？”钱士忠答道：“有两个犬子，大的叫钱大成，蠢笨不堪，二的叫刘云。”贾明问道：“怎么您的儿子叫刘云呢？”

钱爷说道：“乃是螟蛉义子。”贾明说道：“是豹子眼、蓝布衣服、俊品人物不是？”钱士忠答道：“不错，不错。你们哥儿四个莫非来找他吗？”贾明说道：“倒不是找他，找管他的那个人来啦。现在太沧州的飞老鼠秦尤，夜入皇宫内院盗取当今万岁珍珠灯，你老人家知道吗？”钱爷答道：“我倒有个耳闻，胜三爷的原办。现在拿住贼人没有呢？”贾明说道：“将帮凶已经拿着啦，正凶也拿着啦，但在半路之中被贼人劫去。

此贼逃走后，不知怎样与令郎相识，我们哥儿六个追贼，追到苏州府榆林镇，在福云居打尖，也不知何故，令郎出面来骂街，我一跟他动手，他将我摔了两个筋斗。当时定的约会，夜晚在福盛店北跨院比武，我萧三大爷的儿子小龙先跟他动手，先过拳，后过兵器，俱都未分胜负。最后过暗器，刘云打出五个暗器来，最后一个中在小龙脚面骨之上，现在小龙昏迷不醒，有性命之忧。

我们一看那宗暗器，好像药喂毒蒺藜，皆因为常听我胜三大爷讲说过，西路镖头是老先辈，有一种家传暗器，名叫药喂毒蒺藜，我想刘云既是您的干儿子，那药喂毒蒺藜必然是你老人家传授的。我萧三大爷，只有萧银龙一块骨血，眼看着就有性命之忧，你老人家怎么办吧？还有一节，秦尤大罪弥天，他现在与秦尤集会在一处，久后秦尤若是犯了官司，刘云就是刚罪，赶巧了官家要一追问刘云的家乡住处，连你老人家都得受连累。”老头子闻听气得面目改色，大声叫道：“好一个刘云小冤家！我将你放在跟前，待如亲生孩子一样，老夫将家传绝艺俱都传授于汝，实指望你将来认祖归宗，光大门楣，老夫也不枉费一片苦心。如今你惹下了塌天大祸，又用药喂毒蒺藜打了你萧三大爷之子。那萧三爷年过花甲，只此一子，倘若有差错，老夫何以见萧三侠？”语时咬牙切齿，恨不食刘云之肉。贾明道：“您老别生气，您赶紧给小龙将伤治好了是正事；若一到了晚晌，小龙必有性命之忧。刘云临走之时，口出

大言，他说夜晚去取小龙的首级呢。”老头子说道：“好冤家，他今晚不去便罢，他若是去了，老夫必然将他狗腿砸折，养他残废之人。”金头虎说道：“你老人家不是治完了伤，还要拿他吗？你老人家不带家伙，用什么拿他？他既与贼人结交，他还讲天地君亲师五伦吗？他要与你反目，他要用药喂毒蒺藜伤你老人家呢？”老头子说道：“我是老糊涂了，若不是老侄你想着，我倒忘记了。”遂由墙上摘下朴刀，带好暗器，由钱家堡起身，够奔榆林镇。五十多里地，在路上紧行，赶到榆林镇福盛店。

众人跨进了北院房屋中，一看银龙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李煜哭的眼泡都肿啦。钱士忠顾不的拂尘净面，先将五福化毒散取出来，用镊子将蒺藜刺儿挟出来，五福化毒散敷在伤口之上，又将解毒丸用黄酒化开，将萧银龙的牙用筷子撬开，灌下化毒丸。约有一个时辰，药力行开，就听萧银龙腹内雷鸣，工夫不大，下泻了几次，通身出了一身臭汗，萧银龙心中这才明白，口也能言语啦。黄三太给萧银龙与钱士忠介绍完毕，银龙要起来给老头子磕头，钱爷拦阻，恐怕银龙伤口震动，贾明这才叫店小二打净面水沏茶。众人净面吃茶已毕，店小二擦抹桌案，摆上酒席。众人用饭已毕，天到定更时分，贾明说道：“钱大爷，刘云昨天临走的时候说的明白，今晚二更天来取萧银龙的首级。他若来的时候，你老人家可先别露面，你老要是一露面，他就跑啦。必得我先出去将他稳住了，然后你老人家再出去，冷不防就将他捉住了。您看此计如何？”钱大爷说道：“只要别叫他跑了就行。”金头虎贾明说道：“你老人家看着吧，准不能放他跑了。”大众商议已毕，也就到二更来天时，又待了一会儿，金头虎将屋中灯烛熄灭，说道：“刘云快来啦，他要若是来了的时候，我跟他答话，你们全都别言语。钱大爷您听

见我一喊：‘老义士请出来捉贼啦！’你老人家就蹿出去。他一看见您，他必然跑，您可别放了他。”钱士忠说道：“他要叫我看见他的影儿，他便跑不了。”正在说话的时候，就听西房上有脚踏瓦破的声音，紧跟着说道：“黄三太听真，小太爷言而有信，前来取萧银龙的首级来啦。昨天萧银龙明白之时，小太爷不忍下毒手，你们要打算动手，就全出来跟小太爷较量较量。”金头虎大声喊道：“现有黑驴寨贾柳村恨地无环铁霸王在此，还能一齐动手？小子，你要是朋友，你可别跑。”刘云在外面一听，金头虎口出大言，刘云不由得火儿更大，遂说道：“小太爷踢你两个筋斗，你还敢口出大言？你是败兵之将，你要敢出来，小太爷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傻小子贾明由屋里出来，撒出一字杵，向西房上点手叫道：“小子，你下来受死吧！”刘云一抖十三节亮银鞭，飘身下了西厢房，直奔贾明跟前。贾明说道：“小子，你先别忙，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完了，咱们再动手。”刘云说道：“好好好，你有话快说，别耍顽嘴啦，你要再耍顽嘴，小太爷这就摔你。你昨天连着挨了两下子摔，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今天你是真魂来了，怎么精神这么大呢？”贾明说道：“昨天我是喝多啦，今天我没喝酒。咱俩是君子战，是小人战？”刘云问道：“君子战怎样，小人战怎样？”贾明说道：“若是君子战，咱俩人一刀一枪；若是小人战，我们就以人多为胜。”刘云说道：“随你之便，要怎样便怎样。”金头虎说道：“既然如此，若是以多为胜，将你拿着也不算露脸，还是咱们两个人君子战，我在地下画一个圈，咱俩人谁要一出圈，谁就是孙子，那就算输啦。”刘云答道：“任你自择。”金头虎说道：“好小子，就是这么办。”语毕，用一字杵在地上画了有一间屋子大一个圈儿，贾明说：“咱俩在圈里比赛，谁要一出圈，谁就不是好朋友。”刘云答道：“小

太爷要出了圈，不但算输啦，萧银龙的伤，小太爷是包治管好，并且将你们要的那个人交给你们。你要是出了圈，小太爷必然捎着你们几颗脑袋走。”贾明说道：“君子一言，好吧，咱就是这么办。你在北面，我在南面，因为你是宾，我是主，必将上首让给你。”刘云不知是计，就站在了北面，背对着北上房的外屋门。方要动手，贾明又说道：“先别忙，咱们得找一个公证人看着，就咱俩人，谁要出了圈不认账，那有什么凭据？”

刘云说道：“叫谁来作公证人呢？”贾明说道：“我有一个老家人，也不会武术，他是年高有德，叫他出来看看。我的老家人名字可有点不好听，名字叫老鸡屎。我将老鸡屎喊出来，叫他给咱们两个人作公证人。”刘云说道：“你别耍口烦啦，你上招吧。”贾明一举一字鎗铁杵，照定刘云头上便打，刘云向旁边一闪，贾明说道：“老义士请出来观阵吧，我们动上手啦！”

钱爷并不答言，由上房屋中燕子抄水式纵身形，纵到刘云背后，刘云回头



一看，正是自己义父钱士忠到啦。贾明说道：“小子，你要出圈，你就不是英雄啦，你便是狗熊！”

小侠客刘云，自幼与钱士忠练武术，钱士忠爱如掌上明珠，与亲生之子一样看待，将家传绝艺，俱都传授小侠客刘云。刘云由打五岁时整整跟钱士忠学练九年的工夫，昼夜不息，这九年的工夫，就是十八年艺业。今年刘云一十四岁，忽于五六月间，与匪人交往，劫船劫客，胆大包天，无所不为。事被钱爷侦知，夜间将刘云吊在马棚之内，用打马的藤条，浑身上下抽得身无完肤，奄奄一息。钱爷对刘云说道：“刘云，你是我螟蛉义子；你若是亲生之子，我非将你废了不可。你今年方十四岁，便这样大胆，结交匪人，要是再待几年，你还不来皇宫内院里去偷吗？我实指望你长大成人，认祖归宗，光大你刘氏门楣，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不想你乃宦门之后，不但不知自重，

甘人下流，叫老夫枉费心机。今天老夫打你，是管教你往正道去走，你若从此改过，你还是我义子；你若是置若罔闻，仍然为非作歹，以后你遭官司，千万别提我是你的义父，也别提是跟老夫学的本领。”刘云说道：“义父，你老人家将孩儿释放了，从此我永远不敢为非了。我若再为非作歹，你老人家将孩儿打死，孩儿也不怨你老人家。”但是钱爷怒犹不息，仍然击打，老太太出来解劝，不但不成，钱爷打了老太太好几下子。

正在此时，就听大门外有人叫门的声音，家人将门开开一看，正是钱爷莫逆的朋友，秦家峪的人氏，姓秦双名格良。此人也是镖行出身，与钱爷是过命的交情，与胜爷也是联盟弟兄，秦家独门的传授，手使一对十三节亮银鞭。秦爷走进大门，问家人道：“钱大爷在家吗？”家人说道：“在家呢。您半夜来此，有什么要紧事吗？”秦爷说道：“倒没有什么事。皆因为我今天给朋友家贺喜去啦，本意住在那里，我一看客人住的很多，不便休息，所以上这里来啦。也不必告诉钱大爷啦，我就住在书房，明天天一亮我就走，我家中还有事呢。”家人说道：“你老人家来得巧啦，现在有一件事情，非你老人家了不了此事。

小少爷刘云现在在外面结交巨匪，偷盗抢夺无所不为，被老头子知道了。今天少爷家来啦，老头子问他上那里去了好几天，他还跟老头子装好人呢，他说了些支吾搪塞的话，老头问他，他是满不认账，将老头子气火啦，将少爷吊在马棚里，打了有两个时辰，老太太上前解劝，不但没允许，还将老太太打了好几藤条，现在还打呢。”秦爷闻听，遂说道：“好好好，我劝去，再紧着打，岂不就打死了吗？”管家的说道：“你老人家先别直接着进去，我先进去回禀，就说您来啦，大爷必然迎接你老人家，就此就问怎么怒气不息的样儿呢？大爷必发作，你老人家就此就给解围。”秦格良说道：“就是这么办，你快

去吧。”

家人不敢怠慢，跑到马棚，对钱大爷说道：“现在有秦家峪的秦格良秦二爷来啦，言说找你老人家有要紧的事。”钱大爷一听，乃是知己的老友，急忙就跑出去啦，将秦二爷让到书房，老哥儿俩个一谈话，秦二爷就问：“大哥怎么面带怒容？”钱大爷见问，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别提啦。我当初由水中救了刘云，我将他收为义子，兄弟你是皆知。我将钱家的武艺，俱都传授于他，实指望此子长大成人，谁知道这孩子今年才十四岁，便结交匪徒，无法无天，抢船夺客。昨天小冤家由打外面回来，我一问他出去好几天，所作何事？他如同没事人儿一样，说了好些的瞎话。二弟你想想，得管教不得管教？倘若闹出事来，岂不家败人亡？我方才将小冤家吊在马棚之内，抽了小冤家有一个时辰啦。”秦二爷笑说道：“大哥，您先压压气。”

这年头儿不算新鲜，管固然是得管，可有一样，不是您亲生自养的，要是太管甚了，必招乡亲邻居物议，一打二吓唬也就是了。谁叫我赶上啦，我可不能不管，我方才听管家说，都要打死啦。没有别的，您消消气，我到后边将他卸下来，我问问他在外都作的是什么事？他要说了实话，那就叫过则勿惮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咱们年青时不也是忽东忽西吗？”钱大爷犹怒气不息地说道：“你要是将他放了，日后若闹出大祸来，你可得担保，无论什么，你可得去办。我可不但责任。”秦二爷说道：“就是那么办，简直您就把他交给我吧。”说着，秦二爷来到马棚一看，刘云在那里吊着，只打得浑身上下连一点好肉都没有啦，见了秦二爷哭叫道：“二叔，你老人家快救小侄男吧。我义父今天非将我治死不可，你老人家若不来，小侄性命休矣。”秦二爷说道：“谁教你在外面妄作非为呢？我将你解下来，咱们到书房，可有一样，外面的事

我问一句你可得答一句，句句都得是实话。日后还得改过向善；如果老是这个样，我可不敢担保。刘云说道：“二叔，只要我义父不生气，也不打我啦，我外面的事，俱都告诉二位老人家，小侄男决不敢隐藏一点。”秦二爷这才将小侠客解下来。爷儿俩来到外面书房，小侠客一进门，便给钱大爷跪下啦，叫道：“父亲你别生气啦，孩儿从此改过向善，若要再为非作歹，那就不是你老人家的儿子啦，叫孩儿不得其善终。”钱老英雄一看刘云这宗景况跪在下面，遍体鳞伤，老头子不由的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叫道：“刘云我儿，为父责打于你，实非得已，打在你的身上，如同揪为父的心肝儿一般。你从此若悔过向善，也不枉为父教育你一番。将来你光宗耀祖，为父也是有荣；倘若你身人下流，犯了王法，身首异处，那时节为父就有教子不严之过，后悔何及？今天打你，正是你一生一世的成人关键。为父将你由五岁，教育到一十四岁，刘云儿呀，你若不听为父之言，你居心何忍？”

老英雄语至此放声大哭，二爷亦为之泪下，刘云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老英雄说道：“刘云你起来吧，快谢你叔父讲情之恩。”刘云才站起身来，叫道：“秦二叔，小侄男谢二叔求情之恩。”爬在地下，磕了一个头。秦二爷用手相搀道：“只要贤侄从此改过，就是愚叔之愿了。”老哥俩问了一回刘云所作所为，刘云并不隐瞒，将在外面劫船抢客人之事，俱都说了一遍。

原来，刘云与张德寿之兄张德福，在苏州府东门外饭馆子吃饭，谁也不认识谁，因为闲话儿，愈说愈是亲近，小侠客遂与张德福结为朋友。这张德福在连云山上，先前充当寨主，后来老寨主看他精明强干，遂将山中之事，俱交付于他掌管，那位老寨主隐居后寨，是事不问。张德福起初还循规蹈矩，日子一长了，便饱暖生淫欲，时常背着老寨主下山采花。这日也是活该刘云倒霉，张德福下山闲游，进饭馆子吃饭，便与刘云相

遇，二人这一说话，性情相投，便结为朋友。张德福抢船劫客，刘云帮助他动手，张德福一看，刘云的本领，真比自己胜强十倍，用了一片笼络的手段，将所抢的金银，便在榆林镇开了一座大饭庄，名叫福云居，福就是张德福，云就是刘云。二人二一添作五的买卖，买卖还真旺盛。刘云初时不敢在外面过夜，当天出去，夜晚回来，后来越闹胆愈大，便在外面住一夜回来，钱爷问他，他就胡诌，钱爷也不知他在外面结交匪类。后来钱爷茶馆吃茶，听见众人纷纷议论：有一个小孩抢船，穿一身蓝，豹子眼，年纪在十五六岁。刘云身量长得高，好像十六七岁的样子。钱爷一听，打了一个冷战，心中暗道：“这必是小冤家刘云。”所以今天刘云回来，老英雄一问他，刘云言语支吾，老英雄这才责打他。等到秦二爷求情，来到书房里问他，他都说啦，惟有合作福云居之事，他可没敢说。刘云将话说完啦，二位老头儿又说了会子闲话，便安歇了。第二日清晨一起来，老家人便报告秦二爷，刘云跑了。秦二爷将钱大爷请到外书房，老哥儿俩又谈了会子刘云之事。秦二爷说：“他也许是怕我走后，你还打他，跑到我家里去啦，也未可知。”第二日秦二爷走后，钱大爷闷闷不乐，深恐怕这孩子在外面招惹是非。秦尤由水月庵跑到榆林镇，就住在福云居啦，要了一桌宴菜席，另外又要许多的佳肴美酒，吃完饭一算账，账柜上开了一个条儿，合银五十七两。秦尤接条在手一看，说道：“五十七两不多，共合连酒钱给六十两吧。”跑堂的说道：“谢谢大爷。”秦尤说道：“不用谢，俱都写在账上吧。”伙计说道：“没有账。”

秦尤笑说道：“到纸局子买一本账去，回头再写。”跑堂的说道：“你是打算不给钱？你简单痛快说话。”秦尤说道：“秦大爷吃饭，向来没给过钱。你打听打听，太仓州的飞天鼠秦尤，夜入皇宫内院，盗过万寿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大太爷吃

一顿饭五十多两银子，你们敢说大太爷？一个钱都没有。”跑堂的说道：“你是大太爷，你要走了，可就害了我啦。你先候一候，待小的回明了东家掌柜的，然后他爱要钱他就要；他不要钱，就算跟你交了朋友啦。”秦尤说道：“我不但不走，我还要在这儿住几天呢。”跑堂的翻身出来，到柜房跟账上先生说道：“东跨院住的这位，他言说太仓州的飞天鼠秦尤，夜入皇宫内院盗过圣上的万寿珍珠灯。吃饭住店的钱，叫写在账上。”

我跟他说明我们没有账，他说没账不会买一本账簿去吗？我说你要是不给钱，你可别走，容我报告柜上。他说不但不走，还要在这里住几天呢。”先生闻听说道：“这个事我主意不了，你到北上房看刘少爷在屋没有？最好报告东家，没有咱们的事，东家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东家若是不在家，你可将他稳住了，别叫他走了；他若是一走，连你与我都担了不是啦。”跑堂的连声答应，退出账房，来到北上房。原来刘云自己住在北上房三间，白天读书习字，夜晚在后头院练武学。跑堂的来到上房屋中，刘云正在那里看书呢。跑堂的遂将东跨院住的客人，如此如此说了一遍。刘云闻听，剑眉倒竖，豹子眼圆睁，说道：“好一个无名的小辈！他也不打听打听，吃到咱们这儿来啦。”

伸手由墙上摘下十三节亮银鞭，带上兜囊，同着伙计出离了北上房，直奔东跨院西厢房。秦尤一看说道：“什么人？不言语一声进来啦。”由打床底下抽出破单刀，刘云一看，冷笑了两声说道：“你姓什名谁？为什么吃饭住店不给钱？”秦尤遂道了字号。小英雄说道：“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爷，吃饭不给银，小太爷也不叫你进北京。”语毕，由腰间取出十三节亮银鞭说道：“你要胜得小太爷这只鞭，吃饭住店算白吃白住啦；你要胜不了这只十三节亮银鞭，今天就是你犯官司的日子。屋中狭小，咱们当院较量。”秦尤说道：“哪儿秦大爷也不惧你。你

打听打听，姓秦的走到哪儿，吃饭住店花过钱？”语毕，二人俱都够奔院中。秦尤并没把刘云看在眼里，以为十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子，还有什么本领？打算用刀背将小英雄的腿磕折了，他就走啦。秦尤向下哈腰，用刀背照定小英雄迎面骨上便砸。

小英雄并不还招，向上一纵，容秦尤刀过去，十三节亮银鞭，照定秦尤的并肩穴点去，秦尤向旁边一闪，哪知道小英雄是真假虚实玄中妙的招，这一鞭是虚的，早将鞭抽回，顺风扫败叶，单鞭向秦尤腿部扫去，复又将鞭一带，秦尤这个苦子就吃上啦，噗通一声，闹了一个仰面朝天。小英雄并不下毒手，叫道：“大太爷您起来！”秦尤翻身站起，满面通红，笑说道：“是老合吗？”刘云说道：“老合不老合的，要是说好的，怎么着都行，不说好的，休想出福云居。”秦尤说道：“少爷不要动怒，我是避难之人，还要求少爷照应呢

。”刘云闻听秦尤说话顺情顺理，遂说道：“在下虽然做买卖，最爱讲究交朋友，专交的是忠臣孝子，救的是烈女节妇。你倒是什人？如果真是正人君子，穷途末路，少爷的钱不要啦，那是小意思。”秦尤说道：“少爷，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在下秦尤尚有苦衷相告，请少爷到东跨院上房屋中讲话。”刘云一看秦尤并不像下贱之辈，将十三节亮银鞭缠在腰间，说道：“请你到我北上房屋中谈话，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在下必然拔刀相助。”说着话，刘云在前，秦尤提着那把破朴刀在后，进了北上房屋中，跑堂的给沏了一壶龙井茶，刘云与秦尤分宾主落座，刘云问道：“阁下倒是因为什么来到这里？还是路上盘费用尽？还是别有主使之人呢？”

秦尤答道：“提起在下的事情，话儿可就长啦。我看刘少爷你是爱交朋友的人，不妨将我的冤枉对您说说。我本是太仓州人氏，姓秦名尤，人称飞老鼠。我父秦天豹，明清八义，与老胜英喝血为盟，替天行道，老胜英妒贤害能，用迎门三不过的招

术，将我父打死。那时节兄弟我只三岁，多亏我的叔父照应我寡母孤儿，抚养长大成人。现在老胜英知我秦氏门中尚有后代，他恐怕不利于他，欲将我置之死地。萧金台的闵大少寨主与胜英有仇隙，闵大少寨主夜入皇宫内院，盗了圣上的万寿灯，留下诗句，状告胜英。钦差大人贪了贿赂，递折保老胜英为原办，老胜英欲假公济私，他言说盗灯之人，不是闵大少寨主一人所为，其中还有飞老鼠秦尤，钦差大人不问真伪，就允其所请，胜英派镖行之人，四出侦察兄弟的行踪。少爷请想，这样罪大弥天的官司，老胜英加于兄弟之身，若将兄弟捉住，焉有兄弟的命在？老胜英既害了我的天伦，还要将我置之死地，只逼得兄弟到处不能存身。前天晚间，兄弟走道儿，路遇一个庙宇，名叫水月庵，兄弟遂进了水月庵。到了里面一看，正遇见兄弟的盟嫂袁王氏在那里避难。”秦尤说到此处，又将镖行追他、破萧玉台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又接续着仍提水月庵之事，便将黄三太等如何焚了水月庵，抢了水月庵的金银，赶走尼姑，说了一片虚伪的话。刘云听到此处，便气得面目改色，遂说道：“有这样之事？他们若是遇见我刘少爷的手下，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秦尤说道：“实不相瞒，他们现在就跟踪追下兄弟来了，大概明天就许到榆林镇，住哪一个店可就知道了。少爷若能将黄三太等结果了性命，救了避难之人，我生生世世不忘少爷的大恩大德。”刘云说道：“见义勇为，是男儿的天职。”

秦尤又说道：“不但在下不忘少爷的大恩大德，南七省的绿林道，俱都得日诵生佛。镖行不独欲将兄弟置之死地，南七省的绿林道，老胜英都要一网打尽。现在已经破了二郎山、莲花峪，新近平了萧金台、萧玉台、碧霞山，擒住闵家大少寨主，送往院衙门。你要是真能将镖行这些个小辈结果了性命，也可

以寒鏢行人之胆，绿林道中你可算首屈一指了。”刘云道：“就凭

臭鏢的，也敢口出大言，要灭尽绿林道？别说是臭鏢的，就是官家也不敢说除尽了绿林道。秦大哥你不要为难，小弟实不相瞒，此店是小弟与张德福所开。”秦尤赶紧问道：“张德福是否张德寿之兄？”刘云说道：“正是张德寿之兄。秦大哥何以知晓呢？”秦尤说道：“张氏弟兄三人，大的叫张德福，二的叫张德禄，三的叫张德寿。张德寿与兄弟联盟弟兄。”刘爷道：“如此说来，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张德福与小弟是知己之交，现在这个店就是我们两个人所设，所以名字叫福云居。

现在张德福大哥在连云山管理全山之事，山内有一个老寨主，现在后寨养福，不问前寨之事。连云山势。力很大，名誉很好。”

秦尤听在心里，甚为欢喜，遂对刘云说道：“如此我就要高攀了，兄弟你比我小几岁。”刘云说道：“那是自然之理，何云高攀？因亲结亲，因友结友，你还是老大哥呢。你就住在这里，鏢行不来便罢，如若来了，决不能叫他们出了榆林镇。”秦尤千恩万谢，遂仍归东跨院上房。天到午后，黄三太等果然赶到，冤家路窄，正在福云居打尖，被秦尤在暗中看见，报告了刘云，所以刘云出来骂街，金头虎动手挨摔，杨香五栽筋斗，约会晚间在福盛店比武，这就是刘云与秦尤相识的始末。

书接上文，钱大爷由上房屋出来，刘云回头一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提单刀，奔自己而来。金头虎说道：“谁要出了圈子，就不是英雄，就是狗熊。”小英雄不知是计，一抖十三节亮银鞭就要动手，老头子说道：“好小子！”抡刀就剁。刘云一听乃是自己义父的语音，这才知道傻小子是愚弄了自己，拧身上房便跑，老头子岂肯纵放，随后便追。金头虎贾明大声喊道：“屋中的人快出来追贼！留一个看着小龙便成了。”

三太、香五、茂龙等由屋中出来，便帮助老头子追拿刘云，金头虎早跑到店外迎头追去啦，李煜在屋中看守着萧银龙。刘云

《三侠剑》 第四回（下） （清）张杰鑫 著

出了福盛店，奔正北便跑，老头子在前，三太、香五、茂龙、贾明随在后头紧紧跟随，追出去有十余里地，迎面上来了一位老者，金头虎大声喝道：“行路的君子，千万截住，前面是采花贼，可别放他过去，一进树林子可就坏啦。”只见眼前站立一人。迎面这位并不是外人，正是秦家峪的秦二爷秦格良。因为秦二奶奶黑夜里得了时令病啦，老头子去榆林镇请大夫去，榆林镇距秦家峪二十来里地，秦二爷用夜行术的工夫，方然走出四五里地，便碰见这一伙人追拿刘云。金头虎一喊前面是采花贼，秦二爷闻听，可就火儿啦，他老人家平生最恨的这种人，秦二爷并不言语，哈着腰假装走道的，伸手一提鸡爪链

子锤，不慌不忙，奔刘云迎头走来。刘云一看这位行路的并不答理这个碴儿，可就不十分留神啦，仍然向前跑，恨不一步跑进树林子。哪知道他可就上了当啦，及至刘云距离老头子不远，老头子一抖鸡爪节链子锤，照定刘云拦腰就缠，出其不意，刘云哪里躲闪得开呢？这一下子就将刘云兜了一个筋斗。此时后面的钱大爷、金头虎等早已赶到，钱大爷举刀便剁，金头虎是好坏人，一伸手将钱大爷拉住，说道：“钱大爷你先别忙，有什么事咱先回店慢慢地商量。”秦二爷仔细一看，被获遭擒的这位正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秦二爷急忙过去将钱士忠拉住，问道：“钱大哥，这是什么事？这几位少年是谁？你先给我介绍介绍，有什么事咱先回去再说。”钱大爷遂对小弟兄四位，给秦格良秦二爷一指引，秦二爷闻听说道：“原来俱都是一家人。

现在你弟妹得了时令病啦，还是很重，我这是到榆林镇请先生去，咱们大家一同回榆林镇吧。”此时黄三太、杨香五早将小侠客刘云绳缚二背，刘云是一语全无，身上的兵刃也叫黄三太给搜出去啦，心中这个窝心，要多么难受有多么难受，只好跟随众人回归店房。众人翻回榆林镇福盛店，进了屋中，钱大爷、

秦二爷先落了座，然后这一伙小英雄也俱都落座。秦二爷对钱大爷道：“我可不是托故，我在路上就说啦，你弟媳妇得了时令病啦，我来榆林镇请先生来啦，可千万不许责打刘云，有么事等我回来，咱们大家商议，此时简直是把我糊涂死啦。提起这位先生是咱们至亲，也不是外人，我先到他家里，将先生请了，好在不是外人，叫他自己到秦家峪给你弟妇看病，我急去快来。可有一宗，我走后你要打刘云一下，咱们哥俩三四十年交情就算完啦。”秦二爷又对黄三太说道：“黄贤侄千万解劝你钱大爷，别责打刘云。你钱大爷脾气不好，前几天将刘云几乎打死，若不是我赶到，刘云现在也出不来，皆因为我赶到啦，将刘云释放，要不然还出不了这场事呢。”黄三太说道：“你就赶紧请先生去吧，这儿的事情，全都交给我啦，并没有什么大事。你看看炕上躺着的那位萧银龙，是萧三侠的少爷，皆因为刘贤弟误听小人之言，用药喂毒将银龙打伤，我们将钱大爷请到，已经治好啦。拿刘贤弟也不是为别的事，为的是明白了过去的事情，不叫刘贤弟听信小人之言，身入匪徒，绝没有别的事。你请放宽心，如果要打刘云贤弟一下，惟我是问。”秦二爷闻听黄三太之言，这才放心，说道：“贤侄们都是少年的豪杰，前途不可限量，千万不可为仇作对，要互相倚重。我可不能再耽误工夫啦，我要走了。”钱大爷说道：“你不要絮叨啦，一会就天亮，病人也耽误啦，我绝不打他就是了。”秦二爷这才站起身形，钱大爷与一干小英雄出来相送。金头虎可没送出去，他看着刘云呢。

众人将秦二爷送出门外，众星捧月的样子，将老英雄陪到屋中，老英雄落

座，口中叫道：“刘云！你为何用药喂毒蒺藜伤了你萧三叔之子？你快从实说来！你要说半句虚言，我便将你双腿砸折，养你残废。”刘云到了此时，也知道不能隐瞒啦，

遂叫道：“父亲，你老人家先将我放开，有话我慢慢的跟你老人家回禀，我决不能跑。”贾明说道：“不能放你，你要是跑了，小老鼠也不能拿啦。你多受点委屈，先捱二会吧。”刘云同着他的义父是干生气，不能发作，要是一发作，是自给自己苦子吃。黄三太说道：“贾明贤弟不要如此，昨天是仇敌，今天便是一家人，刘云贤弟既是钱大爷的义子，既与你我弟兄是一样的交情，钱大爷与我之恩师情同骨肉，联盟弟兄，四大镖头的交情，无有一人不知道的。刘贤弟昨天听的是片面之词，今天咱们大家将话都说明白了，是非曲直，自然明了。”语毕，黄三太过去亲解其缚，叫道：“刘贤弟，并不是愚兄本意捆绑贤弟，恐怕贤弟再要走了，与贼为友，助纣为虐，一旦犯了官司，身败名裂，误了前途。望贤弟当着钱大爷，将福云居构隙之事，及药喂毒蒺藜伤银龙之举，究系何人指使，一一的说明。

贤弟若能勇于改过，这正是贤弟出头露面的好机会。”钱大爷接言说道：“刘云，你若听你三哥之话，后来必能得好结果，否则必至身入匪窟，难免项上餐刀。与君子交如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小人交，如人鲍鱼之肆，久而必闻其臭。你黄三哥是年少的英雄，身入正途，与你胜三大爷习学行侠作义，保镖为生，虽然佩着血布衫的买卖，只要心地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从古来忠臣孝子，气节之士，没有一位不寿终正寝的，或有直谏招祸、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士，亦必流芳千古，名垂千秋。死或轻于鸿毛，死或重于泰山，做臭贼的死了，叫人家骂贼父贼母贼子贼妻。我将你教的文武全才，你一点好都没学，老夫一片心愿，真白白的牺牲了，刘云你何以对老夫？”

钱大爷语毕，泪如雨下。刘云亦大哭，遂说道：“孩儿罪该万死，对不起父亲养育之恩。孩儿用药喂毒蒺藜误伤银龙，幸亏天伦给银龙治好，若不然孩儿万死不足以偿。误杀好人之罪，

此事并非是出于孩儿本心，皆因为有一个秦尤，他住在孩儿之店。”钱大爷说道：“你也有了买卖了？”萧银龙说道：“叔父不要问他别的，教他快说秦尤之事要紧。”钱大爷说道：“秦尤怎样？”刘云说道：“秦尤住在孩儿店内，吃饭住店不给钱，孩儿跟他动手，将他兜了一个筋头，他爬起来，便与孩儿说了些场面的话。后来论起来都是联盟弟兄，孩儿便问他因何至此，他说想当初胜三大爷镖伤他父，现在要陷害他，并要将南七省绿林道一网打尽。孩儿一时愤火中烧，对秦尤说了几句大话：镖行不来便罢，如果来了，必要与绿林道报仇雪恨。偏巧黄三哥等到福云居打尖，秦尤暗中看见，孩儿遂骂镖行之人



，与贾明动手。”刘云将与秦尤相遇，并将秦尤所说的瞎话俱都说完，跪在就地，叫道：“父亲饶恕孩儿这一次，孩儿从此弃暗投明，帮助黄三哥捉拿秦尤，然后在镖行混碗饭吃，与胜三大爷学行侠作义之事。”老英雄一听刘云说出此话，喜笑颜开，说道：“我儿若能如此，将来必有长进，为父心愿已足。皆因汝年纪尚幼，若不然为父早将你荐到镖行。今日与你黄三哥等邂逅之遇，也是天假其便。你若能帮助你黄三哥众人将秦尤捉住，打银龙之事，既往不咎；如将秦尤放跑，必不能轻饶。”刘云说道：“孩儿谨遵父命。”萧银龙说道：“钱叔父，若救小侄男等，请你帮助划策。”萧银龙话未说完，老英雄摆手说道：“贤侄是明白人，愚叔有几句肺腑之话。贤侄请想，秦八爷与胜三哥情同手足，当初镖打秦八爷，是拜兄无意打拜弟。秦八爷一死，蓬虎山星散，胜三爷只哭得目中流血，将秦八爷灵送于太仓，月供柴，日供米，供给秦尤。我那苦命的八弟妇，苦守冰霜，二十年来，才将秦尤抚养长大成人。此子不知好歹。”钱大爷说至此处，唉了一声，复又说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我亦不能罪秦尤也。此事最好你们小弟兄去办，我不能相助。”语

毕，老英雄又嘱咐了刘云几句话，告辞回归。

秦家峪秦二爷请先生回家不再细表，单提福盛店这一干小英雄话到投机处，恨相见之晚，七人遂结为金兰之好。三太居长，其次香五、茂龙、李煜、贾明，银龙与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同庚，银龙三月生人，小侠客五月生人，故此小侠客最幼。

结拜完毕，商议捉拿秦尤之策。小侠客刘云说道：“此时不过四更来天，小弟单人独自进到屋中，捉拿秦尤犹如探囊取物。”

银龙说道：“贤弟不要口出大言，那秦尤乃是久经大敌之辈，二人皇宫内院，刺杀钦差大人，北京城越狱脱逃，这几次大敌，他都亲临其境。他是贼人心多，倘若你一进屋，他不见我的人头，他就许先动手伤你。别看他本事不及贤弟，他的经验可比贤弟大得多。”刘云说道：“我将六哥打伤了，他都知道，他绝不能疑惑小弟，小弟必能捉他。倘若众人一去，他必然逃走，他住的那间屋子有后窗户。”萧银龙说道：“可以四面埋伏，帮助贤弟。后窗户用两人把守，秦尤插翅安翎也难逃走。”刘云说道：“那样办不但费事，还许弄僵了。他要不在屋中呢？你们大家他认识，他还许在房上等候我呢，你不是说他心多？若大家去必然费事。六哥你不要拦我的高兴，他的武学要跟我比，他可差的多呢，我这只十三节亮银鞭，就是俩秦尤也逃不出去。”

萧银龙说道：“贤弟千万多加仔细，此贼关系重大。”金头虎贾明说道：“刘云你将他放跑了，我可就活不了，那真要了五哥的命了。”刘云说道：“如果拿不着他，小弟替五哥打官司去。”小英雄遂收拾紧衬，黄三太早将

兵刃暗器交还，带好兵刃暗器，独自出了福盛店。

此时天到四更来天，小英雄是轻车熟路，来到福云居，直奔东跨院，拧身形纵上房去，用珍珠倒挂的工夫，向屋中窥视，无奈屋中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小英雄心中暗想：“此贼合该

遭官司，他将我陷于忤逆不孝，他坦然睡了觉啦。我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我进屋先将他用刀扎伤，然后再捆他。若不是他案情重大，我先要了他的命。刘云思索至此，悄悄来到上房门外，用手一推外屋门，双扉虚掩，并未上闩；刘云慢慢的将门推开一点儿，扁着身躯进去，又一推内屋门，也是如此。小英雄照样进了里屋，够奔帐子，侧耳细听，不闻声息，刘云不由得惊骇，心中暗道：“果然不出我六哥萧银龙所料，此贼已逃走啦。”

此时刘云手擎短刀，挑开幔帐帘儿，探头观看，贼人蒙头而睡，刘云不由得心中欢喜：这回看你哪里逃走？若非我义父教训我，救了银龙，你就生生将我送了性命。好贼，你也有失招的时候。

想到这里，短刀照定秦尤腿部扎去，就听哧啦一声，小英雄犹如木雕泥塑一般，原来是一个被服卷儿，用紫缎夹被盖着，秦尤迹踪不见。小英雄由兜囊中取出火种，点上灯烛，只见桌子上面有一张字笺，墨滓未干，刘云取过一观，上书：“刘云贤弟台览：愚兄身犯重案，镖行跟踪急至，恐不利于老弟，故暂告别，权归连云山隐避。大恩未报，愿俟诸异日，诸惟心照不宣，此颂大安。愚兄秦尤顿首。”刘云看罢，自己暗道：“无怪乎我六哥萧银龙言说我捉不着秦尤，果然应了人家的话啦。

我在众人跟前说了大话，空手回去，有何面目？”思索至此，抬头观看，后窗户有踹动的痕迹，小侠客用手一推，将后窗户推落，刘云遂由后窗户蹿出去，直奔西大墙，就见墙底下蹲着一人，手执明晃晃匕首刀，刀尖向上指着。小英雄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自己心中暗道：“贼子秦尤真叫人面兽心，他将我陷于大逆不义，巧支使我给他报仇，然后他不知以恩报德，他还暗中在此处等着我。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我若叫你逃出榆林镇去，我从此就不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啦。”小英雄遂用胳膊一按墙头，上了大墙顶上，自己

悄悄绕到北边，翻身下了大墙，由腰间取出十三节亮银鞭，够奔此人背后而来。只见那人蹲在就地，仰着头向上观看，举着匕首刀纹丝儿不动。刘云本有心将他结果了性命，皆因为他案情重大，三太、银龙等谆谆嘱咐，不叫伤损他，小英雄来到此人切近，故意用手一捋鞭穗，亮银鞭咯啷一响，那人向上一跳，小英雄使了十足的力量，照腰间一兜，向怀中一带，噗咚一声缠倒在地。方要用手去按，就听那人喊道：“唔呀！短命鬼，你可打顺了手啦。”刘云一

听是傻小子贾明的声音，遂说道：“是五哥吗？”贾明说道：“不是五哥，还是六哥吗？六哥还起不来呢。”刘云笑说道：“您上这儿干什么来啦？”贾明说道：“小龙说你准拿不着秦尤，你由福盛店出来的时候，我在后头跟下来啦，我在四外一看，你要拿秦尤，秦尤要跑准得打这段大墙走，我上着这儿拾漏来啦。你也不睁开眼看看，抡鞭就打，我要没有金钟罩，腰就折啦。”刘云说道：“五哥你为什么又用匕首刀呢？你不是用一字杵吗？”贾明说道：“我将杨香五的匕首刀偷来啦。”刘云又说道：“五哥，秦尤跑啦，您给我想一个法子。他临走的时候，可留下字柬啦，我追出来的时候，笔迹还未干呢，他言说奔连云山去了。”贾明问道：“连云山离此多远？”刘云说道：“连云山离此处五十余里。五哥，咱们弟兄结拜一场，您帮助我将秦尤贼子捉住，回福盛店也好见大家兄长。秦尤笔迹未干，跑出去至多不过十里八里，我若在后头看见他一点影儿，就不能叫他走了。五哥您能够成全小弟吗？”贾明说道：“方才你出店的时候，三太、香五问小龙，言说这回秦尤必然被获遭擒，小龙说你绝拿不着他，大家问因为什么拿不着呢？小龙说秦尤不能在屋中等候你，他不定在哪儿窥探你的动作，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看得见你，你看不见他。要论能为，他不济你十分之一；若论心眼儿，你十个刘

云，也没有秦尤一个人心眼儿多。黄三太他们要在你背后暗中协助你来拿秦尤，小龙说不用去，白费事，看不见他的影儿，上哪里去拿他呢？要不是小龙拦阻，大众就都来啦。我告诉你小刘云，你别不服高人指教，上年纪的就得属老道，料事如神，胜三大爷倚为长城；年轻的就属小龙，虽然说比不了老道料事如神，倘要用短命鬼的主意，一点后德都不留。咱是磕头的弟兄，就如同亲兄弟一样，露脸现眼，大家伙是一样，也不能说你拿着秦尤便算露脸，拿不着秦尤就算现眼，咱们俩一块回去，与大家商议，怎样拿秦尤，小龙自有主意。”刘云说道：“咱们白活这么大啦，人家在屋中躺着，就不叫大伙来，准知道秦尤跑啦。我在众位兄长面前说了许多的大话，回去有何脸面？”

你要帮助我更好，你要不帮助我，我拼了我这条命。我就此够奔连云山捉拿秦尤，如要拿不着秦尤贼子，誓不见众家兄长之面。”金头虎贾明说道：“你要将秦尤再打连云山惊跑了，就要了我的命啦。这回要交不了差事，我永远不能回镖局子。在碧霞山将小鼠拿住的时候，本来要用车送案，我逞能，偏要用口袋装起他来，吃上迷魂药。谁知道走到水月庵，被圣母娘娘与袁王氏看破，放了秦尤，现在既知道他准在那里，就容易拿他。你千万别去，咱俩赶紧回福盛店吧。”正在此时，就见由西北墙犄角绕过来两个人，直奔贾明、刘云而来。你道来者是谁？头一位乃是黄三太，第二位是杨香五。皆因为众人在店中等候刘云，工夫甚大不见回来，又不见了金头虎贾明，萧银龙遂叫道

：“黄三哥，杨五哥！你们二位赶紧到福云居内外，探听探听刘云贤弟与贾明的消息。他们两个人谁也拿不着秦尤，刘云若拿不着秦尤，他必然不回来，贾明一个人叫他回来，他也没有脸面回来。二位兄长辛苦一趟，将他二人叫来，然后有什么主意，再作计议不迟。”三太与香五遂带好兵刃，由福盛

店出来寻找刘云，方才绕过大犄角，正遇见傻小子贾明与刘云。

三太问：“捉拿秦尤怎样？”刘云脸面上一发红道：“果不出银龙六哥所料，小弟进屋之时，此贼已经逃走，并在桌子上留下字柬，言说奔连云山避难。”三太说道：“既然未能抓住，你二人何不早早回店？”刘云遂将要独自够奔连云山的话，对三太、香五说了一遍。三太说道：“连云山乃是一座山寨，贤弟一人进山，就是看见秦尤，也无济于事。贤弟不要固执，赶紧回福盛店，咱们大家想个万全之策，捉拿秦尤就在此一举。”刘云无法，只得随同三太等回店。来到福盛店，进了屋中，刘云一见萧银龙，只臊得面红过耳，遂将秦龙逃走之事，对银龙学说一遍。萧银龙说道：“此贼既奔连云山，他必在连云山久住，现在他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只要有收留他的所在，他就不走。

刘贤弟与他未曾见面，太好啦，将来进山探听消息，仍然是刘贤弟一人之事。咱们大家且在此店休息一二日，我也养养伤痕，贼人的心也就稳住啦，咱们大家再够奔连云山。众位兄长以为如何？”三太、刘云等俱各点头称善。此时天光已亮，店小二进来，给小弟兄们摆上酒席，用饭已毕，俱各休息。

第三日雇了一辆敞车，大家恐怕银龙伤痕震动，算完店钱，黄三太多给二两银子的酒钱，众人这才由榆林镇起身。路过虹桥镇，座北有一座悦来店，大车赶进店门，黄三太问道：“有西跨院没有？”店主人答道：“现在西跨院才腾出来，上房三间。”三太等进了西跨院上房屋中。店主人问黄爷那行发财，黄三太说道：“我们是保镖为业，来到贵宝地逛太湖来啦，不定住多少日子呢。”店主人退出，店小二沏茶打净面水，众人喝茶净面，打发了车力钱，摆上酒席，众人商议明天探山之事。

将饭吃完，大家说会子闲话，这才安歇。杨五爷睡不惯整夜的觉，天刚一发亮，叫起众人，将伙计也唤入，沏了茶，打了净

面水，梳洗完毕。黄三太交给伙计十两银子，说道：“我们住几天，临走时一块儿算账。”弟兄们遂各提小包袱，出了悦来店，奔西镇店口。出西镇店口不远，眼前有一道旱桥，刘云叫道：“众位兄长，此桥便叫虹桥。”众人过了虹桥，向西走出一里多地，看见汪洋大水，由江沿向西三里来地，山高直达霄汉。弟兄七位又顺江沿向北去，真是山连水水连天，山水天三样相连。又向北走出数里地，此时天已大亮，日出东升，江沿旁有一片杨柳树林子，就见由树林子内闯出两个人，俱是青布衣服，一个手擎单刀，一个手执铁尺，由北向

南而来。这弟兄七位是由南往北，走了一个碰头，杨香五眼睛快，叫道：“傻小子！你看看这俩小子是干什么的？”贾明一看说道：“连云山的小贼。”杨香五说道：“对啦。咱们俩劫他们俩，你看好不好？”傻小子说道：“好好。”遂解小包袱亮一字杵，奔这二人跟前而来，迎头挡住去路。那二人说道：“快躲开，不要误了我们的公事。”金头虎问道：“你是办什么公事的？”那二人说道：“我们是苏州府的，现在跟随我们大都头捉拿采花淫贼。”杨香五问道：“采花贼现在哪里？”这二名捕快说道：“现在树林里面水边上，我们都头与贼人交手呢。我们上不前去，这是回衙门叫人去，帮助都头捉拿贼人。”萧银龙说道：“你们回去叫人，岂不误了事啦？我们是保镖的，情愿帮助你家都头拿贼。”那二名捕快说道：“如要将贼人拿住，皆众位少达官之力也。”那二人在前，众小英雄在后，过了树林子，见一人身穿青深灰色衣服，用黑烟子抹脸，手使翘尖式钢刀；一位官人淡红色一张脸面，手使一条白银色的枪，枪子旁有两个倒须勾，那条枪好似面条相似。刘云看罢，回头就跑，黄三太问道：“贤弟何以回头便跑？”刘云说道：“我不能露面，那位抹烟子的，就是我们掌柜的。我不能露面了，我要一露面，

就只好办事啦。”黄三太说道：“你先在一旁隐藏，我们给班头助威。”大家亮家伙，观看贼人与班头动手。贼人见来了五六个人，俱都亮家伙，在一旁汹汹站立，贼人一疏神，班头的枪照脸部打去，贼人用刀一挡，哪知道班头的枪是软的，刀搪上枪，枪杆向下一弯，将贼人的左腮划了两道血槽。贼人见势不佳，向西便跑。班头在后面紧紧的跟随，追出去有半里来地，就是一道江汉子，此时班头的枪也够上贼人啦，将枪一抖，照定贼人大胯扎去。贼人败走的时候，将刀交于左手，班头在后面追的甚紧，众人见贼人被伤，班头得胜，可没上去动手，跟在后面观看。班头追至贼人背后，枪已够上部位，奔贼人后胯左边一枪扎去，贼人趁势一翻身躯，先躲过班头的枪，一翻背镖奔班头咽喉打去。班头是以为这一枪必扎上，一大意，贼人一翻身，这一镖奔咽喉，班头躲之不及，说时迟，那时快，班头一扭项，金镖正中左肩井穴之上。班头就觉周身麻木，因地势相近，打得很重，立时翻身栽倒，贼人刀还右手，举刀便剁。

此时众人瞧着三丈来远，欲待上前去救，可就来不及了。贾明大声喊道：“看法宝吧！”一字杵奔贼人头上打去，贼人的刀还未剁下去，一躲一字杵，噗的一声，将贼人的壮帽打落。众人此时已经赶到，救起班头。贼人掉头便跑，金头虎在背后便追，贼人翻身跳入江汉。金头虎脱衣服就要下水，刘云由树林内跑出来摆手叫道：“五哥，不要下水，下水您也捉不住他，连云山他的水路最熟，他的外号叫分水兽张德福。”刘云将贾明拦住，萧银龙上前，对班

头问道：“足下尊姓大名？是哪一门的传授？你使的这条枪，是何物所造？”班头答道：“惭愧，提起我之恩师，大概众位达官也许知晓，我的恩师名叫华谦，外号人称美髯华子阮。此枪乃银丝鹿筋所作，名叫双钩银丝鹿筋枪，不用之时可以缠在腰间。方才众位达官助威，贼人失神，

被我用枪一打他，他以为蜡杆枪破法，用刀向上一挡，将他面部被双钩挂伤，所以他落败。提起此贼，在苏州府城里关厢采花，刀杀四命。昨天晚晌，在下家中作寿，此贼跑在我家，用薰香盒子向女眷屋中打薰香，我们老家人明白，大声喊叫，此贼情急，用刀将我的老家人扎死，扎的肚破肠出。我在前面招待亲友，闻讯跑到后面与贼动手，我用话一激他，他承认在城里关厢刀杀四命。他不是我的对手，由我家中跑到此处，天光已然大亮，贼人恐怕认识他，他用黑烟子倒在手心，向脸上一擦，擦了一个黑脸。我现在带着批票正拿此贼，也是我贪功心盛，方才中了贼人之计。他这镖还是毒药镖，此贼必是下五门贼人。”萧银龙问道：“阁下尊姓大名？”班头说道：“在下梁家庄居住，人称忠义太岁梁芳的便是。兄弟家中并不是没有饭吃，皆因为苏州府慕兄弟之名，累次下请帖，将兄弟请出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金头虎说道：“原来大水冲了王八庙啦，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华大爷与我胜三大爷都是联盟的弟兄。

赶快将梁爷抬到店里治伤吧。”过去两个捕快就要给梁芳起镖，萧银龙说道：“且慢。此镖若起下来，梁兄便没有命啦。这是毒药镖。你们二位多辛苦，谁叫他是你们头儿呢？后背对后背背着，一个人扶着下身，赶紧背到虹桥镇店内，自有道理。”

二位捕快遂照样将梁芳背起，一气儿背到虹桥镇悦来店。方要进门，店主人迎出来说道：“别向里背，我们店不住”银龙说道：“你看看是谁？”店主人留神一看，哟了一声道：“梁大爷，这是怎么啦？怎么中了暗器啦？”原来，梁芳是苏州府大班头，又是当地人，所以店主人认识。在古年时要是当一名班头，也是赫赫有名，无人不知。闲文少叙，且说将梁芳背到上房，银龙给上药，刘云给起镖，敷上止毒散，服下定心散，内服外敷，梁芳已就止住了疼痛麻木，这才打发两个捕快给梁

芳家中先去送信。天到巳分时，来了不少亲友到店中看视梁芳。

就见有一位英雄过来给梁芳请安，梁爷问道：“秦大哥，你几时打北京来的？”姓秦的答道：“我前天由北京回来。”刘云一看不是外人，正是秦家峪秦二爷的大公子，人称万丈分水小白猿秦浩远，在北京王府护院办事，一对鸡链子锤，压倒北京护院的老师傅。刘云语毕，叫道：“秦大哥，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吧。”遂将镖行的人都一一介绍完毕。萧银龙眼球一转，心中暗道

：“此人既叫万丈分水小白猿，水性必好，现在拿秦尤、破山寨，正在用人之际。”思索至此，遂叫道：“刘贤弟，你可以请秦大哥出来帮忙吗？既跟你是世交，又与梁爷是亲戚，大概你若求帮忙，必然应允吧？”刘云遂对秦爷将张德福刀杀五命，秦尤盗万寿灼之事，并张德福镖伤梁爷，说了一遍。“现在镖行的朋友，打算请兄长帮助，共破连云山，捉拿贼人。”秦浩远闻听一笑道：“有用兄弟之处，万死不辞。小小连云山，何足道哉！”这就叫艺高人胆大，秦浩远到连云山被获遭擒。

且说众人商议，明日叫刘云探连云山，明着是找张德福，暗中是探秦尤落在连云山没有。萧银龙对刘云说道：“贤弟，明日进连云山见张德福时，就说秦尤住在福云居，被官面知道啦，官面每天派人去福云店捉拿秦尤，因此小弟不能作主，应当怎样办理，特来请示兄长。但是贤弟你到连云山，千万不可听过耳之言，我在福盛店受过你毒藜蒺的害，故此嘱咐你这一句话，恐怕贤弟你意志薄弱，易为小人动摇。”刘云说道：“兄长此乃过虑也，小弟纵然不肖，也不至于那样翻覆。”弟兄们商议已毕，一夜晚景无话。第二日清晨早起，刘云梳洗完毕，将亮银鞭缠在腰间，叫道：“六哥！小弟的毒藜蒺不够用的啦，在福盛店打丢了两个，你将亮银镖借给小弟三只如何？”萧银龙说道：“小兄有六只亮银镖，贤弟尽管使用。”刘云取了三

只亮银镖，带在兜囊之中。黄三太说道：“贤弟到山中千万沉住了气，别叫贼人看出破绽。”刘云答声：“晓得。”收拾完毕，够奔连云山。来到连云山山口，见有五七位把守水路的喽卒，乘坐小船，都在山口稻地外打鱼消遣。刘云走到切近，对喽率头目控背躬身说道：“在下姓刘名云，来见张寨主的，请你给回禀一声。”喽卒头目一看，遂说道：“你还用回禀吗？”

你不是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刘少爷吗？你上船吧。”刘云遂登船，喽卒摇着花桨橹，工夫不大，来到二道岛口，二道岛口将刘云送到山里，回报进去，张德福出来迎接。刘云一见张德福脸面敷着药，遂问道：“大哥，脸上这是怎么的啦？”张德福说道：“贤弟，别提了，昨天多贪了几杯水酒，在山内闲来无事，在树林内乘凉，被干树枝子划了两道血槽。”刘云说道：“兄长，以后要少贪杯中之物。”张德福说道：“贤弟之言，愚兄必当谨记。”张德福又接着说道：“贤弟你不来，我正要派人请你去呢。”刘云说道：“我今天进山，还是有要紧之事。”

张德福说道：“有什么要紧之事？”刘云遂将在店中遇秦尤始末情由说了一遍，又说：“官人与镖行之人，每日在店中骚扰，吃饭住店不给钱，以捉拿秦尤为名。但不知秦尤落在此处没有？”

请兄长拿个注意，小弟年轻，实在没有主意了，咱们应当怎样对待镖行与

官人呢？”张德福闻听，遂说道：“若提起秦尤小辈，气死愚兄了。贤弟你到连云山也不是一次啦，你看见过老寨主吗？那老东西是人不见，惟有秦尤前几天来到连云山求见，那老东西便将秦尤让进内寨，三四天未叫秦尤出来。皆因为这里有个缘故，老东西有一个义女，今年十六七岁啦，老东西将干姑娘霸占在后寨，无论何人来，不叫进后寨。他将秦尤留在后寨，贤弟请想，还能有好事吗？他一定是让给秦尤啦。要不然我怎么说你不过来，我还要遣人请你去呢？皆因为你的药喂毒

蒺藜神鬼难逃，我给你作封假书信，就说老三张德寿将你打发来的，求老寨主赏碗饭吃。那老东西最爱才，他好谈古论今，你见他之时，若能谈上话，抽冷子你使用毒蒺藜将他打伤。若将老东西打伤了，驱去秦尤，将那姑娘与为兄作压寨夫人，过个三五年，再给贤弟娶一个媳妇。此山乃万年事业，出产丰富，我是大寨主，你是二寨主，一辈子吃喝不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刘云闻听，心中暗道：“你们这群东西，一个好的也没有。我何不答应了，将老东西伤了，也算天理昭彰，报应循环。”

张德福遂命喽卒取过文房四宝，写了一封假信，交给刘云。刘云接书在手，二人遂奔后寨。来到后寨，先报告了喽卒，老喽卒接书在手，到里面就听有云板的声音。原来，后山所有一切之事，老喽卒来到中间，以敲云板为令，有老妈子出来接洽，男子不准过中门。这名喽卒一敲云板，出来一位婆子，将书接到手中，来至上房，见了老寨主，呈上书信。此时老寨主正与义女弈棋呢，接书在手，见书皮上有“张德寿”的字样，老婆子递书的时候，并且报告老寨主说道：“现在前山大寨主之弟，打发一位姓刘名云的前来，求赏饭吃。”老寨主所以并未拆开书皮，便对老婆子说道：“告诉张德福，就说此山穷困异常，给他十两银子路费，叫他下山去吧。”语毕，原书扔在一旁，仍与义女对弈。婆子方要出去，姑娘叫道：“妈妈且慢，义父为何不拆书观看，便将来人打发走了？”老寨主说道：“姑娘你有所不知，那张德寿乃是下五门的浑人，无恶不作。物以类聚，同气相连，他打发来的人还有好人吗？”姑娘说道：“你看信皮上有下书人刘云字样。前几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有一个兄弟叫刘云，此人的名姓为何与我弟弟同名呢？”老寨主闻听，打了一个唉声，遂说道：“姑娘不要妄想了，当时老夫由江上救上你来的时节，第二日便打发若干人出去访寻，汝弟

刘云已经尸骨无存，一家尽绝，焉有你弟存在之理？”姑娘说道：“老爷子你要那么说，为什么女儿未死呢？万一老天不灭忠良之后，我兄弟就许尚在人世。你老人家就打开书信，看看这刘云多大岁数啦？要是十四岁，你老人家就将他唤到书房。



我兄弟最好认识，豹子眼，玄眼珠，圆脸膛。”说着话，姑娘的二目之中落下泪来。老寨主被逼不过，遂打开书皮一看，果然这个刘云现年一十四岁。信中并云，武术高强。老寨主遂打发老婆子敲动云板，告诉老喽卒，将来人唤人。刘云将书投进去时候，他二人俱在外面听候，忽然间耳闻云板重响，张德福说道：“这也是哥哥婚姻打动，里面这一敲云板，必是要会见贤弟。”正说着，果然传出话来，叫下书人外书房会话。张德福遂与刘云进外书房等候。工夫不大，老寨主由里出来，走到外书房门口，咳嗽一声，刘云与张德福俱都站起身形。老寨主到屋中一看刘云，果然仪表非俗，与姑娘所言无异。老寨主心中一喜欢，叫道：“德福，聚义厅谈话。”张德福答应一声，由外书房走出，一鸣聚众钟，来了二十余家寨主，聚义厅两旁站立。老寨主陪着刘云走入聚义厅，老寨主坐在当中金交椅之上，刘云坐在上首，张德福在老寨主身侧站立。老寨主背后背着跨虎篮，这一升座聚义厅，真是威风百倍，一团正气，令人望而生畏。刘云此时将杀老寨主的心打消了一半。就听老寨主问道：“刘云你今年多大岁数？”刘云答道：“晚生今年十四岁了。”刘云说着话，豹子眼一转，见老寨主银髯散满前胸，说笑的声音犹如洪钟，虽然八十余岁的人，精神不减壮年。二位老少侠客这一见面，俱都有暗羨之意。老寨主又问道：“刘云你把你的家世可否对老夫表明？”刘云闻听，心中暗道：“你跟我不用续家谱，你们这一群下贱之辈，与少爷坐不在一处。”

小英雄思索至此，遂信口说了谎言。老头子一听，完全不对碴

儿，又问道：“刘云，你是哪一门的人呢？跟何人学的武术？”

刘云答道：“我师傅又是我的义父，他老人家姓钱名士忠，乃是保镖出身，自幼时将我收在膝下为螟蛉义子，传授武艺。”老英雄闻听，微微冷笑，叫道：“刘云！你不是投山入伙，别有用意，怎能瞒得过老夫？”刘云闻听不由的打了一个寒战，说道：“晚生实是投山入伙，求老寨主赏碗饭吃，决无他意，老寨主幸勿多疑。”老英雄笑道：“西路镖头钱士忠，保镖为业，买卖发达，现在虽然歇了业啦，可称得起富家翁，纵然欲谋生计，自有镖行可人，四大镖头俱都是至友。你为何弃美玉，而就顽石，前来充当山大王？所以老夫不敢相信也。”刘云说道：“老寨主有所不知，我义父自幼疼爱晚生，忽然变了心肠，近日无故的抓邪碴儿痛打晚生。”语毕，伸出胳膊与老英雄观看，说道：“你看看，我的伤痕尚未痊愈呢。”老英雄一看，果然鞭子打的伤痕尚在，心中暗道：“钱士忠啊，你为何这样行为？”

对待自己亲生自养的也这样吗？有日我若见了你的面，我必然责备于你。”老英雄正观看刘云的伤痕，心中思索之际，就听屏风后有人叫道：“老爷子！后寨请你呢，有要紧之事。”老英雄闻听，遂对张德福说道：“你先陪刘云

在此等候，老夫后寨去一趟，就回来谈话。”张德福答应一声：“是是。”刘云站起身形，欲要相随老寨主，老寨主摆手说道：“咱们就算一家人了，老夫去去就来。”语毕，老英雄站起身形，出离聚义厅，回归后寨而去。此时张德福对刘云附耳说道：“贤弟你看看，那个姑娘也特破了脸啦，一会儿也离不开啦，这么会的工夫，就得向后寨招呼。”不表聚义厅上张德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且说老寨主来到后面，姑娘问道：“前面那投山的可是刘云吗？”老英雄说道：“不错，他倒是姓刘名云，今年一十四岁，俱都相符。”姑娘闻听，心中非常喜悦，复又问道：“他

可是宜化府镇台之后人吗？此人也是扬州人氏吧？”老英雄摆手说道：“家乡住处我已问过，俱都不相符。人家是福建人，庄稼人出身。”原来这都是刘云信口所答老寨主的话。刘云为何在聚义厅上不说实话呢？皆因为刘云看不起虎头大王方冲老寨主，因为老寨主通奸义女，不是好人，故此不告诉真实出身。

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姑娘一听刘云家世不符，遂转喜为悲道：“老爷子，此人必有来历，绝不是投山入伙，他所说的必不是真话。若不是女儿之弟，为何他姓名年貌俱都与女儿之弟无异？

老爷子你再细细一一诘问他，便知究竟了。”老英雄说道：“女儿别痴想了，人家说的明明白白，不是扬州总兵大人的后人，岂有再追问之理呢？”姑娘说道：“如其不然，待女儿到前边窥探一回，老爷子你想怎样？”老寨主说道：“女儿岂可出头露面？老夫暂且将他收留，慢慢窥探。过些日子我将他陪到八松岭，叫他看你父母的坟莹，他若是刘门之后，必然吐露真情。”

姑娘说道：“全仗老爷子筹划，女儿听信便了。”于是老头子站起身形，仍回到聚义厅。姑娘谆谆嘱托：“你千万可别叫他走了。”老寨主唯唯答应。

且说张德福在聚义厅正与刘云商议：“单等老贼进来的时候，贤弟在他跟前献艺，抽冷子用毒蒺藜伤他。”正在低言耳语之际，就听老头子在外面咳嗽一声，张、刘二人急忙迎接出来。老英雄仍归原位，又对刘云问道：“你与钱士忠练了多少年艺业？”刘云答道：“晚生与我义父学了十数年，鞭法一百零八招，药喂毒蒺藜十二棵。”老英雄点头道：“不错不错，钱家门上的鞭一百零八招，十二棵毒蒺藜。”张德福说道：“老爷子，可以叫刘云在聚义厅上练一回，大家赏鉴赏鉴。若有不到之处，老爷子给他改正改正。”老英雄说道：“初次相见，哪有令人献艺之理？”张德福说道：“才子讲究文章，练武家讲

究武术。你乃是老前辈，还可以改正改正呢。”刘云说道：“老寨主，晚

生不才，愿在老大人跟前现丑。”语毕，将大衣脱下，由腰中拉出十三节亮银鞭。一抖十三节亮银鞭，真似笔管直，拉开架式，吞吐撒放，玉蟒翻身，将鞭舞的犹如一条银蛇相似。

老头子看得出神，站起身形，由北方绕到东北，相隔刘云有七尺来远，双手捋银髯，喊道：“好！好！倒是钱氏门中的武艺。”

刘云此时要将亮银鞭交于左手，伸手掏鹿皮手套，刘云又一想：“带鹿皮手套麻烦，若被老贼看出破绽，反为不美。临上山时，曾与银龙借了三只毒药亮银镖，何不发镖打他？出其不意，必能命中。”刘云思索至此，正舞的热闹之际，将十三节亮银鞭交于左手，伸右手由兜囊中登出亮银镖。老头子此时左右手捋银髯，露着哽嗓咽喉，正在喝彩之际，刘云一仰手，照定老英雄哽嗓咽喉打去，就听噗的一声，翻身栽倒。列位，老英雄见银镖打来，一翻身躯，左手抄镖，一个箭步，纵到刘云切近，右手照定刘云劈去，刘云用手向上一封老英雄的右手，老英雄这一掌并不是真打他，上头的手还没落下去，底下的左腿早抬起来啦，照定刘云右肋踢去，噗的一声，将刘云踢了一溜滚儿。

刘云方要爬起来，两边寨主们早过去，按倒就地，绳缚二背，请示：“老寨主，怎样发落？”老寨主道：“推出去杀了，拿人头来见我！”两个寨主架定刘云，向外就推，刘云大声喊道：“老寨主留命，刘云实在冤枉！”老寨主闻听，说道：“众位寨主，且将他推回，问他有什么冤枉？”二位寨主将刘云推回，老英雄哈哈一笑，问道：“刘云你有什么冤枉？从实说来。”

刘云说道：“张德福言说老寨主的武艺高强，压倒一切，并说老寨主会接各样暗器，我一时高兴，掏出镖来，为的试试老寨主会接暗器不会。”老英雄笑道：“刘云啊，你来到山里，我以茶饭款待，并且收留于汝，无故的你要献艺，用镖打我的咽

喉。还有这样试暗器的吗？我明白啦，分明你是前来谋夺连云山。是也不是？”刘云说道：“晚生实在不敢有那种思想，实在是出于一时愚昧，望求老寨主恕晚生年轻，留我这条小命吧。”

老寨主说道：“如此，寨主们且将他绑绳打开。”两个寨主解开刘云绑绳，刘云在地下磕头，谢老寨主不杀之恩。老寨主说道：“刘云，你不用谋我这座连云山，老夫今年七十八岁了，我还能过八十吗？只要你有本事，老夫愿将连云山双手奉送，你可得守得住。此山自开辟以来，全凭水旱田为生，不抢不夺。

但恐怕你年轻之人不能守分，作案抢夺，一旦被官家知晓，此山便难以存在。”语毕，叫道：“喽卒们！取过文房四宝。”

喽卒答应一声，由书房中取来文房四宝，老英雄拿着笔，取了一张纸写道

：“兹派刘云为连云山查山寨主，统领全山事务，众寨主喽卒俱各听其调遣。此令。”写完，贴在聚义厅前，又对刘云说道：“你要守得住这座山，老夫便将义女领走，从此连云山与老夫毫不相干。”刘云谢过了老寨主，老寨主拂袖退厅，众家寨主俱各散去。刘云还真实心任事，与张德福说道：“老贼派我职务，我今天就得在山里查看一回，然后他要问我，也好回答。”张德福说道：“那是自然。但是今天你为何不用蒺藜打他？”刘云说道：“我心思以为带鹿皮手套费事，亮银镖不是快点儿吗。”张德福说道：“以后再有机会，可用蒺藜打他。你别看他派你为查山寨主，他心中还不定是怎个主意呢。”

刘云说道：“那是自然。”二人谈着话，到了前寨，进了张德福的卧室，有喽卒摆上酒饭，二人用饭已毕，刘云休息休息，太阳平西的时候，便叫了两名喽卒带路，查看水旱田地。刘云一看，好一座庄家山！稻田地一望无边，稻穗都四寸多长。走来走去，走到一个所在，见有八棵大松树，每棵树上用松枝做的字，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字。刘云心中暗道：“松

树上为何作字呢？”再向前走，见有一座竹棚，用大漆漆的，刘云来到棚外，举目向里观看，见当中有一坟，前有石碣，天已向晚，石碣上的字未看真切。方要进竹棚，刘云就觉毛骨悚然，不知何故，潸然泪下。刘云心中暗道：“这是闹鬼，我别进去啦。这必是老贼的父母。他为何不下土安葬呢？”思索至此，叫道：“喽卒！咱们回去吧。”喽卒带路，原路而归。第二日吃完早饭。老寨主差老喽卒传刘云后寨外书房会见。刘云不敢怠慢，跟随老喽卒来到后寨外书房。老寨主早已候等。刘云进屋，躬身施礼已毕，老寨主赐了刘云座位，遂问道：“查山寨主，你可曾查看本山水旱田地吗？”刘云说道：“晚生昨晚曾查视一番。本山土地，肥沃饶厚，足够本山的费用。老寨主不知费了几许心机，才制造有这样成绩。”老寨主微笑道：“别说是半日工夫，你就是查十天，你也查不周到。我这里有山图一本，南北多长，东西多宽，何处高，何处洼，房舍若干，俱都画得详细，一望此图，了如指掌。明日二更天，你听我呼唤，我将此图带着，同你各处查视。本山东北隅，并有一座八松岭，你到那里观看一回，并且还有一桩故事，我给你讲演。

刘云，你的年纪太轻，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张德福面带奸诈，终非大器，久后必非此山之主，现在因惧我三分，不敢妄为。

你若能志意洁白，将来此山老夫完全让归于你，若按老夫的规矩去行，将来吃喝不尽。”刘云唯唯连声答应，口中说道：“谨遵老寨主之命。”语毕，老寨主回归后寨，刘云回寨歇息。

此时已经三更多天，刘云休息片时，叫喽卒给预备一只轻快的小船，遂说道：“我到山外，前去探视几位朋友，以便将来我整理山寨，还要作买卖，不

能似老寨主那样顽固不化。”

众喽卒们说道：“你可多怜恤我们。”刘云说道：“那是自然。”

说着话船已到岸。刘云说道：“此船不准擅动，我到虹桥镇请

朋友去，还许同我进山呢。”喽卒水手一齐答应。刘云并由腰中掏出二两碎银子，赏给水手与喽卒，下船向虹桥镇悦来店走来。工夫不大，来在了店房，银龙见刘云回来，不胜之喜，遂叫道：“贤弟探山之事如何？秦尤可曾落于连云山否？”刘云答道：“秦尤落在连云山了。”刘云便将在山内所作所为，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直说道：“老贼明天晚晌二更天时，要偕同小弟按图查看山寨，并要将图送与小弟。查到八松岭时，并且还要与我讲演一段故事。”刘云说到此处，萧银龙问道：“八松岭是什么所在？贤弟可曾知晓？”刘云说道：“那八松岭乃是老贼立的坟地。棺材可丘着呢，并未入土。”萧银龙复又问道：“贤弟你可知道那老寨主姓字吗？”刘云说道：“知道，叫虎头大王方冲。”萧银龙复又问道：“山中就属谁武艺高强？”刘云说道：“就是虎头大王方冲，其余都在张德福之下。但是这个老东西，你我弟兄恐怕俱都不是人家的敌手。”萧银龙复又问道：“贤弟可能将我们带进连云山吗？”刘云说道：“岂有不行之理？我是全山的查山寨主，喽卒们哪一个敢不从命？况且我跟他们说啦，我到外面邀请朋友去，老寨主若将山让给我之时，我不能似老寨主那样不振作，必然得作买卖，喽卒们还是很欢迎我。”萧银龙听到此处，计上心头，叫道：“刘贤弟，捉拿秦尤与老寨主易如反掌。今夜你将我与秦浩远大哥、贾明五哥，带到连云山的八松岭埋伏，单等老贼与贤弟到八松岭之时，出其不意，谋而杀之，犹如探囊取物耳。”连云山三面是水，一面通旱路，不会水的人，不敢进山，因为萧银龙与贾明、秦浩远三人俱都善于水性。三人商议已毕，收拾利便，俱都贴身暗带水靠，兵刃暗器等带好，够奔连云山。水手喽卒等候多时，见刘云借同三位上了小船。这几人问道：“刘寨主，这是您的朋友吗？”刘云说道：“这都是我的莫逆朋友，将来

俱都荐在山中，大家同吃一碗饭呢。”水手喽卒闻听，也不疑惑，摇动桨槽向前行船，工夫不大，来到山里，众人弃舟登路，刘云领着三位，由小路绕至八松岭埋伏去了，暂且不表。且说刘云回到外寨下房，歇息片刻，吃饭喝茶等事，不必细表。天至二更时候，刘云进内寨外书房，老寨主早已等候多时，见刘云进得外书房，老寨主含笑说道：“刘寨主请坐。”刘云说道：“在老寨主面前，哪有晚生座位？”老寨主说道：“你且坐下，尔我喝一杯茶，咱们便起身查山。”二人喝茶已毕，老寨主与刘云遂起身够奔八松岭而来。来到八松岭，借着月光，老寨主遂由袖中取出地图一张，指示刘云：水田若干，旱田若干，并哪有竹林，哪有江苇，详细指示。比及看到八松岭，老英雄道：“因

此处有八棵大松树，老夫将此地命名为八松岭。皆因为昔年老夫游江，在江面之上，看见一桅杆从上游漂来，老夫遂叫喽卒打捞船桅。众人将船桅打捞出水，见船桅上有一姑娘，年方八九岁，老夫遂打发人请了一位婆子，将那姑娘救醒。”方说到此处，就听有人喊道：“此树是我栽，此山是我开，要得从此过，必须留下买路财。牙绷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

老英雄闻听，大声喝道：“什么人大胆？老寨主在此！”金头虎说道：“我在这儿等你好大半天啦。”说着话，一字杵搂头盖顶便打。老英雄是艺高人胆大，并未带着家伙，空着手与三人动手，将三个累的汗如雨下，近不了老英雄的身。刘云一看，工夫战大了，三个必然得落败，刘云遂在旁高声叫道：“老寨主且请后退！杀鸡焉用牛刀？这群东西们不是鹰爪，便是绿林道，前来抢夺我们这座连云山。”老英雄闻听，遂说道：“刘寨主可曾带兵刃吗？”刘云说道：“全都预备好啦，你请后退吧。”老英雄遂向西北一纵身躯，纵出去五七尺远。萧银龙等向东南纵去。刘云一个箭步，蹿到战场当中，面向东南叫道：

“小小毛贼！也不仔细打听打听，敢来到连云山无礼！”说着话，对着银龙一仰手，一翻身两扬手，四个毒蒺藜奔老寨主左右并肩穴及左右腿腋打去。老寨主左右两闪，脚未站稳，又一个毒蒺藜直奔裆中打来，老头子一纵身躯，稍为迟慢一点，这一个毒蒺藜正中在大腿偏面。老英雄骂道：“好一个贼子刘云！”

我施恩相待于你，你反勾结贼匪前来谋杀老夫！头上尚有青天，恐人容天不容，自有你的报应。”刘云说：“你是无耻的贼，人面兽心！我打你为是给黎民百姓除害，今天是你报应到啦！”老英雄哈哈一笑，回头便跑，刘云等在后面追赶，老英雄跑的甚快，小弟兄四人追之不及。萧银龙说道：“怎么明明中上毒蒺藜，他怎么犹如没事人儿一样呢？”刘云说道：“他是练家子，今年七十八岁，尚且狎褻少女呢，他有吸取真阳之法。”这都是张德福与刘云说的话，言说老寨主狎少女，吸取真阳。“他的气血足壮，药力行的慢。他纵有托天的本事，也跑不出去十里地去。”四个人说着话，仍然紧紧追赶，无奈老英雄愈跑愈快，将四位小弟兄落在了后面足有一里来地。跑出去有二里多地去，老英雄向东一拐，就见前面来一对纱灯，甚为明亮，就听娇声细语说道：“老爷子，怎么啦？”老英雄一看原来是自己义女，说道：“老夫受了药喂毒蒺藜的伤啦。刘云勾结外人，前来夺山。”姑娘说道：“伤势轻重？”老英雄说道：“不要紧。”

姑娘说道：“你回后寨治伤，然后你便打发人抓这四个小辈来。”

语毕，让过老寨主，后边四人已经赶到。姑娘摘跨虎篮，劫住四位少年英

雄，秦浩远被获遭擒，引出悦来店姐弟相认。

话说刘云用药喂毒蒺藜伤了老寨主，以为老寨主必然被获遭擒，不想老寨主是愈跑愈快，刘云手提十三节亮银鞭在前，秦浩远、萧银龙、金头虎、贾明等四小英雄随在背后，紧紧追赶。正在向前追赶之际，忽见前面来了一对红纱灯，闪出一位

如花似玉的姑娘，拦住要路，放过老寨主，亮出兵刃。刘云一抖十三节亮银鞭，说道：“什么丫头？这样大胆！竟敢拦住我们的去路。”直奔姑娘面前而来。两对白纱灯红字，上书“连云山内寨”。灯烛辉煌，异常明亮。姑娘是心中有事，在刘云向前走的时候，就注目在刘云身上，比及刘云来至切近，姑娘一看，果然刘云是豹子眼，大眼睛，圆脸膛，正是兄弟刘云。

但不知何以至此。又想起船中遇难事，姑娘一阵心酸，几乎落下泪来。方要开口叫道：“这不是兄弟刘云吗？”未及开口，刘云的十三节亮银鞭哗啦一声响，直奔姑娘点去。姑娘双手擎着跨虎篮，并不还招，急忙闪躲。刘云是得着理啦，十三节亮银鞭上下翻飞，银蛇乱蹿，一招紧似一招，恨不得将姑娘一鞭结果性命，方解心头之恨。姑娘由始至终并不还手，只是向后倒退。再向后退就是江汉子了，姑娘站的是下坡，刘云站在上坡，赶来赶去，将姑娘赶的离水边切近。姑娘说了一句：“刘云，你是我兄弟。”刘云呸的一口，向姑娘唾去，说道：“谁是你兄弟？别不要脸，着鞭吧！”姑娘一看，再往后退，就该落水啦，遂向前一递跨虎篮，将刘云的鞭穗子捋住，这才往下一带手，刘云跟随跨虎篮向就地爬去，姑娘恐怕山石伤了刘云的脸，未等刘云爬下，向上一提跨虎篮，刘云翻身，闹了一个仰面朝天。姑娘一手向上提着鞭穗，一手擎着跨虎篮，有心要下毒手，愈看愈是自己一乳同胞的兄弟，姑娘此时真是犹如刀搅心肠一般，一抬腿照定刘云肋下一脚踢去，口中叫道：“冤家你去吧！”一脚将刘云踢了一溜滚，坠入江汉子中去了。列位，刘云仰面躺在山坡之时，秦浩远已经赶到，要不然姑娘便将刘云捉住了，因为不得下手，又不肯伤了他，所以暗将刘云释放。秦浩远来到姑娘切近，叫道：“好丫头，你胆敢战败我弟！”话到人也到啦。姑娘一看，原来此人空手，并没有家伙，

姑娘方在纳闷之时，就听哗啦一声响，鸡爪链子双锤由腰间拉出，照定姑娘胸前打来。姑娘向前一递右手跨虎篮，只一个照面，便将秦浩远的鸡爪链子锤捋住一只，秦浩远那只链子锤方要变招，姑娘左手的跨虎篮便向秦浩远腕子剪去，秦浩远方要撒手抛锤，焉得能够？皆因为秦浩远方才说了一句“丫头战败我弟”，姑娘暗想，必与兄弟有关系，所以未剪秦爷的腕子，向下一带，秦浩远趴伏在地，照定秦爷腰间，便踢了一脚。当时秦浩远欲想翻身，只觉腰间有如千钧压覆一般。姑娘叫道：“婆子过来捆！”萧银龙见秦浩远被擒，亮出

判官双笔过来动手，双笔摘解撕捋，与姑娘战了不到五七个回合，左手的笔被姑娘的跨虎篮捋住，萧银龙方才看得明白，刘云的鞭被人家捋住，较劲没有人家力量大，秦爷的家伙被人家捋住也没有人家力量大，夺不过来家伙，自己必然不是人家的敌手，所以赶紧撒手抛笔，一个箭步蹿入水中去了。贾明看罢，一晃悠冲天杵小辫，大声说道：“这哪里是姑娘？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夜叉！我留着我这条杵吧，别抛在连云山。”语毕，噗咚一声，跳入水去。

姑娘一看，四个人跑了三个，只捉住一个，遂叫道：“婆子们！”

派喽卒将此人抬回聚义厅，听候老爷子发落。老爷子若问，就说我追下贼人去了，不准多说。”婆子不敢不从，叫来喽卒，抬着秦爷回归了聚义厅，暂且不提。

列位，说书的一张口，难说两家的话，姑娘是怎么来的呢？

也必须略事交代。皆因为老寨主与刘云看图查山之事，俱都是跟姑娘商议的，老英雄去后，姑娘自己心中思索：前日刘云一到连云山，便用暗器暗算老寨主，今日老寨主与此人查山，倘有意外，如何是好？姑娘思索至此，遂叫道：“婆子们！掌上后寨纱灯，赶紧够奔八松岭，迎接老寨主去。为什么老寨主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说着话，姑娘收拾紧衬，带上跨虎篮，

婆子打着灯笼在前，姑娘在后，直奔八松岭而来。行至距离八松岭二里之遥，正撞见老寨主在前面跑，刘云等后面追赶，姑娘问道：“老爷子这是怎么啦？”老头子说道：“中了毒蒺藜啦。”姑娘问道：“何以尚能逃脱贼人之手？毒蒺藜打上，岂能转侧？”老英雄道：“不要紧，我有破法。”为甚么萧银龙中毒蒺藜会翻身栽倒，老寨主中了毒蒺藜，为何愈跑愈快呢？原来四大镖头是联盟弟兄，这位老寨主并不叫虎头大王方冲，在连云山占山，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皆因为有姑娘坠累，若不是有姑娘坠累，老英雄早就削发出家啦，故此领着义女占据连云山，但是不夺不抢，全凭水旱田生活。后寨就是姑娘与老寨主。

后寨是三道院子，姑娘住在最后头的院子，有婆子丫环何候作伴。老寨主住在第二道院子，有老喽卒伺候。另有书房，姑娘与老寨主弈棋练武读书习字，有文武书房，男子不准入中门，有事以敲云板为令，外面一道院有老喽卒把门，男女有别，严肃异常。由九岁时老寨主游江，在江中上游飘下来一棵船桅，老寨主派人打捞船桅，见桅杆的篷绳上系着一个小女孩，气息奄奄，老寨主遂打发喽卒到山里请了寨主的女眷，将姑娘救上船，回归山寨灌了点姜汤，工夫不大，姑娘苏醒过来。老寨主一问姑娘何以落水，以及家乡住处，姑娘遂将身世与老寨主说了一遍。老寨主问姑娘：“你是愿意回家认祖归宗，还是愿意在山中呢？”姑娘说道：“我父在世的时候，凡亲戚家族等去投奔俱皆不收



，只给十两银子路费打发回家，所以族人们没有认识我的。再者说我又是一个姑娘，你老人家是山大王，你老人家将我送到杭州，我们本族也不能收留我。你老人家要修好便修到底，你老人家还是将我收留在山中。”老寨主心中暗想：此事也是无有他法。暂将姑娘收在寨中，并打发人在大江之中打捞死尸。打捞两昼夜才将总兵老俩口子的尸身得着，惟不见

刘云尸体。原来刘云被钱士忠由江沿上救去。刘云抱着一块船板子，飘到钱家堡，正赶上钱爷在江沿上闲眺，打发人捞上岸来回家救醒，遂认为义子，传授武术。刘云本是宣化总兵公的后人，三年任满回家，在江中遇匪，总兵乃两榜进士出身，两箭射死两个贼人，贼人在山头上用巨石打船，将船打翻，可怜全家及仆妇人等俱都淹毙。也是苍天不绝忠臣之后，留下刘云与姑娘刘凤兰，刘云被钱爷救去，姑娘被南侠老王灵救去。这位南侠老王灵隐姓埋名，改名叫虎头大王方冲，合山寨主喽卒及张德福等，全都不知道老英雄是南侠老王灵，只姑娘一人知道自己义父隐姓埋名。四路镖头是联盟弟兄，南侠老王灵居长，南路镖头就是这位南侠老王灵，北路镖头是胜三爷，东路镖头石俊山，西路镖头钱士忠。若不隐姓埋名，胜爷当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必须让给南侠，胜爷不敢设立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皆因为南侠老王灵不知下落，无处访察，胜爷才办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有一日老哥儿四个在一块作买卖的时候，聚会在一处，南侠老王灵是老大哥，劝三位兄弟：“不许用毒药暗器，有伤阴德。”胜爷原先是三只金镖，三只毒药镖，就因为大哥劝说，胜爷弃毒药镖，永远不用，不传后人。

石爷是药喂的毒龙槐，被大哥一劝，也取消毒药了。临到钱爷跟前，老英雄一劝，钱爷笑着对老英雄道：“我的毒蒺藜，最厉害不过，最好破，若是打在肉厚之处，用二指捏住，取小刀将受伤之处削去毒，就走不了肉里去啦。”这也是报应循环，丝毫不爽，一念之善，天必赐之以福，老头子当初若不是无意中劝三位兄弟取消毒药暗器，钱爷于无意之中告诉老头子破法，今日刘云用毒蒺藜伤了老英雄，若不是当年听钱爷告诉破法，焉有老英雄的命在？所以老英雄用刀一削，愈跑愈快，连刘云都不知道破法，钱爷授刘云打法，并未授刘云破法，这就是老

头子愈跑愈快的缘故。

闲文表过，书接正文。刘云与萧银龙、贾明三人顺着江汉子逃走，晃到对岸，就是一片芦苇，傻小子喊道：“老六！前边是芦苇，先藏在里头，脱了衣服过过风吧。”萧银龙一听，心说真是砸锅匠，人家要追下来，他这是告诉人家呢。刘云先晃到苇塘子里，萧银龙与贾明也来到啦，此时天气已然东方灼亮，萧银龙对刘云说道：“这回的事情可闹大啦，别人被擒还不要紧，秦浩远这

一被人家拿住，这可就费了事啦。他在北京王府当差，倘若至期不归，被王爷知道，一纸公文下到苏州府，事情就可大啦。要不然兵刃落下来，焉有我的命在？我在水中，见秦大哥只一个照面，就被获遭擒，可惜咱们堂堂男子汉。”

金头虎在一旁胡说一气，工夫不大，衣服被江风吹干，三人这才够奔虹桥镇悦来店。

姑娘将老婆子打发走了，自己遂够奔江沿，叫老喽卒预备船只。连云山另有姑娘的花船，两个老喽卒充当水手，他人不许动用。但是姑娘长这么大，可没有出过连云山，有时候同着老寨主在本山中散逛，看看荷花，今日姑娘叫老喽卒预备船出山，老喽卒说道：“天气尚且未亮，姑娘出山何事？倘若被老寨主知道，我们这大年纪，不知拦阻姑娘，岂不受老寨主责备？”

要是别人跟随姑娘，尚有可说，连一个人都没跟着姑娘，姑娘独自一人，焉能出山？”列位，这两名水手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老寨主都知道品行端正，老诚可靠，所以才叫给姑娘当水手。老水手这一拦阻姑娘，姑娘杏眼圆睁，双眉倒竖，遂大声叫道：“老水手！我有要紧之事，若是禀明老寨主，可就来不及啦。你们赶快开船，万事皆休；如其不然，要误了我的大事，留神你们两条老命！”语毕，伸手撒跨虎篮。老喽卒一看姑娘急啦，明知道不开船是决办不到的，二人遂齐声说道：“姑娘，

倘若被老寨主明日知晓，怪罪下来，可求姑娘给我二人求情，留我们这条老命。”姑娘说道：“你二人请放宽心，我是避难之人，我还能害人吗？我不能这一辈子落的永无家业，避难深山，我要安排后来的结果，你们二人快开船吧。”老喽卒不敢怠慢，摇动花浆橹奔山口而来。工夫不大，将船靠岸，姑娘背定跨虎篮，由船上纵至岸上，叫道：“老喽卒！无论何人前来，也不许动用我的船。在此等候，不许擅离。”老喽卒连声答应。

姑娘下了船，直奔虹桥镇而来。其时，金头虎刘云、萧银龙三人在苇塘中晒衣服，姑娘早就看见啦，三人所说的话，俱被姑娘听去，故此姑娘下船，够奔虹桥镇而来。

不表姑娘够奔虹桥镇，再表刘云、贾明、萧银龙三人，在苇塘中将衣服脱下，拧了拧水，放在苇梢上，江风一吹，半干的衣服穿在身上，三个人遂奔虹桥镇而来，一路无书。来到店中，黄三太问道：“怎么不见秦浩远大哥回来？”银龙与刘云遂将山中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及至说到姑娘与刘云动手的时候，傻小子贾明接着说道：“刘云在连云山住了好几天啦，跟姑娘一定认识。一见面的时候，刘云脸儿红啦，拿鞭就打，姑娘并不还手，一个劲的向后退，刘云一个劲挤兑人家，人家要再向后退，可就退到水里啦，这才用家伙跟老七还招。那位姑娘大嫂子，使的那个家伙，也不知叫什么名字，看着好似两

个护手钩合一块一样，两面是钩，当中有一个宝剑尖子。刘云的鞭穗子，被钩就给钩住啦，趁势要向下一带，可就擦了刘云的脸啦，姑娘大嫂子恐怕伤了刘云的脸儿，先向下坡一带，刘云的脸看看落地，姑娘又向上猛劲一提，刘云就来个仰面朝天，一抬腿，一脚踢在水里去啦。俩人要不是有交情，有多少刘云都完啦。秦浩远大哥，可就吃亏了，也不管碰着脸没有，照定腰上踹了一脚，叫婆子就给捆了啦。”刘云闻听脸儿一发红，

叫道：“贾五哥！咱们是磕头弟兄，你不可血口喷人。我在山里住了两天，我并未见那丫头，所有的情节，都是张德福与我所说，今天话是挤出的，要不然我可不能说。提起我刘云身价来，不比列位低，我是宜化府总兵公的后人，三年任满回家，在大江之中遇见水贼，我父是两榜出身，两箭射死两个贼人，贼人在山上用巨石砸船，砸得船底现天，我全家尽丧。也是我命不当绝，我抱着一块船板子，漂流到江沿，我义父在江船上望景，将我打捞上岸，带到家中，教授我武术。”刘云因为傻小子要笑自己，正在发牢骚之际，就听后窗户外一声叫道：“刘云兄弟！你可忆想苦命的姐姐了？”刘云一听，仍是山中姑娘的口音，对着后窗户唾了一口，骂道：“贼丫头！别没羞啦，谁是你兄弟？还不过来受死！”此时姑娘已经由房上过来，站在院中叫道：“刘云！你真不认识姐姐了？”刘云此时在气头上，又听张德福言说姑娘与老寨主有染，分明就真知道是自己姐姐，当着大伙也不能认啦。刘云此时一看炕上放着一把单刀，伸手抄起单刀，纵到院中，口中叫道：“贼丫头休走，着刀！”姑娘闪身躯，并不还招，口中仍然呼喊“刘云，你是我兄弟。”刘云一刀紧似一刀，姑娘闪展腾挪，复又叫道：“兄弟！且慢动手，容姐姐将话对你说明，你再动手也不为迟啊。”

刘云焉能容让，仍不住手。萧银龙与黄三太二人看着事出有因，黄三太叫道，“银龙贤弟，你看姑娘口口声声呼刘云为弟，手擎着家伙并不还招，其中必有缘故。刘贤弟落江被救，想必姐姐也彼人救去。贤弟你由打刘云身后，暗中将他的腰抱住，我夺他的刀。无论有什么事，容人家姑娘将话说完了，再动手尚还不迟。再者你看姑娘并不是打仗来的，姑娘泣容满面。”萧银龙听黄三太之言，说道：“兄长此言正合我意。”于是萧银龙遂绕到刘云身后，将刘云抱住，黄三太捋住刀盘子，叫道：

“刘云贤弟且慢动手！容姑娘将话说完，再动手不迟。”姑娘遂叫道：“刘云兄弟！方才你在屋中所言，船底现天，你被人所救。你想想当时母亲左手拉着你，右手拉着我，祷告苍天：‘倘若事急时，船要翻了，苍天有眼，可千万留一奴儿女，莫绝后代香烟。’母亲哭的如痴如呆，忽然船翻，合船之人俱都落水，然后就不知所了。”刘云说道：“你满嘴胡说，我没有姐姐

。你在山中与老寨主明为义父义女，暗为夫妇，我都知道。总兵之女，焉有你这样下贱的东西？”姑娘闻听，只气得几乎栽倒尘埃，唾了刘石一口，说道：“耳听为虚，眼见为真。”

这是你眼见还是耳听？”刘云说道：“我耳听与眼见一样，你们本山大寨主张德福告诉我的，那还能假吗？”姑娘闻听笑道：“刘云，你枉为男子汉了，交朋友你都分不出好坏人来。那张德福，他乃是下贱之辈，人事不做。我与老寨主一宅分三院，有时昼间弈棋，或者谈今论古，必有婆子在跟前伺候，内院连一个生人都不进去。有一日夜间，张德福无故的进后宅，被姐姐捉住，我要将他杀了，婆子劝我，必须禀明老爷子，叫老爷子发落他，倘若经我手杀他，恐招人物议。那时节姐姐本打算装作不知是谁，杀完他再禀告老寨主，经婆子妈妈这一劝解，我才饶他活命，报告老寨主。老寨主叫将贼人抬到外书房，及至抬到外书房，老寨主一看，原来是张德福下贱东西。老寨主问他到后寨何事？他言说他吃醉了，误入内寨。老寨主有心杀他，又念他在连云山有开山辟土之功，老寨主为了半天难，才打了一百鞭子，放他归前山，倘若再私进内寨必当杀之。那小辈从此以后便在外面造谣，破坏我与老寨主的名誉。你枉为男子汉，枉读诗书，连君子与小人都分辨不出来。你知道老寨主是谁吗？”刘云听到这里，已经暗自泣下，又听他姐姐一问老寨主是谁？他的气儿不觉又撞上来了，遂大声答道：“我为什

么不知道？老贼名叫虎头大王方冲！”姑娘微笑说道：“刘云哪，你还在梦中呢。我一告诉你，你心中的疑心，就没有了。”

大概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君子小人都有个耳风，老寨主并不是虎头大王方冲，他老人家乃是四大镖头之一，姓王名灵，人称南侠老王灵，提起来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若不是有我坠累人家，人家早落发入山了。皆因为有我累坠人家啦，他老人家才隐姓埋名，占山为王。要是出了家，庙里怎能收留姑娘呢？”

三太与银龙、贾明等。一听姑娘说虎头大王方冲，并不是方冲，原来为南侠老王灵，只听得大伙胆裂魂飞！因为什么呢？胜三爷常常言说：“我胜英都低人一头，人家不干才显胜三爷呢。一辈子行侠作义，四大镖头之中属其第一，并且还是老大哥。”

如今私自进山，并且用药喂毒瘴藜伤了人家啦。刘云也常听义父钱爷谈论，知道老侠客行侠作义，是南七省最著名的人物，并且还是盟大爷。谁都知道是正人君子，张德福所说的话，俱都是妄造黑白，污辱好人。刘云遂过去拉住自己姐姐的衣襟，大声痛哭起来。姑娘刘凤兰也哭的如同泪人一般。萧银龙说道：“刘云你也别哭啦，姐弟相逢乃是喜事，有什么话到屋中再说。”

大伙俱都相劝，姑娘与刘云这才同进上房屋止住了悲泣。萧银龙说道：“刘云与我们都是磕头弟兄，并不是外人，请你落座休息休息，喝一杯茶，然后尚有要紧之事，当面言讲。”姑娘一听，全都与刘云是磕头兄，万般无奈，只得落座，叫道：“刘云！南侠老王灵不但是姐姐救命的恩人，而且惠及枯骨。当时救了姐姐，由江中又将父母的尸体打捞上来，置办寿衣寿木，将二老双亲成殓起来，居于八松岭。并搭竹棚一座，遮风蔽雨，在八棵松树上作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逢年遇节祭祀，烧钱化纸。由打姐姐九岁收为义女，老寨主亲自请合山女眷寨主，在众人面前焚香起誓，老寨主言说：‘义父如不以义女当

亲生女看待，必然尸骨无存，白骨见天。’那时节姐姐见义父起誓，姐姐也焚香起誓：‘义女如不以义父当生身父母孝敬，不得善终。’自九岁到如今，姐姐一十八岁，受义父教训九岁，昼习文，夜习武，成全姐姐被难之人。昨日你到连云山，老头子本来连信都没拆，就打发婆子告诉老喽卒，给你十两银子盘费，本山穷困不能收录闲人。那时节姐姐正与义父弈棋，因见信封上有下书人刘云字样，姐姐遂问老寨主为何不拆书看看？

老寨主言说，姑娘你有所不知，那张德寿乃是张德福之弟，老道七星真人的门徒，行为极其卑劣，物以类聚，这刘云既然与下五门相近，不问可知，必不是良善之类。姐姐闻听，遂对老寨主言说，昔日有一胞弟，名叫刘云，落难江中，莫非此人是我兄弟，也未可知。依老寨主说你兄弟决没有存在之理，叫姐姐不必妄想啦。姐姐见老寨主不允收留，因念弟情节，不觉凄然泣下，老寨主爱女情深，一见姐姐哭泣，遂允收留，侦察来历。及至打开书皮观看，果然来人姓刘名云，年方一十四岁。

姐姐屈指一算，咱全家落江之时，为姐只九岁，你只五龄，今年你一十四岁，大概必是吾弟了，遂怂恿老寨主到外书房会客，看看你的像貌是否相符。老寨主一看，果然与姐姐所说的像貌无异。及至问你的籍贯，你胡诌一回，并无一句实话，老寨主到后寨对姐姐言说，你的籍贯不对，也不像兵公后人。姐姐仍然坚持说是我兄弟刘云，想必别有缘由，不肯说出详细情由。

于是老寨主才出主意，暂将你收留，同你到八松岭，将父母被难落江之故事与你讲演，倘若你是刘家之后，必吐露真情，昨日才将你陪到八松岭。你用药喂毒蒺藜将人家打啦，初次见面，你就用毒药暗器，暗算人家。”姑娘语至此，便哭泣着叫道：“刘云！刘云！你于心何忍？再者，你对得起泉下的一双父母吗？”

姑娘一面说着，一面泪如雨下。刘云说道：“姐姐不要伤心，先将老寨主的伤治好，先前不是不知道细情吗。兄弟上山并不是专为暗害老寨主去的，皆

因为张德福诬蔑姐姐与老寨主许多的不堪入耳之言，我一想连张德福都算上，一个好人也没有，兄弟若知老寨主是南侠老王灵，兄弟天胆也不敢触犯。咱们别的事情全都搁在一旁，我赶紧进山给老寨主治毒蒺藜伤去。”

姑娘说道：“那就不用你费事啦，老爷子自己有破毒蒺藜之法。

我见老寨主说话的精神与跑的步法，丝毫不乱，大概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刘云闻听此言，愕然说道：“连我义父对我都未曾言过破法，何以钱家独门的暗器，别人有破法呢？”姑娘说道：“你就不用多想啦，老寨主与钱士忠的交情比你近的多，四大镖头，情同骨肉。”萧银龙叫道：“刘贤弟，你问问姐姐，秦尤果然落在连云山没有？倘若落在连云山，咱们将他的案子及张德福采花杀命之事，暗暗进山报告老寨主。老寨主与胜三大爷情同手足，胜三大爷的事，如同老寨主的事一样，此一去秦尤与张德福必定遭擒。”刘云方一问姐姐刘凤兰，姑娘说道：“我没有先和你说过吗？内寨里一个男孩都不许进去，我焉能知道什么秦尤呢？张德福既有这宗事，老寨主是万不能容。”

萧银龙道：“姐姐你由打山里出来，工夫也不小啦，老侠客的伤痕究竟不知怎样？你还是自己回去，将店中之事略略的与老侠客说一个底儿，然后我们便想法子见老侠客，捉拿张德福。

还有一样要紧的事，在山上被姐姐所擒的那位，并不是外人，他父与四大镖头都是磕头的弟兄，他乃是秦家峪秦二爷的大少爷。他在北京王府当差，请假回家省亲，在此地遇上我们啦，我们是请出人家来帮忙的。”姑娘又叫道：“众位兄长贤弟，刘云年轻不知事务，求众家兄长贤弟千万多要照顾。”黄爷与萧银龙说道：“请姐姐放心，刘贤弟与我们如同亲兄弟一样，无

论什么事，他没有不听的。你就请回山寨，看看老侠客的伤痕罢。并求姐姐将此间大概情形与老侠客禀明，刘云就到连云山请罪。皆因为秦尤是盗灯的正凶，关系最大，倘再行逃逸，我们众人就有性命之忧。”姑娘与兄弟相见之下，恨不得立刻将兄弟带到连云山请罪，姐弟团圆，恋恋不舍，哪里肯立时就回山？还是刘云催促姐姐赶快回山，倘若消息走漏，秦尤逃走，兄弟就有拒捕殴差之过。姑娘眼含痛泪说道：“此事也不必我自己回去，还是大家同我上山。”刘云说道：“也好，咱们赶快看看老爷子的伤。虽有破法，倘有不测，为之奈何？”萧银龙闻听，遂将大众欲进连云山之事，告诉了忠义太岁梁芳，众位这才起身。

此时天光已亮，来到水路，两名喽卒一看，有六七位男子，姑娘在先带路。两名老喽卒交头接耳说道：“为何姑娘带着那些男子？”说着话姑娘已到水边，叫道：“水手拢岸！”水手说道：“若是光姑娘一人，当然拢岸，姑娘为何带着许多男子？”

老寨主怪罪下来，谁人担待？”刘云一听水手不摆岸，船离岸不过一丈有余，刘云冷不防一个箭步，蹿上船头，叫道：“水手快快摆岸！不然即杀尔辈。”水手无法，只好摆岸，众人上船，姑娘将姐弟相认之事，对水手言明，水手说道：“事已至此，只好姑娘给我们作主。”说着话已到后寨子墙，刘凤兰说道：“且叫他们众位在墙外等候片刻，我姐弟且进里面，将所有一切先报告老寨主，然后叫他们众位听请。”刘云将意思报告众人，众人俱都点头答应。刘云与凤兰姑娘纵上墙头，进了内寨，姑娘说道：“这是后寨，向前去再过两道院就是老爷子住所。”姐弟说着话来到前院，东厢房三间，姑娘说道：“这是老爷子寝房。”姑娘遂掀竹帘而入，慢慢叫道：“老爷子。”

老英雄闻听，咳嗽一声说道：“是凤兰吗？”原来，老寨主中了毒蒺藜后，自己用刀割下指肚大一块肉去，虽然不甚重，但是那大年纪，如何受的了金刃之伤？翻来覆去，方才睡了觉。

闻听姑娘来啦，老英雄将姑娘唤入，刘云也走到门前，姑娘问道：“老爷子伤痕怎样？”老英雄长叹一口气说道：“不要紧。”

好一个刘云，老夫若将他拿住，千刀万剐。”姑娘说道：“老爷子您别生气，那人正是我那苦命的兄弟刘云。”姑娘方说出刘云二字，羊羔吃乳跪在床沿下，叫道：“刘云还不过来与老爷子赔礼？”刘云闻听，掀开门帘进到屋中，双膝跪倒，叫道：“义父，你老人家是我刘氏门中救命的恩人，孩儿不知。”老英雄站起身躯，说道：“刘云，你不仁，我就不义。”由墙上摘下跨虎篮，明晃晃奔刘云剁去，只见刘云低头受死，一语全无。跨虎篮看看落到头上，姑娘一伸手将老英雄胳膊托住，说道：“义父大人看在我死去的父母面上，给刘家留一条根吧。”

老英雄哈哈一笑说道：“姑娘，你不托我胳膊，我也不杀他。

他拿药镖伤我，我都不杀他，我试一试宦家儿的心肠耳。”老英雄又说道：“孺子诚可教也。十四岁的孩子，能够引颈待死，不与老夫反对。不知者不作罪，先前不知老夫之为人耳。”语毕，用手一搀刘云，叫道：“刘公子请起，此处不是讲话之所。”

姑娘说道：“请义父上坐。”又叫道：“兄弟！你重拜义父大人救咱们的大恩。”刘云不敢怠慢，赶紧磕了三个头。南侠老王灵说道：“不用拜了，咱父子且到后寨讲话。”爷儿三个来到后寨，老寨主问道：“公子你到连云山，所为何事？”姑娘说道：“您就叫他刘云，不必称他公子了。”刘云说道：“义父老人家，我哥哥黄三太由杭州碧霞山双松岭，解国家要犯秦尤，走到苏州地界，被贼人识破，救去秦尤。那秦尤两次夜入皇宫内院，盗取圣上的九龙杯，国母的珍珠汗衫。”刘云遂将秦尤脱逃始末根由，对老英雄说了一遍

，并将福云居之事也告

诉了老侠客，直谈到本山大寨主刀杀五命采花作案，忠义太岁梁芳受伤等事。说到黄三太众人，现在墙外等候，老英雄问道：“都是何人之后呢？”刘云说道：“俱都是明清八义的后人，胜三爷的高徒。”老英雄长叹一声说道：“我也听了一面之词啦。你赶快请小弟兄进后寨见我。”刘云答应一声，转身来到后寨墙外，说道：“老寨主请众位兄长。”工夫不大，婆子开了后寨门，将弟兄六位引入。南侠老王灵已迎到门首，众人一看南侠老王灵，年过古稀，精神百倍，真有出世离尘之概。黄三太等常听胜爷说：“王灵是大拜兄。”黄三太等不敢怠慢，爬在地下叫道：“老伯父！小侄男等与伯父磕头。”老侠客哈哈大笑道：“众位贤侄少礼。且请屋中落座，愚伯尚有话说。”

众小弟兄磕完头，站起身形，跟随老侠客进了东厢房。老侠客叫道：“众位贤侄！我隐姓埋名已二十余载，合山之人，全都知老夫叫虎头大王方冲，王灵二字，谁也不晓，都只为收留义女，泄漏我的真名。我要求众位一件事，以后见了我那胜三弟，千万不许提我的真名。我在此山，无事不常下山，只知耕耘，不晓其他。前几日有秦尤到来，下帖拜望，皆因为他是明清八义后人，我将他接进后山。秦尤一见我，磕头便拜，言说胜英要斩草除根，所以绿林道犯的大命案，胜英都按在他的身上。

我一听此言，我很埋怨胜英不仁，我就给了他几百两银子，打点了细软物件，派老喽卒雇了一只大船，送他回太仓州，叫他携眷远逃，永远也不许再露面了。秦尤这一远走，永远也拿不着啦，胜三弟的官司，永远也完不了啦。你们就将我带到当官，我打纵放秦尤的官司。救秦尤不死，完胜英的官司。”大伙闻听一怔，金头虎说道：“你老人家别打这场官司，先叫我胜三大爷打官司，然后我爹再替我打官司。”黄三太说道：“我恩师岂能让你老人家赴汤投火？你老人家的事，若被我恩师知道，

他老人家还得替你老人家去呢。”萧银龙杏子眼一转，口中叫道：“伯父！秦尤已走，暂且不成问题，也不必解决。先将大寨主张德福拿获，以免逃逸。”老寨主说：“此话诚然。”萧银龙又说道：“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被刘凤兰拿住。他是双锤将秦格良的少爷。”老寨主未等银龙将话说完，叫道：“婆子传话！将秦少爷放回。”老喽卒由聚义厅将秦浩远缚着二背推来。老英雄亲解其缚，刘云说了底细，秦浩远磕头拜见伯父。

老英雄一笑，说道：“一辈新人换故人，长江后浪催前浪。盟弟之子都成了。”老英雄遂叫众人在聚义厅四外埋伏，然后一击云板。前寨方起床梳洗，闻听聚义厅上击云板，俱都云集聚义厅。南侠背后背定跨虎篮，到聚义厅咳嗽一声，坐在金交椅上。张德福带领众人俱站立两边。张德福开言说道：“老



爷子为何这早升厅，有何要事？”南侠说道：“大寨主，人位齐了吗？”张德福回说：“都齐啦。”老英雄坐上说道：“众位也有见过我的，还有来二三年没有见着我的。然而众位来到小山的时候，我俱都传山令，我这是庄稼山，不做抢夺的买卖，不许采花杀命。前几天苏州府城里关厢，有刀杀四命拒捕殴差之事，又有劫船抢客之事，伤了客人水手，连保镖的共合伤人命六七条，有会水性的借水遁逃走。此事你们二十七位寨主，但不知是哪位作的案子？谁的案谁说。你们若是说了，自去打官司，没有列位的事。谁作的案，若是不说，倘被官人知道连云山所为，必然前来抄山，那时也是全山尽毁。谁作的案子快说，若不然，我先亮跨虎篮将你们这二十七位斩首，然后我一自尽。”说着话，当唧唧一声响亮，亮出跨虎篮，二十七家寨主面面相觑。老寨主问的很急，大伙无法，只可说道：“老寨主请息怒，这都是大寨主做的案子，我们未敢助恶。”老寨主说道：“张德福，你与他们二十六位对词。”张德福闻听，吓的颜色更变，闭口无言。老寨主说道：“理屈词穷，必是你所为无疑了。”贼人心中暗道：“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只要我一沾水，就算逃啦。”一退步，纵上聚义厅，由前坡到后地坡，方要下房，有一人二指一按绷簧说道：“万恶之淫贼，哪里逃走？”出其不意，贼人中了袖箭，翻身落房。起来方要逃走，纵过来一道黑影，喊道：“小子你哪里走！”过去一脚，又将贼人踢倒。西敞厅下来两人，南配厅纵下两人，俱都亮出兵刃，杨香五过去，将贼人捆绑起来。聚义厅群雄俱都愕然。老寨主说道：“众位寨主不必惊慌，决没有大家之事。”老寨主又说道：“水旱田每年收下来，除去挑费，大众均分。今年方才七月，尚未到秋后，水旱田没有希望了，赶紧将你们自己私蓄收拾好了，各自下山，不准再入歧途。大寨主采花杀命，拒捕殴差，他去打他的官司；秦尤是我纵放的，官司我打，你们各自回家，骨肉团圆去吧。后寨可不许去，倘若违令，仍照山令施行。”大伙俱都说道：“我们廿六人愿与老寨主生死相共，不愿独生，因老寨主对待我等恩深义重，岂忍骤然离别？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老寨主哈哈一笑，说道：“老夫领大众的情了。但是不是那样的事，大家赶紧照我的话快办去吧，千万身归正业，勿以身试法。我七十多岁之人，还能活一百年吗？风烛之年，死不足惜，大伙前程远大，望好自为之。”老英雄语毕，泪如雨下，众人也全都落泪。大伙见老寨主言由心发，也只好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纷纷下山回家去了。老英雄又将自己的历年积蓄，叫后寨的丫环、婆子、老喽卒等均分，惟有姑娘的四只箱子不动。凤兰在老寨主身旁，老英雄回头叫道：“女儿你将钥匙取出，打开这四只箱子。”又叫道：“刘公子请过来。这两只箱子是在江中打捞令尊的尸体时捞上之物，乃是令先君为官时的储蓄，父业子受。这两只箱子是老夫保镖及种地

所获之财，给我女儿作为嫁妆。你为胞弟，应与姐姐择夫定室，可千万要文武全才，莫负了老父一片苦心。大概令先君家中还有田产，日后你起灵回家另葬。”又道：“刘云，我教养你姐姐八九年的工夫，今已十八岁了。也不是老父夸口，可称文武全才。”又叫道：“姑娘，你以后出阁，千万可记住一言，温良恭谦让。”姑娘落泪答应：“谨遵义父之命。”老英雄又说道：“我放秦尤，我打官司；张德福拒捕殴差，采花杀命，他打官司。众位先将我捆上吧。”大伙闻听，全都面面相觑。黄三太说道：“我等送你老人家到案，我师傅岂能饶我们？”老英雄说道：“爷作爷当，儿作儿当，公事公办。秦尤远走高飞，你们众位怎么交代？”傻英雄金头虎说道：“都叫张德福打了这场官司就完啦。”老英雄说道：“张德福自有口分辩，临到堂，咬出老夫，仍然不免打官司。此乃亏心之事，岂可做去？”

金头虎说道：“老太爷，我有法子，叫他当堂说不出话来。”遂叫道：“杨香五！你将匕首刀拿来。”金头虎用手将张德福鼻子一顶，用刀将嘴撬开，递进刀去，刺下半个舌头，张德福鲜血直流。金头虎说道：“无论到哪衙门里头，他都说不出话来，只好打哑谜。”老寨主说道：“他会写字，他会摇头摆手。此为下愚之计，官司还是我打。”贾明扔掉半个舌头尖，对老寨主说道：“您看看。”老寨主一看，是一块舌头尖，说道：“贾明何必出此一举招人议论？老夫是非自己打官司不可。”金头虎说道：“好好好，就叫您打官司去。”金头虎遂叫道：“香五、李煜、秦爷！你们附耳过来。”金头虎对这三位如此这般，派他三位去办，叫道：“老寨主！你非打官司不可？”老寨主说道：“那是诚然。”贾明说：“不打官司也得行啊，我还怕你跑了呢。带上点东西吧！”一抖飞抓百链锁，老寨主一伸头，将老英雄锁住。姑娘一看，心中说道：“原来是假厚道，仍然

叫我义父打官司。”金头虎提着锁链就走，走到头道山口，贾明将锁链一摘，说道：“您上哪打官司去？您帮刘云起灵去吧！”

姑娘说道：“义父你千万别固执了，有你一日，我不出门子，我伺候你老人家几年。”老英雄心中说道：“这更坏啦，我要再活个十年八年的，岂不误了我女儿青春？”老寨主说道：“你们不叫我打官司，我仍然回去，我还占我的山，喽卒、寨主知我回山，不等三日就能复如旧观。”金头虎说道：“你老人家回不去啦，您向山里看看吧。”老英雄回头向山里一看，烈焰腾空，弥漫遮天，老英雄长叹一声说道：“我欲打官司，你们都不叫我去。好好，我自有主意。”老英雄说完了话，翻身向山环里便跑，众人在后追赶。凤兰姑娘在后面大声喊道：“义父意欲何为？千万看在苦命的女儿身上吧！”跑到西山环，老英雄才止住脚步，大伙已经赶到了。老英雄遂对大伙说道：“老夫纵放秦

尤，贤侄们不能早日完案。我也没有别的法子，我一死以了事。”又向姑娘说道：“贤孝的义女，为父与汝永诀了。”

现在有你的胞弟，可以给你择夫嫁主，你姐弟还紧记老夫一语，男要忠良，女要贞节。”语毕，老英雄双手一抱头颅，跳入万丈深涧，姑娘方要去拉，已经来不及了，就听“噗咚”一声，老英雄王灵死于非命。姑娘放声大哭，叫道：“义父你好狠心哪，苦死为儿了，你教养女儿八九年之功，女儿立志虔心孝顺你老人家几年，不想你老人家中途死于非命。义父您在黄泉路上等一等孩儿。”语毕，姑娘直奔山涧就要跳涧。萧银龙在旁说道：“刘云贤弟，还不将汝姐拉住？千万不要悲哀，老侠客这是恐怕义女不忍义父远离，故此行此拙见。诸位请想，此山是老侠客自己所开，地理必然熟悉。你们众位看看，这道山涧虽然深不见底，乃是活水，水声潺潺，必然通达河海，老侠客会水，借水路远走，他年父女必有相逢之期。”刘云将姐一把

揪住，问道：“老爷子水性如何？”姑娘说道：“水性甚高。”

刘云说道：“据银龙六哥所言，老侠客借水远走，未尝不对。”

姐姐请释悲哀，以后自有相逢之日。”经银龙这么一解释，众人也俱都明白，大家这才预备船只，押解着张德福，先够奔悦来店。

天交晌午，众人到悦来店，黄三太偕同忠义太岁梁芳，押着张德福解往苏州府，万丈分水小白猿帮助刘云姐弟起灵。张德福到了苏州府，将刀杀五命抢劫船客之事俱都招认，以笔写字招认。三太与忠义太岁梁芳二人，将老英雄跳山涧，尸骨无存，报告了苏州府。苏州府详了公文，将张德福送到江苏院衙，钦差大人过堂，问成死罪，即将张德福斩首于苏州。行文书各州府县，捉拿秦尤，捉获后就地正法。闵德润自己打了盗灯的官司，被杀于北京，闵德润虽身首异处，落了个“孝义”二字。小弟兄们将公事交代完毕，俱各回归镖局，暂且不提。

返回再表正文，且说胜三爷自双松岭碧霞山与刘士英结为金兰之好，刘士英父子回家为业，弃了山寨。胜爷独自一人回归直隶莫州，沿路上晓行夜宿，看了些青野景况，走到江苏地界，躲着镖局子走，一路上无书。这日胜爷来到直隶莫州。直隶莫州古城村路南是胜三爷的宅院，适逢老家人在门前闲眺呢。

老家人说道：“老当家的，您可来啦。你要再不来，过八月节，我与胜奎少爷，就要找你去了。”胜爷长叹一声，说道：“从此永不出世了。”老家人接过小包裹，进了上房，众家人都来拜见胜爷，胜爷一看，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童，胜爷不认识，问家人道：“这是何人？”胜奎答道：“去岁孩儿逛莫州庙，遇此子逢人讨钱，孩儿一问他何以幼年流为乞丐，才知道他本是山东人

，与父母逃荒来到莫州，他父母俱都病故。孩儿遂问他：‘用你当书童愿意不愿意呢？’他一听很欢喜的，他言说：‘愿

意当书童。’孩儿遂将他收留在家中。”胜爷点头含笑说道：“吾儿倒有侧隐之心。”胜爷又问道：“此子何名？”胜奎代答道：“此子姓孟名福。”胜爷与孟福道：“我有心派人将你送到山东，再赐给你几十两银子作本钱，做一个小生意，以免流落他乡，亲戚不能团聚。”孟福闻听，眼含泪答道：“者爷子，孩儿蒙少爷收留，虽是当书童，少爷并不以我当作书童对待。再者说我若有亲丁骨肉，我焉能与父母逃荒至此？”胜爷说道：“你若愿久居于此，老夫将你收为螟蛉义子，孟福你可愿意？”小孩也真机伶，闻听胜爷一说收为义子，爬在地下就给胜爷磕了一个头。胜爷哈哈一笑叫道：“老家人！从今后你们俱都以二少爷呼之，你们大家待大少爷与二少爷要一律相看，不许藐视。”男女下人等俱都拜完了胜爷，又拜了二少爷。从此后胜爷在家乐守田园，白天教授二位少爷文学，晚间传授二位少爷武艺。光阴荏苒，时至新年，胜爷遂与镖局子修了一书，言说自己少年很受了些风尘之苦，得了五痨七伤之病，如今愿在家养病，候痊愈时再回镖局，望大家都精心生意等语。镖局子与胜爷来信，遂将秦尤逃走，南侠老王灵之事，报告了胜爷。

胜爷在家纳享清福，到了春天再与镖局写信，便说旧病未愈，新疴又起，但是不碍饮食，似无危险，秋天必回镖局子。如此搪塞三年之久。这一日，二少爷与大少爷胜奎说道：“咱们三年之久，学文习武，大门不出，今天是莫州庙正日子，咱们俩人到庙上逛逛，你与老爷子告假去。”大少爷胜奎，向来忠厚待人，不肯驳人，遂与天伦告假。胜爷不准，大少爷碰了一个钉子，回到书房与兄弟孟福一说，孟福说道：“好办，咱们烦一个门子，自然能行。二娘自年轻守寡，如今五十多岁，老爷子最尊敬二娘不过，哥哥你去求二娘，叫他老人家给咱们告假。”

列位，胜爷同胞二人，胜爷居长，兄弟早亡，弟妇自幼守寡，

眼前并无子女。胜爷收下孟福本来是有心事，因为弟妇守节，膝下无儿，将来为的是叫弟妇挑选，爱要那个，就要那个，两门就都承继有人了。书归正文，胜奎碰了父亲一个钉子，孟福再叫与二娘跟前烦门子去，胜奎可就不愿去了。孟福说道：“哥哥您不愿去，我去，准能办得到。”语毕，孟福跑到内宅，进了二奶奶屋中，正适二奶奶看书呢。孟福站在一旁唉声叹气，二奶奶问道：“福儿为何愁闷？”孟福遂将来意告诉了二奶奶。

二奶奶也是年老爱子女，遂到外面大客厅，与奎、福二人请假，胜爷说道：“二奶奶您有所不知，莫州庙庙场很大，什么人都有，两个孩子武学尚未学成，恐其出外招惹是非。既是您给他们告假，明天就放他们一天假。您可告诉

他们，可是同我来。”

二奶奶又与胜三爷说了几句家常话，这才同老妈子回归内院。

孟福一听胜爷允许了逛庙，欢喜之至。第二日，胜爷与奎福爷儿三个清晨起来，梳洗完毕，爷儿三位遂够奔莫州庙而来。行至莫州镇，天交吃早饭的时候，爷儿三位遂进了自己的绸店。

进了柜房，掌柜的与胜爷闲谈，二位少爷左右站立。这位掌柜的是山西人，真会伺候东家，愈说话胜爷愈爱听。旁边站着的二位少爷，胜奎倒不怎么样，孟福心里头可沉不住气了，心中暗道：“我们好容易烦门子请了一天假逛庙，无故的来到柜上谈开了家常话啦。”小孟福思索至此，遂绕到掌柜的身后，暗暗伸手照定掌柜的衣服底襟拉了一下子，然后他就走出了柜房，掌柜的会意，随后也跟他出来啦，问道：“福少爷你有什么事？”

孟福说道：“掌柜的，你有所不知，我们老爷子三年之久，净在家中教授我们哥俩文武，足不出户。今天二奶奶给我们告的假，放一天学，同着老爷子为的是逛庙，你们这一谈话，愈说愈多，岂不误了我们逛庙？”掌柜的说道：“那可怎么办呢？”

孟福说道：“有法子，你回去再与我们老爷子谈几句，便叫厨

房开饭，然后你给我们求情，叫我们哥俩去逛庙，上外面吃去，省得站在老爷子背后不方便。你那么一求情，老爷子必然答应。”

老西答道：“好办好办，这个我能办。”老西由外面回来，又与胜爷谈了几句，便给二位少爷求情，胜爷一想，本是逛庙来的，叫他二人在背后站立，也难以为情，遂叫道：“奎儿，福儿，你哥俩先到庙上游玩游玩，随便在外面吃饭吧。”胜奎与孟福二人连声答应，出了胜成兴绸店，奔庙场而来。二人这一逛庙，出了一场是非，大闹英州庙，胜三爷二次出世。

兄弟二人来到庙前，进了大饭庄。胜奎是本乡财主，饭店掌柜认识，叫道：“胜大少爷，你请客吗？”胜奎说道：“我不请客，我们哥俩前来吃便饭。”掌柜的说道：“请大少爷要菜吧。”胜奎要了一个红烧里脊，一个烩鲜蘑加笋片，一个佛手疙瘩炒里脊丝，一个三鲜肉。工夫不大，跑堂的将菜端上来，烫了两壶干酒，哥俩在楼上喝着酒，就听各桌上有说闲话的：“今年三关庙前立了一个大把势场，十分热闹。还有一个老头练打镖枪，枪打红星，百发百中，刀枪棍棒，武艺出众。据那练把势的说，并不是人穷当街卖艺，虎瘦拦路伤人。他们说莫州庙有一个人物，姓胜名英字子川，人称神镖将，他们与胜某有隙，前来找胜某来啦，有姓胜的亲戚朋友给带个信，叫他来会会。”又听有一位山东人说：“练把势练把势得啦，敢提找胜三爷？哪个保镖的不跟胜三爷是友？这不是找栽筋斗吗？”

桌上纷纷议论，孟福对胜奎道：“哥哥，你听见没有？臭练把势的，敢在莫州庙上指名道姓，要找咱们老爷子，有多么可恶？”

胜奎一笑，说道：“兄弟，别听那个，这都是练把势的钢条子，为的是说大话多赚钱。你看看烩鲜蘑加笋片有多好吃呀，喝酒喝酒，别听闲话。”孟福闻听，眉攒一皱，心中暗道：“我义父一跺脚十三省乱颤，我奎哥哥这样软弱不堪。”思索至此，

心生一计，叫道：“兄长！我肚子疼痛，我要出恭。”胜奎不知孟福是撒慌，遂说道：“饭庄后就是厕所，快去快来。”小孟福答应一声，手捂着肚子，下了酒楼，直奔三关庙前而来。

真是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孟福挤到把势场子之内，见正北面有一张八仙桌，两条板凳，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三缕短髯，绛紫色壮帽，蓝绸大氅，绛紫短靠，背后背定十二颗镖枪，衬烈火苗儿，十字绊英雄带，捻着三缕短髯。旁边五位年轻的，短衣襟，小打扮，雄赳赳，气昂昂。兵刃架子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皆全，外有三条大蜡杆子。听那位老头说道：“今天我练了一天镖枪，姓胜的没见露面，你们哪位今天下场子请请？”有一人穿二身青衣服，姓吴名升，面上白圈癣，大圈套小圈，外号人称花面鬼，口中叫道：“师傅！今天我请一请。”语毕，来到场子当中，抱拳说道：“众位，我们可不是卖艺的，我们由打南七省，万水千山来到贵宝地，为的是找一位有名的人物。有一位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此人与我师傅有仇，为的是前来报仇。我们在场子里等他三天，三天之内，他要不来，我们就要上他家里去找去啦。看热闹的众位朋友，有与姓胜的认识的，或者是街坊邻居，请费神，给他带上一信，就提三关庙前有一个把势场子，是找他的。昨天我们等了一天啦，今天又半天啦，三天之后不来，必到古城村去找。”

孟福闻听，果然练把势的口出不逊，遂用手分开众人，甩大氅，纵进把势场子，口中说道：“你们是哪儿来的野练把势的？我乃二公子孟福是也。”练把势的吴升正在得意洋洋，见进来一个十几岁婴童，口出不逊，吴升抡拳就打，孟福接架相还，战到十几个回合。列位，孟福白天读书，夜晚练武，哪是吴升的对手？看热闹的齐说胜家二少爷年轻，把势不错，别看不是练把势的敌手，武艺总算不错。此时孟福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无

还手之力。此时胜奎在酒楼上，自己独酌，工夫很大，不见兄弟孟福回来，心中暗道：“孟福许是找练把势的去了。”胜奎思索至此，遂由腰中取出一锭银子，叫道：“跑堂的！这是二两银子，除去饭钱，存在帐上。给你们两吊钱的酒钱。”跑堂的谢了谢大少爷。胜奎下得楼来，直奔三关庙而来。在路上就听有人谈论：“这个莫州庙可热闹啦！胜家二少爷现在踢把势场子呢。”胜

奎一听，心中暗道：“果然是他踢场子去了。”

于是胜奎紧行来到三关庙前把势场子，分开众人，说道：“众乡亲费心费心，闪一闪。”众人有认识的，说道：“胜大少爷来啦，闪开闪开。”胜奎进到场子之内，大声叫道：“兄弟，还不退下来！为什么搅闹人家的场子？”孟福此时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遂退来说道：“哥哥，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练把势的，口口声声要找老爷子。”胜奎并不答理他，叫道：“兄弟你且后退，没有你的话说。”孟福不敢多言，脸面通红，站在一边。胜奎拱背躬身说道：“练把势的老师傅，我兄弟年少无知，搅闹你的把势场子，耽误你的工夫，我赔偿你的损失。”

椅子上的老者遂问道：“你何人？”胜奎说道：“我姓胜名奎。”老者又问道：“胜英是你什么人？”胜奎答道：“那是我的家严。”老者闻听说道：“你就是胜英的儿子？今天你出不了场子。”说着话叫道：“吴升打他！打了他，胜英就出头啦。”大少爷闻听，不由得大怒说道：“你们是哪里来的野练把势的？来到此地摆场子，不去拜望老前辈，倒也罢了，还无故的口出不逊。找胜三爷？姓胜的无事不找事，有事不俱事。”

说着遂将大衣脱去，亮开架式。吴升赶奔近前，劈面就是一拳，胜奎接架相还。二人战了三四十个回合，胜奎一看，练把势的武术不弱，遂将胜家独门的武术施展出来，用了一个勾脚连环腿，上面用指一点吴升的面门，下面燕云快靴，一勾练把势的

脚后跟，先点本是虚招，底下脚勾下啦，上面变了一个劈山掌，将练把势的打倒。看热闹的一阵大乱，说道：“还是胜家门上的武术好。”老者见吴升落败，遂站起身驱，叫道：“胜奎不要逞能，你出不了把势场子。”老者脱去大衣，过来便与胜奎动手。胜奎武术虽然不弱，可不是老者敌手，二人这一插拳动手，胜奎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此时就听外面有人喊道：“有十二位镖头来啦！”又听有人大喊道：“众位你们看看！奎兄弟在那里动手呢。”你道此人是谁？乃是神拳无敌小太保王九龄，他是镇九江屠粲屠大爷得意的门生，叫道：“奎兄弟退下来，我踢他的场子！”语毕，由马上跳下来，脱去了大衣，由马鞍上摘翘尖式钢刀，套挽手握刀，进了场子。那老者一看，说道：“你们俱是胜英的余党，你们去叫胜英去，你们不是老夫敌手。”王九龄听他出言不逊，叫道：“老匹夫看刀吧！”老者说道：“徒弟们取过大蜡杆子来。”徒弟将蜡杆子取过，老者接杆子在手，王九龄举刀便剁，二人动起手来。

战到二十余个回合，大蜡杆将刀绷飞，王九龄向南一跑，老头的大杆子向王九龄左腿点去，将王九龄绷起四五尺高，摔在尘埃。又过来一位身穿一身青的，手使双铜过来动手，战了五七个回合，一杆子将那使铜的打倒。不到一个

时辰，老者战败了六个保镖的。那六个保镖的一看，武术好的，俱都落败，可就不敢上来了。奎少爷一看，众人全都栽了筋斗啦，遂拾起王九龄的单刀，与老者再战，老者的杆子滑拿绷扒握，劈砸盖挑扎，净走胜大少爷的致命处。列位，难道说练把势的就不怕人命关天吗？原来，这六个练把势的都是江洋大盗，就是出了人命，官兵来了，他们也能走得了。

且说奎少爷正在力尽声嘶之时，十二位镖头面面相觑，孟福呆呆发怔，就听西南角上咳嗽一声，厉声叫道：“好大胆的

孺子胜奎！为何与你二叔动手？秦二弟不要生气，愚兄胜英来也。”众人一见胜爷来到，闪开了一条道路，胜爷进场子当中，胜奎纵出圈子外，秦义龙止住了手。列位，胜爷是怎么来的呢？

皆因有缎店学生意的前去逛庙，看见胜奎等踢场子，那年轻人赶紧跑回绸缎店，叫道：“老东家，三关庙前大少爷踢把势场子，动了刀啦。”胜三爷还没答言呢，山西人掌柜的说道：“我的奶奶，这可怎么了！”胜爷说道：“掌柜的不要惊慌，您是正式商界人，人晓得我们这宗买卖，我做的这宗买卖，总得带着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动刀。既是敢与我们父子动手的，必然是鳌里夺尊之手，软弱的也不敢。赶紧叫年轻的与我备马。”

复又叫道：“老管家！你速骑马回家去，给我取刀镖甩头，快去快来。”年轻的备马，老家人回古城村取兵刃暗器，胜爷披上大氅，由年轻的手中接过丝缰，上了坐骥，够奔三关庙。来到把势场前一看，人山人海，站在高阜处一看，原来是飞贼秦义龙。老英雄走入场子叫道：“秦二弟不要生气，看在愚兄面上，让过胜奎孺子吧。”胜爷紧跟着又说道：“贤弟，你来到莫州镇，何必设摆把势场？请兄弟收拾了吧。你来在莫州，愚兄不是说句大话，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你逛完了庙，到在愚兄家中住些日子，临走有愚兄给你的盘费。”胜爷这一与秦义龙恭而敬之，秦义龙面上一阵红，一阵白，将手中大杆递给徒弟，叫道：“胜三哥！咱哥俩的过节，您大概也不能忘记。没有别的，咱哥俩过过招吧。”胜爷闻听一笑，叫道：“秦二弟！

愚兄年已过七十的人啦，这三年愚兄在家闲暇无事，耕耘为业，武学的工夫，扔下三年之久，刀枪棍棒久未沾手，不是前三年的胜英了。愚兄焉能是贤弟的敌手？望贤弟让过愚兄吧，就算愚兄输了。”秦义龙说道：“胜三哥，你就是有苏张陆贾之舌，也不能不过招。小弟千山万水到莫州，专为找您胜三哥来的，

输在你的手下，小弟心服口服，胜三哥你不要动唇齿了。”胜三爷一看秦义龙是非动手不可，胜三爷说道：“好好好，愚兄陪贤弟走上几趟，但是点到了就算完啦，还请贤弟让愚兄一个年迈。”语毕，胜三爷脱去大氅，抱拳说道



：“贤弟请上招吧。”

秦义龙并不客气，够上部位，与胜爷插拳动手。要按秦义龙的武学可不弱，但是一跟胜爷动上手，可就有点不行了。二人走了二十余个回合，秦义龙劈面一拳，胜爷将他的腕子捋住，叫道：“秦义龙，你去吧！”底下一抬腿，照软肋梢上一脚，秦义龙倒也听说：“噗咚”一声，闹了一个坐墩。秦义龙满面通红，爬将起来，说道：“胜三哥，拳算我输啦。我的大杆子有拿手，咱哥俩递递兵刃吧。”胜爷说道：“有何不可？”秦义龙叫道：“吴升将大杆子递过来心”吴升挑了一根分量重的，递给秦义龙。胜奎也过去挑一根，递与胜爷。二位接过一颤，两条杆子，吞吐撒放，犹如两条怪蟒一般，这一递上手，两条杆子蛟龙出水，怪蟒缠身，两条杆子尖拧在一处。这大杆子缠在一处，谁要撒手，谁算输啦。胜爷一较劲，叫道：“秦二弟撒手！”秦义龙就觉虎口发酸，不能扎挣，将大杆子松手，绷出去有三丈来高。胜爷恐怕秦义龙的杆子碰着看热闹之人，急忙用自己的大杆子，又将秦义龙的杆子缠住。看热闹的都齐声喊道：“还是胜爷工夫好！”胜爷说道：“众位乡亲，这是我盟弟，不是外人，让我一招。”秦义龙含羞带愧道：“拳脚与杆子我都输啦。今天我跟您说一句明亮的吧，前三年我在群英会上，被您打了一镖枪，我有点窝心，因此我回到家中又练三年镖枪。今天没有别的，咱哥俩再过过镖枪，我若再输了，我抱头南下，心服口服。”胜爷说道：“秦二弟你现在能打多远？”

秦义龙说道：“我能打三丈里外。”胜爷说道：“我仍站在两丈七八之内，贤弟你若能将我衣服损伤，那就算我输啦。对于

性命上还是更没有问题，我能立给你字据，你要伤了我的性命，叫胜奎取回死尸，私官两面没有贤弟你的相干。”语毕，胜爷站在南面，秦义龙站在北面，相距两丈六七尺远。秦义龙左手引右边的镖枪，一仰手不偏不倚，直奔胜爷心口窝打去，镖枪离胜爷胸前一尺来远，胜爷一歪身躯，闪开镖枪；镖枪方然落地，第二只右手的镖枪又到了，正打胜爷咽喉，胜爷缩顶藏头法，第二只镖枪打空。第三只紧跟着奔胜爷肾囊打来。胜爷闪展腾挪，秦义龙的镖枪，双手左一只右一只，犹如雨点般打下来。第四只、第五只，左右井肩穴；第六只、第七只，左右腿腋；第八只左虎眼；第九只右虎眼；第十只左腿迎面骨，第十一只有腿迎面骨；第十二只奔睾丸打来。就看胜三爷上边的缩顶藏头法，下边向上纵，右边的向左闪，左边的向右闪，闪展不及，下边用靴底踹镖枪，上边用手打镖枪，说时迟，那时快，十二只镖枪一霎时打完。胜爷站稳身躯，一伸手说道：“秦二弟，我接了你两只镖枪。你屈尊屈尊点吧，你也站在南边哪。”

胜爷说着话，走到北面上垂手，秦义龙走至南面。书中代言，十二只镖枪

，胜爷接了两只，地上落了九只，小孟福在旁边看出来啦，低声叫道：“奎哥哥，十二只镖枪，老爷子接了两只，为何地上尚有九只呢？”胜奎说道：“你不要多说啦，都是你惹的祸，还七嘴八舌呢？”孟福咋舌不语。此时外面马踏銮铃响，老家人将胜爷兵刃暗器取来，胜爷说道：“不用我自己的兵刃啦，此处都有。”老家人在一旁站定，胜爷托着两只镖枪叫道：“秦二弟！我打镖教授徒弟，都有规矩，临打的时候，先示敌人一个着字。胜家的迎门三不过，上中下，中上下，下上中。”胜爷语毕，仰左手的镖枪叫道：“秦二弟，着！”秦义龙目不转睛，一看胜爷的镖枪出手，他自己心中说道：“还是胜英镖法好，我又白练了三年。”秦义龙的镖枪出去，尖子

还是摆，胜爷的镖枪打出来，四平，犹如一条平线的一般直奔秦义龙打来，镖枪离着秦义龙一二尺远，秦义龙一闪身躯躲过。

秦义龙说道：“你也没打着我。”胜爷说道：“你看镖枪落地，不与你的镖枪落地一样。”秦义龙回头一看，镖枪插在就地，直立不倚。胜爷又叫道：“秦二弟！你再看看右手的镖枪，胳膊肘不离肋际，就凭手腕的力量，要是用胳膊的力量，赢了你都不算高明。”秦义龙一看胜爷，果然胳膊肘不离肋际，一甩手腕，一只镖枪奔肾囊打来，秦义龙见着镖枪看看来到切近，一纵身躯，躲过了镖枪。秦义龙说道：“你也没打着我呀。”胜爷说道：“虽然没打着你，你看看镖枪。”秦义龙回头一看，两只镖枪，东西各立一只。秦义龙说道：“你的镖枪打的实在是高，但是没打着我。”胜爷一伸胳膊，叫道：“秦义龙！你看看，还有一只。秦二弟，这一只就打着你啦，你可留神。上中下，中上下，下上中。”说着话，老英雄喊了一声：“着！”秦义龙一看，镖枪红绸子条一抖，秦义龙方要躲闪，镖枪并未出手。胜爷又叫声：“着！”秦义龙一愣神，镖枪犹如闪电一般，出其不意，正中腿部，秦义龙一退，坐在地上。看热闹的齐声喝道：“好镖呀！好镖呀！”胜爷对大家道：“众位别这样，这是我之盟弟让我一招。”秦义龙在地上坐着，起下镖枪，鲜血直流。胜爷叫道：“秦二弟！此处离寒舍不远，请二弟到寒舍休养几日。”秦义龙说道：“我不去，您请吧。”胜爷叫道：“众位镖头，胜奎、孟福！秦二爷不赏咱爷们脸，咱爷们走吧。”

孟福叫道：“义父！王九龄被秦义龙打得动不了啦，就算完了么？”胜爷说：“孺子有所不知，你知道你秦二叔是干什么的吗！他就是将王九龄的命废了，也得咱们自己发送去。不要多说，随老父到镖局子吧。”原来，莫州镇上有胜爷的镖局子。

不表胜爷爷十几位扬长而去，单表秦义龙，自群英会上被胜

爷打了一镖枪，羞愧逃走，回到家中，便叫裁缝给作了八个纱布口袋，里

面装上白粉，吊在天棚上面，离地一二尺高，老贼在当中一站，将家中长工月工都叫来，说道：“你们别做庄稼活啦，你们来八个。用此白纱布口袋打我，谁要打在我身上一下，给一吊钱，我站在当中。”长工、月工一听，非常欢喜，齐声说道：“好好好，这个比做庄稼活儿轻松的多。”于是老贼站立当中，先过来八个工人，拿起白布袋儿，一齐向老贼身上打，老贼在当中，哪里躲的开呢？方躲开东边的，西边又来啦，工夫不大，将老贼打的成了白人啦。打完了之后，这个说：“老当家的，我打你三百六十五下。”那个说：“当家的，我打你九百七十三下。”老贼哈哈一笑，说道：“计不过来啦，每人给三吊钱吧，明天照常办事。”半年多的工夫，这八个纱布口袋打不着他啦，可有一宗，老贼卖了一顷多稻田地。纱布口袋打不着之后，又作了八棵木头镖枪，叫八个人打他，打着一下，一吊钱。起初打得着他，过了半年多，八个人谁也打不着他啦，老贼可又卖了一顷多稻田地。那位说，他不心疼吗？列位，他是大飞贼，多作两水买卖就有啦。老贼就为练镖枪，在这一年多的工夫，就卖了三顷多稻田地。又预备了二百两银子，出外找他五个徒弟去。他这五个徒弟，号叫五鬼，大徒弟叫花面鬼吴升，二徒弟叫金面鬼樊林，三徒弟叫矮矮鬼赵灵，四徒弟叫黑面鬼李霸，五徒弟叫赤面鬼张龙。在南省将这五个徒弟俱都寻着，爷儿六个前来逛莫州庙，巧遇庙中和尚与各摊贩要香钱，秦义龙向花面鬼吴升说道：“这个花巴你对盘不对盘？”花面鬼吴升说：“不对盘。你老人家对吗？”秦义龙说道：“这位花巴是老合。”说着话，秦义龙已走到和尚面前，和尚一见是秦义龙，叫道：“秦爷！”秦义龙说道：“神凑子里有托条地方吗？”和尚说道：“已经都占上啦，只有禅堂。”秦义龙说

道：“岂能在禅堂打搅呢。”和尚说道：“你老人家还是外人吗？”和尚将秦义龙让到禅堂，对秦义龙说道：“秦二爷，你前来逛庙来啦？”秦义龙说道：“我不是专为逛庙，我前来找一个人。”和尚说道：“你找哪位？”秦义龙说：“我找神镖将胜英，他与我前三年有仇。”和尚说道：“秦二爷，要依我劝你，忍了吧。胜爷外有仁善之名，无人不晓。再说他是遇事不怕事，无事不找事。”秦义龙说道：“我千山万水的来啦，专为这件事来的。”和尚一看劝不了他，也就不劝他啦，给他预备斋饭款待他。原来，和尚年轻未出家的时候，给飞贼秦义龙打过下手；他如今出家啦，他也是怕秦义龙，故此勉强招待秦义龙。吃喝已毕，秦义龙在莫州庙上买的刀枪棒棍大杆等。原来莫州庙是一个最大庙场，赶庙作生意的，无一不有，银楼金店，都去搭棚赶庙。秦义龙在庙上买齐了家伙，遂铺了场子，口口声声要会斗胜爷。今日胜爷虽然战败秦义龙，不忍下其毒手，暗中恩放他，这就叫慈心生祸患，竟受了秦贼之害。秦义龙在庙上铺好了场子，和尚又劝一回，秦义龙不从。列位，秦义龙庙上铺下场

子，第一日胜爷就知道啦，皆因为有长工月工，逛庙回来就报告胜爷啦。胜爷说道：“你们逛你们的庙，别听那个，那是把势的钢条子，为的是多赚几个钱。千万别对旁人提这个事。”胜爷怕二位少爷知道，出了是非，所以胜奎大少爷告假，胜爷不准。然后二奶奶替他哥俩告假，胜爷没有法子，才应允了他们哥俩。秦义龙在三关庙前铺尸天并没有什么事，晚晌回到庙中，和尚劝说：“胜爷朋友甚多，铺一天找个面子就完啦。”和尚说了半天，无奈秦义龙是迷人不醒其端，秦义龙说道：“我在庙前铺三天，胜英若是不来呢，我还上他家里去找他。”第二日又铺好了场子，花面鬼吴升正在下场子卖狂之际，孟福就赶到啦，孟福被吴升战败，吴升被大少爷胜奎战

败，胜奎与秦义龙动手，刚刚不支之际，幸有十二位镖头赶到，然后这才接连上胜爷。列位，胜爷此时是赶到啦，将胜奎救下来啦，胜爷就是不到，场子里头也有的是胜爷朋友，胜家也栽不了筋斗。

闲文表过，单说飞贼秦义龙大腿上中了胜爷这一镖枪，自己将镖枪起下来，鲜血淋漓，满面羞愧，说道：“吴升，你们将兵刃收拾起来。”吴升等将兵刃捆起来，扛在肩头上缩肩控背，秦义龙一瘸一点，大腿上鲜血直流。和尚一看就知道是挨了打啦，和尚将秦义龙让在禅堂，叫道：“秦二爷，咱们是老朋友，所以我才苦口相劝，你不以为然，如今受了伤啦，如何是好？”秦义龙说道：“头掉下来，碗大的疤痕，这算什么？”

和尚说道：“秦二爷，你先上点金伤药吧。”秦义龙由兜囊中取出金伤药，自己向大腿敷上。无奈刚敷上药，就被血水冲下去。和尚给出的法子，敷好了药用布勒上，布上系上带子，系在裤带上。秦义龙将药敷好，和尚给派人预备了斋饭，小和尚端上禅堂。秦义龙正在气头儿上，哪里吃的下去呢？酒饭未用，便躺在床上昏昏睡去。天到刚黑时，秦义龙的二徒弟金面鬼樊林，将秦义龙呼醒，口中叫道：“老师！你不要窝心，今夜晚间，我带着薰香盒子，前去古城村胜宅，我将他一家老少，俱都薰过去，杀他全家满门，鸡犬不留。”和尚闻听，拦阻说道：“去不的，去不的，胜爷家里丫环、婆子都有把势，倘若被人看破，必有危险。”秦义龙说道：“用薰香盒子，不怕他有把势，愈有把势，夜间愈不防备，薰香过去犹如死人一般，用刀杀带气的死的，哪还有什么难的么？”和尚劝说多时，秦义龙仍然不从。金面鬼樊林扎绑停妥，出离了禅堂，纵身形上房，临行之时，遂叫道：“老师！弟子必然削几颗人头来见大家。”

这位樊林说了大话，出离禅堂，够奔胜宅取人头去了。和尚也

不敢睡觉，静等樊林回来，以看究竟。和尚等到三更之后，仍不见樊林到来；到了三更半，仍然不见回来，秦义龙放心不下，说道：“你们谁去到古城

村看看，莫非樊林有什么差错？”花面鬼吴升说道：“老师，你老人家别不放心，樊林先将人薰过去，然后再杀，总得半夜的工夫。”秦义龙一看吴升这小子有点不敢去，自己遂站起身躯说道：“我自己走一趟。”秦义龙刚才站起身来，就听山门外有人打门，叫道：“神凑子有托条的老合吗？我浑天下池子入窑，得的居迷子太亥，旋而风太紧，我不能扯乎。有老合给我遮盖遮盖，居迷子我送个你们啦。”

此时鸦雀无声，听得明明白白。秦义龙叫道：“当家的，你听见了没有？不用问，这是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前来给我送盘费来了。”秦义龙说至此处，就听外面说道：“老合念缓，我走啦。”秦义龙遂出了禅堂，站在角门里问道：“外面哪位？”

外面无人答言，秦义龙够奔山门，方要开门，见眼前有一物，低头一看是一个大包裹，伸手一提，份量总有一百来斤。秦义龙一提这个包裹，心中暗道：“朋友，你的心太狠啦，作贼的至多偷六十二斤半合一千两，你偷人家这么些个，你背的动吗？”

无怪乎跑不了。”心中一旁思索，将包裹提起，扛在肩头。回到禅堂中，叫道：“老当家的，你看看这位老合真狠，偷人家这些个。”说着话，将包裹放在八仙桌上，伸手打包裹，说道：“当家的，你看看这个包裹扣儿，真是老合的手法，扣儿是愈引愈紧，一揪角儿就开。也不是吹，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真有朋友。”包裹角儿用手一扭，打开了包裹。一看里面是一条油布口袋，二尺多长，一尺来粗，袋裹的口儿用蓝绒绳系的活扣，一拉就开。老贼拉开口袋嘴，向八仙桌上一倒，“噗咚”

一声，只见鲜血淋漓，原来是一个大卸八块的死尸，人头是歪牙咧嘴，看不出是谁。和尚在旁一看，血中还有一小油布包，

和尚伸二指将油布包儿捏出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白绸子条儿，上面有字，是用铅条写的，半真半草，看得很真切，上书：“字奉飞镖秦义龙知悉：将令徒原物交回，并不短欠。”

秦义龙一看，咬牙切齿，愤恨难当，厉声骂道：“胜英老匹夫！

我徒弟既被汝拿住，害死还不行，你还大卸八块，送回庙中。

老儿胜英！你的筋骨，一天不如一天，有朝一日，我若将你拿住，千刀万剐！”老贼厚骂不休。

列位，秦义龙骂胜爷，胜爷有点委屈，胜爷本是仁人君子，焉能下此人所不忍的这样毒手？原来金面鬼樊林去行刺的时候，出离三关庙，够奔古城村，鹿伏鹤行，来到胜爷门前。胜爷的宅院，飞贼早就踩过道，知道胜爷的宅院方向。贼人纵身形上房，由头道院进二道院；过了二道院，来到三道院，见有

五间大厅，贼人暗想：“这必是胜英的住所。”五间客厅，可是风火檐，风火檐不好上下，贼人由大厅房上纵到天棚顶上。原来胜爷最爱养花，天棚底下是花池子，栽种些奇花异草，哪天棚顶夜间必要拉起来，为是使花得接露水。贼人一伸手，一摸天棚杆子，有四寸来粗，贼人拿了一个大顶，手把天棚杆子，由北向南，打算到犄角顺着立杆子来。贼人顺着横杆拿着大顶，方距离犄角竖杆二尺来远，就听得“叭哒”一声，天棚杆子折啦。天棚杆子这一折，连贼人带杆子，俱都落于尘埃。天棚的横杆子这头早有人给刺的碴口儿。天棚杆子这一响，西厢房屋中可就说了话啦：“哥哥，咱们院里头什么东西响啊？别是有了人啦？”东厢房屋中接声说：“许是闹贼啦。”这二人一答话，胜爷在大厅中咳嗽一声，说道：“奎儿福儿，不要大惊小怪，莫州庙乃是藏龙卧虎之地，也许有了小贼啦。咱们家水深，必然鱼旺，你们不许大惊小怪，也不许出屋子，叫他逃走去吧。”贼人此时手扶就地，方要起来，养鱼缸后过来一人说

道：“躺下吧。”一脚把贼人踢倒。此人本是办这个事来的，身上带着绳子呢，将贼人踢倒，拉出绳子来就捆上啦，叫道：“胜三哥！您不用叫侄子们出来啦，这点小事，我替您办啦。”语毕，扛起来贼人就走。胜爷问道：“是哪一位？”就听那人扛着人，走着道儿说道：“胜三哥念缓吧。”念缓就是不用说话。

此人将贼人扛到东跨院大墙底下，由腰间取出飞抓来，将贼人绑绳抓住，拉着绑绳纵上墙头，将贼人再提上墙头，然后又提到墙外。此人又将飞抓取下，扛起贼人来，奔村东而去。村东不远有丛大松林，将贼人抛到树林之内，由腰间取出一个包裹，里面原来是油包裹皮儿。油布口袋取出来铺在尘埃上，亮出匕首刀，将贼人左胳膊上的绳子挑开，照定胳膊用匕首绕着弯一转，放下匕首刀，“嘎叭”一声，将胳膊拉下来。贼人嗷呀的怪叫。此人恐怕贼人喊叫惊动居民，用刀先照贼人胸口点了一刀，见贼人一翻白眼，声息立断，原来这一刀，扎小子心尖儿放上啦。将贼人扛到树林的时候，旁边就放着灯笼呢，原来都是早预备的。一段一段的将贼人卸了，一块一块的装到油布口袋之内。办完了事，用沙土擦了擦血，用小笤帚将地上的血迹扫干净，由腰中取出白绸子条，用铅条写上字，上书：“字奉飞镖秦义龙：将令徒原物交回，并不短少。”又用油布将白绸子条儿包好，装在口袋之内，将口袋系好，用包裹皮又将口袋一包，将地下诸物俱收拾起来，放在百宝囊中，扛起包裹，够奔三关庙而来。工夫不大，来到三关庙山门外，这才说那几句黑话。那几句黑话，就是庙里住着老合没有？我可是老合。

我偷了人家啦，得的东西太多啦，护院坠下来了，请你将东西收下吧。我弄不走了，你收下作富裕盘费。秦义龙这小子一听，他还对和尚说他朋友多呢

，前来给他送路费呢，却原来是将他的二徒弟樊林给大卸八块送回来了。临到屋中打开一看，也看

不出是谁来，一看字柬，才知道自己徒弟被人害啦，如何不怒？

破口大骂，愈骂愈有气儿；愈有气儿，骂的声音愈高。正然辱骂，就听禅堂后窗户有人说道：“唔呀，秦义龙你这个臭王八羔子，为什么骂我胜三哥？这个卸人的王八羔子也真是阴险点，原来吾也去啦，吾没有赶上，你为何骂我胜三哥？不是我胜三哥办的事。”列位，和尚一看大卸八块的死尸，就吓的连四方都认不清，又一听外面一声“唔呀”，和尚吓得尿就撒在裤子里头啦。老贼五个徒弟，死了一个还剩四个，这四个徒弟一听外面“唔呀”，全都站起身形，向桌子底下就钻。飞镖秦义龙一看真泄气，四个徒弟都藏起来了，遂骂了一声：“无用的东西们。”自己由墙上摘下一口朴刀，一瘸一点，出了东禅堂，纵上西禅堂，脚尖着稳阴阳瓦。老贼的意思，打算由东禅堂出来，纵上西禅堂，然后由西禅堂后坡逃走。方纵上西禅堂前坡，向后坡一看，就见露出春秋帽，说道：“老王八羔子，吾在这里等候多时。”老贼一看，吓了一跳。老贼现在受了伤啦，就是不受伤都不是来人的敌手。没有法子，一退步由西禅堂下来，再上东禅堂，方上了前坡，向后一着，露出一顶春秋帽说道：“老王八羔子，吾在这里等候多时，你往哪里逃走？还不束手被擒，等待何时？”老贼又由东禅堂上倒步下来，只可向北跑，方上了月台，打算由月台上往正殿前坡逃走，打算纵过庙脊，就好逃走啦。方纵上前，就见脊后站起一个人来，头如麦斗，身体魁梧，一声呐喊：“小子！你上哪里逃走？我在这儿哪。”老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孟金龙。老贼心中纳闷：“金龙不会蹿房越脊，他怎么也上了房脊？”老贼不敢战金龙，倒步拧腰下来，要奔山门，就听身后有踢啦踢啦声音道：“王八羔子，哪里走？吾跟着你呢。”秦义龙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欧阳大义士。老贼说道：“秦二爷这条老命跟你拼啦！”

大义士说道：“不挤你也走不了。”秦义龙抽冷子就是一刀，大义士见刀临切近，伸手抓刀，一把将刀连背带刃俱都捋住。老贼当时心中一乐，心说：“这回你五个手指头可别要啦。”用力一抽刀，无奈用尽平生之力‘抽不出刀来，犹如刀锈在鞘中一样，老贼恍然大悟，想到欧阳大义士有金钟罩。方要撒手抛刀，欧阳大义士向怀中一带，底下一脚，正踹在秦义龙胸前华盖穴，秦义龙焉能站得住呢？一个倒筋斗栽倒尘埃，刀被蛮子抢去。老贼就地十八滚，燕青十八翻，蛮子喊道：“唔呀坏啦，吾就是不会地躺招。”老贼说道：“你倒是不会的。”说着话滚出去五七尺远，方要站起身来，蛮子过去一脚，又踢了一个筋斗，说道：“哎呀，想起一招来。”老贼又滚，滚出去七八尺远，手按方砖地，方要起来，蛮子过去又是一脚，照旧蹋倒，说道：“哎呀

，又想起一招来。老贼！告诉你吧，我专会破地躺招，我拿你当球儿踢着玩，踢够了才捆你呢。”老贼心中暗想：该着栽筋斗，这也是前世造定，我何必叫他拿我当儿戏呢？于是趴在地下不动了。欧阳大爷过去一脚踏住叫道：“兄弟们来吧，将老贼踩住啦。”二义士由西禅堂下来，说道：“哥哥将他赏给我捆他。”大义士说道：“不要赔本，看看他腰里有飞抓没有？没有飞抓解他的英雄带；没有英雄带，解他裤带。我兄弟一个瓷公鸡，一个翡翠猫，概不赔本。”二义士取出老贼的飞抓，将老贼捆好。此时佛殿上有人说话啦：“二位汉奸叔叔，快将我弄下来吧。我的腿直哆嗦，要不管我，我可要拆房下去啦。”说着话，就听降魔宝杵咔嚓一声，庙顶闹了一个大窟窿。二爷说道：“你别拆庙，混帐王八羔子。我就将你弄下来。”金龙说道：“我这腿直哆嗦，受不了啦。”二爷拧身影上殿，用绳子将金龙系下来，金龙自己解下腰间的绳子，手擎降魔宝杵，奔秦义龙而来，说道：“小子，你再把势

场用秫秸棍拨弄倒了六个保镖的，我要进去毁你，二位汉奸叔叔不叫我进去，人家都站着看热闹，我蹲在就地看热闹，蹲的我腿肚子疼。在场子里我胜三爷不跟你战，你非战不可，我三大爷给你留情啦，小子你不知好歹，还打发小贼前去行刺去，我将你毁了吧。”语毕，双手拿着宝杵，照定秦义龙后心就要下手。欧阳二义士说道：“哥哥看宰活人的呀。”老贼翻脸一看，黄橙橙的降魔宝杵，刚就要落下来，在后背那儿瞥着呢。

老贼此时心中暗想：“不想生在太仓州，死在直隶州。吾不当教徒弟前去行刺，这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不表老贼后悔难过，大英雄说道：“老贼，我用杵将你钉在就地方砖里去。”

大英雄说罢，虎腕高仰，一伏腰，降魔宝杵刚要落下，正在此时，就听山门上咳嗽一声，说道：“金龙贤侄，且慢下手，老夫来也！”大英雄抬头一看，胜三爷由山门上飘然而下。

原来，胜三爷在大厅中思索：“院中帮忙者究竟是何人呢？”

又呼主哥，听声音也没听出是谁来。”胜爷愈想愈纳闷，遂起得身来，扎绑停当，带上刀镖甩头，告诉奎、福二个少爷：“方才来的那个，必是秦贼所主使，但不知何人前来帮忙？我到外面探探，如家中再有人来，将他惊走了就算完事，不许伤他们性命。可千万留神谨慎看家，我去一会儿就回来。”胜三爷嘱咐完了奎、福二个少爷，胜爷不打门上走，由墙头上过来，心中暗想：“听说秦贼住三关庙，我先到三关庙探视探视。”于是用夜行术的工夫，直奔三关庙而来。工夫不大，来到三关庙，胜爷纵上了山门，正适孟金龙要杵伤秦义龙，胜爷心中不忍，喝退金龙。金龙一看，原来是胜爷，哪敢不遵？对秦义龙说道：“真是你的福神到啦，叫你又多活几天。”大英雄这才唯唯而退。



此时三爷已下了山门，来到秦贼切近。二位蛮子见是胜三爷到来，不敢怠慢，过去齐声叫道：“胜三哥一向可好？吾兄

弟二人给三哥磕头！”胜爷说道：“自己弟兄，免礼吧。有劳二位贤弟不惮烦劳，千山万水来到莫州，为愚兄的事，拿住秦义龙。但是冤仇可解不可结，请二位贤弟看在愚兄的面上，将秦义龙放了吧。人非木石，秦贤弟此后好自为之。”大蛮子说：“胜三哥，您岂不闻捉虎容易放虎难？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您要放了他，恐怕他恩将仇报。”胜爷说道：“秦义龙岂是那样之人？先前之事，一概不提，此后但愿各释仇隙。”大蛮子说道：“放虎归山，必定伤人。”宋朝秦丞相害岳家父子，岳家父子俱无口供，秦桧欲将岳爷释放，商之于妻，桧妻用手指在炭灰上写了几个字：“捉虎容易放虎难。”卒将岳爷陷害。且说蛮子不敢拂逆胜三爷之意，列位，二位蛮子与谁都玩笑，惟独对胜爷是恭而敬之，今天心中不愿意放秦贼，又不敢驳胜爷，只好听胜爷自为。胜爷叫道：“金龙贤侄，你将秦二爷绑绳解开。”大英雄犯了脾气啦，浑劲性可就上来了，说道：“不管。”

站在一旁撇着嘴。胜爷打了一个唉声，自己亲解其缚，遂叫道：“秦二弟，从此以后，还与愚兄为仇作对吗？”老贼脸面一阵通红，说道：“胜三哥，小弟从此永远不与兄反对，谢过三哥救命之恩。”胜爷哈哈一笑，说道：“兄弟你请吧，你有盘费没有？若没有盘费，你说话。”秦义龙说道：“三哥，我有盘费。”语毕，狼狈而逃。胜爷说道：“秦义龙的徒弟何在？”

二蛮子说道：“俱在禅堂里边呢。”胜爷高声叫道：“你们大家还不出来，各回家乡？我既释放汝师，还能留下汝等吗？”

四个人俱都由桌子底下纵出来，花面鬼吴升带着三个师弟谢过了胜三爷，俱都抱头鼠窜。胜三爷又叫道：“当家的，你还不出来吗？”此时和尚吓得惊魂失色，由禅堂中出来。胜爷说道：“当家的，我胜某回家三年之久，常有亲朋说你是绿林道出身，我曾夜间到你庙中来过五六次，我一侦察你，果然诵经参禅，

改邪归正，要不然我早就将你赶走啦。大丈夫棍前岂容宵小之人酣睡？到如今你为何又招江洋大盗？贼人到我家中行刺，还有何说？倘若到乡庄大户财主家行刺窃取，岂不是甘受其害吗？

你身为佛门弟子，招引江洋大盗，你是认打认罚吧？”说着话忽闻臭味，胜爷说：“哪里的气味？怎么这么臭呢？”和尚说道：“三爷，我跑肚啦。屋中还有一个大卸八块的死尸呢。”胜爷说道：“你要认打，咱俩打一场官司。”和尚说道：“那还有出家人的命在吗？”胜爷说道：“你要认罚。你将屋中八仙桌上的死尸，刨一深坑，将他掩埋，以后你庙中永远不许收留闲人，也

不许你招租住客。你要勤于打扫禅堂，我还有点心意，我每年舍庙中一百两银子香资，可有我活一天给一天，我死之后，此款取消。”和尚闻听，心中喜悦，千思万谢：“庙中永远不留闲杂之人！我将死尸掩埋。”胜爷与和尚说完了话，和尚将山门开放，胜爷叫道：“二位贤弟，金龙贤侄，到古城村愚兄家中去吧。”爷儿四位这才出离三关庙，够奔古城村。

来到古城村已经日上三竿了，奎、福在家中放心不下，皆同老仆由家中出来，正要够奔三关庙寻找胜爷，就见胜爷在先，后边跟定一位大汉，两个汉奸，胜爷叫道：“奎儿，福儿！这是你欧阳二位叔父，与老父有过命的交情，前三年你欧阳大叔盗灯，二叔请人，萧金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二位少爷赶紧过来，撩衣跪倒尘埃：“二位叔父，我弟兄二人给二位叔父磕头。”欧阳大爷，说道：“哎呀，两个小王八”说到“八”

字，“羔子”两字还未出口，回头一看胜爷，自己也乐啦，忙改口说道：“二位贤侄请起免礼。”奎、福二人给欧阳昆仲磕完了头，胜爷又对奎、福指着金龙，说道：“这是你孟金龙大哥。”奎、福二人道：“金龙大哥，兄弟给您行礼。”语毕，控背躬身，各施一礼。金龙说道：“得啦，小子。”自己说完了，

自己也乐啦，又对奎、福二人说道：“二位兄弟，别拿我当人，我是一个大浑小子。”奎、福二人一笑，爷儿六位够奔庄院走来。蛮子叫道：“胜三哥！这位小孩是谁跟前的？我怎么不认识呀？”胜爷说道：“愚兄倒疏忽了，还没对二位贤弟道及，这是前三年愚兄回家，收留的螟蛉义子。”二位蛮子说道：“我们给您道喜。”胜三爷说道：“同喜同喜。”老哥儿三位说着话，来到宅中，进了大门，直接走到大客厅，家人打了净面水，沏上茶来，喝着茶说着话。蛮子说道：“吾这三年到镖局子去了好几趟，看望老哥去，俱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在信格子里面看见老哥哥不少的信件，内中完全是一个信词，不是老病未愈，就是新病频来，老哥哥莫非说是不出世了吗？”胜爷叫道：“二位贤弟，愚兄今年七十有奇了，还出的什么世呀？

回忆当年，只增愁苦。”蛮子说道：“老哥哥您收下螟蛉义子，莫非是胜家门人稀罕吗？”胜爷说道：“诚然。”蛮子又说道：“老哥哥晚景之欢，谁能比得了？二位少爷承欢膝下，乐何如之？”胜三爷说道：“二位贤弟抬爱愚兄了。”蛮子又问道：“胜三哥，但不知奎儿可曾定下婚姻？”胜爷道：“贤弟贵人多忘事。在十数年前，明清八义大爷得了一位老姑娘，愚兄与大爷在酒席筵前换杯，定下大爷的令爱。”蛮子说道：“吾倒忘记了。那么您杜门谢客，难道您就不恋想这些老朋友了？”

胜三爷说道：“贤弟，愚兄是好交友之人，焉有不想念之理呢？”

每日想起来，真是五内如焚。风烛残年，但不知与这些老少宾朋还能相聚否？”蛮子说道：“您要想望众老少宾朋，吾兄弟倒有一策，可使老少亲朋齐聚古城村，大家盘桓些日。”胜爷说道：“但不知有何良策，可使这一班老朋友齐聚一堂，以叙离怀？”蛮子叫道：“胜三哥！胜奎今年多大岁数啦？”胜爷说道：“今年十八岁了。”欧阳爷说道：“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你七十多岁的人啦，难道你不惜子女吗？也该给胜奎完婚啦。乘着给胜奎完婚，咱们热闹热闹。你用一百份请帖，定期给胜奎完婚，所有这一些老少的宾朋，道路远的，我都给你下帖请到。”胜爷说道：“贤弟有所不知，愚兄向来对于人情往来，不敢疏忽，就以古城村说，愚兄每逢随礼，总是三吊五吊的份礼。我若是给奎儿娶媳妇，撒下请帖去，富裕的家固不足论，若贫困之家，接到了我的帖，来随礼吧，没有钱；不来随礼吧，又对不过我，这岂不是教人家为难吗？”蛮子说道：“穷亲戚朋友，你别受他们的礼。”胜爷说道：“穷富我都不受礼，难道随人情的就空手来吗？”欧阳爷说道：“你是仁德待人，没有不给贫穷的朋友打算之时。但是胜奎早晚不是都得娶媳妇吗？”

胜爷因为秦义龙之事，心中不高兴，打算过个一年二年的，再给胜奎完婚，故意以此言推辞。欧阳弟兄是非此不可，胜爷不好违背朋友之意，遂说道：“贤弟既不嫌受累，所有一切，全仗二位贤弟了。”欧阳大爷说道：“理所当然，咱们哥儿们，还过得着客气吗？你就择吉日定请帖吧，凡镖行有交情的给请帖；没有真交情的一概不请；黑道上朋友，咱们不但不请，他就来了，恕不招待。”二蛮子说道：“择日子还用三哥吗？吾会合婚嫁娶。”说着话，取过了历书，择定六月二十八日，打发人莫州印了二百份请帖，大爷带五十份请帖奔南七省，二爷带五十份奔北六省。蛮子对金龙道：“你在三大爷家住着吧，你如有无礼取闹及不规矩行为，回来我用点穴法点你这王八羔子。”

孟金龙说道：“不闹不闹，你放心吧。”

欧阳氏弟兄在胜宅住了两三天，各带了请帖分头去了。至五月下旬，黄三太等便来到古城村了，胜爷一见非常欢悦，叫道：“三太，你们何必来这么急速呢？”三太说道：“我们接着欧阳大爷的帖，便连夜起程，恐怕事情多，师傅忙不过来。”

胜三爷亲自安置了黄三太等住所。第二拨邱成与人地昆仑邱三爷赶到；第三拨高恒高俊龙与侯华璧赶到；第四拨九头狮子孟二侠、萧三侠、于丰恒、萧银龙、于化龙，后面两乘驮轿里面坐定金凤、银凤二位姑娘，其余丫环婆子坐着车；第五拨丁绅董丁桂芳；第六拨剑客镇三山与海底捞月叶伯云哥俩同到。镇九江屠大爷带着姑娘前来就亲，跟着同来的有屠大爷的大儿谈笑书生屠士远，并丫环婆子等。至六月上旬，男女亲朋来到胜宅的，已有六十多位。贾七爷

与金头虎贾明爷儿俩一同来的，二少爷贾亮留在家中看家。不表亲友陆续赶到，再表胜爷忙碌，请了厨房茶房，伺候宾朋，将天棚下养鱼缸花盆挪开，调摆桌案，每日招待宾朋。列位，方到六月初间，就来了六十多位男女宾朋，要是没有钱的，连吃都管不起。神刀将李刚与侄子李永泰也俱都来到啦，大众终日谈古论今。忽然有老家人禀报：“太仓州的飞镖秦义龙来到，有名帖一纸，喜单一封。”胜爷接过名帖一看，上写“秦义龙”三字，喜单上书“喜敬银二百两，乞纳。”钻云太保贾七爷、神刀将李四爷、三太、香五等，众位俱都过来观看，贾七爷先发言说道：“胜三哥，这份礼不能收，给他原帖退回，就说庄农人娶媳妇、聘姑娘本是小事。”胜三爷说道：“众位，秦氏门中与胜家仇深似海。常言说得好，人要有什么过节，谁要有红白喜事，一行人情，就算解开啦。今天六月初旬，离喜期还有半个多月呢，我将他迎接进来，敬奉伺候，收下他的这份礼，等完了事，别位亲朋我不送盘费，惟独他，我送给三百银子盘费。众贤弟有什么委屈，都看胜英的情面。”胜三爷遂叫道：“三太、香五，你们见面俱以秦二叔呼之，千万不许慢怠。”三太、香五等敢怒而不敢言。胜三爷亲自出来迎接，一见面，秦义龙对胜爷控背施礼，说道：“小弟惭愧。”胜三爷说道：“秦二弟，先前的事情，一

概别提。愚兄有何德能？敢劳贤弟千山万水前来。”说着话，二人遂携手而行。黄三太过去叫道：“秦二叔，你将小包裹交给我吧，我给你存在帐房，你何时要什么物件，临时我给你取去。”秦义龙闻听得存小包裹，面有难色。原来，办喜事的事情，萧银龙与黄三太等早都安插好了，萧银龙总理，丁爷的先生，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接送亲友，大脑袋的知客，欧阳爷尚未回归，待回来的时候，二位监厨。萧银龙今年已经十七岁了，真是福随貌像，出挑的犹如潘安宋玉一般，粉莲色壮帽，粉莲色大衣，银灰短靠，足下燕云快靴。飞镖秦义龙方一递进名帖之时，萧银龙告诉三太，他无论带着何物，都叫他交账房，故此黄三太方一见秦义龙的面儿，就注意他手中的那个包裹了。黄三太这一要包裹，登时秦义龙面有难色之意。黄三太一看，可就更多了心啦，向前不容秦义龙允许，由手中取过来了。黄三太一掂，包裹不大，分量很重，黄三太交到帐房，记上号数，暂且不提。胜爷与秦义龙携手而入，进了大客厅。

胜爷说道：“秦二弟，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又叫道：“大师兄，你请过来。”剑客镇三山心中不悦，无奈胜爷的面子重，不好意思驳，走上前来。胜三爷用手一指老剑客，笑着叫道：“秦二弟，这是我的大师兄，镇三山夏侯商元。”又指秦义龙对剑客说道：“大师兄，这位是太仓州飞镖秦义龙秦二爷。”

二人各施一礼，夏侯老剑客问道：“秦二爷今年多大岁数啦？”

秦义龙说道：“还小哪，五十三岁啦。”剑客说道：“我比你大三十四岁，我八十七岁。”语毕，双方一乐。胜爷又将屠大爷请过来，用手点指，给双方先道了姓名，胜爷说道：“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屠大爷与秦义龙各施一礼。胜爷又叫道：“孟二爷、萧三爷请过来，这位是太仓州的秦二爷秦义龙，弟兄们以后要多亲近。”彼此各一礼。胜三爷又与李四爷、贾七

爷大众等介绍完毕，又将众年轻的四十余位全都叫到面前来，说道：“这是你们的秦二叔，你们都过来磕头。”黄三太等不敢违背师命，俱都趴下磕头，惟有金头虎贾明与金龙二人，蹲在后面，用手砸地，假装磕头。孟金龙蹲在地下，还是金头虎贾明劝的，要不然孟金龙连蹲下都不干。胜爷与秦义龙将老少英雄都给秦义龙介绍完毕，这才端下茶来吃茶。吃茶已毕，摆上酒席，将秦义龙让之首座，大家用饭。胜爷善观气色，一见秦义龙面带煞气，胜爷看众人虽对秦义龙不大反对，然而俱都面带难色，胜爷心中为难。吃完了饭，叫老家人将西跨院的北上房收拾干净了，请秦二爷那边下榻。老家人即将西跨院北上房安置好了，报告胜爷，胜爷陪着秦义龙到西跨院北上房中，又喝了一回茶，讲了些闲话，胜爷这才回转大厅。胜爷回到大厅，对大众躬身施礼说道：“众位老少弟兄们，吃万分的委屈，都看在胜英面上，人家是给咱行人情来啦，大家是为给我帮忙来啦，千万别说闲话。将我的喜事，大家捧着办完了，平安无事，那才是大家疼爱我胜英呢。”胜爷好话说了多少，大伙倒替胜爷心中难过，谁也不肯说什么别的啦，反倒安慰胜爷一番。

胜三爷自今日起，每日与秦义龙同桌而食，殷勤招待，毫无倦容。到了六月初旬，胜爷这日吃完了早饭，就觉腹中一阵疼痛，躺在床上休息一会，直至夜里二更来天，仍是疼痛不已，胜爷遂叫道：“李四爷、萧三爷，我怎么肚腹疼痛，由早晨至此时，疼痛不已。”萧三侠说道：“三哥你年纪大啦，这几日忙碌太甚所至。离喜期还有数日呢，你可以随便休息休息，不要终日亲自招待，都是老弟兄们，没有挑眼的。”说着话，胜爷就觉疼痛益甚，由床上起来，说道：“我要大便，泻一回就许好啦。”语毕，站起身来奔后花园厕所而去。来到厕所蹲的工夫很大，就觉大肠发燥，正在扎挣之际，就听墙上嗖的一声，

胜爷听着是金刃的声音，急忙站起，方站到平身，就听哗啦啦一响，肩头上中了一物，自觉火热，右胳膊发麻，当时就抬不起来啦。胜爷转身向墙上观看，并无人迹，方下了厕所台阶，就觉着两腿发软，走不动了。胜爷遂大声叫道：“三太何在？

我受了暗算了。”黄三太等闻胜爷喊叫，遂叫道：“香五、茂龙、李煜、

银龙，不好啦，我之恩师受了暗算了！”一旁喊着，直向后花园跑去，众人随后，也跑到了，来到胜爷切近，就见胜爷身体乱晃，向尘埃趴伏，胜爷的手方要按地，三太过去一把搀住，问道：“恩师，你在哪儿受的伤？”胜爷说道：“花园东北角。”众人有上墙的，有上房的，向四外观看，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胜奎一见父亲受伤，过去就要拔袖箭，胜爷拦阻说道：“奎儿拔不得，袖箭乃是毒药喂的。”黄三太、香五、银龙、胜奎等，搀扶着胜爷够奔内宅，张茂龙、李煜、贾明、邱成等，往各处遍找放箭之人，围绕胜宅寻找一遍，放箭之人踪影皆无。三太、香五将胜爷搀扶着躺在床上，拉过一条棉被给胜爷盖在身上，把胜三爷脸朝里，脊背朝外躺着。此时一伙老英雄也都跑到内宅观看，杨香五用匕首刀先将胜爷的大衣服挑下来。毒药箭不能起下来，若起下来伤口再被风一吹，立刻殒命，所以用匕首刀挑衣服。将衣服挑下来，解开英雄带，又挑靠身的小衣服，将小衣服一条一条的挑下来，一看受伤之处，现出紫色，如蚕豆瓣大小。萧银龙由腰间取出止毒散，用冷水化开，此时胜爷尚能服药，给胜爷将止毒散服下去，工夫不大，原药吐出。胜奎说道：“我们胜家门上有五福化毒丹，自施舍以来，凡是毒气皮肤病，服下去立刻能愈。可以服吗？”贾七爷说道：“赶紧化开吃下去看看。”又将五福化毒丹服下去，工夫不大，仍然吐出，不见效验。镇三山夏侯商元对大众说道：“究竟此伤是什么毒物？是那一门的毒药暗器，大众可知晓吗？”

贾七爷说道：“我倒知道此箭是哪一门的，此箭乃是下五门所传，用五毒喂成，名为子午绝命毒药箭。可惜有两位没在场，道兄与和尚俱都没来，他二人曾跟我提过此箭之恶，他们俩人，每到五月初五，采取百草，制造解此五毒之药，一人采药，一人炼药，名为百草转阳丹，专解此毒。但是听说炼此药，最为费事，往往有炼坏了的时候，在七七四十九个时候之内炼成，火候稍差一点，就不能收锅。二位每年制成此药，募化十方时，见有疮疡久而不愈者，施舍济人，无论如何毒物，用此药一粒，立刻还阳。这还不算，治吐血虚劳，尤能立竿见影，真稀世之珍，三哥此伤非此药莫救。子午绝命，二位现在不在场，为之奈何？”贾七爷说完了此话，再看伤痕，紫色比方才展出来好几分。这位叫道：“胜三哥伤怎样？”那位叫道：“胜三弟伤痕如何？”年轻的，这个呼三大爷，那个呼恩师，三太与胜奎两眼流泪。胜爷道：“只觉心中火热，浑身发麻。你们大家都别呼唤我啦，我的精神有些不支。”语毕，合目不语，再有问的，胜爷不答了。老家人此时由外面进来，向众人道：“现在二太太同众位姑娘都来啦，要看看老爷子。”此时，凡亲近的朋友俱都未动，也顾不的嫌疑了，银龙与于家姑娘，张茂龙与袁家姑娘，也俱都见了面啦。二奶奶进到屋中，叫道：“老哥哥怎样了？”胜爷不应，二奶奶此时泪如珍珠断线一

般，用手一拍胜爷的肩头叫道：“老哥哥怎么不语？莫非说您从此走了吗？你有什么家务事，也可对小妹谈谈啊。你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群老少苦命的冤家。”胜爷微微转过来一点头，睁开二目叫道：“贤德的弟妇，你苦守冰霜三十余年，你给胜家门上增光露脸啦。贤妹，我也没有什么话，孟福是我前三年收的螟蛉义子，应继不如爱继，这两个孩子，你愿意过继哪个就过继哪个。这不是屠大爷也在场吗？我们有话，娶过姑娘之后，犹如

亲生姑娘看待。我死之后，你就替我教育二子与小姐罢了。弟妹呀，我也不是诗书门第，我也不是礼乐之家，可称清白门户，贤妹可称节烈之人。我死之后，对于穷亲戚朋友，如有抵借等事，穷而不能葬、贫而不能娶者，贤妹要量力资助，以继愚兄之志。胜家门上的八宝解毒散，五福化毒丹，要永久施舍，勿断了我胜英武学的家风。冬天舍棉衣，夏天舍暑汤，所有一切，都一仍其旧，千万莫因我死得结果不善，便中途终止。若有穷亲戚朋友，虽然屡次求借，宁可少与，千万别驳了，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贤妹，愚兄死在旦夕，你是贤德之人，对于愚兄所嘱，量必能办。”复又叫道：“胜奎儿，这就是为父的遗言，必须要你谨记。”语毕，胜爷仍然闭目合睛，一语全无，再有人间话，俱都不答。二太太闻听胜爷之言，哭的更激了，丫环婆子无不下泪。镇三山又叫道：“胜三弟！你从此便住口不语了？”黄三太叫道：“师傅！”胜爷俱都不答。直至天光大亮，贾七爷诊了胜爷的脉，微而且细，似有若无，惟胸前颤动，伤痕向四外展，盘如鸭卵大小，紫中透黑。夏侯商元说道：“胜三弟，你若从此故去，哥哥誓不欲生。”萧孟二侠、屠大爷等泪湿衣襟。孟金龙张开大嗓子，高声号啕，办喜事成了丧事啦，到日出东升之际，胜爷只有吸呼之气。胜奎叫道：“众位叔父，大爷！我天伦现在只有吸呼之气，还不将箭起下？别教我天伦带着箭走呀。”众位侠剑客闻听，大家叹气道：“孩子，你看天气炎热，倘若拔下箭来，立刻就咽气。这样还可多耗点时候，大家好多看一会是一会儿。”此时下请帖的蛮子哥俩也赶到啦，一看胜爷的光景，欧阳大爷说道：“胜三哥倘若一口气不来，我从此杀人放火，抢男霸女！我要办一点好事，就对不起老天爷啦。”

老少英雄正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正在痛哭流泪之

际，老义仆擦着眼泪由外面进来，说道：“二位少爷，众位爷们，外面来了一僧一道，僧人是红莲罗汉弼昆长老，道爷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真。”大众闻听，转忧为喜，擦泪出来迎接，来到大门外，欧阳爷喊道：“杂毛会算，可称未到先知，胜三爷受了毒药箭啦。”老道说道：“非是贫道会算，众位眼泡肿着，泪尚未干。”欧阳爷说道：“快走快走。”众人将老道陪到里院。老道一见胜三爷右肩头下插着一根袖箭，钉下有三四寸深，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用

手一晃摇袖箭，说道：“何时中的袖箭？”三太说道：“昨天二更半天。”老道一看时辰，说道：“尚能治，不要紧，众位施主莫要惊慌。”老道取出药来，打开包儿，用手指捏了两粒药，说道：“这是七粒，一包十粒，用过三粒了。这两粒药，给胜爷服下去，力能夺命。”老道将药包好，放在榻上，欧阳大爷爷原包拿在手中，用鼻子一闻道：“哎呀，好香！”列位，蛮子今天这一闻，药偷出了两粒，后文书救了两个人，这且不提。老道将药研细，命取过无根水，老道说道：“你们将药箭拔下来吧。”李刚说道：“我起箭。”

伸手一拔，拔之不动，箭入骨甚深。老道说道：“你用手按住伤口，以牙咬住箭杵，方能拔下来。”黄三太过去，张开口咬住了箭杆，双手按住伤口，用力拔箭，才将箭拔出来，伤口并不流血。诸葛道爷由腰间取出尖刀，照定伤口四周，用刀将腐肉割下，这骨色青如漆，有鸭卵大一块。道爷以刀刮之，振振有声：“俺如关公刮骨疗毒。”将骨头刮的见了白骨，然后将药面撒伤口上一半，用被将胜三爷盖上，以手捂住伤口，无根水调好了药，用食匙灌了几下，然后胜爷便徐徐能喝了，灌完了药，用白布缠好。三太问：“道爷，怎么样啦？”老道说道：“稍沉一会儿。”欧阳爷问道：“老道，怎样了？”道爷说道：“稍微沉一会再看。”众人不论谁问，道爷俱以“沉会儿看”

答之。服下药约有一个时辰，闻听胜爷腹中有下行之声，鼻洼鬓角见汗。腹中响动，乃是药力借气行走，血行动开啦；鬓角等处见汗，乃是营卫合啦。道爷说道：“过来二位有力气的，将棉被向下按着点。”上身孟金龙，下身李永泰，按着被角儿。

又一会儿，腹中响声渐大，道爷叫道：“三太，你将胜施主头扶着，口朝下，他要吐啦。”三太急将胜爷的头扶住，口朝下，方将头扶好，就听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绿水来，愈吐愈急，真是翻肠倒肚，吐出足有一盆子。先是绿水，后是红水，最后吐黄水，吐完了之后，浑身上下的汗就出透啦。胜爷骤然翻身欲起，上面大汉孟金龙，下边大汉李永泰，二人都按着棉被呢，金龙见胜爷欲起，伸虎掌向胜爷肩头上一按，说道：“三大爷，你老人家先别起。”下边李永泰也用手按住大腿叫道：“三大爷，你老人家别起呀，一起来就坏啦。”道爷说道：“胜施主千万别躁，倘若骤然起来，被风将汗吹回去，毒气归心，就不能治了。”胜爷说道：“我只觉着心中焦躁。”道爷说道：“沉住了心气，一会儿还得疼痛呢。”胜爷忍了一会，就觉周身无力，再想起来也没有力量啦。此时胜爷也明白过来了，一看道爷在旁呢，这才叫道：“道兄恕小弟有恙在身，不能起床行礼。”

语毕，向道爷点首示意，又叫道：“奎儿，福儿！你们还不过来谢过你伯父救命之恩？”胜奎等跪在尘埃，俱都给道爷磕头，小弟兄随后跪一大片。道



爷说道：“三弟，你总这样周到，贫道有何德能？这是三弟你一世行善的感应，我并不是能掐会算。

我与和尚昨天住在平安镇，一打听说是距四十里之遥，在那儿住了一夜，今天起早赶路，为的是凉爽。”语毕，道爷落下两点慈悲泪来。胜爷欲哭无泪，打了两个唉声。

银龙处处精细，方才拔箭的时候，银龙留神看箭杆，未看明白上面的花样，此时见胜爷已好，银龙遂说道：黄三哥，你

将箭放在何处了？”三太说道：“在我恩师割下的衣裳一堆呢。”

银龙说道：“收过来咱们看看，箭杆上是什么花样？我方才见箭杆头上黄橙橙的，杆上有花样。”金头虎说道：“我取去。”

金头虎方要在破衣中找箭，胜爷伸左手由破衣中将箭拾起来，暗暗放在身旁了，金头虎早就看见了，说道：“三大爷，那可不行，您不叫我们看箭，不知道是哪个小子办的事，我们就糊涂死啦。”胜爷说道：“明儿，贼已远去，看箭何益？”贾明说道：“您要不给，我将您搬起来，我们非看看不可。

”胜爷叫道：“贾贤弟！你还不将明儿拦阻？仇是可解不可结。”贾七爷遂叫道：“明儿！你还不闪开？叫你三大爷生气。”胜爷又说道：“我的伤已经无有危险啦，大伙累了一夜半天，还未曾用饭，请大家前院客厅休息休息，用饭吧。二位道兄也没有斋饭呢，恕过我不能陪座了。”大家这才起身够奔前院大客厅，谈谈论论，俱都说道爷的药真是神丹，胜三爷好心感动天地，所以才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大家吃完了饭，俱都来到后院问安。胜爷说道：“我的伤已经一点危险都没有了，你们每人问我一句，我就得答半个时辰。你们一夜未曾合眼，各自休息休息吧。连胜奎与三太都不用在我屋中，叫老家人胜忠伺候我就行啦，他年纪长了，精神还好。”大伙不敢违背胜爷之意，俱都退出，回归前院。老家人胜忠服侍胜爷睡了一觉，老家人给倒过一杯白滚水，胜爷问道：“天至何时？”老家人说道：“二更已过。”胜爷说道：“点上灯笼到前院东西跨院，看宾朋们都休息了没有？”老义仆忠厚老诚，不忤胜爷何意，点上灯笼前去观看，去了工夫不大，老家人回来，对胜爷说道：“东跨院聋哑仙师、弼昆长老、胡景春等，全都安歇啦。二道院少爷、黄三太他们也都睡啦，老奴推一推门，门也上着呢。前头院孟二爷、萧三爷、贾七爷、李四爷等，大伙也都睡啦。”胜爷又

说道：“你打着灯笼看看西跨院秦二爷去，将他请来，他要不来，你就说我家人决无狠毒之心，请您有机密大事，您要不去，后悔可就晚了。”老家人答应一声，打着灯笼够奔西跨院，一看屋中明亮，老家人咳嗽一声，在外面问道：“秦二爷还没睡吗？”秦义龙在屋中，说道：“还没睡呢，你请进来吧

。”

老家人进到屋中道：“秦二爷，我家主人现在叫我前来请你。”

秦义龙说道：“现在我有点不舒服，因胜三爷受伤，我跟着忙碌了一天，你替我跟胜三哥告假吧。”老义仆道：“我家主人有话，你要此时不去，悔之晚矣。”秦义龙心中暗想：“我将包裹交到帐房啦，跟他们要了三四次，我要练练武术，他们只给我匕首刀，包裹临走才给呢。我的兵刃现在拿不出来，倘若到了后院，说话不投机，就有是非。”老贼思索至此，遂问道：“老管家，后院还有何人在胜三哥屋中？”老仆说道：“一位也没有，连胜奎都没叫在屋中。”飞镖秦义龙闻听胜爷屋中没有别位，他这才放心，叫道：“老管家，你先出去，我小解小解。”老管家遂退出屋去，飞贼秦义龙打发老仆出去，由床底下将匕首刀取出来，掖在腰间，这才由屋中出来，同老仆来到后院，进到胜爷屋中。胜爷一见秦义龙，叫道：“秦二弟！我三次未曾伤你的性命，你不知以恩报德，你将我稳住了，暗中打我一袖箭。我现在身带重伤，大伙都在照顾我的时候，所以未揣摹放箭之人。老者你还能瞒的过聋哑仙师吗？中轻的你还能瞒过萧银龙、杨香五吗？并且你的袖箭还刻着秦字呢，虽然不甚明显，谁都看得出来，是用花堆的一个秦字。将我的伤刚治好了，萧银龙就要看箭，幸我左手尚能动转，我将这枝箭放在身底，未敢叫他们看箭。贤弟你快走吧，你还在这里住着，岂不是自寻其祸吗？”又叫道：“老管家！你打开顶箱，给秦二爷取几十两银子盘费。贤弟你星夜逃命去吧！”老贼闻听，

一时良心发现，跪在床沿下，叫道：“胜三哥！小弟之错。从今后不与三哥为仇了。”老管家说道：“还给他银子？我和他拼啦！”胜爷睁目说道：“胜忠！你是义仆，所以我才将你留在屋中，你若是不听我言，便为不义了。”老义仆闻听，也不敢言语了，遂由顶箱中取出来三十多两银子递给秦义龙，说道：“给你吧，这是三十多两，要打两袖箭就是六十多两。前面你的小包裹别取去啦，要一取小包裹，就有大祸临身。”看贼人磕完头站起来，接过银子要走，胜爷说道：“秦二弟，且慢。

你要走，可别走二道院，二道院是你侄胜奎与三太等，前院是萧三侠他们，东跨院是道爷、和尚等，你可千万别去。你仍然由你西跨院逃走，由北上房过去向西，打宅院西墙走。够奔西南有一片树林，过了树林子，就算走啦。但明天开饭时，大伙见你不辞而别，必然追你，脚程快的太多，你务必要兼道而行。”

老贼说道：“既蒙胜三哥你恩放小弟，我从此永不与你结仇了。”

胜爷说道：“贤弟，那就在乎你了，你在我家中也住过，道路你也都明白，你要仍然寻仇，我也没有法子。”

老贼秦义龙含羞带愧出了胜爷的屋子，够奔西跨院并未进屋，拧身形纵上北上房，自己心中暗想：“老胜英真是忠厚君子，我以后还能跟他为仇吗？唉，我们俩人还是走着看，他今年七十多啦，再待十年，他就八十多啦，我不能杀他，将来我将胜奎、黄三太等杀他三个两个，也可报秦家之仇。”老贼捻着短髯，心中思索着，向四外观看无人，蹿房越脊，直奔西大墙而来。老贼方要纵下墙外，不觉心中突突直跳，自己思索：“何以心中乱跳？莫非说我是惧怕他家中这堆侠剑客吗？不至于如此呀。”自己叫道：“秦义龙，秦义龙，你提着点儿气！”

一飘身，落在墙外就地。就见有一个人，以肘按着刀尖，身形影着刀，仰面向墙头上观看。一见秦义龙飘身形下来，墙底下

这个人站起身形，口中说道：“老贼暗算吾之天伦，用毒药箭几乎要了我天伦之命。现有奎少爷在此！”举刀便剁，老贼忙闪身躯说道：“胜奎不要如此。”胜奎哪听他的？举刀一连就是二刀，老贼闪躲，并不还招，复又对胜奎说道：“你天伦四次放我，所以我让你三刀；如再不识抬举，老夫将你人头捎回南七省去。”胜奎说道：“你是下贱之辈，我天伦以你当好朋友看待，这一干侠剑客俱都与你呼兄唤弟，你配吗？”说着话，举刀还是剁，秦义龙哈哈冷笑两声，背后握刀，与胜奎交手。

二人正在动手之际，由西大墙北面过来一道黑影，大声喊道：“秦义龙休走！你为何以毒药袖箭暗算我之老师？”话到人到，加入动手，大战秦义龙，秦义龙毫不介意，一把朴刀上下翻飞。

忽听有人喊道：“小毛遂杨香五来了！”也加入大战秦义龙。秦义龙正在独战小弟兄三位之际，就听西北树林之内哗啦啦一响，出来一道黑影：“老贼休走！张茂龙来也！”紧跟着树林西南又纵出红旗李煜，兄弟五位围住秦义龙。义龙一把匕首刀上下翻飞，横栏竖架，面无惧色。此时又听树林子西边有人叫道：“小子，秦老二！我是你爷爷！树林子内埋伏下百万神兵！”话到人到，亮杵纵起来便打：“众位将他圈住，谁要叫他走了，我跟谁拼命！”六人将老贼团团围住。老贼心中暗想：“这六个孩子，我是不惧，胜宅高明人甚多，倘若和尚、老道、萧孟二侠、贾老七等，他们要是出来，那时节我难以脱逃。”思索至此，自己暗道：“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贾明说：“他要打谁的空子里走了，谁就是孙子！”老贼心中愤恨贾明，他这一提醒了众人，众人更留了神啦。大伙抖擞精神，正在打的难解难分之际，就听胜宅西大墙北面有人咳嗽，手提纱灯前来，说道：“我三大爷放心不下，叫我前来。”说着话，来至切近，众人一看，正是赛北观音萧银龙。银龙叫道：“六位兄长！我

胜三大爷放心不下，听西墙外有喊杀之声，特遣我前来，不叫众位阻拦二

爷去路。惟有奎哥哥更不当这样，秦二爷虽然与我三大爷早先有点过节，奎哥哥你这一办喜事，秦二叔千山万水的奔了来，这一行人情，有什么过节都算没啦。再说伤我三大爷之人，你们怎么知道必是秦二叔所为？你们这一围着秦二叔动手，倘若叫我三大爷知道了，怪罪下来，谁能担得起？岂不闻古语有云：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黄三哥，你在众人之中岁数居长，你领着他们办这宗事，叫三大爷知道生气，倘若金伤复发，你又当如何？”小弟兄六位俱被银龙喝住，谁也不敢再动手了，惟有金头虎知道银龙的这一套，心中暗说：“好小龙，小子，叫大伙来劫杀秦义龙也是你，不叫大伙动手也是你。”

秦义龙用暗器伤胜爷，谁都瞒得过去，也瞒不过萧银龙去。

胜爷从伤痕刚见好的时候，心中已经明白，便将众人遣散，谆谆嘱咐，自己在后院大厅养伤，喜欢清静，谁也不许到后宅问安，扰乱精神。胜爷一方面是嘱咐大家，一方面安慰大家，说：“你们大家一夜劳乏，也该歇息歇息了。我的伤好啦，你们大家都累病了，岂不教我难过吗？”众人见胜爷说的俱都是实情之话，所以大家都各自吃饭的吃饭，安歇的安歇。萧银龙与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邱成、胜奎等，这七个人凑在一处，在二道院东厢房吃饭，吃完了饭，坐在一处谈天，萧银龙说道：“咱们小弟兄之中，老诚干练，就是黄三哥，黄三哥待人向来以至诚感化，在台湾我与黄三哥别后，回想黄三哥之为人，那份义气，真叫我寝食难安，今者在一块好几年之久，每与三哥谈到一块儿，虽昼以继夜，令人不倦。”黄三太笑说道：“兄弟你是抬爱哥哥，哥哥有何德能？我之恩师息隐于家门三年之久，将镖局子的事情委之于我，所以未办坏了事，都是诸位贤弟竭诚帮助，和老前辈们指导教训。”金头虎说道：“你们俩

到一块儿就咬文弄字。”萧银龙又说道：“贾明兄长，凡事你划策甚多，一时难以道尽，你是外朴内慧。”贾明说道：“我会烩豆腐。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别绕着弯骂我。”萧银龙说道：“今天三大爷被人暗算，贾五哥你可知道是谁所为吗？”

贾明说道：“我不知是何人所为；我要知道是谁，我早就同他拼了命啦。”银龙又问道：“三哥你知道吗？”黄三太说道：“愚兄不知。”萧银龙笑嘻嘻的伸出来两个手指，说道：“众位，不可三猜两猜，我一猜就猜着，就是此人。”金头虎一见银龙伸出两个手指头来，抽冷子一张嘴，照定银龙二手就咬，银龙赶紧往回一撤，叫道：“五哥！你怎么咬我？”金头虎说道：“你那两个手指头太坏啦，不能留着。”胜奎叫道：“银龙贤弟，果是何人？你快快说来，贾爷不要玩笑。”银龙说道：“必是飞贼秦义龙老二所为。”金头虎说道：“咱们亮家伙，上西跨院寻找老东西去。”站起身形，就摸一字杵。银龙说

道：“五哥且慢，你要唐突就坏了事啦。”胜奎急忙问道：“贤弟何以知秦贼所为？”银龙说道：“秦义龙与胜三大爷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是不分贤愚好歹之辈，三大爷欲以恩释怨，以解两家之仇，仇不但未解，到了今日，结之益深。胜三大爷累次不伤他，在胜三大爷所为开秦贼自新之路，无奈秦贼倒行逆施，不但不感三大爷之德，反增其无限之怨恨，他明着报不了仇，所以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明着是行人情，暗着是加害三大爷。”

你们不见他一进门之时，三哥要他的包裹，他面有难色，比及将包裹拿到帐房，我暗中打开他的包裹，除去银子之外，俱是兵刃暗器，绿林道所需之物，无一不备。你们想想，他若是真行人情，带着往返的路费，何必带些作贼的东西？”银龙语至此，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齐声说道：“贤弟之言非常有理，咱们应当怎么办呢？事不宜迟。”萧银龙说道：“三大爷向来是

但得容人且容人，夜静更深必然放他。可有一宗，三大爷卧病在床，老家人筋骨衰败，倘若胜三大爷将他招至面前，他再行不测，为之奈何？咱们这七个人候至打更过了，咱们扎绑停当，去后院大厅上面四外埋伏，一来为防意外，二来为保护胜三大爷。倘若胜三大爷真要放老贼逃走，久后必为咱们小弟兄之大害。”黄三太等齐声说道：“此言甚是，咱们喝杯茶，各带兵刃暗器，前去防范。”金头虎说道：“小龙，你这是愚弄我呢，我都要困死啦，你为的是熬大鹰。”萧银龙说道：“你还是别去，你不去，我们办的必不能坏了；你要一去，准得乱七八糟。”

金头虎说道：“我不去可不行，如果胜三大爷要不放秦义龙，咱们俩总得滚滚，白熬鹰我可不干。”众人也不理他，当时扎绑停当，带好兵刃暗器，将屋门关好，由后窗户出去，熄灭灯烛，仍将后窗户对好。弟兄们来到后宅大厅，前坡三位，后坡四位，在房上趴伏。天到二更多天，就听屋中胜爷说道：“老管家，天到什么时候啦？”老义仆答道：“二更多天啦。”又听胜爷说道：“你给我倒点白开水喝。”老仆给胜爷倒过一杯白开水去，胜爷说道：“胜忠，你就不用老站着啦，你在一旁歇息歇息吧。”老义仆说道：“只要您的伤痕痊愈，老奴情愿站三天三夜，我也不困乏。”胜爷又叫道：“老哥你站着也是伺候我，你坐着也是伺候我。”胜忠一听胜爷叫老哥哥，愕然说道：“东家你这是何言？怎么呼老奴为兄？老奴担待不起，岂不折去小人之寿？”胜爷道：“你是胜家有功之人，不比别人，你年轻之时，跟随我天南地北，刀枪林中不知受了多少惊险，我以老哥看待，不足为过。我主仆行将老矣，不知此后可得安逸否？你将灯笼点着，看各院都休息了没有？”老家人遂掌上灯笼到前院，看视一遍，回来报告胜爷：“俱都歇息啦。”

胜爷叫老家人去请秦义龙，房上七位听到此处，不由的暗暗佩

服银龙有先见之明。比及老家人将秦义龙请到，赠送盘费，告诉秦义龙逃走的道路，七位俱都听的明明白白，这才蹿房越脊，来到西大墙外。萧银龙划策：“西大墙外三位，树林子里头三位，一个一个的上，如不是他的敌手，或者拿不着他，然后我再上，见机而作。我叫你们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若跑了秦义龙，惟我是问。六位埋伏去吧。”正是：挖下壕坑擒虎豹，放下香饵钓金鳌。秦义龙方一上大墙的时候，心惊肉跳，那就是一个先兆，这小子有点恶贯满盈了。弟兄六位围着老贼群殴时，萧银龙打着红纱灯笼说那一席话，六个人这才后退。

秦义龙一看，萧银龙举着灯笼，衣帽齐整，手中无有兵刃，并不猜疑。萧银龙赶奔近前，磕膝点地，叫道：“秦二叔，你老人家看在我胜三大爷面上，多要担待，你是老前辈，别跟年轻的一般见识。”萧银龙和颜悦色，二叔叫的顺口流，秦义龙见萧银龙如此，将刀还鞘说道：“老夫焉能跟他们一般见识？”

转身形向南要走，萧银龙将纱灯慢慢放在就地，犀牛皮软皮鞘中拔出匕首刀来，此时老贼刚转身躯，走出去三步来远，银龙由背后紧行两步，一刀奔秦义龙软肋扎去，出其不意，使的力量也猛，这一刀直刺入老贼腹中八九寸深，老贼吼了一声，躺在尘埃来回的乱滚。萧银龙拔刀向外一纵，纵出七八尺远，叫道：“众位弟兄们还不过来，解一解心头之恨！”黄三太大伙等这才亮兵器，纵将过来，将老贼秦义龙乱刃分尸。金头虎的一字杵是乱打乱砸，溅得血肉浑身都是，竟将秦义龙砸的如同肉泥一般。金头虎叫道：“小龙！胜三大爷恩放秦老二，你出的这宗阴主意，嘴里说好话，脚底下绊子。就是我身上血多，胜三大爷若不依我，你可得承认。”萧银龙说道：“大家担承，胜三大爷也没有什么不依的。”将纱灯熄灭，哥儿七个蹿房越脊，回奔胜三爷宿室而来。萧银龙先进到屋中，问道：“胜三

大爷，你老人家伤痕可曾痊愈？”胜三爷方在朦胧之际，一见萧银龙到来，说道：“龙儿，我昨天有话，谁也别进来，我好休养休养精神。”萧银龙叫道：“胜三大爷，你老人家将秦义龙怎样啦？”胜三爷唉了一声说道：“不要提他啦，我将他开发啦。”萧银龙说道：“您将他开发啦，我将他也开发走啦。”

胜三爷问道：“这是什么话，怎么又将他开发啦？”萧银龙说道：“我将他扎死啦。”胜三爷闻听，叹口气道：“他五十多岁的人了，你这是何必呢，又污了咱们的宅院。”萧银龙说道：“胜三大爷，并没在院中扎他，在西大墙外面。我扎死他之后，黄三太他们大伙，用刀将他剁成了肉泥。你是慈心生祸害，你只顾放他，不想以后我们小弟兄必要受他的害。”胜三爷说道：“人

非草木，孰能无情？以后做事，必须要以宽大为怀，总要学能容物，那才是大器呢。”又叫道：“银龙！你将他哥儿几个也叫进来吧。”银龙掀帘子，以手招进众人，胜三爷与众小弟兄讲今比古，教大众从今后做事，要学得容人且容人。教训已毕，胜爷说道：“后花园有我一口寿木，有二奶奶一口寿木，人死不结仇，将我那口寿木给秦义龙使用，将他就此深夜成殓起来，存在庙内，乡亲们若有问的，你们大家就说是南七省来的朋友，因得时疫病死在胜宅的。”胜奎将长工、月工俱都唤起，将寿木由花园西大墙打千斤悠到墙外，可惜一口好寿木，成的不是完全寿体，用铁锹一下一下的铲在寿木之内，顶好子盖，又上好大盖，叫油漆匠在棺材头上写下“飞镖秦义龙”。

长工、月工手忙脚乱，搭到庙里寄存起来，就算老贼发丧。这是老贼一辈子的收缘结果，迷人不醒其端，胜三爷放他四次，不知以恩报德，还暗害胜爷，没害了胜爷，自己只落得碎尸万段。

胜爷的伤，三四天就能起床，这宗毒药不忌荤腥，鲜韭生

鱼更活血脉，一日比一日轻快。胜爷这日陪着大伙喝酒谈心，忽然自己一声长叹，叫道：“道兄，弼昆贤弟，众宾朋来的不少，惟独还有一位知心的老朋友未到。”道爷说道：“胜施主，你盼念的人，我知道是谁。”胜爷说道：“道兄替我想想，倒是何人？”道爷一伸左手，出了五个手指，说道：“你想想的五爷。”胜爷一笑答道：“然也。”道爷说道：“你有所不知，五爷自你告病假回家之后，他在镖局子住了些日，便回松竹观去了。老恩师因五爷无家可归，出庙准其进庙。”他们老弟兄正提念蒋伯芳之际，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等站起身形道：“皆因为这几日忙乱，还有一件事未曾跟你提及，水月庵秦尤逃走之后，我们追到苏州，遇小侠客刘云，我们结义为友，那刘云是提督之后，他还有一个姐姐，是南侠老王灵之义女，今年姑娘二十岁了，待字未嫁。欧阳二爷下帖的时候，刘云正在镖局子，我们起身之时，刘云曾对我们谈道，说你与我兄弟办喜事，侠客义士必然不少，他姐姐的终身大事，打算教你作伐。我们起身北上的时候，刘公子也回家邀请姐姐去了，一来为随人情，二来为的是姐姐的终身大事。”胜爷说道：“刘云如果来到直隶莫州，老夫必然担任作伐。”爷儿几个正在谈着话，老家人由外面进来报道：“现在外面有蒋五爷到来。还有一辆车，车中有女眷，并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之人。”胜爷叫道：“胜奎！你叫丫环婆子赶紧迎接女眷。”胜爷就要亲自迎接蒋五爷，和尚、老道说道：“胜施主伤痕初愈，岂可劳碌？”

还是我们大家去接。”胜爷不敢拂众人之意，在客厅等候。老道、和尚等迎接出来，一看年轻的正是刘云，黄三太等不胜之喜，将蒋五爷与刘云迎到大客厅，黄三太说道：“刘贤弟，你终日想念吾之恩师。”说着话用手一指胜爷

说道：“这就是吾之恩师。”刘云闻听，不敢怠慢，趴在地下，与胜三爷行礼

，  
叫道：“胜三伯父，小侄与你磕头。”胜三爷说道：“岂敢岂敢。”此时刘云浑身血迹，左胳膊上缠着白布。胜爷问道：“刘公子何以受伤，周身血迹？”刘云闻听，不由的泪如雨下，说道：“胜老伯父有所不知，侄男昨天投宿平安镇高升店，晚间有七星真人、张德寿师徒，在店中要杀害我们姐弟二人，小侄男受了七星真人暗算，要将小侄男与车夫丫环婆子杀害，一发千钧之际，我蒋五叔赶到，救了小侄男姐弟。倘若蒋五叔晚到一刻，小侄男等今日不能与胜三大爷见面了。”胜爷说道：“公子且免悲哀，老夫残迈之人，是不能出世了，我必拜托众宾朋，捉拿老道师徒。”语毕，胜爷遂与大伙介绍，一一介绍完毕，各个心中都有一份关照。贾七爷叫道：“胜三哥！给刘公子报仇的话，你先别忙，赵老道师徒并不是为刘公子来的，我想他是为你这喜事来的，等到喜事正日子，恐怕贼人乘乱而来。”

忽听有一位老者说道：“贾老七，你将老道抬举的太高啦，他敢上胜宅来？他不来便罢，他要来了，我将恶道七星真人非宰了不可。”又有一人大声呐喊道：“杂毛若来了，我将他脑袋拧下来！”孟二侠打了孟金龙一掌说道：“胡说，你也不怕挑刺儿碍着好肉？这里还有诸葛道爷。”金龙说道：“我没说我诸葛大爷。”

闲文不表，单言刘云的来由。刘云自连云山起灵回家之后，给姐姐雇了丫环婆子，仍回镖局子与三太、杨香五等盘桓。这日刘云正在镖局子，就赶上欧阳二爷下请帖，胜爷家中办喜事，黄三太等商议即时起程，刘云遂将姐姐终身大事托付了黄三太、杨香五等。第二日黄三太等由江苏起身，够奔直隶莫州，刘云回扬州邀请姐姐。刘公子来到自己家门，先到前院书房喝茶净面，更换衣服，然后够奔内宅，到内宅拜见姐姐已毕，姐弟谈话。姑娘说道：“兄弟，你这又是三四个月未回家。”刘公子

说道：“姐姐你要不在家，我一年二年，也不准回一趟家。我这次回家，为姐姐的事前来。”姑娘问道：“为姐姐何事？”刘云说道：“姐姐，你的文武学比我都高明，古语说的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今年二十几岁了，终身大事，尚未许字。

我现在拜托黄三哥他们，乘着胜三大爷给胜奎办喜事，当时的侠剑客有名的人物必能齐集胜宅，我托黄三哥将你的大事，托付胜三爷择贤而配。我这趟来是接你去直隶莫州古城村胜宅，表面是行人情，暗中乘着这个机会，求胜三爷给姐姐作大宾。

兄弟可不敢自己专主，特跟姐姐商量。”刘云又说道：“论到求功名富贵



，小弟是灰了心啦，我这一生，只可跟黄三哥在镖局混碗饭吃，就算足矣。

”凤兰姑娘闻听，自己不觉一阵红潮两颊，低头不语。刘云一看，姐姐的意思是不言而喻，刘云遂说道：“姐姐可不能误六月二十八的日子，咱们明天就得起身，你带着一个婆子，一个丫环，明天咱们起程。”婆子是由连云山跟姑娘来的，在连云山姑娘学艺之时，南侠用一根藤子棍指示姿式，俱都是婆子伸手搬胳膊弯腿，八九年的工夫，婆子也有点武术。姑娘将四只箱子俱都打开，先将王灵给的细软物件，包两个包裹，姑娘心中思索：“这是我义父给的嫁妆之资，天伦留下的钱财，我不能动。此一去莫州，倘若婚姻成就，必然是古城村办喜事，那时节我还能再回扬州取东西吗？我这两包裹细软之物，出了阁也够我夫妻一世之用。”这是姑娘心里的话。将一切收拾齐备，带好兵刃暗器，把势套好了车，黄草驴子架辕，白马长套，第二日一早，遂由扬州起身，够奔直隶莫州而来。刘公子坐下白龙驹，马鞍鞍上得胜钩，悬挂翘尖式钢刀，腰间缠十三节亮银鞭，囊中药喂的十二颗毒蒺藜，马在车后跟随。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日六月上旬，太阳大平西的时候，刘云问道：“把势，你说离古城村相近吧，此地距古

城村还有多少路程？”把势说：“尚有五十多里。”姑娘在车里闷倦，掀开纱帘，叫道：“兄弟！你马向前进，与车并行。”

刘公子右磕膝盖一点马前膀，嚼环向里一带，马与车并齐，姑娘问道：“兄弟，你方才问把势，此地离古城村多远？”刘云说道：“还有五十多里。”姑娘说道：“若是还有五十多里地，我们就不用赶路啦，你看天气炎热，牲畜身上通身是汗，咱们先进前边那大树林里面，去喂喂牲口，人得休息，马也得休息。”

刘云说道：“姐姐说好便好，咱们进树林去休息完了，然后咱们就奔平安镇住店啦。”把势将车赶入大树林子内，姑娘打车上跳下来，扶着婆子的肩头，在树林内活动活动周身，姑娘遂向西北一看，有几棵大树，四外无人，姑娘小解一回，小解完毕，姑娘又奔南去。就听西南树林子里有人说话，意思姑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说的是：“老刷扭招盘拉把。”这句话就是：“师傅回头看看。”“藏果架着海斗。”这句话是：“老婆搀着个大姑娘。”“昏天必入托条窑，陛下去把一把。”

这两句是：“黑了他必住店，跟下他去看一看。”姑娘知道这是江湖黑话，可不明白所以然，姑娘一听，心中暗道：“好话绝不背人。”思索至此，遂叫道：“刘云哪？咱们上店里去歇息吧。”但姑娘可没将此事告诉刘云。套好了车，姑娘临上车的时候，就见由西南来了一老一少，鬼鬼祟祟，姑娘知道，必是方才说江湖黑话的两个东西。姑娘临上车的时候，还献了一手武学，脸

向里上的车，临进车里之时，姑娘一拧腰，来一个倒拧萝卜，脸朝外进的车里。刘云解下白龙驹，扣备安稳，扬鞭打马，把势赶起车来，直奔平安镇去了，后头一老一少，暗中跟随下来，要夜闹招商店。车到平安镇西镇店口，姑娘隔着纱帘一看，由树林子跟下的贼人，也来到啦。此镇店是东西的街道，南北铺户，就听坐北里有人喊道：“住下吧！掌灯啦，

过了站就是莫州古城村啦，四十里地没有店。”刘云一看“高升店”，遂问道：“东跨院都有什么房？”伙计答道：“三间北房，两间东房。”刘云道：“我们都住下，我们有家眷，住着为的是方便。”伙计道：“你多照顾了。请把势向里赶车吧。”

把势将车赶进店去，姑娘隔着车帘一看，由树林子里跟下来的一老一少，在店门口转弯呢。所有贵重的东西，刘云与婆子向屋中搬运，粗物俱都由店里伙计搬运，驴马伙计饮喂好了。大约店里头对于车把势，都是如此，临到吃饭的时候，还敬把势两个菜，为的是下次再有买卖，店里好垄断。

闲文不表，车夫住两间厢房，刘云与姑娘住三间上房，一明两暗，姑娘婆子在西暗间，刘云在东暗间。伙计送来净面茶水等，放在外间屋，有婆子丫环往屋里取，要了吃食也是如此。

吃完饭，由丫环婆子将家伙拾下来。大家歇息之时，凤兰叫道：“兄弟！你到这屋来。”刘云到西暗间，姑娘说道：“兄弟你坐下，咱们是宦家儿女，明天到胜宅，处处要谨慎为是。”刘云说道：“姐姐说的有理，那是自然。”凤兰又说道：“方才在树林子里，我听有贼人说话，我可不明其所以。”姑娘就将方才在树林子里所听的话，对刘云学了一遍。刘云说道：“那是江湖绿林的黑话，头一句是师傅你回头看看；第二句是婆子搀着一个姑娘，长的很漂亮；第三句是黑天他们必住店；第四句是坠下去看看。这两个决不是好人。”姑娘闻听，不由的害怕，说道：“今天咱别都睡觉，换着拨值夜，明天咱们到胜三大爷家中再歇息。由天黑叫婆子丫环值班，至二更半天换我值班，三更半天换你值班。由窗户缝儿向外观看，问把势吃完了没有，要是都吃完饭，叫把势上门，咱们就不出入啦。”姑娘说完了话，打开小羊皮箱子，取出一个白玉瓶，上头包好几层纸，红绸子裹白蜡塞口，打开瓶塞，倒出四粒药来，说道：“兄

弟你含一粒，我含一粒，婆子丫环各含一粒。”刘云问道：“姐姐，这是何物？”姑娘说道：“这是在连云山之时，义父配了一料药，十年二十年不能走药味，也不能泄药力。义父曾说过，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倘若日后有出门的时候，观店家有不可靠处，将药放在口内一粒，邪味不入。”众人将药各含一粒，婆子点着一根香，将窗户打上梅花孔，准备向外观看。单言一老一少

，老的是七星真人赵昆福，少的是采花贼张德寿，他们师徒跟秦义龙早已商议停妥，知道胜爷六月二十八办喜事，赵老道又传授秦义龙子午绝命毒药箭，秦义龙早到胜宅，假意的行人情，暗中行刺，要害去了胜爷更好，如害不了胜爷，他们师徒临事期三两天之内，必然赶到，谋害胜爷一家老少。老道师徒后来了几几天，哪知秦义龙已被银龙所杀？师徒在路上遇凤兰姑娘，张德寿是色中恶鬼，一见美女，他就中病啦，所以坠下姑娘来，也住在此店。老道师徒喝着酒的时候，遂向跑堂的说道：“你知道方才进来的那个车，是上哪儿去的吗？”伙计说道：“那是姐弟儿俩，骑马的叫做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他们是上古城村给胜三爷行人情去。”跑堂的敬菜之时，问的车把势，把势就一五一十都告诉跑堂的啦，跑堂的不知老道师徒是贼，遂将此话告诉了老道师徒。跑堂的添完酒菜一走，张德寿咬牙切齿叫道：“师傅！你老人家听明白没有？原是我的仇人。这个刘云小冤家，丧尽天良，当初是我兄长提拔为绿林道，他曾与我兄长苏州府开设福云居，并作黑道的买卖，到后来他交结镖行黄三太与苏州府的官人，将我兄长在连云山捉住并割了舌头，送到苏州府，我哥哥打了官司，杀于苏州府。

不共戴天之仇，此时不报，等待何时？可惜这个丫头长的姿容秀美，不亚如嫦娥降世，先奸完了然后一杀，以报兄仇。”老道真有教训徒弟之才，遂说道：“打量他们还能跑的了么？吃

完饭为师帮助你做活。”张德寿满心欢喜，师徒二人吃完了饭，将灯熄灭，扎绑停当，张德寿贪淫好欲心盛，等到刚过二更天，师徒将西跨院单间的门倒着关上，够奔东跨院。来到东房上，影住身形，南京到北京，住店不熄灯，东暗间西暗间都有灯光，老道低声叫道：“德寿，你可留点神，我看他们姐俩有点扎手。”

张德寿点头，打房上纵下来，悄悄的来到西暗间窗户外，打破窗户纸，向屋中一看，就见蜡花有半寸来长，五十多岁一个婆子妈妈，宝蓝裤褂，卧在板床上，头朝北脸朝里。床下靠东板墙有一个茶几，姑娘在茶几北面，玉腕托香腮，杏眼双合。恶贼一伸手，由兜囊之中取出薰香盒子，捻螺丝盖装薰药，用火折子引火将薰药点着，上好螺丝盖，将薰香盒子向窗户孔中一递，尾巴朝外，要拉尾巴放烟啦，自己一怔：“忘了含解药了。”

这才又打兜囊之中取出一块解药，含在口内，然后才拉仙鹤尾巴。青烟向屋中一打，就听板床上婆子啊嚏一声，张德寿又将薰香盒子仙鹤对着姑娘，使劲一拉仙鹤尾巴，薰了半天不见姑娘有动静，张德寿心中暗想：“黑真真的发髻，双眉紧抱，是个童女。”忽听姑娘也打了一个喷嚏。恶贼张德寿将薰香盒子装在兜囊之中，向东暗间一看，刘云抱头睡觉呢，贼人这才又取出薰香盒子

，仙鹤嘴插在窗户纸内，一拉仙鹤尾巴，工夫不大，刘云也打了一个喷嚏。恶贼一看这分光景，真叫比死过去的人多一口气儿。恶贼为色的心盛，先奔东暗间，将门闩用匕首撬开进了屋中，打婆子的脚底下过去，先将蜡花打下来，端起灯来。对着姑娘一照，恶贼一看，姑娘素打扮，绢帕绷头，一身蓝，一双软底鞋，左腿搭在右膝盖上。贼人看罢，将灯放下，贼人的意思，左手要拢姑娘的后背，右手要拢姑娘的腿。

方一伸手，离姑娘约有一尺多远，姑娘抬胳膊，就吧一声，一只袖箭奔贼人头上打去，贼人一低头，这枝袖箭由贼人的壮帽

前头穿过去，稍微擦了一点皮肉，箭穿皮破，血随箭流。这一箭，将贼人为色之心，打得赴于东洋大海。贼人急忙往外屋逃走，就看外屋刘云掌中提着亮银鞭，叫道：“恶淫贼！你哪里逃走？”恶贼翻身进屋，姑娘由板床底下取跨虎篮，贼人一个箭步纵至板床，踹开窗户，纵到当院。刘云此时已到院中，手中拿定十三节亮银鞭，照定贼人便点，恶贼伸手亮戥克皮，接架相还，姑娘也由窗户出来亮跨虎篮，姐弟二人围住贼人。婆子喊道：“车夫快掌灯笼，院中有贼！”车把势在厢房门外打着灯笼，婆子妈妈在北上房门外打着灯笼。恶道在东房上一看，徒弟就要吃亏，心中暗道：“我亮剑先杀了小冤家，然后再打发丫头走。”恶道心中思索着，抽出宝剑。刘云一看东厢房又有一个老道，恐怕姐姐吃亏，急奔恶道而来，老道纵到院子当中，与刘云动手。婆子妈妈说道：“快喊店家吧，这不是贼人偷盗，其中必有缘故。”车把势大声喊道：“了不的啦！院里有了贼啦！”天方二更多天，店里伙计还有没完事睡觉的呢，一听东跨院喊有贼的声音，遂各抄家伙，一齐奔东跨院而来。内中就有方才伺候刘云与老道师徒的那个伙计，他一进东跨院，就见老道与刘云杀在一处，姑娘与一个年轻的杀在一处。列位，店中这几个人如何上的了前呢？跑堂的出来就喊：“了不的啦！”

东跨院有了贼啦！”跑堂的这一喊，老道心中一发慌，遂向西南败走。刘公子年轻，没经过大敌，恶道一个败势，将双剑交于左手，刘公子十三节亮银鞭一点老道，老道右手拉剑，反背奔刘云打去，直奔刘云面门而来，刘云一闪身，飞剑正中左胳膊之上，飞剑入骨，鲜血淋漓。恶道双剑又分为左右，照定刘云便劈，刘云用十三节亮银鞭接架相还。刘云一看自己胳膊鲜血如注，不由的心中发慌，叫道：“姐姐多小心！兄弟受了剑伤啦！”凤兰姑娘动着手叫道：“兄弟！你叫千里追风小侠客，

你赶紧逃命去吧，姐姐速求一死。”刘云动着手说道：“要死姐弟死在一处，我岂能单自逃走？”恶道叫道：“张德寿！你将丫头挡住，我结果小冤家的性命。将丫头捉住，任你奸淫。”

姑娘闻听，又叫道：“刘云你逃走吧！姐姐速求一死，决不能给咱刘家丢了人。你逃到古城村，对胜三大爷哭诉情由，叫胜三爷与姐姐报仇雪恨。”刘云哪里肯舍了姐姐逃走？姑娘一看，刘云决不忍扔下自己逃命，姑娘虚点一招，纵在圈子外，一横跨虎篮，对着粉颈就要自刎一死。此时就听东厢房上有人大声喊道：“小姐不要自尽！贼人休要逞强！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

张德寿闻听，吓的尿流满裤，恶道念了一声无量佛。蒋五爷说道：“刘公子，你姐弟先拿那年轻的贼人，我拿住老道，然后再拿年轻的贼人。”

蒋五爷是怎么个来由呢？皆因为蒋五爷头次出世，就遇胜三爷告疾还家，英雄一扫兴，自己仍然回归松竹观。见了艾道爷，艾道爷一见蒋伯芳回来，问道：“伯芳何以回庙？”蒋伯芳就将胜三爷告疾回家不出世之事，对艾道爷说了一遍。艾道爷说道：“你胜三哥他是行侠作义之人，不能在家久享清福，日后必然出世。你既回庙，我就仍然传授你工夫吧。南七省行侠作义，非会水不可，你师兄弟们俱都会水，惟你水性毫无，这回你就练水性吧。”蒋伯芳说道：“师傅，弟子见水眼晕，不愿学水，我打算跟你学镖。”艾道爷说道：“学镖也不错，我就传授你镖法吧。”蒋伯芳说道：“我要学镖，必须分量加重些。”艾道爷说道：“分量加重，也不能压过你师兄胜英去。你也学一斤重的镖足矣。”蒋伯芳说道：“我学一斤重的镖，打造六只如何？”艾道爷说道：“那有何不可？”于是打造了准斤十六两的金镖六只，昼夜与艾道爷学镖。光阴荏苒，转瞬二年有余，这日道爷叫道：“伯芳！你又要大开杀戒。你前次出

世，赤线一道穿眉，今者双眉俱有赤线。你拿镜子照一照。”蒋伯芳用镜一照，果然赤线穿双眉。艾道爷说道：“你仍然还奔十三省总镖局，你胜三哥不在镖局，自有你道兄与和尚，也能切磋。”蒋伯芳不敢违背师命，朝罢了神像，带兵刃暗器，二次下山，将昔日的衣服带了两身，包了一个小包裹，仍然身着青布裤褂。自万绩山松竹观起身，仍然先到杭州盟兄的缎店里，正赶上董士兴在柜上办事，弟兄二人相见，悲喜交加。哥俩喝茶说话，蒋五爷说道：“前次小弟不辞而别，实因江苏有紧要之事。这三年之久，但不知我那嫂嫂性格如何？”董世兴答说：“自贤弟你走后，你嫂嫂与愚兄相亲相爱，如宾如友，稳重端庄，现在并生了一男。我常私心窃幸，多亏贤弟你将我内人感化。”说着话，非叫蒋五爷到家不可，蒋五爷情不可却，偕同董世兴回家。一见盟嫂面有愧色，仿佛有对不过盟弟之意，敬五爷不亚如同胞。蒋五爷这日在缎店中闲坐，听伙友们说：“现在货要是够卖的，就先别去办货，现在所有南七省著名的镖头，俱都去直隶莫州古城村胜宅去行人情。”蒋五爷问道：“是否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胜三爷家吗？”伙计说道：“正是此人。”蒋五爷听

在心中，遂对董世兴道：“现在直隶莫州古城村胜宅办喜事，那不是别人，是我师兄胜英胜子川。小弟意欲够奔古城村去。”董士兴见不能阻拦，遂与五爷钱行，洒泪而别。蒋五爷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走到平安镇，掌灯之时，一打听本地之人，此距古城村尚有四十余里。五爷虽然脚程快，然而未上胜宅来过，夜间怎么问路？一想不如住在平安镇，明日一早赶路。蒋五爷思索至此，一看路北有一座高升店，蒋五爷站在门前，方要住店，正赶上店里伙计出来，这个伙计是狗眼看人低，见蒋五爷庄稼人的打扮，不向里让。蒋五爷一怒，又向南走去。行约五六百步，又见一座大店，名为吉庆店。伙

计出来让道：“客官该住店啦，再向前走就没有店啦，一过站可就是古城村了。”五爷闻听这位跑堂和气之甚，遂问道：“伙计，有单间吗？”跑堂说道：“有单间。”蒋五爷随同伙计进店，住了北边上的一间单间，打了净面水沏上茶，伙计问道：“客官你喝什么酒？”蒋五爷说道：“我不会喝酒。”伙计一听不会喝酒，面上也有不悦之色。蒋五爷是赌着气过来的，一看跑堂的这宗神气，蒋五爷心中明白，不喝酒少得酒钱，蒋五爷遂说道：“我不会喝酒，我吃的多，一样多给酒钱。你给我配八个菜，我给你两吊酒钱。”伙计闻听，说了几句客气话，欢欢喜喜，给蒋五爷配上菜来，端上饭食，蒋五爷吃喝已毕，安歇休息。蒋五爷睡的正熟之际，就听有人喊嚷之声。伙计说道：“众位要是拿错了东西，我们可不管。闹贼是高升店，与咱们这儿没有关系。”蒋五爷一听，心中暗道：“我方才由高升店门前经过。跑堂的都不理我，此时他那店里闹贼，我就应当不管。唉，狗眼看人低。万一要是有人住在店中，遇上仇人，也未可知。”思索至此，提起亮银盘龙棍，带好小包裹，由腰间摸出一块银子放桌上，将门倒扣，蹿房越脊，来到前面高升店。爬在房上一看，见一老道与一年轻的杀在一处，一个年轻的与姑娘动手，蒋五爷不明其中之故。又仔细一看，老道背后七棵宝剑，心中暗道：“莫不是老道七星真人？”正在思索之际，就听姑娘叫道：“兄弟你走吧！你到莫州古城村与胜三大爷哭诉情由，叫胜三大爷与你我姐弟报仇雪恨。”五爷听到这里，一声呐喊：“姑娘不要行拙志，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

刘云姐弟知道有一位蒋伯芳蒋五爷，蒋伯芳可不知道那刘云与凤兰姑娘。皆因为连云山之事以后，刘云搬灵回家安置完毕，回归镖局子，常常与黄三太提念，几时得便看看胜三爷，

黄三太说道：“你想念胜三爷，我要告诉你一个人，你更得羡慕。”刘云问道：“什么人呢？”黄三太说道：“有一位蒋五叔，在碧霞山单棍扫群贼，名震南七省，是当时的人物。”刘云听在心中，回家的时候常与姐姐提念此人，今日蒋五爷在房上一报姓名，刘云心中犹如吃一凉药一般。蒋五爷由房上

跳下来，叫道：“刘公子！你去拿年轻之贼。”刘云说道：“蒋五叔，你不认识我，胜三爷是我伯父。”凤兰姑娘一听蒋五爷之名，也精神百倍，于是姐弟双战张德寿，飞天玉虎蒋伯芳独战恶道。蒋五爷一横盘龙棍，说道：“恶道，我有心骂你，我怕挑刺碍着好肉。出家人有杀、盗、淫、妄、酒五戒，慈悲为本，不许杀害生灵。你这恶道是久惯杀人放火，窃取偷盗，你是无所不为，奸淫妇女，发卖薰香蒙汗药，天生反复无常，好酒贪杯，你五戒俱犯，今天你还逃得了吗？”蒋五爷遂使八八六十四棍，大战恶道七星真人。刘云姐弟俩个打一个，自有工夫向蒋爷这边看，就见蒋五爷白素素一张脸面，手中亮银盘龙棍鸭卵粗细。这一次蒋五爷的工夫，可比前几年高的多啦。恶道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六十四棍未战下恶道，蒋五爷一抖手，盘龙棍出去一丈多高，虎体彪躯一纵，盘龙棍改为行者棒，银蛇乱蹿，玉蟒翻身，将棍真使活啦，蛟龙出水，摆尾摇头，上下左右中，一条棍缠住恶道。凤兰、刘云一看，蒋五爷真是棍法绝伦，名不虚传，行者棒使到四十余棍，恶道的双剑点蒋五爷面门，蒋五爷的棍向外一推，向右一绷喽，恶道右手宝剑抽的快，左手稍慢一点，“当啷”一声，宝剑出手，五爷向前一跟步，裹手一棍，就听“当啷啷”一声响，老道赤金别簪打飞，头发蓬松。老道遂念了一声：“无量佛！我的佛！”纵身形上东房，在房檐上站着，并不逃走。恶道心中的意思，是站在房檐上等着蒋五爷，他以为蒋五爷必得随后追他，容蒋五爷纵起身

来，悬在半空之际，他好用剑劈蒋五爷，结果了五爷性命，再下来帮助徒弟动手。恶道在东房檐上，背朝外扭着脸，扬着右手的剑，五爷一看，老道不走，心中暗说：“这个杂毛会使飞剑，他是要用飞剑劈我。”五爷遂假作欲向上纵身的架势，暗暗取出一只金镖来，一仰手，嗖的一声，奔老道臀部打去，打的不偏不斜，正打着老道。老道右手的宝剑撒手，左手起镖，脚底下一用力，“哗啦”一声，将房檐上的瓦踩下五六块来。

恶道起下镖，扔于就地，翻身便跑，五爷下腰拾镖，叫道：“恶道！今天遇在五爷的手下，想要逃走，势比登天还难！”纵身躯上房，跟踪奔东北而追，追下去五六道院子，俱都是店房，恶道越过一道大墙去，五爷纵到大墙之上，向上一看，长叹一声，说道：“便宜了恶道了。”原来这段大墙后是一片苇塘，有五六里地长圆，老道钻入苇塘中去了。五爷心中暗道：“这大一片苇塘，我若到苇塘中去寻找他，实非易事。再说店中刘公子现在受了剑伤，姑娘是女流之辈，焉能济事？”五爷思索至此，遂翻身回来，蹿房越脊，够奔高升店而来，比及来到店中一看，张得寿已经逃走，姑娘已经进了上房，刘云胳膊上鲜血直流，站在上房门口眺望。五爷由东房上跳下来，将棍立在东房檐下，由背后解下小包裹，取出大衣服来，披在身上。刘公子赶奔近前，双膝跪倒，叫

道：“五叔请上，受小侄一拜！若非五叔到来，我姐弟必遭恶道师徒之毒手。”蒋五爷遂伸手相搀，说道：“刘公子请起，五湖四海皆为弟兄。”刘云叫道：“五叔您虽不识小侄，小侄久慕您的大名。小侄男与你一提，你就知道，我与黄三太弟兄七人缔盟，就属我岁数小。”五爷闻听道：“如此说来，俱都是一家人了。此处夜风甚大，公子你的伤势甚重，赶紧进屋，调治剑伤去吧。”此时赶车的把势，与刘云等陪着蒋五爷进了东暗间，店里掌柜的过来慰问，刘云

说道，我们是保镖的，方才那老道师徒是江洋大盗，就是我们死于非命，也不干你店主事。掌柜的，你给我几尺白布、半刀棉纸来，以便治伤。”掌柜的转身出了上房，给找来白布棉纸，五爷由小包裹之中，取出止痛散敷在伤痕之上，用棉纸缠好，然后缠上白布。刘公子又将姐姐由西暗间叫出来，说道：“姐姐，这不是外人，这是胜三大爷师兄弟蒋五爷，请你过来谢一谢五叔救命之恩。”姑娘此时已穿好长大衣服，由西暗间同着婆子来到东暗间，姑娘叫道：“蒋五叔，你救我姐弟不死，不亚如重生父母，五叔请上，受难女一拜。”姑娘稳稳的磕一个头。蒋五爷不敢伸手相搀，急忙向旁边一闪，控背躬身，以礼相还，说道：“请归西屋休息去吧，我与令弟谈话。”刘姑娘站起身形，一看五爷实有子都之容；五爷一看姑娘，一身蓝布衣服，朴素之中带着十分的稳重端庄。蒋五爷在刹那间，不过无意识的看姑娘，可并不是轻薄的举动，要是那么一轻薄，可就丢了行侠作义的身份了；姑娘一看蒋五爷也是如此。姑娘转身出了西屋，刘云叫道：“五叔，天也不早啦，咱们也该安歇了，明晨早起咱们好赶路。”爷儿俩正在说话之际，掌柜的与伙计进了上房，手托一物，掌柜的叫道：“达官爷，这是老道的杨木道冠赤金簪子，请达官爷收起来吧。”公子叫道：“五叔，你带起来吧。”蒋五爷说道：“我岂能要此物？刘公子你收起来吧。”刘云说道：“我姐弟性命，都是你老人家所救，岂有得其再生，怎肯思其财呢？”五爷一看，刘云说话很老诚，五爷遂说道：“将此物赠于店家吧，掌柜的受了许多惊吓，伙计一半，柜上一半，均而分之。”掌柜的与伙计谢了五爷与刘云，又给沏上一壶好茶来。爷儿俩这一说话，天光已经发晓了，刘云算了店饭钱，交与伙计，另外又多给了一两银子的酒钱，五爷叫店伙计到吉庆店告诉店里掌柜的，昨天住的

姓蒋那位客官，连房钱带饭钱，共合给留下二两银子，余下的算酒钱，一清二白。车把势套好了车，姑娘上车，刘云叫道：“五叔！金伤药虽好，究竟怕马颠颠，我跨车辕，你骑我的马。”

五爷闻听笑说道：“刘公子，我从南省直走至此，一步几脚力也未雇，剩下四五十里地了，我实不惯骑马，你跨车辕，将马拴在车后面，这四十多里地



我保护车辆。别说是由此去古城村四十里之遥，就是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也没有敢正眼看咱们爷们的。”列位，话虽不假，但是显着五爷骄傲一点。姑娘在车里说道：“五叔若要步行，可将包裹放在车中。”五爷由打江下县万笏山松竹观起身，俱都是自己扛着棍与包裹，难道说四十里地就不能自己扛着吗？因为难却姐弟的美意，五爷遂将棍与小包裹交与刘云，刘云一接棍，未留神，将棍掉落尘埃，刘云心中暗道：“好重的棍，看五叔年纪不大，臂力过人。”棍要是轻了，岂能扫十三省的群贼呢？叫车把势帮刘云，才将棍放于车上。姑娘在车里一摸一掂这条棍，也不由的暗中赞成五爷的臂力。车一超出店门，店主对五爷千恩万谢。列位，因为什么店里掌柜的这样的谢五爷呢？就皆因店中闹了这么大的事情，对于店家毫无牵连，并且还将赤金簪子送与了店家。且说蒋五爷等由平安镇一起身，四十里地一摇鞭就到，天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进了古城村西村口。车夫打探胜宅，真是三尺蒙童，没有不知道的，指明了道路，把势把车赶到胜宅大门以外槐树之下，上前叫道：“门上有人吗？”老人家由打外面出来，车夫说道：“劳你驾，你给回票一声，就提蒋五爷来啦。”家人一看，车中有女眷，一位少年周身血迹，急速跑进去回禀。

胜爷急派女眷接待女眷，胜爷欲要亲自迎接蒋五爷，道爷拦阻胜爷，怕胜爷伤痕有碍，于是大伙出来迎接蒋五爷与刘云。黄三太、杨香五搀扶着刘云拜见了胜爷，胜爷一问刘公子因何受

伤，刘云哭诉高升店之事。胜爷安慰刘云说道：“我已不能出世了，我必奉烦这一干老少宾朋，遇机捉拿老道，与公子报仇。”

贾七爷在一旁答言：“胜三哥，你先别议论给刘公子报仇，老道千山万水来到此地，他绝不是专为刘公子，他一定知道您办喜事，届期必来搅闹。”大众有说他不敢来的，有说他必来的，有说叫他回不去南的，有说到喜事正日子要多加点小心就是啦。

不表大众纷纷议论，胜爷说道：“刘公子，你要是早来两天，我还卧床不起呢。咱俩人是同病相怜，你受的是飞剑之伤，我受的是毒药袖箭，若非诸葛道爷前来搭救，老夫早作泉下人矣。”说着话，大伙不禁的叹息。黄三太叫道：“刘贤弟！这一干人们，你还多有不识的，我给你介绍介绍。于是与黄三太同辈的俱以弟兄论，比黄三太长一辈的以叔伯论，介绍已毕，摆上酒席，众小弟兄们陪刘云与蒋五爷入座用饭。胜爷的宅院是三层，前后中，中院天棚底下就作为喜事的席棚，因为人位来的甚多，大厅里面不能容纳。百里不同风，直隶莫州娶媳妇的风俗，向来是用官轿彩轿两乘，新郎乘坐官轿，喜期前一日，新郎先乘轿拜岳家之门，岳家必请几位能谈能论的人，陪着新郎喝酒，以灌醉新郎为目的，谓醉新郎酒。第二天男家娶新妇之时，新郎双插金花狮子佩红

，乘坐官轿在前，新妇乘彩轿于后，沿路之上，无所避忌，虽有州县官之轿于前，概不避路，谓之小登科也。娶至家门，下轿之时，新妇踏马鞍鞞乘板石等，进大门，地铺新红毡，足不沾地。比及新妇至新室，拜毕天地之后，然后又拜祖先及公婆等，拜天地时新妇以红绸罩顶，拜罢天地，新郎以秤杆挑红绸。晚间新妇一桌酒席，有四位姑娘陪伴，金凤、银凤、袁红玉、刘凤兰等，新妇上座。正日子这天，胜爷预备了二百桌酒席，因为请帖是二百份。胜爷的人缘好，十里八里，没有接着帖的前来行人情的，不下五六百家，

萧银龙一看预备的酒席要不够用的，于是派车到莫州赶办酒席，购买鸡鸭鱼肉。萧银龙划策，所有镖行之人，俱都后坐席，有席坐席，无席家常便饭。列位，大凡乡庄之人，谁要上赶着谁随一份礼，那个人情就大啦，这是表示胜爷的人缘。且说坐席之时，胜奎按桌谢客，凡老先辈俱都挨次序磕头，镖行之人，由剑客震三山那起首。萧银龙说道：“且慢。众位，新郎哥我胜奎哥谢席，磕了一天头啦，咱镖行七十来位，比我奎哥年小的，只有三四位，要按位磕，胜奎哥成了磕头虫啦。我的主意，众位叔叔大爷多原谅，咱们来个总礼，四面为上，磕四个头。

大家叔叔大爷们算疼爱我的奎哥哥。”第一位老剑客答应说道：“倒也很好。”其余萧三侠、孟二侠大众等，同声赞成。金头虎喊道：“你这是动了算盘啦，你预备的是在胜三大爷这里就亲娶媳妇，为的是到那时候，你也省着点，好来一个总礼儿。”

萧银龙闻听笑道：“我媳妇是你什么人？”金头虎说道：“我没说你，你媳妇是我表妹，我说张茂龙呢。”大伙哄堂一笑，热闹非常。众位齐声说道：“今天咱们是喜酒，一醉方休，多喝胜三爷几杯。”剑客、蒋五爷、胡景春、聋哑仙师、弼昆和尚，这几位不喝酒。与大伙猜拳是茶当酒，真称得起热闹非常，众英雄齐聚一室，尤为难得。

常言说的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时天已二更来天，老道师徒已来胜宅，七星真人赵昆福，用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撒在胜宅厨房红棚十余处之多。张德寿在内宅喜房前去采花，恶贼到了内宅，一看五间大房，结彩悬灯，屋中明烛辉煌，俱都是白蜡用银珠染红，白蜡没有气味，而且明亮，办喜事最讲究不过。五间大房后窗户上头是纱，底下是纸糊着，恶贼隐在后屋坡，隔着纱窗观看新人，真而且真。新姑娘面南，二位小姐在东，二位小姐在西，陪伴新人。西面是金凤、银凤姐妹二

人。恶贼借灯光一看，银凤小姐淡妆，略擦了点脂粉，恶贼一看认识，心中暗道：“前三年我在莲花湖后山看过此女，方要下腰抱他之时，被萧银龙给我搅散。”恶贼看罢银凤，又一看东面二位姑娘，也认识，一个是在高升店里

交过手的姑娘，心中暗道：“必是在高升店没有姻缘之分。”再看张茂龙未婚妻袁红玉，真是红粉佳人，新妇真是万钟风流。恶贼看罢，不觉心动神移，准备今夜用薰香，奸淫杀戮，要将胜宅闹得天翻地覆。贼人心中又暗说道：“今夜我若能夜占五美，这一世的艳福足矣。这四个丫头好比狠姐已、笑褒姒、醉贵妃、病西施，居中坐着的好比汉昭君。我张德寿命中犯桃花，红鸾星照命，乐何如之！”恶贼正在思索，就听西边银凤叫道：“新嫂嫂！你喝点喜酒，吃点东西。嫂嫂为何哭哭啼啼？为什么不吃不喝？你看我奎哥哥长的够多俊哪，虽然是一武生，恰如文雅秀士，嫂子跟新郎真如美玉砌成了的人儿，久后欢喜的时候多着呢。喝杯酒吧。”恶贼是下贱之辈，色中急鬼，心中说道：“姑娘也什么都懂的。”心中思索着，不由的骨战筋酥起来，脚尖一滑，几乎打后坡掉下来，背后十字绊灯笼穗一扫纱窗的楞儿，“刷啦”一声。这四位姑娘俱都是山中长大成人，金凤、银凤姐妹是莲花湖第一老寨主于丰恒的姑娘，在莲花湖长大成人；张茂龙未过门之妻袁红玉萧玉台长大成人，三个哥哥袁龙、袁虎、袁豹，俱都是山大王；就是凤兰小姐总兵大人之女，王氏贤人所生，在连云山拜义父于南侠王灵，八九年的工夫，也是山中长大。这四位姑娘都山里长大了的，武术精奇。

银凤向外一看，纱窗外有一个人影儿，珍珠倒挂，明显着背插单刀一口，银凤叫道：“大姐姐！咱们在东屋房里，今晚听他们小两口夜间都说什么话，姐姐你附耳过来。”金凤探头过去，银凤低声说道：“姐姐你别露出神来，你看北面纱窗外有了贼

啦。”金凤假装无意识地看了一眼，果然有人。银凤又叫道：“红玉、凤兰姐姐，今天咱们姐儿四个听房，你愿意不愿意？”

那姐俩齐声说道：“妹妹说好便好。”银凤说道：“你要愿意，你附耳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咱们好耍笑他们小两口儿。”

红玉、凤兰俱都凑到银凤身边，银凤低声叫道：“二位姐姐，你看纱窗外有人啦。决不是闹新房的，要是小弟兄们闹新房，不能背后插单刀，收拾那么利便。”二位姑娘一看，果然有了贼人。姐儿四个都是看一眼，就回过头去不看了。银凤叫道：“二位姐姐，你们看天不早啦，一会儿新郎要入洞房啦，咱们还在这屋不便，叫婆子将席撤到东暗间吧，咱们上东暗间去喝酒。”有本宅婆子丫环，有姑娘们带来的婆子丫环，大众手忙脚乱，将席撤去。银凤说道：“婆子丫环们，也不必在这儿伺候，你们该吃饭喝酒去啦。”婆子丫环等俱都欢欢喜喜，齐奔下房吃饭去了。此时东里暗间只有一位新妇，东外间四位姑娘，张德寿一看，暗道：“这真是天假其便。”由房上绕到前坡下来，一掀斑竹帘，进了西屋，钻在铺底下去了。银凤姑娘将婆子丫环打发走了，姐儿们由

外间进东暗间屋，早就留着神，一看贼人进了西屋，低声叫道：“三位姐姐，贼人入了窑啦。”大伙闻听俱都点点头，银凤又叫道：“众位姐姐，婆子丫环没经过喜事，他们还没与新郎新嫂嫂铺床呢，我们帮忙，咱给铺床去。”语毕，由被架上取下一个包裹，其实这不是铺盖，乃是姐妹四位的兵刃暗器。姐儿四个换好了紧小的衣服，带上兵刃暗器，准备与贼人交手，可惜新人是屠大爷的老姑娘，一招武术也不会。怎么屠大爷的姑娘没学武工呢？皆因为屠大爷的夫人年轻，屠大爷得老姑娘的时候，胜爷与屠大爷在镖局喝酒，换了两杯，胜爷道：“咱们改改门风，你别叫姑娘学武，久后我娶过儿扫之后，我如同亲生自养的姑娘看待。”屠大爷说道：

“正合我意。”故此姑娘并未学武。胜屠两家自结亲之后，没有三年的工夫，屠大奶奶就去世了，姑娘那时只三岁，屠大少爷只十三四岁（大少爷名叫屠士远）。镇九江屠大爷办完丧事之事，众亲友街坊邻居跟屠大爷说道：“你家大业大，无人照管，少爷与姑娘都在幼小之时，你再续娶一位吧。”屠大爷说道：“众位亲友，我这大年岁，我还续的什么弦呢？”亲友们一商量，也不管屠大爷会拉三板一眼不会，就在背地里续弦啦。续弦一个多月，屠大爷就带着少爷上镖局子去啦。康熙年间，后续的老伴多有不贤的。屠大爷这位老伴，很虐待姑娘。屠大爷常不在家，屠大爷有时回家的时候，暗中向姑娘问道：“你母亲待你如何？”姑娘说道：“比我亲生的都强。”谈笑书生屠士远每逢回家，也暗问妹妹：“母亲待你如何？”姑娘说道：“兄长，不用挂念我，母亲待我好极啦。”因此姑娘受了十几年的折磨，到了出阁的时候，哪会不想亲娘。列位，每逢有亲娘的姑娘出阁的时候，母亲走出来走进去，舍不得姑娘走，多留不住，不用提那份难受啦。姑娘要什么东西，也是与母亲要，好说话；要是跟父亲兄长要东西，就有好些个不能出口的。这位姑娘今天出了阁啦，坐在床上想起亲娘，故此不吃不喝，眼泪汪汪。银凤知道姑娘没有亲娘，因思想亲娘心中难受，耍戏新人，为的是一笑解千愁，叫新人喝酒吃东西。谁知道后坡纱窗外来了一个贼人，万恶的淫贼错会了意啦，他以为四位姑娘是思春呢。他一个失神，几乎掉下来，后窗户一响，被银凤姑娘窥见，银凤用智打发开了婆子丫环。贼人一看婆子走啦，由后坡到前坡打房上下来，进西屋转身奔西暗间床底下去了。银凤姑娘叫道：“大姐姐你先出去，将西暗间前窗户堵住，红玉姐姐你绕西暗间后窗户外隐住，就是凤兰姐姐学业高，你将外屋斑竹外隐住，我堵住西暗间门口外。”

四位姑娘商量已毕，依计而行。银凤姑娘搬了一个圆凳，向西暗间帘外一放，向凳子上一坐，脸朝里，姑娘说道：“好热天哪。”恶贼在床下，心中说道：“你想喝水么？”姑娘又道：“你热不热呀？”恶贼在屋中一听，心中暗

道：“他这是跟谁说话呢？”就听姑娘又说道：“你在床底下热不热呢？问你呢。”恶贼张德寿一听，原来是跟我说上话啦。又听姑娘说道：“臭贼告诉你，这儿你找不出便宜。你是孙子辈，你要在床下隐着不出来，我用鸡爪镰向床底下扎你。”张德寿一听，我若不出去，这个姑娘要用鸡爪镰一乱扎，我岂不成了虾酱啦？

贼人打床底下出来一看，银凤姑娘堵着门口，怀抱鸡爪镰，贼人在屋中一打转，要打后窗户出走，银凤喊道：“贼人要打后窗户走，姐姐多留神！”后窗户有人答道：“我的柳叶刀早等着他呢，他要出来我用刀连窗户一块扎。”银凤叫道：“姐姐留神前窗户！”金凤说：“知道！他打前窗户走，我用鸡爪镰连窗户一块都捋下来。”银凤又叫道：“凤兰姐姐，你多留神哪！”凤兰说道：“不用妹子你多嘱，跨虎篮堵着门呢。”银凤又叫道：“臭贼！押宝你都出不去，四面堵你这个臭贼。”列位，恶淫贼今夜晚间要奸淫五美，没占上五美，倒被四美四面围上，出不去屋啦。恶淫贼此时人地无牙爪，飞上天去无羽毛，万般无法，贼人握戥壳皮拦着姑娘腰就是一刀，姑娘鸡爪双镰立着一迎，就听当啷一声，贼人兵刃碰在鸡爪镰上，仍然不能出门。恶贼急中生巧，右手握刀，一回头左手登镖，这一刀直奔银凤小姐扎去，姑娘鸡爪镰往外一推，贼人乘劲左手就打一镖，银凤一闪，这镖擦着肩头过去，稍微伤着一点肉皮，若不是银凤姑娘身法快，出其不意，这一镖还真躲不过去。银凤在莲花湖生长，自幼学艺，虽然说不上能征惯战，也可称经的多见的广，于丰恒年老惜子女，将平生的绝艺，俱都授与二位姑

娘，所以二姑娘学的武艺高强，手明眼快。银凤躲过去这只镖，向里间屋一看，新嫂子中了镖啦，银凤心中不由的一乱，遂大声喊道：“新嫂子受了伤啦！”贼人张德寿又一刀奔姑娘剁去，紧跟着向外就纵，银凤一闪身形，贼人纵到外间屋。银凤喊叫：“姐姐们留神，贼人要出去！”张德寿此时紧行几步，够奔外屋门口，伸手一捋斑竹帘，向当院一抛，凤兰用跨虎篮一捋，捋住斑竹帘子，贼人抽空出了外间屋，抹头向西，凤兰由后面便剁。列位，贼人这口戥壳皮，头是圆的，没尖没背，今天可就占了便宜啦，鸡爪镰、跨虎篮捋不住他的兵刃。袁红玉也由后窗户绕到前院，四位姑娘围战恶贼张德寿。银凤喊道：“不好啦！有人快给前院送信，有贼人现在搅闹洞房，将新人伤啦，伤痕还是很重。”内中有大脚的婆子往前院便跑，跑到中院，大伙正在红棚里推杯换盏，热闹非常。婆子叫道：“老当家的，了不的啦！后面闹了贼啦。新姑娘受伤甚重，不知死活，四位姑娘与贼人动手呢。”众英雄一听，一阵哄堂大乱，各找自己的兵刃。萧银龙喊道：“众位！咱们自己可别乱，倘若咱们自己一乱，今天胜宅这个吵子可就大啦。众位老前辈尊长们，可不是我自逞其能，敢

调遣老前辈，贾七叔、夏侯老伯父，赶紧一位奔宅院东，一位奔宅院西；欧阳叔父二位，一位在宅院前，一位在宅院后，闪出十丈廿丈去；余下的众镖头，各去东墙外、西墙外、前大门四外埋伏，将胜宅团团围住。”萧银龙分派完毕。大伙刚走了两拨，此时有按计划向外走的，还有没武学胆小破门而逃的。又听得胜宅西跨院呐喊声音，烟火交加。在胜爷办喜事前几天，天气非常之燥，晒的天棚杆子非常的干燥，火一着起来，烧的天棚杆子嘎叭嘎叭的乱响。胜三爷一看，不由的混身立抖。萧银龙叫道：“胜三伯父！你不用着急，这不是天火，你闻闻硫磺焰硝的气味太大啦。胜奎哥哥，快去带领

人去救火。”胜奎摘去双插花，带领众人前去救火。胜奎方到西跨院，后宅喜棚也着起来了，比西跨院的火还大，火光冲天。

神刀将李四爷也带领众人头去救火，俱都是会武术之人，一看天棚着啦，顺着杆子爬上去，将天棚用刀都剁啦，真是奋不顾身，拼命扑火。当下内宅四位姑娘围着贼人动手，银凤心中非常着急，为什么打发婆子送信去，七十多位，怎么一位也不到呢？银凤姑娘一看，前后院忽然烈火腾空，心中暗道：“无怪乎都没到后宅呢，怎么火光起来啦？”此时姑娘与贼人动着手，贼人此时闪展腾挪，上下翻飞，一见火光冲天，贼人倒助起胆量来了，动着手又登出一只镖来，照定凤兰打去，凤兰一闪身躯，躲开一个空子，贼人纵出圈子外，上房逃走。红玉要追，银凤说道：“别追，先看看新嫂子吧。”

不言姑娘们与新人治伤，且说恶贼跑到前院，只见前院灯光俱灭，东院喜棚只着了两层席，众人救火救的得法。恶贼见东坡黑暗，遂直奔东群墙而去，胳膊一跨大墙，飘身下去，纵到墙外，脚尖一点地，将要站稳，东墙根下趴伏着的人，站起身形，打火折子一照喊道：“贼人！你哪里逃走！认得谈笑书生屠士远吗？”握刀就剁。贼人并不答话，亮兵刃接架相还，二人战到十几个回合，屠大少爷刀法精奇，贼人虚点一刀，奔南便跑。迎面一人抖十三节亮银鞭，大声喊道：“淫贼哪里逃走！认得你家刘少爷吗？”张德寿不敢贪战，抹头又往北而跑。

北面上一人喊叫：“唔呀，混账王八羔子，欧阳德在此！”贼人不敢递手，转身又向东跑，离树林子切近，就见有一人在树林前迎面而站，一手打火折叫道：“恶贼张德寿，你可认识赛北观音萧银龙！”语毕，熄灭了火折，取出判官双笔，与贼人交手。银龙喊道：“刘贤弟！屠大少爷！欧阳兄长！你们千万绕过树林，围住东北南三面。”贼人闻听，咬牙愤恨：“这个

短命鬼真厉害，他画出圈来，非往胜宅那方面挤我不可，我偏进树林子。”二人动着手，贼人虚砍一刀，仍然奔树林子逃走，贼人进了树林子，萧银龙喊道：“众位仁兄贤弟！”咱们将他四面围住，千万别进树林子。他要打树林

子里出来，咱们看见他，他就走不了。”银龙正在指挥众人之际，就听树林子里“噯呀！当！”的一声，将刀抛于就地。要知张德寿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三侠剑》 第五回（上） （清）张杰鑫 著

### 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话说贼人进了树林子，大喊一声，抛刀于地。众人要进树林捉拿贼人，萧银龙恐贼人有诈，不叫众人进树林。候了工夫甚大，不见贼人踪迹，银龙说道：“我先进去看看究竟，众位哥哥兄弟，你们把住了东南北，千万别动，我进去看看，他若是打树林子里出来奔西面，西面乃是宅院，自然跑不了他。”

萧银龙左手打火折，右手擎判官笔，左瞻右顾，杏子眼乱转，走进树林一看，张德寿在树林中被获遭擒。银龙叫道：“众位兄弟哥哥们快进来吧！恶贼被人拿住了。”刘云、屠士远、欧阳德跑进树林一看，贼人在那里捆着。众人问道：“谁将你拿住的？”贼人哼了两声，不能言语。欧阳德一看，贼人嘴里有东西，欧阳德将贼人口中之物掏出来，问道：“是何人将你拿住？”恶贼不语。欧阳德道：“你要不告诉我，朋友，我教你皮肉受苦。”张德寿心中暗道：“我既被擒，还为什么叫我皮肉受其苦呢？”恶贼遂对欧阳德说道：“你还问我谁擒的，你们倒是有多少人哪？我方一进树林子，黑夜之间，连一个人影儿我都没看见，底下一伸腿，将我绊了一个筋斗，一脚将我踏着，用匕首刀将我衣服刺下一块，又摸出我的飞抓，捆完了我，将我的嘴堵上了。”银龙道：“第一拨四位，是夏侯老伯父的

东面，必是夏侯老伯父所为。”夏侯商元此时在树林子东面土岭后埋伏呢，闻听萧银龙一喊，晃悠着大脑袋来了，遂说道：“不是我拿的。”萧银龙说道：“既不是你老人家拿的，这是谁办的事呢？”夏侯商元老剑客道：“这是谁拿的？明明是买我一招。既是帮忙拿贼，就是我们这头的，何必不言语呢？”

老剑客喊了半天，仍然没有答声的。萧银龙说道：“老伯父也就不用追究啦，久而自明。咱先将淫贼扛回宅内，有什么事再说吧。”欧阳德说道：“我扛着王八羔子，他咬我，我就拧他嘴巴子。”欧阳德一下腰，将张德寿扛在肩头，众小弟兄们回归胜宅，剑客仍然把守土岭，准备捉贼。

不言恶贼张德寿被获遭擒，单言恶道七星真人，乘着胜宅办喜事烦乱之际，进了胜宅，洒了十余处硫磺焰硝，老道先点的厨茶房，众人奔西院厨茶房来救火，忽然间众人喊道：“东院喜棚着了！”老道心中暗想：“我方才点着西跨院，为什么东跨院又着起来了？”老道心中疑惑。老道意思是先点着西边

，众人必奔西边救火，众人到了西边，东边必然没有人了，他再奔东边放火。他这里方才将西边点着了，要奔东边去放火，东边无故的火起来啦。老道心中暗道：“这必是人多，有吸水烟的，不小心之故，引起火来啦。”于是老道不往东跨院放火去了，他遂奔了南边而来。老道来到花园之内，西角墙上隐住身形，就见胜宅乱成一团，乡亲门也来救火。老道忽然见东跨院火光已灭，灯烛皆熄，只是西跨院厨茶房的火着起来，连烧了群房。恶道心中方忖：“我们师徒商量已妥，我放火，德寿奸淫老胜英的女眷，完事后花园聚齐。这孩子色上太亲，必是胜宅女眷太多，这孩子只顾取乐追欢啦！胜宅人声鼎沸，侠剑客太多，我不等小冤家了。”思索至此，由花园大墙跳到院外，出了花园子。古城村村南有一片树林子，来到树林子切近，一

听树林子内哗啦乱响，贼人胆虚，细一听是大叶杨树被风吹的乱响。恶道一看，有一棵大杨树，粗有三尺，树底下有一条黑影，好似一个人在树底下蠕动，那贼人倒是胆虚，愈看愈像人，还是愈蠕动。正在看的出神之际，忽然那道黑影站起来啦，喊叫：“小子！你将我三大爷房子都点着啦，镖打新人，你往哪里走！”恶道口念无量佛。金头虎大声说道：“你是杂毛哇！”

亮一字杵跳起来搂头便打，老道撤双剑接架相还。原来，七星真人在平安镇丢了的剑，在莫州镇上又配上了。恶道正与贾明动着手，杨树林中，“刷啦”一声响，纵出一人，掌中明亮亮匕首尖刀，大声骂道：“万恶的淫贼！哪里逃走？现有小毛遂杨香五在此！”近前亮刀就扎，二人双战恶道。工夫不见甚大，又听杨树林中哗啦一声，二英雄纵出树林，一位是红旗李煜，一位是凤凰张七张茂龙，亮家伙够上步位，抖手就扎。四位围住恶道动手，恶道心中暗想：“这四个小孩子我倒不惧，院内众人若是都来了，我就难以逃走。”老道想至此，金头虎贾明喊道：“老道眼往四外直看，他是要走！谁要叫他走了，谁是他孙子。”四个人围住了恶道来回的打旋，恶道动着手，便将双剑交于右手，伸左手取飞剑，愿意劈哪位就劈哪位，正赶上贾明哈吧着罗圈腿，剑到处噗的一声，金头虎躺在就地，大声喊道：“我活不了啦！这一剑劈下一半去。”张茂龙、李煜、杨香五一见贾明喊不能活啦，舍了老道，直奔贾明而来，问道：“怎么样啦？兄弟。”金头虎说道：“下去半节儿，不能活啦。”

张茂龙说道：“哪儿下去半节儿？”金头虎道：“小辫下去半节儿。”他们四个人这一舍了老道，老道奔从树林中逃走，张茂龙道：“你这不是诚心放老道吗？”贾明道：“树林子中有人，咱们拿不着还不让人家拿吗？你们没听说过吗？道人飞剑百发百中，倘若他照我眼上来一剑，我岂不成了瞎子啦？你们

没听老前辈谈古论今说过吗？齐国二位公子争天下，齐侯无道，二位公子



逃亡在外，管夷吾保大公子够奔回国，鲍叔牙保二公子小白奔莒。齐侯被弑，二位公子回国，先到者为君，后到者为臣。管夷吾知二公子小白的车在先，夷吾随后追逐，追上小白的车辆，管夷吾叫道：‘公子别来无恙？后面有汝兄到来，你不能前进。’小白说：‘国家大事，不与别人相干。’管夷吾掌中搭箭，一箭射中小白，就看小白口吐鲜血躺于车上。夷吾笑曰：‘一箭定齐国。’回去迎公子纠。鲍叔牙遂问道：‘主公如何？’小白站起来说道：‘并无损伤。’鲍叔牙问：‘为什么主公这样呢？’小白说道：‘你岂不闻神箭管夷吾？倘若他再发一箭，为之奈何？’恶道再来一剑，岂有我的命在？”小弟兄们在此谈话，暂且不表。

单言恶道逃进树林，就听一人大声喊道：“恶道你往哪里走！黄三太在此等候多时。”举刀便剁，恶道双剑接架相还。

恶道是道歪人邪，剑法精奇，黄三太虽然学业长进，仍非老道之敌。恶道双剑上下翻飞，黄三太向后一退，后边正是一棵大杨树，黄三太后背倚杨树之上，恶道野马分鬃，双剑左右盘旋，三爷想往两旁走，有恶道的剑逼着，所以只有向后退之能。三太这一靠在杨树之上，恶道心中思索：“莲花湖战船上，老儿胜英一刀一个，连伤我两个心爱之徒，今天我将三太小儿钉在杨树之上，扎死三太小儿，也算给我爱徒报仇雪恨。”老道心中思索着，双剑野马分鬃，将三太逼至靠树之时，右手剑用力照定三太肚腹扎去，耳轮中就听哧的一声，扎入树中半尺余深。

你道三太面朝南背靠树，恶道野马分鬃是假的，临到挤至树上的时候，恶道左手的宝剑用力向三太腹部刺去，恶道先是双手宝剑，野马分鬃势，三太不能向东西躲闪，恶道左手的宝剑奔三太腹部刺去，西面可就没有宝剑逼着了，黄三太急忙向西一

闪身形，恶道左手宝剑扎空，扎入树干内半尺余深。恶道在急力拔剑之时，三太举刀奔老道头上砍去，老道右手的宝剑向上一搪，就听当的一声响。黄三太是棋胜不顾家，这一刀砍去，以为老道必然受伤，焉想到老道的厉害？在左手的剑搪三太刀的时候，右手的剑已经由树干上抽下来了，出其不意，左手的宝剑犹如电光一般，向三太咽喉刺去。说时迟，那时快，三太欲待躲闪，势比登天还难！见宝剑来至咽喉，三太将二目一闭，心中暗道：“我命休矣。”正在此时，就听噗的一声，三太睁眼一看，原来是恶道栽倒尘埃。见有一人，将恶道四马倒攒蹄捆好，站起身来，向东南去了，三太问道：“这是何人？救了在下，并将老道捉住，给黎民百姓除了大害。请留下姓名。”

那人并不言语，直奔东南而去，再看踪影皆无，三太不住惊讶。

恶道说道：“三太小儿，你们有多少人在此树林内暗算贫道？”

三太说道：“恶道，这是你恶贯满盈，合该遭报，神人暗来保护姓黄的。”此时就听外面金头虎喊道：“三哥呀！别叫恶道跑了，千万留神飞剑，恶道进了树林子啦。”黄三太闻听答道：“贾贤弟快来吧，恶道已经被获遭擒，四马倒攒蹄在这里捆着呢。”金头虎闻听此言，急忙来至恶道切近，后面的香五、茂龙、李煜三人，他们跟踪而至。众人一见恶道绑捆在尘埃，杨香五叫道：“黄三哥！你怎么将恶道捉获？”三太是向来不会说诳语的人，遂将树林中老道被获的情形，对他四人说了一遍。

金头虎贾明说道：“那条影儿就是我，我将他拿住的。”杨香五问道：“贾贤弟，你怎么将他拿住的？”贾明说道：“恶道与三哥动手，我在后头给了恶道一脚，将恶道踢倒，摸出绳子将他捆上啦。”老道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就凭你也会拿住贫道？你再活这么大岁数，也不是贫道的对手。”金头虎叭叭打了老道两个嘴巴子，将老道的衣服撕下一块来，给老道把嘴

堵住。杨香五精细，打开火折子，在老道周身上下一照，当时又将火折吹灭，说道：“贾贤弟真高明，救了黄三哥，捉住老道，在老少宾朋之中，贾贤弟这个脸算露足啦。”贾明闻听，笑道：“不敢说是露脸，总算给百姓们除害啦。”杨香五说道：“不错，还是贾贤弟。你拿住的老道，可得你自己扛着。”

贾明说道：“那是自然，还能让别位扛着吗？”语毕，拎起老道，扛在肩膀上，直奔胜宅而来。

来到花园子切近，杨香五由大墙纵进去开开花园子大门，贾明扛着老道进了花园子，穿过后宅，直奔前院大厅。此时张德寿在那里也是四马倒攒蹄捆绑着，爷儿俩这一见面，谁也别说话，金头虎将恶道就在地下一放，说道：“恶道师徒真亲热，谁也离不开谁，爷儿俩作个伴吧。”胜爷与侠剑客此时俱都回到大厅，胜爷问道：“明儿，怎么拿住恶道？”贾明滔滔不断，就将以往之话，对胜三爷说了一遍。杨香五说道：“贾明你是用腿踢的恶道，我也不问你别的，你使什么暗器？”贾明说道：“我使飞抓。”杨香五笑道：“飞抓也成了暗器啦？你去看看老道脖子后头是什么东西？”贾明向前将老道用脚一踢，低头一看，原来脖项后头中了一枝锦背花装弩。贾明向来是脸皮厚，叫道：“胜三大爷！不是我拿住的。杨香五小子真损，在树林子里还不告诉我，来到大厅上，当着这众位，他损我。”

咱俩要去滚滚，小子，那算你比我武学高明。咱俩就此滚滚吧。”大伙一阵哄堂大笑。杨香五说道：“贾贤弟，你跟我干什么？”此时剑客要剁恶道师徒，一千英雄莫不亮家伙，静等老剑客一下手时，众英雄必将恶道剁成肉泥。胜爷过去一把拉住老剑客，叫道：“老哥哥且慢，容小弟有话上陈。”剑客说

道：“今天将恶道师徒拿住，若不急速结果了他们性命，倘若放走，必然传种留根，贼子娶贼妇，流毒无穷。今天你若不教

老夫剁了恶道师徒，我这条老命就不要了！”胜三爷叫道：“老哥哥！你老人家且息怒，小弟尚有余情。老哥哥请想，小弟是乡村庄农之家，前者萧银龙杀恶贼秦义龙之时，众乡亲就有议论此事的；今者火虽救灭，众乡亲好几百号，都在院内，倘若再杀了恶道师徒，教众乡亲看着实在不好看。再者说小弟在乡村之内，向来以厚道待人，要是这么一办，将小弟父子之声名一旦破坏。还是暂且勿用动手，容将众位亲友们谢完了走后，然后咱们大家再同议消灭这两个恶贼之计。小弟我焉能放了呢？除恶即是安良，这宗贼人，不知杀害了多少烈女节妇，忠臣孝子，我不但不放他，我还不能往官面送他；要是一往官面送他，他就乐啦，送到官面，他越狱不是犹如走平地一般吗？”

道爷诸葛山真说道：“老剑客请释怒，胜施主之言是也。先叫三太、香五、茂龙、李煜，将外面追贼之人，没有回来的，俱都请回来，然后叫胜奎磕头谢众位救火的乡亲。”西跨院燃烧了二十七间房子，东跨院之火，并不是老道所放，乃是有人在暗中，有意识的放火，为的是东跨院好有人，要不然众人都奔西院救火，恶道便向东院来放火了。故此东院之火，只烧了几块天棚的席子，燃的并不是洒了焰硝硫磺之处。恶道师徒何人所获，大家均莫知其人，至其不露名姓，大家亦莫明其妙。三太等将外面的人俱请回，胜奎与众乡亲俱都道了谢，众乡亲走后，厨茶房也俱都安歇，大厅上只剩本宅的家人及德行之人。

萧银龙与贾七爷出的主意，不在宅内杀恶道师徒，恐其污了宅院，将恶道师徒活埋了。调遣长工月工，在花园东面的树林子西边土岭下打了一个深坑，六尺宽七尺长，愈深愈好，刨不出来水就往下刨，以见了水为止。长工月工由后花园门出去四个人，前去打坑，人多好作活，不一会工夫，将坑打好。小弟兄去了六个人，长工扛着张德寿，金头虎说道：“我扛着老

道。”出了后花园，杨香五将后花园门倒带上，众人穿过树林子，来到土坑前，长工将张德寿抛在坑东面，金头虎将老道抛在坑西边，土在南培着。金头虎问道：“杂毛老道，你与你徒弟是抵足而眠？还是俱都头朝北呢？”银龙道：“得啦，五哥，恶贼到了这个时候，就不便奚落他啦。”长工月工抄起铁锹，方铲下一铁锹土去，就听树林子里面一声喊叫：“你们镖行要造反？竟敢活埋人！”众人一看，由杨树上头朝下落下一人，蝎子倒爬下来的，离他三尺，一翻身起来，来到众人面前。此人由腰间撤出一物，白素素的，三尺来长，茶碗口粗细，来到众人面前，将此物一抖，黄三太头昏，杨香五足跟打晃，左边倒下，三太右边倒下。香五、张茂龙一抄链子锤，李煜一抖链子枪，上前就打。此人一抖那物，二人俱都栽倒。萧银龙取宝马平安散闻解药，金头虎

撕衣裳襟堵鼻子，此人一抖那物，金头虎耳朵一鸣，翻身栽倒，萧银龙双笔一点，此人一抖那物，萧银龙就觉口内发甜，眼睛一黑，翻身栽倒。长工月工将要逃跑，此人赶奔进前，对着四个长工月工，一抖那物，四个长工也俱都栽倒。

说书的一张口，难说两家的话，单说胜三爷等在喜棚里面等候埋人的回来，去了工夫很大，仍不见到来。忽听房上东南角有人喊叫：“胜三哥快去救黄三太等十人！去晚了，十人命休矣！”胜三爷一听，握鱼鳞紫金刀，孟二侠握七星刀，萧三侠握金背折铁宝刀，三位老者握刀，穿内宅而过，蒋伯芳合着棍而追，方过了内宅，蒋五爷就跑到三位老者前面。到后花园一看，门关着呢，蒋五爷两脚将门踹落，出后花园够奔杨树林。

此时抖沙布口袋之人，将老道先举在坑外，后又举张德寿，然后此人纵上来，解老道的绳子，老道自己掏出口中之物。此人又给张德寿解绳，老道叫道：“师”刚说出一个师字来，

此人摆手说道：“念缓。”老道说道：“你老人家救了我们师徒，咱给胜英留几条命案吧。”老道拾黄三太之刀，方要动手，蒋五爷合棍赶到。老道一看，念了一声无量佛，抹头便跑；张德寿尿屎满裤，随后也跑。此人见蒋五爷已到面前，将白纱布口袋一抖，蒋五爷翻身栽倒，后面三侠这才赶到。胜爷握刀赶奔那人，就听树林中有人喊道：“胜三哥不行吧，还是使冰钻吧！”一句话提醒老三侠，胜爷刀交左手，右手登鏢；孟二侠左手握七星刀，右手登莲子；萧三侠左手握金背折铁刀，右手登紫金鏢。抖白布口袋之人，抹头向西南，鹤行鹿伏而逃。三位老侠客说道：“追！”正在此时，由北面树林中出来两个人说道：“别追，先看看咱们的人吧。”老三侠一看，十一位叫之不答，呼之不应，比死人多口气。聋哑仙师道：“你们老三位在此处看护，我们去宅院叫人。”工夫不见甚大，来了十余人，也一位扛一个，将挖坑家伙兵刃全都拾起，来到胜宅大厅前，往地下一放，道爷说道：“快取凉水。”将凉水取来，给众人喷，仍然缓不过来；又取出宝马平安散给众人吹，仍然不行，还醒不了。耗至天光大亮，十一位仍是昏迷不醒。正在此时，老义仆胜忠与婆子妈妈来到喜棚下，叫道：“老当家的！”

新人死而复生者两次，丫环婆子用刀割去腐肉敷上药，不知如何呢。”胜爷顿足说道：“我的儿妇死了，我再给胜奎娶一房。

十一位怎么办？蒋五弟自幼蒙恩师教养，到如今可称盖世的英雄；萧银龙千顷地一根苗；黄三太家有寡居之娘，北路鏢头黄昆无子，那黄昆乃是三太之叔，三太一门两不绝；张茂龙自幼失怙恃，我正要与他娶妻生子；杨香五并无三兄二弟；四位长工月工每年受大累，赚我二三十吊钱。倘有好歹，我怎去见

人一家老少？世上没有为难的事，胜英就是为难的人，胜英生不如死。”胜爷正在焦灼之际，聋哑仙师道：“胜施主，你不用

挂念他们十一位，这不是俗家办的事，你不是得罪和尚，就是得罪老道啦。我听见我们同道之人谈过，此物名为香砂摇魂袋，如熏躺下人，非本门之药不可解，要找不着他本门的解药，一时三刻药劲就解啦，人是复旧如初，这十一位决无危险。”大伙正在说话之时，就见银龙、贾明俱都手脚动转，工夫不大，二人俱都坐起来了，三太等众人也都坐起来了，最后蒋五爷也缓醒过来，胜爷心中稍安。银龙叫道：“五叔！你怎么的？”

蒋五爷说：“我后到的。他一抖纱布口袋，我闻有一股子香气，便不知所了。”萧银龙说道：“你看准那人没有？”蒋五爷说道：“我也未留神。”银龙说道，“我见那人不是秃子就是和尚，鬓角铮亮漆青。”道爷道：“胜施主，你看怎样？可有一宗，这类人决不空着手走，你家中若有奇珍异宝多要留神。”胜爷遂叫胜奎与者家人胜忠，赶忙查点贵重物品。二人查看一遍，并无所失。胜爷说道：“再告诉亲朋有什么要紧的东西，都查点查点。”诸葛山真与弼昆和尚到东跨院查点东西，工夫不见甚大，僧道二位回到大厅前。诸葛山真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众人一看，心中纳闷，只见老道混身立抖，颜色更变，叫道：“胜施主，吾命休矣！贫道我失去三宗要紧的东西。头一宗我佩带五十三年之宝刀没有啦，使宝刀宝剑之人，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又将费尽二十余年心血所制造的杆棒也失去了。百草转阳丹丢了两包零二十粒，那倒不要紧，是贫道行方便的。”语至此，道爷蓝布道服乱抖，颜色更变。胜三爷一捋银髯，对大伙一阵大笑：“唔，哈哈！”大伙一看，俱都一怔，胜爷说道：“房子烧了我再盖，儿媳妇死了我再娶，我不能叫好朋友为难。百草转阳丹，道兄尚能再配，我二下南七省办三件事：一者寻找宝刀，二者寻找杆棒，再者我拿住恶道七星真人，或扎他一刀，或踢他一脚，或结果他的性命。这三

件事如办不到时，我将我这把老骨抛在南七省，誓死不还古城村！”语毕，遂叫道：“胜奎！备马打点行李。”胜奎叫道：“老爷子！你毒药箭伤还没大痊愈，如何能远行？”胜爷叫道：“小娃娃！箭伤何足为论？小冤家你给众宾朋行礼一谢，你们众位有家眷，哪位也别同我前去；没有家眷的，咱们也别同走，众位可以与我在杭州齐会，因为恶道出家杭州，食毛践土之地，他决不肯离。拿住恶道，找着兵刃，咱们众位在镖局集齐，我再给三太他们整理一年半载买卖。胜奎娃娃，行囊之中多打点散碎银两。”有宾朋要拦阻胜三爷之人，道爷摆手说道：“不必不必。”要拦住不叫胜爷走，胜爷就该得性急啦。老家人胜忠问道：“老爷子，给你备哪匹马？”胜爷叫道：“胜忠，备黄骠马。

”胜忠说道：“黄骠马口老一点啦。”胜爷说道：“有膘是好马。黄骠马我自幼乘骑，吾年老矣，马亦老矣，安忍弃之？且马虽老，膘尚在，尚可代步。”列位，胜爷之为人，最长远不过，待人接物，忠厚持久，所以交下的朋友，莫有不与胜爷肝胆相交的。列位，列国时管子伐孤竹迷路，老马引路，困乃得免。胜忠将马预备安稳，胜忠打点了行囊，胜爷与大伙作了一个罗圈揖，叫道：“众位宾朋们！你们要去杭州的，等我走出二五七日，你们再随后而行，咱们是杭州齐集。”胜忠叫道：“老当家的！你就走啦？”胜爷说道：“我就此起身。”

黄三太众小弟兄及一千老侠剑客，俱都送于门外，胜爷又对大伙作了一揖，叫道：“胜忠，我此去一年半载也不定，三年二年也不定，也许将老骨扔在外面，老哥哥家务事你多要当心。”

又叫道：“胜奎、孟福！你哥俩要专心学习文武，家规不许与我擅改。你二人在你二婶娘跟前要多尽孝道，老主管可以与你二主母商议，他要二少爷，便叫二少爷给他扛幡架灵；他要大少爷，便叫大少爷与他扛幡架灵。家务事俱率由旧章。”胜奎、

胜忠俱都唯唯受命。胜爷语至此，叫道：“老主管，带马来！”

胜爷接过丝缰，上骥坐了，一抖丝缰，那匹马犹如电闪星飞，一气跑出三里多地，那马四蹄板乱翻，尘土四飞，众人再看，胜爷踪影不见。胜奎、孟福、萧银龙、杨香五、黄三太与老家人等，俱都眼泪汪汪。

胜爷跑出去三里多地，回首不见众人，这才徐徐而行。胜爷在马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过了些庄村镇店，庵观寺院，自觉着心中爽快。忽然间觉着背后嘎哧一响，毒药箭的伤疤已落。胜爷自己不由的一笑，心中暗道：“在家中虽然有男女下人伺候，倒不如行路舒服，胜英真是福薄之人也。”沿路上踩探七星真人师徒的下落，踪迹皆无。至七月初旬来到杭州，老英雄思索：“投亲不如访友，访友莫如下店。早晚回店，多给伙计们几个零钱。”胜爷心中思索着，向前行走，看见有一家客店是落地重修，门面整齐，胜爷拉着马在店门口绕弯。由店中出来一位老者，年有花甲，青布大褂，白袜青鞋，上下直打量胜爷，说道：“你不是胜老达官吗？”胜爷见问，说道：“老者何由识我？”那老者答道：“你不认识小人了？小人姓邹，排行在四。前二十年你住这店时常常周济我，我在此当伙计常受你的恩惠。现在这个小买卖归我主办了。”胜爷道：“原来是四掌柜的。四掌柜你阔啦，真是多年的道熬成河，四掌柜的也当了掌柜的啦。”说着话，邹四给胜爷接过马去，让到北跨院东厢房，给胜爷打水沏茶。胜爷喝着茶，思想多时，暗说道：“怎么恶道踪影皆无呢？”胜爷吃完了酒饭，皆因为在家里享了三年清福，不似当年那样耐劳，就觉身体乏倦

，未曾喝茶，便沉沉睡去了。睡到三更多天，就觉口干舌燥，有心叫伙计沏茶，又恐怕伙计不愿意，心中暗说：“等明早再喝吧。”胜爷翻来覆去，等到天光一亮，胜爷先整理好了衣服，叫伙计们打

了净面水，胜爷问道：“有开水没有？”伙计说道：“有，你老人家稍候一时。”工夫不大，伙计将水打来，胜爷洗完了脸，然后喝了一杯白开水，腰中带上点散碎银两，出店闲游。打钱塘门外绕到东门外，时已日上三竿，胜爷一见，繁华胜于当年。

胜爷由夜里口就干渴，喝了点白滚水，此时仍是大渴，胜爷向南北一看，意欲寻找茶铺。找够多时，见坐南有一家挑茶牌，上书“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胜爷这一进茶馆，大祸临头。胜爷进了屋中一看，高朋满座。胜爷有心要转身退出来，见有两个中轻之人，叫跑堂过去，给了茶钱，临走自言自语的说道：“那大年纪还上茶馆喝茶来，涎痰吐沫一地。走了，咱们回去吧。”胜爷一看，空了两个座位，胜爷遂叫跑堂过来道：“你与我沏一壶好茶叶，我必多给你酒钱。”跑堂笑嘻嘻的说道：“老达官爷，你在我们这儿喝一回茶，下回你还想上我们这儿来喝呢。”胜爷渴急啦，喝完了一碗，又倒一大碗。刚端起来要喝，就见喝茶的起来三十多位，齐声说道：“掌柜的才起来呀。”胜爷回头一看，见此人有点面熟，似乎在那儿见过，脸上一脸白圈癣，大圈儿套小圈。胜爷自解说道：“我山南海北哪儿都去过，熟人很多，一时想不起来了。”思索至此，仍然喝茶。众喝茶的一跟这位掌柜的客气，这位掌柜的对众茶座道：“众位不要如此，来到我这儿照应我，就是财神爷。我本来不会作买卖，自开市以来，蒙大家光顾，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买卖还是真不坏。但是我这间屋虽然是一间半大，还是窄小，众位茶座来到这儿喝茶，放零碎东西帽子等，都没个地方。今天我想了半天法子，东面板墙上，我打算作一个窟窿，挂上一块板，用铁丝一吊，众位看着好不好呢？”有一位喝茶的说道：“好好，占天不占地，茶座放个帽子零碎，堪称便利。”

你道此人是谁？正是莫州庙上胜爷恩放的秦义龙大徒弟金

面鬼吴升。自从三关庙内逃走，在北方做了两水买卖，逃到杭州，住在客店之中，腰间带三四百银子，住了有一个多月，店中的伙计跟他非常亲近，这一日他将伙计叫至面前，对伙计说道：“我打算作一个小本的生意，你能给我帮忙吗？我这个作买卖，并不在乎赔赚，只要够了挑费，咱们就能干得长远。”

这位伙计一听，非常的愿意，俩人一商量，伙计说道：“现在钱塘关东门外，还就缺一买卖，这宗买卖，还是一本万利，我还不外行。”吴升问道：“什么买卖呢？”伙计说道：“东门外现缺一个茶馆。”吴升一听，深以为

然，遂将所存的银子拿出来，便交给店里伙计，并不说长道短。完全叫伙计自己看着去办理。这个伙计这么一高兴，将买卖立起来，还是非常的热闹。这日胜三爷进茶馆喝茶，正是吴升的茶馆。吴升这一进来，众人一让他，胜爷抬头一看他，面貌很熟，他又一看胜爷，二人这么一对眼神，吴升这小子不由的就是一怔，心中暗道：“这不是老胜英吗？他怎么来到这里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小子想起来古城村师弟被害，大卸八块之事；并且听见人传说，他老师飞镖秦义龙上古城村行老胜英的人情，行刺未果，被胜英乱刃分尸，将尸骨存在破庙之中，自己正要打探事之虚实，希图报复之策，今日老胜英偏偏来到我的茶馆喝茶，放着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这小子想到这里，计上心头，遂对众人说道：“我打算在板墙上挂一个板儿，为的众人放零碎好方便。语毕，遂到后头烧茶锅屋子，去了不大的工夫，抱了三尺来长、一尺来宽的板子五六块，放在靠胜爷坐着的桌子东面，转身出去。工夫不大，一手提着铁丝，一手提着一条三尺多长、四分来粗、用火烧红了的铁通条。列位，吴升并不是用铁通条穿板墙挂木板，他是打算挨到胜爷跟前，照定胜爷致命处，用烧红了的铁通条扎胜爷，将胜爷扎死了，与

他师弟师傅报仇雪恨。吴升提着通条一进屋子，对大伙说道：“众位多包涵，我要用这个铁通条向板墙上穿窟窿，然后再用铁丝吊起这几块木头板儿。可有一宗，红通条一穿木头，必然冒点烟，众位主顾们多受点委屈吧。”认识他的那几位茶座都说：“不要紧，那还有多大的烟吗？”吴升说着话，直奔第三张桌后而来。胜爷的座位靠板墙，后背离板墙一尺来远。吴升要用铁通条穿胜爷后背，胜爷的身后没有地方，这小子遂由胜爷偏面，手提着红彤彤的大铁通条，心中暗道：“老胜英，老胜英，你害了我的师弟，又听说害了我的师傅，今日也是你恶贯满盈，我给你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说时迟，那时快，紧行几步，奔胜爷右肋而来，就听噗的一声，“哎呀！”

翻身栽倒。内中有一人大声喊道：“掌柜的，你是疯啦！为什么你飞开了铁通条啦？可烫死我了。咱俩今天总得找个地方说理去，你看我这个喝茶的不够人味吧？大热的天，这一通条正正落在我的后背。”此人这么一喊不甚要紧，满室喝茶之人，哄堂大笑。吴升并不分辩，向那被烫之人眯缝着二目，只是发笑，被烫的那人又是喊，又是“哎呀”。旁边有一位喝茶的看着有点不公，站起身形说道：“掌柜的，你这个人是在买卖人吗？”

为什么你烫了茶座一通条，将人家都要烫死啦，人家与你说理，你连言语都不言语，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你烫死就不偿命吗？今天我倒要问问，你是干什么的？”吴升并不急躁，右手乱抖说道：“是我烫那位吗？你问这位，他为什么无故的兜了我一脚，将通条兜出去了。无故的我用通条烫茶座？一



文钱是照顾我的，既是照顾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财神爷。这不是大家都看见啦，这位老人家，你是怎么无故的兜了我的通条？

人家哪儿不依呢。你倒是说话呀。”老头闻听，将眼一瞪说道：“你这个人真不通情理，你看看我这大年纪，连进茶馆，我都

是勉强挣扎着进来的。我在店里病了好几个月的热病，如今又转了虐疾，整整发了一百二十四场。这才将将的好啦，我连道都走不动。我会用脚兜你的通条吗？你叫大家评评。”吴升闻听老头这一套，心中说道：“这老小子真可恶，明明他踢了我手腕子一脚，将通条踢飞，到此时他不认帐啦。”吴升道：“我怎么不说别人呢？明明是你站在第四张桌子角儿踢的我。”

众人一看这位老者，年纪甚高，矮身量，黄胡须，一脸油泥，穿着一件蓝布破大夹袍，挂板的破鞋，麻绳系着。众人这么一看老头的情形，真不像抬的起腿来之样，大家这才给了事。有一个喝茶的说：“哪位后背挨烫啦，年轻的人，烫一下子倒不要紧，是误伤，并非故意，若将这位老者连累上，你们要一打官司，这位老者一着急，出不去屋就死啦，这场人命官司谁打？”这人这么一说，大伙齐声说道：“有理有理。”此时胜爷也站起身躯，将那受伤的人安慰了一回，胜爷又掏七八文钱，要了笔，给开了一个药方子，共六味药，有那好事的喝茶的，接过钱来，到药铺买了药。胜爷又拿了一文钱，叫人买一文钱的黄酱，将药末调好敷在患处，立刻止疼。

大家将事给了完啦，胜爷遂回头说道：“这位老朋友贵姓？”

请这边喝茶吧。”那位老者并不客气，走到胜爷的桌上，说道：“喝你碗吧，闻着你茶真喷香。我买一文钱的土末，沏了一壶，非常之苦，连一点茶叶味儿都没有。”胜爷叫过跑堂，再给添一个茶碗，倒了一碗递与老者，老者说道：“你真是贵人吃贵物，这个茶叶真清香适口。”胜爷问道：“老朋友仙乡何处，尊姓大名？”那位老者说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要提起我的名来，真是无人不知，现在落了魄啦，就不能说啦。我就是三不归：一不归，堂前父母不能尽孝；二不归，乡里乡亲不能奉陪；提起三不归，病在招商店，煎汤熬药靠谁？六七月里

穿夹大袍，十冬腊月把蓑衣披，我这分难苦诉谁？”胜爷一听，遂说：“老人家，我领教你贵姓高名？”老者闻听，打了一个唉声：“休要提起，我是大有名誉之人，我压倒群雄，但是现时穷啦，就不是英雄，就算成了狗熊啦。”胜爷说道：“我问老朋友，究竟是哪里人氏？贵姓高名？请详以告我。”这位老者又说道：“唉，我是阔人啊，就是不知死的鬼。”胜爷说道：“老朋友，这是什么话呀？”老头说道：“我是不知死的鬼，你都不懂？我三只金镖压倒绿林。我骚扰你两碗茶，我走啦。”

胜爷说道：“别走，老朋友，我有话。”一句话未说完，老者站起身来，出了茶馆。胜爷是光棍一点就透，方才觉着右肋一热，铁通条就飞啦，老者如今说道，三只金镖压绿林，不知道死的鬼，岂不是讥讽自己吗？胜爷见老者出去，胜爷由兜囊中掏出二三百钱来，放在桌上说道：“伙计，这是我们二位的茶钱。”语毕，胜爷走出茶馆，见老者踢啦踢啦，向东而去，人烟稠密，胜爷不能在后紧迫他，遂在后喝道：“老朋友，我有话问你！”那老者连头都不回，胜爷在后头紧紧的跟随。路南有个胡同，老者进了胡同，出了南胡同，直奔旷野而去，相隔不远，前面有一片树林子，那老者进了树林，胜爷心中暗道：“进了树林你还走的了吗？”胜爷遂也进了树林，东西南北举目观看，那老头儿踪影皆无。正在着急之际，胜爷就听南面上有人说话：“苍天哪，苍天哪，真是生有处，死有地，想不到我这大年岁，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胜爷闻声走去，一看又出了岔事一宗，那老者吊在歪脖子树上，那老者上吊的那个树枝子，也有小拇指粗细，这根绳子乃是一条老年间打算盘疙疸的红三珠线，譬如现在的小孩头发绳相似。胜爷将大衣服脱下，放下小包裹，心中暗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胜爷乃是久经大敌的侠客，胜爷上前一伸手托着老者的臀部，一手松开套

儿，慢慢的将老者救下树来。若没有武学的工夫，一位救一位，还是真不容易。胜爷将这位老者救下来之后，将他放在尘埃，脊背靠着棵树，用手盘他两条小腿。那两条小腿，直挺挺，胜爷又不敢用力，恐怕伤了筋骨，慢慢的盘过膝来。胜爷用手拍着老者的肩头，遂叫道：“老朋友醒来！为何这大年纪行此拙志？”上吊之人肚子里一声响，吐出一口浊痰，复又“哎呀”一声，翻了翻眼皮说道：“是你救的我？”胜爷说道：“老朋友为何寻死？正是在下救的你。”老者说道：“你与我有仇恨？无故的上树林子里头，找寻我来。”胜爷说道：“老朋友，不是那样说法，见死焉有不救之理？”这位老者闻听，并不言语，伸手就给胜爷一个嘴巴子，胜爷焉能叫他打的着？身形向后一退说道：“朋友，你有什么急难大事？你对我说明，倘能为力，必当分忧。”老头说道：“我好容易吊的断了气，那宗难受就不用提啦，人要没有为难之事，谁也不想上吊。你知道我因为什么难事吗？你准能救我救到底吗？”胜爷说道：“只要能为力之事，必然照办。”老者打了一个唉声说道：“明知说了也是白费，你执意非问不可，就对你实说了吧。在下飘流在外，困在招商店中，亏欠下许多的店帐饭钱，我腰间只有五文钱，置了这么一条红线，剩下一文，到茶铺子里要喝点茶，一文钱的土末子，恶苦不好喝。正在那个时候，茶铺掌的烧红了一条铁通条，也不是要烫东西，也不是要烫南北，我也不是怎么一碰他，他将通条抛出去了，正抛在人家喝茶的身上，人家不饶掌柜的，掌柜的不饶

我。”胜爷说道：“不用说啦，在茶铺子里，咱二位不是还在一桌喝茶吗，事也是我给了的。究竟你上吊所为何事吧？”老者说道：“我方才没跟你说吗？只剩五文钱都花啦，眼看着天气渐寒，店饭账不能清还，衣物还没有一点着落呢，举目无亲，我有心想沿门乞讨，怎奈我出身学

子，又拉不下脸儿来。老达官你请想，只好是一死，就算熬出来啦。”胜爷说道：“我以为是多大的事情呢，原来为此。老朋友，我交你一个朋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地若能勤俭，干点小本经营，必能生活。你虽然花甲之人，精力尚且健壮，我给你十两银子，你花上二两银子先换了衣服，然后还清店饭账，自己再想法子，作一个小本的买卖，岂不好吗？”老者闻听说道：“你给我多少两银子？”胜爷说道：“十两白银足色。”

老者说道：“且慢，大树林子里你救了我，四外连一个人都没有，无缘无故的你给我十两银子，我知道你安着什么心呢？”

胜爷闻听大笑道：“君子济人之急，你我俱都七十来岁的人，你怎么与我开了玩笑啦？”老者说道：“你也不用给我十两银子，在店里我也跟你谈过，我在招商店病了三个月的热病，热病好啦，又转了一场虐疾，整整发了一百二十场，今天我由店里出来，三天没有吃饭呢，你先请我一顿饭吃，有什么话，我先落一个饱死鬼，然后再说。”胜爷说道：“那有何难？咱们就此去吃饭去。”老者说道：“吃饭我可不能下穷饭馆，我是阔少出身。”胜爷说道：“咱们找最阔最干净的饭庄，吃饭任你要菜，你愿意吃什么，咱就吃什么。”那老者说道：“好啦。”用手向树上一指说道：“你把我那根上吊的绳儿给我先解下来。”胜爷一时被那老头蒙混，那老者四尺来高，那条绳子挂在树上七八尺高，究竟他那根绳子是怎么挂上的呢？怎么吊上的？胜爷是救人心盛，满没有思索那个事。解下来红绳儿递给老者，老者一撩破大夹袄，就填了里边啦。胜爷也没有留神看他，老头便将绳子掖在腰间，站起身形。胜爷下腰提起大氅，披在身上，提着小包裹，那老者在先，胜爷在后，他二人出了大树林子，仍然够奔原道而归。

那老者刚上完了吊，都闭了气啦，被胜爷救过来，走道儿

还是那么快，工夫不大，进了东门，走了有一箭多远，坐北有座大饭馆子，门脸是油漆彩画，蓝匾金字，上书“五贤楼”。此酒楼在杭州属第一，乃五位阔少开的，内有雅座，内容真分三六九等，老者在先，胜爷在后，进了饭馆子。方要上楼，跑堂的说道：“嘿！寻钱在外面等候，别上楼。”老者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寻钱的？啊？我脑袋上写寻钱的两个字吗？

你这饭馆子是卖衣缕，还是卖银子？穿绸缎的不要钱吗？你怎么这样狗眼看人低？我吃饭给银子。什么东西？穿的不受看，腰里有的是银子。”胜爷说

道：“掌柜的闪开吧，闪开吧，咱们上楼吃咱们的饭。”胜爷跟随那老者上了楼一看，真是一座阔酒楼，屋中名人字画，山水人物，椅子面上都绷着细藤子席，陈设非常讲究。老者在迎面上找了一张桌子，与胜爷分宾主落座。跑堂一看，直皱眉，没等胜爷言语，那老者喊道：“有带腿的来一个！”跑堂的过来说：“你要喝茶有茶牌子，你随便点。”老者说道：“不喝，我吃饭。都有什么吃的？你报一回，我听听。”跑堂地说道：“不用报，山珍海味云中雁，燕窝翅子鸡鸭鱼，无一不备。”老者说道：“好大的买卖。我们老哥儿俩吃便饭，来几个粗菜吧。”跑堂的心中说道：“看你这个样儿，也是要几个粗菜吧。”遂说道：“你都要什么吧？”老者说道：“来一个爆龙心，炒风胆，炖熊肝，烩豹胎，小碗的红烩鹿尾。鹿尾拿上来我得看看，是死鹿尾活鹿尾。要是活鹿尾用筷子一拨拉，他就得乱颤。再来一个花馏熊掌。”跑堂的说道：“这几样全没有。”老者说道：“你方才说无一不备。”

跑堂的说道：“我跟你说的是四条腿的牛羊肉无一不全。”老者说道：“好好，给我煨一个整个骆驼。”跑堂的说道：“不行，半个都不行，小点的行。”老者说道：“小点的就行？咱们就来一个小点的，给我焖一个猴儿崽子吧。”跑堂的说：

“没有。”老者说道：“年轻轻地说话要留身分，穿绸缎的吃饭给钱，穿破烂的也是给钱，不许狗眼看人低。给我们哥俩来一桌上等的酒席，可是宴菜的，还要带飞碟儿。”跑堂的说道：“上等的宴席带飞碟的，每桌纹银十二两。”老者说道：“十二两银子一桌的来一桌。告诉灶上用新鲜的材料，做好了吃着得味儿，多给几两银子酒钱。”胜爷一听，不由的心中有点纳闷：“十二两银子一桌宴菜，大饭量的人，几个人也吃不了，他要了一桌。做好了，还多给几两银子酒钱。三天没吃饭啦，拿我解了恨啦。”胜爷又一想：“分明是他要将我寒碜在饭馆子里，吃完了我要没有钱，好栽筋斗。”又听那老者说道：“你们柜上有女贞陈绍没有？总得够十来年的我才能喝。可得当面打封，我得看看，不是地道东西我不能喝。”胜爷要了一壶干酒，随喝随添，跑堂的下去，不多时提上一坛子陈绍酒来，停着那老者当面打封条。打开封条，老者用匙子一打，直起花儿，老者说道：“不错，真是多年的陈绍兴酒。”比及一上来菜，胜爷大不耐烦，老者用筷子由碗里挟出菜来，吃着味儿合适，他就咬咬吃啦；吃着味儿不合适，他仍然将菜放在原碗当中。酒至半酣，菜过五味，胜爷问道：“老朋友贵姓大名，仙乡何处，可否见告？”老者佯为抢吃抢喝，假作不闻。胜爷一看他并不是真为抢吃的，就是吃着合适的菜，含完了菜还放在碗里。老头吃着吃着，“嘿嘿嘿！”自己笑啦。胜爷说道：“老朋友冷笑何为？”老者说道：“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我这时候吃的差不离啦，大师傅

做的这些菜，味也不十分坏，倒很有两个适口的，这时再叫几位姑娘前来佐酒，余愿足矣。”

胜爷这一听，心中不悦，站起身来说道：“你六十多岁的人啦，我是七十多岁的人，怎么你还这样的不老诚呢？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乡住处？问了你有八次啦，你装糊涂，不是不说，

就是所答非所问。此时酒足饭饱，还得来几个姑娘，你才适意。

叫人家看看，岂不成了老不知好歹吗？你看我胜某怎么样？”

胜爷心中的意思是大概你必知道姓胜的，你看姓胜的为人怎样？

有叫人家看不起的地方没有？这位老者一听说姓胜的怎样，他说：“我看你就不错，白胡子老头儿，肥胖肥胖的。这个饭馆子有雅座，咱们俩挪雅座里去吧。”胜爷闻听一怒，跑堂的在旁边一笑，胜爷的面上也红啦，一伸手照定那老者就是一个嘴巴子，这位老者在座位上就势使一个云里翻身，胜爷连他的大夹袄都没打上，又来一个燕子平身式，纵出窗户，楼外是平台，又一拧身子，燕子钻云式，纵上楼房。列位，那位老者坐着来个云里翻，就式燕子平身纵出去，又一个燕子钻云纵上楼房，这几手武学，没有四十年真正的苦工夫，简直就办不了。胜爷“啊”了一声，说了一句：“真是干家子！”说着话甩了大氅，纵出楼窗外，拧身子跟踪，也上了楼啦；胜爷向外纵的时候，跑堂的正由下面端着菜上楼，一看屋中飞开了人啦，穷老头也没有啦，阔老头也飞啦，跑堂的端着托盘心里一哆嗦，就听“叭叭”一声，将托盘就扔了地下啦，大海碗四个也摔碎啦，溅了一地。旁边吃饭的客人，也顾不得吃饭啦，俱都站起身来，由楼窗里探出头去看飞人，众人莫不惊疑咋舌。胜爷上了楼房，东西南北四外一看，那老者踪迹皆无。胜爷心中暗道：“他虽然快，我随后就跟着上了房啦，怎么他就没了影儿啦？”胜爷站在楼房上捻银髯思索：“我平生向来不与人开玩笑，老者敬之，少者宾之，这个病夫必是高人。在茶馆喝茶之时，我觉着我的软肋一热，掌柜的通条梢就飞，随后他言说不知死的鬼，一定是他将掌柜的通条给踢飞啦。此人武学的工夫不在我之下，就是他在树中上吊时，那是悬狐之气，大珠线岂能吊得住人呢？

我由树上将他救下来，两条小腿直挺挺，那是天华盖闭着气呢。

我请他吃饭，他又与我玩笑，到底他是朋友是冤家呢？再说我一生一世，并无玩笑之人，我若是在房上蹿房越脊找他，白昼之间，叫众人观之不雅呀。”胜爷思索至此，遂由楼上下来，仍进屋中。各饭客俱都注视胜爷。跑堂的叫道：“老爷子你是怎么回事？你会飞吧？”胜爷之为人，不会说瞎话，这回老英雄也说了诳语啦，叫道：“跑堂的你有所不知，我们俩人这是玩笑。”胜爷又说道：“我可并不认识他，我是办案的，这个老头是大飞贼，他故意打扮

的这种模样，他将我蒙混啦。你如不信，可以将你们掌柜的请来，我这里还带着批票公文呢。”

列位，茶铺饭馆子都明白这个，没有敢验批票公文的。跑堂的道：“老达官你不要多心，我们可不敢验看批票公文。就是这桌酒席你看着怎么办呢？”胜爷说道：“这桌酒席我给钱。”

跑堂的说道：“方才你上房的时候，我一失神，那么一害怕，大海碗摔了四个，菜也洒啦。”胜爷说道：“不要紧，损坏什么我给什么钱。”说着话，胜爷由兜囊中取出十几两银子来，遂说道：“这桌酒席，并没有动了多少，你们若是再卖钱是不行啦，你们愿自己吃，愿意送给人，随你们便。”

胜爷将银子放在桌上，披上大衣，提起小包裹，出了酒楼向西而去，心中暗想：“怎么我就想不起来这个人呢？要说是冤家，他为何在茶铺里救我？”信步而行，走到一个大寺院前，心中仍是翻来覆去，就是想不起来那个老者倒是何人。举目一看，大寺前围绕着一圈子人，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水泄不通。

胜爷走到切近，叫道：“众位借光！”一来老英雄那大年纪，二则说话和气，胜爷走到里面一看，又出了一宗岔事，地下铺着一张棉纸，有一少妇在一旁跪着，虽衣服甚旧，然而干净，头上乌云，挽着一个髻，羞惭惭的在那里跪着，弯弯蛾眉含愁闷，淡淡秋波眼泪汪。旁边站着一位老者，庄稼人打扮，手中拿着

一串老钱，有六百来钱。再看棉纸上写着核桃大的字迹，胜爷一看，就知道是教书的老先生所写，笔迹还真挺秀，正楷一笔不苟，上面写的是：“叩恳四方仁人君子，大德爷台：今有小妇人刘门王氏，皆因拙夫以泥水活为生，给大户人家修补楼房，高处失脚，双足摔伤。大户人家慈悲，周济白银五十两，坐食山空，现银两业已用尽，拙夫双足尚未痊愈；小妇人婆母急中生疾，卧床不起，病势甚重，小妇人一家三口，贫如水洗，无隔宿之粮。万分无奈，出头露面，叩求大德爷台，施以资助，周济三文五文，我一家三口死而再生，感恩匪浅。小妇人刘门王氏叩求。”胜爷仔细一看，这位妇人稳重端庄，乡下妇人，老诚溢于表外，并不像招摇撞骗之类，打动胜爷恻隐之心。胜爷心中说道：“谁家这样的媳妇，家中真正是有德。”胜爷想起来与那老者方才吃饭，并未吃好，还花了十几两银子，思索至此，遂对老者说道：“乡下老兄，你们这是什么事呀？”那老头说道：“你看地下那张纸上有字，便是这位苦命妇人的遭遇。”胜爷说道：“我不认识字。”那老者说道：“老爷子，你有所不知，我们在西南乡小刘村住，村中刘姓甚多，我有一当族侄子，是个瓦匠，叫刘三，手艺甚好，就是好喝酒，瓦匠每天是三百钱的工钱，他并不养家，家中生

活，全仗我这侄妇十指养活婆母。刘三子与大户人家修理楼房，高处失脚，双足受伤，不能工作，那大户人家给了五十两银子为养伤费。连抓药请先生，把那五十两银子就花完啦，双足仍旧未愈。刘三之老娘一着急，也病啦，现在卧床不起，家无隔宿之粮。小老儿自顾不暇，有心无力，不能周济，我侄妇欲求仁德君子资助，小老儿亦有小恙在身，不能作庄稼活，在家中也是闲着，所以同他出来，为的是有个老人儿跟着。”胜爷说道：“像这样贤德的妇人，为丈夫与婆母之病出来求助，真是难得。我看你们只

求助了几百钱，够养病的还是够吃药呢？再说年轻的人，在大街之上出头露面，也教众人观之不雅。”老英雄说着话，由兜囊中取出两锭银子，共有二十多两，遂叫道：“老兄，你将此银与这位贤德的少妇拿到家中，请先生抓药养病。”乡下老人忠厚老诚，一看胜爷拿出来那些银子，他倒不敢收啦，叫道：“老爷子，你要腰间有零钱，赏给三十文五十文的，小老儿不敢收这许多的银子。”胜爷问道：“老兄为何不敢收呢？”老者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这个侄子性情乖僻，你老人家给这些银子，我拿到他家中去，刘三若是一多想，说出不通情理之言，小老儿亏负仁人君子之苦心了，是以小老儿不敢接受。”胜爷说道：“刘老兄长之言差矣，我今天腰间银子带少啦，我若是带的多，就是百八十两，我也不惜。刘兄请看，在下久而久之，七十余岁之人了，我若有女儿，比这位贤德的刘少妇岁数都大了。国家之道，谁家无有妻子老婆孩儿？

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姐妹，己之姐妹。又何嫌之有？请老兄收下吧，不必推辞。”刘老者一看胜爷春秋鼎盛，白发银髯，面带一团慈善，遂将银子接过，说道：“侄妇，此银是这位大德的老爷子所赐，周济你的丈夫与你婆母养病之资。这是两锭，你看好了，倘若你丈夫足伤与你婆母之病痊愈，都是这位老恩公之大德。”这位少妇抬起头来，一看胜爷春秋鼎盛，银髯飘洒胸前，少妇对着胜爷深深道了一个万福。胜爷一闪身躯，叫道：“刘老兄，就请与侄妇回家去吧。”语毕，转身形就走，刘老者赶奔近前，一伸手揪住胜爷，说道：“大德恩公，老爷子贵姓高名？”胜爷说道：“刘老兄，大丈夫施恩不望报。”

刘老者说道：“老恩公，你要不说名姓，此银子小老儿不敢收。”

胜爷说道：“我乃无名氏。”乡下老人有点耳聋，以为胜爷是姓吴名明石呢，遂对少妇说道：“你要切记，这位老恩公姓吴

名叫明石。”胜爷转身就走，出离人群之中，有一人迎头挡住胜爷，仰手一指胜爷说道：“你这个老头，有点人老心不老，良心不正。他们这伙子并不是好人，什么折腿啦，婆母急症啦，老头是小媳妇的叔叔，全都没有一档子事

。你是看上小媳妇啦？

你看着好似很容易的，你要是一动手，就是吵子。你要好逛，言语一声，我领着你逛逛杭州，班子下处有的是，上中下分为三等，有钱逛好的，钱少逛中等的，再钱少下等的，你别看贱，人的长像比这个小媳妇好的多的有的是。我再告诉你一段新闻，昨天有一个北方人，来到杭州办绸缎来啦，也是在这个庙前头，这个老头子领着小媳妇，跪在那里，假装哭泣，鼻涕哈啦子流了一地，说的那种苦楚，比黄连都苦。那位买卖人动了恻隐之心啦，由腰间掏出二两多的一块银子，就给了小媳妇了。那女子刚将银子接过去，立刻过来几个小伙子，一把将这个买卖人揪住，说：“你年轻轻的男子，为什么给人家小媳妇好几两银子？男女授受不亲，你一定是没安好良心，看上人家女人了。

你是认打认罚吧？”’这个买卖人又是外来客怕事，哪受过他们这群土棍威吓？那个买卖人当时就哆嗦了。归根还是店里掌柜的给出头了的事，罚了买卖人三十两银子作为罢论。连罚的银子带先给的银子，他们离开地方均分去啦。听说那位买卖人心里头一窝心，在店里还得了一场夹气伤寒，几乎将命丧在杭州，你说够多冤哪？他们这群人比强盗都厉害，旁边帮着说好话的都是念语子，是同伙之人。你这个老东西横竖要倒霉。”

这小子拦住了胜爷，就如同念家谱一般的那么熟，对着胜爷滔滔不断地说了这一套。胜爷方才被矬老者耍戏了半天，在五贤楼里白花了十几两银子，连饭都没算吃好，闹了一肚子气，这小子当着众人又说胜爷人老心不老，莫安着好良心，胜爷不由的怒从心头起，气儿不打一处来。举目一看这小子，身穿一身

紫，紫花布褂子，紫花布裤子，紫花布抓地虎快靴，紫花布绢帕绷头，手中举着一个紫花虎不拉，虎不拉就是鸟名。一脸怪肉横生，两只贼眼，说话咬牙弄眼。胜爷一气，一伸手照定这小子当胸就是一掌，紫花虎不拉架子也打折啦，鸟儿也死啦，这小子向后退了好几步，闹了一个筋斗。爬起来，死虎不拉也不要了，开腿就跑，临行时说了一句：“大力神哪？”连头儿也没回，奔东北跑下去啦。

不表这小子逃跑，单表胜爷自己越想越生气，心中暗道：“这小子贼眉鼠眼，说话论套儿的，一定不是好人。但是他说这群是骗子手，现时的年月，人心不古，诈术百出，果然是骗子也未可知。方才那小子说那位办绸缎的为行善花了二两多银子，翻回来又被讹一下，又讹去三十多两，闹了一场大病。想那买卖之人他是怕事，我倒不怕这个，就算真是骗子，骗了我二十多两银子倒不算什么，也穷不了我。倘或再有读书的少年，正式的商人，再遇上他们这群，买卖人饶上被了骗，事被东家掌柜的知道了，决不能实地调查，必至竟以莫



须有之事，连事都得散了；少年遇上这宗事，回到家中必得受家长处罚。我倒要追下这老者与少妇去，看这位老者与少妇回到刘家坟地。”

这是方才老者对胜爷说的，这位少妇住刘家坟地。那刘家坟乃是大户财主之坟，因为自己没有房子，住财主坟地的房子，所以胜爷知道少妇住刘家坟地，老者住村内。胜爷此时的思索是老者将少妇送到刘家坟地，老者回家，少妇家中丈夫足伤不能起床，婆母年迈病在床上，只有这位妇人能以动作，虽然离村子不远，也是开洼的地方。倘若这小子不是好人，见财起意，夜晚去到刘家坟地，偷盗抢夺，刘三不能动转。他的婆母年迈染病在床，穷人好容易得了二十多两银子，必然不给他。狠心贼，不得到他银子是非出人命不可。要那么一来，我这不是救

人哪，反害了好人啦。再者方才我看那少妇稳重端庄，满面愁容，长得虽然俊俏，仪表毫无邪味之形，穷得穿衣服破得补丁上都是补丁，连一个泥点儿都没有，可见是勤俭之人。那老者诚实溢于言表，毫无诈骗之形。一来是看其究竟是否骗子，二来是为防恶人暗算，反害了少妇一家三口。胜爷想到此处，自己打了一个唉声，叫道：“胜英，胜英！你今年七十一岁了。

风烛残年，花上之露，有今日没有明日的人了，此次南来本为的捉拿恶贼，为师兄寻找宝剑杆棒，自己的事情连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又管上别人的闲事？”老英雄思索至自己的为难事，不由一阵发怔。想了多时，自己对自己道：“谁叫我赶上这宗事呢？昔者诸葛武侯保阿斗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胜英为民间兴利除害，做事自有天知。也就应了那一句话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如何，这回事我也得看个究竟。”

胜爷此时心中万绪萦怀，又是自己的事，又是人家的事，又是矧老者奚落的事，真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英雄一顿足，追赶老者与少妇而去。

那老者与少妇自从胜爷给了银子，少妇站起身来，爷俩离了庙滇前，够奔小刘村而来。方走出不到半里来地，胜爷已经随后赶上。爷儿俩正走到道旁一棵大树下，那少妇叫道：“叔叔！我实在累了，不能行走啦。”老头子一看，少妇累的汗湿粉面，叫道：“侄妇！咱权且在此树下歇息歇息，然后再走不迟，天气尚早。”胜爷此时离着不甚远，说话的声音隐隐的也听见了，就见爷儿俩席地坐在大树之下，老头子说道：“侄媳妇，这是你的好心感动出了这位大善人，这银子还在我腰里呢。”说着话，由腰间取出来，用方才铺在地下的那块棉纸包着，打开了包儿叫道：“侄妇，你看这是两锭银子，此外还有二百余钱，你带在腰间吧。回到家中好好侍奉你的婆母与你的

丈夫，回头抓药请先生，叫你兄弟去给你帮忙。”兄弟乃是那刘老头之子

。胜爷一看，这老者与少妇确是好人，遂在后跟踪随到刘家坟地。那老者并未进坟地，将少妇送至门口，就回家去了。胜爷见妇人进了院中，紧闭柴扉，此时胜爷就听坟南树林之内有脚步声音，胜爷遂隐在树后，一看正是那架虎不拉的，原来踩道来啦。胜爷心中暗说：“多亏我跟随下来看看，我要是不随下来，今夜晚间刘家这三口，必然丧在恶贼之手。胜爷遂由原路而归，仍然够奔钱塘门外邹四店而来。胜爷返回来之时，日已平西，邹四说道：“胜三爷，你由清晨出外绕弯，怎么日到平西才回来？”胜爷说道：“你还不知道吗？我朋友是很多的，我若是三更不回来，也不用等候我。”邹四唯唯而退。

胜爷自己在屋中喝了会儿茶，将兵刃暗器带好，收拾紧衬利便，天色方到掌灯的时候，胜爷遂出了店房，够奔刘家坟地而来。

胜爷白天来过一次啦，轻车熟路，工夫不大，来到刘家坟地，纵身躯上房，由前坡下来。一看是西房三间，南屋有灯烛之光，胜爷心想打破窗棂纸向里观看，又恐怕失了一世侠义身份。胜爷正在院中来回寻思，就听屋中有男子的声音，叫道：“老娘啊，最狠不过妇人心。仙鹤顶上红，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是毒，最毒妇人心。但有生人处，不把妇人留。贱人出去多半天，回来拿了二十多两银子，他又年青，长得又俊，我当一辈子瓦匠也没人白给二十两银子。”又听向妇人说道：“你是欺我不能动转，我要能起得来，我就要爬起来剁三刀。明天叫拾粪的将我们小刘村的当族请来几位，我是不会写字，我就按上手印脚印，就算是将你休啦，你就此另行改嫁。别看我母子俱都卧病在床，我们小刘村当门族户还不少呢，谁也不能看着我们娘儿俩饿死。”男子语至此，就听那女子开言说道：“你不用口出不逊，钱是一位白胡子老头给的，刘大叔给接过来的。大叔问

人家那位老者的名姓，人家说姓吴叫明石。”又听男子说道：“娘啊，你听见了没有？叫无名氏。岂有此理？我管教妻子请别人作甚？请来一问，当然人家是顺情说好话，白胡子老头给的。我请问人家干什么？我若是当时起得来，我就拿刀剁你。

此时我不能起来，我就休了你就算完啦。”又听老妇人说道：“刘三呀，你别浑搅啦，人的品格是凭素行，我那贤德的儿妇稳重老诚。娶了好几年啦，几时有过一点不好？你不许血口喷人，我的病才好一点，你别叫我生气啦。刘三呀，再说你作瓦匠活，每天赚的钱，你不是喝酒就是斗纸牌，你不养活为娘啊。

全仗我那贤德的媳妇，十指殷勤，养活为娘啊。”胜爷在外面一听，暗暗叹了一口气，心中说道：“我怜他贫寒，给他二十多两银子，本是成全他一家三口，不想刘三错疑啦，生生要休了他的妻子，我这就叫生生打开鸳鸯伴，活

活拆散连理枝。”

此时就听篱墙外有人叫道：“刘三！刘三！昨天你妻子在杭州城里庙前直哭，说是你母病啦，你作瓦匠活跌伤双足。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将我三年的积蓄俱都给了你妻子。可是递给那位老者手中，叫你妻子拿回家来，好调养你母子之病，我那两锭大块的银子，为的救你们刘家满门的性命。我给银子的时候，讲好了的，叫我在树林子里等着，银子拿来家啦，怎么舍不得人啦？等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胜爷一听不像人话，遂将身躯隐藏一边。外面那小子说完了话，一脚踹落篱门，进到院内，又一脚踹开外屋门，胜爷见贼人进了外屋，这才将南屋的窗户纸湿破，向屋中观看。真是一个男子白布缠着双足，在炕上倒着；还有一个老太也倒在炕上，面带病容；少妇站在就地，手托香腮，面有泪痕。此时就见那贼已进屋中，借着灯光一看，正是白天架虎不拉穿紫花布的恶少，来到屋中叫道：“刘三！这不是你媳妇吗？当着你的面儿，咱们说说。白天他

在庙前接了我的两锭银子，言说叫你母子养病，他夜晚在房后树林等候我，同我回家过日子去。我作小买卖，好容易积蓄那么点银子，为什么受了我的银子，失了信用呢？”少妇向那人说道：“你分明是强盗，前来蒙事。谁要了你的银子啦？银子是白胡子老头儿给的。”恶贼用手一指刘三说道：“你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没有枣，树我还打三杆子呢。要了我的银子，不跟我过日子去啦？爽性我叫你们娘儿俩个都凉快去吧，省得受罪。”语毕，由腰间取出匕首刀对着老妇人道：“你这个老婆，这大年岁还活个什么劲？早死早脱生。”老妇人闻听贼子之言，一指少妇说道：“下贱的妇人，果然真有此事。你害了我不要紧，你害了我的儿子，绝了我刘门香烟。谁叫你上外面去找汉子去啦？”此时恶贼匕首刀直奔老婆扎去，少妇伸手相拦说道：“贼人！你要杀人先将我杀了，别杀我的婆母。”贼人一笑说道：“都杀了也不能杀你，咱们小两口还过日子去呢。”一推少妇，匕首刀奔老婆扎去。就听噗的一声。胜爷在窗外看恶贼这种情形，痛恨异常，拿出一只金镖来，照定恶贼的曲尺打去，就听得噗的一声，穿皮镖打透了，鲜血淋漓。贼人疼痛难忍，甩手向后倒退了两步，退到屋门口，胜爷此时进了明间，正赶上贼人向后退，一伸手抓住贼人头发，用了个凤凰寻巢，将贼人由屋中拉出挟在腋下。一家三口吃一大惊！老太太问道：“三儿呀，你看明间屋，白糊糊是什么？”刘三说道：“娘啊，我没看真切，好像一缕纸条。”老婆又问媳妇，少妇说也没看见是什么。胜三爷在院中咳嗽一声，说道：“刘三一家老少不要惊疑，吾神非别，乃夜游神是也。今日土地对我言讲，有刘王氏侍姑至孝，今在大街前哭泣，哀求仁人君子资助，惊动了一位白胡子老者，给了两锭银子，白银二十余两。

今夜晚间有图财害命的恶贼要害你一家老少，夺取白银。吾神

焉能容得？有心将此贼杀在你们院中，明日若被官府知晓，此乃人命关天，吾神将他挟在大路阳关去杀。刘三之母好训教你不孝之子！刘三，你贤妻乃是三从四德之女，夫妻要相敬相爱，刘王氏不可歇了心，从此益当孝敬婆母。如不听吾神之言，明日夜晚取你一家三口之命。吾神走也！”

胜爷挟着贼人出了院子，刘家坟南东西的大道，胜爷到了大道旁一抬胳膊，将贼人放在地上。贼人抬头一看，乃是白胡子老者，遂说道：“老爷子，我们实不容易，好几年存了二十多两银子。那妇人在庙前说谁要给他十两二十两银子，他说跟谁过日子。”胜爷闻听，心里头气儿就大啦，向贼人唾了一口：“呸！你再细看看我是何人？”语毕，由腰间取出火折子，晃燃着，恶贼一看，正是白天那位老头，钱是人家给的。恶贼跪倒恳求，叫道：“老爷子饶命吧！”胜爷将火折交于左手，握鱼鳞紫金刀，向贼人的脑门子上三晃，冷气森森，叫道：“恶贼，你姓什名谁？你要说了实话，倘能可饶，老夫饶你不死。”贼人叫道：“老爷子，只要你饶我不死，我都告诉你。”胜爷说道：“你且从头说来。”恶贼说道：“我姓缺，叫缺德。先人给我留下两间房子两亩地，皆因为我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将房子地都出售了，亲戚朋友，挪借周遍。今年三月间，输得实在一点儿辄也没有啦，夜间我遂拿了一条绳子，在大道边上等孤行的客人。可巧来了一个背褥套的客人，我由他背后用绳子向他颈子上一套，后背对着后背一背，将他背得纹丝儿也不动啦，气息已断。我遂将大褥套背到杭州东门外，夜间住了店啦，在店里打开褥套一看，里边有百余两现银子，衣物约值一百来两。将银子拿到宝局上，三五天就输啦，又卖了衣物，也输在宝局上。我劫人的那天，第二日就有人在宝局上说闲话，被勒死的那人又活啦，在杭州报了案啦。自从做完这个事之后，我

什么都没干过，直到今天昼间，我看见你在庙前头给那少妇银子，我才见财起意。”胜爷说道：“你见财起意倒有可饶之余地，你为什么用匕首刀要杀老婆儿？”贼人说道：“我那是吓吓她呢。”胜爷说道：“见财起意为什么要拐走人家媳妇？”

贼人语塞。胜爷说道：“三月间劫行路之人，不该将人勒死，他是苏醒过来啦，倘不能苏醒，岂不是叫人家父母不相见，妻子不团圆吗？今天又犯好淫杀命之举。你这种臭贼，实在可杀不可留。”杀字尚未出口，鱼鳞紫金刀起处，就听噗的一声，胜爷一挺身，抬腿擦刀，贼人头尸两分。

胜三爷一飘额下银髯，仰面而笑，自言自语说道：“这才心平气和。”就听树内呐喊一声：“着！”胜爷一闪身躯，一物叭啦一声落于尘埃。此人先喊的着，打的力量不大，就是打上也不至很重，胜爷低头一看，原是一块没羽飞

石。胜爷回头向林中观看，见是矮小之人，胜爷赶紧由缺德的胳膊上取下金镖，随后就追，迫至好几里地去，仍是相隔胜爷一箭来远。胜爷一追的时候，也就是相隔一丈来远。追到迎面有一座树林，此人遂进了树林，此树林与别的树林不同，正当中五棵大树有中腰粗，四外东西南北俱都是才栽一二年的松树。胜爷到了树林子里，向西观看，有一所院宇，胜爷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座古庙，胜爷捻髯思索：“庵观寺院多有不法之人，这个人必然进了庙啦。”胜爷拧身上了大墙，飘身落地，一看正是东跨院，北房二间，一明两暗，西暗间隐隐有灯光，东房两间。胜爷复又上了东房四外观看！冷清清静寂寂，一无人声，二无犬吠。

胜爷正在向下观看，就见北房一条黑影，由后坡蹿到前坡，胜爷暗道：“果不出吾所料。”此人一身青，背后明灿灿一把单刀，胜爷遂隐在瓦垄当中，细一看又不对啦，此人身量高。当时见此人由北上飘身下来，直奔北屋，用肩头一推门，门闩上

着呢，此人抽出背后单刀，一拨门插关，庙里的门，就是一条插关，手腕儿一晃，把门的插关拨落，双扇门推开一扇，贼人转身进去。胜爷纳闷：“他在此落足，他应当叫门，为何用刀拨门呢？”忽然间西暗间灯花一亮，胜爷明白这是贼人打蜡花呢。胜爷由东房上纵下来，悄悄来到西暗间窗户外，打破了窗户纸向里一看，胜爷一怔：一脸白圈癣，不是别人，正是茶馆掌柜的。床上看见有一个道姑，是未落发修行的道姑，年纪在十八九岁，正在床上合衣而卧，手托香腮，青布小鞋，借灯光看的真切，长的容貌秀美。贼人进到屋中，将刀插于背后，伸手一拍床沿，叭叭的乱响，道姑惊醒，用手揉了揉杏眼，说道：“你是什么人？大胆包天，敢夜人佛门静地。你要窃取偷盗，箱子里有两件衣服，有几吊钱，你呼醒了我何故？”贼人一乐说道：“我不是窃取偷盗。太阳平西的时候，从此庙经过，见美人你买水菜，我在西南角隐住身，看了你半天，临走之时我留下暗记，今夜晚前来，但求片刻之欢，也省得美人你独宿孤单，美人要什么绸缎东西，我必能如命奉敬。”道姑闻听，蛾眉一皱，说道：“我有心大喊几声，庙距村口甚近，倘若喊来地方保甲，将你捉住，你的罪名不小，搅闹佛门静地。你们男子汉宜懂三纲五常，孝悌忠信。蚁得虫而报其众，乃仁也；蜂见花而聚其众，鹿得草而鸣其群，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网罗而食，蝼蚁塞穴而闭水，智也；鸡非晓而不鸣，燕非舍而不至，信也。禽兽都晓得三纲五常，我身入玄门，乃是名家之女，因命孤苦，才到这分景况。也不必言我父母的姓名，我天伦是文举，一家五口，我的父母兄弟妹妹，去年六月间都得了热病，吾之父母双双故去，吾兄弟妹妹已死，就剩下孤苦独命的我。恳求街坊邻居，叔叔大爷，聘请我们至亲高友，将我家房产

家业俱都与我父母作为出殡之资，我给我父母扛幡

架灵，办完丧事，守了十八天热孝。又聘请至亲，言明我的意志，剪去青丝，落发为尼。吾之姑妈、姨娘、女眷亲戚等，街坊邻居、婶子、大娘、姊妹都跪在难女面前，我的姨娘先叫我带发三年，三年过去之后再剪青丝。我是孤苦命独之人，贼人不要起邪念，我是立志守贞操，独宿独眠。”贼人闻听一笑，说道：“姑娘，我们绿林道，不怕命独，世界上欢乐事，此为姑娘若有怜香惜玉之心，赏赐半刻欢笑，如其不然，你来看。”

说着，将刀亮出半尺余长。道姑说道：“宁跟随父母兄弟同赴黄泉，决不能玷污自己的名誉。”低头叫道：“恶贼！请速杀吧。”恶贼握刀，姑娘伸首受死。胜爷在外面一看，姑娘乃是九烈三贞，引颈受死，面无半点惧色。贼人笑说道：“我不杀你这美人，我将你关在屋中，我把你脱的上下无条线。你是姑娘，我是男子。”道姑闻听，颜色更变，咬银牙直奔窗户立柱就要撞头。老英雄心说：“好一个节烈姑娘！我若不救，尚待何人？”思索至此，咳嗽一声，叫道：“出家的师傅！不要行其短见，现有胜英在此。”胜爷一报出名姓，贼人在屋中一转，熄灭青油灯，贼人色胆如天，色心助胆，叫道：“老匹夫胜英！”

早晨你在大太爷茶铺喝茶，我要用铁通条将你扎死，碰见那个病老头，踢飞了我的铁通条，今夜晚你又来搅闹大太爷的美事。

我先杀老儿胜英，后再与姑娘颠鸾倒凤”开了里间屋门到明间屋，一开双门，先抛出一个凳子去。随后纵出来说道：“老胜英！你耽误大太爷的美事，我与你一死相拼！”胜爷微微一笑：“毛贼，你通报了名姓，我叫你赶路去。胜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贼人叫道：“老儿你有眼无珠！在四月里我们到莫州三关庙前铺把势场，你三打我师傅飞镖秦义龙，我师傅怀恨在心，夜晚打发樊林要杀你满门，有你的余党害了我师弟金面鬼樊林，此事难道你忘了吗？飞镖秦义龙是我的恩师，我叫花面鬼吴

升。”说着话，向上一进步，给了胜爷一刀。胜爷刀也离鞘啦，一闪身躯，鱼鳞紫金刀裹脑缠头，贼人一低头，几乎削落壮帽。

吴升心中这才醒悟，心说：“我不是老儿对手，三十六招，走为上策。”纵上东房。胜爷说：“我不在庙里杀你，庙是佛门净地，我伯污染庙宇。”语毕，随在后面就追。吴升抖手一镖，胜爷用鱼鳞紫金刀一绷，就听当的一声落于尘埃，贼人纵身越过东群墙，出了庙，直奔那片树林而去。方才表过，树林不大，南北长限十几丈，东西宽六七丈，贼人跑到树林子里头，就听哎呀一声，将刀抛地。胜爷心说：“毛贼与胜某还闹鬼，我还上你毛贼的当吗？你躲在树后头，我进去你好用镖打我。”胜爷一伏腰到西南角上，由西北角

又到东北角，由东北角到东南角，如此绕了三圈，不见淫贼之影，胜爷打着火折一照，向树林中走去，一阵金风刺人肌肤，又闻着有一阵一阵的血腥气。

走到五棵大树切近，低头一看，花面鬼吴升的刀明焕焕在地下扔着，再向前一看，花面鬼吴升已经被人大卸八块啦，但是不知被何人所杀。胜爷心中暗道：“这样小树林子藏不住人哪，我围绕着树林子走三圈，并未见有人影儿，怎么此人不见了呢？”胜爷遂举起火折子向大松树上观看，第一棵树上无人，第二棵树上也没有人，又一看第三棵大树上站定一人。胜爷说道：“朋友露了白啦，还不下来？”此人笑嘻嘻的，脑袋朝下作蝎子爬，爬到离地三尺来高，一翻身叭啦一声，站在了尘埃。

胜爷一看，正是那矬矮之人，衣服可换啦，旧蓝云缎子壮帽，蓝绸子短靠，蓝缎的鞋子，十字绊腰系英雄带，背后明亮亮一对家伙，脸上也没有油泥，胡须也是顺着啦。白天他脸上的油泥，本是锅烟子做的。胜爷说道：“足下何如人也？”那老者双眼一瞪说：“我是办案的。你这老不知自爱的因奸不愤，老采花贼把小采花贼杀死。”胜爷闻听一愣说道：“你可将我

的名誉损毁啦，白天我请你吃饭，你看着我有什么错吗？此时你又说我老采花贼，朋友，你大概也许知道我，我乃直隶莫州古城村胜英是也。”老者闻听，将三角眼一瞪说道：“胜英？不论是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胜爷说道：“朋友，白天你在酒楼上玩笑，你跑啦，我没追上你，回去跑堂的问我，我说我是办案的，不过随口而答，教我一时之间难以为情，不过玩笑耳。”老者说道：“人命关天还是玩笑？”说着话，打背后抽出点钢双镞，搂头就打，胜爷一闪身躲开双镞；老者一反手双镞迎着肚子便刺，胜爷又一闪身，双镞拦腰便打。列位，这位老者是真扎真打，将一位屈己从人的胜三爷，闹的也莫明其妙了：你说他是冤家吧，方才吴升说啦，本是用通条烫我，他又将通条踢飞啦，明明是救我，怎么此时他是真打呢？胜三爷万般无奈，将火折熄灭，带在腰间，握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

那老者的点钢双镞神出鬼没，胜爷的刀遮前挡后，不肯下绝招。

胜爷纳闷，猜不透老者是什么人，倘若将自己的衣服用双镞挑了，一辈子的英名算完啦。胜爷思索至此，心中暗道：“我先用镖将他打倒下，然后有什么事再说。”胜爷遂将刀交于左手，向圈子外一纵，登出金镖，仰起手腕。那老者一看，黄眼珠一转，心中暗道：“我要干，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也难逃胜三爷的镖。”老者思索至此，点钢双镞当的一声扔在就地，双手一提腰围子，双膝跪倒，叫道：“胜三哥！一向可好！”胜三爷一笑，托着金镖，可就不敢撒手，胜爷说道：“阁下何如人也？胜英不敢当。”老者说道：“胜三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前二十年你待小弟有救命之恩，咱们是联盟的弟兄

，你是北路镖头，有一位神刀将李刚，那是我盟兄。你与李四哥人称明清八义，李四哥性情高傲，在张家口伤了马鞑子无数，口外马鞑子撒传单，李刚的镖在哪儿遇上，就在哪儿劫。李四爷遂

将在下约出来，帮着办镖，我们哥俩那时压着二十个馱子够奔张家口，我们哥俩刚到喇嘛庙的交界，只闻前边呼啸一响，出来六个马鞑子迎头挡住，镗子手说道：“这是神刀将李四爷的镖。”马鞑说道：“劫！劫的就是神刀将李四爷。”镗子手将馱子打了盘，我们哥俩遂与马鞑子交手。忽然由东边又来了六七个马鞑子，西边又来了十几个马鞑子，将我弟兄团团围住。

愈聚贼人愈多，由吃早晨饭时，只杀到太阳平西，马鞑子聚了足有二百号之众，我与我四哥力尽声嘶，衣服湿透，热汗直流。

众群贼呐喊；将李刚与镗子剁成肉泥，方消胸中之恨！眼睁睁我弟兄要丧命之时，你老人家在高阜处，一声呐喊说：‘北路弟兄们请高抬贵手，李刚是我盟弟，我胜英来也！’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马鞑子，一闻我兄之名，只吓的胆裂魂飞，一哄而散。

那时节我李四哥与小弟指引，小弟姓张，人称金面韦馱张旺。”

胜爷一听，将镖放在囊中，伸手相搀，遂说道：“原来是张贤弟。贤弟请上，受愚兄一拜！若不是贤弟在茶铺相救，愚兄早死吴升之手矣。”张旺闻听，遂说道：“胜三哥说的哪里话来？”

二十年前若非恩兄相救，小弟已早死多时矣，焉有今日？”胜爷说道：“贤弟在五贤楼与兄玩笑，此处又说愚兄是老采花贼，愚兄一生一世，向不与人玩笑，贤弟何以与兄玩笑呢？”张旺道：“三哥莫怪，这是小弟在三哥面前撒个娇儿。”胜爷叫道：“贤弟以后可不许。”张旺答道：“小弟我再也不敢了。”胜爷道：“你这一天夜光景，跟着愚兄受累不轻。”张旺说道：“非也，我由四月莫州庙就没离你左右。由你在庙场镖打秦义龙之后，夜晚樊林行刺，我将你的天棚杆子俱用锯割断，留个斜碴儿，然后再对上。那贼人杆子上拿了一把大顶，向天棚杆柱走去，走到离斜碴二尺多远，那小子就掉下来啦。我恐怕在院中宰他，污了你的宅院，弄到树林子里，将他大卸八块。老

道七星真人被擒，那也是小弟所为，救老道的那人手使纱布口袋，小弟未敢上前，才给你送信，你要用刀交战，小弟在树林内叫你使冰钻，俱都小弟暗中所为。道爷失物，小弟实在不知，手大捂不过天来。你二下南七省，小弟在后头跟随；你骑马住店，小弟在后面步行要饭。你住邹四的店，我住大门道，不花钱。由四月莫州庙，并未一日远离你的左右，胜三哥定更天时，你在刘家坟，还会装夜游神呢。由打酒楼上我与三哥你取笑，你将我赶走，我又在东门外遇上花面鬼吴升提小包裹，我在后头跟着他，他走到观音庵碰上道姑买菜



，他在墙角后，窃看道姑，道姑买完了菜回庙，上好庙门，吴升遂在墙上画了一朵桃花。我一看这小子是夜晚前来采花，我就到钱塘门外又找你去啦。忽然遇上你的仇人老道七星真人，他巧扮行装，穿一身道服，算卦相面带治病。我道坠下他去了，行至大李村，路南有一家庄院，出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将老道请到里面。我在比邻假装讨饭观察，老道临出门时，言说是喜脉，给看完了病，老道出来在门楼上画了一个记号，今夜晚刮风下雨，必然前去。然后在路北一家大门道要饭，跟他治病的那家对着门，我也画了一个记号，画的是一朵菊花。老道今夜必去，他是飞剑道人，武学高强，我一个人恐怕拿不住他，我又返回去找你。

太阳不高时，你回去取东西，我又跟你下来，先跟到刘家坟，你在刘家坟南杀贼人时，我用问路石打你，我先喊了一声：‘着！’告诉你啦，你闪开啦。我为的是将你引在观音庵救此道姑。刘家坟救刘家三口可算一德；观音庵救了道姑所为二德，还有一德；就是老道今夜必去那家取童子紫河车。胜爷快走，此时二更已过，去晚则不济事矣。”

张旺在前，胜爷在后，直奔大李村而来，大李村老李家德性真不小，若不是侠客义士来到，全家之命休矣。二老者到大

李村进东村口奔西去，路南有一座门楼，东面墙上画着一朵桃花，西面一家墙上画着一朵黄菊花，心中暗想：“一朵桃花能灭满门，一朵菊花能生满门。”老哥俩拧身纵上清水脊门楼，跃上卡子墙，胜爷一看里面是三合的房子，北面上有一个迎壁，南为上的房子，南屋东暗间有灯烛之光，二人由卡子墙，奔有灯光之屋而来。胜爷靴尖绷住上瓦，头朝下向窗户里观看。胜爷隔纱窗往屋中这一看，屋中一位年青的少妇，与一位老太太，这位少妇身穿蓝绸子裤褂，坐在床上借灯作活。乡间的风俗，新娶的媳妇在三年之内，搽脂抹粉，少妇脸上擦脂粉非常娇艳。

胜爷再一听，婆婆儿媳妇正说家常话呢，老太太呼儿妇以姑娘，说道：“姑娘，处家之道，什么事儿媳妇不能瞒婆婆，今天若不请这位道爷与你看看，为娘连影儿都不知道呢。我儿仲田正月由北京起身回家，你这个孩子还是二月的还是三月的呢？要是三月的孩子过不了年，我家有小米，不用外头买去，至十月里就得预备红糖鸡卵。”少妇脸儿一红，遂说道：“娘啊，我还不知道是二月的是三月的呢。”又听老婆说道：“由打你丈夫走后，到五六月你就呕吐恶心，我要请人看，你不教看，今天这位道爷在门外算卦相面治病，我才将道爷请进来，这才知道你有喜啦。”这位老太太由中年守寡，守着个儿子，名叫李仲田，小孩长得俊美，由小孩六岁这位老太太守寡，家里可称庄稼财主，老太太慈善，穷亲戚朋友求借，没有不周济的。仲田自幼读书聪明伶俐

，仲田之父与其子自幼论婚于杭州文士苏文焕之妹。仲田有表叔在北京设缎店，老太太遂托其表叔与仲田谋事。他的表叔道：“表嫂你放心，仲田至十五六岁，我与他缎店里谋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仲田已到一十六岁，去北京学生意，学了一年多的工夫，同事的伙计掌柜的，无有一个不喜爱仲田的；有几家王爷府大宅门子，与缎店交际，非

仲田送货还是不要。仲田的表叔每次回家办货必看望表嫂，老太太必问：“仲田的事情怎样？”他的表叔就对老太太说：“表嫂你必要享仲田之福，北京王府大宅门子，非仲田送货不要。

将来要领一份东，开个买卖，拿出几十万银子开一个缎店不算什么。”仲田的母亲闻听非常欢喜，说道：“表叔，我还有一件为难的事，仲田是自幼定的亲，女家很穷寒的，现在屡次的催娶。”仲田的表叔说道：“这个事好办，我办完货回去，到仲田柜上，我与他掌柜去说去。”商议已妥，仲田的表叔遂办完了货回北京，将仲田家事对掌柜的一说，掌柜的说道：“仲田的事非常的忙，他才学了一年多，还不到三年回家的时期呢。”众同事的与仲田和睦，听说掌柜的不教仲田回家，众同事情愿叫仲田娶亲，大家替仲田受点累，掌柜的不好驳众人的面子，才给仲田三个月假回家办喜事。仲田收拾行囊，同人备了不少的喜敬，才回家办喜事。回到家中，母子相见喜悦非常，这才打发人通了日期。仲田办完了喜事，七八天之后，仲田与母亲说道：“娘啊，我回家办喜事，是掌柜的格外许可，我不能直住到三个月回柜，我必须早日回柜。”七八天仲田就回了北京啦。又住了三年，买卖到年节算大帐，买卖非常的好，别的学买卖的送给三十两五十两，仲田一开工钱，柜上送了一百银子，掌柜的说官话，叫道：“仲田，你前年告假也没住到头，算白住啦；今年回家，你头一拨。在路上总得耽误一个月的工夫，回家再住三个月，给你四个月的假。”仲田由新正月起身，二月到家，回到家中孝顺老娘，夫妻相亲相爱，如友如宾。二月到家，至五月仲田便起身回北京去了。苏氏娘子身怀六甲，一则是新媳妇不好意思对婆母说，二则也不准知道怀孕，所以到七月间每至晚晌就干呕。儿妇孝顺婆母，婆母疼爱儿妇，不呼儿妇媳妇，以姑娘相称。这日婆母正忧虑儿妇之病，忽听门

外摇铃的声音，哗啦哗啦乱响，口中喊道：“有病早来医，养病如养虎，贫道半积阴功，半养身。”老太太一听是看病的，想起儿妇之病来了，遂来到外面一看，见是一老道，面带病容，杨木道冠别顶，破道衣，白袜旧云靴。老太太看罢，叫道：“道爷！你给我们儿媳妇看看病。”老道说道：“你是叫儿媳妇出来呀，还是贫道进去呢？”老太太说道：“你那大年纪，就进院里去看看吧。”将老道让到东间屋中，给老道斟上一杯茶，翻身又到西间屋中，叫

儿媳妇出来看病。贤德的苏氏娘子有心不看，又怕辜负了婆母一片好心，羞羞惭惭出了西间屋子，进了东间。七星真人观看，遂叫道：“老太太，这是你的儿媳呀？叫你儿妇回避吧。”老太太说道：“道爷，怎么不能治吗？”七星真人说道：“你的儿妇是喜，不用诊脉，不能服药，原来是没有病。”老太太闻听，心中欢悦，复又问道：“你看有几个月啦？”老道七星真人说道：“也就是五个来月。”老太太掐指一算儿子回家的日期，果然不错，也就是五六个月，老太太甚喜，给取了五百钱，说道：“道爷，你买一包茶叶喝吧。”老道摆手说道：“出家人不要钱。”老太太说道：“你老人家怎么不要钱？”老道说：“一未开方，二未诊脉，不要钱。”老太太说道：“耽误你老人家半天工夫。”老道说道：“这算不了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列位，老道等到夜间来，用薰香盒子都薰过去，取童子紫河车，完事再杀了老婆，金银财物任意而取，此时要五百钱何用？老道又道：“贫道我还会看风鉴，今年你双喜临门，三天之内，夜间别关屋门睡觉，以免避住了喜气。”老太太一听，心中暗说：“今年儿子要在北京领了东，开一个绸缎店，儿妇便生一个孙子，岂不是双喜临门吗？”老道语毕，站起身形，说道：“贫道走了。”老太太送出老道之后，将街门关好，老道一看，

四外无人，遂摸出滑石画了一个桃花，风雨必来。老道走了几步，一看眼前有一乞丐，口中叫道：“道爷赏几个钱吧。”老道说道：“出家人不打发。”乞丐说道：“道爷修点好吧。”

老道说：“出家人吃八方，不懂的什么叫修好。”语毕，扬长而去。矮子张旺让过去老道，遂来在李老太太对门要饭，画了一个菊花，张旺看完了恶道桃花，就知道他必来，遂直奔邹四店去寻胜爷，杀吴升救道姑，都有张旺的功劳。

闲文少叙，书归正文。且说二位老英雄来到李宅，胜爷趴在前坡，张旺趴在后坡，由纱窗外屋中观看。正在婆媳说家常话之际，胜爷自觉靴腰有人一按，胜爷翻身卷上房来，一看是张旺，张旺低声叫道：“三哥你看，来啦。”说着话用手向北一指，胜爷一看，就见由北方一道黑影直奔李宅而来，背后明亮亮七棵宝剑。胜爷低声说道：“不错，正是恶道。”二人隐在瓦垄之内，就看老道站在东厢房下，往下观看，一无人声，二无犬吠。恶道悄悄地来到南房东暗间外，一看屋中灯光明亮，老道声音不大，喊了一声：“无量佛，你婆媳未曾安歇呢？”

少妇此时挨着窗户坐着，叫道：“娘啊，院中有人。”老太太胆子大点，在屋中问道：“外面什么人？”老道说道：“贫道白天与你儿妇看病。”老太太说道：“道爷，我们没开门，你老人家怎么进来的？”老道说道：“贫道

不走门户。”老太太说道：“深更半夜你上我们宅子里干什么来了？”老道说道：“贫道前来化缘来啦。”老太太说道：“你化缘白天来呀。”老道说道：“我化夜缘来啦。”老太太道：“夜缘你老人家化什么？”老道说道：“我要化你家的婴儿。”老太太说道：“你白天不是知道吗？方才五六个月。等分娩下来长大了，再送到你老人家庙里去，伺候你老人家啊。”老道不再言语，进到屋中，推里间门，进到里间屋中。张旺与胜三爷二位老者打房上

跳下来，站在东暗间窗户外，打破窗户纸，胜爷低声叫道：“贤弟，你千万沉住了气。愚兄七十多岁，没看见过取童子紫河车的，咱们看看老道怎样害人。”就见老道进了东暗间，老太太一看，老道与白天不同，短衣襟，小打扮，背后明亮亮七口宝剑。老太太说道：“老道你不是好人，我要嚷。”老道哈哈一笑，打子午囊中取出薰药锤，此锤乃是空的，上有梅花孔透花，双锤一碰，一只锤向少妇甩去，一只锤奔老太太而来。老太太翻身躺在床下，少妇香躯斜卧床上。恶道怎么不躺下呢？恶道在东厢房上，他就闻了解药啦，胜爷与张旺在窗外也早闻了宝马平安散。胜爷低声叫道：“张贤弟，千万沉住了气，看其究竟。”张旺点头。老道将小包裹由腰间取下来放在床上，取出一个皮夹子，皮夹子有尺余长，由皮夹中取出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开膛破腹的小家伙，又取四棵钉子，都有七寸来长，一把小榔头。老道用手指量了少妇的身材，一看东墙是粉壁墙，恶道将四棵钉子插在腰间皮带上，来到粉壁墙切近，先取出一棵钉子向墙里钉，当当当正钉在砖上，钉不进去，又抽出来向上稍挪一点，找着墙缝，钉入粉墙二寸多深。上平着钉了两颗钉子，下面平着又钉了两棵，然后用榔头将钉子再起下来，上边的两棵钉子钉少妇的双手，下边两棵钉子钉少妇的双足，又由皮夹子里取出一块磨刀布，将小刀、小钩、小剪子磨的锋快。

收拾齐备，恶道一看少妇，自言自语说道：“好俊的姿容！我贫道因病不能行乐事，这要是我徒弟张德寿在此，乐何如之！”

少妇在床里倒着，老道一伸手，探身要拉那少妇至床外，剥少妇的衣服，哪知道外面有一位侠客，一位义士？胜三爷高声喊道：“好一个恶道！又做伤天害理之事！”老道一探身将灯烛熄灭，口念无量佛：“老胜英，我走一处，你追一处，这都是六月二十八没烧死老儿胜家之过，今天贫道非跟你拼命不可。”

老道出东暗间到明间屋中，双手一分隔扇，故意将隔扇摔的“叭啦”一声。胜爷与张旺，在外屋门口一边一位，就见一道黑影由里面纵出，张旺在西边，胜爷在东边，这道黑影向外一纵，张旺不敢直从东边用袖箭打恶道，张旺偏着东北照着那黑影打了一袖箭，就听“叭啦”一声，一物落地，原来是一个罗

圈椅子，老道抽冷子由椅子后纵出来了。张旺暗中自己栽了一个筋斗，羞恼变成怒，纵起来点钢双镢照着恶道就砸。张旺叫道：“胜三哥！你还不过来拿他。”胜爷笑道：“愚兄平生不会俩打一个，你若拿不住他，你闪在一旁，哥哥拿他。”张旺心中暗道：“胜三爷诚心难我，恶道人称飞剑道人，飞剑不亚如胜三哥的金镖。”张旺思索至此，他的点钢镢，一招紧似一招，老道有心使飞剑，还不过手来，只有接架之功。战了二十余个回合，张旺双镢虚点了两镢，纵出圈外，叫道：“胜三哥，你来吧！小弟拿他不了。”原来张旺怕老道的飞剑。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叫道：“张贤弟闪在一旁！千万不可帮助为兄动手。”胜爷遂叫道：“赵昆福！我有心辱骂你几句，我怕挑刺碍了好肉。你年已六十岁之人，道门清规，无一不犯，五戒你都犯啦。你取童子紫河车，至少是两条人命，偷盗窃取，采花杀命无恶不作，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好酒贪杯，取孕妇之婴儿，你于心何忍？犯了罪的女子，若身怀六甲，尚不即时行刑，还得容他分娩下来，才能行刑。那六月二十八日，你火烧我的喜棚宅院，镖打我的儿妇，咱俩有仇，你找我，我不含糊，你为何又在我宅院中盗去我师兄的宝刀杆棒？我不能叫我师兄为难，我这才二下南七省，我对天盟誓，找杆棒、宝刀，必要用刀亲自杀你！三样事要有一件办不到的，我将这条老命抛在南七省，死而无怨。今天老夫要放了你，不算英雄！”恶道闻听微微冷笑，叫道：“胜英！强存弱死，就在今日。”老道行龙

过步，够上部位，亮双剑就劈，胜爷一招不让，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胜爷一还招，就用的是胜家门上的独门八卦绝命刀，张旺在东房檐下怀抱点钢镢，注目观看：适才在树林我与三哥动手，用的是别的刀法；这回与老道用的刀法，乃是八卦绝命刀，真另有一分妙处。胜三哥在树林中要与我用这路刀，不用等登出镖来，我就跪下啦。不表张旺心中之事，单表恶道赵昆福，两把宝剑神出鬼没，毫无惧怯之形，战到二十个回合，胜爷用回灯反照绝命三刀：头一刀偏着用刀尖在恶道肚脐上一滑，刃朝外背朝里面，老道看的真而且真，恶道双剑一立，向外推胜爷的鱼鳞紫金刀，胜爷一看恶道的剑刃子看看砸在刀背之上，胜爷的刀向回一撤，老道用的力量甚猛，双剑没砸上刀，双剑空着往左边而去，胜爷就势反手一刀削恶道的太阳穴，恶道彼时想用剑招架可就来不及啦，将头向下一缩，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刀，正削在杨木道冠上，将杨木道冠削落，擦破头皮，鲜血向下一流，将眼睛迷了一只。恶道再一看张旺，踪迹不见。

纵身子上东房，恶道上了东房，脚尖扣着阴阻瓦，心中暗道：“我与胜英仇深似海，他必追我，我给老儿胜英一飞剑。”胜爷此时已拧身纵到东房檐下，看老道上了东房檐，并不逃走，回头向房下观看胜爷，胜爷追到房檐下一看

老道的姿式，胜爷就明白啦，暗说道：“这小子挨了一刀还不逃走，一定要用剑。”胜爷站在房檐下，下腰要往上纵的架式，老道在房檐上，净等着胜爷纵起来，好用飞剑劈胜爷。无论什么人要是身子悬在半空中，就不能躲闪啦，胜爷是久经大敌，早就明白老道的意思，假意下腰要纵，才把刀交在左手，由镖囊中登出一只金镖来，并未喊着，照定老道就是一镖，老道躲闪不及，这一镖正打臀部肉厚之处，紧跟着张爷在后房坡给了恶道一花装弩。

恶道这个乐儿大啦：左臀上一镖，右腮帮子一弩，头皮削下一

块肉去，身上中了三处伤，恶道一叫劲将房上的瓦踩碎了好几块，一翻身由房上掉将下来，宝剑撒手，就听当唧唧一声落在尘埃。胜爷暗道：“这回恶道可是恶贯满盈了。”胜爷由家中起身盟的誓，追恶道至南七省时，扎他一刀，打他一镖，方消心中之恨。此时胜爷心中非常痛快，总算应了前言啦。胜爷见恶道宝剑撒手，由房上落下来，卧牛式伏在就地，胜爷有心用刀将他杀了，又怕污了李宅的院子，老太太与年轻的媳妇过日子岂不害怕吗？再说人命关天，黎民百姓岂能担得起呢？胜爷想到这儿，心中有了主意啦。什么主意呢？先照恶道的软肋梢上扎他一刀，扎进去不拔出刀来，然后与张爷将他架到开洼，再乱刃分尸。老道在地下倒着，胜爷用刀扎他，总得下腰，胜爷方一下腰，就觉迎头有一道凉风，恶道一翻身起来，够奔门楼便跑。恶道打胜爷这一镖，就是胜爷打他的那支镖，他由房上下来的时候，撒手抛剑，暗中伸手将镖起下来，挟在腋下，净等胜爷上他跟前去，出其不意打胜爷这一镖，这一镖要不是胜爷，非遭其暗算不可。胜爷立刻缩颈藏头，还打在鸭尾巾绒上了，这是多么危险！胜爷心中愤恨，又登第二只镖时，恶道已经上卡子墙，胜爷仰手打去，恶道正由卡子墙奔门楼之时，这一镖正打在恶道大腿之上。可是串皮镖，这一镖又打在墙上，将砖打下半块去。恶道虽然带了四处伤，都不是致命之处，恶道由门楼上纵下去向东而逃，一瘸一点。胜爷也由门楼上纵出去，张旺也跟出来啦，叫道：“三哥！你回去救醒老太太与少妇吧，将老道交给我，万一恶道再有余党，娘儿俩的性命也就完啦。”胜爷点头称善道：“贤弟，你可别叫他走了。”张爷道：“你看他都上不了房啦，他还走得了吗？”胜爷心中道：“张旺生来的狠心肠，追去开恶贼的膛，我去救寡妇要紧。”

胜爷遂仍回来救李氏婆媳。胜爷用盆盛了盆水，并不进屋，隔

着门照定老太太脸上一泼，泼了老太太满脸，老太太打了一个喷嚏，翻身爬起来，一看是一个白胡子老头，说道：“你是人啊，还是神呢？”胜爷一笑说道：“老太太糊涂，再有灾病请名医，你们婆媳度日，岂有请孤行道入入门之理？这个老道万恶滔天，他是要开膛取你儿妇的紫河车。老太太，你看看床上家伙他都没拿走，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小家伙。我们弟兄由此经过，看见老道

背着七口飞剑上你家来，我们弟兄知此老道不是好人，才跟下他来，我那盟弟已经追下老道去了。院中有老道的赤金簪子，老太太你拾进来吧，然后你把你们李家当族的人请来几位，与你娘两作伴，恐怕老道尚有余党前来谋害你们婆媳。你们可别报官，若是一报官，可就麻烦啦。”胜爷语毕，转身出来。老太太问道：“老爷子贵姓高名？你老人家救了我一家老少，请恩公留下姓名。

”胜爷说道：“不必多问，快将你儿妇用冷水浇醒吧。”

胜爷到院中，这才拾起金镖，擦了血迹，飘身上房，蹿房越脊，够奔大李村东村口外而来。在村口外南北东西观看，不见张旺哪里去了，等了有半个时辰，就见西北房上一道黑影，身量矮小，胜爷心说道：“张贤弟必然将恶道处治啦。”来到切近，胜爷咳嗽一声，道说：“张贤弟回来了。”张旺叫道：“胜三哥！我对不住你，七星真人遁走了。”胜爷说道：“贤弟你腿程甚快，他怎能逃走？”张旺说道：“三哥，我追他至一苇塘，恶贼进了苇塘，我也随后跟追进去，迎面正是一个河汉子，恶道跳入水中，眼看他过河上岸，徐徐逃走。胜三哥，我将你老人家仇人放脱，我实在对不住你老人家。”张旺顿足捶胸，唉声叹气。胜爷叫道：“张贤弟何必如此？今日夜作三德，都是贤弟你的功劳，他虽然走啦，咱们今天打了他两镖一弩，砍了他一刀，这都是贤弟你帮助为兄，要不然为兄焉能打

得了他两镖，砍他一刀呢？此时他虽然逃走，知道他落在杭州啦，贤弟你再帮助为兄拿他。若是只火焚我的宅院，我就不找他啦，最可恶他取童子紫河车，这是万不能容他的。贤弟何必捶胸顿足呢？”胜爷安慰了张旺一番，张旺后悔不及。张旺说道：“胜三哥，你跟我取东西去吧。”走了二里多地，有一片大树林子，张旺进了大树林子，上了大树，解下来一个包裹。

将包裹放在地下，张旺将外面衣服俱都脱去，取出破大夹袄、破鞋、破袜子，油纸包中取出一点锅烟子，向手心上一倒，向脸上一揉，又是乞丐模样。张旺打扮完了，将小包裹包好，老哥俩回钱塘门邹四店。来到店口，日上三竿，胜爷在前，张旺在后，店伙计说道：“要饭的，进店干什么？”张爷方要骂街，胜爷一摇手，说道：“骂街，都是朋友。”堂官开开北跨院的门，胜爷与张爷进了屋子。店主过来告诉伙计：“往后胜爷不论带着什么样的人进店，可不许拦阻。胜三爷交朋友，向来不以穷富阶级而论。”跑堂的给打了洗脸水漱口，沏上茶。跑堂的说道：“你净面吧，大爷。”张旺不洗脸，恐怕沾了水。老哥俩喝了两杯茶，要了酒菜，跑堂的调摆齐整，老哥俩吃完饭，又喝了一回茶，一夜未能安眠，这才休息。胜爷叫道：“张贤弟，赵昆福是杭州南门外宝灵观出家，咱们休息休息，回头咱二人到宝灵如意观，探听探听。”弟兄二人睡到午时，胜爷呼起张旺，俱都擦完了脸，二人奔宝灵如意观而去。凡庵观

寺院之中，多有游逛之人，胜爷与张旺二人一同走，真是天地悬殊：一个是富翁老者，一个是乞丐老头。弟兄二人进了宝灵观瞻仰佛像，倒有五六个道者，并不见七星真人，老哥俩仍回店中，休息吃饭。夜晚再探宝灵观，进了庙，打破窗纸向各屋中窃看，有念经的，有养神闭目不语的，胜爷一看这些道者，全都面带慈善，俱是吃斋念佛之人。张旺叫道：“胜三哥，我将这些老道杀他两个怎样？”胜爷说道：“张贤弟，这就不对了，采花杀命是老道赵昆福，与这些道者毫无关系，何必多杀好人呢？”

既然没有七星真人赵昆福，二位老英雄只可仍然回店。

不言二老找寻恶道，单言古城村之人，第二拨已到杭州。

都是何人呢？小弟兄六位：三太、香五、茂龙、李煜、贾明、银龙。六位小英雄来到杭州府城里，关厢镇店、庵观院寺、茶铺酒馆，寻找老道师徒，金头虎见着老道就骂，口中骂道：“小子杂毛你哪里走！”老道回头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三太说道：“道爷，我这个兄弟是半疯。”找了三天不见恶道师徒的下落，金头虎说道：“明天你们跟着我找，必能找着老道，我会问天卜卦。你们知道我的杵是谁留下的吗？”杨香五说道：“我们不知道。”金头虎说道：“这杵是韦驮爷留下的，上打三十三层天堂，下砸七十二层地狱。”第二日，六位小英雄出了杭州东门外，向东南去了二十多里地，眼前一片树林，杨香五与金头虎诙谐，遂说道：“贾爷你该问天卜卦啦。”贾明说道：“你看着吧。”金头虎打开小包裹，亮出一字杵，挖了一个坑，有一尺见方，将一字杵插在坑里，三尖二刃朝上，用浮土一埋，金头虎跪在就地，冲着杵磕狗头，招惹的众英雄笑破肚肠，黄三太最不爱笑的人，他都乐啦。金头虎大声叫道：“杵大爷！千求千灵，万求万灵。我将你老人家由坑里请出来，向空中一抛，落下来的时候，三尖两刃冲着哪方，恶道就在哪方。”贾明将杵取出来，晃悠着向空中一抛，落下来杵尖仍向东南，金头虎说道：“咱们向东南去吧。”众人也没有法子，又向东南走了十里地，连老道的影儿都没有。太阳都向西转啦，金头虎喊道：“黄三哥！我这杵大爷没有灵应，肚子大爷可有灵应，饿啦。”三太叫道：“贾贤弟！你向正东看，黑压压的是一个村庄，咱们到那里吃饭。”众人由西向东走去，

来到切近一看，果是一个大村落，黄三太在前带路，刚一进村口，有一老者在村口闲眺，三太控背躬身问道：“老大爷，此村叫何名？”老者一看黄三太壮帽英雄髻，天然的童子气象，乃是武士打扮，老者说道：“壮士爷，敝村叫方家集，离杭州府三十里二十里的最大集场，那儿也比不了方家集。今天是闲日子，要赶上集的正日子，粮米堆积如山，车马塞道。”黄三太又说道



：“老大爷，村中可有饭铺吗？”老者说道：“饭铺有一二十个呢，大家比着作买卖，炒菜喝酒随便，非常的便宜，不信你们几位去看看。”黄爷问毕老者，道了一声谢，老者还了一礼，众人这一进方家集喝酒，巧遇高人，方家集捉拿恶道。

黄三太在前头引路，进西村口向东去，见路南有一家饭铺刀勺乱响，金头虎说道：“杨香五你闻闻，味儿多香啊！你们家的玉米面饼子，要带到这儿，站在门外，闻着香味吃，有多美呀。”

杨香五说道：“你是什么东西！”金头虎往饭馆子里就跑，说道：“跑堂的小子，你给我来二十壶茶，一百壶酒！”跑堂的一看贾明，雷公嘴狗蝇眼，大肚子，罗圈腿，一脸的黑麻子，红眼圈，烂眼边。跑堂的打量完了贾明，遂说道：“你进来照顾，你就是财神爷，我们不敢错待。什么叫小子？”贾明说道：“你是姑娘？”黄三太说道：“掌柜的你看在我的面上，我这个兄弟是半疯。你给我来一壶茶，壶要大，茶叶要好，我们喝着茶，你给配八个应时的菜。”金头虎说道：“我要炒蚊子心，馏虱子胆。”堂倌瞪金头虎两眼，下去沏茶要菜，工夫不大，将茶沏上来。

兄弟六位喝茶，就听外面有人说话，先哼了一声，山西人的口音，说道：“山西人要喝酒，来到福兴饭馆子啦。”说着话，走到屋中。此山西人一进饭馆子，八成满的座，俱都站起来啦，连黄三太等也都站起身形。此人好不古怪，蓝云缎的壮

帽，边上都破啦，露着棉花，核桃大的红疙瘩，半尺多长的红穗子，蓝绸子棉袍，紫绸子棉坎肩，下边蓝缎子棉靴头儿，虽然都破了，露着棉花，难得那么清洁，连一个油点儿都没有。

往脸上看，长眉朗目，一部墨髯，半尺余长，散满胸前，根根透肉，漆黑铮亮，好似刀裁的一般。进了屋中，高声喊道：“老子要喝酒！”跑堂一看，是一个汉奸，不到六十岁，进门就自称老子，跑堂的心中暗道：“今天我是倒运，刚才那梳冲天杵的称我是小子，这个一进门就自称老子。”跑堂的不由的一怒，说道：“你是谁的老子？”山西人说道：“这是我们山西人口头语，不论到在哪儿，都是老子。你还不服吗？小子。”

跑堂的一看，老头比他的气还大，真是买卖人有三分纳气，跑堂的凸了凸腮帮子，说道：“你要什么菜吧？”老西说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老西好吃酸，你给我来四个菜，一个炒肉片配杏干，再来一个醋溜山楂片，愈酸愈好。”杨香五听着嘴里直流酸水。金着虎叫道：“黄三哥！这个老西真混帐，我抽他去。”银龙说道：“你别不知自爱啦，不能正己，焉能正人？”黄三太说道：“贤弟，你别惹祸，人家花钱吃饭，你管得着吗？”跑堂的说道

：“你这才要了两个菜，那两个菜呢？”山西人说道：“那两个菜，一个醋馏山楂糕，一个乌梅炒酸枣。汤要烩三鲜，红果、白梨、小枣。”跑堂的听完啦，说道：“你要的这个菜，灶上都不会做，向来不预备。”老西闻听，哈哈大笑，说道：“你给我随便配四个菜吧，先来四壶酒。”跑堂的说道：“我给你要菜，你可多包涵。”山西人说道：“是吃的就行啊，不得味也给钱。”跑堂的心中说道：“先将他打发走了，就省烦心啦。”将别人的饭菜都压在后边啦，先给老西把菜要上来，叫他先吃，黄三太六位的菜，还没上来呢，先给老西就要上来啦，四个菜一壶酒。老西拿起酒壶来，

并不先吃，斟到杯内，拿起来一仰脖就是一壶，又一仰脖又是一壶，口中直说：“这酒不大很好，王八羔子对了水啦。”说着话一低头，自己“哟”了一声，说道：“忘了吃菜啦，先喝了两壶酒。”说着话端起菜盘子来，向嘴里就扒拉，口中说道：“叫他上肚子里与酒搀合去吧。”两盘子菜吃完啦，又拿起两壶酒来，照样的喝下去啦，照样的吃菜，也没吃饭，叫道：“跑堂的你给我算算帐，该着多少吧？”跑堂说道：“四壶酒半斤一壶，该着十六文；四个菜，六文钱一个，该着二十四文。

共合四十文钱你哪！”山西人说道：“不多，不多，很便宜的，我给五十文吧。”跑堂的说道：“我候了吧。”山西人说道：“你候呀？太好啦，就那么办吧。”跑堂的说道：“这是我们买卖人的和气话，要是来了道们的我就得候帐，一天就得将我卖了，都不够候帐的。”老西说道：“好好。”伸手就掏钱，掏了半天，说道：“出来的慌疏，忘了带钱啦，你给我写上帐吧。”

跑堂的一听，这是诚心，遂说道：“我们没有帐。”老西说道：“对过有杂货铺，你不会买一本吗？”跑堂的说道：“没有人跟你耍顽嘴。”老西说道：“把帽子给你吧。”跑堂的说道：“破帽子连五文钱都不值。”山西人说道：“把坎肩给你吧。”

跑堂摆手说道：“你莫装傻，红嘴白牙吃完了，说没钱？那是不行的。”老西说道：“你要挤我，我就在你们这儿上吊。”

跑堂的说道：“可惜你们山西人，你真给山西人现世，山西人哪有你这样的？”老西说道：“你翻翻我腰中，真没有钱。”

跑堂的说道：“我没有那个工夫。”山西人唉声叹气，口中说道：“真是好汉无钱到难处。”大伙纷纷议论，有的说：“刮风下雨不知道，腰里没钱还不知道？”三太将堂倌叫到桌前，堂倌道：“你还添什么菜吗？”黄三太说道：“不添菜，那老者吃的饭钱，不用跟他要，我们吃完饭算帐的时候，多算上五

十文，我候了那位老者的饭钱啦。”跑堂的说道：“你认识他吗？”黄三

太说道：“我并不认识他，你看那大年纪，捶胸顿足，实在可怜。”跑堂的转身形来到山西人的桌子上，说道：“你不用候着啦，那边的客人替你给饭钱啦。”山西人说道：“你还跟我要吗？你还叫我走吗？”跑堂的说道：“得啦，我不叫你走，回头你再吃一顿？”山西人站起身形，连头也没回，并没看候他钱的人一眼，口中说道：“山西人要走啦，山西人要走啦。”说着话，出了饭馆子就走了。金头虎叫道：“黄三哥，你看看这个老东西有多可恶？他连一句客气话都没说，这五十文钱花的多冤哪！我去追回他来，我先搯他一顿再说。”

黄三太说道：“不必，他就是说一个谢字，咱们就好看了？”

黄三太将金头虎拦住，也就算完啦。

跑堂的给六位小弟兄端上菜来，众人喝酒，酒至半酣，那位吃饭不给钱的老西又回来啦，他不进屋，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叉着腰，大声说道：“山西人吃饭没有钱给，幸亏遇见晚生下辈来；要不是遇见晚生下辈，真惹不了这不是东西的跑堂呢！”

这个饭馆子真可恶，吃完了饭非要钱不可。”屋中的饭座方才吃饭还有没走的，闻听老西之言，俱都一怔，莫不以为新鲜，吃完了饭没钱，人家给他候帐，连一句承情的话都没说，反回来转骂街了，人家倒成了他的晚生下辈啦，世界之上焉有此理？

金头虎贾明，没有枣的树，他还要打他三竿子，一听老西口出此言，狗蝇眼一瞪，提小包裹站起来，就奔老西而来，口中说道：“穷老西你要跑，你不算好汉子，饶候了你的饭钱，我们倒成了你的晚生下辈啦？我是你爷爷！小子，追上你我要不搯你个老王八羔子，我就不姓贾。”老西在前，并不还言，向东紧跑，金头虎在后紧追。单说饭馆子里众人，银龙见金头虎追下老西去了，叫道：“三哥！贾明不知轻重，倘若闹出是非来，

如何是好？我看这位老头有点来历，咱们赶紧跟下去看看。”

黄三太点头称善，各提起自己的小包裹，黄三太由腰中摸出来有二两多银子，放在桌子上，遂说道：“这是我和那个老西的饭钱，剩下是酒钱。”跑堂的见钱有余，非常欢喜，遂说道：“谢谢众位。”黄三太等出了饭馆，就见老西进了东西的一条胡同，有个大门朝北，门楼向里吞着，山西人用手指点，说道：“就在这个宅子，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晚生下辈小孩哪里去找？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老头说完了此话，遂向北走。此宅坐北向南，宅子左右东西各有一条胡同，由东边胡同进去，到宅子后有一段大墙，顺着大墙，可以由西边胡同出来。黄三太此时也进了胡同啦，老西说的话也听见了，大伙赶奔近前，一看大门外边有一个字柬，大红纸写的黑字，上书告白

：“四方亲友得知，本宅发卖二刃双锋宝剑，龙头杆棒。”

贾明听萧银龙一念字柬，说道：“咱们砸开大门，见一个宰一个！”黄三太说道：“你别唐突，也得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咱们先找着老头，问其究竟，咱们打听明白了，这个老头话里有话。”方才老头进的是东边胡同，众人由宅子右边的胡同追进去的，绕了一个大弯儿，由左边胡同出来，老头踪影皆无。萧银龙说道：“贾爷别着急，咱先到胡同外找一个清静地方，咱们也商议商议再说。”五个人推着贾爷出了胡同，够奔东村口，六位小弟兄出胡同的时候，由大门里出来一人，探头探脑的观看，只见五个人，可没看见贾明，皆因为众人推着贾明，故此未及看见贾明。

众人出了胡同，奔村口而来，出了方家集东村口，东北有一片大树林，六位英雄进树林一看，蒿草蓬松，有些石人石马，不少的大冢，此乃是宦家的坟地，年久失修。列位，大明朝亡国的时候，殉难的忠臣死了不少，皆因为闯王造反，杀进北京。

崇祯并非无道之君，崇祯见大势已去，杀了太子与皇姑，逼国母跳了御花园之井，崇祯爷哭得两目流血，逃到煤山上，自缢殉了国难。彼时一般文武大臣，多有殉难者，总镇局为国殉难，老太夫人跳入火中焚死，一家老少无一独生者，此坟冢乃是为国殉难之臣。这大的一座坟莹，蒿草蓬松，现出一种荒凉景况。

弟兄六位进了坟地，席地而坐，萧银龙说道：“贾五哥要打进宅院，不问青红皂白，岂有此理？这位山西人必有来历，咱们不知其所以。贾五哥在一路之上，住店吃饭，大叫小怪，拿老头，找杆棒，难免被人听去。比如说此山西人，与咱们镖行之人若是有仇恨者，他用一文钱买一红纸帖，写了一张告白，暗中贴在那家大门旁边，然后他见咱们在饭馆吃饭，用智将咱们引到那家，你就乱杀乱砸？断无此理。那么一来，岂不上了当吗？做官的拿贼，还得有真凭实据呢。咱们这么办，我先到庄内打探打探，撒谎瞒不了当乡人，打探打探他这家是干什么的，等至夜晚咱们哥六个暗探他的宅院。”萧银龙语毕，遂将小包裹递给杨香五，再进方家集东村口。此时已经太阳平西啦，萧银龙来到这条胡同，迈步量胡同的尺寸，一丈二尺宽的大胡同，新盖的砖瓦房，坐南斜对过有一个清水脊的门楼，门前站着一位白胡子老者。银龙走到老者近前，控背躬身，说道：“这位老大爷，借问你那，对过这厂家宅院是哪一家的？”老者说道：“少壮士爷问他作甚？”银龙说道：“我方才进了东边那个胡同，绕了一个圈又出来啦，我看着这家的房子，有点盖的新鲜，故此打探。”老者上下一打量银龙，说道：“此家与我是本族，人称铁戟将方成。”萧银龙说道：“为何称铁戟将呢？莫非说是恶霸吗？”老者说道：“非也。在他先君在世

之时，家道殷实，可称本村的首户。他先君又是一位武举，教他习学武术，他下了几次场，功名未就，然后回家练习武工，专使一条画杆

镇铁戟。虽然功名未就，这条戟他真学成啦，有千人之敌，人送他一个外号，叫铁戟将方成。”银龙笑嘻嘻的问道：“老大爷，他家里指何为生呢？”老者说道：“开镖局子为业。”银龙闻听此言，杏子眼一转，心中暗道：“我胜三大爷这三年未回镖局，我们小弟兄山南海北作买卖，大凡开镖局的，没有我们不知道的，怎么没听有这么一位铁戟将方成呢？”萧银龙思索至此，叫道：“老大爷，他家出入俱都是何如人呢？”老头一笑，说道：“你是访事员吧，为什么问的这样详细呢？”萧银龙说道：“老人家，我跟你闲谈，我看老大爷你很爱谈的。”

萧银龙又和气，又笑嘻嘻的，老大爷长，老大爷短，老头也非常的爱惜于他，遂说道：“他家出入之人，似你这宗打扮的甚多，六楞四楞的帽子，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外罩大氅。”银龙说道：“老大爷，我是爱说闲话，他家里都有什么举动，你是本族，必然知道。”老头说道：“你还是访事员哪。”萧银龙说道：“不是，老大爷。我是最好闲谈。”老头说道：“他家里每逢三更半夜，常有赶集的大车来，车上包裹箱子，铺盖行李，住宅里卸。谁要打探他是哪儿来的，便说是由镖局子拉来的。”

萧银龙一听，心中早已明白，暗中说道：“我们家三辈子保镖，我先祖及我父亲，到我这儿又是保镖，整三辈，向来没有用大车往家里拉过东西，这明明是坐地分赃了。”萧银龙思索至此，叫道：“老大爷，多打搅啦。”老头说道：“你也好问，我也好说。”萧银龙一乐，又向老头鞠了一躬，遂说道：“改日再见。”

遂出了胡同，仍然够奔树林而来，见了五位兄长，将适才所遇之事谈了一遍。黄三太说道：“这位山西人实有来历，明明此家是坐地分赃的巨寇了。”金头虎说道：“亮家伙拿贼吧。”萧银龙说道：“五哥，你又来了疯劲啦，咱们管不着人家坐地分赃。咱们先在此处休息休息，候到二更来天，咱们暗探方成的

宅院，若有老道师徒，必有杆棒、宝刀，那时节咱们再伸手拿贼。”三太道：“六弟说的有理，咱们先散开了，三位两位的休息，别叫外人看见树林子里有人。”于是六位遂分散开了，将小包裹放在就地，靠着大树休息。此时天光不过掌灯之时，众人各自坐在小包裹上休息，闭目合睛养神，单等二更多天，夜探铁戟将方成宅院。二更已过，银龙将杨香五叫起，六位聚在一处，将大衣服俱都脱去，包了两个包袱，萧银龙找了一棵枝叶茂盛的树，挂在树上，然后画好暗迹。萧银龙叫道：“贾五哥！坐地分赃的贼，可都有几年的苦工夫

，咱们不知他手下窝藏多少大案贼，到方家集铁戟方成的宅院，你可别大呼小叫。”

贾明说道：“你们五个人保着我的驾，前头三位，后头两位，我在当中。”银龙说道：“五哥别玩笑，最好到了方成的宅院，你要多加谨慎。”语毕，六位站起身形，够奔方家集而来。

到了方成的住所，六位先进大胡同，然后再进东边小胡同，绕到宅后上了房，蹿房越脊，够奔三道院，北房五间大厅，盖的形式特别，大厅前六棵明柱，前出廊檐，后出厦子，当院一座天棚，天棚下一对大纱灯，昏暗不明，地下是三合土砸的，大厅里面灯烛辉煌，点着五七盏蜡灯。六位在南配房瓦垄蔽住身躯，六位英雄仔细一看，大厅里面摆着一桌酒席，北面坐着俩人，正北东边上垂手，坐着的贼首老道七星真人，道冠向右边挽着，身形歪坐着，可是偏右，腮帮子上贴着小膏药。老道说道：“方寨主，贫道来到杭州，无有立足落脚之地，多蒙方寨主念绿林道的义气，收留我师徒。贫道与你大师兄林士佩寨主，我们乃是至交，肩不离背，背不离肩，这几年无一刻之离。

像你大师兄，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由打天下群英会，被胜英师弟蒋伯芳打了一棍，立刻起一道紫岭，贫道用碗接的血，莲花湖总辖寨主给用匕首刀开的，当时你未在场，

真叫人不忍卒视。群英会散后，令师兄投奔杭州碧霞山，胜英的羽党又追到碧霞山，林寨主棍伤未愈，又被姓蒋的重棍打了一下，林寨主一怒，气走了，如今三载之久，未与贫道晤面。

我师徒逃在杭州府，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穷途暮景，蒙寨主不弃，收留我师徒。贫道所用的药不多了；昨天拟寻找材料配一付药，胜英又和他党羽赶到杭州，昨天我正在办事的时候，老胜英在院中喊叫，我与老胜英动手，被他将贫道的道冠削落，削伤头上肉皮，又一镖打在臀部，又一镖将我右腿打伤。胜英的党羽老的少的，我都认识，惟独又添了一个矧子，我不认得，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际。贫道带伤逃走，矧子在后面紧紧跟随，幸天不绝人，面前遇一道江汉子，贫道下水逃跑，才得脱险。胜英的余党甚众，寻拿贫道，犹如压沙求油，钻木取火。我由胜英家中得了一口宝刀，我无以为报寨主天高地厚之恩，我将宝刀奉送于寨主，请寨主观看。”宝剑在酒席筵前大众观看，恶道站起身形，去到大厅东暗间，三太等注目一看，正是聋哑仙师诸葛道爷的宝刀。老道由东暗间将宝剑取来，在大厅之内酒席檐前，一按绷簧，嘎叭一响，大厅之内，霞光万道。此时老道是站立在东面，将宝剑递与坐地分赃的铁戟将方成道：“方施主，剑并不是胜英别，大厅前六棵明柱，前出廊檐，后出厦子，当院一座天棚，天棚下一对大纱灯，昏暗不明，地下是三合土砸的，大

厅里面灯烛辉煌，点着五七盏蜡灯。六位在南配房瓦垄蔽住身躯，六位英雄仔细一看，大厅里面摆着一桌酒席，北面坐着俩人，正北东边上垂手，坐着的贼首老道七星真人，道冠向右边挽着，身形歪坐着，可是偏右，腮帮子上贴着小膏药。老道说道：“方寨主，贫道来到杭州，无有立足落脚之地，多蒙方寨主念绿林道的义气，收留我师徒。贫道与你大师兄林士佩寨主，我们乃是至交，肩不离背，背不离肩，

这几年无一刻之离。像你大师兄，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由打天下群英会，被胜英师弟蒋伯芳打了一棍，立刻起一道紫岭，贫道用碗接的血，莲花湖总辖寨主给用匕首刀开的，当时你未在场，真叫人不忍卒视。群英会散后，令师兄投奔杭州碧霞山，胜英的羽党又追到碧霞山，林寨主棍伤未愈，又被姓蒋的重棍打了一下，林寨主一怒，气走了，如今三载之久，未与贫道晤面。我师徒逃在杭州府，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穷途暮景，蒙寨主不弃，收留我师徒。贫道所用的药不多了；昨天拟寻找材料配一付药，胜英又和他党羽赶到杭州，昨天我正在办事的时候，老胜英在院中喊叫，我与老胜英动手，被他将贫道的道冠削落，削伤头上肉皮，又一镖打在臀部，又一镖将我右腿打伤。胜英的党羽老的少的，我都认识，惟独又添了一个矧子，我不认得，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际。贫道带伤逃走，矧子在后面紧紧跟随，幸天不绝人，面前遇一道江汉子，贫道下水逃跑，才得脱险。胜英的余党甚众，寻拿贫道，犹如压沙求油，钻木取火。我由胜英家中得了一口宝刀，我无以为报寨主天高地厚之恩，我将宝刀奉送于寨主，请寨主观看。”宝剑在酒席筵前大众观看，恶道站起身形，去到大厅东暗间，三太等注目一看，正是聋哑仙师诸葛道爷的宝刀。老道由东暗间将宝剑取来，在大厅之内酒席檐前，一按绷簧，嘎叭一响，大厅之内，霞光万道。此时老道是站立在东面，将宝剑递与坐地分赃的铁戟将方成道：“方施主，剑并不是胜英之物，乃是他的师兄诸葛山真之物，此剑诸葛山真佩带多年。”方成接过宝刃，用手指一敲，呛啷啷带出一种钢音来。六位英雄注视方成，此人头戴青缎色随风倒壮帽，青绉绸大氅，青绸子短靠，扎绸英雄带，背后十字绊，年在二十三、四，身材五尺有余，黑脸面，五官端正，黑中透亮。列位，人的俊美不一，并

非白脸人就好看，有黑中透俊的。在他背后有一个兵刃架子，兵刃架子上插着一杆镔铁方天画戟。萧银龙叫道：“黄三哥，这就是铁戟将方成。”又看八仙桌西面坐着两家贼寇，方成先递与西面头一位，说道：“吕贤弟，你先看看削金断玉宝剑。”

此人伸手接剑，六位小英雄在南房上观看，此人身高七尺，面似紫羊肝，一脸疙疸，背后背着一对竹节钢鞭，茶碗口粗细，将宝剑观看一遍，说道

：“无怪乎诸葛山真成名。”语毕，遂将宝刀递与下首之人，叫道：“汪贤弟你看看。”此人面似熟蟹盖，相貌凶恶非常，在背后插着一条浑铁大棍，有小茶碗口粗细，黄三太等一看，这条棍比蒋五爷那条棍粗一半还多。此人又递与那下首之贼，并不是别人，正是非处女即妇人，采花杀命万恶滔天的恶贼张德寿。方成问道：“道友，老胜英的党羽，本领高的都是什么人？”老道说道：“无量佛！胜英的左膀右臂，就是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红莲罗汉弼昆长老。

这一僧一道，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好花绿叶扶着，还有镇三江萧杰萧三侠，九头狮子孟铠孟二侠。有两棵台柱子，一条铁棍打遍天下，姓蒋名伯芳；又有一个大脑袋是剑客，现在八十多岁啦，人称镇三山夏侯商元。还有两个与绿林道为仇作对的弟兄二人，一个是欧阳天佐，一个欧阳天佑。前三年萧金台盗万寿灯，就是大蛮子所为，他弟兄惯讲偷窃取有名的人物。前三年群英会他盗万寿灯，那万寿灯在铁箱子之内，封皮封着，锁头锁着，闵老寨主的徒弟在箱子盖上坐着，不准用熏香蒙汗药，这三间放万寿灯的屋子，外边铜铁网罩着，屋中墙上有护墙板，窗户有护窗青石板，青石板方砖铺地，房顶上网下有金皮子钢铸的铃铛，网下金铃铛来响，屋中一切未动，窗户未开，蛮子将灯盗出，镇住天下的群雄。再说还有神刀将李刚、贾斌久、屠老大屠粲。跟胜英换命的人不可胜数，这些人都有惊人

的本领。惟有几个小孩子仗势欺人，头一个就是浙江绍兴府的黄三太，并没有多大本领，专仗胜英的名誉，欺压绿林；还有一个瘦小枯干损的不长肉啦，名叫小毛遂杨香五；有一个品貌俊美的小孩子，大概不是好人，名叫凤凰张七张茂龙；又有一个红旗李煜。最万恶的短命鬼叫塞北观音萧银龙，小冤家惯用短刀药酒、蜜饯砒霜，他要向我们绿林道若是一笑，我们绿林道倒霉三年。前三年赴萧金台之会，闵老寨主的徒弟赵仁、赵义都死在小冤家之手。太仓州的老朋友秦义龙，你没见过面，你也有一个耳闻，这位老朋友也死在短命鬼的手里啦。”金头虎低声叫道：“黄三哥，你们五个都被他骂了，就是不骂我。”

此时就听老道说道：“方爷，还有一个没羞的孩子，家门无德，装疯卖傻，他要打仗，茶壶夜壶当兵刃。要在庙里打仗，香炉简直乱飞。”金头虎一听，低声骂道：“好一个杂毛老道，你是我的孙子！你大骂，我小骂。”方成叫道：“道友，你不要客气，你坦然在我这里住着，胜英之党羽别位我不认识，黄三太是浙江绍兴府结义村的人，他的天伦，是大明家的守备，我先君是武学，他父与我父是同科，我小的时候，我们两下里还有来往。小儿黄三太家中就是有俩钱，仗赖老胜英欺，压绿林道，小儿不来还算罢了，他要来到了，一



打听有铁戟将方成，小儿就得魂飞魄散，小儿就得闻名丧胆！我叫小儿三太站着死，他不能坐着亡。方某也不是说句大话，这柄画杆戟莫遇上敌手，三太小儿要来了，别说本寨主骂他掩耳盗铃。”

黄三太性情暴烈，同着五位拜兄弟，听方成口口声声直骂黄三太，当着朋友，实在有一点吃不下去，三太不由的两太阳冒火，七窍生烟！英雄忍耐不住，左手一扶阴阳瓦，站起身形，抖丹田一声呐喊：“好一个坐地分赃小毛贼！不要暗地骂人，三太黄爷在此！”一纵身躯纵下南房，萧银龙伸手一把未曾揪

住，黄三太已纵上南房，只见大厅里面当时灯烛熄灭，就剩了外边天棚下一杆大纱灯了。大厅的灯光一灭，显着外面天棚下的纱灯就亮了，方成忙将大氅脱去，一提画杆戟纵出大厅，众群贼明亮亮的兵刃，随后俱都纵出。方成叫道：“众位朋友！

谁可也不许动手，来个三十二十保镖的，我自己捉。”工夫不见甚大，老道背定七口宝剑，怀抱宝刃；使鞭的贼人背定竹节钢鞭，有茶碗口粗细；使混铁棍之贼，手提混铁大棍，茶碗口粗细；恶贼张德寿怀抱戣叉皮；伺候酒饭的，俱都是小贼，也各执七节鞭、手叉子、齐眉棍、单壳等，在廊檐下一站。方成一抖画杆戟，叫道：“小儿黄三太！吃了熊心豹胆，你还要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吗？不如趁早来束手被擒！”借纱灯观看黄三太，黄白脸面，古铜色壮帽，古铜色短靠，细腰窄背，双肩抱拢，五官端正，明晃晃掌中一口朴刀，尖长背厚刃飞薄，夹钢打造。方成的戟，一寸长，一寸强，颤戟奔三太咽喉便刺，黄三太见戟来的势猛，三太向旁一闪，刀横着由戟底下拦腰一刀，贼人的戟向下一砸黄三太的刀，黄三太闪身形抽刀，二人刀戟并举，就见画杆戟亚赛蛟龙出水，乌鳞翻身，三太的朴刀闪砍劈剁，缠头裹脑。黄三太在镖局子当了三年多掌柜的，竭力研究武学，学的刀法精奇。南房上塞北观音一看，方成的戟太重，恐怕黄三太有失，遂叫道：“杨香五！他既口出大言，咱们再下去一位。”杨香五道说：“我下去。”杨香五一飘身纵下南房，一声呐喊：“小毛贼休要逞能，小毛遂杨香五来了！”

杨香五身量矮小，跳起来就给方成一匕首刀，方成的戟向外一裹，此时黄三太的刀照方成肩头便砍，方成是单戟向外绷双刀，一条戟吞吐撒放，二位英雄不能取胜。张茂龙一抖亮银锤，口中叫道：“毛贼方成休要逞能，凤凰张七张茂龙在此！”方成独战三位，李煜又飘身下来，叫道：“贼人你是贤愚不分，李

二爷来啦！”四位战方成，方成并无惧色。金头虎叫道：“萧银龙，你也该下去啦！”萧银龙说：“你呢？”贾明说道：“我不算数，群贼这时他们龟

不能动手，一会儿可就都动手啦。那个使铁棍的，我看见他，我就害怕，我是不敢上。”萧银龙一飘身也纵下南房，口中叫道：“方成毛贼！你是贤愚不分，助纣为虐。少爷萧银龙在此！”亮双笔扑奔近前。方成虽然枭勇，五位英雄的武学也不弱，一条戟左右盘旋，独战弟兄五位。戟乃百兵之祖，方成这条戟蛟龙出水、乌鳞翻身，虽然五位拿不住他，他也赢不了这五位。单戟横栏竖架，工夫不大，黑脸面热汗直流。正在激战之间，恶道抱着宝刃，念无量佛：“黄三太是胜英的眼，胜英在杭州呢。莲花峪、萧金台、萧玉台、杭州的碧霞山，全都被胜英打破，方施主你我走吧。”方成闻听恶道之言，画杆戟一晃，众英雄向两旁一闪，方成纵出圈子向东北一拐，出月亮门，前头恶道，后头方成。三太叫道：“众弟兄，追！”萧银龙叫道：“黄三哥！他这一走，未必非计。”

廊檐下二十多位贼人，俱都没动手呢。”黄三太说道：“贼人抱着宝刃逃走，分明是龙潭虎穴，也得追下去。”银龙说：“要追贼人，咱俩在前，香五、茂龙、李煜在后，可要跟紧了。”

五位英雄这才向下追赶，方追出月亮门，贼人向北去，六尺宽阔石铺地的甬路，用脚一踩，纹丝不动，由南向北追去，就见恶道与方成俱都转入绿阴阴翠竹林内。五位追到离翠竹林切近，就听翠竹林内梆梆一阵梆子响，那翠竹林里面有条小道，由翠竹林闯出来十二位人来，东边一排六位，西边一排六位，前边三个人抱着弩匣，后边三个人掌中搭箭，六尺宽的江石子甬路，东西两旁俱都是三合土砸的板平的便道，梆子一响，乱弩乱箭齐发。由正北向南的时候，净走的是六尺宽的江石子甬路，六位英雄探方成的宅院，就是金头虎有金钟罩，他并没下来追。

银龙叫道：“黄三哥！咱们俩向西纵，后边的向东纵。”萧银龙头一位纵上便道，向下一沉，脚尖一较劲更向下沉，黄三太再纵上便道，两个人分量重，向下沉得更快。萧银龙叫道：“黄三哥，扔家伙！二人各把家伙一抛，一挠自己腿腕子，元宝式坠落陷坑。坑有一丈三四尺深，坑底下铺的石灰，二人下去一砸石灰，俱各迷了眼睛。东边的杨香五、张茂龙、李煜，也落于坑中。陷坑做得精巧，别说是黑夜，就是白天也看不出来。老道叫道：“方爷你看看，这够多省事！快叫弓箭手用大杆子向上搭。”弓弩手取过了钩杆子搭上来。老道说道：“众位辛苦点，不用找扛子啦，每位扛一个就行啦。”弓弩手将五位扛起来，一个人拿着五位的家伙，够奔大厅。来到天棚下，将五位横躺竖卧，向地下一抛，老道与弓弩手将五个人身上俱都搜，了，又将五位头巾绢帕撤去，火折、火扇子、飞抓暗器俱都取下来。白天金头虎要打进宅院之时，有人出来看见五个人了，遂回奔本院告诉了老道七星真人与铁戟将方成，老道闻听

说道：“这五个我都认得，乃是无能之辈，他们今夜必来，贫道略施小计，叫他们这五个小冤家，一个也走不了。”贾明在前，五个人在后头拥着，出来的那个贼人，未曾看见金头虎，故此报告的是五位。老道与方成计议妥善，夜晚摆酒取出宝刀，叫大伙观看，方成口口声声单骂黄三太，为的是将三太等激下来，好擒他们。老道抱着宝剑一跑，萧银龙知道是计，黄三太也明明知道是计，无奈千山万水来到杭州，寻找的是恶道与宝剑，今见了宝刀，眼看着恶道欲走，岂能舍得了呢？

这五位中了计，搭到前院天棚下，将身上东西俱都搜清，恶道向方成说道：“方寨主，这五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置？”方成说道：“我这个宅院子向来没伤过人命，弟兄们做买卖俱都是出去五十里之外，咱们将这五个抬到远处，一刀一个。”老

道说道：“胜英现在杭州，这五个人倘若走一个，被胜英知晓，你想想你这座宅院，比碧霞山、莲花峪、萧金台如何？倘若往外面抬这几个，再被胜英余党瞥见，你这座宅院，是片瓦不能留。”方成闻听，说道：“依道爷之见，打算如何？”老道说道：“我意欲将这五个人，在大厅前明柱上一绑，俱都开膛摘心，我们重整杯盘。我现在带伤几处，流了不少的血液，中气大亏，那有钱之家服补益之药，多用参茸，殊不知人心这种东西，比什么补剂都力大，人参鹿茸的火最大不过。方成一听恶道之言，有点耳软心活，遂说道：“全凭道爷办理。”恶道说道：“这是胜英得意门生，先将三太捆在明柱之上。”毛贼将三太捆好，大厅前六棵明柱，将三太捆在东边第一棵明柱之上，第二棵明柱是杨香五，第三棵明柱萧银龙，第四棵明柱张茂龙，第五棵明柱李煜，恶道俱都将众人发髻分开，拴在上边，两条腿用绳捆在下边，旁边是众人的衣帽抛了一地。恶道将众人捆在明柱之上，口念无量佛：“你们来了五个，这是六棵明柱。”

贾明在房上，伸出大拇指来放在嘴里含着，心中暗道：“小子，这还有一位呢。”不表金头虎未敢下来，幸免于难；单说恶道派人预备净水盆一个，大水桶两个，一把牛耳尖刀，恶道手执牛耳尖刀，来到三太近前，念了一声无量佛：“三太小儿，你也有今日吗？”正在此时，过来一个贼人，名叫李二横子，说道：“道爷，这点小事，还用你老人家动手？交给我吧？”恶道闻听，说道：“贫道这两日精神不足，力气亏损，贫道这是吓唬吓唬小儿三太。”黄三太厉声说道：“古城村没将你活埋了，叫你多活几日。黄三爷岂俱死哉，你是报应还没来到呢，你还不定怎死呢。摘心开膛，任尔所为，何必吓唬？”李二横子接过刀来，王老二在旁边提着油布给李二横子挡着前身，为的是血迹不溅在身上。恶道在旁，告诉李二横子开膛摘心之法：

“将心摘下之时，将心放在凉水盆中，将心浸白了，切成薄片，预备葱姜蒜花椒大料，葱要切的一寸来长，多加香油煎炒，再防备人心向外跳，活人心切成片也向锅外跳。”恶道在一旁滔滔不断，指示做人心汤之法。李二横子、王老二二人，将一切东西预备齐整，凉水盆端到黄三太跟前，李二横子手执钢刀，王老二手拿小钩子、小剪子，李二横子左手点着三太的胸口窝，右手的刀照定三太肚脐下，就听噗的一声，死尸翻身栽倒，不知黄三太性命如何，群贼一阵大哗。列位，黄三太在明柱上捆着，何以翻身栽倒呢？原来李二横正要下手的时候，没防备东房上还有一个讨厌鬼金头虎贾明呢，贾明在东房上揭下两块砖来，取出腰间的飞抓，将绒绳割一二尺长一块，十字花儿将砖捆在一处，李二横子方要向三太肚脐上扎的时候，金头虎抡起砖来，照定李二横子太阳穴砸去，这一砖不偏不倚，正打在李二横子太阳穴之上，只见万朵桃花开，脑髓皆崩，死尸翻身栽倒尘埃。抛砖这宗工夫，乃是傻小子惯技，自幼儿专学抛砖扔瓦，真比打镖都准。这一砖救了黄三太一条性命。群贼一阵大哗。方成问道：“什么人？”金头虎在房上答道：“我！小子。”

赵老道叫道：“方寨主！我没说在后头，你看怎样？”方成说道：“抛砖砍瓦之辈，还有什么本领？待我拿他了。”说着将大衣脱下，手提镔铁戟，来到天棚下。金头虎方才看见方成战三太等，金头虎知道方成的武学高强，金头虎比猴还灵，心中暗说：“我一跑，他们不能杀我这五位弟兄，这是他们作贼的规矩。”方成奔东厅房而来，金头虎蹿房越脊向北而逃，逃在方成院后，有一道横墙，一丈来高，金头虎纵身子上了大墙，向墙外一看，是一片青草芦苇，深可没人，一望无际，金头虎跳下大墙，进了苇塘，趴在里面，连大气都不出。方成跟踪纵在大墙上，举目眺望，傻英雄踪影皆无，方成明知是进了苇塘

啦，方成心中愤恨，知道是苇塘里面砖头瓦块很多。这是一片旱苇塘，这块苇塘二里来的地，是方家公众的，这家三分，那家五分，共合是二里来地长，有江洋大盗给方成出主意，由大厅挖下地道，通连旱苇塘于，在旱苇塘子之内，放了些茶碗大的砖头石块，这本是有作用的，方成是江洋大盗，防患未然起见，倘若破了案，不是官人的敌手，由地道跑入苇塘，里面砖石瓦块，为的是打敌人的，这一来不要紧，给贾明预备啦。贾明跑到苇塘里面，塘下一摸，完全是饭碗大的石块儿，大声都不敢出，拿起两块石头来，在里面净等贼人追进来，他好抛石头。方成两条腿骑在大墙上向苇塘中观看，明知道金头虎进了苇塘子啦，他不敢进去，方才贾明砸李二横子，方成看得明白，砖抛得太准啦，倘若进去，必被人家暗算。方成骑在墙上喊道：“抛砖砍瓦，钻苇塘子，不算英雄好汉；是好汉你出来，与方某战上几百合！”贾明在苇塘之中，心中暗道：“我不是你的敌手。”方成见敌人不出来，遂又说道：“方某饶尔不

死，我去也。”金头虎在苇塘之中看得真切，方成下了大墙，金头虎自说道：“我是屈死鬼，我跟上你啦。”金头虎由苇塘里面出来，又来到三道大院，蔽在东厢房后坡。恶道问方寨主道：“可曾将敌人拿住？”方成说道：“此人没有品格，进入苇塘啦。”老道说道：“此人没品行，先将这五位开完膛，然后拿他。大肚子，罗圈腿，跑不了他。”方成说：“全凭道爷处治。”

老道问道：“哪位动手？”别人都不敢言语，王老二自告奋勇，叫道：“道爷，我办此事！”拿起刀来，将油布围在下身，方要下手，就听东厢房上有人说话：“小子，砖又下去啦！”王老二抛刃喊道：“我不开膛啦！”方成闻听，不由得大怒，说道：“本寨主饶尔不死，你三番五次搅闹。”说着话又将大衣脱下，一抖画杆戟，纵上东厢房，金头虎是轻车熟路，蹿房越脊，仍

然够奔那片旱苇塘而去。方成骑着大墙，说道：“你无品格，方某去也。”金头虎说道：“我还跟着你。”方成来到大厅，叫道：“道友！我虽然在绿林道年浅，常听有人讲究，若是三个拿着两个，无论如何，不能杀害，必须全拿着一块杀。这五个不能杀啦，必须将那人捉住，一同杀害，那才算不违绿林道的亲友呢。”老道说道：“方爷言之有理。捉拿此人不难，此人罗圈腿，大肚子，跑得不快，四面将他围住，方爷你本领高强，你在东面，贫道把住北面，双鞭将吕爷把住南面，铁棍将汪爷把住西面。拿住他不能开膛，先破了他的金钟罩，挖他的眼睛，断去他的十指，一片一片刺他的肉。这东西最可恨不过，绿林道的朋友，不知道他害了多少。”

金头虎在东厢房上听得真切，心中暗道：“四面围住我，我受不了，我先跑吧。”蹿房越脊，原路够奔苇塘。背后并没有人追他，顺着大墙有一条小道，向东跑去，前面有一片树林子，贾明进了树林子，坐在就地，喘息了半天，定了定神一看，原来是宦家坟地，站起身子，来回地踱来踱去，自己心中思索：“黄三太等俱都被贼人拿住，我们是磕头弟兄，又是老交情，若是我独自逃走回到家中，我父亲要问我外面的事情，我若说了实话，我们六个人乃是一同出来的，他们五个人被人家拿住，俱都杀啦，单独我一人回家去，我的天伦焉能饶我？要是不家去，见了我和尚师傅与胜三大爷，这件事完全说不出去。”金头虎思索至此，自己一晃冲天杵，自说道：“此事总得报仇。”

又一想：“打不过人家，若要将我捉住，也是一块儿开膛挨刀。”金头虎在坟地内自己来回寻思，万绪萦怀，忽然想起家来，不由的一阵酸心，不觉潸然泪下。倘若真回方家集与贼人动手，必然被人家拿住，绝无生理。贾明将牙一咬，自言自语道：“父母的遗体，岂容贼人碎尸万段？倒不若自己行了拙志，

落一个尸体完全。”抬头向东北一看，一道大河，离坟地不远，贾明说道

：“倒不如跳河，落一个整尸吧。”方要去投河，自己一想：我会水，跳下去我要是不喝水，还不能就死；要不然撞死在树上吧，我有油锤冠顶的工夫，刀剁斧砍都不怕，撞晕了就不撞啦。有什么高人，能给我出一个好主意，死得又舒服，又落整尸首，又没有这么一个人。有了有了，莫若上吊吧，只要吊在树上，再想摘套，胳膊也抬不起啦。贾明将心一横，摸出来飞抓绒绳，寻找歪脖树，找了半天也没有，连一棵歪脖树都找不着。“得啦，就这棵小树吧。”一抖绒绳搭在树枝之上，系好了套儿，自己拉了拉说道：“真结实，行啦。”面对小树说道：“你就是我的孝子贤孙。”贾明死志一生，叫了一声：“娘啊！见不着啦。爹呀！见不着啦。兄弟姐妹，永远不能见了。黄三哥，你们死活，我还不知，我先走一步吧，咱们弟兄生也在一处，死也在一处，鬼门关上相逢见面吧。”贾明语至此泪如雨下，颈子向套里一伸。

正在此时，忽听背后有人叫道：“明儿！就是这样能耐？”

专会上吊呀？”金头虎一抬头，说道：“我可没上吊，都知道我好玩笑。”用手一抹眼泪道：“是哪位呀？”一看此人掌中一条白素素的盘龙棍，贾明不由的喜出望外，说道：“五叔哇！”蒋五爷答道：“正是蒋伯芳。”金头虎欢喜的不知东南西北了，说道：“真是傻小子有造化，五叔你打哪儿来呀？”蒋五爷说道：“头一拨胜三哥，第二拨你们六位，第三拨就是我。”

由莫州起身，沿路之上，庵观寺院，找寻恶道师徒，及胜三哥你们小弟兄六位，直至杭州府我并未见着一个人影儿。一天晚晌住在小王村，一个单间屋子，原来是一个小店，我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早早安眠，朦胧之际，忽听敲门的声音不大，我是和衣而卧，提棍出来，并无一人，我回到屋中仍然安眠，方入

梦乡，又有拍门的声音，我又提棍而出，仍不见人，我纵身形上屋向四外一看，有一道黑影，奔此方而来，脚程很快，跟至此处，那道黑影踪影不见，正遇你在此痛哭。”贾明叫道：“蒋五叔，你不知道我好玩笑吗？拍门是我，头一回你出来，我就向这儿跑，你没追，第二回你才追我，我将你引到这儿来啦。”

五爷说道：“三里多地，我怎么没追上你呢？”贾明说道：“平日他们都说我脚程太慢，这几年我净练脚程啦。”蒋五爷定睛一看，贾明眼泪还没干呢，遂说道：“我会追不上你？不对不对。你说实话吧。”贾明说道：“五叔，干啦，三太、杨香五、茂龙、李煜、银龙，他们五个人都在前面方家集被人家拿住啦，眼看着要开膛摘心，恶道师徒的计划，要炒心片，熬人心汤。”蒋五爷问道：“他们何以到方家集被获遭擒？”贾明遂说：“白天在饭馆吃饭，山西人吃饭没钱，黄三太候饭账，山西人骂街，我们追那山西人，追到方家

集有一条大胡同，那老西一进胡同，就不见了，我们看见有一家门口，贴着红柬帖，上书‘发卖二刃双锋宝剑，龙头杆棒’。我们夜探方宅，他们五个人被人家拿住，恶道要开膛摘心。”蒋五爷闻听，口中叫道：“明儿引路，方家集去救三太五人。”贾明在前，蒋五爷在后，仍由原路而来。来到大墙根下，贾明问道：“五叔，我师傅老和尚是你什么？”蒋五爷说道：“那是我师兄啊。”贾明又问道：“我父亲呢？”蒋五爷说道：“那是我七哥呀。”贾明说道：“你是我什么？”蒋五爷说道：“你不用多烦，有什么事快说吧。”贾明说道：“没有别的事，侄儿方才被人家追了好几个跑，这回你得给我找找场面。”蒋五爷说道：“那是当然。”贾明说道：“你得听我招呼，你先到东厢房隐住身形，将棍放在瓦垄之内，我先下去与贼人答言，我招呼你时，你可当时就得下去。”蒋五爷说道：“这有何难？”贾明说道：“你可

别走了，你要一走，他们就将我宰啦。”蒋五爷说道：“岂有此理，不要耽误时候啦。”

贾明来到东厢房，蒋五爷伏在后坡，亮银盘龙棍顺在瓦垄之内，贾明故意踩碎了房上的瓦，大声喊道：“好一个坐地分赃之贼！要害我三哥？大英雄贾明来也！”老道说道：“方寨主多要留神，这小子可不敢如此。”方成笑道：“道爷太长他人的威风了。”金头虎跳下东房，方成合着镔铁戟，贾明说道：“小毛贼如知时务，献出老道师徒，跪倒叫金头虎三声爷爷，我能饶尔不死；要动上手，大英雄收招不住，毛贼你有性命之忧！”方成说道：“你可别跑，你品行不端，方才追你几个跑。”

贾明说道：“小毛贼，方才大英雄耍笑你，你也没拿耳朵摸摸，咱们爸爸明清八义钻云太保贾七爷，我师傅红莲罗汉弼昆长老，神通广大，佛法无边，摘七星换北斗，移山倒海，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外有七十二变。咱俩画个圈，单打独斗，谁要出圈，便是狗熊。我用一字杵画圈。”说着画了一个圈，有两间屋子大。方成说道：“你紧自不动手，寨主爷可要用戟扎你了。”

贾明道：“毛贼你提住气，我得念咒。”金头虎遂脸朝上，先咳嗽两声，口中念道：“天灵灵，地灵灵，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三大爷何在？”恶道与方成仰面观看，并不见有人。贾明说道：“为何胜爷不来呢？啊啊，年迈啦，七字真言调不来啦，拘一个年轻的吧。天灵灵，地灵灵，蒋五叔何在？”老道闻听，吓了一跳，并不见人，贾明不见蒋五爷下来，老道四顾无人，贾明说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蒋五叔你要不下来，可就没有好听的啦。”蒋五爷闻听，又是气又是笑，站起来，一声呐喊：“大胆的毛贼，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我的佛！”群贼一阵大乱，蒋五爷合棍纵下东厢房，要单棍独斗群贼。恶道乘乱之际回了大厅，将大厅

灯光熄灭，一拉张德寿的衣服，爷俩进了东暗间钻于床下，借地道暗暗而逃。方成是蠢材，老道方一来的时候，就以老道为推心置腹之人，方成就将地道告诉了老道，言说官兵困了宅院都不要紧，我大厅东暗间有地道，直通大墙后苇塘。

不表老道师徒暗自逃遁，方成手提画杆戟观看蒋伯芳，面如白玉，一身吉祥白的衣服，掌中盘龙棍一条，犹如雪霜一般，粗似鸭卵，灯光之下看不见赤线穿双眉，只见俊美少年含着威风，风流才子隐着一团杀气，年在二十来岁。方成耳闻蒋伯芳一条棍纵横十四省，这一见面倒有点不甚相信了，方成虽然是蠢材，心眼还算活动，口中叫道：“你就是飞天玉虎蒋伯芳？”

闻名不如见面，不用本寨主拿你，我派一位朋友，就拿了你啦。”

遂回头叫道：“汪寨主！请你捉拿蒋伯芳。”房檐下一个贼寇，手掌混铁大棍，有茶碗粗细，面似熟蟹盖，身高七尺，凶若瘟神，比五爷这条棍粗一小半，长有一丈余。金头虎一看，吓得向东而退，心中说道：“姥姥，这一棍能砸得我入地三尺。”

汪贼向蒋五爷身前走来。五爷紧皱双眉，心中暗道：“我打遍天下，未遇见过这样的一条棍。”贼的浑铁棍够上部位，泰山压顶奔蒋五爷头上打去。蒋伯芳遇这种兵刃，都用棍横着搪，蒋五爷一看贼人这条棍比自己的棍重得多，五爷思至此，先闪开了身躯，用盘龙棍向外一绷贼人的棍，就听嘎嚓一声，浑铁棍弯啦，原来这条棍是铁叶包的。金头虎喊道：“小子！你可将我冤苦啦，我要知道你的棍不是真的，咱俩早就滚上啦。”蒋五爷向上一跟步，纵起身来，用了一招野鸡抖翎，横着奔贼人太阳穴打去，就听“扑”一声，万朵桃花开，脑髓皆崩，铁棍将汪德兴打死。双鞭将吕达成向上一纵身形子，竹节鞭有胳膊粗细。五爷明白八成，这两条鞭必是纸糊的元宝，也是假的，坐地分赃的贼人，拿这两人当台柱子。五爷纵起身形，够奔贼

人顶梁便打，双鞭将吕达成急忙用双鞭使了一招双插花，向上一架，他焉能架得住五爷的盘龙棍？木鞭向下一随，棍着顶梁，鲜血崩流，翻身栽倒。众贼人一看蒋五爷英雄非常，果然名不虚传，不约而同全都暗自逃走，将方成的财物抢掠一空，谁也不肯空手而走。方成坐地分赃三年，来得不善，去得更易，前道院有方成的老家人，大声喊道：“众位怎么一点面子都没有？”

恶贼人说道：“将老东西杀了。”老家人见事不好，吓得藏在在一旁去了。你道方成乃是祖遗的家产，虽然自己中兴，产业也有先人不少，不由的眼睛就红啦，一抖镔铁戟奔蒋五爷胸前便刺。蒋五爷一闪身，用棍一绷，就听呛啷啷一声响，铁戟犹如金鸡乱点头。蒋五爷就势顺风扫败叶一棍，方成的戟向外一绷，遂紧跟着纵起身，向蒋五爷顶梁便砸，蒋五爷用铁门闩的架式一横，震



得方成虎口发酸，这才知道，棍扫十四省的英雄名不虚传。画杆戟乌龙出水，五爷盘龙棍玉蟒翻身，蒋五爷仍是八八六十四棍，亮银神八棍、达摩传八棍、出手棍八棍、火烧天八棍，前八棍雷风震动，后八棍斗转星还，盘龙棍珍珠点地，抱月棍老君坐禅，护身棍随身乱转，得胜棍妙法无边。黑白二英雄杀成一团，蒋五爷衣白脸白盘龙棍雪白，白得犹如白雪；方成脸黑衣青，画杆镔铁戟漆黑，恰如白虎帅巧遇黑煞神。

金头虎一吐舌头：“人家俩人打仗，我看什么？我还不救人等待何时？救出黄三太等，我就说蒋五叔有勇无谋，净顾打仗不救人啦。”贾明够奔二道院，一看各屋中箱柜俱都大开，贾明心中道：“我净顾看热闹，为什么不弄点金银呢？”由二道院走到头道院，见东房中灯烛之光，进了北暗间，看见一个青布帐子，里面有一个蓝布衣裳襟，贾明伸手向底下一摸，捋住了腿腕子啦，说道：“出来吧，小子。”拉出来一看，乃是一个老者，面黄肌瘦，贾明问道：“小子，你在床底下干什么？”

么？”老家人将众贼人抢夺，自己如何拦阻不住，细说了一遍，又叫道：“办案的老爷，你办的是贼，我是好人。”贾明说道：“你们作贼的，被捉住就是好人？能与不法之人当家人，就能抢夺，方成坐地分赃之贼，他们一进门，有好东西你得留下点。”

贾明说到这里，喊道：“老头你欲死欲活？你要愿意活，方才明柱上五位保镖的在哪里？你同我去，我救出那五位，饶你不死。”老家人说道：“这有何难？我陪你去，现在东院水牢之内放着呢。老奴手眼已迟，我点着一个灯笼去。”贾明说道：“不行不行，我怕你逃走，我揪着你点灯笼去。”将灯笼点着，二人遂奔东院水牢而去。工夫不大，二人来到了东跨院，满院野草鲜花，南北堆着干柴，东面一座敞棚，南北宽三丈有余，东西长五丈有余，没有门窗户壁。老家人领着贾明道：“小老儿身小力薄，水牢上有盖板，南北一丈二尺长，东西五尺宽，上面盖的是木板，你将木板打开两块，就看见里面了。”贾明说：“咱有劲，好办。”贾明来到近前一看，两块板早掀开啦。

老家人用灯笼一照，贾明低头向下一看，倒下十三层阶台，南北六棵木桩，出水三四尺高，里面是水，用灯笼细照，五位踪影皆无！贾明一翻母狗眼，看见东南角有五棵柏木椿上有铁环子，拴着绳子。金头虎不见了五位弟兄，抽出杵来，照定老家人就是一杵，这一杵挟肩带背，老家人立刻殒命。贾明见老人家身死，心中思索：“五位弟兄一定被贼人所害。方才我只顾看热闹啦，不早来救人，我算什么东西？”越想自己越气，伸出虎掌照着自己脸上就是三个大嘴巴子。正在此时，就见东角、西北角，方成的宅院，忽然火起，后院中火光冲天，烟火交加，贾明的母狗眼被烟熏的辨不出东南西北，金头虎一揉

母狗眼说道：“要坏，一会儿要将我烧死在方成的宅院里。”忽听北面上有人咳嗽，金头虎一看，有一个人影就在北面大墙上站着，

金头虎纵上大墙，那黑影踪迹不见。金头虎自言自语说道：“这是救我的神人，又将我引到这段大墙之上，这回我可找着道儿啦。”由墙上纵下来，奔东去的小道，仍然够奔坟地，到在坟地里，金头虎一看方成的宅院火光冲天，金头虎坐在一张石桌之上，就听方家集锣音一片，人声鼎沸，方成的宅院火光达于霄汉，本村乃是一个集场，脚行最多，担水救火。其实这俱都是邻居为防患计，各自保护自己的房子，搬运东西，并没人与方成救火。皆因为方成坐地分赃，本族的家长累次劝他，不教他做此伤天害理之事，方成他不但不知悔改，还背地里暗派江洋大盗给人家放火抢掠，所以今天方成家里起火，大伙都不言而喻，知道他是恶贯满盈啦，谁也不去救火，尽担水保护四邻，看着他的宅院烧完了算完。刹那之间，方成的宅院化为灰烬。

金头虎正在观看，心中说道：“可别把我五叔烧在里面？”

金头虎正在思索，忽听西边苇塘之中呼哨乱鸣，就看见苇塘之中出来一家贼寇，此贼极其好认，背后五棵短剑，两棵长剑，斜插一口宝剑，全身八口宝剑，正是恶道七星真人。恶道师徒二人由大厅东间下了地道，钻入苇塘，暗看方宅究竟。工夫不大，忽见火光冲天，方知方成宅院已破，恶道念了一声：“无量佛！”张德寿心怀恐惧，叫道：“恩师，倘若有人追来，你向东跑，我向西跑。”师徒二人在苇塘内蹲了多时，见无人追逐，老道遂打呼哨。这是方成招聚贼人的暗号。恶道打了半天的呼哨，并无方成的余党，也没有追赶之人，遂自单身出了苇塘。金头虎一看恶道奔树林而来，自己暗道：“要干，要干，他要一进来，我就得跑。还得别叫他看见，倘若被他看见，我这条小命就算完啦。”贾明钻入石桌底下一伏，大气也不敢喘。

恶道进了树林子，单单就坐在贾明钻入石桌底下这长石桌上啦。

恶道自己坐在石桌之上，打了一个唉声，自言自语道：“贫道又连累了方成方寨主，这大一所宅院，一旦之间化为灰烬。可恼方家集之人不来救火。”金头虎在桌子底下，心中暗道：“恶道这两条腿在桌子下面，我要一伸手就将他揪住，使劲一抖，将他抖一个筋斗。倘若抖不倒他，我可就干啦。”此时，恶道做梦也想不到石桌底下还有一位坏小子。金头虎思索已毕，冷不防一揪老道的腿腕子，用力一抖，老道这个乐子可大啦，噗咚一声，闹了一个狗啃地，鼻子脸面俱都擦破。金头虎赶紧打桌子底下钻出来，用磕膝盖一顶腰眼，拢上两条胳膊，掏出恶道腰间的绒绳，将恶道四马倒攒蹄捆上。贾明将老道捆完，一摸老道的兜囊，还有散碎银两，掏完银子，一看斜插柳这口宝剑，正是聋哑仙师之物，金头虎喊了一声：“造化呀！我诸葛大爷的宝物得着啦，这个脸

可露大啦。”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打了一口唉声，遂说道：“可惜贫道被你这无能之辈所擒，真是生有处，死有地，真气死我也。”金头虎说道：“贼老道，贾老爷拿你，犹如探囊取物。动手？你这样的六个都不成。”恶道嘿嘿冷笑。贾明将道爷的宝剑亮出来，说道：“恶道，你无故的跑到古城村，烧我胜三大爷的喜棚，胜奎的小媳妇叫你们用镖也打啦，你平生所为，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童子紫河车，今天是你报应临头，虽千刀万剐也不能偿你之罪。今天我不能一下宰了你，我将你鞋袜脱下来，我先割你脚指头，割完你脚指头，我再割你的手指头，好给被害的人解恨，叫你也受一受。”

语毕蹲在尘埃，解老道的腿带。贾明正在解老道的腿带之际，就听后面脑海有金风的声音，贾明要不向上起，必打在脑海上，要起来必打在后背，果然向上一起，正打在后背肩窝之上，噗的一声，趴在就地，当时过来一人，一抬腿踩住贾明。贾明喊道：“小子！别使劲哪，肚子可大，要放爆。”口中喊着，回头

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铁戟将方成。

列位，方成怎么个来由呢？皆因方成正与蒋五爷动手之际，恶贼见自己宅院四外火起，方成无奈何，用戟一绷盘龙棍，纵出圈子外，进了大厅，五爷跟踪追人，不见了方成。方成由大厅进了东暗间，顺着地道跑入苇塘，沉了沉气，由苇塘出来，向这块坟地而来，正赶上贾明喊：“老道！我不一剑宰了你，我将你手足十指俱都割落。”方成奔着声音而来，一看正是贾明蹲在地下解七星真人的腿带呢，方成遂由兜囊之中登出一只镖来，照定贾明后脑海打去，没打着后脑海，正打在后背肩窝之下，贾明当时趴伏在地，方成过去一脚踩住。金头虎一回头见是方成，说道：“我贾明是浑小子，我早将老道宰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得理不让人呢？这回我算完啦。”恶道念了一声无量佛：“方施主快救贫道。”方成说道：“道友，你师徒真不好交朋友，一见蒋伯芳来到，你们师徒便暗自逃走。你看看我的宅院，已成飞灰了。”老道说道：“礼义出于富户，良心丧于困地。别说是贫道，就是您大师兄镇八方林士佩都惧怕蒋小儿三分。方施主你先将贾明捆上，将宝剑取过来佩带在身上，你再救贫道。虽然家败人亡，还落一口宝刀，虽不能说是价值连城，也可以防身护体。”方成闻听此言，他先将贾明捆上，过去解开老道的绑绳。恶道爬起来擦了擦面上的血痕，仍由方成身上取下宝刀说道：“贫道暂借一用斩仇人。”对贾明说道：“贫道现有宝刀，贾明你有金钟罩，我试试宝刀能破金钟罩不能？”金头虎头朝东脚朝西，恶道面向南，拔出宝刀，将要手起剑落，金头虎说道：“道爷你将我解开，我再抽我自己两个嘴巴子，回头你再捆上宰了我，我好出出我这一辈子浑蛋之气。”

老道说道：“那是万万不能，你宰贫道之时，贫道跟你软化来吗？不用费事，转世为人去吧。”金头虎遂大声喊道：“救人

哪！恶道在树林内宰人呢！”老道照定贾明唾了一口，说道：“你要割贫道十指，贫道有一句哼哈吗？”金头虎大声喊叫，方喊过了第三声，余音未已，惊动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

但是距离稍远，救之不及，看看恶道手起剑落，此人急中生巧，哼了一声，老道一回头，没羽飞蝗石奔老道头上打来，打的还是真重，鲜血直流。老道不知所措，抹头便跑，老者喊道：“你哪里走！”方成问道：“什么人？”老者答道：“你不认识老子啦？”方成举目一看，山西老者由腰中取出一物，一把犹如笔管直，一抖颤巍巍，就听老西说道：“我拿枪打你个猴崽子！”抖手中枪奔头上打来，方成画杆戟一横，岂知此枪会拐弯，正打在脸上，挂了两道血槽。方成用戟一扎老西，老西闪开身形，照定方成软肋便打，方成用戟一拦，此枪一拐弯，软肋上又落了两道血槽。方成没见过这宗兵刃，噯呀一声，追老道去了。老西说道：“你哪里跑！一个也跑不了，我拿着驴球的还要宝剑呢。”贾明喊道：“老西大爷！你先别追，先打开我的绑绳，要不然你追一个，回来一个，我就干啦。”老西说道：“真教老子费事。”回来给贾明解着绑绳道：“老子是个骗子不是？”

贾明说道：“你不是骗子，你是活菩萨。”老西解开了贾明的绑绳，就见一道黑线追下贼人去了。

金头虎爬起来，抽自己的嘴巴子，打得山响，说道：“何必要割老道十指？放着脸未能露，还栽了筋斗。怎么活的？这么大个子。要不然剑也得回来啦，手起剑落，老道就赶路去啦。

浑蛋浑到我这儿算到了头啦，猫咬尿泡瞎欢喜，白拿了一把宝刀，又丢去了，我还在倒了霉的石桌子坐着。这个老者倒是什么人哪？许为神仙吧？”贾明又坐在石桌子上，工夫不大，就听东南有人说话：“快追，奔这里来啦。”金头虎一看五六个人。自己暗中说道：“这必是方成的余党，我一个人不是他们

的对手，莫若我还钻石桌底下去。”金头虎钻到石桌子底下，就听这几个人说：“好快的腿呀，你我弟兄五人在水牢之中，只求一死，不想忽然间两块木板自起，在水牢上面说道：‘你们要闭上眼，我若不救你们，我不是英雄。’咱们一闭眼，可没看见人家怎么进去的。最难的是人家救出咱们来，身上连一点水都没沾，别的本事不用说。大概是由柏木桩上纵到咱们被绑的柏木桩上。人家救咱们的这宗能为都少有，解我发髻之时，脚绷着铁环子，用珍珠倒挂的工夫，我的胳膊在水内，人家未曾下水，解了我的胳膊上的绳，大概是将手

伸在水内解的。人家解开我的胳膊绑绳，我才自己蹲下解我足上的绑绳。”又听有人说道：“我也是这样。”金头虎愈听声音愈近，原来是香五的声音。又听杨香五说道：“咱们哥俩救他们三位，人家走的时候，我可看见啦，由柏木桩子纵到柏木桩子上，到在水牢门的时候，一道黑影就不见啦。等到咱们五个人出来的时候，那道黑影又在苇塘前一晃悠，遂进了苇塘啦。”萧银龙说道：“我见他在苇塘外面晃悠，我一追他，地上一个大包裹，将我绊了一个筋斗，我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咱们五位的头巾、绢帕、衣服、兵刃、暗器。眼见人家奔这坟走下来啦，怎么咱们就找不着呢？此人的腿太快啦。”贾明在桌子底下一听，心中说道：“原来是你们呀。”又听杨香五说道：“往石桌底下看看。”贾明一听要看石桌底下，遂由石桌底下出来，说道：“众位辛苦辛苦。”杨香五说道：“吓我一跳，你钻在这底下做什么？你真没羞，弟兄六人出来寻找贼人，五人被获，你独自逃走，还有脸再见人呢？”贾明说道：“你们五人乃是无用之辈。”

我并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是不走，咱六个叫人家都拿住了，当时就都宰啦；我这一走，你们知道我办了多大的事呀？说诳语者不是人，我走后将蒋五叔找了来啦，五叔到方家集棍打群贼，

我将方成的老家人擒住，才知道你们在方成后院水牢。此水牢在东敞棚，我进去之时，掀开两块盖板，向下一看。东面八棵柏木桩，西面五棵柏木桩，你们在东南角上捆着。我变了嗓音说道：‘你们闭上眼睛，我要不救你们五位，我不是英雄。’我要是用原来的嗓音，你们不就都知道了吗？我露一手绝艺，我打阶脚石上纵到木桩上，柏木桩一围来粗，是平顶，我打这棵柏木桩，纵到那棵柏木桩，我见萧银龙怪可怜的，先解开萧银龙，然后又解开你杨香五的，你们两个人都解下来，你们两个人还不会给他们三个人解开吗？我解开你们二人之后，我遂在水牢外面等候你们。我这个人办事精细，未救你们之先，我先将你们的的东西得到了手，先放在苇塘之中，然后你们追我，我先进了苇塘，取出衣服放在小道当中，为的是绊你们一下子。

你们一看是大包裹，你们打开一看，原来是你们众人的东西，你们穿衣服之时，我在苇塘子里隐藏着呢，等到你们穿完了收拾完了，我才打苇塘子里出来，将你们五个引到此处。磕头吧小子，救命之恩！”黄三太与张茂龙、李煜他们三个人志诚，过来就要谢贾明救命之恩，银龙、香五拦阻说道：“别听他那一套，他向来就没有咱们腿快，进苇塘子里那个人腿有多快呀。”

金头虎说道：“好好，不是我，就算不是吧，以后你们要再遇危难，决不救你们就是啦。”三太说道：“众位弟兄，若不是贾贤弟，他怎么将救人的情形说的一字不差？设非身临其境，焉能说的前后相符呢？”萧银龙说道：“三

哥，你真忠诚，咱们方才说话，他在石桌底下都听见啦。”

金头虎正在朦混众人之际，就听苇塘西边有人喊道：“王八羔子！贾明你救的是哪个人？”说着话进了树林子，贾明说道：“我没救人，你救的我。

”萧银龙说道：“这才是救命的恩公呢。”贾明说道：“我也是人家救的，要不然早就躺在此

石桌前面不能动啦。”六位英雄向前紧行几步跪在尘埃，说道：“救命恩公请上，受我等一拜。但不知长者何如人也？”山西老者半礼相还道：“三太、香五、茂龙、李煜、贾明、银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山西人少居逢虎山，兄弟八位，我大拜兄镇九江屠粲；我二拜兄火德真君孔华阳身人玄门了；我三拜兄神镖将胜英；四拜兄神刀将李刚；我六拜弟是杨香五的天伦登山豹子杨义臣；我七拜弟是贾明的天伦钻云太保贾七爷；我老盟弟早亡，就是那展翅蝴蝶秦天豹；山西人排行在五，姓华名谦字子阮，号叫美髯公。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金头虎喊道：“可不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大水冲了王八庙啦。”老西说道：“胡说，龙王庙。”

金头虎道：“王八庙与龙王庙相连。”华五爷道：“贾明，吾前者在方宅窃听老道与方成秘语，他们二人有奔建宁府双龙山之意，方成的二师兄金面太岁程士俊，是双龙山的寨主，我虽然没追上他们，他们必上双龙山无疑。你们快去追赶，我去找蒋伯芳蒋老五，再找我联盟弟兄金面韦驮张旺，他们追上你们一路同行。我与张旺把住杭州要路，凡我胜三哥的朋友，我都向双龙山指引。”山西人说罢，一飘髯，一道黑影，踪迹不见。

金头虎说道：“黄三哥，要不是我的造化，五大爷焉能出世？”

六位英雄够奔大坟南面，树林中有香五与银龙二人早放的东西，将两个包裹取下来，大伙整理衣襟，将家伙包在小包裹之内。

五位英雄小衣服都湿啦，唯有金头虎干净，五位英雄穿好长大衣服，够奔建宁府双龙山。由杭州奔浙江再奔福建。黄三太到浙江时，对众人说道：“我有心到家探望老母，又恐在路都得耽误，咱们还是先奔双龙山，倘若为我一人误了大事，我何以对我之恩师？”众人齐声称是，说罢，一齐赶路。

路上无事，非止一日，来到建宁府地界，一打听双龙山，

有人指引：离双龙山八里，有一座桃柳营，是一个著名的镇店。

众人进了镇店西口，向东去，坐南有一家招商旅店，弟兄六位进了店，天也就方到晌午，三太问道：“掌柜的，有跨院没有？”掌柜的说道：“有个西跨院，北房三间，西房两间。”

三太道：“我们包这个西跨院啦，别再住别人。”语毕，交给伙计一锭银子。五位英雄都是武士打扮，店里伙友十分敬重，打了净面汤、漱口水，沏上

茶来，跑堂的问道：“六位爷台哪行发财？”黄三太说道：“我们是保镖为业。”跟着问道：“掌柜的，此处离双龙山多远哪？”跑堂的说道：“出桃柳营直奔正南七八里地，顺着河沿向东去便是双龙山。顺江沿向西去，有一个水寨叫孟家寨。”三太问道：“此山有山大王吗？”跑堂的说道：“有。”三太道：“相距只七八里，你们桃柳营不受山大王的影响吗？”跑堂的说道：“达官爷，我们不但受惊恐，而且还沾光呢。”三太问道：“此话怎讲？”跑堂的说道：“离我们这儿三十里五十里，绝没有强抢偷盗之人。”金头虎说道：“若有外来的贼呢？”跑堂说道：“若有外来的绿林道，决不敢在此处作买卖，我们这一方可称夜不闭户。”贾明说道：“你们与山大王相好吧？”跑堂的道：“这是什么话？”三太道：“掌柜的，你别理他。”贾明说道：“你们这村为何叫桃柳营呢？”跑堂的说道：“达官爷，你有所不知，我们此地专种小柳树，发达的最快，这宗材料，专作杈耙农具，专供耕田之用。常听老人说，东海岛国来了一伙人，正在春天，一见此地柳树长的特别快，给当地人出了一个主意，将柳树皮割开，在里面放入桃树的仁，三年可变成桃树。三年后果然变成桃树，结的桃儿有茶碗大小，因此改为桃柳营。”黄三太说道：“我们喝完茶，便要参观参观。”跑堂的退出之后，弟兄六位喝完茶，出了店房，说着话，出桃柳营向南走，果然七八

里地外，一片汪洋大江，顺江沿向东，看见一座峻岭高峰，曲曲弯弯，犹如两条龙一般。众英雄观看，山东西两面是江。南面可通台湾的黑水洋。北面山坡下翠柏苍松，这山有三十多丈高，北面修的如同平地一般。山坡上要长出树来，便叫木匠锯去；若有土岗，便叫石匠凿去，故尔犹如平地一般。北面山形下宽上窄，山口上斗鸡崖环抱，堆积着石头，有喽卒把守，真有那一夫当关万夫难入之势，金钟罩铁布衫也进不去，大石头要由斗鸡崖砸下来，金钟罩也得砸成肉泥。六位小英雄看了多时，实在不能进此山口。萧银龙说道：“黄三哥，你看这座山天然险固，真是俗所谓，一夫当关，万夫难入。咱们回店吧。”

弟兄六位看完山势，回到大来店，弟兄六位喝了会子茶，然后又随便要了点酒饭，酒菜上齐，此时已到掌灯之后。喝着酒，萧银龙叫道：“五位兄长，咱们探探双龙山，看看老道师徒落在里面没有？”金头虎说道：“什么，弟兄六位？我看是弟兄五位。我不探山，我探寒了心啦。探林士佩的莲花峪几乎将我刮了；探莲花湖几乎开了我的膛，幸遇见我的亲娘舅；探台湾的银安殿，几乎死在张奇善之手。回想探山的苦处，比黄连还苦。”萧银龙道：“五哥！你有造化。”金头虎说道：“我没有造化，我倒运。”萧银龙说道：“你有福。”金头虎说道：“我有豆腐。说什么我也不探山。”张茂龙说：“我表弟

是铁了心啦，说什么他也不探山。六弟咱们俩人探山去吧？”金头虎说道：“对啦，你们俩人探山正对。双龙山，你们俩人都是龙，二龙探龙山，同类相亲；我是虎，龙虎不到头，龙争虎斗，没我好。”萧银龙叫道：“三哥！我与茂龙今夜前去探山，如明晨不归，你可别去接应，由桃柳营往东去是双龙山，往西去是孟家寨，孟家寨乃是孟二侠的寨子。”萧金台群英会散后，孟二侠已由台湾搬回原籍。萧银龙说道：“如果我们明晨不归，黄

三哥你就去孟家寨打探消息，你到孟家寨，还许与孟金龙大哥相会。胜三大爷喜事后，他们爷儿俩也许回家啦，孟二伯父地理熟，名头大，金龙哥哥力敌万人，你若是疼兄爱弟，你可到孟家寨。如果不依小弟之言，你再去双龙山，倘有差错，可没有救应了。”说罢，二人扎绑停妥，带好兵刃暗器，临行谆谆嘱咐，二人越过店墙，三太等向外相送，李煜说道：“三哥，你看二位贤弟真快。”贾明说道：“回来还快呢。”三太说道：“贾贤弟这是何必？未曾上阵，出此不活利之言。”

银龙、茂龙二人出了店墙，直奔大江而去，出了桃柳营，顺着江沿向东去，在道上银龙叫道：“七哥，你能上双龙山吗？”张茂龙说道：“直上直下三十余丈高，我上不去，爬山不能爬，山口斗鸡崖上有人把守，三面是水，我又不谙水性。”

萧银龙说道：“七哥，此事怎么办理呢？”张茂龙说道：“咱二人到在那里再说。”轻车熟路，工夫不大，二人来到双龙山切近。银龙叫道：“七哥！没有金刚钻，不能揽瓷器活。我早预备上山之物，你看山坡下树木交杂，咱们可以借着树的力量爬山。”说罢，一提腰围子，腰间盘着绳子呢。解下了绳子，勒英雄带，提燕云快靴，伸胳膊递腿，没有绷吊地方，亮出双笔为前爪，判官笔后有如意头，前面鹅眉针，两只判官笔为前爪，后面脚尖着地，展眼间三十多丈，已经爬到山头，山坡有石块，找一块石头，将判官笔钉在山坡之上系上绳子，顺着山坡将绳头儿扔下去。张茂龙揪着绳子，脚尖找地，也上了山岭。

萧银龙仍将绳子盘好，藏在青草之内。张茂龙暗暗佩服银龙之智，遂问道：“银龙贤弟，你哪里来的绳子？”萧银龙说道：“七哥，白天探山时，回到店里，我便打发跑堂的买了五斤绳子，准备今夜上山。”张茂龙说道：“下去的时候，可还得用此绳，你放在青草里，回头要找不着为之奈何？”萧银龙说道：

“你不必过虑，我有记号，回来准不能误事。”二人到了山岭向东行去，走了有半里之遥，见高耸大墙，迎面而立，银龙叫道：“七哥！你随在小弟后面，我先上去看看。”银龙先纵上大墙，跨着墙头，用手一拍大墙，当当



砖的声音。银龙叫道：“七哥，你也上来吧。”张茂龙一飘身上大墙，萧银龙取出一块问路石，向地下一抛，一听声音，并没有消息埋伏，往四外一看，大房有二三百年，二英雄蹿房越脊。银龙叫道：“七哥！房脊上是圆圈的千万别动，那是霸王圈，房檐上有滚瓦别登，七哥你随在我背后，踩着我的脚印走，万无差错。”

二英雄找到聚义厅，一看聚义厅前灯烛辉煌，犹如白昼一般，二英雄由南房后坡够奔东敞厅，聚义厅外悬挂灯笼，不亚如火龙一般。再看聚义厅正当中三张金交椅，正当中坐着一位老者，白面长须，长眉朗目，穿着一身青，正当中墨色莲花压顶，背后背着削铜剁铁的折铁宝刀，此人二位小英雄俱都认识，正是莲花湖老寨主宝刀将韩殿魁；东边一张金交椅，坐定一人，背后十二棵镖枪，衬烈火苗，此人背后东面，龙头凤尾架子上，插着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钻，二人一看，正是镇八方林士佩；西边金交椅坐着这位，古铜色壮帽，背后十二枝镖枪，相衬烈火苗，背后西面兵刃架上，插着一对画杆描金戟，戟杆有鸡卵粗细，萧银龙说道：“这必是本山的寨主程士俊，你看此人面如淡金，故人称金面太岁。”又见东面上有一张桌子，老道七星真人赵昆福，与那铁戟将方成，还有万恶的淫贼张德寿；西边有一张桌子，坐着是太仓三鼠秦尤、柳玉春、崔通三人；东西两廊下，有七十余人，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丑丑俊俊，俱是飞贼大盗，日走千门，夜盗百户之辈；聚义厅下站着一百名喽卒，俱都怀抱朴刀。萧银龙低声叫道：“七哥，你看看这一群，可称得起绿林道魁首的人物，慢说是咱俩人，就是胜三大

爷与我天伦到此，也难奈何他们，今夜咱弟兄二人白来一遭。”

正在此时，恶道七星真人站起身形，叫道：“程寨主！贫道千山万水，逃在此处，跟令师弟方寨主方成一同前来，多蒙施主不弃，我无物可敬，今有一口二刃双锋宝剑，贫道无德佩带，愿奉送寨主，你可称名高望重之人，可以佩带此剑。你将此剑暂藏在仙人洞，以防不虞，皆因为老胜英有两个余党，一个叫欧阳天佐，一个叫欧阳天佑，此二人久惯偷盗，绿林道有名的人物，外号人称贼魔。贫道并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现在座上之人，有多少位看见过的？在萧金台赴群英会，蛮子盗万寿灯，封皮封着，锁头锁着，门窗户壁不动，蛮子竟将珍珠灯盗走。如嫌放在仙人洞不牢稳，请寨主佩带身上，千万可留神，以免失去。”忽见有一人站起身形说道：“寨主爷还是佩带防身为是，就算蛮子来了，他也白看着。”程士俊说道：“也好。哪一位到仙人洞取剑？”西廊下闪出一家贼寇，面白如玉，穿一身银灰色衣服，身背后背着一口钢刀，遂说道：“寨主哥哥，小弟刘智愿往。”此贼别号叫玉面小罗成，银枪将刘智。张茂龙与萧银龙不认识此人，黄三太认识他，前三年在镇江与

三太战过，破了二狼山，此人由地道逃走的，金头虎贾明将他拿住，认识高双青正是此人。刘智叫喽卒点上白纱灯笼，玉面小罗成脱衣服接灯笼，出了聚义厅东角门而去。

张茂龙低声说道：“萧贤弟，该咱们二位露脸，此人取剑，咱俩人将他拿住，得回宝剑，回到店中，落一个全脸。”萧银龙叫道：“七哥，未必不是诈，这一干人是久经大敌之贼，他为何不早取剑？单等你我弟兄来到，他去取剑呢？”张茂龙说道：“兄弟，凡事不怕来的早，就怕来的巧。你要不跟下去，我一人跟随下去。”张茂龙说罢，在后面暗暗跟将下来，萧银龙恐怕张茂龙有失，只可在后面跟随。刘智提着灯笼，由聚义

厅够奔东跨院，二人在背后跟随，东跨院墙上有两对挂灯，穿过头道东跨院，又到二道东跨院，墙上挂着一对纱灯，再到第三道东跨院，院中没有灯笼，就是刘智手中提着的这个灯笼啦。

来到西房檐下，刘智一晃纱灯，忽然而灭，刘智自言自语，说道：“没有多大风，怎么灯笼忽然灭了昵？”把灯笼放在尘埃，打开罩儿一看，说道：“少才无用的喽卒，单单用一个蜡头儿，原来走了油啦，我说怎么灭了昵，也没带着火折子。”说着话，已经也到仙人洞啦，还得摸着黑儿取宝剑，张茂龙低声说道：“兄弟，我由他后面，用链子锤缠他，他要一回头，你在他前面，用判官笔照他致命处点他。”张茂龙说罢，一飘身下了房，要由贼人身背后而来，脚方落地，就觉着踩上了一件衣服似的，玉面小罗成下腰一带绒绳，用串地锦，将张七爷缠住。张茂龙一较劲，就觉着铁钩钩人肉里，萧银龙在房上打火折一看，原来是串地锦将张茂龙擒住。此院中满布钢铁网，上带倒须钩的钢钩，院中只有三尺宽的行路的当子。萧银龙看的明白，由房上飘身下来，纵到刘智面前，遂说道：“贼人哪里逃走？用串地锦拿人，不算英雄好汉。”亮出判官笔。贼人刘智闻听有人喊叫，遂握刀照定银龙顶梁便剁，萧银龙用双笔向外一推贼人的刀，左边闪出一个空儿，贼人抽刀一上步，由萧银龙左边纵到前面。贼人纵至萧银龙前面，就可以拉串地锦的绳子。萧银龙心中明白，见贼人纵过去，萧银龙随在背后，紧紧跟随，贼人无暇下腰拉串地锦的绳子，遂奔西角门而逃。萧银龙方要向外纵身际，绷腿绳忽然而起，要是外行愈向上纵，摔的愈重，不纵必然得绊躺下，萧银龙杏子眼乱转，缩小绵软巧，一踩绷腿绳，借着绳子向上起的劲儿，纵到西角门外。刘智不回头直向西跑，四个喽卒向东跑，萧银龙顺着北墙向西追赶刘智，追出去有十余丈远，忽然间房檐上噗噜一声，只见一人跨着墙头问

道：“刘寨主，怎样？”刘智说道：“林大哥快下来吧，擒住一个，这个扎手。”林士佩打墙上纵下来，放过刘智，叫道：“刘大哥！你打开火折照照

，决不是官人；要是官人，来不到此山。”

列位，因为什么张、萧二人进山，里面的人会知道呢？皆因二人爬山的时候，有寻山的喽卒在暗中看见，墙下有暗铃，直达聚义厅，喽卒连拉两下响铃，聚义厅中就知道是来了两个人；取宝剑乃是假的，张、萧二人落在房上的时候，屋中的程士俊早就看见啦，遂叫喽卒点灯笼，故意用蜡头，此蜡头有一定的规矩，到东三道跨院准着完了；刘智自言自语是假的，他一下腰摘灯笼罩，暗将串地锦的绳子拾起来啦，张茂龙跳下来，正正落在网兜里。萧银龙是精明强干之手，就知道是串地锦，故此纵在刘智前面，与刘智动手，刘智不是银龙的对手，正在败走之时，林士佩在前面大墙上等着刘智呢。皆因为刘智出来的时候，林士佩恐怕刘智有失，前来接应，正遇上银龙追刘智，林士佩飞身下来，叫刘智打开火折，照看是官人不是，林士佩说道：“必然不是官人，咱们这座山附近没作过买卖。”林士佩一看，原来是萧银龙，遂一笑说道：“萧银龙啊，你可死期至矣，你还要动手吧？你好大的胆量，敢来探双龙山。”萧银龙一皱眉，一纵身，判官笔二龙戏珠，向林士佩面门便点，林士佩举钻便绷。萧银龙双笔照定林士佩裆中便扎，林士佩立着钻向外绷萧银龙的判官双笔，萧银龙赶紧撤笔，二人彼来此往，动上了手。十几个回合，萧银龙的笔碰在钻上，就觉着虎口发麻，舍了双笔。林士佩狼牙钻野鸡抖翎，照定少爷头上便砸。

少爷一低头，躲过狼牙钻，方要跑去，被林士佩一脚兜了一个筋斗。林士佩狠毒，举钻咬牙照定少爷肋际就是一钻，少爷就地十八滚，燕子十八翻，林士佩一连就是几钻，银龙就地十八

滚，俱都躲过；林士佩遂插钻于地，手擒萧银龙。萧银龙知道难免于厄，见林士佩将钻插在就地，方要翻身爬起，被林士佩一把抓住英雄带，摸出银龙的飞抓，四马攒蹄，将小英雄捆住。

方才在西角门使绷腿绳的那四名喽卒，已经过来观战多时，见林士佩将银龙捆住，遂说道：“林寨主，本山的规矩，你可别拿人家东西。”林士佩一笑说道：“我焉能动他的东西呢？你们将东跨院那个也捆出来吧。”四个人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将张茂龙由网里解下来捆好，抬到大墙下。林士佩一看，原来也是胜爷的徒弟，吩咐将张茂龙的链子锤仍然给缠在腰间，萧银龙的双笔插在兜囊之中，俩人抬一个，四个人抬两个，够奔聚义厅。林士佩在前，玉面小罗成银枪将刘智在后，这四个喽卒是天生的坏，抬着人走到墙角时，故意的向墙上碰，几乎磕了萧银龙的桃花脸。

抬到聚义厅切近，林士佩先进聚义厅。程士俊问道：“师兄拿人如何？”林士佩面有得色，答道：“俱都拿住了，一个被串地锦所擒，一个是愚兄所获，此二人俱都是胜英的近人，现在已经抬到啦。”程士俊叫道：“喽卒们

！将被擒之人足下绑绳解开，倒绑二臂推上来，不许故意为难。”去了五七个喽卒，将萧银龙足下绑绳解开，倒捆二臂，兵刃暗器，一物不动，掸一掸银龙身上的尘土，喽卒用青布抄包，又给银龙将脸擦了，喽卒说道：“朋友，我们搀着你进聚义厅吧？”萧银龙说道：“保镖的镖头，终日在死生不测之中。杀人流血，乃是见惯之事，岂用搀扶？”张茂龙也是如此，头前银龙，后头张茂龙，哥俩倒捆着二臂进了聚义厅。二人面向北一站，两旁边削刀手叫道：“跪下！跪下！”萧银龙不闻不问，立而不跪，削刀手说道：“汝若佯作不闻，我家寨主一怒，将你乱刃分尸。”萧银龙仍是不理。程寨主站起来，手提英雄髻，举目观看银龙，

面如少女，俊美之甚，面冲着自己，毫无惧色。程寨主心中暗道：“真没看见这样的美男子。”又一看张茂龙，面似敷粉，剑眉朗目，怒目横眉，也是立而不跪。程士俊由心中喜爱。萧银龙是和容悦色，张茂龙是怒目横眉。程寨主叫道：“二位镖头！姓什名谁？”小侠客答道：“寨主，我弟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姓萧名叫银龙，外号人称塞北观音，我之天伦人称镇三江萧三侠，子不言父名。我背后这位，是我胜三伯父得意的门生，凤凰张七，张茂龙便是。我七哥不愿与你们谈话，恐怕失了身份。”程士俊说道：“二位镖头仪表不俗，俱在少年，好汉不赚有数的钱，每月赚三十两二十两，一年才挣二三百银子，除去交朋友，能剩几何？二位若不弃嫌，何不弃镖行，同归绿林道，坐一把交椅，你我还可久在一处。我们绿林道，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岂不胜似你们保镖十倍？”未等银龙答话，老道站起身来，叫道：“程寨主！这两人俱是胜英心腹之人，决不会归顺你我绿林道，速当杀之，以免后患。”程寨主闻听，面色一沉，说道：“道友，你同我师弟方成前来，我看在我师弟面上，容你师徒暂住几日，并非长久。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必多言，请即后退。”七星道人闹了一个大无味，撞了一个大钉子，诺诺而退。程士俊对银龙问道：“方才本寨主所说的话，二位意下如何？”萧银龙笑道：“阁下就是本山的寨主吗？”程士俊说道：“我就是金面太岁程士俊。”小侠客说道：“看你仪表倒像英雄，说话如何其不知份量？有劝人弃美玉而投顽石的吗？我们保镖公平交易，以力赚钱，拼命吃饭，称得起正当买卖人，赚的钱少，可以聚少成多，将来何愁不能发达？像你们这占山为王，出身浅薄，明火路劫，窃取偷盗，你们作贼的，上是贼父贼母，下是贼子贼妻，自己终身是贼，我们是保镖的达官，焉能归降贼党？”萧银龙口若悬河，

贼长贼短。列位，作绿林道的就不爱听这个贼字，萧银龙一连气说了好几遍，不带脏字，直骂了三辈，只骂得程士俊脸面通红，遂叫道：“萧银龙！你年轻轻之人，说话太已刻薄，你岂不知人生在世，不得一样？木有花梨紫檀

，人有贤愚好歹；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盐车困良骥，深滩隐蛟龙。你说占山的出身浅薄，我们可有杀人之权，一句话叫你们俩成为肉泥！”萧银龙笑说道：“姓程的，你看我们哥俩变颜色没有？我七哥要一跟你们说话就失了身份啦，我年轻满不在乎。”程士俊问道：“此言是打你心中所出，还是顺口而谈呢？”萧银龙微然一笑，说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大丈夫视死如归。焉能畏刀避剑？言由中发，你们一刀一刀的刹，要有一个哼哈，不是侠义之后，你速速发令动手。

但是若将我弟兄杀了，千万叫你的部下严守秘密，勿要声张，要是走漏风声，被我胜伯父与我父知晓，必然聘请侠义剑客，与我兄弟报仇。那时节杀到双龙山，刀刀斩尽，刃刃杀绝，杀得干干净净。可有一宗，就怕你不敢杀害我兄弟二人。”程士俊脸一发赤，骑虎难下，分明有不杀之心，当着外来的朋友及本山的寨主，于面子上也下不去啦，叫朋友看着，要是不杀这二人，分明是畏惧胜英了。程士俊高声喊道：“众寨主，亮家伙，将小冤家乱刃分尸！”萧银龙骂得群贼正在恼怒之间，俱各恨不得食银龙之肉，一听寨主令下，个个将大衣服脱下，犹如蝴蝶儿乱飞一般，亮出刀枪，将二位英雄三面围住。

小侠客言笑自若，遂说道：“你们何必这样沉不住气？吹胡子瞪眼睛脱衣服，不就是杀人吗？”程士俊一看萧银龙这份光景，真是谈笑自若，视死如归。叫道：“银龙小冤家！你说寨主杀你屈也不屈？”萧银龙道：“你是糊涂人，只知以杀人为能，肉眼不识英雄。屈不屈的且谈不到，第一件，少爷入

山，来到你们范围之地，你们杀少爷不算人物；第二件，你问过少爷是什么来的了吗？所以欲杀少爷者，不过意气用事，不分贤愚好歹。方劝少爷归绿林引为己用，忽欲将少爷乱刃分尸，须臾之间判若霄壤，可谓出乎尔反乎尔。我弟兄千山万水，自直隶莫州来到双龙山，我们一非文班武泛。虽然是保镖，并未押着镖来，与你们占山为王的，井水不犯河水。皆因我胜三大爷为子完婚，天下英雄前去行人情，恶道七星真人赵昆福，趁办喜事之际，火焚宅院红棚，镖打新人，又在宅院之中盗去我胜三大爷朋友的宝刀、杆棒，我胜三伯父为朋友的东西，才约请朋友来到杭州府，寻找兵刃，捉拿恶道。在杭州相遇恶道，未能即获，恶道够奔建宁而来，寨主你既然收留恶道，当然非亲即友，杀了我等，也算是给恶道帮忙。我等死无可怨，打算要求你在聚义厅前摆一桌酒席，咱们结一个鬼缘，我弟兄吃喝已毕，任凭开刀，就怕你没有容人之量。

”程士俊说道：“这有何难？”遂叫道：“喽卒们！告诉厨房，在聚义厅下摆一桌酒席。”喽卒告诉厨房，工夫不大，摆了一桌粗席，程士俊传令：“将二英雄的兵刃暗器俱各解下，解开绑绳吃饭。”恶道赵昆福不敢直接与程寨主说话，暗中告诉本山的寨主说道：“你们暗将兵刃亮出，暗器预备好了，谨防伶

俐鬼逃走，程寨主是要上他的当。”老道绕着俱都低言耳语嘱咐了，众位寨主此时已将二位小英雄的兵刃暗器俱都搜出，二位英雄身无寸铁，解开了绑绳。银龙杏子眼一转，众寨主俱各虎视眈眈，本来是打算要走，一看这宗情况，走不了，自裁筋斗。一看这桌酒席，两副杯筷，不过是一桌下等之席，叫道：“张七哥！你在东面上手坐，我在下手坐，咱们哥俩痛饮一番，你看寨主倒有点宽宏大量，英雄气概。”张茂龙心中思索：“这宗酒喝着有什么意思？”银龙喝着酒对众绿林道说道：“在下年轻脸皮粗，最爱说

话，我这位张七哥年纪长些，知道身份，不与汝等交谈，恐怕失了人格。我胜三伯父天下闻名，我七哥是我胜三大爷得意的门生，倘若与贼人谈话，不但失了自己的身份，对于恩师的名誉都丢啦。”张茂龙心中说道：“短命鬼小龙，你不用多心我畏死贪生，决不能变颜色。”不表茂龙心中暗打算盘，萧银龙又叫道：“七哥！我给你斟一杯。”语毕，给张茂龙斟了一杯，自己又斟了一杯，叫道：“众位寨主！请喝一杯。”大伙说道：“你请吧，不用让，多喝点。”萧银龙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道：“众位寨主，酒内藏毒药，杀人不用刀，真是好东西。众位寨主，我七哥在东，我在西，长幼尊卑有次序吧，人物至死不乱。

你们众位听说过没有，昔日孔门弟子子路，有勇无谋，与人战斗，身受重伤，临死之时，尚且整冠结缨，死得整整齐齐，从从容容。”张茂龙一看银龙这样豪气，自己也杯杯净盏盏干，将生死置之九霄云外了。银龙本意为的是等救应，抬头向外一看天光，已过半夜，无有救应到来，酒也喝的不少啦，站起身来道：“众位看看我姓萧的颜色改变没有？”众绿林道一看，真是颜色不变，俱各答道：“可称少年英雄，我等佩服。”小侠客说着话，由西面转到东面，遂说道：“众位寨主，咱们结个鬼缘，愈痛快愈好。我们行侠作义的可不能带脏字骂街，这回大家可得原谅我，我一冒血，我就骂老道师徒，什么不好听，我骂他什么，可不能带脏字。”语毕，双手抱头，头朝东脚朝西，躺在尘埃。此时众人刀枪棍棒手中拿着，净候程士俊一声令下。无奈程士俊有爱将之癖，站起身躯，用手提着大氅，心中爱惜小英雄，不忍发话。山中的规矩，寨主不下令，不能动手，老道嗓子眼痒痒，不敢说话，恐怕再碰钉子。恶道等得实在没法子啦，遂说道：“若留你小冤家在世，是绿林道的祸害。”

握剑都够奔银龙说道：“贫道要杀你的头，你将胳膊抬起。”

少爷闻听，遂将双手张开。张茂龙一看老道要杀银龙，遂站起身形，急奔银龙而来。林士佩用狼牙钻一横说道：“站一站，别忙，剁了他，还不剁你吗？”林士佩横着狼牙钻挡住张茂龙，恶道手擎双剑念了一声：“无量佛。小冤家，前三年皆因胜英打莲花湖，在战船之上，一刀一个，杀了我两个爱徒，我

得意门生俱各死在老胜英之手，今天我杀你小冤家，这叫冤冤相报。”

语毕，双剑一并，手起剑落，就见红光崩现，鲜血淋漓。

老道手起剑落，看看落在银龙脖颈之上，正在此时，忽然由东敞厅飞进一只暗器，这宗暗器不大，就听喻的一声响，奔老道太阳穴打来的。老道是久经大敌之人，听有金风的声音赶紧一闪脸，这暗器打在老道嘴巴子之上，老道就觉着麻木之中稍微有点疼。老道叫道：“众位寨主，不论那位，快用匕首刀将我这块肉刺下去，以免毒气入肉！”群贼一阵大乱。林士佩问道：“什么人？”东敞厅答话：“群贼不要伤我两位兄长，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在此。”林士佩就要上房追逐，秦尤一把揪住，说道：“此人会打毒蒺藜。”林士佩说道：“我有十二棵镖枪，三只点穴镞，论暗器我也会打，我也会接，我也会躲。”刘公子此时由外面向里一看，认识是林士佩。读者问道：刘云因何认识林士佩呢？二人并未见过面。这里头有一个缘故，刘云与黄三太等在一块三年之久，闲暇无事，弟兄在一块谈话，黄三太与刘云说过，林士佩的穿着打扮，并手使的兵刃，所以今天刘云一看，正是平素所提的绿林有名的人物林士佩。刘云心中暗道：“林士佩他乃是我胜三大爷的劲对，我许不是他的对手，况且聚义厅上，俱都不是软弱之辈。绿林道的规矩，同来三人，被擒两人，要是不将三人都擒住，那二人也不能杀害，怕是有后患，我何不逃走，倒可先救了我这二位兄长之命，倘若我也被获遭擒，都死在双龙山，还有谁去搬救兵？”刘云思索至此，

遂由东敞厅上，向南而去。此时林士佩已然纵出聚义厅，上了东敞厅，追逐小侠客刘云。

不表林士佩追赶小侠刘云，单说刘云是怎么来到双龙山呢？

由直隶莫州胜爷家中走后，第二拨是黄三太等，随后是蒋五爷，蒋五爷要起身的时候，刘云说道：“蒋五叔，你候我一候，咱爷俩一同起身。”蒋五爷说道：“要走咱就此起身，候什么呢？”

刘云说道：“胜三大爷的家烧的乱七八糟，我打算将家姐送回，然后咱爷俩定一个约会之地，你看如何？”蒋五爷说道：“要是那么办，你将令姐安置好了，咱们就在杭州见吧，还是我先起身。”刘云说道：“就那么办吧。”蒋五爷遂自己先走啦。

刘云对于安置姐姐这一层，正在发愁无有主见之时，老家人叫道：“刘公子！我家二主母有请。”刘云整衣帽，随同老家人到了内宅，见了胜二太太。刘云请了安，叫道：“二婶娘！传唤小侄有何吩咐？”二奶奶说道：“刘公子请坐，我有一件事要与公子商议。我由二十多岁，你二叔病故，并未留下儿女，令姐凤兰，我们娘儿俩说闲话，姑娘无娘，万般都是苦的，我打算将令姐收

在跟前，作为义女，皆因为我们娘儿俩投缘，他又是我兄长王灵的义女。你要有事你就办你的事去，你胜三大爷这一出门，不知何时回来，将来汝姐若是定了终身大事，嫁妆之资，是老身担负。”刘云闻听，不胜之喜，撩衣双膝跪倒，叫道：“婶娘！你多照顾我们无父无母的人了。”这一来正合刘云的心思。刘云正为姐姐无处安置发愁呢，今者婶娘收为义女，自己了却一件心事。刘云谢过二奶奶，遂出内宅，来到外院收拾行囊，起身追赶蒋伯芳。一路之上并没追上蒋五爷，刘云这日来到杭州，在杭州府寻找先来的众人，也未见着。一日自己在酒楼上独酌，饭座有个老头向自己身上注视，一个蓝缎子帽子，大红疙疸，穿着棉袍，黄白脸面，一部墨髯半尺有余，

漆黑油亮飘洒胸前；一个形如乞丐，恰似病夫，穿着破大夹袄，头上短发一寸来长。二人喝酒谈话，穿棉衣服的山西口音，说道：“张大哥，要打探事情找人，总得请问老头子。小娃子乳黄未退，哪里去找？什么叫千里追风？追屁也不成，总得请问老前辈。”穿破衣服矮老头说道：“小孩子他们向哪里去找？”

刘云是个聪明人，一听话里有因，遂来到桌前，躬身施礼，说道：“千里追风是小可别号，老人家何以知之？请问其详。”

老西说道：“我们瞎聊，谁知道你追风不追风，追屁不追屁呢？”

刘云说道：“老人家不要玩笑，请教贵姓大名？”老西一笑道：“孺子可教也。我是明清八义排行在五，姓华名谦字子阮。”

又一指穿破衣服的说道：“这位是李四爷的联盟弟兄，金面韦驮张旺的便是。”刘云一听，赶紧拜见。华五爷说道：“我救了黄三太他们，他们已够奔建宁府双龙山，追赶老道师徒去啦。”

我兄弟二人在杭州把住咽喉要路，有我胜三哥的人，便往建宁府双龙山指引。”于是爷儿三个同桌而饮，刘云白吃白喝，行侠作义的规矩，谁是长辈，在一块吃饭谁花钱。爷儿三个在一处吃喝着谈话，老西说道：“我们哥俩先见着蒋伯芳，也告诉他了。”

刘云闻听此言，知道蒋五爷已奔建宁，自己遂也起身与二老者告辞，够奔建宁而去。

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刘云来到建宁府地界，一打听双龙山附近七八里地，有一座桃柳营，有几家招商客店。刘云住下店，一打听店主人，知道双龙山距桃柳营七八里之遥，将方向打听明白，记在心里，遂够奔双龙山。小侠一看此山，险峻万分，三面是水，一面是陆，直插霄汉。刘云绕到山东面换水靠，顺山根向南走出有一二里地，见有可以向上爬的地势，刘云慢慢的往上爬，这时候才定更来天，就这么一爬山，耽误时候可就大啦，刘云爬上山去，就



有三更来天。小侠客躡房越脊，够

奔聚义厅上，借灯光一看，萧银龙与张茂龙他二人正在聚义厅下吃饭呢。群贼虎视眈眈，萧银龙谈笑自若，语毕，头朝东一倒，叫群贼动手。程士俊并未说话，老道亮双剑要杀银龙，老道方走至银龙面前，扬起宝剑，刘云在东敞厅上恨得咬牙切齿，带皮套掏出五棵毒蒺藜，一看形势，五棵要是一块打，打不着老道，必然打上银龙，这才用一棵毒蒺藜奔老道打来，老道举着剑一下腰，嗡的一声，毒蒺藜打来，老道听有金风声音，一抹头，正打在腮帮子上面。老道往后倒退几步，口中说道：“不好！”急忙教寨主用匕首刀将腮帮子肉刺下一块去，用皮子膏药贴好。老道真是高明，要是别人，怎么也想不起用刀割下毒肉去。

不表老道受伤，单说林士佩拿着狼牙钻向外要追，秦尤一把拉住，遂说道：“林大哥别追，此人会打毒蒺藜。”林士佩说：“不要紧，我对于暗器，会打会接。”说着话，这才躡出来，纵上东敞厅追赶刘云。此时刘云心中暗想：“我若与他交手，必不是他的对手。我若是逃走，绿林道的规矩，他们决不能杀害我两位兄长。”刘云遂往南跑，林士佩住南追赶，刘云绕过南配厅后，由东南向西跑去，林士佩的脚程又快，地理又熟，越追越近，越过两道寨子，二人相隔四五丈远，刘云纵上墙向下一看，只见墙根下黑忽忽，不知是什么。寨子墙外，原来还有一个狠心贼在墙外埋伏。刘云向下一看，由墙根底下打上一支镖来，此镖奔刘云哽嗓咽喉打来的，刘云一歪身，打在井肩穴下。这一镖打的很重，还是毒药镖，刘云心中一思索：“我如果要落在墙里，林士佩必定一钻将我结果性命。我宁死在墙外，不死在墙内。”胳膊肘跨着墙，勉强较力，飘身纵至墙外，纵下墙来，秦尤赶奔进前，跟着就是一刀，刘公子扎挣着，撤出十三节亮银鞭，抖鞭接架相还。二人在墙外动上手，

未战到五七个回合，林士佩由大墙上跳下来。秦尤说道：“林大哥，你请过来吧，这孩子扎手。”林士佩由西大墙上飘身下来，狼牙钻挟肩带背，照着刘云便砸，刘云身带毒药镖伤，右臂膀麻木，几个回合，刘云右手鞭一个不留神，哗啦啦缠在狼牙钻上，林士佩将钻向外一推，说道：“孺子还不倒下！”刘云身带重伤，焉能与林士佩较力？身躯晃了两晃，倒在尘埃，十三节鞭松手。刘云倒在平地，心里明白，口中不能言语，林士佩一撤钻，叫道：“秦寨主！前去聚义厅上唤喽卒，将此子抬往聚义厅去。”秦尤说道：“林寨主，你也要与你令师弟学吗？”

刚才要不是在聚义厅上给萧银龙等摆酒摆饭，这时早把萧、张二小辈杀了，还至于有这一回吗？萧银龙故意罗嗦，就为等救应，程寨主上他一个当。刚才若不耽误，此人就是来了，也赶不上啦，皆因令师弟优柔寡断，方有此事。

林大哥，你认识此子吗？”林士佩说道：“我不认识。”秦尤说道：“提起这孩子的历史，令人可恨。此子吃里爬外，他与我盟弟之长兄张德福共设福云居，他也吃过黑道儿饭，在太湖劫过船，到后来他忽然与黄三太等结义为友。我在他们店里住过几天，这小子的根底不浅，他乃是宜化府提督刘玉书之子。他父任满回家，由水路而行，路过一个山口，被绿林道朋友抢劫，刘玉书射倒三个绿林道，众绿林在山上投石砸船，将船砸翻，合家命丧。此子命不当绝，抱着一块木板冲到河坡，巧遇西路镖头钱士忠，将此子捞出抱回家去，收为义子，教授十三节亮银鞭，十二棵毒蒺藜，百发百中。后来在连云山与他姐姐相认，他姐姐是南侠王灵的义女，起灵回家，够奔扬州刘家堡，认祖归宗。此时他姐弟与老胜英非常亲近，大概老胜英家中办喜事，他姐弟也行人情去啦。他一定为宝剑杆棒而来，今日不杀此子，恐怕睡多了梦长。小冤家刘云，你既与胜英出力杀害绿林道，你不知秦

大太爷与胜英有杀父之仇吗？”刘云周身麻木，口不能言，翻眼睛看了看秦尤，并不能与秦尤答话。秦尤说道：“你不用看我，今天杀了你，亦可与绿林道除害。”秦尤说着话，抬腿擦刀，说道：“林大哥，将他的瓢儿提到聚义厅去吧。”

西大墙外原有一片卧牛青石，高矮不等，就见青石西面一道白线，咳嗽一声，说道：“孺子秦尤，不要害我侄儿，老夫来也。”秦尤一看此人，发似三冬雪，髯似九秋霜，一飘银髯，够奔秦尤而来，秦尤吓的抹头便跑，他以为是胜三爷来啦，秦尤越过寨子墙，与群贼送信去了。林士佩将钻交于左手，右手取火折打着一看，凡是胜爷的宾朋，林士佩认识的居多，惟有这位老者，林士佩并不认识。但见头上白发挽成了一个发纂，杨木簪子别顶，颌下银髯飘洒胸前，棉绸大褂，接着衣襟，青缎子双脸鞋白袜子，背后背着一条拐杖，面上皱纹堆累。林士佩心中暗道：“我怎么不认识此人呢？”老头问道：“对面敢是镇八方林士佩吗？”林士佩答道：“然也。”老头叹了一口气，说道：“可恼可恨，可叹可惜。”林士佩说道：“你哪里来的？这么些零碎。”老头说道：“可惜可叹，是你的人材仪表；可恼可恨者，我责备你八个字。”林士佩问道：“哪八个字？”老者说道：“恩将仇报，骨肉无情。我胜三哥累次拿你当朋友看待，南北英雄会，反背转环刀，不忍伤你性命，将你当顶发髻削去一缕，你不知以恩报德，将镖行众人稳在逍遥亭，三更后放地雷，被我道兄诸葛山真识破，将地雷挖出。镖行众英雄一怒，非追杀你不可，我老恩兄追到莲花湖交界，我恩兄有心捉你，你妹妹哭泣，要投江一死，触动胜三爷慈心，放你兄妹归莲花湖。后来我胜三哥莲花湖救银龙，你仗莲花湖人多势众，将我胜三哥困在莲花湖一天一夜，我大师兄剑客铁弹打碎彩莲灯，解了重围。到后来六月

二十八赴群英会，你欺压我三哥年迈，

你使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与我三哥较量，蒋伯芳赶到，甩手一棍将你打倒，再一棍就要结果你的性命，多亏我胜三哥托住亮银盘龙棍。七月间你们大伙怂恿刘士英，要治我胜三哥一死，我胜三哥被朋友救去，天不绝好人。我老恩兄救你五六次不死，你不知改过自新，反以仇恨为报。骨肉无情者，古人有托妻寄子之交，你妹妹无处安身，十七八岁的姑娘，寄在他处三年，一纸之信，你都不通，你岂不是骨肉无情？”列位，林士佩若是明白，一问老者为何提起小妹，老头可就告诉他啦。老头本是给他送妹妹来啦。谁知林士佩他不但追本穷源，问他小妹，他反倒大怒，对老者说道：“你何必在本寨主之前絮絮叨叨？”

你要再如此，本寨主就用狼牙钻追尔老命！”这位老者性情刚暴，开言说道：“小儿林士佩休要无理！我闯荡江湖之时，连你家大人还年轻呢。”林士佩闻听此言，说道：“你不要倚老卖老，你姓什名谁？”老英雄捋银髯说道：“大明家未没之时，四大镖头，第一位我大拜兄南路镖头南侠王灵，北路镖头胜英，老夫走东三省一带，东路镖头白头太岁石俊山是也。我老兄弟西路镖头钱士忠。”林士佩心中暗道：“我没听说过。”遂举狼牙钻劈头盖顶砸下。老英雄背后撒毒龙怀杖，此杖长有五尺有余，用药喂的色如老竹，底下一个月牙子，上边一个鱼头，鱼口中暗藏一棵子午问心钉，专打金钟罩，前二十余年，子午钉用毒药喂的，现在子午问心钉不用毒药喂啦，前文书表过，南侠老王灵劝三位兄弟不许用毒药暗器。老弟兄四位，石俊山力气最大，没事之时行路，毒龙杖就当拐杖用，哈着腰，连咳嗽带喘；有事时候，毒龙杖一挟，日行千里。林士佩年轻，没见过这宗兵刃，自负武艺无敌，狼牙钻劈头盖顶便打。石爷毒龙杖接架相还，毒龙杖铁门闩一横，林士佩心中暗道：“拐棍真敢搪我的钻。”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当啷一声，火星一爆，

狼牙钻绷起有三尺多高。林士佩对于三十六路家伙件件皆通，毒龙杖他没有会过，把势把势，全凭架式，他不懂得这宗兵刃的招数，不能取胜。老英雄心中暗想：“我有心照他致命处给他一杖，我看在姑娘面上，不忍那么办。但是我若战的工夫一大，群贼赶到，我怎么救刘云？”老英雄思索至此，用毒龙杖月牙子一打林士佩，林士佩用钻一横，那知老英雄用月牙子打他是虚招，他一横钻，老英雄用后面的子午问心钉翻头打来，正打在林士佩右臂之上，将胳膊划了一道血槽。林士佩翻身便跑，纵上西大墙，逃回聚义厅。林士佩不愿明说，怕栽筋斗，自言自语，说道：“白胡老头拐棍真厉害。”并不提受伤之事。

林士佩这头暂且不提，单言石俊山赶走林士佩，取出火折一照，将刘云十

三节鞭拾起，毒龙杖立在一旁，从腰中解下灰绸子抄包，叫道：“刘公子！老夫前来救你。”老英雄下腰，两手一提刘云的手腕子，背在背后，用抄包将刘云勒好，两手向前一拢，取过毒龙杖挟在腰下。工夫不大，就听山内人声鼎沸。

“拿呀！拿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老头一看山里人离着自己近啦，老头遂向西南而去，走出六七里地，只有水路通达台湾，群贼分两路追出，一路向正西，一路向正北，越追越远，西边追下几里地去，面前是水，北面追下几里地去，就是旱田，两拨人追了半天，踪迹不见，只可回山。石爷本是给林士佩送妹妹来啦，这么一来，石爷给他送妹妹之情，也叫林士佩辜负了，可惜成全他兄妹团圆的一番好意。

石老英雄因何与林士佩送妹妹呢？皆因前三年三月间，林士佩逃到莲花湖，将妹妹寄在彼处，六月间，萧金台下帖聘请群雄，林士佩韩秀共赴英雄会，七月初二散了会，林士佩无脸面回归莲花湖，与老道七星真人同赴碧霞山。胜三爷追五股差事至碧霞山，鹰愁涧几乎丧命，蒋五爷在碧霞山二打林士佩，

刘士英与胜爷言归于好，弃山回归故里。林素梅在莲花湖不见哥哥到来，思兄甚切，命后寨的老喽卒给韩秀传信。韩秀打开字柬一看，内写：“字奉总辖寨主兄长台览：难女林素梅百拜，请问仁兄，吾兄长六月赴会，今已八月节后，何以不见回归？

但不知吾兄现在何处？”韩秀看完字柬，写了回书。姑娘拆开一看，内云：“字奉林姑娘妆次：韩秀顿首百拜，七月初二散会后，群众各奔前途，令兄士佩未获晤面。曾派精明喽卒前往四外打探令兄消息，尚无回报。”云云。林姑娘将来信看毕，不由的长吁短叹，仍求韩秀打探自己哥哥下落。二年有余，韩秀他才知道林士佩避难双龙山，韩秀修书告知素梅姑娘，姑娘这才放心。然而思兄之心，不能一日忘怀，要求韩秀派人唤回兄长。韩秀应着，派人到建宁府去请林士佩回莲花湖。韩秀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遂派二寨主神抓将张林前往。张林奉命起程，一路之上晓行夜宿，够奔建宁府双龙山，见了林士佩一提此事，林士佩说道：“张寨主你急速回去，对韩寨主说知，我不报胜英厚我之仇，决不回去。我或将胜英置之死地，或叫胜英栽了筋斗，我那时才回莲花湖。”张林回归莲花湖，照着林士佩的话报告韩秀，韩秀修书告知姑娘，姑娘一想，飘流在外，何时是了？遂写信与韩秀，说明自己欲回扬州故里。韩秀言说：“姑娘要是一走，将来令兄回来时，我未免有负令兄之托。待我再派妥实人去请令兄，再定行止。”当下韩秀与老寨主韩殿魁商议：“请老寨主权往双龙山走一遭，无论如何将林寨主请回来，兄妹相见。”宝刀将韩殿魁也深以为然，遂起身够奔建宁双龙山。比及老寨主到了双龙山，被程寨主款留，未能

回来，韩殿魁要求程士俊与韩秀修一封书信，程士俊遂与韩秀修书，略云：“总辖寨主韩仁兄赐览：吾师兄林士佩骨肉情疏，抛妹于贵山三载之久，不达一面，至劳朋友挂怀，胞妹思兄，罪何可

道？望仁兄念其现在难中，不责既往，是为万幸。”韩秀看毕，太息不尽，将林士佩近状转告姑娘。姑娘又修书致韩秀，言：“兄长不念骨肉之情、朋友之义，难女现在扬州尚有叔父、婶母可投，今者一心欲回故里，侍奉叔父婶母。三载寄养之恩，容俟候报之异日。如总辖寨主不允难女所请，难女惟有一死而已。”韩秀看罢，知不可留，韩秀遂告诉老喽卒，明天晌午请姑娘在寨中相见。老喽卒将话告知内寨婆子，转禀姑娘。次日韩秀挑选八位老寨主，几名老喽卒，偕同韩秀进内寨去见姑娘。来到内寨，韩秀叫丫环将姑娘屋中的竹帘放下，韩秀在外间屋坐定，老喽卒两旁站立，韩秀隔着竹帘与姑娘接谈，说道：“小姐若回原籍，令兄回来，叫我兄弟怎样交代？”姑娘叫丫环由屋中传出一封信来，说道：“几时我那骨肉无情的兄长回来，你就将此信交与我兄，这是我一心回归故里，韩寨主你决无辜负我兄妹之处。”总辖寨主问道：“小姐意欲怎样走法？还是坐船，还是坐车呢？”姑娘说道：“恩兄，明天难女起身，只要两套轿车一辆，一个老喽卒赶车，明天早饭后，难女起身拜辞。”韩秀说道：“小姐，明天愚兄带队与小姐饯行。”

韩秀与姑娘说至此处，韩秀遂告辞回前寨而去。到了第二日，韩秀果然预备二套轿车一辆，挑选一名老喽卒，姓冯名叫冯四，此人忠厚诚实，对于南七省道路很熟。韩秀嘱咐冯四：“在道上多要小心，送妨娘到扬州原籍，千万与我带回姑娘的亲笔书信来。平安无事回来，我必有重赏；倘有差错，我必然重责。”

冯四唯唯而退。

第二日冯四套好了车，韩秀带领五十名喽卒在山口恭候，工夫不见甚大，就见林姑娘的车已到。韩秀眼珠一转，不由的一愣，见车后有一壮士二十来岁，粉莲色六楞抽口壮帽，粉莲色大氅，银灰短靠，十字绊腰系英雄带，足登燕云快靴。原来

是姑娘改扮行妆，耳朵眼用白蜡堵上。韩秀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姑娘，心中暗道：“这位姑娘真似奇男子。”身后跟随一个小书童，年纪十五六岁，头戴青布随风倒，青布大氅，青布的靴子，这原是姑娘的丫环春龄改扮的，有其主必有其仆。说书唱戏往往有女扮男妆，姑娘今日如此打扮，他为的是走路上方便。

这一位假壮士来到韩秀切近，又是作揖又是万福，脸儿一红，说道：“总辖寨主，叫你见笑。女子走远路，千人瞧，万人看，这样打扮省却许多是非。

”韩秀控背躬身说道：“姑娘请上车吧。”姑娘来到莲花湖的时候，带着二十来只箱子，俱都存在后寨，姑娘亲笔书写封条封好，并未带走。姑娘上了车，丫环跨外辕，韩秀送到外桥口。姑娘奔正南，遇见水路将车卸了，载在船上，渡到旱地，再套车而行。路上非止一日，到了扬州林家村。进西村口，姑娘一掀车帘，叫道：“车夫！你问问林二爷林庆在哪个门住？”车夫冯四答应了一声，见有一个乡下老者背着粪筐而来。冯四将车站住，遂向前问道：“老先生，这是林家村吗？”拾粪老头答道：“正是林家村。”冯四又问道：“有一位林二爷林庆在哪门居住，你知道吗？”老者放下粪筐说道：“你要问年轻的，还是不知道。我们这村中首户财主，大爷林春，是武秀才出身，二爷林庆。因为有乡亲争执地亩，大爷林春出去调停，了事没了好，打起了架来，大爷动手伤了一条人命，打伤了三四个，大爷回到家中，携妻带子，怀抱一位小姑娘，逃亡在外。第二日，八班捕头前来办案，大爷已经远走高飞，将二爷林庆拿到当官。被打死的这人，半夜又缓醒过来啦，各村的举监生员出来调停，伤也好啦，二爷花了几百两银子，官司了结。大爷在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始终未归。后来二爷派人寻找，传言大爷当了山大王啦。光阴似箭，后来又听说大爷已经去世，少爷林士佩袭了父职。二爷累次捎

书寄信，并不见回音。如今已有十七八年了。二爷身下并无儿男，遂过继了一个儿子，此子无所不为，不到二年，老夫妻双双弃世，过继之子，先卖房子后卖地，将房产事业俱都卖尽，现在这老哥俩身后算是没了人啦。”姑娘在车里听的真而且真，不亚如一盆冷水浇头！姑娘遂叫车夫仍将车赶回扬州。到了扬州，找了一座招商客店，姑娘叫车夫问问店主人，就说我们少爷爱清静，问有跨院没有，店主人说道：“有一个跨院，三间上房，两间厢房。”车夫将车赶入，车夫住在东房，姑娘与丫环住了上房，叫店主人预备了纸笔墨砚，姑娘在灯下眼泪汪汪写了一封书信，叫丫环将冯四叫到上房。冯四道：“姑娘唤老奴有何吩咐？”姑娘说道：“明天你赶车回莲花湖。”冯四问道：“姑娘您呢？”姑娘道：“我要千里寻兄。”冯四说道：“小人回去这样说，总辖寨主若是不依小人呢？”姑娘说道：“我这里有亲笔书信一封，你回去将书信呈与寨主，决无你的过错。

这儿有一个小包袱是我给你的，此物足够你后半世之用。”冯四给姑娘磕了一个头，收下小包袱。姑娘又告诉冯四，到柜房叫店主人给雇一辆小车，就说少爷要到建宁游山逛景。雇好了车，第二天冯四起身后，姑娘对丫环说道：“你已十六七岁，年纪也不小啦，这儿有一个包袱，你拿去回归故里，叫你爹娘给你找夫嫁主。这个包袱足值两三千银子，你的前途自己多要保重。”丫环道：“您奔何处呢？”姑娘道：“我够奔建宁寻兄，叫我兄长回家承乏宗祧

。如不回家，我在我兄长面前一死，此生此世就算了结。”丫环闻听说道：“如果您要这么将我舍了，我愿先死在您的面前。我自八岁您将我收在身旁，没拿当奴婢看待，如同亲骨肉一般，如今你要舍我一走，那是万万不能的，生死咱主仆皆在一处。”姑娘见丫环意恳情深，遂应允同赴建宁。

《三侠剑》 第五回（下） （清）张杰鑫 著

主仆二人第二日起身，晓行夜宿，这一日来到建宁地界。

没雇着车，主仆二人背着小包袱步行，走到掌灯后，一打听离双龙山还有二十里，天光已经掌灯啦，主仆也走乏啦，姑娘低头叫道：“春龄，咱们住店吧，明天再够奔双龙山。”主仆二人住了店，皆因在路上风霜之苦受了不知多少，将女子的气色一点儿也没有啦。此店名叫双合店，乃是亲弟兄二人所开，一名苏士龙，一名苏士虎，开的本是黑店，路劫行旅客人。这两个贼又好采花，柜上的伙友也都是黑贼，姑娘与丫环背着小包袱并不甚大，又没看出来是女子模样，丫环背着包袱，累了一身汗，进店脱去青布大氅，在房檐下一凉爽，金风透体，到了第二日早晨，丫环就病啦。他这个店非得看出客人有钱来他才动手呢。丫环这一病在店内，姑娘叫店小二给请先生看病，由包袱之中取钱，露出一个包儿，原来是一包金条，被小贼看见，当夜晚主仆二人就要大难临身。且说店小二请了一个先生，这位先生连脉都不会诊，问了问病原，说道：“这是风寒。”开了一个药方子，几味药都不是要紧的草药，吃下去好不好就在乎病人的命啦。当夜晚小伙计与掌柜的说道：“咱们输了眼啦，昨天来的那两个客人很有钱，晚晌他们解包袱拿钱，露了白啦，金条细软不在少数。”掌柜的说道：“这水买卖怎么作呢？”

伙计说：“好作。今天我一会儿给他那个书童抓药去，在药中暗下毒物，他吃下去就算完事，然后那个武生公子，还不好办吗？”那伙计将药抓来，交给素梅，素梅亲自煎药，当夜晚丫环吃下药去，满床翻滚，工夫不大，七窍流血，气绝身亡，脸面都是青的。素梅不敢放声痛哭，恐怕露出女子声音来，叫伙计将店中掌柜的请过来，对掌柜的说道：“这是我的伴童，由七八岁上就在书房伴我读书。你这苏家堡附近有金店没有？你给我换点金子，买寿衣、寿木，再买一块地作为坟地，将来我

们还起灵呢。”掌柜的满口应承，叫伙计备上一匹马，到建宁城内，将金子兑换，买了寿衣、寿木，又买一块坟地，本地人要花三十两银子一亩，住店的生人就得花四十两银子。闲话休提，且说姑娘亲自给丫环成殓，当天雇人抬出去。埋完之后，姑娘回在店中眼泪汪汪，到晚晌不吃不喝，掌柜的与伙友都过来解劝，林素梅喝了几杯闷心酒，忽忽悠悠，自言自语地说：“我连一个丫环的命都没有。”披着大氅和衣而卧，昏昏沉沉，被金风一吹，将姑娘吹醒

，睁眼一看，门窗大开，两个包袱踪影皆无。姑娘遂叫：“掌柜的！”伙计过来说道：“我们掌柜的与伙计打吵子呢，柜房里伙计的东西丢啦，伙计叫掌柜的赔，掌柜的不赔，掌柜的说你的书童死啦，又买庄田又买地，衣衾棺柩太阔绰啦，你将贼招进来的。”姑娘一听，说道：“我的东西已经丢啦，也不用说啦，现时我只有浑身衣服，连路费也没有啦，你们买寿木剩下的那几两银子，就算店饭账吧。”伙计说道：“我们给你跑了一天一夜，我们辛苦钱，你一个也不给吗？”素梅说道：“我若有钱，焉能不给你们呢？”伙计说道：“这也没有法子，你往后再从此路过，再找补吧。”姑娘说道：“好好好。”伙计退出，姑娘又和衣而卧，躺了会子，天已大亮，叫伙计给打了一盆洗脸水，姑娘梳洗已毕，出店够奔双龙山。心中悲切，走到一片大树林子，姑娘席地而坐，思想自己天伦占山为王，哥哥又占山为王，失了山寨，不思回家承乏宗祧。”不知哪世无德，我林素梅只落得如此飘零。倘若到了双龙山，见着我那无情的哥哥，必不能听妹妹良言回家，我当他面前一死，倒伤了兄妹的和气。”姑娘思索至此，将心一横，自言自语地说道：“人生一世，有如朝露，我今年二十岁了，就度了这些苦辣光阴，长此以往，更不知遭什么样的磨难呢。丫环死得可疑，我是女扮男装，连哭一声都不敢哭。人

逢绝地，不死何待？”思索至此，遂将腰中英雄带解下，寻了一棵小树，便将带子搭在树枝之上，坐在树下，自己哭了会子，站起身躯，银牙一咬，伸首上吊，手足乱蹬。看看性命不保，忽觉有人抚摸胸膛，一口气缓过来，“嗷呀”一声，哭了出来。

慢慢睁眼一看，就见一位老者与自己盘腿弯胳膊。素梅说道：“老人家请莫动，我乃是一个女子。”老头说道：“你明明是一壮士，何言女子？”姑娘有心用手推开老者，因方才苏醒过来，又无力气，那老者与姑娘捶胸砸背了。姑娘无法，将腿一攀，用手将靴子脱下，露出三寸金莲。老者吓的倒退几步，说道：“你为何女扮男装？”姑娘说道：“我父早已弃世，我哥哥是山大王，子袭父业，姓林名士佩，人称镇八方。”老英雄“啊”了一声，心中说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又是一个女子，我不管他哥哥是谁，我也救他。”此老者正是东路镖头石俊山。老英雄问道：“你兄长乃是南七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你为何在此上吊呢？”姑娘说道：“老人家有所不知，我哥哥骨肉无情，自将我寄在莲花湖之后，三载未通音信。难女原籍扬州林家村，尚有叔父婶娘。由莲花湖回归故里，不想二老人早已故去，我叔父过继一子，此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将房地产业，卖的片瓦无存。难女无处存身，又带领丫环千里寻兄。夜宿苏家堡双合店，丫环染病，求店主人请先生开方，丫环吃下药去七窍流血而亡。难女将丫环葬埋之后，夜间不知何故，昏迷不醒



，天光将亮时，睁目一看，窗门大开，所有金银衣物一概失去。要打算独自一人到双龙山见兄长一面，不料行至此处，四肢无力，两腿难行，故此要行拙志。”老英雄说道：“你要见了你兄长之面，你打算怎样呢？”姑娘说道：“我要见了我的兄长，我劝他改邪归正，回家承乏宗祧。他要不听我言，我便死在他的面前。”老英雄问道：“这些话你早先

与你兄长提过没有？”姑娘说道：“劝其无数良言，总是忠言逆耳。”老英雄问道：“姑娘前三年打莲花峪之时，姑娘你在山上没有？”姑娘说道：“那时难女正在莲花峪。”老英雄问道：“那位姓胜的待你等如何？”姑娘说道：“他老人家心慈面软，大量海涵，我兄长嫉妒之人，与胜老者岂能同日而语。”

老英雄留神一看姑娘，一脸正气，是一个真正的好姑娘。又听姑娘说道：“南北英雄会，我哥哥要放地雷，事先我跪倒在地，劝我哥哥不要行那样毒计，他仍然不听，岂知地雷早被他人破了，众人大怒，追赶我哥哥。胜三爷追在莲花湖交界，上了我兄妹之船，胜老者因念我哭的可怜，遂放了我兄妹。难女在莲花湖又累次劝我哥哥，勿与胜三爷为仇，谁知我那兄长，良言难劝。

”老英雄听姑娘说话合情理，遂说道：“真乃一母所生，有贤有愚。姑娘，老夫实不相瞒，我乃是东路镖头石俊山，胜英是我盟兄。我同你到双龙山找你哥哥去，他要听你良言相劝更好，他要不听你良言相助，你也不必死，我必安置你一个栖身之处。”姑娘说道：“多承老人家盛情，但是我是二十岁的女子，我与你非亲非故，怎能同行？”老英雄一想，也在情理之内，遂说道：“我今年七十岁啦，我情愿收你为义女，你意如何？”姑娘点头应允，就见老英雄将树林中土堆了三堆，插草为香，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姑娘说道：“难女名叫林素梅。”老英雄面北而跪，说道：“黄天后土，过往神灵鉴：草野之人石俊山，今收林素梅为义女，如若不当亲女看待，必遭恶报。”林素梅赶紧跪在老头身后道：“难女素梅拜石老英雄为义父，如不当亲生父母看待，叫难女死无葬身之地。”语毕，又叫道：“义父请上，受孩儿一拜。”石爷说道：“儿呀，有人之时，你就叫我为义父，我呼你少爷；背地里你呼我为父，我叫你姑娘。”说着话，由树上将腰带摘下来，说

道：“姑娘不要伤心。”

老英雄用毒龙杖挑着小包袱在前，姑娘在后跟随，走到小镇店中，爷儿俩吃了点东西，一打听奔桃柳营去，离双龙山七八里地，爷儿俩吃完东西，奔了桃柳营住了店。石爷说道：“我们少爷爱清静，有跨院没有？”伙计说道：“有一个南跨院，你住吗？”石爷说道：“清静便好。”爷儿俩进了店，姑娘坐在床上，眼泪不干，思想一双父母，叔叔婶娘，骨肉无情的哥哥。从此住

在店中，可就得了病了。石爷比亲姑娘还疼爱，亲身服侍病症，过几天病体痊愈。这日晚间，老英雄说道：“姑娘你的病也好啦，今晚我探双龙山，看看你哥哥去。”姑娘说道：“义父多要留神。”老英雄说道：“晓得。”遂收拾利便，带好兵刃暗器，越过店墙够奔双龙山而来。顺河沿向东，一看双龙山，真不愧双龙之名，曲曲弯弯，真似两条龙一般。

老头由山下而上，一飘银髯，日行千里。有一个喽卒看见一道白线，喊道：“你们看见没有？一道白线。”那个喽卒说道：“别说别说，怕是仙家吧。”老英雄来到聚义厅一看，金漆八仙桌，三张金交椅，坐的俱是江洋大盗，林士佩器宇轩昂，老英雄等了多时，至三更来天，喽卒寨主各归下房安歇，林士佩、程士俊、铁戟将方成、宝刀将韩殿魁，四五个人坐在一处，老英雄不便向外诱林士佩，石爷心中说道：“明天我再来。”遂出了聚义厅。上西寨墙出来，西山坡依山靠水，有一只小船靠西山根走，船上有一个灯笼，顺山坡小船又向南去。为何三更后还有行船呢？老英雄仔细一听，船上有男女的声音，老英雄爱管闲事，顺山坡向南去，留神细听，船上男女说说笑笑，老英雄一路跟将下来。向南走了有四五里地，老英雄暗道：“向东南去，是通黑水洋去台湾，此小船不能过洋啊。”正在思索，船已止住，抛下铁锚来，并没搭跳，三个人跳下了船，有背小

包袱的，顺着小道而行，三个人说话的声音更大啦。老英雄避在山环之内，借灯光一看，有一个落发尼姑，一个少妇绢帕绷头，汗巾系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背着小包袱，打着灯笼，三个人说说笑笑，言语不堪入耳。老英雄一看，心中不悦，暗道：“这三个狗男女是干什么的？”他跟着他们看看究竟，就见坐北有一座庙。原来向南不远，山坡下波浪滔滔，此庙乃镇江龙王庙。就见那男子将灯笼交与妇人，纵身形上庙墙，到了里边，开开庙的角门，尼姑与妇人进了庙，又上好庙门，老英雄随后越墙而过，三个人在佛殿前绕着进了东跨院。东跨院有北房三间，是一明两暗，南有敞棚两间，东有小房两间。三人开开上房屋门，进了屋中，点着蜡烛，尼姑与妇人打开抽屉桌，取出熏鸡、熏鱼、酱肉，俩人切菜，三人预备了杯筷，喝了会子酒，在西暗间，老尼姑独自睡觉去了。这老尼姑正是水月庵救秦尤的慧善，妇人正是救秦尤的袁王氏，男子是一个江洋大盗。石爷候三个人都睡熟之后，将门撬开，老英雄将一男一女绑在一处，用棉被一卷，把尼姑也捆上，用被一卷，开开庙门，扛着俩，挟着一个，扛到庙外南山坡上，下面长江波浪滔滔，用匕首刀一刀一个，将人头尸身，俱都抛在长江之中。老英雄回庙一看，上房屋中，家俱什物应有尽有，南敞棚之中有油盐柴炭。后山轻易没有人向此往来，晚晌尤其清静。老英雄心中思索：“这是一个清静所在，我若能引出林士佩来，叫他们兄妹在此相

见。”老英雄遂将零碎东西收拾好了，将灯熄灭，把庙门上好，越墙而去。往西去，走到依山靠水之处，将小船的锚提起来，老英雄上了船，老英雄行侠作义，已然七十岁啦，所有水旱两路之事皆通，驶船本是明白。老英雄摇动船橹，不大工夫，到了北河坡，河坡上下长的水旱苇子，将小船渡在苇塘之中，下好了锚。老英雄翻身够奔桃柳营，进了招商店，已

经鸡鸣犬吠。姑娘因为心中有事，未得睡熟，等候多时，才见石爷回来。姑娘问道：“义父你回来啦，我那狠心的兄长，落在双龙山没有？”老英雄说道：“你兄长现在双龙山，因为未得其便，我不得往外叫他。好在他既落在双龙山，这就好办啦，白天我先休息休息，夜晚我再想法子往外引他。”爷儿俩说完了话，老英雄养了养神，天光已亮，爷儿俩随意吃了点吃食，老英雄叫道：“姑娘，双龙山后山有一个清静的所在，我把你送到那里，你先在那里安身，一来比店房清静，二来我也好引你兄长在那里相见。我设法引他出寨，对他言明，你兄要有兄妹之情，你兄妹便在那里相会，卸了我的肩责。”商议已毕，老英雄叫店家算清店饭账，多赏了一两银子酒钱，爷儿俩收拾好了零碎东西，出离招商店。到了双龙山西面，绕道进了苇塘，老英雄同姑娘上了小船，石爷摇动船橹，向南贴着山坡走，走出四五里之遥，将船湾住，爷儿俩弃船登山，往东南走出一二里地，到了那座庙宇。此处本是后山，轻易人迹不到，那巡山喽卒也不到此处巡查，故此石爷父女安然来到此处。石爷越过庙墙开开庙门，然后又让姑娘进了庙，仍然把门上好。爷儿俩够奔东跨院，庙中应用的物件无一不备，都是那老尼姑备办下的。西暗间不大洁净，东暗间干净，石爷自己住了西暗间，叫姑娘在东暗间住。从这天起，石爷每晚去探双龙山。无奈林士佩与程寨主左右不离，一连三夜，不得其便，引不出林士佩来。

老英雄自觉劳乏，到了第四日，在西暗间养神，略一迷糊，姑娘悄悄的由东暗间来到西暗间，轻轻呼唤道：“义父。”石爷睁眼一看是姑娘，遂问道：“何事？”姑娘说道：“义父，你老人家再辛苦一趟，或者有机会得便，就许将我哥哥引出来。”

石爷说道：“好，我就去吧。”老英雄说罢，遂收拾好了兵刃暗器，出了庙，够奔聚义厅而来。

越过两道大岭，方到大寨的西大墙外，有一片卧牛石，石爷在此稍息，就听有人说话，老英雄仔细一听，原来正是秦尤与林士佩述说刘云的事情。就听秦尤说道：“林大哥，你也不认识这个小冤家，他吃里爬外，他与我盟兄的兄长张德福他们是盟兄弟，吃过横梁子，抢过船，开过黑店，后来又与镖行的黄三太拜了盟兄弟，勾串苏州府的官人，将连云山的大寨主擒住。这个小冤家是西路镖头钱士忠的义子，所有武学都是跟钱士忠学的。”老英雄一听，心中暗

道：“这可巧啦，这个人乃是我盟弟的干儿子，我可得救他。”又听秦尤说道：“小冤家的姐姐刘凤兰，乃是南侠王灵的干姑娘。”石爷在卧牛青石后一点头，心中说道：“是我大盟兄的干姑娘的兄弟，我更得救他啦。”又听到姐弟认祖归宗，回家之后与老胜英走动甚近，他们姐弟大概是与胜爷行人情去啦，小冤家乃是宣化府镇台刘玉书之子，回家被绿林道将船砸翻。老英雄一想：“此人与四大镖头有三位有关系的。”又听说聚义厅还拿住两个呢，老英雄心中说道：“我先救这二个吧。”这时老英雄一看，秦尤正要手起刀落结果刘云的性命，老英雄赶紧咳嗽一声，喊道：“秦尤孺子不要逞强，老夫来也！”秦尤以为胜爷来啦，抹头便跑，林士佩倚仗自己武艺高强不惧，这才与老英雄交手，又不认识石爷，老英雄责备林士佩的过错，他不但不服，动起手来，被石爷打了一子午问心钉，才知道老英雄的厉害，逃往聚义厅报信而去。

老英雄打完了林士佩，背起刘云，这才赶奔龙王庙而来。

刘云正在年轻力壮，老英雄爬山越岭，力气费尽，到了庙外，背着人就不便越墙啦，遂用手敲门，叫道：“姑娘开门来！姑娘自己因庙内非常清静，女子穿男子的衣服，不甚舒适，可就将男子的衣服换下来了，鞋子也脱啦，短衣襟小打扮。姑娘听外面叫门，心中暗说，每天义父都由墙上进来，今天为何叫门

呢，姑娘遂由屋中出来开门，姑娘一看，老头身背后背着一个人，姑娘问道：“老爷子，你背的是谁？”老英雄说道：“咱爷儿俩进去再说。”老英雄说着话，将刘云背到上房屋中，姑娘仍将双门上好，老英雄可就将刘云背到东暗间姑娘屋中去啦，借灯光一照，刘云肩窝中了一只毒药镖，镖还在肩窝上钉着呢。

老英雄将刘云仰面朝天，放在床上。老英雄叫道：“姑娘！”

你给他治镖伤，我包袱里有药面子。聚义厅还有两位被获遭擒的，我去救那两位去。”姑娘说道：“老爷子且慢，孤男寡女，焉能共在一室？圣人有云，男女授受不亲。”老英雄叫道：“姑娘！快与此人治伤，乃是奉为父之命。儿呀，老夫飘零四海，天下为家，你要是男子，可以与为父不离左右；你乃女流之辈，诸多不便。此子乃宣化府提督刘大人之后，又是我盟弟西路镖头钱士忠之义子，他乃宦家之后，治好了镖伤，我不能与女儿为媒，我胜三哥不久就到双龙山，我必奉烦我胜三哥，或侠客义士作伐，我儿终身大事就在此子。刘公子五官相貌不凡，男大求凰，女大求风，女儿必遵为父之命，我就此前去救那二人要紧，一位是我胜三哥的高徒，一位是我盟弟萧三侠之子。”语毕，石爷转身形，拿定毒龙怀杖而去。

姑娘借灯光之下，一看刘公子，天庭饱满，地格方圆，倒是一位公子模样

。赶紧打开小包袱，取出石爷的药面子、皮子膏药、止毒丸。外间屋有锅灶，燃着火，温了点水，亮匕首刀，将刘云短靠开，露出皮肉，四周紫黑色，有核桃大一块。左手按定患处，右手起镖，镖上带出一块紫黑皮肉，用匕首刺去镖四周的紫黑肉，流出不少紫黑的血，取温水将四周的血迹俱都擦去，敷上白药面，少时黑血流完，见了红血，这才贴上皮子膏药。再用温水将止毒丸化开，与刘云灌吃。刘云牙关紧闭，不能张口，姑娘用筷子撬开牙齿，服下药去；盖上棉被。刘云

是新受的伤，吃下药去立刻鼻洼见汗，腹中雷鸣，姑娘扶着刘云的头，向床下吐了不少的绿水，毒水这一吐出来，热汗可就出透啦，姑娘将被与刘公子重新盖严。工夫不大，刘公子“嗷呀”一声，定了定神，睁睛一看，床下凳上坐着一位青年的姑娘，衣服瘦小。刘云道：“您是仙人吗？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啦？”姑娘说道：“那有神仙？我义父救了你来，镖伤我给你治的。等候我义父来了，你就明白啦。”说着话，姑娘杏眼一转，面现红潮。刘云问道：“小姐，你的义父是哪位？”姑娘说道：“我义父是大明家的镖头，东路镖头石。”刘云说道：“莫非是石伯父吗？”姑娘说道：“不错，是他老人家将你救来的，我才给你治的镖伤。前寨还有两位被擒的，听说也是镖行之人，我义父前往搭救去了。”刘云闻听，说道：“小姐与我治镖伤，救了我的性命，真是恩同”说出二字，刘云就不向下说啦，皆因人家是姑娘，“再造”两个字不能说，接着又说：“活命之恩。”此时姑娘向刘云道：“公子养伤要紧，何言活命之恩？”未过门的夫妻，正然谈话，就听外面有人咳嗽，石俊山已经回来啦。姑娘出了东暗间进明间，石爷问道：“姑娘，刘云伤痕如何？”姑娘道：“神气清爽，已无性命之忧。义父，你救的那二位呢？”石爷说道：“他们未敢杀害，已然囚了起来。山中地方甚大，一时不易寻找。”素梅道：“你到里间去看看刘公子吧，女儿要回避了。”石爷叫道：“女儿，人正不怕影儿歪。刘公子这宗伤，一天得吃五六次饭，共合是三间屋子，你不要躲躲藏藏的，我还能整日里伺候他吗？”

服侍之事，还得女儿代劳。”姑娘暗道：不叫我躲藏，我更愿意。石爷在前，姑娘在后，进了东暗间。石爷叫道：“刘公子镖伤如何？”刘云答道：“你就是石伯父吗？”石爷道：“老夫石俊山是也。”刘云忙道：“小侄男有贱恙在身，实不能拜

谢活命之恩。”语毕，向石爷点了点头。石爷道：“刘公子，与你治伤的女子，原本是我的义女，老夫不能隐瞒，他乃是镇八方林士佩的妹妹。男女授受不亲，今天意欲将我女儿终身大事，托付公子，未治伤之时，我已对女儿说明，许与公子为室，要不然姑娘焉能与你治伤？”刘云道：“活命之恩尚且未

报，小侄男焉敢造次呢？”石爷说道：“我并不是与女儿为媒，我胜三哥不久必到双龙山，候我胜三哥来时，我拜求我胜三哥约请媒人，三媒六证，单等你灾消难满，明媒正娶，公子不可推托。”

刘云道：“谢过老伯父。方才姑娘说你去前寨救人，但不知如何了？二位是我萧银龙兄长，一位是我张茂龙兄长。”石爷说道：“前寨地方甚大，闻听他们将此二人幽囚起来了，不知囚在何处，谅他们不能杀害。我先歇息歇息，晚上我再救他们去。”

刘云眼中落泪，说道：“老人家，睡多梦长，若等二更多天，岂不误事？前寨有老道七星真人，他乃杀人不展眼之贼，你看在我胜三伯父之面，总得救他二人之命。”石爷说道：“不劳公子嘱咐。我且问你，刘公子今年贵庚？”刘云说道：“小侄男今年一十七岁。”石爷说道：“你十七岁，我今年七十岁。”

你小小年纪，交友这样血心热胆，我七十岁之人，何必恋此残喘？全凭毒龙怀杖独斗那群贼，搭救二龙。”老英雄语毕，拿毒龙杖飘然欲去，姑娘叫道：“义父且慢！义父，你老人家虽然武艺绝伦，聚义厅上这一干寨主，全都是勇猛非常，你老人家孤掌难鸣。你是斗群雄，还是救他们二位呢？你白天先养养精神，晚上再去救人。常言说得好，有命不怕家乡远。公子说话别僵火，我义父性情暴，倘我义父有了好歹，连你我二人也不能出山。”刘云点头称是。石爷遂出了东暗间，叫道：“姑娘！好好服侍刘公子。”刘云虽然受了镖伤，在镇江龙王庙倒享了福啦，姑娘服侍的称心合意，过一个多时辰，姑娘来在床

前，问一回吃东西不吃，喝水不喝。刘云将养镖伤，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桃柳营的黄三太、杨香五、李煜、贾明，在店中等到日上三竿，不见探山的二人回来，众人在店里走里转外，三太唉声叹气。耗到巳分时之后，店中人问：“达官爷为何愁眉不展？”黄三太说道：“实不相瞒，昨晚我们去了两个人探双龙山，至此时未回。”三太又叫道：“三位兄弟！咱们带家伙杀奔双龙山吧，他们二人必然凶多吉少。”金头虎说道：“黄三哥，咱们怎么去？买点蒲包点心鲜货，咱们送礼去呀？林士佩要在双龙山上，他一个人还不打咱们八个人？萧银龙临走之时嘱咐再三，他们若是不回来，不是叫咱们上孟家寨送信去吗？”

孟二大爷那几个字，就比咱们几个人强。大小子要是在家，力敌万人。不服高人有罪，萧银龙嘱咐的再再，在胜三大爷家中，火烧红棚，闹得七零八落，孟二爷不是说要回家吗？我去到孟家寨请人去，孟家寨也好找，出桃柳营向南是大江，向西是孟寨。”又对杨香五说道：“我将黄三哥交给你啦，我去请

人去。

黄三哥要上双龙山，你们可千万拦阻。”金头虎遂出了招商店，赶奔孟家寨而去。孟家寨周围有水围着，总得过摆渡，来到摆渡口，金头虎一摸腰间没带钱，心中一想：“我孟二大爷是苇行行头，他家中大船不少。”遂顺河沿向西走去。走了有半里之遥，水中有两只渡船，金头虎哈巴罗圈腿，问摆渡上的水手，向南一指说道：“这是孟家寨吗？”水手说道：“不错，正是孟家寨。”贾明说道：“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九头狮子孟铠。”船上人说道：“那是我们老当家的。”贾明问道：“孟二侠在家吗？”水手说道：“我们当家的才回来两天。”金头虎笑说道：“打直隶莫州回来的吧？”水手说道：“不错。”贾明又问道：“回来多少人哪？”水手说道：“两辆车，三位姑

娘，三四个丫环婆子。”贾明道：“这三个姑娘叫什么玩艺儿？”

水手说道：“这叫什么话？有于家二位姑娘，亲姐俩；有袁家姑娘。”贾明一听乐啦，心说：“于家姑娘是我亲表妹，袁红玉是张茂龙未过门之妻，我给说的媒。”遂说道：“水手们劳驾，回禀一声，孟二侠那是我的盟兄。”水手问道：“你是哪里人？”

贾明说道：“贾柳村黑驴寨姓贾。”船上有一位老者对水手说道：“少说闲话，咱们老当家的是侠客，交友不论年长年幼，有事不可不禀。你们这只船在此等候，我去到里面给老当家的送信去。”你道，为什么两只渡船呢？孟二侠为怜恤邻亲，这二位一老一少，是祖孙爷儿俩，闲着没事，孟二侠周济他祖孙，叫他祖孙管着摆渡。闲文不叙，老头将船摇到对岸，孟家寨三四百户人家，姓孟的多，孟二爷大门坐东。老头下了船到门房一回禀老门公孟忠，这孟忠比孟二爷岁数大，八十有余啦，问道：“什么事？”管船老头说道：“现有黑驴寨贾柳村姓贾的，与东家是盟兄弟，前来见东家。”老家人一听，说道：“不错不错，有这么一个朋友。”老家人遂到书房回话。你道，孟二爷在胜爷家中，见胜宅烧得七零八落，凤兰认了二奶奶为干娘。

这三位姑娘，一位是银龙未过门之妻，一位是茂龙之妻，金凤尚未字人，孟二爷的心思，打算求胜爷为媒，说金凤作儿妇，故此将这三位姑娘都接到家中。在莫州起身与金龙一同来的，因为在路上金龙叫孟二爷生气，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呼三位姑娘为妖精，孟二爷一怒，给了他几十两银子盘费，叫他自己单走，所以孟二爷回到家中，金龙尚未回来。三位姑娘到孟家寨之后，惟有大姑娘不服水土，染病甚重，孟二侠非常担心，倘有差错，万水千山的接来，真不好安置。孟二侠正在书房中为难呢，一听老家人报告说，贾柳村盟弟来啦，孟二侠心中非常欢喜，皆因贾七爷是金凤姑娘的姑丈，倘若金凤有个好歹，

有贾七爷在此，孟二侠省却好些个心肠。孟二侠遂叫家人：“快去迎请！我在岸上相迎。”孟二爷由家中出来，向北岸一看，摆渡船上，站立着好像贾明，留神观看，并不见贾七爷。

船拢了南岸，贾明打船上跳下来叫道：“二大爷，我与你请安啦！”二爷问道：“你天伦呢？”贾明说道：“我不知道。”孟二侠问水手道：“我盟弟呢？”水手说道：“就是此人，自称是你盟弟。”孟二侠对贾明说道：“你是谁的盟弟呀？”贾明说：“我在船上告诉水手说，你跟我爸爸是盟兄弟，他们听错啦。”孟二爷说道：“你这东西，又冒坏呢，你做什么来啦？”

贾明说：“二大爷，萧银龙与张茂龙干啦。”孟二爷也不知道贾明说的是哪里话，遂说道：“有话家中去说吧。”孟二爷在前，贾明在后，跟随着来到书房，爷俩落座吃茶，二爷问道：“明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贾明道：“我们六个人，追赶杂毛，在杭州遇见我华大爷，告诉我们说，杂毛够奔建宁府双龙山来啦。”孟二爷问道：“六个人都是谁？”贾明说道：“我黄三哥、李煜、杨香五、张茂龙、萧银龙，还有我。我们六个人住在桃柳营招商店内，张茂龙、萧银龙他二人前去探山，昨晚定更去的，到今天巳时尚还未回店。我黄三哥要上双龙山拼命去，我没叫他们去，我这是给你送信来啦。”孟二爷说道：“你们到这儿不上我家来，你们就敢探山，真是胆子不小。本山寨主金面太岁程士俊，此人惯使一对画杆描金戟，有万人不敌之勇，十二棵镖枪，三支点穴撅，跟林士佩同堂学艺，你们竟敢探双龙山。我与他一江之隔，相敬不斗，程士俊是绿林的豪杰，方近一带概不作案，别的绿林道，都不敢在方近作案。”

他也知道孟家寨有个孟二侠，我也知道双龙山有个程士俊，我们是对兵不斗，逢年遇节，给我送礼，我也给他送礼，互相敬重，程士俊乃当时的人物。明儿，你吃了饭没有？”贾明说道：

“我一天茶米未沾牙啦。”孟二侠告诉老管家，叫厨房备饭。

贾明说道：“孟二大爷，多做点，我可吃得多，一天没吃什么啦。”老家人来到厨房，一看厨子正熬三鲜粥呢，老家人说道：“大师傅，快炒菜，来了一位朋友，就要用饭。”厨师傅说道：“老当家的吩咐，不论多忙，先得给三位姑娘做饭。这是三鲜粥，鸡头米不好烂，怎能先做别的？”老家人知道这三位姑娘，有张茂龙之妻，有萧银龙之妻，金凤尚未字人，二侠打算给自己儿子婚配，老家人遂对厨师傅说道：“不要紧，姑娘要问，你就说当家的吃完饭，等着上双龙山救人去。有镖行的张茂龙与萧银龙二人探双龙山被本山所擒，非老当家的去不可，故此等着吃饭。你这么一说，三位姑娘就是一天不吃饭也不能怪罪你的。”



大师傅遂端下铜锅，赶紧炒菜，刚要炒菜，丫环就打内宅出来啦，问粥熬得了没有，大师傅遂将老家人所说的话对丫环都说啦。你道，这位丫环正是银凤贴身的丫环，丫环知道萧银龙是他家姑爷，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丫环一听，转身就走，到了内宅，叫道：“姑娘！别喝粥了，老当家的等着先吃完了饭救人去呢。”姑娘说：“救谁呀？这样的忙。”丫环说道：“救的是萧银龙。”银凤闻听脸一红。红玉姑娘说道：“不行，我非喝粥不可。”丫环心中暗道：你非喝粥不可？你这是诚心。

我们的姑老爷被擒，你不关心，我也叫你添点心烦，大概你就不非喝粥不可啦。小丫环说道：“姑娘，我听说还不是一位被擒，还有一位呢。”银凤姑娘道：“你怎么这样麻烦？一块儿都说了不就完了吗？到了儿都是谁？”丫环说道：“还有一位姓张的，也是镖行人，名叫张茂龙，与萧银龙一同被擒的。”

红玉姑娘在旁一听，当时脸儿一红，果然就不说等着喝粥啦，犹如冷水浇头一般，木雕泥塑的站在一旁，一语全无。银凤叫

丫环将残席撤下去，对丫环道：“你去用饭吧。”丫环将杯盘俱都撤下去，银凤姑娘眼泪汪汪，思想此事，心中难过，暗中痛恨银龙：“为什么镖行来了六位，人家都不去探山，单单的你去探山？简直你是自逞其能，叫人家擒住了，你的本事也没有啦，拿着砸钉子当露脸儿。”银凤心中思索着，回头一看袁红玉，就见红玉两手拢着磕膝盖，眼泪儿直流。银凤说道：“袁大姐姐，你哭也是无益。打算怎么办？”红玉说道：“我没有别的主意，我不是自刎就是上吊。”银凤说道：“在这儿就上吊吗？”红玉道：“可不就在这儿，不在这儿上哪儿去？”

银凤说道：“人家孟二大爷把咱姐俩接来，如同亲生女儿看待，咱们在人家这儿上吊玩，给人家添麻烦？你别胡闹啦。咱姐俩打开壁子说亮话，我七哥在萧玉台订的你，因为我七哥被人家追得误入沐浴房，你正在沐浴房洗澡，我七哥蹿窗户逃走，姐姐你要自刎，我傻表兄给你们成全一段姻缘。我是在莲花湖，银龙救我，后来我又救了他，此事大众无有不知道的。倘若他二人有了好歹，你不能活着，我也不能活着。自从来到孟家寨，我大姐就病啦，二大爷怕咱姐俩闷倦，叫咱姐俩游江，咱们姐俩游江去的时候，你没看双龙山就在孟家寨对过？咱们姐俩反正是不能活啦，与其在人家上吊，还不如死在双龙山呢。”

红玉闻听道：“我这时是无所畏惧，怎么都行。妹妹你敢去，我就敢去。”银凤叫道：“袁姐姐，我们在莲花湖姐妹取笑用的，有白胡子有黑胡子，带上与真的一样，咱们是女子，上山不便，可以带假胡子。”红玉说道：“好好！你怎么打扮，我就怎么打扮。”姐妹二人带好兵刃暗器，由后窗户出去，屋

中门都倒关着，出了孟宅，奔河坡而来。

河坡之上俱是苇垛，孟二爷发卖苇子，水面上停着一只小船，有一位老者在船上睡着啦，此船是二爷给两位姑娘预备游

江的，这位老头名叫李二麻子。姑娘来到切近，一拍船，李二麻子问道：“谁呀？”银凤姑娘说道：“李二麻子，你受点儿累，我大姐病得人甚不耐烦，我们姐儿要游江散闷。”李二麻子说道：“深更半夜，姑娘为何游江？”银凤姑娘说道：“皆因为我大姐病得呻吟之声，令人听着太烦闷。咱们是客情，我给你几个钱打酒喝。”语毕，由腰间掏出三四两重一块银子。

李二麻子一见银子，欢喜非常，伸手接银子，叫道：“姑娘上船吧！”真是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二位姑娘上了船，李二麻子问道：“二位姑娘往哪方去呀？”银凤说道：“向东去。”

李二麻子摇动桨橹，向东而去，走出约有三四里地，李二麻子就不向前走啦。姑娘说道：“再向前进。”李二麻子说道：“白天咱们游江，不是到此处为止吗？再向东去就是双龙山啦，有山大王。”银凤说道：“我们姐儿俩就是够奔双龙山。”李二麻子说道：“二位姑娘够奔双龙山何事？”银凤说道：“实不相瞒，我们姐俩救人去。”李二麻子问道：“救的是什么人？”

是男子还是女子？”银凤姑娘说道：“救的是男子。”李二麻子说道：“那可不行，要叫老东家知道了焉能依？”姑娘说道：“不要紧，此事要叫我孟二大爷知道了，不过是一笑而已。你还不明白吗？”李二麻子问道：“倒是与姑娘有什么瓜葛？”

姑娘指袁红玉说道：“你看这不是我大姐吗？救我大姐夫去。”

李二麻子说道：“还有谁？”银凤脸儿一红说道：“你要紧打麻烦，不向双龙山去，我可结果你的性命。”李二麻子无法，知道不去是不行，遂将船向东驶去。工夫不大，来到双龙山西面，李二麻子将锚下在山坡上，也没用搭跳板，姑娘纵身下船。

二位姑娘在山坡上，银凤叫道：“袁大姐！你带墨髯还是带银髯？”姑娘打囊中取银灰绸子手巾，打开了手巾，里面是一部墨髯，一部银髯，比真胡子还好看。红玉接过墨髯，带在颌下，

银凤带上银髯，二人遂奔至山崖。到寨子墙下一看，高有一丈有余，银凤说道：“我先上去看看有埋伏消息没有？”银凤姑娘先纵上大墙，胳膊肘跨墙，遂用手一按墙头，并无消息埋伏，袁红玉随后也纵上大墙。墙里边黑暗，银凤用问路石向地下一打，“叭哒”一声，并无埋伏，二人纵下大墙，银凤拾起问路石，带在囊中。遂叫道：“袁大姐姐！我们莲花湖有埋伏，我都明白。你在我背后跟着我走，决无差错。”红玉点头。二人拧身形上房，一层层的院落

，大房不下二三百间，二位姑娘过了两道院，红玉低声叫道：“妹妹，地势广大，哪里去寻？”

银凤用手一指叫道：“姐姐，你看！送信的来啦。”就听乒乒二更二点。素常此山并不打更，皆因为昨天晚上，石爷毒龙怀杖打林士佩，众群雄恐惧，所以才设更夫。二位姑娘在房上一看，坐北的月亮门，里边东房有十数间，西房十数间，都是单间，这俩打更夫由月亮门东来，一个挟着一口破单刀，打着梆子，后面一个人挟着一条破花枪，枪杆挂着锣，当当敲锣。此时银凤在月亮门上，两条腿顺在墙上，红玉在西房上蔽着，就听打更的说道：“哥哥，这两天多乱啊。林寨主有万人不当之勇，昨晚上追刘云，飞天鼠在西寨墙外等候，毒药镖打了刘云，秦尤刚要杀刘云，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使的是拐杖，把林士佩胳膊上打了一道血槽，众寨主追出去连人影儿都没看见，竟将刘云救着走啦，有说是土地爷显圣的。今天晚上我怎么心惊肉跳呢？”就听又一个说：“我也觉着毛骨悚然，咱们别进月亮门，打几下就走。”打梆子的在前，敲锣的在后，敲了几下，抹头就往东去啦，银凤小姐在后便追，一伸手由软皮壳内掏出匕首来，从敲锣的背后，一伸手奔软肋梢扎去，右手扎软肋梢，左手接锣，为的是不叫锣落地。敲锣的躺在地下，银凤过去照脖子上一抹，那更夫一伸腿，就归西去了。前面打梆子直敲梆

子，不听锣响，回头一看，说道：“你真可以，打着更就睡着啦。”银凤一个箭步纵至敲梆子的面前说道：“你要喊，我便要你的命！”更夫一看，说道：“你就是昨天晚上打林寨主的白胡子老头吗？”银凤说道：“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说了实话，我便放了你；要不说实话，我必要你狗命。”更夫说道：“你要给我留命，我什么都说。”银凤说道：“昨天你们拿住的两个人在哪里囚着？快快说来。”更夫说道：“就在那月亮门里边呢。姓张的在第三间，姓萧的在第五间，俱都锁着门呢，没有人的屋子没锁门。”银凤听明白了，一伸手，刀奔更夫哽嗓咽喉扎去，噗的一声，更夫躺在尘埃。低声叫道：“红玉姐姐！”

红玉由西房上下来说道：“你为何都要了他们的命呢？”银凤说道：“慈悲生祸害。要放了他们，他们必到聚义厅上送信，群贼一来，就不放咱们啦，别说救人，连咱们都出不去双龙山啦。”语毕，进了月亮门，打着火折，一看西边单间屋子门开着呢，进去一看，屋中有倒下台阶。银凤道：“红玉姐姐，你随着我脚印走，此台阶倒下三层，就有消息，东面是坑，西面是梅花网，触动消息，必然被拿。”由空屋出来，走到第三间，银凤低声叫道：“姐姐，咱俩怎样救人呢？事到如今难以为情了，你到第三间救我七哥去，我到第五间救你兄弟去。”红玉点了点头。过了第四间来到第五间，银凤一看双门紧锁

。老年锁头尺寸都大，姑娘将锁头捋住，一翻腕子，连门鼻子都捋下来了。向屋中一看，屋里漆黑，借着门缝照进去的亮儿一看，后檐墙捆着一个人，白微微的脸面，捆了两夜一天啦，狠心贼捆人的时候，将绳子都勒在肉里去啦，勒得骨酥肉麻。这个时候正在二更多天，美英雄唉声叹气的自己说道：“不如在聚义厅乱刃分尸，在此求生不能生，求死不能死。又在聚义厅喝的哪一家子的酒？”正在唉声叹气之时，就听外边呵哧呵哧直响，

双扇门一开，只见雪白的银簪，一进屋子，美英雄心中暗道：“必是老前辈前来搭救。”银凤走到美英雄面前，在左肩头上拍了一下子说道：“我救你来了。”张茂龙说道：“你是哪位？”

银凤说道：“哪位？除非自己爷们，谁还能来救你吗？我是你二大爷。”茂龙暗道：“我哪里有这么一位二大爷？孔华阳、诸葛山真，这二位都是我二大爷，此人是谁呢？”茂龙问道：“你认得我是谁呀？”银凤说道：“你刚几天不在我胳膊上拉绿屎，你不是塞北观音萧银龙吗？”美英雄说道：“非也，我是张茂龙。”银凤姑娘一听，心中暗道：“可坏啦，原来是大伯子。”姑娘杀了这个更夫，问那个更夫，那个更夫吓糊涂了，将话说错啦。银凤这边认错，红玉那边当然也是不对，红玉一拧下锁头，走到银龙眼前，一拍银龙的肩头，说道：“我救你来啦。”银龙说道：“你是哪位？”红玉说道：“我是你四叔。

你不是凤凰张七吗？”银龙说道：“我是萧银龙。”红玉心中暗道：“原来错啦。”翻身出来，够奔第五间而来，银凤也出了第五间，够奔第三间，姐俩几乎没走个碰头。银凤进了第三间，用火折一照，果然是萧银龙，萧银龙一看白胡老头，底下可是小脚。银凤照明白是银龙啦，过去用手指照银龙脑门上点了两点，遂低声说道：“都是你，都是你。”银龙也看明白啦，遂说道：“快解开吧。”姑娘先将萧银龙发髻由桩子上解下来，柏木桩下有横梁捆着腿腕子，银凤用匕首刀挑断绳子，又解开手上的绳子。银凤说道：“你看看，都是为你，无故的我与张七哥说了几句笑话。”银龙说道：“别叙闲话啦。”姑娘说道：“走吧。”银龙说道：“捆了两天啦，手脚麻木。”

姑娘说道：“我搀你两步。”银龙说道：“搀着也不行，手足失去知觉啦。”未过门的夫妻，正在急难之处，就听西北角上锣音响亮。皆因为更夫被杀，听不见打更的梆锣响，有值夜的

一查，见更夫俱都被杀啦，这才报告了聚义厅，聚义厅群雄传令聚众。银龙说道：“姑娘你走吧，你这一来，就有夫妻之义。

我是不能走啦，这回群贼来了，我是破口大骂，叫他们将我剁了就完啦。”姑娘说道：“你这是诚心，我岂能独自逃走？要死咱们死在一处。我背你几

步可行啦？”银龙说道：“哪么着倒行。”姑娘解下汗巾，萧银龙伏在姑娘背后，姑娘用汗巾勒住银龙的腰，向自己腰间一系，两手一拢银龙胳膊，将银龙背在了身上。银凤回头向北一看，张茂龙也在红玉的后背伏着呢。

前边银凤，后面红玉，出了月亮门向西去。西院有一道垂花门，黑夜里摸不着门闩，银凤向后倒退了两步，抬腿踹门，当当两脚，将垂花门踹下两扇去。过了垂花门，又一道大门，踹了两脚，纹丝不动，姑娘慢慢摸着门闩，将闩开开。出了大门往西去不远，就是低耸耸的大墙了，一丈来高，两位姑娘背着各人的丈夫，欲要上墙是上不去，就见后面灯笼火把，人声鼎沸。

二位姑娘顺西墙向北去，走到大栅栏门，进了栅栏门，一摸大门上的锁头，一尺来大，在钢鼻子上锁着。姑娘伸手抓着锁头，拧了两把，纹丝儿不动。钢鼻子有手指头粗细，山上的大栅栏门板子有四寸多厚，踹也不行。后头追来的人有一百余号，俱是亡命徒江洋大盗，林士佩率领，灯笼火把，将栅栏门道堵住。

可有一宗，无人敢向前进，皆因为昨天石俊山杖打林士佩，镇住群雄，今天众贼一看这白胡子老头以为是石俊山呢，均退缩不前，离着栅栏门五六丈远就不向前进啦，大伙齐声呐喊，不敢前进。林士佩说道：“还不放下吗？”正在此时，就见栅栏门外，顺着栅栏门的空子，递进来一口宝刀，向锁头上剁了三剑，哗啦啦大锁坠地，栅栏门大开，二位姑娘背着丈夫，纵出了栅栏门，就见前面一道立闪一般，并不见影儿。两个姑娘跑着说道：“这真是救命的活神仙。”救二位姑娘者，不是别人，

正是三侠剑第一位高人老剑客艾道爷是也。皆因为孙子媳妇背着未过门的孙子，老剑客不好露面。两位姑娘慌慌张张向西而逃，经过陡壁山崖，走出二三里地，二位姑娘累得通身是汗。

好容易逃到西山坡，银凤说道：“袁大姐姐，可了不的啦，慌不择路，咱们的船还离此处半里多地呢。”两位姑娘这一跑，早将胡子丢落，追来的贼人在道上拾了两个胡子，老道七星真人道：“他奔西方去啦，必是由西面来的，贫道带领几十位奔西南追；太仓三鼠带领几十位向西北追；林寨主带领几十位向正西追赶。他们绝跑不了甚远，背人的决不是男子，要是男子不能带假胡子。”银凤与红玉二人顺西山坡向南树林跑去，迎面老道七星真人仗剑截住。抹头顺山坡向北便跑，喘吁吁好容易跑出来二三里地，北面迎头现出一支贼人。银凤说道：“银龙你会水，你赶紧下水吧。你看贼人东西南三面围住，西面是水，此时我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为之奈何？”银龙道：“我与张七哥捆了两夜一日的工夫，浑身麻木，慢说是凫水，连一步都走不了。再说四人遭难，我焉能独奔生路？就是凫得了水，我也不能够那么办。你先将我解下来再说

。”姑娘一看贼人越追越近啦，遂将银龙解下来，放在山坡上，红玉此时也将张茂龙解下来。双龙山的贼人距离也就在七八丈远，银凤见贼人来到切近，亮出鸡爪镰，红玉握柳叶刀。林士佩一见是姑娘，并不上前，三鼠之中，惟有张德寿是淫贼，紧上前走。正在危急之际，就听江水一声响亮，随着有人言语：“双龙山的群雄，不要以多为胜，二位姑娘后退，俺胜英来也！”紧跟着水中浪花一搅，又上来一位，说道：“二位姑娘后退，九头狮子孟铠来也！”老道师徒见胜爷来到，老道七星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我的佛！”抹头便跑，张德寿腿底下也明白，三鼠是黄花鱼，暗中溜了边啦，只有林士佩双手合着狼牙钻，纹丝

不动，一语不发。二位侠客上了水岸，东边的向东而退，二位姑娘扶着自己丈夫向西而退，胜三爷与二侠孟铠上岸，一抖分水裙，水珠不沾。

你道，二位侠客何以至此？孟二侠在书房陪着金头虎吃完了饭，二爷问贾明道：“店中还有几位？”贾明说道：“还有三个人，三太、李煜、杨香五。”孟二侠叫金头虎坐船奔北岸，到店中将黄三太等约到家中。贾明走后，孟二爷喝着茶为难，自己心中暗道：“我若到双龙山见了寨主，以礼相待，他要将银龙、茂龙献出，我们两人哈哈一笑，从此结为朋友；他要不献，程士俊杀法骁勇，手下飞贼有百八十号，我是孤掌难鸣，傻孩子没在家。”孟二爷正在心中思索，家人来禀：“北岸胜三爷来到。”孟二爷一听，心中非常欢悦，孟二侠遂到南岸，一看船上，胜三爷昂然而立。船夫将船摆到南岸，孟二爷与胜三爷请安。胜三爷问道：“贤弟几时到家？”孟二爷说道：“小弟到家三四天了。”哥俩携手进了书房落座，从人献过茶水，孟二侠问道：“胜三哥何以至此？”胜三爷道：“我在杭州遇见华五爷与金面韦驮张旺，故此连夜赶来。”孟二爷说道：“三哥你来的太巧啦，昨天银龙与茂龙二人去探双龙山，至今天还未回归。方才金头虎来与我送信，黄三太要独自到双龙山拼命，幸被贾明拦住。贾明前来与我送信，我正在独自为难呢，我想双龙山贼多势众，小弟一人前去，恐怕与程士俊说僵了，小弟一人不是群贼敌手。”胜三爷问道：“兄弟你一人来的，还有别位前来？”孟二侠便将接三位姑娘来家之事，说了一遍。

胜三爷闻听三位姑娘在孟宅，心中就是一怔，遂问道：“二位姑娘可曾知道二龙被擒？”孟二侠说道：“不知道。”胜爷说道：“可千万别叫姑娘知道，现在年青的人都开通啦，二位姑娘要是知道，就许前去救援。倘若与群贼动起手来，叫群贼将

姑娘的衣服要是摸一下，咱弟兄就栽了筋斗啦。”孟二侠说道：“不要紧，二位姑娘决不能知道。”胜爷喝着酒，放心不下，叫道：“孟二弟！你打发家人到里面告诉婆子们，就说我来啦，叫二位姑娘到书房来一趟，大姑娘有病

不用来。”孟二侠遂打发老家人到里院传话，婆子到姑娘的闺房一看，姑娘的房门倒关着，二位姑娘踪影不见，墙上的兵刃也不见啦。婆子慌慌张张跑将出来，报告孟二爷。孟二爷说道：“你再看看李二麻子的船在河坡没有？”老家人去不多时，回来报告：“李二麻子的船踪影不见。”胜爷说道：“孟二弟，你看如何？如今的年青人开通多啦，我娶你三嫂子的时候，半年多的工夫，同着人还不敢说话呢。事不宜迟，咱哥俩赶快起身，接迎二位姑娘去。”孟二爷遂叫水手预备船只，弟兄二位上了船，够奔双龙山而来。来到双龙山的西岸，正赶上二位姑娘背着丈夫向南跑，胜爷说道：“咱弟兄可以暗中保护，若是一露面儿，都不好看。”孟二侠说道：“兄长言之有理，咱们换水衣水靠吧。”

弟兄二人在船上换好了水衣水靠，胜三爷道：“咱俩人可以下水，沿河跟着姑娘。”哥俩刚下了水，就见山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自昼一般。二位姑娘正向南跑的时候，绕过来一股贼人，正是太仓三鼠；姑娘抹头向北跑，又有七星真人也绕着弯兜上来了。二位姑娘一看，西面是水，东、南、北俱是贼人，渐渐追到，姑娘遂将背着的人由背后放下来。胜爷见二位姑娘都将丈夫卸下来啦，遂叫道：“孟二弟！咱们上岸吧。”

胜爷在前一搅水花，纵到岸上，孟二侠随后也上了岸。贼人一见二侠到来，俱各惊慌失色，向后倒退，太仓三鼠早就溜了，老道师徒也逃无踪影，惟有林士佩捧定狼牙钻，站在正东面，不语也不动。胜爷向前抢了两步，正了正月牙莲子箍，颌下的银髯还打着缕呢，抱腕当胸对林士佩说道：“林寨主一向可好？”

林士佩面透红晕，说道：“胜老达官，何至于赶尽杀绝？”胜爷说道：“林寨主言之差矣，五六次我未伤足下，那有赶尽杀绝之理？胜英此来，决非与林寨主寻衅而来。在下胜英与犬子办喜事，六月二十八晚晌，火焚胜某宅院，大闹洞房，镖打吾的儿妇，受伤甚重，死活不知。虽然胜英暂能忍下去，但绝不该又由我宅盗出宝刃与双龙头杆棒、百草转阳丹二十粒，这样对待我胜英，实在叫人难以为情。与寨主丝毫无关系，我此来专为捉拿七星真人赵昆福师徒。”林士佩叫道：“胜老达官！”

我与七星真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管不着。我来问胜老达官，我师弟方成采花不采花我不知道，不该将我师弟烧得片瓦无存，伤我联盟拜的兄弟不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能找您莫州去，您反来在双龙山。”胜三爷未及答言，旁边怒恼了九头狮子孟铠，叫道：“胜三哥！何必与嫉妒小儿论情理？”

林士佩，你会斗我胜三哥数次，今天你会一会七星宝刀。”说着话，由背

后撤出七星宝刀。林士佩合着狼牙钻，按三尖两刃刀便扎胸前，挂两肋，孟二侠一闪身？往里一跟步，一刀一钻杀在一处。此时胜三爷一看张茂龙、萧银龙披头散发，身无寸铁。此时二位姑娘已然离开岸，上了孟二爷的船啦。再看林士佩这口狼牙钻，吞吐撒放、摘解撕掇，孟二爷七星刀上下翻飞，二人正在酣战之间，东山坡上梆锣齐响，呐喊震天，声音鼎沸，正是二百飞虎军。金面太岁程士俊、宝刀将韩殿奎、铁戟将方成，率领二百名飞虎军前来，在高阜处向下眺望。

就听程士俊说：“为何林寨主与孟二当家的厮杀起来？”

老道在旁说道：“程寨主，你看那不是老胜英吗？孟二侠是老胜英的左膀右臂。”程士俊一看，胜英头戴分水莲子箍，身穿分水裙，脚登分水踏，背后插着鱼鳞紫金刀。程士俊一提大氅，一对纱灯跟随，闯下山来，背后一对小童，每人抱定一杆画杆

描金戟。到在山下，相隔胜爷不远，程士俊控背躬身说道：“对面老者，可是南七北六十三省胜老达官吗？”胜爷抱腕当胸说道：“在下正是胜英。阁下莫非是双龙山寨主程士俊吗？”

程士俊答道：“然也。胜老明公，我师兄林士佩一败涂地，山破家亡，阁下何必赶尽杀绝？”胜爷答道：“寨主有所不知，我与令师兄曾会斗几次，我是以朋友相待。胜某此次来到宝山，胜英说话准口应心，皆因六月二十八日与犬子完婚，赵昆福师徒火烧我的宅院，烧了房子大小二十七间；大闹洞房，镖打新人，生死不知。我尚且能忍耐，决不该将我朋友的宝刀盗出，又盗出杆棒与百草转阳丹。我忍无可忍，遂再下南省，捉拿老道赵昆福。胜英起身时，曾对亲友起誓，不捉住赵昆福，得回宝刀、杆棒，誓不回归故里。恶道方才耀武扬威，寨主要收留赵老道，与寨主的名誉有关。恶道取童子紫河车，发卖薰香蒙汗药，无恶不作。在下胜英拿的是万恶的老道，找得是宝刀、杆棒，与林寨主无干。”程士俊叫道：“胜老明公！赵昆福来到敝山乃是朋友面子，可暂而不可久。我请问明公一言，我师兄林士佩，与我师弟方成，他二人采花不采花？在莲花湖镖打刀杀那一伙英雄，采花不采花？胜老明公，你要赢得了我这一对画杆描金戟，再拿老道。”两个小童绕到前面，将兵刃递与程士俊。程士俊甩大衣，双手一接画杆戟，向上一抖，将戟抖起来，双手接戟尖子，月牙朝外，对胜爷说道：“胜老明公请看，画杆戟上有字。”胜爷一看，戟杆上凿着五个字：“戟下定吉凶。”胜爷心中暗说：“好大的口气！你要留情则生，你要不留情则死。”胜爷看毕，程士俊又将戟掉过来，双手擎着戟杆，胜爷亮出鱼鳞紫金刀，画杆戟奔胜爷肩穴，胜爷独刀撒步，戟刀交加，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那边林士佩的狼牙钻，孟二爷的七星刀；这边是胜爷的刀，程士俊的



戟。萧银龙

叫道：“七哥！咱弟兄何日学到这份本领？”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恶道说道：“众位寨主，乘此不下毒手，等待何时？现有长箭手，将长箭手南、北、东三面调开，乱箭齐发，管保二老二少死于乱箭之下。要不听贫道之言，这座山可保不佳。”

宝刀将韩殿奎说道：“程寨主素来好胜，要用乱箭，必然不悦。”

恶道说道：“韩老寨主，不毒不狠不丈夫。此时绿林道，您可算压倒一切的老人物，您栽给过谁？他当年甩头一子打您的眉头一道血槽，还与您假充老弟兄。”韩殿奎闻听脸上一红，不亚如刀扎肺腑。韩殿奎遂吩咐长箭手向前，将队调齐，韩殿奎吩咐鸣金，呛啷啷锣声响亮，韩殿奎说道：“林寨主、程寨主退后，聚义厅有大事。”林士佩一看长箭手围住了东、西、南三面，就知道韩老寨主要放箭，林士佩向外一纵，叫道：“师弟罢战！程士俊也跳出圈子外。长箭手一看，两位寨主俱奔东面而来，韩殿魁吩咐掌号，梆子一声响，二百名长箭手，南面的脸向西北，北面的脸向南，东面的脸向正西；二声梆子响，长箭手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将弓拉圆。孟二爷叫道：“胜三哥，长箭手要放箭！单刀何能破弓箭？咱们哥俩往西面退下吧。”胜爷说道：“二弟，名誉要紧，哥哥一生一世没教人家追跑了过。贤弟你下水，愚兄身带雕翎，我也剁他们十个八个的。”二侠道：“三哥您不败走，难道说兄弟就怕死贪生吗？”孟二爷将颌下银髯一团，往嘴内一咬。第一声梆子响，长箭手三面围齐；第二声梆子响，勿扣搭弦；第三声梆子还未响。正在此时，就听东南角声音特别：“唔呀！天灵灵，地灵灵，你们要放箭，我就放火，火神爷在这里！天灵灵，地灵灵，火还不起！”就是忽的一声，烟火烧来有二十余丈。借火光一看，此人狐狸皮马褂，春秋帽，棉靴头，向这方飞也似而来。程士俊正在埋怨宝刀将韩殿魁：“谁的主意放箭呢？我正会斗名扬

天下的胜英，用乱箭伤了他人，咱们也栽给人家啦。”程士俊正在埋怨之际，就听有人喊：“天灵灵，地灵灵，你要放箭，我就放火！”当时忽的一声，火光冒起有二十丈高。程士俊说道：“鸣金撤长箭手！”

您道，欧阳大义士是怎么个来由呢？皆因为欧阳大义士到了杭州府，正遇华五爷与张旺，指引来到建宁。欧阳爷来双龙山，一看此山三面是水，只有北面是陆地，欧阳爷不会水，由山口而进，欧阳爷的脚力很快，可以日行千里，猛鸡夺粟撞进了山口。有一个手明眼亮的喽卒，说道：“方才过去一个毛团似的。”别的喽卒说道：“你可不要胡说，得罪了仙家爷要头痛。”欧阳爷进了头道山口中，二道山口外，踩陡壁山崖，奔山坡向南而去。远远地望见灯球火把，本山的寨主喽卒俱都面向西，欧阳爷站在高阜处一看，长箭手三面圈住

二侠，欧阳爷心中暗道：“要坏。”正在着急之际，一看面前有干苇子廿余垛，顶上是圆的，俱都是满灰抹的，蛮子是夜眼，将芦苇垛打开一垛，把苇子打开了，将十余个苇子俱抖开，西北东南一大片，由兜囊中取出焰硝硫黄，俱都洒在那苇子之上。借着灯笼火把一看，此时已弓上弦，三面围住，二通梆子响时，俱都将弓拉圆。蛮子知道山里的规矩，三通梆子响放箭，见二通梆子响过，遂说道：“唔呀！你们放箭，我就烧你们个王八羔子！”

天灵灵，地灵灵。”火拆子向苇子上一扔，当时火光大作。程士俊正埋怨韩殿魁，忽见火起，这才吩咐长箭手撤队。欧阳爷跑到长箭手背后，已然收了队啦。蛮子赶奔二侠面前说道：“二位多有受惊。唔呀呀，胜三哥，你老人家向北去一点，孟二哥，你老人家向南去一点，吾在当中。”金面太岁程士俊一躬腰，颤双戟走到二侠近前，说道：“来者可是欧阳义士吗？”

欧阳大爷说道：“我不是义士，我是鸡屎！有眼无珠，不识好朋友，助纣为虐。老道七星真人万恶滔天，师徒采花害命。”

程士俊说道：“欧阳大义士不要取笑，您干什么来啦？”大义士说道：“吾拿老道七星真人师徒，找宝刀、杆棒。”程士俊说道：“前三年在萧金台盗取万寿灯可是阁下？”欧阳大爷答道：“正是吾老人家。问此作甚？”程士俊说道：“七星真人赵道友，将宝剑赠与在下。阁下也能盗宝刃吗？”欧阳爷说道：“岂有不能盗之理呢？”程士俊说道：“多少日期阁下可以盗出？”欧阳爷道：“珍珠灯是无价之宝，只消三夜；一口宝剑，能值几何？”程士俊说道：“也用三天如何？”大义士说道：“不行，我怕受了急。”程士俊说：“两天如何？”大义士道：“两天吾就歪了嘴啦。”程士俊说：“一天如何？”大义士说道：“不行，等不了。”程士俊说道：“一个时辰如何？”大义士说道：“一个时辰你盗我的试试？”程士俊说道：“大义士不要取笑，依您说，应当怎样？”大义士说道：“今天不算，两天两夜盗出宝剑。吾要是至期盗出来如何？”程士俊说道：“果然盗出，我必将老道师徒献与阁下。如若盗不出来呢？”

大义士说道：“吾要盗不出来宝剑，吾在聚义厅前亮家伙自刎，吾三哥回归故里，永不出世。”程士俊说道：“一言为定，咱们击掌为誓。”欧阳爷遂伸手说道：“击掌。”太仓三鼠说道：“程寨主，蛮子向来说了不算，不可与他击掌。胜英言而有信，必与胜英击掌。”程士俊遂叫道：“胜老明公！可代大义士击掌吗？”胜爷道：“那有何不可？”二人遂击掌为誓，两天两夜盗出宝剑。程士俊说道：“我也不让您到山里啦。”语毕，抱拳说了一个请字，程士俊吩咐鸣金收队，呛啷啷锣音响亮，喽卒寨主，如风卷残云够奔正东。

西南角上的二位姑娘，一见程士俊收队，遂叫水手李二麻子赶紧开船回孟

家寨去了。孟二爷由皮口袋中取出呼啸一鸣，

船也拢了岸，两位侠客、一位义士、张茂龙、萧银龙，三老二少上了船，回奔孟家寨而去。胜爷叫道：“银龙啊！双龙山你们俩人也来得吗？为你们两人之事，二位姑娘也来到双龙山，要叫贼人将姑娘衣服捋一把，咱们爷们这个筋斗怎么栽？”银龙低头不语。姑娘的船先回了孟家寨，到了孟宅后花园后河坡摆岸，越墙而过，到了内宅东跨院，撬开后窗户而入，丫环婆子已然在屋中等候。婆子们取笑问道：“二位姑娘上哪去了一趟啊？”姑娘说道：“老婆子少废话。”内宅之事不提，单言胜三爷。爷儿五位回到孟家寨，已然红日东升，船到河坡，金头虎、黄三太、红旗李煜，早在河坡眺望多时。黄三太迎上前去与胜爷等请安，金头虎说道：“二位回来啦，手中也没拿点什么，家伙也没带着，嫌压的慌吗？”贾明这一耍笑二龙，二龙也没说什么，心中异常气忿，大伙进了后花园大门，过后宅到前院书房，净面吃茶不必细表。摆上酒席，胜爷让蛮子上座，大义士说道：“老哥哥在此，吾不能上座。胜三哥您太实诚啦，我跟他们击掌，吾不能盗剑，吾也是不算；您跟他们击掌，吾盗出剑来，他们也是反悔。吾看这干贼人能征惯战，俱都跃跃欲试，英勇非常，终必武力对待。林士佩、程士俊、方成、韩殿魁，他等俱都是你我的硬对，非有三位来帮助咱弟兄不可，若来两位也可成事。”胜爷问：“哪三位？”大义士道：“头一位飞天玉虎蒋伯芳，第二位孟老二的大小子金龙，跟大脑袋镇三山。黄三太他们小弟兄六位无用，杭州府有俩作庄买卖的王八羔子，如有人打杭州府经过，也自然前来。黄三太小弟兄六位，可去杭州两大道，找着这三个人，在沿路之上，不但遇见他们三位，凡是镖行人有本领的俱都约了来。”

六位小英雄答应，吃完饭起身，张茂龙、萧银龙没有兵刃，打开了兵器房，每人取了一口单刀，头巾也没有合式的，俱都

绢帕绷头。六位收拾齐毕，乘船出孟家寨。下了渡船，够奔杭州大路，向北走出有三二里地，萧银龙叫道：“杨五爷！傻小子罗圈腿走的慢，他要是累了，他就不走啦。请人之事，至为紧急，只有两天的工夫，别叫他误了咱们五人之事。有他是五八，没有他是四十，咱们哥俩出主意，将他落在后头。每次咱们要单走，黄三哥打圆盘，今天我先告诉黄三哥。”银龙遂低声叫道：“三哥，这一回您别管，有贾明误事，咱们将他落在后头。”银龙这一附耳低言，贾明早看见啦，遂向银龙道：“你们打算什么？背人没有好话。”银龙道：“贾五哥，您总多心，我哪里敢背地谈论您？非但不敢谈论您，就连您的绰号我也不敢贸然说出啊。”傻小子贾明听萧银龙说完，一边走着一边气气哼哼问道：“你又改我了，我来问你，甚么叫绰号？”

为什么你不敢招呼我的绰号呢？”杨香五这时正同贾明走了个并肩，他看

傻小子这样糊涂，不禁哧的一声笑道：“你不知道什么叫作绰号吗？我来告诉你吧，就是你的外号金头虎么。他大概是因为你是老虎星，所以不敢贸然的称叫，恐怕你这老虎星压了他的运啊。”傻小子贾明一听，更气的了不得，将脖子一扭，冲天杵的小辫一挺，瞪着两只烂边眼向杨香五骂道：“瘦小子，你也来啦。你们还有几个？黄三哥，您给评评理吧。”

黄三太尚未答言，银龙又笑着说道：“贾五哥你自己拿主意吧，倚赖别人作什么？”傻小子贾明忙将头一点，说道：“对啊！”

自己拿主意，为什么赖靠别人呢？我把张茂龙张大哥抛开，我来问你，双龙山窃探被获遭擒，是谁救的你啊？”贾明这一问可把萧银龙给问住了。香五在旁边却又替他答道：“这个你可不能生气，那是人家未过门媳妇给救的。不像你似的，到了被擒的时候祷告这个盼望那个来救命。”贾明没等他说完，兜着他的脸就是一口唾沫，唾了杨香五满面，顺着腮帮子往下直流。

杨香五奔过来就要打贾明，却听傻小子说道：“你总来替他说话，你图了他多少钱？双龙山救他的是他的媳妇吗？我想若不是胜三大爷赶到，他们早就死在那里喽。他才说不要倚靠人，为什么在双龙山不自己大摇大摆的出来呢？”他们说着，李煜收住脚步给了事道：“得啦，五弟别闹啦，赶紧走路吧。”贾明气还没消，走着道，嘴里还是叨念，猛一抬头，却见他们五人都走老远的了。金头虎看了自己点头暗道：“好啊小子们，打算抛我？我是跟定了你们啦。”想罢便连忙撒开喇叭罗圈腿追将下去。原来在贾明和杨香五吵嘴的时候，萧银龙向香五等扭了扭嘴，那个意思是让他们众人别答理他，大家赶紧往前走，料到贾明的脚程决定跟不上，那时他累了就不追在后面了，省得在后面跟着打麻烦。这时银龙在前紧走着，回头向香五说道：“咱们不将他落在后面咱是别打住。”黄三太接言道：“别这么办，那就显着不对了。依我咱们还等着他，同他商量商量，分开了走倒行。”香五说道：“三哥您老总是惜怜他，他这种人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哪回不是他跟着搅合？顶好您别言语，等他赶到，我再用话一挤兑他，他一气就自己去了，然后咱们赶奔杭州大道。千万别耽误了这事，倘要欧阳大伯将剑盗出，那时节说僵了打起来，岂不坏了？”他们走着说着，猛见来到一个村镇，三太说：“咱们大家进镇找家茶铺休息会，然后再说。”大众见路东有处小茶铺倒很洁净，遂连贯走入，伙计急忙过来招待，立时泡好两壶香浓的茶来。正然喝着茶，就听外面傻小子嚷道：“好啊小子们！都跑哪里去了？怎么我找不着呢？”银龙在座慢慢言道：“咱们大家可别说话啊，提防他听见。”却巧贾明见这里有茶铺，一阵阵喷出茶叶味来，他便探头向里一望，不料看见三太等五人在里喝茶啦，傻小子便更坏，连声也不言语，一屁股就坐在萧银龙背后的一条凳子上，

瞪着眼看着他们。杨香五装没看见，故意向银龙说道：“我喝这个味还是真好。老兄弟，咱喝完赶紧走路。”银龙道：“我不喝了，咱们走吧。”三太拦道：“咱们可喝完了，贾五弟还未喝呢。”贾爷气哼哼说道：“我不算数，我也不喝。”杨香五没等三太答言，便从兜囊掏出碎银会了茶钱，大众走出茶铺，直奔大道走去。傻小子仍然跟在后面，银龙回头看了看，又低言向香五说道：“贾明在后面。”嚷道：“这会你们是谈论谁？”

银龙道：“我们正是论足下。”傻小子贾明说是：“足下就是我，不含糊哇。”萧银龙说：“贾五哥，您非拐棍走不了道。”

贾明说道：“什么叫拐棍呀？”银龙说道：“我们哥五个，就是您拐棍。”贾明说道：“短命鬼，我活二十多岁啦，都是你们抱大的吗？”银龙道：“看前面是一条叉路，一条奔东北，一条奔西北。可单走一回？”杨香五笑道：“萧贤弟，你别看他装傻充愣，要了他命也不敢单走。”金头虎气哼哼说道：“你们真欺负人。你教我打那边走？”萧银龙道：“您哪儿走？”贾明说道：“我打东北走。”银龙说道：“我们向西北去。”金头虎遂向东北走去，直回头向西北看，净等黄三太了事呢，无奈这回黄三太不理他。金头虎这回可真生了气啦，心中暗说：“连我黄三哥也看不起我啦。”贾明一生气，直奔东北走去，再回头一看，黄三太等已经没有影儿啦。金头虎伸手一摸兜囊，一文也没有，自己言道：“忘了与我孟二大爷要盘费钱啦。”贾明心中着急，躺在树林子里就睡着啦。睡醒一觉，睁开眼又走，走了三里二里地，心中一闷，躺在树林子里再睡。

列位，人不许看不起人，他们五位请了一位来，傻英雄自己也请了一位来。

不言两拨前去请人，单言孟家寨孟二爷等三位老者吃完了饭，欧阳爷叫道：“孟老二！你还不叫您老伴来陪我喝杯茶么？”

胜三爷道：“你这一辈子没有断了耍笑。”欧阳爷找了一个清雅地方养神睡觉，睡了一觉，起得身来，喝茶吃点心，来到书房，叫道：“胜三哥！双龙山贼人他们准知道我三更来天去，我学一个小毛贼做事，带着太阳我就去，掌灯时候我就到了那里，他们绝不能寻思我去的那么早。”孟二爷说道：“你真够奸。”“可有一宗，胜三哥，至三更天，你老人家可得给我打接应，盗出剑来也得打，盗不出剑来也得打。”胜爷叫道：“兄弟！你可保重些。为愚兄之事，贤弟如同老虎口内夺脆骨。”

大义士叫道：“老哥！”您就想着给我三更天打接应就行啦。

千万可别听孟老二之言，看看蛮子有多大本领。那么一来，小弟就苦啦。”胜爷说道：“你二位又玩笑，愚兄焉能误事？”

蛮子叫道：“孟老二！给我预备船吧，要俩精明水手。”太阳有老高呢，蛮子就起身啦，胜三爷叫道：“欧阳贤弟！千万保重。”欧阳爷上了船，水手摇动花槽向东而去。蛮子与水手耍笑，叫道：“水手！水有多深啊？”水手说道：“深的三四丈，浅的一丈来深。”蛮子说道：“这个船翻不了个儿？”水手说道：“大爷，您别说不吉祥的话。”说话之间六七里地到了双龙山山环，未等拢岸搭跳，欧阳爷向下一纵，上了山坡，无论多少人都不怕啦。蛮子叫道：“水手！我干什么去，你二位也知道。倘若我盗出东西来，群贼追我，我找不着船的时候，我就喊：‘神仙何在？’你们就答应说：‘吾神来也！’我好顺着声音找船。”两个水手一路之上，笑的肚子疼。欧阳爷踩陡壁山崖，顺着山坡向北一看，东北角有一个山环，山环内有两个人探头缩脑。一个青短靠，背后背刀，面似瓦灰；一个灰短靠，煞白的脸面，背后背刀。二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向西点指欧阳爷，欧阳爷答话：“不错呀，我就来了一位。”这两人遂转身子奔山里而去。大义士进山环，这二人踪影皆无，大义士自言自语道：“明明是两个人，我见了鬼啦？”头一次张茂龙与萧银龙进山，就被这二人看见的。山环里有地窖子，窖子东西宽六尺，南北长一丈，上头盖着一张席，七尺宽，一丈二长，东西南穿着四根竹杆，席上面用糯米饭汤合土，俱都抹得与当地土色一样。二人掀席进去，将席盖好，由南面倒台阶下去。蛮子夜行眼，一看地窖子中有灯光，由席缝边露出一点亮儿，蛮子将盖儿一掀：“哎呀，二位多辛苦啦！”一丈来深，十余层台阶，二喽卒亮刀，蛮子不走台阶，向下一跳，轻轻落在地窖中，这个喽卒刚亮出半截刀来，那个喽卒刚一摸刀把，俱被蛮子用点穴法点住。将两个喽卒俱都捆上，一掌破了穴，这两个喽卒道：“大爷，我们是查山的，您饶我们命吧。”欧阳爷说道：“饶命不难，你们怎样与聚义厅通达消息？”两个喽卒说道：“大墙西南面有一根铁线通聚义厅，聚义厅有铃铛，来一位拉一下，来两位拉两下。”蛮子说道：“在西南角上果有铁线，回来饶尔等不死；要没有铁线，一刀一个。”语毕，蛮子上台阶要出地窖子，两个喽卒心中暗说：“你一走，我二人向一块凑合，用牙解绳。”二人方一寻思，蛮子回头道：“不行不行，我走了你们两人到一块就用牙解绳。吾将你二人分了家吧，地窖子上边来一位吧。”用手提起一个喽卒放在地窖子外。蛮子方要走，这二人心中思索：“你走了我们喊叫，自有寻山寨主救我们。”大义士道：“不行不行，我走了你们大声叫唤，叫寻山寨主解救你们，你们就跑了。吾用东西塞上你们的嘴。”俩喽卒心中暗骂：“这小子真损透啦，拿着我们两个人开玩笑，你随便吧。”大义士撕了两个喽卒的衣裳，将口俱都堵住，说道：“这回万无一失了。”大义士遂向西南角上走去，来到切近一看，果然墙根下有一个铜钱下垂，用砖砌着，里面藏着一根铁线。大

义士遂拉响铃惊群贼，智盗双锋剑。大义士向眼上一伸

手，正当中有一个方孔，有核桃粗一个皮绳套，大义士自语说道：“哎呀，还给我预备皮套哪。”一拉嗡嗡直响。

此时天到掌灯的时候，聚义厅群贼正饮酒呢，老道说：“今天咱们两个酒慢慢地喝，今天晚晌，听响铃为号。”老道正说着话，就听铃哗啦啦一阵响，老道说：“蛮子真坏，来得真早。”又听哗啦一声，老道说道：“来了还是两位。”响铃声不断，有数钱快的直数：“二个、四个、八个，一百零四个人啦！”大义士哗啦哗啦不住气拉响铃线，直数到三百余响，便数不过来啦，蛮子拉的工夫太大啦，直把走线拉折啦。群贼一阵大乱，说道：“保镖的来了三四百位！”林士佩与老道乃是有经历之人，说道：“众位别乱，昨天蛮子、胜英、孟铠三更多天才走的，今天定更来天，就来三四百位？胜英决不能请得那么快，这恐怕是蛮子闹鬼呢。派人探一探看守走线响铃的。”

且说大义士拉折了走线，鹿伏鹤行，来到聚义厅后，隐住身躯，听贼人议论。有说派人查走线响铃的，有说蛮子在萧金台盗灯，门窗户壁未动就盗走了，剑在仙人洞放着不牢稳，寨主带在身上最好。寨主带在身上，蛮子不能打身上抢剑。程士俊深以此说为然，去往仙人洞取剑。程士俊说道：“哪位弟兄辛苦一趟？”蛮子心中暗说：“王八羔子，单我来盗剑你们取剑？这个取剑的如同打鱼的香饵，大概愚弄我呢。咱俩瘸拐李，把眼挤，我叫贼魔，我是当不上。”老道说道：“我荐举一人取剑，万无一失。”程士俊问道：“道友荐举何人？”老道说道：“非老寨主韩殿魁不可。”韩殿魁站起身来，慨然应允，握宝刀说道：“我取宝剑，蛮子不能奈我何。”出了聚义厅，不打灯笼，韩殿魁来到东院，再向东二道院，每道院俱都是一对挂灯。蛮子在房上坠下了韩殿魁，比及韩殿魁到东三道院，可就没有灯笼啦。韩殿魁自言自语：“眼前就到仙人洞，我要取宝剑啦。”

蛮子在西边房上一看，地下铺着串地锦，当中三尺来宽的空地，串地锦颜色与地皮色一样。蛮子心中暗说：“由西往东向南拐过月亮门，就是三寸宽的道儿，我要下去就得掉在串地锦里。”

你不用念山音，不上你的当。”韩殿魁又向南拐到月亮门，叫道：“喽卒们！留神小心。”月亮门外有四个喽卒专管绷腿绳，喽卒问道：“老寨主你干什么去？”韩殿奎说：“我取宝剑去。”

喽卒道：“当真吗？”韩殿奎说：“我要不取宝剑我不姓韩。”

蛮子暗道：“你取宝剑骂哪家子事？你是跟我骂街呢？”韩殿奎往南去，穿过五七道寨子，看见高耸大墙，五十名削刀手把守南边的栅栏门，每人一口双手带。为首一家寨主对韩殿奎问道：“韩叔父何往？”韩殿奎答道：“仙

人洞取宝剑去。”那家寨主说：“是真取宝剑吗？”韩殿奎道：“韩某焉能说谎？”

那家寨主又说道：“韩叔父多加小心。”韩殿奎说道：“蛮子岂能奈我何？贤侄你把守寨门千万留神小心。”“蛮子不打这里过，是他造化；他若打这里走，青铜双铜，砸他肉泥烂酱。”

欧阳爷观看此人，青脸膛儿，缘紫色壮帽，紫绢绸的大衣，绛紫色的短靠，一脸的怪肉横生，凶似瘟神。蛮子心中想道：“我有心杀了他，恐怕误了我取剑。”蛮子越过了寨子墙，相隔南面栅栏门，也就在十余丈远。出了寨子墙，又跟在韩殿奎的后面，走出去不甚远，韩殿奎打着了火折，够奔山岭，用火折子照着路儿走上山岭的羊肠小道。蛮子心中暗道：“老忘八羔子，你走黑道得提着灯笼，打着了火折子，我是夜能视物；你也就是七八百里地的脚程，我是一千里地的脚程。”韩殿奎来到山岭之上，由山岭向东，走了也就在半里来地，在山岭的正东，有一道石梁，有十余丈宽，往东看不出多远去，韩殿奎走至石梁近前，用手往前一指，自言自语地说道：“来此已是仙人洞。”欧阳爷一看他手指之处，有三两丈高的一块平石，

有五六尺宽、平石的上面凿着三个大字，上写“仙人洞”。又见平石南面有茶碗大小的一个八角疙瘩。韩殿奎来到平石前，用力一拧那个八角疙瘩，只听“吱喽喽”直响，这疙瘩里面是螺丝，螺丝一转，石板向上一起。蛮子心中说道：“此时不拿老王八羔子，等待何时？”蛮子紧走了几步，一撩皮马褂，由百宝囊中取出红莲花锁。此物与别的暗器不同，此物是用银丝鹿筋作的圈儿，共是三个，擒人的时候，量人的脑袋大小取用，头大是用大圈，头小的用小圈，中等的用中等的圈。蛮子将红莲锁从腰中取出来，心中暗道：“十几年不用这宗东西啦，今天要用用。”将皮套儿套在手腕儿上，乘韩殿奎拧螺丝之时，蛮子由背后一抖手，就将皮套儿套在韩殿奎的脖项之上，蛮子向回一兜，韩殿奎这个乐儿可大啦，摔了个仰面朝天。韩殿奎一歪身，元宝形就躺在了尘埃。韩殿奎若是仰面躺下，他准知道若碰在山石上，就有性命之忧，故此他才歪着躺下。蛮子一拽绒绳锁练，拉到近前，由韩殿奎背后一按绷簧，先将他的宝刃抽出来，往南面一扔，扔出五六丈远去。复又用绒绳将韩殿奎四马倒攢蹄捆好，可惜莲花湖的老寨主，连手都没递，就被蛮子捆上啦。蛮子说道：“我问问你这老王八羔子，仙人洞是有宝剑啊，还是诓我进洞拿我呢？”韩殿奎一笑说道：“蛮子，你用什么东西，将我拿住的？”蛮子道：“法宝。你快说吧，宝剑倒是在仙人洞没有？”韩殿奎笑着说道：“知道我倒是知道，就是不告诉你。”蛮子说道：“好好好。”说着话，由南面儿将折铁宝刀取回来，说道：“我拿刀刺你这个老王八羔子，我割你的耳朵，削你的鼻子，扎你的



眼睛。”韩殿魁冷笑说道：“你家老寨主，岂是贪生畏死之人？任你所为吧。”蛮子一想：此时莲花湖势派最大，韩家户大多了，叔侄弟兄八位，俱是有名的英雄，韩殿魁在绿林道中，也不算大恶，我要杀了他，必

给我胜三哥结下仇恨。蛮子思索至此，笑道：“韩老寨主，宝剑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我胜三哥朋友的。老哥哥，你叫我取出宝剑，我还你折铁刀，于你无伤，老哥哥咱俩结交一个朋友。”韩殿魁一笑说道：“硬的不行动软的？你跟别人使去。宝剑在仙人洞不在仙人洞准知道，就是不告诉你。”蛮子说道：“你只要告诉兄弟宝剑所在，吾必还回你的宝刀。你要不说好办，我脱了你的鞋袜，脱了你的中衣，我用刀刺你的屁股，我要给你上特别刑法。

”韩殿魁颜色更变，心中暗想：“剑客和聋哑仙师与蛮子耍笑。蛮子偷着由背后掀开剑客大衣服就抠屁股。他是说的出来就办的出来。”蛮子一看韩殿魁怕这一手儿，心中暗说：“你怕这个我就拿这个吓唬你。”说着就解他中衣。列位，南七省韩殿魁是有名的人物，若真叫蛮子给脱了自己的中衣，自己是死是活？说着话，当时就解韩殿魁的绷腿，韩殿魁长叹一声，说道：“蛮子你不用如此，宝剑在仙人洞呢，洞里边地方很大，就怕你找不着。宝剑要不在仙人洞，我不姓韩。”蛮子说道：“吾解开你，吾揪着你的十字绊，你要跑我再捆你。”蛮子遂拿着刀将韩殿魁飞抓绒绳解开，韩殿魁站起身躯，蛮子左手持着韩殿魁背后十字绊，右手举着宝刀，来到仙人洞近前。韩殿魁一拧螺丝，石板又起来四尺多高，人也进的去啦，蛮子说：“且慢，得仔细看看。”蛮子一看，原来那块石板是一个石门，当中有石门限，石门砌半尺深的槽儿，那石门下来的时候入槽。蛮子向里一看，石洞里头北面上钻着喜鹊登枝，限南边栽着一棵松树，松树上落着一个鹰，松树下一个熊，俗名英雄斗智。蛮子叫道：“韩老寨主，北面石上喜鹊登枝，南面是英雄斗智。”韩殿魁一听，打了一个冷战：“无怪乎我输与他，原来他夜能视物。”韩殿魁说道：“你跟着我进洞吧。”蛮子说：“不能，不能。到里边你一诓我，洞

里道路你知道底细，吾不知道底细，吾怕上了你的当。”韩殿魁说：“再不然我与你取剑去？”蛮子说：“取来宝剑你好剁我？等一等，我想想。吾罚你一个苦力，你往前走。”背后仍然揪十字绊，折铁刀晃着，向南走又往西去，出去半里之遥，叫道：“韩老兄！你搬起这块石头来。”韩殿魁无法，只得将石头搬到石门下，叫韩殿魁向石头门限当中一放，蛮子说道：“这一回你就关不上石门了。”韩殿魁虽然罚苦力，暗中赞成：“蛮子真有点聪明。”用石头将石门限垫好，仍然揪着韩殿魁，伏腰进了仙人洞。往南一拐，又往北去；连绕了三个弯儿，犹如三环套月。南面石墙中有斗大的一个石眼，可不知其深几，韩殿魁一伸手，取出宝剑说道：“给你吧。”蛮子见绿鲨鱼皮旧鞘，蛮

子接过来一掂，叭哒一声抛在就地，说道：“会水的别瞒水贼，宝剑是假的。先说头一样，不够分量。”韩殿魁说：“你真高明，往前走吧。”又走了三个弯儿，又如三环套月的形式，北面石墙上也有斗大一孔，一伸手取出宝剑，说道：“看姓欧阳的你眼力如何？”欧阳爷接在手中一看说：“哎呀，真的！放了你吧。”欧阳天佐接过宝剑，是真的就把韩殿魁放了，心中暗说：“你出去我也出去，门口有一块大石垫着石槽呢，我的脚程比你快，我能走在你前头。”欧阳天佐这一放松了韩殿魁，韩殿魁应当往回跑，就见他并不回头，仍按三环套月往前跑。蛮子一想：“他不向回头跑，必有把戏。”开腿就追。这一绕弯，临到欧阳爷追到洞门之时，就见洞顶上有一天孔，距地有一丈来高，韩殿魁纵至天井上，一手抓住外边的铜环子，再一探身出了仙人洞，洞外有一石帽，是螺丝口的，提起石帽就拧。蛮子向上一纵，托了一把，纹丝儿不动，翻身向回再跑。来到石门口，向外一钻，才将脑袋钻出去，石门已落，蛮子被获遭擒，被石门夹住。蛮子将眼一闭，说道：“啊呀！”

倾了我了，害了我了，吾命休矣。”但是石门看看将蛮子的脖子夹住，石门再不向下落了，也不向上起了。欧阳爷睁眼一看，面前一位老者，白发苍苍，左手捻银髯，右手拧着石门的钢螺丝，不向上起，不向下落。蛮子是夜行眼，一看此人，说道：“石俊山老王八羔子，有这么闹着玩的吗？”石爷叫道：“十余年没捉住过你！老弟，你不是由背后揪胡子，就伸手抠一把，捏一把；不论当着什么朋友，不是偷小包袱，就是偷毒龙杖。

今天你说好的不说？”蛮子说：“咱俩就在这儿耗时候吧。”

石爷说：“这可有点拿手啦。”蛮子说：“甚么拿手？”石爷说：“你非得起誓，从此永不与我玩笑，我就放了你。”蛮子说：“哎呀老哥哥，我不与你玩笑了，我再与你玩笑，我是王八羔子。”石俊山说：“不成。”东路镖头再看蛮子被石门夹得要火儿啦，遂说道：“你也有今日。”一拧螺丝，石门向上一起，蛮子由里面纵出来，说道：“哎呀，你这个老王八羔子！我揪你的胡子。”石爷一乐，叫道：“欧阳贤弟，你好大胆量！把你困在仙人洞，将上面石头帽子拧下来，向里一灌石灰，你纵有金钟罩，也无济于事。那老匹夫将石头帽子拧上，便来落石门，被我一怀杖将他打一溜滚。因他尚非巨恶，未忍加害，况且也怕与胜三哥种仇，贤弟得出宝刃，急速回孟家寨，请代表说与胜三哥，刘云已被我救走了，有安稳之地存身，绝无危险。

欧阳贤弟，你得回宝刃，又得了一把宝刀，急流勇退，快回孟家寨吧。”欧阳蛮子说道：“不能，不能。程士俊说啦，盗出宝刃他献与我老道师徒。”石爷叫道：“贤弟呀，危险哪！”

蛮子道：“哎呀老哥哥，我早有，准备，今天三更后，胜三哥与孟二侠前

来接我。再加上你，咱们四个足可以对付群贼。你不知道吾会装神闹鬼？到了那个时候，吾就喊‘天灵灵，地灵灵，山神土地何在？’你们就出头应战，那时吾就跑啦。你要

不去，到那时吾就胡骂你个老王八羔子。”石爷说：“贤弟你可保重。”蛮子说：“料也无妨。”语毕，解开皮袄马褂钮子，鹿皮夹袄十字绊，将宝刃插在十字绊中，仍然扣上皮袄钮，踩陡壁山崖下了山坡，轻车熟路，由北向南而来。

来到寨子切近，蛮子一看，双铜将吉兴率领着五千名削刀手。皆因韩殿魁被蛮子捉住抢去折铁刀，好容易逃回来，走进南寨门，吉兴问道：“韩老寨主怎样？”韩殿魁说：“不好，不好，咱爷们栽了跟头啦，宝刃盗去，抢去吾的折铁宝刀。吾欲将他困在石洞中，方要落石门，有一个白胡子老者，一拐棍将我打了一溜滚。”吉兴说道：“您且回聚义厅与吾寨主哥哥送信，吾将蛮子围住，连老头一齐拿。寨主哥哥如能前来，则更妙矣。”喽卒打着灯笼火把，向北而来。欧阳爷由北而南，直迎将上去。欧阳爷一行走着，一行喊着：“哎呀！吾心惊肉跳，我往哪里走哇？”方才走至切近，双铜将吉兴将五十名喽卒雁翅排开，叫道：“蛮子哪里走！”蛮子说：“哎呀，吾转了方向啦！将吾吓糊涂啦，跑在队里来了。”手中折铁宝刀乱晃。

吉兴说道：“蛮子你要知时务，将宝刀放下，饶尔不死。”蛮子说道：“奇怪，奇怪，今天吾睡午觉偶得一梦，吾死在使双铜的手下，今果要应梦。我必然知时务，你饶了吾吧。吾吓糊涂啦，误入大队，请寨主格外施恩，放了吾吧。寨主要不饶我的命，那就怨我命短。”双铜将吉兴一看，蛮子是诚心耍嘴，举起双铜照蛮子就砸，蛮子向旁一闪，双铜撤回，搂头盖顶又砸来。蛮子向旁边一闪说道：“没砸着。”就势折铁刀一裹手，刃朝外一抹双铜将的脖子，头尸两分。蛮子说：“哎呀，我没死他死啦。”五十名喽卒一看，有名的寨主一个照面头尸两分，抛下灯球火把就跑。蛮子在后面追赶说道：“哎呀，你们不要跑，吾是净宰大贼不宰小贼。”欧阳爷要是真追真杀，这五十

名喽卒跑不了几个，欧阳爷故意在后喊嚷，是所为叫喽卒们自相践踏。进了南寨栅栏门，欧阳放心前进，不怕消息埋伏，有五十名喽卒引路，直追到聚义厅前。韩殿魁败回聚义厅，已将仙人洞之事，告诉了程士俊与林士佩，大众一听，亮家伙就要奔仙人洞。正在方要出厅之时，就有喽卒们喊嚷：“了不得啦！”

吉寨主被杀了，蛮子追下来啦。”欧阳爷背后背宝剑，手晃摇着折铁宝刀：“哎呀，不用追，吾决不失信，吾来啦，吾来啦。”

程士俊一看，蛮子晃晃悠悠，踏啦蹋啦。蛮子对程士俊说道：“程寨主

，你与我说的牙白口清，两天两夜盗去宝剑，将老道师徒献于在下。今在期内将宝刃得回，程士俊你是有名的人物，你打算怎样？你与我胜三哥击的掌，你不能忘了吧？一天半夜盗出剑来啦，你将老道师徒献给吾，吾将宝刃仍然还你。”程士俊说：“吾与胜老者打赌，是你一人盗剑。要不然，吾家老寨主将石门一落，将你困死在仙人洞。那白胡子老头手使拐棍的是谁？你有帮助就许我不承认。”蛮子就说：“那是吾拘来的本处山神土地。”程士俊说：“没有那么回事。你将宝刃、折铁刀俱都放下，你一人另盗。再有人帮助，吾仍然不算。”蛮子说道：“程寨主你强词夺理。”二人正在狡展之时，老道七星真人站在林士佩背后说道：“林寨主，咱们都到了大清国边界啦，他们实在欺人太甚。您累次失败，这回还不将蛮子捉住，得回宝刃、折铁宝刀？捉住蛮子也可一洗从前之恨。您切不可大意，此时不除他，悔无及矣。”林士佩闻听，合狼牙钻，说道：“诚然。”遂蹿至当中，举狼牙钻向蛮子劈头盖顶便砸。

欧阳爷闪身躯，折铁刀接架相迎。二人正在动手之时，七星真人赵昆福又到方成身旁，说道：“方寨主，贫道逃在您的宅院，被老胜英余党破了宅院，烧的片瓦无存，皆是蛮子所为。蛮子外号叫火神爷，早早除去，实为绿林道之大幸。程寨主既不拦

师兄，还能拦阻师弟吗？”方成一颤双戟，直奔蛮子而来，扎胸前挂两肋。这对画杆戟分量加重，狼牙钻六十二斤半，上绷下砸，蛮子喊道：“你们依仗家伙重？我的这口刀是借来的，跟你们硬砸，我也不心疼！”狼牙钻向下一砸，折铁刀往上相迎，当唧唧一声响，折铁刀飞出有一丈多远。蛮子伸手撤出宝刃，说道：“这回我就不砸啦，这是我朋友的宝剑。这口宝剑神出鬼没，削耳撩腮。韩殿魁纵出人群，拾起宝刀，一顿足说道：“休矣！”老道问：“怎样？”韩殿魁说：“半寸长一道裂纹。”老道说：“你看蛮子多损哪，他将你宝刀损坏。乘此时你就过去跟他对宝剑去，程士俊不能拦着。”韩殿魁举破刀过去，兜着欧阳爷背后就是一刀。先者是单打独斗，程爷未拦阻；以后师弟上去，也没好意思相阻；随后蛮子又损了韩胜奎的宝刀，韩爷上去助战，所以不能拦阻啦。此时三个战一个，恶道一看，没拦别人，也不能阻我，亮双剑赶奔近前，加入战团。要是平常手，欧阳爷可不惧，这四个都是硬手，嗖嗖困着蛮子，一条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钻，一对画杆双戟，一口折铁破刀，一对宝剑，俱是能征惯战，久经大敌之辈。欧阳爷遂施展平生绝艺，宝剑上下翻飞，遮前挡后，皮袄马褂踏啦踢啦乱响，工夫不大，欧阳爷热汗直流。欧阳爷骂道：“混帐王八羔子！”

不是人物，为何四个打一个？我要掐诀念咒！唔呀，山神土地，使拐棍的，天灵灵，地灵灵，急速快来！”恶道吃了一惊。一看无人答言，蛮子热汗直

流，说道：“哎呀胜三哥，还不前来救吾？”又没人答言。此时已三更将过。

“唔呀孟老二！还不前来救吾？”三次没人答言。蛮子又喊：“萧老三也不前来救我？”蛮子越喊越没人答言，再喊就没有人听他那一套了。

欧阳爷真急了：“哎呀，九头狮子孟老二！震三山萧老三！你们两个人在瓦垄里避着，看我的笑话！这是闹着玩的吗？再要

不出头露面，吾要骂你们俩老王八羔子啦！”

聚义厅正面，大瓦垄中，难坏了屈己从人的胜三爷。两个盟弟孟二侠、萧三侠说道：“胜三哥您先别理他，他平生绝艺还没施展呢，今天倒要看看他的本领。”胜爷左右为难，两个盟弟不叫答言。狼牙钻与画杆戟、折铁宝刀，这几宗兵刃，金钟罩蔽不住，爷万般无奈，在聚义厅大喊了一声：“欧阳贤弟不要着急，胜英在此！”飘然而下。翠蓝缎子鸭尾巾，上横紫绒一道，顶门上颤巍巍的一朵黄菊花，肋下衬镖囊，周围青缎子卧鱼，正当中青缎子一个“镖”字，怀抱鱼鳞紫金刀，银髯一飘，纵下聚义厅。东敞厅上哈哈笑道：“蛮子急啦？九头狮子孟铠在此。”头上带绛紫鸭尾巾，横着一道紫绒，怀抱七星刀跳下东敞厅。西面敞厅一声喊嚷：“震三山萧杰来也！”古铜色的鸭尾巾，怀抱金背折铁宝刀。三侠飘然而至，四个人打一个的也不打啦，俱各撤兵刃纵出圈子外。蛮子道：“孟老二、萧老三两个老王八羔子，不叫我三哥答话，这样的战场是闹着玩的吗？”三侠是怎样来由呢？孟爷与胜爷是在孟家寨预先规定好了的，三更后准到，无庸赘述，惟有萧三侠的来由，必须表白。欧阳爷自孟家寨带着太阳起身，临上船之时，蛮子谆谆嘱咐：“三更后不来，胜三哥、孟老二可去给我打接应去。”胜三爷说：“三更一过，愚兄必到。贤弟可要保重些。”蛮子说：“胜三哥，您可别听孟老二之话。”胜爷说：“你们哥俩有玩笑，愚兄岂能失信呢？”蛮子上船走后，胜爷与孟爷说：“咱们哥俩在什么时候去好呢？”孟二侠说：“二更之后就不晚。”

哥俩喝着茶，等到定更来天，老家人回禀：“北岸有萧三爷来啦。”胜爷与孟爷闻听，不胜之喜，出院来接，船已到南岸。

萧三爷手提小包袱下了船，老弟兄三位见礼已毕，胜爷说道：“萧三弟何以独自来此？”萧三侠说：“皆因在杭州府遇见金

面韦驮张旺、华谦华子阮，叫我连夜前来，言说老道师徒逃亡双龙山。华五爷说头一拨三太等已到多时，第二拨蛮子也来啦。

蒋五爷在我前一天来的，他却未至，他行路外行，我多给了船家几两银子，故此后来的倒走在头前啦。”胜爷闻听不胜之喜，说道：“吾弟此来，诚可为吾一臂之助也。”又叫道：“三弟你来的甚巧，欧阳贤弟前去盗剑，预定吾与孟二弟二更多天必去接应。今三弟你来，适逢其巧，也同我二人前去如何

？但是风尘甫息，又要厮杀，亦太难以为情了。”萧三侠说道：“千山万水而来，所为何事？岂惧厮杀？吾来也巧，正我之幸也。”

胜三爷说：“叫厨房给你备饭吧？”萧三侠说：“我在店中打完尖来的，毫不觉饿。”胜爷说：“就此要上船，够奔双龙山。”

于是三位老侠客出了孟宅，上船够奔双龙山而来。来到双龙山停船，三位弃舟登岸，在泊船之处，留上记号，三位老侠客踩陡壁山崖，往东面越寨子墙而过。聚义厅前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三位老者到西敞厅。三位老者并未留神，南配厅后坡，还有一位老头呢，这位石爷可看见他们老三位啦。胜爷遂又一打手势，奔了聚义厅正面，萧三侠上了西敞厅。二位盟弟不叫胜爷下去助战，要引急了蛮子，胜爷所以迟迟未能早下聚义厅，此时胜爷由聚义厅上纵下来，孟、萧二位也下了敞厅，林士佩等也不战蛮子啦，俱都纵出圈子外。蛮子骂道：“孟二侠、萧三侠，王八羔子，不叫胜三哥露面。”胜爷怀抱鱼鳞紫金刀说道：“程寨主，大丈夫说话不能失信。吾与汝击掌，两天盗出宝剑，今既将剑盗出，并未过期，何以反复呢？”程士俊说道：“胜老者，盗剑说的是一个人，为何两个人前来盗剑？要不然将欧阳的困在仙人洞内，永远不能出世，忽有一白胡子老头打了我们韩老寨主一拐杖。那白髯老者果是何人？”

胜爷道：“程寨主，我与你盗宝剑，并未说用人相帮不用，前

者盗皇上家的万寿灯，还有四五位帮着呢。自古皆有誓，民无情不立，寨主你是当世的英雄，岂可言而无信，使天下豪杰耻笑？当初汉朝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威震当助，名扬后世，真可谓大豪杰，大丈夫。如今程寨主雄踞双龙山，天下义勇之士无不知名，威信又岂让于古人？程寨主你要再思再想。”程士俊脸儿一红道：“欧阳氏将宝剑交还，自己再盗，必然言而有信。有人帮助那不能算的，白胡子老头是何人？如其不然，在下要以武力对待，若赢了我这对画杆描金戟，双龙山任凭足下办理；赢不了在下这对画杆描金戟，胜老者，你等有来之路，无去之门。你看来到了什么所在？”胜爷微然一笑说道：“程士俊，你以为龙山是龙潭虎穴、天罗地网，据我姓胜的看，不过是弹丸之地，何足道哉！”程士俊说：“不必动唇齿。”说着话，他便抖戟就扎，上手戟够奔哽嗓，下手戟够奔心口窝，胜爷一闪身躯，刀由双戟当中向里便递，程士俊双戟一并，胜爷抽刀，翻手奔程士俊头上削去，程士俊用戟杆向外就绷，二人刀戟相加，一位是刀法精奇，一位是戟招绝伦，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恶道走到林士佩面前道：“林爷，您都不能再见八大名山的英雄啦，程士俊与胜英正在大战之时，您过去加人双战胜英，让他轻者带伤，重者废命。”林士佩说：“我弟抢阳斗胜，怕他不允。”老道说：“师兄弟有何不愿意？咱本山的英雄八九十位，胜英他们四位老头儿，去一个，香炉短一个脚。

前次群英会，蒋伯芳一棍几乎要了林寨主之命，至今伤痕尚在，您就忘了不成吗？”林士佩闻听，不亚如刀扎肺腑，一伏腰，合着狼牙钻双战胜爷。那边孟二爷握刀喝道：“小儿林士佩不要双战，孟二在此。”语毕，一举七星刀挡住林士佩。七星真人赵昆福道：“韩老寨主，方寨主，你们二位一位家败人亡，一位坏了宝刀，此时不报，复等待何时？你们二位就此过去，

一位战胜英，一位战孟铠。”方、韩二人向圈里一走，萧三侠挡住韩殿魁，蛮子说：“吾也歇过来啦。”举宝刃敌住方成。七星真人对双龙山众人道：“他们没人了，我不知双龙山的寨主哪位艺业高？艺业高的可出来十二位，向前帮助，四人打一个。

其余的寨主在聚义厅门外亮家伙围住，再调二百名长箭手，遮住聚义厅四外，哪怕三侠与蛮子上天人地？今夜晚杀胜英、刳孟铠、刺萧杰，将蛮子乱刃分尸，给绿林道永除祸患。众寨主若不听贫道之言，必至山破人亡。偌大的萧金台、莲花峪，可为前车之鉴。众寨主若听贫道之计，尚可保全此山。”众寨主只可依老道之计，挑十二位武艺高强的，每三人加入战一人，四个战一个，其他二十多位在聚义厅院中四面包围。又有人调一百名长箭手、一百名弩弓手，二十五名弩弓手在东角门外，二十五名长箭手、二十五名弩弓手在西角门外，二十五名长箭手和弩弓手，分在聚义厅后面、聚义厅北面，二十五名长箭手，在聚义厅南面，弓上弦，刀出鞘，四面八方，团团围住。胜三爷的刀，不能碰程士俊的兵刃，又上去三个飞贼，四个打一个；孟二爷的七星刃，也不能碰林士佩狼牙钻，又上去三个飞贼，也是四个打一个；萧三爷的金背折铁宝刀，对韩殿魁的折铁刀，尚未分上下，又上来三个飞贼，四个打一个；欧阳爷方歇过来，战方成未卜，也上来三个大盗，四个打一个。工夫一大，三侠脸面之上，俱见汗迹。蛮子眼神好，一看四个打一个，好几十个大盗，将聚义厅院中围绕，长箭手、弩弓手，四面也围住，蛮子说道：“可了不得啦，长箭手都围上聚义厅啦。”此时聚义厅前梨花乱舞。老道在西北角，念了一声：“无量佛，胜英命将休矣，三侠与蛮子决无生路。”

此时好几百号人，俱都鸦雀无声，忽听得山口一阵喧哗，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撞进头道山口。山口东西俱是斗鸡

崖，四五十名喽卒在高阜处看守，万马千军难进，却被此人闯入。喽卒们喊道：“石头在手中拿着，他进山还得出山，回头再砸他众喽卒。”这么一喊，哪知道这位进山不出山，头道山口白费事啦。来到二道山口，乱箭齐发，此英雄亮棍拨打雕翎，长箭手管远不管近，此英雄来到长箭手的面前，用棍向两下一分，打倒五六个，只打得落花流水，死尸横躺竖卧。撞到三道山口寨子门，有一家头目，率领削刀手，掌中一口双手带，此人年在三十来岁，墨青的壮

帽，墨青的短靠，黑中透煞的脸面，向前一进，与蒋五爷打了一个对头，双手带搂头盖顶照着蒋五爷就劈，蒋五爷用棍一绷，双手带飞出一丈多远去，翻手又是一棍，正打在太阳穴上。四五十个削刀手被蒋五爷打得乱跑，蒋五爷如人无人之境，打进了寨子门，撞入东跨院聚义厅外。

五爷一看，东角门外有几十名喽卒，抱着弩弓匣，后面纫扣搭弦雁翅排着，对着东角门。喽卒都有准备，净留神三侠与蛮子，面向里观看，蒋五爷由背后出其本意，亮银盘龙棍横扫，打倒二三十个，余下的向南跑，蒋五爷追到南边，连南边的五十名长箭弩弓手，也全都打跑；由南面又向西打，将西面的五十名长箭弩弓手也全都打走；由西又打到北面，二百人死伤了有一多半，跑了有一少半。由聚义厅后纵下聚义厅，由后坡纵到前坡，横棍往下一看，四家贼寇打一个，聚义厅前地方广大，四外有五六十人，刀枪剑戟，气势汹汹。蒋五爷一看，有四家飞贼围着胜爷，又四家飞贼围着萧三侠，英雄不由的眼睛发红，提高声喊嚷，声若铜钟：“胜三哥，孟二哥，萧三哥，欧阳兄！”

你们不要着急，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大众回头向聚义厅上一看，蒋五爷周身上下犹如血人一般。老道一看，惊魂失色，念了一声：“无量佛！”张德寿尿尿满裤，太仓三鼠黄花鱼的徒弟专溜边，四个打一个的也不打啦。本山的众寨主喊道：“蒋伯

芳来啦！一条棍纵横十四省啊！”金面太岁程士俊说道：“众位寨主，千万不要喧哗，无论何人，我也不怕。蒋伯芳项上没有三头六臂，我斗的就是蒋伯芳。你们这样岂不失了英雄的本色吗？”

再说这位蒋五爷的来由。此时山口外边还有五位。皆因为孟宅遣人起身，赶杭州路上找镖行之人，这六位坐着孟家的船来到北岸，萧银龙与杨香五把金头虎扔在后边，金头虎奔东北，这五位够奔西北。五位英雄遇水乘船，遇路乘车，但有一件，建宁府地面水地多，黄三太五位向前行走，前面大江阻路，水旱路口可全都有船，来到江沿，众人雇船要到北岸去，五个人上了船，船家说道：“天色已晚，您看西北天气都黄啦，这道大江十八里地宽，恐怕出险。您愿意住船上也行，住旱地南岸也行。”正在说话之际，杨香五叫道：“黄三哥，咱们不用雇船啦，您看前面来了一只大船，船头上是蒋五爷。”杨香五遂大声喊道：“蒋五叔这边下船吧！”蒋五爷由船上纵到旱岸。

杨香五说道：“您来的真巧。”蒋五爷说道：“你们上哪里去？”

杨香五说道：“我们正在找您去。”蒋五爷说道：“此事怎么这们巧呢。”杨香五就将双龙山盗剑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盗得出来，得武力对待；盗不出来，也得武力对待。此山之贼武艺超群，非有五叔与孟金龙及剑客大脑袋不可。您这一来，岂不是太巧啦！”爷儿六



位在江沿岸上小饭铺吃了点东西，爷儿六位吃完了饭，开发了饭钱，急速起身，到了孟家寨，已然天交二鼓。孟家寨有两只渡船，昼夜渡人，爷儿六位上了渡船，到了南岸，够奔孟宅，老义仆前来接待，将六位英雄让在书房。

老义仆说道：“黄昏时候欧阳爷盗剑去啦，定更来天，萧三爷也来啦，不到二更来天，三位俱都去到双龙山与欧阳大爷打接应去了。”蒋五爷一听，每人喝了一碗茶，遂由孟家寨起身。

蒋五爷问道：“坐船多远？”老家人说道：“坐船六七里地，旱路十一二里地。”蒋五爷说道：“我们走旱路吧，用渡船先将我们送出水路就行啦。我们走旱路，较比坐船也不慢。”于是将六位英雄用渡船送到北岸，下了船再向东去，到了双龙山的山口，三更多天，北山坡修理得齐整非常。蒋五爷说道：“咱们爷儿六个进山口。”银龙说道：“蒋五叔，山头有喽卒把守，万马千军打不进去。”蒋五爷说：“三十来丈高，由上头要往下砸石头，金钟罩也不行啊，我怎么进去？”萧银龙说道：“我有一个主意，您打西北面树林交杂之地，出其不意，向山口里闯，容他们拿起石头来，您就到他们近前啦。”蒋五爷说道：“危险哪，金钟罩砸上骨断筋折。”萧银龙眼珠一转，遂说道：“五叔，要是里面打上，可就是这个时候，进去晚了恐怕往返徒劳。凭你还怕石头吗？”蒋五爷气向上一撞，勒十字绊，绷英雄带，提了燕云快靴，一合盘龙棍，一伏腰撞进山口，容斗鸡崖卒看见，已经来到切近啦。闯头道山口，头道山口大声喊叫：“二道山口留神！撞进头道山口啦！”二道山口之人一见了五爷，乱箭齐发，蒋五爷拨打雕翎，闯入二道山口，来到聚义厅，又打散了四面的长箭手、弩弓手。

蒋五爷来到聚义厅前面一看，四个贼打一个，不由的可就眼红了，兜丹田大声喊叫，纵下聚义厅，这才应了赤线双眉大开杀戒。群雄一喊，程士俊这才拦阻众人，遂说道：“我斗的是蒋伯芳。”蒋五爷已到程士俊面前，程士俊双戟扎胸前挂二肋，蒋五爷用棍一绷，咯唧唧绷开双戟；程士俊霸王摔双戟，向下一砸，蒋五爷铁门闩一迎，当唧的一声，碰出双戟。蒋五爷野鸡抖翎，照定程士俊砸去；程士俊一横戟，当唧唧火星子冒起多高。二人见面，先来了一个三碰，程士俊心中思索：“绿林道提起蒋伯芳，闻名丧胆，今日一会，才知道真是力大

无穷。”程士俊思索至此，留神小心。蒋五爷施展六十四棍，比前三年精熟数倍，亮银神棍、达摩传八棍、出手左右举、火烧天八招，前八棍雷风震动，后八棍斗转星移，盘龙棍珍珠点穴八招，抱月棍老君坐禅，护身棍随体乱转，得胜棍妙法无边。

画杆描金戟横拦竖架，遮前挡后，五爷六十四棍未赢了程士俊。

五爷一抖手，棍出去一丈来高，一纵身将棍接回，抄过来改为行者棒，赤蛇乱窜、红蟒翻身。

正杀在难解难分之处，就听东南角一阵大乱，一行跑着，一行嚷着：“有人搅闹内寨，将寨主奶奶的中衣都脱去啦！”

大声喊着来到聚义厅，到在西角门外一看，死伤的躺着一片，喽卒遂向北出山寨逃走。就听后边大声喊道：“走啊！小小子。”贾明说道：“你腿长迈步宽，我跟不上你。”列位，来者是谁？正是大汉孟金龙，后边跟着金头虎贾明。孟金龙来到西角门外，用脚一踢死尸，踢出多远去，大英雄向聚义厅内一看，有一个使双戟的，与使棍的战在一处，使棍的这人好似血人一般，并且连棍也是红的。孟金龙叫道：“小小子！你看那红人使红棍的是谁？”贾明说道：“你真是无用之人，那不是蒋五叔吗？这都是蒋五叔打死的。你向南看看，那不是胜三大爷与你天伦并那萧三大爷与汉奸吗？”孟金龙说道：“看咱们好看不好看？汉奸叔叔。”孟二爷说道：“金龙，你怎么穿红裤子，紫皮挺带？”孟金龙说道：“我在那边掉在了臭沟里啦，正遇见有一位洗衣服的，我将他的裤子扒下来穿上啦。”程士俊一听，跳出圈子外，说道：“姓蒋的，我与你没话。胜英，行侠作义之人，有扒妇人中衣的吗？我们妇人今年才十九岁。”

又向群贼说道：“众位弟兄，还不齐上群殴，等待何时？”

原来，三太等六位出了孟宅，贾明自己走的一条路。每天贾明要单走，黄三太也给了事，这回向东北去，黄三太没给了

事，自己心中暗道：“连我黄三哥也看不起我啦？”走出五六里地，有一片树林子，自己心中一闷，躺在树林子里便睡。皆因为自己吃饭没有饭钱，肚里饿着，走到掌灯的时候，金头虎胆小，最怕神鬼，到了掌灯的时候，想明白啦：“小龙儿与香五两个小子，为是叫我打野盘。”荒郊有一座古庙，山门都没有啦，群墙已经坍塌倒坏，蒿草蓬蓬。自己说道：“金头虎，住庙吧？庙里可别闹鬼呀。慢说我金头虎不走运，就是神仙都有遭瘟的时候，看这座古庙，神仙都成了破神仙啦。我就好比这座庙里的神仙。”说罢，哈吧着罗圈腿，方进了大殿，就听大殿内鼻鼾如雷，呼声震耳，进到里面仔细一听，是从佛桌底下出来的声音。下腰慢慢的用手一摸，胳膊有房梁粗细，又一摸手指头有核桃粗细，枕着一个包袱，又沉又硬。金头虎贾明心中暗道：“不是大腿呀，这是胳膊吗？怎么这么粗呢？啊啊，此人是气臃水肿。我明天还没有盘费呢，他这个包袱甚重，我打一回睡虎子吧。我有了盘费，也不能叫他分文没有，要有十两银子，我拿六两给他四两，要是三吊我要二吊。先将他捆上，捆松点，我走了他追不上我，他也能自己解开。”于是将那两只胳膊向后一背，不

提防此人醒啦，一晃胳膊，将金头虎晃了一个仰面朝天，又一伸手，捋住冲天杵，闭着眼睛一阵乱打，遂问道：“什么人捋我胳膊？”贾明一听，乃是大小子口音，说道：“别擂我啦，我受不了啦。”金龙说道：“原来是小小子。离家剩几里地，我没有盘费啦，两天没吃饭。你有钱吗？”

贾明想道：“饥神遇见饿鬼啦，他还跟我要钱呢？我不免将他冤到双龙山，我也算请一位去，气一气萧银龙与香五，看看他们看的起我！”金头虎主意打定，遂叫道：“大小子！七星真人赵老道，将宝剑带到双龙山上去啦。我与胜三大爷与你父亲全都上双龙山要宝剑，说僵啦，双龙山群贼将我们爷儿三个围

住群殴，我杀开一条血路，前来寻你。”孟金龙是孝子，一听孟二侠被困，遂说道：“快走。”金头虎说道：“大小子，我走不动啦，你背着我吧？”孟金龙说道：“你站在我的胳膊上当鹰，我架着你吧？别不要脸啦。”说罢，孟金龙迈开大步就跑，贾明哈吧着罗圈腿随后就追。来到北山坡，二人都上不去山，孟金龙一看斗鸡崖上有喽卒防守，二人绕到西面，贾明说道：“你换上水衣吧？”孟金龙说道：“我在路上吃饭没钱，把水衣水靠都卖啦。”金头虎换好了水衣水靠，孟金龙原身衣服，金龙说道：“你揪住我的皮挺带，我带着你凫水。”二人由西山坡向南出去二里之遥，有好上的山坡，二人向上爬山。

金头虎到了山上换上衣裳，孟金龙顺着大靴子直往下流水，金头虎是干干净净。二人由西向东，就见有十余个查山的喽卒。

金头虎叫道：“大小子！咱先抓住三个两个的，摔死三个二个的。”十数个喽卒看见他二人前来，向南就跑，二人随后就追，追出去半里之遥，就听见刷啦刷啦水响，向南去有一个吊桥，由北桥口上了桥，十几名喽卒不走桥板，俱都走两边的桥栏杆，桥栏杆是平顶，一尺见方，四五尺远一棵栏杆。大英雄说道：“小子，还玩花招呢？平平的桥板不走，单要走栏杆。”大英雄一登桥板，桥板一翻过，将大英雄掉在水内。此桥板底下有转轴，有绷弓子，人要踩上，就掉在水里，桥板仍然还原，犹如平地一般。贾明在后头一看大英雄掉在水中，噗咚一声，心说：“我的奶奶，我亏得在后头，要不然我就干啦。”原来此桥是脏水河，本山两千来号喽卒的脏水净水，俱都向此河里倒，桥底下连泥带水三尺多深。大英雄满身脏水污泥，叠腰站将起来，向上一看，这桥上的板又盖好啦，抽出后背降魔宝杵，一长身躯，照定桥板上叮当咔嚓，将盖板捣飞。但是孟金龙被泥水陷下去三四尺深，在水里拔出这条腿，那条腿又进去啦。金

头虎说道：“你将飞抓扔上来，我拉你。”孟金龙取出龟背驼龙抓往上一

扔，贾明接过龟背驼龙抓一闻，味儿又骚又臭。贾明又将龟背驼龙抓顺下去，孟金龙接住绳头，南北是石头桥翅子，金头虎向上一提，孟金龙一较劲，金头虎一撒手，噗咚一声，又掉在臭泥之中，仰面朝天，浑身都是臭泥。金龙说道：“你怎么撒手？”贾明说道：“大小子你少才无智，你有千斤膂力，我才有四五百斤膂力，你这一较劲，我焉能行呢？你顺着我的劲，慢慢的不就将你拉上来啦？要不然将我也带下去啦，岂不是买大的饶小的？你将抓再扔上来吧。”孟金龙说道：“真倒运，这回连嘴里都是泥啦。”贾明又向上拉金龙，金龙蹬着桥帮子借着力量，贾明才将金龙拉将上来。一闻这个味儿，嘿，真是其味难闻！七月天气正热的时候，熏的人喘不上气来。大英雄一着急，将衣服都撕啦，龟背驼龙抓口袋朝外一倒，倒出好些积水，浑身上下赤条条，就是皮挺带英雄带没扯下去，仍将龟背驼龙抓带在左胯下。遂说道：“小子你看，你看我又骚又臭，怎么办？”金头虎说道：“你看寨子墙里面通干净水河，你跟着我到里边洗洗身上去。”到了东寨子墙，二人顺着墙向北去，有一大门，向北走了二里来地，看见红油漆的栅栏门，金龙不会上房，栅栏门关锁过不去，贾明说道：“你用杵碰门。”

大英雄由背后撤将下来，三五下将栅栏门砸下一扇来，这扇门一倒，那扇门更好砸啦，两杆将栅栏俱都砸落。二人进栅栏门，向东南去，见一道门砸一道门，如入无人之境。皆因为聚义厅那儿打上啦，寨里无人，二人砸了五道门，见有一个白纱灯上有红字“内寨”。金头虎喊道：“大小子，你认识字吗？”金龙说道：“我不认识字。小小子你认识吗？”贾明说道：“这是内寨二字，寨子里面必有水。”说着话进了垂花门，北上房五间，高垂细竹帘。金头虎说道：“这儿有一个鱼缸，咱们上缸

里洗去。”孟金龙光脚走道儿，叭哒叭哒的乱响，丫环隔着竹帘一看，一个大汉裸体，正蹬着大板凳上养鱼缸里去洗澡。大英雄洗着喊：“好大的味儿！”金头虎登着板凳洗手，贾明叫道：“大小子！你坐在鱼缸沿儿上洗。”孟金龙专听贾明的话，他就坐在鱼缸上洗开啦。洗着洗着，一较动，噗咚一声，鱼缸由架子上翻下来啦，半尺长的大金鱼在地上乱蹦。金龙说道：“小小子，没有衣裳啊。”贾明说道：“上房屋里有衣服。”

孟金龙裸体遂奔上房而来，来到外屋门前说道：“作贼的还挂这样好的竹帘？”一伸虎掌，将竹帘捋下来，向地下一摔，进了上房屋中一看，里间屋（西暗间）挂着水红绸子门帘。里间屋中的人向外一看，一个裸体的大个儿站在外屋，对着迎面的穿衣镜说了话啦，向镜子里一指说道：“这么大个子，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叫你爸爸看见，岂不打你？啊？还挺横，我指你，你还指我。我打你！”说着话，照定穿衣镜就是一拳，哗啦一声，将穿衣镜打的粉碎。

”啊？原来不是别人，也是我。跟我们家里迎面挂的那个玩艺儿一样。”砸完了镜子奔西暗间，将水红绸子帘儿一掬，丫环婆子早吓的藏在了桌子底下去啦。程士俊的压寨夫人，原是妾扶的正，今年才十九岁，看他一进屋子，这一害怕，拉过一个斗篷向身上一盖，刚盖过脸来，底下露着三寸金莲，半截红裤子，品紫小鞋。大英雄一看，说道：“那是什么玩艺儿？还没有我的脚指头大呢。”这妇人红绸中衣，散着裤角儿。孟金龙道：“这里是裤子吧？”伸手将裤子拉下来啦。幸亏这位压寨夫人里面穿着靠身的裤子，系着腿带呢。

大英雄向身上一穿，将红裤子穿在身上，一伸手拉过妇人的汗巾系在腰间，说道：“这条裤子我穿着短。”又拉过一个汗褂，一看太小啦，穿不下去，自己说道：“得啦，不穿褂子啦，遮住裆就行啦。”列位，大英雄虽然剥妇人的中衣，可没有邪念，

他父母给他定亲，他都不要。穿上裤子转身形由上房屋中出来，叫道：“小小子！你看好不好？”贾明说道：“太好啦，大小子这回可俊俏啦。”二人转身出来，向外就走。早有人报告了前院的寨主，此寨主乃是双锤将吉旺，是一个浑小子，吉旺把守内寨前院，此人好酒贪杯，正喝的酩酊大醉，一听有人报告，有一个大个搅扰内寨，在养鱼缸中洗澡呢。吉旺一愣，由床上爬起来，合着短把压油锤，向里院便跑，正赶上大英雄与贾明往外走，三人正撞在一处。贾明喊道：“来啦！”大英雄一看，此贼穿一身青，短打扮，手擎一对短把压油锤，厉声问道：“什么人敢到内寨搅扰？”吉旺一见孟金龙，又是一愣：穿一条红中衣，犹如现在的裤衩一般。大英雄合着一字杵，兜着吉旺头上就砸，贼人是醉后刚爬起身来，见有黄橙橙一物打来，贼人五尺有余，大英雄八尺有余，贼人用双锤海底捞月往上一迎，就听当啷的一声，贼人脑袋砸在腔子里去啦。内寨的老喽卒一看，只一个照面，就死于非命，遂大声喊道：快上聚义厅给送信去吧，后寨出了妖精啦！”贾明叫道：“大小子你听见没有？咱们不认识道，跟着他走，可别打死老喽卒。”老喽卒在前奔，死命的向西北跑，一行跑着，一行喊嚷，老喽卒刚跑到东角门外一看，死尸遍地，聚义厅刀枪并举，打上啦。老喽卒不敢进去，又向东北跑。大英雄低头一看死尸，说道：“啊，都睡啦。”还有带伤的直噯呀，被金龙一脚就送上西天大路去啦。孟金龙叫道：“小小子！你看这个红人一身血，使棍的是谁呀？”贾明说道：“那是蒋五叔。你看南面都是谁？”孟金龙一看乐啦，遂叫道：“老头儿！您看咱们爷们好看不好看？”

孟二侠一看，也乐啦，遂说道：“你这是怎么啦？”金龙道：“掉在臭沟里啦，在后寨养鱼缸洗的澡，到屋中有一个人，我将他裤子拉下来了，我就穿上啦。我可没动他一下，那人小鸡

似的，我若动他一把，他就死啦。我将裤子穿在身上时他还装死呢。”程士俊方才与五爷动着手，听说他压寨夫人的裤子被人扒去了，他尚且莫明其妙，心中暗道：“他们镖行之人，俱都是行侠作义之辈，决不能搅闹我的后寨，奸淫我的妻子。”

正在纳闷之时，就见孟金龙穿着红裤子进了聚义厅啦，孟二侠一问他，他就如此如彼，将后寨之事说了个清清楚楚。

程士俊遂大声说道：“蒋伯芳！别打啦。胜英我且问你，我虽然与你镖行人等交战，乃是好朋友，朋友在五伦之一，你找宝刃，也是为朋友，各行其事。你行侠作义之人，焉能作此下贱之事？为何派人搅闹我的后寨？剥去我爱妻的中衣，在后寨又打死我的盟弟双锤将吉旺，是何道理？众位宾朋！还不齐上群殴，等待何时？众位哥哥弟弟，谁要看的起我，咱们就与镖行一死相拼，与此山同存同毁。我们大家须知创造山寨的艰难，人生百岁不过一死，大家还不齐上动手？”程士俊语毕，就见众群贼刀枪并举，棍棒齐扬，够奔四老与蒋五爷、孟金龙而来。孟金龙闻听要群殴，叫道：“小小子贾明！这回比哪回都热闹，打东西吧！打呀，几时打仗也没过足了瘾，这回管过足了瘾。”胜爷握刀叫道：“四位贤弟，孟金龙贤侄，程寨主乃是当世的英雄，少年的豪杰，一时被宵小所愚，致有此不幸之事。程寨主虽然一时之气愤，久后谁是好朋友，不难分析出来。咱们是以武会友，点到而已，打散了群雄，捉住老道师徒，就算给咱们黎民百姓除害啦。”此时群贼已将三侠、蛮子、金龙、蒋五爷团团围住，兵刃交加。德行之人因为胜爷有话，不伤群雄之命，要是一个不伤，焉能闯出重围？况且程士俊与韩殿魁、林士佩、方成，这几位俱都是硬敌。

正在酣战之际，就见黄三太与萧银龙，扶着一位白髯老者，满面血迹，浑身衣服俱都染红。萧银龙喊道：“胜三大爷，别

战啦！您看看此人是谁？”列位，此时群贼焉能容其停战？刀起处恨不得人头落，棍到处恨不得死尸横，岂能罢得了手呢？

胜爷鱼鳞紫金刀护着身躯，向那老者注视，看不出倒是何人。

那老者身体乱颤，喘过一口气来，叫道：“胜三爷！你们只顾在此打仗啦，你们大家还不向孟家寨看看，孟家寨孟二爷全家尽丧，老幼皆亡！”胜爷一听声音，杀到圈外，仔细一看，才看出是老家人孟忠，浑身上下血迹模糊。再仰面向孟家寨一看，一片火光冲天，看得清清楚楚，这把大火，烈焰腾空，江水为之俱红。老家人说道：“你们来到双龙山后，三更来天，忽然去了五七个飞贼，进了吾家宅院，不问老少，举刀就杀，婆子丫环无一幸免，大概老主母也死于非命，全家尽丧，鸡犬不留。杀完了人又各处放火，不但孟宅被焚，全孟家寨俱都燃着。”孟二侠举目向家乡一看，通天皆赤。孟金龙大吼了一

声。

蛮子自己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说道：“吾终日打雁，叫雁啄了眼啦，吾空叫贼魔，不该失此一计。胜三哥，咱们还别伤人命吗？程士俊是当世的英雄，一时被匪所蒙，吾二哥的全家俱都丧在此贼之手。今天不杀得双龙山血流成河，我就不姓欧阳啦。”此时胜三爷一声长叹，不亚如扬于江心失脚，孟二爷不亚如万顷波涛断了篷绳，萧三侠不亚如万丈高楼坠下。胜三爷抖丹田一声喊嚷：“众位贤弟！还不施展平生绝艺，杀却群贼，报仇雪恨，等待何时？”程士俊咬牙切齿，心中暗骂在孟家寨放火的贼人。列位，程士俊虽然占山为王，乃是正人君子，他并不焚烧抢掠，妄杀无辜。他这位压寨夫人虽然年轻，美而且贤，也是良家子女，乃是程士俊在杭州府所买。皆因为大婆常常有病，身体软弱，一日他在杭州府住店，正遇有一老者，因贫要卖女儿，要了五百两银子的价钱，花户给了三百两银子，老者不愿意女儿流落烟花柳巷，就有程士俊的盟弟说道：“程

大哥，我嫂夫人十病九灾，将来决不能生育。为何不将此女买到山上作为如夫人？也可以成全此女。要不然卖给花户之家，岂不误了平生？咱们将他带到山上，还许他家中往来。”程士俊说道：“子嗣乃是天命，命中无有莫强求，岂能为求儿女，再多造一番孽？”他的盟弟未取得程士俊的同意，硬花了五百两银子给他买定了，程士俊无法，才将这位姑娘带在山上。合卺之后，夫妻还是真对脾气，后来生了一子，大婆也弃世啦，程士俊将此女扶为正室，作压寨夫人。此女知书识字，美而且贤，今天被孟金龙扒了中衣，一时的情急，他才主意群殴，正在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忽听孟家寨这一番言语，程士俊不由的暗恨烧杀孟家寨之人。虽因为镖行搅闹后寨，不但并未放火奸淫，就与人家群殴，以多为胜，如今自己的人反将孟家寨全然烧杀，这岂不是无理吗？故程士俊痛恨烧杀孟家寨之人，可说不出口来。三爷这一见孟家寨大火烛天，遂吩咐决计杀戮群贼，决不留情。胜爷这一声令下，只见钢刀起处人头落，盘龙棍到尸体横，孟金龙降魔宝杵上下翻飞，只杀得群贼尸横聚义厅。凡死的可俱都是无能之辈，林士佩、程士俊、铁戟将方成与宝刀将韩殿魁，可俱都无恙。虽然尸横满地，群贼仍是一往直前，并无退缩之意，可见程士俊平日待人之厚，真能患难相从。正在酣战之际，就见双龙山后寨火起，先由东南方烈焰腾空，紧接着正南烟火交加，正北前寨满天皆红，西面紧跟着青烟四起。宝刀将韩殿魁叫道：“程寨主、林士佩、方成，扯乎！”

扯乎就是逃走。萧三侠、蒋五爷说道：“追赶。”胜三爷说道：“别追，别追。先救孟家寨要紧。蒋五弟腿快，赶紧出山由陆路够奔孟家寨，金龙往西去，由水路走。”蒋五爷与金龙去后，这且不提。

单言群贼之中，程士俊由房上奔东南要去后寨，方纵过了

五七道院中，就见老家人背着自己的妻子，披头散发狼狈之极，丫环婆子有空手的，有提着包袱的，全都在后面跟随。程士俊双戟一横，说道：“站住！”老喽卒说道：“寨主爷，压寨夫人跳在火内，被老奴由火中救出。丫环婆子叫老奴背夫人逃命。”

程士俊说道：“你是内寨老家人，此举足尽主仆之情，你的前途必有善报，你将他放下吧。”老喽卒不敢违命，放在地上。

夫人说道：“寨主，你我三载夫妻，相敬相爱，未尝有吵闹之事，妻虽女流，深知大义，请寨主将要结果性命，夫君你独自逃命去吧。”程士俊点了点头叹道：“命也。我有心带你逃走，多有不便；我若将你抛在此地，你才二十余岁之人，将来难保不给程某现眼。”语毕，戟起处红光崩现，可怜一位贤德的夫人，命丧戟下。丫环婆子俱都流泪，跪在地下，求寨主饶命，程士俊说道：“你们大家何必如此，我岂能要尔等之命？你们各奔前程，所有金银任意取之，千万不要抢夺。你们要各自保重，有家者回，无家者身归正业，绿林道下场不过如此。事已至此，无可如何，各自奔前程去吧。”丫环婆子及残废的老喽卒，全都泪下。程士俊又叫几个老喽卒说道：“念主仆一场，我走后你若能将汝主母深深埋一坑，立上一个木头牌位，上书程夫人之墓，程士俊当感激无涯矣。”丫环婆子与老喽卒，俱各与程士俊洒泪而别，草草刨了一个坑，掩埋了程氏夫人。

列位，程士俊此举，真可称的起英雄豪杰。昔战国时有伍子胥者，其父因直谏罹祸，楚平王杀伍子胥满门，时伍子胥与其兄官于外方，故未同时遭戮。楚平王既杀伍家满门，下伍子胥之父于狱，恐其二子造反，逼伍奢致书与二子，命其回国，一同杀戮，剪草除根。伍奢遂于狱中修书致其二子，命其星夜回国，以全父命，否则父必为楚王所杀。伍子胥之兄名尚，兄弟二人接书，伍子胥问其兄如何，其兄云：“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

孝；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吾将赴父之召，以全孝道。”

伍子胥说道：“兄长错矣，吾弟兄若朝至都城，父夕死矣。楚平王所以不即杀我父者，实以我兄弟在也，吾兄弟若至时，必同父而死。兄全孝道，吾将复仇。必假兵灭楚，以报全家满门之仇。”伍尚遂赴都，伍员遂奔吴借兵，临行时与其妻贾氏曰：“夫人色未衰，子胥欲往吴假兵报仇，为之奈何？”贾夫人闻听，怒目视子胥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将欲效儿女之态耶？妻何足挂怀？”语毕，摘壁上宝刀，遂自刎而死。伍子胥卒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伍子胥不忍手刃其妻，程士俊竟戟刺其妇，毫无痛意，真可称丈夫也。可惜身入歧途，误于师兄，后来盗印，身首异处。此系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双龙山一旦间化为灰烬，胜爷、孟铠、萧杰、欧阳天佐与小弟兄六位，搀扶着老义仆由水路而归，此及到了孟家寨，已经天光大亮。孟宅火起的原因，大伙都疑惑是七星真人，其实并不是七星真人赵昆福所为，蒋五爷在双龙山纵下聚义厅，赵昆福就跑啦。张德寿一看赵昆福没有影儿啦，张德寿与三鼠由北山坡用长绳系在树上，顺着绳子爬下山去，到了山下，四家贼寇商议，向西逃去，走出有二里之遥，张德寿说道：“咱先落落吧，没有人追。”头一拨探山是蛮子盗剑，二拨是老三侠，孟宅可就没有人啦。孟二侠家业甚大，张德寿遂出主意：“到孟家寨奸淫杀戮，完事放火烧，胜英回孟家一看，必然得气死，孟二侠也得急坏了，他们决没脸面活在世上。”盗粮鼠崔通说道：“张德寿，你出的这个主意损寿十年。与胜英、孟铠有仇，与他家女眷下人有何仇恨？此事万不可办。有本事找胜英拼命，那是丈夫所为，他家人等何罪之有？这样伤天害理之事，崔通实不能为。”又叫道：“秦大哥！您可别忘了，您是明清八义的后人，老太太苦守冰霜二十载，做事总得要得

得过天地鬼神。秦大哥，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存，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这样损德之事，我不能奉陪。”语毕，抹头向北而去。您道崔通这一走，秦尤焉能舍得？大声叫道：“老弟别走！

慢慢商议。”崔通已经进了树林啦。他们四人在一处比较，就是秦尤还有点交友的热心，柳遇春乃是酒色之徒，张德寿乃是采花淫贼。秦尤叫道：“二位贤弟！咱们追上老兄弟一同逃走吧，杀他女眷作甚？”张德寿微然笑道：“秦大哥，您失了男子汉的态度啦。老人家秦八爷与您的叔父秦义龙俱死在胜英之手，镖打拜弟之事，谁人不知？镇江府二郎山刀劈秦天祥，老胜英六月将秦二爷乱刃分尸，老弟兄四位，死在胜英手中三位。

您不思杀父叔之仇，偏听妇人之仁，孺子之见。崔通乃是无能之辈。”秦尤一听，犹如刀扎肺腑，遂说道：“不是贤弟提醒，几乎将好机会错过。咱弟兄三人，今晚到孟二侠家，杀他满家尽绝，以雪吾恨。”三个人遂顺着河向西而去。秦尤眼神甚快，看见由西面顺着河沿来了两个人，走至相离切近，从西边来的那两个人，就扎入苇塘中去了。秦尤道：“咱们吊吊坎，月马的避在芦苇深处，月马的可是老合？”这两人由芦苇中出来说道：“原来是合字呀。”走到切近，张德寿打开火折照着，叫道：“秦大哥，膀臂到了！”这二人来到张德寿面前，遂跪倒行礼，口称：“师兄一向可好？”张德寿伸手相搀，说道：“二位师弟，我与你二人引见两位高明的朋友。”遂用手指秦尤说道：“这是两人皇宫内院，太仓州的秦尤秦大哥。”又对秦尤说道：“这两位是我师弟，一位苏士龙，一位苏士虎。开黑店，吃横梁子，作绿林道的买卖多年。”秦尤与苏氏兄弟谦恭几句。张德寿问道：“二位意欲何往？”苏氏弟兄道

：“要到双龙山寻找恩师去。我们的店完啦。冰消瓦解了。今天刚掌灯时候，有一个瘦小矮老头住店，穿着一身蓝，我们店里伙计

跟跑堂的吊坎，哪知道这矮老头明白啦，到夜晚他杀了三个伙计，又放火烧店房，我兄弟二人一找矮子，踪影不见。忽然南跨院火起，刚奔到南跨院，柜房又起了火啦；够奔柜房时，北跨院又起火啦。一时三处火起，街房邻居，只顾自己，无人救火。我弟兄无法，听有人说师傅与师兄俱在双龙山呢，只可投奔双龙山。”张德寿说道：“二位师弟，师傅早逃走啦。胜英率领众侠客正打双龙山呢，此时大概在血战之际。二位贤弟可认识孟家寨吗？”苏氏弟兄道：“如何不认识呢？孟二侠是孟家寨的首户，我弟兄曾去过五七次未敢动手。”张德寿一听到：“二位贤弟带路吧，孟铠也打双龙山出去了，咱们到孟家寨杀他一门尽绝，杀完了火烧宅院，咱们弟兄五位再寻去处。”五个人遂顺河沿向西。孟家寨有两只渡船，夜间北岸一只，南岸一只，恰巧孟老者与他孙子在北岸。天到三更多啦！后半夜船就不靠岸啦，离岸三四丈远，下了水锚啦，爷俩在舱里睡觉呢。

张德寿说道：“谁带着水衣水靠呢？”苏氏弟兄道：“吾二人俱都带着呢。”张德寿说道：“你二人换上水衣水靠，下水将船推近岸吧。”苏氏弟兄换上水衣，遂下了水推船，方将锚提上来，孟老者就醒啦，说道：“这是谁呀？别推船呀。”方由舱里向上一长身，苏士龙一捋老头白发，一刀割了硬嗓咽喉，噗咚一声，扔在水里。小孩在舱里以为是祖父失足落水呢，爬上来要救祖父，方一露头，苏士龙兜咽喉一刀，提起来也扔在水中，他祖孙二人，老的老小的小，俱都死于非命。张德寿在河岸上一笑说道：“秦大哥，柳二哥，你们看我师弟作活干净不干净？”好一个杀人放火的淫贼，以杀人当作儿戏。船推靠岸，张德寿、秦龙、柳玉春上船，苏士龙、苏士虎摇橹，张德寿掌舵，绕孟宅后河坡，河坡上俱是一垛一垛的苇子，都比房高。五家贼寇船靠河坡，将铁锚下在河坡上，秦尤叫道：“众

位贤弟！孟宅许尚有能人，咱先点起火来，将人调出来。我与柳二弟点苇垛。”张德寿深以为然，秦尤放火，三家贼寇上了房。

孟宅宅院广大，长工都在北院，南院是内宅，三贼蹿房越脊，进了宅院，一看清静异常。三个贼到内宅南院东跨院，北房三间，隐隐有灯烛，张德寿低声叫道：“师弟，这必是女眷居住。”苏士龙、苏士虎说道：“师兄，你给我二人寻风，我二人下池子入窑。”张德寿大不愿意，说道：“咱们既是亲师兄弟，要是别人我可不能让。若有两个妇女，你们两个人每人一个；要有三个，可给我一个。”苏氏弟兄纵下东房，奔上房门口，两个淫贼在竹帘东西一站，向屋中看的甚真，八仙桌两边太师椅上对坐二女子。东边这位姑娘，双桃红

的小衣裳，绢帕蒙头，汗巾系腰，短裙，背后背着柳叶刀；西边的姑娘一身银灰，银灰色绢帕绷头，短裙刚过膝盖，露着窄窄金莲，软皮底的绣鞋，背后背着兵器，好似护手钩。二女子对坐吃茶，就听见穿银灰的说道：“袁大姐姐，人非圣贤，凡事岂能尽料的到？头一拨欧叔父，带着太阳往双龙山盗剑；第二拨三位老爷子去打接应；第三拨又来了六位，有黄三哥弟兄五位，还有蒋五叔。婆子们报说，一碗茶没喝完，坐渡船从北河沿奔双龙山啦。可惜都走啦，连留下两位看家都不留。本宅院老管家虽然艺业高强，可惜老眼昏花了。咱姐妹三人，我大姐病体沉重，就是咱姐俩。这个时候三更多天，盼到天亮无事，就算万幸。

水面离双龙山六七里地，绕河坡旱路才十余里，双龙山的贼来了，这个乱子就小不了，你我姐妹千万别歇着啊。我方从东跨院绕了一趟，我大姐姐噯呀不止。”苏氏二贼听得真而且真，二贼看二位姑娘，一个红粉佳人，一个淡妆绝色，不由的邪心勃勃。遂掏出薰香盒子，取火折子，用火点薰香，打开螺丝盖，

苏氏兄弟，一个由西面向东打薰香，一个由东向西面打薰香。

二人闻了解药，一拉薰香盒子尾巴，活翅膀一扇，薰香燃着，青烟向屋中便走。忽听穿银灰衣服的叫道：“姐姐！这是什么味儿？怎么异香味儿？”就听娇滴滴的声音，打了两下嚏喷，两个姑娘俱都伏在八仙桌上了。二贼将薰香盒子带起来，苏士虎叫道：“哥哥，我薰的是银灰的，我将他抱在东暗间追欢取乐；您薰的是穿桃红的，您将那穿桃红的抱在西暗间追欢取乐，弟兄莫要争竞。”苏士龙说道：“这是咱们家门的教训，兄宽弟忍。”苏士虎遂先够奔西边银凤，遂打算伸左手拢腰，右手拢银凤大腿。这位姑娘乃是未过门守备的夫人，贼人焉能有那大的福命？贼人刚一伸手，银凤一抬胳膊，一袖箭奔哽咽喉打去，贼人一缩项藏头，打在头皮上，串皮伤，鲜血直流。苏士龙也是方要伸手，被红玉箭正打在耳朵之上，贼人带了一只木头钳子。苏士龙向外就跑，将竹帘哧的一声捩落，纵到外间屋，苏士虎随着飘身也出来了，银凤跟在后头便追，苏氏弟兄是青衣服，红玉在后面也就追出来了。张德寿在房上看着他两个师弟进了屋啦，张德寿恐怕他弟兄二人。俱都独占美人，他遂由房上纵下来，悄悄来在房外间屋门外，此时正赶上苏士龙向外跑，银凤追出来啦，紧跟着苏士虎也纵出来了。袁红玉在后向外一追，张德寿指胳膊一袖箭，正打在袁红玉姑娘的左腋下。红玉喊道：“二妹妹，我受了伤啦。”苏士龙纵至外面，可就将耳朵上袖箭起下来啦，银凤追击，撤出了鸡爪镰，红玉是串皮伤，尚能动手，抽出柳叶刀，三个贼人两位姑娘，就在院中交上手啦。银凤喊叫：“婆子妈妈！快到前院送信，有了贼啦。”婆子妈妈梦中惊醒，跑到前院送

信，长工俱都起来，打开兵器房，抄兵刃要动手救姑娘，一抬头只见满天通红，大声喊道：“可了不得啦！后河坡失火了！”谁知一霎时着了七

把火，长工够奔后宅院后河坡去救火，老管家孟忠拦阻不住，老英雄抄起一把大朴刀，奔后院而来。隔着月亮门一看，三个贼和两位姑娘，正打的不可开交。老家人遂高声喊道：“你们好大胆量！我家主人九头狮子孟铠孟二侠，谁人不知？你们敢在侠义宅内搅闹！”老义仆只顾喊啦，未提防月亮门上还有一个贼呢。秦尤放完了火，就进了宅院啦，正在月亮门上站着呢。

老家人眼目昏花，也未曾留神，正在呐喊之时，秦尤由月亮门纵下来，兜着老管家背后就是一刀，老管家未曾躲开，一回手举朴刀，又被秦尤划了一刀。就听秦尤喊道：“兄弟们杀了孟铠一家老少，以报叔父之仇！”老义士一听，此贼并非前来偷盗，心中暗道：“我这大年纪，决不是群贼的敌手。我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往双龙山与我主人送信。若天不灭孟铠，老天爷保护我能到双龙山送信。”不表老家人豁出一死，前往双龙山送信，再说孟家全寨之人，俱都惊醒，前来救火，孟宅此时就是两位姑娘与五贼动手。红玉中的是药箭，工夫不见甚大，心中一闷，身躯乱晃，当唧唧柳叶刀出手，香躯斜卧尘埃。张德寿叫道：“众位仁兄贤弟！这个穿银灰衣服的，前三年在莲花湖，我就闻香未到口，六月在老胜英家中，我又失计，千万别伤她，捉活的，我弟兄五位轮流追欢取乐。”五个贼人围着银凤小姐。

若不是张德寿说要拿活的，姑娘可不是贼人的敌手；他这一说要活的，可也不容易拿住姑娘。姑娘动着手，心中暗想：“萧银龙，你白机灵啦，你随后到孟家寨，你就不知道安置两个人看家？连你也走啦。此时我若叫贼人沾着我一点衣服，我怎么生在人世？萧银龙，萧银龙，咱俩只有夫妻之名，无有夫妻之情，来世再成眷属吧。”姑娘思索至此，银牙紧咬，鸡镰照定苏士龙的刀迎去，当唧唧一声响，苏士龙几乎刀松了手。姑娘方要一横鸡爪镰，刀刃距脖颈三寸来远，嗓子眼一觉发甜，顺

着口中流出血来，胳膊也没有劲啦，鸡爪镰可就松了手啦，倒在了尘埃。张德寿说道：“我有言不叫伤她，这是谁办的事？”

众贼人齐声说道：“并未伤他。”张德寿打开火折子一照，原来是吐了血啦。张德寿说道：“咱们谁头一拨先抱姑娘取乐？”

秦尤说道：“不必啦，都昏迷不醒啦，快杀了她就完啦，然后再杀孟二一家老少。”张德寿说道：“您不好这个，我们可想他好几年啦。您不愿取乐更好，我们四个人换拨正合适。”

正在此时，就听房上阴阳瓦嘎吱嘎吱乱响，一声喊道：“好大胆的毛贼！敢来到我盟兄家中搅闹。”语毕，纵将下来，正站在两位姑娘当中。群贼一

看此人，穿一身蓝衣服，马尾透风巾，蓝绒缠着，蓝绢绸短靠，蓝绒绳打十字绊，蓝云缎英雄带，蓝绸子腰围子，蓝绸子棍裤，蓝缎子绷腿，蓝绸子护膝，软绒的袜子，蓝缎子洒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蓝鲨鱼皮鞘，蓝绒绳的挽手，三尺多高的身量，宝剑匣有二尺来长，人矮宝剑不短，灰色的燕尾胡须，瘦小枯干。苏士龙弟兄说道：“这就是烧我们店的矮老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矮子你姓甚名谁？”矮子并不答话，右手掌剑，左手捻髯，说道：“提起我的名姓，吓破尔的苦胆。我乃少居蓬虎山，明清八义排行在六，登山豹子杨义臣便是。我与胜镖头、孟二侠相好，某要遇上毛贼、刀刀斩尽，剑剑诛绝。”秦尤闻听，一拉柳玉春往南墙根而退。张德纳闷：“秦大哥那大人物，为何后退？”苏士虎、苏士龙不知杨六爷的厉害，苏士虎向前一进步就要动手。

六爷说道：“且慢，杨六爷剑下不死无名之鬼，通尔的姓名。

让你在六爷面前走三个回合，我就不叫登山豹子杨义臣啦。”

苏士虎叫道：“矮子！我就是开双合店二掌柜的苏士虎。”杨六爷不慌不忙，见刀离切近，宝剑向外一推，绕过刀柄，贼人往后一撤身，杨六爷用缠头剑砍落贼人壮帽。贼人抹头向南便

跑，杨六爷纵身躯出去一丈四五，洒鞋尖一点方砖地，宝剑由贼人脖子后面，顺水推舟，就听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尸身倒地。抬腿往洒鞋底上一擦剑，说道：“再过来一个不怕死的。”

秦尤说道：“柳二弟，张贤弟，你们二位别过去。”苏士龙一看，烧店之仇未，又杀了自己兄弟，贼人焉能让步？抡刀便剁，六爷一闪身，宝剑向下便压，贼人幸亏撤刀撤得快，胳膊没掉下来，抹头向南便跑。杨六爷紧跟着，照定背脊一剑扎入半尺来深，向上一挑，苏士龙撤刀噯呀一声，向东奔命的跑去。杨六爷口中喊道：“一个也不留！一个也不留！”口中虽喊，可不向前追赶，四个贼人抱头鼠窜，全都逃走。杨六爷赶散群贼，保护一家老少免于此危。群贼走后，两位姑娘，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苏士虎的死尸在南边，宅院之中鸦雀无声。杨六爷一看，一人皆无，在院中喊道：“你们本宅主人现在还有人没有？”

我与孟二爷是盟兄弟！”喊叫几声，西跨院婆子有胆量大的开门观看。可惜孟二爷的夫人一招武术都不会，就会吃斋念佛，东跨院贼与姑娘动手之时，婆子丫环将门闩上好，将灯也熄灭啦，用桌子板凳将门都顶上啦。婆子妈妈开门看时，回禀了翁氏太太，言说是老当家的盟兄弟，已经赶散了群贼。丫环婆子提着灯笼，由西跨院同着老太太到了东跨院，拿灯笼一照，杨六爷抱着明晃晃宝刀，老太太战战兢兢。六爷心中明白，急忙将宝剑还匣，整了整透风巾，腰间围着蓝绢绸大氅，杨六爷提大氅跪倒叫道：“嫂嫂！小弟救护来迟，使

您多多受惊。”老太太仔细一看，口中说道：“原来是杨六叔叔，前来解救我一家老少。六叔请上，受为嫂一拜。”杨六爷叫道：“嫂嫂！哪有嫂拜叔之礼？叫小弟多活几年。”可惜金龙之母未见过杀人流血之事，叫道：“六叔！那圆圆的血淋淋是何物？”杨六爷说道：“那是杀人放火之贼，我因护庇宅院，未能追赶。”丫环婆子

提着灯笼一照二位姑娘，六爷叫道：“嫂夫人！这二位女人是何人？我素知嫂夫人就是金龙一人。”翁氏太太说道：“这位穿桃红的乃是张茂龙未过门之妻，这位穿银灰的乃是萧三侠之儿妇，萧银龙未过门之妻。皆因为六月二十八日，胜三爷家中办喜事，有贼人大闹喜棚，你二哥将二位姑娘接到咱家来了。

大姑娘不服水土，现在卧床未起，二位姑娘这必是受了伤啦。”

杨六爷用灯笼一照，这才看见袁红玉受了箭伤，银凤口中流血。

先叫丫环婆子将两个姑娘搭到西暗房，又将二位姑娘的兵刃也都拾起来，叫婆子将袁红玉背后的衣服挑开，看箭伤之处，有槟榔大一块紫青色。杨六爷说道：“这是毒药箭。我哥哥何以不在家中？”老太太说道：“昨天头一拨定更来天，你欧阳弟去到双龙山盗剑，二拨你哥哥与胜三爷、萧三爷一同前去，随后又有蒋五爷、黄三太等前去打接应，至今尚未回来。”六爷点头说道：“此时天光已然要亮啦，我二哥与胜三哥，他们也要回来啦。千万别起袖箭，此乃是毒药箭。”说着话，叔嫂二人进了屋中落座。献茶之间，忽听得西跨院叮当叮当的声音，又一声呐喊，如同巨雷一般：“小子们！都死啦？老娘可还在吗？”杨六爷隔着竹帘一看，来了一位大汉，裸体闯进。老英雄一怒，忙将大衣服脱下，握宝剑一掀门帘，纵到院中。遂说道：“好大胆的贼人，看剑！”孟金龙一看说道：“小子，你把我们家里人都宰啦，你还没走呢？”六爷举剑就剁，孟金龙伸虎掌要抓。翁氏太太早就看见啦，一愣神的工夫，爷儿俩动上手啦。喊道：“六叔慢动手！猛儿不许无礼！那是你六叔。”

爷儿俩各收招撤步，翁氏太太一看金龙赤条条，说道：“金龙，你因何回得家来啦？”

原来，老义仆上双龙山与主人送信，说有贼人火烧宅院，杀孟家老小，胜爷等一怒，双龙山血溅庭台，杀退群贼。萧三

侠方要追赶，胜爷道：“且慢追贼，金龙你赶紧打水回家，去救宅院。”金龙答应，遂即急忙奔回孟家寨。再表那孟家寨被杨六爷将群贼赶散后，带伤的淫贼向东逃去。救火的乡邻满河坡皆是，恶贼一看救火的人甚多，救火又都是行家，将苇子用钩一搭，向河里便推。恶贼一看天光已亮，要走不了，孟家寨周围是水，由燃着了的苇垛南面下水，背后的剑伤被水一泡，疼痛难忍

，剑伤约有一指来深，半尺来长，恶贼负痛，心中思索：“先向东，然后再向北，躲开了那救火的人，可就有了命啦。”苏士龙正向东凫，天光已然发亮，忽听正东水声哗啦啦直响，恶贼一看，好大的鱼呀，像小船一般，这许是江里的鱼，由此向东南方向泅去。贼人挣着命抹头往北凫水，忽然那鱼向上长身，上身出水道：“你把我们家里人都宰啦，你往哪儿跑呀！”贼人闻听，声如巨雷，不敢答言，向北凫去。金龙一个蒙子追上贼人，一伸虎掌，将贼人两腿腕子抓住，向上一提，看见腿上有血迹，乃是剑伤流下的血，大英雄说道：“小子，你将我们家人都宰啦？”说着话用手向两下一分，若在旱地就将贼给劈啦，水里不得劲，劈不动，金龙遂一伸虎掌，向裆里一抓，就听噗的一声。恶贼采花开黑店，伤害行人不知多少，今天遇见傻英雄，竟死在水内，这也是报应昭彰。大英雄踩着水回家，一看大苇子飘的满河皆是，大英雄心说：“都烧了不要紧，只要我娘不死就成。”来到河坡叫道：“小子们！

家中怎样了？”众人说道：“大少爷来啦？快家来看看吧。”

傻英雄上河坡，奔向家中跑去，进了东院，见了婆子问道：“老娘呢？”婆子说道：“在西跨院呢。”傻英雄说道：“都死，老娘可别死呀。”说着话向西跨院跑着，“吧哒吧哒”，犹如砸地脚一般。杨六爷又不懂他的话，在十年前爷儿俩见过面，今日如何认识？遂掀帘子出来交手。老太太掀竹帘一看，

气得连气都喘不上来，遂说道：“好畜生！还不穿衣服去！”

大英雄自己一看身上，说道：“红裤子被水冲去啦。”这才跑到书房穿衣服。仍然光着脚再回西跨院，叫道：“老娘啊！你老人家没死就得啦。”老太太说道：“见见你六叔吧，这是你的六叔。”傻英雄说道：“我是他七大爷！”老太太说道：“胡说！与你天伦是把兄弟。”大英雄说道：“得啦，磕头吧，谁叫他救了咱们一家子呢。”磕头磕的方砖地乱响。家人等救灭了河坡的余火，然后将苏士虎死尸抛在河内，孟家寨人等这才放下心去。

单说双龙山胜爷将群贼杀败，已遣金龙由水面回家，蒋伯芳由陆路回家，将双龙山用火四面燃着，这才赶紧回家。三侠、欧阳大义士，六小搀扶着老义仆，到了西山坡，船在河沿，孟二爷打呼噜渡船拢岸，将老义仆孟忠搀上船去，安置在舱中，给他敷上刀伤药，船急速回孟家寨。离孟家寨里许，一看河中漂泊的大苇子，也有烧了的，也有未烧的，满目皆是。孟二侠心中暗想：“全家必定片瓦无存了。”胜三爷叫道：“孟二弟！

愚兄连累了你全家被害，于心何忍？”萧三侠说道：“我想吉人天相，恐不至有大凶险。”蛮子骂街：“我是王八羔子！我是混帐东西！我叫贼魔，终日讲究放火烧贼，今天叫雁啄了眼啦。”惟有本人孟二侠说道：“老恩兄不要

如此难过，烧了我的宅院我再盖，我的苇子也不能都烧了，烧了也算不了什么。

您弟妇已经六十岁的人啦，设若死也不算短命，有你侄子与我在，我们爷儿俩再置家产，重整田园。伤了家人，那也是命里该当，也无可如何。萧三弟、欧阳贤弟，不要伤心。”列位，这就是行侠作义的人，明白交友之道，若是孟二爷一哭，胜三爷岂不当时得了慢怠了吗？所以孟二爷反谈笑自若。船到河坡，老少英雄一看，心中稍安，只烧了七个苇垛子，房子是一点未

动。老少英雄弃舟登岸，黄三太等搀扶着老义仆孟忠，大伙刚进了书房，杨六爷由内宅够奔书房，给胜爷等请安问候。蛮子喊道：“唔呀！杨六，你救了孟二哥一家的性命，你真是个好王八羔子！”杨六爷不好还言，因为同着自己儿子杨香五。蛮子见愈不还言，他是愈骂。此时胜三爷周身是血，蛮子皮袄马褂也成了红的啦，孟二爷家有的是衣服，叫家人取出来，大伙净面换好衣服。蛮子喊道：“孟老二哥！可有我的衣裳吗？”

孟二爷说道：“都有，就是没有那么肥大的皮马褂啦。叫家人弄点碱水给你洗洗吧。”孟二爷这才谢过杨六爷相救，并问从何而来。

原来，杨六爷自从在家纳福十余年，六奶奶生了一子，名叫香五，家传的学业，又拜胜爷为师。鸡鸣五鼓返魂香，是从明朝一位处士的门下所传，学时须对天盟誓，不以此香伤害良人，并不许借此为淫盗之事。后来传到一位云游道者司马闻，这司马闻又传授香五。由拜在胜爷门下之后，胜爷回家，由黄三太、杨香五众人掌理镖局之事，杨六爷隐在田里，逍遥自在。

京东乐亭县离莫州三百来里地，听人传说，胜爷六月二十八办喜事，回到家中与六奶奶一提，胜三爷六月二十八与少爷完婚，六奶奶说道：“咱们一来行人情，二来看看咱们孩子，这十余年你也未曾与胜三爷见面。并且你与胜三爷提说，叫咱们孩子回趟家，住一月两月的。”因此杨六爷带好兵刃暗器、水衣水裤，够奔莫州行人情。六爷在家纳福，并非是狂傲，此次没有要紧事，所以不雇车脚。此时正是六月间，天气炎热，走得一身汗，天晚住在店内，脱去了大氅，凉爽凉爽，到第二天就觉着头昏眼黑。要是唐、宋、元、明之时，武将顶盔擐甲，就叫卸甲风。店主人给请了一位大夫，诊脉开方，服药后稍觉轻松，在店中养了几天，身体复原，杨六爷多给店里一二两银子，这

才起身够奔直隶莫州古城村。到了古城村胜宅，家人一回禀，胜奎接迎，一进院中，看见烧得七零八落，六爷一问，胜奎将前后情由说了一遍。胜奎又说道：“我天伦对天盟誓，拿不着老道，找不着杆棒，至死不回故里。”六爷一听，连忙问道：“追向何方去了？”胜奎说道：“走了五六拨，皆向南省去了。”



杨六爷心中暗想：“我三哥为人慈善，群贼竟敢如此，真是好人难做。我好几百里地赶到古城村，谁也没见着，我何不向南七省走走？”六爷想了，辞别了胜奎，这才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杭州寻找众人。杭州府是五方杂地，一日在酒楼上吃饭，巧遇华谦华子阮跟一个乞丐病夫吃饭。五爷与六爷也有十余年未见面啦，老哥俩见了礼，悲喜交加。华五爷又给引见，遂说道：“这位是四哥的盟弟，金面韦驮张旺。”五爷与六爷叙了些离别之情，十数年未见，真是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消磨两鬓霜。五华谦就提起头一拨捉拿老道师徒，火烧方成宅院之事，又把指引欧阳天佐及蒋伯芳赶老道去建宁府双龙山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张旺说道：“六弟你也追下去吧。凡有奇才异能之士，我遇见了就向建宁府指引。”六爷说道：“我要追我三哥，只不知三哥的去向，今既知道向双龙山去了，我即时起身。”

说着话，这位六爷站起，辞别华、张二英雄，这才打杭州府起身。忽然想起孟二哥由台湾又迁回孟家寨住，正东就是孟家寨，一江之隔，离孟家寨还有十数里地。杨六爷一想：进孟家寨总得过摆渡。此时天气已经掌灯啦，我莫若先找店住下，明天再往孟家寨。一看这座店，门道挂着灯，上书“双合店”。

刚要进店，跑堂的与伙友吊坎：“并肩子纽瓢招落把合，苍孙太觉。”杨六爷闻听，黄眼珠乱转，他们说的黑话，就是说老头太矬，哥们回头看看。这么两句话，六爷黄眼珠一转，燕尾

胡须一捻，心中说道：“好小子，坎吊到你姥姥家来啦。”老义士诚心耍笑，说道：“有整所房子吗？”伙计说道：“有上房跟东西厢房一所。你多少人？”六爷说道：“一个人。”伙计说道：“你一个人怎么住这些屋子？”六爷说道：“我爱清静。我包袱里物件价值连城，净是核桃大的宝珠七八十颗，有金砂子钻石、翡翠玛瑙，多花几两银子店钱不要紧，为的是清雅。”掌柜灶上群贼一听，心中暗道：“这号买卖就发了财啦。”

六爷撒开了一要酒菜，摆不开两桌对在一块。杨六爷又道：“明天我走时还得拿点干粮，又要一壶开水。将门上好，别上我屋来，明天多给酒钱。”六爷将门一上，白开水就馒头，吃白斋，酒菜倒在床底下，白开水馒头不能搀薰香蒙汗药。杨六爷暗中扎绑停当，一看外屋两个锅灶，掀开锅盖一看，里面还有半锅高粱，提起锅一看，乃是倒下台阶的地道。六爷将锅仍然放好，盖上锅盖，搬个凳子坐在一旁。等到二更多天，一看锅向上一起，将锅移在锅台之上，杨六爷一看，锅在锅台上啦。

正在此时，忽又见一宗物件钻了出来，晃晃悠悠。仔细一看，有饭碗大一物，青脸红发，临到锅台的时候，就如麦斗大啦，然后又下去了。再上来可就是真人啦。杨六爷一揪头发，一剑扎在咽喉，往上一提，抛在旁边。底下一问

，上边没答话，又上来一个，又是如此。一连三个，第四个临上来的时候，可就留了神啦，杨六爷一伸手捋住绢帕，他向下一缩，将头发斩落一缕，跑到柜房说道：“了不得啦！去了四个人死了三个。”

苏氏弟兄闻听，聚齐店中之人，掌上灯球火把，够奔上房。群贼来到北跨院，不见杀人的客人，方要到南跨院，南跨院着了火啦，杨六爷一晃透风巾，放了好几把火，这方出了店房。有心要到孟家寨，天气半夜不便，前面有一个树林子，进了树林子，在树林之中打一盹睡。正在朦胧之际，忽听一阵大乱，人

声鼎沸，齐喊：“孟二爷的院中失了火啦！”杨六爷惊醒，乘乱上了摆渡，过了河遂进孟家寨。举目观看，孟家的宅院未着，杨六爷到了孟宅，蹿房越脊，一看院中无人，到东跨院东房上一听，有人说：“杀了就得啦。”杨六爷一听，脚底下一使力，踩碎了阴阳瓦，又听叫道：“大胆贼人！敢来孟家寨无礼。”

向地下一看，有一个穿桃红的女子躺在东边，一个穿银灰的女子躺在西边。老英雄看罢，纵下东房报了名姓，遂剑斩苏士虎，扎伤苏士龙，柳玉春、张德寿等四下奔逃。这都是因果循环，才有六爷来的这样巧，赶走群贼，少爷孟金龙回来，爷儿俩见面，保护了宅院。

胜三爷回到家时，已经没有事了，众人才急忙来到后院看望二位姑娘的伤痕。老弟兄五位上后院的时候，正赶上翁氏在屋中，孟二爷在前边，翁氏太太一见胜三爷等，都在前面进来，翁氏太太急忙跪倒说道：“老恩兄，小妹拜见。”胜三爷躬身说道：“老弟妇请你免礼吧。”萧三侠遂与翁氏跪倒行礼，翁氏答礼相还。蛮子过来叫道：“老婆子！我给你磕头。你怎么没擦点粉？”老太太低头笑而不言，转身而去。胜三爷说道：“欧阳贤弟太顽皮了。”蛮子说道：“当着胜三哥，他不肯言语，我就占便宜了。”五老与小弟兄等进了西暗间，婆子丫环早将姑娘的小褂背后扯开，那枝袖箭钉在姑娘左腋下。二位姑娘，一位脸向西躺着，一位脸向北躺着，银凤头前放着几张纸，口内不住吐血。胜爷问道：“萧三弟、孟二弟，你们看此箭伤，是不是与我所受的箭伤相同？”孟二侠、萧三侠答道：“不错，一样。”胜三爷叫了一声：“于小姐！袁小姐！”呼之不应。胜爷说道：“百草转阳丹专治吐血、五癆七伤、毒药箭伤。道爷不在，为之奈何？”语毕，胜爷泪如雨下，遂说道：“连累了众位弟兄，如今又连累了二位姑娘受此重伤，为之奈何？”孟

二爷捶胸顿足，萧三侠唉声叹气。欧阳爷一笑，说道：“萧三哥，得用多少百草转阳丹？”萧三侠说道：“两粒足矣。”蛮子说道：“巧啦，吾这里正有两粒。”胜爷掀髯说道：“欧阳贤弟，你为何拿愚兄取笑了？”蛮子说道

：“唔呀，我可不敢拿胜三哥取笑。”说着话，由腰中掏出一个白纸包儿，打开了递给胜爷，胜爷一看，果然是两粒百草转阳丹。蛮子说道：“这是给三哥你老人家治伤的时候，我偷的。”胜爷遂将两粒药研为细末，叫家人急速取来无根水，告诉婆子妈妈用刀将袖箭伤旁的紫黑肉刮了，将药用皮子膏药贴在伤上，上一半，灌下一半，银凤灌下一粒。老弟兄五位回到前院喝茶，小弟兄七位，方要摆酒，家人进来禀报：“由东回来了一只小船，一个老叟摇橹，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少爷，还有一位女子，说是前来拜望。”

蛮子说道：“我倒忘记了，准是石俊山老王八羔子。”孟二爷告诉院里女眷接待女子，孟二侠等出来迎接男客，果然是石俊山与千里追风小侠客刘云，那女子即是林士佩之妹。石俊山毒龙怀杖挑着两个包袱，张茂龙、萧银龙等上前接待，石爷说道：“茂龙、银龙，这两个包袱是你们二位的，兵刃、暗器、头巾俱都在内。”银龙、茂龙收了包袱，当面拜谢。大众归了客厅，喝茶擦脸，不必细表。大家用饭，石爷叫道：“众位仁兄贤弟！”

你们认得这位姑娘不认得？胜三哥你许认的吧？”胜爷一笑，说道：“愚兄哪认识女子呢？”石爷说道：“此乃林士佩之妹林素梅。虽然林士佩一母所生，可与林士佩性情不同，姑娘乃是节烈淑女。皆因为林士佩骨肉无情，姑娘女扮男装，夜宿贼店，丫环遇害，姑娘只身一人，在树林之中自缢，被我所救。

当时我并不知他是女子，事后我将姑娘收为义女。”胜三爷说道：“我深知姑娘。南北英雄会的时候，林士佩要燃地雷，姑娘五体投地，劝兄长不可点地雷，林士佩不从，岂知地雷被道

兄所破。石贤弟，你如何与刘云相遇？”石爷将救刘云，惊走秦尤，毒龙怀杖打林士佩之事说了一遍，并将女儿素云与刘云治伤之事也说了一遍。当时求胜爷为媒，与刘云、素梅成就婚姻，蛮子写帖。大众酒饭已毕，蛮子将宝剑取出，叫道：“胜三哥！这是道爷的宝刃。”胜爷说道：“众位贤弟血战一场，只得了一口宝剑，老道未获，杆棒无迹。恶道此次够奔台湾去，恐怕台湾不能收留恶道，他必然仍奔杭州府。众位贤弟，连三太，咱们还短一位要人呢，何以蒋五爷未见到来？使我放心不下。”蛮子叫道：“胜三哥！不用惦念五爷，他必然追下群贼去了，万无差错。”胜爷说道：“三太、香五、茂龙、李煜、银龙、贾明，你们六个人先奔杭州追赶老道。”黄三太等答应一声，遂站起身形，够奔杭州。”你六个人起身后，老夫随后就到。”胜爷又说道：“金龙，你且在家中保护。”

六位英雄晓夜行宿，饥餐渴饮，到了杭州未访着恶道踪迹。

金头虎到了杭州，见着老道就揪：“杂毛小子！”当胸就是一掌，老道说

道：“这是怎么的啦？无故的抓住就打。”黄三太作揖赔礼说道：“我兄弟是傻子，道爷多担待吧。”弟兄数日仍未寻着恶道，心中一烦恼，在店中吃完早饭就闷睡。住了几天，店家也知道是保镖的，众人睡醒起来吃茶，伙计们说道：“众位达官，为什么整日的睡觉呢？杭州八日大庙，为何不上庙逛逛呢？”三太说道：“什么庙哇？”伙计说道：“此庙甚大，每年对台戏，刀山马戏，无一不有。这两台戏俱都是名角，各种货物无一不全，今年庙里十分热闹。”金头虎一乐说道：“黄三哥，老道、张德寿、杆棒，这回全都有啦。老道取童子紫河车，张德寿采花，必然上庙去，庙上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

我若见着老道师徒，左手揪老道，右手揪张德寿，你们一搜老道小包袱，杆棒就有啦，岂不是一举三得？”萧银龙说道：

“你别说梦话啦，老道那么老实？”萧银龙一打听方向，伙计说道：“人山人海，你们跟着看热闹的人就去啦。”弟兄六位，遂来到钱塘门，就见男女老少络绎于途，出钱塘门外有二里之遥，庙的西边，大小买卖、各种卖吃食的，一家挨一家。庙西俱是茶楼酒店，庙东是生意场子，大鼓书莲花落，练把势卖艺的，庙后是卖木料的。弟兄六位走到庙前东角门外，角门东面围绕着一圈子人，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无量佛，善哉善哉。

这一位施主二子一女之命，幼年多受奔波，中年运气不好。”

又听说：“六文钱一卦，概不奉承。君子问祸不问福。”那人说道：“道爷，你真是未到先知。自幼我父母早亡，同叔婶过活，受了些困难。我叔婶去世后，我正在中年，遂当家主事，还算不错。”“无量佛，这一位施主高寿了？”那人答道：“五十四岁。”老道说：“这位施主可不要恼怒，你还有九年的阳寿。

六十三岁的那一年，你就该去世了。这一位施主十年克妻。”

此人说道：“道爷你真是神仙，我内人已死，留下两个孩儿，昼夜啼哭，叫人心烦。”金头虎说道：“我叫他给我算算卦，我问问他我有几个儿子？”萧银龙说：“你还未成家呢，你哪里来的儿子？”金头虎说道：“我娶媳妇一下轿就生养大小子。”

萧银龙说道：“五哥不要无理取闹。”道人道骨仙风，有出尘之概，娃娃脸红嘴唇，半尺余长的墨髯。此道者乃是返老还童，萧银龙没看出来。金头虎说：“他是生意人。没有那样灵的。”

萧银龙说道：“五哥，咱们上庙去吧，庙上热闹极了。”众人进了庙门，有钟鼓二楼，五层佛殿，弟兄们前后游完了，又向观音殿的后院走来。院中有四架大葡萄架，金头虎叫道：“杨香五！咱们摘葡萄吃去。庙里和尚要拦阻，咱就问他是你们家里带出来的吗？我们的庙千佛山真武顶，有行路之人，白

住管饭。”傻小子那里晓得红莲罗汉弼昆长老是周济人，他以为应当的呢。庙里当家的将这四架葡萄都卖出去啦，人家已经摘完了。

金头虎近前一看，没有葡萄啦，众人遂向东南角而来。

看见东南角上有座彩棚，红绿五色绸子扎的彩子，有四对牛角灯，彩棚当中有一块纸糊的匾额，上书四个大字：“以武会友。”彩棚口外南边十八件大兵刃架子，彩棚北十八件短兵刃架子，锋利耀目，彩棚里面八仙桌上，有一架天秤。金头虎将母狗眼一翻，看这块匾上四个字，他就认的一个，遂念道：“什么什么丈。”就认得这一个还错啦，将友字念成丈字。萧银龙说道：“以武会友四个字，就认得一个，还蒙错啦。”黄三太叫道：“银龙贤弟！练把势的不能这样阔。”萧银龙道：“有作生意之人，咱们何妨打听打听？”萧银龙遂向一个作小买卖的问道：“掌柜的，求你告诉我们，这座彩棚是何人所设？

里面是怎么个意思？”作小买卖的说道：“本杭州府的少爷，玉面小霸王焦振芳，在此搭彩棚以武会友。一会儿你就看见啦，家人抬来两只箱子，里面俱都是银子。有好武的要愿意比武，比如要赌五十两银子输赢，你放在秤盘上五十两银子，少爷也放五十两银子，你要将少爷兜一个筋斗，摔一个趔趄，少爷输银五十两，余外还送给五十两。愿意多赌也是如此。”萧银龙打听明白，忽听西角门外一阵大乱，遂说道：“大少爷来啦。”

金头虎说道：“走走走，去看看我们大少爷。”众人怕他惹祸，在后面紧紧跟随，就见许多人骑着马，向南来进了四角门。那马有铁青马，有枣骝红，有白龙驹，有甘草黄，有银色白，二十余人，都是武士打扮。就听有人喊道：“大少爷里边吧！”就见这位少爷，头戴武生公子巾，身披一件米色大衣，周围金线走边，雪青的十字绊，一巴掌宽的英雄带，米色的腰围子，年在二十多岁，白净净的脸面，五官端正。三太黄爷又看众人拉着一匹白马，银鬃银尾，啾啾的乱叫。三太平生最爱好马，遂

说道：“众位弟兄，这匹马真好，总有六七百地脚程。”贾明说道：“黄三哥，你要爱惜此马不难，等他跑到清静地方，我抢来给你。”黄三说道：“你少要胡说。”弟兄六位来到棚前，就见少爷居中正坐，众教师南北两边相陪，彩棚后东南有茶水点心，大众坐下喝茶。庙后头的人就拥挤不动啦，比看练把势的，又省钱，又多见世面。

正在人声嘈杂之际，就有人在西角门外喊道：“闪开！闪开！”黄三太一看，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压得杠子直响，搭到彩棚之内，天秤桌前，打开箱子，一个个的都码在天秤桌上，俱是雪霜白银子。傻小子母狗眼直翻，叫道：“杨香五！我偷一个，咱们两个人分分如何？”萧银龙说道：“五哥，千万

不要玩笑，这位擂官乃是知府的少爷，你要抢人家的银子，这场官司你打得起吗？”就听擂官说道：“三天咱们练啦，没有人进场子。哪一位有能为的，请上擂台。”语言未了，打北面闪出一人，身材五尺往来，豆青的大衣，蓝短靠，其貌不扬，鹰鼻龟背蛇腰，细脖子，非常的难看。遂说道：“公子爷，今天我请一请。”忙将大衣服脱在彩棚，站在当中面朝西，口中说道：“众位老少英雄，这是本府台的大少爷焦公子，率领我们众教师以武会友，有好武的朋友，不论是保镖的，护院的老师傅，皆可以上来练练。杭州府乃是五方杂地，藏龙卧虎，谁不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会武术的朋友好练的，请进场来，我们奉陪。要赌输赢，愿赌五十两银子，我们也赔五十两，两百两。那位说我没带那些银子能上擂吗？三两二两也无不可，这是以武会友，就是分文未带，也无不可，你只管进彩棚，咱们作为取笑。”说着话，晃悠脑袋，无奈就是无人答话。金头虎说道：“黄三哥，火烧我胜三大爷宅院，这一水就捞上来了。”杨香五说道：“怎么捞呢？”贾明说道：“这一次打孟二

大爷家带盘费不少，咱们大家凑一百银子，我先与鹰鼻鹞眼那小子赌输赢，我兜他一个筋斗就是三百两；回头我就赌上三百两，我再兜他一个趔趄，就是九百两，再赌上这九百两，我再踢他一个筋斗，就是好些个百两。”杨香五说道：“傻小子，就有一个便宜，被王华买去啦。你看看庙上，千人万人，谁进场子？他是知府的儿子，他要打了人，哈哈一笑，要输给别人，翻脸就惹不起。”金头虎说道：“你怎么那么胆小呢？知府就不说理吗？”不表傻英雄与香五口角，再说擂台上有一人说道：“众位，我姓王，外号人称野鸡溜子。”王七方将此话说完了，遂站一旁。焦公子亦站起身来说道：“我再请一请吧。”焦公子忙将大衣服一闪，勒十字绊，紧英雄带，来到擂台前，一抱拳说道：“众位，把势场没有大小，有好武术的只管请进场子来。无论保镖的、护院的、教场子的子弟老师傅们，带着银子的赌输赢，金赌金还，银赌银还；没带着银子的以武会友。”

公子将话说完了，台底下仍然默默无言。王七说道：“我再请请，这么些位，连一个好武的都没有吗？我打一趟拳，众位看看。”说着话王七一拉势子，打了一套拳，萧银龙等一看，平平常常，比三座毛四门斗强点。焦公子说道：“王教师退下去，我也打一趟拳。”遂说道：“众位若看我的拳有错，多求指正。”

语毕，亮姿势，打了一趟拳。列位，打拳要准，发招要稳；纵如风，站如丁；手眼身法步，招招精奇，式式到家，真受过高人传授，明人指教。打完了一抱拳，对台下说道：“见笑，见笑。”黄三太说道：“众位仁兄贤弟，真奇怪了。”金头虎说道：“三哥，您怎么看奇怪呢？”黄三太说道：“绍兴府山

阴县结义村姓黄的甚多，黄家本族有三十六手黄家拳。焦公子这套拳，正是黄家门上三十六手。”贾明说道：“人说您诚实，您原来也会捧场。知府的儿子打拳，就是黄家拳；要是总督的儿子，

就是贾家拳啦。”黄三太这一席话不要紧，后来引出奸盗邪淫、苦乐悲欢好些事情，后文书暂且不表。

且说王七见公子打完了拳，复又来到擂台前，对台下说道：“台下这些位可称人山人海，你们众人就连一位会武术的都没有吗？难道你们练会了把势，就会关上门，等到夜晚当着老婆子练吗？”金头虎说道：“三哥，这小子太傲慢无礼。我到擂台上打他一个大嘴巴子，要不将他脖子抽歪了，我就叫母老虎。”萧银龙说道：“贾五哥，何为这样无涵养呢？君子当积福，小人仗势欺人，他这是狐假虎威。擂官不是知府的少爷吗？

他们干什么来啦？咱办什么？贾五哥千万不要惹事招非，叫大家跟着受累。咱们不是没当着众目之下说咱们是保镖的吗？”

正在此时，就见南面有一个喊叫，声音洪亮，喊道：“你不要藐视杭州没有能人。”语毕，忙将大衣服脱去，就够奔擂台而来。背后一位老者，急忙揪住这位少年的英雄带，叫道：“少爷不可！临来之时，我家主人谆谆嘱咐老奴，不叫少爷惹是招非。您何必挂这宗火儿？他又不是指名道姓。”黑英雄将老家人向外一推，纵上擂台，一声喊叫：“跟你赌输赢！你不该藐视天下英雄。”王七正在狂傲之际，黑英雄上得擂台，毫不客气，插拳就打，十数个照面，就看出黑英雄的胜利来啦。金头虎说道：“这位黑英雄够朋友，不像杨香五，软的欺负硬的怕。”黄三太一语不发。就见王七向上一纵，照定黑英雄咽喉一掌，黑英雄一下腰，反左手将王七的腕子捋住，右腿照定王七的胸前，就是一脚。这一脚，王七可成了滚鸡溜子啦，咕噜咕噜，滚出二十余步，看热闹之人一阵大笑，真叫大快人心。

黑英雄面对擂台下说道：“这样能为还赌金钱？”焦公子站起身来，对黑汉说道：“黑英雄，你打了我的教师，你可敢与少爷比试吗？”黑公子说道：“有何不可？打的是有能为的。”

焦少爷与黑汉动手插拳，二位远长拳，近短打，黑英雄忽然被焦公子将腕子捋住，底下一脚，黑英雄闹了一个仰面朝天，看热闹的哈哈一阵大笑。黑汉站起身来，跳下擂台就跑，向老者手中夺取包袱，老家人不给，被黑公子一把推倒，打开小包袱，取出一口朴刀。黄三太叫道：“银龙贤弟！你看此人多粗鲁？

那擂台上兵刃有的是，他不就近取，他偏下来取刀。”黑公子手持钢刀，上了擂台。焦公子脸一红，说道：“青天白日，你敢与少爷动刀？大概你是

路劫的大飞贼。”遂叫道：“家人们！”

取过我的素杆亮银枪。”这条枪八九尺长的点钢鸭子嘴，上边八个疙疸，镏金铛，素杆雪霜白，鸡卵粗的枪杆，折铁搅钢打造，包一层银衣，分量加重，故此叫玉面小霸王。焦公子一颤枪，黑公子擦刀便剁，三太一见，眼见得刀枪并举，祸在当头。

黄三太方要出头露面，就听西南角一阵大乱，喊道：“众位闪闪，了事的来啦！此事非这位了，若不行了不了哇。这位在杭州府一跺脚，四门乱颤。”众人向两旁一闪，此人上了擂台，说道：“焦公子不要生气。”又向黑汉说道：“你无事生非。”

黑汉说道：“他兜我一个筋头。”此人说道：“你要不打他的教师，他就兜你跟斗吗？”黑汉不敢多言，唯唯而退。众人观看这位了事之人，面如美玉，五官端正，头戴四楞袖口青布壮帽，正顶门上镶着一块白骨头，青布的大衣，青布的短靠，棉花绳打十字绊，足登青布皂靴，细腰乍背。抱腕当胸，说道：“大少爷，高抬贵手，看在愚下之面，那黑人乃是愚下之拜弟，愚鲁不堪。愚下与大少爷赔礼了。”焦公子翻怒容换笑脸，将枪递与家人说道：“原来是贺师兄到了。是您的朋友，在下实在不知，要知是贺师兄的盟兄弟，我决不能动手。”这人抱拳说道：“大少爷太谦。明天我带着我盟弟，负荆到府。”焦公子说道：“贺师兄说的哪里话来？咱们是师兄弟，不要客气。”

此事家严并不知，您要与令师弟到舍下，若被家严知晓，反为不美了。谁也没打着谁，就是将谁打了，您这一来，也不过是哈哈一笑，就算完事。师兄您要得暇，不妨到舍下谈谈，千万别提此事，若知是师兄盟弟，小弟天胆也不敢触犯。还请致意令师弟，就说我此时不能离开擂台，假有闲暇，小弟必当拜访。”

众人一看，这位少爷虽然是知府之公子，谈吐文雅，毫无骄傲之态，莫不暗中赞美公子的大度知礼。您道，这位了事的倒是何人呢？原来此人与黄三太乃是通家之好。方才黑汉一上擂台的时候，黄三太本就认识，比及插拳动手，黄三太以为比试拳脚，决不致有什么危险，所以观之不言，恐怕贾明惹祸，若告诉了贾明，黑汉被摔，贾明必然上擂与黑汉报复，所以黄三太只笑而不言。及至黑汉下台，由家人手中抢去小包袱，取出刀来，再纵上擂台，焦公子命家人取过了亮银枪，黄三太一看，必有一场恶战仇杀，当人山人海，万众之下，必然谁也不肯相让，若焦公子受了伤，黑汉也不能全躯下擂，黑汉要是丧于焦公子之手，必然是一场绝大的风波，故此黄三太万般无奈，才要分开众人够奔擂台，欲以友谊的关系，与两人和解，以息这一场大祸。黄三太方要当鲁仲连，这位少年的人急忙分开众人，纵上擂台了事，黄爷一看此了事之人并不



是外人，正是师弟贺照雄。原来黄三太与贺照雄、濮德勇、伍万年，四位俱都是胜三爷的门下，四人又结拜了弟兄，受胜爷训诲。贺照雄有赛专诸之名，是位孝子，贺照雄天伦卧床不起，贺照雄在家昼夜服侍，胜爷办镖局子好几载的工夫，贺照雄未曾见面。他住在杭州钱塘门外安乐村贺家堡，提起家世，也是大明家为官，世代簪缨，如今虽作官，也是百万之富，门前挂着“乐善好施”、“义著乡间”、“一方载德”等等匾额。贺照雄自别恩师，侍奉父病一年有余，老人家一病亡故。方才这位上台打擂的名字

就叫濮德勇，与贺照雄时相过从，师兄弟讨论武术，贺爷在守制期内，还病了一年有余，濮德勇侍师兄如亲胞。闲文少叙，黄爷见贺爷已经了完此事，心中甚喜，贾明说道：“黄三哥，我抽鹰鼻鹞眼的两个嘴巴子去。”黄爷拦住说道：“贾明贤弟！

这是何必呢？”此时焦公子在台上说道：“众位老少宾朋，天也不早啦，我们也该回去吃饭啦，众位散一散吧。”大众看热闹的一哄而散。萧银龙说道：“贾五哥，人家都吃饭去啦，咱们还不走吗？”贾明无法，只好跟随众人出了彩棚。

弟兄六位走到三层殿一看，俱是女子烧香的。贾明说道：“怎么这儿烧香的，尽是大姑娘？”杨香五说道：“你真是浑小子，你看看是姑娘吗？这是孙娘娘香殿，小媳妇们前来求子嗣的，老太太烧香拴娃娃的，都是为姑娘出了门子没有儿女，前来给姑娘烧香许愿。”贾明说道：“我也拴娃娃去。”杨香五说道：“你还没娶媳妇呢。”贾明说道：“我先许下愿，娶了媳妇一进门子，就生一个大小子。”张茂龙说道：“你别捣乱啦。”萧银龙说道：“张七哥，你就是实心眼，贾爷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您叫他去他也不去。”众人正说着话，就见由打二层佛殿角门，进来一男一女，前面的男子彬彬儒雅，厚蓝绸子大衫，厚底福字履的鞋，八月中秋后还拿着凉扇呢。后边一妇人，青绸子衣服，底下穿百褶裙，虽然是旧衣服，然而很洁净，来到了孙娘娘殿前，请了一股香。这位是个秀才，后头这位是秀才的娘子，请完了香，二人进了子孙娘娘殿，在各神位俱都烧了一股香，飘飘下拜，那女子稳重端庄，将那些擦胭脂抹粉的妇人，比的犹如妖精一般。这时金头虎仍在殿外站立不走，杨香五叫道：“贾贤弟！咱们走吧。”贾明说道：“忙什么，再看会儿。”就见秀才娘娘点完了香在前头走，秀才在后面跟随。忽然间由西角门撞进二十余人，都是短衣襟，小打扮，

有穿紫花布裤褂的，有穿月白布裤褂的，蓝绸子裤褂的，青绸子裤褂的，穿着小衣服，都露着七节鞭、九节鞭、手稍子、匕首刀、双叉子，二十多人前头一排，后头一排，将角门挡住。

秀才娘子说道：“借光，我们过去。”娘子又回头叫道：“相公你看看。”那位秀才遂上前说道：“借光，我们过去。”这群人说道：“怕挤别来。”秀才说道：“这是庙场，女子烧香之地，你们这样举动，须知我不是好惹的。”那群人说道：“你好惹不好惹的，跟谁说呢？你有势力，叫府县下公文，别叫男女混杂。”金头虎一听，就要挽袖口上前动手。忽见外面来了一人，蓝纺绸裤褂，青靴子，短胡须，手提打马藤鞭，说道：“众位，你们不认的，这是杭州府第一名士苏文焕苏先生。”

又低声说道：“这是枪杆，熟读大清律。闪开，闪开。”大众闻听，俱各向两旁一闪，秀才夫妇也都过去啦。萧银龙说道：“咱们也该喝酒去啦，天到什么时候啦？”黄三太六位出了西角门，向西去俱都是茶饭铺。原来，杭州这座庙非常之大，历年有戏的时候，虽说正日子是四天，必要续演十天八天的。为何续演呢？这座庙的大宝局总有八九十家，四天正日子完了，他们便出来要求续演，打着庙里众买卖家的旗号，向会头要求，众买卖家为做生意起见，俱都赞同。要求许可之后，戏价便由各大宝局担负，故此庙上的大小买卖云集，饭馆子在庙前搭楼作买卖。

黄三太等进了一家酒楼，这座酒楼是坐北向南门，众人上了酒楼，黄三太与张茂龙坐在西面，萧银龙与李煜坐在东面，贾明与杨香五坐在正北面，这张桌子正靠着窗户。三太要了十二壶酒，叫跑堂的给配了八样菜，跑堂的将菜端上来，傻小子是抢吃抢喝。六位正在餐饮之际，就听楼上饮酒之人交头接耳，低声悄语地说道：“这回可对碰上啦，知府的公子抢秀才的太

太。秀才是一个枪杆，偏遇上知府的公子，一会儿轿子就要来到啦。”黄三太等俱都听了个满耳，惟有傻小子净顾抢吃抢喝，他一句也没听见。杨香五怕他听见，故意与他开玩笑，说道：“这个溜里脊真是两味的，这碟可是我自己吃。”金头虎说道：“你要自己吃，我将菜都倒在一个碗里，我自己吃大杂烩。”

正在此时，金头虎抬头一看，就见楼下的姑娘媳妇，人声呐喊。

金头虎叫道：“跑堂的！快来快来，下边是什么事？”杨香五见傻小子叫唤跑堂的，杨香五用大衣挡手，对跑堂的摆手示意，不叫跑堂的告诉贾明。金头虎说道：“跑堂的，底下是什么事？”

是着了火啦？”跑堂的说道：“我这个围裙是从北京买的，放在水里洗的时候，能够立着。”金头虎说道：“我问的是楼底下那群人，摔倒的爬起还跑，是干什么的？”跑堂的说道：“咱这饭卖的贱，他们都抢着来吃饭。”金头虎说道：“你要与我打哑谜，我砸你的饭馆子，先将这张桌子给你翻了。”跑堂的说：“您看吧，这就到啦。”正在说话之际，就见由东向西来了一乘四人

小轿，轿中有娇滴滴妇人啼哭的声音，说道：“庙上的仁人君子，搭救搭救吧，我是秀才之妻，被群盗抢来啦。”贾明也听明白啦，遂叫道：“黄三哥！您听见没有？咱们管不管？青天白日竟敢抢秀才之妻。”黄三太未及答言，贾明说道：“我明白啦，浙江绍兴府有名的人物怕事，我贾明可不怕事。”三太被贾明用话一激，擦拳磨掌要管此事，杨香五说道：“这桩事要是管，千万可别团腕，也别落把。”团腕即呼名字，落把即杀人。傻英雄说道：“对对，谁要团我的腕，我海攢！”海攢即骂街。正在此时，小轿已经来到酒楼之下，金头虎一抬腿踹落一扇窗户，由酒楼上纵下来，一横挡住去路。

众恶奴观看傻英雄：雷公嘴，狗蝇眼，红眼边，大肚子，罗圈腿，梳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三尺来高。就听金头虎说道：

“小子们，这乘轿子是怎么回事？”方才那个大胡瓜的老头说道：“朋友，你问也是白问，我是知府的大管家，外号人称长毛狗，姓王行三。后边那位是二管家，人称短毛狼李七。这乘轿里的女子，乃是杭州一位寒儒之妻。这里边有一段缘故，这位寒儒当初娶妻无钱，向我们大少爷借三百银子，我们大少爷不借给，我们众人怂恿大少爷成人之美，才借给他三百两银子。

如今二年多，本利未清，大少爷责成我们讨这笔债，因为是我们哥俩的承还保人。我们找他要钱，他言说吃饭钱都没有，就仗写字吃饭。要了几次，苏文焕言说：‘我一贫如洗，决还不了这笔账。叫我的娘子跟了大少爷去吧，给大少爷作上一房爱妾，也省的跟我少吃无穿。’我们将此话一回禀大少爷，大少爷言说：‘我在杭州府买一个姑娘花上多少钱？谁要残花败柳？’我们跟少爷死说活说，少爷才应允，可是还未娶人。今天恰巧我们大少爷上庙，秀才夫妇也来逛庙，我们看见了秀才之妻，遂告诉了大少爷，大少爷一看，很对心思，遂上前问秀才：‘这笔账何以久不清偿？如再不清偿，就要发轿抬人。’苏文焕他言说：‘还不起账，该得起账。’我们大少爷一怒，这才发轿抬人。算来本利五百多两，有中保人，有承还保人，字据上有苏文焕的押。你管的了五六百银子的事吗？”贾明说道：“你们少爷是叫焦振芳吗？”长毛狗说道：

：“不错，打听打听玉面小霸王焦振芳，无人不知。”金头虎说道：“知府补缺的时候，你们知道吗？”长毛狗说道：“不知道。”贾明说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长毛狗道：“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贾明说道：“你们知府候补的时候，他是穷小子，没钱住店吃饭。我是放官利债的，利钱可大点，当时他托人借我的钱，是蹦蹦利，由候补补缺的时候，借了我五十两银子，一蹦就是一百两，两蹦就是一百五十两，如今本利算起来共欠十万

银子啦。我找你们知府去啦，我叫他将官利债算算吧。你们知府说：‘本府也还不清，我的夫人也老啦，将我儿媳妇折抵利钱吧。’话可说啦，还没给

我人呢，将我那笔账与苏文焕这笔钱还抵不了吗？”众恶奴一听贾明这话，遂说道：“众位别跟他费话啦，打吧，只要留口气就行。”长毛狗仗着焦公子之势，一伸手就给了贾明一个嘴巴子。贾明伸左手一捋长毛狗的腕子，右手照定长毛狗就是个嘴巴子。三十来斤重的杵，长毛狗如何禁得住？倒在地下就打开滚啦。短毛狗说道：“众位齐上！”

众恶奴向上一包围贾明，哪知道金头虎专打二把刀的把势，他又有金钟罩，力气又大，这个恶奴的叉子叫贾明一杵绷飞，那个七节鞭一递，就将杵缠上啦，贾明一拉也给松了手啦。如此打了七八个头破血出。后边的恶奴抹头就跑，抬轿子的也早跑啦，贾明后头就追。黄爷在楼上开发完了酒钱，杨香五打开小包袱取兵刃，纵下楼来，后面黄爷等陆续由楼窗户跳下。三太上前将轿帘扯下一看，损阴丧德之人，专有损阴丧德的主意，轿里的娘子两只胳膊在两个轿杆上用绳子捆着呢，腰上也用绳子缚在两边轿框上，妇人是纹丝不能动转。三太抱着朴刀，不敢上前。娘子在轿中叫道：“壮士爷！请您救我不死，我是苏秀才之妻，被该强盗所抢。”黄三太一看娘子不过二十来岁，正在青春年纪，不敢上前伸手解绳子，因为有男女之嫌。娘子在轿中声声央求速为解救，黄三太正在进退两难之时，就见后面有一男子，二十多岁的年纪，踉跄而来，满身泥土，满面灰尘。来到切近，三太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在子孙娘娘殿焚香的秀才。黄三太方才听娘子说是苏秀才之妻，遂上前叫道：“你是苏秀才吗？快来，令正现在轿中无恙，赶紧解救！”苏秀才跳到切近，迈步进了轿子，伸手解开绳子，由轿中将娘子搀扶出来。苏秀才遂跪在尘埃，此时娘子也跪倒在地，苏秀才

叫道：“壮士救我夫妻不死，请问贵姓大名？”三太伸手相搀，叫道：“苏先生请起。苏先生你何处居住？”苏秀才遂先站起身。黄爷道：“苏秀才，快将令正请起。”苏秀才搀起了自己妻子，遂对黄爷长叹一声，说道：“我家住在南门外，赁屋而居。”黄三太说道：“焦公子不知在哪一家酒楼吃酒呢，我等虽然救了令正，他那一群恶奴若报告他，他必然前来报复。我们动上手，完事一走，你夫妻仍不免于厄。”苏秀才说道：“学生倒有一门亲戚，在大李村居住。我妹丈在北京作生意，我妹妹只有一个寡妇婆母，我只可投奔在那里。”黄三太说道：“苏先生可有盘费？”苏秀才说道：“我方才烧香的时候，只有二三百钱，被恶奴推打的我连一文钱也没有了。”三太听罢，由中掏出银两，把系腰的绸子撕下一块，堆着银子说道：“这是四十多两散碎银子，你可作为路费，赶紧远走去吧。”苏文焕将银接到手中，眼含痛泪说道：“恩公贵姓高名？学生倘有寸进必当重报。”黄三太说道：“大丈夫施恩不求报。”苏文焕说道：“您要不说名姓，我夫妻宁冻饿而死，不受恩公的金银

。”黄三太见苏秀才老诚，这才说道：“在下家住浙江绍兴府，姓黄名三太，保镖为业。”夫妻二人谢了恩，三太将苏秀才搀起。庙上有的大小车辆，俱都是乡下拉脚的，三太遂叫了一辆车，问道：“由此拉到大李村，多少钱的脚钱？”车夫说道：“两吊钱吧。”黄三太给了二钱多银子说道：“我们没有零钱啦，多给你几个吧，越快越好。”赶车的将银接在手中，苏文焕夫妻上了车，赶车的一摇鞭，向西而去。苏文焕在车上看三太，三太在地下看苏秀才，真是英雄爱豪杰。三太见车已走远，暗道：“狗公子一来，便是一场大祸。”三太此时救了苏文焕，哪知二十年后，黄三太骑着马匹走在一个镇店，见五六个土豪，揪着一位老太太打的实在可怜，三太由马上跳下来，

向前劝解，土豪不服，被黄三爷一拳打死，官人将三太带到县衙打官司，那时三太已经留胡须，五十多岁的人了。县太爷升堂审讯，三太跪在大堂以下，县太爷问道：“凶犯家住哪里？

姓什名谁？”黄三太说道：“小人姓黄名三太，家住浙江绍兴府。”县太爷问道：“为何殴伤人命？”三太说道：“皆因为从此经过，见五六个恶少，揪着一个老太太拳打脚踢，小民观之不忍，下马解劝，恶少以多为胜，与小民动武，被小民误伤致命。”县太爷大怒，说道：“他们人多打你，你怎么会打死人的？必是他们将你打急啦，你用力推他们，碰在墙上啦。”黄三太说道：“大人神目如电，真是他们将小民打急啦，我一推那人，将那人推在墙角碰死的。”县太爷说道：“你是误伤人命，暂行钉镣收监。”于是收在监中。有老者给三太送饭，对三太说道：“我们县太爷姓苏名叫文焕，受过您好处。请您在监中放心，我们太爷自有解救之法。”三太这才恍然大悟：“这是二十年前所救的人。”三太在监中三个来月，释放出狱。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黄三太来到火神庙，见杨香五等被众恶奴五十余人包围，三太遂由外面亮朴刀杀进重围。金头虎喊道：“别团我的腕！

别摘我的瓢！”这群教师之中，有明白江湖绿林道话的，遂对焦公子说道：“他们这群是贼，决不是好人。”焦公子坐乘白龙驹，高声喊道：“钱塘、仁和两县的官人！这几个抢了绸缎店啦！那梳冲天杵小辫的，与使匕首刀瘦小枯干的；还有紫脸的，使链子枪；面如白玉的，使链子锤；那十六七岁，宝剑眉，杏子眼，手使判官双笔；最后来的黄白脸面，手使大朴刀。

他们这六个人要走了，我跟你们县衙门要人！”贾明闻听说道：“小子，你仗势欺人？”一字杵一晃，杀出重围，够奔焦公子而来。焦公子手中擎着亮银枪，傻小子说道：“好你一个抢男

霸女的贼，哪里逃走！”金头虎说着话，来到近前，心中暗道：“我身体矬小，他在马上，我够不着他。我先将他马腿擂折了，然后再擂他几杵。啊呀

，不行，不行，一杵他也受不了。我搯他一拳，然后我一跑。”金头虎走到马前，一横杵照定马的前腿打去，焦公子一蹬绷镫绳，枪尖朝下，前把一低，后把一指，当唧唧一声响亮，将杵绷出，金头虎向后倒退了好几步，焦公子一抖嚼环，这条枪梨花乱舞。马步交战，金头虎蠢笨，焦公子这匹马乃是战马，并且又常常演习，抖嚼环里裹外削，梨花乱舞，将金头虎圈住。贾明累的热汗直流，遂喊道：“你们帮着我来！”贾明喊了半天，不见人来接应，这群人围着杀不出来。金头虎正在急难之间，就听西北上声若铜钟，有人喊道：“大庙上乱打毆斗，也没有人弹压地面，倘若打出人命来，如何是好？”金头虎闻听，心中欢悦，正是蒋五爷蒋伯芳。贾明喊道：“五叔救我来！别落把儿，别转腕儿。”

蒋五爷何以来至此处呢？皆因在孟家寨老义仆孟忠送信，胜爷大众杀散群贼，蒋五爷由旱路回到孟宅，顺着北岸向前行走，迎面有一片树林子，就见由树林中蹿出一人，向西北而去。

蒋五爷一看，背后背着六七口宝剑，蒋五爷心中暗道：“非七星真人不背七棵宝剑。”蒋五爷心中暗道：“孟二哥家中着火，非是他放的不可。”五爷遂跟踪追击，大声喊道：“恶道哪里逃走！”老道回头一看，来了一个血人一般，老道一听声音，知是蒋伯芳，遂抱头鼠窜。蒋五爷腿快，越追越近，向西去波浪滔滔一道大河汉子，恶道奔了河汉子。蒋五爷不由的一怔，心中说道：“我是一点水性都没有。”蒋五爷眨眼之间，心得一计，遂说道：“呔！老道，今日你插翅也难逃去了。叶承龙水性都跟我学的，你今日焉能逃走？”七星真人一听，心中念道一声：“无量佛，我的佛！叶承龙在天下群英会出世，探寒

泉，斗水蟒，得冰片，震住五八四十寨总辖万丈翻波浪韩秀。

南七省的绿林道，韩秀水性第一，却被叶承龙压住，叶承龙的水性是跟他所学，我焉能由水中逃走？”遂顺河坡向北。蒋五爷追得离着老道五六丈远，看看追上，老道暗想：“他要将我追上，必将我砸成肉泥。他会水他怎么告诉我呢？我跳水试一试他，他要下水追我再说。”思索至此，遂向河中跳去。蒋五爷一看，一顿足将河坡土顿起多高，心中暗说：“老师累次劝我学水性，我总不遵命，师兄弟六人都会水性，惟我蒋伯芳一点水性也没有，致将老道放走。”蒋五爷遂对老道说道：“姓蒋的不赶尽杀绝，放你去吧。”老道说：“你是不会水的。”

蒋五爷眼看着老道踏水而去。此时天光已亮，蒋五爷一看自己浑身是血，遂由背后解下小包袱，打开包皮，血迹已透，又打开油布包袱，取出衣服换好。将血衣服放在水里，沾上水擦棍上的血迹，将棍上血迹擦去，将血衣服向

水里一扔，踩着老道的踪迹，向西追去。到了镇店，买青绸子缠了盘龙棍，晓行夜宿，追到杭州府。城里关厢，庵观寺院，寻找老道，踪影皆无。

找了两天没有踪迹，在店里住着发愁，店里伙计说：“壮士，你怎么不逛庙去？钱塘门外八月庙，非常热闹。”蒋五爷问明道路，出离钱塘门，来至庙场地。走到一个土坡上一看，一群人围着几个人打架，留神一看，正是黄三太等。

蒋五爷这二三年来，大长见识，一看北上坡几位老者席地谈话，蒋五爷将棍放在地下，坐在小包袱上，向老者问道：“打这样的架，怎么也没有人给劝架呀？”老者问道：“阁下是哪里人氏？”蒋五爷说：“我是武昌府的人。”老者说：“你若是近处人，我可不敢说。知府的公子抢秀才之妻，谁敢管哪？”

硬说欠钱不还，用轿抢人，从酒楼下经过，这几位由酒楼上跳下来，将少妇也救啦，将教师也打啦。这几位不是找是非么？

你听听，硬说是抢绸缎子店啦。若是弄到衙门里，就是一头的官司。这几位岂不是找死么？”蒋五爷心中不悦，说道：“我们不管谁管？你们庄稼人是墙头上草，哪方风硬向哪方倒。”

蒋五爷大衣一脱，向腰间一围，小包袱左肩头一个角，右肋下一个角，胸前麻花扣一系，打开盘龙棍。五爷心中一想：“打不的，盘龙棍一扫全完。”将心沉下去，一声喊嚷：“青天白日，好几十人在庙上，刀枪并举，倘若伤了人命，如何是好？”

就听金头虎喊：“五叔救我！”蒋五爷合棍进前，贾明被焦公子白龙驹围着，蒋五爷一递棍给分两开，贾明抹头就跑，焦公子一抖嚼环，向西一撞，蒋五爷一横棍，砰的一声，马倒退了好几步。焦公子在马上问道：“什么人！”蒋五爷面带笑容说道：“公子，我从此经过，你们两方面人我都不认识。我方才打听明白，说有一秀才欠你钱，你要将秀才娘子折账，世界上岂有此理？你硬要发轿抢人，秀才跑在后头啼哭，他们几位看着不忍，所以抱打不平。”焦公子低头思忖：“苏秀才不欠我的钱，乃家人诬赖，此事理上太说不下去。家人教师们又并不受多大的伤，要不然就完了吧。”公子正在默默无言之际，长毛狗对短毛狼说道：“短毛狼，你看看，公子要了解，公子要完咱们不完。你看看，了事还有拿着大木棍了事的？你的刀甚快，你绕到那人身后，照他肩头劈他一刀再说。”短毛狼闻听，点头称善，遂向五爷背后，照定蒋五爷肩头上就是一刀。蒋五爷是何等的英雄？忽听背后有金刀劈风的声音，右手用棍向后一兜，“呛啷”一声响亮，将短毛狼的刀磕飞。也是适逢其巧，这把刀正落在长毛狗的太阳穴上，长毛狗正歪着头，看短毛狼劈人呢，这把刀可就落下

来了，一时躲闪不及，扎在太阳穴上，当时殒命。焦公子看得明明白白，不由的大怒说道：“你哪是了事？你正是抢夺的贼人！”焦公子说着话，把枪的前把一低，

后把一扬，照定五爷就是一枪。蒋五爷的棍平着向外一绷，使了四成的劲儿，焦公子这条枪，几乎撒了手。蒋五爷紧跟着棍，向外一推，焦公子哪里躲闪得开？这一棍打的焦公子五脏六腑翻个，当时在马上“哇呀”一声，吐出鲜血，翻身落马。蒋五爷由马后头绕过去，一捋马的嚼环，认镫上马。这匹马乃是战马，蒋五爷裆口一合劲，马的腰塌下半尺去，蒋五爷用棍微微一动马的后跨，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跑将下去。众恶奴一见公子落马，俱都前去营救公子，萧银龙说：“众位兄长扯乎。”扯乎即逃走。众人遂奔北方而去。蒋五爷乘白龙驹奔西走下去了，焦公子昏迷不醒，众恶奴将焦公子抬在车上，拉回了私邸，方才苏醒过来。众恶奴遂到庙上，逼着绸缎店具字呈报：庙上有明火贼人抢夺绸缎店。恶奴又报告钱塘县，说公子被打落马，大盗抢去焦公子之马，并用刀扎死大管家长毛狗。

钱塘县见报，岂敢怠慢？立刻同到庙场验尸，这且不提。

单言黄三太大众跑出去有六七里地，见有一座大树林子，黄三太说道：“众位贤弟，咱们在这儿歇息歇息，等一等蒋五叔吧。”众人等候多时，见大路之上，逛庙的红男绿女络绎于途，但不见蒋五爷到来。就听路上之人俱都提念焦公子抢人之事。萧银龙叫道：“三哥！我问问逛庙回家之人，访访蒋五叔下落。”黄三太说道：“甚好。”萧银龙追上三位老者，和颜悦色问道：“借问老大爷，庙上是什么事？都三三两两议论。”

这三位老者之中，有一位老者说道：“少壮士，你没有看这个热闹么？”银龙说道：“我们是逛庙来晚啦，在前边树林中休息，闻听庙上有抢人之事，故此晚生打听打听。”那位老者说：“这件事闹大啦。焦公子抢人，忽然由酒楼上跑下五六个人来，劫住轿子救了少妇，并刀伤人命。方才不是钱塘县验尸吗？听说焦公子也被人所伤，大管家被刀扎死。这七个人，吾想一个

也跑不了，拿着就是死罪。”银龙说道：“听说有一个使棍的抢了马走，不知跑了没有？”老者说道：“那使棍的抢去了马，四蹄如飞的向西跑下去啦，当时可没人追赶。”萧银龙道了一句谢，遂回树林子叫道：“三哥！可了不得了，众恶奴逼着绸缎店具禀，说是江洋大盗白昼打抢绸缎店，扎死知府大管家，打伤了焦公子，抢去白龙驹，请求仁和、钱塘两县一体严拿。

咱们可比不了蒋五爷，班头马快要围上蒋五爷，蒋五爷用棍一扫就完，咱们可不行。”黄三太说道：“天色将晚，咱们赶快走，找着镇店咱们便住。

”六人遂站起身来，奔东北而去。走出有十余里，迎头见一镇店，东西的街道



，坐北有一家小店，店门口有伙计向里让客。黄三太在前，杨香五、萧银龙等在后，遂步入店门。三太说道：“与我们找清静的房屋，三间两间都行。”店里伙计说：“壮士爷，没有空间啦，全住满啦。”黄三太方要发作：“没有屋子为何让客？”杨香五在旁一拉黄三太的衣服，问店伙计道：“此镇还有店没有？”店伙计说：“向东去，还有两家客店呢。”弟兄六位遂向东走去，走出不远，又一家小店，伙计让客，黄三太等进了店门。方要说住单间，话未出口，店里伙计说：“客官别往里走啦，没有空屋啦。”

黄三太闻听，心中愕然。萧银龙一拉三太，出了店门，银龙说道：“三哥你看，前面还有一家店呢。”这回北面三个人，南面三个人，走到店门口一看，店门前站着一银须老者，银龙赶奔进前，抱腕当胸问道：“老大爷，你是此店掌柜的吗？”老者说道：“不错，这是我的小店。”银龙说道：“我们弟兄打算住店，但不知有单间房没有？”老者问道：“壮士几位？”银龙说道：“六位。”老者问：“哪几位呢？”银龙用手向南边一指，说道：“在东边的那三位，西边的这两位。”此时店门道已经掌上灯啦，萧银龙用手一招黄三太等，俱都来到近前。

老者一看，遂说道：“你们几位是在庙上打抱不平的七位不是？”萧银龙说道：“正是我们。老大爷何以知晓？”老者说道：“方才有地方传各店主，说有七个匪人在庙场抢掠绸缎店，打伤焦公子，扎死大管家，抢走白龙驹。你们爷们要住了店，倘若由店中将几位办去，我们这座店岂不受累？可都知道你们七位打抱不平，但是官事以势力压人，谁敢证明说未抢未夺？

你们还不远走高飞？倘再逗留，祸就不远了。”黄三太与老者深施一礼，说道：“多承老者指教。”老者跟着还了一礼，弟兄六位这才出了镇店东口。八月下旬天气，正在秋收完场的时候，旷野一望无际，金头虎叫道：“黄三哥！打野盘，我可胆儿小。咱们在庙上又没有宰活人，咱们有什么大罪？咱们别听那些个，仍是前行找店。”黄三太说道：“众位贤弟不要忧虑，我有存身之处。”银龙问道：“哪儿可以存身？”三太说道：“在彩棚了事之人，那位好汉姓贺名叫照雄，他与我有交情。

他乃世代簪缨，乐善好施，可称百万之富，文武两面的人物，杭州大小衙门，无不认识。”萧银龙问道：“可晓得住址？”

黄三太说道：“安乐村贺家堡。咱奔他家中，文武衙门官人，决不能找到安乐村去。”弟兄六位遂向贺家堡而去。走了五七里地，前面黑压压一片苇塘，黄三太说道：“这乃是护庄河北岸。周围俱是如此。”杨香五说道：“怎么没有道路呢？”黄三太说道：“东边不远，苇塘中有一条小道。”杨香五遂晃着火折子，萧银龙说：“杨五哥，快灭了。”杨五爷说：“怎么不叫晃着火折

子？”银龙说道：“您看大秋后地净场光，一望无际，黑夜之间，这一个火折子照出多远去。”杨香五这一晃着火折子不要紧，只闹得贺照雄家败人亡。

后语休提，弟兄六位，找着小道，顺着苇塘的蜿蜒小路向里面走去。依岸靠水，见有一只小船，金头虎向上就跳，将船

中伙计惊醒，问道：“什么人？”傻小子说：“是我。”伙计用灯笼一照说道：“这六个人有浙江绍兴府黄三爷没有？”黄三太说：“就是在下。”伙计说：“三爷您这祸惹的不小哇。我们就是贺宅的船夫，您在庙上打抱不平，我们主人就要出头了事，后来来了一位使棍的出头了事，事未了好，反出了一条人命来，我家主人也不能出头了。我家主人打发二十多人在堡外寻找众位，就知众位爷们住不了店。三爷请上船吧。”金头虎说：“别将我们诓上了船，叫官人拿我们。”驶船的伙计说：“小人不敢。我家主人与黄三爷是金兰之好，决无歹意。请上船吧。”六位上了船，水手提锚，摇定花装槽，顺护庄河奔对岸而来。此河乃贺照雄先祖所修，他的先祖在大明家官居显爵，皆因流寇作乱，天下刀兵纷纷而起，贺老大人遂告疾还家。回到家中，聘请安乐村的乡绅聚在一处，说道：“咱们这村东通大江，每年桃水泛，便有淹没之虞。咱们将村之四外挑成大河，东西村口搭两座大桥，不独可以免除水患，并且又可以防贼寇的蹂躏，你们大家以为如何？”有一位年高德重的老者遂说道：“老大人所见极是。”遂会议择日兴工挑河。动了两天工，忽刨出一窑白银，兴工之费用之不尽，贺大人当时宣布，即用此银作为挑河工资。有长者说道：“这银子乃贺大人应得。若不是您提倡，焉能挖出这些东西呢？”贺大人力辞道：“此乃天助成功，贺某有何德能，敢受此金？”大伙俱都愿将银子全归贺老大人，贺大人坚辞不收，于是大伙公议，尽用此银兴工，剩下多少皆归贺大人，贺大人只得听从众议。哪知银未用尽，工已告竣，下层又起出金条若干，贺大人遂成巨富，并设立义仓周济了无数村民。贺老大人又聘请武教师，教全村人丁俱都习学技艺之法，练了不到二三年，就遇闯王李自成造反。土匪乘乱抢掠安乐村，由东西桥口向里打，打了好几日，也没打进

安乐村去，因此安乐村得以保全，此皆贺大人有先见之明的好处。闲文抛开，水手将船驶到南岸，见一片大松树林子，船到南岸，众英雄这才放心。大松林南边就是贺爷的后花园子，船上水手领着六位到了花园后门，向前扣打门环，大门开开，出来一个老管家，对水手耳边说了几句话，工夫不大，由贺宅又出来一位老家人，白发苍苍，叫道：“黄三爷！您还认识老奴吗？您几年没来啦。”黄三爷说道：“怎么不认得您老人家？”

老家人遂向驶船的说道：“你仍将船驶回原处，如有人问咱们村里有人进来没有，就说并无出入之人。”船上的家人摇定花装槽向北岸去了，黄三太六

位英雄，皆同老家人进了后花园门，老管家将门闩上好。这园子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藤萝架紧对芍药栏，奇花异草，青松翠竹，满园花香，扑人欲醉。金头虎叫道：“杨五哥！你看看这座花园子，比我们家的花园大得多。”杨香五说：“你太糊涂啦，人家是宦家。”说着话走到后花厅，就见两对纱灯，分为左右，贺照雄迎接出来，一见三太抢行几步，跪倒身形，叫道：“三哥一向可好？”三爷赶紧相搀。贺爷行礼已毕，黄三爷遂指李煜说道：“贺大哥，给你引见引见，这位红旗李煜，贤弟你大概还认识吧？”贺照雄说道：“能认识。”然后三太又与萧银龙等说道：“这位就是贺照雄。”萧银龙、杨香五等上前施礼。金头虎说：“自己弟兄，何必闹那些客套？贺大哥，我叫贾明，黑驴寨贾柳村的人，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贾亮。”众人一阵大笑。童子纱灯引路，进了东院书房，七位英雄落座，童子沏上香茶。金头虎叫道：“贺大哥！那位黑小子呢？”贺照雄说道：“贾贤弟有所不知，那位濮爷有点愚鲁不堪，恐怕得罪贵友高亲。”金头虎说：“贺大哥说得太客气啦，我还爱那黑小子呢，我们倒要谈谈。”

童子遂将濮爷请到书房。濮爷一进门，就向黄三太施礼说道：

“三哥请上，小弟与三哥磕头。”黄三太赶紧还礼，说道：“愚兄给你引见引见。”金头虎在旁边喊道：“小黑子叫人家给打了。”贺爷说着话，早将家人叫上来，叫厨房与黄三太等预备饭去了。贺爷问黄三太说道：“使棍的那位是蒋五叔吗？”黄三太说道：“不错，正是他老人家。”贺照雄说：“五叔好暴的脾气，当时我有心给上前了事，我一见出了人命啦，焦公子坠下白龙驹，口吐鲜血，我这才由人群之中挤出来，回到家中，打发人在各要路上等候众位，恐怕受官人追赶。众位兄长这一来到吾家，官人分明知道，也得与小弟暗中卖一份人情，文武官员都跟为弟的有来往，他们决不好意思的。”您道贺照雄这一大意不甚要紧，几乎弄得家败人亡。弟兄们谈了会子，吃喝完毕，遂都安歇。黄三太他们进了贺宅，就没出内客厅东跨院，贺照雄与濮德勇是照常出入，在庄村外闲眺，门口外站立。由第二日，每日有钱塘县的官人，在庄前后侦察，有的在村外侦察。皆因那日晚间，杨香五在河边打火折子，两县一府的官人，早将村镇店各要路口，派人把守上了；钱塘、仁和两县，杭州府，在各庄村镇店俱都有公事，严拿这七位，杨香五晃火折子的时候，就有人看见啦，回去报告班头啦，班头带领着三班人役，将安乐村要路俱都围住。贺爷此时倒为了难啦，有心叫黄三太他们走吧，也走不了啦。这一日八位英雄正在屋中吃饭，忽然有家人进来报告，说道：“当家的，大事不好了，现有钱塘、仁和两县，带领三班人役前来，说叫您献出八月庙行凶伤人的抢犯，要不然就要当时打进宅院。”众英雄闻听一怔，金头虎喊道：“你们大家有胆子没有？”贺

爷说道：“怎么没有胆子呢？”金头虎说道：“这就叫官逼民反。有胆子亮家伙，打出宅院，宰一个够本，宰俩还赚一个。”萧银龙叫道：“贾五哥！你好没有道理，你豁出去啦，贺大哥呢？贺大哥的性命

财产，岂不丧在你的手里？再说贺大哥又是大孝的人，倘若老太太有好歹，又当如何？”贾明说道：“要不咱们就出去，叫人家毁去吧。”萧银龙说道：“那也不能。咱们先商量好了，事犯当官，汉子做的汉子当，咱们到在堂上，咱们别说出贺大哥来。一板子打死，夹棍夹死，咱们认命，咱们要说出贺大哥来，那就不算英雄好汉。贾五哥，你能够吗？”贾明说：“我能办得到，夹棍夹上也说不出贺大哥来。”萧银龙叫道：“贺大哥！您出去见官人去，如非要人不可，我们打后花园子走。

倘若被他们捉住，过堂的时候，我们就说官人追的紧，我们由后花园进来的，与您大哥素不相识。”贺爷说道：“你们诸位且莫慌张，我且看一看去。”这才与家人出离了内书房，穿宅过院，到后门道一看，正是杭州府红名班头。贺爷说道：“众位上差，我也不欠粮，我也未漏税，为何将我的宅院围了？”

班头叫道：“贺大爷！咱们都有交情，要不然我们可不能来，前次七个人大闹八月庙，抢去公子白龙驹，打伤了公子，伤了大管家的性命，我们班上伙计当时追下来这几个人，见这几个人进了您的护庄河北边苇塘子啦，黑夜并见有火亮，一夜的工夫未出安乐村，班头回去报告此事，县太爷追的甚紧。谁不知少当家的您好结朋友，人称赛孟尝，您的家中常常有朋友住着，知人知面不知心，也许他们在您家中住着，背地里出去惹祸，也未可知。倘若这群人在您家里被捉了，我们见了府尊大人，就说在庄外所捉，决不能提由您家中捉的。凡事我们还求您照应呢。”贺爷说：“不是那样说法。我的宅院房子是有数的，既是众位班头说在我庄子内有六七位，我也不知道，你们进去搜查，坐地分赃比夺抢都罪名大，要搜出掠抢绸缎店估衣铺之人，我就算坐地分赃的贼首，官司我打啦。”贺爷当时叫门公由二道院大门俱都开放，请众位班头进去搜查。两县一府的官

人带领着三十余名班头，说道：“搜查贺爷的宅院，一草一木可不许动。”府县的班头俱都吩咐已毕，遂进了贺宅。贺照雄一看，府县班头认真要搜，遂又说道：“你们众位倘若由我院中搜出一个抢绸缎店的贼人，当然罪有应得；要搜不出来，我是跟马快班头打官司的。”班头说道：“贺大爷，您还至于这样吗？我们焉能进您的宅院呢？”府里的班头也立时软化了，贺爷当时将话也拉回来了，遂说道：“众位也别往心中去。今天没有别的，我预备点水酒，大家很辛苦的，在我这里喝一杯再回去。”府里班头说道：“贺大爷，您这

是骂人，我们求您的日子多着呢，怎么单有这点小事，便要骚扰您？”语毕，各班头抱拳道请字，犹如风卷残云而去。

贺爷回到了内书房，见着众人，言说方才在门外与两县一府的官人交涉的经过。萧银龙说道：“虽然一时瞒过，终久必然败露。我们还得急速设法脱逃为妙。”但是两县一府的官人明着是走啦，暗中都留下人啦，在安乐村出入之道紧紧把守。

贺爷此时犹如热锅之蚁，心中甚为焦急，有心叫黄三太他们走吧，官人把守得甚严；若不叫走吧，终久是祸。贺照雄焦急地由院中走出大门外，由大门外再走进内院，正在走出来的时候，就见大门外边有一伙人围成一圈，贺照雄是心中有病的人，不由得就是一怔，以为又是县里官人前来。贺爷走到众人跟前一看，并不是外人，原来是当族的兄弟叔伯及乡邻，围绕着一个老道。贺爷站在一旁，就听老道口念无量佛：“这位施主少运坎坷，中年兴家立业，寻财子禄。在少年时所受的苦楚，谁也没有这位施主受的多。”就听这人说道：“道爷说的真灵，我在少年时，四海漂流，所受的痛苦，真不知道有多少。”又听道爷说道：“这位施主，今年贵庚多大？”那人答道：“三十七岁。”道爷说道：“你中年运比少年运佳，你是中年丧偶。”

那人说道：“不错，我才将妻子丧去，留下两个孩子，哭得人昼夜心烦。”又听道爷问道：“这位施主高寿啦？”那人答道：“六十一岁了。”道爷说道：“我若说出来，施主可别烦恼。”

那人说道：“君子问祸不问福，道爷只管说来。”老道说道：“你今年六十一岁，六十三岁你寿命就有危险。”贺照雄一看，所算的卦，俱都是当族之人，也有贺照雄知道的，算得还是很对。贺照雄心中一动，暗自说道：“我为何不叫老道给我算上一卦？问问他目下的月令高低。”贺爷思索至此，遂用双手分开众人，说道：“众位兄弟哥哥们，我也算上一卦。”众人回头一看是贺爷，俱都说道：“少当家的来啦，您算算卦吧，这位道爷太灵啦。”贺照雄说道：“我正要算上一卦。”说着走到老道跟前，控背躬身叫道：“道爷！在下姓贺，就在此处住家，请道爷算算我的月令高低。”众人说道：“道爷，给少当家的算算吧，少当家的必然多给卦资。”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出家人指佛吃饭，赖佛穿衣，要多给卦资，贫道就沾了光了。”语毕，提起蓝布包裹，拿着卦盘，对贺爷问道：“这就是施主的宅院吗？”贺爷说道：“正是寒舍。”老道不客气，迈开大步，直奔大门走来，进了大门，向里就走，走过了东跨院，一直走到黄三太众人所在书房。贺照雄在后面紧紧跟随，看那样儿，就好像老道来过多少次一般。一看老道来到黄三太六人所住的书房，伸手拉门，就要向里走，贺爷在后面追着说道：“道爷，那是在下内眷。”道爷念了一

声：“无量佛，贫道冒昧了。”这才翻回头来，由原路又走到外院书房，进了书房，正面有一张八仙桌子，老道进来便坐在上首的太师椅上。

贺爷虽然心中不悦，也不能说出别的，只好自己坐在东首椅子上。童子献过香茶，贺爷说道：“道爷，请您看看我的掌纹，看看我的气色。”老道一摇头说道：“也不用看掌纹，也不用

看气色。这几天施主你是心中有事，左右为难，有心开发朋友走又走不了，有心不叫他们走吧，又怕连累官司。花费银钱，施主不在乎，施主是大孝的人，你恐怕吓着你的老娘。打官司倒好办，你眼前大祸临门，不出三天，必有刺客前来，要杀尽你满门性命。虽有黄三太、杨香五，也不是他的敌手，张茂龙、李煜等也是不行，贺施主与濮德勇更是不行。”贺照雄闻听就是一怔，算卦为何连名姓都知道呢？遂问道：“道爷你贵姓高名？哪座观宇当家？”老道说道：“施主，我不用说名姓。我有几个小徒儿，他们倒有一点名誉。”贺爷说道：“贵高徒都是哪位呀？”道爷说道：“大弟子还小呢，今年八十七岁。”

贺照雄闻听一怔，老道五络墨髯，红嘴唇，娃娃脸，四五十岁的样了，为何有八十多岁的徒弟？遂问道：“叫什么名字呢？”

道爷说道：“震三山辖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水面有个别号叫赶浪无丝夏侯商元；二徒弟复姓诸葛，双名山真，人称铁牌道人聋哑仙师；三徒弟，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人称他神镖将，姓胜名英字叫子川；四徒弟千佛山真武顶庙里出家，法名叫弼昆，人称他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在我松竹观又收了两个小道童儿，五徒弟叫飞天玉虎蒋伯芳；六徒弟也是个小孩子，叫海底捞月叶伯云。”贺照雄闻听，赶紧站起身躯，提大擎双膝跪倒，叫道：“师祖父在上，晚生给师祖磕头。”道爷说道：“吾出家人不敢高攀。”贺照雄说道：“师祖父，十三省总镖头胜英，那是我的老恩师。”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我早已知道你是胜英的门下，又见你血心交友，黄三太他要真是抢夺，吾就将他们办了。最可恨的蒋伯芳，气高性傲，误伤恶奴的性命，打伤焦公子，尤不当抢去白龙驹，大庙场之上，千人瞧万人看，将假作真。蒋伯芳是你五师叔，他将来必得栽筋斗，作硬瘪子。

这个事情发现时候，我正在庙上摆摊呢，一见打抱不平，救秀

才之妻，我就将卦摊收了，便暗看黄三太，他虽然年轻，倒有侠肝义胆，又见你交友纯挚，黄三太等他们六个人俱都藏在你的家里。吾这几天晚上不在焦宅，便在你家，一举一动，探听消息。我都探听明白，真要是你家里窝藏大盗，你就是胜英的徒弟，我也不能相救你们几人。现在焦公子有一个教师姓王名七，此人遍地搬动是非，他请出来一个和尚，今明后三天之内，必到你家

中前来行刺。你弟兄不是僧人的敌手，此和尚有金钟罩铁布衫之工夫，有万夫不当之勇，我特来护庇你一门良善，你不是胜英的徒弟，吾也前来搭救。”贺照雄说道：“求师父大发慈悲吧。”又叫童子：“去，将黄三爷等，由内书房请出来。”

工夫不大，书童将黄三太等七位请到书房里。七位进了书房，贺照雄用手指着老道说道：“黄三哥认识这位道爷吗？这是咱们师祖父。”黄三太就要过去行礼，贾明说：“且慢，且慢。”金头虎遂向道爷说道：“老道，我师傅胡子都白啦，我大师伯在台湾盗过张奇善的宝刀，解过重围；在莲花湖用铁弹打碎了彩莲灯，将球含在口内运用气功；在群英会举过石香池子，绕聚义厅一周，气不喘促，面不改色。你要是我师祖，必然比我师大爷高明，你总得献两手艺给我们看看。”贺照雄、黄三太说道：“师祖你多担待。”老道微笑说道：“岂敢。”又向茂龙、银龙二人说道：“你们在双龙山栅栏门里，被林士佩百十余贼人三面包围，你们四个人出不来大门，忽有人将铁锁割断，可有此事？割铁锁的那便是贫道。”银龙、茂龙二人闻听，这才谢过救命之恩。老道说：“贺施主，你教童子到后花园，把东面翠竹林的石堆上石子，取来茶碗大的一块，再将不成材料的木板取一块来，要几分厚的。”贺照雄、萧银龙等暗中医道：“连后花园子乱石在那儿都探明白了。”工夫不大，童

子将石块、废木板取来，这块木板有七八分厚，一尺来宽，石子有茶杯大小。艾道爷叫道：“众位！我可不应当这么样，你们看。”说着将石头托在左手心，右手指起来，一拍左手心的石头，张手一看，石头已成碎块。这一招为棉沙掌，是软中硬的工夫，如击石法，重手法若击石，非得石头放在地下硬东西上；这一招儿将石头放在手心上，全是软的，所以最难。又将木板拿过来，左手拿着木板，右手指一划，将木板划成一条儿。

这就叫击石如粉，划木如泉。用手划木板如划水，所以叫作划木如泉。金头虎一吐舌头说道：“我的妈，我的姥姥，我磕头，这是我师祖父。”大伙这才跪倒磕头。老道打稽首相还，遂说道：“贫道是前来保护你们一门良善，刺客来俩都不要紧，你们只管放心。”贺照雄说道：“师祖父，你吃斋还是吃荤？”

艾道爷说道：“我吃素的。要有瓜果梨桃也行，无有鲜货，就给我熬半碗糯米粥足矣。你们吃饭随使用荤。”艾道爷是世外高人，概不计较别人吃荤吃素。工夫不大，将饭菜备齐，虽然艾道爷不计较，大伙也不敢放肆，草草的喝了几杯，一霎时杯盘狼藉，黄三太等仍旧归后客厅。道爷见书架上放着棋子，遂说道：“照雄，咱们爷俩下盘棋如何？”贺照雄遂叫童子取过棋盘来，摆好棋局。

贺照雄与艾道爷下着棋，艾道爷说一声：“无量佛，刺客来了。”照雄问道：“刺客在哪里？”道爷说道：“现在北桥口。”照雄问道：“师祖何以知之？”艾道爷说道：“犬守夜，鸡司晨。我比你们听得远。你到大门道迎着他，我在二门道藏着。”贺照雄由院中出来，果然来了一个陀头和尚，一条铁扁担，担着两个铁钟，这一担子足有七八百斤，铁钟铮光明亮，直奔贺宅而来，来到门前一晃悠身躯，铁钟震动，咚咚乱响。

贺照雄早先虽未见过，常听说过，此和尚在杭州府化缘。贺照雄遂叫门公：“给拿五百钱吧。”老家人取出五百钱来，说道：“老当家的，这是五百钱，你替我们当家的烧股香。”和尚接过钱来，向皮兜里一装，口念：“阿弥陀佛，真是人旺财旺。”

和尚就募化贺爷一家，转身形就走。贺爷回到二道院，艾道爷说道：“照雄，你看见和尚的情形没有？”爷儿俩遂又回到书房，仍然着棋。掌灯之后，艾道爷说道：“你告诉阖宅老少，早早安歇，定更一过，前后都要熄灯安歇，咱们爷儿俩仍然着棋，外头院书房多预备蜡烛，他要来了好先奔这儿。大概善渡他是不行的，必须用恶劣手段对待于他。”爷儿俩仍然着棋。

二更多天，艾道爷忽然说道：“照雄，刺客来了。”贺照雄问道：“现在何处？”艾道爷说道：“现在西跨院西房上呢。”

贺照雄叫道：“师祖父，你怎么知道他在房上呢？”艾道爷说道：“我听出蹑足潜踪的声音来啦。”语毕，道爷将宝剑背在背后，衣裳襟向前后一掖，叫道：“照雄！你告诉三太他们，我三天两日不回来，不要挂念贫道，贫道万无差错。善渡不行，我必用恶渡之法。我要伤了和尚，焦公子以武力不行，他必然要动势力，我在府县衙门先给你安置安置。我绝无差错，不要惦念我。”说完，一掀帘笼，一晃身躯，一道电光相似，再看艾道爷，踪影皆无。欲知贺照雄阖家性命如何，请看第六回分解。

《三侠剑》 第六回（上） （清）张杰鑫 著

## 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庄英雄暗探白莲寺

前回书表至艾道爷听见房上有蹑足潜踪声音，掀帘栊，纵身形，一道电光相似，踪影皆无，直奔西跨院寻找行刺贼寇。

白莲寺和尚白天是先来踩道，夜间前来行刺。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都是小人的伎俩。皆因焦公子被棍打伤，众家人搭回私邸，请大夫调治，言说公子的伤痕并不见甚重，只是身体太虚，吃几剂药便可痊愈，第一样必需忌房事。焦公子治伤，每日叫王七到县衙催促捉拿凶手。王七去了几次，班房里也都认识啦，遂坐在一处谈话，并问拿贼有什么动静没有。班房遂将安乐



村贺家堡班役看见之事，告诉了王七，去安乐村拿人未获等情与王七也都说啦。王七听在心里，遂回归焦公子私邸，与焦公子学说了一遍，焦公子更追逼府县官人，非拿盗抢犯不可。王七说：“公子爷，您听话听音，那日咱们在彩棚里比武，我被黑汉踢倒，您打倒了黑汉，黑汉动刀，您亮出枪来，贺照雄了事，他说是他的盟弟，才算了解。散了会武场子，咱们逛庙，才看见苏秀才之妻，我与大管家出主意假立借约，用轿子抢秀才妻。

路过酒楼，那五六个人跳下酒楼，我们众人把六个人团团围住，梳冲天杵小辫的黑胖子跟大少爷动手，我们去围住那五个，正要拿人，来了个使棍的，他拿着棍来了事，二管家李七偷着给

他一刀，他用棍将刀绷飞，刀落在大管家的头上，大管家立刻殒命，您才与那使棍的交手，被他一棍打伤，抢去白龙驹。比及我们一救护您，凶犯七人乘机逃走，这群人一走，咱们当时就给府县送信捉人。这群人落在他的庄院之中，府县三班都欠过他的情，谁也不肯进去搜人。”焦公子说道：“王七，我知你会蹿房越脊，今夜，你可探他之宅院，七个人倘若真落在他院里一个，我就有法子办他。”王七小脑瓜子一晃说道：“大少爷，我的本领恐怕不成。您要信任我，我能给您介绍一个人。”

焦公子问道：“什么人？”王七说道：“那日您在东门外观音庵去取乐，我打的引马，有几个家人跟随，到东门洞时候，有一个和尚担着两个铁钟，您还说：‘这个和尚有多大力气？’那个和尚与我有交情。我武艺别看不佳，我可是名人的传授，我在白莲寺学艺。白莲寺与少林寺皆互通声气，八大名僧，皆是老方丈之徒。老方丈派大徒弟法蓝为白莲寺掌院僧，二徒弟法慧，三徒弟法缘，四徒弟法宝。少林寺的老方丈，派这四个徒弟掌管白莲寺，我拜的掌院僧法蓝为师。我拜在门下十二载之久，忽然吾之恩师叫我落发，我舍不得父母毛发，吾弃了白莲寺，多蒙少爷款待，收我在您这儿当一份教师。”

王七这本是一派谎言。确实他人倒是拜的掌院僧法蓝。白莲寺有二百余僧人，少林寺有五百余僧人，少林寺的方丈在募化十方的时候，他若路过杭州，他必到白莲寺看看。老方丈名叫璧和僧，有一日到了杭州，进了白莲寺，掌院僧法蓝遂偕同三个师弟拜见恩师。老和尚璧和僧出家少林寺，乃是世外的高人，武技高超，在少林门中属第一，因为有杭州白莲寺，所以每逢出来募化的时候，必然假道杭州，为的是看看徒弟掌寺的成绩如何，应兴应革之事，必须指导一番。这日四个徒弟俱都与老和尚磕头行礼，然后又将所收的门徒俱都唤入，拜见师祖

父，其中就有短毛狼王七，短毛狼王七是法蓝的徒弟。众徒弟俱都与师祖磕头行礼。众徒弟行礼已毕，璧和僧一眼望见短毛狼王七，遂问四个徒弟说道

：“这个徒弟是谁收的？”法蓝见问急忙站起身躯，躬身答道：“此人是弟子所收的门徒。”老和尚璧和僧遂与大徒弟说道：“咱们出家人收徒弟，可是不讲究品貌的丑俊如何，但是必须要五官端方的。你收的那个徒弟王七，你怎么也不看看他的相貌如何？你看他，鸡眼，长脖，龟背，蛇腰，这宗人所在之处，轻者惹祸招灾，重者家败人亡，庙里收留此等门徒，必得惹是招非，败坏清规。你赶紧将他赶出庙外，如不然，白莲寺祸不远矣。”法蓝僧闻听了老方丈之言，遂说道：“谨尊恩师之命。”老方丈在白莲寺住了一夜，第二日同着随身所带的四个徒弟，遂由白莲寺起身往他处去了。

法蓝遂将王七召到跟前来，对王七说道：“昨日老方丈前来，众徒孙俱都与祖师爷磕头行礼，惟独你在后头，以手触地，不与祖师爷行大礼，藐视祖师爷。我自幼拜祖师爷为师，至如今祖师爷派我出来掌寺，所以一切俱都听祖师爷的指挥，不敢违背祖师爷，你方在此庙二年之久，对于祖师爷就这样藐视，将来对于恩师不问可知了。没有别的，寺有寺规，我按寺规处治你，从此逐出庙外，永不准你入庙。”王七还要分辩，大叫：“弟子冤枉！”法蓝拂袖而退，不容王七辩白，无奈逐出了白莲寺。他在庙里学艺，本来好吃懒作，口头儿馋，未学了甚么本领；王七出了庙，仍然游手好闲，手中又无钱，只好偷鸡摸狗，越偷胆儿越大，弄来弄去，遂偷买卖大户人家，作的案子也多啦，钱塘、仁和两县拿得甚紧，甚至无有安身之处，这小子遂结交了焦公子的大管家。王三那乃是势利小人，王七所偷来的钱便给王三送礼，后来就认为当族，王三遂将王七介绍到焦公子家里为教师，所作的案子无形中就算销啦。官人一见他

在府里给焦公子当了教师啦，谁还敢办公子的教师？他自从当了教师，对于作贼的行道，他也弃啦。这是王七的出身。他方才与焦公子说，在白莲寺受过高人的传授，那话果然不假，可就是被庙里驱逐的事他没敢说。今天焦公子要叫他夜探贺家堡，这小子在庙上会过黄三太、贾明、杨香五等，他知道黄三太的厉害，倘夜探贺家堡，必然进的去，出不来。他眼珠儿一转，遂想起一位高人。他遂对公子说：“若前去探贺家堡，恐怕不成，在庙上那些人，准都在贺照雄家里，连与我动手那小子大概也在那里，我去了恐怕不是他们这些人的对手。公子爷，你要是报一棍之仇，抢去白龙驹之恨，非此人不可，若用此人，管保给公子爷报仇雪恨。可有一件，公子爷必须舍得重资。”

焦公子报仇心胜，遂问道：“此人为谁？”野鸡溜子王七说道：“那日咱们出东门洞的时候，在门洞里不是遇见一个陀头和尚吗？此人并不是外人，公子爷在马上还夸他膂力过人，那人正是吾的四师叔法宝。自幼出家，提起他的恩师、小人的祖师，大大有名，天下皆知，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是少林寺掌寺僧，名叫璧和僧，乃是有道的高人。我这四叔有千斤膂力，金钟罩铁布衫的

工夫，公子若将他招致在门下，必然能给公子效劳，杀贺照雄一家，擒在庙上与公子动手那群土匪，犹如探囊取物。可他就是一样，他老人家最好酒贪财，您要聘请他，我去请他决不能不来，您必须用金虾钓鱼之法。什么叫金虾钓鱼之法呢？您花上几两银子，作一套新僧帽，装在捧盒之内，将僧衣僧帽折叠好了，捧盒底下放上几个大元宝，上用红纸盖好，叫家人搭着礼物，我骑着马，前去请他，就说奉公子爷之命，他一见许多的银两，必然前来。但是他住的三官庙，是一座破庙，连墙壁都没有，这许多的银两，他是没有地方放的，必然还得收在公子爷家里。这就叫金虾钓鲤鱼之法。”公子他

是报仇心急，连连点头。遂照王七所说的话，置了一身新僧衣僧帽，叫两名家人搭着，王七骑着马，遂奔东门外三官庙而来。

来到庙外，王七下了马，将马拴在庙外旗杆之上，王七先走入庙内，告诉外面搭捧盒的，说道：“你们听我的话，我若是叫你们进去，你们就搭着进去。”嘱咐已毕，王七遂向庙里走去，一看和尚的那对钟正在院中放着呢，王七心中欢喜，和尚必然在庙里。走入大殿之内，王七一看，和尚正在那蒲团打坐，二目闭着，王七进去，和尚连眼都没睁。走到和尚身前，控背躬身，叫道：“四师叔一向可好？”和尚两眼一翻，看了一看，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你。哪一阵风将你吹到破庙里来？谁是你的四师叔？你从今以后别叫我师叔。你忘记那日东门洞里狭路相逢，你骑着高头大马，贫僧担着两个钟，你将头一低，连一句话都没有，如今你跑到这儿又叫我师叔，必然没有好事，快去快去。”野鸡溜子王七闻听，爬在地下就磕头，说道：“可冤死侄儿啦。侄儿那日在东门洞里遇见你老人家，本来要下马磕头，皆因为侄儿给焦公子引马，在大路之上，侄儿若下马与师叔施礼，有些不便；再者说，既在公门当差，身不由己，以致错过了，您老担着钟走啦。侄儿与少爷回到府里，坐在一块饮酒吃饭，侄儿因想起了四叔您老人家，侄儿便就把东门洞内怎样遇见师叔您老人家，未得下马行礼之话，说了一遍。公子爷闷闷不乐，侄儿问他为何不乐，公子爷说道：‘我的本意为是投名师求高友，府里头聘请五十三位教师，无奈俱是平常之辈，终不得会有高人。’侄儿遂对他说：‘您要会见高人，这有何难？白天所遇的陀头和尚，自幼练的金钟罩、铁布衫，全身武艺，可称天下无双。’他闻听心中甚喜，非叫侄儿聘请您老人家，拜您为师，情愿终身奉养。我以为他是少爷脾气，当时高兴，我也未曾切实应允，岂料他自那

日，天天不断的催着我，叫我访您老人家，我看他果然是真心实意，我才应了他。”法宝闻听，一阵哈哈大笑说道：“这公子品行如何？”王七说道：“他是知府公子，读书知礼，文武兼全，专结交天下英雄，外号人称小孟尝。礼贤下士，仗义轻财，济困扶危，真是好人。”王七说到此处，向外一招手

说道：“速将公子的礼物与我四师叔抬进来。”前文表过，陀头和尚是最贪财之徒。及至打开捧盒观看，是一套僧衣僧帽，取出僧衣僧帽，捧盒底下铺着红纸，和尚一掀红纸，白花俱是元宝，和尚不由见钱眼开。王七在一旁说道：“四师叔，这是见面礼，您要是到府里，大碗吃酒，大盘食肉，都很随便的。”

陀头说道：“既蒙公子见爱，贫僧理应拜访。但是我是出家人，住在府里，出入恐有不便。”王七说道：“公子好静，不住在府里，在护墙河外另有一所四合房子，那是公子私宅，公子平常住在私宅。您要去，夜晚您到护墙河，见有四棵桃树，那就是公子的宅院。”和尚说道：“化缘常常在那里休息，那是熟路。我夜晚前去，你先在那里等候便了。”王七点头出了庙，上马遂回公子私邸复命。

夜晚和尚果然来到护墙河外桃树下，天已初更，王七早在焦公子后花园墙等候，王七见和尚说道：“四师叔您来啦，公子等您犹如枯苗盼雨。”王七引路，由花园后门穿宅越院，来到焦公子外书房门口。王七喊道：“公子爷！大师傅来啦。”

两个书童搀扶焦公子，随众教师迎接出来，如众星捧月。焦公子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弟子今日得见高人，真是三生有幸。”

和尚打问讯，伸手相搀说道：“和尚有何德能，劳公子这样错爱？”众人将和尚让至屋内。焦公子让和尚坐于上首，自己下首相陪，童子将茶献上。焦公子说道：“若非王教师聘请高僧，弟子焉能得见老师之面？”王七吩咐掌灯摆酒，工夫不大，杯

盘罗列。摆好上等酒席。和尚见公子面容消停，和尚问道：“焦公子为何面容枯瘦？”焦公子叹了口气说道：“师傅得知，我拜您为师，总算有了师生之情，养老送终，都是弟子之事。

皆因弟子有一件不白之冤，本杭州府有一家富户，住在安乐村贺家堡，此人明善暗恶，坐地分赃，家中窝藏许多的大盗，明着施点小惠，收买穷民。他跟弟子有隙，嘱托他手下匪人，在八月庙上抢弟子的绸缎店衣铺，此事适被弟子遇见，我的管家过去一拦，匪将我大管家王三用刀扎死。弟子要拿明伙执仗之人，又来了一个贼头，手使盘龙棍，将弟子打伤，坠落马下，口吐鲜血，这贼人竟敢在人山人海之中，抢去弟子白龙驹。县太爷验尸已毕，两县一府严拿，据班头报告，此项匪人俱都落在安乐村。两县一府马快班头，能为俱都平常，不能进庄拿人，弟子之仇不能报复，所以叩求师傅，设法为弟子报仇。”和尚闻听说道：“原来如此。公子何不早言？贫僧有药一粒，专疗红伤。”语毕，由腰间取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取出一粒丸药，递给公子，说道：“这是少

林寺老方丈配的丸药，公子用下，当时便愈。”公子接药在手，用白滚水服下，顿觉精神爽快。

王七接着说道：“四师叔，抢犯俱都窝藏在贺照雄之家，四师叔你看怎么办？”和尚问道：“这群人都是什么长相？”王七说道：“有一个好认的，头上梳冲天杵小辫，大肚子，罗圈腿，狗蝇眼；还有一个瘦小枯干，头戴马尾透风巾；有一个面如少女，年在十六七岁，长的女相，使一对判官双笔；有一个黄白脸面，手使朴刀，细腰窄背；有一个面如紫玉的，手使一对练子枪；有一个面似桃花的，手使一对练子锤；未了来了一个使棍的，剑眉朗目，二十上下年纪，乃是棍打焦公子，抢白龙驹的正凶。”王七说着话，和尚吃得杯干盘净，已有七分醉意，听完王七之言，说道：“焦公子，非是贫僧说句大话，我杀这

七个人，如同探囊取物。明天我仍着破僧衣，担着双钟，前去踩道。明着募化，夜晚我到贺宅，杀他一门老幼，然后将抢夺白龙驹的人头带回来。”王七说道：“师傅你不行，贺照雄甚得人心，他家又有七个大盗，此地正属杭州所管，贺照雄男女下人好几十个，你杀那些人，地面上担不起。我给你出个主意，叫公子爷打发家人出去，多买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您杀完了，围着他的宅院四外放火一烧，完事之后，官家无所调查，就报一个火烧独门。”他们在那儿正议论此事，房上有一位剑客听了一个满耳，他们在屋中连一个影儿都不知道。和尚醉倒了，第二日，吃早饭之后才起床。王七说道：“师叔，您今天吃饭少喝点酒吧。”和尚吃完了饭，养养精神，再回南门外三官庙，将焦公子所送的僧衣脱下，仍然换上破衣服，担着铁钟前去安乐村踩道。僧人焉知剑客艾莲迟在贺宅？来到贺宅一化缘，贺照雄给了五百钱。和尚说了一句：“好大的宅院，人旺财旺。”

担着钟回归三官庙，换上衣服，至夜晚奔向焦公子宅院而来。

焦公子当晚与众教师正在秉烛饮酒，见和尚来到，急忙迎接进去。和尚遂将白天在贺宅化缘之事，对焦公子说了一遍。焦公子说：“给钱的人，就是贺照雄。穿青布衣服，是给他父亲守制。”和尚坐下，仍吃得杯干盘净。王七说道：“四叔，您先少喝一杯，回头再喝。”和尚放下酒杯，王七将焰硝口袋取出来，递给和尚。和尚斜插戒刀一口，临行时叫道：“焦公子！”

贫僧三更一过，必然回来，请公子验看人头。”语毕，站起身形，一掀帘子，一道黑影，踪迹不见。众教师皆赞美和尚的工夫及身法的灵便，王七晃着小脑瓜子说道：“我师叔好比大宋朝的赵匡煜，取人头去了。”

不表王七从心里美，单说和尚白天踩的道，晚上再去，轻车熟路，和尚进了安乐村西桥口。前文说过，有马快把守西桥

口，和尚行走如飞，一道黑影过了西桥口，马快见一道黑影，再看也看不见什么了。和尚来到贺宅，由大门西上房，到西跨院，西跨院北墙有一棵榆树，和尚扶着树枝子向下一看，贺宅前后黑暗，惟有二道院书房灯烛明亮，光露于外。和尚思索：必是贺照雄同着明火执仗的七个人在内。和尚遂先奔二道院灯光而来，就看东北上有一道白线，犹如立闪一般。和尚由房上蹿房越脊，奔这道白线而来，走到近前，踪影皆无。又向正北一看，又是一道白线，和尚又追，又不见人，和尚心中纳闷。

忽然见花瓦墙上又一道白光，和尚又追到花瓦墙上，向墙外边一看，原来是一道松林。和尚在树林中一找，北至护庄河，南至贺宅花瓦墙子，并无一人。和尚心中暗道：“贺照雄家中有财神，若是妖魔必现黑气，仙家修成正道，方是白光。”和尚自己正在思索，听到一棵大树上枝叶哗啦一响，只见一人头朝下脚朝上，离地七八尺一折身，脑袋朝上双足落下，脚尖一沾地，口中念道：“无量佛，师兄因何黑夜至此？”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友，我被友人所托，要办一件大事。”道爷说：“师兄你酒气逼人，背后背着那物，有硫磺之味。夜入良家之宅，何需此物？”和尚说道：“我是受人之托，终人之事，道友不用多管。”道爷说道：“过耳之言不可听。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眼见为真，耳听为虚，不可妄信。焦公子聘请你，那叫金钩虾米钓鲤鱼。许你养老送终，以何为凭？你好酒贪杯，要杀一门良善，师兄你也采探采探，本宅母慈子孝，男女下人都是义仆。你听信小人之言，不察贤愚好歹，你好酒贪财，并在北六省酒后无德，杀了十余人。我跟你到杭州，贫道有心拿你，送在白莲寺，或是少林寺，按戒规治你的罪名。

到了杭州府，寄居三官庙，夜静更深，你盗取古庙之中两个大钟，钟里坠上铁胆；你又偷道友之钱，打了一条铁扁担，每日

募化。我看你此种举动，要挽回劣性。咱们和尚老道，拉铁练，钉手心，都为赎前孽，我就不能再拿你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要悔改前非，在深山之中，找一座大庙，你再从新受戒，改过自新。不可听信一面之词，伤害良人。”法宝僧闻听大怒道：“老道不要唠叨，你必是贺照雄之党。你要多言，我先杀你。”艾道爷说道：“不听吾言，休生后悔。”法宝僧大怒，背后伸手抽戒刀，照着艾道爷的道冠就是一刀，艾道爷向旁一闪，戒刀剁空；和尚回手横着又是一刀，艾道爷又一闪身，和尚劈空；冲定面门又是一刀，艾道爷又将身一闪，遂说：“你且慢动手。红花白藕青荷叶，自古僧道是一家。吾让你三刀，你要再动手，吾要削了你的头。”艾道爷说着话，遂伸手一提蓝布道服，取出一宗对象，其形同皮球相似，里边是牛羊尿泡，外面再用奶茶、松香、白蜡熬成汁，一层一层蘸了，用手一按是软的，被风一吹是脆的，一沾热是粘

的。左手拿着此物，右手将宝刀离匣，如同一汪秋水，寒光逼人。和尚第四刀斜肩带背而来。老剑客一递剑，只听和尚的刀背呛啷啷一响，刀分为两段。和尚一看刀断，刚要念阿弥，未曾出口，老剑客横着一剑，和尚的人头已落，老剑客又一伸手，用球将腔子上一堵，此球被热血一浸，贴在脖子之上，连点儿血都未曾流出。老剑客早已预备停当，大树底下一堆沙土，后花园子扫花厅的一个破笤帚，婆子们不用的一块破捶布石。此石一尺多宽，二尺多长，老剑客将捶布石四面用剑挫了四个口儿，放在就地，将和尚死尸搬在捶布石上，由腰间掏出绳子，十字花将和尚摁在捶布石上，然后将和尚人头血迹，用沙子垫好，拿笤帚扫净，用手提着和尚死尸，走到了护庄河的岸旁，用力一抛，就听噗咚一声，掷在了护庄河内。再回树林子，将和尚的人头用油绸子包好，提在手中，够奔护庄河西桥而来。来到桥旁，一晃宝刀，

一道寒光夺人二目，班头马快，一打冷战，艾道爷走过护庄桥，直奔焦公子的私邸而来。

且说焦公子自和尚走后，便在外书房与众教师们候等，直等到三更来天，仍不见和尚到来，焦公子说道：“王七，你去到安乐村去看看，作个接应。为何天至三更，还不见师傅到来？”野鸡溜子王七如何敢去？这小子一晃悠长脖，计上心来，叫道：“公子爷！您不要着忙，贺照雄全家三四十口子人，师傅到那里杀人放火，总得半夜的工夫。您没有看见过红差吗？

要是杀多了，还得换人呢。三四十个人，您想不得杀会子吗？

还有那七个抢犯，全都精武术，贺照雄也是练家子，师傅总得先跟那七个小辈们交一回子手，然后才能在四外放火，也得个工夫呢。公子爷您只管放心，我师叔是万人不当之勇，一会儿您净情着看人头吧。咱们也别净等着，此时三更已过，师傅也该着回来啦，咱们摆上一桌接风酒等候师傅，师傅此时大概许在路上呢。腰中围着七八个人头，再杀半天人，在路上也许休息休息。”焦公子不知道王七这小子是胆儿小，信以为真，遂用上等的古瓷家具、银杯金壶，摆上一桌上等酒席，净等和尚到来。正在大伙谈天论地之际，就听书房窗户叭哒一声，抛进来一物，众人一看，原来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书童吓得尿了一裤，众教师俱各毛骨悚然，野鸡溜子王七咋舌缩颈，焦公子乃是武夫，留神一看，见有月牙箍的一颗首级。焦公子说道：“这不是师傅吗？”野鸡溜子王七说：“可不是师傅是谁呢？”

焦公子说道：“王七，你说师傅有万人不当之勇，有金钟罩的工夫，日行千里。如今怎么未曾杀人，反被人杀了？这可怎么办吧？”野鸡溜子王七心中也是胆寒，事处无法，只得说道：“这还不好办么？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贺照雄羽党所为。我给公子出个主意，将此人头提着进城，报告府台大人，就说贺

照

雄窝藏大盗，坐地分赃。他贼党虽多，也敌不了官势。”焦公子闻听，深以为然。披上斗篷，叫书童给备马，野鸡溜子王七也骑着马，过了海河桥就是杭州府，来到城前叫门，门军问：“什么人？”野鸡溜子王七说道：“本府的少爷。”门军一听是本府的少爷，急速开了城。二人进城门，沿路上野鸡溜子王七教给焦公子一套话。到了府衙门，看门的问明白了，这才开门而入，又问：“少爷背后是何人？”焦公子说：“是我的亲随。”到了府台的书房，适逢恰巧，官宅里来了内亲，乃是知府的内侄女，知府在外院书房安歇。门军到外书房问道：“大人睡了吗？”知府说道：“本府尚且未睡。何事禀来？”门军说：“少爷进府，有重要之事。”府台大人闻听公子有机密之事前来，遂传唤童子秉烛。公子进了书房，给父亲请安，王七在焦公子背后，又有书童挡着，知府未及留神。知府问道：“这两天你的伤痕痊愈了？”公子说道：“孩儿伤已痊愈大半。”

知府又问道：“孩儿为何深夜入府呢？”焦公子说道：“今有大事报告天伦，抢绸缎店的主谋，乃是本地绅士贺照雄。孩儿派人去到那里踩探，致触贺照雄之怒，贺照雄杀了一个陀头和尚，三更半夜将和尚的头扔在孩儿的书房。孩儿正在书房看书，血淋淋的人头由窗户扔进屋中，当时众教师出了书房，那人上房逃走，众人追到安乐村贺家堡，那人进了贺照雄的宅院，踪迹不见。”焦知府闻听，一捻颌下墨髯，说道：“振芳，你可不许胡闹。为父上任以来，二载有余，贺照雄乃是书香门第，为父深知。他若坐地分赃，难道前任府县就不办他吗？你可别将为父四品官闹丢了。谁追到的安乐村贺家堡？”焦公子用手一指背后王七，说道：“就是这位王教师。”知府一看王七相貌，大大不悦说道：“什么人？敢夜入官宅。”焦公子请安说道：“这位王教师乃是孩儿的近人。”知府心中暗说：“吾儿为何

交此不良之人？”王七一晃悠小脑瓜说道：“小人追到安乐村贺家堡，见那七个抢犯俱都藏在贺宅。大人若搜不出来七个抢犯，重办小人。”知府手捻墨髯，正自思索，焦公子眼泪汪汪，叫道：“天若不给孩儿作主，孩儿性命难保。”知府见公子如此，遂动了爱子之心，暗暗叫道：“贺照雄，打狗你得看主人。

你与我孩儿作对，就是跟我作对。”叫童子立刻去请刑名师爷。

这位师爷姓汪，童子去请师爷，工夫不大，汪师爷一步三摇，来到书房。就见两道黑胡，岁数不大，八月节后，还拿着团扇，步眼儿都有一定的尺寸，说话唔呀唔呀的进了书房，说道：“大人在上，吾学生拜见。”作了一个揖。知府欠身，遂说道：“先生请坐。”又向振芳道：“见过汪师爷。”焦公子



过去请安，汪师爷答礼相还，遂问道：“大人，黑夜之间传唤我，有何吩咐？”知府将贺照雄坐地分赃，窝藏大盗，在庙上抢绸缎店、估衣铺并公子的白龙驹之话说了一遍。如今又杀了陀头和尚，将人头掷在少爷书房之中。请先生办一大套文书，要重办照雄，非叫他灭门不可，本府方才出了此气。请先生即刻办稿，本府看完了再录卷。”汪师爷闻听，遂说道：“这个事情倒好办，我拟一个底稿，请大人观看。”就此在书房之中，命书童取过文房四宝，书童将墨研浓，汪师爷提笔，不加思索，起成了一张稿子，双手递与知府，遂说道：“请大人观看，哪儿不对，望大人斧正。”知府接过稿子，手捻黑髯，将稿看了一遍，说道：“先生大才，一字不用删改，就照此稿录卷吧，明天用印打封。”正在此时，就听书房之外说道：“大人一辈作官，辈辈作官。不要听细人之言，害贺照雄一门良善。望大人不可纵子行凶。”语毕帘栊忽起，一道寒光进了书房，满屋中乱转，知府与师爷眼前剑光双绕，只见剑光不见人影。汪师爷是南人胆小，遂喊道：“大人！我的腿没有啦！我的脑袋也没有啦！”

哎呀，要了我的命啦！”剑光一晃，帘拢一起，再看踪影皆无。

就听书房外说道：“大人不要诬害善良。大人要走文书害贺照雄，我就先奔江宁府钦差大人衙门上控告与你。如其不然，吾要到北京告御状。”此时屋中剑光也没有啦，汪师爷定睛一看，方才起的稿子也没有了。汪师爷叫道：“大人！吾的脑袋还有没有？吾的腿还长着吗？”知府说道：“汪师爷，你吓糊涂啦，人要没有脑袋，怎能说话呢？”知府一看，汪师爷左眉上鲜血淋漓，知府说：“先生左眉毛没有啦。”汪师爷一摸，满手的血迹。汪师爷说：“唔呀，府台的胡须没有了。”知府用手一摸，颌下胡须剩了一寸多长，如同麻刷子了，知府惭愧之甚。

汪师爷说：“大人，我回家抱娃子去了。要将我右眉毛再剃下去，我成了什么师爷啦？明天吾就走了。”焦知府虽不是清官，也莫有过恶，当时大怒，叫道：“焦振芳小冤家！你无故找祸，此人若是杀了你父子，如同割鸡一般。”越说越气，叫道：“来个人，给我掬出去！”书童过来说道：“少爷，府台大人正在盛怒之下，您先请吧。”焦公子娇惯成性，说道：“父亲，抢去孩儿的白龙驹，明伙的这七个人，难道您就不办吗？”知府拍案大叫：“县衙门公事已去，本府亦曾派差役捕拿。你不要管我的公事，这七个人自有办法，不与贺照雄相干。”焦公子与王七羞惭出了书房，老剑客扫眉削须，焦知府再不敢加害贺照雄。

焦公子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出离了府衙，乘着坐骑说道：“王教师，这么一来更糟啦，大人气怒之间，也没吩咐和尚的人头验不验。”王七摇着小脑瓜说道：“少爷，我自有良策，非叫您遂心不可。”遂仍然叫开钱塘门，出城

过了海河桥，二人下了坐骥，进了书房。人头仍旧提回来啦。将人头向桌上一掷，焦公子向王七道：“这可怎么办？”王七小脑瓜一晃，冷

笑道：“少爷还不知道，俗家人疼儿女，和尚老道疼徒弟，孝师傅，敬重师兄弟。少林寺、白莲寺，两个寺院有八大名僧，这位在白莲寺的是我四叔，官面的事，少爷您运动，在八月庙上高搭一座擂台，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将我师傅请出来镇擂。

那使棍的与梳冲天杵的必然上擂台，当着擂台下的众人，擒着一个，用板子夹棍那种刑法，他必供出贺照雄来。到了那时，贺照雄有应得之罪，然后由他宅院之中搜出白龙驹，仍然归您。”

焦公子复仇心盛，遂点头应允。王七由陀头上起下月牙箍，用蓝绸子包好，要到白莲寺搬请老僧法蓝，这且不提。

单说贺照雄见师祖追出和尚，至天明未归，放心不下，遣人四外打探。这日有家人走东门外，见贴有布告，说廿四至廿八日，在庙前高搭擂台，聚会天下的英雄豪杰，如有武学精奇之士，拔为府县班头，如不愿当班头者，请为府县的教师，教传两县一府的官人习武。擂台上拳脚、刀枪棍棒，点到而已，如伤人者，府县衙门以法处罪。家人见了告白，报告了贺照雄。

贺照雄说道：“古今没有拔班头立擂之理。”萧银龙一笑说道：“净为我们爷儿七个。镇擂台者必有意外高人，明着是擂台，暗着摆下香饵钓金鳌，掘下壕坑擒虎豹。咱们爷儿七个，到在了擂台那儿，他们必以言语激咱们，教咱们上擂台。到了那个时候，拿住一位，必然严刑拷问。”金头虎说：“此话有理，咱们不到擂台那去。”萧银龙说：“贾五哥，你真是浑人。你看贺大哥，每日提心吊胆，全都是为咱们，咱们不到擂台下，不算英雄。咱们打擂台下一走，不就给贺大哥择清了吗？咱要离了贺宅，就没有贺大哥的事啦。师祖父万无差错。可有一样，咱们上擂台，可另有一个击法。”萧银龙遂开了一个条儿，叫家人备了一匹马，到杭州城里，置买东西。候至家人快回来的时候，萧银龙生上炭炉。家人将东西买来，萧银龙将买来的物

件配好，对上水，放在砂锅内煎好，就如同油粉相似。萧银龙叫：“黄三哥，李二哥，你们将此油粉擦在脸上。”黄三太与李煜擦完了，脸上的颜色，粉润透着紫色。贾明说：“短命鬼，我与香五怎么办呢？黑脸有什么法子？”银龙说道：“自有良法。”又对上材料熬了一回，金头虎与杨香五擦上，俱都变为黑脸啦。贾明说：“你真损，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啦。你将张茂龙怎么办？”萧银龙又将材料对好，与张茂龙擦在脸上，擦完了一看，二人的脸上，红中透亮，亮中透黄。众英雄一看，俱都变了本来模样，大家一场好笑。又与长工月工借了六身衣服，无非是粗布蓝布。到在擂台下边所用的家伙

，俱叫家人给预备停妥。到了二十四日这天，众人俱都抹了脸儿，穿上长工月工的衣服，惟有黄三太不换衣服，萧银龙说：“三哥为何不换衣服？”黄三太说道：“我一穿上长工月工的粗布衣服，便失了本来的面目。”银龙道：“这不过逢场作戏，何必固执呢？”

众人俱都劝解，黄三太这才换了贺照雄穿的青衣服。金头虎穿长工的破衣服，一脸灰色的大麻子。连同家人，共有三十余位，分三拨而走，每拨夹杂黄三太等二三人。县府在安乐村贺家堡的官人也撤啦。大伙临行时，约会在擂台东南角相会。东南角有大茶棚，大伙来到擂台下，俱到在了大茶棚内喝茶。贺照雄、黄三太、杨香五等，一看这座擂台，是坐北向南，宽有二十余丈，长有十余丈，有后台，上下门挂着彩帘，擂台上东、西、南有红油漆栏杆由平地起，有一丈三尺高。擂台上东西设摆兵刃架子，十八样短兵刃在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搦练镗耙、拐子流星、挠钩铁尺；擂台上东面，十八样大兵刃，画杆戟、大枪、蜡杆子等，俱都是加重的分量。擂台上可并无一人。

等到天至午前，西南方一阵大乱，大少爷来啦，镇擂的老师傅也来啦，众教师骑着马，恶奴等在后面跟随，来到擂台切

近，乱抖嚼环，齐撒征驹，有铁青马、有红鬃马、有艾叶青，就是没有焦公子那匹白龙驹。众恶奴当中，有一个太师椅，绷在两根轿杆上，四人抬着一个老和尚，身穿蓝布僧袍，足下白袜开口僧鞋，颌下一部银髯。和尚分三门，有留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四个大汉搭着这座椅子，放在台口下。焦公子大众弃了坐骥，家人等接过马来，前去遛马不提。众人都由西台口梯子上擂台，老和尚在台口下椅子上端坐，焦公子与众教师在台上面朝南，惟有王七摇头晃脑，焦公子控背躬身说道：“请掌院当家的登台。”老和尚脚尖一点地，丹田一运气，拧身纵上擂台的栏杆上，身子摇三摇，晃三晃。金头虎说：“看和尚要掉下来。”杨香五说：“傻小子，那叫蜜蜂儿戏花蕊，缩小棉软巧。”和尚飘身下了栏杆，焦公子说：“老当家的请坐吧。”后台有点心茶水果品，彩帘起处，点心茶水端取老和尚面前。焦公子说：“老当家的，您先喝着茶，有高人上台，你再出首。我先请请。”焦公子遂向台下一抱拳说道：“五方八处，三教九流，教场子的老师傅们，这座擂台是两县一府所设，府里有明文，县里有告示，专为提拔人材起见，皆因为府县案子太多，而且逆案历久未破的更不知有多少。有本领愿意当差，在擂台上取了胜，便请在府里县里充当班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愿充当班头，请上来较量较量。我可没有本领，镇擂的老师傅本是白莲寺掌院僧，有好武的先请上来，在下领教领教，无非点到而已。”焦公子在台上言说提拔红名班头，台底下有的是马弁班头，并有府县二十名马弁，三班衙役弹压擂场，这些官人听他这宗口气，俱都有

不愤之意，但是因为他有势力，也无可如何。焦公子请一次无人上台，焦公子说：“四乡八镇的不敢上台，本处杭州府连一个出色的人物都没有吗？”焦公子本来为是挤兑贺照雄，岂知杭州府武学家，并不

是贺照雄一人。当时台下怒恼了一位英雄，在台口南面，一声呐喊：“焦公子休要藐视人，某家来也！”

正台口之人向两下一闪，此人五尺余，五短的身材，绛紫的大氅，绛紫短靠，十字绊英雄带，绛紫壮帽，赤红脸，五官端正，三中得配。后边跟着教师与家人二十余名。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俱都呐喊：“打擂的来啦！”此人绕到西台口，顺着台口的梯子上台，不叫家人等跟随。萧银龙问贺爷道：“此人可认识吗？”贺爷说：“我是城外的绅董，这位是城内绅董，乃是武举出身，姓赵名元成，赵总兵之子。世代簪缨，全城富户，他属第一。”金头虎说：“这小子不行，他这一顺台梯上台，就不是焦公子的敌手，焦公子的武学受过名人的指教。”看热闹有知道此人的，俱都说：“这是举人老爷。”就见赵举人上了台，对着焦公子一抱拳说：“焦公子请了。”焦公子面带笑容说道：“赵师兄，你何必上台呢？等我台上事毕，咱哥俩酒楼上喝酒去。”赵举人说：“大少爷，我也不是人物，我也不当马弁班头，我奉陪大少爷走几招，我是特来请教。”

焦公子笑嘻嘻地说道：“仁兄，你这是何必呢？倘若插拳动手，两人有受了伤的，岂不是反为不美？”赵举人说道：“你家专作知府，打死人还用偿命吗？”焦公子说话非常的软和，赵举人说话有点太硬，多少人观看着，焦公子面上有些不挂，遂说：“我就此奉陪仁兄吧。”二人这才插拳动手。赵举人的拳脚虽然精明，俱是死招，焦公子是杂学工夫，二人战了三二十个照面。焦公子在北脸朝南，赵举人在南面台口脸朝北，焦公子劈面照定赵举人就是一掌，赵举人一避招，焦公子照定赵举人的胸前一脚，赵举人向后一退，由台栏杆仰下去了，就听台下“噗咚”一声，众家人赶紧向前去换，左腿已摔伤了。赵举人说道：“将我搭回家去，他们家里有知府，摔死人都是白摔。”

擂台下赵举人的老教师一看，心中非常难过，赵举人将腿摔坏不能上进，老教师自己的饭锅也算砸啦，老教师倒是有夜行术的本领，无奈不能传授人家总兵之子。这位老教师气向上撞，甩大衣上了擂台，遂说道：“焦公子，府里明文、县里告示何用？他是金榜有名之人，你将他腿摔坏，怎能上进？”焦公子一看这位老教师，身穿宝蓝短靠，英雄带十字绊，面上皱纹堆累。焦公子说道：“老迈之人，也要上擂现丑？”语毕抡拳就打，洪教师接架相还。怎奈年老之人，眼目昏花，焦公子底下一个扫堂腿，老教师刚一闪身躯，上面一个二龙吐须，双指直奔老教师二眸子挖去，老师傅左闪未及，焦公子的中指已入

左目，公子向外一带，老师傅的眼珠应手而出，鲜血淋漓。

眼是心之苗，那大年纪疼得哎呀哎呀怪叫，向后一仰身栽下擂台。洪教师有夜行术的工夫，一个燕子翻身，坠下了擂台，倒莫摔着，从此惹下塌天大祸。到后举监生员二百余家，黎民百姓两千余户，告焦公子倚势凌人，暂且不提。且说赵武举搭回家去，请高人医治伤痕，原来是摘了骨环啦。

小弟兄等一看，不由的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先前打抱不平，本是我们七个人，如今倒教好人受了连累啦。黄三太甩大氅，勒十字绊，就要上擂台，黄三太刚勒完十字绊，仰面一看，前面跑去了两位，濮德勇与金头虎二人。濮德勇个大脚步宽，先跑到擂台前，台高丈三，向上一纵，捋住栏杆，爬上擂台，一声呐喊：“焦振芳！你仗势欺人！老师傅那大年纪，你将他挖去一目。有句俗言，七十不打，八十不骂。濮爷跟你拼命！”焦公子一见濮德勇，得意洋洋，心中暗说：“贺照雄的苗子有啦。”二人挥拳动手，二十余个照面，焦公子一脚踢在濮爷肚脐之上，濮爷向后一退再退，仰身而下，离地且近，用了个燕子翻身，未曾站稳，碰躺下了好几位看打擂的。金头虎

贾爷向上一纵，抓栏杆爬上擂台。焦公子一看，头上带着一个苇帘，身穿月白布破裤褂，袜子如同地皮，破紫灰巾单脸鞋，大肚子，罗圈腿。焦公子遂回头问道：“王教师，你看抢绸缎店有这个没有？”王七低声说道：“有这么一个，是穿一身青缎子衣裳，脸有黑麻子。这个是灰麻子，口音也不对。”金头虎此时改了山东人的口音啦：“俺说大少爷，俺练了一个三座毛四门斗，可不敢说会把势。大少爷要看俺的能为，给俺一个二头三头就行，俺就有了饭吃啦。”焦公子说道：“你姓什名谁？”贾明说：“俺姓王，叫王家二的，俺哥哥叫王家大的。”

焦公子说：“你一个庄家笨汉，还能上台打擂吗？”金头虎说道：“大少爷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大少爷要保举俺们一个三头四头，俺比地方还露脸呢。”焦公子说：“你怕死吗？”贾明说道：“大少爷，我活着不耐烦啦，我是耗子舔猫爪。”焦公子也乐啦，二人遂插拳动手。二人这一动手，和尚也站起来啦：“好俊的一套罗汉拳！”擂台下齐声喝彩。若是平常的能为，就输给傻小子啦，焦公子受过高人的传授，能人的指教。傻英雄是后松，三十六招完了，就没有招啦。杨香五说：“黄三哥，众位请看，傻小子要完。”就听傻小子说道：“大少爷，我可真急啦。”照定焦公子的英雄带就是一把，一纵身照定面门就抓，焦公子方闪开，傻小子伸手就抱，焦公子说道：“这是什么招儿？抓人抱人。”焦公子手在上面一扬，底下一腿，这一腿踢在小肚子上，通的一声。傻小子说道：“大少爷，不躺下去不算输，大少爷你打吧。”擂台下笑声四起。焦公子纳

闷：“我的脚踢他，我怎么脚趾疼呢？”

拳头打上，我的手疼，这是何故呢？”傻英雄心中说：“我这儿挨打，他们取笑？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舍不得媳妇，拿不着和尚。我豁出我挨打，我老在北面，我不上南面去，我将他

抱住，我们俩人一块儿向台下滚。”焦公子抡拳就打，双拳贯两肩头，傻英雄看着并不闪躲，闭着眼就抱，焦公子向后倒退，傻英雄只顾闭着眼睛去抱，擂台上地方宽大，焦公子向东一闪身，绕到了英雄背后，傻英雄还哈着腰，向前去抱人呢，焦公子在背后用了一个跺子脚，就听咚的一声，傻英雄说：“得啦，王家二的现了眼啦。”离地四尺来高，一个燕子翻身，站立不稳，晃晃悠悠，向擂台南便跑。

黄三太咬牙切齿，愤恨难当，甩大氅，走到台口，一拧身上了擂台，遂说道：“焦公子，你以官压私。”黄三太纵身上擂台时，焦公子早就留神啦，一见黄三太纵上来，焦公子便抢站上手。一看黄三太，青布四楞小帽，青布短靠，青皂布靴子青布英雄带，青棉花绳的十字绊，细腰窄背，双肩抱拢，面似桃花敷粉，红白之中透润。焦公子叫道：“王教师！你看抢白龙驹的有这个人吗？”王七说道：“大少爷，有一个黄白脸面，穿的绸缎衣服，没有他。”此贼素日奸巧，今日可输了眼啦。

焦公子问道：“来者姓什名谁？家住哪里？”三爷说道：“家住浙江绍兴村，山阴县结义村，姓黄名三太。”焦公子问道：“以何为生？”黄三太说：“保镖为业。”台下萧银龙、杨香五等一怔。报完了名姓，二人插拳动手，挨帮挤靠，短打长拳，动者如风，站者似钉，他二人兔起鹘落战在了一处，拳脚的声音叭叭乱响。工夫一大，黄三太的身体笨，焦公子身体灵便。

黄三太是血气足，焦公子乃是酒色之徒，身子虚弱，二人动手，浑身一用力，此时焦公子的汗珠向下一滴，黄三太也见了汗啦，黄三太因面有油粉，未敢擦汗。正在棋逢对手，高低不分，台下贺照雄、杨香五等提心吊胆之际，忽听东台口人声呐喊：“众位请看啊！要饭的会飞呀！”就见由擂台下一纵身，一丈五来往，越栏杆而过，纵上来一人：四尺来往的身材，身穿一

件蓝破夹袄，足下窄帮鞋，袜色亚赛地皮，瘦小枯干，短头发有一寸多长，长头发挽了个髻儿，黄脸膛，满脸的油泥，黄胡须不多，七长八短，手中拿着一条打狗的枣木条，看其相貌亚赛个病夫，恰如乞丐，将枣木条放在台口栏杆内。此时焦公子正与黄三太打在难解难分之处，此乞丐由东向西，一递右手，一龙分二虎，面向南对三太说道：“方才我听说您是保镖的？”

保镖的有饭吃，您让给我吃碗饭吧。我若在府里或县里当了一份小伙计，我就有了饭啦。”说着话，向黄三太挤鼻子弄眼扭嘴。黄三爷乃是个正直之

人，不知何故，不由的就是一怔。萧银龙在擂台底下叫道：“香五哥，你看这不是那位张旺张大叔吗？你看一丈五六，他飘身就上去啦。”杨香五说：“不错，正是他老人家。”萧银龙遂叫道：“黄三哥！快下来吧！”三太下了擂台，矮人转身与焦公子面对面。焦公子说道：“你病的这样，你上的哪一家子擂台？”矮子一疵牙，说道：“大少爷你说错啦，府里明文，县里告示，并没写病夫乞丐不准上擂台。寻茶讨饭太难了，我是饿急啦，我有几招粗笨拳脚，少爷若爱老怜贫，赏给我一个小差事做，我就吃了饱饭啦。现下八月二十四，正是一场白露一场霜，如若讨饭吃，天气一凉，岂不冻饿而死？”焦公子说道：“今打人莫善手，你可要小心。”

矮人说：“我活得不耐烦啦。”随手将破衣前后襟向上一掖，焦振芳抡拳便打，矮子闪身一纵，头发都要擦着上边的擂台顶。

和尚站起身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哪位也没有这个讨饭的高明。”矮子眼似电光，股似弯弓，走似蛇行，快如鸟飞，真有猫蹿狗闪、兔滚鹰翻之妙。二三十个照面，下边一脚，上边软肋一拳，焦公子栽倒擂台的台板上。矮人一乐，说：“就是这个能为？我还讨我的饭吧，我不当差啦。”矮爷方要下擂台，和尚站起身躯说道：“阿弥陀佛，且慢。你这样高明的武

学，你焉能是乞丐？你是巧扮私行。你瞒不过我去。”矮子一乐，遂说道：“你是和尚，就是老道，我也敢跟你比赛。”和尚将蓝布僧袍一闪，二人这才插拳动手。和尚乃是十三太保的横练，拳似流星，脚似钢钻。张旺张爷缩小绵软巧。向高处一纵，二人都是头快擦了顶棚；向下一落，并无声音。真是拳脚要准，发招要稳，旋转如风，动手多时，未分胜败。工夫一大，张旺由东向西，和尚由西向东，掌院僧法蓝右手运用铁沙掌、重手法，矮身形向张旺背后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张旺觉着背后生风，闪躲不及。别看张爷瘦小枯干，乃是一位练家子，要换别位，这一掌骨断筋折。张旺向前走了三步，趴伏在台板之上，只觉筋骨皮肉疼痛，五脏六腑都翻了个，嗓子眼一发甜，鲜血顺着口角直流。黄三太等众英雄擦拳磨掌，着急愤恨。金头虎说：“亮家伙！”黄三太说：“干什么？”金头虎说：“杀镇擂的。”黄三太说：“你这叫废话。”正在此时，就听台下一声呐喊：“好大胆的出家僧人！敢用重手法，下绝招打人。”

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蒋五爷纵上擂台，与棍打焦公子，抢去白龙驹，乃是一样打扮。王七与众教师向台下就跑，说道：“师傅，这就是打焦公子的正凶。”连焦公子也向下跑，台上只剩和尚与张旺、蒋五爷三人。萧银龙、黄三太等一看，五爷上了擂台，萧银龙说：“乘此时咱们上去人，将张爷救下来吧。”

濮德勇与金头虎、杨香五三人上了擂台，濮德勇背着，金头虎开路，杨香五断后，将张爷背下擂台。

蒋伯芳与张旺从哪里来的呢？一张嘴难说两下话。胜三爷与欧阳大义士由孟家寨一同起身奔杭州，蛮子说：“三哥，您带着宝刃吧。”胜三爷说：“我有刀，还是贤弟暂且佩带。到了杭州，找着道兄，物归原主。”胜爷到处是恭而敬之，蛮子走到何处都是玩笑，每逢走到村庄镇店，必有一圈人在后头跟

着喊：“看汉奸！看汉奸！”胜爷一看这宗光景，蛮子不好好走道儿，净与百姓们在道上玩笑，胜爷说道：“贤弟，咱哥俩实在走不到一块啦，咱们到杭州见面吧。你带着宝剑到杭州，找着道兄物归本主，然后再找恶道七星真人。咱们哥俩杭州府见。”胜爷在路上与蛮子分手。这一日来到杭州，在饭铺中喝茶吃饭，听见吃饭喝酒之人说闲话。那就有人说：“这个事越闹越大。八月庙上，知府的公子抢秀才之妻，那时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谁也不敢管。从酒楼上跳下一伙人来，要看相貌就完啦，雷公嘴，狗蝇眼，罗圈腿，有一位瘦小枯干，有位俊俏人物，有位黄白脸膛，将焦公子的家人教师都打啦，救了苏秀才之妻。”胜爷一听，正是黄三太等。又听一人说道：“这六个人惹下祸啦，后来又来了一个使棍的。焦公子正与梳冲天杵的打的分不开啦，这位使棍的来了事，焦公子不听，后来二人说僵了，他们二人也动上手啦，一棍将焦公子打下马来，抢去白龙驹，打的焦公子口吐鲜血。现在一府两县，一体严拿，这几天还没拿着人呢？”胜爷一听，心中暗想：“又是一场是非，使棍的非是蒋伯芳不可。他们决不敢在城里关厢，我在离城十里八里的地方去寻找他们。

”胜爷吃了饭，溜达着到了钱塘堤，走下堤坡，向西北寻找。胜爷出去十余里地，天色已晚，走到一个乡庄子，也没有大店，胜爷进了一家小店，看着西邻有一道小墙并不甚高，店中单有一个西小院，胜爷住了北房单间。伙计将茶沏来放在桌上，转身出去。

胜爷喝着茶，就听马叫之声，声音响亮。胜爷打北房出来，来到西墙头，长身形一看，拴着一匹银鬃白马。心中思想：为何此马乱叫呢？胜爷焉知此马它是恋群，如今单马无伴，它才乱叫。胜爷一看此马雪霜白，胜爷心中暗说：“小店里那里来的这匹好马呢？”看毕，遂转身形进了屋中。伙计又来沏茶，

胜爷问道：“这马是你们店里的吗？”伙计说道：“这是一位客人的马，客人偶得风寒之疾，住了我们店啦。这匹马生人不敢上前，听说客人是镖行人。”胜爷说道：“是哪个镖局子的？”

伙计说道：“是十三省总镖局的。”胜爷闻听一笑，遂说道：“此人二十上下岁吧？”伙计说：“正是。”胜爷捻髯思索：“许是老五，惹下祸跑这里



隐着来啦。”胜爷说道：“伙计，你到那院去说，就提有胜英住在北上房啦，问他认的不认的？”

伙计出来，胜爷也随着出来。伙计来到蒋五爷的屋中，跟蒋爷一说，蒋爷立刻出屋来到院外，隔着矮墙一看，正是胜三爷。

蒋五爷叫道：“三哥您这院来吧！我住三间呢，咱们一同吃饭吧。”胜爷这才来在五爷屋中。五爷要了酒菜，胜爷问道：“你棍打焦公子，有其事吗？”蒋五爷说：“不错。”胜爷又说：“你抢焦公子白龙驹，也有其事吗？”五爷说：“有其事，现在院中拴着的就是。”胜爷道：“五弟将假做真，现在两县一体严拿。”蒋五爷说：“严拿岂能奈我何？”胜爷说：“不是那样说法。黄三太等落在何处，五弟可知道吗？”五爷说：“小弟不知。”胜爷说：“五弟你千万别露面，我用完饭出去寻找他等。”胜爷吃完了饭，前去四外庄村寻找六位小弟兄，找了半日，杳无踪迹。一连几天，胜爷在外面看见贴有立擂的告白，胜爷心中明白，立此擂台是为他们的事。胜爷回到店里，可不跟蒋五爷说。二十四日哥俩在屋中吃早饭，伙计爱说话，遂说道：“客官，您不看打擂的去吗？”五爷问道：“哪里有擂台？”伙计说道：“八月庙东设立一座擂台，今日是头天开擂。”蒋五爷叫道：“胜三哥，咱们哥儿俩前去看看如何？”

胜爷一笑说道：“这是官府的公子焦振芳设立的擂台，就为的是你们爷儿七个所立。”蒋五爷说：“他既为我们爷儿七个立的，我更得去啦。”胜爷说：“贤弟若去，千万不可性傲。立

擂之事，我早就知道，我未肯告诉你，你不去最好。”蒋五爷闻听胜三哥之言，遂说道：“您要不叫我去，就急死小弟了。”

胜爷知道不能拦阻，遂说道：“若去可不许携带家伙。”蒋五爷说：“这倒可以。”蒋五爷由腰间取出一块碎银子，叫伙计买了一丈白布，将盘龙棍缠好，放在床下。胜爷叫道：“伙计！

此马多加草料喂养，我们十天半月不来，一样给店钱。如有官人前来，若问此马是何人的，你就提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寄存的，因在西河沿见有人牵着此马售卖，胜英因买马，钱不够用的了，回到城里取银子去了。”蒋五爷带上马连坡草帽，遮蔽着脸面，弟兄二人这才够奔擂台而来。

来到擂台下，一看真是人山人海，此时正是贾明上擂台，胜三爷在蒋五爷背后，一看贾明一脸灰色麻子，戴着一个苇帘的草帽，说话操山东口音。蒋五爷问道：“三哥，这是为何？”

胜三爷说：“必是有人划策，乔装改扮。”贾明在擂台上，三十六招罗汉拳已毕，被焦公子踹下了擂台。三太上台，青布短靠，面赛桃花，报名姓与焦

公子，插拳动手，未分胜败；张旺上擂，战败焦公子，复又与和尚动手，被和尚用重手法所伤。

蒋五爷一看，遂将草帽甩去，就要上擂，胜爷刚一劝解，蒋五爷说：“你还劝我作甚？张旺看看要死于台上了。”蒋五爷遂纵上擂台，杨香五与傻小子贾明见蒋五爷上了擂台，这才将张旺抢下了擂台。胜爷也到了众人的跟前了，胜爷遂叫道：“张贤弟，你怎样？”此时张旺已昏迷不醒，濮德勇将张旺放在地上，这且不表。

单说擂台上和尚一看蒋五爷五官清秀，俊美之甚，年约廿余岁，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你就是蒋伯芳吗？”蒋五爷答道：“不错，正是蒋五爷。”和尚说：“蒋伯芳，你太无王法了，抢绸缎店估衣铺，棍打焦公子，抢去白龙驹，两县一

府正在捉你不着，你还敢出头露面？”蒋五爷说：“你不称和尚二字，你是贤愚不分。按说此话跟你交代不着，我们倒不是抢缎店估衣铺的，你们确实是抢了秀才之妻，以官压私，以强压弱。你助纣为虐，你是铜和尚、铁和尚，我若砸不扁你，我不叫蒋伯芳！”五爷抡拳便打，和尚接架相还，两个在擂台上，一来一往，各使平生的学业，一位是金钟罩、铁布衫童子工，一位是踢柏木桩，横推八匹马，和尚软硬的工夫在身，蒋爷是艺精气傲，和尚拳到处泰山粉碎，蒋五爷脚踢处神鬼皆惊，二人战了百十余回合不分胜负。和尚用少林寺的绝艺三十六把左右神拿，一伸手将蒋五爷的英雄带捋住，鹰爪力亚赛钢条。蒋五爷用右手，将和尚手腕缠住，用大指一点和尚的寸关尺，和尚五指俱开。和尚三十六把左右神拿，蒋五爷七十二手破法，一会儿被和尚拿住，一会儿被蒋五爷破开。金头虎说：“杨香五你看，这要是我上去，和尚将我掷出二里地去。”和尚二十六手左右神拿，蒋五爷七十二手破法，不分高下，两人又递拳脚，看热闹之人，犹如木雕泥塑一般。蒋五爷动着手，钢牙一咬，双睛一瞪，心中思索：“我自十八岁出世，棍扫十三省英雄，又回松竹观练了三年，反不如初也，今天遇见对手，何不使我老师所传的那阴阳童子腿的绝艺？我教师虽然传授于我，当初可受过戒，但分有一线生路，可不许使这一招。今日我用这一招，将和尚踢死，以报我张大哥之仇。”蒋五爷思想至此，遂使跨虎式，右手二龙吐须，奔和尚二目，和尚用手一蔽，岂知上面是假招，下面用阴阳童子腿，左腿起来照定和尚腿腋一晃，和尚一闪身，蒋五爷右腿抬起来，照定和尚胸前就是一腿。

这一腿使的十足的力量，蒋五爷有踢柏木桩的工夫，四五寸的柏木桩，飞起腿来一脚踢折，没有千余斤的力量，踢不折柏木桩，今天这一腿踢在和尚胸脯之上，和尚要不是童子工十三道

横练，就是筋断骨折。和尚中了一脚，向后一退两退，嗓子眼发甜，“哇呀”一口鲜血吐出，仰面躺在擂台上，昏迷过去。

擂台下一阵大乱，老和尚死在擂台之上！此时焦公子与众教师早就下了台啦，一见如此光景，他遂齐集两县一府的官人，将擂台东西两台口早已团团围住。就听呐喊：“拿呀！拿呀！将老当家的打死啦！”蒋五爷不慌不忙，在擂台上一抱拳，说道：“列位，公门当差的朋友，带军装穿号坎的众位，你们当一份小差事，都有妻子老婆，赚钱养家，我蒋伯芳须说明白了，树从根上起，水从源处来，八月庙上，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抢秀才之妻，庙上人山人海，都不敢干预，秀才之妻哭的可怜，我们打的是抱不平。知府之子，以官压私，说我们抢缎店估衣铺，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焦公子比贼都厉害，比贼都恶。我从中解劝焦公子，恶奴家人由背后劈我一刀，我用棍将刀磕飞，刀落在那一个恶奴头上，焦振芳说我是明伙，我才棍打焦振芳，众教师包围我，我才骑焦振芳的马逃走。我们打的是不平，众位每月赚几两银子，不致卖命。我把话也交代明白啦，众位挡我者死，放吾者生。”众差人也知道此事，只喊“拿呀拿呀”，就是没有人上前。蒋五爷由擂台上跳下来，官人俱都将道路闪开，看打擂台的犹万佛头一般，蒋五爷到处，人俱闪开。蒋五爷来在胜爷人群之中，遂说道：“走！”此时贺宅家人背着张爷，张爷口中的血还直滴答，大伙相商够奔何处呢？贺照雄说：“先奔我家，还能上别处去么？”

众人到了贺宅，天已平西。贺照雄吩咐家人，预备软榻藤床，将张爷放在软榻之上，仍然昏迷不醒。胜爷叫道：“照雄！”

速取文房四宝。”胜爷开了治吐血的方子，叫家人备快马，到大药铺照方抓三剂药。家人去了工夫不大，将药买来，胜爷说道：“照雄、三太，这时要有你师叔、师大爷在此，他们的药

比我开的方快。”三太说道：“前几天我师祖父来了，追刺客出去未归，叫我们不必悬念。”胜爷心中暗道：“事情是越闹越大，连我恩师都露了面了。”此时将药煎好，把张爷扶起来，用筷子将牙关拨开，用匙将药灌下，灌下几匙去，张爷就稍能自己下咽了。服完了药，将张爷放躺下稳了一稳，胜爷拍张旺的肩头说道：“张贤弟心中明白不？”张旺翻了翻眼说道：“擂台上这一掌，小弟自知受伤太重，大约不能久存人世。二十年前，您救过小弟之命，小弟如今方要报答，不想半途遭此。

有两宗事您得给我办。”胜三爷问道：“那两件事？”张旺说道：“第一件就是这一掌，您得给我报仇，若不与我报仇，至九泉下我也不能瞑目。”胜爷说道：“张贤弟，你眼前站立的这位，你可认识？”张旺上眼皮一翻，说道：“我由四月就未离您左右，所有您这一干老少宾朋，也有见过的，也有没见

过的，差不多我都认识。此时我只觉心中发慌，眼目昏花，看不清楚。”胜爷说道：“张贤弟，这一位就是飞天玉虎蒋伯芳蒋五弟。”张旺说：“原来是蒋五弟。在火烧红棚之时，我就见过一次，分手不过几日。”胜三爷叫道：“张贤弟，第一件事，已经给你办完了。当你受了重手法的时候，蒋五弟就上了擂台，杨香五、贾明、濮德勇三个才将你救下擂台。蒋五弟与和尚当时动手，和尚中了蒋五弟一腿，比你的伤还重，踢的和尚满口喷血，当时就昏迷不醒。用的是阴阳童子腿的绝艺，一腿正踢在胸脯之上。贤弟不要思虑，好好的养伤，别看此时心中发慌，吃下第二服药去就稳的住了。你偌大年纪之人，吐血焉能够不心中发慌呢？年轻的人要是吐一口血，也得头晕眼花。贤弟，这头一件算不用办啦。但不知第二件是什么事呢？”张旺打了一个唉声说道：“胜三哥，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

兄弟有一个犬子，名叫张玉龙，前三年在杭州我会见他一面，

那时我正在酒楼上独自喝酒，他也上了酒楼啦。我见了他，一问他：‘这几年总没见你之面，孩儿你做什么事情呢？’玉龙言说：‘在莲花湖充当水八寨的寨主。’我当时一听，就唾了他一口。我说：‘好冤家！你不走正道，当了臭贼啦？为父养你，指望光大门楣，光宗耀祖，你不知上进，流为臭贼，从此我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咱父子从此永别，你当你的贼，我当我的保镖的。’说完了，我甩袖下了酒楼，他伸手拉我的衣服，跪在地上央求我，他言说从此改邪归正，我一时气恼，遂下了酒楼。

过了二年我又烦人打听他的行踪，据说由前三年父子酒楼分别，他就弃了莲花湖啦，我再想找他也找不着了。张氏门中只此一子，第二件事就是此子，以后您要遇见他，千万提着他的小辫，由苦海中将他提到岸上，把他安置在十三省总镖局内，将来好叫他得一个好结果，接续我张门之祀。这孩子的长像，可与我大不相同，他的长像酷似他母，乃是俊品人物，现在虽不在莲花湖，吾想他绝不能走正路，不是在深山，便是在海岛，不为大王便为匪首。这就是小弟第二件心事，这事关系张家的香烟，三哥要遇见他的时候，无论他怎样无理，三哥要看小弟之面，就说有小弟的遗言，务必将他导入正道，小弟死亦瞑目了。”

胜三爷说道：“张贤弟，这两样事，第一件，不用提啦。第二件，愚兄无论在何处遇见吾那贤侄，必然遵贤弟的话办理。只要有愚兄在世，绝不能叫他走入邪途。贤弟你安心养病要紧，千万不要多思多虑，骚扰自己精神。”张旺将话听完，闭目合睛，仍然昏昏睡去。胜爷说道：“众位贤侄，咱们大家也该吃饭了。”贺照雄说道：“饭已预备好了，就请恩师与蒋五叔和众位兄弟等，到前面客厅用饭吧。”大伙这才来到前院客厅之内，一张圆桌面，爷儿十位

入座用饭。蒋五爷还是不喝酒，胜三爷叫道：“蒋五弟！你这一脚，恐怕踢出祸来。”蒋五爷说

道：“胜三哥，何祸之有？便有祸岂能奈我何？慢说他是肉和尚，就铜和尚铁和尚，我也砸得扁他。”胜三爷说道：“五弟你有所不知，少林寺老方丈九十余岁，他手下有和尚不下六七百名，皆因少林寺地方狭窄，所以又创设白莲寺于杭州，这座白莲寺是老和尚的四个徒弟掌管。别人的本事大小，贤弟不知，你还不知恩师的本事么？老和尚与恩师呼兄唤弟，小巧软硬劲的工夫不提，老和尚与恩师时常在一处较量。冬天二人俱都脊背对脊背坐在冰上，一坐三天三夜，只穿一条单裤，这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大小便，老和尚伸手摸摸恩师的身上滚热，恩师再伸手一摸老和尚的身上也是滚热。夏天在少林寺中大殿里，生四盆火，放在大殿的四门，恩师与和尚俱身穿皮衣，二人脊背对脊背打坐，一坐三天三夜，俱是周身冰凉。这种惊人的绝艺，谁人能行？白莲寺掌院僧是老和尚的徒弟，贤弟这一脚，恐怕有祸。”蒋五爷说：“胜三哥，我一条棍打南七北六十三省，五七百和尚何足道哉？”胜爷见蒋五爷性傲，遂说道：“五弟还是有欠涵养。”

爷儿十位正在喝着酒，忽听家人来报，说道：“回禀少当家的，现在四角贴告示，擂台不动，明日止擂一天，廿六日仍然开台。告白上写专会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镖护院的英雄，打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侠客，誓不止擂。”胜爷闻听，一拢银须，叫道：“五弟！你这一脚踢出祸来啦，少林寺老和尚大概许要出世。”蒋五爷叫道：“胜三哥！就是他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小弟也要与他见个高低！”到了八月廿六日这一天，爷儿十位及贺宅的家人，起早用饭已毕，众位英雄分三拨前往擂台。众人来到擂台下，一看擂台仍旧，四门贴着告白，看热闹的人较前尤多。在路上就见游人如鲫，到擂台下再一看，就好似蚂蚁一般，万头攒动。作买卖的皆去趁生意，茶棚搭了无数，惟擂

台上一人皆无。爷儿十位，擂台下来回的溜达，观看擂台下的形形色色。金头虎贾明与张茂龙一同走，萧银龙与杨香五同走，黄三太与贺照雄等偕行，胜爷与蒋五爷同行，大伙等在擂台前后闲溜，有的看十样杂耍，有的闲游。萧银龙与杨香五二人走到擂台下，萧银龙仰面向台柱子上观看，见有白纸黑字，一张告白，字有核桃大小。萧银龙看上面写着“告白”两个字，下面写的是：“为通告事，本擂发起，缘以盗匪充斥，官家需求武术人材，拔尤选萃，以应需要。不料事出意外，白莲寺掌院僧在擂台上受伤甚重，因之散擂，对于立擂本意，未收效果。

兹再续擂若干日，为选择人材起见，专会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镖护院教场之老师，及侠义剑客，四海英雄。其有怀艺未售，不得展其所长者，正可作出身

之阶梯，或不愿意聘公门，亦可借此扬名天下。望各界英雄、武术大家，一临此擂，实为幸甚。”

萧银龙看毕告白，再看两擂台柱子上红纸黑字，这副对联的口气，真有打遍天下的意思。萧银龙叫道：“杨五哥！你看看这个告白，是多大的口气？所说的话，完全是对咱们镖行说的。”

杨香五说：“这回的热闹可大啦，必然有出类拔萃的人材。要似你我之辈，决上不了擂台。”

萧银龙与杨香五在闲谈之际，就听东南一阵大乱，尘沙荡漾，人声喧嚷：“镇擂的来啦！”众人闪开了道路，一看前面正是焦公子，骑着一匹艾叶青的马，后面紧跟着就是野鸡溜子王七，座下一匹带花骝，在马上摇头晃脑，精神露外。再看后面，就是焦公子的那群恶奴，护院的、当教师的，俱坐在马上，洋洋得意，齐撤坐骥，乱抖嚼环。当中间有一乘二人亮轿，轿上坐着一位僧人，白脸膛，白胡须，白眼眉，寿毫有二寸多长，穿著灰色的僧袍，光头未戴帽子，灰色的僧裤，灰色的僧鞋，灰色的袜子，一身灰色，露出一种出尘逸世之概，闭目合睛，

稳坐在亮轿之内，连气儿都看不见喘。金头虎叫道：“杨香五！

你看这个和尚都要死啦，用轿搭到擂台底下，必是敛缸钱来啦，死了好坐缸。怎么连气儿都看不见喘呢？”杨香五说道：“你别胡说啦，这必是镇擂的。”二人说着话，焦公子的马已经来到擂台之下，后面的轿子也到啦。焦公子弃了座骑，家人接过丝缰，牵往擂台后面去了，其余众恶奴紧跟着也弃了坐骥，自有人接马去遛。众人犹如众星捧月一般，将老和尚围的风雨不透，焦公子来到轿前，面对老僧，控背躬身行了一礼，说道：“老方丈请下轿上擂台，已经来到啦。”老僧这才微睁二目，看了看众人，下了二人亮轿，轿夫将轿抬走。老方丈对众人一摆手，向两旁一打手势，众人雁排翅分开，列于两旁，真是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惟独看热闹的人，声音鼎沸，人声嘈杂。众人立于两旁，老方丈走至擂台切近，将左腿向上一扬，脚心扣在后脑海上，作出朝天凳的架式。金头虎遂说道：“杨五哥你看，老和尚小子还弄这么一手给大家看看呢。他必是觉着他老啦，在众目之下逞能呢。这一手我由五六岁上就会，香五你看。”傻小子当时抬起右腿用手一搬，贴在后脑海；又放下右腿，再用左手一搬左腿，放于脑后，然后又来了一个大叉，遂说道：“这算什么？这还惊的了人吗？”杨香五说：“你别装疯卖傻啦，人家搬朝天凳就完吗？你看看，那是要上擂台的架子。但不知他怎样上法？反正一条腿，一丈五六高他不准蹿的上去。”金头虎说：“你别抬举他啦，搬过梯子来他也上不去。”

二人正在说话之际，就见老方丈，右脚向地一跺，耳轮中就听得“呱哒

”一声，声音震人的耳鼓。再一看老方丈，左腿仍然搬着朝天凳，纵上了擂台啦。此擂有一丈三尺高，擂上又起二尺余的栏杆，共合一丈五尺余高，老方丈一条腿纵上擂台栏杆之上，来了个金鸡独立的架式，犹如站在平地一般。老方丈面

向擂台，纵上栏杆，仍然面朝里。此时台下之人，一见老方丈单腿纵上擂台，个个莫不愕然，喧哗声音忽然而止，犹如鹰入松林，群鸟无声一般，真是鸦雀无声，将看擂之人俱都镇住，万众目光，俱都射在擂台栏杆上的老方丈的身上。就见老方丈一转身躯，僧衣一飘，赛蝴蝶一般的轻巧，一个旋子，面朝外而立，仍然单足，好似钉子钉在木头栏杆之上。面对擂台下之人，口中念道：“阿弥陀佛。”焦公子走到老和尚面前，先作了一揖，遂说道：“请老方丈后台用茶。”老方丈一摆手，焦公子无语而退。老方丈手打问讯说道：“众位施主，我出家人来此镇擂，虽说焦公子之聘，事实上不然。那么贫僧是为功名富贵而来吗？也并不是为功名富贵而来。只缘贫僧有一长门大弟子法蓝，掌院白莲寺，年已七十有余，自幼出家，拜在小僧门下，小僧昼夜教授，六十余年的苦工，派来杭州掌院于白莲寺。

也是他不知自爱，一时胡涂，参与杭州之擂，受焦公子振芳之聘，前来镇擂，致受重伤，这也是他学艺不精，祸由自取。但而有一件，孺子蒋伯芳乃是玄门的门徒，自古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孺子不知玄门义，用阴阳童子腿，下毒手，一腿将我长门弟子法蓝踢得口吐鲜血，不知人事，倒于擂台上，老僧因此才出头露面。但是出家人焉愿扰攘红尘？你们俗家疼儿女，孝父母，敬兄长，爱兄弟；我们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尘不染，万虑皆空，惟有一样，疼徒弟，孝师傅，敬师兄，爱师弟，这就是出家人所有的牵挂。吾的掌院僧法蓝，竟被蒋伯芳小儿所伤，老僧此来，就为的看看蒋伯芳小儿的阴阳童子腿，要与徒儿略报一腿之仇。”老和尚语至此，将腿放下，一个转身落在擂台之上，仍然脸朝外，不闻台板的声音。面对台下，厉声叫道：“蒋伯芳孺子听真，贫僧知汝是艾道爷之徒，倚仗你有阴阳童子腿的绝艺，横推八匹马、倒拽

九头牛之能力，藐视一切，不知义气。自古三教是一家，你是玄门徒弟，吾徒法蓝乃是僧门弟子，你不知僧道之义，竟下毒手伤了吾徒。今天贫僧擂台，并无他意，贫僧也不伤害生灵，蒋伯芳你也不要担惊害怕，你要是人物，你就此速上擂台，贫僧要看看你的阴阳童子腿。就凭乳臭小儿，黄口孺子，胎毛尚且未退，你就敢藐视天下英雄豪杰？你要是畏头畏尾，怕死贪生，不敢上擂，贫僧必要找你师傅，分辩理论，决不轻饶与你！

小畜生还不上擂台，等待何时？”此时擂台下，胜三爷与蒋伯芳、黄三太

、贺照雄等众人，已经聚到一块，蒋五爷一听，老和尚在擂台上口出不逊，口口声声叫自己上擂台，蒋五爷只气的三尸神暴跳，立刻就要上擂台。胜三爷伸手相拦，叫道：“五弟不可。且息雷霆之怒，听为兄有言相告。此和尚名叫璧和僧，愚兄在贺宅酒席上曾对五弟谈过，贤弟万不可逞一时之愤，自取其祸。”蒋五爷说道：“胜三哥，恩师与他为友，小弟不知，恩师又未曾与小弟介绍过，他为谁的长辈？他就是铁打的金刚，小弟又何惧之有？”胜爷仍然不放蒋五爷。蒋五爷大怒，叫道：“三哥别管！”一把抓住胜爷的手腕，向外一推，竟将胜三爷推了一个趔趄。胜爷叫道：“三太、香五！拦阻你五叔，千万别叫上擂台。”三太等弟兄八位上前拦阻，蒋五爷用手一分众人，这八位东倒西歪，蒋五爷奔向擂台而去。胜三爷知道蒋五爷青年刚愎，决不能相拦，只可听之而已。蒋五爷来到擂台之下，一声呐喊：“僧人不要口出大言，你家蒋五爷来也！”语毕，纵上擂台，遂说道：“你不称和尚。”此时焦公子等见蒋五爷上了擂台，王七在老方丈耳边低言说道：“师祖，打我恩师的就是此人。”老方丈一摆手，野鸡溜子一拉焦公子，众人俱都抽身下了擂台。此时台上只剩铁炼金刚的璧和僧与蒋五爷二人，眼看就是一场恶战，蒋五爷大祸临身，从此惹起一

场风波，僧道斗艺。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众位要问璧和僧由何而来？书中不得不补叙一番。话说法蓝僧那日在庙中，正在盘膝打坐，忽然野鸡溜子王七进庙，门头僧叫道：“王七！你被逐出庙，永不许回庙，又干什么来啦？”

王七说：“师兄，你给禀报一声，我此来乃是血心热胆，有机密大事。”门头僧无法，只好回明法蓝僧，法蓝僧叫门头僧将野鸡溜子王七唤入。野鸡溜子王七进了禅堂，见师傅法蓝僧，双膝跪倒，放声大哭。法蓝僧问道：“你有话快快说，何必如此？”野鸡溜子王七由腰间取出小包袱，打开了小包袱，取出法宝的戒箍，双手递与法蓝僧，说道：“恩师，吾四师叔现在被杀，小徒不避危险，将戒箍盗来，特报与师傅知晓，好与我四报仇雪恨。”法蓝一看，果然是四师弟之物。原来，和尚受戒之后，戒箍上有自己的名字，决不能到在别人之手。法蓝这么一看，果然是自己亲师弟的戒箍，当时颜色更变，一问情由，野鸡溜子王七便将贺家堡如何暗藏巨盗，杀死四师叔之事说了一遍。法蓝僧闻听王七之言，怒发冲冠，当时就要前往贺家堡找贺照雄与师弟报仇。野鸡溜子王七说道：“恩师你先别忙，此事因为焦公子所起，贺照雄又将我师叔的人头掷在焦宅，焦公子气愤不出，虽然埋了我四叔的人头，事不算完。府台大人并吩咐焦公子，欲拿获正凶，刻不容缓，你要自己去报仇，杀人流血，王法攸关。要借着焦公子之名，既能报仇又不碍王法，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法蓝僧问道：“怎样借焦公子之名，报你四叔被杀之仇呢？”野鸡溜子王七便说：“杭州八月庙立擂，明着为要拔选人才，暗为访拿贼人。贺家堡距八月庙一水之隔，贼人必然上擂。在擂台之上擒着匪人，送于官厅治罪，叫他身首异处。一举两得，岂不胜过恩师你一人前往报仇吗？”

法蓝僧一时报仇心急，竟受野鸡溜子王七之愚弄。此及在擂台

上打了张旺，蒋五爷上擂台用阴阳童子腿，破了法蓝的金钟罩，口吐鲜血，众教师遂叫道：“野鸡溜子王七！你说你师傅天下无敌，压倒群雄，如今却与你四师叔一样啦，这可怎么办吧？”

焦公子也是埋怨。王七小脑瓜一晃，嘿嘿一笑说道：“公子爷，我还有主意呢，只要公子爷能照计而行，准能报仇雪恨。但有一件，公子爷到了那时，心满意足，可别忘了我王七的功劳？”

焦公子说道：“你还有何法？快快说出，不要絮叨了。”野鸡溜子王七，晃小脑瓜儿说道：“公子爷，我提起一位来，你大概没见过面。当然，也得有个耳闻。”焦公子问道：“又是何人？”王七说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少林寺的长老，吾之师祖，璧和僧。现年一百来岁，自幼出家习武，掌院于少林寺，这个人可能行吗？”焦公子说道：“提起此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若能聘这位高僧出世，可以打遍天下。但是谁能介绍呢？”野鸡溜子王七说道：“此事非这样办不可，公子爷你可晓得？出家人爱惜徒弟。如今吾老师被蒋伯芳踢的昏迷不醒，将我老师抬回庙去。现在老方丈正然游方至此，一见长门弟子被人所打，决不能善罢干休，必要报仇。可有一宗，这回我自己可不行，你得辛苦一趟，皆因为我是人微言轻，老方丈身价太重，不能听我一面之词。用人抬着我的师傅，咱们二人一同去，我先见了我师祖，将我师傅被打之事，先说了；然后你再进去，必然当面应允。他老人家要一出世，别说是这些小辈们，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打遍天下的侠剑客，都不费吹灰之力。”

焦公子闻听野鸡溜子王七之言，甚为喜悦，当时派人将法蓝抬回白莲寺，野鸡溜子王七同着焦公子，也一同来到白莲寺庙门外。野鸡溜子王七在前，后面几个家人抬着法蓝僧向里就进，门头僧向前一看，大吃一惊，抬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师法蓝！

不由的一怔，说道：“这是怎么啦？”王七就将擂台上老师被

打之事，报告了门头僧，门头僧这才到里面禅堂，回禀了璧和僧，言说：“王七求见祖师爷。”璧和僧问道：“是那一个王七？可是前者被吾驱逐的野鸡溜子王七吗？”门头僧说道：“正是此人。”璧和僧说道：“他又来此作甚？我有言在先，不准他再进白莲寺，何以又引他前来？告诉他，就提祖师爷已回少林寺，叫他去吧。”门头僧说：“还有一事，吾们恩师在擂台上被蒋伯

芳所伤，浑身是血，不知性命如何。”璧和僧闻听，长叹一声，遂说道：“果然不出吾所料，白莲寺必要断送在此人之手。快将汝师抬进来，也叫王七进来吧。”门头僧这才来到外面，唤出几个小和尚，将法蓝抬入庙内，野鸡溜子王七随后跟了进来，焦公子仍在门外候等。野鸡溜子王七见了老方丈璧和僧，跪倒行礼，叫道：“祖师爷，再晚生与师祖爷磕头！”

老方丈璧和僧叫道：“野鸡溜子王七！你干什么来啦？”王七便将贺照雄明善暗恶，家中窝藏江洋大盗，如何将法宝害死，人头扔在焦公子宅院，以及法蓝僧擂台上受伤之事说了一遍。

这小子他并不懂的什么叫阴阳童子腿，他就告诉璧和僧说：“蒋伯芳先抬左腿，后抬右腿，正踢在我师傅胸脯之上。”璧和僧闻听王七之言，叫道：“王七！你是无故搬弄是非！你又前来害贫僧？贺照雄的为人，谁人不知？汝师昧于考察，被汝一时所抬，致有此祸。贫僧九十余岁之人，焉能叫你小孩子利用？”语毕，叫小和尚：“到禅堂将缘簿拿来。”小和尚遂将缘簿取来，璧和僧左一篇，右一篇，掀开缘簿，叫道：“王七！”

你来看，贺氏三辈行善不替，施舍白莲寺都有账可查，他乃是杭州第一的善人，到贺照雄本人，仍是奉行善事，你无故的要加害于人。王七，王七，须知人容天不容，贫僧焉能听汝一面之词呢？你快快退去吧，以后不许进庙。”野鸡溜子王七闻听老方丈这一席话，把小脑瓜一晃，叫道：“祖师爷！你可屈死

晚生了。贺照雄坐地分赃，有真凭实据，抢绸缎店，抢焦公子的白龙驹，这些人俱都在他那里住着呢。你看他两辈施舍，在他先两辈，我可不知道，在他这辈，你看他每年施舍一万，江洋大盗暗中分与他三十万呢，以他表面上而论，行些小惠，遮掩人的耳目。别的事情你不办，难道说我之恩师被蒋伯芳踢的昏迷不醒，不知死活，这样的仇，你就不报了吗？”璧和僧闻听野鸡溜子王七之言，长叹一声说道：“贫僧昨日心惊肉跳，偶占一课，知有血染衣襟之祸。大数来临，岂能逆天？”野鸡溜子一看老方丈说话，有牺牲性命之意，遂叫道：“祖师爷！现在焦公子还在门外，要拜见祖师爷。”璧和僧说道：“何以早不告知我？快快请进。”这就是子以父贵，杭州府知府的少爷，谁不敬重？再说璧和僧以为白莲寺在杭州，又是知府的治下，焦公子前来，岂有不见之理？并且王七所说之话，璧和僧全都不信，也要问问焦公子始末根由，所以叫王七来到外面，将焦公子请入禅堂。焦公子见了璧和僧，纳头便拜，口称：“老祖师，弟子焦振芳与祖师爷磕头。”璧和僧伸手相搀：“焦公子请起，贫僧不敢当。”焦公子站起身形，侍立一旁，恭敬溢于表外。璧和僧一问焦公子，贺照雄是否有窝藏江洋大盗之事，焦公子滔滔不断说了一遍。璧和

僧闻听，心中暗想：“堂堂知府的公子，谅不至有虚言。纵有不实之处，法宝被杀，将人头掷在焦公子的书房，当然是实事；擂台之上吾徒法蓝被打，现在目前。”璧和僧思索至此，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贫僧血染衣襟之祸，谅难脱却。焦公子，你赶紧回去办理一切，今日二十四日，明日停擂一天，二十六日重新开擂。你四门张贴告白，口气越大越好，就提专会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侠剑客、保镖的、护院的。贫僧打不净保镖护院的侠剑客，誓不回归少林寺。擂台上再作一幅对联，口气越大越

好。”焦公子闻听，满心欢喜。野鸡溜子王七这才摇头晃脑，得意洋洋，向焦公子抿着嘴，眯缝着眼窃笑。焦公子叫道：“祖师爷！后天二十六日，弟子前来接你上擂。”璧和僧说道：“不必来白莲寺迎接于我，后日晨刻，我到城里长春寺等候你们。什么也不用预备，只要一个太师椅子，穿上两条轿杆，前去长春寺迎接。擂台之上，也不要预备什么，贫僧连一杯水都不喝。你们就去照办吧，后天辰刻，贫僧必到长春寺等候。”

焦公子与王七二人这才告辞，回归焦公子私邸，办理一切。所有告示对联，俱是焦公子请人作的，第二日贴出，城里关厢四外俱是告白。单说璧和僧见王七和焦公子俱都走了，自己独坐在禅堂之内，长叹一声，说道：“大数来临，谁能幸免？虽由于王七之蛊惑，亦贫僧之命也。”语毕，遂向小和尚说道：“你师傅现在何处？”小和尚说道：“现在东禅堂呢，人事不知，微有呼吸之气。”璧和僧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都是刚愎用事，不察贤愚所致。当初不听我之劝戒，野鸡溜子王七这宗人一入庙，我就知道白莲寺必化为灰烬。”站起身形来在东禅堂，叫小和尚将法蓝僧衣襟用刀挑开，一看正在胸际，有脚印一个，不偏不倚，如红色染的一般。璧和僧遂叫小和尚取了一碗滚水，一碗凉水，对在一处，由腰间取出一粒丹药，用阴阳水化合，以筷子拨开牙关，将药灌下，又叫小和尚取来棉被与法蓝覆盖。小和尚问：“祖师爷，何时可愈？”璧和僧说道：“十八日恢复原状，金钟罩的工夫休矣。”

白莲寺之事暂且不表，单说璧和僧到了廿六这天清晨来到长春寺，焦公子与众恶奴早已等候，接璧和僧到擂台。璧和僧临上擂台之时，献了一手绝艺，然后才对台下说道：“贫僧我并不是为功名富贵而来。你们俗家爱惜子女，孝敬双亲，我们出家人爱惜徒弟，孝敬师傅。吾之长门徒弟法蓝，被蒋伯芳阴

阳童子腿踢伤甚重，那蒋伯芳不知自古僧道是一家，不讲僧道的义气，竟下毒手伤人。”又道：“贫僧不开杀戒，孺子上得台来，我不过教训你一回。你要胆小，不敢上擂台，我也是找你师傅办理。孺子不要怕死贪生，也叫贫僧试一试你的阴阳童子腿。”就用这一些话，把蒋五爷激恼。蒋五爷在台下，怒

发冲冠，胜三爷一把未曾抓住，一声呐喊：“和尚你不要逞能，蒋五爷来也！”璧和僧双睛一转，打量蒋五爷：五官俊美，面如白玉。再一细看，蒋伯芳赤线穿双眉，紫红线两道，由左右眉中穿过，天庭饱满，福寿绵长之相。老方丈久读相书，善于相法，这一看蒋五爷有八十余岁之寿禄，自己心中暗想：“出家人蝼蚁未曾害过，我岂能拗天而行？”老方丈看罢，叫道：“孺子蒋伯芳！你身负重罪还敢上擂台来？”蒋伯芳说道：“可惜你偌大年纪，不知贤愚好歹，助纣为虐。你是铜和尚、铁和尚，我要砸不扁你，我不叫蒋五爷。”璧和僧微然一笑，向后倒退，脱去灰布僧袍，掷在台板之上。怎么没有人接衣服呢？

焦公子与王七早都溜之乎也了。大众一看里面这身衣服，好似灰鼠皮儿相似，蒋五爷抡拳便打。老和尚的本事与蒋五爷可不同，周身是软的，柔能克刚，软能克硬，铁炼金刚璧和僧，以柔软的工夫相招架。笑嘻嘻的走了三四十个回合，老和尚一漏招，右手腕子被蒋五爷捋住，无奈，不论怎样的搬叠，随着蒋五爷的劲儿走。蒋五爷一怒，向外一掷，掷出五六丈远，老和尚仍轻轻落在台板之上，声音皆无。接续再战，蒋五爷又将老和尚腿腕儿捋住，提起向上一掷，掷了四五丈高，老和尚头朝下，离台板一尺来高，一叠腰又轻轻落在台板之上。老和尚筋骨如棉，所谓缩小绵软巧，蒋五爷行动飏飏带风，二人战在一处，一个硬是金刚一般，一个软像婴儿一样。老和尚与蒋五爷动手好象耍笑，蒋五爷一怒，伸手指一点老和尚面门，老和尚

用手一迎，蒋五爷心中暗说：“这回就行啦。”底下抬左腿，照定老和尚的腿腋踢去。前文书表过，这条腿是假的，阴阳童子腿，左腿晃右腿踢。那知道老和尚并不躲闪，两手叉腰，骑马蹲裆式，站立在蒋五爷面前纹丝儿不动。蒋五爷心说：“老和尚完啦，他还不如他的徒弟呢，他徒弟倒能躲开左腿，他连躲都躲不开，更好踢啦。”蒋五爷此时按足了踢柏木桩的工夫，抬起右脚，照定老和尚腿踢去。老和尚仍然是骑马蹲裆式，并不躲闪，容蒋五爷钩右腿，距离胸前一二寸远，老和尚向左一歪身，蒋五爷踢空，脚擦着老和尚的胸口过去，老和尚一伸左手，将蒋五爷的右腿拿住，用铁沙掌、鹰爪力的工夫，这一拿蒋五爷的脚后跟，蒋五爷就觉得浑身发酸，不能用力。老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贫僧不害生灵。”右手掌翻着，照定胸上打去。老和尚这一掌，使了七八成劲，距离护心的横骨让过二指打的，若打在横骨上，蒋五爷是当时丧命。老和尚这一掌打在蒋五爷的身上，蒋五爷就觉心中发热，一粒混元气压不住，一张口，鲜血吐出。老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蒋伯芳小儿，贫僧不与你一般见识，去吧。”蒋五爷一退两退，站立不稳，脚跟无力，“噗咚”一声，仰面朝天，栽倒于台板之上。这一掌虽不能丧命，十几载横练的工夫

，化于乌有。

老和尚将蒋伯芳击倒，面向台口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还有哪位保镖的护院的前来？”在蒋五爷被打的时候，胜三爷与小弟兄等站在一处，看得明明白白，此时老和尚又招呼保镖的护院的，胜爷如何能够袖手呢？胜爷一飘银髯，甩大氅就要纵上擂台，与和尚较量输赢。正在此时，就见东台口一阵大乱，人声鼎沸：“看汉奸啊！看汉奸啊！”由东台口纵上一人，头戴春秋帽，狐狸皮马褂反穿著，面向老和尚说道：“王八羔子，我打你个和尚！”老和尚一看长像，心中暗想：“常听说过有

这么一位。”遂向欧阳大义士说道：“阁下莫非是欧阳大义士吗？”欧阳大爷说道：“我不是义士，我是鸡屎。我打你个王八羔子！”一翻手照定老和尚就是一掌。老和尚向后一退，就见由欧阳大爷袖口之中，呼的一声，冒出一股子连烟带火，紧跟着又是两甩，呼呼黑烟红火。老和尚一怔。老和尚可怕烧，老和尚也不知道是哪来的火，向后就退。台下看热闹的人，万头攒动，就一齐乱喊：“火烧擂台啦！”众人这么一乱，把台口近处的人让开一条道路，萧银龙心里明白，叫道：“杨五哥！

欧阳大爷这是鬼火，一会儿就没有本事啦。趁此一乱，咱们快上擂台救蒋五叔吧！”濮德勇、杨香五、金头虎贾明上了擂台，将蒋五爷救下擂台，蛮子的火也放完啦。遂说道：“我打你个老王八羔子！我揪你的胡子！我捶你个老王八羔子！”老和尚说道：“欧阳义士，你失了身份了。”欧阳爷说：“我打你个老王八羔子！什么叫失身份？”二人在擂台动起手来。欧阳大义士是皮袄马褂，踢啦蹋啦，二人战了五六十个回合，老和尚用少林寺的绝艺，反背一掌，欧阳大义士躲之不及，眼这掌离欧阳大义士切近，老和尚反手将欧阳大义士的皮马褂抓住。欧阳爷皮袄马褂甚为宽大，并未抓住皮袍，欧阳爷一较力，不是老和尚的敌手，老和尚抓着欧阳爷向台柱上摔去，只见皮袄马褂落于台下，欧阳爷仍在栏杆切近的台板上蹲着呢。遂说道：“老和尚，你懂得这一招吗？这叫仙人脱衣。”语毕，纵下擂台。

胜三爷在那旁叫道：“欧阳贤弟，这边来！”欧阳大义士来到胜三爷的跟前，叫道：“胜三哥！我没栽过筋斗，我这回可输啦。”胜爷将大氅早已甩去，摘下镖囊，撤去鱼鳞紫金刀，俱都交与黄三太，勒了勒英雄带，正了正鸭尾巾，就要上擂台。

蛮子说道：“三哥且慢，你不行。”胜三爷说道：“蒋五弟口

吐鲜血，不知性命如何，愚兄焉能怕死贪生？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阎王叫我三更死，何人留到五更亡？”语毕，纵身上擂台，叫道：“老方丈！弟子胜英拜见。”璧和僧一看，胜三爷皱纹堆累，白发苍苍。璧和尚遂说道

：“胜义士，你上台来就好办啦。你写我一张字据，从此你和你师兄聋哑仙师、师弟弼昆和尚，不许你们三大门的人保镖，将十三省总镖局关闭，是事皆无，言归于好。”胜爷说道：“老方丈，此言差矣。”

念书的人没有事做就教馆，好武的没有事做就是保镖。倘若不叫保镖养家，流为盗贼，岂不贻害于人吗？现在我师弟被你打的口吐鲜血，欧阳大义士被你脱去皮马褂，我同你非走几招不可。”老和尚笑道：“胜施主，你不是贫僧的敌手。”胜爷说道：“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死生由命。”老和尚遂与胜爷插拳动手，暗中赞成胜爷的武技。要讲力量是蒋伯芳；要讲快是欧阳天佐；要讲究招数，还得让胜英。一招一势，一拳一脚，真与我少林寺墙上画的图样相同。老和尚心中暗想：“胜英七十多岁啦，血气已衰，我虽然九十有余，可有童子工。我一粒混元气提住，战一天也不能困乏。”战够多时，胜三爷的鼻洼鬓角津津见汗，老和尚气不喘促，面不改色，照旧向里递招，真是拳起处风卷云舒，脚踢到神惊鬼怕。胜三爷此时脸面上汗珠向下直滴，上年纪之人，这一流汗可就喘啦。老和尚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招紧似一招，胜三爷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老和尚心中思索：“胜英千世侠肝义胆，有口皆碑，我的拳脚若打在他的身上，就可立即废命。我要那么一办，必招天下非议。但是我若不将他战败，岂不虚此一播？”老和尚思索至此，拿定主意：“我照他肉厚之处打他一拳，或踢他一脚，将他打倒擂台之上，使他知贫僧的厉害足矣。”列位，老和尚错想啦，胜爷一生一世，衣裳襟都没叫人家摸过，胜爷如要倒在擂台之

上，那时站起来就得撞死。胜爷在此时力尽气衰，吁吁带喘。

欧阳爷在擂台之下，看得真而且实，遂说道：“倾了我啦！害了我啦！我也上不去台啦。”黄三太顿足捶胸，贺照雄擦拳磨掌，老少英雄正在焦急之时，台上的胜三爷，再要有十个八个回合，看看不稳。此时擂台下鸦雀无声，练三十年四十年工夫的人，看得都成木雕泥塑的一般，没见过这样本领。

擂台下有看打擂的，在擂台后还有听打擂的呢。此人听到胜爷危急之时，心中暗说：“哎呀，我这个徒弟一辈子行侠作义的英名要坏于一旦！”这位道爷，遂将蓝布道袍一脱，包在包袱之内，由台后向擂台板上一纵。擂台板伸出二尺余长，在席棚之外。艾道爷先纵在合板之上，再一纵身，上了擂台之顶。

擂台由平地起有一丈三尺高，由台板向上至擂台顶，也是一丈三尺高，两纵二丈多高。台顶上有横杆，甚为坚固，艾道爷纵到台顶之上，由北向南紧行几步，走到前台顶，一个云里翻身，上了擂台的横杆。向北再行几步，上面对着下面的台栏杆，头朝下，脚朝上，直奔擂台的横栏杆坠下。距离横栏杆尺余

高，一个燕子翻身，一叠腰站在横栏杆之上，真是身轻如羽，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面朝外高声念了一声：“无量佛！胜英真乃大胆无礼，敢与你师伯较量短长？还不与我退下，贫道来了。”

胜爷此时热汗淋漓，气息吁吁，看看不支，一见艾道爷到来，虚晃了一拳，纵出圈子外，手扶在台柱之上，喘息不能言语，鸭尾巾乱颤。若是艾道爷晚来一步，胜三爷就得生生累死。艾道爷见胜英纵出圈子外，倚在栏杆上喘息，叫道：“大师兄！”

看在贫道的面上，饶过小徒胜英吧。小徒胜英年轻无知，不知尊卑长上，焉能是师兄的敌手？望师兄看在贫道的面上，从此罢休，贫道率领小徒胜英，与大师兄赔礼请罪。”老和尚微微一笑，遂说道：“艾道友，你这是看胜英不支，你才出头露面。

倘若胜英胜了贫僧，你也就匿而不见了。贫僧岂能加害于他呢？

他也不是贫僧的敌手。你这一来就好办啦，也不是贫僧说一句大话，你大徒弟夏侯商元、二徒弟诸葛山真、三徒弟胜英、四徒弟弼昆，他们都上擂台，也不是贫僧的敌手。你这一上擂台好办啦，咱们俩人倒要比赛比赛，贫僧不跟他等一般见识。你既纵徒行凶，你早就该出头露面。”艾道爷说：“大师兄所言，俱是片面之词，大师兄你是不明真相。自从在庙上起事之时，贫道就在此处设摆卦摊，由始至终，贫道俱都看的真而且真，出家人决无妄言。当事起之初，原因焦公子倚势凌人，抢人家有夫之妇，那妇人在轿内痛哭呼救，庙上之人无一敢过问，俱都躲在一旁。事逢恰巧，恶奴抢着轿子由酒楼下经过，妇人呼救声音达于楼上，吾徒孙等才纵下酒楼，搭救了妇人。这是俗家之事，与僧道无干，贫道当时并未过问。后来听说诬镖行之人为匪，什么抢绸缎店，抢白龙驹，俱是一片捏词，因拿不着人，遂搭此擂台，令徒法蓝不知真相，助恶为非，致张义士上擂台，被令徒一掌打的口吐鲜血，小徒蒋伯芳才上擂台复仇，脚踢令徒。那一场擂，伤了一位镖行人，令徒可也受伤了，俱都是口吐鲜血。如今大师兄你在擂台上，又将小徒蒋伯芳打的口吐鲜血，破了十几载昼夜的苦工夫。大师兄，你那方伤了一位，镖行伤了两人，两相比较，大师兄那方不为吃亏，是了也就是了。大师兄若能存一份退让之心，立刻我带小徒胜英与大师兄请罪赔礼，僧道言归于好，不失和气，岂不美哉？”铁炼金钢璧和僧说道：“道友，你那方伤了两个，我这方伤了一个，论理你那方较比我方充足，本应从此解决，一场风波化归乌有。

但有一事，贫僧不明真相，我四徒弟法宝被何人所杀？我实在糊涂。”艾道爷听到这里，将二目一翻，口中念道：“无量佛，大师兄，出家人不说妄言，令徒法宝是贫道杀的。皆因他不知

贤愚好歹，夜入贺家宅院，要杀一门良善，贫道劝之不听，故此将他杀了，请大师兄原谅。”铁炼金钢璧和僧闻听，二目圆睁说道：“空门有空门之规，清门有清门之法。吾之徒弟犯戒，自有我依空规处治，我决不姑宽。为何你将我徒弟杀死？”艾道爷说道：“谁教他听信细人之言，要杀害一门良善？吾善度他不从，因此我才把他杀死。”老和尚说道：“你既然替我教训徒弟，已经杀死不能复生，空言无益。你我今日到在了擂台之上，咱二人就要比赛比赛。”艾道爷说道：“大师兄，还是不动手为妙。动起手来，难免失招露空，还请师兄慈悲为是。”

老和尚说道：“我心如铁石，艾道友纵有苏秦、张仪之舌，也是徒伤和气。”道爷遂叫道：“师兄非此不可，贫道也没有法子，只可奉陪。一伸手解下小包袱，递与胜英，胜英此时也歇过来啦，艾道爷叫道：“胜英！拿小包袱下台去吧。”胜爷遂下擂台去了。老和尚使了一个渔翁搬橹，对着艾道爷劈面一掌，又双掌一反就是双锋贯耳，下面又是一脚。艾道爷三闪身躯，遂说道：“红花白藕青荷叶，自古三教是一家。三招贫道不敢还手，大师兄若是非动手不可，贫道可要奉陪了。”二人插拳动手，打在一处。一个是铁炼金钢，一个是玄门剑客，二位战在一处，他们二位的徒弟蒋伯芳与法蓝僧二人的技艺，叫说书的无法形容，临到他们二位老师交上手，真是叫说书的更是莫赞一词啦。二位这一施展武术，艾道爷蔽住招术，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老和尚也将混身上下蔽住。二人战了五七十个回合，老和尚卧云式躺在擂台之上，艾道爷用了个黑驴打滚，二位在台板上地躺十八滚，轻燕十八翻，全凭腕跨肘膝之间，先拿七十二次，后找三百六十骨节。老和尚与老道互相拿破，各尽所长，将三百六十骨节，七十二穴道，都问到啦，二位俱都各自蔽住，看打擂的人在台下皆都呆呆发怔。就见老和尚骤然手支

台板飘身站起，老剑客艾莲迟，也叠腰挺立，“哎呀”一声：“无量佛，吾败了，吾败了。”老和尚说道：“道友衣服不破，皮肉未伤，何以言败？”道爷说道：“吾是久而久之，气力不敌。”老和尚说道：“道友气力不支，何以无汗？”艾道爷说道：“贫道不爱出汗。”老和尚又说道：“艾道友，咱俩人在擂台上打一夜，也分不出胜负来。明天我在擂台东边，摆一阵势，咱二位可以比赛输赢。”艾道爷说道：“无量佛，大师兄，吾自幼身入玄门，大师兄自幼身入少林寺，咱二人相识以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俱都是几十年的苦工夫，不可因此伤了和气。”老和尚说道：“道兄不要多言，吾意已决。你明天来不来吧？”艾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贫道明知大数来临，难免轮回，明天贫道必然前来。”二人遂各道请字，一个打问心，一个打稽手，俱各一飘身下台。只听东面有人喊：“哎呀，老师向哪里来？”艾道爷一看



，原来是欧阳大义士。艾道爷一打稽手，贺照雄说道：“都回弟子之家吧，此事已都挑明啦。”

大众遂归安乐村贺家堡而来。

家人背着蒋五爷，工夫不大，来到贺宅，预备了软塌，将蒋五爷背到张旺一处，并床而卧。艾道爷看看张旺，遂说道：“无量佛，家人快取无根水来。”艾道爷打开小包袱，取百草转阳丹两粒，叫家人快将丹药研细，与张旺、蒋五爷二人各灌药一粒，张、蒋二位将药咽下。因何艾道爷也有转阳丹呢？诸葛道爷的良方还是从艾道爷手中所得的呢。张旺方将药用下去，就觉精神加增，蒋五爷已能保住性命。贺照雄叫道：“师祖父！”

斋饭已摆好了，请师祖用饭吧。”老少三辈这才够奔大客厅而来。进了客厅，当中摆着一个大圆桌面，老剑客在上座，胜英在左，欧阳大义士在右，下面是小弟兄八位。贺照雄给艾道爷预备的是鲜果，又煮熟了一碗大米粥。艾道爷叫道：“子川！”

你看贾明与濮德勇满脸的煞气，明天老方丈摆阵，必是少林寺的绝艺梅花桩，他是六十年的整工夫。此梅花桩是四角四棵柏木桩，当中一棵竹桩，俱都用刀削得利锐锋芒，每一个梅花桩是五棵桩，共合是一百单八座，五百四十棵竹木桩，一座上一招，一桩上一招。他要不是六十年的整工夫，焉能在这第一百单八座的竹木桩上运用工夫呢？上此桩时，还得脱去鞋袜，以脚心踏桩尖，气一提不住便穿透脚面，金钟罩横练的工夫俱都蔽不住。到在桩上我们二人，他留我的神，我留他的神，一团精气神俱都放在个人与敌人的身上，无暇他顾。我们俩人一上梅花桩，不是贫道带重伤，就是老方丈死于非命，倘一疏神，就有性命之忧。到在了那个时候，子川你千万照顾着老方丈的余党，恐怕有暗算贫道之人。贾明与濮德勇二人脸带煞气，恐有灾危及身，明日不去观阵才好。”胜三爷闻听点头称是，叫道：“恩师请放宽心，桩下有我们众人留神照顾。”艾道爷又叫道：“贺照雄！凡事不可大意。贫道我想，焦公子必然以势力欺人。”

明明知道伯芳及我们众人都在你宅中居住，他必然动势力前来抄没你的家产。为防患未然计，你家中有什么细软的东西，房产契纸，俱都存在一旁，所有下人们俱都打发他们暂且回家。

如果焦振芳没有意外的举动，那就更好啦。”胜爷叫道：“照雄！你将此意禀知你母，速作计较。”贺照雄奉师祖与师傅之命，回到内宅，进了内上房，一提大氅，双膝跪倒叫道：“娘亲，孩儿罪该万死！”贺母叫道：“吾儿照雄！何事这样惊慌？”

照雄说道：“已往之事，孩儿未敢与娘亲说知。皆因我师叔与师兄黄三太

等，与咱们都是世交，他们在八月庙上，遇有知府的少爷抢秀才之妻，黄三哥打抱不平，惹了是非，我五叔蒋伯芳赶到，棍打焦公子，误伤恶奴之命。焦公子言说我五叔是明伙强盗，我五叔一怒，抢去焦公子的白龙驹，我黄三哥大伙来

在咱家中避难，我未敢回禀娘亲。焦公子现在派两县一府的官人严拿，又请陀头和尚来咱家行刺，多亏我师祖老剑客，将和尚引出宅院，把和尚杀了。焦公子复又立擂台，明着是立擂访英雄豪杰，暗中是为捉拿黄三哥众人。明天老方丈又在擂台东面摆阵，我师祖与师傅，命我回禀您，杭州府的官宦之家，俱都是非亲则友，老娘暂且躲避躲避，倘若平安无事，我再将娘亲接回家来。”贺照雄心中思索，老太太一定难舍家业逃往他处，哪知道老太太乃深明大义之人，遂叫道：“照雄！你师兄打抱不平救人，乃是好事，可称英雄豪杰。你师傅是侠客，你师祖是剑客，你要作轰轰烈烈奇男子。为娘无所不从，我妇人家随夫贵随夫贱，汝父去世，随子贵随子贱。你要作了奇男子大丈夫，为娘随你寻茶讨饭，甘心乐从。为娘虽不敢比贤母，我也是诗书门第之女，遇事我还跟你商议呢，你何必面带为难之色，怕为娘不依？现有你姨父姨母在京为官，常常打发家人接为娘前去，你姨父本是江苏省的原籍，你也知道，他们来接，为娘以孝服未满，未便前去；为娘此时孝服已满，我借此上你姨娘家去，住些日子，岂不好么？”贺照雄说道：“如此很好。

咱们护庄河通大江，可以直抵江苏，咱家有五七只船呢，用一只大船多载细软对象，派人护送老娘，娘亲赶紧派丫环婆子，快快收拾收拾细软对象吧，就此起身。”母子商议已毕，贺照雄回归前院。胜爷问道：“照雄，你与你母亲商议如何？”贺照雄便将母亲之话对师祖师傅说了一遍。艾道爷闻听，叫道：“子川，贺母去江苏，可将张旺、伯芳两人，用一只小船顺便带到江苏镖局养伤。”贺照雄唯唯而退，预备小船，将蒋五爷、张旺二人用软榻搭在小船之上。贺母上了大船，贺照雄对于老娘，有恋恋不舍之状，贺母叫道：“照雄！你不要如此，只要你作了奇男子，为娘死也瞑目。”语毕母子分别，贺照雄回归本

宅。艾道爷说道：“照雄，你房契地契，汝母可曾带去？”照雄说道：“业已带去。其余重要之物，对过有一家小杂货铺，那是再晚生拿的本钱，后来将买卖便送与掌柜的啦，掌柜的是山西人，非常老诚可靠，再晚生将要紧的东西存在那里，决无差错。现在家人、婆子、丫环，无用的都打发走了，每人另外给五十两银子，存薪者照给，男女下人有不愿走的，再晚生俱都未敢容留，全都是洒泪而别，现在只留下厨师傅及精明强干的男仆，尚有二十余人。”艾道爷闻听，长叹一声，遂说道：“不想累及汝贤母子了。”第二日天

光将亮之时，众人起来梳洗已毕，又将里外各屋门户锁好，大家用完了早饭，收拾应用对象，兵刃各自带好，大伙出了大门。杨香五在院内又将大门关好，然后由梯子上墙纵下来。大家走到大门外的时候，贺照雄仰面一看迎面“乐善好施”的匾，自己不由的一阵伤心，心中暗想：“我家四辈积善，今日怎么落得这般光景？”思索至此，所以伤心。艾道爷眼神好，早就看见贺照雄面带悲泣，艾道爷叫道：“照雄！你岂不闻楚昭王还国，有萍实之祥？当初昭王出亡在外，一时群臣尽散。焉想后来再兴楚国，回国时在大江中得萍实，文武大臣食之甘美，为散而复聚之征。贤契只要心存济物，将来自有散而复聚，萍实之征可为贤契预卜也。”

贺照雄道：“师祖，再晚生非伤心也，因见此情景，不觉悲惨。”

闲言不表，众人由大道中走到外面，出了安乐村西护庄桥，奔擂台而来。到庙场一看，人是一次比一次多，老少三辈及贺宅的家人，都在茶铺门口一坐，观看擂台，纹丝儿未动。擂台东面设立梅花桩，四棵柏木桩，当中一棵竹桩，土中埋着多深不知道，露出土外是六尺六寸。真是官面的势力大，梅花桩外面，俱都是倒立牛耳尖刀，土外露着半尺余尖刃朝上。再看梅花桩东南，高搭彩棚，彩棚口红绿蓝黄的绸子扎着彩球，彩棚

里边，有八仙桌、六人桌，对桌有琴桌，老方丈当中正坐，众教师与焦公子、王七在南北陪坐。胜爷师徒大伙一看，两县一府的官人俱在彩棚左右，一日比一日的势派大，这次是一百马队，一百步队，都是预备弹压的。此时尚早，众英雄喝茶，耗到巳分时，艾道爷在前，胜爷在后，黄三太等在胜爷之后，贺宅的家人，俱都站在四外，各带小包袱及手使的兵刃。艾道爷来到彩棚，口诵一声：“无量佛，师兄请了。”老方丈站起身形，打问讯说道：“道友言而有信，不愧出家之人。”老方丈用手向西北指点，叫道：“道友可见过此阵吗？”艾道爷说道：“出家人未曾见过。”老和尚说：“出家人不许妄言。”艾道爷说道：“我见过图上画的，未见过真的。”老和尚说道：“道友，咱二人上那一百单八座桩上，或在柏木桩上，或在竹子桩上，比赛动手。”胜爷和黄三太等一看，这一百单八座柏木竹桩，相隔最远的一丈六，最近的也有五尺，若打上面掉下来，就落在中耳尖刀之上。艾道爷叫道：“大师兄！咱们二人是六十年的朋友，何必如此？谁要打上面落下来，不是死于非命，便是破去工夫，却不可惜。你我俱都是百八十年的苦工，难道不可惜吗？师兄容让贫道了罢。”老和尚说道：“阿弥陀佛，道友不必多言，我意已决。天下好武之人，都不是贫僧之敌手，就是道兄与我可告平平，咱们二人正可借此一分胜负，也使天下武术家知道知道谁强谁弱。”艾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大师兄既不能让，贫道便与师兄上桩。大数来临，谁能脱过？神人尚有遭劫之时，何

况你我一凡夫哉？”老方丈叫道：“王七何在？”王七在彩棚中答道：“再晚生在此。”摇着小脑袋瓜喜乐非常。这小子这一来，害了两个知县一个知府，皆由他一人所起。闲言不表，王七答应完了，就见老方丈一指红绒毯，王七遂将红绒毯铺在尘埃。老和尚脱去灰布僧袍，在

绒毯上一坐，打开绷腿护膝，脱去灰布僧鞋、僧袜，将底衣挽到膝盖上面。有家人托着四方托盘，里边是八寸宽七八尺长的白绫子两条，老和尚用白绫子将底衣绑住。为何用白绫子呢？

皆因为白绫子这宗东西，它不缓扣。老剑客也是预先有备，在贺宅早都准备好了。艾道爷见老和尚打扮完毕，说：“我也借借光。”语毕，也坐在绒毯上，脱去蓝布道袍，脱去白袜、云鞋，蓝布的底衣又肥又大，将底衣向上一卷，卷到膝盖之上，叫道：“子川！拿过应用之物。”胜爷由大氅中一伸手，取出一条白绫子，整匹的绫子一扯两条，有一丈二长，艾道爷绑住底衣，蝴蝶扣一系。胜爷将艾道爷的白袜、云鞋、绷腿、护膝、道服等，打成一个小包袱，叫杨香五一背。金头虎此时还是忘不了砸锅，在旁说道：“老和尚要闹大光溜。”胜爷狠狠瞪了贾明一眼，他才不向下说。艾道爷与老和尚并肩一站，老和尚叫道：“道友！你先上梅花桩，还是我先上梅花桩？”艾道爷叫道：“师兄！尊敬不如从命，任凭师兄吩咐。”老和尚说道：“道友，贫摆的阵，贫僧先上去。”此时僧道俱都站在梅花桩的东南角，老方丈丹田一运童子功，气儿向上一提，纵在梅花桩正当中竹子尖上，脸朝北，一粒混元气一提，转脸朝南，犹如蜻蜓落在木桩上一般，一个童子拜佛式，手打问讯说：“道兄，贫僧恭候指教。”道爷在桩下，叫道：“子川！”胜爷走向进前，叫道：“老恩师呼唤弟子，有何事议？”艾道爷说：“你看见过此阵没有？”神镖将胜英叫道：“老恩师，弟子没看见过。”艾道爷说道：“这叫九宫八卦连环阵。你看那梅花桩当中的竹桩，削成刀刃，锋利无比。你莫轻视那竹刀，当年韩信中计，命丧未央宫，就用竹刀将韩信诛死，今日竹刀林立，焉可轻视？”胜爷点头会意。艾道爷又叫道：“你附耳过来。”

胜爷低头附耳，艾道爷说：“子川，我在贺宅所说的话，你千万

可不要忘了。我二人到在梅花桩之上，谁也不照顾外面，你千万可谨防暗算贫道之人。子午绝命弩，那是少林寺所兴，前者你在家中中弩，就是那物，金钟罩铁布衫，全都避不住。防备他们暗算我，可不许咱们暗算他们。”胜爷诺诺连声说道：“弟子遵命。”胜爷把守东南，欧阳大义士把守东北，黄三太、张七、李煜等把守西北，贾明、杨香五、濮德勇把守西南，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贺宅的家人把守，前文表过，贺宅的家人都带着家伙来的。

艾道爷此时已纵上梅花桩，僧前道后。何为僧前道后呢？

老和尚脚踏竹尖，用脚心前边，艾道爷脚踏竹尖，用脚心后头，谁要踏错地位，竹尖子穿过脚心去，就算输啦，落在中耳尖刀上，必得死于非命。僧道在梅花桩上，由左边这棵竹桩纵在右边竹桩之上，由右边这棵竹桩再纵在左边竹桩之上，二人在一百单八座梅花桩上，各用一招工夫，猫蹿狗闪，兔滚鹰翻，鹿伏鹤行，二人亚赛两个飞燕相似。老方丈璧和僧，由几岁时，身入空门，如今九十余岁，周身的童子功；艾道爷由六七岁上，身入玄门学艺，现在一百零几岁，练的通乎神道，真是练什么有什么。老和尚在梅花桩上，练了一百单八手，返回来仍然落在由地下纵上去那棵桩上。艾道爷心中欢悦，说道：“你就会一百单八手啊。”艾道爷在梅花桩上用的是龙探爪、凤翻身、蟒抖鳞、蛇吐须、虎扑食、豹搅尾，老和尚一看，遂叫道：“道友比我的招数多。”老和尚倒步又背向东北退，这座桩离有四五尺，正退在东南角上，此时东南角上有一僧人，扮作俗家，正是老方丈的二徒弟法慧和尚，年已半百，落发的和尚。三侠剑这套书，在僧人中他算第一大恶，白天募化，看见财主，到晚间前去窃取偷盗，法慧和尚都是扮成俗家偷盗，三年之久，未曾破案。他有香砂迷魂袋，无论多大的英雄，也躲不了他这

条袋。有一日在乡下家窃取偷盗，巧遇少妇安歇睡熟，天气炎热，睡觉未穿著衣服，赤条条的身躯，躺在炕上，法慧年过半百，一看这个妇人，欲心炽盛，遂破戒采花。由那日之后，他便采花杀命，肆无忌惮，他用香砂迷魂袋，将少妇长女熏过去，装在箱子之内，偷走以纵淫欲，现在钱塘县里因丢人报官厅的就有七个案子，还有老实厚道不肯经官的，尚不知有多少。这个和尚在白莲寺是二当家的，除去法蓝之外，就属着他。淫僧一见他师傅向后退，艾道爷向前进，他就知道他师傅不是艾道爷的敌手。淫僧心中暗想：“我给他来一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一仰手照着艾道爷背后比画，就听袖口里面有咯啷咯啷的声音，比画一回，他又放下。他怕打不着艾道爷，再打在他师傅的身上，所以比画一回，又把手放下。此时胜三爷正在法慧背后站着，看的明明白白。胜爷心中暗说：“吾恩师嘱咐我留神暗算之人，果不出所料。这小子一定是贼和尚乔装，璧和僧的余党。”胜三爷正在思索之际，就见法慧又扬起手来，这回来的势猛，仰起手来就要打的样子，胜三爷心中暗说：“你暗算我恩师，你算瞎了眼啦，我在你的身后头，先给你一镖吧。”说时迟，那时快，贼和尚方一仰手腕，胜爷在背后蹬出一枝金镖，临打的时候想起恩师之言，不叫伤人命，胜爷因不敢违背师命，又怕打轻了，他手中拿的暗器打出去，胜爷抖手一镖，向淫僧法慧背后肉厚的地方打去。这一镖淫僧法慧的乐子可大了，口中念了一个“阿”字，两条袖口里都有袖箭，无论怎样反臂起镖，两只手也摸不着这只镖。淫僧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胜爷伸手将淫僧的草

帽连绷头绢帕都给捋将下来，这一捋下了淫僧的绢帕，法慧可就现了原形啦，大伙看热闹的一阵喧哗，喊道：“原来是和尚呀，不是俗家。”西北又听有人喊道：“吾打你个王八羔子！原来是贼和尚。”和尚此

时俱都现了原形，四面八方与和尚动起手来。此时璧和僧在梅花桩上心中一散，艾道爷已赶至前面，用手点和尚的太阳穴，和尚用手向外一推，艾道爷底下一腿，照定老和尚肋骨的空隙处踢去。艾道爷这是一份厚道，因为老和尚打蒋五爷，在横骨以上二指打的，未忍伤害蒋五爷的性命，这就是施李还桃；老和尚倘若打蒋五爷不留情，艾道爷此时决不留情，若一脚踢在和尚肋骨之上，老和尚必然当时殒命。老和尚一翻身，一个蝉儿似的，掉在梅花桩下，面前一棵梅花桩的尖子，正穿在老和尚左边大眼角的眼皮上。金钟罩如何能练到眼角上？当时鲜血滴下，紧跟着身躯躺在中耳尖刀上。地下尖刀太多，躲得开这一枝，躲不开那一枝，大腿上划了一道血槽，鲜血淋漓。翻身爬起来，叫道：“艾道兄！一百日后再见。”扬长而去。

此时胜三爷伸手由法慧背上将镖起下，法慧翻身撤出戒刀来，胜三爷握鱼鳞紫金刀，与法慧动手。欧阳大义士也与贼和尚动手，黄三太等也与和尚动了手啦。法慧不是胜爷的敌手，早已逃走了，老方丈也早走啦，和尚虽然人多，主脑人已定，人心自乱，被镖行人杀得四散奔逃。金头虎、濮德勇二人，拆擂台取下杀身的大祸，金头虎叫道：“濮德勇！你有胆子没有？”濮德勇问贾明道：“你有什么事？”贾明说：“你看看，惹这么大的祸，都是这个倒霉的擂台。咱们俩人拆他个王八羔子的。”濮德勇说道：“不好动手，得拆多半天哪？”贾明说道：“你真是浑人。还用解绳扣吗？你手中有一把大朴刀，我抢了和尚一把戒刀，这个擂台柱子不过一尺多粗，咱们两人这个力气，一刀剁进一寸去，十刀就是一尺，还用的了二百多刀吗？剁完南面这两棵，再绕到北面去剁那两棵，一会儿，擂台就倒啦。你看这个擂台要是倒了，乐子才大呢。”濮德勇说道：“好好，咱们俩卖卖力气砍柱子去。”二人遂先由南面上，每人一棵大台柱子下用刀便砍，砍完了南面上这两棵柱子，又砍北面上这两棵，工夫不大，北面上这两棵也砍得不差什么啦。

此时正赶上黄三太等追杀和尚，刀枪无眼，连看热闹的带和尚向四外纷纷乱逃，有不少人俱向擂台底下逃跑，有挤在台柱上的，四棵大柱子砍断了，还有小立柱未断，人多力大，众人这一拥挤，将擂台柱子咔嚓一声挤倒。擂台这一倒不要紧，擂台底下未跑了的人，一见擂台底下碰了人，那有见死不救之理？

众人遂向上搭擂台，由附近买卖家借来的大柱子支起点来，用柱子支上，将擂台底下的人受伤的、砸死的、有受重伤走不动的，一一救将出来。艾道

爷尚在梅花桩上观看，一见伤了不少的人命，艾道爷叫道：“子川，走！”艾道爷因为看见伤的人命太多啦，恐怕再与官兵马快套上事，那就越闹越大了，故此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哪知道众人俱随同胜三爷逃走啦，惟有金头虎贾明与濮德勇二人，是如同没有那回事一般，他们俩人还站在一旁看热闹呢。

擂台下鬼哭神号，当时野鸡溜子王七眼神快，叫道：“公子！你看那边手擎戒刀的，不是那天抢绸缎店的凶犯吗？一脸黑麻子，狗蝇眼，罗圈腿，大肚子。”焦公子抬头一看，正是庙上最先动手那个大黑汉。焦公子遂一声呼啸，调齐官兵小队及众教师，他们齐奔金头虎与濮德勇二人而来。濮德勇手中擎着大朴刀，一见众官兵围绕上来，抡起大朴刀，不管官人与民人，谁要一挡他的路儿，就是一刀，身体也大，脚步也宽，闯出重围，只剩金头虎被官人团团围住。焦公子吩咐众教师，赶紧拿抢绸缎店估衣铺、拆擂台之人。两县一府的官人在外边围着，金头虎横杵竖撞，他一看刀枪都向身上扎，躲不开了，他就闭着眼拿戒刀乱扎，向前就撞，他那个意思，是谁要扎死我，我也扎死谁。无奈官人因几两银子的俸银，谁也不跟他拼命，

俱都向后倒退。焦公子大怒，叫道：“家人何在？取过我的枪来！这些人拿不着他，还了得吗？”家人将枪递过，焦公子接枪在手，追奔贾爷而来。焦公子来到切近，叫道：“小子！咱俩看看谁行谁不行。”说着话，焦公子在马上抖枪便刺。傻小子的戒刀没有招数，不到三个回合，便将戒刀对焦公子抛去，口中喊道：“着法宝！”焦公子手明眼快，用枪向下一压，当当戒刃落地。贾明又说道：“小子，还有家伙呢？”背后撤出一字杵，傻英雄一看，里三层外八层，里里外外围得风雨不透，傻英雄抽出一字杵来，可就得着理啦，三十六杵上下翻飞，一招紧似一招。焦公子这条枪恰似蛟龙出水，傻英雄三十六杵使完，又大声喊道：“着法宝！”杵奔焦公子面门打去。焦公子一闪身，一翻腕子将杵压落尘埃。傻英雄此时手中可就没有家伙了，焦公子照定傻小子面门一枪刺来，傻英雄伸手抓枪，焦公子将枪抽回，抡枪照定头顶便砸，傻英雄一闪身躯，还是抢焦公子的枪，焦公子抽枪再向傻英雄软肋梢刺去，傻英雄这回手伸得甚快，一伸虎爪将枪捋住。焦公子在马上，傻英雄在步下，二人用力抢枪，傻英雄这头枪尖子有镏金镗挡着，焦公子用力也夺不出去。野鸡溜子王七在旁说道：“两县一府的官人，趁着此时，还不用勾杆子搭他？”王七这一句话，提醒了众人，立刻四棵勾杆子，奔傻英雄二肩头、冲天杵搭来，焦公子福至心灵，在马上将枪向前操，傻英雄一退两退，仰面朝天。众官人奔上前来，将傻英雄按着，锁链缠胳膊缠腿，将傻英雄捆好，这位傻英雄绳锁加身，难免牢狱之灾。

焦公子说道：“王教师，点点两县一府的官人伤了多少？”

野鸡溜子王七当时一点，受伤身死的连官人和百姓十一人，受伤的三十余人，受轻伤的不计其数。焦公子说道：“这就是明伙执仗，抢绸缎店、估衣铺、白龙驹的匪首。”众官人一听，

赶紧将傻英雄搭到钱塘县。钱塘县班头向里一回，县官一听吓了一跳，竟死人十一口，受重伤不知死活的三十余口。县太爷慌张张袍服不整，就急忙升了大堂。官人将傻英雄足下绑绳打开，倒绑着二臂，搀扶着上了大堂。三班人役说道：“跪下！”

跪下！”傻英雄说：“跪下就跪下，跪官不算丢人。”钱塘县的县官虽然不是清官，然而可不是刮尽地皮之官，就是有一样儿，最怕上司。县官在上面问道：“大盗抬起头来。”傻英雄说道：“抬头就抬头。”说着傻英雄将头抬起来，复又说道：“你看看，长的不错吧？准好看。”县太爷一看，雷公嘴，狗蝇眼，冲天杵小辫，身上衣服用杆杵子搭的一缕一缕的，一身的土。县官在上面问道：“明伙的大盗，你家住在哪里？姓什名谁？”贾明说道：“家住江苏省，三岁丧父，五岁丧母，无有手足弟兄，身无正业，流落在外。先前拔烟袋，端鸡笼，偷铁锨，到后来胆子愈来愈大，拨门户明伙路劫。”县太爷问道：“上次抢绸缎店、估衣铺，你们多少人？”贾明说道：“我一个人。”县太爷问道：“你一个人怎样抢两家呢？”贾明说道：“抢完了这家，路过那家，又捎走了点儿。”县官问道：“内中有瘦小枯干的是谁？”贾明说：“不知道。”县官又问道：“内中有使链子锤的，有使判官笔的，有使朴刀的，偕同你打枪。都是何人？照实说来。”贾明说道：“庙上好几万人，什么长像的都有，我哪认的呀？”县官又问道：“你抢的赃物俱都放在哪里？”贾明说道：“什么叫赃物？”县官说道：“绸缎、银钱、估衣之类，都叫赃物。”贾明说道：“我是随走随卖，一匹绸子两吊钱，谁要买给谁，估衣也是如此。”知县又问道：“窝主是谁？”贾明说道：“什么叫窝主？”县官说道：“你住在哪里？”贾明说道：“杭州府有的是破庙，我专好住破庙。”

县官又问道：“将焦公子打得口吐鲜血是何人？”贾明说道：

“是我。”县官又问道：“你不是使杵吗？”贾明说道：“我什么家伙都能使。刀也使，棍也使。”县官又问道：“拆擂台是何人？”贾明说道：“也是我。”县官又问道：“那黑脸的呢？”贾明说道：“黑脸白脸的无数，我不认识。”县官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傻英雄说道：“我姓贾叫明。”县官道：“你是搅闹本县来啦？你一人能在杭州府作这些个案子？”

给我拉下去打。”贾明心中想：“卖给你两下吧。”脱下裤子按在大堂上，先过来一名衙役，打了五板子。列位，三板就得见血，贾明挨了五板，黑色屁股没有变色，又换人打仍然如故，一气打了八十大板子，黑屁股蛋子一点儿



不动。县官在上面问道：“贾明，你同伙有多少人？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贾明说道：“这不是我在这儿打官司吧！”县大爷说道：“好胆大的匪人！你敢在公堂撒野？看大刑伺候。”左右一声答应，取过了夹棍、铁锁链子，值堂站班的威吓，贾明的心中乱跳，自己暗想：“这回要干。”遂说道：“县太爷，就是我一个人，官司还不够打的吗？”县太爷在上面一拍惊堂木说道：“将他夹起来！”衙役将贾明冲天杵打开，用麻绳沾上水，将贾明绑缠上，又将夹棍铁锁摆在傻英雄面前，县太爷问道：“贾明，你看看夹棍，你不说实话，能熬刑吗？你就是铁打的，你搪不住七成刑去。”贾明叫道：“县太爷，一辈子作官，辈辈居官！大人你还不明白么？现在我一个人招认啦，官司还不够我打的吗？头上有青天，人容天不容。县太爷，你要动刑，我就招出有焦振芳。这样招法，你能够认可么？县太爷你就积点阴德吧，不必连累好人啦。”县太爷在上一听，贾明说的句句有理。原来，这县官并不是赃官，就是有点惧上，此事又是焦公子的原告，县太爷焉敢不细细审问？明知焦公子因抢苏秀才之妻起的事，无奈谁也不敢作证。知县心中一想：“事由焦

公子一人所起，擂台也是焦公子办的，我何必做此缺德之事？

贾明已经自己招认了，我将贾明的口供作套公文，送上知府衙门，有什么事叫知府去办。”县太爷思索至此，叫道：“贾明！

你一人岂能作这些事？你要将帮你的贼人招出来，还许有你的活命；你一人要打这场官司，可就没有你的命啦，画了供可就反不了悔啦。倒是有别人帮你没有？”贾明说道：“纯是小的一人所为。”县官说道：“你画供吧。”贾明说道：“我不会写字。”县官又说道：“你画一个十字，再印上指纹。”贾明说道：“那个行，多画几个也没有关系。”衙役拿着状纸，贾明画了供，印了指纹。县官叫师爷作了一套公事，连供带人一并送到知府衙门。

知府立刻升了大堂，命衙役带抢犯贾明。衙役将贾明带上了大堂，知府这一上大堂，众官人一看，几乎乐出声来，知府半尺余长的墨髯，剩三四寸长啦。都头叫道：“府台大人的墨髯是怎么啦？”知府长叹一声，遂说道：“别提啦，前天本府刮脸，剃头的一时失神，竟将本府墨髯刮下去了。”此时衙役一喊堂威，将大盗贾明带上了大堂。知府坐在上面，一拍惊堂木，伸手一拢墨髯。这是习惯，知府没拢着墨髯，自己的脸一红，在上面叫道：“大盗贾明！你抢绸缎店、估衣铺都同何人？

你要从实的招来，免得你皮肉受苦！”贾明说道：“台府大人在上，钱塘县有供，你就照着钱塘县的口供办吧。”知府大怒说道：“你胡说！你一个人就拆擂台吗？”贾明说道：“大人请想，铁打房梁磨绣针，工夫到了自然成。我一个人用刀砍的台柱子。”知府说道：“你胡说，还有一个黑脸的帮助你拆

擂台，那是何人？”贾明说道：“黑脸白脸擂台底下无其数，我都不认识。”知府说道：“抢去焦振芳的白龙驹，你放在哪里？从实说来。”贾明叫道：“府台大人，您老人家看看，我是罗圈腿。

抢去焦公子的马，当时我就骑上啦，跑出去有三四里地远，那马一尥蹶，将我掀下来，它就跑啦。”知府说道：“大盗贾明，本府不动大刑，大概你决不能顺情顺理的招认。就凭你一个人，办得了这些个事？左右看夹棍伺候。”衙役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将夹棍取到大堂之上，打开了贾明的冲天杵，用麻绳儿将贾明脑袋缠住，将贾明放在了夹棍之上。知府一拂袍袖，伸了三个手指头。前清的刑法，擒着飞贼大盗，官在上面用袍袖挡着脸，用左手伸几个手指，上几成刑，贼人若是不招，再加刑宰问。闲言少叙，知府伸了三个手指，衙役将贾明的腿夹在夹棍之内，两人一较棍，上了三成儿劲，贾爷就觉着骨头有点发麻。傻英雄心中暗想：“这东西可真不好受。我要将我蒋五叔、黄三哥、贺照雄他们都招出来，我也免不了一死。在贺宅说过，谁被官人拿去，一板子打死，夹棍夹死，谁也不能连累别人，谁要一哼一哈，那就不算英雄好汉。”贾爷想到这里，咬住牙关，一粒混元气向下一压，一语不发。知府在上面问道：“大盗贾明，抢绸缎店、估衣铺，都同何人所为，还不招来？”贾爷一语不发，知府一怒，一拂袍袖，又伸了五指。衙役又一较劲，上了五成劲，贾爷就觉浑身发酸，仍不言语。知府在上面又问，贾爷还是无话，知府在上面又拂袍袖，用大指与食指中指一捏，衙役一看，又将夹棍上了七成的劲。贾爷心说：“这下子可干啦。”就听骨头哧哧的声音。贾明心生一计，再不然可真挺不住啦，黑麻子里热汗直向下流。他母狗眼儿一翻，黑珠向上眼皮里一挤。知府又问道：“大盗贾明，抢犯共有多少人？窝主是谁？还不从实招来？”衙役回道：“府台大人，大盗贾明闭过气去了。”知府一看，吓了一跳。你道为何知府害怕呢？前清的法律，飞贼大盗，无论在哪个衙门过堂，必须画了招供；倘若未画招供，头一堂就受刑而死，无论什么衙门，

也得担处分。知府一看，贾明并没画招供，他就死过去啦，知府在座上说道：“松刑。”衙役这才由七成刑放到五成，由五成刑又放到三成。为何不一气儿放刑呢？列位，夹棍这宗刑法，若是将人夹死，骤然间一松，人就缓不过来了，非得陆续向下放，然后慢慢的缓醒。衙役给贾爷将刑放松了，贾爷假装“啊哟”一声，母狗眼似睁不睁，说道：“啊呀，方才我到枉死城啦。两边有牛头马面，当中正座上阎王爷，他派牛头马面取过生死簿来，一查我的阳寿，阎王爷说我的阳寿不尽，尚不该死，打发牛头马面将我送出枉死城，路过一个恶狗村。”贾明眯缝着眼一看，衙役共有三十多个，遂说道：“这个恶狗村可太厉害啦，三十多条恶犬，肥胖大耳朵，将我团团围住，咬得我浑身疼痛。

啊呀！这是什么地方？”衙役不知道贾明是暗中骂他们，还在一旁讲究呢。张三叫道：“李大无怪乎出殡挂的牛头马面阎王爷呢，原来真有其事。”知府心中暗说：“江洋大盗，野性方炽，一堂决不能招。他既然供了抢绸缎店啦，先叫他画了供，在狱里将他先圈圈，然后再叫他受刑，自然他就招啦。”

知府遂说道：“大盗你画供吧。”贾爷说道：“我不懂画供。”

知府说道：“画十字，按指纹。”贾爷说道：“画个十个二十个的，那没什么。”遂画了供，砸上手铐脚镣，批了公事，下在牢狱。傻英雄思索：“刚才装死，这时要一走就漏啦。”遂叫道：“府台大人！你一辈作官，辈辈作官。我的腿被夹棍夹得这样，焉能走得了呢？”知府说道：“将他背下去。”傻英雄心中暗想：“小子，我的腿一点儿也没坏，将这群小子都瞒住啦。”贾爷也错想啦，班头之中有的是武术学家，明白贾爷是横练，知府是文官，不明白这个。那么班头为何不报告知府呢？皆因为班头暗恨焦公子设立擂台，提拔班头，故此暗与知府作对。

不表傻英雄下了牢狱，单表擂台之下，哭声震天地，不骂拆擂台的，俱都骂搭擂台的，所有砸死之人，哭主自己往家中搭死尸不提。单说这时府衙门站班的在门口闲谈，说道：“今日被获的这位姓贾的真是好朋友，并不连累别位，自己招承，也画了供啦，可惜这样英雄，这一画供就算完啦。”衙役在门前这一谈论不要紧，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茶铺酒馆，都作为茶余酒后之美谈。惟有胜爷自己在酒楼喝闷酒，尚未回贺家村，胜爷正听人谈论：“拆擂台砸死人，只拿住一个梳冲天杵的。县太爷过完堂，送到府衙门，板子打，夹棍夹。真是英雄，受了好几个死啦，并未招出别人来，拆擂台，抢白龙驹、绸缎店、估衣铺，俱都自己承认，一个人也未攀出来。”胜爷喝着酒，吃着饭，心中甚为难过：“怎么都逃走了，单单傻孩子被获了？”胜爷开发完了酒饭钱，出了钱塘门，寻找黄三太大众。由钱塘堤走出去五七里地，正在残秋之时，一阵阵的寒风刺骨，南边天气较北方稍暖，寒虫叫的听着可惨。胜爷触景生情，又听钱塘堤的下坡，有人叫道：“老师这边来！”胜爷一看，败苇丛中有一座坍塌倒坏的破庙，堤坡下有一道土墙，人可通行。胜爷走到破庙后，一看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萧银龙五人席地而坐。胜爷说道：“你们五个何时到的这儿？”黄三太说道：“在擂台一乱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就奔此处而来，所以未曾离开。”胜爷一看，一片败苇倒在地上，胜爷放下小包袱，坐在小包袱之上。胜爷叫道：“三太，你知道你兄弟贾明被了案吗？”黄三太闻听一怔，遂说道：“弟子不知。”胜爷说道：“贾明在县里，并未受任何的刑罚，到在府里，死而复生者数次。这回一句胡话都没说，完全自己招认成案，砸了镣下在府狱啦。”黄三太顿足，眼泪汪汪，叫道：“师傅！惹祸是我们

小弟兄六人，在庙上打抱不平，然后我蒋

五叔赶到，误伤恶奴，祸是大家惹的，叫我兄弟一人受牢狱之灾，弟子不忍。明天弟子一人到府衙自行投首，我一人所作的案子，就说我兄弟他是疯子胡说，弟子将傻兄弟替出来，千刀万剐在所不辞，只要替出吾那傻兄弟来。

”胜爷说道：“三太，你是痴人。你去一个人就替出你那傻兄弟？岂有此理。两县一府官人没有不拿你们的，你们都去了才好呢。老夫不该跟你说这个话，我胜家门中没有犯法的人，你们若果是明伙执仗，我可不能救你们。但你们所做之事，都是我们行侠作义之人应当做的事，所以老夫并不嗔怪。明天老夫独自一人越府狱，救你兄弟出狱就是了。”说罢又问道：“你们吃了饭没有？”银龙说道：“都还没吃呢。”胜爷说道：“你们等着吧，老夫与你们取饭去。”胜爷走出破庙，来到西湖岸，买了一个竹筐，又买了鱼肉烧酒、烧饼等食物。胜爷买妥带到破庙之内，放在败苇之上，此时天已昏黑，爷儿六位坐在一处，胜爷又喝了点酒，师徒爷儿六位，躺在败苇之上，风餐露宿。黄三太、萧银龙这一干小英雄，在镖局中都有当差的伺候，如今落得这般光景。

胜爷道：“再给你们买点吃食，今晚就可叫你们弟兄相见。”

胜爷又给小弟兄五人买了酒饭，老侠客走到府衙门口，看了看狱里的形式，外面头道狱墙甚高，半尺余长的枣树枝棘。胜爷又在毯铺中，买了一条独睡毯子。又回钱塘破庙后，三太、香五问道：“师傅，盗狱的东西可曾备齐？”胜爷说道：“已经备齐了。”叫杨香五打开毯子，两头扎了两个孔，叫香五在破庙外找了一个砖，用刀打成四条，挑两条齐的，当中刺上口儿，用绳子系在毯子上面。三太说道：“师傅，我们去帮你救我兄弟如何？”胜爷说道：“用不着你们帮助我。狱里班头都会把势，你们本事平常，要是我将你兄弟救出，你们再被获，岂不又费了事啦？你们去两个人在断桥等候就行啦。”

胜爷等候关城门打点的时候，借着出入城的人多，混进城去。胜爷将毯子裹在小包袱内，老英雄进城找个清静地方，候至二更来天，绕到府狱东墙外。此时二更半已过，狱墙外静落落无人，胜爷打开小包袱，将独睡毯条打开，晃着火折照照狱墙高矮，将毯条向狱墙上抛去。狱墙不比城墙，狱墙是直上直下，飞抓绒绳又接上一条绳子，一抖如意抓，抓住狱墙瓦檐子砖，向下一捋抓咬住，双手揪着绒绳，脚尖登墙砖上了狱墙，跨在独睡毯条之上。向下一看黑忽忽，将飞抓缠在腰间，向墙下纵去，够奔二道狱墙，纵身形上了大墙。三更已到，大牢中有挂锁链的，有带脚镣的，也有每人一间的，都是问成死罪的囚犯。胜爷听狱里哭父唤娘，外场人打官司，虽然不能说出栽筋斗的话，也是眼泪汪汪。列位，还是忠厚能忍的，那才是真君子呢，牢狱之中俱都是人命盗案，不是省事之辈。谁见天堂地狱？两般尽在人间。胜爷听够多时，未有贾明的

下落，他若是在这个狱里，他必然喊叫。胜爷在狱里找到四更多天，并不见贾明，老英雄仍然出了二道狱墙，用飞抓搭住头道大墙檐子，上了大墙，往独睡毯条上一跨，然后再用飞抓将独睡毯条搭住，将绒绳掷在地上，胜爷纵到地上，一引绒绳将毯条引下来，抖了抖枣树枝棘，直奔钱塘门，顺着马道上城，身贴城墙，脚后跟踏砖而下，绕到海河桥，由钱塘门外够奔断桥亭而来。

来到断桥亭，天光刚亮，黄三太问道：“老师，怎么样了？”

胜爷说：“我在狱中没找着傻孩子。这一次道路也熟啦，到了晚晌我再去。”爷儿几位仍回破庙，白天在芦苇深处一睡，胜爷又给他们几个人多买了点酒菜。至夜晚，胜爷仍用独睡毯条裹着兵刃暗器，仍然进了大狱，由二更多天，找到四更来天，仍是没有贾明的下落。胜爷心中暗想：“焦振芳就是诚心害人，也得过个四天五天的，决不能这样快呀？”胜爷一连进狱找了

三天，并无贾明的下落。

第三日这天，四更来天，胜爷出了大狱，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贾明性命如何。胜爷正向前走，奔县衙门大狱而行，就见狱墙前一箭来远，前面一带小树林，忽由小树林中出来一道黑影，一身夜行衣服，背后明晃晃一把钢刀。胜爷心中暗想：“四更来天哪里来的偷盗之贼呢？若是大盗偷盗刚回来，必然背着包袱，此贼怎么由树林出来空着手？”胜爷一旁思索着，就见此人也奔钱塘县城墙而来。胜爷看此人原来与自己一道，就见此人来到城前，顺着马道上了城头，到了城上，由腰间掏出飞抓搭在城砖上，面头朝城墙，两只手一把捣一把顺绳而下。

胜爷心中暗笑：“好笨的贼人，下城墙使飞抓就够蠢笨的啦，他还头朝里。”下了城墙直奔断桥亭而去。胜爷随后也上了城墙，由城墙上面一看这贼人，与自己又是一路。胜爷心中暗想：“为何他又与我一路呢？我倒要看其究竟。”此黑影过了断桥亭，直奔钱塘堤。走出不远，迎面一带树林，就见那人跑入树林中。胜爷将身形隐在树后，暗中观看。就见那人进了树林子，唉声叹气，顿足说道：“恩师呀，恩师呀，弟子对不起你老人家，弟子空生一个人来，眼睁不能救恩师之命。可惜恩师你老人家教养弟子一场，弟子一连三夜，打算进狱墙里搭救你老人家，无奈狱墙高插云霄，弟子连狱墙都未曾进去。”胜爷在树后一听，心中暗说：“这倒有趣，我一连三夜到府狱救人，我可进了狱墙啦，就是没找着我侄子贾明。他也是盗狱，可怜去了三次，连狱墙都没有进去。这不成了同病相怜吗？究竟此人救的是何人呢？好了，我倒要听他说些什么。”就听此人又说道：“恩师，恩师，弟子若早知千方百计进不去狱墙，我不能搭救恩师，我还能请人去呢。如今竟被弟子耽误了，眼看着屈打成招，问成了死罪。苍天啊，苍天啊，都说有报应，何曾有

报应呢？没有别的，你教养我一回，临难我又救不了你，弟子只好以死相酬。”语至此，由腰间取出飞抓绒绳，寻找歪脖子树，口中又说道：“若有这两个人在场，老师你的事就好办了。”

可惜胜三爷现在直隶莫州纳福了，我黄三哥在镖局子作买卖，不常在家中。要准知他在家，他虽然武学不十分精，他也能认的侠剑客呀。”胜爷听到此处，打了一个咳声，由腰间掏出火折，一晃火折，叫道：“这位壮士，可认的在下吗？”此人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急忙说道：“老大爷，你别答理我，我是在此说胡话呢，请你别管我的事。”胜爷笑道：“壮士，你方才言说胜三大爷、黄三哥。你可认识胜某吗？”

此人说道：“要提起胜爷，我可不认识。他老人家跟我之恩师是磕头的弟兄。”胜爷说：“你的恩师是哪一位？”此人说道：“提起吾之恩师，大大有名，家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结义村，姓黄。”胜爷闻听一笑，遂说道：“是不是黄昆？”此人闻听一怔，遂说道：“那正是我的恩师。”胜爷说道：“你叫什么名字？”此人说道：“我姓赵名叫得胜，人称玉面书生。”胜爷说道：“老夫就是神镖将胜英。”赵得胜闻听愕然，说道：“你是神啊仙呢？”胜爷一笑说道：“哪有神仙？”语毕，由镖囊中注销一只镖，叫道：“赵得胜，你来看。”赵得胜向前一看，金镖上有字，上书神镖将胜英。”赵得胜这才说道：“你就是胜三大爷呀？可屈死小侄男了。”语毕，放声大哭。

胜爷叫道：“赵贤侄，何必如此？有话请讲明白。究竟你为何来到树林要行短见？”赵得胜哭着说道：“我之恩师被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栽赃，陷入监狱，屈打成招，问成死罪。”胜爷问道：“究竟为的什么事呢？”赵得胜说道：“皆因为我师娘早已故去，我师傅来到杭州，又后续了一位老伴。焦公子霸占了我师娘，恐我师傅不依，故此先出这宗恶手段，将我师傅置之

死地。”胜爷又问道：“汝与神拳无敌黄昆，因何有师生之谊呢？”赵得胜说道：“要提起小侄男来，出身太低。皆因我三岁之时，我的天伦去世，我娘年轻，无有赡养，携我另行改嫁，嫁在杭州赵家村，赵姓。”胜爷说道：“有死有嫁，古今有之。”

赵得胜又说道：“赵姓乃是大户人家，并无儿女，家财巨万。

自从我娘嫁到他家不到三年，赵姓又死，只剩我母子度日，留下巨万的家财，当然由我母子掌管。岂知赵姓当族之人，皆视我母子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叫我母子承受家业，终日欺压我母子。我年纪小，我母亲老实，不能争论，一生气领着我离家，在外寻茶讨饭，家财产业俱被强横的当门族户占去。我娘领着我寻茶讨饭，要到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结义村。只因我冻饿不堪，终日啼哭，忧愁成病，住在结义村外一座破庙之中，被我恩师所救，将我收在门下

为弟子，将我母亲送在黄三哥家中。我母亲本来得的是饥饿之病，一有饱饭，当时病也就好啦，多蒙黄伯母大恩，不以我母当奴婢看待。我自从六岁拜在我恩师门下学艺，八九载未离左右。”胜爷点了点头说道：“这就是了。”

列位，提起黄昆之为人，并不是恶人，当年曾与胜爷在北路开过镖局子。为人有一宗毛病，最好杯中之物，每日总得二三斤酒。开镖局子剩了几个钱，遂与胜爷将买卖分开，回归绍兴府，不到一年的工夫，他的发妻就死去了。黄昆此时已与三太之父分居另过，每日喝完了酒仍然练武，练完了武仍然喝酒。

那日清晨，黄昆早起正向村外去练武，就见有几位老者说道：“黄二爷来啦。黄二爷急功好义，必能搭救他母子。黄二爷常提念要收一个义子，皆因为黄三太是长门，绝幼不绝长。”黄昆此时已经走到众老者切近，遂问道：“什么事呀？”有一位老者说道：“破庙稻草之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还有一

个小孩五六岁啦。你要修点好，岂不是一举两得吗？”黄昆说道：“怎叫一举两得呢？”其中有明于料事的老头儿，一听黄昆说话有点不悦，遂说道：“这个小孩你抱在家去，收为义子；那个老婆子叫他去到黄大奶奶那院住着，不过多添一双杯筷。”

黄昆说道：“此事总得与我嫂嫂相商。”黄昆回去与三太之母一商议，三太之母甚为欢悦，遂叫家人们搭着一乘四人小轿，将赵得胜之母搭到家中。当时就叫大夫与赵得胜之母看病，原没有什么大病，吃了两三剂药也就好了。黄昆将赵得胜也领回家中，黄母问赵得胜之母：“家住哪里？姓什名谁？”赵得胜之母说道：“我乃赵门王氏。”遂将自己所遭之事，对黄母细说了一遍。黄母闻听甚为叹息，说道：“有死有嫁，古今之常理。嫁来的何以不能承受家业呢？你就在此安心度日吧。我家中事也多，正自无人料理，你就帮我照料家务吧。你的孩儿现在认了我们二叔为义父了，咱们就是姊妹相称。”赵得胜之母千恩万谢。日久天长，黄三太之母与赵得胜之母真如同亲妹妹一样。赵得胜此时年岁稍长，黄昆遂传授赵得胜武学。每日两餐，黄昆必要喝酒，也叫赵得胜喝酒。赵得胜由六七岁就练习喝酒，黄昆每一顿饭必喝一斤多酒，赵得胜到十余岁，每一顿饭也是一斤来酒。黄昆自己有五六顷地，爷俩除去吃就是喝，坐食山空，由赵得胜八九岁的时候，黄昆每年就将地卖出去一顷八十亩的，至赵得胜十六七岁的时候，黄昆将自己的地也就卖净了。这一日黄昆叫道：“赵得胜！杭州府赵家村你还认识吗？”

赵得胜说道：“出来这些年啦，我不准认识，我母亲大概都能认识。想当初我母亲被驱逐之时，我只六七岁，所以我记不清楚了。”黄昆说道：“咱爷

俩也该离别啦，我的地也都卖完啦，再往后连我都没有吃的啦。我自己也得想法子动一动了。我先给你出一个主意，杭州府镖行里我有的是好朋友，我给你写一

封信，你同你母亲回奔杭州。先住在店里，将书信投到镖行，然后前去赵家村，找你的当家族人，他们若要打官司，随他们之便。要讲私打，镖行里有的是人，去五十位六十位的。要打官司，杭州府、钱塘县，你就自己去告状，背地里叫镖行的人帮着你。你母子到在赵家村，就说随娘改嫁，自古有之，我幼时不知事故，我母亲老实，被你们驱逐在外。现在我已长大成人，回归故里，子承父业，父债子还。前者霸占我母子田产的，地算白种啦，房子算白住啦，赶紧物归原主。你们若是不服，动文的就告状，动武的就打。”赵得胜一听，也很欢喜，去到黄母那院，和自己母亲一商议，他母亲也只好依从。于是黄昆叫账房的先生写了三封书信，俱都是杭州府的镖局子，信封上面写明某处某镖局子某人。赵得胜遂与他的母亲由江苏起身，够奔杭州而来。到了杭州，将书信递到镖局子，镖局子里众人打开书信一看，原来是黄昆的义子，所有赵得胜家务之事，俱都写得详详细细。镖局子的人哪位不知道黄昆是三太的亲叔父呢？大伙俱各替赵得胜抱不平。于是由镖局子里一约会，果然约会了七八十位，全都各擎单刀、花枪、双手带、手叉、匕首刀、三节鞭、齐眉棍，拥护着赵得胜母子的车辆，来到赵家村。

到了赵家村，先将村中有名的人请出几位来。此村赵家是大户，姓赵的最多，约出来的人，内中有赵家的族长，由赵得胜对族长将原委说明。族长一想此事，一点不错，想当初这一群穷当家子，将赵得胜的产业完全瓜分了，实在于理不合。如今人家长大啦，同他的母亲又回来啦，并且又有镖行好几十位，俱都是帮着打架来的。族长明知此事不好了解，决不能善罢干休，族长遂将当初夺赵得胜产业的人，俱都唤至面前，与大家商议此事。其中就有胆子小的，一见这宗光景，明知理亏，情愿将所占的产业交出，但还有强横不准备给赵得胜产业的。族长说：

“你们要是不给赵得胜这项家产，你们是自裁筋斗。把赵得胜跟他母亲挤走，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自古随娘改嫁之子，就有承继产业之权，临到打上官司，也只得将产业退归赵得胜。你们白住十数年房子，种十数年地，还不便宜吗？”众人一看赵得胜这宗形势，这一方面又屈于理，不得已只得将房产退回，仍归赵得胜承继。

得胜将家产承继之后，遂给黄昆写了一封书信。黄昆接到了书信，甚为喜悦，遂有够奔杭州之心，一来是喝酒也不富足啦，二来是也要到杭州看看徒儿，有了机会在镖局子再作一份事，好赚酒喝。黄母虽然累次派家人给黄二爷信



，告诉黄二爷，要没钱花到黄母那院去取，无奈黄昆是一个固执人，他能受穷也不去向嫂嫂要钱去，故此才奔杭州。转过年来，黄昆遂到杭州镖局子，镖局之人谁不敬奉掌柜的叔父呢？皆因为胜爷一回家，将镖局子一切事物俱都交派了黄三太。黄昆到镖局子，一言说要做一份事，大伙遂说道：“现在镖局子俱都是你侄子为掌柜的，还能叫你出来做事吗？”黄昆说道：“你们大家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我侄子不论多阔，我也不愿花他的钱。我自己赚自己花，倒觉着痛快。”大伙一看黄昆非要做事不可，遂有人说道：“如今杭州府的焦公子要聘请教师，去了一位不是焦公子的敌手，请了几位俱都不成，黄二爷若是应焦公子之聘，必然能胜其任。焦公子现对于求武学，如大旱之望雨。”黄昆说道：“要能成，大家就给我帮忙。只要供给我酒喝，钱之多寡还是不用提。”遂有人告诉了焦公子，焦府公子果然递名帖，聘请老师。黄昆到在焦府，焦公子对于黄昆如同长辈看待，每饭烧酒管够，恭敬得黄二爷无以为报，遂将黄家三十六手进手拳，完全传授与焦公子。焦公子更加敬重，黄二爷也真尽心竭力的传授他功夫。后来焦公子又请了大管家、二管家、野鸡溜

子王七之辈，黄昆一看，焦公子不与好人相近，终日与宵小在一处，打成了一团，遂有退志。后来又听说野鸡溜子王七要叫焦公子抢男霸女，焦公子唯命是听，老头子可就恼啦。有心要管教焦公子，自己又一想：“我一不与他沾亲，二不与他带故，我若教训他，他听了还好，他要是不听，岂不自找没趣吗？”

老头子自己越想心中越气闷，长叹一声说：“可惜我黄昆将黄家三十六手进手拳传授匪人。幸他此时学坏，他要再等三年二年学坏了，我将武学再都传授于他，那岂不更糟了？”老头子思索至此，遂辞事不做，焦公子不论如何挽留，也是不成。焦公子无法，临行时另送盘费。老头子说道：“我在外面卖艺或是保镖，都能赚钱，我不要钱啦。”于是由焦公子私宅里将行李携到镖局子。闲暇无事，到自己干儿子赵得胜家去。赵得胜便劝黄爷在家里居住，说道：“您老人家不用走啦，就在孩儿家中养老吧。”黄昆说道：“得胜，你不明大礼。男子无妻谓之鳏，女子无夫谓之寡。你母虽五十岁，究竟是守寡之人，我岂能长久住在你家？你三哥现在镖局子当掌柜的，我住在那里倒也方便。”且说镖局子的人，就怂恿着黄爷再说一个后老伴，他们暗地里也未与黄爷商议，便给黄昆说妥啦，说的是陶家村陶寡妇的姑娘，也是寡妇。说妥了之后，就要过门了，遂在杭州府东门外置了一所小三合的房子。媳妇也说妥啦，房子也买啦，三百两银子也花完啦，万般无奈，遂将赵得胜唤至家中，对赵得胜说道：“我现在又说了一个后老伴，花费太多啦，手中空虚，也娶不了啦，你借给我一百两银子吧。”赵得胜说道：“一百两银子，义父您够用的吗？”黄

昆说道：“够用的啦，以后我有钱再还你。”赵得胜遂由家中拿了一百两银子给义父送去。黄昆遂择了日子迎娶后老伴，焦公子、赵得胜等都去拜见师娘。娶过之后，黄昆手中仍是不富裕，遂到镖局子里与大

伙要求，打算保一回镖。镖局子里的人说道：“黄爷您来着啦，现在有一趟北口外的镖，就是有点儿危险。这一趟买卖要是作完了，足够你过几年的。正愁着没有人呢。”黄昆说：“好，好，大家赏给我碗饭吃吧。”三言五语，定规妥了，批了合同，黄昆遂起身保着镖向北口外而去。临走的时候，将家务之事俱都托付了赵得胜。

黄昆走后，赵得胜遂时常来到师娘家中，不过与师娘买些东西等事。这日赵得胜与师娘买完了东西，陶氏将饭做好，叫道：“得胜！你也在这里吃吧。”赵得胜说道：“我到外面吃去吧。”陶氏说道：“你何必外面吃去呢？我是你的师娘，师徒如父子。再说你还是我的干儿子呢，这还有什么嫌疑吗？”

赵得胜不忍拗师娘之意，遂与陶氏共桌而食。吃着饭陶氏问道：“得胜，你今年十几岁啦？”赵得胜坐在炕沿上，站起身躯说道：“师娘，徒儿今年十七岁啦。”陶氏说道：“你怎么这样客气？跟我说话还用站起来吗？你是我的螟蛉义子，怎么你总呼我为师娘呢？”赵得胜说话：“义母你不知道，称呼师娘顺口，我从自幼呼我义父为师傅，习惯成自然了。”陶氏眯缝着眼说道：“我听说你家里很有财产。”赵得胜又站起身躯说道：“要提起我这点财产，都是我的师傅一人给办的。”陶氏说道：“你有多少地呢？”赵得胜又要站起身躯说话，陶氏一伸手将赵得胜拉住说道：“得胜，咱娘儿俩说话，你不必起来坐下的，家无常礼。”赵得胜遂坐下说道：“我现在有三十多顷地。”

陶氏说道：“浮财呢？”赵得胜说道：“浮财倒不多。先前的浮财被恶当家子都分散了，现我自己出了点地，也就有千八百两的。”陶氏说道：“你那么大的财主，你给过师娘什么？如今你给我打一副镯子吧。”赵得胜说道：“师娘，候我师傅回来之时，咱们爷儿三个到金店去打镯子，你要什么花样的都

行。”陶氏说道：“不用叫你师傅知道。你孝敬师娘，还有什么说的吗？”赵得胜说道：“这宗事情，背着我义父，我不能办。

还是等我义父回来办的为是。”陶氏说道：“我今年也十七岁，你今年也十七岁，你怎么管我叫师娘呢？”赵得胜说道：“你年轻，我师傅年纪比你大，我师傅今年五十余岁啦，你就是十五岁，不也是我的师娘吗？”陶氏眯缝着眼一笑说道：“我们是受了媒人的愚弄啦。当初媒人说的時候瞒了岁数啦，说你师傅三十八岁，到了男家这头说我二十四岁。一过门我这么一看，你看够多么堵心哪？年纪大点要是有财产也可行，听说娶我的时候，还是借你的钱呢。

”赵得胜说道：“我师傅花我的钱应当的。他老人家脾气太滞啦，现在何必又要去走镖？用多少钱我都能供给，他老人家说自己赚的花着硬气。别看我师傅在杭州府没有财产，苏州府我师傅家中比我的财势可大得多。你可别以为你没有财产，我黄三哥就是自己一人，我师傅无儿无女，将来回家的时候，我黄三哥决不能错待了你。”陶氏将嘴一撇说道：“指亲不富，看嘴不饱。他跟他侄子分家另过，人家有千顷房子万顷地，还当的了他的？”语至此，又问道：“得胜，你娶了媳妇没有？”赵得胜说道：“我将家业要回来才一年来的，所有一切的事还都没办理就绪呢，对于这宗事还没有工夫进行呢。”陶氏说道：“你十七岁啦，全都懂的啦，你不想媳妇吗？”说着将手一伸，你看我这个镯子，是定亲的时候你师傅给我打的，是万字不到头，都老掉了牙啦，还是包金的。好徒儿，你现在就给我一副镯子吧。你师傅回来的时候，徒儿给师娘打镯子还有什么说的吗？”将胳膊腕子放在得胜的面前，犹如白莲藕一般，紧跟着用手一提裙子，特意露出金莲来，将腿向得胜身前一伸，遂说道：“你看我这件破裙子，绛紫色的，现在都没有人穿啦，你师傅也不是打哪儿买来的？你要给我打

一副镯子，就势再给我置一条裙子。我一带镯子，一穿裙子，必然想起你的好心来。”赵得胜听陶氏说话语音不正，方要站起身躯，放下酒杯，酒也不喝啦，哪知道陶氏未容赵得胜站起来，伸手将赵得胜拉住，遂说道：“傻孩子，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得？十七岁啦，怎么装傻呀？你看我也十七岁，你也十七岁，你师傅上北口外去保镖，至少也得三四个月才能回来呢。你要是好徒儿，你就与师娘作伴吧，也省得我一个人怪冷清的。昨天黑夜，院里噗咚一声，吓了我一跳。”赵得胜一看陶氏这宗光景，英雄一甩衣袖，站起身躯说道：“我从今后永远不与师娘共桌食饭。我师傅浙江绍兴府黄昆，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我赵得胜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作出对不过天理良心之事？

我师傅由破庙中将我母子救出，由七岁收我为螟蛉义子，教授武学，虽然亲父子也不过如此。师娘这一来，岂不叫赵得胜难以登门？”语毕，一甩袖子，出离了黄昆的宅院。陶氏方才卖弄风姿，对赵得胜说了一大套不堪入耳之言，以为赵得胜正在青年，必然上他的圈套，哪知道赵得胜竟将他数说一顿，拂袖而去。陶氏见赵得胜走去，自己颇觉无味的下了地，对着穿衣镜照了照，遂说道：“好你一个赵得胜，给脸不要脸。就凭我这个容颜，哪一点比不了你呀？”陶氏自言自语，桌子上的残席也没有撤去，无精打采走到大门之外，站在胡同口里向外观看来往行人，心中暗恨赵得胜。

正在此时，忽然由胡同外面来了五七匹马，马上有一家公子，年在二十余

岁，长的眉清目秀，白脸膛，人材楚楚，后面五六个家人。陶氏娘子由胡同里出来，故意咳嗽一声，马上的公子一回头，见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美貌的妇人。这位公子本是色中的恶鬼，又加以陶氏故意卖弄风流，二人眉目传情。后面的家人一看，公子的马忽然不走啦，对着那妇人痴呆呆的不肯

往前行走，遂故意的扬起马鞭子，照定公子的马屁股打了一马鞭，这匹马才奔腾而去。陶氏与公子正看的出神的时候，被家人一鞭打散，陶氏由胡同走到院中，暗骂用鞭子打马的这个家人。这位公子是上哪儿去呢？隔着陶氏住房这条胡同，不远有一个尼姑庵，这个尼姑不是好人，自幼专走大宅门，后来在这个尼姑庵半路出家，专引诱青年子弟。他有两个徒弟，一个叫法善，一个叫法慧，俱都是十七八岁，每日一般狂蜂浪蝶的少年，不离尼姑庵之门。后来这位公子由尼姑庵经过，看出这宗情形来啦。这位公子到庵里假装烧香，一来二去，遂与两个年青的尼姑发生了暧昧之事，由此常来常往。你道所说的这公子是谁呢？正是知府的少爷焦振芳。自从焦振芳一进此庙，遂将那些浪荡少年都赶走了，今日焦振芳正是上尼姑庵中而来。由陶氏所住的胡同经过，陶氏水性扬花，焦公子是风流少年，二人这一眉目传情，焦公子恨不得当时就到一块儿，才称心怀。

后面打马的正是野鸡溜子王七，给了焦公子的马屁股一鞭子，这才将焦公子与陶氏打散了。焦公子到尼姑庵，落下了座，便向老尼姑说道：“方才我在前边胡同路过，见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娘子，长的千娇百媚，站在胡同口儿，不知是何人的家眷？”

老尼姑问道：“穿著什么样的衣服？”焦公子说道：“中等的身材，上身穿藕荷色的小衣服，下身是绛紫色的裙子，金莲也就在三寸之外。”老尼姑闻听微然一笑，叫道：“公子，那不是外人，是陶寡妇的大姑娘，今年才十七岁，正在美貌青春，他还是你的师娘呢。”焦公子说道：“师傅，这得罚你。我何时又有这么一位师娘？”老尼姑说道：“我又不与公子你玩笑，黄昆黄二爷是你的老师不是？”焦公子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前者娶师娘的时候，前去随人情，当时看见未甚留神。不错，正是自己的师娘。”焦公子有心上师傅家去，又怕黄昆，眼珠儿

一转，遂叫道：“老师傅，方才我师娘与我很有心情，大概他是不认识我啦。咱们来一个将错就错，我要上我师傅家去，倒有些个不便，你要能够给我成就好事，必有重赏。”说着话，由腰中掏出十几两散碎银子，又说道：“老师傅，先以些许奉敬你作为香资，事成再为重谢。”老尼姑一见银子，眯着眼睛，叫道：“公子爷，这件事情我可不敢大包小揽。”说着话伸手接过银子，揣在怀中。焦公子说道：“烦师傅多多尽点力吧。”老尼姑说道：“公子爷

，我必尽力而为。”焦公子与老尼姑又要笑了一回，遂回私邸而去，暂且不表。

单表陶氏娘子站在胡同口，看见马上的那位公子过去之后，回到院中，转了几个弯儿，心中思索：这位公子是谁呢？似乎在哪里见过一般。可恨后面的那个人，不称人心的家奴，打了马一鞭子。陶氏正在院中自己捣鬼，忽听大门有人拍门的声音。

陶氏娘子问道：“谁呀？”门外面说：“是我。大姑开门来。”

陶氏一听是女子的声音，走进过道将门开放，一看原来是熟人，遂说道：“哪一阵风将你老人家吹来啦？你怎么老不来呢？”

老尼姑说道：“我们怎么来呀？你们爷们一见了我们，便说我们是人中怪。我早就有心叫你到我那庙里住些日子去，你在家作姑娘的时候，我常常因刮风下雨住在你家里，终日说说笑笑，有多么热闹！这儿虽然离着近了，倒不能常常见面了。大姑，你们爷们在家吗？”陶氏说道：“他现在保镖去啦。大师傅别往心里去，他不论说什么，你都看在我的身上，该着串门子，你只管来。”老尼姑问道：“保的是哪儿的镖呀？”陶氏说道：“这趟镖可远啦，北口的镖呢。”老尼姑问道：“得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陶氏说道：“还得等些个日子呢，至少也得三四个月。”老尼姑说：“这可巧啦，我要借花献佛。”陶氏闻听，遂问道：“大师傅，什么叫借花献佛？”老尼姑一笑说道：

“我们庙里现在有一位公子送去一桌素斋，因为他娇妻死啦，杭州各庙都送斋给亡人忏悔。这桌素席胜似荤席，我们娘儿三个，如何吃得了呢？明天早晨，请你梳洗梳洗，到在庙里去逛一逛，明天我来接你。黄二爷没在家，你自己在家里，出来进去一个人，不觉着怪闷吗？并不在吃喝，你也散逛散逛。”陶氏因为赵得胜拂袖而去，方才又看见那位公子，正自闷闷不乐，遂说道：“明天我必然骚扰师傅。”老尼姑与陶氏娘子告辞而去。第二日预备了一桌荤席，先将焦公子请到庵内，老尼姑遂奔黄宅来请陶氏。陶氏早已梳洗完毕，陶氏娘子还是很外场，还拿了五百钱预备助香资之用。二人出了大门，将街门锁好，够奔观音庵而来，进了观音庵，到了禅房的内套间。陶氏娘子一看，乃是一桌荤席，俱是鸡鸭鱼肉，有两个小道姑，募化的时候，常常住在陶氏的娘家，彼此都认识。陶氏娘子叫道：“老师傅，出家人何以妄言？这不是荤席吗？”老尼姑一笑说道：“是荤强于素。”说着话，将陶氏娘子让在上首，喝酒谈话。老尼姑故意用风流话勾引，叫道：“大娘子！你新过门，爷们就走啦，撂下您一个人，连一个作伴的都没有，你不想吗？”陶氏娘子闻听，叹了一口气说道：“我那丈夫他乃是一个武夫，对于舞刀耍剑，那是他的本行；要提起人生的兴趣，他是毫不在意。并且他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我是受了

媒人的愚弄啦。”老尼姑闻听一笑，遂说道：“娘子好命薄也。”正在说着话的时候，套间的软帘儿一起，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公子，陶氏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昨日晚间在胡同所遇的那位马上公子。老尼姑一笑说道：“有缘人来了。”陶氏说道：“贵客来啦，我可要走啦。”陶氏口中连连说走，目不转睛的观看焦公子，可并不站起来。老尼姑说道：“这不是外人，娘子你不必躲避，这就是送酒席的那位公子。谁也别客气，坐在一处儿

喝几杯吧，都是有缘之人。”老尼姑说着话，一伸手将焦公子拉在座位上。左边是老尼姑，右边是陶氏，焦公子坐在当中，对面就是两个年轻的道姑。焦公子入了座，陶氏假意仍要躲避的样子，老尼姑说道：“娘子你真客气。你看庙中都是谁？除去我两个徒儿之外，哪有外人？实告诉你说吧，焦公子这桌席还是为娘子你摆的呢。”焦公子此时急忙斟上一杯酒，双手捧着递到陶氏的面前，叫道：“娘子！如不嫌弃，请饮在下这一杯水酒。”陶氏假装羞惭，接过了酒杯，遂说道：“谢谢贵公子。”焦公子说：“不敢当。”老尼姑又与焦公子斟了一杯酒，说道：“我替娘子回敬一杯吧。”焦公子接杯在手，一饮而尽。

如此推杯换盏，互相欢饮，一个是枉读诗书，不知礼义的焦公子；一个是寡廉鲜耻，不顾天伦的贱妇人，到后来只落得身首异处。酒至半酣，老尼姑说道：“娘子，你方才言说，黄二爷那样的行为，难道你年轻轻的，自己就不打个主意吗？人过青春没有少年，黄二爷对于夫妻之情那样的冷淡，长此以往，你就甘心寂寞吗？”陶氏娘子闻听，面上一阵红潮，说道：“师傅那大年纪，说出话来，逼得人无言答对。那么师傅与少师傅，又当怎样呢？”老尼姑闻听，微然一笑说道：“我的傻大姑，我年轻的时候，就串百家门，无论男女，都得交际，人不是草木，还有没情的么？”说着话，老尼姑对着两个小尼姑一摆手儿，两个小尼姑会意，站起身形俱都走去。老尼姑随后也站起身形，说道：“娘子，我要告便。”陶氏未及答言，老尼姑已经走出里套间。陶氏方要站起身来，被焦公子伸手拦住，叫道：“娘子！何必这样的避嫌？”陶氏本来是假意的要走，要是好人早就不能在庙里与男子共桌而食了。陶氏被焦公子这一拦阻，正中心中之意，此时老尼姑与小尼姑俱都走了，房中只剩下陶氏与焦公子二人，四目对视良久，焦公子叫道：“师娘！你还

认识我吗？”陶氏说道：“我仿佛在哪儿见过贵公子，一时想不起来了。”焦公子说道：“黄昆黄二爷是我师傅，他娶你的时候，我还前去行人情呢。”陶氏此时心中这才明白，哪知这佛门净地，竟作了淫妇淫夫欢乐场了。二人正在叙谈之际，小尼姑与老尼姑俱各由外面进来，老尼姑眯缝着眼叫道：“公子爷与娘子，你二人称了愿啦，可别忘了引线之人。老身还要讨娘子的赏呢。

”陶氏说道：“大师傅包含些，不嫌我们，我们还能忘得了大师傅的好处吗？”自此日起，焦公子每日与陶氏在佛门净地行其秽褻之事，日子一长了，两个小尼姑也得不着焦公子的实惠啦，每逢焦公子与陶氏来到了的时候，两个小尼姑便念叨闲话：“这是佛门净地，不是专为你们修的观音庵。”

焦公子虽然不愿意听，也不好意思发作。陶氏说道：“公子，咱们有现成的宅子，为什么在这儿受他们这个窝心气呢？明天你不要到观音庵这儿来啦，简直你就到我家去吧。咱们俩人也太糊涂啦，现放着独门独院，谁能干涉咱们呢？”焦公子说道：“黄昆可不是好惹的，他又与我有师徒之谊，倘若被他撞见，如何是好？”陶氏说道：“计算日期，最早也得四五个月。如今才二月有余，人焉能来的了？现在你虑的过早。”他们二人在庙里因为受小尼姑的气，遂移在黄昆的家中。初时焦公子每日到掌灯的时候去，天光一亮便走；后来胆儿越发的大了，因为四邻都是好人，也没有人管这宗闲事。一个是色中的恶鬼，一个是水性杨花，二人正自如胶似漆。

这日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忽听门外有人叫门的声音，陶氏一听，知道不是外人，正是玉面秀士赵得胜的声音。就听：“师娘开门来！师娘开门来！”陶氏吓得魂魄皆惊，叫道：“公子，外面是黄昆的徒弟叫门，公子你暂且屈尊屈尊吧。”列位，焦公子与赵得胜都是黄二爷的徒弟，焦公子还到赵家村去过，

彼此都有来往。在昔时，师徒这宗情谊，最重不过，焦公子一听是师兄的声音，他也吓得无有办法了。因为人要做到无礼的事，不论有多大的势力，他当时也亏心，这是一种天良作用。

焦振芳闻听陶氏叫他屈尊屈尊，遂问道：“怎样躲避？”陶氏用手指床下的茶青帘儿，叫道：“公子你且钻在床底下，用茶青帘挡着你，他要是进来，也看不见。”此时赵得胜在外面叫门的声音更紧了。你道赵得胜自那日负气而去，为何今日又想到他师娘这儿来呢？皆因为黄昆临走的时候，将家中一切之事再再谆嘱，俱都托付在赵得胜身上，得胜自己一回想：“师娘不好，我师傅他老人家可并不知道。倘若他老人家若是回来的时候，好几个月的光景，我若不来照应，还有可说，对于师娘的用度，我当然要问问。”赵得胜想到这里，遂由家中拿了十几两散碎银子，送来作为度日零用之资，不想冤家路窄，正遇焦公子与陶氏在屋中共桌而食之际。此时焦公子钻在床底下，陶氏心中止不住直跳，气息喘吁吁的，就与赵得胜开门来了。陶氏来到门前，假意问道：“什么人大喊小叫的，这样忙啊？”

赵得胜说：“是我，师娘。你开门吧，怎么这半天才来开门呢？”陶氏将门开了说道：“正梳着头呢。你不是不上我们家里来了吗？你又干什么来？”赵得胜说道：“我怕师娘没有花的，特意前来与师娘送些钱来。”陶氏说

道：“指亲不富，看嘴不饱。没有花的，将就着也得活着。”说着话，一伸手说：“钱呢？拿来吧。”赵得胜一见师娘头发蓬松，神色不正，说话的声音，气息迫促，并且用双手叉着门，不叫自己进去，赵得胜用手微一推陶氏的胳膊，陶氏一闪身，赵得胜遂进了院内。

陶氏仍然在面前迎着说道：“你师傅不在家，你年轻轻的，上我这里干什么？你要有钱留下，没有钱我也承你的情了。”赵得胜并不理他，向屋中便走。陶氏见赵得胜够奔屋门而来，陶

氏更带出神色不安的样子，紧行几步，自己先走到屋中，脸儿朝外，双手叉着门框，叫道：“得胜！你不许进我的屋子。”

赵得胜说道：“我是你的义子，我进你的屋子又有何嫌？”走到门口，用手一推陶氏的左胳膊，便进了屋中。赵得胜这一进屋子，只见床上放着一张墨玉石面的桌子，两副杯箸，桌上摆着酒菜。赵得胜问道：“师娘，你自己吃饭，怎么摆着两副杯箸呢？”陶氏说道：“今天我吃饭想起你师傅来了。明天我还要预备三份呢，我在这边儿喝一杯，再到那边儿喝一杯，你管得着吗？”赵得胜低头向床下一看，茶青的帐帘儿露着一块粉嫩色的衣裳襟。英雄一下腰，捋住左腿，提出床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焦知府的公子、自己的师弟焦振芳。英雄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一阵拳打脚踢，骂道：“焦振芳！你是禽兽不如！”

越打越有气。焦公子因为理屈，不敢还手。正赶上赵得胜用脚一踢焦公子，陶氏娘子上前一护庇焦公子，这一脚踢在陶氏身上，赵得胜见碰着了师娘，自己一怔神，焦公子乘此时爬起来逃出门去。临走的时候，穿著一只靴子走的，将燕云快靴被赵得胜捋掉一只。赵得胜低头一看，拾起了燕云快靴，叫道：“师娘！我师傅来了，以此燕云快靴为凭。”语毕扬长而去。

陶氏娘子一肚子委曲，自己将门倒着锁了，奔向观音庵，见了老尼姑，哭哭啼啼说道：“老师傅，我与焦公子之事，是老师傅你所成全，现在被赵得胜撞破，将焦公子暴打一顿。临走之时，拿去焦公子的快靴，以备黄昆回来作证。我与焦公子大有妨碍，连老师傅也担着干系。”老尼姑闻听，眯嘻眼睛直笑，叫道：“大娘子！你太年轻啦，我由十五六岁惯作风流之事。

你且止住悲啼，我自有良策。猪八戒摆阵，倒打一耙。你的丈夫何时回归，你有准日期吗？”陶氏说道：“少者两三个月，多者四五个月。”老尼姑遂在陶氏耳旁：“如此如此，必能成

就你与焦公子之愿，不用忧虑赵得胜。”又待了一个来月，在尼姑庵内，又与焦公子于庵内会晤。光阴似箭，到了四个多月，此时陶氏娘子头也不梳，脸也不洗，衣履污秽，正在逢场作戏，预备自己丈夫回来。



这一日，忽听门外敲打门环，叫道：“娘子开门来！”陶氏娘子一听，正是黄昆回来了。自己不由的吃了一惊，遂来到院中说道：“我们当家的没在家。谁呀？这么大呼小叫的。”

黄昆答道：“是我。”陶氏故意先向眼皮上抹点唾沫，慢慢的开了大门说：“哟，当家的，你还回来啦？我打算见不着你呢。”黄昆说道：“这够多丧气？我是发财还家。”说着话，一指自己牵着的马，说道：“你看着。”陶氏假装擦了擦眼泪，并不言语。黄昆一看，陶氏青丝散乱，脸面有几天没洗的样儿，衣裳非常的不干净，两脚歪歪咧咧。黄昆一看，叫道：“娘子这是怎么的了？为何愁眉不展？莫非与街坊邻居呕气了吗？”

陶氏说道：“街坊邻居谁好意思的？这都是你收的好徒弟。”

黄昆说道：“哪个徒弟？”陶氏说：“赵得胜。”黄昆说：“不错，由六七岁就在我身旁学艺。有什么话屋里说去。”黄爷遂牵着马进了院中，将马拴在南小房柱子上，将被套搬在东屋暗间。陶氏上好街门，回到屋中，给黄爷沏着茶就哭哭啼啼。黄爷遂说道：“倒是怎么一回事？”陶氏说道：“你头天走后，你那好徒弟，第二天就来啦，拿着三个折子，二两银子，放在桌子上啦。他问我作什么饭，他要在我这儿吃饭，我就留他在这儿吃吧，他很能喝酒。”黄爷说道：“那是跟我学的。”陶氏又说道：“喝着酒他问我多大岁数，我告诉他十七岁啦。他说：‘我师傅今年五十多岁啦，你才十七岁。’我说：‘过家之道，何必在乎岁数呢？’他又说：‘人过了青春可没有少年。师娘，我给你打一副镯子吧。’我说：‘等你师傅来了再说吧。’他

就与我眉目传情，我说：‘得胜吃饭吧，别喝啦。’我也没留神，他忽将我衣服拉住。这有一个凭据，你看看。”一伸手由被架底下取出裙子，遂说道：“你看看，两根裙带都断啦。若不是我给他两个嘴巴子，大喊东邻西舍，他还不放松。临走的时候，他言说：‘我师傅要回来，我用一只靴袜作凭据。’就说由我屋中搜去的，就说我跟知府的公子有染。赵得胜走后，我一想，我们女子讲的是三从四德，他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将我如此的侮辱，我还有什么脸活着？”说着陶氏由被格底下掏出一条绳子，又说道：“你看看，我都将套儿拴好啦。我有心一死，又怕对不起你，所以等了你好几个月。我们妇人家，随夫贱随夫贵，这两天我也想开啦。街坊李大娘每天买东西，问我买什么不买？这两天我心想你快来啦，你不是爱吃溜爆肚吗？

天天我求李大娘买点给你预备着，你要不来我自己吃啦。今天你回来啦，我作点菜，咱俩痛饮一回，也算夫妻一场，我誓不欲生。你临走的时候，剩下的半坛酒，我还没有喝呢。”陶氏说完，将菜做好，两口子一喝，陶氏为的是灌黄爷，黄爷虽然量大，他是逆心酒，工夫不大，就喝的有点醉了。列位

，无论多刚强的男子，架不住妇人连哭带寻死的一闹，黄爷刚毅一世，也竟被一女子所朦。如今陶氏在黄爷跟前三行鼻涕两行泪，寻死觅活的这么一说，黄爷说道：“你可不要血口喷人。他打六七岁就在我跟前。”陶氏说道：“你真顽固不化。他六七岁才赛我大腿这么高。如今他十七八岁了。”语毕，摘墙上的刀就要抹脖子，黄爷急忙将陶氏拉住了，遂说道：“娘子不要如此，我知道你是好人了。他吃饭忘了种地之人啦，由六七岁我便养活他，他娘在我嫂嫂院中，我嫂嫂待他如同亲姊妹一般。我将小冤家，一日三餐，抚养长大成人。他家的产业，被当族霸占，我托朋友与他仍旧索回十余顷地，五十多间房子。这小冤家人

兽心，我不杀他，誓不为人也！”甩大氅将钢刀一裹，出门而去。由东门外直奔赵家村，醉醺醺，气愤愤，来到赵得胜的门首。

此时赵得胜家只雇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看守门户，四十多岁的一位婆子伺候老太太。黄昆打门，叫道：“赵得胜！”

老者将门开了一看，叫道：“黄爷！你回来啦。”黄昆问道：“得胜呢？”老家人说道：“现在东头给赵姓了事去了，我给你请去。”黄昆闻听，遂向东而去，来到东头一家茶馆门首，听赵得胜在那里高谈阔论。黄爷一听，赵得胜说道：“二伯父，你有长者之风，三哥你们爷俩斜对门，一辈官司三辈仇。俗语说的好，能恼远亲，不恼对门；能恼对门，不恼近邻。再说为地亩打官司，衙门专想太平钱，为什么咱赵家的钱给衙门送去呢？二大爷与三哥，咱们三家的地在一处，你们一家二三亩，我那块六十四亩，二面四十弓的地头，耕地之时，你们一家多耕我一拢，不要紧，霸地三年，不如多种一亩。二伯父你老是长辈，总得容让他，三哥你也别死心眼儿，你们两家之地，都够了不就行了吗，千万可别成事。”黄爷在外面听得真而且真，黄爷心中思索：“小冤家说仁义讲道德，为什么不做人事？你怎么办那宗事呢？多亏我的贤妻，要不然黄昆带了绿帽子啦。”

黄昆思索至此，叫道：“得胜这儿来！”赵得胜一看是老师，遂说道：“三哥，二伯父，我师傅来了，你们的事算完了。”

又对黄昆说道：“咱爷俩家去吧。”爷儿俩遂向西去，走到一个小杂货铺门前，黄昆遂一抖大氅，亮出朴刀。可惜年过半百的黄爷，不及十七岁的童子，赵得胜的本意，打算将黄昆让到家中，爷俩喝着酒，含而不露的提一提，以后不叫黄爷出外，也就算完啦，声张出去都不好看。岂知走到小铺前，黄爷叫道：“得胜慢走！”抡刀就剁。口中叫道：“小冤家！可惜我抚养

你十载之久，不想你人面兽心！”赵得胜闻听，遂说道：“师傅，我有下情回禀。”黄昆说：“我先剁你几刀再说吧。”大朴刀嗖嗖向赵得胜劈剁，恨

不能一刀见血。此时苦坏了才义双全的赵得胜，手里又没有兵刃，也不敢还手，只可闪展腾挪，好在黄爷有点醉意，朴刀剁下去不大准，明晃晃的朴刀上下翻飞。杂货铺掌柜的是一位山西人，胆量最小，叫道：“我的亲娘哪！我的铺门口要出人命，我这杂货铺儿可要荒了。”此时赵得胜身背后靠着立柱子，无有退步之地，黄昆纵起来，挟肩带背一刀，咔嚓一声，将两搭的柱子，剁进去了半尺余深。赵得胜一抽空，向村外跑去，黄昆用力拔出刀来，在后面便追，追出村口外半里来地，迎面一个小树林子，赵得胜遂跑入树林之中，黄昆追到树林子，不见赵得胜的踪影。黄昆回到村中，先奔赵得胜门口，叫道：“赵得胜家来了么？”赵得胜的老娘说道：“黄二爷为何生气？”黄昆在杂货铺门口剁赵得胜之时，早有乡亲与赵得胜的母亲送信去啦，所以赵得胜的母亲知道黄昆生气。黄昆由村外回来，找到门上，赵得胜的母亲说道：“未在家中。”黄昆回到小铺门口，拾起大氅、刀鞘，回家而去。来到家中，陶氏问道：“怎么样啦？”黄昆说道：“便宜小冤家了，剁了好几十刀，未曾将他剁着。”陶氏娘子又撒了一回娇，说：“我决不能活啦。”黄昆说道：“娘子不要如此，我还去找他呢。”一夜晚景无书。第二日清晨，吃早饭的时候，陶氏娘子又假意殷勤，将黄昆用酒灌醉，黄昆又拿朴刀去找赵得胜。此时赵得胜在亲朋家躲避，托人回家告诉了老娘，就说在朋友家暂且藏几天，并要十两二十两银子零用。黄昆每日吃完了早饭，便去找赵得胜拼命，一连找了十数趟，赵得胜之母，见了黄昆便请黄昆进宅内吃茶，黄昆也不进去，日子一长，气儿也就消了。自己心中暗想：“赵得胜自六岁与我学艺，品行

不恶呀。再说我若将他用刀劈死，倘若打上官司，官要一问，并没有什么证据。”黄昆对于这档子事也就不十分追究啦。黄昆每日吃完了早饭，便上镖局子去串门子。

陶氏趁着黄昆往镖局子串门去的工夫，将街门倒锁，仍到观音庵与焦公子相会，并请老尼姑与他们出主意。陶氏便对老尼姑道：“老师傅，咱们这个计策松了，黄昆也不找赵得胜去了。久后他师徒一和美，与我们大有妨碍。”焦公子说道：“老师傅，你能叫我们二人为长久夫妻吗？”老尼姑说道：“这个事可就费了手续啦。若能叫娘子与公子白头到老，无忧无虑，可得豁得出去工夫，还得多花几个钱。”焦公子说道：“那倒无妨，只要你有法子办，我就能拿钱。”老尼姑说道：“少爷上回所许的谢礼还没给呢。”焦公子说道：“只要我二人若能得为长久的夫妻，我必谢你五百两。”老尼姑说道：“少爷，我们这个庙里可有神佛。”焦公子说道：“老师傅，许愿要不还，叫我死在乱刃之下，我决活不过今年去。”老尼姑一笑说道：“不过是笑话，少爷你就赌这么重的誓。”遂就对焦公子说道：“少爷与我两个徒弟们时常说，你们那个细

脖子王教师他会越房越脊。少爷迟两天，带着那位教师，到你绸缎店里串门子，叫王教师看好道路，然后到夜晚挖窟窿，偷绸缎店的衣缎与掌柜的衣服。少爷你别露面，叫绸缎店的掌柜的报盗，正属钱塘县所辖，县里必派马快验盗拿贼。迟个三两天，你再叫王教师到你的估衣铺去偷估衣，然后再偷杂货铺，多作些盗案。你再到县衙门，你就说：‘县太爷，怎们单独我的买卖老被盗呢？你要不给我拿贼找东西，我可就要上告了，叫府里办啦。’知县必然央求你。”焦公子闻听，遂照计而行，将这件事办完了。老尼姑又与陶氏娘子说道：“你再找个本家，如此如此，准能将黄昆置于死地。”陶氏听了，果然去到陶家堡，

找了一个陶三小，他本是土棍，硬认为亲哥哥，叫他就去到县衙门擂鼓声冤。县太爷升堂问道：“你为什么喊冤？”陶三说道：“因为上了媒人的当，将我妹妹许配外乡人黄昆。过门十几天，就有十几个大汉到我妹子家里分东西，所分的俱是绸缎金银细软的对象，分东西的时候，黄昆每次分四分之一。我妹子一看有些形迹可疑，就劝黄昆，叫黄昆改邪归正，他不但不听，而且时常打骂，我妹子被打骂不过，才哭回家去，言说此事。小人一听黄昆这宗行为，必是江洋大盗，将来必然受他株连。小人的妹妹出阁之时，小人并未在家，小人的老娘受了媒人的愚弄，所以现在出首。”知县一听，气得颜色更变：“怪不得这十余天就出了三个案子，原来是黄昆所为。”于是朱批，飞签火票捉拿大盗黄昆。捕快都头请安说道：“黄昆叫神拳无敌将军，下役拿他不了。”县太爷将惊堂木拍得乱响，将签票掷在当堂地上，说道：“你们当捕快是作什么的？竟敢说不能捉拿黄昆吗？你们一定是与他有关系！限你们三天之期，如不将黄昆捉到，必然砸折你等的腿。”捕快都头无法，大家商议：“黄昆武艺超群，不能以力敌。咱们将他请来喝酒，将他灌醉了再拿他。”

众人商议已毕，遂派了一个能言的伙计，拿著名帖去请黄爷。陶氏娘子出首喊冤已毕，焦公子早打点好了人情啦，案后听传，喊完了冤仍然回归家中，对于黄昆虚情假意，伺候酒饭，也不露声色。黄爷刚要喝酒，听外面有人敲门，叫道：“黄爷在家吗？”黄昆出来一看认的，正是班上的伙计，姓李名三。

黄爷说道：“李三你干什么来啦？”李三说道：“现在我们三班都头，打发我来请您喝酒去。”黄爷说道：“请也不能当时去呀，明后天再去吧。”李三说道：“不是专为喝酒。我们班头将大杆子的十招进手，忘了三手，大家都想不起来，有人说

黄爷回来啦，请您一来为喝酒，二来为求您传授杆子。”你道何为十招进手呢？就是滑、拿、蹦、扒、轧、劈、砸、盖、挑、扎。黄爷一听，请他去传

授武学，遂说道：“行，这有何难？”

复又走到屋中说道：“娘子，将家伙收拾了吧，我去到县里吃饭去。”穿上了大衣服，随着李三，到快班房。众人说道：“黄教师来了，请里边坐吧。你出外作买卖回来啦？”黄爷说：“回来啦。哪位忘了杆子的招数啦？”众班头齐声说道：“你先喝酒吧，杆子的招数不忙，短不了求你指教。”黄爷说道：“众位说的哪里话？咱们是自己的弟兄。”于是黄爷入了座。

三班都头用酒一灌黄爷，黄爷本是下坡酒，一灌就醉。酒至半酣，壮班又来了六位伙计，叫道：“黄爷！我们每人敬你三杯。头的酒你喝啦，我们的你也得赏脸。”黄爷说道：“喝。”

喝了壮班的酒，捕班又来了六位，遂说道：“黄爷，你扰了他们的啦，你也得扰我们的。”黄爷说道：“每位扰三杯。”捕班的刚喝完了，又来了六位快班，也是每位三杯。此时天也到了掌灯的时候啦，黄爷喝得酩酊大醉。都头说了一声：“捆！”

伙计将黄爷捆好，当时报告县太爷，县太爷夜审黄昆，升了大堂。

将黄爷搭到大堂之上，县署公厅的风一吹，值掌站班的喊道：“醒醒！”黄爷醉眼朦胧一看众人，县官升了大堂，自己是绳锁加身，英雄不由的一怔，跪在堂前说道：“县太爷，为何锁拿小民？”钱塘县一拍惊堂木，遂说道，“大盗黄昆！你手下有多少江洋大盗？在钱塘县作了多少案子？还不从实的招来！”

黄爷叫道：“县太爷！口角留德。民子就知道保镖为生，不知道什么叫坐地分赃。太爷你派差役去查，我保的是某号之镖。”

县太爷问道：“黄昆，你回来多少日子了？”黄爷说道：“小民回来一个多月了。”县太爷问道：“这一个多月，你什么事做

不了？”黄爷说道：“是何人将小民告了？有何为凭？”县太爷将焦公子托人招陶氏所写的状纸，并将陶三小与陶氏出首报告之事，俱都告诉了黄爷。黄爷说道：“我没有内兄。”县太爷问道：“黄昆，你妻子苦苦的劝你，你不但不听，你反倒打骂你的妻子，你的妻子被逼不过，跑回娘家去，你的内兄出外刚才回来，这才知道此事。你坐地分赃，你都不高明，你告诉你的伙计偷民户呀，为何单偷焦少爷的绸缎店、估衣铺、杂货铺？连本县都担待不了呀。

”黄昆一听这一片言词，在大堂上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焦公子失盗，陶氏报告自己，一定是陶氏与焦公子有染。我可冤屈了我那仁义道德的徒儿了。

”黄爷有心要在当堂将陶氏水性杨花，焦公子酒色之徒，在县太爷面前诉明；又一想，凭浙江绍兴府黄昆，在大堂上说出这样不人物的话来，岂不愧死？思索至此，遂对县太爷说道：小民之妇，年轻无知，他告小民坐地分赃，赃

物现在何处？”县太爷哈哈一笑，遂说道：“三班人等，前去东门外搜赃物去。”万恶的淫尼，早将估衣绸缎包了两个包袱，与陶氏娘子送去了。

马快班头去不多时，一个人背着包袱，两个人在后跟着，来到大堂之上。遂说道：“回禀老爷，差人到黄家搜翻赃物，在箱子之中，搜出两个包袱，俱是估衣绸缎。”县太爷一声吩咐：“传估衣铺、绸缎店掌柜的。”绸缎店与估衣铺掌柜的来到大堂之上，绸缎店掌柜的说道：“回禀县太爷，你看这缎子上有我们的字号。”估衣铺掌柜的说道：“回禀县太爷，我们估衣上都有码子，十两的号二八，俱都如此。司有一宗，我们丢的还多，这并不够数儿。”绸缎店掌柜的也说不够所失之数。又打开了那个包袱，也是绸缎、估衣，内中还有绸缎店孙掌柜自己的衣服。两包袱共合二十多件绸缎，绸缎店丢有六十多件。

县太爷叫绸缎店将缎子暂且领去，容后再破了案，追出赃来的

时候，再前来领物。估衣铺也是如此。县太爷问道：“黄昆，绸缎店掌柜的与你仇没有？”黄爷说道：“无仇无恨。小民实在没做此事。”县太爷哈哈一笑，遂说道：“出首的，认赃的，俱都有证人，你还敢刁赖？若不动刑罚，量你也不招认。”

遂叫道：“左右，将黄昆重打八十大板！”这八十大板，将黄爷打的皮开肉烂，死而复生。县太爷问道：“大盗黄昆，你手下有多少匪人？姓什名谁？速速招来，以免你皮肉吃苦。”黄爷说道：“小民就知道保镖为业，安善为本。”知县将惊堂木一拍，遂说道：“请大刑！”衙役等立时将锁链夹棍取过来，俱都放在大堂之上。平日衙门内的官人，俱都与黄爷是朋友，到了这个时候，可就没有交情啦。叫道：“姓黄的，招了吧！”黄爷仍是分辩，县太爷吩咐将黄昆上了夹棍，将黄爷上了顶多五成刑，黄爷就死过去了。衙役遂将夹棍慢慢的松开，用凉水喷头，黄爷苏醒过来，知县说道：“黄昆你要不招，本县要用非刑拷问。”黄爷心中暗想：“不怕仇人，就怕仇官。”黄爷叫道：“县太爷！你一辈为官，辈辈为官。坐地分赃，我为首，可没有伙计。”知县说：“你先画供吧。”黄爷哆里哆嗦画了供，砸镣收狱。前清的狱规，每顿饭两个小馍馍头。黄爷在监狱之中，外面无人知晓，每日只靠着两个小馍馍头度命，这且不提。

且说焦公子自从黄爷下狱之后，每日与陶氏肆无忌惮，贪欢取乐。老尼姑这日到了陶宅，问道：“焦公子，你为何不急速把黄昆即刻害死呢？倘若日子一长了，黄家知道黄昆下狱，烦出门子来，将他救出去，岂不误了你与陶氏终身的大事？”

焦公子说道：“还是老师傅有远虑。”于是自己带了四百两银子，奔钱塘

县而来。到了县衙，直接进了监狱，面见管狱的朱四头，遂对朱四头说道：“四头，我托你点事。大盗黄昆与我作对，他专叫他的伙计偷我，我烦你在暗中将他害了。我这里

有点心意。”语毕，将银子放在朱四的面前说道：“这是四百两。”朱四说道：“大盗黄昆现已问成了死罪，不久就要出红差啦，你何必花钱呢？你拿四百两银子，小人也不敢收，小人天胆也不敢在私下里害人。”焦公子闻听，把脸向下一沉，提起银包，拂袖而去，仍然够奔黄宅。过了几天，老尼姑假意到黄宅串门子，问焦公子道：“黄昆之事怎么样了？”焦公子说道：“朱四不敢办。”老尼姑说道：“你怎么这样糊涂呢？你是府台大人的少爷，他敢收你的银子吗？你派一位别人去就行啦。贪赃枉法，是多大的罪孽？他焉能敢办呢？”焦公子闻听，这才恍然大悟，遂说道：“若不是师傅高才，吾哪里想的到呢？”老尼姑走后，焦公平遂托了一个刀笔，此人名叫李铁笔，二人当面讲的，四百两银子，必将黄昆害死在狱内。李铁笔收了焦公子四百两银子，遂来到县衙，见了朱四头，言明三百两银子害死黄昆。朱四头说道：“焦少爷亲自来的，要花四百两银子。你花三百两就要办事？”李铁笔说道：“我还能白跑吗？”

实话对你说，我净落一百两银子。我这一百两银子不能白落，我给你出主意害黄昆，连病呈也不用递。”朱四头说道：“你出什么主意呢？”李铁笔说道：“黄昆此时无有通达信息之人，他这宗案子，也没有人敢与他送饭，你就给他断了饮食，他七天准得死，然后一报告，钱算落下啦。这件事还不缺德，他出红差是杀罪，这样他还落一个整尸首。”朱四说道：“咱就这样办吧。”于是监狱里的大小伙计等，分了二百两，管狱的朱四头落了一百两，黄昆从此就断了饮食。三天水米未进，又加以身上板子夹棍之伤，大丈夫刀枪不怕，饥饿难当，只饿得七窍生烟，遂叫道：“上差老爷们！给我点凉水喝。”看狱的说道：“姓黄的，你自从打了官司，您连一文钱都没拿出来。狱里也没有井，您等打了井再喝吧。”正在此时，就听看狱门的

说道：“二头，别说闲话，朋友来啦。”这人进了狱门，向黄爷说道：“咱们都是朋友，您打了官司啦，我们实在无法照应您，谁也救不了您。现在您有朋友来看您来啦，要是别人我们就不叫他见啦，谁叫咱们是朋友呢？”黄爷说道：“是何人前来探监？”这个狱吏说道：“姓赵名得胜。”黄爷说道：“叫他进来吧。”

你道赵得胜被黄爷挤兑的在朋友家住着，忽然听说此事，赵得胜遂回来见了他的老娘，放声大哭说道：“母亲，我师傅现在被我那下贱师娘害的身入监牢，问成了死罪，此事必是焦公子从中所为。母亲，咱娘俩的生命都是我那恩

师所救，将儿抚养十载，要回家产，若不然，母亲与孩子早就没有命啦。孩儿打算豁出咱们这几十顷地，我要与我恩师动动官司。”赵老太太闻听，遂叫道：“吾儿，有恩不报非为君子。无奈大清的律条，既已问成了死罪，怎能更改呢？咱们这点财力，买不了这样的案子。你先拿着三二百两银子，到狱中先运动运动狱吏，叫你师傅别受罪。此外再与狱卒们三二两银子，叫狱卒们与你师傅买些吃食，然后再为设法。”赵得胜遂包了二百两银子，另外又包了二十多两散碎银子，来到了钱塘的监狱里，打听了黄爷的案子，然后拜见管狱的头目。赵得胜与管狱的头目见了面，叫道：“上差，现在狱里收着一股差事，姓黄名昆，那是我的师傅。我打算与他老人家见上一面。”管狱的头目说道：“不行，不行，现在查狱的老爷们查的太紧啦。前者有我们的亲戚打了官司，我去谈了谈话，被查狱的老爷撞见了，受了一顿申斥。”赵得胜说：“老爷，我有点薄礼，你给担点不是吧。”语毕，由腰间掏出一大封银子，雪花白二百两。管狱的一见银子，遂说道：“黄爷都与我们是朋友，你既与黄爷是师徒，咱们也是朋友。此事我一人也不敢专主，把二头请来，先

商议商议。”于是打发小伙计将二头请来，大头对二头与赵得胜二人一介绍，说道：“这是赵少爷，现在要探监看看黄爷。

这儿有点小心意。”用手指着二百两银子。又说道：“这是给大家买一双鞋穿的。”二头说道：“这有何难？我先到里面言语一声。”二头遂到里面，一看吏卒正与黄昆说损话呢，故此二头当时相拦说道：“朋友来啦。有你一位徒弟赵得胜前来探监，黄爷见吗？”黄昆此时饿得将死，恨不得一见亲人呢，遂说道：“请你将他带进来，我师徒见上一面吧，我黄昆死后也忘不了大恩大德。”二头遂将赵得胜带到死囚牢内，赵得胜一见恩师蓬头垢面，好似活鬼一般，牢中臭味难闻。赵得胜跪在黄爷面前说道：“老师受这样之罪，弟子来迟，实在是弟子不知。”大英雄黄昆此时泪如雨下，遂说道：“为师实在对不起你，我拿刀找你一十三次，你不记为师之仇。”赵得胜也哭得泪如雨下，遂说道：“师傅的大恩大德，弟子岂敢忘去？以前之事，都是我那下贱的师娘之过。”黄昆叫道：“得胜儿！

为师三日夜一口水都未进，你叫狱吏给我一口凉水喝吧，我此时干得说不出话来啦。”赵得胜遂回头叫道：“上差！你赏给我恩师一口水喝吧。”狱吏说道：“赵少爷，黄爷有夹棍之伤，不能喝茶。白水冲红糖，能愈夹棍之伤，红糖能活血。”语毕，狱吏端过来一碗红糖水。大英雄黄昆，接过水碗，泪如雨下，眼泪都洒在碗中啦，因为渴的难受，眼泪糖水俱都喝下去了。

狱吏又给拿过来一包点心，黄昆糖水就点心，三日得此一饱。

赵得胜叫道：“老师！你画了供没有？”黄昆说道：“我画了供啦。”赵



得胜说道：“你为何画供呢？”黄昆叫道：“孩子，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是炉。八十大板打得我皮开肉烂，夹棍夹在身上，晕死过去数次，焉能受的了呢？”此时狱吏见他师徒说话的工夫太大啦，不耐烦催出了死囚牢狱。赵得胜低

声说道：“师傅你存心忍耐些时，孩儿三日之内，救你出牢狱。”

黄昆说道：“得胜儿呀，你与老夫所学的工夫，没有盗狱的本领，你救不出我去，你的小命也就饶上啦。”赵得胜说道：“我怎么没有盗狱的能为呢？我必要救你出狱。”黄昆说道：“此事万不可为。”赵得胜说道：“孩儿不能办得到，此事谁能办得到呢？”黄昆说道：“你胜三大爷他能办的到，可惜现在已经回家啦。若是你哥哥黄三太在此，他的学业虽不能盗狱，他可能聘请高人，他也认识侠剑客。除去此二人，谁也不能下此死力来救为师。”赵得胜说道：“我胜三大爷现在哪儿居住呢？”黄昆说道：“住在直隶莫州古城村。”赵得胜说道：“老师，直隶莫州离此太远，我黄三哥不准在镖局内，这二人都来不及了，等他们来到，你就出了红差啦。你放心吧，这三日之内，孩儿若救不出恩师，孩儿誓不生存，愿与义父同归地下。

老师你存心忍耐些时吧。”语至此，吏卒已经进了牢狱中，赵得胜由袖中抽手巾包儿，将包打开，里面是二三十两散碎白银。

赵得胜叫道：“上差老爷们，你多作德吧，与我师傅结个鬼缘，他欲吃什么，就给他买点什么。我今年十七岁，决不忘老爷们的大恩大德。”狱吏说道：“你就望安吧，黄爷自有我们照应呢。我们在饭馆内有折子，黄爷吃不吃，每日三餐，必给送到。”

黄爷问道：“得胜，这个手捧子，你可以叫他们与我卸下去。”

赵得胜闻听此言，遂与狱吏一要求，狱吏说道：“这有何难？”

当时下了捧子。赵得胜说道：“你多忍耐吧，孩儿走了。”黄昆叫道：“得胜儿！你且回来，为师尚有几言词。”赵得胜回转身躯，黄昆在赵得胜耳边低声说道：“盗狱之事千万别办，你的学业不成。为师还活五十多岁吗？半百有余，死也不为天寿了。”又大声说道：“为师只有两个亲人，黄三太与汝。三太是我侄儿，你是我螟蛉义子，又是我的徒弟。可惜三太未在

跟前。我死之后，你将我埋在地边儿上，买一口十两八两的柳木白皮材足矣。千万好好孝敬你的老娘，武学只求强身体足矣，不要恃勇械斗。逢年遇节，与为师烧一点纸。还有一件要事，为师出了红差之后，千万央求官人，花钱雇人将为师的首级缝在尸上。别的千万别办。”语毕，泪如雨下。赵得胜叫道：“恩师忍耐光明吧！”又低声在耳旁说道：“你放心吧，三日之内我若救不出你去，孩儿也就不活在这昏乱的世上了。”语毕，出了牢狱。回到家中，自

已喝了两杯闷酒，躺下就睡，睡的这个工夫不小，赵得胜的老娘，将他唤醒了，喝了点菜，吃了点东西，候到日落之时，也快关城打点啦，赵得胜收拾利落，带上钢刀百宝囊，奔县城而来。顺着马道进了县城，来在狱门之外，狱门已经紧闭，狱墙甚高，如此两夜，未能上了狱墙。等到第三夜四更半天，又奔县城的马道，被胜爷看见。胜爷第三次盗狱，未见贾明，遂奔了钱塘县，又奔县城的马道，故此看见赵得胜。胜爷由背后跟下他去，到了洼内树林丛中，赵得胜上吊，自言自语：“非胜爷与黄三太不能办理。”胜爷一听，这又是一件逆事，因为他自己办不了，急得要上吊，非我与三太不可。胜爷听至此处，这才赶奔进前，由背后拍了赵得胜一掌，打着了火折子问道：“你认识胜英吗？我就是神镖将胜英。”

赵得胜喜出望外，跪倒磕头，细说根由。胜爷说道：“得胜，凭你的孝义，我必救你师傅。要将你抛开了，黄昆是我盟弟，我也得前去相救。等到晚间，我救了你师傅，我再领着你见三太，要不然叫三太知道了此事，他比你性情还急呢。我救我的盟侄也是三天没有救出来呢。现在三太他们在钱塘堤破庙后呢，我今天也不便回去了，等到夜晚办完了，我再领着你与你师哥三太等相见。”列位，胜爷与赵得胜在树林中说话，想不到树上有人窃听，强中更有强中手，暂且不提。

单说赵得胜解下绳套，同着胜爷回了赵家村。到赵家村之时，天气微明，赵得胜敲门，家人出来将门开放，赵得胜叫道：“胜三伯父，请进去吧。”家人问道：“这是何人？”赵得胜说道：“不必多言，头前领路。”赵得胜将胜爷让到客厅，家人献茶，胜爷喝茶休息，一日无书。到了晚间，赵得胜问：“胜爷，盗狱都用何物？”胜爷说道：“什么都不用，我这里都预备好了。”胜爷遂打开包袱，取出独睡毯子，叫道：“得胜，你将你的家伙，也带着，俱都放在毯条之内，背着同我进城。”赵得胜遂将自己的单刀零碎俱都包在毯条之内，背在身上，随着胜爷进了县城。天气不过刚黑，爷俩进了县城，找了个僻静所在，休息了会儿，天到二更，爷儿俩这才奔监狱而来。

监狱的墙上，都是放着枣树枝棘。来到狱墙的东面，赵得胜将包袱放在地上，打开了包袱，取出零碎东西。胜爷拾了毯条，叫道：“得胜，你可别离这儿，我将你师傅救出监狱，仍然打这儿出来。”赵得胜说道：“你请放心，我决不他去。”胜爷遂将毯条仍然抛到墙头之上，掏出飞抓百链锁，一抖飞抓抓住了墙头，胜爷倒绳而上。到了狱墙上面，将独睡毯条用手向下一按，压倒枣树枝棘，胜爷跨在独睡毯条之上。赵得胜在墙底下一看，心中暗想：“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我要知道如此，我也能够上狱墙啦。”就见胜爷在墙上，由腰内掏出问路石，先问了道路，然后摘下飞抓，带在腰间。飘身下了大墙

，拾起问路石子，带在腰间，奔领班房狱吏住的房子而来。纵上房去，脚尖扣住阴阳瓦，用珍珠倒挂的工夫，湿破窗纸向屋中观看。见一张八仙桌，左右各坐一人，外面坐着两个人，床铺上坐着两个人。胜爷一看左边坐着这个人，大胡瓜，就听此人说道：“这不是二头也在这里么，监狱之中，看更的人可就是咱们四个人，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当的是阴间差事，无事便无

事，倘若有了事，便有身家性命之忧。要作官可作大官，当差可在大衙门当差，官大一级，可以压死人。黄昆这案，可有点风声，屈与不屈，是他当堂招认的，是县衙门里的事情，咱们应当的责任。惟有金头虎这件差事，并不是应当押在县里的，无故的由府狱四更来天，偷着送到县狱管押。府狱里怕闹错，遂在县狱里；县狱里就不怕闹错么？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

可有一宗，这两件案子，黄昆是江洋大盗，金头虎贾明是明伙执仗，拆擂台，十几条的人命案子，这两案都与焦公子有关系。

前天焦公子亲手提着四百两银子，叫咱们害死黄昆，咱们不敢接他的钱，再说咱们当一份差，为四百两银子，屈害好人，也犯不上啦。咱们没敢收他的银子，临走的时候，说了好些个不满意的话。不用说，李铁笔也是他托出来的。李铁笔这笔钱是太平钱，七日饿不死，咱们也有说的，人家黄昆来了亲近的人啦，咱们能够拦阻人家送饭吗？要是没有送饭的，当然将他饿死，这一有送饭的，咱们就有言辞啦，七天饿不死也没法子啦。

要能够出法子横止外面的送饭，那么办，咱们就管不着啦。这样一来也不能害黄昆，咱们还使的是太平钱。”胜爷在房上一听，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心中暗想：“无怪乎我在府狱中，三夜未能找着明儿呢，原来在这里寄押呢。若不是救黄昆来，至死也找不着明儿了。”又听那大胡瓜的说道：“你们三位多辛苦，在黄昆与贾明那屋里多留点神吧，千万别懒惰了。”就听那外边坐着的那位说道：“黄昆在死囚牢第五间，贾明在第七间。今天贾明要酒要菜，我们说没有给你预备，他张嘴就骂街，我还打了他几个嘴巴子。这小子是死催的，他终日胡闹。”

胜爷在外面点了点头，心中暗说：“费心，费心。”又听那个接着说道：“黄昆倒很老实，每日只是唉声叹气。”胜爷听到这里，由房上下来，够奔二道狱墙，二道狱墙甚矮，也没有枣

树枝棘，胜爷纵身形上墙。正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金风阵阵，现一种悲惨的景象。来到狱房，只听唉声叹气的声音，哭爹唤娘。老英雄长叹一口气，心中暗说：“看起来，就该存心忍耐，吃亏让人。为鸡犬之争，身入囹圄，岂不冤哉？”此时就听贾明正自大呼小叫，胜爷心中暗想：“我先看看我盟弟去。”

胜爷走到第五间死囚牢，胜爷侧耳细听，就听里边自己哀叹说道：“苍天哪，苍天哪，何其报应不公！想俺黄昆，平生未做过亏心之事，何以遇着贱人陶氏与禽兽不如的焦振芳，竟为奸夫淫妇所害。我黄昆死在九泉之下，也要活捉你们奸夫淫妇。”

胜爷哑然而笑，心中说道：“贤弟，贤弟，你是自取其祸，你五十余岁，为何娶十七八岁的妇人呢？我再看看我那傻侄子去。”遂又奔第七间死囚牢而来。就听见第六间与第八间，也是长吁短叹，有的说老娘妻子不能相见，有的说父母兄弟不能团圆，就听贾明在第七间里喊道：“小子们！喊什么？闷了不会捋锁链玩么？再喊我就要骂你们哪！”老英雄唯心里想：“傻小子还顽笑呢，到了什么时候啦？”老英雄思想至此，心中思想：“若先救人，方才那个黑胡爪的有话，叫他的伙计多辛苦，先到死囚牢去看看。倘若我动手救人，他们来了如何是好呢？岂不误了事。没有别的，我先将领头班房的人捆好了，然后再来救人。”胜爷思想至此，遂仍够奔二道狱墙，纵过了二道狱墙，奔领班房而来。

来到领班房门外，胜爷不由的打了一寒战，原来屋中灯光没有啦。胜爷心中暗想：“为何他们将灯熄灭呢？狱里向来终夜不能熄灯。”老英雄蹑足潜踪，走到门前，用手一推班房的门，并未关闭，随手而开。胜爷走到屋中，掏出火折晃着一照，不由的呆楞楞发怔：这六个人俱都捆着呢，捆的非常之妙，两个人的胳膊捆在一块，腿也捆在一块，六个人分为三对，俱都在

地上躺着呢。胜爷说道：“是何人捆的你们？”就见那大胡爪的口中有物，直哼哼。胜爷伸手由那大胡爪的口中掏出棉花，问道：“是何人捆的你们？”那大胡爪的说道：“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正在屋中谈话呢，进来了一个妖精，青脸红发，一身毛。我们刚要喊嚷，那个妖精伸手每人点了一下，我们便都上气不接下气了，让他随便捆绑。老爷子您救我们呢。”胜爷一听，心中暗想：“我露了白啦。人家带着假面具，救出人去，神不知鬼不觉。我是本来的面目，这六个人将来都能认识我。”

胜爷思想至此，遂说道：“班头，你不收焦公子的四百两银子，不害好人，我今天净救人不害人。”语毕，将棉花仍然塞于班头的口内，仍然越过二道狱墙，走至五号死囚牢门前，胜爷不由的一怔，死囚牢的门已经大开。走到牢内，晃着火折一照，象鼻大锁，掷在地上，黄昆踪影不见。胜爷出了五号囚牢，奔二道狱墙，越过了二道狱墙，来至头道狱墙一看，毯条仍然在墙头上。胜爷掏出飞抓抓住狱墙，捣上了墙头，单胳膊跨着墙头，就见狱墙外那片树林子东南角上，有一道白线。胜爷飘身下了大墙，奔树林子东南角而来，那道白线已经踪影不见。胜爷围着树林子绕了一匝，仍然不见其人，胜爷心中纳闷：此

人为何这样的快呢？胜爷又一想：“我在这儿发怔何为？我回去救我侄子贾明去呀。”胜爷仍然回到监狱，再奔七号死囚牢。

胜爷一看，死囚牢门外蹲着一个黑影，定睛一看，原来是贾明蹲在那里，口中说道：“我不嚷。”胜爷低声叫道：“明儿！”

贾明一听是胜爷的声音，遂叫道：“三大爷！我不嚷。”胜爷说道：“谁救的你？”贾明说道：“我正纳闷捋锁链子呢，一道立闪似的，进到死囚牢中，红胡子蓝脸，竹叶眉。他叫我闭眼，我就将眼闭上啦，唰啦唰啦，我的手铐脚镣就下来啦。他说叫我在门外蹲着，千万别动，必有高人来救我。”胜爷说道：

“明儿，我听说你下狱的时候，有人背着你下的狱。你能行动吧？”贾明说道：“三大爷，我那是装着玩呢，我能走。”胜爷叫道：“贾明随我来吧。”爷儿俩奔二道狱墙，贾明先纵过了二道狱墙，胜爷随后也纵过了二道狱墙，爷儿俩来到头道狱墙。胜爷抬头向狱墙上一看，胜爷说道：“明儿，可了不得啦，我进狱墙之时，墙上有一条独睡毯条，为的是出入的。现在毯条没有了，枣树枝棘最厉害不过，如何过去呢？”贾明说道：“必是被风刮下去了。”

胜爷说：“不能，毯条两头有砖坠着，风刮不下去。”贾明说道：“咱爷俩砸开狱门吧。”胜爷说道：“若将狱门砸开，罪名可就大了。”爷俩正在着急之际，忽见由墙外“唰啦”一声，独睡毯条搭在原处，紧跟着又听噗刺一声，上来一人，周身白毛。贾明说道：“三大爷，妖精来了。”胜爷说道：“光天化日，岂有妖异之事？”胜爷遂向上问道：“什么人？”墙上答道：“是我。”胜爷说道：“原来是欧”

语至此，就听墙上之人说道：“老哥哥，念缓念缓。”摆着手不叫向下说。胜爷这才明白原来是欧阳天佐，贾明也明白了，叫道：“豆腐皮！你可吓坏了我啦，吓了我一裤子尿。豆腐皮，你快将我三大爷系上墙去，然后再系上我去。要不然，我招呼着你的名子喊嚷。”欧阳大义士遂系下了绒绳，胜爷捣绒绳上了墙，飘身下了墙头；欧阳大义士再将绒绳掷下来，金头虎贾明也捣绒绳上了大墙，飘身而下；然后欧阳大义士，将绒绳提上来，缠成一个团儿，带在腰间百宝囊内，也纵下墙头，毯条可就不要了。欧阳大义士带路，奔狱墙后的树林子，欧阳大义士叫道：“胜三哥！他们爷儿三个俱在树林子内。”胜爷问道：“那爷儿三个呢？”大义士说道：“三太在树林子北头，赵得胜在树林子当中，黄昆黄二爷在树林子南头。昨天早晨赵得胜在树林中上吊，你们爷儿两个谈话，我在树上窃听呢。老哥哥

言说不叫三太知晓，候等救出黄昆再叫三太知晓。老哥哥与得胜回家，我就到钱塘县堤破庙后，败苇之中，找着三太等。今晚我带领三太混进了城内

，在一个大寺院内隐藏，候到二更已过，我同着三太奔县狱而来。来到这个树林子，吾将三太领到树林子北头，叫三太上了树，我用绳子将三太拴在树上。老哥哥，我黑夜与白天看一般远，你上了狱墙的时候，吾就来到树下啦。赵得胜看见我，他就要跑，我说：‘你不要跑，我复姓欧阳双名天佐，胜三哥约我前来帮助救人的，你跟着我来。’他就跟着我来到树林之中，我也叫他上了树，我用绳子也将他拴在树上。然后我再进了头道狱墙，正赶上老哥哥在东房上珍珠倒挂，窃听他们说话呢。我也听明白啦，我先到第五间死囚牢，一看果然是黄昆，又到第七间，果然是贾明。比及老哥哥到了死囚牢，我早将班房里的狱吏全都捆上啦。老哥哥又打算由死囚牢返回去捆人，我趁着那个空儿，就将黄昆救了，我手中有诸葛道爷的宝刀，将狱门大锁俱都削落，救出黄昆去，将黄昆领到树林之内，在南头我扶着他上了树，也将他捆在树上了。然后回去又救的贾明。你再回去，贾明早在七号死囚牢门外等着呢。”

胜爷闻听，这才恍然大悟。欧阳大义士将三太、黄昆、赵得胜俱都由树上解下来之后，黄昆、三太、赵得胜俱都谢胜爷与大义士救命之恩。正在此时，就听狱中一阵大乱，胜爷说道：“咱们赶紧走。”黄昆带伤不能行走，赵得胜说道：“我背着你老人家。”赵得胜背起了黄昆，蛮子将皮袄脱下来，假面具早已摘下去。胜爷在头前带路，爷儿六个奔钱塘县城马道而来，顺着马道上城，欧阳大义士打皮兜子之中，取出长绳一条，拴在垛口眼之上，赵得胜放下黄昆，倒绒绳而下，第二个贾明，第三个三太，蛮子又用绒绳将黄昆系上，由上面送将下去，然

后胜爷、蛮子将绒绳解下来，缠成一个团，带在腰间，飘身而下。胜爷说道：“大家暂且归在何处？”黄昆说道：“我的怨气不消，二位仁兄既使我绝处逢生，我必报此仇，以解胸中之愤。我想焦公子必在我家，我回家看看；如果在家，我必要手杀奸夫淫妇。”蛮子说道：“若是回家捉奸，我可不管。”胜爷暗中用手一推蛮子，低声说道：“黄昆此时倒无有什么顾忌，三太脸最薄，你不要胡说。”胜爷遂又回头向黄昆说道：“贤弟回家也好，我等相随。”于是众人遂够奔东门外，仍是赵得胜背着黄昆。此时已有四更来天，众人到了黄宅，进了胡同，黄昆叫道：“胜三哥！禽兽焦振芳若在我家，二位兄长打牢中将我救出，我手无寸铁，怎样办理？”黄昆的意思，是要与胜爷借刀，胜爷有心不借，又怕朋友为难。胜爷正在一怔神之际，得胜由背后抽出朴刀，叫道：“师傅，我这口刀虽不如恩师的刀，要杀人也像削瓜切菜。”黄昆接过朴刀，就要跃短墙。胜爷叫道：“贤弟且慢！贤弟你有伤在身，焦振芳全身的武术，你一人焉能行呢？”赵得胜叫道：“胜三大爷！我同我老师进去能行吧？”胜爷点头。黄昆上了短墙，赵得胜扶着黄昆的腿，老英雄挣扎着越过了短

墙，爷儿俩进了院子，够奔南暗间窗户外。黄昆此时气儿助着，身体倒不觉甚痛苦，黄昆撕碎了窗纸向内观看；黄昆这一看屋中，只气得三尸神暴跳！见焦公子与陶氏二人对坐饮酒，陶氏娘子没穿著汗褂，露着雪青的兜肚，绣着品紫的团鹤，赤金的兜肚练，水红绸子底衣，没扎着腿带子，软底紫绣鞋。焦公子也赤着背，穿著茶青的兜肚，纺绸的裤子。桌上摆着烧鸡、烧鱼、肉等食品。怎么这般时候还饮酒呢？原来奸夫淫妇，由定更天就睡了觉啦，睡醒了一觉啦。焦公子说道：“娘子，我今日觉着心惊肉跳，毛发悚然，肉似钩搭。”陶氏说道：“你是身体弱了。”焦公子说：“不是。”

陶氏又说道：“要不然就是饿啦，我也觉着有点心慌呢。”故此他们二人这才起来喝酒。喝着酒，陶氏说道：“我与少爷你商量一件事。”焦公子问道：“何事？”陶氏说道：“咱们俩人的事，瞒不过去观音庵的老尼姑去。头一次你我并不相认，都是老尼姑的成全。后来两个道姑气愤，说闲话，才搬到我们家里来。又被冤家赵得胜撞见，幸亏老尼姑用离间计，倒打一耙，与赵得胜和黄昆俩人拴成对儿。黄昆找赵得胜十余次，都没找着他，后来离间计又松啦，我们那口子也不找赵得胜去啦，随后又用计才将黄昆置于牢狱之中。但不知黄昆何时出斩？”

焦公子说道：“我已派人起动看狱的，暗暗将他害死。你放心吧，想此时黄昆早已死了。”陶氏与焦公子喝着酒，将如何定计，如何报案，如何花银子暗害黄昆之话，二人滔滔不断的说了一通。最后陶氏又对焦公子说道：“老尼姑这五百两银子，你既然应许他，至今为何不给呢？”焦公子说道：“娘子你的记性真大，还惦记着这件事呢？我一文钱也不给他。他要和我要，我就与他瞪眼，我就说出家人不守清规，给人家出主意害人，非要钱不，咱们就来打官司。我就这样一吓唬他，他一两银子也不能要啦。”陶氏抿嘴眯嘻着眼，用手指焦公子道：“你真不好惹，堂堂的公子爷，说了不算。这件事倒不要紧，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黄昆是外来户，此处也没有亲戚当门家族，咱们俩人之事，不能有人干涉。惟独赵得胜是黄昆的干儿子，倘若他要使出法子来，暗中害咱俩人，你可有什么法子？”

焦公子闻听一笑，说道：“你爷们黄昆比赵得胜名头大不大？”

我一个诬盗栽赃，就将他置于死地，小小的赵得胜，何足为虑？

小冤家那日痛打我那一场，我岂能忘怀？这件事仍由李铁笔办理，花钱买出两个小偷，故意的犯了案，过堂之时，就说将赃都存在赵得胜家中，暗含着叫王七将赃物也放在赵得胜的家中。

在大堂上赵得胜必然不认，派官人到他家里去搜，将赃物由他家里搜出来，他浑身都是口，也难以分辩。然后再叫李铁笔去到狱里，花上三百两银子

，将赵得胜害死狱中，你我定然高枕无忧了。”陶氏闻听，微然一笑，遂说道：“公子真是高才。”

到了那个时候，公子爷可别厌故喜新，将我忘了。”焦公子说道：“我要将你舍了，叫我活不到天明。”陶氏说道：“公子出言太重了。”语毕，与焦公子满上了一杯酒，递到焦公子嘴边。黄爷听到这里，可气炸了肺腑，转身形够奔外屋门而来，两脚踹开外屋门。列位，黄爷虽然有伤在身，当时见此光景，火气助着，应了一句俗语：猛虎虽瘦，雄心还在。踹开外间屋的门，奔南暗间而来，掀开了软帘。奸夫淫妇一看，蓬头垢面，犹如活鬼一般，手中擎着明晃晃的朴刀。两个人正在欢乐之际，黄昆用手一指，遂说道：“禽兽的焦振芳，认识黄爷吗？”说着话抡刀盖顶就剁，焦公子躲之不及，用胳膊一搪，半只胳膊落地，“噗咚”一声。焦公子在床上一脚，奔黄爷踢来，黄爷用刀一撩，右腿挨了一刀，连着一点肉皮，并未落下来。焦公子由床上向下一扑，一只手将黄昆的腿腕子捋住，用死力一点，竟将黄爷点倒。焦公子这是死力，故此将黄昆揪住，点了一个仰面朝天。黄昆翻身起来，焦公子仍未撒手，黄昆用朴刀照定焦公子的胳膊上剁了一刀，此时黄昆的气力可不敌一进屋的时候了，这一刀仍未将焦公子胳膊剁断，又照焦公子的面门上剁了一刀，焦公子这才撒了手。黄昆用刀一指陶氏，说道：“好你一个贱人！”此时陶氏由床上下来，羔羊吃乳，跪在黄昆面前，叫道：“丈夫！一日夫妻百日恩。无论如何，你都看在我年轻无知。”黄昆的刀向下一剁，陶氏便围绕着黄昆跪着爬，用手托着黄昆的刀，黄昆此时不觉心软手软，刀不忍下落。赵得胜站在外间屋说道：“义父，您老人家若饶了他，他可不会饶咱

《三侠剑》 第六回（下） （清）张杰鑫 著

爷们。若只杀焦公子可得偿命。”黄昆叫道：“得胜儿！你看着办吧。”赵得胜在外屋说道：“陶氏身上可曾穿著衣服？”

黄昆在屋中这才用刀尖挑起陶氏的汗衫，遂说道：“贱人，你将衣服穿上。”陶氏不敢违命，遂将汗衫穿在身上，仍然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赵得胜掀起软帘进了屋中，陶氏说道：“得胜徒儿，你若有好生之德，可怜之情，替我劝一劝你的师傅，将我饶了。求你休记前嫌，帮着你师娘，再说几句好话，留下我这条性命吧。”赵得胜说道：“师娘，求情不难。这不是当着我师傅之面，师娘你要秉天理良心。我师傅走后，您留我在家中吃饭，喝着酒，是你调戏我还是我调戏你？你要实话实说与焦振芳有染，是在你的娘家认识，还是在黄家呢？究竟是何人的介绍？要你明言。”陶氏遂将调戏得胜及尼姑介绍焦公子等事，详细说了一遍。黄昆这才明白方才陶氏与焦振芳所说诬良为盗之事，俱都是邻居尼姑庵的老尼姑所为。赵得胜叫道：“师傅！你听见了没有？此



事怎么办吧？”黄昆说道：“全凭徒儿你处治吧。”赵得胜闻听，双眉倒竖，伸手捋住陶氏的青丝，就听噗的一声，只见身首两分，一腔子热血，激了黄昆与赵得胜师徒一身。赵得胜又将焦振芳的首级割下，打开焦振芳的头发，又将陶氏的发也打开，两个人头系在一处，拴在窗棂之上，又将两个死尸，俱都挨在一处。

爷儿两个由屋中出来，仍然由短墙上跳出，黄昆此时心中非常痛快，身上的伤倒不似出狱时之步履艰难了。赵得胜与黄昆来到外面一看，胜爷与金头虎贾明、黄三太在外门等候，惟独不见了大义士欧阳天佐。黄昆叫道：“胜三哥！奸夫淫妇已经杀了，小弟胸中之气已出。”黄三太一见黄昆与赵得胜满身是血，早就明白了，也不便询问。金头虎在旁说道：“黄三哥，你看短了一个人，你还发怔呢？”黄昆这才问道：“胜三哥，

欧阳大爷哪里去了？”胜三爷见问，不由的长叹了一口气，遂叫道：“黄贤弟！愚兄是一事未已，一事又来。欧阳兄与我孩提相善，肩不离背，背不离肩，他是侠肝义胆的行为，除恶务尽，见善必为。现在钱塘县出了七个奇案，俱都是失去少妇长女，姑娘与嫂嫂在一个屋中安歇，第二日门窗俱开，姑娘便没有了。或是姊弟在一个屋中睡觉，第二日也是如此。还有丈夫不在家，丢了媳妇的，儿妇与婆母在一个屋中安歇，第二日竟将门窗大开，不见了媳妇。姑娘有了婆家的，女家便与男家送信，告诉情由，男家不信，两造便打起官司来了。儿妇丢了的，娘家同婆家要人，婆家交不出人来，娘家便告状。就这样的案子有七案之多，欧阳大义士说：‘此案非我办不了。’他说到此处，便走去了。”赵得胜说道：“胜三大爷，还有一事，小侄男要趁此时办了，与钱塘县除去大害。”胜爷问道：“何事？

贤侄当面言来。”赵得胜说道：“与师娘陶氏勾引到一处，出计策害我师徒，诬盗栽赃，俱都是离此不远的淫尼所为，方才在屋中问陶氏，陶氏俱都吐露实言。此尼师徒三人，俱都不是好人，专勾引青年子弟，为非作歹。小侄男打算将此辈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以除大害。”胜三爷点头说道：“甚好，甚好。

还是你师徒去办理，我与三太等在庙外等候。”说着话赵得胜、黄昆师徒在前，胜爷、三太、金头虎爷儿三个在后跟随，奔尼姑庵而来。此尼姑庵与黄宅相隔不远。来到庵前，得胜掏出飞抓搭在墙上，黄昆揪着，奔尼姑庵而来。绒绳上墙，赵得胜用手扶着黄昆的腿。庙墙不高，黄昆上了墙，两手再倒绒绳，自己就能下去了。赵得胜拧身纵过庙墙，爷儿俩进了庙，胜爷等在庙外等候。黄昆与赵得胜二人先奔禅堂，赵得胜将门拨开，爷儿俩个进到屋中。此时四更多天，睡的正熟，爷儿俩摸着一个杀一个，摸着两个杀一双，削瓜切菜一般

，杀了三对半，内

中正有野鸡溜子王七。这小子虽然被杀，还便宜他啦。因为什么便宜他呢？这小子一个人搬弄是非，引起杭州播，刚了他都不多，偏在睡中一刀将他杀死，这小子故此便宜了。他爷儿俩杀完了，走出门，开开角门，与胜爷等奔钱塘门下关。

正向前行走，只见前面来了一伙人，明亮亮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各人手中都有家伙。内中有人说道：“老哥们快走，黄昆越狱必然回家，此处离他家不远了。”黄昆闻听一怔。胜爷叫道：“黄贤弟，你们快奔那片苇塘隐藏，我引众官人到黄贤弟你的家中，叫他们明白明白。”黄昆与赵得胜、三太等急忙进了苇塘，胜爷迎着这伙官人走来。相隔十几丈远，胜三爷一亮鱼鳞紫金刀，咳嗽一声。众官人俱都见着一个刀影儿，遂追将下来，胜爷在前边跑出去一二百步，再等候众官人，一晃鱼鳞紫金刀，众官人又见刀影。内中有认识黄昆家的，遂说道：“必定是黄昆，离他家不远了。”如此三次，将众官人引到黄宅，胜爷遂隐藏在邻居的房上。众官人有会上房的，先由墙上越过去，开了门，二十多人持着灯笼进了院子，到了寝室一看，俱都一怔：只见两个死尸倒在地上，窗棂上系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众官人早有明白的，焦公子与陶氏有染，必然黄昆越狱回家，杀了奸夫淫妇。众人见此光景，明知道前面的故意引诱，捉人的心也打消了，众官人商议，先回归县狱，有什么事再说。

方然走出黄昆家的胡同，忽然有一物由南面打来，正打在一个班头的身上，原来是一个绸子条，包着一个石头子。打开了一看，上面是四句言词：“字启众官人，来把黄昆寻。够奔观音庵，可拿越狱人。”大伙一看，齐声说道：“赶紧奔观音庵吧，这里头又有原故了。”众官人来到观音庵，一推角门进了院中，各屋中寻找黄昆。比及到了禅堂，里外屋中死尸三对半，众官人看毕，回县报案，暂且不提。

单说胜三爷将众人引到黄昆家中之时，在左邻僻静处，晃着火折子，撕下一块绸子手巾，写了四句言词，为的是叫众官人到观音庵查看。胜爷见众官人出了黄昆的南胡同，奔观音庵去，胜爷便奔苇塘中而来。见了黄昆等，胜爷叫道：“黄贤弟，赵贤侄，众官人已经由贤弟家奔观音庵去了。大概此时都进了观音庵啦。此事如今闹的天翻地覆，但不知贤弟、贤侄奔向何处避难？”黄昆见问，不由的泪如雨下，遂说道：“胜三哥，小弟此时无有投奔，将要四海为家了。”胜爷见此光景，一声长叹说道：“贤弟，愚兄生不逢辰，遭此变故，如今闹的这样，岂能私自罢休？我欲私自罢休，官家亦必彻底根究。一不作二不休，贤弟你既无有投奔，赵得胜贤侄也是无有投奔，此处虎狼之地，你们爷儿俩一时也不能停留。此事将来必然成讼，愚兄拟回江苏镖局，要告两县一

府。若能将贺照雄的一切冤屈昭雪，愚兄便算闯过这步大难；若打输了官司，愚兄惟有以死相拼。你们爷俩不必四海飘流，就从此到我镖局避难。是福不是祸，久后愚兄若上诉赢了官司，贤弟你便能逍遥在光天化日之下；愚兄若是输了官司，到了那时再作道理。”语至此，胜爷长叹一声，又说道：“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说着话，由腰间掏出一只金镖递与黄昆，叫道：“黄贤弟，你们师徒到江苏总镖局，他们若有推托，贤弟便将金镖取出来，叫他们观看。以此镖为凭，就说胜英有话，不论出多大的祸，有胜英一人承担。”黄昆接过金镖，跪倒身形，叫道：“胜三哥！小弟谢三哥救命之恩。”赵得胜也跪在尘埃给胜爷磕头，胜爷说道：“你们爷儿俩这身血迹，如何能走？你们赶快回到得胜的家中，将血衣焚烧，用水洗净了面上血迹。我见得胜东跨院厢房中尚存有许多的干酒，你们爷儿俩可千万别贪酒。再叫得胜禀明他的老娘，你们由赵家村起身，奔江苏十三省总镖

局去吧。我与三太等尚有许多的事未办。”黄昆与赵得胜遂回赵家村而去，胜爷与三太、金头虎爷儿三个，奔西湖岸断桥亭而去。天光此时已然发亮，就见断桥亭上站立二人，不是别人，正是萧银龙、杨香五。萧银龙说道：“贾明哥哥可出了牢狱啦。”贾明说道：“别挨骂啦，你们在一边儿凉快啦，姓贾的被官人拿去，连一个人看看都没有。挨了多少板子都不记得数啦，夹棍夹了好几个死，金钟罩差点点破了，杵也入了库啦。”说着话，爷儿几个同到破庙败苇丛中。胜爷说道：“你们小弟兄六人快走，出离此处二十余里之外，你们再落脚。惹下这样的大祸，两县一府必然先在附近搜索越狱的囚犯。”萧银龙说道：“胜三大爷，您哪里去呢？”胜爷说道：“你欧阳大叔与我有约会，要在杭州办理丢大姑娘小媳妇的案子。你们快走吧，莫要耽误，快快去罢。”黄三太等小弟兄六人，各自收拾小包袱，奔钱塘堤坡走去。走出去四五里地，遇见卖烧饼果子的，金头虎叫道：“三哥！咱们买点烧饼果子，我可饿啦。”傻小子遂买了些烧饼果子，一边走一边吃，又喝了点钱塘堤的水，遂又走出十余里。贾明叫道：“黄三哥！这三四日，我净在狱里受罪啦，眼里不知落了多少的泪，从此我可不打官司啦。咱们在此处先歇歇再走吧，三四天我也没得安睡。”三太用手一指前面说道：“贾明贤弟，你看迎面那片树林子，咱们进树林子再休息。”傻英雄到了树林丛中，躺下就沉沉睡去，打呼噜说睡语。这五位小弟兄不敢歇息，都在树林四外，窥视有官人前来没有。就听傻英雄说梦话，大声喊道：“小子！啊哟什么？怎在外边惹是非来着？闷了捋锁链呀！”喊完了仍然打呼噜。三太与银龙说道：“贾贤弟还在狱中呢。”杨香五过去就揉鼻子揪耳朵，傻英雄醒了，遂骂道：“杨香五小子，你们在外面舒服啦

，我这几天在狱中，三大件砸着，连骨头都疼，

我还是得睡。”黄三太说道：“傻兄弟，此处距钱塘县太近，咱们再向西走出去三十里、五十里，住店还不迟呢。”众人这才由树林中起身奔西走去。傻英雄方才吃完了烧饼果子，到此时遂叫道：“三哥！我又饿啦。”三太说道：“贾贤弟你看，向西北去有一村庄，咱们到那里找店打尖。”

众人来到西村口，见村口外站着两位老者，正在地净场光之时，乡下人无事，老者在村外闲眺呢。黄三太走上前去施礼，遂叫道：“二位老人家，此村叫何名？”老者一见三太壮士打扮，很恭敬的样儿，遂答道：“敝村名奚家屯。”三太问道：“此村中可有招商客店，饭馆子没有？”老者说道：“此村中倒是有店，可是小店，都是带卖吃食，还有酒缸带肉铺，离着店相隔三四家远，店坐南，酒缸在路北。”三太遂谢过二位老者，众人走入村庄。三太在前一看，路南果有一家小店，众人进了店房一看，柜里边坐着一位白胡老者，一只手捻着银髯。

萧银龙赶紧进前说道：“老人家是此店的店东吗？”老者站起身形说道：“不错，这小店正是小老儿的。”萧银龙问道：“可有单间吗？”老者摇头说道：“三十钱一位，通山大炕。

要吃饭，烙饼大面都有。”萧银龙说道：“您若有单间，给我们腾一间，我们多花几个钱都行。”老者说道：“有两个单间，都是西湖作买卖的，三五个人包一间。”萧银龙说道：“老掌柜的您费心，与众人商议商议，若能给我们腾出一间屋子，我们必然多给酒钱。”老者问道：“客官是哪一行发财？”萧银龙说道：“我们保镖为业。”老者说道：“你们是哪一家镖局？”

萧银龙说道：“是十三省总镖局。”老者说道：“少达官可认识胜三爷吗？”萧银龙说道：“在下姓萧，那是我胜三大爷。”

老者一笑说道：“我这里有一个西小院，是新盖的三间房，还不十分干呢。众位暂且屈尊，住在那里吧。”萧银龙说道：

“费心老掌柜的。”老者说道：“你们保镖的达官都气壮，众位住在我的店里，可不许多管闲事。”萧银龙说道：“我们休息三天两天的，决不多管闲事。”伙计在前引路，将六位带到西跨院新房子之中。西暗间搭着一张大板床，明间屋中有一张破八仙桌子，弟兄六位到在屋中落座，伙计将脸水打来，兄弟六位擦脸已毕，金头虎喊道：“有大壶茶先来二十壶茶！”伙计说道：“我们没有那些壶。”黄三太说道：“伙计你不用听他的，有大点的壶，给我们沏上两壶来就行啦。”伙计将茶沏来，金头虎自己斟了好几碗，大声喊道：“在狱里一辈子也喝不着这么的茶。”杨香五暗暗推贾明，递眼神，恐怕傻小子说出来。黄三太问：“伙计，有什么吃的？”伙计说：“大饼大面。”三太说道

：“外面有卖肉的，你给我们买五斤肉五斤酒。”

贾明说道：“五斤肉可不够，我饿极啦，五十斤都不够。”黄三太说：“贾贤弟不要取笑。”伙计去不多时，将肉买来，遂问道：“达官爷，怎么吃？”黄三太说：“炖着吃吧。”伙计将肉拿到厨房，将肉熬上，刚半生不熟，傻英雄就要吃肉，招呼伙计盛肉。伙计说道：“肉还不熟呢。”傻英雄说道：“生的也行哪，先给我盛两碗来吧。”伙计赌气，将半生不熟的肉给傻英雄盛了两大碗，放在傻英雄面前，傻英雄生肉就酒，吃了一个不亦乐乎。众人谁也管不了他，都看着他好笑。傻英雄吃喝已毕，自己躺在板床上便睡着了。不表傻英雄睡觉，单说众人叫店中的伙计，做了几碗面汤，烙了几斤饼，大家慢慢吃喝。吃喝已毕，天到一更多天，黄三太说道：“众位贤弟在败苇之中，未得一夜安眠，今天咱们大家可要安顿一夜了。”每位又喝了几碗，这才休息，俱都是和衣而卧。众人俱都睡着，天到二更多天，傻英雄可醒了。您道，傻英雄喝西湖的凉水，吃的烧饼果子，到在店里，烧酒就半生不熟的肉，这些东西到

了腹中一生发，可就将傻英雄胀醒了。傻英雄醒了，自己坐在床上，心中暗想：“这房子没人住过，大概闹鬼吧？”杨香五挨着金头虎睡，傻英雄要小便，正赶上杨香五睡了一个翻身觉，吓了傻英雄一跳，又不敢出去，遂在屋中小便。然后躺在床上，再要睡可就睡不着了，傻英雄翻来覆去，又思想狱中受罪之事。

傻英雄正在思想的时候，就听西面一墙之隔，忽有哭啼的声音，叫道：“儿呀，儿呀！父女再要相逢，除非地府阴曹。

不想上天真绝人之路，我念书之人没做过损阴伤德之事，为何这样报应？唉！只好一死方休。苍天啊！苍天啊！”傻英雄一听，心中暗想：“隔壁唱桑园寄子呢？这不是搅我们睡觉吗？”思想至此，遂大声叫道：“伙计！伙计！”他一嚷，把杨香五等也给闹醒啦，香五问道：“怎么的啦？你睡足啦？”贾明说：“不是，你听听那边唱戏呢，不是诚心不叫咱们睡觉？”杨香五说道：“人家老掌柜的有话，不叫咱们管闲事，叫人家唱去吧，咱们睡咱的。”贾明这一喊，店里伙计也过来啦，遂问道：“达官爷，何事？”贾明说道：“你们听听，我们这边睡觉，那边唱戏。儿呀，儿呀，苍天啊，苍天啊，这不是诚心吗？”伙计一笑说道：“达官爷，您别问这个事，他们那里并不是唱戏，我要告诉您，您也得长叹一个唉声。隔壁是我一位二大爷，他是个秀才，奚家屯的富户，杭州有两座买卖，也是运气不佳，亏损了若干万银子，变卖家产补了亏空，尚能维持生活，又连遭两次天火，只落得一贫如洗。现今指着教书为业，老先生急得眼目昏花，学生也散了。又指着姑娘作些针线度日，姑

娘倒是能飞针快线，无奈乡村中没有多少活作。有几门阔亲戚，虽不算富，可也不算贫，就仗着几家亲戚周济，敷衍度日。我们这位二大娘又一病在床，请了好几位名医，花了若千的钱，并不见效。我们这位妹妹贤而且孝，半夜子时在院中跪祷上苍，

烧香祷祝，为他的老娘祈祷。无奈在家祈祷无灵，又许下愿：‘如娘亲病好，在白莲寺烧香还愿。’将愿许下，两三日后，我们这位二大娘略进饮食，不到二十天病体痊愈。老太太向姑娘说道：‘为娘的病已不治啦，只求一死，想不到忽然又好了。’姑娘遂将白莲寺烧香还愿之事，对老娘学说了一遍。我们二大娘与老头子一提此事，老先生说道：‘这是姑娘孝心所感，父母就是活佛，何必烧香还愿呢？’我们二大娘说道：‘不能失信于神佛。’遂雇了一辆车，前往白莲寺还愿。这白莲寺离我们这儿六里来地，母女前去烧香。白莲寺庙宇广大，有门头僧，有值日僧，有侍客僧，有掌院僧，共二百多和尚。母女烧香，先奔五层观音殿，老太太问值日僧有女厕所没有，值日僧说道：‘观音殿西就是女厕所。’叫姑娘在观音殿等候，老太太去厕所出恭，老太太回来再找姑娘，踪迹不见。问值日僧，值日僧说道：‘姑娘也跟着老太太您去了。’老太太闻听，遂在庙内遍找，并没有姑娘。将掌院僧请出来，又在各处寻找，也不见姑娘。老太太痛哭一场，自己赶紧回家，将此事与老先生说明，老先生急速又到白莲寺大闹一场，掌院僧同着老先生又在斋堂、厕所俱都找遍，仍不见姑娘。老先生遂在县署起诉，县太爷派马快三班搜查白莲寺，并不见奚家小姐。官人搜查了三四次，回禀县太爷，并无姑娘的下落。莫老先生在县署公厅大闹不休。

县太爷大怒说道：‘莫老先生依仗身为秀才，骚扰公堂。既为秀才，就不该叫姑娘去降香。家教不严，自获其咎，本县还得赔你姑娘吗？’将老先生赶出县署。老先生回到家中痛哭一场，又想起法子，前去托人情去啦。”金头虎说道：“托谁的人情呢？”伙计说道：“杭州府跺脚乱颤，专管各官厅，安乐村贺家堡赛专诸贺照雄的便是。”金头虎一听，一把将伙计抓住问道：“老先生是贺照雄的什么人？”伙计说道：“老先生是贺

照雄的岳父，姑娘就是贺照雄的未婚之妻。”金头虎闻听，将伙计向后一推，伙计闹了一个仰面朝天。贾明叫道：“黄三哥！

此事怎么办吧？”萧银龙长叹一口气，说道：“你不是专管用事吗？”贾明说：“要了我的命啦，我也没有主意啦。”伙计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银龙说道：“我们这位哥哥有点半疯。老先生烦人情怎么样？”伙计说道：“烦人情去到了贺宅，只见贺宅大门上有杭州府的封皮，贺宅一人皆无。老先生回得家来，又是一场闷气，老夫妻非要寻死不可，众街邻谁也不能老在后

头跟着。”银龙长叹了一口气。伙计说道：“我方才不叫您问，问了也是白添烦恼而已。”贾明叫道：“黄三哥，萧银龙，此事怎么办吧？”萧银龙说道：“你看怎么办吧？”贾明说道：“黄三哥将刀借给我吧。”三太说道：“你要刀何用？”

贾明说道：“我要自刎。”三太一笑说道：“贤弟就是这个能为？”萧银龙说道：“伙计，你将你们掌柜请来。”伙计前去请老掌柜的去，工夫不大，掌柜的来到屋中。萧银龙说道：“老掌柜的，我们与贺照雄是磕头弟兄，请您将莫老先生请过来，我们弟兄要舍命找小姐。”金头虎喊道：“贺照雄为我们封的门！”老掌柜一听，心中甚为欢喜，当时叫伙计到西隔壁，将莫老先生夫妻请来。老夫妻来到店房，哭的得同泪人一般。黄三太六位英雄迎上前去说道：“伯父伯母，小侄男三太、香五、茂龙、李煜、贾明、银龙拜见伯父伯母。”老夫妻衣裳褴褛，自觉赧颜，见此光景，不知所措，急忙答礼相还，说道：“寒儒不敢当。”三太说道：“我们弟兄六人与贺照雄是金兰之好，令婿打官司封门，俱都是为我等连累。令爱在白莲寺还愿，何能失踪？必然是庙里僧人隐藏不献。因亲者亲，因友者友，小侄男可不敢放肆，姑娘必是姿容秀丽。”老先生眼泪汪汪的说道：“小女倒有几分姿色。在此时我也与贺宅结不上亲事，皆

因为前二十年我学生在杭州府开了两处小生意，现时与贺大人相善，故才结下儿女亲事。那时我的小女尚在怀抱，我家姑爷才会行走。要不然早已过门啦，皆因贺大人病了一年多，然后去世了，我家姑爷守服，未能完婚。今年小女已二十二岁，到如今失去，将来叫我怎样见我的姑爷？小老儿自买卖收拾之后，又多蒙我家姑爷周济与我。有小女是亲戚；若没有小女，还是什么亲戚？我夫妻必至冻饥而死。”三太与萧银龙向老者说道：“白莲寺距此多远？”老者答道：“在此屯正北偏点西，约有六里之遥。”三太说道：“老伯父千万不要行拙志，我们必然寻找姑娘，去探白莲寺，以报答贺照雄待我弟兄之恩。要论能为，我们可如白莲寺僧人，我们虽然没有能为，尚可以拼命呢。姑娘若果然在白莲寺之内，我等必将姑娘接回来；姑娘若有不测，我们也将尸首取回，然后老伯父再与僧人成讼。老伯父万不要行短见。三日之内，必然有姑娘的下落。”萧银龙又低声问道：“黄三哥，您腰间还有银子吗？”三太说道：“只有十几两。”银龙说道：“您拿出一锭银子，我这里拿出一锭银子，先与老先生度日。”黄三太伸手取出一锭银子，交与银龙，银龙托着两锭银子，交与了莫老者，遂说道：“老伯父，此银子拿去暂为度日，候我等救出小姐，必有办法，不能叫您生活艰难。”萧银龙又问了白莲寺的佛殿共有几层，奚老者说道：“白莲寺是五层佛殿，头前有钟鼓二楼，西南有十三级宝塔

，东院有东禅堂，西院有西禅堂，观音殿在后院，此寺甚为广。萧银龙问明白了庙中的情形，记在心中，遂说道：“老伯即请回家，我们六人就要起身。”莫老者是千恩万谢，遂出离小店，回到家中不提。

弟兄六人够奔白莲寺，萧银龙在路上叫道：“黄三哥！咱们这就是舍命交友。咱们六人也不是一个和尚的敌手。在擂台

咱们都看见啦，欧阳大义士都被和尚所败，咱们众人到庙，可是专为找奚家的小姐，千万可别打仗，打仗是自找其祸。”说着话过了树林子，看见十三节宝塔，高耸耸直插霄汉。走到了白莲寺切近，只听得风吹铜铃响的声音，庙的西面是山，陡壁山崖，庙后距小西湖岸不远，前面迎门一块匾，上面写的是“万历重修”。字样看不甚真切。众人看完匾，周围绕了一匝，由西面再向北去，是白莲寺的后墙，此墙最矮，庙后东西俱是苇塘，北面是一片大树林。看了看地势，真是清静，连犬吠的声音都没有。萧银龙说道：“黄三哥，庙里的和尚武艺高强，咱弟兄是两个一拨，我与黄三哥一拨。”张茂龙说：“我与李煜一拨。”金头虎一笑说道：“杨香五小子，咱两一拨。可有一样，谁探哪儿，可得依我分派。银龙与黄三哥探东禅堂，张七与李煜探西禅堂，我与杨香五探后禅堂后院。”傻小子这一回为的是便宜，反倒上了当啦。萧银龙叫道

：“三哥！就这么办吧。”语毕，二人由后墙纵过去，由东院向南走。见有广大的二所花园子，九月初间的时候，一看里面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此时正在三更时分，二人进了东禅堂北院，就听禅堂屋中有法器声音，灯烛明亮。屋中虽点着灯，可是鸦雀无声。二位舐破窗纸往禅堂屋中窃看，见墙上俱画着武术的姿式，屋中坐着和尚，手打着问讯，盘膝养神。再看各屋中，有念经的，有练武的，再向南去是东禅堂的东院，宽阔之甚，房舍甚多，再向南去是东禅堂的南院。弟兄二人走到钟鼓二楼，轻车熟路又返回来。走至花园子，刚才走到翠竹林当中，粉壁墙咔嚓一响，开了一道木门，打木门里面转出一个小和尚，手掌着一个白纱灯，出了门回身将门一带，砰的一声双门关闭，此和尚打着灯笼向北去。银龙低声叫道：“三哥，咱们跟着他。”

到了花园东北角，有十数间见楞见角的大灰棚，由平地起，高

有一丈七八，里边俱是堆的劈柴，一垛一垛的俱都有八仙桌儿大小，相隔二尺来远的档儿。这座庙本是阔庙，长年有打柴的和尚，此庙真可称的起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小和尚打着灯笼在头前走，二英雄蹑足潜踪在后面跟随。和尚到了劈柴棚的东北角，灰棚中有三间矮禅堂，内有灯烛之光，门上挂着青布单帘，小和尚站在门外，念道：“阿弥陀佛。”就见由屋中出来一个小和尚说道：“师弟你是诚心顽皮，快进来吧。若叫老方丈知晓，焉有你的命在？”小和尚进了屋中，萧、黄二人蹑足来到窗外，打破窗纸向里观看，只见东西坐着



两个和尚，里面有两个少妇，满头的珠翠。方才进来的小和尚说道：“二位师兄跑到这儿乐来啦，我说里面十三个，怎么短少了两个呢？原来在这儿呢。”屋中这两个和尚说道：“师弟别大声怪叫的，倘被师祖父知晓，焉有你我的命在？师祖父在后禅堂，要养一百天锐气不见天日，吃喝都是四位师叔照料。明天叫你师嫂嫂陪你喝酒，你别胡喊。”小和尚一抚自己的脑袋说道：“师兄许愿可得还愿，咱们可是出家人，说哪应哪。”萧银龙一看这三个小和尚，最大的年纪不过在十七八岁，俱都将头皮剃的铮光且青。小和尚说完了，转身形打灯笼掀帘出去。黄三太与萧银龙见小和尚出来，遂躲在劈柴垛后。小和尚走远，黄、萧二人又来到窗外窥看，就听屋中两个妇女说说笑笑。黄爷性急，低声叫道：“银龙贤弟，我先杀了这两个和尚。”萧银龙说道：“咱为找奚家姑娘来的，赶紧追小和尚，看他向哪里去。”黄三太耐着性儿，与银龙追下小和尚去了。只见小和尚仍然来到翠竹林的当中粉壁墙，左手一拉粉壁墙上的铜环子，右脚尖一蹬古铜月牙钉，唬吸一响，双门开开，小和尚转身进去，一带双门，仍然是粉壁墙，荷叶门就看不见了。萧银龙走到近前，用手一摸，墙上平平整整，南面是一片竹林。萧银龙晃着火折

子一照，此门高有五六尺，宽有三尺，上面画着福禄寿三星，不知道的决看不出门来。萧银龙用手轻轻一敲，门的两边俱是砖墙，小侠客叫道：“黄三哥，您在这边给我看着点，我到那边看看。”黄三爷点头，银龙挎身形上墙，到上面一看，此墙有六尺宽，小英雄纵到墙的东面一看，是一所大跨院，用手一拍当当乱响，俱是磨砖对缝，由西面看是粉壁墙，由东面看是大墙。萧银龙纵过了粉壁墙，叫道：“三哥！小和尚方才在劈柴棚那儿所说的有这么一句话：‘十三个剩了十一个啦，原来你们在这儿取乐呢。’大概那十一个必都在这里。此墙乃是夹壁墙，上面六尺余宽。贺大哥未过门之妻必然在这里，我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对这消息埋伏倒也略知一二，我想里面必有危险。小弟进夹壁墙之中，倘若平安无事，我就不言语啦；倘若有了差错，说一句不幸的话，小弟若被获遭擒，或被消息埋伏所伤，小弟必给您一个信，我若是在里面遇险，必然啊哟一声，那就是出了事啦。到那时您可千万别救小弟，您赶紧出白莲寺，寻找胜三大爷与欧阳大爷，他们二位若来一位，就可救小弟出险。您要这么办，您就不是疼兄爱弟了。倘若您不那么办，您伸手救我，不但救不了我，您也得饶上。”语毕，萧银龙扎绑了一番，摸了摸判官双笔，左手一抓青铜环子，右脚尖一点底下的月牙钉，就听咔嚓一响，荷叶门一转，人随着门进去了。三太侧耳细听，工夫不大，就听里面咯哧咯哧的声音，紧跟着童子音，“啊哟”一声。黄三太擦拳磨掌，咬牙切齿，心中暗想：“我兄弟轻者带伤，重者殒命。萧银龙并不认识贺照雄，都是我的介绍，萧银龙为朋友能舍命

，我三太岂能畏刀避剑，放下好朋友逃走之理呢？”三太思想至此，勒十字绊，紧英雄带，左手一拉铜环，右脚尖一点月牙钉，咔嚓一声荷叶门一转，人随着门进里面去了。三太转到里面，脚一触地，

底下四寸宽的接脚石，用脚一点，实地一般。第二层也是如此，这是倒下台阶。到了第三层接脚石，黄三太的手可就松开门上的铜环子，下到第四层，是平坦之地。原来，地下是一块转环板。刚由台阶下来之时，正踩在转轴的中心，这是有尺寸的，再一迈那条腿就踩在板上了，觉着向下一歪，想要向上纵可就来不及了，英雄一抱头，就觉身落在网兜之上。萧银龙叫道：“黄三哥吗？”黄三太答道：“是我。”萧银龙说道：“我怎样嘱咐您？您偏这么办，只落得哥俩被获遭擒。您看看这个窰子，有一丈多深，咱们这是在半悬空的网子里。您可别动，要一动弹，可有倒须勾，必扎入肉内。”黄三爷此时焉能听这一套？在网上两膀一晃，倒须勾果然围住身躯，串铃当当一阵乱响，就听北面上有人说道：“这是哪个这么慌呀？进了荷叶门，向南一纵六尺远，就有倒下接脚石。”此地窰子三十余丈长，一丈二尺宽，若由荷叶门进去，向南纵出六尺远，就脚踏实地了，有台阶可下。小和尚喊着，由北面而来，走到网兜的切近，“啊呀”了一声，说道：“原来不是咱们的人。”语毕，转身回去，与二当家送信去了。这位二当家的就是梅花桩下被胜爷打了一镖的法慧，小和尚走到法慧的面前说道：“师傅不好了，咱们庙里有人，是俗家的打扮，还带着家伙呢。”法慧说道：“这必是莫老儿在县里告啦，官人前来踩探。将他们捆上来。”

两个小和尚答应一声，出了垂花门，来到网兜切近，伸手摘网，将黄爷、萧爷二位俱卸下来，然后仍将网挂好。两个小和尚早将黄、萧二位的兵刃暗器由身上搜出来，捆绑停当，要挟着黄、萧二人。萧银龙说道：“何必挟着？你就说话吧，哪儿都跟着你走。”于是小和尚每人推着一个，遂说道：“进垂花门吧。”

萧银龙一看，四扇垂花门开着两扇，临进门的时候，萧银龙心细，用嘴巴子一挨垂花门，冰凉，原来此门是石头的。萧银龙

在前，黄三太在后，进了垂花门一看，是一个大地窰子，大可容十余间房子，正北面是北禅堂三间，南面还有灰棚。小和尚将银龙与三太二人推到三间禅堂之内，里面坐定一个凶僧，不是别人，正是万恶的淫僧法慧，禅堂之内摆着一桌酒席，在那里取乐呢。萧银龙进了禅堂之内，是笑容可掬，满不放在心上，黄三太是怒目横眉，二人站在凶僧的面前。法慧问道：“你们是哪个衙门的鹰爪？奉何人所派，前来要探白莲寺？”萧银龙闻听，微然一笑，说道：“你们是有眼无珠，我们是保镖的。”

法慧一听是保镖的，当时面带怒容，咬牙切齿问道：“你们是哪里的保镖的？前来何事？”萧银龙说道：“我们是江苏十三省总镖局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胜英，那就是我胜三大爷。

后边这位家住浙江绍兴府，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黄名三太。”法慧一听，怒气冲冲，遂说道：“小辈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原来是胜英的门人。”遂吩咐小和尚道：“将这两个小辈绑在外面柏木桩之上。”这座地窖子，四外俱用柏木桩作立柱，上面有架，铺着柏木板，柏木板上面就是平地，铺黄土栽种花草，禅堂外面俱都是柏木桩。恶僧一声吩咐，将萧、黄二人俱都捆绑在柏木桩上。

正在此时，就听又有串铃响的声音，进来两个小和尚，对法慧说道：“回禀二当家的，外面十八尊罗汉殿，又擒着两个人。掌院老当家的问他们，原来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一个叫张茂龙，一个叫李煜。掌院当家的言说：“先将他们幽囚在地窖子之中。”法慧闻听一笑，说道：“我这擒获了两个，也是保镖的，现在俱都绑在柏木桩上啦，叫他们在一块作伴吧。”小和尚将张、李二位英雄推推拥拥，来到东面柏木桩之前，头一位萧银龙，第二位黄三太，第三位张茂龙，第四位李煜。刚捆完李煜，就听夹道又有脚步声，黄三太只气得肝胆欲裂，原

来是一个小和尚同着七星真人赵昆福而来。进了垂花门，和尚站起身躯说道：“道友请坐。”老道七星真人说道：“二师兄请坐。”列位，怨不得胜爷寻不着老道呢，原来他跑到和尚庙来了。真是凶僧恶道聚于一处，二人道了寒暄，对坐饮酒。正在饮酒谈话之际，夹道外又有脚步声，进来一个年轻的僧人，遂说道：“二师伯，现在观音殿后院禅堂又拿住了两个人，四师叔、五师叔问了他们啦，也是保镖的。老当家的有话，一百日之内，无论什么事都不叫回禀。四师叔与五师叔吩咐的，叫放在地窖子里。”法慧说道：“这里柏木桩子上捆着的都是他们同伙，将这俩也捆在柏木桩子上吧。”两个小和尚将贾明、杨香五由肩头之上向地下一掷。金头虎说道：“啊？黄三哥、萧银龙你们都早到啦？”贾明又向桌上一看，禅堂的帘子挑着呢，恶道与法慧同桌饮酒，外面看的很清楚。贾明说道：“老道，原来你跑到和尚庙里来啦，怨不得寻不着你呢。”恶道七星真人念了一声：“无量佛，二师兄，这小子太坏啦，在古城村，他们将贫道捉住，临活埋贫道的时候，这小子他还打贫道两个嘴巴子。若不是二师兄相救，贫道早被群小们害了。”黄三太、萧银龙一听这才明白，原来古城村埋老道的时候，是此贼和尚救去的。

原来，贾明与杨香五探的是后院，二人跳过了大墙，是十间禅堂，正面五间，两边各两间半，都有跨院，北正禅堂可矮。

杨香五、贾明二人都上了西面的禅堂，禅堂下两对大纱灯，在地上支着，小和尚手提着纱灯，院中两个和尚比武，有十余僧人旁观。这两个比武的和尚特别，俱是蓝布裤褂，白袜开口僧鞋，一个头上带黄澄澄的月牙亮金箍，黑真真发髻飘洒两肩头，面如冠玉，齿白唇红，年在十八九岁，手使黄澄澄的一对亮金如意；一个头上是白亮亮的银月牙箍，黑发髻飘洒两肩头，也

在十八九岁。这二人是老方丈的徒弟，八大名僧内的两位弟子。

老方丈无论上何处去，他有四个年轻的徒弟，都是正身的童子，跟随寸步不离。这四个徒弟伺候完了老方丈，师兄弟两个在院中比武，带亮银箍的是七徒弟法如，手使一条大杆子；带黄箍的是六徒弟法祥，手使亮金如意。二人在院中比武，亮金如意是摘解撕掇，劈打抓拿；大杆子一丈多长，有胳膊粗，是吞吐撒放，撤步抽身，蛟龙出水，摆尾摇头。二人真是棋逢对手，在院中来往操演对打。杨五爷一看，暗中伸大指叫好，贾明低声说道：“杨五哥，有好叫着点。你看大蜡杆子眼看要点上，拿那个玩艺儿一推就出去啦。”杨香五低声摇头摆手说道：“你别惹祸。”五爷知道傻小子的毛病，高兴就喊。杨五爷遂打瓦檐边上向下一滚，一手抓着椽子头，一手揪着瓦檐，双足踹着一棵椽子，珍珠倒挂向下观看。就见用蜡杆子的，一抖杆子奔使如意的太阳穴点来，如意向外一崩，“叭哒”一声，将蜡杆子崩出去了。傻小子低声叫道：“杨五哥，好厉害！吓了我一跳。”傻英雄一见无人理他，举目一看，杨香五没有了。

傻英雄说：“这小子他哪里去啦？”就见下边两个小和尚，使蜡杆子的前把一高，后把一低，奔使如意的鼻梁上点去，看看点到鼻梁之上，使如意的一矮身，双如意当的一声，将蜡杆头咬住。使蜡杆子的后把向前倒，前把一扬，将使如意的挑起，用力一抡，就听得唔唔带风的声响，使如意的将双如意一松手，落在了尘埃，犹如一个棉花团相似。贾明张口就要喊好，又想起来身在白莲寺呢，将声音向回一闭，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就听使蜡杆子的说道：“师兄，咱们休息休息再练吧，我要小解去。”法祥一点头，法如遂够奔西禅堂后坡去了。贾明还在房上爬着向下看呢，冷不防由背后一杆子将贾明由房檐之上挑将下来，傻小子由房上落下来，离地三尺来高，一个云里翻，方

要站稳还没有站住呢，又在肋梢上斜插柳又是一杆子，将傻英雄按倒尘埃。傻英雄说道：“别按劲，别按劲，小心着肚子。”

快捆吧，快捆吧。”过来两个小和尚，一掏贾明的兜囊。小和尚要掏贾明的飞抓，好捆贾爷，哪知道贾爷囊中是空空如也，上白莲寺来的时候，与店家练笨把势的借了一口单刀，贾明的兵刃零碎早就入了库啦。小和尚一掏兜是空的，遂将傻英雄一翻身，解傻英雄的十字绊，好捆贾明。贾明这一仰面，一眼就将杨五爷盯上啦，遂仰手一指说道：“椽子头上还有一个。”

使大杆子的仰面一看，甩手一杆子奔杨五爷肋梢点去，杨五爷随杆而落，打算就地十八滚逃走，被人家用蜡杆子一按，过来几个小和尚，手忙脚乱，四马倒攒蹄捆好。法祥遂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贾明说道：“咱爷们是十三省总镖局的，老爷我叫恨地无环铁霸王。那个叫小毛遂杨香五。”法祥、法如二人不敢发落，又不能禀报老方丈，遂与师兄一商议，将此二人暂放在地窖子内，这就是傻英雄与杨香五被获的根由。

杨香五在第五棵桩子上，贾爷在第六棵桩子上面，小弟兄六位，总算没白探白莲寺，总算是开了眼啦。和尚、老道喝着酒说话，凶僧恶道同气相亲，无话不说，恶道说道：“二师兄的绝艺是香砂迷魂袋，可称天下罕有，古城村救贫道，多亏此物。自从古城村逃走之后，贫道至今落得无立锥之地，幸而来到白莲寺方得存身。”凶僧说道：“你我乃是知己之友，只管住着，日后再为设法。”二人随便一谈，接谈法慧奸淫妇女之事，老道说道：“二师兄多大福气，可称身占十美而不乱。”

法慧说道：“道友不知，梅花桩下，老胜英暗算贫僧，打了我一镖，如今镖伤尚未痊愈，故不能追欢取乐。提起老胜英来，真令人可恨。”老道说道：“原来如此，还有一件要事，这六个人是胜英的羽翼，今既被擒，但不知二师兄如何处治他们？”

现在胜英在杭州呢，这六人若逃走一个，走漏了风声，若被胜英知晓，白莲寺必然化为灰烬。”法慧闻听老道之言，微然一笑，说道：“道兄何故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胜英何足为虑？”恶道自知失言，遂说道：“二师兄伤痕未愈，身体必然虚弱。人心这宗东西，能大补元气，若将六个小辈摘心饮酒，既可补元阳，又可助心气。”法慧说道：“道兄，我这地窖子每日打扫，地板全都用清水刷了，摘心开膛，血水淋漓，岂不污了禅堂？”老道笑道：“二师兄您不明白，开膛不能够过去就动手。您这庙里有的是厨房，厨房有脏水桶，一个脏水桶就可以开三四个人的膛，血都流在脏水桶内，地板上一点血迹也不能见。然后叫两个人将脏水桶搭到苇地里一倒。”法慧说道：“尸体向外抬的时候，也是血水淋漓。”恶道说道：“二师兄真慈悲，开完了膛就将人大卸八块，放在水桶之内。先叫人到苇塘里刨上一个大坑。”法慧仍然犹疑，恶道说道：“二师兄万不可优柔无断，倘若走了一个，将消息传到胜英的耳内，胜英必然勾串官面前来搜庙。咱这庙中现又私藏妇女，倘若破了案，二师兄您担待的起吗？莲花峪林士佩的山寨，被胜英一夜之间将山寨扫平；建宁府的双龙山犹如铜墙铁壁一般，都被胜英等所破。二师兄万勿犹疑。”法慧遂叫小和尚，将六位英雄的发髻俱都打开，绑在桩子上，腿腕子也绑上一道绳子，又打发小和尚去取牛耳尖刀、小刀子、小剪子、脏水桶等物。小和尚由地窖

子后地道出去，打花园中的花厅出来，去取应用的对象不表。金头虎大声喊道：“杂毛！你太损啦，要宰先宰你贾太爷！”工夫不见甚大，小和尚将脏水桶抬到地窖子之中，小刀子、小剪子，俱都放在六位英雄的面前，油布一块，搭在水桶之上。法慧说道：“哪位动手？”有一个小和尚手黑胆大，上前说道：“我动手。先开哪一个吧？”老道说道：“由第一

棵桩子上动手。”小和尚遂将萧银龙的英雄带解开，将短靠用刀挑了，又将脏水桶放在银龙的面前，一个伸手开膛，一个提着油布，为的是血溅不了人的身上。老道在屋中告诉开膛摘心的小和尚：“开膛之时，先用牛耳尖刀，由小腹扎进去向上挑，挑到胸口窝，用小勾子，将心向外一勾，放在凉水盆内，然后再由凉水盆中取出来，放在醋盆内，为的是去腥气。”小和尚闻听，说了一声：“晓得了。”手执牛耳尖刀奔萧银龙而来。

老道说道：“别忘了用水浇头。”一个小和尚用凉水给银龙浇头，连浇了三次，此时乃九月初间的天气，冷水这么一浇头，萧银龙就是浑身直打战。小和尚问道：“道爷，冷水浇头取其何意？”恶道说道：“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凉水这一浇头，心中的血就静了，为的是熬汤时没有血腥气。”金头虎说道：“恶道，你太损啦。但不知你将来怎样报应？”老道吩咐小和尚：“他要再骂街，先将他舌头给他割下来。”贾明一听，心中暗想：“别骂啦，人家都受一刀之苦，我弄得两个死，这是何必呢？”此时萧爷心中那分难过，就不用说啦，家中的父母，从此不能相见。黄三太、张茂龙、李煜俱都转睛而视，就是金头虎的脑袋乱动，他的冲天杵拴不了桩子上。小和尚挺着脖子，用二指一点银龙的心口窝，中耳尖刀向腹中一递。六位小弟兄们一闭眼睛，不忍观看，耳中就听噗的一声，死尸栽倒尘埃，血迹溅出去好几尺远。杨香五睁睛一看，并不是银龙，乃是小和尚躺在地板之上。杀人的这个人，没有二十年的苦工夫，就练不出这手武艺来。此人是在禅堂上面爬着，杀人的时候，一手执刀，一手扶着禅堂的椽子头，两足一蹬上面的地窖子顶板，头朝下奔小和尚而来。人不落地，刀先奔小和尚脖颈而去，杀完了小和尚，站在地板上，一抬腿将死尸踢出三四尺远。法慧当时就是一怔，就见此人身穿皮马褂。您道此人是谁？

不是别位，正是欧阳大义士。法慧一声喊嚷，叫徒弟取过了家伙。

再表欧阳大义士因何来此处呢？自黄昆、赵得胜杀焦公子与陶氏之时，他与胜爷约会，要探白莲寺，在白莲寺与胜爷打对头。当时胜爷只言欧阳大义士，约自己办杭州丢妇女的案子，可未敢言明探白莲寺，一则怕隔垣有耳，二则怕小弟兄们好奇心胜，私自前去，所以并未明言。欧阳大义士自从在双龙山得了宝剑之后，便到杭州寻找聋哑仙师，举凡庵观寺院，莫不进去参观，当日在

黄宅与胜爷说完了话走后，第二日欧阳爷到了长春寺，就听禅堂之内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欧阳贤弟里边坐。”大义士一听，心中暗想，和尚庙里怎么有了老道啦？

进禅堂一看，正是诸葛道爷，连弼昆长老也在庙中。欧阳爷进了禅堂落座，小和尚献过茶来。欧阳大义士说道：“杂毛老道，我与你贺喜。”诸葛道爷说道：“欧阳施主，此庙中长老是我的朋友。当着朋友，欧阳施主不要玩笑，贫道何喜之有？”欧阳爷遂将包袱解开，取出宝剑，递与诸葛道爷，说道：“杂毛你看看，这个东西是哪个王八羔子的？”道爷接剑在手，不由的惊喜说道：“贫道谢过欧阳施主，此剑正是贫道之物。”

欧阳大义士说道：“杂毛你不要谢我，我求你点事。”诸葛道爷说道：“但不知何事？请施主当面言来。”欧阳大义士说道：“现在杭州府出了不少的离奇案子，大姑娘小媳妇在家好好的，明日便将人丢了，遍访无着。所有杭州著名之地，我都访遍了，连一点影都没访着。现在我要探白莲寺，恐我一人有失，打算请你去一趟。”道爷说道：“这有何难？施主你先走吧，夜晚我必到，咱们庙中见面。”蛮子遂站起身形，告辞而去。长春寺的掌院僧是白莲寺璧和僧的师侄，自幼参禅悟道，不好学武，来长春寺掌院，他就知吃斋奉经，是事不问，诸葛道爷与之相

善，这位长老名叫法然。法然僧在旁一听这件事，不由的大吃一惊，遂说道：“贫僧不问世事，诸葛道兄务必要调查调查，千万此事不成为事实才好。”不表法然僧与诸葛道爷闲谈，单表蛮子由长春寺走后，候至三更来天，蛮子独自一人够奔白莲寺，由西群墙而过。他是夜眼，看见小和尚有抬着水桶的，有端着水盆的，还有端着醋盆和小刀子、小勺子的，由花厅里面下去。蛮子一看都下了地道啦，花厅上面还留着一个和尚坐在板凳上面，蛮子过去一伸手，将小和尚用点穴法点住，掏出绳子将小和尚捆住，然后一把掌破了点穴法，拾起小和尚的钢刀，照着小和尚脑袋一刀背，将小和尚脑皮磕破，微见血迹。

小和尚苦苦哀求，遂说道：“施主饶命。”蛮子说道：“我问你一件事，你在此干什么呢？这是什么所在？众小和尚抬着水桶是干什么的？”小和尚也是怕死，遂将地窖子之中擒着六位镖行之人，怎么要开膛的事说了一遍。蛮子闻听打了一个冷战，又问明白了地窖子的道路，遂掏出一块纸来，将小和尚的口堵住了，由花厅里的地道下了地窖子。一看地道这里面方砖铺地，走出去一箭来远，就是地窖子的后门，进了后门够奔禅堂而来，一看黄三太等在东面柏木桩子上捆着呢，小和尚正要开银龙之膛。欧阳大义士一看，禅堂正树着柏木桩，欧阳爷遂上了灰棚上。一看小和尚方要动手，欧阳爷两足一踹地窖子的

顶棚，将小和尚杀死，站起身来，一脚将死尸踢在一旁。

老道一看，认识欧阳大义士，遂叫道：“二师兄！这就是胜英的左膀右臂。”法慧叫小和尚：“取过来三股烈焰叉。”

小和尚答应一声，工夫不大，将叉取来。叉杆真有鸭卵粗细，法慧双手托叉奔大义士而来。金头虎叫道：“蛮子叔叔！先解开我，咱们爷俩个跟他们干！”大义士说道：“傻小子，我哪有工夫？”此时恶僧两手擎叉，奔着大义士叉来，欧阳爷在地

道内与淫僧交手，二人战了三十余个回合，未分胜败。此时银龙也明白过来啦，一看大义士这把刀上下翻飞，无论如何，叉碰不着刀。此时恶道在灰棚禅堂门口观看，遂说道：“二师兄，为何不以拿手的取胜？”老道这一提醒，贼僧这才想起香砂迷魂袋，遂用了一个野鸡抖翎，纵出圈外。伸手掏出香砂迷魂袋，闻了解药，奔欧阳大义士而来。说时迟，那时快，欧阳大爷本来知道这宗东西的厉害，因为上次在古城村讲究过，非本门之药不能解。欧阳爷此时进退两难，又要由原路而逃，又得保护着六位小英雄。在一犹疑之间，香砂迷魂袋奔大义士抖来，大义士欲待躲闪，焉得能够？一晃两晃，翻身栽倒。法慧僧是洋洋得意，哈哈一笑，小和尚过来将欧阳大义士捆了。

法慧向老道说道：“您看看，白莲寺向来不杀生害命。您看看，杀一个人就满地板都是鲜血，简直道兄你另想一个法子吧。”老道说道：“若是如此，给他们一个快的。当初在古城村他们怎么埋贫道来着？赶紧叫少师傅们，在庙东边的苇塘子西面刨一个大坑，越快越好，赶紧将他们一埋就算完事。”淫僧说道：“此法倒省事。”遂派小和尚前去刨坑。人多好作活，不多时将坑刨好，遂回来报告法慧：“坑已刨好啦。”法慧说：“好好。你们将桩子上那六个都解下来，从新捆好了，你们每人找一个，将他们掷在坑里，愈快愈好，埋完了就算完事啦。”

恶道七星真人说道：“二师兄，胜英的余党甚多，您带着香砂迷魂袋，贫道带着子午鸳鸯熏魂锤，咱二人跟随保护着，以保无虞。”众小和尚此时已将小弟兄六位，每人扛着一个，淫憎恶道保护着，由地道之中走出，奔后门去埋镖行老少七位。走地道梯的时候，闻听花厅中有哼咏的声音，小和尚用灯笼一照，是自己的师弟被人捆了，遂将绑绳解开了，掏出口中的东西，一问这才明白，是蛮子进地窖子时候捆的。众人出了白莲寺的

后门，走了几十步就是苇塘子。来到坑前，头一个小和尚扛着的是小毛遂杨香五，向下一掷，“噗咚”一声，将杨香五掷在坑内。第二个小和尚扛着的是凤凰张七，走到坑边向下一顺，将张七爷头朝下脚朝上，倒栽着掷到里面。第三个就是傻小子贾明，临到坑边的时候，用尽平生之力打千金坠，小和尚掷



了两次，没将傻英雄掷到坑内。傻英雄遂大声喊嚷：“救人啊！”

救人啊！淫僧恶道要活埋人哪！”七星真人赵昆福，捧着宝剑向贾明唾了一口，说道：“别没羞啦，喊干了嗓子也活不了。”

傻英雄道：“那可没有准，就许唤出救星啦。”此时小和尚又抬起贾明，往坑里用力一掷，傻英雄仍然打千斤坠喊嚷，就听东边苇塘之内，一声：“无量佛，僧道莫要害人，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才是。”语毕，纵出苇塘。来者非是别位，正是诸葛道爷。恶道七星真人仗剑迎将过来，两个老道遂杀在一处。恶道迎面向诸葛道爷便剁，诸葛道爷闪身躯举剑相迎，赵昆福知道诸葛道爷的宝剑厉害，急忙抽剑不敢相碰。贾明说道：“这可是金头虎的造化。僧道不能相离，我的师傅必然也来啦。”

傻英雄话音未了，就听西面苇塘之中，一声：“阿弥陀佛，你们不要害镖行的人，贫道来了。”一道白线犹如闪电一般，奔掷贾明的小和尚而来。法慧一个箭步迎上前去，举叉便砸，弼昆长老闪身形亮剑，两个僧人也杀在一处。虽然说都是老道，可是一个是奸淫杀害，无恶不为；一个是除恶安良，无善不作，二人杀到一处。老道与诸葛道爷动着手，见小和尚掷不下去贾明，遂着急说道：“一个人掷不下去，还不会两个人掷吗？过去一个帮着掷下去快埋呀。”这才又过去一个小和尚。方要动手，就闻北面树林之中一声喊嚷：“不要害我镖行之人，老夫胜英来也！”鱼鳞紫金刀一道电光相似，够奔众小和尚而来。众小和尚一看，吓的胆裂魂飞，人也不向坑里掷啦，放在

地下便跑。铁锨也掷了，都奔庙里跑去。扛着欧阳大义士的小和尚，正将欧阳大义士掷在湿土之上，欧阳大义士一闻湿土的气，忽然明白，睁眼一看，原来自己被人家捉住了，捆绑着掷在尘埃。一运气力，两膀一抖，将绑绳抖断。此时胜爷走到大义士面前，伸手将大义士的腿上绑绳解开，又将金头虎贾明的绑绳解开。贾明跳下坑去，把杨香五、张七二人的绑绳也解开了。

再说，三老怎么来的呢？欧阳大义士约好胜爷，胜爷将黄昆师徒打发走了，又叫小弟兄们出杭州府几十里地再安身，胜爷遂溜达着到了小西关一个素饭铺门前。向里一看，聋哑仙师、弼昆长老正在饭铺里吃饭呢。胜爷走进饭铺，聋哑仙师让道：“胜施主请坐吧。”老哥儿三个坐在一张桌子上，胜爷问道：“你们老哥俩怎么来到这里？”诸葛道爷遂将蛮子所约之话，说了一遍。哥儿三个从新要了菜饭，吃喝完毕，哥儿三个坐在饭铺里闲谈。耗够了时候，聋哑仙师说道：“咱们哥三个到庙里，专寻找妇女们的下落，不打仗才好呢，老方丈现在庙中养病呢。”哥儿三个谈了会子闲话，遂给了饭钱，奔白莲寺而来。

进了树林子，席地而坐，闭目养神。天至三更多天，聋哑仙师说道：“我

进到里面看看，你们二位在这里等候我。”胜爷点头。聋哑仙师在庙里各禅堂屋中窃看一番。并无妇女们的下落，仍然打庙里出来，走到西面这片苇塘子旁，就见两个小和尚拾着一个席卷儿，一个小和尚打着灯笼，手中拿着铁锹，三个小和尚说着话向前行走。就听有一个小和尚说道：“刨深深的坑，七个人啦。”那个说：“师兄，这个蛮子真可恶，要不是香砂迷魂袋，还不准捉得住他，他是软硬劲的工夫。别看咱们师弟被他所杀，一会儿活埋这群东西，还不就给师弟报了仇吗？那个梳冲天杵的，捆在桩子上嘴还不闲着呢，我抽了他两个嘴巴

子，他倒没理会，我的手疼，这东西也不是什么骨头？”老道在苇塘子里听了个明白。三个小和尚刨坑，说说笑笑不提。聋哑仙师先来到树林子内，见了胜爷，备言小和尚刨坑埋人之事。”胜施主，你先别出头。等他们埋人的时候，我先出头，你最后出头，报你的名姓。”哥儿三位正说着话，就见灯笼的亮光，小和尚扛着人，后边跟着拿铁锹的，也有拿着木锹的。

道爷遂藏在西面苇塘之中，和尚遂藏在东面苇塘之中，胜爷仍在大树林中，容小和尚掷金头虎的时候，道爷由苇塘之中纵出，与恶道七星真人二人接着动手；弼昆长老由苇塘中也出来啦，与淫僧交战，二人拌住了淫僧恶道，不容淫僧恶道使香砂迷魂袋与熏香锤。小和尚仍然动手埋人，胜三爷由树林中纵出，一声呐喊：“胜英来也！”小和尚等望影而逃。小弟兄们与欧阳爷的绑绳俱已解开，大义士抄起了两把铁锹说：“吾要杀和尚！”此时就听庙中钟声响亮，道爷说道：“胜施主快走。”胜三爷与蛮子及小弟兄们先奔东南而去，僧道二人俱都卖了个破绽，也向东南跟踪而来。走至一个树林子，胜爷说道：“咱们且在林中休息休息。”众人进了树林子，胜三爷大怒问道：“是谁先探的白莲寺？”黄三太说道：“我们六个人先探的白莲寺。

我欧阳叔父，因为救我们，才被和尚用香砂迷魂袋所擒。”胜爷说道：“你们六个小冤家，几乎将你欧阳叔父的性命饶上。

你们没有看见擂台上的事吗？你们六个人也不是一个人的敌手，三太你目空四海，竟敢前来送死。若非遇见我等，你们爷七个的性命休矣。”又向贾明说道：“这必是你领头来的吧？”贾明说道：“胜三大爷，这回可别怨我们，这个事，凡是咱们镖行的人，无论是谁要知道了，也不能忍耐。你让我们出去杭州府几十里去安身，我们住了一个店，夜间听隔壁有人啼哭，我们叫店家将他召唤过来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失了姑娘，老两口

子要行拙志，这个姑娘是在白莲寺内为母病烧香丢的。好，你这位老先生是谁呀？不是外人，正是贺照雄的岳父。姑娘是贺照雄未过门的媳妇，被和尚隐匿不献。”胜爷一听，两眼冒火，七窍生烟，遂说道：“和尚明明是凌辱我

师徒。因为在擂台上动手，梅花桩伤了老和尚，他们知道贺照雄是我的门生，故此将贺照雄未过门之妻隐匿庙中。众位兄弟们，咱们就此杀奔白莲寺，一死相拼！”贾明说道：“是不是三大爷，你要知道了，你也着急吧？”诸葛道爷说道：“胜施主且慢。此时天已将明，再说三太他们又没有家伙。咱们先回三太等所住之店，到在那里，胜施主你先与莫老先生见了面，问明白。白天咱们在店中养养精神，夜晚再去救人。老方丈虽然破了金钟罩，他的艺业还在，咱们设法救人，千万别领头打仗。”胜爷说道：“今天姑娘丢了三天啦，明天就是四天。岂不误了事吗？”道爷说道：“有命不怕家乡远。”蛮子说道：“我可怕了那个贼和尚啦。”

胜爷拗不过众人，只可依着道爷的主意，先回奚家屯。四老六小爷儿十位，黄三太头前带路，够奔奚家店而来，一路无书。

六七里地，工夫不大，已然来到店门。众人一看，奚家店前站着二人，正是奚掌柜与奚老者在那里眺望呢。贾明上前叫道：“莫老伯父！您看越来越多了。”黄三太走上前去，与胜三爷给莫老先生引见了，然后又与僧、道、大义士都引见了。奚老先生呼胜三爷称为老达官。胜爷说道：“奚老先生，咱们是亲家，贺照雄是我的学生，不要如此的客气。”说着彼此都进了西跨院的上房内落座。金头虎说道：“奚老掌柜的，我借您的那把刀，拿着我嫌重，存在庙里啦。”胜爷说道：“奚老亲家不必着急，胜英在三日之内，必将令媛找回。如不幸已死，必将尸体找回。别说是我学生之妻，就是路人，倘有此事，被胜某遇见，也不能袖手。”胜爷安慰了奚老先生一回，又问道：

“老亲家，您可有度日之费吗？”莫老者将三太、银龙赠银之事，说了一遍，胜爷点了点头。又说了会儿闲话，奚老者告辞而去，老少十位吃茶用饭，不必细表，准备夜晚再探白莲寺。

不言十位店中之事，单说贺照雄，自梅花桩散后，自己也没回贺家堡，心中一想：“不如追赶老娘，见了面也好叫老娘放心。”打算已定，遂顺着江沿追赶老娘的船只，追了两日有余，将船赶上。贺爷叫船拢岸，水手一看是少东家来啦，两只船俱都拢岸，贺爷上了大船，直奔舱中而来。下了船舱，一看老太太正在茶桌一旁坐着呢，丫环在旁伺候。贺照雄跪在母亲面前说道：“孩儿不肖，无故累及老娘。”老太太说道：“我儿快起来讲话。你们擂台之事怎么样了？”照雄叫道：“娘亲！”

我师祖父与老方丈在梅花桩上动手，老和尚被我师祖打下梅桩，梅花桩下一阵大乱。大概是金头虎、贾明与濮德勇拆擂台，砸死了不知有多少人，我们众人在梅花桩下逃散，孩儿未敢回家，故此前来追赶母亲。”老太太冷笑说道：“儿呀，从今后不可叫小孟尝君。你师前不地道，擂台下出了这大的是非

，必然得有被官人捉进官里去的，你虽不能露一露面，也得暗中托一托亲戚朋友，好照应他们。为娘有男女的下人服侍着，我是上你姨娘家去，何言逃难呢？你分明是怕事。为娘不用你惦着，你回去看看，咱们祖遗的家产怎么样了？众人们与你师傅和师兄弟有打官司的没有？为娘虽不敢比专诸之母，也要学古人教子成名。你下船去吧，不必惦念为娘。”说毕，面向船舱板。贺照雄唯唯而退，说了一声：“孩儿遵命，老娘多多的保重。”

出了船舱，下大船，由原路而回。在路上思想：“我诚不如我老娘所见之远。”

一路无事，走了两日，到了安乐村贺家堡，已经掌灯之时，贺照雄向四外一看，并没有官人，遂进了安乐村贺家堡。走到

自己的门前，举目一看，十字花的封皮，是钱塘、仁和两县所封。英雄长叹一口气，遂奔杂货铺走去，正遇老四在门口站着呢，就听叫道：“少当家的，这边来坐吧。”照雄遂走进了杂货铺，有贺照雄的管家在杂货铺内藏着，贺照雄一见，遂问道：“何时封的门？”老管家说道：“梅花桩散后，老奴遂隐藏在这里。第二日，钱塘、仁和两县派了官人，用梯子进去人，将院内屋中一切的东西俱都上了帐啦，就将门给封了。”贺照雄点了点头。老西给贺照雄温了点酒，贺照雄自斟自饮，老家人在一旁站着，贺照雄喝着酒，一看老家人眼泪汪汪。贺照雄叫道：“老主管！何必这样悲痛？”老家人说道：“老奴有心不说，实在难以为情。”贺照雄说道：“老主管，有什么事只管说来。”老管打了一个咳声，说道：“真是上天无眼，不助善人。贺家与莫家并未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怎么俱遭这样的惨祸呢？”贺照雄说道：“此事有奚家的什么事？还能灭门九族吗？”老家人说道：“不是因为咱们这件事。奚老先生昨天到这里来了，一看咱们这里大门上贴了封条，老先生顿足痛哭。

我叫杂货铺掌柜的将老先生请进来，告以封门之故，哪知道奚老先生家也出了祸啦。姑娘因为老娘的病痊愈，去白莲寺降香还愿，无故的将姑娘在庙里头丢啦。”贺照雄一听，微然一阵冷笑，遂说道：“白莲寺和尚这是欺压我等。和尚明知打播之事由我师生而起，俱都住在我的家里，故此将奚家的姑娘隐匿在庙中。”说着话，喝着酒，闷心酒越喝越勇。壶里的酒也喝干啦，自己端起小酒坛子，犹如饮水一般，喝了一肚子酒，将酒坛子抛在地上给摔啦。贺照雄空心喝下酒去之后，酒性大发，天色已到定更之时，小英雄站起身躯，自言自语说道：“贺某没有别的东西，还有钢刀一把，可以宰和尚呢。”老家人与杂货铺掌柜的，见贺爷在盛怒之下，也不敢相拦，老家人说道：

“少主人多要保重些。”贺照雄出了杂货铺，直奔白莲寺而来。

工夫不大，来到寺后，由东边的苇塘一走，正走到小和尚刨的坑。未埋成

黄三太与大义士等，小和尚将坑的原土又填上啦。贺照雄不知，以为是奚家姑娘已死，埋在这里了。贺照雄心里暗想：“奚家小姐，你真称得起贺照雄之妻。”贺照雄心里头思想着，遂由矮墙而过，到庙里忽然眼前一道黑影，方一定神，黑影儿又不见了。由北向南走了几十步，黑影又在眼前一晃，贺照雄定睛一看，黑影又不见了。此时贺照雄心里思想：“莫非奚家小姐冤魂不散吗？”又一转想：“哪有异端之事？”

再向前行，只见黑影在前面，离着自己十几步远，贺照雄这才知道不是鬼怪，急奔黑影追去。绕了两道院子，走到花厅前，黑影忽然不见。贺照雄上了花厅，就听有哼哼的声音，贺照雄奔声音而去，原来花厅东边捆着一个和尚。贺照雄问道：“你是何人？”小和尚哼了一声，贺照雄知道小和尚口中有物，伸手将口中的东西与小和尚掏出来，小和尚干呕了两口，遂说道：“好汉爷，奚家小姐不是我办的事，是我师傅法慧所为。”

贺照雄一听，遂说道：“谁问你这些事呢？”小和尚说道：“方才来了一个妖精，将我捆上了，他说您要来了，叫我告诉您，法慧僧在地窖子里呢。”小和尚将下地窖子的道路，详细告诉了贺照雄。贺照雄心中暗想：“这也不是哪里的事？真有妖精吗？”贺照雄半信半疑，将小和尚口仍然堵上。走到地窖子口儿，一看果然有一块盖地窖子的板，已经掀开啦。贺照雄下了地道，晃着火折子一看，此地道是正南正北，贺照雄由北向南走十几丈，见东面墙上有一个门，此门是假的，与砖的颜色一样，贺照雄进了里面一看，是翠竹林。贺照雄心中纳闷：“地窖子之中不见天日，哪里来的竹林呢？”用手一摸，原来是人造的竹子。贺照雄顺着竹林中的蜿蜒小道向东走了不远，闻有

老妪说话的声音，就听一个老妪说道：“姑娘你太不给我们面子啦，四天四夜，我们这样劝你，你就连一碗水都不喝。你要从了二当家的，一辈子的幸福，吃着不尽。姑娘大了都得出门子，你别说是秀才的姑娘，天上的仙女还下嫁呢，怎么这样死心眼呢？你看我们两个人倒愿意啦，谁要哇？我们这个脑袋，只可粗衣粗食，哪有姑娘的福大呀？姑娘啊，从了吧。先喝碗水，压压火儿。”又听有女子的声音说道：“你们家没有少妇长女吗？都愿嫁和尚吗？老乞丐不必多费唇舌。你家姑娘乃是名门之女，再要劝我，我可骂你们。你家小姐惟求一死，你们不叫我行拙志，看守着我也是不行，再有三五天我也不能活了。

两个下贱的乞丐，何必饶舌？”贺照雄暗中赞成，真是不愧名门之女。就听婆子说道：“这可没有别的法子啦，打吧，好倒骂上前来来了。”就听皮鞭子叭叭向身上抽的声音，先前姑娘是泼口大骂，随后只有哼唉之声。婆子打着问道：“小贱婢从也不从？你别认着这一回抽死，没那个事！这是便宜你。”贺

照雄心中思想：“我父母给我结的亲，自四岁上就都看见过，虽然未曾过门，我不救谁来救呢？”贺照雄正思想着，就听鞭子打人的声音，已经没有啦。贺照雄向前走来，原来是三间小灰棚子，没有门窗户壁，贺照雄在外面叫道：“妈妈，师傅请你们去一个呢。”婆子遂由灰棚中走出一个，说道：“哪位师傅呀？”婆子一看不对，原来是一个俗家，手执钢刀。婆子刚要跑，贺照雄赶奔进前，手起刀落，挟肩带背，婆子当时倒在尘埃，贺照雄一连剃了几刀，溅的混身血迹。走到灰棚之中，那一个婆子哟了一声，刚要向外逃走，被贺照雄一刀刺死。此时贺照雄满身是血。再看姑娘在棚子北面梁上吊着，倒剪二背，离地约有三尺，身穿蓝绸子的裤褂，足下窄窄金莲。南面有一个藤床，上面放着一只箱子，一个皮匣，匣子之内俱是珠翠首

饰，箱子之内俱是衣服。贺照雄走上前，左手托着姑娘，右手割断了绳子，将姑娘托到藤床之上，慢慢的捶后胸，摩擦前胸。

姑娘腹中咕噜噜一响，一口浊痰吐于床下，“啊呀！”一声，遂说道：“苦命的奚秀龄。”睁睛一看，一个血人在自己的眼前扶着自己呢。姑娘说道：“你是什么人？还不下退。岂不闻男女授受不亲吗？”贺照雄说道：“我非别人，我乃安乐村贺家堡的贺照雄是也。”姑娘一听说道：“原来是贺公子。你到此何干？”贺照雄说道：“我前来搭救小姐。”姑娘说道：“公子此言差矣。我一青年的女子，现在庙中隐藏了四日四夜，岂能腆颜出庙？公子乃诗书门第，礼乐之家，这件事若由你将我救出，我跳在黄河也洗不清了。庙里凶僧约有二百余名，纵公子知我，无奈外人多生物议。”贺照雄说道：“心地坦白，怕什么毁谤？姑娘乃九烈三贞之女，贺某知之已久。我将姑娘救出去，送到家去，我必替小姐明此不白之冤。”姑娘说道：“公子你乃百万之富，何愁不妻妾满堂？我唯有速求一死，公子不必挂念。没有别的，我死之后，望公子念妾被不白之冤，替我报仇雪恨足矣。再者，我只有父母在堂，上无三兄，下无二弟，仍望公子多多照应，妾死在九泉之下，亦感公子之恩。

公子你快去吧，妾只有一死，决不能辱了两家的门庭。”贺兆照雄说道：“姑娘言之差矣。你我自三四岁定亲，那时节两小无猜，谁没见谁？你在庙里的事，我俱都知道，你何必固执呢？”

姑娘不要多言，我必将你背出此庙。”说着话走上前来。小姐听至此处，遂说道：“公子不可如此。即让你背我出庙，你不想想庙里是多少和尚？倘有不测，妾反累及于你。你只知有妾，竟将你的堂上慈亲置之度外？公子速去，勿费唇舌。”贺照雄听罢，一顿足说道：“姑娘我救不了你，惟有与你报仇就是了。”

贺照雄又仰面说道：“苍天哪！保佑贺某无恙，将此仇报了。”

说罢此话，贺照雄转身形进了假竹林。

姑娘整理衣服，淫僧所有的珠翠首饰、绸缎衣服，姑娘连看都不看，扶着藤床而下。姑娘上吊的绳子，离地三尺余高，姑娘就着那条绳儿，挽了一个套，地窖子之中辨不出东西南北，扶着绳套，大拜了八拜，口中说道：“生身的父母，白生养孩儿一场，父母养育之恩，儿未尝稍报，儿不能堂前尽其孝道。

婆母慈祥，年供柴，月供米，三四年之久，为的是将不孝的儿妇娶过门去，在堂前侍奉你老人家。如今儿妇遭难已死，负了婆母一片好心。”转身形又拜了四拜，站起来扶着套儿，杏眼之中流下血泪，洒于胸前，将套分开，粉颈一伸，就听背后有人咳嗽一声，说道：“姑娘休行拙志，老朽在此。”小姐回头一看，身背后站立一个大脑袋，头如麦斗，身高三尺有余。姑娘说道：“打鬼！打鬼！”大脑袋说道：“哪有鬼怪？我是胜英的大师兄，前来搭救你们未过门的义夫节妇。贺照雄进地窖子，本是老朽将他引来的，贺照雄不能救出姑娘，老朽故此来救小姐。”姑娘闻听，遂说道：“原来是大师伯。难女落难在庙里四天四夜，难女不能出此寺院。您将难女救出，叫他人说长道短？老伯父，您快去救贺公子去吧，难女只求一死。”老剑客说道：“小姐，我要救，救你们一双义夫节妇。我将你夫妻完全救出去，那才是全始全终。我若独救贺照雄一人，岂不是半途而废吗？姑娘你是贤德之女，贺照雄他是孝义双全之男，故此老朽才前来搭救你们。姑娘你休要迟误了时候，贺照雄要与僧人动上手，他的武学可不成，必然被僧人所害，反而不美了。

姑娘你贤德不贤德？节烈不节烈？你要贤德节烈，速与老朽出庙，老朽今年八十七岁了。”姑娘叫道：“师伯，贺公子救我，我都不出此庙，您虽然是师伯，素不沾亲，我是一女子，怎与师伯逃走？”老剑客一听此言，有情有理，遂叫道：“姑娘，

我是八十七岁的老绝户，无儿无女，我收姑娘你为义女，我若拿你不当亲生的女儿，叫我夏侯商元不得善终。”姑娘一听，赶紧飘身下拜，遂说道：“不肖的难女逼得义父起誓，倘日后难女得志，若不以义父当作生身的父母看待，叫我必遭恶报。

义父受小女儿一拜。”老剑客心中欢悦：“我八十多岁，没有听过叫父亲的。”老剑客终朝寻茶讨饭，酒色财气抛了三样半，就是还有点好气。如今认了干闺女啦，老剑客可爱了财啦，见姑娘应允出庙，遂走到藤床前，将首饰放在包裹内，包好了向腰间一围，将绸缎衣服，一件一件的向背后披，披了七八件。

向地下一蹲，叫道：“女儿这里来，义父背你逃走。”姑娘这才伏在老剑客背后。老剑客又拿了一件大的衣服，将姑娘向自己身上一缠，遂说道：“姑

娘闭眼吧。”大脑袋一晃，身形一摇，唔唔的带风，穿过假竹林，够奔地道，由打花厅出去，往正北奔庙的后群墙。前文表过，后群墙矮。老剑客施展八卦赶著名的童子功，一纵过了墙头，要是墙高，背着一个人，谁也过不去。老剑客背着姑娘纵过了庙的矮墙，够奔庙后东面的大苇塘子。九月间苇子已经落叶，老剑客先将苇子铺倒一片，又掀过来一把苇子，叫道：“女儿！你扶着这把苇子站好。”姑娘掀着苇子，剑客将姑娘由身上放下来，姑娘站在一旁。老剑客将衣服铺放在倒了的苇子上，叫道：“女儿你坐下吧，我去救贺照雄去。你可别行拙志，若那么一来，老夫就枉费一片苦心了。”姑娘说道：“义父，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请义父速去救贺照雄去吧。”老剑客放下小姐，再进庙去救贺照雄不提。

单提贺照雄，自假翠竹林灰棚中顿足走出，仍奔假砖门。

出了假砖门，顺着地道向南去，走至地窖子的北后门，一扇关着，一扇掩着。贺照雄探头向里观看，一看里面是三间禅堂，

坐北向南，北面的窗户，屋中灯烛辉煌，外面地窖子有挂灯。

贺照雄手背着钢刀，叫道：“小和尚，你们出来一个，妈妈叫你们去呢。”小和尚问道：“哪位？”贺照雄说：“是我。”

小和尚走出来一探头，贺照雄一伸手，揪住小和尚的耳朵，照着小和尚脖子上就是一刀，将死尸拉着，靠到东面地窖子墙，又叫道：“小和尚，你们倒是出来一个呀！”小和尚又出来一个，贺爷照样又杀了一个，两个死尸掷在一处。再叫小和尚，里面的小和尚说道：“怎么去了两个啦，还招呼呢？”这个小和尚遂留了神啦，刚一探头，贺照雄一伸手，这个小和尚抽身向里便跑，贺照雄在后便追，追到禅堂屋中，手起刀落，将第三个小和尚斜插柳一刀，小和尚倒在地板上。法慧僧一怔，贺照雄并不答言，将两旁边站着五六个小和尚，用刀一路乱剁。法慧僧方才站起身形，贺照雄纵起身来，照着和尚便剁，和尚一抓桌子腿，向贺照雄翻去，桌上酒菜撒了一地。贺照雄这一刀正剁在桌子上，和尚一转身形，由门后抄起三股烈焰叉，遂问道：“什么人？”此时贺照雄由桌子上撤出刀来，遂用手一指：“大胆的凶僧！奚家屯的奚老先生之女，前来烧香还愿，你敢隐匿不献？大太爷是安乐村贺家堡的赛孟尝贺照雄是也。”和尚一听，心中一怔。和尚知道，贺照雄是有名的人物，倘若勾引官兵前来，这场官司不好打，并不是怕贺照雄的本事。和尚一想，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将贺照雄结果了性命，就算完啦。

贺照雄此时举刀便剁，和尚仰起叉来便搪，贺照雄不敢碰和尚的叉，顺势便划和尚的双手。二人在地窖子之中，战了二十余个回合，和尚的叉将贺照雄的刀叉住，向上一抖头，说声：“撒手！”贺照雄身不由己，单刀出手。和尚



的叉奔贺照雄胸前便刺，贺照雄用了两个野马分鬃的招数，贺照雄可不敢前进，只有后退之能。挤到西面上这行柏木桩子上，和尚是急劲，恨

不得一叉将贺照雄叉在桩子上，按足了膂力，照定贺照雄胸前刺去，贺照雄将身躯向南一闪，和尚的叉刺入柏木桩子上。和尚向外一撤叉，贺照雄由和尚的叉杆上纵过来，和尚一伸左腿，照定贺照雄便踢，贺照雄将身躯向东一闪，和尚的脚踢空，和尚的叉仍在柏木桩上。说时迟，那时快，和尚踢贺照雄落空，左脚落地，右脚一踹桩子，将叉由柏木桩子之上将叉撤出来，举叉向贺照雄便砸，贺照雄向北一闪，未留神脚下死的小和尚，竟将贺照雄绊倒，和尚见贺照雄栽倒，双手抱叉便扎。贺照雄武学虽然不十分精，他可是杂学，在家练武之时，山南的海北的，到了贺宅，没有不招待的，朋友临走的时候，有过意不去的，便对贺爷道：“贺兄，在下有几手笨艺，地躺的招数，我在你面前献献丑吧。”在武学之中，这就是要传授武艺，贺照雄是有教的便学，所以他是杂学。和尚抱着叉这一扎贺照雄，贺照雄遂施展地躺招的工夫，和尚使的力大，贺照雄闪开了叉，和尚便将叉扎入地板之内。和尚拔叉的工夫，贺照雄便向北翻，和尚在拔叉的时候，挡着北面的门，不容贺照雄出去，拔下叉来再扎，贺照雄仍是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和尚忽然灵机一动，心里暗想：“我为何不用叉举起来拍他？再不能叉入地板了。”于是换招，举起叉来拍贺照雄。贺照雄此时头东脚西，仰面看着和尚举起叉来，贺照雄心中暗想：“悔不听吾妻之言。

淫僧举起叉来就叉，倘若乱叉，吾命休矣。”

正在此时，就见北面地道中一人，一纵一丈多远，两纵进了地窖子。和尚一看就是一忙，原来是个大脑袋，头如麦斗，身量三尺多高，头上的短头发有三寸来长，坏棉袍多厚的油泥，头上挽着一个疙疸髻，破布条与草绳拧的腰带子。和尚问道：“什么人？”老剑客用手一指和尚，说道：“淫僧！震三山撼五岳鬼见愁大头鬼王夏侯商元是了。你隐匿奚老者之女，已被

某救出去了。”此时贺照雄已经站起身躯，闻听是大师伯夏侯商元，心中这才放心。和尚闻听说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原来是讨饭的。”说着话用野鸡抖翎的招儿，将叉向外一挡。

老剑客八步赶站童子功，草鞋一点地，成心要卖一手儿，向上一纵，大脑袋几乎顶着地窖子的上板。和尚一想：“这个人还称得起剑客呢？容你落下来，后腰上给你一叉，就是金钟罩也将你砸折了。”他哪知道老剑客是夜行眼，童子功，黑天白天看的一般远。说时迟，那时快，容老剑客由上面落下来之时，和尚平着叉向老剑客打来，老剑客一弯腰，踏在叉杆之上，犹如棉条儿一般，和尚悠了两悠，老剑客头朝下一落，手一按地翻身站起。贺照雄在一旁看

着，不住的惊讶，平生未见过这样的武学，只见法慧僧的叉吞吐撒放，撒花盖顶；老剑客闪展腾挪，暗藏着猫蹿狗闪，蹿高纵矮，内隐着兔滚鹰翻，陡转如环。

贺照雄一看，这才知道自己艺业不高，和尚忙活了半天，连老剑客的破棉袍都没有沾着。老剑客说道：“凶僧，我将奚家小姐已经救出去啦，这是与你开开玩笑。你不用着急，我站在地上不动，你打我两叉看看。”老剑客遂伸出两只胳膊，站在那里不动。伸胳膊为的是护头。凶僧抡起三股烈焰叉，照着老剑客的软肋梢打来，这一叉“吧哒”一声，正正打上，老剑客向上一进步，让过了叉盘子，将叉挟住，遂说道：“我可没躲。你该挨打啦，一对一下的。”和尚心里暗想：“我可受不了。”

兵刃似自己的命一般，和尚焉能放松，擎着叉杆，与老剑客要较劲。你道老剑客在萧金台举过石香炉，那是多大的膂力呢？

和尚与老剑客较劲，老剑客遂将凶僧举起四五尺高，向地下一甩，凶僧将叉松手。老剑客平生没害过性命，今天是急劲，拿过叉来，手执叉的尖子这头，用叉钻照着和尚的脑袋上，就是一下子，和尚急忙用缩颈藏头之法，向下一缩头，叉钻正扎在

脑袋左边，将头皮划破了，鲜血当时流下，眯了和尚一只左眼。

和尚转身就跑，奔南面上的四扇垂花门，出了垂花门奔地道，和尚的用意，他想老剑客必追，将老剑客引到前面的地道门那儿，老剑客必不知有消息，掉在网里，将老剑客擒着，然后捉拿贺照雄易如反掌。哪知道老剑客是童子功，八十七岁正身的童子功，黑夜可作楷书。和尚在前头跑，老剑客在后头追，遂叫道：“照雄随我来！”追到地道要出门的那儿，老剑客嚷道：“照雄啊！你的火折还有吗？”贺照雄说：“有。”老剑客说道：“你将火晃着，要出地道儿。堵着门是转环板，板底下是网，掉在里头就得被擒。到那儿别直走，靠墙南有面头台石，向南纵到阶头台石上，登台阶出地道的门，在我背后紧紧跟随。”和尚在前面一听，心中暗想：“干啦，他全都知道了。”

和尚由地道之中出来，一拉铜环子，出了月洞转环门。老剑客的脚步要追和尚可不费力，皆因为后边有贺照雄，贺照雄在地道里打着火折子走，哪跟得上老剑客呢？因为贺照雄没跟上老剑客，老剑客在地道外等着贺照雄，比及贺照雄由地道出来，老剑客一叉杆将月洞转环砸落。

就在这个工夫，法慧顺着花园子向南跑，跑到东禅堂的北院，一边跑着一边喊：“大师兄，了不得啦！现在剑客震三山在地窖子里，由地窖子里追出我来啦。快出来吧！”此时就见东院各禅堂中，纵出三十来个和尚，俱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手擎合手的家伙。老剑客叫道：“照雄你在北面等候我，待老夫独

斗众淫僧！”你道这三十多和尚为何这样齐整呢？皆因为昨日胜三爷等在庙外与法慧鏖战，庙里的和尚故此有预备。这三十多和尚之中有一个老道，正是七星真人赵昆福。老剑客手擎着叉，引头在前，贺照雄在后，法蓝僧怀抱着亮银梅花夺，大声说道：“来者是夏侯商元么？你也是道门之徒，为何搅闹佛门善地，

杀害庙中僧众？”老剑客大怒，骂道：“猴儿崽子！你还装好人呢？染污了佛门净地。现在我将奚老先生的女儿救出庙去。

还有多少案都是你们所为？大胆的凶僧，竟敢将降香的妇女隐匿庙内。钱塘县现在出了七案，如其不将少妇长女都与我献出来，我把你们这一群猴儿崽子都打坏了！你们这群猴儿崽子，莫倚人多势众。”和尚亮银梅花夺一分，上前一近身，老剑客手执三股烈焰叉，叉头向里，叉杆向外，按棍使用，亮银夺向前一递，被叉杆磕出去，和尚就觉着虎口发酸。和尚自知气力不敌，不敢砸老剑客的家伙，但是亮银夺吞吐撒放招数神妙，老剑客的叉当棍使，和尚的亮银夺拿不着叉。和尚虽然气力不敌，他的艺业高强，这二位，一个是道门长门的，一个是僧门长门的，两个长门的弟子战了五六十个回合。正杀得难解难分，恶道七星真人在旁念了一声：“无量佛。大师兄为何不用绝艺呢？”法蓝僧恍然大悟：“我有香砂迷魂袋，为何不用呢？何必费此气力？”亮银夺虚点一招，纵出圈子外，将夺交于左手，伸手由兜囊之中，撤出香砂迷魂袋。香砂迷魂袋头上有皮口袋，口袋上有梅花孔，先向自己鼻子用手指一弹，闻了解药。老剑客借着灯光一看，心中暗想：“此袋没有破法，有心要走，大脑袋一晃就走啦，群僧决追不上我，无奈有贺照雄在后边。”

老剑客一着急，一顿足将就地的方砖踩裂，一掉叉杆，将翅子朝外，遂说道：“你要打香砂袋，我就用叉叉你。”和尚香砂迷魂袋，离着远了够不着，遂向前欺身，老剑客的叉就要出手。

正在此时，东禅堂上咳嗽一声，说道：“掌院当家的休要使暗器，俺胜英来也！”又听一人说道：“大师兄休要担惊，贫道诸葛山真来也！”又一人喊道：“弼昆在此！”来了一僧一道一俗家，胜三爷手中托着明晃晃的金镖。这段书杀得天翻地覆，名为胜三爷两只金镖破寺院。为何两只金镖呢？指镖救友，给了

黄昆一只。老兄弟四位，黄三太小弟兄六位，由莫家店来的，欧阳爷与小弟兄们未敢进庙，手中也没有家伙。欧阳爷说道：“你们老哥儿三位进庙，我得便与他们找家伙去。”故此欧阳爷也未进庙。法蓝一见胜爷金镖在手，胜爷的镖有名，人所共知，和尚明知自己要用香砂袋，胜英他必打镖，镖能打得远，香砂袋不能及远。自己一想，难讨公道，遂将香砂袋还于兜囊之中。胜爷说

道：“现在庙中隐匿奚家女子，还有别的案子，当然也是你等所为。你去请老当家的去，胜某与老当家的有话讲。”

正在此时，就听庙内钟响，皆因老剑客由地窖子之中追出法慧僧的时候，早有和尚报于老方丈，老方丈本打算不出头，后来又听说是剑客到了，又听说胜英也到啦，老方丈打了一个唉声说道：“前日推算一卦，十日之内有血染衣襟之祸，此乃天数也。”遂吩咐小和尚击钟，齐集了一百多和尚，都手执兵刃，奔东院而来。群僧进了东院的月洞门，俱都雁排翅排开，胜爷一看，老和尚背后，有两对小和尚，这四个和尚俱都是精神百倍，气宇不凡。这正是老和尚五徒弟法吉、六徒弟法祥、七徒弟法如、八徒弟法意。再往后有两个和尚，身躯魁梧，搭着龙头凤尾的如意架子，架子上放着亮银方便铲，铲杆有胳膊粗细，铲头三面是刃，铲尾有大月牙儿。这条铲，在少林寺由宋太祖所封，自有少林寺就有这条铲，为镇少林寺之物，永久未出过世，此次老和尚出来游方，忽然将它带出来了。也是天数，按说这宗东西不是打仗用的，是和尚埋白骨所用之物，如今老方丈，拿方便铲当作兵刃。此铲重有一百来斤，除非璧和僧，谁也用不了。胜爷看罢，整整鸭尾巾，拢银髯，拱背躬身，叫道：“老师傅，弟子胜英拜见。”璧和僧叫道：“胜侠士！”

你乃替天行道之士，为何杀害我庙中的和尚？”胜三爷叫道：

“老师傅！可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弟子焉敢搅闹佛门净地？老师傅，你有失查之过，这寺院之中，不知有多少妇女。

有弟子之徒弟贺照雄之未婚妻，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前来庙中降香，被你寺内的僧人隐匿不献，奚老先生在县衙告状，派官人前来搜查几次，未见奚家之女，现在被我大师兄救出了寺院。既然有这一案，其余那些案不问可知，也必是老师傅庙中的僧人所为。老师傅大慈大悲，将这些妇女俱都献将出来，叫这些妇女们全都骨肉团圆，散而复聚，岂不美哉？”老和尚一听，慈眉倒竖，遂说道：“如有此事，就是贫僧获罪于天，贫僧我必清查白莲寺，将肇事之人，必照戒规处治；再不然，我将这些不法的僧人交与府县衙门。贺施主是大善士，施舍四辈子了，他来到白莲寺，杀了些小和尚，是替我除害群之马，那算作为罢论。”说至此处，用手一指老剑客，问胜爷道：“此人就是夏侯商元吗？”胜爷答道：“然也。”又指着诸葛道爷说道：“此人就是你的二师兄诸葛山真吗？”胜爷答道：“不错。”和尚又指红莲罗汉弼昆长老问道：“他是你的师弟弼昆么？”胜爷说道：“正是我的师弟。”老和尚问毕，复又说道：“我平生不开杀戒，如今被汝师破了我的金钟罩。没有别的，我将你们羁留几天，你师傅必来，等你师傅来了，我们两个人有交代。我也不与你们动手，你们也不是贫僧的敌手。”胜爷低头不语，一旁怒恼了老剑客震三山

，夏侯商元说道：“老猴崽子，你别不知自爱啦，你要羁留老太爷，老太爷将你掰坏了。

胜英后退，看我的。”和尚说道：“夏侯义士，你失言了。”

老剑客说道：“你这儿不是杭州官府，我们没犯王法，你敢言羁留老爷子们，你是胡说。”说着话，一抖三股烈焰叉，纵起来便打，老方丈回手抄起方便铲，向上相迎，就听“当唧唧”

一响，老剑客倒退了两步。老剑客将叉按棍使，上下翻飞，老

方丈横拦竖架，蔽住了招数，这条铲使活啦，分上中下三百六十铲，就听铲使得嗖嗖带风。胜爷担惊害怕，金钟罩要叫铲打上，也得骨断筋折。胜爷心中暗想：“这都是为我们爷们，要不然吾大师兄岂能到这里呢？”胜爷想到这里，遂叫道：“大师兄与老师傅合上招啦，不能分出胜败。且请下退，小弟陪着老师傅走几趟。”老剑客心中暗想：“老方丈这条铲使活啦，我是不能战胜他，我师弟有镖，倒可以赢他。”老剑客思想至此，遂虚晃一叉，纵出圈子外。胜爷提刀，够奔近前，老方丈的铲向胜爷一晃，胜爷一闪身，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二位各使平生学业，鱼鳞紫金刀不敢碰铲，方便铲也碰不上胜爷的刀，老方丈修行眼乱转，要看刀法步眼，还得让胜爷。二人正在酣战之间，南面上的僧人之中，一声无量佛说道：“为何不施展绝艺，将胜英等一鼓而擒？”老方丈自己的奇方，配的香砂迷魂袋，只传与大徒弟法蓝、二徒弟法慧，自己没有用过，这回被老道提醒，由兜囊中取出香砂迷魂袋，自己闻了解药。胜爷一看，心中暗想不好，将刀交于左手，伸手登镖。和尚一看，心中暗笑：“我专接暗器。”思想至此，向上进步。诸葛道爷打稽首，念无量佛，一筹莫展；大脑袋直晃，也是没有法子。

正在此时，就听月洞门外，佛殿庙脊上，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来也！”一道立闪。此人在庙脊上兽头藏着看呢，由脊上一道立闪相似，三四纵来到月洞门，在胜英与老方丈当中一站，念了声：“无量佛。胜英为何与汝师伯交起手来？还不后退！”胜爷喏喏连声而退。你道艾道爷怎么来的呢？

自擂台散后，老剑客艾道爷遂在乡村闲游，听说本地出了失去妇女之事，艾道爷访了多少庵观寺院，并无有下落，有心要访察白莲寺，又恐僧人施展香砂袋。累次研究破此物之法，还请了一位女剑客，为的是抵制香砂袋，如今剑客研究成了破香砂

袋之法，这才前来窃探白莲寺，正赶上胜爷等与老方丈动手。

比及老方丈取出了香砂袋，镖行大众都在计无所出之时，艾道爷这才露面。老剑客面向南，这才向老方丈打稽首：“师兄别来无恙？大师兄乃是参修之

士，何必与胜英他们一般见识？看在小弟之面，饶过他们吧。师兄你来看，我的四个徒弟都在你的面前呢，他们倘有不法行为，或做了伤天害理之事，贫道决不轻饶。大师兄，你现在有失查之过，你知道吗？你的二徒弟法慧窃盗少妇长女，现被吾之弟子、震三山夏侯商元，将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救出白莲寺。既然隐藏奚家之女，别家所丢的妇女不问可知，也是令徒所为。请师兄将那些妇女们俱都释放，叫他们夫妻母女骨肉团圆，岂不美哉？咱们僧道净讲慈悲为怀，将她们这些妇女们若永久藏在庙中，岂不有失大师兄半生慈善之旨？现在这个地方有七家丢失妇女之案，连奚老先生这一案，共是八案了。师兄若放出这些妇女，吾师徒与大师兄赔礼。”

老方丈闻听，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遂说道：“阿弥陀佛，道友，果有此事，贫僧真是获罪于天了，我必当清查白莲寺，将同作此事之人，按戒规治罪。但此是一事，惟有贫僧八九十年的苦功夫，前被尔破了十三太保横练功夫，道友就是不到白莲寺，我养了一百日气功，我必找道友分个上下。你今日既来了，咱们二人须要分一个输赢，这又是一事。你我分输赢已毕，再将犯戒规之门徒，按规处治。”艾道爷说道：“无量佛，贫道素不练功，已成无用之人。恕过了小弟吧。”和尚说道：“道友，你纵有苏秦之舌，贫僧也不能听。贫僧非与道友一同开杀戒不可。”艾道爷说道：“无量佛，师兄非此不可，贫道只好奉陪。大数来临，贫道岂能脱过？请师兄上招吧。”

老方丈方便铲换于右手，刚要动手，前面站着四个徒弟，五徒弟法吉说道：“师傅你战了胜侠士，又与夏剑客战了一回，

你已乏了，待弟子会一会艾道长。”语毕，亮银如意一分，就要进招。艾道爷一看是一个小孩子，念了一声：“无量佛，师傅法名怎么称呼？”法吉说道：“贫僧名叫法吉，排行在五。

自幼出家，拜璧和僧长老为老师。”艾道爷说道：“自古僧道是一家，动手之时是点到而已，千万莫下绝招。”艾道爷向胜英说道：“你过来，与这少师傅接招。”胜爷闻听答应：“谨遵师命。”拉刀来战法吉。法吉双如意一晃，够奔胜爷鸭尾巾，胜爷一闪身，如意走空；第二招推如意奔面门，胜爷又一闪身躲开；双如意又向左右二肩头，胜爷一闪身躯。法吉说道：“胜侠士因何不还招？”胜爷说道：“师傅你是八大名僧之中的高明人，故此让你三招。”法吉说道：“胜侠士不用相让。”双如意挂两肋而来，胜爷这才还招。胜爷这一与法吉还招，可比不了平常的动手，此时两方面俱都是老少三辈观看，故此胜爷施展胜家独门八卦绝命刀，法吉的如意，摘戮撕掙，以力降胜爷。战的工夫稍然一大，胜爷步眼一散，由北一撤步，法吉年轻，以为胜爷是真败，双如意直奔胜爷二肩头，胜爷一翻身，如意落空，胜爷就势里手一刀，法吉头上

的月牙莲子箍被鱼鳞紫金刀削去，震得僧人头痛，抹头向正南而败。胜三爷说道：“承让，承让。”法祥见师兄法吉落败，纵身过来，叫道：“胜侠士！法祥奉陪几招。”胜爷又让了三刀，第四刀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双如意对单刀，战二十来个回合，胜爷佯输乍败，法祥向北便进，口中说道：“不见胜败不能罢休。”

够上了步位，一只如意奔右肩头下，一只如意奔左臀部，胜爷燕子翻身，双如意走空，胜爷的刀向和尚右耳平扫而去，法祥见刀临切近，缩项藏头式。和尚向下一低头的力量甚大，将七八寸头发就飘起来啦，正被鱼鳞紫金刀扫上，头发纷纷落地，众人俱都愕然，法祥也败归本队去了。法如见六师兄落败，纵

身够奔当中，叫道：“胜侠士！我五师兄、六师兄俱都落败，小僧法如愿奉陪胜英侠士走几趟。”法如一出来更显著鲜明，亮银月牙莲子箍，亮银双如意，黑真真发髻飘洒两肩头。胜爷仍然让了三招，第四招接架相还。法如掌中的双如意，神出鬼没，上下翻飞，摘戮撕捋，拘挂稠拿，双如意带风声。胜爷一看，法如虽然年青，艺业高强。此时胜爷脸面微见汗迹，遂使了一招仙人解带拦腰斩，够奔僧人肚脐上，双如意一挡鱼鳞紫金刀，胜爷抽刀，抹头败式，遂说道：“七师傅，胜英气力不敌了。”语毕，向北而跑。法如在后一语不发，在后便追，够上部位，双如意一只奔后脑海，一只奔后心窝。胜爷此时早将鱼鳞紫金刀交于左手，刀柄顶在心口窝上，尖朝外刃朝上，右手注销一只金镖来，容小和尚的双如意看看到了胜爷脑后，胜爷一翻身，口中说了一声：“打！”胜爷的镖奔的是法如上身，法如见胜爷镖奔上身，急忙一闪身，哪知道胜爷的镖奔上身是虚的，法如一闪身的时候，镖奔法如的腿腋打去，法如欲待躲闪，焉得能够？正正打在腿腋之上，法如被胜爷打了一镖。胜爷见法如带镖而走，遂叫道：“七师傅，你向哪里走！”法如不语，遂向本队而走。胜爷心中甚着急，三只金镖被黄昆带走了一只，剩了两只啦，若如法再带去一只，就剩了一只啦。一看法如跑在本队内，将镖起出，掷在一旁，胜爷这才过来，俯腰伸右手将镖拾起。

此时八师傅法意见自己三个师兄，俱都败归了本队，明知道自己出去也白费，但在此时也不能不出来了，遂暗将双如意举起。当时北边的人看得明白，都知道法意是要暗害胜爷，贺照雄叫道：“师伯，看那一个小和尚要暗害吾恩师。”诸葛道爷说道：“临大敌，不要多言，只许看着。”贺照雄心中甚为不悦，自己暗想：“眼看敌人要暗算我的恩师，诸葛师伯何以

不叫多言呢？”正在此时，就看法意一纵身躯，直奔胜爷背后而来，举起双如意，照定胜爷脑后便砸，只见胜爷向后缩身，双如意落空，紧跟着胜爷一

翻身，就是一镖，这一镖正打在法意肩窝之上。两方面观者没不咋舌的，贺照雄才知道诸葛道爷是久经大敌之人，见过阵势，暗中佩服诸葛道爷有先见之明。

法意当时赶紧起下了金镖，掷于地上，满面羞惭败回了本队。

胜爷拾起金镖，还于囊中。

此时老和尚四个爱徒俱被胜爷所败，慈眉倒竖，善目圆睁，一合方便铲，走至当中，就要与胜爷较量雌雄。艾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纵在当中，叫道：“胜英！须知尊卑长幼，不许无礼，那是你师伯。”此时胜爷正热汗直流，闻听老师之言，喏喏连声而退。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方便铲的大月牙子直奔艾道爷哽嗓咽喉来，艾道爷急忙缩身躯，将身躯缩下二尺，方便铲由艾道爷头上过去。艾道爷叫道：“师兄！你是慈悲之人，何必如此？你先将被难的少妇长女放将出去，叫她们骨肉团圆，岂不比你我私争胜强多了？”和尚并不答言，仍然递铲直取艾道爷，艾道爷让过了三招，这才撤背后的宝剑，与和尚接架相还。和尚三十六铲，犹如蛟龙出水一般，只见方便铲上下翻飞，艾道爷的宝刃，金光烁烁，恰似银蛇乱窜。两旁边之人，俱各目瞪口呆，此时和尚丛中，万恶的老道念了声：“无量佛，大师傅为何不使绝艺，将胜英等一鼓而擒？”和尚闻听老道之言，心中暗想：“我真是当事者迷。”将铲向左手一交，右手取出香砂迷魂袋。艾道爷见和尚取出香砂迷魂袋，微然一笑，将宝刀背于背后，由兜囊中取出两个竹筒，这两只竹筒，七寸余长，都有鸡卵粗细，这两竹筒底下都有底，一个里面套着钢筒，一个里面套石筒，每筒之中装着硫磺焰硝丸七粒，如同槟榔大小，此物专能破香砂迷魂袋。和尚一晃香砂袋，

艾道爷将口一磨，筒口火星乱冒，将筒儿向香砂袋上一打，硫磺焰硝丸打出，直打在和尚的香砂迷魂袋上。香砂袋就怕水火，见火就着，硫磺焰硝丸打在香砂袋上，犹如油与火过一般，当时火光轰然而起，将和尚的胡须眉毛，俱都燎着。和尚抛了香砂袋，举铲与艾道爷一死相拼。艾道爷说道：“师兄太执迷不悟了，我能容师兄，恐怕还有不能容师兄的呢。”语毕向正面禅堂上一摆手，说道：“道友何在？”就见由正禅堂上，一道立闪相似，纵下一位道者，先落在平台上面，然后再纵到艾道爷切近。众人一看，俱都一怔，原来是一位带发修行的女道姑，看年纪似三十许。其实乃是六十三岁的一位黄花女。落在地上，手执宝剑，向璧和僧说道：“道友，你空修行一世，不分善恶，不懂好歹。你的徒弟抢女奸淫，你不但不自思己过，按戒规惩治，你反护短，以势相杀。谁无父母兄弟妻子，无故使人骨肉离散，于心何忍？”方丈闻听，低头不语。

此时万恶的淫僧法慧早听的明白，心中暗想：“这个事情已经闹大啦，将



来无论胜负，我也不能免于死罪。莫若我来一个先下手为强，我将这个道姑引到庙外苇塘之中，先将他奸淫完了，然后带着一走，我们两个四海为家，他比我还年少得多呢。”万恶的淫僧法慧思想至此，由身旁的和尚手中夺取一把大戒刀，纵到道姑切近，说道：“你是一个道姑，无故的加入作甚？不要走，且吃我一刀。”艾道爷在旁边说道：“道友，这就是为恶之魁。钱塘、仁和两县所出的案子，都是此人所为，知道的已经有了八案，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呢。”艾道爷这一句话，生死簿上勾了淫僧的名姓，若论他的罪名，应当零劓都不为过。淫僧的戒刀奔道姑肋肩带背剁过，道姑一闪身形，宝刃向戒刀一压，就听呛的一声，将戒刀一分两断，然后宝刃如风扫败叶，由和尚脖颈而过，头尸两分。此时南面的和尚一

阵大乱，老方丈又羞又愧。

艾道爷回头叫道：“胜英！你看看七十多岁的人，作事总是疏忽。你看恶道眼珠乱转，他又要三十六着走为上策，他多少次都是这样趁乱逃走，他这回又要走了。他要是从此海走天涯，多少长女少妇被他所害的，俱都冤沉海底，你的仇从此永不能报了。你附耳过来。”胜爷低头，艾道爷在胜英耳畔如此如此。胜爷点头，伸手一拉诸葛道爷与弼昆长老，哥儿三个由白莲寺北后墙过去，要暗中捉拿赵昆福。哥三个这一出去，犹如撒下天罗地网，恶道想要逃走，势比登天还难！哥儿三位在庙之四外暗候老道，这且不提。单说恶道七星真人，见法慧被女侠所杀，自己暗想：“我与胜英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

他若得手，岂能饶我？我趁此一乱，何不逃走？”七星真人赵昆福主意拿定，遂暗暗奔东禅堂，由东禅堂南院，纵身蹿上禅堂，滚脊爬坡向东而逃。当日晚间，阴云密布，星斗无光。恶道来到东群墙，见高耸大墙，直插霄汉，方要上墙，就见一道黑影在墙上一晃。恶道不敢上墙，顺着东群墙又向北逃，心中思想：“庙后边必清静。”恶道走到庙后花园子，又见有人影儿，恶道以为是有人要捉他，由背后撤出宝剑一晃，走向前去，原来是风吹花影。恶道转至北墙根，留神向四外观看，见墙根下有妇人迎面而立，黄素素脸面。恶道心中一动，三月间曾取过一个妇人的紫河车，又取了妇人的眼睛，此妇人好似五月间所杀的一样，又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圆方脸儿，恶道又想起春天时曾开一少妇之膛，小孩都要生产啦，将孩子及大人的眼睛，俱都取出；去年八月间开膛一个少妇，黑微微的脸面，四五个月的小孩，也好似在面前站立一般。原来这都是恶道疑心生暗鬼，哪有鬼来呢？自己长着胆子走到墙下，并无所有，这才拧身上墙，下了大墙向北去。走着道儿，腿直打旋，土地

发软，恶道以为是鬼揪他呢，低头一看，原来是昨日要埋黄三太他们的坑，土尚未实呢。恶道顺着东边的苇塘向北去，就听东边苇塘之中“噗啦”一声

响，恶道心中一惊，止步观看，就见苇子向两旁一分，纵出一人，手中明晃晃宝剑一晃，口中念道：“无量佛，你认识贫道诸葛山真吗？”聋哑仙师合着宝刃。

恶道心说：“我战不过他的宝刃。”回头要走，又听一声：“阿弥陀佛，弼昆在此。”手中擎着宝剑，恶道心中暗想：“我直奔西湖岸吧。”抹头要走，北面树林中一声：“杂毛王八羔子，昨天晚上，你出主意要活埋我，今天我可要宰你个王八羔子。”

恶道一声长叹，心中暗说：“仍回白莲寺吧，这三个把守三面，我焉能逃走？”转身再回白莲寺的后群墙，离群墙有两丈远，就见墙上一人，银髯乱飘，手中明晃晃的单刀，说道：“赵昆福，你认识胜三爷吗？”赵昆福不由的打了一个寒战，心中暗想：“这四个人四面将我围住，我如何能走？”此时就听有人喊道：“小子！黄三哥把住东北，杨香五把住西北，萧银龙把住东南，我把住西南，张茂龙、李煜在四外放哨。”恶道向当中一退，说道：“姓胜的，是单打独斗，还是群殴？”胜爷说道：“闯荡江湖一世，没有两个打过一个。”语毕，胜爷由大墙上飘身而下。恶道举剑照定胜爷就劈，胜爷施展进手绝命刀，恶道抖擞精神，双剑越杀越勇，胜爷使到四十余招，用绝命三刀，扎胸前，挂两肋，老道双剑向下一压，胜爷反手左肋一刀，鱼鳞紫金刀扎进去有半尺余。胜爷手托着刀把，恶道吼了一声，双剑撒手，两条胳膊俱直。金头虎喊道：“刀扎杂毛左肋梢啦！”胜爷抽刀向外一纵，恶道用手按住刀口，黄三太等向前要剁，恶道说道：“且慢，我有两句话说。”胜爷说道：“三太别动手，有话叫他说。”恶道七星真人赵昆福，对胜爷等说道：“贫道死之晚矣。众位施主以后收徒弟，先要教以戒淫二字。”

贫道自十六七岁，专好美色，后来收了八个徒弟，我又发熏香蒙汗药，后来我每年必得一场热病，因此只取紫河车，不能采花了。贫道伤天害理之事，作得太多啦，死之已晚。”语毕，一松手，血向外一溅，躺在就地乱滚。胜爷遂说道：“你们小弟兄剁他吧。”黄三太小弟兄六位，这才亮家伙向前一围赵昆福，杨香五的匕首刀，黄三太的朴刀，金头虎是把翘尖式钢刀，张茂龙的链子锤，李煜的链子枪，萧银龙的判官双笔，劈嚓叭嚓，骨肉翻飞。惟有腰间剁之不动，黄三太的刀下去，只听说了一声：“剁不动了。”金头虎喊道：“老杂毛的腰怎么剁不动呢？”萧银龙将老道的衣服向下一扯，露出蓝汪汪的鱼鳞，原来是腰间缠着双龙头杆棒，宝刃宝剑都剁不动。萧银龙一见双龙头杆棒，喜出望外，叫道：“胜三伯父！天赐之喜，杆棒有了。”老道动手之时，将小包袱掷在地上，萧银龙用老道的小包袱擦了擦杆棒，双手托着杆棒递与胜三爷，胜三爷接过杆棒，递与诸葛道爷，说道：“道兄，物归原主。”道爷

接过龙头杆棒，非常欢喜，念了一声无量佛。胜爷一拢银髯说道：“众位，咱们杀奔寺院吧。”蛮子说道：“我不去。”胜爷说道：“贤弟不要胆怯，现有我之恩师与女剑客，俱都在寺内。”

蛮子这才点头，胜爷率众由北群墙越过，四老六小杀奔东禅堂东院而来。一笔难说两下的话，胜爷等出庙之时，女剑客与璧和僧，讲清规戒规，老方丈袒护弟子，二人所以杀在一处。老方丈方便铲上中下三百六十招，女剑客的宝刃上下翻飞，霞光闪闪，二人杀成一个团，老少侠剑客观看，只见铲光剑光，看不出招数来了。老方丈与女剑客的武学，可称盖世无双，胜爷与大伙看得目不转睛。艾道爷叫：“胜英！你顺着我的手来看。”胜爷顺着艾道爷的手一看，见西月洞门外有一个和尚，手使五股托天叉，胜爷一看那宗意思，这个和尚是用叉要暗算

女剑客的。你道这个和尚是谁呢？原来是八大名僧之中的第三名和尚法缘。这个和尚专好打猎，杀害生灵，他每逢出去打猎去，也许晚间去白天回来，也许半夜三更回来，今天因为星斗无光，天昏地暗，三更多天，他就由山上回来啦。先到自己住的禅堂内，见有两个小和尚在那交头接耳，法缘僧问道：“什么事？”两个小和尚遂告诉他说：“现有胜英带领许多的侠剑客，前来攻打白莲寺，师祖父跟他们在东禅堂东院动手呢。”

法缘僧闻听，遂放下打的飞禽走兽，够奔东禅堂东院而来。走到西月亮门外一看，有个红乎乎的人与他的师傅动手，二人杀在一处，犹如一个团儿相似。法缘僧心中暗想：“我何不在暗地中助我师傅一叉之力？”举起叉来，前把靠着叉盘，为的是没有声音，方要向外发叉，又停了不发，皆因为方丈与女剑客动手，二人行高就低，忽左就右，蹿高纵矮，犹如团儿一般，法缘僧有叉不敢出手，恐怕伤了他的师傅，方要照女剑侠发叉，又赶上他师傅绕过来，故此叉停止。众人都愿看老方丈与女剑客动手，谁也未见西月亮门外有人，艾道爷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叫道：“胜英！你顺着我的手儿看。”胜爷早已看明，问道：“恩师，此人可留不可留？”艾道爷说道：“此人一脸的杀气，也是杀生害命之辈，留不留在两可之间。”胜爷遂点了点头，注销一只金镖，说了一声：“着！”法缘僧向东仰面躲看，这只金镖直奔法缘的哽嗓咽喉打去，就听得“当啷啷”一声响，五股托天叉落地，和尚翻身栽倒。胜爷叫金头虎与贺照雄起镖，贺照雄一起金镖，冒出一股鲜血，容血冒尽，贺照雄将和尚的首级用刀割下，金头虎将和尚的首级，拴在五股托天叉上，挑着喊道：“众位看看！这个和尚被我胜三大爷用金镖打死了！”庙里的和尚一看，正是三和尚法缘，群僧一阵大乱。

老和尚心中惨切，二徒弟方被女道姑所杀，三徒弟又被胜英一

鏢打死，老和尚心中一乱，方便铲带起了金风。女剑客剑法更门改路，惊动了心慈面软的艾道爷，遂叫道：“道友！剑下留情，慈悲为是，老方丈无有死罪。”此时女剑客改的是一支八仙颠倒剑，使了六十余剑，怎见得？有赞为证：果老乘驴削凤毛，先师拐李剑术高。仙姑摆下绝命阵，湘子飞花神鬼逃。且说女剑客方使到“仙姑摆下绝命阵”的招数，平着宝刃奔壁和僧腰上扫来，壁和僧见剑临切近，立着铲用月牙一拿女剑客的宝刃，女剑客未容壁和僧用铲的月牙子将剑拿住，早将宝刃抽回，壁和僧的铲已经落空。说时迟，那时快，女剑客趁着壁和僧的方便铲落空，遂纵起身躯，使了一招湘子飞花剑法，奔壁和僧肋肩带背砍去。艾道爷在一旁看的明白，念了一声：“无量佛，道友剑下留情，可惜那大年纪。”女剑客的宝刃看看落在壁和僧的头与肩上之际，闻听艾道爷在旁说情，遂将宝刃向回一撤，欲待不伤老方丈，已经收招不住，竟将老方丈断去左臂。可怜老方丈铁鏢金刚壁和僧九十余岁的童身，正当悟性参禅，不开杀戒，只因识人不明，收下不肖的徒弟，一时又感于护短溺爱，为徒弟开了杀戒，竟被女剑客斩去一臂。众僧人见老方丈断去左臂，立时右手的铲抛于尘埃，翻身栽倒地上，一个个俱都亮出兵刃，要在东禅堂院内厮杀，一决雌雄。此时胜三爷等见群僧亮出兵刃，要以多为胜，胜三爷大伙遂也亮出兵刃，要混战一场。艾道爷说道：“胜英且慢，不用汝等动手，不论有多少僧人，我与道友俱能当之。”又叫道：“贾明何在？”

速将老方丈抬在一旁，以免众人脚踏。”贾明与香五二人急忙过去，将老方丈抬在西北角上，放于地下。金头虎手提老方丈半节胳膊，叫道：“香五小子！我给他接上吧？”杨香五说：“贾明你别挨骂啦，你看看群僧与女剑客在那杀上了。”单说众僧容贾明、香五将老方丈抬走，遂一拥齐上，团团将女剑客

围住。此时女剑客一柄宝刃，犹如削瓜切菜一般，只见杀得人头滚滚，鲜血淋漓。艾道爷掌剑护住东西两面，不叫僧人越过界线与胜爷等交手，艾道爷犹旋风一般，时而东面，时而西面，僧人有向前进者，辄被艾道爷的宝刃削折兵刃，于是众僧不敢前进。战了工夫不久，带伤者不知有多少，身首两分及腰断两节者三十余人。法蓝见如此光景，情知不能报复，艾莲迟尚未动手，女剑客一人尚不能敌，遂对法吉等使了一个暗令子，在混杀之时已经潜逃无踪了。其余那些僧人的武技都不如法蓝与法吉等人，女剑客如同虎入羊群一般，艾道爷见此光景，不忍多事杀人，遂大声喝道：“胜英！你还不收场？再待一会，这群恶僧将尽矣。”胜爷这才抱着鱼鳞紫金刀大声喝道：“众僧人听真，有抛家伙不战者，站在南面，不论好歹，决不能杀害。

胜英等此来，为的是救被难的少妇长女，汝等如不作战，可抛了兵刃，任

凭逃生，决不追杀。如其不然，胜英的鱼鳞紫金刀，混杀乱剁，一个也不留！”

此时众僧人一听此言，正苦无暇逃走，不啻半空中下了一道赦旨一般，个个抛了家伙，跪在尘埃，女剑客这才收了招数。

地下的死尸横躺竖卧，受伤不能动转的哀求求饶者触目皆是，死于非命者三十余人，受轻伤能自爬起跪于胜爷面前者五七十人。胜爷说道：“汝等乃一时之愚，既往不究。我且问汝等，白莲寺庙中所藏的妇女，俱都在何处？”其中有老实的僧人说道：“这些事连我等也不知道，庙内有两个老人，是伙居道，伺候我们二当家的，派人将他们找来，便知底细了。”胜爷问道：“此二人现在何处？”那和尚说道：“这一阵交战，可不知他二人哪里去了。”欧阳大

义士说道：“我知道他二人现在哪里。因为我在二更来天的时候，给黄三太他们盗家伙与大衣服零碎东西之时，我看见这两个王八羔子。”小英雄们在庙外之时，是空着手呢，乱刃剁老道，哪里来的家伙呢？皆因为庙中的老方丈与艾道爷交谈之时，群僧都齐集在东禅堂东院，欧阳大义士乘那时进了白莲寺，在地窖子之中，将三太等的兵刃衣服俱都盗出，交与小弟兄们了。欧阳大义士在盗物之时，早在各处留心妇女们都在哪里，寻找多时，并不见少妇长女的下落。在众僧跪求饶命的时候，欧阳爷早告知胜三爷，叫胜三爷问群僧们少妇长女的下落，故此胜爷质问群僧女子的收藏所在。哪知道法慧僧所作所为，群僧是毫不闻问，法蓝僧虽然有些知晓，皆因为法慧偷盗窃取，每逢偷着古董玩物，辄送给法蓝僧，法蓝僧知道，佯作不知，任法慧所为。先前庙中有四个老伙居道，掌管庙中的地亩，伺候掌院僧法蓝、法慧、法缘、法宝等，后来法慧由外面用竹皮箱子向庙中运妇人女子，事被老伙居道知晓，那两个伙居道劝止法慧，说：“此庙乃正悟参修，清静所在，老方丈璧和僧费尽心血，募化十方，才招集这些修道僧人，不许污染此庙。”法慧不听，那两个伙居道要禀报老方丈璧和僧，法慧闻听大怒，遂用香砂迷魂袋将那两个伙居道迷了过去，用绳子捆好，提出庙北山上，将两个伙居道俱都杀死，掷在山洞之内，然后告诉群僧，如有从中作梗或走漏风声者，与此两个伙居道一律处治。由此四个老伙居道剩了两个，这两个只有忍耐而已。从此庙中的僧人，对于法慧所作之事，无敢过问者，任法慧所为，法慧奸淫完了妇女，再叫他的徒弟们奸淫。如今胜爷问妇女们的下落，有僧人告诉寻找这两名伙居道。欧阳爷说道：“我知道这两伙居道，我盗东西的时候，见有两个伙居道藏在花园丛中，谁知道此二人挪了地方没有？”胜爷遂打发金头虎贾明将那两名伙居道找来。

这两名伙居道见了胜爷，跪在胜爷面前。胜爷一见这两个伙居道，俱都是慈眉善目，赶紧用手扶起，胜爷说道：“如今

白莲寺的僧人，恶贯满盈，已经伏诛。找你们二人，并不是别的事，所为问汝等在此庙中窝藏的妇女现在何处？”伙居道说道：“胜老爷子，此庙之事，无有我们二人不知的，这个窝藏妇女所在，就在观音堂西北隅地道之内。”遂叫两个伙居道在头前引路，艾道爷与女剑客在前，胜爷大伙在后面跟随，来到观音殿。女剑客先参拜了观音神像，然后艾道爷与胜三爷等，大伙一同参拜观音，拜毕观音神像，这才由二老伙居道带路，奔殿之西北角，有一个五尺粗的大磨盘相似，上头按着一朵莲花，莲花梗有个像粗饭碗似的东西。二老伙居道指着这块磨盘说道：“每逢妇女们由此处下去，里面怎么样，我等没进去过。

还有一件事，里面有两个大案贼，是法慧僧半路收的师弟，皆因为法慧僧黑夜提着箱子，里面装的是妇人，这两个大案贼要见面分一半，被法慧用香砂袋将他二人迷昏过去，捆好了弄到庙中，用解药解过来，法慧问他俩怕死不怕？你道大案贼更怕死，不住的求饶。法慧说：既然怕死，我将你二人解了绑绳，放开你们，收你们作个师弟，你们可得听我调遣，不许二心。

两个大案贼应允，落了发作了法慧师弟。听说法慧叫这两个大案贼，专管看守此地道，法慧收他们两个人，皆因为爱他们两个人的武技高强。不论哪位要是下去，可得小心留神，以免受此贼子的暗算。”胜爷闻听点了点头，遂说道：“多劳二位的指教，胜英感激非浅。”胜爷这才叫金头虎掀磨盘。金头虎说：“咱们有力量，这个磨盘，一提就开。”语毕，遂上了磨盘，提着莲花梗，挪了半天，磨盘纹丝儿都不动。贾明累的黑紫脸变成了青白色，遂叫道：“三大爷！这两个伙居道不是好人，他冤咱们，快将他们宰了吧。”欧阳大义士叫道：“贾明你是浑虫！你站在磨盘上提莲花梗，磨盘焉能动转呢？你快滚下来吧，看着我的吧。”贾明由磨盘上跳下来，欧阳大义士由腰间

兜囊之中，掏出一条绒绳，拴在莲花梗上，用力一拉绒绳，只见磨盘向左一转，闪开半面。欧阳大义士解下绒绳，将绒绳带在囊中。一看这个地窖子口有一层铜铁网罩着，女剑客用宝刃将铜铁网削断，众人围着向里一看，黑乎乎深不见底，地窖子口有三层倒下的台阶。晃着火折子一看，有一棵大立柱子，约有一围来粗，上下必须爬此柱子，将柱子磨的异常光滑，再向底下看黑乎乎看不真切。此地道有三丈余深，上下之人非有本领不可，不然不能下去。众人看完了，俱都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下去。胜爷是侠客身份，不能下去，欧阳大爷平生不近妇女，艾道爷也是不近妇女。杨香五说道：“贾爷能下去。”贾明说道：“宰了半天和尚啦，我要下去，好叫和尚宰我？咱们的人不死一个，你就不乐意。”艾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遂叫道：“道友，方才在东禅堂东院，道友大开杀戒，伤三十余命。如今道友若能下地窖子，救出这一群无辜的

妇女们，庶乎可以功过相抵。”两个伙居道说道：“请你多留神，里面可有我们法慧僧两个师弟。”

女剑客说声：“晓得。”遂由地道下了三层阶脚石，一只手抱着柱子，顺着柱子而下，三丈余深站了实地，底下是平坦地，南北一丈二宽的夹道，东西有二三十丈长。女剑客向西走了不远，有四扇垂花门，开着两扇，关着两扇。上门限吊着一口铡刀，下门限吊着一口铡刀，上门限是刃朝下，下门限是刃朝上。女剑客侧耳细听，里面嗡嗡直响，正是这两个大案贼在夹道内比试武艺呢。这两个贼，一个叫法朗，一个叫法光，法朗使三尖两刃大砍刀，法光使鸦角流金枪。女剑客用宝剑尖一点铡刀，刀由上门限而下，再斩断锁链，铡刀坠地，消息已破，下门的铡刀就不能向上起了，皆因为锁是连着的。女剑客向夹道内一纵，燕子抄水势，宝剑在前面横着来斩法朗，法朗见女

道姑的宝剑来到切近，将三尖两刃刀向地下一戮，三尖两刃刀被女剑客用宝剑将刀斩断，法郎尚不知何事呢，方要逃走，被女剑客一剑斩得头尸两分。女剑客遂说道：“可惜你生为男子，下贱的品格，给和尚看妇女。”法光闻听，是女子的声音，这法光与女子在地窖子之中，守了三四个月，见了女子就想污染呢，遂说道：“你是姑娘，还是妇人？”女剑客并不答言，手起剑落，挟肩带背将法光斩为两段。这两个淫贼，只在地窖子之中快乐了三四个月，就被女剑客所杀。女剑客斩完了这两个淫贼，遂进了北禅堂。此禅堂明三暗五，女剑客掀绣花帘，进了东暗间。一看有七个妇女，有起来的，有没起来的，有一个妈妈，年约四十来岁，满面上搽着胭脂粉。又一看那些妇女，也是脂粉满面，他们一看女剑客一身血迹，手擎着明晃晃的宝刃，吓的妇女们哭哭啼啼。女剑客说道：“你们不要啼哭，贫道前来搭救你们重见天日。”女剑客又向那妇人道：“你是干什么的？”这个妇人说道：“师傅，我是在杭州府卖胭脂粉的，皆因我身量矮小，都管我叫小李妈。我做买卖回家天晚啦，和尚用迷魂药将我迷惑过去了，用箱子装好，弄到庙中。我到庙里头，我净做些好事，和尚盗来的妇女们，有固执不从的，和尚要杀，我必劝解劝解。”女剑客闻听，修行眼一转，见北墙上钉着有一条大红绸子被，靠墙有一张藤椅，藤椅上坐着一人，红绸子汗巾勒着，此人脸色难看。女剑客问道：“这是何人？”

李妈说道：“这位也姓李，大李村的小姐，文学的姑娘，被和尚盗来，宁死也不顺从。我劝她，我说：“姑娘，你明着不从，暗中将你迷过去，何愁你驴儿不拉磨呢？”姑娘痛哭了一场，谁知她身上忽然起了一身的黄水疮，浓浓流水。这些妇女都不及此女美貌，此女可称天姿国色，和尚爱她容貌俊美，未忍杀害，治好了这身黄水疮，打算再成好事。哪知这个女子，

她得便就要寻死，故此将她勒在藤椅之上。”女剑客问道：“被凶僧盗来

多少日子了？”李妈说道：“有六十余日了。”

女剑客左手提灯，上前一看，果然脸上黄水淋漓，皮里肉外都是，这真是上天保全烈女。女剑客本是六十三岁的黄花女，她看得出来此女是真正童身。女剑客打了一个稽首说道：“无量佛，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后来此女被女剑客救出去，胜爷叫人给搭回家去，此女痊愈之后，姿容胜于昔日。六十余日，未失贞操，这也是德门善报。女剑客说道：“李妈，你将姑娘解了，你搀着她，我救你们出地窖子。”李妈说道：“师傅你慈悲吧，你救出我们去，你必修的长生不老，成佛作祖。”女剑客说道：“不要多言。”李妈将姑娘解下来，女剑客在前带路，七个妇女，一个个跟随在后，李妈搀扶着李小姐，看见了两个死尸，吓的众人直哆嗦，来到垂花门，女剑客将下门坎的铡刀用剑斩断，众人顺夹道向东去，到了明柱这儿，向上一看，上边已然有太阳之光。女剑客说道：“我先上去，放下长绳来，先将李家姑娘提上去，然后再一个一个向上提你们。”大伙说：“师傅，我们有一年的，半年的，三五个月的，全都没见天日，你将我们救上去，我们不能忘你大恩大德。”女剑客将宝刃还匣，两手一拢明柱，两腿一蹬，上了去，用胳膊肘一跨，上了三层阶脚石。女剑客一看，东面是红油漆板，于是由油漆板旁纵上地道，一看艾道爷英雄等俱都在地道上等候呢。艾道爷问道：“道友，里面有多少妇女？”女剑客说道：“道友随我来。”

二人遂奔观音殿内，女剑客对艾道爷说道：“里面有两个凶僧，已被我杀死。有七个少妇长女，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婆子。这七个妇女，都是擦胭脂抹粉的形色，俱都失了贞节。惟有李家一位千金，在藤床上勒着，至死不从凶僧，生了一身的黄水疮，六十余日，血水淋漓，俊美之容变成丑态，所以贞节未失。连

李家小姐带婆子，共是九人。我先顺下长绳去，用绳将李家小姐的腰捆好，再将她提上来。我看那老妇人与那七个女子，俱都不是什么好人，将他们活埋在内，道友你看如何？”艾道爷说道：“不可不可。都是野女村姑，被和尚所盗，不从则杀，威逼力迫，谁不惜命？将他们救将上来，叫他们骨肉团圆。

至于她们将来有什么事，咱们就不管了。道友慈悲吧。”艾道爷再再相劝，女道姑这才点头。二人出了观音殿，有几个和尚与伙居道找来长绳，女剑客登阶脚石，顺下绳子去，离地四尺，绳子不够长。杨香五说道：“将我的飞抓接上吧。”女剑客将杨香五的飞抓接在绳头上面，飞抓套在手腕上，底下的婆子将姑娘的腰系上，将李家姑娘提上来。黄三太等看此女满面黄水疮，不像人样，胜爷叫庙内的僧人搭了一张藤床来，女剑客搀扶着李家小姐上了藤床，搭



到观音殿内。女剑客再回来顺下长绳去，叫他们再系上一个，底下系好了一个，女剑客向上一提，这个妇人与众不同。原来这个妇人本是乡村之女，到了地窖子之中，每日吃的是鸡鸭鱼肉，半年有余，养了一身肥肉，分量甚重，女剑客杀了几乎一夜，独斗群僧，虽然不乏为，也有点精神困倦，拉这个妇人的时候，觉着分量一重，遂向西面的红油漆板一倚，这一倚红油漆板不要紧，女剑客身遭大难，就听里面一响，毒药弩由板内一齐发出，女剑客松了绳子向上纵时，左肋早中了一毒药弩。窝弓劲弩，比人打的力量都大，女剑客方向上纵时，这一弩打上。艾道爷问道：“道友怎样？”女剑客说道：“贫道休矣，再不能同道友奉经诵卷，同参正果了。

这也是贫道杀伐过重，观音菩萨立时报应。”艾道爷说道：“道友不要心慌，不要紧，贫道自有办法。”金头虎接续着要向上提人，胜爷应允。将众妇人一个一个的提上来之后，胜爷叫庙里的和尚寻找了一架辘轳，架在地窖子口上，黄三太与金头虎

贾明等下了地窖子几个人，将地窖子之中的金银绸缎首饰，装在大筐之内，上面的人用辘轳向上摇，将地窖子中的金银对象全都拉上来之后，用包裹包好。胜爷叫过这七个妇女说道：“你们各自归家，如不识道路可以打听行路之人，就说走路迷惑了。回家之后，就提有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请的高人，破了白莲寺，救出汝等，汝等俱都各提小包裹各自回家去罢。”

众妇女叩头谢了胜爷救命之恩，各携包裹而去，不必细表。胜爷又打发人雇了一只船，去武昌府江夏县松竹观万笏山，来回的船脚，叫李妈侍奉女剑客。伙居道将女剑客搭在船上，艾道爷取出百草转阳丹，叫婆子与道姑起下毒药弩，调和百草转阳丹，连服带敷，这百草转阳丹有起死回生之力，服后即已止住疼痛。艾道爷也上了此船，同女道姑同赴万笏山去了，暂且不必细表。

单说胜爷将未曾逃走的和尚叫到面前说道：“此事不能经

官，倘若经官，事情可就大了，也没有你们的便宜。汝等速将那些和尚俱填塞在地窖子之内，用土屯了，往后再不可发生暧昧之事了。所有的银钱，我们是分文未动，决不爱财，仍归你们。”胜爷吩咐完毕，镖行众人来到禅堂，和尚与胜爷打净面水沏茶，要款待胜爷斋饭。胜爷等说道：“不便骚扰你们。”

金头虎喊道：“我这还饿着呢！几乎叫人家活埋了，难道说还饿着走吗？”胜爷不理，点查人数，小弟兄七个、诸葛道爷、弼昆长老、欧阳爷全在，单独不见剑客夏侯商元。胜爷愕然，遂问道爷：“怎么大师兄不见了？”诸葛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胜施主不要惊慌，大师兄他送干闺女去了。”胜爷闻听，这才恍然大悟。列位，老剑客果然是送干闺女去啦。将干闺女送

到奚家屯，并将那些金银首饰衣服，俱都送与了奚家姑娘见了父母，悲喜交集，骨肉团圆。老剑客送完了干姑娘，

急忙再奔白莲寺，进了白莲寺，胜爷等大伙已离了白莲寺，奔江苏十三省总镖局去了。老剑客问明了伙居道，才知道自己的恩师已回松竹观，胜爷等已回镖局子，老剑客急忙顺水路追赶艾道爷。追了不到一个时辰，将艾道爷的船追上，纵上船去，叫道：“恩师！您将破香砂袋的对象与弟子留下了吗？”艾道爷说：“我临行仓卒，未曾与你留下。”夏侯商元说道：“您要那物无用，将来我们要再遇上香砂袋，就不能抵抗，请恩师将此物授与弟子吧。”艾道爷笑道：“我要此物何用？”说着话由腰间百宝囊中取出，递与夏侯商元。老剑客接到手中，问道：“恩师，此物怎样用法？”艾道爷将制造此物的来历说明，并将用法告诉夏侯商元。老剑客听明，遂说道：“恩师，此物叫何名称？”艾道爷说道：“此物尚未起名，但是你既问它的名称，就叫日月飞煌筒吧。”老剑客说道：“恩师，弟子就此跟您告辞，奔江苏追我师弟他们去了。”艾道爷点头。老剑客拜罢了恩师艾道爷，遂纵下船只，返身再追赶胜爷大伙。老剑客脚程日行千里，不到半日的工夫，在路途之上就追上胜爷了，一共老少是二十位，这才共同回归镖局子。

在路途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日老少十二位来到十三省总镖局，黄昆与赵得胜师徒见了胜三爷，先谢过了救命之恩，然后将原镖交还。胜爷到镖局子后院去看蒋伯芳与张旺，嘱咐二位贤弟好好养伤。大伙吃完了饭，胜爷说道：“众位，现在杭州府、钱塘、仁和两县，一体严拿蒋伯芳与贺照雄。”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你打算怎么办善后呢？”胜爷说道：“我打算上控杭州府。”聋哑仙师说道：“要那么一办，事情可就大了。白莲寺三四十条人命，拆擂台砸死人，黄昆又刀杀九命，事实俱在，恐怕有些不便。”胜爷说道：“死生在所不惜，咱们大家酌量写呈子，我去上控。请道兄与丁绅

董商量写这张呈子。”于是丁绅董请聋哑仙师出主意，写了呈子，上面略谓：“具呈人民子胜英，皆因门下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龙、李煜、萧银龙、贾明，在杭州钱塘门外八月庙酒楼上饮酒，忽听楼下有妇人哭得可怜，皆因六人年轻，问明情由，知系焦振芳抢夺民妇，遂打抱不平，救秀才之妻。焦之家人，报告了焦振芳，将六人围住不放，恰遇蒋伯芳解劝，焦振芳家人暗算蒋伯芳，绕至蒋伯芳背后，剝蒋伯芳一刀，蒋伯芳用棍将刀磕飞，刀落于焦振芳家人长毛狗王三太阳穴上，当时殒命。

焦振芳以官势压人，诬赖小民之师弟蒋伯芳等抢绸缎店、估衣铺，得财伤主。众家人包围了蒋伯芳，与蒋伯芳动手，蒋伯芳见恶奴人多势强，遂乘焦振芳之马逃走。焦振芳素与贺照雄有隙，暗聘陀头和尚，要杀贺照雄满门尽绝

，巧遇侠剑客劝凶僧，凶僧不听，遂杀了凶僧，将人头掷于焦振芳宅院。焦振芳仗赖两县一府势力，设立擂台，因此打死摔伤黎民无数。焦振芳又霸占黄昆之妻，谋害黄昆，诬盗栽赃，将黄昆下狱，屈打成招，问成死罪。民子实有不白之冤。”等情，将杭州府前后之事，俱都说明。写完了呈子，大伙休息，胜爷、贺照雄、黄三太、萧银龙、张茂龙够奔江宁府。

进西门先到守备衙门，见了守备李廷仁。胜爷与黄三太等行礼已毕，李廷仁将胜爷接进衙署，守备李廷仁说道：“前次老达官与圣上盗回万寿灯，拿住闵德润，胜老达官带病还家。

钦差大人常与下官提及，欲保老达官与国出力，可惜老达官看仕路太轻，回家去了。”胜爷说了几句谦词话，李守备又问：“胜爷来此何干？”胜爷说道：“我要告钱塘、仁和两县及杭州府，民子有不白之冤。”守备李廷仁闻听此言一怔。李廷仁知道胜爷乃行侠作义之人，决不能妄告不实。李守备遂同着胜爷爷儿五位到了院衙门。李廷仁报告了回事处差官房，差官房

出来五七位，迎接胜爷。皆因为钦差大人暗中常谈胜爷，说胜爷可惜年迈了，要不然可称国家栋梁之才，因此差官房之人，出来五七位，非常恭敬，请胜爷屋中坐。到了差官房内，让胜爷落座。胜爷说道：“众位老爷们，我是打官司来啦。”众差官说道：“您打官司等到过堂再说，您先落座。”胜爷谦让再三，这才落座。正在谈话之际，进来一人，年有四十余岁，众差官说道：“胜老义士，您认识吗？这是管家李二老爷。”胜爷闻听，过去请安，黄三太等均过来行礼。众差官说道：“李二老爷，您替我们给回一声吧，胜老达官要上告杭州府与钱塘、仁和两县。”管家李二老爷说道：“好好，我与胜老义士回禀。”

管家李二老爷去不多时，回来说道：“钦差大人有话，不过堂，要与老达官在书房中相见。”管家李二老爷引路，众差官陪着胜爷来到书房以外，胜爷止住脚步，管家李二老爷掀帘枕进书房。李二老爷向钦差大人回道：“现有十三省总镖头胜英到了。”就听钦差大人说道：“有请胜老义士。”管家老爷遂掀着帘枕说道：“胜老义士，钦差大人有请。”胜爷急忙摘下鸭尾巾，撤去绢帕，头发向后一散。胜爷又对黄三太等也用手一指头上，小弟兄们会意，也各撤去头巾绢帕。胜爷迈步进书房，匍匐而前，说：“民子胜英拜见大人。”黄三太等都跪在胜爷之后。钦差大人说道：“老义士请起。前者老义士盗灯有功，本督院欲提拔老义士，老义士告病还家。非是本院不奏圣上，表白老义士之功，皆因老义士不欲居官。可是老义士这点侠肝义胆，本院已奏于当今矣。老义士今者要上控何人？请老义士当面言来。”胜爷以头触地说道：“民子罪该万死，民子要上告钱塘、仁和两县与杭州的知府。小民有呈状。”语毕，由袖

内抽出呈状，顶在头上。管家二爷将呈子取过，放在桌案之上，王大人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看毕遂说道：“堂堂知府，

纵子行凶。胜老义士，你背后跪着的是何人？”胜爷说道：“都是与此案有关之人，并皆是小民的门徒。”黄三太等不敢仰视，都跪在地上不语。大人向下一看，叫道：“你们都抬起头来。”头一个黄三太抬起头来，钦差大人一看，仪表非俗，满脸正气。大人问道：“你叫何名？”黄三太说道：“小民家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结义村，姓黄名三太。”大人问道：“汝上辈以何为业？”三太说道：“小民之父黄梧，乃大明守备。”

一背三代，都是作官之家。贺照雄又背了三代，钦差一看，贺照雄五官端正，面如冠玉，一脸正气，贺照雄并将焦振芳要用陀头和尚杀一家老少，幸遇侠客之事说了一遍，钦差大人点了点头。又叫张茂龙抬起头来，钦差一看，长的人品不俗，问他姓名。又叫萧银龙抬起头来，钦差一看，元宝耳朵，瓜子脸，带着喜容，男长女像。钦差大人心中暗说：“这焉能是杀人明伙之辈？”来的这几位，俱是让人见喜之人，丑陋之人俱没叫来。钦差大人说道：“胜老义士，呈状上人还多呢。”胜爷说：“回禀大人，有因两县一府严拿，逃之在外，还有没有回来的。”

钦差大人说道：“作官的要不与民作主，枉食国家俸禄，那叫什么官呢？无奈一节，此事关系重大，我必需明查暗访，访明白了再行办理。可不是本院官官相护，必需慎重从事，将实情访明白了，果如呈上所言，我必将在拿之人一同撤销。胜老义士请下去吧，在外听传就是了。”胜爷叩头碰地，退将出来。

还未出书房，回事处报告：“回禀大人得知，杭州府黎民公愤的呈状到了。”这张呈子应当胜爷退下去再递，胜爷还没有退下来，差官房便递这张公愤的呈子，这都是胜爷上和下睦的好处。忠良爷接过公愤的呈子观看，第一位杭州府的绅耆赵元成，其余都是杭州府的绅耆举监生员与黎民铺户，不下一千余家，都是告杭州府的公子焦振芳。有告赊账不还的，有告霸占妇女

的，有告仗势欺人的，有告无故摆擂伤人的。忠良爷看完了呈状，说道：“胜老义士，你所告之事，如今已经证实啦。但是本院仍然得访查明白，再为定案。胜老义士听传吧。”胜爷复又倒地磕头，小弟兄在后面也是跪着磕头，然后这才退出。走到书房外，众小弟兄窃看忠良爷，那派正气，令人可畏。差官房的老爷叫道：“胜老义士，在这吃饭吧！”胜爷说道：“多蒙诸位关照，足感盛情了。这是众位老爷们格外抬爱，民子感激不尽，民子要告辞了。”众差官送出院衙。黄三太这是初次见钦差大人。后文书上黄三太打虎惊圣驾，当时拿在圣驾前，要以惊驾之罪发落三太，那时左有王羲，右有石朗，羲奏

道：“黄三太打虎，那乃是保圣驾。”圣上遂赦他无罪。黄三太跪在底下不谢恩，王大人说：“民人不宜见圣驾，要讨一个差使。”

圣上说：“寡人封你四路飞虎厅的御马快。”黄三太仍不谢恩。

王大人又说：“作官必有文凭路引。”正赶上圣上换衣服，脱马褂子，圣上遂说道：“以此马褂为凭。”黄三太这才谢恩。

回家贺龙衣，惹恼了杨香五，盗圣上的九龙玉杯，几乎刷了黄三太，这才引出一部彭公案来。

闲文少叙，单言胜爷回到镖局子，再派人四外找寻由火烧红棚时所出去的二十七拨人，有未回来的，俱都派人去寻找。

胜爷在镖局子之中，对道爷说道：“这场官司要打赢了，也不枉我行侠作义这一辈子。”道爷安慰胜爷：“不要急躁，且候王大人访查明白了，定有办法。”胜爷于是专候传案。这日忽然镖局子门外一阵大乱，门房之人进来禀报：“胜老达官爷，大事不好了！江宁府的守备李大老爷、院衙门王千总老爷、江宁府的三班都头、江宁县的三班都头，现在镖局外，言说有要紧的公事，要见您老人家。”胜爷飘银髯，心中暗想：“这必是杭州府走了人情啦，我的官司输了。”遂说道：“我这就迎

请众位老爷。”胜爷遂同着黄三太等出来迎接，走到镖局子大门外，观看两位武职官颜色更变，守备千总每人拉着胜爷一只手，叫道：“老义士！现在江苏省的七十多员官一概全都担了处分。”胜爷说道：“莫非我之官司输了吗？”二位武官说：“你的官司还莫有一定呢。”胜爷说：“请二位大老爷客厅谈话吧，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二位武官遂同着胜爷进镖局子客厅，彼此落座。胜爷说道：“请二位大老爷明言赐教。”王千总、李守备二人说道：“这场事太新鲜啦，昨夜三更将过，院衙门内刀杀二命，管家二老爷被杀，护印的童子被杀，盗去九头狮子烈火印。在印所的墙上题了八句诗。”说着取出公事，打开了给胜爷观看。胜爷一看，却是一张黄表纸，写的不甚好，但看上面写的是：“民子斗胆拜天颜，叩禀大人虎驾前。皆因胜英实万恶，苦害黎民真可怜。愤气来到院署内，携印先归九龙山。胜英若到十海岛，大半三侠不归还。”胜三爷看罢，飘银髯说道：“胜英，胜英，你命休矣。二位大老爷同府县官人前来，想是锁拿民子胜英了？”守备、千总齐声说道：“此事黑白可辨，岂有捉拿老义士之理？现在通城七十余员官俱都不安，惟有钦差大人谈笑自若，对阖城文武官员说：‘你们众位不要惊恐，我衙门内出了杀命盗印的事，不与你们众人相干，本院吃万岁爷的俸禄，不叫百姓避屈含冤。你们可知道这座九龙山在哪里？十海岛在何处？’文武官员面面相觑，俱各不知。

大人这才派下官前来，先与老义士一个信，明天大人堂谕下，派老义士为

原办。这座九龙山必然贼人众多，镖行之人力有不及，大人必派官兵，帮助老义士抄山寻印。胜老达官，这档子事，你得尽力而为，我们要回去交代公事去啦。”千总、守备与众都头告辞。

胜爷送众官人走后，回到客厅，大伙问：“院衙门来人何

事？”胜爷遂将诗递与三太，说道：“你将此诗对大伙高声朗诵，念到老夫的名字，不要吞吞吐吐。”黄三太接过诗来对大伙念了一遍，念到“大半三侠不归还”之处，孟二侠与萧三侠俱都站起说道：“这是告我们三人。”胜爷说道：“没有你们哥俩。”萧、孟二位侠都说道：“怎么不写别人呀？”胜爷又问道：“九龙山、十海岛在何处？众位可有知晓的吗？”众人俱都不知。胜爷说道：“道兄募化十方，必然知道吧？”道爷说道：“九龙山、十海岛都俱在江苏。这座山可不比八大名山，此山寨主乃是大明朝末科的武状元，此人姓白名玉祥，上山擒猛虎，下海捉蛟龙，堪比战国时的起、翦、颇、牧，六略三韬无不通晓。我与你提一个人，莲花湖的总辖寨主韩秀由七岁与此人学艺，韩秀的水性及文韬武略，俱跟白玉祥所学。”胜爷说道：“若是去九龙山探山，可先到何处呢？”道爷说道：“有一个人，姓王名九龄，此人家住菊花村，乃是菊花村之首户。因在莫州庙上被秦义龙大杆子所伤，回到镖局子治好了伤痕，回归故里，愤不出世，他现在家中居住。若我们去九龙山，可先到他那儿，作为站脚之处。”胜爷问道：“这菊花村距九龙山多远呢？”道爷说道：“九龙山在菊花村西五里之遥。”

胜爷又说道：“探山可去多少人呢？”道爷答道：“去少了不成，因为上九龙山必先乘船，有二十里水路，还得路过铜铁闸十二道，方能上山。咱们可去之人，年长的大师兄可去，震九江屠粲屠大爷也可去，这二位都娴习水性。贫道我也当去，弼

昆长老、孟铠孟二侠、萧杰萧三侠、贾七爷、李四爷、踏雪于丰恒、丁绅董丁桂芳、黄昆、欧阳天佐、欧阳天佑、邱三爷邱琏，俱都可去。年青的三太、香五、茂龙、李煜、濮德勇、张凯、李智、高恒、侯华璧、邱成、欧阳德、贾明、胡景春可去。

诸葛道爷共分派了去探山的老少四十八位，九龙山在镖局东南百里之遥。道爷说道：“咱们众人吃完了晚饭起身，连夜行走。”四十余位俱都带各人应手的家伙，震九江屠大爷带路。

屠大爷叫道：“胜三弟！王九龄家中是深宅大院，他家里除去他小夫妻之外，就是男女下人，并无有外人。咱们吃完了晚饭，定更来天，会水的带好了水衣水靠。”蛮子说：“我不会水。”

道爷说道：“大丈夫放心，这回去的人会水的甚多，你放心吧。”

众人由镖局子起身，至五更天，老少四十余位到了菊花村。

此村有五百余户人家，东西的街道，坐北有所瓦房，门前栽有数棵门槐，都有一围多粗，根深叶茂。屠爷叫道：“三太！上前叫门。”三太遂进前，慢慢敲打门环。里面有人问：“什么人叫门？”三太说道：“是十三省总镖局子的。”老家人提着灯笼将门开放，用灯笼一照，老家人一看黄三太是壮士打扮，遂问道：“你找谁？”三太说道：“现有震九江屠粲屠大爷、神镖将胜三爷、孟铠孟二侠、萧杰萧三侠，他们几位前来拜访。”

老家人一看光戴鸭尾巾的有十几位，老家人说道：“你且稍候，容我回禀我家主人。”三太点头称是。老家人遂回归内院，唤起王九龄。王九龄不敢怠慢，急忙出来迎接。见了胜三爷等，俱各寒暄已毕，王九龄遂向院中相让，胜三爷说道：“贤侄有闲房吗？”王九龄说道：“你来了多少位？小侄男有闲房四十余间呢。”胜三爷说道：“我们来了四十余位。”王九龄说道：“东跨院现有五间北房，五间南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这一所房屋，足可容几十位。”大家进了北上房，从人献上茶来，王九龄又叫家人将东西厢房赶紧打扫洁净。大家喝着茶，王九龄叫老家人套上四套的大车，奔六合县去买鸡鸭鱼肉，叫长月工在本村找一两个厨师傅，要手艺好的。真是人多好办事，天将到晌午，酒席已经做得，遂调摆桌案，入座饮酒。王九龄这

才问道：“胜三叔来此何干？”胜爷命王九龄叫从人暂且退出，胜爷就将钦差衙门丢失黄金印、杀人的事说了一遍，并把贼人所留的诗句也念了一遍，遂又将约请大众要探九龙山，寻找盗印之人。王九龄说道：“胜三叔，你就来了四十八位，你就是来四百八十位，用上六年的工夫，也不能进九龙山。因由东河坡上船，二十余里到了铜闸，提闸的时候人能出入，不提闸人不能出入。这十二道闸，就是山沟，水面上有拦江锁、混江锁、滚江锁、转轮刀，有铜钱网，有弩刀。常听老人提念，有二位虎狼似的的老寨主，掌管水八寨、旱八寨、中平八寨，另外有小六寨，都是有能为的英雄，共有四五百位寨主，喽卒过万，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战船有几百只，水旱相连三百余里，四周有水围着，每年种稻田三百余顷，苇塘、竹林等有三二百顷，山坡之地有果木树，不计其数；过了麦秋，农田无事之时又以捕鱼为业，旱潦得收。他父子乃是仁人君子，大明朝末科的武状元，因避李闯王之乱，携带家眷来在此山，可称得起是无穷的富贵，占此山有四十余年，招聚天下的英雄，山内是士农工商无所不备。此人实有奇才，并不欺压良善，如若是旱田不收，派人在大集场收买粮食，比如玉米六吊钱一石，他能给六吊五百钱一石，先兑钱后收货。是九龙山的喽卒寨主，买卖公平交易，他焉能杀官人，偷盗印信，暗告胜三叔你呢？”

所以我说你打九龙山，六年也进不去山。”胜爷一听，叫道：“九龄啊！要按你所说，九龙山我不能进去，焉能拿盗印杀人之人呢？”王九龄说道：“三叔你若有妙法，小侄男的眼光可看不到了。”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你听，王施主他所谈一点也不虚。”胜爷说道：“如此说来，我不能进山了？”道爷说：“非也，凡事都在人办。”胜三爷叫道：“道兄！六略三韬，哪位也不及道兄你，就请道兄为弟划一策吧。”聋哑仙师

说道：“胜三弟，大伙都在这里呢，酒席筵前大家商议，山峰险固，处处有人把守，实难进山。明天一早晨，派一位足智多谋之人，见机而作。如得此人，可拿着你们三侠的名帖，你们三位的名声，我料白玉祥大概也有耳闻，他必然接见，明着拜访，暗中看其山势。到在那里，若见此人，全凭三寸之舌，请问白寨主盗印的究系何人？落在九龙山没有？见了本人，就知道印在此山中与否。胜施主当面问问大伙谁能前去下名帖。”

胜爷一抱拳，对大伙问道：“哪一位明天去到九龙山、十海岛下名帖去？”胜爷问了一回，四十八位默默无言，此时王九龄也在一旁。胜爷又叫道：“众位！这回如能下名帖，探山后倘得回黄金印，由钦差大人奏明圣上，功名可立。哪位替我出力？”胜爷说着话，面有难色。说话之间，闪出了血心热胆的美英雄黄三太，说道：“恩师不要为难，弟子三太愿往。”道爷说道：“不是我拦你，你有刚无柔，有勇无谋，你去必然坏事。”三太刚要还言，胜爷向三太一摆手，三太面带惭愧而退。

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你再问问吧。”胜爷又问了一次，闪出来雪亮眼透明心的小侠客萧银龙说道：“胜三伯父，小侄男可能前往吗？”胜爷闻听，观看萧三侠，萧三侠未及答言。

银龙说道：“我去有三可，黄三哥去不得。我并不是比我黄三哥的武艺强，我能见机而作，不致暴烈，又不致示弱于人。老寨主既是大明朝末科武状元，听王师兄说已七十余岁之人，必不能见人就杀，我全凭三寸之舌，决不能有危险。设遇不幸，一则为救钦差，得回官印；二则为我胜三大爷，与孟二伯父，及我天伦的官司，虽被害，亦值得了；我若无事，平安而归，也可名扬天下。我意已决，前三年我十四岁，探莲花湖受险，未遭其害，萧金台大闹群英会也没有死，大概我不是短命鬼。

像二伯父与我天伦，你们三位能成为三侠，若前怕狼后畏虎，

焉能有侠客之名？”银龙语毕，大伙议定，就叫银龙前去。天至晚晌，银龙叫道：“三大爷，请你预备好了名帖吧，明天小侄男起身。”胜爷点头应允，银龙遂出北上房，回归东厢房而去。

一夜无书，第二日清晨，小英雄起得身来，换了新衣服，喝茶吃点心完毕



，转身形来到北上房。胜爷此时漱口喝茶，银龙叫道：“胜三伯父！你将名帖与小侄男吧。”胜爷将三张名帖递与小英雄，小英雄接过名帖，夹在靴掖之中，笑嘻嘻的说道：“小侄男走了。”胜三爷低头无语，萧、孟二位侠客不忍卒视，各以袍袖拂面。小英雄迈步出离上房，来到大门过道，有黄三太、贺照雄、张茂龙、杨香五等在后面跟着相送，出离了菊花村西。走出有二里余，有一片大松林，再向西二里余，就是九龙山的东河坡。萧银龙在松林前止步说道：“众位兄长，岂不闻送君千里，必有一别？快请回吧。”黄三太叫道：“萧贤弟多多保重。”语时面带戚容。萧银龙叫道：“三哥！胆小不得将军做。我若遭不幸于九龙山，美名留于千载，虽死犹生。

大丈夫若生不成名，与死何异？明天后天小弟若不能回来，必然是被他们所害，小弟死后若有魂灵，必然与众位弟兄托梦以告九龙山之事。小弟若平安无事回来，依然共在一处。众位兄长请回吧，小弟下帖去了。”美英雄语毕，转身形向西北而去，黄三太等以目相送，小英雄头也不回走下去了，三太等悻悻而归。

小英雄走出三里之遥，来到九龙山的河坡，眼睛乱转。一看山的形势，是山连水水连天，大江一道，波浪花打起来多高；向西一看，黑压压峻岭高峰。小英雄看了看山形，复顺大江的东岸向北去，走出约有二里之遥，有摆渡船只不计其数，小侠客站在码头之上，水手问道：“少爷雇船吗？”银龙说道：“正

是。”水手说道：“你上哪儿去？”小英雄说道：“我去九龙山。”船家摇头说道：“不去，不去。”小英雄再向前走，连问了五六个船家，俱都不去。萧银龙将杏核眼一转，在河沿上踟蹰，看见距河坡两三丈远，有两只渔船，两个人摇橹，两个人撒网打鱼；再看三五丈远，也是两只渔船，每船上站立四个人，再向西一看，一排排净是打渔船。船上的人都是蓝油布的裤褂，挽着袖口，露着胳膊，底衣到磕膝盖下，俱都是青筋暴露，船都是一般大小，船油得焦黄雪亮的。小侠客一看，向渔船上一抱拳说道：“辛苦众位，你们的打鱼船，可是九龙山的吗？”打鱼的人说：“不错。”小侠客说道：“借问你一声，有报事的头目么？”打鱼人说道：“有报事的头目。”银龙说道：“劳你驾，我这里有三张名帖，请你转达报事的头目一声，我要拜见九龙山总辖寨主。”打鱼人由腰间掏出呼哨，向西鸣了三声，西边的渔船也接着鸣了三声呼哨，再向下也是如此。工夫不大，由西面来了一只小船，船上站定一位老者，其行甚快。

原来这是九龙山八十四只渔船，所打的鱼，一来是本山中自用，二来是发卖生利，每船四个人，兼管传达事务，若净管报事，岂不是白吃闲饭吗？故此

兼打鱼获利。这位老者的船来到东面这只渔船切近，遂问道：“有何事故？”打鱼人说道：“现在有人下名帖，要拜见老寨主。”老者的渔船拢了岸，也未搭跳板，老者纵下船来。看那老者年过花甲，身穿蓝布大褂，白袜青鞋，颌下胡须已然白了，面对银龙问道：“少壮士可有名帖吗？”银龙躬身问道：“老人家你贵姓？”老者说道：“我姓路，排行在四。”银龙叫道：“路头！烦你多受累，我这里有三张名帖，请递到里面。在下我姓萧，由十三省总镖局子来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那是我胜三伯父。这三封名帖是拜见总辖白老寨主的，我有要言面陈，请路头领替我回一声。”老

喽卒路四上下气打量，萧银龙的长相恰如少女一般，老喽卒说道：“您是萧少爷，人称塞北观音的吗？”银龙说道：“正是。”

说着话，由腰间取出靴掖子，拿出名帖递给老喽卒。老喽卒一看，这几个字很好认：胜英、孟铠、萧杰。老头目笑道：“原来是三位老侠客。”萧银龙说：“岂敢。”遂又指名帖说：“这是吾天伦，这是我胜三伯父，这是我孟二伯父。”老喽卒说：“久仰，久仰。”遂又说道：“少侠客，河坡有酒饭铺，您暂先在那候等一时，我就用快船到闸口，先用箭将名帖射到山上。

一拨一拨的传递，毫不耽误，也得过午刻才来回信，吃完了午饭你再来眺望。”萧银龙说了一句：“多谢老人家。”老喽卒上了船，如箭般向西而去。萧银龙遂在河坡小饭铺喝茶吃饭，吃完了饭，开发了钱，又到河坡溜达，等得无精打采。

等到过午太阳西下之时，小侠客向西一看，大江之中亚赛两条龙一般的船向南排着，破浪而来。离河坡近了才看的真切，原来两路船是二龙出水势，每路十只，银龙数的数，为何那么清楚呢？皆因为数的是船桅，要不然迎头而来，可数不清楚。

船桅上有青龙旗，上边横着写九龙山三字，下面斗大的一个白字，被风吹的飘摆不定。船上的喽卒，削刀手、挠勾手、七股长叉手、青铜刺、分水枪、长箭手，排满了十只战船。北面这十只船，头只船上有一张金交椅，金交椅上坐着一位豪杰，年在二十五六岁，头戴宝蓝色的六楞抽口壮帽，在顶门上衬着一朵蓝芙蓉花，是短衣襟小打扮，背后一对家伙，黄澄澄的如意柄，细腰窄背，面如美玉，仪表非俗。南面一排船，头只船上也有一张金交椅，上面坐定着一位英雄，头戴银灰色六楞抽口壮帽，正当中有一朵白芙蓉花，面如冠玉，腰围子下，明晃晃十二支月牙镖，背后背着一对家伙是亮银柄。萧银龙一看是二位少年，俱都是英姿爽爽。来到河坡，南北两排俱都是次第拢

岸下锚，搭跳板、按扶手。二人站起身躯，报事的老头目引路，登上岸来。老头目路四用手指着说道：“这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萧少镖头。”又一指上

首这位，对银龙说道：“这就是我们大少寨主爷白义，别号银獬豸。这是我们二少寨主爷白俊，别号玉麒麟。”三位各见礼已毕，银龙说道：“小可不避刀斧，受十三省总镖头，我胜三伯父所差遣，斗胆前来拜访老寨主。”

二位少寨主秉性不同，大少寨主是忠厚朴诚，二少寨主是智勇双全。大少寨主说道：“岂敢。”银龙又说道：“我初次来此，贵山的规矩，多有不知，求二位指教。”二少寨主答道：“少侠客远来，身临贱地，我奉家严之命，接待来迟，多要原谅。”

银龙说道：“二位少寨主过奖了。”语毕，互相抱拳，二少寨主引路上船。银龙一看，船上的旌旗行舒就卷，一层层，一排排，密布刀枪，令人望而生畏。有心不上船，暗想：“我是干什么来啦？”于是随着二位少寨主上船，喽卒抬到船上一张方桌，彼此谦让，分宾主落座。二少寨主玉麒麟由囊中取出令字旗，蓝绸子地白七星，这杆旗合山的寨主与喽卒俱都遵旗而行，真是展旗山摇动，传令神鬼惊。二少寨主一展令旗，鸣金、撒跳、起锚，掉过船头，向正西寨内而去，仍是十只船在南，十只船在北。三位坐在船头，喽卒垂手侍立，二少寨主白俊与银龙谈古论今，大少寨主朴实，随声附和。他们二位彼问此答，谈了些江湖的英雄，四海的豪杰，以及各种武术，彼此对答如流。不大的工夫，船到山坡切近，萧银龙观看山上，黑压压，碧森森，闸口水，恰似牛吼一般向外直流。此处安设有铜铁栅栏，栏栅的柱子是四方的，有一尺来宽，一尺来厚，每栅栏相隔半尺有余，此闸要用人力，千八百人提也不起来，非用两边的千斤不能开闸。只见二少寨主将令字旗一展，遂说道：“我家老寨主令迎请下帖之人，开闸！”船上的人将船桅放倒，

山上的喽卒们绞起千斤闸，将闸提起，二十只战船排为一行，鱼贯向闸门行去。三十只船进了头道闸，离二道闸切近，二道闸的分量就轻了。萧银龙留神细看，暗吃一惊，在头道闸口未曾看明，此闸是铁柱子，用风磨铜包的，宝刀宝剑不能断。船到切近，喽卒绞起二道闸门。如此进了十一道闸，到了十二道闸，闸的分量又重，闸口尤其坚固。外面第一道闸重有两千余斤，里面第一道闸重有两千余斤，当中的十道闸重各一千余斤。

老寨主白玉祥制造这十二道闸，约有三年的工夫，花费了无数的金钱。此闸并非混铁所造，乃是四方的柏木柱子，外面铸以生铁，生铁之外包以风磨铜。此铜出在台湾，银龙故此认识，要是别位来，必以为是铁的。进了十二道闸口，十只船在西，十只船在东，头南舵北，水手立桅拉棚，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落闸开船。这十二道闸口，有五百人把守，里闸是一百人把守，外闸是一百人把守，当中每闸是三十人把守。银龙闻听一声令下，唏啦哗啦，落了十二道闸。银龙心中暗想：“这就叫撒手不由人。要想出去，除非肋生双翅。”船

向南去一里之遥，看见水内竹城一道，俱都是半尺余粗的竹子，用铁丝拧的铜铁网挂在竹城之上，年久风吹雨洒，生了锈如同长在竹子上一一般，简直就是铜城铁壁。二少寨主令旗一晃，说道：“下帖之人已到，开竹城！”此竹城是十二只大船所做，一面六只，喽卒们闻听令下，竹城六只向东，六只向西。船底下有铁扫帚，连鱼都过不去。二十只战船过了竹城，来到寨前，下了战船登岸，是三合土砸地，两旁栽种的树木，半由天力，半由人工，每树相隔，俱都一丈来远。来到头道山口外，二百名削刀手都是年青力壮的人，比平常人都高一头，太阳平西的时候，削刀被日光一照，耀眼争光。萧银龙心中暗想：“为我一个下帖之人，何必如此夸张？”萧银龙又一转想：“也许是为三位老前辈的声名，才这样举动。”不表萧银龙心中思想，二少寨主叫道：“萧少侠客！敝山每遇高朋下顾，必然摆队迎接，少侠客前行一步吧。”萧银龙说道：“二位少寨主，在下造次了，贵山有这样山威，在下要先行了。”语毕，向前走去。削刀手相隔一丈来远，双手带搭着架子，刃儿朝下，人的身量，五尺来高，刀刃离地四尺多高，非叫人的脑袋擦着刀刃不可。萧银龙哈着腰，向削刀手队内行去，刀刃俱都微擦粉嫩色壮帽。萧银龙向前走着，心中思想：“明朝吴三桂在关东盛京钻过刀山，喝过血酒；我胜三大爷在莲花湖也钻过刀山。我虽不敢比古人吴三桂与今人我胜三大爷，我萧银龙也可称钻刀山的第三个了。”

不表萧银龙心中思想的事，再表二位少寨主在旁观看，萧银龙从刀下钻过，犹如无事人儿一般，小英雄真可比三国时的常山赵子龙，混身都是胆。少寨主看罢，一声令下：“削刀手撤队！”

这一声令下，削刀手俱都转身形，背向而立，两排人各向上走一步，当中让出一丈来宽的档子。过了头道山口，来到二道山口外，萧银龙举目观看，二百名长箭手，每人都张弓执矢，纫扣搭弦，身穿虎皮色的衣服，一个个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小侠客心中明白：“这是卖弄威风，决不能乱箭攒人。”

何况还有二位少寨主陪着我呢。”银龙是视有若无，向前大摇大摆而行，二位少寨主暗中佩服银龙，不愧是侠客的后人。走到相隔长箭手两三丈远，二少寨主一声令下：“长箭手撤队！”

长箭手撤下箭去，将弓向背后一背，一排排，一行行，垂手而立。过了二道山口，来到三道山口，栅栏门儿之外，二百名挠勾手，所使的家伙以本山出产的藤子作杆，有六尺来长，安着六寸长钢尖子带倒须勾，一百名在东面，一百名在西面，具都伸着枪杆子，相隔一尺来宽的档子，尖儿对着尖儿。人要是打当中走，必被枪尖扎上，倒须勾挂着。萧银龙走到距挠勾三二

尺远，仍然是徐步而前，自自在在，独如无物一般。二少寨主令旗一展，挠勾手将挠勾抱在怀内，向两旁站立，大气儿不闻。

萧银龙进了红油漆栅栏门，有两个大汉，身体魁梧，一个面似熟蟹盖，疙哩疙疸；一个面似蓝靛，凶若瘟神，俱各怀抱扑刀。

见了银龙，一声喊嚷：“什么人敢进寨门？”二少寨主说道：“这是下帖人，少侠客萧银龙。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前去迎请。”这两名大汉微声说道：“少侠客，见了我家老寨主，你要小心哪。”银龙带笑答道：“多承指教。”走了不远，又见两个大汉，也是如此。一连走过了三对大汉，迎面有一座高台，三丈余高，四角见方，南北长百余丈，东西宽百余丈。白玉祥占山四十余年，煞费苦心，工程浩大，建设非只一日，九龙山内有七座砖瓦窑，九座石灰场窑，石匠工人三千余名，九龙山的寨子墙，大半是石头所作，又有稻田，竹苇藤等出产，山坡良田共有千顷，喽卒都以耕耘为业，大麦二秋之后，捕鱼获利，喽卒寨主都有家眷，女子学养蚕织布，俱都是按治理国家之法。

二位少寨主陪着银龙奔西面汉白玉台阶，萧银龙一上台阶，就见有两个挎绿鲨鱼皮鞘腰刀的拦阻，二少寨主说明情由，这才放过去，如此经过三拨盘诘，这才到了台上。银龙心中思想：“不是二位少寨主迎接于我，插翅难进九龙山。”到了台上向南走，见有四扇洒金花绿垂花门，二少寨主说道：“萧少侠客，且停贵步，容在下与少侠客通禀。”大少寨主陪着银龙，二少寨主进垂花门，到了大厅之内，向正座上躬身，口中说道：“天伦老寨主，曹二叔，我弟兄已将下书人请到，现在垂花门外。”银龙在外面，就听里面一声大笑说道：“这必是效苏秦、张仪故智，前来下说辞来了。你就将下帖之人请进。”二少寨主白俊出了垂花门，叫道：“萧镖头，我家老寨主有请。”萧银龙正一正壮帽，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大摇大摆进了中平大寨

聚义厅。银龙留神一看，但见正当中面南背北，两张金交椅上并肩端坐二人，东边这位，头上带银灰色虎壳脑的老虎帽，顶门颤巍巍的素芙蓉花，面皮皱纹堆累，白云缎的大氅，银灰色短靠，腰系十字绊，一巴掌宽的英雄带，颌下银髯飘洒胸前，精神百倍，七十余岁的年纪腰板不塌。银龙看罢，便知上座必是大明朝末科的武状元。西面坐着的这位老者黑脸钢髯，银龙认识，这位正是台湾省的三千岁曹士彪，此人在台湾，除去张奇善、石朗，就属着他了。他为何落在此处呢？皆因他不遵台湾的法律，不论何人，他要一不顺气，就用擂鼓点金锤碰死，石朗出主意，叫张奇善多给他金银，叫他离开台湾。张奇善说道：“有何法可使他离开此地呢？”石朗说道：“我自有良谋。”

这一日曹士彪与石朗闲谈，谈到凡人莫不思想故土，曹士彪遂亦露出思回祖国之意。石朗说道：“贤弟如有归意，我与王驾千岁商议，多与三千岁金银

珠宝，三千岁可以回归祖国，骨肉团圆。”曹士彪有三个侄子，俱都在九龙山，曹宝江、曹宝海、曹宝河。石朗这样一说，将曹士彪心说活了，遂禀明千岁，他愿回祖国与侄子相聚，于是张奇善赠了他几只船，船上满载金银细软之物，另外是一船风磨铜，赠送白玉祥的。曹士彪来到九龙山，见了白玉祥，遂将离开台湾之意，告诉了白玉祥，交了风磨铜。白玉祥心中明白，人家这是暗着取消他的三千岁了，白玉祥遂说道：“贤弟既愿与愚兄相聚，你就为九龙山的二老寨主。”因此曹士彪落于此处。闲言叙过，书归正传。萧银龙扭项回头向东一看，东敞厅下有八个大红油漆栅栏，上面有黑地金字匾，每栅栏上的镖上有三个小字，上书前八寨第一寨，向下看第二块匾，上书前八寨第二寨，直至第八寨；西面八个红字油漆栅栏，匾上三个小字，后八寨第一寨，直至第八寨。

两面共合十六块匾。北面的东边有三小寨，就是曹家哥儿三个；

北面的西边也有三小寨，就是白家哥儿三个的小寨。前八寨南边有四个红油漆栅栏，上头挂着黑面金字匾，中平第一寨，中平第二寨，中平第三寨，中平第四寨；后八寨南边有四个红油漆栅栏，也挂着中平第一寨，第二寨，第三寨，第四寨。每寨之中都端坐一位正寨主，寨主后面站立十余家寨主的，有站立二十来家寨主的，真是穿红的红似血，穿白的白似雪，一个个精神百倍，器宇轩昂，胖胖，瘦瘦，高高，矮矮，丑丑，俊俊，等等不一。

萧银龙看罢，向北面抱拳说道：“老寨主，下帖人拜见。”

聚义厅两旁站百余名削刀手，俱都手擎朴刀，叫道：“下书人跪下！这是老寨主。”银龙佯作未闻。削刀手说道：“你怎么不言语？吓傻啦？快跪下呀，一句话将汝剁成肉泥。”老寨主文韬武略之士，心中明白，站起身躯，手捻银髯说道：“你们不要一齐喊叫，俱都压言。”又对银龙说道：“少镖头来到敝山十海岛，有何言下教？”萧银龙说道：“老寨主，十三省总镖头我胜伯父遣我前来，在下不避刀斧，拜见高明，怕误了老寨主的呼唤，斗胆进了大厅。现因绿林道有不法之人，目无国法，在江苏省院衙门盗去钦差大人的宝印，刀杀二命。老寨主请想，我们是保镖的，以作生意为本，不能管这些闲事。皆因盗印之后在墙上留下诗句，写的是：‘民子斗胆拜天颜，叩禀大人虎驾前。皆因胜英实万恶，苦害黎民真可怜。愤气来到院署内，携印暂归九龙山。三侠若到十海岛，大半子川不归还。皆因为王大人是一国的忠良，恐怕屈枉了民人，未便锁拿我胜三大爷，这才委派我胜三大爷为原办，追拿盗印之人。我胜三伯父，久闻老寨主占据九龙山，开垦为业，并不作非礼之事，命我前来，请问老寨主一言，黄金印若落在九龙山，我回镖局子回复我胜三伯父；如其未落在贵山，我胜三伯父好到别处找盗

印之人。如果官兵一到，老寨主纵有惊天动地之能，老寨主也不能与官兵抗衡，作违背国法之事。老寨主，自古皆有死，民无情不立，想老寨主决不能妄言，有则言有，无则言无。并且钦差大人他又是个一国的忠良，清似水明如镜，老寨主必不致暗害忠良，恐怕老寨主被他人朦误，故此我胜三伯父才命我前来下帖，请示一切。”老寨主闻听萧银龙所说之话，声音洪亮，字句清楚，谈笑自若，老寨主手捻银髯微笑无言。二寨主曹士彪站起身躯说道：“萧银龙，前三年你在萧金台说服天下的英雄，如今你又来到九龙山动说词，你胆量真不小。”遂站起身形，赶奔进前，劈胸一掌，抓住萧银龙的英雄带，一仰手萧银龙离地三四尺。萧银龙在山口钻刀时面无惧色，此时银龙桃花脸儿一红，沈了沉气说道：“老寨主，吾以情理而来，请问老寨主这是怎的？”曹士彪哈哈一笑说道：“我是爱你英雄盖世，你敢进九龙山，我敬你三杯美酒。”语毕，遂将银龙放下，叫道：“左右，酒上来呀！”敞厅的西暗间有盛酒的器具，预备山外来人使用，兵卒答应，急忙将酒送到，曹士彪接过酒来说道：“我敬你三斗。”您道这杯是锡的，约有小茶杯大小，这一斗没有十二两也有半斤。满斟一杯递与银龙，银龙说道：“谢过老寨主的美意。”双手捧酒斗叫道：“老寨主！厚承错爱，我萧银龙量浅，请老寨主恕过。”白老寨主在座上说道：“二寨主，且敬一杯吧，银龙年幼。”曹士彪说：“一杯吧。”银龙看此酒杯外面是锡的，比银子还白，里面可是景泰蓝的，此物乃北京所造，但是酒在里面看不出清浊。银龙心中暗想：“景泰蓝的酒杯里，倘酒内若有毒物，杀人不用刀。”银龙又看白、曹二公不像暗昧之人，自己一咬银牙，心中暗想：“既来之，则安之。”一仰脖，一杯酒入腹，叫道：“二位老寨主！酒杯干了。”曹士彪在座上哈哈大笑道：“好好好，老子英雄儿好汉。

看菜来！”左右端过来一盘，大块豆腐一般的一块烧羊肉，这是曹士彪打台湾省带来的厨子做的，他专好吃此物，伺候他的人，将此物端在曹士彪面前，盘中放着明亮亮的刀子。曹士彪拿起刀子，切了一块四方块儿，用刀子挑起，对银龙说道：“你来这块。”银龙心中暗想：“我从来不爱吃酱羊肉，要是在盘里，叫我自己吃，我可就不吃啦，如今他用刀子扎着，我可不能不吃。”思想至此，赶奔进前先说：“谢过二老寨主。”

然后一张口，接过羊肉，整块的就咽将下去了。曹士彪一看，虽然长得像女子，吃东西犹如虎狼一般，遂说道：“好小子！”

好小子！”此时白老寨主已然想起答复之语来了，遂对银龙说道：“少壮士，黄金印倒是落在我的九龙山了。因何落在我这里呢？”

皆因为他们在我这里住着，常常言说胜老者害的他们家败人亡，他们要到院衙内递状子告胜老者，我以为告状焉有不可，哪知他们是这么告法，将黄金

宝印盗来，带在九龙山。黄金宝印，是国家的制度，虽然在我这里，我决不能损坏，容某与大家相商，必叫少义士好回复胜老者。少义士你看，现在天已平西，水路出山，有三十余里，天色已晚，少义士在九龙山下榻一夜，明日再送少义士出山如何？”老寨主语至此，遂叫道：“白义、白俊！将少义士陪到光辉寨上宾馆安歇。”

过来两个童子年皆十四五岁，在头前带路，白义、白俊奉陪银龙，出西垂花门，向西北而去，有三丈余高，汉白玉石头台阶，左右有汉白玉的栏杆，向西北去有一所大寨，进寨子犹如楼台一般，北面是明五暗七的上宾馆。非老寨主至亲至友，不能向这里陪。银龙一进上宾馆，清香扑鼻，红油漆架子的花盆，摆定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当中养鱼缸，四犄角设有如同大水缸似的大瓷盆，里面有醉仙桃，醉仙桃有一围粗。

此时两个童子掀软帘，里边秉灯烛，萧银龙一看，后檐墙花梨

紫檀的条案，条案上古瓷盘中摆设着各样翠玉的玩物，有翡翠盘中摆着雕成的桃梨等果品、翡翠的白菜、翡翠的西瓜，真是希世之宝。西暗间挂着茶青绸子帘，上面悬挂一块横匾，黑地金字是“光辉寨”。东暗间也有一块黑子金字匾，上书“上宾馆”。三位英雄相让，遂分宾主落座，有从人献过香茶，茶罢搁盏，厨役擦抹桌案，从新又摆上等酒席，三位喝酒，谈古论今。大少寨主白义忠厚朴诚，是位志诚的君子，二少寨主白俊，通今博古，与萧银龙谈话，一问一答，倒很投机，真称起交友投分。二少寨主问厨役：“酒菜预备齐了吗？”厨役答道：“酒菜均已备齐。”二少寨主屏退左右，如有呼唤再进来伺候。

厨役等退出去，二少寨主说道：“萧义士，我兄弟有不好启齿的两句话。”银龙说道：“二位少寨主有话，只管赐教。”二少寨主说道：“我兄弟要高攀，与少侠客结义为友。”萧银龙站起身躯，控背躬身，遂说道：“多承二位兄长的美意。但公事尚未蒙老寨主吩咐，今若与二位兄长结为金兰之好，恐老寨主嗔怪。一俟公事完毕后，我萧银龙与二位兄长结盟，是求之不得了。”二位少寨主又道：“我们暂先为兄弟，以后再为磕头如何？”银龙当即应允。虽结为口盟弟兄，银龙可不问印的事，从此再说话，可呼兄唤弟了，不以义士、寨主呼之了。您道这也是天命，胜三爷不该遭难，钦差大人的洪福，要不然，焉能打得了九龙山呢？偏偏银龙来下书，结拜了盟兄弟，先占了人和。闲言不表，话说白俊叫道：“贤弟！你的酒少喝吧，你进寨的时候，我看有对你不悦之人。”银龙说道：“我知道。”

我一进大寨聚义厅的时候，有林士佩抱着狼牙钻，程士俊抱着方天画杆戟，他们二人在第一排。第二排，白莲寺的长院僧法蓝在左，右面上有一位道人



，背后背着八口宝剑，年有六七十岁，此道乃是七星真人的师兄、八宝真人李士宽。三排有一老一少，

老者是宝刀将韩殿奎，少者是黑脸面，正是铁戟将方成。他们六个人，俱都怒容满面，对也不对？”二少寨主说道：“不错，不错。但是我家老寨主说明天送你出山，那是言而有信。然而大伙公议之事，无论怎么办，你不要驳回，驳也是白费事。”

白义又说道：“子不言父过，我天伦向来未作过错事，如今招了这干人，竟闹的我们家不和。”萧银龙回答道：“二位兄长，小弟这条小命，在二位兄长掌握之中，二位兄长也不要多喝了，就此安歇吧。”白家弟兄放下酒杯说道：“我弟兄尚有公事，贤弟你就自己受点寂寞吧。”于是走出了上宾馆。萧银龙送白氏兄弟走后，下役将残席撤去，两个童子伺候萧银龙喝茶，萧银龙说道：“二位小童，你们也去吃饭去吧。”两个童子掀起东暗间的软帘说道：“少爷您要夜间饿了，里面有食盒，内有各种食物，您渴了暖壶中有茶。”然后将西暗间床帐与银龙收拾齐整，两个童子这才走出了上宾馆。萧银龙进西暗间一看，屋中的陈设完全不是山大王的气派，犹如官宦人家的势派一般。银龙看明，将隔扇对好，将灯熄灭，自己安歇，小侠客雪亮眼，透明心，自有准主意。一进东垂花门的时候，看见三四个人打西垂花门出去，就看见一个后影，可没看真切。

这四个人正是太仓三鼠与张德寿，当时闻听老寨主要接萧银龙，这四人赌气而走。他们为何来到这里呢？皆因崔通的父亲与白玉祥是联盟，由崔通的引线，老寨主白玉祥才收留他们，既将他们收留之后，见他们品行不端，遂将他们安置在下客所。

这九龙山内有上宾馆、中宾馆、下客所，上宾馆是老寨主的高朋贵友，中宾馆是各位寨主的宾朋居住的所在，下客所是喽卒们招待朋友的所在。因四个人品行不好，故此安置在下客所，如今张德寿见萧银龙来到，老寨主排队迎请，遂对崔通说道：“咱们来的时候，不恭敬咱们。”崔通说道：“你别这么挑眼

啦，要不是老寨主与我父有联盟之谊，还不收留咱们呢。”四个人又听将萧银龙安置在上宾馆，气更大啦。因何九龙山这么待宾朋呢？皆因为白老寨主最敬慕战国时孟尝君之为人，每看史记，看到孟尝君有三千食客，待宾朋按上中下三等，上宾上席，出入车马；中宾中席，出入无车马；凡下宾亦不却之，只有粗茶淡饭，并无酒席车马等事。白老寨主因羡慕孟尝君之为人，故此修造了上宾馆、中宾馆、下客所，凡有朋友往来，按其资格人品而安置之，所以待遇不同。如今老寨主摆队接萧银龙，又安置在上宾馆下榻，张德寿心中不平

，与崔通发牢骚。崔通本是好人，复又说道：“若不是看我天伦的面子，还不收留咱们呢。要想叫人家收留在上宾馆，多学些好就行啦。”张德寿说：“我不过发牢骚而已，如今萧小短命鬼来到，我有一计害三贤之法。”三鼠问张德寿道：“你有什么法子？怎么能够一计害三贤呢？”张德寿说道：“这小子今天得了脸啦，必然吃饱了喝足啦，安歇睡觉。单等三更时分，咱们四个人蹑足潜踪，奔上宾馆，那上宾馆又没有什么消息埋伏，最好拨门不过，将门拨开了，将小冤家一刀结果了性命，将事办完，换好衣服，擦脸洗手，回到下客所，咱们安歇睡觉，假作不知。老胜英打发小冤家萧银龙来的，萧银龙死在九龙山内，必然疑老寨主所害，决不能说是别人刺杀的。老寨主到了那个时候，也不能说不算的话，他还能说是别人刺死的吗？就是老寨主说栽筋斗的话，胜英也不能听那一套，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老寨主交出黄金印去，胜英也不能善罢甘休，必然带领镖行群众来到九龙山，给萧银龙报雪恨。九龙山可不比莲花湖、萧金台、碧霞山、双龙山，那样容易打，镖行的人想要进山都难。临到那时，九龙山与镖行的人打上啦，镖行打死九龙山的人，九龙山也得打死镖行的人，两边都伤人。白老寨主看不起咱们，到那时两边杀

得天昏地暗，人死无数，这就叫一计害三贤。”崔通闻听说道：“你这宗计策真叫又毒又狠。咱们三个人谁是萧银龙的敌手？

那萧银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可与别人不同，善于揣度防范。

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必然安歇睡觉，若依我说萧银龙未必吃饱了就睡。”张德寿说道：“崔贤弟你也太过虑了，愚兄此计万无一失。此时天气已经二更多天，咱们就此奔光辉寨上宾馆，刺杀小冤家，万无一失。”崔通说道：“此计可不算正大光明。

咱们在人家这里住着，虽然将咱们安置在下客所，总算是招待咱们啦，人家招待咱们，咱们反设法害人家，这宗事我决不能办。前者我由双龙山与你们分手，打算谁也别见谁啦，你们三个人，这回又约我投奔九龙山，九龙山白老寨主，因我的面子，才收留下咱们。要去你们三个人去，我不能去办这宗暗昧之事。”张德寿说道：“崔贤弟，你总是妇人之仁，不晓得利害关系，咱们不这么办，九龙山也不能平安无事。现在黄金印暗藏在九龙山，胜英乃是原办，白老寨主能否人赃俱献与胜英？

将来难免一场血战。先杀了小冤家，去了绿林道中的一个祸害。”崔通先前不去，后来被张德寿与柳玉春、秦尤说活了心啦，这才跟随他们三个人前去

上宾馆是他们的熟路，四个人来到光辉寨上宾馆，秦尤问道：“谁去动手？”张德寿说道：“与姓胜的仇深似海者，乃是秦大哥，还是秦大哥动手。我

这里有熏香盒子，又有解药，完全借与秦大哥你，将小冤家萧银龙熏将过去，然后进屋杀他，是非常的容易。”秦尤闻听，点头称是，接过了熏香盒子与解药。秦尤说道：“你们三位与我望风，我好进去动手。”

张德寿说道：“不用嘱咐，那是自然。”秦尤接过熏香盒，来到上宾馆门前，张德寿、崔通、柳玉春三人，俱都纵上房去给秦尤寻风。秦尤用刀将上宾馆外间的门拨开。秦尤先拨的上门

闩，然后又拨下门闩，拨完之后，用手一推，仍然不开。秦尤心中暗想：“我太慌疏啦，没将上门闩拨开。”这才又从新用匕首刀拨上闩，将上闩拨开，这才将外间屋门推开。蹑足潜踪进去一看，里间屋门帘放着，关着屋门。秦尤这才拉仙鹤尾巴，顺门缝向屋中打熏香，方一拉仙鹤尾巴，自己大吃一惊，几乎将自己熏倒，原来未闻解药。秦尤这才闻了解药，向屋中打熏香，工夫甚大，不见屋中有动静，哪知银龙早把鼻孔塞上。秦尤正在纳闷，忽听屋中有嚏喷声音。秦尤这才收起熏香盒子，由背后拔出匕首刀，撩起茶青绸子软帘，用匕首刀拨门。秦尤仍然拨了三次，将门推开，向屋中探头窥看，一看屋中帐子放着，秦尤心中暗想：“小冤家这回可该死啦。”秦尤思想着，用手一掀帘子，伸腿往屋中便走，背后的匕首刀被绸子门帘卷了一下子，秦尤也未解其意，并不疑惑，走向帐子前，伸手由背后抽刀，刚一抽刀，吓了一跳，背后的匕首刀，已经没有啦。

您道秦尤的刀哪去啦？萧银龙在暗间屋中，早将窗户打了梅花孔，向外观看，四个贼人来的时候，小英雄早就看见啦。比及秦尤拨门的时候，小英雄暗将上道闩又给插上了，秦尤是不省其事，以为未将门的上闩拨开呢。拨完了外间屋门，再拨里间的门，秦尤拨完了上闩，再拨下闩，小英雄仍将上闩关好，遂由上风口纵上迎门的匾上，头朝南脚朝北，容秦尤一掀帘向屋中走时，银龙趁着帘子卷刀柄时，便将秦尤的匕首刀拔去。秦尤走到西暗间里边，伸手一掀帐子帘儿，一看里面躺着一个人，这才伸手由背后抽刀。秦尤正在摸不着刀时，萧银龙已由匾上跳下，晃着火折子一照，哈哈一笑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秦尤。屋中是你，外面必然是张德寿、崔通、柳玉春了。你是明清八义的后人，我是萧三侠的后人，姓萧的不能暗算人，这是你的匕首刀，仍然还你，愿意单打独斗，便单打独斗；愿

意群殴，你便将那三个人也叫下来。”语毕，小英雄将刀掷到秦尤的跟前。萧银龙为什么不暗算秦尤呢？秦尤背朝外脸朝里之时，小英雄若在秦尤背后，用匕首刀刺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结果了秦尤的性命。皆因为萧银龙乃是精明之人，明白大体。第一件，秦尤是盗灯的正犯；第二件，此处乃是九龙山，倘若将秦尤刺死，第二日白老寨主若是一怒，必然责备自己为何在九龙山杀

人？到了那时，有理倒变成无理啦。小英雄思想到这个地方，故此才将匕首刀掷给秦尤。秦尤拾起匕首刀，萧银龙已退到东暗间门口，秦尤出了上宾馆，叫道：“萧银龙！”

你出来吧！”萧银龙向外一纵，秦尤劈头就是一刀，萧银龙用双笔一捋秦尤的刀，秦尤急忙抽刀换招，判官双笔神出鬼没，匕首刀不能破判官双笔。房上的张德寿低声说道：“秦大哥不能取胜，哪位下去帮助动手？”柳玉春看着有点便宜，遂说道：“我下去。”单等银龙转到西面，脸朝东之时，柳玉春纵下来，在银龙背后，用了个脑后摘巾，就是一刀。小侠客与秦尤动手之时，早就留神上宾馆西面房上这三个小辈，柳玉春纵下来之时，银龙右手笔向秦尤胸前猛然一点，秦尤见笔往后一退，小英雄一翻身，左手的笔就拿柳玉春的刀，右手的笔照定柳玉春的肩头便滑。柳玉春由房上纵下来，一心的胜算，以为这一刀必将银龙结果了性命，他焉知小英雄早就留了他们的神啦，未能暗算人家，自己的肩头反被判官笔刮了一道血槽，只一个照面，柳玉春便受了伤。崔通此时见柳玉春受了伤，也纵将下来加入助战，张德寿此时也由房上跳将下来会战银龙。萧银龙一双笔前后左右上下，摘解撕捋，真假虚实，会斗久经大敌杀人不眨眼的四寇。四个贼围着小侠客在上宾馆前鏖战。张德寿叫道：“三位且慢动手！萧银龙小冤家，你将双笔收了招，这儿不是战场，有花草盆架碍事。咱们到宽阔之处，单打独斗，比

赛输赢，我要给我师傅七星真人赵道爷报仇，要俩打一个，我不姓张。你敢去不敢去？”小侠客是艺高人胆大，遂说道：“若论少爷本是为黄金印来的，不能与毛贼私打，你们四个毛贼草寇就是一齐动手，我也不惧怕你们。你们说上哪儿去？”

张德寿说道：“三位哥哥随我来。”

张德寿等在前，小侠客在后面跟随，蹿房越脊，一直奔西南，由房上走出去有三道寨子，下了大墙，只见黑压压一片树木，南面是桃树，北面是杏树，在当中是一片菜园子。现在是九月时间，畦中的菜都净啦，这段菜畦东西约有六七尺宽，南北有一丈一二尺长，都是菜畦，异常的宽阔。张德寿说道：“姓萧的，你看这儿好不好？”又叫道：“三位哥哥北面站立，我与他一人单打独斗，给我的老师报仇。”张德寿戮壳皮一晃，奔银龙便砍，银龙双笔接架相还。战了五七个回合，贼人的戮壳皮被银龙左手的笔拿住，右手的笔奔贼肩头便点，贼人闪躲不及，受了微伤，哎哟一声，抹头向西便跑。您道小侠客为何不向他的致命处扎呢？小侠客这是别有用意，为的是将他们扎的血淋淋的，明天老寨主必问，为何在九龙山伤人？小侠客好有答词，就说他们夜间暗算我，错非在九龙山动手，要是在别的地方，就将他们都结果了性命。这么一来

，这叫人情两尽，还引不起大风波来。闲言少叙，张德寿向菜畦西面跑的时候，小英雄留神观看菜畦中，有一寸多高的草儿，有人走的脚印，有马踏的脚印儿，小英雄看明白了，随后便追。张德寿由第一畦跑到第二畦上，被菜畦绊倒。银龙心中暗想：“我照他肉厚之处，扎他两笔。”心中思想着，向张德寿身前一纵，就觉着脚底下发软，愈较劲愈向下沈，小英雄自知中计，恐怕双笔扎了自己，将双笔一掷，两手一拢磕膝盖。这二三百道菜畦内，原来里面有三十六道陷坑，将小英雄打落在第一道陷坑之中。

这二三百道菜畦，并不是都是陷坑，其中这三十六道陷坑，有三五相连的，有隔五七道菜畦是陷坑的，陷坑上面铺的是竹席，席之四周用竹钉儿钉在就地，上面撒上二三寸浮土，然后撒上草籽儿，用九龙山上的山水浇了，三五日便长起青草。上面的人脚印儿，是用藤子条绑上破鞋，慢慢拍出来的脚印儿，如同人走的一般不二，马的脚印儿也是这样造做的，若不然银龙还是真不能上这种当。坑底下铺的是石灰面儿，有一丈六尺深陷坑，银龙落在陷坑之中，上面的土向下落，底下的石灰向上起，银龙再用手护眼时已来不及，将双眼已经迷的不能视物了。张德寿见银龙坠入陷坑，哈哈一笑，对秦尤等说道：“三位哥哥，你们看看如何？小短命鬼纵然有托天的本领，这回大概也难讨公道。”语毕，由腰间百宝囊中取出五钩如意抓，走到坑边，伸下抓去，将萧银龙抓将上来。柳玉春、秦尤二人也过来了，掏出飞抓将萧银龙四马倒攒蹄捆上。秦尤说道：“将他宰了吧。”

张德寿说道：“秦大哥你说得真容易，将他宰了？没有那么便宜他的。绿林道的人死在他手里的，不知道有多少啦，这小子就是老胜英的爪牙，他比老胜英厉害十分。今天我报老师之仇，你报杀叔之恨，将小冤家凌迟处死，一刀一刀的剐他，先割他的二目。秦大哥，你揪着他头发，将头巾绢帕给他捋将下来，我用飞抓将他的双笔先抓上来，剐完了他，用双笔将他钉在就地。”张德寿将双笔由陷坑中抓将上来，秦尤已然将银龙的头巾绢帕俱都捋将下去。张德寿对萧银龙说道：“你是萧三侠的后人，谁人不知震三江萧杰？父是英雄，儿是好汉，你也曾做过不少轰轰烈烈之事，岁数虽然不大，可称得起镖行的人物。

今天我是一刀一刀的割你，你要哼哈你就不是萧三侠的儿子。”

萧银龙自落在陷坑之中，心中那分难过就如同钢刀刺心的一般，自己又是后悔，又是懊丧。悔的是自己奉胜三大爷之命，下书

来的，谁叫自己与贼人较量，致落在陷坑之中？懊丧的是若为下书，死在有名人物的手中，名正言顺，落个万古不朽；自己平生心高志大，半途丧在万恶淫贼之手，也太不值了，大江大浪俱都闯过，不想坠入四个小辈的圈套中。

再说自己乃是千顷地一棵苗儿，从此香烟断绝，不能在二老堂前尽孝。小英雄正在思想之际，忽听张德寿说要将自己千刀万剐，小英雄钢牙一咬说道：“淫贼张德寿！不要臭美。萧三侠的后人，乃是奇男子大丈夫，岂能哼咳？别说千刀万剐，你说是刀山油锅，少侠客我敢钻也敢跳。少侠客被你一刀一刀的割了，将来你还不知落得怎么样死呢！少侠客在阴曹地府必然看得见你！”萧银龙虽然嘴里这样说，心中可不免颤跳。您道若是在别处遇难，还许有能人前来解救，镖行的能人甚多，到处皆有；惟有在这座九龙山上，高山峻岭犹如削壁一般，就是肋生双翅，都不能飞到此处，这一回是准死无疑。张德寿叫道：“崔大哥！你过来帮个忙儿，他无论如何嘴强，我今天也要叫他哼咳。我先不割他的肉，这小子的坏，杏核眼一转，就冒出坏来，眼是心中之苗，我先用刀剜他的二目，他无论怎样刚强，一剜他的眼睛，他也得哎哟。秦大哥揪着他的发髻，崔大哥你过来，拢着他的左边，柳大哥拢着他的右边，好不叫他动弹。”崔通有不忍之心，遂说道：“张德寿，你既然要报仇，杀人不过要他一死而已，何必如此呢？”秦尤说道：“崔贤弟，咱们是联盟的弟兄，萧银龙是胜英的心腹，胜英与秦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杀了胜英一个心腹，也不枉使尽了心机，报仇雪恨。今天好不容易捉住了绿林道的对头，又给我报仇，又给张贤弟报仇，又给绿林道大众除了祸害，一举三得。崔贤弟，你就不帮个忙儿吗？”崔通被逼不过，这才过来拢住萧银龙的一只胳膊，柳玉春也拢住一只胳膊，秦尤揪着银龙的头发，张德寿举着刀就要剜银龙的眼

睛。银龙说道：“姓张的，你要是大丈夫，你给姓萧的一个痛快，咱俩结个鬼缘。你要是剜姓萧的眼睛，一见血我就骂你八辈，什么不好听，我骂你什么。”张德寿说道：“姓萧的，你只要不哼咳，你就是少侠客。姓张的不怕挨骂，你的嘴，我的刀。”说着话就要向银龙的眼中递刀。张德寿哼了一声说道：“我这口刀是圆头的，没有尖儿，如何能剜他的眼睛？秦大哥，你的匕首刀有尖儿，你借我一用吧。伸手由秦尤背后抽出匕首刀来，偏着刀尖儿向银龙的眼中便递。银龙一闭眼，银牙一咬，张德寿说道：“你就是闭眼也脱不过去。”说时迟，那时快，钢刀看看到在银龙的眼边，就听嗖的一声，鲜血淋漓，几乎栽倒尘埃，钢刀撒手，张德寿口中直喊：“怪哉！怪哉！”立时一道白线由张德寿的背后而来，英雄咳嗽一声：“什么人大胆，敢在九龙山私自害人？岂不知九龙山的山规吗？”张德寿甩手不敢答言，秦尤、柳玉春、崔通俱都撒手，犹如木雕泥塑，不作一语。就听此人说道：“你们几位要与他有仇，他有家乡住处，又有十三省镖局子，你们不会到他家中或镖局子找他去吗？九龙山的饭竟喂了些无知之人。我要不看在崔大哥的面上，我非说不好听的不可。”崔通说道：“贤弟既看在劣兄的面上，就不便向下再说啦。”张德寿、秦尤、柳

玉春一看，来者不是别位，正是本山的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方才打的暗器，原来是白家的独门绝艺，天下无双，百发百中的月牙镖，将张德寿的手背片下一薄片儿肉去。张德寿等情知理亏，借着崔通解劝之时，三个人遂暗暗溜了边啦，逃之乎也。崔通见他们走了，又见白俊向银龙道惊，遂也去了。

白俊走到银龙面前，说道：“三弟，你真不愧侠客之后，果然没有哼哈之字。在聚义厅上面不更色，在荒郊旷野，群贼加害，毫无畏惧，真不愧为白俊的盟弟。愚兄救护来迟，望贤

弟恕过。”语毕，将银龙绑绳解开。银龙说道：“不是二哥来到，小弟已作泉下人了。”遂将发髻挽好，用绢帕包头，戴上了壮帽，整理衣襟，然后与白俊行礼说道：“二哥救命之恩，小弟没齿难忘。”白俊说道：“贤弟说哪里话来？自己弟兄，何必如此？这都是愚兄之忽略，致使贤弟受此宵小之欺凌，明天愚兄必叫贤弟出此恶气。咱们大哥向来是朴实忠厚，不说谎言，明天叫咱们大哥，在我家老寨主的面前，将他等刺杀贤弟之事，对老寨主说明，请老寨主发命令，叫他们与贤弟聚义厅前比武，贤弟的武学在他们之上，劣兄已经目睹。在聚义厅前比武之时，贤弟别照致命处扎他们，将他们扎个鲜血淋漓，叫他们滚一边养伤去，也出了贤弟之气。”萧银龙说道：“此事不必禀明老寨主，愚弟咎由自取，决不该与他们在此较量。我本是下书来的，谁叫我一时不忍，与他们较量？倘非仁兄救了小弟，小弟死在这里，两头不知底细，我胜三大爷必疑九龙山所为，屈煞好人，暗中笑煞贼人。那时两造杀得天昏地暗，岂不为小人所愚弄？此事不特使愚弟长一番见识，这也是教训小弟的。小弟有几句冷言冷语，二哥莫要怪罪小弟。张德寿乃是个采花的淫贼，小弟深知其所为，后山若有家眷，千万留神。崔通虽然忠厚，但与此辈小人们常处，难免与之俱化。”白俊闻听说道：“此山只有愚兄的家眷，后山内有家母与小妹，小妹名菊贞，武技不在你我之下，这群小子不去便罢，去了是准吃苦头。婆子丫环也有会武的。其余寨主喽卒的家眷，俱都在山寨之南另有一寨，贤弟你不必过虑。这座山不比别的山，这四个小辈，不做无礼之事，是他们的幸福；倘做无礼之事，插翅也难逃。”

萧银龙又说道：“二哥，小弟尚有一事相求，这个张德寿是个万恶淫贼，秦尤是盗万寿灯与刺杀钦差大人的正凶，尚在通缉之中。千万可别叫他们出山，以免良民涂炭。”白俊说道：“此

事只在愚兄一句话耳。十二道钢闸有五百喽卒把守，无山令决出不了十二道闸，这四个贼子，决不能请下山令来。明天我晓谕把守十二道闸的头目，不叫他们四人出山。”弟兄二人说着话，走到光辉寨，白二少寨主将童子唤醒，童子与银龙打了净面水，洗涤面上的尘垢，掸去身上的灰土，沏来香茶，弟

兄二人谈话。银龙问道：“二哥何以知我被害？”二少寨主说道：“贤弟进山之时，吾见他们四人面带不悦之容，吾恐怕他们有暗昧之事发生；三更来天，我遂来在光辉寨上宾馆，察看贤弟的动静。吾进屋一看，不见了贤弟，我遂往四外探视，忽闻桃杏林中间有人说话的声音，我闻声追至，正赶上贤弟与张德寿动手。比及张德寿受伤逃走，往陷坑引领贤弟，我欲发言已来不及了。”

萧银龙闻听，这才明白二少寨主救自己的情由。二人坐在上宾馆中说话之时，萧银龙并不提黄金印三个字，还是二少寨主白俊说道：“明天吾家老寨主对黄金印之事，必实行公议办法，无论怎样发落，贤弟千万不要驳回，由公议而行，贤弟纵然驳回，也是无效，徒取无趣。”银龙唯唯称是。二少寨主说道：“明天贤弟走后，见了三侠，多替愚兄致意，以后镖行老少，凡在本山遇难者，愚兄若知之，必然竭力相救。并望贤弟多加良言，致意三位老侠客，此事最好和平解决，倘若以武力解决，彼此两方皆有不便，恐都无好结局。总而言之，总是不发生战事为妙。再者，九龙山的势情贤弟已亲眼得见了，知子者莫如父，知父亦莫如子，我父平生好奇好胜，顺者无论怎么办都行，逆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办。”萧银龙说道：“仁兄之言，小弟敢不如命？现时小弟之命，在兄掌握之中，弟出山之事，全仗仁兄了。”二少寨主说道：“贤弟不必客气，愚兄尚有公事在身，不能久陪，贤弟多要小心。还有一事，明日吾父若款弟饮酒，弟千万勿扰，山中有许多的不满意贤弟之人，

总以早出山为妙，多在九龙山一时，贤弟多一时危险。”萧银龙说道：“多承二哥指教，小弟谨当遵命。”语毕，二少寨主出离光辉寨上宾馆，银龙向外相送。

二少寨主走后，银龙转身回来，童子不离左右伺候银龙，银龙喝了会子茶，天已大亮。就见大少寨主、二少寨主从外面进来。银龙站起身躯，向里相让，并对大少寨主说道：“昨晚若不是二哥救护，小弟早死多时了。”大少寨主说道：“叫贤弟受惊，实乃余兄弟之罪。”彼此谦恭数语，二少寨主叫道：“贤弟！吾父特派我兄弟前来请贤弟。”萧银龙闻听，整理衣襟，遂同白氏昆仲，来至中平大寨，进西垂花门，到了聚义厅。

萧银龙一看，仍是三十余寨的寨主齐集于中平寨上。萧银龙这次见了老寨主，大异于昨，口中说道：“多谢老寨主款待。”

语毕，提大擎请安，白老寨主一看银龙这般的光景，更加喜悦。

座上仍是曹士彪与白老寨主并肩而坐，就听白老寨主说道：“我们大众公议已决，这三封名帖，是我们回拜三位老侠客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回去报告胜老达官，九头狮子烈火印现在老夫之手，此物乃是国家的制度，白某天胆也不敢损坏。少义士再转达三位侠客，此印



在东北寨隐逸楼天花板下悬挂，十日之内，聘请三位侠客进山盗印。三位老侠客十天之内，若能将印盗去，我将盗印杀人的凶手，双手奉献与三位侠客，我父子也自绑投案，打盗印窝主的官司。三位老侠客十天不能将印盗去，另外再让一天，十一天倘若仍不能盗去，将印仍然由本犯送归院衙，作为罢论。但是盗印的官司，可得三位侠客自己去打了，与白某无干。”说着话，将三封名帖，由上面递与二少寨主，转递与银龙。银龙双手恭恭敬敬接过了名帖，一看上面写的是“白玉祥”三字，三封名帖俱都是一样。银龙将名帖放在靴掖之内，遂对老寨主白玉样鞠躬说道：“萧银龙蒙老寨主

款待，感激不尽，愿将钧谕回复三侠。”老寨主遂吩咐：“调摆桌案，用过酒饭，再走不迟。”萧银龙抱拳说道：“在下在光辉寨上宾馆中，蒙二位少寨主招待，已经用过了点心。公事在身不敢久留，在下告辞了。”老寨主白玉祥说道：“少镖头空腹而走，白某心有不安，还是用过早饭为是。”萧银龙答道：“在下归心似箭，食亦不能甘味。”白老寨主哈哈大笑道：“白俊，将大厅中古玩取过几件，奉送少镖头，以作纪念。”白俊答应一声，到大厅中一看，心中暗想：“萧三弟人缘儿真好，我父与他初次见面，就这样喜爱与他，要送给他古玩。我何不借水行舟，取几件值钱之物，暗中表示我弟兄的感情？”白俊在大厅中看罢多时，见有一金茶盘儿，价值甚昂，遂将茶盘儿拿在手中。又见有一套汉白玉的茶壶，四个茶杯，放在茶盘上，双手一托，来在中平大寨。白老寨主在座上一看，黄澄澄的赤金茶盘上，放着汉白玉的茶壶，四个茶杯。白老寨主心中暗想：“白俊真能牺牲，竟将这样贵重之物取来。”白老寨主哪知道自己儿子与银龙结为金兰之好？虽然看着赤金盘儿和那玉壶玉杯有点心疼，也就说不上不算来。口中说道：“少镖头初次到敝山寨，无物可赠，权将此物赠与少镖头，聊表微意。”萧银龙抱拳说道：“既蒙优待，又加厚赠，在下实不敢受。”白老寨主说道：“此不过是纪念品，万勿推辞。”老寨主说着话，又叫大少寨主取些零玩物，大少寨主取了些猫眼、璧玺、翡翠之类，用一个木质茶盘儿托着，叫道：“萧少镖头，此不过是玩物，能值几何？老寨主之谕，岂可违拗？”大少寨主劝银龙，叫银龙收下，二少寨主暗中用磕膝盖推银龙的大腿。萧银龙杏核眼一转，心中暗想：“不要白不要，反叫我二位仁兄不愿意。

我既然要，便捡好的拿，别看二哥你托的赤金茶盘，我还是不要。”银龙一伸手，取了一个翠班指，此班指犹如菜叶色儿一

般，当中一条红线。取过了班指，带在左大拇指上，口中说道：“谢过老寨主的美意。”老寨主说道：“不成敬意。”老寨主当时双眉一皱，心中暗想：“一茶盘东西就是那样值钱，他就拿去啦。此子不但识人，而且识物。”老

英雄微然一笑，说道：“少侠客，你要保重些。”又听曹士彪哈哈一笑，说道：“真是好小子！喽卒们，拿一百锭蒜头金来作为路费。”银龙说道：“在下实不敢收了。”曹士彪说道：“为何一样朋友，两样待遇？吾哥哥送你班指，你怎收下了呢？”白老寨主说道：“贤弟你有玩物送与少镖头些。少镖头奉公而来，若带去许多银子，岂不有嫌疑了？”曹士彪闻听白老寨主之言，复又说道：“哪里有甚玩物？”说着话忽然想起，由腰间取出一个金如意，约有六寸长，此物乃是压囊的玩物，曹士彪递与二少寨主说道：“以此物作为见面之礼吧。”银龙刚要推辞，白俊向银龙一使眼神，老寨主在座上说道：“少镖头，这是本山二老寨主一分敬意，收下为是。”银龙这才伸手接过金如意。左手是班指，右手是金如意，面对曹士彪说道：“谢过二老寨主美意。”曹士彪哈哈一阵大笑说道：“好小子！爹是英雄儿好汉，不愧萧杰的儿子。”银龙将金如意放在兜囊之中，控背躬身对上面说道：“谢过二位老寨主，在下就此告辞。”白老寨主吩咐白义、白俊：“你弟兄二人，仍用二十只船相送。”又吩咐：“拿我的令字旗，告诉他们，无论本山的头目与喽卒及来宾人等，如有阻拦少镖头去路者，将人头割下，挂在船桅上号令。”银龙又抱拳谢过老寨主，白义在前，萧银龙在当中，白俊在后，出了中平寨。传出号令，二十只战船，鼓号齐鸣，九龙山群雄没有不暗中佩服银龙的。品格下贱的贼，俱各气愤不平，然而可不敢言语。

三位英雄出离了东垂花门，顺东北汉白玉台阶而下，下了

中平寨，奔前八寨，处处都有寨主与喽卒把守，二少寨主一现令字旗，俱各垂手而立。离了北山口，来到河坡，二十只船上，众喽卒垂手侍立，请三位少英雄上船，鼓乐喧天，好不热闹。

三位小英雄共上一只战船，船头上放着大六人桌，三位俱都落座。第一通作乐已毕，二少寨主吩咐开船，喽卒们哪敢怠慢？

摇桨橹，奔竹城而来，出离了竹城一里多地，到了里闸口，闸口上有一百名喽卒，队伍甚是整齐。二少寨主展开令字旗说道：“守闸的头目，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送萧少镖头出去，急速开闸！”喽卒头目大伙一看，令字旗招展。阖山的寨主与喽卒，无论大小人物，没有不敬这杆令字旗的，守闸的喽卒头目吩咐喽卒，赶紧绞起千斤铜闸，二十只战船鱼贯而行。此时萧银龙留神仔细观察，弟兄三位喝着茶，银龙问道：“二位兄长，此闸是风磨铜打造的吗？”二少寨主答道：“非也。里面是木头，木头之外有铁板，铁板外是风磨铜叶。”银龙问道：“二哥，这道闸门有多大分量呢？”二少寨主白俊说道：“不到两千斤。”

说着话来到二道闸口，令字旗一展，仍然开闸。银龙问道：“这道闸口有

多重的分量？”二少寨主说道：“千斤有余。共合十二道闸口，里外两道闸口俱都加重，约有两千来斤；当中十道闸口，俱都是一千来斤重。里外二闸各一百名喽卒把守，当中十道闸各三十人把守，俱都弓上弦刀出鞘，昼夜防范。兵刃俱都是七股渔叉，铁蒺藜锤。”萧银龙一看，铁蒺藜锤的锤头俱都有饭碗大小。弟兄们谈着话，过了十一道闸。来到了外闸口，三位英雄坐的这只船，停在闸口南面，等候那十九只船。

工夫不大，十九只船俱都来到了，船头向东，二十只船雁排翅排开，北面十只，南面十只。二少寨主遂吩咐开闸，二十只船出了十二道铜铁闸，船上的喽卒急忙立桅拉棚，鼓乐齐奏。弟兄三人在船上喝着茶，有童子在旁伺候。真是波浪涛涛，浪花

飞起多高，天未及午时，已看见东河岸。来到码头，弟兄三位吩咐将船拢岸，喽卒下锚，搭跳板，按扶手，弟兄三位下船之后，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说道：“二十只战船的喽卒头目，无事不许下船。”众喽卒答应，弟兄三人弃舟登岸，萧银龙抱拳躬身说道：“二位哥哥请回吧，送君千里，总有一别。”白俊说道：“二十只战船相送，这乃是老寨主的吩咐。你我弟兄的私情，愚兄必须要护送一程，尚有要言相告。”二少寨主又叫道：“喽卒，奏乐三通！”船上鼓乐齐奏，大少寨主与二少寨主向东南相送，送出去有半里余地，银龙说道：“二位哥哥请回吧。”白俊叫道：“三弟！你乃是明白人，子不言父过，古有明训，劣兄岂敢言父过？家严平生未做过错事，惟有这一场事，做得太不合乎情理。贤弟你乃明白人，盗印之人与我父子并非甚近之友，黄金印自到九龙山之后，闹得我们家务不和。古人云，顺天者生，逆天者亡。别看九龙山兵多将广，邪不能侵正，康熙圣主乃是有道的明君；钦差大人是清如水明如镜，清廉正直的人；再说你们爷们侠肝义胆，济困扶倾，谁人不知？不想今日九龙山助桀为虐，如此行为，焉能长久？我父子早晚必败，事犯公堂。贤弟你是原办，那时节多多的照应。但愿以和平了解，勿动干戈，实为愚兄的大愿。”银龙叫道：“二位兄长放心，但能和平解决，总以和平为上。万一两造失和，动了干戈，倘若九龙山失败，小弟与三位老前辈，决不能叫白老寨主打官司。盗印之人我也明白八九分了，定叫他们去打官司，名正言顺。”二少寨主说道：“如此不枉我弟兄结拜一场。贤弟请吧。”

萧银龙这才转身奔东南，二位少寨主转身奔西北河岸回船，彼此走出数十步外，俱都扭项回头，有依依不舍之状，直至走得双方不能相望之时。

银龙回思山中情景，四贼行刺，在桃杏林中间几乎丧命，

幸结义的二哥相救。在聚义厅上几乎被曹士彪抓起摔死，哪想他又以囊中金如意为赠？又看了看手上的班指，用手一捂胸前，自己暗想：“我好比撞破

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一行在道途之上，一边思想，一边走着，不觉的已经与菊花村相隔二三百里许。前面有一片松林，看见松林之中有人眺望，进松树一看，原来是黄三太、张茂龙、李煜、贺照雄等在此等候。

三太笑道：“兄弟，你可回来了？”萧银龙将九龙山之事，略略一说，大伙一同回了菊花村。到菊花村口，杨香五和金头虎贾明等出村相迎，金头虎喊道：“打鬼！打鬼！小龙显魂来了。”

银龙遂说道：“昨天二十只战船接进我去，临出来又是二十只战船送出来的。”金头虎说道：“你别净说露脸的话啊，不定在哪儿玩了一天，今天跑回来了。”黄三太说道：“贾贤弟不要玩笑。”大伙说话之间来到王宅，众英雄进了王宅，到东跨院上房屋中。胜爷一看银龙回来了，惊喜交集，遂问道：“贤侄回来了？”老少群雄一看银龙喜容满面，他又伸手由兜囊中取出绿皮子靴掖，将三封名帖向上一举，俱都是“白玉祥”三个字。银龙说道：“白老寨主回拜三位老人家，有三张名帖为证。”又说道：“二位老寨主还赠小侄男两样东西。”说着话摘下班指说道：“这是白老寨主所赠，小侄男原不敢受，白老寨主言说作为纪念品，与公与私，毫无关系。曹二寨主也要赠小侄男一百锭蒜条金，小侄男坚不收受，他又以金如意相赠。”

说着就将金如意掏出，二物俱都呈上，与三位老人家观看。胜三爷说道：“这是贤侄拿命换来的东西，二物仍归贤侄。嗣后无论是谁，若将黄金宝印得回，将贼人擒获，这头功总得让与贤侄。但不知白玉祥对黄金印与盗印的正犯有何办法呢？”萧银龙遂将九龙山白玉祥所说十日为期盗印之话，对胜三爷详细说了一遍。胜三爷问道：“九龙山的道是否如道爷所言？”萧

银龙说道：“九龙山有十二道铜铁闸，俱都是台湾省所产的风磨铜所包，宝刀宝剑，不能损伤。过了十二道闸口，还有一道竹城，两只大船做成的门户，船底有铁扫帚，虽鱼虾皆不能过。

山如削壁，陡岩叠嶂，天然的险固，中平八寨依山为台，百余丈见方，大寨设于中央。莫说是十一天的期限，若依小侄男的眼光看来，一百一十天也是难以进得九龙山内，别说盗印。”

胜爷闻听不悦，遂说道：“如此说来，黄金宝印不能盗了。”

银龙说道：“实不容易。不特白玉祥足智多谋，并又占了地利。”

聋哑仙师说道：“此言不假。”胜爷说道：“莫非等候十二日之久，自去投首，打官司不成吗？”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岂能坐以待毙？今天大伙且休息一日，明日前去探山，今天先将船只预备好了。”胜爷说道：“有十二道铜铁闸，鱼虾都不能过，为之奈何？”道爷说道：“按理说没有上不去的山。”王九龄在旁说道：“胜三叔，小侄男有戴

苇蛇子的船只，可不甚大。”聋哑仙师说道：“大船更不适用。但不知王施主有多少只？”王九龄说道：“现有能用者四只。”聋哑仙师说道：“这四只作为探险之用，有要紧的事可先用这四只。另外再雇几只备用，也不要甚大的。雇船的时候，作为闲谈，别透出形色来，问他的船是多少银子排的，预备损坏了的时候，好照价赔偿人家。”王九龄听罢此言，遂派精明的家人前去雇船备用。大伙商议明天起身，多备煤米柴炭，茶叶点心，吃食物件。镖行来了四十八位，连王宅的家人共合五十余位，第二日准备起身探九龙山。孟金龙、金头虎这类的英雄急得擦拳摩掌，精细的都料这场事不知须冒若干危险。

一夜无书，第二日大伙起身，由菊花村到河沿，五里之遥，王宅的四只船在前，又雇了四只，留两只在河坡备用，去了两只，共合是六只船。聋哑仙师主谋叫孟金龙在第一只船上。第

二只船上是老剑客夏侯商元、震九江屠粲、神刀将李刚，与三位老侠客。后面船上就是黄昆、黄三太、赵得胜、贺照雄等。

六只船鱼贯而行，奔九龙山的闸口而来。

这一去，正所谓：英雄大闹九龙山，一举扫平十海岛。盗印之贼终归案，平明高奏凯歌还。上宾馆中说话之时，萧银龙并不提黄金印三个字，还是二少寨主白俊说道：“明天吾家老寨主对黄金印之事，必实行公议办法，无论怎样发落，贤弟千万不要驳回，由公议而行，贤弟纵然驳回，也是无效，徒取无趣。”银龙唯唯称是。二少寨主说道：“明天贤弟走后，见了三侠，多替愚兄致意，以后镖行老少，凡在本山遇难者，愚兄若知之，必然竭力相救。并望贤弟多加良言，致意三位老侠客，此事最好和平解决，倘若以武力解决，彼此两方皆有不便，恐都无好结局。总而言之，总是不发生战事为妙。再者，九龙山的势情贤弟已亲眼得见了，知子者莫如父，知父亦莫如子，我父平生好奇好胜，顺者无论怎么办都行，逆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办。”萧银龙说道：“仁兄之言，小弟敢不如命？现时小弟之命，在兄掌握之中，弟出山之事，全仗仁兄了。”二少寨主说道：“贤弟不必客气，愚兄尚有公事在身，不能久陪，贤弟多要小心。还有一事，明日吾父若款弟饮酒，弟千万勿扰，山中有许多的不满意贤弟之人，总以早出山为妙，多在九龙山一时，贤弟多一时危险。”萧银龙说道：“多承二哥指教，小弟谨当遵命。”语毕，二少寨主出离光辉寨上宾馆，银龙向外相送。

二少寨主走后，银龙转身回来，童子不离左右伺候银龙，银龙喝了会子茶，天已大亮。就见大少寨主、二少寨主从外面进来。银龙站起身躯，向里相让，并对大少寨主说道：“昨晚若不是二哥救护，小弟早死多时了。”大少寨主说道：“叫贤弟受惊，实乃余兄弟之罪。”彼此谦恭数语，二少寨主叫道：

“贤弟！吾父特派我兄弟前来请贤弟。”萧银龙闻听，整理衣襟，遂同白氏昆仲，来至中平大寨，进西垂花门，到了聚义厅。

萧银龙一看，仍是三十余寨的寨主齐集于中平寨上。萧银龙这次见了老寨主，大异于昨，口中说道：“多谢老寨主款待。”

语毕，提大氅请安，白老寨主一看银龙这般的光景，更加喜悦。

座上仍是曹士彪与白老寨主并肩而坐，就听白老寨主说道：“我们大众公议已决，这三封名帖，是我们回拜三位老侠客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回去报告胜老达官，九头狮子烈火印现在老夫之手，此物乃是国家的制度，白某天胆也不敢损坏。

少义士再转达三位侠客，此印在东北寨隐逸楼天花板下悬挂，十日之内，聘请三位侠客进山盗印。三位老侠客十天之内，若能将印盗去，我将盗印杀人的凶手，双手奉献与三位侠客，我父子也自绑投案，打盗印窝主的官司。三位老侠客十天不能将印盗去，另外再让一天，十一天倘若仍不能盗去，将印仍然由本犯送归院衙，作为罢论。但是盗印的官司，可得三位侠客自己去打了，与白某无干。”说着话，将三封名帖，由上面递与二少寨主，转递与银龙。银龙双手恭恭敬敬接过了名帖，一看上面写的是“白玉祥”三字，三封名帖俱都是一样。银龙将名帖放在靴掖之内，遂对老寨主白玉祥鞠躬说道：“萧银龙蒙老寨主款待，感激不尽，愿将钧谕回复三侠。”老寨主遂吩咐：“调摆桌案，用过酒饭，再走不迟。”萧银龙抱拳说道：“在下在光辉寨上宾馆中，蒙二位少寨主招待，已经用过了点心。

公事在身不敢久留，在下告辞了。”老寨主白玉祥说道：“少镖头空腹而走，白某心有不安，还是用过早饭为是。”萧银龙答道：“在下归心似箭，食亦不能甘味。”白老寨主哈哈大笑道：“白俊，将大厅中古玩取过几件，奉送少镖头，以作纪念。”

白俊答应一声，到大厅中一看，心中暗想：“萧三弟人缘儿真

好，我父与他初次见面，就这样喜爱与他，要送给他古玩。我何不借水行舟，取几件值钱之物，暗中表示我弟兄的感情？”

白俊在大厅中看罢多时，见有一金茶盘儿，价值甚昂，遂将茶盘儿拿在手中。又见有一套汉白玉的茶壶，四个茶杯，放在茶盘上，双手一托，来在中平大寨。白老寨主在座上一看，黄澄澄的赤金茶盘上，放着汉白玉的茶壶，四个茶杯。白老寨主心中暗想：“白俊真能牺牲，竟将这样贵重之物取来。”白老寨主哪知道自己儿子与银龙结为金兰之好？虽然看着赤金盘儿和那玉壶玉杯有点心疼，也就说不上不算来。口中说道：“少镖头初次到敝山寨，无物可赠，权将此物赠与少镖头，聊表微意。”萧银龙抱拳说道：“既蒙优待，又加厚

赠，在下实不敢受。”白老寨主说道：“此不过是纪念品，万勿推辞。”老寨主说着话，又叫大少寨主取些零玩物，大少寨主取了些猫眼、璧玺、翡翠之类，用一个木质茶盘儿托着，叫道：“萧少镖头，此不过是玩物，能值几何？老寨主之谕，岂可违拗？”大少寨主劝银龙，叫银龙收下，二少寨主暗中用磕膝盖推银龙的大腿。

萧银龙杏核眼一转，心中暗想：“不要白不要，反叫我二位仁兄不愿意。我既然要，便捡好的拿，别看二哥你托的赤金茶盘，我还是不要。”银龙一伸手，取了一个翠班指，此班指犹如菜叶色儿一般，当中一条红线。取过了班指，带在左大拇指上，口中说道：“谢过老寨主的美意。”老寨主说道：“不成敬意。”

老寨主当时双眉一皱，心中暗想：“一茶盘东西就是那样值钱，他就拿去啦。此子不但识人，而且识物。”老英雄微然一笑，说道：“少侠客，你要保重些。”又听曹士彪哈哈一笑，说道：“真是好小子！喽卒们，拿一百锭蒜头金来作为路费。”银龙说道：“在下实不敢收了。”曹士彪说道：“为何一样朋友，两样待遇？吾哥哥送你班指，你怎收下了呢？”白老寨主说道：

“贤弟你有玩物送与少镖头些。少镖头奉公而来，若带去许多银子，岂不有嫌疑了？”曹士彪闻听白老寨主之言，复又说道：“哪里有甚玩物？”说着话忽然想起，由腰间取出一个金如意，约有六寸长，此物乃是压囊的玩物，曹士彪递与二少寨主说道：“以此物作为见面之礼吧。”银龙刚要推辞，白俊向银龙一使眼神，老寨主在座上说道：“少镖头，这是本山二老寨主一分敬意，收下为是。”银龙这才伸手接过金如意。左手是班指，右手是金如意，面对曹士彪说道：“谢过二老寨主美意。”曹士彪哈哈一阵大笑说道：“好小子！爹是英雄儿好汉，不愧萧杰的儿子。”银龙将金如意放在兜囊之中，控背躬身对上面说道：“谢过二位老寨主，在下就此告辞。”白老寨主吩咐白义、白俊：“你弟兄二人，仍用二十只船相送。”又吩咐：“拿我的令字旗，告诉他们，无论本山的头目与喽卒及来宾人等，如有阻拦少镖头去路者，将人头割下，挂在船桅上号令。”银龙又抱拳谢过老寨主，白义在前，萧银龙在当中，白俊在后，出了中平寨。传出号令，二十只战船，鼓号齐鸣，九龙山群雄没有不暗中佩服银龙的。品格下贱的贼，俱各气愤不平，然而可不敢言语。

三位英雄出离了东垂花门，顺东北汉白玉台阶而下，下了中平寨，奔前八寨，处处都有寨主与喽卒把守，二少寨主一现令字旗，俱各垂手而立。离了北山口，来到河坡，二十只船上，众喽卒垂手侍立，请三位少英雄上船，鼓乐喧天，好不热闹。

三位小英雄共上一只战船，船头上放着大六人桌，三位俱都落座。第一通

作乐已毕，二少寨主吩咐开船，喽卒们哪敢怠慢？

摇桨橹，奔竹城而来，出离了竹城一里多地，到了里闸口，闸口上有一百名喽卒，队伍甚是整齐。二少寨主展开令字旗说道：“守闸的头目，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送萧少镖头出去，急速

开闸！”喽卒头目大伙一看，令字旗招展。阖山的寨主与喽卒，无论大小人物，没有不敬这杆令字旗的，守闸的喽卒头目吩咐喽卒，赶紧绞起千斤铜闸，二十只战船鱼贯而行。此时萧银龙留神仔细观察，弟兄三位喝着茶，银龙问道：“二位兄长，此闸是风磨铜打造的吗？”二少寨主答道：“非也。里面是木头，木头之外有铁板，铁板外是风磨铜叶。”银龙问道：“二哥，这道闸门有多大分量呢？”二少寨主白俊说道：“不到两千斤。”

说着话来到二道闸口，令字旗一展，仍然开闸。银龙问道：“这道闸口有多重的分量？”二少寨主说道：“千斤有余。共合十二道闸口，里外两道闸口俱都加重，约有两千来斤；当中十道闸口，俱都是一千来斤重。里外二闸各一百名喽卒把守，当中十道闸各三十人把守，俱都弓上弦刀出鞘，昼夜防范。兵刃俱都是七股渔叉，铁蒺藜锤。”萧银龙一看，铁蒺藜锤的锤头俱都有饭碗大小。弟兄们谈着话，过了十一道闸。来到了外闸口，三位英雄坐的这只船，停在闸口南面，等候那十九只船。

工夫不大，十九只船俱都来到了，船头向东，二十只船雁排翅排开，北面十只，南面十只。二少寨主遂吩咐开闸，二十只船出了十二道铜铁闸，船上的喽卒急忙立桅拉棚，鼓乐齐奏。弟兄三人在船上喝着茶，有童子在旁伺候。真是波浪涛涛，浪花飞起多高，天未及午时，已看见东河岸。来到码头，弟兄三位吩咐将船拢岸，喽卒下锚，搭跳板，按扶手，弟兄三位下船之后，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说道：“二十只战船的喽卒头目，无事不许下船。”众喽卒答应，弟兄三人弃舟登岸，萧银龙抱拳躬身说道：“二位哥哥请回吧，送君千里，总有一别。”白俊说道：“二十只战船相送，这乃是老寨主的吩咐。你我弟兄的私情，愚兄必须要护送一程，尚有要言相告。”二少寨主又叫道：“喽卒，奏乐三通！”船上鼓乐齐奏，大少寨主与二少寨主

向东南相送，送出去有半里余地，银龙说道：“二位哥哥请回吧。”白俊叫道：“三弟！你乃是明白人，子不言父过，古有明训，劣兄岂敢言父过？家严平生未做过错事，惟有这一场事，做得太不合乎情理。贤弟你乃明白人，盗印之人与我父子并非甚近之友，黄金印自到九龙山之后，闹得我们家务不和。古人云，顺天者生，逆天者亡。别看九龙山兵多将广，邪不能侵正，康熙圣主乃是有道的明君；钦差大人是清如水明如镜，清廉正直的人；再说你们爷们侠肝义胆，济困扶倾，谁人不知？不想今日九龙山助桀为虐，如此行为，焉能长



久？我父子早晚必败，事犯公堂。贤弟你是原办，那时节多多的照应。但愿以和平了解，勿动干戈，实为愚兄的大愿。”银龙叫道：“二位兄长放心，但能和平解决，总以和平为上。万一两造失和，动了干戈，倘若九龙山失败，小弟与三位老前辈，决不能叫白老寨主打官司。盗印之人我也明白八九分了，定叫他们去打官司，名正言顺。”二少寨主说道：“如此不枉我弟兄结拜一场。贤弟请吧。”

萧银龙这才转身奔东南，二位少寨主转身奔西北河岸回船，彼此走出数十步外，俱都扭项回头，有依依不舍之状，直至走得双方不能相望之时。

银龙回思山中情景，四贼行刺，在桃杏林中间几乎丧命，幸结义的二哥相救。在聚义厅上几乎被曹士彪抓起摔死，哪想他又以囊中金如意为赠？又看了看手上的班指，用手一捂胸前，自己暗想：“我好比撞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一行在道途之上，一边思想，一边走着，不觉的已经与菊花村相隔二三里许。前面有一片松林，看见松林之中有人眺望，进松树一看，原来是黄三太、张茂龙、李煜、贺照雄等在此等候。

三太笑道：“兄弟，你可回来了？”萧银龙将九龙山之事，略略一说，大伙一同回了菊花村。到菊花村口，杨香五和金头虎

贾明等出村相迎，金头虎喊道：“打鬼！打鬼！小龙显魂来了。”

银龙遂说道：“昨天二十只战船接进我去，临出来又是二十只战船送出来的。”金头虎说道：“你别净说露脸的话啊，不定在哪儿玩了一天，今天跑回来了。”黄三太说道：“贾贤弟不要玩笑。”大伙说话之间来到王宅，众英雄进了王宅，到东跨院上房屋中。胜爷一看银龙回来了，惊喜交集，遂问道：“贤侄回来了？”老少群雄一看银龙喜容满面，他又伸手由兜囊中取出绿皮子靴掖，将三封名帖向上一举，俱都是“白玉祥”三个字。银龙说道：“白老寨主回拜三位老人家，有三张名帖为证。”又说道：“二位老寨主还赠小侄男两样东西。”说着话摘下班指说道：“这是白老寨主所赠，小侄男原不敢受，白老寨主言说作为纪念品，与公与私，毫无关系。曹二寨主也要赠小侄男一百锭蒜条金，小侄男坚不收受，他又以金如意相赠。”

说着就将金如意掏出，二物俱都呈上，与三位老人家观看。胜三爷说道：“这是贤侄拿命换来的东西，二物仍归贤侄。嗣后无论是谁，若将黄金宝印得回，将贼人擒获，这头功总得让与贤侄。但不知白玉祥对黄金印与盗印的正犯有何办法呢？”萧银龙遂将九龙山白玉祥所说十日为期盗印之话，对胜三爷详细说了一遍。胜三爷问道：“九龙山的道是否如道爷所言？”萧银龙说道：“九龙山有十二道铜铁闸，俱都是台湾省所产的风磨铜所包，宝刀宝剑，不能损伤。过了十二道闸口，还有一道竹城，两只大船做成的门户，船底有铁扫

帚，虽鱼虾皆不能过。

山如削壁，陡岩叠嶂，天然的险固，中平八寨依山为台，百余丈见方，大寨设于中央。莫说是十一天的期限，若依小侄男的眼光看来，一百一十天也是难以进得九龙山内，别说盗印。”

胜爷闻听不悦，遂说道：“如此说来，黄金宝印不能盗了。”

银龙说道：“实不容易。不特白玉祥足智多谋，并又占了地

利。”聋哑仙师说道：“此言不假。”胜爷说道：“莫非等候十二日之久，自去投首，打官司不成吗？”聋哑仙师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岂能坐以待毙？今天大伙且休息一日，明日前去探山，今天先将船只预备好了。”

胜爷说道：“有十二道铜铁闸，鱼虾都不能过，为之奈何？”

道爷说道：“按理说没有上不去的山。”王九龄在旁说道：“胜三叔，小侄男有戴苇蛇子的船只，可不甚大。”聋哑仙师说道：“大船更不适用。但不知王施主有多少只？”王九龄说道：“现有能用者四只。”聋哑仙师说道：“这四只作为探险之用，有要紧的事可先用这四只。另外再雇几只备用，也不要甚大的。”

雇船的时候，作为闲谈，别透出形色来，问他的船是多少银子排的，预备损坏了的时候，好照价赔偿人家。”王九龄听罢此言，遂派精明的家人前去雇船备用。大伙商议明天起身，多备煤米柴炭，茶叶点心，吃食物件。镖行来了四十八位，连王宅的家人共合五十余位，第二日准备起身探九龙山。孟金龙、金头虎这类的英雄急得擦拳摩掌，精细的都料这场事不知须冒若干危险。

一夜无书，第二日大伙起身，由菊花村到河沿，五里之遥，王宅的四只船在前，又雇了四只，留两只在河坡备用，去了两只，共合是六只船。聋哑仙师主谋叫孟金龙在第一只船上。第二只船上是老剑客夏侯商元、震九江屠粲、神刀将李刚，与三位老侠客。后面船上就是黄昆、黄三太、赵得胜、贺照雄等。

六只船鱼贯而行，奔九龙山的闸口而来。

这一去，正所谓：英雄大闹九龙山，一举扫平十海岛。盗印之贼终归案，平明高奏凯歌还。

《三侠剑》 第七回（完） （清）张杰鑫 著

第七回

隐逸楼胜英盗金印九龙山五子救三侠

话说前集正表至老少英雄驾了六只小船，一齐来到九龙山的钢铁闸前：只见那山头看守闸口的喽卒，用石子向下掷抛，密如雨点，已经将头一只小船砸翻。胡景春、邱成、欧阳德三位落水。幸亏第二只船上有鱼眼高恒高俊龙与莲

花湖的于化龙，还有后下水的孟金龙，每人救了一位，将三位英雄救护到第二只船上。虽然救得快，多少也喝了点水。胜三爷见此光景，银髯一飘，二目圆睁。第一只船底现天，被石块砸碎。这三位到了第二只船上，打开了别位的小包袱，更换衣服。聋哑仙师叫这五只船停止前进，向后而退。这五只船退了二里来地之远，胜三爷唉声叹气说道：“怎么打九龙山？”聋哑仙师叫道：“胜施主，稍安勿躁，等候天时。”胜三爷说道：“凭胜英草木之人，还能惊动天地吗？”聋哑仙师说道：“大清国的洪福，钦差大人的忠心亦须感动天地。”说着话道爷用手向西北一指，叫：“胜施主你看，天气突变，必有大风骤起，咱们的船应找一个地方避风。九龙山外竹苇甚多，先找一片大苇塘避风要紧。”

原来，苇塘子中有三五尺深的水，五只小船并在一处，进了大苇塘子，打好了木桩，下了底锚，将五只船连在一处。会水的换了水衣水靠，浮着水将船左右的苇子俱都割下来，堆在

船两旁。聋哑仙师又叫道：“胜施主，叫他们大家喝酒吃饭。”

众人俱都吃喝。就听巨风大作，听着毛骨悚然。聋哑仙师道：“胜施主，这就叫得了天时啦！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并不是我能掐会算。下午将过，西北的天气就现出昏暗来了，但是尽得天时，不占人和也不成。叫孟金龙、萧银龙、于化龙、高俊龙四人奔闸口。这座闸多年啦，两旁必有空隙，头一道闸是两千来斤，他们四个人将闸板托起一尺多高便能进去，闸里有拦江锁、混江轮、转环刀，必须带宝刃前去，要先断拦江锁，再将混江轮的销子削断，混江轮必停，再破转环刀，削下转环刀的轴儿，转环刀自然落下，铡刀一铡，就可以过去了。进到里面破他的竹城，打开一条通路，赶紧回来，让胜施主进去盗印。”

说着话，将自己的宝刃解下来，交给孟金龙，将贾七爷的秋风落叶扫要来交萧银龙带好。胜爷、孟爷、萧爷又嘱咐，路打通了，赶紧回来，不许妄动，萧银龙答应。萧银龙在前，孟金龙、于化龙、高俊龙在后，前去破闸。四龙来在闸下，按道爷吩咐，一看果然闸旁有缝，孟金龙将剑杵背好。手伸进去，两膀叫力，三人相帮，孟金龙用左肩膀顶着，露出一道缝隙，萧银龙赶紧用石头垫，抬一点垫一点，可就能钻过人去了。萧银龙、于化龙、高俊龙钻了过去，孟金龙个大，又加上力气也大，蹭着也钻了过去。萧银龙先用秋风落叶扫破了拦江锁、混江轮。傻英雄伸手取出道爷的宝刃，来到转环刀前，照定转环刀的轴儿，就是两剑，果然轮刀落水。傻英雄一连气割落了二个转环刀。

银龙摆手，傻英雄会意，将宝刃插入剑匣。四龙过了转环刀，不到半里地就是竹城。都是五六寸粗的大竹子，天然生长的。

再加上人力，每根竹子相隔四寸来宽，俱都用铁丝拧成胡椒眼的窟窿，三寸多长的鱼都过不去。萧银龙低声叫道：“金龙大哥，您用宝刃将钢铁丝齐着水皮俱都割断了，我用秋风落叶扫

割竹子。您专管割网。”孟金龙用宝刃将钢铁网俱都割断。萧银龙是处处精细，将竹子齐着水皮用秋风落叶扫割断，水皮上面的钢铁网并未割断。萧银龙割断的竹子，俱都撇在两旁的竹杆子当中，为的是使九龙山的人，看不出痕迹来。两丈多宽的竹城，俱都割成约二尺来宽的一条胡同。四龙进了竹城，再往里去就是旱桥，没有防御物了。萧银龙说道：“路已然打通，障碍物一点儿也没有啦。三位老爷子有话：打通了道路，急速回归。趁今天猛风大作，三位老爷子好来盗国家的宝印。”金龙说道：“萧银龙你吃了九龙山的饭，受了九龙山的贿，你是吃里扒外。好容易进寨，空着回去？你回去吧，我盗印去。将印拿回去交给三位老头子，省得三位老头费事啦。”萧银龙说道：“金龙大哥，千万不要造次！九龙山可比不了别处，你我的能耐，到九龙山如同草芥一般。您的身上还有道爷的宝刃，如果失了宝刃，悔之已晚，还耽误了三位老人家的。大事。老哥三位，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您也听见啦？叫咱们打通了道路就回去。”孟金龙说道：“你们把宝刃带回去。你告诉我黄金印在哪儿，我自己去，偷得来就偷，偷不来我再回去，反正道也打通了。”银龙说道：“我不知道印在哪儿，宝刃也没有人给你带回去。你要去我们也拦不了您，我们哥仨要赶紧回去啦。”

说罢银龙在前，化龙、俊龙在后，向外凫来。此时风声更大，傻英雄拗不过他们三人，只好也在后头跟着一同向回走。前面三个人身体小，俱都不费力由十二道闸口钻将出来，凫出去有七八丈远等候孟金龙。孟金龙由里向外钻，里面这十一道，俱都不很费劲就钻出来了。到了外面这一道闸口，傻英雄头出来啦，肩头过不来，自己一着急，用虎爪抓住水底下的石头，用尽平生之力，两膀一晃，闸板可就动弹了。因为闸拨起一头来，闸板一动，上面吊闸的铁链，南头这根哗啦啦乱响，闸上面石

屋中的人，忽听闸口铁链子有响声，有一个头目说道：“你们别嚷嚷啦，怎么大风将闸上的铁链子刮得乱响？”正赶上傻英雄又在底下一晃悠，上面的铁链子又一动弹，屋中听得甚真。

这个头目说道：“风决刮不动铁链子！铁链子好几百斤重，必是有大江鱼被风刮上来啦，撞在闸板上呢。我拿鱼叉问一下子就知道啦。”这个喽卒头目抄起一根鱼叉来，此鱼叉是七股，带倒须钩，一丈四五尺长的竹杆子。按着弹绳，将鱼叉向闸里面叉去，这个头目手中觉着似乎叉在肉上一般，遂说道：“这条鱼的个儿太大啦！再来两把叉吧。”你道傻英雄趴在水底，被七股鱼

又将水衣叉破。傻英雄一较力，虎爪按在水底，向前一爬，肩头一晃，上面的铁链子哗啦啦又响了一阵。这几个喽卒头目齐抄鱼叉，都认为是大鱼撞进了闸板。七股鱼叉四五只都向水里乱叉，叉了一气儿，就是不上来，然后又向闸板外面叉。

大英雄趴伏在水底，用手捂着脸面，也不敢动啦。向南一歪身，觉着松快一点儿，再将胸脯儿向石墙上贴，侧着身躯一较力钻将出去。此时风是愈刮愈大。傻英雄钻出来啦。喽卒头目再叉就叉着石地啦，众人以为鱼走了。也就不叉了。都进了闸口上面的石屋。闸底下垫着石头，谁也不解其意。傻英雄由闸口里面钻出来，一看身上的水衣水靠，俱都被鱼叉叉破了。傻英雄心中暗想：幸亏我有金钟罩。若是没有金钟罩，这回就叫人家给叉烂了。

萧银龙等离着闸口有十几丈远的地方，等候着傻英雄。忽然见傻英雄由闸口那边而来，萧银龙一看，傻英雄浑身上下的衣服都烂了。萧银龙又一看傻英雄的肩头，竟将银龙吓得唉哟了一声。银龙忘了在水中了，几乎喝进水去。四个人鳧得离着闸口远一点了，俱都露出身形。银龙说道：“金龙大哥，可要了命啦！你的宝刃呢？”孟金龙说道：“在我背后背着呢。”说

着自己回手一摸，只剩了空剑匣啦。金龙吓得脸也变了颜色啦。

萧银龙说道：“孟大哥，我们都钻出来，您还未曾出来。等了您这半天才来，莫非在里面与人家动手了吗？”金龙答道：“没动手，也没碰见人。外面头一道闸口，我钻不出来。我一用力，上面也不知什么倒霉的东西乱响，当时上面七股鱼叉就叉下来啦，将浑身的衣服都叉破啦。我怕叉在眼睛上耳朵上，用两手护着脸与耳朵，我钻出来的时候，也忘了摸道爷的宝刃啦。”

银龙说道：“了不得了！一定被七股鱼叉的倒须钩将宝刃挂上去啦。倘若是被九龙山的喽卒将宝刃得去，再想得回来可就难啦！黄金印还不知怎样呢，先将宝剑丢了，如何是好呢？”

正说着话的时候，就见前面五七丈远，一道霞光由水中而出，好似一个立闪相似。萧银龙眼神快，遂说道：“宝剑在前面呢，赶紧追。”四龙向前一追，宝刃又缩入水中去了。四龙也缩入水中，向前赶去。只见宝刃在水中晃晃悠悠向前走，并不见人。追了六七十丈远，仍然不见人，只见宝刃打着闪儿向前走，借水光犹如一条龙儿相似。孟金龙追得不耐烦啦，遂浮出水面，大声说道：“宝剑成了龙啦，是谁盗出我的宝刃去？”

你再也不露面，我可要骂啦！”金龙尚未说完，就见一人由水中冒出，捧着宝刃。四龙追到跟前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海底捞月叶乘龙叶六爷。孟金龙一看非常欢喜，遂说道：“小叔叔你打哪儿来？可吓死我啦！为什么宝刃到了您的手中啦？”叶六爷说道：“金龙你们好大胆子！我到菊花村一打听，据家人

说你们同胜三哥探九龙山来啦。我遂雇了一只船，来追赶你们。

遇了大风，将船停在芦苇深处，我换上水靠，奔闸口而来。你们四人拨闸板之时，我藏在闸板墙一个窟窿之中。也是年久啦，闸板墙上面的石头落下一块来，只可容一个人。你们进去，我没进去。比及银龙、俊龙、化龙已经出来，临你出来的时候，

后背靠着北面儿挤，北面闸板更低，焉能出得来？水里又不能说话，上面用七股鱼叉叉你，我怕宝刃被鱼叉挂上去，趁着你用手护脸的时候，过去将宝刃抽出来啦。”语毕，仍将宝刃还与金龙。爷儿五位奔芦苇中而来，晃到小船切近，诸葛道爷见叶六爷来到，遂说道：“胜施主如虎生翼，叶六爷水性甚佳。

盗黄金印，先得了天时，又来了叶六爷，必能成功了！”胜三爷一见叶六爷，不胜之喜。寒暄数语，俱都在船舱落座。胜三爷遂问银龙水路打通了没有？银龙将十二道闸口打通之事，对胜三爷说了一遍。胜三爷意欲自己去盗印，萧三侠与孟二侠焉能叫胜三爷自己前去？老哥儿三位，谁也不肯不去。各自换上水衣水靠，遂用油布口袋，将旱路的衣服，俱都装起来。此时也就在二更多天，小弟兄水性好的就是四龙，如今又加上叶六爷，共合是五龙三剑要去盗印。金头虎贾明在旁边一看，五龙三侠前去盗印，必然容易成功。倘若盗出印来，老哥儿三个那大年纪，必然不能作官，作官必是小哥儿们的事情。金头虎思想至此，以为这个事太便宜啦，盗出印来就是官。金头虎遂说道：“胜三大爷，我也去，我的水性也行。”胜三爷点头，微然笑道：“愿意去就去。”当时贾明收拾完毕，众人俱都带好自己的兵刃暗器。金龙将剑交与道爷，银龙将剑交与贾七爷，爷儿九位，金龙在前，叶六爷在后。

工夫不大，晃到十二道闸口一看，一位喽卒都没有。风声大作，进了十二道钢铁闸，过了拦江锁、混江龙、转轮刀，如入无人之境。进了竹城，萧银龙、金头虎把着竹城。叶六爷与高俊龙、于化龙、孟金龙，在十二道钢铁闸左右盘旋。胜三爷告诉众人：“如有不测，你们众人只管由水路逃走，我们哥三个杀奔山里，顺山坡逃走。”吩咐完毕，老三侠过了竹城。奔西南去一里多地，在依山靠水之处，三侠由水中爬上山坡。只

闻树木被风吹得声如牛吼，三位侠客进了大树林子，脱下水靠，打开油绸子包裹，从油布口袋中取出衣服。撤去头上月牙分水箍，用绢帕绷头，带上鸭尾巾，勒十字绊，绷英雄带，整理衣服。挂好镖囊，背上刀。零碎东西俱都收拾起来，包在包裹之内，背在背后。爬陡壁，走山崖，老哥儿三位走到一片卧牛青石。这片卧牛青石有八尺高的，有七尺高的，还有三四尺高的。

胜三爷由兜囊中取出火筒，打开口子，一晃火折，一照这片石头，青呼呼

，紫微微。胜三爷说道：“此山太阴，咱们快出这片卧牛青石之地。”

原来，这片卧牛青石，南北有十余里地，东西有一里多地。

老哥儿三位由西向东而行，就听正东呼哨一声，站起一排人。

每人一把双手带，举着火把，南北雁排翅排着。正东迎头一块巨石，有一丈余高。巨石上站立一人，黑面钢髯，怀抱擂鼓点金锤，一声呐喊。三爷有心要走，也是势所难能，已被人家围上了。行侠作义之人，也不能跑，胜三爷遂止住脚步。这四五百喽卒只有二十对掌火把的，其余都是弓箭手。曹世彪一看，叫道：“胜老义士，你真有意外的能力，你怎么进来九龙山呢？”

你背后那两个人是谁？”胜爷答道：“这二位乃孟凯、萧杰是也。”萧、孟二人俱都站在胜三爷左右。胜三爷说道：“白老寨主下帖请我弟兄三人，若少来一位，岂不负了白老寨主与曹二寨主的美意！”曹世彪说道：“你们来的人恐怕还多，现在里外四十八道卡子，钢铁闸已经落死啦。别看三位老英雄有神鬼不测之能，但是一进了九龙山，性命就在吾弟兄掌握之中了。”

语毕，遂将擂鼓点金锤递与喽卒。由腰间取了梆子，连敲了一阵。喽卒俱都认扣搭弦，三面将三侠围住。孟二侠说道：“咱们弟兄三人向西下水去，箭入水力微，咱们好借水逃走。”胜三爷说道：“愚兄若不盗出印来，誓死不回！愚兄平生未曾叫

人家追着跑，你弟兄水旱两面，俱都是艺业精奇。”孟二爷说道：“老哥哥您比我才大一岁，我就舍不得死吗？但愿与兄长祸福共之！”胜三爷是古铜色的鸭尾巾，孟二爷是绛紫色的鸭尾巾，萧三爷是宝蓝色的鸭尾巾。被风吹得乱摆，仍然向前而进。又听二通梆子响，喽卒们左手如抱婴儿，右手如托泰山，前拳对后手。胜三爷一飘银髯，孟二爷攥住七星刀，萧三爷也将刀拉出预备厮杀。

曹世彪一看哈哈一笑，遂叫道：“胜老侠客，请来你们，焉能放箭呢，三位且沉住了气。我且问三位老侠客，你们三位作什么来了？”胜三爷说道：“我们盗印来啦。”曹世彪说道：“三位侠客认识隐逸楼吗？”胜三爷说道：“不认识。”曹世彪说道：“三位如敢盗印，我愿陪你们三位，同到隐逸楼。”曹世彪遂纵下巨石，喽卒们两面站立，撤箭收弓。单有二十余名喽卒，专管接着点火把，曹世彪头前引路，老三侠在后面跟着。

喽卒们在两旁护卫，来到西寨子墙大红油漆栅栏门切近。到栅栏外，曹世彪叫喽卒们止住了步。只有二十余名喽卒打着火把，进了红栅栏门。再向东走，穿过三道寨子去，有一道垂花门，有一个白纱灯红字，上写西垂花门，高耸耸一座高楼，方砖铺地。曹世彪指着西垂花门里的大楼说道：“这就是隐逸楼。印在天花板底下吊着呢，胜老达官您敢进去吗？”胜爷说道：“刀山油鼎

，龙潭虎穴，胜英有何惧哉？请二老寨主在垂花门外了望，我弟兄进垂花门盗印。”胜三爷在前，孟、萧二侠在后。

一进垂花门，三侠俱都用刀柄一点方砖地，当当响，然后才向里走。胜三爷取出火折一照，再向东去方砖地上俱都是白梅花点。胜三爷再用刀柄一点，并不是方砖啦，原来是木板。胜三爷叫道：“二位贤弟，只知难进九龙山，谁知还有消息。若知有消息，闸口外现有消息姥姥，为何不叫他来？愚兄进楼盗印，

倘有不测，凭二位贤弟的绝艺，足可杀出九龙山去！”孟二爷说道：“仁兄贤弟，我上楼盗印，倘有失脚，你们二位杀出九龙山，多多照看您那傻侄子金龙吧！”萧三爷说道：“二位哥哥，还是兄弟进去盗印吧。我要盗印有了危险，二位哥哥多照看银龙足矣。”胜三爷说道：“此楼我一人上去足矣。倘若都上去，有了危险，一个也活不了！还是愚兄上去为是。”孟二爷说道：“但愿同死。”萧三爷说道：“愿福祸相共。”胜三爷一笑说道：“二位贤弟，不是为兄畏死，他既设此楼，其中定有危险，同死无益。”萧、孟二侠齐声说道：“死何足惜！并且，一个人的心思不如三个人的见解，咱们兄弟三人一同进楼，倒可见机而作。”于是弟兄三位一同进了隐逸楼。胜三爷在前，孟、萧二位在后，一伏腰进了隐逸楼。老三侠这一进隐逸楼，就要被获遭擒。

书中代言，楼中假方砖地，凡有白点都是消息。胜三爷止住步，对二位贤弟说道：“余在三十岁时，致力于武学，不追求消息埋伏。吾之恩师艾道爷曾说过，这宗消息名为阴阳穿珠透花板。当时并不以为有用，这会儿看见了，才想起恩师之言。”

说着话，老三侠脚迈万字式，走人字步，白梅花的砖俱都动弹，一丈二宽，两丈来长。此时老三侠在正中间。胜爷说道：“我虽然听过这宗阵式，但亦不复记忆了。二位贤弟向东纵，我向西纵，便可脚踏实地。”语毕，三侠分向西、东一纵，就觉身子向下一沉，俱都纵在翻板之上，将老三侠翻入深坑。原来底下是水，水中有钢铁网倒须钩，三侠既在翻板之上，明知不能免于难，俱都掷刀一拢，磕膝盖，落于水中网上，被钢钩将胳膊俱拢住。曹世彪在阵外闻听翻板声音，由腰中掏出呼哨，一声响将钩杆子手唤来，率领钩杆子的那个贼寇，正是心怀嫉妒的林士佩。见了曹世彪，躬身说道：“曹二叔怎样了？”曹世

彪说道：“拿住了。”林士佩问道：“拿住几个？”曹世彪道：“拿住三个。老三侠都在隐逸楼中被获遭擒。”林士佩以手加额说：“老胜英、孟凯、萧杰，也有今日？众钩杆子手随我来。”

钩杆子手先进去一看：胜爷他们坠落的是第三块翻板。钩杆子手将第二块



翻板一按消息，出来一个铁象鼻儿。旁有大穿钉，地上有环子。用大穿钉将第一块翻板穿上，人再登于翻板之上，就不能动了。钩杆子手走到第二块翻板，掀起来，都是消息。

有绷簧绷着，一按消息，翻板自起。二十个钩杆子手，将长把钩杆子顺下去，一个网角五根钩杆子，连网带人俱都搭将上来。

林士佩一看，老三侠犹如水鸡儿一般，俱被网上的倒须钩钩着。

打开钢铁网，喽卒们就要摘钩。林士佩说道：“且慢，你们不行。别忙，先将那三口刀捡起来，这三口刀虽不能削金断玉，比宝刀也差不了多少。三口刀俱都将网扎破，若没有护手挡着，会完全落在水底。喽卒将三口刀俱都拔出来。林士佩说道：“这口刀叫七星刀，是鱼鳞紫金刀，是胜老侠客的。这口刀是孟二侠的，这口刀叫金背折铁刀，是萧三侠的。三位侠客的三口宝刃乃是无价之宝。”你道林士佩说这些话，分明是藐视三侠。

此时三位侠客在一个网儿里犹如水鸡儿一般。按说侠客的身份，别说是被获遭擒，连败仗都不能打。如今被获遭擒，林士佩故意的侠客长侠客短，特意说与胜三爷与萧、孟二侠听，老三侠是一语不发。林士佩过去，先将胜三爷的鸭尾巾向下一捋，绢帕俱都捋下，掷在一旁，厉声说道：“这是白老寨主请来的。”

用磕膝盖一顶胜爷的腰。摘了钢钩，拢二臂，有喽卒递过绳子，四马攒蹄捆好。叫道：“曹二叔，怎样发落？”曹世彪说道：“抬到中平大寨去。”两个喽卒一根杠子，将三侠抬起，径奔中平大寨而来，由东面白玉台阶上去，抬到中平大寨门外。林士佩说道：“暂且放下。”当喽卒的没有好人，临放下的时候，

将杠子顺着肩膀儿向下一推，扑通一声，掷在尘埃。胜三爷怕摔了脸，一扬脸，一挺胸脯。曹世彪在先，林士佩在后，见了白玉祥白老寨主，躬身施礼。

白玉祥坐在金交椅上略一欠身问道：“将老三侠请到了吗？”

林士佩洋洋得意说道：“请到了。”白老寨主问道：“怎样请来的？”林士佩说道：“寒鸭凫水请来的，现在门外放着呢。”

白玉祥说道：“三侠乃是当世的人杰，南七北六省，百姓蒙其德泽者，处处有人。何必这样？倒剪二臂足矣。”林士佩闻听，虽然不敢公然拂意，面有不悦之色。唯唯而退到外面，叫喽卒将三侠下身的绑绳打开。遂说道：“白老寨主有请三位老侠客。”

喽卒们搀着三位老侠客，胜三爷面对林士佩微然一笑，说道：“胜三爷与萧、孟二侠，焉能用人搀扶？刀山油鼎，胜三爷与萧、孟二侠，进退绰如，无

所畏惧。你们这些鼠辈，焉识侠义？”

胜三爷语毕，在前大踏步，仰面向中平大寨走去。萧、孟二侠在后面跟随，行动自如，毫无半点惧怯感。喽卒们看着，钦然起敬。三位老侠客来到中平大寨，举目观看：里面水八寨，旱八寨，小六寨，中平八寨，好大一座山寨！白玉祥见三侠徐步自在走入中平大寨，急忙离了金交椅。曹二寨主在后面跟随。

白玉祥口中说道：“三位侠客，恕白玉祥不恭。白玉样本拟将三位侠客迎进中平寨，再议盗印之事。不想三位老侠客夜临拙山，白某有失迎讶，恕白某不知之罪！喽卒们这样待遇三侠，着实可恶！”胜三爷闻听，未等白玉祥将话说完，瞪目说道：“你就是贼首白玉祥吗？”白玉祥说道：“正是白某。”胜三爷呸的一口向白玉祥唾去：“好一个无知的贼首！你用请帖将姓胜的哥儿三个请来的。姓胜的见了回帖，不失信义前来。你要是正人君子，将胜三爷迎进山寨，马上步下，水旱两面，与胜三爷比试三合，谁胜谁败，自有公论。你不以仁人君子待人，

用此嫉妒小儿之计，造下消息埋伏，暗害胜某。胜某平生讲的是明人不作暗事！刀枪并举，以能为武艺赌输赢。今既被你等小人暗算，何必多言？还讲什么有失迎不失迎的？不问可知，你乃是口头仁义，毫无信用的小人！杀官夺印的罪魁，万恶贼首！在胜某跟前还来动口齿之能？速速将胜某置之死地！胜某绝不能哼哈。”白玉祥初时见胜三爷，本打算用言语奚落胜三爷，羞辱三位老侠客，胜三爷行侠作义一世，焉能听他那一套，早已视死如归。焉能叫白玉祥在林士佩等仇人及天下英雄的面前，被人家羞辱呢！故未等白玉祥将场面话说完，便唾了白玉祥一口。以言语激怒白玉祥，为的是叫白玉祥将自己一刀两段。

落一个为盗印而死，虽然死在贼人之手，名正言顺，死于国事。

白玉祥说道：“白某是明季末科之武状元，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姓胜的不过是一保镖匹夫耳。”胜三爷说道：“你要真是武状元出身，决不能助纣为虐，不懂贤愚好歹。钦差大人是国家的忠臣，爱民如子，人被其泽；你为杀官人之贼首。盗国家之印，明理的人，以武状元的身份竟作此狗盗之事，岂不可笑！将来世有完评，谁为好人，谁为歹人，胜某在光天化日之下，虽妇人孺子，皆知我为公理而死于姓白之手。”白玉祥在众目之下，本想奚落胜三爷几句，不想反被胜三爷骂得闭口无言，弄成骑虎难下之势。遂叫道：“左右来呀。”两旁刀斧手答应一声：“在！”白玉祥说道：“将三侠乱刃分尸！”两旁刀斧手一个个横眉立目，虎视眈眈。举起双手带，犹如一窝蜂相似；直奔老三侠而来。胜三爷引颈说道：“白玉祥你看我三侠是真汉子不是？”谈笑自若

，毫无惧容。此时群雄没有不可惜三侠，竟得如此结果。惟独喜坏了小儿林士佩，眼见刀斧手一拥齐上，忽听西台阶有登登脚步声，声音洪亮，嚷道：“刀下留人！”

无论什么事，都有规矩。官私是一样的，每于杀人之际，若有喊刀下留人者，必得要问明情由，然后才能动手。白玉祥一闻声音，不觉愕然，林士佩犹如凉水浇头。举目观看，就见跑来二位少年，不是别人，正是二位少爷：银獬豸白义，玉麒麟白俊。跪在老寨主面前说道：“三侠杀不得。”老寨主白玉祥一看，原来是两个少寨主，遂说道：“敢与他人讲情，绑下去杀。”一声令下，如狼似虎的喽卒，一齐上前把二位少寨主绑了。两个喽卒推着一个，众家寨主俱各默默无言。此时可就显出来老二虎头了，擂鼓点金锤向两下里一分，大声说道：“谁敢推二位寨主，我使用锤将他砸死！”曹世彪这一领头拦阻，宝刀将韩殿魁与各寨主等，就有敢说话的了。韩殿魁叫道：“白寨主，问问二位少寨主因何与贼人讲情？”当下将二位少寨主推回，白玉祥问道：“犬子为何与贼人讲情？”大少寨主一语不发。二少寨主说道：“天伦，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

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您叫孩儿说话，孩儿便说话。您不叫孩儿说话，孩儿至死不敢多说。父亲您时常提起，胜英替天行道，剪恶安良。他何以与咱父子是仇人呢？盗印这人，本应当提出自己的姓名，他为何提九龙山十海岛呢？印现在九龙山，盗印之人也在九龙山。老爷子您用三封名帖请的胜英，何仇之有呢？”白玉祥说道：“老父本来无心杀害三侠。他这样强暴，蔑视老夫，故将他推出乱刃分尸！”二少寨主说道：“您老人家想，杉木杆子能折不弯，您要叫三侠软弱了是不行的，千刀万断都行。要叫他软了，孩儿有一计策，先将三侠囚禁起来，他的朋友甚多，必然前来解救，将他们俱都拿获，再提出三侠，将三侠朋友俱都绑在他的面前，那时天伦叫三侠，认输不认输？他要说不认输，便将他的朋友一齐杀了；那时三侠他顾全他的朋友，他就得认罪服说。”老寨主说道：“吾亦无意

杀他三人，今汝所言甚当。”叫道：“白俊，你暂将三侠押赴避水阁之内囚起来。”二位少寨主的绑绳早已解开，又叫林士佩与曹世彪二人帮助喽卒们拿着水叉，举灯笼，林士佩左手拿着狼牙钻，右手照着胜爷肩头一拍说道：“胜三爷，避水阁内非常凉爽，你们三位还是自己走，还是用喽卒们搭着呢？”胜三爷飘银髯一笑，遂说道：“林寨主，我有几句话，同着众人交代交代，然后跳油锅胜英也去。两廊下众位寨主听明，我胜英有大过数次，早就当死。第一过在林士佩请南北英雄会，林士佩请我赴会，不与人打，先打鹿打豹，遂被鹿撞死东路镖头赵谦和西路镖头李勋。第二阵打豹，豹伤了我盟侄双刀

将王玉成，嗣后鹿与豹皆被贾明打死。林士佩又不算，又要人跟人再赌输赢，遂演成刀劈邱锐，镖打邱钰，又扎死高双青。高双青本是我的徒侄，此子采花杀命，无恶不作，我才将他一刀扎死，整理我们上三门的规矩。最后我与林士佩寨主较量输赢。林寨主手使阴阳双剑，我使一百二十八刀，反臂转环刀，那时姓胜的不忍下毒手，只削去他八楞袖口壮帽及一片发髻，那就是胜英该断不断之第一过也！林寨主叫我们在逍遥亭休息，谁知他暗埋地雷，要将保镖的一网打尽。嗣后识破，将地雷刨出。我追赶林士佩，到莲花湖交界，胜英坠在林士佩船后。我见林士佩的胞妹哭得可怜，要投长江一死，姓胜的动了惻隐之心，所以在江中不捉林士佩，是胜英之第二过也！后来在莲花湖困住我们男女十余人，林士佩假莲花湖的势力与我为仇。我有一个盟侄孟金龙力大绝伦，在莲花湖，我不叫他伤害林士佩性命，乃胜英之第三过也！后来在萧金台林寨主用三停分水狼牙钻，欺压我老迈无能。我五弟赶到，用叶里藏花棍将林士佩打倒。

手起棍落，直奔头上就打，我胜英赶奔近前，托住亮银盘龙棍，未伤林士佩的性命，是我胜英之第四过也！在杭州府双松岭碧

霞山我五弟二打林士佩，第六次在双龙山聚义厅，我又嘱咐我五弟，别伤林士佩。那时蒋伯芳、孟金龙、孟凯、萧杰，非要制死林士佩不可，我将林士佩放走，此又是我胜英之大过也！

今日胜英死之晚矣！”胜爷这么一说林士佩的已往之事，两廊下四五百位寨主，有那明理的说道：“这个人太无天良啦！多少次不杀之恩，他还不知以德报德。众位千万可别交他这无义之人！”大家这一交头接耳，林士佩的脸上不挂，羞恼变成怒，抬手摘钻，钻头朝后，钻纂朝前，奔胜三爷头顶劈来。胜爷一低头叫道：“林士佩，你就请动手，何必发怒！”说罢将头一低，林士佩的钻向下一落，曹世彪在旁一伸手将林士佩的腕子托住：“林士佩，我寨主哥哥叫你将三侠放在避水阁，没叫你公报私仇。”您道曹爷是口快心直，快人快语，可比三国的桓侯，梁山的李逵，林士佩也不好向回收钻。曹爷托他的腕子，也不松手。白玉祥恐怕他们爷儿俩弄僵了火，叫道：“士佩贤侄，速将三侠下在水牢，不要违误。”林士佩撤回钻去，叫道：“姓胜的！你是走呀，还是叫我们搭着？”胜三爷说道：“油锅鼎镬，胜三爷有何惧哉！”林士佩暗中告诉一个老喽卒说：“你去取三条绫子来。”工夫不大，老喽卒取来白绫子三缕，交给林士佩。林士佩在三侠的绑绳上重新又绑上白绫子。

书中代言，白绫子不懈劲，无论有多大力气也不能退出手腕去。头前有老喽卒打着灯笼引路，林士佩率领，往西南过五七道寨子。忽听水声滔滔，并不见水。西南犄角有一座阁，南北都是汉白玉栏杆，有三四丈见方，汉白玉铺地

。以西为上，有一张青石月亮桌，两旁有青石月牙椅子，东西南北有两根青石柱，约有一尺粗细，将灯笼拴在柱子上。喽卒俱穿水裤，林士佩、曹世彪俱都穿著水衣。南北两头一边有一个钢环子，喽卒一提钢环子，咯吧一声响，闪开石盖，用铁柱子支起。林

士佩叫道：“三位侠客爷这里面凉快，自己下去吧。”胜爷毫无畏惧说道：“这算不了什么。”老三侠自己走入倒下台阶的水阁内，喽卒打着灯笼。走下十余层倒下阶脚石，三侠跳下水去，水过肚脐。三位老侠客借着灯光观看，靠西面有五根明柱，出水四尺有余。顶上有一个钢环子，底下一尺余也有一个钢环子。林士佩指着喽卒说道：“胜三爷是第一侠，请在正当中这棵柱子上。”喽卒将胜三爷的胳膊一领，拴在当中这棵将军柱上，底下的腿拴在柱子的横棍上，又将胜三爷的白发拴在上面钢环子上。孟二侠在左，萧三侠在右。胜三爷用脚一踢，底下是石头铺地，四面石壁。为何水响？原来南北两面有铁篦子，由南来水，从北出去。林士佩说道：“太凉快啦，咱们上去吧。”

众人顺阶脚石上去，撤去两根铁棍，一拧螺丝，石盖封口。三位老侠客在阴山背后，先是有气助着，不显甚凉，到后半夜就觉着凉了。到第二日早饭之后，忽听上面钢环响动，石盖忽动。

胜三爷抬头向上一看，见一白胡老者，年在七十余岁，托着一个木头托盘，后边跟着一个十五六岁年轻之人，青布的水靠，提着一个广锡大素子，拿着三个小茶碗，来到近前，那老者叫道：“三位老侠客请了。”托盘里边三大碗绿豆饭，两大盘馒头，两碟菜。遂说道：“这三位老侠客，我家老寨主气恼之间，忘了送饭啦。这是我家少寨主打发我等送饭来，您吃饭，我们送到您的嘴上，我们可不敢松绑绳。”胜三爷问道：“你们是九龙山的什么人？”老者说道：“胜爷，我是内寨的老家人，我叫白福。”年轻的说：“我是少寨主的书童，我叫白林。”胜爷说道：“你们二人不够资格，原本是贼下之贼。胜三爷要吃贼饭怕沾上贼味，冻死不烤灯前火，饿死不吃无义食！”白林说道：“胜三爷您别着急，这是二位少寨主的私情。”说着话，一老一少转身形上阶脚石而去。到上面将托盘酒壶茶碗都放在

青石桌上，将两根铁棍一撤，石板入卡口，上好螺丝。老三侠在里面，也不知黑白天昼。

又到了定更来天，孟二侠浑身立抖。先前筋骨疼痛，后来四肢麻木，三位老侠客俱是如此。孟二爷上嘴唇打着下嘴唇，直哆嗦，叫道：“胜三哥，方才送饭来许是白天？此时大概黑了？您看此九月天气，不见天日之光。他们送饭，咱们不吃，也当喝两杯水酒。此时我心中发慌，再要待一夜，小弟休矣。

咱们哥仨由昨日未离凉水。”胜三爷转了转眼珠，看看左边孟二侠，右边

的萧三爷，遂说道：“我连累二位贤弟，受此世所罕有之苦。”孟二侠说道：“盗印告咱们三人，又以帖请咱三人，怎算三哥连累我们哥俩？此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如在聚义厅，乱刃分尸，倒也爽快！老恩兄，人到难处想宾朋，这要是老恩师剑客来了，能救咱们不能呢？”胜三爷说道：“贤弟你想，吾恩师又不会掐诀念咒，焉能来到此处？下水之时，二位贤弟没看见吗？这铁篋子，四寸见方的大柱。就是来了，也断不了铁篋子。”孟二侠又说道：“女剑客也不知道行不行？”

胜三爷说道：“女剑客的宝刃也断不了铁篋子，再说女子更不能进九龙山了。”孟二侠又说道：“道兄与聋哑仙师等如何？”

胜三爷说道：“不成。”孟二侠说道：“如此咱弟兄三人没有救星了。”胜三爷说：“老少三辈，只有一个能行。”孟二侠说道：“哪位能行呢？”胜三爷说道：“惟有贾七弟那口宝刃，秋风落叶扫倒能行，但是他不会掐诀念咒，九龙山水早约有三百余里，他焉能找到这水牢呢？”此时三位老侠客浸得筋骨麻木。正在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就听南面的铁篋子外，水向上一搅，一双手捋住铁篋子，由分水裙内掏出火筒打开子母口，抽出火折子晃着了，向牢中一照，遂说道：“三位哥哥多有受难，恕小弟救护来迟。”语毕，将火折放在火筒之内，卡

好子母口。伸手由背后握剑督，呛啷啷一道立闪，抽出斩钉断铁的秋风落叶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四寸见方的铁柱子，削这个柱子，可不是一剑斩断，一剑一剑的向下削，削到剩一指来宽才将铁柱斩落，隔着四寸一棵，削下一棵去，偏着身就可以出去了。贾七爷削完立柱，进到牢中，伸手要解胜三爷的绑绳。胜三爷说道：“贾七弟先解你孟二哥吧。”贾七爷遂奔孟二爷，一摸绳扣，用宝剑一割，割断两道绳子，解下头上发髻。然后再断胜三爷的绳子，胜三爷说道：“你将萧三弟的绳扣斩断。”贾七爷不敢违背胜三爷之命，又与萧三侠断了绳扣，解下头发。放开萧三侠，再将胜爷放开。三位老侠客在水中捆绑了一天一夜的工夫，由前一日四更天下水牢，第二日定更多天遇救，米粒未进，冷水浸得哆哩哆嗦的不能站立，倚住水牢的上墙，纹丝儿也不能动转。贾七爷先搀扶着孟二侠在水牢中遛达，活动浑身的血脉，孟二侠能够强挣扎着站立，自己用手按着穴眼活动血脉。然后贾七爷再搀扶着萧三侠活动周身，又搀扶着胜三爷活动周身。顺着铁篋子出了水牢，向正南鳧出半里多地，黑夜之间离着水皮二尺多有一条弹绳。胜三爷与萧、孟二侠俱都未曾留神，并未看见。贾七爷鳧到离弹绳切近，叫道：“胜三哥随我来。”胜三爷走到切近一看，原来是一根弹绳，离着水皮二尺有余。胜三爷问道：“贾贤弟此绳是何原故？”贾七爷说道：“胜三哥，我一个人焉能来到此处，还有别位了。

此绳是咱们出入的道路，上面可没有人把守。我们来了五个人呢，老剑客震三山、铁飞龙、欧阳大义士、杨六爷与小弟我，一个人飞也不能上山，此处向上去二三十丈高，乃是最矮的山头。还有一条道路，在东山下呢，是杨六爷把守着。”胜三爷与萧、孟二侠陆续上了山头，然后贾七爷再顺着绳子爬上了山头。

究竟贾大爷他们是怎么来的？原来，三侠与五龙、金头虎进了九龙山十海岛，被把闸兵窥破。一声呼哨，调齐了大队。

侦察闸口，一看闸板南面高起来啦，绞起闸板。有会水的下去，将垫闸板的石头撤去。当时五龙听山上呼哨连成一片，俱各拼命的逃走。五龙之中于化龙水性略慢点儿，逃到外口闸板的时候，闸已下落。于化龙由边儿上向外一挤，左肋被闸扎伤一根，几乎断折。比及金头虎向外逃时，闸板早已落下，三侠已进了旱寨。金头虎一人，犹如没娘儿一般，由水中逃命，比及五龙出了九龙山十海岛，一看人数，老三侠与金头虎未见出来，五龙这才逃回苇塘中，将九龙山内落闸之事，报告聋哑仙师等。

聋哑仙师闻听大吃一惊，急忙与众商议攻闸进山，挽救老三侠与贾明之策。聋哑仙师与贾七爷说道：“他们爷四位，凶多吉少，如今大家只可以死相拼。倘能攻破闸口，便可救出山内之人。”贾七爷连连称是。当时将船由苇塘中驶出，此时风已略小。原来的六只船损坏了一只，又加上叶六爷雇来的这只船，仍然是六只小船，齐奔闸口而来。来到闸口切近，闸上的喽卒纷纷抛石子，船不能近前，连水手带镖行的人，受石子打伤了十余人。聋哑仙师说道：“别攻闸口啦，这六只船想要攻闸进山，势比登天还难，且退下来再议。”于是退出十里之外，进了苇塘之中下了锚。众人饱餐了一顿饭，聋哑仙师说道：“要想由闸口进山是办不到啦。吾有一计，今早去叫只船，离闸口近处虚张声势，大喊攻闸。船要来回荡漾，人要大声呐喊。闸上的石子刚要够得上啦，船便向后退。再去一只小船奔南去，探九龙山何处可以进去？必须绕道而行，别叫山上的喽卒看见。

但是这一支人，必须一个人当十个人用。出进山时一死相拼，有去无回。哪位愿去？”聋哑仙师正在问大众何人前去之际，杨香五用手一指正东说道：“前面来了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立

一人，你们看看是何人？”说着话的工夫，船已不远啦，杨香五说道：“诸葛道爷，船上那人是我的天伦。”聋哑仙师口念：“无量佛，杨六爷来到，他一个人能顶一千人用。”船靠一旁，大众见礼。镇九江屠粲问道：“六弟由何处来？”杨六爷说道：“我由镖局子而来。我到了镖局子内，闻听你们大众现在菊花村，我又到菊花村王宅，据老仆说你们大众昨天俱都探九龙山来

了。我今天在菊花村吃完了早饭，奔九龙山而来，这只小船本是雇的。”杨六爷又问道：“探九龙山怎么样了？”道爷说道：“昨日二更多天，老三侠与金头虎及五龙进山，被山上之人看破，只逃出来五龙，老三侠与贾明俱困在山内。由昨天夜间攻闸口，到今日晌午，都被石子打回，未能近闸。如今一天一夜，不知老三侠与贾明他们的性命如何。”杨六爷说道：“众位仁兄贤弟打算怎么办呢？”道爷便将今天用的计策对杨六爷说了一遍。杨六爷说道：“有上不去的天，没有上不去的山。”

用一只小船，去四五个人，要有能为的，与九龙山决一死战！

救他们爷儿四个。”震三山说：“我去。”贾七爷说：“我也去。”

震三山是个矮子，贾七爷也是个矮子，杨六爷也是个矮子，这就够三个矮子了。杨六爷说道：“咱们到了九龙山内，三位哥哥与贾明若遇难，咱们想法救他们。他们若是遭害，咱们便报仇。可是人还少点。”贾七爷黄眼珠一转，说道：“蛮子你还不说话吗？你有软硬劲的功夫，日行千里，黑夜像白昼看得一般远。”蛮子说道：“我不会水。”震三山一晃大脑袋说道：“欧阳天佐你太滑啦，咱们哥儿几个是一同前去，死生相共！”

你还能落后吗？”蛮子这才点头。当时挑选了一只坚固的小船，哥儿四个上了小船，顺着山坡向南去。风较前略小，当日天阴未晴，黑得甚早。由闸口顺着山坡向南走了有二三里地，一看

陡壁山崖，有百余丈高的，有三五十丈高的，有七八十丈高的。

山头上的石头城墙，俱都是两丈来高。走到一座山下，杨六爷说道：“此山有二三十丈高。”杨六爷叫道：“大师兄，此处可上。船奔山根驶去。如山上有人知晓，船再后退。”船刚到山根切近，忽然由水中冒上一人，露出半截身躯，老剑客是夜行眼，看此人乃是一黑大汉，一身蓝布衣裳，一伸虎掌抓住船头，口中说道：“你们是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我将船给你们弄翻了！”老剑客伸手就要抓此人的手腕，老剑客要抓上他的腕子，他手就算废啦。贾七爷一看，急忙说道：“我看此人面熟，等我问他。”贾七爷遂说道：“你是何人？”此人答道：“我是铁飞龙。”贾七爷说道：“你是干什么的？”铁飞龙说道：“我是进九龙山给我胜三大爷盗印的，怎么着都进不去。”

众人一听，心中这才稍安。贾七爷说道：“铁天胜是你何人？”

飞龙答道：“是我天伦。”贾七爷一笑说道：“我与你引见引见，这是你杨六大爷、明清八义、登山豹子杨义臣。这是你夏侯商元伯父。”与铁飞龙引见完了，飞龙上了小船。蛮子说道：“这才叫五子救三侠。我是蛮子，老剑客与贾七、杨六都是矮子，这个铁飞龙是傻小子，此之谓五子救三侠。”老剑客闻听，遂说道：“蛮子说的不错，真称得起五子救三侠。”杨六爷囊中取出皮



带一条，有一巴掌宽，打开了向腰中一系。内有七个钉子，名叫七星钉。七星钉上有皮套，四寸见圆，皮带系在腰间，七个钉子插在皮带之上，杨六爷说道：“船奔山根吧，山头上若没有人看见，它纵有一千丈高我也能上去。”这七星钉爬山乃是杨六爷的绝艺，无论多高的山都能爬上去。杨六爷叫水手傍山，遂爬上桅去。左脚登着船桅，由皮带中取出一个七星钉，用榔头钉在山上。右脚登在第一只七星钉上，再钉第二只、第三只，作七星式样钉好，上一步用脚拔下一只钉来。如

此倒换着七星钉，工夫不大，爬上山头。取出三只七星钉来，掖在皮带之中。举目向上一看，一丈多高人造的石墙。杨六爷由腰间取出飞抓，一抖飞抓，抓住石墙的垛口檐儿，拉住了绒绳。取下七星钉，掖在皮带子之内，攀绒绳向石墙上面便爬。

方爬到切近，一露头的工夫，忽然里面伸出一只手来，蹦的一声将杨六爷的透风巾抓住。左手抓住透风巾，右手的匕首刀奔杨六爷脖项而来。杨六爷两眼一闭，只好等死。被人家提着，身躯悬着，实无缓手之力。哪知道此人的刀挨着杨六爷脖项问道：“阁下何如人也？”杨六爷闻听，睁开眼睛一看，只见此人白素一张脸面，年纪约有二十来岁。杨六爷答道：“我乃明清八义排行在六，登山豹子杨义臣是也。阁下何如人也？”此人答道：“惭愧，吾乃本山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语毕，将杨六爷提过墙头，站在垛口之下。玉麒麟叫道：“六义士，你们来了多少人？你好大的胆子！”杨六爷明知不说实话也不行，早被人家看破了，遂说道：“我们来了五个人，前来解救三侠与贾明。”玉麒麟说道：“三侠现在水牢之中，我深盼有人前来解救。今六义士等来得甚好，我弟兄实是有心无力，不敢救三侠出水。现在三侠在水牢之中，此水牢由北向南去，再向西，山岭上有三棵大树刚能过人，乃是必由之路。再往北去下山坡，再向西去，还得过三道山岭，此岭有人把守，每隔半里地必有一人来往盘查。由此过去，三侠的刀与暗器，皆在后寨内书房中，六义士千万小心！多加仔细，到山内时，高抬贵手，少伤人为幸。但是水牢墙上安着铁篋子，非有宝刃不可，无有宝刃不能救人。过了三道岭向西共四五里地，便见此水阁了。阁下便是水牢，六义士保重些。”语毕，二少寨主翻身去了。杨六爷说道：“多承指教，彼此心照吧。”杨六爷见玉麒麟走后，由腰间取出弹绳放了下去，上面拴在大树之上。众人都顺弹绳而

上，杨六爷将玉麒麟之言，报告了四位。这才商议谁盗兵刃，谁救三侠，谁打接应。贾七爷有宝刀能救三侠。老剑客打接应，大义士盗兵刃等物。铁飞龙也打接应，这才救出了三侠。胜三爷说道：“众位都快出山去吧，我不夺回黄金印，誓不出山！”

正在此时，就听贾明喊道：“三大爷别走，带着我。”贾七爷见贾明来到，心中甚为喜悦。您道别人此时，因胜三爷说叫众人出山，只顾劝胜三爷啦，可就忘了贾明了。贾七爷心中时刻未忘，如今一见贾明，遂问道：“你在何处来？”贾明说道：“五龙一听见山上闸口呼哨连天，俱都奔命的逃走，可就把我留在竹城里。再要走时，闸已落平，也出不了竹城了，再找胜三爷也看不见了，我就在水里糊里糊涂的晃，晃在水面看离着人远了，我又奔山环去，晃到山环里一看，有大石头窟窿，我就钻在里边去啦。”

书中代言，贾明钻螺丝洞，他渴了喝清水，饿了就吃松籽儿。贾七爷正在问贾明之际，就听北边人声呐喊，灯笼火把照如白昼。胜爷说道：“众位仁兄贤弟们，预备家伙杀奔前去！”

三位侠客与七爷、杨六爷、蛮子、金头虎贾明、铁飞龙，爷儿八个，各持兵刃，向前迎去。三侠在前，贾七爷与贾明等在后。

喽卒们由北向南。爷儿八位由南向北。带领喽卒之人，正是铁戟将方成，五百喽卒各持双手带，雁排翅排开。您道九龙山怎知三侠在此呢？皆因为贾七爷救三侠之时，被寻山的喽卒看见。

此处寻山的喽卒，每隔半里之远，有一人把守，互相传达消息，不一时就传到聚义厅中平大寨。铁戟将方成闻听救出三侠。方成在白老寨主前请命带领五百飞虎军，前去捉拿老三侠一千众人。白玉祥说道：“方成你未曾经过大敌，镖局之人不是柔弱之辈。”方成说道：“我来到九龙山无尺寸之功，必将三侠一鼓擒获，献于老寨主之前。”白老寨主传令五百飞虎军，令方

成带领前去。白老寨主自去打接应，方成这才带领飞虎军，飞也似来到。三侠迎将上来，俱都怀抱单刀。胜爷鱼鳞紫金刀，肋下衬黄云缎子镖囊，周围镶青缎子卧鱼，当中有个青缎子镖字，下面五色线网子，紧衬灯笼穗。孟二爷怀抱七星刀，肋下囊中六个莲子镖。萧三爷怀抱金背折铁刀，肋下囊中三只毒药叉、三只紫金镖。三侠背后是汉奸，头戴春秋帽，身穿皮马褂。

还有个黑大汉身高七尺，膀阔三停，背后背丧门螺丝棍。贾七爷、贾明俱都身矮，方成未能看见。两阵对圆，方成一声喊嚷：“胜英你乃笼中之鸟，釜中之鱼！要知时务，掷家伙束手就擒。”

胜爷闻听，将捻银髯说道：“来者莫非杭州小寇，方家集的方成？你不过是坐地分赃的小寇，无非是打杠子，放暗箭，端鸡笼的毛贼。你也敢跟胜爷较量？你叫九龙山的白玉祥出来！”

方成看胜爷老迈，不放在心上。方成身材五尺有余，头带青缎子壮帽，身穿青缎子短靠，青缎子快靴，手使的是一对画杆描金戟。胜爷握刀刚要与方成动手，后面黑大个嚷道：“胜三大爷您把黑贼给我吧。”胜三爷这几句话送了

方成的性命，若说他是人物，铁飞龙还许留点情，蛮子闻听说道：“王八羔子，老鸛落在猪身上啦！他比人家还黑，他还称人家为黑小子。”

胜三爷听铁飞龙喊让给他，有心拦阻，又一想方成不是人物，铁飞龙刚出世，是个愣小子，叫他将方成结果了性命就完了。胜三爷叫道：“贤侄慎重些。”铁飞龙说：“知道了。”二人一照面，方成的双戟阴阳把合着，一戟直奔胸口窝，下面这只奔肚脐。铁飞龙见方成刺来，并不抄家伙，手拍着胸脯说道：“小子照这来。”胜三爷等一看，吓了一跳，有金钟罩的功夫，也蔽不住双戟，戟是尖家伙，份量甚重，金钟罩铁布衫就是蔽得住，肚脐上也蔽不住。胜三爷一怔神的工夫，只见铁戟将方成的戟已刺到铁飞龙胸前，离着有半尺远，铁飞龙一斜身躯，

方成双戟落空。铁飞龙一伸虎爪，抓住了双戟。一只手一只戟，这就叫傻子专能愚弄机灵鬼。向前一拉双戟，铁戟将方成焉能是铁飞龙的对头？铁戟方成向前一迈步，铁飞龙抬起右腿照定方成左肋下一脚踢去，就听噗的一声，铁戟将方成倒在尘埃。

双戟可就撒了手了。铁飞龙将手中的双戟向东抛去，由喽卒们头上过去，带着多大的风声，铁飞龙掷了双戟，过去一脚照定方成腿腕踢去，克哧一声，方成的腿腕已折。这只脚踩着方成的右腿，一伸手抄起方成的左腿，口中说道：“我劈了你吧！”

傻英雄用力向上赶提左腿，未曾劈开。傻英雄还闲着一只腿呢，抬起来向方成裆中踹去，就听扑的一声，连粪带血流了满地。

方成大吼一声，一命呜呼哀哉了。铁飞龙将死尸举起来，头朝下，向石上磕去，头触石上，脑浆崩裂。这也是方成坐地分赃，欺压乡里的报应。

喽卒们见方成丧命，齐声喊道：“可了不得了！把方成给劈啦，真是大力神呀！”口中喊嚷，犹如一窝蜂相似，往回里便跑。贾七爷叫道：“胜三哥，追杀这群亡命徒。”胜爷说道：“贾贤弟万不可如此！这些喽卒，有一半带家眷的，皆是种地为业，养老养少，不抢不夺，公买公卖，都是好人。万不要妄杀好人。咱们为的是夺黄金印，咱们找白玉祥去。我在前面，你们不许越过我去。”列位，胜三爷要不拦阻贾七爷，这五百喽卒不尽死于剑下了吗？何况有三侠三口刀，贾七爷的秋风落叶扫，铁飞龙的丧门螺丝棍，金头虎专打二把刀，焉能有这群喽卒的命在？胜爷前面追赶，故意的慢走，容喽卒们逃命。贾七爷在后面跟随，正向前追赶，忽见这五百逃命的喽卒俱都止住了脚步，仍向东西排好。五百喽卒的前边，又来了喽兵寨主，打着灯球火把，第一对现出两个人来，林士佩与程士俊，林士佩手擎三停分水狼牙钻，背后十二颗镖枪，相衬烈火苗，囊中

有三只点穴镢；程士俊手持一对画杆描金戟，背后十二颗镖枪，相衬烈火苗。第二对，左有和尚法兰，怀抱一对亮银梅花夺。

右有八臂真人李士宽，背后有八柄短剑，怀抱两柄长剑。第三对，左有宝刀将韩殿奎，白面长须，折铁宝刀，叫能工巧匠补上一块。右有二老寨主曹世彪，黑面钢髯，怀抱擂鼓点金锤。

这六位的能为都与胜三爷的本领相等。再向后面就是九龙山的白老寨主，大明末科的武状元。头戴银灰色的老虎帽，正当顶颤巍巍大朵芙蓉花。身穿银灰色大氅，颌下银髯撒满胸前。细腰窄背，身材魁梧，好似一位带兵的大元帅。身背后有两个马童，一个马童抱着一只凤翅紫金镗，此镗乃白玉祥独出心裁，叫能工巧匠照样打造。镗杆长六尺余，尖上有一个翅子，翅子前面有溜金铛，后有纂尖，此镗的招数，不传与外姓。三位少爷使的是短把荷叶镗，此时三位少寨主也站在老寨主的东面。

大少寨主银獬豸白义，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三少寨主玉面小子都白璧，各抱一对短把荷叶镗。老寨主西面曹家三位少寨主，俱都穿青挂皂。大少寨主曹宝江，手使三尖两刃亮金刀。二少寨主曹宝海，手持三尖两刃亮银刀。三少寨主曹宝河，手擎三尖两刃亮铜刀。这是白、曹两家的六位少寨主。六位少寨主背后，有百余家寨主，高高矮矮，丑俊不同，各抱应手的家伙。

胜三爷看个明白。胜爷面向北抱着刀，对白爷说道：“白老寨主你抬爱胜英，下帖将我胜英请进九龙山来盗印。要短打长拳，马上步下，将我姓胜的捉住，我是心服口服。用消息埋伏，不算武学，蹭蹬失脚我姓胜的被获遭擒，刀镖甩头鸭尾巾英雄氅，被你们得去，把我弟兄三人下在水牢，我孟二弟、萧三弟一同被获。老寨主请看，刀、镖、甩头等物我弟兄俱各到手，咱们两造算不输不赢。白老寨主你不比平常之人，你乃武学世家，大明末科的武状元。避乱隐居在九龙山开垦为业，自备的资本，

全凭奇才异能，成就了九龙山，并不是劫抢害民的盗贼者流，在下胜英是保镖为业，公平交易。咱二位是井水不犯河水，素无仇恨，盗印杀官姓胜的管不着。题诗句于粉墙，言说落在九龙山暗告胜英。钦差大人是忠良爱民如子，本应锁拿胜英，钦差大人怕屈了小民，故此派胜某寻找黄金印。盗印之人，给你我接仇作对，他要与我有仇，明找我胜英，家有家乡，住有住处；但他不敢明找胜英，借九龙山的势力，移祸于人。如萧金台的老寨主闵士琼，名高天下，大清国南七北六十三省赫赫扬名。父子三人，皆因为招聚绿林道，太仓州的秦尤北京城皇宫内院盗取圣上的万寿灯，将灯送到萧金台，闵家老少寨主不加详察，收留万寿灯，窝赃贼人，只落得一家老少山破人亡，闵家父子俱被拿获。我姓胜的放了老寨主与少寨主玉面小如来闵德俊，将大少寨主解往北京

，刀斧加身，杀在云阳市口。现在罪魁秦尤，仍逍遥法外，这闵士琼之事就可为前车之鉴。白老寨主你乃文武奇才，可别为这宗品行不端盗印之人，打窝主的官司，那真不值得！倘老寨主不悟，可就悔之晚矣。”话言未了，白老寨主前面这三对，第一对，在东南角一声呐喊：“胜英不必动口舌之能，盗黄金宝印，刀杀官人者，乃震八方林士佩。今天咱二人分个强存弱死。”胜三爷飘髯一笑：“林士佩，我怕你跑了。”

书中代言，这就是七斗林士佩。胜三爷说道：“我要再叫你跑了，你就呼我为林英。林士佩你记得吗？如今这就是第七次了。”

闲言少叙，话说胜爷见林士佩抄起狼牙钻，胜爷此时也就行龙过步，二人一照面，林士佩托钻头，立钻纂，用了个猛鸡夺粟，劈顶带肩，就向胜三爷打来。胜爷闪身躯，亮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长短家伙一进，招众人看着好似画上绘的一般，

一招一式，谁也不让谁。林士佩钻法精奇，胜爷的刀法绝伦，一力降十会，狼牙钻碰在刀上刀就得飞。林士佩的钻摘解撕掇，专找胜爷的刀。白玉祥一看，打了一个唉声，说道：“曹贤弟，你看要讲身法刀法，还是胜英高，果然名不虚传。”且说林士佩与胜爷一来一往，工夫一大，胜爷气力有些不敌，因胜爷两天两夜在水牢中受了许多饥寒，只喝了两口水酒，此时又是困乏，腹中又空。林士佩正在二十五六的年纪，正是年轻力壮，他又不贪美色。再说，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少年。林士佩动着手，二眸子乱转，眼珠是黑白分明。看着胜爷的刀老躲他的钻，林士佩叫道：“胜老达官，英雄一世，打仗换拨不换？”

胜爷说道：“林寨主，我要换拨打仗，非英雄也！”狼牙钻是一钻紧似一钻，恨不能钻钻见血，胜爷先前是鼻洼鬓角见汗，衣襟原就未曾甚干，此时反倒更湿了。胜爷用刀一点，林士佩用巨齿一挂，胜三爷一抽刀说道：“林寨主杀法骁勇，我胜英久而久之，甘拜下风。”语毕，向西南一纵，纵出去一丈有余。

林士佩一声呐喊：“姓胜的，不见输赢，何以言败？”语毕，便追。心中思想：老胜英你力尽声嘶，这回你还有能为吗？你跑也不行。林士佩在后紧迫，胜三爷若向正东正西败走，因有喽卒，若向回里跑，又有自己的人，只好向西南败走。林士佩在后一追。铁飞龙说道：“我替我三大爷去！这小子得理不让人。”

孟二侠急忙拦阻道：“不许相助，你胜三大爷平生打仗不许别人帮助，无论多近的朋友，若出去帮助，当时就算掰了交情。”

孟三侠将铁飞龙拦住，不叫上前帮助。胜爷跑得慢，林士佩追得快。林士

佩追到距胜三爷有一丈远近，林士佩燕云快靴一点地，向前一纵，双手合钻，二眸子乱转，紧紧防备暗器。胜三爷此时的刀，是刀把向胸口窝，刀尖儿朝外。林士佩心中暗想，老胜英，我这回可要劈你一刀两段。狼牙钻向前一伸，就听哗

唧唧一声，红光冒出，躺在山坡。列位，您道是谁躺在山坡上了？原来是林士佩。胜三爷是真假虚实，非常神妙，所以才叫神镖将胜英。明知打暗器，明着是打不了他。出汗可是真的，喘也是真的，惟独败是假的，为的是叫他追。暗中拿暗器好打他。胜三爷跑的时候，刀把的头儿顶心窝，刀在哪一只手里，可看不出来。胜三爷在前面跑着，暗看林士佩在后面追的影儿，比着林士佩追离着一丈来远的时候，胜三爷的刀就交在左手了，暗中套好甩头的套儿，就等候他在背后下绝情。说时迟那时快，林士佩追到一丈来远时，向前又一纵，相距胜三爷有四五尺远，托钻照胜三爷劈去时，胜三爷并不闪躲，向后一转身，林士佩的钻就落了空了。胜三爷一抖甩头，直奔林士佩的太阳穴打去。

林士佩一看不好，急忙闪躲。原来，胜爷为的是叫他躲闪，太阳穴这一甩头是假的，当时向回一带甩头，兜了一个大圈子，霎时又奔林士佩头上打来，这一甩头正奔脑门子打来，就听叭的一声，翻身栽倒。这一甩头打得重点，满脸喷花，血流如注。

胜三爷一缠甩头，将甩头绕在手腕之上，走到林士佩面前，刀交右手，照定林士佩膝盖下，一刀剁去，就听扑一声，双足断落。鱼鳞紫金刀剁入地内有四寸，林士佩一身分三节。白玉祥看的明明白白，不由得大怒，叫道：“韩贤弟，人言胜英慈祥仁善，忠厚待人，一甩头打了个满脸飞花，就可以了，为什么又剁去双足，废了林士佩，有多大的仇恨呀！”老寨主白玉祥语毕，甩大氅，问了问皮带中十二颗月牙镖，叫童子看过凤翅紫金镗，这可在背后难坏了二位少寨主白义、白俊。一看老寨主要会战胜爷，心中暗想，胜英的三只金镖、甩头一支，真是神出鬼没。自己的父亲凤翅紫金镗，也不弱于鱼鳞紫金刀。

十二颗月牙镖，百发百中。二人倘若战在一处，真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白俊眼珠儿一转，叫道：“韩老叔，别人不能拦我

父亲，您能拦他老人家，胜英要与我父亲战在一处，必得有一伤，或者同归于尽也未可知，您劝我父亲，胜英不是为盗印吗？

仍然叫胜英盗印。用消息埋伏拿住胜英，岂不胜似力擒？再说胜英人老刀不老，又镖无虚发。”韩殿奎点头称是。遂走上前去，叫道：“寨主哥哥，胜英为的是盗印，您不必与他打仗赌输赢，仍然叫他往隐逸楼盗印。里面有消息埋伏，自然能将他拿住，岂不省许多事吗？”白爷一听点头依允，遂走到前面，叫道：“胜老达官，你为什么来的？”胜三爷说道：“老寨主何必明知故问

，我为黄金印来的。没有黄金印，我至死不出九龙山。”白玉祥说道：“胜老明公，白玉祥不能言而无信，请您来盗印，您还敢盗印吗？”胜三爷捻髯而笑，叫道：“白老寨主，莫说盗印，龙潭虎穴，我胜英有何惧哉。既为盗印而来，岂能不敢盗印？”白玉祥心中甚喜，这回仍以消息捉胜英。胜三爷心中也欢喜，背后有一位消息姥姥贾七爷。白玉祥说道：“韩贤弟、曹贤弟，你们二位将老达官陪到隐逸楼前。请胜老达官盗印。”说罢鸣金收队。

胜三爷在前，贾七爷、孟二爷、萧三爷、大义士、铁飞龙、金头虎等在后面相随，奔东南越过五七道寨子。见四扇垂花门，绿洒金花。门外有气死风的纱灯，上有红字。进了垂花门，曹世彪、韩殿奎止住脚步，韩殿奎说道：“北面就是隐逸楼。印在楼上天花板下挂着呢，我白兄决不失信，请您进楼盗印吧。”

胜爷说道：“曹、韩二位寨主且同喽卒退去，彼此两便。”曹、韩与喽卒俱都退出垂花门，胜三爷取出火折晃着，叫道：“贾贤弟你看看。”贾七爷一拈燕尾胡须说道：“胜三哥，这座楼东南西北四面，西南消息最厉害。”胜爷说：“不错，我们哥三个就是由西面掉下去的。”贾七爷说道：“楼中东西横着有三十六块转环板，有脏板，有净板，有梅花板。登翻脏板，落

在下面，有转轮刀，将人绞得骨肉翻飞。登翻净板，底下是铜铁网，上有倒须钢钩，为的是捉活的。登翻了梅花板，乱弩齐发，将人钻成刺猬一般，非会金钟罩达摩老祖易筋经的人才行呢。”说着话贾七爷用黄眼珠看蛮子，蛮子一笑道：“将我打下去，你好看热闹。消息埋伏吾是一窍都不通。若没有埋伏，不用你挤兑，我不能含糊。”

金头虎是财迷，又是官迷，冲天杵一晃叫道：“大小子你脑袋有白圈。”铁飞龙说：“不假，由十岁在少林寺学艺十二载，有金钟罩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金头虎说道：“大小子刚出世得做点轰轰烈烈的事情，如盗出印来，那真是成名露脸的机会，你有金钟罩护身，刀剃斧砍全不怕，我也帮着你盗出印来，功劳是咱们俩的。”金头虎是奸滑坏，铁飞龙是做官心盛，遂说道：“你说的对，我在前头，你在后头跟着我。”

胜三爷瞪了金头虎一眼。贾七爷黄眼珠一转，一个傻小子，一个坏小子，如何能盗得了印呢？贾七爷也不好挡阻，果要一拦，蛮子必骂街。胜三爷可放心不下，叫道：“贾贤弟，你指引他们，打那方走。”贾七爷用火折一照，大方砖铺地，由垂花门到楼的南墙有十余丈。进垂花门往北是真方砖铺地，有两丈四尺，由楼墙往南是真方砖铺地，也有两丈四尺，当中就是转环板。贾七爷说道：“你们登砖缝踩匀了，可别踩歪了，倘若踩歪，就有危险。”铁飞龙在前，金头虎在后，铁飞龙走出去一丈来远，贾七爷说道：“别往东走。

”一句话未曾出口，噗通一声，落在翻板下。金头虎止住了脚步，胜爷问道：“这是什么板？”贾七爷说道：“这是净板。”铁飞龙掉在钢铁网中，噗嗤一颤，钢铁钩将铁飞龙钩住，将衣服撕碎，肉上现出不少条白道子。大英雄用虎爪将倒须钢钩俱都毁坏，仰面朝天一看，自己说道：“好小子，盖上盖了。”抄起了丧门螺丝棍。书中

代言，大英雄身高七尺有余，再仰起胳膊来就是九尺来高。丧门螺丝棍三尺来长，共是一丈二尺来长，正够上转环板。大英雄立着丧门螺丝棍，用尽平生之力，说：“你不开天门也不成，要将我闷在里面？”当当就是两棍，就听咔嚓一声响，将转轴砸折，大英雄一看，露了天了，口中说道：“开开门了！”一丈二尺来高，向上一纵，胳膊挎住了坑沿，爬上来了。叫道：“胜三大爷，全给它毁了！里头还有网，还有钩，把我的衣服都给撕啦。”胜爷一看，又惊又喜。喜的是铁飞龙无恙，惊的是铁飞龙力大无穷。身体高大这样灵便，将来不可限量。贾七爷叫道：“铁飞龙你再向前走，仍然踩砖缝中间。”铁飞龙叫道：“小小子你随我来吧。”贾明这才跟着铁飞龙再向前走，走出去有七八尺远，贾七爷喊道：“向西走。”一句话未曾说完，翻板一转，将大英雄翻下隐坑。这回走的是脏板，底下是转轮刀。大英雄落在转轮刀上，大腿被刀绞住，转轮刀铡不折大腿，轮子就停啦。大英雄的腿在轮刀中夹着，手中的丧门螺丝棍，照定转轮轴上就是一棍，就听咔嚓一声，转轮刀停止。大英雄抽出腿来，仰面看，上面又关了天门了。大英雄口中说道：“还是那样办。”举起丧门螺丝棍，照定翻板上一连就是五六棍，咔嚓一声，翻板落将下来。大英雄用八步赶蟾童子功，纵上坑沿，胳膊挎住坑沿，翻身而上。叫道：“胜三大爷，全给王八羔子毁啦！底下的小刀自己会转，都叫我给打落，也不会转了。”

贾七爷叫道：“飞龙，你纵到头层楼上，南面是十六扇隔扇。”

当中那对隔扇前，有一块方砖是白的，站在那块方砖上，再向二层楼栏杆纵去。栏杆里面是平台，没有消息埋伏，南面上也是十六隔扇，当中的隔扇能开，可慢慢的推隔扇，里面必有消息。”铁飞龙说道：“消息也不怕。”铁飞龙在前，贾明在后，纵至头层栏杆之内。头层一丈三高，再向上纵，可是一丈高，

此楼一层小一层。此时铁飞龙在前，蹦到头层栏杆之内，站在白方砖之上，金头虎说道：“咱们俩进阵，你破了两道消息了，我什么都没干呢。咱们两个这么办，这回算你探道，探道者为第一功，你要不探道，我焉能进得来？无论有多大的本事，进不了阵就不能盗印。盗出印来，咱们两个人都做官，你的第一功，我的第二功，你是大小子，我是小小子，你在这儿给我看着，我上去盗印。”印在二层天花板上呢，铁飞龙虽然不是真傻，处处叫金头虎绕在圈里



，遂说道：“好好！盗出印来，别忘了我探的道。”金头虎说：“那是自然。”金头虎纵到二层楼栏杆之上，一看果然也是十六块隔扇，与头层楼形式一样。

黑油漆的隔扇，金头虎伸手一摸，冰凉推之不动，傻小子用力一推，哗啦一声，双隔扇可开开了，向里一看，漆黑伸手不见掌。就听吧的一声，一个油锤飞来，正打在金头虎脑袋上，这一锤打上，金头虎唉呀一声，由栏杆摔到就地，两丈六尺高，摔得傻小子头昏眼晕。胜爷说道：“贾明贤侄怎样，上面有什么消息？”金头虎说道：“胜三大爷，我真混蛋，我还以为是地上呢！我向后退，就将我摔下来了。唉呀，我也太混蛋了！”

说着话，再纵上第一层。铁飞龙问道：“小小子，你怎么掉下去了？”贾明说道：“我还以为是地下呢，向后退两退，由栏杆缝中退出来，就掉下去啦。你上去看看吧。”铁飞龙认以为实，将身形一纵抓住了楼栏杆，翻身上了第二层平台，用目一看，果然是十六块隔扇，大英雄用手一推，未曾推开。再一用力，哗啦一声将门推开，就听叭哒一声，铁飞龙急闪身形，躲之不及，被油锤打在小肚子左边，叮咚一声，由楼上落于地上。“小小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里头有油锤呀！”金头虎贾明说道：“我要告诉你，怕你不上去。我混蛋，你比我还混蛋，无故的我向后退干什么？”

原来两扇隔扇框子是铁的，门上面是铁卡子，非用力推不开。门一开的时候，屋中黑得什么都不见，必须趴在门口留神向里看。那个油锤有弓子，门一开，弓一绷，油锤便打来。高人打胸膛，矮人打咽喉或脑袋。金头虎三尺多高，刚刚打在脑门子上。铁飞龙身儿大，故此打在小肚子上。铁飞龙再纵上头层栏杆，对金头虎说道：“门一开油锤就出来，怎样办呢？”

贾明说道：“咱们六个人都上去，我身儿矮，我下着腰，油锤打不着我。你推开门，闪在一旁，用手抓锤，猛力向下拉，架不住力量大，将锤拉下来。我用杵支着门，然后咱们再进去取印。”铁飞龙说道：“好主意，就那么办。”于是二人重新纵上二层楼，铁飞龙推门，金头虎横着杵支门。金头虎说道：“我这条杵是新打的，那条杵拆擂台入了库了，你可将门推开得大点，我的杵横着好进去。”铁飞龙说道：“推开你等着支门吧。”

铁飞龙又用力一推门，金头虎果然用杵将门顶上了，容油锤出来，铁飞龙一把抓住。口中说道：“小子，我叫你打来。”用足了臂力，就听哗啦啦一声响，将油锤拉下，向地上掷去。金头虎用杵将门顶住了，向屋中一看，仍然是漆黑。铁飞龙问金头虎：“你有火折吗？”金头虎说道：“我有火折子，你扶着杵，我掏火折子。”金头虎晃着火折一照，黄金印果然在天花板上吊着呢！有一个三尺长的方托盘，用铁链子吊着四角，当中放着黄包袱系着扣儿，露

着印匣的金锁头。铁飞龙将杵拿下来，门的蚂簧已经坏了，也不能再关上了。贾明说道：“不行，这个印离着一丈四五远，怎么拿去呀？底下还是水，直通着就地，不知有多深。大小子你有法子吗？”铁飞龙说道：“我也办不到。”金头虎说道：“咱们回去告诉胜三大爷，他们自有办法。”二人由二层楼跳到头层，由头层楼再跳到就地。金头虎将楼上的情形报告了胜三爷。贾七爷说：“不过叫你们打通

道路，你们焉盗得了印呢？胜三爷，咱们上去吧，楼上什么消息也没有了。”

胜三爷在前，贾七爷、铁飞龙、金头虎在后，上了第二层隐逸楼，萧、孟二侠与蛮子未曾上楼。胜三爷见屋中漆黑，遂晃着火折一看，胜三爷可就怔了神了，楼底下大水滔滔不断，又不知通于何处？托盘吊着黄金印，四不沾尘，看罢多时，老英雄束手无策。足智多谋的消息姥姥也没有简便的办法。若一丈多长的梯子，顶在楼顶上，用人扶着，可以上去，然而多危险！在九龙山中哪里找梯子去呢？胜三爷为难多时，金头虎说道：“大小子你的身体大，脚步也长，往上一纵，就能抓住铁链子了。”铁飞龙说道：“我要纵不上去，我就掉下去了。也不知底下有多深，那怎么办呢？”贾明说道：“盗印是咱们俩的功劳，拿你的飞抓接上我的飞抓，你要掉下去，我也掉下去，有官二人同做，死了二人同死。你要抓链子，可吊着角抓，抓一头必然掉在水里，那就白费啦。”铁飞龙一想：我七尺来高，你三尺来高，我要下去，怎么也把你坠下去了。一丈多高也纵得上去，铁飞龙想到这里，掏出飞抓，金头虎也掏出了飞抓，接在一块，两条飞抓有三丈多长，俱都拴在身上。金头虎说道：“大小子，你看看系住了？”铁飞龙用八卦赶蟾童子功，直奔托盘纵去，双手揪住斜吊角的两条铁练子，头朝上不能取印。

金头虎说道：“你搁脚向上卷，用脚挂住铁练子，再伸手取印。”

铁飞龙双足钩住铁练子，身躯向上一卷，伸手取下了黄金印，叫道：“胜三大爷，我怎么递给您？”胜爷说道：“贤侄你往胸前掷来。”铁飞龙说道：“您可接住了。”黄金印奔胜爷掷来，胜三爷一闪身躯，伸手接住了黄金印。铁飞龙头朝下脚朝上，再想下来，可就为了难了。金头虎说道：“你将身体悠起来，两脚用力一踹天花板，用燕子钻云，向下一钻就钻到我的

跟前了。”铁飞龙果然听了金头虎之话，用力一悠身躯，哗啦一声响，连人带托盘，俱都落下来，金头虎早将绳扣系的是活的，当时胜爷、贾七爷、大蛮子，都没想到金头虎系的是活扣，一点就开。胜三爷刚要喊，贾明揪住了绳子，一句话尚未出口，铁飞龙已落在水底了。胜三爷当时颜色更变，遂叫道：“贾贤弟，这便如何是好？铁飞龙是傻孩子。这次往九龙山来，他道路都不

准知道，人家孩子刚出世，便遭惨死，我胜英何以对得起铁天胜？贾贤弟，你等将印带回镖局了，交到院衙原案。胜英一死，从此省却多少是非。”语毕，胜三爷奔楼的当中，就要坠楼一死。贾七爷叫道：“三哥且慢！铁飞龙的水性甚大，他在水中能开目视物，您将火折晃着，待我观看。”贾七爷一看水流由南向北而来，贾七爷说道：“此水是活水，若有钢钩也钩不住他。您要下去，钢钩就能将您钩住。”贾明一拉胜三爷的英雄髻说道：“您就不疼我了吗？”贾家父子将胜三爷劝到楼下。

孟二侠、萧三侠已在楼下等候多时。孟二侠道：“将印盗出来了没有？”贾七爷说道：“印已到手。”此时就听隐逸楼外锣声齐鸣。孟二侠说道：“咱们快走，隐逸楼乃是危险所在。”

单说铁飞龙掉下楼去，有三丈余深坠于水底，伸手一摸是石铺底，英雄由水底向西去，两丈有余仍是石墙，犹如磨砖对缝一般，简直是一个大石头箱子。外面有把守闸口的四家贼寇，正是三鼠与张德寿。这是白玉祥的计策，因为太仓三鼠和张德寿与镖行人仇深似海，倘然镖行人来盗印，上了楼必然掉在水中，此处乃是必由之路。太仓三鼠在此把守，不论镖行人是谁，他们四个人都认识，绝不至放走盗印之人。大英雄在闸里方才用丧门螺丝棍砸铁立柱的时候，虽然是黑夜，影影绰绰的也看见了，就是这个大个仿佛是孟金龙一般，大英雄砸了几棍走了，

回去找石头，太仓三鼠在船上早将闸外面的钢铁网整理好了，网里的月牙铡刀，俱都吊在闸外，他不出来便罢，倘若出来，必然被月牙刀铡住，刀在水里用锁练吊着，四个贼人安置停当，坐在小船之上，洋洋得意，竟等生擒活捉傻大个儿。大英雄复又用石头砸铁柱子之时，但见铁柱向上一蹿，大英雄说道：“原来会向上去，我要知道会向上去，早就有主意啦。”语毕，由背后抽出丧门螺丝棍，四尺深的水，蹲在水底下，将丧门螺丝棍向水底一伸，递进螺丝棍去，用力往上一抬，大英雄可乐了，底下起来啦，旁边有方才的那块石头，就在旁边呢，用虎爪一抓填在闸底下，扁着身躯钻出闸外，向前便晃有两丈来远，就听咯噔一声，月牙铡刀拦腰将大英雄铡住，若不是有金钟罩的功夫，虽不能当时殒命，也得身受重伤。大英雄虎体彪躯，比平常人的身躯，粗有半尺多，被月牙铡刀切住，大英雄身躯在水中，无论如何就是使不上劲，若是身躯着地，一较力就能将铡刀劈了，无奈在半悬空中，无法用力，两膀乱晃，鲤鱼打挺，吊铡刀的铁练子乱响，太仓三鼠与张德寿用火折子一照，这个傻大个，背后背着丧门螺丝棍，真像半截黑塔儿一般。秦尤说道：“你是什么人？”傻英雄说道：“我是盗印的，印已盗在手中，我胜三大爷将印拿走了，穷小子们把前边那个穷网拿开，要不然一会儿我就给你们劈碎了！楼底下那些玩

艺儿，都叫我给劈碎了。”秦尤说道：“拿开倒容易，等着将你擒住再拿开也不晚。”张德寿说道：“秦大哥，咱们还不将他捉住。等待何时？”秦尤说道：“你看这小子，至少也得有八九百斤的膂力，船要到他跟前，他一把就推出去，等他用力用得累了，再拿他就容易了。”大英雄说道：“你这穷小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损？”秦尤说道：“你不认识大太爷，大太爷与老儿胜英有杀父之仇，北京城盗万寿灯就是大太爷所为。今天捉住你，

必将你碎尸万段，以报杀父之仇！你既是给胜英盗印，你就是胜英亲近的人。”铁飞龙与秦尤说着话，仍然是乱挺身躯，功夫一大，将吊铡刀的铁鼻子晃悠活动了，咔嚓一声，连刀带人俱都落在水中，铡也分为两开了，铁飞龙就式一个蒙子扎到钢铁网之中，举起丧门螺丝棍，当当当就是几棍将网掏破，倒须钩钩在身上，不过落一个白印儿，由钢铁网内钻出来，一个蒙子直奔四寇的小船扎去。秦尤说声不好，赶紧将船向山根便摇，那知道大英雄一个蒙子早扎到船前，在水中托住船便翻，小船儿当时船底朝天。四寇都有点水性，可不很大。铁飞龙听秦尤自己说大太爷与老儿胜英有杀父之仇，遂弃了别人，奔秦尤而去。铁飞龙一看秦尤在水里闭着眼睛，不能开目视物。铁飞龙心中暗想，我这就如同拿瞎子一般，你往哪里跑？够奔近前一把将秦尤的左腿抓住。秦尤在水里正闭着眼睛向前摸呢，大腿被人抓住，可就急了。由背后抽出匕首刀，照着后面闭着眼睛乱扎，铁飞龙伸手又将秦尤的胳膊腕子抓住，来回几晃悠，如同打秋千一般。秦尤这个乐子可就大了，鼻子一发酸，一连气喝了三四口水，铁飞龙将秦尤托到旱岸，放在地上，掏出秦尤腰中的铁抓，四马倒攒蹄将秦尤捆好，口中说道：“你这小子与我胜三大爷有仇，我非弄死你不可，叫你找姥姥喝粥去！我拿你的脑袋当蒜砸。”语毕，抄起山坡上一块卧牛青石，这块石头足有三四百斤重。秦尤仰面朝天一看，自己眼泪汪汪，思想守寡的老母，好似钢刀刺心一般。真是生有处，死有地，不想我死在这里，决不能遇救。铁飞龙抱着石头，走到秦尤面前，举起青石，堪堪要向下砸之际，就听山坡上一声喊嚷：“什么人真乃大胆？不许在九龙山上伤人！贫僧来也。”铁飞龙放下石头，顺着声音观看，迎面来了一个僧人，银髯布满了胸前，手使一对亮银梅花夺。铁飞龙由背后撤出丧门螺丝棍，口中说

道：“贼和尚，你管得着吗？一棍砸死你这个贼和尚，回头我再砸你！”举棍搂头盖顶奔和尚打来，和尚闪身形，扬夺便接丧门螺丝棍，就听当啷一声，半空冒起三尺高的火星子，和尚只觉虎口发酸，两臂膀发麻，和尚初时以为这条棍是木头的呢，万也没想到这条棍是浑铁的。原来和尚正是法兰。也没有金钟罩了，要有金钟罩，还可以力敌铁飞龙。和尚见不可以力敌，抹头便跑，铁飞龙在后面就追。口中说道：“要不砸死你个这贼和尚，我不是铁飞龙

！”和尚见铁飞龙在背后赶来，先前和尚跑得快，铁飞龙离着远点。和尚暗将香砂迷魂袋取出来，闻上了解药，遂慢跑等候傻英雄。傻英雄追到和尚背后，举起丧门螺丝棍，照定和尚的后脑海砸来，和尚一闪身躯，躲过了丧门螺丝棍，向傻英雄面门一抖香砂迷魂袋，就听扑咚一声，傻英雄掷了丧门螺丝棍，翻身栽倒尘埃。法兰和尚回头一看铁飞龙，哈哈一阵冷笑，口中说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杀了你虽不比杀了胜英，也算聊泄胸中之恨。”秦尤在那里喊道：“师父慈悲慈悲，先救了我，再杀此小辈不迟。”

和尚走到秦尤面前，口中念了声无量佛：“危哉秦寨主，若不是贫僧一步赶到，此时寨主已死多时了。”下腰解开秦尤的绑绳。秦尤拾起匕首刀，直奔铁飞龙跟前跑来，举起匕首刀照定铁飞龙脑袋上，叭叭叭就是三刀。剁之不动，一刀一个白印儿。

法兰说道：“秦寨主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是混身横练，焉能剁得了他？”秦尤本是个急劲儿，一听法兰之言，恍然大悟。方才月牙刀都铡不了他，我的匕首刀焉能剁得了他？”秦尤口中说道：“别处有金钟罩，难道他还将金钟罩练到眼里吗？”

我用匕首刀扎他的眼睛，金钟罩见血就算破了。扎完了他的眼睛，我再扎他几刀，方解我心头之恨。”语毕，刀尖朝下对着铁飞龙的眼睛便扎。正在此时，就听一旁树上有人喊嚷：“秦

尤畜生，不要伤吾贤侄！老朽来也。”秦尤闻听音声，只吓得屁滚尿流，抹头鼠蹿而逃。法兰僧举夺够奔老剑客夏侯商元而来。老剑客徒手夺双夺，大战法兰僧。

列位，说书的一张口，难说两下话，老剑客是打哪里来呢？

原来贾七爷父子将胜三爷劝下隐逸楼后，楼下的孟二侠、萧三侠、蛮子欧阳天佐，急忙问道：“黄金印怎么样了？”胜三爷长叹一声说道：“印盗出来了，傻侄子铁飞龙性命不知如何？”

贾七爷与孟二爷等将胜三爷劝到东山坡而来，与杨六爷、老剑客、震三山见面。老剑客问道：“胜三弟，盗印之事如何？”

胜三爷长叹一口气说道：“印可盗来了，飞龙贤侄落于阵眼，生死不知，你等将印带回，我要寻找飞龙贤侄。找不着飞龙贤侄，我誓不回镖局子！”老剑客说道：“贤弟你平生好心待人，才有这种巧遇。若没有飞龙贤侄，此印决盗不出来。如今有了印了，偏有铁飞龙落在阵眼里这种不如意的事，胜三弟不要着急，吉人自有天相。我去寻找傻孩子去，你们在此等候。如有意外之事，你们便走你们的，我必将铁飞龙找回来。”胜三爷说道：“大师兄若去寻找飞龙，小弟心中还稍安一点。”老剑客问道：“贾七爷，这阵眼可有

出路没有？按相生相克，应当通于哪方呢？”贾七爷说道：“此阵眼底下，水向北流，应在北方有出路，揣情度理，没有出路，流不进活水去。”老剑客遂奔北方而来，正碰上飞龙被和尚的香砂迷魂袋迷倒尘埃，秦尤要扎飞龙的眼睛。老剑客由树林中出来，一声呐喊，秦尤向东北逃去。和尚的亮银梅花夺，奔老剑客双锋贯耳而来。老剑客空着手用了个野马分鬃，抢和尚的亮银梅花夺。和尚撤夺败走，老剑客随后就追，和尚暗中掏出香砂袋，对老剑客一抖，老剑客此时早取出日月飞蝗筒，打出了硫磺焰硝弹，迷魂袋立刻化为飞灰。和尚抹头向东便跑，老剑客在后面顿足说道：“追

追追！”老剑客见和尚走远，回身提起飞龙的皮挺带，头朝下往江中一放，铁飞龙的腿一蹬，老剑客急忙将飞龙提出水面，飞龙打了一个嚏喷，然后爷儿俩奔东山坡来寻胜爷。胜三爷、萧孟二侠、贾家父子、杨六爷等一见铁飞龙与老剑客到来，众人俱都欢喜。蛮子说道：“唔呀胜三哥，了不得了，人家追来了！头前是曹世彪怀抱擂鼓点金锤，带领五百名强弓硬弩队。”

语毕，蛮子一揪弹绳，顺着绳子而下，蛮子到了船上，叫水手开船向东而去。孟二侠说道：“蛮子你竟顾你自己了，别人怎样走呢？”蛮子在船上说道：“吾不会水，你们往下跳吧。”

孟二侠、贾七爷等俱都双手扣着裆向水中跳，惟有胜三爷不走。

老剑客因胜爷不走，并未向下跳，说道：“胜三弟也太不知足了，刀剁林士佩，盗出黄金印，咱们一个人未受伤，你还要怎么着？”说着话，老剑客冷不防照着胜三爷用了个老君推杯，就是一拿，口中叫道：“胜三弟扣住了裆。”胜三爷双手将裆扣住，离着水皮五六尺高，一个云里翻，落在水中。此时曹世彪已距老剑客甚近，后面韩殿奎督队，急叫曹二寨主闪开，曹世彪闪开了道路，后面的弓弩手，乱箭齐发。老剑客说一声“再见”，双手扣裆，向水中跳去，离着水皮有一丈来高，也是云里翻身落于水内。弓弩手向水中乱射，连老剑客的影儿都看不见了。此时道爷等早来接应，众人由水中上了船只。道爷问道：“胜施主，黄金印怎么样了？”胜三爷说道：“好难盗的黄金印！”语毕，由兜囊中取出印匣，黄澄澄的赤金锁头露着。众人一看，此印四寸来长，三寸来宽，乃是长方形。印上有九个狮头，真是黄澄澄的，这些位侠剑客，谁也没看见过九头狮子烈火印。道爷将印托在手中，左右观看，叫道：“胜施主，此印不真。”胜爷问道：“何以不真呢？”道爷说道：“贫道不说妄言。真的我虽没看见过，贫道在观中尝读古圣先贤之

书，以及各种记载，所以略知一二。大凡金印重五十六两，此印不过二十余两，焉能是真的？”胜三爷说道：“白玉祥岂能失信于我？”道爷说道：“白玉祥非小人之辈，但是他的手下宵小作祟未可知。胜施主你将刀借我一

用。”胜爷将鱼鳞紫金刀递与道爷。道爷用刀背照定印上一连几下，叭哒一声，碎了好几块，原来是青石所做。胜爷一看，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遂叫道：“众位仁兄贤弟，咱们杀奔九龙山！”

道爷说道：“且慢！胜施主你腹内饥饿，累了一日夜的功夫，再说九龙山进不去。咱们且回菊花村，再作道理。”胜三爷万般无奈，叫水手开船，向东而行。

众人回到菊花村，查点人数，只有于化龙被闸挤了肋骨，伤虽不轻，幸肋骨未折。伤了一龙，又添了叶乘龙、铁飞龙。

大众吃完了午饭，各自休息。第二日早饭后，派五龙再去九龙山探听消息。五龙出了菊花村，用王宅的船只，够奔九龙山。

一看山上喽卒如蚁，各处都有人把守。早晨去探山，到晚晌才回来。一连去了三次，俱都是如此。第四日五龙探山回来，萧银龙说道：“胜三伯父，也不知白寨主是怎么用意？前三日紧闭钢闸，虽蝼蚁都不容易进去。今天我们探山，见有二十只小船，载着米面进了九龙山的十二道钢铁闸，闸始终未落。把寨的寨主与喽卒全都退去，山坡上的喽卒也都撤去，一人皆无。

我与叶六叔冒险进闸，拦江锁等物一概无有。小侄男与叶六叔不敢深入，特来禀明众位叔叔大爷。”聋哑仙师说道：“列位施主，这次更进去不得了！他这是增人啦，明明挖下壕坑擒虎豹，放下香饵钓金鳌。”胜爷一听，遂说道：“十二道钢铁闸闭着，有喽卒把守进不去，如今十二道钢铁闸大开无人把守，也不能进去，此印我何时才能盗出？”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不要焦急，从长计议。”说着话的时候，王宅家人摆好酒席，

大众入座吃饭。萧银龙叫道：“黄三哥、士远哥哥，咱们几个人在门后摆个小桌吃饭，我有话说。”于是屠士远、萧银龙、刘云、黄三太四个人在一张小桌上用饭。萧银龙说道：“众位哥哥兄弟，胜三大爷遇难，被五子将三侠救了，暗中必有九龙山二位少寨主哥的帮助。咱们既有内助，何不乘此一探九龙山？”

小胆不得将军作，咱们弟兄我就看士远哥哥、刘云兄弟、三太兄长是有胆有识之人，咱们四个人今天前去探九龙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想我二位少寨主哥哥必有照应。”黄三太叫道：“萧贤弟，你们三位水性都能鳧几里地？我只能鳧三五丈远，若是十丈够不着底，我就得淹死，我怎能去呢？”萧银龙一笑说道：“您的胆量素常过人，咱们探九龙山是共同生死。您没见小孩们不会水，用裤子灌上风，扎上口，人骑在上面，还能过河呢。再说，水里带一个人走最容易，咱们又是坐船去，到了紧要时决不能将您掷了。黄三太向来刚强，闻听萧银龙之言，口中说道：“就是刀山油锅，我要不去，我不姓黄

！”萧银龙说道：“我并不是激您。”刘云说道：“咱们吃完了饭，暗暗溜出去，谁也别叫知道，今天咱们一定是这么办啦！”黄三太说道：“我没有水衣水靠呢！”刘云说道：“借于化龙的。”于是黄三太暗中向于化龙借好了水衣水靠，四位英雄吃完了晚饭，暗暗的溜出了王宅，奔菊花村西，到西村口哥儿四位集齐。距九龙山东河坡五里地，四位英雄一伏腰走出二里多地，走到一片大树林子，刘云眼快，见树林中有一条黑影儿，说：“三位哥哥，树林中有人，别是九龙山踩盘子的吧？”走至离树林切进，由树林中纵出一人，口中喊道：“留下买路的金银哪！”

黄三太说道：“贾明贤弟，你又穷疯啦？”贾明说道：“你们在门后头吃饭，低言耳语，你们以为我没听见呢？这样好事你们单擗了我，盗出印来官就作上了，你们就会凑合小白脸子。

屠士远大哥也是俊人物，萧银龙脸儿更白，刘云老兄弟更好看，黄三哥长得也不弱，单把我这黑小子擗了。黄三哥你没听师大爷诸葛道爷给我算命吗？咱们这一堆人，那个也没有我的命好，福还大，专能歪打正着。九龙山里的石洞，你们谁进去过？”

黄三太说道：“你要去可别大呼小叫的。”贾明说道：“那是一定，偷着的事焉能大呼小叫呢？”五位英雄奔河沿而来，来到河沿，萧银龙对水手说道：“我胜三大爷叫我们五个人今夜晚探九龙山。”水手一听，赶紧摇橹靠岸搭跳板，五位上了船，向西而去，正是东风快似奔马，顺风船二三十里地不大的工夫就到啦。来到九龙山闸口，五位英雄一看，十二道钢铁闸把闸的喽卒，一个人也没有。水手说道：“众位达官，您老几位进闸吧。船若进闸，石子打人船俱完。”五位在船上换了水衣水靠，将一切衣物火折筒子都装在油布口袋之中，五位都是如此。

金头虎说道：“我背着黄三哥，你们看咱是有用没用？萧银龙头前带路，闸口里三四尺深的水，进到十二道闸外，水可就深啦。”金头虎背起黄三太，五位英雄进了闸口向南去二里之遥，一个喽卒也未遇见，一盏灯光都没有。到在竹城这儿，竹城大开，五位英雄进了竹城，向西去不远，躲开正山口，弃水登岸。

树木交杂，在树林深处五位俱都撤去水衣水靠，换好衣服，用小包袱将水衣水靠包好了，兵刃暗器俱都带好。偌大的九龙山，真不见一个人。金头虎说道：“我们造化真大，群贼都得了瘟病啦？咱们进去，到聚义厅将贼头的脑袋割下来，把印拿着一走，回去擎功受赏，小官儿就作了。”银龙说道：“你这是说梦话呢？都得了瘟病啦？你别说梦话啦！”金头虎说道：“有命者不死，怕死的不来！”弟兄五位，走陡壁，踏山崖。穿过五七道寨子去，连一个火



亮都没有。金头虎说道：“要不是死绝啦，焉能这样呢？”走到一道粉壁墙，银龙纵上墙去一看，

有一对气死风灯是红的。萧银龙说道：“你们也上墙来看，都死啦还点灯？”贾明等纵上了墙头。贾明说道：“别处都死啦，这儿的人是刚要上床，故此点着一对灯。”仔细向下一看，满院中俱是奇花异草。弟兄们下了墙头，奔园中亭子而来，亭子的柱子上挂着圆纱灯，座北向南的亭子。黄三太、萧银龙来到亭子的东边，由下面向上一纵，脚尖挂着阴阳瓦，向下面观看，刘云、屠士远俱已纵到西面，也是脚尖挂着瓦檐向下观看。贾明也纵上去啦，口中说道：“穷房子盖得多缺德，这么大的坡。”

傻小子怕脚尖挂不住瓦檐，遂又跳下来啦。绕到东边，舐破隔扇纸向亭中观看，就见亭子西面月牙桌子左边，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身旁站着一个姑娘，背后背着一宗家伙，连亭子上面的四个人，也不认识这宗兵刃。就听老太太说道：“姑娘你是明白人，你跟你父亲学了十数载的武功，读过多少书？”

你既是读书明礼之人，深知大义，你父亲无故的收留程士俊、林士佩、八宝真人这一群狐群狗党。林士佩盗了钦差王大人的黄金印，拿到九龙山。你父亲就应当将林士佩捉住绑送当官，交回印信，可保咱们这座庄稼山万年事业。你父亲偏不这么办，将林士佩留在九龙山，约请胜老达官来盗印。你父亲虽然袒护林士佩，良心未泯，隐逸楼上挂的是真印。林士佩这个畜生，他被胜老者断了双足之后，记恨前仇，他将皇爷家的黄金宝印掷在了十海岛的海眼。不知掷在哪个眼里去了？他只顾他一人报了私仇，咱家乃是灭门九族之罪！可惜你父亲给他敷好药调治双腿。这是给他治好了双腿啦，他要害咱们家产尽绝。你今年已十九岁了，若不是父母过爱，早也就有婆家了。如今尚且未能嫁人，将来九龙山山破家亡的时候，这岂不是叫为娘多一份心事吗？为娘六十来岁啦，难道还活六十来岁吗？皆因有你们这群孽障，为娘怎能闭了双眼，抛弃了儿女呢？可惜九龙山

四十来年的心血。不啻铁筒的江山，黄金印落在十海岛，永不能出世。咱家灭门九族，胜老者也不能生。杭州府得坏了一堂官，林士佩这孩子，你爹疼他一场，真算不白疼。”老太太语至此，不由得双目之中落下几点伤心泪。金头虎贾明在东面看得明白，听到印落在九龙山十海岛之言，傻英雄在外面唉呦了一声，大喇叭嗓子喊道：“我的姥姥，可要了命啦。”老太太忽听外面有人喊嚷，几乎吓得栽倒椅子下边。姑娘问道：“外面什么人？”贾明说道：“拿贼办案前来盗印的。”姑娘由背后撤下梅化转心双笔，开开亭子的隔扇门，纵出亭子外。傻小子贾明说道：“小子你真快，你会上房吗？”傻英雄纵上了亭

子，姑娘将梅花转心笔交于左手，伸手由兜囊中掏出五钩如意抓，奔傻小子头上抓去，正抓在冲天杵之上，傻小子一较劲，瓦垄一滑，将傻小子由亭子上面拉将下来。此时丫鬟婆子俱都出来，按倒了贾明，四马倒攒蹄将贾明捆好。

老太太见姑娘出来与金头虎贾明动手，即由亭中出来，站在东面隔扇门外观看，婆子已将贾明捆了。背着灯影儿，贾明趴在就地。老太太可没有看见贾明的脸面。贾明被获遭擒，口中喊道：“五个人可是一块儿来的，誓同生死，你们能够看着吗？”黄三太向来是热心肠，口中说道：“诸位兄弟与我视敌，愚兄下去救贾贤弟。”语毕，撤出钢刀，由东面纵下亭子。姑娘问道：“什么人大胆，竟敢扰闹后寨？”黄三太说道：“我乃浙江绍兴府黄三太是也。”姑娘一晃双笔，左手笔点黄三太的胸窝，右手笔奔左太阳穴便打。黄三太向左便闪，手中的单刀奔姑娘的右手腕便截。姑娘抽笔向右便走，黄三太心中暗想，这样的能为，贾五爷也不知是怎么叫人家拿住的？一个照面便不济事了。三太思想至此，擎刀便赶，姑娘一翻身，相隔黄三太一丈有余，一按绷簧，微闻一点响声，黄三太急忙闪身形，

一只竹弩正打在黄三太的左胯之上。黄三太伸手起弩的功夫，早过去一个丫鬟抖五钩如意飞抓将黄三太抓倒。又过来两个婆子，按在地上掏出黄三太的飞抓，四马倒攒蹄将黄三太捆好，放在贾明之侧。贾明喊道：“房上那三个真看着吗？你们不救贾明，还不救黄三哥吗？”屠士远闻听，由亭子上飘身而下，单刀一晃奔姑娘而来。姑娘双笔一捋屠士远的单刀，笔头上的鹅眉刺将单刀捋住，屠士远以为姑娘能有多大本事，与姑娘一较力气，二人就在亭子转开了圆圈啦，谁也不让谁。金头虎喊道：“离不开啦？”姑娘脸儿一红。双笔一分，屠士远抽出单刀，姑娘一按绷簧，屠士远一转身形，这枝竹弩正打在屠士远的大腿之上，屠士远刀交于左手，伸手拔弩，被姑娘一飞抓抓住了。婆子过来就捆，刘云见屠士远也被擒，遂下亭子抖十三节亮银鞭奔姑娘面门便点。姑娘一闪身躯，一按绷簧，刘云一转身，正打在后肩头之上，刘云也被遭擒。萧银龙在亭子上看得明白，姑娘必是兵刃之中，暗藏暗器。小英雄由亭子上面飘身而下，直奔老太太而来，遂叫道：“姑娘且慢动手！容在下与老太太讲话。”银龙遂对老太太躬身说道：“老太太，我们并不是故意来到后寨找便宜，皆因我们镖行之人前来九龙山盗印不明道路，误入后寨，求老太太大发慈心放了我等。不是我们畏死贪生，皆因为黄金印之事关系不小。”未容老太太将话听完，姑娘的梅花转心笔奔萧银龙便点，萧银龙判官双笔接架相还，战了五七个回合。姑娘卖了个破绽，纵出圈子外，直奔东南而跑。萧银龙刚一上步，姑娘一翻腕子将梅花笔左右手交换。”萧银龙早就留上神了，容姑娘一按绷簧，萧银龙闪身形。

姑娘见第一支弩发空，一连就是好几只，萧银龙闪展腾挪，斜身绕步，五支竹弩俱都发空。姑娘的脸儿一红，将双笔交于左手，取出五钩如意抓便抓萧银龙，萧银龙抖转身形，累得姑娘

混身是汗，气喘吁吁。四个丫鬟各使五钩如意抓，一齐上来，东西南北四面，将萧银龙围住便抓，姑娘此时隐在亭子东面的柱子后，窥看丫鬟捉银龙，四面的丫鬟抖抓，抓银龙头巾。银龙向东一纵脚步尚未站稳，姑娘冷不防发出五钩如意抓，将银龙绢帕抓住，银龙一较劲五钩就向肉里走，银龙只得抛了双笔一溜滚，丫鬟过来将银龙捆了。贾明见银龙被获，遂喊道：“得啦就是这五个。”老太太叫道：“姑娘，将这五位先捆花棚里面，咱娘儿俩回上房去吧。”丫鬟婆子将这五位抬到月亮门外花棚的柱子前面，俱都捆在柱子之上。姑娘问道：“娘啊，为何不将他们送中平寨，听候我的天伦发落？”老太太遂说道：“姑娘啊，你有所不知，你的婚姻，每逢有人提亲，不是山大王，就是江洋大盗，为娘俱都未允。现在你所擒的这五位，就是第一个为娘未曾看见，大概长得决不能错了。后擒的这几个，为娘都看见了，俱都是俊品人物，满脸正气。对于你的婚姻，为娘要择贤者而配之，汝父收留小儿林士佩，黄金印被他掷在十海岛之内，刨坟之祸将不远矣，你的终身大事，倘若许配侠义之后，咱们暗中救了侠客，对于黄金印之事，老身能有办法。

别人谁也不行，如能请出你的义兄罗文，黄金印就许能够得出也未可知。”姑娘闻听脸儿一红，一语不答。老太太又说道：“咱们是女子，不能直接着问人家话，我常听你二哥说，前几天有镖局子一位少侠客，姓萧名叫银龙，与你二哥结为口盟兄弟。你二哥常说此人伶牙俐齿，品貌俊俏，男长女相，胆量过人。姑娘你知道方才动手的时候，哪个是萧银龙吗？”姑娘说道：“孩儿与男子动手，焉能留神呢？我倒听说有一个萧银龙，孩儿可不知哪个是萧银龙了。”老太太说道：“高妈妈你到前院将白福唤来，就提老太太有事，不要大呼小叫的。”婆子答应一声，急忙到前院，将白福唤来。白福来到上房，与老太太

请安问道：“老太太呼唤小人有何事议？”老太太说道：“你到前山暗将你家二少寨主唤来，就说老太太有秘事相商，不许走漏风声。你是白家多年之人，自从你东家未占山之时，你就在白氏门中，你就如同白家的人一样，现在后寨之事，可不许到前寨学说，如被老寨主知晓，咱全家就有生死的关系。

”白福闻听说道：“老太太嘱咐老奴之话，决不能走漏消息。”语毕，白福走出了后寨上房，奔向前寨而来。事逢不巧，白二少寨主带领喽卒巡寨去了。老太太童氏着了急了，可就叫过来一个年老的婆子说道：“你到东花棚里，低声问问柱子上绑着的，哪一个姓萧名叫银龙？你就说我家太太没有加害之心，叫

人说实话。他要说他是萧银龙，你就将绑绳给他解开，请他上房中来，老太太有话问他。你的耳朵聋，说话声音大，你可别喊。

留点神听，别打灯笼。”老婆子答应而去，来到花棚一问，头一个柱子上捆的正是金头虎贾明，老婆子低声问道：“你是萧银龙吗？你要是萧银龙，我家老太太叫我放了你，决没有加害之心。”金头虎说道：“我就是萧银龙。”老婆子遂将贾明由柱子解下来，老婆子说道：“我怕你跑了，你胳膊上的绳子，我可不能给你解开，你先受点委屈吧。贾明说道：“行啊。”老婆子在前，贾明在后，进了月亮门就是上房。老婆子说道：“你站在门外，我先回禀老太太去。”老婆子遂进了上房屋中，禀报了老太太。姑娘脸儿一红，遂够奔西里间去了。老太太说道：“有请萧少侠客。”老妈子出来将贾明请到上房屋中。贾明见了老太太，口中说道：“给老太太请安。”老太太一看，吓了一跳！心中暗想，二少爷言说萧银龙人材出众，仪表不俗，为何这宗长相？莫非二少爷说话，老身我听错了？不能够呀！二少爷说了不是一次。老太太思想至此，面沈似水问道：“你是萧少侠客萧银龙吗？”金头虎说道：“我是萧银龙啊！”老太

太说道：“你是侠义的后人吗？”贾明说道：“是呀！我天伦是义士。”老太太一听，说话是大舌头，半明白半不明白。老太太说道：“陈妈将萧少镖头的绑绳解开。”金头虎说道：“您将我放开吧，我决不能跑，我要跑时，五雷加三雷，八雷轰顶。”

忽听外面有脚步声，正是玉麒麟白俊，随同老家人白福回归内寨。进了上房屋中，叫道：“老娘呼唤孩儿，有何事谕？”

老太太说道：“你结义的兄弟在此，汝二人先见过了面再说。”

二少寨主一进屋中的时候，就是一怔，闻听老娘说是结义的弟兄，白俊大怒，一伸手揪住贾明的冲天杵便打。傻小子喊道：“老太太快讲情吧！”老太太见此光景，遂叫道：“白俊还不住手！结义的兄弟，刚一见面为何揪过来便打！”白俊见老娘拦阻，遂放了贾明，叫道：“老娘，他是谁的结义兄弟？”老太太说道：“你常提的萧少侠客萧银龙不是此人吗？”二少寨主说道：“他哪是萧银龙呀？岂有此理。”贾明一旁遂说道：“我叫金头虎贾明，萧银龙是我结盟的兄弟。方才老太太问我，我把话说紧啦，老太太听错了。金头虎贾明、萧银龙，音儿差不多，我的天伦是明清八义的结盟弟兄，排行在七，人称钻云太保贾七爷，子不言父名，我天伦名叫贾斌久。”白俊说道：“谁问你啦？外面站着去！”贾明说道：“哪儿站着都行。”白俊又说道：“你要跑的时候，跑出三里地去，本少寨主也拿得着你。”贾明说道：“我也不跑。”婆子掀开软帘，贾明站在外间屋，少爷问道：“母亲呼唤孩儿有何事情

？”老太太说道：“为娘这几日因你天伦收留林士佩这一干人，林士佩小儿又盗了忠良爷的宝印。不久官兵到来，难免山破人亡，你的妹妹今年一十九岁，尚未字人，今天在花园中我与你妹妹闲话，镖行来了五位少年，窥探亭中，俱都被你妹妹捉住了。为娘见这五个人俱都是俊品的人物，他们不拘哪位有没定下亲事的，为娘

便将你的妹妹配与他，可是择其贤者而配之。”白俊叫道：“老娘，此事关系重大，我的天伦正在盛怒之下，焉能允诺？”老太太说道：“岂能叫你天伦知晓？邪不侵正，不久九龙山必破，暂时先瞒着你的天伦。”白俊闻听点头称是，叫婆子点上灯笼，在前引路，金头虎跟随二少寨主出了月亮门，来到花棚前，白俊直奔萧银龙而来，遂叫道：“萧贤弟，哪一阵香风将贤弟你刮到后寨？”语毕，亲解其缚，口中说道：“小妹妹愚鲁不堪，望贤弟海涵。”又将黄三太、刘云、屠士远三人也解将下来。

萧银龙与众人介绍。贾明遂说：“不假吧？准是结盟弟兄。”白俊闹得也没有话啦，口中说道：“贾兄多原谅小弟唐突了。”贾明说道：“不要紧，不打不成交。”介绍完毕，白俊说道：“银龙贤弟且与劣兄到月亮门内有事相商。”这四位兄长且在花棚相候片刻。萧银龙遂与白俊进了月亮门。白俊说道：“贤弟你在家定下亲事没有？”银龙是雪亮眼，透明心，一听就明白啦，叫道：“二哥，小弟实不相瞒，我的妻是莲花湖老寨主于丰恒之次女，名叫于银凤，我父与于老寨主哥儿俩是爱好结亲。兄长要作一门亲事，现有一门当户对之人，谈笑书生屠士远，震九江屠粲屠大爷之子，明清八义的大爷。白老伯父是武状元，可谓门当户对。但是不能同着兄长去说，当面一驳，您的面子上不好看。”白俊说道：“贤弟玉成其事，盗印之事，家母能将我义兄罗文请出来，搭救忠良。”萧银龙说道：“二哥您且在月亮门内候一候。”萧银龙回到花棚，先将黄三太唤到一旁，细言白俊方才所说之话，二人商议已毕，转身回到花棚。银龙叫道：“屠大哥，方才咱们被擒，姑娘的本事您也看见啦？现在白伯母要将姑娘许配屠大哥。”屠士远说道：“萧贤弟何出此言？临阵收妻该当何罪？”贾明说道：“别咬着腮帮子说硬话，一会儿瓢被人家摘了，就不咬硬啦！”黄三太说道：“贤

弟这门亲事作的，收妻事小，盗印事大。再说白小姐是大明末科武状元之女，文武全才，镖行中的老少英雄哪一个不佩服老人家。”屠士远说道：“黄三哥，我父现在菊花村，我岂敢背着父亲作下此事？”萧银龙说道：“此是小事，侠剑客的性命要紧，忠良爷的前程有关。”刘云在旁也说此事可办。屠士远说：“不行！非回菊花村见了我的天伦不可。”黄三太说道：“我主张此事，有我担待一切。”屠士远这才点头。萧银龙将白俊招到花棚，说明此事。白

俊说道：“我是奉母命，谁是保人？谁是媒人？”三太说道：“我的媒人。”萧银龙说道：“我的保人。”金头虎说道：“我是证人。三媒六证。”黄三太说道：“我也不够媒人的资格，我替我师父胜爷为媒人。”萧银龙说道：“我替我天伦作保人。”金头虎说道：“我替我父亲为证人。”玉麒麟打着灯笼，六位来到上房前，白俊说道：“我禀明我母亲，五位听请。”白俊到屋中说道：“有一位穿灰的，是明清八义的后人，姓屠名士远。黄三太替胜爷为媒，萧银龙替萧三侠为保人，贾明替贾七爷为证人。”老太太一听，甚为欢喜，遂说道：“叫他当面谢亲。”白俊来到外面，高掀软帘，口中说道：“家母有请众位仁兄贤弟。”萧银龙整整了正头巾，掸了掸尘垢，进了内厅房。见老太太是慈眉善眼，萧银龙暗中称赞。跪倒身形，口称：“老伯母，侄男萧银龙拜见。”老太太说道：“壮士请起，老身不敢当！少镖头请起落座。”黄三太又进了屋中跪倒身形行礼。老太太道了个万福，说道：“镖头落座。”刘云又进了屋中，口中说道：“伯母在上，刘云拜见。”老太太说道：“壮士请起，老身不敢当。”贾明进屋说道：“方才见了老伯母啦，我这次不用行大礼啦。”老太太说道：“少镖头请坐吧。”最后屠士远进了屋中，口称：“老伯母在上，小侄男屠士远拜见。”老太太哼了一声，遂叫道：“白

俊，你方才说得明白，老身不能以那大姑娘含混其辞。”萧银龙用腿一拱屠士远，屠士远这才口称：“岳母大人在上，小婿屠士远拜见。”老太太这才眉开眼笑道：“谁是保人？谁是媒人？谁是证人？”黄三太遂将担承媒人保人证人的话，对老太太说了一遍。老太太说道：“有劳诸位贤侄了。对于此事，众位贤侄千万秘密，不可叫别人知晓。黄金印之事，有老身的义子姓罗名文字兴龙，人称铁掌赛昆仑。住在六合县罗家林，他是向不出世的，非提老身有命，叫他出世才肯出来。救忠良救侠客救自家的满门，千万可严守秘密。老身本当留众位贤侄用饭，皆因为我们徒儿韩秀说山中必有奸细，派人在九龙山严查秘访，大开闸门，要引镖行之人深入重地，为的是一网打尽。

故此老身不能留众位贤侄入座吃饭。语毕，遂叫婆子妈妈将五位的兵刃暗器取来交还，又叫白俊：“你将这五位亲朋送出九龙山，不许有误。”

正在此时，内寨四外人声鼎沸，齐喊：“拿呀拿呀！”老义仆白福慌慌张张，走进了上房，叫道：“老太太，大事不好！”

现有曹二老寨主，偕同韩殿奎带领五百飞虎军够奔后寨前来拿人，言说方才进来了五个奸细，奔后寨来了，要到后寨搜查。”

金头虎贾明闻听，叫道：“老太太您把我藏在箱子里面吧。”萧银龙等闻听，不由得也是一怔。老太太说道：“众位贤侄不要焦躁。”黄三太说道：“贾明你要再胡说，我拿刀剁你。”老太太说道：“黄镖头不要着急，我的

后寨向来有规矩，无论有什么大事，我们山里的人不准到后寨。他们这叫敲山震虎，别看他们闹的热闹，谁也不敢进老身的后寨。”玉麒麟白俊说道：“待孩儿前去观看。”白俊带好了十二棵月牙镖，取过短把荷叶凤翅紫金镗，奔到外面而来，见了曹二老寨主，口中叫道：“二叔。”曹世彪一看是二少寨主，遂说道：“呦，二少寨主

在后寨啦，你可曾看见了后寨的奸细？现有四十八道卡子报告，今天进来五个奸细，直奔后寨而来。”白俊叫道：“二叔，小侄男没有事就在后寨，没看见有奸细到后寨来。若有奸细到后寨来，小侄男就将他们拿住啦！”曹世彪一看二少寨主皮挺袋内掖着十二棵月牙镖，手中擎着荷叶短把凤翅紫金镗，曹世彪哈哈大笑，遂说道：“有贤侄在此，量也无妨！”带领大队够奔他处去了。白俊回到上房屋中，见了老太太，言说曹世彪韩殿奎已去。老太太说道：“你带领你五位亲友，由秘路将他们送出山去，如有差错，为娘可不饶你。”白俊说道：“孩儿遵命。五位仁兄贤弟，速速带好兵刃暗器，随小弟出九龙山。”五位英雄拜辞了老太太，跟随白俊出了后寨，老太太站在后寨门外，老眼眯嘻着观看，六个人走得不见了影儿，老太太才回去。

六位向南走了些蜿蜒小路，峻岭高峰，陡壁山崖。约有三四里地，金头虎贾明叫道：“白二少寨主，你拿我当傻子呢？你是将我们弄到哪儿杀我们呢？我们进来的时候走的是北面，你这是往南面领我们。”白俊闻听叫道：“贾五哥，你别假聪明啦，你们进闸的时候，路过四十八道卡子，山环里闸口左右，水旱两面到处有卡子，早就看见你们了，报告了中平大寨，十二道钢铁闸早已放下，贾五哥你还要打算出钢铁闸呢？”贾明说道：“往南去还有多远能出这座九龙山呢？”白俊说道：“再走出去四五里地，就是一座峻岭高峰。这座山有五七百丈高，山下有石门，可以出入。”弟兄们说着话，向前行走，忽见前面有道白线，白俊直奔白线追去，追出去有一里多地，踪影不见。

白俊返身回来，心中颇觉纳闷。贾明说道：“白二少寨主你眼迷离，必是山神土地前来保驾。”萧银龙说道：“贾五哥你别挨骂啦。”一句话尚未说完，眼前那道白影又一晃，白俊来追时，此白影又奔内寨走下去了。追出去不到一里地，白影又踪

迹不见。白俊返身回来，对黄三太等学说追赶不及，这道白影究竟不知是何物？太快啦。贾明说道：“这一定是闹仙，再看见也别追啦。”果然前面白影又是一晃，再看时踪迹又不见了，白俊也就不追啦。仍然领着五位小弟兄向前行走。白俊用手向西南点指，口中说道：“五位仁兄贤弟，顺着我的手来看，那白水滔滔，上下翻飞的十座海眼，就是十海岛。此水直通海眼，五个泉往上翻，五个泉向下翻，忠良大人的宝印，被林士佩掷在十海岛之内，不知是哪

一个海眼里？”黄三太等一看十海岛，冷森森上下翻花，冒出来的水约有十数丈高，方圆有二十余丈，不觉毛骨悚然。白俊又说道：“再向前走就是下山梯，高有四十余丈，下了此梯再向南走就是水路，你们五位就在山岭上换了水衣水靠吧。”小弟兄五位看了十海岛，只惊得目瞪口呆，站在那里犹如木雕泥塑一般。贾明都忘了耍笑了，闻听白二少寨主叫：“换水靠。”这才明白身在九龙山十海岛呢，各人脱下衣服，换上水衣水靠。白二少寨主领道，下了下山梯，这才说道：“五位仁兄贤弟，就按小弟所指之路前往石门洞去吧。”

到在石门那里，用家伙把石门向上一拨，将石门垫起来二尺上下，用石头垫住，人就可以钻出去了。小弟有公事在身，恐我家老寨主呼唤，小弟不远送了。”

小弟兄按着所指的道路，向南行去。走出有一里之遥向东拐，只见南北有苇地，一望无际。当中是壕沟，有七八尺深的水。小弟兄们下了水，凫水奔东面而去，金头虎贾明背着黄三太。凫至距石门相隔半里来地，金头虎贾明忽大声喊道：“九龙山这群贼小子，贾爷爷又出了九龙山啦！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黄三太说道：“贾贤弟你别胡喊，咱们现在还没出九龙山呢！你等出了九龙山再胡闹。”傻小子说道：“前面就是石门洞，我拿杵拨开石门，咱们就出去啦！打这儿咱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知道他们九龙山的秘路，就好办啦。”小子大喇叭嗓子，向前走着，口中喊着。来到石门相近，忽然听得呼啸之声，由芦苇中撞出二十条战船。船桅上有白纱灯红字，莲花湖韩。这五位之中屠士远与刘云未曾见过韩秀，不知道韩秀的势派。银龙、贾明、黄三太早已知晓韩秀诡计多端。萧银龙叫道：“黄三哥，现有韩秀在前阻路，为之奈何？”黄三太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遂说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在九龙山内不啻飞鸟入笼，想要出去，势比登天还难，咱们是只有前进之路，没有后退之能！迎着他的战船而去，咱们与他一死相拼！”

萧银龙说道：“大哥言之有理。贾五哥将黄三哥可擢下，咱们跟他打的时候，不能在水中，他有战船。”弟兄五位，直奔韩秀的战船凫去。韩秀此刻将战船横在石门前，两只并在一起。

共有二十只战船，其余十八只雁排翅排好，南边九只，北边九只。韩秀在北面怀抱令字旗压住阵角，后头有八大锤韩忠、韩孝、韩勇、韩猛，俱都怀抱双锤站立，再向后水旱八寨的寨主，南面船上都是能征惯战之士。喽兵手中擎着青铜刺，五股鱼叉，长箭手，弩弓手等。您道小弟兄五位，为何早不见船上的灯光呢？韩秀来时，是偃旗息鼓，将船藏在石洞之中。灯笼藏在船舱之内，上面盖好船板，连一点亮儿都透不出来，故此五位并不曾见着灯火之光。



闲言不表，弟兄五人晃到离船切近，一人左胳膊一挎船干，翻身纵上战船。韩秀一看，心中暗想：胜英的老少朋友我认得不少，为何此人我不认识呢？韩忠问道：“来者何人，通名上来？”屠士远答道：“我乃是谈笑书生屠士远。”韩秀见屠士远英气勃勃，掌中擎着明晃晃单刀。韩忠此时已到战船之上，与屠士远动手，无奈使刀的纵有本事，不敢硬碰双锤。韩忠的锤扎上单刀，屠士远立刻虎口发酸，掷了单刀，翻身落水。屠

士远下了水，扎猛子又摸着单刀。刘云破风踏浪，上了战船，叫道：“韩忠休要逞能，现有千里追风小侠刘云在此。”说罢此话，亮十三节鞭，裹脑缠头，破风八打，鞭法精奇。十三节鞭忽然缠锤把之上，韩忠用力向怀中一带，刘云挽手套不及，将手背上的皮俱都带破，刘云败回纵下水去。金头虎喊道：“真快，这么会儿败了两个，黄三哥该看你的啦。”银龙说道：“黄三哥不宜水战，贾五哥你有金钟罩，还是你先上吧。”贾明说道：“行啊。”将黄三哥放在那儿，萧银龙说道：“叫黄三哥揪住苇子。”傻英雄放下黄三太，急奔战船而来，遂说道：“韩忠谁也不许暗算谁，我往船上爬，咱们是来明去白。”韩忠并不理他，傻英雄爬上来复又说道：“你认识我吗？恨地无环铁霸王。头一次莲花湖叫过好，二次互相打过。”说着话跳起来就是一杵直奔韩忠的头上打去。哪知道韩忠看招呢，双锤十字架搭着呢。双锤向上一扬，将杵崩起来有五六尺高，杵落在船上。傻英雄拾起杵来，再与韩忠交手。三十六杵打完啦，傻英雄口中喊道：“着法宝。”韩忠一看一字杵过来啦，闪开了身形。傻英雄急奔西船干而来，韩忠在后就追，追到西干，贾明向下一跳之时，韩忠的双锤奔贾明背后杵去，正杵在贾明后背之上。傻小子说道：“劳驾。”扑咚一声，落在水中。萧银龙亮双笔，要上战船。黄三太说道：“萧贤弟你先别上船，你有内应之人，你要逃得出去，好请人盗印要紧。”语毕，黄三太晃到战船西干，胳膊肘一按西船干，纵身上了战船。一抖分水裙，水珠不沾，口中说道：“韩忠休要逞能，今有浙江绍兴府黄三太来也。”韩秀观看黄三太真是英雄态度，举止不俗，说道：“韩忠可不许伤他，拿活的。”韩秀原有爱将之癖。因见黄三太仪表不俗，恨不得黄三太归降自己为寨主，才对心思啦。

黄三太与韩忠交手，功夫不见甚大，黄三太热汗直流。萧银龙

看得真而又真，叫道：“黄三哥不宜久战，快下来待小弟上战船替兄长会战韩忠。”黄三太说道：“劣兄宁死在船上，不死水中。萧贤弟保重些，不要挂念劣兄。”黄三太说这几句话，是话中有话，方才在苇塘边儿上，黄三太低声对萧银龙说过：“贤弟你有内应之人，留着你万一要逃出九龙山，请人盗印事大。”此时萧银龙要上船，黄三太所说这几句话，是叫银龙想脱身之计，外边的好知道消息，要不然同归于尽。只见船上黄三太单刀上下翻飞，闪砍劈剁

，只累得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韩忠的双锤使得旋转如风，单刀递不进去，只有闪展腾挪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眼看着黄三太就要累倒船上，忽然听得石洞中水浪一响，白花冒起多高，现出来三位老者。一位头戴鎊铁莲子箍，银髯打着缕儿，背后明晃晃的两口兵刃。一位红脸膛，黄胡须，背后背着兵刃，头上挽着道冠。一位是俗家打扮，银髯乱摆。头带月牙莲子箍的口中喊道：“黄三太不要着急，有吾在此。”说着，破风踏浪出了石洞。韩秀一看，就是一怔，借着灯光观看这位白髯者，年过古稀，精神百倍，听声音异常洪亮。韩秀作梦也想不到石洞中忽然出来人啦！韩秀问道：“来者何人？速速通上名来。”这位白胡须老者口中答道：“船上不是莲花湖四十寨总辖万丈翻波韩秀韩寨主吗？”韩秀答道：“然也，老叟何名？来此何干？”老者答道：“韩寨主勿躁！听余细言，白玉祥老寨主，与我乃是金兰之好。韩寨主你是白玉祥的门生，量必知吾名？吾姓王名灵是也。韩寨主你是正人君子，读书明礼少年英俊之士。林士佩知恩不报，无故加害君子，累累不休。

胜英六次感化于他，他不知进退。这次盗出钦差大人的宝印，将宝印带至九龙山，白老寨主吾之盟弟，一时之误听信小人之言，将印挂在隐逸楼，请人盗印，吾之盟弟乃是正人君子，焉

能口是心非？悬挂假印，我胜三弟费尽三毛七孔之力，盗了一颗假印。大概必是小人所为？反复无常之辈。印虽是假的，人家已经盗出去啦。君子说话不能说了不算，我前来为的是给他们两造了事，并不是交锋打仗。金砖虽厚，玉瓦亦不薄，吾不能偏向这头，也不能叫那头吃亏，但求给他们两造和平了结，保全了这座九龙山，老夫之愿已足。韩寨主你辛辛苦苦，通报白老寨主，就说我要见他一面，能够了结更好，不能够了结吾也不能勉强。你先放了镖行这五位，但愿不动干戈。”万丈翻波浪韩秀闻听，心中暗想：不错，我的恩师常常提念，有一位王老伯，多年不见，屈指算来今年有八十多岁。今日出了头，我必要前去禀报我的老师。倘若不见，又多一层周折。韩秀又一反想：那王灵王老伯父，并未听说是和尚，年岁相符，说的也对，他乃是出家之人，那老胜英手下能人甚多，也许是此人冒充名姓，前来诈破石门。韩秀正在心中思想，韩忠一声怪叫：“不认得什么王灵李灵，要想见老寨主，必要胜得了吾手中双锤！”原来，南侠老王灵方一报名的时候，萧银龙大声喊道：“黄三哥不要恋战，老前辈到了。”黄三太的单刀卖了一个破绽，纵出圈子外，扑咚一声跳入水中。早有贾明、刘云二人前来接应，将黄三太背到苇塘边上，黄三太的水性不过能鳧五六丈，打仗累得浑身是汗，跳下战船再想鳧水也鳧不了啦。韩忠闻听有人在东面喊嚷，并不追赶黄三太，任着三太自己跳下战船，回身观看

喊嚷之人，听到王灵要韩秀禀报老寨主白玉祥。

他本是混浊猛愣，自知有己，不知有人。那大年纪一位老者，他哪看到眼里？还以为他这双锤打遍天下呢。王灵闻听韩忠之言，心中早已明白，韩秀、林士佩乃是兔死狐悲，焉能顺情顺理通报老寨主呢？无论如何，今夜免不了战争。接着韩忠说的这个阶梯，南侠老王灵带笑说道：“总辖寨主，咱们这么办

，  
今天了事也行，明天了事也行。我与这位大汉接招，如果我要胜得了这位大汉的双锤，也不用禀报老寨主，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今天总辖寨主先将镖行这五位放了，我将这五位先带着走。如果我胜不了大汉的双锤，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石洞中那不是还有两位吗？我们是共合八位，总辖寨主随便拿。拿住之后，咱们还别论交情，连白玉祥都不用见，任凭总辖寨主你发落。”韩秀闻听，心中暗想，老不讲筋骨为能，你都老掉了牙啦，还能胜得了我兄长的双锤？将他战败，一块儿拿，叫他心服口服。您道韩秀永远不会上当？这回贪便宜，可就上了当啦。他哪里知道南侠老王灵这对跨虎篮的厉害呢？

韩秀思想至此，遂带笑说道：“老人家若能胜得了双锤，镖行这五位听老人家带走。老人家若胜不了双锤，莫怪在下无礼。”

南侠老王灵说道：“不劳谆嘱，那是一定。”韩秀叫道：“兄长，请与老人家比赛输赢吧。”韩忠答应一声：“晓得了。”

南侠老王灵破风踏浪直奔战船而来，双手一按东船干纵上了船头。韩忠举起双锤照定老王灵头顶便砸，老王灵呛啷一声亮出跨虎篮，韩忠的双锤并着奔老王灵头上砸去。双锤头并在一处，两锤杆相离半尺多宽，老侠客一闪身形，双篮的翅子架住双锤，一声喊：“开。”只见双锤随着两只跨虎篮向左右而分，摘开篮翅，双篮对齐奔韩忠头上套去。跨虎篮形如护手双钩，头上两面都有翅子。前文书表过，双翅一对犹如月牙一般，套在韩忠的脖子上，老侠客若是向回里一带，韩忠的脑袋就掉下来啦！说时迟那时快，老侠客将双篮向上一提，口中说道：“看头！”只见斗大一物落在尘埃。南侠老王灵双篮背于背后，抱拳向韩秀说道：“韩寨主多有得罪！”韩忠向后退了几步，没羞没臊举着双锤还要再战。韩秀说道：“大寨主兄长，还不下来？”列位，韩忠是个浑人，韩秀是明白人，早看出老侠客跨

虎篮暗中留情啦。要不然韩忠的头早落在船上了！韩忠无羞耻之心，还要再战，幸被韩秀喝退。韩忠败下船去，韩孝抱着双锤上船。四猛哥儿四位，就是韩孝通点人情。身材有六尺多高，面如银盆，不亚当年锤震四平山裴元庆。韩孝上了战船，口中说道：“老当家的，在下韩孝愿陪着老当家的走上几招。

”南侠老王灵带笑说道：“愿陪高明走上几招。”语毕，双锤并着举起，奔老侠客的顶门便砸，老侠客闪身形躲开双锤。韩孝进步双锤贯耳，直取南侠。南侠缩项再躲双锤。南侠老王灵一连让了三招，遂撤背后的跨虎篮，这才还招。双锤上崩下砸，外撩里滑，跨虎篮摘解撕捋，变化无穷。二人战到二十余合，南侠老王灵故意卖了一个破绽。韩孝双锤直点南侠的胸前，南侠双篮并着向韩孝右首一进，左手的跨虎篮向外挂韩孝的双锤，右手的跨虎篮奔韩孝的面门。韩孝自知输招，双目紧闭，老侠客跨虎篮在韩孝面门上一晃，韩孝只觉面前一阵凉风。老侠撤回双篮，口中说道：“韩寨主看船上那是何物？”韩孝低头一看，原来是自己迎门上那朵银莲花。凡莲花湖的人，都带着莲花，韩孝带笑说道：“在下不是老当家的敌手，多蒙相让。”

南侠老王灵说道：“寨主过奖！”韩孝面红过耳，奔韩秀船上去了。韩勇见哥哥败回阵来，一声喊嚷：“老儿不要逞强！待我韩勇取你的性命！”迈开大步直奔战船而来，怀抱八楞青铜锤。此时就听石洞外一声喊叫：“老哥哥别都让你战败了，让给我俩。”王灵一看是东路镖头石俊山，手擎毒龙怀杖破风踏浪而来。王灵遂跳入水中。

石爷上了船，要大战韩勇韩猛。您道石俊山是怎么个来由呢？皆因为石爷自从火焚双龙山，收义女，保亲事，安置了义女之后，闻听胜三爷言说，火德真君孔华阳现在杭州万华山宝灵如意观出了家啦。万华山在双松岭碧霞山的西北，石爷遂动

了思友之念。由双龙山完事之后，石爷遂雇了一只船，径奔万华山而来。石爷本是无忧无虑，闲散之人，在道路之上无非是游山玩景。这日石俊山来到万华山切近，先将船钱给了，另外又多给几两银子的酒钱。石爷上了万华山一看，真乃世外桃源。

山中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树上百鸟飞鸣，水中游鱼无数，走过了紫竹林来到翠竹林，见迎面观门上有块石匾，泥金字写的是“宝灵如意观”，石爷又见门前有一个小道童站立闲眺。石爷上前抱拳问道广少当家的，请你到里面回报老当家的，就提故人石俊山来拜。”小道童进了角门去了，石爷往里面一看，道爷已迎将出来。离别多年，今日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跪倒身形，口中叫道：“老哥哥，久违了。”火德真君孔华阳赶紧伸手相搀，叫道：“石贤弟，自己的弟兄，都年迈花甲了，何必这样多礼？”石爷行完了礼，站起身形。孔华阳说道：“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孔华阳用手向自己身后一指说：“石贤弟认识这位吗？”石爷一看，遂说道：“这位当家的是哪庙出家？在下眼拙，不敢冒认。”孔华阳一笑说道：“这就是南侠老大哥，多年的老朋友。你怎么都不认识了？”

石俊山说道：“大哥您怎么出了家啦？”王灵说道：“自从连云山将我的义女交与了他的兄弟刘云，姊弟二人认祖归宗。为放秦尤，劣兄跳了深涧，由山涧鳧出来之后，我早已看破了人生，有心出家为僧。今年我八十多岁啦，舍不得父母之毛发，未忍削去，故此头发尚在。”石爷闻听，不尽叹息。弟兄三位进了鹤轩，小童献上一碗滚水，孔华阳说道：“贤弟多担待，劣兄渴了即饮清泉水，饿了吃些粗饭，清苦之甚。”石爷说道：“兄长可称世外高人，小弟不如也。”弟兄三位谈了会儿离别之情，都不由唏嘘而叹。石俊山叫道：“二位兄长，你们俩都出了家啦，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父母兄弟妻子无所挂怀，

真是优游自在！但是兄长们若不出家，也无父母兄弟妻子之念了。现在这一干老朋友，难道二位兄长就不想念吗？”南侠老王灵说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每念及故友，五内如焚，恨不得一叙离怀。”石俊山说道：“现在胜三爷已然二次出世，外面之事办完，必然回镖局子。二位兄长可否一游？”孔华阳说道：“现在大哥正要游方，咱们老哥儿三个，就此直奔江苏十三省总镖局，到那里这一干老少宾朋必然得见。”石爷一听，喜不可言，在宝灵如意观休息一夜，次日老弟兄三位遂离了宝灵如意观，往江苏而来。这日路过杭州府，又将胜爷等在杭州府所遇之事闻了个满耳，石爷等这才放心，准知道胜爷大众必奔镖局子。

老弟兄三位，自杭州府再奔江苏十三省总镖局，这一日来到镖局子门外，石爷先进了大门，对老镗子手说道：“现有南侠老王灵前来拜望，求你给通报一声。”老镗子手不认识这老哥儿三位，不便直言相告胜爷等探九龙山之事。老镗子手先到里面，回禀了众位镖师，众位英雄一听，这三位的名誉没有三侠名誉大，身份哪一位也不在三侠之下，众位英雄遂全都到外面相迎。来到客厅不见胜爷这一干老少英雄，石爷忙问道：“胜爷他们都向哪里去了？”众位英雄闻听，遂将钦差王大人失印，院衙差官被杀，状告三侠，黄金印如何落在九龙山白玉祥之手，镖行之人前往探九龙山，去了四十八位，先奔菊花村王宅的话说了一遍。石俊山闻听，遂说道：“老哥哥，事不宜迟，咱们就此赶奔菊花村。果有此事，咱们算来巧啦，也可为胜三哥指臂之助。”南侠老王灵与火德真君孔华阳二人闻听此言，甚为乐意。兄弟三人在镖局子草草用了点茶食，问明菊花村的道路，起身直奔菊花村而来。此时天已平西的光景，三位老英雄施展夜行术的功夫，掌灯之后来到菊花村王宅，好大一

座村庄，住户真有五百余户，房屋齐整。三位老英雄一打听王九龄的宅院，真是无人不知，有人指点明白，老哥儿三位到了王宅门首。敲打门环，王宅的家人将大门开开一看，是三位老者，遂问道：“三位老者来找何人？”石爷

说道：“劳你的驾，求你到里面回禀一声，就说现有南侠老王灵、火德真君孔华阳、东路镖头石俊山前来拜访。”老家人说道：“三位先候等片时。”

老家人回到东跨院上房屋中报告胜爷大众。众人闻听，不亚如获得异宝那样欢喜。胜三爷叫道：“三太何在？快迎请你王老伯父！”然而呼之不应，叫之不答。胜三爷又叫道：“贾明何在？”叫之也不应。再叫银龙刘云，仍不见人。又叫香五茂隆，俱都齐声答应。胜三爷在当中，聋哑仙师在右，弼昆长老在右，僧道俗三人迎接僧道俗三人，接见三位老英雄，随即向里面相让。来到东跨院上屋中，叙礼落座。南侠老王灵坐于首位，胜三爷问道：“二位老哥哥与贤弟何以至此？”南侠将石爷去访孔华阳，与弟兄三人渴想之诚，说了一遍，比及到了镖局子，才知道贤弟等在此处探九龙山。但不知探九龙山之事如何？”

胜三爷说道：“九龙山内吾已去过了，白玉祥请吾盗黄金印，竟以假印悬挂隐逸楼，如今空费了若干气力，印算白盗啦。吾弟兄正在为难之际，恰二位兄长与贤弟到此。”南侠老王灵说道：“白玉祥乃正人君子，决不能作此暗昧之事，再说他是守法之人，大明朝的武魁，焉能作此灭门九族之事呢！”胜爷又将如何被消息埋伏拿获，被救后用甩头打倒林士佩、刀断双足，白玉祥怎样当面许可盗印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南侠口念：“阿弥陀佛，贫僧与胜施主是结义弟兄，与白玉祥也是金兰之好，咱俩有多大交情，他与贫僧也有多大的交情。我要他的脑袋，他也不敢驳回。这群蛊惑白玉祥之人，哪位也没有我与白玉祥的交情大，黄金印之事，胜施主不要为难。就凭贫僧

一人，不用张弓支箭，将黄金印取回，言归于好，必能两造无伤，贫僧准能办得到！”胜三爷闻听，欢喜非常，叫道：“老哥哥果能如此，真乃钦差大人的洪福！不该胜英栽筋斗！这条老命还有生回古城村之望。”诸位老者谈话之际，胜三爷再叫三太，仍然不应。遂一查点人数，少了三太、贾明、士远、银龙、刘云，胜爷急忙打发人到江边上寻问，才知道这五位小英雄已乘船进了九龙山啦！胜三爷闻听就是一怔，遂说道：“这五个人不打我知字，竟敢偷进九龙山？凭他们五个人的能为，到了九龙山中，不亚如插标卖首，此去有死无生。人家九龙山将十二道钢铁闸大开，明明是引人深入，这便如何是好？”南侠老王灵说道：“胜施主不要着急！贫僧就此前去要出黄金印，并救这五个人回来，不算什么难事。”胜三爷说道：“老哥哥，事不宜迟，救人要紧，咱们就此起身奔九龙山探看这五个人如何？以免去晚了耽误大事。”大众俱点头称是，收拾各人的兵刃零碎。一更将过之时，众人便出离了菊花村。

来到江沿，早有船只预备。众人上了船，直奔九龙山十二道钢铁闸而来。来到十二道铜铁闸切近，早见闸板紧闭，把寨的喽卒喊道：“什么人？别往前

近，再往前进，滚木可就要打下去了！”南侠老王灵叫道：“胜三弟，你们的船且在此停住，待我一人进闸。”南侠老王灵的船往前开去，闸上的喽卒喊道：“不叫你往前进，为何还一个劲的向前进？”南侠老王灵说道：“劳众位的驾，往里面回禀一声，就说有故人南侠老王灵来访，白老寨主与吾是盟兄弟。”喽卒说道：“老寨主前三天要挂免见牌没挂，老寨主有话，亲手足也不能见。”老王灵闻听，干凸肚子没有办法，这才把船转回头来。诸葛道爷问道：“老侠客怎么回来了？”南侠说道：“喽卒们不给回禀。”诸葛道爷说道：“若是如此，老侠客不能进山了。”王灵说道：“他们

不给回报，我也有进山的法子。贫僧曾与白玉祥创造此山二十来年，我知进山的秘路。你们大家在北边苇塘中停船等候，我与石贤弟、孔贤弟三人由秘路进山，见白玉祥不费吹灰之力。”

道爷问道：“此秘路在哪一方？”王灵说道：“贫僧怎肯泄于外人？”诸葛道爷说道：“您告诉我，决不传六耳！我知道也不告诉别人。万一您进去要有什么差错，我们好想法子进去接应。在菊花村王宅，您说要白玉祥的脑袋都行，到了这个时候，连进山都不行啦。”王灵说道：“往南去，路过清水滩再向西去，有三个山尖相连，高插云霄。此山底下有石门，涨水之时此石门看不见，现在落水之时可露着半节。此石门有五六尺高，有三尺来宽，门上有洞，由底下将石门拨起来便可进去。这条道无人把守，非本山亲近之人不知有此道。路若不说破，神人也难窥破。道爷口念无量佛，遂打稽首：“贫道晓得了。”王灵与石俊山、孔华阳三人乘小船径奔南边而去。正走之际，王灵站在船头急叫道：“水手住船。”只见王灵一只脚站在船头，一只脚往波浪中一踹，此船立刻停住。水手纳闷，为何南侠的脚往水中一踹支住了船呢？王灵说道：“这片就是清水滩，这是广片石头。精巧的石匠所做。将青石作出水纹波浪，犹如真水一般，慢说是夜间，就是白天多有看不出真假的。船要是撞上，轻者受伤，重者损坏。”石俊山与孔华阳此时方明白这是一片青石，半由天然，半由人力。弟兄三位下了船，告诉水手在此等候。我们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们就在舱中睡觉，众水手答应一声，慢慢将锚放在石滩上。

王灵在前头引路，过了清水滩往西去走出二里之遥，就见三个山尖相连，走到切近，石门果然在水中半节，露着半节。

石爷等早把水衣水靠在船上换好了，下水奔石门走来。石爷用毒龙怀杖一触摸石门的门槛，原来底下是槽，石门在里头卧着

呢。毒龙怀杖刚能伸得下去，石爷本是千斤的膂力，拨起石门，王灵搬过一块石头，垫住石门，哥儿三位由底下钻进去。王灵叫石爷再拨石门，王灵将石门底下的石头仍然取出来，将石门闭好。王灵恐怕再有别人进来，哪知这一

放下石门，几乎老少八位死在石洞之中。三位老英雄进了石门，王灵说道：“我先进去探探道路，你们哥俩在此等候。”石爷点头。王灵的水性过人，一个猛子就是一二里地，工夫不大，到了上山梯，上了上山梯，正往前走，见迎面来了六个人，口中念念叨叨。王灵心中暗想：他们来了五个人，为何这是六个人呢？王灵忽然明白，黄三太等进的是闸口，就是告诉他们这条秘路，他们自己也走不下来，这一定是九龙山内有了奸细啦，领着这五个人出石门。王灵思想至此，暗叫：白贤弟你枉自聪明了，你的山中有了奸细，累死你你也赢不了胜英啦！此时白俊在前面引路，王灵先隐在树后，离着相近一晃银髯便向山内而跑。白俊追了一回，忽然不见了。如此三次，王灵绕至下山梯，仍然扎猛子回石洞而来。石爷见南侠回来，低声叫道：“老哥哥，不好了，你走后忽然间来了六只快船，偃旗息鼓，轻快无比。这六只船方扎在南面，紧跟着又来六只扎在北边，最后又来了八只，南北各扎住四只，共合是二十只战船。现在两边扎住，如何是好？”

老弟兄三位正谈话之际，就听傻小子贾明嚷。战船上呼哨连天，立时亮出灯笼，白纱灯系于船桅之上，两条战船横在迎面，南北各九只雁排翅排开。就见屠士远先上战船迎敌，刘云第二上船，贾明第三上船。这三人俱都落败，黄三太上船迎敌，就听萧银龙要替黄三太。三太口中说道：“我能死在战船之上，不死于水中。”老王灵低声说道：“黄三太真有胜英之志，惜无胜英之能，有什么师父就有什么徒弟。咱们再不露面，三太要有性命之忧。”于是三位老侠客各自报了姓名，老英雄遂叫道：

“三太不要惊惶！有南侠王灵来了！”老英雄出了石洞，先奔韩秀的船头而来，与韩秀答话。正在讲话之际，黄三太已下了战船。韩忠自恃其勇，这才被老侠客捋掉了头上壮帽。韩孝上船，又被老侠客的跨虎篮索去迎门上的莲花，韩孝败下船去。

韩勇又上战船时，石爷喊嚷：“老哥哥给我留一个，别都包了！”

王灵这才奔西船干越下船去保护五位小弟兄。石爷由水中一个猛子直到船边，用手一扶东船干，飘身形纵上战船。韩勇说道：“你这一个糟老头子，拐棍还能打仗吗？一锤将你砸成柿饼子！”

石爷说道：“拐棍是活的，专打愣小子。”韩勇双锤并举，照定石爷头顶便砸。石爷用了个铁门闩的架势，就听当啷一声响，将韩勇的双锤颠起多高来。韩勇向后退了三四步，二人各换招数。毒龙怀杖上下翻飞，双锤崩砸滑碰。战了五七个回合，石爷心中暗想：“王灵战韩忠用的是猛鸡夺粟，只一个照面被南侠索去头上壮帽；我若与此蠢儿战的工夫大了，岂不栽筋斗？”

石爷思想至此，故意卖了个破绽。毒龙怀杖向韩勇胸前便刺，韩勇双锤向



外一磕，说了一声开，石爷故意一慢，叫他的双锤稍微碰上一点儿，容韩勇的锤向里首裹去，石爷急将毒龙拐撤回，又奔韩勇大腿根上刺去。韩勇一退两退，几乎栽倒。石爷将毒龙拐向韩勇头上一横，说道：“韩勇小儿逃命去吧！”韩勇顺着跳板败回韩秀的船上去了。韩猛见韩勇败回，只气得哇呀哇呀的怪叫。口中喊道：“老儿不要逞能，吃我二百锤！”

顺着跳板走至战船，与石爷交战。双锤上下翻飞，石爷前把一低，后把一扬，毒龙拐的月牙尖子向韩猛的肚脐便扎。韩猛用双锤往外一磕，石爷撤回了拐，将身形纵起，举拐向韩猛头顶便砸。韩猛双锤十字架式向上迎怀杖，哪知道石爷是真假虚实的招术，这一棍是虚的。韩猛举起双锤的时候，石爷撒棍，腿往后退，用卧鱼式将身形往后一仰，后背离船板有二尺来高，

一崩劲裹手一拐，照韩猛的臀部打去，韩猛闹了一个羔羊吃乳，跪在船板之上。石爷用毒龙怀杖一指说道：“小儿韩猛逃命去吧。”韩猛哇呀呀一声怪叫，顺跳板败回韩秀的船上去了。石爷叫道：“韩寨主，我们俩战败了八大锤，韩寨主可放我们出石门吗？”韩秀说道：“年青人不能说谎言，请明公老少就此出石门去吧。”石爷叫道：“老哥哥你领着他们五个人过来吧。”

南侠老王灵在前，五位小弟兄在后，上了战船。贾明将杵捡起，刘云捡十三节鞭，爷儿八位下了战船，破风踏浪向石门洞而去。

韩秀传令不准放箭放弩，眼看着老少八位进了石门洞。水八寨、旱八寨的寨主，俱都围在韩秀左右，齐声叫道：“总辖寨主，就是这样叫他们走吗？”韩秀将水、旱八寨的寨主叫至面前，附耳说道如此如此，水、旱八寨的寨主闻听，俱都喜形于色。

您道韩秀说的什么呢？在二老战四猛的时候，有九龙山放哨的船来了六只，韩秀暗中遣这六只船不许扬声怪叫，暗中搬石头将石门上的二层洞砌死了。再要想开石门，势比登天都难。三老五少进了石门洞，往里走的时候，韩秀早用钢铁网将洞口罩住了。网外面又是七股鱼叉，蒺藜锤，长箭手，弓弩手。半里来地长的洞，洞中的水比外面可浅，不过是三四尺深，黄三太能够在水里走。三老五少走至小门跟前，石爷用毒龙怀杖插在石门底下，用尽平生之力，石门纹丝不动。石爷心中一怔，方才我们三个人进来的时候，莫费多大的劲，便将石门拨起来了，为何此刻拨不动呢？此时金头虎贾明、黄三太、南侠老王灵，凡用长家伙的，俱都拨石门。三四个人用尽平生之力连拨五六次，一点儿都不见活动。南侠老王灵说道：“不要紧，我是白玉祥的老盟兄，他能把我怎样？我去见他去。”南侠遂返身往西而来，走到石洞口的时候，只见钢铁网罩住了洞口，外面层层围住。南侠说道：“我是白玉祥的盟兄，你们还不叫我出去吗？”水八寨的寨主说道：“别废话，你要是再往前走，就用箭射你。

”南侠情知多说也是自找无趣，万般无奈返身回来。

三老五少，在石门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石爷说道：“咱们能死在阵前，不能死在阵后。若是撞出钢铁网，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头。”老少八人遂向外来闯钢铁网，无奈外面一见里面的人影儿，就乱箭齐发，闯了好几次都到不了钢铁网前。

正在此时又由水路来了十只船，满船喽卒，带领喽卒的，有飞老鼠秦尤，八宝真人李士宽，和尚法兰。来到石门洞前见了韩秀，八宝真人李士宽问道：“韩寨主，石洞内现在都是何人？”韩秀将南侠老王灵偷过石门、如何打仗的话说了一遍。

李士宽念了一声：“无量佛。韩寨主你这样将他们憋在里头，镖行能人甚多，万一来了救应，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贫道倒有一计，叫这群老少，不消半日的工夫，便作焦头烂额之鬼。”韩秀问道：“道爷有何良策？”八宝真人李士宽说道：“九龙山现有九座石灰窑，叫这十只小船去一只，前去装载石灰，剩下九只去装石头，将石洞堵死。石洞中有三四尺深的水，将石灰由石洞口倒下去，用木锨往里扬碎的，整块的叫有力的喽卒往里掷，石灰见水必像开锅的一般，然后再用石灰将石洞口围了。他们三老五少，岂不是成为焦头烂额之鬼？”韩秀说道：“别位可以这么办，这里头有南侠王老伯父。我听我师父提过，王老伯父与我师父乃是刎颈之交，吾焉能出此不义之举呢？”八宝真人李士宽捻髯微笑说道：“韩寨主，你聪明伶俐，人称韩小帅，今日为何上这个当呢？南侠老王灵要活着都八十多岁了，他早就死啦。这必是镖行的能人多，假充南侠老王灵，前来诈九龙山。若不将这群东西置之死地，实为绿林道中之大患，趁此机会不速除之，悔无及矣。”韩秀闻听此言，也近情

理。又有秦尤等在一旁怂恿，和尚法兰说道：“韩寨主你是老寨主的徒弟，师徒如父子，这群人都是害白家的，你若将他放走了，何以面对你的老师？”韩秀这才派船装石灰运石头，围了石洞口儿。此时天已明亮，石灰由石洞口倒在里面，初时只见石洞口灰气熏人。工夫一大，石灰的水向里一流，什么也架不住了。半里多地的石洞，竟将水温暖了。里面老少英雄只熏得难过已极，喘不出气来。

不表老少英雄在石洞内站立不稳，单表外面砸石门的事情。

原来南侠老王灵将九龙山的秘路告诉了诸葛道爷，诸葛道爷当时就告诉了众人，说道：“胜施主这老哥儿三位，恐怕进不去石门，这石门既然是秘路，平常日子无人把守，在这个时候必然有人把守。九龙山不是无能人，倘然有人把守着，这老三位是怎么去的怎么回来。”胜爷说道：“据道兄所言，黄三太他们无法搭救？”诸葛道爷说道：“吉人自有天相，黄三太等不是夭寿之相

。”胜三爷说道：“无人救岂不是枉然？”道爷与胜三爷说了会儿话，众人俱都在船上休息养神。自南侠老哥儿三位走后，左等也不见回来，右等也不见回来，直等到四更多天的工夫，诸葛道爷说道：“咱们别竟傻等着啦，南侠等此时不回来，必然有意外之事，咱们去到石门那里看看再作道理。”

胜三爷说道：“道兄之言正合我意，咱们先去四只船前去探路，其余的船在此处等候。”于是胜三爷、诸葛道爷、老剑客夏侯商元、孟金龙、铁飞龙、萧三侠、孟二侠、蛮子欧阳天佐，八位坐着四只船，一只船上两名水手，直奔石门而来。远远望见三尖山，船正向前走，道爷早看见送南侠等来的小船啦，在清水滩停着。诸葛道爷告诉了水手，直奔滩前的小船。一块儿停泊。诸葛道爷站在船头，船至滩前尚且七八尺远，诸葛道爷向滩上纵去。水手将船停住，才知道乃是石滩。后面胜三爷等的

船也来到了，两只船停在一处。众人俱都下船，忽然见西面来了一只小船，船头上站定一人，正是飞天玉虎蒋伯芳。

胜三爷一看，非常喜悦，急忙以手招之，蒋五爷的小船遂也停在一处。道爷问道：“蒋五弟不在镖局子养病，何以到此？”

蒋伯芳说道：“我若早知道，我就来啦！有这个事，为何不告诉我？要早告诉我，把九龙山的贼人俱都砸成齏粉！”诸葛道爷说道：“你别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了。你看看这是多少侠剑客？”

俱都束手无策。但是你来了甚好，现在老王灵与石俊山、孔华阳进山内救人去了，一夜未回，咱们一块探道去吧。”

来到石门前，孟金龙正用降魔杵拨门，傻英雄运动平生之力，纹丝儿也未动。道爷用手一推，犹如长在山上一一般。道爷是人称别号叫铁牌道人，在年轻之时专用一个铁牌，此铁牌约有五六百斤重，与人打仗之时，可以作盾用，力量最大。推了推一点儿也不动，道爷叫道：“胜三弟，你看看吾早说前头啦，人家早就有预备了。若是没有准备，这个石门南侠早就出来啦，一拨就能向上起去。孟金龙有千斤的力量，为何拨之不动？”

正在说话之时，就听石门里面有金头虎喊的声音。道爷闻听，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原来这老少八位被困在石洞之中。

胜三爷说道：“道兄有何妙策速救八位老少出此石洞？”道爷说道：“方才上清水滩的时候，滩上有镶的石头，作成水波浪之形，速速前往清水滩运大块石头，用绳子绑好，叫有力量的人，扛石砸门。如不然，老少八位必死在石洞之中。”

当时将石头运来，这块石头有七八尺长，三四尺宽。用刀背砸出槽来，两头绑上弹绳，一头两个人引着弹绳扛起来撞石门。砸到五六下，石门就有了裂

纹，砸到七八下之时，将石门砸得粉碎。金头虎贾明倒霉，被大石头扎了一下，几乎将腿扎折。石门一碎，三老五少从里面奔命逃出。正是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大众上了船，将船上的石头推下去。诸葛道爷说道：“快走。”大众在船上更换衣服。胜三爷说道：“你们五个人就敢探山吗？这必是贾明你的主意。”贾明说道：“不是我，我是后赶来的，我要不来就坏啦，黄金印掷在海眼里啦。”萧银龙说道：“不要大呼小叫。”萧银龙遂将比武联姻，白老太太将姑娘给了屠士远的话，说了一遍。胜三爷问道：“印果然扔在海眼之内，为之奈何？”萧银龙说道：“不要紧，白老太太有一个义子，姓罗名文，在本县居住。此人有过人的水性，白老太太说，为救白家一门，救忠良大人，救一省七十余家官员，镖行要是完案，非此人不可。此人因不愿为官，隐居家门，是事不问，九龙山十海岛，无论多大水性之人也不能进前，每年九龙山聘请善于泅水之人，在十海岛比试水性，惟有罗文可以进十海岛游泳。”说着话船已到岸，大众弃船登岸，由原路而归。

到了菊花村，进了王宅，回到东跨院上房屋中，众人净面的净面，吃茶的吃茶。工夫不大，摆上酒席。上房屋中胜爷与道爷这一干老英雄，年青的有金头虎、黄三太、铁飞龙等。酒至半酣，胜三爷唉声叹气叫道：“道兄，黄金印如今落在十海岛内，为之奈何？”诸葛道爷说道：“在路上银龙言说罗文有惊人之能，非此人不能取，你问问大家哪个能聘请此人？有认识更好，无有认识的，再烦朋友，介绍朋友。”胜爷摒退从人等，叫道：“众位老少宾朋，哪位与罗文是朋友？可以前去聘请？”话言未了，站起一位英雄，叫道：“胜三伯父，这个姓罗的，是我的亲娘舅，又不是我的亲娘舅，也差不了多少。”

胜三爷说道：“究竟是你什么人？”铁飞龙说道：“胜三大爷您知道吗？我的叔叔死了，将我过继我婶娘，此人是我婶娘的兄弟。要按过继说是我的亲舅舅，要按不过继说是叔伯舅舅。

我十来岁在少林寺学艺，学了十数年，我叔叔死了，我回家来，将我过继我婶娘了。”胜三爷说道：“闹了半天还是那一句话。

你见过你的舅舅没有？”铁飞龙说道：“我去过两次，一回住了十几天，一回住了三天。我舅舅是小白脸，我不服他，我们两人一过手，小白脸专打黑大汉。”胜三爷说道：“你要去请他，能请得来吗？”铁飞龙说道：“是我舅舅，为何请不来呢？

到那一句话，就把他提了来啦。叫他来了，把印拿来就完啦。”

聋哑仙师说道：“这样的人不能办事。聘请高贤，必须以礼。”

胜三爷说道：“叫黄三太、杨香五、张茂隆、萧银龙、金头虎

贾明帮助铁飞龙前去聘请高贤。你们六个人到了那里，必要恭敬，不许放

肆，救的是忠臣孝子侠义剑客，全都在此一举。”

六位英雄第二天清晨起身，直奔罗家林。来到罗家大门前，萧银龙问道：“门房有人吗？”门房中出来一位老者，年过古稀，慈眉善目，头上青布随风倒，身上青布大氅，足下青布靴子，银龙问道：“老人家，这是罗隐士家吗？”老人答道：“岂敢岂敢。”银龙说道：“我们是打十三省总镖局子来的，现有名帖来拜。”老人说道：“我家主人于前五六天被人请去，这群人说话老奴都不明白，一见面就说‘门得门得齐门得？’然后听我们主人说，门得是问好，齐门得是问全家好。原来这伙人是北边的达子，请我家主人开垦种地。我家主人说不能离家远去，这伙达子说，好几千顷地，非有大人物不能镇围场，聘请我家主人费了两天的工夫。我家主人实在没了法子了，这才嘱咐老奴，外面之事叫老奴照管，内事叫老姑太太主管。临走说早者二三年回来，晚者五六年也不定，先打江苏奔北京，在京西北檀柘寺、碧云寺、卧佛寺、西山打围，然后再与喇嘛开垦去。”黄三太一听，就是一个冷战，非此人盗印不可，就是有日行千里的人也没法追，名帖也不能递啦。黄三太说道：

“贵主人不在家，我们也不便进里面去了。”老人说道：“虽然我家主人不在家，老奴也能款待茶饭。”萧银龙说道：“不必骚扰了。”出了大门，二人往东去。萧银龙圆睁杏眼，紧皱双眉，出了东村口。金头虎迎上来说道：“隐士在家吗？”黄三太说道：“前三天去边外了。”金头虎说道：“前天咱们要来，那前三天他走啦；那前三天要来，前九天就走啦。你们是脸子白不能办事，看我的！你们指给我哪个门吧。”三太指给他大门。傻小子来到罗家大门，进了大门道，口中喊道：“小子，这儿姓罗吗？”老人出来一看，冲天杵小辫，狗蝇眼，罗圈腿，大肚子。遂问道：“壮士您找谁？”金头虎说道：“本家主人是叫罗文吗？”老家人一听，心中不悦。有名的人，长了胡子的，也没有叫我家主人的名字的。老家人虽然不悦，也不好意思说什么，遂答道：“是啊。”贾明说道：“文儿在家吗？”老家人遂将对黄三太所说的话也对贾明说了一遍。贾明闻听，冷不防向上一纵，伸手把老家人的胡须揪住，底下用了一脚，将老人打倒，骑在老人的身上，用手拧老家人的大腿，口中说道：“短我二百万银子，要一回不给，这回上边外去了，索性没有日子啦。”老头子被拧得哼唉哼唉直嚷。傻小子嚷得更厉害：“罗文的恶奴打死人了，还不救人来？”罗宅院里出来十余人，都是长工月工。傻小子母狗眼乱翻，内中没有罗文，皆因为罗文的长像，贾明问过铁飞龙啦，傻小子一见没有罗文，站起来就往东跑。长月工说道：“别叫他走了。”老家人说道：“别追他啦，主人没在家，别给主人惹祸。”长月工被老家人拦住，贾明跑回来。黄三太问道：“你见着罗文吗？”贾明说道：“没在家怎么见着呢？”三太说道：“咱们

走吧。”银龙说道：“他永远不出门，为何认识口北的喇嘛？此事其中有故，咱们早早的回小王村，单等夜晚探罗宅。要知心腹事，单听他

人背后言。”弟兄们到了小王村店内，喝着酒，萧银龙说道：“咱们早早睡觉。”六位英雄往的是跨院，休息了会儿，天至二更，俱都扎绑停当，二里地，一伏腰就到啦。轻车熟路，到了罗宅，正赶上老家人手提着灯笼上门，老家人嘱咐众家人说：“多留神，主人未在家，主人在家什么事也不怕。”上完了门，又到后院嘱咐婆子妈妈：“多加小心。”然后又到长月工的屋中，也是嘱咐众人：“夜间多加小心。”弟兄们在房上听得明明白白。又听有丫鬟与婆子说闲话，丫鬟说道：“咱们主人怎么不娶妻呢？”婆子说道：“主人练金钟罩铁布衫，不能成家。”丫鬟说道：“那不绝了香火吗？”婆子说道：“到二十八岁就娶妻啦。”丫鬟说道：“这一上边外，要三四年才回来，岂不误了？”婆子说道：“口外有的是好姑娘，回来的时候，还许带一位来呢。”杨香五与金头虎连厕所都找到啦，铁飞龙说道：“我见见我娘吧。”萧银龙说道：“先别见，咱们回店吧。”众人听了一回私语，罗宅的家人异口同音，都说主人出远门啦，一切事多要小心。小弟兄无法，只好回到店中。

众人都睡觉啦，惟有金头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中暗想，不出远门怎么会去口外呢？第二日，黄三太说道：“咱们回去吧。”金头虎说道：“你们愿见罗文，我有主意，你们可得言听计从。”黄三太说道：“只要能见罗文，没有不依之事。”

傻小子说道：“可得用钱。”黄三太说道：“你要用多少钱？”

贾明伸了两个手指头。黄三太说道：“两千两？”金头虎说道：“不要这么多。”黄三太说道：“二百两？”金头虎说道：“只用二十两。”黄三太说道：“现在就有。”傻小子说道：“拿银子来吧。”黄三太由兜囊掏出二十多两银子，递给贾明。

贾明问了店家，小王村离六合县有多远？店家说道：“离此处约有七十里。”傻英雄遂直奔六合县而去。天到平西的时候，

傻英雄才回来。背后背着一个蓝布包袱。在众人面前打开蓝布包袱，原来里面是孝衣一身，白布孝褂一件，白布鞋一双，紫花布裤褂一身，乡下的鞋一双。傻小子说道：“人家非二十四两三钱银子不卖，我说就剩二十四两啦，央求人家半天才买了来。”杨香五说道：“多少钱？”傻小子说道：“二十四两三钱。”杨香五说道：“人可得有天良，值这些个。”出了两个手指头，贾明说道：“二十两。”杨香五说道：“值二两。”

黄三太说道：“不论多少钱吧，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贾明叫铁飞龙穿在身上，前去罗家报丧。就说他大爷死啦，这一报丧，必然探出罗文的虚实。

铁飞龙说道：“你爸爸死了。”贾明说道：“这算瞒玩，你连逢场作戏都不懂？再说你管你父亲叫大爷，我还给你当使唤人呢。人穿上这身紫花布的衣服，庄稼人做的鞋，你要不这么着，见不着你舅舅，你就将我勒死。”

铁飞龙说道：“行啊，见不着我舅舅，我就将你勒死，咱们换衣服吧。”

贾明说：“别在店里换衣服，到罗家林村东再换去。”

铁飞龙说道：“行啦。”于是众人遂向罗家林而来。来到村东，铁飞龙换上孝袍子，金头虎换上紫花布的衣服，大粗布的鞋。

黄三太平生不好笑，一看笑得气儿上不来啦。

二人进了罗家林，来到罗宅门前，贾明敲门，昨天那位老家人出来啦。贾明装作山东人的口音问道：“这是罗宅吗？”

老家人说道：“正是罗宅呀。”铁飞龙过去给老家人磕头。老家人问道：“这是给谁穿孝？”铁飞龙说道：“给我爸爸。”

老家人一怔说道：“快上里面去吧，这是怎么说呢？”铁飞龙在前，贾明在后，老家人头前引路。到了里面，铁飞龙叫道：“娘啊，我大爷死啦。”原来铁飞龙的婶母住娘家来了，老太太闻听就是一怔，遂说道：“什么病症？”铁飞龙说道：“时令病症。”铁老太太见铁飞龙说道：“你看看你的命够多不济

呀，家门不幸，你的父亲死了，如今你大伯父又死了。唉，你的命是真苦哇！”说着话，铁老太太一看，铁飞龙两只眼睛泪如雨下。原来，临进门的时候，金头虎给铁飞龙一块手帕，告诉铁飞龙手帕中有咒语，你用手帕一揉眼就流眼泪。原来手帕中有辣椒面，铁飞龙一擦，眼睛辣得泪如雨下。铁老太太一看，还是亲生自养的儿子，叔叔死了的时候，他怎么不这样哭？太太叫道：“老管家，快上三关庙去请你家东家去吧，如今我们大爷死啦，无论如何也得前去奔丧。”铁飞龙叫道：“娘啊，我大伯父没死，闹着玩呢。”金头虎说道：“婶娘，我们用的是哭丧计！”铁老太太问道：“你是何人？”金头虎将自己父亲的名字说出。老太太问道：“为何你们作这个把戏？”金头虎说道：“盗印非我罗大舅不可！”铁飞龙说道：“婶娘，救我胜三大爷，非我舅舅不可！”老太太说道：“你们说的糊里糊涂。外面还有人没有？”铁飞龙说道：“还有人。”老太太说道：“赶紧说我请。”老家人遂将黄三太等由东村口请到里面，老太太从头至尾问了一遍。萧银龙把九龙山十海岛盗印之事又说了一遍。萧银龙复又说道：“盗印不但能救忠良，并且还能救白家满门。”并将白老太太内宅许亲的事情又说了一番，然后由靴中取出四对名帖，头一张就是铁天胜，第二张是胜三爷，第三张是孟二侠，第四张是萧三侠。铁老太太一看，这四张名帖有自己的大伯，那三个人都与自己死去的丈夫是磕头的弟兄，老

太太异常恭敬。看完了名帖，说道：“皆因为九龙山十海岛之事，我兄弟早就有了耳闻啦，因为朋友的关系，帮着镖行对不住白家父子，帮助自家又对不住镖行，两方面的交情，一边是八两，一边是半斤，所以他假作行围采猎，为的是避免此事。既然如此，老管家去到三关庙请你家东家回来议论此事吧。”萧银龙杏子眼一转，说道：“婶娘别让管家前去，若叫

管家前去，罗大舅必然是不辞而别，我们自己去吧。”老太太说道：“飞龙还不换衣服吗？”杨香五将小包袱交与铁飞龙，铁飞龙与贾明二人在空屋子换好了衣服。老太太说道：“我兄弟平生最听我的话，你们众位到村外三关庙中将老身的兄弟请来。老身晓之以大义，叫他前去盗印。你们见了他的面，就说四对名帖，姑太太留下了，叫他急速回家。”六位这才出离罗家林，往北走了一里多地。东边是花家庄，西面大树林子，树林子北就是三关庙，庙前有四座石碣，南面也是树林子，北面是庙。黄三太说道：“咱们拜见吧。”金头虎说道：“先别拜见，要一拜见就走啦。”六位英雄遂一直进庙中，来到佛殿的东面是禅堂。金头虎说道：“我出一个主意，我在头前走。”

就听禅堂中法器敲得当当直响，金头虎一掀软帘儿进了禅堂，一看老和尚坐在那里念经呢。老和尚有六十多岁啦，耳朵有点聋，金头虎由背后一把将老和尚揪住。黄三太说道：“你太莽撞了，快撒手吧！”金头虎撒了手。黄三太问道：“老方丈，罗施主现在哪里？”老方丈说道：“罗施主在这儿住了好几天啦，皆因为贫僧庙中吃素，罗施主吃不下去，他往村内花家庄，到他的徒弟的把式场子用酒饭去了。”傻英雄说道：“真叫求人难啊！这个把式场子在村子哪头？”老和尚说道：“在村子北头，众位施主不用自己去，我去请罗施主。”黄三太说道：“不用老当家的去请，我们自己去吧。”六位英雄出了三关庙，进了花家庄，此庄也就有百余户人家。六位英雄向南北观看，进了村庄不远，座南有一个青水脊的门楼，在门前有磨砖对缝的影壁，影壁前立着大刀阔斧，大蜡杆子。萧银龙说道：“贾五哥，出家人不说妄言，这不是把式场子吗？咱们拜见吧。”

金头虎说道：“先别拜见，要一拜见，打后门就走啦。不是我逞能，错非是我，你们决见不着罗隐士。你们看我的吧。”傻

英雄走至青水脊门楼前，高声呐喊：“小子，这是把式场子么？

带腿的出来俩！”练把式的都是本村之人，哥们爷儿相称，也不是正式的师徒，谁爱练谁就练，这群人有练一年半载的，有练二三年的，由院中出来，口中说道：“都有腿，你找谁呀？”

贾明说道：“小子你们这儿是把式场子么？”这群人说道：“这是什么话，你是干什么的？”贾明说道：“你们见了谁啦？”



内中有一人说道：“干什么还用见人呢？”贾明说道：“不用见人，你们怎么这么字号？我专管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把式场子，是铺把式场都得见我。”练把式的这群人，都是年青的，众人异口同音说道：“打他！”跟着就上来一个，左拳一晃右手就打。傻英雄专打二把刀，他将这人右拳捋住，往怀里一带，脚下一踹一溜滚。贾明说道：“没有真传授，外行么，这不是白挨打么？”又过来一个，劈面一晃，底下用了个扫堂腿，傻英雄将腿一把抓住，左手抓着腿，右手在胸前就是一掌，这位闹了一个仰面朝天。又过来一个，迎面一晃，被傻英雄捋住腕子，往怀中一带，这位就闹一个狗吃屎。一连好几个，都被傻英雄打倒。门前看热闹的围了个风雨不透，这几个被贾明打得也不敢上前啦。有往里头院跑的，工夫不大，打里院出来两三个人，有一位口中说道：“进场子就打人，是何道理？”贾明翻母狗眼一看，有一位二十上下岁的，绛紫的六楞抽口壮帽，正顶梁相衬茨菇叶，巍巍乱颤。绛紫的大氅，玫瑰色的短靠，十字绊，腰扎英雄带，足下燕云快靴，细腰窄背，脸面是紫中透亮。傻英雄说道：“你是铺场子的。”此人说道：“不过是乡下人练点玩艺儿活动身体而已。”贾明说道：“快叫他们把兵器收拾了，不拿花销就敢铺把式场子吗？这叫什么玩艺？”此人说道：“这是什么话？我乃赤发小灵官花茂。”贾明是成心口出不逊，当时二人插拳动手。有人往里就跑，口称：“罗大爷，不好啦，

外面来了踢把式场子的啦！现在花少爷受伤不知死活，大爷您快去看看吧。”罗文闻听，遂说道：“什么人好生大胆，敢在这儿无礼？”语毕，站起身形往外走来。黄雪太等一看，原来是一位白面书生，头戴青线子壮帽，身穿青缎绸大氅，足下青缎子薄底靴子，年在二十五六的光景。面如白玉，细腰窄背，双肩抱拢，身材也就在六尺来高，这就是横推八匹马，倒拽九只牛，上山擒虎豹，下海捉蛟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日行千里，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十三太宝横练的罗文罗兴龙。铁飞龙点手叫道：“黄三哥，这就是我的大舅。”黄三太闻听，赶奔进前口称：“罗叔父，小侄黄三太拜见。”语毕，就要行大礼。罗文赶紧伸手相搀，说：“岂敢岂敢，壮士何人。”黄三太说道：“小侄男乃十三省总镖头胜英的门徒，小侄姓黄名三太。奉铁叔父与我恩师等之命，前来下名帖聘请罗叔父出山，搭救忠良与江宁府的七十余名官员并镖行的老少，望罗叔父不辞为幸。”罗文叫道：“贤侄，此处不是讲话之处，请贤侄到里边待茶。”黄三太连连答应，口称：“小侄男遵命。”罗爷叫道：“铁飞龙你怎打我的徒弟啦。”铁飞龙叫道：“舅舅，我不敢使劲，用手一晃。”此时已有人将花少爷搀起。罗爷一看，本是轻微的伤，叫道：“花贤弟你受点委屈吧，这是我一个傻外甥。”列位，为什么罗爷方才对铁飞龙说是自己徒

弟，此时又叫花贤弟呢？前文书说过，不是正式的教徒弟，都是乡亲哥们兄弟，故此当面只好叫兄弟。

罗爷将六位英雄让进屋中。分宾主落座。铁飞龙又与贾明、萧银龙、杨香五、张茂隆等引见完毕，有从人献茶。罗文说道：“不知众位到此，有失远迎，望众位少达官原谅。”萧银龙说道：“岂敢岂敢！小侄男等礼貌不周，罗叔父海涵。”彼此谦恭了一回，罗文遂问道：“方才黄少达官在外面言说盗印之事，

但不知此印现在何处？”银龙说道：“提起来话儿就长啦，我等虽然是奉铁叔父与老三侠之命，前来聘请长者，这里面还有一段隐情，皆因白老太太在后寨向小侄男言说，罗叔父您老人家有过人的水性，能够盗印。叫小侄男见了您的时候，务必提及此事。此印现在被嫉妒的小儿林士佩掷在九龙山十海岛，不知下落。我们来了好几次，均未能晤面。方才铁老太太言说，已经替您将四位的请帖收下了，请您到家共议此事。望叔父勿辞劳苦！救一救大家之难。”罗文闻听萧银龙之言，口如悬河，心中暗想，镖行有此少年人物，无怪乎有口皆碑。罗文思想至此，遂叫道：“少侠客有所不知，在下我所有的本领，都是与我义父白大人所学。按朋友交情，要我的头都行。我故去的姊丈，与胜三爷等乃是联盟的弟兄，不论什么事我都能应允。惟有这桩事情，烦众位弟兄们回复胜三爷，罗文实在难以从命。

我义父一生传授了五人，他老人家三位少爷与在下及韩秀。我的义父看待我们五个人，情同一体，天地君亲师，无有五伦，还讲什么朋友？再说，我师父若说罗文我将你养大啦，传授你的武艺，你来我九龙山盗印，那时我有何言答对？要以武力对待，罗文天胆也不敢！我罗文决不能从命。”银龙一语不发，三太低头不语，铁飞龙的黑脸臊得直发红，遂说道：“我跟我胜三大爷说啦，您是我的舅舅，到这儿我就将您提去。如今您不去啦，我怎么回去？”罗爷闻听一笑说道：“你不能回去见胜三爷，我怎好去见九龙山的人呢？”铁飞龙性情粗莽，厉声说道：“九龙山他们是贼，胜三大爷是好人，你要不去，我至死不能见我胜三大爷！您摆一个什么道吧！”罗爷说道：“飞龙这是你说的？你们镖行的人都算上，哪一位能将我兜一个筋斗，立刻我就盗印。”铁飞龙当时就急啦：“我先摔你一个筋斗。”说着话直奔罗爷跟前走来。黄三太说道：“贤弟不许。”

铁飞龙说道：“谁要劝我，我就撞死！”过去就抓罗爷。罗爷说道：“咱们爷俩没有舅甥之情吗？”铁飞龙说道：“论个头我比你大，论岁数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谁是你的外甥？”过去就伸手。罗爷说道：“咱们别在这儿动手，这是朋友之家。”

铁飞龙说道：“咱走。”到了村西大树林子内。爷儿俩具都甩大氅，铁飞龙过去就是一掌，罗爷闪开，底下就是一腿。罗爷往后倒退，上面又是一掌，罗爷又闪开。罗爷说道：“念起甥舅之情，我让你三招。”铁飞龙说道：“我不承情哪，那是你没想起招数来。”黄三太、萧银龙二人抱拳说道：“罗叔父务必相让。”罗爷说道：“我是没有法子，不得不如此了。”语毕，照定铁飞龙劈面一拳，铁飞龙一蔽招，罗爷右手一拳，正打在肩头之上。列位，这一掌要是真打，必然骨断筋折！这一掌稍微碰上铁飞龙的衣服，罗爷便将掌抽回。左手又奔肋骨打去，铁飞龙一斜身躯，罗爷抬腿踢了铁飞龙右胯上一脚，稍微一挨衣服，便将腿抽回去了。铁飞龙腆着黑脸还打呢。

正在动手之际，由南面来了两匹马。头前一匹铁青马，马上一位老者，黑脸钢髯，后面一匹银蟹盖马，马上端坐一人，颌下一部银髯，正走到树林旁，就听树林子里喊道：“你是我的舅舅，我比你个儿还大呢！”就听马上的老者一声呐喊：“萧三哥，他们在这儿呢！”又说道：“飞龙孺子，为何跟你大舅动手？”飞龙闻听，纵出圈子外，罗爷止住脚步。罗爷一看此人，并不是外人，正是老二花头铁天胜。别看铁飞龙是浑人，家规可不错，飞龙见了他的天伦，遂叫道：“老爷子，我大舅非跟我动手不可。”铁天胜并不理他，与萧三侠弃了坐骑，金头虎与杨香五接过马匹。您道：这老二位因何来到这里呢？

皆因为六位少年英雄前来请罗文。两日之久，胜三爷不见回音，正与诸葛道爷提念此事，忽然有家人回禀，现在门外有杭州铁

天胜拜见。胜三爷闻听，亲自接待，弟兄见礼已毕，铁爷问道：“胜三哥，您的傻侄子来了没有？”胜三爷答道：“来了。”

铁天胜说道：“来了我就放心啦！”哥儿俩拉着手进了王宅，与大众见礼。铁天胜说道：“您傻侄子由前半个月就来找您学保镖，他是个浑孩子，焉能学得了保镖呢？”胜三爷闻听一乐，心中暗想，他是浑孩子，你向来就没说过理。铁天胜又说道：“我不叫他来，他大娘说你别给胜三爷添麻烦去啦。哪知道这孩子偷着跑来了，您弟妇不放心，叫我到镖局子看看他。我到镖局子里一打听，说您上菊花村来啦，故此我又赶到这里。”

胜三爷说道：“饶贤弟，昨天令郎同着黄三太他们五人去请令亲罗兴龙去了，这场事关系重大。九龙山十海岛，盗去黄金宝印，现在掷在十海岛内，非令亲不能下海泉盗印。”铁天胜说道：“胜三哥，罗文是咱们二兄弟的内弟，他们小孩子怕办不了事。我请他去，到那儿就把他提了来。”诸葛道爷一听，心中暗想，这样的人简直办不了事。诸葛道爷说道：“虽然是至亲，为外人的事，他可能推辞，你们三位也去一个人。萧三爷品行柔和，叫萧三爷跟着铁施主去。”于是二人备马，当时奔罗家林而来。随后老剑客镇三山与诸葛道爷

也跟了下来，暂且不提。

铁天胜与萧三侠进了罗家林，萧三侠弃了坐骑，铁天胜并不下马，直到罗文门前下了坐骑，敲打门环。老家人开门一看，是铁大爷，遂问道：“大爷您好？”老家人也不敢笑出声来，直堵鼻子。昨天说铁天胜得时令病死啦，今天又活了。铁天胜问道：“你们东家在里面没有？”老家人说道：“出外有事去了，您且等候片时，待老奴回复我家姑太太去。”老家人回到里面，报告铁老太太，铁老太太在二门接待大爷。老家人来到外面，将铁大爷引进，一看后面还有一位老者，老家人再要回

禀也来不及了，遂将二老接进。铁老太太在中门等候，见了自己大哥，道了个万福。铁天胜说道：“自己一家子人，何必多礼？”铁天胜又说道：“这是萧三哥。”铁老太太早就见过，知道自己丈夫的盟兄，急忙道了万福，萧三侠还礼。铁天胜问道：“铁飞龙呢？”铁老太太说道：“到花家村请他大舅去了。”铁天胜一听，叫道：“家人别卸鞍，我们就走。他们一群小孩焉能办事？”铁天胜头也没回，出了里院。由老家人手内将两匹马接过来，将银蟹盖递与萧三侠，二人出了大门，遂上马奔花家村而来。正走中途，就听树林子里喊：“你是我舅舅，我比你身儿还大呢。”铁天胜一听是自己儿子的口音，向树林中一看，爷儿俩动上手啦。铁天胜一声喊喝：“孺子敢与你大舅动手。”铁飞龙急忙跳出圈子外，口中说道：“我大舅非要跟我动手不可。”铁天胜并不与铁飞龙说话，叫道：“罗贤弟，快走快走，盗印去，没有工夫说闲话。”罗文说道：“大哥什么事？”铁天胜说道：“九龙山的贼把忠良爷的印盗去掷在十海岛海眼里啦，非你盗印不行！你到那儿把印弄出来就完啦。胜三哥现在就为这件事为难呢，听明白了没有？快走吧。”罗文说道：“胜三哥、孟二哥、萧三哥是我死去的姊丈的盟兄，您与我是至亲，高亲贵友，前来求我，我应当万死不辞；然而有一件，老恩兄您知道小弟的本事是与白老寨主所学，白老寨主是我授业师，又是我的义父。九龙山的寨主，多与我是盟兄弟，老哥哥您要我的头当时割去，九龙山盗印，小弟实在不能从命。老哥哥您另请高明，忘恩负义之事，小弟实不敢为。我若真去盗印，白老寨主不用说别的，就说罗文你真有本事，真能进九龙山盗印，我那时怎能活着？”铁天胜说道：“我临来的时候，跟我胜三爷说过了，你家里着了火，都得先盗印去，你不去盗印，我怎么回去？”罗文说道：“镖行有六

位先来的，您是后来的，您可推辞。”铁天胜说道：“白玉祥与你是什么师徒？白玉祥是贼！”罗文闻听心中不悦，口中说道：“好汉不言出身低，我义父是明末的武状元，镖行哪位是下过考场的？”铁天胜闻听，遂叫道：“罗老二你还不服吗？”

你要不去，你得说出一个道来。”铁飞龙一旁说道：“爸爸，他说啦，谁要兜他一个筋斗，当时他就去。”铁天胜说道：“既然有这个话，我先摔他一个筋斗。”语毕，甩大氅，挽袖子。

萧三侠遂叫道：“铁贤弟不可！”铁天胜说道：“萧三哥，你要劝我，我可就撞死！”萧三侠知道铁天胜的脾气，遂向罗文说道：“罗隐士多要海涵。”罗文答道：“无妨，请放宽心。”

铁天胜与罗文挥拳动手。罗文说道：“我让您三招。”铁天胜说道：“你愿意那么办。”二人打在了一处，萧三侠、黄三太等观看。铁爷的能为较比他儿子可差的太多啦，要按功夫说，两个照面铁爷就得躺下，罗文不真打他，竟用花招晃他。罗爷怕打了铁爷，自己的姐姐不饶，只见铁爷累得热汗直流。正在此时，南面一阵喧哗，老家人跑得喘吁吁的，叫道：“主人，了不得啦，姑太太来啦！”列位，老二花头铁天胜最怕弟妇，皆因为平常被弟妇尊敬的。铁天胜一听，跳出圈子外，叫道：“飞龙拿我的衣服来。”铁飞龙把衣服递给铁爷，铁天胜穿好了衣服，站在那里用手捻胡子。罗文一看姑奶奶到啦，也垂手站立。铁老太太坐着一张太师椅子，四个人搭着，铁老太太是披头散发，左手拿着一把剪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罗文一看姐姐这宗光景，吓得魂不附体，赶紧过去跪在太师椅旁，叫道：“姐姐为何生气？”铁老太太说道：“罗文啊，你的武学成啦？

敢跟老哥哥动手啦！”铁天胜说道：“弟妇您别生气，我也是没有法子，非要动手不可。弟妇您别气着，您一来就完啦，他也没打着我，我也没打着他，我看您的面上不能伤他。”萧三

爷等都在一旁笑啦。罗文说道：“姐姐您知道我的武学是与白老寨主学的。”铁老太太说道：“罗文你是腐儒哇！”铁老太太说到这里回头一看，庄上看热闹的人围着好几层。铁老太太说至此，往下又不说啦。萧银龙将杨香五、金头虎二人叫到近前，附耳说道如此如此。杨香五抽出匕首刀，照定贾明头上就是两刀，贾明夺过黄三太的单刀，口中喊道：“我也疯啦，今天我见人就宰。”看热闹的一听，吓得都纷纷四散。

铁老太太暗赞真有聪明伶俐之人。一见看热闹之人走去，遂叫道：“兄弟是你与白老寨主近，还是白老太太与白老寨主近呢？”罗文答道：“夫妻近。”铁老太太又问道：“白老寨主与白俊比你近不近呢？”罗文答道：“亲父子近。”铁老太太又问道：“白老太太将姑娘许与镖行之人所为何事，你知道吗？”罗文答道：“兄弟实在不知此事。”铁老太太复又说道：“黄金印掷在九龙山十海岛内，白家的大罪弥天。你要是能盗出印来，并不是单救忠良与胜三哥，你还救白家一门呢。你先见了胜三哥，就说盗出印来不准叫白家打官司

，你胜三哥是舍命交友的人，必然允诺。那么一来，你是一举三成，况且你会的本事，虽然不欲取功名富贵，你岂不闻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这回事你要办好了，孝义声名兼而有之。”罗文听到这里，以头触地说道：“小弟遵命！不是姐姐教弟，几乎误了大事，小弟遵命办理，姐姐请回家去吧。”铁老太太将刀剪俱都掷在就地。罗文说道：“姻兄，三观庙老方丈与弟至厚，您与大家就在三观庙内寄宿一夜吧，明天咱们都到菊花村。”铁老太太说道：“罗文你要暗中一走，姐姐便悬梁一死。”罗文说道：“姐姐放心，兄弟决不失信。”罗老太太对萧三侠与铁天胜道了个万福说道：“二位哥哥别生气，吾兄弟他年轻。”铁天胜说道：“您去吧，自家人何必客气呢？”铁老太太坐着太师椅

子回罗家林去了。铁天胜说道：“我叫你去你不去，非得找这个不可，这时你也去啦？”罗文说道：“大哥您有理，我没有理，咱们回三观庙去吧。”众人奔三关庙而来，走至三关庙四座石碣跟前，罗爷真是艺高则狂，年轻性傲，走到石碣前说道：“在下说过，镖行要有人能服了我罗文，我姓罗的情愿前去盗印。如今并不是镖行的人服了我罗文，乃是亲朋的面子，罗文不得已应允盗印。究竟罗文心中不服，现在这儿有石碣，咱们大家取个笑，在下外号人称铁掌赛昆仑，今天我将这座石碣以掌断之，以博大家一笑。”语毕，运动了金砂掌、银砂掌、铁砂掌，丹田一粒混元气，伸掌在碣角上打去，就听克喳一声响亮，碣石的犄角落下来有一尺长的一块三角形式石头。萧三侠、铁天胜、黄三太、萧银龙等都暗暗喝彩。罗文说道：“铁飞龙你也有横练的功夫，你能掌打石碣吗？你们镖行的人要能掌打石碣，我前去盗印，心服口服。”铁飞龙说道：“我办不了。”

罗文又一看金头虎头上有白圈圈，知道金头虎有金钟罩，有十三道横练的功夫，叫道：“贾镖头能掌打石碣吗？”贾明说道：“不用说掌开石碣，就是使油锤还不定砸得开呢！”罗爷哈哈大笑，口中说道：“不是罗某说句大言，大概有我这功夫的很少。”大众面面相觑，俱都无语，忽然间由山上纵下一人，好似一个团儿，口中说道：“隐士高明，老朽拜见。”此时天光将黑，罗爷一看此人是个小矮子，大脑袋，站在罗爷面前。萧三侠叫杨香五晃着火折子，萧三侠急速过来给引见，遂说道：“罗隐士，我与你们二位介绍介绍，这是我胜三哥的大师兄，复姓夏侯，双名商元，人称镇三山撼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水面有一个别号叫赶浪无丝。”又叫道：“师兄，这就是罗隐士，铁掌赛昆仑。二位多亲多近。”大脑袋问道：“隐士高寿？”

罗爷答道：“还小得很，现年二十七岁。”老剑客说道：“罗

隐士，咱们两人是同庚，你二十七岁，我八十七岁。我们前来聘请高贤

，救忠臣、救义士，按说不能献绝艺。罗隐士你打的是第一块石碣，我打第三块石碣。”说着话，走到石碣近前说道：“这块碣是花家村众绅商立的。”罗文一听就是一怔，天已昏然，夏侯剑客何以知此碑是花家村绅商立的呢？原来老剑客是童子功夜行眼，罗文焉能知道呢？老剑客走到石碣跟前一看，这块石碣上正中间适有干纹，老剑客说道：“罗隐士你砸的是犄角，我不能与你砸的一样，我一掌由石碣当中断开，罗隐士你若再去九龙山盗印，您当然服气了。”罗文说道：“老剑客果然由石碣当中砸断，在下罗文情愿盗印，别说是九龙山十海岛，就是刀山，罗文也钻。”老剑客运用一粒混元气，金砂掌、银砂掌、击石法，连砍带砸的功夫，就听咔嚓一声，石碣由当中而断。罗文说道：“老剑客，我佩服您！果然名不虚传。前者听我师弟言讲老剑客在萧金台力举石香鼎，膂力过人，在下恨不得一见高明，今日不期而遇，罗文实是三生有幸！赴九龙山盗印，罗文万死不辞！众位远路而来，辛苦之甚，今日天已不早了，咱们就借居三观庙吧。三观庙的老僧与在下是莫逆之交，按说我应当将众位请到家中，皆因为事关秘密，倘被九龙山探了去，又要别生枝节了。”老剑客夏侯商元说道：“隐士之言甚是。”罗爷在前引路，众人后面跟随。进了山门，往禅堂而来，罗爷一声狂笑，口称老剑客：“镖行之中能服罗文者，我想就是老剑客一人而已，大概没有第二人了。”

第二日清晨，萧三侠与罗文俱都奔罗家林，铁老太太一看罗文回家，甚为喜悦，遂叫道：“兄弟盗印，何时起身？”罗文说道：“小弟今日就要起身，特来辞别姐姐。今天我跟姐姐说一句实话，小弟子日练水性，并不能人海泉。那海泉上下翻腾，谁也进不去。德行水性过人的，不知有多少，俱都不能下海泉。小弟去了，若盗不出黄金印来，还有何面目见天下的英雄？此去是凶多吉少。念姐姐自三岁抚养小弟，教小弟成人，今者奉姐姐之命，朋友之托，死何足惜。”语毕，跪倒身形与姐姐磕头说道：“小弟若一去不回，这就是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了。”铁老太太听到此处，不由的潜然泪下。叫道：“兄弟，你虽然是冒险，为救忠臣义士，天必保佑汝成功。事已至此，悔亦无及，贤弟你多谨慎些吧！”罗文说道：“谨遵姐姐之令。”

却说菊花村上又起了风波，九龙山十海岛众人破石撞门，救出三老五少。韩秀不能隐匿，当时将此事报告了白玉祥。老寨主一怒，叫石匠运石头，趁着石灰未冷，将石门砌死，砌完了石洞，众人都归聚义厅内，白老寨主叫厨房摆了酒席，大众吃午饭。白爷说道：“真是邪不侵正，断去了这条道路，岂非天意？”酒至三盅，踩盘子的喽卒回来报告：“胜英寄居在菊花村王宅，多者不过百余人。”白爷说道：“我九龙山犹如铁壁钢城，镖行之人愿来就来，愿走就走。头次胜英他们三人进九龙山被获，下在水牢之中，人家将印盗去，白某

落一个言而无信。印是假的，我失信于他人，反叫人家镖行人刀劈方成，断去林士佩的双足。二次又探九龙山，来了几个年青保镖的，身在九龙山如鱼落于千层网，鸟人铜铁笼，然后又困在石洞之中。三次是石俊山、孔华阳，又有一陀头僧人南侠王灵，内中定有隐情。南侠王灵兄与我是生死之交，他又不是陀头和尚，再说南侠也不能损坏我的石门，想必是镖行的计策？咱九龙山的英雄约有四五百位，喽卒也有万人。菊花村离东河坡四五里地，就没有人探一探是我王灵盟兄不是？”聚义厅前有一家英雄站起身形，叫道：“老寨主为何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小侄男不但要探菊花村，还要将三侠或明清八义他们的人头捎一两颗来。”白老寨主一看不是别人，乃是张玉龙，遂说

道：“我派人是探王灵的消息，并不是叫人行刺。怕你的艺业敌不住三侠，聚义厅前不可戏言。你去菊花村探探是吾盟兄王灵不是？千万不可行刺。晚晌预备小船一只，十二道钢铁闸不开，用千斤秤系下小船，人也用千斤秤坠下去。此时天气尚早，你歇息去吧。”张玉龙遂出了聚义厅，归内寨。

张玉龙乃是白玉祥的盟侄。玉龙回归内寨见了杜氏娘子，此女即杜老镖头之长女，全身的武学，美而且贤。今天一见自己丈夫酒气喷人，遂说道：“寨主，这两天九龙山乱事甚多，你看你喝得这样子？”张玉龙说道：“娘子，白老伯父乃是堂堂男子，无故长他们镖行人的威风，我在聚义厅说明，今夜晚间前去探菊花村，看看陀头和尚果然是王老伯父不是？将此事探明，我还要捎他们两颗首级来。”杜氏娘子笑道：“外面山风甚大，不怕风吹了你的舌头。明清八义的三侠，天下名扬，俱各有惊人的绝艺，你我夫妻时常比赛武学，你输与我之时甚多，你岂是侠客的对手？你跟侠客何仇之有呢？”张玉龙说道：“你常常看见我背后那道痕迹，那是前三年我在莲花湖为寨主之时，因萧三台群英会之事，贾矮子给了我一剑，几乎要了我的性命。”杜氏娘子说道：“最近者父子，最恩爱者夫妇。我不能不提醒你，你身有重罪，你尚且不知？”玉龙说道：“我何罪之有？”杜氏娘子说道：“你与林士佩撑船，林士佩将印掷在九龙山十海岛内，将来事犯当官，林士佩双足皆断，怎能将印掷在海眼之内？必然得把你供出来，你这一给他撑船，罪行可就大啦！”

原来，当时林士佩跪在船上，将印用绸子包好，叫张玉龙撑船，自向海眼掷印。张玉龙将此事都告知杜氏娘子，故此杜氏娘子今天解劝丈夫。张玉龙闻听妻子所说之话甚有道理，低头不语。杜氏娘子又说道：“我与你出一个计策，你借身换影，

早早出离九龙山。你今天探菊花村，我与你同去，咱们夫妻同归杜家庄，我天伦保镖半世，颇有积蓄。你我夫妻在杜家庄一忍，我天伦死去，你也应扛幡架灵，久后你若见了白老伯父，你就说菊花村举事不成，无脸面回九龙山



。你看九龙山的英雄滴汗如雨，哈气如云，有你也不多，无你也不少，此时寨主你脱离了一场弥天的官司。那时节再弃暗投明，可以无忧无虑。”

张玉龙当时说道：“你这妇人大不贤了。你这几天说话总是山大王无有下场，你既看不起大王，你那时应当与你天伦说不嫁山大王，谁叫你嫁于我呢？白老寨主是我义父，待我恩高义重。

再说白老寨主与我天伦又是八拜结交，焉能背之？我意已决，今夜晚间探菊花村，活着是九龙山的人，死了是九龙山的鬼。”

杜氏娘子一想，劝不了自己丈夫，也就不再劝了，遂说道：“我们妇道人家是随夫贱随夫贵。今夜你一人前往，为妻我放心不下，我愿与你同去，为你指臂之助。你看如何？况且此时天气尚早，你我夫妻再喝几盅酒，你再休息休息。”内寨有婆子做饭，杜氏娘子帮助做了几样好菜。张玉龙本是下坡酒，带着醉又喝起来，杜氏娘子成心不喝，把张玉龙灌了个酩酊大醉。杜氏娘子将他安置在床上，张玉龙醉醺醺地睡去。杜氏娘子打开立柜，捡细软对象包了一个小包袱，金银包了一个小包袱，耗到掌灯之时。杜氏叫道：“寨主醒来。”张玉龙翻身爬起来，问道：“什么时候了？”杜氏说道：“现已掌灯之时。”张玉龙说道：“晚了晚了。”杜氏说道：“才掌灯，焉能晚了呢？”

此时杜氏娘子已然扎绑停当，汗巾扎腰，将分量重的包袱自己背着，轻的给张玉龙背着。张玉龙问道：“带包袱何用？”杜氏说道：“老娘们出门你不晓得，必须带着鞋鞋脚脚的。”张玉龙在前，杜氏娘子在后。杜氏娘子问道：“在什么地方上船？”张玉龙说道：“武松崖下早预备了小船，崖上还有喽卒

等候咱们。”

在聚义厅上老寨主告诉张玉龙不叫由钢铁闸走，并未明说是武松崖。天刚黑的时候，老寨主便打发几名喽卒，到武松崖坠下小船去等候张玉龙。张玉龙往这边走着，喽卒一看是两个人，走到切近，有认识张玉龙的妻子的，一看是杜氏娘子，也不敢多问，遂用藤筐将张玉龙夫妇坠将下去。夫妻二人到了船上，杜氏便与张玉龙铺好了，个毡垫子，玉龙躺在船上睡去。

武松崖距东河坡二十多里呢，走至半路张玉龙醒了，他口中干渴，便与杜氏讨水。杜氏遂用盅与玉龙舀了碗江中的凉水，又解渴又解酒力。张玉龙喝下几碗凉水去，躺下再睡。船到了东岸，杜氏唤醒张玉龙。夫妻二人各背着小包袱，下了小船往东去。走了有二里之遥，前面有一片大松林，杜氏叫道：“夫君，咱们休息吧。”玉龙说道：“好。”夫妻二人遂进了树林子休息，杖氏问道：“此处离菊花村尚有多远？”张玉龙说道：“这儿离着菊花村有二里多路。”夫妻二人俱都坐着小包袱，杜氏说道：“我跟你干什么去？”张玉龙说道

：“行刺去呀。”杜氏说道：“夫君此言差矣！哪有少妇行刺的道理？你还不改邪归正，脱离大罪？咱们回到杜家庄享福去吧。这两个小包袱就是咱们当寨主所分的金银细软，一点儿没损失。”张玉龙闻听，大怒说道：“下贱的东西！你离间我们义父子的感情，我是生死无二志。非报答老寨主知遇之恩不可！你要不愿跟我张玉龙，你回你的杜家庄。我张玉龙是奇男子大丈夫，我要上杜家庄找你，我就不是大丈夫。”杜氏唉了一声，遂说道：“你要到菊花村行刺不成，你还有脸面回九龙山吗？那时节咱夫妻回归杜家庄，你我夫妻无忧无虑，夫唱妇随，岂不美哉？何必说绝话呢？咱俩行刺也不能背着包袱前去，你上树把包袱系在树上，省得累赘。”张玉龙遂爬上树去，将两个小包袱拴在树上，夫

妻二人才奔菊花村。

进了西村口，踩盘的喽卒早已报告过了。本村首户财主王宅座北向南，门口有四棵门槐。来到门前，杜氏说道：“朋友借居必在前院，你奔前院，我奔后院。你若举事不成，我就在后院点起一把火来，他们必然救火，你我夫妻便逃奔树林聚会。”

张玉龙点头，夫妻二人拧身形上房。杜氏奔内院去了。此时二更多天，张玉龙到了西跨院，看了看清静无人，由房上又到东跨院，往下一看，北房五间，隐隐有灯光，不明不暗，东西厢房，南客厅，俱无灯烛。张玉龙飘身落在房檐下，一伏腰奔北上房，将明间隔扇纸打了一个月牙小孔，里面就是一盏蜡烛，蜡花都结成了蕊啦，足有一寸多长。上房屋中有五七位老者，年青的十数余人。再看正当中八仙桌北面，面南背北，胜爷在那里打盹呢，晃晃悠悠。西面神刀将李刚，手托着腮睡着了。

东边一位老者虎抱头趴伏桌上睡呢，正是人地昆仑邱三爷，还有两位靠着墙睡的，老少共二十余人俱都和衣而睡。张玉龙看罢，提腰围子抽匕首刀，将头道门闩拨将下来。刚要拨底下的门闩，就觉背后有钢锋声音。好张玉龙，真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能。急忙闪身形，一只亮银镖咯啷一声，打在隔扇之上。

张玉龙借着星斗一看，南房上纵下一人来，声音不大，口中说道：“好大胆的贼人！”走至跟前哗啷一声，十三节亮银鞭裹脑缠头打来。张玉龙用匕首刀一蔽，被十三节鞭把刀磕飞。张玉龙接架相还，二人战了五七个回合，十三节鞭的鞭法精奇，张玉龙无心恋战，纵出圈子外，败到西房下。使鞭的英雄将鞭一擎，站在东面并不追赶。张玉龙拧身形上了西房，刚稳住脚尖，由后坡来了一道黑影。张玉龙看此人歪带透风巾，一扬手说：“下去，少爷。”张玉龙躲闪不及，正打在脑门子之上。

张玉龙就觉着似火烧的一般，遂流下血来，一仰身由房上栽将

下来。张玉龙掷了藤子蛇，离地三四尺一个燕子翻身站住。这道黑影好似风摆荷叶一般，由房上纵下来。此时月光不甚明亮，张玉龙刚要走，被此人一脚踢倒，晃着了火折子一照，说道：“原来是熟人啊。”张玉龙一看是贾七爷，心中已经明白上了当啦。方才挨的是石头子儿，彼此全认识。张玉龙明知走也走不了，惟有闭目等死。贾七爷说道：“猴儿崽子，前三年我给你留下一个记号，未忍要你的命，你还敢上菊花村闹鬼来？”

说着话，抽出秋风落叶扫，明晃晃耀眼锃亮，真乃无价之宝！

眼看着玉龙要头尸两分，就听贾七爷背后有人痰嗽一声，双隔扇已开，叫道：“贾贤弟剑下留情！”胜爷走至近前，晃着火折子一照，说道：“七弟后退，胡景春你将他捆上，我有话问他。”此时老少二十来位，俱都站在胜三爷身后。胡景春过去，解张玉龙的英雄带，将张玉龙双手捆好。胜三爷叫黄三太搬出一张椅子来，叫道：“欧阳德李煜，将贼推上来！”欧阳德来到张玉龙面前骂道：“混账王八羔子，你也来到这里闹鬼？再练十年你也是孙子辈！”胜三爷摆手说道：“不要骂人。”欧阳德李煜将张玉龙推至胜爷面前。胜三爷说：“朋友，你姓什名谁？我的宾朋你也许认识。”张玉龙说道：“我姓张，名叫张玉龙。”胜三爷问道：“你由哪里来？”张玉龙答道：“我由九龙山来。”胜三爷问道：“来此何干？”张玉龙答道：“刺杀你老胜英。”贾七爷说道：“三哥，前三年我将他从背后挑了一道血槽，此人是贼心不改。留他何用？”贾七爷语至此，掌剑要杀张玉龙。张玉龙面不改色，引颈受戮。胜三爷说道：“七弟且慢！”贾七爷止住了手。胜三爷说道：“张玉龙你仪表不俗，可惜身归绿林，若是送到当官，决无生路。我要将你放了，你能改邪归正吗？”张玉龙冷笑说道：“姓胜的你不必假慈悲，收买人心，我活着是九龙山的人，死了是九龙山的鬼。

大丈夫生而何乐，死而何悲。要杀快杀，要放就放！”胜三爷叫道：“香五，将他的绑绳解开，叫他逃命去吧。”张玉龙说道：“胜老者你不伤我，我可走啦。”拾起藤子蛇，拧身形上房。贾七爷握剑要在后面跟随，胜三爷说道：“贾贤弟欲待何为？”贾七爷说道：“我怕染污了王宅的宅院，到外面杀他去。

让他走出去一里地，我也能追上将他杀死。”胜三爷说道：“贤弟不可！不论是谁，咱们老少全都算上，谁也不准杀他。我跟下他去，我有要言问他。”胜三爷刚要上房，后面婆子一阵大乱。来了一个婆子，叫道：“胜老管家的，内宅有一个女贼在厢房放火，正是于家二位姑娘的值夜，于家姑娘先动手，我们少奶奶与袁小姐俱都惊醒了，现在后院内与女贼动手呢。”

胜三爷说道：“众位千万别乱，于贤弟与屠大哥同我前去。”

站在月亮门往里观看，婆子丫鬟打着灯笼。三位姑娘一位少妇，围着一个少妇，是四个打一个。金凤手使一对鸡爪镰，银凤也是一对鸡爪镰，袁红玉手使一口柳叶刀。本家少奶奶也是一口柳叶刀。这个少妇手使的也是柳叶刀。五个人的家伙，带着风声嗖嗖直响。

您道，二位姑娘是怎么来由呢？皆因为在孟家寨银凤吐血，红玉受了毒药箭。正在危急之时，幸亏蛮子在胜宅偷了道爷两粒百草转阳丹，故此救了二位姑娘。不论什么病，服下百草转阳丹，十八天就能复原。二位姑娘病好了之后，遂商议回江苏打听众位老人家的事情。姑娘都够了岁数啦，在胜宅之时红玉与银凤为的是借房子就亲。茂隆与银龙趁着胜奎娶媳妇，也打算办喜事。因为淫贼镖打屠小姐，火焚胜宅，遂把此事耽搁了。

姑娘们又请二侠孟凯归孟家寨，也为的是婚姻事。不想好事多磨，姑娘们又受了一回伤。小弟兄们又有杭州之行，到现在是九月中旬，火烧孟家寨，是七月间的事。事隔两月，茂隆与银

龙不知下落。二位姑娘不言而喻，都是一样心思。互相商议，要到江苏探视众位老人家的下落。明着是探望老人家，暗着却都是不放心自己的未婚丈夫。姐儿俩议好此事，遂通知了孟氏老太太。孟氏老太太也不能拦阻，于是打发一个年老的婆子，一个年老的管家，同三位姑娘由孟家寨起身，直奔江苏省。到十三省总镖局子打听众位老人家的下落，才知道都在菊花村王宅呢。因此三位姑娘又到菊花村，在菊花村王宅住了两三天的工夫。今天偏偏又赶上姐儿三位与王家小奶奶正围战杜氏娘子。

胜三爷叫道：“众位姑娘别伤他的性命。”要没有胜老英雄的这句话，今天杜氏娘子休想活命。慢说是四女战杜氏娘子，就是一个人也足可与杜氏娘子战几十个回合的。四女因为有胜爷之命，故鸡爪镰将柳叶刀捋住，杜氏娘子正抽刀的时候，银凤一抖飞爪将杜氏娘子肩头抓住，杜氏娘子掷了柳叶刀躺在尘埃。

银凤过来就势用飞爪的绒绳，将杜氏娘子倒捆了二臂，又要捆杜氏娘子的腿，胜三爷说道：“姑娘不必捆她的腿啦，将她推过来吧。”此时杜氏娘子青丝散乱，狼狈之极。推到胜爷的面前，有女仆搬过一条板凳来，放在月亮门之内，胜三爷在当中落座。上垂首是屠大爷，下垂首是于丰恒，三小站在三老的背后。金凤、银凤二人搀着杜氏娘子站立在胜三爷的面前，婆子打着灯笼照着。银凤说道：“小老婆，你也敢到这里放火？快跪下吧！”胜三爷摆手叫道：“别难为姑娘。”杜氏娘子低头不语。胜爷捻银髯一看，杜氏娘子不像下流之女，遂说道：“大娘子，我胜英与大娘子素不相识，又无仇无恨，你为何来

到我的朋友家里放火呢？”杜氏娘子说道：“你就是十三省总镖头胜老达官吗？”胜三爷答道：“不错，正是老夫胜英。”杜氏娘子说道：“胜老达官你不必多问啦，良善之家的娘子还能黑夜给人家放火吗？杀刚任之，速求一死。”胜三爷是何等人物，

一看这个妇人，早知是好人家之女，其中必有隐情。胜三爷说道：“大娘子，我在前院拿住行刺的张玉龙，他本是男子，我都不能加害，何况拿住你这女子反倒杀害呢？”杜氏娘子问道：“您是将前院行刺的放了吗？”胜三爷说道：“大娘子，胜英不说妄言。”杜氏说道：“前院行刺的那是我的夫君，你将他放了，我速求一死。”好一个节烈的杜氏娘子，始终不提娘家姓字，她要一提是金叉飞刀将杜云杜子明的女儿，焉能捆着呢？

那杜云杜老镖头，乃是胜三爷联盟的兄弟，无奈杜氏决不言娘家姓氏。胜三爷说道：“前面那人我既放了，岂能不放你呢？”

我若将你杀了，使你夫妇半途分离，我于心何忍？你与你丈夫既然同来，必有聚会之处。”胜三爷语至此，叫道：“姑娘将杜氏娘子放了。”银凤那是多伶俐的人，当时口称：“原来是张大嫂子，小妹不知，多有得罪。”银凤是莲花湖的人，张玉龙在莲花湖当过水八寨的寨主。银凤知道，每至年节各寨的寨主都与于丰恒拜年去。银凤也看见过张玉龙，故此银凤今天才送假人情啦。杜氏娘子说道：“小姐不要这么称呼，我是贼妻，你是金枝玉叶。”银凤给杜氏解开了绑绳说道：“嫂子你有所不知，我的天伦就是这位老头。他老人家在莲花湖当过老寨主。

你别提贼字，张玉龙在莲花湖当过水八寨寨主，咱们都是一家人。”杜氏这才明白。胜三爷说道：“娘子你去吧。”杜氏娘子跪倒身形，口称：“老恩公，你这样放我，我不能自己走，你赏给我一个脸面，打发人将我送到村外树林子，我还要劝我丈夫改邪归正。胜老恩公实告诉你吧，我的丈夫还有用处，要论能为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皆因为忠良爷的黄金印，被林士佩掷在海岛之中，林士佩的双足已断，焉能是他自己办的事呢？”

掷印的时候，是我丈夫撑的船，将船撑至十海岛。林士佩跪在船上，印用红绸子包裹，他跪在船上将印拾起来往海眼里掷的。

我丈夫没有别的用处，若有人下海眼去捞印，我丈夫能知道印落在哪个海眼之中。要不然纵有能人盗印，是十个海眼，他焉知落在哪一个海眼内？岂不是白费工夫吗？若能劝降了我的丈夫，他能引到掷印的所在。还有一件大事，我丈夫也能办得到。

有一位能人可以下海泉，此人与我丈夫是磕头弟兄，他能请此人出世帮着胜老恩公完案。那时节望求胜老恩公恩施格外，救我丈夫不死。贱妾虽死亦感

胜老恩公大德矣！”语毕，潸然泪下。胜爷说道：“真是贤德的妇人。姑娘快搀起娘子讲话。”

银凤将杜氏娘子搀起来。杜氏娘子说道：“胜老恩公你预备一辆车，派人将我送到村外树林，我还要借一身衣服，这样实在不雅。”银凤说道：“张大嫂子跟我换衣服去吧。”胜三爷派人备一辆轿车，杜氏娘子整理完了发髻，换好了衣服，银凤与金凤姐俩陪着出了王宅。上了轿车，杜氏坐在里面，金凤与银凤跨着车辕。此时有三更多天，直奔树林子而来。胜三爷自尾于车后，前面是老家人打着灯笼。

单说张玉龙被放，他是鹿伏鹤行跑到了树林之内，在树林中左等杜氏也不来，右等杜氏也不来。工夫一大，张玉龙坐在树林中，不由的胡思乱想。心中暗想：我妻这几天在九龙山神气不好，我不该叫她同我前来行刺，这叫酒后无德。我要不喝酒，决不能叫自己的妻子出头露面，此事大错了。想至此处，又一反想，暗说不对不对，这个贱人不能回来啦，我别傻等着了。这几天她在山内，口口声声绿林道无有下场，绿林道不得好结果，叫我同她归杜家庄享福，夫唱妇随。她哪是一片好心，明明咒诅于我，为的是叫我同她出山，她是另有用意。这几天镖行人年青的常到山里去，我见镖行之人俊品人物不少。这两天镖行有人在内寨与这贱婢有什么事也未可知？唉！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我走吧，别傻等着了。张玉龙刚要起身，就

见有一个灯笼奔树林而来，后面是双套轿车。张玉龙复站在里面观看究竟，比及来到树林切近，胜三爷绕到车前，张玉龙出树林子一探头，复又回去。胜三爷说道：“张玉龙你不必躲避，我与你送妻子来了。”张玉龙一听太不象话啦，遂说道：“为何你与我送妻子来呢？”此时车已站住，金凤、银凤下了车，张玉龙一看，认识是于老寨主之女，紧跟着自己妻子由车中出来。张玉龙一看，自己妻子换了衣服了，这个气儿可就大啦。

再往头上一看，杜氏的头也改了样了，变成了一个发髻啦，张玉龙抹身往林中便走。杜氏说道：“夫君你还不止住脚步？为妻有良言相劝。你不要多疑，待我说与你听。”张玉龙气昂昂地说道：“你别里勾外连，有话快说！”杜氏说道：“夫君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在前院被获遭擒，我在后院放火，被于家姐妹将我也捉住了。胜老恩公将我恩放，并叫于家姐妹陪着我出王宅。胜老恩公在前院放了你，在后院放的我，可不是为妻我自夸，并不是为妻我贪生怕死，求饶惜命。于家姐妹将我捉住之时，当时我就请求将我杀死。皆因为妻自知与夫君你往后没有什么好收缘，情愿一死以了一生。无奈胜老恩公非放我不可，为妻我才要求于家姐妹与胜老恩公，与为妻换衣服，到后院拢发挽髻。胜老恩公待你我夫妻是天高地厚之德。我劝夫君你万不可执迷不悟，助纣为虐。为

妻自幼除习女红之外，略读诗书，从未见有绿林道有得好结果的。你还不就此降顺了胜老恩公，帮助找印，将来你我夫妻白头到老，享人间真正的幸福。

”张玉龙未等杜氏将话说完，厉声说道：“贱人、你这几日在山里，口口声声绿林道无有下场，臭贼该杀。我是臭贼！谁叫你跟的我？现在你不愿与张玉龙为夫妇，也不为晚，你看着谁好，你就跟谁去！姓张的决不能找你！”杜氏说道：“夫君我并不是为我自己有了私心，我为的是丈夫你一世荣华。你要是奇男子

大丈夫，赶紧说出你的朋友名姓，请出人家来帮着得印，好赎你的大罪。不要执迷不悟了！你我夫妻恩爱三载，你从此改邪归正，可以显耀门庭。女子是墙上的泥皮，揭了一层又一层。”

张玉龙说道：“好贱人，你说你没有私心，有什么凭据？你上了胜英的当了。咱们俩从此各自奔前程吧！”杜氏夫人说道：“为妻有确切凭据，你来看。”一提裙子由腰间提出犀牛皮软皮壳，抽出了匕首刀横于粉颈。银凤伸手拉住杜氏的手腕，叫道：“嫂嫂不可。”杜氏将匕首刀换于左手。金凤、银凤在杜氏右边，胜三爷在杜氏左边，杜氏刀交左手，胜三爷过去一伸手，自己一反想，我胜英是什么身份？焉能捋妇女的手腕，岂不失去了人格！思想至此，刚要叫姑娘快拉娘子，一句话尚未出口，就在一怔神之际，匕首刀已抹人粉颈，当时血流如注。

杜氏娘子翻身倒于就地，立时殒命。金凤、银凤傻呆呆的发怔，张玉龙不知所措。胜三爷叫道：“玉龙你太欺我胜英软弱了，你不知我的苦心。你是挤得哑巴说了话了！你天伦金面韦驮张旺，被法兰打得口吐鲜血，死于杭州擂台之上。你蒋五叔打了法兰与你天伦报仇，璧和僧又打了你五叔，你天伦当时昏绝过去。搭到贺宅，你天伦才缓醒过来，只有呼吸之气，将我叫到榻前，嘱咐我以后见了你的时候，把你提出苦海。我因受过你天伦的重托，你行刺我不杀你，我打算跟下你来，欲问你当初投九龙山的隐情？不想你妻又在后院放火，我又将你妻送来。

如今你逼死了贤德之妇，硬说你妻有了私心，你够人格吗？现在你受法兰驱使。”张玉龙听到此处，口中说道：“胜老伯父您有话为什么不早说呢？”胜三爷说道：“你夫妻一见面就口角相争，叫我何以答言？”张玉龙回头看看杜氏，放声痛哭。

跪在胜三爷的面前认罪服说。胜三爷说道：“贤侄不要伤情，有话站起来讲。”张玉龙站起身形说道：“胜三伯父，我不是

哭她之死，悔我辜负她待我那一片好意。”胜三爷说道：“我必将这件事禀明了钦差大人，不能叫你贤妻白死。”胜三爷又叫二位姑娘：“你们姐俩坐

车仍回菊花村告诉你的天伦，叫他给张氏拉一个寿木来。再派十位八位人来，来两个女仆，先将杜氏成殓起来，暂归菊花村停灵。”张玉龙说道：“劣侄沾了不孝不义之名，在我天伦面前少孝道，逼死我内人。劣侄我实罪该万死！”胜三爷说道：“上天许人改过自新，你从此改邪归正。多孝顺你天伦尚不为迟，自能逢凶化吉。”张玉龙与胜爷说着话，就见由菊花村来了三十余位男的，车上坐着是女仆，四个人搭着寿木，还有纸张。丫头婆子把杜氏成殓起来。胜三爷率领镖行老少英雄二十余位，拜奠张氏，然后胜三爷叫将棺材抬至菊花村。张玉龙说道：“且慢，树上还有两个包裹呢，您叫人上树去取将下来，此物我也不要，留与张氏发丧之用。”

胜三爷叫人上树取下包裹来，当着众人之面打开，里面俱都是金银衣物等，约值五七百两银子。众人看完了仍然包好，放在张氏的棺材上，抬回菊花村。进了王宅，将灵柩停在前院，众人进了上房，吃茶谈话。张玉龙换了衣服，与小弟兄们非常的亲近。然后摆上酒席，酒至半酣，胜三爷唉声叹气。张玉龙说道：“胜老伯父，此印小侄知道下落，并有我拜兄隐士罗文能下海泉。此人现在六合县罗家林居住，聘请此人必能盗印。我知道落在哪一个泉内，您要请不来此人，我给他跪下请他，必叫他前来帮助盗印。”众人闻听张玉龙之言？抚掌而笑，说道：“罢了，真是至诚的英雄。隐士罗文已有人请去了，今天去了两天啦，大概明天必有信息。”张玉龙说道：“还有一事，胜三大爷您必知我父现在哪里？我要见我父亲一面。”胜三爷说道：“此是易事。你父现在在我的镖局子养病呢，大概已经好了。

谁同他前去？”一粒洒金钱胡景春说道：“弟子愿往。”于是星夜同着张玉龙奔十三省总镖局而去。

来到镖局子，天光已亮。胡景春将张玉龙领到后院上房屋中见了张旺。张旺尚在病榻，张玉龙看见天伦，放声痛哭。张旺坐起身形问道：“汝因何至此？”张玉龙哭禀他的天伦，将白玉祥怎给他娶妻，直说至杜氏树林劝夫，自刎而亡。张旺含泪道：“小冤家，你将贤德的儿媳逼死，如今你可醒悟了？”

张玉龙说道：“孩儿后悔已迟。”张旺说道：“皆因为你在家我便出外，你在我家我又回家，胜三爷，前二十余年救过为父之命，我却未曾跟人提过。”张玉龙说道：“孩儿必报答我胜三大爷之恩，同我盟兄隐士罗文，去海泉盗印。”张旺说道：“吾儿附耳过来。”张玉龙低头立在他父面前，张旺说道：“你白老伯父性情刚暴，又是武状元出身，他必与你胜三大爷有一场血战。你三大爷在场面上可不让人，两下里要僵了火，动手的时候，人物对了人物，必然是摘解不开。胜三大爷有镖行的人，你白大爷九龙山人多势重，打得必然是搅海翻江，我有苦肉绝计。话可不许传六耳，你不可不许告诉别人。罗隐士



来了，你去帮着盗印去。盗印出来你就算是我的好儿子，你去吧。我的言语，要牢牢谨记。”张玉龙不忍割舍。张旺说道：“你只要改邪归正，父子在一处之日甚多。何必学儿女之态？”张玉龙含泪奔前院客厅。此时镖局子尚未开饭，便随一粒洒金钱回菊花村。静等隐士罗文。

话说胜三爷大众正在谈论杭州擂台之事，有人回禀，铁老镖头同隐士罗爷及先去请人的小弟兄们俱都到了村口。家人报告未毕，铁天胜已走人上房，口称：“胜三哥，罗文到了。”

胜三爷说道：“现在哪里？”铁天胜说道：“他们在后头呢。”

胜三爷说道：“众位仁兄贤弟，这可不能以平常朋友待之，咱们大家赶紧出庄迎接。”众人个个离席，整理衣襟，胜三爷在

前率领众人，出了王宅奔村口而来。就见一匹白龙驹上端坐着萧三侠，后面就是罗爷与众位小弟兄。萧三侠先甩镫下马，铁天胜说道：“胜三哥，我给你引见引见，这是咱亲戚罗文。”

一指胜爷说道：“这就是胜三哥。”众位英雄观看惊天动地的英雄，原来是一位俊俏年青的人物。头上戴青缎子壮帽，身穿青绢绸大氅，青缎色短靠。一巴掌宽青缎子英雄带，细腰窄背。

双肩抱拢，五官清秀，面如冠玉，俊美之甚。胜三爷走上前去，提大氅，磕膝盖点地，口中说道：“隐士光临，未能远迎，罪甚罪甚！”罗爷一看胜爷偌大的年纪，这样的恭敬，赶紧还礼说道：“胜老明公过奖了，在下乃是村庄一农夫，何敢劳动侠剑客？罗文有何德能？老义士如此，使我罗文举止不安了。”

铁天胜在旁说道：“罗贤弟不过套言。”罗爷又与老少英雄见礼，胜三爷与罗爷连袂进了菊花村。走进王宅大门，进了东跨院，尚有未迎接出来的，进了屋中再与见礼。胜三爷说道：“王大哥，这是隐士罗文。”罗文一看，王灵当时一怔。罗文说道：“胜老明公，您与王老伯父论弟兄，罗文我不敢与他老人家论弟兄，这是我王老伯父。”语毕，罗爷跪倒身形，口称：“伯父，小侄男罗文与伯父叩头。”王灵伸手相搀。胜三爷又与众少年介绍，都称罗文叔父。到了张玉龙这儿，彼此脸儿一红。罗文说道：“胜老明公，我们是同盟弟兄，咱们各论各人的辈份吧。”二人也见了礼。罗文向张玉龙问道：“贤弟你何以至此？”张玉龙打了一个唉声，将夫妻双行刺，杜氏自刎劝夫的话说了一遍。罗爷说道：“死了没有？”张玉龙说：“死了。”罗爷闻听，急得直跺脚，唉了一声，就地方砖碎了一块，塌下去有四五寸深。众人莫不叹羨罗爷之力大绝伦。罗文说道：“杜大哥真是命运不佳。二侄女被山大王抢去，用金钗刺目。

大侄女自刎劝夫，双烈出于一门。金叉飞刀将杜云杜子明之女

虽死不朽矣！”胜爷问道：“罗隐士你说何人？”罗文说道：“杜云杜子明。”胜三爷说道：“张氏就是子明之女吗？”罗文说道：“然也。”胜三爷长叹一声，几乎泪下，口中说道：“杜老镖头真教子有方也。贤德的侄女，始终不肯说出娘家姓氏，恐失了其父的名望。自以为山大王之妻，面上无光。其实人分三六九等，有贤有愚。山大王与山大王不同，白老寨主出身是武状元，论品第在你我之上，贤侄女死得实在可惜。伺后余必报知钦差大人，使贤侄女含笑泉下。”众人闻听，莫不叹息。

罗文又将杜云二女儿金钗刺目，青龙山救姑娘之事说了一遍。

胜三爷派人预备酒席，工夫不大，将酒席摆好，罗文这才问九龙山中之事。胜三爷遂将十二道钢铁闸昨日大开之事说了一番。

罗文说道：“我并不是长我义父的威风，九龙山好比天罗地网，我义父拉起钢铁闸，撤去把闸的喽兵，那正是诱敌之意。镖行不去人便罢，镖行若要进去，十二道钢铁闸往下一落，想要出来势比登天还难。”胜三爷说道：“此话诚然不假，有闲工夫的时候，我将他们少年探山之事，对罗隐士再为细讲。

”罗爷说道：“五位贤侄探山之事我也略知大概。哪天晚晌我与玉龙贤弟到九龙山前去探望探望。今天这半天不算，明天后天小弟若不回来，您就另请高贤。小弟我是以死相答。可有一宗，我有三件事，要在胜老明公面前要求。”胜爷说道：“罗隐士您把话讲在当面，我可应者自无不应。若实有难题呢？咱们大家再从长计议。请问这头一件？”罗爷说道：“第一件事，我若将印盗得出来，咱们是盆不沾面，面不沾盆，公事上别提我罗文一个字儿。”胜三爷说道：“凭隐士之高明，要是求取功名，武状元犹如探囊取物，这不是胜某当面夸奖，仪表人材武学，哪一样儿都称得起是状元的资格。您既看功名富贵犹如浮云，取出印来的时候，公事上绝不提您一字。这个事算不成问题啦。

但不知第二件事？”罗爷说道：“我义父的秉性高傲，你们二位难免以武力解决。最后非有九龙山与镖行一场混战不可，到那时，杀得血染衣襟，我罗文概不能加入。头可断，志不可移。”

胜三爷说道：“在下胜某决不能离间您义父子的感情。请问这第三件事？”罗文说道：“这第三件可得胜老明公您维力，如果破了九龙山之时，必得担保我义父及义兄弟，不能打官司。”

胜三爷说道：“罗隐士，王灵老哥在此。王老哥哥与白玉祥乃是磕头弟兄，屠大爷与白爷又是儿女亲家。别说罗隐士您要求此事，就是不要求，我胜英决不能叫白老寨主去打官司。不但我一人担保不叫白爷打官司，孟二侠、萧三侠与我胜英，我们三个人担全部责任，宁可断我三人之头，不能叫白老寨主父

子打官司。这三件事胜英敢担负完全责任。”罗爷说道：“既然把话说明啦，今晚我便起身，有印有罗文，无印亦无罗文了。”

胜三爷提起酒壶满满斟了三盅，口中说道：“这三盅酒我给罗隐士您助兴，但是您为国事的忠良前去盗印，上天必能保佑。

亦不可太固执了，亦不可焦躁，茫茫海泉，深不可测，岂是易事呢？探泉时千万多加慎重。”罗爷说道：“小弟谨记在心。”

语毕，端起酒盅一饮而尽。三盅酒是盅盅尽盏盏干。胜三爷又斟三盅向玉龙说道：“贤侄你饮这三盅，愚伯助你马到成功。

还有一件，你可要多多保重，量力而为，倘有差错，你有年迈天伦，何人侍奉？再说你那节烈的贤妻为你而死，你从此必要洗心向善。”张玉龙说道：“谨遵三大爷之命，不劳三大爷多嘱。”张玉龙连饮了三盅。大众吃完了饭，谈了会儿闲话，天色将晚。张玉龙带好了兵刃暗器，罗爷也收拾利便，带好了零碎，二人告辞起身。罗文说道：“胜老明公您可不要远送，咱们办的是事，九龙山踩盘子的甚多，如被探去，大有不便。”

说完了话，罗、张二人站起身形往外便走。胜三爷站起身躯，

大众在后跟随，送到宅的大门，胜爷又说道：“罗隐士与玉龙贤侄，二位务要保重些！”罗爷说道：“不劳挂念。”遂各抱拳而别。罗、张离了王宅，直奔九龙山去了。单言胜爷大众等，第二日派萧银龙、叶乘龙前去打探。前半日去打探，至后半日才回来。报与胜三爷：“九龙山的十二道钢铁闸大开，把山的喽卒一概皆无，九龙山仍不见有何动作。”此时有王宅的家人回禀胜老达官爷，外面有一穿灰色衣服之人，前来拜访老达官爷，还要拜见少侠客萧镖头，此人自称是青龙山的，姓方。”

萧银龙站起身形说道：“小侄男前日也跟您提过啦，此人是青龙山的大寨主玉面小白龙方俊仁。此人虽是绿林道，品行甚佳，大有用处。小侄男亲眼看见，跟罗爷战几十个回合，他兄弟抢去杜宅的姑娘，此人并未在山内，因他兄弟方俊义已死，实有弃暗投明之心，趁此机会不收留等待何时？”胜三爷说道：“很好很好，就此迎接此人便了。”语毕，胜三爷率领三太、银龙等一千小弟兄迎接出来，来到大门外，胜三爷恭恭敬敬，刚要与方俊仁叙谈，萧银龙说道：“有话请里面再谈吧。”胜三爷遂向里相让，将方俊仁让进上房。玉面小白龙说道：“胜老明公休要嫌我是绿林中的贼寇，我情愿与明公牵马坠镫。”语毕，提大氅就要下跪。胜三爷赶紧伸手相搀，口中说道：“岂敢岂敢？方义士愿在镖局子，你我在一处，愿意当官差，府县衙门中，我也可以给你举荐事作。”方俊仁说道：“胜老明公，我愿跟你老在一处作事，一世之愿足矣！您不憎我出身贱薄，我跟您在镖局子内帮助作一份生意，我从此改邪归正

，弃暗投明。

您要有用在下之时，马上步下短打长拳水面之事，在下不敢说有本事，我必能尽其愚力。”胜三爷说道：“就是如此。水面上如有大事，必然拜恳阁下。”胜三爷遂吩咐：“摆酒，给方义士接风。”酒席摆好，让之再三，方俊仁与胜三爷分宾主落

座。老少英雄俱都见礼已毕。饮酒之际大众观看，方俊仁仪表人材，有一派正气。惟有聋哑仙师细看玉面小白龙的五官微挑剑眉，惟独距离太近，相连不到一指。诸葛道爷看罢，并未对别人言说。回头与蒋伯芳说话。蒋伯芳低声叫道：“道兄，三番五次请这位姓罗的，我看他并不是项长三头肩生六臂之士。

有蒋伯芳在场，何必请罗文呢？”聋哑仙师低声叫道：“兄弟，你老是这样眼空似海目中无人。你为何在擂台上，叫人家破了你的金钟罩呢？罗隐士他能下海擒蛟龙，六尺深的水就将你淹死。”蒋五爷吃了一个碰，低头不语。聋哑仙师又说道：“往后切不要如此。”蒋五爷这才点头无语。众人吃完了饭，散席之后各自安歇。一夜无书。

第二日太阳过午时，不见罗文与张玉龙回归，胜三爷唉声叹气，口中说道：“三番五次聘请高贤，人家岁数正在年青，可叹张玉龙啊，他的贤妻自刎，劝夫改邪归正，我一人送了他二人的性命。我想万丈海泉，水势奇险，我胜英明知危险，使人前往送命，我胜英何以为人？何以生于世上！众位仁兄贤弟老少宾朋，哪一位阻我胜英，我誓不欲生。今天我要探一探万丈海泉，看看他二人如何？”老少英雄闻听胜三爷之言，面面相觑。惟有聋哑仙师打稽首，口念“无量佛”，叫道：“胜施主，你今天要探海泉，贫道决不能拦阻。适才贫道袖占一卦，前进者吉，后退者凶。你舍命交友，只管前去，人多了也不便。

叫孟金龙与铁飞龙和咱师弟海底捞月叶乘龙及高俊龙、萧银龙，护随你前去。”胜爷点头说道：“甚好。”五龙齐声说道：“我等愿随前往，死而无怨。”五龙刚要收拾水靠等物，玉面小白龙方俊仁说道：“胜老明公且慢。趁您未走，我就此告辞。”

胜三爷说道：“方义士，胜英款待朋友不周之处，容日请罪，为何辞去？”方俊仁说道：“胜老明公，昨天我与您提说水面

若有用人之处，我是万死不辞，为何今天探海泉，您同五龙前往，不谈我方俊仁一字？”胜三爷说道：“方义士乃是初次到此，因此胜英不敢派遣。”聋哑仙师说道：“方施主不要多想，并不是贫道不派，九龙山水势险恶，贫道不敢奉求方义士。”

方俊仁说道：“道爷，我与胜老明公有言在先，万死不辞，何惧水性险恶

呢？”聋哑仙师一乐说道：“方施主果愿前往，求之不得了。”方俊仁这才同着五龙收拾零碎并水衣水靠，六龙一老与大众告辞，出离王宅，直奔九龙山而去。七位走后，聋哑仙师说道：“列位施主，此去九龙山必然有一场血战，君子防患于未然。河沿现在停着咱们镖行六七十只船呢，容他们七位走远了，咱们大众一齐前往，作为接应，无事更好，有事咱们是休戚与共。”大众俱各答应道：“道爷言之有理，正合我等之意，我们情愿前往。”

不言大众预备起身之事，单言胜爷与六龙。七位由王宅起身，到了九龙山，已掌灯之时，一只小船遂奔闸口而来，一看钢铁闸大开，闸口闸坡上清寂寂，静落落，一人皆无。小船到了闸口前，水手说道：“老达官爷，我们这船进闸口吗？”胜三爷说道：“船不用进闸。”七位在船上遂各换了水靠，然后下了小船。三龙在前，三龙在后，萧银龙带路，叶乘龙次之，胜三爷居中。金龙说道：“三大爷您要皂不了，您就揪着我的分水韬，我能带你出二百里地去。”胜三爷一笑说道：“二百里地干什么去？贤侄不要大呼小叫的。”进了十二道钢铁闸仍然不见一人，往南去水中的拦江锁、混江轮俱都撤去。再往南去水中的竹城也是大开，并无一喽卒与一家寨主。离山坡不远，往西去，到了西北角，由水面再往南去。书中代言，六龙在水里要走几十里地，就如同儿戏一般。胜三爷累了就揪着金龙的分水韬，皂出有十余里地去。萧银龙回头叫道：“胜三伯父，

这位张玉龙哥哥，做事大为严密，这两天我问他印在哪个泉眼之中。他言说恍惚。我说你要恍惚，请来罗隐士之时，怎样前去呢？他说大概是当中那个泉里，咱们奔当中的海泉去吧。”

由东，北方的泉东面绕着走，就听见这股水往上翻的声音，恰似万马奔腾一般，令人毛发悚然。走到第二泉又绕过去，再到第三泉的东面。萧银龙说道：“胜三大爷，你在泉东边借着月光看着我们往泉里闯一回。”胜三爷点头。银龙说道：“金龙哥哥你在前面为头，飞龙第二，叶叔父第三，高恒贤弟你第四，我陪着方爷在最后。”列位，萧银龙平时不知是谁的水性好，今夜离着泉一近了，可就看出来了，还是金龙的水性，真有破水浪的力量，故此他将金龙派在前面。要论六龙的水性可都不小，相形之下，金龙略见优胜。六龙往泉前面皂，胜三爷踩水观看，离海泉翻白花处有两丈余远时，头一个金龙被水冲下来了，在水中翻了好几个筋斗。第二个飞龙也被水冲下来了，金龙叫道：“胜三大爷，这水真凉，顶不进去。”金龙说着话，面上变颜变色。其余众人有未皂至海泉近处，便被水冲将下来的。银龙说道：“咱们顺着水的漩涡往里扎猛子皂，随水力转着弯走。”大众齐说：“有理。”遂顺着水流往泉近处扎着猛子皂，皂到距泉一丈有余，仍被水力搅下来。胜三爷一看萧银龙与玉面小白龙

，二人的脸面变成了青脸啦，孟金龙铁飞龙颜色更变。胜三爷说道：“你们六人歇息歇息，我往寒泉走一遭。”

萧银龙说道：“胜三伯父，您老人家这大年岁，焉能受得了凉水浸犯呢？连我们年青的都不行。”正在此时，大众观看海泉西北露出一物，身上仿佛鳞甲相似，手擎一物，看着黄澄澄的，一露面又被水流搅将下去。大众甚为纳闷，工夫不大又翻将上来，较比先前离着海泉稍远，露出半截来，看出是人的模样了，又被水力搅将下去。当时再翻将上来离有丈余远了，晃出了海

泉，还是手托着黄澄澄一物，直奔胜三爷而来，说道：“胜三哥，此乃天幸之喜。”一手分水，一手托着印，与胜三爷观看。

口中说道：“黄金宝印得出。”

书中代言，由罗爷来时计算，此时已是三天三夜了。罗爷跟张玉龙来时，由菊花村起身，二位在九龙山东河坡雇了一只小船。言的是游江，离九龙山闸口三五里地，有一片大苇塘，靠着苇塘将船打住。罗爷对船家说道：“我们二人是九龙山的寨主，外来的船不许奔闸口，你在此处等候，不许远离。”船家答应，哥俩遂换了水靠，罗爷开发了船钱，除去船价之外多给了二两银子。船家问道：“你大概得何时回来呢？”罗爷说道：“明天要是不回来，你就走你的。”二位下船晃水奔闸口而去，离闸口相隔不远一看，十二道钢铁闸大开，并无喽兵把守。张玉龙叫道：“罗大哥，这是韩秀与老爷子师生之计。”

罗爷说道：“不错，别看明着没有人，暗中的人更多。咱们哥俩别打水面走，扎着猛子走。”罗爷在前，张玉龙在后，二人遂往闸口里面扎着猛子而去。张玉龙是本山水八寨的寨主，山中水面哪里有卡子，他全都知道。进了十二道钢铁闸，张玉龙与罗文并肩而晃，绕着卡子走。进了竹城，绕西山坡奔上山梯。

张玉龙说道：“你盗印，我在上山梯把守，凡山中人下水必由上山梯而来，我先将你陪到那个海泉去。”二人说着话，由东北往西南，此时在掌灯之后。由两个泉眼东边绕过去，到了第三个泉，张玉龙虽水性过人，离泉有三五丈就不能往前晃了。

罗爷也不往泉中晃，同着张玉龙晃到上山梯。由身上取下一个包裹，打开了包裹，取出七块分水挡。这就叫未治其事，先治其物。罗爷平时水性过人，也下不去此泉。皆因为九龙山十海岛有这十座海泉，才有十海岛之名。这十个泉眼有五个泉眼的水往上翻，有五个泉眼的水往下翻。每个泉眼方圆占二十来丈

远。往上翻的泉眼在九龙山东北，往下翻的泉眼在西南，也是二十来丈方圆。要往翻水泉里面掷一块石头，必得往上冒三次才能沉下去。水源由泉眼里

冒上来，待水往上冒的力量止住时，则水力再向下翻，那石头才能顺着水流沉将下去。因为水由泉眼中来时，其激力最大，水往上翻的力量，就如螺形相似。那五个往下翻的水源，是由上面往下卷，二十来丈的水转着弯往里走。无论多大的对象，一近漩涡时便漩人里面。无论多大水性的人，也不敢近前。林士佩掷印的时候，张玉龙给他撑着小船。只可进往上翻的泉，临流切近便不能前行。泉眼的水流方圆二十余丈，小船离泉有二十五六丈远，便不能再向前进了。

并且不能久停，林士佩的双足被胜三爷剁去，伤尚未愈，不过扎挣着办的事，张玉龙只能顾撑船，不能顾掷印。林士佩跪船头上，用红绦子将印缠好，留出一个头来提着，拎将起来往海眼中抛去。虽然林士佩力大绝伦，因为有伤的关系，究竟力量差些，把印掷出去只有十七八丈远，未能落在正海眼中。

你道这也是忠良爷的命大，邪不能侵正。要真掷到海眼中，慢说是一个罗文，就是十个罗文，真要下海眼，那是决办不到！

林士佩掷印之时，因为印上有红绦子，被石缝将红绦子夹住。

要没有红绦子，茫茫海泉，小小的一颗印落在石堆里，罗爷纵能下泉，也找不着此印。这就是活该罗爷露脸，忠良大人的洪福，胜三爷老哥儿三位的造化。罗爷将宝印得着顺着水流转将上来，头一次往东北一看，见有五六个人，罗爷就知是胜三爷等到了。刚要说话气力不支，又翻将下去。再上来之时，虽离泉稍远，仍然又翻将下去。如此三次，才由水中冒出来，手托着宝印交与胜三爷。萧银龙、孟金龙等，俱都伸手向胜三爷要印观看。金龙从胜三爷手中接过印来，自己一欢喜，大声喊喝：“九龙山的小子，印盗出来了！”罗爷说道：“孟爷别喊啦，

身在九龙山呢。”正在此时，由南往北破浪来了两个人。为首这个人，口中喊道：“将宝印与我们留下。”此人与孟金龙撞在一处，金龙一看此人，连鬓络腮红胡须，大牙龇于唇外，右手的护手钩一分水，亮出左手的护手钩，孟金龙伸手就抓护手钩。胜三爷看着此人眼熟，不敢相认，说道：“二位别动手，胜英在此。金龙不可造次。”此人听胜爷报了自己的姓名，当时就撤回护手钩，面对胜三爷说道：“老师，弟子在水中不能与你老磕头，我这里给你行礼了。”语毕，向胜三爷点了点头。

胜三爷说道：“这位壮士不要认错了人。”此人说道：“我是你记名的徒弟，我叫混江龙于蓝。前三年三月你在莲花湖打虎，周济我母子银子。五月间银龙在莲花湖被困，我母亲叫我给你送信。六月间二打莲花湖你又周济我银子，我将我娘背出莲花湖。在江宁府西门外，我开了一个小买卖，前面是门面，后面是住家，我母亲死啦。我也没有娘啦，我才到镖局子里找你。

听说你在这儿盗印呢，我想你是我师父，我应当替你盗印。我就来到九龙山，十二道闸都开着呢，我来到竹城遇见一个小孩，我以为他是九龙山的贼，他以为我是九龙山的贼，我们两个人就动上手啦。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盗印的。他遂说咱们一家人，他也是盗印的。”师徒正在这儿说着话，后面这位少年，由胜三爷的身后绕过来，叫道：“胜三伯父，小侄男有礼了。”胜三爷一看这位少年，身穿荷花色的水靠，面似敷粉，原来是小儿童。胜三爷说道：“在下眼拙，一时不识英雄了。”

少年说道：“胜三大爷你不认识我了？我父亲是小霸王童林。”

胜三爷说道：“原来是贤侄。你多大岁数了？”少年说道：“小侄男十五岁了。”胜三爷说道：“贤侄你叫何名？”少年说道：“小侄叫千里追风仙童华龙。”胜三爷一笑说道：“真是一辈新人换故人，后生可畏！十余年不见童贤弟之面，他竟有了这

样的好后人。”

这时，华龙、于兰俱各通了姓名。原来，他俩暗奔十海岛，但不知印在哪摩海眼里啦，趁夜间乱找一回，两个人谁也进不去泉，只好回来。两人正在山坡树木交杂之处休息，就听孟金龙喊道：“九龙山的小子，黄金印盗出来了。”混江龙于蓝与华龙过来抢印，与胜三爷相见，胜三爷一看是整够十龙。加上自己是十一位，这才叫十龙探海泉，罗隐士、张玉龙，他们二人是前三天来的。同着来的是六龙，混海金鳌孟金龙，浑勇金钢铁飞龙，海底捞月叶乘龙，鱼眼高恒高俊龙，塞北观音萧银龙，玉面小白龙方俊仁。后到记名徒弟混江龙于蓝，千里追风仙童华龙，这十龙出死人生盗出黄金印。罗爷说道：“胜老义士，快出九龙山为妙。”于是五龙在前，五龙在后，鱼贯而行。

其行甚快，刚到竹城，忽然间惊天动地。山上三声号炮，借着山音，就能听出二三十里地去，往东北一看，满山红绣球摇摆，七座连营，人喊马嘶，地动山摇。黑夜之间，看着就像蝼蚁满山一般。众英雄往东一看，东山坡上十三层围子，都是滚木、灰瓶炮子，硬弩长箭，七股鱼叉，后面削刀挠钩，阔斧单刀花枪鬼头刀。众喽卒齐声呐喊：“拿住了探山的，老寨主有重赏！”

罗文说道：“胜老义士，我义父平生善用兵，这座七星营不易破。如将咱困到天亮，我义父有十二颗月牙镖，一镖一个，镖不空发，你我插翅也不能出此山，乘此黑夜，人人奋勇，还可以杀出去。”萧银龙说道：“咱们现在水中，非抢上山去，不能与敌人打仗，金龙与飞龙二位哥哥俱都有横练功夫，你们二人扎猛子到山根，偷着爬到山上，打开头层围子手，打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好随后爬上山去。”二龙遂扎猛子往山坡而来，到了山根底下，偷着往上爬，爬到十几丈去，就被灰瓶石子打将下来，仍然跳于水中。再往西晃，萧银龙



与二龙说道：“你

们俩再往闸口由南面悄悄往上爬。”二人仍然扎猛子至南闸口，又被弩箭射回。金龙叫道：“胜三大爷，石头砸得骨头疼。”

罗爷说道：“天光一亮更出不了九龙山了，我义父的月牙镖专破金钟罩铁布衫，到那时小弟只好束手被擒。”胜三爷闻听，长叹一声说道：“黄金印黄金印，要你何用？”说话时手托着黄金印，又叫道：“罗隐士，胜英累及您啦！您是逍遥自在之人，应胜英之请来到这里被困；可惨张玉龙之妻，自刎劝夫

。十龙之中，过三十岁的才有一二人，俱都是青春年少之人。”

语毕复又仰面长叹。就在此时，忽听闸口上一阵大乱，由闸口往南十三层围子手，俱都往南抱头而逃，自行践踏，来回乱蹿。

有一人在西山坡上站着喊道：“胜三哥，飞天玉虎蒋伯芳来也，众位打这边上山坡吧。”胜三爷闻听，率十龙抢上山坡。罗爷临上山坡之时，由油布口袋之中，取出一个包儿，里面是锅烟子，用右手托着锅烟子往脸上一抹，抹了一个黑脸。张玉龙说道：“罗大哥您方便方便吧，我也抹点。”张玉龙也抹了一个黑脸，十龙一老，抢上山坡。孟金龙亮出降魔宝杵，铁飞龙亮丧门螺丝棍，玉面小白龙亮双铜，萧银龙亮判官双笔，鱼眼高恒亮劈水刀，混江龙于蓝亮护手双钩，童华龙亮日月龙凤笔，海底捞月叶乘龙亮宝剑，胜三爷亮鱼鳞紫金刀。惟有罗文与张玉龙二人尾于众人之后，并不亮兵刃。蒋伯芳叫道：“胜三哥随我来，小弟开路。”

您道，蒋伯芳怎么来由呢？皆因胜三爷与六龙前来探山，聋哑仙师划策，众人前来打接应。胜三爷与六龙进闸工夫不大，十二道钢铁闸就落下来了，大众甚为惊惶。忽然听山中人声呐喊，亮出七星营，镖行人将船聚在一处，不能进山解救。石门已填死了，老王灵亦没咒念啦。老剑客夏侯商元说道：“有不怕死的随我来！”杨六爷说：“我去。”贾七爷说道：“我也

去。”蒋五爷说：“我也去。”此时，蒋五爷的马与棍，早有人由杭州取来了。蒋五爷说道：“就凭我这条棍，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就怕咱们进不去山，我是见水就眼晕。”杨六爷说道：“我能爬山。”四位遂坐小船往南而来。闸口前面的呐喊声音，为的要虚张声势。老剑客是夜行眼，看见鹅头峰一带短石墙，墙上并无喽卒。杨六爷仍用七星钉，爬上山去，石头城墙一丈多高，仍是用飞抓抓住石墙。杨六爷这回可留上神啦，因为上回被人抓住过。抓上了石墙，由上面系下弹绳，底下的人揪着绳子上山。四位过了石墙，走进树林子，正往前走，忽由树上跳下一人，四位一怔，蒋五爷拿棍要打。此人说道：“且慢动手，来者何人？”蒋五爷说道：“飞天玉虎蒋伯芳。你何人？”

此人说道：“某家二少寨主白俊是也。你们四位从此往西北绕，走鹅头峰。到了七星营附近，有穿蓝衣裳的，大襟上有白牌子，那是传信的喽卒，可以随便穿营。你们见着他们把他们衣服脱下，穿在你们身上。白牌挂在大襟上，便无人阻拦。七星营中营是我父亲，北面三座营是我韩家弟兄。南面三座营是我盟叔曹家父子，由鹅头峰绕至七星营后，靠着东面十三层围子走过去，再路过曹家的父子营后，尽北头就是闸里面的喽卒。每道闸上三十名喽卒，两头每道闸上是一百名喽卒，十二道闸上共合是五百名喽卒。由当中往西打，可以直打到胜老者被困的所在，然后再合在一处。再从闸上由西往东攻打，便可救出里面的人。可有一宗，众位千万少伤我九龙山的喽卒。”蒋五爷说道：“不劳嘱咐。”白俊说毕，摇身一晃，踪迹不见。

原来这一带山最矮，白二少寨主带领一百余名喽卒把守此山，因为这地方最要紧。白俊来到这里，闻听里面亮了七星营，遂把那一百多名喽卒及寨主，都打发到别处去了。白俊自己在这里，就知道

镖行准有人由这里上山，故此遇见蒋五爷，白俊告诉完了而去。

贾七爷说道：“谁去擒报事的喽卒，摘白牌子扒脱衣服？”老剑客说：“我去。你们在此略等片时。”语毕，老剑客直奔西北而去，果然看见穿蓝衣裳的喽卒，大襟上挂着白牌子，老剑客直奔喽卒而去。来到喽卒跟前，一把揪住说道：“你要一嚷，我就要了你的命。”老剑客是筋骨如铁，平常的喽卒，被他一抓就晕啦，哪里还顾得嚷呢？喽卒实实被老剑客夹在腋下，约有喝一碗热茶的时候，老剑客把此喽卒夹到贾七爷三位面前，贾七爷一看这个喽卒有二十多岁，白脸膛儿。喽卒跪下就央求，贾七爷说道：“我决不伤你，借你点东西，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将喽卒捆在树上堵了口，这身衣服别位穿著都大。贾七爷与老剑客及杨六爷三位都是矮子，惟有蒋五爷穿正合适。蒋五爷把这身衣服穿在身上，老剑客说道：“你把鞋袜子换了。”

蒋五爷说道：“黑夜之间，谁看得那么真。”老剑客说道：“你别逞能，趁早将鞋袜换了。”蒋五爷无法，只得把鞋袜也换了。

蒋五爷说道：“此鞋稍微紧点。”老剑客说道：“紧更利便，蒋五爷把牌子可带好了？”蒋五爷说道：“带好啦。”老剑客说道：“老五你可别把脚力放足了，报事的喽卒没有那么快的腿，别叫人家看破了。你要切记，贴着东面白老寨主的后营走。”

蒋五爷答应一声，遂奔北方韩家的营寨走去。走到韩家的营寨，韩秀早已望见，打发喽卒，看看是什么人？喽卒看罢，遂禀报是传信的白牌喽卒，奔老寨主的营寨去了。韩秀不疑，皆因为九龙山老寨主有令，各营各守己地，不准乱动，乱动者斩。故此谁也不敢离开己地。蒋五爷由白玉祥的营寨东面，十三

层围子手的西边过去，就是老二虎头曹家父子的营寨。白玉祥方才也见有人过去，其行甚快，问喽卒道：“是传言喽卒过去吗？”

喽卒说道：“是报信的喽卒，奔曹二老寨主的营寨去了。”蒋

五爷到了十二道闸，进了闸口，冷不防举起亮银盘龙棍往西便打，一棍就是五六个，打得喽卒纷纷乱蹿，蒋五爷本打算不伤人，无奈犹如箭在弦上，不发不行了。不打开众人焉能救得出胜三爷？蒋五爷由十二道钢铁闸，直打到西山坡，打乱十三层围子手，拿棍站在山坡之上，口中喊道：“胜三哥在哪里？小弟蒋伯芳在此。”胜三爷闻听，不啻半空中下了一道赦旨一般，顺着竹城直奔坡，老少十一位上了九龙山，孟金龙、铁飞龙在蒋五爷身后，往东面而来。

此时早有传信的喽卒，报告老二虎头曹世彪，有蒋伯芳同十数人杀上山来。曹世彪说道：“再探。”报信的喽卒走后，老二虎头哈哈大笑道：“什么蒋伯芳，蒋伯圆也不成，笼中之鸟，釜中之鱼。他还过得去老夫我的营寨吗？”老二虎头正在耀武扬威之际，又来了报事的喽卒，口中说道：“现在蒋伯芳已奔营寨来了。”老二虎头说道：“真会飞吗？待老夫捉他。”语毕，抄起那对擂鼓点金锤，带领着五百飞虎军与两家寨主，正往西北走着，由东面过来一人，其行如飞，对曹世彪说道：“来人休往前进，老朽在此。”老二虎头抡锤就砸，老剑客一面动手，一面大声喊道：“老五，你保护你胜三哥往东去，有我在此抵挡。”曹世彪闻听，吩咐手下的寨主：“别叫镖行的人走了，挡住他们的去路！”这两家寨主，本是曹世彪得意的徒弟，俱都是手使长家伙，一个手使亮金枪在前，一个使镔铁戟杆在后，一齐迎着蒋五爷而来。

头前提亮金枪的说道：“来者何人？”蒋五爷说道：“提起我的姓名，吓破了你的苦胆，我乃飞天玉虎蒋伯芳。”贼人闻听一怔，提枪分心便刺。蒋五爷拿着盘龙棍往外就崩，将贼人的枪崩出去三丈多远，再一棍奔脑袋打去，打得贼人脑髓皆流。

可怜金枪将徐勇，只一个照面，命丧战场。第二个寨主拿镔铁

戟杆，对着蒋五爷便挑，五爷闪身形说道：“来者何人，通名受死？”蒋五爷见这敌人的战杆粗如胳膊一般，比蒋五爷的棍粗着一半儿，蒋五爷故此急问他的姓名。此人答道：“我乃旱八寨的寨主铁戟将贾生是也。”语毕，又一抖戟杆奔五爷面门刺来，五爷不敢直接，用棍斜着摸贼人的家伙，恐怕不敌贼人的气力。五爷闪身形，容贼人的戟扎空，偏扫着用棍一找贼人的镔铁戟，就听叭的一声，贼人的戟弯了。蒋五爷一笑，一棍奔贼人的头上打来，就听叭啦一声，脑浆迸裂。孟金龙说道：“吓了我一跳，错非是蒋五叔，要是别人，还叫这小子给吓跑了呢，原来这条戟是肉馅的。”此时老剑客绊住了曹世彪，蒋

五爷在前，十龙一老在后，往东南而去，所有曹营的喽卒寨主，一闻蒋五爷之名，不战而退，胆战心惊。蒋五爷来到东山坡十三层围子手切近，厉声喊道：“吾乃飞天玉虎蒋伯芳是也，众位与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挡我者死，避我者生！”胜三爷在后面叫道：“兄弟，棍下留情！九龙山的喽卒都是有家眷的好人。”罗爷在后面闻听胜三爷之言，真是仁人之言。在此危急之时，仍存慈爱之念，无怪乎妇孺都知胜三爷之善也。蒋五爷在前，众人在后，闯过了东面十三层围子手，来到东山坡。

罗文叫道：“五义士大概不会水吧？”蒋五爷说道：“我见水眼晕。”罗爷说道：“我先下去。您将棍先掷下来，然后您再跳入水中，自有我接着您。”罗爷语毕，双手护裆先跳下水去了。蒋五爷把棍照定罗文掷去，罗文闪身形接住盘龙棍。蒋五爷也双手护裆跃入水中，鼻子一发辣喝了两口水，罗爷伸手揪住蒋五爷，蒋五爷揪着罗爷的胳膊，由水面逃走。此时孟金龙等也都跳下，惟有胜三爷不走。老剑客弃了曹世彪，赶奔胜爷而来，老剑客说：“胜三弟你还不走，等待何时？”胜三爷说道：“曹老二随后追来了，我战他一场，看看他有多大的能为？”

老剑客说道：“胜老三你太不知足了。蒋老五打死九龙山上的人，不计其数，黄金印也到得手中，咱们不但没伤人，仅添了人啦。走时比来时还多了两位呢！你真不知足？你看水中的船都到了。”胜三爷往水中一看，老剑客一把将胜爷推下山坡，口中说道：“胜老三别忘了护裆。”胜三爷举手护住了裆，落于水内。此时曹世彪已然赶到，老剑客说道：“曹老二你别追啦，黄金印已到手，就剩了破九龙山啦。你摸摸你的脑袋。”

曹世彪赶到跟前时，老剑客已跳入水中，曹世彪只气得哇呀怪叫。老剑客由水面赶上众人，杨六爷与贾七爷已在小船上迎接下来了。

杨六爷与贾七爷站在高阜处，望见蒋五爷大功已成，老哥俩遂由原路而归，临下山之时，贾七爷将被擒传信的喽卒由树上解下来。老剑客见了杨六爷、贾七爷，说道：“你们俩这回太安静了。老五将九龙山的喽卒打死不计其数，虽取回黄金印，但是此次伤人太多，心实不安。”老剑客与杨六爷、贾七爷说话的工夫，聋哑仙师迎接胜三爷与十龙的船俱都赶到。胜三爷又与童华龙、于蓝二人向罗爷介绍。童华龙问道：“罗爷，您临上山时，由身上解下来的鱼分水一般，那是何物呢？”罗爷一看童华龙这份精神，非常爱惜。众人弃舟登岸奔菊花村，进了王宅。

胜三爷取出前次所盗的印匣，将黄金印装入印匣，在王宅书房之中供奉。跟着又把酒席摆好，众人都与三侠道喜，遂猜拳行令，直饮到午时已过。正在畅饮之际，聋哑仙师说道：“列位施主，我拦你们众位的高兴，这不是喝酒的

日子，不可乐而忘忧。你们大众只顾一时欢乐，九龙山这次死了多少人，白寨主乃奇才异能之人，他要带队下九龙山，这菊花村弹丸之地，何异泰山压卵？菊花村之民恐不能生矣。”胜三爷说道：“道兄有何良策？请就此言来。”道爷说道：“别无良策，咱们要

是走，就给菊花村百姓惹下祸啦！再说也没有走的道理，事情尚且未完，印有啦，正凶尚未捉获，岂能完案？最好咱派人沿路埋伏，每人相隔二十来丈远，由菊花村直至江沿，见九龙山有什么动作时，互相传递信息，咱们好带领全村民人，一方面逃走，一方面去抵敌。”胜三爷说道：“道兄之言是也。”于是撤去残席，派人沿路埋伏传达消息。菊花村之事暂且不表。

单提九龙山上，白玉祥闻报镖行之人俱已脱逃，九龙山死亡甚多，遂将曹世彪叫到中营，问曹爷捉住镖行多少人？曹老二两手一拍说道：“一个也没擒着。”白玉祥又传五百飞虎军的寨主问道：“弓箭弩箭发了多少？”飞虎军的寨主说道：“曹老寨主追敌，我们在曹老寨主后面，因此未敢放箭。我们若放箭，曹老寨主必然受伤，况且镖行只有十数人，闯进我们营寨的时候，曹老寨主便跑在飞虎军前面去了。”白玉祥闻听，拍案叫道：“二弟，你要不是我的盟弟，我非治你的罪不可！

你可害了我的喽卒了。”正在此时曹家的营中前来报告：“共死伤喽卒三百余名，旱八寨的寨主二名。”白玉祥闻听拍案大叫，伸手往菊花村一指，口中说道：“老胜英，若不将菊花村踏成齏粉，我非白玉祥也！”语毕，传令调全山喽卒十分之六，飞虎舟、飞豹舟、飞龙舟，共是三百只。杀奔菊花村。不问老少男女，见着就杀，鸡犬也不留，然后放火焚村。韩秀守住九龙山，不许擅离。韩秀闻听老寨主之言，遂叫道：“恩师不可，门生有言奉告。”白玉祥说道：“你有何言？快快讲来。”韩秀说道：“镖行十余人，就打出了九龙山。九龙山如此险固，镖行的人出入犹如平地一般，徒儿莫明其妙。再者，焉知镖行不施诡计？倘我兵出发时，镖局反入九龙山，徒儿人单势薄，九龙山数百余里，镖行的人若放起火来，何以当之？再说菊花村的百姓何辜？我兵到时必至扫平菊花村，镖行人在山中都未

被擒住，在菊花村更不能矣。望恩师勿失素常爱护乡民之志！”

白老寨主听至此处，长叹一声说道：“真是邪不侵正也。”当时止住号令，并不追赶，菊花村才得安然无事。白玉祥虽未追赶，道爷料事并非不中。单说菊花村中并不见贼人来，胜三爷心中稍安。遂问：“何人可以送印？先将黄金印送回院衙，以安忠臣之心。”胜三爷连问五七次，无人答言。聋哑仙师遂说道：“这样重任，谁也不担，贫道我指派一人前往。”胜三爷问道：“何人可去？”道爷说道：“舍伯芳之外别无他人。”

蒋五爷说道：“小弟愿往。但是院衙中，小弟并无相识之人。”

道爷说道：“贫道早料到九龙山必有别的动作，不想菊花村安然无事，院衙中贫道早派一人保护大人去了。你们看看咱们的人短哪位？”银龙一笑说道：“诸葛大爷，我知道，咱们由九龙山回来之时，侯华璧未进村，由打半路上便去江宁府了。”

道爷一笑说道：“老五你还愁没有熟人吗？”胜三爷由囊中取出黄金印交与五爷，口中说道：“千斤担子都在你一人的身上，此去江宁府有百里之遥，沿路无论遇见何事，切不可开口。”

五爷说道：“小弟遵命。”语毕，接过黄金印，用包袱包好，扎在腰间，抄起亮银盘龙棍就要起身。道爷说道：“蒋五爷的家伙，还没带全呢！”蒋五爷说道：“我还有什么家伙？”道爷说道：“你二次又与恩师学了六颗镖，为何不将镖囊带在身上？”蒋五爷说道：“那有何用？吾拳起处风云吼，脚到处神鬼惊。”道爷说道：“老五你现在是黑人，你知道吗？杭州府你抢白龙驹，棍打焦公子，引起杭州擂台，如今官司还未结案呢。你三哥是事都完了，惟你这场官司不定怎么样呢？今天叫你送印，一来你的武学好，叫我们放心，二来留作你将来输官司的时候，求忠良将功折罪，你好得自由。你到那里少说话，多磕头，忠良爷问则答之，不问不可多说。”蒋五爷点头。道

爷又说道：“你到那里就不用回来了，你帮助侯华璧保护大人。

我们这儿如有用你之时，必会去人唤你。如无我们这儿的信，不准你回菊花村。”蒋五爷连声答应，又带了两身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袱，用棍挑着包袱出了王宅。胜三爷、弼昆和尚、诸葛道爷三人相送。出了菊花村三里余地，临别时，道爷又嘱咐道：“老五你出恭、喝水都要留神。”蒋五爷连连答应。弟兄们分手，老哥儿三位这才回归菊花村，暂且不表。

一路之上，施展夜行术的功夫，一百余里之遥，由午后起身，至太阳平西之时，蒋五爷已到江宁府西门外。就觉着口干舌燥，进了一家茶馆，坐下吃茶，心中想着印，手摸着印。正在喝茶的时候，忽见有官兵前来，百姓们避道。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就见喝茶的人交头接耳，俱都秘谈。蒋五爷对着的是一位出家人，蒋五爷凑到和尚面前低声问道：“老当家的，官兵这是往哪里？”和尚说道：“这是往院衙去的。”蒋五爷说道：“为何方才买卖家都上门呢？”和尚说道：“出家人按说不谈国事，皆因为这回的事情，出家人看着生气，院衙之中出了行刺的啦，这两个行刺的，一个是和尚，一个是老道，你说多令人可恨？贼僧贼道，与官人打天刚一黑就动手，直打到掌灯，现在还打着呢！这些官兵是擒贼僧贼道去的。”蒋五爷说道：“可知这两个出家人是哪庙的吗？”僧人答道，“老道叫诸葛山真，和尚叫红莲罗汉什么昆？这个和尚之

名，我记不详细了。谁不知道，这两个出家人给忠良爷送印来啦？都轰动啦，原来是行刺，并不是真送印。”蒋五爷听到这里，一把揪住僧人说道：“你是满嘴胡说！”这个僧人说道：“你别着急，我说的不对，你不会去问别人么？”蒋五爷自知失礼，当时赔礼说道：“老当家的，你别怪我。我是一时情急，红莲罗汉弼昆，诸葛山真，那是有道的僧人，不作不法之事。所以在下冒犯了老当家的，老当家的多要原谅。”和尚口颂“阿弥陀佛”，说道：“出家人酒色财气都抛尽了，不计较壮士。”蒋五爷与和尚赔完了礼，给了茶钱，出了茶馆，尾于官兵之后，也奔府衙门而来。只见各处的官人，围绕院衙门，呐喊拿贼：“别叫他跑了。”蒋五爷说道：“众位闪闪，我送印来了。”众官人闻听，口中说道：“刚才也是送印的，到里面实行他那行刺的工作了，别叫他进去，拿住他！”蒋五爷真急了，从众人头上纵将过去，进了院衙门。一看东北角上声音喊成一片，有人围绕着贼人动手。蒋五爷纵上西厢房观看。千里独行侠侯华璧，血染半边身躯。又一少妇绢帕绷头，汗巾束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手使一把单刀，一位四十多岁的大汉，手使金背朴刀，围住僧道动手，和尚、老道都在六七十岁。五爷认识：和尚正是法兰，老道正是八宝真人李士宽。侯华璧此时身带重伤，少妇金莲窄小，身形乱晃。大汉直喘，年青的汗珠直流，男女四人堪堪不能抵敌。一看钦差大人在廊檐下端坐着观战，蒋五爷在房上一声呐喊：“忠良大人不要担惊，小民蒋伯芳来也。和尚并非是弼昆长老，巷道亦非诸葛山真，僧道乃是冒名元凶，小民拿住僧道再见大人。”蒋五爷语毕，纵下房来，打开雪青纱，亮出亮银盘龙棍。列位，蒋五爷到此，乃是第三次救驾。

您道刺客是怎么来的呢？皆因九龙山白老寨主欲想攻打菊花村，被韩秀阻住。只闻山中哭声震山，九龙山的喽卒十之八九都有家眷，妻哭夫，子哭父，父哭子，白老寨主异常伤感。

韩秀多方解劝说道：“老寨主您辛苦一夜啦，再这样悲伤，岂不损耗精神？”老寨主怒气稍息。韩秀吩咐摆酒，酒至三杯，老寨主说道：“众位，九龙山遭此惨辜，乃白某失信于胜英，将印挂在隐逸楼。都是你李士宽、法兰二位出家人用假印换真印引起。你们将真印倒是交与我呀！不应将宝印交与林士佩，

林士佩也太狠毒，将宝印掷在万丈海泉，害多少人？天不绝他人，胜英手下有高明人，将宝印从海泉捞出。他们伤了吾九龙山三百余人，害得骨肉分离，这都是你们二位师父所为。”老道与和尚二人羞得面上变颜变色，站起身形说道：“吾二人就此出九龙山将印盗回，如不能盗印，必把比印大的东西盗来，如果盗来，老寨主可能收留？”白爷说道：“我破出一身刷，敢把皇帝打

，你们二位取来圣上人头，我也敢接受。”和尚与老道这才告辞起身。和尚与老道坐着小船商议，和尚说道：“这次盗印决不容易，他们得回宝印必然贺喜。不能实时送印，咱们俩你冒充老道诸葛山真，我冒充红莲罗汉弼昆，奔江宁府伪称送印，赃官必然迎接，出其不意杀了赃官。将人头送回九龙山，白玉祥收与不收，没有问题，事后必然捉拿诸葛山真与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将他二人千刀万剐，岂不是报仇雪恨？”老道点头称善。僧、道二人到了江岸下船，奔江宁府，来到西门外上了一家酒楼，天也就在太阳平西的时候，和尚老道喝着酒商议。等到掌灯之时，再奔院衙行刺。

列位，凭和尚、老道的本事，要去行刺，那真得说手到擒来。二人吃完了酒饭，先进了城找一片清雅的所在，老道把六颗短剑背在背后，披上道服，和尚用一件衣服叠好了，用包袱包上，假充印匣。二人收拾齐整，打听明白道路，够奔院衙门而来。到了院衙门，值日的问二位出家人何事？老道说道：“无量佛，出家人不宣言姓名，我叫诸葛山真，后面我师弟，红莲罗汉弼昆长老，在千佛山真武顶出家，我们哥俩奉胜施主之命，前来送印，望求差官老爷回禀一声。”值日的也有个耳闻，当时将和尚老道让进了差官房。差官说道：“您将印献出来吧。”

和尚说道：“胜施主有话，非见忠良大人不能献宝印。”此时早有人到里边给侯爷报信，大人吩咐有请，在书房接见。和尚

老道闻听，提起小包袱往里就走。差官说道：“您将印匣露出来。”和尚老道并不答言，仍然往里而走。众人以为出家人是高人，也不好伸手阻拦，只好在后跟随。进了东院角门，侯华璧正迎出来，口中喊道：“老道不是诸葛山真，和尚也不是弼昆！”僧、道闻听，甩大氅，打开了小包裹，亮出家伙，和尚手使梅花夺，老道手使双剑。侯爷甩大氅，亮九节练子枪，与僧、道动手。侯爷的武学，连老道都抵不住，哪能力战两人呢？

侯爷惟有尽力迎敌。早有差人到后院书房：“报告大人，请忠良回避。”大人说道：“我命由天，避者何为？”工夫不大，又有当差的请大人回避，并说：“侯义士败下来了，退到书房外院了。”大人说道：“我为国为民，岂畏死乎？”并不躲避。

又有当差的，到院衙附近各千把游都守处送信，此时官人已齐队进发院衙门帮助侯爷动手。和尚与老道见官人围上来了，闪砍劈剁立刻伤了四名官人。侯爷说道：“众位老爷后退吧，和尚、老道乃是飞贼，你们老爷们不能。赶紧保护大人要紧！”

此时忠良爷由书房中出来，叫差人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廊檐下，观看侯爷与贼人动手。侯爷正在急难之间，就听西房上有一人呐喊：“众位老爷莫要惊



慌，大人虎驾万安！小民保镖携眷由此经过，民子乃是九江府镇九江屠粲三十六门的大弟子，金刀无敌将赵秉臣，前来捉拿凶憎恶道。拿住僧道，再参拜大人的虎驾。”又喊道：“家里的（家里的即指他妻），盟弟，快来吧！”有一少妇由东房上纵下来，又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也由房上纵下来。赵炳臣的妻子心中暗想，你太没羞了，又上院衙吓人来啦？一举柳叶刀奔和尚而来。年青的也持刀纵人圈子内，三人围战和尚。侯爷一人战老道，老道一个败式，往东南而逃。

侯爷打算露个全脸，用练子枪缠倒贼道，随后便赶，哪知上了老道的当啦！练子枪刚伸出去，老道一翻身，早将右手剑交于

左手，取背后的飞剑，照定侯爷胸口劈来，飞剑伤人是百发百中，侯爷一闪身，劈在胳膊之上，当时血就流出来。赵爷也气力不敌，妇人身形乱晃，就仗着小孩这口刀抵挡凶僧。正在危急之时，就听房上一声喊嚷：“好大胆的凶憎恶道！竟敢冒名谋害忠良？小民蒋伯芳来也！先杀贼人后献印。”语毕，亮棍纵下房来。赵炳臣叫道：“五叔你快来吧，这个小媳妇是你侄媳妇。”但有一件，蒋五爷不能男女混杂着拿恶道，口中说道：“你们大家去拿恶道，我先捉和尚。”众人弃了和尚，俱都奔老道，蒋五爷独战法兰僧。举棍照定和尚便打。和尚亮银梅花夺接架相还，二人俱各施展平生所学，仇杀恶战。蒋五爷亮银棍是达摩传八棍，举火烧天八棍，前八棍雷风震动，后八棍斗转身还，盘龙棍珍珠点地，抱月棍老君坐禅，护身棍随体乱转，得胜棍妙法无边。法兰僧学业也真高，蒋五爷六十四棍没赢了和尚。蒋五爷一飘棍，改换门路，用的是行者棒的招数，三百八十四棍。银蛇乱蹿玉蟒翻身，真把棍使活啦。此时大人用手分开了当差的说道：“你们别挡着我啦，本督院看看。”你道忠良爷虽是文官，一看蒋五爷的武功神妙，和尚斗转身还，蹿高纵矮，蒋五爷仍不能胜和尚。大人看到此处，痰嗽一声说道：“蒋义士，和尚是飞贼，活的不好拿，死的亦可。”五爷闻听，心中暗想，大人若早说这句话不就行啦，大人这一句话助起五爷之兴，和尚一走神，梅花夺被棍磕飞两丈有余，五爷用的力太猛啦，把和尚的虎口震破了！和尚转身形刚要走，五爷裹手一棍，就听叭一声，真是出家人，养得精髓足，脑子溅出两三丈远去，倒在尘埃。可惜出家之人，年已古稀，只为一念之差，初时误听野鸡溜子王七的蛊惑，前去镇播，自己的金钟罩也破了，若不是恩师还许死于非命。白莲寺之后就当洗心向善，改过自新，哪知他执迷不悟，又听恶道李士宽之言，投到九龙山。

他换掉真正的黄金印，暗交林士佩，又来刺杀大人，迷途不返，所以有今日之下场也。

蒋五爷打了和尚，口中叫道：“你等后退，待我活捉恶道！”众人俱都跳

出圈外，蒋五爷与老道动手，仍用行者棒的招数，老道此时又是着急，又听院衙外杀声震耳，只急得热汗直流。恶道左手剑被蒋五爷用棍磕飞，八宝真人变成了六宝真人啦！短剑劈了侯老美一口，长剑被五爷磕飞一口，老道见五爷勇猛异常，不敢恋战，挣扎着又战了两个回合，老道虚点一招，遂奔东房。老道纵上房去，斜着身躯站在房檐上，注视蒋五爷不走。蒋五爷心中暗想，临来道爷嘱咐我事要三思，我若是一性急，当时跟着他往房上纵，这一下必得劈上我，我又没有金钟罩，岂不受他暗算吗？思想至此，假意要纵的架式，一下腰注销一只镖来，由右胳膊下面向上打去，正中在老道的臀部，这镖打在肉厚的地方。老道一声“无量佛”，还没念完，拔下镖来掷于地上，蹿房越脊就跑了。蒋五爷说道：“大家别动，我拿恶道！”蒋五爷纵上房去追到后院，高声呐喊道：“行刺的恶道，你往哪里跑？”老道揭房上的瓦打官兵。官兵一乱，蒋五爷说道：“你们不用拦他啦！别被他伤了你们。”老道由院墙纵出。蒋五爷随后追将下来。恶道走得非常之快。蒋五爷追到西北角，离城相近，前面黑压压一片苇塘。老道扎进苇塘，蒋五爷用棍分着苇子追。前面白汪汪一片大水，老道冷笑一声，纵入水内。蒋五爷眼看着老道由水中逃走，心中暗想，不该我露全脸，我若不带着黄金宝印，我不会水也要试试多深。蒋五爷仍回院衙，叫马步队速围西北角苇塘，马步队再到西北角围苇塘时，老道已越过城墙去了。蒋五爷仍蹿房越脊回归院衙门，站在东厢房上往下观看，赵炳臣累得还喘呢，赵炳臣的妻子与盟弟俱都围绕着忠良爷。有官人给侯爷敷刀伤药。蒋五爷看罢，

由东厢房纵下，由腰间取出黄金印，跪在大人面前，双手举着，说道：“大人，小民罪该万死！老道由苇塘遁走，塘中有水，小民身带宝印，不敢入水追贼。”大人一笑说道：“蒋义士何罪之有？蒋义士有救本院之功，本院必奏闻圣上，保奏蒋义士居官。”五爷说道：“小民福小命薄，担当不起。”忠良爷说道：“你们行侠作义之人，不愿居官，本都院必有相当的报酬。”说着话，由五爷手中接过了黄金印，并不打开观看，遂递与差人。大人说道：“五义士暂且别走，在本院衙多住几日。”

五爷说道：“我恩兄有言，叫我在本院多住几日，帮助侯华璧保护大人。”大人点头说道：“很好很好，五义士休息去吧。”

五爷谢了恩，退下去了。赵炳臣之妻与他盟弟，这才跪在夫人面前，夫人说道：“民妇刘翠霞与弟刘其昌，拜见大人。”赵炳臣也跪倒身形，口称：“大人，小民求大人赏碗饭吃。”大人说道：“赵镖头也有救本院之功，容本院奏闻圣上，必保赵镖头作官。”赵炳臣磕头谢恩，退将下来。此时刘翠霞姊弟也退将下来，赵炳臣带领妻弟在院衙门外店中暂为居住，事后大人专折上奏，保赵炳臣为把总之职，此是后话。

胜三爷派人再探九龙山，早晨去探，下午回来。九龙山十二道钢铁闸紧闭，闸口与山坡之上，喽卒如同蝼蚁一般，把守甚严，不能够进山。连探两天俱是如此，胜三爷心中异常焦躁，虽然得了宝印，不能捉住贼人，焉能完得了官司？第三日清晨有老家人跑到东跨院，口称：“胜三爷，大门外来了一位老者，黑脸钢髯，背着一个青绸子包袱，进了大门道，问明白了你在本宅居住，提着你的名字，叫你献出蒋五爷，他说你要不献蒋伯芳，他亮家伙杀进王宅，鸡犬不留。”胜三爷道：“可曾问他的姓名？”老家人说道：“他自称是九龙山的曹二老寨主爷。”

众英雄闻听俱都一怔。胜三爷说道：“众位别慌，高明者莫过道兄，此事应当怎样办理呢？”聋哑仙师说道：“此人心直性爽，不问可知，蒋伯芳在九龙山上由他的营寨打出，白玉祥埋怨他几句，他面上不挂，故此来找蒋伯芳。可有一宗，此人对咱有好处，胜施主你在九龙山林士佩要害你，被他拦住，这是他一点好处。打发一个能言之人出去对他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能跟你动手。你回到九龙山与白玉祥相商，咱们定一个日子，择地交战。’用好言劝说。”胜三爷问道：“谁人可去？”

道爷说道：“银龙可去，三太亦可去。”胜三爷遂命他二人前去。二人来到大门道，一看曹世彪高仰着脸，两手插着腰，高声呐喊：“胜英，蒋伯芳若心怀恐惧，我打进宅院，必杀个干干净净。”三太一看大不悦乎。萧银龙是和颜悦色，拱背躬身，叫道：“二老寨主，请了。”老二虎头一低头说道：“萧银龙你来作甚？叫蒋伯芳来见我！”银龙说道：“我们这是借朋友的房子寄居，蒋伯芳回镖局子去了。”曹世彪说道：“你这是胡说！明明他在这里，为何你说不在？快快叫他出来受死。”

黄三太恼怒，银龙以手拉三太，二人回了跨院。银龙对胜三爷说道：“这位老二虎头满不听。”胜三爷说道：“道兄，此事又当怎样办理？”道爷以目视胜三爷背后三个矮子：一位震三山夏侯商元，一位贾七爷，一位是登山豹子杨义臣。道爷看这三个人说道：“此老有金钟罩铁布衫，两膀一提有千斤的膂力，别人莫能敌，急去人请蒋老五去，要整曹世彪非老五不可。”

老剑客大脑袋一晃说道：“诸葛二弟你且住口，你把蒋五爷捧得人了云啦？我看看曹老二去。”语毕，站起身形，破棉袍、破草鞋，踢哩塌啦，往外就走，口中说道：“我要打不败老二虎头，我不叫夏侯商元，谁要同我出去，谁就是小看老朽，他来一个人，我也一个人。”

列位，诸葛道爷用的是激将法。大脑袋一赌气，中了道爷的激将法。胜三爷叫道：“大师兄，曹世彪心直性爽，乃是好人。大师兄手下留情，但得容人，老哥哥且容人。”大脑袋叫道：“胜三弟，你总是屈己

从人，岂不知你慈悲生祸害。”语毕奔门道而来。老二虎头高仰脸捻钢髯大声喊道：“蒋五小儿快来见我，如要胆小，我打进宅院时，鸡犬不留！”此时剑客已来到他的面前。老二虎头仰着脸儿净顾往上看了，老剑客到他跟前，他还没看见呢。老剑客在他面前叫道：“曹寨主，老朽来也！”老二虎头一低头，见了老剑客，口中说道：“原来是你呀，蒋小儿为何不？你来干什么？在九龙山叫我老寨主将你赶跑。”列位，老剑客在九龙山为的是绊住他，好叫胜三爷与伯芳、十龙逃出九龙山，他以为老剑客不是他的敌手，此时在老剑客面前说此梦话。老剑客说道：“曹二，你找蒋伯芳吗？”曹世彪答道：“正是。”老剑客说道：“蒋伯芳在里院呢。”曹世彪说道：“他在里院为何不见我呢？”老剑客说道：“我兄弟胜英用兵有法，量材取用。有名的英雄来了，派英雄抵挡，无名的小辈来了，叫无名的来敌挡。我兄弟听说曹老二来啦，我兄弟说原来是小贼呀，派一个老弱无能的出去迎敌吧！”

因此老朽才出来敌你。”曹世彪闻听，气得哇呀怪叫。呐喊一声：“气死我也！”老剑客说道：“曹老二你别生气，你要兜我一个筋斗，或者摔我一个倒墩，我便叫我二师弟诸葛山真、

三师弟胜英、四师弟弼昆、五师弟蒋伯芳、六师弟等等都叫出来，六个人重新拜你为师。你收我八十七岁一个老弟子。”曹世彪听罢，遂打开小包袱，亮擂鼓点金锤。老剑客说道：“曹二你沉不住气，这是我们朋友之家，本村俱是良善之民。咱俩到菊花村西大树林子里动手去，咱是单打独斗。”曹世彪说道：“好好。就这么办。”出离菊花村工夫不大，到了树林丛中，曹世彪打开包裹取出擂鼓点金锤，叫道：“大脑袋，你我战上

二百合。”老剑客说道：“你那擂鼓点金锤，金钟罩都蔽不住，我的家伙金钟罩也蔽不住。咱俩递拳脚，谁的手一沾地就算输。”

曹世彪答道：“很好。”把锤掷在地上。老剑客解下腰间的带子，脱下了破棉袍。曹世彪一看，老剑客里边穿著汗褂，腰系一条旧皮钉带，底衣到磕膝盖下。光着脚未穿袜子。腿腕腰牛皮兜子。肋骨条是单摆浮搁，菱皮搭拉下来一寸多长，周身是皮包着骨。曹世彪看罢，二人遂挥拳动手，各施平生的艺业。

曹世彪的拳脚果然不俗，二人走了有五六十个回合未分胜败。

蹿高纵矮，曹世彪实有少林寺的学业，一伸手把老剑客的钉带捋住。老剑客一手刁住曹世彪的寸关尺，用大拇指一点脉门，指肚儿一按，曹世彪五指俱张。曹世彪有三十六把神拿，老剑客施展七十二手破法。二位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曹世彪性暴，叫道：“大脑袋，咱别动手脚！我等着你，你把家伙取来，咱俩还是过过家伙吧。递拳脚咱俩谁也打不倒谁，我蔽住招数你打不

进来，你蔽住招数我也打不进去。”老剑客说道：“不用去取，我随身带来了。”语毕，一伸手由兜内取出一物，白布套装着，里面用麸子喂着，连白布套看着有七寸长，约有鹅卵粗。老剑客用手一拧布套，布套就碎了，露出来这条兵刃，有大铜钱粗，六寸多长。当中有钢环子是活的，穿在手的中指上，使的时候，纵横任意。把这条家伙取出来，夹在腋下。又取出个白布套来，也是此物。两只家伙都取出，俱带在两手中指之上。曹世彪一看此物都长了锈啦，口中说道：“小人使小家伙，那宗东西叫什么名字？”老剑客说道：“叫点穴镢。”

这宗兵刃，要是动手之时，只要一进入人的身，那算输啦。对方愈使长家伙愈吃亏，专点周身七十二个穴道。曹世彪亮出擂鼓点金锤，上下翻飞，泼风八打，锤法精妙。二位走了六十余个回合，老剑客一看锤法真无露空之处，心中思想，我兄弟叫我

容人，我能容人，可人不容我。一锤砸在身上，是骨断筋折。

我给镖行除了这个害吧。我不叫他死，也叫他废了。老剑客思想至此，双镢点曹世彪的两肋梢，曹世彪用双锤向外一挂，老剑客撤回双镢，施展绝命三招。生萱麻草鞋一点地，纵起来向曹世彪头上一砸，曹世彪双锤向上迎来，老剑客一矮身，双镢在他左右腿穴眼上一点，就听咕咚一声，点人二虎穴眼中，双筋俱折。曹世彪当时晕倒尘埃，掷了擂鼓点金锤，泼口大骂：“老匹夫你把我结果了性命！你要不将你家曹寨主结果了性命，你就不叫夏侯商元！”老剑客闻听曹世彪口出不逊，遂说道：“老猴崽子，我若要你的命，怕脏了这块地，也罢，我叫你回姥姥家去罢。”语毕，双点穴镢直奔曹世彪软肋梢扎去。这时就听树林外面，一声痰嗽：“大师兄镢下留情，胜英来也。”

老剑客闻听胜爷之言，停住手说道：“这老猴崽子口出不逊，老三你何必给他求情？”胜三爷说道：“师兄你已战胜就算完啦。家伙递到了就得了，何必伤人性命呢？”胜三爷劝止了老剑客，又对曹世彪说道：“老寨主，咱们过打不过骂，你的擂鼓点金锤要砸在我师兄的身上，也是骨断筋折。我们决不能说什么。你受的伤本不要紧，养几天也就好了，我派人将你送回九龙山，以免白老寨主放心不下。”曹世彪仍然泼口大骂。胜三爷由腰间取出刀伤药，止痛散，叫银龙脱曹老寨主的靴子，把裤子捋上去，银龙伸手一脱曹世彪的靴子，满靴筒都是血。

银龙一看伤痕，这两镢正扎在虎眼上，银龙就知老曹的双筋断啦。银龙遂低声说道：“胜三大爷，曹世彪的双腿大筋已然断啦。”胜三爷闻听就是一怔，心中暗想，白玉祥与曹世彪是生死之交，曹世彪与台湾张其善又是磕头弟兄，这一来是真正的套上事啦，连台湾张其善都拴上扣儿了。胜三爷又思想曹世

彪待自己有救命之德，前文书林士佩的三停分水狼牙钻，眼看着

砸在胜三爷的头上，被曹世彪一把拦住，救了胜三爷，要不然胜三爷此时已作泉下之人了。胜三爷本是道德之人，仇人都能再三容让，如今一看曹世彪已成了废人，胜三爷掩面泪下，叫道：“大师兄您出菊花村时，我再三再四劝你，叫你手下留情，这是何苦呢？”老剑客说道：“胜老三你太不通情理子！我容人家，人家不容我。我要被锤砸死，你就笑啦？我这是给镖行除祸害，日后吾弟兄少去一个对头。”胜三爷闻听老剑客之话，自知失言，遂叫道：“师兄你为我的事，拼了老命在所不惜！”

兄弟是一生不忍之心，念曹寨主有前日拦阻林士佩之德。”老剑客此时也觉心中难过，口中说道：“哥哥一时情急，兵刃无眼，谁能让谁？”三太在旁说道：“老大爷你别说什么了，吾之恩师向来热心肠你还不知吗？”老剑客收起点穴镞低头不语。

胜三爷派人到菊花村中取来一个簸箩，里面铺上褥子，曹世彪本是个浑人，虽然受了伤，他还不知大筋断了呢。他一见胜三爷泪下，反劝胜三爷不要伤心。顺情顺理的叫搭在簸箩之内，所敷的药早被血冲下来了。曹世彪抬走时，仍然不绝于口骂老剑客。四个人抬着曹世彪，直到江沿，连簸箩都搭人胜三爷所雇的小船中。黄三太、杨香五、贾明、萧银龙、张茂龙、李煜、胜三爷、诸葛山真、弼昆长老等三老六少，去送曹世彪。

到闸口切近，闸口上的喽卒大声喊道：“来船别往前进！”

再要往前就要用石子砸了。”胜三爷说道：“把闸的喽卒听真，现有胜英亲身前来送曹老寨主，必须要白老寨主亲自答话。”

喽卒一看小船上簸箩里正是曹老寨主，遂飞报白老寨主。胜三爷等在船上，就见山上有一支人马来到，都是精明强干的喽卒，约有一百余人，真奔闸口南面望江楼而来，排列于两旁，一边是白家三位少寨主，大少寨主白义，二少寨主白俊，三少寨主白璧，外号人称玉面小子都。一边是曹家三位少寨主，曹宝江、

曹宝河、曹宝海。工夫不见甚大，升起一杆大旗，旗上面斗大一个白字，白老寨主上瞭望江楼，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手拢银髯往下观看。胜三爷一看，白玉祥哪像一家寨主呢？真似一个招讨元帅。胜三爷在船上抱拳大声说道：“白老寨主，胜英特送二老寨主来了。”白玉祥点了点头，吩咐喽卒顺下荆箩去，把曹老寨主提上钢铁闸。列位，曹世彪当时受伤不觉疼痛，因为有火儿助着。此时已经多半天的工夫啦，又用荆筐往上提，荆筐能有多大呢？不能躺着，总得坐着，又将擂鼓点金锤也放在筐子内，曹世彪只疼得咬牙切齿，但是又不能哼哈。喽卒提上钢铁闸时，口中说道：“请老寨主归望江楼。”曹世彪

说道：“我不能走了，你们搀扶着我吧。”五六个喽卒搀扶着，架起来由马道上瞭望江楼。白玉祥叫了二子：“看看你曹二叔的伤痕如何？”白俊打开曹世彪腿上的白布，一看双筋俱断，叫道：“天伦，我二叔的双筋已折！”白爷闻听打了一个冷战，叫道：“二弟，愚兄怎样劝你，你偏不听，如今双腿大筋一断，永远成了废人。”曹世彪叫道：“寨主哥哥，还有治法没有呢？”

白爷说道：“有接骨丹，没有接筋丹，伤痕好了，也是一世废人。”老二虎头闻听不能医治，当时放声大哭，叫说：“寨主哥哥，你得给我报仇雪恨！别叫胜英他们回去。”白玉祥说道：“胜英以仁义待人，前来送你，孤舟深入，咱们焉能此时报仇？”

要报仇必须定期打仗，方不失为英雄。”白玉祥说着话，看见一人拄拐，好象跪着走道儿一般，来到了白玉祥面前，叫道：“伯父，可惜林士佩十载绿林道的英名，今日化为乌有，身成废人。老伯父纵不与曹叔父报仇，难道侄儿之仇，老伯父你也不给报吗？望老伯父念我父与你是生死之交，非老伯父不能给侄儿报仇！”白爷叫道：“贤侄，胜英送你曹二叔来了，我怎能以武力对待人家？这句话叫我怎么出口？”此时曹世彪在南

面，林七佩北面，曹世彪躺着，林士佩坐着，两个废人非要报仇不可。曹氏三杰，曹宝江、曹宝河、曹宝海，把三尖两刃大砍刀，砰砰往地板上一插，来到白玉祥面前，掏出匕首刀，将刀横于脖颈上，口中说道：“白大爷你要不给我叔父报仇，我兄弟三人必要自刎于老伯父的面前。”白爷被逼不过，打了一个唉声，口中说道：“反了就反了吧！”遂传令：“打开十二道钢铁闸，速调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等大小战船，多带引火之物，杀奔菊花村。杀完了人，火焚村庄，鸡犬不留。”凡事有利就有害，闸上此时又坐上石头围，每一道闸上一个大石头围，必须起下围来才能开闸，这么一来，工夫可就耽误大了。

曹氏弟兄心急，叫喽卒打滚木砸胜三爷的船。聋哑仙师见山中一乱，早叫小船退下去了。正在此时，就见山上奔望江楼来了一队人马，口中喊道：“望老寨主速速收回命令。”老寨主回头一看，一人由马道上瞭望江楼，飞也似地来到面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万丈翻波浪韩秀。白爷怒道：“什么人敢阻老夫之令？”韩秀说道：“老恩师，弟子有下情回禀。”白爷叫道：“汝有何言？”韩秀说道：“我曹二叔乃是自取其祸，恩师你拦不住他老人家。胜英虽然是保镖的，这场事他乃是原办。若是找原办去，岂不是自找其祸？神镖将胜英不算不仁义，要将我曹二叔送到官厅，打一个盗印同党的官司，应该是什么罪？胜英不送二叔打官司，就是大仁大义。老寨主以武力对待人家，这叫于礼不合。再者老师请看：东边波浪之中，水面隐隐船来，胜英手

下高人甚多，诸葛山真、红莲长老，都是帅材。老寨主若骤然将十二道闸大开，徒儿恐怕中他人之计。踩盘子的报告，法兰与八宝真人李士宽，在院衙门行刺，他们俩去的时候，并未将欲干何事与你老人家商议。临走之时他言说与你盗不了印来，必要将比印还重的东西取来，

原来他们俩是取钦差大人的头去了。印的事情还未完呢，若要再将钦差的头取来，岂不是造反吗？凡事有轻有重，盗印之事，为的是与胜英斗气，到时候有人打官司去。胜英是外面的朋友，到那时必能分得出来轻重，他决不敢往造反里头逼你老人家。

要真将钦差的头取来，那可就灭门九族了。幸亏老道与和尚举事未成，被蒋伯芳打死法兰僧，赶走了八宝真人李士宽。”白玉祥低头不语。韩秀又对曹世彪说道：“二叔，我们苦苦的规劝，你不听。如今弄得这般光景，身为废人，你是自找其祸。

俗语说得好，良言难劝异性人。到了这时最好你是认了吧。胜英以仁义为怀，才将你送到九龙山。”韩秀语至此，叫道：“左右来呀！把二老寨主搀下去，权且养伤。”又转身形对林士佩说道：“咱哥俩是金兰之好，可称生死之交，你受了伤如同我受伤一样，不是我抹着良心说话，你逼我老师打菊花村，老师名誉从此付流水。再说回来，胜英手下能人甚多，还未必胜。

你杀了黎民，洗了村庄，是不是反叛？如若造反，何必取菊花村？那就应当取北京，夺了天下，称孤道寡。”韩秀语至此，叫道：“左右来呀！把林寨主搀下望江楼。”又叫道：“宝江、宝河、宝海，你弟兄三人逼我老师造反，菊花村能称帝吗？久后必然与胜英见个高低。你弟兄把刀磨快快的，何必忙在一时呢？”韩秀这一席话，只说得白老寨主与林士佩及曹家叔侄闭口无言。

胜三爷小船上老少九位，安然而归。走出去有十余里地，有镖行老少英雄前来接迎。众英雄到了东河坡，弃舟登岸。回到菊花村时，已然定更来天。

到第二天，胜三爷率众又探九龙山，白玉祥与韩秀师生共议，仍是守而不战之法，严加防范紧守山寨。胜三爷发愁说道：“三年也打不开九龙山。”又叫道：“道兄，白玉祥师徒足智

多谋，九龙山粮草甚广，吾等何时可破九龙山，擒盗印的贼人，以了案情。”道爷说道：“欲破九龙山，非得他水旱要路咽喉之地不可。九龙山方圆二三百里，不能只此十二道钢铁闸可以出入，必有可通的水旱道路，通达九龙山地理的必能洞悉各路之事。”聋哑仙师说着话，以目视张玉龙、罗兴龙。张玉龙说道：“胜三伯父，由九龙山十二道钢铁闸往北去五七里地，有三道闸。由此三道闸通过，一直往北有四十来里，那儿有三峰山翠竹岭，那是九龙山的水旱要路。要把那条道得了，出入九龙山极其便利。”胜三爷叫道：“道兄，此



事怎么办？”道爷说道：“你必须急得这条咽喉之路。但不知这条道路归九龙山何人把守。”张玉龙说道：“把守此路之人，与老寨主乃是盟兄弟。老寨主叫他把守此路，明着是升他，暗着是降他。早先他是水八寨第三寨主，现在他把守翠竹岭，为的是叫他离开水八寨第三寨。原因是他行为有些不端，前三年我去投山，将我补了水八寨的第三寨主。”道爷说道：“此人行为不端，是由何说起呢？”张玉龙说道：“按说我不能背地谈人之短。皆因为九龙山的寨主都有家眷，这位老寨主姓盖名温升。他有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他这个姑娘名誉不佳，盖老寨主佯作不知。白老寨主恐怕坏了山规，遂叫他去翠竹岭把守那条道路。又派了五百喽卒，跟随盖老寨主前去。他父子离开了白老寨主，遂任意而为，在翠竹岭又招聚许多的绿林道。可有一宗，盖家独门的暗器，名为瘟黄锤，独门一家的熏药，独门一家的解药，传儿媳妇，不传姑娘。要得这三峰山咽喉之路，必须有抵制这宗暗器之法。”道爷说道：“既有可通之路，多者三天，咱俩准能进九龙山。他既然使熏香，就不是高明，咱们必须赶紧去取这条要路，不可迟误！恐其白玉祥再派高人把守，加以防范。”遂派张玉龙引路，带领张茂龙、萧银龙、黄

三太、金头虎贾明，由九龙山东河坡旱路往北去。走五十余里，过了清水河的摆渡、河宽有一里来地，两边仍然是山。往正北及西北去，山环中有村庄。再往南去是崎岖小路，再走三里来地往南看，高耸耸三个山峰，由三峰山往西俱是翠竹，一直通西边十余里地。张玉龙同着四位英雄，离三峰山切近。俱是陡壁山崖，树木交杂。到树林之内，天气尚早，五位耗到刚掌灯的时候，张玉龙在沿路的树上，俱画好了暗记，其形似八字。

萧银龙问道：“张大哥，山寨在哪里？”张玉龙伸手往南指说道：“那就是山寨。”萧银龙说道：“你们几位散开了，我进去探山。”金头虎说道：“怎么你一个人去呢？我也去探山。”

萧银龙说道：“五哥你要去，可别生事。”贾明说道：“我不能胡闹。”二人进三峰山翠竹岭一看，山寨座北朝南，两个人由北面来的，走的是山寨的后院，二人越过了后院，看见前院搭一座天棚。九月的天气，天棚上面正中间的席已然撤去，四周围的席俱都未撤。天棚的北面，挂着一个纱灯。有一张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少妇，穿著大红的小夹袄，大红的夹裤。漆黑的青丝，挽着一个发髻。旁边站着一个丫环，年在十四五岁。

金头虎讨人嫌，低声说道：“这个小娘子长得不错。”萧银龙说道：“你别胡说啦，咱们走吧。”金头虎说道：“我得看看。”

此时贾明与萧银龙在东房上呢。少妇柳眉一挑，杏眼一转，叫：“丫头，你看看少寨主去，不冷不热的还不睡觉来？”小丫环遂往前边儿去，工夫不

大，打着二个小灯笼回来，叫道：“少奶奶，你自己歇着吧，少爷不进后寨啦，跟朋友在那儿喝酒呢。”

少妇道：“什么狐朋狗友啊？”丫环说道：“少奶奶你别骂街，跟舅爷喝呢。”萧银龙附耳说道：“贾五哥，咱们走吧。”

金头虎说道：“我得看看。”萧银龙见妇人说话眼珠儿乱转，就知道这个妇人不是好人。贾明不但不走，却奔了北房啦，这

回可就看不见妇人的正面了。贾明由北房上顺着天棚杆子往南爬出点儿来，用手指把天棚的席慢慢地抠了一个窟窿，趴席上由窟窿往下看，傻小子这回可看的妙了。那妇人的钮扣未扣，脖子上的金兜肚丝子露着呢。就听妇人说道：“他不来，咱们俩睡，别傻老婆等汉子啦。”傻英雄心中暗想，这个小娘们真好看。心中思想着，一扬脑袋，傻英雄的哈啦子正由小窟窿落下去，正落在娘们的脖子上。妇人一摸脖子，说道：“这是什么？猫撒尿啦？”傻小子说道：“哪有这么大的猫啊？”

妇人擦着脖子，转身形进了上房，打后窗户出去，由后坡上房，纵上前房坡，问道：“什么人？”傻英雄答道：“我呀。”

妇人一看：长的这个憨蠢，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妇人的柳叶刀照定头上就是一刀。傻英雄并不躲闪，剁了一道白印儿。

妇人撤刀，在软肋梢上又是一刀。傻英雄由天棚上往东房就跑，口中喊道：“萧银龙快救命吧！肠子要出来。”萧银龙叫道：“五哥闪开。”双笔一分，挡住妇人。妇人借着月色一看银龙的长像，遂问道：“你是跟老寨主相好哇？还是跟少寨主相好呢？”你道娘们不追贾明，怎么追银龙呢？银龙这张脸面比娘们长得都好看。就听妇人又说道：“深夜进了内寨，你有什么心思？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景心。”说话时眉目传情。萧银龙说道：“无耻的妇人，少爷去也。”银龙一转身，妇人将柳叶刀交于左手，由囊中取出一物，奔银龙打去。银龙一回头，就见一股青烟，身栽倒，手中的双笔并未松手。妇人取出飞抓，抓住银龙英雄带，提到房檐下慢慢地顺下去，然后自己跳将下来。提着飞抓绒绳，口中说道：“丫头你看看这面皮。我没看见过这样的俏皮小伙儿，这真是天假其便。少寨主今天不回寨啦，他在前寨安歇，千万别泄露于外人。”丫头说道：“少奶奶你不用嘱咐咱，我多时给你跟外人说过这宗事呢？”三年前

在九龙山，盖温升父子及儿媳等不敢任意而为。如今这一把守翠竹岭，可就随便造反了。妇人提着绒绳进了西暗间，说道：“丫头你帮个忙儿。”丫头把萧银龙的判官笔由手中夺过来，取出囊中六支亮银毒药镖，三支亮银毒药叉，犀牛皮软皮鞘中的匕首刀俱都搜出来。把银龙搜得身无寸铁，背后的小包袱也解下来。妇人说道：“丫头你看看，人要利落，拾把柴禾都是顺溜的，穿衣

服都是漂亮的。你打开顶柜，取出一条汗巾来。”

丫头取过汗巾，递与妇人。妇人真是巧手，将银龙的胳膊系了个扣，不松不紧。松了怕脱了套儿，紧了又怕把银龙捆伤了，往茶几旁边一推，叫道：“丫头，把解药瓶拿过来。”丫头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白玉瓶，一个朱砂瓶。白玉瓶是解药，朱砂瓶是熏药。妇人说道：“丫头你认识这位吗？”丫头说道：“前寨四五十位呢，我哪认识。”妇人说道：“外人到不了这里，这必是老少寨主的近朋友，咱们娘们是红粉佳人，这位可称白面郎君。”丫头一笑，两眼眯嬉着看妇人。妇人将白玉瓶打开，先自己闻了点，然后倒出点来，放在手心上，对着银龙面门一吹，银龙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打了两个喷嚏，流了些鼻涕，妇人由袖口中掏出水红的绢帕，给银龙擦了擦鼻涕。这娘们是爱谁不嫌谁脏。萧银龙也明白过来啦，站起来说道：“好无羞的妇人！”妇人一笑说道：“你是前寨的哪位寨主？既来之则安之。是我找你，还是你找我呀？今天少寨主也不回内寨啦，你还拿着卖吗？你要成心拿掐，我把你脱个赤条条，我看你怎么办？”萧银龙闻听，心中暗想要坏。杏子眼一转，急中生巧。适才妇人叫丫头请少寨主，银龙都听见啦，知道前面少寨主与内弟喝酒呢。银龙思想至此，遂说道：“我是九龙山的寨主，因久慕娘子貌美，故此来投。来了三天啦，我不得便往后面来，今天也是天假之便，正赶上少寨主与舅爷畅饮，故此

我才来到后寨。”妇人一听说得非常之对，扑哧一笑说道：“傻孩子。”一伸手解开了绑绳，银龙一摸兵刃暗器全没有啦。妇人说道：“你要走，我可有迷魂帕。”银龙说道：“我岂能走呢？我是特为美人而来的。可有一宗，我要求你点事，前山人家喝着酒，我往后山来的，我还没吃饭呢，娘子你赏给我点酒喝，回头咱们再说别的。”妇人说道：“也好。”遂叫丫头放上墨玉小桌，吩咐丫头：“你到厨房叫厨师父，配四个得吃的菜，快去快来。你自己往屋里端，别叫厨师父进屋子，愈快愈好。”萧银龙说道：“我口干舌燥。”妇人取过来一个茶碗，要自己与银龙斟茶。银龙说道：“自己斟吧，你要斟茶我喝着不安。”银龙斟上一碗茶喝着，小丫头已放好了杯箸，去厨房要菜去了。妇人说道：“我也迷糊了，你倒是姓什么呀？”萧银龙眼珠儿一转，心中暗想，我不能改姓，遂说道：“我姓萧叫宝珠。”妇人说道：“奇珍异宝呀？”说着话，丫头把酒菜俱都端来，放在桌子上。妇人说道：“我坐在外面，你坐在里面，你要一跑，我就用飞抓抓你，要伤了你的皮肉，你可别怨我。”银龙说道：“岂有此理，我为谁来的呢？”妇人斟上一杯酒递给萧银龙，遂说道：“咱们猜两拳。”萧银龙说道：“我不会猜拳。”妇人说道：“绿林道的人还有不会猜拳的？你别害羞。”萧银龙一想，猜拳咱就猜拳。银龙心中的

意思，猜拳若将妇人灌醉了，好有逃走之机。遂说道：“咱们就猜几拳。”

妇人十指如同笋尖儿一般，雪白粉嫩。两个人正在五魁手哇，六六顺呀，热闹之时，就听窗户外面有脚步的声音，叭哒叭哒的直奔房屋而来，银龙当时止住了拳。吓得妇人赶紧问道：“谁来啦，谁来啦？”妇人遂又说道：“先别慌张，你沉住了气，喝你的酒，听我的。”银龙只好听着，走也走不了，藏也不能藏。

此时就听外间屋中先啾了一声道：“嫂子这屋中怎么这样

热闹？跟谁喝呢？”说着话掀开了软帘，就进了里间屋啦。妇人站起身形说道：“妹妹来啦，没吃饭吧？在这儿喝两杯吧。”

银龙一看，就打一个冷战，这位姑娘五尺多高，大草包的肚子。

手指头有小擀面棍粗，胳膊好似小茶碗儿相似，面上麻子是大麻子套着小麻子，比金头虎还加一倍。黄头发有五六寸长，蓬松纷乱，一身红衣服，惟有两只金莲三寸多点不到四寸，可是横着量。两双大红鞋不到一尺也差不了多少，走道儿是叭哒叭哒的。银龙心中暗想，我的姥姥，这哪是姑娘，简直似半天空中掉下一个母夜叉来。就听姑娘问道：“嫂嫂这是谁呀？”妇人说道：“哟，我只顾叫妹妹你吃饭啦，还没给妹妹引见呢，这不是外人，这是你哥哥好友萧宝珠。”麻丫头说道：“名字这样好听，兄弟你今年多大啦？”银龙说道：“我今年十八岁了。”姑娘说道：“娶了媳妇没有？”银龙说道：“还没娶媳妇。”姑娘又问道：“你是吃哪一行的？”银龙说道：“我是吃横梁子的。”说着话，姑娘眼睛看着银龙都直啦！恨不得将银龙吃了。丫头给取过酒杯来将酒斟满，姑娘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萧银龙心中暗想，你别看她长得比狗都不如，她的欲念比她嫂嫂还大啦。姑娘端着酒杯，叫道：“嫂嫂，这位兄弟跟你喝几回酒啦？”妇人说道：“今天是初次见面，兄弟就要走，我好不容易拉住了。我们刚摆上酒，您就来啦。我把兄弟留下，是有一片心思。妹妹你也这么大啦，还没有主儿呢，这位兄弟也没有娶过。我打算明天跟咱爹爹商议商议，叫咱爹爹托朋友作媒，将妹妹你的终身大事，许配这个兄弟。你看好不好？”妇人这是一个计策，怕姑娘今夜争银龙。这么一哄她，她必然就不争了。妇人木这么说倒好，妇人这么一说呀，姑娘来了个不客气，口中说道：“嫂嫂您要这么办，您可真成了活

菩萨啦！这位兄弟愿意么？”银龙说道：“姐姐如不嫌我，我当然不能嫌姐姐。但是这宗事，可不能咱们私下办理，必得明天禀明了老寨主，托出人來，名正言顺。”姑娘说道：“你们作男子的都口是心非，我怕你明天走了。既是我嫂嫂愿意，我也愿意，这就算成啦。何必等明天呢？你今天就上我屋里喝酒去吧。”妇人刚要用言语拦阻，姑娘将银龙胸前十字绊一抓，提将起来，就

如同提小鸡儿一般。银龙要挣脱，连劲都动不了，姑娘大鞋底子叭嗒叭嗒，往东跨院提着银龙去了。妇人有心要拦，惹不起姑娘，姑娘也出了上房屋，把妇人气得两手抓着磕膝盖，咬着下嘴唇，喘了半天。然后骂道：“好无羞耻的东西！”

我煮熟了的鸭子，叫她给弄飞啦。要跟她翻脸吧，就得有死有活，要不然白呕气。叫她爹爹知道，还得归罪于我。皆因是由我屋里起的事，我们那口子也不能饶我。”丫头叫道：“少奶奶您别生气，日子长着呢，叫她顶名。这位寨主必不能爱她，还得上您这屋来，人家为您来的，她往哪儿摆呀？你要不信，今天人家准得上你这屋来，你就候着吧。”妇人说道：“没羞的东西！自己长得那个样儿，自己看不出来吗？”丫头劝了妇人几句，妇人自己喝了几杯闷心酒儿，暂且不提。

单说姑娘将银龙提到东跨院上房屋中，放在床上，口中说道：“你要走，我可拿飞抓抓你。”银龙气得都喘不上来气儿了，遂说道：“姐姐你也太忙了，咱们是短时的夫妻，还是长时的夫妻呢？”姑娘说道：“咱是白头到老。”萧银龙说道：“咱们要是私自结合，若叫老寨主知道了，焉能成呢？”姑娘哼了一声，说道：“老寨主管不着内寨之事，我从小就是愿意跟谁就跟谁，老寨主假装不知，老寨主要管教我们，我嫂嫂还不敢叫你屋中吃酒呢。咱们俩快睡觉吧，天也不早啦。”银龙说道：“我往后寨来，前寨正喝酒呢，我是偷着这个工夫来的。”

在嫂嫂屋刚喝了三四杯酒，姐姐你就去啦。我还饿呢，你先别忙啊！”姑娘说道：“咱们俩再喝一回。”银龙说道：“那是自然。喜酒焉能不喝呢？”姑娘自己取过一壶酒来，取点菜，都是现成的。银龙坐在床里边，姑娘在外面挡着，由东墙根儿提过来一对镔铁狼牙棒，往铺下一掷，说道：“宝珠你要一跑，我可拿家伙伤你。我看你眼睛乱转，必然口是心非，我上过这个当。”银龙说道：“你不用不放心，我决不跑，咱们喝吧。”

姑娘先给银龙斟了一杯，又自己斟了一杯，两人一对一杯的就喝起来了。银龙心里的意思是把姑娘灌醉了，找空子好逃走。

俩人这么一喝呀，银龙一看喝不过人家，一连喝了五七杯，面上连一点醉意都没有。银龙说：“姐姐咱别这么喝啦，咱们倒一个大碗里，咱俩人猜拳，谁要输了谁喝这碗酒。”姑娘说道：“我不会猜拳。”银龙说道：“你不会猜拳，咱们押宝，用四块咸菜当宝子，押孤丁是一碗赢一碗。”姑娘说：“好好。”

银龙遂取过四块咸菜，扣了一个二，用绢帕包着，姑娘押了一个卡四，输了，端起碗一气就喝了。银龙又作了一个二，姑娘押了一个二孤丁，银龙说道

：“姐姐先欠着吧，我可喝不了三碗。”姑娘说道：“欠着可不行。”银龙说道：“欠着不行，咱们吃点心吧。”姑娘由条案上取过一个食盒儿，里面俱是牛肉蒸饼之类，银龙哪吃得下去呢？勉强吃了几口。银龙说道：“我饱了。”姑娘说道：“睡觉吧。”银龙说道：“不能就这样睡，咱们俩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死了我不能再娶，我死了你不能再嫁。”姑娘说道：“那是自然。只要你不嫌我丑，你就再娶我都不能干预。”银龙说道：“我不能丧了良心，咱们空口无凭，必须起誓。这是终身的大事，谁也不能失信的。”姑娘说道：“怎样起誓？”银龙说道：“焚上一炷香，对天起誓。

各人起各人的誓，比如说你死了我要再娶，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我要死了你要再嫁必遭雷霆之报。”姑娘说道：“行，可没有香。”银龙说道：“你取香去。”姑娘说道：“我取香去你就跑啦。”银龙说道：“姐姐太不信任我了，我决不能跑。”姑娘说道：“咱拿筷子当香，拿我这对狼牙棒当天地纸。起誓不在乎烧香，凭的是心。”银龙一听说拿狼牙棒当天地纸，把狼牙棒立在靠墙的桌子上。她要一磕头我可就走了，银龙思想至此，口中说道：“好极啦！就那么办吧。”遂将狼牙棒立在墙上，姑娘说道：“你先起誓吧。”银龙说道：“这宗事没有男的先起誓的，都是女的先起誓。还得恭恭敬敬的，趴在地上磕头。”姑娘也是心急，拿过来三根筷子，放在桌子上，跪在地上，口中说道：“我要三心二 ”意字还没出口呢，银龙已上了房啦。姑娘拿起狼牙棒就追，银龙以为她焉能上去房呢，长的像猪一般，哪知姑娘身法非常快。银龙蹿房越脊就跑。姑娘随在背后口中喊道：“你好好站住没事，等我把你抓住，我非掰坏了你不可。”银龙连头也不敢回，往北便跑，越过后寨，就是崎岖的山路。姑娘是熟路，萧银龙是生路，堪堪追上，迎头三人喊道：“来者什么人？”银龙一看正是张玉龙，遂叫道：“张大哥救我，有人追下来啦。”张玉龙说道：“是什么人？”银龙说道：“是女子。”张玉龙心中暗想你真废物，叫女的追得这般光景。张玉龙思想至此，遂说道：“你过去吧，我替你挡一阵。”此时姑娘已到张玉龙面前，张玉龙一看，正是盖温升的姑娘，张玉龙急忙藏在树后。姑娘仍旧追银龙，迎头又一人挡住去路，问道：“什么人？”银龙说道：“是我呀！”三太说道：“你跑什么？”银龙说道：“三哥，有人追下来啦！”三太说道：“来了多少人？”银龙说道：“就一个姑娘。”三太说道：“你真是吃货，叫姑娘追得都喘不上来气儿啦。”三太语至此，遂说道：“我替你挡一阵。”让过

银龙，三太一看，打了一个冷战，两只脚比男子的还大，三太举刀就剁。姑娘的狼牙棒一磕三太的刀，黄三太撤刀，不敢叫狼牙棒碰上，反腕子一刀再砍姑娘，姑娘的武学还真高，把狼牙棒提着一撞三太的刀，三太这口刀正砍在

狼牙棒上，就觉虎口发酸，回头就跑。姑娘随后就追，口中喊道：“你把我的宝珠给放哪里去了？”三太正往前跑，前头又来了一个，正是傻小子贾明。他在翠竹岭后寨将银龙放过了，奔北跑下来了。来到山口要路，寻找众人，大伙都在树后头隐藏。人家看得见他，他看不见人家，谁也不理他，傻小子正在寻找众人之际，忽见三太由南边跑来了。傻小子问道：“谁呀？”三太说道：“是我。五弟你替我挡一阵吧，后面有人追下来了。”贾明问道：“什么人？”黄三太说道：“是个姑娘。”贾明说道：“黄三哥你本事哪里去啦？叫一个姑娘追下你来啦？你去吧，我挡她一阵。”三太遂闪在一旁。姑娘此时已然追到，贾明一字杵一横喊道：“哪里去，看我杵你几杵！”姑娘到跟前一看贾明，火儿就大啦。脸儿好的都跑啦，就剩这么一块货挡住去路，遂说道：“你快闪开！我追的是宝珠，与你何干？”贾明一看姑娘，口中说道：“我的姥姥，你不是姑娘吧？”说着话把杵尖向下，奔姑娘的脚就扎，姑娘向旁一闪，狼牙棒二龙吐须的招数，照定贾明两太阳穴便点。贾明往旁一闪说道：“木头漆的狼牙棒吓唬我来。”一字杵一抡，奔姑娘的狼牙棒打去。耳轮中就听当唧唧一声响，借着山音，听着就好似打一个霹雷似的。

贾明往后倒退了两三步，就觉着虎口发酸。姑娘也往后倒退了一两步，二人各摆兵器，打在一处。傻小子施展三十六杵，姑娘施展家门绝艺。劈磕挑扎，崩靠挨倚，真是身法有身法，棒法有棒法。傻小子可记住了，并不碰姑娘狼牙棒，傻小子三十六杵使完，口中喊道：“大姑娘，宝珠来了！”姑娘一回头，

贾明撒腿就跑。姑娘在后便追，贾明绕些个崎岖小路，跑到一个山环。此山环是直上直下，高耸耸如壁立，姑娘在后紧紧跟随。傻小子到了穷途末路，口中喊道：“牛王爷、马王爷，姑娘要了我的命啦！谁来救驾？”就听山上一声喊嚷：“下面可是小小子吗？”贾明一听是大小子声音，遂叫道：“大小子，你快来救驾！后面有夜叉追我，我不行啦！”孟金龙说道：“我叫小华龙拴在这儿啦，我下不去呀？”贾明说道：“大小子，你一使劲就崩开啦，为什么听他的呢？”就听咯崩一声，绳子已断。孟金龙两膀挣开，口中说道：“小小子，我下不去呀，二十多丈，直上直下。”贾明说道：“你拿捆你的绳子，再接上你的飞抓与英雄带拴在树上，捋着绳子就下来啦。”孟金龙依着傻小子法子办理，此时姑娘已然赶到。傻小子并不动手，在山环之内，跟姑娘绕弯，转了三四个弯儿。孟金龙由山上顺绳而下，举着降魔宝杵，直奔姑娘而来，叫道：“小小子闪开了，待我擒她！”贾明绕到金龙身后，姑娘正迎上金龙。二人并不答话，遂杀在一处。姑娘的狼牙棒斜插柳照金龙便砸，金龙并不躲闪，降魔宝杵照定狼牙棒便兜，姑娘虽然力大，焉是孟金龙的对手？当时就觉

虎口发酸，犹如火烧的一般，几乎将右手的狼牙棒撒手。二人又战了五七个回合，姑娘的狼牙棒又被降魔宝杵兜上，这回姑娘双棒平着往下砸来，金龙向上一挡，将双棒磕飞。姑娘回头要跑，孟金龙偏着杵照定姑娘臀部一兜，将姑娘兜倒尘。孟金龙掷了杵，过去一下腰，一手攥住了姑娘的胳膊腕子，一手攥住脚腕子，叫道：“小小子，你过来捆吧。”

我的飞抓英雄带都没有啦。”贾明掏出自己的飞抓，用绒绳将姑娘捆好，刚要用匕首刀割姑娘的衣襟堵口，就见东南方人声呐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齐声说道：“别叫他跑了！”

金头虎贾明叫道：“大小子，不好，有人追来啦！”孟金龙说

道：“有多少人都把他们打死在这儿，咱二人先把这条咽喉要路得了再说。”此时黄三太、萧银龙、张茂隆、张玉龙四个人也奔这儿来了。与孟金龙、贾明会齐，六位站在树林之内，静等贼人来到厮杀。你道山贼怎么来由呢？皆因为姑娘追银龙工夫很大，尚未回归内寨。内寨的丫头不敢隐瞒，将姑娘追人的事情，报告了老寨主盖温升。盖温升闻听勃然大怒，遂向众贼说道：“这必是胜英派人暗探翠竹岭。前数日白老寨主就有信到，叫我多多留神，恐怕镖行暗来夺取。我告诉来人，胜英不来便罢，胜英如若来时，要叫他出翠竹岭，盖某誓不为人！”

今日果然有人敢来翠竹岭私进内寨，不知来了多少人？众位寨主，咱们赶紧捉拿探山的小辈。”语毕，由墙上摘下一对金装铜，带上瘟黄锤，率领本寨的寨主与喽卒共有三十余人，出了聚义厅，遂往南追下来了。贾明说道：“你们退在东面树林中，我先与老贼接谈。”黄三太、张茂隆、萧银龙、张玉龙四个人遂往树林中藏躲。此时盖温升已来到跟前，一见贾明人不压众，貌不惊人，遂说道：“你就是来探翠竹岭的吗？”贾明说道：“你看着我像不像吗？不但探翠竹岭，今天还要占了翠竹岭呢！”

盖温升一听不由得大怒，举起一对金装铜，照定傻小子便砸。

傻小子忙闪身躯，口中喊道：“大小子，你还不上来？等待何时？”孟金龙一声呐喊，纵出树林说道：“小小子后退，我来捉他！”盖温升闻听有人喊嚷，停住双铜。傻小子退出圈子外，盖温升一见金龙身体魁梧，相貌不俗，遂问道：“你是何如人也？”孟金龙叫道：“小子，要提起我的名字，吓破你苦胆，混海金鳌孟金龙！”盖温升一听，打了一个冷战。盖温升早有耳闻，今天一见，果然仪表不俗。遂说道：“你深夜搅扰我的后寨，看老夫的双铜。”照定孟金龙的肋便打，孟金龙闪身形，降魔宝杵接架相还。盖温升本是久经大敌之人，双铜神出

鬼没。孟金龙的杵无论如何也碰不上双铜，二人战了二十余个回合，盖温



升虚晃一铜纵出圈子外。孟金龙焉能知道盖温升瘟黄锤的厉害？随后就追。盖温升这是绝艺，使得极快无比，往外跳的时候，右手的铜便交与左手，右手一提瘟黄锤把，把头上有一个小窟窿，里面是解药。往上一提的时候，自己便闻上解药了。孟金龙已然赶到，举杵奔盖温升后心便扎。盖温升一闪身形，金龙的降魔宝杵落空。盖温升右手的瘟黄锤，照定左手的铜把上一磕，就听叭的一声，一股青烟，直奔金龙面门而来。金龙就觉鼻子眼里一发麻，当时翻身栽倒。贾明见金龙栽倒尘埃，赶奔近前刚要与盖温升动手，盖温升的瘟黄锤对着贾明便磕。贾明早将鼻子用纸堵住了。他以为用纸堵住鼻子，万无一失，故此直奔盖温升而来。盖温升磕瘟黄锤，贾明并不躲闪，哪知道这宗药力专走七窍，由耳目口鼻俱能直入脏腑，贾明就觉二目与咽喉发麻，口中要喊，无奈喊不出来，晃了两晃栽倒尘埃。盖温升见贾明也躺下啦，哈哈大笑说道：“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别说是混海金鳌，就是龙王爷来了，也逃不出盖某的手中。喽卒们将这两个小辈抬回聚义厅。”三太在树林中见了，叫道：“老匹夫快来受死。”盖温升与三太打在一处，二人战了两三个回合，盖温升虚晃一铜，纵出圈子外。黄三太随后就追。盖温升的瘟黄锤一磕，正迎黄三的脸面，三太栽倒尘埃。张茂隆赶奔近前，抖练子双锤，直取盖温升的两条胳膊腕子。盖温升闪身形，用双铜便找张茂隆练子锤，张茂隆撤锤换招，二人打了两三个照面，盖温升仍用瘟黄锤拿住。此时萧银龙在树林之内，叫道：“张大哥你不能露面吧？”张玉龙说道：“我们在一块时，天天都同桌而食，焉能动手呢？”萧银龙说道：“你将藤子蛇借给我吧。”张玉龙由腰间撒下藤子蛇，递与萧银龙，张玉龙由树林中绕往别处去了。萧银龙接过藤子

蛇出了树林子，与盖温升动手。盖温升又用瘟黄锤将银龙拿住。

俱都捆好，两个人抬一个，抬回聚义厅。

且说千里追风仙童华龙与孟金龙，他二人是第二拨来的，他将金龙拴在树上，告诉金龙不许到别处去，有事好来招呼，童华龙遂直奔翠竹岭大寨而来。来到大寨打算探听消息，想法子盗盖温升的瘟黄药，正往大寨来的时候，遇见盖温升带领喽卒寨主出了聚义厅。童华龙不知何事，在后面跟随，比及盖温升捉住众人，童华龙在树林之内看得明明白白。自知瘟黄锤厉害，未敢出来动手。复又跟随回归聚义厅，见将黄三太等五人放在聚义厅西配厅前，盖温升与众寨主归聚义厅议事。童华龙纵上西配厅窃听，盖温升洋洋得意，坐于正当中金交椅上，口中说道：“这几个毛孩子也来探翠竹岭，可惜老胜英今夜未来，不该咱们爷们露全脸。若将老儿胜英捉住，明日送往老寨主白玉祥的面前，你我父子亲戚宾朋，该露多大的脸啊！”盖温升未曾住口，就见旁边站起一个贼寇，年在二十来往的岁数。身上穿著青绢绸的小衣服，青缎色的大氅，燕云快靴

，头上带六楞抽口壮帽，正当中一朵海棠花。扫帚眉，三角眼通鼻梁，翻鼻孔，四字口，白素素的一张脸面。背后斜插一口单刀，站起身形，叫道：“老寨主你且莫欢喜，小侄男有一句话要讲在你的面前，你捉这一干人是以何物取胜？”盖温升说道：“凭老夫这对瘟黄锤，就是大陆金仙，也难逃老夫之手。”此贼说道：“你的瘟黄锤一连气可以拿多少人呢？”盖温升说道：“若一锤一个，准能拿七八个人。然后再重新装药。”此贼说道：“你现在拿住了五个，倘若再来十个人呢？打上仗人家还能等候你重新装药吗？”老贼一听，微然一笑说道：“不是贤侄提醒，我真把这件事疏忽了。这个锤有日子不用啦，最后拿那个小儿，我打锤的时候，里面的药就不甚多了。”语至此，遂叫道：“玉

福何在？”玉福乃是盖温升的干儿，年方十七八岁，忙在旁边答道：“老寨主有何吩咐？”盖温升说道：“你到后宅，告诉你干妈赶紧配一料药，老夫有紧急之用。”

妇人叫殷风云。她刚配好药，忽然院上起火，她连忙出来。

娘家世传专研究偷，方才聚义厅中发言的少年就是他兄弟殷士兴。妇人对于绿林道之事俱都明白，回头一看屋里灯光已灭，口中说道：“丫头你看看如何？屋中进去人啦！”列位，童华龙与金龙是第二拨来的，童华龙专为盗药，金龙专为打仗，这是道爷派的。第二拨来了之后，道爷又派第三拨，贼魔欧阳天佐与胜三爷。童华龙要盗不了药，便叫贼魔接续着盗药。金龙要打不了，便叫胜三爷接续后援。童华龙进了里间屋一看，那妇人配好的药瓶子一个也没有啦。童华龙心中暗想，这个娘们是久经大敌之人，必然是把药瓶收起来啦。刚要往外逃走，就听外面妇人说话，童华龙闻听非常着急，妇人不进屋，必在外面堵往窗户门，要往外走，非被妇人暗算不可。童华龙药也未曾盗着，房子也出不去啦，急得一脑袋汗往下直流。正在此时，就见后窗户自己起来啦，起来有一尺多高，又放下啦。童华龙一进屋灯光就没有啦，并未留神有后窗户。这一看见后窗户自起，童华龙就明白了，由后窗户纵出，蹿房越脊，直奔前面聚义厅而来。殷风云在外面听后窗户克哧一声，就知道人已逃走。

叫丫头先进屋点灯，一看什么对象也不短少，单单丢了熏药、解药两个瓶子。妇人正在着急之际，就听前寨大乱，一片喊杀之声。早有喽卒来到后寨报告，前寨老寨主与镖行的人打上啦，问少奶奶瘟黄药配了没有？这时，童华龙出了后寨，直奔前寨，仍奔西配厅而来，站在西配厅房上往下一看，有喽卒抬着黄三太往大木盆里一放，原来是殷士兴的主意，向老寨主谏言：“镖行的能人太多，倘若明天往大寨送时，半路被人抢去如何是好？

若依小侄愚意，莫如将这五个小卒俱都宰了，割下首级再往大寨送，万无

一失。”盖温升一听，甚为有理。遂吩咐喽卒，将西廊檐下五个人俱都割下首级。喽卒们遂预备大木盆，放在西廊下，先把黄三太搭到木盆之内。黄三太此时如同死人一般，人事不知。有一个喽卒姓宋名叫宋明，拿起匕首照定三太哽嗓咽喉剁去。就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喽卒们往聚义厅便跑，原来是童华龙在西配厅上照定杀三太的那个宋明，一弩打去，正中哽嗓咽喉。紧跟着纵下西配厅，手中一对日月龙凤笔，见麓喽卒便扎。喽卒往聚义厅中就跑。老寨主盖温升闻听，勃然大怒，走出聚义厅，与童华龙动手，双铜照着童华龙搂头盖顶便砸。童华龙往旁边一闪，双笔直戮盖温升手腕。要论华龙的武学，实在不弱，可是力气不敌，工夫一大，容盖温升纵出圈子外，必然难逃瘟黄锤之苦。童华龙双笔上下翻飞，战了十余回合，盖温升尚未能向圈外纵去，但是童华龙此时气力已然不支。

正在危急之时，就听聚义厅上一声痰嗽：“华龙不要着急，老夫胜英来也。”华龙虚点一笔，纵出圈子外。盖温升举目观看胜爷，胜三爷头戴鸭尾巾，身穿英雄氅，一派的正气，真是先声夺人。就听众贼一阵大乱，口中喊道：“胜英来啦！胜英来啦！”盖温升喝道：“众位寨主不要自乱，我特为战胜英。”

胜三爷脚踏实地，后面蛮子叫道：“三哥。”胜三爷一回头，蛮子一扬手，照着胜三爷面上一吹，胜三爷就觉着麻木凉香。

胜三爷心中明白，这必然是解药。此时盖温升约束住了众寨主，胜三爷说道：“老寨主要知时务，速将翠竹岭让与胜某，以免杀人流血。”盖温升说道：“胜英你不要以大言欺人，让给你翠竹岭却也不难，我看看你的学业如何？”胜三爷说道：“胜英年衰力弱，手迟眼慢，还有什么武学？对于九龙山之事，实不得已耳。”盖温升说道：“胜英你不用邀买人心！看铜吧。”

双铜直奔胜爷而来，扎胸前，挂两肋。胜三爷握鱼鳞紫金刀接架相还，只一个照面，盖温升虚晃一铜，往外便纵。胜三爷向上便欺，盖温升将右手的铜交于左手，右手的瘟黄锤照定把上叭的一声，一股青烟，直奔胜三爷面门而来。说时迟那时快，胜三爷的刀已到盖温升的脖项，胜三爷见盖温升胡须苍白，不忍加害，鱼鳞紫金刀往上一抬将头巾、壮帽俱都削落，头皮上微受伤痕。老贼羞恼成怒，手中双铜一摇，叫道：“众位寨主一拥齐上。”众贼正与胜三爷厮杀，黄三太夺了喽卒的兵刃，要帮助胜三爷动手。胜三爷摆手说道：“你们只管观看，不许乱动！老夫独战群贼。”贼人的兵刃往胜三爷跟前递，早被胜三爷将兵刃磕飞。一霎时喽兵带伤的带伤，倒下的倒下。前面的受了伤，后面的便逃之乎也。只有盖温升恋战不走，两支铜上取胜三爷的面门，下取胜三爷的小腹。胜爷脚尖滑地闪开了双铜，鱼鳞紫金刀尖朝下刃朝左向里一推

，奔老贼右腕截来。

老贼欲要躲闪，焉得能够？鱼鳞紫金刀将手腕，胜三爷停刀不前，底下一脚照定老贼的臀部兜来，口中说道：“盖温升逃命去吧！”就听扑咚一声，栽倒尘埃。众喽卒刚要上前搭救，胜三爷已退后去了。此时就见后寨火光冲天，照得通天红。老贼爬将起来，拾起那双金铤，长叹一声说道：“天灭我也！独门绝艺不适用了。此山已难保守，且奔竹筏去归总寨吧。”众喽卒闻听此言，犹如丧家之犬一般，齐奔北山口水面竹筏而逃。

此时火光烛天，工夫不大，把个四十余年的山寨，化为灰烬。

黄三太等由前寨聚义厅找着自己的家伙。金头虎贾明要放火焚烧聚义厅，大蛮子说道：“王八羔子，你把聚义厅烧了，咱们在何处存身？这条道路乃是咽喉之路，咱们必须守住，断绝贼人的归路。”此时张玉龙也赶到聚义厅，萧银龙交了藤子蛇。

蛮子与银龙看完了山势，叫众人搬运石头，把进山的要路口堵

塞，将石头码起来有一丈多高。大蛮子、孟金龙、张玉龙、贾明四人把守三峰山翠竹岭。

胜三爷与黄三太等回归菊花村，在王宅吃饭饮酒。聋哑仙师说道：“众位有好战的预备厮杀吧！这回必有一场血战，必须将着劲的人由翠竹岭调回来。”此时忽有家人回报：“院衙门守备李大老爷，千总王大老爷，带领五百兵卒前来，要见胜三爷。”胜三爷闻听不胜之喜，遂迎接出来。把李、王二位老爷让到东跨院上房屋中，备言得了三峰山翠竹岭之事，此地险要非常，镖行人少不能把守，请二位老爷率队前往换回孟金龙等，以备与九龙山打仗。王、李二位当时辞别胜三爷，萧银龙为引路之人，五六十里地之遥，天至定更来天，已到三峰山翠竹岭。大蛮子与孟金龙及萧银龙等星夜赶回菊花村。一夜无书，第二日晌午之时，有王宅的家人到东跨院回禀：“胜老达官爷，外面来了一位少年，身穿素服，布名帖一封，面递胜老达官本人，此人自称是九龙山的寨主，姓白名俊字德华。”胜三爷一听，遂说道：“有请。”派萧银龙、屠士远、黄三太等出去迎接。胜三爷亲自迎到跨院门首，进了东跨院奔北上房。胜三爷让白少寨主至上房屋上首落座，让之再再，白俊遂在上首落座。

张玉龙、南侠老王灵、罗文三人俱都躲避，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搁盏，玉麒麟白俊取出请帖，双手托着递与胜三爷，口中说道：“家严派晚生前来下帖。”胜三爷接帖观看，上面写的是：谨择九月十七日恭候台驾光临，白玉祥顿首百拜。白俊又说道：“家严命晚生上达明公，敝山在十二道钢铁闸外扎驻水师连营，请你明天赴会。开战之事，老明公与家父当面议之，家严在水师连营，明日准备水酒薄酌，老明公明日赴会，只带从人一二名足矣。家父决无歹意

。”胜三爷手捻银髯说道：“吾独自前去亦可，明天至晌午胜英必到水师连营拜望，至午刻如其不到，

那就算胜英失信于天下宾朋。”至此，胜三爷吩咐：“预备酒席，吾与二山寨主痛饮一番。”美英雄白俊站起身形，控背躬身，口中说道：“多承明公盛情，家严与众寨主立候回音，不敢久延，晚生就此告辞。”胜三爷率众相送到家跨院门首。萧银龙与黄三太送出大门，拜别而走。白俊走后，众人俱都羡慕，身不带寸铁，谈笑自若，真称得起将门虎子。聋哑仙师说道：“胜施主常言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明天你说的话，当时也不当应允白山寨主，你应当与大众商议商议。白家父子固无歹意，恐群小作乱，不能不提防。石施主可愿与你胜三哥一同前往吧？”石俊山站起身躯说道：“道兄，我甘心愿意。我与胜三哥前往，哪怕白玉祥万马千军，有我石俊山三寸气在，胜三哥可以高枕无忧。”

十六日一夜无书，十七日清晨早起，大众用完了酒饭，石俊山借本宅老家人一身衣服，青布的随风倒，青布大氅，青布旧靴子，把颌下银髯一揉弄，用毒龙怀杖当拐棍，扮好了之后，当着大众走了一遭，晃晃悠悠，连咳嗽带喘。众位英雄一看，活像一个老家人。聋哑仙师说道：“石施主能将众位的眼光瞒住，大概九龙山的人，决不能看露了。”石爷说道：“逢场作戏，三哥到那里就呼我为胜忠。”胜三爷说道：“如此屈尊贤弟了。”石爷说道：“逢场作戏，有何不可？”二老者将要起身之际，贾七爷站起身形说道：“我应当同胜三哥前往，怎奈九龙山的人，认识我的人太多，所以我不能前去。今愿将秋风落叶扫借与大哥一用。远有毒龙怀杖，近有秋风落叶扫。宝剑尺寸甚短，可以隐在身边。”萧银龙说道：“石大爷下面是套裤，将宝剑插在套裤之内，用绷腿扎住。外有大氅遮盖，此宝剑一尺余长，藏在套裤之内，剑把在磕膝盖外，剑匣用绷腿缠住，外面一点儿也看不见。”弟兄二人一前一后，出了王宅。

大众送出门外。胜三爷与石爷弟兄二人走后，聋哑仙师说道：“列位，自家父子决无他意，怕的是九龙山群小有计，君子防未然。留下两位看家，等胜施主的船走后，你我大家随后坐船追下去，以防不测。倘有风声草动，他们二位打里面往外杀，咱们大众从外面往里杀。”单说胜三爷与石爷来到九龙江河坡，船家问：“胜三爷你上哪里去？”胜三爷说道：“今天我要与家人探一探九龙山。”主仆二人上船，二十余里水面。船离水师营切近，胜三爷捻髯观看，只见旌旗招展，绣带飘扬，蜈蚣旗乱摆，皂盖旗乱翻。旌旗蔽住大小战船。看得见船桅，看不见船身，大小船桅亚赛高粱地一般。当中有一杆船桅，比别的高有丈许，船桅上面青龙旗飘摆，上面斗大一个白字；南面船桅上一面大旗是十海岛曹；水师营北船桅上青龙旗，上书莲花湖韩。胜三爷正在观看，就听

水师营鼓响如雷，声借水音，响成一片。水师营座东朝西，每面十杆门旗，门旗开处，胜三爷往里一看，乃是九宫八卦连环阵。此阵胜者有进路，败者有退路，左右有接应躲闪之门。十三层船列于北，十三层船列于南，寨主喽卒各擎军刃，真称得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

老兄弟二人一前一后，看罢多时，暗叹白玉祥实有帅才。正在观看之际，打水师营撞出一只飞豹舟，四个水手，年青力壮，摇定花装橹，飞豹舟船只不大，黄澄澄锃光夺目。船头上站立二位英雄，左是白义，右是白俊，二位少寨主衣帽整齐，白义是一身蓝，白俊是一身灰。飞豹舟行动急快，船头赶动浪头，一片白花相似。胜三爷船上的两个驶船的颜色更变，口中说道：“胜三爷，我们家中都有妻儿老少。这只船要撞在飞豹舟上，就得人船俱碎。”胜三爷说道：“船家不要惊惶，我们两下和好了，白寨主请我来的。”石爷在背后视飞豹舟如无物，飞豹舟来到切近，白氏弟兄一看胜三爷这只船上，两个水手，一名

老家人手拄拐杖，二少寨主低声叫道：“水手，咱们这只船，离胜老达官的船三四尺远便停住。”四个水手俱都是手明眼亮之人，也要卖一手漂亮。船距胜爷的船切近，将锚下于水中，飞豹舟当时打住。二位少寨主控背躬身，叫道：“胜老明公，言而有信，真令人佩服。家严派我弟兄前来迎接。”水师连营有拦江锁、混江轮，你的小船不得入内，请上飞豹舟吧。”胜三爷一提大氅由小船头往大船上便纵。胜三爷回头叫道：“胜忠随我来。”石俊山晃晃悠悠，哈着腰，咳嗽喘息，拄着毒龙怀杖往飞豹舟上便纵，纵到飞豹舟上，假装立不稳，口称：“老主公，小人身体迟慢了，几乎落在水中。”二少寨主由兜囊中取出令字旗一展，叫水手起锚回水师营，船一掉头，胜三爷与石爷一前一后，站在船头，二位少寨主俱都站在船后，大少寨主低声说道：“兄弟你看这位老家人，还真纵过来啦，然而几乎落于水中。”二少寨主说道：“这样宴会焉能带家人前来呢？”

我看此老艺业不俗，不在胜三爷之下。他那手工夫叫蜜蜂戏花蕊，摇摇摆摆。”哥俩说话的功夫，飞豹舟已进水师营，两边厢喽卒寨主各擎刀枪剑戟，大气儿都不喘，一语全无。飞豹舟离大龙舟切近，白爷垂手站在船上，捻定银髯，口中叫道：“胜老明公，真信士也。”此刻刚到辰时，胜老明公即到了。吩咐喽卒搭跳板伺候。列位，飞豹舟矮，大龙舟高，三尺宽的跳板，三四丈来长，跳板一头搭飞豹舟上，一头搭在大龙舟上。白爷说道：“胜老明公请上船来。”大少寨主在头前带路，胜三爷在大少寨主之后，石俊山之后是二少寨主白俊，石俊山说道：“主人公，这么长的跳，颤颤巍巍的，老奴我手眼皆迟。”白二少爷说道：“我在后面扶持着你。”此时胜三爷已然走上大龙舟，白

爷命在大龙舟上调摆桌案，大龙舟地势宽阔，桌案俱都是南绣的围靠，绣的是团花朵朵。白爷抱拳当胸说道：“明

公请上座。”胜三爷说道：“寨主太谦了。”让之再三，胜三爷坐于宾位，白爷坐于主位。落座之后，自有喽卒献过香茶，石俊山站在胜三爷背后，老英雄晃晃悠悠，二目注视众人。二位少寨主俱都站于白爷背后，石爷护住胜三爷时刻不离左右。

胜三爷端起茶来，闻着异味清香，喝着茶听背后有人咳嗽，回头一看正是石爷，九龙山六七千人都鸦雀无声。胜三爷叫道：“胜忠，你可拜见老寨主。”石爷闻听，放下毒龙杖，晃晃悠悠奔白爷面前而来，提大鼙磕膝点船板，口中说道：“老寨主在上，老奴胜忠拜见老寨主爷。”白爷说道：“这大年纪还跟随主人？真不容易。”石爷说道：“老奴与我家主人走过几年镖，山南海北跟随我家主人，时刻不离，已二三十年啦。老奴久而久之，残废啦。我家主人怜恤老奴，故仍跟随。”白二少寨主一挽石爷说道：“老人家少礼吧。”石爷说道：“谢过老寨主。”白爷说道：“常言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老管家鸡群鹤立，必是高明。”白玉祥说至此，叫道：“白俊，你给老管家取二十两银子，留老管家买包茶叶喝。”

当时二少寨主下舱，取了一包银子，递与石爷。石爷伸手接银子，请安谢过老寨主，晃晃悠悠走到胜三爷背后一站。此时有喽卒将茶撤去，摆上上等的筵席，无非是燕窝翅子，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之类。二老者饮酒中间，胜三爷看白玉祥恰如带兵的元帅，白玉祥看胜三爷，那大年纪神光饱满，二位互起了敬爱之心。二位在酒席之间，谈古论今，讲了些文韬武略，攻杀战守，及武学中的奥义，历代圣贤轶事，当今的人物，白爷问，胜爷答，真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滔滔不断。二老者愈说愈亲热，真有相见恨晚之意。不是小人从中蛊惑，二老者在酒席宴前，不难化干戈为玉帛，可恨为群小所怂恿，所以不能言归于好，以致后来一座铜城铁壁的九龙山，卒为胜三爷所破，数

十年积蓄，焚烧殆尽，闲言不表。

胜三爷说道：“酒过千盅，终是一醉，胜英有不情之请，前者胜英由十海岛中九死一生盗出黄金印，此印未失，非但胜英之幸，亦是老寨主之幸。老寨主乃明末武魁，当然不能与流俗同污，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非我胜某饶舌，皆因盗印之人状告胜英，株连九龙山，胜英与九龙山和老寨主何仇何恨？骑虎难下，事实所迫。俗语云，‘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打。’此言若出于无学无才之口则可，若出于达人之口，则不可。望老寨主不念旧恶，交出盗印之人，胜英完了官司，大恩大德没齿不忘，胜英决不敢以血气之勇，藐视老寨主！老寨主幸三思之。”白玉祥说道：“胜老明公所说俱是金玉之言，玉

祥敢不铭佩，但是事已至此，破产倾家，数运使然，九龙山喽卒寨主死伤三百余位，哭夫泣子，数日以来不绝于耳，人非草木，谁不心酸？我就这样将盗印之人交出，何以对死去的喽卒寨主？我请明公，非为别事，明日你我水师营中决战，明公人少，玉祥人多，单打独斗，不能以多为胜，言而有信，如若以多为胜，白某誓不为人！老明公单身直人，菊花村中之人必不放心，请老明公即刻回村。我怎样请的你，我怎样送你。”

语至此，遂叫二子：“送老明公出水师营，如有拦阻胜老明公者，当时按山法处治。”胜三爷闻听，知不可以言语了结，遂站起身形说道：“明日午刻，胜英必到贵营，言而有信。”白玉祥抱拳说道：“恕玉祥不能远送。”胜三爷说道：“老寨主留步。”胜三爷在前，石爷在后，二位少寨主在后相送。白俊怀抱“令”字旗，四人齐上飞豹舟，出了水师营。胜三爷原来的小船仍在原处等候，此时离小船有一丈五六，下底锚打住飞豹舟，胜三爷的小船在东面下锚。白俊说道：“胜老明公请下船吧。”胜三爷一看离着小船还有一丈五六呢，他就叫胜三

爷下船，这孩子真叫聪明之中透着坏。胜三爷丹田一提气，脚尖一点船板，纵上小船。石爷一提大氅，也不喘了，也不咳嗽了，说了一句：“二位少寨主明天再见。”脚尖一点船板，纵上小船，犹如一团棉花落在小船上。二少寨主说道：“哥哥你看看，有这样的家人，就这一纵，九龙山能行的就少。”胜三爷面对二位少寨主道了请字。船头掉动，遂往东而去。走出去有二里之遥，有一只船由北往南而来，其行甚快，南边有一只往北面而来，两只船相近，两船上的水手以篙点船头，并在一处，将胜三爷小船的去路挡住，由大舱中纵出三个人来，穿青挂皂，每人手中一口三尖两刃刀，雄赳赳气昂昂，高声喊道：“胜英，你往哪里逃？老寨主不伤你，现有曹氏三杰，岂肯饶老儿的性命？要与我叔父二老寨主报仇！”此时胜三爷的船离这两只船也就在四五丈远，两个驶船的水手担惊害怕，早将船打住。胜三爷一看是曹氏三杰，甩大氅要斗。石爷说道：“胜三哥你作甚？杀鸡焉用宰牛刀！小小毛贼，何足道哉？”说罢，抽毒龙怀杖往船干上一戳，一伸手将剑督呛啷啷一按，一道寒光，亮出无价宝秋风落叶扫，叫船家撑船奔曹氏三杰的船。船家胆小不敢驶船前进。列位，船家是曹氏三杰的救命星，要将船撑至曹氏三杰的船边，石爷跳上去，便削瓜切菜的一般，就都给切了。船家不敢驶船前进，石爷顿足说道：“开船，都有我呢。”船家说道：“有你就没有我们了。”仍是不往前开船，正在此时，由西北来一只飞豹舟，船头上站着二位少寨主，令字旗一展，叫道：“曹氏弟兄敢不遵山令吗？还不回去？”曹氏三杰一看，面上的颜色更变，将船分头开去。二少寨主说道：“胜老明公，曹氏弟兄不遵山令，我家严有



言，将你请回，叫他三人当着明公之面，插箭游营。”胜三爷说道：“我已出水师，些微小事，岂能再回？望二位少寨主替胜英回明老寨主，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曹氏三杰为叔报仇有何不可？不必以山令治罪，告诉三位曹少寨主，明天把刀磨快快的，只要有本事，何难报仇？”语毕，抱拳道谢，白氏弟兄回水师营去了。胜三爷小船走出一里多地，聋哑仙师率众接应已然等候多时，在大江之中见了面，遂将两路船并在一处，共四只船往东河坡而来。

来到东河坡，众英雄弃舟登岸。

回到菊花村。派人购买吃食、对象、煤米、柴炭、茶叶、点心等一切应用对象。大众在东跨院房屋中，胜三爷备谈曹氏三杰劫杀之事，白家父子怎样人物，大家吃着晚饭相议，彼众我寡，白玉祥虽说单打独斗，恐群小从中破坏。诸葛道人说道：“明天我们大家都去，胜三爷是领袖，居于第一只船上中位，九头狮子孟凯、震三江萧杰，叫他们二位在左边；右边南侠王灵、红莲罗汉弼昆长老两位道人和火德真君孔华阳，聋哑仙师诸葛山真；最后三位矮爷，登山豹子杨义臣，钻云太保贾斌久，震三山夏侯商元，这是第一只船上的人。第二只船上，罗兴龙、

张玉龙、叶承龙、孟金龙、铁飞龙、高俊龙、萧银龙、玉面小

白龙方俊仁、混江龙于蓝、千里追风仙童华龙；此时罗兴龙与张玉龙二人避在当中。第三只船上，镇九江屠粲、黄三太等。

共合去了六只船，有本领的主要人物俱都在前三只船上，武学稍微差一点的在后三只船上。”当晚将一切议好，第二日大众起身，到了江沿按秩序上船，直奔九龙山水师营而来。相隔不远，只见水师营门旗开处，十二杆大旗列于北，十二杆大旗列于南，就见大龙舟出了水师营，水八寨的船列于南，旱八寨的船列于北，中平八寨的船列于大龙舟之后。白玉祥在船头上一抱拳，口中说道：“胜老达官，真信实人也。”语毕，令字旗三层，南面两只船，北面两只船，每船上八个水手，这四只船并在一处，横在大龙舟与胜三爷六只船的当中，锚练锁钩环套

着，再用弹绳绷住，水手打开船舱，取出红油漆的栏杆，有二尺多高，六尺多长一块，船上有卡口，将栏杆俱稳好，又来了三四只小船，将这四只大船下了底锚，每一个底锚都有七八百斤，无论起多大的风，船也不能晃摇。然后大船上的东西，俱都运到小船之上，开回水师营。胜三爷的众宾朋友列于东，九龙山水师营列于西，两阵对圆。胜三爷共合是六只船，连水手都算上不到百人；白玉祥水师连营，大小战船有三五百只，喽卒寨主约有五七千名。白寨主在大船上说道：“胜老达官，今天决战，强存弱亡，就在此一举，练十年八

年武学的人，不要临敌，刀枪无眼，何必白白送了性命？”说毕，将令字旗交于山寨主白俊之手，遂说道：“有违山规者，无亲无疏，当时杀之。”白玉祥甩大氅，问了问十二只月牙镖，复又说道：“看家伙伺候。”两个小童，横抬着紫金镗，单腿点地，递与白爷，白爷接过了双钯，往两下一分，叫小船送上战船。胜三爷一看，不由得一怔，万没想到主帅先临敌。胜三爷当时打发人告诉最后小船上的人，将小船腾出一只来，预备迎战。小船离胜三爷这只船不远时，胜三爷问了问三只金镖，甩头一子。旁边的道爷叫道：“王大哥您还能看热闹么？他们两个人要动上手，有句俗言，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王灵这才叫道：“胜三弟且慢！”

贫僧先上一场。”语毕，纵上送战的小船，命水手开船。此时白爷在大战船上，分双钯观看，小船上送来了一位陀头老和尚，头上月牙镔铁箍锃亮，发髻雪白，飘洒两肩头，颌下一部银髯，根根透肉，背后背着一对兵刃，好似护手钩，可是双月牙儿？

白爷当时未看清楚。王灵的小船已到东船干，老陀头一飘身越过栏杆。白爷一看，王灵由东往西而来，二位相距不远，王灵打问讯，口中念道：“阿弥陀佛，贤弟一向可好？”白爷问道：“老当家的何如人也？”王灵说道：“阿弥陀佛，自己弟兄都

不认识了？我乃王灵是也。”白玉祥闻听，口中唔啾了一声，风翅紫金钯插在船板上，遂说道：“老哥哥受小弟一拜。”提腰围子跪倒身形。南侠伸手相搀，说道：“二十余年未见贤弟，贤弟老得这般光景了。”白爷说道：“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消磨斩将刀。老恩兄到此何干？”王灵口念“阿弥陀佛”，说道：“贤弟你与愚兄八拜结交，子川亦与愚兄有金兰之好，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你们二位受人蛊惑，如今弄得骑虎不下。

贫僧不知则可，既知之，焉能袖手旁观？胜英是当时的英雄，贤弟乃文武奇才。我今前来所为排解此事，到如今盗印之人，已将双足捐去，钦差大人的宝印已由九龙山海眼中捞出，盗印之人一登场打官司，破出残废之躯，可保贤弟无事，胜英舍命交友屈己从人，贤弟若献出盗印之人，叫胜英给你磕头赔礼。

院署公厅盗印之事，决无贤弟之纠葛。胜英虽是保镖的，钦差大人派他为此案原办，当然也能从中为弟斡旋。”白玉祥说道：“你我弟兄乃是金兰之好，见面之时我给兄长磕头。金砖厚，玉瓦薄，我乃山中之寇。胜英有官面的势力，老恩兄您要叫胜英办我，又有何难？”语毕，把双手往自己背后一背，叫道：“老恩兄你就捆吧。”王灵闻听，向后倒退，叫道：“贤弟，贫僧所为调处，你这算何意呢？”白玉祥说道：“这是拜兄弟的大义，您要不把我捆上

，我与胜英的事，兄长一字别提。兄长你卖了我的水洞石门，我听说有陀头和尚王灵，我始终不信，莫说您是我盟兄，就是我父亲由白家祖坟里出来，也了不了这件事。您要是愿与胜某出力，动手我奉陪，我认识兄长，这对凤翅镗可不认识兄长。兄长就此请吧。”王灵说道：“贤弟你与为兄一个场面，为兄好下船啊。”白爷说道：“没有场面，您要与胜英出力，动手就是场面。”说着话，提凤翅镗说道：“我要得罪。”王灵说道：“你要怎样？愚兄八十余岁了。”

白爷恶狠狠往王灵胸前便扎，王灵一退身，甩双镗奔头上便砸，王灵再一闪身，双镗双锋贯耳。王灵缩颈藏头，叫道：“玉祥且慢动手！”伸右手撤出肩头的跨虎篮，左手提蓝布僧袍，割下去有一尺来宽，二尺来长，将僧袍掷于船上，左手再撤左肩的跨虎篮，往船上一划，口中说道：“咱们俩从此是割袍断义，画地绝交。”二位眼看就是一场恶战。这才是：屈己从人老胜英，戴罪立功追国宝；恩怨纠葛仇结深，保镖绿林两股道。